

叢書集成新編

三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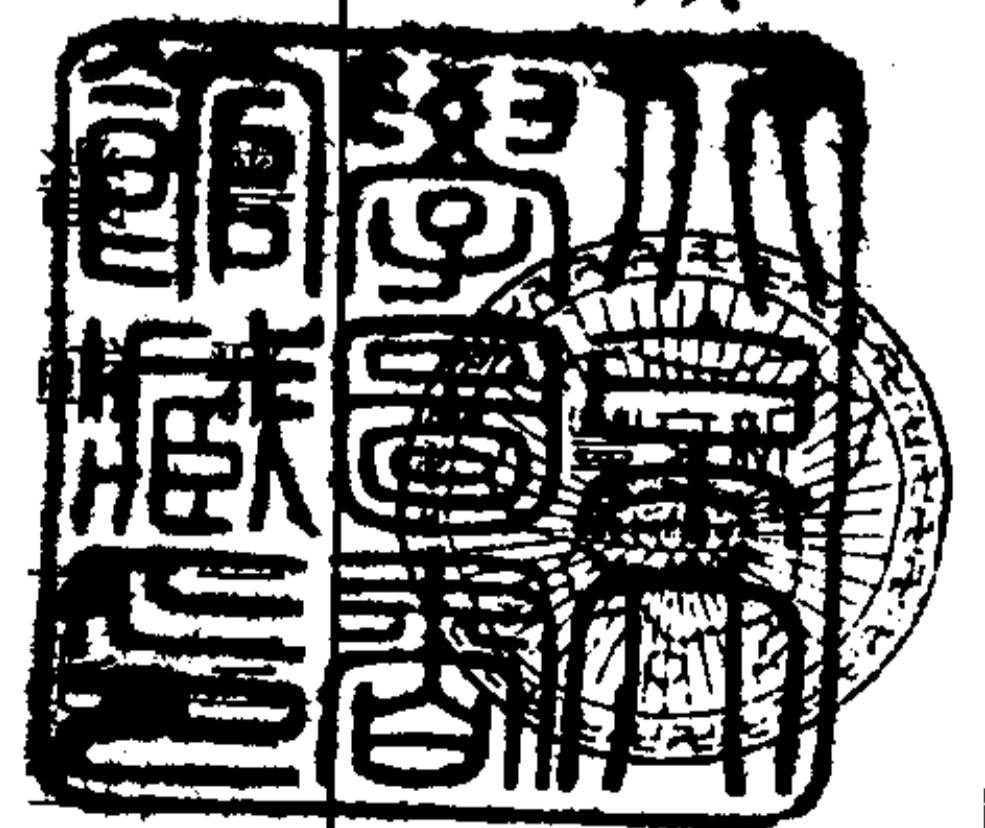
第三一册目錄

社會科學類

考試

歷代貢舉志一卷	明 馮夢禎著	學海	一
歷代武舉考一卷	清 譚吉璉述	學海	四
貢舉敘略一卷	宋 陳彭年編	學海	六
科場條貫一卷	明 陸深撰	紀錄	八
學科考略一卷	明 董其昌編	學海	九
臚傳紀事一卷	清 繆彤著	學海	一二
制義科瑣記四卷	清 李調元輯	函海	一四
常談一卷	清 陶福履述	豫章	三二
諡法			
諡法四卷附四庫提要	宋 蘇洵撰	墨海	三九
諡法考一卷	清 沈蕙纒錄	學海	五三
詔令			
東井誥敕一卷	明 左鎰著	涇川	五七
奏議			
魏鄭公諫錄五卷	唐 王方慶集	畿輔	六四
魏鄭公諫續錄一卷	元 翟思忠輯	畿輔	八二
梁公九諫一卷	唐 狄仁傑撰	士禮	八五
陸宣公奏議注十五卷附四庫	唐 陸贄撰		
提要、補正	宋 郎曄注	十萬	八八

孝肅包公奏議十卷	宋 包拯撰	十萬	二一九
盡言集十三卷附四庫提要	宋 劉安世撰		
許國公奏議四卷	宋 吳潛著	涇川	二五一
五城奏疏一卷	明 董傑著	指海	二五四
訥谿奏疏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周怡撰	紀錄	二六三
論對錄一卷	明 張孚敬撰	涇川	二六九
毅齋奏疏一卷	明 查鐸著	嶺南	二七二
郭給諫疏稿二卷	明 郭尙賓撰	百陵	二九一
泰熙錄一卷	明 王文祿錄	畿輔	二九二
蘭臺奏疏三卷	明 馬從聘著	涇川	三一〇
制府疏草二卷	明 蕭彥著	藝海	三二〇
三垣疏稿三卷	明 許譽卿纂	畿輔	三三〇
王少司馬奏疏二卷	明 王家楨著	涇川	三四四
玉城奏疏一卷	明 葉永盛著	借月	三五三
兩垣奏議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遂中立撰	涇川	三五七
西臺摘疏一卷	明 吳尙默著	涇川	三六六
伯仲諫臺疏草二卷	明 鄭欽著		
敬修堂鈞業一卷	明 鄭銳著	仰視	三七三
明臣奏議四十卷附四庫提要	明 撰人不詳	聚珍	三七七
	清 高宗敕選		



魏文毅公奏議三卷

清 魏裔介著

畿輔 五八三

條奏疏稿一卷附疏稿續刊

清 蔣 伊撰

指海 六〇九

尹少宰奏議十卷

清 尹會一著
清 張受長編

畿輔 六一六

經國方略

帝範四卷附四庫提要

唐 太宗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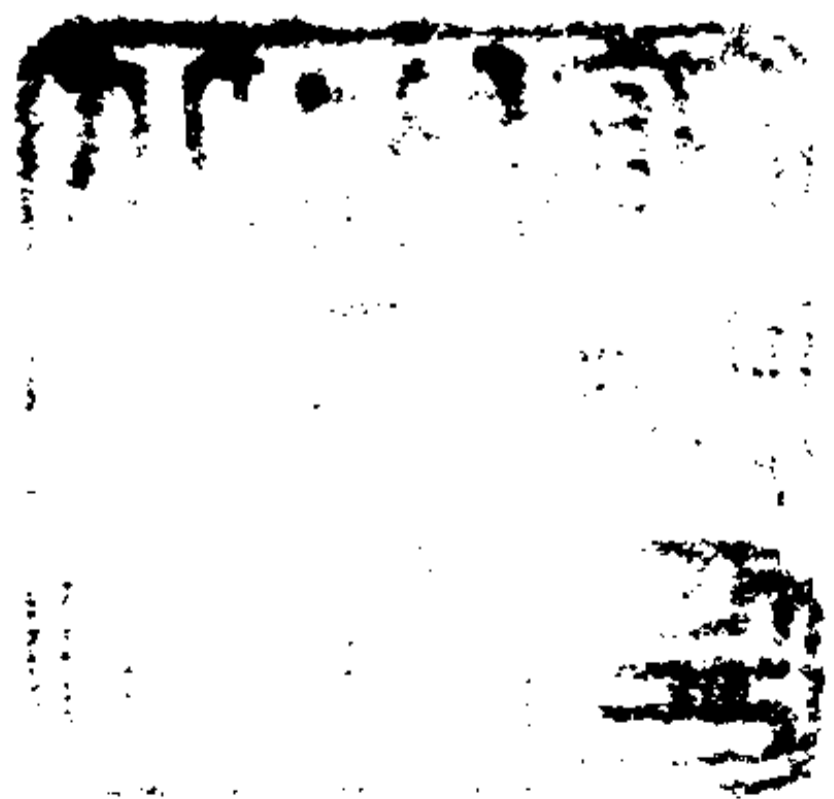
聚珍 六四三

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附附錄

宋 唐仲友撰

金華 六五七

206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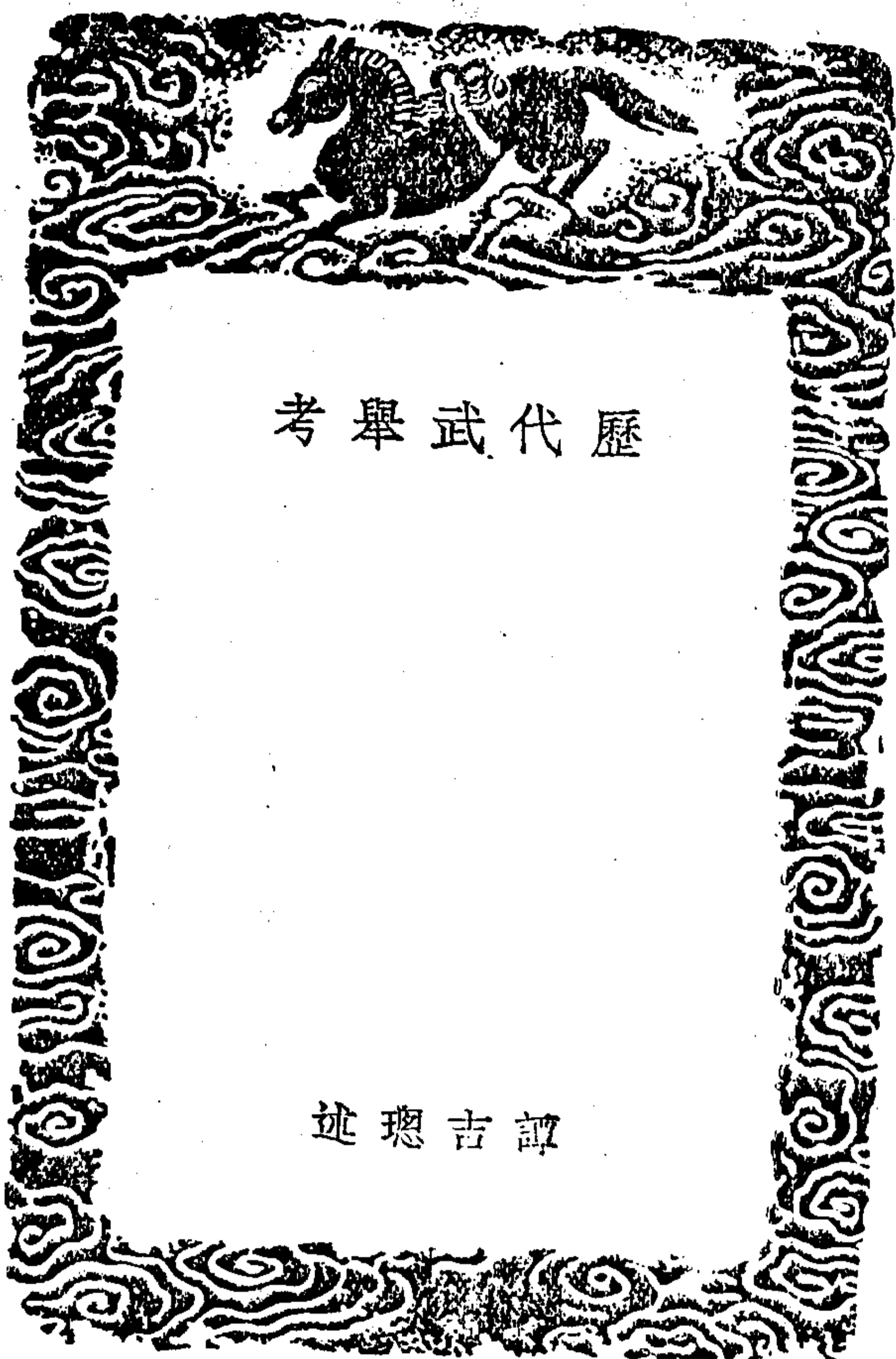


之試其所通之經學通者上第。上之省皆毋得輒自陳牒。其所習經周易毛詩儀禮周禮禮記左氏公穀。任科一經。務取深義與旨通諸家之學者。至京。遣諸司官有儒學者主試。每經問義十條。已對策策三問。問古之治體及時務所施行者。全通為上第。付吏部授官。經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諸明經帖括非古制。請與進士並停。其國子舉人。類此。左丞賈至議。大都以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僑寓。於所在占籍。必舉之鄉。不足以盡材。請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及諸大州各設學。致生徒。其在桑梓者。鄉里舉之。在流寓者。序序推焉。然終未俞行。丞相鄭元請罷進士之科。李德裕稍殺進士之禮。蓋唐末進士科浮薄滋甚。誠如舒元與言。進士科公卿大夫皆由此塗出。今有司坐舉子于寒廡冷地。比僕隸已下。非所以徵賢之意也。施棘園以截選。是疑之以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小技。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肯汚辱為國家用矣。貢舉委地弊且不可收拾也。宋初一時風氣樵樵。人不知學問。不願仕宦。太祖置賢良。若經學。若吏理。凡三科。不限資。而郡縣無不應令者。又許詣闕自薦。對策不稱。又詔察孝弟力田。若奇異。若文武。可任使者。其送闕召試。無可采。乃而後復重科舉。科制大都同唐。而進士科亦特重。又定諸州貢舉條法及殿最之式。而川蜀所貢士。令縣次往還。續食以示優。開寶初。進士及第中。有學士殺子。命書覆卷。試且詔自今。關食祿之家。得舉者。悉以聞。中書覆試。其後學士。訪知貢舉。黜武濟川者。以召問語失。次且知為助鄉人也。助亦以親試諸進士。落第者數十人。坐黜。始定進士廷試。本于唐。初之改殿試也。太宗時。天下稍習文。帝欲大興文治。每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于制科。非敢望拔十得五。但得一二焉可矣。首設科。張齊賢在試中。頗不得第。于是并呂蒙正以下。並賜及第。賜宴袍笏。賜詩。賜禮記。命各以優等授官。而進士恩禮之重。不可上也。其後舉多。試。哀十舉以上者。特賜出身。曰特奏名。八年始分甲。賜宴瓊林苑。雍熙二年。詔今有以文學往復。與吏為奸者。實之于法。以經義相教者。元出科場。又御試得梁顛等。並唱名。及第。淳化三年。知貢舉蘇易簡始命糊名。真宗二年。以溫仲舒言。封印卷首。仍當日入院。又定廷試考第為五等。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五等曰同進士出身。八年。始禁乘燭。併制磨錄院易書。天禧間。舉人郭匡。總麻。殿三舉。同保殿一舉。祥符間。以貢院舉人解衣閱視。慮挾藏書冊。謂失士體。欲止之。而挾書扶出者最多。得不為禁乎。仁宗時。天下承平。進士類廣。士。修浮文。仲淹條議。舉人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而才識學行之士十無一二。請立州郡學。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教授。俾務于興行明理。使人不溺于華藻。又請外郡科解。必履行無玷。藝業及等者。方許解薦。更不彌封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方用彌封。于時所禁有七。而假戶冒名其二也。宋祁上議。詔州縣立學。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鄉試。試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墨義。張方平知貢舉。又上言。設科選士。以文辭者。誠謂其懷道義於中。而英華外溢。叩其外而中之所蘊。可質也。言而不度。將何觀焉。邇文格日失。其薦各出新意。以相勝。朝廷屢下書戒。而學者罕能自遵。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胸臆。驅浮薄。用虧雅俗。非取賢。才備治具之意。學士修知貢舉。亦大以為患也。請寬期日。試士。試先策。擇其無鄙不通者。罷去。留者就試。已

乃定其去留。其後御選英。講周禮三年。大比州里。贊鄉大夫。廢與。喟然曰。古選士如是。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令開歲一貢舉。進士諸科。減解額之半。增明經科。已復制科。如賢能方正。能正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又置高蹈邱園。沈淪草澤。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治中。議者以開歲歲貢士。法不便。使士奔走道路。無休息。而不得游意于學。詔三歲一貢舉。定天下解額。取未行開歲法前四之三。為率。明經諸科。毋過貢士之數。神宗初。王安石柄國。益厭唐詩賦。取士之弊。欲一之于經術。乃言欲一道。德。在修學校。欲修學校。在審貢舉。而貢舉之法。不可以不變。今議進士科。多得士。非其科法善也。士外此無繇進。故其中豈容無正直之賢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之義理。以經世。乃閉門學作詩賦。靡日月于空言。及其入官。於世務了無諳解。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也。於是罷明經諸科。而進士科能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增二道。中書撰義式。頒行。為經義取士之始。視詩賦稍近實。主理義。而舉士不於鄉。不先於制行。士終祿利為心。莫能反其本也。哲宗初。司馬光柄國。慨然欲盡官天下之材。乃請自今。設十科。以舉士。已又言。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復先王令典。但王安石不常以其一家私學。盡廢前聞。而鋼之。乃立經義詩賦兩科。進士。於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內。聽習一經。初試經。次試賦。賦詩。次論策。末試子史時務。凡專經進士。須兼習兩經。以四場通科。其高下。又請升朝官。歲各薦州郡。經明行修。士一人。以聞。其預薦者。不試州郡。禮部試不第。準特奏名。得廷試出身。其登第者。得升甲。風天下。以攷士行。不專于文辭。正言劉安世。又以祖宗重館閣。不輕授舉進士。高第。及大臣薦舉。乃儲之禁密右地。博之古今。典籍優其廩。而不責之吏事。所以滋長德器。有成其輔弼之具也。望明詔。執政。詳求文學行誼。可長者。召試。以充。毋濫及非人。知貢舉。蘇軾。孔文仲。以特奏名。命官者。垂老無他望。布列州縣。惟務贖貨。無一思自奮。而有問于時者。願更加考選。仍限名額。毋使積弊。皆從之。於時積一治。有脫。而紹聖崇寧。盡焚燬。以快忿。而其時達官貴冑。多得第。上書獻賦。頌者。又得第。閣梁師成。用事。隸其家。為使臣。為小吏者。舉賜第。燕溢至甚。初祥符。張士遜。請主司親成。在進士中。明當引試。願出避嫌。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移試別頭。景祐。賈昌朝。請隨侍遠地。宜令運司類試。乃詔諸路。有別頭試。咸平中。取士甚多。祥符中。取士甚少。嘉祐間。進士殿試。不落一人。治平間。進士分四等。定三歲一舉。貢舉。時不謂曲盡其制。而不知弊至于宋。而滔天而不可涯測矣。大抵自漢至隋。惟孝廉秀才之科。自隋唐至宋。惟進士明經之科。熙寧後。安石以經義試進士。則明經科廢。而進士科獨行矣。進士輕于唐。重于宋。故今時稱宋進士。為將相科。有以也。口不知操觚末技。得以陪榮進之路。則上所程者。惟詞章。下所習者。亦惟口耳。古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焉者矣。間有張九齡之剛直。吸噓雲雨。顏真卿之忠義。對越神明。陸贄之論諫。裴度之明哲。蘇易簡。王禹偁之知名。李沆。王曾之雅望。寇準之峭直。張詠之幹濟。蔡齊之威儀。韓琦。楊質。范鎮之著節。立身固皆不媿科名。然韓愈名儒。何蕃。義士。程頤。理學。石延年。豪舉。謂蓋代名流。不第者。又不勝識。洵科主程詞。本同射覆。賢不肖

亦惟所中也。彼舉科場條貫投地而不取者。不有以哉。我高皇帝設科。廣求天下之賢。應文學者察言行。觀德。考經術。觀業。試書算。觀能。策經史。時務。觀幹濟。洪武元年。下求賢詔。三年。下開科詔。六年。詔科舉取士。終浮文。能不設。十七年。設科舉法。命禮部頒科舉新式行焉。已詔各布政司。府州縣官舉秀才人材。蓋科薦並行也。十九年。詔郡國經明行修之士。輪旌東帛。交馳于四方。初定金陵。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訪道。祖幹手大學以進。曰。具不出此。其克。遂行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胡翰等。日會食。其中輪二人。講經史治道。克處州。以書幣徵宿儒宋濂。劉基。章溢。葉深。以來。命有司創禮賢館。處焉。晚徵耆儒崇德。勉。恂。上海全忠誠。安吉余詮。高郵張長年。命坐顧問。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乃賜勅禮遣之。時孝廉人材及郡縣所貢士。皆得見。見稱旨。即擢不次。而國子生奉命巡列郡。廉官方吏治。問民所疾苦。還稱旨。即擢用為行省參政。食事知府等官。至有擢食都御史者。已制科舉。諸民。明之。經宏詞等科。並革。存進士科。舉與薦舉。歲貢為三途。以並用。三年。大比。而實與之。其會試中式士。天子御正朝。策策焉。又明日上具皮弁服。御正朝。文武羣臣具朝服。班侍。賜進士及第出身。同進士出身。各有差。事訖。羣臣前拜賀。辭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即六卿宣宣。字疑。制無是也。故進士科特重。其會試不中式者。送國子監肄業。俟又舉。文皇帝言。國惟求賢。以資治理。背肝迫迫。急於飢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中。堪重任而沈滯下僚。堪劇煩而優游散地。抱道懷才。而隱田野者。各舉所知。以名聞。毋嫌。毋蔽賢。毋徇私。監舉。昭皇帝首中重舉官之令。謂天下之廣。豈無棄。棄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百。宜悉心訪之。已命國子生有學者十六人。俾翰林嚴試。拔其尤。試六科。尋擢為給事中。鄭府審理。命建輔言。通賓與率。馳。于空文。真才鮮少。有年未弱冠。即登第入官。必有率。任意情。而民受其弊者。令諸有司。先審訪。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二十五而上者。方許入試。比試。則務選其典雅切實者。進之。會試。益加重慎。大學士楊士奇言。北人文學。遠不逮南人。然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請自今。卷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南取其六。北取其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議定而上。宣德初。乃奏行著令。章皇帝踐祚。下求賢詔。出御製。瀟灑。招隱詩。賜大臣以風。大臣奏舉賢能官者。上為降辭。色慰藉。廷臣選。無舉薦。降勅責。而司府州縣官亦各得舉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已合臨。御來三科。進士試文華殿。拔其尤。授修撰。編修。評事等官。進學文淵閣。優待之。睿皇帝復辟。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尚志。不求聞達者。具以聞。肅皇帝入承大統。首言祖宗朝。雖定科舉。歲貢之法。而薦舉尤重。以並列于三途。自科舉法行。進士偏重。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限方面之陞。田野絕保舉之路。以致人尚浮辭。不修實行。宜真才之不可見也。務復科舉。歲貢。辟薦之舊。勸進士科。文體毋浮冗。必古雅精確。制策往往親製。知人哲于放勳。顯俊勤于神禹。收攬人才。不啻拔十得五。其初政粹乎無議矣。後或倦勤。故崔銜有覆舉議曰。昔成周之世。聯之以比閭。族黨教之以德行。道藝正之司徒。升之司寇。六德為本。六行為輔。六藝為翼。無奇袤。岐其心。蕞爾之國。必有賢哲。教之效也。國家造士。專用經術。業易能。不假深造。仕身得。不俟大成。故士業經求仕。鮮以親身。舊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升之省。是猶里選之遺也。而久棄為具文。是上憑科舉。曰付至公。故試而得士。

若博之中呼。其取之失人。若弈之遺負。何則。非有參驗之詳。觀考之素。可賴也。昔學使者。數歲一至。事煩日繁。無裕于施教。故士以益荒。宜歲令縣令。察舉民年十五以上。能通四書。及占一經。性行淳謹者。上之守而登之學。其輕狡者。雖才不右。督學官考校。黜升之法。必本之性行。責之太守。審驗當否。而懲獎施焉。間有幸舉者。不延矣。陳建又言。項安世云。舉天下之才。而一之于科目。入是科者。雖饕餮。必用。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宜朱子以為教愈詳。取彌精。澄汰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愈弊無益也。夫致治以賢才為本。求才以興廉察孝為先。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傳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此務本論也。李克曰。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此察廉方也。蘇軾願。誦之曰。上取孝。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察廉。則敵車。羸馬。惡衣非食。苟可以中上者。無不用。夫上賢好德。人之乘。上上好下。王治之大幾也。上誠敦篤。尚行為天下先。而執此之政。如金石。四時。堅久不易。則天下之士。爭自刮磨。舉人者。求無負于知人。舉於人者。求無負于所舉。縱其有好名徇私之流。殆其鮮矣。況好名而矯于善。不猶愈于好名而肆于惡耶。且天下固未有無弊之法也。然薦舉之取士也。擇而後用。其失也。一二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其失也。八九。謂宜特設孝廉一科。取行著鄉閭。學通經史。博訪嚴試。優遇隆禮。並居詞科之上。庶乎人篤自修。而國有真才之用也。嗟乎。議者不乏。行者最難。貢舉弊于今。殆甚于委地而滔天者矣。曷不率由舊章哉。



歷代武舉考

譚吉璉述

歷代武舉考

清 嘉興譚吉璉舟石述

古之爲學必取士取士必以文武其教養之法出於一禮曰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試誠告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三代之學文武豈二途哉漢時隴西天水上郡北地材官騎士布滿郡國高祖雖未嘗設科而一時猛將或出於餓隸徒鼓刀販紬之賤至武帝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於是衛青奮於奴隸日磔出於降敵漢之得人于茲爲盛元封五年帝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書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駢馳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域者自是之後成帝則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平帝則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安帝永初中詔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建光中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順帝則詔選剛毅武猛有謀謀任將帥者靈帝則又詔舉明戰陣之略者詣公車科目非不詳矣然卒未有得人如高祖之世者唐又別立一科謂之武舉而進士武舉遂兩立矣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置有長槊馬射步射平射箭射又有馬槍翅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元宗開元十九年兩京諸路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取自古名將爲十哲七十二弟子焉肅宗上元元年追封太公望爲武成王享祭一同文宣王貞元二年闕播奏言仲尼十哲皆當時弟子今

歷代武舉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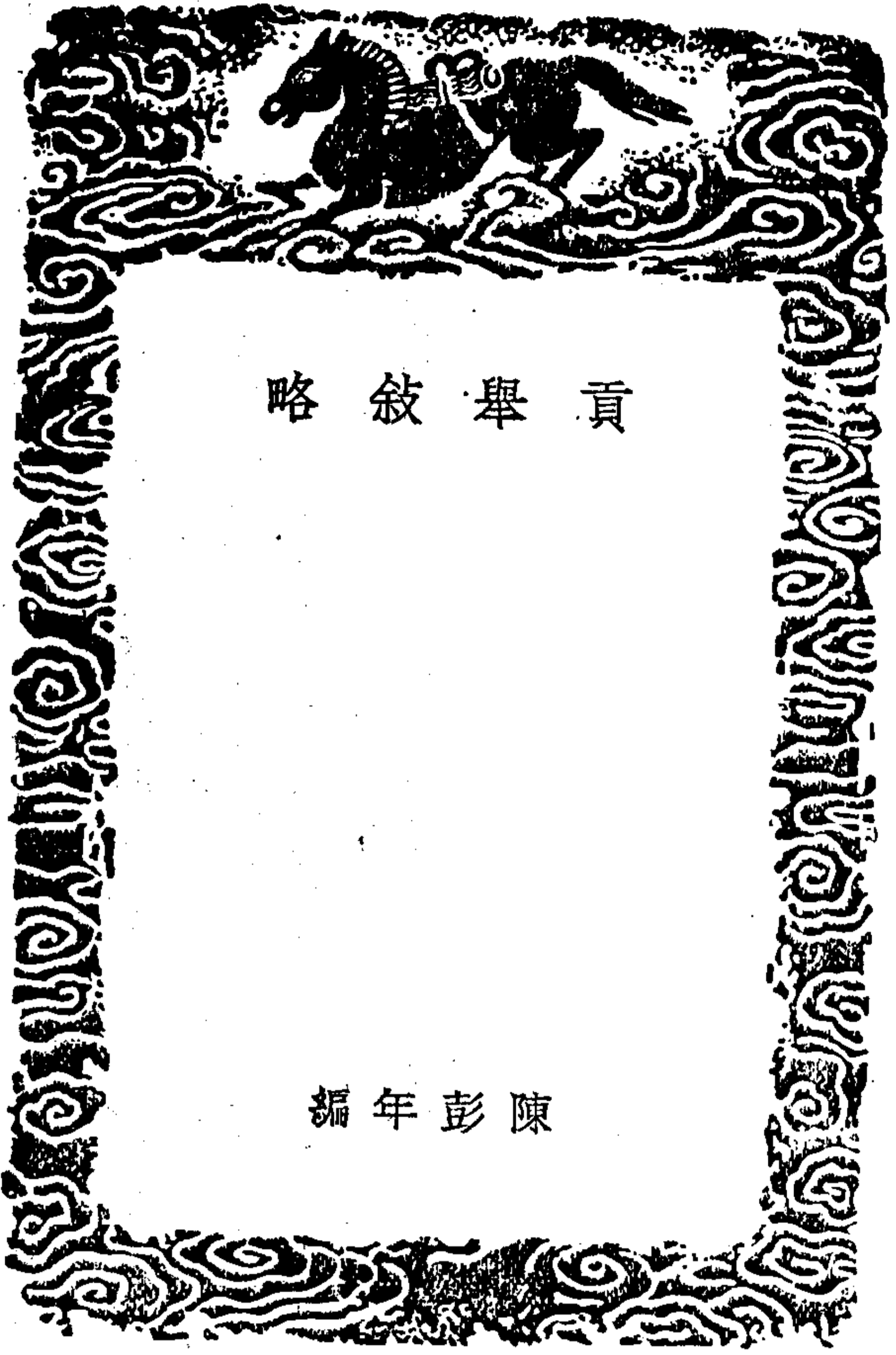
歷代武舉考

以異時名將列之弟子非類也乃去十哲之名自是始有武舉而唐之選舉志以武舉始於武后之時其選法不足道故不詳書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者遂成再造之功烏可言其不足道耶然按薛謙光言武能制敵之科祇令彎弧夫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揮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蹤之機是選將不取于弓馬有斷然矣武舉即此科之意故當時皆非之宋太祖初幸武成王廟觀兩廡名臣繪像指白起曰此人殺降不武之甚以杖畫之後修武成王廟令張昭資儀詳定配享功臣并吳起孫臏廉頗韓信等二十二人不克令終者竝退之復升灌嬰耿純輩開寶元年上半年諸道解武舉者命李昉扈蒙試問所習業皆無足取悉令罷之仁宗朝富弼言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才識兼茂恥爲將帥遊寄之名蓋令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臣請詔近位及藩鎮于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略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以獻蘇洵上書請復武舉使兩制各舉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于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則人材出矣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慶歷二年詔兩制舉文武官各一員爲武舉教授三年詔罷武舉一科言事者以文武竝用廢一不可宜復此科分爲三等上等取其學識深遠策對優絕次等取其策對優長騎射兼有下等取其擊拋刺射翹傑魁俊量能而官因材而任時蘇軾策有曰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賢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如以爲未必然而棄之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司馬光言奉勅考試武舉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即試策略弓馬乃選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者也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突則雖有策略將帥之材不得預試恐非朝廷建武舉之意自今欲乞試策并挽弓及靶者皆聽就試中書如舊制命如所請于是詔舉人先試以孫吳大義以策爲去留以弓馬爲高下高宗紹興時上以開門祇候趙應熊試弓馬文字皆有可採真有用之材擬擢用之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且以帥司準備將處之以養資望上從之自是武舉廢公據赴部引驗于行在殿前司試弓馬訖就淮南轉運司別場附試程文紹興十六年乃定武士弓馬及選試去舊格孝宗即位創制武舉二年前上御射殿進士第五甲及特奏名按射上願行間有黎華者以其人物服飾似壯士射亦閑習宜略與旌別乃傳旨黎華可特免錄試與注黃甲差遣上又曰自此須立規則令將帥稍知書曉文學禁衛出身如光武故事令習孝經使文士能射御武士知詩書庶幾文武合一之道乾道五年詔依文學給廣牒同正奏名榜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後又以授官與文士不類詔自今補授皆做進士甲科恩例後又以文學狀元例除館職亦召武舉榜首爲閣門舍人立國子額收補武臣親屬其文臣親屬願赴武補者亦聽嗣是太學諸生久不第者去從武舉已乃領應進士第皆換京秩以林穎秀言武士舍棄弓矢更習程文褒衣大袖專效舉子夫科以武名而不求雄健喜功之士徒啓其僥倖名節之心于是詔自今毋得鎖換侍御史胡沂又言祖宗時試中武藝竝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提賊或三路沿邊試其効用或于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今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請取近歲中選人數量其才品

歷代武舉考

高下。考任深淺。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諸曉軍旅。從之。宣宗時。仍復武舉。鎮撫法。理宗淳祐四年。上御後殿。閱武舉進士射。後以邊塵未靖。備禦方嚴。令內而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外而監司。帥守。各舉曉暢兵機。練習邊事。材略卓然。可用。以備任使。則知武舉一途。固不足以盡天下貔貅之士矣。

明初立法。教養。有武學科目。有武舉黜陟。有武選。始之所用。世蔭爲多。至天順初。石亨奏言。國家設法。推武舉。誠當矣。然通于兵法者。止是記誦之學。熟於弓馬者。不過匹夫之勇。臨敵制勝。未必皆得其用。況人之智謀在心。未會試用。莫得而知。所以漢唐以來。皆設軍謀宏遠。知識絕倫等科。令其各陳所能。應詔如趙充國。以良家子應募。郭子儀。以武舉自進。設使當時拘于保舉。豈能得二人之用哉。今後乞許其自陳。起取試驗。果有可取。令於各邊總兵官處。謀議。果能措置得宜。有功效。然後不次陞擢之。則得賢才爲國爪牙矣。英宗善其言。命兵部凡有舉薦。及自陳者。具名奏聞。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于是兵部議上武舉科條。大略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箭二場。試論判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出身。有差。宏治中。兵部尙書劉大夏上疏。上言曰。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略之士。收拾駢弛之才。且天之賦人以才。詘于文者。或優于武。亦不以遠而尚。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直生于寒微。吳起。困于糶旅。樂毅。出于疏賤。鄧布。雜于與臺。衛青。辱于人奴。去病。育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于是詔次年四月。開科。初校騎射。以發九矢。中四矢爲合式。次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二矢爲合式。三試策論。其策論。或據古兵法。或問時務。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其兩京鄉試。照先年團營武舉例。兵部官出題。在外俱巡按御史出題。正德時。以兵部侍郎。既知武舉會考。難以再興武舉。鄉試。于是兩京應試。亦送各該御史考試。類送兵部。如會經三次。御試中式者。免其再試。與新科鄉舉之人。一體赴京會試。穆宗時。詔武場畢後。其不中之人。通行考驗。有智勇可取。及精通一藝者。咨送邊鎮軍門。充爲名色把總。領軍教練。但係訓練有成。與武舉一體推用。或在營教練無成。不肯向上者。督撫覓自革回。是又于武舉之中。稍爲通變者也。



貢舉敘略

陳彭年編

貢舉敘略

宋 南城陳彭年永年編

三代貢舉之制。始於鄉大夫。其升於司徒曰秀士。升於太學曰俊士。升於司馬曰進士。然則鄉大夫暨於司馬。皆貢舉之官也。秦之制無聞焉。漢高祖始詔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勸勉賢者。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文帝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元帝又詔丞相御史舉賢。茂才又舊儀。御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此則漢之諸侯王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刺史郡守皆有舉士之制。而丞相之府實司其事。武帝令太常籍博士弟子。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光祿勳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此則太常光祿勳別有舉士之制也。至成帝初。置尚書常侍曹。主公卿。又置二千石曹。掌郡國二千石。則尚書主選舉之始也。後漢三公將軍光祿勳廷尉司農中二千石。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廉吏。郡國歲舉孝廉。三公上尚書。輒勞其後將。又大學試明經弟子。此與西漢之制略同。其後改常侍曹為吏曹。亦曰選部。又公府西曹。主府吏置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選除。於時選舉之制。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曹。西曹。主尚書屬吏部。而尚書令僕總之。魏司空陳羣以為天臺選用。不悉人才。每郡擇有鑑昭者。除為中正。自狀人才。澄汰九品。又置州都總其事。應璩所謂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又吳亦有大公平。若魏之州都。而蜀無聞焉。晉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大中正之職。掌訪問鄉邑。考績德行。以定上格。下格。選平

貢舉敘略

一

貢舉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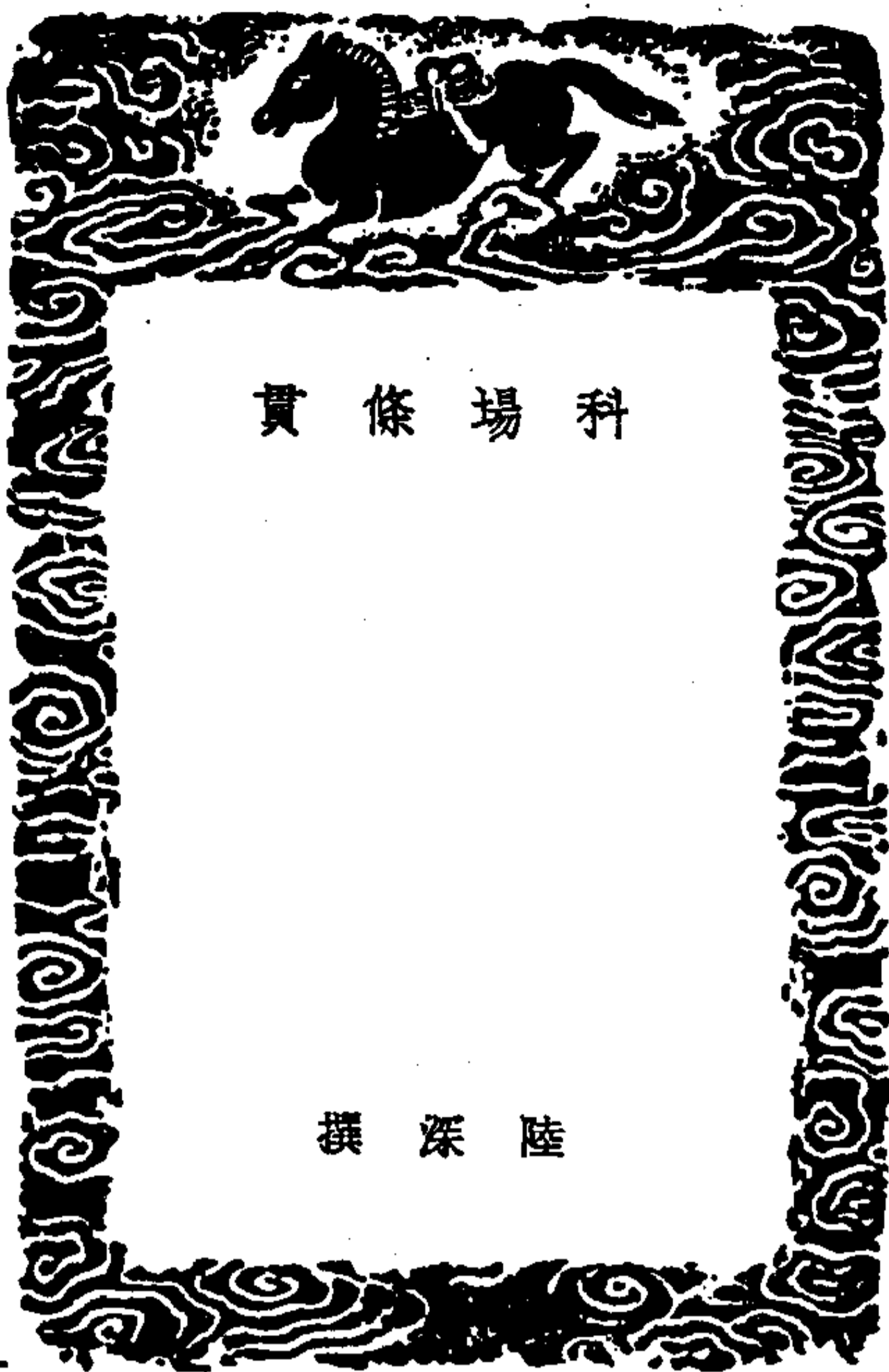
二

正無禮。立貶清議。晉令大小中正為內官。聽月二會議。上東門外。州及郡國亦舉孝廉秀才。其在天臺則吏部。州則別駕西曹。郡國則功曹主其事。宋齊亦如之。而宋文帝不欲重權在下。故分置二吏部。尚書以散其權。梁無中正。天監中州置州都。郡置郡宗。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授薦。無復齊梁寒素之隔。普通七年。又詔州郡歲舉人。敬帝復令諸州各置中正。選舉皆中正。押上。然後量試。不然則否。陳亦如之。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居中上。表敘之。崔浩為冀州大中正。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閭者充之。其邊州小郡。人物單。則併附他州。其在僻陋。則闕而不置。當時稱為簡當。頗曰得人。及宣帝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有番落庸鄙操銓。正始初。乃罷諸郡中正。而吏部之職。皆如往制。北齊選舉。亦沿後魏。凡州縣皆置中正。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策廉吏。天子常服乘輿。坐朝堂中。樞秀者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事有溢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孝昭帝孝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每三年之內。各舉一人。居白屋。巾褐未釋。亦舉之。後周初。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慎。武帝平齊。詔山東縣舉明經幹理。宣帝亦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者為孝廉。依六官之制。建吏部中大夫。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武之。隋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士十八人。又詔京官五品已上。總管刺史。以主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皆吏部主之。初漢魏之郡佐史。皆刺史二千石辟署。北齊多縣中用。故州辟郡士之權。移於朝廷。後周復遵古制。及隋皆歸吏部。故朝廷貢舉之制。盛矣。唐循隋制。諸郡貢士。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明書。有明算。自京師崇文館。國子監。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國子郡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行鄉飲酒。歌鹿鳴之詩。徵者艾。敘少長。而觀焉。就餞。而與計偕。其不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至尚書省。始籍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課試可者。為第。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武后延載元年。策問貢舉人於雒城殿前。試貢舉人。自此而始。長安二年。又教人習武藝。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之禮。送於兵部。明皇開元二十四年。制令禮部侍郎。專掌貢舉。初因考功員外李昂。詆訶進士李權文章。大為權所凌侮。朝議以郎官地輕。故移於禮部。又詔應試進士。第唱第訖。其所試送中書門下詳覆。是年。始制禮部貢舉印。其後禮部侍郎闕人。亦以佗官主之。謂之權知貢舉。其知貢舉者。皆朝廷美選。二十九年。京師又置宗元館。諸州置道學生。有差。道學生謂之道舉。課試與明經同。先是掌貢舉官親族。皆於禮部差郎官考試。有及第者。尚書覆定。及第者仍別奏。謂之奏移。送吏部。令考功員外試。侍郎覆定。及第者仍別奏。謂之別頭舉人。代宗永泰元年。始置兩都貢舉。禮部侍郎官號。皆以兩都為名。每歲兩地別所。及第。至大歷十一年。停東都貢舉。德宗貞元十六年。又罷別頭舉人。文宗太和元年。又權於東都置貢舉。又有制。詔舉人皆標其目。而搜揚知之。志烈秋霜。詞彈文律。抱器懷能。茂才異等。才膺管樂。道伴伊呂。賢良方正。軍謀宏遠。明於禮用。達於吏理之類。始於顯慶。盛於開元。貞元皆試于殿廷。乘輿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策高者

貢舉敘略

三

特授美官。其次與出身。又有吏部科目。曰宏詞拔萃。平判官皆吏部主之。又有三禮、三史、五經、九經、開元禮等科。有官階出身者。吏部主之。白身者。禮部主之。其吏部科目。禮部貢舉。皆各有考官。大抵銓選屬吏部。貢舉屬禮部。崇文館屬門下省。國子學生屬國子監。州府鄉貢屬長官。職司在功曹司。功五代因之。夫以賢爲寶。得士者昌。聖賢之談。邦國之制也。貢舉之設。王政攸先。方册所傳。舊章不墜。或有公直以馳譽。精誠以知名。不徇乎朋家。咸求乎藝實。故能若水鑑之儼。衡石之平。增臺閣之輝。副文儒之望。亦有昧於遠體。拘乎小節。或鄭雅而靡辨。或涇渭而共流。以公器而徇私恩。探虛聲而損至學。俾白駒以與刺。使嘉魚而絕詠。斯爲盡政。良足慨已。



科場條貫

陸深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十六

科場條貫

陸深

洪武十八年令會試主考官二員同考官三員臨期具奏於翰林院官請用其餘同考官五員於在外學官請用

官請用

本朝鄉試用子午卯酉年會試用辰戌丑未年惟前癸未年因 太宗渡江用明年甲申會試天順癸未科場災至秋復試以明年甲申會試

會試

會試錄亦稱小錄見於正統七年禮侍王英甫定是年同考則有未新縣知縣陳有籍京衛武學教授紀振俱進士岐陽縣教諭彭舉彌封謄錄對讀官俱用部屬中式十二名李森都察院吏三十三名南昱刑部吏一百廿一名鄭溫松陵驛驛丞十年同考則有吏科給事中候潤一教授之教諭是歲中式者無他流

十二年侍講杜寧為副考官同考有二教諭一訓導有辦事官舒庭讓中一百二十五名景泰二年知貢舉官胡濙楊宣俱禮部尚書副考官

脩撰林文同考則有刑部主事錢博廣東參政羅崇本一教授一學正一訓導

五年考試官商輅正統十年進士閱三科為正考官已至兵侍兼翰林學士春坊大學士同考則侍講兼中允楊鼎贊善兼檢討錢溥皆已未進士先一年奉准會試考官翰林春坊專其官京官由科第有學者兼取以充是年郡縣教職為同考者絕矣而受卷彌封對讀官則用知縣知州等官為之

天順元年副考官呂原通政司右參議兼侍講同考錢溥尚寶司少卿兼編脩李泰尚寶司丞兼編脩是時 英廟復辟官制更改徐必以翰林典籍為房考彌封官則用府同知矣

四年閩禹錫以國子學正為房考七年科場火移于秋試是科五經刻文三篇論刻二道文盛於是矣

成化二年供給官則用禮部精膳司員外張顯矣五年每歲翰林同考官同陞者序科是歲惟周經以庚辰序於丙戌之後

八年科場條貫畧定矣十一年編脩林瀚敘於己丑之下十四年同考則有行人司右司副張祥

廿二年尹闈老直主考序稱宣德丁未大學士楊士奇議會試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為中數是年從言者又各退二卷以益中數云

舊制俱以八日鎖院至成化二年裁定以二月七日鎖院唯弘治五年以郊祀齋命先一日蓋六日云洪武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會試同考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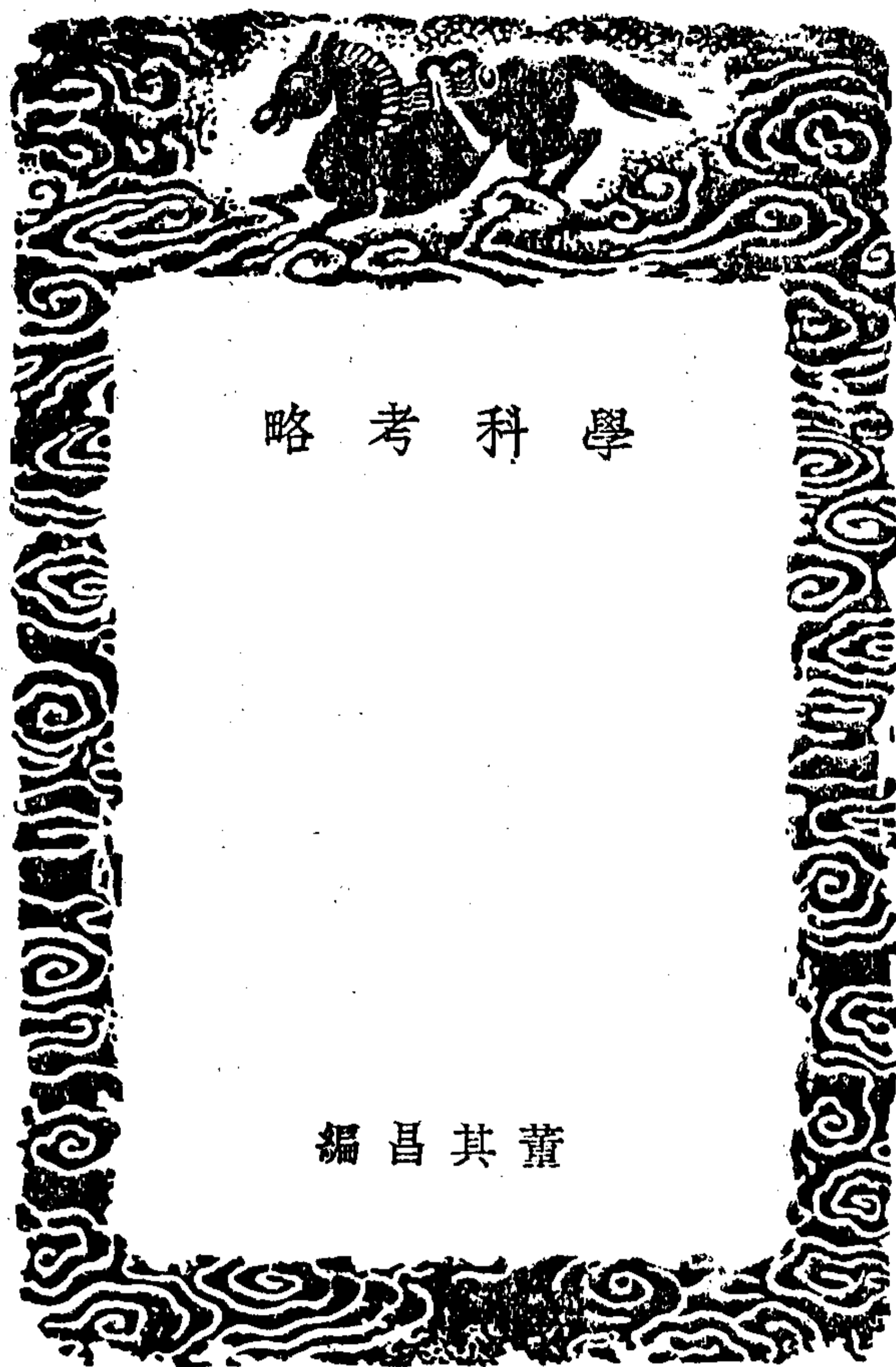
正德六年劉閣老忠主考序云舊制五經同考總為十四人近以易詩卷浩繁各增一人為十七人據正統元年才八人至景泰五年增二人為十人天順四年又增二人為十二人成化十七年又增二人為十四人

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取士士之就試者一百三十人中式者七十二人主試則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秦裕伯同考則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弘文館學士駐稼起居注樂韶鳳尚寶丞吳潛國史宋濂而序出於濂八月京畿鄉試會試合河南陝

西北平山東山西江西湖廣浙江廣東廣西福建十一省之士而高麗之士亦與焉就試之士二百中式者百二十人而景濂復為分考復為之序

弘治七年始命小錄中考試等官不許稱張公李公洪武十七年始頒行科舉定式三年大比各次年會試鄉舉猶未限名也吏胥不許應試則在四年之詔

未樂十五年兩京始命翰林春坊官主考景泰元年令鄉試同考用五人專經考試洪武辛亥秋八月京畿鄉試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為主試其受卷謄錄對讀彌封等官皆廷臣云



學科考略

明 華亭董其昌思白編

學科考略

董其昌編

學科考略

唐會要曰。正觀二十年。詔以左邱明等二十一人。並令配享尼父廟堂。此其始也。

孔子封

唐會要曰。開元二十七年。追諡孔子為文宣王。宋大中祥符五年。追諡至聖。元加諡大成。云大成至聖文宣王。國朝因之。至嘉靖間。始改先師孔子。

孔父母

宋大中祥符元年。勅叔梁紇宜追封齊國公。顏氏追封魯國太夫人。又勅孔子妻亓官氏。追封鄒國夫人。元始封孔父母為啓聖王夫人。

十哲封

唐開元二十七年。詔十哲宜褒贈。顏亞聖封兗公。閔子費侯等是也。又詔七十子宜追贈。曾參贈成伯。顏孫師陳伯是也。

太公廟

唐高宗追封太公望武成王。元宗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簡古名將。準十哲。德宗以張良。田穰。苴已下十人為十哲。孫贖。范蠡以下七十二人為弟子。

賢良

漢唐選取士之制。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六科。謂之制舉。亦曰大科。通謂之賢良。其制蓋自漢文帝始。

秀才

漢世取士。又有孝廉。秀才二等。齊宋以來。州有秀才之舉。隋唐之代。其科最上。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其科廢。故自唐及宋。雖進士猶以秀才為號。自漢唐之舊也。

明經

漢始以明經射策取人。以通經多寡。補文學掌故。唐置明經之科。開元中。崔元瓘上言。問大義十道。時務策三道。宋朝定業五經。義三十道也。

學究

唐取士之科。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九經。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為舉之常選。學究設科。自唐始也。宋神宗以經術與三舍。始除之。

處士

史記。伊尹於湯。致於王道。曰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然後往。此名處士之始也。

武舉

唐武后詔天下諸州。宜教武藝。每年準明經進士貢舉例送。此武舉之始也。

貢士

周禮大司徒。邦國舉賢者於王。則貢舉之始也。唐武德初。諸州號明經俊秀。州縣試取合格者。每年月隨

帝舜始建學養老。養國老於上庠。庶老下庠。周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通典曰。漢文翁為蜀郡。修起學宮。天下皆立學。自文翁始。

孔子廟

後漢鍾離意為魯相。身入孔子廟堂。蓋孔氏家廟也。唐志曰。武德二年。始詔國學立孔子廟。正觀四年。又詔州縣皆作。

配坐

唐玄宗始改顏回等為坐像。始詔孔門弟子從祀。前此孔子坐而諸賢皆立。弟子惟列像廟堂。不預享祀。

配享

舊制釋奠於太學。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配享。房元齡奏唐太宗。罷周公祀。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配享。

先賢配

學科考略

一

學科考略

三

方物入貢。武后時。劉承慶疏。伏見比來天下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於朝堂拜。恐所謂重
物輕人。請貢人列方物之前。從之。此貢人羣見之始也。國朝令各府學。每歲貢一人。州學三歲貢二人。縣
學二歲貢一人。成化二年。從大學士李賢之請。衛學每歲貢一人。以先入學者。提學試而充之。

科舉

周有鄉舉。里選。國朝洪武四年。詔各省連試二年。自後三年一舉。凡遇子午卯酉年八月。則京畿各省舉
鄉試。辰戌丑未二月。則禮部舉會試。

三場

前漢貢士。惟射策。梁陳尚詞賦。唐初并試雜文。元宗舉人。問策外更試賦。并雜文貼經。為三場試。今按雜文
也。宋神宗以經術取士。詞賦遂罷。國朝鄉試八月。會試二月。俱以初九日為第一場。四書義三道。五經義
各四道。十二日為第二場。試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十五日為第三場。試策五道。

印卷

後唐明宗。勅舉人試前五日。納試紙。用中書省印印訖。付貢院。國朝鄉試卷。用各省布政司印。會試卷。用
禮部印。

席舍圖

宋祥符中。試前一日。貢院始出榜曉示。逐人排坐位處所。謂之坐位榜。亦謂混榜。國朝鄉試為席舍圖。用
紙裝二軸圖。東西坐行。以千字文編號。注各生姓名鄉貫。經義會試亦同。

鄉貫

唐元宗勅。諸州貢舉。皆於本貫。不得於所在附貫。國朝鄉試。首書各生年甲籍三代。
印題。

彌封

宋仁宗親試進士於崇政殿。內出三題。羣印以賜。國朝鄉試。題紙皆羣印。彌封。
唐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會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宋貢舉發解。皆用其事。曰彌封。國朝鄉
會試。場內俱設彌封所。委官以主之。

巡綽

宋雍熙二年。詔禮部引試分差官。應察視。視勿容私自授受。初以檢示九經諸科。至景德中。為巡試鋪。天
聖中。始有巡鋪官。國朝鄉會殿試。皆用武職為巡綽官。

監門

宋雍熙二年。詔禮部試九經諸科。輪番差官二人。在省門監守。此試院監門之始也。

知舉

隋唐貢士。皆考功主試。開元中。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誣詞。元宗以員外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
學科考略

即主之。國朝鄉試。巡按御史聘外省教官。會試。禮部請翰林官主試。

會試

國朝北京會闈。始於永樂乙未。洪熙元年。定南北中三卷以取士。

進士

周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隋大業中。始置進士之科。國朝令天下舉人。會
試中式。則殿試。賜進士。

放榜

據言曰。進士榜頭。立粘黃紙四張。以紙筆端墨。滾轉書禮部貢元四字。或曰。文皇親以飛白書之。
殿試

漢文帝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此後世人主親策士之始。唐武后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殿前試人。自此
始也。宋仁宗始詔進士殿試。不黜落。國朝皆因之。常制以辰戌丑未年。洪武癸未。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
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正德庚辰會試。因武宗南狩。次年今上登極。
殿試亦有辛巳。

分甲

宋太宗御崇政殿試進士。詔糊名考校。定其優劣為五等。第一至第二等。賜及第。第三第四賜出身。第五
賜同出身。仁宗始曰甲。國朝第一甲。賜及第。第二甲。賜出身。三甲。賜同出身。

唱名

宋太宗御崇政殿試進士。梁灝首以程試上進。帝嘉其敏速。以首科處焉。按名二呼之。而賜及第。唱名賜
第。此其始也。

及第

漢之取士。其射策中者。謂之高第。隋唐以來。進士諸科。遂有及第之目。

釋褐

宋太宗賜新及第進士諸科。呂蒙正以下。綠袍靴笏。非常例也。御前釋褐。蓋自此始。

賜宴

宋太宗賜新及第進士王嗣宗等。錢百千。令宴樂。太宗親試呂蒙正以下。並賜及第。仍賜宴開寶寺。此賜
宴之始也。其後賜宴於瓊林苑。自此為定制。據言曰。曲江遊賞。雖云自神龍以來。然盛於開元之末。瓊林
賜宴。亦唐曲江杏園之事。爾。國朝賜恩榮宴於禮部。

題名

嘉話錄曰。慈恩題名。起自張莒。本於寺中閒空。而題其同年人。因為故事。據言云。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
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宋制進士中第。賜名於桂籍堂。國朝於國子監立石題名。按古今詩話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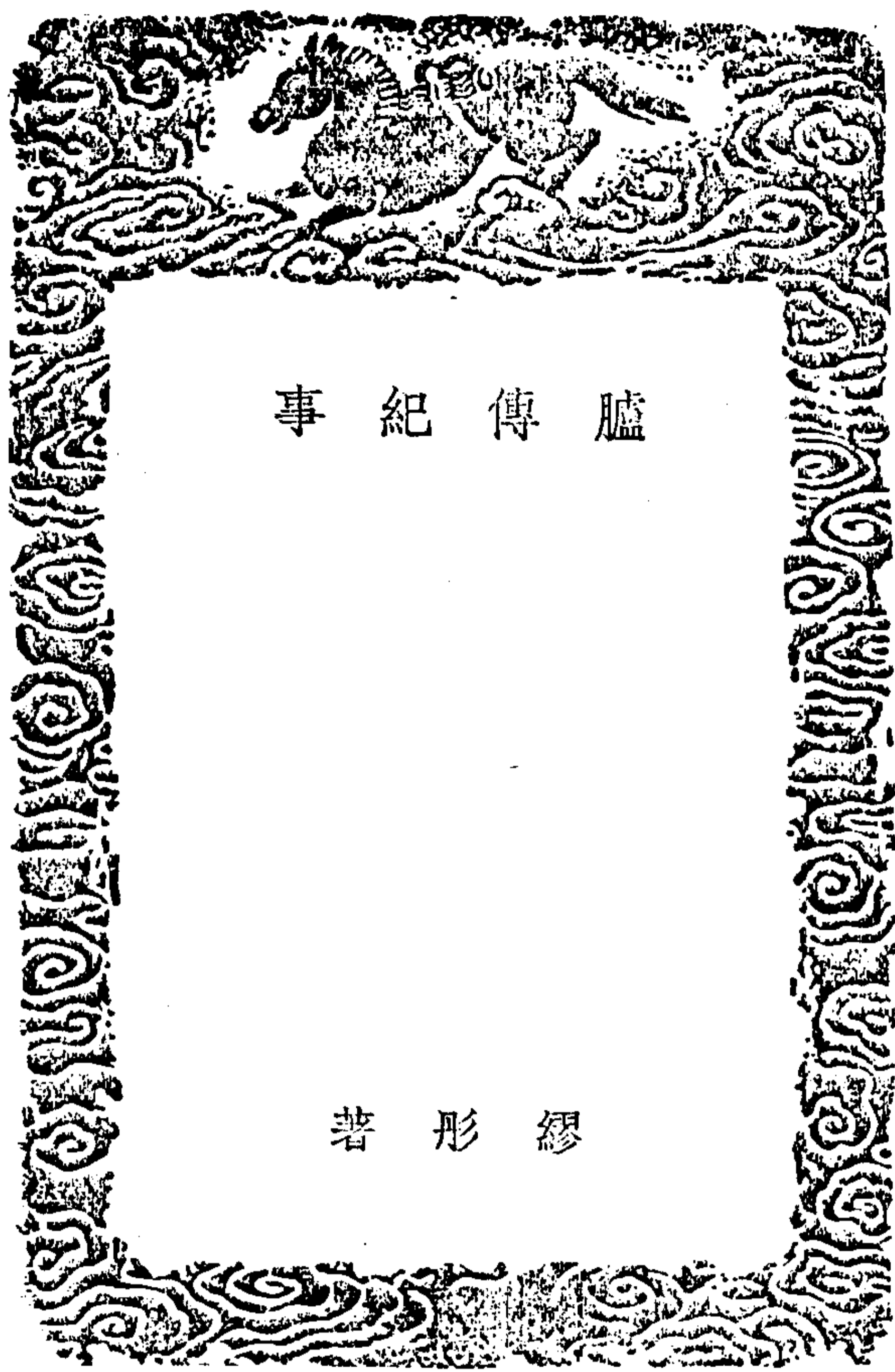
學科考略

謁先師

唐咸通中，劉允章爲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竝謁先師，則茲禮起于唐懿宗之世，劉允章之請也。又選舉志曰：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是則開元之禮，第施於貢士，而允章所請，糾開元貢士之禮，而爲之制也。

登科記

唐會要曰：宣宗大中十年，禮部侍郎鄭顥，進進士諸家科目記十三卷，勅自今後，於榜訖，仰寫及第人姓名，仍付所司，逐年編次。摭言曰：永徽以前，俊士秀才二科，猶與進士竝列。咸亨後，由文學舉於有司者，競集於進士，由是趙儻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其事殆疑自唐初，獨以進士登名記，起於高宗時，趙儻國朝有進士登科錄。



臚傳紀事

著 形 繆

臚傳紀事

清 吳郡繆 形念齋著

二月初九日第一場。坐淡字號。初十日卯刻。大風出貢院門。有旗下小厮。牽予裾云。新科狀元來了。吾家裏人都要出來看。予頗異之。亦不解其故。十二日第二場。坐珠字號。夜夢外祖語予曰。吾掌海中珍寶。予叩曰。珍寶誰爲第一。外祖云。飛錢爲第一。又以牙笏授予。二十六日榜發。中式三十六名。予寓報國寺西廊第一房。丁酉八月。在此舉鄉試。丁未復至此舉會試。未發榜前一兩日。予心怏怏。遂束裝作歸計。二十五日至殿前古松下。默祝云。公車五次。今科不中。以後不作進取想。竟與松長別矣。又與三弟及寺中同寓。黃繼武馬殿開。作別後。遂出寺門。往張家灣。行里許。遠見一人騎而來。兩手抱金字牌二。有狀元及第四字。忙向形義門走。與予騎交臂過。予在馬上回顧。又有假滿遠朝四字。予心疑焉。過同郡汪若文寓別之。因問頃所見者。必史及超。徐公肅嚴就思。三先生進京。若文云。三公無一來者。予豈夢見耶。適邵無盡。李經國。與星士方伯瞻在座。談星學。若文亦自負精于星理者也。索予造觀之。予急欲至張灣。遂別去。是日僅至海岱門外許家店宿。二十六日早。榜發有名。仍歸報國寺。予至松下。長揖謝之。三月二十日。殿試禮部儀制司員外俞有章。唱名。名數單者。從左掖門入。雙者從右掖門入。予三十六名。當在右。由貞度門至太和殿前。行三拜九叩頭禮。內院官置黃棹于丹陛。即撥下丹墀。禮部散題紙。諸進士跪受。又行

臚傳紀事

臚傳紀事

二

三叩頭禮。然後就坐。讀卷官十四員。爲大學士巴泰。李蔚。學士明珠。劉秉權。劉芳。田逢吉。吏部左侍郎馮溥。右侍郎王清。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禮部左侍郎黃機。戶部左侍郎嚴正。知禮部右侍郎曹申吉。兵部左侍郎劉鴻儒。刑部左侍郎馬紹曾。二十一日到禮部。領三枝九葉帽頂。宿鴻臚寺。二十二日五鼓入廟。至午門。候傳臚。是日微雨。

皇上升殿時。雨稍甚。先一日傳某人狀元。某人榜眼。某人探花。形已無望。不過隨班行禮而已。及至太和殿前。與諸進士跪丹墀下。聽三唱第一甲第一名。係形名。每一唱已。必鼓樂良久。形心中猶疑非是。不敢出班。禮部官掖之前。然後出班跪。跪稍遲。傳制官已唱第二名。糾儀御史于次日疏云。第一名繆形未跪。即唱第二名張玉裁。傳制官應聽處分。奉旨開俸三個月。良以書生未習。

朝儀。因累執事官。于心甚不安也。是日唱名畢。行三跪九叩頭禮。形隨禮部堂上官。捧黃榜。從御道出。跪至龍亭內。鼓樂迎至東長安門。張掛順天府府尹李天裕。府丞高爾位。迎形與張玉裁。董訥等三人至殿內。簪花酌酒。用儀從迎至順天府赴宴。先望

闕叩頭。府尹府丞率僚屬對立。行四拜禮。然後就席。形坐正席。榜眼探花左右坐。俱南向。用教坊樂。徹席。闕謝恩。府尹府丞親送至寓。寓中設席款之。二十四日。同張董兩同年來謝。恩表。舊例。前科狀元代作。所以尊前輩。以其知禮式也。甲辰科狀元嚴就思先生。給假歸去。而已亥徐立齋乙未史立菴兩先生。皆在籍。應求前科榜眼探花。而李貞孟吳長庚兩先生。亦在籍。惟辛丑榜眼李子靜先生在任。形與張董兩同年。登堂求見。投門生帖。用費儀二十四金。賞長班管家銀八兩。俱照例也。是時鼎甲中最資深者。金沙蔣虎臣先生。係丁亥探花。因己丑有熊次侯先生。戊戌有孫惟一先生。皆在任。虎臣先生云。李子靜應讓孫惟一。孫惟一應讓熊次侯。熊次侯應讓不佞。不佞代求李子靜。此乃衙門之體。一時前後輩。俱歎服將先生之言良是。二十五日。到禮部。與恩榮宴。讀卷官自滿漢大學士以下。收卷官。掌卷官自翰林科部以下。監試御史。及巡緝供給各官。俱與宴。

皇上道內大臣。修國舅陪宴。形一席。榜眼探花一席。諸進士四人一席。用滿洲桌銀盤菜品。食物四十餘品。皆奇珍異味。極天廚之饌。御賜酒三鼎。甲用金盃。隨其量。盡醉無算。宮花一枝。小絹牌一面。上有恩榮宴三字。狀元用銀牌。四月初二日午門外。賜形袍帽。水晶金頂涼帽一頂。鍍蟒石青朝衣一件。飛珥銀帶一條。荷包牙筒刀子俱全。馬皮靴一雙。當時更易。率諸進士。行三拜九叩頭禮。榜眼探花以下。俱折鈔五兩。初六日。著賜袍人朝。親捧謝恩表。跪丹墀下。內閣收進。匣用黃綾。包用銷金龍袱。初七日。國子監釋褐。鴻臚寺官引形至先師神位前。行釋菜禮。奠三爵。及四配伏位。次引榜眼探花至十哲神位前。東西分奠。爵伏位。引二甲第一名。奠東廡。三甲第一名。奠西廡。伏位。同行禮畢。至蘇倫堂拜大司成。大司成坐正位。在本監中式者。行

臚傳紀事

三

四拜禮。餘俱兩拜。大司成請鼎甲上堂。酌酒三杯。鼓樂送出。二十日。吏部引見。二十二日。奉旨授形。秘書院修撰。張玉裁。董訥。俱授編修。二十四日。吏部宣旨。二十五日。入朝謝恩。至內院。見滿漢大學士。行一拜三叩頭禮。舊規兩拜六叩頭。大學士受一答。今滿洲大學士。省答拜之禮。止行一拜禮。見學士。二揖。即出。二十八日。同張玉裁。董訥。到任。先謁孔廟。次謁土地祠。土地神。為韓昌黎先生。謁畢。即至內院。報到任日期。典簿移咨吏部開俸。是日。選庶吉士。二十九日。奉旨。帥顏保。范承讓。教習庶吉士。三十日。到教習老師處投帖。五月五日。大會同館諸同年于金魚池。十五日。到內院。請進館日期。問大學士。親自送否。如親送。則設席多。不親送。設席少。大學士李公問范老師。范老師又問。諸門生自酌定可也。李公云。此衙門大典禮。自辛丑世祖章皇帝賓天。故不行。甲辰應行而不行。今科不行。此禮必廢。但今科鼎甲三人。庶常十二人。多寒士。此舉甚費。如何。十九日。早。齊赴翰林院。投教習老師請啓。以次投中堂各前。登啓。二十六日。進衙門。午時。候教習老師。大到任。三鼎甲與諸庶常。迎老師于二門外。打躬。老師進後堂。諸同年拱立。聖廟前。候老師。同行二跪六叩頭。次至土地祠。同老師行一跪三叩頭禮。入川堂。兩位老師交拜。即坐川堂。是為丹地。深殿。鼎甲庶常左右分班。形領左班。次董訥。次史鶴齡。次夏沅。次丁蕙。次謝兆昌。次唐朝華。次劉澤溥。張玉裁。領右班。次潘翹生。次張英。次儲振。次盧琦。次楊仙枝。次王曰溫。排班東西向立。轉向上。行兩跪六叩頭禮。老師受一答。一仍分班待。同館交拜。行兩跪六叩頭禮。老師升公座。簽押。諸年兄俱簽押畢。出至大堂。候老師退後堂。請庶常號書出。老師退火房。是為修吉堂。前即五雲深處。請鼎甲號書。所以優鼎甲也。三學長該達。多奇那。恩泰。與彤等交拜于川堂。然後請老師上席。席設後堂。席散歸寓。放假三日。然後進館讀書。

附禮部頒行禮儀制

康熙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狀元傳臚出榜儀注。是日早。

盧溝大壘全設。至以下。公以上。在丹陛上。文武各官。在丹墀下。俱穿朝服。排立。諸貢士俱穿朝服。戴三枝九葉頂。在丹墀下。序各官兩翼排立。禮部鴻臚寺官。將設黃榜案一張。設于

太和殿內。東傍復設黃案一張于丹陛上。正中排立齊畢。禮部官奏請

皇上具禮服。將陸太和殿作樂既隆。

殿聽贊禮官贊。鳴鞭三下。內院官自黃案捧榜。在

殿簷下。授與禮部官。禮部官跪接。由中階左傍下跪。安置于丹陛中黃案上。行三叩頭禮畢。鴻臚寺官引

諸貢士至行禮處。次第排立。鴻臚寺官贊有

制曰奉

天承運

天承運

皇帝制曰。康熙六年三月二十日。直隸各省貢士。以策題考試。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贊第一甲第一名某人。狀元。上前跪。贊第一甲第二名某人。榜眼。亦上前跪。贊第一甲第三名某人。探花。亦上前跪。又贊第二甲某人等若干名。第三甲某人等若干名。贊畢。聽贊禮官贊。就跪。行三叩頭禮。又二跪。行六叩頭禮。畢。各退原處。兩翼排立。贊禮官贊。舉榜。禮部官捧榜。由中階捧出。

午門前跪置

龍亭內。行三叩頭禮。校尉舉起。教坊司作樂。舉至

東長安門外。張掛于長安街。狀元及諸進士等。隨出觀榜。鑾儀衛官。贊鳴鞭三下。

皇上還宮。王以下文武各官皆出。順天府官。備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

制義科瑣記序

李前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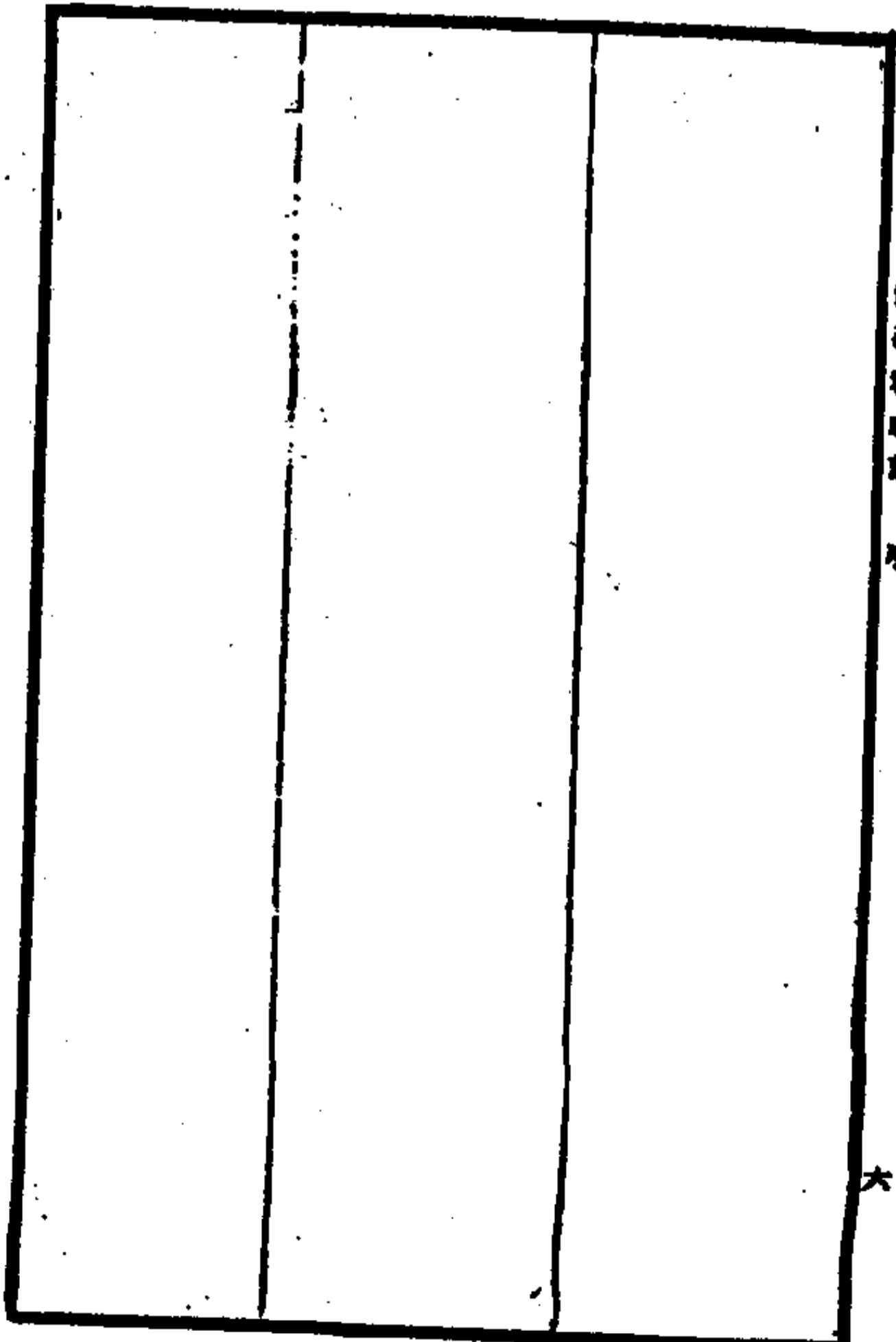
制義科瑣記序

三代之造士也堂庠術序其法備詳於周官禮記漢魏之取士也鄉舉里選其事散見於紀傳律令大抵收教之法代有不同而升秀之典亦然各異亦其勒成一書是備掌故者固未有也至唐而科目之多為最其中以登進士科為清班與其選者莫不引為光耀至其其賢書於首錄曰千佛名經顧及感歎至定保作據言二卷制取其事以賜宴題名別有雁塔杏園之戲法書異蹟則有儒粘藥榜之奇夢兆禎祥則有駝駝龍乘之卜占是以考鏡三唐人物之盛文章之麗制科之善善也我朝承

前明之法以八股選士其感又前古所未有者蓋其九者一試謂之鄉試鄉試中選而貢之京師合而考選之謂之會試會試得列進士第者又選試之謂之廷試自前明以迄於今歲五百年備材養士之厚率皆作新之制文人學士多喜談而樂道之其輕載于高文典策釋官野史之者更僕未易悉數予于誦讀之餘徒見摘抄自明洪武開科以至於今共得百十條彙集成冊為制科瑣記以鳴盛事亦以見 國家待士之隆也故曰制義科瑣記亦聊以備典故云爾或曰八股取士之制創於元代有說以者王荆公始者元之蓋制之之所創者後非八股又凡入場三制六多元代所制如糊名易書等事猶是遺規也不但文字體裁之物果於前代而已編中所載未及厚貼為補其遺者弁首云

乾隆四十四年八月中秋後下

李前元鶴洲題并書



制義開科之始

明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就試者鄉舉士百二十三人
中式者七十二人主試則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
秦裕伯同考則翰林侍讀學士唐同宏文館學士睢稼
起居注樂韶鳳尚書丞吳潛國史編修宋濂而序錄出
於濂中試士未及會試悉授官四年京畿鄉試兵部尚
書具琳司業宋濂濂仍為序錄合諸省之士會試凡二
百人中式者百二十人知貢舉官右丞相汪廣洋左丞
相胡惟庸主文禮部尚書陶凱學士潘庭堅考試學士
詹同司業宋濂吏部員外郎原本貢士鮑尚吏部侍郎
願貞監試御史孔希魯主提調兼印卷禮部尚書楊
訓文同印卷中書左司郎中孫煜祖提調禮部侍郎秦
文輝禮部主事姜漸受卷吏部主事林光弼彌封兵部
主事許方騰錄蘇州教授貢額之對讀翰林應奉文字
唐肅禮部主事張孟兼此外又有監門搜檢巡緝鎮撫
供給及掌行科舉文字省樞令史秦差等官 廷試總
調則汪廣洋胡惟庸讀卷祭酒魏觀博士孫吾與給
事中李願修撰王候監試御史馬貫徐汝舟掌卷工部
員外郎牛諒受卷工部主事周寅彌封秘書監丞陶誼
對讀尚書丞魏濟編修蔡元提調前陶凱楊訓文
酒正三品侍讀學士正四品給事中從四品中書省正五品
正五品員外正六品主事從七品編修從八品 是歲取中
俞友仁等廷試賜吳伯宗郭紳吳公達俱及第狀元授
員外郎餘及出身俱授主事同出身授縣丞會元亦授
縣丞高麗生入試者三人唯金濤登三甲第五名授東
昌府安邱縣丞餘皆不第三人俱不通華言請還本國
詔厚給道里費遣舟送之濤尋為其國相

初設科舉條格記

制義科瑣記

洪武元年詔曰朕開成周之制取材于貢士故賢者在
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
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詞
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于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
優而權豪勢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
祿所得資品或居士人之上懷材抱德之賢恥于並進
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朕統一中國
外撫四夷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傷
吾民願得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八月為始特設科
舉以取懷材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
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
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材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
行文武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無得與官敢有游食奔
競之徒重以重罪以朕稱責求賢之意所有合行事宜
條于後一鄉試會試文字程式第一場試五經義各試
本經一道不拘舊格惟務經旨通暢限五百字以上易
程朱氏註古註疏書蔡氏傳古註疏詩朱氏傳古註疏
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古註疏四書義
一道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場試禮樂論限三百字以上
詔誥表箋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不尚
文藻限一千字以上第三場畢後十日面試駢觀其駢
駢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講
解詳當殿試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出身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賜進
士及第第二甲一十七名正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
八十名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一鄉試各省并直隸府
州等處通選五百名為舉人材衆多者不拘額數若
人材未備不及數者從實充貢河南省四十名山東省
四十名山西省四十名陝西省四十名北平省四十名
福建省四十名江西省四十名浙江省四十名湖廣省

四十名廣西有二十五名在京鄉試直隸府州一百名
一會試額試一百名一高麗國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
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
選取一開試日期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
二場十五日第三場會試次年二月初九日第一場十
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殿試三月初三日一三年
一次開試一於洪武三年鄉試洪武四年會試一各省
自行鄉試其直隸府州赴京鄉試凡舉各員籍貫年甲
三代本姓鄉里舉保州縣申行省印卷鄉試中者行省
咨解中書省判送禮部印卷會試一仕宦已入流品及
曾于前元登科并曾任官者不許應試其餘各色人民
并流寓各處者一體應試一有過罷閑人吏揭優之人
並不得應試一應舉不第之人不許誣闢檢拾考官及
擅舉登聞鼓違者究治一凡試官不得將子弟子姪親
屬徇私取中違者許赴臺省指實陳告一科舉取士務
在得全才但恐開設之初騎射書算未能編習除今科
免試外候二年之後須要兼全方許中選於歲設科取
士期必得乎全材任官惟能庶可成于治道否則有象
體朕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罪會試

洪武六年諭中書省臣有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
詞若可有為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
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
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
本而文藝次之是年遂詔天下舉人罷會試正月初
八日河南解額內選四名第一人張唯年二十七其次
王輝年二十八李瑞年二十一張神年二十七二十三
日山東解額內選五名第一人王璉年二十三其次張
鳳年二十八任敬年二十六陳敏年二十三馬亮年二
十五皆拜翰林編修又選國子監蔣學方徵彭通宗善

王惟吉郭傑等拜給事中于文華堂肄業命太子贊善大夫宗濂太子正字桂彦良分教之

頒行科舉成式

十七年三月戊戌朔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月第二場試論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初九日十五日為三場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試直隸府州縣則于應天府在外府州縣則于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及府州縣學生負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徒及罷閑官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其中試者官給廩俸送禮部會試考試官皆訪經明公正之士官出幣帛先期敦聘主文考試官二人文幣各二表裏同考試官鄉試四人會試八人文幣各一表裏提調官在內鄉試應天府官一人會試禮部官一人在外布政司官一人監試官在內監察御史二人在外按察使官二人供給官在內應天府官一人在外府官一人收掌試卷官一人彌封官一人磨錄官一人對讀官四人受卷官二人皆擇居官之清慎者充之巡緝監門搜檢懷挾官四人在內從都督府委官在外從守禦官委官凡供用筆札飲食之屬皆官給之舉人試卷自備每場草卷正卷各用紙十二幅首書三代姓名及其籍貫年甲所習經書在內赴應天府在外赴布政司

印卷會試殿試赴禮部印卷試之日黎明舉人入場每人用軍一人守之禁講問代冒至晚納卷未畢者給燭三枝文字迴避御名廟諱及不許自叙門第彌封者編號作三合字磨錄用硃考試官用墨以防欺偽其會試中試者三月朔日赴殿試

多國子生

是秋九月應天府奏中式者廖孟瞻等二百二十九人內多國子生上悅命有司出榜原籍旌之

朱書經庶常吉士之義

十八年乙丑會試命待詔朱善前典籍再銜為考試官取黃子登第一練子寧次之花綸又次之倫浙江解元也及廷試繪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既啟封上自以夢故用丁顯為狀元子寧如故繪第三柳子澄三甲為庶吉士然三人俱授修撰亡何亦推子澄為修撰云見刻丁顯策者僅三百字稱上為上位餘多不成語實錄云賜二甲進士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為檢討李震為承勅郎陳廣為中書舍人三甲危巖為衛府紀善李鳴岡為潭府奉祠正楊靖為吏科庶吉士黃耕為承勅郎塞瑤等為中書舍人鄒仲實為國子助教其諸進士觀政翰林院承勅監近侍衙門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庶吉士六部俱稱進士

開國元聖

是科首題為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黃子澄元聖實為開國第一篇文字足為萬世楷式其墨云治道隆於一世政柄統於一人夫政之所在治之所在也禮樂征伐皆統於天子非天下有道之世而何哉昔聖人通論天下之勢首舉其成言若曰天下大政固非一端天子至尊實無二上是故民安物阜羣黎樂四海之無虞天開日明萬國仰一人之有慶主聖而明臣賢而良朝廷有穆皇之美也治隆於上俗美於下海宇皆

熙皞之休也非天下有道之時乎當斯時也語雖明則一人所獨居也語乾綱則一人所獨斷也若禮樂樂國之大柄則以天子操之而掌于宗伯若征伐政之大權則以天子主之而掌于司馬一制度一聲容議之者天子不聞以諸侯而變之也一生殺一予奪制之者天子不聞以大夫而擅之也皇靈丕振而堯封之內咸欽聖王之威嚴王綱獨握而禹甸之中皆仰一王之制作信乎為天下有道之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錢吉上評云洪武庚戌詔以八月開鄉試明年二月禮部會試所試文仍尚元制至甲子定科舉成式乙丑會試止錄士子姓名鄉貫未刻程文錄文自戊辰始此篇見世德堂墨選後列解學士大紳批語云莊重典雅臺閣文字相傳甚久特為表出

題目無多

國初試題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係人倫治道者出以課士當時題目無多士專心于大且要者用功有倫序得以餘力及他經子史

對策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殿試對策有云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區區小故縱無窮之誅何以為治上大悅擢一甲二名

狀元坊

任亨泰襄陽人以太學生中洪武二十一年進士上特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遂為例

君子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洪武三十年進士山陰人傳臚過御前帝見其容止凝重屬目久之曰君子也

春夏二榜

洪武三十年丁丑上命翰林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臨為考官榜發中原士子無與名者三月殿試以聞

縣陳郊為第一被黜者咸以不公為言上大怒命儒臣再閱下第卷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或傳三吾與信臨至閱卷官所屬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益怒謂為胡藍二黨命刑部考訊三吾信蹈與贊善司憲三人為藍黨侍讀張信贊善王修華司直張諫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貴長史黃章紀善周衡王楫皆胡黨惟侍讀戴蕤不與焉詔三吾論成邊餘皆凌遲於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故是科有春夏二榜春榜狀元即陳郊夏榜狀元韓克忠山東武城人

貌不揚
建文二年策試禮部中式舉人賜胡廣王良及第出身有差廷試策良最優以貌不揚易廣第一後良死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盧龍軍士
景泰元年翰林侍講學士劉鈺主考順天及揭曉第一人劉官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鈺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乃止

胡廣
胡廣吉水人建文二年殿試廷問堯舜之世親則象傲臣則共鯀意在燕王也廣對有親藩陸梁搖動人心語權為第一見姓名曰又一胡廣耶改名靖後謚文穆文臣得謚自廣始

批卷
永樂二年甲申上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為官先是江西有劉子欽者縉同鄉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縉在翰林間稱之曰狀元屬子夫子欽自負畧不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同鄉曾孫明日廷對策最詳殆及萬言上親批其卷云貫通經史學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質啟沃惟良顯

制科增記

三

遂擢第一殿試罷祭以詩紀之曰曉開三殿降絲綸
衣寬臨軒策小臣紅燭影催金闕曙紫霞香泛玉壺春
雲霄九萬扶搖近禮樂三千制作新淺薄未能宣聖德
願歌棧樸播皇仁

題名碑
永樂二年上特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國子監命侍讀學士王達記述為例

挨宿

永樂乙酉三年正月上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有才識者就文淵閣肄業得二十八人周忱自陳年少願讀中秘書上曰有志之士也增忱共二十九人令縉領其事時人謂周忱為挨宿云
按二十八人姓名在後
工部 近第宅居

生日

曾榮字子榮五歲盡識象戲事稱江西才子永樂中甲申狀元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其孫追亦生於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年月日時皆同因名追成化戊戌追亦探花及第

兄弟鼎甲

永樂甲申科廬陵周孟簡與弟述同登第述名在孟簡之前太宗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述於後此即二宋故事也
按孟簡述在甲二名仍先簡也按孟簡述在甲二名仍先簡也

三加禮

王翰林洪以總角登第永樂喜甚命禮部與行三加禮畢赴瓊林宴入官翰林與王直王英同年齊名人稱三王

考官不叙爵

永樂中各省鄉試多有儒士主考而品官同考者景泰二年會試莆田林文修撰也而為主考官水劉儼侍講也而為同考官當日重在衡文故不叙爵

典史中狀元

曹昂為典史日夕讀書不輟邑令戲之曰欲中狀元耶昂曰誠如尊論
按昂初中鄉試後學正自以年少宣德八年癸丑督工匠至京疏乞會試中第二殿試廷問義馬河洛象數昂對稱旨上親擢為第一

詔許歸娶

花綸初授修撰年十八詔許歸娶練子寧送以詩曰三月都門鶯亂啼即君春色上春衣潘生况擬供調膳張敞仍須學畫眉南陌酒香銀甕熟西湖月朗畫船歸極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隨粉黛移
光世外紀

春聯

章孟端為御史多所彈劾中貴忌之罷歸諸子連中進士為京官同處一邸書春聯于壁曰四壁金華春宴罷滿床牙笏早朝歸人多羨之

塞瑤

是歲沈清楊靖咸受上知不兩歲至兵刑部尚書而皆不克終塞瑤改名義授中書舍人滿九載清靖死後始進官為吏部尚書者三十四年俞憲登科改名姓次序俱以會試錄為準然不載楊靖塞瑤其脫略可知矣

不名

戊辰狀元任亨泰深被上寵各有司于襄陽建狀元坊以旌之亨泰每自議手書襄陽任而不名

改中書

按是歲解縉年十九中三甲進士攷年譜志銘俱云改中書庶吉士與姊夫黃金華同而實錄內絕不載其事實錄為縉撰豈應州略至此蓋縉得罪後以重修故去之耳題名記盧原質卓敬以死難磨去不存

賜敘

二十三年庚午賜應天府考試官傅箕蘇伯衡謝南毛

制科增記

二十七

漸鈔各十錠中式舉人貢文史等五十人各二錠其監生員試不中者鈔二貫且諭以進學之方俾無怠無忽

狀元出太學

二十四年辛未取中許觀等三十一人仍賜許觀第一時年二十八上以連科狀元出太學名祭酒宗訥張高

竿頭進步

永樂二年甲申賜狀元曾榮與周述孟簡羅衣各一襲又命翰林試下第舉人張欽等六十一人召見皆賜冠帶命于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謂曰爾等學已有根但更百人竿頭進步耳後科第一人不在爾曹者乎

九疇偏題

永樂七年己丑會試榜發御史劾出題孟子節文尚書洪範九疇偏題考官郭緝等俱下獄又復取下第胡際金庫等十餘人時以上幸北京俱國子監讀書卒如始殿試皇太子先以副榜第一名孔諤為中允賜出身

枯字難識

十三年乙未始詔天下舉人會試北京命修撰梁潛王洪為考官初拆卷第一名曰陳循其鄉人也避嫌改第二而權林文結既又以枯字難識定洪英第一第五王朝監山人也上喜得幾輔士以布衣召見賜酒食既廷試復賜陳循李貞陳景著及第景著時年十八

名近暴

二十二年廷試上初取孫曰恭第一嫌其名近暴曰孫暴不如邢寬遂擢寬第一仍用朱書填黃榜一時稱異

檢舉

宣德七年壬子九月府尹李庸檢舉科場詐冒事御史劾之上曰科舉求賢國家重事於此而不用心他事可知矣御史所劾本不可宥但念斯事因庸覺察不然奸弊不克露矣

白而偉

正統元年廷試首換取三卷未定問同事者曰有識周旋者否狀何如或曰白而偉蓋疑謂淳安周璫也按璫名在二甲

不枉士子

三年戊午順天初試之夕場屋火旋滅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不敢請更試欲請修場屋以終後兩試主考曹鶴齡曰必更試然後可以滌弊而不枉士子有司具二說以進詔更試

天字稱號

十年乙丑榜取中商輅為明朝三元一人是歲同考一教授二教諭是科會試登科錄天字皆稱號字今考部本不然以為葉傳聞之誤葉是科進士豈有誤理或本部翻刻未可知也廷試讀卷官有兵部尚書徐晞戶部侍郎奈亨俱吏員也

同考不用教官

景泰五年先一年禮書胡漢吉翰林院及春坊以文藝為職業宜專作同考官官由科第有學者宜兼職以充勿再用教官著為令是歲商學士才閔三科已作正考而同考則中允楊鼎贊善錢溥皆已未也

薛瑄性理

天順元年同考則尚書少卿錢溥司丞李泰翰林典籍徐秘益官制初變也而正考則學士薛瑄侍講呂原是科最號嚴整然外人有以俚語戲者所謂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沒主張問仁既已無顏子告祭如何有

太王皆指摘題目之誤至謂總兵令姪獨軒昂益指石亨從子後也後坐亨敗除名及以怨謫別於市

平平耳

成化十四年戊戌殿試閱考萬安得曾彥榮擊節歎賞又先一日唱名時視之美而頰長也擢第一傳臚見彥老而多髯且短萬意惘然退垂取策閱之平平耳是科庶吉士張際年十七楊廷和年十九

奪聘禮

二十二年禮書周洪謨奏本年天下鄉試錄文多乖誤乞將考試官訓導黃金奎追奪聘禮行巡按御史提問從之

正文體

嘉靖十一年殿試賜林大欽孔天胤高節及第先是禮部尚書夏言上疏正文體諸刻意駢詞浮誕縷縷壞文體者擯不得取詔可既廷試復令儀制郎中約束諸士咸措聽而大欽獨後至不聞也起不用對冒而文氣甚奇吏部尚書汪鋐得之詫曰怪哉以示大學士張孚敬已定二卷覽之曰雖破格甚明健可誦也取為第三既呈覽上御批第一時年二十二

各覽一週

十一年乙未廷試賜韓應龍孫陞吳山及第先是大學士李時等取中十二卷進覽上批答曰卿等以堪作甲卷十二卷呈朕各覽一週其上一卷說的正合策題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說仁禮為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題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他不足說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畧泛而治於行其下二却似謙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餘以次挨去不知是否卿可先與呂臣看一過再同讀卷官看行上復御批首三卷于韓曰是題本意可第一甲第一名于孫曰說仁禮之意好可第二名于吳曰敬為心學

之極此論好可第三名

君前臣名

十六年丁酉禮書嚴嵩奏廣東所進試錄字如聖謨帝
懿四郊上帝俱不抬頭及稱陳白沙倫遜周之說有失
君前臣名之義得旨學政王本才等有政陸杰等俱逮
問

策合讖証

二十二年庚卯上覽山東所進鄉試錄手批其第五問
防邊禦虜策曰此策內合讖証禮部其卷看以聞于是
尚書張壁等言今歲虜未南侵皆皇上廟謨詳盡天威
所懾乃不歸功君上而以醜虜廢飽為詞誠為可惡考
試官教授周鎮等法當重治監臨官御史葉經等俱屬
有罪上曰各省鄉試出題刻文悉聽之速按考試教官
莫敢可否此錄不但策合讖証即首篇論語義體體之
君不道經職司監臨事皆專任周鎮等俱令錦衣逮治
經至上以經狂悖不道杖八十為民經遂死杖下

嗜酒

御史包孝奏辛丑會試編修穆世臣為禮經分考賄中
進士徐履祥陳志潘仲時當進罷且言左庶子童承叙
之嗜酒右贊善郭希顏之輕險編修秦燁之放蕩俱不
當與試事上不問

夢聞雷

二十三年甲辰廷試少傅程鑒二子汝倫汝孝俱與焉
上疑汝倫等在首甲因初第一卷置第三復抑第三卷
置二甲第四卷果汝孝也上又夢聞雷遂拔秦鳴雷
為狀元是科旋有王交劾考官江汝璧通賄之事

千年礦

方應祥字孟旋浙之西安人萬曆丙午魁應天至丙辰
韓若愚得公卷擬本房第八忽叫絕定首卷填榜見為
孟旋語所知曰得百少雋不如得一老方故終西溪曰

制義科蹟記

三九

由前模索無心發千里之礦由後於賞偏喜添雲水之
庄傳為佳話

儒釋道三鼎甲

正統十三年賜彭時陳鑑岳正進士及第時稱為儒釋
道時儒籍鑑神樂觀道士四十尚未娶正早喪父嫡母
不容避居典隆寺從僧故云是科齒最少者河南李泰
父永昌見為太監

欽賜舉人

劉學士儼景泰中典北集秋試取江陰徐泰解元泰本
富族當道奏儼有私名五經魁士親試禁中彌封以示
閭臣覆閱取次拆封一與原榜無異仍賜泰為解元時
目泰為欽賜舉人

制義科蹟記卷二

羅江李詞元樞洲

都北平

永樂十三年乙未會試貢試於行在北京鹽山縣人王
朝進呈卷在第五上欲都北平得朝大喜推二甲第一
按是科時下第舉人二十四人並
賜冠帶給俸送歸子監待考後科

朱書其

馬狀元輝母馬氏妾也嫡妬不容再嫁同邑李氏俱補進
士復生一子名馬亦中永樂十六年戊戌狀元按馬亦中
元在永樂十
年王御筆於馬旁加其字名驥遂三日傳牘凡三唱無應
者曰即李馬也驥乃受詔每報刺驥字黑書馬朱書其

黃鸞鵲賦

永樂戊戌科二甲一名進士周欽吉水人十一歲能詩
賦試後上命作黃鸞鵲賦稱旨授編修

會試分南北中卷

宣德二年乙巳科定會試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為率南
北各退五名為中卷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為北卷
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徐滁和三州為中卷
餘皆南卷

策士歌

宣宗庚戌年御奉天門親發策問退而御武英殿謂從
臣曰朕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能言者賦策士歌一
篇以示請卷官請卷官悉心求索得稱言才三人欽縣
吳寧三甲十
三名吉水廖莊三甲
十三名安福劉實三甲
十三名

祀龍文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少作祀龍文父見之曰此子一
第不足多也中正統元年禮部會元殿試一甲三名
三元

制義科蹟記

四五

正統十年乙丑商公翰由解元會元捷狀元終明世三元公及黃觀而已先是文運獨盛於江西故有狀元多吉水朝內半江西之語至是浙有始風

金銀鐵

景泰五年狀元河南人孫賢面黑榜眼宜與人徐溥面白探花武進人徐鎔面黃時目為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火

天順庚未貢院火甲申又火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為詩云四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閣災碧桃難向天造種丹桂翻從火裏開

風馳卷

景泰二年辛未王越方殿試時旋風擊其卷隨去御史為言乃重給卷使畢試踰年朝鮮貢使至攜所馳卷以進景帝見越姓名異之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因授御史

貌寢

景泰五年甲戌殿試邱文莊公看本擬狀元以貌寢寢二甲一名

給筆札

孔公恂聖會試後以母疾不赴廷對上知之使召之日且午不及備卷命翰林官給筆札遂登第二甲十四名進士時景泰甲戌科也

構考官

天順元年甲子順天鄉試以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呂原充考官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俱不中式循等奏儼等閱卷不公且摘策題中有無正統又第六名林挺殊卷無批語等語以激怒上如洪武間劉三吾等例重

開科考試上命翰林覆閱中卷高毅懼儼等禍且不測早朝事畢出班跪稱有事上問上召至前毅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命欲構考官可乎上然之由是儼得免而特旨賜陳瑛王倫為舉人許赴會試

怨考官

天順四年庚辰科榜發有怨考官者委奏考官衡大顛倒希問李賢賢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立命其人於部前

場屋災

天順七年癸未場屋災明年甲申補會試

乞改部

甲申殿試二甲八名安福人張敦華三甲二十一名華容人劉大夏俱乞改部以知庶事上從之

千里如飛

天順壬午科浙江東陽盧楷初為仇家所忌隔入因圍至八月六日晚甫得脫繫計試事已無及矣是夜大雨如注水漲溢隄次早撥船又明日即抵武林遂得應試因書一絕於朝天門上云昨從和步撥船開午過蘭江晚釣臺今日浙江樓上望半千里路似飛來及放榜乃冠多士

天曹見識

吳文定公寬少就塾偶借雅友二三詣一土地祠嬉戲書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千里既歸其師蒙土地乞告曰令徒見識天曹筆也無所施計冀師為我釋之詰旦師訪諸徒得之立命文定為洗滌之文定復如祠書免貶二字去成化壬辰果廷試首冠官至少宰

三十幅

羅倫字彝正號一峰永豐人成化二年丙戌既中會試自言久困場屋有志廷對願增紙以畢所陳禮部官壯

其志許之騰真遂有三十幅時李文達請羅卷跪久李年高至不能起上命兩內臣掖之是年羅遂大魁至次科亦有欲比羅例者禮部官以為有意希望不從故至今惟以十三幅為式

五色鳥

錢塘李子陽曼少有文名成化庚子秋試八月二日與同輩入學晨卷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盤旋不去諸生喧縱聚觀竟棲止于梁間二日眾以為文明之兆子陽為詩慶之曰文采翩翩世所稀講堂飛止正相宜定因覽德來千仞不但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意惟人同上鳳凰池解元魁選皆常事更向天池作羽儀是歲子陽果以易經發解

一網得

唐泉在飲庠日每以魁元自命雖累舉場屋而志不息鄉人謂之曰徽州好箇唐舉哥一氣拔開走十科經魁解元荷也裏其奈京城剪絳多唐開之志益勵因題書室壁曰愈讀愈不中唐果其如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唐舉何又嘗見人所持便面畫一漁翁網魚題曰一網復一網終有一網得笑殺無網人臨湖空歎息及正德癸酉甲戌果連捷狀元及第又曾夢與鄭佐同榜時舉年三十餘而佐方生後佐年十九果與同捷

代倩

宏治時南京龍寬精於文義中壬子書魁乙卯代金都御史澤于遂入浙場中第八入與同中甲科人有詩嘲之曰阿翁一自轉都堂百計千方幹入場金澤財多子孫劣龍寬家窮子兒長有錢使得鬼推磨無學却將人頂紅寄與南京言路者好排開圍說彈章其詩感傳於時後二人皆不容於清議一止浙筴一止太僕丞今科場要令批首立貢院門內辨同試者面貌方入蓋由此

始

房術
倪進賢源人素不讀書以房術進萬安大安通成
化戊戌科安鳴考官劉吉彭華取之遂登進士選庶吉
士後安以房術進上上曰此豈大臣所為耶

同鄉
成化十七年辛丑吳寬作房官會元趙寬出其門趙吳
江人論者頗以同鄉為嫌吳乃集鄉人開宴命趙作玉
延平賦援筆而成時論乃息

歸班
李文祥麻城人與萬安孫弘壁成化丁未同年進士歸
班安欲引附已延款于家安屬題畫鳩祥詩有曰春未
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不悅

場無解元
李夢陽字獻吉扶溝人試河南不第乃就試陝西場將
開夢陽呼曰場無解元何為開也主者奇其言納之竟
中第一

父子各占一元
倫文叙南海人宏治己未科會狀子以諫正德丙子解
元以訓正德丁丑會元父子三人各占一元

賣題
宏治十二年己未科三場單戶科給事中華昶言程敏
政素行不謹已放歸田督求李廣復官禁近今為主考
甘心市井將題語論表策三問四問賣與江陰徐經檢
州唐寅新二生先以題問人且驕于取敗露至此百
口難掩昔景春年間徐泰買中順天解元事露覆試高
穀曲護幸免今徐經與泰同家敏政又從而招徠之朝
廷科月豈容再壞疏入下視獄禮部尚書徐瓊等令李
東陽時為考官會五經同考官將場中殊卷凡經程敏政
看者重加校閱果有情弊出場之後通行究治二月二

制義科瑣記

三

十九日閱單揭曉取倫文叙等三百人林廷玉疏言臣
在諫垣據簾官所見程敏政閱卷可疑六事命逮廷玉
敏政俱下獄三月殿試揭榜四月會審程敏政科場會
題一案熟舉人徐經等十餘人為民令敏政致仕請華
親南京太僕寺典簿林廷玉海州州判

白沙之徒
宏治十八年乙丑會試太常卿張元楨侍講學士楊廷
和為主考得一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為此署第二名
揭曉唱名乃廣東增城人湛若水也湛從白沙學云

斥讀卷官
正德三年戊辰劉瑾當黨焦芳子黃中與殿試芳意必欲
得第一以托東陽既而得二甲第一芳怒斥讀卷諸官
為部屬而投其子以檢討芳本不通猶置高第者李東
陽應酬意也芳以故恨李時時詬罵瑾問之曰黃中昨
日在吾家試石欄詩甚拙願恨李耶乃已瑾敗芳及子
俱削為民按是科理當劉宇之子仁亦欲得一甲既而
失之厚賂取內旨批為庶吉士後瑾敗亦削為民

酒闌人散
正德戊辰科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降調諸翰林是
科辛未楊廷和在閣其子慎以會試第二人廷對大魁
天下慎極博學然京師備呼為面皮狀元以相傳首相
長沙公密以制策題示慎故所對獨詳得首魁也方登
第時賓客填賀太保公快然不樂謂曰身列宰輔子魁
大廷咸滿已極酒闌人散矣後議大禮果如其言

驟貴
張璠舉於鄉七會試不第將謁選御史蕭鳴善星術語
之曰從此三載成進士又三載驟貴與天子若一人勢
傾海內姑待之閱二年屆庚辰會試因駕幸南京改明
年辛巳科殿試遂登二甲第七十七名進士果三載也
後皆如言

王氏學
嘉靖二年癸未廷試除問陰詆守仁歐陽德王氏弟子
也與同年魏良弼黃直以上三人直發師訓無所阿附竟登
第與探花徐階善共講王氏學焉

改部
嘉靖五年丙戌張桂用事故庶常盡令改部又已丑科
廷試上親擢羅洪先人程文德人楊名於一甲而置
唐順之次進陳東人任瀚於二甲首皆手批其卷無何
考庶吉士得胡經等二十人以唐寺三人曾春御批列
經等之首庶主張璠震怒以前科館選悉改他曹引嫌
亦議改乃寢前命以唐寺改部

考官作弊
嘉靖甲辰榜發禮部員外郎錢瑄禮科給事中汪蛟言
會試主考官江汝璧等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內閣程鑾
二子汝儉汝孝連中鄉會場而業師崔奇勳姻親焦清
試皆同號房考俱出彭鳳之門其歐陽陽係汝儉舊業
師故閱書徑陽引嫌而陰為籌畫沈坤取陸燻高節取
彭謙汪一中皆通賄疏入鑾請覆試上以情弊顯然下
法司逮訊程鑾及汝儉汝孝江汝璧崔奇勳焦清彭鳳
歐陽陽俱削籍高節充軍沈坤汪一中陸燻免議

不願經旨
張居正卒御史丁此呂劾禮部侍郎高啟愚主南京
試時至以弊亦以命為題顯為勸進且及戴光啟為
參政時主考鄉試私居正子嗣修等大學士申時行言
考官止據文藝不知姓名不宜以此為罪今此呂不願
經旨欲隔政愚等大肆上遂論此呂濫安推官

抑卷
萬曆二年甲戌沈一貫同考官試張居正子敬修卷在

制義科瑣記

三

一貫所主考侍郎王希烈以為言一貫抑其卷藏之居正大恨敬修主下科乃中

無眼無頭

萬曆丁丑張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修復登鼎元有無名子揭口占於朝門曰狀元榜眼姓俱張未必文星照楚邪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即張還作探花郎後俱削籍故當時語曰丁丑無眼庚辰無頭

九鯉神

海鹽倪政字拱德以鄉舉訓與化學終松溪論初與化主王譽者政才之故規疑不少借秋試舉榜承元鯉神曰當問倪先生舉以先生必無好言勉往一請政怒應曰去中解元來舉喜甚疾趨出果紫祥

驛丞中式

單瑜為山東提學日有張驛丞者鄉試中式公贈之詩曰一官恥不與清流忙裏遺編自校雜積棘豈能留彩鳳驅車未必因驛驢東籬領薦名初顯西蜀題橋志已酬脫却樊籠入佳境春雷萬里步瀛洲

元元元

許相國金陵鄉試與王申二公偶同坐有相士過指之曰元元元首許終申果不與許公與元元王公與許許貧時歲除袖修金歸憫投水婦贈之方患無以卒歲徘徊河西橋休寧程爵過之高其義厚贈且結姻焉次年即發解

改名黃

袁了凡初名表萬曆丁丑下第夢袁黃作會元因改名黃比下科榜發則會元袁宗道黃汝良次焉

文武兩解元

熊公 已中武解元因事為當道呵責大以為辱折節為帖括遊庠及赴省試未獲錄科路訴於智學請收遺才智學為無錫郭公以錄遺已過不允能大持其

與興夫俱倒智學怒責三十板出題命作文意欲黜之熊立就不加點文又大佳智學喜送入閣遂發解後熊智南遊學見郭郭踟躕若悔公曰雷電雨露皆佩教海歡然無間

神夢

中州士人周覽屢舉不第一夕有神見夢曰汝須待魏尚倫同中周覺而求諸校中竟不得其人後十餘年有一尚倫入學問其舉業憤然其年為君錄科携魏同告考周代魏作俱入試三場同號周亦代之周中本房第一魏亦登科周至臚仕魏至縣令

元可操券

明朝制藝確有分兩作文與閱者皆可操券而取一人出閣得意自以為會元矣偶夜散步聞有誤墮泥中者急呼曰誰來救會元其人急往挽之起抵其寓閱文果高一籌曰真恨事我第二矣已而榜發果然黃恩白將赴兩宮往辭其尊公公歎曰兒入場須加意我向決汝為元今不穩矣以吾前閱陶孝廉文出汝上也宗白謹受教焉高乘題聚飲句已重頓矣憶其尊公言欲駕陶上復改之已而場中定元以董平奏不及陶遂置第二

二 於是年為公夢正會試年有貴介子弟預購題閱有兩公密議曰斗算字要之何用遂知為行已有取三節矣為即逸一契友入兩山靜養半月得一破曰聖人與賢者論士而其所重者可知矣得意甚曰我會元矣已而出閣偏說同袍文但聞其破曰不及我也揚發果

然其科也 湯宣城賓尹讀書山寺上科某會元未訪傳衣鉢者偶過其地見湯徘徊於寺廊下忽疾走狂笑大聲寺鐘無數某公問之則曰我作一文樂甚也索觀之曰是矣但未盡善因指其隙湯大服請教遂以元脈授之已而果得元

報先生

萬曆五年丁丑居正當朝其子嗣修名在二甲第一上拔置一甲第二謂居正曰吾以報先生也

傳鼓

魏允中為諸生副使王世貞大器之歲鄉試世貞戒門吏曰非魏允中解元無伐鼓以傳也榜發果然

雖私亦公

李于麟子駒敏慧能文有聲歷下王元美屬司李魏允中因秋闈之便拔之曰雖私亦公也魏在場中檢之數日不可得既放榜見駒卷委于櫃下鹿主中七作皆佳駒未幾病歿無子于麟之白雲樓竟屬他人

慎官之橫

萬曆十四年丙戌科殿試閣臣申時行等擬袁宗道第二場道賓第三宗道卷屬大學士許國讀土音不清楚署二甲第一移道賓一甲第二而拔進呈最末卷舒宏志為一甲第三宏志巡撫應龍之子年少最奇麗多規規時事且慎官之橫閣臣不敢置前列上親賞拔中外驚異以為神明

置末第

願允成字季時無錫人憲成之弟以十一年會至丙戌殿試對策有曰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為不足信而付之一二匪人恐居正之專尚與陛下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二則易問一則難圖也且極言鄭貴妃事魏政大駭且志置末第

湯賓尹科場作弊始末

庚戌狀元韓敬者歸安人也受業宣城湯賓尹賓尹分校會試敬表為他考官所棄賓尹搜得之強總憲侍郎蕭雲舉王圖錄為第一榜發士論大譁知貢舉侍郎吳道南欲奏之以已資淺嫌于排前輩隱不發及廷對賓尹為敬賓緣得第一人後賓尹以考察祝官敬亦引病去事已三年矣會進士郭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

查學府有私於是御史孫居相並賓尹事發之下禮官
會吏部都察院議顧不及賓尹事振基乃抗疏請並議
未得命禮部侍郎翁正春等議學賢論之麟亦不及
賓尹振基謂議者庇之再疏論劾乃下廷臣更議御史
王時熙劉崇馬孟正亦疏論其事而兩給事中張篤敬
證尤力方賓尹之分校也越房取中五人他考官效之
競相搜取凡十七人時賓尹雖廢中朝多其黨欲藉是
寬敬正春乃會九卿科道翁憲祥等六十三人議坐敬
不謹落職開住御史劉廷元董元儒過庭訓敬同鄉也
謂敬閣節果真非止不謹執不署名意欲遷延為敬地
正春等不從持初議上廷元遂疏劾之公議益憤振基
居相篤敬及御史魏雲中等連章論列給事商周祚亦
敬同鄉議並罪道南孟正以道南發奸不當罪再疏糾
駁帝竟如廷元等言勅御史劾廷元黨元詩教遂劾正
春首鼠兩端正春尋引疾去會熊廷弼之議亦起初賓
尹家居嘗奪生員施天德妻為妾不從投繯死諸生馮
應祥芮永縉輩訟於官為建祠賓尹取之後永縉又數
諸生梅振祚宣祚明淫狀督學御史熊廷弼素文歡賓
尹判牒言此施湯亦作天德故智欲藉以雪賓尹前恥又以
所司報永縉應祥行劣狀遂杖殺永縉巡按荆養為遂
劫廷弼殺人以媚人疏上竟自引歸廷弼亦疏辨都御
史孫璋講鑄養為秩令廷弼解職候勘時南北臺諫議
論方置各有所在右振基孟正雲中策及給事李成石
麻倍陳伯友御史李邦華崔爾近李若星禱之祥翟鳳
神徐良彥等持勘議甚力而篤敬及給事中官應震姜
性吳光嗣梅之煥元詩教趙興邦御史黃彥士周遠詩
駁之疏凡數十上振基等復極言廷弼當勘並斥言篤
敬等黨庇自是黨廷弼者頗屈帝竟如璋與振基等言
令廷弼解任其黨大恨吏部尚書趙煥者唯詩教是聽
乃以年例出振基及雲中時熙於外振基得山東僉事

制漢科增記

璋亦自引去振基既直敢言居諫恒生載教有達白
既去科場議猶未定也於是劉...
等必欲十七人並罪以寬敬...
議仍坐敬開節而昭雪...
與援外廷人...
詆諸黨人諸黨人旋皆出外...
引去之祥外連孟正孟不平...
去一總憲外轉兩言官...
案亦去兩侍郎兩言官...
疏上孟正亦調外任...
寬與僅請行人司副蓋七年而事始竣云

疑信相半
萬曆戊子順天鄉試禮部郎中高桂疏奏中式舉人鄭
國章草稿止五篇李鴻文理不通潘之悝茅一桂任家
相李昂張敏唐語氣支離解元王衡閣臣王錫爵之子
疑信相半俱請覆試上命禮部會同都察院詳加覆試
奏看得八卷中七卷文理不通一卷文理不通奉旨既
公同閱視文理皆通都准會試時錫爵疏曰臣所生祇
一兒年二十九歲臣日夜教之少立身名而不圖更以
臣官為累也必謂在廷無一可信之輔臣輔臣無一向
上之子弟不亦誤乎衡至東丑科榜服及第

易水生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夢試題係晉
元帝恭默思道七字而題旨為易水生奪去後試題乃
司馬牛問仁重蓋晉姓司馬而元帝為牛金子合之則
司馬牛也其恭默思道又含詛言意是科會元湯賓尹
則固易水生也信大物天定哉

老莊
萬曆丁酉秋九月中允焦竑為順天鄉試副主考論者
以場中文俱用老莊語似中有關節故竑同知福寧

制漢科增記

夫

州
無館選
先是已酉葉向高疏言庶吉之選往時每隔一科自丙
戌以來科科皆選翰林官壅滯日甚請照往例隔科一
選明歲暫停從之故庚戌殿試無館選

當如老夫
周中丞石公說山陰高臺字清江嘉靖癸丑進士官監
司負知人鑒其甥蕭山進士其甫極樞之曰異日科
名當如老夫以已癸丑會魁小印付之後果中萬曆癸
丑會魁

制義科瑣記卷三

羅江李調元鶴洲軒

圍魚

萬曆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於圍魚水族也水至潔也而汗穢至此又見於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次年丙辰會試沈同和以代筆中第一名代筆者娟鳴陽中第六名俱吳江人事發按問並罪除名吳為水國遂應其占亦既運也時為之語曰丙辰會錄斷絕六

屠者慶

壬戌前一歲武昌屠者夢天榜狀元徐時行也臨江即吾里一生同此姓名屠物色得之勝以羊酒月貽供養曰相公必是狀元異日無相忘生才下中大悅遂謀進學適當榜發乃姑蘇申時行始猶徐姓也而生以病入學嘔血卒

夫人大恸

董尚書溥陽公三世四進士庚辰科公之長孫青芝先父釋褐報至公携杖往視于會時陸山夫人以夫不獲第方按儿大恸公慰之曰汝子幸已貴何哭為吾子不第是吾痛耳不覺涕淚交下次科陸山亦第

陰相官生必敗

侯執蒲大梁人年二十一同凡執躬舉戊子孝廉從學使者長垣李化龍謂曰吾授生時獨未飲尼漿能前知二子皆列卿然長者則第次者當後十年執蒲果以戊戌登進士李騰芳者執蒲座主也執蒲既第數以文進騰芳輒揮不錄最後私問其小暨登言獨見官進士應震文則大喜耳執蒲乃求應震為文三騰芳三稱善既而嘆曰官生雖善文詞吾陰相之其人後必敗侯生從識當建大節何其文之類官生也吾不復相天下士矣

五經進士

蔡公懋德視學江西是時崇禎以登極恩每學拔一人貢京師公矢諸神謝私揭榜發揭公重熙第一疎公際泰次之際泰為諸生時其文播於朝鮮蔡公耳其名甚熟欲首拔之日未午有以全作五經文呈者以為大士也閱之乃揭少頃大士果以卷來公曰二卷俱佳但揭卷尚書二卷稍弱意為陳地也揭應聲即於案頭復補二藝公遂首揭後陳中申成第一而揭中丁丑甲榜亦五經並作後死節云

兩舉世間無

嘉靖間有南人劉勝義者設帳永平灤州入籍中北直鄉試以冒籍被改除革隨入南籍中南直鄉試以在外年久又被改除革乃自叩關請旨准在何處考試隨蒙旨殊批云狀元天下有兩舉世間無准為進士

宣聖取芹

天啟壬戌狀元文公震孟未及第時以孝廉作教事先聖備極誠敬朔望瞻禮儼然如在春秋丁祭則致齋禮祀凡簋豆之類無不先期躬親潔濯如是者三年一日丁祭見宣聖空中伸一巨手取芹菜而起見者咸驚神異次年公遂及第

知輔萃慶一堂

王疏菴家宰有識鑒一日在高平劉尹一相座劉出其子鴻訓及同憲二孫一張羅館師王五人課藝請政疏菴覽之驚曰皆知輔才也安得萃慶一堂館師文雖工福逮不及諸子然亦得第後孫公居相壬辰進士官戶部尚書孫公鼎相戊戌進士官副都御史張即金銘庚戌進士官總憲尚書鴻訓癸丑進士官大學士其館師王家磯亦壬辰進士選涇陽令未任卒言俱驗

未娶

萬曆乙未進士蔡復一具宋劉尚朴朱元柞荆養喬林

欲棟劉尚質俱年少未娶而尚朴年僅十七九奇

陳倉寺之害

華允誠字汝立長洲人殿試祭極陳倉寺之害主者不敢進呈實名於二甲四十六名

殿試懷挾

萬曆庚戌有田吉者會試取中殿試懷挾寄三科以縣佐錄用補鄆城縣入為戶部主事為逆案五虎之一

邀禍

山東樂安人成勇字仁有天啟二年會試策內極言宦官之禍被放又三年成進士同年邀謁魏忠賢不可遂授推官

十二金

劉理順數上公車不第讀書清源二郎神廟中比鄰哭聲詢之則商人七年不歸母老無食將嫁媳以養理順即以囊所儲納糧銀十二金與之姑媳獲全是科公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送之遂中甲戌狀元

婢索命

李青字太青為諸生時讀書姑宅有婢娟媚李私狎之許以他日貴當置偏室崇正癸酉李登賢書婢以實告姑姑喜將資奩具以待李赴公車有期未謝姑復與婢奉券再訂比甲戌冠南宮與妻謀之妻大恨遣人詰責姑李青不能禁婢遂自經死李青官禮曹嘗入直輒私携妾輩扮家僮入宿禁省一夕忽見前婢披髮過其前青方與所攜妾交歡情濃忽內傳他青呼青青恐以為攜妾事泄也遂脫陽死妾腹上人以為婢索命云

尚如少年

文節劉公同升字晉知吉水人應秋子廷對日莊烈帝問年幾何曰五十一帝曰尚如少年勉之

四十八人

崇正庚辰殿試帝思得人復召四十八人於文華殿問

今内外交証何以報警雷恥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
諸大臣皆知所取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故孔子論政
曰知恥近乎勇論士曰行已有恥孟子亦曰一人橫行
於天下武王恥之如勾踐券烏以治吳燕昭式蛙以滅
齊皆知恥之效也又自叙十一年守通州功帝善之親
擢第一且意其有抱負從修撰起拜大學士一無建白
唯倡議令百姓捐助而已聞賊至京即首同陳演開門
迎降為賊考贖萬金賊以為少酷刑五日夜腦裂而
死時四月初二也

特用榜

崇正庚辰恩陵留意人材俾下第舉人及廷試貢士俱
留特用悉畀以民社之任於是舉人史惇以下一百六
十三人貢士吳康侯以下一百人許同進士出身惇等
請援例謁文廟行釋菜禮并立石太學題名閣臣張四
知持不可恩陵特允惇所請大學士周延儒奉勅撰文
太僕寺少卿兼翰林院侍書朱國詒奉勅書丹篆額工
部營繕司郎中王顯監刻立石於西南隅蓋自萬曆丙
辰錢士升榜至魏藻德榜九科有題名而無記及是始
有記焉特用榜死事者戶部郎中金壇徐有聲兵部員
外郎升貴州安平道副使臨川曾益金滄道參議寶雞
楊畏知開封知府武進蔡鳳黃州府同知弋陽王府輔
國中尉朱統錫都縣知縣贈河南按察副使安邑李貞
佐汾陽知縣西安山陽劉必達大同山陰知縣慶陽衛
李倬鞏昌安定知縣臨海應昌士四川興文知縣漢陽
艾吾昂呈貢知縣鍾祥黃卷立賢無方未嘗不收國士
之報克勤復社者宿名特用榜中與陳孝廉翔歸處
士莊救高尚之節亦不規是科者惇金壇人官至九江
太守野史撰慟餘雜紀者即其人也

洪廟神夢

嚴培思高明縣平步村人弱冠補博士弟子意氣傲岸

制義科瑣記

謂擬科第如拾芥而久困棘闈年將四十始舉於鄉又
復自負謂南宮之捷轉瞬可俟仍下第歸由此惘惘若
失或言近村洪聖廟神甚靈培思即携襦被夜宿殿廡
恍惚夢神告曰汝欲成名須俟麥而姓同榜乃中耳驚
喜而寤徧訪知名之士並無其人偶一日自村入城東
門外亦有洪聖廟見塾師訓課其中相與談論忽一童
呈書做于前視其姓名則麥而姓也因細問年歲里居
嘿誌而去不以告人是時培思方髫齡十有餘年一
舉獲雋培思欣然資以行李偕入京師遂同登崇正辛
未進士聯榜旋鄉乃話前夢

酒芝

江右李太虛為諸生時嗜酒落拓而家甚貧太倉王司
馬姑雲備兵九江校士列郡拔太虛第一引至婁東本
籍使其子受業焉時王氏兩長子已受業同里吳蘊玉
先生蘊玉梅村先生父也太虛至遂教其第四五諸郎
兩人共晨夕甚歡梅村甫髫齡亦隨課王氏塾中李奇
其文卜為異日偉器歲將闌主家具饗請兩師酒半出
所藏玉卮侑酒李醉揮而碎之王氏子面加請讓李亦
盛氣不相下席罷後謂吳曰我安可復留此遂拂衣去
吳知其不能行也翌日早起追於城闕出館俸十金為
贈乃附賈船歸然所贈資大半耗於酒及抵家垂垂蕭
然急呼婦治具婦曰吾絕糧已久矣安所得宿憶君去
後猶存酒一甕請君飲飽可乎婦往鄰家借新李發甕
甕內產一芝如盤散光煜煜喜且愕曰此瑞徵也挹之
清冽異常乃之白獨斟婦歸甕已罄矣是秋登鄉薦明
年成進士入詞館數載後以典試復命過吳門王氏子
謁於舟次李啜詢吳蘊玉近狀是時梅村亦登賢書因
購吳行卷携以上為延譽京師辛未梅村遂為太虛
所薦登南宮第一及第二人年僅弱冠蘊玉先生享
榮養者三十年可為疏財致友之報而王氏子自司馬

癸未榜

崇正癸未一榜結有明全代之局然是科殊多盛事子
先登第則南豐湯紹中子未賀庚辰進士壬午紹中鄉
薦來賀以揚州司理分校南闈取徐微麟與紹中同
榜登會榜而門生乃為年伯父子同科則常熟王曰俞
丁卯孝廉六上春官至是與子禮偕捷而榜中復有一
王曰俞陽城人兄弟同科則全樹兵國恩國龍並為詩
魁四代進士則武進吳剛思而剛思母丁氏乃觀察亮
之勝三子並貴柔思壬戌進士簡思辛未進士五經中
式則嘉興譚貞良憲裕馮元魁任子 本朝者有五相
陳名夏張瑞成克章杜立德梁清標六尚書王崇簡張
元錫胡統虞白胤謙姚文然朱尚延後人繼起者如榜
眼李仙根實子狀元歸允肅起先子之類皆前科所不
能及

桃花魚

吳公受茲名晉錫司李水州崇正壬午入闈校士夜夢
一婦人素粧麗質携饌餉吳指魚羹曰此桃花魚也因
出詩相遺中一聯云桃花魚漾桃花水濯錦人吟濯錦
詩次夕夢復如前尋獲一卷其二場表聯乃有此二語
心甚驚異因薦之入殼及榜後則江陵姚士升也偶與
同年友眉山朱公拙脩話其事朱曰此我姨某氏詩也
氏少而慧嫻於篇詠夫早天苦節十餘載以其歲某月
日卒第不知何緣入夢未幾姚入謁詢其生辰正氏卒
之歲月日皆同

真解元

嘉靖甲子順天鄉試主考林對山先生偶患眼不能閱
卷命人徧讀所取卷謂皆非解元時題為舜有臣五人
而天下治尋卷中得一卷讀至摠提五人處云斯五
人者天生之而授諸舜非私舜也將昇之以代天之工

也齊得之而分之職非私五人也將昇之以輔世之寄也

不可坐閱

崇正庚申應天鄉試主司姜燕及先生得章惇卷讀至其人本來如是所謂直也

弱肉對句

成化乙未會試主司邱文莊公濬場中得王鑿卷閱至孟蔡周公燕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後比被髮而左衽

權戶夢

宏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報戶徃布政司取通關忽夢一兩山西一省之官皆集俄有符使齋文書一通置案

兩夢

劉克猷名子初登鄉薦夢一人語之曰爾須朱之弼做房考方中春榜及到京時偶出寓散步見

肯會試後夢劉克猷以門帖拜之因此上上年朱公禮聞總裁而金儼然會元始信夢兆之異

建大旗

狀元孫賢與同邑徐紳同領庚午鄉薦會試禮部宿彰德驛驛丞盛設待之二人疑怪驛丞曰昨夢神人建大

一朝平步上青天

天啟辛酉錢謙益與科臣暴謙貞典試浙江崇正元年當會推時溫體仁奏謙益典試受錢千秋賄以一朝

止這四行

甲戌閏中文鴻持先生得首卷決為陳大士請作元都房項煜亦指一春為楊維斗爭不肯下文先生曰但願

閱然項聲舉頓減至不得與會推之列遂大志恨至矣未項資階已深不應分房而強謀入簾陰授名士關節

艾千子目叙

艾千子自叙云子以童子試受知於李養白先生其明年春為萬應庚子始籍東鄉縣學迄萬應已未為諸生

艾千子目叙

艾千子自叙云子以童子試受知於李養白先生其明年春為萬應庚子始籍東鄉縣學迄萬應已未為諸生

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共坐蒸薰腥汗淫泆背勺欬不入口雖設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飲飲必朱鈐其牘疑以為弊文雖工降一等蓋受困于寒暑者如此既就席命題題一以教官宣讀便短規者一書牌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近廢宣讀獨以牌書其學某題一日數學則數吏執牌而下而予以短視不能見咫尺必屏氣嚀嚀詢考舍生問所目而督學又望視臺上東西立瞭高軍四名諸生無敢仰視四顧麗立伸欠倚語側席者有則又朱鈐其牘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雖澁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紮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侵漁所費倉卒取辦臨時規制狹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縫據坐稍重即恐折仆而同號諸生常十餘人慮有更號率十餘坐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寧時字為坡崎而自閩中一二督學重懷挾之禁諸生併不得執硯硯又取給工吏率皆青利頑石滑不受墨雖一事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以衣覆卷疾書而畢事蓋受困于胥吏之不謹者又如此比閱卷大率督學以一人閱數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虛實簡澁濃淡之異而主司之好尚亦如之取必于一流之材則雖宿學不能無恐而予常有天幸然高下既定督學復衣緋坐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外教官立階下諸生俛行以次至几案前聽而受教噤不敢發聲視所試優劣分從甬道西角門以出當是時其面目不可以語妻孥蓋所為拘牽文法以困折其氣者又如此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至入鄉闈所為搜檢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晝曝暑暍風沙之苦無異于小試獨起居飲食稍稍自便而房師非一手又皆簿書獄訟之餘非若督學之專靜屏營以文為職而予七試七挫改絃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為秦漢子史之文而闡中目之

制義科讀記

為野改而從震澤昆陵成弘先正之體而闡中又目之為老近則雖以公穀孝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句而房司亦不知其為何語每一試已則登賢書者雖空疎庸腐雅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予以積學二十餘年制統自鶴灘守溪下至宏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眾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願不得與空疎庸腐雅拙鄙陋者為伍入謁上官隊而入隊而出與諸生等每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治亂興衰之故以自見于世而又念不能為逸民以終老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則必追原其厥歷勤苦之狀以自警上至古昔聖人昌言交拜必述其艱難創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故予雖事無所就試卷亦鄙劣瑣陋不足以存然皆出于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况數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鉅公而予以一日之莠附弟子之列語有之知已重千感恩今有人于此衣我以文繡食我以稻梁樂我以臺池鼓鐘使其讀予文而不知其原本聖賢備見古今與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終不以彼易此且予淹困諸生而數先生者皆將踐三事九列翱翔天路既無以報知已而一二君子溢先逝者又將無以對先師于地下以其出于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存知已之感此試卷之所為刻也若數科闈中所試則世皆以成敗論人不欲慮世人之耳目又類好自表見形主司短長故箴而匿之然終不能忘其姓名駒兒五歲能讀書將分識而使掌之曰此某司理某令尹為房考時所撰也既以陰誌其姓名而且使駒兒讀而鑒鑒而為詭遇以逢時無如父之拙也

癸未
永樂癸未初即位天順癸未南有大皆改於明年會試

制義科讀記 卷三

一一三

至崇禎朝六會試竟以癸未終此亦數也

制義科瑣記卷四

羅江李調元鶴洲辨

人物之盛

古今名爵之盛王謝尚矣唐如張說三世宰相明如靈寶許氏一門皆貴希過也我朝建興人物之盛亦有足述者父子尚書王崇簡王熙宛平人父子同時總督白色純白秉貞遠人一門三鼎甲徐元文狀元徐秉義徐乾學俱探花同榜一縣兩宰輔山東益都孫廷諒馮溥俱已卯科鄉榜三鼎甲馮世俊狀元鮑亦祥榜眼葉方雷探花俱江南丁酉科方月江鶴所取也

根字

李子靜學士少隨其父如石先生官於吳國變不能歸蜀儼居錦帆涇側館於鄉間崇氏世俊夢入玉京試得狀頭師得榜眼以告子靜子靜心喜自負因折榜眼二字之半合為根字改名仙根仍回原籍應舉辛丑傳臚果一甲第二狀元則馬世俊也世俊名姓馬名偶符耳如石先生名實四川遂寧人崇正癸未進士為吳縣令著有賢聲萬華復社門著書不以子貴易操方巾布袍終其身

半仙

李道人言未幾事多奇中甲午從山東入京皆稱為半仙朱少宰鼎延有子應順天試詢得雋否李大書云有田皆種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為嘉兆及榜發解首乃田種田而未名馬成龍也

黃鶯兒

順治丁酉科江南試場最為得人如張玉書馬世俊陸燦趙炳皆一時名下而下第者橫加詈語有作為黃鶯兒詞云命意在題中輕負士重賞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嗟欠工往未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

制義科瑣記 卷四

二七

貢原是貨殖家風以是科題為貧而無語一章也

史筆報

丁酉豫章一士子入闈中作文繕寫已畢甚覺憊意忽見魁星跳舞其前曰汝今科狀元也可書狀元二字於我掌上市子大喜捉筆絕書一狀字魁星忽以手反撲印卷而去因是不得騰進蓋士子願善史筆也

持齋

鄭縣史立庵名大成其父好善與老衲號大成者往未甚善婦臨產見大成持鉢入室跡之不見至寺問之化矣立庵生遂以名之順治乙未狀元及第一生持齋不其了了

順治己亥秋八月再行會試趙吉士與朱若臣士級同公車若臣夢看榜榜首姓朱單名是金字偏傍右邊不甚了了趙笑曰得無為他人作夢耶若臣具呈禮部改名錄榜發會元朱錦

會元後身

上海朱錦初投潘尚書為家人後其子游洋入謝於公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即檢其囊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曰荷洪恩須當報効庶慊微心耳潘曰我當貴已足何賴于汝朱懇請不已潘沈吟再四乃曰現今大廟地壞汝能修葺於報我遠矣朱即獨力營繕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餘年人無有憶及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於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刻券視其建造之姓名即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

豹仙

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有趙翁者與李村相望晨夕過從趙富於賦小築數十楹中分兩院而空其半花木幽深忽有美髯老人從空屈曳杖出自院豹

制義科瑣記 卷四

二三

仙揖翁入其室則屏幃几案之精皆非素有自云從天台未見君有開館暫頓婢妾於此當圖報也徐有美姬出見皆光艷照座趙翁遂日與款洽叩以禍福無不奇中鄉曲皆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痛飲極醉直造豹仙所大呼妖獸數其惑眾之罪豹則早已避去其室聞如而蟠仍毒誓不止也趙翁聞急令人扶歸明日豹仙復見趙謝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幸恕醉人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退避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致干天罰功名雖顯不免淹阻老夫既被誣驅無庸留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觀其居依然一空院也後丁丑蟠以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

啞子

徐相國元文赴試金陵一船家啞子忽迎曰狀元未矣後魁天下造一船與之俾溫飽終身

曲水詩序

梁康僖公初名某為孝廉時夢人告之曰公舉進士名雲構今名安能濟又曰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列公名矣以序中有虛構雲構語也公改名果登第

夢祖履

秦州官黨陽偉錄中明崇正癸未榜十八名為詩四房李翰林士淳首卷黨陽令孫慈言中今癸未榜十八名亦為詩四房李編修鳳首卷當慈言公車北上夢祖與之履喜曰是繩祖武之兆也果符其言

特賜進士及第

戊戌春 世祖親覆試江南丁酉貢士以古文詩賦拔武進吳珂鳴第一是年禮闈榜後 上諭特賜珂鳴進士與中式舉人張貞生等一體殿試尋改庶吉士同時崑山葉方藹試瀛臺賦甚工 上深喜之明年己亥秋復行會試葉方藹中式賜一甲第三人及第

制義科瑣記 卷四

二三

戊子北榜三及第
 順治戊子順天鄉試第四名張永祺壬辰榜眼及第第五名戴王綸乙未榜眼及第第八名熊伯龍己丑榜眼及第

甲午浙榜三狀元
 順治甲午浙江熊鍾陵讀學龍主試一榜狀元及第者三人乙未史大成鄭人甲辰嚴我斯歸安人庚戌蔡啟傳德清人

德清蔡氏二狀元
 康熙庚戌狀元蔡啟傳壬戌狀元蔡升元俱德清人升元即啟傳從姪

戊戌三及第
 順治戊戌出甲三人常熟孫承恩鹽城孫一致全柘吳國對皆江南人皆中甲午順天榜

蘇州會元狀元
 順治以來蘇州會元六人乙未秦鉞長洲人丁未黃初緒崇明人癸丑韓菱丙辰彭定求乙丑陸肯堂丁丑汪士核俱長洲人狀元七人戊戌孫承恩常熟人已亥徐元文崑山人丁未繆彤吳縣人癸丑即菱丙辰即定求己未歸允肅常熟人乙丑即肯堂無會狀者三人全

崑山徐氏三及第
 崑山徐氏兄弟三人長乾學康熙庚戌探花及第刑部尚書次秉義癸丑探花及第右庶子次元文順治己亥狀元及第以戶部尚書大拜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所未有也惟宋宗諤子昭遘昭邁子果卿果卿子士廉三世探花及第

同邑一榜及第
 順治己亥狀元徐元文探花葉方藹皆崑山人丁未狀元蔡啟傳榜眼孫在豐皆德清人明崇正癸未榜眼宋之繩探花陳名夏皆溧陽人

制義科增記

僚婿狀元

武進楊修撰廷鑑呂閣學宮僚婿也一明崇禎癸未狀元及第一順治丁亥狀元及第廷鑑之子太監已亥嘉吉在察使大監已未嘉德

一邑甲科之盛
 本朝一邑科第之盛者無錫壬辰狀元鄒忠倚乙未探花秦鉞又會元也己亥榜眼葉亦祥甲辰探花周宏探花崑山三徐兄弟及第外又有己亥探花葉方藹德清庚戌二及第外又有丙辰榜眼胡會恩壬戌狀元蔡升元常熟戊戌狀元孫承恩丙辰探花翁村元己未狀元歸允肅

全椒吳氏兄弟
 全椒吳氏兄弟同胞五人其四皆進士長國鼎前癸未進士官中書舍人三國縉順治己丑進士四國對順治戊戌進士榜眼及第官翰林侍讀五國龍亦前癸未進士官禮科都給事中國對國龍學生也國龍子晟康熙丙辰進士昂卒未進士榜眼及第

特恩賜會試
 順治乙酉鄉試山東法若真以五經疏聞于朝特旨授中書舍人仍與會試丙戌遂入翰林其弟若貞同科進士給事中

長洲彭氏兄弟
 長洲彭氏定求丙辰狀元寧求壬戌探花同曾祖兄弟全

補鄉試
 自庚申已後諸僭逆以次削平各省次第補行鄉試故福建有庚申科主考戶部郎中劉元勳大理寺評事白夢鶴廣西貴州皆子戌科廣西主考翰林院編修喬萊刑部員外郎楊佐國貴州主考翰林院編修沈旭初戶部主事陸鍾呂雲南四川皆癸亥科雲南主考翰林院編修米漢雲戶部主事高瑄四川主考翰林院編修方

制義科增記 卷四

三九

家瑛吏部文選員外郎王材任

禁師生

唐五代最重座主門生之禮明代尤甚萬曆中門戶既成一為師生終身以之惟嘉靖八年張璉霍繼為主考或諸生不得修弟子禮本朝沿明之舊順治十五年戊戌科給事中胡悉寧建言鄉會試不分經房不稱師生至康熙十八年己未科始復分房舊例而師生之禁仍舊全

初選方面
 順治己丑會試後以兩廣初定需人遂用新進士候銓者二甲授參議三甲授知府進士釋褐即為四品監司郡守蓋規例也然止此一科為然

賜生員金
 康熙二十二年春二月 駕幸五臺駐蹕完縣召父老慰問賜金有蔡舟桂者自陳縣學生負家貧無以為養上命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及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句稱 旨賜白金五兩金盤漿果六枚仍諭曰爾當努力讀書開卷有益也事載西巡日錄

會元解元入翰林
 世祖極重科名自丙戌至己亥會試第一皆入翰林惟丁亥李人龍不與後以闈薦為中書舍人壬辰程可則以庶勘黜乙未邑同年伊翁菴舉進士引見南海子 上顧學士曰此人山東解元也遂改庶吉士後授御史官至都御史巡撫雲南自辛丑至庚戌例又一變康熙癸丑 上以會元韓葵為狀元榜中解元皆改庶常丙辰亦以會元定求為狀元乙丑以會元陸肯堂為狀元凡一榜解元亦然遂為定例人遭逢固有幸不幸按蔣梁錄宋時中省魁者殿試有陸甲恩例前十名亦如之

試錄齒錄

科場試錄齒錄其來已久東觀奏記載鄭穎知舉宣宗
索科名記類屬祠部員外郎趙瑋採訪諸家科目日記撰
成十三卷始武德元年至大中十年載付翰林自今故
榜後始寫及第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
司逐年編次明三百年鄉會試并沿其制康熙初停止
至庚戌會試乃復舊例鄉會試錄仍進呈乙卯鄉試以
兵餉不足再停止尋又復

騰卷

唐閻際美舖試蜡日祈天宗賦書街賜作銜駟榜出
登第往太座主曰諸君試日天寒急景寫札或不如法
恐文書到西京須呈宰相請先革各買好紙重來請印
如法寫淨送納袖其退本舊時直省小試解卷送禮部
例須別騰淨本亦是唐人遺意至鄉試朱墨原卷解部
即不得爾

題名碑

劉公嘉話錄慈恩寺題名起於進士張莒題姓名于鴈
塔下後書之於版遂為故事宋龐文英文昌雜錄云本
朝進士題名皆刻石於相國與國兩寺趙昇朝野類要
云進士及第各集鄉人於佛寺作題名鄉會起於唐之
慈恩寺塔也于按進士題名列諸梵刹於義無取至明
乃立題名碑於國學題名記或學士或祭酒撰其典始
重永樂壬辰已前在南雍今京師大學持敬門內諸碑
則自永樂十四年丙申科始至崇禎十六年癸未科止
蟬首龜趺星羅林立一代之鉅觀也 本朝最為石文
而題名碑止順治丙戌一科丁亥已後無之當時不知
何故廢而不舉後遂相沿此闕典也又予前記本朝國
學進士題名碑未立為開典官祭酒時欲疏請未果丁
卯御史言之禮部覆疏允行按水東日記云內官阮安
督工建大學時悉取前元進士碑磨去刻字今三年一
立石皆是物也此雖與五代時劉鄩守長安取古碑堯

城事微不同然古蹟沒亦可惜也

正副考試官

舊例翰林給事中同為考試官則翰林為正給事中副
吏部與五部同為考試官則吏部為正五部為副獨康
熙壬子科戶部郎中郭昌吏部主事彭襄同主廣東試
以郭為正並為副 辛酉科工科給事中許承
宣翰林院編修汪霽同主陝西試以許為正汪為副
今丙子科福建鄉試亦以給事中党聲振為正檢討王
者臣為副 此出偶然非故事也

狀元出典鄉試

舊例詞林第一甲一名及第者止充會試同考官不出
典各布政司鄉試自康熙己酉科已亥狀元徐元文以
侍讀典陝西試甲辰狀元嚴我斯以修撰典山東試始
變常例其後壬子科庚戌狀元蔡啟傳典順天試乙卯
科癸丑狀元韓茂典順天試丁巳科丙辰狀元孟定求
典順天試辛酉科己未狀元歸允肅典順天試丁卯科
乙丑狀元陸肯堂典江西試遂沿為例

八股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執始於宋王安石 詔廢不用科
舉改三場為二場首場策五道二場四書五經各論一
首表一道判語五條起甲辰會試迄丁未會試皆然會
左都御史王公疏請酌復舊章予時為儀制負外郎乃
條上應復者八事復三場舊制其一也尚書錢塘黃公
善之而不能悉行乃止請復三場及寬民間女子裹足
之禁教官會試五次不中者仍准會試三事皆得 俞
旨餘五事後為臺省次第條奏以漸皆復如寬科場處
分條例復恩拔歲貢復生童科歲兩考等是也

山東狀元

山東狀元任多不達亦有數存乎其人而亦省運之故
可見大物亦造物之所心也至順治戊子科新城伊中丞

俞菴 以乙未改翰林授御史今至節鉞甲午大嵩趙
常浮山 以己未丙午鄞城魏侍讀子相繼以丙辰
壬子濱州王檢討甲先 以癸丑乙卯德州李編修
以丙辰丁巳諸城王編修何思 以己未辛酉德
孫檢討子未 以乙丑丁卯陽穀劉庶常 以辛未
歷十五科而入翰林者八人

薦隱逸

康熙十年浙撫范中丞薦山林隱逸鄞縣葛世振明崇
正庚辰第二人翰林編修也既以老疾辭不赴復奉
旨敦迫再拜疾辭遂允其請又薦布衣董漢策以科
道試用尋為御史劾罷至下諸法司而秦督鄂善薦
屋布衣李顯辭不至顯起田暖嘗一就科舉遂隱居讀
書修明橫渠藍田之學富平李天生因篤昔嘗為予言
之

梓潼帝君

康熙甲辰會試有四川舉人楊某者寓四川營石芝巷
場事既竣候榜于京師一夕與諸同年飲偶出忽仆地
眾昇入室移時始甦叩之云甫出尸見二卒強之行至
一公府有王者南向坐梓潼帝君坐其側頃之有吏引
楊父母至王者問云今年汝子某合中進士汝願之否
其父拜謝母獨曰不願也王者叩其故母答曰此子不
孝昔避寇亂入山距城甚遠主一親故家主人館餐甚
厚因令子暫歸視家室適部檄至催謁選縣令強之遂
赴都中途稱病而返比于入山而身已死合欲皆主人
經理之至今飲恨泉下故不願也帝君顧吏取簿籍檢
之良久語王者曰以高某代楊可也及榜發則梁山高
中中式楊竟被黜奉倩述其房師李侍郎 子靜云然
居易

神術

漁洋云門人全樹吳昌述其曾祖體泉翁為父卜吉壤

致聞人簡亮坡者于家處甚厚簡日為擇北城三年
不可得辭歸翁固留之一日同往梅花山中遇大雪同
飲陳家市酒樓簡倚檻遠眺久之罷酒起曰異哉吾遠
近求之三年不得乃在此乎遂同往三里許審視良久
曰是矣雪晴更往觀之喜曰天賜也得此地足報君矣
然後後君子未即發至孫乃大發黃必兄弟同之對面
文峯秀絕茲必出甲然稍偏未必禹元或第二第三人
亦不儘一世而止翁如言卜葬其後孫國鼎字玉銓中
崇正癸未進士國縉字玉林順治己丑進士國對玉蘭
國龍玉駒學生玉隨順治戊戌進士及第一甲第三人
官翰林侍讀玉駒亦癸未進士官禮科都給事中二人
兄弟又前後舉科第而為今辛未科及第一甲第二人
簡之術亦神矣

高宗始雜以箴銘詩賦文宗始專用賦然進士仍試時務策五道明經試策三道天子制科亦用策宋寶元中定三場制初場試策一道神宗改為四場末場試策三道元制漢人南人第三場策一道限二千字以上鄉會試同明洪武十七年定第三場經史策五道策五道見北齊書漢文帝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東漢策試博士晉武帝泰始四年舉虞夏侯湛等對策拜中郎宋州舉秀才郡舉孝廉至皆策試考武大明六年齊有策秀才格尚書都令史駱率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策秀才文後魏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北齊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策廉良唐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高宗顯慶四年上親策試舉人宋大科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熙甯中廷試進士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明殿試進士策一道國朝因之由漢而來科舉之文屢變相承不廢者惟策而已蓋士非泛覽經史百家博通古今深明治體者不能對策故公孫宏答策十不得一沈約受策僅知其半閱備如此末學可知規人器識驗人學術試士之法莫良於此

試律詩
唐以詩賦試進士詩五言六韻有八韻者元元皇帝應詩是也均見文苑英華元廢不用明因之雪詩是也均見文苑英華國朝乾隆丁丑定第二場經文四篇律詩一首四十年改詩歸第一場按律之名始於元楊士宏唐音唐人謂之鎖院體唐宋科舉程試之詩始專以古句命題唐詩備載文苑英華宋詩備載萬寶詩山劉辰翁須溪四景詩程試詩

常

淡

編專集之始其以古句命題始於沈約江離生幽清詩陸機塘上行句也梁元帝有賦得蘭澤多芳草見初學記

唐建中二年趙贊知貢舉始以箴論表贊代詩賦太和八年罷宋寶元中定三場制次場試論天聖七年定制科法差官考試論六道明洪武三年制次場論一道國初因之今鄉會試廢不用惟進士朝考試論一道

疏
人臣章奏曰疏胡廣傳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宋高宗立博學宏辭科有十二題表第四元制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章表四六參用古體明制第二場詔誥表內科一道表用四六

國初因之今鄉會試廢不用惟進士朝考試疏一道用四六

賦
唐高宗調露二年以詩賦試進士宋經義詩賦分兩科元祐更科場法進士第二場試賦及律詩各一首元漢人南人第二場古賦明及國朝專為翰林供奉文字庶吉士月課放館翰詹大考皆試賦外如博學鴻詞及召試亦試賦而學政試生員童生亦用詩賦隋文帝時治書侍御史李錡疏稱州縣選舉不遵典則隋制以志行修謹清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稱譽競平幹濟二科舉人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蓋隋制諸州歲貢三人州郡舉士

常

七

惟務文詞故錫言如此以之試士則自唐始也唐賦率然亦有三韻至七韻者詳見文苑英華辨證字體書法

周官保章氏教國子以六書漢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北齊策孝秀對字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唐考功書判身言並試宋立書學博士明初鄉試中式後試五事騎射書算律宣德四年國子助教王仙言近年生員只記誦文字其於字算略不通曉字畫悉拙算數不通何以居官治政乞令天下儒學生員並習書算從之儀禮經傳通解云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說文解字序說九章算術為此篇以補其闕國朝尤重書法康熙丙戌高郵賈國維以工書侍內廷特賜進士殿試中探花

恭獻
聖諭廣訓
雍正三年侍講學士張照奏請頒發聖諭廣訓各州縣學令童蒙誦讀府縣復試令背錄二條方準錄取

學額
漢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孝廉一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周武帝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五人下四人此學額所由昉也唐書儒學傳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以十為差即今府縣學生員也

歲科試
記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漢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五十人漢書貢山傳祖父故魏王時博一歲皆輒試士弟子也是博士弟子不如於漢一歲皆輒試

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即今歲科試所由昉也
三國志吳永安元年冬詔曰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
 艾千子應試文自敘曰科考則三歲大比縣升其秀以達於郡郡升其秀以達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達於鄉闈不及是者又於遺才大收以盡其長按此與今堅
 孤集云萬歷壬子蘇郡守趙世祿錄科試題出康誥曰如保赤子節按此明代錄科先由縣府試文
 考遺
 明會典正統十三年準常額之外考選俊秀待補增廣員缺一體送考應試又有儒士科舉景泰開陳循奏生員之外儒士報科舉者往往一縣至有二三百人此考遺所由昉也
 鄉試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之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頒於鄉吏使各教其所治三年則鄉大夫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獻其書於王此鄉試所由昉也唐之鄉貢宋之漕試即今鄉試也宋明道二年唐武后試選人皆稱名此稱名之始見通考元皇慶三年景祐四年始易書米景德八年制縣錄院
 年始詔科場三歲一開明洪武十七年定子午卯酉年鄉試
 國朝因之給事中何楷奏準中額一名進生員六十名應試康熙三十年兩江總督傅臘塔奏準增為一百名唐鄉貢登科再試於吏部中始補官不中則須再舉宋漕試解送南宮不第則須再試明制舉人許再會試且階以入仕與唐宋制異矣明實錄洪熙元年行在禮部奏定科舉取士之額南士取十之六北士取十之四後又令南北各退五卷為中卷此今順治二年定四書題第一用論語二用中庸三用孟子如第一用大學二用論語三用孟子

三三

會試
 漢陽嘉元年在雄改察舉之制令郡國孝廉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此會試所由昉也唐之考功試永隆二年詔進士試雜文禮部試開元二十四年移試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禮部試貢舉於禮部以待郎掌宋之省試為第一自是省試名大有升降即今之會試也宋嘉祐三年始詔禮部三歲一貢舉明洪武三年詔各行省舉人由行省中書省判送禮部會試十七年定辰戌丑未年會試
 國朝因之會試頭場三題由
 欽命始於順治十五年戊戌科榜前進呈前十卷欽定名次始於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唐州郡貢士有見周翼聖唐摭言明洪武中嘗一歲二榜取士乙丑春榜狀元花倫秋榜狀元丁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夏榜盡取北士狀元韓克忠見河上格談宋景德四年禮部榜名
 三場
 唐制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帖既通而後試文賦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此三場所由昉也宋元祐二年試進士分四場後改三場元明及國朝因之禮部則例第一場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士各占一經乾隆中改定四書三題二場論詔表詒各一判五為五經五題三場策五道康熙三年甲辰科會試停止八股文用策論甲辰科修己以敬論丁未科唯科鄉試節用而愛人定一場試士八年己酉科鄉試仍論解元南城潘翹生
 用八股文三場試士
 覆試
 漢黃瓊傳覆試之作將以覆虛實蓋是覆試始於漢唐天寶二年帝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按此是試選長慶元年錢徽知貢舉為段文昌所奏穆宗內出題目

三三

重試會昌四年王起知貢舉遺白敏中覆試宋開寶元年詔自今舉人凡開食祿之家禮部具聞覆試景德四年定試卷付封彌官謄寫亦始於此用御書印付考官磨勘亦始於此用御書印付考官
 磨勘
 唐開元二十五年禮部侍郎姚亦奏請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其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此磨勘所由昉也
 國朝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科始磨勘鄉試硃墨卷乾隆元年戶部侍郎李紱奏請增派翰詹科道官磨勘殿試
 周官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漢文帝十五年九月詔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元光元年舉賢良漢制天子親策由太常奏第元光元年元朔元年令二千石舉孝廉上親策之唐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城殿宋開寶六年御講武殿試進士宋準等試糊名始宋此
 殿試所由昉也宋開寶八年進士三十一人狀元王嗣徽試皆免黜落
 朝考
 唐天寶十三載御勤政樓試四科舉人唐顯慶五年詔舉人一德行二經史三詞藻其詞藻宏麗者問策外更四廉直此舉人乃已仕者
 試詩賦各一道此
 朝考所由昉也
 國朝定例朝考論詠詩各一嘉慶二十二年丁丑科裁去詔一道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科定照覆試例擬一二三等進呈

三三

童生

童生俊秀也明制生員有闕即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
選考端重俊秀子弟補充漢有童子郎汝南謝康河南
建寧年十二各
能通經左雄並奏拜童子郎唐有童子科唐九科童
馬明傳十二試經為童子郎
周志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詩文十通者予
官通七者予出身韓昌黎送張童子序稱其九歲升於
部皆異才高第非今之童生也

後魏正始元年罷諸郡中正時有雜類冒登清流遂令
在位者五人相保唐制鄉貢州縣試已至省疏名結款
通保由戶部集闕而關於考功試之李唐國史補將此
試自保日合保此

廩保及五童互結所由昉也

廩生增廣生附學生

明洪武初定京府學置生六十人外府學四十人州學
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謂之廩生其後設增廣
生宣德元年定如廩生額其後有廩增額外之生謂之

入學寄名正統十二年准其待補增廣生一體考送應
試謂之附學生楊瓚傳為鳳陽知府請增廣生員
母限額禮部采其議取附學生

金大定九年選女直學生異等者百人薦於京師廩給
之命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作詩策此廩生所由昉也

宋紹興九年國子司業高闈劄子稱太學舊法每旬有
課月一周之每月有試季一周之皆以經義為主兼習
論策元國子學貢試之法有私試規矩一條漢人孟月

試經疑一道仲月試經義一道季月試策問表章詔詰
科一道詞理俱優者上等理優詞平者中等歲終通計
其多積者升為高等生員此月課所由昉也昔胡瑗分
齋教學而湖學人才最一時月課意美法良患不實行
之耳

官生

常談

今之官生宋瑣廳舉人也涑水紀聞云景祐四年陳堯
佐為相韓億為樞密院副使解牒出詣佐子博古為解
元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眾議喧然作河滿子以嘲之
流聞達於禁中於是詔今後瑣廳舉人與白衣別試
各十人中解三人在外者眾試於轉運司恐其防白衣
解額故也宋開禧二年在朝官親屬赴廷對者免差考
枝康熙三十九年六月丁亥 上諭凡係大臣子弟另
編字號令其於此中較閱自必選擇其文之優劣大
臣子弟既得選中又不至妨孤寒之
路如此則於考試一事大有裨益

舉優

雍正五年

上諭學政黜劣舉優係其專責三年任滿將生員有猷
有為有守之人大省舉四五人送部考試酌量擢用十
三年順天學政通政使錢陳羣奏准舉報優行照京察
計典例於歲試時舉行

五貢

唐制取士由館學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京師郡
縣皆有學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
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既饒而與計借此五貢所由
昉也歲貢生者始於元至元六年復科舉諸府州隸省
部者儒學教授選本管儒戶子弟入學讀書習業遇按
察司本路總管府歲貢之時於學生內選禮義修明文
學優贍者解貢

國朝康熙二十五年內閣學士徐乾學奏停歲貢
廷試拔貢生者始於明宏治十四年南國子祭酒章懋
疏奏資格所拘英才多滯乞於常員外令提學憲臣於
人才素多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
選充貢

國朝順治五年定考選拔貢府學二名州縣學一名雍
正七年定六年考選乾隆七年定十二年考選國史補
試而貢者曰拔解又唐制試判三條
謂之拔萃然是試選人非試士也副貢生者始於元
元制增取鄉試備榜舉人如正解額明制副榜不拘額
數

舉人

漢惠帝四年詔舉人孝弟力田者復其身舉人之名始
此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今制舉人詳日
知錄

貢士

漢章帝建初元年詔曰每歲前代舉人貢士或起賦
不繫閱貢士之名始此今制進士未
殿試者謂之貢士

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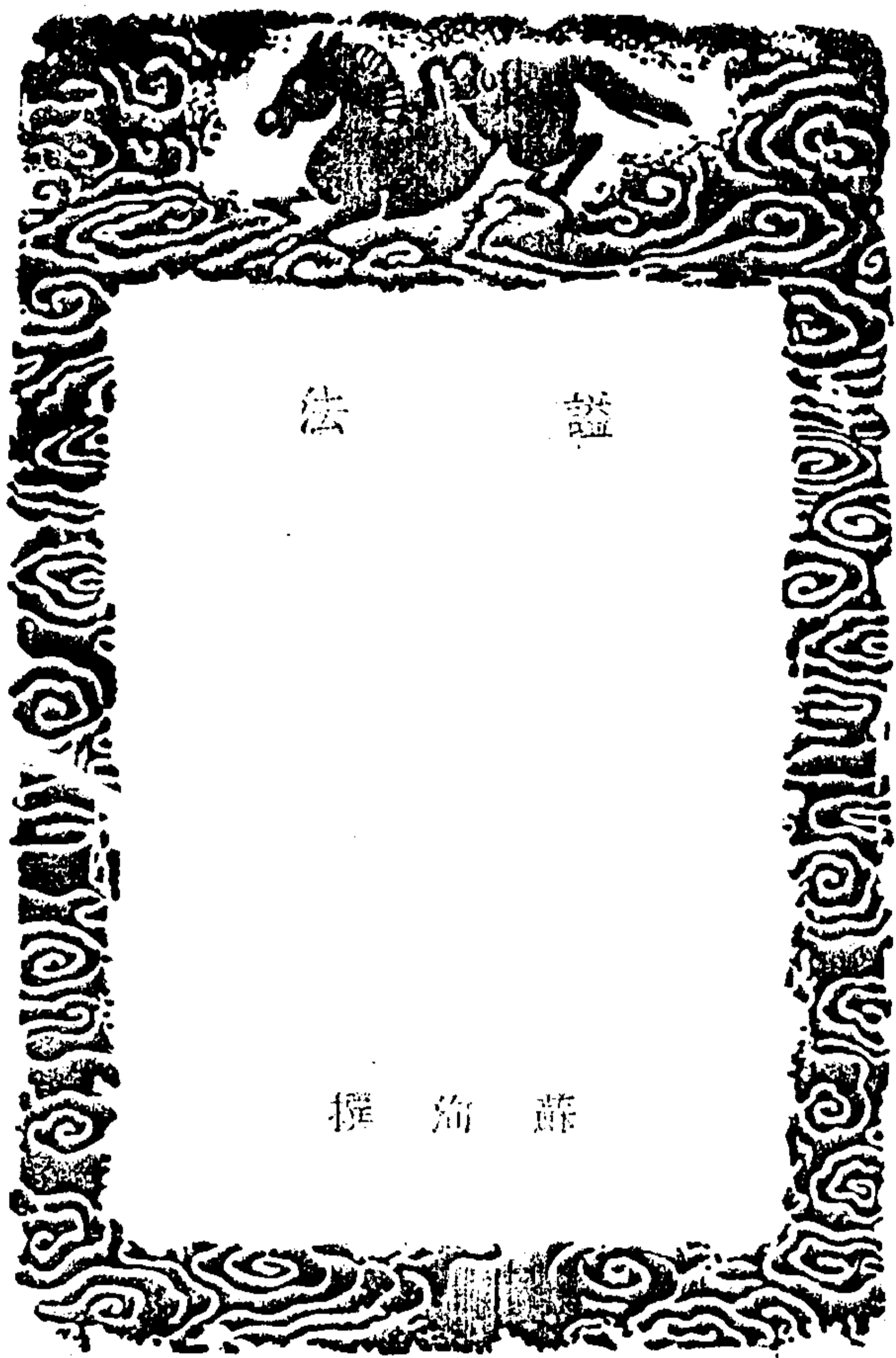
周官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
進士之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
之登於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進士之名
始此自隋置進士科至今不變惟唐進士居六科之一
而進士尤重唐六科一秀才二明經三進
士四明法五書六算見六典金以試辭賦
經義策論中選者為進士律科經義中選者為舉人其
制小異明制會試備卷列入副榜永樂四年臚傳次日
進士唱名始進副榜士策之
宋雍熙二年始進副榜康熙三年裁會試副
榜今備卷挑取臚錄

翰林

翰林之名始見楊雄長楊賦唐明皇始置翰林待詔既
又選文學之士為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改供奉為
學士別置學士院是為翰林設官之始憲宗置翰林學

士承旨選有翰林祭酒金有翰林侍讀學士侍講學士
翰林修撰元始以翰林兼國史院設編修官十員明大
祖吳元年五月置翰林院洪武十八年設侍讀侍講五
經博士典籍孔目待詔又修撰編修檢討本前代史官
至是始命俱屬翰林本院備用英宗天順中始專選進
士為翰林院官京府鄉試充考試官禮部會試充同考
試官
庶吉士始明永樂二年三月選進士教養之試而留者
二甲編修三甲檢討三年命學士解籍等選新進士才
識明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宣德九年命庶吉士於翰
林院讀書此教習庶
林院讀書庶吉士之始
歐陽修來洪武實錄云諸進士觀政翰林院承勅監近
侍衙門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庶吉士此稱翰林
院庶吉
士之始
國朝雍正五年丁未科始分省選庶吉士明初六科皆
有庶吉士洪
武十八年選進士為翰林院承勅監六科庶
吉士李昌祺傳選庶吉士直授禮部郎中
國初會試榜發大臣各舉堪入翰林者乾隆己未罷保
舉例引
見由
上親拔二十五年定新進士前十人於讀卷日引見
主事
主事之官始於後漢光祿勳南北廡主事詳日而其名
知錄
則前漢已有漢書郊祀志注曰尸主事之臣程方進傳
注曰御事主事也六部主事金已設之亦不始於明
十八年使二三甲
進士觀政於諸司
中書
中書之名始於漢漢書元帝紀三
周志顧雍傳中書舍人之官始於
魏初名中書通事舍人梁除通事字日中書舍人宋初

為所選官不任職元豐中曾鞏陸佃並試中書舍人始
正官名選設中書舍人院明先屬中書省後屬承勅監
最後屬內閣
進士除官
明選舉志曰進士廷試分一二三甲分甲始漢明經甲
乙丙三科宋制正
奏名五甲太平興國八年試進士始分三甲第一甲知
縣元制讀卷官分三甲進奏明洪武十八年一甲三人
始分授修撰編修檢討庶
吉士進為定例見登科錄一甲三人狀元榜眼探花賜
進士及第會要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
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餘授給事御史主事
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府推官知州知縣明洪武
四年一
甲一名授員外郎三
甲授縣丞見登科錄
國朝初沿明制今除鼎甲授職並選庶吉士外惟授主
事中書知縣即用者分省候補
歸班者吏部候選庶吉士三年後散館不
留者亦以主事中書知縣用
舊例庶吉士散知縣五缺
吏部奏改
例進即選



證法提要

證法四卷，宋蘇洵撰。洵，字明允，眉山人。官秘書省校書郎，以精州文安縣主簿，脩太常因革禮。書成而卒。事蹟具宋史本傳。自周公證法以後，歷代言證者，有劉熙、來與、沈約、賀琛、王彥威、蘇冕、扈蒙之書。然皆雜附益，不為典要。至洵奉詔編定六家證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證及諸家之本，刪訂考證，以成是書。凡所取一百六十八證，三百一十一條。新改者二十三條，新補者十七條。別有七志八類，於舊文所有者，刊削甚多。其間如堯、舜、禹、湯、桀、紂，乃古帝王之名，並非證號。而沿襲舊訛，樂行載入，亦不免有疎失。然較之諸家證例，要為嚴整。後鄭樵通志證略，大都因此書而增補之。且稱其斷然有所去取，善惡有一定之論，實人所不及。蓋其斟酌損益，審定字義，皆確有根據。故為禮家所宗。雖其中間有僻字，今或不能盡見諸施行，而歷代相傳之舊典，猶可以備參考焉。曾鞏作洵墓誌，載此書作三卷。而此本實四卷，殆後人所分析歟。

證法卷一

宋 蘇 洵 撰

神

聖不可知曰神。

新改。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舊法諸說雖多，而不出於此，故取之。

聖二

行道化民曰聖。

新補

窮理盡性曰聖。

夫堯不能窮理盡性，安能行道。古之所謂行道者，堯舜而已。如孔子則窮理盡性，而道不行者也。故兩著焉。且聖者，大名也。而舊法以敬祀享禮，揚善隱惡，通達先知當之，不足於聖，故皆不取。

賢一

仁義合道曰賢。

新改賢者賢於人之謂也。故不可以一身當之。惟其行事舉合於道。而後可以為賢也。苟以一行當賢者。賢者不可勝舉矣。凡舊法智而好謀。彰善掩過之類。皆歸之他證。而不以賢命之。

大而難名曰堯。

新改舊法。翼善傳聖。曰堯。有子可傳。而時無舜。則堯不得為堯矣。此因已然之迹而論堯者。不可用。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民不知所以名堯。而徒見其堯堯然者。故曰堯。

舜一

仁聖盛明曰舜。

舜。充也。記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康成曰。舜之言充也。蓋言取天下之善。以充諸其身云爾。

禹二

淵源通流曰禹。

受禪成功曰禹。

此二者皆因禹之功以為義也。

湯二

雲行雨施曰湯。

除殘去虐曰湯。

湯者。滿灌天下殘毒之稱也。

文八

施而中理曰文。

新補舊法曰。施為文。除為武。文者。文理之謂也。施而不中理。由未得為文也。蓋文之為義廣。古之文王。乃得當之。惟其施而無不中理云耳。下而至於孔文子。公叔文子。仲尼皆以文許之。是一節中理者也。故觀其證。而考其所以證。而文之大小乃見。蓋行之中理。而可以為文者。其實不可勝廣也。故取舊法之所謂文。而不害於義者。著之。而後世之君子。苟有施而中理者。皆可以文證之。雖法之所不及。可也。

經緯天地曰文。

國語。單子曰。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晉大夫亦云。見明注。

敏而好學曰文。

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修德來遠曰文。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修德來遠曰文。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忠信接禮曰文。

劉熙以為本之以忠信。繼之以禮樂。斯為文矣。

道德博聞曰文。

博聞而無德。固不得為文。有道德而聞不博。亦徒可以為德。而未可以為文也。惟道德博聞而後文。

剛柔相濟曰文。

新改舊法曰。寬而不慢。廉而不剛曰文。又曰。寬立不慢。堅強不暴曰文。能剛柔相濟之謂也。

修治班制曰文。

衛公孫枝卒。其子成。請證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在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武六

克定禍亂曰武。

保大定功曰武。

既以武克敵。又能保有其大。安定其功。此武之大成也。左傳。楚莊王謂武者有七德。此其二也。

威強敵德曰武。

劉熙曰。敵。智也。威。而強果。加之以謀。故曰武。

剛強以順曰武。

新改舊法。剛強理直曰武。師衆以順曰武。并之以此。

剛士斥境曰武。

折衝禦侮曰武。

成五

禮樂明具曰成。

新補

刑名克服曰成。

劉熙以為以法加民而民服。治德以成。故曰成。

持盈守滿曰成。

詩序言曰。龜。守成也。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謂成王也。

遂物之美曰成。

通達強立曰成。

康二

通達強立曰成。

通達強立曰成。

通達強立曰成。

通達強立曰成。

通達強立曰成。

通達強立曰成。

通達強立曰成。

撫民安樂曰康。

溫良好樂曰康。

獻二

聰明睿知曰獻。

獻賢也。

德惠內德曰獻。

今文尙書云爾。注家皆云德惠德元。其義不通。當以書爲信。劉熙以爲獻者。軒軒然在物上之稱也。內亦德也。人能日德於德惠。則爲衆所推仰。軒軒然在上矣。

德一

柔克有光曰懿。

今文尙書曰。柔克曰懿。剛克曰伐。

元三

禮仁長民曰元。

新補。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始建國都曰元。

劉熙曰。此元首之元也。

思慮能辨衆之疑。是識其要也。曰元。

章三

法度明大曰章。

敬慎高亢曰章。

出言有文曰章。

蓋二

費淵受諫曰益。

小心畏忌曰益。

益。福也。樂也。廣也。其實如淵。虛以受諫。與小心畏忌。二者皆深自抑損。以求無過者。此所以受福也。

景二

著意大圖曰景。

布義行剛曰景。

今文尙書曰。景。武之功也。又曰。猶義而濟曰景。

宜三

施而不私曰宜。

施止其所私。則不廣。不廣。非宜矣。

善聞周達曰宜。

誠意見外曰宜。

新補

明七

照臨四方曰明。

詩云。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晉大夫成鱗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

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此即所謂九德者也。

任賢致遠曰明。

總集殊異曰明。

與我異者。能不疑而總集之。非明者不能也。

獨見先識曰明。

諳愬不行曰明。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腐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腐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能揚人陋曰明。

察色見情曰明。

新補

昭二

明德有功曰昭。

劉熙爲能明明德而任之。則有功而昭顯。

聖聞周達曰昭。

卑以自牧曰恭。

新補恭之所以異於人者，恭為謙恭，敬為恭敬也。舊法不知辨，故特著之。卑以自牧曰恭。

不懈於德曰恭。

治典不易曰恭。

責難於君曰恭。

孟子云：見敬注。

既過能改曰恭。

莊子審將卒，召大夫而告之，請證為靈若厲，以其常喪師於郟也。及卒，謀證。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彘曰：君命以恭，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請證之。大夫從之。故後世因以既過能改曰恭。

莊三

嚴敬臨民曰莊。

威而不猛曰莊。

履正志和曰莊。

肅三

剛德克就曰肅。

劉熙曰：以剛禦下，人畏而明令，故肅。

執心決斷曰肅。

正已攝下曰肅。

穆二

布德執義曰穆。

劉熙曰：穆，和也。德、義，人道之貴，能布行之，以此致雍和之化，故曰穆。

中情見貌曰穆。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夫惟有於內而見於外，而後可以為穆穆也。

戴二

典禮不愆曰戴。

劉熙曰：為戴者，為民所瞻仰也。典禮不愆，此詩謂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者也。

愛民好治曰戴。

翼一

思慮深遠曰翼。

證法卷二

正一

內外賓服曰正。

正不正之相去甚遠，然不正之人，無有肯自服其正之者。如此，則邪正終不可辨也。故舉其效曰：惟衆人之所同服者，正也。天下之議，惟衆為最公。苟其不正，雖有服者，不能服內外。

敬六

畏天愛民曰敬。

齊莊中正曰敬。

夙夜就事曰敬。

受命不遷曰敬。

死不忘君曰敬。

陳善閉邪曰敬。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恭五

詩云、小心翼翼、思慮深遠之謂也。

襄二

關土有德曰襄。

劉熙曰、襄、除也、除殄四方橫逆、得其土地、故曰襄。

因事有功曰襄。

烈二

安民有功曰烈。

秉德遊業曰烈。

桓一

克而成功曰桓。

新改舊法曰克、而動民曰桓、武定四方曰桓、克而動民、行惡證也、武定四方、行善證也、桓者、剛勇急切、不害之稱也、不可遂為惡、亦不可遂許其善、故合之曰克而成功曰桓、齊桓用管仲刑名之術、以霸天下、而證為桓、則克而成功之故歟。

威三

賞勳刑怒曰威。

以刑服遠曰威。

強毅執正曰威。

勇一

率義共勇曰勇。

晉、狼曠為右、先軫黜之、俱暉怒、其友曰、盍免之、吾與汝為難、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其用之謂勇、吾以勇為右、死而不義、非勇也。

強五

和而不流曰強。

中立不倚曰強。

守道不變曰強。

記曰、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死不遷情曰強。

晉太子申生之奔新城、其傅杜原款謂之曰、死不遷情、強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恭也、申生乃死。

自勝其心曰強。

新補、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毅二

致果殺敵曰毅。

強而能斷曰毅。

剛一

強毅果敢曰剛。

克二

乘義行剛曰克。

語稱克伐怨欲、則克者、好勝人之謂也、然書有剛克柔克、則克亦能也、舊法如此、故從之。

愛民作刑曰克。

壯二

勝敵克亂曰壯。

武而不遂曰壯。

劉熙曰、志存節義、事有窘迫、功不得成者也、春秋原心、故證曰壯。

果一

好力致勇曰果。

圍一

威德剛武曰圍。

或作魏。

魏一

克威捷行曰魏。

能威而速、民所不能測、視之、巍巍然高且大也、故曰魏。

安二

好和不爭曰安。

兆民寧賴曰安。

定五

安民大慮曰定。

劉熙曰、大慮其患、而為之防以安之、故曰定。

安民法古曰定。

大慮慈民曰定。

劉熙曰：不爭小利，務在養全以安定之，故曰定。純行不來曰定。追補前過曰定。

過而能改，君子以其過為誤，而以其能改為出於性也。性固定矣，故從其性，謂之定。以為此乃其人之實也。

簡四

治典不殺曰簡。

治其典法，使民不犯，以至不殺，簡之至也。

正直無邪曰簡。

正直無邪，則事自簡，故記曰：直道必簡。

□德不懈曰簡。

平易不替曰簡。

劉熙以為君能平易，不信讐毀，使民易知，則治亦自簡。

真三

固節幹事曰真。

易曰：貞固足以幹事。

圖圖忘死曰真。

清白守節曰真。

節二

好廉自克曰節。

謹行節度曰節。

白二

內外貞復曰白。

貞復，謂反復皆正也。

渾而不緇曰白。

匡二

貞心大度曰匡。

以法正國曰匡。

實二

名實不爽曰實。

中正無邪曰實。

靖二

寬樂令終曰靖。

恭仁鮮言曰靖。

舊有作靜及觀靖者，並同。

真二

肇敏行成曰真。

真，誠也。始肇之則敏，終行之則成。比誠能之者也。故曰真。肇之敏而行之不成，斯偽矣。

不隱無藏曰真。

諸家皆云：不隱無屏曰真。於義不通。世有書號師者，載古隆法百餘字，與諸家名同。其一曰：不隱無藏曰真。於義為允，故取之。真與貞相近，自誤爾。

順二

慈和徧服曰順。

和比於理曰順。

商一

昭功寧民曰商。

商，商度也。度有功者而賞之，以寧民也。劉熙以為漢高帝誅丁公而賞雍齒，即其事。理或然歟。

原一

思慮不爽曰原。

思慮根於中，如泉流也。

夷一

安民好靖曰夷。

思三

追悔前過曰思。

謀慮不借曰思。

念終如始曰思。

考一

大慮方行曰考。

考，稽也。稽考其事而後行之，則成，故曰考。

胡二

考，稽也。稽考其事而後行之，則成，故曰考。

保民畏慎曰胡。

胡考也。與民相保。終老畏慎。故曰胡。

稱年壽考曰胡。

此壽考而人安樂之者也。人樂其壽。故從其壽而證之曰胡。

一

綜善典法曰嵩。

嵩。明也。

一

治民克盡曰使。

此能盡民力者也。

一

行見中外曰顯。

和四

柔遠能邇曰和。

號令悅民曰和。

不剛不柔曰和。

推賢讓能曰和。

一

含和無欲曰玄。

高

德覆萬物曰高。

光三

功格上下曰光。

能紹前業曰光。

居上能謙曰光。

新改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欺。

大

則天法堯曰大。

證法卷二

英一

出類拔萃曰英。

新改。舊法曰。德正應和曰英。又曰。道德應物曰英。左傳有德正應和曰英。英莫字相類。蓋誤耳。道德應物。蓋後人因誤所為之也。詩曰。彼其之子。美如英。毛傳云。萬人為英。行英者。有大過之詞也。故取孟子

論孔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以充之。

一

容

可以作聖曰容。

新改。舊法曰。家方蓋平曰容。衛有容聖武公。而見於證法者。惟此。證法有衆方益平曰傲。衆似家。益似

蓋。但不知傲何由為容耳。家方蓋平。於容義亦不通。容者可以為聖。而謂之聖則不可。洪範有貌言視

聽思。此五者。人莫不有。人莫不有者。性也。恭從明聰容。此五者。聖賢則有之。聖賢而後有者。才也。肅義

哲謀聖。此五者。各因其才而至焉。德之大成也。故曰可以作聖曰容。

博

多聞強識曰博。

賞善罰惡曰憲。

博聞多能曰憲。

行善可記曰憲。

記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憲者記其善言以為法也。

世一

承命不違曰世。

不違則能久久行世。

軍一

治典不殺曰軍。

治其師旅之法使天下畏而不敢為亂以至於不殺者是古者為軍之本意。

堅一

磨而不磷曰堅。

趨一

意慮深遠曰趨。

趨者取其警而行深慎之稱也趨或作舉。

孝六

慈惠愛親曰孝。

劉熙曰以己所慈所惠之心推以事親孝之至也。

能養能恭曰孝。

新補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

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繼志成事曰孝。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也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協時饋享曰孝。

幹蠶用譽曰孝。

新補易曰幹父之蠶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意承考也以意承之而已其事有不可者亦不從也。

秉德不回曰孝。

人有孝於其親而秉德不回以陷於患難不終其養者世以為不孝君子閱之曰是亦孝也故記以戰

陣無勇為非孝何者恐以不義辱親也晉周處與賊戰而死有老母在賀術證之曰孝君子疑之然而

人必先有孝德也而後秉德不回乃得為孝如徒曰秉德不回者是為貞也非孝也。

忠四

盛衰純固曰忠。

臨患不忘國曰忠。

推賢盡誠曰忠。

廉公方正曰忠。

惠一

愛民好與曰惠。

仁六

孔子以子產為惠人而孟子亦譏其惠而不知為政然則惠者結愛於人而不知禮者也。

舊義豐功曰仁。

孔子重以仁與人然其取於人以為仁者甚廣商之三仁去就死生不齊而皆得為仁則仁之為義廣矣故其舊義豐功於前而引其別於後蓋亦不能偏舉也。

慈民愛物曰仁。

新補

克己復禮曰仁。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貴賢親親曰仁。

殺身成人曰仁。

能以國讓曰仁。

智六

尊明勝忠曰智。

鄭大夫叔詹曰尊明勝忠智也殺身贖國忠也言尊有明德者以勝忠也。

默行言當曰智。

推芒折廉曰智。

臨事不惑曰智。

察言知人曰智。

擇任而往曰智。

慎二

敏以敬曰慎。

沈靜寡言曰慎。

禮二

奉養順則曰禮。

志儉莊敬曰禮。

義五

制事合宜曰義。

見利能終曰義。

新補、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王弼曰：通物之始者，義不若利。成物之終者，利不若義。然則所貴乎義者，取其不後於利，而有所重為也。

除去天地之害曰義。

先君後己曰義。

新補、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取而不貪曰義。

周二

行歸忠信曰周。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周，忠信也。

事君不黨曰周。

敏一

應事有功曰敏。

信二

守命共時曰信。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欲以鄭為內臣，訪於管仲。管仲曰：父子不好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乃不許。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出言可復曰信。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達二

質直而好義曰達。

子張問如之何斯可謂之達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疏通中理曰達。

寬一

含光得衆曰寬。

理一

才理審諦曰理。

凱一

中心樂易曰凱。

清一

避遠不義曰清。

新改、伯夷與其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而孟子以為清，故云。

直二

治亂守正曰直。

新改、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蓋以史魚為過矣。

不隱其親曰直。

新改、叔向譏獄，而尸其弟叔魚。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曰義也。夫蓋亦以為過矣。

欽一

敬事節用曰欽。

益二

遷善改過曰益。

易、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取於人以爲善曰益。

新改、孟子之稱舜曰：自耕稼陶漁，以有天下，莫非取於人者。取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又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凡所謂益者，皆取於人以爲善之謂也。

良一

小心敬事曰良。

度一

心能制義曰度。

左傳、成鱗云：見明注。

類一

勤物無私曰類。

基一

德性溫恭曰基。

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基一

視民如子曰慈。

鼎一

追改前過曰鼎。

易曰：革去故鼎，取新。

齊二

執正克莊曰齊。

輕精恭就曰齊。

劉熙曰：精亦輕，行輕恭以就事速疾，使功齊等，故曰齊。

深一

乘心濠淵曰深。

溫一

德性寬和曰溫。

讓一

推功尚善曰讓。

密一

追補前過曰密。

證法卷四

莫一

德正應和曰莫。

莫然，和靖之稱也。左傳：成歸云：見明注。

介一

執一不遷曰介。

新改

厚一

強毅效樸曰厚。

新改

純一

中正精粹曰純。

新改

敵一

行見中外曰敵。

敵等也。中外如一之謂也。亦作殺。殺善也。

素一

達禮不達樂曰素。

記曰：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

勤一

能修其官曰勤。

謙一

卑而不可踰曰謙。

友一

睦於兄弟曰友。

新改舊法，有孝而無友，實探以友為朋友之友，易之云耳。

震一

治典不殺曰震。

治其典法，雖不殺而人自震恐。

祁一

治定不岐曰祁。

祁，大也。

傲一

棄方益平曰傲。

居安能戒，此四方所以益平也。

攝一

追捕前過曰攝。

攝者，能自檢攝也。

廣二

美化及遠曰廣。

所聞能行曰廣。

大戴禮曰：行其所聞，則廣也。

淑一

言行不回曰淑。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革一

獻敏成行曰革。

平一

治而無背曰平。

皆災也，非也。治而無大咎耳，非甚治也。此非平正之平，乃平常之平也。周平王、晉平公、漢平帝，以今觀之，皆非取其平正，則古人以平證為平常之平耳。惟晏平仲，若取其平正者，然人之情，亦有不肯證平正之人，益平矣，故不取。

懷二

慈仁短折曰懷。

失位而死曰懷。

新改，古有晉懷公、楚懷王、魏懷，皆以失位而其民悲之，故證曰懷。未有以能懷來而證曰懷者，則人主以懷證為懷思之懷也。

悼三

未中身天曰悼。

肆行勞祀曰悼。

肆行不顧，而勤於祭祀以求福，神不顧享，以至天隕，君子以其知欲避禍，而不免為人所傷，故曰悼。恐懼徒處曰悼。

劉熙曰：遇災不能修德，恐懼徒處以死，故曰悼。

慙一

在國逢難曰慙。

或作閔。史記：魯閔公、宋愍公之類，皆作慙。義同。

哀二

恭仁短折曰哀。

早孤短折曰哀。

哀，亦悼爾。然悼者，悼其不幸而已。哀者，有所懷思，深切之稱也。故宋中身天曰悼，恭仁短折曰哀，早孤短折，所以為哀者，以其重不幸也。懷義亦同。

隱三

遠拂不成曰隱。

遠拂不成曰隱。

遠拂不成曰隱。

遠拂不成曰隱。

遠拂不成曰隱。

遠拂不成曰隱。

遠拂不成曰隱。

劉熙曰、若魯隱公、讓志未究、而為讒所拂遠、使不得成其美、故曰隱。

不尸其國曰隱。

接情不盡曰隱。

好更故舊曰易。

思愆深遠曰懼。

不主其國曰離。

強臣專國、君權已去、有君之名、無君之實、故曰離。

謀慮不成曰息。

意欲為之、而謀不成、以止、故曰息。

通義不克曰丁。

丁、當也、通義而不克者、適丁其時之不感也。

疎遠繼位曰紹。

劉熙曰、此無它德、以世族當繼先祖之後者、如漢立蕭何後之類也。

舉事而遲曰舒。

幼少短折曰冲。

質勝其文曰野。

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敬而不中禮曰野。

非薄廢禮曰儉。

新改、賀琛舊、以儉為善證、夫儉而中禮、則不曰儉矣、惟儉而不中禮、乃得為儉。

華言無實曰夸。

忘政外交曰搆。

好變動民曰躁。

未及而動曰躁。

剛克好勝曰伐。

亂而不損曰靈。

好祭鬼神曰靈。

死而志成曰靈。

靈二。

靈二。

君劣臣強、靈過上下、不能自遠、故曰靈。

動靜亂常曰幽。

暴慢無禮曰厲。

復狠逾過曰厲。

荒二。

縱樂無度曰荒。

昏亂紀度曰荒。

賊人多殺曰桀。

好內息政曰場。

戾一

不悔前過曰戾。

刺二

暴慢無親曰刺。

妄愛曰刺。

劉熙曰：不思賢人，妄愛奸佞也。

愛一

奮於患子曰愛。

虛一

涼德薄禮曰虛。

榮一

寵祿光大曰榮。

先獲後利曰榮。

蕩三

好內遠禮曰蕩。

好智不好學曰蕩。

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

狂而無據曰蕩。

孔子曰：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

聞一

色取仁而行遠曰聞。

孔子云：見遠注。

墨一

貪以敗官曰墨。

晉大夫叔向曰：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

僇二

言行相違曰僇。

僇，不信也。舊注：有作替者。梁晉陵太守止黃侯蕭煜，亦諡替。其說亦曰：言行相違，蓋僇之誤為替，久矣。

言行違，其義非替，故正之。

自下陵上曰僇。

頃三

墮覆社稷曰頃。

震動過懼曰頃。

劉熙曰：頃，惑之頃也。若陳不占者也。

陰靖多謀曰頃。

舊法曰：慈仁和敏曰頃。其說曰：民頃而就之也。敏而敬慎曰頃，己以事人也。古未有善人而諂頃者。晉頃公齊頃公，皆不善人也。則古以頃為惡諂耳。

亢二

高而無民曰亢。

知存而不知亡曰亢。

易乾上九文言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又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干一

犯國之紀曰干。

褊一

心隘不容曰褊。

專一

違命自用曰專。

比一

事君有黨曰比。

新改：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非善隘也。

薄德弱志曰輕。

苛一

煩酷傷民曰苛。

弱無立志曰愿。

要一

以勢致君曰要。

以勢致君曰要。

以勢致君曰要。

以勢致君曰要。

以勢致君曰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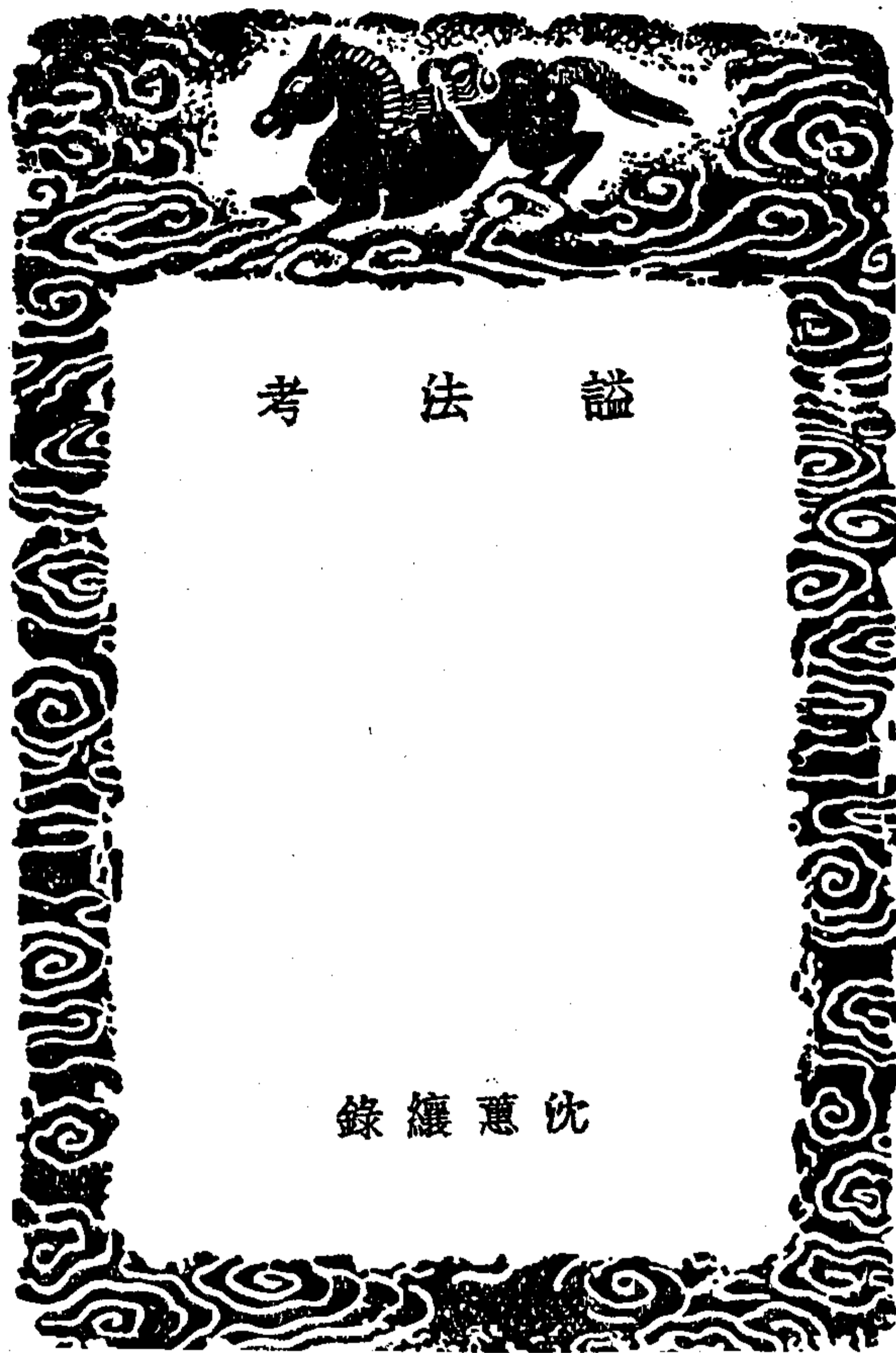
以勢致君曰要。

新改致。讀曰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之致。

深一

不汗不讀曰深。

讀作所謂孟子不深不膚之深。此謂不以不義爲汗者。惡隘也。沈約法中。惟有此而已。後人誤以爲清之深。而妄增之。非也。



論法考

法考

沈蕙錄

清 嘉興沈蕙撰釋開錄

惟周公且太公望開闢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則賜之諡，以爲稱。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於人。名顯

民無能名，曰神。不名一
 靖民則法，曰皇。增
 德象天地，曰帝。同于天
 仁義所往，曰王。民往歸
 立志及衆，曰公。志無私
 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八
 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
 揚善賦簡，曰聖。所稱得人，所善得
 敬賓厚禮，曰聖。厚于

從之成羣，曰君。民從

法考

法考

法考

一德不懈，曰簡。一不委
 尊賢貴義，曰恭。尊賢貴人，
 尊賢敬讓，曰恭。讓有功，
 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
 尊賢讓善，曰恭。不專己善，
 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
 思慮果遠，曰明。自任多，
 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
 經緯天地，曰文。道成其
 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
 慈民惠禮，曰文。惠而有
 大慮靜民，曰定。思樹
 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
 辟土有德，曰襄。取之以
 綏柔士民，曰德。安民以居，
 執義揚善，曰德。稱人之
 剛強直理，曰武。剛無欲，
 威強敵德，曰武。與有德
 刑民克服，曰武。法以下民
 夸志多窮，曰武。多所窮極
 小心畏忌，曰倜。思所當
 質淵受諫，曰愷。深，故
 溫柔賢善，曰懿。性純
 心能制義，曰度。制事得
 聰明敏哲，曰獻。有通如
 安民立政，曰成。好以安
 淵源流通，曰康。性無
 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

平易不費，曰簡。不信費
 敬事供上，曰恭。供，半
 既過能改，曰恭。其自
 花親之關，曰恭。從之以
 諍訴不行，曰明。達知之

道德開博，曰文。無不
 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
 賜民爵位，曰文。與同
 純行不爽，曰定。行一不
 安民法古，曰定。不失常
 甲冑有勞，曰襄。在
 諫爭不威，曰德。不以威

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往
 有罰而還，曰益。知惡而
 知質有聖，曰獻。有所通而
 溫柔好樂，曰康。好禮年
 合民安樂，曰康。富而教

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
 秉德不回曰孝順于德而不違
 大慮行節曰孝成其節
 布德執義曰稷故也
 執心克莊曰齊能自
 甄心勤懼曰頃慎也
 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
 聖聞周達曰昭聖聖通
 柔德安衆曰靖成來使
 寬樂令終曰靖性寬端讓
 治而無害曰平無災非
 布剛治紀曰平施之政
 彌年壽考曰胡久也
 威德剛武曰剛震也
 由義而濟曰景用義而
 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
 追補前過曰剛補善以
 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
 不隱無屈曰貞無私
 猛以剛果曰威強則少
 強義執正曰威正百無
 辟土服遠曰桓以武正
 辟土兼國曰桓兼人
 治典不殺曰祁愛而不
 治民克盡曰使克盡無
 好和不爭曰安生而少
 能思辨衆曰元別之使
 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

慈惠愛親曰孝周愛族
 協時肇厚曰孝協始
 中情見貌曰稷性公
 資輔就共曰齊資補佐而
 敏以敬慎曰頃慎于所
 昭德有勞曰昭能勞
 恭己鮮言曰靖恭己正身
 執事有制曰平不任
 保民者艾曰胡六十曰艾
 著意大慮曰景著意
 大慮克就曰貞能大慮
 猛以強果曰威強甚于
 克敬動民曰桓敬以使
 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
 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

道德純一曰思道大面
 內外思索曰思思求
 聖善周聞曰宣善事也
 兵甲亟作曰莊以嚴征
 勝敵志強曰莊不撓而
 屢征殺伐曰莊以嚴
 行見中外曰慤表裏
 狀古述今曰譽立首之
 昭功甯民曰商明有功
 克殺乘政曰夷乘政不
 慈仁短折曰懷折未六十
 柔質慈民曰惠性知
 述義不克曰丁不能成
 夙夜警戒曰烈戒身急
 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
 剛克爲伐曰翼伐功
 剛德克就曰肅成其德
 外內貞復曰白正而復始
 不生其國曰聲生于外
 未家短折曰傷未家
 死而志成曰靈志專不
 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
 好祭鬼怪曰靈不致遠
 愛民好治曰戴好民
 短折不成曰瘳有知而
 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括
 見美堅長曰隱美過其
 殺戮無辜曰厲

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
 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
 散圍克服曰莊通邊圍
 死於原野曰莊非威何
 武而不遂曰莊武功不
 安心好靜曰夷不與
 愛民好與曰惠
 合善典法曰敬非敬何
 乘德尊榮曰烈
 思慮深遠曰翼小心翼
 執心決斷曰肅果
 不勤成名曰靈任不性不
 亂而不損曰靈不能以治
 極知鬼神曰靈其智能
 典禮不愆曰戴無過
 不顯尸國曰隱以開主

官人應實、曰知。能言人。
 復恨遂過、曰刺。反是曰恨。
 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于祀。
 年中早夭、曰悼。年不稱。
 蚤孤短折、曰哀。早人事。
 凶年無殺、曰荒。不務耕。
 好樂怠政、曰荒。淫于樂。
 好變動民、曰躁。教移。
 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改。
 估成肆行、曰醜。肆行。
 在國遭憂、曰愍。仍多大。
 禍亂方作、曰愍。動長。
 樂遇不通、曰幽。弱損不。
 勳祭亂常、曰幽。位之。
 柔質愛諫、曰慧。以虛愛。
 貞心大度、曰匡。心正。
 名實不爽、曰質。不相。
 德正應和、曰莫。正其德。
 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
 施勸無私、曰類。無私。
 慈和徧服、曰順。能使人。
 博聞多能、曰憲。多能。
 當於賜與、曰愛。當。
 滿志多窮、曰感。自足者。
 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
 思慮不爽、曰厚。不有所。
 克威捷行、曰魏。敏行。
 好內滋禮、曰煬。不奉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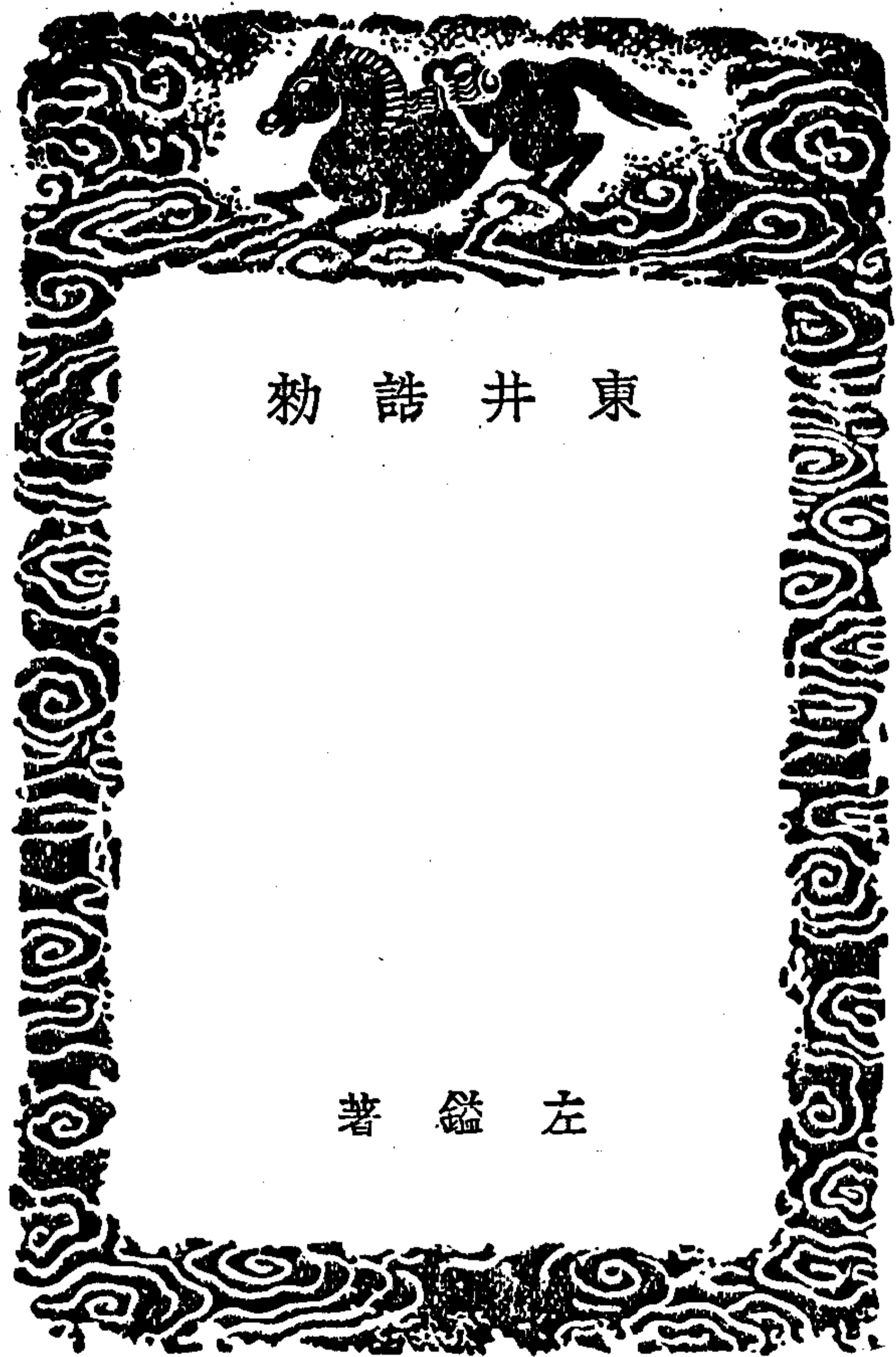
不思忘愛、曰刺。忘其愛。
 恐懼從處、曰悼。從處。
 恭仁短折、曰哀。功未施。
 外內從亂、曰荒。家不治。

在國遭籍、曰愍。兵寇之。
 使民悲傷、曰愍。苛政。
 蚤孤鋪位、曰幽。位而卒。

克威惠禮、曰魏。敏成。
 去禮遠衆、曰煬。不親。

教誨不倦、曰長。以道。
 內外賓服、曰正。服以正。
 肇敏行成、曰直。始行成。
 彰義揜過、曰堅。明義。
 疏遠繼位、曰紹。非其弟。
 華言無實、曰夸。依。
 好廉自克、曰節。自勝其。
 逆天虐民、曰抗。背尊大。
 好更改舊、曰易。變故。
 名與實爽、曰繆。言名實。
 愛民在刑、曰克。齊之以法。
 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
 除殘去虐、曰湯。

隱、哀也。景、武也。施德為文。除惡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信。施而不成為宣。惠無內德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而濟為景。餘皆象也。和、會也。勤、勞也。尊、修也。爽、傷也。肇、始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秉、順也。就、會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康、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強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武、法也。布、施也。敏、疾也。速也。載、事。彌、文。以前。周、書。證、法。周、代。君、王。並、取。作、證。故、全、寫、一、篇。以、傳、後、學。



東井誥勅

明 東井左 鑑 著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衍慶誥

國家設御史中丞專貳其長以總判臺事肅清風俗彈糾內外即周官小宰之職自上世以來非一時聲
彥不以輕授蓋其慎哉爾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衍慶以世臣之裔守其家訓奮于甲科肆為毅皇察爾
學有本原可以備論思文有師法可以光訓典官之翰苑蓋需于成爾乃好古知方多識畜德往袖文于
秘閣既校才於禮閣紀載合是非之公文章變鈞棘之習可謂賢哉朕惟自古詞臣一視中外輟自禁省
服于名藩承宜有聲仕學並懋晉司留務未究爾能遂用僉言俾在此位載德秉義休于三世持廉守公
真是百僚朕甚嘉焉比管覃恩階爾通議大夫錫之誥詞茲選大慶爾以為請朕方賴爾以重風霜之任
則亦何愛于一命而不以寵綬之哉益自奮庸以稱朕意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文魁誥

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連帥之國今巡撫都御史是也顧其任司激揚責兼文武選衆而
舉惟朕其難之爾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文魁蔚以茂才登于天府自居郎署執政者言其經德不回守
法專固俾參藩議物論歸焉頃以爾賢授之亞列西北馬政因以付爾廉靖不苟塞淵有狀庶幾僕臣之

東井誥勅

東井誥勅

正哉考勞欽遷長朕岳牧欽此大惠燕及晉齊吏士黎庶信而愛之撥副中憲經營朔方鎮危立利比于
南仲遂使朕無西顧之憂而百姓得遂有生之樂者皆爾之力也茲以元嗣覃恩特授爾階通議大夫錫
之誥命夫邊政多弛郊壘未平朕思有以勵焉仁義並用爾尙勤撫鎮之方出入均勞朕豈忘道途之念
無或不助以負眷懷欽哉

南京國子監祭酒倫以訓誥

今祭酒即古師保氏之任以德行道藝教養國子者也後世第以聰明有威重者為之殊非官人之道哉
我國家特重其選而廷臣會推時予新命傳不云乎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爾南京國子監祭酒倫以訓
孝廟名臣之家教皇及第之士比在翰苑文行蔚然效理編摩視古良史求才之任屢以付之文武佳士
多所自出至於經筵勸講翰誠格心可不謂文質彬彬論篤君子哉頃進宮坊物望愈偉而有司以南京
祭酒來言朕惟斯皇祖首善之地尙江左風靡之餘一變至道非爾不可爾乃寬而教敷嚴而道尊張禮
義廉耻之維略章句文字之學尤協士論亟簡朕心茲特授爾階朝議大夫錫之誥命詩有之菁菁者莪
樂育才也爾能長育人材豈惟朕嘉將天下樂之矣欽哉

南京國子監祭酒倫以訓父誥

朕惟將相之家久而鮮不失者矧有父子兄弟業擅一經名魁三試非世載德累朝策勳者乎茲惟世臣
朕所嘉予爾贈奉直大夫原任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倫文敏乃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以諒南
京國子監祭酒以訓之父躬履一德休有古人之風罔羅六藝尤為多聞之士粵從東廣首荐南宮肆朕
先皇親擢第一簡司史館旋進儲閣啓沃編摩多所裨益夫文章滿天下而位有弗克履澤及嗣人而命
之不淑朕甚憐焉茲以爾子訓貴特贈為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嗚呼古稱才難於爾為盛存沒榮
哀爾魂慰哉

翰林院侍讀學士姚涑誥

古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亦可雜以他才為之惟翰林院學士非文章之士不可朕殊以為不然夫德必有
言文能貫道不兼二者何所用之爾翰林院侍讀學士姚涑以名臣之子學該流略詞擅典麗辛澤于仁義
道德炳如也往賜大對朕擢第一玉堂之署方喜得人頃者珥筆記言分經校藝敘事得編摩之體題才
革浮靡之風一時中外無不稱善維子祖訓不顯不承朕命哀輯昭示萬世爾居其間效勞為多課功敘
升俾奉經緯豈惟聖訓翰以爾爾蓋將資議論以起予爾乃論唐虞考仁聖昭然發朕與義冰釋所謂正
學以言嘉謀入告蓋兩有之朕用喟嘆得此三益茲以元嗣覃恩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乎我
國家第重魁倫然能以其身任天下之重如商輅諸臣卒亦難得爾尙慎愆期休于前聞人豈惟朕嘉亦
將光爾家世欽哉

翰林院侍讀學士姚涑父誥

維昔上帝陳錫于周不特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厥猶翼翼生此王國蓋嘗嘆息安得公卿大

東井誥勅

三

臣子孫孫勿替引之而與國同休也。爾原任總制三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姚鏡。乃翰林院侍讀學士溱之父。往以茂材進。由高第。性于廉潔。輔之忠勤。聲聞在中。臺政學在滌泉。功業在邊疆。威靈在夷狄。歷事三朝。率由一道。蓋文武之偉器。抑社稷之靈臣。方欽吉猷。遽求謝事。有子名世。載德敷休。傳不云乎。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往聞其語。於今見之。茲特進爾階資政大夫。卿其強飲食。節起居。厚自攝養。需爾嗣人。永為國輔。卿之厚德。天必相之矣。欽哉。

署南京翰林院事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王教誥

文章與時盛衰。三代以來。如兩漢之文。尚辭氣。蔚然深厚。爾雅有古之風。烈至六朝。而傲為甚。我國家革末世浮靡之習。復前代典謨之制。今南京固六朝舊地也。將無猶仍其初乎。爾署南京翰林院事。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王教。以龍飛進士第二人。領史職。則比良。邊董侍。經幄則雅言。堯舜典文。衡則兼美。陸陸朕甚嘉之。比有司言。署南京翰林院員缺。朕惟斯詞章之府。學者所師。命爾講事。以往爾乃慎行。蓄德。介然自居。茂學懿文。銳於復古。使今之言語文章。三代並休。四方同風。爾之勞勩。益足褒尚。茲以廟祀覃恩。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往懋厥脩。以需其後。

內閣誥勅房辦事尚寶司少卿張湘誥

王者制誥之詞。所以嘉臣善。達主知。以勵世風。自前代以來。並以他官領之。不限於資秩職。蓋得古者惟其人之義。爾內閣誥勅房辦事尚寶司少卿張湘。以循吏之子。魁於三晉。來舉進士。朕見爾直方敬慎。有守臣之風。選在內廷。預司機務。職久而益密。望隆而彌謙。頃思王言之重。欲得人以潤色焉。維朕相臣。稱爾曰可。涉筆演綸。遂以付之。課勞敘陞。擢官亞列。爾乃淵存實著。詳略知體。使朕言語文章。發之而感人心。垂之而為國華。朕甚嘉焉。茲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服此訓辭。愈其感懋。朕當圖所以進爾者。

翰林院編修郭朴勅

古今論相業者。必曰韓琦。至以為過於周公。然自其在館閣時。已有重望於天下。朕嘗思其人。考其所自。出固流陽之珍也。爾翰林院編修郭朴。聰慧英敏。得之天與。又幸生于大賢君子之鄉。所儀刑。即少而從學。不肯碌碌。泊舉進士。讀書秘垣。修詞立誠。一時推重。登瀛之選。朕嘗爾私。茲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咨爾朴。以爾器度之端純。問學之博雅。何遠不致。其務潛心大道。培植器業。以需後用。以休于前聞人哉。

翰林院編修鄭一統勅

夫翰林院為將相之儲。自昔列職其間者。必道德文章極天下之選。在英廟時。有臣陳獻章。講明禮儀之學。名聞當時。法詒後世。朕甚慕焉。爾翰林院編修鄭一統。比以藝文。臨高。班吉士。博學多聞。聲譽藉藉。而器度行能。蔚有典刑。非俗儒流。夷考其鄉。固獻章里人也。史官重任。爰以付爾。茲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裁定義例。考覈是非。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述。時惟爾責。亦惟爾才。勉竭忠貞。庸副知遇。

翰林院編修趙貞吉勅

朕惟館閣之地。選用吉人。培植儲養。俾參史局。自文皇始。肆朕嗣服。登庸進士。收拔異才。置諸左右。蓋循舊典。爾翰林院編修趙貞吉。往以賓貢。引對在廷。敷陳治道。可謂曰知。朕命爾讀書。祕省。淹貫之才。博而有歸。端方之器。人而不撓。朕甚嘉焉。明揚爾實。擢在此位。用專刊削之任。益究討論之良。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朕聞史才甚難。在乎善惡必書。務摭實而去愛憎。斯為良史。往砥朕訓。其盡爾心。

翰林院檢討郭希顏勅

朕聞檢討有官。自唐始。第官無常員。惟以別勅留之。我國家設科目。以羅俊髦。其傑然而出者。猶必儲養既久。始預茲選。蓋其慎也。爾翰林院檢討郭希顏。自爾結髮攻儲。已中有司之辟。頃緣廷對。簡在祕垣。好學知方。深於自得。授爾今職。率觀厥成。爾乃編摩得紀事之體。而文質可比之君子。議論合會言之公。而非不謬于聖人。古之良史。庶幾哉。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往勵爾志。為朝廷紀載其典刑。期配昔人。使天下懋勉於勸戒。務究所學。朕將親焉。

翰林院檢討陳東光勅

古者大小史而下。八枋之法。內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公紀述于一朝。示勸懲於百世。今載筆承明。兼總二職者。不在史館諸臣乎。爾翰林院檢討陳東光。穎著甚富。發為菁華。連中矩于有司。頃賜大對。俾出入中祕。端靖自將。飾學以道。休聲既豐。轉而上聞。則夫討論一代之得失。而潤色之以法度之章。以爾處之。諱曰不可。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昔人有言。宰相能制生人。史官能制生死。此權願輕哉。爾其毋怠。益圖報稱。

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趙汝濂誥

自晉文公執秩以正其官。後世因設司封一人。然皆以無事朝官充。又事悉主于中書。彼特奉行之而已。今制官備其員。專掌封爵贈卹之政令。非有象人之資。不以輕授。可謂慎其選矣。爾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趙汝濂。進由甲科。簡在祕垣。朕察爾行履。端方。可以正官治。器識明達。可以辨人才。俾主文階。遞遷斯序。進修益謹。名實並隆。茲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親賢不失。以事其上。惟爾之能。可不懋哉。以須峻陟。

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劉思唐勅

朕惟考功之職。掌內外諸司考課之政令。而奉常所定證議。亦必覆而上之。選部諸司。惟此最要。郎吏之選。朕重其人。爾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劉思唐。往以甲科之選。入參儲館。出令度支。問學閱深。而先之器識。幹濟廉敏。而本之公恕。可謂曰賢。明揚爾能。俾踐今職。考覈允當。功用具與。斯朕所嘉賴。以砥礪天下之才者耶。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爾尚夙夜。以永終譽。朕有顯褒。以圖厥成。

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高耀勅

自三載黜陟幽明之典。昉於虞書。而周官計羣吏之課。以議其誅賞。考功之職。所從來上矣。臺郎與領。詢

求惟慎爾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高耀。往以儒術有聞。錫對于廷。稱朕意指。朕惟通商惠農。水利為急。俾往淮東。行己純固。發事精恪。一時上下宜之。頃聞爾賢。簡在此位。綜核方嚴。銓筭且允。劇曹其澄乎。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夫考功課吏之法。惟明可以辨物。惟公可以範人。勉為朕衡鑒之。佇觀爾成。以圖休報。

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陳大綸父勅

祭法以死勤事則祀之。今策名委質之臣。之死不貳。雖致身之仁。不錄于典。而報主之義。猶施及後人。斯朕之所甚悼也。爾原任廣東德慶州判官陳瑛。以胄子之英。筮仕郡寮。遂膺闕寄。推誠勝殘。挺身狗職。以忠見忌。未遂顯揚。爾嗣人。奔世載德。所謂積善之報。在其子孫者耶。茲特贈為承德郎。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雖緣寵渥。蓋闡遺忠。

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岑萬誥

儀部禮樂之司。王政繇出。朕方舉遺典。以為天下先。郎吏參之。宜得賢者。爾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岑萬。以甲科之秀。起官民部。歷試春曹。其清修之才。詳雅之度。朕聞爾久矣。擢任今官。時惟妙選。撰儀草奏。以博古之識。昌用世之文。將嘉賴焉。茲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乎。古有柳宗元。非聞人歎。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以為超取顯美。爾今居此。可謂殊遇。奮庸熙載。時乃之休哉。

禮部祠祭清吏司員外郎張整誥

朕釐正祀典。兢兢焉以協于經。言為難。念茲祠曹。相子參禮。孰能折衷損益。求其至當。俾朕建中和之極。而達於神明之奧也。爾禮部祠祭清吏司員外郎張整。進由高第。簡在祕垣。朕惟國之大事。在祀典。戎懼爾兵曹。復遷今任。軍旅之事。俎豆之學。無不稱善。非爾明察不私。而守之以毅。直諫多聞。而濟之以勤。能若其耶。茲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昔太史談不得從事於漢封。至以為恨。汝視司其事。亦顯榮哉。尚務靖共。以須明陟。

禮部精膳清吏司員外郎皇甫濬父誥

世有磊落奇偉之士。不幸而犯人所忌。必為之中傷。而後已。顧事久論定。道卒未嘗不直。而慶常有餘。乃知天之報施善人者。昭昭也。爾原任四川重慶府知府皇甫濬。乃禮部精膳清吏司員外郎濬之父。往以吳下之英。奮于甲科。入為良臣。出為循吏。增茲多口。遂爾投閑。然約之文。當之身。以嚴爾後人。有美諸子。奮庸熙載。時惟天道。比嘗覃恩。復爾官榮。茲以爾子。再進爾階。中憲大夫。爾尚加意樂餌。厚自輔養。以稱勸忠優老之典。且使天下知厚德者。必有報也。其惟欽承之哉。

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尹耕勅

朕惟禮以養人。樂以殖財。蓋人治之大者也。後世治出於二。而後文法之吏。不得輒與於制作之門。子不云乎。君子學道則愛人。言貴本也。爾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尹耕。以少年英俊之才。奮于三晉。頃由制科。出為蕪城主者。守嚴政舉。上安下和。古謂絃歌之化。斯亦近是乎。歸處儀曹。明禮修樂。茲為已試。何用不

威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爾尚据經考古。推明王道。於玉帛鐘鼓之外。以淑天下。視化行一方。有間矣。懋哉。欽予時命。

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梁廷振誥

周禮職方氏之職。掌地辨國。周知其利害。今制。選將練兵。并以授之。蓋兼大司馬進賢與功制軍詰禁之法。非有通材。不能以濟。爾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梁廷振。往由制科。歷試在位。治效超等。課以歲月。進爾今官。處事有執持。而不苟。檢身恆清慎。而不頗。斯可謂卓爾大雅君子矣。茲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今邊政多廢。郊壘未寧。惟謹於擇將。廣於儲材。方今急務。可不念哉。

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王楊誥

我國家文武各第。其有出于將門。而以文起家。又治行彬彬可述。斯惟兼才。朕所樂予。爾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王楊。以良將之子。奮於儒科。兩任州刺史。澹乎無慾。綽乎有為。藹乎其有令聞。擢爾秋曹。復改今職。明慎之聲。既久而彰。寒淵之狀。所至輒效。茲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今藏馬于民。即古者寓兵于農之意。畜之多。存武備也。調之寡。優民力也。爾惟知所以畜調之法。斯為善於其官矣。懋哉。欽予時命。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呂調羹勅

山海連接邊郡。然負山帶河。實形勝之地。自先臣徐達移鎮于此。遂為東北之咽喉。我國家特設職方郎一人。專司其事。非得智能才識之士。不以輕授。爾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呂調羹。學術有用。往以進士。兩宰鉅邑。政蹟藹聞。才名大著。故今進之於中。矜介藩重任。因以付之。肆爾慎防。謹筭。不宣德意。兼著威聲。稱朕意焉。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服此優恩。愈思謹志。

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鄒絢勅

朕惟刑獄難精。自漢氏以來。重之矣。國家建官。準周六典。而刑曹郎獨詳。若審覆疑。長武通治之使。人盡所見。民以無冤。厥惟慎哉。爾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鄒絢。世爾家學。有聞于時。頃者舉進士。擢今官。廉潔有為。明允不苟。一時上下宜之。乃知明刑弼教。類非文法吏所能辦也。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人亦有言。俗儒多儒。健吏鮮仁。仁而不儒。植善小奸。歸于無訟。則予一人以擇。可不勉歟。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范欽誥

昔我太祖皇帝。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得已而后為之。為之未嘗過度。朕體斯言。曷敢有越志。與我共此者。其司空大夫乎。爾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范欽。察行于鄉里。考言于朝廷。而治之以事。廉謹仁明。州人德之。起曹龍列。俾介厥司。綜事訓工。建明理本。凡所踐更。皆有可述。茲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往膺秩物。無怠厥修。下以盡爾繕修之職。上以成朕恭儉之美。願不偉哉。

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張珍勅

徐淮自昔要害之地。今將漕之咽喉也。而徐汴泗交流。呂梁橫絕。故視淮為險。而治之特難。我國家軫念

邦計專設水部郎以臨之任甚重也爾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張珍以文學之英起身甲科朕察爾雋偉有志可以集事通達有謀可以應變峻拜今職蓋究爾能疏導隨時隄防有豫使士著者無弄漕之虞水運者得順適之便抑亦閉縱惟敘農商具宜將嘉賴焉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尙其勉旃佇聞成效

貴州道監察御史陳脩勅

御史持朕邦法以董齊內外糾正官邪非強毅忠篤久更器使者不稱其任爾貴州道監察御史陳脩少稟異材進由高第往令郡邑老成循良頃用部使者言俾在此選持廉秉公竭忠殫力政令所加登聞風采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維明于體要可以備獻納維公于是非可以議激揚方觀爾成尙懋爾守

廣東道監察御史彭時濟勅

自天子巡狩之禮廢於是以前御史監理諸郡後雖職兼梓彈必曰大夫而後行之今御史糾察中外又法得直達無所控制可不謂重其任乎爾廣東道監察御史彭時濟往以茂才應舉里選之制出司教錄再分邑符教之而倫理明養之而生養遂人曰賢哉頃用薦言進爾今職廉勤剛恕休有能聲風霜之任爾克舉之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爾尙昭德塞違舉能察弊使朕立于無過之地而天下安于平明之化豈不偉哉

貴州道監察御史何贊勅

御史本以肅真憲度而俾之巡行即古者省方觀民之意而大行人辨異五物以周知天下之故職守不同事實相屬今制行人之良者授之御史蓋取諸此爾貴州道監察御史何贊蔚以制科之英使於四方可以爲士矣簡進今職執德純固秉節強毅獨持正議以直羣枉朕甚嘉焉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汝尙以其所已試者守而行之以永終譽豈不賢哉

大理寺左寺評事鍾照右寺評事歐思誠王教勅

比者訟獄繁興而法士深文長者傷悲朕甚惜焉維茲理官實爲廷平朕重其選非有兼才不以授此蓋謹之也爾大理寺左寺評事鍾照右寺評事歐思誠王教蔚以廷對之選出作朕宰守己之介久而不變及民之惠去而見思比解邑綬適歸郎舍嘗試未久譽處有聞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爾尙慎于平反朕豈吝於褒嘉欽哉

大理寺左寺評事沈垣章甫南京大理寺右寺評事王朝賢勅

朕按漢宣帝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後世因有左右評之設分掌參議刑獄詳正科條之事其責專任重非明習刑名原於道德者不以輕授爾大理寺左寺評事沈垣章甫南京大理寺右寺評事王朝賢蔚以文學之英奮于甲科朕察爾廉恕明慎俾在此選乃能潤法以道飭備以吏情理兩盡平反居多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於乎象應斗魁班視秋卿亦甚榮矣謹視刑書益圖報稱惟乃之休哉

吏科給事中呂應祥李徵吳從義勅

古者給事中凡文武六品以下授職及五品以上進級則校量考會而裁退之今吏科雖分判厥事而于職無所不當問昔人謂東臺論駁之司乃萬事出納之地厥惟艱哉爾吏科給事中呂應祥李徵吳從義以明經之選往蒞使垣明重雅雋人咸稱之俾任今官爾乃立德逸然陳誠獻替至於進善退奸益厲蹇諤朕甚嘉焉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朕聞士學古懷道仕于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爲其可以言也勉終爾志光朕訓詞欽哉

吏科給事中沈瀚勅

昔我文皇帝以朝政闕失切責給事中言之又俱其不能遠知令天下考滿官分辨諸省所以廣求言而通治道也于時上無失政下無非議緊惟諸爭臣是賴爾吏科給事中沈瀚自爾結髮從儒已爲時論所器重比登高第在秘垣議論風裁強毅正直朕密察爾之所養不任司言則其氣未伸而其道亡以自見也峻拜今職佇聞嘉獻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爾惟閑于三事虛心告朕則先朝得人致治之盛尙庶幾見之可不勉哉

戶科給事中周琬樊深勅

給事中以言爲責自宮禁以達朝著皆法所得聞也顧今天下之敝惟財爲甚惻然常在朕懷尙賴爾戶科諸臣時有所議論教正於其間庶上費有經而下用不冗爾戶科給事中周琬樊深往以藝文奮于甲第其廉潔不苟剛毅不撓愷悌不苟既已爲朕郡邑福庶民矣頃用監司言進爾茲任名實之茂協于衆望擢節之論繁于奏箴他所建明悉多裨益可謂塞蹇匪躬者歟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於乎非言之艱惟行之艱朕曷敢不勉乃不良于言乃罔聞于行朕之望爾者如此欽哉

戶科給事中胡汝霖勅

國家以紀綱維治道以節義厲士風故凡給事內殿之臣非明察不私能糾官邪剛直有斷可定國是者不以輕授重耳目之任也爾戶科給事中胡汝霖以四川文學之英冠于鄉科連舉進士而老成雅重非少年者流頃在秘垣問學日新氣概益偉峻拜諫省以繩朕躬且使天下知朝廷有骨鯁之臣贊廟謨者無異議列庶寮者有定守也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古者制勅有所不便給事中得以筆塗之至今以爲美談惟朕虛懷爾何畏焉其懋勉之哉

禮科給事中奚良輔南京戶科給事中曹邁勅

朕惟給事中七品官爾立于殿陛之上得與宰相爭可否昔人謂卑其秩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重其選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朕惟斯義不以假人爾禮科給事中奚良輔南京戶科給事中曹邁蚤以詞華奮于甲第英標雅職卓爾不羣儲材秘省蓄華使館亦既累年察之益詳俾在此位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將嘉賴焉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爾尙奮一爲天下昌言以起民之病治國之疵朕有休報爾後哉

兵科給事中沈良才勅

比者兵正多弛邊鄙不寧朕欲戢暴和民以靖我祖宗之寧宇維茲六科道接維一職守仍分故于兵科諸臣尤極遴選不但以泛泛司存責之而已爾兵科給事中沈良才自第進士即讀書中秘器識端方敏于問學其于古今治亂與本朝典故固熟諳之矣諫垣重任將究爾用入而告爾后出而贊廟謨周防微杜漸之慮建脩內攘外之策職局之外凡所聞知悉以告朕於爾蓋有望焉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用言不盡其責在朕爾爾負朕時乃之休哉

兵科給事中朱憲章余燝任瀛刑科給事中李秦南京戶科給事中何彥禮科給事中會鈞勅

朕惟聖王設諫諍之官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今之給事中實處此任非能正色弼違匡救不逮者不足以膺是選爾兵科給事中朱憲章余燝任瀛刑科給事中李秦南京戶科給事中何彥禮科給事中會鈞蘊蓄不凡學為有用往以制科或在詞省或任使垣議論器識足以自見峻拜今職蓋究爾能振厲風采別白是非據慷慨敢言之氣運縱橫適用之才將嘉爾焉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於乎方諫行言聽之時居而折廷爭之任自昔志士仁人竊以為幸爾今得此可謂休遇其益思所以報我哉

禮科給事中徐守義工科給事中韓威勅

六科給事中朕所嘉賴以考慎政令詳正得失者也凡爾諸臣有所奏聞朕有善而不可行者爾禮科給事中徐守義工科給事中韓威往以甲科之良作朕理官吏畏其敏民安其惠肆朕憲臣會謂汝才擢任今官益祗厥序因事納忠多所裨益非爾勇於自立敢於強諫能若是耶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朕方患於不聞其過爾爾何畏夫不得其言但能苦口朕當虛心惟爾勉哉

行人司左司副周鑄右司副王廷幹勅

周禮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今行人司副是也使不辱命聖者難之矧武其長以正乃事乎爾行人司左司副周鑄右司副王廷幹少以經術之懿射策甲科授以旌節使於四方人曰爾賢彼進今官益務祗慎仕學並茂名實用彰斯乃孔子之所謂士歟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古者行人出而反命有五物焉不但協辭命辨等位而已率以詔朕時惟爾能可不懋哉

南京行人司右司副張珪勅

維南京皇祖舊服視周鑄京雖官府具存而職清事簡者無如行人司然必選士之秀者以守之所以優賢發望要之于成也爾南京行人司右司副張珪往以藝文之英奮于甲第朕察爾進脩之志尙駁駁其未艾授之今官不任以事亦欲使爾得其一意問學遠考上世之故近觀天下之勢舉而用之沛如也肆爾優游使垣好古敦行亦既累年聲聞藹然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其尙少安以俟異擢

行人司行人陳儲秀勅

朕觀王者遣使之辭其勞勞慎情之際委由詳盡凡茲征夫慘憺勤苦不有寵命慰其賢勞非禮也爾行人司行人陳儲秀蔚以藝文奮于甲第其議論之明雅足以專對器識之剛方足以不辱朕知之久矣授

以今職其能爾官往使晉藩愈彰忠力斯朕所嘉賴以光大王人之體者耶茲特授爾階修職郎錫之勅命古者君教使臣每懷靡及諷諫度詢必咨於周朕以訓爾尙務靖其

太僕寺少卿王暉勅

朕觀古先哲王之命太僕正也與大司徒略等豈非以其地近職親僕御侍從罔非正人亦所以交修其不逮也車工馬政抑又其次者朕惟斯義第難其人爾太僕寺少卿王暉自奮甲科作郡士能以備術飾吏事清慎明恕人以爲賢至於逆濞煽亂挺身赴義重賞罰以戢下釋反側使自安而事平之日口不言功可謂學道謙讓之君子哉爾勞績既隆俾副理正不吐不茹平反居多出愈臬司益究爾用明刑而冤獄得情攝教而成人有造維時使者言爾才堪大授器自不凡晉武司膳踐敬南北裁冗濫革侵漁明出納正綱紀聲聞上達轉爾今官典領蕃牧則塞淵底功甄別屬吏則賢否罔忒頃者有事山陵匆卒應辦事集而下不擾朕尤嘉悅非其剛方之守強於自立通敏之才優于幹理能若是耶茲當報政之期適有推恩之典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勅命其尙少安以俟殊擢

山東按察司僉事王璣勅

高皇帝有言自秦併之後設郡縣以治民故漢唐宋以來皆設糾察之官分道以鎮之得人以任猶爲美治朕惟斯訓豈敢忽忘爾山東按察司僉事王璣比以進士給事殿中虛心獻納裨益良多擢任今官乃能振綱維靜方隅敬慎無私公被一道朕甚嘉之茲以考績來聞特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勅命其尙遠聽廣視糾度美惡使吏無不平民無失職而獄無放紛以稱外憲之寄哉

貴州永寧州知州陳應期勅

朕以天下爲家咨爾貴陽以去廷遠而吏不自愛往往淪以不振朕甚厭之甚苦之爾貴州永寧州知州陳應期蔚以胄子出守是邦維茲監司言爾蒞政公勤足以控遐方持身醇謹足以占晚節可謂良有司矣茲以考績來上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勅命昔人謂君門遠於萬里有事持年不聞朕殊以爲不然往撫爾民勞來安集常如朕側朕有顯褒必不爾後欽哉

江西九江府通判王臣勅

九江江東西襟喉之地也其俗尙朴實勤稼穡而其地縈湖帶江故其田多水潦安得賢士大夫布宣德意而不重爲吾民病也爾江西九江府通判王臣以鄉薦之英擢官此土維爾監司言爾清白之操足以濟其敏達循良之政久已驗於催科斯亦賢有司矣茲以功令來聞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於乎古者別駕半刺上佐得與二千石參校政事短長利病亦爲甚顯汝益勉哉朕將觀省風謠以明陟汝

翰林院編修致鈺勅

朕惟館閣之職號爲儲材之地名臣高位多繇此選比以簡拔不多其中又多外補自諸臣有憂之廣求端良分知史事所以養器業也爾翰林院編修致鈺天與茂資自爲大學諸生時已聲稱藉甚往應進士科來對於廷才刃恢然有餘矣簡在吉士益加祗恪飭行數文以遠大自期名實上達遂擢今官茲復授

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昔我文皇有訓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爲文必驅班馬韓歐之間熟復斯言使國家獲真儒之用則爾亦有令聞懋之哉

福建漳州府龍溪縣知縣劉天授勅

漳浦閩嶺之奧區也其俗故窮陋故其民悍強難治其爲地窮山僻境即有所廢置監司者罔週知也故吏至率鄙夷其人又或則恣焉以逞於乎朕安得良有司與我共理此乎爾福建漳州府龍溪縣知縣劉天授以廷對之士擢任今官練達有爲堅於持守馴其曠悍之習而漸靡之以悝佛之政一時三下翁然稱之茲以考最來開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維昔先臣有若鄧朝陽有若劉孟雍尙能以其德業之良永食茲土矧進于此者乎可不勉哉以光休命

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萬汝楫勅

周禮司險葦九州之圖設五溝五涂而達其道路後世因有水部之制所以儲利洩害均天下之利源也臺郎總領名秩甚寵爾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萬汝楫往以茂材來舉進士其志行清夷強於自立器質明敏周於用世朕有以察爾矣會通重地天下咽喉舉以屬爾實允食言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古今興水之法惟備乾涸疏塞滯防泛溢爾能善其事朕有顯用將不爾後其尙益勉之哉

應天府上元縣知縣程煥勅

朕惟旬服長人天下理本顧其繁黠難輕又多貴游擾之則獄市不容緩之則糞壤相聚非多略不惑強明決斷者不足以勝其任爾應天府上元縣知縣程煥奮于鄉科育材郡校底有成功擢任今官乃能公廉勤慎用重典以威奸暴鋪太和以惠綏黎德刑有條京畿稱善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朕方明勅賞罰以觀于有政勉臻來效用迓寵恩敬之哉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李啓東勅

職方典司戎政居其職者必練核之士矧今邊圉多故方命將往平之而號令節制之由中出者悉藉討議郎吏之選視常歲尤重爾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李啓東以滇南文學之魁奮于甲第比掌三銓選授裁置恪有成法改授今職才力強敏多所踐數加以勤廉率履不越人共賢之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其尙益綜治五兵宣明九伐以脩飾於軍務而振舉于國家以承朕綱紀四方之志哉

山西平陽府吉州同知柯椿勅

分土而治有地數百里兼治兵民及財賦出入之數自山以西則又疆場之事時或與焉委寄匪輕得人乃可爾山西平陽府吉州同知柯椿往以國子之胄歷官於斯操持清慎幹理勤能官久而公論攸歸事集而怨聲不作斯亦良有司矣茲以考績來開特授爾階儒林郎錫之勅命古稱吉隰之地多山其人性質朴信實斯由足用爲善因其俗而導之以懋對休命其惟爾之休哉

山西潞安府推官孫簡勅

郡之有推官職專詳獄刑潞安居天下之脊雖俗近醇古而尙氣節獄訟號稱繁劇故居職者每難其

人爾山西潞安府推官孫簡以幾輔之魁英來舉進士擢任今官乃能練習憲章旁通乎吏事本原經術不泥于法家比及三年薰其德者善良得其情者不怨可謂賢有司矣茲以考績來開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茂服寵光益圖明慎

山東道監察御史游居敬勅

朕念御史之重朕勅吏部詳加考擇誠以天子耳目之官非得老成練達之士爲之非所以明法直繩尊朝廷之道也爾山東道監察御史游居敬經行之良徵于甲第詞翰之美著于詞垣擢任今官益著風采比按南上肅清遠慢而事服其官箴提振紀綱而民安于法守斯乃政事文學法理彬彬成蓋其能者乎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朕方虛己以授人爾亦得時而行志其尙益厲精白以承朕懷欽哉

廣西按察司副使龍大有勅

廣西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郊而府江一道密邇安南蓋即古交趾郡之地國家設兵備官以分理之非獨鎮撫吾民亦所以爲襟帶帶海修內攘外之樞不得其人鮮能濟事爾廣西按察司副使龍大有往以進士屢長劇州入參民部所到而治昭濯重地命爾往守勤政恤民百廢具舉朕以民之安爾擢任今官整飭戎機仍察西廣乃能立威流惠備盡忠誠山谷猛獠聞風而變朕甚嘉焉茲以考績來開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勉思奮勵無替前功

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劉體元貴州清吏司郎中馮岳南京刑部河南清吏司員外郎張珪湖廣清吏司主事沈應龍誥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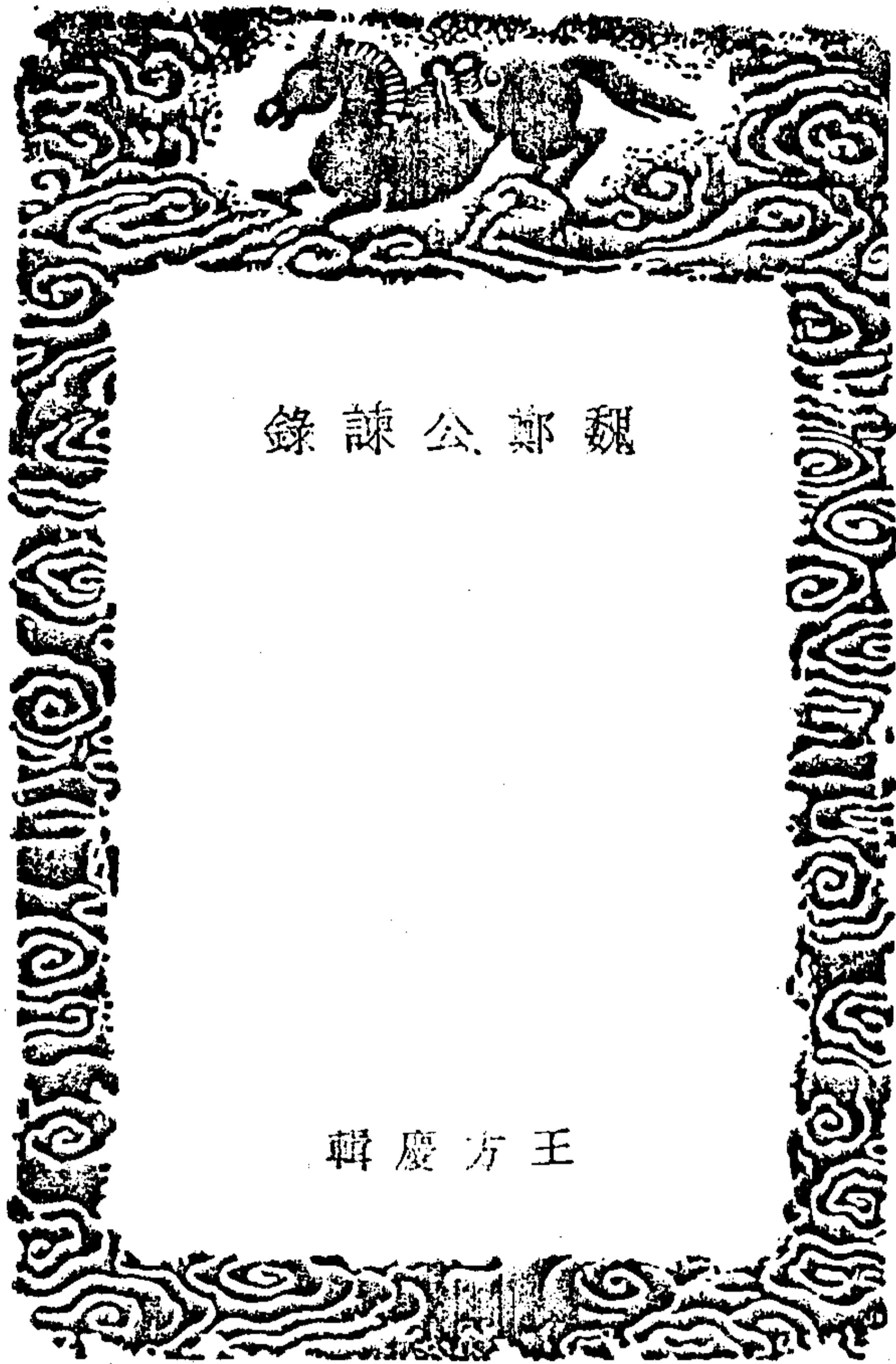
間者天降元祥念中外獄吏奉法不虛民有無辜而繫逮者亟下寬恤之詔仍令三三大臣審克之所以承天休而重人命也憲部諸臣宜知此意爾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劉體元貴州清吏司郎中馮岳南京刑部河南清吏司員外郎張珪湖廣清吏司主事沈應龍以文學決科而能以律令辦事迨居今官敏而益慎公而不苛積歷寔深勤勞備著幾甸之民其將有所恃以安乎茲特授爾體元爾載爾岳爾奉政大夫爾珪爾奉直大夫爾應龍階承德郎錫之誥勅書曰庶獄庶事于罔敢知此周之所以理天下也欽哉其尙監于茲以達朕好生之德

南京戶部尙書錢如京誥

朕聞古者大司徒之職掌邦教以擾民一道德以同俗審茲理財之官實兼敷教之責孰能勝此曰唯爾人爾南京戶部尙書錢如京性志淑均操履莊重文章之美具徵于甲科練達之才推服于倫輩分符劇邑推心愛人引籍憲蓋首公正色俾專藩臬旋長僕臣竭慮爲民而弛張得體塞淵守己而蕃收有方乃進服乎大僚令雜治于中外比朕上念邦賦下恤民艱兼濟取成爰以屬汝無之吾事無傾利源以和四方以親百姓用允副乎倚注尙嘉賴于勤宜茲以大慶草恩特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莫勵乃誠稱茲休渥欽哉

左公應衡成嘉靖壬辰進士以兵部武選司晉尙寶司卿入典誥勅曾明堂成景雲見公爲賦以上

世宗嗟賞，惜命不副。才年三十二，早卒。文集甚多，有風光軒、友竹亭諸稿，並散佚不存。此話勅一卷，乃其裔孫春谷所藏。蓋得之煨燼之餘，而余幸見之。前書既成之後，因亟為續刻之，以永其傳。嘉慶甲子二月，趙紹祖識。



魏鄭公諫錄

王方慶輯

原序

蓋聞主聖於上，臣忠於下，非聖無以納忠，非忠無以感聖。遂觀前載，罔弗由茲。太子太師鄭國文貞魏公，運屬昌期，時逢敘后，迺神迺武，亟虛襟以待諫，將之明之，途竭誠而薦諫，事有必犯，知無不為，故能契叶靈龍，義均魚水，成百代之模楷，固一時之準的。茂躅宏規，已備於青史，片言餘論，或漏於緇綱。雖貞質自然，無假於飾，而高山仰止，有欲增峻。於是採聽人謠，參詳國典，撰成諫錄，凡為五卷，亦猶平仲春秋，不遺其實。錄宣尼家語，兼敘其對問，各為題目，列之如左。唐尚書吏部郎中琅琊王琳撰。

魏鄭公諫錄目錄

卷一

- 諫詔免租賦又令輸納
- 諫復龐相壽任
- 諫武官起服
- 諫科祖孝孫罪
- 諫皇甫德參上書以為訕謗
- 諫西城諸國入朝
- 諫優長樂公主禮數
- 諫權萬紀任心彈射
- 諫於魏州採銀
- 諫遣使西城市馬

卷二

- 諫聘鄭仁基女為充華
- 諫處張君快等死

諫簡點中男入軍

諫斬叱奴罷

諫討擊馮盎

諫決王文楷杖

諫國家愛珠

諫科固川縣官罪

諫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

諫魏王不得折辱貴臣

諫聽諫與貞觀初不同

諫益州北門造綾錦

諫解薛仁方官加杖

諫貴臣遇親王下馬

諫黃顯仁宮官司
諫出韋元方為華陰令
諫高昌不失臣禮
諫西行諸將不得上考
諫禁張士貴
諫內出高昌婦女與薛萬均對事
諫陶豎安有所奏
諫李弘節家人賈珠坐所舉
諫移魏王居武德殿院

諫河南安置突厥部落
諫平高昌以為州縣
諫封禪
諫親格猛獸晨出夜還
諫案驗告訐
諫新羅國獻美女
諫責房玄齡等
諫上書多論綾錦

卷三

對突厥大雪
對大亂之後大可致化
對隋日禁囚
對周孔儒教商韓刑法
對為君之道先存百姓
對奏事戰懼
對西蕃通來幾時
對鐵之為用
對李密王充優劣
對隋煬帝求覓無已
對隋主入突厥界
對喪亂未有如隋日者
對向曉後有一星
對百姓藉我撫養
對兒子常一處
對言者君子之樞機

對北蕃擾亂須發兵
對上封人請親納表奏
對齊文宣何如人
對為政之要務全其本
對西胡愛珠
對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
對百官應有堪用者
對侍臣全無諫爭
對吐谷渾使人權
對隋日山東養馬
對不見讒言
對人君所務寬厚
對人身假令無病
對百姓大似信佛
對無事與公等飲

卷四

對所居殿隋文帝造
對平定四方
對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
對帝王有盛衰
對月令蚤晚有

對周齊末主優劣
對刑法寬猛
對隋大業起居注
對隋末百姓不自保
對讀書善事

卷五

或委公阿黨親戚
霍行斌告變
侍宴於丹霄門
太宗謂侍臣天下安寧
文德后載誕侍宴
讓左光祿大夫
太宗即位有上書者
皇孫載誕侍宴
論十六國諸主優劣
太宗以公比諸葛亮
辭太子太傅
手詔重問
太宗親臨喪
太宗臨朝詔羣臣

對懷州有上封事者
對守文創業
對山崩川竭
對往歲馬料
對慶善樂為文舞
對漢代常以八月選子女
對封禪
對賢人出仕
對加蘭蕃罪
對高麗等三蕃僧求學
權貴疾公
房玄齡考績不平
論止足之分
太宗御西堂宴集
進五代史
太宗移舊閣
太宗幸積翠池賜宴賦詩
上類載氏禮
豫章公主薨
太宗謂侍臣自知者明
手詔問疾
賜殿材為起堂
太宗幸苑西樓觀葬

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耶。但為禮遇失所。遂使人無關志。若多點取人。還充雜役。其數雖多。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為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以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公曰。陛下初即位。詔書云。通租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所司。列為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為天子。國司不為官物。其餘官物。復將何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賦。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欣悅。尋更有敕云。今年白丁。多以役訖。若從此放免。便是虛荷國恩。若已折已輸。並令總納。所免者。皆以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百姓之心。不能無怨。已徵得物。便點入軍。來年為始。何所取信。又其理所寄。惟在縣令刺史。常年檢閱。與觀政。並悉委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朕向見卿固執。疑卿蔽於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是人情不通。朕不審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天下若為致化。乃停取中男。賜金鑿一口。

諫復龐相善任

濮州刺史龐相善貪濁有聞。追還解任。自陳幕府之舊。太宗深矜之。使人謂之曰。爾是我舊左右。今取他物。祇應為貧。賜爾絹百匹。即還向任。更莫作罪過。公進諫曰。相善狼濫。遠近所知。今以故舊私情。赦其貪濁。更加以厚賞。還令復任。然相善性誠。未知愧恥。幕府左右。其數甚多。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太宗欣然納之。引相善於前。謂之曰。我昔為王。與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既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向欲令爾重任。侍臣云。爾若重任。必使為善者皆不用心。侍臣所執。既是。便不得申我私意。乃賜物而遣之。相善默然流涕而去。

諫斬叱奴鷹

侍御史張仲素奏。慶州樂蟠縣令叱奴鷹。盜用官倉。案驗竝實。太宗令斬之。中書舍人楊文瓊奏。據法不合。死。太宗曰。倉糧。朕之所重。若不加以法。恐犯者滋多。公諫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更復有重者。又何以加焉。太宗從之。

諫武官起服

武官丁艱。屢有起服者。公諫曰。國家草創之初。武官不格喪制。天下今既安定。不可仍舊其情。必有金革之事。自有墨綬之經。太宗曰。朕思之。然為武事未息。如不可即止。

諫討擊馮盎

嶺南諸州。奏馮盎反叛。前後奏者數十輩。乃命將軍蘭蒼。中郎將牛勳。等發江嶺數十州兵以討之。公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表瘴癘。山川阻深。兵運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反形已成。無容動衆。太宗曰。嶺南告者。道路不絕。奈何云反。形未成耶。公曰。馮盎若反。即須反。及政要作。中國未甯時。交結遠人。分斷險要。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凡所告者。皆論田洞。此則不反之狀。昭然可知。陛下未有使人親往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明。所以遷延。苟避罪戮。今若遣所司。分明曉諭。彼既懷

魏鄭公諫錄卷一

唐尚書吏部郎中瑯琊王方慶集

諫詔免租賦又令輸納

太宗初即位。詔關中免二年租賦。關東給復一年。又有敕。已役已納。並遣輸了。明年總為准折。公諫曰。臣伏見八月九日。詔率土皆復一年。老幼相歡。式歌且舞。在路又聞有敕。丁已配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至明年。總為准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平分萬姓。均同七子。然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知。皆謂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竊聞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初膺大寶。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如國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為。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為陛下計者。於財利則小益。於德義則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

諫簡點中男入軍

簡點使出。右僕射封德彝等。並欲令取中男。敕三四出。公執奏不可。德彝重奏稱。今見簡點使云。中男內大有壯者。太宗怒。乃出敕。中男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取。公又不肯署敕。太宗召公。作色讓之曰。男若實小。不點入軍。若實大。是其詐妄。依式點取。於理何妨。耶。如此固執。不解卿意。公正色曰。臣聞竭澤而漁。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中男以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然比年來。

誠信。又喜於免禍。必不勞師旅。自至闕廷。太宗乃罷兵。令前蒲州刺史韋叔諧。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淹。充使。既至。盡即遣其長子智戴隨叔諧等入朝。太宗曰。初嶺南諸州。咸言馮盎反。人皆勸朕須振兵威。言者既多。不能無惑。唯魏徵以為千石之弩。不為驥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為蠻夷與動。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但懷之以德。必不召自來。朕命一介使人。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徵不可不賞。乃賜絹百匹。蒲州。漢郡也。今河中府。

諫科祖孝孫罪

太宗謂侍臣曰。人皆以祖孝孫為知音。今教曲多不諧韻。此其未至精妙。為不存意乎。乃敕所司。令定其罪。公進諫曰。陛下生平不愛音聲。今忽為教女樂。差舛。責及孝孫。臣恐天下貽愕。太宗曰。汝等並是我腹心。應須忠正。何反附下罔上。為孝孫為辭。溫彥博拜謝。公及王珪進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置於樞近。今臣所言。豈是為私。不意陛下責臣至此。臣常奉明旨。勿臨時嗔怒。即便曲從。成我大過。臣等不敢失墜。所以每觸龍鱗。今以此為責。祇是陛下負臣。臣終不負於陛下。太宗怒猶未已。懷然作色。公曰。祖孝孫學問立身。何如白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信。臣恐羣臣眾庶。有以窺陛下。太宗意乃解。

諫決王文楷杖

裴寂坐事免。放歸鄉宅。寂表乞住京師。久而不去。太宗大怒。長安令王文楷。坐不發道。令笞三十。公進諫曰。裴寂所為。事合萬死。今陛下念其舊功。不置於法。唯解其官。止削半封。合流之人。尚自給假。況寂放還鄉宅。古人云。進人以禮。退人以禮。臣恐以為文楷識陛下恩貸。見寂是大臣。不時蹙蹙。論其此情。未合得罪。太宗曰。朕令寂拜掃。豈非禮耶。乃釋文楷不問。

諫皇甫德參上書以為諷謗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昨皇甫德參上書。言朕修營洛州。洛陽。宮殿。是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斂也。俗尚高。當是宮中所化也。此人欲使國家不役一丁。不收一租。宮人皆無髮。乃稱其意耳。事既諷謗。當須論罪。公進諫曰。賈誼當漢文之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三。政要作一。賈誼傳。可為痛哭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五。要亦作六。○按唐世說新語記此作。痛哭者三。歎息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心。激切即似諷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也。太宗曰。朕初欲責此人。若責之。則誰敢言者。因賜絹二十四匹。

諫國家愛珠

使者從奚契丹中返者。太宗問其土俗。對曰。最愛肉珠。以數百珠博一馬。太宗曰。何為愛重此物。對曰。穿以繫頸。及交絡身。太宗晒之。公曰。此物誠不足重。人各有所惑。西域諸胡。愛重珍寶。若遇好珠。則傾家市取。乃劈肌膚。藏之於身內。此人有所經過。咸共敬重。其意所須。莫不資給。人聞皆以為笑。然國家今日。亦太重之。太宗曰。魏徵即以為我為一胡也。事皆如此。往者見林邑使人。每且磨沈水等諸香。用塗身體。皆共笑之。以為虛飾。我今愛重此物。與彼亦何異乎。有識者還共笑我耳。安可不深思也。

諫西域諸國入朝

高昌主麴文泰將入朝也。西域諸國咸欲遣使。乃敕胡人厭但紇干。使往西域。引諸國使入朝。公諫曰。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有勞役。則不能安。往年高昌主來入貢。馬糞數百匹。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復加於此也。若任其與販。邊人則獲其利。若引為賓客。中國則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甫安。西域諸國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減千人。使緣邊諸州。將何取給。事既不濟。人心萬端。後方悔之。恐無所及。太宗然其議。乃追厭但紇干還。

諫科圍川縣官罪

或奏云。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奉使九成宮。還至圍川縣。有宮人先舍於令廳。靖等後至。乃移卻宮人。安置靖等。又近有宮人。使至始平縣。縣令已安置訖。右丞裴載家口後至。移動宮人。不加禮敬。太宗聞之大怒曰。此等官職。都不由我。皆由李靖。王珪。等乎。何見李靖。王珪。等如此。見我宮人。都不禮遇。始平官司。空處約等。決杖一百。解官。仍案驗圍川官人。及李靖。等。公進諫曰。李靖。王珪。皆知禮法。必不許移動宮人。自取好處。此或言者過誤。發陛下嗔怒。如其實然。亦可矜恕。何者。李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除僕隸。其委付事理不同。較其輕重。全無等級。又靖。等。出外。官人訪朝廷法式。歸得。陛下問百姓疾苦。靖。等。自不可不與官人相見。官人等亦不得不參。至於宮人出使。不與州縣交涉。唯得供其飲食。自外何所參承。若以此罪責及官人。不益陛下德。徒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也。乃釋州縣之罪。李靖。等。亦疑不問。

諫優長樂公主禮數

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謂房玄齡等曰。長樂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並所鍾愛。今將出降。禮數欲有所加。房玄齡等咸曰。陛下所愛。欲少加之。何為不得。請倍永嘉公主。然永嘉公主。即太宗之妹也。公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即是禮有尊崇。或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謂文德皇后曰。我欲加長樂公主禮數。魏徵不肯。文德皇后聞之大喜。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絹四百匹。詣公宅。宣令。謂公曰。比者常聞公中正。而不能得見。今論長樂公主禮事。不許增加。始驗從來所聞。信非虛妄。願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聞公言。故令將物相賞。公有事即道。勿為形迹也。

諫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

太宗問公曰。朕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否。對曰。貞觀之初。陛下銳情思政。從諫如流。每因事觸類為善。志存儉約。無所營求。比者。造作微多。至於諫爭。時有忤色。以此為有異耳。

諫權萬紀任心彈射

公奏治書權萬紀。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許。為正。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之用。乃聘其姦詐。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正之名。誣房玄齡。斥退張亮。無所肅厲。徒損聖明。道路之人。皆有謗議。臣伏度聖心。必不以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羣臣。若羣臣信挾回。

邪猶不可以小謀大若羣臣素無矯僞空使上下離心以房玄齡張亮之徒猶不得申其枉正其餘疏曠之類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神再思自任二人已來有事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如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以自損乎太宗默然無以應賜絹五百匹俄而姦狀漸露遂免仁發而出萬紀

諫魏王政要作不得折辱貴臣

魏王文德皇后所生太宗特所寵異貴要言三品以上多輕淺政要作王者意欲誣毀公等以激怒太宗太宗大怒御齊政殿引三品以上入作色而言曰我有一口語欲向卿等道往前天子是天子今時天子即非天子耶往前天子兒是天子兒今天子兒即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顛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卿等何為蔑我兒耶我若教政要作之豈不能折辱卿等房玄齡以下戰慄流汗拜謝公正色而進曰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也傳稱王人雖微列諸侯之上諸侯用之為公卿若不為公卿則下土之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為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之所敬異如其小小不是魏王何得折辱若國家綱紀替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魏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無禮尋皆罪黜不可為法亦不足道太宗聞之喜形於色謂羣臣曰凡語理到不可不服朕之所言身之私愛魏徵所言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謂理在不疑見魏徵所論方始覺屈也人君發言亦何容易

諫於魏州採銀

魏州統軍裴師利奏諸山大有銀鐵採之極有利益救殿中少監趙元楷令諸國府衛士及百姓採之類為勞擾公進諫曰昔堯舜置鑿於山投珠於谷所以崇名顯號見稱于禮陛下巍巍盛德思與堯舜比隆擬定大功遠踰湯武之烈所急在於仁義所寶豈是珍奇珍奇既積仁義必損且勞役衛士與下爭利人

不見德將何取焉太宗深納之即令停廢

諫聽諫與貞觀初不同

太宗御兩儀殿謂公曰朕比來所行得失所布政化何如昔年對曰若威之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論若德義潛通人心悅服比於貞觀之初相去又亦甚遠太宗曰遠夷來朝應由德義所加德義不如昔時功業何以得益公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為心今以海內無虞漸更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是不如往時太宗曰今所行與往何以為異公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爭悅而從之四年以來不悅人諫雖僂聽受而終有難色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公遂指陳之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罪死孫伏伽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遂賜蘭陵公主園准錢百萬或曰所言尋常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某州司戶參軍柳雄於隋資安加等級人有言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當與死罪遂固言是真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僞將處雄死少卿戴胄奏云法止合徒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但與死罪胄曰陛下即不時殺非臣所及付臣法司法不

合死不敢酷濫陛下作色遣殺胄爭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欣然赦之曰曹司但能為我作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者某縣丞皇甫德參上書有忤聖旨陛下以為勸諫臣奏稱賈誼當漢文之代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三見長太息者五見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諂於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然意甚不可此是小難於受諫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之時都自言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始覺志意漸移公但常保此心朕終不違公語也

諫遣使西域市馬

太宗遣使西域立葉護可汗又別使齎金帛歷諸國市馬公諫曰今發國使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定即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以為深怨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馬市既不可得縱得馬亦遠路無從但使彼安甯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以安之乎乃償其道路之費而反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為皆逸擬政要作三王之上奈何至於此事欲為二帝之下乎魏文帝欲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珠不求自至求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如不能慕漢文之高行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欣然而止

諫益州北門造綾錦

益州及北門造綾錦金銀等作公諫曰金銀珠玉妨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勝其恥

魏鄭公諫錄 卷二

一四

蜀王妃父楊譽，號婢，爲都官郎中薛仁方留問，未及與奪，其子爲千牛，於殿庭自刎云。五品已上，不合留身，以臣父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斷決。淹歷歲年，太宗聞之，大怒曰：知是我之親戚，猶作如此艱難，不可容也。即令杖仁方一百，免所居官。公進諫曰：城狐社鼠，皆是微物，爲其所憑恃，除之不易。況外家公主，舊號難理，漢晉已來，莫能禁禦。武德之中，已多驕逸。陛下登極，方已肅然。仁方既是職司，能爲國家守法，豈可橫加嚴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此事，唯陛下一人，備預不虞，爲國常道。豈以水未橫流，便可自毀隄防？臣竊思度，未見其可。太宗曰：誠如公言，向未思耳。然仁方專擅，禁不奏聞，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答三十放之。

諫處張君快等死

刑部奏張君快、歐陽林謀殺蘇志約取銀，君快不下手，貞觀九年三月赦，劫賊不傷財主，免死配流。經門下奏定，刑部郎中高敬言舉斷合死，門下執依前奏，尙書任城王道宗錄奏，太宗謂侍臣曰：國有常典，事迹可明，何得各爲意見，弄其文墨，因令御史勘當，御史奏之，太宗曰：君快等謀爲劫殺，何得免死？因令殺之。公進諫曰：據律，劫殺傷財主者皆死，謀殺之條，元謀者斬，下手者絞，餘皆配流。劫賊重謀殺，輕殺是一時之恩，劫賊不傷財主，免死配流，則君快從重法被寬，而刑部於後從輕法斷死，臣實有疑。太宗曰：幾人行劫，公對曰：三人下手者處死罪，太宗令議，議定奏聞，太宗曰：三人謀，從二人之言，因令配流。

諫貴臣遇親王下馬

魏王師王珪奏，准令三品以上，遇親王於道不下馬，今皆失於儀準。太宗怒曰：爾等並自尊貴，卑下我子，此爲非法，我不能行。公諫曰：自古迄今，親王在京師者，班次三公，吏部尙書侍中，中書令，並三品也。若此等爲王下馬，王又不可安，然訪諸故事，則無可准行之於今。自墮國法，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朕百年之後，以爲君也。然則人之存亡，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立嫡孫，若無嫡孫，即立諸子，以此而言，亦須崇敬比孫，於我不亦近乎。公曰：般家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覬覦，塞禍亂之源本，爲國家者所宜深慎。陛下尙貴王珪，乃忿怒肆情，不可以聞於臣庶。太宗怒乃解。

諫責顯仁宮官司

太宗東巡，將入洛，次顯仁宮，宮苑官司，多被責罰。公進諫曰：陛下今幸洛州，爲是舊征行處，喜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人，未蒙德澤，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或以不爲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存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每命在下，多作獻食，好爲供奉，倘不好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爲無限，遂至滅亡。此非載籍所傳，陛下目所親見，爲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須戰戰兢兢，每事儉約，參蹤盛烈，貽訓子孫，奈何令在下之人，悔不爲奢麗也。陛下若以爲足，今日不當足矣，爲不足，萬此亦不足矣。太宗大驚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而今而後，庶無此事。

諫河南安置突厥部落

代國公李靖、英國公李勣等，擊突厥牙，破之，其部落或投延陁，或投西域，而多歸降者。太宗欲於河南處

魏鄭公諫錄卷二

諫聘鄭仁基女爲充華

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年十五六，有容色，文德皇后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爲充華，詔已施行，册使將行，公聞已許嫁陸氏，遽進諫曰：陛下爲人父母，子愛萬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爲心，故君處臺榭，則欲人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人無飢寒之患，願嬪御則欲人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而無顧問，播之四海，豈爲人父母之義乎？臣所傳聞，或未指之，恐虧盛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問之，大驚，乃手詔答之，深自剋責，遂停册使，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部尙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等，內外羣臣，奏稱許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即止。陸爽又抗表云：其父存日，與鄭家還往，時相贈遺資財，無婚嫁交涉。太宗謂公曰：羣臣或阿順旨，陸氏何爲分疏？公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謂也？公曰：太上皇昔平都城，得辛處儉婦，處儉時爲太子舍人，太上聞之不悅，遂令東宮出爲萬泉令。政要作萬年縣每恐懼不全首領，此陸爽謂陛下今雖容之，恐陰加譴責，所以反覆自陳，不足多怪。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

諫解薛仁方官加杖

魏鄭公諫錄 卷二

一三

魏鄭公諫錄 卷二

一五

之公諫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也。此是上天剿絕。宗廟神武。且其積代為寇。百姓冤讎。陛下以其歸降。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之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為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滋息自倍。居我肘腋。市廛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居以河南也。溫彥博曰。不然。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服滅。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憫。而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恐甚謂不可。遣居河南。初無所患。所謂死而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叛逆。公曰。不然。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郭欽江統。請逐塞北。武帝不納。欽統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瀛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彥博又曰。不然。聖人之道。無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我援護之。使居內地。指麾教導。示以禮法。數載之後。自為農夫。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部。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遂用彥博計。

諫出韋元方為華陰令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使過。所供遲晚。給使奏之。太宗大怒。出元方為華陰令。公進諫曰。帝王震動若雷。雷霆須當罪。何得妄發。前為給使夜行。遂出敕書。事似軍期。誰不驚駭。但官者之徒。古來難狎。輕為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所宜深慎。太宗深納其言。

諫平高昌以為州縣

高昌平。太宗欲以為州縣。公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主先來朝謁。自後屢有商胡稱其過絕貢獻。不禮大國。遂使王誅再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而撫之。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人。威德被於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當須千餘兵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遺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鐵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

諫高昌不失臣禮

太宗謂侍臣曰。高昌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自內懼。今欲永隆功業。唯在上下不驕。進拔忠。譽以自匡。正黜貪殘。用忠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三道。守茲寶位。公進言曰。臣觀古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懼。採芻蕘之言。從忠諫之策。天下既安。恣情肆欲。甘樂諛諛。惡聞正諫。張良漢王。畫計之臣。及高祖為天子。廢嫡立庶。良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終不敢復言。況陛下功業之盛。以漢高祖方之。彼不足言。唯即位十有五年。聖澤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安危係意。方欲納用忠良。開正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齊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並飲。桓公謂叔牙曰。曷不起為寡人。叔牙奉觴而起曰。使公無忘出而在於莒也。使管仲無忘束縛在於魯也。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不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笑謂公曰。朕不忘叔牙之為人。

諫封禪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太宗欲封泰山。數與房玄齡等言。及封禪。太宗欣然。於是羣臣咸稱述功德。以為時不可違。今日行之。臣等猶謂其晚。公諫以為不可。太宗曰。朕欲公極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功高矣。德未厚耶。曰。德厚矣。華夏未安耶。曰。安矣。遠夷不慕義耶。曰。慕義矣。嘉瑞不至耶。曰。至矣。年穀不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為不可。公對曰。陛下功高矣。人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旁流。諸夏又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爵羅猶密。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為未可。臣未敢遠譬。且借喻於人。今有人長患十年。疼痛不息。醫療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只十年。陛下為良醫。除其疾。雖已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為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已東。暨乎海岱。蓋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甯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乎。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警。又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懇。亦有與人之誦。乘無以奪。於是乃止。

諫西行諸將不得上考

太宗考三品已上。令公省其當否。有所疑者。輒於狀旁注帖。西行諸將。並不得考。公乃諫曰。臣聞採尺璧者。棄其微瑕。錄大功者。不論細過。西行諸將。雖無大功。君集萬均。克平寇亂。不辱國命。跋涉艱阻。來往二年。考其勤勞。與在家者不異。若使人無怨。亦不可勸。勸將來。臣愚以為西行諸將。君集萬均以外。五品已上。有功勳無罪。殿者。其考更斟酌。匪唯一事。得所。足以勸後人。太宗從之。

諫親格猛獸晨出夜還

太宗幸同州校獵。親格猛獸。晨出夜還。公諫曰。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為戒。昔漢文臨崩。欲馳下。袁盎攔轡曰。聖主不乘危。不微倖。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若欲自輕。其奈高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諫曰。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宜亦然。卒然遇逸才之獸。駭不存之地。雖有烏獲之猛。逢蒙之技。不可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時。因留射獵。薛廣德奏稱。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今日撞亡秦之箱。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亟返宮。上即日還。臣竊思此數帝之心。豈同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己。從臣下之言者。志在為國不為身也。臣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乘之尊。時行荒野。踐深林。涉豐澤。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釋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羣僚兆庶。太宗曰。昨夜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今以後。深用為戒。

諫禁張士貴

太宗因教習不整。遣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士貴坐杖輕下吏。公諫曰。臣在外竊聞大將軍張士貴。坐行杖阿縱。送付大理。臣以為教習不整。官司誠合重責。但將軍之任職在爪牙。委以心符。取其誠效。

行杖小有不稱。未是將軍之罪。且使將軍執杖。已不可為後法。又以杖輕加責。彌復驚駭物情。假令推得阿私。終恐有虧聖德。太宗大笑。遂令釋之。

諫案驗告計

太宗聽告計之言。案驗多謬。公進曰。凡欲致化。必在上下相親。朝廷輯睦。今則告計者進。過惡者不齒。君子苟免。小人遂志。莫相勸誠。任其是非。國俗如此。何以求化。太宗納之。

諫內出高昌婦女與薛萬均對事

或告大將軍薛萬均平高昌日。與高昌婦女有私。敕大理卿孫伏伽推鞠。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對問。公諫曰。萬均兄弟。誠款早著。茲私之事。虛實難明。若罪狀顯然。錄付伏伽自了。若是無指的。萬均必是有辭。遣大將軍與破亡婦女對辨。姦穢辭既不伏。聽者必疑。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故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客。且楚莊秦穆。並夷狄之諸侯。列名五伯。垂芳千祀。況陛下以萬乘之主。道高堯舜。作之不法。何以示遠。太宗納其言而罷焉。

諫新羅國獻美女

新羅國獻美女。公諫曰。臣一昨在內。略聞新羅國重更進女。未委逗留計。蕃夷獻女。誠不足怪。但今日受納。實非其時。道路傳聞。必生橫議。若微虧聖德。悔不可追。且願詳擇事宜。以禮告示。申其使人誠款。必不得已。然後遂其所欲。則遠夷悅服。人無勝言。太宗喜形於色而遣之。

諫閣豎妄有所奏

閣豎使還。妄有所奏。發太宗甚怒。公進諫曰。閣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潛。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所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其原。太宗笑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

諫責房玄齡等

房玄齡高士廉。問少府監竇德素。北門近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大怒。謂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門小小營造。何預君事耶。玄齡等拜謝。公進曰。臣不解陛下所責。亦不解玄齡等拜謝。玄齡等並是大臣。即陛下股肱。耳且有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臣所不解。且所為有利害。役功有多少。陛下所為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為若非。當奏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也。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諫李弘節家人賣珠坐所舉

桂州督李弘節身死之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言於朝曰。此人平生之日。宰相皆言其清。其家今既賣珠。所舉者。豈得無罪。救案之。公諫曰。陛下生平疑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為國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有一匹麻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沒。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為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旁責舉人。雖云疾惡情深。是亦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

恐有譴聞之。必生橫議。伏願留心再思。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諫上書多論綾錦

或有上書者。太宗覽之。謂侍臣曰。比來多論綾錦。卻不言獵射。公對曰。綾錦雖陛下所好。比之猶差從禽。不強人所不能。古人有言曰。道所以不言。言亦知不可得。太宗笑曰。理實當然。魏徵之言。亦何由可得。

諫移魏王居武德殿院

太宗移魏王於武德殿院。公諫曰。此殿在內。處所寬閑。參奉往來。極為便近。王既是愛子。陛下常欲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是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異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甯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欣然從之。

魏鄭公諫錄卷二

對突厥大宴

北蕃歸朝人奏稱。突厥境內。大寒雪。人飢。羊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其人情大惡。太宗聞之。謂公曰。觀古來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虐。任小人。則亂。突厥所信任者。並共卿等見之。略無中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欲。為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卿以為何如。公對曰。昔晉文侯問李克。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戰數勝。戰數則人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馭疲人。不亡何待。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衆內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然之。

對北蕃擾亂須發兵

太宗謂公曰。今北蕃擾亂。須發兵收取河南地。公對曰。突厥雖亂。未甚指的。必其牙所有事。自不敢住在河南。臣愚請更詳審。太宗曰。古有好仁義而亡者。有好戰伐而滅者。朕意止欲安靜。得非病耶。公對曰。靜者為化之本。

對大亂之後大可致化

太宗論自古政化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化。公對曰。不然。人居安樂則驕逸。驕逸則思亂。思亂則難化。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然則亂後易教。猶飢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

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亂之後將求致化。甯可造次而望乎。公對曰。此指常人不在聖哲。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信。不為過。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右僕射封德彝等咸共非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亂國家。公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復致太平。九黎亂德。顛項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化。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日。則得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日。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甯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然咸以為不可。太宗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契丹靺鞨內附。突厥破滅。部落列為編戶。太宗每謂侍臣曰。貞觀之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勸我而已。我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甯。遠夷賓服。突厥萬代以來。常為勍敵。今頭首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不動干戈。數年之間。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又復謂公曰。玉雖有美質。在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約我以仁義。弘我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匠。唯惜不得使封德彝見之。公再拜謝曰。匈奴破滅。海內康甯。自是陛下威德所致。實非羣下之力。但喜逢明聖。不敢貪天之功。太宗曰。朕能任公。公稱所委。其功獨在朕乎。何敢飾讓也。

對上封人請親納表奏

上封人多請太宗親納表奏。以防壅塞。太宗問公。公對曰。觀此人意見。殊乖大體。若請陛下不任百司。親庶事。豈惟朝堂一所。則州縣之務。亦須陛下親斷。

對隋日禁囚

太宗論日禁囚。公對曰。臣昔日在隋時。聞有盜發。煬帝令士澄捕之。但有疑。即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張元濟怪之。試尋其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縱被放出。亦遭推勦。不勝苦痛。虛以自誣。元濟因此更事尋究。二千內。唯有九人不明。又按驗九人。四人非賊。有司不敢執奏。遂並殺之。太宗曰。非唯煬帝無道之君。臣下亦不盡忠。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苟行諂佞求悅譽乎。君臣如此。何能不败。賴公等共相輔弼。遂得國圖空虛。欲公等善始令終。當如今日。

對齊文宣何如人

太宗謂侍臣曰。齊文宣何如人。公對曰。非常顛狂。然與人共爭道理。自知短屈。即能從之。臣聞齊時魏位先任青州長史。嘗使梁遠。除光州長史不就。楊遵彥奏之。文宣帝大怒。召而責之。位曰。臣先任青州大藩長史。今有使勞。更無罪過。反授小州。所以不就。乃願開遼遼。此漢有理。因令舍之。太宗曰。往者祖祖尚不肯受官。朕遂殺之。宣帝雖顛狂。尚能容止。此事朕所不如也。祖尚不受處分。雖失人臣之禮。朕即殺之。大是傷急。一死不可再生。悔無所及。宜復其官。隆。

對周孔儒教商韓刑法

魏鄭公諫錄 卷三

二五

太宗曰。周孔儒教。非亂代之所行。商韓刑法。實清平之稅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概也。公對曰。商鞅韓非。申不害等。以戰國縱橫。間諜交錯。禍亂易起。誦詐難防。務深法峻。刑以遏其忠。所以權教於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

對為政之要務全其本

太宗與貴臣宴於丹霄殿。謂羣官曰。為政之要。務全其本。若中嗣不靜。遠夷雖至。亦何所益。朕與公輩共理天下。令中夏又安。四方靜肅。並由公等咸盡忠誠。共康庶績之所致耳。朕實喜之。然安不忘危。亦兼以懼。朕見隋煬帝篡祚之初。天下強盛。棄德窮兵。以取顛覆。頃利近者。足為強大。意既盈滿。禍亂斯及。喪其大業。為臣於朕。業謹可汗。亦大強盛。自恃富貴。通使求婚。失道怙亂。奄致破滅。其子既立。便肆猜忌。眾叛親離。覆基絕嗣。朕雖不能遠慕堯舜禹湯之德。自睹此輩。何得不戒懼乎。公等輔朕。功績已成。唯當慎以守之。自致長保。並宜勉力。事有不可。則須明言。君臣同心。何得不理。公對曰。陛下弘至化。安天下。可謂功已成矣。然每睹非常之虞。彌切慮危之心。自古至慎。無以加此。臣聞鮑叔飲桓公酒。祝曰。君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在魯。甯戚無忘飯牛。陛下居安思危。在治思亂。無忘之念。過牙叔之願矣。臣聞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明詔獎勵。足使儒夫立節。

對為君之道先存百姓

太宗問拓設使人曰。拓設兵馬。今有幾許。對曰。見有四千餘兵。舊有四萬餘人。太宗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脛以自啖。腹飽而身斃。又曰。身安天下安。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表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須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叛離亦興。朕每思此。不敢放逸。公對曰。古者聖哲之王。亦近取諸身。遠體諸物。昔楚聘晉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古之大義。

對西胡愛珠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胡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咸曰。貪財損己。實為可笑。太宗曰。勿惟笑胡。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辱。何異西胡之愛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疏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修自賢。身死匹夫。亦為可笑。公對曰。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於此。丘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輔。庶免人笑。

對奏事戰懼

太宗謂侍臣曰。朕見胡裴始畢上書。論西蕃事。意頗有情理。朕與共語。非常戰懼。今奏一事。不應如此。公對曰。天顏俯臨。豈得不懼。臣見在外諸司。欲奏事者。先三五日。反覆尋思。及其臨奏。三分不能道得一分。尋常易事。尚難如此。況諫爭之人。出言皆是觸忤。賴蒙陛下假其顏色。若不如。此。理終不申。

魏鄭公諫錄 卷三

二七

對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

太宗曰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但為威勢既高下情不能上達加以小人君子雜處其朝任不得人遂至滅亡公對曰巧佞忠正無代不有但相時君所好而進若用忠正則理用邪佞則亂必然之理也太宗曰為帝王者必須慎其所與只如鷹鷂鞍馬聲色殊味朕若欲之隨須即至如此等事常敗人正道邪佞忠正亦在時君所好若任不得賢何能無滅公對曰臣聞齊威王問淳于髡曰寡人所好與古者聖王同否髡對曰古聖王所好有四今吾王所好唯有三種古者好色王亦好之古者好馬王亦好之古者好味王亦好之古者好賢王獨不好齊王曰今無賢可好也髡曰古之美色即有西施毛嫱奇味即有龍肝豹胎善馬即有飛兔綠耳此等今既無之王之廚膳後宮外廐今亦備矣王若以今之無賢未知前代之賢得與王相見否太宗深然之

對西蕃通來幾時

太宗嘗御瑤池殿顧謂侍臣曰西蕃通來幾時公對曰禹貢云西至流沙又云西戎即彼不明城域所至漢武帝置燉煌張掖等郡自此以後漸通西域太宗謂羣臣曰朕聞漢武帝時為通西蕃中國百姓死者大半此事著在史籍不能具道但隋後主欲開蔥嶺已西鎮守俱未嘗死者道路相繼如開流沙已西仍有隋破壞車轂其邊即有白骨狼藉北築長城東渡遼水征伐不息人無聊生天下叛之聚而為盜楊帝安然恣其所欲遂至滅亡祗為不聞其過朕以此事永為鑒戒今與諸公共理百姓但有不可行即向朕言勿得面從苟相悅譽且朕素無學術不嫻政道一日萬幾不能盡經耳目所有處斷恐獨見不明致有失所以委公等公等善相輔弼使兆庶得所此乃長保富貴蔭及子孫若尸祿曠官苟貪榮利必加黜辱終不容舍朕既以漢武帝後主為龜鏡公等亦須常將此事相規諫也羣臣並拜謝公進曰陛下思弘至化砥礪羣下臣等敢不竭股肱之力但恐識度愚淺無益萬分臣聞漢武帝承五代之資天下無事府庫充實士馬強盛遂思聘其欲以事四夷開葷醬而開邛笮貪良馬而通大宛北逐匈奴南征百越老弱疲於轉輸丁壯死乎軍旅海內騷然戶口減半至於國用不足府庫空虛乃權估鹽鐵征稅關市課筭舟車告緒賣爵侵漁百姓萬端俱起內外困窮無以給邊費議以營田代卒冀以助軍迄於暮年方始覺悟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民侯僅以壽終幾及大亂煬帝恃其強盛思欲追蹤漢武戎車屢動人不聊生十餘年間亡身戮國陛下威加海外無遠不臻深惟二主以為殷鑒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等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太宗曰朕遇千慮一失必望有犯無隱

對百官應有堪用者

太宗曰百官之內應有堪用者朕未能知之不可造次為天下主誠亦難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觀出一言即為天下所聽用得好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皆誹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審悉公對曰舉選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先訪其行審知其善然後任之假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

雖幹為惠極多但亂代唯求其材不顧其行太平必須材行俱備始可任用也

對鐵之為用

太宗曰鐵之為用無處不須至於金銀玩好而不知何人皆愛之公曰兵杖農器非鐵不可金銀珠玉惟有豐年人以為貨故諺云豐年珠玉儉年穀粟太宗曰正為善人愛不可全棄

對侍臣全無諫爭

太宗謂孫伏伽曰今以公為諫議大夫必須獻可替否又謂侍臣曰公等全無諫爭公對曰昔者齊景公射不中的而左右俱稱其善景公曰自晏子死不復聞寡人之過弦章對曰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君若以譽為忠則人皆嬰子陛下每稱述忠諫之士若有事須獻替誰敢不盡其忠

對李密王充優劣

太宗問曰義舉之初國家雖有關中王充李密各自割據當此之時諸君所事之主誰優誰劣公對曰李密智計英拔而器度局小戴胄奏稱王充言議分明繁而寡要為化但為一時之利不堪思其後圖太宗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若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實可為戒公等宜念公忘私榮名高位可以長守公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常以此為政天下不得不安四海不得不樂

對吐谷渾使人懼

吐谷渾使人請婚唐儉奏稱其使大懼太宗曰公等以此言虛實公對曰今四方諸國並為陛下臣妾若發一使遣諸國征之立即敗亡何得不懼也

對隋煬帝求覓無已

太宗曰隋煬帝求覓無已內則淫蕩於聲色外則勦人以黷武遂至滅亡朕睹此但以清淨撫之今百姓自言安樂豈知朕之力也公對曰堯人擊壤而歌亦云帝有何力於我哉只將此事以為太平百姓亦不知由主上安之也太宗曰朕今安養百姓豈求其知但論理亂在時君耳公對曰此事非知之難終行之難

對隋日山東養馬

太宗曰隋日山東養馬一匹百餘貫錢公對曰當時官人因自販馬粟麥既賤立限令市非理督責乃至破其產業官人馬盡便寬其日月百姓不堪所以聚而為盜太宗謂侍臣曰朕身不下殿堂而四夷賓服此之功業實所重惜思安其術未嘗一日忘也朕見隋煬帝都不以官人違法為意性多猜忌惟慮有反叛者朕則不然但慮公等不遵法式致有冤滯每見告密之徒殊不挂意宜體此心務以德養人即是勿毀之道公對曰陛下平定宇內實如詔旨今功業既成天下已安而日慎一日務以德勝臣等雖恐致不奉禮聖意太宗又謂蕭瑀曰卿在隋時數見皇后否瑀對曰自其兒女不得相見臣何人也輒得見之公曰臣聞煬帝特不信齊王常有中使察之奏其飲譫則曰經營何事稱意若其不悖則曰彼將有他念

故爾父子之間且猶至是而況他人乎太宗曰今朕視正道勝煬帝知齊王遠矣

對隋主入突厥界

太宗曰大業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馬之強自古以來不過一兩代耳大業之末胡人極盛今一衰弊並為我擒以此觀之富貴不可驕逸也公對曰天下安危惟在為政善惡臣觀隋氏突厥之敗實由貪殘放逸陛下居安思危故得天下靜謐

對不見謏言

太宗謂侍臣曰比三兩月來不見公等謏言未知以朕不可諫爭隱而不言為是庶事咸得不須論也公對曰陛下每見一事即為鑒戒臣等深識聖情必事理有違豈敢隱而不奏然比來大使既出內外無事所以不論貞觀八年分遣大臣為諸道觀察大使凡十三人

對喪亂未有如隋日者

太宗曰古來雖復時遭喪亂未有如隋日者朕皆平之功何如古人公對曰前代雖逢喪亂皆有牧宰割據不過數歲即有所歸至於隋末天下鼎沸百姓塗炭經十餘年陛下應天順人一時平定此乃再造天下重立區夏此之功業古人未有

對人君所務寬厚

太宗謂右僕射李靖等曰人君之道惟在寬厚非但刑戮乃至鞭撻亦不欲行比每人嫌朕大寬未知此言可行否公對曰古來帝王以殺戮肆威者實非久安之策臣等見隋煬帝初有天下亦大威嚴而官人百姓造罪未一今陛下仁育天下萬姓獲安臣下雖愚豈容不識恩造太宗曰公等假以為非朕終不改此志

對向曉後有一星

太宗謂李靖等曰今日向曉復有一星出東方舊者合昏沒何因更有此星又曰掃星公對曰典籍所載有長星有彗星有彗星長星其形極長彗星小短彗星如掃形今人所謂掃星即是彗星公又奏曰臣聞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消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覆思量深自剋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

對人身假令無病

太宗曰夫人之身假令無病不免有疥癬及時有小惡處用人求備理實為難公對曰自古為政但舉大體堯舜之時非全無惡但為惡者少桀紂之代非全無善但為善者多譬如百尺之木豈能無一枝節今官人居職豈能全不為非但犯罪者少即是造化

對百姓藉我撫養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今天下百姓藉我撫養先須令我安穩今上封者惟道九成往來百姓辛苦公對曰陛下意存容納許其進言則安處多不妨時有可錄陛下所有短長此人多不肯隱但容納之亦是善事

對百姓大似信佛

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人欲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其上書公對曰佛法本貴清淨以退浮競且道俗事既不同昔釋道安一時名德符永固與之同與權翼以為不可釋惠琳非無才俊宋文引之升殿顏延之云此三台之位豈可使利餘之人居之今陛下若欲崇信佛教豈須日別見道人

對兒子常一處

吳王恪奉見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於兒子常欲一處但家國事義實亦不同欲令其子孫代代相繼且又絕其親親朕今供養太上皇與私亦異以鎮撫四海不貽太上皇憂為孝則天子之孝也公對曰臣聞孝行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今陛下立身揚名富有天下華夷安泰此實大孝豈同進饘粥侍左右之孝也且以四海之主豈比庶人若與子孫同在一處非所以保根固本之策

對無事與公等飲

太上皇幸兩儀殿內外羣臣奉見太上皇還西宮太宗從至太安宮還願謂長孫無忌等曰今天下無事侍太上皇與公等同宴可謂至樂然朕若與公等忘政事但歡宴蓋非常安之法公對曰陛下前宴之後猶不忘庶政古者堯舜禹湯所以太平實用此道太宗因曰古之人君處廟廟居逸樂臣下一事失所便棄前功解免黜放急處如此公對曰人君發怒於一臣將行刑罰而能念其舊功者鮮矣陛下今發德音臣等幸甚

對言者君子之樞機

太宗曰朕每思言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匹夫之間出言不善人或記之成其恥累朕則四海之主出一言失所虧損豈同匹夫者耶公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古人以為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之所戒慎

不理者。今遠方慕化。並由陛下克己自脩。所以夷狄咸知效命。

對刑法寬猛

太宗御太極殿大赦。因謂侍臣曰。為君極難。法若急。恐濫及善人。法若寬。則不肅。茲究寬猛之間。若為折衷。公對曰。自古為政者。因時設教。若人情似急。則濟之以寬。如有寬慢。則糾之以猛。時既不常。所以法令無定。

對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

太宗曰。朕常思自古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政化過於堯舜。及其所行。則與堯舜相反。如秦始皇亦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國已後。纔免其身。至子便失其國。桀紂幽厲亦皆喪亡。朕為此不得不懼。且天下百姓傾耳側目。唯看善惡。朕豈得不自思之。公對曰。自古以來。人君為難。祇為出言。即出善惡。若人君出言欲聞己過。其國即興。若出言欲人從己。其國即喪。古人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正為如此。但天下人皆自進於陛下。以榮其身。若正人即欲以正道輔佐。佞人即欲以邪道自媚。工巧者則進奇服異器。好鷹犬者。即欲勸令畋遊。所欲自進者。不覺為非。皆言為是。若陛下常守正道。則姦人不能自效。如開其路。則人人欲逐其心矣。太宗曰。然。

對隋大業起居注

太宗問侍臣。隋大業起居注。今有在者否。公對曰。在者極少。太宗曰。起居注既無。何因今得成史。公對曰。隋家舊史。遺落甚多。比其撰錄。皆是採訪。或是其子孫自通家傳參校。三人所傳者。從二人為實。又問隋代誰為起居舍人。公對曰。崔祖濬。杜之松。蔡允恭。虞南等。每見虞南說祖濬作舍人時。大欲記錄。但隋主意不在此。每須書手紙筆。所司多不即供。為此私將筆抄錄。非唯經亂零落。當時亦不悉具。

對帝王有盛衰

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來帝王。有盛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其過。以至於滅亡。朕在九重之中。不能徧覽天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使不存意。公對曰。自古亡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遂能留心政道。常如臨深履薄。國家歷數。自然靈長。臣等濫當重任。今又親蒙誠勸。唯知自勵。敢不盡心。

對隋末百姓不自保

太宗曰。隋時百姓。假有財物。豈能自保。自我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產業。守其資財。即我所賜。向使我徵求無已。雖數賞賜。亦不如不得。公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有何力於其間哉。今陛下如此。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矣。又奏曰。昔晉文公出敗。逐獸。賜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汝。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命曰。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大海之中。厭而數移。徙之小澤。則必有網弋之憂。龜鼈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釣射之憂。今君逐獸。賜

魏鄭公諫錄卷四

對所居殿隋文帝造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所居殿。隋文帝造。已經四十餘年。損壞處少。唯承乾殿。是煬帝造。工多覓新奇。斗拱至小。年月雖近。破壞已多。今為政更欲別作意見。亦恐似此屋耳。公對曰。昔魏文侯時。租賦歲倍。有人致賀。文侯曰。今戶口不加。租賦歲倍。此由課斂多。譬如皮熟之令。大則薄。令小則厚。理人當亦如此。由是魏國大化。臣今量之。陛下為政。百吏賓服。天下已安。但須守今日化道。亦歸之於厚。此即是已足也。

對周齊末主優劣

太宗謂公曰。昨進周齊史。看末代之主。為惡莫不相似。俱至滅亡。然兩主若為優劣。公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即別。齊主懦弱。政出多門。上下相蒙。遂至亡國。周主立性凶強。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而論。齊主為劣。

對平定四方

太宗謂侍臣曰。計朕平定四方。憂勤百姓。雖不及前代舊王。比煬帝故應萬倍。但君臣相須。事同魚水。然魚不得水。則不立。水無魚則廢。世有理亂移易風俗。終自如舊。固知國家唯藉臣佐。及百姓共相翊戴。方得保其尊榮。公對曰。昔楚王召詹何為相。何曰。唯解脩身。不解理國。王又遣使重請。何曰。未有身正而國

入至此。何行之大遠也。文公曰。善。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尊天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對月令蚤晚有

太宗謂侍臣曰。月令蚤晚有。公對曰。今禮記所載月令。起自呂不韋。太宗曰。但爲政專依月令。善惡復皆如所記否。公對曰。秦漢已來。聖主依月令事多矣。若一依者。亦未有善。但古者設教。勸人爲善。所行皆欲順時。善惡亦未必有此。太宗曰。月令既起秦時。三皇五帝。並是聖主。因何不行月令。公對曰。計月令起於上古。是以尙書云。敬授人時。呂不韋止是脩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

對讀書善事

太宗問曰。朕比讀書。所見善事。並即行之。都無所疑。至於用人。則善惡難別。故知人極爲不易。朕比任使公等數人。何因政化。猶不及文景。公對曰。陛下留心政道。委任臣等。逾於古人。正由臣等庸短。不能副陛下所寄。若論四夷賓服。天下無事。古來未有似今日者。至於文景。不足以方聖德。公又曰。自古人君。初爲政者。皆欲比於堯舜。及天下既安。即不能終其善事。人臣初被委任。亦欲盡心竭力。及得富貴。即欲保全官爵。若使君臣常不懈怠。豈有天下不安之理。太宗曰。確論至理。誠如公言。

對弘演內肝

太宗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留其肝。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內懿公之肝。今欲求其人。不可得也。公對曰。在君待之而已。昔豫讓爲智伯報仇。欲刺趙襄子。襄子執而獲之。謂讓曰。子昔不事范中行乎。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質智伯。不爲報仇。今爲智伯何也。讓答曰。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在君禮之而已。何患無人。

對懷州有上封事者

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有上封事者云。何爲常差山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即日徭役。似不減隋時。懷洛已東。彫殘。人不堪命。而收獵尤數。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遊畋。是不得復至洛陽矣。夫四時蒐狩。既是帝王常禮。今幸懷州。秋毫無干於百姓。凡上書諫爭。自有常準。臣貴有辭。主貴能改。如斯誣毀。有似呪詛。公對曰。國家開正言之路。所以上封者極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片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得肆醜詞。臣諫其君。甚難折衷。從容諷勸。使之孔子曰。凡諫有五。吾從諷諫。漢元帝嘗耐祭宗廟。出便門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乘輿前。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頸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勳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不可不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謂能諫其君者也。

對百姓安否

公拜掃還鄉。太宗遣三衛二十人從。仍借殿中馬三十四匹。賜物七百段。並給傳乘。至是還。奉見焉。太宗勞

之曰。今日卿至。真可謂喜也。公再拜謝。太宗乃問所經。百姓安否。公對曰。百姓咸蒙亭毒之恩。並得安居樂業。太宗曰。朕存心愛養。不愧古人。所未免百姓之言。唯獵一事耳。時桂陽主在座。奏稱。陛下出遊。唯將近親左右。及給使等。何關百姓。公曰。譬如人之故舊。有兒子無賴。破其產。雖不關己。然心必惡之。又曰。去冬。導從懷州還。有人言陛下復欲幸關南。在外悉裝束。訖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此心。但畏卿噴。遂即不去。公再拜謝。

對守文創業

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文孰難。左僕射房玄齡奏稱。天下草昧。英雄競逐。攻破乃降。戰敗乃服。由此言之。草創爲難。公對曰。帝王之起。必由仁德。天下樂推。同心協力。爲物除害。天授人與。翻爲不難。然既得之後。志趨驕逸。人樂安靜。而行役不休。人已彫殘。而哀歎不息。有國之弊。常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則難。太宗謂房玄齡曰。卿所對。不如微之切也。

對君臣治亂

太宗謂侍臣曰。君亂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爲甚。公對曰。君心向理。則照見下。非若誅一勸百。誰敢不畏。若悻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吳。虞不救其禍。太宗曰。必如此也。齊文宣悻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如何。公對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人物。纔得免亂。亦甚艱辛。與聖主嚴明。臣下畏法。不同日而語。

對山崩川竭

太宗謂侍臣曰。山崩川竭。自古爲災。比來水旱不能調。抑亦由人事。公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古人不以爲患。唯政教有失。乃以爲災。太宗曰。然。

對隋主博物有才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隋主文集。博物有才。亦知悅堯舜之風。醜桀紂之行。然而行事。即與言相違。何也。公對曰。自古稱人主之善。在有君人之量。能任使人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戰。雖聰明聖哲。以難續冕旒。垂耳目。隋主雖有俊才。無人君之量。恃才驕物。所以至於滅亡。太宗曰。然。昔漢武征役不息。戶口減半。中途能改。還得傳祚子孫。向使隋主蚤寤。亦不至滅亡也。

對往歲馬料

太宗曰。往歲馬料甚厚。今唯料數三升。數年來。又放宮人三五千人出。准計所費。與舊當減半。何爲往日人多料厚而常足。今日人少料薄。反以不供。何也。公對曰。往日所須。皆於百姓取足。今日所用。皆於倉庫出供。所用雖多。不擾百姓。所以用雖少於往日。而供進時有所闕。

對古今人同異

太宗問曰。今人與古人同耶。公對曰。人多以古人淳朴。今人澆浮。以臣量之。勢亦相似。太宗曰。今之人固不及古。古之君臣爲化。唯以百姓心爲心。近代帝王。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朕今與公等。雖不及古。然須以

百姓爲心，不得有損於物而自奉也。

對慶善樂爲文舞

慶善樂爲文舞，破陣樂爲武舞。詔公及虞南、褚亮、李百藥等爲之詞。太宗謂侍臣曰：昔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數年之間，成此二樂，五禮又復刊定。未知堪爲後代法否。朕觀前王，有功於人者，作事施令，有即爲法，所貴不忘其德者也。朕既平定天下，安堵海內，若德惠不倦，有始善終，自我作古，何慮不法。若遂無德於物，後代何所遵承。以此而言，後法不法，猶在朕耳。公對曰：陛下撥亂反正，功高百王，自開闢以來，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創新樂，兼脩大禮，自我作古，萬代取法，豈止子孫而已。

對太子師保古難其選

太宗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爲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致化，稱爲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交遊，唯柴紹、竇誕，然則誕等爲人，既非三益，及朕居寶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堯禹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以此言之，復不由染，何也。公對曰：中人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兆人之命，旋致昇平，豈紹誕之徒，能累聖德，但傳云：放鄭聲，遠佞人，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稱善。

對漢代常以八月選子女

太宗謂侍臣曰：漢代常以八月選洛陽中子女，姿色端麗者，載還後宮。此不可爲法。然即日宮內甚多配役之口，使其誕乳諸王，是非所宜。據此論，選補宮列，理宜依禮。公對曰：人多惑變色，乃致敗亂。周幽惑褒姒，晉獻惑驪姬，耽於寵欲，廢嫡立庶，幽王因此身死，遂喪西周，獻公身雖獲救，禍延數代，嬪御之間，所宜深慎。

對帝王之興有天命

太宗問侍臣曰：帝王之興，必有天命，非倖而得之也。房玄齡對曰：王者必有天命。太宗曰：此言是也。朕觀古之帝王，有天命者，其勢如神，不行而至。其無天命，終至滅亡。昔周文王、漢高祖、啓洪祚，初受命則亦雀來，始發迹則五星聚。此並上天垂示，徵驗不虛。非天所命，理難妄得。朕若仕隋朝，不過三衛，亦自惰慢，不爲時須。公對曰：易云：潛龍勿用，言聖德潛藏之時，自不爲凡庶所識。所以漢祖仕秦，不踰亭長。

對封禪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表請者不絕。公等以爲何如。公對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禪。自喪亂以來，近泰山州縣彫殘最甚，若車駕既行，不能全無使役。此便是因封禪而勞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功績，歸之於天，譬如玄齡等功臣，雖有益於國，能自謙讓，歸之於朕，豈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歸於天，有似於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謝泰山。公等許議。

對積德累仁

太宗問公曰：朕爲人主，實仰止古先帝王。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朕皆行之。何等優劣。公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行矣。至於功利二善，所益居多。夫平海內之亂，除戎狄之害，是陛下之功。安堵黎元，各復生業，是陛下之利。

對賢人出仕

太宗謂侍臣曰：夫賢人出仕，進則利物榮主，退則官達名成。勤於此事，聞之益少。唯有見惡如崩，淫酒是務。此皆不學而能。是以善人常少，惡人居多。古人稱百年一賢，謂之比戶。企佇奇才，常不可得。公對曰：夫賢人居則善其身，達則兼濟其物，是以明聖求之，不有懈怠。

對帝王不能常理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賊盜不作，內外寧靜，朕喜得此事。故共公等樂飲，此非朕一人之力，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慮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公對曰：自古以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聖明，所以致化，臣等驚蹇，不稱陛下所任。然臣等雖不堪任用，陛下放黜，即得若有賢臣，但令君不思化，亦無所益。今天下太平，臣等以爲喜。此由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太宗曰：萬幾事重，豈得不思。公可語起居郎，常書笏上。云居安思危，朕若不思，即向朕道。

對加爾蕃罪

太宗與大將軍蘭若語，蕃不對。太宗怒而繫之。後知其罪，乃釋不問。謂侍臣曰：我昨發怒蘭若，若遂加其罪，豈不枉濫。公對曰：古者帝王多因喜怒，遂濫其賞罰。今陛下思怒而蕃，遂能卻更思省。若此心不移，四海之福。

對凌敬乞貸責所舉

有司奏近臣所薦凌敬乞貸之狀。太宗責公等濫進，何也。公對曰：臣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爭，是其所長。愛生產，好經營，是其所短。今其爲人作碑文，教人讀書，即附託官人，迴易求利。與臣等所說事實未乖。陛下未用其長，唯見其短，以爲臣等欺罔，實不甘心。

對高麗等三蕃僧求學

高麗等三蕃僧求學至中國，游萊州。萊州以聞。太宗曰：不須遣來。此非爲學問，但覩國家虛實耳。公對曰：陛下所爲若善，此等固當取則。若不善，雖拒蠻夷，亦無益也。

對可愛非君

太宗曰：嘗云：可愛非君，可畏非人。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爲之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公對曰：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爲可畏，誠如聖旨。

思安天下。欲克己為政。唯魏徵與王珪。導我以禮。弘我以道。勉強從之。大覺利益。遂力行不息。以致太平。並魏徵等之力。所以特加禮重。每事聽從。非私之也。言者乃慚而止。

霍行斌告變

霍行斌告變。公預其事。太宗覽之。謂侍臣曰。此言大無由緒。不須鞠問。行斌宜付所司定罪。公曰。臣蒙近侍。未以善聞。而有逆之名。罪合萬死。陛下曲垂矜照。臣將何以自安。請鞠之。尋仍拜謝。太宗曰。卿之累仁積行。朕所自知。恐人相謗。豈能由己。不須致謝也。

房玄齡考績不平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追案勘問。王珪不伏。太宗付侯君集案之。公奏稱。無阿私必不可推鞠。太宗大怒。令君集勘當未奏。太宗問君集。君集稱。臣謂魏徵。玄齡。王珪。挾私濫考。何得阿黨固執。言不可推徵答云。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正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兩人不當。祇是見有左右。終非心有阿私。若即推鞠。不相信任。此事便不可信。何以堪當重委。假令錯認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鞠若虛。失委大臣之體。且萬紀每日常在考堂。必有乖違。足得論正。當時察見。一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發在上。噴怒。非是誠心為國。無益於上。有損於下。所惜傷於政體。不敢有所阿黨。遂釋不問。

侍宴於丹霄門

太宗宴於丹霄門樓極歡。長孫無忌奏稱。王珪。魏徵。昔在東宮。臣等忌之如讎。豈謂今日。並坐而宴。太宗曰。魏徵等既能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恕。朕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謂無愧古人。酒酣。太宗謂曰。徵每諫我不能得。即公等知否。公對曰。臣諫不得。實未有喜。亦不敢噴。太宗曰。君若不噴。何因臨時不應。公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進諫。若不從。輒應。使恐此事即行。太宗曰。當時且應。更別陳論。亦何為不得。公曰。昔舜戒羣下。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別陳。此即退有後言。豈是再稷事堯舜之意。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此實不然。朕但見其所為。只覺婉媚耳。公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豈敢數犯龍鱗。太宗曰。史官須記此言。

論止足之分

公類論止足之分。太宗未之許。公曰。羣臣委任既久。許其進退。權用之次。觀其能否。既得預察羣才。又無獨任之謗。使善人得進。長廉讓之風。若能行之於今。足為將來永法。太宗曰。信如公言。然論者猶有異同。待至京下當別議。

太宗謂侍臣天下安寧

太宗謂羣臣曰。為政者豈待堯舜之君。龍益之佐。自我驅使魏徵。天下又安。邊境無事。時歲和稔。其忠益如此。先是將發十六道黜陟大使。畿內道未有其人。太宗親定之。問房玄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可充使。右僕射李靖對曰。畿內事大。非魏徵莫可。太宗作色曰。朕欲向九成。事亦不小。寧遣魏徵耶。朕每行不欲

魏鄭公諫錄卷五

或奏公阿黨親戚

或奏公阿黨親戚者。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其事。乃言者謬妄。彥博奏。魏徵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避嫌疑。為人所道。雖情在無私。事亦可責。乃令彥博以此旨責公。因謂之曰。君前後諫爭。凡數百條。豈以小事損君榮美。自今以往。不得不存形迹也。經數日。太宗問公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公正色曰。前日令彥博宣敕語臣。何因不作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叶契。義同一體。未聞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衰。或末可知。太宗默然改容曰。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君不得因茲遂懷隱避。公乃再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正道而行。必不敢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公曰。良臣。稷契。咎繇。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業。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由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謂曰。君但不達此言。朕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一百匹。

權貴疾公

權貴疾公。每言於太宗曰。魏徵凡所諫爭。委曲反覆。不從不止。意以陛下為幼主。不同於長君。太宗曰。朕少不學問。唯好弓馬。至於起義。即有大功。既封為王。偏蒙偏愛。理道政術。都不留心。及為太子。初入東宮。

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所言必約我以禮此語意極好特宜記錄

皇孫載誕侍宴

皇孫載誕太宗幸東宮置酒極歡羣臣等奏稱皇子多已長成而陛下初未有孫今者東宮先誕首嫡此卜代之休徵無疆之美慶也率土蒼生莫不抃舞臣等喜躍特百常情太宗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是社稷之慶公等又助朕盡飲朕安得不喜酒酣太宗召左僕射房玄齡及公於御牀前地席謂曰貞觀已前從朕平定天下夷凶剋亂周旋艱辛玄齡功勳何所與讓太宗自解佩刀以賜之又曰貞觀以來盡心於主獻納忠諫國安人利犯顏正諫匡朕之違唯見魏徵一人古之名臣何以加此又解佩刀以賜之

上類戴氏禮

戴氏禮并爲注解二帙二十卷上之詔曰禮經殘缺其來已久漢代戴聖爰記舊聞古今所宗條目雜亂先儒傳授多歷年數咸事因循莫能釐正特進鄭國公徵文高翰林學綜册府服膺典禮有志討論乃依聖所記更事編錄以類相從別爲篇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遂得先聖微言因茲重闢後之學者多有弘益宜付秘書仍令繕寫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本并賜物一千匹

論十六國諸主優劣

太宗與羣臣論及十六國諸主優劣太宗曰符永固何獨爲所稱房玄齡對曰爲任使得人則見稱無其人則不見稱當時爲有王景略太宗謂羣臣曰此猶朕之有魏徵公拜謝焉

豫章公主薨

豫章公主薨公奏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久著素服羣情悚慄咸不自寧臣聞古之王者絕於葦服此乃前書典禮列代舊章陛下發上聖之慈深下流之憫素服以來遂經旬月悼往之意足爲加降伏願割無已之痛從先王之禮改御常服以副羣下之心臣濫蒙重任不敢寢默太宗從之

太宗以公比諸葛亮

太宗謂侍臣曰魏徵何如諸葛亮岑文本對曰諸葛亮一國之政內外安寧又行師用兵威動敵國見稱今古魏徵雖未事事盡兼至於憂國如家忠言正諫朝夕孜孜古人亦無以加也太宗曰魏徵懷忠奉國蹈履仁義唯以道德爲務無所欺負執持朕躬必欲致於堯舜之上諸葛所行無以過也所不如者行師用兵耳

太宗謂侍臣自知者明

太宗謂侍臣曰自知者明人不能善鑒己過如善爲文章工諸技藝皆自謂己善他人不及若良工商略文匠詎詞兼音拙句往往而有又譬傅母養子類面豫飾乃堪見人若梳髮必須明鏡覽其形容以鑒善惡以此而言人君亦須得匡諫之臣道其愆過即其爲政無大乖違一日萬幾一人聽斷細微差僻安能盡美唯有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其進喻啓沃有同明鏡分明善惡朕見己形既數致嘉言安得不喜太宗因舉觴以賜房玄齡高士廉等數勸勵之

辭太子太傅 政要 新舊唐書 俱作太師 十七史商榷 魏徵卒年 并附拜官 引諫錄作太傅

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咸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容無加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望遂命草詔謂侍臣曰其辭乎皆曰徵昔爲侍中卒以退讓儲傅之重恐必不當太宗曰徵識吾此意將不固辭矣及詔下拜爲太子太傅公自陳有疾太宗謂之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傅故選忠正以爲輔弼昔周幽昏獻廢嫡立庶有國行此國必危有家行此家必敗如漢家幾廢太子賴四皓來助乃始得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疹病可臥護之公乃就職

手詔問疾

公疾太宗手詔曰不見數日憂憤甚深自願過已多矣言已失矣行已虧矣古人云無鏡無以鑑鬚眉可謂實也欲欲自往恐勞卿所以使人來去若有聞知此後可以信來具報公奏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天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今大臣進一人則疑其親故抑一人則疑其奪權欲道其人若爲展力所以契闊艱辛同其生死聞一人之言即謂可信新來言者何以明其無私又奏曰古者雖犯重罪君上每言寬宥必不獲已方始加刑且人君之威甚於雷霆今欲加其罪則理外誣造將有其過則法內曲辭欲求刑必寬平吏不嚴酷不可得也又奏曰帝王所重在乎定君臣明父子正夫婦三者不亂然後內外安寧比見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來漸不可長又奏曰君子有諸己然後求諸人無諸己然後非諸人所藏於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今臨朝堂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乃未免私辭之事或恐有所不便聞於在下即橫加威怒以掩塞之欲人不知莫若勿爲欲蓋彌彰掩之何益帝王大如天地信如四時諸葛亮小國之臣猶能開誠心布公道今之爲政未能平心亦虧公道心所愛則雖辭不以爲非心所嫌則雖正不見其是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今每發言常疾私相請託或至小事自所未免上爲下效理必然也雖加之罪必不心伏太宗稱善

手詔重問

太宗手詔曰近來疹疾何似漸得可未卿患日久言面已除理國立家方知難耳比日自爲勞思委頓始驗任人則逸自任則勞非虛言也此懷公想知之可以意得書何盡心略而言耳

賜殿材爲起堂

公宅內無堂太宗常欲爲營造公諫讓不受太宗慮公疾甚乃以小殿材爲造焉五日而成仍遣中使齎素屏風素褥几案牀等賜之遂其所尚也公附表陳謝太宗手詔曰觀卿書不如尋常憂惋之情切朕懷意處卿至此當爲橫濟黎元經綸達化耳豈爲朕一人而已何事果來相對

太宗親臨喪

公疾亟太宗幸其第宅因屏人而語明日降手詔曰觀卿形甚憂悶昨語深慰昨坐久何似但得眼即無苦以卿有古人之風今送被二張勿辭也太宗又幸其第公命加朝服拖紳以見太宗撫之流涕問所欲

言公對曰。羞不恤。而憂宗周之亡。乃拜其子叔玉為朝散大夫。并賜牙。仍遣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夜宿公第。勸止輒奏。皇太子亦再幸其第。對之流涕。公薨。夜太宗夢公若平生。及朝而奏之。太宗趨臨。赴哭之甚傷。廢朝五日。皇太子亦於西華堂舉哀。悲不自勝。諸王及文武百官諸州。計吏九品以上。皆赴喪所。詔贈司空。相。衛。魏。黎。洛。邢。貝。七州諸軍事。相州刺史。諡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因車載柩。無文彩之飾。申其宿志也。牙字下。恐有闕文。七州諸軍事。相州刺史。二史云。相州都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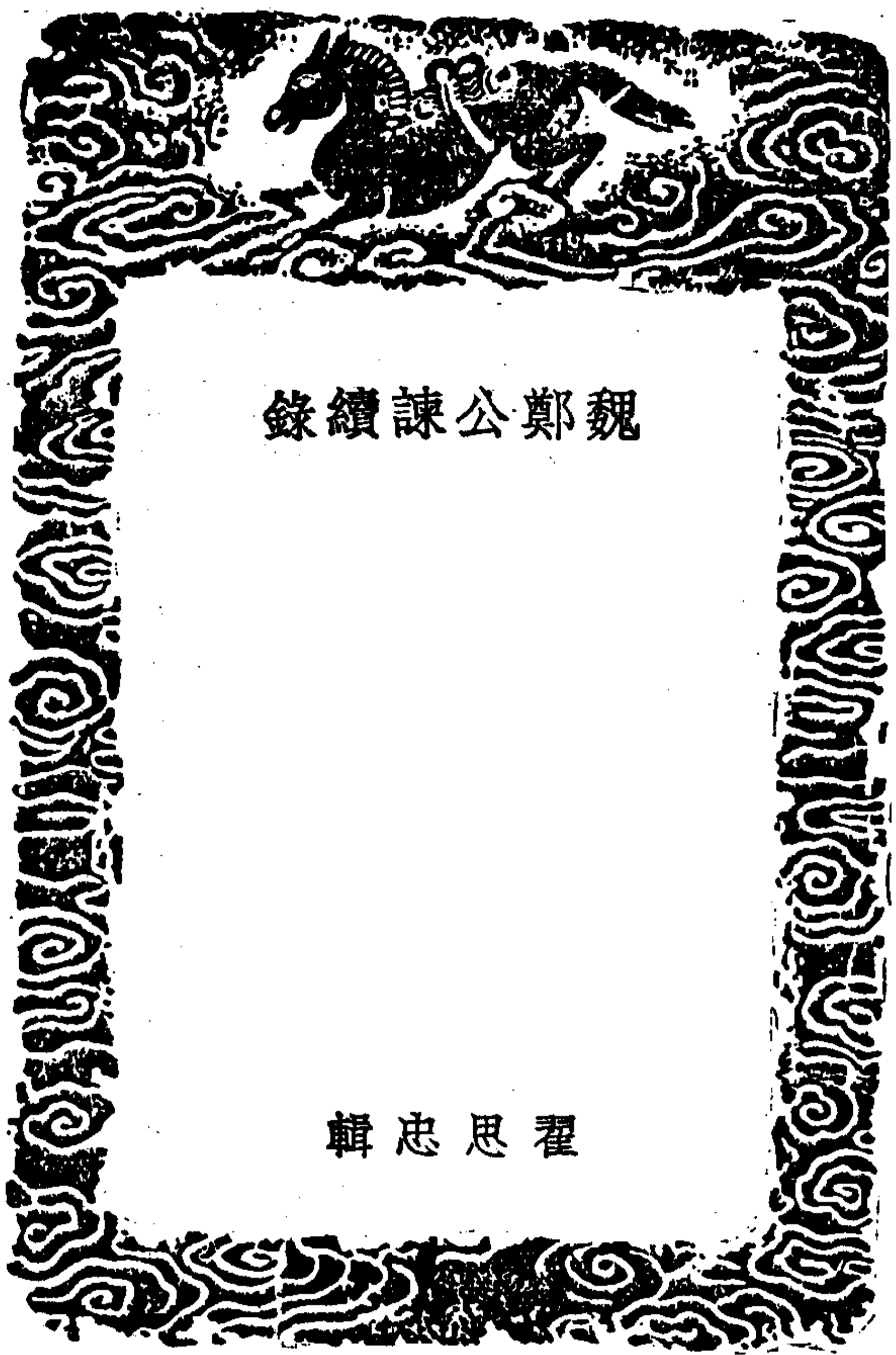
太宗幸苑西樓觀葬

公葬日。敕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計吏。並送至開遠門外。太宗幸苑西樓。望哭盡哀。令晉王宣救祭之。太宗因望遠作詩曰。閭闔總金鞍。上林移玉輦。野郊愴新別。河橋非舊餞。慘日映峯沈。愁雲隨蓋轉。哀笳時斷續。悲旌乍舒卷。望望情何極。浪浪淚空泣。無復昔時人。芳春共誰遣。御撰碑文。及挽歌詞。仍親為書。太宗思之不已。遂登凌煙閣觀其畫。又賦七言詩送靈座焉。其辭曰。勁篠逢霜摧美質。台星失位天良臣。唯當掩泣雲臺上。空對餘形無復人。

太宗臨朝詔羣臣

太宗嘗臨朝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殞逝。遂亡一鏡矣。徵亡。朕遣人至宅。就求其書。得遺表一紙。始立藁草。字皆難識。唯有數行。乃稍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憎之間。宜詳審。若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化矣。其遺表如此。何必多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書於笏。知而即諫也。

諫錄五卷末。有明彭年增編十條。今不錄。按彭年號龍池。吳郡學生。嘉靖時人。華補菴重刊諫錄。年任校勘。因增附十條。今考年所增者。諫作飛山宮四條。節錄論時政疏語。宜信大臣一條。節錄論治道疏語。人主明暗四條。已見諫錄。惟疏言漸不克終十事。諫錄續錄。均未採及。原序所謂茂燭宏規。備見青史者。此也。且鈔錄新唐書本傳。究不若魏公原疏詳明。周至四庫提要。謂年書為贅設。洵有然也。茲故置而不復綴。王瀨識。



魏鄭公諫續錄

翟思忠輯

魏鄭公諫續錄

謹案元伊足鼎諫錄序云魏鄭公諫續錄下邳翟思忠撰今閱其書共一百四條已見王方慶諫錄八十一條餘二十三條內上疏四條皆洋洋鉅篇似與方慶原序所謂片言餘論者不符封建一條僅於原疏內摘錄數語茲將五條歸入文集其諫錄所無十八條附編卷末仍存諫續錄之名俟有闕者考定焉

- 太宗論自古政化得失
- 上封人多請太宗親納表奏
- 太宗論附曰禁囚
- 太宗謂侍臣曰齊文宣何如人
- 太宗曰周孔儒教非亂代之所行
- 太宗與貴臣宴於丹霄殿
- 太宗問拓跋使人
-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人愛珠
- 太宗謂侍臣曰朕見胡婁始畢上書論西蕃事

魏鄭公諫續錄

魏鄭公諫續錄

- 太宗曰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
- 太宗嘗御瑤池殿
- 太宗曰百官之內應有堪用者
- 太宗曰鐵之爲用無處不須
- 太宗謂孫伏伽
- 太宗問曰義甯之初
- 吐谷渾使人請婚
- 太宗曰隋煬帝求覓無已
- 太宗曰隋日山東養武馬一匹百餘貫錢
- 太宗謂侍臣曰比三兩月來不見公等謫言
- 太宗曰古來雖復時遭喪亂
- 太宗謂右僕射李靖等曰人君之道
- 太宗謂李靖等曰今日向曉復有一星出東方
- 太宗曰夫人之身
- 太宗謂房元齡曰今天下百姓藉我撫養
- 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
- 吳王恪奉見太宗謂房元齡等
- 太上皇幸兩儀殿
- 太宗曰朕每思言者君子之樞機以上二十八條見諫錄卷三
- 太宗謂房元齡曰朕所居殿隋文帝造
- 太宗謂公曰昨進周齊史看未代之主
- 太宗謂侍臣曰計朕平定四方
- 太宗御太極殿大赦
- 太宗曰朕常思自古有天下者
- 太宗問侍臣隋大業起居注今有在者否
- 太宗曰隋時百姓
- 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來帝王有盛有衰
- 太宗謂侍臣曰月令早晚
- 太宗問曰朕比讀書所見善事
- 太宗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

魏鄭公諫續錄

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有上封事者。公拜掃還鄉。

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

太宗謂侍臣曰。君亂於上。臣理於下。

太宗謂侍臣曰。山崩川竭。自古以為災。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隋主文集。博物有才。

太宗曰。往歲馬料甚厚。

太宗曰。今人與古人同邪。

善慶樂為文舞。破陣樂為武舞。

太宗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

太宗謂侍臣曰。漢代常以八月遷洛陽中子女。

太宗問侍臣曰。帝王之興。必有天命。

太宗謂房元齡曰。封禪是帝王盛事。

太宗問公曰。朕為人主。

太宗謂侍臣曰。夫賢人出仕。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

太宗與大將軍論善語。

有司奏近臣所薦。凌敬乞貨之狀。

高麗等三番僧求學至中國。遊萊州以聞。

太宗曰。書云。可愛非君。可畏非人。以上三十一條。見魏錄卷四。

權貴疾公。

罷行獄告變。

房元齡王珪。掌內外考績。

公頻論止足之分。

太宗謂羣臣曰。為政者。豈待堯舜之君。龍益之佐。

太宗坐丹霄門外之西堂。

文德皇后誕公主。月滿。宴羣臣於丹霄殿。

武德中公與侍中陳叔達。

公詣朝堂。抗表讓左光祿大夫崔確。

太宗謂侍臣曰。我疹病移一舊閣。

皇孫載誕。太宗幸東宮。置酒極歡。戴氏禮并為注解。二帙二十卷。

太宗與羣臣論及十六國諸主優劣。

公奏自豫章公主薨逝。

太宗謂侍臣曰。魏徵何如諸葛亮。

太宗謂侍臣曰。自知者明。

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

公疾。太宗手詔曰。不見數日。憂憤甚深。

太宗手詔曰。近來疹病何似。漸得可未。

公宅內無堂。

公疾。面太宗幸其第宅。

公葬日。赦京官文武。以上二十二條。見魏錄卷五。

徵上疏曰。臣聞為人君者。存乎善善惡惡。

徵上疏曰。臣聞為人君者。存乎善善惡惡。

初上令羣臣議封建。

太宗謂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以上五條。見文集。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徵以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

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陳倉折衝都尉魯甯。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命斬之。怒猶

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我折衝。命追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魯甯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

色自若。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強而凌官吏。如魯甯之比是也。上悅。擢

仁軌為樞密丞。

上謂侍臣曰。人言按通鑑。言下。有天子二字。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

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太宗問徵曰。比來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謂之謗。

已信而不諫。謂之尸祿。但人之材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敢言。疎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

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臣欲進諫。輒懼死

亡之禍。與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豈不謂此。朕今

開懷抱納。諫諍等無勞怖畏。遂不極言。

太宗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能自知，卿可為朕言之。當以為格則，徵對曰：嗜欲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元遠，居安思危，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

上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司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避。秦二世偏信趙高，取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致彭城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能壅蔽，而下情得上通也。上謂侍臣曰：治病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謹，倘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肇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諍也。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太常少卿祖孝孫奏請所定新樂，太宗曰：禮樂之設，是聖人象。物設教，以為節節，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亡也，而為伴，何由？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俱存，朕當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徵對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太宗然之。

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徵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則可。何謂為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唯令兢懼，日陵月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能知賢，朕又不可徧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於事何如？徵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長澆競之風，不可令其自舉。

霍王元軌武德初封為吳王，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屬高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常服布衣，示有終身之戚。太宗常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徵對曰：臣愚暗，不能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上曰：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河間乎。按貞觀政要：河間作問平，註云：漢河間獻王德，東平獻王蒼也。至于孝行，乃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徵女聘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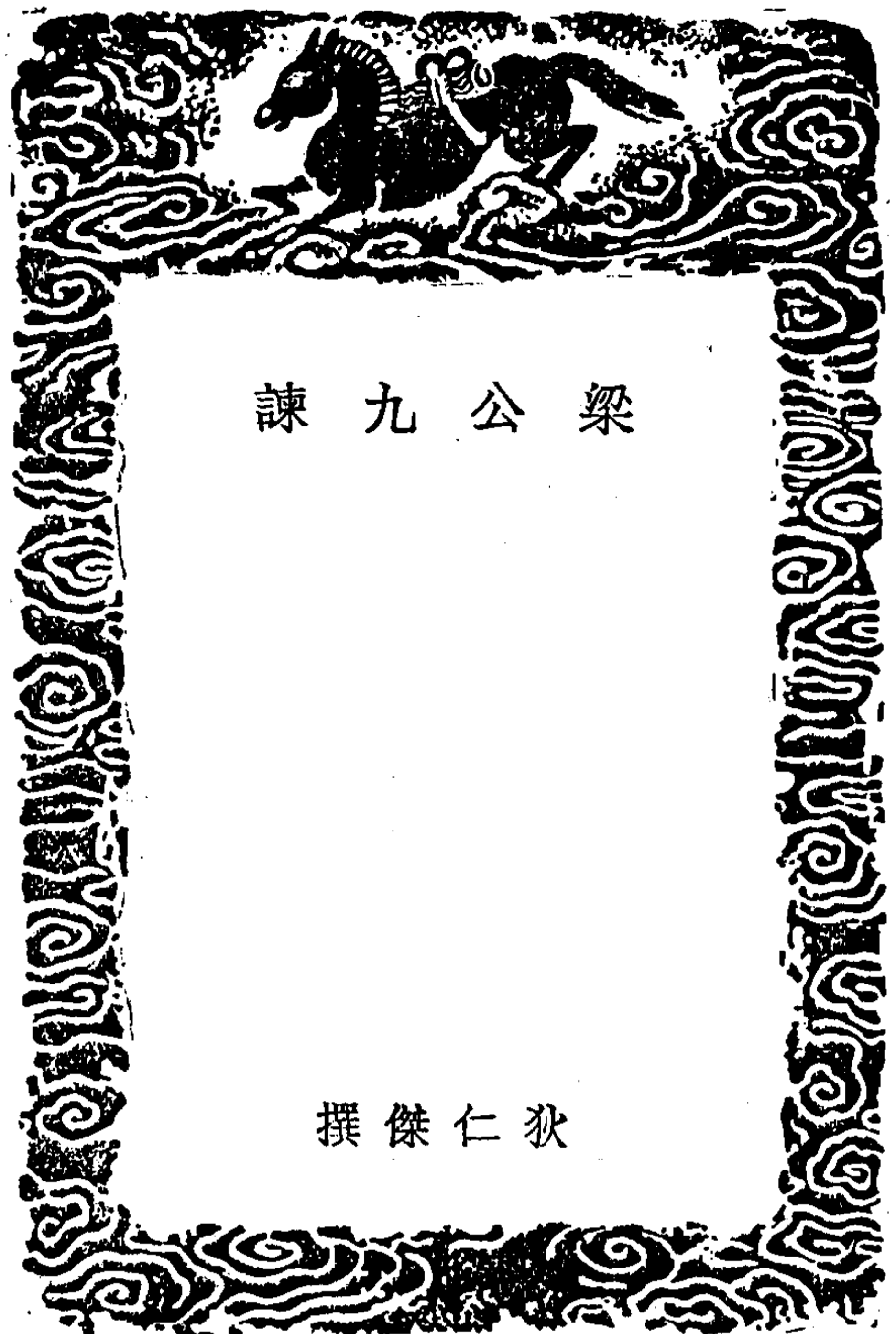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諛佞之徒，皆國之蠹賊，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曰：位俯君子，無信讒言。讒言間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蓋謂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邱墟，市朝霧散，陛下深慎之。

太宗謂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徵曰：靡不有初。

魏郡公諫錄

鮮克有終，願陛下守此常謙常懼之道，日慎一日，則宗社永固，無傾覆矣。堯舜所以太平，實用此法。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闡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此應畏懼，故不得見也。太宗曰：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鳩叔牙，而魯國甯，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須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懼，唯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人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上嘗得佳鶴，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按通鑑：久不已，鶴竟死懷中。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徵欲上優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俯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以備巡狩，給事中張元素疏諫，臣聞阿房宮成，秦人散，章華臺就，楚衆離，乾元畢工，隋人解體，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非其忠直，安能若此，且衆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可賜絹五百匹。徵歎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博，博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



梁公九諫

撰傑仁狄

梁公九諫唐相梁公廟碑

朝散大夫上駙馬都尉知閩州事賜紫金魚袋范仲淹撰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岩岩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
建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體。揭若日月
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掠過太行山。反瞻河陽縣。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
之感動。詩有陟岵。嗚呼。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嗚呼。嗚呼。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也。公嘗以同府掾當使
絕域。其母老病。公曰。奈何。重大人之憂。詣長史。請代行。時。史馬匪。不可。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嗚呼。嗚呼。與
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時。武衛將軍權善才。右
監門范懷義。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殺之。公執奏不卻。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策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
一樹而殺二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坏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于不道。帝意
解。善才得恕死。嗚呼。嗚呼。執法之官。思在少息。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
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十萬人。別開御道。公頓首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
道。彼何害焉。遽命罷其役。公又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止存夏禹。秦伯。季札。伍員。四祠。曰。安
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嗚呼。嗚呼。神猶正之。而況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遷豫

梁公九諫

梁公九諫

州。會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司輒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以理逆人。不言則
有辜。陛下好生之德。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或非本心。惟陛下下矜焉。救貸之。流于九源郡。道出寧州。舊治
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也。相攜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嗚呼。嗚呼。古謂民之父母。公則過焉。斯人
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軍
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以除亂臣。彼脇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
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劍。加于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右遷復州刺史。
嗚呼。嗚呼。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大丈夫。其公之謂乎。公爲地官侍郎。同知鳳閣。臺平章事。爲來俊
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押公
。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焉。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嗚呼。嗚呼。陷阱之中。不義不爲。況廟堂
之上乎。契丹陷冀州。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
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碑。未幾入相。請罷說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
之饋餉。論者疑之。北狄再寇。趙簡公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安撫大使。前爲突厥。脇說者。咸逃散山
谷。公請曲救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嗚呼。嗚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尙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
。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言。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
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得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
唐德。則天怒。命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者。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
又一日。則天不豫。公入門問疾。則天曰。有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也。相王。廬陵王。陛下
之翅也。是可折乎。三思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
之者。乃召賜坐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武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
則無復與卿相見矣。公從容而進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從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
。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武
三思爲後。如陛下何。且姑之與姪。孰近。子之與母。孰親。立廬陵王。陛下萬歲之後。永饗唐家血食。立武三
思。則古宗廟無肅姑之禮。臣之不敢愛死以奉制。惟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舉簾使廬陵王拜公。公險
絕於地。命左右起之。以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乃社稷之臣也。已而謂曰。今日國老與汝作天子。公哭奏
曰。還宮無儀。孰知爲太子。復置廬陵王于龍門。發親王宗正。相率百僚。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嗚呼。嗚呼。定天
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志誠如雷霆之威。不可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
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必欲得其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長史張柬之。
眞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尙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于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近
。廉外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及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嗚呼。嗚乎。薄文華。重才
實。其知人深乎。公之勳德。不可備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爲松柏不朽。金石不柔。受于

梁公九諫

三

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居相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乎誠性見乎事業當時優游紳之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者何足道哉仲淹貶守番禺移舟徙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故係之曰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于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鶩想大川之獨航金可革而公不可革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豈孰能當

梁公九諫序

唐中宗皇帝姓李諱哲高宗皇帝之子母曰則天順聖皇后姓武氏先是高宗在位歲久多苦風疾不能視朝百司奏事皆委則天詳決則天素多計智兼涉文史自此內輔國政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二聖高宗崩中宗即位未及一月為裴炎所譖廢為廬陵王貶均州明年又徙房州則天女主冠冕法服臨御以治天下改唐稱周二十年于是悉封諸武為王殺唐之子孫殆盡堅欲傳位與姪武三思當時之時諸武之勢焰如烈火李唐之族冷如寒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且中宗豈有復返者乎且不死為幸爾賴我梁公貞社稷之臣捨死不顧直言極諫屢以母子性天之道為言使則天感悟遂遣使往房州召還立為皇太子故中宗得復帝位而唐祚不移者皆梁公之力也昔呂溫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來日以飛忠心與日月同明本傳與天地同其久然而世有梁公九諫詞者即趙岐所謂外堂也傳述既久舊本多謬與本傳互有同異觀者不能無憾今三復參考訂其訛而補其闕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倘博古君子別求明本而正諸不亦宜乎

第一諫

則天皇帝臨御廢東宮太子為廬陵王遂貶房州千里却立武三思為儲君一日會朝問諸卿等意是如何諸大臣盡皆拜舞謝勅山呼萬歲皆稱賀得人矣惟有宰相狄公不拜則天問狄相曰策立武三思之事諸大臣盡皆拜舞謝勅惟有卿不拜朕想卿必有異議豈勝得殿前八十二員大臣狄相奏曰不然若得殿前八十二員大臣比並事當不可觀這八十二員大臣見解似鶴鳩抱卵豈知鸞鳳之志蟻蟻攻土豈知晦朔之朝磨磚作鏡焉可鑑容鈿錫為刀豈堪琢玉狐狸似犬愚者養之苦甚似瓜愚者食之臣觀諸臣何以異于此則天問曰問卿策立之事卿如何將此比並諸大臣狄相奏曰且如紫微之殿不是陛下所居之殿陛下是武家宗廟唐家國后緣太子年幼權請陛下主國太子長成社稷合歸唐家枝葉今諸大臣未有一人勸陛下以母而立子却賀陛下以姑而立姪是大臣所見不明陛下所用非賢故以此事比並諸大臣據愚臣見解能斬武三思仰祭奉天乾陵大帝東宮之位合立廬陵王為儲君若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二諫

又一日則天受朝狄相奏曰太子何罪遠跋房州千里圖立姑之位臣上觀乾象且無異主之文中察人心未厭唐之德則天謂狄相曰卿是一箇人爭知天下人心狄相奏曰昔陛下在長安之日有北方

單于寇擾唐邑緣何先帝存日不與交戰彼時兵寡故不與敵遂將南庫金帛命梁王武三思召募軍千萬與單于戰前後十餘月招召人數不滿千百及廬陵王伐之不經旬日計兵千萬單于探得不戰自退以愚臣見解度量天下人心未厭唐之德東宮之位合立廬陵王為儲君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三諫

又一日則天問狄相曰卿云上觀乾象且無異主之文朕自為君以來有什麼聖明有什麼無道狄相奏曰陛下為君以來聖明似不少無道亦絕多陛下在長安之日有龍鳳來儀麒麟來現岱州進表有八百里地方麥秋金長安元年十二月上旬花發獨幸東都而鳳現回紇進五色龜日南進二角犀福州進騮獸西方佛足現光宅二年洛河泛漲漂出一石函函內有鐵札篆書金字云武后登萬萬年則天問曰上觀乾象且無異主之文惟復是朕登萬萬年惟復是武家子孫登萬萬年狄相奏曰臣聞古人有言有聞必先有兆必應天地現相陰陽機在乎人自應之耳愚臣不敏試論年代應萬萬之數陛下為君陛下在長安之日改元嗣聖元年又改垂拱元年又改開元元年又改永昌元年又改天授元年又改如意元年又改長壽元年又改光宅元年又改延載元年東都有五鳳現又改五鳳元年又改萬歲通天元年又改神功元年又改聖歷元年又改久視元年西方佛足現又改大足元年又改萬歲登封元年又改長安元年以愚臣見解陛下即位以來改元之中有兩箇萬歲元年暗合萬萬年之數足矣定東宮之位非廬陵王不可立武三思的然不得

第四諫

則天問狄相曰卿云朕自為君以來聖明亦不少前言亦備矣無道亦絕多試與朕說之狄相奏曰太子何罪遠跋房州千里擬立武三思為儲君陛下是女主爭斷得三從五逆則天問曰何名三從五逆狄相奏曰三從者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殃從子五逆者在家不從父出嫁不從夫夫殃不從子是三逆陛下親兒遠跋房州是四逆立姪為儲君是五逆愚臣直奏輕觸龍顏東宮之位非廬陵王不可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五諫

則天問狄相所奏即命武士撮出放大臣散遂凭玉案略睡少時乃得一夢見湘輪水上流車向壁上行忽然驚覺次日受朝問門下侍郎張易之朕昨日略凭玉案略睡少時忽得一夢見湘輪水上流車向壁上行此夢如何張易之曰助陛下好夢輪者周流不息乾道也上應乎天為陛下治世之象水者陰道也是陛下之命上流者大吉之兆永保千秋又夢車向壁上行緣陛下聖朝蓋代四夷來降八表來朝天下貢獻至多道路隆降感這車向壁上行則天大悅喜動龍顏賜易之珠金重寶諸臣山呼萬歲惟有狄相不拜則天乃問狄相曰卿何不拜朕所夢家私事莫不見否狄相奏曰臣只見陛下下邦國事不見陛下家私事陛下所夢湘輪水上流車向壁上行張易之圓夢云輪是陛下身水是陛下命乃曲媚取容苟圖金寶臣聞此夢于國不祥夫水者陰道也水望低流本性也車同軌公道也今水不望下而望上流是陰氣

上盛而逆其天也。車向壁上行。是無道也。陛下親兒遠貶房州。擬立武三思為儲君。此皆為無道也。東宮之位。非廬陵王不可。立武三思。決然不得。

第六諫

則天睡至三更。又得一夢。夢與大羅天女對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將。頻輸天女。忽然驚覺。來日受朝。問諸大臣。其夢如何。狄相奏曰。臣聞此夢。于國不祥。陛下夢與大羅天女對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將。頻輸天女。蓋謂局中有子。不得其位。旋被打將。失其所主。今太子廬陵王貶房州千里。是謂局中有子。不得其位。遂感此夢。臣願東宮之位。速立廬陵王為儲君。若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七諫

則天不豫。狄相入閣問疾。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其夢如何。狄相奏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乃陛下之雙翅也。今皆遠貶。遂感此夢。時武三思在傍。怒發赤色。則天令武士撮出朝門。乃問侍臣曰。狄相與卿等意何如。張易之奏曰。狄相家貧。若多賜金寶。便可策立武三思為儲君。則天遂賞色羅十車。珠金兩牀。御衣百箱。排於殿前。令武士召狄相入朝。則天曰。為子逆父。為臣逆君。祇緣策立之事。卿每偏執。苦諫于朕。朕甚恥之。卿若不改見前解。只這殿前是卿死處。若改見前解。取此賞物。狄相奏曰。不然。憶昔太宗大帝在日。經綸四海。勇滅大隋。收王世充。戮竇建德。八十二處草賊。鞍不離馬。背甲不離將。身親冒矢石。以定天下。皆為後世子孫。可不為李家枝葉。臣意宏道元命先帝臨崩之夜。以愛子托陛下。以社稷囑付大臣。臣今受此賞物。却立外姓。是臣賣却唐社稷。臣往九泉之下。無面可見高宗大帝。臣惟守直而死。不可邪佞而生。東宮之位。合立廬陵王為儲君。若立武三思。的然不嘗。

第八諫

則天令武士于殿前置油鍋。宜狄相入朝。則天問狄相曰。若改見前解。則與卿長保富貴。若不改見前解。這殿前油鍋。是卿死處。狄相奏曰。臣當年適佐陛下。邦國不得策立之事。便合依從。不合違勅。據臣罪愆。合當萬死。容臣徵古。死亦不遲。則天曰。徵古之事如何。狄相奏曰。徵古者。以太子天下根本。本以搖而天下皆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且姑之與姪。孰近。子之與母。更親。寧寧寒蟬。潔飢。不學螳螂。戲飽。乍立廬陵王而死。不立武三思而生。陛下長如今日。則萬事絕言。若也萬歲之後。將武三思為儲君。只將武家宗祖于太廟享祭。自古宗廟無姑之禮。陛下有何干預。若立廬陵王為儲君。陛下萬歲之後。四時祭奠無虧。如此姑之與姪。孰近。子之與母。孰親。東宮之位。合立廬陵王為儲君。立武三思。終當不得。復前奏曰。臣既不得策立太子。即以死報先帝。復願陛下以老臣之言。熟思之。以萬世無疆之計。言訖。囊衣大步欲跳入油鍋。則天連聲叫武士執其裾。曰。朕從今日起。依卿所奏。

第九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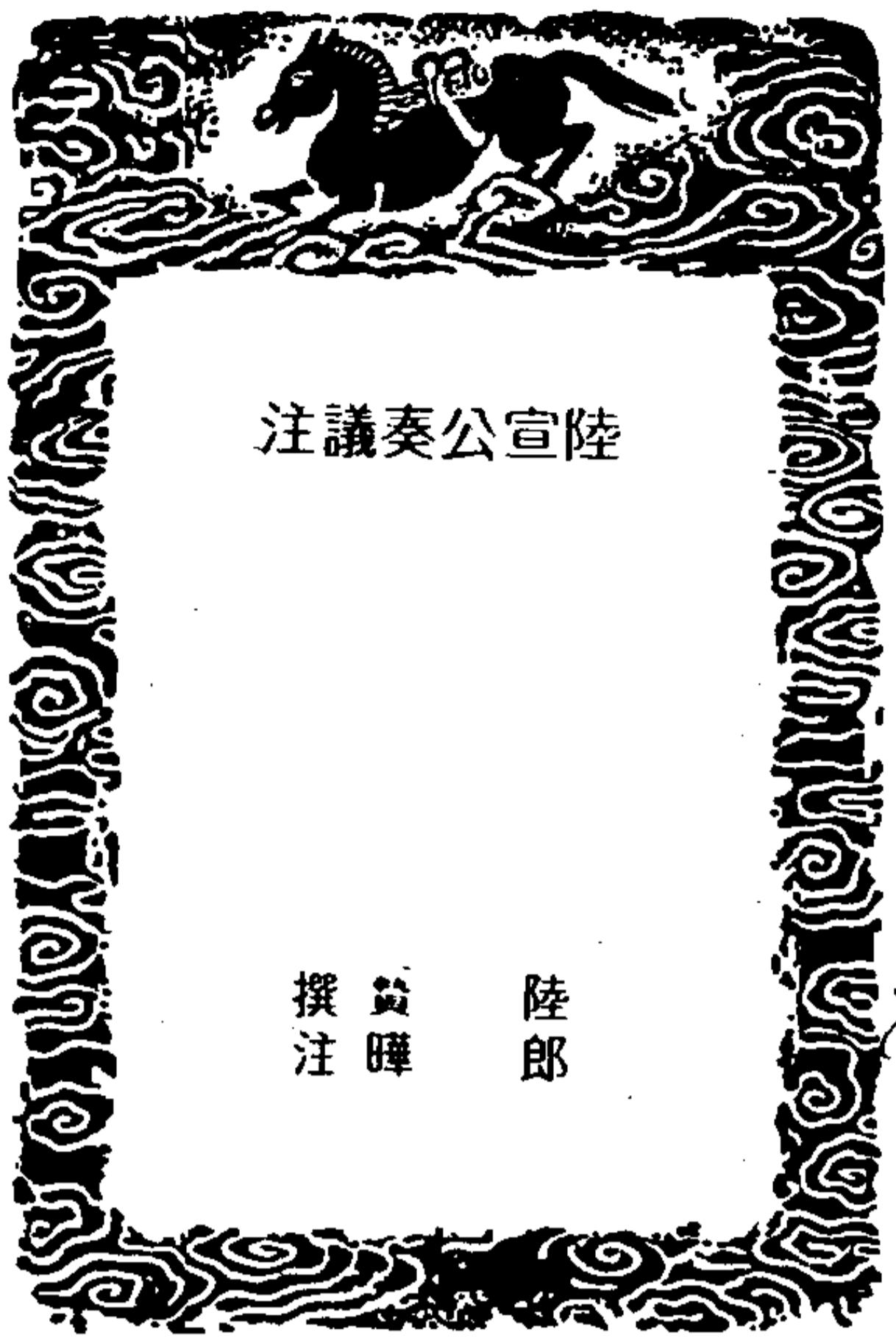
則天因此感悟。遂遣中使往房州。密召廬陵王為嗣。廬陵王引咎。稽顙。久處房陵。深得民情。舉留不放。遂伴為放鷹。隊仗出城。至于南山。矯衣而入。坐于中宮。外人無有知者。又遣黃門宣狄相入朝。賜坐于簾外。則天謂曰。我欲立武三思。羣臣無有異議者。唯卿不從。幾欲致卿于死地。前日見卿所奏。朕心豁然。方見

利害。已依卿所奏。遣使已召廬陵。見到中宮。與卿相見。命左右囊簾。命廬陵王拜公。公見太子。謂二十餘年。不見太子動靜。雖殺身成仁。不審大位果能正否。及見太子。嗚咽流涕。殞絕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以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乃社稷之臣也。已而顧謂太子曰。今日國老與汝作天子。狄相奏曰。未可。陛下當年貶太子往房州。天下人知。今太子歸朝。宰相尚有不知者。還宮無儀。知是誰立。則天曰。據國老所見。如何得立。狄相奏曰。伏請太子往龍門。望降召發親王宗正。相率百官。備禮以迎。便可策立。則天曰。依卿所奏。廬陵王因狄相策立為唐第四帝。後廟號中宗。

唐狄相梁公九諫卷終

梁公九諫一卷。賜書樓藏舊鈔本。此載諸讀書敏求記中者也。今此本有賜書樓圖記。字跡又舊。則其為述古堂物無疑。賜書樓未知誰氏。余所藏張垂崖集宋闕鈔補者。每葉板心。皆刻賜書樓。所鈔字跡。審是明人書。未知即此家否。此本卷中首葉有辨之印。此姑餘山人沈與文也。尾葉有一印。其文曰。姑蘇吳岫家藏。此吳方山也。皆吾郡中人。二人皆明嘉靖時人。皆藏書家。則此書之珍重。由來已久。偶為他邑所得。而仍歸郡中。物之流傳。固自有異。然更得也是翁一番記述。不愈足引重乎。嘉慶癸亥三月朔。黃丕烈書。題書紀事詩。久絕響矣。即欲為三益聯吟之續。而良友弗聚。與書不來。意與殊索然也。間窗檢點舊藏。出此梁公九諫一卷。仍用舊例。獨吟新詩。亦聊為破寂之助云爾。得梁字。禁押本。

九諫詞猶在。文章振宇。唐安危資柱石。舉廢得津梁。氣挾雷霆厲。心爭日月光。名臣傳表奏。以此入藏。述古堂詩目。應比賜書藏。 莫翁



陸宣公奏議注

陸郎 撰注

重刊至正本註陸宣公奏議序

余覽閣藏從故家得先 宣公奏議注十五卷
乃至正甲午翠巖精舍刊本前有進書表題曰
迪功郎紹興府嵯縣志簿臣陸而不著其姓証
以周輝清波雜志劉岳申申齋集知為即陸作
贈里貫仕履不顯以臨安志人物傳清波雜志
及結銜致之知其字晦之枕之陸官人事張九
成編譯橫浦日新從特奏得官以文學知名嘗
注三蘇文及此書履官嵯縣主簿此外則無可
政矣其注典賅簡要頗有發明洵為宣公功臣
元以後無刊本故乾隆中廣搜遺書諸臣亦未
採進既文達研經室外集始著於錄先 宣公
著述見於新唐書者議論表疏十一卷翰苑集
十卷別集十五卷集驗方十五卷見於權文公
集者奏州七卷中興奏議七卷制詔集十卷別
集十五卷集驗方五十卷驗方及別集久佚存

者奏議制詔而已通行本二十二卷與陳振孫
書錄解題合當即蘇文忠所校進明覆宋本二
十四卷分制詔奏州奏議為三與權文公集合
此本奏議十五卷當合奏州及中興奏議為一
而又多析一卷耳源自有知覺即服膺先宣公
上不負君下不負學兩言乃兩奉徵台三任方
面不能有補於時屏居退省時疫於懷每思刊
布先世遺書以承先志是書流傳尤罕得見者
實待養多暇校正付雕原本有劉須谿評點皆
仍之至先宣公學問經濟彪炳古今予小子何
敢贅焉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且月裔孫心源謹
序

安吉吳俊書

陸宣公奏議序

陸宣公文集序

權德輿

宣公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
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
灌何代無之嗜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整圓
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
而正聲浸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損
棄於陸公公諱贊字敬輿吳郡蘇人深陽令偏之子
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州尉非其好
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鑑以有名於時一獲時言大
加賞識登別益以泉貨數萬數曰願以此奉太夫人

一日之騰公悉辭之領新茶一申而已是歲以青判
拔萃調渭南主簿林甫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
皇帝春官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真
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
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
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
不拱手嘆伏不能復行所助皆從容奏曰此時詔書
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已勃興楚
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
臣草辭無譚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
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
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以資文德腹心之助
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出山南時山東
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
平也公自行在帶木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
小心未嘗有過艱難處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
親信有時譏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
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
至泣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贊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
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韓氏尚在吳中上遣
中使迎致京師道路艱難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
職持喪於洛道人譏深陽之樞附葬河南一遣中使
監護其事四方時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
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今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
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親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
叙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且夕俟其輔政為實恭忌
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
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
殿特蒙知遇不可與眾浮沉且自愛事有不可必
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
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史事辭酌詞
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實錄納
劉士宣之賂為李異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
秦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
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

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立忌公先達每切中
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景公之引拔昇為同
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
年退公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早陽糧不給軍校訴
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
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贄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
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
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
集城方五十卷行於世江浹十稔未貞初與鄭餘慶
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
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為文諸仲之為典諫俾
標發向風情大增氣則有制詰集一十卷覽公之作
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
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
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幹璿衡而揭日
月清氛沚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
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
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之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
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
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達時而
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
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
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
我私之在人豈皇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
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
未可知也而政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
公不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
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然與
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
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
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効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
其偉歟

陸宣公奏議注

中興奏議本堂舊刊盛行于世近因回
祿之變所幸元收謝登山先生經進批
點正本猶存於是重新繕梓切見棘闈
天開策以經史時務是書也陳古今之
得失酌時務之切宜故願與天下共之
幼學壯行之士倘熟乎此則他日敷奏
大廷焉舉陳謨不外是矣
至正甲午仲夏翠巖精舍謹誌

經進唐陸宣公奏議表
迪功郎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陸贄言臣所誌唐陸宣公
贊奏議十五卷繕寫成秩謹詣登聞檢院投進者不
負所學期納忠於一時據直而言果為法於後世可
謂皆本仁義非徒曲盡事情雖彈見聞奚探涯涘臣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言者順道存是非大臣
知愛國而愛君有懷必吐小人喜乘時而射利流弊
無窮願忠邪之跡易明豈聽納之際難辨倘人主用
心或好順而惡逆則羣下進說必以是而為非此忠
言多致於不行而吾道每受其難合惟陸贄蘊經濟
之畧值德宗當艱難之初勢雖危疑動必剴切無片
言不合於理靡一事或失於機策之熟見之明若燭
照而數計言之重辭之複莫陽長而陰消惜乎柄登
不伴冰炭難入方其多難姑屈意以聽從逮至小康
遽追仇而損棄主眷則異臣心益堅第知郵天下之
安危豈復計吾身之利害論諫數百雖晦於建中
正元之間勸講再三迺發揮於元祐淳熙之盛幸聖
賢之默契宜今古之同符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性木誠明學全終始既多識於前言
往行道積厥躬猶不遺於片善寸長近取諸費折衷
一語鼓動四方斯蓋恭遇
皇帝陛下法乾行健繼繼明治已至不忘於兢業
德雖盛尤樂於討論粵自潛藩廣披奏牘惟精惟一
固得於問安視膳之餘嘉謀嘉猷復取於攷古驗今
之大旨自斯會純有愧師承安加採摭之工借釋精
英之論庶期觀覽易究端倪免於支離坐井
皇陛下小大徒傾口耳何補涓埃伏望
政恢江海之量容納眾言監瓜果而賞不妄加念兵
食而將不輕用斯皆治道之急務固亦聖主所優為
使毫厘有濟於斯民則竹帛愈光於前哲其奏議
并目錄共十一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威下
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紹興二年八月初七日進呈

進讀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等限以空疎備員謹請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達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為人臣之納忠管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刻為能而嚴譴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誠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昆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兩途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乘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復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註應隆宣公奏議目錄

- 卷之一 論關中事宜狀
- 卷之二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 卷之三 論叙通幸之由狀
- 卷之四 奉天論前所存未施行狀
- 卷之五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 卷之六 奉天論教書事條狀
- 卷之七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 卷之八 奉天論對羣臣兼許論事狀
- 卷之九 奉天論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 卷之十 奉天論解蕭復狀
- 卷之十一 奉天論蕭復等狀
- 卷之十二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十三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十四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十五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十六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十七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十八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十九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二十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二十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二十二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二十三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二十四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二十五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二十六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二十七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二十八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二十九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三十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三十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三十二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三十三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三十四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三十五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三十六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三十七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三十八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三十九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四十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四十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四十二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四十三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四十四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四十五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四十六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四十七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四十八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四十九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五十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五十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五十二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五十三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五十四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五十五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五十六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五十七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五十八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五十九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六十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六十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六十二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六十三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六十四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六十五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六十六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六十七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六十八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六十九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七十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七十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七十二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七十三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七十四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七十五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七十六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七十七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七十八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七十九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八十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八十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八十二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八十三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八十四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八十五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八十六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八十七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八十八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八十九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九十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九十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九十二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九十三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九十四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九十五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九十六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九十七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九十八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九十九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 卷之百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卷之七

-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 請遣使臣宣慰諸道遺水州縣狀
-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 卷之八 論齊映齊抗官狀
-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 商置處置寶參事體狀
- 奏議寶參等官狀
- 請不簿錄寶參莊宅狀
-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 卷之九 請減京東水運取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
-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 卷之十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 卷之十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 議汴州遠劉士宣事狀
-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 論左降官進赦合量移事狀
- 又奏量移官狀
- 又進量移官狀
- 請遷城貯備米粟等狀
- 卷之十二 論裴延齡奏書
- 卷之十三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 卷之十四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口加稅闢田為課績
-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 其六論兼井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
若影從表表狂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詐而求顏色之不
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
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
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皆不盡於已而望盡於
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
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與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
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誠於物不
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
信於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
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
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
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
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
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
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
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
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
過爲責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
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
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周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
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向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
爲善者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優微臣既
諫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則造謠出則詭辭
之態與矣茲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山此或諫臣之罪
由此生禍道一行爲善斯甚太宗文皇帝延秀千古清明在
躬再振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
折廷爭者必爲雷霆之威而明言英納如魏徵犯顏直諫
犯太宗手詔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
美之類矣夫太宗御中主之情精習俗之凡見聞過則
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效
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納諫之實不殊隱見之
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師心
自用其心肆于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

齊宗中以此
實之德深一

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
聖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至于今
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
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
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術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
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
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
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
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謫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
故能恢霸功十八年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
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賤
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
于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問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
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
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
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
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山是有過當之言疑
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所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
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
極予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
人之所重固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
審用其中固不在其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
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
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
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
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
因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
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何兩情
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
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何九弊不去
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問過勢
辨給街聰明厲威嚴恣驕慢此六者君上之弊也所謂諛望
畏慎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
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諛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聘
辨給必動說而折人八以言上街聰明必應度而虞人以詐如
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

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慎
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
宮闈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繁獻而上獲親至尊之光景者
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
通於下則人或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則不納其誠或則
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
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
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
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商滅官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
君亡南董以諫而史記本傳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
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
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
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起武而爲晉賢
臣也其言如不出於君之口則其言必不爲君用矣夫漢元
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使朱買臣等罷朝力言
事不得上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不能對
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不爲君言也夫古之
爲人者不可不察也臣竊以天下之難治者莫如君之
不信諫諫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者莫如君之不信諫
諫而謂諫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
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下下之弊也夫古之
欲御之必通且求問己之過也垂旒於前莊嚴於側蓋恐
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
務通物情視聽以何罪與衆遠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
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漸矣陛下性舍仁
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切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
人所以有耻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
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於得人心而不勤於
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於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
固不可接矣務於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違悅其順已則君子
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則小人固不可惡矣夫君子
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則小人固不可惡矣夫君子
而人以美利利之猶恐忠告之不能况有諛隔而勿接又有猶

怨臣初奉使論旨本緣糧賜不均... 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

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 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馬職實不足...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香於焉徒金紫普施於與...

陳劄莖惟所首擇謹奏... 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

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 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馬職實不足...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香於焉徒金紫普施於與...

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 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

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 其勳勞所擬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

其勳勞所擬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 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

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 散爵勳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

散爵勳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 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

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 散爵勳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

散爵勳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 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

陸宣公奏議注

陸宣公奏議注

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計揚... 至攘袂指天... 武力以殄寇... 賞典甚多... 錄非晚

興元論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 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 將更難天下之人垂涕相賀... 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 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 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 赴難之師李德裕... 於外時德宗自奉天... 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 瀛百役疲瘵之疇重傷殘廢之卒... 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回當感上天... 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歎感黎元塗炭之酷... 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 滋艱之惟艱猶恐戒慎之難... 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 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 未浹辰奔奔往來道路如織... 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 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 善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 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 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 傳先往迎復神主脩整郊壇... 帛恤死義慰痛有功綏縉... 從宜暢謝聖恩忠直官失職... 不可後也至於崇飾服器繕... 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

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 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與... 不憤乎且散失內人... 私其人若稍有不... 愛廣自因寇亂喪亡... 學尚繁情未一因而... 昔人所以掩絕而飲... 而後其身安也亂者... 亂是以身安而國家... 無難以喪其邦左昭... 誠以處危則思安之... 於求理國之固也不... 也亦不亦宜乎昔衛... 而與之言迎於門者... 仲戒之以無忘在官... 既而人言曰夫德宗... 陛下下思危固國如... 神之規以衰衛為覆... 臣伏惟聖裁此奏既... 旨伏惟聖裁此奏既

興元論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 道阻艱難眾情同憂... 嗷嗷愁懼轉甚臣雖... 未殄乃是逆順將分... 駕回使霖潦為害人... 煩費其所思不及於... 財上下竭力務盡大... 興元論

成命良以襄斜峻阻素... 壁或百里之內歷險... 非功力之所支... 皆不可削... 陷之不存... 慮其可... 亦難矣... 幸而獲濟... 達誠哉... 耳尚迴... 叶乾行... 實冀昭納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徵奉直聖旨前者... 更問諸將皆云貴先... 捨衆人意既如此... 原其情也諸將所... 臣之常志原情而... 通執之方亦異言... 謂也往以襄城告... 獨守營幕進無... 與此既反狀未... 傷職兵隸兇徒... 亦親承德音非... 之辜唯在不能... 固獲賜旌賞資... 典齊從罔理亦... 其類實繁今京... 布德之時所用... 刑章尤宜審慎... 一重理亂依生... 存之以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七

請許臺省長安舉薦屬吏狀

德宗初任楊炎為相... 奏請許臺省長安舉薦屬吏狀... 其屬有不得坐車者...

本月十七日願少連延英對... 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 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 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 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 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 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 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 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 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 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 吏辟舉之制... 命所以明歷試廣求敦行... 僕命之曰慎東乃寮罔以... 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 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 為郎... 省有闕則用補之是則古... 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 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 尚書中外品食多所啓... 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 已下悉委蔡廓猶憤志以... 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 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

陸宣公奏議注

相府

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 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 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 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 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 其後舊典失序俾臣專朝... 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 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 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 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 臣實驚鈍一無所堪猥蒙... 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 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 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 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 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 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 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 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 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 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 有司家貧則不為食地則... 何如吏部所定之秩何如... 行南官舉人纔至十數或... 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 於闕敗而議者遠以騰口... 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 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 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 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 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 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 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 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

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 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 則謂是必原其所由之由... 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 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 情復稽於眾眾議情實必... 矯誣亦宜明罰夫如是則... 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 此古之聖王聽言者實不... 臣言而用之旋問橫議而... 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 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 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 謂固問管仲以書霸之事... 賢不能固書霸也固始而... 小人議之書霸也固始而... 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趨尚... 群趨近利而昧遠圖功小... 必果經然小人哉夫以能... 近不克弘運宜尼猶謂其... 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 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同所... 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 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 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 者亦反其辜自然恩與克... 何必貸其姦職不加辯詰... 有罪猶繼任直則罪人何... 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 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 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是... 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 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 私誹雖則乘鈞不一或自... 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 請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

此年天子凡有與國... 陸宣公奏議卷之八

裔孫心源校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九... 請減京東水運取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

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為憂勤可謂

至矣其為資費亦已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致

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

供應近歲蕃戎小患年發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

闕相繼于朝儲蓄水旱為災粟糴翔貴兒醜匪徒劫掠淹時

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眾不足恃城壘雖固不

克居是使積年元聚之勢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

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為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

勿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

食貨志云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漢書帝命充國屯田

常備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

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

九萬人千里饋糧五六百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疲瘁之苦

手邊軍遠或費錢五六百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疲瘁之苦

靈武全月... 靈武全月... 靈武全月...

之問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為規制之方所謂

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味理而好諛乎

今成卒之加於往時臣亦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

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斂乖宜利之所

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

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耻而揚

威警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成

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摠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

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

公沒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

行李往來動輒旬日比葉徵發救援寇已獲勝能歸小則蹂

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優軼

之患哉... 之患哉... 之患哉...

若一家之保室... 若一家之保室... 若一家之保室...

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慮矣吐蕃之比於中國眾

者則莫揆之權抑使收糴運使家食吏反操利權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視騁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贖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是繁有徒欲勒農而農不獲償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稀紉充直窮邊寒洩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對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惡之心精盡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通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為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為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而軍中計數則既失矣綱條轉成糶糶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為明徵也

故曰蓄穀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師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養國家未固封略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稽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愛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殖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三座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責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疚心盡如焚灼復効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稅賦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為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摠單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國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推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湊人眾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糧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沂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捐故承前有用一針錢運一針水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幾內和糴

陸宣公奏議注

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味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相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蓄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悉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焚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食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豐盈食祿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針錢運一針米之說食貨志元宗與軍物力豐盈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遠運米其難如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策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旱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切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視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麥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原田苗比於常時米賈加倍此慮漕運之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水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摠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糶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餓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矣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巨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歲旱關輔存儲當佳造作相之初懲元琬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途力殫歲盡所及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水至倉還復留貯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食貨志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糶米上乃奏議道觀察使立事用爲相造奏糶米使糶米利陸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蘇轉運使以度支使陸贄言吉相判度支請道兩稅米百石江淮運米百石江淮運米百石亦百二十萬石

西運雖練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原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甚絕絕江淮輪轉且運比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况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今類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糶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糶估價通計諸縣糶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已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針轉運之費足以和糴五針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備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畧之念始慮費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罔未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詳審必免貽誤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道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糶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糶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利用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運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糶臣已令度支巡院勸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粟之田約定初糶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宜慶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備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糶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邛州縣各與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糶所於江淮糶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綫綽絕

兩統於中人此則傳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嘆疲人所以
流亡經費所以編置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
重况乎矯倭行而廣賜厚績藝劣而衣食侵苟未忘懷孰能
無愠不為戎首亦非善子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
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為之若斯
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
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
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
時成績始終要領衣領此持衣者則與領領要一途切切
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
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
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呂氏春秋曰君子
今已不得其術則行則事敗事敗則人怨人怨則國危國危
則此謀非算人自今以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
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發其否蔽
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詞付授之
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
之曰自爾已外將軍裁之馮唐傳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
師皆決於外將軍制之軍功又賜鐵鉞示令專斷六韜曰
太公曰凡國有難將命命將命者命將命者命將命者命將
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命者命將命者命將命者命將命者命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
軍君命有所不受子孫世世無疆凡用兵之法誠謂機
直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赴
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夫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
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
失遂令分圖責成之義廢死綬任告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
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
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
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問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
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
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
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駟書上聞旬
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
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日閉關自全牧馬屯
牛鞠爲推剽膏夫樵婦修作俘囚難諸鎮發兵唯以虛聲

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遞賊既縱掠歸此乃陳功告捷其
敗則則滅而爲一其括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怒
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
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指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
制用而財賦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
驅場之益賊軍旅之膏肓也昔漢之末至公孫氏使督
何嘗不至也其不可爲也杜預云昔年也心蓋賊不除而滋
下焉者說文心正屬上也事見左成十年蓋賊不除而滋
之以冀澆習不瘳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善速其
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
將士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
度使募少壯願任戍成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
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備邊者以給焉又一
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健之業又令
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
入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
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
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
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
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
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
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
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
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
屬焉二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
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
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謹擇良吏以爲尹守
外奉節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
帥之道既明然後減盜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
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
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
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盜謠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
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
下之英靈聖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
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
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

以人廢言警陳狂愚惟所省擇

陸宣公奏議卷之十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裔孫心源校

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富管蠶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皆豌豆望令各據估計錢數折納則莫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蠶蠶為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為勉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為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迥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盡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盈聖情愛人久為含忍親離眾叛左隱四年衆中對公日匪兵無衆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靜方鎮恭承宣諭欣賀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眾情萬榮摠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

安撫軍州今已盡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盈聖情愛人久為含忍親離眾叛左隱四年衆中對公日匪兵無衆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靜方鎮恭承宣諭欣賀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眾情萬榮摠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納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願奉宣進止宜依者伏以制市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乎動且非宜

焉由無授臣等每承旨常以百姓為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蕘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接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綠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衛已能頗曠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遂落厥圍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之中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當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為騷擾理在不疑旬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常豐稔家悉殷厚草可輸有車可載西成易期况蒸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稅之際豐耗靡均令忽併役車牛雇車備必騰貴併徵稅草價必倍高是使豪高之徒乘急令以隱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財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此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錢三十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為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舊制對酌限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墮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倘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賈賈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恐滯未見其宜伏望聖慈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慄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違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眾度支所營裝務稅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為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力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京兆尹幹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右竊論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願景思還或因於瘴癘翹心望徙既關滯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霽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又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通故決罪不得驪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為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弘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與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則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為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天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足貶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入送名到者都此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入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闕負府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書掩德見非古人左降二十三不替孟明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善掩大德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庶增誘拔之途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

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
 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
 道廣德澤之恩也夫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
 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
 陛下躬行盛禮煥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
 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
 切料愈遂窮僻喜聞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飭行裝計日而
 俟休命在再淹郵復經半年僕又所移之官遠與舊任鄰近
 切恐乖陛下垂慈之意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
 非所以揚洪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
 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
 有迂轉亦即任其歸還于開元末季林甫固權專恣凡所
 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驅使從此已後
 遂為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里未無感期縱遇非
 帝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
 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剋之風積成天寶之
 亂展轉流弊以至于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
 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感上心將謂負謫之人悉包樂禍之
 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
 則習行林甫之弊法檢邪為囊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未絕於
 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奸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
 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
 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
 忌斥遠以儆其不悛進退以勉其自新不微則浸及威刑不
 勉則復加黜削難進難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
 而漸加進叙又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賊
 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奸凶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
 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
 含憤含怨則起於茲離則何患能為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
 王開懷舍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
 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
 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
 本衙並無降差亦不起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易
 以大州增其常秩所與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洪恩下塞
 延望親將所得殊匪為優令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

陸宣公奏議注

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
 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
 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入道路須計其遠迤
 之差別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
 類例失倫措置偏併示人疑慮非非弘幸希聖聰更賜裁
 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伏聽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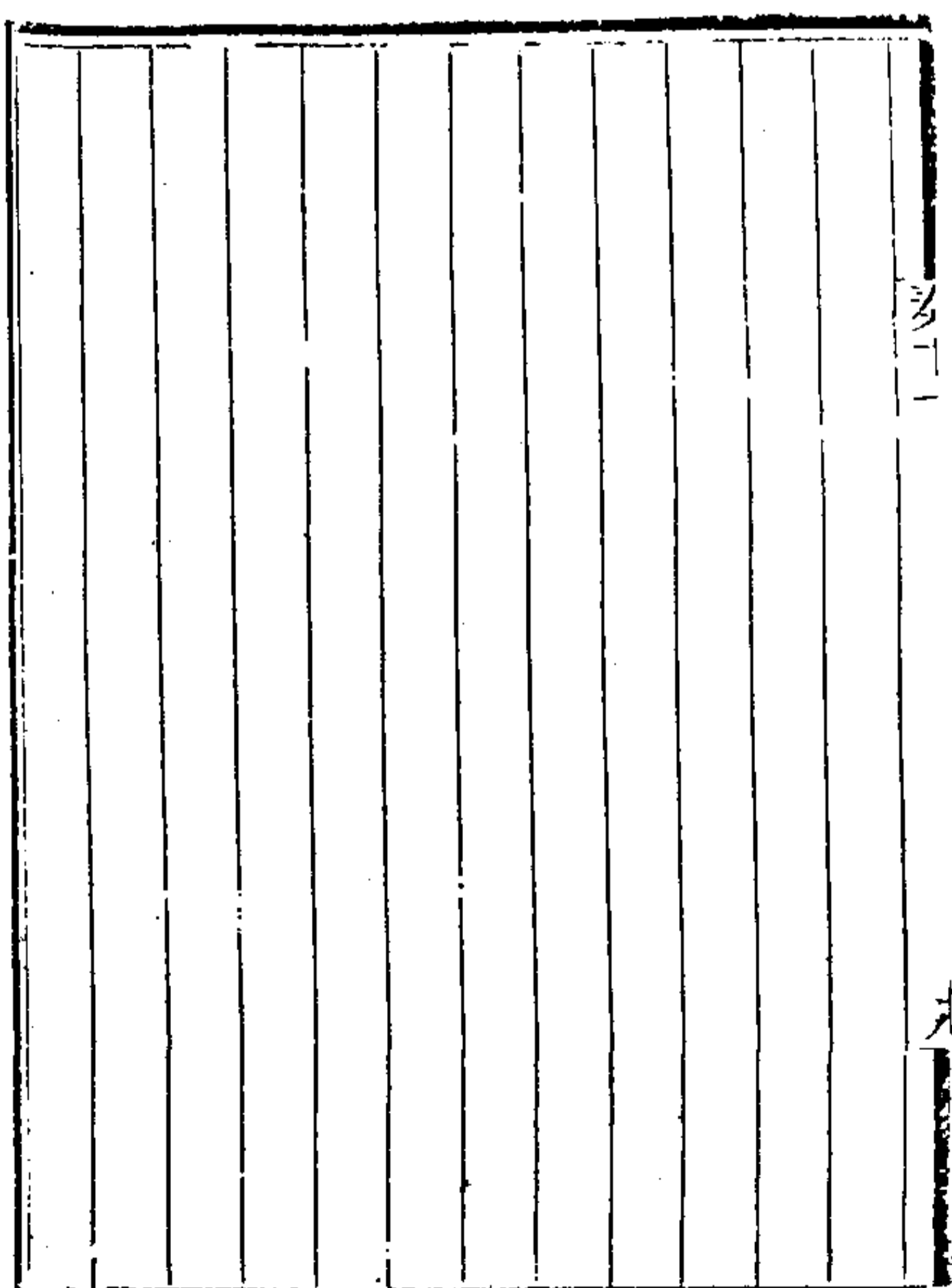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收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
 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仕當體國職分憂奏滅河運脚錢用
 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沿邊
 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初各委當道節
 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院院官同幹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
 為名非緣城守之絕及不承別勅處分不得輒有費用若
 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
 之糧以為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
 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齋送悉貸此糧乃得
 軍行辦集事過之後准勅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
 鎮軍食例皆關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
 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廢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
 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為喻能不為之歎惜哉
 策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樹植之則生
 植之則死生於斯死於斯又生於斯死於斯夫楊樹之於人
 也猶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為患可不為虞將欲安邊
 元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營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
 費備遇災難則加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
 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

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一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裔孫心源校



論裴延齡奏書

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夫小人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味雖重之日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左

和辛

之內遠術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美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

相明好 情見理究故議相好 宰 人灼物窮世熱宰

積穀老吏與謀以國而幸因言為天下萬民計人不可不察也裴延齡奏書曰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夫小人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味雖重之日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左

儀安可容易未有天官弛縱而能使群吏服從朝典凌遲而
 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亟於私
 庭誅集選士果令逆孺得以為詞本傳云國忠既以宰相
 之笑聲誅諸外士大夫皆嗾之安祿山書信史策書之足
 為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
 禮徇其師欲大曠省署之儀徒曹郎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
 盡室飲酒之儲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察辭四方申
 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
 事或縱酒恣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
 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
 為群里中喧闐常若閭閻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
 津離久慢官人教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
 傾財賦號為殷繁自非識變通權輕重大不失狀
 析微濟之以均平流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
 之下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匿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
 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能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所僻戾之
 質而加之以狂驟滿盈既情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
 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貲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
 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
 府縣所繩鞠其姦賊無不狼藉通結動運於節將交私匪止
 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
 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
 方之所宗仰群士之所稽模觀而効焉必有甚者是以前廷
 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
 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訐之禍流於下
 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
 普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又故其詩曰慎爾
 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言群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
 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不
 懋爾惡相爾予矣又曰既之陰汝反予來赫又曰諒曰不可
 覆皆善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懣肆其禍心以相詬病也陛
 下勤儉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正百度內選則股肱耳
 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成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大
 和而度支悉寵作威持權縱暴侵削軍鎮擅資糧將帥每
 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証隱盜或誇詐陰私或數其出

變宣公案議注

或生愚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績有踰分取求但宜執
 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
 慚恥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斂矣
 由斯人而又虐害群司幸其闕敗彼與典遲於兇懷氣吞
 等夷隸畜即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
 其誅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
 聞敘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
 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無禮義之府蟻
 污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駟三千餘頭車
 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通之倫又無科配之
 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葺脩減其芻秣車破畜耗
 略無子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或有卒承別旨須
 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
 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
 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蕘薪灰
 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
 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
 公私之閒頗謂兼濟延齡悉贖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
 錢以為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糶結已單霖潦之中樵蘇
 不繼軍餉艱乏官廚待然告闕煩煩於聖聰微催絡繹於省
 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聽察狼狽率以
 為常此則磨鑿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外繆獨皆
 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非
 宜耳其為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此是以不復詳
 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詔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使
 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自非狀跡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
 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散闕遺愚智
 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
 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
 託腹心以其好進諛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
 畏而謂之強直可肅發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
 財用將欲敗眾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儻陛下
 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
 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
 能浸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心則我之好

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繆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
 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
 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
 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與用目與用耳之務不
 求已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
 歸心忠讜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
 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過以與天下違
 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
 熾故商書云崇信發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援式內言邪僻
 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
 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
 不以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
 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謩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
 覆證之此說理致甚明貞觀二年帝謂魏謩曰朕聞古語
 謂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朕今欲兼聽而不得其故何也謩對
 曰臣聞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
 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
 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
 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
 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
 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
 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
 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
 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
 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
 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
 則明偏聽則暗此理之明也然則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三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致付物以能之義...

陸宣公奏議注

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三

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未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事亂大政無以騷人疾莊士蓋務大者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

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三

過終身不忘管子內言管仲病疾成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何也管子對曰臣聞之曰仲父不幸何也管子對曰臣聞之曰仲父不幸何也...

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舉擇仕授爵之於初不求其
 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
 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燁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
 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不由其誠以一言
 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
 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
 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
 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
 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謂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與之
 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捭理古者人風既朴官號
 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効不計事以尺
 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宵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
 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
 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秩二千石郡守秩千石刺史秩千石
 六百石者其秩也二千石者其秩也二千石者其秩也二千石
 即入為九卿九卿如太常太僕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太僕太
 從九卿即遷為丞相相國如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太僕太
 類之是乃從六百石而至於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
 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
 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
 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
 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賞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
 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察每嗟於白首三代為
 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縣
 陞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殫其後代設有如縣之比
 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
 而進官欲遲以此為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
 者臣因奏書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
 朕外祖曾作秘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居官歲月皆久
 晉將順唐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
 意頗為宜然以臣愚慮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
 不必論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設先聖

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
 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
 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叙庶位多
 淹是皆可懲焉足為法也臣竊謂古之求賢者相與
 於門大者出於臆小者出於德卓乘收四方以天下而元
 常與夫相與其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顯能以糾其失職三日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
 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積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
 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
 暗於通理一繫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謂老生之常談而不推
 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
 職事雖有小大開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
 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見射唯經邦贊國之
 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
 其人見文王議者昧於明徵一繫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
 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陞
 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
 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
 能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于內列朝行
 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脩計日思進而又淹
 逾考限亟易星霜願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
 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
 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其中才罕能無
 變其始也祗勵之心必切其人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
 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
 以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收乘傳夫練鍊
 之差寸而度在職既久寧無符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
 所糾偶以一跌盡墮前功至使德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
 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
 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
 入於必敗之地是以銓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
 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苛而職業不固甚
 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
 俯仰浮議謂協典謨久次富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
 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孰與交修此所謂
 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

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三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奇孫心源校

體陶唐有虞昭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
 摧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父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
 未去三術未行而又察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
 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
 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
 除授為精詳以避誘為奉公之誠以適瑕為選士之要乃至
 稱毀紛採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
 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
 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既凋取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
 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
 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蹟宸辰昧識不足以周物
 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懇惶交瘼
 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
 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為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
 兼迫於感思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
 惟陛下圖之

均賦稅恤百姓六條

均賦稅恤百姓六條... 國朝者令賦稅之法有三...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者令賦稅之法有三...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者令賦稅之法有三...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者令賦稅之法有三...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者令賦稅之法有三...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者令賦稅之法有三...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皇宣公奏議注

應思存幸 遠深相

兼失其源則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 兼失其源則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 兼失其源則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 兼失其源則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

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 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 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 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開田為課績

夫欲教化立度程必先城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緝其怨...

以物力優贖人皆樂輸平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向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春矧伊...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饗而食...

之哉蓋以應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

寇戎為梗師旅匪與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
不順成官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
人之凶荒豈遺賑救小之則求息利人大之則賣田
臨幸進有年饑饉逾旬不充儲蓄則至顛沛室家相棄
兩分重計息食旬不充儲蓄則至顛沛室家相棄
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父母之心
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
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
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為人備災過聽愚
計不害經費可垂末圖近者有司奏請統茶歲得五十萬貫
元額命戶部用救百姓凶饑此誠濟民之至計也然茶稅
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惟捐天下茶稅之至朱
十餘萬貫一自是歲得銀四十萬兩商人以水災減明年
以蓄糧適前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
得稅茶錢使均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
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糶便於當處置倉收納
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糶巡院官
同管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
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糶數若稍貴
糶亦便停所糶少多與年上下在平糶價恒使得中每遇災
荒即以振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飢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
務使周濟循環效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
善人聚穀幸災者無以俸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飢農不至
傷糶不至貴一舉事而眾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
積平糶之法斯在社會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
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聖代黎人永無饑乏此堯湯所
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齊之苟能存誠茂
有不

其六論兼井之家私斂重於公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士農工商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
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勸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
可待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
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
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不偏多故物

陸宜公奏議注

不偏器用不備厚故人不能窮聖人能禮運興行而財用
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
方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井下佃齊人之業奉養
豐麗上伴王者之尊戶蓄蓄象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意
章肆其貪林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食一
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
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
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吐糜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
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善乎田宅
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元哲王疆
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
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以貧弱
不至竭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期調制度今制度弛紊
疆理壞廢恣人吞噬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
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貸其田廬終年服勞
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
絕乃至於斯厚歛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
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
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
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井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私取
其十糶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黃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
得不墾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設哉斯道
浸亡爲日已久願欲脩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富有漸望
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道凡所占田約爲條限或租或價
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深刻利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
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
恤窮之善經則官大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區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
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誓曰
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與也又曰厥後
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
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
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皮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奉
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才
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
上聞鞠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註陸宜公奏議十五卷終
齊孫心源校

可深惜臣又聞於誓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
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
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尙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
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

陸宣公奏議注

唐陸宣公奏議注十五卷

阮元撰

唐陸宣公奏議注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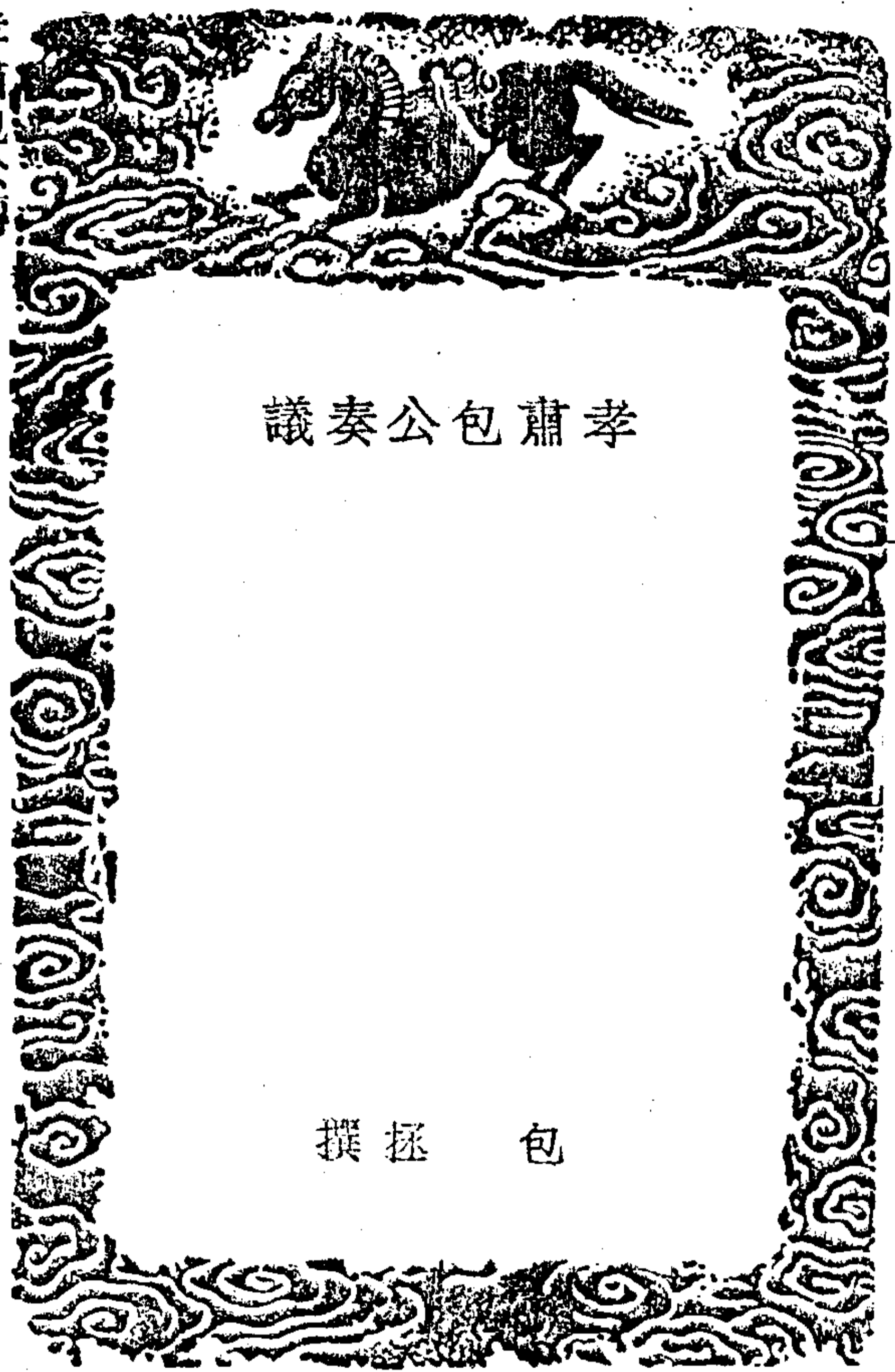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已著錄是經惟有奏議宋即煜注煜事蹟無考卷首載經進奏
議表街題迪功郎紹興府餘杭縣主簿煜又註東坡文集事略題街與此相
同此編所註惟採經史為多無從搜博引之失不特選擇得當節錄亦多
精審使讀者易見端倪茲從元至正甲午翠巖精舍重刊宋本影寫亦讀
史者所不廢也

唐陸宣公奏議注十五卷

胡玉繩撰

唐陸宣公奏議注十五卷

張氏及陸氏藏書志並有元至正刊本張云暉進書表題街不著姓案
清波雜志曰暉友人鄭暉之枕人曾注三蘇文及陸宣公奏議投進
元吳文正公集陸宣公奏議注序曰因鄭氏舊注而加詳劉岳申申
彙集曰宋紹興中有鄭暉嘗注宣公奏議以此知為鄭暉也據此是鄭
字暉之為枕人又云表後云紹興二年八月初七日進呈案表中有云
恭惟至尊壽聖皇帝考淳熙十六年光宗受內禪尊孝宗為至尊壽皇
聖帝次年改元紹興則與為照字之誤無疑此亦阮氏未及錢崇吉
書雜記云鄭氏嘗撰清波日新向讀陳直齋解題云張九成子紹之甥
于紹所編心傳錄及其門人鄭暉所記日新云云意謂鄭氏為橫浦門
人及見于氏心傳錄序云余學生鄭暉得數語筆錄而士大夫已高
然傳誦則鄭氏似為于紹之徒然周昭禮清波別志明書暉之早從張
子紹學必不謬也高氏則錄成於嘉定甲戌與暉之進書時相距不過
二十餘年今檢所列傳治題名無鄭暉姓名則錄世稱佳志暉之學有
淵源又能注書以傳不當遺之清波別志謂其果舉得官不姑一日該
而卒鄭氏蓋南渡後官即表進所注書旋即下世未嘗任事故志乘例不
錄也按清波日新其書定甲戌與進書時相距二十餘年是以為
紹興書紹興也此書陸氏已刊人十萬卷後書



議奏公包肅孝

撰 拯 包

包拯字希仁，廬州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累擢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嘉祐六年，遷給事中。中正三司使，數日拜樞密使。遷侍郎，辭不受。七年，薨於位。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孝肅。子拯，初拯以大

理評事知建昌縣。以親年高，改和州。築庫而親不欲去鄉里，遂解官就養。及親亡，廬墓側，終喪不忍仕。久之，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曰：第殺而鬻之，俄有告私屠牛者，拯曰：已割其舌矣，非私殺也。盜色變，遂引伏。嘗使北府，虜之典客曰：雄州開便門，欲誘納叛人，刺候疆事。拯曰：誠欲刺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嘗問涿州開門邪？虜有沮色。為御史，言諸道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

吏，更倍於前，皆摺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為罷之。除陝西轉運使，既行數日，有他路監司對而求章服者，上不悅。因傳宣中書曰：包拯使陝西，未嘗自言也，可齎三品服賜之。及知諫院，數論斥大臣，請罷一切內

降。又錄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及別條七事，言明慎聽納，辨別朋黨，愛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疑

法，條具。臣下牽錄微過，其論甚美。在陝西，奏罷斜谷務造船材木十萬，及罷七州河橋竹索數十萬。奉使

河北，言收馬占那洛趙三州沃壤萬五千頃，悉請以予民。從之。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

萬，仍奏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遂為著令。開封舊制，詔牒令知牌司收之於門外，拯知府，開門使徑至庭

下，辨曲直。京師大水，拯以勢家多置園第，惠民河上歲久壅塞，遂盡毀去。官者偽增地契步數，悉奏劾之。

一

三

權貴為之敘述，權中執法，請立皇嗣，陳教養宗室之法，責諸路監司聽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

二府薦舉，兩制得至執政私第，減一歲休假日，皆施行。及攻罷張方，平三司使，而除宋祁，拯又屢擊祁在

蜀宴飲過度，遂除拯三司使，翰林學士歐陽修疏拯，所謂奪踐田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

居家避命者久之，在三司，和市上供物，以革科率之擾，其為人不苟合，未嘗偽辭色以悅人，平居無私書，

故人親黨亦皆絕之，人多憚其方嚴，雖里巷婦人，穉子莫不知名。仕至通顯，奉己儉約，如布衣時，少為劉

筠所知，筠無子，為奏其族子為後，而請還其所沒田廬。

國史本傳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天聖五年，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知建昌縣。父母春秋高，辭不赴，得監和州稅，

和與廬雖鄰郡，而其親不欲去鄉里，遂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哀下終喪，猶不思去，里人數勸勉之，出

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

告之，盜者驚伏，徒知端州。權御史中丞王拱辰薦為監察御史，裏行未幾，改監察御史，建言國家取士用

人不得實，歲略或狄非禦戎之策，又欲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銅賊吏，重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子弟之

初，諸道轉運加按察使，以苛察相尚，又疏言：今日奏劾官吏，按數倍於前，皆摺細故，吏有不自安者，

於是為罷按察使，使契丹，至神水館，前使者過，數遇凶怪，如有物擊之仆地，拯徑入居之，戒從者雖有怪

毋得言，至且亦無所恐。及還，虜人令典客謂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納叛人，刺候疆事乎？拯毅然曰：

欲知此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嘗問涿州開門邪？虜折不復言。為三司戶部判官，賜五品服，出為

京東轉運使，改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詔入見，既行數日，會他路監司有對自求改章服者，上不

悅，因傳宣曰：包拯任陝西，未嘗自言也，可齎賜之。次華陰，換三品服，又徙河北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

使，奏罷秦隴所科斜谷務造船材木，近塞邊郡稍警，詔令近臣條對禦邊之策，拯對西北形勢，山川扼塞

及所以先事選練稍儲之術甚備，遂命往河北調度軍食，言收馬占那洛趙三州沃壤萬五千頃，漳河沃

壤，民不得耕，請悉以賦民，從之。又往解州經度鹽法，請一切通商為便。皇祐二年，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數論斥大臣，請罷一切內降，奉詔除天下逋欠七千二百餘萬，嘗寫唐魏鄭公三疏上之，請置天子座右

及別條七事，大指明慎聽納，辨別朋黨，愛惜人材，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疑法，條具。臣下牽錄微過，其論甚

美。四年，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為河北轉運使，前此嘗建議當無事時，徒兵內地，不報。至是復請罷河北屯

駐兵，而分之河海、兗、鄆、齊、濮、濟諸郡，遇警即發之，宜無後期不及之患。徙知瀛州，悉除一路吏民所負

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如瀛州悉禁公使錢，毋得回易，以喪子乞便郡，得知揚州。徙廬州，遷刑部

郎中。至和二年，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郎，知池州。明年，復其官如故，徙知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除右

司郎中，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

入門，拯使徑造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京師大水，乃言勢家多置園第於惠民河上，歲久壅塞，遂盡

毀去。中貴人有侵跨河壩為亭榭者，自言地契若此，驗之乃偽增步數，劾奏之。嘉祐三年，除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數請立皇嗣。及陳教養宗室之法。又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得自舉劾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者。兩制得至執政。私第。誠一歲。休假日。皆施行之。張方平為三司使。拯攻罷。而除宋祁代之。拯又疏。祁前在蜀。燕飲過度。累擊之不已。祁既罷。而拯遂為三司副使。翰林學士歐陽修。疏拯。所謂牽牛踐田。而奪之牛。不已甚乎。拯因家居。避命者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筮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為置場。和市民得免其擾。吏負錢帛多緹繫。聞輒逃去。并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六年。遷給事中。為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遷禮部侍郎。辭不受。一日。暴得疾。歸途卒。年六十四。上幸其第。臨奠。輟朝一日。贈禮部尚書。設孝肅。拯性不苟合。未嘗偽色。辭以悅人。平生無私書。至於干請。無故人親黨。一皆絕之。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初宦時。少為劉筠所知。嘗為奏其族子為筠後。又請還筠家向所沒田。廬有奏議十五卷。子誕。

孝肅包公祠堂記

廬江古建國也。歷世千年。其賢士大夫名於史者。吳周璋一人而已。宋有天下。復逾百歲。其名於時者。若皇甫君選之。學識不及於顯。馬忠肅公亮之材術。不盡其用。其全者包孝肅公拯一人而已。公行也。備才也。果言也。誠志也。忠自初仕。逮於考終。命其節未嘗少衰。變昔之君臣際遇。道合計從者有之。或不能知人。或恥所改。或蔽於旁近。或未識統紀。識入則見遠。拂欲則生忿。觀公平居進退爭之語。人能道之。任剛肆直。雖鼎鑊在前。植若自守。聞者為其悚然。而仁廟樂聞直諫。容納是止。無一毫芥蘗。始卒聽用者。自堯舜文武而下。仁廟一人而已。公之行事。請視國錄。公之文章。請視家集。此不復書。公昔為鄉郡。有佛寺曰興化寺。僧仁岳嘗被公遇。今以其居之西偏屋。開而為祠。立公之像。白於州。州詢諸士。士曰。然。詢諸民。民曰。宜。乞辭於守。守固曰。無愧。其舊政遺惠。不待稱而可知。故略禮所宜祀。公孰易焉。治平三年八月。望。翰林侍讀學士左諫議大夫守合肥郡事。滁州全椒張環記。

慶元重修孝肅包公墓記

至為濼西從事之三月。始得再拜謁孝肅包公墓下。嗚呼。慶歷嘉祐之間。何其盛也。仁宗皇帝以天地高厚之德。平治天下。而又延登耆雅。容納忠諫。維時孝肅公危言直論。排斥權倖。切劘治道。而扶植國本者。雖奏疏可考焉。至其臨政。明不可欺。剛不可撓。公不可干。以私。今百餘年。所在士民聞其風采。猶知起敬。起畏。合肥之鄉里也。中更兵火。子孫流離。故宅廢為民居。獨廟祀存焉。今去城十五里。所謂東村原者。公之墓也。去皇考侍郎公墓七里。每春秋。州教授縣令率諸生往修歲祀。然而丘封荒頽。宰木翦拔。樵夫牧豎。往來莫禁。甚者至踐其墓田。欲奪而有之。嗚呼。以忠賢端士。而報施乃爾。豈天道邪。或兵革之後。未能遠復邪。抑風化不明。而冒利者不知敬邪。教授丁君端祖。縣令潘君友文。相與鳩工斂材。次第修治。會部使者王公補之來。攝帥事。即以聞之。公為之惻然。不數日。斥公幣助其役。緣以周牆。方一百五十五步。曰。荆棘蓬。植松栢。祭饗有堂。墓道有門。碣墓記。雖不復存。立表樹阡。往來其下者。皆知為孝肅公之墓。雖然。加敬。風動一鄉。而又正其墓禁。直其田之訟。歸之包氏。使歲時奉蒸嘗。所以揭虔安靈者厚矣。

嗚呼。仁人君子。固不幸而不能保其後者。世人不察。誘以天道報施之不常。以起為善者之懼。而不知君子之澤。雖曰五世而斬。至於風流餘韻。聞者為之興起。孰使之然哉。扶持風化。調護其子孫。此正吾人責也。可捨此而謂天道是邪。非邪。公之元孫邦直。朝廷蓋嘗命之官。今雖老不能仕。而州縣之間。經紀其存歿者。可獨為包氏計邪。風化所係多矣。至以連帥之命。告成於公墓。而且屬筆以紀其事。公之勤德。載在國史。此不復論。姑敘其本末。以為後來勸云。慶元五年十月朔日。寄理修職郎。充淮南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嘉興林至謹記。鄱陽余聖書。并篆蓋。

孝肅包公遺事

包希仁。嘉祐七年五月辛未。以樞密副使薨。車駕臨幸其第。公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闕難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薨。為長吏。僚佐有所圖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者。中於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愠。此人所難也。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也。觀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右見皇朝類苑官政治續篇

西羌兪龍珂既歸朝。吏問門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姓包。神宗遂如其請。名順。其後熙河極稱忠力。

右見王鞏定國甲申雜記第二十

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琬刊石。鑿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右孝肅包公家訓有石刻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册有遺訓。無貽來者羞。

右孝肅包公詩

龍圖包公。生平若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報國盡忠。臨政無阿。杲杲清名。萬古不磨。

右孝肅包公遺像讚

知端州。州歲貢視。前守綠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為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羣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仁宗曰。卿欲誰立。公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六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惟陛下裁察。仁宗喜曰。徐當議之。

右見名臣言行錄

公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

右見呂氏家塾記

滎陽公呂原明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因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右見呂氏童蒙訓

公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因問畢。果付吏責狀。因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為奸。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右見筆談

孝肅包公名襄。字宙。小夫賤隸。類能談之。第其平昔嘉謨論。關國家大體者。雖縉紳間。或未盡聞。廬江帥毗陵胡公彥國。倅建安章公籍。一日相與言曰。此邦素多奇士。如包公實間出也。惜其後無顯人。弗克為之發揚。因搜訪遺藁。欲傳之為不朽計。有攝助教蘇林進曰。林舊藏公奏議集十卷。亡於兵火。今淮右總司尉官徐公修家有是本。請往求之。遂不遠數百里。手抄以歸。前所謂嘉謨論。悉粲然在目矣。仰俸得之喜曰。茲可以廣吾志也。迺俾祇若是正訛謬。鏤板郡學。且命錄公傳及祠記。逸事附於末。其好賢樂善之誠。蓋如此。不可以不識。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望日。左修職郎。充廬州州學教授。括蒼吳祇若書。

右孝肅包公奏議十卷。紹興間。胡帥治廬。以公本廬人。丘墓祠堂在焉。命置板郡學。艱難悉為煨燼。獨歲時蒸嘗之奉。得不廢。祀典。淳熙元年春。郡既肇新學宮。別作公像。迎致於東序。懼其書之弗傳。將敬摹有時而忘。乃訪舊本於學正湯氏家。教授皆川吳公芸。又從幕尉假鄱陽辛氏所藏補亡書七篇。是正訛謬。及遺脫。計二百八十六字。遂為繕本。鈔版。以附新學。或公之道未墜於地。讀者必慕其為人。且以遺君子之鄉。知名節。取重於世。尚友先烈。庶幾乎遺風之不泯。是礪老區區建學刻書之意也。夏五月書成。合肥假守東平趙礪老敬書其後。

孝肅包公奏議序

宋包孝肅公奏議集十卷。自應詔至求退。凡三十有一類。乃公之門生。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廬州軍州事。張田所編次序。而藏諸家廟者。自公之歿。已四百年。今江西布政司參政方公正。於公為鄉人。得其遺藁。將鈔梓以傳。屬儼為之序。公在當時。為人峭直。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著於廟堂。聞於天下。傳之後世。咸諸史冊者。章章矣。自宋至今。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稱道之不絕。況士君子乎。觀其敷奏詳明。諫諍剴切。舉刺不避乎權勢。犯顏不畏乎逆鱗。明當世之務。務引其君於當道。詞氣森嚴。確乎不拔。百世之下。使人讀之。奮迅其精神。發揚其志節。炳炳烺烺。光前振後。煥乎其不可掩也。雖然。嘗聞公論三司使張方。平。方。平。此罷去。而宋祚代之。公又彈奏。亦罷。公遂代之。歐陽公論公。未免踐山奪牛。整冠納履之嫌。然終謂公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則公之節行。如喬松古柏。挺然霄漢。不可摧抑者如此。是雖歐公一時之言。實足以槩公之平生矣。噫。天下後世之人。徒知公之名。而未必盡知公之事業。公之事業。蓋於此可考見焉。又得方公曾崇而表章之。則公之不泯者。庶其在此乎。儼不慙鄙薄。僭為之序云。正統元年歲次丙辰。秋七月中辰。前史官。贊治少尹。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嘉議大夫。太子賓客。致仕。豫章胡儼序。

奏議集。遂納諸家廟。庶與其後嗣亡窮也。公之事業始卒。官閥遷拜。有國史與天下公論在。此不敢輒書云。

孝肅包公奏議題辭

門生、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兼淮南西路屯駐泊兵馬鈐轄、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田題辭。

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聖神明智之資。善容正人。延議使。使其謀行忠入。有補於國。卒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肅包公止爾。或曰。先朝任諫官御史多矣。不四三年。致至侍從近列。然類弗遂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獨孝肅之進。終無他者。而天下不得異議者何哉。曰。包公一舉甲科。拜八品京官。令大邑。當是時。同中節者。雖下流庸人。猶數日月以望貴仕。公拂衣去。養十年。亡官意。其心亡他。止知孝於親而為得也。已而還朝。天子器其才。高行潔。處之當路。公上裨帝闕。下瘳民病。中塞國蠹。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極乎是。必乎聽。而後已。其心亦無他。止知忠於君而為得也。他人或才不勝任。望不厭人。方且死黨背公。挾憾復怨。如鶻得搏。若虺肆毒。顛墜於惟頓泯滅之地。以甘其心。此衆所以多不得善名以去。公進無他者。而天下不得異議也。初公之歸養也。至舉親喪。復仕。嘗有詩曰。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卒踐其言。而得大位。美矣。雖然。恐謂非會仁宗皇帝至明上聖。有不可惑之聽。公欲必行其道於時。難矣乎。孔子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坤之六二亦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此公所以逢辰也。公薨後三年。田守廬州。盡得公生平諫草於其嗣子大祝君。因取其大者列三十門。凡一百七十一篇。為十卷。恭題曰孝肅包公。

孝肅包公奏議後序

夫宋仁厚之治。秉禮之朝也。于時士大夫躋位憂諫。率自寵其遇。而爭為激切。以自矜。故考其直言敢諫。人人能矣。而誕漫華競。狠屑搜獵。幾致國是蕩搖。靡所底定。然竊以為過云。迨仁宗虛己。盡下言者。益奮而進言之義。日益乖矣。獨孝肅持議一本之至誠。歸之忠厚。蓋庶乎謨弼啓沃之良。而社稷之長慮也。故自釋褐至履政府。而仁宗倚眷如一日。其言多錄用焉。夫權於輕重之分也。酌於緩急之序也。達於時務之宜也。究於幾微之漸也。是進言之義也。不容誣也。孝肅於是乎有取焉。故國統不可以無屬。議建太子。食旨不可以弗儉。議鋼賊吏。大臣不可以不信。議去形跡。監司不可以不重。議去苛虐。民隱不可以不恤。議蠲積逋。財用不可以不節。議革冗食。僥倖不可以不抑。議絕內降。壅蔽不可以不杜。議重封駁。恬退不可以不敦。議限年致仕。天戒不可以不謹。議日食地處。其他如取士權稅。刺舉諸議。皆章章較者。不容以不講也。真體國者之言哉。公早歲以至孝聞。而直亮公清。終始一節。至今田父野老。猶尚能誦其姓名。則公之所以昭昭於天下後世者。將無艾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詎不信哉。賜進士出身。廬州府知府。前刑科都給事中周瑯識。

孝肅包公奏議目錄

卷第一

- 應詔一篇
- 仁宗皇帝開天章閣親製策問
- 致君九篇
- 請建太子
- 進魏鄭公三疏
- 七事
- 論委任大臣
- 論大臣形迹事
- 謹天戒
- 論赦恩不及下
- 上殿劄子
- 論冗官財用等

孝肅包公奏議 目錄

孝肅包公奏議 目錄

卷第二

- 任相一篇
- 公殊能相後上
- 言災異三篇
- 論日食
- 論地震
- 論星變
- 明體一篇
- 論臺官言事
- 明禮二篇
- 論百官致仕
- 請兩制官祀九宮貴神
- 戒漸一篇
- 論內臣事
- 慎命令一篇
- 論詔令數改易
- 論功一篇
- 請證王明
- 論賞一篇
- 論李用和捉獲張海乞依賞格酬獎
- 慎差除一篇
- 請復封駁
- 選舉四篇
- 論取士
- 請先用舉到官
- 請依舊封彌磨錄考試舉人
- 請依舊考試奏陰子弟

卷第三

- 擇官二十四篇
- 請選諫議大夫

孝肅包公奏議 目錄

請復御史裏行

請選用提轉長吏等

請令審官院以黜陟狀定差遣先後

請選河北知州

請選廣南知州

請選利州路轉運使

再請選轉運提刑

請發運判官

請召還孫甫張璪

請復韓贊等臺官

論河北帥臣二事

請除范祥陝西轉運副使

再舉范祥

請錄用楊紘等

請選人知虔州

請選差河北令錄

請廣南添差職官二事

乞不用賊吏

乞不道楊景宗知磁州

請選內外計臣二事

省官二事

請罷巡驛內官

乞罷河北提舉修造軍器使臣

卷第四

去刻薄一篇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

抑僥倖七篇

請絕內降

論明堂草恩

請令江淮發運滿任

李爾包公奏議 目錄

論先舉三路知縣不得令監當

論縣令輕授

奏許懷德上殿陳乞

應修造使臣乞依宣命不得乞轉官

慎刑一篇

請令提刑親案罪人

正刑八篇

乞斷章貴

請重坐舉邊吏者

論疎決

論內降

請重斷張可久

乞斷向校

請法外斷魏象

請賊吏該恩未得做用

卷第五

明禁六篇

請差京東安撫

請速除京東盜賊

請斷銷金等事

請開封府司錄左右軍巡官屬不得請謁并追賊事

請止絕三番取索

請罷天下回易等

去妖妄三篇

論妖人冷清等事二事

請安置鹿皮道者

卷第六

按劾二十五篇

彈宋庠

再彈張堯佐三章并中書劄子二道

李爾包公奏議 目錄

論李昭亮二章

論丁度孫甫事乞辨明

彈郭承祐二章

彈李淑二章

彈張若谷

彈王遠七章

請勘闕士良

請罷知雄州劉兼濟

論李紱冒國親事

請追任弁官

論闕士良轉官

請罷王渙權貨務

辨理一篇

請留吳奎依舊供職

卷第七

民事二篇

論歷代并本朝戶口

直勾衙前請限二年一替

寬恤二十五篇

請差災傷路分安撫

再請差京東安撫

請罷天下科率

請免江淮兩湖折變四章

請免陳州添折見錢

請救濟江淮飢民

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

論江西和買絹

論放欠

請權罷陝西州軍科率

請將邢洛州牧馬地給與人戶依舊耕佃二章

孝肅包公奏議 目錄

請放高陽一路欠負

請免沿邊人戶折變

請接送北使三番

請修商湖口

請出內庫錢帛往逐路糴糧草

領陝西漕日上殿

乞開落登州治戶姓名

請罷同州韓城縣鐵冶務人戶

論瀛州公用

請罷聖正只差衙門

卷第八

戒興作一篇

請不修上清宮

興利一篇

請修蔡河堰并斗門

言財利四篇

論茶法二章

言陝西鹽法二章

議兵七篇

請留禁軍不差出招置士兵

請那移河北兵馬事二章

論賞殺軍

請移冀州就糧兵士歸本州

請移冀博深三州兵馬

請移配河北作過兵士往向南州軍

卷第九

議邊十五篇

進張田邊說狀賜張田教書附

論邊將二章

請選雄州官吏

孝肅包公奏議 目錄

論契丹事宜三章

論吳賊事宜

論楊守素

論保州事

乞河北添糧糶草

再請移那河北兵馬及罷公用回易

請擇探候人

論蠻賊事二章

卷第十

糧道五章

奉詔河北計置斛斗日上殿

請撥支汴河糧糶往河北

請於懷衛修御河船運

請河北及時計置斛斗

請添河北入中糧草

求退七章

求外任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一

應詔

仁宗皇帝開天章閣親製策問

朕自纂紹慶基登臨御宇每夕惕以忘勞慮視聽而有怠爰自近歲以來河朔之間民物散亡水災流注甚可哀憐雖已降指揮應災傷去處並令賑濟及暴露傷損之人各令照管外其所慮今契丹雖稱幣汛使忽來若非慕化之心慮有可慮之意復聞聚甲朔邊議收西光夙夜經心深可預防然事即未萌誠在安平之論或將來北使詣闕妄稱西去之名共構毀端別有邀求之事詭譎多塗作何回答或以今來詐報西行儻有南顧之虞西北山川地形甚處可為控扼今以家國方面之材且無自薦輔翼之能實藉衆推僮事有枝梧帥領何人泊數路偏將何人可補欲以威禦綏甯何人堪為鎮靜其朔方自水災衝破戶口流移而軫救之外軍儲闕乏財賦屢空以何法得豐儲或急速之計以何為備其向去雖是豐饒將今所用財貨如何更能省費致物力以漸從容及慮諸路冗兵尙衆作何策精選勇杖復又戰馬闕絕如何敷足故事雖未兆有備無虞此係安危更可詢於有位體朕焦勞得不周悉卿等諳在公忠理當盡瘁

宋包拯撰

對策

臣某昧死再拜言。伏惟陛下有神聖文武之資。紹祖宗大業。以馭重柄。三十年於茲矣。容謀神斷。豐功偉績。歷選明辟。未之前聞。猶於聽政之餘。躬御便坐。下筆成聖策。延問近臣。思究當世之切務。茲見陛下降意求治之至也。臣聞酌言以擇善。莫若盡天下之議。然萬乘之貴。不可使人人畢陳於前。故用天下豪材。傑賢參贊。近位。就使其其中三數人能悉意抗論於赤墀之前。則天下得失之理。如指諸掌矣。況今廣延羣論。預謀安危。將相邇臣。博被清問。獨臣昏庸無狀。將何以奉承詔旨。上副周爰。謹竭素有一二條陳。以聞。願陛下以至明擇至愚。則臣不勝大幸。竊以契丹自先朝請盟之後。邊鄙無事四十餘年。向以吳賊逆命。因敢上書悻慢。併以和親割地為請。朝廷寬大。未即誅絕。報遣使人。增以金幣。又數年矣。然夷狄之性。不惟貪。不感義。不讓勝。不恥敗。況內審吾計。有不欲加兵之意乎。故自去冬以來。移帳雲州。以西討為名。駐兵未去。今又無故遣使來此。不有邀求。則別生詭計。但慮以不可從之事為言。小不如意。得以為詞。解仇協勢。啓其蠶端。何況星文示戒。水災未弭。天意人事。未甚和順。惟陛下熟慮而審處之。萬一無他。亦不可忽焉。況今三路素為控扼之所。中則梁門。南入鎮定。西則雁門。南入并代。東則松亭石關。南入滄州。然松亭以南。數百里。水澤艱險。自北界而出者。則塘水足以限其來路。惟雁門句注。背長城而南。地里稍廣。漢與胡人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為要害。先朝以驍將楊業守代州。創築城壘。於今賴之。緣代州去雲州數程。地又平坦。或有侵軼。此最可虞。孫武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固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矣。臣聞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繫。擇之不可不審。且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之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進用。則必有成效。荀子曰。大賢不待次而舉。大愚不待次而誅。謂進退賢不肖。豈須歲月哉。今河北沿邊。卒驍將情。糧器器朽。主兵者非綺紈少年。即罷職老校。隱蔽欺誑。趨過目前。持張皇引惹之說。訓練有名無實。聞者可為寒心。謂宜委中外大臣。精選其有實材者。擢而任之。其庸懦者。黜而去之。若不速為之具。緩急旋圖之。則無所及矣。且河北者。國家根本之地。存亡繫焉。近年黃河決溢。水災尤甚。饑殍過半。公私窘迫。雖累下聖詔。矜卹賑救。使命相望。而農畝荒廢。流亡未復。倉廩虛竭。不支數月。此乃前日主中外計者之過也。臣頃歲嘗奉使送伴。及出疆。日凡三上言。乞支撥錢帛往河北。當五穀收穫時。廣謀計置。以備凶荒。終以位疏言賤。不賜施行。方今粒食翔貴之時。有司雖竭力營辦。而財用不足。何以取濟。若更因循。不切措置。恐非社稷之福。惟陛下特出宸斷。銳意而遂行之。免成後患。臣嘗讀漢書。宣帝時。以西羌未平。京兆尹張敞建議。願令有辜非盜受財殺人者。皆得以差入殺贖罪。欲乞下有司。意其舉犯可以贖者。條具事件。差入殺多少。俾河北州軍。得以贖息。此亦權宜濟用之一端爾。兼三路官員甚眾。伏見其宗皇帝朝。以河北荒歉。減省京朝官使臣幕職等七十五員。其逐路部署押陣使軍。自觀察而下。悉罷赴闕。此先朝令典。願陛下遵而行之。臣又聞河北屯兵。無慮三十餘萬。然備邊防嚴。武事不可闕也。而老弱者眾。緩急又不可用。當此艱食之際。供費遼廣。萬一糧儲不繼。勢必生變。望令本路轉運安撫司。揀退老

病元弱。以寬物力。且老弱去。則精銳者勇。物力寬。則磨養者足。其近裏兵伍。即令漸次抽那於有糧儲州軍就食。不然。則物力俱竭。為患不細。臣又見頃歲於鄆同州置二馬監。各侵占民田數千頃。乃於河北監內分馬往。逐處牧養。未逾一月。死者十有七八。迄今為二州之害。議者謂不若依舊歸河北諸監。以其地給民。則馬無所損。民得其利矣。緣馬監直屬羣牧司。逐州官吏。不得統轄。利害無由而知。今若委轉運使兼領。則巡察察視。可以革去積弊。歲繼月及。必致增羨。又何患戰馬不足哉。臣前所條陳。皆國家之常務。而言事者多及之。臣謂今之切務者。在擇政府大臣。敢當天下之責。獨立不懼。而以安危為己任者。委以經制四方。庶幾可引向者之患。而紓陛下之憂矣。臣愚以為言之者不難。事行則為難。古人有云。言之必可行也。又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願陛下參舉善事。符機會者。思而行之。則千慮一得。庶少補於睿聰。辭淺氣索。惟陛下裁察幸甚。

致君

請建太子

臣伏讀前史。見聖王之御天下也。初纂大業。即建儲貳。蓋所以安億兆危疑之心。絕中外覬覦之望。乃有國之常典。而歷代所遵守者也。伏自陛下紹隆不構。已逾三紀。仁孝恭儉之德。格于上下。孜孜求治。未嘗一日少怠。茲因羣臣仰望清光之不暇。但以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之心。憂危至切。雖前後臣僚論列者多矣。卒不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者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今既皇嗣未降。亦當來時人盤維之義。固天下根本之地。不可忽也。臣願陛下特出宸斷。密與執政大臣協議。精擇宗室中親而有德望。衆所推重者。優以封爵。置在左右。日加訓導。仍與增補僚屬。選用厚重方正之士。令就禁邸。諭以善道。益其聞見。如此。則不惟表異親賢。抑亦鞏固王室。可以挫奸雄覬覦之意也。俟皇嗣誕育。則以優禮而進退之。此亦古今之通義。陛下何憚而不為哉。伏況藝祖以艱難得天。下以聖繼聖。傳於陛下。垂及百年。陛下豈可不念祖宗之業。當傳之無窮。若乃徇目前之適。忽經久之策。必稔禍於將來。恐非社稷之福也。陛下得不留神而熟慮乎。臣以疎外之迹。累當言責之任。今陛下以臣愚直。擢在憲府。若畏罪不言。是上孤陛下委用之意。臣不忍為。惟陛下審其當否。斷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進魏鄭公三疏劄子

臣聞唐太宗英明好諫之主也。魏元成忠直無隱之臣也。故君臣道合。千載一時。事無不言。言無不納。太宗嘗謂左右曰。朕即位之初。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元成勸朕優厚典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甯。絕域君長。皆來朝貢。此皆元成之力也。是致正觀之風。與三代比盛。垂三百年。抑有繇矣。所上諫疏。具在史冊。臣竊謂元成雖言於當日。亦可行於方今。謹條其三疏。備錄於左。皆詞理切直。可為龜鑑。伏望陛下萬機之暇。特賜觀覽。傳說曰。知之非難。行之惟難。惟陛下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七事

臣非材備位諫職。思所以爲補報者。惟言責而已。然言不激切。則不足開宸慮而補聖政。謹條上七事。皆當今之要務。詞理鄙直。惟陛下留神省察。

一、事。臣伏以陛下天縱寬仁。海納謀議。是者取而施用。非者存而掩覆。羣下見聖度闊博。不以其非。皆能容受。故奸邪敢肆矯妄。持難明不然而事。巧飾厚誣。使人無由自辨。而默受排斥之禍。致陛下明有所蔽。疑貳忠良。率以此也。夫忠良見疑。則忠義之臣。欲竭節盡忠。補報陛下者。皆懼議畏禍。不敢挺然當國家之事矣。由是陰奸得計。滋長傲病。不惟有虧聖德。致害時政。一旦緩急。乏才賢以應。陛下持大任。將誰付之。臣願陛下聽納羣下謀議之際。留神深察。如有持難明不然而事。巧飾厚誣於人者。請付有司。責其明辨。使真偽不雜。是非較然。則忠邪自分。天下庶幾於理矣。

二、事。臣伏聞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爲朋黨者。其間奮不顧身。孜孜於國。獎善嫉惡。激濁揚清之人。尤被奸巧誣罔。見排斥。故進一賢士。必曰朋黨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黨相嫉。遂使正人結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勸誡。此最爲國之大患也。夫聖明在上。未嘗聞有朋黨。朋黨之來。大抵起於衰闇。故漢之黨綱。始安帝而極於桓靈。唐之朋黨。由穆宗而甚於文武。是皆衰闇之際。以陛下用心圖治。功同堯舜。詎可如漢唐衰闇之際。而致有朋黨乎。斯乃陛下務相傾軋。自快其志。加諸其人。不顧破壞陛下事業者也。在昔劉向進諫於漢元帝曰。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又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臣謂劉向之言。垂千餘年。諫者以爲至當。臣誠學向者也。不忍以熙洽之朝。有朋黨之說。虧損至德。蔽塞大明。臣實痛傷。不能已也。臣願陛下端慮以臨下。推誠以格物。循名以核其實。因迹以照其心。使忠者邪者。情僞畢見。勿以朋黨爲意。則君子小人。區以別矣。

三、事。臣伏聞頃歲大臣顯政。頗惡才能之士。有所開建。則譏其近名。或云沾沾欲求進達。遂使才能之士。莫敢自効。縱能不願忌諱。指陳事理。固已困於沮撓。無得而施用矣。且名者聖賢之所貴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烈士徇名。不以趨善。聖人所以貴也。夫羣下雖衆。然士有志於國家之急者。其能處心積慮。圖報於上。又困於近名之說。是則志士仁人。終無以獎進矣。豈陛下之心哉。此誠頃歲大臣之罪也。臣願陛下但顧其所否臧。而垂行之。勿以近名沾沾欲求進達爲念。則人得以盡其心矣。

四、事。臣聞議者云。陛下頗主先入之說。臣以陛下通照於事。務得情僞。理必無之。萬一或有。臣止可過慮而議。不可聞之而不言也。臣謂帝王行事。但顧理道之如何爾。固不計於先入後陳也。必若主先入者。以爲是邪。則委問之人。逞其敏捷。或巧中人。或陰圖事。惟恐居其後矣。得不惑亂於耳目哉。臣願陛下乘納羣議之際。但顧其事之是非。裁之以當。則先入之患息矣。

李爾包公奏議 卷第一

七

六

任二府曾舉奏之人。亦不詳論。至與中書樞密院止許旬假見客。及不許百官巡廳臺。諫官不得私謁。并與刑法官接見。雪罪斂勞之人等事。皆非帝王推誠盡下之美政也。以陛下至德難名。待物無間。方將振跡堯舜。固非漢武雄猜多忌之比也。斯蓋不識大體之臣。過防謬論。上誤陛下。臣恐書之史冊。取譏萬古。願陛下速革近制。推大信於羣下。以景祐初年之政爲法。則盡美矣。

六、事。臣伏見近歲以來。災異備至。天象譎見。地理傾震。蟲蝗爲孽。水旱作沴。連綿三數年未已。而河北最甚。其次利州。京東西。兩浙。河東。路。循。環。皆被大患矣。以陛下焦勞求理。恐一物失其所。持此重負。常不感召和氣。格上天之福祿乎。然而致如此者。蓋大臣不能同資協恭。知無不爲。切救時弊。而陛下志慮亦或有疑沮。未能委任忠賢。以成垂拱之美也。方今諸路饑饉。萬姓流離。府庫空虛。財力匱乏。宜有數倍之濫。屢無二年之蓄。兵卒驕惰。夷狄盛強。卽不幸繼以凶年。加之小寇。則何人可以倚仗而枝梧哉。臣所以夙夜惶惶。思進苦言。冀開悟陛下。而不能已也。臣願陛下切留宸慮。密以事詔今之執政。誰能盡心。敢救天下之弊。敢當天下之責者。果得其人。願陛下主張而委任之。其陰拱循默。持祿取容。妬嫉賢能。以一己爲計者。宜速罷免。毋俾久塞要路。則化危爲安。變艱於易。如反掌矣。陛下固不可失此時而不爲。儻失此時而不爲。禍變一發。則雖欲爲而不可爲矣。惟陛下深存念之。

七、事。臣伏見近歲以來。多有竄逐之臣。或以無辜。或因小過。或爲陰邪排陷。或由權要憎嫉。吹毛求疵。點洗垢出其瑕。罪皆實繁。刑網太密。甚傷清議。大鬱輿情。昔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懷憤。六月飛霜。近歲竄逐之人。詎止匹夫匹婦之倫也。得不逆和氣。召災沴乎。陛下固宜矜憫而深惟之。傳曰。使功不如使過。蓋負責之人。自怨廢絕。不能振起。一旦爲明主棄。環錄用。則其自奮圖報。倍萬常人。願陛下詔近歲竄逐之臣。有才行效實。而本無過累。泊坐累獲罪之輕者。或加牽復。或加寵擢。如此則聖造洪覆。同天之仁。使排陷憎嫉之風。不敢復爲矣。

論委任大臣

臣嘗讀漢書谷永傳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誠哉是言也。夫王者端居巖廊之上。垂拱而仰成者。以能知人。能官人。使之然爾。或異於是。則雖堯舜之焦勞。堯舜亦不能成無爲之化也。伏惟陛下以明容之姿。勵精求治之切。中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有能逃聖鑒者矣。且丞弼之重。最爲今之極選。而治亂繫焉。若乃挺然盡心。敢任天下之責者。卽當委而付之。設或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亦當罷而去之。惟在陛下神機洞照。甄別而信任之爾。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不能爲治。抑所以爲害矣。夫近臣中。素有公望。賢才衆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知之。亦宜亟擢而用之。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理哉。不可以邊陲不登。恬然便謂無事。況諸路饑饉。相繼。財用不足。府庫虛竭。士卒驕惰。振舉紀律。杜絕萌漸。正是可爲之時。固宜參用賢者。助成治體。此尤不可緩也。大抵今之居位者。挾奸佞。則蔽善而背公。溺愛憎。則賣直而嫁禍。論論然。但以勢利相和。苟得無恥。豈有撥賢進能之意乎。儻令如是。輩比肩並進。而望風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若以廉直退讓有才之士。擇焉而用。置諸左右。則向日

李爾包公奏議 卷第一

九

之失。立可矯正。而邪諂苟且忌刻。姦險之徒。當不令而去矣。陛下何憚而不為哉。臣以孤賤之徒。叨居言責之任。圖所以為報者。惟思傾竭愚慮。庶可上裨聖政萬分之一。願陛下少留神明。則天下蒙幸。

論大臣形迹事

臣伏見朝廷累年以來。凡進用庶官。裁處大事。必避形迹。以為公道。上下相蔽。習以為常。有才者以形迹而不敢用。不才者以形迹而不敢去。事有可為者。以形迹而不為。事有不可行者。以形迹而或行。此蓋苟避中傷。以防後害爾。為身謀則可。為國謀則不當如是。此最時政之大害也。且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官長。諸司官長參舉僚屬。俾公卿大夫而下。各稱其職。然後推誠委任。坦無疑貳。則中外協濟。政務脩舉。如此而不臻治古者。臣所未喻也。臣伏讀唐書。太宗朝或言魏徵阿黨者。帝使溫彥博驗之。無狀。因令彥博讓之。且曰。今後不得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豈可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默然改容曰。吾已悔之矣。又高宗嘗責侍臣不進賢才。李安期對曰。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使堯舜苦己癩疥。不能用賢。亦王化不行。況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近公卿薦引。即遭置謗。以為朋黨。況沈滯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人主虛已招納。廣務搜訪。不忌恩讎。惟能是用。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君上。非臣下所能致也。高宗深納其言。所以正觀永徽之代。最號太平者。蓋由廣延納之道。推至公之心。使之然矣。宜乎載在史冊。煥為美談。伏自陛下嗣守神器。已逾二紀。日御便殿。孜孜求治。雖古先哲王。未有如是之焦勞也。而時多疵癘。民未富庶。國慶罕蓄。邦計益削者何也。蓋知人用人之道。恐有所未盡爾。昔齊桓公問管仲曰。何者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管仲一諸侯佐爾。猶慎於信用。小人況巍巍盛德。復將有所問然乎。伏望陛下奮乾剛之威。確然英斷。申命宰執。進用賢儔。斥去形迹之弊。以廣公正之路。判忠佞。抑僥倖。察左右愛憎之說。延中外謫直之議。慎重名器。振舉綱目。則可使教淳於上。民悅於下。召天地之和氣。致邦國於永畜。惟在陛下日慎一日力行而已。

謹天誠

臣竊見近者太白犯月於箕尾之分。焚惑犯鎮星於虛危之分。而又冬雷震發。雨木成冰。博詢前聞。固不虛發。臣謹按歷代五行志曰。太白犯月。月犯太白。焚惑犯鎮星。皆外寇之兆。雨木成冰者。說者謂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木為之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神。卿大夫之象。亦曰木冰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又曰冬雷者。所發之地主兵。謂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也。今年冬而雷。雷者陽不閉藏而發泄。皆失節之異。夫月者太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亦主夷狄。鎮星所管。宋衛陳鄭之分。若金火凌犯。固不為福。况又箕尾屬燕。虛危屬齊。設或內非其應。則北虜之患。山東之憂。亦須大為之防。且頃歲有星孛之異。近復有巨暈之震。不可忽也。今四方災旱。流亡未復。雖遣使綏撫。貸粟賑給。而上下困竭。濟仰彼艱。此乃天意篤右聖宋。丁甯陛下如是之至也。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王者當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

日月消息。候星辰躔次。揆山川變動。參人民謠俗。以考休咎。若見災異。則退而責躬。恐懼修德。以應之。有不可揆者。則蓄儲備以待之。故宗社享無疆之福。伏望陛下省災異之來。驗休祥之應。謹奉上天之戒。以揆當時之務。外則幅員之廣。戎狄寇盜之可虞。內則機政之繁。號令賞罰之未信。固宜進擢賢傑。振張紀律。廣闡乘正之路。屏絕羣枉之門。斥遠奸險。慎重聽納。近自宮禁。遠及邊陲。杜漸防微。中外協濟。如此則庶幾後患可弭。惟聖度裁處。

論赦恩不及下

臣伏聞先帝時。冬十二月雷震。司天監奏。主國家發惠布澤。未及黎庶。上召輔臣謂之曰。此上天所以警朕也。且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人勞止。又三司轉運使率擾之事。名類實繁。大者宜即減省。小者悉蠲除之。將來改元赦書。卿等宜盡采民弊。著為條目。務澤及黎庶也。大哉。先帝愛民之心。如是之至。以陛下求治之心。亦先帝之心也。臣切見陝西用兵之後。朝廷急於饋運。多所經畫。丁夫征賦。有常數矣。若踰之。則盡為無名之率。其他酒稅錢穀之類。亦有定額矣。而貪於寵利者。惟務聚斂。措克於下。前後刻暴。競以相勝。前者增幾十萬。遂用之後。後者則又增幾十萬。以圖優賞。日甚一日。何窮之有。而民力困且竭矣。所以瘡痍天下。於今未息。用是觀之。其實豈為國乎。果為國。豈不以愛民為心哉。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則先王顧生民何如哉。今雖用度微窮。而諸州旱潦相繼。亦當寬養黎庶。固其大本。大本不固。則國家從何而安哉。況朝廷比下詔令。未嘗不以寬民卸物為先。而有司往往不即遵行。是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無緣知。使王澤滲於上。民情鬱於下。此皆向者有司之失。恐非所以流布愷悌。慰安元元之深旨也。臣欲乞應自西事以來。一切權宜之事。因循未盡革者。將來明堂赦書。盡采餘弊。著之條目。悉與改正。以為定制。若民間夏秋二稅。除依例輸納外。不得非橫支移。變茶鹽酒稅課利。一切依舊額趨辦。勿許擅有增減。諸色欠負。自來每遇恩貸。不以存亡。必根究本末。但務追攝。罕得除放。乞令今後於理合該蠲免者。更不縲繫逮捕。重為煩擾。並令疾速檢會除放。若有司稽違。必嚴行黜責。如此。則上可以遵先帝之意。下可以救當世之患。俾四方之人。知陛下曠蕩之澤。實及於下。則海內幸甚。

上殿劄子

臣竊見冬春以來。天下旱乾為虐。而陛下避殿徹膳。累下詔書。勤求直言。疎理刑獄。寬省民力。雖古之聖帝明王。責躬罪己。無此之甚焉。故詔音所至。甘澤隨降。和氣應於上。民心悅於下。天意聖德。合若符契。當上穹眷祐之如是。則陛下尤宜勵精求治。以答殊觀。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不可不慎。緣近歲以來。賞罰之典。或尚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昔唐文宗問宰臣李石。天下何以易治。李石對以朝廷法令行則易治。誠哉。治道之要。無大於此。伏望陛下臨決大政。信任正人。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在陛下力行而已。亢旱之災。天之常數。固不足貽陛下深憂。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冗官財用等

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幾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切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設六官。倣周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衆。降及漢魏。以至隋唐。雖設官甚多。然未有如本朝繁冗甚也。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餘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僅千人。復有幕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蔭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窮乏哉。臣謹按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匹。石兩支四千九百七十四萬八千九百匹。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三十九萬二千匹。石兩支一千五百四十四萬四千九百匹。石兩。慶歷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萬三千五百五十九萬六千四百匹。石兩支八千九百三十八萬二千七百匹。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九十九萬六千五百匹。石兩支二千二百四十九萬九千匹。石兩。況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多者何也。蓋祖宗之世。所輸之稅。只納本色。自後以用度日廣。所納並從折變。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且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時。虛耗漸以不逮。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紀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所固哉。臣以為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欲救其弊。當治其源。在乎減冗。難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為計。亦不能救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為之時。若不銳意而改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救之過矣。伏望上體祖宗之成憲。下卹生靈之重困。開設官太多也。則宜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養兵太多也。則宜能絕招募。揀斥老弱。土木之工。不急者悉罷之。科率之出。無名者並除之。省禁中奢侈之費。節上下浮枉之費。當承平之代。建長久之治。願陛下留神省察。申命宰執。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一

任相

晏殊罷相後上

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無曠矣。夫宰相者。上佐人主。以道治天下。固非庸材所堪。當歷選羣卿。以補其闕。得其人則輿議厭伏。非其人則大職墮斃。治亂之本。在茲一舉。可不慎之乎。臣伏見晏殊罷免。朝廷必再命相。此乃陛下慎擇賢材之時。況今百度或闕。生民未泰。契丹夏賊。交臂伺邊。宰相得人。則可以上尊朝廷。外威夷狄。陛下庶寬宵旰。垂拱仰成矣。若但取左右毀譽。容易以付大柄。恐非國家之福。況近臣才與不才。皆聖心所盡知。在茲之舉。斷勿牽羣疑爾。臣非次不敢求上殿進對。惟陛下特留聖意。

言災異三篇

論日食

臣伏見四月旦。日當薄蝕。陛下特降德音。親決庶獄。飾身修政。以應天變。此誠古之聖后明辟。克謹天戒。

之至意也。臣聞漢書云。夫至尊莫大乎天。天之變莫大乎日蝕。蓋日者陽之精。人君之象也。君道虧為陰。所乘故蝕。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聖王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詩云。彼月而蝕。則惟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減。說者云。月蝕非常。比之日蝕固常也。日蝕則不減矣。然于正陽之月。法尤忌之。由是有伐鼓用幣之事。故人君或遭災變。必避殿徹膳。克己責躬。明君臣。正上下。延納衆議。以輔不逮。如是之至也。今正陽之月。唯然日蝕。而又亢陽益甚。火災繼作。害孰大焉。得非上天有以丁寧垂誠於陛下耶。伏望陛下奮乾剛之至德。畏天地之大異。發號施令。審思乎利害。賞德罰罪。無間於疎昵。聽斷不惑。勤儉為先。抑陰符陽。防微杜漸。然後日御便殿。博延公卿。詢訪直言。講求古道。勵精為治。以答天戒。如此則積異消於上。厲階絕於下。足以導迎善氣。馴致太平。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地震

臣近聞登州地震。山摧。今又鎮陽雄州。五月朔日地震。北京貝州諸處。蝗蝻蟲生。皆天意先事示變。必不虛發也。謹案漢五行志曰。地之戒莫重於震動。謂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其異孰甚焉。又夷狄者。中國之陰也。今震於陰長之月。臣恐四夷有謀中國者。且雄州控扼北鄙。登州密邇東夷。今繼以地震山摧。不可不深思而預備之也。頃歲并代地震。尋以吳賊拒命。近者廣南英連等州亦震。而蠻寇內侵。皆必然已應之兆耳。臣近曾上言。沿邊將帥。尤在得人。乞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為守將。俾訓練卒伍。廣為積聚。以大警備之。不然。懼貽陛下之深憂也。況災變之作。未有無其應者。惟陛下特留聖意。

論星變

臣切見歲星逆犯房宿。近鉤鈴之位。于今月餘未順。案天官云。房四宿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亦曰四輔。股肱將相位也。北二小星曰鉤鈴。房之鉤鍵。天之管籥。主閉鍵天心。其房心於辰在卯。主豫州宋之分野。夫五星者。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主歲事。為其統首。好生惡殺。安靜中度。吉變色亂行。則不為福。或有凌犯。淹留不去。咎在仁德未修。誅罰未當。若犯房宿。亦責在將相之不稱職者。伏況國家盛德。在火歲火二曜俱為福星。房心又是宋之分野。今歲德失度。逆守于房。復近鉤鍵之次。徘徊未退。本意亦謂人君指意欲有所為。而未得其節也。乃上天之意。所以篤佑聖宋。丁寧陛下如是之至。夫變異之來。各象過失。以謹告人主。猶嚴父之明戒。可不為畏懼乎。古之明王。必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能應以德。則咎息。不能應以善。則災至。要在所以應之。應之之速。非誠不立。非信不行。伏望陛下奮精剛之德。挺獨斷之明。內推至誠。深思天戒。以天下至大祖業至重。不可謂承平無事。而可以佚豫為治。外則邊防之大。戎狄可憂。內則機務之煩。紀律不振。況今政失於寬。而敝在姑息。官弛於苟簡。近下詔命。澄汰流品。而才者未之進。不才者未之退。蓋有司務在因循。憚於甄選。且方內治亂。在陛下所任。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中外臣僚。其有老懦貪殘。苛劓姦佞。不當居職者。宜以時廢退。益選溫良。醇厚之士。實之於位。令海內昭然知本朝之所貴。豈不休哉。然後掖庭之中。簡去幽曠。官豎之內。裁抑重。

任發號施令。在乎必行。賞德罰罪。在乎不濫。振舉綱目。杜絕萌漸。如此則災異消於上。禍難息於下。五緯循軌。四時和順。召天地之協氣。致邦家於永寧。願陛下力行而已。臣本以孤危。不知忌諱。惟陛下不以位疎言賤。留神省察。則天下蒙幸。

明體

論臺官言事

臣伏見近者臺官以朝政闕失。上章論列。或令分析。或取戒勵。中外傳聞。於體不便。且國家置御史府者。蓋防臣僚不法。時政失宜。朝廷用之為紀綱。人君委之如耳目。所以先帝特降詔書。添置侍御史以下六員。並不兼領職。當時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乖方。刑賞隨制。並許彈奏。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若事難顯行。即令留內。蓋先帝切於求治。如是之極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將三十載。遵守先訓。廣開言路。虛懷以待。犯顏必容。此皆陛下憂勤庶政之至深。羣臣仰望清光之不暇矣。臣欲望今後御史等。凡有彈奏。事或過當。更不令分析。及取戒勵。若乃阿意徇私。即乞重行責降。如此則上彰陛下好諫之德。下免朝廷過舉之失。

明禮

論百官致仕

伏以人臣之義。七十致仕。著在禮經。卓為明訓。所以優假老成。遂其安逸。既不違尊尊之教。且開知足之端。歷代所欽。治宜敬切。本朝典故。尤所重之。凡曰引年。莫非延世。推之半祿。待以優恩。其於悖勸之方。可謂至乎其至也。然而近歲。寢成敝風。搢紳之間。貪冒相尚。但顧子孫之計。殊愆養老之心。馳末景於桑榆。負厚顏於鐘鼎。不知其過。自以為得。誠非朝廷所以待士大夫之意。又非士大夫所以遵禮義之常也。臣思及此。悚然汗下。伏望特降指揮。御史臺。將文武班簿檢會。應臣僚年及七十。並令臺牒。諷其致仕。如牒舉後。三兩日內。未見抗章祈請。乞自朝廷降令致仕。所貴稍遏趨營之弊。頗悛廉恥之風。

請兩制官祀九宮貴神

臣近者監察九宮貴神。竊見以常朝官充攝太財行事。況屬太祀。深恐未便。伏觀唐天寶年。敕以九宮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百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又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廟之上。用牲牢璧幣。類天地神祇。前代王者。或親行享祀。緣累年以來。四方水旱相繼。慮是有司供職不謹。稍失精嚴。欲乞向後四時祭子。其攝太財令兩制已上官。所貴差重其禮。以申崇奉之意。

戒漸

論內臣事

臣伏觀先朝實錄。竊見真宗皇帝因對輔臣言及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蠱政害物。朕常深以為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過分。有過未嘗矜貸。此輩常以畏懼。王且等對曰。先代事跡昭然。足以為鑑。而聖慮言及於此。實社稷之福也。臣竊見近年內臣。祿秩權任。優崇稍過。恐非所以保全之也。以陛下英明神斷。有罪必罰。此輩或不致為大過。然在制之於漸。庶免貽患於後。伏願陛下佩服先帝之言。以為格訓。凡事更加裁抑。則天下幸甚。

慎命令

論詔令數易改

臣竊見朝廷凡降詔令。行之未久。即有改張。故外議紛紜。深恐於體不便。且詔令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可無慎乎。緣累年以來。此弊尤甚。制敕雖下。未逾月而輒更。請奏方行。又隨時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臣欲乞今後朝廷凡處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或臣僚上言利害。並請先下兩制集議。如可為經久之制。方許頒行。於後或小有異同。非益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更易。如此則法存畫一。國有常格。伏望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論功

請證王明

臣竊觀太宗皇帝實錄。載禮部侍郎王明傳。言明之節義端勁。功烈卓偉。其始卒際立。冠於皇朝名臣。當太祖太宗時。賊靖亂略。剽削僭偽。駕馭英傑。撫定區夏。而明威會風雲之際。周旋金革之間。勸諭王師。生擒僞將。卒能下嶺表。平江南。繼成大功。論新第一。臣每見其事跡。想其風采。然歎惜明才未盡施。而死於太平。位未極顯。而恩不加諡。名爛史。德晦泉壤。臣素欲表聞於朝。乞伸褒勸。今忝遊寄。復睹明之曾孫。雄州防禦推官。所著家傳。國書之外。補完遺賢。利人及物。咸足稱紀。恭惟尊號陛下。奉艱難之業。懷忠力之臣。宜漏瀧壺。下慰幽魄。至如楊億。馮元。官與明等。或以文詞侍從於先帝。或以經文勸講於東宮。而皆崇以徽章。追賜美諡。矧明佐祖宗之休運。垂竹帛之異勳。既不密附符之榮。又未及易名之典。使傑然大節。致有遺恨。仰祈聖造。特賜德音。降付禮官。俾定諡法。庶發明於茂烈。足垂勸於將來。今繕寫明曾孫臨所著家傳。謹具狀繳進。上進。

論賞

論李用和捉獲張海乞依資格酬獎

臣聞功疑惟重。乃國之令規。賞不踰時。欲人之知勸。抑先聖之格訓。又馭邦之大柄也。伏見朝廷先以軍賊張海等未獲。特立賞格。召募使臣。如捉獲。依傳永吉例。優加酬獎。近聞右侍李用和應募而往。不踰

數旬。果能殺獲張海等四人。餘衆並已潰散。用和授東頭供奉官。開門祇候。中外聞之。無不失望。似非朝廷開示大信之旨也。且張海一歲之內。恣行殘暴。京西十餘郡。輻員數千里。官吏逃竄。士民塗炭。以至江淮州縣。無不震驚。前後凡遣使臣。悉多敗績。臣竊謂張海之害。甚於王倫。用和之功。優於永吉。而永吉左班殿直。開門祇候。凡超八資。授諸司副使。宣事舍人。今用和止超四資。功同賞異。何以激勸將來。且有明文。豈宜降等。況西鄙未定。盜賊開起。方當責效之際。不可失信於人。其李用和欲乞依准元降指揮。比類傳永吉。特與優改官秩。如此上之出令。貴乎必行。下之立功。樂於自奮。

慎差除

請復封駁

臣復見朝廷近日。凡有除授。制命已行。或物論未允者。則臣寮上疏論駁。因而追改者有之。然未若精擇而後用之之審也。故外議喧然。謂進退可否之柄。不專於上。流聞四方。大損國體。且兩漢而下。並以左曹給事中。領駁正之任。李唐尤重其選。若權用未當。則論列于內。不顯揚於外。蓋不欲明君之過。沾己之直也。近代則不然。但建一策。議一官。則必揚言於朝。以為己功。噫。為臣之道。豈當如是乎。竊觀國家循循例。置門下封駁司。以近臣兼領。未嘗見封一駁。駁一事。但有封駁之名。而無封駁之實。因循不振。豈不惜哉。且歷代典故。論廢多矣。此局幸而未墜。祇在舉而行之。臣請特正封駁之職。選兩制以上。慎重介直不撓者。主之。或命諫官兼掌。應有除授之制。並先由門下。其不可者。得以辨別是非。封進詔敕。如此。則差易改正。兼免漏泄。少裨聖政。

選舉

論取士

臣以孤遠之跡。猥荷聖選。擢陞憲府。退思所以為報。則智識蒙淺。無以副上旨之萬一。敢竭愚見。唯明主裁之。臣伏觀近降詔敕。以官吏陞陟。賢否相瀾。世族補蔭。愚智不分。並立新條。以革舊弊。有以見陛下求治垂訓之深旨也。臣聞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古之聖王御大器。保重畜。蓋各有其道焉。以萬務之無極也。一統於止。豈可以思慮盡之耶。故立三公。設九卿。百執事以維持之。俾羣材盡力。而百工無曠。則王者正其本。執其要。而天下之大務舉矣。故治亂之原。在求賢取士。得其人而已。漢書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大抵斯人之情。皆希榮進。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邪正所蘊。淵密難辨。而審之必有術焉。以賢知賢。以能知能。知而用之之謂也。且知人與不知人而任之。乃得失所繫。而安危從之。宜乎取士之際。不可不慎焉。夫三代取士之法。闕略難議。兩漢而下。莫若唐天寶之制。自京師建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館學課試。乃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並責成有司。唯以得之與否。以為榮辱。待士者。失士者。孰不公其心以進退乎。其得第者。但謂之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道者。謂之宏詞。試判三道

者謂之拔萃。中是選者。得不限年而授職。復有賢良之科焉。所以區別才行。慎重名器。如是之審也。故當時文物尤盛。比隆三代。基構綿遠。垂三百年。其有錄矣。今之取士。則異於是。鄉曲不議其行。禮部不專其任。但糊名磨本。煩以繩檢。復於軒陛。躬臨程試。三題競作。百篇來上。不逾三數日。升降天下士。其考較去留。可謂之精且詳乎。臣亦恐非進賢退不肖之長策也。周禮升秀辨官。司徒司馬大樂正之職。未聞王者躬其事也。議者謂不若近約唐制。歸諸有司。或曰。取捨之柄。當歸人主。曰。盡使禮部考試。定其可否。高下混於奏籍。賜第上前。抑亦無失於國體矣。然後復宏詞拔萃之科。明立條目。寬限人數。歲一設之。其與選者。比類奏舉之人。以次甄擢而任之。有以得其實才矣。頃年雖復賢良拔萃之科。得人裁一二而已。又罷拔萃之舉。恐未足盡魁梧之選也。且今之仕者。非保任則無以自進。若參以二科而精求之。則取人之路。豈不裕乎。而又僉舉之敝。漸不可長。其間或囿於私愛。或迫於勢要。不得已因而舉之者。衆。繆濫無別。宜一弊革。若至其甚。何所及焉。方今天下多事。邊鄙未寧。政失於寬。而弊於姑息。士弛於務。而幸於因循。固宜推擇真賢。講求治道。外則黜郡守縣令。不才貪懦苛虐之輩。以利於民。內則辨公卿大夫無狀。諸佞朋比之者。以肅於朝。杜絕回邪。振張紀律。可使教尊于上。民悅于下。足以導迎和氣。馴致太寧。不亦盛哉。伏望陛下稽前代之成敗。驗當今之得失。政有未順。理有未安。則思而圖之。圖而行之。行而終之。則生靈受其福。而宗社享無疆之休矣。惟陛下鑒其區區。恕其狂直。一賜觀采。

請先用舉到官

臣伏觀近□降敕節文。委中書樞密院選舉主二十人。令舉堪充知州通判知縣各一員者。蓋國家精擇良吏之深旨也。所有內外被舉之人。至今未見擢任。象訪聞逐路轉運使。累有體量到州縣長吏等。其間不才貪穢之尤甚者。欲乞所舉人內。先次進用。令往彼衝替。若候人數足日。方議差除。則疲乏之民。受害深矣。況幅員至廣。官吏至衆。贖貨暴政。十有六七。若不急務用人。以革其弊。亦朝廷之深憂。不可不察。

請依舊封彌磨錄考校舉人

臣伏觀新定貢舉條制節文。諸州發解。令知州通判職官令錄等保明行實。更不封彌磨錄者。此乃三代里選之法。蓋朝廷欲先德行而後詞學。責成有司。不欲煩以繩檢。庶取士有以得其實才矣。緣天下郡學自罷磨錄之後。生徒各以散去。一旦詔下。投牒求試者。比比皆是。長吏等又安能一一練悉行實哉。不免祇憑逐人遞相保委。然而詐偽叢雜者。亦無由辨明。兼每州用試官一員。是天下試官逾三百餘員。必恐未能盡得其人。而悉心於公取也。或緣其雅素。或牽於愛憎。或迫於勢要。或通於賄賂。勢不得已。因而陞黜者有矣。又何暇論材藝。較履行哉。洎取捨一謬。則是非紛作。不惟抑絕寒素。竊慮天下因此構起訟端多矣。況封彌磨錄行之且久。雖非取士之制。稍協盡公之道。若今來諸州發解舉人。且令仍舊封彌磨錄考校。於理甚便。若以敕命方行。難於遽改。即乞特降約束。其逐處試官監試官。如稍涉徇私。及請託不公。並照常法外。重行處置。不然。令別定刑名。庶使官吏等各知警懼。

請依舊考試蔭子弟

臣伏觀先降敕節文。應蔭蔭子弟京官年及二十五已上。其選入遇南郊大禮。限半年許令投狀。京官每年春季國子監投狀。並著兩制官。於逐處考試內。習詞業者。或論或詩賦。習經業者。各專一經。試墨義等及格者。與放選注官及差遣。自敕下之後。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風。篤於學問。詔書所謂非唯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實誨人育材之本也。近聞有臣寮上言。欲議罷去。是未之熟思爾。且國家推恩之典。其弊尤甚。因循日久。訓擇未精。今詔命方行。遽欲釐革。則務學者。日以怠惰。一旦俾臨民政。惛然於其間。不知治道之所出。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所傷實多。其前項條貫。如有開說未盡事件。欲乞只令有司詳定。依舊頒行。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三

擇官

請選諫議大夫

臣謹案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從四品下。龍朔中。改爲正諫大夫。開元初。復舊。凡置四人。掌侍從規諫。仗下後言朝政得失。故其秩峻。其任重。歷代以至祖宗朝。未嘗輕授。近歲殊不選擇。但以年敘選。如傾鑄等輩。昏聩不才。皆踐此職。是以朝廷名器。容易假人。案蹟典常。莫斯之甚。臣欲乞今後應少卿少監等。該磨勘改官。如曾經職司。委是素有才望。爲衆所推者。方得轉諫議大夫。其餘不得徇入。止授以大卿監。所貴官無濫進。流品益清。

請復御史裏行

臣謹案唐制。御史府其屬三十人。所以重風憲之職。國朝以來。選任尤劇。天禧中。御史六員。蓋朝廷紀綱之地。爲帝王耳目之司。必在得人。方爲稱職。自非端勁特立之士。不當輕授。近歲知難中丞。不專奏辟。或命兩省臣僚參舉。而條制約束。罕得應詔。雖素有才望。又限以資考。推擇之際。頗慎其選。臣竊見頃年添置御史裏行二員。緣所舉之人。秩序差淺。用之不次。必無畏避。自後因循而罷。物議惜之。方今臺官員數

最少押彈之任。所繫尤重。欲乞令中丞知難。依舊例於陞朝親民官內。保奏堪充御史裏行二員。如稍不稱職。並嚴坐所知。

請選用提轉長吏官

臣聞王者之總治天下也。內則宰臣百執事。外則按察之官。刺史縣令而已。若中外各得其人。協心以濟。則陛下垂拱仰成。無為無事矣。夫轉運使提點刑獄。在乎察官吏之能否。辨獄訟之冤濫。以至生民利病。財賦出入。莫不盡焉。事權至重。責任尤劇。設非其人。則一路受蔽。如州縣之職。不舉。按察之吏。又不以聞。則朝廷無繇而知。是一方之民。有終無告者矣。昔漢宣帝曰。與我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蓋刺史縣令耳目。接於民事。政令所出。慘舒攸繫。今朝廷既已輕授。又數數更易。其才者雖有育民濟治之具。亦烏所施設哉。又况庸庸者乎。今粗舉一二條陳如左。竊見近日除授轉運使。但理資序。不堪選擇。如江西路劉緯。利州路李熙輔。皆智識庸昧。衆所共知。其提點刑獄。亦未甚得人。若廣西潘師旦。江東令狐挺。京西張士安。河平席平。皆素非幹敏之才。又無廉潔之譽。猥當是選。宜乎不任其職。雖近例並委兩制奏舉。然所舉之人。或才有合格。以徵文不用。故不才者往往進焉。乃是詞其細而忽其大。恐非任才之意也。欲乞今後應除轉運使。先望實而後資考。則所得精矣。凡舉提轉。若保薦之人。不協公議。即乞責其舉。別委他官。如此則可絕徇私之請矣。刺史縣令。前後條非不丁甯。其中濫進者亦衆。如曹瑛自通判便授閩州大郡。果非理決人至死。又聞韓松知鼎州。緣本州控接界。居嘗屯治軍馬。舊係武臣知州。後乞選差文資。况韓松累任以不治聞。豈可當此邊任乎。欲乞今後應差知州。並令有司精覈治狀。審驗人才。以州郡繁簡要僻。差而授之。庶幾不致敗事。所有奏舉縣令。即令流內銓選注繁劇不治之邑。是則民瘼少蘇。而和氣可召矣。伏望聖慈申命宰府。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令審官院以黜陟狀定差遣先後

臣竊見審官院差京朝官。並循舊例。以到院先後為限。未嘗較辨賢否。論次殿最。清濁一瀾。流品不分。但以名次補闕而已。甚非委重近臣審擇之意。况國家設提刑按察之職。察羣吏廉穢之狀。其治績尤著者。則必慰薦稱舉。貪懦不治者。則必體量按劾。別白善惡。悉以上聞。而審官院署名于籍。以為沮勸之本。今則不然。當除擬之時。但以月日次第。差而授之。則向來黜陟之狀。委而不顧。乃同虛設。豈不惜哉。且黎元之命。繫於長吏。今郡守縣令。鮮或得人。盜賊閒起。生民重困。天下受蔽。職此之繇。可不慎哉。臣欲乞今後審官院。應京朝官初任。即令勘會。在任有舉主五人。無私罪者。陞為上。有舉主三人以下。或無舉主及私罪者。以為次。其有私罪及體量者。降為下。凡差授以為定制。如此則進者知勸。退者知懼。旌別淑慝。無先於此。

請選河北知州

臣送伴北使往回。竊見河北當路州軍。各係近邊控扼之地。所有知州等。並是朝廷一一精選。蓋欲謹邊防。訓士卒。以為急務。今則不然。但能增飾廚傳。迎送使人。及曲奉過客。使為稱職。則美譽日聞。若稍異於

此。則謗議紛然。往往因此降黜者有之。緣每年節次人使往來。動經七八箇月。逐處預為準備。不敢少懈。况三歲兩度非次人使。乃是一年之內。迎送絕無虛日。又何暇謀課訓練哉。兼訪聞北虜日夕點集兵馬。添創營寨。但以西討為名。然戎狄之心。殊不可測。議者雖云。盟誓堅固。萬無負德。且安不忘危。利或生害。又况已然之兆。不可不預為之備也。臣觀一路武臣。未甚得人。但舊進市恩。結挾引誘。爾一旦急用。必無成功。加以邊備未完。邊戍未實。苟有騷動。將何取濟。此朝廷所宜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緣邊及當路知州。部署鈐轄駐泊等。並武臣中。不以官位高下。但選擇有武藝將材可用者。任之專責。以守備撫馭之實。如有實效。不可以浮議數有移替。俾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至敗事。如允臣所奏。即乞特賜指揮。

請選廣南知州

臣竊見廣南應係知州。例差奏蔭京朝官初任知縣及一考者。伏况世祿之胄。鮮惇敦教。童孺之歲。便悉仕籍。未嘗學政。即使司民。甫越期年。又移典郡。且一邑之事。尚未練悉。六條之重。口可責成。地雖遠僻。不可輕授。方國家多務。調率勞午。遠民困重。尤在得人。臣前任端州日。具知其事。或無職官處。只是知州獨員管句。其猥冗恣橫之輩。則惟務誅求。庸儒庸昧者。又全不曉事。民罹其害。無所訴告。提轉運使。僅其遠惡。復不能巡歷按劾。但上下相蒙耳。臣欲乞今後奏蔭京朝官。合該廣南知州者。並於次任知縣內。選有治績及舉主者。方得差移。并乞勘會元無職官處。各選置一員。仍令轉運提刑司。非時不得差出。所貴關掌郡事。輯甯異俗。

請選利州路轉運使

臣伏見中書劄字。知巴州楊佐奏。昨體量得巡檢頓士甯。為事過當。非理打罵兵士。州司取勘。及提刑轉運使。巡歷到州。問頓士甯。有何不協。只一向盤問所勘官。况頓士甯與李熙輔有舊恩。本司採訪施行。若頓士甯指論臣。詔法何以遵守。又見本路提刑司奏。巴州見禁巡檢頓士甯。并兵士等。及轉運使李熙輔。到彼審問。據頓士甯口稱風抑。及分析知州不公事。一面行遣差官。往彼推勘。及差利州通判史世隆。往巴州權交替。知州楊佐赴置院照勘。奉聖旨。令提刑司選清強官。依公盡理。取勘施行。竊緣楊佐見為長吏。部下官屬。既有不公。理合體量按問。今李熙輔乃憑信頓士甯分析。一面差官往彼交替。楊佐赴推院。認勘。顯是熙輔與士甯有舊。挾私任性。不遵詔勅。若令舉劾之。妄被誣構。使下所司。與人對勘。則今後部下官屬。有過。長吏顧避。不敢按問。乃是廢格詔勅。而容長姦。惡此尤事。體不可之甚也。兼熙輔不才庸謬。衆所共知。臣先曾論列。未賜施行。况利州一路。累經災傷。人民凋敝。全藉按察之官。綏撫鎮靖。其熙輔所為如此。豈宜久居是職。必恐別生事端。欲望朝廷選差廉敏才識之士。充本路轉運使。以安遠民。如楊佐顯有賊私罪。即令本路提刑司體量確實。狀聞奏。依條施行。

再請選轉運使

臣伏見諸路轉運使。并提點刑獄。自來朝廷凡有差除。皆以資序敘遷。或用臣僚薦舉。開容濫進。未甚得人。致一方之民。必受其害。如李熙輔張經等。居按察之任。當一路之重。不能遵守詔勅。振舉職業。而挾私

逞誠無所畏懼。安構刑獄。恣行追攝。雖已衝替。未足懲戒。各乞重行黜降。以警將來。所有宣州廖詢。秀州邊瑄。不公事跡。中外傳聞。昨因安撫奏劾。方此彰露。而本路提轉。殊失按舉。居職不稱。合正朝典。臣欲望聖慈。應今後差轉運使。提點刑獄。僚。並請選素有才能。公直廉川之人充職。不以資序深淺為限。則逐路得人。而官吏有所凜畏矣。

請置發運判官

臣竊以京師米大之都。屯兵數十萬。財用儲慶。皆仰給於東南。主是任者。制置發運使最為今之劇職。固不可輕以授人。况朝廷參用兩制。假以事權。委付之重。不貲不至。伏見發運使許元。先自判官。凡蒞職八年。東南利害。無不周悉。所以歲運不乏者。蓋久任得人之明效也。緣施昌言許元。積用頗著。切慮別有進擢。則後來雖有才者。必恐未能究財用出入之數。則無繇辦集。臣欲乞依許元例。令置判官一員。於朝臣內。選差素有公望幹才者充。如前久任。所貴稔熟其事。嗣守成規。或昌言等緩急替移。免致敗事。

請召還孫甫張瓌

臣近蒙聖恩。擢預諫職。固讓則有嫌疑之避。輕授則有忝冒之愧。進退失措。罔知甯處。伏况諫垣之才。方今極選。用人之得失。繫國之輕重。固不可不慎也。臣竊見起居舍人祿開校理孫甫。兵部員外郎祿開校理張瓌。稟純一之性。有端方之節。危言篤論。可以正闕遺。博學遠識。可以備顧問。欲乞特與召還。冀之近列。則言路益廣。公議允協。

請復韓贊等臺官

臣竊見祠部員外郎韓贊。屯田員外郎孫抗。太常博士閻詢等。才識明茂。資質純正。先任御史。各以微累黜免。多歷年所。屢經恩宥。勘會前來所坐原情。且非大故。乘瑕亦合錄用。况御史臺闕官甚衆。奏舉罕得其人。如贊等求之方今。實為精選。臣以謂可復舊職。必允清議。伏望聖慈。特召還臺。或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

論河北帥臣

第一章

臣伏見河北自商胡決溢之後。連歲水旱。倉廩匱乏。調度不足。朝廷一切應副。廣有餘年之蓄。而流亡未盡。復田畝未闢。諸州長吏。尤在得人。其間苟且之輩。但幹尋常事務。趨過目前。其經久利害。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為。前後相承。積弊已極。至帥臣亦未甚精選。或有不樂久任者。乞後圖。

第二章

臣伏見河北自商胡決溢之後。連歲水旱。倉廩匱乏。可不深思遠慮。而忽天戒也。臣近上言。以河朔連歲災傷。公私匱乏。帥臣長吏。尤在得人。其有不願久任者。乞於中外臣僚中。推擇諳知彼中事宜。敢任大責者。專委付之。俾綏拊疲民。經畫遠圖。庶幾後患可弭。且河朔之於京畿。猶心腹之與背臂。義同一體。休戚均之。今災異如是。豈可坐視其敝。恬然以為無事。但欲因循。懼於更張。措置可乎。臣嘗懼焉。惟陛下留神。

省察。以河北事體至大。帥臣等可用可罷。速賜神斷。天下幸甚。

請除范祥陝西轉運使

臣伏見近降勅命。陝西鹽法。且依范祥壁畫。通商放行。此誠國家大利便也。而中外臣僚。不詳本末。時有橫議。所賴朝廷特與主張。兼范祥見充本路提點刑獄。與轉運司。每當公事往來。或至違異。必恐不能協心以濟。深屬不便。欲望聖慈。特許就除范祥。權本路轉運副使。只理提點刑獄資序。所貴壁畫鹽法利害。計置沿邊解斗。事歸一局。易為辦集。

再舉范祥

臣先自陝西相度鹽法回。曾具劄子。乞除提點刑獄范祥。權本路轉運副使。所貴壁畫鹽法利害。計置沿邊解斗。事歸一局。易為辦集。至今未蒙施行。勘會范祥新法。自皇祐元年正月。至二年十二月。共收到見錢二百八十九萬一千貫有零。比較舊法。二年計增錢五十一萬六千貫有零。三年春季。又已收到見錢七十餘萬貫。兼續到解斗萬數不少。緣陝西累歲豐熟。今秋又大稔。正當計置之際。况范祥顯著成效。可備驅策。欲望聖慈。允臣前奏。特許就除范祥。本路轉運副使。責其久任。俾之一面。制置解鹽。及將見錢收糶。糶解。須管沿邊軍儲。大段有備。又免向去入中。枉費權貨。務見錢。經久之利。無便於此。

請錄用楊紘等

臣讀先朝實錄。大中祥符中。并益二州歲滿當代。先帝徧閱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求其文雅適用。可委方面者。鮮矣。每念有唐名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入之多也。王旦等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不以小疵掩其大德。今茲立朝之士。誰為無過。陛下每務保庇之。然流言稍多。則亦梗於任使。大都迭相稱譽。近乎黨。糾過許非。近乎公。嗟其愛憎。唯託上聖。誠哉是言。至切至當。緣近世之患。正在於此。以四海之廣。不患無賢。而患在信用之不至爾。且頃歲以來。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險薄之輩。假以他事中傷。始乎屏棄。卒不得用。議者迄今痛惜之。欲望聖慈。中命宰執。應臣僚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謫。如楊紘。王鼎。王綽等。雖曾錄用。未復職任者。並乞復與甄擢。或委之繁劇。必有成效。如是則風化日益美。賢傑日益登。積之以久。和氣洽乎上下矣。

請選人知慶州

臣伏見慶州。據江表上游。南控嶺微。兵民財賦。素號重地。累歲賊盜充斥。如類行者。結集羣黨。大為民害。近方稍息。今聞南雄。備賊唐才。陸等。所至驚劫。殺害官吏。况封境與本州接連。最是控扼之所。全藉才幹長吏。以之綏輯。備禦。昨朝廷差余靖。近又丁憂。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審官院選差有方略強明臣僚。往彼知州。庶一方之民。得獲便安。

請選差河北令錄

臣勘會本路州軍。令錄判司簿尉等。年老及懦弱不曉民事者甚多。見不住體量行遣。次右其如前。切緣本路。久經災傷。流亡稍復。而科率不能盡絕。凋敝益甚。州縣之職。尤在得人。欲乞當司體量。得前件官內。

如有委實年老及醫治不曉民故。雖無職私罪彰露。許令於郡下奏舉。資序合入之人充替。仍乞特降指揮。流內銓今後應除注本路縣令。並以奏舉人充。判司簿尉。亦乞選差。所資疲困之民。得其存恤。

請廣南添差職官

第一章

臣先曾上言廣南東西兩路諸州。元無職官處。各令置一員。關掌郡事。尋蒙降指揮下銓司。至今未聞有人注擬。雖該赦恩放選。又例注家便及次遠。以嶺外遐僻。憚其地遠。兼訪聞兩路關員甚多。其十數年無正官處。並差土人充攝官。緣近年蠻賊侵擾。民方困竭。全藉廉幹官吏。多方緝撫。今來銓司若候合入遠選人及情願者。竊恐卒未差除得人。深固不便。竊見頃年以來。廣南關官。遂於江浙就移。兩任四考已上。簿尉充彼處縣令。自後因循不行。欲乞特降指揮。令銓司檢詳舊例。於江浙荆湖等處。近便路分。諸州簿尉中。選無公私罪犯。兩任五考已上。就除權職官。四考已上。就除縣令。便令赴任。如此。則遠官無由倖免。異俗得以輯甯。

第二章

臣昨上言。以廣南諸州。乞今後應奏陸京朝官。合該往彼知州。並於次任知縣內。選有治迹。乃舉主者。方得差移。并乞勸會東西兩路。元無職官處。各選置一員。至今多日。未蒙朝廷施行。竊緣嶺服之表。地最遐僻。俗性犷悍。易動難安。今又蠻賊猖狂。郡縣接境。長吏之任。尤在得人。况蓋儲之年。未嘗學政。不當輕授。重困遠民。且近地牧守。尚有通判職官。更相裨贊。而嶺外遠郡。乃令此輩獨員管句。民罹其害。無所控告。甚非朝廷求治之本意也。兼訪聞所關職官。祇二十餘州。每州各置一員。事理至便。所貴掌郡。務以安異俗。伏望聖慈。令檢會臣先進劄子。速賜施行。

乞不用賊吏

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今天下郡縣至廣。官吏至衆。而賊污播發。無日無之。泊具案來上。或橫貸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罪。雖有重律。僅同空文。貪狠之徒。殊無畏懼。昔南漢以賊私致罪者。皆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太宗朝。嘗有巨僚數人犯罪。並配少府監隸役。及該赦宥。謂近臣曰。此輩既犯賊盜。祇可放令途便。不可復以官爵。其責貪殘。慎名器如此。皆先朝令典。固可遵行。欲乞今後應臣僚犯賊盜。罪不從輕貸。並依條施行。縱遇大赦。更不錄用。或所犯若輕者。祇得授副使上佐。如此。則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矣。

乞不遣楊景宗知磁州

臣竊聞觀察使楊景宗知磁州。物議喧然。以為不可。按景宗累經外任。並皆不了。昨自鄆州。亦以所為恣橫。非次召還。緣稟性不常用刑過當。今若委之為郡。以親民政。不惟一州生靈。枉被殘害。或慮不公事發。須依法施行。恐非所以保全威風之道也。其景宗欲留且令依舊與在京差遣。事體至便。

請選內外計臣

第一章

臣竊見天下財用。積年窘乏。近自明堂禮畢。賞賚纒罷。又行特給。支費浩瀟。帑藏虛竭。且朝廷所仰給者。江淮兩浙。逐路早漕和糶。兼又茶法鹽墾。商算不行。東南州軍。錢帛拮据。自不足用。則四方歲入之數。所得幾何。今之總邦計者。內則三司使。外則轉運使。當此財用窘乏之際。居職者尤宜僉求才傑之士。俾之與利除害。庶幾可濟。若乃上下循默。恬然以為無事。不務更張措置。必恐日甚一日。有不可救之患矣。伏望聖慈。申命有司。以今之一歲出入較近年用度耗登之數。則斷可知矣。所有內外總計之臣。欲乞特出宸斷。精加推擇。選任能者。責以實效。庶免將來敗事。惟陛下留神省察。

第二章

臣近以天下財用。公私窘乏。而主使之吏。近則三司使。外則轉運使。乞精加選擇。委任能者。免致將來敗事。兼吳奎陳旭等。累曾論列。終未蒙施行。竊緣三司使張瑗佐。早緣恩倖。驟陪華要。任之會府。委以大計。而本職廢廢。利權反授。公私困敝。中外危懼。且歷代后妃之族。雖有才者。亦未嘗假以事權。况又庸庸不才者乎。但富貴保全之。則無害矣。臣伏見國朝自祖宗以來。當幣慶豐盈。用度充足之際。尚乃精選計臣。如陳恕魏羽等。用之。其餘亦盡一時之選。况今上下窘迫如是。豈可專任此人。久居此職哉。夫天下之望。謀天下之事。臣實為陛下痛惜之。伏望特出宸斷。授堯佐以他職。別求才傑之士。委而任之。責以實效。一二年間。庶幾可濟。不然。懼貽陛下之深憂也。且宗社至重。財用至急。而安危繫焉。惟陛下特留聖意。臣無任激切懇迫之至。

省官

請罷巡驛內官

臣竊見自京至雄州人使館驛專副。盡是差鄉民有家產者。旬當一年。一替。仍須是三人已上。方可管句。得前及年終。亦多逃避者。蓋信使往來。三番取給。實為煩費。雖有條貫約束。其諸州久例。為難為止。鄉民不敢伸訴。以此蕩盡產業。臣仔細詢問。緣更有逐處專切提舉館驛家事內臣。每一經過。指撫徵過。恣意誅求。其費數倍。以至親隨吏人。並承久例。獻遺。方可免於刑責。臣伏觀諸路館舍。各係所管州軍。逐時修葺。既提舉使臣於上秋開。方始出巡。居常祇憑文字。行移州縣。依例施行。此職誠為虛設。有害無利。欲乞今後祇令本路轉運司。逐季指揮轄下州縣。應人使經過路分館驛家事等。並須管預前。一一修飾。排辦畢備。或更差逐州通判職官。先次提舉。更不差內臣出外。如此。則鄉民免於暴斂。稍得存濟。不至逃亡。况接待使副離京。亦可專委沿路因便點檢。必無誤事。

乞罷河北提舉修造軍器使臣

臣竊見河北近年添置提舉修造軍器使臣兩員。凡旬當一二年。即授開門祇候。替日又得陞差遣。僥倖恩賞。無甚於此。况修造軍器。逐處自有知州。部署。統轄。都監等。逐日逐旬。點檢。按試。莫不精專。又轉運

提刑非次巡歷。並開庫一點檢。臣近到河朔州軍。檢閱得其提奉使臣。祇是一年一次略到。逐處但收
案文字照會。何益於事。及至年終。即具數中奏。以為己功。虛取優賞。誠為虛設。乞行廢罷。

論執政大臣。應轉運提刑等。並令精選廉幹中正之人。以充其職。苛細矯激之輩。屏而不用。天下幸甚。
第二章

臣先曾上言。以諸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兼審刑
院大理寺奏案。尤多倍於往年。況無大段罪名。並是倚撫微累。不辨虛實。一例論奏。此蓋苟圖振舉之名。
以希進用之速。爾遂使天下官吏。各懷危懼。其廉慎自守者。則以為不才。酷暴非法者。則以為幹事。人人
相效。惟恐不逮。民罹其患。無所訴告。殆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體量之事。或智慮所不及。或人情偶
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憫。雖欲改過。其路亡繇。豈不痛惜哉。兼訪聞天下茶鹽酒稅。逐處長吏。曲徇轉運
使之意。以求課額羨溢。民則例遭配買。商旅則倍行誅剝。為國斂怨。無甚於此。且朝廷設按察提刑之職。
蓋欲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俗。今乃務為苛細。人不聊生。竊恐未為國家之福也。比者幸屬郊禋盛禮。大
需慶澤。欲乞於赦書特行約束。凡官吏先被體量者。情非重犯。咸許自新。後或不悛。必責於法。庶使悔過
之人。免負終身之累。其諸處茶鹽酒稅。亦乞除元額外。不得擅增課利。搔擾人戶。應係自來諸般調率。且
乞權罷。以安海內生靈之心。伏望聖慈。少賜省察。

抑僥倖

請絕內降

臣竊見天聖中。凡有內降。莫測委緣。盡由情託。蓋傾邪之輩。因左右之容。假援中闕。久瀆聖化。洎陛下親
覽庶政。首革茲弊。僥榮溢賞。人不得以佞蒙。乃比年以來。此路寢啓。妨公害政。無甚於此。臣欲乞今後應中
外之人。陰有交結。或曰陳勞效。以圖榮寵。或曰緣罪。苟希橫賞。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止絕。如更妄有陳
乞。並令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等處。詳先降指揮。依公執奏。毋得阿徇。上累聖明。

論明堂尊卑

臣伏觀明堂教書。應文武百官內。臣並與遷轉。臣先以風聞。曾具論列。并乞詔對。不蒙開可。退用憂迫。弗
皇啓處。竊以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而邦國之大柄也。惟士之有功與德。所宜處之。非此二者。不可濫與。夫
人君者。固宜慎之。惜之。苟輕用之。則壞公器。而失大柄。一網或紊。百目皆眩。雖善為治者。亦未如之何。況
今吏員益衆。財用益殫。為國計者。自當澄汰冗雜。以寬調度。豈可不辨能否。普加官爵。是於承平之世。行
此姑息之事。但恐賦租之廣。不足給其用。秩俸之多。不足充其欲。紀律一弛。天下蕩然。有不可救之弊矣。
臣又伏讀近降詔旨。今後應內降特與恩澤。及免減罪犯。並仰中書樞密院。并所承受官司。具前後詔敕。
執奏。不得施行。有以見陛下厲精革弊。求治之切至也。惟此草恩。頗違政之甚。伏望陛下。上稟祖宗之訓。
下為社稷之計。所有今來遷轉恩澤。乞賜特行裁處。免千古之下。以累聖德之萬一。臣過叨寵擢。位疎責
重。區區之懇。不能自已。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請令江淮發運使滿任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四

去刻薄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

第一章

臣竊見諸道轉運司。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章疏相繼。頗傷煩碎。兼聞
審刑院大理寺日近奏案。尤多倍於往年。況無大段罪名。並是倚撫微累。不辨虛實。一例論奏。孤弱無援
者。則按以深文。權勢豪猾者。則縱而不顧。內則徇一身之利。以殖其私。外則竊振職之名。以圖其進。效尤
無恥。惟恐不及。至有公清守節之人。或不曲事左右。為眾所嫉者。即被加譴。構成其罪。遂使守己之士。或
負終身之玷。可不痛惜哉。且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務德澤。罕用刑法。故董仲舒曰。陽為德。為春夏。當和
煦發生之時。陰為刑。為秋冬。在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任德不任刑也。王者亦當上體天道。下為民極。
故不宜過用重典。以傷德化。昔暴世法網凝密。動罹酷害。下不堪命。卒至潰亂。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
缺。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臣願聖明察於此言。而無忽焉。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
吏。則民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雖朝廷累降詔命約束。罕或遵稟。此弊不去。為患深矣。欲望聖慈。宣

臣聞東南上游財賦攸出乃國家仰足之源而調度之所出也。主是任者可不慎選哉。臣觀唐室如韓滉杜佑王播輩並以將相大臣出鎮淮南浙西專總是職或十年或二十年蓋以利權之重得人足藉今則不然凡蒞其局者但為揚歷之資耳且方受署夕已望遷廣納苞苴交結勢要市恩售進惟恐不及其財利豐耗饋運欺隱未嘗校視則建明利害裁制出入豈暇留心哉。祇如近年林維李宗詠楊日華等各未逾三數月旋即罷去移易之速甚於傳舍不獨送故迎新寔成大弊抑亦老舊皆吏緣以為奸不可不察也。臣伏乞今後應差江淮制置發運使并判官各於臣僚中選擇素有清望幹才者並令終滿三周年或有成績就與進秩所冀弊原漸革邦儲增羨。

論先舉三路知縣不得令監當

臣伏觀先降敕節文以河北陝西河東知縣比之諸路民賦邊備歲計不少尤須得人委臣按選擇應勳幹事之人於前任職官令錄內同罪保舉充京官知縣者自降敕文之後臣僚或有保舉之人並降告敕於本任改京朝官仍於本處待闕候逐路有知縣員闕即便就差蓋朝廷以邊鄙未甯財用不足安民集事尤在得人所以委舉優精擇良吏不循常格就轉優秩用綏疲俗以濟調度之深旨也其所舉之人祇合並充三路知縣訪聞數內著作佐郎魏及甫見監河中府白家鹽場大理寺丞唐叔夏見監井州軍資庫大理寺丞何澄見監井州永利監著作佐郎葉仲館見監滄州鹽山稅著作佐郎董之邵見知坊州錄事參軍臣細詳救意為比逐路稅賦科率稍重諸縣關人是以不次甄擢其前項官顯是不合差於逐處監當并知錄深屬不便其魏及甫等欲乞依應元敕各與改差本路知縣切恐更有以此不係親民者亦乞勘會一例移改所冀繁劇之邑庶可責成僥倖之人免或避事。

論縣令輕授

臣聞古之所重為民父母者縣令耳今之所賤而不能振起風教者亦縣令耳蓋擢用之際未精其選凡有清流素望或稍挾權勢之人即苟謀佞官恥為縣道但庸人下品甘於其職雖隸吏卒皆能呵制苟免罪戾之不暇欲振起風教為民父母其可得乎且今朝廷仕進清選大臣子弟偶緣文墨或希辟命即自下僚擢陞館職不然才出外任例為僉判不縣為縣便作通判知州洎為長吏味於民情憐然其間不知治道之出況四方多務令長尤在得人欲乞今後貼職并僉判及京朝官凡歷任中不曾任縣令及知縣者不得便為長吏按察之官且令知縣方得入通判知州如此則幸邑得其人長吏亦不能倖求而至

奏許慎德上殿陳乞

臣伏詳近降條貫應係臣僚上殿不得陳乞恩澤並令閣門報告如違仰御史臺彈奏者竊見近日臣僚殊不遵稟例以奏公事為名因而僥求者多矣昨兵部郎中馬絳差知越州因上殿敘述乞改官續又羣牧判官呂昌齡自河北印馬回上殿亦乞省府差遣雖各有臺諫官論列然並免勘罰致令來馬軍副都指揮使許慎德復上殿乞轉觀察留後緣慎德近授觀察使累任別無顯效而不顧邦憲冒瀆聖聽人之寡廉一至於此欲望特賜取勘施行仍乞今後但是臣僚因奏事陳乞恩理者或有彈奏並乞依條勘勅

重行朝典庶使僭妄之輩稍知警懼
應修造使臣乞依宣命不得乞轉官

臣伏見三司修造案見管營房倉庫店宅等共四百餘處計屋四萬餘間並係合該修蓋今來重建太祖開先殿雖功用甚大然王者崇奉之意誠不可闕所有看池樓閣聖院等並轉傳宣權任竊慮非次別降指揮依前興作緣近年土木之功未嘗暫息材植工匠即日闕乏兵士勞役動有吝怨兼逐處並差內臣監修不以有無準備立須辦集惟務速舉以圖轉官況國家倉廩未實財賦有限費用無極將何取濟伏望聖慈省察候開先殿畢功日除營房倉庫等合修營外應係寺觀園苑不急之處且乞一切權罷兼詳景祐二年二月八日宣命節文應修造了畢使臣一員工匠等並不得乞改轉酬獎如顯有功績即等第與支賜如違當行勘斷欲望今後監修使臣等並依宣命指揮更不得陳乞改轉如有實效祇與支賜

慎刑

請令提刑親案罪人

臣伏見國家設按刑之司蓋慮郡縣長吏或不得人刑罰冤濫俾之糾察而大獄出入未嘗按問細故增減即務舉劾是小過必察而大罪不訶何以副聖人欽恤之意哉今敢略舉一二以明之臣昨任端州日獄中重囚七人具案已就適會提刑司巡歷將至聞其未斷即遷延引避又鄰近春州禁勘罪人追捕甚衆縲繫二百餘日凡該大罪者四五人徒罪不少亦不開提刑司推究淹延之狀洎轉運司取公案委官定奪果有失入死罪等雖官吏悉行重典而死者不可復生竊恐天下刑獄似此冤枉者至多雖前後累降詔敕了當或遵守臣欲乞今後諸州凡勘大罪不以軍賊百姓五人已上并出遠日限者並委提刑司親往審問決斷所冀刑獄無或冤濫

正刑

乞斷章貴

第一章

臣伏觀宣命以權保州兵馬監押供奉官章貴降充岳州監稅中外聞之無不驚憤況章貴當兵士構叛之時不能死節為其戎首同惡相濟致朝廷用兵攻取累降詔諭方且開門納款今若酬其後效特貸深刑此而可容孰不可恕夫人臣無將將則罪死無赦且將有其意尚無可免之理況悖逆之狀如是之甚乎兼聞章貴嘗發妄言激成逆志追兇徒之竊發叶奸計以圖全恃理亂常天下共棄乃王師之進討據堅城而請命要求撫納以蓋前愆質諸人祇所難容捨致之刑辟允為得宜設欲從輕免其學戮只乞於遠惡處安置亦朝廷屈法推恩之寬典也

第二章

臣近者上言以新降充岳州監稅章貴欲乞重行處置以伸國法至今未奉指揮竊緣保州雲翼兵士見謀背叛戕賊長吏固守城壁其巡檢使王守一走馬承受劉宗言不從逼脇和繼遇害而章貴不能死節仍助兇威主領叛徒凡二十日劫奪財物毀辱良善一城生聚死者幾半以至登陴拒守屢抗王師及攻具外合衆心內潰竄伏無路方乃開門請命要君怙亂無甚於此朝議錄其罪愆使嗣後效免死爲幸况冒難致死者曾未甄錄而同惡相濟者又不誅責臣竊恐無由獎激忠議而垂誠將來也其章貴如未欲便行嚴斷即乞於遠處編管

請重坐舉過吏者

臣伏視近降救命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蔣堂爲奏舉前保州通判祕書丞石待舉不當罰銅四十斤放棄石待舉殘虐屯兵刻削廩食羣兇相扇固守城壁殺害民吏幾成大患原其情狀免死猶未塞責而保任之者止從輕典竊恐不足以誠其監舉也緣河朔三路軍民財賦事務繁劇長吏倖佐尤在得人所以申命近臣同罪保舉蓋國家慎重選擢如是之至也而論薦之人不能體認朝廷求賢才備急用之意但緣其雅素或囑於愛私或迫於勢要或通於賄賂勢不得已因而舉之又何暇論材器較治行之詳悉哉致一旦用之爲國生事不可不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河北陝西河東知州軍通判兵馬都監已下依舊令兩制已上臣僚舉會歷三路差遣諸悉邊事京朝官及武職等委是精當方得以次選用如擢用後稍不如舉狀並乞同坐重行朝典

論疎決

臣竊見常年四五月內皇帝親臨疎決罪人並從減降已成定例竊聞當四月後三司開封府等處應有收坐于連人合行追勘公事及寄杖人多是用情拖延等候疎決深成敵倖欲乞指揮今後縱入三月應有合行結絕公事嚴緊催促了當仍令當職官員躬親檢舉庶絕奸弊

論內降

臣訪聞軍巡院見勘周景爲於慶歷二年五月係內東門手分發意同胡可觀與雜貨務同情盜用羅帛等入己事發其雜貨務監專並該決配內周景爲首合得絞胡可觀爲從流配千里外牢城其周景避罪逃走三司尋具申奏乞不原赦減降至三年三月內捉獲奉聖旨決脊杖十七配黃州牢城爲患未決本州不詳前來指揮卻原赦減降決脊杖十七爲患未區分昨獨船上京遂告囑造軍器及北作坊手分等指射充本坊皮匠近押赴省司斷先寄杖數週夜未決依前逃走尋已捉獲竊開奉宣劄子令免徒罪祇配北作坊工匠緣周景原情至重減死已優若更免刑深屬長惡况可觀爲從尙該徒配豈可爲首之人卻全免罪刑罰一濫則狡吏得以爲奸無所畏懼欲乞聖慈特降指揮下三司子細根勘依元降徒罪更不令充工匠改配遠地州軍牢城收管所貴頑猾之輩不能幸免

請重斷張可久

臣等伏見僉書武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吳奄奏勸前淮南轉運按察使司勳郎中張可久招伏不合在

任日於部下典販私鹽一萬餘斤等情罪案下大理寺竊慮本寺引用應犯遠禁等物並以見捉獲斤兩條貫定斷今張可久販私鹽已經賣過別無見在議罪必輕况前件條貫本爲細民所設張可久本庸鄙之資濫按察之任爲朝廷之倚重乃一方之表帥而巧圖財利冒犯禁憲雖前後職司臣僚或有以賊濫獲罪然未有如可久之甚者此而可恕孰不可容其張可久乞不原近降疎決特於法外重行遠地編管以勵將來仍乞今後應臣僚等或犯與販諸般違禁等物者不以見在或廢用並以元犯斤石罪名定斷其諸色人等所犯即依舊條施行所貴貪穢之輩稍知警懼

乞斷向綬

第一章

臣竊聞太常博士傅鑒近滄州制勘迴向綬准前翻變一行干繫九十餘人依舊收禁竊緣向綬翻變前後三四次况證據分明絕無疑慮原情至重坐死猶輕若候具案定罪必至淹延日月干連人等盛暑之際枉被禁繫實可憫其向綬欲望祇據累次勘到罪狀特行重斷俾幽冤得伸狡吏知懼

第二章

臣近者上言以向綬恐迫通判太常博士江中立自縊身死累次勘鞫拒抗翻變祇乞據前後勘到情款定斷尋於滄州取到案卷送下法寺至今多日切恐有司執守常制引用律文未得允當况向綬本意怒中立欲撻發所爲不公事件遂抑勒諸色人等謀罔陳首中立罪犯今制勘所又已一一辨明假中立所犯有狀自有朝廷之法向綬何得輒用威勢凌迫一至於此中外無不憤惋若不特行誅竄則今後長吏恣爲不法同官僚屬稍有言議即便行摺拾置於非所或迫令自盡或鍛成重罪必無由理等所繫事體甚大欲望聖慈特於法外重賜裁斷以戒將來

請法外斷魏兼

臣訪聞勘到前淮南轉運使工部郎中魏兼以先在任日於部內置買物業并剽量過職田斛斗等罪犯奏案已下法寺詳斷魏兼蚤踐周行薦叨煩使專總察之任在表率之地固當正身蓋下竭節奏公而乃不顧朝章自爲非法竊慮疎決在近乞不從原減之例臣伏見先朝以崔端知華州日於部下創置物產事發被劾先帝置之散秩指棄終身其魏兼伏望聖慈特出宸斷法外重行以警貪穢

請賊吏該恩未得敘用

臣竊聞太宗朝臣僚或犯賊罪並配少府監隸役及該赦宥謂近臣曰此既犯賊汚祇可放令途使不可復以官爵其責貪殘慎名器也如此且兩漢以賊私致罪者尙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今明堂大赦應係貶降臣僚例該錄用若張可久先任淮南轉運使日以自販私鹽剽收職田黜削累經敘用已任蔡州節度副使見監陳州糧料今來不可更復正官欲望且與散官量移差遣其餘應以賊濫致罪者乞不一例錄用所貴賊吏稍知警懼

不速行處置也。頃歲湖東鄂鄰淮南王倫京西張海等皆起自倉卒結為巨盜劫害居民郡邑悉不能制禦幸而殲滅無謂邪小蜂蟻有且四方藩郡兵伍絕少多者不逾數百輩皆厥役羸卒又駭惰難用寬之則逾慢急之則生禍心不更訓練自不識行陣驅之禦寇必先事而敗雖烏合嘯聚莫能久長而生靈塗炭矣則國家將何道而猝安之況今國用窘急民心危懼凡盜賊若不即時誅滅萬一無賴之輩相繼而起胡可止焉伏望陛下督責有司精擇逐路按察之官及諸州長吏有不任職者即令黜罷其巡檢縣尉等並委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專切舉察如庸懦不才者速具體查充替應有盜賊不以多少遠近並須捕提淨盡免成後害或涉強慢並乞重行朝典。

請斷銷金等事

臣竊見中外臣僚士庶之家衣服首飾之類多用銷金工匠於閭閻之中任意製造殊不畏懼臣伏詳觀敕節文除大禮法物外上從中禁下暨庶邦但係衣服裝著之類土木玩用之物並不得以金為飾如違並科違制之罪其元業匠人輒更造作犯者當行處斬此蓋真宗皇帝躬行儉德以化天下故自中禁以及庶邦凡衣服玩用以金為飾者一切禁斷工匠置於極典致數十年間中外絕無犯者而自近年以來時俗相尚銷金之作浸以公行近日尤甚其戚里及臣僚士庶之家衣服首飾並用銷金及生色內間金之類並無避權蓋是匠人等故違條制厚取工錢上下相蒙無敢言者若不速行禁止切慮糜壞金寶屬長澆風釀事浮華大損聖化欲乞嚴賜指揮申明舊制上以遵先帝崇儉之意下以絕臣庶好奢之漸

請開封府司錄左右軍巡官廳不得請謁并追贓事

臣昨於八月十七日上殿進呈劄子內一道以開封府司錄左右軍巡院刑禁最繁其官屬等但務請謁本局之事罕所究心欲乞今後應司錄司本職官員及左右軍巡判官如勘大辟罪人非公事不得出入請謁所貴閱實獄情不至冤濫并一道起請凡諸處勘物盜賊公事合追取典實寄留贓物並須子細根問確實月日件號錢數具牒所屬州縣仍先檢索簿歷照證委無差異即取索典解及收買受寄人等的實因依文狀入案方得追取逐件贓物牒送仍於回牒內一一附錄簿歷上月日件號及逐人分析因依文狀以憑照會行遣免致抑勒人戶陪備贓物枉陷平人兼申明先降條貫至今多日未見指揮伏望聖慈特令檢會所進劄子施行

請絕三番取索

臣昨奉敕差送伴契丹人使伏視三番諸司人依例於接伴使副進發前四五日離京凡經過驛頓並先次取索羊麵雞鴨魚兔之屬廣設酒肴以待南蕃使臣所費物料不少並專副自備供應及至雄州動經旬日本州日供三番下一行使臣等并散直殿侍長行使臣及手分親事官酒食約七十餘分十日之內約計甚多其餘呼索之物仍不在數況常年兩次國信使自有久來體例過界月日亦須候接伴使副到雄州方有過界之期兼接伴使副到本處尚住三兩日亦足可祇應臣欲乞特降指揮下國信所今後三番使臣等祇得於接伴使副到發一日出行其送伴即先兩日分頓仍祇得於當頓排辦祇應如合依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五

明禁六事

請差京東安撫

臣聞京東河北兩界州軍見今賊盜充斥并畿內東明夏邑等縣亦有劫賊并未捕獲雖已選差武臣切恐結集轉多為患不細兼訪聞東路州軍以近年科率差役頻併民力困重不遑之選因而嘯聚所在竊發況曹沂淮陽等州軍山林深遠素號出剽賊之所不可不令即時誅滅也頃歲京東西軍賊等作過差侍御史仲監察御史蔡稟監督捕提今欲乞選差臺官一員乘傳往逐處體量民間疾苦假以便宜俾之撫綏兼督責州縣所貴官吏效命不敢顧避速得勦除其逐處長吏兵官等稍畏懦者亦乞精擇有方略強幹臣僚對替庶免敗事

請速除京東盜賊

臣竊見江淮兩浙京東河北累年以來旱澇相繼物價湧貴民食艱阻兩浙一路災疫尤甚雖朝廷寬免租賦優加賑恤而迄今未得蘇息近聞京東濟寧河北德博淮南宿遷等州盜賊充斥所在竊發州縣不時擒捕頗甚兇猛蓋長吏與巡檢尉罕得其人上下蒙蔽不以實聞必恐稔成大患為朝廷深憂不可

過驛頓。即不得妄有取索。互以酒食。遞相管設。及饋送。並乞嚴行止絕。彙候送人使過界。即令使副前一
日向京。庶沿路州縣驛頓。易為供給。稍免擾擾官司。

請罷天下公用回易等

臣竊見天下州軍公用錢。自降指揮。許令回易之後。諸路尤被其苦。而河北之害尤甚。前後累有臣僚論
列。乞罷回易。雖近降條約。罕或遵行。緣逐路不以遠近。廣令與販。並將物貨。仰配人戶。不惟誅剝細民。兼
又阻絕商旅。以致賣販鹽酒。違禁之物。無所不為。本路鹽酒稅課。逐年以此大段虧少。蓋使然。是
致用度不足。未免重煩朝廷。況逐州合破官錢不少。若只用管設軍員。犒勞賓客。自亦有餘。但好進之輩
圖規厚利。交結權幸。以為身計。爾臣欲乞應係有公用錢處。依先降指揮。更不得回易。其沿邊及人使路
分。即與長添錢數。則公私之利。無便於此。其互以公用酒食。及匹帛之類。往來相饋遺者。並望嚴賜止絕。
如敢故犯。乞坐違制之罪。

去妖妄

論妖人冷清等事二章

第一章

臣奉敕差與趙鼎等錄問冷清公事。臣尋往軍巡院。將公案看詳。據冷清款招伏。前後狂言非一。原其情
狀。法所無赦。致之極典。固在不疑。兼詳放停軍人高繼安款。先因罪犯配鼎州。尋却入京。託病放免。而妄
談幻術。交結權貴。所至之處。多以禱祠為名。扇惑州縣。頃年於涇州。即將帶冷清隨行。沿路累造妖言。知
而故縱。不以告官。及冷清事發。則教令詐作心風。果得免罪。尋又教以狂悖之語。所不忍聞。且都城之內。
豈可令此輩輕慢憲法。惑亂大衆。若不速行顯戮。以戒未來。則啓奸邪之心。為國生事。防微杜漸。不可忽
也。乞令盡法施行。

第二章

臣近以開封府勸到冷清高繼安等。乞早行顯戮。免惑中外。況狂偽之狀。灼然明白。決無可疑。天地所不
容。人神所共棄。豈宜引用常法。遷延不斷。此而可忍。孰不可恕。兼風竊暴作。日色無光。上下蒙蔽之象。故
天示此變。所以警悟人君如是之至也。伏願陛下察變異之來。顧宗社之重。特出宸斷。速令誅夷。免奸邪
之類。別起聲端。寔成大患。

請安置鹿皮道者

臣聞善為國者。必務去民之蠱。則俗阜而財豐。若蠱原不除。治道從何而興哉。竊見興國寺僧鹿皮道者
紹宗。曰殘支體。稔懷奸詐。扇誘野俗。聚集兇黨。創修寺宇。鑄鑄佛像。糜費貨寶。不知紀極。方國家多事。財
用窘急。豈容此輩恣行。括刻。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即成正
道。有為功果。非所崇尚。昔唐朝欲造大像。狄仁傑上疏論列。即時罷役。伏望皇帝陛下俯矜庶品。博採羣

議。凡所興造。速賜禁止。其僧紹宗。亦乞於外處安置。庶免惑衆。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六

按劾一十五

彈宋庠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聖旨宣示宋庠自辨及求退等事。臣等蒙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採取天下公議。
別白賢不肖。敷聞于上。冀陛下倚任常得其人。以熙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以膠固其位。害敗于事。適
臣等之職分。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緣私。詆欺。變白為黑。惑亂陛下耳目。動搖大臣爵位。以取奇譽。巧
資身計。斯亦臣等所自信。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於二月二十二日。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
尾七年。殊無建明。略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祿。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為得策。且復求解之際。陛下降詔。未
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今乃自辨。謂臣等議論。暗合己意。臣等亦謂宋庠
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斯不近於欺乎。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至于祖宗之
朝。能免執政大臣。莫不以其謨明無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
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如羣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為過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為宰相。
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之。俄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德輿文學德行。之臣也。當時

能免祇緣循默不必指瑕未致罪名而然也。至如祖宗朝能免范質宋琪李昉張洎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逸為辭未嘗明其過也。近歲方乃據拾細故託以為名揚于外廷斯乃不識大體之臣上感聖聽有乖舉措非所以責大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為陛下惜此事體臣等所陳惟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為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倘以臣等為謗議時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激切埃命之至。

再彈張堯佐

臣伏見張堯佐除宣徽南院使准康軍節度使兼景靈宮使又同羣牧制置使制命一出中外驚駭緣張堯佐久以非才濫司大計利權反覆物論沸騰臣等累次論列陛下欲務保全乃曲假寵榮併領要職求之前代則無例訪以人情則不安臣實憂危罔知所措竊惟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行事悉遵守祖宗舊制未嘗踰越若乃進用臣僚於先朝則李至可謂自尚書參知政事授節度使錢若水舊任樞密副使由工部侍郎只得觀察使於今朝則錢惟演以樞密使兵部尚書授節度使李士衡以三司使兼尚書右丞李維以翰林學士承旨兼刑部尚書陳堯咨以翰林學士兼工部侍郎並授觀察使鄭戩以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并州二年只授宣徽使職年方加節度使此皆國朝之舊典也自非德望兼著亦不輕授今堯佐何者而兼是四職乎況執政大臣與國休戚不能執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過舉俾天下竊議謂陛下私於後宮不獨於聖德有損抑又事體不可之至甚者也伏望陛下以祖業為重以天下為意免使奸倖有所窺伺特出宸斷罷堯佐宣徽使之命任以外鎮庶可稍息天下之議。

第二章

臣等近以除授張堯佐宣徽使以物議沸騰曾具奏陳乞詔中書明降指揮向去更不除使相及不許歸本院供職仍促發赴河陽庶幾稍引謗議未蒙俞允實切憂慮臣伏以陛下凡事克己鮮有過舉止於堯佐厚甚不無乘口交非若厥物情理須降抑然自去冬言爭此事陛下幸賜開納天下皆仰聖度能虛懷以徇諫也今來重申前命所以不即論列乞行追奪者蓋為朝廷曲全事體耳其如大恩不可頻假羣心不可固違假之類則損威遠之固則兆亂伏望以國家至計為念檢會臣等前後所上劄子早賜施行不勝懇切之至。

第三章

近為臺諫官累奏乞罷張堯佐三司使之職及言親連宮掖不可用為執政之官至於優與官爵富貴於體無妨遂除准康軍節度使充宣徽使兼已指揮中書后妃之家今後並不除兩府職任質之公論經久為允今來臺諫官却入章疏仍相率請對堅稱堯佐不當授此官職乞行罷罷顯是前後議論翻覆及進對之時喧嘩失禮若以常法便當責降朝廷務存政體特示含容宜令誠諭知悉。

中書劄子第一道

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張堯佐除授宣徽南院使制命始下物議騰沸況臣等以言

為職豈敢私自顧慮以身為計哉直以誕告再行若固守前議復乞追奪於朝廷亦似未安所以進退皇惑不即論列雖然事體有必須裁制者不可不深察臣等不得不極陳也張堯佐怙恩寵之厚僥求親望不知紀極始欲得宣徽使今訖行前命付與之矣雖出領近鎮將來必求入覲即歸本院供職以至使相重任名器之大者盡可階緣恩私無求而不獲必快已欲以蕪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伏望思已前之失為杜漸之制特降詔旨中書門下諭以堯佐比緣恩澤不次超擢享此名位已為過越將來更不令處使相之任及不許本院供職仍趣赴河陽任所庶幾厭塞人情防杜開隙臣等不勝為國納忠激切之至。

中書劄子第二道

又據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等劄子奏臣等以除授張堯佐宣徽使物議喧騰曾具奏陳乞詔中書明降指揮向去更不得除使相及不許歸院供職仍趣發赴河陽庶幾稍引謗議未蒙俞允自去冬力爭此事幸賜開納天下皆仰聖度能虛懷而徇諫也今來重申前命所以不即論列乞行追奪者蓋為朝廷曲全事體耳其如大恩不可頻假羣心不可固違假之類則損威遠之固則兆亂伏望以國家至計為念檢會臣等前後劄子必賜施行不勝懇切之極取進止今年八月二十日進呈奉聖旨如今後張堯佐別有遷改恩命檢會此劄子進呈執奏仍今後宣徽使不得過二員。

論李昭亮二章

第一章

臣等伏見宣徽南院使新知潭州李昭亮因赴任到闕朝見後有指揮且令本院供職雖天恩寬假人欲必從然於事體有不可者尤須為國家顧情綱紀也竊聞昭亮在延州日嘗累乞移近郡而濱瀾據北路之會扼大河之津朝廷素擇重臣以鎮之是委遇之意不為不優矣州境與畿甸相接兼得以便私家之事如昭亮所請不為不從矣以至增南院宣徽之重誕告於廷而遣之今始得現又欲遂留京師前命廢而不行為昭亮計誠可矣恐非朝廷所以命大臣而大臣於出處則自持慎重之體也外議多云比來河流頗虞決溢之患昭亮以此懇辭不去又不可之尤甚者也古所謂大臣者能與天下國家同其休戚也今其名位兼中外之重亦可以同休戚矣而計較一小利害不肯宣力矧天下利害固有大於此者朝廷欲誰使哉大臣舉措果如此將何以勵小臣哉伏望陛下依前降指揮趣令赴任上以全出命之體下以存承命之信無復開僥倖觀觀之路由大臣始克如此事體所繫不細臣等故敢極論之惟望聖慮必賜裁擇。

第二章

臣伏見宣徽南院使李昭亮近移知潭州到闕朝見遂乞留京師復求遷任臣等尋具論列蒙指揮賜告三月滿日赴任候邊帥有闕許令就移未逾數日却除昭亮知其定府移李昭述知秦州替呂公綽赴闕中外聞之無不竦駭且昭亮先在延州日累求便郡朝廷優進職名特移近輔既而又圖邊任豈有此命

是可否在於昭亮而朝廷之命令不行。此豈大臣之所為哉。兼昭述初授成德。公議已為不允。所蒞之處。惟務姑息。在成德尤甚。緣秦州密接蕃部。最為巨屏。兵馬素經訓練。習知節制。雖來未嘗輕授。若一旦令昭述處之。遂用成德之政。必致士卒驕橫。緩急決不得用。俾陝西沿邊諸鎮。傳聞害事。豈不大哉。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趣令昭亮依舊發赴瀘州。昭述別與一郡。或且令在任。公綽候將來滿日。別選臣僚移替。如此則朝廷命令必行。不使僥倖觀觀之人得計。則紀綱自正矣。事體所繫不細。臣故敢再三極論之。必望聖慮裁擇。

論丁度孫甫事乞辨明

臣等竊聞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累上劄子。稱於召對日。奉聖旨面諭右正言孫甫言度曾上殿。求入兩地。今丁度乞賜辨證。至今未見指揮。物議喧然。竊緣任用大臣。出於聖斷。如丁度實曾上殿。安自求進。頗失事體。或孫甫所言虛誑。中傷近列。即乞各與辨明。特賜行遣。且丁度孫甫俱處侍從之班。日被顧問。今互有論列。未辨曲直。若朝廷姑務合容。不行降黜。則好進者無所警懼。言事者得以離間。疑惑聖聽。墮紊朝綱。無甚於此也。欲望聖慈將丁度累上文字。早賜降出施行。

彈郭承祐二章

第一章

臣等近曾再具論列郭承祐。以其上僭不法等事。乞朝廷重行降黜。今聞改差許州部署。雖能知州之權。然依前為節度使。在承祐所損無幾。於朝廷威令。則所損至重至深也。何則。承祐以新以舊。曲被優恩。有大罪而蒙生全。無微功而叨將領。便蕃富貴。出入寵榮。假使殺身。未能報德。而乃恣逞恣虐。潰亂國經。身擁節旄。而姑息士卒。職鄰樞近。而僭越典常。命之撫俗而殘民。委之留務而生事。喧然衆口。謂之蓄謀。述其用心。實亦不順。此其可知。則天下之惡。無不可容者矣。雖人主曲全臣下。過示優矜。而凶人不顧君親。胡為惕厲。況當熙洽之際。敢萌跋扈之為。是誘藩臣。非曰戎首。若不痛繩以法。斯則漏彼吞舟。使包藏禍亂之人。何以戒懼。而自戢哉。兼臣等仍聞承祐在南京。非理決配過人。及一二百數。昨揚攷分析。纒四十五人而已。實有未盡。意其謂何。臣等乞再下南京。令子細分析。承祐在任日。決配過軍人百姓。依法不依法。作兩項聲說。的實數目。聞奏候文字到日。乞朝廷別賜裁處。

第二章

臣等已三次論列郭承祐。乞朝廷據其迹狀。重行降黜。至今未奉命旨。臣等實以為憂。然所憂者。非謂以言未從。及身計也。誠憂國家威令不行。則凶人無以戒懼。開奸宄之隙。發賊亂之萌。始成將來。固不細也。聖人思患預防。君子見幾而作。皆慎於微小。則其禍易除。及事變之後。雖有智謀。即能戡定。所傷亦已多矣。承祐猖獗。奚足顧忌。但因之生事。則禍亦不輕。臣等所以區區不能自止也。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臣等雖其力微。不能感動天聽。以摧壓橫猾。至若自愛其身。遇事而從。則不忍也。陛下何惜一倖臣。不正其罪。使威令行。朝廷肅。明示四方之臣庶耶。臣等實甚惜之。伏乞檢會前來劄子。必賜施行。無任懇激之至。

彈李淑二章

第一章

臣等伏觀除授李淑充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者。竊以李淑未丁憂。只帶侍讀端明兩職。皆坐吟詠。刺斥前朝。語涉怨尤。事干烈祖。以此差知南京。自陳親老。遂乞侍養。相次又却充職。當時物議。以謂纒乞養親。遽乃求仕。無致養之樂。有謀身之端。又以其前過至深。不可處之親近。羣言未息。旋即居憂。今來服除。始還舊貫。仍居學士之職。乃處禁林之重。何故崇崇之至此哉。臣等所未諭也。且李淑素行前後言者多矣。陛下亦具悉矣。臣等不復一一陳數。但指其甚不可者。陛下裁處。無使萬世之下。致譏於朝廷。則臣等之責塞矣。非於李淑有嫌隙也。臣等讀漢書。見韓固與黃生爭論於景帝前。及湯武受命。事當時猶為隱避。不終其說。漢景帝與湯武相去千餘年。非其祖宗。尚乃置而弗論。何則。嫌其類也。以仲尼之將聖。於區區魯國。亦為之諱。蓋禮則然矣。李淑父子。蒙國厚恩。其身久處清華。官職俱顯。祇以累守外郡。未獲大用。意懷怨憤。遂假前代為名。譏切本朝。述其用心。誠非不容誅者也。暨緣羣議。稍示薄責。淑乃曲辨益肆。妄端欲遂一己之非。以易大典之序。此而可恕。誰不可恕哉。又於呂夷簡墓誌。有過猶難晨之語。臣等伏以陛下奉事章獻太后。於母子之際。無纖毫之閒。恭慈孝治。格於羣黎。謂之難晨。實累上德。其中更有甚不可者。臣等不忍言也。淑之所為。敢爾悖慢。陛下仁惻。篤顧舊物。雖隱其甚惡。不賜顯誅。在乎物情。已為恩貸。今又增一學士處之禁塗。衆議誼實甚不平。況母年八十。別無侍子。臣等伏望陛下宸斷。落其翰林學士。與一外任。或令侍養。如此則懷奸隱惡之臣。有所戒懼。不敢謗議矣。

第二章

臣近者兩次論列。以李淑前過至深。不可處之親近。乞與外任。或令侍養。今聞祇罷翰林學士。依舊充侍讀之職。況李淑父子。荷國厚恩。榮幸俱極。輒敢私懷怨望。譏切祖宗。非所宜言。天下其憤。昔漢宣帝時。楊惲但以怨刺之言。尚坐棄市。迹淑罪狀。不賜顯戮。已為寬貸。兼母年八十。別無侍子。在乎禮律。不合從政。而貪冒寵利。殊無畏懼。且陛下日御講筵。博詢經義。當用篤厚方正之士。以備師臣之列。豈宜以姦險悖慢之臣。得預進讀於前哉。此尤不可之甚者也。伏望陛下檢會臣前後劄子。特出宸斷。與之外任。或令侍養。庶幾稍塞中外之議。

彈張若谷

臣聞引年致政。抑有定規。殉祿貪榮。頗傷清議。竊見龍圖閣直學士兵部侍郎知洪州張若谷。年近八十。自登庶士。頭踐清塗。久越從心之年。未有乞骸之請。雖聖朝眷待近侍。進退以禮。而大臣去就之義。安可罔然不知。伏況江西重地。為一都會。兵賦繁盛。控扼上游。尤在得人。以之鎮靖。兼檢會御史。臺先有罷請。乞行頒示。而張若谷未能引退。尚此冒居。人之寡廉。一至于此。欲乞申明前命。諭之致仕。或與別移一郡。

彈王遼七章

第一章

臣訪聞江西西路轉運使王遠行事任性不顧條制苛政暴斂殊無畏懼州縣稍不徇從即被搶掠吏民無告實可嗟憫按王遠先任荆湖南路轉運使日非理配率人戶錢物上供以圖進用山下居民苦於誅求逃入蠻洞結集兇黨政此大患于今未息沿江重地幅員千餘里財賦戶口尤盛亦與蠻界接連不可久任匪人切恐為國生事且楊紱但以體量官吏過當尙降差遣況王遠害民蠹化衆議不容欲望聖慈特與降黜則天下幸甚

第二章

臣近以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遠所為任性加以殘酷不可令久居表率之任乞降差遣竊知下本路提刑司體量且提刑與轉運使俱是檢察之官事相關連甯無私徇縱使情狀的著恐未必能遊朝旨兼王遠先任荆湖之日以非理配率錢物臣僚奏劾降知池州尋該教省移福州未幾又自揚州移今任雖遇當淨棄瑕錄用然刻暴之性難以後改凡所為事布在朝野無不具知且非曖昧臣與王遠素不相接但以物議不允須至上言伏望聖慈特出宸斷只令依楊紱例降一小郡所責令酌吏稍知警懼

第三章

臣近者兩會上言以新授淮南轉運使王遠累任皆以慘虐不法降差遣縱該教省不可復任職司乞追還敕命至今未蒙施行按王遠前後三四任轉運使惟務培植生靈凌辱官吏任性率易不顧條制雖朝廷未欲廢棄只與一郡已是寬恩於遠何損且教文優厚所以珍念黎元之至深也今淮南幅員數千里最為富庶財賦銷出朝家仰給若命酷吏為之職司而令一路之民獨受其患是一夫之幸而一路之不幸也切恐傷陛下愛民恤物之心况薛紳楊紱止以體量官吏過當別無罪狀尙降任使未與奉復以王遠所在殘暴蠹化之狀彰灼如是而上下蒙蔽曲加擢用亦何以示懲戒於後哉實為朝廷惜之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只依薛紳楊紱例與移一藩郡則為差小

第四章

臣先會言以江西轉運使王遠行事任性所為酷暴不可令居表率之任乞降差遣尋蒙中書劄子下本路提刑司體量無何提刑高良夫未到開提刑李道甫又移知蘄州却係王遠權兼管旬泊見朝廷指揮必是妄疑前知洪州下成到闕說其殘虐之狀遂令諸色人等首告下成在任事件一面差官根勘且下成替能近及一年以朝廷體量之故即虛有猜嫌方行摺拾以還私憾又令前提刑李道甫錄狀舉留乃是輕侮朝廷之甚所有下成被人陳告不法之事乞從別路差官照勘其王遠不可令更在本任亦乞與移別處差遣免致釀成大獄枉陷非辜

第五章

臣伏聞就差知徐州王遠充淮南轉運使中外聞之無不駭愕按王遠累任荆湖南北路江南西路轉運使並以所為慘虐黜降差遣昨任江東轉運使恣性狂率愈甚於前未幾降知光州又改今任雖該需擇

奏瑕錄川然刻暴之性難以後改凡所行事布在朝列無不具知固非曖昧且陛下軫卹生靈惟恐不及豈忍以一方便吏俾王遠殘害伏望聖慈特賜追寢詔命且令依舊知州

第六章

臣近者上言以就差王遠充淮南轉運使乞追還詔命且令依舊知州未蒙施行按王遠先任荆湖南路轉運使日非理科率人戶錢物致山下居民苦於誅求逃入蠻洞結集兇黨為國大患近年方息臣僚論奏遂降知池州次任江南西路轉運使又枉行徒配民吏不少尋朝廷下本路提刑司體量乃妄疑前知洪州下成到闕說其殘虐之狀遂行摺拾以還私憾凡追緝干繫五六百人在禁錮成大獄及別路差官再勘仍推究出王遠罪犯尤多朝廷亦不曾盡理施行却除河東轉運使自到本任凡所行事愈更率易殊無畏懼尋以舊事發覺被劾降知光州未幾又移今任雖該需擇錄用緣王遠奸險慘毒之性無改悔之理且淮南財利銷出朝省仰給發運司歲運軍儲六百萬石亦藉本司公共協濟方能辦集以王遠狠愎任性必也遠戾敗事不止一路官吏軍民獨受其害矣據其事實衆議所不容豈可更令表率之地且與一郡乃是朝廷之寬恩也

第七章

臣近者與陳旭吳奎凡六次論列以新授淮南轉運使王遠乞與改授藩郡至今不蒙施行蓋臣等之言不足取信於朝廷如是之甚俯仰慙懼不知所措臣今略具王遠遷任事狀伏乞聖慈特賜察按按王遠先任湖南轉運使日非理率配數十年役過里正令納見錢祇潭州孫七百餘戶雖子孫淪沒及買過產業者並令見個人陪納凡千連數千戶其部下諸州率皆類此一路之民例遭枷鎖逃移死亡者無數及臣僚論奏朝廷特與放免又隱匿朝省指彈數月並不遵稟一向催納因事發覺遂降知池州其他遠越之事不更條陳故臣僚上言伏見王遠兇暴無識殘忍有餘列位紳士心同蛇蝎因緣奸詐遂添職司在湖南日酷法誅求財利苟圖進擢民被殺者罔知其數黜降之後潭州父老數千人共設大會以感聖恩與人去害在城數萬家三夕香燈徹曙又被苦之家並刻木作王遠之形日夕箠其人心憎惡如是及任江西轉運使依前殘酷枉法徒配民吏恣行威福臺官舉劾遂下提刑司體量適屬高良夫未到李道甫移任王遠權本司公事乃妄疑前知洪州下成到闕說其事迹遂追捕平民數百人祇於本州倚郭兩縣收禁搆成下成之罪况下成替能將及一年方行摺拾以還私憾中外莫不扼腕憤嗟臣僚繼有章疏遂移荆湖北路未幾復授河東所為恣橫愈甚於前嘗至撫州筵上與郭志高酒醉詬爭遠避驚駭尋又張珪進狀指論前知福州日在任賊盜不法事件俱有實狀竟不曾盡理勘勅止降知光州據其罪名不可悉數雖該教省不可復付以表率之任且執政大臣所宜與國家進才良退苛暴規恢治體阻勸將來今乃不卹人言罔用酷吏於一王遠則幸矣如一路不幸何臣實為朝廷重惜之伏望聖慈令取案前後臣僚奏狀并章珪先勸下成獄收坐及張珪所論之事同送御史臺依公定奪即顯臣言非妄仍乞檢會臣等累進劄子早賜施行况楊紱薛紳王遠王鼎本無殘虐之狀祇以行事或有過當尙降差遣不與率

復職司較之王遠。彼實非辜。臣所以不避煩猥。重此剖述。惟陛下特賜裁處。

請勘閩士良

臣復見許州通判太常博士張士安奏。准救赴蔡州制勘駐泊都監閩士良。與知州陳述古。互相奏論。兼准勅述陳述古狀。據官員人吏僧尼等首閩士良強買驢馬牛羊。及乞取錢物。共七十五狀。并據士良論述古私役兵士。恣橫不公事。其出榜召到陳首閩士良八十七狀。不敢一例根勘。已送本州及申奏者。竊緣閩士良陳述古互論不法事件至多。所出榜召到陳首閩士良八十七狀。亦合其時行遣。不合却送本州顯屬避事。欲乞特降指揮。令本勘官將所召到陳首士良八十七狀。疾速理勘。一就結案。兼訪聞一行干連人數不少。炎酷方熾。縲繫頗久。罪非本犯。情實可憫。且干連人等。應係照證。各有歸著。如該杖罪已下之人。亦乞令本處一面先次決遣。釋放盛暑之際。免淹刑禁。

請罷知雄州劉兼濟

臣近以新差知雄州劉兼濟。材庸識闇。素無廉節。當此邊寄。中外之議。共以為不可。乞選有材略武臣充替。至今未蒙施行。臣伏見聖慮。以河朔事體至重。故進任大臣。節制一路。誠為長策。然沿邊守將。未甚得人。此不可不精擇也。如祖宗朝用何繼筠。李漢超。何承矩。李允則。以親北鄙。皆極一時之選。是致邊方肅清。朝廷無北顧之憂。蓋委任得人。之明效也。方今不患乏材。但患不能用。爾綠雄州最為控扼重地。尤不當輕授。事機少失。雖悔何及。且戎虜之性。詭詐萬狀。殊不可測。今既無名。是豈隙。故必有為之謀。老可不執慮而預防之哉。伏望聖慈。特令檢會。臣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庶免緩急誤事。

論李綬冒國親事

臣竊聞舊開鑿鋪進納授官人李綬男。與故申王宮承俊為親。將就婚。中外傳聞。莫不駭愕。檢會御史臺編敕節文。應皇屬議親。並令具門閥次第。委宗正寺審覈。須的是衣冠之後。非開元庸賤之伍。富商大賈之門。差涉不實。會赦不原其罪。仍仰押彈之官。當加采聽。又太常禮院。救大宗正司奏。不是工商伎術之家。聽許為親。其李綬男。正礙條制。竊以仇合之序。貴於匹敵。氏族之選。屬在名勝。蓋禮教之重。所宜謹嚴。人地之華。必資參擇。按李綬闕冗之餘。軒裳所絕。縹緲進納。已濫寵恩。豈可更冒國姻。塵鄰公族。使天支之秀。下偶非類。汨紊彝制。虧損朝美。臣請罷其婚媾。別求德閥。仍乞中命有司。今後國親。並須依救選定。

請追任弁官

臣伏見近降敕命。以免追官。勒停人任弁。授太常少卿。物論喧然。未為允當。訪聞任弁。先知汾州日。所犯罪名至多。除輕罪外。凡額外占使兵士一百一十六人。令織造駝毛段子。及打三黃鏢。諸般私下雜作。並是名目。破剩人數計二萬三千六百餘工。計庸緹賊絹一千六百餘匹。有容據法寺准律。監官及主司。於職掌之所。私役兵防者。計庸准盜論。其任弁合於流三千里。私罪上定。斷事該疎決。降徒三年。私罪官減外。合追太常少卿。更罰銅一十斤。放奉敕特免。追官罰銅一十斤。勒停者。竊以長人之任。表率為先。既

自犯於刑。宜不齒於朝序。按任弁本以庸質。濫登重寄。不能正身。蒞下。而乃徇利敗官。雖該赦恩。例許錄用。原其罪狀。當置冗散。豈可牽復舊職。列在卿曹。即事緣情。實辜聖化。况任弁雖免追官勒停。亦合降資。敕用。乞追還新命。無授他秩。則賞罰不濫。清濁有別。俾天下貪猥之輩。漸知警懼。

論閩士良轉官

臣等伏見六宅副使閩士良。除授崇儀使。罔測緣絲。中外疑惑。蓋自明堂草恩之後。臣僚非著灼然功效。未嘗有超越遷轉者。按士良先任蔡州都監日。以不法坐罪黜降。不逾數年。復陞職任。今又不次驟正使名。物議喧然。以為不可。且河朔塘水。當無事之時。亦可助邊防之固。但存舊制。公私為便。頃歲楊懷敏興修不已。大為民患。累有臣僚論列。遂令依舊。自士良繼領是職。訪聞復以創置屯田為名。疏決水勢。飄浸鄉村。沿塞居民。尤被其苦。况逐州軍。自屬長吏等。筭構。豈假更設斯局。兼士良到闕奏事。僅及兩月。遷延不去。必是以此為功。邀求進秩。既得之後。何所不至。寢開僥倖之路。或構戎虜之隙。則為害不細。伏望聖慈。特許追奪前命。以戒將來。及移士良與別路差遣。庶免向去別啓登端。

請罷王渙權貨務

臣等伏見監權貨務王渙。先任京官。知濟州鉅野縣日。曾犯贓罪。除名編管。自後改除班行。句當。作坊之時。又犯贓罪。去官。其人賦性貪回。用心狡獪。善能交結。以恣其為。只如先降條貫。句當權貨務。須是三司副使同罪。奏舉。方可差除。王渙意欲僥求。限以其制。遂乃作計。先授監左藏庫。而後論列。稱奉內朝班。次不使乞改差。句當權貨務。朝廷不知其累犯贓罪。因而聽從。物議紛紜。謂長奸計。是乃狡獪之明驗也。且權貨務之於省司。表裏相濟。其任至要。所繫甚重。施設出納。最須得人。豈可使贓污之餘。安居是職。公然肆志。無所顧忌。商旅喧而上訴。國家浸以遺利。儻不速為解罷。則其為害。可勝言哉。臣等以為王渙前後犯狀彰明。衆所共棄。乞賜停廢。永不別與差遣。如此則儆人畏法。莫敢自恣。而流品一清矣。兼聞馬誥亦累乞解罷。伏乞嚴降指揮。三司副使選舉曉財利。有心力。清廉強濟。朝臣兩員。其幹其任。必能辦集。則大計有賴。而國用庶幾乎足矣。

辦理

請留吳奎依舊供職

臣伏聞救差起居舍人吳奎。知密州。臣近因上殿。親奉德音。宣諭以唐介彈奏大臣。事及吳奎。臣亦粗陳本末。緣吳奎荷陛下不次擢用。孜孜言事。不避權倖。以是忌嫉者眾。非陛下英明博照。無保全之理。况唐介輕妄之詞。誣罔天聽。固望鑒悉。以辨明矣。臣以無狀。待罪諫列。不能補報。以負天下之責。豈可見朝廷事有過舉。循默不言。而令諫官橫被惡名哉。雖吳奎補郡。私願甚便。然公議痛惜之。欲望聖慈。且令依舊供職。臣區區之心。非謂吳奎。所惜者朝廷事體。蓋不欲使奸邪者得計。則臣之責塞矣。惟聖度曲賜裁察。則天下幸甚。

得戶口方逾百萬。至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千四百戶。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已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皇帝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已來。與民休息。至天聖七年。凡計編戶一千一百六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至慶歷二年。增至一千三百三十七萬七千六百四十八戶。八年。又增至一千九百六十六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臣以謂前代戶口之目。三代已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聞蚩蚩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陶化。是故明主知其然也。則必薄賦斂。寬力役。救荒備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天閼之傷。無庸調之苦。此乃陛下日慎一日。以致其盛。若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異二帝之世矣。

直句衙前請限二年一替

臣竊見河北沿邊諸州軍。只管一兩縣處。其得替押錄里正人數至少。供應衙前不足。遂於近下散戶內直差。未充衙前客司。執役應副。重難差遣。並無年限替期。且自來條貫。應得替押錄里正充衙前。三年及二年。滿日並放歸農。蓋以先歷優輕。令免重難一次。所有直差衙前。又不曾經歷優輕。却令長入。不與番替。直候家產蕩盡。方得逐便。若比押錄里正。先歷優輕。又有歸農年限。則苦樂甚不均齊。欲乞將應河北諸州軍直差衙前客司。並與二年一替。其情願永充者。亦聽從便。

寬卹

請差災傷路分安撫

臣竊聞江淮兩浙。荆湖南北。路近歲旱。澇相繼。粒食踴貴。淮南西路。蕪黃等州尤甚。去秋霖雨。殞霜。損害苗稼。今夏大水。飄流居民。兼又官中配糶。民間之蓄。盡輸入官。官糶既多。迨今五月。不雨。秋苗悉已枯槁。米價斗一百文。縱江淮稔時。米雖賤而民有饑者。況遇凶年。亦何卒歲。為其無備。故也。今則民間之蓄。盡為軍儲矣。民失其賴。流亡日衆。故賊盜充斥。聚集成羣。大者近百人。小亦不下數十人。所在剽掠。官司不能禁。自光壽以南。距江亦皆如是。州縣上下。遞相蒙蔽。不以上聞。使朝廷無繇知之。况今秋苗稼既槁。則望在來夏。而彫殘之民。朝不謀夕。豈能及來夏乎。且天之降咎。必在於凶年者。蓋年凶則民饑。饑則盜起。盜起則姦雄出。姦雄出則不可制矣。豈可不深懼而豫防之哉。伏望聖慈。申命執政大臣。應江淮兩浙。荆湖等州軍。自去夏至今。秋災傷甚處。選差臣僚。遍令體量安撫。從便宜而賑貸之。夫救災卹患。國之常也。若忽而不顧。寔成大患。得不為朝廷之深憂乎。

再請差京東安撫

臣近以京東盜賊充斥。曹兗等州長吏。乞別選差有方略臣僚。及遣臺官一員。往彼體量安撫。監督諸州縣捕捉。免成後患。未蒙指揮。緣京東素是出強賊處。不可不即時誅滅。若今結成羣黨。藏伏山林。則為害不細。况岬山。累年震動。去春兗鄆。又地震兼春。前歲星孛於虛危之次。亦是齊分。此皆變易之大者。固不虛發。不可忽天戒而不大為之防也。且前代并本朝。天下凡有災傷盜賊。即遣黜陟使。或採訪安撫等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七

民事

論歷代并本朝戶口

臣近者獲登雲陛。親奉德音。詢及本朝并唐編戶多少之數。臣雖粗陳梗概。不足以對清問。退而備考諸史。盡見歷代本末。竊以三代雖盛。其戶口記籍。莫得而詳。國史所起。惟兩漢最備。謹按前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及後漢光武兵革漸息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千三百。永壽二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千六百。此兩漢極盛之數也。三國鼎峙。干戈日尋。版籍蕩滅。當時編戶四十餘萬耳。晉口武帝平吳之後。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後南北幅裂。戶無常數。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平一天下。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及乎唐之初年。人戶不滿三百萬。至高宗永徽元年。漸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載。已前。最為全盛。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構亂之後。屠戮生靈。幾盡。乾元已後。僅滿一百至二百萬耳。至武宗會昌年中。其間相距百餘歲。纔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戰伐相蹂。日益耗散。是時四分竊據之地。逐處戶口。各有數十萬。太祖皇帝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自後取劔南。平嶺表。下江左。開湖湘。所

使循行郡國今之議者必謂虛有煩費若其得人可以按察官吏能否詢訪民間疾苦俾之便宜從事所濟豈不大哉所有本路轉運使亦未甚振職乞於別路對換有才略者不然則敗事雖悔無及伏望聖慈特許檢會臣先進劄子所乞近差曹兌等州長吏并差臺官安撫事早賜施行

請罷天下科率

臣伏見自西寇已來急於饋運常賦之外調發相繼天下民力殆已竭矣且先朝當契丹未請盟之時宿兵兩路干戈日尋詎聞有今之騷動乎蓋郡縣長吏鮮得其人或遇非次配率競效苛刻貪官猾吏緣以為奸乘豐誅求不知紀極轉運提刑又不能察其臧否各徇顏情而已且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繫當務安之為急安之在精擇郡守縣令及漸絕無名之率爾若乃橫斂不已人懷危慮或因歲之饑僅以吏之殘酷相應而起塗炭海內此乃腹心之患况已萌之兆可不深慮乎臣欲乞今後應係軍需所用之物並令三司預先計度於出產州軍置場收買或非次急切須至配率者亦乞勘會各於出產路分專委逐處長吏於形勢物力戶內等第均配仍委知州通判親自監納兼令轉運提刑專切提舉體量稍有違越並乞重行朝典所貴重困之民漸獲蘇息

請免江淮兩湖折變四章

第一章

臣竊見淮南江潮荆湖等州軍數年以來例皆薄熟去秋亢旱尤甚可熟三分當年夏稅見錢一例科折內第一等折納小麥每匹一貫六百六十文省官緇每匹二貫八百五十文省其第二等已下至客戶並折納小麥每斗三十四文省續據發運司准中書劄子據三司奏乞將慶歷三年上供額斛斗六百萬石內將小麥一百萬石大豆十五萬石折納見錢發運司遂相度小麥每斗并耗添估九十四文省大豆每斗并耗八十八文省比逐處見錢例兩倍已上應該小麥一石納見錢九百四十文省又准五月九日中書劄子據發運司奏竊慮豆麥價高人戶難得見錢奉聖旨宜令本司疾速指揮逐路州軍據合折夏稅豆麥令人戶如願納見錢者即仰逐處依起納日在市價例錢數送納如只願納本色斛斗亦聽從便雖有前件聖旨指揮本處官吏並不遵稟但一面仰令人戶納元估價錢不許納本色斛斗以致豆麥益賤錢貨難得下等人戶尤更不易發運司但務歲計充盈不慮民力困竭上下相蒙無所訴告為國斂怨莫甚於此且民者國之本財用所出安危所繫而橫賦暴取不知紀極若因此流亡相應而起塗炭郡邑則將何道可以卒安之况已萌之兆不可不深慮耳兼自淮以南及兩浙荆湖從去秋至今春並未得雨二麥不秀耕種失時民心熬熬日懷憂懼欲望聖慈特降詔救委逐路轉運提刑不住巡歷體量應是諸雜科率權且停罷若向去錢麥稍熟今年夏稅諸色錢等除第一第二等戶各令依舊折納外其餘三等已下并客戶特與免諸般支移折變只令各納本色庶使重困之民稍獲蘇息

第二章

臣近曾上言以江淮兩浙荆湖等州軍自去秋至今春未得大段雨澤二麥不秀耕種失時并去年諸處

夏稅一例折納見錢小麥每斗估價九十四文省民間錢既窘迫麥又無用應急賑糶納官其直每斗不過三二十文中等已下人戶絕更不易今又時雨稍愆蟪蛄復作民心愁苦深可矜憫况東南與壤國家仰之如帑府尤宜保固以制諸夏若不急於優卹繼之以重困賦窮則擢竊恐更為朝廷之憂爾臣先乞應係諸般科率權且停罷如將來益麥豐登中等以下且令各納正稅本色錢等權免今年折變庶孤貧人戶稍獲蘇息至今多日未蒙指揮欲乞檢會速賜施行兼乞下諸路轉運司提刑不住巡歷體量或有蠶麥不熟之處人戶申訴州縣不得抑退並令依例疾速差官檢覆開破逐色租稅免致流亡

第三章

臣昨於四月九日劄子上言以江淮兩湖荆湖等州軍自去秋至今春未得大段雨澤其中等已下人戶夏稅乞不依去年折變見錢祇令納本色又於當月二十八日上殿劄子亦乞令中等已下人戶權免今年夏稅折變至今多日未蒙指揮兼諸處見今納夏稅若令一例折變深屬不便緣逐路今歲蠶麥薄熟雨澤久愆耕種失時蟪蛄復起秋成未保人心益怖而又民間錢貨絕難出辦若不特賜寬恤竊慮下等不濟人戶以官錢窘迫必致流亡強壯者盡為盜賊老弱者轉死溝壑不獨搔擾郡邑抑亦離去賦賦國家財用所出盡在東南不得不深慮也又訪聞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今夏蠶麥例皆豐熟此乃天意欲少寬東南之民若此數路稍旱調度或急則朝廷縱有矜憫之心亦無所及然臣職賤言輕宜無采錄但事體至大乞留聖意伏望陛下特出宸斷速賜指揮則一方生靈有再蘇之望

第四章

臣近者累次上言乞江淮兩浙荆湖等州軍中等已下人戶今年夏稅權免諸般折變祇令各納本色等奉聖旨送三司相度訪聞三司已具申奏詎至今未降指揮緣諸路見納夏稅多日兼有路分絕遠之處若更稽緩竊慮後時即陛下矜恤之心恐無所及伏望聖慈憫此重困之民速賜指揮則天下幸甚

請免陳州添折見錢

臣訪聞知陳州任師中昨奏為本州管下五縣自去冬遇大雨雪凍折桑棗等并今年養蠶祇及三五分二麥不熟全有損失去處除壁畫不省稅外祇乞與免支移折變已奉聖旨令京西轉運司相度開奏竊知本路轉運司陳州令將今年夏稅大小麥與免支移祇令就本州送納見錢却令將大小麥每斗折見錢一百文脚錢二十文諸般頭子倉耗又納二十文是每斗麥納錢一百四十文况見今市上小麥每斗實價五十文乃是於災傷年分二倍誅剝貧民也則民間錢貨從何出辦兼將客戶等蠶鹽一斤一例折作見錢一百文又將此一百文紐做小麥二斗五升每斗亦令納見錢一百四十文計每斤土鹽却納三百五十文况一郡五縣數十萬口非常暴斂小民重困體實非便欲乞特降指揮令本州疾速依見今在市二麥實價估定錢數令民取便送納見錢或納本色庶使京輔近地不濟人戶稍獲蘇息兼慮本路應係災傷州軍或有似此重行折變之處亦乞特行勘會速賜指揮若稍稽延恐無所及

請救濟江淮饑民

臣聞天以五星爲府。人以九穀爲命。五星紊於上。則災異起於下。九穀絕於野。則盜賊興於外。天之於人。上下相應。故天變於其上。則人亂於其下。是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若變異上著。則恐懼修省。以謝於下。年穀不登。則賑貸予貸。而卹其困。蓋不使天有大變。而民有饑色。則人獲富壽。而國享安甯矣。方今災異之變尤甚。臣近已論列詳矣。惟江淮六路。連歲亢旱。民食阻。流亡者比比皆是。朝廷昨遣使命安撫賑貸。以救其敝。而東南歲運上供米六百萬石。近雖減一百萬石。緣逐路租稅。盡已蠲復。則糧斛從何而出。未免州縣配糶。以充其數。由是民間所出。悉輸入官。民儲已竭。配者未已。縱有米價。率無可糶。父子皇皇。相顧不救。老弱者死於溝壑。少壯者聚爲盜賊。不幸奸雄乘間而起。則不可制矣。當以何道而卒安之哉。且國家之患。未有不沿此而致。可不熟慮乎。欲望聖慈。特降指揮。應江淮六路災傷州縣。凡是配糶。及諸般科率。一切止絕。如敢放犯。並坐違制。庶幾少釋疲民倒垂之急。其上供米數。若不敷元額。卽候向去豐熟補填。仍令州縣官吏。多方擘畫。救濟饑民。民不得失所。兼委逐路提轉。專切提舉。如不用心救濟。以致流亡。及結成羣黨。卽乞一例重行降戮。

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

臣訪聞江湖。荆湖等路。自去秋亢旱。田苗一例災傷。卽目米價甚高。民食不足。若不速令救濟。必致流亡。強壯者起爲盜賊。老弱者轉死溝壑。因此生事。爲患不細。緣逐州除軍糧常平倉外。別無大段斛斗。准備竊知王琪見起請義倉所在。見管米數稍多。州縣必未敢專輒支用。若一一取候朝廷指揮。往復數月。當此艱食之際。恐無所及。欲望特降指揮。下逐路轉運司。勘會轄下。元係災傷州縣。如委實人戶闕食。卽令盡時將義倉米。速行賑濟。濟貧民。如允臣所奏。卽乞早賜指揮。

論江西和買絹

臣竊聞江西西路。今年和買絹價。轉運司並以米鹽充折。并轄下州軍和緡斛斗。多是抑配人戶。緣本路亦係災傷地分。民食甚艱。若重有擾擾。必致流亡。伏觀慶歷七年。南郊教文內。江西一路。多以米鹽充折。絹價虧損下民。仰轉運司。今後須管支見錢和買。今本路轉運司。顯是故違制旨。專輒施行。且命令者。人主之柄。而治亂繫焉。凡朝廷降一命令。所以示信於天下。若有司承受。委而不顧。乃是命令之不足。遵守俾四方何以取信。則朝廷綱紀。亦縱此廢墜矣。欲望聖慈。特賜勘會施行。所有斛斗。並令依舊例和緡。不得抑配人戶。

論放欠

臣伏觀明堂教書。應今日以前。天下欠負官物。并於干繫保人名下催納。無非侵欺盜用。或雖是侵盜。見今本家并干繫保人內。委無抵當者。並令本屬及轉運司保明開奏。其累經官吏保明。三司未與除放者。限教到一月內。令本處先具自來保明度數。申本路轉運司。疾速保明。繳連開奏。當議並與除放。此誠陛下優卹元元。如是之至也。然臣歷觀前後教文。凡所恩貸。無不周悉。而有司往往廢格。不卽遵行。臣竊聞真宗咸平年中。親御便殿。放三司所引諸色遠欠。凡四千一百六人。計物八萬三千數。蓋先帝以恩詔每

宥通責有司。必究問本末。或縲繫追遠。益爲煩擾。故命以籍引對面而釋之。大哉先帝憂民軫物之心。惟恐不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委三司將應係諸色通欠人。各具因依。一一類聚。備錄申奏。並令引見。詳酌除放。如此則恩出於上。敝絕於下矣。

請權罷陝西州軍科率

一、鳳翔府斜谷造船務。每年造六百料額船六百隻。方木物料等。自來分擘與秦隴鳳翔府諸處採買應付。

慶歷六年七年。材料等共三十二萬。見欠七萬有零。

慶歷八年。材料等共二十一萬七千有零。全欠。

一、斜谷務又打造成陽陝府橋脚船四十四隻。合用材料共三萬一千有零。見配買欠。

一、修河橋樑。共四十五萬一千六百五十二條。係七州科買。

一、上京材木。共九萬三千一百五十五條。各係大料木植。十四州科買。

一、探祈澶州河中府纜索竹。一百五十萬三千八百二十等。見差人司竹監斫欠。

一、買上供肉羊兔千口。係十九州軍。

一、買紫草一萬斤。係十州軍。

一、買紅花四千斤。係六州軍。

右具如前。臣勘會鳳翔府造船場。每年額船六百隻。其方木料。並是本府并隴州量支官錢收買。及於秦州探祈。所差衙前。例各倍錢一二千貫。前後人戶。破蕩家產不少。每戶細身者。不下三兩人。經年未得了。當時准三司牒。買修河橋樑四十三萬餘條。亦於永興等七州軍配買。比之常歲。多兩倍已上。并河中府澶州要纜索竹。一百五十萬竿。見差人司竹監斫欠。今又准三司牒。採買上件材木九萬三千條。有零。亦是分配永興等十四州收買。緣並係大料木植。祇是秦州出產。又開深入番界。採祈至難。其餘不產州軍。須至差衙前分買。况陝西州軍。一年之內三五次。各是大段科配。兼又錢法改更之後。民間卽目大段不易。若稍不行寬恤。則疲困之民。無保全之望。雖詳省中書劄子。住九年十年科買。又祇開說肉羊紫草紅花之類。並是小可物色。亦易爲應副。所有逐年買造船場材木物料及橋樑等。最爲大害。乞賜詳的指揮。權與蠲免。

請將邢洛州牧馬地給與人戶依舊耕佃

第一章

臣竊見河北澶河淤地。名爲沃壤。而廣平監於邢洛趙三州。共占民田約一萬五千餘頃。並是漳河左右良田。每牧馬一匹。占草地一百一十五畝。兼知衛州淇水監每馬一匹。止占地三十一畝。其廣平監割占八十四畝。兼廣平保兩監。自後停廢一監。三州共約退下草地七千五百餘頃。往歲官司。遂令百姓請射。出租課佃。時年歲深遠。耕爲熟田。就種已成園林。及作父祖邱墓。其佃戶共九千三百四十餘戶。每年共

約出粟八萬七千五百餘石。小麥三萬一千二百餘石。稗草五十五萬六千餘石。東綿八百餘匹。昨准奉牧司指揮。令遂州作二年盡起遺佃戶。却收其地入官。今年限滿。人戶全不肯起移。累經鼓司進狀。及三司亦會論列。不報。訪聞廣平。雖再分為兩監。馬祇有五六千匹。不及往時一監之數。亦不銷得此地。枉有廢為閑田。縱添得馬三千匹。况元占牧馬一匹之地。比淇水監。可收牧三匹。亦未為闕事。緣河北西路。惟漳河南北。最是良田。牧馬地已占三分之一。東路又值橫隴商胡決溢。占民田三分之二。乃是河北良山六分。河水馬地。已占三分。其餘又多是高柳。又澤鹵之地。俾河朔之民。何以存濟。欲乞且令人戶依舊耕佃。供納租課。若據一年所得。亦可置數倍鞍馬。公私大利。無甚於此。伏望聖慈。體念河北人戶。累值災傷。流亡未復。豈忍更奪其衣食。俾之失所有。傷和氣。無益仁化。又况與國家歲出斛斗萬數。不少經久。實為穩便。伏望出自宸斷。特降指揮。

第二章

臣近為廣平監牧馬草地。乞令人戶依舊佃種。至今未降指揮。切緣廣平監元係兩監。於邢洛趙三州內。共占民田一萬五千餘頃。頃由停廢一監。共約退下草地七千五百餘頃。官司百姓出租課請佃。年歲深遠。耕為熟田。及作父祖邱塋。其佃戶共九千三百四十餘戶。每年共約出粟八萬七千餘石。小麥三萬一千餘石。稗草三十五萬餘石。東綿八百餘匹。昨准奉牧司指揮。令遂州作二年起遺佃戶。收地入官。今年限滿。人戶全不肯起移。累會進狀不行。况兩監馬祇有五六千匹。不及往時一監之數。亦不銷此地。枉有廢為閑田。縱添得馬三千匹。若比淇水監一匹之地。可收牧三匹。甚不闕事。臣前進劄子。見下驛牧司相度。必是妄說事端。故要占留。欲乞特出宸斷。指揮令人戶依舊耕佃。輸納。兼據一年所得。亦可置數倍鞍馬。公私實為大利。

請放高陽一路欠負

臣昨任高陽關日。以部下十一州軍諸般欠負。並係明堂赦前。合該除放。緣遂州軍從前失於舉行。臣尋具欠折因依。保明申奏。乞與除放。已蒙三司送本路轉運司。再令勘會。至今未盡結絕。况前件欠負。委是逃亡人戶。其間或有存者。又無家業抵當。即不是侵欺盜用。今又該南郊大赦。欲望朝廷特賜指揮。檢會臣前狀。盡與除放。

請免沿邊人戶折變

臣伏見河北沿邊州軍。逐縣戶口。至少。雖有田土。以迫近塘泊。遞年例皆淹滂。秋夏未嘗收熟。極邊之地。民力重困。不可不優與寬卹。本路轉運司。依自來體例。二稅一切折變支移。輸納不逮。流亡者甚眾。欲乞特降指揮。委轉運司勘會。應沿邊州軍。見係塘泊接連之處。人戶二稅。今後祇令納本色。更不得一例折變及支移。使知朝廷惠養之意。則緩急可用。

接送北使三番

臣近聞聖慈。以接送契丹國人使往來。更不差三番。祇令近上使臣管押金器。沿路充用。並委遂州縣長

吏。通判及令佐已下。一切應副。中外聞之。莫不欣忭。以為數十年之弊。而陛下一旦能去。使河北生靈。有來蘇之望。今聞內降指揮。復置臣未測。緣山。徒用驚駭。且三番為河北之患。積有歲年。日甚一日。謀求極撥。公私不勝其害。臣頃年曾差充送伴人使。且知益民殘物之甚。亦嘗論列。緣河北連綿災傷。流亡未復。若不省徭役。罷配率。以寬資調。是棄河朔也。况陛下矜念哀憫之極。故特行前詔。此為至當。今乃無故復置。竊為陛下痛惜之。惟陛下特留聖意。且依前降指揮。寢罷。則天下幸甚。

論修商胡口

臣伏觀近降敕命。商胡口。只候來年秋修。合要物料。令三司檢會。天禧年修河體例。敷配所費。衆力易集。臣先奉聖旨。與兩制已上。定奪修閉利害。以商胡經久。須合修塞。方免河北水患。今准指揮。來秋修塞。必是河水令歸。故道。緣前來累經差官相度。工役五十餘萬。三二年間。恐未了畢。若河水匯住。未得通快。則商胡固難豫修。修之則潰溢之害。立可待也。况頃歲之決。祇以故道橫隴。水勢不快。遂致潰溢。今若不先議開理水道。使之浚流。便欲修塞商胡。不惟必有後患。乃是重起八年科率之弊。蓋因六路凋殘之民耳。欲乞朝廷。且據計度。到故道工役。先令差撥兵夫。漸次開理。或一二年內。功可必就。即委三司。豫行計置物料。若是全出民間。事必難集。蓋諸路久經災傷。雖京東。京西。河北。陝西。近歲稍稔。然富者竭於率斂。貧者見已流離。倘不恤他處。遽興大役。臣恐朝廷之憂。不獨在商胡矣。伏望聖慈。特出宸斷。以河朔久罹水患。須議疏塞。即乞且撥都內藏庫見錢百萬貫。令三司專功收管。積薪聚糧。豫為具備。其餘即令中等已上人戶。敷配。候開淘舊道。水有所歸。則商胡之塞。一舉可成。所費民力。稍寬。功用無乏。

請出內庫錢帛往遂路糴草

臣前年夏間。因送伴北使。回見河北麥熟價賤。乞支借見錢。及時收糴。外可以實邊備。內可以寬國用。雖尋差監察御史劉元瑜。往彼催促。緣河北錢帛有限。竟不能廣有積聚。以備將來。臣去秋赴任京東日。竊見朝廷差使。簡宋選陳榮古。往三路便糴。臣亦曾上言。以逐處少得見錢。恐難集事。欲望特出宸斷。權於內帑支借見錢。或絹帛百餘萬。與遂路。乘此之便。廣謀收糴。俾邊廩稍實。有數年之蓄。庶少寬聖慮。而位疎言賤。未賜問納。臣今蒙恩。改授陝西。緣西路用事以來。關中生聚。凋殘尤甚。物貨踴貴。且朝廷所以納元吳誠款。許之自新者。蓋欲少紓民力耳。今邊事雖稍息。而屯兵防守。調度浸廣。錢貨積弊。倉庾殆空。如緩急有事。亦未免重困生靈。况財用一出。民間當今之際。切在安而物擾之。安之道。惟在不橫賦。不暴役。若誅求不已。則大本安所固哉。伏望陛下少留聖意。大緩吾民。以安天下。應三路用度不足。且以內帑錢帛借助。以惠元元。民心苟安。則醜虜易足慮哉。

領陝西漕日上殿

臣昨任京東轉運使日。竊見轄下州軍諸色人等。係積年欠負官物錢帛斛斗等。共約二萬貫石。其千繁人數不少。並是主持倉庫。以年歲深遠。因循消折。即無欺蔽。或本身死亡。或家產蕩盡。見今均在干連。及保人處理。皆是不濟人戶。看詳先降條貫。合該除放。臣在本任日。累次保明申奏。終未奉指揮。省司凡

下文據催理州縣逐次承稟舉行終無毫忽錢物納官但虛成極擾重困疲民於國未有小益於民乃為大害官中縱不除放人戶亦無可送納欲望聖慈令檢詳前狀特降指揮庶破蕩之家稍獲存濟兼恐天下諸般欠負官物內有別無欺弊合行除放見行催理者不少亦乞下諸路轉運司勘會保明如依應得先降條貫並與放免

乞開落登州治戶姓名

臣竊見登州鐵冶戶委魯等十八戶先陳狀為家貧無力起治遞年祇將田產貨賣抱空買鐵納官乞依條例開落姓名臣在本路日累次保明申乞與除免又准省牒勘會逐官往彼相度兼臣親自巡歷到登州萊州子細體量得委魯等逐家委是貧乏積年不曾起治再具保明申奏至今未見指揮臣因訪聞得舊萊州郡最出鐵貨綠人戶先乞起治之後或遇家產銷折無鐵與作官中並不認孤貧一面監勒送納元額鐵數以致破蕩資業治及子孫不能免者比比皆是雖道利甚厚而富民懼為後患莫肯與辦所以鐵貨日削經久不興欲乞今後應係治戶或有委實家產銷折無力造作者並仰差官子細勘會如無弊伴即畫時保明申轉運司與除落姓名說申省若州縣故縱及人戶妄有規避即許人告首官吏重行朝典告人與賞錢一百貫文仍令州縣常切多方招召諸色人起治不得任滯遊難如是人戶樂為鐵貨增羨寬民利國無甚於此

請罷同州韓城縣鐵冶務人戶

臣近聞同州韓城縣鐵冶務自來定占七百餘戶內二百餘戶厚有物力比見充里正人戶並各高強祇以治戶為名經今五十餘年影占州縣諸般差役其治戶內係第一等者每戶逐年供給治務諸般所出錢不過三貫文外更別無所費况官中所得鐵貨祇及十餘萬斤仍官支買炭并工匠錢三百餘貫更差專監使臣一員兼體問得本縣人戶以治務全占却上等力役及致下等人戶差役頻併供應不前若將上件鐵數等第均在一縣人戶上每約納官鐵炭不過十斤至二三十斤况本處見賣每斤價錢二十四五文每戶歲納官鐵費三五百文雖自來官禁烹煉彼中私賣甚多令百姓取便烹煉必然鐵價轉下兼令赴本縣送納於民至便又減省得監官一員祇令本縣令佐專管給納仍得二百餘戶兼充重難役次頗甚均濟臣在任日方欲行遣屬以移任欲乞下本路轉運司選差清幹官員往彼相度施行

論瀛州公用

臣昨奉敕就移此任緣本路又經災澇流亡未復臣自蒞事以來應係兵民邊防凡干利害敢不悉心措置然而路當衝要使介相望迎勞供饋之繁因循浸久臣方欲裁損一二而議者亦已云云孤危之跡不皇啓處勘會本州公使錢每年二千貫凡百用度盡出其數看詳舊例紛委無算今若據情設軍員並依舊外其諸般用度頓行減罷則衆論未以為允或且仍舊則支費至廣未知所濟臣遂將前任自皇祐元年八月至皇祐四年八月終三周年計算約費用過錢三萬三千貫文省是每年約用錢一萬一千貫文竊緣本路州軍公使錢除雄州每年五千五百貫文外自除瀛州莫州恩州例皆每年二千貫文况瀛州

自分四路之後屯集軍馬事體用度與恩莫州不同無慮數倍欲百端圖畫亦所不逮若不害公則必傷民臣設於用度中量減其半則每年尚使錢近六千貫除省錢外亦少四千貫文若依近降指揮廣務回易亦恐所得不能滿數况又河朔連歲不稔水澇未已民力重困豈忍過有誅削以道不虞之勝哉欲乞朝廷以雄恩莫等州公使錢參校特賜詳酌指揮或委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躬親取索合破錢數并前後體例別立酌中定制俾經久遵行臣以無狀猥叨擢用公家之事不敢顧避然飾廚傳稱過客上下承習為日持久所積未及毫末議者已駭聞聽竊慮憂憤之口因起中傷之語疎外難立孤直易搖臣固不以毀譽之私變初終之節伏望陛下俯矜愚拙曲賜保全或謗毀之緣生緊聖神之明辯替彈勤瘁上答隆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請罷里正只差衙前

臣伏見知并州韓琦上言乞罷諸路里正逐鄉稅賦只委戶長催納三司已牒逐處轉運司相度去訖臣昨任河北備見諸州軍所差里正只是准備衙前其秋夏二稅並是戶長催驅重役之中里正為甚每縣或無上等即以中等戶充家業少有及百貫者須充衙前應副重難之役例皆破蕩其逃亡非命者比比皆是怨嗟愁苦所不忍聞今若依韓琦起請悉罷里正如衙前有闕即委令佐於一縣諸鄉第一等中選差物力最高者充役如更有闕亦如此輪差委是經久公私利便庶幾凋殘之民稍獲存濟又緣里正係正月內差若候候諸路轉運司相度必恐遲延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早降指揮施行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八

戒輿作一篇

請不修上清宮

臣伏見十一月初二日夜上清宮火謹按春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漢書五行志曰人火天火同為災異皆以朝廷政令參驗得失而勸戒焉說者曰賢侯分別官人有序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濫熾妄起為災火不炎上今上清宮者乃祖宗修建以崇無為之德今火燬之者豈焚修之人不務精潔以副陛下嚴奉之旨乎不然其天意垂誠於陛下乎固宜勵精治道謹修人事以答天變可也風聞道路云陛下存留道衆似有繕修之意未辨虛實成懷危懼况天下多事調發勞午幣藏未實邊鄙未甯豈可先不急之務重無名之率哉且宮觀之興自於唐室非古制也若謂先聖真容理當欽奉則景靈宮會靈觀殿宇宏壯可以奉安願陛下推仁慈之德念疲敝之俗且務安之安之理豈忍重困之也然外議紛紛頗甚感衆欲乞特降詔告諭以安衆心

輿利

請修蔡河堰并斗門

臣前權度支判官日竊見蔡河每年上供斛斗。係定額六十萬石。見管三十五綱。自去年以來。般運絕少。慶歷五年內。只般到一十六萬二千七百六十七石。比額計虧四十三萬七千七百三十三石。綠本河所管綱船至多。秋冬行運不絕。蓋是催綱使臣等不切用心。往來催趕。致此虧欠萬數不少。兼訪聞諸處斗門。例皆破壞。並不修補。其斗門放水。自有時候。多是官員客旅計會。不依時候開放。口綱船口時到彼。即無水可行。欲乞下三司指揮。逐縣所管斗門。限日近須管疾速。牢固添修。不得走透水勢。仍令催綱使臣。與所轄官員。常切提舉。如依前曲徇情。及信縱公人受俸。不依時候開放。致有遊難住滯。並乞嚴斷。所有綱運或准前拖延。不及元額。其催綱使臣。並乞重行責罰。

言財利

論茶法二章

第一章

臣竊見國朝茶利課額。自收復江浙之後。總山場榷貨務。遂歲共得錢四百餘萬貫。太平興國之初。並是實錢。其後西北邊急。於芻粟入中。遂添估耗。江淮出茶之所。西北入粟之地。不相應會。以是實直盡為虛錢。至大中祥符六年七年。亦各及三百萬貫。末年雖不及元額。在京榷貨務。尚得引錢一百五十萬貫。自頃年變法以來。惟存虛額。其實入之數益少。近歲尤甚。訪聞去年。江淮共虧一百三十萬貫。即未知在京榷貨務所虧數目。昨准敕節文。三司奏據榷貨務。以河北客人入納。及配率斛斗。給過三色交鈔。內茶交鈔每一百貫文。貼納三十四貫。支與一百貫茶貨。近又准敕。命應買下慶歷五年分茶鈔。減十五貫。每一百貫。只貼納十九貫。其皇祐元年茶鈔。依舊貼納三十四貫。緣客人百姓等。於河北入納。給得交鈔到京。每一百貫。只直三四十貫。今雖量與減數。亦是與配率無異。而欲望客旅興販。及招誘入官。其可得乎。近鹽鐵副使仲簡上言利害。見送三司相度。况前後累經定奪。終無救之效。以致為害益深。蓋不能究其本原。而急於近利使之然也。且茶課歲入數百萬貫。所以助經費而寬調度。不可不審議也。欲望特降指揮。令三司將新舊之法。子細參詳。定酌中之制。俾經久可行。委得公私利便。即具保明申奏。更乞朝廷再賜詳酌施行。

第二章

臣訪聞今歲江淮山場榷貨務。見積壓累年茶貨一千一百餘萬斤。並無客人算請。蓋自在京榷貨務。每茶引一百貫文。更貼納三十四貫。方支得一百貫文茶貨。後來商旅阻節不行。每年課利并稅錢虧欠數百萬貫。則國家財用仰給。何以取濟。今發運使施昌言。近已到關。欲乞令昌言與三司使副。將今來茶法。子細公從長定奪。合如何壁畫。即得公私利濟。經久可行。

言陝西鹽法

第一章

臣奉敕差往陝西。與轉運使并范祥面議鹽法利害。緣臣前任本路轉運使。備知前來鹽法。自慶歷二年。因范宗傑孽書禁榷之後。差役兵士車牛。及逐州衙前等。般運鹽席往諸州。官自置場出賣。以致兵士逃亡。死損公人。破蕩家業。比比皆是。所不忍聞。其衙前估計家業。每直一貫者。即管認般鹽兩席。雖家業已竭。而鹽數未足。嗟怨之聲。盈於道路。前後臣僚。累言不便。乞復舊法通商。以救關中凋弊。有司執議。終不施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請。兼葉清臣曾知永甯軍。見其為患之甚。因乞依范祥孽書。用通商舊法。令客人於沿邊入納見錢。收糴軍糧。免虛擄貴價。入中斛斗。於榷貨務大支官錢。兼寬得諸般差役勞擾。此乃於國有利。於民無害。理甚灼然。但以變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樂。而議者沿其歲入課利。稍虧於前。而橫有沮議。乞復舊法。若舊法誠善。復之無疑。但恐為害浸深耳。且法有先利而後害者。有先害而後利者。若復舊日禁榷之法。雖暴得數萬緡。而民力日困。久而不勝其弊。未免隨而更張。是先有小利。而終為大害也。若許其通商。雖一二年間。課額少虧。漸而行之。必復其舊。又免民力日困。則久而不勝其利。是先有小損。而終成大利也。且國家富有天下。當以卹民為本。今雖財用微窘。亦當持經久之計。豈忍爭歲入數十萬緡。不能更延一二年。以責成效。輕信橫議。不惟命令數有改易。無信於下。而又欲復從前弊法。俾關中生靈。何以措其手足。臣細詳范祥前後所奏。事理頗甚明白。但於轉運司微有所損。以致異同耳。臣固非憚其往來之勞。安有慮說。實亦為國家惜其事體。不欲徇一時之小利。而致將來大患。臣欲乞候到陝西相度。如沿邊近裏州軍糧儲有備。錢物可以那容。得行新法。公私未至大害。其間或有未便之事。即與逐司。將通商舊法。與今來新法。公從長商量損益。且令通行。如沿邊糧儲闕乏。公私為大不便。即具畫一事狀。乞朝廷詳酌指揮。

第二章

臣近奉敕差往陝西。相度鹽法。自入陝西界。沿路訪聞。民間恐朝廷改法。頗甚憂畏。蓋以前來禁榷之後。差役人力。般運鹽席。不堪其苦。臣因論以朝辭日。而奉德音。所議鹽法。只要使人。况聖上卹念關中生靈。必不忍重困人力。率情無不感悅。臣今與本路轉運。及制置解鹽司同議。且乞依新法施行。兼為客人疑惑。未肯入中。已牒逐司告示。其有未便事件。雖有減損。即不虧官。委是公私利便。臣竊見天下歲入錢帛萬數不少。而近年財用窘乏何也。蓋自西事以來。三路並仰給三司。遂歲入糧草。支榷貨務見錢銀絹。香茶。納數千萬貫。是所入有限。而所出無限。安得不窘乏乎。方今邊防無事。亦當以國家大計為先。若不銳意而速圖之。臣恐日削月朘。為害不淺。萬一小有警急。何以取濟。臣因謂致朝廷窘乏如是者。三路使之然也。但令三路各自足用。則幣廢何患不實哉。只如陝西自有解鹽之利。若盡以付與。令計置糧草。一二年後。可全減榷貨務。每歲見錢銀絹等五千七百萬貫。其河北河東。雖無解鹽。然出產絲蠶米麥最多。兼諸般課利不少。河北只以運值災傷。朝省權且一切應副。若將來豐稔。逐路稍減冗官冗兵。或移那兵馬。近南就食。令轉運司多方壁畫。計置糧草。漸減入中見錢。以寬縣官經費。不逾三五年。則東南財用盡。

聚京師。裕原必有豐盈之望。若乃輕信橫議。不究本末。圖目前之小利。忽經久之大計。竊恐難以善其後也。望陛下留神省察。

議兵

請留禁軍不出招置土兵

臣聞京師者天下之本也。王畿之內。列營屯衆。此強本之兵也。而國家近年以來。邊陲有警。乃一例調發。則衛兵日削。恐非固宗社。制戎狄之長策也。臣以爲畿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前所謂京師者。天下之本也。強本者。畿兵耳。本固且強。畿中制外。則天下何患焉。若調發不已。則耗其財力。而弱其根本。不惟廢祖宗之制。獨不念李唐天寶建中之事乎。善馬精兵。悉出於外。扈衛驍銳。爲之一空。卒以重其後害。此朝廷尤宜深慮也。今河北河東沿邊。兵寡財賤。卒有急難。惟有民兵可用。往年管籍之矣。籍之未甚。長策又從而釋之。緣河朔之民。皆稟氣勁悍。義勇奮發。矧又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戎虜之情僞。他路校之。不逮遠矣。且向時點閱。捨客取主。又責以戶之上下。以是籍之。所得幾何。竊見唐李抱真民兵之制。事頗相近。故當時招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今之宜。可如抱真之制。約而行之。不以戶下田足田不足。悉以丁力衆寡。登降其數。而籍之不及數者。即捨之。取其中稍富實者。令差出穀帛錢貨。以給籍丁之貧家。如此得兵。可借往歲。亦可以少抑兼井。而資梓之戶。有所仰矣。一則供饋不費。二則羣情樂爲。其處置訓練之法。即有祖宗之舊制焉。河朔民兵既壯。而禁軍留京師。則內外安矣。今北虜詭詐萬狀。聲言西討。修築城柵。點集軍馬。乘此之際。沿邊亦宜密令繕完。而議者但恃盟約。殊不設備。萬一遼求不已。稍不如意。伺釁而發。身以禦之。此亦必然之兆。得無熟思乎。况邊上武將。未甚得人。且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繫。擇之不可不審。審將之道。不當限以名位。但辨其能之可否。苟得實材。則擢而用之。專而委之。必有成功。若不審爲之具。緩急旋圖之。則無所及矣。伏望陛下少留聖意。特賜省察。

請移河北兵馬事

臣聞屯兵備邊。古今常制。所患民賦有限。兵食不充。必須廣爲經度。以給用度。或歲有凶歉。或寇至益兵。則暴斂橫取。何所不致。民既困矣。敵何禦焉。此亦必然之理也。河北自失山後六州之險。無以固守。則蓄兵積粟。常患不足。只如頃年。虜忽生變。雖復請和。終非經久之計。兼沿邊沃壤。又盡爲陵塘。租稅既無。所入皆仰給縣官。雖竭天下之財。以贖一隅。當無事之時。日常窘迫。無數歲之備。若少有屯集。如何取濟。豈可坐觀其敵。而不務救之之策哉。伏望聖慈。特出宸斷。宜諭執政大臣。應沿邊及近吳州軍兵馬。除各留防守外。其屯駐泊諸軍。或令歸營就糧。諸軍即分屯於河南。齊。濮。曹。濟等諸州。况逐處地利富實。糧儲易致。率三年一代。遇有警急。即時起發。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邪。且前代防邊之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公私自足。未有冗而且衆。坐糜廩食。虛困疲民。如今之甚者。然執干戈禦戎狄。固不可闕。在養之教之得其宜。則上下無困乏之患。緩急用之。則沛有餘力矣。議者若以成兵不可全減。即有往年義

勇強壯十八萬餘人。以充其數。緣河朔之民。稟性勁悍。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戎虜之情僞。校之南兵。絕爲精銳。一則不費供饋。二則羣情樂爲。其訓練之法。則有舊制存焉。若謂兵食相足。虜好方堅。趣過目前。以爲成算。憚於更張措置。臣恐日削月廢。中外益以殫竭。一旦用武。即暴加重斂。民心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爲仇怨。豈暇禦外寇哉。此國家根本之患。若不表裏協心。銳意而速圖之。臨事無及矣。惟聖慈裁擇。不任懇迫之至。

第二章

臣近曾上言。以河北沿邊州軍。蓄兵愈多。積粟常少。乞留防守外。其屯駐泊就糧兵士等。或令歸營。及分屯於河南。曹。鄆等諸州。遇有警急。即時起發。必無後期不及之患。若謂邊兵不可全減。即乞將義勇鄉兵。以代其數。臣伏見慶歷年中。朝廷於本路先鈔點到鄉兵內。揀刺得少壯約十八萬餘人。作兩番教閱。每番三箇月。自九月一日起。教至二月終罷。續准樞密院劄子。只委自逐縣令佐。分爲兩番教閱。自十月至正月終放免。更不支口食。訪聞後來。因循不教。恐非所以紓患預備之長策也。雖議者欲省資糧。以爲惜費之一端。又况鄉兵十八萬餘人。若分爲兩番。每人月支口食九斗。鹽二斤。共約支糧斛三十二萬餘石。鹽七十餘萬斤。乃河北一州之賦耳。以河北地方千餘里。二十餘州軍。若以一州之賦。給鄉兵十八萬人。比之屯駐泊就糧兵士一月之費。可充鄉兵一歲之用。計其費則甚寡。核其利則至博。兼土人生而勁悍。若訓練稍精。足可代戍邊禁旅。分屯內地。此則利害灼然甚明。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檢會臣前進劄子。必賜裁處指揮。

論宣毅軍

臣竊見近年天下添置宣毅指揮。以爲郡縣之備。誠不可闕也。然初議招募之時。例物稍厚。故民間無狀。積惡之輩。悉投名籍中。官吏等又急於數足。以邀旌賞。豈暇一一選擇。今來所在屯聚。乃大爲州郡之害。騷悍狂悖。結成羣黨。與效尤相扇。動不能制。凡有小可差使。亦不敢用。例皆姑息之。今海內無事。此輩尙敢如此。若緩急驅之禦寇。焉肯用命。不爲禍首幸矣。况前後作過。傷害官員不少。若不早爲處置。必恐浸成大患。其逐處宣毅兵士。欲望特行指揮。令分隸於諸州。互換屯駐。所費散其凶黨。免貽後悔。仍乞特降宣命。嚴賜約束。應有罪犯。並行決配。

請移冀州就糧兵士歸本州

臣竊見冀州見屯兵一萬二千五百餘人。每年約支人糧馬料三十八萬餘石。內四千餘人。却係真定府就糧。約支人糧馬料十三萬餘石。其春冬衣賜。約共支十萬三千餘疋。布一萬六千五百餘段。綿一十三萬五千餘兩。隨衣錢一萬四千餘貫。料錢等每月八千餘貫。勘會本州夏秋稅斛斗。共納四萬三千餘石。夏稅稅絹五千四百餘疋。綿二萬七千餘兩。外逐年所少斛斗三十三萬七千餘石。綿絹九萬八千餘疋。布一萬六千五百餘段。並是轉運司逐時旋運。盡應副。大凡兵士就糧。須籍儲慶有餘。便於計置之處。方可屯泊。未聞本處軍食不足。而能更贖別路兵馬。緣冀州所出賦稅至少。兼不通水路。無由般運。北去

高陽關四程。又非控扼之所。蓋當時臣僚。不為國家經久計慮。更屯別路兵馬。在彼不惟枉費糧食。兼亦絕難計置。即今本州民力凋殘。公私匱乏。若朝廷不切處置。將來必成大患。其真定府兵士十四指揮。欲乞專委本路安撫司。令密切相度。合作如何。畢畫令并家屬。漸次抽歸本路州軍安泊。况西路易得斛斗。事理至便。如賜允許。只作朝廷意度指揮。

請移冀博深三州兵馬

臣昨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計會河北四路安撫司。并都轉運司。同密切相度。合那移是何軍馬。却於甚處有糧草州軍就食。約減省得多少糧草。仍具委得穩便。連署開奏。臣尋與逐路安撫司。并都轉運司。密切相度。那移軍馬。及減省糧草數目。已連署申奏。今具逐處那移軍馬。減省得糧草。畫一如後。

一、冀州那移馬軍十一指揮人員兵士。共四千三百八十二人。馬九百四十七匹。往下項州軍就食糧草。

八指揮係真定府所管。

四指揮往真定府。

驍銳第三指揮三百五十八人。

雲翼三指揮。

第八指揮四百四十九人。

第十一指揮四百七十三人。

第十三指揮四百七十一人。

兩指揮雲翼往大名府。

第十四指揮四百六十二人。

第二十一指揮四百七十人。

一、萬捷第一指揮四百三十九人往懷州。

一、萬捷第七指揮三百七十五人往衛州。

兩指揮係高陽關所管。并驍捷右廂往恩州。

第三指揮四百二十五人。

第五指揮四百五十人。

一、冀州每年減省得下項糧草。

料錢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五貫。

糧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二石。

草一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一束。

料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一石。

一、博州那移振武兩指揮人員兵士。共九百四人往澶州。

一、博州每年減省得下項軍糧。

糧一萬二千餘石。

一、深州那移馬軍雲翼兩指揮人員兵士。共九百七十九人。馬四百一十四匹。

一、深州每年減省得下項糧草。

糧八千八百八十一石。

草一十一萬九千二百三十二束。

料一萬一千九百二十三石二斗。

右臣竊見冀博深三州。糧食最為闕少。近雖計置得約。及一年已來。緣支多收少。其冀州又不通水路。即今民力困竭。便糴糴運。俱不能及。須且那移兵士。往前件州府。况逐處軍糧有備。兼通黃御河。易為搬運。伏乞聖慈。令檢詳前狀。早賜指揮。

請移配河北作過兵士。往向南州軍。

臣竊見河北州軍。近年時有兵士。結連為過。其頭首皆依法斷遣外。所是隨從之人。及諸般為非。勸結之際。情理偶未彰灼。所司務從輕典。各行降配。多只於本州或鄰近州軍。移配近下軍分。此輩元是上軍。一旦因事降配。却於本州或鄰近執役。見有同類。豈無慚慄。則包藏禍心。轉欲為非。煽惑兵伍。深不穩便。欲乞特降指揮。下河北逐路安撫司。應今後兵士等作過。合行降配。並令移配向南州軍本城或平城收管。如合配廣南遠惡處者。自依元條施行。

教張田省高陽關路都部署兼安撫使知瀛州包拯奏竊見汝性質端勁文藝該博周知河朔之事嘗著邊說七篇詞理切直深究時病輒敢繕寫進呈仍乞宣諭兩府參議可否事汝學術精深志慮宏遠能窮邊項善啓忠規文成七篇說通三訓雖杜牧之之注孫子威嘉猷之集羽書會粹研草曾不是過也覽觀之際良深嘆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論邊將二章

第一章

臣近者累會上言以河北沿邊將帥未甚得人特乞精選其代州尤不可輕授緣代州與雲應等州相去至近路又坦平古今最是難控扼之所太宗朝以驍將楊業守之業歿繼以給事中張齊賢守之其慎重用人如此自後邊鄙無事然亦用武臣中有材略者今朝廷委任郭承祐必恐敗事按承祐累任無狀朝野共知物議喧然以為不可且北虜請命歷年多矣然恩過則生驕安久則忘備理之常也況西北二寇自古皆惡其連盟協勢以為中國之患以今觀之豈端已兆廟堂之上所宜窺之未萌而為國家銳意而遠慮也今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當考以應敵制勝之略詢以安邊禦衆之宜觀辭氣之環奇舉動之方重者擢而用之則取人之要無大於此況河北河東同時地震變異如此不可不懼臣先進劄子言之頗詳其承祐欲乞早令召還別用能者沿邊守將畏懦不勝任者亦乞速賜移易若不預為之具緩急圖之則無及矣惟陛下特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第二章

臣近到本任訪聞契丹自賀乾元節人使回後即自頗增幽涿等州兵官及不輟移軍馬觀其奸計殊未可測況沿途城寨如雄霸保等州安肅廣信順安等軍最是要切之地與北虜接壤路徑平坦絕無險隘控扼之所全藉守將得人以為備禦緣遠處知州并兵官向來輕授未甚選擇若非綺紈少年即是能職老校但持張皇引惹之說以為身計其他訓練備禦之法有名無實此最河朔之大患也即今邊任守將當無事之時俾蒞一郡或無敗闕若猝然用之禦寇必先事而敗矣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於武臣中不以職位高下但素有武藝才略可為將領者精選三數人若先有微累亦乘瑕錄用俾分守沿邊要郡訓練兵甲大為之具庶幾上下熟其節制緩急用之則沛有餘力而後患可弭矣伏望聖慈早賜裁處施行

請選雄州官吏

臣昨送伴虜使到白溝驛竊見瀛英雄三州並是控扼之處其雄州尤為重地今高陽關一路全藉塘水為固然雄州據塘水之地州城至北界只三十里路逕平坦絕無蔽障之所其間居民又係兩地供輸以至本州衙校及諸色公人等多是彼中人戶充役凡欲商量處置事宜必被窺伺往往先意漏泄竊恐浸成大患若知州通判駐泊都監等各得其人則責以撫馭守邊之術凡事遞相關防必無他虞萬一輕授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九

議邊

進張田邊說狀

右臣以儲庸之質荷邊帥之任才輕責重不能稱職進退殞越固知所措伏自北虜請和以來邊境無事垂五十載守禦之備因循浸久將領之選未甚得人卒伍之輩復多驕惰若不精加擢擇一旦緩急用人以庸謬之將驕惰之卒必先事而敗雖有犀甲利器焉所施哉況虜中自有事宜奸詐萬狀不可謂要盟甚固萬無負德往年之事亦可明矣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若沿邊長吏兵官悉得有才之士委而用之上下協濟庶幾後患可弭臣昨待罪諫署未嘗不踴躍及此今叨邊寄安敢循默而不傾竭愚慮固所以為報哉臣竊見殿中丞通判信安軍張田性質端勁文藝該博周知河朔之事嘗著邊說七篇詞理切直深究時病輒敢繕寫進呈伏望陛下萬機之暇少賜觀覽則沿邊利害粲然可見仍乞宣諭兩府大臣參議可否銳意而預圖之實天下幸甚淺瀆宸聽臣無任悚悻激切屏營之至

教書下安信軍通判殿中丞張田

即未免為朝廷之憂。緣塘州軍可為邊境之固者。乃北倚雄州為重耳。雖城壁堅峻。而兩界人戶悉處其中。深可為慮也。欲乞特降指揮。今後應雄州通判駐泊都監等。並令特選慎重有材略及武藝之人。庶免敗事。兼高陽關主兵帥臣。亦乞早賜差選。

論契丹事宜 三章

第一章

臣伏見契丹近遣人使。復有請求。今朝廷重遣使命。以答其意者。蓋編廢不絕之誼也。且北虜自先朝請盟之後。邊鄙無事。垂四十年。近因吳賊背畔以來。邀乞無厭。情偽可見。臣訪聞虜中官吏。薄於俸給。人民窮於衣食。故自將相而下。以及族帳。久萌南牧之心。所未欲者。特其主耳。亦非甲兵用度之未足。種落上下之未和。其力固自餘也。所以然者。以國家歲入數十萬。計往還聘問之禮。未之或闕。無費而動。佳兵不祥。不欲曲在彼耳。非有服仁義。崇德讓之道也。其貪而好利。忍而好殺。強則驕傲。弱則卑順。率戎狄之天性也。故自古聖王。以禽獸畜之。來則敵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制夷狄之常道。然無代不為中國之患。議者或為四夷乃支體之疾。夫支體之疾。亦根於心腹矣。苟支體未嘗。則心腹安得無患。願陛下深察於此。慎無忽焉。又慮陛下左右。或言事者。有以虜中無事。以安聖意。謂彼君臣。樂我和好。盟誓甚固。萬不負德。竊恐有誤於陛下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既無故遣使。是必以不可從之事為請。乃其詭計耳。但小不如意。則欲以為詞。況今夏地震於并代之境。蓋陰盛之象。且夷狄者。中國之陰也。又震於純陰之地。此天之有以示戒也。豈徒然哉。彼必有潛謀構隙之志。尤不可不深慮也。臣竊知沿邊諸將。未甚得人。皆舊進市恩。結援固寵。不講方略。不訓士卒。撫馭無術。勞逸不均。以致邊備未完。邊虞未實。一旦急用。必先事而敗。且河朔地方千餘里。列郡數十。與虜界連接。深入之患。甚可虞也。而郡無善將。營無勝兵。卒有來如疾電。去如脫兔。緩急之際。曷以禦之。臣每念至此。寒生毛骨。况觀今來事勢。乃必然之兆。雖命兩府重臣。往逐路宣撫。措置更望陛下頻召執政大臣。與總兵將帥。乞下旨訓諭。俾圖謀策。選求將帥。精練卒伍。廣為積聚。以大警備之。不然。則懼貽陛下之深憂也。臣區區之心。無所云補。惟陛下裁擇。

第二章

臣聞戎狄為中國之患。其來久矣。以古揆今。未有特盟好。舍武備。而不為後患者。國家自契丹請命。逾四十年。沿邊卒驍將惰。糧置器朽。主兵者非綺執少年。即罷職老校。隱蔽欺誕。趨過目前。但恃張皇引懼之說。訓練有名無實。得不熟慮乎。臣昨奉命出境。虜中情偽。頗甚諳悉。自創雲州。作西京以來。不輟添置營寨。招集軍馬。兵糧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為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并代州。至近。從代州至應州。城壁相望。只數十里。地絕坦平。此漢與胡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則河東深可憂也。不可信其虛聲。地其實備。兼聞代州以北。累年來蕃戶深入南界。侵占地土。居止耕田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盡時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加滋蔓。窺伺邊隙。寔成大害。銀方成等亦緣

此而致切。不可忽也。况邊上將帥。尤在得人。昔太祖經營四方。選勇幹忠實者。分控邊陲。以何繼筠為景。李漢超為關南。以備北虜。郭進為邢州。以禦太原。姚令斌為慶州。董遵海為通遠軍。以捍西戎。傾心委之。錫賚殊異。皆一任十餘年不遷。卒獲其效。今則不然。蒞事未幾。即從遷徙。又何暇於訓練備禦乎。臣欲乞今後應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為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其人。責以實效。雖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貴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至敗事。

第三章

臣等昨於正月初五日離北朝。四日夜。正旦館伴并生辰館伴。與生辰國信使張堯佐。副使張希一。及臣等共十人同坐。欲排夜筵。方喫茶了。其生辰館伴副使張希一等。先言云。請暫約退左右。有事要說。左右既退。張希等言云。雄州開東南便門。多納燕京左右奸細人等。詢問北朝事宜。隨事大小。各與錢物。此事甚不穩便。請說與雄州。臣等與張堯佐等。即時以理對答。且已相次。張堯佐等依例先退。臣等飲酒易衣而罷。至來日到中路。未坐御筵之前。先令人白館伴。欲要各開相次館伴。召臣等於廳上。六人同坐。臣等說與館伴云。昨夕示諭雄州之事。為未知子細。不復款答。及至飲罷之後。召上節中。曾有在雄州指揮者。方子細詢問便門事。其人言雄州日近。不曾開門。凡有門戶。並是舊來開置。臣等尋語館伴云。此事的不足憑。設使雄州誘納奸細。自有正門出入。何必創開一門。若只是郡中創開門戶出入。此亦州郡常事。何關兩朝之事。若或北朝燕京及涿州等處開門。本朝豈可言議。兼本朝每戒沿邊。不令生事。非不丁甯邊。臣豈敢容易。只如北邊臣僚。近年侵入南界。創立城寨。必是北朝不知。知之必不容許。況兩朝載言誓書。若欲權好無窮。莫若遵守盟約。各保疆界。其館伴見臣等如此言說。但言極是。頗有愧色。及臣等到雄州。子細詢問門去處。並是李允則已前曾開。後來別無創置。臣等合具奏聞。欲乞密誠雄州。凡有體探事宜。更加慎重。免致漏洩。

論吳賊事宜

臣竊聞余靖近進北虜回書。其意未順。今楊守素朝辭將發。未審朝廷如何處置。今若納元昊誠款。仍賜誓書。竊恐北虜因之得以為詞。於理未便。緣北虜結好四十年矣。事無纖鉅。莫不循從。一旦驟違其意。非計之得也。況事體至大。若不出於成算。豈可容易擬議哉。設欲恃北虜之舊好。納西戎之新款。縱無後患。亦防他變。得此失彼。恐未為福。萬一虜情忿戾。乘釁而動。則曲在我矣。雖盟一失。追悔何及。此乃緊國家安危之機。可不慎乎。兼知元昊先所陳請。或未盡從。且可再令商量。稍緩其事。數月之內。彼中事機盡見。然後圖之。惟陛下特賜省察。

論楊守素

臣伏見西賊再遣楊守素詣闕請命。而朝旨方議納其誠款。此亦安民禦邊之長策也。風聞道路云。元昊欲歲納青鹽。貿易茶貨。然未審虛實。緣元昊數州之地。財用所出。並仰結於青鹽。自用兵以來。沿邊嚴行禁約者。乃因賊之一計。爾今若許以歲進數萬石。必恐禁法漸弛。奸謀益熾。不惟侵奪解鹽課利。亦慮浸

成大敵。關防或未能制。若相行捉捕。則棄前恩。結後怨。此亦必然之勢也。議者復欲令運於關東支用。或許客人神販。則又不免配率車乘。轉成播擾。固朝廷所宜慎重。此舉如不獲已。則不若於前來許賜帛緡茶貨數。量與增加。亦可以弭亡服之求。兼此劇賊猖狂難保。沿邊邊備禦之具。亦不可少懈。緣臣疎外之職。素不預議。但采於物論。知所以然。故罄公言。少裨萬一。

論保州事

臣伏見保州城內兵士等。自殺害官吏以來。朝廷累行招諭。及一面進兵攻取。至今固守未下。況地據要害。境接敵界。兼訪聞城中見屯兵界上。以防託為名。其安肅軍。廣信軍。切須以宿將重兵。鎮守控扼。以備侵軼之患。且兵家之法。惟務拙速。今若用兵進討。則城堅難拔。降收招諭。又人心未信。倘不別議措置。必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欲望聖慈於內。臣選擇素有材辯可任者。令齎密詔往彼。入城中。以詔旨一二。親自宣諭。俾逆黨知朝廷並貸前罪。昔與昭洗之意。縱逆黨迷惑。未即信從。其間詭譎脅從之人。以使命在彼。必有他變。或翻然改圖矣。昔唐德宗朝。李懷光據河中叛。累命將帥攻城不下。乃以給事中孔巢父。及中使持詔入城慰撫。未久。部將牛勣斬懷光以城降。此亦前事之可驗也。若但以詔敕於城外招安。緣此輩自知惡逆。罪不容誅。亦未審朝廷確然推誠信寬貸之恩。以城壁堅固。糧食充足。且務偷生。苟延月日。雖欲必取。又緣諸處卒伍。素不訓練。攻城之具。亦旋創造。不惟進攻之後。城中生聚。狂瀆盜賊。兼恐兵士等所傷必甚。萬一別有他虞。事體不小。尤不可不深慮也。以臣博採外議。若令親信內臣。齎詔入城。諭以教者。許其自新。事必可濟。於理亦便。

乞河北添糧糶草

臣累會上言。以河北河東。沿邊守將。未甚得人。特乞精選帥臣。訓練卒伍。廣為聚積。以防後患。而位疎言賤。未賜開納。臣昨奉命出疆。詢訪虜中情偽。亦甚詳悉。蓋彼處官吏。薄於俸給。人民苦於衣食。其下族帳。各萌南牧之心。所未欲者。獨其主與一二將相而已。亦非兵力用度之不足。蓋利國家歲入數十萬。不欲無費而動耳。然點集軍馬。創造兵器。無日無之。觀乃所為。其志不小。而議者但欲少安。聖意謂彼君臣樂吾和好。盟誓甚固。萬不負德。竊恐有誤於陛下也。孫武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況河北河東。京東地。尤甚。沿邊大水。並陰氣極盛之象。兼又五星屢失。驟次。此皆災異之大者。且天之示變。蓋不虛發。所以警悟於陛下。勸勤如是。固不可推咎四夷。以忽天戒也。其邊上事宜。不可不速為備禦之具。今雖遣使往三路。使繼。緣邊處少得見錢。恐難集事。欲望特出宸斷。許於內帑支見錢。或絹百餘萬匹。逐路乘此之便。相兼收糶。俾倉廩稍實。有數年之蓄。庶少寬聖慮。然後日御使殿召執政大臣。與總兵戎帥。丁甯訓諭。俾謀畫盡策。講求將帥。練習兵旅。繕完城壘。以先警備之。況當此可為之際。若不銳意速圖。但務因循。懼於更張。措置。恐非宗社之福。必貽陛下之深憂也。臣區區之心。不能自已。惟陛下留神省察。

再請移那河北兵馬及罷公用回易

臣竊見天下之患。在乎三路。而河朔為患最甚。冗兵耗於上。公用盡於下。內則致幣虛空。竭。外則致生靈困敝。臣前後累次論列。乞那移兵馬於河南州軍。及罷諸處公用回易。尋委逐處安撫轉運司相度。終未見果決施行。況北虜請和四十餘年。歲遺金帛數十萬者。是欲寬國用而紓民力爾。今邊鄙不寧。正是保國息民之時。而屯兵益衆。用度益廣。每年河北便糶糧解三四百萬石。約支見錢四五百萬貫。僅有三二年之備。雖朝廷竭力應副。亦所不逮。日甚一日。恐數歲之後。必有不可救之患。至如寶元以前。天下無事。財貨充足。一旦吳賊猖獗。調發旁午。公私窘絕。迄今未復。以今事勢。較之往日。則不侔甚矣。萬一或有警急。何以取濟。且夷狄者。四支也。河朔者。心腹也。幸而外無夷狄之虞。而令河朔塗炭如此。是防手足未然而患。而自潰其心腹也。則朝廷安可不深慮而務救之之策乎。若上下協心。更張措置。如反掌之易。而有太山之安。又何懼而不為哉。欲望聖慈宣諭兩府執政大臣。應沿邊及近襄州軍兵馬。除合留防守外。其屯駐泊諸軍。悉令歸營就糧。諸軍即分屯於河南。及襄州等處。率三年一代。遇有邊事。即時起發。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邪。其諸州公用錢。除沿邊及人使路分州軍。量與增添外。諸路一切禁止。並不得回易。則國用民力。漸可完復。惟陛下於念元元。斷在必行。若更令逐路相度。則互執所見。益無涯矣。臣區區之心。不能自已。伏乞陛下留神省察。

請擇探候人

臣竊見沿邊州軍。探候事宜。於體最急。舊日何承矩。李允則。識廣之情偽。大小必得其實。後來葛懷敏。亦能使人。自王德用。王仁昂。後。惟務邀功冒名。所遣既不得慎密之人。且從而聲張之。是致契丹累次全家。捉過漢人去。界上多添巡邏。驗認。於今全不能深入。只是到得四權場。及幽派間。傳得民間常語。或虛偽之事。便為事宜。且諸處自有機宜一司。所管金幣不少。自來只備支賜與探事人。近年甚有侵借過處。兼沿邊守將。類不得人。但圖進取。殊不以此為意。正恐一日賊及境而不知也。欲乞應係沿邊。自來探候事宜。州軍。密令知州。通判。及舊例管機宜人等。盡籍見勾當事人姓名。仍具機宜司見管金幣多少。自來每得甚事。支與何等物。幾月日可來一報。仍令多方求訪。舊日曾經探事人使用。新差少年不諳事者。並令廢罷。及只令探首領所在。任將相何人。山前山後。人哀樂如何。諸國臣與不臣。并訓練點集兵馬。造作奸謀。年歲豐凶。轉移糧草。凡于大事。即許申報。自餘打圍。移帳。放牧。修城。細碎尋常。衆人所見。虛偽傳聞之事。並不可納。徒廢金幣。無益於事。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仍令嚴賜約束。不得漏洩。所貴逐處官吏。用心緩急。免致誤事。

論邊賊事二章

第一章

臣竊見廣南東路。幹轄司奏。據連州申勸到行者孫之道。稱。蠻賊等三千餘人。竄入連州打劫。劫會彼中兵甲數少。已差奉職周份。帶兵甲一百人。前去防托者。緣廣南英。韶。連。賀。四州。並與湖南。衡。道。永。等州相接。自蠻賊騷動以來。彼處稍有備擬。而路無得。賊計必謂嶺南無備。有侵軼之意。兼聞八月九日。

發賊五百餘人。打劫連州桂陽縣兩村人戶財物牛馬不少。今來賊勢轉盛。所差兵級數少。必難枝梧。況廣南州郡。並無城壁及攻守之具。加以兵力綿薄。無堪用者。若不速議措置。使此賊得便。乘虛深入。曷以禦之。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本路轉運鈐轄司。令於逐州界首。可控扼之處。相度添置寨柵。屯兵防托。以警備之。不然。恐為患轉大。貽朝廷之深憂也。

第二章

臣竊聞廣南東路鈐轄司奏。蠻賊二千餘人。入連州界打劫。殺害人命。及使臣等。并轉運司奏。乞差禁軍。及選有將略武藝使臣。前來防托捉殺者。臣先曾上言。以連賀英韶等州。最與荆湖南路接界。切慮蠻賊。以嶺南無備。乘虛深入。緣彼中州縣。並無城壁及攻守之具。兵力綿薄。山路險阻。緩急救援不速。乞於逐處要害。可控扼之所。相度創置寨柵。屯兵守把。今蠻賊累次打劫。其勢稍甚。若不令速剿滅。為患不少。如候朝廷差撥禁軍。恐無所及。緣北人乍到。不諳風土。多染瘴疫之疾。竊見唐時。或嶺南叛擾。並自江西起兵進討。況度吉等州。疆境相接。民俗頗同。若選差使臣。往彼抽發兵士。或召募就近應副。事體至便。地里不遠。人必可用。欲望速降指揮。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十

糧道

奉詔河北計置斛斗日上殿

臣竊見河北關糧州軍。例皆屯泊軍馬不少。雖朝廷多方計置糧儲。緣支多收少。夏秋二稅。又無准望。若不別作擘畫。必恐向去大段闕食。且河北天下之根本。士卒絕糧。勢必生變。伏望聖慈詳審事機。且將關糧州軍士客兵士。各隨近便去處。量與移屯河東。或近南有備州軍。就糧供贍。緩急應川。必不誤事。候將來計置稍備。漸令復舊。但慮議者。以防邊兵士。不可輕動。况北虜方守盟約。雖有西討之名。歲月之間。必未有變。若軍無餼糧。萬一腹心自相擾亂。為患益甚。則國家之憂。在此不在彼。必然之事。可不深慮也。

請支撥汴河糧綱往河北

臣奉敕差往河北。提舉計置斛斗。緣河北轉運司。近年失於計置。自災傷之後。近襄州軍。例皆闕乏糧儲。有只支得一兩月去處。雖本司於去年秋。擘畫豫給三說文鈔。配糴三百五十萬。自後又為安撫司。以配糴不便。乃借支諸州常平倉。及那撥封樁斛斗外。只令糴三十一萬石。為一年準備。其斛斗又並未般到。

關糧州軍。虛作見管數目。不過夏初。漸已支盡。勘會三司。先於別州支撥斛斗。應副內汴河綱四十八萬石。見在河陽積貯。及於京西支撥二十九萬石。各已差官裝發。往衛州通利軍下卸。兩月有餘。方起發得十七八萬石。其京東三十三萬石。令轉海往滄州。雖聞和雇客船。一運只裝載得三萬餘石。一年可發得兩運。亦未見報起發次第。近准中書劄子。令更配糴一百萬石充軍糧。況河北河東水旱相繼。人戶流亡殆盡。雖有存者。亦宜撫卹。不可重有擾擾。雖欲抑配。必恐無由辦集。臣自受命以來。夙夜懷懼。緣河北軍糧支用浩濶。每月約支五十萬石。一年約支七百萬石。或緩急添屯軍馬。所費轉多。今米若不自京師及早急速計置。往彼秋初。必致闕誤。至時卒難擘畫。應副河北腹心之地。糧食稍絕。若有他變。為患不細。近聞江淮發運司。今春頭運。並是和雇客船。非又到岸。當此水勢調勻之際。兼人船完備。乞令三司相度。便添錢和雇。那撥斛斗二百萬石。往衛州或通利軍下卸。即不可更候第二運。蓋五六月後。水勢浩大。官船必不能前去。且救濟河北。惟有此路。捨是則無以爲計。若稍更遲疑。即不及矣。伏望陛下早賜指揮三司施行。

請於懷衛糴米修御河船運

臣竊見御河。自上懷衛通利軍。下至沿邊州軍。順流般運斛斗。無便於此。即目綱船大小。只及三四百隻。兼多是損壞者。北京雖有造船場。緣累年已來。官司下切點檢兵士物料等。並是將別處支用。日近方鳩集工匠打造。又難得材植。欲乞特降指揮。下河北都轉運司。選差知次第幹事官員。於鎮府界西山。採斫木植。作棧前來。令本司更於諸處。盡底剗刷。工匠差官專監。併手造船。及添修損壞者。旋支往本河登運。况懷衛州素號沃壤。斛斗至賤。可以計置應副。沿邊州軍。只患無船。若得船三千隻。舳舻往來。銜尾不絕。即邊儲無乏之虞。兼免貴價入便。枉費官錢。

請河北及時計置斛斗

臣竊見河北。今夏二麥大熟。近朝廷支撥見錢。及本路應係諸般封樁錢等。並令收糴。共及一百萬石。逐路糧食。雖及年支。亦須接續計置。兼沿邊便糴。以三說新法。全未有客人入中。已具事由聞奏。乞令沿邊。且用見錢交鈔。入中一二年。至今未降指揮。今秋田苗甚好。將來必是豐稔。若不預為擘畫。必臨時措置不及。况積蓄軍儲。無便於此時。不可失也。訪聞邊郡。甚欲得銀絹等博糴。或朝廷以三說新法。不欲改法。即望聖慈特許。於內庫支借銀絹一百萬匹兩。令轉運司分配與沿邊州軍。依見錢價例。收糴諸色斛斗。不惟邊儲有備。兼免貴價入便。大支却在京錢物等。事體至便。

請添河北入中糧草

臣伏讀前漢趙充國傳。充國嘗謂大司農耿壽昌曰。於金城湟中。糴穀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壽昌請糴百萬斛。適得四十萬。一失此冊。羌人故為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事既然矣。若四夷猝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是知糧儲有備。則邊患不足恤矣。臣竊見河北沿邊州郡。軍糧未備。屯兵少處。約及二年。如定州屯兵稍衆。只及一年有餘。況中山最是控扼之所。若非添屯軍馬。不支數月。緩急

如何取濟。雖朝廷財用窘迫。力所未及。然河朔根本之地。自點虜講好。觀望而動。詭詐萬狀。固不可信。其虛聲。意其實備。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若計度糧草。處置邊事。且循舊制。不務施為。臣恐日甚一日。有不可救之患矣。故曰。金城湯池。帶甲百萬。非粟不能守。可不熟慮乎。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三司應河北沿邊州軍。且令依舊入中。若以倍費官錢。即乞支撥見錢百萬貫。趁今夏二麥豐熟之際。於近便處。及時收糴。却自御河運往沿邊州軍。以資儲廩。比之貴價入中。其利甚厚。仍乞速賜指揮施行。

求退

求外任

第一章

臣以極陋至庸之質。過叨甄擢。猥參近侍。仍預諫職。才微責重。何以云補。伏惟陛下以英容之德。兼夷曠之度。詢求讜議。容納忠直。此誠臣百千載之一遇也。然以位疎言賤。空或施行。上則負陛下求治之心。下則忤執政用才之意。且忠良介特之士。在下既不能進。奸猾苟暴之人。居職又不能退。公議日迫。無以逃責。久茲忝冒。實不皇甯。伏望陛下憫以無他。矜乎不逮。寬其罪戾。賜以保全。俾出領於單墜。庶少闕於薄效。臣欲乞江浙一次知州任使。臣無任懇願激切之至。

第二章

臣近者上殿。會具劄子進呈。乞江浙一次知州任使。至今未奉指揮。進退悚懼。啓處不甯。竊念臣識闕材庸。任優責重。於國家之大事無可濟。於朝廷之庶務不能周。獻替既無所聞。議論又不足信。冒榮滋久。視顏不皇。退揣至庸。願全素守。伏望陛下曲回聖造。俯諒愚衷。特與保全。俾從外任。誓圖報效。靡懼捐糜。臣無任祈恩埃命。懇迫激切屏營之至。

第三章

臣生於草茅。蚤從宦學。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期以勉循。而況親逢盛辰。驟被殊用。實諸侍從之列。擢處諫諍之班。臣於此時。敢忘圖報。至朝廷之政或闕。國家之計所先。俯寵非賢。權幸干進。臣嘗披瀝肝膽。冒犯威顏。實忌諱之不知。曷怨仇之足避。濫當所職。既竭乃心。然才無所長。恐有不逮。雖間形於狂瞽。徒仰素於容聽。止成塞責之虛名。詎見已行之實效。犬馬之賤。豈憚溝壑之棄。捐塵露之微。無裨山海之高。大上則孤聖君之盛選。下乃迫多士之公言。勢雖苟安。理宜知退。向者屢陳封削。未賜允俞。尚出入於軒闈。每覩羞於面目。伏望皇帝陛下。察臣愚直。匪為身謀。憫臣屏微。所憂任重。從其危懇。委以外藩。獻替之司。庶免妨賢之咎。循良之寄。誓堅盡瘁之誠。干觸冕旒。臣無任祈恩埃命。懇迫激切屏營之至。

第四章

臣近會陳乞外任差遣。蒙降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舊供職者。伏念臣立朝孤直。荷聖獎知。每竭肺肝。勉圖報效。雖夙夜匪懈。務進於賢言。而歲月逾深。訖無於善狀。臣嘗堅辭所職。退避能賢。思之甚詳。志方不奪。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危迫。惠此頑冥。特霽俞音。俾分便郡。苟全要領。幸出於回容。誓竭糜捐。終酬於覆載。臣無任祈恩埃命。懇迫激切屏營之至。

第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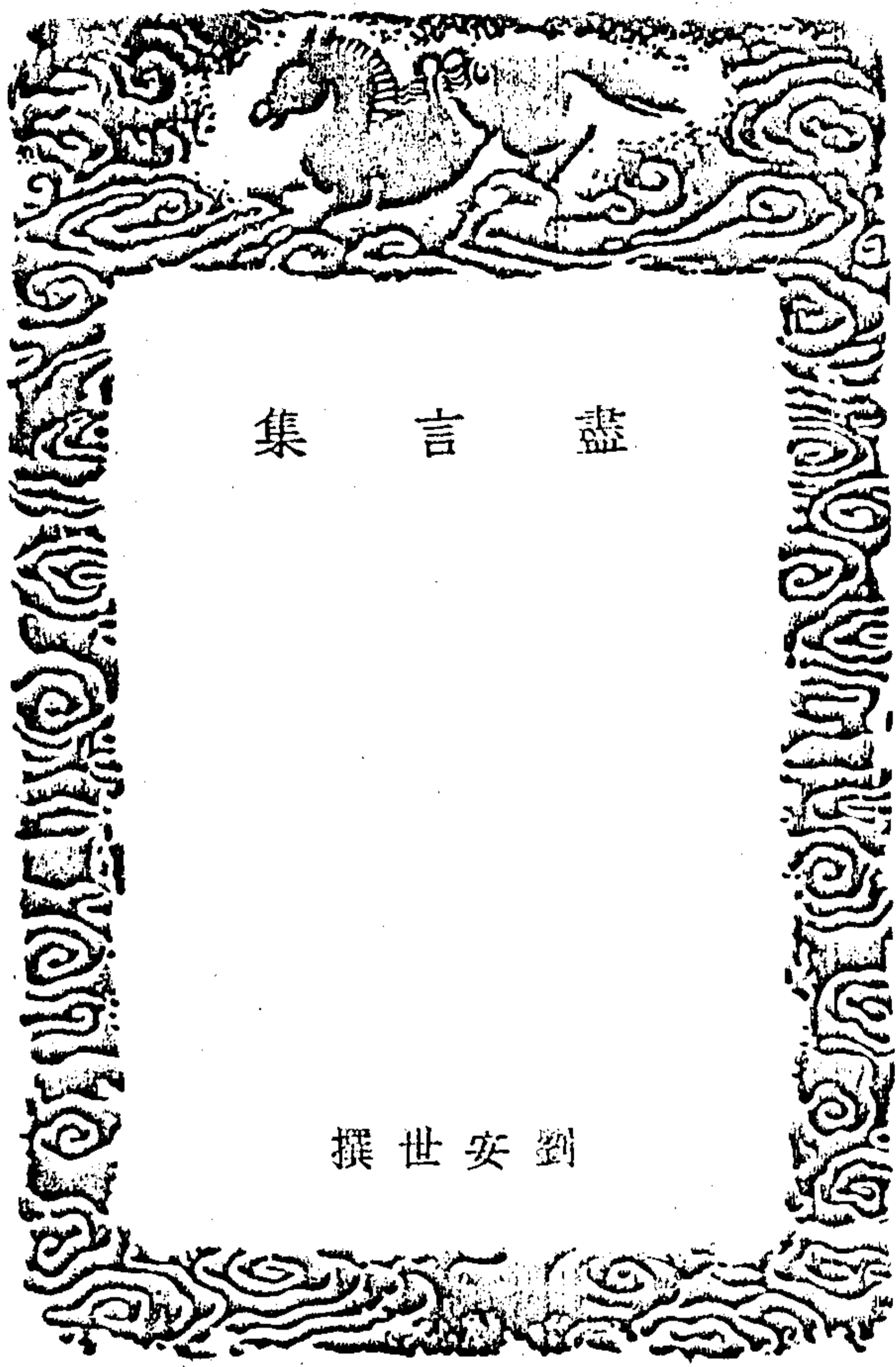
臣近者累次陳乞外任差遣。蒙降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舊供職。尋再具狀陳乞。未蒙指揮施行。伏念臣夙以愚直。無所云補。久汗高明之地。彌負素餐之責。願避賢路。庶塞公議。伏望陛下矜其拙訥。賜以保全。俾領郡廳。少圖涓效。臣無任懇個埃命之至。

第六章

臣前後六次具狀并劄子。陳乞外任差遣。近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以臣到院未及二年。依天禧元年新降詔書。令依舊供職者。臣迹孤望輕。才短責重。上不能廣聖主之德。下不及救當時之弊。若乃不愧屋漏。罔恤人言。雖苟道於邦刑。恐難逃於陰譴。伏望皇帝陛下。察其審分。鑒此由衷。特推從欲之恩。免罹非據之咎。冒瀆宸聽。臣無任懇迫激切屏營之至。

第七章

臣近以起居舍人吳奎差知密州。會具論列。未賜施行。進退憂惶。罔知攸措。伏念臣孤危之迹。多仇少與。待罪諫列。垂及二年。竟不能有所建明。少裨萬一。而陛下聖度淵深。終賜保全。雖明主之恩。不忍輕去。在愚臣之分。固難自處。伏望聖慈。指揮檢會。臣前後累次陳乞外任差遣。因依。許除江浙一使郡。誓殫薄效。上答鴻恩。臣無任懇迫埃命之至。



盡言集序

劉安世撰

盡言集序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介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瞻仰然兩人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人以正進其一人以術行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二聖北狩夷狄亂華嗚呼悲哉器之在諫垣專攻王氏黨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余雖不及參識其人讀其遺藁徒深慨嘆而已紹興丙子八月日左奉議郎充祕閣修撰知溫州軍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張九成序

刻盡言集序

吾友銅梁張肖甫飭兵大名大名宋元城劉先生鄉也肖甫乃刻其盡言集以風示宇內移書要余序蓋余與肖甫同遊大名數謁先生祠歎其言不傳其後於京師錄斯集於李文達公之裔孫錦衣汴所誦之輒扼腕憤歎熱衷而汗顏媿不能如先生盡言也乃今肖甫刻之是宜余序序曰昔孟軻氏稱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致不動心故也先生遭宋熙豐之後為司馬光呂公著所薦職諫官累歲正色立朝數犯逆鱗小人乘之譖以投荒凡令甲所載遠惡地無不周歷蔡京卞壘期冀之死梅守勸使自為計先生色不為動既老梁師成欲大用之而使人諷為子孫計先生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嗟乎斯豈富貴貧賤威武所能動耶蓋先生師司馬文正終身致不妄語之功友范祖禹同心知謀而厥考太僕公介行危言默不得為諫官母夫人又勉以捐身報主其父母師友之賢忠孝正直所繇成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斯集也人臣之龜鏡也哉初先生自謂不為子孫計今去先生四百餘年其後人在杞者詩書世業科第嗣興當時附京下倭師成計子孫者今何如哉肖甫好古崇賢計世道乃刻斯集其有所感也夫隆慶庚午冬十二月甲寅前進士金華陸東序

母延喘之所也。悲夫。然於先生則何病矣。徒令後之論國是者。惟三致嘆於當時之君臣而已。且先生之所以能盡言者。此皆蓋緣先生久從司馬公游。得誠之一言。為盡心行之要。而求誠之功。又始不妄語。所得固非淺鮮者。故能誠以事主。引是非。爭天下大體。死生禍福。視如浮瀉。而將與孟子剛大不動心者。焉矣。由是觀之。先生誠何如人。家先生誠何如人。哉。今去先生久矣。而鄉後進小子。仰先生如太嶽北斗之不可仰。縉紳大夫。遊吾郡者。聞先生風。則思願為之執鞭。而有不能。孰謂忠義之心。果古今殊乎。夫君子愛其人。則思永其傳。希其踪。則思踐其實。茲集出。將使後之論先生者。得與龍逢比干諸公同游。而鄉後進與縉紳之仰止先生者。各砥礪其廉隅節槩。以無負先生。而時事國運。且有賴。斯固嶺山公與郡太守諸君。刻布是集之意已。然嶺山公。蜀人也。昔蘇長公稱先生為真鐵漢。至今名為確言。乃公亦炳播是集。始又為先生之鍾期乎。然余則非其人。胡足為先生序。亦少致鬱慕之私云。集凡三卷。刻之郡署中。隆慶辛未正月吉日。賜同進士出身。前吏科給事中。郡後學石星謹。

刻元城先生盡言集序

余少聞長者言。元城先生。直言被竄。事心竊壯之。稍長為儒生。至郡謁先生祠。輒低回留之。不能去。則私以為先生。在當時。目為殿上虎。其忠言諫議。當有若成編帙。皎皎在人。聞見者。何宋史之寥廓也。及其門人所為語錄。則又蕪漫不足發。而文詞亦不少。樂見於心。甚弗當。豈所謂殿上虎者。固盡是耶。去歲銅梁張嶺山公。遊蜀。來鎮吾郡。而君先生。欲標榜以式後進。求先生遺言。不可得。博搜之久。乃得其盡言集。於大梁宗藩西亭處。則大喜。而集仍手抄。不便傳誦。因命郡守陽谷王君。清戎雲嶽朱君。司理龍陽蔡君。梓之成。會公以文武才。擢陝參政。治行有日。猶以序命余曰。公。先生里中人。公敢言類先生。是序。公不得辭。且集湮沒二三百載。今始顯出。詎謂無待。余承命遠巡。曰。唯唯否否。何敢當。第先生之所以盡言。與公之所以刻是集者。則不可以不之序也。序曰。夫古稱盡言者。至龍逢比干極矣。在漢則有汲長孺。在唐則有魏陸二公。在宋則有先生。而先生之為諫議。正當熙寧元祐。章惇蔡京諸黨進退之間。而宋北狩南渡未幾之際。乃先生之所建白。每以辯是非。邪正。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攻擊章蔡諸疏。至三三上不止。甚或犯主顏色。雷震震怒。旁觀縮胸。先生則少俸。復奏不為棟撓。嗚呼。其亦苦且危矣。語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先生謂乎。使先生之說果行。則章蔡可以不橫。元祐可以不盡。徽欽可以不北。而高孝可以不南。宋之社稷。至今存可也。奈之何。鑿柄之不入。而春。循。梅。新。高。寶。雷。化。諸蠻煙瘴雨之區。卒為先生奉

劉元城盡言集序

古人所謂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言非難。盡言為難。盡言非難。盡言於君尤難。嗚呼。若劉元城先生者。其殆能人之所尤難者耶。先生。魏人也。宋時舉進士。初除諫官。即欲以直諫報主。又虛坐是罪。貶貶貶。貶貶貶。乃入白母太夫人。欲辭職終養。即是以視先生之孝。母太夫人。述先君子欲為諫官而不獲之故。再四勉慰。強使就職。先生拜謝。及入諫垣。遇事極言。略無顧避。即是可以知先生之忠。古人謂出處可卜事業。先生忠孝根於天性。故其出處大致如此。閱盡言集中。如論胡宗憲除職不當。至二十一疏。論章惇蔡確強買諷諭。各至十一二疏。他多類是。正言僞論。百折不迴。必斥其人。疑其事。而后言乃已。於乎。以一介士而與萬乘之君。角勝負。校是非。於雷霆之下。斧鉞之前。真乃批龍鱗。觸忌諱。激九死而不回者。廷臣所謂殿上虎。坡公所謂真鐵漢。蓋以是與龍逢比干而下。如先生者。適僅見焉。龍逢比干。不幸而死於諫。先生幸而得死於諫。雖宜逐炎荒。遍歷惡域。幾十數年。而卒得全軀以歸。然則所學於司馬公之誠。至是益可驗矣。或曰。集名盡言。取言無不盡意也。得無與不安語者相戾乎。余曰。世之高談闊論者。孰肯吐肝披膽於君前。而犯顏敢諫之臣。多得之深沈不伐之士。吾是以知盡言者。固自不安語中來也。是集也。嶺山張公祖。購之四方者累年。一旦於泮中。宗藩西亭氏得之。如獲拱璧。然時尚抄本也。迨隆慶庚午。公以蜀中鉅儒。奉命節鉞天雄。下車即訪元城故里。遂錄而饒諸梓。與先生語錄行錄。並傳於世。既成。賜余敘諸

簡端余曰先生之芳聲偉績直與天地齊日月炳矣俟余敘爲者第余忝與先生同桑梓而高山仰止之思不能一日釋諸懷且張公之誠心直道大類元城而一念兼善好德之衷又勃勃然有不能已者余兩重之是以敢忘蕪陋而謬爲之敘若廬山公之芳聲偉績與元城同垂不朽者又自有太史公筆也余何容贊焉明隆慶辛未春二月朔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前行人司行人魏人右川張應福

- 論韓宗古差除不當一首
- 論何洵直差除不當二首
- 論開封官吏妄奏獄空冒賞事一首
- 論李察知濟州不當一首
- 奏乞發遣趙令相對獄事一首
- 論高士英差除不當一首

卷三卷四

-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二十一首

卷五

- 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事十一首
- 論盧乘賈命不當事四首
- 論謝悰賜進士出身不當事二首

卷六

- 爲歲旱地震星隕乞下詔罪己許中外極言闕政諸路賑濟警備盜賊等事一首
- 爲愆元乞罷修城及諸土木之役一首
- 爲愆元乞罷上元遊宴二首
- 爲愆元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等事一首
- 爲愆元乞舉禮祀荒政及求言卹刑一首
- 爲愆元乞罷春宴一首
- 爲歲旱乞講荒政一首
- 論御藥李倬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司根治事三首
- 論何正臣除知饒州不當一首
- 論陳師道不合撤去官守遊宴事一首
- 論鍾世美除信州教授不當一首
- 奏乞訪求齊恢之後獎用事一首
- 奏乞罷修城壕三首
- 論蔡確不合陳乞穎昌府一首
- 奏乞賑貸鳳翔府界饑民一首

卷七

- 論謝景溫權兵部尙書不當九首 第七首後附謝景溫李常錄黃二首

盡言集目錄

卷一

-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 論命令數易一首
 - 論寺監官冗一首
 - 論館職乞依舊召試二首
 - 論差除多執政親戚二首
 - 論歐陽棗差除不當九首
- 卷二
- 論御史黃庭堅事乞行辨正二首
 - 論韓玠差除不當三首
 - 乞罷近臣列薦事一首
 -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一首
 - 論買撲坊場明狀添錢之弊一首

乞罷李常盛陶中丞侍御史之職一首

論趙高無名進職等事一首

論范育除樞密都丞旨不當一首

卷八

論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十四首

奏乞罷內保甲一首

論黃廉除起居郎不當事一首

論陝西鹽鈔鐵錢之弊一首

卷九

論蔡確作詩譏訕事十二首

論什肇知鄧州不當事一首

論樞密院闕官事一首

論議內買草事一首

論時孝孫差除不當一首

卷十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六首

卷十一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二首

權給事中封駁沈括除命一首

論沈括吳居厚等牽復不當二首

論臺諫官章疏乞內置籍二首

論役法之弊一首

論堂除之弊二首

論乞更張常平之弊一首

彈奏范純仁王存事四首

薦傅堯俞蘇頌可任大事一首

卷十二

論楊畏除御史不當五首

論大河利害五首

論修河物料科買撻擾事一首

乞諫官各鑄印事一首

論犯賊人於寄祿階改左右字不當事一首

論執政不合留占配軍充宣借事一首

論不御講筵及求乳母事二首

乞早補諫員等事一首

論朋黨之弊一首

卷十三

論鄧溫伯差除不當六首

引疾乞宮觀事一首

乞別差官看詳役法事一首

辭免中書舍人及乞宮觀事七首

應詔言事 時為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盡言集。宋劉安世撰。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少師事司馬光。哲宗初。以光薦除祕書省正字。又以呂公著薦。除右正言。遷左諫議大夫。紹聖初。落職。知南安軍。又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徽宗立。移衡州。尋以濮州團練副使。鼎州居住。後復直龍圖閣。卒。事蹟具宋史本傳。安世有集二十卷。今未見傳本。此集皆其奏劄。不知何人所編。前有隆慶辛未。石星張應麟序。皆云得鈔本於西亭王孫家。西亭者。朱睦㮮也。星序稱是集凡三卷。而此本實十三卷。與序不合。然證以永樂大典所載。一一相符。殆校讎偶疏。三字上脫十字也。史稱安世忠孝正直。似司馬光。而剛勁則過之。故彈擊權貴。盡言不諱。當時有殿上虎之稱。集中所論諸事。史不具載。頗足以考見時政。其中稍有遺議者。如吳處厚之劾蔡確。本出羅織。而安世申處厚之說。章凡一十二上。務欲置確於死地。殊不免意見之偏。然由其嫉惡太嚴。至於已甚。故徒知確為貪邪。而不察處厚非善類。見無禮於君者。遂如鷹鷂之逐。實非故相排擠之比。觀歐陽棐為蘇軾所善。程子為蘇軾所讎。而安世論棐差遣不當。章凡九上。併程子詆為五鬼。絕無所區別於其間。是亦其孤立無黨之一證。不足以為疵瑕也。惟是氣質用事。詞或過激。故王偁東都事略論之曰。為君子不能深思遠慮。優游浸漬。以消小人之勢。而痛心疾首。務以口舌爭之。事激勢變。遂成朋黨。是為平允之論。至朱子作名臣言行錄。於王安石。呂惠卿。皆有所採錄。獨以安世

啓勅程子之故遂不載其一字。則似乎有意抑之矣。要其於朝廷得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嚴氣正性。慷慨如生。其精神自足以千古。固非人力所能磨滅也。

日臺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餌以美選。陰奪其言責。使忠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愧報而不敢受。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大臣之計邪。則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公議。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竊謂姦人用事之始。惟臺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陛下視今日。何如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為。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慎終始者也。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謂忝列諫垣。乃敢要君以固位也。實以上關宗廟社稷安危之機。下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是以反復論列。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世俗之人。指以為嫌疑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機之暇。詳覽謬言。獎進端良。容受直諫。泰之以公議。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善。使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謀。將繼此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陛下察其愛君憂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論命令數易

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安。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下之莫不傾耳承聽。聲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臣伏見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而後令獨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方平居無事之時。輕便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聖慈。深鑒前古之戒。謹為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極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遠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中救門下。無使徒為審讀。以應故事。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必舉封駁之職。庶幾詔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汗。取進止。

論寺監官冗

臣伏見先皇帝考古職典。建置治官。天下之務。必總於三省。散隸於六曹。循名責實。大體雖善。而措置法度。未暇致詳。此議者所以論官冗之弊。而首及於寺監也。伏惟陛下。即政之初。常賦之外。一切蠲復。所入有限。則國用有不足之慮。是以專置官局。裁節浮費。而膳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量事之閑劇。以定員之多寡。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官無廢事。人無異議者。處之得其理也。臣嘗觀先帝時。寺監長貳。多不並置。亦有無少卿而丞簿行其事者。今太僕。衛尉。鴻臚。光祿。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各二監。丞簿官屬。仍不預焉。省曹所減。止十餘員。而寺監所增。乃倍平昔。前日省官之詔。遂為空文。損彼益此。何補於治。昔杜佑建議於唐。以謂臯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

盡言集卷一

宋元城劉安世撰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右臣近被聖恩擢實諫列。內惟謙薄。愧無以稱。尋具辭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徒備二省之員。為朝廷美觀而已。蓋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效。故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陳政事。而首論治亂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意。蓋恐臣平昔之所學。惟陛下母憚煩而試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今陛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修舉法度。粲然追跡於三代之隆者。豈有他哉。特以陛下至誠虛己。首開言路。故人人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尚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外臣民。不知其詳。往往竊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憂之。恭惟祖宗以來。尤以臺諫為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陛下深居九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

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舊名不廢。新職日加。空存虛稱。皆無實事。臣每愛其言。最為切理。今百司中。陳必經等。置而長武。鮮敢予奪。悉稟六曹。不惟虛煩文移。淹留旬月。而又省寺指揮。則多異同。內外有司。艱於遵奉。加以官吏猥衆。糜耗糜費。非有益革。將不勝弊。欲求聖慈。恭酌典故。稽考名實。凡寺監之職。可以歸之六曹者。宜盡省之。或事務繁及政體所繫。不可罷者。亦宜裁為定員。不使冗濫。庶幾官得其人。經費易給。

論館職乞依舊召試

右臣伏見祖宗初定天下。首開館職。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獎。處於英俊之地。而膺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履食大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聲實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衰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私。未嘗較試。遂貼職名。漸開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陛下。明詔執政。今後館職。無俾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關於時。審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使。

再奏

右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觀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紛紜宿望。始効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今時艱。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召試。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為更張。原尚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做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

論差除多執政親戚

右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授內外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只是數處。閱慢監當局務。原其深意。蓋謂父兄已居柄任。而京師之官。多是要劇。為大臣者。既不能人人為朝廷推至公之心。振拔滯淹。提獎寒素。而貪權好利。多為子孫之謀。援引親屬。並據高勢。根連蒂固。更相朋比。絕孤寒之進路。增膏粱之驕氣。遂成大弊。有不勝言。是以祖宗立法。務裁抑。上下遊。莫敢或違。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恥掃地。陛下踐祚之初。厲精求治。剗革僥倖。一本至公。躬行法度。不欲有毫髮之累。此天下之人。所共聞見。而在位之臣。化上之德。宜盡忠交。敬務為正直。而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子弟親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條列其弊。屢欲面奏。偶以秋暑。尚熾。伏恐久煩聽覽。用此未敢請對。然近來差除。尤多不協物論。是以不避煩瀆。聖聽。須至具章疏論列。臣伏見太師文彥博之子及甫。為光祿少卿。保雍將作監丞。孫永世。少府監丞。妻族陳安民。近遷都水監丞。女婿任元卿。堂差監商稅院。孫培李慎。由堂差監左藏庫。或用恩例。陳乞。而此兩處。皆非陳乞之所當得也。司空呂公著之子希勤。今年知穎州。繼及成資。召還為少府少監。希純。去年自太常博士。又遷宗正寺。

承女婿范祖禹。與其婦翁共事於實錄院。前此蓋未嘗有。而次塔那。為開封推官。公著罷後。射即擢為都官郎中。外甥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士。未幾又擢為成都路轉運判官。楊瑗。亦自常調。堂差知成平縣。妻弟得君。既今年自外任。擢為都水監丞。姻家張次元。堂除知洛州。胡宗炎。擢為將作少監。馬傳慶。自冗官得大理寺主簿。其間雖或假近臣論薦之名。皆公著任宰相日。拔擢除授也。宮教之職。舊係吏部依法選差。近方收為堂除。而公著首用其孫塔那。宰相呂大防任中書侍郎日。堂除其女婿王。京東排岸司。妻族李括。知洋州。李機。知華州。范純仁。拜相之初。即用其姻家韓宗道。為戶部侍郎。妻族王古。右司員外郎。王毅。近自常調。堂差知長垣縣。門下侍郎孫固之子。朴。登開檢院。臣聞鼓院。乃天下訴冤之地。豈可使執政子弟為之。熙甯初。嘗以宰相子曾孝寬。特鼓院。是時言者。以此論奏。即令罷免。而公亮陳乞。監皮角場。此近例也。孫固及右丞胡宗愈。姻家歐陽崇。除館職未及一月。又授職。方員外郎。宗愈之弟宗炎。近除開封推官。然王存除歐陽崇外。未聞其人。及中書侍郎劉摯。亦未見所引私親。而二人者。依違其間。不能糾正。當同循默。豈得無罪。臣之所陳。皆彰明較著。士大夫之所共知。其所不知者。又不可以悉數。臣竊謂二聖臨御。於茲四年。未嘗以名器少私於宗族外家。而大臣所為。乃反若此。上下恬然。不以為怪。此臣之所甚懼也。昔崔貽孫為相。未幾年。而除吏八百員。不避姻故之嫌。後之大臣。欲引其私親者。多假此以藉口。而欺罔世主。臣常疾之。今考其傳。蓋亦有說。且唐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兵興。政事紛亂。官賞差糺。永泰之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賄賂盛行。刻剗公路。網紀大壞。當此當國。力德其弊。凡奏請一切杜絕。而矯枉過正。賢愚同滯。及崔貽孫之相。則薦舉者惟其人。推至公以行之。故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後之大臣。能如貽孫之盡公。則精神之間。自無異論。惟其執心偏黨。所用匪人。排斥孤寒。專引親戚。而乃竊其緒餘。文過飾非。及致人言。又從而尤之。亦已過矣。今上等知州通判。在京寺監宮教。幾內知縣之類。號為優便者。盡屬堂除。雖責任未至甚高。固若不足真諸議論。而常調之人。一蒙選用。即今後每任。例得朝廷差除。不復更歸吏部。以上較之。僥倖不細。況有司員多闕。四方寒士。羈旅京師。待次選部。往往踰歲。未得差遣。及其注授。又守二年遠闕。則世祿權要之家。何幸。而疎遠平進之士。何獨不幸也。臣伏見自來。畿內知縣。皆選士使能之地。近聞以宣德郎王毅。知長垣縣。士大夫皆謂毅素號剛正。亡狀特甚。止緣范純仁妻族之故。遂有此命。中外傳播。莫不駭笑。欲望聖慈。特令追寢外。其間人材。堪或到官已久。未至曠職。固難追改。臣亦不敢上煩朝廷。必令盡罷。但以執政大臣。不避親嫌。不畏公議。衆論喧然。為之不平者久矣。竊恐陛下九重深遠。不能盡知。故敢略具所聞。上補聰明之萬一。伏惟機務之暇。留神省覽。仍願陛下出臣此章。備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庶幾不廢祖宗之法。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貼黃

臣孤立小官。蒙陛下誤有拔擢。實在諫垣。苟緘默不言。足以全身保祿。而今日之論。遍及柄臣。既犯衆怒。決非自安之計。但臣不敢曠職。上負陛下。亦非敢指撻大臣私事。以為捍闔之說。蓋得於衆論所共。

不平者須至一一奏知。惟乞聖慈特賜詳察。

又

臣方欲發奏。又聞除知真州錢暉。為福建路提點刑獄。亦是呂公著姻家。其勢如此不已。臣故不敢不頭論也。願陛下早以臣言戒飭輔臣。

又

內歐陽棗除省郎不當。臣已別具狀論奏。亦乞早賜施行。

再奏

右臣近曾論列朝廷差除。多涉嫌疑。頗招物論。及新知長垣縣宣德郎王毅。尤為闕茸。人皆傳笑。欲乞特行追寢。至今未蒙施行。日近復觀除目內奉議郎程公孫。堂差監在京都商稅院。葛繁。軍器監主簿。臣聞二人者與執政皆是姻家。乘論益喧。無不憤歎。以謂孤寒之士。待次選部。動踰歲月。不得差遣。及有注授二年。遠闕。今公孫輩本係常調。止緣執政姻戚。而京師優便之職。無名輕授。墮紊紀綱。滋長僥倖。甚非所以稱陛下為官擇人之意。伏望聖慈罷王毅。程公孫。葛繁。新命以伸公議。

貼黃

臣聞程公孫乃呂公著男希純之妻兄。葛繁係范純仁之同門婿。而執政徇私奉意。無所顧憚。如此之甚。竊慮陛下體貌大臣。重傷其意。欲乞去此貼黃。付外施行。

論歐陽棗差除不當

右臣近聞大臣皆薦考功員外郎歐陽棗。謂有吏才。朝廷過聽。遂用為著作郎。中外喧傳。皆謂大臣不當輕進姦惡。誤陛下知人之明。累公朝責實之政。臣忝在言路。義當論列。不避委曲。上煩聖聽。按棗。憑藉閹閣。素無聲問。才既暗陋。性復回邪。造請權門。不憚寒暑。與程頤。畢仲游。孫朴。楊國寶。交結執政子弟。參預密論。號為死黨。結紳之所共疾。清議之所不齒。豈可叨竊誤恩。列職太史。昔劉知幾之論。以才學識為史官之三長。今棗諂佞淺薄。背公成朋。雖有口耳之學。亦何足取。臣竊謂朝廷不至乏材。如此之甚。伏望聖慈因其辭免。追還新命。非惟少抑奔競之風。庶亦漸消朋黨之弊。

貼黃

勘會著作郎之任。典領國史。清切嚴重。非他官之比。自來由此遂為兩制。豈容小人。輒爾冒處。伏望別加遴選。

第二

右臣近嘗論歐陽棗。朋黨邪佞。不當處玷太史。伏蒙陛下特徇公議。已令追寢。結紳傳誦。莫不相慶。如聞近日復授集賢校理。前後反覆。臣竊疑之。恭惟祖宗以來。尤重館職之選。蓋將養育成就天下之才。以備朝廷緩急不次之用。惟是行義著顯。問學高明。卓然有聞於時。尚猶召試而命。爾後或詔執政。俾處所知數十年間。纒三四舉。何嘗輒以名器。私假匪人。如棗亡狀。已具前奏。既不可當著作之任。豈宜復充館

閣之選。不試而授。尤非常典。臣恐姦邪浸盛。蠹害日深。與其悔於已然。不若止於未兆。伏望聖慈念君子小人消長之漸。繫朝廷治亂盛衰之機。罷棗館職。以慰正人之望。

第三

右臣近以歐陽棗既能著作。復除集賢校理。不試而授。尤非常典。再具論奏。乞行追寢。今已累日。未聞指揮。按棗問學未優。趨向淺近。考功之政。暗滯亡狀。特以陰邪附會。取悅權貴。是以造為虛譽。名過其實。執政大臣。姑欲成棗。而不論人材之如何。公議之可否。廢祖宗之典故。而與臺諫立敵。此乃衰世之弊風。恐非聖朝之美事。伏望陛下特垂省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罷棗館職。以抑朋黨僥倖之弊。

第四

右臣近為歐陽棗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兩具論奏。皆為執政沮抑。莫肯依公施行。須至再瀝懇誠。上瀆聖覽。臣聞祖宗設館職之選。所收天下之賢才。而長育成就。以待不次之用。自來必求文學行誼。卓然有聞於時者。然後以朝廷之旨。召試而命之。仁祖中年。始詔執政。各舉所知。英宗紹統。亦遵故事。未嘗不加較試。遂授職名。惟是臺省之官。結紳宿望。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棗猥以庸才。徒藉閹閣。陰邪朋黨。交結執政子弟。因緣附會。造為虛名。遂致呂公著薦充史官。孫覺舉以自代。而執政止為二人稱獎。共力主張。不議人才之不堪。公議之未厭。苟徇權貴之意。輕廢祖宗之法。臣誠恐直私竊情之況。陛下平日用人。或有未允。臺諫論列。不憚追改。豈有緣大臣之繆舉。而不卸衆人之公言。才能著作。復除校理。竊弄朝廷之威福。蒙蔽陛下之聰明。臣若不為負國。伏望聖慈察臣志在徇公深疾。則比。特降中旨。罷棗館職。振人主之威令。破執政之私謀。非獨贖臣免廢職之譏。亦使小人無幸進之漸。

貼黃

歐陽棗自來與程頤。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呂公著。范純仁。子弟。結紳之間。號為五鬼。又與王存。保正親家。附會權勢。不畏公議。今來執政顧惜人情。不肯行臣之言。伏望聖慈只作中旨。罷棗館職。所貴大臣。見陛下耳目寔廣。周知外議。除授之際。稍有畏戢。

第五

右臣近為歐陽棗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三具論奏。未視施行。雖屢瀆天聰。難逃罪戾。而不協公論。終決是非。輒復開陳。敢冀採納。按棗。姦邪庸陋。亡他行能。資藉家聲。傍倚權勢。以獵取虛譽。大過其實。昨在考功。殊不事學。升降予奪。多執偏見。士人被枉。凡有申訴。棗必遷怒。曲生詭難。行移會問。動經歲月。孤寒貧賤之人。困於留滯。往往破壞資考。苟求出都。嗟怨之聲。播在羣聽。方朝廷核名實。宜在降黜。遽聞遷陟。俾長著作。臺諫交攻。僅得追寢。曾不旋踵。直除校理。進退無義。臣竊惑焉。若謂棗之文行政事。足以厭服士論。則不當罷著作之命矣。惟其人材亡狀。如言者所奏。是以收還新恩。用慰公議。不識何名。復授館職。前日之罷。是則今日之授非也。今日之授。是則前日之罷非也。陛下以此觀之。則是非可否之論。決矣。或者又謂。大臣嘗有論薦。重違其意。遂貼職名。審如此言。尤為不可。昔申屠剛以謂王者承天順地。典爵

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人主猶不得以私之。而況大臣乎。伏望陛下。謹守祖宗之典章。慎重朝廷之名器。稍收威福之柄。杜塞僥倖之門。檢會臣累奏事理。能秉館職。示天下以至公之道。不勝幸甚。

第六

右臣近以歐陽棗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四具論奏。未視指揮施行。臣非不知朝廷之視館職。固為細務。而所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開陳者。豈獨以棗之人才不堪。蓋所可深惜者。國家政事之大體也。臣竊嘗思之。太史之任。誠儒學之高選。陛下既用言者之奏。能秉著作。不諱何名。直除校理。以品秩言之。雖在著作之下。以恩數論之。則過於著作遠矣。今棗之寄祿。官已係朝奉郎。若帶館職。則來歲郊禋。便得奏薦。子弟是名為降等。而實加厚也。且以人言而奪其新命。曾不旋踵。而所授反優於前日。朝廷予奪取舍之體。固當如是乎。臣伏觀陛下即政以來。未嘗不以至公為治。如棗亡狀。必無所私。而臣反復論列。至於四五區區之誠。未蒙開納。雖朝廷之微意。莫可得聞。而中外之公議。均謂不可。臣既有言責。苟未斥逐。終不敢浪默以負陛下圖任之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事理。能秉館職。以慰紳士之望。

第七

右臣昨以歐陽棗除館職不當。臣累次論奏。至今不蒙指揮。近日復聞。用為職方員外郎。除目既傳。中外駭愕。何者。棗以陰邪庸瑣之才。憑藉執政親昵之勢。百日之內。三被榮恩。雖臺諫交章。蓋有不能奪者。而又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力取。而天下無復有公議也。臣既有言責。日視僥倖。苟不反復開陳。以破小人之情狀。則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是以願終言之。去歲左司諫韓川。嘗言王伯虎。鄧忠臣。以謂不堪館閣之選。二人者。特以人才不高。或曾經罪廢。雖已敘等。尚皆落職。授外任差遣。今棗才既猥下。性復檢回。已交結執政子弟。預五鬼之目。為清議所惡。加以考功亡狀。屢致人言。固已置而不問。偶用大臣之薦。驟遷太史之職。陛下幸聽臣等論列。而大臣亦恐甚。喧物議。遂令追寢。自爾姦邪朋黨。恥於不勝。爭為游說。必欲復用。於是無名直除館職。臣累疏極論。不蒙施行。給紳之間。皆謂伯虎。忠臣。孤寒之士。無人主張。故韓川一言。而遂令能免。棗則以大臣力主。而執政多是姻家。故愚臣之論。至於五六。而猶不能回陛下。以此二事對而觀之。則朝廷之公私可見矣。今既力排公議。使棗濫得美職。而棗入館未及一月。復授郎官。恩滿其欲。必謂臣等既為朝廷不聽其言。無敢復議。急加引拔。以快私心。滋開羣枉之門。以累至公之政。下無顧憚。漸不可長。伏望陛下特施容斷。稍正紀綱。能秉誤恩。黜之外郡。使天下知公道之存。而朝廷名器。不為有力者。可以幸得。非臣一人之私願。實天下之所望也。

第八

右臣近嘗以歐陽棗入館。未及一月。復除職方員外郎。質之輿議。皆謂僥倖太甚。遂具論列。乞行追寢。今已半月。未視施行。臣聞棗亦以恩命頻數。人言藉藉。居不自安。遂章遜避。而近日傳聞。已降指揮。不許辭免。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臣猶當援引義理。反復抗論。尤期開允。庶不曠職。若出於大臣之謀。邪。則不過

巧進邪說。熒惑聖聰。阻遏言路。以快其私意而已。進言者必曰。棗嘗為郎官矣。今復遷之。未見其過。此則謬妄之甚也。且棗既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臣等論其不可。章五六上。是特用臣之言去過。復與一聞。則合公議矣。然而力執正論。必貼以職者。非館閣之清選。優異於郎官乎。又不即時兼除省郎。而復命棗主判鼓院者。蓋郎官俸給優厚。責任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棗去彼就此。不見其有太優之迹。足以解塞人言。及人言既已沮止不行。而棗得就職。旬日之間。復有此除。是將朝廷爵祿之柄。僅同戲弄。使小人用機巧而取之。欺罔陛下。一至於此。臣前章以謂。棗名預五鬼。為清議所惡者。非苟以流俗不根之語。妄加之也。方今士大夫出入執政之門者。比比皆是。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此五人。獨被惡聲。陛下試以今日。棗事觀之。如王伯虎。鄧忠臣。孤寒之士。用韓川一言。則皆落職外補。棗則百日之內。三被恩命。雖臺諫交章。藐然不顧。自非大臣力主。而孫固。王存。以姻家之故。共為營助。何以至此。古人以謂。去佞如拔山者。正謂此爾。然則名號著於前。而事實驗於後。雖欲以人言為妄。不可蓋也。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又曰。欲人不知。莫若為之。苟有其實。名必隨之。安可逃哉。今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不出房闈。正是辨別邪正。謹守法度之日。而大臣好勝自任。不卹是非。使陛下納諫之美。漸減於初年。小人之道。寔長於今日。臣竊憂之。惟陛下力主正道。以折羣枉。能秉新命。慰答僉言。使姦邪無幸進之階。威福免下移之患。非獨臣惓惓之誠。蓋天下之望於陛下者如此。伏乞聖慈。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第九

右臣近以歐陽棗除職方員外郎不當。臣兩曾論奏。未蒙指揮。而棗自以恩命頻數。懼不敢言。近聞已有朝廷指揮。不許辭免。臣竊謂朝廷除一郎官。固若不害大體。未足深議。然給紳之間。皆謂出大臣之私意。而有累陛下至公之政。此臣所以不敢苟避衆怒。而必欲伸天下之公論也。臣竊計進言者。必曰。棗嘗為郎官矣。復以授之。似不為過。此乃欺罔之甚。臣請有以折之。且棗昨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蓋以館職清選。優異於郎官也。然不即時兼除省郎。而復命棗主判鼓院者。豈非郎官俸給優厚。責任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棗去彼就此。不見其太優之迹。足以解塞人言。及臣等所論。既已沮遏不行。而棗得就職。旬日之間。復有此除。是使小人用機巧。以攘國家之名器。此臣所以不敢不辨也。進言者。必又曰。五鬼之號。出於流俗。不根之言。何足為據。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程頤。畢仲游。楊國寶。歐陽棗。孫朴。五人者。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必皆以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謂毀矣。然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程頤。則先以罪去。陛下所知。孫朴。則偶以妨礙。未敢超擢外。其畢仲游。自監當。又試中館職。而除河北提刑。仲游以私計。不便為辭。即授開封推官。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士。尋擢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未出京間。又移陝西。尚賴陛下聖明。察其無名。數遷職任。遂令疑能。歐陽棗。考功亡狀。嘗致人言。則隱而不問。大臣一薦。遂用為著作郎。臺諫交攻。僅得追寢。曾未旋踵。直除校理。入館未及一月。又授職方三人者。才學庸常。性資狡猾。惟是挾執政之勢。所欲必獲。朝遷莫徒。

略無公道。上欺主聰。下拒人言。欲望士心厭服。乘無異論。何可得也。今二聖臨御。責在大臣。若差除未協。公議惟臺諫官得言之耳。今則專權好勝。一切不畏人言。故臣論一歐陽棗。前後兩事。奏凡七章。而訖不施行。致陛下諫諍之路漸衰。小人之道發長。臣雖愚暗。深以為憂。伏望聖慈。杜茲邪幸進之門。念威福下移之患。特出容斷。寢罷誤恩。力主正道。以折羣枉。天下幸甚。

希進用。至使縣官躬執升斗。求免陵辱。陛下踐阼之初。崇尙寬大。玠為言者。彈其慘刻。朝廷尙以為疑。遂委別司體量。是時玠之叔祖。方為宰相。而提點刑獄郭榮。畏避權勢。不以實奏。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例。各省能而韓維繼為執政。玠之所犯。遂不窮治。乃依無過人。平除河南通判。其語詞責之曰。西南之政。俾民驚擾。當時議者。已謂罰不當罪。今來遊復職司。何所懲戒。況兩川之人。皆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為一路之害。移之隣部。何以副聖朝仁愛遠民之意。伏乞陛下。收其新命。以允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乞行追寢。至今未奉指揮。按韓玠向任成都路提舉官。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一路之吏民。幾不聊生。言者交攻。詔令可驗。提點刑獄郭榮。畏宰相韓維之勢。體量不實。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悉皆省罷。而韓維相繼執政。巧為庇覆。得不窮治。遂依無過人例。止除河南通判。當時士論。固已不平。今來遊復職司。仍舊隣部。玠之虐政。道路流聞。人知復來。孰不憂畏。臣聞兩川之俗。易動難安。朝廷擇使。宜先謹厚。知治體之士。而玠刻薄急進。見於已試。固當懲沮。以抑躁暴。庶幾異日。或可再用。而薄責未久。亟委使節。質之公議。僉謂不可。況與玠同時省罷。提舉官之無過犯者。今為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獨被遷擢。輕重倒置。尤非公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稱陛下仁愛遠民之意。

第三

右臣近以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兩具論列。未蒙施行。口口口口固不足類。煩天聽。然而苛虐暴急。見於已試。同時省罷。無過之人。今為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苟免竄黜。河南未久。遽還使節。輕重倒置。有害政體。故敢奏陳。乞罷新命。繼聞臺臣。亦有章疏。而朝廷沮遏公議。不為追寢。臣固疑之。詢諸縉紳。果有異論。皆謂執政之間。有玠姻家。陰為之地。是以臺諫之奏。抑而不行。信如此言。公道安在。況近者三省。奏擬高士英。為樞工部員外郎。竊聞獨出容斷。以謂終是操法。遂行追改。中外無不傳誦。聖德心悅誠服。今執政大臣。凡是姻戚之家。即不避嫌疑。更相汲引。及言事官。明據罪狀。論列。即不卸義理。極力主張。甚非所以稱陛下至公擇人之意也。伏望聖慈。詳覽臣兩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抑僥倖。

乞罷近臣列薦事

右臣伏見朝廷立法。內外臣僚保薦之員。歲有定數。而兩制侍從以上。又得用十科之目。使之引類。其於求才之道。固已備矣。乃自近歲以來。漸開巧進之路。屢見近臣。連名薦士。臣聞名器爵祿。人之所趨。使之積勳而後遷。則衆各知難而守分。今若多為捷徑。使之躁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而況被舉之士。未必皆賢。朝廷不復銓量。往往即加擢任。避離常調。遂得美官。後進小生。不安義命。奔競相効。無復廉恥。非有懲革。將敗風俗。伏望聖慈。特降容旨。今後除依法舉官之外。不許近臣列薦。所貴少抑僥倖之徒。上裨忠厚之化。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

盡言集卷一

論御史言黃庭堅事乞行辨正

右臣近聞朝廷除黃庭堅為著作郎。繼有臣僚言其缺行。尋降指揮。已令追寢。然臣復聞御史趙挺之。歷疏其惡。以謂先帝退密之初。庭堅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穢。無所顧憚。竊謂挺之嘗在本州守官。耳目相接。不應妄謬。審如其言。則閭巷小人。有所不忍。而庭堅為之自若。虧損名教。絕滅人理。豈可尙居華貴。汚辱縉紳。伏望陛下。以挺之所奏。付外公行。庶使是非明辨。衆聽不惑。

再奏

右臣近聞臺諫官奏彈著作郎黃庭堅。在吉州太和及德州外鎮。皆有淫穢之行。而德州之事。仍在神宗皇帝退密之初。臣亦繼嘗論奏。乞以言者章疏。付外施行。今已多日。未親指揮。臣竊謂庭堅所犯。若果得其實。則名教之所深疾。人倫之所不齒。豈宜尙居清要。汚辱縉紳。若或無有。而不加考質。則庭堅虛蒙惡聲。將遂沉廢。是非交錯。有害政體。伏望陛下。特降容旨。以臺諫官所言庭堅事狀。委逐路監司。依公體量。以聞。庶使枉直昭晰。中外厭服。

論韓玠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韓玠。充利州路轉運判官。按玠元豐中。已嘗奉使蜀道。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以

臣伏觀先王之治在於官率其屬使上下足以相維內外足以相調故人各任責而無苟簡之患吏不傲易而見誅賞之實此豈舜三代之所共由而不可廢者也今親民之任在郡縣朝廷既為之置守令矣兼守令而無統率則民或受其弊又為之設監司矣監司之官坐制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亦不減十餘郡然其所以開道風化振舉紀綱舒慘百城廢置羣吏調發兵食均節財賦朝廷一聽其所為可謂任之重矣既付之以如此之權而無法以糾其謬豈非責小官者為太密而取大吏者為太略乎臣聞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慎而考績之制甚詳近世因循遂以不講授任之際未嘗察其行實遂容非才冒處其間既將使指鮮能稱職或出於私喜而褒薦過其情或發於暴怒而誣摺非其罪或優游苟且計日待遊或承望風指以非為是急功利者有至於容姦不惟無補於朝廷抑亦有害於政事臣嘗攷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每詣十道則選判官二人以為之佐是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而亦按治外路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執政如諸路監司關官並以兩制等所舉本科之人更加檢擇須協公議方可除用若未滿任不許遷易請求祖宗課責轉運使副之詔著為定法然後以天下諸路分隸六察間遣巡行按其功罪若治行尤異則元舉之官宜推進賢之賞職業亡狀者必行遷舉之罰庶幾吏久其任不敢偷墮上下交儆百職修舉取進止

論買撲坊場明狀添錢之弊

一檢准元祐元年六月七日敕節文臣僚上言乞能實封投狀之法添聖旨令韓維等相度開奏今相度罷實封投狀將前界買撲名錢數委本州看詳若界有增無減即取界中次高一界為類如增虧不常者即取酌中一界為類前後拖欠數多及累限無人陳狀雖有人承買比最高價虧及五分已上者縣相度減定保明申州州委官體量保明申轉運司轉運司體量得實依所減定施行訖保明申省如界滿前一年見買撲人不拖欠即先限一月取問願與不願承接承買如不願即出榜限一季內許人投狀仍坐家業抵當數目承買兩人已上給家業抵當最多之人其所通抵產不得出鄰州之外限滿無人投狀再限兩月依法除並依舊條三省同奉聖旨依

一檢准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敕節文戶部狀看詳買撲坊場巧弊百端若祇以酌中定額即沽賣與盛之處過贏厚利並不增長價錢價值界滿未有人承買卻便節次裁減官錢深慮遠久大段虧減歲入若許人明狀添錢承買人戶自然酌度合直價錢投狀若數人下狀價同並擇抵當最多人給付即其弊自革本部今修立到條仍乞先次施行奉聖旨依

一承買坊場三年為界於界滿前一年本州錄合用條及一界額錢榜要會處限六十日召人於額錢上添錢承買仍具抵當家業物數所直見在地畧召主戶一名委保不是假名同詣州投狀限滿取著價最高錢數再榜限三十日召人添價候滿限三十日先取問見承買人如無拖欠官錢聽依所添價接續別立界承買不願或有拖欠即勸會差價最高人戶名及抵當所在詣實檢估出帖給付若二人已上價同並擇已業抵當最多之人依所著價給買限外即不得增價爭買無人投狀再限六十日依法上

法每經限滿又無人投狀者准此

右謹如前臣看詳買撲坊場其弊莫大於實封投狀蓋無知之民利於苟得就立高價務相傾奪止快目前之欲不為後日之計然而一界之內豐凶不常或遇水旱之災即有收闕之弊往往破家竭產不惜通欠身陷刑禁家族流散至於抵當之物亦多假於親知因緣同保淪胥失業若此之類不可勝數朝廷比用言者之奏遂能實封之法參酌中道立為定額不使愚民貪得忘患而又兩人已上下狀為給已業抵當最多之人蓋因其有自愛之心必能為防患之慮委之場務可無他虞即民省刑德澤深以公私之利莫大於此行之二年幸已就緒而今歲九月二十九日用戶部申請遊然變法臣詳觀戶部狀稱若祇以酌中定額即沽賣與盛之處過贏厚利此乃聚斂誅剝損下害民之論非聖朝之所宜行也且實封投狀雖非善法然所添之直人不相知惟至限滿啓封方見合給之主今則明書錢數衆各見聞又擇價高之人便行給付民既貪得無有遠圖並驅爭先更進迭長惟恐失之豈念後患臣竊謂坊場河渡之類既許民間承買輸納官課之外必有所得乃可為生今若復開爭端明狀添價人知無益誰肯徒勞惟是貧迫之人苟求僥倖一遭凶險鮮不破家債納不克殃及同保則明狀之害有甚於實封者矣臣昨於守職之日首論命令數易之弊今前詔方下普天受賜避邪邪說輕廢成法使朝廷救弊之仁未及周浹而細民失職之害旋踵復生臣雖至愚竊為陛下惜之況國家賦役之政總於地官方二聖敦尚寬大仁民愛物宜得疏通知治體之士以司大計而右曹官吏不能推廣上德惟欲盡民之利州縣監司畏省部之勢無敢指言其非者因循日久上下相護妄更法度民受其弊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天下承買坊場並用元祐元年六月七日之法所有今年九月二十九日指揮欲乞更不施行所貴民被仁政不至失業

論韓宗古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除韓宗古知潞州仍貼集賢校理考之公論皆謂未安臣聞先帝初更官制以著作校書郎正字隸秘書省為職事官前日帶校理校勘之類並轉一資悉令解罷宗古舊為校理已依上件條制轉官納職今日復有此授顯屬無名若為潞州藩鎮欲示優崇則陝州地望尤高所宜加禮兼陳侗亦是曾轉官能館職之人向者移陝未嘗復職事體均一予奪頓殊欲望僉議允諾不可得也況王孝先已改潞州則宗古自合仍舊伏乞追還前命以正國體

論何洵直差除不當與吳安持同奏

右臣等風聞司動員外郎何洵直除祕閣校理祕書郎竊以官制初行舊帶職名者並為虛誤朝廷許納職以換一官是時如何洵直因納職轉官者固非一人而所謂祕書省職事官者尤為慎選自陛下初復館職皆用大臣薦舉或揚歷著勞許帶此職未有既納職改官而無故再得職名者又祕書郎自官制以來非文行素著未嘗輕授今來除洵直校理及祕書郎在洵直有不當得者二蓋已經納職轉官而復還舊職於法不當得也雖會中高科而行義不為賢士大夫所與於公議又不當得也有二不當得而朝

廷以天下之精選併與此人其可安乎臣等蒙陛下擢置言路固知今日所患者人材為乏是以常願陛下推廣聰明搜訪賢能臣亦未嘗敢輕議人物如今日洵直所除於法有礙於公議未允伏望聖慈特賜疑罷令洵直且依舊作郎官使天下曉然知名器不可以假人豈勝幸甚

貼黃

臣等切見韓宗古昨除知潞州復與舊職是時臣安世已曾極論於法不當得朝廷之命遂寢今來洵直與韓宗古事體相類伏乞照會

再奏

右臣近嘗論洵直差除不當未聞指揮施行竊謂朝廷一日命二人館職臣所以舍黃景而論洵直非敢有好惡之私也特以先帝初改官制洵直已依新命賞轉一官解罷校理今日不因課最復貼職名與黃景初入館事體不類而又密迎明堂使得仁予重疊僥倖頗招物論況韓宗古亦係轉官罷職之人昨移潞州管令復職因臣論奏尋以報罷今除洵直無異宗古臣若不畏公議自持兩端非徒愧心實恐亂法伏望陛下慎重名器追寢誤恩庶使清朝無有幸位

論開封官吏妄奏獄空冒賞事

右臣伏見御史舉劾開封官吏將大辟罪人寄廂妄奏獄空致朝廷誤推賞典如聞已降指揮錢總止令贖銅出知越州林邵范子諒並與小郡其餘官吏特免改正雖門下省皆封還續准朝旨惟展磨勘此乃陛下至仁至厚不欲窮治而總等所犯情實欺君考之公論皆謂賞之太薄而名且不正事關國體須至論列臣聞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悚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為天下者安可不以公而慎用之乎今開封官吏以大辟之囚權令寄廂敢肆誣說謂無一人之獄朝廷信用其奏亟推厚賞進官錫服幾二十人下至胥吏亦皆恩賜播傳天下書之史冊何可掩也繼而臺臣抗章彈其繆妄陛下付之執政按見實迹縱不欲論以全罪猶當奪其誤賞之官少為天下誣罔之戒而乃一切仍舊復得名藩使總善者不過如此今實有罪何以示懲陛下若明正刑典則虛偽之迹固在總等苟謂已行之命憚於追改則好名之謗遂歸朝廷傳之後世實累聖德伏望陛下特徇公議追罷誤賞之官蠲之小郡其餘官吏亦令改正使天下知公朝之名器不可幸以得非惟塞小人奔競之路亦助成陛下無私之政所以詳論之者蓋欲救正國家之大體非特區區為一錢饒而發也伏惟留神省察早降指揮

論李察知濟州不當

右臣竊聞近日堂除朝奉郎李察知濟州考之公議皆謂不可蓋以察頃在京東管總漕計專務培克希望進門及移陝西吳居厚實繼其事凡所規畫多察始謀泊聞居厚擢為待制數對資佐自矜其能以謂用我計策遂有成效彼蒙恩命已獨不賞扼腕憤怒形於辭色陛下即政之初以居厚刻剝太甚特行寬

資察遂杜口不復論功究其本末乃陰險禍賊姦邪趨利結紳之間鮮有倫比昨以愛制去官未即顯黜中外之人指為幸免今朝廷敦尚仁厚進登賢能苟容刻薄之徒尚竊民社之寄非所以明好惡於天下表勸沮於公朝伏望聖慈特留宸慮縱未能投於荒裔豈復可委以應符宜徇僉言重行降黜庶使聚斂酷暴之吏有所戒懼

奏乞發遣趙令耦對獄事

右臣近聞皇城使令耦任杭州都監日姦賊狼籍深為民害比蒙臣僚上言疏其醜惡既而朝旨下本路體量悉得其實遂起制獄推劾本處差人計會開封府攝令耦參對尋委職員託以他事召至府門而令耦探知是杭州令來追攝倉皇鞭馬奔還居第閉關不出人莫得見繼令其母進狀稱疾不能就道臣聞令耦以宗室子出補外官而恃勢貪暴恣為不法今杭州見勾干照人已不少待令耦至方能勘結豈容託病端坐於家伏望聖慈詳此事理速降指揮下開封府差人押送前去非惟暑伏之中不至留獄又正其罪以謝遠民使天下之人知陛下之無所私而清朝之不可結實為幸甚

論高士英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近除太僕寺丞高士英為工部員外郎臣以不知士英歷任次第不敢妄論繼聞御史臺列奏稱勘會到資序有違新制復降指揮令添權字深惟義理有所未安輒具開陳庶裨聖德之萬一臣伏觀陛下聽政以來未嘗少以名器私於外家此固天下之人所共稱頌今士英除命必恐止是執政搆材進擬本非陛下之意況寺監丞之出例為監司以士英久佐太僕除一郎官固不為過然朝廷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新立法制須得第二任通判或雖初任而實歷外任親民二十年之人方得用為員外郎及開封推官蓋是三省進擬之際失於檢勘遂致差誤今乃重廢已行之命而創添權字則是執政依違遷就因人變法恐非所以成陛下無私之政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降中旨別授士英一職令入差遣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盡言集卷三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

右臣今月初八日延和殿啓奏。胡宗愈新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陛下仁德天覆。重慶已行之命。尙欲遲延。徐觀所爲。仰承聖諭。固當遵奉。退而熟慮。終有未安。是以不避嚴誅。再瀆天聽。伏惟陛下留神省覽。臣聞執政之任。天下極選。惟是當世之賢傑。乃可不次而登用。至於德行不足以出羣臣之右。才智不足以服多士之心。則必假之以歲月。進之以階漸。非惟養其聞望。亦所以抑僥倖而止奔競也。臣伏見宗愈頃在先朝。粗能修飾。陛下踐阼之始。首加任使。再期之內。致位中司。然而性本姦回。才識暗陋。自居風憲。尤務迎合。既不聞有所啓沃。進賢退姦。亦未嘗有所建明。與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側目。忽聞制命。擢居丞轄。輿議喧然。莫不驚駭。臣竊謂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爲。而況輔弼之臣。與國同體。豈容姦佞。雜處其間。臣於宗愈。固無一日之雅。亦無纖芥之怨。惟是公論有所未安。是以前日賜對。罄盡悃愾。而拳拳之忠。不能自己。故復論列。以報陛下用臣之意。伏望聖慈。更加詢考。若臣言不謬。則乞收還宗愈新命。授以外官。庶使邪正有辨。不失天下忠賢之望。

第二

盡言集 卷三

二九

右臣前月中嘗具奏陳。胡宗愈尙書右丞。不協公議。伏乞更加考察。特行罷免。今已踰月。未覩施行。臣雖甚愚。豈不知遠勝聖意。彈擊大臣。力薄言輕。難免罪戾。然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備言路。今誠者喧然。以爲姦邪。而臣鉗默依違。不告陛下。雖苟免一時。忤旨之誅。而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臣亦何敢爲自安之計。而負陛下圖任之意哉。臣聞自昔臺諫之論。常以天下公議爲主。因公議之所是。而後與之。因公議之所非。而後擊之。人君所以垂衣高拱。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情。可否予奪。必合義理。以辨邪正。以決疑似。如權衡之不可欺。以重輕。規矩之不可誣。以方圓者。用此道也。臣考之輿論。皆謂宗愈才識淺近。趣向反覆。貪得患失。背公徇私。不敢悉數其詳。以瀆天聽。猶可粗陳其略。冀寤宸衷。一言涉欺。不敢逃死。按宗愈起於貴閥。偶中高科。數年之間。漸階顯列。昔事先帝。頗有可稱。及陛下卽政之初。首加進用。再期之內。遂至中司。未聞深慮遠圖。報朝廷之厚德。惟以巧言邪說。爲進身之私謀。如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充役。貧下之人。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開劇色役。一例雇募。游手充代。其議論乖繆。最害役法。如開蘇轍。頗主其言。亟爲公移。欲銷諸路。戶部尙書李常。曾不講究。遽令施行。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爲抑檢。議既難合。事亦中輟。給紳傳播。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雇募衙前之論。遂詆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參詳立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舍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附會。不顧義理。其罪一也。按宗愈實娶丁氏。今禮部員外郎丁隨。乃其妻族。宗愈既備從官。未見引天下之賢。而首薦私親。乞不次擢用。古之人固有內舉者矣。然必以誠告其君曰。臣之子也。今宗愈特薦丁隨。而不以實奏。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祿。而歸惠於己。其罪二也。方陛下下嗣位。太皇太后同覽庶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漢室之事。以爲問目。士大夫皆謂非所宜言。蓋諫官數當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反又勸止同列。不令上疏。其罪三也。李慎由乃文彥博之孫。方營在京差遣。而宗愈避其爲本臺主簿。偶以礙格。遂聞報罷。苟徇權貴。不恤人言。其罪四也。昔熙寧中。嘗知諫院。神宗皇帝深知其姦。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合其事情。旁爲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通判差遣。御批具在。天下共知。臣竊謂熙寧政事。與今雖異。而宗愈觀望迎合之迹。固同。陛下用此數者。平心正慮。而察其本末。則姦回罔上。徇私趨利之實。灼然可見。誠不足以當大臣之任。重朝廷之勢。伏望聖慈。察臣倦倦之忠。審爲天下之計。萬機之暇。詳覽言。若臣所論。皆有按據。不至繆戾。即乞特出聖斷。付外施行。

第三

右臣近以胡宗愈除尙書右丞。不協公議。臣於延和殿賜對之日。已嘗面奏。繼又兩具姦隱。條列以聞。臣之所言。莫非實狀。累瀆天聽。涉歷兩月。竊惟宗愈之罪惡。固不能逃於聖鑒。而陛下體貌大臣。務全進退之禮。是以特降容詔。俾安厥位。宗愈承命。遂出。無復避避。給紳傳播。莫不駭笑。臣伏觀自昔執政之臣。或爲言者所擊。率皆歸第。闔門待罪。雖朝廷遣使宣召。往往避君命。暫至官省。不敢治事。亟復歸家。原其處心。固非畏補實以補弼之任。與國同體。舉措出處。天下具瞻。苟有過尤。挂於清議。自當上還印綬。退避賢

盡言集 卷三

三一

路豈俟斥逐方為去計。蓋待之之禮既厚，則貴之之意愈深。此所以君臣之間，禮體兩得，而廉恥之風足。以矯厲天下者也。賈誼有言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臣竊觀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盡廉恥禮義之道矣。按宗愈之所以報陛下，則非惟不以節行，而又貪墨急進。違棄義理，明知臺諫皆有彈劾而尚起視事，一如平日近世以來公卿大臣，操行污下，毀滅廉恥，未有若此之甚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陛下察宗愈之行，義如此，苟充其無恥之心，則茲邪趨利，何所不為？尚安足以輔佐人主，參斷國論，委之以綱轄，實之於廟堂乎？又聞御史中丞孫覺，乃宗愈之故舊，見其改節，今已彈奏，監察御史趙挺之、楊康國，皆宗愈之所薦，二人者，雖顧惜小節，未見明言其罪，而風聞各有章疏，中救王觀，臣竊謂是非之理，固不兩立。苟知此之為直，則曲之在彼，不辨而自見。今上則朝廷士大夫之論，莫不歸惡宗愈，下至閭閻一介之賤，苟或詢之，無有心悅而誠服者。蓋天下之民，別而聽之，則恐合而聽之，則神。以此卜之，可知公論之不爽矣。伏望陛下考合僉言，明辨邪正，能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下之幸。

第四

右臣昨自四月後來，三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污下，毀滅廉恥，貪得患失，背公徇私，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參預國論，欲乞出自聖斷，特行罷免。今已兩月，未蒙指揮。臣聞宗愈任御史中丞，稅周氏之第以居，每月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後，至今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三班奉職周知哲，累次令人乞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遂於三月一日，經官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而避寢其事。中外傳播，實駭耳目。臣聞中丞之任，紀綱所繫，檢察非遠，糾正百辟，官之雄峻，莫與為比。宗愈既長憲臺，不能正身以率下，而特權貪利，罔顧義理，儼人之居，不給其直，行已無恥，辱國已甚。況宗愈更踐華要，月俸至優，近常奉使大遼，又經押賜親王禮物，所獲甚厚，加之鄉里有高貨之名，固非不足於財，乃敢挾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登殺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此而可舍，國法廢矣。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法司推究，明正典刑，其開封官吏挾情違法之罪，亦乞特賜指揮施行。

第五

右臣近聞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日稅周氏之第以居。自去年七月後來，至今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屢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以致周知哲經官論訟。臣竊謂中丞之任，紀綱所繫，今宗愈恃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登殺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遂具論奏，乞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所司推究，其開封官吏受知哲之訴，而畏避權勢，不治其事，挾情違法之罪，亦乞施行。今已累日，未聞指揮。臣蒙陛下拔於稠人之中，而付以耳目之任，夙夕思念，未能上報聖恩之萬一，而輔弼之間，乃有貪濁暴戾，毀滅廉恥之人，黷犯朝綱，玷辱國體。臣雖愚陋，實深恥之，所以不避忤旨之誅，而累煩天聽也。且宗愈起於冗散，不三年而至執政，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厚矣。然自為中司，風節掃地，貪得患失。

背公向私，朋邪罔上，中外側目。今又儼人之居，不給其直，乃致三班使臣，投牒起遣，操行污下，為人鄙厭。一至於此，陛下雖務包容，未加按治，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臣忝列諫垣，苟不能以公議上達聖聰，則雖萬死，猶不足以塞責。深慮同列大臣，惡傷其類，巧為邪說，陰欲援救，則長姦養惡，異日將有滋蔓難圖之悔。伏望陛下斷自宸衷，早出臣章，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第六

右臣伏自四月後來，累會論奏，胡宗愈罪惡之狀，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乞行罷免。前月中又聞宗愈為御史中丞，日稅人之居，不給其直，以致三班使臣，經官論訟，乞令起遣，而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臣兩嘗奏請，乞治其罪，尋御史臺，亦以彈劾，逮今多日，未蒙指揮。中司伏遇荆王，奄忽罷謝，仰虛聖慈，方深哀念，是以不敢繼進章疏，重煩天聽，務復踴躍，今復半月，竊惟陛下聖明之性，洞照物理，必能抑割無益之悲，上為宗社長久之計。臣是敢再申前論，以冀開允。惟陛下察焉。臣聞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之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泰也。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與賢者，衆多，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說詔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闈，政事之柄，方在大臣。所宜慎擇天下之賢，以重天下之勢，而忽聞誤恩，擢用宗愈。除日初傳，中外駭異，議者以謂陛下臨御之初，首能用司馬光於閑退之中，而授以柄任，天下欣然，咸若更生者，以其合四海之素望也。今宗愈自為侍從，旋長憲臺，不能進賢退姦，與利除害，而怙勢作威，貪黷徇私，公犯義分，毀滅廉恥，固當賞黜，以儆官邪。而遽此升遷，使備丞轄，忠臣義士，無不失望。臣所以屢冒嚴誅，力陳公議，而章皆留中，累月不下。邪正並立，枉直兩存，雖陛下務全大體，欲保初終，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臣恐未能至於盡善也。故事執政被劾，例須居家待罪。今御史臺，以宗愈不償房緡，公事方中三省，而宗愈氣象軒昂，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人言。近世大臣，貪冒無恥，未見如此之甚者。臣聞閭閻鄙夫，臺省老吏，見其舉措，猶能竊笑。況天下有識之士，皆恐姦邪得志，忠賢解體，懸案網紀，污辱朝廷。累陛下知人之明，犯大雅鮮終之戒。臣恐暗不勝憤，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早以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第七

右臣伏見御史臺彈奏，尚書右丞胡宗愈任中丞，日不償房緡，及開封官吏受周知哲之訴，而挾情違法，不消其事。臣亦嘗與左司諫韓川，累具論列，乞正其罪，而章皆留中，未蒙付外。中間御史臺，又申三省，催促前奏，比聞已得指揮，更不施行。臣竊謂陛下優容執政，務全大體，則可矣。要之以天下公議，而為朝廷之遠慮，則非也。臣職在諫列，義難緘默，輒冒誅譴，再伸前論，惟陛下察焉。臣聞御史之任，紀綱所繫，而中

承者又為肅政之長固宜正身率下以厲風俗而宗愈貪冒不法以至典訟姦邪之人方為之游說曰此非大惡何足以罷執政是乃朋黨之論不可不察也今自上公卿下至匹夫粗能以廉節自好者豈肯稅人之居不給其直況宗愈身備從官職任憲長而貪鄙之行過於閭巷之小人玷辱國體無大於此錢鏐之在開封常以不畏強禦為己任及周知哲陳訴則抑而不行苟非宗愈之權勢忽知哲之柔弱豈容滅裂如此之甚臣竊謂以常人觀之則未至大惡以禮義廉恥而責大臣則宗愈之貪濁錢鏐之徇私何可逃於吏議臣既在言路目視大臣之不法而不加彈劾則是職職以負陛下今宗愈所犯事狀明著豈諫交章置而不問若臣等所言出於誣摺則宜宜職職以明宗愈之無罪苟臣等所論既有實迹朝廷安可曲為容貸以沮天下之公議乎國家設置御史六察本以彈劾有罪今御史舉職事而不得行臣等各論列而不蒙聽如此則諫官御史遂可廢矣諫官御史廢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臣固知論斥大臣非全身保祿之計然自念孤遠小官蒙陛下不次擢用每思自竭圖報萬分豈謂廟堂之間乃有如宗愈者其姦佞無恥朋邪罔上臣前後章疏言之已詳非特此不廉之一節而已也況宗愈竊位以來涉歷半歲第聞昏繆無所建明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重朝廷之勢今則邪正並立枉直兩存臣恐忠良解體天下失望惟陛下留神省察為宗社之大計罷免宗愈按劾開封官吏使法之所行自貴者始豈惟臣區區之望實天下之幸也

第八

右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臣請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之日陛下詢問近日差除如何臣與韓川同共奏陳朝廷用人皆協與望惟是胡宗愈公論以為不當臣又條陳宗愈前後罪狀固已詳悉蒙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為臣等復奏以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在先朝實有可取但自為中丞以後風舉頓減一向姦佞以希大用忽聞除目衆皆驚愕蓋執政之官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若謀謀獻獻動皆中理固為盡善有一差失天下將有受其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陛下雖以臣言為然然重慶已行之命未賜俞允自後臣等累進章疏皆未親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進退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沸騰不可引塞皆謂德性傾邪為行險薄利口足以飾詐無恥足以為惡臣請略舉其近事之顯著者而極論之惟陛下留神而詳覽焉臣聞御史之職號為雄峻上自宰相下及百僚苟有非違皆得糾劾是以祖宗之制凡見任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為臺官蓋欲其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且被舉之人猶不得任以御史況於姻戚而可為之乎臣聞宗愈之姪女適呂公著之親孫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祈引避而宗愈苟悅權勢而無一語自陳罔上貪榮墮廢祖宗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緣蔡確引用為都司郎官會未席煖驟遷要近確與章惇後以罪黜今春選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疏其巨惡遂得追寢而宗愈備位憲長了無一言陰結姦豪僥倖異日操心不忠阿私下比其事二也宗愈既備從官未嘗進賢以報國而首薦其妻族丁隨乞充臺省之選臣在

諫垣與隨相接觀其議論庸淺無可稱者而宗愈置其私親輒形公薦幸朝廷之不察以盜竊祿而自為恩惠挾詐取君無所畏懼其事三也宗愈嘗薦布衣方炯可應制科臣聞炯素無士行而進卷文理荒疎最為亡狀宗愈權翰林學士日適當詳定曲欲成就不復避嫌妄以炯文置在第二中書舍人劉敞等不敢異論但聞退有後言輕忽同僚徇私自任其事四也李慎山乃文彥博之孫婿方干權貴欲求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為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偶以擬格報罷自來本臺辟舉未有敢私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附會附會宗愈其事五也陛下踐阼之初太皇太后陛下同聽朝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為問目議者莫不罪軾非所宜言蘇諫官亦嘗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又止同列使勿上疏背公死黨其事六也宗愈稅周知哲之第每月值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遂至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高貴固非不足於財而稅人之居不給其直其挾勢貪黷不脩廉節其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德不充役貧下之家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劇色役一例雇募遊手充代其論議乖繆最害役法而蘇轍頗主其言亟為公移欲知諸路戶部尚書李當會不講究避欲行下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為抑檢議既不合事遂中輟縉紳之間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履募衙前之議遂詆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參詳立法之人謹短途非不肯公心舍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阿黨不顧義理其事八也臣伏觀治平以前執政子弟未嘗敢授在京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陞乞差遣亦止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惟自近歲以來大臣營私害公子弟親戚布滿要津與孤寒之士馳逐爭進而宗愈久為執法既不能糾劾開陳及蒙大用首擢其弟宗炎為開封推官貪權赴勢不卹人言其事九也宗愈姊妹三人並適富民皆以繡歸宗愈數令析夫之產既而誘說厥妹陰取貨遂作己戶廣置田業欺誑孤幼終不償還因致高貨雄視閭里殖利無親其事十也仁宗朝宰相富弼方正謹厚能守法度而御史中丞韓絳言弼與張茂實皆有異譚韓琦嘗國兩膺顧命忠義亮直聞於天下而王陶奏其跋扈士無賢愚皆知決無是事而二人者不復自辨即日歸第抗章待罪蓋事之虛實自有公議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償房籍事為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奮若無所所所陵蔑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卿大臣毀滅廉恥不知禮義無甚於此其事十一也熙甯中方變法令宗愈時為諫官不能別白是非開悟明主而觀望迎合多持兩可之論神宗皇帝深照其姦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任差遣臣竊謂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詔辭盡其情狀乃今觀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陛下出臣此章宣示百官若宗愈委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奏是為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齟舌不敢有辭若宗愈所為如臣之論則是姦邪朋黨貪鄙庸淺豈可應汚廊廟與開機政臣竊計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姦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乎夫小人之事君豈肯自謂姦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潔多為可信以惑人主之聰明及其歲月滋深權勢在己上下膠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姦靡所

不至方此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德宗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姦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今之宗憲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爲難方堯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明者蓋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遺見其罪則去之不敢庇進退用舍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爲不可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爲法以德宗之信盧杞爲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能免宗憲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陛下下恕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睿斷不勝幸甚

第九

右臣今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進呈劄子畢遂論胡宗憲事伏蒙宣諭以謂進退大臣須存體貌有以見陛下優禮輔弼慎重舉錯之意臣雖愚暗豈不體悉然宗憲宰相之姻嫌盜中司之要任竊蔽人主之聽墮廢祖宗之法陰結倖權之姦僥倖異日顯主軼轍之黨公肆詆誣未嘗振舉紀綱但聞多所朋附是以期月之內致位丞弼公議駭愕罪狀日著豈可處汚廊廟與開機政臣忝在諫列目覩巨惡安敢自曠職事泯默不言臣聞賈誼之論以謂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又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朝廷之進用宗憲臣等即時論列前後臺諫章疏不可勝計陛下一切抑而不出優容於此已踰半年則陛下之所以待遇大臣可謂隆厚矣宗憲明知諫官之文章日觀臺文之糾劾而偃然居位如不聞知則宗憲可謂不以節行報上而頑頓無恥之甚者也將何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其瞻之望哉臣已於十三日奏疏極言宗憲之罪狀望聖慈以天下公議爲念早出臣章付外施行

第十

右臣近嘗論胡宗憲係呂公著之姻家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隱宰相之私親廢祖宗之舊制并其餘背公徇私毀滅廉恥共十二事皆有實狀可以按覆竊惟奏章已處聖覽夙夕延頸以俟嚴誅逮今半月不聞威命則是陛下既恕之矣臣論斥執政之辜雖已蒙釋而宗憲欺君敗法之罪尙未公行枉直兩存邪正莫辨臣雖愚陋豈敢苟避忤旨之譴而不以天下之情達於陛下乎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爲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即政之初首召司馬光於閑退之中授以柄任天下臣民誠與不誠莫不鼓舞以慶朝廷之得人及宗憲初除尙書右丞惟其朋黨之外無一人以爲可者臣與韓川於四月初八日延和殿首論其姦邪亡狀不足以辱輔弼之任其後孫覺爲御史中丞與譚議大夫王巖繼言其事侍御史盛陶亦累彈奏而監察御史楊康國趙挺之皆宗憲薦舉之人猶不免一言其罪陛下以此觀之亦可知公議之所惡矣今人言雖多而未聞朝廷施行者豈陛下以謂既用宗憲難以避罷是以排言者之論而決欲主之乎若然者陛下賤待輔臣始終之意則美矣以聖人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論之臣恐未

能盡善也宗憲罪惡臣前疏言之已詳此不復論而臣竊有惓惓之誠以告陛下自四月後來臺諫官之言宗憲者章累數十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近日孫覺以病免楊康國以執政瓜葛之戚移開封府推官盛陶又乞李常避親而韓川累求去職趙挺之亦以親老兩乞外補蓋覺等見陛下力主宗憲不敢極言是以紛紛引避務爲自全之計臣起於小官誤蒙擢任非不知隨時附會與衆浮沉苟祿容身足以無病何獨自苦力誣大姦上瀆聖聽下犯邪黨蓋臣內願譴薄了無他長報國之心惟知直道爲臣私計則拙爲朝廷遠慮則忠仰冀睿明洞鑒誠懇所有臣今月十三日言胡宗憲疏伏乞早賜指揮付外施行

第十一

右臣昨於十月十三日上殿奏陳胡宗憲離宰相之私親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聰墮廢祖宗之法加以徇私立黨毀滅廉恥誠不足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其瞻之望自後繼進三疏極言其罪至今未蒙施行臣雖至愚不能窺測聖意然竊嘗深慮陛下所以力過衆論未賜施行者豈非謂宗憲進用方踰半歲今若遽罷恐人譏議以謂自信不篤用人不終者乎若清衷所存萬一如此臣竊以爲過矣祖宗以來登用大臣何嘗不考合會言探察人望苟衆心未服公議不與寧使詔令有反汗之嫌不容小人乘君子之器著之信史可以稽考至如神宗皇帝時尙書左丞蒲宗孟止坐公字擅有帑完爲御史中丞黃履所劾亟令罷免王安石禮以閭門私故爲侍御史張汝賢彈奏尋亦去位陛下踐阼之後優禮輔弼去年李清臣以不甚治事爲御史中丞傅堯俞等一言亦使外補豈若宗憲上則欺君亂法下則背公成朋不取不廉無禮無義置之廊廟實累聖明臣聞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甘言美辭足以惑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望陛下曲回天聽詳覽罪言進有德以尊朝廷黜有罪以服天下早以臣等言宗憲事章疏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第十二

右臣昨於十月十三日會具奏陳胡宗憲罪狀十二事自後復進三疏委曲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之所言非敢據摭皆有實狀可以按覆凡在廷之臣有一於此已可斥逐而宗憲積累巨惡至於十數言者交攻半年不止偃然居位略無畏心陵蔑風憲毀棄廉恥豈不負朝廷體貌之意累二聖知人之明臣伏見宗憲之除中丞在呂公著秉政之日雖是姻戚隱而不言外託用才之名中爲立黨之實使宗憲貪權懷惠不復糾繆繆愆以此營私何所不可蔽蔽人主之聰墮廢祖宗之法人臣之罪莫大於此今公卿士民盡知二人之罔欺而臺諫官多出公著之門終無一語敢及此事陛下試取衆人言宗憲之疏一一省閱則知臣今日所奏爲不安矣公道陵替昔賢所憂豈謂聖朝目觀斯弊歲月浸久恐非國家之福此臣所以夙夜憤懣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伏望陛下審察衆情詳觀事理若原心定罪則公著宗憲均是欺君宜正典刑以示中外或聖意未欲以一管遽廢老臣即宗憲他罪尙多伏乞特行能免以慰天下

恥涉歷九月而不敢輕為去就者誠欲廣陛下納諫之盛德致陛下愛君之孤忠與其速去以潔身不若盡言而報國是以剖析義理援引古今凡可以上助聰明之萬一者臣皆披瀝肝膽而盡言之矣陛下雖未加臣狂瞽之誅而公議已及臣失職之罪循省微陋實不足以勝天下之責恭惟祖宗以來體貌輔弼雖用舍之道主於至公而登拜罷免亦有時會今與龍之後正當進退大臣之機伏望特奮剛斷早去宗愈使中外知陛下聖德之日新而朝廷君子之道長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失今不圖養虎遺患則臣所謂留班廷諍闕門待罪之下策將不得已而為之矣惟冀聖慈審察公議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

第十五

右臣伏自四月已後凡十四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竊謂二聖臨御以來勵精求治遵守法度曾無過舉諍臣之職足以優為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天下國家治亂之本要在分別真偽判白忠邪使上心明辨而無疑則羣小不攻而自破今之急務獨此為先臣伏見宗愈以姦回之資挾宰相之親援君亂法盜取名器更相朋比無復畏憚中外之論皆謂宗愈之進非陛下之本意為大臣之所誤臣是以採摭衆議稽參實迹歷指宗愈之罪凡十二事皆有按據昭如日星雖陛下意在兼容未加考驗而微臣官有言責豈敢違軍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臣之所言稍涉誣罔則乞重行降黜以戒虛妄若察宗愈罪惡如臣所奏乞速賜罷免以警姦慝臣及宗愈義難兩立惟冀早行睿斷以決是非使諫官職業不自臣廢豈勝幸甚

第十六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第十三
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二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夙夜思念不遑寧處竊謂祖宗以來臺諫官之論執政者多矣若果中其罪則大臣無不能免或所言失實則臺諫官亦須降黜蓋進退之義不可不正是非之理不可不明未有君子小人并容於朝廷者也宗愈以姦邪之才據綱紀之任欺君亂法背公成朋肆行貪婪毀棄廉恥臣等前後章奏至於數十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邪正並立枉直兩存上違累聖之舊章下失萬邦之屬望臣於此際何以為心見惡不報則非忠畏禍中懷則非義使邪黨漸登於要路大姦久處於廟堂寔生厲階禍及天下臣恐異時之公議追咎今日之言官雖伏重誅豈能塞責臣所以不避煩瀆之罪屢陳迫切之言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宗愈之罪惡既皆得實即乞早行罷免以慰中外之望若臣之所奏稍涉誣罔亦乞重行降黜以為妄言之戒惟冀早施睿斷明示天下不勝幸甚

第十四

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三次論列胡宗愈罪惡乞行罷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惟自昔臺諫官彈擊執政未見是非不決如此之久伏尋故事蓋皆有留百官班廷諍及闕門待罪自求貶降之例臣所以包羞忍

第十七

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六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指揮臣迫於公議不敢中輟頻煩天聽宜被譴逐陛下曲示兼容未加寬斥臣若知難而止不復盡言則上以結執政之驕下以圖一身之利何獨自苦力犯大姦臣雖甚愚竊亦有說輒傾丹懇再冒聖聰仰冀容慈留神聽納臣聞聖人之治

天下有禮義廉恥之教。有刑罰誅殛之威。禮義廉恥。所以待天下之君子。刑罰誅殛。所以待天下之小人。非聖人有厚薄之私。蓋禮義廉恥。由賢者出。則不得以治小人者待之也。伏惟陛下。恭己於殿廊之上。而賦政於萬里之外。所以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者。執政數人而已。若得當世之賢者而任之。則朝廷尊嚴。四方率服。苟非其人。則堂陛陵夷。取輕中外。不可不慎也。今宗憲匿宰相之親嫌。盜中司之要任。欺罔八主之聽。廢祖宗之法。立朝有朋黨之實行。已多貪濁之惡。自叨大任。臺諫官前後論列。不知其數。而宗憲假然自若。殊無愧心。禮義廉恥。固已掃地。陛下猶以待君子之道待之。而望宗憲之自引。以全體貌。臣竊以為過矣。管仲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古之善觀人國者。惟以此道。而逆知其盛衰。今宗憲犯義如此。豈能為陛下設張四維。以致天下之治乎。臣聞十人之聚。議無不公。蓋以其好惡是非。難蔽於一偏之說。而衆心所服者。惟理而已。臣向者。嘗言宗憲十二事。皆結紳士大夫之公言。明有按據。非特十人之聚也。陛下不加考實。則天下知公議將無所伸。小人之姦謀。益有所恃。臣獨憂之。陛下勿謂人言宗憲之姦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遂以宗憲為可用也。唐李勉嘗對德宗曰。天下皆知盧杞之姦邪。而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蓋大姦之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順非而澤。陽為可信。榮感世主之聰明。故能盜竊名位。終亂天下也。若及其未用之前。見其可疑之迹。則不得謂之姦邪矣。惟陛下虛心澄慮。詳釋庶言。以臣章疏。付之有司。特令推究。如稍涉虛誕。臣甘受罔上之戮。或皆有實狀。即乞早罷宗憲。以慰天下之望。臣無任踴躍俟命之至。

第十八

右臣伏自去年四月後來。凡十七次。奏疏論列胡宗憲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臣聞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者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郭夫固陋。獨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為是。衆之所惡。復以為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見其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臣竊惟宗憲。欺君亂法。毀滅廉恥。其罪惡顯著。為中外共知者。十有二事。臣固已極言之矣。後相自繼奏章。申執前論。惓惓之懇。必已盡關聖覽。若臣言為妄。則是焚惑天聽。誣陷大臣。宜正典刑。以戒天下。若宗憲之罪。如臣所奏。則是陛下知其惡矣。知惡而不去。此古人之所戒也。臣官有言責。實畏公議。苟不能排斥姦惡。振舉紀綱。使羣小浸盛。壞亂政事。則臣雖受異日之戮。亦無補國家之患。惟陛下下辨之以早。斷之以獨。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不勝願望。

第十九

右臣伏自去年以後。凡十八次。奏疏論列胡宗憲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夙夕慚悼。如負芒刺。臣自領職。以迄於今。知無不言。每蒙聽納。獨是宗憲。累章未出。竊惟聖慮。所以兼容。必謂日月已深。艱於迫

視。是以特屈公議。使之兩全。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臣嘗觀仁宗皇帝。用陳升之為樞密副使。是時呂誨方在言路。指其私行。極力彈劾。仁宗皇帝初亦難之。而誨論奏不已。章至於十八上。涉歷數月。卒罷升之。而後已。宗憲自始進用。不協物望。與升之無異。臣言宗憲之疏。其類多與誨略同。而宗憲冒昧居位。又與升之時月。不甚相遠。豈仁宗能受盡言於昔。而陛下不能聽之於今。呂誨能逐姦人於前。而臣不能去之於後。以微臣之譴薄。猶見賢而思齊。如陛下之聖明。豈知惡而不去。若謂進退執政。必有迹狀。則臣按宗憲。不無顯罪。初除御史中丞。與見任宰相。明是姻家。隱而不言。盜取要任。當時幸人之不知。而知者亦不以告陛下。欺君亂法。孰甚於此。以至身任風憲。不脩廉節。負所居房。不肯償還。遂致開封爭訟。御史彈糾。朝廷一切置而不問。玷辱國體。墮廢臺綱。宗憲坐此二罪。自合明行貶黜。而況其餘姦惡事狀尚多。陛下何故優容如此之久。臣又嘗考尋呂誨所論陳升之章疏。不過以謂揚歷甚淺。聞望素輕。尹京無狀。違叨大用。疑其陰有趨附。由徑而進。及升之妻。而中表疏遠之妹。嫁於中官。皆與往還。不避嫌疑。若此之類。止於數事。蓋未有姦邪貪穢。如今日宗憲之甚者也。臣忝備耳目之寄。而使陛下股肱心膂之任。容有此人。叨據經年。不能排斥。尚何面顏。出入朝廷。而以諫官自名乎。臣若未至竄逐。終不敢緘默。以負陛下拔擢之意。伏望聖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第二十

右臣輒瀝血誠。仰瀆天聽。事出迫切。無復文飾。惟冀聖慈。留意省覽。臣自去年四月初八日。延和殿與左司諫韓川。同奏胡宗憲姦邪罪狀。不堪大任。自後十九次上疏。條陳罪狀。而五月中。臺臣亦有彈劾。遷延至此。未蒙施行。向者孫覺。楊康國。相繼辭職而去。獨臣與川。始終論列。未嘗敢置。自十一月後。川見陛下未賜聽納。堅乞外補。臣本欲歲前上殿。更以公論開陳。而川別有除命。不復供職。臣以左右省並無諫官。拘礙文法。不敢獨員。乞對同時言事之人。去之殆盡。臣若更顧身計。不為陛下極辨邪正。則臺諫之風。日益衰替。姦慝之勢。日益盛強。實於聖朝。所損不細。此臣所以憤懣感發。而不能自己也。臣歷觀祖宗以來。言者彈擊執政。未嘗有是非不決。枉直兩存之理。今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迫於衆議。得嘗以宗憲為言。而依違觀望。不敢深論。臣竊料其意。不過以謂陛下若逐宗憲。則常帶將欺罔。結紳曰。朝廷用我之言。已能執政矣。若臣所論太過。忤旨獲譴。則常輩初無切直之言。又可免責。進退無患。是以竊位。陛下用此等人。持綱紀耳目之任。亦何補於聖德乎。臣非特患宗憲之汚廟堂。又憂常等之壞風憲也。臣伏視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擢用忠良。使在臺諫。如劉摯。王巖叟等。論蔡確。章惇之罪。則陛下為之能確宰相。能悼知樞密院。又論張璪姦邪。則璪罷中書侍郎。孫覺等論韓縝。不協人望。陛下用縝為右僕射。纔方數月。遂令外補。傅克俞等。論李清臣無狀。則清臣罷尚書左丞。自是四海之內。莫不歌頌。朕服。以謂陛下用人納諫。有祖宗之風。故三數年間。公議得行。大臣知畏。姦人斂迹。君子道長。豈非用此道歟。今宗憲自進。用以來。惟其朋黨之外。無一人以為可者。其懷姦為利。與璪輩何遠。其昏謬無補。則又甚於縝與清臣。豈陛下前日。去數人之易。而今日去一宗憲。為難哉。臣讀魏鄭公之諫唐太宗曰。正視之初。恐人不言。導之

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諍。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聽受。終有難色。臣竊謂太宗之烈。足以比迹湯武。庶幾成康。然責之以備。則有愧於三代之隆者。特在於不能慎終如始而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願陛下以詩易之言為法。以唐太宗之事為戒。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臣之狂愚。逆陛下之心多矣。惟求諸道。則或有萬一之補。伏望陛下。以宗廟社稷為計。早罷宗愈。斷之不疑。更擇忠厚端正之人。置於言路。以代當等。庶幾協力。上裨聖治。天下幸甚。

貼黃

臣叨被上恩。不次擢用。未能報塞萬一。豈敢輕為去就。然自來論列執政。是非固難並立。臣之惴惴。盡於此章。若聖意確然不回。則是臣言無補。須至援引故事。自求貶黜。況宗愈願借名位。不知廉恥。儻陛下務為優容。俟其自請。以理度之。必無是事。又慮聖慈。不欲出臣之奏。恐傷體貌。臣已一面申三省。乞奏請。前後章疏。付外施行。去訖。伏乞早賜睿斷。去邪勿疑。以慰天下之望。

申三省狀

右某自去年四月後來。凡二十次。具狀論奏。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及以欺君冒進。姦邪貪穢之罪。十二事。條列以聞。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竊慮上件章疏。不曾降出。伏乞特賜奏請。付外施行。

第二十一

右臣伏為前後二十次論奏。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而聖德寬厚。務全體貌。章皆留中。未蒙施行。宗愈幸累疏之不出。盜據丞轄。包羞期年。辱國已甚。臣忝居言路。職在繩糾。遂舉彈文之大略。以申三省。宗愈並不避位視事。自如中外。指目近世。補弼毀滅廉恥。未見如此之極也。臣竊伏思。念與情之所以共惡者。不過責其無恥之一節。而臣之所以深疾者。特誅宗愈之意。爾臣聞國家設諫官御史之職。本欲肅正綱紀。防察姦邪。故風采所擊。貴賤震恐。非一二小臣。敢作威福。蓋朝廷上下之體。待此而後嚴也。今宗愈既知崇諫之彈劾。而力職公議。若無所忌。惟其以言者為不足。卽是乃陵蔑陛下之風。遂為大臣而有輕視人主之心。陛下縱欲赦之。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使宗愈實無他罪。止此一事。猶在譴訶之域。而況欺君亂法。姦邪貪穢。罪狀顯著。至於數十。尚安足以預廟堂之論。處具瞻之地乎。伏望聖慈。深加省察。以臣前後章疏。付之有司。公行推究。若宗愈之罪。如臣所言。卽乞特賜睿斷。早令罷黜。若臣所論無實。亦乞重行寬宥。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盡言集卷五

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事

右臣伏見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徐宗。唐遂。諸育。四人。經戶部陳狀。各稱有田產。元係抵當市易官錢。後來運值災傷。不能如期結絕。所納息罰。已過官本。其餘逋欠。自合依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朝旨。特與除放。今來州縣官司。不惟廢格詔令。不為施行。而又章惇作男名目。將朱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脅逐人。須令供下願賣文狀。並從賤價強買入己。雖有不卽承伏之人。縣官畏惇之勢。往往誣以他罪。屢加刑責。必使如意而後止。異日迎等遁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雖一偏之辭。未足盡信。而民負抑屈。無所申告。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流離顛頓。恐不徒然。按惇以大姦之才。抱死黨之志。方陛下踐阼之始。布平易近民之政。惇備位大臣。不能輔成上德。而包蓄詭計。動為異論。陽示強鯁。陰助奸惡。以至悻悻惟懼之前。殊無臣子之禮。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誅。止罷執政。出之藩鎮。謂宜追省前過。痛自懲艾。而長惡不悛。陵蔑國法。劫持州縣。強市民產。前後大臣。肆行姦惡。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竊謂惇閑居里閭。不與政事。而氣篋凶暴。官司莫之敢忤。寧屈陛下之法。不敢違惇之命。使惇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陛下。詳此事理。留意遠民。特降指揮。下戶部。取朱迎等四狀。選差臺官。置獄推劾。若惇果有上件罪狀。卽乞特行寬宥。以戒亂政。跋扈之臣。其州縣及監司。承望風旨。殘害平民。亦乞

第二

右臣近嘗彈奏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及州縣監司承望風指不敢違忤雖朱迎等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欲乞選委臺臣置獄推究今已累日未聞施行按惇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謀蘊大姦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緣王安石呂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構起邊隙僥倖富貴在先帝時已坐買田不法嘗罷執政元豐之末再叨大任陛下嗣位擢資大樞而內懷姦謀沮毀聖政公肆悖慢殊無臣禮陛下曲示容貸未忍加誅出之近藩已屈公議繼以家難退歸里閭而敢恃恃凶豪陵暴寡弱使無辜之民流離失業不遺數千里求直於戶部覽其訴牒可為心惻臣竊謂崑山縣官輒違詔旨將朱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以威刑須令供下願買文狀使惇並以賤價強買入己則是縣官畏惇也朱迎等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陳訴而逐處不敢受理則是州郡及監司畏惇也朱迎等抱負屈抑赴懇省曹本部明知兩浙監司皆有妨礙雖楊傑係後來到任而其人孱懦齷齪苦無風力自合申稟朝廷選官根究而姑欲應法止委楊傑則是戶部畏惇也國家設置御史本以糾察百僚今自中丞以下未聞有一言繩其亂法則是御史畏惇也臣忝備諫職不敢緘默輒據事狀奏疏論列而執政不能明正典刑惟務姑息不即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士俾之窮治而視為常事止送發運司體量則是執政畏惇也夫州縣監司之畏惇而廢格詔條以害良民則國家之憲章具在猶可按劾今執政大臣及御史臺尙亦畏惇則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願陛下明詔輔弼共守直道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無使邪正雜糅枉直混淆好惡不明是非莫辨依違畏縮徒為自全之計則陛下威福之柄不至陵夷而姦雄跋扈之臣少知畏矣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指揮施行

第三

右臣近聞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等經戶部論訴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遂具奏陳乞委臺臣置院推劾繼聞朝廷只送發運司體量尋再具狀論列未蒙施行竊慮朝廷不欲輕信偏辭遂與詔獄然無告之民不遠數千里赴懇省部以情度之不應全然虛妄緣本路監司見朱迎等訴牒不為受理即是各有妨礙而轉運與發運司自來職事相干今若委之根究深慮顧惜人情滅裂其事欲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令自朝廷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人前去體量所貴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第四

據朱迎等狀稱已經蘇州及轉運提刑司陳訴並不蒙依公施行今來若只下本州及監司體量必恐護短途非曲為蔽匿淹延刑禁虛煩行遣欲乞朝廷詳酌選擇官吏置司推劾所貴易見情狀不失其罪

第五

右臣近以章惇用賤價買百姓抵當田產致朱迎等經戶部陳訴尋具論列乞按行動比蒙朝廷下江淮

發運司考驗虛實竊聞本司所委體量官止於崑山縣取索公案看詳遂具回奏以謂買田之事雖有實狀而於條法別無違礙臣竊謂姦吏附會權勢暴虐良民必不肯於案牘之間明著逼脅之迹往往假託公道指他故便無辜之民不勝刑禁然後命狡獪之吏取資情願出賣之狀則是外無違法之形而內有奪民之實也今若信其文具而不原其本意則遠民屈抑終無所伸須至辨明以破其妄檢准編敕節文侍從官待制以上不得廣置產業與民爭利臣前章所言者止據朱迎等四戶爾訪聞發運司體量到乃有二十一戶是舉蘇州之內官買田產皆惇所有也自來州縣估計抵當物業止約一半之直蓋官司防異日失陷之弊不盡用本價今惇利其甚賤公違條制劫持州縣侵奪細民爭利之罪孰大於此臣又檢准律文祖父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若祖父父母在而子孫別籍者徒二年子孫不坐臣謂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投狀承買使惇初不預聞則援宜得罪將惇自為之則谷將誰執況朱迎等狀內陳其姦妄之事條目甚多此四人者粗有囊糧故不遠數千里求直於省部其餘貧病之徒不能自給斂手去業遂至流亡陛下可不念之乎臣聞西漢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舉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殺此生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宏議曰解布衣為任僕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臣竊謂惇嘗為執政非特郭解匹夫之比也州縣畏惇之勢迫逐平民使之失職而惇不顧國法並以賤價易其田宅又非郭解之不知也今若以姦吏舞文粗能應法害民之實略而不問恐非春秋誅意不誅事之義伏望陛下詳閱朱迎等四狀事理特降指揮勅本縣官吏挾情不公之狀按惇矯詐亂政之罪明正典刑以戒天下其蘇州及本路監司不受朱迎等辭訴亦乞並行黜責所貴權豪知畏遠民安堵

第六

右臣伏見去年十二月內蘇州崑山縣人戶朱迎等經戶部論訴章惇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產業遂具論列乞正其罪自後蒙朝廷委發運司考驗虛實今年正月間本司體量奏到事狀雖依違滅裂不盡本情然其大概已見朱迎等所訴不至誣罔如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投狀承買官買田產共二十一戶皆有按據最為要切臣以謂章惇不告其父私成交易則當得別籍異財之罪若惇假託名目則自有降等之法兼諸育狀內亦指定下狀之日援方在京就試則惇之矯詐又甚明白遂以合用收律奏聞必謂便可議罪今已累月未蒙施行上下畏惇一至於此按惇閑居里閭不與政事而氣傲凶暴官司嚴憚寧屈陛下之法不敢逆惇之意使惇有權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如何哉今體量到事迹既有實無可疑緩而故為留滯臣恐有與惇陰為地者更相搜摘細故會問往復則明堂赦恩必遂原免然則大姦何幸而平民何不幸也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敕三省早令結斷其州縣監司不受朱迎等訴狀亦乞特行降黜所貴亂政跋扈之臣屈法阿私之吏知有典刑易為制御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第七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累會劾奏章惇劫持州縣不顧國法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物產遂致朱迎

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省部。後來蒙朝廷下發運司體量。已有實狀。而遷延半歲。未蒙施行。臣前月十二日。延和殿再具奏。伏蒙宣諭。便令結斷。又今踰月。未睹指揮。臣竊以悼氣。儀凶悖。陵暴寡弱。詐以男名。廣置田產。公然別籍。殊無忌憚。罪狀顯著。會非隱伏。而尚書曲為留滯。以幸赦宥。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特降睿旨。早正典刑。庶幾亂法跋扈之臣。不至幸免。遠民屈抑。有所伸雪。取進止。

第七 與諫議大夫陳綱左

右臣等伏見章惇在蘇州日。強以賤價。買朱迎等抵當田產。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右正言劉安世。累曾論列。蒙朝廷下江淮發運司體量。皆有實狀。近日竊見敕斷。罰銅十劬。臣等按惇嘗備執政。固宜奉法循理。存君愛民。而氣儀凶暴。劫持州縣。貪利無厭。使人失職。原其不畏國法之意。蓋有陵蔑朝廷之心。而所責太輕。未厭公議。況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天下之人。指為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正典刑。異日卻欲竄逐。深恐無名。伏望聖慈。特賜詳察。明降指揮。候惇服闋。特行廢置。所貴姦家屏息。永絕後患。

第八 與諫議大夫

右臣等昨以劾奏章惇。強用賤價。奪民之產。朝廷體量得實。止斷贖銅十劬。則不當罪。尋具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用其子承事。即援之名。承買朱迎等田產。而下狀之日。惇父尚在。檢准名例律疏。謂祖父母在。子孫無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別籍。誠無至孝之心。名義以之俱淪。情節於茲。並棄稽之典禮。罪惡難容。二事既不相須。遠者並當十惡。推原法意。正為惇設。為子事父。而用意如此。不孝孰大焉。至於悖慢惟。之。殊無人臣之禮。交結姦確。造播姦言。貪天之功。僥倖異日。為臣事君。而處心如此。不忠莫甚焉。臣等按惇之罪。實人倫之所共弃。王法之所必誅。投之四荒。始能塞責。贖金輕典。衆謂失刑。伏望聖慈。深賜省察。依近日邢恕例。不候服闋。預降睿旨。所貴邪正明辨。奸慝知畏。取進止。

第九 與諫議大夫

右臣等近已累具論奏。章惇罪名未正。欲乞別議。竊謂至今未蒙施行。臣等伏見監司郡守以下。不受朱迎訴狀。並行責降。令丞違法。授給田產。亦已衝替。檢准編敕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等竊謂。原心定罪。故有重輕。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干繫官吏。皆因惇以致罪。而反處徒坐。惇係首惡之人。乃止贖銅十劬。事理頗錯。亦已太甚。況下狀之日。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事狀著明。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民冒犯。猶有常刑。惇為大臣。天下所望。而虧損名教。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臣等竊謂。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廢於公卿。伸於庶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息之弊政。非清朝之所宜行也。按惇父在。而別籍合徒三年。既犯十惡。即議請減贖。一切不用。未委前日所斷。援引是何律令。伏望陛下深賜省察。出臣等此章。詰問執政。如律文別有衝改。臣等妄言。即乞明行罔上之變。若大臣別無異說。即乞坐臣等章疏。以正惇罪。仍依近降聖旨。不用赦原。但能稍正典刑。庶幾不屆清議。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

第十 與諫議大夫

聖旨集 卷五

臣等向者。數曾論奏。章惇罪名未正。今已累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於元祐三年二月十四日。用其子撥之名。承買諸有抵當田產。至五月十六日。方丁父憂。即是投狀之日。惇父見在。推放事實。別籍甚明。據律定罪。罪入十惡。則議請減贖。一切不用。雖經赦宥。無得原者。庶人之愚。或有抵冒。朝廷行法。未始少私。惇位大臣。為民所望。而絕滅義理。貪利無厭。止令贖金。是亂典憲。臣等竊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古之聖賢。以為深戒。若謂惇為君子。邪。今則犯義矣。以惇為小人。邪。今又犯刑矣。二者均不能逃聖人之誅。則朝廷何憚於惇。而廢祖宗之法。伏望陛下出臣等此章。送刑部定奪。若律文會經衝改。引用不當。即乞正臣等妄言之實。如勘會惇投狀月日。係丁憂之前。委是父在別籍。異財。即乞依律斷罪。所貴法令壹一天下。信服。取進止。

第十一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十次論奏。章惇買田不法等事。雖蒙朝廷節次施行。而惇之罪名。今猶未正。遷延周歲。竟至經恩。公論難安。須煩天聽。臣聞議者以謂。從來大臣。不欲與衆庶交易。故託子弟。以立文契。臣以為不然。祖宗之制。惟戒從官以上。不得廣營產業。與民爭利。苟非殖貨太甚。則是法所不禁。若身為大臣。欲避好利之名。而使子弟侵刻下民。乃是陽為應法。而陰縱貪鄙。欺君犯義。無大於此。借如或者之說。須無父兄。方可別立名目。今惇父尚在。而下狀之日。乃用其子上。虧孝敬。下失義方。庶人之愚。猶不至此。大臣之體。固若是乎。議者又謂。惇已不帶職。及有旨候服闋日。與宮觀差遣。足以示懲。不必深責。臣亦以為不然。惇之不得職名。自是朝廷以其無禮於兩宮。黜之外。補故不用。執政善去之例。後來惇以便親為請。遂得提舉洞霄宮。方陛下聖政日新。姦邪屏息。如惇等輩。自知罪惡貫盈。必求退縮。將來終制。方且自陳。而乃以宮觀授之。正是中惇之意。恐不足以當今來所犯之典刑也。臣伏見兩浙監司。及蘇州崑山縣官吏。以畏惇之威。奉法不謹。朝廷體量得實。並已斷遣。輕者贖金。重者衝替。檢准編敕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竊謂。原心定罪。固有鉅細。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有司依阿廢職。誠不可恕。然皆因惇以致罪。而反處徒坐。又降聖旨。不許原赦。即是干繫官吏。獲譴反重於惇矣。惇以前執政之勢。劫持州縣。殘害平民。貪利無厭。不畏國法。既係首惡之人。乃止罰銅十劬。即是惇所得之罪。反輕於干繫官吏矣。倒置如此。公議謂何。臣聞自責。謂本路監司。後來至今。訟者不已。蓋惇平日恃權橫暴。人不敢校。既知朝廷特為伸理。是以競來赴愬。為民之害。如此之極。何可貸也。伏望聖慈。以臣劾奏。著之責辭。或令降官。或俾分務。但能不失有罪。足以稍正國體。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取進止。

論虛乘責命不當事

右臣伏聞。累有臣僚。論列虛乘。昨在兩浙。推行權鹽之法。務為慘刻。殘虐一路。比蒙朝廷下本道根究。皆有實狀。而害民之甚者。自行法以來。其所配流。一萬二千餘人。如聞寬恩。止善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官。觀中外之議。皆謂未安。伏惟聖朝愛養元元。不欲一物失所。而乘出將使指。總按一道。未聞宣布惠澤。與利除害。而專為身謀。不顧義理。罔上以虛課。虐下以苛法。愁苦之聲。溢於道路。議者皆謂。誅剝特克。與吳居

厚略同而峻刑害物則又過之雖降一官尚玷侍從恐無以戒戢姦暴慰塞民情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比附吳居厚例重行黜責以答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論盧秉昨在兩浙專主鹽事殘民害物遺毒累年過者朝廷體量得實謂宜重貶而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宮觀竊恐無以戒戢姦暴慰塞民情乞依吳居厚例特行寬黜伏聞續有指揮令展二年磨勘不當罪士論未平是敢罔避再三塵瀆天聽按秉樞實鹽貨峻刑虐民無辜流死以數萬計老稚轉徙號呼盈路比屋憤怨思食其肉上賴累聖德澤深厚是以人心卒無異志昔吳居厚之在京東措克太甚效怨於民陛下踐阼之初責授散官遠郡安置天下傳播莫不欣喜秉之刻剝無異居厚而猛暴殺人實又過之不伏重誅已為寬典尚玷侍從何以示懲臣伏觀祖宗以來尤以失入為重彼執法之吏不明微意誤置一人入於深文大則追停小則降免今秉奉使故設苛法多殺平民非特失入一人之比也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非所以示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重行貶竄以慰民望

第三

右臣近為體量到盧秉向在兩浙專主鹽事設法苛虐流毒一方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臣已兩具論列未聞指揮施行竊緣盧秉奉將使指專為措克使無辜之民流離轉死冤號之聲盈於道路蓋有甚於吳居厚者矣且兩浙京東皆陛下之民而秉與居厚酷暴之狀相若一則貶為散官安置遠郡一則尚列侍從提舉宮觀同罪異罰恐非至公之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比附吳居厚例重行寬黜以慰遠民之望

第四

右臣近為盧秉責命太輕未厭輿議臣已三具論列未蒙朝廷施行如秉苛虐酷烈之實遠民怨苦冤憤之情前奏言之已詳不復條列而臣尚有未盡之意更為陛下陳之臣聞人君之柄莫大於賞罰而所以行之者必主於公平傳曰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蓋不能處之以至公則天下不得無疑惑之心也今秉之罪狀顯著非在重輕疑似之間考之近例又有吳居厚散官安置之比而諫官御史交章彈劾未見盡行其言朝廷何憚而不正典刑以謝東南之民乎臣之所論非苟欲奪秉寄祿官而已蓋秉之殘民害物甚於居厚而尚為待制提舉宮觀罪鈞刑殊臣恐無以解天下之惑也伏望陛下檢會臣累奏事理削秉侍從之職以慰人望

論謝諫賜進士出身不當事

右臣伏見朝廷近復制科祕閣所試之人皆不應格陛下務獎進人材不欲並行黜落曲收謝諫以為天下學士之勸而朝廷試之策往往不能奉承清問率意妄言固多疎略有司考覈既不入等陛下特賜進士出身擢為輔郡幕職聖恩優異極逾涯分臣亦上體朝廷之意不敢別有論列而近見諫中尚書省

辭免新命狀乃云所有誥勅未敢祗授以祗為祗以受為授虛薄寡聞一至於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為殿挺之所譏而罷今陛下當右文之代初復制舉豈容有祗授賢良乎臣恐播傳寢廣實累修潔博習之舉伏望陛下懲其淺陋稍損誤恩追寢諫進士出身以塞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論謝諫荒陋寡聞有辱賢良之舉乞追其進士出身以慰公議今已累日未觀朝廷施行臣聞祕閣程文已不合格而有司特為奏請乞與假借陛下收令曲錄為後進之勸而廷試之策糺繆益甚考官范百祿自有章疏歷陳其尤無狀者凡數十條而中尚書省狀又以祗為祗受為授士論喧然無不傳笑伏惟陛下即政之初興復制舉屈萬乘之尊親策於廷而中尚書省荒虛字猶未識騰播天下豈不辱國超循一資已足示勸更竊名第實恐太優況控告辭亦無賜出身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早賜施行

盡言集卷六

為歲旱地震星隕乞下詔罪已許中外極言闕政諸路賑濟警備賊盜等事

右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于今五載承天順地仁民愛物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元元鼓舞歌頌不暇固宜陰陽順序風雨時若諸福協應百嘉蕃昌而歲比不登和氣湮鬱饑饉流徙災害頗衆今春及夏旱暵為虐京畿西路二麥失望農民嗷嗷且有菜色雖陛下惻然軫念靡神不宗疎決繁囚降從寬典而沛然之澤終未告足又陝西河北屢聞地震大星隕隕其光燭地旬月之間巨異仍出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證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此皆天心之仁愛人君而先出災異譴告警懼使之兢惕修省而不至失道之敗也臣竊謂上天之體雖高而聽卑明主所應惡文而尚質與其為祈禱之小數不若同銷復之大方臣願陛下夙夜祗畏側身修行特下明詔以示罪己又許中外臣民極言政事之闕失專委近臣考求其當以施有政庶幾下情不至壅塞其諸路災傷州縣流民所至並委守令多方賑濟無俾捐瘠申救緣邊帥臣及捕盜官吏常切警備以戒不虞今日已前內外營造土木之役苟非要切並乞停罷分命監司按視留獄公卿輔弼同寅協恭以思天變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誠備災之善經應變之至務也昔齊景公小國之諸侯爾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災感為之退舍陛下之明聖發於誠心精意感通何求弗獲臣待罪諫

刻日開焦勞。輒効忠。庶幾萬一。惟冀聖慈。少賜採納。不勝幸甚。

爲愆元乞罷修城及諸土木之役

右臣近以自春涉夏。早暵爲虐。地震星隕。巨異仍出。輒奏狂瞽之論。相陳銷復之理。方陛下祗畏天戒。側身修行。日俟明詔。採用一二。今既旬次。未親施行。惓惓之心。不能自已。再俛天聽。幸垂省覽。臣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太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盛。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元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謂是歲一年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謂作南門。勞民與役。災祥之應。各以類至。著之方冊。皆可稽考。臣伏見京師修城開壕。工役重大。兵夫之衆。已至數千。徒庸之計。幾八百萬。穿掘墳墓。傷掩骼之仁。遠逆天時。犯無戒之戒。人困於役。國傷於財。然則嘉氣之久不效。未必不由於此也。臣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帝王之都。而爲受敵之具。則在外屏翰。將安用之。必謂州郡爲不足恃。則平陸之一城。恐非用武之地。況國家利源之入。比之前日。去其大半。用度漸窘。止務裁節。陛下躬行法度。爲天下先。而乃以不貨之費。棄於無用之所。可不惜哉。或謂先朝已嘗興作。欲終其事。則乞罷廢人夫。止以廣固之兵。不計歲月。漸令完葺。自餘土木不急之役。伏乞特降指揮。悉俾停罷。所貴順承天意。以致資澤。

爲愆元乞罷上元遊宴

臣伏見去冬以來。時雪愆元。詢問四方。亦多早暵。關陝淮浙。民已艱食。物價翔踊。日益增甚。雖朝廷廣行賑貸。而歲事失望。若饑可憂。臣嘗觀周禮大司徒。荒政之目。十有二品。教民之道。最爲詳備。其九曰。養樂。蓋歲有凶。教人君閔恤元元。爲之閉藏樂器而不作也。禮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先王之制。具在方冊。聖明之主。所宜留心。伏惟陛下。繼天奉元。仁民愛物。有年之瑞。宜不絕。而雨澤失時。人且狼狽。雖兩宮憂勞。無或少忘。而遠方之民。未見陛下至誠憫恤之意。今上元密邇。有司舉行常例。猶欲張燈。臣愚欲望聖慈。明諭執政。特以歲早。俾罷遊宴。使四海之內。莫不戴陛下勤恤之德。庶幾天下咸通。風雨時若。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

臣近具劄子。乞罷上元張燈。竊聞尋已降付三省。而連值假。故執政未遑進呈。臣每接見賓客。訪中外利病。皆言去歲甚愆時。殊不可期。民將荐饑。深可憂。今外方郡縣。或有災傷。猶不放燈。著爲令。陛下子育黎庶。以天下爲家。一夫不獲。尚軫聖慮。而況關陝淮浙。民以艱食。凶荒遼遠。所宜矜恤。伏望特降中旨。明諭聖意。罷止遊宴。以答天變。廣謀賑貸。用濟民生。使覆載之間。莫不衣被兩宮之仁。德天人和同。嘉氣自效。惟冀留神省覽。早賜指揮。取進止。

爲愆元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等事

爲愆元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等事

臣伏見去冬以來。頗愆時雪。今春歲月。駭尤愈甚。詢之四方。率多早暵。二麥已損。若饑可憂。然而南畝之田。尚未至稿。近日得雨。猶有可救。方二聖子育黎庶。垂意民事。謂宜責躬修政。以召和氣。而禱祀之禮。有所未舉。賑救之目。有所未行。臣雖甚愚。竊以爲過。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宜王遇我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故雲漢之詩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瘋。靡神不宗。此前代聖明帝王。已行之事。陛下之所宜取法也。伏望聖慈。祗畏天變。徹樂損膳。精誠祈禱。明敕大臣。講求闕政。申命中外。審決留獄。諸路監司。謹視所部。凶荒州縣。廣爲賑濟之備。或官廩有不充之處。仍令勸誘富民。納粟以助公上。擇其尤者。寵以閔官。不怠工役。悉俾停罷。庶幾人神和悅。早致膏澤。事有備豫。民無流散。取進止。

爲愆元乞舉禮祀荒政及求言恤刑

臣近以時雨愆候。早勢闕遠。嘗進狂瞽。相陳銷復之理。又舉前代聖明帝王。側身修行。救災備患之事。條列以聞。乞賜採擇。今已累日。未親施行。臣聞田家之言。以謂三冬得雪。而中春無雨。則猶不免於歲歉。今內自畿縣。外逮諸路。率皆早暵。二麥已損。將若下民。將罹饑饉。凡可以爲之救助者。安可緩也。臣聞聖王爲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禮。民已艱食。旋爲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伏望聖慈。特垂軫恤。禮祀之典。救荒之政。先事而講。不必待時。責躬求言。恤刑省役。庶召和氣。以致資澤。取進止。

爲愆元乞罷春宴

臣伏見去冬迄春。雨雪愆候。夏苗將稿。秋種未布。雖陛下至誠憫恤。禱祠備盡。而沛然之澤。終未告足。竊惟故事。春有大宴。方茲久旱。民憂阻饑。伏望聖慈。深加軫恤。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庶幾天人感悅。早獲嘉應。取進止。

爲歲早乞講荒政

臣伏見去年經冬。時雪愆候。今春涉夏。益苦亢旱。二麥將稿。秋種未布。民已艱食。歲事可憂。雖兩宮焦勞。祠禱備至。應祈之澤。終未沾足。臣嘗觀國朝故事。太祖建隆元年。以揚泗民多饑死。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卽命發廩賑貸。乾德二年。嘗詔諸州長史。視民田旱甚者。卽蠲其租。不必俟報。太宗或遇旱歲。必減食。減食三之二。得雨乃復常膳。真宗祥符八年。以京東物價稍貴。令有司出常平粟。減價以糶。用濟貧民。九年。詔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十萬。以備賑濟。今來早勢闕遠。事宜前慮。至於散利緩刑。弛力養樂。索免神除盜賊。皆聖人救荒之政。亦宜先事而講。伏望聖慈。上法三聖之意。下考成周之典。凡可以救災恤民者。次第施行。取進止。

論御藥李倬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司根治事

右臣伏聞勾當內東門李倬。得內降指揮。欲置聖聖院常住白地。以爲墳塋。朝廷既下所司施行。而寺僧遍詣執政。省次第陳訴。以謂倬之所請。乃是竹木園圃。栽植有年。數畝萬本。其中房舍。僅三十間。而敢

欺罔天聰指為白地。誕謾暴橫。一至於此。臣伏觀陛下即政以來。崇尚公道。凡百內降。一切禁止。四海之內。拭目改觀。俾以小臣。給事宮掖。乃敢挾私罔上。干紊綱紀。此而不懲。將亂政事。伏望陛下深賜詳察。斷以至公。付之有司。明正俾罪。庶能杜漸。不累聖德。

第二

右臣近以勾當內東門李倬。得內降指揮。欲置啓聖下院。常住白地。以為墳塋。而樂詣廷臣陳訴。以謂倬之所請。皆非白地。事屬欺罔。不可滋長。遂具論奏。乞行按劾。比聞已有朝旨。前降指揮。更不施行。而倬挾私罔上之罪。未覩推治。竊惟賞罰之柄。實繫國體。欲使信於天下。要在行以至公。議有未安。固難緘默。再出宸聽。必冀開納。臣竊謂倬陳請之日。若使陛下知其竹林園木。萬數浩濶。生者有居室。死者有墳墓。必不至徇其私。請降玉音。良山倬志在苟得。焚惑天聰。致朝廷命下之日。這嚇人情。存者不得安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玷累聖德。咎皆自倬。豈曰有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偶然誣誤。情在可矜。雖曰大過。亦可全宥。其或心無忌憚。故犯典刑。事雖細微。必置於法。此乃三代堯舜以來。不易之道也。今倬妄干中旨。誣詐欺君。罪實故為。情無足恕。萬一聖度赦而不誅。臣恐異時更有甚於此者。然則何以詰之。伏望陛下心存去惡。事戒履霜。無牽近習之私。不惑衆多之口。罷倬近職。付之有司。勅其誣毀。重行降黜。庶使綱紀修舉。姦邪知畏。

第三

右臣近嘗論奏李倬挾私罔上。僥求中旨。乞付有司。按治其罪。今已累日。未覩施行。檢准元祐編敕節文。傳宣或內降。若須索及官司奏請。雖得旨。係元無條制者。並隨事中書省樞密院。覆奏取旨。臣竊謂倬之所請。出於一時處分。固非常法。若執政承受上件聖旨。自合依條覆奏。或再得指揮。許令施行。亦合子細契勘。有無違礙。今倬志在苟得。罪實欺君。三省奉行。初不勘當。使國家命令之下。這嚇人情。生者不得寧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原倬之犯。雖無足赦。亦大臣奉法不謹之過也。臣聞祖宗以來。亦有內降之事。尚人情有所未便。公議有所未安。當時輔弼。往往執而不下。著之信史。皆可稽考。臣竊謂人主之德。多尚仁恩。或有請求。難於面折。但以其奏付之外廷。若大臣守法而不回。則私謁雖多。而無患。蓋不違其請。足以示聖主之仁。斷之於公。足以嚴朝廷之政。如此則恩歸於上。而法行於下矣。臣恐欲望陛下。威克厥愛。治遠自近。先正倬罪。以示無私。然後明敕三省樞密院。今後內降指揮。並令勘當。若於法無違。於民無害。乃須覆奏。方得施行。所貴紀綱完密。杜絕僥倖。

論何正臣除知饒州不當

右臣等昨以何正臣除知饒州。臣等論正臣在先朝為惡。與舒亶相等。而獨以幸免。公議深不以為然。如未能投之四裔。乞且與宮觀差遣。朝廷遂能知洪州。則是朝廷以臣等之言為當矣。今來未久。復與饒州。夫饒與洪。輕重相去之不侔。固不待臣等言而可知。然臣等須至再論者。出於義不可已也。蓋韓存寶之獄。臣等雖不得其詳。但見朝之士大夫。歸罪於正臣者衆矣。使正臣素有仁厚平直之稱。而能招此議乎。

夫正臣挾朝廷之威。操法令以及人。屢與大獄。陷害善良。貴情定罪。雖無存寶之事。而正臣固可謂凶人矣。況存寶之死。議者皆尤正臣。朝廷未及加罪。而正臣自度。不為公議所容。故乞宮觀。臣等竊見往古廢逐姦臣。不必明指一事而去之也。但天下指以為姦者。縱未嘗見之行。尚當廢之。況正臣慘酷著於治獄。往時見中傷者士人。因朝廷許自訴而昭雪者。非一也。今乃付正臣以善郡。陛下何以慰士大夫之心乎。正臣見在金陵居住。今得饒州。一切便安。使正臣自擇所處。亦不過如此。夫凶人天下所嫉。朝廷待之如此。使為善者。將何以勸乎。伏望陛下深察臣等之言。為他日無窮之慮。依舊與正臣宮觀差遣。如以向來宮觀。出於正臣自請。不緣避謫。即以臣等今日之言。特賜施行。

貼黃

臣等據士大夫所傳。何正臣先朝為御史時。聞欲治韓存寶之罪。即先入文字。乞特行威斷。及存寶之死。天下皆知正臣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論陳師道不合擯去官守遊宴事

臣昨見朝廷用近侍之薦。起陳師道於布衣。而任以徐州教授。其為恩禮。固已厚矣。臣聞蘇軾出守錢塘。經蘇南都。師道以誠告徐守孫覿。願往見軾。而覿不之許。乃託疾在告。私出州界。與軾遊。從凡累數日。而又不回。赴留守李承之燕會。不憚衆目。及其東下。送之經宿。而後歸。監司不敢繩。州郡不敢詰。猖狂恣傲。旁若無人。搢紳喧傳。頗駭物聽。臣竊謂士於知己。不無私恩。既效一官。則有法令。師道與軾交結。固不足論。至於擯去官次。陵蔑郡將。則是以私欲而勝公義。厚權勢而忽詔條。徇情口法。莫此為甚。循名觀行。恐無以副朝廷尊賢下士之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本路不干礙官司。依公體量。如果有實。乞正其罪。以為後來之戒。取進止。

論鍾世美除信州教授不當事

臣伏見朝廷以鍾世美為信州教授。考之公議。不以為允。按世美前坐與蔡頌、劉仲昕、賈貨官錢。追官勒停。後來朝廷以度牒係出賣之物。與仲昕等。本非同謀。遂自譎籍。特與奉復。使於清世。不為棄人。其為優幸。固已極矣。臣聞世美雖號能文。而不孝之名。著於中外。今教授之任。士人於式。推擇之際。行誼為先。豈容此輩。塵汚清選。伏望聖慈。追寢新命。以勵風俗。取進止。

奏乞訪求齊恢之後獎用事

臣伏見故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齊恢。清德懿行。有聞於時。英宗揀拔。置之東宮。神考登極。遂列侍從。擢用未幾。奄至淪謝。搢紳之士。莫不惜之。而又三子繼亡。門緒衰替。臣竊惟先帝樂附之臣。如孫固、邵元、韓維、陳薦、孫求等。諸人子孫。前後例會推恩。仍有已任館閣者。獨恢未及。有足於因。伏望聖慈。念恢遺遇。先朝不幸早卒。訪求其後。量加獎進。庶有以稱陛下追遠恤舊之意。豈勝幸甚。取進止。

奏乞罷修城壕

右臣伏見近降指揮。於京東、河北。差崇勝奉化兵士各五百人。及招填廣固四指。各令及八百之額。立

限五年修築京城。又許支朝廷應干封樁錢。和雇人夫二千人。令作四年開掘城壕。臣雖至愚。慮不及遠。詳觀事理。甚有未安。輒進管言。以預天聽。惟陛下留神省覽。臣伏觀陛下聽政之始。沛發德音。修城兵夫。悉令散遣。道路歌頌。仰聖澤。四年於此。未嘗有枹鼓之警。今元元之民。方就休息。四夷順軌。外無戎事。而遠與大役。衆謂無名。又於京東。河北。再發廩兵。人心驚疑。不可不慮。況修城與開壕之工。幾八百萬計。其費用固已不貲。方二聖崇尙寬厚。前日利源之入。去其大半。封樁錢物。尤宜謹慎。而乃竭有限之財。應不急之役。非計之得也。兼臣訪聞。日近朝市之間。往往竊議。以謂朝廷將復治茶磨。以收其利。雖廟堂之論。不能知其有無。而庶人之言。何因而起。臣恐傳之四方。皆謂陛下前此所能之事。漸欲復講。搖動人心。所害不細。伏望聖慈。深賜詳察。特罷修城之役。非惟爲國家惜費便民。亦可以杜塞姦人妄意。陛下爲善不終之議。惟冀獨出睿斷。早賜指揮。

第二

右臣昨累具狀。論奏修城利害。至今未蒙施行。日近訪聞開壕人夫。其數增倍。所散工直。頗有拮据。雖號爲加給得力之人。多是上下干繁。作頭壕塞之類。陰有剋刻。既聚大衆。而不以公平處之。積怨日深。或致生事。兼壕身大闊。所出之土。占壓民田。塞塞道路。隣近墳墓。多被穿掘。怨歎之聲。達於衆聽。臣職在耳目。不敢不言。竊謂國家建設治官。本欲循名責實。今修城開壕之工。共七百餘萬。日役兵夫。無慮數千。付之一二庸人。而不顧於將作名實紊亂。孰甚於此。如聞板築方畢。旋致摧毀。蓋上下官吏。肆爲延慢。無所統屬。以糾其繆。此不可以不更張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惟用廣固兵士三千二百人。不計歲月。修築城壁。以終其事。所有開壕役夫。並乞放罷。止以兵工。隨其地形。量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專委將作監丞轄。所貴事有統領。不至乖戾。

第三

右臣近累具狀。乞罷雇夫開壕。止以兵工。隨其地形。量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令將作監專切總領。至今未奉指揮。臣竊謂事之利害。已具前奏。不復委曲。再煩聽覽。然臣有所甚疑者。特以帝王之都。而高城深池。過於邊郡。雉堞樓櫓之迹。隱然相望。若於京師。而爲受敵之具。其如天下何。議者不能爲國家盡久安之策。而區區增峻城隍。欲恃之以爲固。亦已過矣。方朝廷講求國用。正務裁損。而舉百萬之費。棄於無用之地。實爲可惜。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施行。

論蔡確不合陳乞類昌府

右臣伏聞知鄧州蔡確。上章陳乞類昌府。以便私計。雖未知可否之報。而摺紳之議。卒皆不平。敢具僉言。上達天聽。按確姦邪陰險。盜據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傾招權納賄。賊污狼籍。有司論罪。當以大辟。陛下特加寬貸。止送韶州編管。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牽復太速。似至貶所。亦止論年。確遽上言。乞令內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曾不旋踵。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益肆無厭之求者。蓋

見近日政事多尙姑息。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止。姦謀遂可其奏。確知執政莫不畏己。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綱。雖屢蒙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啓之也。臣恐小人僥倖之心。勢猶未已。往往再乞放逐。願便或自求京師。宮觀差遣。以就醫爲名。然則陛下又將許之乎。確之朋黨。大半在朝。夙夕引頌。以俟復用。若使漸得親近。廣爲路歧。異日盜權亂政。無不由此而始。況輔弼大臣。既以罪黜。雖領師節。未復職名。考之典故。猶是謫籍。豈有不因詔除。輒求自便。此風寔長。則陛下賞廢刑威之柄。遂成虛名。國家綱紀。必至墮紊。不可不慎也。伏望聖慈。明收三省。報罷確奏。以正國體。

奏乞賑貸鳳翔府界饑民

右臣伏聞京西關陝。去歲時穀不登。農民艱食。兩路郡邑。已行賑貸。而鳳翔。永興。實爲接壤。旱災分數。大槩略同。物價翔踊。民多菜色。臣聞秦鳳路諸郡。各收五分。惟是岐下。實所不及。然而轉運司。牽於鄰州之例。放稅止於五分。拘礙常法。不該賑濟。今方仲春。民已窮困。若候夏麥。必致餓殍。比聞雀謀鎮白晝驚劫。愚民急迫。豈有常心。與其委於溝壑。不若亡命爲盜。以幸萬一之免。竊恐因此饑饉。寇賊充斥。使關中之民。不得安堵。非細故也。臣愚欲乞朝廷。專委秦鳳路提刑司。疾速體量。若鳳翔境內。委實荒歉。則一面令本司。依永興軍路災傷州縣。特行賑貸。更不奏候朝旨。如此則非惟千里之人。得免轉死之患。至於寇盜。亦當衰息。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指揮。

盡言集卷七

論謝景溫權刑部尙書不當

右臣竊聞除謝景溫。權刑部尙書。臣近視吏部關到。本月十八日敕節文。六曹尙書。並置權官。俾賜依侍。郎守法。新制既下。衆謂未安。臣竊惟用人之法。固有資級。是以兩省卿監之中。擇久次者。以爲侍郎。侍郎久次。而爲尙書。尙書久次。而選執政。歷試於職。足以見賢。議者比患兩省卿監。難得資高之人。故尙書立權侍郎之制。約用昔日三司副使。資序任之。二年。取旨正授。所以重近臣之選。難其進用之路也。尙書之官。則異於此。位既崇重。卽亞執政。若才德兼茂。資望並隆。處之八座。乃爲宜稱。況隨其階職之高下。已有行守試之定規。苟未得其人。則官不必備。兼自來諸部之無長官者。止命侍郎主行。未聞妨闕。又先朝建官以來。除吏戶之外。他曹尙書。多不並置。今朝廷創爲新意。特設權官。摺紳之間。極有異論。皆謂必將援引資淺望輕。不協輿議之人。假此藉口。欲以引誘。臣方欲具士大夫之言。上達聖德。乞罷新法。以杜僥倖。而邊聞景溫除目。則衆人所料。果爲不謬。按景溫在先帝時。爲湖南安撫使。附會章惇。乞於徽城等州。建置城寨。以開邊隙。十年之內。所費不貲。湖南湖北。及廣西並邊之地。常被殺掠。無有寧歲。蓋國殘民莫此爲甚。近日朝廷。知其無益有害。已令廢罷渠陽等軍。而景溫係首事之人。未聞議罪。今反召用。何以示懲。況景溫昨治開封。殊無善狀。方二聖臨御之日。輒以穢惡公事。上黷天聰。止令罰金。已免斥逐。又自高陽

關將帶女巫置之都下。景溫僥倖大任。日使子弟。就其家考問。以至崇此妖人。目為聖母。並殺之下。感亂乘聽。及以婢妾之子。用為左右之吏。輒恃勢以醉毆人。景溫殊無畏憚。而不問。遂致言者彈劾。出之近藩。然是時景溫親黨。方據權要。故知蔡州。未幾即徙穎昌。既又擢守成都。而僣恣不行。無人臣恭順之禮。陛下過示包容。不加黜責。猶從其請。改守揚州。故其後王安禮被命守蜀。不能無辭。攀援景溫。以為比例。謂朝廷既以聽景溫之免。則必難加罪於己。然猶以人言之故。遂有宮觀之命。安禮之前執政。辭則尚得。宮觀景溫以兩制辭。則不失名藩。物論喧然。為之不平。在揚未久。又不因省部闕官。忽有今日不次之擢。陛下詳此數節。則景溫詔除之下。能允公議乎。伏望聖慈。特垂省察。速降指揮。收還景溫之命。且與外任差遣。仍詔三省。罷尙書權領之法。以塞濫進之門。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除謝景溫權刑部尙書不當。今雖半月。未蒙施行。按景溫天姿姦佞。素多朋附。熙寧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為知雜御史。是時蘇軾方忤安石。景溫迎合其意。輒具彈劾。謂軾丁憂歸蜀。乘舟商販。及朝廷下逐路監司體量。事皆無實。章惇以開拓疆土。不次進用。景溫為湖南安撫使。又欲附會。遂乞於徽城等州。建置城寨。一開邊隙。今已十年。有不實之費。而無秋毫之利。徒使湖南湖北及廣西接壤州縣。常被賊寇。未嘗休息。止為進身之計。不顧國家之患。附上罔下。執甚於此。神宗皇帝初行官制。首用景溫為禮部侍郎。時王安禮任尙書右丞。乃景溫之妹婿。諂事安禮。陰刺上意。一日奏疏指陳邊務。其言皆先帝近月與大臣謀議幾微之論。景溫借為己說。僥倖稱旨。緣所論之事。非他人所能預聞。上既疑安禮漏省中之語。又怒景溫交結執政。遂以本官出知潭州。緣景溫與韓維韓縝。正是姻家。元祐之初。縝為宰相。首自高陽召歸。亟加職名。尹正京邑。及廢人子弟。縱酒犯法。景溫釋而不問。為臺察所糾。朝廷送大理寺取勘。方正其罪。又於瀛州。以女巫自隨。置之都下。日令子弟考問禍福。小人乘勢。惑亂愚民。又為言者所發。而韓維方為執政。遂薄其責。止罷開封。出知蔡州。曾未席煖。復徙穎昌。既辭成都之行。仍竊揚州之鎮。中外之論。固已不平。况願臨見任刑部侍郎。即是本曹元不闕官。兼先帝建官之初。刑工二部尙書。皆不並置。今來忽降新法。創添權官。藉紳之間。往往竊議。以謂大臣將欲援引私黨。故先更張此制。而景溫之名。預為衆人所料。蓋以執政之內。有親有舊。私分深厚。常欲提引。是以權官之詔。墨未乾。而景溫之除。嘗已下。使朝廷威福之柄。可以為人窺測。甚可懼也。近者高士英除權工部員外郎。陛下猶以為因人撓法。別授差遣。今執政欲引親舊。而先改國制。五日之內。首擢景溫。上不能奉承陛下之美意。下無以慰塞多士之公言。僥倖既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實為聖朝惜之。伏望陛下。詳覽臣奏。速降指揮。收還景溫新命。依舊與在外差遣。仍詔三省。罷尙書權官之法。庶存綱紀。以抑僥倖。

第三

右臣近嘗論奏。謝景溫差除不當。及乞罷六曹權尙書之制。近日雖開收還景溫之命。而權官之法。未蒙指揮。不避煩瑣。再具論列。臣伏尋典故。都省令僕之次。即列八座。位貌崇重。實亞執政。苟無其人。則闕之

不常置也。先帝命官之初。惟吏部之外。他曹官長。多不並建。但以侍郎主行。未聞闕事。考之前代。亦不見有權尙書之品。而遽茲創立。義實未安。臣竊謂侍郎之資。望最深者。真拜尙書。自允公議。今若加以權字。即是未應正除。以不可假人之名。授非所當得之士。欲望中外厭服。堂陛尊嚴。何可得也。俸門一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竊為聖朝惜之。況國家經費不充。正務裁省。而反無名設官。增益厚祿。則是朝廷政事。自相違戾。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敕三省。罷尙書權官之法。貴無虛授。以重國體。

第四

右臣近嘗論列。謝景溫除權刑部尙書不當。比聞已得聖旨。別與差遣。今雖旬浹。未覩明降指揮。指紳之間。皆謂景溫差除。全出宰臣范純仁之意。竊慮九重高遠。無由知外議之詳。輒具開陳。上神聽覽。臣聞謝景溫與范純仁。韓維素來相結。號為死黨。而景溫姦邪附會。罪狀極多。臣於前疏。已略言之矣。昨在開封。又以私隱為言者所劾。出知蔡州。二年之間。三易差任。而貪進之心。殊未厭足。屢遭親密。敦迫純仁。直露私求。欲得八座。純仁勇於效力。愛有所忘。不恤人言。先改國制。近者忽降詔旨。六曹尙書。並置權官。士大夫素知純仁與韓維二族。私分深厚。見其無名變法。逆料必引景溫。五日之間。除書果下。挾情亂政。一至於此。且陛下用文彥博為平章軍國重事。所總政目。明有定格。差除尙書。已上自合同議。昨者創立權官。及除景溫。彥博初不預謀。不知三省安敢輒廢定格。議者皆謂呂大防等。明知不協士論。而重違純仁之意。是以雷同詭隨。不能阻止。純仁既已逼脅同列。又欲陵蔑彥博。但令吏人以除目就第呈知。未嘗稟其可否。意恐彥博沮難。故不與同共商議。止於次日。便具進呈。彥博以外議沸騰。遂出造朝。遂得追寢。純仁尚忿形於色。屢發躁辭。且云待教辭免。即行寢罷。彥博又折之曰。此朝廷之事。執政豈可通私意。教他辭免。此語即時傳播。聞者無不駭愕。純仁雖屈於正論。而終欲遂非。無故遷延。不追前命。蓋欲景溫赴闕。更為營求差遣。以朝廷之公器。為死黨之私恩。有以見純仁事上不忠。操心不正。力進姦慝。妄改憲章。若不辨之以早異日。必敗國事。況純仁藉藉門閥。素無他才。矯情飾詐。善取名譽。久在閒局。時以為賢。一入樞庭。固已改節。陛下即政之初。能青苗免役之法。及司馬光久在病告。純仁遽以國用不足為言。復使州縣。俵散青苗。天下之人。莫不疑惑。光既視事。爭於上前。極言論列。方得寢罷。此事甚近。陛下當悉記憶。光未幾半月之前。嘗與臣言。純仁自為執政。言行反覆。陰懷願望。止為全身之謀。以名取人。其弊至於如此。蓋先見其姦狀。漸露心實。悔之業已薦延。未能避能使光存至今日。必不容純仁久處廊廟。臣竊惟陛下宮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闈。政事之柄。仰成大臣。猶是修明紀綱。謹守法度之日。而純仁乘其素守。背公向私。非惟辜二聖委注之心。亦以失天下具瞻之望。伏乞陛下。詳覽臣言。博採公議。若未欲遽行罷免。即望常加防察。無使專恣。浸壞朝政。天下幸甚。

貼黃

臣本欲上殿奏陳。適會左右省並無諫官。拘礙文法。不得獨對。臣既嘗耳目之任。日聞外議喧騰。不敢不具奏知。伏望聖慈詳察。

遂舉全臺肆為醜詆然汾從來別無過惡止言其口吃滑稽之類一二小事乃令報能中外之論至今不以為直臣近日方開常等所以擊汾之由主於請安石之說操心如此豈復至公其事四也陛下即政之初知免役出錢為民之患故復用祖宗差役之制常在戶部不能講究補完而協助邪說請復雇募及為中丞猶聞奏乞施行懷姦徇私大害聖政其事五也先帝已知經術取士久而有弊蓋欲復用詞律故昨者有司請於經義之外加以詩賦朝廷採納已為定制而安石之黨必欲沮撓常乃屢乞改用經義其徒翁然譽之賴陛下聖明主執不輕變易而常等言之不已背公死黨其事六也保甲之害衆所共知陛下變法以來農民方遂休息而陶乃倡言乞重編排朝廷若行其說天下豈不大駭率情妄作其事七也臣起於小官誤蒙擢用非不知雷同鉗默足以取容然而其年之中歷犯權貴旁人為之憂恐而臣處之自如者實以陛下推至誠樂善之心有舍己從人之德是以不量力薄思效涓埃而況二聖臨御以來逮今五載遵守祖宗之法曾無毫髮之累諫臣之職足以優為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繫天下國家治亂之本故臣自拜命以迄於今獻納之間尤以人物為務蓋朝廷之有君子如人體之有元氣元氣盛實則腐革充盈血脈榮暢寒暑疫癘不能投間以干陰陽之和則為安強之人矣至於慎守不固氣血將敗內無以養根本外不能慎起居一旦遷疾雖和扁再生莫知所救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使君子衆多小人勿用然後綱紀振舉政教修明姦邪陰賊不能伺隙以亂聖人之治則成天下太平之功矣其或聽納之間不辨枉直任用之際不察忠邪黑白混淆是非雜糅日復一日浸生亂階雖堯舜復起亦不能治臣竊聞近者執政奏事之次親奉德音思與大臣共為廟社長久之計每患異日小人在側眩惑人主敗亂國政憂深慮遠固非愚臣所能及然臣夙夜寒心而不敢以為無事者正以風憲之地乃有常等皆王安石蔡確之黨人陰持兩端浸害正論使漸引其類並據要津則陛下累年憂勤所立之政事必將復壞於華小之手可不痛哉臣恐陛下之所憂不在異時而其兆已見於今日也況二人狹邪不忠之迹固已著明久而不去必有後悔惟陛下以臣所陳七事特賜詳覽若非誣罔皆有實狀即乞慎擇忠厚端正之人以代常等不勝幸甚

論趙高無名進職等事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知延州趙高為樞密直學士博考僉言極有異論輒據公議上頌天聰臣歷觀祖宗以來待遇帥臣之體或以其在方面夷虜畏服或以其征伐扞禦績用彰著再委藩宣之任方行進職之典高治郵延未滿三年考其行治無以過人伏讀告詞又非再任方朝廷進拜執政而高獨無名同日遷陟中外傳播皆謂失體兼臣風聞高嘗遣使與西夏約和反為羌人執而戮之密如傳者之言則挫國家之威靈沮塞垣之士氣守邊無狀孰甚於此賞不當賢則無以勸善罰不當罪則無以懲惡而況無功受賞有罪不罰欲持此道以治天下臣竊惑焉伏望聖慈特加考驗若高果有上件事跡不惟收還新命亦乞明正典刑庶使貪功邀利之徒有所戒懼

論范育除樞密都承旨不當

右臣竊聞朝廷除范育為樞密都承旨按育昨知河中皆有缺行嬖人預事干撓刑政子弟失教問門不肅醜聲顯著流聞道路君臣之間不可言者使育實負過人之才義難終廢猶當抑之散地更加歲月磨滌瑕垢漸次任用或為清議所容今育之學術智能無以異衆而前日之惡播在僉言比方外除已玷卿列曾未庶幾擅實宥密臣恐修潔之士恥與比肩流蕩之徒無所懲戒甚非所以稱陛下旌別淑慝長育人材之意伏望聖慈深賜省察能有新命以允公議

盡言集卷八

論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

右臣伏聞朝廷以王子韶為太常少卿探之僉言咸謂未允輒據公議上達天聰按子韶委性儉佞行己無恥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謔日子韶為衙內鑽蓋以其造請公卿之門不憚寒暑交結權要子弟巧於自媒如刀錐之銛銳也及呂公著為御史中丞遂薦子韶以備臺官陰持兩端見利忘義是時王安石用事方行青苗之法子韶每進對之際則迎合上意未嘗有一語敢指政事之失及對公著則復肆誕謾以謂屢常奏疏言新法之非便蓋欲上下欺罔兩獲其利先皇帝聖鑒明哲洞照姦心子韶詐窮情得遂被黜責其後復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為言者疏其前後過犯及不葬父母之事因而報罷元祐初擢領劇曹又為御史論其亡狀尋令外補今少常之任素號清選前日之居此官者或遂遷侍郎或就拜給諫大用之漸多假此途豈容匪人輒爾冒處伏望陛下慎重名器斥遠佞邪收還子韶誤恩別擇賢者庶無虛授與議朕服

第二

右臣嘗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今已累日未奉指揮臣聞子韶熙寧中嘗按錢塘祖無擇事承望王安石風指巧為排陷摺紳之間至今不以為直及任御史苟務容悅上諛人主下欺官長先皇帝察其

頗僻。雖為上元知縣。清議不齒。於茲有年。中間雖移湖南運判。及遷吏部郎中。尚為言者所劾。皆即報罷。今少常之任。資望愈重。一歷此地。遂墜要津。豈容匪人。可冒優選。議者謂子韶頗有文學。不忝新命。此亦姑息之論。非公言也。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待天下之才。如子韶者。反獲茲邪。見於已試。人物汗下。衆所鄙薄。既不能納忠於先朝。豈復能盡節於陛下。雖區區之記問。或有可稱。而大義已虧。餘何足道。今若不究。本末妄真。清途。臣恐伴門遂開。小人道長。甚非朝廷之福。惟陛下重惜名器。為官擇人。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收還子韶之命。別授賢者。以慰輿議。

第三

右臣近已兩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至今未奉指揮。按子韶人品冗末。性復儉邪。熙寧中為御史之日。見利忘義。反覆迎合。其後呂公著陳襄質於上前。矯詐悉露。先帝疾其誕謾。乃詔之曰。外要黨正之名。內懷朋黨之實。遂奪言職。遠貶江左。止此一節。已見棄於清議。而況交結權勢子弟。不恥自媒。挾持私怨。成祖無擇之大獄。詔事呂嘉問。復得提舉折納差遣。操行卑污。實鮮倫比。昨除湖南運判。及遷吏部郎中。當時御史猶以為非處子韶之宜。勅奏而罷。豈少常之任。反可輕授。除目傳播。甚駭物聽。蓋諫諭列方。俟進止。子韶略無忌憚。遂已視事。其處心積慮。不過以謂朝廷若用言者之論。則已嘗就職。縱使罷去。恩例尚優。機巧僥倖。一至於此。方陛下勵精求治。辨別邪正之際。尤不可使此輩輒汗清途。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收還子韶之命。以為姦人之戒。不勝幸甚。

第四

右臣近已三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至今未觀施行。近者風聞三省奏事之際。嘗蒙宣諭。以辨別君子小人為戒。輔弼大臣。既被聖訓。謂宜夙夜交儆。慎備庶僚。而謬引姦慝。屢汗清途。考之衆論。皆謂執政之間。與子韶之舊者。憐其獨未顯達。是以力為主張。臣竊謂大臣。不遺故舊之心。則善矣。至於屈天下之公議。而伸一己之私恩。則非所以為朝廷之計也。昨者王汾除諫議大夫。御史止言其依語口吃之類。一二小事。猶且報罷。豈若子韶姦邪反覆。見於已試。柔屈不恥。老而益甚。遂躋華貴。實辱紳紳。況汾以小過而棄捐。子韶負大罪而拔擢。用舍之道。顯非至公。伏望聖慈。檢會臣三奏事理。追還子韶誤恩。別改閑慢差遣。庶無虛授。以報羣下。

第五

右臣近四具狀論列王子韶差除不當。比聞已有指揮。別與差遣。今早伏視除目。授衛尉卿。反復思之。不得其說。須至辨析。上頌天聽。臣累奏子韶罪狀。皆天下之所共知。未嘗有一語輒涉疑似。朝廷使之追改。則是不以臣言為妄。前日太常之命。既非所宜。今七寺正卿。又在太常少卿之上。豈可因人彈劾。更得超遷。子奪重輕。悉皆倒置。是非好惡。衆且何觀。開羣小僥倖之門。啓大奸窺伺之隙。政事如此。臣竊憂之。伏望陛下。總攬權綱。慎重名器。懲子韶之朋附。亟令外補。或謂即今苦無顯過。則乞依舊以衛尉少卿處之。惟斷自宸衷。無惑衆口。庶幾公道。不至淪廢。

右臣近嘗再論王子韶。本因人言。遂罷少卿之任。卻除衛尉正卿。理有未允。乞行追寢。以厭公議。今既累日。不蒙指揮。臣聞王子韶者。以謂官制後來。太常少卿最為清選。今若不容子韶冒處。而七寺卿列。乃是納官。舍彼予此。別無優倖。臣請有以折之。勘會太常少卿之美選者。或為侍郎。或為給諫。前日之李常。趙瞻。梁燾。鮮于侁。趙君錫。是也。七寺卿則不然。崔台符。楊汲。自大理。孔宗翰。由鴻臚。韓宗道。自太府。不作給諫。便拜侍郎。安得謂之納官。而少貶於太常也。況太常少卿。係從五品。諸寺正卿。乃從四品。子韶自到衛尉。方及一年。才擢少卿。又正卿列。平日不掛貶議之人。倘有驟遷之避。以子韶之罪惡顯著。而力排公議。必欲超擢。朝廷政事。豈宜如此。臣自忝諫列。進言多矣。然未嘗以決不可行之事。要君近名。惟是公道。與小人浸盛。是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再三論辨。況陛下勵精求治。長育人才。去一老姦。無損於國。惟祈睿斷。早賜施行。

第七

右臣伏見朝廷。以路昌衡為直祕閣。權知廣州。竊惟南海之地。控制蠻獠。風俗輕悍。易動難安。祖宗以來。擇帥尤重。必有綏懷之德。濟以肅服之威。使之統臨。乃能鎮靜。臣按昌衡。人品鄙下。資性殘刻。昔為安陽知縣。以陰事將發。而尋醫。昨任陝西監司。以舊怨勅吏。而無實。治余行之獄。則著酷烈之名。居親母之喪。則有非僻之行。清議不齒。為日已久。方陛下嗣膺大寶。驅逐羣邪。昌衡與寇周輔輩。均號酷吏。在所廢斥。而素為蔡確鷹犬。極力主張。屢竊要官。衆謂幸免。今嶺表之寄。事任非輕。豈茲小人。可稱簡拔。臣聞見昌衡罪惡事狀甚多。姑欲追止。誤恩未敢悉盡。天聽。伏望陛下。深詔輔弼。別議掄材。非惟交廣之人。免被虐政。又俾曲濫之吏。少沮凶威。仰冀容明。特賜採納。不勝幸甚。

第八

右臣近嘗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當。初聞尚書省。句收告命。措紳莫不欣悅。今日乃知。卻有指揮。令進奏院。依例發下。三數日內。予奪反覆。中外疑惑。實損國體。臣按昌衡。天資削刻。狡狴誕謾。昔熙寧中。知相州安陽縣。不修士檢。醜聲流聞。本路監司。將行按發。昌衡遽乞尋醫。因得幸免。然而內疑指使。劉龜年。暴揚其事。後來陝西用兵。龜年適在秦州。夕陽鎮為監押。昌衡乃指名抽差。部押糧草。欲緣軍興。中以危法。而泄其私怒。是時龜年懼此。因依訴於趙濟。遂留而不遣。其事喧騰。無不知者。臣又聞昌衡執親之喪。寓居南京。曾無哀戚之容。反為非僻之行。有武人劉振孫者。候其微服。出入倡家。遂痛毆之。為人所救。僅得逃逸。及昌衡為陝西轉運副使。振孫又知甯州。挾其舊怨。勇於報復。乃用匿名之書。移振孫為原州都監。且匿名文字。於法不當受理。而昌衡違法受之。振孫事狀甚輕。曾無免所居官之罪。借令當移。亦無降等之理。昌衡任情刺舉。不畏公議。一路澄清之寄。將何賴焉。臣又聞昌衡治余行之獄。輒廢錄問。違經亂法。天下以為酷吏。然而行之舊遊。王珪之門。昌衡既於案牘之間。隱落其事。又密告於王。以市私恩。仍與蔡確陰相交結。故珪確用事之日。浸盜華要。陛下即政之初。澄汰姦慝。昌衡以死黨在朝。獨免廢放。歲月未

幾頻易劇任。當時士論。固已上譏廊廟。下責臺諫。今海南之地。控制百蠻。推擇帥才。尤宜慎重。以昌衡之罪惡如彼。而朝廷委付若此。臣恐豺狼之性。毒烈貪暴。必不能為陛下。布宣惠澤。鎮安遠民。異日生事。悔將無及。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收還昌衡誤恩。別擇良守。以式南國。豈勝幸甚。

第九

右臣近兩竹具狀。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當。今日雖聞。已有指揮。易守潭州。而貼職誤恩。尚未追改。考之公議。咸謂未安。須至開陳。上瀆聽覽。臣前章所奏。昌衡罪惡。固已詳悉。而情理之尤不堪者。莫甚於執親之喪。而為非僻之行。昔陳壽居父憂之中。使婢和藥。當時士論。尚且鄙棄。豈若昌衡。不念顧復之德。肆行姦穢之事。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今昌衡違犯名教。絕滅人理。於所厚者。其薄如此。陛下亦安用之。況所貼職名。本為南海重寄。欲寵其行。前命既罷。即合追廢。兼長沙守臣。從來亦無蓋帶節職之例。使昌衡舍煙瘴之遠。得湘潭之便。又貼直閣。坐制一方。天下姦惡。何所懲沮。惟陛下留神省察。速降睿旨。追還昌衡新命。別與閑慢差遣。庶幾善惡明辨。少勵薄俗。

第十

右臣近累具論。奏路昌衡前後罪狀。不堪擢用。及已罷廣州。當追貼職。至今未奉指揮。臣之所言。得於公議。章累十數。遷延五月。是非可否。終無定論。內外疑惑。實害政體。況潭州守臣。自來亦無必帶節職之例。豈可因緣差誤。輕授小人。伏望聖慈。審察事理。明詔執政。早令追改。使朝廷判別邪正之道。信於天下。如昌衡輩。誠何足惜。惟陛下斷之不疑。豈勝幸甚。

第十一併論子

右臣近已累次論列。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至今未蒙施行。議者謂子韶記問該博。昌衡吏事強敏。其才可用。不欲終廢。臣竊惑焉。朝廷取人。固必有道。若大節已善。或有小疵。才難求全。理當掄擢。傳所謂。不以一眚掩大德者是也。其或素行邪僻。大義已虧。雖有小才。固無足取。此少正卯之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所以不能逃孔子之誅也。按子韶上罔先帝。下欺長武。為臣不忠。清議所棄。昌衡執親之喪。會無哀戚。肆行邪穢。絕滅天性。為子不孝。典法所誅。豈謂斯人。反蒙褒進。再三惟慮。不得其說。臣竊謂朝廷差除。固有當否。言者議論。不無是非。既不以子韶為太常少卿。又追還昌衡廣州之命。則前日所差為不當。臣之言為是矣。繼而能少常者。更遷衛尉正卿。免南海者。依舊貼職。以為潭州。則臣之議論。孰是孰非。朝廷差除。孰當孰否。數日之間。反覆如此。傳播天下。豈不疑惑。昔魏太祖有言曰。苟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苟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今昌衡子韶。可進之善小。可去之惡大。黜之有勵於薄俗。用之無補於聖時。何為遂非。憚於追改。臣聞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臣雖愚陋。敢忘素守。惟陛下勿恤反汗之嫌。自遺養虎之患。檢會臣累奏事理。早賜指揮。

第十二

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一次論列。未蒙施行。議者謂君命已行。難於反汗。臣竊以謂

不然。國家良法善政。天下以為便者。大臣當為陛下協守之。不可變也。至於進退人物。間有差失。但不吝於改過。猶無害於得人。今朝廷政事之可守者。往往不能固執。初議。屢有變更。以惑亂天下之視聽。至於引用姦惡。以致人言。則反途非自用。不恤公議。而徒以不欲反汗為說。臣所未諭。議者又謂。言者好求人過。而執政惟用才。臣亦以為不然。古今用人。誠難求備。要當錄其大而略其細。則無棄人矣。今子韶之為臣不忠。昌衡之為子不孝。清議之所共疾。典法之所不赦。雖區區之所記問。吏事有足稱者。然而可取之善小。可棄之惡大。用之有害於名教。黜之無損於聖朝。而大臣謂之有才。亦已過矣。臣聞近日除吏之際。每患言者彈駁。以謂數有追改。則恐差除不行。臣竊謂朝廷不知其不可而使之。則罪在耳目之官。苟知其惡而不去。則咎將誰執。與其用人之後。惡臺諫之多言。曷若未用之前。少加審慎。而使人無可言者乎。臣非敢以所論未行。恐而求勝。直欲以天下之公議。上達聖聰。庶幾退斥姦邪。獎進良善。為國家開衆正之路。立太平之基而已。惟陛下察臣之志。力主公道。罷子韶。昌衡之命。以為天下臣子之戒。

第十三

右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二次論列。未蒙施行。臣條奏二人罪狀。固已詳悉。皆中外之所共知。非敢以疑似難明之事。而妄加之也。朝廷取其小才。而遺其大惡。苟無私意。何以至此。臣所以反復論奏。不能自屈者。特以聖明在上。與天下之公論。為可恃爾。伏望陛下。力主正道。更加詳察。以臣所言。子韶。昌衡。事狀。下御史臺體量。如皆有實。非臣厚誣。即乞特降睿旨。疏其罪惡。而顯黜之。以戒天下之為臣不忠。為子不孝者。若有一事。稍涉虛妄。臣亦不敢苟避罔上之戮。惟祈聖鑒。早決是非。使枉直不至於兩存。姦惡不容於幸進。愚臣願望。實在於此。

第十四

右臣昨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三次論列。近日雖蒙朝廷。以子韶出守滄州。而昌衡之命。猶未追改。臣既任言責。實畏公議。累煩天聽。蓋非獲已。竊謂二廣之地。控制百蠻。祖宗以來。選委尤重。然而嶺南瘴毒。人所憚行。故凡命帥。恩例特厚。或貼以職。或進其官。悉有舊章。可以推考。今昌衡為子不孝。為吏酷虐。附會王珪。蔡確。屢與大獄。違經亂法。天下怨疾。得免廢棄。已為厚幸。比明擢用。致致人言。既能五羊之行。猶冒直閣之寵。舍煙瘴之遠。得湘潭之便。使昌衡自為之計。不過如此。況因彈劾。而所授反優於前日。輕重倒置。何所懲勸。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館職帥權。世謂高選。若容邪黨。輒爾濫處。臣恐朋邪羣小。以苟得相矜。而正人端士。以同受為恥。陛下勵世磨鈍之具。遂為虛名。此尤不可以不慎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事理。追還昌衡過嶺貼職。處之散地。非惟使不孝酷虐之類。無以說幸誤恩。亦足示朝廷之好惡。風化天下。

奏乞罷職內保甲

右臣竊惟祖宗深鑒五代外重之弊。聚天下之兵。寓之畿邑。制馭四海。如臂使指。可謂盡善矣。然而河北。河東。陝西之地。密接戎狄。居常宿師。以為戰守之備。竹恐兵威未振。不足以壯中國之勢。乃籍民丁。謂之

義勇雖未嘗使冒鋒鏑。蓋其虛聲。以奪敵人之心。爾。熙寧中。先皇帝欲廣其法於天下。始命排之。為保甲。以習武事。陛下踐阼之初。既罷長上教閱。止令農隙之月。做祖宗義勇之制。專委州縣。以次集教。平居無事之日。俾民服力南畝。而又順時講武。以張軍聲。深得禦外治內之策。然臣有所未喻者。竊謂自古王畿之民。異於郡國。所任之事。常務輕簡。蓋休養其力。以重根本也。今府界正兵既多。固非三路之比。而千里之內。亦置保甲。勞民示弱。理有未安。雖連歲災傷。依例免教。而此名尚在。終累人心。使比屋之間。不得坦然為自安之計。亦何益也。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應畿縣保甲。悉令廢罷。所費民力。舒緩人情。安泰遠近。輕重不失國體。

論黃廉除起居郎不當事

臣竊惟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他官莫比。國朝以來。付畀尤重。指紳之士。一歷茲選。必贊書命。遂直禁林。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贍。中外所推者。不虛授也。臣伏見起居郎黃廉。立朝無正直之名。洎官有附會之實。容悅備媚。善於進取。從來清議。未嘗與之。忽蒙擢。甚望命下之日。適會臣辭免。誤恩家居。待報。既未領事。不敢奏章。遂容斯人。乘間叨據。方陛下辨別邪正。長育人材之際。如廉亡狀。實玷清選。深慮朝廷。業已除授。無名能免。伏望聖慈。面諭執政。假一修撰之職。處以使者之任。姑俾宣力於外。以杜姦邪。幸進之漸。惟冀特留聖慮。早賜指揮。取進止。

論陝西鹽鈔鐵錢之弊

臣伏見陝西鹽鈔鐵錢之弊。莫甚今日。向者鹽鈔。沿邊及近裏州軍。轉賣至京。隨處價值。不過三五百文。是致鹽貨通行。商賈獲利。今則關陝每鈔一席。價值僅及十千。轉至西京。所賣不及六貫。或就解池。請鹽一席。腳乘之費。通約一十二千。搬至西京。止賣七貫。已上鹽鈔。與搬鹽所折。皆十分之四五。此鹽鈔之弊也。舊制大鐵錢之法。每一文。當小銅錢二文。今則用鐵錢一貫。五六百文。換易銅錢一貫。往往乘時。尙或增長。此鐵錢之弊也。二者弊源。皆在官司。自求贏餘。以補支計。不詳法度。與民爭利。且鈔法本欲沿邊召人人中錢物。給鈔支鹽。以實邊備。隨處或賤或貴。客人趁時往來販易。公私兩獲其利。今則官司自與勸。價賤州軍收買。卻於價高處出賣。是以商賈不行。有無不通。陝右素無出產。道路附帶錢物之人。惟用鹽鈔。故不免賤添高價收買。此鹽鈔與民爭利也。鐵錢銅錢。舊日相兼。一通行用。更無輕重之別。止自近歲以來。陝西官司。計較鼓鑄鐵錢。獲利稍厚。諸處鐵錢。雖鑄銅錢。是以民間稍難得。或須用銅錢。出入即以鐵錢。加一分換易。近日官司。又令應係支給請俸。及買賣等。只支一色鐵錢。依民間分數。加息出換。公私相競。漸次添價。始自一分。今至六七分矣。此銅錢與民爭利也。陝西鹽鈔鐵錢之法。素號經久。之利。而今日之弊。至於如此。況陝右。京西。二路疆境相接。每於界首。計其米麥金帛之價。僅爭一倍。皆以此也。久而不革。為害浸深。權時之宜。在所損益。為今之計。惟使陝西官司。罷買鹽鈔。止令民間販易。其解州鹽池。支給鹽貨。並用熙寧以前舊法。仍將諸司。見在舊管銅錢。盡數發撥。與轉運司。自今後應係支用。並依舊日。套同鐵錢。中半支給。其官中加息。換易銅錢。亦行禁止。諸州錢監。舊鑄銅錢去處。亦令與復。如

此則鹽鈔與鐵錢之法。必行。商旅復通。公私共利。亦理財裕民之道也。伏望聖慈。詳酌。特賜指揮施行。取進止。

盡言集卷九

論蔡確作詩譏訕事

右臣伏見知漢陽軍。朝散郎。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臣按確得性陰險。立朝姦邪。象恭滔天。有共工之惡。言辨行偽。挾少卯之才。遭遇幸會。致位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宜明教化。而縱其弟。傾交結羣小。公納賄賂。盜用官物。不知紀極。閭門之內。奉養豪侈。飲食聲色。衣服器玩。肆為奢僭。制贈王公。是時傾為軍器。少監。俸入有限。而用度如此。確實同居。豈不知其所來乎。朝廷既不窮治。又貸其弟之死。止以失教為名。讎守安陸。天下公議。謂不能當其罪。固宜痛自懲艾。圖報大恩。而乃不自循省。輒懷怨望。借唐為喻。謗訕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為悖逆。蓋確自謂齒髮方盛。足以有為。意在他日。時事變易。僥倖復用。據泄禍心。跋扈榮冀之姦。睥睨蓄魏其之志。此而可舍。國法廢矣。伏望陛下。察其情理。斷以至公。出處厚之奏。付之有司。特行按治。明示其罪。以謝天下。

第二

右臣近以知漢陽軍。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怨謗君親。情理切害。遂具論列。乞正其罪。未親指揮施行。臣聞確之朋黨。大半在朝。造播巧言。多方救解。且謂處厚事非干己。輒爾劾奏。近於刻

薄此風沒長恐開告訐之路。臣竊以為過矣。西漢鄧寄天下謂之賣友。然而權呂祿以安社稷。前史謂誼存君親。不以爲貶。確之罪惡。固已貫盈。不自循省。肆爲誦斥。人神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處厚外官。雖無言責。見確悖逆不道。發於忠憤。名則出位。情實愛君。取舍重輕。未爲無理。惟陛下勿恤浮議。早正典刑。使大姦無幸免之門。朝廷無異日之患。天下幸甚。

第三 此一章與陳確
吳安詩同旨

右臣等早來。臣竊臣安詩。延和殿進對。具陳蔡確怨謗君親。情理切害。因會上稟。言路更有何人論列。伏蒙寬論。惟卿等及劉安世。外人別無章疏。臣等竊伏思。國家設御史。本欲肅正綱紀。糾察百僚。雖小犯朝廷之儀。猶俾彈治。今來蔡確悖逆不道。指斥乘輿。而御史臺職在按舉。會無一言。秋邪不忠。黨惡無憚。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等前章。固嘗以確之朋黨。大半在朝。慮其造播巧言。多方營救。不謂御史當可言之地。並不糾劾。又慮姦黨。變亂公議。別有奏陳。恐開告訐之路。臣等竊謂。古人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豈有目視姦黨。陵蔑朝廷。謗訕君上。乃欲置而不問。苟非今日確之事發。則其黨與。未易彰敗。臣等尙慮御史臺。知臣已有論奏。備禮一言。以塞外議。若果如此。則其包藏姦狀。益更明白。伏望陛下。留臣等此奏。候蔡確事畢。明正其罪。特行寬逐。庶使邪正有辨。不敗國事。

第四

右臣近以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特具論奏。乞正其罪。雖已聞降指揮。下安州取索元本。及令確開具因依。至今未見回報。臣聞上自執政。下至堂吏。確之黨與。殆居其半。百端營救。齊奮死力。若使邪說得行。搖動正論。則朝廷之事。極有可憂。此臣所以夙夜寒心。而過爲陛下之計。臣竊觀二聖臨御以來。日新聖政。蔡確之徒。不得逞其姦志。陰懷怨望。窺伺頗急。然而深情厚貌。未嘗形見。今乃無故作爲此詩。臣恐祖宗神靈。天地眷祐。疾惡貫盈。而以此機授陛下也。臣伏見李常。盛陶。居風憲之地。目覩蔡確。無禮於君親。而依違觀望。曾不糾劾。及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又是非交錯。皆無定論。復思已下。仍更不見章疏。御史如此。綱紀何賴焉。彭汝礪在侍從論思之列。不以疾惡爲心。反用開告訐之路爲解。其餘進說之人。臣雖不能知其名氏。然其所主之論。計與汝礪不甚異也。臣竊謂李常等。居可言之地。而不言。雖言而陰持兩端。彭汝礪等。不任言責。輒敢進疏。宜有高遠之慮。出於世俗之表。而義存君親者。反責其告訐。悖逆不道者。欲置而不問。夫告訐之不可長。則是矣。至於睥睨兩宮。包藏禍心者。乃爲可長乎。朋邪罔上。孰甚於此。若非確之事發。則羣小比周。無由彰敗。惟望聖心先定。勿疑流言。誅鋤奸慝。決行威斷。庶幾朝綱振舉。邪正明辨。天下幸甚。

第五

右臣近已四具狀。論列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乞付有司。按治其罪。陛下聖德寬厚。體貌大臣。不欲輕信人言。遽行寬逐。遂降容旨。令確開具因依。及下安州。取索元本。近日竊聞。確及安州。皆有回奏。誦上之迹。蓋如臣章。雖文過飾非。妄意幸免。而情狀顯著。可以無疑。臣聞確昨移南陽。既離安陸。復遣親吏。取去

詩碑。洗滌詞劇。靡有存者。使確詩意。別無詆斥。雖刻之金石。固可自信。惟其內懷觖望。志在謗訕。有據於心。懼復流播。故令毀撤。欲以滅口。推此言之。則確之罪惡。何可掩也。伏望陛下。特徇公議。毋恤浮言。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其御史臺官吏。並不糾劾。及伺候朝廷。已行遣後。雖有言者。亦持兩端。并自餘臣僚。進說營救。皆確朋黨。不顧君親。苟尙兼容。必爲後患。伏乞聖言其罪。重行貶黜。庶分邪正。以肅中外。

第六 此一章與
陳確同旨

臣等近以蔡確怨謗作詩。無人臣敬順之禮。累會奏論。乞正典刑。朝廷指揮。下確開具。仍令安州知州。取索確詩元本。竊聞安州取索。與確開具。皆已奏到。確之開具。本無所用。徒爲遷延行遣。令確知其事。因從容造說。交通求救。詞皆虛妄。必不可信。今安州根究得確詩元本。在粉板。後來削去墨跡。其板見在。書之真狀。已著。削去其罪。轉明。更使確巧詐辨給。此亦不能文也。詩板是明白已驗之跡。便可爲據。開具乃委曲苟免之詞。不足爲憑。罪在不赦。合宜誅竄。恭以太皇太后。以先帝遺詔。用故事。請權同聽政。當日確備位次。親見本末。豈不知此事。不是太皇太后本意。蓋爲皇帝年在沖妙。以保護聖躬爲切。事不得已。乃從權宜。竊以前日。遣值先帝大變之際。設或不依本朝典禮。上尊兩宮。則宗社大計。將如何哉。觀確之意。以爲不然。蓋竊幸皇帝當於春秋。欲以大臣專權。自作威福。包藏禍心。深不可測。此不可不誅也。大臣之義。當歸美報上。喜以福祿壽考。稱誦其君。確不能庶幾於此。乃引竭海變田之事。肆爲詭譎。密懷大惡之志。發爲不祥之語。此不可不誅也。刑賞者。人主之權也。祖宗所以行威福。而公天下。服人心。傳之子孫。爲萬世法也。兩宮亦不得而私之矣。如確之罪。天下所共怒。天下所共棄。與天下共怒共棄之者。在皇帝陛下。與大臣也。陛下崇養聖德。未嘗明斷。所與議者。在大臣。如少欲寬確。則天下疑而不服。傷陛下之聖孝矣。大臣者。敢爲開陳。未減。則是朋黨交。面諛不忠。視確之罪。無所重輕。必不見容於天下矣。臣等願盡行公議。無屈祖宗之法。以失威柄。威柄一失。則姦邪強。無所忌憚。後時有不可制之悔。於此不得不慎。以防微杜漸也。伏望聖慈。以其事下有司。議正其罪。爲今日戒。爲後世訓。取進止。

第七 此一章與
陳確同旨

准名例律十惡。六曰大不恭。注謂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准職制律。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准名例律。議請減贖。章犯十惡者。不用此律。

一宰相丁謂。貶崖州司戶參軍。

一前樞密副使孫沔。貶節度副使。宿州安置。

一前參知政事呂惠卿。貶節度副使。建州安置。

右臣等早來。延和殿。伏蒙宣諭。令具行遣比附條例。密奏。臣等略具合用律法。及貴降大臣故事。備錄如右。臣等竊謂三人之間。丁謂之責最重。然其所犯。亦非蔡確之比。伏乞聖明。更賜參酌。

第八

右臣昨日延和殿進對。皆論彭汝礪營救蔡確事。伏蒙宣諭。以謂卿等錯會汝礪所言。與卿等一般者。臣雖已具汝礪朋附之實。而奏其略。尚恐陛下未知羣邪交結之詳。緣此事正繫是非邪正之機。不可不察。須至辨析。上煩聖聽。臣伏見彭汝礪與會同為中書舍人。公然結黨。范純仁既是本省官長。日得相見。朝廷密命。無不關預。而又汝礪親弟。李常之姨女。廟堂之論。悉使傳播。故御史臺表裏通同。殊無公道。親何執政之意。旋立議論。純仁所欲。雖違法害義。無敢糾駁。稍異己者。則必承望風指。連章細治。皆有實迹。未敢盡舉。姑以蔡確之一事。試為陛下陳之。向者吳處厚繼進確詩。其徒大懼。巧言救解。情態萬狀。純仁備位宰相。見確無禮於君親。不以疾惡為心。乃論汝礪及會同。以為告訐之風。漸不可長。汝礪等既聞其語。即時傳報李常。是以御史臺依違觀望。不復按劾。及見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汝礪奮強狠妄。進邪說。雖其大槩。不敢主確。然而深意。全非處厚。竊臣謂以確詩為可罪邪。則自有臺諫官論列。若以確詩為不足治邪。則臣等豈敢違犯公議。輒形諷奏。進退之間。皆不預中書舍人之事。今汝礪出位進疏。惟以長告訐為說。至於睥睨兩宮。悖逆不道。則欲置而不問。是汝礪貪與蔡確為地。而不顧君親之大倫。僭亂之基。漸此乃朋黨罔上。徇私立黨。而陛下謂之。與臣言一般。竊恐聖心未之察也。臣聞汝礪與會同。同受純仁之指。而陰險狡賊。不肯自發。故使汝礪先次進言。繼則臣等極力攻擊。陛下已賜聽納。遂不復言。然而交構之迹。指紳無不知者。獨其黨人為之諱耳。願陛下以臣之論。詳覽汝礪之疏。則姦人之情狀。必不能逃於聖明之鑒。臣伺候斷道。蔡確了日。當節次具狀。劾奏姦黨。乞行竄逐。惟陛下乘不可失之機。特行英斷。使邪正分別。朝廷清明。臣雖殞首。亦無所恨。

第九 此章與後章

右臣等竊聞蔡確已有責命。舍人彭汝礪封還詞頭。不肯草制者。臣等竊謂確之罪惡。本天下之所共疾。不容更有異議。汝礪居侍從論思之列。不以君親為念。沮格詔旨。奮力營救。臣等前日進對之際。固已言其朋黨之狀。觀今日之舉。可驗有實。伏望陛下。誅其姦意。重行貶黜。庶分邪正。以肅中外。

第十

臣等伏見治平中。命王時為樞密副使。是時錢公輔當制。繳還詞頭。朝廷以為不當。遂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今來蔡確責命。與王時事理不同。汝礪挾姦。不肯草詞。伏望詳酌。重賜施行。仍乞速降指揮。免致惑亂衆聽。

第十

右臣竊聞朝廷以蔡確為光祿卿。分司南京者。臣按確官位宰相。輔政亡狀。弟傾賊汚。罪惡貫盈。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陛下既不窮治。又貸傾死。仍免決配。惟令編管。確以失教為名。止從薄責。朝廷之恩。亦已極矣。而確不知圖報。猶懷怨望。作為詩什。輒敢誹謗。罪狀顯著。法所不赦。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不忍加誅。俾全要領。已出再生之賜。謂宜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尚玷卿列。仍居善地。中外之論。皆謂失刑。臣嘗以賞罰者。人君之大柄。祖宗所以公天下而立之。聖子神孫。亦必以至公守之。不可失也。伏惟太皇太后

后陛下。保佑聖躬。恩德隆厚。而確悖逆不道。妄有詆斥。人神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今來責命太輕。未厭輿議。非惟失祖宗立法之意。亦恐傷陛下孝治之風。伏望聖明。更加詳慮。早行竄逐。以慰人望。

第十一

右臣近以蔡確責命太輕。嘗具論列。今已累日。未奉指揮。臣伏見確之朋黨。大半在朝。大臣之間。亦有陰懷。向背假託。義理巧進。邪說協力營救者。雖聖心先定。必不為流言之所惑。而後命淹留。未快公議。再煩天聽。仰冀採納。臣聞自古亂臣賊子之為害。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良由上下怠忽。辨之不早。日復一日。養成禍胎。是以先王禮制。雖齒路馬與蹙其芻者。莫不有誅。非芻為可貴。而馬不可齒。蓋君臣上下之分。所當致嚴。而將折天下姦雄桀黠之氣。於未然之前也。今確無禮於君親。非可宥之過。雖悖逆不道。自取罪戾。亦朝廷威令不行。政尚姑息。容養確輩。使至於此。而輔弼大臣。猶為救解。欲望朝廷尊嚴。朋邪敘迹。何可得也。願陛下深察姦黨。慎無輕聽。早行四凶之竄。以慰天下之望。

第十二

右臣今月二十四日。延和殿進對。皆論蔡確朋黨事。雖相陳大槩。而臣內有誠懇。未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惟陛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聞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相與交結。號為死黨。確執政。倡於內。履為中丞。與其僚屬。和之於外。想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公然朋比。傍若無人。以至先帝厭代。聖上嗣統。四人者。以謂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無敢與辨。及司馬光被用。姦人懼其為己之害。乃使倖於上前。極口誣毀。陛下以倖無人臣之禮。逐之於外。確又以弟傾賊汚事發。亦罷宰相。履想坐事相繼外補。既而倖在蘇州。肆為不法。強以賤價奪民之產。確在安州。不自循省。作為詩什。謗訕君親。臣竊謂惇確所以桀驁狠愎。無所畏懼者。蓋四人從來更相稱譽。自謂社稷之臣。心有所恃。敢如此。若不早為辨正。以解天下之惑。臣恐異日。必為朝廷之患。臣迹雖疎遠。不知先帝傳位之詳。然指紳士大夫間。亦嘗講聞其略。今試條析。為陛下言之。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今上皇帝出見羣臣。都下喧傳。以為盛事。明年三月。神考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先帝遠豫。岐嘉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宮。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祐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啓沃。而太皇太后。內出皇帝為神考祈禱。手書佛經。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令草詔。誡告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舉功。二王即日遷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聖明。深得遠嫌之理。其事四也。臣之所聞。大略如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臣雖愚陋。心常疾之。近司馬康赴闕。邢恕邀至河陽。燕語之次。稱贊確等不已。探其微意。類皆排闥。蓋欲康來京師。傳達在位陰與確等。謀為復用之計。朋黨害正。一至於此。臣竊謂惇確。用事十年。小人黨與。內外結固。造作姦言。欺惑愚衆。臣恐歲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則確輩萬死。何補於事。伏望陛下起禍於無形。防患於未兆。明詔執政。及當時受遺之臣。向以親見策立。今上事迹。作為金縢之書。藏之禁中。又以其

事之本末著之實錄然後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已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行廢斥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貴姦豪引息它日無患惟陛下取臣千慮之得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論曾肇知鄧州不當事

臣竊聞朝廷除曾肇知鄧州兼西京南路安撫使按肇資稟姦回趨向頗僻昨來蔡確謗訕君親天下臣民所共疾怒而肇倡為邪說惑亂衆聽以至押圍執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確者靡所不為上賴聖明得正刑典肇不自安遂乞外補陛下敦尚寬厚貸而不誅猶假從官出守近郡縉紳之論固已不平到穎半年邊易帥路非惟無以示好惡於天下亦恐氣餒凶暴小人寔長伏望聖慈審度事理收還新命以允公議取進止

論樞密院闕官事

右臣竊惟國朝以來初革五代之弊用宰相以主文事則建參知政事以為之武命樞密使掌武備則設副使簽書以為之佐雖員數名品時或不同而文武二柄未嘗專付於一人也今安撫以母憂去職本兵之地惟有趙瞻竊聞又以私故見在式假方西戎納款南蠻入寇邊防兵略正務講求差之毫釐遂失機會所繫至重恐不可全然闕官臣伏見英宗朝亦嘗命宰相韓琦兼樞密院事國史具載最為近例若陛下慎擇人才未欲輕授伏乞且依故事命大臣兼領所貴緩急不誤大計

論畿內買草事

右臣伏見熙寧以前左右驛院及天驕牧養等十坊監馬數蕃息每至冬月並還廐下芻秣之費極為浩濶常賦所入既不能給故於畿內十七縣市草五百萬束為之體量相買蓋立法之意本令相度逐歲之豐凶而制拋降之多寡未嘗諸縣為一定額也其後坊監併廢國馬浸少芻文之吏因循不言前日畿邑之草依舊收買雖係災傷無敢放免而又不支見錢以布准折官定布直既已甚高及其估草則反太賤比之市價不能及半或遇水旱之災民間無草即每束止令輸錢又比折布往往倍費是於二稅及諸色差科之外加此一重無名之賦也臣聞諸縣帑庫甚有民間納到草錢惟此言之足見坊監馬食有餘可以裁損欲望聖慈明救主者今後每歲契勘國馬的確合用之草約常賦所入尚或不足方許量加寬剩拋降委提點司體量逐縣之豐凶隨其分數依時和買若大段荒歉全無收獲即並與免放不使納錢庶幾民力稍寬均被聖澤

論時孝孫差除不當

臣伏見朝廷除時孝孫充梓州路轉運判官按孝孫資稟傾邪巧於仕進昔王安石曾布鄧綰變法之際曲意附會遂薦充司農寺屬官推行新法於河北吏民苦之視若鷹犬其後蔡確用事傾心交結又得御史臺主簿及何正臣鞠瀘南之獄舉以自隨使正臣罔欺先朝肆行酷烈孝孫贊助其力居多獄決還朝擢使一道元祐之初能諸路提舉官隨例得郡縉紳之議固已不平今正臣既行黜責而孝孫尚留監司陟降頓殊公議未允伏望聖慈考其素履灼見姦狀追還新命以折羣枉取進止

論周穉不當乞王安石配享事

右臣伏見鄧州教授周穉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廟廷中外誼傳頗駭羣聽臣聞天聖中錢惟演嘗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是時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遂落平章事罷歸本鎮臣竊謂惟演位兼將相言之未為太過而責之如此之重者所以嚴宗廟也今穉以疎遠微賤之臣懷姦邪觀望之志陵蔑公議妄論典禮使安石功德茂著實可從享在穉之分猶不當言而況輔政累年曾無善狀殘民蠹國流弊至今安可侑食清廟傳之萬世如穉狂僧豈宜輕貸伏望陛下以春秋之法誅其始意重行賞殛以明好惡

盡言集卷十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

臣伏見尚書省吏額房看詳畢中書後省所條六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都事時忱於司勳所定酬賞之外別擬特旨違法推恩其事已具臺章臣不復論竊聞近降指揮改從司勳元議而舞文之吏尚仍舊職事繁綱紀須至論列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應三省人吏除歲終比較屬本省外其勞績合推恩依條送吏部勘當上尚書省次第施行今來司勳既已勘當各已指定酬賞而都司輒敢廢格擬擬特旨所得恩例四人獨優僥倖無憚莫甚於此且天下之事既有定法循常進熟即可奉行惟是重輕可否之間規矩繩墨之外非常之斷必歸人主是以進呈之日而取聖旨大臣於此猶不得專豈有肯徒乃可擅命冒昧公議欺罔執政違法亂紀漸不可長伏望聖慈詳察事理據今謬賞之人除果無太過自來不為人所指目者並依司勳勘當推恩且令依舊外其時忱蘇安靜任永壽時憚四人姦惡如此不可復留欲乞並與合得官悉令外補庶幾稍破黨與不至亂政取進止

第二

臣近具劄子論列尚書省都事時忱等四人舞文亂法過冒厚賞乞行罷斥以破黨與竊聞時忱及任永壽已令外補時憚蘇安靜尚留公府物議未安須煩天聽臣竊謂有司遷進數吏恩厚薄固未足論

察尚書省乃政本之地。法度之所自出。若容姦惡。廢格條詔。將何以訓迪在位。表率四方。臣詢探衆言。考察實狀。惟此四人者。招權用事。姦弊非一。今去留相半。無以示懲。而又同罪異罰。有害政體。伏望聖慈。深為省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并蘇安靜。時俾。悉令斥逐。庶懲巨猾。以厲其餘。稍存紀綱。不累聖政。進止。

第三

臣近嘗論奏尚書省都事時忱等。違法冒賞。乞行斥逐。雖蒙朝廷節次罷免。而考之輿論。皆謂行之未盡。公議尙鬱。臣不敢輒具條析。上取容斷。臣伏見今年三月二十三日。敕節文。檢會吏部狀。准都省送下。任永壽等狀。重別看詳。六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了當今參酌。欲任永壽候出職日。循一資。時俾候補充。守當官日。升四名。蘇安靜與減二年磨勘。時忱與減一年磨勘。用爲酬獎。尙書省白劄子。都司擬到。時忱特減二年。蘇安靜特與先次補轉都事。任永壽選滿。合注判司簿尉。以封樁戶房合循兩資。乞換授。擬特換本等。班行依舊。祇應時俾擬升八名。緣有勞績六次。該升兩名。累計十名。擬免試。先次特補守當官。校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今後應陳乞勞績。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合。就重陳乞。臣看詳。任永壽未合出官。故吏部擬定。候出職日。循一資。今來兼用封樁戶房轉官。酬獎。換本等班行。即是併合。就重其違法一也。又敕節文。人吏主行文書。職事當然。若事成於己。猶不可論功。況於他人。豈可冒受。其係專置局。及東西府宿司。行遣事畢。即許量勞支賜。臣看詳。蘇安靜等。所行吏額文字。雖係置局。蓋因藉門下中書後省已成之書。覆行恭校。稍有損益。既無絕異之効。止合量加賜與。而減年換官。升名特補。惟其所欲。不願條禁。其違法二也。又敕節文。諸色人酬賞。並由司勳勘撥。以防弊濫。惟三省人勞績。重則轉官。輕則支賜。自來不送司勳。一面擬畫。遂致陰廢正條。漸增例優。今後應三省人有勞績。合推恩送吏部勘當。上尙書省次第施行。臣看詳。任永壽等。所乞酬賞。元送吏部。即合遵守。敕文。量其勞績。等第支賜。而乃以減年循資升名之類。上尙書省。至於都司。則又弃而不用。更擬特旨。倍加優厚。其違法者三也。臣伏觀陛下即政之初。深患三省姑息之弊。又因臺諫論列。遂詔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司。郎官。同裁定聞奏。是時取會到治平以前。及熙寧後來條例。參酌到合行裁損事。十有七條。臣前所引。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是也。雖未能盡除姦弊。而近歲僥倖之風。亦稍革矣。臣竊謂朝廷所以治天下者。莫大於典刑。陛下既命大臣。出造法度。以授有司。如已善已具。則上下官吏。所以遵守奉行。猶有未也。則當條陳其事。建乞改正。今前件詔敕。並無所改。不識有司。安敢廢格。其尤不可恕者。都司於吏部所定之外。別擬特旨。假人主非常之斷。奉旨吏無厭之求。此而不懲。公道將廢。伏望聖慈。審察事理。應都司違法官吏。並行黜罷。吏部擬賞不當。亦行責罰。仍乞面諭大臣。協心奉法。無縱舞文之吏。以干至公之政。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四

臣近嘗論奏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乞賜黜罷。今已累日。未聞指揮。臣竊惟尙書省乃政本之地。而左右司所以副貳丞輔。糾正省闕。自行官制以來。尤爲高選。非聰明守正不回之士。孰宜居之。乃者。猶吏舞文。妄

干恩賞。都司明知三省人勞績。不許併合。就重陳乞。而公違詔敕。以任永壽。時俾。自列微勞。遂於吏額房酬賞之外。更用別房恩澤。換授特補。以厭羣小之欲。考之輿論。皆謂永壽。雖憑恃城社。僥倖苟得。而可否之決。法度存焉。爲都司者。誠能徇公滅私。則予奪之際。必合物議。惟其陰懷顧望。奉法不謹。是以典憲明具。未嘗衝改。而輒敢廢格。別擬特旨。以此論之。姦吏之妄訴則法在。都司之失職則法亡。不有顯黜。恐無以爲天下曠官之戒。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早賜指揮施行。取進止。

第五

臣等今早延和殿進對。嘗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罪不可貸。伏蒙面諭。令臣等親至都堂理會者。竊惟故事。臺諫官登對畢。自持劄子。於中書呈納。故可以與宰臣已下相見。自垂簾聽政後來。上殿臣僚。止是封進劄子。別無名目。可至都堂。是以未敢奉詔旨。臣等竊謂。朝廷所以爲天下之本者。以有法度也。陛下設官分職。內外錯綜。所以行法也。又置臺諫之臣。付以言責。所以司察中外之亂法者也。今都司徇舞文之吏。蔑弃典刑。則是曠官。臣等見亂法之臣。而不能正。則是辜陛下之委任。方二聖臨御。仰成大臣之日。正是謹守法度。維持綱紀之時。而尙書省都司。附下罔上。廢格詔令。若不按治。恐無以表率四方。惟望聖慈。深察事理。早賜罷斥。以伸公議。取進止。

第六

臣近已三次論列。都司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今未蒙指揮。臣竊料陛下所以難於必行者。豈非謂事連執政。恐傷大體。是以聊屈衆論。以安大臣之心乎。臣雖甚愚。尚已上體聖意。然臣自叨諫列。已踰二年。前後奏章。不啻數百。惟是明白的確。爲衆人所知者。方敢以聞。此則愚臣之所自信。而陛下之所深察也。乃者任永壽等。妄干賞典。臣所以不論執政。而劾都司者。蓋遷補人吏。非大臣事。而尙書省白劄子。明稱都司擬到。則是事由有司而起。執政容或不知也。惟是交結姦吏。欺罔大臣。蔽匿三省。專圖僥倖。國家恩賞。是以兩省諫官。御史全蓋。並皆論奏。乞行按治。而小人被劾。遂非畏罪。巧說執政。引咎自歸。意望聖慈。容貸。以免己責。又大言於縉紳之間曰。御史言。杜常赴時忱之會。而實未嘗有事。皆誣捏。朝廷已寢而不行矣。臣竊謂杜常曾與不會。造時忱之門。事跡曖昧。言者得於風聞。容有不審。至於擬賞亂法。則文案具在。昭如日星。三尺童子。皆知其姦。不待言而後辨。就如其說。御史兼指杜常之私行。雖或失實。姑置之可也。諫官之疏。蓋專論都司之曠職。附下罔上。罪狀顯著。豈可以御史一事之誤。而并廢諫官可行之言乎。近日小人。見公議之屈抑。鼓舞拊蹈。屢有得色。臣忝備言路。義難緘默。謹以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文。并今來違法之事。隨其偏亂。折以正論。合爲一奏。具之別幅。敢冀陛下深賜省察。出臣前後章。付外施行。臣亦不敢必望朝廷。責降都司官吏。但以此輩既任其職。而不能守陛下之法。尙容居位。何補於事。若陛下粗以臣言爲是。即乞批降指揮。盡除外官。或聖慮猶以爲難。則止令罰金。上使兩宮不失禮遇。大臣之恩。次俾諫官御史。稍舉職。下則罪人無所幸免。而使羣小知朝廷有臣等。振肅紀綱。保守法度。今後稍有畏懼。臣不勝激切俟命之至。取進止。

臣近已三次論奏都司官吏等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今未奉指揮臣聞羣姦被劾頗有遂非之論竊恐邪說交亂公議須至條列以破其妄伏冀萬機之暇特賜詳覽或粗有義理即早乞聖斷施行取進止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公府張置吏屬主行文書檢勘差緣乃其本職自非鈞見隱伏事涉有害豈可一一論功如編修看詳條例陳獻利害既如狀施行即不當無賞如此之類理當推恩勘會治平以前諸房亦有許點檢酬獎條例緣自熙寧後來之始用升名之法初但歲終比較以為賞罰其後增累誇大各自陳述未嘗比勘對理以至輕重不等至有頓升五六名之例誠為過當契勘左右司見准朝旨修完人吏功過條例并已有元祐元年三月三十日條貫等三等以上勞績者許比較今申明三省人吏點檢外司勞績等並詳依舊施行其見修例冊如有輕重過當仍逐事參酌增損立為定例遵守施行

臣竊惟上條雖編修看詳條例有理當推恩之語緣下文卻有增累誇大頓升五六名之弊又云左右司見修完人吏功過條例如有輕重過當仍逐事參酌增損對理立為定例即是未有正法今來司動拘泥理當推恩之文便將任永壽等定從優例臣以不見得左右司條到例冊雖據元條以熙寧後來升名之法指為過當已令裁損而司動尚以時俸升四名蘇安靜等各減年磨勘即是推恩已優與元初申請之意有所不合然而未至太甚臣是以止乞薄賞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檢會熙寧十年十月九日中書劄子應功過係州事已上不得併入高等各隨事高下分為功過看詳上條所以約束不得併用者為逐事之中有不該收使等第故令逐事各理豈得併為一處顯是僥倖欲乞今後應陳乞勞績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合就重陳乞臣竊惟上條既已指令定今後陳乞勞績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合就重即是已有定法後來自合遵守今司動以任永壽吏額房酬獎候出職日令循一資都司更以封樁房恩例累併就高特換本等班行司動以時俸候補充守當官日升四名都司更以左選勞績併作十名先次特補守當官顯是蔑弃典刑附下罔上臣是以乞行罷黜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人吏主行文書職事當然若事成於己猶不可論功況出他人豈當冒受如開修運河大理獄空首末行道皆出他司又自六曹勘當本曹止是經手行道卻等第支賜事屬無名今後似此之類並不與推恩其係專置局及東西府宿司行遣事畢即許量勞支賜臣竊惟六曹寺監人吏額祿文字本係門下中書後省刪併成書尚書省止是覆行參較稍有損益正合引用上條量行支賜而途非者以謂此條止為本房人吏立法如工房行修河禮房行大禮事畢之日方合支賜臣以為不然何者六曹人吏若行本房公事自是職分當然豈得更別置局如邊事大理河防轉補之類文字並併期會致迫又自有東西府宿司行遣之法今來尚書省既創立吏額房之名抽差別房手分主行文文字顯是專置之局既已了畢止合支賜而減年換官升名特補惟

其所欲臣是以論司動所定尚為太優而都司所擬尤為亂法也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尚書司動草賜勳定賞錄用世勞定無法覆有法若詳官吏諸色人酬賞並由司動勘覆以防弊濫惟三省人重則轉官輕則支賜自來不送司動勘覆卻一面擬賞推恩遂致陰廢正條漸增優例欲乞應三省人除歲終比較本省外其有勞績合推恩依條送吏部勘當上尚書省次第施行

臣竊惟上條三省之吏應有酬賞所以必由有司者蓋欲稍抑僥倖之弊以存公道也今來任永壽等所乞賞典既送吏部雖司動未有正條所擬差厚而參酌比附猶為有說尚書省自合依法次第施行而都司不憚無名更擬特旨所得恩賞例皆增倍假人主非常之斷以足姦吏之欲輕侮朝綱陵蔑公議此臣所以願陛下必行之也

盡言集卷十一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

第七

臣近已累次論奏都司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今未蒙指揮臣所以上犯聖顏下忤執政數進狂謬期於必行者非特區區於二三郎吏而所可深惜者陛下之良法也去歲臣以職事進對親奉德音以謂臣僚才得富貴便須改節伏蒙訓飭使臣常如今日自後若承恩擢遂長諫垣誓堅一心上副聖意今都司官吏廢法而不守挾私而罔上特執執政不畏彈劾公肆大言必保無患臣若愛身固位置而不論豈惟辜陛下拔擢之恩亦甚非愚臣平昔之志遂於前月十九日具都司違法之實并姦人遂非之論畫一條奏祈以義理踴躍俟命今已半月豈陛下以謂既逐羣宵不必窮治故疑臣疏不付外庭乎臣雖至愚豈敢勸陛下為已甚之事蓋任永壽等雖乞酬獎乃小人僥倖之常態未足深責為都司者苟有一人能執元祐詔書則必不至濫推恩賞惟其交結羣小輕侮朝綱蔑弃典刑恐恃城社則是罪在有司不可不治臣前奏所謂姦吏妄訴則法在都司失職則法亡者正為此耳若不稍加懲戒深恐小人之氣日益增長姦諛之風遂將陵夷臣亦何顏敢處言路況臣所乞止於贖金既非深文惟欲少正國體伏望陛下察臣至懇以前月十九日所進劄子批降指揮施行

第八
臣近已累具論列都司等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今未奉指揮臣竊惟三省之吏久習姑息朋黨交結半不可破元祐之初司馬光秉政素疾其事亦會言者嘗有論奏遂具建明乞加懲革尋奉詔旨專委給舍左右司同共詳定疏為新令十有七條裁抑僥倖時稱良法後人雖不能潤澤之猶當協力固守以存至公之道今敕文其在並無衝改而都司陰附羣小輒敢廢格倡為邪說文過飾非臣於前月十九日畫一劄子中盡破其妄且公府設局本以糾正省事若明姦罔上蔑弄典刑既不加罪又俾在職異日羣有司犯法亂紀不識何以詰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後章疏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

臣聞中書舍人顏復道右司見端產之語曰裏面主張甚緊必然無事臣竊謂陛下常以至公為心決無曲主小人之理不識端產安得此言蓋有大人漏泄德音故使此輩恃賴愈增氣倏伏望陛下察其姦狀出臣畫一之章庶使羣邪自知其罪不敢造播邪說以惑衆聽

權給事中封駁沈括除命

准中書省送到錄黃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沈括除朝散郎守光祿少卿分司南京許於外州軍任便居住者臣謹按括資稟姦邪貪冒榮寵因緣朋黨致位從官元豐末年出領延帥而邀功生事構起邊隙永樂之禍辱國殃民先皇帝痛悼婉婉以至厭代忠義之士疾括若讎俾完要領已屈典憲豈可輒因赦宥復齒仕途此命一頒恐無以慰天下之望伏乞收還恩制特與量移所有錄黃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望聖慈特賜指揮中書省別取旨施行

論沈括吳居厚等亦復不當錄黃

右臣等伏見朝廷近因明堂赦恩奉復左降官吏首及沈括吳居厚賈奇呂孝廉王子京等臣竊臣安世權給事中日已會封駁或聞得旨令依前降指揮行下茲事體大不容差失須至論列庶存公議臣等竊謂括以從官出帥方面不能為朝廷緩懷夷虜而興起邊事僥倖寵祿及永樂陷沒兵民之死者以數萬計關陝疢痍至今未復先皇帝雖舉資帥之典而賜以不誅終緣傷憂遂弄羣臣括雖萬死尚有餘罪居厚等奉使一道未嘗宣布明天子之惠澤而爭為持克以希進用使無辜之民困於暴令流離轉死居不聊生天下疾之目為民賊陛下初聽政事即令麟鳳四方傳報鼓舞和賀終身廢棄猶未遑責豈可援引常法更加錄用議者以謂赦乃國之大事不可失信臣等竊以為不然先帝之廢沈括天下皆知其欲謝死事之臣民也陛下之貶居厚等天下皆知其欲戒誅刺之官吏也赦書止曰貶降官並與量移即無已量移者與彼用之文縱使有之而不行則是小信失於括等數人而全先帝與陛下仁愛元元之大信於天下二者輕重固不侔矣更望聖慈深察事體收還誤恩允答輿議

第二

臣等伏見近日除沈括吳居厚賈奇呂孝廉王子京差遣不合公議門下省已行封駁竊謂朝廷必以大

禮之後過惡例隨滿溢臣等以謂不然括首議再興邊事喪師辱國為先帝遺恨罪不容誅而得全首領無復可以推恩居厚欺君害民誅求暴虐掠為己功歸怨於上罪當放斥而得列紳無復可以推恩矣青與孝廉子京苛刻聚斂流毒一方附會誕慢廢失使指重譴遠貶才當其罪如此數人者蹈犯凶禁出於文墨既不可以常法治之亦不可以常赦寬之也若使僥倖復起資緣再用則羣小振奮踴躍求伸甚非朝廷之福生靈之幸也長姦之漸所宜杜絕伏望聖慈而飭大臣諸不以法治而貶降者不得以救議如天度兼容未忍盡棄即於為惡之間略加殊別特移青等一內地監當括與居厚且令依舊庶協大公以懲羣枉取進止

論羣議官章疏乞內中設籍

臣嘗觀唐李絳之對憲宗以謂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日月之照雷震之威小臣晝夜思慮本欲陳諫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逮於絳封上進又削其半得上達者蓋無二三以此推之則人臣之所以獻於天子之前者莫非精思熟慮而自以為不易之言也雖人之才智遠近小大之不齊而其所論未必皆至於盡善要在君相推至公之心擇所長而行之則天下無遺策矣今二聖臨御委任大臣方此之時尤宜開廣言路以防壅塞臣愚欲望陛下深鑒前古之弊務通天下之情應羣議官有所論奏別於內中置籍先錄事目然後付外若三省聚議以謂可行即於章疏之後具已施行次第錄奏或議論少理決有難從者亦具不可行之狀進封以聞伏乞陛下更加參酌苟執政與奪已得允當並候注籍訖卻以真本降付三省或宸衷以為不然即大臣奏事之際更可面加詢訪所貴忠言謬議盡關聖覽取舍至公為後世法取進止

再奏

右臣前月十二日上殿曾具劄子乞以羣議官章疏內中置籍先錄事目然後付執政聚議批鑿可否訖並具錄奏候注籍畢卻以真本降付三省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慮陛下以謂關防稍嚴恐傷輔弼之意不欲示外所以留中然臣之言蓋為朝廷立萬世之法非苟以區區之小數而勸陛下之疑人臣也今天下之奏付尚書省者必復送中書中書具如何措置擬定以聞及其得旨送尚書省令施行者必再送門下省覆奏然後行下蓋朝廷綱紀互相檢制非皆為疑執政而設也然則臣乞以羣議之言令三省擬奏可否何以異此臣固不敢以迂闊難行之事要君取名止貴採擇之際至公至慎不以人廢言而已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誠欲廣聰明之助早以臣奏付外施行

論役法之弊

右臣伏見朝廷欲變役法今將四年選官置局講求利病天下之議悉使折衷而承諾立法之意惟以仁民愛物為務謂嘉祐差役之制已便矣然當時嘗見其害者今則損而去之元豐約束之制民以為利者今則取而益之至於風俗之殊尚南北之異宜本諸人情裁以國論隨方立條固不具備而又申以明詔諭旨郡縣若施行之際或窒礙而未通節文之間或疏略而未盡更俾建明為之增損有以見陛下至仁

至厚重慎民事之深意也。新書之下，輿情懣悅，中外帖息，初無聞言，而姦邪之人，內懷願望，造播橫議，必欲沮毀，遂致一二小人，敢執偏見，妄進邪說，欲能差役，依舊雇募，當職官吏，不能為朝廷固守法度，而依違遷就，屢有變更，天下人情，莫不疑惑，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聞自古取民之道，止於粟帛，與民力而已。三者皆生之無窮，取之不竭，故堯舜三代已來，莫之能廢。議者以謂不役其身，止令輸錢，則公私兩便，而可以久行。臣請有以折之。國家泉貨，經費所資，設官設錢，歲有定額，民或盜為，罪至論死，今弄其易出之力，而責其難致之錢，固已非理。又使上戶，止納數千，則優游卒歲，日益兼并，下戶自來無役者，例使加賦，日賸月削，浸以窮困，損九分之貧民，以益一分之上戶，輕重倒置，孰甚於此。臣竊謂以一家一歲觀之，則輸錢若省而易給，以終身累世計之，則所出不貨而難供，今聚斂之臣，惟欲誅剝生民，不為天下久長之慮，其可信哉。議者又謂人戶輪差，不及三番，誠恐役次太重，臣亦有以折之。且治平之前，天下戶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而舊法役人，五十三萬六千餘人，元豐之後，戶口一千八百三十五萬九千有奇，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於四十二萬九千餘人，比之舊法，卻減十萬七千之額，謂之輪差不足，亦已過矣。然而天下州縣，或有運值凶歲，人戶流移，番次不足之處，則在有司，通融補助，必不可以小節而廢大法也。臣伏觀國家受命以來，百有餘年，差役之法，已更六聖，隨時損益，既皆中理，考觀已試之效，固可行之不疑，而累年於茲，尙容移奪，臣竊謂知法之未良，改之不可不速，如法之已善，守之不可不固。今差法已善，陛下正當信而守之，執政大臣，尤宜協心體國，拒邪說，而乃縱使姦慝，倡為異論，動搖人情，惑亂天下，故議者謂今日紛紜之患，不在於無知之庶民，而在於挾邪之士大夫也。臣聞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願陛下特奮乾剛，力主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使輕徇浮言，妄有變易，庶幾祖宗之法，不為姦人之所奪，天下幸甚。

貼黃

勸會自行差役後來，臣僚執一偏之見，妄有申請，衝改過事，日不少，其間甚有疎略抵牾，反為民害者。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戶部，令畫一條析開奏，再委執政聚議，除利害的確，須合更張，及一州一路，自有所宜，不可通用外，其應緣邪說，遷就變動去處，並乞御令依舊施行，所貴法度純一，天下不惑。

論差除之弊

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繁，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之，人主之職也。又曰：和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歲中奉其成功，以効於君，推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以次選掄，不容虛授，是以所任愈隆，而所擇愈簡，而所得愈精。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來，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之列者，或不守其官，因循至今，流弊日積，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昔魏晉以來，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故晉之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員品外，往往皆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黃散已下，皆得自用，廓猶以為薄己，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者，則以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餘材授

職，然後上言，詔旨盡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立於選曹，其後宰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謂舍朝命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差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事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為人擇官，殊失大體。如承議郎王績，堂除管勾左廂公事，承奉郎劉致夫，堂除權河南知錄，若此之類，名品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廡，一一揀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汨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陛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別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之官，寺監長武以上，并諸路監司，瀕河並邊郡守之類，所繫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政事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失職，漸復舊制，取進止。

再奏

右臣前月十二日，上殿，曾具劄子，論列差除之弊，乞敕三省，別議立法。近日雖降指揮，以在京寺監主簿等數十處，送下吏部，而外路知州等闕，尙未盡還。臣竊謂朝廷之上，宜選大吏，其餘小者，盡可付之有司。今差除之人，日益加多，差除不行，其勢必取於吏部，吏部之闕，日益加少，則孤寒之士，所得愈艱，羈旅留滯，動輒歲月，此最更張之所宜先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稍議差除之選，仍以元豐八年後來，取過外路知州等闕，擇其地望之重者，依舊朝廷差除外，其餘付之有司。如此，則堂中占闕，既已不多，吏部差注得行，必無淹滯，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施行。

論乞更張常平之弊

臣等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蓋先王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之，則可以有十年之備。故堯湯之水旱，至於累歲，而無捐瘠之民者，用此道也。三代而下，井田廢缺，利民之法，無善於常平。由漢迄今，莫能變易，惟自近世，有名無實，凡所以養民之具，月計不足，何暇議三年之蓄哉。是以歲或不登，民輒菜色，強者轉而為盜賊，弱者不免於餓殍，保民之術如此，亦已疏矣。臣等竊謂自能青苗錢後來，天下州縣，皆有積糴，朝廷雖更立常平之制，條目甚詳，而上下因循，未嘗留意，既無統屬，以糾其乖繆，又無賞罰，以為之勸沮，加之轉運司，苟紆目前之急，多端借貸，日賸月削，殊無償足之期，非有懲革，將不勝弊。臣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取今日以前，應于常平救令，嚴責近限，專委戶部，刪為一書，付之有司，悉俾遵守，仍先行指揮，將天下見在常平錢，乘今秋豐稔之時，令五路糴粟一色，其餘路分，並相度逐處，可以久留斛斗，廣行收糴，仍以本司錢，修蓋倉廩，將一路所有錢，袋同應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縣，各隨戶口之多寡，以置糴入之大數，每遇凶歉，依法出糴，糴之法，常以市價增減，如此，則官本常存，而物價不能翔踊，或遇旱乾水溢之災，則民有所濟，不至流散，朝廷之惠澤可繼，而無乏絕之患，相因日久，漸致九年之蓄，太平之策，莫大於此。惟陛下推至誠惻怛之意，明詔執政，協力施行，所有官吏殿最，亦乞參酌修定，將來頒降之後，或有違犯州縣委

監司監司令戶部御史察奏勅庶使二聖卹民之仁心不為徒善之政傳之萬世天下幸甚取進止

彈奏范純仁王存事

右臣竊惟丞相者人君之腹心所與共承宗廟變理陰陽典領百僚協和萬國人臣之職莫或重焉惟是道德修明器識宏遠正身率下憂國如家任賢使能彰善抑惡同心協力庶幾有成苟非其人必敗國事臣謹按右僕射范純仁憑藉門閥素無他長矯情飾詐善取名譽久在閉局衆以為賢陛下擢於冗散之間不逾三年任以宰輔謂宜極盡智力上報大恩而位過其才名浮於實略無經國之志惟有朋黨之心輕肆於行列之中猖狂於論議之際廣引私黨變亂舊章護短逢非附下罔上皆有實迹播在僉言以臣觀之猶未足論惟是日近營救蔡確之事最為公議之所不容輒具彈文仰祈睿斷適者確在安陸作詩訕上悖逆不道天下共疾純仁備位次相固宜以君親為念而顯助姦區極力解救每對賓客語及確事則惻怛整慙其非辜至論處厚則捷臂切齒謂長告誨教導汝礪使之上疏及見不肯草制則與王存再三嘆賞以謂天下乃有此人又聞進對之次屢有寬貸之請宰相如此朝廷何賴焉臣竊謂純仁自為樞密之日因司馬光久在病告遂以國用不足為說上惑聖聰中明常平舊救巧言附會卻令州縣於存留一半錢解之外依舊散青苗息錢天下之人莫不疑感光聞其事力疾人見以死爭之又於上前親自稟奏云不知是何姦邪之人勸陛下復為此事純仁汗顏畏縮不敢仰視尋得聖旨盡令疑罷光謂臣曰純仁自為執政言行反覆陰懷顧望止為全身之謀以名取人其弊至於如此已上皆光之語臣不敢有一字增損陛下試用以觀純仁則其秉心不一事上不忠取悅大姦僥倖異日懷奸迷國亦已久矣誠不足以致厚風俗宣明教化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伏望陛下考詳典憲早行罷黜使邪正辨別朝廷清明天下幸甚

第二

右臣竊勸奏宰臣范純仁秉心不一事上不忠營救蔡確僥倖異日乞行罷免未蒙施行臣聞自吳處厚繼奏確詩後來純仁與王存互持異論不欲明正典刑以至三省呈進之際呂大防等已退惟二人者獨於嚴前密為申理若純仁等所陳果是公議自當對衆顯言無可諱者惟其內書姦意旁投同列是以輒取留身陰進邪說雖聖明在上斷之不疑而中外人情惡其姦妄詢考朝市不謀而同臣竊謂確之罪惡天下之所共疾使純仁等不知事理之重輕冒昧公議奮力救援則可以謂之愚矣知其不可救而救之則志在於姦矣用愚夫為執政固已不可況使姦人處心腹之地乎伏望聖慈為宗社之大計以臣前奏降付外廷罷純仁宰相之職免存丞轄之任使是非邪正不至紛亂天下幸甚

貼黃

臣聞言路亦有純仁親黨竊恐妄託義理以謂元惡既去餘可勿治此等議論臣願陛下切勿過聽昔司馬光既為宰相亦嘗逐姦惡之太甚者止為不能去其根本故使確輩敢至於此今純仁及存居輔弼之地陰懷二心若不能免弊將甚於前日惟聖心先定去邪勿疑不勝惓惓之望

第三

右臣近再狀勸奏右僕射范純仁尚書左丞王存陰持兩端營救蔡確乞行罷免未蒙施行臣竊謂人主之於大臣義均一體雖議論取舍小或不同而要其大致必主於善使確平日操履衆以為賢偶有一言不足以掩其大德如是而純仁等救之可也或誘起於是非疑似之間或事出於茫昧難明之際不加考驗遺置深文如是而純仁等救之可也今確之姦邪罪惡天下所知怨謗君親情理切害事跡明著按覆有實凡戴天履地者莫不共疾而同奔之陛下特示優容俾全要領已出天地父母再生之賜而純仁等冒昧公議猶為救解操心頗僻處事顛倒謂主於善其可信乎誠不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運樞極而重朝廷伏望聖慈考察僉言審詳事理以臣兩奏付之外廷誅其姦意並解機務使天下曉然識邪正之道實在此舉惟陛下斷之不疑豈勝幸甚

第四

右臣近已三次勸奏右僕射范純仁尚書左丞王存陰持兩端營救蔡確乞行罷免未奉指揮臣所以屢進詳言上煩天聽者非敢固執偏見生事近名特以二聖臨御仰成輔弼惟是同心同德之人乃可委以政事今純仁者忘君親之大義畏姦豪於異日有附下罔上之意無體國徇公之心不乘此時收還印綬則朋黨之衆又將倚之以復興是蔡確之害尚在朝廷此臣所以汲汲彈擊至於再三而不能已也臣聞去草者當絕其本養虎者自遺其患一失機會後將難圖伏望陛下特奮乾剛博考公議以臣累奏付之外廷正純仁等不忠之罪亟令罷黜使履正奉公者有以堅其志背道妄行者不能長其惡天下幸甚

傳堯俞

此與堯俞

素行德行衆人推服疑重有守得大臣體仁祖英宗朝嘗歷臺諫有正直之譽

蘇頌

學問該博練達典故神宗朝任知制誥以不草姦人李定為御史詞落職歸班途有重名右臣等今月八日延和殿面奉聖旨令具可用臣僚姓名進入者臣竊謂朝廷大除拜自合出於人主之意左右大臣亦不當預固非臣等所可輕議陛下特示至誠曲降清問欲採外廷公議上裨宸斷臣等不敢空避僭易之罪輒以名聞伏望聖慈更賜詢考

忠良被舉者。體朝廷責任之嚴。故尚名節。得人之盛。無愧前古。厥後方令兩制。資次舉官。當時議者。已謂無善惡皆得薦士。故多非其人。然未嘗專出於執政也。今兩制等。初以名聞。則曰已係監司省郎。更令別舉。後來所薦。既已應格。則又弃而不用。乃以私意外召楊畏。且畏見授永興軍路提刑。獨非監司乎。前日以此拒人。而今日躬自蹈之。威福自任。反覆如此。舉官之詔。遂成空文。祖宗之法。日益廢壞。臣等竊為陛下惜之。況二聖臨御。仰資輔弼。若言路漸布私黨。則政事闕失。何由盡達天聰。為大臣之計。則安為陛下之慮。則疏矣。伏望聖慈。鑒前代姦邪。蔽蔽之患。循聖人開廣聰明之理。能畏新命。以示至公。取進止。

第三回前

臣等已兩曾論奏。楊畏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指揮。竊觀祖宗以來。尤重風憲之任。必得公正之士。付之彈劾之權。所以糾察百僚。振肅綱紀。雖在人主。未嘗敢以己用之。必命近臣。與本臺長武。更互奏舉。以協中外之望。如畏者。初無自立之譽。又非應詔之薦。忽蒙簡拔。甚喧物議。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於言路。多置私人。持寵發交。寔成大弊。今朝廷之政。率由舊章。豈容臺臣。更蹈覆轍。伏望陛下。審察事理。能畏新命。再令近侍。各舉所知。庶得端良。不廢故事。取進止。

第四

右臣近已三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竊聞議者以謂。本朝嘗用舊人。乃欲持此。沮抑公論。臣伏觀祖宗以來。雖有復召之例。率皆風節素著。為縉紳所服。如呂誨之類者。方可不用奏舉。再授言職。今楊畏從王安石之學。議論駁雜。及呂惠卿用事。又傾心附託。緣舒宣之薦。得為御史。觀其所主。固已刻薄。考其素履。多復乖異。豈可為有故實。妄引匪人。臣竊謂朝廷不至乏才。如此之甚。伏望陛下。審察義理。能畏新命。庶幾言路純一。衆聽不惑。取進止。

第五

臣近已四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竊惟御史之官。朝廷雖有復召舊人之例。謂宜審其才實。參以公議。如畏之趨向乖僻。附麗姦邪。縉紳之間。多所鄙薄。非獨出於臣之私言也。況元豐之末。已嘗任用在職之日。苦無建明。雖粗會彈擊。貴近。亦是承望權臣。風旨。為之鷹犬。今若不考其素。輕授風憲。臣恐匪人得進。浸壞言路。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早降指揮。能畏新命。以稱陛下。為官擇人之意。取進止。

論大河利害

右臣伏見南宮埽口。今年以未有堤備。漲水在近。權住閉塞。直候將來堤防成立。物料齊足。方謀興工。雖目下苟安。未敢輕議。然詢考輿論。竊有可憂。須至開陳。乞賜詳覽。臣訪聞南宮之決。今已累月。適值亢旱。水勢甚平。萬一夏秋之交。山水汎溢。與大河相合。奪過河身。一向西流。則深州以下。必被其害。今事勢已急。尚未見朝廷如何。壁畫。此不可不預為之慮也。議者又謂。將來若理西堤。須留九門。以道西山之水。使河門太小。則勢必壅遏。入納不快。河門稍大。則黃河暴漲。卻致出泄。二者之說。皆不免與民為害。而又修

盡言集卷十二

論楊畏除御史不當 此一事與朱

臣等伏見朝廷。以御史闕員。屢詔近臣。俾舉所知。近者本臺及兩制等。數以名聞。未嘗採錄。中外疑惑。莫知所謂。及再令舉官。敕下。略出事因。如葉伸。穆衍。則曰已係省郎。陳鵬。則曰已係監司。臣等既見止此。為不應格。遂於常調通判資序中。以田陳古。張微。充薦。二人者。皆敦厚剛正。可任言責。刻奏以來。于今兩月。未蒙朝廷。有所簡拔。今日乃聞。以楊畏為監察御史。竊惟祖宗之制。所有命近臣舉言官者。蓋耳目之任。不欲置執政之私人也。今兩制等。奉詔舉官。不合大臣之意。則妄以監司省郎為解。拒而不用。楊畏不係所舉之士。又見充永興軍路提刑。未審朝廷。何名除授。臣等後來所薦。既非監司省郎。即合依公論。選它日。苟不稱職。自可并坐謬舉之罪。今既未嘗試之。以事。而便謂其才不堪。取舍任情。殊無義理。伏望聖慈。追還楊畏新命。止令於兩制等舉到。人內選差。庶使祖宗之法。不至墜廢。取進止。

第二回前

臣等近嘗論奏。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等伏觀祖宗故事。天禧二年二月。詔左諫議大夫樂黃。同知制誥陳知微。於常參官。舉公清強敏。材堪御史者。各一人。臣等竊惟聖訓。皆有微旨。何者。御史之任。所以糾察百僚。苟非剛正無私。不可濫居此職。故先須擇舉主。使之引類。是以受詔者。知明主臨倚之厚。慎簡

閉南宮水口之後亦未保他處終無再決之患向去人使道路若有侵占阻滯國信往來未委如何處置欲望聖慈詳此事理專委都水使者與本路監司子細相度具的確委得不致有前項患害畫一條列結罪以聞庶得利病之實不誤國事

第二 此一章與

右臣等訪聞大河西潰今已累年汗漫流散無復河道故去歲冀州南宮壩決南宮未閉信都又決繼而大名宋城中壩又決近日復有焦家堤之患則北流利害灼然可見今欲復全故道議者以謂新修理水堤亦未高闊自大名之東壩岸久已廢壞雖南有橫堤頗為堅實然尚卑下恐不足恃而又故河未嘗清治一旦遽決梁村由孫村口放水東流止可以分減目下漲水欲還故道未易能也蓋大河重濁其流稍緩旋即淤填今梁村開口循理水堤而下水去堤面纔五六尺至孫村口水與堤平兩處下壩僅免決溢或聞只是分過大河三四分水但恐因循浸久積淤日增將來閉塞北流併使東注地勢高仰壅遏難通則橫堤以南金堤以東決須受害臣等竊謂河事素來議論不一遂致中輟今水官既知利病奮然敢為固有足取然臣等雖知有可成之功恐不免欲速之弊蓋舊河不會疏濬而向下堤壩全未完葺遂決梁村放水理有未安況今日已後水勢漸小沙淤浸多萬一更壞舊河不能還復則是前功盡棄進退被患為今之計實可重惜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詔都水官吏及本路監司協力盡公講究長策廣為儲備增固舊防庶使東流必有成績乃河朔生靈之幸

第三

臣伏見朝廷欲回大河使歸故道採之與議頗有異同今之言北流者以謂廣占民田大破省稅乘過西山之水為深趙瀛莫之患吞併御河絕邊城轉輸之利淤填塘泊北使道梗而又堤防卑薄全不足恃故今歲之間四處決溢臣再三推考實有如此之患是以議者欲復東流然而自小吳之決久不閉塞大河故道地形高仰而舊堤廢壞往往斷缺所植林木發掘已盡昔日之備百無一二若河流果然東去不免後患故議者皆欲先葺舊防疏鑿故道人功物料悉令具足然後乘春夏暴漲之勢而順道之方有可回之理昨來都水官吏思慮不密惟務速成既未嘗完繕廢堤亦不聞濬治河道乃於水勢向衰之際妄引東注臣聞只是減得四分已來漲水繼至復槽遂已斷流緣自來河水稍緩立有沙淤故瀕河之人皆咎都水官吏以謂輕開梁村壩塞故道非特不能紓此方之患而反淤壞舊河此尤可重惜也今朝廷舉不費之費廣儲薪石調發兵夫必數十萬勞民耗國無大於此而與領之人終不敢保河之必回依違觀望僥倖萬一臣竊憂之伏望陛下明詔執政熟講事理若大河決不可回則早乞降指揮便令罷役博選通習水事之人就今所存子細相度別為長久禦備之計若復欲使趨故道則乞令都水及修河司官吏條具兵夫物料的確合用之數指定於何處放水自甚月日與功至何時了畢委不得至誤事結罪以聞異日成敗用行誅賞使苟簡之吏莫敢誕設而利害明白中外不疑大衆大役不妄舉動惟冀特留聖慮早賜行取進止

第四

臣早來延和殿進對伏蒙宣問大河次第臣尋其所聞悉已而奏退而思之猶有未盡之意輒復論列上神靈勤之萬一臣竊謂自小吳之決今已八年涇州之東地形高仰而又堤道廢壞久不完葺林木剪伐靡有孑遺今若不繕舊防增峻故道一旦河勢全奪東去而下流禦備殊未有涯脫或疎虞何以救補其可慮者一也臣聞昨者沙堤之破北京官吏科配稍草調發丁夫期會嚴峻甚於星火民間勞弊固已不堪今回大河計其薪芻之費恐須百倍於前日雖朝廷已降指揮禁戒搔擾而有司苟避督責急於辦集名為和買實是抑配若必欲來歲興功竊恐日月迫促地產有限物價昂貴重困民力其可慮者二也臣愚欲望聖慈更加熟計明詔執政熟講事理若東流有可成之功即乞慎擇官吏委任責成寬假歲月無求近効應修河所須之物並量添價值只令和買不得擾民如有違犯並行降黜俟三二年堤防完固薪石具備公私之力皆有餘裕然後察水勢之所向而順道之庶幾橫流可回生民受賜比之浮薄之論妄舉莫大之役較其得失固不侔矣惟冀特留聖慮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五

右臣伏見大河西潰今已累年朝廷屢遣使者與都水之官及本路監司同共按行固已詳熟而利害紛紜終無定論臣聞自商胡之決驗三十年河淤東高勢必西徙所以連歲行溢旋塞旋潰理有必至無可疑者而王孝先等建議乃欲回復洪流使歸故道所用人工動以億計薪石糧器又數千萬國費民勞莫大於此或聞孝先等奏章顯言新開直河若有淤填乞不坐罪則是妄興大役以徇偏見又慮緩急水勢不應則先入奏言莫肯執答誠恐自便輕侮朝廷操心如此何足倚辦昔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小筮蓋聖人作事謹始不敢自用而廣謀從衆以求合於天心也今將動大衆起大役而廟堂之上策非素定付之一二庸人肆為臆說治一橫堤已費五百餘萬復千里之故道則又將若何苟暫費而永寧固不足各今建議之臣猶不自保則生民之膏血何負於此輩而聽其輕用乎況謝卿材與張景先同為一路監司而二人之論自不相合恐非詢謀僉同之道伏望聖慈博選深知河事之人再令經度參以李陞孫民先之書擇其可用俾于繫官吏條析利害結罪以聞然後付之執政定從一議所貴慮無遺策不貽後悔

論修河物料科買擾事

此一章與

右臣等訪聞修河計置物料為數浩大沿流州縣多被科買期限迫促甚為搔擾臣等竊謂河朔之民久罹水災若更加以科率實所不堪今河流向背尚未可知不宜重困民力伏望聖慈特降容旨約束逐路監司及都水官吏應緣修河物料除朝廷應付外並須和買不得擾民如敢違犯重行朝典

乞諫官各鈔印事

右臣勘會兩省諫議大夫已下六員止有二印通行使並於長官廳收納每遇申發文字即逐旋遣人借用若相去遠甚為妨滯欲乞自諫議大夫及司諫正言別鈔六印各以官名為文貴不闕事伏候朝

廷指揮

論犯賊人於寄祿階改左右字不當事

右臣伏見自行官制後來一切以寄祿名官至於流品無復旌別乃者朝廷以為未便始詔吏部因其舊各分為左右自是清濁有辨衆論稱允後來竊聞新制士大夫之犯賊者並改右字法既未備人以爲疑且有出身之人苟有賄賂抵罪左降於右固可示懲緣無出身者自合稱右今若一旦混淆於貪墨之徒彼將以仕官爲恥非惟失先王厲世磨鈍之術亦恐本帶右階之士或有犯者朝廷復以何名處之臣恐欲乞今後賊汚之吏並與削去左右並其所犯之輕重而制爲降之歲月若限內別無他罪仍有舉主即與約經赦用法許以奉復如此則名器自正而負罪者通改過自新之路勸懲之道可以兩得矣伏乞睿明亟追前令別加修改庶協政體

論執政不合留占配軍充宣借事

右臣伏觀去年九月內開封府勸到百姓袁贊與李輝無故於汴河上走馬衝撞人落水致死准法合從不應爲重科斷據本府奏爲袁贊情理至重乞加二等斷送五百里編管蒙朝廷指揮袁贊決杖二十特刺配降州本城已刺面配降州本城詎臣聞袁贊家富於財素稱凶豪而又結集惡少縱酒馳馬使無辜之民被衝淪溺原其亡賴難從常法陛下既用本府之奏加等決杖又降特旨刺配降州非止懲被苦之家亦將爲後來之戒也如開執政大臣卻作宣借名目占留袁贊在京檢准今年七月二十七日敕節文諸自京配出外處充軍者不得卻指名勾抽上京其中外臣僚之家合破宣借人亦不得抽取配軍途者徒二年見在宰相執政官許抽取非在京犯盜并袁贊本以情重特旨刺面不委執政安得指差衛州官吏既被受上件敕條自合遵守不委何故公然廢格中外之議皆謂袁贊家資極厚廣行賂道是以上下蒙蔽無人糾發夫廟堂之上造出法度而執政大臣首先自犯郡縣之吏奉承詔條而情重配軍屈法縱道此而可舍朝綱廢矣伏望陛下特降指揮收袁贊付有司鞠問行賂次第并遠法受賂官吏依公施行所貴稍正綱紀姦人知畏

論不御講筵及求乳母事

臣伏自前月未聞傳聖旨權能講筵是時近與龍節意謂將有燕饗是以暫輟通英之幸用成慶禮今復半月別無政事亦非有前歲大雪苦寒之故而勸講之臣久不得望見清光臣固已疑之矣適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臣竊謂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紛華盛麗之好必不能動蕩淵衷雖聞斯議未嘗輒信近日傳者益衆考之頗有實狀臣忝被言職當諫其漸伏惟皇帝陛下天賜睿聖寡承大業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順保祐備至覆載之內莫不傾耳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者之論乃謂陛下稍疎先王之經典寢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昔者堯之受命惟以天下爲憂而不敢以位爲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著之方冊萬世稱誦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太皇太后陛下不可以不勸也伏望聖慈爲宗廟社稷之大計河間之燕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之論議前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

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奏

臣今月二十七日給事中范祖禹至本廳密傳宰臣呂大防所聞德音論臣以所論後宮事實未嘗有者稍首承命感抃交集臣歷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爲累至於近之太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真元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爲寒心且世俗之間粗有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爲嗣續之託而況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六聖疊勳積累之基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臣誤蒙聖恩擢實諫列使陛下日新之德未有以著於四海而親近女寵之誘先播於衆口臣雖愚暗亦深憂之所以不避譴訶先事進戒若陛下實未嘗爲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之職若陛下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雖不敢逃曠官之誅願亦何補於事惟冀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寡欲增厚福基臣不勝惓惓愛君之至取進止

乞早補諫員等事

右臣伏自去年十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奏事後屢欲上殿而川累乞外補以至辭免除命凡百餘日不得一至法座之前今左右省惟臣一員欲望朝廷早選方正之士以補諫列仍乞特降指揮遇有職事須合面陳雖未差到官許臣獨對庶盡悃愾少裨聽覽

論朋黨之弊

臣嘗於史冊之間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構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上意閉匿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爲有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祖宗遠鑒歷代之弊擇耳目之官所以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而日近士論稍有朋黨之迹深恐姦人乘主上冲幼陛下委任大臣之際陰引邪惡漸斥端士孤朝廷之勢而蔽人主之聰明盜刑賞之柄以快羣小之私意此弊浸長非國家之福也臣願陛下深覽前史之戒慎終如始獎借豪諫以養多士敢言之氣庶能破姦邪之謀而消未形之變天下幸甚

附託召自成都。置之翰苑。及陛下纂承天極。褒賞輔弼。溫伯草王珪麻制。則曰。預定議於禁途。為儲命詞。則曰。尤嘉定議之功。臣。太皇太后之立孫。神宗皇帝之與子。上當天意。下符人望。聖心先定。不假外謀。考經稽古。無一不合。確實何力。敢貪天功。就如姦人之言。出於大臣之策。亦當先推上相。方及次輔。而溫伯陰受邪說。稍補王珪。乃於確制。特為溢美。重輕顛倒。欺惑天下。蓋小人之深計。將僥倖於異日。溫伯預聞其事。故欲以此張本。原心定罪。宜蒙顯戮。苟逃誅竄。已出大恩。豈可塵汚玉堂。奉承密旨。況中書舍人。職納詞頭。給事中。再會封駁。成命之下。則御史全臺。兩省諫官。並有論列。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至於奏論。沸騰。物情駭動。未見如今日之甚者。以此卜之。則公議所非。不可不去也。伏望聖慈。察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為宗廟社稷永遠之慮。早出臣奏。付外施行。不勝惓惓之懇。取進止。

第三

臣近已兩會論奏。鄧溫伯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指揮。臣聞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棄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姦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今溫伯姦邪反覆。惟利是視。交結蔡確。臣節不忠。自聞詔除。甚駭物議。竊論列乞寢成命。今已累日。未應會旨。事繁消長。不避誅譴。伏望陛下。以臣累奏。付外施行。勿以姦人先入之語。而廢天下至公之論。豈勝幸甚。取進止。

第四

論鄧溫伯差除不當
臣伏見朝廷。除鄧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則中書舍人。繼還詞頭。繼又給事中。兩次封駁。臣竊謂至公之朝。必無差非之理。遷延累日。未敢論列。比聞傳報。前命復下。精神相顧。莫不失色。何者。陛下即位以來。未嘗沮抑公論。今兩省給舍。舉職如此。蓋是會議以為失當。朝廷略不聽納。持之益堅。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說。及觀告詞。乃知陛下以舉附之故。遂加恩寵。臣竊疑其不然。須至辨正。前代創業之主。經給草味。乃有發傑之士。用為佐命之臣。謂之舉附可也。繼體之君。或由儲貳。或由藩邸。春宮王府。咸備僚屬。以其有保傅之恩。調護之効。謂之舉附亦可也。恭惟陛下。初自妙齡。未遑出閣。謫膺天命。選踐宸極。中間溫伯。雖曾荷掌機。何嘗得望清光。而遂以舉附加之。循名考實。顯為非據。況溫伯姦邪反覆。天下所知。陰假王言。內交蔡確。此實有罪。苟道典刑。更被誤恩。尤駭物聽。伏冀陛下。審察清議。斥遠佞人。收還詔除。以慰衆望。取進止。

第二

臣近得論奏鄧溫伯。除翰林學士。承旨。不當。至今未奉指揮。臣謹按溫伯。資稟姦邪。貪附權利。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勢均力敵。更相傾陷。溫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巧構側媚。情態萬狀。元豐間。蔡確用事。悉心

則貴侍臣蓋高卑之勢既已遠絕上下之情常苦不通慮已招來猶或不至儻示厭薄人誰盡忠書稱堯之德則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語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序禹之所以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惟其諫而能聽聽而能改此堯舜禹湯之所以聖也伏望陛下開廣聰明延納忠諫言或逆耳則求諸道語或遜志則知其惡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使懷姦者無隙可乘履正者樂告以善陛下廣覽兼聽日新聖德與堯舜禹湯並驅爭先不其偉歟臣待罪諫垣會乏善狀惟是盡誠無隱庶幾報塞大恩更願陛下察其愛君之心恕其狂妄之罪少賜採擇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五

臣近已四次論奏鄧溫伯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指揮臣不敢遠引前古上頌天聰止以祖宗故事更為陛下開陳庶幾愚忠或蒙採納臣伏觀太祖以和嶸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嶸眸子眈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其命遂寢景德三年樞密院議次補禁軍列校王繼英奏曰藩邸給事之人尚在外職者皆聚議騰謗謂臣蒙蔽不言於上致其留滯真宗曰此等皆不自修省苟求僥倖本以因緣際會係加陞擢必須有名方塞輿議先朝時有一散從官李榮在藩邸曾預給使後十餘年但隸名尚食局嘗隨流輩預選先帝見而詢之乃知榮也止避隊長歲餘漸擢為小校蓋國家爵位不可輕授也臣每讀至此輒廢書歎息何者祖宗不吝爵位惟以待天下之賢苟非其人未嘗輕假名器豈特陛下之議已蓋將貽謀於後世也且藩邸之吏預有執事之勤雖軍校之微猶不欲無名與之況玉堂禁近萬萬於此者乎祖宗之朝尤重學士每欲命人必審其才器之邪正蓋將求賢以自輔非專取其文藝而已如和嶸者固未見過惡之迹但觀其眸子疑非端士遂不復用則選給之意豈欲以小人在側邪今溫伯姦邪反獲皆有顯狀出入安石惠卿之黨盜取榮寵晚附蔡確輕用王言貪天之功僥倖異日非特和嶸之比也但以暫掌棧記遂竊攀附之名俾長蔡林奉承密旨又非小校之類也臣竊謂太祖雖愛和嶸之才恐非正人乃輟翰苑之命陛下知溫伯之姦隱而實於論思之地太宗真宗於合推恩人猶不輕授陛下未嘗出閣溫伯本非宮僚今乃無名假寵如此臣竊為陛下惜之陛下亦當為祖宗惜之也況詞頭初下中書舍人已嘗繳納成命既降給事中再具封還朝廷皆不聽從然後御史全臺兩省諫官相繼論列苟相合於公議豈至於此紛紜伏望陛下上體三聖之心下為萬世之法因溫伯之辭免收還新命使小人之道不能寔長以為朝廷異時之患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六

臣向者累具論列鄧溫伯差除不當乞行追寢未奉指揮聞臣以疾在告不復再進章疏近日竊聞溫伯將受新命臣雖伏枕危殆日夕憂遯何者陛下即位以來振起正道登用賢俊天下之情翕然歌頌今溫伯之姦邪反覆中外所知攘奪太皇太后社稷之功以歸蔡確此戴天履地者之所共疾況臣誤被恩擢列職諫者豈敢容縱姦慝以為朝廷異日之患乎自唐以來為翰林學士承旨鮮有不登宰輔近日蘇頌是也今溫伯既至此地異日豈敢保其不至執政邪臣大病之餘三次勞復自度疾勢恐不得再望清光

若姦人不去朝廷臣雖死目不瞑矣臣不能自書謹口授臣男具錄上進惟陛下哀而聽之取進止

貼黃

臣聞溫伯差除本不出聖意止由呂大防留身薦引故有是命然大防之意非特欲成就溫伯以自結於羣姦而已蓋昨來都司擬定任永壽酬賞不當羣諫官屢有彈劾大防切齒惡之無以泄其忿怒是以明知溫伯之罪公然提拔意謂言者必須力爭則欲假此為名以逐臣等皆是宰相之陰謀願陛下聖明深賜省察又若謂溫伯曾掌棧記欲示恩禮即乞朝廷優與職名處之藩鎮則陛下所以待溫伯者不為不厚而小人寔長之勢可消惟乞出自聖斷早付施行

引疾乞宮觀事

臣昨於前月二十一日忽感寒疾尋在朝假將理比至中汗勢極危殆後以氣血衰耗津液凝滯兩足拘攣不能舉動至今伏枕調治未効詢之醫者以謂近日未有完愈之期竊以二聖耳目之官恐非賤臣委疾之地欲望容慈垂察誠懇特除臣一宮觀差遣許任居住異時苟遂康復朝廷別有任使願竭犬馬之力仰酬天地之賜惟陛下哀憐早賜指揮取進止

乞別差官看詳役法事

准元祐五年五月二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近降指揮差右諫議大夫劉安世點檢戶曹文字竊慮役法內有未完事件亦合看詳五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劉安世一就看詳如有未完未便即具利害聞奏

右臣近為疾病在假已准朝旨差右諫議大夫朱光庭兼權點檢戶曹文字今來臣所患殊未有痊復之期竊慮稽違詔命伏乞朝廷詳酌別降指揮

辭免中書舍人及乞宮觀事

右臣准閣門賜到告一道伏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承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代言之任素號才難如臣空疎實為虛授而又向者屢曾論列鄧溫伯罪惡不當復在朝廷于今累月未蒙開納方俟譴逐乃叨遷陟臣之自處固已難安盈庭公言何可不畏況臣久嬰疾病氣體衰羸已嘗奏陳乞一宮觀差遣伏望聖慈收還誤恩檢會前奏早賜俞允以安愚分所有告命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第二

右臣近嘗具奏乞收還所除中書舍人告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犬馬曠誠輒干睿聽天恩深厚未賜允從進退凌兢靡遑寧處伏念臣待罪諫列會無善狀既有言責義在盡忠而自春迄今論事不効旋以疾病久廢職業謂宜罷斥以副清議更蒙褒擢實累政體伏惟陛下黜陟多士務協至公任用羣臣不遠所學願察孤危之志俾全出處之宜檢會臣前奏所陳早罷新命特除一宮觀差遣執堅死節仰報洪私不任懇切之至

第三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再乞收還所除中書舍人告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恐誠迫切屢瀆天聰盛德包含若煩聖諭憂危自失啓處不遑伏念臣起自寒生本無他技陛下不次拔擢實千掖垣儒者之榮所宜拜命然臣固執鄙陋未即奉承者其說有二自昔諫論事必以邪正爲先蓋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繫天下國家治亂之本臣論溫伯至於累章卒不能回是爲失職固當罷免以戒曠官更被褒遷重得罪於清議此臣之所不敢也舍人之任實代王言分押六房預聞機務非博學能文達於政事者孰宜爲之臣屬辭非工諫於曠用記聞衰落不練舊章一旦叨居必速官謫此臣之所不能也既有所不敢又有不能惟是二者義難冒處伏望陛下察臣至懇追寢誤恩檢會累奏事理除一宮觀差遣庶安愚分不累明時仰冀睿慈特垂矜允

第四

臣近已累次具狀辭免新命伏奉聖旨未賜開許仍復賜時方不自安又蒙兩宮遣使特降宣問錫以珍膳恩禮殊絕非疎賤之臣所宜當者中外傳播謙仰盛德臣非木石豈不體陛下隆遇之隆思效古人國士之報然臣有不得已之血誠須至干瀆天聽惟陛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向感寒疾初汗失盜兩足拘羸不能步履竊自傷悼必爲廢人至五月間第三次勞復再中大汗幸而氣脈通微遂能屈伸今既臘月而兩膝無力杖乃能起日來自試率三二十步輒筋急而止至於拜跪尤所未堪臣竊計之既備從官隔日朝謝自下馬以至後殿起居進退徑趨本局往復幾二三里以臣疲茶無由勉強本欲請一小郡願發歲月而大病之餘失血過甚心虛健忘亦恐管勾公事不前加以慈親年高素多疾恙方此盛暑不可出京進退憂惶莫知所處夙夜自念當仁聖臨御不欲使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臣雖亡狀曲荷誤知若不披露心腹投誠歸上則大馬之志終無所伸是以不避誅夷再陳旌冕伏望陛下察臣至懇未嘗避事特降容旨檢會累奏除一宮觀差遣俾臣上供親養下就醫藥異日所苦果得痊復朝廷別有差使斷不敢辭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旋恐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近具劄子上煩天聽乞還新命除一宮觀差遣伏望聖旨令開門差人齎告就賜仍放謝候痊安日疾速供職者聞命震驚履寒而慄伏念臣昨蒙兩宮遣使宣問錫以珍膳議者皆謂陛下寵眷言路古昔所無宜即奉承以就聖朝盛德之事臣是以包羞拜賜不復有言今則又荷至恩委曲優異皆前日朝廷所以體貌大臣者願循涯分義莫敢當若不自陳益犯清議臣聞管仲必辭上卿之禮虞人不受大夫之招蓋所以別異等威尊嚴堂陛聖賢所取方冊具存恭惟國朝御待臣下重輕之體自有典常豈豈愚臣可冒殊禮而況端居私室坐受君命不待陛謝遂領職事恩數太厚非特朝廷貽過舉之嫌稽慢有誅重使職臣負不恭之譴兼臣言事亡狀已愧曠官久病氣衰難於步履自度疲茶卒未全安詞掖要緊必難強勉伏望陛下曲回天造垂鑒危誠追寢誤恩檢會累奏早除臣一宮觀差遣不勝幸願取進止

第六

臣近者累辭誤恩乞一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依前降指揮者哀曉優隆固宜祇受私誠迫切尚敢煩言輒冒誅夷終祈開許臣聞賈誼之論以謂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今陛下之待臣者至矣而臣之所以報陛下者無以他他思惟砥礪節行進退出處之際不爲天下清議之所奔靡幾無負兩宮拔擢之恩爾臣論事亡狀方俟酬遂久病未痊自宜避位更蒙進職愈重憂惶是以屢瀆天聰願辭新命聖慈容貸累加訓諭臣若迫於恩禮勉強奉承行不顧言利勝於義則報上之節喪矣陛下亦安用之自來臣僚凡有除授分所當得惟以禮辭朝廷必使受之無不可者如臣今日所請直以義有難安卑伏稽慢之重誅不敢順命而苟止伏望陛下擴天地不報之德察犬馬至危之情收還詔書檢會累奏早降指揮授臣一宮觀差遣使臣進退有地不得罪於清議以遂臣謹古人之戒報陛下之誠豈勝幸甚取進止

第七

竊慮朝廷以臣嘗備從官不欲遽置散地必假一郡以示恩禮然臣疾病累月身心衰耗實難強勉以修職事兼臣母老多病不能出京若俟君命已行旋具辭免深恐愈成頹頹伏望聖慈曲從臣請除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得上供親養下就醫藥惟陛下保全始終特賜矜允

第七

臣近具劄子陳乞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依累降指揮者區區血誠盡於前奏竊謂既處天聰必見矜許豈意再煩聖諭未賜允從夙夕惶惶幾無生理伏念臣自被詔除今已累月間蒙宸降遣使宣問錫以珍膳又降容旨就第賜告特放陛謝便令供職恩禮殊異聳動中外臣若粗能強勉豈敢違抗君命飾詐近名然臣不幸義有難安心懷自愧加以中汗而來凡八十日百端醫治終未完復雖策杖可以步履而拜跪陟降俱覺艱難貪戀明時未忍謝事所以懇求開局願養歲月說幸痊愈復備驅策今朝廷之姦邪尚在愚臣之疾病未瘳豈敢更竊寵榮干犯清議輒冒誅殛再中懼惟陛下全臣節於今日貴臣報於異時檢會累奏早除一宮觀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隕越之至取進止

應詔言事

時爲文閣待制
制爲文閣待制

臣伏自去歲病疾得請崇福會未數月復蒙召用雖聖恩博大不遺小才而臣樸拙愚暗未有以報塞萬一坐耗厚祿日負憂愧至於當今之要務朝廷之闕政每有聞見屢欲論列而既去言路不敢出位伏視今年四月七日尚書省劄子勸會近臣自許言事三省同奉聖旨令御史臺行下臣忝備從官親承詔命事繁國體義當盡規願陛下留神而聽之臣聞朝廷除呂惠卿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物議沸騰輿情震駭伏惟陛下初踐宸極務從人欲以惠卿蔡確之徒殘民蠹國辜負任使爲四海所疾是以相繼貶逐屏之遠方雖匹夫匹婦之愚莫不曉然知二聖之心本爲天下生靈驅除患害非有好惡之私也謂宜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移宣城方踰再歲考之常法猶未當彼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其請故以惠卿嘗試兩宮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藉

以及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蠅毛而起為天下國家計者其得安乎臣伏觀國朝會要第二百三十七卷太宗皇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書門下言有掌任職官謫謫在外者昨經赦宥望令歸闕其後効帝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大抵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家長不正家亦亂矣故聽諛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離間豈能至肥家睦族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島瓊崖遠處甚有竄論之人郊禮已來豈不在念蓋此等行為蠱惑若小得志則復結朋黨恣其毀譽如害羣之馬豈宜輕議哉臣竊謂祖宗仁德均被動植及其制馭小人則一切斷之以義惟陛下善繼善述不愆不忘保守初政堅如金石萬機之暇履省先訓異日或有大臣尚持姑息之論巧為道地假借大恣伏望陛下以太宗之至言面折其妄使中外羣小不能窺伺朝廷之閒隙搖動正道天下幸甚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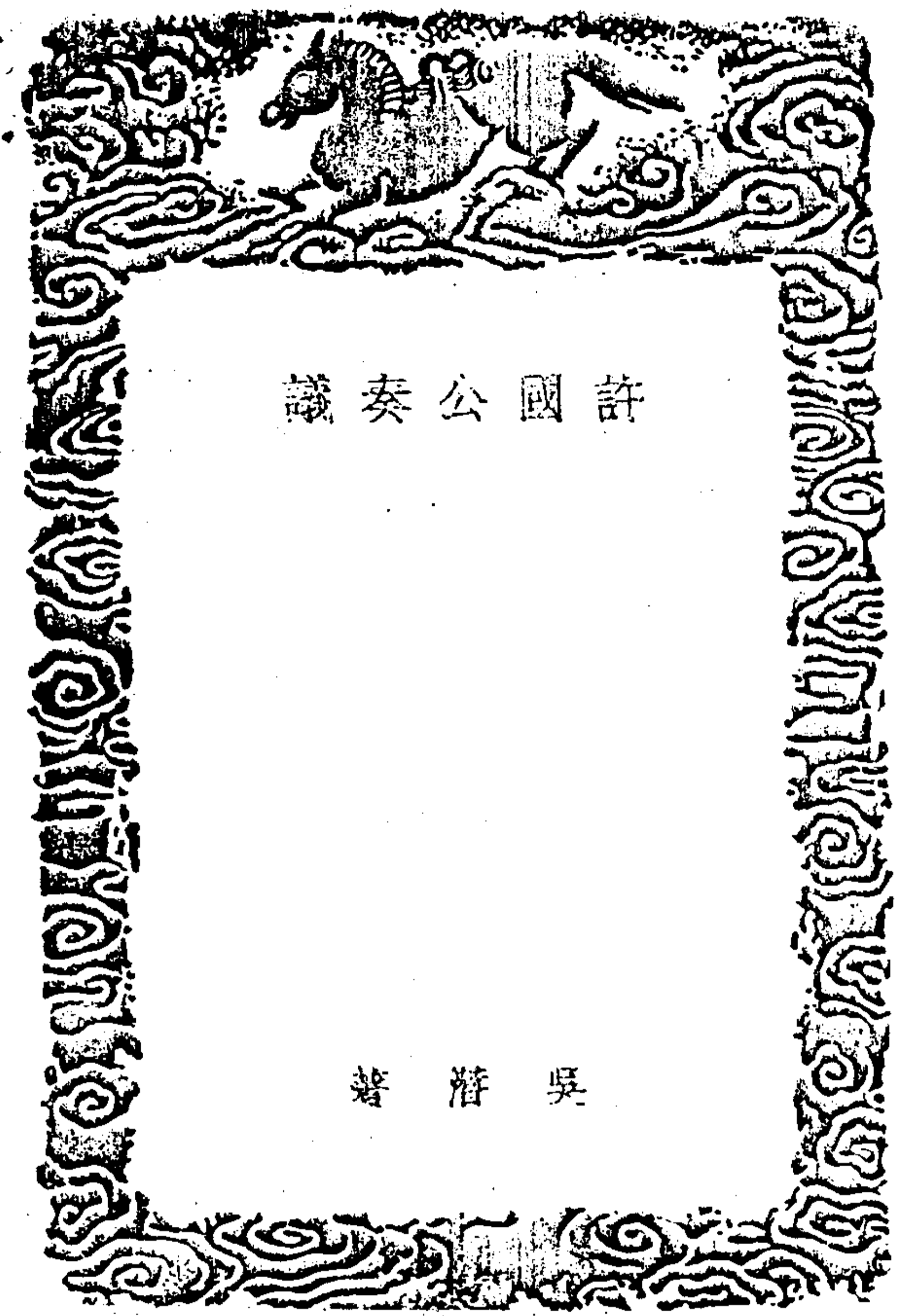
盡言集跋

先公宮傅天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問之亦無不知多聞強識自以進士貢則稱博洽元祐戊辰以彭山令丁內艱歸寓畿邑時復制科即慨然益蒐討舊學期以是舉進居三四年待問之業悉備人未甚知亦不求知於人邑距京不百里獨不一往或勸之曰聞從官往往薦所知未刻章者亦既許人左右無乃後乎先公笑而答曰忠不能爾會有知者久之至都城果如所聞唯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公難其人猶未舉也作書以謁一見稱獎乃錄所撰策論繼見則深愛之遂應詔舉焉明年甲戌改元紹聖時事更新公自鎮帥坐向所言事謫嶺外先公以是不與召試綯侍側每聞言知遇特達之意欲登其門恨不能也大觀戊子先公沒既踰歲綯扶其喪泝汴趨洛過永城聞公寓傳舍亟往見之與進甚厚以門人之子留飯諄諄良渥因話及初除諫官時入白太夫人曰言責之任稱職實難依世吐茹則忝先人直道不回將蹈禍患詎慈親愛方今孝治某無兼侍以親辭必得請辭之如何太夫人慨然曰是職也汝父平生修德欲為而不得者今朝廷命汝汝父之意仲矣第為之萬一斥吾誓偕行慎無以吾撓汝素志某再拜受教辭不獲命乃不固辭既就職則遇事極言無所顧避以報異知及後被謫即曰白高年適炎荒非便請留婦及孫以養某當攜它子之貶所太夫人曰吾向許汝偕行臨事食言吾弗為也且吾留則憂思益甚不如前邁死生命也避可得乎家人猶疑強勉慰其子爾從容微伺之恬恬不異平日遇患難幾三年一

夕無疾而終卒無悼悼之色嗚呼世徒知公正色立朝論議風節冰霜凜然蓋其母太夫人之賢如此雖傳記所載賢母烈婦又何以加綯以行速不果再造起立願開治心行己之要公命之坐乃告之曰某少學溫公既擬窮筮仕行有日即往別且丐一言終身行之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其後用之不可既某曰行之何先溫公曰當自不安語始某服膺欽誦奉以周旋初猶勉強久乃安之凡所云為無一不出於誠者綯心識之願學焉病未能也建炎丁未今上即降離陽綯時守壽春復召為給事中過同僚直舍傳公諫草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者德魁焉世所共賢者舉錯非是公必言之不少假或者甚之綯之曰治己如公則可苟為不然必有臨其後而攻之者欲傳之未暇甲寅綯自會稽得請外祠來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尙書郎職事繼至綯借盡言集則已為人所先矣獨得公所為文元城集二十卷且傳且讀躬自是正反復推驗以求公之志趣而則傲焉今至叔除守海陵復來待次綯始求是集傳錄親校讀玩再三備見所上章疏諷諭論列動繫國體諷訪審訂咸有根據嚴而恕簡而不苛氣平守因辭直事核皇皇乎仁義之說也大旨務在人主慎微師古總攬綱柄輔臣協恭弼直杜絕阿私凡百有位持身履禮義莅官循法度如是而後已則是書乃言官之模楷輔弼之龜鑑卿士大夫之藥石綯觀其書則思其人思其人則誦其言因憶時昔致誠不妄之語無少不合故輒題其集後并記親聞之說以見一語一言未嘗不根於誠也噫先公出公之門十六年而後綯識其面又二十年而後見其集又十年而後得其全集家藏而時觀之景仰之心蓋四十四年矣非特如是綯紳好事者多傳其書以為師法方將盛行於世為時利澤施諸千載而未艾也綯雖老矣猶庶幾及見之紹興六年丙辰季冬望日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河南王綯題

元城先生南遷往還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餘紙於州人鄧氏適刻石清淑堂上適先生曾孫孝孺自連山來訪出其家藏盡言集十三卷因命工鏤版置之郡齋淳熙五年戊戌閏月初吉假守括蒼梁世安謹書

畫書第十三卷。宋劉安世撰。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官左諫議大夫。紹聖初。章惇入相。落職。凡甲令所載。遠
舉地。宜逐幾偏。後復直龍圖閣。卒年七十八。史稱先生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
簡御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辯。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今觀其集。彈劾一事。有至二十餘疏。
者。苟關國體。雖賢哲魁術。亦不少假借。其攻擊章惇。言之尤切。故蔡京既相。連七誦。必欲置之死地。
而京之子條。鐵圍山遺談。載其與范元實溫論時勢。謂京痛悔。欲得陳瓘。劉器之。來救藥之語。且謂
元實持書報二公。而二公是歲皆下世。是亦知京之欲殺先生。爲世論所不容。而故造此言。以掩飾其惡。
然雖此。知公道之尙在人心也。是集爲明隆慶庚午。銅梁張氏所刻之本。其卷數與宋梁世安所記同。則
此本當即先生曾孫孝壽之所原編也。四庫所收亦此本。傳於世者甚稀。今重校付梓。以爲後世諫臣之
式云。光緒十三年丁亥八月十六日。王灝謹識。



許國公奏議

吳潛著

目錄

卷之一

- 奏論都城火災乞修省以消變異 嘉慶四年
 - 奏論重地要區當豫蓄人才以備患事
 - 奏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為致治之本
 - 奏以禮制事例并諸司問遺例册錢代納江東一路折帛事 咸平元年
 - 奏論今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 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
- 卷之二
-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寬恤人戶事 咸平二年
 - 奏乞廢隆慶府進賢縣土坊鎮以免抑納酒稅害民滋擾
 -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開
 - 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
 - 再論計畝納錢

許國公奏議 目錄

許國公奏議 目錄

-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襄宜急救備不可闕
 - 奏乞選養宗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 咸平三年
 - 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 嘉熙元年
 - 奏論制國之事不懼則輕徒權則沮
 - 奏論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
 - 奏申論安豐軍諸將功賞
 - 奏乞選兵救合肥 嘉熙二年 原缺
 - 奏論江防五利 原缺
 - 奏乞重濠梁招信戍守 原缺
 - 奏已差軍勦逐魏 原缺
 - 奏論儀真存亡關係江面 原缺
 - 奏論本所圍到流民丁壯攻劫穰縣屢捷置制司忌嫉與謗等事 原缺
 - 奏乞賞功以興起人心 原缺
 - 奏乞令東關兼領總司以足兵食 原缺
- 卷之三
- 奏乞增兵萬人分屯瓜州平江諸處防拓內外 嘉熙三年
 - 奏條畫上流守備數事
 - 奏論平江可以為臨幸之備
 - 內引第一劄奏論龜屯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則無以求亨通之理 嘉熙四年
 - 內引第二劄奏乞遴選近族以係屬人心而俟太子之生
 - 內引第三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
 - 經筵奏論救楮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權
 - 奏論國朝庚子辛丑氣數人事
 - 奏乞遵舊法收士子監酒試
 - 奏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
 - 奏乞守本官致仕 淳祐元年
 - 奏論天地之復與人之復 淳祐六年
 - 奏論君子小人進退
 - 內引第一劄論今日處時之難治功不可以易視及論大學治國平天下之道 淳祐九年
 - 第二劄論國家變故略與晉同西北之夷狄固當防而東南之盜賊尤不可忽

許國公奏議 目錄

三

秋七月因皇子進封忠王道故事具奏錄進舊來所得聖語乞付史館寶祐三年
奏行周變義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乞補本人文資以任責寶祐四年
奏曉諭海寇復為良民及關防海道事宜
奏禁私置圍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
卷之四

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去處防費周密寶祐四年

奏給遣風倭商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意亦於海防密有關係

奏劾養濟院以存養鯨寡孤獨之民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奏乞休致及獨放官賦攤錢見在錢米積之數

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間房錢並祐六年

奏乞就淮西管下歲糴以繼軍食之闕

三月初五日具奏乞歸田里 開慶元年

二十三日再具奏乞歸田里

夏四月初九日復具奏乞祠

秋八月初一日具奏乞祠

十三日再具奏乞歸

冬十一月一日內引奏論夷狄恃力中國恃禮四事

冬十一月一日以難寇深入具奏乞令在朝文武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

春三月一日奏論難賊深入乞充前日之悔悟以祈天永命消弭狄難事景定元年

奏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

十四日具奏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

同日具奏四事

上謝恩表

許國公奏議卷之一

宋 吳 潛 著

奏論都城火災乞修省以消變異 景定四年

臣一介疎賤假守嘉興蒙恩召置郎省於故事當對方齋心服形思所以告陛下者迺九月丙戌之夜
倏挺災自宗廟百司以至萬姓之廬舍自典章文告以至公私之貨財等罹燬燼蕩為瓦礫行人迷往來
之路飛鳥無棲宿之林死者焦灼生者暴露臣不勝悲傷痛悼竊以為當言之事孰大於此敬陳愚慮仰
冀淵聰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異之至斷不虛生且陛下自甲申履位越一歲而山陽之變作又一
歲而盱眙之變作又二歲而蘇秀震凌之變作又一歲而江西福建之寇與台城飄沒之變作又一歲而
糧楮之弊與逆全之變作又一歲而西蜀之兵三衢之寇與今日回祿之變作愈變愈異日迫日危故太
室燬則幾於無宗祧矣都省燬則幾於無政事矣御史臺燬則幾於無紀綱矣祕書省燬則幾於無文章
矣庫務燬則幾於無積貯矣聚廬燬則幾於無人民矣此浸微浸削之兆而非適值偶逢之故也臣嘗謂
水火盜賊干戈之厄容或可以數言若乃否而不傾屯而不喪有變故而無亂亡則全在於以德勝惟我
甯考在位三十年固嘗有火災矣未聞燔宗廟朝廷也嘗有水災矣未聞冒城郭井邑也嘗有盜賊之患
矣未聞紛擾近輔也嘗有夷狄之虞矣未聞陷失連城也嘗有姦人窺伺矣未聞一夫竊發於宮掖也嘗

有歸陸反側矣。未聞叛臣飲馬於江。許也。蓋先帝以節儉仁慈嚴恭黃長格於天而天矜之。則天不怒。於人而人亮之。則人不怨。是以有災而旋弭。有變而自消。有艱屯而不至於危亂。今日之事。大非先帝時比矣。淮困於兵。蜀困於兵。江西福建困於兵。嚴衢之間。又垂困於兵。凡大農少府之儲。無不盡困於兵。江浙湖廣。漢頻困於水。而京城之內。又大困於火。軍國空虛。州縣罄竭。加以貪官汚吏。虎噬狼吞。苞苴者二三。席捲者八九。耕夫無一勺之食。織婦無一縷之絲。生民熬熬。海內涵涵。天下之勢。譬如以瀉膠腐紙粘破壞之器。而置之几案。稍觸之則應手墮地而碎耳。以前日晝夜之火。察釐殺軍民之情。議論無端。證狀甚異。萬一不幸。有甚於火者。臣未知所以為陛下計也。及今改圖。尙可挽回。儻仍掩護。將安所終。臣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惡衣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曰戒膳而已。疎擯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曰撤樂而已。閹宦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為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常舞酣歌。為亂亡之宅。而不淫不洗。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心。使三軍萬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三三大臣。相與和衷竭慮。力改絃轡。昭示意向。以孔明之公道平政理。以楊紹之清德勵風俗。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邪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賢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為包荒。毋兼容邪說正論。以為皇極。自京師以達四方。凡監司帥守之為公論指目者。次第罷遣。以培國家一線之脈。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凡衰微敗壞之證。可以徐徐經理。董仲舒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謹告出矣。怪異見矣。目前之事。亦浸浸於傷敗矣。引災為祥。易亂為治。轉危極而為安存。是在陛下與三三大臣。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惓惓。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奏論重地要區當豫蓄人才以備患事

臣聞說命曰。有備無患。中庸曰。事豫則立。有國有家者。格天大訓也。頃者逆全包藏禍心。窺伺東甸。廟算沈深。人莫測識。儲制臣於秣陵。而密為江海之防。置虎臣於京口。而陰為犄角之備。一旦有警。亟合江淮之間。故其得以撫舊規。叶新畫。亟頒帥憲之節。故其得以朝開命。夕會兵。布置轉移。神機迅速。并謀同志。臂指順隨。而逆全固已膽落矣。迄窮凶殘。肅清淮。原其機括。實在於斯。此有備無患。事豫則立之明驗也。至若閩江三衢。赤子弄兵。關外四州。裔夷侵軼。計其收效之遲速。每恨儲才之有無。招捕更使。則閩寇定。節閩易人。則贛寇定。起家食之彥。固足以紓蜀道之難也。然失之遲。則搶攘而未定。起草屯之臣。固足以慰衛人之心也。然隲於窘。則撫納而僅定。此可以驗無備則患生。不豫則事廢者。厥今內寇相消。而鴻雁未集。岳牧之臣。若之何而弗遘也。淮服初平。而林杜勸歸。捍禦之臣。若之何而反闕也。臣竊以為疎矣。臣願陛下察天下之勢。猶人之居室。不可有一隙漏。察天下之人才。猶造室而擇木。不可以一旦求如京師。如吳越。如江淮。如湘廣。如京蜀。凡重地要區。與三三大臣。是究是闕。必惟其人。且蓄之武。庶幾臨事無倉卒乏才之嘆。亦無緩慢不及事之憂。取進止。貼黃。臣聞之道路。殘金遣使。欲以淮陰賄貽兩城。求成於我。使其果出於誠。繼好息兵。豈非目前幸事。但臣私憂過計。竊以本朝交金之初。正以幽燕故地。彼

以和悞我。我以和自悞。非一日矣。今其衰微喪敗之餘。決無凝時氣勢。然蜂蟻有毒。困獸猶鬪。積其累年絕幣之怨。甯無求快於我之心。萬一姑以和款我。開我日力。消沮我士心。寬弛我備禦。而彼得以從容暇豫。醞釀姦謀。乘間窺伺。噬臍何及。又況逆全黨類。尚存餘息。豈容以不可必之和議。而廢吾所當嚴之實備乎。臣恐欲望聖斷。戒諭邊臣。精選間諜。察其情偽。修飭守備。防其衝突。和之與否。亟求定論。毋為延兩可以誤大計。此亦有備無患。事豫則立之誼也。並乞留神省察。

奏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為致治之本

臣聞天下有大順。貫通於天人。而綱維於君臣上下。自昔帝王。或肇造區宇。或削平禍亂。或垂世立統。或繼志述事。大抵順之則興。逆之則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成。逆之則敗。斷斷乎不可易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易曰。豫順以動。順以動。豫故天地如之。禮曰。明於順。則能守危。傳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皆是物也。比者叛賊猖獗。疆場紛擾。瞰江窺海。聞見驚疑。王怒奮張。廟算堅決。更革內地之牧守。責任邊方之闔帥。矢之天而天默契。質之人而人允協。遂殲元惡。旋復堅城。順之為效。捷於影響。以此一事。而推之於萬事。無往而非順。則無往而非吉。厥今外虞粗弭。人情頗舒。近輔小豐。穀直漸減。比故冬邊邊之日。與今夏涼降之時。頓寬厥憂。甯不可賀。然警告於天。則星文錯異。百川漲騰。變見於人。則江淮民流。幾旬寇作。東楚雖歸。而兩城猶未下。羗達雖退。而西陲猶未安。忠智懷疑。而不肯赴國家之急。檢壬伺間。而反欲幸朝廷之苗。察證觀形。尋源溯本。無乃設施布置。猶有未順於天者乎。猶有未順於人者乎。猶有悖理而傷道。干和而召警者乎。蓋人主端拱於宮闈。必孝於親。必誠於身。必力戒耽樂。必喜聞忠直。必念閭閻之疾苦。必知稼穡之艱難。必疎使僻僻。必近正士。端人而後謂之順。二三執政。弼諧於廊廟。必開誠心。必布公道。必與天下均其好惡。必與百姓同其視聽。必進循良忠實之士。必斥險詭暴刻之徒。必崇氣節。必尚廉隅。而後謂之順。內而察有司百執事。必以公滅私。必以理制欲。必務節儉。必戒奢。必勤勞振職。必塞謬盡言。必懲吏強官弱之風。必革棄法用例之習。而後謂之順。外而監司郡守。必拳拳奉國。必孜孜愛民。必視公事如家事。必惜官物如己物。必絕囊橐。必止苞苴。必抑豪奪。而於饒寡。必先教化。而後刑罰。而後謂之順。夫自天子而達之內外大小之臣。皆周旋於大順之中。協氣薰蒸。至於磅礴。其應於天。則為景星。為甘露。為大慶。為屢豐。其應於人。則為孝弟。為忠義。為尊君。為親上。亦曰順而已矣。一或反此。以吾之不順。格彼之不順。就目前之隱憂。顯患。長此將安終窮。臣願陛下念祖宗之洪基大業。積累孔艱。察今日之天意人心。維持匪易。恐懼修省。身以順率之。三三大臣而下。咸以順輔之。謂不基平治。致中興。延洪億萬年無疆之休。臣不信也。惟陛下裁幸。

奏以禮制事例并諸司問遺例冊錢代納江東一路折帛事

照對臣一介疎晚。起自書生。本不閑錢穀之事。誤蒙選擇。俾司餉寄。深惟臣子之誼。不當以劇易為避就。龜勉祇役。亦既逾年。雖日以賦為職。然未嘗不為根本之慮。粵自交印。即將諸州軍見欠綱米一十七萬有奇。錢一十八萬有奇。并見行鹽繫押。綱官吏船戶。與夫被攤之人。不下數十百戶。並行蠲除釋放。其諸

州軍合起糾解錢物仍與立為中制不敢肆以租額竭盡疲瘁除應辦過一年零四箇月經常調度及昨來遠寇殘金侵突淮西邊面非泛支遣外有所交頭錢米椿管見存不付侵蝕但臣恪守先訓內則潔己外則戢吏倘有趨利到錢七十八萬貫文又自到任以來應干事例并諸司問去遺例册椿到錢七萬貫文兩項通計八十五萬貫文臣既不敢以事苞直囊囊又不欲以羨餘上污朝廷竊見江東一路九州四十三縣頻年水旱加以官吏刻剝民不聊生田里細民尤為憔悴臣嘗取到各州縣第四第五等下戶每年所納夏稅折帛之數計該八十四萬八百三十貫九百五十四文臣欲將上項錢代納歸平元年兩等入戶夏稅折帛錢一次庶幾闔閭賦賦之民稍甦目睫或可以上稱明時培植根本愛養元元之意其於本所當年分合入錢數即無移易虧欠須至奏聞者貼黃臣區區所陳如蒙聖慈俯垂開納欲望睿旨降付三省速賜施行緣州縣間夏稅多於二三月間使行催理欲得百姓及早通知臣又恐州縣仍舊舊降黃放白催欲乞容斷專委提舉司觀察庶得實惠及民不至文具并乞容照貼黃臣頃備數史官伏讀官史竊見淳熙十六年有旨截留四川提刑司合解湖廣總領所解制錢對減四川鹽課重額時大府少卿楊輔總領四川財賦委官考盤實各減放錢九十萬貫除截留解制錢六十萬貫外總所申奏乞行抱減三十萬共減九十萬貫以甦蜀民至今歲為定例臣雖下不敢企望前情然幸遇聖主當陽有光淳熙之治是用援引期少布宜上澤所有江東一路九州四十三縣第三第四等合納折帛錢細數恐難容覽不敢縷陳已開具備申向書省并乞容照貼黃臣再照得前政總領商碩在任兩年零四箇月嘗獲剩到錢五十萬貫文申獻朝廷撥付本所支遣區區之愚竊以為朝廷正不計此項項故不若散之百姓為朝廷少培根本之為美兼臣到任之初已嘗將朝廷未科還米十六萬石申獻朝廷不願科降又將前政總領楊紹雲賺到文割錢內三百六十餘萬貫撥還朝廷竊名不敢指占贖國愛民之誼兩不敢不勉并乞容照

奏論今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臣以報發御前軍馬文字為職唯是平日小小強場之故不足以仰塵聖聽至於事關國論呼吸安危者萬一邊關之吏緩於上聞利害非輕所有光州申到本州幹當使臣劉興等四月初五日申時供申體探事宜六件須至奏聞者云云臣所據光州探報備錄在前伏乞容覽昨臣進奏院報京制制司申自今錢人已去河南境內即無一人一騎今來光州報錢人諸項頭目各還諸州分屯養種事勢區區竊聞議者謂和人已歸中原空虛闕亡必克既克之後豈河為守此雖未得近報以前所見然今日進取實有甚難者三出師守城必先有糧陸運則人負七斗歲百萬石當用幾夫又有沿途衛送之兵水運則汴渠廢已百年沂流淺澁又有沿岸抄襲之患一難也自潼關至清河三千餘里須用十五萬兵又須百戰百勝如金人乃可持久歲月今南兵及忠義等入決不能守二難也兩淮自平李全之後京襄自攻蔡州之後不可再援民必為盜三難也以此三難就使和兵盡去猶不可為況乍去復來有自占為巢穴之計乎雖云淮西招到陳穎毫三州彼受錢物而去和兵至城下我不能救則又從和可知自淮以北無非敵境我師

進退不能萬一驚潰又墮隆興符離徽徽狼狽退守無糧無兵未取淮北之土疆已失淮南之守備雖何及兼聞湖北沅州羣蠻大亂江西建昌殘寇愈張內地外地若皆蠢動朝廷旰食宵衣慮慮陛下更始求治本欲嘉靖我邦以及開暇明其政刑今邊吏乃一切不恤自為紛紛以激目前之變此臣所為憂懼而流涕也國家永樂之役神宗皇帝臨朝宣諭有無一人能為朕言之狀臣世受國恩有若如此其忍仰負是以冒死言之惟陛下深思宗社大計幸甚于冒宸殿臣不勝愛君憂國戰栗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指揮

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

貼黃奏為臣應詔上封事言朝政得失中外利病奏聞事伏候教旨貼黃臣所陳九事論一萬言繁蕪唐突蓋以情發於中理散於事必使盡而後止臣聞孝宗皇帝之時羣臣封事有可行者率以片紙節錄出示三省間有御劄聖諭乃是陛下白劄條子粘于宸翰之前如臣今所陳可采乞依故事降出取旨施行臣伏祝正月一日御劄令內外大小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須至奏陳者臣恭惟皇帝陛下親政以來訓吏如師愛民如子薄海內外咸仰至恩而臣屬將指攝事職在奉承德意志慮不度辭薄獨租免算一再奏聞然此特使事所及爾若乃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心竊計之而不得言口能言之而不得達忽奉明詔大開不諱百辟庶士悉使盡言是人有欲而天從之子有所懷而父母啓之也有若如此感激流涕謹條為九事以備采擇一曰願天命以新立國之意昔我太祖皇帝躬擐甲胄討平僭偽以造區夏而不私其子上帝鑒之迨丁未而孝宗誕於秀隆三紀而為乾道迨甲子而陛下繼於越垂三紀而為端平此豈偶然也哉臣請得而極言之今日有可畏之機三又有可喜之機一天難謀命靡常自堯舜氏以迄五季上下三千餘年惟三代漢唐號為長久而周室獨得八百餘年然自宣王中興之後旋以不振竟擁虛器而至于報大率歷代中葉以後如人中年營衛有限少失調攝疾病便生前代東南運歷正統不出百年其間偏霸又所不論蓋土薄水淺氣脈易耗用之不已勢固難支自古南北立國雖曰殊方而天地之氣本相通元無間斷故北方有危亡則南方亦鮮克安枕貼黃臣謹按孫氏肇開江左至於宋齊梁陳南唐皆以偏霸自立或五六十或三四十唯琅邪王以晉正統百有餘年元魏之後無再興者陳留奪而孫皓降存堅滅而桓玄起姚泓死而劉裕興拓跋分而侯景來宇文廢而叔寶入我國家受命垂三百年六飛渡江又踰百載今乃適當金斃鞮強中原鼎沸封豕長蛇近在疆場臣所謂可畏之機有三者此也柄臣淪亡權歸上聖以四十年祿去公室而一旦威福惟辟以萬幾庶務底膠輻之極而一旦伸縮進退惟吾所欲以薄海內外鬱抑憤懣之久而一旦軒豁舒快如視青天臣所謂可喜之機有一者此也可畏者方亟而可喜者忽新豈非天祐我宋將使陛下以藝祖之神孫紹復藝祖之大業窮而變變而通通而至於無窮不息哉臣願陛下上稽天命內立聖心常自憂勤力為恭儉必如堯舜成湯文王之用心不自滿假惡旨好善懷懼危懼不遑暇食精誠上通而天鑒之實行下孚而人信之然後卓然以藝祖撥亂為法運其神武深其謀謨惜其時日務其功實期於再造乾

坤重立人極，非但隨宜補綴，因隙扶持，展轉多謀，不出舊轍而已。庶幾延洪景命，扶植不基，已壞者可全，將仆者可消，欲去者可挽，此則立國之意。惟陛下留神焉。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嗣之慶。木無根則不蕃，水無源則不遠。帝王之慶，莫過於子孫之繁衍，然必有以爲之根源，使人心繫於下，而天休應於上。國朝故事，中親未期，則遷養近族，前星已叶，則歸奉宗藩，蓋導迎景觀，鎮壓羣疑，事體得宜，意慮及遠。此實累聖已行之成憲，非若漢唐叔末諱護奉制之爲也。陛下光臨大寶，十年於茲，聖德日新，簡在上帝，詵詵振振，當自今始。臣深願留聖慮，特采舊章，博立小宗，必有岐嶷，少遲綠車之出，以候朱邸之還。百世本支，萬年基緒，實係於此。貼黃：臣謹按真宗皇帝即位六年，適有周王之戚，即取宗室子養于宮中，及仁宗皇帝能就外傳，則宗室子亦歸邸矣。濮安懿王是也。明道元年，章獻太后猶未撤離，仁宗皇帝聖壽甫二十三，而安懿生子，又數年，乃養于宮中，故英宗以嘉祐末入爲皇子，年二十餘，當其未爲皇子之時，實在宣仁坊宅，蓋必其後宮多戚館者，而王子乃還濮邸，用前例也。紹興五年，高宗皇帝謂宰相曰：朕年已二十九，尚未有子，且謂國朝自有仁宗故事，蓋謂有養于宮中之事，非違指末年事也。於是上在位且十年矣，三曰篤人倫以爲三綱五常之宗。堯舜之道，光於萬世，其要匪他，孝弟而已。三綱五常，繫於人主之一身，孝弟積而三綱五常立，三綱五常立而天下定矣。陛下事先后以孝，待諸父昆弟以友，三年之喪，必哀必敬，羣臣庶民，莫不感動，而親政未幾，近屬之疏恩，王邸之紹爵，尤於親睦之義，聲靈焉。然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以陛下躬行孝弟，不得有如宋王成器者而終始之，亦既遭人倫之變矣。願其行不至如淮南厲王之甚，不幸誣誤於倉猝之間，其可終負尺布斗粟之譏乎。伏惟聖人惻隱體風，昔鶴原相與之至心，及此親政之始，比死者一洗之，復爵賜諡，略如秦邸故事，以扶人倫，以建皇極。宗社幸甚。貼黃：臣謹按宋文帝以徐羨之、傅亮等擅誅廢陵王義真，首正其罪，非忘功也。蓋爲此事，關萬世議論。陛下高明之學，過於元嘉遠甚，伏惟少留聖心，早賜處分。貼黃：臣竊惟陛下以慈祖之神孫，享慈祖之天下，而又天縱之聖，格於上下，天日之表，冠於羣倫，薄海內外，傾心畏愛，本無異詞。巴陵之陷，於誣誤惟當掩覆護，以全陛下之至仁，而一時茲邪之臣，如盛章、干鏜之在，給舍李紱、莫澤、梁成大之在臺，諫劄危言，以恐動陛下，必欲明正典刑，顯加罪罰，謂非是不足以繫天下之心。安陛下之位，蓋小人志在官職，惟知藉此邀功，以固寵祿，而不知陷陛下於日月之蝕，爲臣不忠，其罪莫大。數年以來，火盜並興，水旱交作，夷狄內訌，未必上帝之意，祖宗之靈，不以此介介也。方故相當國時，天下固以此事望陛下，而知陛下之志，未能以直遂，故不敢有尤陛下之心。今陛下親政四閱月矣，國家之務，大略具舉，而獨此一事，未見施行。臣恐天下將以前日之所以尤故相者，而尤陛下，則陛下何以諉其責乎。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臣以爲慰天人之心，延國家之祚，消夷狄盜賊諸變，其機端在於此。惟陛下曲留聖心，宗社幸甚。四曰正學術以還本朝斯文之氣脈。成周以禮樂治天下，而禮樂出於王道。王道壞則禮樂亡，國朝以文章治天下，而文章出於學術。學術壞則文章息，故小人欲竊大權，必忌善類，欲空善類，必惡文章。欲滅文章，必及學術。斯壞矣。自蔡京以弟下力攻元祐爲邪說，而崇甯之黨成，其效至於神州爲百餘年腥羶之區。韓

侂胄以高文虎力排程氏爲僞學，而慶元之焰成，其效至於長淮爲四十年兵盜之窟，當考更化，收拾儒學之士，柴中行、楊方、先臣柔勝、廖德明、黃翰、□□□□□□□□□□□□□□□□□□□□參錯估權，陰防正士，借其似是而非，可得而制者，尊禮而表異之，以此欺世，而儉薄之徒，口傳家訓，因以媒利而干時，由是雖名曰崇尚學術，而學術實壞，反不若京、侂胄之世，尙有此一種善類，伏於人間，傳其徒而不變，也是以三十年間，朝廷之上，表章儒先，易名錄後，光寵倍於前世，而人心無所感動，名教無所扶持，則以本無學術故也。陛下心造聖處，既知信受朱熹之學，當推其學出於程頤，而頤之風旨言論，唯易春秋傳爲成書，願做陸贄奏議，司馬光通鑑例，取此二書，列于講讀，使伏羲、文王、孔子、開物成務，撥亂反正之道，得以少裨經綸天下之大經，而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然後庠序之士，真知此學一反之正，不出於彼之所，以爲欺者，學術既歸于一，則文章必趨於古，而中朝之人物可繼，列聖之治化可興矣。此實新政要務，非老生常談也。貼黃：臣謹按程頤之學，自南渡後，門弟子之僅存者三人，其一侯師聖，師聖傳之胡安國、父子安國、子宏，傳之張栻，此湖湘一支也。其一尹彥明，彥明傳之邵寬，寬之後無傳焉。其一楊時，時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熹，此閩中一支也。其後至於孝宗朝，呂祖謙乃得陸九淵於省試，九淵既仕，自名其學，抗衡朱熹，號爲象山，傳之楊簡，號爲慈湖，而行其學於四明矣。臣雖晚出，幼聞先臣之訓，言不敢妄，伏乞容照。貼黃：臣復有愚管，祖宗開設學校，所用教官，多鄉黨經行之士，不拘資格，孫復、胡瑗、徐積是也。近世教官，爲差遣，凡以上舍及前名或試中在選者，猶有說，爲其習時文耳。若久爲俗吏，乃以規求薦剋，冒授此闕，而吏部以其資歷，亦例與之。其人早去文墨，且但爲身事計，既無以作成士類，反壞學校，招詞詬，甚者爲姦利，欲望聖慈，特下吏部，除令得教官差遣人外，其餘並須試中，不得汎濫注授。其每歲試教官，卻與優數，取放庶幾庠序得人，師道可立。五曰廣蓄人才，以待乏絕。積才如積穀，陳末盡而納其新種，才如種木，本未萎而培其葉，三十年間，柄臣嫉惡善類，遇有善苗，卽加鋤治，是以風俗陵夷，氣節不立，人才大壞，每有緩急，傍徨四顧，莫適器使。此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矣。故栽培日廣者，善爲圖，耕販交致者，善爲生，新故兼收，遠邇畢取者，善爲國。此一說也。又有一說，栽培必有候，耕販必有方，新故遠邇必有唱，賢人君子，唱之所在，人以爲方，時以爲候者也。陛下躬攬權綱，收召人物，意向所之，誰敢不應，然而運而未至，至而未言者有矣。其故何哉。聞一賢而實之福，蜀一賢而實之慮，潤一賢而實之家，食三賢，善人之唱，而孤外闊遠如此，則其方猶不達，其候且不應矣。夫孰能信之。惟陛下深思獨斷，無失人望。幸甚。貼黃：臣謹按祖宗常先用以言去國之人，風示天下，章獻上僊，仁宗擢范仲淹爲臺諫，蔡確罷政，宣仁用司馬光爲宰相是也。況真德秀、魏了翁，皆以言事及送胡夢昱，與洪咨夔皆去。陛下既召齊夔爲察官，而二人乃真遠方，是使人猶得以前憾議聖德也。胡夢昱之節，宜有贈典，併乞施行。古者立賢無方，諸葛亮出京，張九齡出於曲江，姜國輔出於日南，國朝以文取士，雖東南爲盛，而呂夷簡、韓琦、劉摯、馮京諸臣，往往河北、荆襄及淮人也。陛下網羅英雋，一時文章議論，忠亮鯁直之士，亦既並集于朝矣。區區之愚，更願至公四達，搜取實才，才之所在，不拘荆、淮、湖、廣，不止閩、浙、江、左，拔十得五，拔

五得二必有傑然而出堪荷委寄其未仕者尤當推本此意凡以二廣荆襄兩淮進士省試當如祖宗分路法使一方各有所推之士每舉在選就令注授隣近初官既使成慕文儒之風亦可漸革攝官之弊惟陛下兩圖之貼黃臣謹按英宗朝知封州柳材奏乞南省將攷校諸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下兩制詳定而司馬光奏言比較兩項每舉多少得失之數顯然不同蓋以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其次明察惠和其方略果敢小者刑獄錢穀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遠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者益于公家為多乞依柳材所請將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為號逐號之中隨其短長十人取一不滿十人六人以上亦取一人又孝宗朝廣西率臣張拭援引此說欲將二廣到省士人立號考校登科人未改秩以前只注本路闕後數年後盡罷攝官以其員歸部之說後施于陝西五路試之奏以他路士人不到而止臣謂二廣之士今多能文而荆淮承平百年士風不減內地二臣之議施于今日尤為允愜伏觀御劄取會解額欲望併以臣此請下禮部詳酌施行自來年始遠方幸甚貼黃臣又聞四蜀省類每舉率留二名以待關外之士此孝宗皇帝所以惠遠方也關外四州耳況兩淮荆襄數千里自古人物美俊林所合參酌前議施行臣又竊觀御劄特許文武朝臣各薦監司守令將帥一二人兼收並蓄之意大如天地公如四時願竊有愚管焉夫舉仕路而遺里居采縉紳而失巖穴其于明揚之道尚狹蓋三十年來員多闕少且非炙手不可仕故其甘心退處不從調不求辟者多在田里之間若夫未仕之人抱其古學躋于時文與漁樵伍終身不遇者又非一士謂宜特降容旨許令所在州軍從公采訪士著官士三兩人並須本人文行術業係彰開及所著書有補世教不得汎濫將尋常寄居官員場屋舉人容私應選守貳結罪保明申奏以待審察旌擢施行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紓東南自偏竊割據賦歛無藝祖宗隨宜罷減田里少蘇自蔡京取發運之財朱勳緣花石之奉南方監司率用豺虎重以陳亨伯翁彥國乃于民窮盜起之後更為刮毛刺骨之策紹興講和兵事少解又以秦檜粉飾太平費等宣靖無由蠲減開禧嘉定相繼用兵州郡所蓄掃地殆盡柄臣喜用才吏白撰取盈于是率以劫盜之威行一切之政奪民之食剝民之衣少應公家多備苞苴兼充私囊又三紀于此矣蓋東南民力幾三百年股削日深生息無幾直至近歲殫窮見底可為痛哭幸于天啓聖明黜遠貪殘謹節賦斂詔旨每下民欣然若更生然而治病不對證則久莫能痊去草不除根則後將復熾今內地之民窮於秋苗之倍取邊方之民窮於和糴之多收此而不救牆壁有文雖勤無補臣聞五代亂世苗米每石額外多取三斗史猶譏之今自江以南二浙江東西湖南福建諸郡一石之苗有量至二石五六者有至二石三四者少亦不下二石一二折納之價有一石至二十者是會五代不若也臣請各路專委清正監司一員親歷諸郡面與守貳計算一年苗米若干上供若干官吏支請若干與之勘酌去處量出為入立中定制特從朝廷重新給降文思斗斛仍令百姓自行槩量不許顆粒過取如此則納官之外稍有贏餘富者可及鄉井貧者可贖妻孥持以數年必有寬紓豐泰之象矣貼黃如從臣所請乞從文思院製造五斗斛若干斗若干給付所委監司令依樣騰造雕鐫印記以某年月日某官姓名恭奉聖旨給降文思樣製造發下某

州受納秋苗使用為文其斗專以待入加七加六之零數若合加八則兩斛之外以此量八斗加七而下如之若江北兩淮京湖諸郡又有甚者蓋秋苗者內外之大莊課也和糴者邊郡之大莊課也惟其各有深利如根株不可移如膠漆不可脫雖有賢吏心知其非而不能正自潔其身而止於民病何暇議朝廷之斛不過文思所降而已兩淮乃有所謂市斛或一斛而當文思之三或一斛而當文思之二州縣散錢不過一斛之價其量於民則以市斛其交於朝廷若上司則以文思由此朝廷若上司雖降一百萬緡州縣俱以五十萬緡已得一百萬緡之米所餘皆歸之官吏貼黃臣奉使總餉自擊此事蓋有淮鄉人家出產之田僅二百四十畝而縣司明出給由子科以和糴百四十四石者納一石既當二石而石數之外又有呈樣割籌堆尖脚刺名目若公吏而下誅求更不預焉是以二百四十畝之田而欲三四百石米輸官也然則人家無顆粒入口腹矣臣雖嚴加禁戒未易止絕臣嘗謂和買為內地無窮之苦和糴為邊方無窮之苦然和買尚同二稅且內地樂土猶可若京淮百姓日與強敵為鄰而比年困於兵革征役居處服食幾同狗鼠僅有米穀出自力耕今又奪之此豈高宗皇帝所以惠恤邊民之本意由是言之士大夫之罪不可磨矣欲望聖慈仁不忘遠特發睿旨亦與新給文思正斛於兩淮京湖諸郡明加斛面五升以為雀鼠耗折之費許令入中百姓照所給斛自行槩量備劄各州曉示禁約嚴立罪罰有敢違戾以違制論仍許越訴官員竄竊公吏決配庶幾官員稍知畏憚不失和糴美意而邊民自此且樂與官為市雖與糴千萬亦可立辦實粟運下其策莫長於此貼黃如從臣所請乞造斛二百隻雕鐫印記以行在文思院准聖旨給降專充兩淮京湖軍和糴使用為文其斛面五升亦從文思特造五升量同斛發下雕鐫印記如之然此特州縣所以寬民也陛下代天子民專以養民為職可徒止于革弊而無以施惠乎後世田不井授既失其養民之方而困於養兵惟重有取民之具故王政不能行猶可行惠欲行惠莫如節用漢文帝躬行節儉國用既富則開賜田租久則盡除田租祖宗之世議者欲大為省節久乃計其贏餘擬當經費時以與民臣恐欲望陛下充廣此心服行此事以祖宗追思甲馬營艱難之時自訓以祖宗撥降定鑿不視首飾訓嬪御以祖宗七夕賜公主不過數千訓貴戚以常袞之辭常封訓宰執以司馬光之不受遺餘訓侍從以晉宋軍興故事王以下皆減俸訓百官族姓中命宰臣大約一歲財計出入之數始自宮掖以至於外庭一切用度稍從貶損且以減四分之一為率歲所剩餘當不減至百萬則舉以代納一路之賦歲代一路則積十歲可代諸路貼黃當今東南號為腹心根本所當固結者不過兩浙福建江湖數路而兩浙為畿內福建江東為近畿狎有匱乏可取於民苟有緩急可倚以濟事臣謂節約既久特旨蠲貸又始自兩浙達于諸路代納有二代商稅而盡免之則市井行旅之民悅代四等五等下戶二稅及役錢而盡免之則田里力耕之民悅使陛下之至心實德從此露發實及細民民力必寬民怨必減盜賊必不作雖作必不相疑國有緩急必能效死而不去上有匱乏必能樂輸而不恨夫革弊以醫民生之久傷施惠以維民心之久散祈天永命其本在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兩圖之貼黃臣嘗契勘江東一路下四等五等人戶夏稅折帛為錢不滿八千餘萬貫為絹不滿二十餘萬疋其他諸路可準而知若以陛下刻志

為民歲月辨此正自不難此在陛下以五帝三王為師以大本大原為意以萬年億世為圖則微臣之言或上當聖心不然則指以不識時宜臣無所措其說矣七曰邊事當審前轍以圖新功養全前轍也通和之功也臣觀故相謹守家法不啓兵端特以委任非人措置不善深居獨運繆誤相仍狼狽披猖至今為梗蓋有六失一不知人而好持久劉倬在盱眙曾式在淮右鄭損在蜀陳賅在京湖或十餘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非敗非沒及以故去不易二不知兵而好分屯屯江者盡以屯淮而江上更募市人以為防江之兵屯鄂江陵者盡以屯漢上而腹心之地但加以副使之虛名又不能擇要地而聚大兵不過千人或三百或五百蜂屯蟻列皆不成軍欲使涇淮涇漢千里之地尺寸而守得乎臣聞紹興間金人復取陝西蜀帥胡世將謀於張嶽嶽謂川口散漫不可守不如斂兵保固關隘從之而全蜀無虞三不信制圖而好牽制兩淮金陵斷而為三鄂與荆襄裂而為二金陵常為文具而兩淮各不相通襄陽既處極邊不能以力庇鄂荆鄂州自守江徒欲以名兼斬黃貼黃臣謹按紹興隆興之間率以重臣開督府宣司於金陵姑蘇其他兩淮荆襄但以民事付守帥兵事付軍率大關居中四面稟受得體知要氣勢雄渾比者江淮合一以建大司于時逆全在太開而色變未幾授首蓋以其權重勢尊指撓輕利無掣肘不一之患四諱敗不治而軍法弛泗州之役死者數萬不治也許國之變諸軍不救不治也夏全張惠之反京口大軍不戰而去不治也五補闕不練而戎伍衰自嘉定以來蜀軍四敗京口之軍三敗金陵江池之軍覆於斬黃偵於江右無慮數十敗乃急補闕以彌縫之其存者皆在軍久而食錢多則可利其所有於是乎斬黃其甚者皆掩餽乞丐之子弱而易制可以掎刻而無變於是乎濫刺由是連營皆老弱雖欲練而無由六核實不精而邊政壞朝廷以意向示人不喜其實而喜其名不課其事而課其言州縣並為城池而壕塹不治樓櫓不修關隘每置寨柵而支徑可通旁蹊可入募府上功而冒濫大半將帥奏捷而敗亡實多沿江皆損腐之舟列淮盡空虛之糜器械鈍闕士馬單微徒有畫圖之整與夫中牘之圓備界以信賞盡成具文貼黃臣觀襄陽維揚所築城壁皆孝宗命郭杲任其事至今堅固無虞臣聞之潞人本州築城奏功得旨命揭俸立壽遠驗視時守臣急於集事用糯米糊壘磚砌城驗視之際以手揭起守窳力竭竟為保明當時核實之政類此以此六失養成逆全餘風遺毒至今未獲可不痛懲而力革之乎今廟謨一變遣二蓋臣分制淮土聯鄂護昇首尾相維足可應猝儻於此時更留聖慮大為自治之計如前六失洗刷滌蕩俾無因循苟且之患則邊聲日振邊備日充而紹興隆興江淮大將數十萬之兵氣勢赫然復還以此通和雖有狼子野心將凍凍人其中而不敢肆矣然而通和難察難難要當疑其可疑而為防幸其可幸而為待其難能存十分有九之金而不能得取葭爾一隅之蔡至求我以其濟此可疑者一如熊狼殊非人類今乃漸殺其前此之暴於師屯至蔡粗有紀律此可疑者二疑無仇於我然中原投拜戶以及諸國種類之不能強此可疑者三中原投拜戶以及諸國種類亦縱無仇於我然賊婦楊氏以至國用安夏全鄉衍德之徒疑之所不能保此可疑者四又使其皆不致怨於我而河南邱城民失耕稼人無所食饑餓之民所在萬計疑之所不能收拾此可疑者五况夷狄之性貪而無厭猶犬嗜骨不盡不止猶犬

噓人不聲不語女真之初未嘗無併吞江南之心一敗於韓世忠再敗於劉錡三敗于吳玠吳玠而後和議成今疑自辛卯之冬慈我西邊入吾蜀口而我不能邊遂由金洋蹈京襄以趨汴如行無人之境有輕我心又自壬辰之冬偏師由信陽直搗德安犯黃岡縱兵大掠驅人民牛馬道浮光渡淮以北我不能禦有輕我心又自襄陽失謀合兵攻蔡鞏之會長往來無禁吾將帥之能否士馬之多少地里之險易糧儲之有無與夫邊備之空虛邊民之愁嘆彼無不熟知之當益有輕我心挾五疑負三輕無一勝而欲以玉帛與之講信修睦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矣然而有可幸者存焉知攻者必知守而不知守者必知收而不知向也金類元魏以夷狄而為中國今也鞏類赤眉以夷狄而為盜賊其兵力若銳於金之全盛其人才實不迨於金之初興是以三十年間橫行中原惟務殺戮惟事剽掠而不能有其人民土地然彼固帝王之驅除耳鞏破滅諸國往往殺其父兄而養其子弟名之曰投拜戶人誰無父兄之心特以畏其強暴姑俯首而聽命今投拜戶日繁多於鞏之種類而鞏漸不能制或有隙可乘起以斃鞏者未必非投拜戶也鞏自珍金盛夏吞併諸小國金帛子女充滿溢亦頗有安享富貴之心而漸忘其前日勇往殺伐之習乘中原之怨買吾國之勇其剛易折其強易弱其勝易敗苻堅不得志於晉魏太武不得志於宋何況鞏哉金之方盛已有蒙古為北荒之敵國兀朮至謂他日必為國患又安知今日之鞏不如所傳聞狗國大人國語強垂涎染頰而乘其後也可疑者不可輕而可幸者不可喜惟當急脩吾武備急儲吾軍實急搜吾人才急收吾民心閉之玉關處以門外待之以虛文設語而聽其恍惚而常示之以重備強形以壓其驕驕無禮謹節而徐徐而後不使隙開亦不輕發以觀其勢之所趨何如而圖之耳彼如求幣吾應之曰幣非所祈禮必先定昔也金人與我為仇彼有所挾持我有所牽制暫焉勉強竟以不終今吾與汝本無讎讐以義相求宜從變通庶保長久南土溼熱北土寒涼皆非二國信使所宜我欲交幣於河北彼可奉禮於漢上歲不過二正且生辰一切汎使彼此勿遣貼黃臣謹按國朝延安受夏雄州受遼或有不時無厭之請但使州郡以未敢上言為辭而徐與之議今境上之郡非唐鄧即光化棗陽宜擇一處精選如何承矩李允則輩以任玉帛來往應接支吾之責彼如歸地吾應之曰中原遺黎本皆赤子彼之豪傑久固歸心但汝方有事於勦除吾不欲遽許於延納今其破滅悉汝之勞吾以何名享其土地貼黃鞏必與我泚鞏必不與我河南但當俟襄陽小使之名為假道謁陵之舉可也蓋法當示之以無所利不然必有深慮夫彼得吾之幣而吾之執彼之地彼將心憤而謀沮而中原之地必自懸馳雲擾彼終不能制將如耶律德光之患山東勢當北歸吾徐出而收之非吾有乎貼黃鞏性畏熱春夏之交勢當北去若河南之地付之守者而經理之將圖我也若河南之地委棄而不守將誘我也二者皆非吾利尤當謹之重之或有金之舊臣土之豪傑以接壤州郡若縣鎮來者惟當密用縹緲之術以通河南之氣脈觀鞏人之情偽而已遲則為福速則必為禍靜則有可俟之機生民休戚之關決不可輕也不可躁也不可苟也不可負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貼黃臣竊惟神州陸沈八陵負隔天時人事適在此時若乘鞏人之北歸因中原之思漢用師數萬收復河南撫其人民用其豪傑上自瀋關下至清河畫河而守此誠

大有為之規模不可失之機會也。但量吾事力，實有難言。今姑以淮西論之。朝廷積積之米，不過百萬餘石，往往三分虛數，在籍之兵不滿八萬，往往大半老弱，加以錐剝拮据之餘，敗亡傷耗之後，人無固志，士有饑腹三邊事體，大略可知。往年淮安之役，朝廷會諸道之兵至十二三萬人，東總至用米一百二十餘萬石，乃克有濟。若舉師北向，費當十倍，竊計國力，決不能支。蔡謨之言，殷浩之失，不可不深長思也。京襄十年閉境，僅無乏與，一與魏通，公私大困。朝廷至捐平江百萬倉之米，淮東西湖廣三總所合得上供之米，迺流二三千而給之。京鄂之間，米石為湖會六七十券，百姓狼顧，枕藉道途，然則兵豈可易言哉。臣又聞魏既破，蔡不肯北歸，移兵于息，牧馬淮西，漸逼吾境，其意可見。而山東一項，魏人頭目號阿魯尤大，官人課課不花者，谷用安輩又挾之以侵迫，壽春淮西勢當與之交兵矣。和於彼而戰於此，朝廷既無堅定之規模，邊臣又無畫一之遵守，悠悠泛泛，莫知所止。夫魏非小敵，和戰非細事，豈可尚同故相時用，遮掩護，不公謀之卿士，謀之國人，以為萬全之策乎。臣又聞壽春以北，強壯之散在對境者，淮西欲有招納，必須錢糧，若源源不已，恐無以繼。又聞襄陽人約降息州，息州守者已棄城而走，信陽夫金房在河南，我未嘗向北發一矢，今彼以魏政滅人，我方於是時收之，魏欲殺之，而我願納之，萬一魏以為詞，我何以對，謂宜明諭邊臣，悉加禁斷，但力為自治之計，以觀其勢之所趨可也。貼黃：臣又聞蔡城之破，空無所有，僅存殘兵百姓數百人，及偽參政一人而已。蓋其無食無兵，固宜潰散，而邊關修然以捷書來上，分骨之奏，方騰于朝，而北方乃傳魏人於地窖中，獲偽主去矣。息州殘民千餘，方畏魏之暴，而我又招之，彼捨長途而就生路，自應歸我，蓋未有攻擊關敵之事也。而邊關又以捷聞矣，其為欺罔，大率類此。夷狄聞之，甯不竊笑。此二十年來邊臣膏肓之疾也。豈可復蹈哉。貼黃：臣觀東晉六朝兵屯財計，比於今日，甚為寡弱，而能北抗胡羯，問掠中原，綽乎有裕，而無急迫艱難之象者，不恃和而常自治也。其於北方往來，不過小臣輕幣，隨行通塞，而時其行留，但略以存鄰交而已。而自於彭城以東，南陽以南，建立大藩，或用親王，或用名將，精兵數萬，資實如之，襄陽為雍州，江陵為荊州，武昌為江州，合肥為豫州，廣陵為青州，如今之路，所統或十數郡，文武寮吏，或以千計，其重且專如此。然後天子都於金陵，據江山之固，以臨之，此則其自治之規模也。豈以和為恃哉。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朝廷以楮幣減落，收換十四十五兩界，誠為知務，但金銀之出不能多，多則傷國，度牒官誥之出不可多，多則傷大家，新會之出不容多，多則人仍賤之，故所賴以收舊楮者，惟商賈品搭鹽鈔而已。然施行有次第，而後商賈急於品搭，商賈急於品搭，而後舊楮可盡。今雖有品搭之文，而無期限之節，故商賈亦不過以資次請鹽之鈔，迫期赴務場品搭而已。以通泰承三郡之鈔言之，在民間者二百二十八萬九千餘袋，而自降指揮以來，其赴務場品搭者，截日終僅三十餘萬袋，合新舊兩袋之鈔，所得舊楮為數三十萬總，十三萬袋計之，則所收舊楮三百九十萬而已。折鈔真鈔，又所未論。若此者，非十年品搭不可。安在其為收舊楮乎。是以商賈所積舊楮，盡以入京，而封楮新楮兌換，為之不繼。新楮之出既多，人亦視同舊楮，不甚愛惜。自浙以西，率以舊楮一貫三百，易新楮之一貫，舊楮之陌，為錢三十有三，以此展算，則新楮之陌，已暗落為四百二十九矣。是以

物價翔踊，愈甚於前，閭閻之民，尤為狼顧，如病而服藥，藥不對而病愈增，豈不殆哉。目前之策，惟有變通鹽鈔，旨揮以術，驅之於數月之內，使商賈急於品搭，則舊楮自少，舊楮既少，則新楮可通。則官司秤提之政，方無窒礙，而百姓危登急迫之證，可以立寬矣。臣方外小臣，不敢輒議朝廷大政事體，陛下詔二三大臣，亟圖之，無使異時功利之徒，得以竊起，章惇役法之議，幸甚。貼黃：臣觀今日國用殫屈，和糴以楮餉師，以楮一切用度，皆以楮，萬一有水旱盜賊，師旅征行之費，又未免以楮，則楮者誠國家之命脈也。去歲未幾，楮令之時，諸處舊楮，其陌尚有及五百者，今既變楮令之後，新楮錢陌，反不逮故歲，舊楮之價，則何以一番紛紛為也。良由無術以收舊楮，而但出新楮，故民不貴而價愈落，且舊之在民間者，為數不下三百萬，若有術以驅商賈使之急於品搭，計一袋所入為舊楮三十，則三百萬袋，已可以收舊楮九千萬矣。其於一二千萬，則以度牒官誥收其二，金銀收其二，新楮收其六，不出數月，舊楮盡而新楮見行，將自流通。物價將自減落，權之所在，民之趨之，順於流水，特在於使由之而不知爾。今不亟為區處，新楮甫出，其弊已爾。年歲之後，將甚於昔，官司之所仰者在楮，而民不重，官之所倚者在法禁，而民不服，楮非吾楮，則國非吾國矣。金人之斃，雖由於魏，亦以楮輕物貴，增削皮幣，或一楮而為三緡，或一楮而為五緡，至於為十為百，然人終不以為重，其末也。百緡之楮，止可以易一麵，而國斃矣。楮之不可不制於其微如此。并乞容照九日盜賊當探端，而圖長策。比年以來，綠林之風，徧於內地，汀與南安，盜之祖窟，汀與贛軍，而盜衢民而盜若循，梅開今之所未降者，乃其餘支殘裔爾。汀與南安，其端在都督，贛與衡，其端在吏繆，南渡以前，汀南安號為樸俗，不聞有盜，比年乃為大奔，波流四出，王師僅然後克之，何哉。蓋汀為八郡之最貧，往昔朝家時，或禱其郡計，而南安以邑叛軍，調度不足，按其圖至一日，常欠六十餘緡支遣，況年來官吏養尊習侈，苞苴囊橐，過於上供，不為無藝之求，何以取給。由是深山窮谷，無不追宿，無不食貴鹽矣。此竊建之盜，所以起於鹽子，江西之盜，所以起於峒民也。贛素有齊進之風，而狂寇乃操剝薄之政，日夜鞭之，而不顧財能捍金人之寇，而庸守乃處反側之際，視之如平時，而無所虞，衡與嚴接，臘寇所聚，村夫野氓，鬪爭自喜，一牛之訟不審，而千里之禍立成。當時守倖之罪，其可逃哉。然則精擇守令，奉宣德澤，以和輯其民，而盜之祖窟，又為之專條區處，使吏寡於求，而民安於自養，則盜永不作矣。貼黃：臣聞所謂鹽子者，皆汀贛間惡少不耕之徒，若不販鹽，即以劫盜自給，與其使之為盜，而寬鹽禁，前此鹽子率千百計，來往不以盜聞，民亦習以為常，且百年矣。只由無狀之吏，乃以江浙間體例，盡行止絕，而州縣卻自增鹽官鹽，彼窮且忿，安得不流為大盜。請宜行下閩浙，與汀守商議，量助郡計，稍寬鹽禁，仍於當化等處，選擇廉吏為令，俾推行之，不為文具。庶幾公家減去綱數，鹽子有衣食之方，曹參謂齊相無擾獄市，臣亦謂汀守不當擾鹽子，伏乞容照。其南安軍財計，只靠南康一邑所有，只由大庾人戶無幾，若郡計更有不給，必至波及山峒之民，利害明甚，亦乞併詔江西漕臣一體相度施行。若夫湖湘之盜，又有說焉。蓋此漢長沙，桂陽，零陵，故壤，時者以寇盜著於史，相踵也。故其山峒里邑，以盜為俗，農事有暇，則為盜，守令不愜其心，則為盜，俄合俄散，乍服乍離，特在帥府善區畫，而郴衡諸郡，有扶持耳。貼黃：臣竊見湖南帥府，從來應接支吾，

全在飛虎一軍近年乃以分戍信陽武昌及至捕寇卻要鄂兵來赴朝廷區處倒置如此何以責帥府謂宜制下湖南京湖從公相度長久利便之策免至往來煩擾且有奔命不及事之患若自湖以北號為五溪蠻獠錯居承平百年僅幸帖息而比來貪吏狃其衰懦亦務侵漁金砂材木之產方舟而下皆自此出怨氣滿腹忽焉一發鍾相楊公益以盤弧其思必大方江湖二廣桴鼓相聞獨未及湖北而禍胎所伏漸不可諱此在守臣得人修舉職事訓閱民兵檢坐省交通之禁仍令監司常切督察官吏如有收買貨物賄擾生事者並計賊劫治其廣西瓊管一帶亦乞准此施行第惟比年以來官吏狃於貧殘殆成痼疾雖陛下諭之以詔旨勵之以賞罰正恐士習已壞未易挽回臣欲做祖宗故事於朝臣中選擇公清忠亮之士分道奉使布宣德意訪聞疾苦舉揚廉白糾察貪婪庶幾觀聽聳動吏道可清且使遠方百姓知陛下憂之念之深如此自然感悅受戴不忍復為盜賊以梗聖化貼黃臣謹按高宗皇帝紹興二年九月壬午手詔選強明廉謹不欺之人觀風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三省以監察御史明臺五人為請上皆召見賜以宣諭吏民詔書御寶手版招降盜賊旌榜而遣之其居他官者仍攝御史十月己卯宣五使劉大中胡蒙朱異明棗薛徵言同班入見上諭曰比所下詔州縣徒掛牆壁皆為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盜賊之吏必須按察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歷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其後五使多以稱職聞貼黃臣聞江西盜賊三槍俗害累年未能招提占領事力為之大困民死於殺掠兵死於轉戍不宜久而不治謂宜因遣使者就以舊榜招降許以不死或更量與補官彼必欣然聽命是亦高宗皇帝已行之規也庶幾內地蚤得平定不至蔓延國殘民併乞容照臣區區孤忠相已殫竭於九事之外復效其愚臣伏祝御劄首以聽言用人為治道之要言則自近以及遠人則循名而責實大哉聖謨願禱毫末臣聞聽言用人非二說也蓋聽言以觀其人則得其邪正真偽之實若不知言則亦不知人矣古者有聽言以與亦有聽言以衰有以言用人而得賢亦有以言用人而不得賢是故人君不可以聽言之名當求所以知人之實臣願陛下以滿然至一之心察紛然不一之論凡有包藏者其言必支內有媚忌者其言必險不公言之而密言之其言必不正不禮言之而間言之其言必不實貼黃臣所謂禮言之者以劄子以封章以彈劾輪對也元祐初韓維以口奏臣寮過失宣仁太后怒而出之蓋為此陛下以此察左右之言使傾側偏蔽之說無所容其間則賢者安能者勉而陛下始有可用之人矣貼黃臣竊見元祐間諸賢並集于朝一時氣象復還太平矣只緣各人不能心無適莫自相攻擊洛黨朔黨之屬紛紛角立以君子而得朋黨之名遂為熙豐間小人所窺陰拱默伺及于紹聖其說得行一例竄斥善類為空蓋兄弟內闕于牆則仇人因為利此前之明鑑也伏惟陛下獨觀公聽預察幾微鑒于前轍明諭此意自二三大臣經筵臺諫給舍侍從以及百執事下至學校之士皆當惟是之從惟中之適不必以一己愛憎一事順忤而自為異同苟為臧否以激朋黨之漸以啓羣小窺伺之萌庶幾公是堅定治體渾全不墮紹聖覆轍宗社幸甚臣一介孤迹素抱苦心竊視近年天下之勢日就淪胥未知所死忽逢大化更新不翅轉者之還明病者之頓甦感激奮勵莫知

所云第恨學識短淺不能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勉竭狂愚少伸臣子報上之誼備蒙聖慈俯垂省覽或有涓埃上裨海嶽臣雖九殞不悔瞻戀軒墀臣無任阻越屏營之至須至奏聞者

許國公奏議卷之二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寬恤人戶事 端平二年
臣竊惟朝廷自更大化詔旨之所戒救臣工之所建明惟日保護邦基愛惜民力於是寬恤之目以蠲二稅之中以減損秋苗斛面為急蘇二浙以及于閩又及于江之東百姓蒙惠甚休獨江右去天遠逸且有司奉行弗虔澤不下流臣猥仍承乏輸將一道深惟此事乃端平親政之第一義凡在臣子職當將順布宜是用不量鴛鴦檢準本司元被受指揮再加諷度仍刷到各郡秋苗租額及每歲受納則例量其豐匱酌其多寡或因或革立為永制且從本司用文思院斛較製創置熟鐵斗斛雕鐫記號發下各郡自端平二年為始專充交收秋苗使用並令人戶自行槩量不許額外別創名色多取顆粒如違許人戶越訴自守貳以至受納官並行舉劾問竄庶幾遠方赤子均被惠澤少稱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須至開具奏聞者一隆興府管催秋苗一十九萬一千七百一十石八斗四升九合五勺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一斗鐵斛十隻一吉州苗鹽米一十六萬石約收米二十四萬一千六百石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為準屯田米四萬石約收米四萬九千六百石每一石以一石二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六隻二斗鐵斛十六隻一吉州青水永豐太和萬安龍泉縣共受領九萬九千二百二十二石一斗六升同前仍各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鐵斛四隻一贛州歲催

秋苗八萬六千五百七十五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三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八隻。三斗鐵斛六隻。一袁州歲額催秋苗一十一萬九千四百五十五斗三升五合七勺六抄。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一瑞州歲額催秋苗九萬七千三百五十七石一斗七升四合一勺四抄。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八隻。一斗鐵斛六隻。一江州歲額催米四萬三千六百九十九石七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一江州德安縣米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二石一斗七升五合。每一石以一石二斗五升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五升鐵斛四隻。一撫州額管實催臨川等五縣苗屯米一十三萬七千二百七十九石四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五升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四斗五升鐵斛六隻。一臨江軍歲額實催四萬九千一百六十七石六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四斗鐵斛六隻。一臨江軍新淦縣額管苗五萬六千八百四十四石一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為準。仍給五斗鐵斛六隻。四斗鐵斛四隻。一建昌軍額管實催四萬九千五百二十五石三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七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七隻。二斗鐵斛六隻。一興國軍實催米二萬八百三十五石八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二斗五升鐵斛四隻。一興國軍大冶縣合催米四千一百一十三石三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四斗鐵斛四隻。一南安軍歲催苗米八千七百五十八石二斗三升。每一石以一石七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鐵斛四隻。右開具在前。臣再照得昨來諸路監司。遵奉御筆指揮。除減所部州縣秋苗斛面。如浙西州郡。有一歲頓減數萬石者。江東州郡。有一歲頓減二三萬石者。所在守臣。能仰體九重寬大之澤。通融幹旋。補助支遣。初不見其不足。今臣權定之數。係據諸郡從實申到數目。量加裁損。于諸郡初無大段虧折。委可行之經久。如蒙聖慈。更賜明詔。諸郡確意奉行。其于培植根本之計。誠非小補。伏候敕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伏乞照會。貼黃。臣再照得本路諸郡所裁減秋苗斛面。為數不多。儘可通融補種。惟南安軍舊係兩石納一石。今與除額三斗。比之諸郡。其數稍多。卻恐本平地接溪峒。財計素殫。設有非逆支遣。未易支吾。合議貼助。庶可悠久。本司今契勘得本軍南康縣。及撫州樂安縣。每歲合解本司代發湖廣總領所米價錢八千八百石。內南康縣五千石。樂安縣三千八百石。本司從例收雜本色米六千四百二十五石。并將合得興國軍首復米一千石。共湊七千四百二十五石。起解赴總領所交卸。今來本司欲于南康縣五千石價錢內。撥二千三百七十五石。神助本軍支遣。所有自餘二千六百二十五石價錢。及樂安縣三千八百石價錢。并興國軍首復正米一千石。正糧每歲合解總所七千四百二十五石之數。欲乞容斷行下所屬。徑自解赴總所。本司更不拘催收雜代發。仍割下湖廣總領所照會。實為永遠莫大之利。伏候敕旨。

竊見本府進賢縣管下。有聚落一區。地名土坊。居民不滿數十。商旅稀少。強名曰鎮。而有酒稅務一所。所謂稅者。考其歲額入於本府者。止三十餘緡。入于通判廳者。止一千三百餘緡。然實解不及三分之二。通一歲而論。官司之所得者。不過二千餘緡而已。所謂酒者。初無釀造。亦無發賣。係于鎮戶。量其家第之高下。押令納錢。一戶或四五文。或三十文。或七八文。以是為月解。亦不過千數百緡而已。合二者而計之。可謂毫末。而本鎮卻有酒稅官一員。專擷數輩。惡少爪牙數十人。皆蠶食于數十戶之市民。甚則羅織村氓。捷奪商旅。又甚則擷載客舟於二三十里之外。以是為辦官。諛語則為官吏。專擷等輩。聚斂之地。民旅之被擾。非一日矣。臣竊以為事有不便於民。雖官有大利。尚當決去。況此無甚利於官。而有害于民。然此為有司者。何忍以二三千緡之歲入。而使一方赤子。永無聚廬托處之安乎。臣除已將本鎮酒稅一而住收外。欲望聖慈。念民瘼。亟賜允俞。將本鎮酒稅務。特行廢罷。下吏部。永不作缺。其見任人。令赴部別行注授。庶幾遐僻僻壤之民。鼓舞聖恩。如在殿角。臣無任懇望之至。謹具奏聞。伏候容旨。并申尚書省。欲望鈞慈。更賜敷奏。亟降指揮施行。伏候鈞旨。并申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除與府約定六年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開

照對臣。以非才。蒙恩將指督。懼無以撫摩凋瘵。保護根本。少稱明時。臨遣之恩。竊見江右諸郡。仍年寇攘。水毀之餘。市井蕭條。田里憔悴。不堪舉目。去歲雖得中熟。警猶庭廬。傷敗之人。僅能飲食。正要扶持。而臣訪聞所部州軍之吏。大率聚斂之政多。寬恤之政少。其見催四年柴料。如端平元年夏稅秋苗。二年夏稅。民間自不應拖欠。若乃紹定五年六年。通負例。皆細民下戶。些小奇零。及逃亡倚閣。不可催理之數。所在征取。尚多峻急。公家之所得。其實無幾。姦吏之並緣。其害不貲。臣偶兼權隆興府職事。遂將本府財計。攷核源流。剔括弊蠹。見得僅可支吾。已將紹定六年以前。應于民間未納官物。並與住催。仍以隆興府為準。行下本路州軍一體蠲開。施行庶幾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仰副聖主子惠困窮之意。須至奏聞者。貼黃。照得臣所兼管隆興府。雖稱都會。財計所入。極為殫窟。而用度至為不貲。勉強支撐。尚可少施及物之政。諸郡可以類推。臣所以先自隆興蠲開。正欲以身率所部。并乞容照。

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

據隆興府都廳申。准九月十一日省劄。行下兩浙。江東西。福建。湖南等路。應有官之家。并寺觀。每田一畝。出官會一貫。以助收減。竊詳上件指揮。關係不小。臣叨綴班行。職奉使指。萬民利害。所當講明。一郡施行。又當任責。須至奏聞者。臣聞利不十者。不變法令。略計一件指揮。其害有九。其利有一。且利不十。則不為一利。而九害乎。官會之多。三十年矣。端平以來。適當其極。始者求快一時。盡收兩界。已事過往。無以議為。今欲使官戶寺觀。計畝納會。以目前論之。會價必踊。且可收會。此一利也。然朝廷不過欲稱提官會耳。立國在民。民心一失。民力又窮。雖盡收會子。純用銅錢。能保禍亂之不作乎。請言其害。且有官之家。除富人外。其它初筮貧儒。物守先業。偶以入仕。便令出會。出會必用錢。用錢必需產。唐德宗開架收稅。猶給軍須。今朝廷計畝出錢。但收故紙。是計出唐下。而人怨則同也。其害一也。弊纒之後。既少見祿。又拙經營。僅

有薄田以給衣食百畝以上或未開析及此身者多是凡稱官戶皆不免也雖云百畝以下本戶無人仕者免此非計樹不可將有資滿百畝而得免亦有不及百畝而勒出者矣既出官會又賂鄉胥何以當此其害二也近年以來朝廷以和羅拋降以稱提官會以慶典郊恩計今江浙福建之民蓋校尉連軍而進功平斗矣未沾銖金之俸遑同入仕之科且既令出會以買此官又因得官而再出會臣恐自今以後人人不特以官會為戒尤以有官為戒矣未必收稱提之功已先失爵爵之利又況貧乏士人偶得一解遺際慶典本為親榮豈料反為家禍其害三也兩浙形勢之家雖計畝多而出會易然陛下仁慈估籍之典猶不欲行于貧吏況其父祖非勤奮則宗戚亦何忍使比閭小吏數其籍而索其費為大不美若泥中之鬪獸乎且有官之家既不得免簪纓之後又不得免而權貴之家尤不得免然則天下皆不得免也以為不忍有擾于民而施於有官豈官戶非民耶抑但以商賈佃戶為民耶且彼無所從出不過均諸佃戶耳今又為之法許其越訴是教佃戶以訴主家也其害四也寺觀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兩浙兩浙不如閩中然比年賄賂盈門主首類皆席卷以償所費閩中僧寺猶狼狽不如舊它可知矣若道觀則所設無幾且田莫多于寺觀然欲於田之外責以一錢實無從出為國取民一至於此亦太無具甚矣有萬畝者當出萬緡非起債則逃竄此事未行而其兆已見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行香祝壽演官儀一頓齋條恐非美事且為僧者必少祠牒愈不可謂矣其害五也一路之田豈無三數百萬畝是一路白出三數百萬緡也一州之田豈無四五萬畝是一州白出四五萬緡也向者朝廷已竭幣藏出數千百萬以收此緡而此事已無成矣今州郡又竭閭閻出數千百萬以收此緡而此事必有甚焉安有古今天下內捐數千百萬外捐數千百萬不為振民不為土木乃為區區故紙而費之若此可謂拙矣其害六也今立法而約之曰折閱書格官吏按劾百姓徒配然且不信而日輕顧乃明示之以截豎不用是教之也臣恐法行之後民間愈不用會而會子皆無用矣其害七也且陛下親政以來嘗與十萬之師矣嘗閱殿步二司之兵矣而中外騷動禍變隨之幸而聖德彰聞天命鞏固人心自定事變自消今又不戒輕聽議者之言遽為率爾不審思之舉謗謠由此而起昔之謗謠官吏受之今之謗謠朝廷受之昔之盜賊有罪無辭今之盜賊有辭無罪且姑舍是其目前必可知者有四患焉有田畝不整之患有土產不齊之患有勢必用刑法之患有每事行賂之患何謂有田畝不整之患蓋官戶寺觀若一一要見實數必用追索千照而江浙之間以詭戶走苗稅又多白契不登簿書倉猝整會必落吏手如此則下戶獨受其害而上戶可免中戶亦以計會免矣獨寺觀可以簿書致將恐寺觀亦巧計飛走寄附形勢而因之以失常住矣何謂有土產不齊之患閩中田費稅輕然人戶田少五七十畝已充里正而錢尤難得江東西又不然除平野上腴之外水田多澆山田多旱畝直不過一二千蓋有數年不得收者若例出一券為之奈何以田售之於人則人不欲以田歸之于官則官不受典質則空竭稱貸則難難亦有逃移流移而已二浙之田獨湖蘇秀為最美而常杭則次之衢越為常稔而嚴婺台則不及且和羅和買取之悉矣獨未出會耳何謂有用刑行賂之患二稅五賦豪良且不樂輸況乎白科抑而責以體國乎

施行之初既曰禮論必不嚴督其送納必遲遲上司未免行下則追監繼之不集則鞭朴繼之若又不集必重其罰于是人戶有性命之憂而縣道又添一項催科之苦矣凡官司舉事苟一涉民無非吏福且戶出若干會必經司必經縣戶必經縣吏必經州郡必經上司所經之處非金錢不可使強明之吏臨之尙或庶幾不然則走弄文移出入賦籍增減田畝千蹊萬轍盡歸吏竄此固平日股吾民膏血者所喜聞也四患曠然非有難見然則天下多事矣又況如前所謂謗謠盜賊之患乎其害八也春秋譏初稅畝者履畝而稅也今朝廷以為吾截整所入以示不為己私與彼之履畝不同然它日國有大費無所從給則又將責有官之家曰曷不體國一紙舉行易收減為輕費豈不可乎作法于涼其弊猶貧作法于貪弊將若何其害九也臣以至愚極陋少蒙先帝親擢于多士之中又蒙皇帝陛下簡記于外寮之末今者數月之頃至三錫命雖見控免決不敢置而一日必查問去問可為忠言敢有避忌臣自聞朝旨夜思晝度以為恐不可行害多利少而江西一道官戶者多貧為富室者多訟且比年盜賊焚毀軍兵經過人無蓋藏甫得一稔若重以無藝必大狼狽蕭牆之內將有不測臣雖碎首死國何補于事用敢冒大詞謹先事言之伏望皇帝陛下鑒聖經之所譏審國論之所極亟收計畝之令別求通弊之策庶保安靜之福不啓怨謗之心所有上件者省制臣除已權宜行下諸郡別聽回降外欲乞容斷早與收回天下幸甚伏候指揮謹奏并申尚書省照會施行御史臺諫院貼黃臣照得稱提官會當隨方而為之術擇人而行其智本無甚難今猶可救正不在出此下策并乞容照又臣竊恐朝廷之上重于反汗未以愚言為然區區更有愚悃江右十年兵盜如建昌撫州章貢廬陵管下皆皆破殘瑞州所部亦曾有竊發所謂上戶者奔竄流離藏蓋空竭方幸小稔瘡痍未瘳可為哀痛哉或蒙聖慈以江右創殘非他道比權與免目前庶幾一路之人知聖主軫念遐邇如在殿角感激愛戴盜賊自消并乞容照又臣又有深憂過計竊見朝廷更新大化登用俊良羣陰屏迹或恐失職之人故設此畫以愚建議之臣使朝廷結怨天下萬一有意外之虞則此得以遂其所志不可不察并乞容照

再論計畝納錢

照對臣昨奉朝旨行下官戶寺觀計畝出會以助稱提仍委臣訪察本路臣即管條利害冒昧奏聞未准回降再准省制仰日下措置奉行毋得再行違阻臣素抱樸忠粗知國體極知格券之弊深軫君相之憂苟可扶救於萬分所願推行于尺寸第以國脈民命關係匪輕擬血陳詞誠當萬死今未暇論萬世之是非四方之利害只以臣本道言之事體實有未便蓋自嘉定至紹定三十年間常有盜賊近方官息下亥至癸未十年間常苦水旱近方稔熟殘破之處未還舊觀蕩析之人未復舊業井邑多瓦礫田野多草萊昔號富實之家今皆空虛之室比之他路委實不同兼南安建昌吉甯道接山峒類以招安而受爵與夫防拓而得官平時官司尙難調御一旦科配易激紛紜至其寺觀尤其荒涼既欲徵錢必動常住既動常住必無以贖養其徒必溢而之四方驅毀情滅性之人而置之飢寒離散之異域人所不料豈無可虞如近時湖南謝了圓之事可以鑒矣臣反復思惟與其召變于他時而貽九重之憂當若方命於此日而貽

一身之譴是用不避厥斥。洊至數陳。欲望聖慈特發睿斷。以江右寇盜甫平。飢饉甫息。免同諸路。一例敷。欽臣與十一州赤子。不任延頸望幸之至。須至奏聞者。小貼子。臣竊惟朝廷命令舉措。上關宗社安危。下關生靈休戚。故必審而後發。發而無悔。如往者北伐之議。起於癸巳之冬。成于甲午之春。臣時待罪淮西。總前管奏疏一通。力陳兵之不可輕用。又管上宰執白劄子。力陳兵之不可輕用。而陛下不之察。朝廷不之省。遂致敗缺。蓋無隙而動。終負師曲之名。為敵人口實。一可恨也。精兵良將。糧儲器械。未免失亡。二可恨也。撓敗之形。備法之證。呈露於中原四戰之衝。使夷狄生心。英雄竊笑。三可恨也。今日計敵收券之事。不審而發。而必有後悔。胡以異此。剗心肉以救眼。創撥根本。以扶枝葉。縱使目前會價漸窮。物價漸減。而朝廷之印造不已。姦民之偽造不已。銅錢則海道之漏泄不已。器用之銜銷不已。朝滿夕除。勢所必至。不過年歲。弊將如初。而心肉之已剗者。則不可復補。根本之已撥者。則不可復培。此非陛下自著精神。大為斷制。恐無以回物情於已散。挽人心於將離。不然。以國家之急政要務。天下之危機。駭証。紛紛然錯雜於前。而陛下高拱如平時。一聽其自起。自仆。臣恐變故日臻。禍亂日至。後雖噬臍。嗟何及矣。豈特精之一事而已哉。臣年二十三。蒙先皇帝親擢之恩。旋屏廢者十年。迄無一線之路。上報先帝。歲在丙戌。蒙陛下收召於閔冷之中。數載之間。內而省寺。外而歷節。悉稱過矣。稱塞渺然。中夜以思。阻涕如雨。故苟有區區之見。關於國家理亂安危之大端者。誠不敢以疏遠自詭。誠默而不告陛下也。一寸丹心。不任髮愛懇切之至。并乞容照。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備不可闕。

臣恭惟皇帝陛下。奮發英斷。遴選樞臣。出助六師。察臣世受大恩。倘有愛國憂邊之志。再願降旨。俾參謀畫。唯今事勢。悉在目前。區處曲折。當稟行府。成敗大計。盡告朝廷。曾參日省其身。以為人謀不忠為急。況臣為陛下謀東南之事。知而不言。是謂不忠。言而不達。是謂不智。謹昧死言之。伏惟皇帝陛下。試垂聽焉。臣嘗伏讀國朝通鑑。每于宣和靖康之事。痛憤流涕。以為虜非能也。亦非天也。我有三大謬焉。爾其初也。輕於交敵。其繼也。輕於挑敵。其末也。輕於奉敵。是謂三大謬。而皆自輕於為謀始。夫吉凶關於舉動。存亡決于轉移。苟不謹重。而輕于一發。由輕得敗。由敗得長。由長得亡。此王輔嗣南仲之徒。所以誤宣和。誤靖康。又將誤來者而未已也。臣不識忌諱。竊述比年邊事。頗近似而無甚異。蔡州之攻。是登州之約也。汴京之議。是平州之約也。兩棧之行。是王雲之漸也。然而其禍未流。其來猶緩。則以襄陽揚州。猶有任責之人。而彼猶有所顧忌也。天下之願和者。其人有三種。小人願和。庸人願和。敵人之願和者。亦莫甚于近世。本朝嘗和金人。嘗和韃靼。夫惟既和。然後我無任責之人。無死敵之志。而大禍至。是故金韃常先於和。我利其所欲者在和。可以息兵也。於是小人幸以為功。庸人幸以為安。而又忌夫任責之士也。則窮之以所不能。故靖康以戰窮李綱。綱以敗去。而後和議定。綱去而神師道。遂擊之策。遂不用。北方無綱。無師道。而後大河無備。越明年而二酋分道並進。前無一人一騎之梗。倉卒之間。遂罹大禍。其本在於以戰而窮任責之士。自撤其藩籬。後延之入也。夫襄陽亦今之太原也。趙范之為人。雖未必盡如綱之賢。

然不可謂無綱之忠。朝廷豈可不亟加拯援。而使虜得以併兵也哉。襄事危。則和有兆。和成。則國事去矣。抑臣竊有疑焉。夫督府之來。為何事也。將以解襄急也。抑徒以塞人言也。將以解襄急也。則當如高宗皇帝手詔付張浚。使浚得以示劉光世。光世大駭。即日勒兵走偽齊七十萬衆。劉豫遂亡。故左相趙鼎嘗曰。督府事須從朝廷維持。浚每有事。鼎必取而施行之。此則沈與求輩所不及也。夫種在內。蓋在外。鼎在內。浚在外。督猶損策。和應而成。聲言督猶首尾相應。而成權衡。督猶太阿盡與之柄。而後割割督猶毛錐盡伸其肘。而責以運轉也。不如是。督府雖遣事。必無成。事無成而急不解。必中虜欲。而和議決。臣向忍言之。且督府又有甚難者。松江有大制閩焉。京湖有大制閩焉。鄂也。盧也。楊也。各有制閩焉。兵皆其兵。將皆其將。財皆其財。督府既不可得而調發。又不可得而寄治矣。夫此皆要處也。皆盛藩也。要處盛藩。既不得即於是不得已。而之金陵。則金陵近不得已。而之江陵。則江陵遠。乃不得已。而之潯陽。夫潯陽昔重而今輕。昔中而今左。豈可以六朝例論哉。斗絕一隅。嬰城自守。豈可以上援漢下備淮哉。夫遣之而無謀。居之而非都會。二者亦既異于張浚。葉義問之來矣。如臣愚見。會兵黃州。勒兵而進。開府于鄂。進師江陵。示以形勢。應以聲威。春水方生。疾疫將起。彼雖禽獸。亦熟于兵。敢不解乎。抑臣所慮既解之後。有以誤靖康者。誤國論矣。欲望聖慈。下采愚慮。親灑宸翰。一如紹興督府勒兵。諸將用命。以解襄陽倒垂之急。既解之後。大為部分。改絃易轍。練兵積粟。一可恃杜絕和議。常為戰備。示之以不可犯。彼越沙漠。踰兩河。空虛無人。進有堅塞。退無因糧。必不敢出。持以數年。其內自亂。中原分裂。徐制其後。安知舊物之不復還哉。臣歲在癸巳甲午。總餉淮右。知朝廷有開邊之議。嘗因應詔上封事。力陳兵之不可輕用。又管上宰執白劄子。力陳兵之不可輕用。而天高聽遠。莫遂挽回。曾不旋踵。臣言相驗。今又不度疏賤。輒陳大計。蓋前之戰。今之和。其誤一也。官以謀為職。不敢不盡。惟陛下幸赦。謹具錄奏聞。伏候指揮。

奏乞選養宗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端平三年。

臣歲在癸巳之冬。待罪淮右。饒事恭奉求言之詔。嘗僭條九事以聞。其第二條。則乞陛下。以社稷為心。遵用國朝典故。選養宗子。以俟聖子之生。蓋導迎景貺。鎮壓羣情。深計大慮。莫急於此。今閱三年矣。尚未聞有所施行。小人之家。有千金之資。猶知反顧其後。陛下承祖宗三百年基業。獨不念及此乎。臣一介疎迷。心切忠愛。是用不避鼎鑊之誅。復祖前說。以獻。惟陛下。由留聖衷。實社稷無疆之休。并乞容照。

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嘉熙元年。

臣嘗服膺先正沂公王會之論曰。士大夫要當純意國事。純之為言。一而不二之謂也。一則公。二則私。甚矣私之為害也。理有是非。私汨之。則是者非。非者是。事有可否。私乘之。則可者否。而否者可。人有賢佞。私悅之。則賢者佞。而佞者賢。議論以私。而不同心。則建明於此者。彼之所疵瑕。政事以私。而不同力。則規畫於甲者。乙之所沮撓。有觀望而無愛。有虛誕而無忠實。有傾軋而無協和。物我對立於胸中。而國家若置於度外。嗚呼。此豈非今日士大夫之大弊哉。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之為義。人而不天。在昔無錫。無虞之時。臣固以逆髮其兆。世道之消長。及四郊多壘之後。則沒沒關國步之安危。

至於今日封疆日蹙，萬事不理，而尚以私愛憎私怨為心，則消長安危，又不足言。將直繁天下之存亡矣。不幸變故之來，無及于救。當是時也，毋論名位之崇卑，毋分趨向之同異，墜險塗炭，雖悔焉追，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言之至此，可為於邑也已。昔苻堅欲謀伐晉，權翼以謂謝安桓沖皆江左偉人，君臣輯睦，內外一心，未可圖也。晉將平吳，羊祜曰：吳淵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備者大，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可知矣。夫內外一心，則晉不可攻，不能齊力致死，則吳可滅。當人之慮，慮於有形，智者之慮，慮於無形。夷狄之侵侮，天下之所共危，士大夫私憤之轢轉，臣之所獨懼也。欲望陛下念祖業浸淫而將傾，傷士習陵夷而已壞，以靜專察羣動，以剛明消衆惡，繫于有位，各勵至公，毋以違順觀人言，毋以毀譽行己意，毋以巧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計相間，而以讒虛相先。有志之士，則相與愛護，而毋操同室之戈；任事之人，則相與扶持，而毋幸鄰國之怒。協謀并智，戮力一忱，則危者尚可以安，而衰敗之症，尚可以起也。且前歲襄漢潰決，與沔破亡，去歲兩淮倭擾，三川陷沒，今歲向春，縱使邊疆稍緩，遲至秋冬，急症恐甚於前。講求救死扶傷之策，只有半年日力，惟君臣之間，勿以常言忽之，臣不勝懇切取進止。貼黃：臣又聞國以人重，亦以人廢。時當艱虞，固急于才智功名之士，而尤急於剛正骨鯁之臣。昔晉大史屠餘見平公驕而無德義，知晉之將亂，以其國法歸于周。周威公問天下之國孰先亡者，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告之，鄰國之不服，賢良之不與，公曰：何害？曰：是謂不知所以存，所以亡。臣故曰：晉先亡。居三年而晉果亡。威公又問其次，曰：中山。又二年而中山亦亡。威公見其言之驗，又問其次，而屠餘不肯對。因問之，則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賢者，得錡、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異以為諫臣，以告屠餘。曰：君如此，可以保君之身。漢淮南王謀亂，而其所擇者，不在于公孫弘、衛青，以謂弘可說，而青可刺者，而所擇者，汲黯而已。黯之居官，無以論人，其功名才智，史未之見也。獨以其能面折廷諍，有仗節死義之風，而亂臣賊子為之畏沮，然則剛正骨鯁之臣，其有益於人之國固如此。豈者陛下躬覽政權，招徠衆正，布在列位，不幸而臣德秀、臣咨、臣重珍、相繼淪沒，其幸而存者，又皆流落江湖之上矣。孟子曰：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臣誠傷之，欲望陛下明詔宰輔，擇其最係人望而關民譽者，更加收召，或還之于政途，或歸之于禁路，或反之於言責，賢者之領袖，既登進于朝廷，自能氣類薰蒸，善人畢集，豈惟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庶幾國論歸一，人心底定，士大夫之背公植私者，外有所矜式，內有所顧忌，其于天下國家，夫豈小補。若曰：端平以來，用賢而治不加進，遂以為賢者有虛名而無實用，例如厭薄之心，則失之矣。管仲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伯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伯也。不知陛下昔者之用賢，果能知之乎？知而果能信之乎？信而果能以小人參之乎？今日之勢，猶大病之人，衆醫束手，莫適為策，使其聚參苓芝朮之劑，以扶病者，萬有一焉。元氣之復還，若投以烏喙狼毒，則立斃矣。此臣區區納忠之惻款也。退念臣生晚學陋，實不足以望味賢之分寸，陛下徒以其粗管服勞州縣，擢置法從，內頗愧傷，莫知稱塞，故尤願陛下登崇賢者，以重本朝，則臣則進禁近，預有光榮，并乞容照。

奏論制國之事不懼則輕，輕則懼則沮。臣聞善制國者，先事不可不懼，已事不可不懼，先事而不懼，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懼，則失之沮。皆非所以經綸世務而康濟時屯也。陛下尊居九有十四年矣，寶紹而來，十載之歲月，虛擲于舊弼，豈惟天下之人惜之，雖陛下亦自惜之。故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乖疎，政體叢脞，曰：鼓鑄，曰：收幣，曰：變鈔，曰：恢疆，曰：蒐卒，曰：稅畝，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舊傅，此先業不懼，而失於輕之明驗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脈，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回皇四顧，凜乎且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羣臣跪起而退，則已矣。問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列局，朝而出，暮而入，謹按文書，奉行常程，則已矣。幸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粗中肯綮，可以見之施行者，又不過空費筆札，為縉紳間相與傳誦之具，則已矣。泛泛悠悠，奄奄息息，若將一委之數，而付之無可奈何者，毋乃徒懼而失於沮乎。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而畏人，楚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強弱無定勢也。厲王板蕩之餘，周室衰矣，宣王繼之，則勃興，宣帝厲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繼之，則沒微，難易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為時與勢矣。陛下操大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綱素而綱尚存，裘雖弊而領固在，挈提振起，風采立異，顧可應勢之趨，任時之變，而不為祖宗數百年社稷計乎。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持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志而已。志立則有深思，思深則有真見，必卑躬側身，必勤邦儉家，必敷求真才而篤信之，必講明實政而力行之，必不踵叔季之事，以稔衰亂，必不口聖賢之言，以務文飾，心誠意篤，精通氣應，雖值艱難之會，自有挽回之機，如其懼而不戒，憂而不圖，惡危而不計，安畏亡而不求，存寄時日於觀娛，付危機於坐視，則前代傾危之轍，載在史冊，有所不忍言矣。昔衛文公知長狄難，至於服大布之衣，漢高祖將圖天下，至於婦女無所幸，光武欲恢祖業，至於不御酒肉，故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又曰：以齊王猶反掌也。聖賢豈欺後世哉。然則在陛下而已。臣一介孤蹤，去國五禩，陛下雖有兼探非奇之度，而微臣逸無進效忠益之階，問管隨事獻言，身遠虛疎，祇取媚忌，退伏山林，自分已矣。陛下感於微末之長，並召時髦，下及庶陋，身未造闕，已玷除書，天地恩深，若為報稱，惟有竭盡底蘊，萬一補助涓埃，然臣竊觀時事紛紜，高言之，則恐以為迂闊而難行，淺言之，則又病於猥細而無益。故願陛下立志以先之，則夫瘵疾之方，對證之劑，臣雖至愚，尚當殫虛研精，深維熟計，繼此以進，取進止。貼黃：臣管親先正魏公張浚中興備覽，其議固結人心，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修治其身，及繩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其為禍也尚遲，乃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怨，若人者尚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其微而忽之幸也。臣以為為浚之言，尤切于今日，伏惟陛下細加細繹，則必有惕然於聖衷者，并乞容照。

臣嘗謂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此不易之至計也然國家之取士與士之發身所重者惟文科進士而淮襄之士率不利於科以每舉春榜觀之淮西尚有三數人而淮東則不逮矣淮東間有一二人而京湖則絕無矣於是均光臨邛復漢之郊士之預計借者往往不願觀光於上國州郡為之勸駕而後就道何者不精於時文故也士之精於時文者固為最浙次之江西東湖南又次之而每季之中第亦以是為差淮襄之士其入官者既少則仕於淮襄者居多閩浙江南之士嘗試以淺近之事論之其便弓馬一不如士人也請地也二不如士人也耐風霜三不如士人也熟磨之情偽及金鼓兵革之事四不如士人也以彼所習較此所不習其難易之相去遠矣然彼不得朝廷之官無由仕於其土地不中進士舉無由得朝廷之官不能為時文無由中進士舉則所謂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者其說終不可行矣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分路取士而已恭惟神宗皇帝慨念西北人才多廢嘗議改貢舉法而先正司馬光首建言乞將諸路舉人各立字號考校大略謂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經義詩賦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經義詩賦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綏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使役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清萬事耶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者有益於公家之用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其後遂將陝西五路舉人分項令考宗皇帝加惠三邊既詔四川類省專留兩名以取關外四州之士又詔四川武舉省試比試額通四十二人以十分為率利州路四分取十六人成都等路六分取二十六人甯宗皇帝幸遊祖宗遂詔武舉省試將京襄兩淮人另行收放夫三聖當天又安時其注意遐方之士猶若此況今日乎今日之勢非收京湖兩淮之士收京湖兩淮之士豪以收京湖兩淮之士壯臣恐秋風一高捷虜旋至勇夫悍徒無所係屬非越江而內則俯首以從隄深憂大患將不在虜而在蕭牆之內也臣願陛下亟下明詔自嘉熙三年省試為始將京西湖北淮東淮西舉人分路考校並以十七人取一名零分更與放一名庶幾得淮襄之人物以守淮襄之土地一利也因士以收其土豪因土豪以收其丁壯二利也稍抑時文之弊以致有用之才三利也伏惟聖明以保封疆復境土為念特發睿斷宣諭中輔速賜施行多士幸甚宗社幸甚取進止貼黃臣嘗以端平二年四路到省舉人之數攷之淮東一百四十五人湖北一百一十五人京西五十九人通計四百八十八人若以大例十七人取一名其過省者僅二十八人而已初未嘗多侵省試之額而可以收四路之士心亦何憚而不為也併乞容照臣竊見京西七郡及湖北復州荊門軍德安府歸峽州已行殘破今歲科舉各處士人未有就試之地槐黃已迫合議區處臣愚欲乞行下京湖制置司就江陵府踏逐寺觀一所立貢院令項差官合十二郡之士混試一次即以十二郡元來解額衰同取放其十二郡會請舉人不論已免解未免解特許來檢據赴嘉熙二年省試一次庶幾少見朝廷憫恤之意且足以招徠陷沒郡縣士人之心其所關係實為不小併乞容

照又臣觀春秋之世晉在中原楚在夷狄楚雖有材晉實用之故晉伯諸侯者百有餘年其後典午之晉遷於建邨久而習安常以南士為高華以北人為僉荒由是中原豪傑悉歸元氏而江左所用悉皆文脈纖巧之才故晉不能保有中原而六朝常有弱患我高宗南渡孝宗承之立賢無方意度恢闊李世輔王友直為將帥王希呂辛棄疾為宰守監司皆北來人也自故相外招李全之徒而內實忌之既使有所激而叛而世之味者習熟見聞槩以厭薄疑忌為事凡出于淮襄者已幾待以胡粵况自淮以北乎積疑成釁積釁成叛而范用吉向全常進郭勝輩且皆為敵國於一水之外矣此由南北太分既蓄之而反外之故也此意不改豪傑不附棄材以資敵殆不止如春秋聲子之所歎蓋商鞅不用於魏而秦孝取河西王猛不歸於晉而苻堅取慕容此則議者所不慮而臣以為他日大可憂者也如從臣策分路致士不特多得淮襄之人以守淮襄之土又可使因淮襄之俗以招北方之豪傑是獲才實消姦雄而朝廷不預知習俗不駭異事之善者也不然歲年之後立敵於北各事其主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熟圖之併乞容照

奏申論安豐軍諸將功賞

臣一介庸晚猥列言侍從之班雖越在外服苟有所見諠當奏陳竊視邊報安豐重圍已解朝廷論功行賞輕重先後所賞得宜庶足激勸敢為陛下詳陳其說仰惟孝宗皇帝加惠西北之士極其收拾文臣如王希呂之徒皆為從臣武臣如王友直之徒皆為將帥蓋將以此傾西北之心招復國家之大業也時機不偶費聖志以資天甯宗皇帝克篤前烈自丙寅開邊而後凡所招納西北歸附無慮數萬陛下光踐大寶兼愛南北同符二祖蓋未嘗一日忘中原之遺黎而一紀以來李全以山陽叛張惠范成進以盱眙叛至于近日郭勝以唐州叛范思吉以均州叛常進向全以德安叛而為禍之烈莫甚於襄陽若前冬固始之陷以葛義勇去冬定城之陷以段用董師俊是皆西北歸附受養者垂二十年卒以叛去臣未嘗不傷悲痛悼以為豈惟此曹臣節之不終其為陛下任事之人區區乖方控馭失當不得不分任其咎也論至於此則安豐御虜之功可得而言矣竊賦焚辛張仲宣王安亦皆歸附也竊賦為安豐總轄凡南北軍悉屬焉一旦呂文德以孤軍入援賦即乞以所部盡付之文德願身出其下焚辛孤立壽春選在淮外隄道入招之乃能殺其使者而以偽書繳送安豐二人之節有古名將之風借仲宣安悉力死戰意氣不撓夫當浮光陷沒吾之守將反為賊先驅可謂事勢迫急之際人心向背之時而四人者竭忠效死臨危不變迄退強虜全孤城比之南方將士功蓋倍之矣臣愚欲望聖慈宣諭宰執將竊賦焚辛峻加拔擢厚與錫賚張仲宣王安次之所有杜杲致命效死呂文德突圍赴援以及淮東策應之師卻從朝廷處分等第推賞庶幾輕重先後不失其宜使北方歸附見留者益堅報國之心郭勝范用吉向全常進之已去者聞之愧死穹廡之下矣其關於國家安危成敗之算實不為細小貼子臣竊見前淮東總管國用安豐守徐州身死王事前濠州總轄樊顯戰沒洛陽皆歸附之表表者用安豐已蒙褒錄欲望聖慈特賜金帛撫恤其家仍與立廟賜諡顯以洛師之退例不當死事之賞欲望聖慈特加檢舉錄後恤孤庶使一等歸

附英不感激思奮實為興起人心招徠攜負激昂戰功保全邊境第一義仰乞睿照小貼子又見浮光陷沒制臣陳輝以失職誤事蓋臣上疏論劾朝廷舉行憲章物聽惟允但臣竊為聖主有帷蓋之恩功過有相贖之誼雖十載兵間頗殫忠力浮光之用蓋堯臣為守雖其不明而調呂文德以援安豐卒能卻虜亦其善使臣愚欲望聖慈更賜保全俾之尚有自新之路畢餘齡以報君父臣之不任大願并乞睿照

奏乞選兵救合肥 嘉慶二年

臣輒有管見上冒宸嚴竊見韃為不道吞食邊封東哨真滌西哨豐黃濠和而頓重兵於合肥頗開排練木已立炮座已起其欲為窺伺合肥之計明矣合肥不支則豐黃和已在掌股之中而東方一無以自固東方不固則江西之憂浸浸乎有不可忌諱者矣故今日之策莫急于救合肥而救合肥之策則有遠近緩急輕重之宜不可嘗試而泛動也厥今兵力莫強於督府當令史嵩之選精兵三萬人統以呂文德道由巴河三海風凰崖由山路取五槽河火燒寨以東至黃龍源七里回頭皖河出鐵嶺小庭橋米衝以達舒城縣更百里即至廬此所謂出於九地之下者也其次則淮東連年緝兵整武雖號完固然真滌增兵泗連增兵皆割維揚見存若更抽摘竊恐此賊乘虛搗襲則根本動搖不可不為長江門戶之慮謂宜令趙葵只於所部極力那撥北軍五千人令心腹爪牙之佐沂淮而上至於濠梁就選北軍二千人又至壽春更選北軍三千人又至安豐更選北軍二千人合一萬二千人統以張仲宣副以王安仍將一行人先與晉轉官重犒金帛許以解圍之日高爵厚賞仍暫令趙葵節制調遣壽春三郡策應人馬多方激勵仲宣等使之由安豐以進其去廬亦百一十里而近又其次則當令沿江制辦辦萬人由當塗管下裕溪口或滲潭入無為界徑進巢湖姑止於湖心之巫山以為西北兩項步兵聲援遇便則進西口此賊年來輕視吾國如入無人之境不意吾之布置如此縱使未能大挫其鋒其勢必少沮矣又須多募死士往乘三處以通進止消息及間道入合肥以堅在城軍民之心但沿江所管地方自池陽當塗建康以至鎮江許浦多臣數年之間待罪之地不惟兵籍空虛而見在籍之兵率多老弱憔悴其可倚仗者十無一二臣每為之寒心使其猝備萬人恐亦未易謂宜如曠昔周虎守歷陽西門垂陷虎急募壯士許以武翼郎日支食錢一貫五百文言未脫口有應募者三百餘人下城死戰遂以却敵保全一城今若立為賞格令行招募江湖盜賊亡命或可得三五百人貼以正兵統以良將鼓行而前恐能有濟此固馬隆之故智也又其次則六安西山雖經殘破尚有頭目數人自行團結固守其間合而計之不下二三萬人皆頗年百戰之餘堅苦忍耐之卒謂宜遣才智忠勇之士費金帛許命以往撫其首領激其士氣時出盡兵相與撓規使此賊不得安意肆志是又官軍之一助也臣受國厚恩恨無長策可解三邊之急借越數陳罪當萬死貼黃臣竊聞東淮自盱泗以北韃日增生兵聚于應天海宿之境伏而未動未必不待淮揚兵力之分為批亢擣虛之計今又據真州幹事人報本州獲到姦細一名張三者稱韃將以十月半來攻儀真先令其入城縱火為應搜出火刀火石火藥具以此推之賊之狡計又未可以其併力于西而不東邊根本之慮也併乞睿照

奏論江防五利

臣輒有江防末議可以致悠久之利而除目睫之害借用奏陳照對本所近體探到鎮江府節制司盧場一所坐落建康府管下其名曰杜真沙周廣一二十里近因流民盆集擅斫柴蘆漸覺生事不免差承信郎權鎮江府節制司准備差道胡拱之前去相視彈壓乃知此沙之上流民凡十七寨寨各有長老老少不下十餘萬口強壯約一二萬人皆安濠真滌四郡百姓而總此十七寨者則宗子時曠也沙之對岸六和縣界地名郭豐增塘王峽塔等處又有強壯五千人頭目王瞻義見行割立硬寨遙與時曠相為表裏本所差官既體探的實遂親行下時曠立加曉譬旋據時曠狀稱元係六合上戶丙申之冬韃賊侵犯六合城壁總轄李江以城獻賊時曠兄成忠郎特差充黃州黃崗縣尉時曠自率死士與賊苦戰竟死于敵時曠把持母親突圍而出僅得生全連年賊寇衝突時曠團結鄉非強壯依險附險屢與賊交鋒前後殺獲不知其計恐官司反行追取獲到馬匹以此不敢聞官近于九月間因探報韃賊將併力于東淮時曠深恐勢不能敵遂提十七寨老小渡江于沙上屯泊實不知其為使所虛場蕩析之民未免採薪縛蓬蘆為遮蔽風雨之計委出得已除遵依約束告諭十七寨頭目督責所部自相禁約不敢侵併仍不敢一毫生事外但念時曠忝出帝旨每懷報國之心不幸遭韃賊之禍真滌之民以時曠自父祖以來粗有恩信於鄉里因推以為首團結聚眾今十萬老小二萬強壯目前雖有三兩月之糧尚可苟活萬一向去鄉里未可歸生理無所仰竊慮小人飢寒所迫或稍違越于法禁之外則時曠一身萬死何贖今雖蒙沿江制司差人前來取責流民單名細載緣別未有處分且又準行下起發五百人策應廬州以此各寨頭目未就團結此來儻使所時加區處使之有可耕之田無餓死之慮則時曠乞將上項人聽從官司揀選籍充民兵以備調遣即不願支破錢糧請給欲望務念淮民疾速具中朝廷處置施行臣按照杜真沙雖在大江貼近南岸並無隔隔今聚數萬乘于其上所合早為區處以消意外照得此沙蘆場不下數萬畝其側有趙姓鍾姓兩戶蘆場一以寶章一以主簿立戶各不下數千畝此外則有熟田三數萬畝只屬兩戶一係真州長蘆寺常住今寺已焚蕩僧已散亡是無主物業一係故將張俊府第之產合三項蘆場及兩項田計之約有二十餘萬畝區區之愚擬將長蘆寺田畝從官司拘管張府田趙鍾二戶蘆場並行拘籍却將上項流民選精兵萬人入授田二十畝令自耕種却做京淮民兵例分為五將總以統制一員就令屯駐沙上如此則立可收五利而去一害不仰朝廷請給坐得萬人精銳之卒一利也此沙正對滁河設使此賊有意竊江舟楫自滁河而出沙上之軍便可迎勦二利也楊滌真三郡或遭圍閉大軍策應其勢皆難此曹皆艱苦忍耐之卒且屯駐江心上岸擊賊洗腳下船其勢最為順便使之解圍劫寨必能有濟三利也昇潤之間兵備素單得此萬人增壯上下流聲勢四利也江淮血脈易於間斷今沙上既有安濠真滌四郡之人則聲聞相接淮民之心亦有係屬淮方之事亦易體探五利也五利既具而又可以弭漸趨不測之害臣以為目前江防大慮莫出於此欲望聖慈詳酌事機如以臣言為可採即乞降聖旨遣守施行貼黃再照得准黃榜指揮招軍頭目人如能圍集一千人補轉一官資旨命及二千人者補轉兩

官資以上等第推賞并乞容照

臣職有千慮之愚。上冒宸聽。竊見濠城被圍。守將軍民死者三千餘口。不幸守臣陳廣光死于飛炮。以故人心離駭。旋至陷沒。今賊已於二十六日。闖入城內。有朝廷椿管及兩總所經常米斛。不下二十萬餘。且弓刀箭器。械火藥石炮。為數不少。賊皆得而有之。屈指春和。尚五六十日。無緣使肯退回巢穴。衆人之慮。則以為賊必窺伺儀真。陽而臣之慮。又有大於此者。蓋濠乃江淮門戶。自宣化至濠九十里。自濠至昭關三十里。自昭關至藕塘四十五里。自藕塘至定遠六十里。自定遠至濠州八十里。向北即是賊界。由宣化而濠。大約止三百里。其間已無限隔。賊騎往來。不過一鞭而已。萬一此賊襲取濠梁。以通淮北之途。然後駐兵濠揚。以為久留之計。則廬陽盱楚真和。反各在一隅。而賊固在腹心之內矣。江面之憂。將在旦夕。故今日之策。當死守濠梁。以為東西淮砥柱。庶幾賊猶有所牽制。不敢安息于濠。俟其退歸。或毀或徙。惟所以區處。欲望聖慈。亟賜容斷。令督府淮西制司。增添官兵。戍守濠梁。以為必不可拔之基。實宗社之幸。事體關係。非止一城。臣僭擬敷陳。罪當萬死。仰乞容照。貼黃。臣再照得兩日來。淮東報捷。賊見圍遠招信。自青平山天長。以至高郵寶應。綿亘二三百里。皆是賊寨。以臣料之。賊若攻濠。其意蓋欲通河南之賊。徑至于濠。賊若攻招信。其意蓋欲通山東之賊。徑至于濠。濠至大寨九十里。大寨至青平山六十里。青平山至招信六十里。比之自濠至濠。道里相等。然招信之外。尚有泗宿。濠之外。別無藩籬。則濠尤緊于招信。大約二郡存。則賊不容駐濠。一處不牢。則事勢有難言者矣。仰乞容照。

奏已差軍勦逐賊

照對。本司連據探報。賊賊移小寨。前來真州二才里頭屯割。時有哨騎薄真州城下。趕殺人民。直至江岸。竊恐伺江而虛實。本司除先來已分布船隻。嚴設諸邑。今又行劄差水軍統制陳亮。領官兵船一百二十隻。精選人兵一千五百人。前去真州北岸一帶。張耀巡邏。往來勦逐。外須至奏聞者。

奏論儀真存亡關係江面

臣職有愚見。仰洞宸聽。竊見淮東人馬。雖已再入濠城。但郡經殘破之餘。人民已盡。倉廩已空。樓櫓已毀。守備之計。狎難措手。今賊見窺伺儀真。事勢頗急。真之備禦。素不遑濠。而真之存亡。關係江面。則其事體。又非濠比。故與其分兵力於賊。已去之濠。孰若合兵力于吾必爭之真。真安則濠固自存。真危則守濠何益。欲望容慈。宜諭宰執。量事勢之輕重。行下淮東制司。將復濠之兵。盡數抽入儀真。俾仍督府。令呂文德。仍舊帶所部人馬。即赴儀真之急。非特固真。實以保江。臣無任拳拳憂邊體國之至。仰乞容照。貼黃。臣竊聞近日呂文德在真。之哨騎。有至今城者。文德以單騎衝突。賊頗披靡。儀真之民。恃以為命。比其提兵去。真人心為之駭沮。以良將之去。留關係一城之休戚。委非細故。并乞容照。

奏論本所圍剿流民丁壯攻劫濠梁提置制司忌嫉與誘等

照對。臣昨緣去歲。寇寇侵犯淮東。界分有流民圍聚建康府境內。本所杜真沙上。校研官廩。本所遂差官

前去撫諭。見有宗子時。既圍到流民。頭目不一。沿江制司。雖遣官招誘。團結。緣所差之人。多係武臣。但知倚勢作威。乞覓搔擾。略不能以恩意撫納。其時既及。以次頭目等人。皆不肯受制司之令。臣粗憶深遠之慮。遂將時。既借補。微令赴總領所稟議。其時時。既聞令。就道。臣即留之鎮江。不復令再往沙上。所有流民。却自行差官。前往地頭。彈壓。措置。團結。並皆稟受約束。即無一毫生事作過。只緣臣以。濠城圍閉。濠陽。江而震動。而制司所調兵船。在濠河口。舊蒲蕩等處。屢為。濠城。拖去。兵稍燒却。船隻。臣深慮事關利害。雖其地係建康界分。而臣以。王人統。隸江東。不敢坐視。遂分差。將勇兵將。並于時。既元。圍到流民內。選擇精銳之士。時用小舟。夜渡過江。攻劫。賊寨。屢梟到賊首。及捉到。投拜。戶。并奪到。馬。匹。臣以其不足為。賊大勢。輕重。不取效。近時。一種。欺罔之風。張皇。奏捷。不謂。沿江制司。自不能。遣兵過江。提劫。寇。却歸。咎。時。既。屢行。下鎮江制司。責問。謂。時。既。斬到。賊首。奪到。馬。匹。不應。不解。制司。而解。鎮江。府。不知。殺。獲。之。人。乃。本。所。所。遣。不。識。事。勢。或。奪。其。財。物。或。取。其。稻。穀。或。汗。其。婦。女。或。辱。其。衣。冠。流。民。心。不。能。平。遂。以。兵。應。制。司。並。不。敢。究。問。亦。不。敢。申。明。朝廷。何。獨。於。無。過。之。時。既。而。加。誣。玷。乎。此。皆。臣。不。合。勇。于。體。國。于。建。康。境。內。團。結。丁。壯。攻。劫。寇。窺。以。致。制。司。憤。怒。而。時。既。遂。為。水。盤。池。魚。臣。實。有。恨。何。可。自。道。竊。念。臣。一。紀。馳。驅。惟。知。下。朴。實。工。夫。為。國。家。撫。恤。軍。民。整。齊。武。備。實。不。善。飾。口。舌。以。欺。君。父。謹。同。列。今。制。司。既。過。有。申。述。竊。恐。上。關。聖。慮。臣。萬。不。得。已。冒。昧。控。陳。所有。時。既。已。蒙。朝廷。特。補。承。節。節。添。差。浙。西。安。撫。司。準。備。將。領。鎮。江。府。駐。劄。見。今。在。任。管。幹。久。已。不。干。預。沙。上。事。仰。乞。容。照。貼。黃。臣。再。照。得。當。濠。寇。未。退。人。心。動。搖。松。江。制。司。又。恐。諸。寨。之。人。馬。過。江。西。上。謁。督。府。於。繁。昌。時。建。康。界。內。諸。沙。流。民。無。不。作。過。而。西。沙。顏。文。煥。等。為。最。其。安。帖。者。惟。杜。真。一。沙。而已。文。煥。固。長。遣。人。邀。約。時。既。以。次。頭。目。人。欲。表。裏。相。應。焚。劫。東。楊。以。直。至。建。康。城。外。人。民。財。物。時。既。之。徒。等。以。已。受。鎮。江。吳。侍。郎。團。結。不。敢。隨。從。作。過。文。煥。等。之。流。遂。僅。僅。流。毒。于。西。沙。而已。今。制。司。不。思。本。所。密。有。功。于。制。司。而。反。以。招。時。既。為。對。支。離。粉。飾。上。以。罔。九重。之。聰。以。欺。公。卿。百。執。事。之。聽。臣。實。懼。焉。欲。望。聖。慈。檢。照。臣。以。母。病。請。祠。俾。尋。香。火。之。盟。不。任。大。願。并。乞。容。照。

奏乞賞功以興起人心

臣竊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是知賞功罰罪。且不可廢于平世。而況多事之日乎。照得去冬。濠為不道。既不得志於濠。遂併力於濠。時知招信軍余玠。親提精卒。轉戰入青平。戮力以赴濠之急。不幸師未達而濠潰。賊既陷濠。悉兵乘時圍玠于青平。玠極力拒守。賊不獲逞。乃以攻青平之師。轉而攻招信之虛。時適張子良。叛于泗。內外無援。音信阻絕。玠以為。一不守。則不惟青平不可保。淮東門戶。將遂蕩然。于是不顧危亡。復轉戰而入。賊盡銳攻之。玠盡銳應之。臘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之戰。殺賊無算。賊乃引去。玠被瘡幾以不支。蓋去歲。濠東。劫。玠之。宣。勞。衛。衛。績。實。冠。諸。將。而。未。有。以。開。于。上。者。雖。玠。昔。為。白。鹿。學。徒。頗。習。聞。道。初。不。計。功。賞。之。有。無。然。兩。城。士。卒。用。命。屢。虜。似。不。可。無。以。示。勸。臣。謹。陳。東。陲。實。以。報。發。御。前。軍。馬。文。字。為。職。宜。合。敷。陳。欲。望。聖。慈。特。下。有。司。詳。酌。施。行。庶。幾。有。功。見。賞。足。以。興。起。人。心。其。於。邊。面。誠。非。小。補。

奏乞令東關兼領總司以足兵食

臣竊惟四郊多壘之日。事有當通變者。制總兩司之合是也。四總在紹興間。本宜撫司錢糧官。秦丞相相當國。與府行成。遂創總領。以代撫司錢糧官之職。蓋欲漸收諸將之權。以就和議。故其策不得不出于此。若今日之事體。則不可同而語矣。兵事方殷。調度益急。總所之權。素不能行于所部。則軍籍之盈虛。成兵之增減。錢糧之當支與不當支。皆莫可致詰。不過憑受給廳片紙銷豁而已。其間事體之掣肘。移易之扞格。有不可盡述者。此固勢之所趨。非人之所為也。故臣以為總計併國之制。司有數利焉。以軍伍言之。則缺額可稽。頂帽可核。一切冗濫可攷。以錢糧言之。則利害自切於其身。成兵之可減者減。生券之可省者。省。州郡將帥有所憚。而不敢妄取于受給廳。受給廳有所憑。而不至受制于州郡將帥。以至糴買糧草。可以督責。不時借兌。可以那融。網緝往來。郡縣決不敢差踏。網米程限。巡尉決不敢編遠。凡有行移。自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其與總所之自為總所。難易之相去。殆不翅萬萬倍矣。臣愚欲望聖慈。妙時宜。參用舊典。將淮東總領所職事。就令淮東制置大使司。就兼領。其于足食足兵。安邊固圉之計。實非小補。臣非欲藉此以辭繁難。亦非與制司別具異同。以此嘗試朝廷。實以兩管護餉。親見制總事宜。莫便於此。是用冒昧。奏陳。貼黃。照得歲在癸巳。護餉西淮。管攝松江制置。臣以兩司事體。自相通融。半年之間。為總所省生券錢二十餘萬貫。米二萬餘石。此臣已試之驗。非臆度之說也。況近年以來。如湖廣累以制臣兼總。今孟珙亦然。嘉定間。岳珂為淮東總領。屢蒙淮東制置制總互兼。其來已久。今三邊卒未有解甲之期。而淮東制司調度。亦自不給。若令并領餉計。亦可使之伸縮進退。得以自如。實為邊關之幸。并乞容照。

許國公奏議卷之三

奏乞增兵萬人分屯瓜洲平江諸處防拓內外嘉熙三年

照對臣一介庸虛。猥叨選擇。建國浙右。千里邦畿。固以鎮靜為第一義。但據諸處探報。疑賊今歲入寇。蓋於常年。而窺伺淮東之意尤銳。以形勢言之。通州警則平江急。揚泰警則江陰常州急。真揚警則京口急。而海道不虞之慮。又不預焉。以口岸言之。則通之狼山。可以渡平江。府福山。揚之柴墟。可以渡常州。魏村。秦之石莊。可以渡江陰。軍申港。而支流派。港。可以橫截徑渡之處。又不預焉。凡此要害之區。舊雖松江制司。然參以松江制司。去歲具中密院公牘。備述江防布擺之詳。止謂以建康為下流。當塗為中流。池陽為上流。而京口毗陵。平江嘉興。江陰五郡。無一畫及之。則折柳之防。豈惟浙郡未嘗措置。雖松江制司。亦往往窘於事力之褊短。有不及措置者矣。夫以積久無備之數州。而有上下數百里江海之憂。警急之際。固未有無兵而能守者也。而臣科料所部軍籍。以言乎步軍。則鎮江都統司元額計六萬二千五百七十九人。開禧間。胡海之變。盡招其徒為軍。曰敢勇。曰精銳。曰武鋒。通一萬六千人。屯駐維揚。嘉定間。賈涉在淮東。鎮江諸軍之戍淮東諸郡者。四千三十有五人。涉申開于朝。就令移家永戍。於是都統司之軍。其去者已二萬零三十五人矣。續因江淮諸郡。競欲募軍。朝廷又割都統司之額以與之。揚州曰強勇軍。五千六百人。淮安州曰左右軍。一萬一千人。淮陰縣曰江水軍。千人。泗州曰歸附義士軍。一千四百二十一

人青平山曰：雖邊軍一千人，瓜洲曰：防城軍一千二百四十七人，鎮江曰：水軍五千人，通計三萬二千六百十八人。於是都統司之軍，其去者共五萬三百單三人矣。其在寨者僅不過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人。而又有歲成淮東諸郡縣之軍，計四千九百三十三人。係在寨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人之中。選其強壯，以供征役。於是實在寨之人，幾及八千餘人。而老弱者，在焉。疾廢者在焉。諸色合千人，以至倉場庫務職掌，與夫軍期糧餉，千差百錯，皆在焉。於是都統六軍，雖曰元額六萬二千五百七十九人，其實無一人可以為江南警急之備矣。此步軍也。以言乎水軍，僅有鎮江五千人。去秋臣始上事，即加閱視，密記其人物，堅壯可以出戰者，極不過五百人。餘皆疲癯，纖細短弱，指一可什，決不能於驚濤巨浪之中，飛戈走戟，驟刺如神。此皆三十年之積弊，既不堪戰，又不可汰遣。惟可於江之南，守寨柵，張旗幟而已。此外則許浦一軍，且管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六人。而歲成淮東者二千二十五人。成峽州者千人。成鄂者五百人。成金陵者千人。運淮西糧米者二千九百七十七人。諸雜巡防把差使，役又千餘人。其在寨者，止二千五百四十人。而老弱疾廢，亦且三之一矣。如敵浦金山小軍分合而計之，其在寨者，通二千六百餘人。而老弱廢疾，亦且三之一矣。夫以三輔之郡，蔽遮行關，而上下數百里江海之間，所恃水陸大軍，單虛如此。況積安久玩之，廂禁卒乎？使天祐國家，虜馬不至於飲江，猶之可也。萬一果如叛臣宗維武金之才輩之慮之計，則江南之事，豈不甚岌岌乎？竊放韓世忠制置浙西，以八千之旅，邀寇兀兀於金焦之下，可謂以少擊衆，以弱禦強，然其所將，皆西鄙勁卒，身經百戰之人。而又是時蜀有吳玠，吳玠，控制上流，荆湖有岳飛，以必勝之軍，虎視河洛，加以帷幄之內，區處得宜，朝廷之上，是非不僭，人材錯立，政治有章，故時世雖危，而實有善政不亡之證。所以虜雖能過江，不敢以江南為可。有節節振起，遂成中興。以今準昔，事體實難。而況臣之非才，統空虛無備之數州，任上下數百里江海之憂責，豈不重可寒心也哉！區區欲望聖慈，特發睿斷，令本司另招萬兵，內步兵五千，專招淮人，屯瓜洲，外以助維揚犄角之勢，內以張江而虎視之威。內水軍五千，專招浙人，分屯平江，境內唐浦江灣，山內以拱衛行都，外以彈壓江海。臣決不効近世招軍，或強驅市人，或泛募游手，徒費朝廷之錢米，無補國家之緩急。臣又當結以恩信，激以忠義，董以紀律，使之知有君親，效死勿去。至於成敗利鈍，毀譽禍福，臣皆不暇計也。觸冒宸嚴，臣無任阻越俟命之至。貼黃：臣竊惟理內所以制外，唐重所以馭輕。今以諸國言之，京湖有兵二十餘萬，淮西淮東各不下數萬，只沿江制司，建康有馬司戎司，又有靖安唐浦水軍，又有遊擊軍，又有制劾，當塗有水軍五千人，雄江軍五千人，池州有水軍防江軍八千人，又有戎司軍，江州有水軍防江軍數千人，又有戎司軍，興國軍有防江軍三千人，逆亦不下數萬。浙右乃王畿之地，宗廟朝廷之所宅，而事勢單細如此，似不容不少關聖慮，并乞容照。

奏條畫上流守備數事

臣一介庸虛，越在外服，固不應議朝廷大政。然身列禁近，職預論思，苟有一得之愚，不當以疎遠而自默。竊見糧爲不道，侵突蜀江，雖督府倍道進師，京湖制臣竭力赴援，峽口近已肅靜，施黔似無疎虞。然臣

竊觀此賊用兵，無不取無必取者，乃所以行其無不取之計。安知其目前之謀，不且并包巴蜀，占據江而上游，而遲至秋冬，方自壘塘以下，歸峽道施黔，以窺鼎滬，出黎雅以瞰交廣乎？使彭大雅陳隆之尚能立脚，則此賊猶有後顧之慮。若二帥或音問中絕，或奔進東下，則臣之所料，恐將十中七八。今屈指日力，自一月以至七月，僅有半年。如救頭然，猶懼不濟。若復視以爲安，則天下之事，自此恐有不可諱者矣。謹條畫如左：須奏開者一，孟珙自其父宗政積有威惠於襄漢之間，而珙深沈寬厚，能得南北士心。又過於其父，謂更宜加寵任，俾爲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使。自八月以至二月，則移司公安。自三月以至七月，則回司鄂渚。蓋賊方有窺伺湖南之意，非并湖南北合爲一司，存使任防托之責，則必致互有抵牾。若岳陽雖亦係上流，然處大江重湖之中，可以虎視，而難於調遣。惟公安北可以應接江陵，西可以應接歸峽，當道里之中，爲要衝之會，宜司駐足之地，無以易此。仍乞朝廷多降金銀錢帛，俾其得以展布。蓋上流存則國存，上流破則國破。當傾竭畢力以救之，非平時比也。一，鄂渚而上，既有所付託，其次則莫重於九江。金陵相去千四百里，雖鞭之長，豈能及於馬腹。謂宜仍割沿江制置副使，於九江就兼江西安撫使。除鄂州外，凡前日副關所隸之地，仍屬焉。所有元來副司財賦，卻令督府均撥付沿江京湖兩司。蓋京湖既有湖南一路，可以通融，則松江副司財賦，亦可以不專仰矣。九江守臣董魏宏毅忠壯，有託孤寄命之節，因加任使，決能稱職。一天祐中國，益爾小夷，固決無侵越內地之理。然慮事當過，圖事當豫，自施而通，還有禁山三數百里，土豪田向二氏，世爲朝廷主此山，宜優加獎錄，設有侵迭而至鼎滬，則前有長沙之湘江，又設有侵迭而過長沙，則前有江西之章江，二江雖非大江之比，然亦未易猝渡。皆當豫爲防托，一辰沅靖三郡，皆有蠻人，勇悍善鬪，亦宜於三郡土人中，擇有志之士，散入諸蠻，以恩賞結其蠻帥。若圍得數千人，亦可爲緩急一注之用。一，鑿之爲害，猶曰外憂而內憂之最急者，則流民是也。去歲江東區處失宜，列郡村墟井邑，莽爲焚劫之場。後雖不得已而招之，復忿其前過，誅殺其頭目數百人，使令冬饑復猖獗，則此曹又必騷動。若仍有圍聚作過之人，豈復更可招撫。此腹心之大患也。臣以爲流民與其處之江南而得所，不若處之江北得所之爲愈。今連年兵革所喪，餓寒所殍，其存者蓋已無幾。臣竊見安豐之六安山，聯接光舒，三郡境界，周廣八百里，兵法中所謂天關天牢者，此山是也。其間生之物，及攻戰之具，無所不有。今尚有殘民萬數，皆堅耐百戰之餘，盤據於其中。臣以爲宜升六安縣爲軍，擇人爲守，置司其內。凡光舒新附山之縣，皆據而屬焉。使自擇令長，仍從朝廷給錢五十萬緡，米五萬石，使爲守者。舉淮北流徙之民，凡屬強壯，盡誘之入山，俾合爲耕戰。它日經理就緒，不惟可以壯淮西之勢，塞賊之衝，而又可以寬江南之擾，實爲數利。仍乞擇淮士二人，爲刑獄常平使者，置司濳和，俾任往來，同其措置。年歲之間，必有成績。一，安慶府蘄州，既經殘廢之後，見移治沙洲。徒有州郡之名，無益於事。而於流民一節，多與九江池陽兩郡，施行之間，互有抵牾。於事體不便。謂令九江守臣，就兼提督蘄州，移治兵民公事。池陽守臣，兼提督安慶府，移治兵民公事。其見屯泊之沙，則令兩郡守臣，就擇通暢武臣一員，充各州鈐轄，兼主管各州移治兵民公事。庶幾事權歸一，其於處置流民，關係不小。一多事之際，如湖南福建

江東西兩浙東西皆當團結民兵以爲緩急盜賊之備然須各路委之賢明監司庶可不擾而辦一浙東福建民船其可用者甚多常年以應官司者不過其文而已謂宜令浙西向上監司兼提舉兩路民船公事使之自擇士人措置團結以備緩急之須一浙西松江沿海一帶亡命剽悍與敗公私之人謂宜稍破拘繫所屬官司令作措置團結庶幾緩急之際有調用之利無嘯聚之患專在任責得人自然有益無損

奏論平江可以爲臨幸之備

竊見錢塘建都百有餘年以陰陽言之全籍海門異水早晚兩潮今沙漲湖塞未必非天啓國家以轉移之機大有爲之會也況謀者所報多云錢塘爲窺湖湘之計萬一不幸設有疎虞則去行都止隔袁撫衛信而已臣以爲平江地勢寬闊物產富厚他日或可爲臨幸之備蓋南斷長橋阻松江北決江湖之水以斷毗陵之路則不患無形勢因三吳之饒則不患無穀粟圍江海亡命則不患無兵而又去江上不遠可以係屬人心收召豪傑有進之形無退之迹欲乞試入聖抱節作區區臣年來百病纏綿心力殫竭自度無用於世已三上祠請惟是忠君愛國之忱不能自已苟有所見不敢顧忌諱而不言區區無任拳拳懇切之至

內引第一劄奏論龜屯遷因之時非反身修德則無以求亨通之理

臣一介庸虛仰蒙聖恩俯賜召給旋加親擢從奉程清之對敢盡責難之恭惟睿慈垂聽臣聞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是艱屯之時遇君子所以經綸其大業也又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是蹇難之世非反身修德無以自濟也又曰困亨是困厄之中有亨通之理也厥今事勢陛下既自熟於聖心矣披猖之虜如蠶旁蝕而四肢已斷流徙之民如疽方結而腹心可虞耗者衆而粟力竭出者多而精力竭行伍咨嗟市廛譁議怨氣上干極爲今年之憂陛下微極爲去年之湖此其爲坎益之屯艱險之蹇與澤無水之困蓋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矣然而此正陛下經綸之日反身修德在困求亨之時也特未知所應此者何如耳夫水漂而火焚之盜迫而隣侵之當此之際未有不重足而栗擗心而悲者也俄而黃育過焉則嘻笑赴之而儒者皆起夫血氣之勇猶足以勝危懼而當禍患況勇於義理而以帝王之位行之乎故夫有土不可以爲貧有民不可以爲弱有慶賞刑威則不思不能奔走奉勳有利勢操柄則不思不能旋幹萬爲少康與於一旅句踐伯於一棲燕以千里而畏人楚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何相遠若是哉大抵自古未嘗無大壞極弊之時亦未嘗無扶衰救病之術其或乍仆而忽起寢微而終否者全在時君世主之勇不勇而已天下之至不勇者莫若秦皇漢武惟成湯爲智勇文武爲大勇蓋剛者君德之體健者君德之用自剛而克由健而發是之謂天德之勇乾以靜專坤以直大皆是物也陛下寬簡如堯克勤如禹柔恭如文王可謂有帝王之資惟在充而用之耳用之莫先於去心過何爲心過一曰欲二曰慢三曰欺且天下之事極矣惟天回則事可回而此三者之過乃所以斃天理喪天威而忽天命是故有欲心者與天爲二矣有慢心者不知有天矣有欺心者則又以天資口耳而不以天事身心矣陛下於此用吾勇焉如刀斷絲如隄截水微去之漸去之頓去之以至於盡去之則三者之心雨晞霧散而清明見

矣何憂乎潮汐何畏乎禁禁何患乎回轉困之能亨蹇之自反屯之經綸孰有妙於此乎臣請復述前開以贊陛下之勇我太宗皇帝之端拱二年六月卦出東井之積木日見東北夕見西北歷石城提閱三十日而元乃滅其後大觀四年五月卦出自王良遺父歷開道入紫宮于帝座二十餘日而滅我仁宗皇帝之至和三年七月連雨不止水入國門游浸太社破缺城垣城外塚墓皆遭漂蕩其後宣和元年六月積水暴至迫近都城漂沒人民廬舍夫去年之潮今年之慧其與先朝何異然端拱至和不過一時之災而親寬和之後其事有不忍道者陛下將何鑒哉臣不勝憂愛之情惟陛下裁之幸取進止

內引第二劄奏乞遴選近族以係屬人心而俟太子之生

臣仰惟皇帝陛下發祥藝祖繼體當皇以歷數攷之中天再造熱熱繩繩實當陛下孤獨庶應七粵尙虛陛下雖有詒謀垂裕之永圖思欲爲社稷萬世之至計而猶豫虛徐未有贊其決者非所以中固天命係屬人心也按祖宗故實甲觀未期則遴選近族前星既協則歸奉宗藩真宗皇帝六年適有周王之戚即取宗室子養于宮中及仁宗既就外傳則宗室子亦歸邸矣漢安懿王是也明道元年仁宗皇帝聖壽二十有二而安懿生子又數年亦取養于宮中其後後宮多就館者而王子乃還濮邸用前例也紹興五年高宗皇帝謂宰相曰朕年已二十九尙未有子且謂自有國朝故事當導迎景既鎮壓羣疑事體得宜慮及遠此實累聖大公至正之度非若漢唐叔末諱讓奉制之爲也夫以仁皇春秋甫二十三高皇春秋甫二十九真皇即位之六年亦少陛下兩歲而長庶御願皆若此陛下當不以祖宗之心爲心乎自古轍迹載在簡編多以倉卒之間稔成衰亂之證可爲永鑑故臣深願曲留聖慮特采舊章博求小宗必有較疑少遲緣車之出以俟朱邸之還百世本支萬年基緒實係於此臣竊下雖不能爲皇祐之司馬光亦粗爲紹興之妻實亮惟陛下裁取進止

內引第三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

臣至愚極陋仰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猥加拔擢疊組兩部兼領神臬蓋嘗晝夜而思竊以爲才有短長時有艱易物有盈虛如臣之才使之撫摩百姓則粗可勉竭使之發姦摘伏則非其所能矣使之驅馳外服則粗可勉竭使之彈壓衆大之區則非其所能矣使之持法守奉理道則粗可勉竭使之酬應人情周旋世態則非其所能矣此所謂才有短長者也歷參時變載致京邑肅泰之際艱於乾淳寶紹之時艱於肅泰端熙以來其難又非昔日之比矣陛下異時擇收率皆八面疏通之士猶懼弗濟況臣迂愚鈍拙與物多忤者乎此所謂時有艱易者也米乃民之命脈而苦於直之湧楮乃民之血脈而苦於直之低四民之道俱窮百物之產不繼談河不可以止渴畫餅何能充飢此所謂物有盈虛者也重惟本朝上以文明啓治功下以儒雅成習俗凡投身簿書獄訟之間甲兵錢穀之內縱使學者亦貽俗吏之譏先帝朝徐意堅決聖恩深厚未免冒濫議達先訓勉服威命惶懼就職雖欲刻苦奮勵圖報萬分然際時之難適事之極恐決無以仰副陛下選擇而使之之意昔趙母指括之必敗以全其宗臣有老母預乞聖慈曲軫危

個他日姑從薄罰不為親髮臣無任阻越懇祈之至取進止

經筵奏論救格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權

臣一介迂疎猥叨親擢典神臬頃者錫對便朝恭承王音以錢楮為第一義臣稱服訓詞不過宣布陛下德音志慮於衆而臣民僉兆皆昭知陛下憂勤懇惻之心靡然聽從錢既流通楮亦增重目前市邑粗免蕭條急迫氣象然臣反覆過計以為此特制之於其末而已譬之流水曲為隄防使不傾泄故可以成一既之功若不濬其本源俾之汪洋浩渺不幸一隙不牢隄防稍決其洄可立而待臣實未知其所終也本源者何救格而已朝廷亟思所以救楮則百物之價便可以損三分之一而其最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權事以朝廷和權言之則可以寬國計以闔閭日權言之則可以寬民生夫古今未有石米之直為楮絲三四千而國不窮民不困天下不危亂者也臣以為天下大變大故猶有自定之理若財殫粟竭不起而圖之則決無天雨財鬼輸粟之事書曰弗為胡威厥今事勢未盡至於不可為而君臣上下似欲以不為僥倖鎮靜之名安平之福臣不知其果何說也況朝廷幣藏之儲已沒沒乎里巷富翁之不若更三四月邊疆一驚周章四顧不審執事者將何以爲陛下計乎臣憂心如搗惟陛下與二三大臣速圖之宗社幸甚取進止

奏論國朝庚子辛丑氣數人事

臣聞天運有吉凶之相推世道有升降之相易當其會雖聖君不能違值其厄雖治世不能免亦在於小心兢業而已矣臣竊觀比歲有火有潦有風有潮然而未有彗也未有蝗也未有旱也乃今雖見於一年之間浸淫于數月之久衆目恐怖而竊議四鄰榜竭而坐完田野焦枯而莫耕河港斷絕而弗濟不惟南畝之入杳無望期抑使太倉之輸運有滯積是自比歲以來極吝徵之備蓋沓氣之多未有今歲若也臣俯察物宜仰稽造化竊以為有氣數焉非人之所能逃也有人事焉非天之所能預也臣於是求之國史蓋國朝自膺大歷服至于咸平之二年三年始得庚子辛丑自是而為嘉祐之五年六年自是而為宣和之二年三年自是而為淳熙之七年八年考其年求其故不有天災必有天變不有天變必有盜賊蓋二者皆火之仇土之舍也仇者得志旺者告病是亦陽九百六之會與是故天狗墮於西南群心纏於星宿日食地震淫雨大水禁衛為盜民多流亡嘉祐之庚子辛丑然也太陰熒惑屢失其度早暎雨潦相繼為災湖南則曰旱勢未已廣德則曰旱災異常嚴口以十餘日越之滌至八萬畝淳熙之庚子辛丑然也而其甚者咸平則王均僭蜀宣和則方臘盜浙計庚子辛丑之間二方之民死于盜死于兵者各以數十萬計夫以真廟之恭儉仁宗之寬仁孝宗之憂勤雖不幸而當此氣數之交要亦幸而當此聖明之世是以因災而懷慄隨事而孜孜羣臣盡言大臣盡心州縣盡力此其所以終保有咸平嘉祐淳熙之盛時而不至為宣和之庚子辛丑也宣和惟其不然也故禍作而政愈疵變形而人愈繆凡自古所謂與亂同事者不極不止而氣數盡矣向非高宗以一旅興于大江之南則九廟之祀未知所屬也今陛下又不幸而逢庚子辛丑之氣數姑舍咸平嘉祐而槩以淳熙陛下有淳熙之憂而治不如大臣有淳熙之枋任而協

同不如州縣亦淳熙之天下而事力不如至於財殫粟匱錢弊楮窮強敵憑陵驕卒桀傲梁益假援震焚淪亡人心動搖國勢兀隍此又淳熙之所盡無而今日之所備有也若上下勤恤君臣克艱汲汲皇皇常若亂亡之迫其後萬一國尙可為民尙可保不然天與人莫之通人與政莫之省帝怒臣測世數難回臣恐均服之奸將有伏於草莽飢寒竄者同時而出其或區區有一隙之虛施於有一罅之漏江沱有一縫之缺饑氓為流民之導流民為賊寇之導不知浮脆之口築養之京師將何以禦之乎臣聞未病而服藥者上也當病而服藥者次也今不得而服未病之藥矣臣請勉其次者臣初聞醫國之方於經傳最速於見效者其藥有三一曰修身二曰用賢三曰畏天服此藥者必各有戒修身之戒在慾用賢之戒在諛畏天之戒在欺持此戒者亦各有法欲節慾莫如剛欲遠諛莫如明欲去欺莫如敬陛下非不服此藥也亦嘗守此戒以待其效歟陛下非不持此戒也亦嘗由此法以防其決歟禍福同行安危共轍宣和淳熙相去一則女真蒙塵非有異人禹戒舜曰無若丹朱且戒成曰無若商受舜與成不為忤禹與且不為許蓋君子之立本皆出於天地之大義期於以一念之真切相成以萬世之譽聞相保上非冀其容悅下非希其權利一於道而已矣臣誠不忍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而浸沒於不可為之地天人之證日異國家之事難言是用問避忌諱俯伏陳露庶幾少啓陛下雖然惕然之思而先自三者至心行之然後申救三三大臣惜分寸之光陰以圖回實政采軍民之公論以布置人才最急者莫如食其次錢幣若流民盜賊夷狄皆當視以為必至之憂無可疑之患如在火焚水溺之中求為脫一生於萬死之計庶幾猶可及止也咸平嘉祐淳熙之庚子辛丑不可望矣宣和之庚子辛丑可復蹈乎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奏乞遵舊法收士子監漕試

臣頃在仲春恭親明詔嘉慶歷元祐之詞章樂乾道淳熙之儲術思得賢能之士上追盛時有曰彼介攸止然我髦士有司之事也大哉王言所望於興賢與能者厚矣竊意廷臣必能上體聖心開寬裕之路舉奏舉俊適旬日以來所聞特異卿大夫士咸謂新令具嚴雖親子孫親弟姪合牒國子監試者於保官二員外更用局長保明以此各懷疑忌重費料理將遂遺其骨肉之親歸就里選至如四方士子或為監司守倅之客及親者則謂舊法牒試既不可復今又罷試而行附試取人至狹皆欲棄科舉而不應詔臣竊惑焉何前日詔旨之廣而今今日法令之密豈陽欲求之而陰實沮之也臣竊惟國家之事惟當以祖宗成法為重法苟未為極弊不必自取多事可也況取士之要不過在於得人得人之方不專在於用法令也舍先朝之寬博用新令之蹇狹所以待士者其意已薄則慶歷元祐乾道淳熙之盛美尙可得而望哉臣竊觀紹興十三年指揮文武職事官本宗同居五服內并異居大功以上親釐務官文臣京官武臣朝官本宗同居小功以上親并許牒赴國子監取應乾道淳熙以來並遵此令嘉定十二年雖曾親立武臣只牒武舉之制至陛下即位悉仍紹興乾道淳熙之舊法簡意寬為魚飛躍奈何今日乃束縛而整狹之也臣又觀乾道重修貢舉令諸在京職事官文臣監察御史以上武臣職事雜壓在監察御史以上者並牒門客一人赴本路運司收試至於監司之客與親聽牒隣路守倅之客與親聽牒本路皆由妨嫌所當

避互初非優異。故為名色。自端平增賞額。而監司守倅門客之試能。夫意其非客非親之冒牒。而併廢其實親實客之當牒。亦豈良法。爰至今日。既不盡復。又不盡罷。亦徒為多事而已。臣典司浩穰。豈皇他。仰然念班。奈法從職。與經筵於朝廷之事。皆所當言。用敢列紹興以來之明令。述寶慶初元之盛心。仰望陛下。亟頒睿旨。悉還舊法。內而監牒。凡屬同居異居。小功大功以上親者。只用牒官保官狀收試。外而漕牒。凡屬門客姑姨之親者。亦如用牒官保官狀收試。厚以待卿大夫。而不必逆其詐。寬以待天下士。而不必多其防。庶幾聖度開廣。同符祖宗。與近者資與之詔旨。始不相違。用此取士。所得必多。其有不願請議。或為偽冒事覺之後。並以條制坐之。在上得勝。在下無辭。是亦祖宗用法之意。貼黃。臣竊見嘉熙元年。大臣奏請創行寓試。凡卿監郎官監司倅之門客。及姑姨之親。同宗之子弟。與游士之不便於歸鄉就試者。滾同試于轉運司。以四十人為額。雖其中式有實係門客姑姨之親者。不能無嫌。猶不失寬大之意。祇緣得廢待補。以致次年分路補試。耳目不及。所取清雜。遂為論者所疵。當能令舉寓試。以臣鄙見。陛下如采用。臣言。盡復紹興乾道淳熙之令。且照嘉熙元年新令。放行寓試。卻仍舊法。復取待補。亦自甚便。但於內有府學諸生。月書分數。類中國子監者。三年在學。實為辛勤。合與比附大學教養之數。另項考校。少增其額。以示優異。庶於不均齊之中。乃有至均齊之義。併乞睿照。

奏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

臣竊見京都前日之虛有三。其最見錢之濫。臣雖防之使不泄。誘之使不藏。然實仰託陛下威靈。善其聽命。姦家屏迹。錢陌頓遠。於舊觀市井不至於蕭條。此臣之可藉以逃責者一也。其次潮汛之衝。臣雖增岸闔高。補隄圯壞。添築子堦。旁護新塘。然實仰託陛下威靈。海門之淤既快。江濟之沙浸生。舟行西與。潮復故道。此臣之可藉以逃責者二也。其次風燭之虞。臣雖立為規模。粗可防弭。然實仰託陛下威靈。焚感順軌。祝融避舍。當此連月之亢旱。會無數家之燎延。此臣之可藉以逃責者三也。乃若深懷保抱之情。不敢少負芻牧之責。弛關市之徵。以通商賈之路。蠲殘零苗稅。以惠田里之氓。沿門借本。以甦經紀之細民。創庫損息。以便典質之下戶。散之藥餌。以療其疾病。給之棺槨。以周其死亡。強者免攘奪於街衢。弱者少枵藉於溝壑。至於安富。所以恤貧。時寬敷糶之期。祈請補糶之數。容替者減放。困削者蠲除。荷朝廷之豐從。覺閭閻之騷動。凡可極力所至。莫匪以心求之。惟有百物之時直未平。良由四方之會陌浸落。此非朝廷速行措置。無緣郡縣可以轉移。使內外之格價相登。則郡邑之物價自定。此則廟堂之事。匪獨微臣之責矣。惟是臣於夏五初對便殿之時。固已知神臯非臣可以立足之地。蓋至今日。漸驗臣言。伏望聖慈哀憐。俾令速歸田里。暇飲飲水。永戴賜於堯天。全身保家。免貽憂於括母。仰祈睿照。

奏乞守本官致仕淳祐元年

臣近嘗再具公牘。辭免新除恩命。仍乞掛神武之冠。以補過愆。以消災咎。方屏息以俟俞允之旨。忽傳西掖見上。繳章。臣竊伏惟念。政使朝廷軫念。籌履之舊。欲全護於施行之間。此尤臣之所大懼也。臣至恐極陋。載念先臣某。在乾淳間。親接諸儒之脈。所師者文公朱熹。所友者彭龜年。樓鑰。黃度。楊方。楊簡。袁燮。柴

中行皆一時大老。嘗提耳而命。臣曰。士之為士。當明君子小人之別。若得罪於君子。則終身不可立于天地間矣。臣泣而識之。不敢忘。今夫近日之攻臣者。皆君子之巨擘也。夫既得罪于君子之巨擘。則必其積尤。檢或不可進於君子者矣。豈惟終身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他日何以見先臣於地下乎。再三思之。惟有納祿公朝。歸伏先臣之墳墓。庶幾藉蚤退之一節。少洗平生之玷。以不終得罪於君子。而他日尚有顏面。可見先臣於地下也。兼臣身病日增。無復生全之望。親年愈邁。當為終老之期。雖貧於明時。實迫於私計。是用不避三瀆之誅。哀願君父其望。聖慈察其戀主之心。雖切而守身之義尤急。報國之志雖堅。而辱親之憂尤大。特效睿旨。容臣守本官職。致仕。臣仰瞻闕庭。無任懇切請禱之至。仰乞睿照。貼黃。臣竊惟近年以來。國家可謂多事。然而元氣尚充。外邪不得而干犯者。特在於朝廷能重臺諫。給舍之職。而為臺諫給舍者。能各自盡其職而已。蓋臺諫給舍之職。舉則紀綱立。紀綱立則元氣充。元氣充則外邪不能入。此端平更化而後。陛下躬擡大權。之明效大驗也。臣一介孤拙。昨臺諫劾之。而朝廷曲為之全護。是以臣而屈朝廷之紀綱。再矣。以區區蠅蟻之身。而至于重屈朝廷之紀綱。竊恐通國之人。凡知臺諫給舍之權當尊。凡知朝廷之紀綱當立。皆以臣為口實矣。以區區蠅蟻之身。而通國之人。以為口實。則是朝廷所以全護之者。恐適所以益其疾。而重其咎。臣實懼憂懼。不知其死所也。兼臣猶憶去歲八月二十有一日。臣輪當進讀之餘。入劄子巧罷。陛下宣諭以為徐熒更彭方。適有疏論卿。臣遂奏云。臣罪過山積。招致人言。上累陛下。知人之明。乞即行斥逐。陛下復宣諭云。卿豈可便去。已諭熒更彭方。令卿免兼臨安府。二臣已無他說。卿可安心。臣又奏云。此雖出於陛下保全之恩。然臣於進退之說。只當便去。臣只今出關。謹下殿辭。臣繼即出錢塘門。以待威命。本擬是日。逕還前適。卻緣臨安職事。又非他官之比。未免小駐。書押財賦文字。牒往以次官交管。次日忽蒙陛下特遣天使。宣押臣赴部供職。臣以君上之命。不敢固拒。於是暫入國門。盤旋匠監。以示眷戀。闕庭之志。旋上奏疏。乞行臺諫之言。以正朝廷之體統。而臣繼出北郭矣。復蒙陛下昇以舜閣之隆名。寵以稽山之會府。臣是時即欲掛冠。以謝清議。又恐涉孟軻悻悻之戒。故遲遲半載。適叨三山易地之命。方敢述引咎悔過之情。伸納祿謝事之請。蓋自始至今。未嘗敢以私情干求陛下之官職。破壞朝廷之紀綱。此不惟立身行己之當然。而臣備員法從。其於國體。誼當相與保惜扶持也。今陛下之曲加聖造。一再全護者。不過以臣昨者備員尹正。實以勉奉聖意。非出臣之本心。而陛下實有此除出朕親擢。卿不須過慮之訓。故陛下有不忍施行者耳。然自古聖明王之運動天下。駕馭人才。惟其至公而已矣。以為可用而用之物。論以為可棄而棄之。此其所以為至公也。陛下雖加之委曲全護。然臣恐重拂國人之論。而使臣益深被羨。風冰之懼。臣是以焚香東望。復此奏陳。欲望聖慈。以斷恩義。特賜決。容臣掛神武之冠。以自循省。庶幾少救東隅之失。尚及為聖世之全人。是乃陛下所以保全之大者也。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蓋大人者。指大人君子而言也。大人君子之好惡。實與天命相關。臣所以畏大人者。即所以畏天命。畏天命者。即所以畏陛下。臣請詞竭盡。惟陛下監察。并乞睿照。

臣近嘗再具公牘。辭免新除恩命。仍乞掛神武之冠。以補過愆。以消災咎。方屏息以俟俞允之旨。忽傳西掖見上。繳章。臣竊伏惟念。政使朝廷軫念。籌履之舊。欲全護於施行之間。此尤臣之所大懼也。臣至恐極陋。載念先臣某。在乾淳間。親接諸儒之脈。所師者文公朱熹。所友者彭龜年。樓鑰。黃度。楊方。楊簡。袁燮。柴

奏論天地之復與人之復

臣竊思餘生久於山林榮望已絕適者陛下孟冬之吉晨謁原廟夕灑宸奎在列諸賢以次登進而臣亦獲與黃紙除書之目上恩深厚勉造闕廷適以仲冬對敬使殿維是月也於辰為子於卦為復蓋聖人所以著三才參合之妙而開萬化新美之機臣方學易用敢推詳其旨以爲入告之義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之所賦者性也性之所具者善也夫苟率性而行正亦何暇於復惟其有形體而氣稟格之有氣稟而嗜欲乘之有嗜欲而境物誘之不能命五官而命於五官不能宰七情而宰於七情於是始有惡焉與善而對立惡滋滋而發長則善蝕蝕而微然惡雖滋而本無善雖蝕而本有一息之覺天理畢皇寸隙之光人僞俱喪譬之重陰固滯而一陽萌蘖黃鍾動而灰飛而氣應非泉溫蒸挺出而物應生生遞續變化不窮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以動而復者也若動而止非復也周文之繇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此言天地之復必至於二陽三陽之朋來而爲泰四陽五陽六陽之朋來而爲乾然復爲復之全功人心以知而復者也若知而屢違非復也孔子之贊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言人之復必如顏氏子之過而必改改而不貳然後爲復之全德以復之全德而配復之全功其斯爲聖學之功用歟自昔時君世主固有昏冥顛悖迷而不復終其身亂亡相尋者不足言亦有乍明乍晦復而不悔復而不終以一人之身而自爲始亂者不必言其善於復者臣於商周得二君焉成湯宣王是已成湯自制心檢身之復以達于顯忠從諫官德賞功而極其功爲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則以大事小之恥復矣宣王自側身脩行之復以推于受箴納諫任賢使能而極其功爲六月之北伐采芑之南征則以夷狄侵中國之恥復矣惟其復於義理而不渝所以復於事業而不爽詩書所載粲然光明恭惟陛下緝熙就將日與義文周孔神游於千載之上特不知陛下亦嘗體認於復之義否乎夫初之不違復觀省之功也五之敦復持循之力也觀省之功知及之者也持循之力仁守之者也且夫甲午改紀陛下之一復也然制於身心而達於天下國家其本末猶是也是陛下之復未固也甲辰改紀陛下之再復也至是陛下春秋盛矣孔子四十而不惑孟軻四十不動心曾參五十而心化選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蓋四十五十之間聖賢心爲成德之候然則陛下今日之復其可以不固乎雖然其正湛然其明爲陛下之心之復得毋有欲以僻僻側媚盡善之復者乎國必有副愛惟其親爲陛下家之復得毋有欲以遷延猶豫滯吾之復者乎於是而之於國之於天下君子復於進矣凡以陰謀密翹而貳其復者當察也小人復於退矣凡以通神使鬼而搖其復者當察也紀綱復於振飭矣凡以偏私係累而礙其復者當察也政事復於寬大矣凡以煩苛細碎而殘其復者當察也以至民之未復於富庶如之何撫摩培植以要其復歟兵之未復於盛疆如之何整齊教訓以求其復歟財用之未復於殷阜如之何裁制均節以臻其復歟境土之未復於規恢如之何經營布置以底其復歟由一念之復而求證於庶事之復因庶事之復而求端於一念之復內與外互行與知並進如是而陛下不爲堯舜之君天下不被堯舜之澤臣未之前聞也不然復於暫而未必能復于久復於名而未必盡復於實若以已

復爲足而不以行健先其臣臣亦以已復爲足而不以健順承其君剛來而有往之機道升而有降之漸危心易放正氣難持既無以保復而竄進於六陽安知不反復而驟決於一陰乎不可留者光陰不可料者世變然而天下之事豈堪頃復哉臣不勝惓惓孤忠取進止

奏論君子小人進退

臣前既推明復之義以條列復之事矣竊以爲事之最切於今日者君子小人之進退是也蓋君子之當進與小人之當退自昔人主鮮有不知之亦鮮有真知之知不真則行不力故君子常屈小人常伸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臣請得以究極其說且有虞之盛際臯稷稷契之所爲非其工驩兜也有周之盛際周召毛畢之所爲非飛廉惡來也終始一威公管仲輔之則治易牙輔之則亂終始一明皇也姚崇宋璟功垂萬世而算計見效（此行原缺十一字下又缺七行每行十八字）

內引第一劄論今日處時之難治功不可以易視及論大學治國平天下之道

（原缺七行又第八行首缺六字）不惟德禮教化日就頹闕凡天下之事物莫不墜底扞格無一就吾之條理臣意陛下必有不快於心者矣推原其故夫亦玩於時而積至於時之難邪惟其難也則尤不可以易視之惟其不敢易也而後其難者可圖國朝自開基至於慶曆積德百年矣仁宗皇帝察天下之勢漸趨於弱欲一起而新美之時則有臣仲淹慨然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然論建雖廣異議乘之終於不獲展盡神宗皇帝逮事仁祖習聞祖道而又負智勇不世出之資粵從踐祚亦欲挈天下之弱勢一起而新美之時則有臣安石亦慨然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然學術一差幾誤天下至今以爲口實仲淹境於人而安石自壞之此尙論國朝之治體者所痛惜也夫以二祖之聖明且當天下無虞之際猶不足以遂其大可爲之志況陛下處時之難乎故臣以爲不可易視之也一國猶一身也國家之不能無弊猶人之不能無疾病然今日之病不但倉公扁鵲望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焉烏喙狼毒病未必可伐而先以戕生臣知其決不可也借參苓芝朮可以養生之說以蓋其苟安姑息之實而聽疾病之自爲進退臣知其亦不可也惟有所溫涼之劑適宜補之宜圖其大而略其小急其事而緩其功精神與榮衛並充腹心與肢體不悖則疾其庶幾呻吟乎此臣所以謂不可易視之也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爲醫師博採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淺効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臣之幸也臣無任感恩激烈惟陛下裁取進止時時黃臣竊見陛下銳精經術蓋嘗表章朱熹之四書大學其首也近時真德秀復著衍義一編久登乙覽大學之道明若觀火矣臣竊以爲治國平天下乃大學之極功一章之中反復數百言大抵不過賢才貨財二事而已蓋賢才見用則天下平賢才不見用則天下不平貨財不偏聚則天下平貨財偏聚則天下不平古今治亂安危之源不出此矣等而上之爲脩身齊家爲正心誠意爲格物致知本末先後具有差級蓋由正心誠意而至治國平天下屬聖之事終條理者也由格物而致知屬智之事始條理者也何謂格推而極之義如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何謂致引而來之義如語所謂學以致其道是也物物皆當格而天地人物爲物之大天地人物之理無事而終窮而天地人物之跡有時而變化窮其理以玩其跡是

為格物之大格來格去。忽有覺焉。是為大知。而非小知。是為自致之知。而非強致之知。致則至矣。至則舉天下之外境。萬種萬類。皆不能動之矣。舉天下之萬種萬類。不能動之。則意自誠。誠而心正。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天下平。皆安行而順導之者也。臣頃年獲侍清光。共聞聖訓。謂向來嘗日用兩時靜坐。夫靜坐者。格物致治之階梯也。故臣願陛下益守此靜。以造於純粹之地。純粹生高明。高明生廣大。道且在我矣。而況事為之未。豈何憂時之難。治之難。濟哉。臣不任願陛下為堯舜之君。取進止。

第二劄論國家變故略與晉同西北之夷狄固當防而東南之盜賊尤不可忽

臣聞古語有云。大福不再。大變不再。此天道也。又云。福生於憂。憂生於忽。此人道也。晉司馬氏宅都於洛。劉石相難。懷感劫遷。元帝遂中興於江左。其後苻堅乘方張之勢。擁百萬之衆。直欲吞晉室。小捷淮淝。遂斃苻氏。此大變不再之明證也。百餘年晉之所防。率在西。而其亡也。乃由大盜孫恩盧循之徒。出沒於海。而劉裕得以乘之。此憂生於所忽之明證也。我國家仁義德澤。紀綱法度。比隆三代。固非晉氏之比。然中推陽九之厄。思陵南渡。略與晉同。逆亮叩江之事。勢亦岌岌矣。不戰而自隕。幾為不道。踐我荆蜀。接我兩淮。賊我江面。十五年于茲。而吾之根本。終不為之動搖。今且聞其衰微。有兆矣。故臣以為晉人之不再者。在今日未可喜。而晉人之所忽者。在今日當深慮。雖然。盜賊本民也。又率於民而相挺於盜。固可誅也。然自浙之東西。以達於廣。海面五六千里。甯能盡空其巢穴而誅之乎。則亦有消弭之道而已矣。消弭之道。置其衣食之源而已矣。況錢塘枕海。而國形勢迫近。又非晉在秣陵之比。故臣敢以告陛下。而重有司之責焉。取進止。

秋七月因皇子進封忠王遵故事具奏錄進舊來所得聖語乞付史館寶祐三年

臣伏見朝廷故事。每行下前宰執之家。宜索自來所得聖語。錄付史館。所以備紀載。揚休烈也。臣昨者恭親皇帝陛下。煥發神斷。肇建皇儲。增封王社。而皇子忠王德業日茂。令聞日章。薄海內外。莫不仰贊。君之有子。實為社稷大慶。臣夙叨簡拔。久侍清光。前後所聞。玉音關於國本之大計者。頗詳竊以為聖謨。睿算。素定淵衷。蚤計預圖。奠安宗社。巍巍聖功。誠非前代帝王之所能。髣髴。臣所合紀述。本末。繕錄家藏。以俟他時。朝廷宣索。屬臣類。歲抱病。近而轉劇。深恐一旦。遽先朝露。無以彰聖時之光明。謹具畫一奏聞。欲望聖慈。宣付史館。登之琬琰。以昭示萬世。與宋無極。臣無任踴躍。惟懼。之至。一歲在丙午。冬十月。臣蒙恩以兵部尚書召。時皇子初除觀察使。賜名某。臣以十一月。到闕。二十有一日。蒙賜對。于緝熙殿。臣第一劄。子專以復卦為說。其間有云。國必有副。立愛惟親。此為陛下家之復。得無有以遷延猶豫。滯吾之復者乎。玉音云。朕已喻卿意。此事朕意已有定屬。臣恭聆聖訓。謹冀諸心。一歲在丁未。臣待罪樞府。七月初九日。同丞相鄭清之。參政王伯大。奏事。玉音云。昨日有江西布衣王其姓者。上書。其言詭異。頗於國本有關。莫須稍示懲戒。以昭懲儆。臣與王伯大。皆合辭贊和。至十一月。鄭清之。謁告。臣與王伯大。造朝。方坐漏舍。王伯大謂臣。前日殿上所聞。可見主上聖謨高遠。未嘗頃刻忘天下大計。吾輩何如。將順上意。因及國本正而後人心一之說。臣云。甚善。有頃。奏事間。方稍稍敷陳。玉音即曰。此事朕志已定。但有兩說。一則王夫人

執謙常有滿盈之懼。猶未確許。二則某年方八歲。飲食起居。皆王夫人親自看視。若正名須便入宮。萬一起居飲食之間。有失照管處。其間有多少事。所以少遲歲月。臣與王伯大。仰窺聖意之堅決。聖慮之深遠。惟切贊誦。玉音又云。朕以此事掛懷。兼年來國事多艱。焦勞憂慮。飲食亦自減少。向來每日遇子午時。常冥坐移時。收拾身心。近亦未免作懶。臣與王伯大。奏陛下處崇富貴之中。而能凝神習定如此。萬壽無疆。於此可卜。臣不勝嘆仰。一歲在庚戌。臣待罪政府。恭承陛下宣諭。鄭清之等。欲為皇子改賜嘉名。一日。玉音云。朕欲於大字下尋一字。臣奏此乃老子道德經四大之義。蒙陛下首肯。臣有以仰見陛下。期屬皇子之意。非臣下管窺之所及。一歲在辛亥。臣待罪政府。閏十月二十有四日。同鄭清之等。奏事。恭奉玉音曰。國本一事。朕志之定久矣。外論不察。猶多進定國本之說。殊不知正名少遲者。蓋以其年尚稚。未能便入禁中。況資善已建。更復何疑。恐縉紳間。未盡知此意。卿等可以此說諭之。臣與同列。恭領聖訓。而退。貼黃。照對。臣自丙午之冬。歸文昌舊班。以至兩登政地。迄于辛亥之冬。其間玉音關於國本之重者。已備錄在前。繼而叨塵次輔。垂及其年。雖已窺聖意。必不出寶祐改元之後。資善志學之年。爭號正名。然為大臣之體。則惟有謹默將順而已。不謂蕭泰來忽生異論。近又見有輪對者。復祖其說。而陰煽之。臣竊以為陛下神謨容烈。為社稷億萬年無疆之計。斷在聖衷。歲月已久。皆非臣下一毫之力。薄海內外之人。不論縉紳。章布。不論三軍百姓。不論君子小人。向則延頸而企望。今則舉手而歡欣。蓋同此一心。而儉人妄士。乃暨空造隙。自為紛紛。以疑惑天下之聽。甚無謂也。臣嘗忝預宰司。休戚利害。與國同之。尤不可以不明言。伏乞容照。

奏行周變義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乞補本人文資以任責寶祐四年

臣竊見朝廷自端平初。團結溫台民船為十番。歲發一百四十隻。前往鎮江府。防拓江面。已二紀于此矣。其始團結。固有定籍。歲月既久。元籍之舟。有壞於風水之飄沒者。有陷於盜賊之劫擄者。有家道貧乏。無力修葺。而朽弊者。有轉以售人者。有司但以舊額拘船。祖以及父。父以及子。子以及孫。逼令出備。不至於破家絕產。流離死亡不已。其強悍者。則未免轉徙。而為盜賊。迨至每歲發船。則縣道召人。糾舉白船。以補欠闕之數。又乘此以為騷擾乞取之計。凡邑之有舟者。不問大小。例皆根刷。有勢者不敢問。有力者不敢問。有錢計會者。不復問。迨溪壑之欲。既厭。然後姑以敝舊之舟。疎略之。具。孱弱之。稍火。文具。塞責而已。間遇江淮制司。撥上項舟船。載出戍軍士。以至上流。或般運糧餉。以弊舟弊人。漚流犯險。則往往人船俱壞。死為客鬼。於是慶元溫台三郡。過海之民。陸者不得安於陸。漁者不得安於漁。以起發隘船為一大弊。生者怨氣充腹。死者冤氣干霄。臣實傷之。始至。即行博詢。可行可久之策。於知識之士。有台州漕貢進士周愛者。首以義船之策。獻其法。以一縣當出之舟若干隻。分鄉都之廣狹。令凡有舟之家。以大小丈尺。均出錢物。置備舟隻。以應每歲當發之額。其有舟而止及七八尺以下者。不在糾率之數。且不待官司之文。移至期。則合從應調。船必堅牢。積具必盡齊。人丁必強壯。而變又肯以身任責。以家助公。畢事於指顧之間。而人不知。如溫如慶元。皆以是為準。去秋調發。已見實効。遂使沿海方二三百里。有舟之民。得以安

生樂業無時嗚呼煩擾困苦愁歎之狀其於肅清海道消弭寇賊此實為一義臣竊照得周燮謀財好義誠變知機以孝悌稱於閭門以信行聞於里黨故能移忠於國家比其鄉失伍犯上之徒久稽邪憲委發逮捕不動聲色剋期集事亦可謂之才矣爰自請寓試文解已該四舉使其不第以恩得官亦不失一初品今來本司歷試繁難備著勞績若蒙朝廷特加旌異緩急用之必有卓然可觀者欲乞聖慈補授周燮文資初階或與上州文學實為赴功越事者之勸

奏曉諭海寇復為良民及關防海道事宜

臣恭承知省虛允升傳奉聖旨宜諭海道為今日急務宜意外關防以副朕意臣有以仰見陛下慮周四表思慮預防之意臣所當竭盡精力上圖報稱但臣竊惟中外之所過憂者難與李松壽也然臣以為若內寇不作則決不至於招引外寇故今日海道之所急者消弭內寇而已於是臣於始至之時即出榜曉諭海寇改過自新復為良民以柔服其心又自來犯盜之人制司不問輕重例是抄籍以助支遣於是臣復出榜曉諭為盜之人父母妻子未必一一知情若一人犯罪一家失業深可憫念應日後犯盜之人並免抄籍蓋盜賊亦人耳誰無父母妻子室家骨肉之念臣又以此感勸其心又盜賊之發惟重賞可以收捕於是臣優立賞格並行榜諭盜賊知官司賞格之嚴必不能漏網自然有所忌憚臣又以此畏懼其心所以前乎守臣凌遲斬絞無虛日而盜不止臣領事數月並無一塵之驚不特臣平生仕宦所至仰慰陛下威德相得人和雖盜賊亦知信服然亦藉微術以籠絡之也然臣又以為欲消弭內寇必須先固結自家軍民之心於是臣考核郡計見得本府以財賦窘乏自來催理二稅至於四年八月臣即痛與蠲放為錢三百三十餘萬貫文累政以來交頭錢物多係積年公吏等人負欠攤攤之錢指為實在以充數目臣始至之初蠲蠲欠者不下數百人臣並與蠲放卻以本任積欠錢物為前政補填虛數然後外而田里內而城市莫不歡呼鼓舞又此邦每歲起民船把隘本不過一二百隻常苦於縣吏作弊科差不均有船者幸免無船者被抑遇每歲一番起發則沿海之民雞犬為之一空破家蕩產典妻賣子比比而是臣遂創為義役令各都各保均錢備船每遇秋時自此結集資次赴官司把隘聽候差撥更不出一文引亦不差一吏卒見此成立規模以為此邦無窮之利於是沿海百姓方知有生之樂亦莫不歡呼鼓舞又軍者國之爪牙本府所管定海水軍制領將佐而下每月例有添給錢禁軍頭目合千人每月例有鹽菜錢皆以庫藏撥虛久已住支臣並與放放歲為錢九萬七千餘貫又定海水軍出巡把港撥捕盜賊皆經涉鯨波自來並無生券臣並與諸處大軍例令支每日口券錢米每歲約用錢三萬六千二百八十餘貫米二千八百二十四石四斗又本府府禁軍不下二三千人率皆貧乏臣於是每遇死亡禁軍給錢三十貫廩軍給錢二十貫然後內外軍伍莫不歡呼鼓舞又定海水軍元額六千人一向緣那帶不支關額常近千人臣見此措置軍裝等下錢先招五百人選士以壯軍容軍民之心既固軍旅之勢漸張盜賊之費不作則雖有外寇且不能窺吾國之藩籬何緣能入吾國之室與此臣報陛下之職分也然海道之事亦實有不必深慮者臣不惟得於更歷亦自得於解悟故舉陳之以上寬聖抱大抵守江海與守兩淮

荆蜀不同守兩淮荆蜀全以人守江海則半以天半以人何以言之兩淮荆蜀戰在平陸之地守在地池之間必須強兵猛將始可禦敵故曰專屬人若守江海則異是矣敵縱有千艘萬艦欲行侵犯一才起柁便為風水所使所謂千艘萬艦風迅水疾飄泊東西無緣會成綜合伴并力向前吾國不過得死士三千人堅牢戰船數十隻據要害敵所必經之地一舟過則殺一舟自可使之隻輪不返況鯨波萬里又有不測之風颶乎此臣所謂不必深慮者一也今高麗雖臣屬於魏然每有疑畏魏之心遼都海島防其侵犯決不至為魏向導縱使有窺中國之意然無松杉木可以造船其國雖有船隻止是雜木亦無釘鐵只可在其國近境往來買賣豈能遠涉鯨波縱曰李松壽在海州所當防備然北方平原萬里素亦不產松杉其船不過用楊柳木打造且難涉況於航海所以二十年來未嘗不傳李松壽在海州造船厚以銀兩招南方水手元不見其一毫動息況吾國之新海州又曠其勞保無他虞昔辛巳逆亮犯順固嘗航海為李寶所敗而遁是時亦止在海州之唐島獲捷初未嘗及吾二浙之海面也此臣所謂不必深慮者二也臣空應盡言冒瀆聖聽罪當萬死伏乞容照貼黃臣既以海道事宜仰瀆聖聽但有一事相當防者臣不敢隱此間船船常有販高麗者大率甲番三隻到麗國必乙番三隻回歸丙丁亦如之今慶元人見有在彼國仕宦者卻緣此等船隻皆屬朝廷分司制司不可得而察其往來之迹此間之舟一隻可以載二三百人萬一彼有異志并吾甲乙兩番之舟並行拘奪以渡魏賊則亦意外之慮也故臣以為若朝廷以船務撥隸沿海制司卻擇一收錢最高年分資令制司抱解淨錢則於國課無虧而發船事權屬之制司可以操持考察其所關事體頗為不細况緩急之際亦可團結大舟為國家後戶之備此其為計又在不可言之表兼亦可以因發船令曉暢之人偽為商旅至彼國審探魏賊事宜等而上之又有無窮利便難以盡述但此事臣不敢言恐或者以為與朝廷爭利惟乞陛下自取決於聖衷而已今有麗魏本末一册并用繳進伏乞容照

奏禁私置團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

臣祗被宸命代臣瀛關責以肅清海道之寄臣竊謂清海道莫先於安百姓安百姓莫先於遂生理照得本府管下鮎埼鎮倚山瀕海居民環鎮者數千家無田可耕居業者則懸遷有無株守店肆習海者則衝冒波濤蠅營網罟生齒頗多烟火相望而並海數百里之人凡有負販者皆趨焉聞志謂之小江下自古官司不置稅場正欲留此利源養贍不耕不蠶之民使之衣食稍給則非心妄念不作比年以來形勢之家私置團場盡網其利民不聊生其間不得已者未免淪而為盜近幸勢家自行住罷團局聽令民間自營生業小民方有生意但一方姦猾之徒垂涎未已或恐妄行投獻府第借聲勢以殘民創沙岸以龍斷使小民衣食之源得而復失委關利害所合敷奏欲望聖慈降付尚書省劄下本府永行禁斷刊之于石以垂不朽實為培植本根消弭盜賊之第一義貼黃臣又竊見鮎(以下原缺)

於新海。縱不攻。彼將絕糧自潰。此又淮關所當參芻蕘之言。為萬全之勝者也。若賊欲送死四明。則自舊海放舟。由東甌山之外望東行。便相轉而南。則可直達昌國縣之石洞關。然後經岑海岱山三姑之境。以至定海。又稍轉而西。則可至金山。敵浦。此其勢若身而實難。蓋此路之不通已久矣。然使東甌山有可守之城。可恃之重兵。則賊亦有後顧之虞。亦決未敢冒然前進。若曰自登萊放舟。徑至大七蛇山。以至敵浦。則此路雖南人皆所不諳。況北人乎。猶記政和中。與女真結海上之盟。係自山東陸路至登州。與之約。蓋女真海自遼東海道。販馬至登州。故也。使此間海舟徑可至登州。登州海舟竟可至此。則政和之約。必自此取道。泛海而至。登萊。後中原為虜。所有朝廷管遣使至高麗。欲借路至登萊。以至女真之庭。麗主不從而回。以此知此路之素隔。特不可不多為之備。開沿海制司。去歲新創軍屯于向頭。以水軍百五十人。土軍一百人。分為兩寨。與金山相為唇齒。已京師一重後戶。更乞行下沿海制司。於大小七山。蛇山等處。以兵船常切探望。多立烽燧。如前來白劄子事理施行。庶幾海道愈為周密。伏乞睿照。

奏給遼風倭商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防密有關係

臣竊惟自中興南渡。聲教與西北罕接。惟麗倭二國。介于東南海隅。猶知向慕本朝。至今通商。但自來倭人間有失舟者。財本陷沒。緘食無計。雖寄口腹于牙人之家。率為牙人多算火帳。其失舟之倭。則假貸于不失舟之倭。以償之。未免重困。又有高麗境內船隻。忽遇惡風。時亦飄至台灣。福建慶元界分。萬里流落。尤為可念。臣兩歲之間。一再見之。遂從有司每名日給白米二升。其倭人則俟同船船隻之回。載與同歸。麗人則俟此間商人入麗。優給錢米。使歸其國。無非所以廣朝廷之仁心。仁聞於遠人也。但自本司行之。終恐難繼。此來欲望朝廷行下市舶司。立為定例。遇有倭商不測。遭風水之人。從船務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養贖。俟歸國日支。仍行下浙東西福建諸州。遇有麗人飄流至各州界內。即仰各州支給錢米。發至本司。仍從船司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存養。亦候歸國日支。庶幾遠人皆知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道之防。密有關係。

奏創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

臣竊見四明為浙左壯郡。生齒最繁。素無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委為闕典。臣嘗備數口輔。每見陛下軫念黎元之意。與天地同其仁。今茲叨守近畿。所當求所以稱明旨。近因省併都酒務一所。就行增添屋宇。改創房屋。共為七十餘間。收養鰥寡孤獨之民二百人。大口月支米六斗。錢十五貫。中口月支米五斗。錢十貫。小口月支米四斗。錢七貫。已於天基聖節之日。令人院居住。養濟無非所以推廣上恩。視常錢無關。但止就本府自來有管淘湖米內。分撥一千石。貼助支遣。所合專具奏聞。欲望聖慈。降付尚書省。給降省劄。付本府永遠遵守。實為千里無窮之幸。伏候敕旨。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一 紹興初創立水軍屯駐定海。專為行都後戶之防。未嘗輕調一兵遠戍。自嘉熙年間。督府始行下調遣。

許國公奏議卷之四

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去處防貴周密寶祐四年

竊見朝廷近日措置。自東海縣以至敵浦。分為二屯。以防裏洋之寇。又令沿海制司。起發溫台。明係籍民。船擺布岑江等處。以防外洋之寇。其說不為不詳。然尚有未盡之慮。照得新舊海州。凡發兵船。欲入海道。其水路有三。賊若欲侵擾淮東。則自舊海發舟。直入贛口。楊家寨鹽城。此裏洋也。若欲送死浙江。則自舊海放舟。直出大洋。綠嶺口之東。社苗沙。野沙。外沙。姚劉沙。以至徘徊頭。金小敵浦。此外洋也。以上二洋。皆屬淮東浙西之境。然賊舟若欲放此二洋。其源頭皆須經由新海界分。東甌山。西甌山之中。今來成海諸部士卒。其脫身者多聚于東甌山。勢須就兩山審度。擇寬平去處。創築城壘。如淮關之築荆山。指顧而期。盡吾事力。創屯重兵。以防制之於未入吾境之先。則幾句可以奠枕。若俟其犯吾之三屯。則賊已入腹心矣。此當亟令淮關措置者也。若更欲向裏做一二層工夫。則贛口之東。諸沙累易。外洋去處。亦有可以聚船屯兵之地。此又當亟令淮關措置者也。若淮關以積久之威名。再圖收復新海。則前二說。卻自可緩。特不容不過計而預謀也。但收復舊海之策。或謂當以計困。未可以力取。其說曰。新海渺在海中。我之據新海也。自淮安運糧。由淮河出贛口。沿沙岸直上。經從東甌山西甌山之中。以達于舊海。其勢稍便。賊若據新海。則必自舊海運糧以往。我若以數百舟。橫截石湫河之口。虎視新海。則賊運糧之舟。無緣可過。以達

前赴上流差使。適統制林暉。係督府舊校。勇於奔命。更不申聞。制司具申朝廷。及督府免調。自是遂以為例。至淳祐九年。統制紀智春。備述利害。申告本司。本司備申朝廷。蒙從申免。行出戌。當年遂擄捕到積年大鯨海寇數百人。趕逐倭船出境。捕獲銅錢二萬餘貫。實得全軍在寨之力。實祐初。當國者不知東南事體。料降官錢。令本軍遣平底船。差軍士四百人。駕往海州。就行捍禦。又準起發把隘民船一十五隻。并往海州。除民船稍工稍首。共計三十人外。又令本軍起差軍士四百七十人。駕放上項船隻。是為兩成。並差官兵八百七十人。每遇更戌之時。又須別差八百七十人。或遊陸。或航海。前往抵替。方得前項戌軍回司。是一歲之間。常是一千七百四十人往來道途。無休息之日。又實祐元年八月。準密劄差官兵三百五十人。同民兵一百五十人。駕民船三十二隻。往料角屯戍。切照料角者。乃通州料家沙之角。民旅船隻。自揚子江口入海。不欲經涉大洋風濤之險。是以沿趁老岸。尋覓洪道。潮長則進。潮退則止。迂回轉折。不計日程。以達于淮海。非防大敵之要害也。徒輟國家門戶之防。而置之無用之地。尤為無謂。總三項而計之。是定海之軍。歲減二千九百九十人之實力矣。此軍元額止六千人。自來四千。人係慶元府通判廳總制司管認券錢。二千人。人係慶元府管給券錢。而米則盡係慶元府給餉。近來緣郡計調弊。而經總制司財賦。亦復失陷。關額常數百人。則所管之兵。止五千人而已。老弱疾患。又居十分之一。則實可用之兵。四千五百人而已。而二千九百九十人之往來征戍于淮者。又皆選士。則其在寨者。僅二千四百餘人之常卒而已。修備戎器。打造戰船。收買軍需。防守寨欄庫務。率不下三四百人。則在寨之數。僅二千餘人而已。而又往年以州兵之閑。移屯于郡者五百人。以盜賊之熾。分屯于東門者五百人。則定海本寨。又僅僅千餘人。備若海道之責。則西接許浦。南接福建。北接高麗。東接日本。廣袤且踰萬里。探望以舟師。巡邏以舟師。把守諸處隘口。以舟師。又欲常備三五百人。以為緩急不測之用。於是定海它無一卒可調矣。使幸而出一處之弊。尚可牽補。駕漏以過時日。每一長慮。御顧實為之寒心。況許浦水軍。顧管一萬二千人。其任責止於揚子江口。北極如通泰。如料角。正與許浦相直。乃其地分。不以許浦之軍屯戍。而乃以定海之軍屯戍。良由許浦以都統之重。可上告朝廷。而定海不過偏軍下壘。情勢不能自達。前後制臣。又無有為之申陳者。所以陵夷至此極也。某雖見極力措辦錢糧。及備等下錢。并七事件軍裝。一面招補調額。然非倉卒之所能辦。欲望朝廷將近年創例。出戌淮海兩項戍兵。免行調發。庶幾本軍兵力稍全。可以遵照朝廷指揮措置。關防不至疎虞。又其最可念者。海濱之人。與北方風土不宜。至則疾病交作。實祐三年分徐歡所部四百人。亡歿一百一十六人。鍾晟所部四百七十八人。亡歿一百一十人。加以數年。將盡為異鄉之鬼。又自實祐元年調遣。以至四年。損失軍器。共計七千九百餘件。久戌之船。本軍每歲。又自差官前往修葺。四年之內。已用過錢一十三萬八千二百餘貫。加以數年。此軍亦將亦立不復可支。吾矣。臣竊惟兩淮知院。知府。威聲震於沙漠。勳烈炳于丹青。黃頭郎如林。下瀾船如雲。決不欠此千百人之弱卒。十數隻之民艘。若以此一千二百二十人之生券。自每歲為新會三萬八千八百六十二貫文。為米九千六百三十石。到戌回戌。行府犒賜優厚。共為錢約新會二萬貫。本司每歲遣戌。亦該新會一萬貫。是統為新會六萬八千六百六十二貫。

文矣。以上項錢米。就淮東招募一千二百二十人。並作上等効用。歲不過欠新會六萬五千八百九十八貫。欠米三千七百六十二石。朝廷決不較此瑣瑣。使行府不失調兵之名。使本司不失見兵之實。其於內外邊防。均為幸甚。一防江海之險。與防平陸之險不同。防平陸之險。專以人力。防江海之險。專以人謀。蓋賊雖有千船萬艘。才一開岸。即為風水所使。散漫四出。決不能成。際合伴。并力于我。我但得精卒三千人。堅好之舟三十隻。屯泊于賊所必經之地。一舟過即殺一舟。自可使之無復遺類。此機六路三路之所不載。而前史往牒之所未詳也。臣竊惟自中興南渡。立國錢塘。所以創許浦水軍於平江。創澈浦水軍於嘉興。創定海水軍於慶元。府無非為京師左右前後門戶之防。但許浦枕揚子江。而置司。去京師為遠。惟澈浦去京師為近。而不知澈浦之外。又有所謂金山。乃應于舟楫所必經往稍泊之地。臣二紀之前。假守嘉興。適逢全有窺海之意。臣遂具申朝廷。創招水軍千人于金山。又為澈浦之外拓。至今人以為宜。今定海水軍。雖得控扼之地。然於防制。倭寇則有餘。而于遮護京師則不足。若曰山東之賊。欲送死鯨波。則自膠西放洋。遠滙東料角諸沙之外。自有徑截洪道。直達前所謂嘉興之金山。不必更放大洋不測之淵。而有餘。而於遮護京師則不足。臣今體訪定海之裏。有地名曰向頭。至錢塘江只一潮汛。乃應于舟楫所必經從上潭之處。與嘉興之金山無異。而形勢則過之。且有地可以建築。有山可以藏舟。臣欲招刺額水軍五百人。人人必皆選士。就彼屯駐。設有緩急。則增兵占守。可以萬舉萬全。而京師有金湯之固矣。昔高廟朝御史中丞沈與求。嘗奏云。議者皆欲於向頭置屯。使賊至此。已是入吾腹心之地。蓋是時登萊海密向與本朝相關。而高麗亦瀕靡未絕。故或者猶有不肯厭安江沱之意。而與求之論。所以欲向外下江方。今時異勢殊。臣所以舉此一節者。欲以證向頭置屯。先朝諸臣固嘗言之。非臣之苟言也。一慶元府諸邑。惟昌國象山定海。枕海而處。奉化亦半之沿海之人。多惡少亡命。以漁鹽為業。大率剽悍輕捷。在水如龍。非官軍比也。浙之東西。以及福建。凡並海而生者。雖無非習熟波濤之夫。獨以慶元人為稱首。凡販海者。以百人為率。慶元之人。僅著十分之二三。蓋恐其多則能併殺其徒也。此可見此邦沿海之民。最悍而最可用。臣頃奏開復砂岸。以六家上戶之世業。復歸而還之。量令照右例輸納官租。正欲為團結之地。今官司歲收。不過十七界十四五萬貫文。臣今欲仍弛以予之。卻令當土大家。隨其地分。及砂岸廣狹。事力共團結強壯三千人。仍與各辦衣裝器械。大略如往年兩淮近年沿江。團結民兵之法。置立頭目。部勒隊伍。遇秋時漁田之業。隙則以千人合教。于郡三歲周而復始。蓋一舉而有三利焉。緩急之際。此三千人。可以當三萬人之用。一利也。既就團結。則姓名皆在官司。為盜賊者不可容。販私鹽者亦可戢。此二利也。三利大家上戶。既永免砂岸納錢。其利無窮。且永無寇攘。如近時三山小榭焚掠之虞。特不過一番置辦軍裝器械之費。實係以合納官錢。而辦官事。固其所樂從。而喜聽者也。一本司自嘉熙年間。準朝廷指揮。團結溫台慶元三郡民船數千隻。分為十番。歲起船三百餘隻。前來定海把隘。及分撥前去淮東鎮江戍守。夫以百姓營生之舟。而拘之使從征役。已非人情之所樂。使行之以公。加之不以擾。則民猶未為大害。奈何所在邑宰。非貪即昏。受成吏手。各縣有所謂海船案者。悉行買弄。其家地富厚。真有巨艘者。非以賂贖。

省吏隱免。則假借形勢之家。拘占。惟貧而無力者。則被科調。其二十年前已籍之船。或以遭風而損失。或以被盜而陷沒。或以無力修葺而底沉。或以船身老朽而弊壞。往往不與銷籍。歲歲追呼。以致典田賣產。貨妻鬻子。以應官司之命。甚則捐棄鄉井而逃。自經溝瀆而死。其無賴者。則流為海寇。每歲過夏。則海船案已行檢舉。不論大船小船。有船無船。並行根括一次。文移遍于村落。乞取竭於雞犬。環三郡二千里之海隅。民不堪命。日不聊生。待至起到舟隻。則大抵舊弊破漏。不及丈尺。楫具則疎略。稍火則脆弱。亦姑以其文塞責而已。民被實害。官無實用。且天險之防。以人心為本。先使百姓憔悴。根本動搖。脫有緩急。何恃而亡。恐臣已結為義船法。謂如一部每歲合發三舟。而有船者五六家。則令五六家。自以事力。厚薄辦船六隻。船身必堅耐。楫具必齊整。稍火必強壯。歲發三舟。而以三舟在家營生。一歲所得之息。則以充次年之船。辦楫具招稍火之用。立以程限。守以信必。歲歲遇當把隘之日。則如期駕發。以至軍港。聽候調遣。於是存船者無倖免之理。無船者無科抑之患。永絕姦胥猾吏。賈弄乞覓之苦。永銷濱海居民。破家蕩產之憂。人心固則天險固。三郡邊海之人。莫不欣然聽從。事將就緒。實為海道無窮之利也。此一此邦沿海。凡有九塞口。大嵩管界海內。白峯岱山三姑峯江螺頭。計土軍一千四百八十三人。朝廷創立。本欲與定海水軍。相為犄角。肅清海道。承平既久。塞無可用之卒。卒無可用之舟。半是質閑。半是占借。教練不習。弊刺不聞。兼九塞巡檢。名係軍班。更孺子。並不諳所謂海道事宜。目不會接風濤。足未嘗履海岸。皆惟循襲故事。格過自肥而已。故此一千四百八十餘人之土軍。徒費國家錢糧。衣賜亡其甚矣。區區欲望朝廷將九塞巡檢。向去遇有滿替之人。許從制司選擇。曾從軍伍。諳熟海道。慣會船水之人。充巡檢職事。庶幾頭目之人。以漸更易。衆聽不驚。而塞卒亦漸可訓齊。教習以無用為有用。仍遇有盜賊。許令定海水軍主兵官。會合調遣。一應功賞。並與水軍一體施行。實為海道悠久便利。于海道之防。所急舟船器械。教閱訓練。臣豈不願仰遵宣諭指揮。盡心力而為之。但大槩非亦缺。

奏乞休致及調放官賦攤錢見在錢米增積之數

(原缺四十四字) 然亦且及菲而已。爾今者抑遏帝力。稼事大登。上賴皇威。海氛寢息。而臣年卅再其將暮。行味味而未休。疾病縈身。髮長銷骨。爰瀝忱悃之悃。曲祈陰庇之仁。恭望皇帝陛下。垂念蓋帷。許還印綬。六十三而休。猶道范鎮之蹤。生老死於太平。庶遂邵雍之願。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貼黃。照對。臣忝以舊輔典藩。素知陛下憫念黎元之心。故臣自去秋領郡。即將寶祐元年秋料。二年夏料。住催。繼又將二年秋料。三年折帛錢。獨開。近又以門堂在近。須將三年應干官賦。並行除放。前後共放過錢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七十七貫六十六文。又累政以來。多將公吏寄庫拍戶。百姓通負攤糧。各催之錢。理為交頭。見在被監之人。不下數十百。凡累老幼。哀鳴可念。某盡行蠲放。仍將本任遺積到錢。代為填納。總為錢六十三萬一千七百九十七貫八百四十六文。通前兩項。共計六百一十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七貫九百零六文。該載並見榜文簿曆。歷歷非欺。今官無拖俸。軍無欠糧。朝廷諸司無稽違綱。解而庫中之積。比元交割。尚增會子一百餘萬貫。見錢伍萬貫。元交割米止一千八百三十三石。今倉中及見在平江收

羅在路之米。共管二萬餘石。繼臣之後者。自可臥而治之。在臣別無一毫規避。并乞容照。

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間房錢。寶祐六年

臣聞諸孟軻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終身誦之。惟謹。照得朝廷近以雨澤愆期。徧行祈禱。恭奉聖旨。應民間房貨。不以大小。統放半月。汪濊之恩。被於海隅。臣奉行惟恐不虔。登時具文榜行。下諸縣一體遵守。繼聞縣道多有與大家一戶為伍。沉匿文榜。不行揭示者。遂分差人吏。前往監督縣吏。逐一施行。緝據。下象山縣吏。李奎。回同供責。稱本縣自來凡朝廷及本府寬恤事宜。例不會奉行。并取到市戶。胡三十太等。具狀。稱三十太等。今奉太使府差人。前來契勘。放免官私房節白地等貨錢等事。且三十太等各係經紀小民。賃屋居住。開店。每遇太使府及上司。并奉聖旨。節次行下。減放貨錢。無不感戴。雖本縣備榜曉示。緣本縣鄉里屋主。皆係寄居官戶者。即不曾遵照指揮。放免。所是貨錢。投月典還。掠錢人交納。如到冬節。它放三日。歲節五日。上元節三日。其他即無減放。設若貨客欲退官放。使被起離。所以並不執執。退官放。所責證。並是實。又據李奎供。本縣因聞胡三十太等。口狀。其縣吏毛益。即取覆知縣。追胡三十太。勘斷。責令退狀。口稱屋主。炒人。你若責狀。去州府。回後。只來你身。主討事。臣竊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象山豈非王土乎。為象山之官吏。與寄寓紳。非王臣乎。而奉旨蠲放房貨。大家上戶。視之如無。縣道官吏。知有大家上戶。而不知有君上。非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事若甚微。關係實大。司馬光通鑑之首。專以名分為言。其旨深矣。臣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宜教諭。知象山縣孫逢辰。與錫秩。以示懲警。仍行下無干礙。監司。根究本縣寄居房貨最多。不有上旨。不伏蠲放之人。施行一二。庶足為慢上。勉下者之戒。其於教化。不為小補。須至奏聞者。

奏乞就准西管下歲糴以繼軍食之闕

照對。臣自前歲抵郡。夷致本府不可支吾之因。專苦於軍糧之不繼。遂行奏申。乞就准西管下。歲糴十萬石。已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許令本府據欠闕之數。前往收糴。亦不拘十萬之數。本府兩年之間。百計提聚官錢。僅能糴及六七萬石。尚未及一歲十萬之數。近緣青黃不接。軍食正艱。遂差官吏。往平江。收糴四萬石。以備支遣。併將昨來朝廷發還借支。義倉米價錢四十萬貫。收糴一萬石。以償上件。義倉寬名。共為米五萬石。已差撥軍船。雇募民船。摺運船載出港之間。忽準發運司。反汗拘攔。所有昨來已奉聖旨。指揮未肯行用。緣本府。勉期。勉日。以待此米之至。支散二十四五日。水軍廟禁軍。土軍。共一萬餘人。軍糧實是狼狽。萬一庚癸之呼。某一身不足恤。如國事何。不免呈馳具狀。申聞。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降付尚書省。劄下發運司。照所降聖旨。指揮。即與通放。施行。臣無任延頸俟命。如因待赦之切。貼子。臣昨因郡境入春以來。頗有旱意。深慮秋成。難準。急在聚糧。傾竭帑藏。所儲。又委本司。參議官。趙汝。前往嘉興府。收糴一萬五千石。併委權本司。計議官。杜友。寬。就鎮江府。管下。收糴小米五千石。雖據各官。回申。已行糴下。伺候起發外。今來切恐。各具仍復把持。不與通放。頗計利害。欲望聖慈。併下尚書省。備劄各處。及發運司。照應通放。施行。伏候敕旨。

三月初五日具奏乞歸田里開元年

臣輒瀝危衷仰干聖聽臣一介疎遠祇事聖明三紀于茲旁無蟻蟻之報自頂至踵悉由陛下拔擢悉由陛下保持以至今日伏念臣起自寒賤叨蒙聖澤分憂已極自壬子去國坐享祿秩優逸山林即是臣上戴陛下始末之恩結慕此生了無遺欠矣丙辰初夏忽蒙陛下曲加紀錄起之鄧國臣再三懇免直涉季秋學奉宜論謂自今海道不異邊陲且詔鄉守諭旨準發臣上受主知種懷國事感激涕泣遂不敢以衰病辭雖知勉竭疲瘁亦何補毫髮去秋僥倖再考復被因任之命時適東海告警連準密院奉旨行下調遣兵船中嚴海備日不暇給臣不當於此時乞身也職就職又越半歲矣然未嘗不力告宰臣乞賜密啓蚤俾歸休近又嘗以殘軀百疾死期三證祈願宰臣其寢實非旋為飾說今春令已深風色向順洋海保無它虞如昨承朝命團結三郡海艘悉以辦集其數不下三數千隻見以籍册奏申其他兵政民務無慮數十條亦皆圓備且幣有餘貨倉有餘粟凡可以為此郡經久之計者已無餘策自此凋郡恐成樂國臣復何貪戀更不知止矧重之以疾證死期乎易之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禍盈而福謙蓋天地人特具其理而鬼神則直著其事甚可畏也是用殫誠懼憚歸命君父欲望聖慈恢天地好生之仁廣日月無私之照念臣久侍帷幄忝獲備心膂股肱之寄在內在外不敢少負國家憐臣年事沒迫血氣已衰憚之閔腐老馬惟有悲鳴難任鞭策察臣粗知消息進退之義即非流激以欺陛下特出聖斷許臣挂神武之冠或俾奉祠退伏田里從違首邱之願又臣竊伏惟念先帝在御三十年凡十放進士之榜其被親擢膺首選者俱已殞謝惟獨臣僅存陛下上移豐邑之遺次軫帷蓋之舊必賜與惻俯垂聖允臣干犯宸嚴無任瞻天望聖其切懇祈之至

二十三日再具奏乞歸田里

臣近嘗具疏乞歸田里恭奉詔書不允者祇承溫詔備極哀傷銜戴洪恩惟增深隕臣聞臣子之事君以勢分言則君猶天也天忱不可磨以情分言則君猶父也父則容可恕伏念臣行年雖六十有五而涉世已逾四十年心損於思慮之多志喪於權挫之多膽薄於憂畏之多氣耗於酬酢之多積此四多淫為百疾於是臣實病矣其所為盡瘁於職業者蓋恐食焉不暇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如古人之所云本非精力之有餘也職事之最大者無過於撫養下民以奉慈祖紫雲樓之詔誓以體陛下培植根本之訓錄而此邦積穢穢弊其所由來者漸矣前乎為守者不過依違澳泐以求不得罪於巨室未嘗為百姓伸枉冤直是非臣自惟昏忝幸輔為陛下抑豪強以扶貧弱安田里以弭盜賊臣之職分也豈可使百姓失業而坐視其嘆息愁恨哉於是事至有司不得不奉國家之法令以行之雖百姓稍獲蘇醒但以臣之力拙而致怨者多矣怨之不已則讒謗與臣藉曰無愧于心然以衰頹疾病之軀而處讒謗四集之地豈大易知進退存亡之義與老氏知止不殆之旨哉仰惟陛下聰明聖哲阿墨之毀譽未嘗不瞭然於聖衷然孔子刪詩為三百篇而畏讒者十有二其形容讒人之狀精微巧妙有鬼神之所不能測度者於是臣之心志膽氣日營息消殞而百骸九竅之病日益矣若非陛下曲賜矜持俾獲善罷則身難保何裨於國恭望

聖慈重加憐憫檢會前奏放臣歸老山林儘延一日之殘喘即是陛下賜以一日之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夏四月初九日復具奏乞祠

臣三灘丹個上冒聖聽臣頃緣身病於負薪之憂心病於上棘之憂荐貢封章懇祈開退聖恩天大屢被溫綸至援尹吉甫燕民之詩訓臣以仲山甫之事業且曲加諭旨曰決未可言歸曰切不必重請臣祇承明詔感極涕零但臣之真忱實有不容自己者謹即是時而備陳之且其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所以表仲山甫之勤瘁即詔旨所謂不憚其勞也又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所以表仲山甫之正直即詔旨所謂不撓其志也尹吉甫之於仲山甫可謂能知其心善著其事矣而乃先之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何與臣深探尹吉甫之意而驗諸詩之下章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說者謂政事易耳而不人能行維仲山甫能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是知尹吉甫欲仲山甫為保身之謀正為仲山甫寡助之慮也夫以仲山甫賦政徂齊每懷感及忠勳如此而尹吉甫尚為之隱憂臣實何人不堪為仲山甫執鞭而鈴駉孤立則有類尹吉甫之所云者臣何敢獨恃聖知而不求所以保身之道乎保身之道惟在乞身以去爾今臣之當去者不特此邦之人以為宜而天下之人莫不以為宜此邦之人則曰推而不去是頑鈍也頑鈍可恥也天下之人則曰久而不去是貪戀也亦可恥也於是臣不但畏此邦人之議而且畏天下之議身心之病愈不可藥矣反覆而思惟有積忱歸命君父欲望聖慈帝陛下念其坎壈平生憐其顛危晚節赦其擢拂威命特推從欲之仁俾遂首邱之願臣儘未遽溢先朝露猶可退與鄉人子弟講明孝弟忠信之義以銷揚聖化而歌詠太平是陛下賜臣為聖世無玷缺之人而或庶幾於仲山甫明哲之萬分一矣葵藿寸衷雖不獲糜捐以效報尚當聊結以酬恩臣神往形留意長語短惟是數瀝宸嚴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惶懼之至取進止

秋八月初一日具奏乞祠

臣輒瀝丹忱上干聖聽發俸之蹤待罪海國成且三周雖粗竭於疲瘁然日增於疾疾固嘗密陳悃幅屢祈君父茲以夏秋之交暑氣侵蝕病體益難支吾不敢輒具繁詞謹以情實頓告君父欲望聖慈特賜矜憐即垂容斷令臣歸伏田里退安晚節或畀真祠之祿少逸餘齡實戴君父頂踵乾坤之造臣干冒宸嚴無任激切懇祈之至伏乞容照

十三日再具奏乞歸

臣比緣負薪之憂嘗上乞骸之請恭承溫詔未拜命音仰再撥以額天望九霄而踴地竊惟臣子之事上在明進退之宜聖主之御臣務存始終之義願臣渡落久備使令每當雪霜摧剝之時獨賴乾坤覆載之力官高祿厚毫髮之報獲聞福過災生膏肓之疾浸劇自量隨陋積誤未知不惟委寄之隆尚策於驚駭抑且拔擢之峻偏及於豚犬一門何飾舉世莫京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易昭明訓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聖著格言敢以衰殘之蹤猶冒旬宣之寵况復平生之多難凜平晚節之有虧敢荷范鎮謝事之期已逾兩

伏誦歐陽修告老之疏。何待來年。恭祈日月之明。曲賜膺肝之照。垂憐狗馬。常結戀於蓋帷。特俾翮翅。獲退安於飲啄。雖桑榆之景迫。但葵藿之心傾。臣干冒宸聽。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懇祈之至。取進止。

冬十月一日內引奏劄論夷狄恃力中國恃禮四事

臣頃待罪鄞。迫於衰疾。屢上乞骸之請。仰荷從欲。獲返山林。突未及黔。忽叨命召。俾奉內祠。而侍經幄。一效天筆。再遣使輅。四勤宣諭。捧讀聖訓。有曰。待卿之來。以刻為歲。臣感激涕洟。不能自持。何敢以出處之常節。廢君臣之大義。戴星疾馳。趨赴闕下。茲叨內見。瞻望清光。積八年葵向之忱。輒吐涓埃。上神海岳。恭惟皇帝陛下。臨政願治。三紀于茲。適際時艱。以四十餘年兵不解甲之天下。而當數千年以來所無之夷狄。忱莫乎其難矣。然中國夷狄。自古常對立於天下。夷狄之所恃者力。中國之所恃者禮。在彼者有彼之可恃。而或竊我之所恃。在我者無彼之可恃。而又失我之所恃。則勝負之形已判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畏天命。書曰。天難誑。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對越之際。多違謫告之至。不察畏於口。而意不實。敬以文而事則非。有好時太乙之禱。祈無桑林雲漢之克責。是我失其所恃也。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結民心。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予臨兆民。深深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又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苟內之司存。外之郡縣。借體國之名。而窮聚斂。假奉公之說。而極誅求。用有司之刑獄。枉結為一己之苞苴。囊橐是我失其所恃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進賢才。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達良。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苟服讒蒐慝。誣善醜正。無保惜愛護之意。有摧折困沮之風。仁賢空虛。氣象蕭索。是我失其所恃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通下情。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苟上下蔽蒙。耳目塗塞。持祿固位之習。銅錐逆耳之節。微全身保家之計。精憫時憂國之念。薄是我失其所恃矣。我既失其所恃。寧不虞彼竊而用之乎。譬之身焉。天命所以壽考我。民心所以元氣我。賢才所以精神我也。下情所以宣導我也。願自有而自棄之可乎。雖然。若此者。皆羣臣之罪。非陛下之本心也。陛下本心。如青天白日。其陰翳未嘗不隨。即開明。臣區區之愚。欲望皇帝陛下。自咎自艾。於天地祖宗之前。頓下痛切之詔。務在明白洞達。不必回護掩覆。昭布舊失。力圖今是。以回吾之所謂可恃。所謂悔過不嫌於深責。已不嫌於重。如使念慮之真質。自然幽明之感通。人情既舒。天意必悅。天意既悅。狄難必寬。其他備禦之方。自可次第而舉。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冬十一月日以韃寇深入具奏乞令在朝文武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

臣輒瀝危衷。仰干聖聽。臣進奉之迹。比從鄞。屬疏乞骸。甫獲歸田。忽叨命召。俾膺經幄。一效天筆。四承宣諭。兩遣使華。聖訓真切。臣跪誦一言。則血淚一滴。非不知鄂寇已迫於江沱。廣寇已踰於賓柳。重惟君臣之大義。不敢狗出處之常節。疾驅赴闕。止謂備數勸讀之末。時効一得之愚。上裨聖算。不料僅入國門。即被敵庭之命。擢置左轄。主憂臣辱。不敢牢辭。雖勉夙夜。應酬科瑣。然不過粗安京師。幾甸之人心。豈

能違卻。使內地之強敵。孟子所謂三年之艾。尚不能矣。七年之病。況沉痾之疾。弄成壞證。而欲以頃刻之艾。使之使虛扁復生。且將望之而走。今鄂渚有重臣。以宣威。有健將。以禦侮。援師雲集。勝勢日張。似可少寬西顧。若湖湘一路。直透腹心。無高山大澤。以為之限。無精兵良將。以為之防。如廣南制司。前月二十有四日。報稱賊叩靜江城門。交射而卻。旋退屯四十里。自是越二十餘日。無一字到朝廷。至十月二十日。則湖南帥憲兩司之報。猝至。謂賊已於初十日。突至清湖矣。今又八九日。帥憲兩司。並無續報。萬一又有如廣南之一節。無報。而清湖之警。報猝至。不知上下將何以為策。或進或退。或行或守。皆非一旦之所能辦。竊恐誤君父。誤社稷。誤生靈。貽笑萬世。是時惟有一死。何益於國。漢人有云。先事而言。常思不信。事至而應。又思無及。今不可謂之先事矣。臣非不能為寬督之言。曰。此非韃也。蠻也。又曰。此蠻與蠻兵合也。非真韃也。又曰。雖韃也。然又不能多也。又曰。韃所志者。金帛子女。既有所撈掠。不久能自遁也。此言幸而中。則可竊鎮靜之名。善料敵之譽。不幸而不中。禍變忽臨。縱食為此言者之肉。果何補哉。臣愚欲望聖慈。以臣此章。宣示二三執政。給舍。臺諫。殿帥。使各述其所見。并指陳韃賊有無必至之患。目前當作如何布置。親具手疏。以聞。乞降付臣參酌。庶臣可資衆益。以為處置之決。毋徒曰國家之事。一相任之。臣不任懇切。伏望容照。

春三月一日奏論韃賊深入乞充前日之悔悟以祈天永命消弭狄難事景定元年

臣一介遲暮。頃陛下以狄難孔殷。召臣於山林。臣重惟主憂臣辱。不敢以時艱為避。就功疾赴闕。始不過謂密侍經幄。時貢小忠而已。不圖聖恩復加柄任。臣既入國門。無穴可逃。馳勉就道。倏五越月。賴旬宣重臣。提大兵以解鄂渚之圍。分精兵以勦湖南之寇。四方上下。日冀肅清。然賊智愈深。賊勢漸闊。蠶蠶木而在苒。蠶食葉而浸淫。大抵其狡焉之謀。最善於以退為進。以久為速。以聚為散。以客為主。以徘徊延款之形。窺忽震蕩之勢。又善於造說設詐。使被擄而來歸。與背虜而投拜者。妄相傳播。以中吾之所喜。寬吾之所憂。而迄遂其所大欲。今已入吾堂。與潰吾腹。正恐其未育。遑舍而去。縱去吾內固已困矣。推原亂本。禍根良由十數年來。姦臣儉士。創為虛議論。實事功之說。以迷國誤朝。凡忠君愛上。規正闕失之言。盡諉之為虛議論。凡殘民尅下。陷害忠良之舉。反推之為實事功。舉一世之人。猶食稻衣錦而趨之者。則與亂同事之事也。舉一世之人。若赴湯蹈火而避之者。則與治同道之事也。創譁計之名。標不靖之目。以空國中之善人。而其禍至一二年而愈酷。於是駭民以附賊。駭士以從賊。駭天下之人。以不仇賊。而反幸賊。夫人主欲有所為。而大臣不敢糾其非。大臣欲有所為。而百執事與士庶人不敢糾其非。附和逢迎。諂媚諂媚。雖至背理傷道。亦付之一默。朝廷之上。可為靖矣。可謂不諱不許矣。詎料積而為夷狄。大不靖乎。官職富貴。則稔禍之臣。擢舉以去。而大患難則以遺陛下。可勝痛哉。臣雖勉竭於科瑣。僅而左右之支撐。反復深思。惟有祈天永命之一說。全在陛下而已。所謂祈天永命。全在陛下悔悟之透徹而已。天下只是一箇理。理只是一箇天。天只是一箇心。僞非陛下存於中者。念念與天通。發於外者。事事與天合。則皇天決未悔禍。皇天未悔禍。而欲敵之悔禍。猶御行而求前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傅周召之臣。

都僉叶嘴口口只是說天夫豈推注於荒忽誕慢之域者。忱以人主為天之子。父子之間。情愔易達。善惡易見。感應易孚。故曰上帝臨汝。毋二爾心。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非可以言貌欺。非可以細黃禍也。如使意不忱而心不實。徒有收拾君子之迹。而厭薄君子之根未除。徒有屏棄小人之迹。而回護小人之根未除。徒有遠聲色之迹。而蠱惑之根未除。徒有賤貨利之迹。而豐殖之根未除。徒有開言路之迹。而浸潤之根未除。徒有扶持公道之迹。而恩愛之根未除。徒有培植邦本之迹。而戕賊之根未除。徒有愛惜民力之迹。而營繕之根未除。諸根未除。則陛下之念慮未純乎天也。陛下之念慮未純乎天。而求天之純佑陛下。豈可得哉。故臣專望陛下充前日之悔悟。而更為今日之大悔悟。夫至靈至明者。莫過於此心。陛下以神武睿哲之資。加以歷事變之久。閱義理之熟。一自反觀於至虛至明之心。則知宗廟社稷。人民億兆。后妃宗戚。其休戚存亡。皆在陛下之一身。而陛下尤欲自壽其身。以久享至高極貴尊榮之福。念之至此。則必有惕然不能自己者。特恐陛下不念爾臣年將七十。無絲髮眷戀人世。捐軀致命。自所不辭。但所深病者。境局在他人之手。而臣萬一代受其敗。書之史冊。必曰。今相某而不曰。前相某。又必贊之曰。某既無扶顛持危之才。且不能盡忠竭誠。正救其主。混泥瘡痞。黜無品光。以至于弊。臣負此沉寃。九阻且不瞑目。故數十日之間。髮盡白。疾病轉深。形骸僅存。神識已散。是用略伸愚憤。仰冀聖聰。僥陛下幸聽臣言。而皇天不為之佑助。夷狄不為之消弭。則是唐虞三代聖人之言不足憑。孔子六經之書不足信。天下決無是理也。惟是臣才術短淺。無以濟時康國。上負陛下注倚。且不能自盡其難。而微効古人責難之義。罪大不可赦。并乞特發容斷。亟賜寬宥。雖投之斧鉞。是乃臣得其正命之日。但使天下後世。諒臣心迹。則臣死猶生也。執筆據詞。無任阻越感涕之至。貼黃。臣竊惟魏江中流。為彼捷徑。停留至於半載。創殘被於三路。何翅孔明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而通國之人。方假然嬉笑如平日。臣虞其為數所困。而莫之省覺也。若非陛下有回天之大德業。則雖臣等百數。何補於事。近憂後慮。百結寸腸。於是臣之前疏。五就奏而五就燬矣。而終不容於不一言者。恐負陛下負社稷。負生靈也。恐萬世之下。不知臣授任之時。上流之賊。已論黃漢而南。廣右之賊。已陷賓柳而東。謂臣壞陛下之天下也。臣之情亦可哀已。惟陛下財幸。

奏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

臣輒瀝危衷。上干聖聽。臣一介衰邁。頃自鄧州引疾乞骸。仰荷從欲之仁。還山甫浹日。而聞廣寇踰寶樹。而東。鄂寇越黃漢而南。陛下亟以經帷召臣。臣重惟君臣之大義。不敢以時艱為避。就扶病赴闕。亦不過謂密侍匪時。賁小忠而已。不謂陛下遽以前人之敗局而付之。臣既入國門。無路可逃。進勉祗承。應酬科瑣。猶賴陛下惕然悔悟。引咎責躬。大洗冤沉。畢達幽枉。臣遂得以憑藉尸位數旬之久。然其間關於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臣向未及痛哭涕洟。為陛下言也。前日忽觀章鑑。登歸高斯得之章。臣為之駭愕。不能自持。照得臣於斯得素非腹心之交。金石之友。歲在丁未。臣在田野。但聞斯得為浙東刑獄使者。疏劾鄭清之史宅之輩。親黨數人。邸報流傳。四海之人。皆為擊節。臣於是始敬其人。逮歲在辛亥。臣猥蒙陛下擢置次輔。一時收召當世知名之士。而斯得預焉。奈其好為危言激論。上拂陛下之聽。

下忤首相之意。而陰窺密伺者。因得以遂其一網之謀。自壬子以至己未。八年之間。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夷狄之禍。實為宗社之憂。幸陛下奮由聖斷。前為善類伸一絲之脈。而姦人又從而播遏之。臣實痛焉。如斯得閩浙之事。臣固未詳其虛實。特二吏之斃。正是有位者殺之以滅口。而反以為證乎。近日賊吏動至數千百萬。甚者召寇啓戎。使國步艱危。生靈魚肉。陛下玉食為之不御。枕席為之不寧。鑑胡為盡付瘖啞。而獨加怒於陛下已。披扶錄用之斯得乎。竊見鑑處容俗狀。諂笑脅肩。徒以嘗與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躡要途。斯得縱非全名之士。不猶愈於腹無點墨。而有甲顏。澳忽依違。嘗糞痔之鑑乎。昔元祐間。孔文仲為諫議大夫。劾朱光庭除太常少卿。不當。宰臣呂公著率同列辨甚力。乃寢其奏。光庭竟就職。董厚逸黃慶基為御史。劾蘇軾兄弟。宰臣呂大防力爭。乃罷厚逸慶基言職。與州軍差遣。夫元祐最為國朝盛時。臺諫論列。不當。宰相猶得爭是非。辨曲直。況給舍乎。臣自視望實輕淺。決不能效先朝元臣大老回天之力。然陰陽消長之機。世道反覆之候。於此規焉。臣不得不為陛下告也。臣雖叨柄任。蕭泰來首彈李伯玉。是時臣不能明目張膽。以感悟陛下。僅嘗於榻前救解。羣小持香。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臣亦豈容不分任其咎哉。鑑近日數詣臣乞為弟鑄除。又乞為除職。因任又為其姻家郎。求歸班。臣實鄙賤其人。不復與之酬答。孟子所謂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臣之于鑑。何以異此。臣若不早折其萌。又將貽天下善類之禍。鑿卵之危。國家寧堪重壞哉。欲望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之陰。乍翕而驟張。暫息而遽燃。以成夷狄之險。臣雖陷鼎鑊之誅。亦所不辭。謹具手疏。以聞。臣干犯宸嚴。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貼黃。臣頃尸鄧州。抗疏乞身。固符告陛下。以臣骨相素奇。屯而命運適併。若留之一方。必將與災召孽。非軍民之禍。陛下於是縱臣之歸。今鄂寇未清。湘寇巨測。因停則智長。事久則變生。社稷生靈之憂。凜凜乎未知攸濟。臣既無善處。福艾之相。又非扶顛持危之才。終恐誤陛下大計。欲望陛下亟發容斷。放臣退伏田里。別選奇才。厚福之人。正位台席。臣數旬之間。髮盡盡白。百骸九竅。無非是病。惟陛下憐之。并乞容照。又貼黃。臣又有未盡之懼。敢空臆為陛下陳之。臣最痛切者。羣臣上下合黨。以欺陛下。惟陛下不知。而稔成國家之禍。則陛下獨當之。且如高斯得之事。此其蒙蔽陛下之大者也。斯得為湖南提刑。嘗發部民陳衡老之姦。惡清之當國。遂將衡老歸籍。而高鑄者。為衡老行財營救。斯得遂發其事。高鑄遂被黜配。時高鑄名高鑄。後方改名鑄。冒受官資。大全得志。高鑄用事。恨憾斯得。欲置之。大譴大呵之域。於是大全用章鑑之弟。章鑑為福建漕。以搜剔斯得之過。適斯得平日持論大奇。每於與鑄逢人。攻訐。又積與鑄之怨。而沈炎實為與鑄心腹爪牙。大全高鑄發鑑指示。而炎甘為之搏噬。今姦黨盤據。血脈貫通。故鑑又為此舉。而炎亦姑泛論大全。以愚陛下。使陛下真以為非大全之黨也。欺皇天后土。欺一祖十二宗。欺陛下。以趣天下之危亂者。皆此等一宗小人為之。陛下如不信臣言。乞索高鑄元配案視閱之。庶幾信而有證。今以高鑄一諒吏之故。而戕賊善類。略不顧惜。上天為何。臣言之至此。血淚迸流。伏乞容照。又貼黃。臣老矣。且諸世故。豈不知事有緩急。時有難易。惟願包荒。隱忍。以漸啓沃。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以養國家安靖和平之福。

不謂何物老醜乃敢挑撥召開以格陛下明詔所謂世無終棄之才永錮之士其懷詔扶姦罔上附下情
理尤為巨蠱并乞容照

十四日具奏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

臣聞韓琦初除諫官往謝王曾曾語之云士大夫當純意國事向來如高若訥輩惟知狗利如范希文亦
未免好名琦服行其言故其平生大節獨光明俊偉為朝領袖臣謂純意國事四字豈惟臺諫當然凡在
臣子皆當如參前倚衡之不容須臾離也近者徐庚金等抗疏言事謂之非議論不可也惟臣獨察其情
庚金蓋謝方叔之死黨也其初未嘗交方叔臣丁未與舉庚金實為選士已而臣叨慶右席庚金猶未有
一日考任臣拔之為京府教官旋背臣而右附於方叔矣於是連得峻遷及其去國乃始貽書於臣殆如
牛腰臣再叨柄任甚厚望於臣臣以包荒明望之義復引而進之忽一日其館主人吳氏以不仁不義激
鄉民之變將有嚴陵何氏之事臣方喻帥臣葉隆禮亟行銷引而庚金告臣必欲以大盜誣治鄉民時遂
遊正急內地警少多有嘯聚奪攘之證臣密行布置彈壓僅得無虞庶幾其不為外寇之資未免斥卻庚
金而庚金怨臣方應發者臣不知其為就何人屬吏以外改文字自白臣但見其嘗為校勘而不知其嘗
為宗諭頗難之說虎臣力加引進臣乃處以博士而應發終怨臣程元岳固丁大全所識故為校勘者也
臣以國子錄選之元岳怒以為左降教今武學諭黃夢炎致曲於臣而元岳亦怨臣昔者
有蔡抗係臣已西省闈所放進為其改秩其登朝多臣之力歲在壬子臣引之為國子司業猶未嘗歷郎
也人方議其進擢之驟屬臣薦徐霖為說書而抗恨不已及於是歸投方叔求有以自効未幾則假借小
故以身引去且率諸生偕去以動搖臣而臣果去矣方叔乃召抗一時遷為法從以至參大政庚金等謂
弄蠲在前可振袂而趨之或能動搖臣或雖不能動搖臣而使天下傳之曰學官相率而去朝廷亦可以
為臣相業之玷他日不妨可為蔡抗也述庚金所寄弊館中之士有曰若輩只會權耶只會兼講略不能
助我輩立赤幟則其貪愛官職怨朝廷之真心可見矣是豈純意國事者乎雖然不可以情之非而沒
其事之是也宋臣為天下怨府雖三尺童子皆欲刺刃其腹雖禿子兔之毛刊萬山之竹不足以形容其
過惡陛下聰明遠邁堯舜固不能不喜其供奉之勤而未嘗不知其姦凶之迹誅遠棄斥之意固已久矣
豈待諸臣之言而始焉夫之決哉特聖心仁厚不能為四夷之屏而已然以臣愚見內外皆祠也孝宗嘗
置甘井於密寧廟嘗置王仲謙於池若今宋臣以外祠或越或嘉興或安吉俾往居住亦可以保全其富
貴而全其終身豈非君臣始末之大恩哉何必留之登殿之下以滋與人之議也沈炎自為小官本無大
過特用非其據不自植立附阿時宰舉天下之善人莫不碎於其手且彼自言非大全之黨而奏疏中稱
頌大全有曰鼎輔方新鈞平持正精神之所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臣民仰首以觀化夷狄聞風而損威又
曰睿謀深遠明見萬里料敵制勝勳中事機又曰朝廷清明戶庭無孽朝奏夕報捷如影響夫招業辦之
幾大變也精神之所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者如是乎明見萬里勳中事機戶庭無孽朝奏夕報者如是乎
其為黨亦昭昭矣而曰非黨者欺陛下也欺天也欺心也一人之言可以塞天下之口乎陛下固謂庶官

攻臺諫有壞網紀然臣竊觀仁廟朝蘇舜欽為大理評事監在京宅務上疏有云張觀為御史中丞高若
訥為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延置欲其誠默
不敢舉揚其私夫宅務小小監當耳尚敢攻中丞司諫則祖宗故事尚可致也端平初陳垣以編修官輪
對首攻殿中侍御史何琮監察御史何處久陛下旋以琮為樞戶部侍郎處久為秘書監而垣出知處州
陛下之英斷豈反不逮二十七年之前乎頃臣授任之初蒙被訓飭謂臺諫給舍宰臣不當干預是時即
欲其疏敷陳見陛下憂邊正苦不敢以此傷陛下之意今可因事而言矣夫給舍臺諫乃國家治亂安危
之所由出而宰相不許干預不知陛下之誰耶陛下深居九重與天下之士大夫未嘗相接何以察其
賢否非謀之近習則謀之恩幸之臣又不然則謀之臺諫之長為陛下鷹犬者陛下且謂近習恩幸之臣
能論天下之賢才乎言路之甘為陛下鷹犬者肯為陛下排之乎昔高宗中興當紹興之七年狄難已消天下已略定矣高宗
幸之臣與甘為鷹犬之臣肯為陛下排之乎昔高宗中興當紹興之七年狄難已消天下已略定矣高宗
以經筵召趙鼎旋俾再相鼎告高宗曰進退人才乃臣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
口季什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
何敢措手也於是旨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胡世將奪夕瑋為試兵部侍郎御史中丞周秘罷為徽
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如蒲公輔等皆相繼補外而劉大中等以次收召無遺則是宰相可以去中丞去給
事中也而陛下以為不當干預毋乃非高皇帝之家法乎陛下自謂臺諫皆出親擢可以控制宰相不知
特可以控制君子之宰相爾其小人之宰相則內交近習外交恩幸之臣轉以私人視其鷹犬以為臺諫
不分內外上下締為死黨只欺得陛下一人故陛下之親擢臺諫實不能控制小人之宰相也以臣愚見
曷若以一權侍郎解炎臺職而徐庚金方應發程元岳楊湖南丁應奎並與祠祿則不失輕重抑揚之義
而可以服天下之心陛下何憚而不為此臣去冬固嘗疏奏之繆而不敢盡言今所以先述庚金等之私
意而後敘天下之公議者蓋欲釋陛下喉使之疑以開陛下神明之聽也臣不任拳拳取進止貼黃臣猶
有未畢之悃敢敷陳之臣去冬嘗準御筆欲以沈炎為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臣豈不將順陛下之意乘
機而出之則物論之定久矣然臣捫心定慮謂乘機則有機心矣一有機心則何以上對蒼穹陰消夷狄
故止告陛下曰炎非尹京才也於是炎尸位蓋端又論半載矣蓋臣平生自勉念念不敢欺天步步不敢
違天若乘機而出之則雖陛下無疑而臣則有愧於心不若盡言而出之雖陛下不能無忤而臣則無愧
於心矣使為陛下下臣子者人人與天為徒而一毫人為不雜於其中則夷狄之禍何至披猖至此奈何為
小人者固不知所謂天而號為君子者亦往往參之以人故徒能欺人欺世而不能欺天也故臣願陛下
純以天為心則天下事大定矣猶虜何足畏哉并乞容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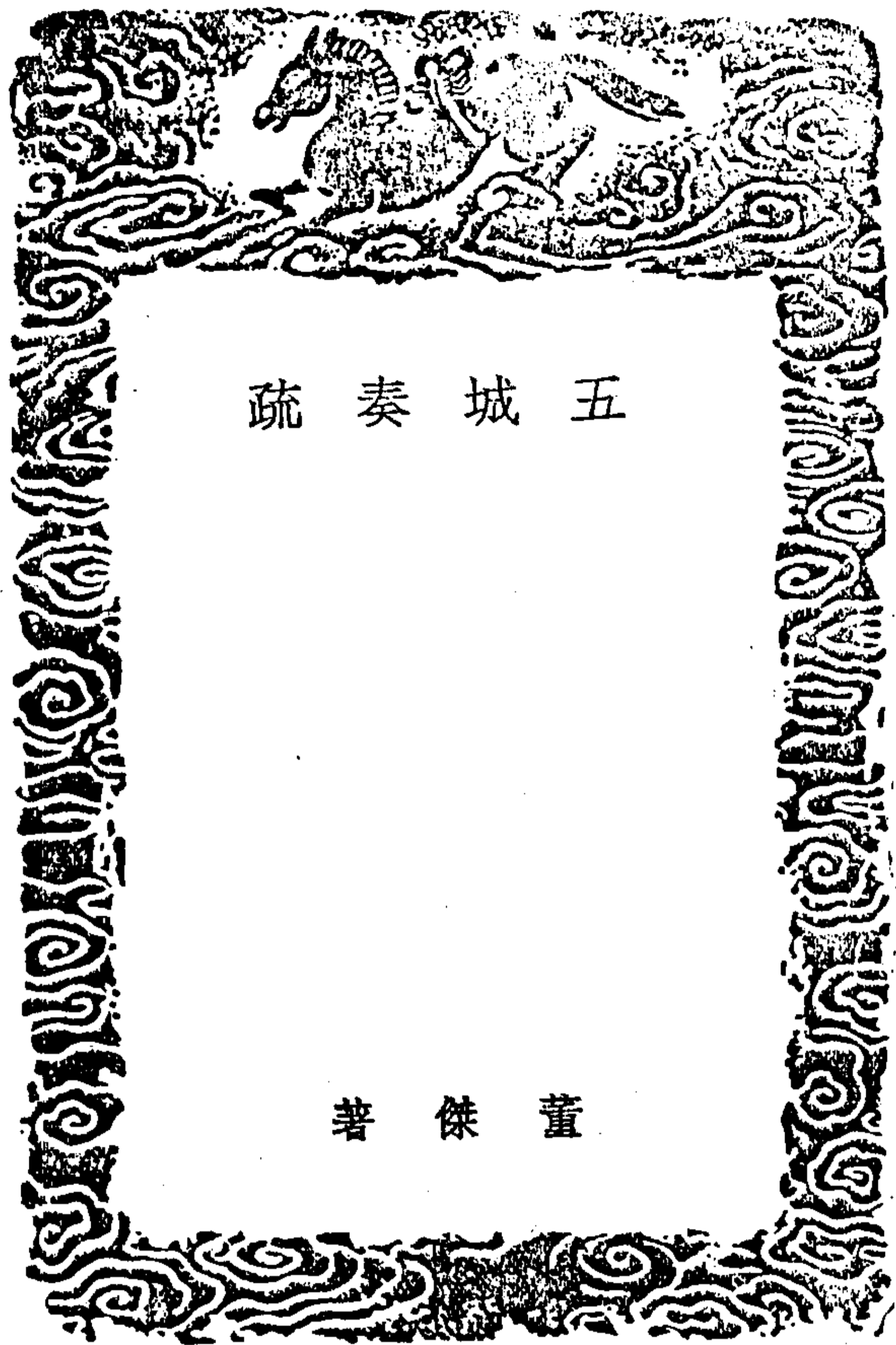
同日具奏四事

一乞御筆丁大全首降授中奉大夫生前致仕一乞御筆董宋臣改提舉紹興府千秋鴻禧院就紹興府
居住臣又照得建康府門司官況極佳若陛下以此界之亦不失仕宦之樂并取聖裁一乞御筆沈炎除

權戶部侍郎徐庚金方應發程元岳楊湖南丁應奎並與祠祿一乞內批高鈔令竊管州軍決脊杖二十配本州牢城仍籍沒家財同日奉御筆云覽卿所奏具悉來意已依所擬施行庶以示朕意卿之此劄既不付出卻不須報行徐庚金等卿已以一單劄以發其姦沈炎等不必見之奏劄沈炎姑少緩除出庶免為草莽輩所攻以辱臺綱也卿宜深悉同日又奉御筆云覽卿所奏極當擬進三條即已施行李介叔充司業二人免兼尤妙是所引去之人卿不可不發其姦前日之判有識之士莫不難服也十五日又奏云臣恭准內批付下徐庚金等與祠事以臣愚見當來若不以姦權戶部從而出之則庚金等與祠為稱今陛下既少遲炎之出則庚金不若與在外合入差遣然大略不過添倅幹官而已伏乞睿照

上謝恩表

臣某言伏以生有同於晝夜定數難逃義莫重於君臣孤忠彌切雖神氣之已索尚心聲之未離親棄遺章遠塵淵聽臣某頓顙首伏念臣迂愚寡偶涼薄多奇方先皇策之嘉定之中蓋叨首選逮陛下錄之寶慶之始猥預勞招被三紀之寵榮為一時之翫風波搖兀不知幾賴於扶持雨露霑濡肯使僅成於拱把迄備股肱之列悉由頂踵之恩而臣命與仇謀福隨德謝表度浮沉於既老乃攘臂以冥行富弼畏忌於重來反師心而妄作積為尤戾合抵誅夷仰聖度之寬洪的人言而斷制長流遠服曲貸餘生緣臣蒲柳之質早衰桑榆之景寢迫憂危既極疾病交侵縱綏綏何救於音旨若曾參將啓於手足自傷末路永別明時伏願皇帝陛下有道之長無為而治歷變履險已垂四十載之憂勤持盈守成宜底億萬年之安樂與天同久如日方升一堂載庶載歌內寧外謐四海來王來享大畏小懷臣飲痛號吳包羞入地百骸將散頌葵之念愈堅一性長存結草之衷敢二臣無任瞻天戀聖務得頓首之至謹奉遺表以聞臣某頓顙首謹言



五城奏疏

董傑著

五城奏疏

明 五城董傑著

勸經筵講學疏

帝王大節莫先於講學。講學莫要於經筵。經筵者。自古聖主賢君進德修業論道經邦之地。而每日一小講。每旬一大講。又我祖宗之良法美制。萬古不及之嘉典也。陛下改元之初。俯自宸衷。即便舉行祖宗此制。且不為虛文。末其日日不廢。士大夫見之。日夕謹於朝。百姓小人聞之。日夕謹於市。每執手相慶曰。吾皇講堯舜文武之學。必為堯舜文武之主矣。吾皇遵聖祖神宗之制。必為聖祖神宗之主矣。愛戴不勝。頌美無涯。然懷至愛之心者。每私竊存至疑之情。惶惶懇懇。尤慮陛下之學。今日如此。永久或不如也。春和秋爽之時如此。祁寒盛暑之時或不如也。朝夕瞻仰。乃見從御經筵以來。已經數月。雖值盛寒。迄今隆暑。並無虛日。初納侍郎楊守陳之言。即許舉行。載納侍講王臣之言。即許常行。於是見陛下權於遵守祖宗之制。決于敬慕帝王之學。奮勇精專。始終如一。將來必為堯舜文武之聖。朝士大夫已明知之矣。乃本月二十四日早朝。微聞人議吏部尚書王恕。以暫止經筵進言。初聞決以為老成前輩人。必不作如是欺妄事。裁抑人言。不肯信服。及午得報。果然。乃痛心切膺。為王恕惜之。且王恕荷陛下伏起林泉休養之。下加之。以師保家宰之職。乃進之。而立於經筵之列。正宜日夜覃思。用圖補報。當先意以啓導陛下之德。

五城奏疏

五城奏疏

當隨事以補助陛下之業。可也。經今半載。不聞議論。乃進此欺罔之言。臣竊痛之。且王恕進身科第。讀聖賢書。豈不知經筵講學之為有益。歷官數十年。豈不知經筵之為祖宗成法。年已七十餘。豈不知日御經筵之為帝王第一美事。羣臣所慮者。恐左右近習。或以此言欺陛下也。恐宮闈愛幸。或以此言欺陛下也。恐小臣希恩干寵者。或以此言欺陛下也。今不出於左右。不出於宮闈。不出於小臣。乃出於王恕。王恕何人者。羣臣望之為第一人。朝廷待之為第一人。敢以此欺陛下也。臣竊痛之。羣臣喜陛下經筵一日不廢。陛下之學之德加一日之進。一月不廢。陛下之學之德加一月之進。士大夫顯晦進退之機。由於此。生民休戚安危之機。係於此。國家祈天永命之機。係於此。羣臣皆喜。而王恕獨欲間斷陛下之學。裁損陛下之德。臣竊痛之。且人之心思。聞人一叩發。則加一光明。聞人一講說。則加一警省。精神有所係屬。則自然強敏。無所係屬。則自然懈怠。經筵正廣心思。益廣精神之所也。故太公告武王。則有敬意之戒。傳說告高宗。則有師古之訓。周公告成王。則有無逸之書。傳說之論學。則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曰念終始。典學厥德。修德修罔覺。是言為學之功。不可怠忽。不可間斷。一怠忽。則學廢矣。周公論享國。則曰中宗不敢荒寧。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文王不遑暇食。享國五十年。自餘就樂者。享國皆短促。是言勤勞者。人君之利。就樂者。人君之害也。彼二人者。三代之名臣賢相。豈不知保護其君而妄言以勞其君哉。且以炎暑為煩。以講論為勞。而進甘言。以致相愛者。此特婦人女子之情耳。恕不以太公。周公。傳說。愛君之心。愛陛下。而徒以婦人女子之愛愛陛下。所以望陛下亦為甚卑矣。大臣保護其君。當以義理。不當以姑息。大抵古今虧損王躬者。有數事。講學不與焉。盛女謁。則損血氣。事遊田。則廢精神。崇貨利。則亂心志。尚土木。禱祠。則惑智慮。選甲兵。刑罰。則傷和平。此數者。虧損王躬之事也。故大臣可保護之責者。平時則有啓迪相勸之道。不使其君犯於此。臨事則有消弭諫諍之道。不使其君陷於此。自此以外。未聞以止其君修學窮理。義為保護者也。且臣觀之。陛下以方富之春秋。方強勇之精神。方厲精之心。片時之間。操講官之誦說。開容鑒之聰明。聞言即悟。有感即通。如漢光武所謂。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宋太宗所謂。開卷有益。不為勞也。况無逸之書。所言人主勤勞者多壽。則雖日御經筵。亦何傷損哉。今陛下正當作聖希聖之初。繼統撫運之始。銳於始。猶恐終之或怠。况可不強其始。定其本。猶恐末之或搖。况可不堅其本。為大臣者。正當為陛下慮及於此。不此之慮。而為欺罔之言。臣竊痛之。設使陛下已有此意。大臣從而毗附之。毗附。乃圖保富貴者所為。猶之可也。設使陛下將有此意。大臣從而逢迎之。逢迎。乃觀觀富貴者所為。猶之可也。今陛下立志方定。所向方專。講論方銳。本無懈怠之心。而大臣進懈怠之說。不以古之堯兢兢舜業業之心。望陛下。而以漢唐末世庸暗之主。望陛下。謂非欺罔而何。且王恕不欲守太祖太宗之舊章。效太祖太宗之憂勤。乃獨欲陛下循天順。成化年間事。例以圖安逸。臣聞天順成化初年。亦何曾廢經筵講學之功。則王恕之欺罔。益不可掩也。王恕又欲不須御經筵。但令講官進講。章於燕居之中。免致列班官。費酒餼。是誠何言哉。所貴於經筵者。正以人主面與士大夫相接。心與古聖賢相對。有聚精會神之美。有意諭色授之益。氣質不期變而自變。德性不期成而自成。故祖宗

五城奏疏

二

經筵之制。不惟禮儀之繁。不吝酒筵之費。良以此也。王恕職典銜。不能為陛下進一儒臣。而反勸陛下疎儒臣。不能為陛下修學業。而反為陛下惜酒費。何其言之陋也。且儒臣輩。盡忠言。盡論。竟日之間。僅得與聖顏一親。假片時之殷勤。效分寸之補益。王恕又勸陛下止之。又何其心之異也。臣固知陛下自有離照之明。不為邪言所惑。自有乾剛之斷。不為邪言所奪。然臣愚昧。猶恐陛下謂怨乃者。舊大臣。其心必不欺。其言必可信。萬一從之。則失天下之望。失朝士大夫之望。不少也。故不勝懇懇。略布衷悃。上瀆天聽。罪當萬死。伏望陛下取王恕所上之言。擲之於庭。詰其欺罔之罪。益修經筵之禮。併命講官。擇書之說。命無逸之篇。三讀於前。使凡在朝大小之臣。聚而聽之。知陛下講學。堅定之志。屬精不易之心。至明不可欺。至剛不可撼。從此而後。或有欲為講張之說。以欺陛下者。不敢妄進。則陛下得以專精聖賢之學。篤遵祖宗之制。不獨經筵一事為然。於凡即位以來。所行庶政之合人心。契天命。法祖宗者。皆得以保終如始。行之於億萬年無疆矣。如蒙俯賜容覽。羣臣幸甚。天下幸甚。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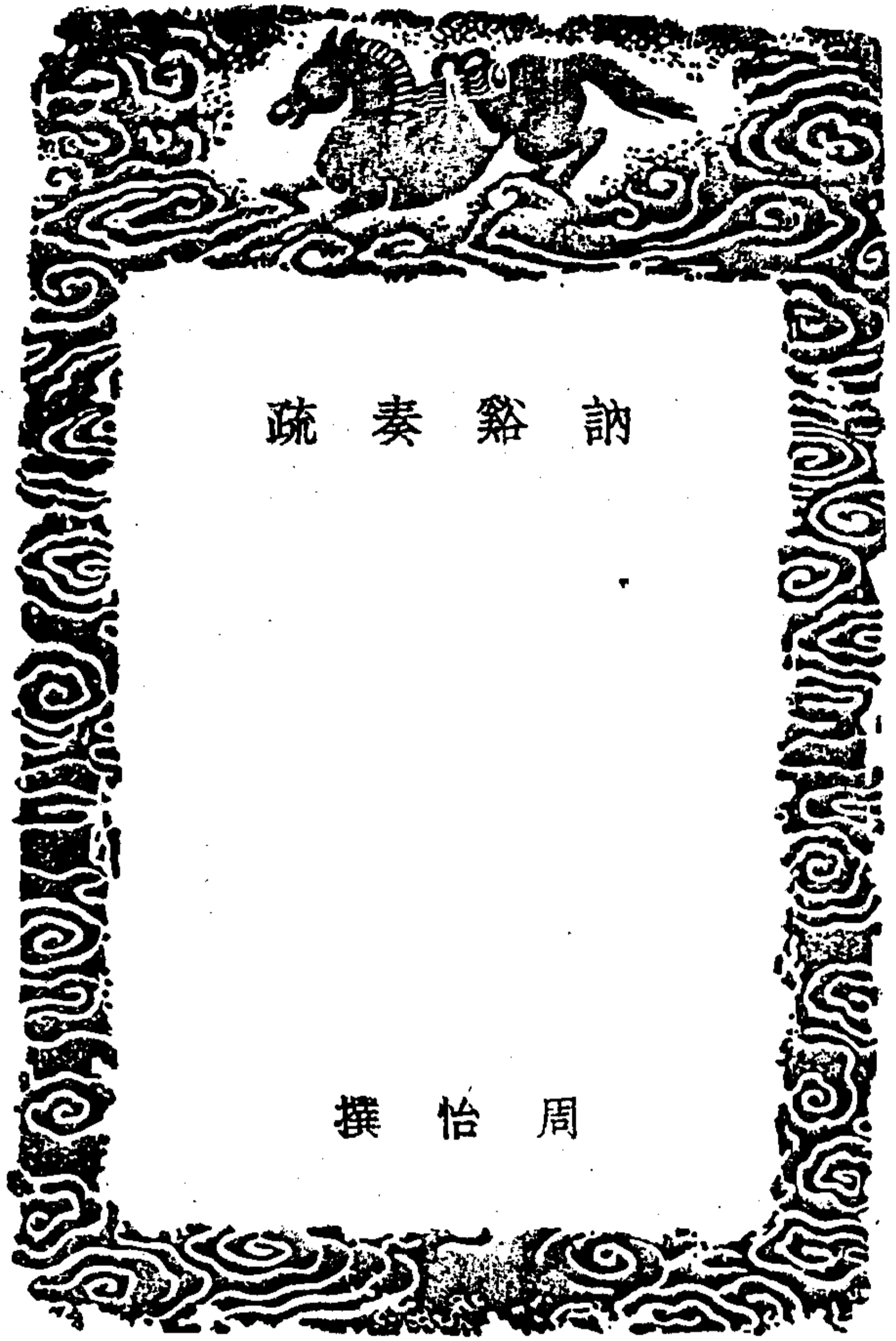
重名器慎予奪以從公議疏

奏為重名器慎予奪以從公議事。臣伏聞近日聖旨。准御馬監太監李良等。題將都指揮同知王欽。都指揮僉事梁宏。陸署都督僉事。提督勇士操練者。臣竊謂王欽。梁宏。冒進之小人也。提督禁兵。朝廷之大事也。以朝廷之大事。付之冒進之小人。詔命一言。衆情惶駭。且王欽等。不出於兵部之選。而出於僥倖之途。即得時傳奉雜進之流也。陛下前日罷傳奉之官。今日復輕與人以爵。衆情亦不知所倚仗矣。職聞科道官交章論列。莫不頓耳洗目。以為陛下必欣然嘉就。慨然聽從。明彰科道之言。追疑王欽等。都督之命。協羣情之望矣。二十一日早。聞百官立班。奉聽聖旨。每說的是。王欽等職領禁兵。難同其餘。成命已定了。罷在班羣臣。悉皆且喜且懼。且喜者。喜陛下兼聽廣納。不咎人言。誠有帝王納諫之明也。且懼者。懼陛下獨斷太甚。不獨羣議。猶未得用諫之道也。帝王之道。是人之言。則當行其言。是人之諫。則當行其諫。今陛下是科道之言。而不改王欽等。都督之官。臣揣知陛下之意。必以為天子之命既出。即為定制。決無纖還之理。繼則損天子之威矣。若果如此。殆非今日羣臣所以望陛下也。羣臣望陛下為堯舜之君。為禹湯之主。舜稱堯曰。稽於衆。舍己從人。史臣稱湯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堯聖矣。而猶稽衆從人。堯所以益聖。而為帝。湯聖矣。而猶從諫改過。湯所以益聖。而為王。夫衆言未必皆當。言出於衆。則可以信其必當。帝王未必無過。過而能改。斯得以前。今六科若千人。十三道若千人。食祿思忠。守職思義。其同心協謀。以進此諫。豈不竭之求其當。以協天下後世之心。豈不議之擬之求其當。以稱陛下命將之意。必非要君之談。必非誣國之言也。陛下徒是之而不行之。聽之而不用之。乃委之曰。成命已定。其何以來天下之諫。兼天下之善哉。陛下於今。嗣統撫運之初。正始端本之日。正須徧察羣情。延訪治道。於過之小者。從而改之。使不至於大過之微者。從而更之。使不至於顯。然後事得其常。政協於中。况嘉納善言。人主之盛德。勇於改過者。帝王之美事。故唐虞設納言之官。周設內史之官。唐宋設門下之官。我朝廷有通政司之官。其職皆得以封駁詔令。詳審帝命。事當繳還詞頭。臣下不以為僭。事當封還內降。天子不以為嫌。又加

之以給舍發垣之諫証。所以當時詔命之行。皆得其當。合人心。協公論。天下有雍熙太平之治。人若無偏。狗獨斷之失。陛下今日不改王欽等之命。則曰成命已定。他日或有事。則又曰成命已定。則是果於自用。決於獨斷。不復惜天下之公議。不復如古帝王納封駁之忠。不復遵祖宗詳審帝命之制。則凡臣子之有忠言諫論。何由得伸於陛下哉。天命當畏。祖宗當守。臣言當恤。此亦甚不可以不慎。故臣等奉願陛下必如堯之舍己從人。即今日之堯也。必如湯之改過不吝。即今日之湯也。且爵祿者。國家之名器。予者。天子之大權。施之武職。所以勸功。施之文職。所以勸德。周王所謂八柄。取羣臣是也。故欲尊朝廷。不可不重名器。不可不慎予奪。名器重。予奪當。則天子恩一施而人感。威一施而人威。名器濫。予奪錯。則加恩而人。不見其為榮。加威而人。不見其為辱。國之禮義廉恥之風。所以興。所以喪。貪冒奔競之風。所以起。所以滅。仕路所以清。所以污。君子小人之道。所以消。所以長。悉係於此。此誠有國有天下者之大權。柄。陛下所以為帝王。法祖宗。保國家。根本之具也。豈可不加重哉。豈可不加慎哉。都督之官。列高爵。食厚祿。非開國之勳。不當授。非捍邊之功。不當陞。此帝王之法。祖宗之舊章也。今舉此尊大之爵。授之無功之人。則將來有功者。又將何以待之。此固不可矣。且宮禁親密之地。迴廊廡腋之間。緩急安危之所。係心腹手足之所托。非忠良謹飭之士。加之英武統御之才。不可委任。今乃付之此輩。又為甚不可也。臣竊敢謂陛下此舉。甚非所以示天下重名器。慎予奪。保家園。法祖宗也。且非分之恩。猥及羣小。古今所忌。雖所以愛之。實非所以全之也。愛之而不知求所以保全之。亦失愛之之道矣。伏願陛下曲徧羣議。務追疑其命。使朝廷得賞之典。得其正。上可以保守祖宗之法。下可以不拂天下之心。然後為當。且陛下即位之初。不待人言。悉罷舊日傳奉冒進之官。當此時。聖心明察。必以為傳奉冒進之徒。為國之蠹。為民之害。為仕路之妨也。中外士大夫。自信陛下此政。必保終始。持久如初。為天下生民之福。為宗廟社稷之福。今纔數月。乃復此命。則舊時傳奉之事。又將潛滋暗起。陛下何不割私愛於左右近習。保全大信於天下也。就使王欽等果有雄武之才。足稱使令。果有智略之具。足典兵旅。陛下亦須勅兵部驗其功。次之等第。論其才力之可。然後加陞以職。則彼得之也。必自以為不輕。其保之也。必自加重。其思所以報陛下也。必堅。惟恐為。豈可但因李良等之請。即便授此重爵。加此重位哉。此事之在王欽。梁宏。得失若輕。揆之國家政體。所關甚大。願陛下察之。切勿徇一時之喜。好。而累千萬年之聖德也。臣知陛下自有防微杜漸之明。自有懲奸遠邪之斷。固不待於臣言之瑣瑣。然所以不屏更改於此者。臣知陛下獨情成命之已下耳。臣則以為不然。天子之命。如雷之厲。如風之行。義當予則予。義當收則收。予收一歸於義。則天下皆知前日所以予之者。陛下一時之私恩。今日之所以奪之者。陛下從天下之公議也。斷於絕私恩。勇於從公議。豈不光明磊落。公平正大。益加重於聖德。益增輝於帝業哉。陛下更何所顧恤。而不肯追疑其事也。且近日以來。災異不時而見。邊報不時而至。羣情洶洶。正欲陛下聖慮警省。修國政。回天變。息邊禍。而為宗廟生民之福。然國家大事。莫有大於爵賞予奪。苟爵賞予奪不協羣議。則上不堪天心。人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在。即天命之所在也。惟陛下裁之。惟陛下裁之。緣此係治道關係第一大事。故敢昧死妄言。上瀆天聽。臣不勝戰慄

恐懼之至。

公登成化丁未進士。方謁選。會尙書王三原。恕以盛暑。請緩講筵。公與御史湯鼎交章爭之。而公言尤激。時少傅劉吉。卿輩最深。因吉人獄起。遂昭御史魏璋。刻鼎爲主謀。并陷公爲鼎黨。悉下詔獄。欲置之死。而賴王恕之言。以免。恕之不啻私怨。固誠得古大臣之體矣。然要不得謂公之爭經筵爲過舉也。後公巡撫江西。爲寧王宸濠所仇。而時諱之以勞勩成疾。聞今江右志言之頗詳。司史孫燧傳亦云。濠毒王哲。諭年死。董傑代之。僅八月亦斃。於是官其地者。皆備備以得去爲幸。則公之仇於濠甚明。公不避權貴。所至軍民愛戴。終始如一。而爲國隕身。亦可無負於王三原之救矣。嘉慶四年十一月。後學趙紹祖識。



訥谿奏疏

周怡撰

四庫全書提要

訥谿奏疏一卷。明周怡撰。怡字順之。號都峯。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怡初居吏垣。以言事忤嚴嵩廷杖。下錦衣獄。三年。世宗感其仙之言。得與楊爵、劉魁同出獄。未幾以熊浹劾其仙誣妄。激世宗怒。復逮入獄。又二年。始得釋。隆慶初。召為太常寺少卿。又上疏忤中官。外調山東按察司僉事。稍遷司業。仍為太常寺少卿。以卒。平生觸犯權倖。至再至三。因路顛運。僅存一息。而其志百折不改。勁直忠亮。卓然為一代完人。是集為其弟恪所編。凡吏科奏疏十一篇。太常奏疏二篇。雖卷帙無多。而生氣凜然。猶足以見其梗概也。卷末乞休一疏。註曰。李石麓相公不允上。李石麓者。大學士李春芳號也。蓋怡放廢以後。不欲再出。而春芳以穆宗新政。欲獎用直臣。故格之不能上達。然怡訖不得大用。殆亦如郭公之善善歟。

訥谿奏疏

史科給事中周怡謹題。為督撫大臣。罔上不忠。乞賜譴責。以振風紀事。明周怡撰。竊惟撫按之臣。受天子明命。分理一方。生民休戚。賴以蘇息。苟仰思朝廷付託之重。一方瞻仰之大。則所以惕心飭躬。慎官畏法。真如負重而涉淵冰。寧肯專恣自大。廢法徇情。自戾官方耶。今天下為朝廷牧豕子。專則守令。次則藩臬。為撫按者。留意賢否。欽慎自嚴。則下觀而敬畏生。賢者勸而貞志彌篤。不肖者憚而非念潛消。其利濟一方甚大。況甄別嚴明。孰敢越志。近觀某舉劾方面守令二疏。臣等竊不自安者數日。某以其官則兵部尚書。其權則右都御史。其責則提督巡撫。其地則兩廣。實朝廷之選方邊徼。朝廷所以隆其秩位。重其權任。非以侈大某之身。蓋以遠方之民。蒙朝廷之德化。視畿甸近藩為杏遠。故命之重。臣欲其敷宣皇化。覃洽海濱。如畿甸近藩。甚盛意也。為某者。肯一念及此。其所舉劾。必不苟且輕易。今於兩廣布按二司。止舉以市恩。獨以一都指揮僉事某。劾以藉口。兩廣猛獍寇竊。東剿西掠。日有警傳。文德武備。不宜偏有輕重。今惟舉文劾武。重俎豆而輕介冑。非所以為勸。豈惟南越之將士憤快。今西地多事之日。嬰鋒蹈刃。則責之以死命。而舉賢旌能。獨不錄其微長。搜瑕索疵。獨於此輩深刻。臣恐武夫聞之解體。難望其臨敵有血戰死綏之志。兩廣所轄郡邑寔繁。見任守令廢怠官守者。寧無數人。本官於廣東則

勅雷州府知府葉某某於廣西則勅柳州府知府戴某及查本官及巡按同日報缺官本內柳州府知府戴某已於四月初五日准告致仕本官勅疏發於四月二十日據傳聞之言戴某於四月初五日已前已經離任回籍去訖又查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本官報缺官本內雷州府知府葉某某已於本年十月二日丁憂去訖二臣之衰老廢敗亦有年矣一則以去任離年而始劾之一則以去任離月而猶劾之無乃以見任者情勢難言假以去任者廢職塞責苟且欺罔莫此為大舉刺本以激揚今反以長惡遂致何可望其廉貪而貞淫耶觀所劾則知所舉多徇情不可以盡信觀舉劾一事則知經略他務多虛應不可以為賴叨竊大位大權而苟且欺罔如此臣竊為朝廷不平焉臣據事論事知其無以人事君之忠其諸風聞之言不敢一槩妄增聖聽伏惟陛下下軫念民瘼不遺遐方勅下吏部都察院參論其素行議擬去留上請宸斷或嚴示戒罰以責晚効仍令該部通行各處撫按以後舉劾不許徇情市恩苟且欺罔有負任使庶官箴有嚴法守不墮而風紀振揚非小補也臣待罪言責義不敢默惟聖明宏納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為竭瀝血忱懇祈天鑒非常變異詔求直言通行中外痛加修省以答天心罔極仁愛事

臣愚竊謂穹然上覆者天也。隕然下載者地也。巍然首出繼天地而立極者帝也。天地奠位者常也。如日月星辰風雷雲霧海嶽泉石人物之類一失其常則皆謂之變也。人君之位曰天位。祿曰天祿。事曰天工。語曰天語。禮曰天秩。典曰天敘。命德曰天命。討罪曰天討。以昭人君即天也。不言地者統天之尊也。天地之常。人君之常也。天地之變。人君即引以自咎。通行警戒大小臣工各勵修省。期以復于常也。近照欽天監奏稱嘉靖二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日食不及三分。且日未出時候。即同不食。免行救護。奉聖旨是欽此。欽遵。臣愚竊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食。天變之大者也。雖曰少食。即同不食。臣則以為與其少虧。不如無虧。救護可免。修省不可無也。正月之朔。乃歲之首也。月之首也。日之首也。其食在日未出時。則又時之首也。是可不謂之大變耶。臣愚竊窺天象。有符聖功。聖人慎獨之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蓋在幽暗隱微之中。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戰兢惕厲。夙夜憂勤。此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也。故曰君子之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日之未出者。食而旋復。即不見是圖。不遠之復之象也。伏觀皇上臨御以來。敬天勤民。所夕無間。聖德格天。切憂勤之心。致中和之極。宜天地位而萬物育。無所變異。然古人以天變不作為天意忘棄。以天變之見為天心仁愛。是則天變實所以資聖功也。且承君之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臣之職也。臣職不修。則化理自虧。天象之變。必不虛生。近照禮部類奏災異。奉聖旨是上天仁愛。災異疊見。以示警告。事關股肱。知道了。便通行各該衙門官員。痛加修省。盡心職業。共圖治理。以回天意。欽此。欽遵。臣有以仰見聖心懇切。不自滿足。誠堯舜其猶病諸。文王望道未見之心也。視彼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者。大不侔矣。夫既通行修省。臣似不必贅也。而復喋喋者。竊以憂勤惕厲而無間者。聖心也。安常襲故者。臣下之積病也。類奏災異。乃禮部每年歲終之常例也。其不以常行文移了

未完故事之心視之者鮮矣。更望皇上俯念元旦日食非常之異。特發明詔求直言。通行中外。各該衙門官員。痛加修省。共圖維新之治。夫直言者。盛世事也。故曰主聖則臣直。禹之告舜。則曰無若丹朱。桀之慢遊。是好做虐。是作。罔查夜宿。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姬且之告成王。則曰無若殷王之迷亂。嗣于酒德。夫聖莫過於大舜。其不為丹朱。曾謂禹猶不知耶。成王嗣周之初。其不宜指以亡國之主。曾謂姬且有不知耶。而二臣直言如是。此見成周君臣和氣。洽於上下。略無猜疑。所以更相勸戒。用成逆衡之治。所謂泰和元氣。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誠為知言。後世忠臣。務為諷諫。諫諍非不美。第言辭微婉。未免蔽晦。本意。莫若直言。直指。尤為光明。何事為今日大難。而最當先務者。何事為今日大費。而最當先罷者。何人為大賢。而為今日當先舉者。何人為大蠹。而為今日當先退者。何事為今日最所忌諱。而難言者。何事為今日最為緊要。而難行者。何刑為枉。而當正者。何賞為濫。而當節者。凡有關於時政。務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明白直陳。毋晦正意。萬一所陳有可裨補聖德者。不妨已精而益求其精。已盛而益求其盛。將見行之天下。而臣民稱聖。傳之後世。而史冊生輝。各該衙門官員。將奉德意。將見賢者益自砥礪。而勇於為善。中才益自振作。而求入於善。不賢者亦知所畏懼。而改行以從善矣。陛下和德於上。自宰相以至百執事。和政於下。百姓泰和於天下。天地呈祥。神人胥慶。實我明萬世無疆之福。皇上萬萬歲無疆之壽。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微臣一念忠赤。冒昧進言。伏冀天鑒。雖萬死亦無辭也。謹題。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為懇乞聖斷俯從人心亟能不職大臣以重禦侮根本事

臣竊惟連歲敵人大肆寇逼。更番迭入。殘困山西。震驚畿甸。人皆知籌邊失策。由撫總之臣不職。以致鄰敵輕忽。突來突去。肆無忌憚。不知邊臣不職。實由根本之地。大臣不職之所致。不於根本之圖。而惟枝葉是務。未見其善也。夫禦戎之要。莫急於兵馬錢糧。根本之地。莫重於戶兵二部。兵食不足。雖有良巡撫。名總兵。亦無所用。其智勇兵。不得其人。而欲足食足兵。亦必不可得也。臣觀戶部尚書李如圭之理錢糧。是果有經國之謀者乎。今當邊圍多事。主客官兵所急需者。惟在糧草。一有不繼。則難以號令。而策勵之。各鎮撫臣每有題請。荷蒙皇上俞允。下之戶部議處。如圭昏然醉夢。漫不經心。該部司官各以職掌呈議。方且倖目視之。叱言邊鎮之事。自有邊鎮之臣當處。何預戶部動為題覆。夫尋常無事之時。尙當悉心竭力。變通調度。以求生財裕國之道。今乃於要急之日。蔑視國事。罔修職業。聞其無為。誤事不忠。如此將焉用之。今山西地方屢遭兵革。上廩聖心軫念生靈。去歲蠲免稅糧二年。今又蠲免二年。又發內帑之銀。專命大臣賑濟。其憂深慮切。真痛癢乃身之心也。如圭曾亦思所以仰承德意。下恤邊方。上不病國。下不病民。而有變通調度之方否耶。臣又訪得河南周府。往歲奏增米價銀。比時戶部尙書李如圭貪受賄賂。不思大計。不行勘查。徑自覆題。每石加銀壹錢。該加銀貳萬肆千餘兩。原價每石折色叁錢伍分。遵行已久。尙且歲有積欠。無能追納。河南巡撫都御史魏某某。因地方時勢之難。又經題奏。戶部宜開上下。經久之計。大為處置。如圭竟不為之一慮。臣見舊通愈加積欠。新增徒有虛數而已。臣聞周府知撫臣有奏。令

人賚銀壹萬餘兩。路送李如圭等。乃為覆題。仍准加銀壹錢。周府分派祿米每石扣支銀伍分。該銀壹萬貳千餘兩。以補前費。遂致宗室闕然不平。許呈巡撫等衙門。至今追銀開罪未結。夫王府係天潢一派。帝室懿親。其應得祿米。自有定數。應增應減。自有法例。其屈伸盈縮。與時消息。是亦該部之責也。如其當增則亦當查前此何為而不增。及今時可增與否。明白議處。請自上裁。豈可貪受賄賂以私賣耶。如不當增則枉法受賂。尤大不可。於王至親尚敢奸貪不法。而況於其他耶。夫以大臣而志在貪利。則於國事宜其昏然而莫之理也。河南見拘其獄。明證指驗。人人得而知之。況河南連歲災傷。河南邊防之費。固不可支。今又歲增銀貳萬肆千餘兩。巡撫知其難而處之。戶部獨忍不為之一處耶。況今日大功之建。邊防之費。日新月盛。朝廷之帑藏已虛。百姓之膏脂亦竭。雖各宗室賢王。亦知上體國憂。皆有孝敬之心。各獻金銀以助朝廷之萬一。寧得於祿米定價。更欲求加以重困朝廷耶。如圭職掌司農。固思國計。徒負難越之憂。四維不知。無異土木之偶。一籌莫展。乃反徇私貪賂。賣朝廷之恩。壞國家之政。王府不啻實惠。百姓日見流亡。尚何望其生財足用。以給邊防之需耶。如圭不能。欲求錢糧之有調度充足。決不可得也。其兵部尙書張瓚之司兵馬。是果有折衝之才者乎。屢經言官論劾。不知求退。每荷皇上姑留。罔知報効。凡一都督。總兵。副參。遊備之陞補。無非平時賄賂之私人。其賄賂者。豈皆盡取諸私囊。無非借貸於巨室。一得陞補。即遂刻剝。軍士以償債肥家。如此用人。安望其有奮不顧生。舍命敵愾者乎。瓚今雖痛念邊毒。重惟主憂。不受一賂。而用智勇之將。其為用者。亦確信平日之心術。而深疑今日之舉用。以為危急之日。雖擢用不計。而饋賂之乏。終任用不堅。後之繼今者。亦猶今之繼昔也。今日何賴於瓚而尚可用之耶。以為福將耶。則今日折衝非才明矣。以為能贖則無能代者。自古無借才之憂。堂堂天下。豈以無人為患耶。往者陝西奏徵侍之功。本兵先蒙殊賞。糜子錦衣。該司郎中王某。即陞應天府丞。今日山西屢至失事。巡撫總兵賈之重罪。則本兵亦當先受顯戮。其仍有當連及者。亦宜詳議可否。豈有成則先論其賞。敗獨不可分受其罰。即近日山西被兵搶掠二十七州縣。孳畜一空。子女盡去。殺傷之慘。尤不忍聞。兵部近議用夜不收三十名。在京常川往來。瓜探消息。緩急以為之備。巡撫山西都御史劉某。乃厚賞之。該部復厚勞之。令其勿言山西之慘。止言敵人已困。殺馬而食。職方司郎中楊某。公然揚言士夫慶敵之困。以懈衆心。以罔朝廷。瓚等職掌本兵。九法罔建。乃互為欺蔽。上負聖眷而不顧。甘心貪味。下犯人言而不恤。尚何望其折衝萬里耶。張瓚不罷。欲求智勇忠義之將。決不可得也。是二人者。不宜一日居乎其位者也。其提督十二團營兵部尙書劉天和。年垂衰暮。日薄桑榆。步履艱難。足欲前而壓卻。氣血衰憊。志欲銳而莫遂。昨觀各城門揚兵之議。有同兒戲。此可觀謀矣。團營之兵。挑選精銳。內以為王室干城之重衛。外以備四方不虞之救援。必須精敏奮厲之臣。以提督之。則可以作六軍之生氣。以備萬里之長城。今天和果方叔元老而克壯其猷者乎。竊謂其自知必不能也。重兵要務之地。非養老圖安之所。若用此衰憊以當重任。必誤國家之大事。但天和壯歲自立。素負重望。今及衰年。精神策勵。自不能前。合口容令致仕。以全晚節。別簡才智勵精之臣。以充其位。則於國體軍務。兩得之矣。朝廷命廷臣集議。更置撫臣。博求將材。又命動臣

傳諭戶兵。其所以籌邊經國。必期兵食之足。將帥之良。計出萬全。戰可百克。大宣威於沙漠。以解邊民倒懸之望。快中外雲霓之心。以致聖心焦勞。慮傷心血。主憂臣辱。分讓不容己者。一時大小臣工。罔不思忘生狗國。奮勇敵愾。以紓皇上西顧之憂。而重要之地。尚使匪人充之。則無以新天下之耳目。鼓中外之勇志。是亦尋常虛應故事而已。未見其實修內攘外。為匡國安邊之圖也。伏望皇上。軫念邊陲。重圖根本。施大威斷。慎簡重臣。或令自陳。或令致仕。早賜罷黜。速易賢才。以圖億萬年長久之計。以振今日中興之治。實宗社無疆之福。邊方再造之願也。臣待罪言職。深隱時艱。但知一得為國之忠。不顧衆怒殺身之禍。惟聖明留神裁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冒昧進言。無任殫越之至。嘉靖二十二年二月初二日題。

吏科給事中周怡謹題。為糾正撫臣濫舉失體事。

竊惟治理之要。莫先於用人。勸懲之機。莫要於揚激。伏觀勸諭。巡按御史。必曰勸懲得體。人自敬服。欽此。朝廷之予奪。部院之考察。皆據撫按舉劾之疏。舉劾之典。誠鼓舞人才。轉移治亂。關係匪輕。不可不慎也。是故舉劾當。則剛正廉明者定。而貪暴卑諂者遠。舉劾濫。則剛正廉明者恥。而貪暴卑諂者肆矣。部院據監司之舉劾。考庶官之賢否。而監司之賢否。亦於此焉辨。史曰。達視其所舉是已。何也。水流濕。火就燥。各以類從也。近聞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陸杰。論官屬賢否。境內人才各疏。其所論薦。果協公論與否。臣不能悉知。但平居論人。咸謂才難。今觀本官所舉。未免濫濫太甚。即今日之方面。既有舉而無劾。則來年之考察。宜有陟而無黜也。照應縣丞。非謂無賢。竊謂天地似廣。未必若是多賢爾。其一疏薦大治縣主簿郭某某。則曰縣知有丞。而不開有令。其一疏薦大治縣知縣張朝錫。則曰端謹自持。而民隱恤。剛柔相濟。而邑政修。夫既不聞有令。張朝錫又何為而薦耶。兩疏並舉。自為矛盾。其境內二人。而廖道南與焉。夫道南。何如人也。人品鄙劣。心行汙穢。貪淫邪媚。里閭所賤。精神所不齒者。即有華藻靡詞。不過雕蟲小技。非有本之學。理到之言。居可訓俗。出可華國者也。已燼之灰。夢想再然。既腐之木。妄覩復發。在道南蓋晝夜未忘。寢食在念也。苦恨無階可進。漫自獻頌。希圖使其在位。猶當力詆屏斥。以清仕班。今既考察不謹。奉有明旨。閑住。是舉朝公論。衆以為不可而退者。非若偶遭讒譏。或一二人之論劾者。可同日語也。杰或不知而舉之。不明也。知而舉之。不忠也。不明不忠。將焉用之。杰之大槩。昭然于所舉見之矣。臣又見近日各處巡撫舉薦太濫。大抵資秩已崇。類皆援結自固。甚者因而為利。又其下也。況嘉靖二十三年正月。該考察天下。來朝官員賢否。雖曰黜幽陟明。而黜尤最重。若不嚴行申明。未免承訛襲舛。虛應故事。賢不肯無所勸懲。而治理荒矣。伏乞陛下。下軫念生靈。剛惟治理。降勅切責陸杰。引用匪人。大虧忠藎。薄示懲罰。仍勅吏部。查照該部近題。准事理。申諭各處撫按。悉心博訪。務要甄別賢否。無惑人言。無持兩可。無徇鄉故。無偏愛憎。無悅諂佞。而醜正直。無庇權要。而疏孤寒。除撫按接任未及三月者。不必舉劾外。其餘無分遠近。俱限二十二年十一月。以裏。各具所屬賢否實跡奏聞。其例不舉劾者。明開揭帖。定註的確考語。另送部院查考。來年考察。衆以為可黜者。查撫按之疏。卻在舉列。則撫按連坐。為妄舉者戒。庶舉劾精嚴。勸懲得體。賢者日興。不賢者日遠。而治化彰矣。其境內人才。務要察其才德。果係天下之望。去位非有不滿之

罪方許論薦其鄉評素短善狀不聞不許徇私妄舉以爲他日起用之地其有違例舉者罪深作備惡同
 圮族聽部院考察科道論劾則公是定而士風端其於治化豈曰小補之哉臣待罪該科義不容默惟聖
 明宏納庶官幸甚天下幸甚臣冒昧狂瀆無任戰慄隕越之至緣係糾正撫臣濫舉失體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旨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姦檢輔臣欺罔專恣懇乞聖明早辨嚴絕以防微杜漸事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伏蒙陛下勅令禮部尙書嚴嵩入閣辦事維時臣等即論重位不宜任以匪
 人既而言論紛集未蒙採納而於嵩也任之益篤遇之益隆夫豈真以嵩爲賢而任之勿貳耶抑豈以臣
 等之言其爲未是而不用耶蓋以嵩之奔走於陛下左右亦有年矣其心術之奸回行檢之污穢人品之
 鄙劣識見之淺陋亦已照之悉矣第以目前奔走承順頗可驅役一時未有當意者姑令承乏亦因以試
 之庶幾感深圖報因言知恥飭躬勵行改惡自新嵩未必無人心者嵩因人言自陳之疏云臣之負冤其
 若沈於苦海又云八泥往事爲嵩計者宜蚤夜以思上感聖明簡任殊遇於衆怒羣猜之日下聽人言顯
 詆微譏以崇凶極醜之名痛省往愆翻圖新美庶幾上可以仰答聖明之萬一下可以少息人言之責望
 不宜積迷不悟就下不返長負國恩反背公是卒自同於虛杞裴廷齡同流近於嘉靖二十二年二月內
 又蒙陛下賜嵩以忠勤敏達銀記殊錫異數日新歲盛嵩自揣分際奇逢即殺身以報猶爲恆情古云
 士爲知己者死況一身復荷聖明之陶鑄耶陛下錫以忠勤敏達四字豈謂嵩果能稱此耶夫亦金錢愧
 心之意將使嵩思果忠矣勤矣敏與達矣抑未能如聖諭之責望耶反觀內省夙興夜寐勉求四字上以
 增聖明用人之光下以稱輔臣弼君之任聖意淵深或在于此嵩自覆變臥病未出之後幸可以專柄攬
 權之時凡近日陛下於在廷諸臣小德大戒無非激勵羣策共圖治理中外警惕罔不戒省此即日月之
 明雷霆之威人所共見其聞者也爲輔臣者即有稟擬論旨之役亦不過整理化育而從違可否出自朝
 廷孰敢竊以爲威福耶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者而而家凶
 子而室典刑具在孰敢不欽嵩乃揚揚自竊爲威福遂使待罪承恩者車馬駢集于私門少不順附者即
 有播弄近如王堯封其爲人不齒于士論鄉評人人知之嵩等不知何故乃欲援引欲妄稱陛下之意欲
 用之親約吏部尙書許讚到東閣傳示聖意比該部猶以未見的實且未推舉及奉明旨再推兩員來看
 欽此然後以王堯封推上果蒙欽點一時大小諸臣驚愕無措以爲聖體方切姑各忍而未言果能不負
 則亦已矣如其誤事言之未晚也茲南京科道等官張汝棟等各具疏論劾即奉明旨王堯封著照前旨
 不許推用這員缺另推兩員來看欽此給音煥赫宸諭煌煌中外諸臣豁然痛快至明至斷乃聖乃神堯
 舜其猶病諸不意聖明之世嵩等乃敢欺罔一至於此耶即陛下有欲用王堯封之意嵩等猶當力論其
 未可堅執以爲不敢奉詔不宜依阿曲從致皇上有後悔也矧非出聖意則嵩等欺罔之罪律例昭然嵩
 又嘗對人言即今覆變病久不出嘗以是面奏陛下房杜謀斷相資臣以一身兼之爲難陛下稱以古昔
 周公亦只一人此言有無不可知誠如聖諭則嵩當毛竦汗流愧悚不暇佩服聖訓永言師法可也尙可

揚揚誇詡于人以自侈大耶周公之相成王其事具在方策嵩盡取以爲則輔相之職莫大於進賢退不
 肯勸善懲惡爲朝廷樹風教貽典則也今多事之時正以求賢擇才爲急海內英豪不爲乏人見任去任
 寧無數人可用者嵩可諉于不知耶則宜時聞于上出格推用爲時解紓未聞其推一賢舉一能是蔽
 賢也不知則宜汲汲求之不宜泄泄沓沓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內庭外衙而已也如樊繼祖附勢媚竈蠅
 營狗趨惡跡穢狀真有罄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書者姑舉其兩端言之如築城與前任嘉州兵備副使王
 鳳靈上下通同燒磚冒破得銀巨萬不數月而冒破無存喪師債軍仍以爲利此誠盛世之賊臣不容于
 死臣尙追恨夏言相爲依附未究罪狀若使老死牖下猶爲大刑之逸近以傳奉起爲工部尙書兼都察
 院都督探湖廣大木督木雖今日至急之務在廷在外未爲無人何必于罪人樊繼祖耶嵩宜極力爲陛
 下陳之何未聞其出一言耶大臣致後贈官贈諡朝廷勸善懲惡大典也見賢賢賤不肖雖身後不少假
 也凡大臣歷任雖久曾經論劾不許濫請已故兵部尙書張瓚在任無一善狀劾疏無算數十上負國恩
 下遺邊患明刑俸運於生前顯耀宜行于後願乃恩典備隆贈諡兼極近該禮部又題已故致仕原任
 南京兵部侍郎呂柟云云未究厥施方切□□宜隆恩典用慰賢魂茲奉明旨呂柟諡忠夫柟張瓚之官
 可以懲惡增呂柟之秩可以勸善恩禮所加風化所關凡此皆嵩當極力論於陛下務使進退不致乖
 人望勸懲有以維世教嵩皆無一言及此則將焉用彼相哉陛下聖明天縱剛斷雷轟照奉恩於隱微發
 大慈於漸往昔任張孚敬則用夏言以防之任夏言則用霍輅以防之方其才猷略效也則確然任之而
 不二及其惡跡漸張則斷然去之而無疑此陛下之神機化權默運超駕百王者也傳曰人臣無將將則
 必誅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辨不可不早辨也今遇聖明在上嵩等豈敢有他哉願其惡德日崇非心不悅
 聖眷益隆而怙終益甚人言殊劇而遂非殊熾(以下闕十行每行二十一字)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懇乞聖斷俯從言官亟出匪人以崇治體事

臣待罪吏科近接到一本爲大臣貪污素著恐不能仰答聖心以副倚任乞賜黜罷別簡賢才以慎固留
 都事該南京兵科等科給事中張汝棟等論劾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尙書王堯封等因奉聖旨王堯封著
 照前旨再不許推用這員缺便會推兩員來看吏部知道欽此又接到一本爲慎用人以崇治體事該吏
 部題覆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某論劾輔臣霍繼祖引用王堯封費策等因奉聖旨是各該論薦官員你
 部裏嚴加檢簡遇缺從公定擬聽候點用若所薦所用不宜的著南京科道官即時舉劾欽此又接到一
 本爲大臣庸鄙不堪任使懇乞聖斷速賜罷黜以重朝守以清仕途事該吏部題覆工部給事中李綸論
 劾工部尙書甘爲霖樊繼祖有干清議等因奉聖旨甘爲霖已有旨了樊繼祖奉命督催大木且留用欽
 此又接到一本爲懇乞天恩俯賜罷斥以息人言事該工部尙書甘爲霖奏奉聖旨恭舉廟建在即卿宜
 即出供職以副委任不准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於各疏反覆諷誦慨嘆不能自己此見陛下總覽乾綱
 赫啓離照因言官之論或尤而徑去之或下之該部因該部之執或尤而申命之或示以微權批答渾然
 昭示懲戒使留之知愧任之爲辱真天語元機聖明衡鑑在廷臣工莫不惕然警省肅然畏服臣愚遭逢

良會竊懷一得敢不敬陳。甘自負於聖明之世耶。伏思陛下於言官之言。貴能聽。尤貴能用。聽而不用。猶不聽也。於羣臣之佞。貴能知。尤貴能遠。知而不遠。猶不知也。王堯封幸賴聖明。已斷然去之無疑。大快人心。其樊繼祖奸佞。情罪深重。比之堯封。不止於去而已也。臣請歷數其詭秘欺罔之大罪有五。往年奉命督築華城。通同霸州兵備副使。今陞廣西參政。王鳳靈。冒破輓價。各得銀巨萬。八郡之民。恨不食二臣之肉。此其詭秘欺罔之大罪一也。及邊烽緊急。廷推總制。抗阻不往。繼祖被論劾。卻又飾詞請往。以掩前罪。實非誠心直道。此其詭秘欺罔之大罪二也。荷蒙特宥。仍命領其事。宜誓以馬革裹屍。必期破敵自贖。願乃嬰城自避。不見一敵。不發一矢。石門兒縱殺降人二百餘人。詐稱首級。妄奏捷音。此其詭秘欺罔之大罪三也。又奏帶帑銀百萬。自宜敷宣德意。使兩鎮之兵。人沾實惠。乃指稱密兵支費。不三四月而冒破遂盡。及原任刑科給事中龍遂。勅其老師收財。繼祖奏辨。內以九十萬原數計之。尙未支使十分之一。何謂費財。又嘗奏曰。繼祖糧草。升東未動。及新總督翟鵬交代之日。則已奏宣大倉場。在在空虛。措措侵漁。無而爲有。此其詭秘欺罔之大罪四也。詔補紀功科道。欲求彌縫其迹。事既不諧。又諂事近侍。爲之內主。卒得臆職。罷任聽勸。俾免其罪。併其勘復。臆職中止。人至今恨之。未已。誠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仆。此其詭秘欺罔之大罪五也。又嘗觀兵部題。大司巡撫。龍大有。查處軍儲。馬匹銀兩。緣由奉明旨。顯是樊繼祖前後所奏。情涉虛誣。不曾著實幹事。是繼祖欺罔素著。聖明久已洞照。負陛下重託。壞國家大事者。斯人也。惡同胡守中。而詭秘欺罔過之。使樹繼祖之肉於幾旬。則八郡之民。可以忘勞而不怨。梟繼祖之首於宣大。則兩鎮之兵。可以忘死而勇於戰矣。夫與大役。勳大衆。不能爲國家出一毫末之力。而又因以爲利。是可忍也。孰不可忍。陛下必欲役民御敵。則於繼祖之罪。不可以不究。而尙可以復大任耶。且近年邊方失事之臣。史某。陳某。既罷斥於前。龍大有。劉泉。王陞。白爵。李泰。張遠等。又皆擊解來京。見今聽問。而罪魁繼祖。聽勸未結。又復大任之。則法亦不足以服人。爲繼祖者。亦懼明神共殛。將魂奪魄。誠必不能安然以赴命也。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繼祖罪惡。國人諸大夫。皆以爲不可不究。而陛下起用之。臣竊以爲若出左右之譽。請陛下願左右譽之者。爲何如人。若出陛下之特知。臣不敢不謂非堯舜之一誤也。陛下如以臣言謬妄。請試之。獨詢廷臣。更請廣布緝事人員。歷訪遠近。如有一言譽其功。而辨其枉者。臣請即日伏欺罔之罪。萬死不赦。辭也。至若甘爲霖。庸鄙自居。無他行能。止以工作躡躡八座。宜思遭際非常。勉圖報效。夫何驕恣無忌。貪得無厭。每幸大工。爲奇貨。據恩典。爲巨肆。今朝廷內有不得已之大工。邊有不得已之大兵。公私匱竭。實官鬻爵。已無不至。爲霖願不知耶。如給事中李綸所奏。則爲霖尙爲有人心乎。欺君。誤國。市恩分利。鄙夫如此。而久居重位。六卿。差與爲列。賢者疏而遠之。誠不可一日復玷清班也。伏讀諭旨。悲舉廟建在即。卿宜即出供職。以副委任。蓋以大事在即。姑令文思院頭目董之而已。彼昏不知。省不失常。貴足矣。又安能成聖言而知愧耶。鄙夫愧辱。固無足惜。但大臣者。國之表也。大臣虧體。辱朝廷亦甚矣。伏乞聖明。乘心不貳。去邪勿疑。樊繼祖仍令回籍聽勸。嚴責原行勸官。作速秉公。勘查。錢糧有無侵欺。首級有無詐冒。

奏請定奪。勸官若再稽誤掩匿。坐以黨惡。一併查究。甘爲霖聽令自陳致仕。速令吏部別推在廷公清忠敏大臣數員。疏請簡用。以代其任。則虞垂作工。寢成孔安。非徒集事。而大臣體貌亦自隆重矣。重大臣者。所以尊朝廷也。王鳳靈。付之吏部。以備考察。淑慝旌別。懲勸分明。則賢者勵。不肖者遠。爲朝廷集大事。驅大慝。不思無人也。如繼祖輩。不復究治。屏斥。彼必曰。我欺罔敗露如彼。而不上之責矣。言事者。疏我之罪。如此。而上不知聽矣。則必愈肆欺罔。公爲不善。而更無忌憚矣。茲邪得志。羣臣效尤。非國之福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但知爲朝廷舉大欺蔽。守大法。持大體。非爲私言。惟聖明試審思之。臣無任激切忠懇之至。嘉靖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題。

吏科給事中周怡謹題。爲懇乞慎簡秩卿。以表式官僚。以敬交神明事。

近見刑部問過犯人陳某某。違法姦盜。極備諸醜。大穢清規。皆由先任太常寺卿寧寺事禮部左侍郎金某某。主縱縱容。且爲媒求納賄。罪已奉欽依。陳某某發邊衛。永遠充軍。金某某不必提問也。著爲民欽。此。臣愚竊惟太常之職。專一以敬事神祇。協和上下。即虞典。夷。夔。之任。周禮。宗伯之屬。關係實匪輕也。若得一齋明貞靜之人任之。則所以表正官僚。慎重祀典。筮豆靜嘉。八音克諧。將見百神皆悅。萬福來同。陰陽調而雨暘時。民人樂而品物育。風儀默舞。積集瑞。泰階平而王道盡矣。天下太平。其機未必不在於此。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又曰。肅肅在廟。又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此見文王事天祀祖。盡其誠敬。而顯相多士。皆秉文王之德。恭惟我皇上。敬天尊祖。精一無二。仁孝誠敬。于文有光。其承事駿奔。決不可以匪人參之。今太常之卿。即顯相也。其承。郎樂舞。即多士也。伏思皇上夙夜在公。恭默思道。其欲慎簡此輩。蓋恆軫宸慮。未間也。乞勅吏部慎選其人。以帥其僚屬。或詞林耆宿。或卿佐名賢。無分在位在家。務求道德純潔。文學淵博者。俾充其任。則精白誠虔。靜共厥位。上可以仰克皇上之顯相。幽可以協贊神明之孚格。其諸僚屬多士。表式有儀。齋明成風。天人之際。感通之妙。真不可以言語相述者。芻蕘未見。千慮微忱。倘蒙聖明採納。神人幸甚。天下幸甚。臣愚不勝懇切惶悚之至。緣係慎簡秩卿。以表式官僚。以敬交神明事。理謹題請旨。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嘉靖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題。

吏科給事中周怡謹題。爲懇乞天語。嚴諭中外諸臣。以重新命。以責安撫實效事。

臣伏見皇上以連歲山西殘破。門庭之患。堂奧之憂。昕夕不寧。慮傷心血。其欲修內攘外。無時刻不在念也。頃因言官。或歸咎邊臣。撫總不得其人。或歸咎大臣。戶兵不得其人。荷蒙陛下納諫如轉圜。悉俞其言。亟令所司集議。必求其可代者。赫然英斷。中外一新。一時大小臣工。肅然警惕。罔不內省。曰。大聖人之作。爲。真如風雷之迅。熱無不啓。立無不假者矣。又嘗聞輔臣嚴嵩。激聖論。而陳言邊務一疏。內有曰。方今內外諸臣。每遇敵至。則皆驚惶。以爲患在不測。敵退則遂泰然。以爲無事。不復關心。明年夏秋之交。戎馬將至。又復驚惶。日復一日。歲復一歲。更無驅攘之策。斯言深中時弊。一時大小臣工。惕然驚省。人罔不自喜。曰。有宰相憂國如此。何患內治不修。外患不息也耶。又見秋冬以來。半年之間。內自宰相。以及九卿之

長。外自巡撫總兵以及兵備之員。盡更其人。一時大小臣工。翻然改觀。又罔不自慶曰。用人如此。又何患事功不成。而太平之治不可見耶。夫以天朝之大。禦彼一隅之微。似不假餘力而摧枯拉朽之無難也。然非君相聚精會神。注意於彼。則中外人心。窺竊其意向。輕重而為敏怠之。孰肯奮發而勇作也。今也君憂於上。相憂於下。中外羣臣。上體君相之憂。下恤邊民之困。榮感新命。大奮忠勇。精神氣焰。必能不假聲色。自足折衝萬里之外。敵人有不胆落心寒而奔竄者乎。臣愚私憂過計。猶以為易作而難久者。意氣也。難得而易失者。幾也。易去而難得者。時也。皇上軫恤。亦以邊報之日殷。相臣懷憂。亦感綸音之懇切。是皆意氣所發。臣竊計相臣今日之憂。不誠視前日之言何如也。是則微臣之所憂也。外而各邊巡撫總兵。一時盡易而新之。內而戶兵二部尚書。俱易而新之。乘時構會。各勵乃志。各淬乃力。司農則思所以區畫平時。何以使糧餉之日足。有事何以備賞賚之不乏。司馬則思所以區畫何以使我兵有勇而知方。則思所以區畫地方之責。何以塞之。意外之變。何以圖之。總兵則思所以區畫何以使我兵有勇而知方。何以使外國畏威而遠遁。精神鼓舞。政令嚴明。罔不在厥初。此則幾之所不可失者。微臣之所憂也。往時料敵者。則曰秋高馬肥。敵志乃南。今一二年來。入夏即張皇矣。以今計來歲之事。只在春三月之間。爾日必臥薪嘗膽。愛日以圖。中夜不寐。以謀安撫矣。寧肯泄泄優游。乃效燕雀處堂。向幸突決棟焚之未及也。此則時之所不可失者。微臣之所憂也。傳曰。君命召。在官不俟車。在外不俟牒。今戶部尚書王臬。尚未見其赴任。是何滯也。兵部尚書毛伯溫。素隆時望。極荷帝簡。邇者蒞任革弊一疏。未愜衆心。將官賄賂之行。全視本兵部好尚何如。昔楊綰以清名儉德。拜相之日。郭子儀方宴客。即減坐中樂。京兆黎幹即減贖從。中丞崔寬亟毀撤第舍。誠使門庭貞肅。則賄賂滅影。不令而自畏也。假令素志饕餮。則錢神蠅集。雖禁亦不從也。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弊非當不革也。此亦新政常行文移。即張瓊昔年未必無此舉也。所望於伯溫非常謀猷。當不在此。而李篆張達之議復。尤駭衆見。使伯溫選將。而惟二罪之惜。則年來控禦氣勢。亦已兆見於今日矣。李篆張達。而非罪也。則此時宜內論。不宜輕擊。前輕易而擊解。今輕易而放縱。非惟觀者竊笑。臣謂李篆張達。亦必心笑之矣。況二罪之才。非可孟明韓信之比。又何必戀戀於彼。以重傷國體也。荷蒙聖明英斷。仍以二罪付之法司。員缺另行推補。中外人心。始帖然畏服。軍法嚴重。非同兒戲矣。伯溫時望所歸。而臣言如是。所以責備賢者。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各邊撫總之臣。今易已數月矣。未見建明大議。振舉大策。臣竊恐諸臣新易。不大懲創振作。是大為新命之辱。微臣之所憂也。伏望皇上痛懲往事。大舉新圖。赫然斯怒。嚴諭諸臣。務令各勤乃職。各竭乃才。內則居中制外。外則捍外衛內。中外同心。將相協力。上以仰副皇上之新命。下以俯答天下之風望。近以安邊圻之軍民。遠以威沙漠之部落。無幾覆轍。無聘虛談。無失良幾。無玩良時。果能建功著効。朝廷當不吝爵賞。如其玩時致寇。許臣等科道官指名參究。必重刑。會謂以天下全力。精簡時才。竟為區區部落所奔走。臣竊恥之。仍乞嚴促王臬上緊到任。糧餉一節。尤為緊要。屯田鹽法。所當悉究。冗員冗兵。所當裁革。近見有欲議加賦者。此萬

萬不可。即今四方水旱。無處無之。戶部差官催徵累年積逋。則可見常賦有不解納者矣。而向可加耶。與其加賦。莫若節用。與其加賦於民。莫若減俸於官。不泥常格。必有權宜。漆室之女。尚知憂葵。微臣待罪言官。私憂過計。惟恐有不及者。而敢謂其言之過耶。惟聖明留神。則一怒而作中外之志。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冒進狂言。不勝激切恐懼之至。嘉靖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為慎選久任。遊明旨。惜賢才。以裨治理事。

我國家因時立制。則周建官。六曹分職。序賢程能。非以途私。維以贊化。吏部為六曹之長。百辟之刑也。職掌最重。銓考尤要。蓋以進賢退不肖。其責大也。得其人。則俊又登。庸邪遠。屏治化之不暢也。鮮矣。匪其人。則奔競盛行。諛諂得志。治化之不益也。亦鮮矣。此文選考功為最重。而當慎選之。選得其人。又當珍其材。而久任之。任之久。自當殊其秩。而超擢之。以昭勸也。臣伏觀給事中。今後文選司。郎中著久任。云欽此。文選久任。則諸司在其中矣。此可見皇上序賢惜才之遺意也。近觀吏部卿亞並賢。屬僚咸勵。翼將事。明明布列。上下帥承。師師協濟。誠可謂慎選矣。臣獨懼久任之未講。爾竊見自奉明旨以來。文選郎中林春。以病卒於官。繼者考功司郎中高燿也。僅及五選。未周一年。已陞太僕寺少卿。繼燿者。稽勳司郎中王與齡也。燿之賢。不及與齡。陞之驟。任之未久。人固不甚惜也。今與齡調任以來。精白一心。尚賢論才。見任者序其勞資。開廢者拔其德望。無倖進。無淹任。又照得考功司郎中鄭曉。持心公平。嚴實精當。題履敏速。委緣杜絕。明足以行其公。果足以成其敏。近雖意見不同。要非私蔽為害。是二臣者。中外孚協。物議攸同。不易其志。均可謂賢也。臣獨懼其照常序遷。則於二臣任不盡其才。事不終其志。而後來繼任者。雖才志不異。而諱練殊殊。況嘉靖二十三年。適當朝覲考察之期。考功郎中尤為緊要。於此邊易其人。深為未便。今後吏部主事有缺。須九卿之長。會舉其司屬之賢者充之。務要行履端莊。詞學粹美。器度宏遠。無徒取其科第之崇。門徑之捷。但有囑託。即非賢士。他日考察。即以坐之。是亦備慎選之一節也。臣愚伏乞勅該部遵奉明旨。文選郎中務要久任。不許一年輒用推陞。仍乞限以三年為準。今後再有違旨不及期而陞者。許科道官參糾。考功郎中每當內外考察。近一年之內。不許推遷。以遂推遷。庶賢才彙征。不肖者不得以倖進。貪味速陞。鑽求者不得已遂。私官稱政。良化行俗。美太平治理。可計日而待也。臣待罪該科。謹不宜默于聖明之朝。無任真切願望之至。緣係為慎選久任。遊明旨。惜賢才。以裨治理事。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嘉靖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為內外大臣不和。乞賜天語嚴責。以敦國體。共濟時艱事。

臣惟人臣事君。無分崇卑。無分內外。皆以盡心體國為忠。協力濟事為和。舍己從人為虛。忘維序賢為公。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而臻治理者也。況卿輔大臣。爭於朝。撫總大臣。爭於邊。而治修內治。禦外侮。萬萬無是理也。近知內閣大學士翟鑾。嚴嵩。與吏部尚書許瓚。不和。互相詆訐。及查兵部。先因大同總兵周尙文。奏討錢糧馬匹題覆疏內。知巡撫總兵不相協和。近據督理糧餉右侍郎趙廷瑞疏。又知總兵張鳳。周尙文。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俱各不和。人持己見。各自為心。此大不祥之事。誤國大禍。

目前立見。臣請先論其理而後及其事。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傳曰：陰陽和而雨澤降。其論兵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之時義大矣。天地陰陽不能違也。近驗之一身，尤見親切。今夫心志寧靜，則目之所視，耳亦聽焉。足之所至，手亦從焉。各從心所欲而效其職能。然或目視而耳不聽，則見聞不相及。手持而足不行，則物位阻而事廢。其於心志所欲，苟克由濟，人君猶心志也。內外羣臣，猶耳目手足也。人臣苟知尊奉心志，寧肯耳目自相違，手足自相賊耶？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羣臣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諛諂之輩長於外，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訐之禍流於下。由今溯昔，未之或易也。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于茲矣。由初年求治之銳，以及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而萬物育，太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之水旱災傷，未能消也。歲開納銀之例，而府庫未能充也。歲頒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能蘇也。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能寧也。此其故何也？良由陛下勞心焦慮於上，而下未有肯將命之臣也。今何時也？以內則百役繁興，以外則九邊虛耗，為輔臣者，宜如丙魏同心，輔政房杜，謀斷和衷，夙夜匪懈，畏天命而悲人窮，凡可以利國家，惠小民，安邊徼者，無不精思詳畫。上以啓君心，下以勵羣工可也。夫何大學士翟鑾，嚴嵩，憑藉寵靈，崇己徇私，播弄威福，市恩修怨，聞二輔臣在內，閣有遠言失色，入見陛下，各有私陳背誣，是二臣已不和矣。何望其同寅協恭和衷以事上而風下也？輔臣以至九卿百執事，位有崇卑，均之為耳目手足，聽命心志，以共成一身者也。宜相濟而不可以相賊也。輔臣真知人之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則人心攸服，不宜挾勢徇私，以不可服人者，屬之進退。吏部宜有真心直節，如貞女烈士，使人望之知畏，雖權貴不敢以非義相干，不宜依阿奉承，一啓順端而後不可逆也。今嚴嵩威靈熾熾，凌逼百司，招權擅威，使凡有陳乞疑畏，罔不奔走其門，先得其意而後敢聞於陛下。中外之臣，不畏陛下而惟知畏嵩也。翟鑾則依阿委靡，不能振主而氣勢之弱，猶不足以驅人之趨附。名位之先，亦足以為嵩之妨礙。尚書許讚，兩世三居吏部，亦可謂世臣矣。雖曰小心謹畏，而直氣正色，不能預銷權位要求之心，弱亦甚矣。凡此皆陛下之洞照，知臣言之非誣也。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世之氣象也。今卿輔大臣，陰濟陽排，互相誣訐，以陛下為何如主，當此之時，不思培植元氣，愛護人材，共圖折衝禦侮之計，而務修私怨，果何心哉？臣恐大臣不和，則儉邪細人乘間抵隙，互相黨比，媒孽啓釁，非國之福，可懼之甚也。往時論劾輔臣，御史如謝瑜、董漢臣、相繼假公事而罪誦之去矣。其伊敏生、喻時等，亦已露於聲色，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貴雖不利，於朝廷則大有力也。今皆假以公事，奉有明命，罪之誦之，臣恐自是無言者矣。陛下之臣，雖有如構樑驢兜，誰復言之？非國之福，可懼之甚也。今入秋宜大已報聲息，而文武總制大臣，各立門戶，各持意見，平時既藩籬扞格，不祥和協，則必無長取遠駕之策。臨敵禦兵，按伏對壘，將見甲可乙否，彼是此非，正臣所謂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其不誤事敗謀，臣不敢信也。朝廷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以制三軍之命，如頤指氣使，可無不如意也。今乃以相抗，各自為大而恥相下，各自為是而恥相用，是假之權位以相角，而非為衛國

禦寇謀也。大敵在前而文武構釁，非國之福，可懼之甚也。臣又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蔡某，舉劾方面守令官員，內舉布按兩司而劾一都指揮僉事，又以去任隴年隴月二知府，劾以塞責。舉文勳武，苟且欺罔，殊負朝廷簡命重臣撫綏邊方之心，殊失鼓舞文武經略地方之術。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於忠勇將官，宜折節優禮下之，結其死心，庶可得死力也。使韓淮陰無蕭相國國士之知，終於遁去。岳武穆不有內制其禽鳥珠，強宋室當無難也。今誠有韓岳之將，寧肯低眉俯首受制於文墨刀筆之吏耶？務須推赤心，置人腹中，明大義，激其烈志，有所異同，明白曉諭，不宜輒為裁抑以挫辱之。為將臣者，亦宜乘時立功，奮勇先登，以作三軍之倡，不宜妄自尊大，自取侮辱。由是而人和所結，堅利於金湯，又何患敵國不成禽也？臣又聞近日邊事，內外掣肘，文武諸臣，誠喜於被論而退信如是，則上負朝廷推轂之心，下解三軍死綏之志，庸懦不忠，召綏人輕視之悔，為國大辱，誤事非小也。臣恐無知，伏乞陛下明垂離照，赫施乾斷，無惑近論，無忽遠圖，戒輔臣毋務修怨，以竊威福，戒吏部毋務依阿，以輕黜陟，戒撫臣無辱將官，以離士心，戒將官無懷小忿，以誤大事。此皆目前緊要，不可一日緩者也。更望陛下優容言官，博采羣策，虛心聽納，先務和德於上，則大臣自爾公忠為國，虛己忘讎，各務和讓於下，羣臣肅雍，百姓泰和，人和薰蒸，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區區外侮，有不足攘者矣。此皆係於陛下建中之極，以先之，臣微小無知，竊見時事大傷國體，私切憤鬱，恨力不能排闥，以號訴于辰前，誠待天聽而見之施行，則亦可以報陛下祿養之恩，萬分之一，即日賜死，所甘心也。他日曖昧制於輔臣之手，如謝瑜、董漢臣輩，陛下能知之乎？臣愚無任戰慄隕越之至，惟望聖明覆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緣係內外大臣不和，乞賜天語嚴責，以敦國體，共濟時艱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嘉靖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奏為懇乞天恩，認罪回話事。

先該臣題為內外大臣不和，乞賜天語嚴責，以敦國體，共濟時艱事等因。於嘉靖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申時，欽奉聖旨：周怡這厮所說諸臣不和，負君致禍，都是然本心初發，只是誣謗。日朕日事禱祀，不知先務和德於上，人和薰蒸，神之聽之，夫朕事天禮神，多荷洪庇。至于四方之廣，豈得都無水旱？若論天下治安，則你每凡為有位者，果能秉公竭忠，修和盡誠，同心贊主，何患不治安焉？他每內外諸臣不和，你每知道如何不即時指名劾奏？至此日纔說著從實輸情，回將話來。欽此。臣聞命自天，驚悚戰慄，不知所措。委的昏迷狂妄，悖亂，荷蒙聖恩洪大，不即加以斧鉞，且令臣從實輸情回話。臣非捧綸音，委曲詳盡，伏地叩首號泣，仰嘆曰：大哉！真聖人之言也。其容臣，真天地之大也。其知臣，真日月之明也。臣復何辭？緣臣愚昧，竊觀聖明孜孜求治，敬天愛民，昭格上下，諸臣不能仰體，各修私怨，誠恐上負君父，下誤時事，心切慮之，欲效犬馬之忠，陳于陛下，而臣之知識短淺，辭不達意，遂至狂妄悖亂，上瀆天聽，臣之罪也。又不能早見預論，臣之罪也。伏乞聖慈宏擴覆載之仁，大寬鉞斧之誅，於臣之志，救臣之恐，臣恐懼昏迷，不知所云，不勝悚懼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嘉靖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題。

惡內直諸臣。以為贊事大道。好生悖肆無道。著錦衣衛拿來午門前。好生打四十大棍。照楊傳例。送鎮撫司牢固押著監候。

太常寺少卿周怡謹奏。為感激天恩深厚。竭瀝血忱。以圖報萬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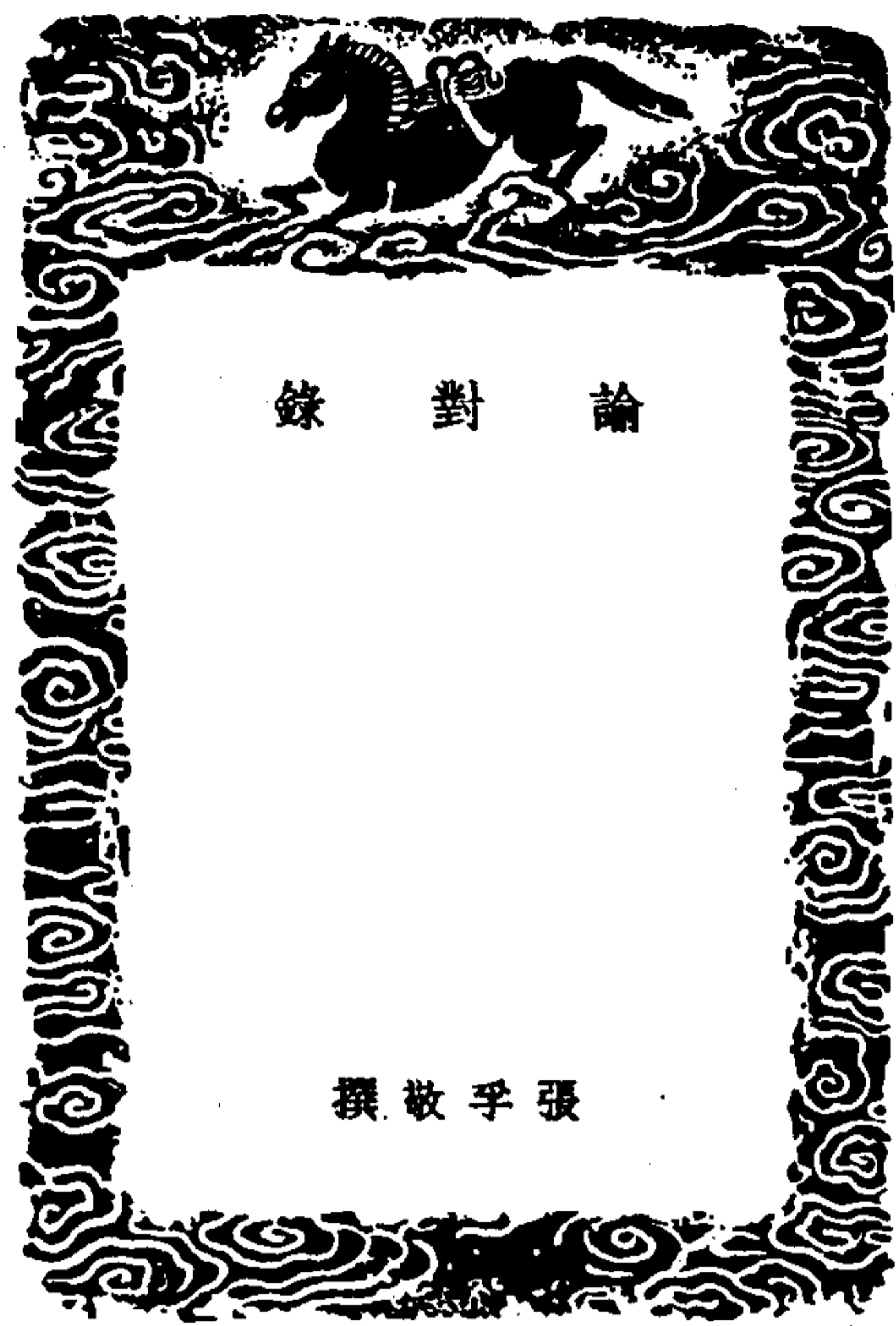
竊惟受非常之恩者。嘗有非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嘗陳希世之義。臣狂愚小臣。不識大義。原任吏科給事。猥荷先帝知遇。感激圖報。於嘉靖二十二年。因論輔臣嚴嵩等擅權。內有先帝日事。禮祀。未能殄四方水旱之災。致怒廷杖。下錦衣衛獄。押繫五年。再逮再釋。當時人皆謂臣必不免於死矣。倖而免死。臣母在家。病危。屬望。望臣一面而不可得。人皆謂臣母子必不可得相見。幸而相見。復逾十三日。乃終。此皆蒙先帝非常之恩。臣母子感激。何可云喻。臣舉家感激。何可云喻。臣常思粉骨糜軀。何以報萬一。惟朝夕仰祝聖壽萬年。皇圖鞏固。庶少盡愚誠而已。恭遇皇上膺天景運。嗣登大寶。念先帝遺詔。推廣德心。滿濟臣罪。召復臣職。歷陞太常寺少卿。臣以五年之繁。萬死之餘。兩次釋放。生還。送母終年。臣之際遇。至矣極矣。又得耕田而食。汲井而飲。二十餘年。臣之殘喘餘生。皆先帝之所賜。皇上之所庇也。臣之願望。極矣足矣。何敢復望收錄召用。此誠非常之恩。希世之遇。古今以來。所希覩也。臣當何以仰答萬一。夙夜深思。惟願皇上萬有千歲。永保四海之富。長居九五之尊。子孫千億。萬邦協和。庶幾臣之野心。少抒萬一。雖然。富貴壽考。子孫治安之久長者。非徒然可得也。必有德以享之。德非徒然可有也。必有道以修之。學也者。修德以享福祿之道也。學非徒然可能也。必有師以啓導之。必有友以輔助之。師友也者。講學以修德之資也。自古聖明帝王。未有不由斯道。以致治安者。誠思法古帝王。敬身修德。親賢勸學。以敬天勤民。則天心可格。人和可協。太平可致。而福祿可保也。大臣職專輔導。師友之官也。若不與大臣相接。面商可否。徒以揭帖進呈。則精神終不流通。事理終有阻礙。何以作孚萬邦。而感格天心。自古及今。未有是理。古稱君臣相待。如魚之得水。魚不可一刻無水。為人君者。可數月半年不與大臣一面語乎。臣實狂愚。謹據千慮一得之見。列為五條。開具上聞。伏惟俯賜一覽。存神深思。無徒曰該衙門知道。此非該衙門所當知者。緣係感激天恩深厚。竭瀝血忱。以圖報萬一事。理未敢擅便。謹具奏聞。一曰。定君志以修德業。君道之大。在乎知責任之難。在君與相。古聖明王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皆謂責任之難勝也。為人君者。豈天固縱之居萬夫之上。得以自恣其欲。自肆其情哉。天地神人是主。宗廟社稷是承。其任甚大。其責甚重。此所以難也。知其難。則思所以圖之。不可忽易。古之知難者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兢兢業業。不敢荒寧。日惟稽古正學。明善惡之幾。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在乎君志先定。志欲為聖帝。則必法堯舜。志欲為明王。則必法禹湯文武。為之臣者。孰敢不敬。故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此之謂可久之德。此之謂可大之業。此之謂能稱君道矣。伏惟存神。二曰。畏天命以消災異。人君為天下臣民之主。所以奉若天道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君道盡則天命奪之。君道不盡則天命去之。天命奪則天下臣民是依。天命去則天下臣民是畔。此天之所畏也。古聖明王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人君者。天之所立也。天心常仁愛之。君道盡則三光明。四時順。風雨時。百穀成。萬民安。君道不盡則天

亦念之。出災異以譴告之。垂戒之。欲其警惕而修省之。如堯之大水。則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湯之大旱。則以六事自責。今歲水災亦已非常。在內則官民之廬舍倒塌。在外則禾黍淹沒。舟楫漂蕩。糧船損壞。人民溺死。非小異也。近報邊牆倒卸太多。一時修築實難。秋高馬肥。大可慮也。不大警省改德。徒曰修省。天意不可回也。必幡然改念。平日之所欲者。不欲。平日之所為者。不為。勤政親賢。去邪寡慾。一言一動。必就于正道。則一念之誠。上格于天。災異自消。百祥來降矣。伏惟存神。三曰。敬大臣以尊師道。古之聖明帝王。未有不由學而成者。唐虞君臣。更相戒飭。君臣自相師友也。湯學于伊尹。武丁學于甘盤。太甲成王。學于伊尹。周公皆學焉。而後臣之。宋程頤為崇政殿說書。必坐殿上。而講。後世不知此義。但以崇高自大。以威嚴臨下。不復知有尊師之禮。師傅保之職。三公之位也。三公坐而論道。我祖宗朝優待三公之禮甚隆。其於輔弼之臣。必稱先生。不敢以官名。不敢以名稱。一則曰先生。二則曰先生。每歷朝實錄。可考也。仁宗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帝世宗皇帝初年。於輔臣楊廷和等。猶稱先生。自後一輩。詔倭之臣進。而始卑之矣。夫敬大臣者。以大臣近己也。所以自敬也。尊師傅者。以師傅成己之德業也。所以自尊也。不敬不尊。則視之如羣臣等。無有畏心。何所警惕。徒以官秩崇之。祿賜厚之。是不足為敬為尊也。要在敬之以禮。尊之以心。迎之則喜。送之若失。遇之則親。親。溫言霽色。商訂可否。不徒以揭帖進呈。如是則情意孚洽。義禮開明。君道盡大而業成矣。伏惟存神。四曰。擇左右以慎近習。人之所居。莫大乎慎所與。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故曰。與君子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小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理易知也。況人主左右。諸欲易逐。服用華侈。聲色艷麗。使令便辟。善柔便佞。充滿前後。其所言者。無非蕩心之言。所舉動者。無非肆意之事。一日與居。志念遂移。夙夜與處。染習無辨。古人戒之曰。不邇聲色。又曰。遠者德。比頑童。恆舞于宮。酣歌于室。狗于貨色。耽于音樂。流于遊戲。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故曰。人君一日之內。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所以警省身心。發舒志意。德崇業廣。心泰神怡。樂莫大焉。內臣中謹慎小心。知義理。識大體者。亦多矣。善柔便佞者。不少。選擇而使之。尤為緊要。即今秋涼。宜親近儒臣。日講不宜暫罷。伏惟存神。五曰。勤朝政以勸臣工。古人有言。一日之計在於寅。一生之計在於勤。故曰。雞鳴而起。雞鳴則寤。則寅時也。業精于勤。勤則有功也。自古聖明帝王。必愛勤惕厲。一日二日萬幾。不勤。則荒惰宴安。萬事廢矣。傳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經曰。克勤于邦。又曰。君子所其無逸。我祖宗建無逸殿。正訓以勤也。常朝必于昧爽之時。昧爽者。晦明未辨之時也。朝早則精神清爽。志氣清明。朝罷而退。百官各有警惕。得以修政立事。非曰小補。若於辰巳時朝。則百官亦有年大者。守候久而精神倦。未免廢事。習久則百官因循懈惰。怠慢自逸。無怪乎政治之不古也。伏惟存神。

南京國子監司業今陞太常寺少卿周怡謹奏。為中途患病不能赴任。懇乞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以延殘喘事。

臣年六十四歲。直隸寧國府太平縣人。少生羸弱。長益不知自愛。重。久病虛羸。如羸卒好挽強弓。竭力而

斷筋吐血。不勝任而死矣。自取之也。臣之遇事。前無所難。自反而心以爲能。雖千萬人。吾往矣。如飛方百
萬前臨。即孤軍深入以敵。不怯。但顧其理。不畏其衆也。如事勢甚難。爲人口袖手。臣直當之。不恥不鄙。臣
一念効用之心。可識也。然往往輒債事敗。謀多無成功。徒爲世笑。曾而作永戒。竟以此得罪。幸蒙先帝鴻
慈大恩。冀之不死。五年之內。再釋其生。俾臣得侍彌留之母。旬餘而決。此恩此德。何厚也。此情此義。何日
可忘也。皇上新登大寶。推念先朝罪臣。臣賤名亦在取中。召復原任。隨陞秩方南太常。即改北寺。臣於其
時。亦奮不自量。名爲報効。不知實已陷於大罪。隨奉德意。往海濱莅事一年。心神爽快。但山等海怪。臣羸
弱之軀。終不勝任。當時貪任其事。不顧有後之難。今來南都。事雖無勞。而積勞始發。遂大不勝任。去年戊
辰十一月初四日。得疾起。送表謁陵節下。又習儀拜祝萬壽節。其日又上陵。病軀感以饑寒。遂日加重。今
或起或倒。帶病應麟。至前六月初四日。一臥不復能起。荷蒙洪恩。補臣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開命躍
心。拜官無力。志存報國。氣不能前。於本年七月內。扶病行至揚州府地方。瘦削見骨。臣自度此病未有痊
愈之期。伏乞勅下吏部。容臣回籍調理。臣幸不死。尚願耕鑿壤爲太平頌。臣即死。亦奮志地下。永爲國
家鎮地之鬼。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爲此具本。令義男周久安齎捧。謹具奉聞。伏候勅旨。



論對錄

張孚敬 撰

紀錄彙編卷之十

論對錄

張孚敬

論內閣張元輔

今日午時

皇伯母今內官傳示云 皇伯母親至朕處為喜當
 時朕即知 皇伯母意止以張延齡為逆耳朕差
 內侍官往奏云適奉 皇伯母傳示親至姪處為
 喜但恐上勞 慈降又姪今日以秋開講莫先師
 請 賜免降乃止又移刻復傳云明日仍行廢後
 差人往奏云茲再奉 慈愛宜當承順人家生子
 此常事也豈敢上煩 慈躬親降如有 教示請
 傳來乃復止少頃復令內官持物到朕宮云
 皇伯母說皇帝大喜事但張延齡事須將就朕聞
 命訖朕惟上古之時無此等事厥後漢唐宋以來篡
 位殺君者亦非一賊矣茲延齡也既為朕
 皇伯考懿親祇宜守分猶有餘乃包藏禍心謀為不
 軌是何道也執法大臣貪贓背義且前日本至閣
 卿等亦未如法票上茲事甚大併所奉
 皇伯母傳諭錄示卿等作速議處來聞

論對錄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臣張孚敬謹 題伏蒙

皇上因張延齡事情以 昭聖皇太后傳諭併示臣
 等速議處來仰見 聖明仁之至義之盡也臣
 等伏思均蒙 皇上重託受 恩深重雖事之
 至小者亦當預聞盡心區處况此事所關至大
 至重敢不盡心前者擬票委未能悉為罪萬罪
 臣等愚見欲候法司具招上 請乞 示臣等
 詳其情節如何然後容臣等各自陳所見恭候
 聖明裁斷務極天理之公人心之正庶幾上副
 聖明委託之重今恐一時倉卒議處未當未敢輕率
 上 聞伏乞 聖明亮察謹具題 知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臣張孚敬謹 奏本月十一日伏蒙

聖諭以 昭聖皇太后傳諭張延齡事情錄示臣等
 今作速議處來聞臣等林謂無任悚懼戰慄之
 至緣法官問擬尚未具招倉卒未敢輕議今日
 伏蒙 皇上以三法司會問招擬 示臣等
 詳情節則張延齡殺人之罪自不可逃而謀逆
 罪狀法官未敢遽擬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
 之况法官乎臣不敢輕議也茲欽奉
 明命令臣等議處臣敢不竭誠以對伏乞
 聖明亮察臣竊思延齡兄弟當
 孝宗皇帝朝倚託 皇親勢要威制軍民謀佔田宅
 通舟車則害及地方開店舍則利奪商賈此人
 所共知也至
 武宗皇帝朝 恩寵雖殺富貴見血為驕恣怙終不悛
 奢侈備極無度亦人所共知也恭惟
 皇上登正 大禮以來于茲九年孝養
 昭聖皇太后未嘗一日少間 朝野臣工靡不歡悅

六

在延齡兄弟亦所自知者矣茲大道公行過惡
 敗露臣伏思延齡其他罪戾猶可追也罪至殺
 人不可宥也昔孟軻氏論瞽瞍殺人舜竊負而
 逃漢文帝殺薄昭舅后家也

皇上承 祖宗之統守 祖宗之法况延齡以外戚
 殺人即日誅之又孰為不當乎臣又伏思延齡
 過惡俱犯在 先朝良由法度寬縱所致誠當
 嚴禁防於 今日者也但古人有言曰恩有所
 當加法有所當屈此仁義並用之道也
 聖諭云延齡 皇伯考懿親至哉 皇言仁哉

皇心也 孝宗皇帝 獻皇帝親兄弟也

皇上萬一推 獻皇帝友愛之心以全

孝宗皇帝懿親之應議律條待延齡以不死亦惟
 在 聖心轉移間而已然於此宜必有處之之
 道焉削其封爵毀其占據田宅悉入之官遠而
 編戍可也為民可也其兄鶴齡容令辭爵較與
 武職亦遠為全避之計至於

仁壽宮左右內侍務更選謹慎老成以供

昭聖皇太后使令庶免關惑

皇上孝養之誠日益加至如此則 兩宮懽欣交通

九廟之靈無不 馨騰者也此臣區區一得之愚不

敢自昧惟 聖明采擇焉臣無任惶悚戰慄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論張元輔

適卿三人各以免問張延齡為對夫朕以卿等為
 左右大臣必為我

皇祖保天下以殺逆賊今却說延齡為

皇伯考懿親夫懿親不過懿親同姓尚處死况懿親

乎又曰事遠人亡又曰忍傷

皇伯母心此言尤非大臣之言其曰事遠人亡即聶

賢說事未行者同日忍傷

皇伯母心者夫婦人以夫家而為家更有何依

皇伯母上配 孝廟正宜思感以發其好可也曰傷

心是導之以啓私庇而必欲害國也夫今之天下

皇祖之天下天下之天下非今日之君臣所能創立

朕雖弱昧昔奉 皇天命承

皇祖統緒不得不為之祿神器止紀法令如欲不問

亦自卿等行之來世必有通賊之毀不必待朕責

也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臣張孚敬等謹 題前日臣等伏蒙

聖諭議處張延齡罪狀臣等遵奉

欽命各以一得愚昧之見上 聞亦惟自盡此心之

誠而已茲蒙

天語切責臣等不勝惶悚之至謹擬票上 請伏乞

聖裁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論內閣

法司會問司昇等事內司聽原不是因打重身死

張延齡擅用官刑將聽殺死事已屢經訪問本內

又說事雖未至於有行此何言耶看來聶賢等也

只怪他不在于早爾卿等務依法擬票來看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臣張孚敬等謹 題伏蒙 發示法司會問張

延齡指由臣等已各將一得之愚恭進

聖覽伏望 聖明亮察臣等之心非有他也欽蒙

聖諭云司聽原不是打重身死張延齡擅用官刑將

聽殺死 聖明所聞委的是實延齡殺人之罪已

無疑矣又

諭云聶賢等說事雖未至於有行此何言耶臣等看

得悖逆之事止論謀與不謀不論行與不行

聖明切責誠為至當但招稱不曾親見延齡分付又

參稱家人謀獄情可疑臣等未敢輕擬謹候

聖明詳斷示下臣等乃敢擬票上 請謹具題 知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臣張孚敬謹 奏臣因張延齡事情不能積誠

上悟 聖心罪當萬死萬死伏思他人可委之

無言臣受 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親 託臣以心膂之寄臣不盡

言以發機緘以明是非則臣負 恩之罪萬死

莫贖矣本月十一日伏蒙

聖諭云延齡 皇伯考懿親祇守分猶有餘乃包

藏禍心謀為不軌是何道也并所奉

皇伯母傳諭錄示臣等作速議處因法司會同招擬

未成不敢輕議十四日伏蒙 發示會同招擬

臣反覆看得張延齡殺人罪狀已明誠不可宥

而謀逆之情未明故以一得之愚 上請非以

其真有逆情尚敢以 孝皇帝懿親請

皇上宥之也隨蒙 聖諭責臣以左右大臣必為我

皇祖保天下以殺逆賊同姓尚處死况懿親乎臣伏

讀無任戰懼之至臣伏思

皇上欲察延齡逆情真與不真行法當與不當請自

今日在 朝人心觀之也夫延齡兄弟當

孝宗 武宗時朝士多相交往往臣時雖未入仕竊嘗

聞之 武宗彌留之際

皇上迎繼 大統未至京師閣臣上託

昭聖皇太后懿旨擊人輒自處斷彼時威權內外已

震懼矣迨夫

皇上嗣統閣臣等輒敢以

皇上考 孝宗母 昭聖九在 朝者靡不翕從

昭聖因自以有擁立之恩以子

皇上為當然以致

聖母至京莫知所以接見之禮皆臣下謬妄之罪有

以誤 昭聖也彼時臣初為進士未嘗受

皇上一命之寄

皇上亦未嘗識臣為何如人臣只因見得道理之真

故敢以一人犯天下之怒幸賴

聖明在上裁決不然臣萬死無益也今 朝士恨臣

之心實未嘗一日肯忘每欲相時報復雖

昭聖皇太后之心恐亦未嘗一日忘臣者也嘗人有

以斯言告臣者臣答之曰臣子事君惟盡此心

之誠若夫成敗利鈍則在乎天而已臣自擔此

心至死靡他也今者延齡情發臣觀內外大小

臣工俱默然無言雖言官亦無敢言孰是孰非

者何也實皆幸

皇上今有此舉以為悉由議 大禮中來得

皇上誅滅延齡家俾 昭聖皇太后不得善終以深

皇上之過以為臣及獻夫陽為解釋陰為佐助以重

臣二人之罪莫遜於天下後世其設心如此而

已特 聖明偶未之察耳臣連日伏思延齡殺

人之罪誠不可宥

皇上即殺之無得而議也其他如臣前議以處鶴齡

或置之南京不得留任京師以滋惑

仁壽宮之心臣之愚見盡忠於

皇上者不過如此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况臣

為左右大臣又受 恩深重者乎設使延齡真

有逆謀而臣得見之真即當首倡大議請加

天討而族滅之又敢為之隱匿自甘為叛逆之黨乎

臣詳指詞所稱曹祖鼓狀有曰天曹抱送六丁六甲及天神護伊之說皆涉妖言

皇上聰明天縱必能察悉孟軻氏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勿為也而况謀逆之孽滅人

族類臣於延齡此項舉狀實見得未真豈敢妄為議擬無所可否而重為

聖德之累乎臣又思皇上此等訪據皆未知出於何人或彼一時不思干係國家憲典重大或出一時報復之私卒難

收效 聖明亦必自加察臣又思前次退休山中皇上召臣催救內云自卿去後切軫朕思

聖母嗟問者亦數次矣臣伏讀書流涕哽咽臣思皇上所以思臣

聖母所以數問臣者臣之心意惟皇上鑒之

聖母亦鑒之矣茲者 天眷 聖明誕生 皇嗣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臣言上聞

聖母亦必欲皇上寬法以處延齡之家者誠或不察真情必欲斷成謀逆之獄則當如律行法族滅張氏矣

昭聖皇太后不知何以處之臣竊恐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安

聖母之心亦所不安者矣臣承聖明厚恩重託君臣一體休戚相同憂之也深故言

之也切慮之也遠故說也詳伏乞聖明俯賜加察為臣無任惶悚戰慄之至謹具奏聞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臣張孚敬等謹 題伏蒙 發下法司會官議擬張延齡舉狀一本臣等伏思此係生殺

大權臣等不敢輕擬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

嘉靖十二年十月初一日 臣張孚敬等謹 題伏蒙 發下刑部等衙門審錄重刑人犯一本臣等看得內馮恩奏張

延齡三名所犯固法當處死但臣等於心竊有所未安者不敢不言伏乞 聖明寬仁緩刑徐議處決臣等不勝懇悃所望之至謹擬票上 請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題奉 聖旨昨有旨催問因數正為此二名速決卿堅欲回護奏璋馮恩且不論張延齡本該坐大逆條律斬之已屈法甚如何執要不死不知雷他怎麼說宜明言之

臣張孚敬等謹 題今日 發下刑部等衙門審錄重刑本臣等非敢為馮恩等二名罪在可宥但臣等反覆思維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馮恩奏理情似可矜且二人俱係論臣等

聖過非願 聖明聖察莫能保全今豈有為之回護惟聖明鑒之又延齡殺人罪誠當死但

累朝之待親戚容有當議者故臣等均望 緩刑監候徐議非敢有他也伏乞 聖明詳察施行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臣張孚敬等謹 題今日午刻臣等伏見錦衣衛一本為究問郭宗事奉

聖旨既問明白著擊在午門前好生打四十棍放了欽此臣等看得郭宗事奉言奏擾情罪固為可惡今奉

旨著打四十天氣寒凍誠恐滅命伏乞 聖慈寬減杖數著令為民臣等不勝恐懼願望之至謹具題請 旨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題奉 聖旨郭宗事說目前拂意四字必探知朕曾諭內閣說星變一事故曰拂意原是罪惡滅命空矣卿等

收宗事只是為其同耳本都為張延齡夫延齡生死無甚緊要只平日倚勢殺人心懷不道交納衆多用錢厚結是以門對字樣皆文臣與作令卿等

徒知忠於 孝宗重為 昭聖皇太后慮却不想其同逆惡不忠於

大祖即前之議禮一般夫 皇伯母上配 皇伯考入我 皇祖之門外戚私親不干宮闈縱或

為延齡憂傷亦是私耳卿等敬會曰恐傷 皇伯母之心夫 皇伯母如為延齡傷心亦思為

皇伯考傷心否此非朕過卿獻夫曰不知何人稟陛下為此失德之事夫延齡以

母后親家却要篡位朕殺之法也義也分也何謂失德今奈原告人被延齡錢買毒死已不追罪如何

又要不死怎麼謂之拂意非人臣宜此 臣張孚敬等謹 題今日臣等冒昧以郭宗事

事上 請伏蒙 聖諭以及張延齡事情并 諭示司馬光論薄昭事 宜臣等無任恐懼戰慄之至仰惟

皇上所論者 祖宗之法也臣等夫復何言但臣等之心實非有他也惟 聖明鑒之謹將原帖一紙繳 進謹具題以聞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臣張孚敬等謹 奏為懇請緩刑慎獄以全

聖德事本年九月十一日伏蒙

聖諭今臣等作速議處延齡事情來聞臣等看得張延齡謀逆情狀未明不敢輕擬各以一得之愚

上陳伏蒙

聖諭切責無任惶懼臣等敬伏獻夫各受

恩深重自揣於心又不敢不盡其誠復各論奏伏蒙

聖慈俯察已將延齡謀逆事情開釋 今諸親多官

議奏坐以殺人死辜本月二十七日蒙

發示刑部等衙門審錄重刑人犯一本該臣等具

奏內馮恩奏瑄張延齡二名所犯因法當處死

但臣等於心竊有所安者不敢不言伏乞

聖明寬仁緩刑徐議處決等因欽奉

御批昨有旨催問囚數正為此三名速決卿堅欲回

護奏瑄馮恩且不論張延齡本該坐大逆條律

斬之已屈法甚如何要執不死不知番他怎麼

說宜明言之欽此本日又該臣等回奏死者不

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馮恩奏瑄情似可矜且

二人俱係論臣等罪非賴

聖明聖察莫能保全今宜官為之回護又張延齡殺

人罪誠當死但 累朝之待親戚容有當議者

故臣等均望 緩刑監候徐議非有他也等因

未奉 明示又本日該臣等具奏今日午刻伏

見錦衣衛一本為究聞郭宗事奉

聖旨既問明白著擊在午門前好生打四十棍放了

欽此臣等看得郭宗事妄言奏擾情罪固為可

惡今奉 旨者打四十天氣寒凍誠恐滅命伏

乞 聖慈寬減杖數者為民等因欽奉

御批郭宗事說目前拂意四字必探知朕會諭內閣

說星變一事故曰拂意原其罪惡滅命安矣卿等

救宗事只是為其同耳本都為張延齡夫延齡生

死無其罪要口平日倚勢殺人心懷不道交納衆

多用錢厚結是以門對字樣皆文臣與作今卿等

徒知忠於

孝宗重為 昭聖太后處却不甘同逆惡不忠於

太祖即前之議禮一般夫 皇伯母上配

皇伯考入我 皇祖之門外戚私親不干宮闈縱或

為延齡憂傷亦是私耳卿等敬會曰恐傷

皇伯母之心夫 皇伯母如為延齡傷心不知亦思

為 皇伯考傷心否此非朕過卿獻夫曰不知何

人進陛下為此失德之事夫延齡以 母后親家

却要篡位朕殺之法也義也分也何謂失德人奈

原告人被延齡錢買毒死已不追罪如何又要不

死怎麼謂之拂意非人臣宜此欽此又蒙

錄示通鑑漢薄昭自殺一條并司馬光論論臣等竊

思叨左右之臣受心符之寄愚誠有未盡者敢

終默歎竊見張延齡之舉法當議親馮恩奏瑄

之罪情在可矜今一時能感回

聖心實臣等不能積誠所致不職之罪更復何辭又

古者成獄王三宥然後制刑慎重之至也臣等

仰惟

皇上好生之德如天地然今廷臣俱不能上體

聖心論輕重之序致其忠愛以盡之臣等之罪為尤

重也伏乞

聖明俯察臣等愚誠平生期於盡忠報 主不敢誤

君請於三人之罪更宜緩刑詳加審處不然而切恐

皇上他日靜思之餘不忍之心有時而發殆無及矣

勿謂臣等今日勿盡言也為此具本再申懇懇

之誠臣等不勝恐懼待罪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臣張子敬謹 奏昨日臣等冒昧懇以緩刑張

延齡等愚誠上 請方恐懼待罪伏蒙

發下臣等所奏臣等益加恐懼夫生殺大權自

天子出臣等惟盡其愚誠如此可否惟在

聖明俯察裁斷臣等又伏思前日欽奉二次

御批詳切明盡如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任感激又

御批今臣等宜明言之但一時倉卒未盡愚誠雖昨

具奏亦未能盡敢再 上 續言

大禮之議初興舉 朝臣工咸以恐傷

昭聖皇太后之心為言臣等伏親 禮成之後

皇上母事 昭聖 孝養聞于天下光于萬世矣茲

延齡罪過蒙 聖恩寬法處之止及一身殺之

誠法也臣等又竊念 國朝有議親之律誓奉

有免死之文今在 朝諸臣未加詳議

皇上固以 祖宗公法望於 昭聖而

昭聖恐未免昵於兄弟私情萬一有向隅之泣

皇上平時 孝養之心未免為之感動在

聖母之心亦必有所不安者矣且恐天下之人莫能

家喻而戶曉也又馮恩奏瑄之奏原其設心誠

孔子所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也非仰賴

聖明在上其孰能察之置之重刑宜也臣等又竊念

皇上自謙 大禮明大獄俱從 寬法未嘗肯殺

一人 天地好生之德也况馮恩係言官殺之

恐諍臣因而杜口將來姦究人無敢言矣奏瑄

一儒士耳嘗作 大禮備辯實欲干進間有一

二已來入 明倫大典作論斷矣昔本求官今

乃滅命故臣等以二人之罪俱在可矜區區愚

誠惟此而已實非有他也夫疑臣勿任任臣勿

疑言使臣也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言事君也臣

乎敢乞 聖

皇上陳之矣仰惟 聖明推赤心置人腹置於臣等

復有疑耶臣等若不能開誠心而公道以報
皇上而後有私焉則非人類矣謹將原奏封進伏乞
聖明開發下法司再行會官詳擬奏 請定奪臣等
不勝恐懼願望之至謹具奏以 聞伏候
勅旨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諭張元輔
今日又得卿等屢奏重囚煩奏自古強臣令君一
矣夫殺了張延齡張鶴齡必反此朕之待也卿等
留延齡以伺亦好口是反覆說說傷

昭聖太后心此意朕實不覺不知是說朕欲傷
昭聖太后否如果是此等說就加罪在朕亦不過是
平日受恩於
太后家者報私背君耳如曰兄弟之情不知延齡殺
司聰如父子何恨司昇不是個人今
兩宮並尊一以奉養生身之親人人皆同矧又未曾
加重以報就如

世廟戒一祭此朕不敢豐于禩之意可見矣延齡叛
國般般可證即殺人用絞刑可類推矣只是事未
成故凡知道者皆必曰 天眷我
皇祖也凡懷二心受恩張門者皆曰恨不早圖設使
延齡幸不知 昭聖太后何居亦不知
昭聖太后曾思及否此甚道耶卿等怎麼又設大禮
人倫本然如今卿等欲欲悔已以從廷和欺此本
要朕批卿等須自答朕止知殺人必以殺報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臣張學敏等謹 題臣等昨日冒昧二疏以綏
刑張延齡事情上 請伏蒙
聖諭切責臣等不勝恐懼慙慙之至仰惟
皇上 執者 祖宗大法也豈臣等之所敢預緣本

係左右輔弼之臣受 國厚恩一得之愚不敢
不以上 聞以自盡此心而已伏惟
聖明諒察二疏既不蒙 俞允止可付該衙門知道
已之謹擬稟上 請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
臣張學敏等謹 奏臣等職忝輔導才識庸愚
常恐不能效忠報
主有負心管之託前日冒昧連疏以綏刑張延齡
恩秦理三人事情上 聖聰伏蒙
聖諭切責臣等不勝恐懼自揣於心實由臣等平日不
能積誠盡職一時又煩詞 奏續委為有罪伏
蒙 聖恩不即誅斥
特賜諭示諄切臣等益加愧懼連日跼蹐不寧伏望
皇上俯賜包容曲垂矜察臣等不勝戰慄感戴之至
謹具奏 聞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
諭張元輔

朕惟不嗜殺人者昌茲刑者九十四囚未免寒途
况 天有春生亦有秋肅而為殺然本非有意而
殺也此者亦是自取亦非法所尋之也朕於近三
載俱停刑今歲生祥始兆雖朕德未庇嗣其實荷
天眷眷欽戴何窮欲再罷之卿等但當承君之意勿
曰某某之幸實非為亂賊而屈刑焉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臣張學敏等謹 題今日欽奉
聖旨暫罷行刑又伏蒙
聖諭云不嗜殺人者昌仰見
皇上好生之德如 天高然真 帝王之度也又
諭云今歲生祥始兆實荷 天眷此正詩所謂燕及
皇天克昌厥後者也嗣此 大慶豈有窮耶臣

等無任欽仰欣戴之至但臣等庸劣深懼無以
祇承 德意仰祈
聖化又豈敢為小人幸實為天下
宗社幸也臣等不勝欽仰欣戴之至謹具題以 聞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跋
天下稱吾師羅山泰疏尚矣迺論張
皇親三言官者未入也賢嗣尚實君一日出
示博愛讀畢載拜稽首願言曰明哉我
皇上之納諫婉哉吾師之進諫
主聖臣直用是益彰可為天下萬世法迺知焚
草之論視補續之見遠矣請梓諸廣示中
外
嘉靖庚戌春三月門生蒲坂楊博謹跋
跋
太師張文忠公遭遇奮庸相業烜赫天人
所知也而其贊襄密勿與順幹旋則非夫
人所能知也余謝事次秦淮公之賢嗣符
臺君出示茲編屬一言於末簡所伏讀而
嘆曰公可謂忠矣公之心至是其曲盡矣
夫人臣之事君也猶事天也其格君也猶
回天也感動轉移之機豈易乎哉公際
聖明諫行言聽真千載一時矣而是編所載則
亦若不無吁唏於都俞之廷者此為君之
所以難而為臣之所以不易也然終公之
世而
上之所以震威以從公者則亦既屢矣可見公
積誠之所致而
天聰明之旁燭無私居高聽卑願人臣之所以
事之者何如於乎若公者豈易得哉

論對錄

三

二

嘉靖丙辰夏五月晚學武進薛應旂謹跋

廣信府同知鄒潘

推官方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虞縣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十終



毅齋奏疏

著 鐸 查

毅齋奏疏

明 毅齋查 鐸著

請加意經筵疏

題為懇乞聖明加意經筵以隆聖學以慰人心事。臣嘗觀成王之若臣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孟軻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是人君之心。學則明。不學則蔽。學則生。不學則息。故聖君之自治。與賢臣之告君。未有不以學問為急者。今之經筵。固皇上問學時也。近奉聖諭。於二月初九日講。十二日經筵。大小臣工。莫不延頸快視。以為此聖學日新之始也。是日少有風雨。竟從中止。二十二日又止。昨初二日又止。一時人心。愴然自失。蓋自去冬十月。輟講至今。二月始開。是一年之中。中止數月。一月之中。中止數日。耳。今又隨意輟止。是暴少寒多。豈日就月將之義乎。雖輟講數月。曠蕪匪多。但天理難存。人心易放。况皇上處崇高之位。居深宮之中。接目觸心。無非可樂。所恃以節其流者。此問學耳。不與詩書禮義相親。則心必別有所嗜。不與仁賢碩輔相處。則情必別有所寄。出此人彼。問不容發。君德之成否。政治之得失。實係於此。仰惟皇上聰明睿智。迥出尋常。乃於經筵。尚未加意。臣有以窺其微矣。蓋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故荷得旨趣。則嗜好自篤。徒循故套。則厭敷易生。臣嘗侍經筵。見講臣進講。未及移時。輔臣侍傍。惟屈默立。皇上肅然而臨。儼然而退。若有矜持之勢。未獲開悟之意。不過視為故典。循往跡而舉行耳。宋儒謂

毅齋奏疏

毅齋奏疏

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殆是之謂也。夫豈進講之初意哉。臣願自後講。臣之講章。務因古人之遺訓。以發明今日之本心。從容朗誦。凝聚精誠。務以感格乎聖心。不在束縛於禮節。其有義理切要。人心幾微。講章所不能盡者。更容輔臣從容開導。各盡所見。我皇上至期必臨。虛心聽受。以諸臣之講說。務實體於身心。聽未及詳。不嫌問賜。清問。講臣由心而發言。輔臣由心而啓沃。皇上由心而聽受。一堂之上。精神翕然。則講習久而義理自明。視聽專而心志自定。皇上雖欲罷而不能矣。其所關係。豈小小乎哉。倘不以臣言為迂。大賜採納。加意體行。則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舉才備用疏

題為應明旨舉人才以備擢用事。臣惟國家之所重者。在邊防。邊防之所急者。在得人。恭惟皇上軫念邊圉。特允廷議。通行兩京九卿科道等官。各舉所知。具疏奏聞。以備簡用。此其留心人才。以為安攘計者。誠至切也。臣待罪該科。謹不容默。但人固難知。知人尤難。其得之訪問。未經親識者。不敢輕舉。以瀆天聽。謹以臣之所素知者。為皇上陳之。原任兵部尚書巡撫雲南都御史呂光洵。學有淵源。才堪經濟。風猷夙著。于吳中。反獄之囚徒。旋從殄滅。威信素孚于滇南。負固之叛賊。卒致就擒。文與武兼。才與誠合。此一。人者。兵事素諳。精神尚健。所當及時效用者也。原任巡撫順天都御史溫景葵。博大之才。出之以細密。擬定之。守行之。以變通。處權奸而從容折服。名素重于關中。禦賊寇而嚴肅隄防。望尤隆于冀北。此一。臣者。與論久。周年力尚強。可備西北督撫之選者也。原任廣東按察司副使劉稔。賦性敏直。任事真誠。居兵曹幹理甚多。懋著勤勞之績。禦強寇艱難不避。卒收底定之功。此一。臣者。昔惟養病。今已就痊。可備東西兵備之選者也。原任雲南布政司參政梅守德。慷慨不回之節。精敏有為之才。居諫垣。行每恥于隨人。督學校。心尤勤于造士。諳練既久。盤錯尤宜。此一。臣者。與臣同鄉。才望素著。年力正強。今養病已痊。可備東南有事之用者也。以上四。臣。皆臣之得于親見。深知其人。如蒙勅下該部。再加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呂光洵等。遇缺推用。以責其成。庶中外得人。邊鄙自靖矣。

勅重臣欺妄疏

題為督撫重臣玩視明旨大肆欺妄懇乞聖旨嚴加究治以飭邊防以正國法事。臣近見兵部為報寇入大同事。奉聖旨。說與兵部近報寇兵已入大同邊內。你部裏便行與陳其學發馬芳人馬。星夜前去。與同趙守併力截殺。不許沿習舊套。觀望逗遛。以致慢事。重罪不饒。欽此。臣伏觀皇上軫念邊防。倦倦勸諭。督撫諸臣。宜奮不顧身。克副明旨。一切欺肆舊習。宜黜之以圖實効。臣近見宣大山西等處總督陳其學。奏稱。敵人分道繼入。親督諸將。戮力血戰。大挫其鋒。斬首八十餘級。要行分別將領之功。趙守尤宜首錄。等情。又據大同巡撫李秋奏。同前事。據此。則有功矣。及接巡按御史燕儲宜之奏。又稱。趙守引兵觀望。相去五六十里。且將各堡精壯撤兵。致敵直入。大肆殺掠。東西二處。殺死人民不下三千餘人。殘破官堡不下百十餘處。并參陳其學李秋失事緣由。據此。則又有罪焉。夫功之與罪。猶黑之與白。誰能掩之。今一則曰戮力血戰。一則曰撤兵逃竄。一則曰大挫賊鋒。一則曰隔遠觀望。一則曰斬彼首級八十餘顆。一則曰

毅齋奏疏

三

殺死人民三千餘人。功罪異同。奏詞矛盾。似若難辨。然臣以理斷之。而是非立見。蓋儲官同與事地方者。倘前功是實。必且樂為之贊揚。苟非喪心病狂。決不肯枉其勞勩。故為捏說。以自取虛誣。且奏詞雖稱失事。而實意猶多曲全。在儲官之心。亦有不得已而略為之言者。况與勦之人。有副使方逢時在焉。有隨從各官在焉。破堡俱有實數。殺人俱有員名。則歷歷可據。事非風聞。詳明如此。更復何疑。儲官乃按該方者。不信儲官。又將誰信耶。其學等有罪無功。雖三尺童子。亦能分辨。况京師去大同不滿千里。殺人破堡。事非細微。誰能掩之。其學誠失事矣。使能引咎自歸。以圖後效。可也。縱不以為過。或稱敵寇潛逃。可也。今以不可掩之罪。乃公然變罪為功。形之奏章。果涉曖昧。難於辨白耶。果居中深密。誤相聽從耶。果一聽趙守之指揮。不復敢與查理耶。乃彼此掩護。且欲誇奇功。邀上賞。臣誠不知其何心也。夫事君之道。莫大于不欺。臣子之罪。亦莫大于欺。今其學之所為。果欺乎。不欺乎。且趙守與敵。既未交一鋒。則彼八十餘顆首級。又不知從何而來。言之殊可痛心。夫肯誠稱一時名將。今聞敵自西來。乃復撤兵東去。蓋故為抵牾。意在邀功。不守大同之外。乃守應州之域。蓋先自潛藏。假言內讎。不過假此以塞人之議論也。夫敵騎不滿萬餘。肯為大將。不能發一矢。出一陣。以伸中國之威。乃巧於狡閃。又每欲借名自居。以為得計。肯也如此。餘復何望哉。夫邊防一事。聖明積念。惟懼在此。一時諸臣。經畫在此。天下人才。推選在此。國家錢糧。盡輸在此。為邊臣者。雖捐軀報效。尚恐不及。乃今以敗為勝。以罪為功。甘為欺妄如此。此罪之所以當論也。且功罪不明。則人心無勸。况復明旨森嚴。猶且不顧如是。若過為姑息。則習套愈深。人心愈玩。邊務愈弛。如國法何。臣恐天下之大。可慮者至矣。參看得總督陳其學。撫重鎮全非鎖鑰。視明旨真若弁髦。縱寇殃民。已極慘酷之狀。冒功邀賞。全無忌憚之心。罪已坐乎失機。心復安于罔上。巡撫李秋濬。司撫巡之任。殊乏備禦之方。寇在門庭。不能發謀以制敵。殺人殺野。且欲冒功以欺人。奏稱近於含糊。事同歸於掩覆。總兵趙崧。巧於謀身。住於禦敵。撤兵自衛。因致各堡之傷。賊先藏。坐視居民之殺掠。八十餘顆之首級。何處得來。三千餘人之性命。誰為賠償。罪有攸歸。法難輕貸。夫其學與秋重臣也。趙崧名將也。三人如此。餘復何言。伏望皇上。即將御史燕儒。官奏開失事人員。勒行該部。查照輕重。嚴加究治。庶人心警而邊防可飭。國法可正矣。

京營重務疏

題為營議四出事終未妥。懇乞聖斷。毅然裁復。以裨軍國重務事。臣竊謂論國政者。當不徇乎人情。斷大事者。最畏避夫浮議。狗人情。卹浮議。卹細微之事。且未之可。况有關於軍國者乎。今營議紛紛。迄無成說。臣在旁觀。亦審矣。敢以始末為皇上言之。彼京營一事。列聖迭有制度。先帝集其大成。有勦臣以為之總度。有文臣以為之協理。列為三營。時其操練。誠一代不刊之盛典也。所未盡者。特以各營雖有副將。仍各練兵三千。若遊擊等官。然營中無一營總以統之。此處為有間耳。輔臣貞吉。銳於有為。憤其不振。以三營太混。五營為詳。傑然建議。折三為五。廷臣會議。謂三五詳略不遠。更置徒起弊端。未若仍乎三者之為善也。夫既不然乎貞吉之言。則當確循先皇之制。申明舊章。截然遵守可也。每營更立一營總。可也。何事無

執持互為兩可。意以貞吉輔臣也。議折五營矣。議營勦臣矣。今五營不可分。勦臣猶存。非情也。故三營則仍乎遊。勦臣若從其請。惟以一文臣提督之。意若似矣。何尋借豈臣一言。忽議三營之將。流官二人。勦臣又一人焉。以示其革與不革之意。夫吳繼爵且不能容曹邦輔矣。况能容二流官哉。不佞諛者。知其必不能矣。流官既去。悉為勦臣。其相處誠一體矣。孰知以一勦臣。且議為不可。况增而為三乎。臣不知貞吉奏請之意。何如今日設施之意。又何如。果為練實兵伍之計乎。抑為勦臣疏通之路乎。不圖實心練兵。且各具疏請。禮可慨也。夫事不詳其大意。徒強人以必從。設論雖多。人心愈遠。終日請旨。卒致難同。蓋論常禮。勦臣為尊。使下於文人。豈能帖然心服。志不同。欲事共濟。得乎。若論事權。文臣為重。使後於勦臣。豈能如意。施勢既不能。欲事振舉。又可得乎。故慶慶盡心。將欲重勦臣。不可也。將欲重文臣。亦不可也。兩大相形。勢難獨斷。事體至此。則先帝之制。與今日之事。其間善否。較然大明。惟始因循。而末決。後見奉旨之太多。此所以迷而不復也。今邊境疲殘甚矣。所恃者。尚有此營兵在也。若復徇私情。漫為遷就。畏浮議。忍於曲從。今日此一疏。則從此明日彼一疏。則從彼。殊無盡一。僅類兒戲。如國計何。臣轉轉思維。非仍請舊制。斷斷乎不可也。伏乞我皇上無懷已成之見。無拘屢變之嫌。以先皇舊制。斷然可行。今日之議。終屬未妥。揮勦臣為總督。而體統尊。以文臣為協贊。而事權定。更於三營設一正將。如有緩急。即命統領大臣。以時嚴督之。科道以時巡視之。彼此之間。調紀有序。真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不惟事體無妨。亦且古用稀少。今請禮且不給矣。况望實心以練兵乎。臣非不知成事不說也。但事關大計。故率冒迂庸。不敢順忌。冒言之耳。惟聖明裁察焉。

乞留劉體乾疏

題為懇乞聖明。推念國計。俯留大臣。以慰人心事。臣等於本月十二日。接到戶部尚書劉體乾奏為乞恩。認罪回話事。奉聖旨。劉體乾累次抗旨。着冠帶閑住。另推廉幹的來看。欽此。夫體乾大臣也。皇上輒去之。罪其抗也。人君之尊。如天。使果於抗旨。即置顯罰亦宜。况於去乎。既無禮於君父。臣等即擊去之。亦宜。况有言乎。然體乾迹雖似抗。其心實有可原。蓋勢處其難。有萬不得已者。臣等待罪該科。豈不容默。敢為皇上陳之。今天下常賦。歲不過二百四十萬。一歲所出。至三百八十萬。是一歲所入。較一歲所出。尚少一百四十萬。此外雖有開納一節。然有無多寡。未敢定以為額。况各處災傷。屢請蠲免。即今秋防。宜大勦。遊等額。請求迫急。無從措處。該部不過那前補後。扯東蓋西。歲推一歲。幸其無事焉耳。萬一諸邊告警。京師戒嚴。既無錢糧。安得兵馬。斯時將責之誰乎。體乾無一日不在慮者。故今九卿之官。惟戶部為最難。乃羣臣所共知也。但於奉旨取用。不論年例。應進。一概直諫。陳說其過。于固執則有之。實非敢於抗也。夫在皇上取用。亦多遲留。則在他處節省可知。有臣如此。亦能為皇上善守財者也。不然。以皇上之財。供皇上之用。豈不欲承歡君父。願致致皇上之怒如此哉。體乾去矣。即使廉幹者繼之。臣恐巧婦亦不能炊無米之粥也。况事體繁難。惟熟練者方可支持。體乾諳歷有年。人心願留。以資國計。伏望皇上。擴天地之量。推宥過之恩。俯允留用。則體乾得以圖報。而內外人心。亦不勝忻慰矣。

請肅清政疏

題為運官故違明例。遲誤運糧。乞勅嚴究。以肅漕政事。照得舊例運船。限四月過淮。七月抵揚。四月無船無糧。俱降級調任。湖廣衛所糧解。限七月初一日完。載在議單。明例森嚴。敢違之。近據提督漕運鎮遠侯顧寰奏稱。本年運船於六月十四日。江南北十一總俱已過淮。獨湖廣黃州衛指揮滿芳。新州衛指揮李同春。襄陽衛指揮謝九錫。共船六十三隻未至。又稱六月十五日。據指揮陳美呈稱。各衛運船完。向有料銀未給。十月十九日。又據指揮滿芳呈稱。改造新船。尚未出水。又稱據督糧右參議王謨押運新到儀真呈稱。把總樂循禮。尚在原籍九江懸住。不行催趨等因。臣等聞之。不勝駭愕。竊惟國家軍儲。仰給漕運。稍或遲悞。干係匪輕。今據陳美之呈。則屬無糧。據滿芳之呈。則屬無船。彼此互異。恐有抵飾。猶難遽定。若把總樂循禮。家不行。則王參議之呈。可據也。循禮職司督運。又與各官不同。正宜身先督率。方可依期奏完。乃今六月。尚在私家。則沿河阻凍。勢所難免。查得上年漂流阻凍。不下五六萬。湖廣一總居多。已經參題。伏蒙聖恩寬宥。然未有六月糧船尚未造完者。樂循禮乃高坐不行催趨。首先作備。法當參究。看得湖廣把總樂循禮。濫司督運。專事營私。當六月尚爾在家。至七月豈能完報。等國課如私貨。任意遷延。視明例若弁髦。罔知遵守。事屬故違。法難輕貸。況今各處運官。絡繹到京。正衆人矚目之時。若止照常問罪。何以振肅人心。伏乞勅下該部。轉行漕運衙門。將樂循禮即日提解來京。監候。員缺另行推補。滿芳仍令戴罪催押。陳美行巡按御史提解赴京。一併參送法司。嚴加究治。庶幾人心知警。臣等又據總理河道翁都御史揭稱。糧船已過關河者三千餘隻。其餘俱在呂梁以下。牽挽難施。則違悞延遲。恐不止樂循禮一人。計今徂冬。不過數月。糧船尚未進關。則阻凍寄囤如往年故事。在所不免。伏乞勅下該部。轉行漕運提督衙門。未進關者。責令設法牽挽。已進關者。催趨晝夜前進。若先期怠緩。隨時止參運官塞責。雖于人心少警。終于國計有悞。如有前弊。容臣等訪實。一體參究。庶漕政不墮。國儲有賴矣。

乞採買金兩免作年例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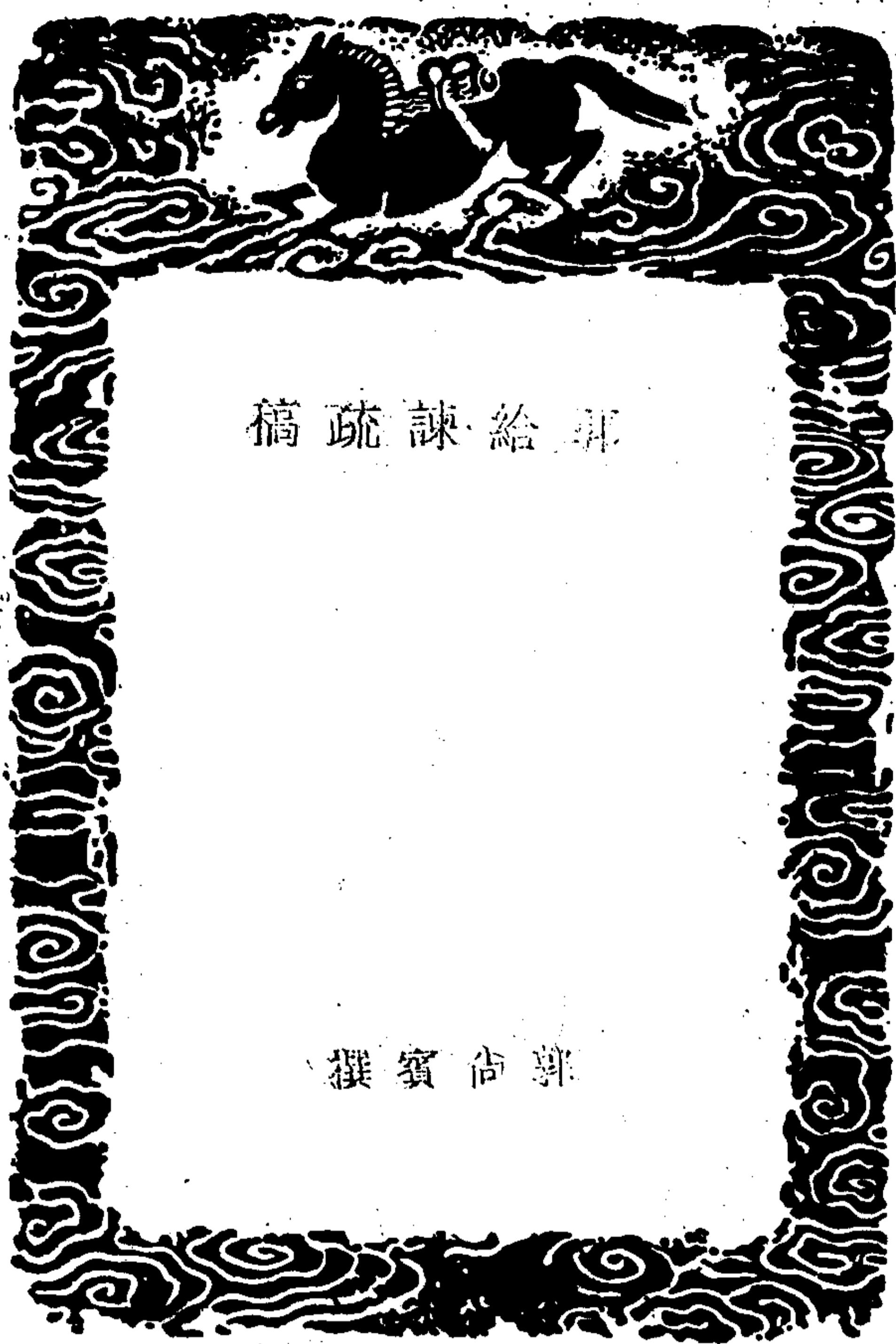
題為懇乞聖明。軫念遠方。暫議採買金兩。免作年例。以紓民力事。近奉聖諭。着雲南照隆慶元年例。採買金三千兩。年例金二千兩。共五千兩。每歲進用。戶部知道。欽此。夫年例乃惟正之供。採買則額外之征。皇上節儉天成。正供之外。豈加輕征。乃今金數倍增。必因內帑缺乏。故有此諭也。但定為年例。則望皇上更加意焉。臣等切惟天下皆皇上之財。則皆惟皇上之用也。然必定之以例者。蓋國家制用無窮。而天地生財有數。故量其地之所產。與其力之所堪。定之以為例。每歲額辦。庶上不病國。下不病民。此祖宗制賦之深意也。金雖產於雲南。地方不甚廣遠。金礦亦無幾處。故定為年例一千兩。然每歲徵解。常不及期。嘉靖年間。亦常採買。蓋開一行之。未嘗以為例也。伏蒙皇上登極。奉詔停止。一時臣工。莫不稱誦德。然嘉靖四十五年。奉旨採買金兩。業已將完。彼處官司。苦於變價之難。仍復解進。該部查得已經奉詔停止。因將前金准作節年拖欠。及該年年例之數。蓋亦徵解之難。而曲為之處也。夫數止二千。且徵解不前。況五千乎。聞行採買。且至遲延。況每歲乎。每歲增金三千兩。則計其起派之數。解運之需。每歲須用銀三四萬兩。

勢固甚難也。官既難辦。不得不加派于民。該省遠在萬里之外。土夷雜處。民易為亂。自鳳繼祖倡亂以來。盜賊充斥。每歲用兵。民力疲矣。若復加此額外之征。其何以堪。伏乞皇上軫念遠省。加意體恤。年例金每歲仍定二千兩。照常解進。如果缺用緊急。或令該省辦價問行採買。無以為例。庶上用既充。地方不困。小民幸甚。臣等幸甚。

嚴漕規以裕國計疏

題為遠悞運限。大壞漕規。懇乞聖明。責成督事督臣。亟行區處。以裕國計事。近據漕運都御史趙孔昭奏。于七月內徐邳之間。河水盡決。淺阻運船千餘。計糧三十八萬。不能達洪。先該戶部侍郎陳紹儒題請寄國。蓋逆知催催不前。姑為權宜計也。臣等切為漕運國計所關。重務也。都御史趙孔昭。總兵顧寰。同督漕運。重臣也。總持法紀。恪守漕規。正其職掌。乃今違悞若此。伊誰之責耶。查得祖宗漕運。原有欽限。恐遇洪水。則限三月過淮。恐北寒阻凍。則限七月完納。上年漂流糧米。不下數萬。天津阻凍糧船。共有千餘。皆由過淮入關之遲也。蓋自淮抵關。不及一月。洪水泛漲。多在夏末秋初。為督臣者。能鑒往歲之弊。嚴督暨兌押運等官。依期過淮入關。縱有洪水。安能為害。乃今九月。何為尚阻。徐徐據稱。六月七月間。大雨時作。洪水漫漶。牽曳無路。是矣。獨不思過淮欽限。原在何時。至今方行奏報。計今去阻凍之時。尚有月餘。猶可催備前進。豈可輕關寄國。若去年天津寄國。今年邳下寄國。歲復一歲。臣恐不數年間。沿河上下。悉為寄國之虞。而京師百萬官軍。不知從何仰給。且此例一開。奸頑官旗。俱圖落後。千百弊端。皆從此出。其漸誠不可長也。使趙孔昭於去年阻凍官軍。嚴加究治。今歲必不至此。乃聽其寄國回南。全未懲創。奸頑何由知警。至若顧寰。不惟莫能懲創。且漫為之題請給銀。以市私恩。迹其所為。是賞之使遲。又何怪乎今歲之違悞也。今日漕政之壞。顧寰實為罪首。伏望皇上勅下該部。馬上差人。一面嚴督管河官員。將塞淤河道。速行開通。一面嚴督趙孔昭。顧寰。設法牽挽前進。務期抵揚完納。猶可少道其責。若竟從寄國。徒假奏報塞責。則違悞之罪。更復何辭。容臣等指實參究。其他怠悞有司。奸頑官旗。即令查照輕重。依法究治。不可姑待來年。仍致寬縱。庶既往懲而將來知畏。法紀振而漕政舉矣。

先生自德安司理入為刑科給事中。尋以不當新鄭意。出為山西參議。其在諫垣。僅踰年耳。而章奏炳炳如星。迄今讀勸經筵。嚴邊功。定營議。爭採買諸疏。正大光明。嘉謨入告。諒為直節。當如是乎。然先生固猶是行之以危行言孫之意也。先生答趙汝泉書云。頃蒙索諫草。足見一體之愛。自初入諫垣。欲效涓埃之報。邇來時世。勢難直遂。徒言塞責。既所恥為。抗言招尤。亦所不敢。觀於此言。而先生之苦心可知。即有明之時。事亦可知矣。嘉慶四年十二月。後學趙紹祖識。



郭給諫疏稿序

撰賓尚郭

郭給諫疏稿序

余不佞承乏金川逾六年。以量移去。適今聖恩。郭先生奉命來理吉州。吉轄寧曠。金川亦在鄰。屬稱難治。云嗣是不佞牛馬王程。往來吉疆。備聞郭先生治行。大都問民疾苦。諸所不便。輒白當事報罷。利輒與之。兩造之詞。剖判曲直。如分白黑。郡有大獄。苟得其情。雖犯當事之所顧忌。與夫鄉紳有力所關說。屹然不為動色。人曰。江山可移。金石可銷。而不易郭君之一諾。異日立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與百執事決可否。豈異人任也。余今讀給諫所為疏草。不憚權倖。不避忌諱。見無禮於君者。不啻鷹鷂之逐鳥雀。於一人之失用。一政之錯行。篇中每三致意焉。轉圜之聽。雖未能遊必於上。而宸聰遐覽。精忠可格。亦必隱隱有功於中。如言福藩王之國。如期言樂臣楚宗。竟釋樂臣而寬楚宗。言權稅中使。竟減額三之一。而停東粵稅。使言枚卜及處分大僚。竟點用新輔。而分別被論諸臣。以了計局。此豈聖心自為轉移哉。然後知子與氏人不足適。政不足問。非定論也。古人所謂爭天子是非。決百執事可否者。信矣。昔韓魏公濟大事。以膽司馬公以誠。范文正公以曲盡人情。給諫合數者而出之。而一本於至誠。誠故不欺。而犯也不難矣。雖然。給諫今日言之。未必廟堂之上。盡行之。異日給諫陟銓衡。司政柄。自給諫言之。亦自給諫行之矣。請世之以為左券。

欽差巡按直隸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卷友弟會陳易頓首拜書

郭給諫疏稿序

郭給諫疏稿卷一

題為天氣炎蒸。因禁殊苦。懇乞聖明。即傳熱審。於恤。并超釋樂臣楚宗。以明朝廷法無終誤。以慰中外臣民切望。事。臣查大明會典。我朝熱審事例。每年小滿後十餘日。司禮監傳旨下刑部。即會同都察院。錦衣衛。將節年欽恤事宜。題請通行南京法司。一體照例審擬具奏。是熱審之旨。傳自內廷。刑部隨奉而行。之不佞臣下頻請也。傳旨之期。乃在小滿後十日。原有定時。非可任意忽忘也。今小滿已過。而夏至又過矣。審旨未聞。是以臣等有公疏之請。請而即得。則祖宗之舊章未背。恩恤之及。因不遲。請而未即。得如舊年。遲至八月初二。則各囚雖有終被之恩。畢竟多此數月之苦。且於祖制。謂何。聖朝仁政。謂何。目今日烈暑長。如煎如炙。暑雨蒸淫。疫疾易生。隨其罪比之所麗。衡其恤恩之所可。施予各囚。以炎歐之清冷。兩月恩例。蘇救實多。臣故以為熱審之旨。斷宜日下沛發也。遇熱而審。審不逾期。於熱審所及。復於於熱審之所不及。孰有如樂臣滿朝薦。王邦才。卞孔時等之立當釋乎。又孰有如楚宗。華越。英熈等之立當釋乎。夫朝薦等三臣。其當日有功於地方。不但舉朝之臣能言之。其今日抱屈於羈繫。不但舉朝之臣屢言之。即在聖心。亦已明知人情之所共冤。釋宥之為仁政矣。不然。何舊年八月已稟擬釋放之旨也。然旋稟旋罷。聖恩欲流而復澁。豈以三臣之懲創未極。國法尙有未伸。聖怒尙有未平耶。臣念法司獄中。即凌遲斬

南海 郭尚賓 朝諤撰

郭給諫疏稿 卷一

絞等犯其親戚家人尙得時視其面朝薦等一入詔獄不殊已登鬼門家屬見面無從閱歷歲年惟是含
 悲黑地法司獄中遣配杖決等犯俱蒙隨監隨發獄無久編朝薦等未隸何條近者錮六七年久者錮十
 餘年此等苦毒無可復加乃以施之保民之吏愛國之臣孝親之子如謂三臣阻撓權事而稅金至今未
 俱也如謂三臣要市名譽其則名祇自皇上成之也小民易虐難保守令不可不好強項之名以安地方
 士氣易摧難振皇上不可不好容頓項之名以鼓舞豪傑國家有誅殘吏之法無錮良吏之法三臣有可
 錄之功無可怒之事惟天默啓聖衷故舊年秋間條焉稟釋皇上今日之心克承天心自洞然見三臣之
 爲民父母也國之倚仗也有不慨然釋放耶夫華越被禁爲釋楚王之故也英雄等二十三人被禁爲
 拾積奪銀毆死撫臣之逆坐也以禁錮微輕奏爲當然以久錮微輕奏爲已甚爲反逆之從其情重爲劫
 殺之從其情輕今華越禁錮十年矣以瑕豈奏奏既不行以誣服錮錮胡可久矯其已甚即行疎釋可也
 英雄等情非反逆近日朝士已連章代明則當日叢槍雖衆聚毆雖凶總只狂逞之狀其罪止於搜書搜
 銀毆殺撫臣也其論刑止管錮錮等二三抵死也昔刑六人已屬太濫尙益之以英雄等之久禁乎常人
 毆死爲從止於擬徒以天潢之派反從重典而閹門久禁乎此一獄也權奸授故入之意側媚造莫須有
 之賄倍誅倡禍者以立威波鋼從難者而不知其太過司道爭之不能得法令邊難平反而結樹酌其詞
 查題覆參看云若止坐以劫殺之條則吞舟不無漏網如徑擬以反逆之律則出柙尙未張牙是法司諸
 臣不過謂犯宗爲劫殺之雄桀云爾會是英雄等劫殺之從禁已九年而猶不釋乎宗盟誼隆皇上親親
 之念必重乃請釋時開未蒙允九臣民私意揣度有謂楚王從中譏沮者臣謂楚王如果不假如其善自
 爲謀正宜代諸宗請得出禁則宗人自當相忘怨議自當自息不然楚王何樂與諸宗明明相持也此楚
 宗所宜亟釋也臣自受命以來請釋朝薦等之疏不憚再三今隨諸臣之後并請亟釋楚宗蓋臣科與刑
 部都察院大理寺俱有刑名職掌如蒙楚宗一日不釋則刑罰不中之失在皇上如臣科不爭部與刑
 寺不爭則皇上之失刑其咎全在部院寺科矣故使蒙楚宗以不爭問臣臣猶可以天聽之高爲解若
 皇上以緘口遂過責臣臣無所逃罪矣故敢喋喋以請也抑臣猶有說焉因在獄中以日爲歲望釋望減
 如炎所陰虛囚之吏豈無人心何忍其苦滯園土也庚戌差出各省恤刑辛亥各有恤疏題請裁奪得旨
 下部乃有已經年餘部司不速爲題覆者是恤臣急於於宥宥部司緩於覆章罔顧待命之囚互滋推玩之
 習合無自今以後旨下五日不發抄罪在臣科該部半年不題覆罪在該司庶幾復有常期囚速蒙惠也
 若夫僻藩郡邑訟牘盈庭事不問重輕贖不問徒杖概將緝之禁中彼佐領小官亦效尤而發監惟意不
 聞守令立法清省聽其監舍充盈甚至有十年訪犯猶然監未審發以贖徒贖杖不完竟斃之禁中者嗟
 嗟省事莫若省訟恤民宜先清監審發何爲而稽時民命非輕於贖錢佐領濫禁而不之問守令豈真塞
 聰掩明也夫登殺藩國因異而望恩之心同廷官外吏職異而於因布德之責同今皇上一行赦過宥罪
 之仁中外臣工誰不望風承指者故即傳熱審以舉其至急即釋蒙楚宗以舉其至大此皇上所宜不
 再計而決者也由是限定題覆恤疏之期由是申嚴郡邑濫監之禁將臣工凜凜奉法各毋傷生命以干

天地之和不過皇上一動念而足矣不猶陽和一嘘而草木天恣無不各遂其生哉臣可勝倦倦祈懇之
 至
 萬歷四十一年五月初十日
 題爲不法邪弁交結內官竇緣委奏茂能探之恩緬恣斯君殃民之大惡懇乞速開正法以安生靈事臣
 查萬歷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元孫誕生恩詔內一款珠池採取多年不宜竭澤詔到之日即使封閉
 原差內官李敬馳驛回京原衙門應役欽此洋洋詔旨今尙□□□後世法程至明也乃近日道路相
 傳有謂金吾右衛左所指揮倪英上疏請開珠池恩臣未之目擊未敢信以爲然使果有之本亦何其敢
 於違背詔旨不將順皇上賤異物德意乃以生事擾民之失導朝廷哉臣考大明會典參之廣東通志於
 珠池之採俱未列爲常時難缺之課而能探遺內臣已事則紀載歷歷甚明如洪武七年能採以官兵取
 珠大海四月至八月止得珠半斤也永樂十三年能採以千戶徐斌竊取珠螺能之以禁竊採宏治七年
 差太監一員看守楊梅等池後尋取回也嘉靖八年提督兩廣侍郎林富奏稱往者採珠說者謂以命易
 珠今即易以命恐亦難得其詞可驚可涕已而富疏至再內稱所得幾何所費萬計得不償失毅然請罷
 肅皇帝從其言而守池內臣於是革去矣論珠顆未見採取之贏餘論池禁可歸海北兵巡之兼攝內
 臣之罷決之於一日安靜之利貽之於數十年此果肅皇帝之能遺爲是乎抑皇上二十七年之復遣爲
 是乎李敬開採七年其得珠不多之數皇上能知之乃李敬奉撤回京其採徒糾聚未散尙遺地方劫掠
 之患皇上猶未知之也蓋李敬召採之人盡各處作奸之輩凡集若干艘縱各數百人狎風濤走地如
 猿採與因緣以獲利探能狂逞而無歸至今盜賊充斥近海之民以不安枕夫非李敬之剩孽耶今若復
 遣開採則瑞儀可畏蠻戶必聞風逃匿後來所赴開採之召者必前日無歸爲盜之徒瑞儀從中蒙蔽瑞
 烏知之是鳩千萬狂逞糾集於池之內外也盜不能散而使聚遺瑞之長登若此夫一中官一操事權糾
 取寧知屬屬所至虐郵官虐郵役折夫折馬不遂不休是郵舍添一陷阱也以棍徒爲爪牙以盜取池珠
 爲名目訪拿平民嚇取財物必罄其家而後止凡有池無池地方雞犬無復得寧是民間添一豺虎也夫
 不能蘇郵傳地方之苦反增之累焉夫二中官得差遠藩如虎出柙其生平自不知書既不可以禮義責
 之而遠在萬里又誰以法紀繩之衙命擁尊於兩院方面大吏俱得分庭抗禮一遇州縣各官必將倨傲
 恣睢彼各官受職朝廷誰能容私瑞儀無禮者若城市小民其受瑞儀役魚肉又可知已夫不能重官司除盜
 安民之權反遣虐民者往擄官司之法失三朝廷差一內臣本省必爲之建衙守置舟車儀仗器物費若
 而金爲之供廩薪給牙役并贍其隨行一二百人又歲費若而金凡開採所得彼瑞儀惟知借以自潤其所
 進之皇上者不過自誅求民間得來又或其自潤之餘也剖腹藏珠自是若輩本態第朝廷甘受貪賈之
 惡名必明予中官以營私之厚利失四東粵歲輸鹽稅一十八萬推誠已極脂髓無餘欽州既中流賊加
 以掩過者之荼毒首級不盡解解者不盡賊安殺極冤宇內無兩今貧極憤極之民何堪再虐且聞海東
 李侯翁方盜盜思逞於欽州萬一與貧窮思亂者珠池安運者響應弄兵此時何以制之夫不務爲安戩

之謀而開採以速其變。夫五者之失，只在皇上不允開採，便自脫然無累，乃倪英之疏一上，其大罪蓋有三焉。夫有名爵之內臣，律禁交結也。本弁以開採請，必以堪差之內臣請。惟平日交厚此人，所以請差此人而犯律不顧矣。其大罪一。逢君之惡，所稱罪之大者也。本弁敢料皇上欲在珍珠，遂敢以開採為請。此外可欲如珠者尚多，亦將可竊聖意而上疏迎合矣。其大罪二。說謊者斬，聖旨懸之禁門者也。向來開採，未聞珠顆之多。今本弁逆知粵民易虐，後來括民之積，可充上供，必於該差疏中請開採，可厚獲之數。思以聳動天聽，而不顧其明明說謊矣。其大罪三。夫執一罪已足置本弁於罪，況大罪種種，本弁受領寧足辱皇上之斧鑕耶。能採萃一省之歡聲，復採萃萬民之怨譴，採於既罷數十年之後，猶有吝嗟，採於難能數年之時，寧堪憤憤。聞本弁現向與援之人，欲構中旨，此豈營差內官，其作用果可以移聖意耶。又豈以粵民真柔，可傳璫弁彪虎之翼，聽其飛而食人耶。臣意已故之稅璫，皇上向無補差，則已罷之珠璫，皇上必無復遣。未有恩詔自出，可以自違。又未有與援之人，敢於趨取明旨，而冒此大罪者。臣曾記先年粵民恨稅璫之虐，又恨其途辱姚推官一譴之於藩司署前，一譴之於其本衙門。稅璫斂息，免可見粵民至柔亦至剛也。況已貧復來漁獵，已困復來魚肉，民情事勢，未有不激而決裂者。至於決裂璫弁之糜爛，其何足惜。但多一番調停地方事，所失不既大耶。勿謂臣今日不言也。嘗昔罷採之年，用珠因買於商，即在李敬開採之年，用珠亦買於商，採之無濟於用若是，乃上用珍珠，價銀在珠之外，商僅得三之一耳。其二盡京官與皇上之左右所瓜分也。皇上能御左右眩惑之言，專以買珠之權付之戶部，該司聽其便宜，參酌平買，則視昔年珠價，當減其半。開採之役，可以永議停罷，似亦利國利民之一端也。伏乞聖明，垂察天下生民疾苦，惟廣東獨甚，施恩倍加寬恤，俯納臣言，允下法司，行提倪英及營差內臣，並置之理，以啟臣子之罔上說奏者，臣恐幸甚，粵東生靈幸甚。

萬歷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題為蒙敕舉人被錮聖世，貪吏之誣陷未白，修士之沉抑堪憐，懇乞特賜察復，會試以彰仁治事。臣值稅璫初至廣東，遺亡命爪牙橫行郡邑，被害之民無官可訴，束手聽命。於是不肖有司，且乘之以為奸，竊同嚇詐，非獨魚肉小民也。且荼毒士類矣。其他不必縷指，若新會縣監，故鄉官通判吳應鴻，救回舉人勞發魁，梁斗輝，鍾聲朝等，或死或械，事屬極冤。臣痛切於中久矣。試言其被遺之由，則當日貪虐知縣鍾應魁所誣構也。萬歷二十八年二月，稅璫陳保徑下新會，持一票行擊三十餘人，皆富民也。旋一日提至十二人於縣，酷刑繫獄。囚邑人心，皇皇震動矣。適繫者之里排保約地方，凡數百人，跪集縣庭，乞應魁為之解免。奈何陳保藉藉力以提人，應魁乃濟棍惡而攫金。陳保曰：某要餽我若而金，某要餽我若而金，應魁亦曰：某要餽我若而金，某要餽我若而金。庭前赤子，額地呼天，求之不勝其急。庭下衙役，較多量寡，持之不勝其堅。日中不決，日及無能，標之大門之外。於是加之劫庫之名，指麾阜壯，索械庫中，鉅頭鐵鞭，得心應手，奮臂大呼，凶器將揮，跪訴者疾趨爭出矣。乃誰樓僅容廐馬，自相踐踐，死者五十一人，慘淡黃昏，屍狼藉，一皆應魁殺之也。事關兩院，督過交加，應魁迫於罪無可卸，遂為嫁禍掩飾之計，以吳應

鴻為一緊者親家，梁斗輝亦一緊者親家，鍾聲朝為一緊者族弟，而勞發魁之父，則曾口語犯己者也。於是捏申劫衙於各衙門，暗揭吳應鴻勞發魁，梁斗輝，鍾聲朝等，主使於稅璫，復有以與應魁親孽，而陰為之地者。稅璫正欲立威肆虐，得此視為參處有名，題奏誤會，致煩官校，以生平情誼之結，漫無干涉之事體。一旦僥就詔繫，天日無光，舉國驚駭。應鴻，發魁等，初繫粵城獄中之夕，烈風雷雨，獄旁四五合抱之格，被風摧折，當時以為異冤感召之徵也。釋入京，刑拷幽禁，使非稅璫之特參，則應鴻等必不入詔獄之門。非應魁之賄搆，則稅璫必無誣主使之疏。是稅璫為應魁所誤，應鴻等為應魁所陷明矣。詔獄五年，以半刺之吳應鴻，竟作囹圄之鬼，冥冥九原，固不可復起之人間也。乃勞發魁等，蒙皇上矜放為民，國士餘生，復有衙門謬水之樂，可不謂慈覆再造哉。願伸冤者，聖王平物之情也。用才者，聖王植國之幹也。願辭遠者，聖王鼓舞之神也。信詔旨者，聖王幾康之理也。使發魁等，罪由自取，馴革何詞。乃以事外之人，遣彼阱中之陷，嚴刑久禁，今有餘狂，若復獲其衣冠，不遺故物，冤抑謂何。故復准會試，而冤抑可伸矣。況發魁等碌碌無奇，猶曰：孽非自作，不可竟棄。況俱生陳文恭之鄉，素聞至道，獄中與馮應京諸臣切劇，益懋進修。今山間聚徒講業，日以淑人自樂也。有士如此，何忍棄之。故復准會試，而才杰獲庸矣。廣東距京師八千里，而遙資斧為艱，計借之士，不能半至。即其籍在賢書，猶時以寥落為恨。況丁酉一榜，登薦不加多，而無辜獲三佳士，其於遠藩士心若何。其於聖明鼓舞作用若何。故欲勵士風，宜從僻遠始，而發魁等，可不亟復其會試乎。皇上三十三年恩詔曰：文職官員誣誤為民者，冠帶開任。三十四年恩詔曰：文職官員誣誤，犯不可以一售終棄者，許酌量奏起。今發魁等，正合誣誤之款者也。未有可冠帶可奏起，而不可准復會試者，聖明方彌天張羅，以關多士彙征之門，豈故鋼此三士，而使優寒寒窗，詔旨不信於天下乎。上年按臣王以寧，採之士民公呈，參於司道府縣之詳，議會同總督張鳴岡，特疏具題，力為請命。豈臣王命，謝正蒙，各亦疏請，總之以貪吏之誣構既明，則三士學行之循潔，終不可掩也。三士之學行，可借則聖明准復會試之恩，數不可再稽也。以是知此非臣一人之私言，而愛惜人才之念，為諸臣之同然爾。乃臣之說，猶有進於此者焉。人才者，國家之元氣也。虛其摧折，在持平而愛護之。慮其掛漏，在及時而收羅之。今意見之，雖尚存，議論滋蔓，其吹求愈深者，不無摧折之慮。非所以示愛惜也。庶常之考不蚤，大選已過，其避不待者，不無掛漏之歎。非所以廣收羅也。苛責未離成心，退托易於失士，乃人才之生，有數可任其摧折，又可任其掛漏哉。以有慨於中，敢并及之。臣恐可勝惓惓待命之至。

萬歷四十一年六月十五日

題為國體宜尊，國法虛廢，懇乞即允憲臣之行，傳熱審之旨，委署法司之官，以全臣節，以飭法紀事。臣念大臣行止，國體攸關，罪囚繫繫於法司，有矜之審之之法焉。今炎熱之令已撤矣，而熱審之旨尚稽止緣。皇上以眷顧大臣之心，於出城之副院許宏綱，尙權附未允其去，并署法司之官，亦尚未之另委也。然已知其堂印久封，未有熱審堂官。此傳旨所以少審也。夫大臣進退之際，罪囚出入之間，所繫何如其重。業閱兩月，乃可尙稽寔命乎。以臣愚揆之，今日欲行國體，須由全宏綱勇決之義，而速允其去，何也。今之大

臣何過可寬於指摘。但被摘有可以無去者。總之摘人者。宜量時自審。於言被摘者。宜量己自審。於去留也。乃宏綱蒙邪臣之名。誠非其心之所甘。冒出城之禁。或迫於幾之難待。旨留再三。徐俟未敢徑去。不過身欲退而大義欲明。爾誠及時予之允去之給。宏綱得奉命而歸。庶令中豈有不苟去之副院。因令他日無聞。憤懣。輕言去位之大臣。蓋大臣之過。人人共見之。而大臣之去。不惟皇上裁決之。斯國體藉之不傷矣。今日欲振國法。須垂法司。宜慎宜訊之多。因慨然沛發熱審。另委刑部署察大臣。以任其事。何也。本年入夏以來。既苦熱蒸。隨又連月綿雨。各因幽禁獄底。以日為年。豈恤一朝各囚。豈脫一朝苦楚。連值一日。各囚多此一日。悲號。先定罪者。非堂官莫裁。有否。新參送者。非堂官無可呈決。缺一堂官。便誤一部之事。誤刑部事。并執閣臣科。及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各衙門之事。故於恤格而未行。是稽曠蕩之恩也。訟獄停而久待。是澁滯之失也。堂印久封而無署。是法司可無堂官也。刑罰棄置而不問。是國家可無法紀也。皆因不放宏綱。以至此。若若熱審之旨。與放宏綱之旨。即日並傳。便可另推大臣。若若刑部。庶無應封之席。部有職法之官。仰承德意。而照例審判。將多囚發審。而刻期呈決。所有俸於國法。不已大乎。況今日論人。有以片言常事。過其意。或止於相匡。乃大臣動輒註籍乞身。反多誤政。務而不顧。上下嗾。益發甚。故下之舉。愈切請而愈吝。大僚之推。百補履而不一。不知朝廷之倚。若大臣若何。其可漠然不加之意也。今日法紀之弛。甚矣。京棍王曰乾等。悍然冒說。詐騙之條。獨弁莊安世。公然肆燒劫奸淫之惡。官高務實。高務觀等。其久構爭產。堪羞。其近奏殺母。可駭。人心不慮。怪事疊聞。乃以刑部法紀重地。皇上復不備其官。不修其政。不委署事之人。憲法之陵夷。夫安知所底止矣。臣見近日大臣。求去者多。獨宏綱一人。義在必去。再請適益之苦。慨允其去。正以全大臣之始終。而熱審未發。刑部久缺。署部。則又關臣職。故敢披瀝以請。伏乞聖斷。允行。臣愚幸甚。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題為粵地可憂。防澳防禦孔亟。懇乞聖明。急講潛消酌撫之術。處餉取將之宜。以固東南疆圉。事近接邸報。見兩廣總督張鳴岡。廣東巡按周應期。有粵海倭防。疊端多歧之疏。又有嶺黎殺傷官兵之疏。皆臣夙所隱憂。何能無言。臣惟他藩奸宄。獨為患於邊隅。爾乃廣東深鏡澳夷。竊據香山境內。梗化黎岐。肆暴崖州地中。則腹心之疾也。他藩奸宄。常旋至而旋遁。爾乃戶隔網緝。夷人踞澳。為己有。嗣谷生聚。黎岐扼險。以制崖。則盤固之寇也。使我無所食以絕之。有可恃以消之。不開聲以挑之。復不偏用威惠以醫服之。而効順之效。萬一可幾。則今日防之道可知已。夫深鏡距香山。已治不百里。香山距會城。百五十里耳。有陸路總經塘基灣。徑達澳中。其三面俱環以海。在廣州以澳為肘腋。近地在夷人佛狼機。以番船易達。故百計求澳而居之。查夷人市易。原在浪白外洋。後當事許其移入深鏡。失一原。止搭茅暫住。後容其築廬而處。失二。既已室廬完固。復容其增繕週垣。加以銃臺。雖然敵國。失三。每年括餉金二萬於夷。貨往歲丈抽之際。有執其抗丈之端。求多召悔。固然與夷人相爭。失四。乃國廣亡命之徒。因之為利。遂乘以肆奸。有見夷人之糧米性菜等物。盡仰於廣州。則不特官澳運濟。而私澳之販米於夷者更多焉。有見

廣州之刀環硝磺銃彈等物。盡中於夷用。則不特私買往販。而投入為夷人製造者更多焉。有拐掠城市之男婦人口。賣夷以取貨。每歲不知其數。而礙身於澳夷之市。其策於夷人之幕者更多焉。夷人忘我。與市之恩。多方於抗衡自固之術。我設官澳。以濟彼變。彼設小艇於澳門海口。謀我私濟之船。以入澳。其不容官兵盤詰。若此。我設提調司。以稍示臨馭。彼縱夷醜。於提調衙門。明為玩弄之態。以自恣。其不服職。官約束若此。番夷無難居中國之理。彼且蓄聚倭奴。若而人。黑番若而人。亡命若而人。以逼處此土。夷人負固懷奸之罪。不可掩也。抽餉有每年難虧之額。彼乃能役我兵船數隻。兵數百名。謄貨如許。以入澳。夷人善匿虧餉之罪。不可掩也。不顧漢官法度。彼所當遵。動曰紅毛夷鬼。我所首防。夫室廬之固。夷種之繁。非有大故。不遽加兵。殊方異產。航海而來。仍與流通。未遽阻絕。此王者柔遠。道自宜然。爾但夷人多蓄倭。番彼自滋中國之疑。中國自宜解之使徒。故宜體悉其情。隨申以內夏外夷之義。先免抽餉一二年。以抵其營繕垣室等費。諭令即先遣回倭奴黑番。盡散所納亡命。亦不得潛匿老萬山中。仍立一限。令夷人盡遣妻子離澳。其互市之處。許照泊浪白外洋。得貿易如初。澳夷一清。并議驅除老萬山之藏伏者。夫不即絕接濟。以扼夷人之糧食。不即勸大衆。以阻夷人之向化。第我無所食。先免餉以服其心。我有可恃。令避地以潛消其類。未有正德年間。可逐出境外。而今遂不可使徙者。乃量彼量已。選將足兵。操其必服之道。臣尤先望之當事者。夫聽其在澳。只須嚴為之防。則當事已有成。臣無容再嘆。嗟矣。至於黎岐。從來生育於山管。與佛狼機之來自外國者殊也。從來自衣食於山谷。與佛狼機之資我貿易者殊也。強黎止能誘致崖人之貪。與佛狼機之來自外國者殊也。先年各黎不戢。士民羣而誦之。撫按便宜提兵而討之。非不付力。佛狼機之作梗海上。關繫省會者殊也。先年各黎不戢。士民羣而誦之。撫按便宜提兵而討之。非不付力。有所創矣。乃生枝羅活。向來蠢蠢負隅。橫行劫殺。抱由亦先會黨惡者。然抱由德。原係黎。是有司所民視之者也。舊冬與生熟黎岐。乞兵於官。求借銃砲助勢。為協剿羅活之計。當事慨然許之。乘助勢之機。以設我之防衛。未為失策。獨將兵者。敢於深入騷擾。又分兵而代之攻。節制之謂何。先攜黎之心。次失招撫之術。兩進兩虧。固其宜也。始所欲止。一羅活。今抱由德。并逆而行矣。數其近年之劫掠。已殺百餘人。已焚百餘房。已搶百餘牛。其惡非不可勦。然前此民固忍之。官未嘗聲其罪而問之也。數其近年之敵殺。所獲官舍六名。所傷兵黎百名。其惡非不可勦。然由官兵往激之。非由強黎出犯我而生事也。化外之族。聖朝何不能容。殺人之人。王法所必不宥。武弁無詞於節制之失。豈自我開。黎人有詞於飾過之先。威不廢惠。則姑寬黎人。以不勦。責其將。刃官舍兵黎之人。與引誘逃民。盡行縛獻。正法。其餘仍以招撫行之。雖似法未甚伸。毋亦今日事勢之宜然乎。夫東粵山海無處不防。而澳黎二患尤急。歲徵兵餉。兵船兵器等銀四十萬兩。猶稱不足。皇上復以十八萬監稅因之。近聞粵東大水。淹至肇慶城門。則高要高明三水南海順德新會等縣。患水可知。使稅不減。民愈窮。兵餉愈不足。粵愈不可為矣。故寬稅為足。兵從夷安地方之首務。皇上試較東粵一省。與十八萬金孰重。何不早允監稅之捐減耶。且夷人在昔。行賄濟奸。以得入澳。得結廬。得不掘去塘基灣路。今督按諸臣。洞悉往弊。計粵久遠。安能容其羅織中賦。撓我成算。

管之安有不如額登致天府者。尤差阮昇令其為食人之虎。營窟之兔。吞墨之魚。大非便計也。今給旨已布矣。其慨然反汗。止阮昇不得行。以明大聖人作為威斷不測。此舉朝臣子之仰望。粵東百萬赤子之生機上也。其赫然而下禁束之旨。使阮昇只聽有司解至轉解。不得差役坐擾地方。違者逮誅。次也。其阮昇善自為計。效承天太監杜茂。江西太監潘相。寬稅自明之意。力請皇上稍減粵東稅額而後行。又其次也。夫陛下舉動。法今傳後。係焉。願明不能周萬里之外。於粵之極苦。尚未知。心不能絕貨賄之牽。於粵之稅。猶未割。威不能制閭閻之資。緣於粵之稅。監向接道。君德之損也。聖治之累也。國運之憂也。微臣冒昧力爭。非止為梓里計。正為君德。聖治。國運計爾。且科道諸臣。已有先職而言矣。閣部院諸大臣。必有繼職而言矣。粵東撫按。將來聞知。又必有繼職而言矣。皇上可惟閣尹之言是聽。而於科道。閣部院。撫按之言。若水投石。曾不稍為轉移耶。乃目下轉移。其最急在減稅焉。蓋牛判銀八千兩。稻稅銀四千兩。是徽州米稅。江西閩月銀之類。諒皇上必首為粵東減此也。若目前慮澳夷之巨測。澳夷亦確據以相持。不過為此二萬兩金爾。惟此不能益內帑之毫毛。誠此可以圖夷人之徒。舍夷人已成尾大不掉之勢。皇上乃憐二萬稅金之獨。以忘國恤。皇上之自為謀。與為皇上謀者。其能忽然視為無害。而不急急獨此耶。以職愚識。願減牛判稻稅。以明一視之仁。而濟澳貨二萬金。以圖徙夷之策。其餘稅金。方物。尚十四萬有奇。暫照舊有司徵收。於皇上嗜好。未遑捐捨。於嶺海生民地方。可暫講求安堵。似屬最利之術。如職言不謬。伏乞勅下戶部。覆議題處。或止阮昇之行。固屬望外恩施。其願減前三項稅金。尤非獨粵東一隅之幸。實中外羈圍之幸也。職可勝激切待命之至。

萬歷四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題乞中外推用。盡沛命給。以收臣工佐理之功。以成聖明日新之治事。臣念人宜陞者陞。宜補者補。宜起者起。在臣子視之。自一命以上。無一非朝廷錄用之隆恩。在人主視之。當旋推旋允。無一非帝王拔擢之常典。即其間優之。以不次之遷。改起之。於罪廢之。幽抑固不可謂非不測恩寵。然人主不自以為恩也。恐一以為恩。將不免有倖心。有難色。而大僚庶位有缺乏之員矣。自我皇上近年以來。視爵祿若王家私物。視中外臣子。盡可爵祿。視尋常陞補。一概以為難濫之恩。於是陞大僚難。補科道又難。起廢棄則尤難。本年八月聖壽。屆期允枚卜一事。放滿朝薦等三臣。大慰普天臣民之望矣。而於補臣所請。大僚巡撫廢棄候補中。僅允用河道山西督撫二臣。何其甚憮也。猶幸答輔臣之旨。有曰。所請諸事。朕悉發行。慰輔臣不必疑慮。赫赫王綸。必無不踐之理。今既兩月矣。續所會用。止吏部兵部二侍郎也。昨日會用。止福建陝西二巡撫也。明知事當舉行。稽緩非所以示信。臣敢以即日舉行。為請可乎。在昔六部都察院。正式之員。並充也。尙虞幾務。發隆。今除兵部之外。各部止一員。都察院則全缺矣。前月借人以署刑部。今借人署都察院。又借人署吏部矣。一員有一員之職業。一員缺。則一員之職業亦缺。以一人兼兩署之事。虞時與力之難周。以此署之官。攝彼署之事。虞官與事之不相習。則今日推陞吏部尙書。左都御史。固急而巳。推之各部尙書。侍郎。都察院之院副。院僉。何可不速點用也。巡撫乘賦一方。軍民屬其統馭焉。河南

湖廣等舊撫。各已得旨回籍。有願且夕獲釋擔負。有尙觀顏。雖屬地方。以不置不去之身。無異於觸藩之苦。以安民馭軍之計。難望之候代之人。則已推各省撫臣。何可不速點用也。海內廢佚名賢。濟濟林麓。八月間。吏部彙推呂坤。鄒元標。十人矣。其餘多賢。選難更僕。試舉臣所真知者。如王學曾。區大倫。林熙春。程紹。安希范。朱長春。鄒德泳。何喬遠。孟養浩。彭應參。遠中立。龐時雍。宋濤。白所知。馮從吾等。皆品足以維世。才足以經世者也。其潛養久。其世務之閱練甚精。其學名大。其求副此名之作用必不小。乘時而用之。不虛豪傑之生。因人望之屬。而用之。可省奏請之煩。臣以此為用人之要。相臣以此明集思廣益之公。俱在速用呂坤以下諸臣。爾至於候補科臣。劉文炳。熊明遇。新授楊道寅。候補參政。唐世濟。朱塔。魯之賢等。棲遲旅食。久者年餘。近者亦已數月。諒先朝必無此事。執若以必用之人。使之即各位其官。以有用之才。使之即各脩其職。此非特情諸臣之久候。正所以作敢言之意氣也。凡此數事。皇上當行未行。其誤聽在視用人為殊恩。視官員不必備耳。夫視用人為殊恩。是臣子止資名位為寵榮。非以國事為肩荷也。則待臣子之禮甚。視官員不必備。是國事不必期。官僚之相成。止以重臣子之勞瘁也。則優臣子之意。則每每在內缺極而後補。在外候久而不得代。忠直久錮於衡門。補授淹延於旅邸。以致乏賢象。乃於聖朝見焉。況大臣之任。固以實心望之。乃有誤求易見之事。不能引過以謝人言。有力任難廢之典。未能待時以息衆口。早知其相奉以去。而大臣遂空。小臣之論事。固以虛心望之。乃惟伏機而以過端誣人。更流挑激之禍。惟退避而以詞鋒求勝。莫擇株連之殃。恐究之相傾不止。而同類亦空。從來人材消長。若循環然。第未有汨轍相尋。如今日者。皇上於當用之人。復以猶豫之心。慮之欲實碩之充庭也。何日之有。臣以為部院正式之員。軍備無缺。內外臣工之允用。寧速遲遲。林下名賢之召起。寧寬毋刻。蓋員數備則遇缺不足虞。允用速則需次不為苦。召起寬則抑非所憂矣。用人為今日第一義。臣有感於朝署之蕭索。恭請皇上朕悉舉行之旨。輒敢披瀝陳請。仰祈且夕舉行。以成皇上之新政。以彰皇上之大信。其裨益豈渺小哉。臣無任惓惓待命之至。

萬歷四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題為春序將臨。之國吉日宜定。懇乞聖明。即賜命發事。方今朝廷政務。惟福王之圖。為第一切要。情屬父子兄弟之間。計關天下國家之大。奉旨明春三月舉行。已經渙布於海內矣。而三月出邸吉日。欽天監又已擇。奏疏在御前。必然有當聖心。宜其隨上而隨允也。乃候之數旬。未奉明旨。而取盈三萬之贖田。尙論戶部上緊查給。此何時也。胡為復較量田畝。廷臣實不無備備於此。何也。臘月距三月。時至近也。都門距河南湖廣等省。地至遠也。搜索三省之地土。事至難也。縱地土或可少益。須先如期之圖。而地土俟之徐議。此時之不能急。惟聖心者也。願地土決難多得。第費再行搜擾。而贏數恐成畫餅。此勢之不能終順。聖心者也。三月舉行之明。天下共信至確。獨地土一節。急惟聖心不能。終順聖心不能。廷臣安得不備。備既備矣。自宜公疏以請。單疏以請。職典禮者。急在典禮。於是禮臣亟請定日。而力言地土之不可。括。其有匡扶無將順也。正以觸發善愛福王之美意。職地土者。重在土地。於是戶部遵復行催。而終言三

萬之難搜括其將順而復匡救也。正以挽回輕議增田之念端。蓋欲完大典。必以吉日為的。安得不請定吉。欲速定吉。必慮以增地作難。安得不爭增田。夫今日三省再查。非有丈尺所未承之地。非有册籍所未載之地也。非有租庸所未派之地也。繼在皇國賦產中取之。但地租供於皇上。為足國給邊之公地。租益於福王。為食租衣稅之私。增而不議。而還為民間各有之業。是欲億萬人之租稅。以為福王之歡。財田尚議增。而強取民間各有之業。是欲億萬人之怨嗟。以為福王之樂。不知皇上於此。當何從耶。皇上誠早定吉日。其善非可一二盡也。早定吉一日。則京畿藩省之耳目。早傳一日。善一。早定吉一日。則皇上玉成福王之心。與福王善承隆愛之心。早明一日。善二。早定吉一日。則九廟在天之靈。九有屬望之情。早感一日。善三。早定吉一日。則三月舉行之大信。早成一日。廷臣請發之疏。早省一日。善四。至不求增供。增之田。亦有四善焉。不使愛子之財。租道隆於介弟之數。善一。不使求田欲富之念。反勝於建藩屏國之圖。善二。不使授走分茅之始。遽行損益上之事。善三。不使左右宵小之徒。得行其甘言巧誘之計。善四。定吉日之善如此。不增田之善如彼。只在皇上早持睿斷。因天時之佳淑。吉日可一檢立。願定土田之限制。地可一言立。決誰能阻撓。誰能榮感。而皇上為此。遲回也。昔聖王之為人父。在止於慈。慈而合於道。之謂和。德之風不洽。大易有之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試使檢發諸臣。公疏軍疏。慨然允行於已定之月。而并定其日。於萬餘已多之田。而不更求其多。皇上斷斷於桐封之典。福王欣欣於茅土之榮。廷臣繼血而披陳。皇上轉圜而採納。以此彰和德。以此彰大信。臣主一心。天人交助。何其盛哉。伏乞皇上。俯採臣言。先將欽天監選定三月吉日。即行允發。其輔導長吏官員。允從吏部。具日優升之疏。其上者。比照先朝。德安長吏李贊。以禮部出。後升光祿少卿。次亦照例。以平參藩之升。仍令俸期止於三年。毋久淹也。并乞下旨。定取船隻之數。及定頭運二運三運之期。其餘各有司存。均應早行料理。若先定吉日。啓行之後。三省撫按。回奏增田事體。職聖明。裁賜定奪。啓藩封之萬年。定大計於一日。社稷幸甚。臣民幸甚。臣無任悚息瞻企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

題為險僻部郎。狂躁無忌。搆時情。爭構之。啓聖明不信小臣大臣之心。乞賜重處。以明官守。以肅朝常。事臣於戶部郎中李樸。曾一識其面。曾聞人論其生平曰。此識見偏僻。議論乖方。背理沽名。樹邪生事之人也。至今日而人言驗矣。李樸近有奸邪科道。結黨要錢。驅逐正人。紊亂朝政。乞密行查訪之疏。大指於同己之人。則呈身以保之。於異己之人。則捏事以誣之。於東林講學之徒。則不羞以奸險之身。而欲附入其黨。於附東林者。所欲排之人。則不難効鷹犬之力。而輕饒其人之生平。加其人以莫須有之事。冤其人。以未安妥之擬。於品望相若之大臣。而輕置軒輊。於公論所共憤之舊輔。國法所不貸之奸弁。而支離牽扯。以混人省觀。內欺本心上欺皇上。敢犯朝士之公論。敢肆毒於科道。直言秉公之名流。既以要錢說事。經之。復云御參他人要錢說事。是又欲諸臣參人要錢說事之疏。并見疑於皇上也。既以結黨捏造流言。

誣之。復云御參他人結黨捏造流言。是又欲諸臣參人結黨捏造流言之疏。并見疑於皇上也。彼至醜如宿娼。雖卑官下吏。所必無。而亦信口以誣科道。此而可誣。何不可誣耶。事非心之所欲言。雖父不能得之。子姚宗文等。發憤於時事。各言其所欲言。或爭學臣之不當勅。則勅學臣之錯。固自顯然。而誤勅學臣之外。於孫瑋之宿望。不少貶也。或言年例之不必爭。以推隆之職。掌一疏便明。而總憲去國之故。執為太宰之編。遂終經坐也。人雖四省。心無殊見。言無殊旨。即此大同。便見至公。李樸不曰至公。而曰百人為黨。以數論也。如以數論。則李樸今出死力。以附和。人以結黨。人非復所言子然一人。樸已墮落朋黨中矣。況李樸附和結黨之心。非姚宗文等。爭人材爭國事之心也。又況樸臣劉廷元。止以參議偽之于玉立。觸恨李樸。蓋于玉立。附東林者也。田一甲。止以條陳倉政之弊。觸怒李樸。蓋倉政之弊。開於李樸者。種種也。朝廷之補闕拾遺。惟科道諸臣是賴。今於大同至公之論。指為結黨。假令皇上稍有惑志。將視彬彬耳目。吾之臣。盡為朋比。結納之徒。沮聖明用人總諫之心。銷正士補放納忠之氣。貽害豈淺小耶。今日臣工。深功令。惟是閣部院寺諸大臣。傷於議論。科道小臣。還以議論自傷。倘科道中有可指摘。近來不乏自相糾劾之人。何俟皇上行訪。如皇上必欲別白人才。查祖宗朝及皇上年初。有大臣召對之典。一舉行之。凡政事人才。皆與閣部院寺諸大臣。而自參確。何品流邪正之不斷也。今李樸不曰召對。而曰委訪。廢聖明。咨詢卿輔之常。導人主視聽旁寄之漸。左右得承以行私。賢否必至於倒置。委訪之言。其可行耶。其不可行耶。年來議論多歧。有採時之志者。恨不能挽之清靜。不意近日煩言稍息。李樸突肆狂吠。滅公排正。爭構復與。誰實誰虛。君子懼科道之見擢。乃李樸故行誣捏。使皇上不信小臣。君子望閣部院寺大臣之召對。乃李樸欲請委訪。使皇上不信大臣。廢乘股股屏絕耳目。孤立之勢。成於上。外錯之政。見於下矣。李樸以此為皇上謀。正不忠之尤。奸邪之甚。九廟之靈。所必殛。兩觀之誅。所必逮者。乃謬以奸邪以當斬。加敢言之科道耶。李樸欲諛科道。臣翁憲祥。以託重。今憲祥直斥其險惡。而不受矣。李樸欲先發以制田一甲之參劾。今一甲直論列其貪穢。而無餘矣。先言孫居相之無黨。後再言吳亮嗣說事要錢。把持稽滯。拾唾橫。誣何怪科道。姚宗文等。指出嚇使之。是李樸欲誣亮嗣。而不得。抵令居相先不免於人言。爾驅逐正人。紊亂朝政。此自小人常態。李樸以此誣諸臣。不自知其說辭而險。心邪而不利於善類。實逐正人亂朝政之首也。日來諸臣參取樸本已無完膚。臣可無言。但近來盜名亂政。實繁有徒。李樸之險惡。比沈正宗。復煩之。而過焉。所關世道不小。臣不嫌已贊。特繼諸臣之後。糾參。伏望皇上俯察臣言。將李樸即行重處。庶奸邪有所懼。而不敢肆矣。臣可勝惓惓待命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題為籌餉宜發內帑。籌邊宜撥北關。懇乞聖明。與臣子各勉其難。以多積濟年例。以真心任邊防。大破苟且彌縫之習。及時責實。毋誤疆場。事臣觀皇上邇來。專意私積。一二十年内庫之多。不知將待何用。廷臣無有敢輕請發者。具以聖意難於撥發。爾臣又觀邊塞邇來。餉乏多故。各軍之虛。耗弱。未聞查覈充實。生財節用。考成足兵之大政。臣子鮮有殫慮請求者。具以時勢難於任事。任怨爾皇上之所難。湯貨賄。

至此高察即令營得入粵。然已無可腹之民。祇有不可輕犯之民。怒已無有可托之窟穴。祇有蠢蠢思亂之民情。人粵何益於案也。案若窮於身之無容。止有自請罷回一策耳。而此耽粵士者何為傳聞棍徒若而人。自粵走閩。為該監畫策。該監為棍徒所用。欲求一展足於粵。而忍心如一驥。復導之為擇食之梟。高察有移住之望。而一驥請聽其便。能掩主使之實否。粵東正苦稅銀之多。而一驥請移高察於銀多之粵。能拚下石之實否。復虞阮昇初奉遣。廷臣交章而爭者。言稅監不宜復使入粵也。皇上悉粵東稅多之苦如此。粵東久被李鳳之害。若彼不難幡然反汗。為粵東能一阮昇。今一驥反欲為粵東進一高察。何一驥之心。獨異於廷臣之心。而一驥仇視粵民之意。獨異於皇上之意耶。明背兼管之新綸。陰毀遺瑞之弊政。効力於高察而不恥。播惡於粵人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乃尚為之詞曰。臣非以鄰國為壑。一驥可自欺而已。不能欺人也。其疏未僅輕點可撤一言。而聽彼移之廣東之語。猶津津不置。其用心亦太勞矣。惜非仁人之言。又惜非巡撫宜有之舉動耳。臣以為高察在閩為費。在粵東為貳虎。貳虎尤害也。貳虎尤害也。在閩坐而虛糜。在粵東飛而肆虐。坐而虛糜不可也。飛而肆虐尤不可也。故徒信兼管諸旨。尚未足以安粵民。惟并撤高察。而付各稅於有司。則為閩也。實所以為粵也。乃臣更有請焉。下民望上之恩。無已。明主賦下之財。必平。今粵東尚徵一十六萬。雖云勢難驟減。然公平之道。謂何。談者不謂粵民之易虐。而謂粵力之能供。惟之者。不憂物力之已殫。而憂銀數之少。緡粵民之無告久矣。今當聖君臨御。賢相承休。宏一視之仁。必深憫粵民之苦。持大公之衡。必嗣議粵稅之蠲。有如大賜。減免令粵民得比他藩。稅額則聖治民生。兩大有裨。瑞豈亦當不萌。說觀。又何營求移住。鄰國為壑之可虞哉。臣可勝悚息待命之至。

萬歷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題為聖心繫客未化。大僚點用匪難。懇乞深惟至計。慨然轉移。即檢推疏。以充卿貳。以圖盛治。事。臣讀大行皇太后遺詔。有曰。親賢圖治。永保鴻基。煌煌聖訓。女中堯舜之頌。當傳萬世無窮。皇上以此實見施行。光昭至孝。當且不俟旬日。尚何庸臣言之煩。讀哉。願用賢莫急於大僚矣。乃禮、刑、工三部。今各止侍郎一人。戶部連總督會場。應四員。今亦止侍郎一人。兼管吏兵二部之樞臣。今且以彼言謝事矣。彈壓百僚之都察院。今總憲與副會俱缺矣。近日大理寺之印。亦虛懸也。以一人署四印。見於南戶部。尚書衛承芳。近疏。則南京之缺人亦甚矣。夫缺而未推者。當俟會推矣。其餘推各有人。時見催請。皇上顧置之而不肯用。何泄泄耶。元且日。皇上批輔臣疏。有所請大僚委屬緊要之旨。是大僚之緊要。皇上所明知也。點用之宜。速亦皇上所明知也。乃宜點未點。總由聖心之繫客為之。蓋謂任事之人不必多。而省官之念內。鋼謂推用之人須精擇。而慎祿之念內。膠是牽繫而不豁然者也。愛僻甚於愛賢。傾惜事權甚於惜恩。禮是斬客而不沛然者也。聖心得無有是乎。有之。臣請得究言。以彼此惑。蓋以一官營一官之職。斯事集于精專。以本署綜本署之務。斯績凝于素習。祖宗朝長武必備其員。今數署止各一員。者謂何。率皆以一人營數人之事。心力之不精專何如也。祖宗朝未開閣署缺人。今吏部無一人現任。都察院不點用一人。者謂何。乃強以別署而攝本署之務。事體之不相習何如也。吏部會推。每苦人乏。皇上點用。每恐人多。是明有困

抑人才之意矣。一員署本署之事。謂可無廢事。一員兼署別署之事。亦謂可無廢事。是明且日。支書之計矣。海內共以呂坤為賢。立待其總憲。皇上有一呂坤而不急用。并閣副會而不點。是自隘天地覆雨之量矣。大臣有相資之謀。斷不可不備。長武之員。大臣有當值之精力。不可不量。職務之界。缺之極。而不補。朝廷自令政事之廢。缺之極。而後補。諸臣徒皇皇。皇皇。指柱之。不給。今二月選選未發。三月教職未選。四月之選期。又迫矣。吏部印信。樞臣未必出理。別曹又乏。可署吏部之大臣。其候選各官。久稽寒荒。芻米可虛。大選遲誤。非宜。查先奉吏部侍郎楊時喬。患病。雖有郎中林學曾代行之例。然惟即點吏部侍郎。尤覺最為妥便也。都察院印。前無所屬。致擬各省更替之御史。題催無人。擬巡倉更替之御史。題催無人。風憲事體。一切疑閣。今止借一大臣以署之。是憲署之設。何其重。陛下之用。憲臣。何其輕。忽也。至于戶部錢穀之司。倉場頭緒。煩瑣。必欲率而責之一人之身。未點新推倉場總督。俱屬難解。試觀目下。寥寥數大臣。朝守成空虛之形。政事成苟且之弊。謂盛世何。吏部進退百官。為百官而用。吏部三堂。卿有何濫恩。為吏部事務。急切。而即點在任。見推之吏。侍何煩再計。臺憲三堂官。暫缺不可。乃閣署懸缺半年。寧不貽風紀。蓋方今倉庫空虛。經理財賦之計。即二三大臣協力。猶難之。況止一侍郎也。故目下最急。當點一在京吏侍。點二三臺憲。堂官及戶部堂官。其餘兩京卿貳。均不可不速點也。不然。豈皇上前月視為緊要。今便視為可有可無之官。可緩可急之用哉。登精治理。如皇上。必不其然。況今日人材。廷中誠空虛。林下則充實。吏部之啓事。原未嘗遺。皇上之點用。百不一二。如鄒元標、趙南星、鍾羽正、王德完、楊東明、區大倫等。譽望共歸。賜環久待。使從閣部。屢請。一旦點用。廷臣公論。事不暢然。至如候補科臣劉文炳、熊明遇等。臺臣唐世濟、朱塔等。久者候已兩年。進退無據。職業無從。自效。故意抑滯。非所以作言官之氣也。或拔之巖居。或用之旅食。總屬聖主用人之宜。非臣子敢阿所好。因大僚而敢費及。盡候宸衷之睿。斷爾。伏乞皇上。游心廣大。去繁各之私。於部院長武。速賜點用。斯政務可舉。而有道之治成矣。臣可勝惓惓待命之至。

萬歷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題為廠差詐稱緝事。粵民憊懣。懇乞聖明。即行嚴究。以懲城社之奸。以安嶺海極困生靈。事。職查律文。有凡近侍之人。在外詐稱私行體察事務。扇惑愚民者。斬。如鑿儀司官校尉。皆近侍之人。則東廠總旗等官。皆校尉類也。私行扇惑。皆斬。則明挾恐嚇。可知矣。近閱邸報。見廣東巡按周應期。有廠旗矯旨。驚粵等事之疏。中間言內監阮昇。同史總旗。持東廠牌。稱奉旨緝事。於正月十五日到省。一時商民洶洶。人不自保。又言指故監司房孫岳。及跟隨趙應魁。兩人欲得而甘心焉。如是藉手風波。轉生枝節。指某家寄頓某家窩藏。株連蔓引。合城之內。有百金之積者。其誰不為兩人戚屬也者。今緝單方殷。起解無日。臣未知粵之所究竟也。職讀甫終。輒仰天太息曰。有是哉。史總旗之敢於魚肉粵民。身犯大戮。若此哉。夫總旗一么麻弁流耳。或東廠差之去。未必皇上有旨命之去也。即皇上有旨命之去。亦命彼緝稅監之事情。非命彼緝民間之事情也。今舉朝不知所差史總旗。聖旨若何。乃奉旨緝事之牌。公然懸之省會矣。粵東商民。不知所恨司房孫岳。跟隨趙應魁。情狀若何。乃緝單孫岳等之奸。且駭駭波及於平民矣。傳聞東廠

太監以各省稅監為食邑。歲中差人兩至其地。因歲有所餽以為常。是東廠之差人。非果察各稅監之隱。不過分各稅監之有餘也。又止於索監而為益之食。向無敢廢百姓而為虎之噬也。今史總旗悉無忌憚。視粵民為其鼎俎。豈無所藉口而然哉。職繙閱舊年粵東撫按會冊奏報。故監所收錢糧方物。及遺貨等項。奉旨就著撫按差委的當員役。與同差去內官阮昇。押解進來應用。如有乘機偷竊的。緝拏治罪。今史總旗所藉口得計。以是緝拏一言耶。願旨內無並差史總旗之事也。緝拏之旨。原未委之何人也。史總旗而非假借前旨。即奉有差委別旨。原不可聞於天下。又何得籍之以脅粵民。史總旗而非假借前旨。則奉旨緝事為詐。明犯欺罔皇上之罪。以逞其虐取粵民之奸矣。向來粵東疾苦。甚於他省。粵民見一官司。不啻見帝。見一內璫差役。不啻見閻王也。兇暴如史總旗。挾詔旨以為重。今日曰緝某人何事。明日曰緝某人何事。磨牙擇食。何求不得。於漫無干涉之小民。可詐稱奉旨緝事。恣其橫噬。則於差同阮昇押解之員役。將亦可橫生枝節。任其恣陵。不知粵民何辜。又不知差解之役。何人敢承也。職常扼腕廣東監稅之多。始於病者狂者之譏議。成於儒民之譬刺。以供爾皇上未悉粵東之民。已極窮苦。於歲進之額。未允倍償。得無謂粵力尙可供耶。是猶有貪官於此。勒受認民多金矣。尙既既未歷。說者不曰。向猶官吏勒之。今宜恤之恐後矣。乃曰。其認民力實能餽。今尙可使之能餽也。夫烏知貧吏所至。在在不敢不餽。夫豈在在皆饒有力者耶。奈何不憐粵民已苦。誅求之極。尙加之。以能供之名。使不得與江西福建廣西。衡量稅金耶。自古以來。未聞粵東稱財賦之地。從前歲徵監稅十八萬。自有粵東以來。未聞有此苛斂之苦。今粵士蕭條景象。粵人言之。科道言之。閣臣亦言之矣。粵民若徵天之靈。皇上必沛特恩。大減稅額。又必慈怒。嚴治詐稱奉旨之史總旗。又必詰究東廠之差遣惡弁。驚恐地方。夫詔旨乃聖王之明命。此可詐稱。何不可詐稱。矯旨乃臣子之大罪。一行重創。何縱橫狐鼠之不斂。哉耶。且近日皇上於內璫之疏。不免輕信。致沛嚴旨。如天壽山守備太監潘朝用。憑倚番役。苛害平民。致王進忠等。赴告巡按。情迫宜然。朝用庇番役。不赴對理。反以偷盜陵木。誑贊聖聽。其種種非盜之情狀。朝用自寫之疏中。其種種架殺之真心。朝用又自露於言表。萬一不肖鎮撫。殺人獻媚。所損聖德者大矣。至仁如皇上。欲寬民之力。尤欲全民之生。有正法之念。尤有慎刑之念。臣因史總旗之肆虐。而并及。尙蒙聖明採納。速正史總旗之誅。以安粵民。立剖潘朝用之誣。以宥王進忠等。所關民財民命。非細。臣可勝翹企悚息之至。

萬歷四十二年四月初十日

郭給諫疏稿卷二

題為大船法不當。督臣守不可誣。惡端舉動謬迷。書詞橫嶮。無法無天。懇乞亟行撤究。以儆奸邪。以安疆圉。事。臣念邇年來。倭情叵測。閩廣節餓之臣。無日不以防海為兢兢。凡巨艦出沒其間。皆法所必禁。固戒嚴於商民。亦不肯少寬於藉權肆惡之人也。粵東吏治。近覺改觀。各屬無饋。上之儀。徵收減耗。羨之重。監犯冤濫。時聞釋放。且有如陸任鹽法僉事李權。丁憂東莞。知縣胡繼美。始行卓絕。士民思之不忘。夫孰非撫按正己率屬。有以致之。是臣方幸無浮海大船之造。庶幾波之不揚乎。臣又幸總督兩廣張鳴岡之賢。斯能令民有恃無恐乎。詎意福建稅監高竊。敢造浮海通倭大船。見於督臣張鳴岡。撫臣袁一驥之參疏矣。又敢於捏端汚挾督臣。見於案復鳴岡之書詞矣。夫高竊虎視島鳴。其咆哮桀驁之性。無日不欲恣其所逞。近奉旨兼管粵東稅務。自恃聖眷有加。遂怙寵而無所顧忌。試問突海。船萬禁於疆臣。而案何以造也。又問突海船未有造於昔。而今何以突造也。又問突海船豈置之不用。而用之將何之也。商民藉之以窺利。異貨多載而潛馳。亡命藉之以渡險。奸謀交通而旬連。盜賊投之以托身。海島之間。賊射而鯨吞矣。倭賊賄之以導入邊境之內。鳥驚而魚亂矣。案皆何知。惟是百千稅糧。聯絡於左右前後之間。諛之以權。而不傷之以法也。動之以利。而不言其貽害也。案直為若輩所愚。惟其所用。故試語以臨不測之淵。冒風濤之險。猝有不虞。徒葬千百人於江魚腹中。案心尙或少動。若語以邊海大防。皇上再三申飭。疆臣歲

月綱穆你不應如此明梗陰壞也。案有悍焉不顧已耳。故大船法不應造。惟嚴諭以詰之。案猶可及止哉。至案以種種無影之事。誣鳴岡。則喪理欺天。類於說鬼說夢。蓋黎師敗。鳴岡必有以圖後效。沿海守禦。鳴岡必有以嚴責成。臣不必言。乃臣知鳴岡大非侵兵餉。貪貨取珠寶之人也。況故監李鳳遺賫。係司道府縣。當日會查封收。隨造冊報之兩院者。至明白。至詳盡。乃云委官盡獻之門下。欲誣鳴岡。并誣委官。耶知公祖者。莫如子民。鳴岡嚴禁餽遺。清汰耗羨。於粵東沿海吏治。最為得力。倘案書之誣。得行。將督臣可任其要挾。高案入粵之望。可令其得遂耶。案伴得兼管粵稅。遂聽棍黨畫策。揚揚治入粵之裝。鳴岡題參而拒之。怨恨入骨。凡可以污蔑挾制鳴岡者。無所不至。自知粵民不容改。故以鳴岡為尤。據其書云。令預無賴。倡亂阻。夫粵民極窮極憤。案入粵。立見粵民刺刀其腹中。豈止遇阻之云。案未入粵。方與粵民相安於無事。何山有預令之云。不知四月間。閩民擁集城圍。欲共殺案。案藉巡撫三司。而後解散者。豈亦有人令閩民發此大難哉。總由案暴其民。民自以暴應。橫虐不悛。鳴岡張狼噬。案之所至。誰不欲甘心之者。今意在挾鳴岡。耗增粵民之憤。意在請旨入粵。耗自獻前日折價則省。跋涉之奸。偽皇上觀案今日之殺閩民若此。焚民房若此。陳兵脅閩之巡撫若此。閉門挾閩之三司若此。大亂作於一官。兇焰震於八閩。紀綱凌夷。冠裳無色。誠欲安閩之疆宇。則速案以下之於理。時日難緩。尚容其徘徊觀望。而得仍兼攝粵稅之舊哉。粵民不堪再虐之情形。臣言之已盡矣。皇上慨沛德施。大減粵稅。令與江西福建。稅額較量定數。悉歸有司徵收。雖所以為粵民實。所以令案不死於粵民之手也。況官官縱橫。莫甚今日。潘朝用。誣奏御史准告之犯。虛受誣奏御史召懇之民。夫誣奏此。朝用與受之罪也。其參朝用與受各疏。置若不聞。則皇上無以辭於諸臣也。至承奉獎用。近侍李朝雲。倚藉藩封。驕慢驕逸。金錢恣所誅求。官民受其荼毒。鎖擊御史之差。役。馮巡撫之大。罪大惡極。當與高案並誅。而重治之。夫復何疑。中官輩善事皇上之左右。其所求乞。輒取旨如寄。其所犯罪過。每曲庇而得及於寬政。藉遺煬。蠶絲為好。亦由聖心優游不斷。自示以隙。而遂成之。仰祈赫然震怒。執治案等二三惡瑣。以明聖衷之無貽。以全大小臣工之體。以保中外生靈之財命。治道幸甚。臣愚幸甚。可勝翹企之至。

萬歷四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題為閩瑞明肆亂。久禁府官。惡狀異常。中外駭愕。懇乞聖明。即勅速究。以儆殊兇。以安疆圉事。福建稅監高案。以行戶告領物價小故。遠避無君。無法窮兇。白日殺人。飛箭焚房。斬轅門。以脅辱巡撫。遮泉關諸臣入署。而經日。經夜。編留打造通番大船。誣譏兩廣督臣。前月臣有參疏。又廷臣連疏參論。幾於章滿公車。止一奉高案事知道了之旨。再奉高案。朕即處分。可俟旨行之旨。未聞即勅撤回。處以重典也。皇上豈以案之惡。不過與昔年之陳奉。梁永。高准。近日之杜茂等耳。稍徐撤之何妨耶。以臣所聞。參而較之。其聲地之脈。竭民之髓。欲怨毒以歸於皇上之一身。此案與奉。永。准。茂之所同也。其於閩民而殺命焚居。於督撫臬闈諸臣。而殘脅編辱。於通倭厲禁。而明犯作奸。播兇焰以震動東南之疆圉。此奉。永。准。茂所無。而案之所有也。案之惡倍蓰於奉。永。准。茂矣。況案囚禁福州同知陳豸。已二旬餘。閩民憤聚。欲為豸出力而未

敢三司奉按臣之牌。差官諭放而不可得。三司之差官。空手而入。論案之左右。提刀彎弓。以相向。撫按嚴侯。案自縛請命於天朝。案則戒嚴。募兵盛衛。鳴張於省會。撫按以打造大船為已。恣方恨禁法之難施。案復搬運夷貨。以自如。更決隄防而不顧。試問案之久禁。陳同知意欲何為。得毋以同知海禁素嚴。不便案亦兵於海上耶。又得毋以同知民所素戴。可藉保案之首領於目下耶。有一能其職之吏。而禁之。有一得其民之吏。而禁之。目中豈但無同知。寧復知有撫按。司道耶。豈但無撫按。司道。寧復知有朝廷耶。當其殺民命於民居。劫撫按之日。閩民非不能手刃一案。以為京觀。特受提命於撫按。司道之諭。受約束於撫按。司道之法耳。案明知借撫按威靈。便可免憤民之斬戮。不必執同知以為質也。其必繫案同知。非但恨其海禁素嚴。藉其民心素得。乃者聞案之險。藉冠於權稅諸瑣。其鈐制官府。威攝百姓之計。愈設愈深。故明拘陳同知。而平籠惟意。其惡可勝道哉。查前月。庭殺多人。焚屍署後。彼戮死之跡。竟掩。獨燒房之。燼猶存。民恨通天。案誠懼一洩難支也。於是擇賢吏如豸而禁之。前日。刀劫巡撫。變為今日。幽囚同官。欲召兵則募集自衛。欲通番則泊舟運載自如。平日請倭教刀之術。思逞於一朝。豸不能自免其身。撫按不能免其屬官。百姓雖怨怒。何所恃以洩其不平之氣。其誰不俯首弭耳。此案幽禁同知。以挾制各官。震攝全閩之險計也。此一時也。全閩之天日無光。海微之人心搖動。不知全閩為誰之疆。耶。人心何緣而搖動耶。皇上試思。案於閩為權稅耳。其作奸不法。撫按得執憲以繩之。豈其反執撫按之屬吏。皇上又試思。豸以海防。俾其得靖海上之奸氛。爾案敢肆不法。猶得執海禁以束之。豈其反制命於身。境之閩。且豸非獨撫按屬吏也。實朝廷命吏。豸之命辱於案。非辱豸也。實上辱朝廷。故案多禁陳豸。一日。其罪亦多。一日。赫林鬼神。奪案之魄。正使其犯人未犯之法。至於罪大惡極。而不可解耳。豸以本道之故。挺身入案。其心可以自安。刑餘無禮之加。於禽獸何難。豸賢自能辨此矣。撫臣擁節。鎮全閩。宜或宣揚國威之不少。貨使案知罪引。或力任民憤之可暫消。使案解釋陳豸。以至汰其濟惡之爪牙。毀其通番之大船。皆撫臣所當為。而姑列罪參奏者。蓋料事不可為。有請天斷之亟。已爾。又按臣徐鑒疏曰。將力奪之乎。恐兇焰一逞。玉石俱焚。將姑置之乎。則兇性不移。幽繫莫解。惟有籲天正法。以誅案之罪而已。撫按為陳豸請命之切如此。蓋臣子為國家討大逆。今案逆節已明。不誅何待。彼中官蠱惑之言。易行。然安可假以朝廷之威。福中官孝順之物。幾何。安可易以祖宗之法度。今為閩慮者曰。閩。倭所欲入也。案以身為之招。則閩危。為紀綱慮者曰。豸。民所聽治也。案不釋諸繫。則紀綱掃。為國體慮者曰。案民所積怨深怒也。案自摺於鋒鏑。則國體傷。惟是重撫按彈壓之權。全同知防海之體。收威福大柄。還之於皇上。不過持尺一之詔。令陳豸還署供職。即日械案赴京。明正典刑。其兇奴田聰。徐文。朱朝臣等。殺人大刀。手方長等。聽撫按拿獲。重究。大船之在南臺者。聽撫按毀拆歸官。於以明國家之大法。甚嚴。臣子之作逆難追。閩海幸甚。國家幸甚。

萬歷四十二年六月初五日

題為夫價折扣。紅木損傷。內官貪昧不敬。懇乞嚴行究處事。本月初九日。孝定皇太后。靈輿發引。值淋雨

泥濘沙固難行。然使人夫贏餘。紅木堅固。則梓宮前進。自無艱難太甚。至出尋常意料之外者也。乃是夜初更已盡。方至土城。關臣等祭畢入城。已二更三點矣。及閱邸報。始見永康侯徐應坤疏稱。臣等隨護梓宮。稽查扛抬官軍。止一百名有奇。查據委官李真等稟稱。送到內監官軍九千員名。其抬梓宮人役。該監以營軍不慣扛抬。俱折價另行僱覓夫役等情。又於閣臣疏中。見尚書王象乾報稱。梓宮昨夜未至清河。以紅木將傷。難以前進等語。夫折價乾沒。知私私囊。不知忠於王事。此中官之常。然此弊往行於各項興作耳。今皇太后葬事。此何等關繫。而可仍襲舊弊耶。乃內官閹宦輩。收到官軍九千員名矣。公然以男僱扛抬梓宮為名。計人而折收其價矣。撥軍至於九千。可謂至多。梓宮扛抬之役。視冥器車之役。實為獨重。以至多之軍。供梓宮獨重之役。所充撥夫。人僅盈百。於原請撥派之數。迥不相符。使百人盡皆強壯耶。然未有沿途齊用其力者。此百人苦於人數之寡。困苦於人力之弱也。使百人而非強壯耶。則未有僱倩仍取其弱者。是另僱不過有其虛名。未嘗有其實事也。既擇梓宮人寡。其餘豈盡供發引之役。此福輩之乾沒。於數可知。既另僱為虛名。其金豈復還德弱之卒。此福輩之乾沒。於價可知。蓋扛抬梓宮之夫。該監實於軍中。取以充用。第明知發引一役。無須九千多軍。故折其贏者。以自潤。而駕言於另僱。慣役以為名。爾至稱紅木損傷。則又可異矣。臣聞盛興木料。取於工部。各於不可勝用中。選而取之。則內官監差廳官往耳。倘木稍不中用。廳官肯取乎。取回不堪用。該監肯用乎。當日取去應平木二百六十根。每根價值二兩有奇。取去虎尾杉三根。每根圍四尺有奇。長五丈有奇。價值將四十金。倘用虎尾杉以作龍虎大杠。尚須斷而小之也。及聞損傷之報。外議紛紛。有謂該監止以應平小木。強作大杠者。有謂該監匿匿虎尾杉木頭。截止用其尾。截不堅者。續經營藉藉。而中修整虎尾杉二根。應平木十根。馳往濟用。梓宮遂安步履行矣。夫盛興與用木幾何。此番木料。其取去工部虎尾四根。應平木二百七十根。其紫羅單之料。取去大片楠枋不與焉。觀續送二虎尾之堪大杠。續送十應平之堪小杠。則其前取用無度。紅木不堪。果有心匿抵耶。抑無心誤取用耶。聞各監共領冥器等項。錢糧二萬一千金。中間需用木料。尚藉盛興索取於工部。故爾不壓不休。及查明例律。御幸舟船。誤不堅固。稱大不敬。今扛稱損傷。盛興保無稍弊。比擬不敬。閣福輩何以解免也。夫竭皇上數月之哀誠。奉通國臣民之悲悼。以奉皇太后梓宮就窆。乃閣福輩。惟知摺折夫價而已。糜費木料而已。其於仰體聖心。謹奉國法。謂何。錢糧領辦。福輩所專任。其折受乾沒之奸。通國皆知。非有人可分其咎者。設非一二大臣。從中擔任料理。幾至稽誤。福輩之不容寬縱。可知已。伏乞皇上從嚴究處。庶宵小之貪味行私。有所儆戒。於以振國家久弛之法。令塞國家久洩之漏卮。所關非小也。臣不勝仰望之至。

萬歷四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題為時政急在用人。懇乞慨然命用。以挽事體之極乖。以舒人情之極鬱。連月以來。諸臣請用六部都察院各大僚。及請用吏科都給事中。交章累牘。其中言官員之缺。言政務之誤。言望補之急。切可謂各已詳明。乃皇上槩未之允補也。豈以不補為無妨耶。抑以徐補為無妨耶。試以事體人情揆之。則補用各官。

有不容以旦夕緩者。前月皇太后山陵之役。空署而趨事。僅僅五大臣。曰此見任六部都察院之事者也。果成爲六部都察院否。各署有長有貳。非以備員。實以收多賢之用耳。昔皋陶。稷。契。無相兼之能。胡今天臣。乃有兼署之苦也。知力有所不逮。相資謀斷者。爲誰。勞瘁有所難堪。體恤老成者。何在。皇上曾有旨曰。所請大僚。委屬緊要。又有旨曰。這各官。候即點用。知其緊要而故緩之。云即點用。而茫然置之。豈詔旨可以設天下耶。皇上得毋謂是數臣者。足以支吾部院乎。夫僅以支吾望臣子。與臣子僅爲皇上支吾。是兩任其苟且也。部院事愈難。大臣愈乏。請補卿貳。愈切。不補之意愈堅。至吏科都給事中。不過七品小臣。何以致皇上之悵惜也。稽誤二月以來。各官之文憑。就開數月。奉旨下部之章疏。何以不聞皇上動念也。各已拜官。猶似未拜官。而編冊已命之地方。未使趨視地方之事。疏已下科。雖與舊中者不同。疏未發沙。實與不下科者相類。往年題速給憑。以便各官之出都。今日勒一都給事中。以稽文憑之盡。給科臣見一得旨之疏。方喜天聽之不高。皇上勒一都給事中。任其絲綸之久。閣此臣所謂事體之極乖者也。人誰不願卿貳之充滿。而多官員缺已久。人誰不願老成之替用。而各推留中已久。不用者。或鋼之原籍。或淹之原官。而轉圖之望久虛。已用者。或苦之攝全署。或苦之兼攝本署。別署而過重之擔。久承。肩於一部一堂官。而憲院無一堂官。其眉髮也。尤甚。情懸於一大臣署數缺。而各大臣屢請。不能得一大臣。其情蹙也。尤甚。吏垣之印。久封。千餘官之懸限。誰定。人情吏垣之有印無署。尤惜千餘官之羈縻也。吏科都給事中。之點。愈遲。百餘疏之抄發。無日。人惜吏科之事。窮旨。查。尤惜數百疏之停閣也。候選各官。未獲展其措手。足以無從。前抄發後抄并舉。臣子悵綸音之中。滯。此臣所謂人情之極鬱者也。夫部院事務。皇上分授之事。務耳。候選各官。皇上作養之臣子耳。奉旨章疏。皇上裁發之。絲綸耳。有政事而缺人。分任。有臣子而困。糾都門。有絲綸而奉行不速。似乎或悵倚。祿乃皇上自備其股肱。卿貳大臣。且當多用。況卑之一都給事中乎。似乎或執成心。乃皇上游念於廣大。即召用逸老。且當無芥蒂。況見任。一侍從小臣乎。各署家大臣。各以卿貳力請。爲國政圖協濟也。非有卸諉之私也。皇上無一允其請。豈欲其獨力苦撐。而不返師濟之舊耶。今吏科不定。憑限。不發各抄。惟以都給事中力請。爲祖宗守成法也。非無將順之念也。皇上久未沛命。豈欲其言盡計窮。而姑行權宜之事耶。知事體之極乖。而急反之。知人情之極鬱。而急通之。惟是即點推補部院之大臣。及推陞吏科之都給事中而已。臣思近月部院大臣。皇上繼用。工部右侍郎一人。而廢棄喬允。林材等。候補科臣。能明選等。臺臣唐世濟等。各疏屢請。不發。夫廢棄年久。一旦錄用。感恩甚深。其報効必大。候補經二三年。雖不因困頓。能使即時拜命。列之班行。所以作言官之氣。不小。今皇太后大事已竣。正皇上勵精圖治之日。乃時政急切。無踰用人一事。臣曾疏言。又諸臣所已發言。乃皇聽未見轉移。其故非臣愚能解。此世道之憂。非臣子絀賦之日也。臣不憚賸。擬拾懇請。萬一聖明愷悟。自大僚吏科都給事中。以至廢棄候補諸臣。一一補用。則祖宗聖母之靈。實式臨之。

萬歷四十二年七月初三日

題為巡監遠旨騷擾詐財殺人甚確法當速問仍乞勅查取君減船之實并從重處事臣竊揣福王開國
 洛陽其愛惜河南地方當有甚於他省也各中官仰體福王愛惜之意當知斂戢不復肆虐於河南地方
 也況承奉樊川近侍李朝雲已被順天撫按交章題參朝雲已被福王撲責總以其需索恣睢爾瑞崇尚
 可置若罔聞而仍然法援金縱下殺人哉孰意猶有押運典寶劉孝者橫行無忌經河南撫臣梁祖齡
 按臣張至發參列惡狀其罪真不容誅矣查奉過聖旨不日以後押運內外官俱要用心約束不得縱容
 騷擾乎不日其頭二運經過地方著委賢能司道官督率發遣速行毋致妨誤乎夫不縱騷擾而地方乃
 賴之然必速行無誤斯騷擾可免耳乃劉孝之稽遲何如耶自虞城以至洛陽僅僅千里之程隨處逗遛
 四旬乃到私載之鹽惟停舟可賣挾索之計惟停舟可行該道催督雖嚴運舟停滯如故中間如考城之
 圍住三日祥符之圍住五日他邑可知也圍住各久其索求何所不得耶當撫按逆知孝之狼貪尤司道
 查議給與一百五十金犒賞可謂已厚矣乃懲無厭虞城復索一百八十金考城索二百九十金儀封
 關陽陳兩俱索四百餘金祥符索八九十金陽武索二百六十餘金鄭州蔡澤汜水無處不索無索不多
 也每縣本等夫馬廩糧下程諸費已賸民間如許膏脂以供之已竭有司如許經營以應之乃名色復加
 攤攤無已繕繕犒賞等項之給不幾於抑損有司以殺對怒耶不幾於重困窮民以飽應吻耶夫既厚有
 所求威力自隨以逞劉孝無可犯之怒船夫亦無不可聘之兇夜半通行致夫郭之宜唐二喜游死者劉
 孝也鎖打汜水禮房吏逼之幾刎歐祥符快子而傷其一目劉夫王進元等於船仍刺其衣鞋者劉孝也
 縱役掠寇嘉祥錫盞仍責之五十者劉孝也打落李茂春王希孟等十餘人於河者劉孝也鄉夫張虎張
 克讓妻蘭妻芝以船戶打落游死鄉夫張朝典以船戶當時打死鄉夫王從讓以船戶打折其腰鄉夫張
 朝金范立等以船戶毆各重傷鄉夫張良品東山等以船戶毆之落河誰實押運而惡賊若是狂烈哉劉
 孝自行之兇不俟言矣船戶之殺人傷人時非劉孝之假手授刃也謂劉孝可解免於殺人之罪天下其
 誰信之劉孝豈最縱橫最善藏其料福王之聽易惑又料皇上之法常寬彼既明有所恃州縣各官多
 從含容了事何樂為此以與之為難耶故被挾索而不盡報者有之未有虛報被索之金者也被虐害地
 方而不盡報者有之未有虛報被虐之事者也索財如此殺人如此運舟所經恣其騷擾斃犬為之不寧
 鄉夫莫必其命赫赫明旨乘如弁髦罪惡如劉孝者不逮問其何以為法耶年來災沴頻仍民力在在疲
 困劉孝輩或逼各夫而仍索其錢或稱夫少求加而竟歸於折錢或無船而勒折錢或有船而分外折錢
 非惟害下抑且欺君夫運船隻數載在兵部刻册船數有定而用夫之數因之今按臣疏中稱該道報二
 運船隻不啻比刻册少三之一而夫數則毫不減焉船少欺皇上也夫不減亦欺皇上也中官之罪益不
 可問矣且福王贖田乃撫按遵奉嚴旨行有司查取者坵畝分明王田民田不相混也苟更換之說一倡
 民田不盡為王田不止今聞洛陽附近已紛紛換田士民無不驚恐此皆奸橫中官巧於焚惑乘機以行
 其私爾開國之初計較田土小故至虧福王之盛德搖遠近之民心是何等舉動耶劉孝不從嚴處他奸
 其何以儆恐異日福王妄動者不少也皇上倘惜福王之左右獨不計福王立國之道耶臣可勝悚惶待

命之至
 萬歷四十二年七月初八日
 題為易名重典諮詢宜周謹探鄉評闡潛德以備博訪事臣按禮部議設公册在議中者二百人臣鄉先
 達若而人與焉考其生平大都才望足勳世務行誼足儀鄉邦風猷籍甚月且共歸經筵省撫按諸臣所
 舉海內自有公評臣無庸贅乃臣鄉僻在嶺外前修多遺於議册未能懇然請舉其尤以備博訪可乎臣
 查得原任南京禮部侍郎陳捷孝友篤學言動必師古人筮仕桂林教授邊國子助教永樂初廷臣薦捷
 有治才召試高等擢知許州以寬厚寧民以嚴正表俗郡多淫祠悉毀之改潞州均徭役時征斂禁奸賊
 暴民用大和值文皇帝幸北都所過先道廷臣察吏治捷以嚴聞潞人恐失捷詣闕乞留擢揚州知府攝
 潞州事賜綺衣寶鈔宴餞給驛還潞召充會試同考官擢四川按察使憲度嚴明黜胥斂跡軍中暴橫有
 號虎彪太歲者人莫敢犯捷廉捕真重典建言修武備慎刑罰明禮制復義倉正風俗等九事上納之宜
 德丙午吏部言捷德望疑重宜師表國學改南京通政使攝國子監事師道尊嚴善於訓迪丁內艱正統
 初起南京禮部侍郎五年見王振漸專擅乞休去捷德行淳懿文詞典重卓然以風教自任守滌十餘年
 民風幾於皞皞外臺政績尤卓絕所陳九事蜀至今賴之至其讓田於鄰垂訓於族筋力既倦遇祝釐令
 節舞蹈必悲蓋傷躬勵行百載下猶令人景慕可謂質有其文師世成俗彬彬德讓君子矣今潞人祀捷
 與歐陽修王禹偁為三賢祠云原任南京戶部尚書張泰令沙縣當兵燹之餘悉心咻噢表章禮豫章陳
 了齋之學篤其遺書以傳鄉校新縣治建先賢祠微為御史巡通倉搜剔包攬之弊指切宮闈與政無
 所忌諱廷杖幾死督京畿學政髮歸衰毀柴立除服十餘年坐廬一廬未嘗履城郭起按雲南奏開解額
 五名特以神童薦董祀後竟及第先是象馬思樸擅因木邦宜獄司罕空法前臺使莫能斷泰徵漢士兵
 臨其境諭以公移思樸懼悔罪亟出罕空法械首禍三十餘人削之積忠以平入報命會楊戴兩中貴
 橫甚挾一二戚里帆法泰列諸不法狀請誅之直聲益震擢南京太僕少卿改大理寺劄州皇莊與牧馬
 草場爭地久不自奉命會武臣清理權貴初不勝譁泰執不少徇取永樂中開設圖書為券事遂劄遷副
 都御史督儲南京條上專委任等十二事至今奉行遷工部侍郎出納必公請托無所售改南京都察院
 右都御史屬當入賀有言劉瑾宜厚餽毋立異以摠虛鋒泰第致士葛二瑾銜之尋遷南京戶部尚書予
 致仕則內旨也泰謙和而本之以剛毅敏練而出之以清忠榮辱去留不見喜愠之色位至六卿猶然先
 人之產沒未幾而子孫不免於饑寒云原任南京禮部尚書陳紹儒登嘉靖戊戌進士假歸省母母病衣
 不解帶者數旬母假寐髮鬢見朱衣來護病遂差還補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太倉銀庫議設陪庫主事
 以防闕出自紹儒始進會計錄上優詔答之歲省京邊冗費二十餘萬督儲遼東條上防守事宜皆繼繼
 碩畫一日○猝至紹儒率眾拒守○知有備引去每挽強射輒命中選鄧陽副使樊襄苦巨浸築老龍諸
 隄捍之民免魚鼈又賑饑全活無算轉四川按察使有倡白蓮教聚黨至三千餘人紹儒執其渠真諸法
 餘不問境內安堵晉廣西右布政入為順天府尹搜剔奸盜不遺餘力穆家貴之魚肉縣驛者特太常卿

程廟耕籍召詢禮儀引據故典條對甚悉。晉南京戶部右侍郎。尋轉左。提督倉場。疏九邊兵馬主客錢糧。疏復漕運六限。諸封事皆切中機宜。晉南京工部尚書。致仕。紹德博。大冲夷。沈毅有卓識。忠孝大節。始終不渝。所至計畫與益。可垂不朽。學本澹泊。為宗。晚節懸車。田僅百畝。事嫡伯。大京兆錫。執禮甚恭。為德於里人甚厚。日以圖書自娛。引弟子於正學。不啻若瑞世之麟鳳也。原任光祿寺丞王學會。令體陵。調紫崇陽。多善政。選南京御史。抗言內豎外戚皆廢之。非內臣大臣互考之謬。揀建言得罪鄒元標。范備。黃道瞻。孟一脈等。爭內操。爭內臣。換勅給馬等項。乞斬馮保。乞慎傳旨。侃侃陳大計。追諫停取麒麟。言過切直。獨冒天威。致奉嚴旨。降調判興國州。尋擢司理南刑曹。晉光祿丞。學會感皇上知遇。益自發舒。陳法祖。切要。敬天。享祀等八事。切中時務。會三王並封議起。學會義形於色。曰。此事關係安危。食祿公家。何可默。遂偕少卿涂杰。上懇乞聖明。虛心議禮之疏。賴皇上寬宥。奉旨止。職為民。瀕行貽書責閣臣曰。皇上易回。相公難挽。自是閣臣累揭。得擬並封。夫非皇上默。學會之忠。而行之其言乎。前二月。同署朱維京。給事王如堅。俱以諫並封。請成。學會不為色沮。是誠獨立敢言者。學會既歸。杜門卻掃。與同志訂為約言。皆誦薛文清之言云。工夫切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其學不尚浮誇。務躬持身接物。一一盡軌於道。與人藹然可親。而義所不可。人卒不敢干以私。起謫籍。再權。摺斥。坦適自如。蓋憂盛危明。天性忠義者也。近屢推通參。而學會已不可起矣。以上四臣。位有崇卑。沒有久近。要其德業開望。皆輝映先哲。模範後來。顧世遠者。以門祚中衰。而採輯或遺。近逝者。雖物論攸歸。而揄揚未及。臣遠稽省志。近咨鄉評。嚮往之思。既殷。殷於家食之時。闡揚之舉。可嚶嚶於博訪之日。此臣所以不憚煩瀆。述其梗概。以備咨訪者也。然臣猶有說焉。國朝相業。莫盛於三楊。繼莫盛於文達。夫人而知之矣。要以遭時遇主。適當其易。身名俱泰。良非偶然。乃若時際其艱。而忠能悟主。若梁文康儲者。何其相品。相才。相度之不可及也。儲事康陵。當上下否隔。左右益惑之際。厥維艱矣。而儲不附逆瑾。致調南京吏部尚書。寧王謀入世子司香太廟。儲力寢之。南京請回鑾。泣跪行宮外。得旨乃起。其最著者。如草率府牧地之詔。而片語回天。如不韋威武大將軍之勅。而九死不移。楊廷和。蔣冕。移病。無奈何者。儲獨收其成功。至於遜頌。而讓廷和居己上。容言者。而使張璠。李鐸等。皆得顯擢。肅皇帝手詔褒諭。張九齡忠靈。崔與之風。卿可謂兼之矣。予致仕。此其相品。相才。相度。種種過人。迎駕甫歸。見幾明決。寵利不居。超然免於議禮新進之所側目。蓋其披肝露膽。挽回獨神。其抽身遠引。雅志早遂。始終出處之間。有未易窺其際者。乃僅僅以文康易名。於儲平生事業。殊不相肖。此近年科臣。所以有更美諡之議也。臣廣採輿論。敢併及之。伏乞勅下該部。陳榷等發訪予證。梁儲酌議改諡。其裨於世道人心。匪淺鮮矣。

萬歷四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題為聖心過有所恃。拒言益堅。明困大臣小臣。懇乞慨然用人。以成虛受之風。以彰圖治之實事。臣讀易履九五小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蓋恃正當而夫履。以夫履而階厲。人君不可過有所恃。若此。皇上乘大寶。挾不世出之資。御四十餘年之區宇。每經事故。動勳天下。所驚為難。所駭為卒。不及辨者。畢覽收拾。

支吾得去。遂至玩焉。而有恃心。夫君心惟無所恃。雖全盛極治之天下。猶慮有墜地之毀。或潛而滋焉。故其心常虛。忠言易以感動。或部院言之而聽。則部院得以展布。而收用院部之效。或科道言之而聽。則科道得以敷陳。而收用科道之效。若一有所恃。則察然充耳。忠言之進。如水沃石矣。前月。皇上懇留舊輔之旨。有曰。推心委任。中外共知。夫皇上所當推心委任。不獨閣臣為然也。雖部院亦宜然。閣臣職掌平章部院分任庶政。必推心任之。納其言。悉見諸實事。諸臣股肱心膂之忠。始得以自效。其間。事有未符公論。未協人心。科道得執白簡。以隨其後。故科道與閣部院諸臣。道實相成。皇上於閣部科道之言。並當有茹納無吐棄也。今天聽日高。庶務繁開。即如儲講關係國本。瑞王婚禮愆期。諸臣屢請不能得。皇貴妃神位入殿。郭妃喪當營葬。諸臣亦請不能得。凡此。事屬宮闈。關係最切。此可停閣。孰不可停閣也。乃用人所毋容再需者。則吏科都給事中。與都察院三堂。其最急矣。今斬一李瑾之序。陸也。遂至因二千餘員候選之官。此二千餘員者。小之不免衣食之窘乏。大之不免志氣之挫折。近之貽一時缺官之苦。遠之釀異日廢事生亂之憂。此誰非皇上之人材。而推之。誰非皇上之幾務。而忽之乎。故為吏科印務。而陸瑾。則省垣之體統。存為二千餘官。而陸瑾。則登殿之驪聲。皇上試思。不用李瑾。何心。久稽候選。各官何心。若之何不幡然也。都察院盡缺。堂官久已一年。推陸已各有人。催請章數十上。皇上之心。得毋難於點用多員乎。得毋難於揀擇而用乎。推用者。當於廷臣之心。不當於皇上之心。臣不解也。廷臣咸以院堂為不可缺。皇上獨以為可缺。臣不解也。惟風憲之地。最重。何怪代庖者之不能自恕。為朝廷持風憲之官。最要。何若推用者之速點。庶以重彈壓。以振風紀乎。至戶部尚書與倉場總督。均當急點者。皇上樂置。問難。雖轉石總之。易視天下。無足為吾難。不覺以恃而成。執。自是所見。無可破其鍵。不覺以執而礙。虛持不信。臣子之心。成上下相持之迹。閣部有言。而強半疑格。明與閣部相持。科道有言。而陸從堅拒。明與科道相持。釜鬻之形。見於堂陛。鬱抑之氣。結於都門。在祖宗朝。所未嘗有。何宜見於今日。願皇上亟圖之也。皇上用人之格。能稍從其寬。則銓部提衡之法。不妨從其嚴。前月。陝西布政使陳長祚。擬加京銜致仕。奉旨下部矣。夫京銜。酬榆林之勞。雖不為過。第長祚富冠閩省。惡極滔天。與其子陳敬。素橫於鄉。暴橫之款。不可勝書。今已致仕。亦何必臆陳。惟裁抑於京銜。以為居鄉貪橫之戒。所補世風。良亦非小。且近來藩臬府官。非因二親之迫切。非因誼誤之難。出多以私情小故。動輒拂衣。輕於飛羽。撫按榮上。患病之章。地方常失方面之用。異日一有緩急大事。相率掛冠。而莫可責成。其誤國可勝道乎。陸一藩臬知府。得旨不勝其難。藩臬知府之去。願可惟其私。臆。胡撫按不分別參劾。榮以病聞。吏部不分別罷斥。而榮允休致耶。故寬以錄用人材。此皇上事也。奉法以俟約束。因以法約束人。此中外臣子之事。尤銓部主持之事也。臣恐有慨於中。敢并發陳。以當皇上用人之芻採。臣可勝悚惶候命之至。

萬歷四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題為符刑自有例律。微倖之漸宜防。懇乞聖明。慎給音以杜奸欺。以重功罪之典事。臣念爵刑二者。聖王御世之大柄也。倘必期於功當。苟功非足多。而得賞溢加。則爵不足以示勸。反令奸偽。況其溢而妄營焉。

辟以加於有罪，苟非狀已明而辟案久稽，則法不足以示儆，反令奸邪乘其稽而希脫焉。彼奸邪輩，虛積於日月之熟，嘗計行於外之有所籍，內之有所牽，撥雖功為例所不備，罪為律所不原者，猶得以藉奏取旨。如獲諸寄，則不能不為朝廷戚福惜矣。臣聞邸報見錦衣衛獲假印犯人李欽等，奉聖旨略思恭提督緝捕有功，准照例陞一級，仍署軍機處辦事。原辦官校也，各陞一級。夫云照例，當必別有明例可援矣。又見原任永寧遊擊周敦吉，有微臣盡職封疆，奸弁黨夷誣害等事之疏，奉旨該部知道。夫得旨下部，當必敦吉罪有可疑矣，而孰知其大不然耶。夫錦衣緝捕之功，次不載於大明會典，臣取兵部邦政條例查之，惟擒獲真正奸細者，不分官旗軍民，量議陞級，捕獲奸言奸人強盜者，提督官各有陞級。若思恭訪獲假印犯人，非奸細之比也，又非奸言奸人強盜之比也。條例明載一款云：廠衛訪獲私造偽印，符符符符，鎖撫司問明，止照例給賞，不許陳乞陞級。以素常例，此該部題准奉行正例之可照者也。舍此，或週年憑左右資緣之私，冒爵陞除之典，是濫恩也。是弊資也。可以為例乎。思恭可不照止給賞之例，而可冒非例之例，以倖陞乎。況原辦官校希倖陞者，又若而人乎。都中久傳思恭為原任掌衛王之積腹心，凡之積昔年賣官鬻爵，賦稅餽送，皆思恭過付之積。一切陰險惡毒，皆思恭朋謀。臣向未之敢信，第之積斥歸思恭，果爾進用，甫畢山陵供事，即奉提督勅書，人言成謂，機關已構於積，遂至緝獲假印，原非其功，而照例陞級之旨，徒若影嚮，皆由思恭妙手神通，能用皇上之左右，其於例外之僭賞，猶擬之也。金吾體崇，資緣智熟，爵位立躋，極貴條例，可以增開，關繫非輕，積漸可慮。其他思恭不法狀，臣未臆列，姑就其濫級一事言之。爾若四川都司張神武，奉委追印，利於中夷，婦所有聽周敦吉邪謀，擅兵激變，狀永靡普數千百生命，燬數百家於灰燼。經川貴委官勘擬，坐以索夷生變，比激變律斬。兵科疏參抄參不一而足，雖碎碎二弁，猶有餘辜，即大有力者，亦難為之解免。今敦吉尚瀆奏展辯，盡由欲為解免者，有以致之，譬有劇盜於此，捕誅方急，而無奈為通逃主者何，則劇盜固可恨，而為通逃主者，尤可恨也。不憐黔中如麻之白骨，不憐黔中數百已燼之民房，乃牽扯支吾，使二弁得延視息於人世，甚哉無人心無國法矣。安能令人髮指也。功微賞厚，倘功出捕獲假印之上，何以待之。罪明誅，則戕殺類二弁之酷，皆可以不死矣。倘刑不審，均非所以御武弁也。至於文吏才，可致用，即宜因用以究其施，過不更絃，亦難藏垢以長其過。如近日考選另疏中書張光房，知縣趙昌運等，皆政事才也，不必列科道之選，各速補之。清曹署與人相宜，人隨署而足以自見。如刑部郎中施重光，亦文墨才也，第多有刺謬之事，該部堂常駁其審招，穢迹亦可摘陳，出守實非若人之所能任。故速允張光房等推補部曹，令施重光自反自裁，亦用與舍之所當辨也。伏祈聖明採擇施行。

萬曆四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題為時政最急有三，聖斷難容稍緩，懇乞慨然允行，以快輿情。以便漸舉諸務事。臣謂聖王之治天下也，必當罪人以觀行政之幾，成慮以廣受人之度，無厭事心，先距於中，亦無厭言心，堅距於外，故國事常切□□之所宜，聞言即行政之所急，此庶務羣情，所以兩得也。數月以來，廷臣肝衡國事，觀樓時政，所累章

以請者，如儲講，如瑞王婚禮，如點用都察院，與各部諸大臣，如允用候補科道諸臣，如皇貴妃神主陞殿，如福王贖業之自管，一一為時之所急，必非聖心之所獨擬也。乃皇上於儲講，托詞以報於贖業，偏聽福王先入之言，其餘寂無一報矣。夫廷臣共急於諸事，聖明無煩於再計，顧宜俞不俞，人情惶惑，以臣愚按之，於一無可緩之中，而瑞王婚禮，點用都察院堂官，允用候補科道諸臣，三者尤為最急。敢避煩贅，而不為皇上再陳，蓋論瑞王之齒，視祖宗所定宗室請婚之期，已踰九歲矣。猶之子也，有婚如期者，有婚愆期者，其愆期之故，不可不反也。猶之愛子也，無偏愛者，豈有偏不愛者，其似不愛之迹，不可不避也。府第久成，聖母山陵之役，已竣，謂欽天監去冬之擇，不無太迫，豈皇上定於今年六月之旨，謂當食言，矧自六月至今，又已踰半年矣。不過一沛命旨，可以大慰臣民之望，可以不慚父母之心，可以迓天地之和，可以遂男女之願，若聖意再稽，愆期愈久，則聖心益不安，蓋瑞王年齒昭昭，臣庶瞻聞，非若他事可以倏陰倏陽，而神不測之用者。其士神之謝，喜棚之搭，可唯嗟立辨，卜此嘉平良月，諸瑞王佳耦之好期，孰有便於此也。宜宗朝召輔臣楊士奇、楊榮、閻日廷，臣中誰可使掌憲者，毋亦以憲臣之重，歟。士奇榮以通政，顧佐對，即擢為右都御史，今廷臣推都察院三堂官，亦已有時矣。其全用以重憲地，惟命其擇用於三人之中，亦惟命何以推而久不點也。不過曰刑部張侍郎可暫署耳。無論張侍郎無并營之精力，有近病之苦楚，試查祖宗以來，有都察院衙門，而堂官全缺否，有全缺憲臣，而至今餘否。祖宗重之，而陛下輕之，於國體朝綱，既已大悖，況署院之自視，與人之視署院，畢竟與真院堂異也。署院之自責成，與人之責成，署院畢竟難與真院堂同也。不思祖宗置掌憲之初意，不惟署院若事體之難兼，而坐視法署久空，庶事不肅，夫皇上慎簡憲臣，固不輕畀，然遲延不輕點，是紀綱若可置而不理，孰與紀綱天下耶。輓粟之漕差，長蘆之鹽差，遼東之邊差，此皆國事至重至急，其差又皆中差，今蓋臣中別無可中差者，惟候補各道牟志鑾、朱塔等堪任之。在署院，即應從權擬差題請，在皇上，即宜俞發，蓋漕差遲，將誤數百萬之軍儲，長蘆無按差，誰督數省之鹽政，遼差久滿，候代，理無再巡，不差新臣，其何以肅邊政也。科臣額應五十員，今在任止十餘人爾。侍從耳目官員，豈應寥寥至此，以聖衷容納，固無推折言官之心，然候久不補，其於容納真心，合耶否耶，耳目欲廣，言官之意氣，不欲沮折，候補科道張孔教等，久者且二年餘矣，奈何不速補也。皇上於關聖神廟，隆以大帝尊號，錫以冠帶龍袍，因為其忠烈義勇，獨冠古今，特示尊崇，而行天下建醮三日，反用心於不必用之地，宮中屢作佛事，作輒數日，至置數日，章疏少加省覽，皆不過禮神迎祥之心也。苟行瑞王婚禮，點用院堂，允補候補科道，三善政所獲吉祥，不有什百於此者哉。若夫皇貴妃神位，命令陞殿，為能完天井之工，尚小，為能完朝廷之典禮，甚大，事屬至易，有何需疑，無論此乃東宮所注念，而皇上勅此一旨，是何心也。以各部重務，責大臣獨力，而任綜理之繁，既非所以優老成，因樞部乏人，使總督乘隙而避封局之難，尤非所以謹邊備，何若部堂大臣，點用多員，務令在事者，樂於分重任，而不窘其精力，毋令新陞者，急於弛舊擔，而反售其欺夸，至科道諸臣，非惟候補者，應命用以濟目前之急，而新選者，尤當並用以充侍從之班，其另疏中書張光房等五臣，前雖兩請，今榮補之清曹，使僑公論，所全尤大，其極

一時之選。如李若珪、孫之益等。所宜與張孔教、牟志夔等。沛發命旨者也。凡此數事。皆廷臣所言。皇上所習聞者。皇上誠觀之以虛心。剖之以斷心。自當即行。瑞王婚禮。即點都察院堂官。即命用候補科道。最急之政務。一旦舉行。人情一旦暢快。其餘併漸舉行。此廟社之靈。國家臣庶之福也。臣愚可勝翹企之至。萬歷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題為嚴衛功次多虛。嚴監辭陞宜允。謹據條例。檢查明旨。仰乞嚴勅該部遵行。以清捕功。以慎名器。事。臣惟六部領國家之機務。都察院飭國家之紀綱。科道條政事之得失。司道各職一方之藩鎮。陛下宜何如命用。若嚴衛瑣細緝獲之功。烏可不遵例查覈。而輕賞多官。以爵級哉。近來都察院全缺。堂官六部寥寥。數大臣。候命新選各科道。接遲都下。推陞各司道。候命多時。廢棄名賢。濟濟除伏林藪。閣臣部臣。科道諸臣。屢章上請。久閣不報。茲歲將除。正觀聖恩。渙布命命之任事矣。乃嚴衛衙門。類奉三年功次。隨上隨蒙恩典。虛受原任庶弟姪。加陞一級。李如楨。加太子太保。孫應樞。梁慈等。各陞一級。賂恩。恭謹。指揮使。馬應坤等。各陞一級。夫虛受。李如楨等。捕功。豈一一其實不虛。可以不事查覈。而陞賞不厭其多哉。夫類奏陞賞。有例。臣非謂不當陞也。第謂當依舊例行。以少裁之。爾蓋兵部郵政條例。皆載題奉明旨。以為法程者也。內開擒獲真正奸細。擒獲白晝騎劫財強盜。有陞官校捕盜至三百名以上。四百名以上。提督有一級之陞。果係賊衆勢兇。登時捉獲三名為首。下手的有一級之陞。正德十六年。兵科題稱。每不過十人。給賞不限名數。已陞者仍依舊例。不得再陞。部覆強盜果係登時捉獲。賊仗見存。已經法司問擬明白。無冤者。每三年一次。照舊例類奏陞賞。奉武宗皇帝聖旨。是嘉靖二十七年。本部題令。嚴衛衙門。將各項獲功之人。勞績緣由。候至三年類奏。下之本部。查對相同。仍行法司覈實。應陞應賞。遵照格例。擬擬擬奏。其提督官酌量陞賞。取自上裁。奉世宗皇帝聖旨。這賞格依今查擬。永為定例。違例的著該科糾奏。夫條例開載之明若此。今嚴衛所獲。果有真正奸細。與白晝騎劫之盜乎。果有獲盜三百名以上。四百名以上乎。果有賊衆勢兇。登時捉獲三名。賊仗見存乎。所陞果不過十人。抑員名太濫。而當裁乎。強盜俱法司問擬明白。無冤。抑有未行法司覈實。分別應陞應賞乎。應陞應賞。獲假印勘合。而予陞。係例之所不許也。四月間。虛受姪旨。嚴姪。兵部不知。憑何明例。為之題擬。真知有嚴監不知有國法者。今虛受自知。廢分。疏辭姪之加陞。皇上追奪其。上。允其辭陞。次也。前月。略思恭。藉獲假印。營旨。陞級。經臣駁論。乃不醒悟。求斥。而謬妄上疏。辭陞。其部味無知。姑無論矣。提督與官校。熟於觀賞陞。自昏於顧。寬陷。每題獲過人犯。多偷竊之雄也。不則搶奪之徒也。又不則誣騙之市僧也。先自問訊。其狀已多。誣服。及送法司。真情畢露。而事犯甚輕者。有之。夫傾陷無辜。以觀陞賞。此而不懲。已為無法。矧可濫陞耶。竊計。嚴衛之獲功。雖存乎兵部簿卷之中。而功次之虛實。尤定於法司訊斷之後。故類奏之疏。下之兵部。仍行法司。聽其嚴行。嚴實。分為應賞。應陞。覆奏。一照格例。恩典。一由上裁。乃為不悖往旨。乃可免於冒濫。爾蓋。嚴衛衙門。奉勅行事。體統崇嚴。責任專重。人人。巧營。欺冒。借其術。交通其濟。其奸。非惟冒功。且以肆虐。如平民張士。誤入該衙。而陸達繁之詔獄。干證。崔。戴。應舉。止。屬牽連。而陸達鋼之幽囚。透之。

千戶理刑。亦由假功。奮進。威權在手。遂致上干天憲。下陷無辜。張士等三人。應釋。陸達一斥。尚有餘辜。若虛受功次。付之司寇。嚴奏。是在兵部。執例以行。而不為動。爾。庶幾金吾爵級。其稍稍清楚乎。嚴衛事體。臣科道得與聞。況嚴衛陞賞之濫。若此。大臣言。臣。藩。臬。及廢棄諸臣。命用之。爾。難。若。彼。臣。竊。怪。之。倘。皇。上。幡。然。悟。其。舛。錯。乘。今。歲。暮。之。時。渙。布。維。新。之。令。點。用。大。臣。以。充。部。院。命。用。科。道。以。充。班。行。命。用。藩。臬。及。廢。棄。諸。臣。使。各。任。其。職。此。非。特。臣。愚。一。人。之。私。願。實。舉。朝。臣。工。拭目。俟。之。

萬歷四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題為宵小窺竊威。欺。橫。屢。見。懇。乞。聖。明。洞。鑒。痛。懲。以。隆。藩。王。之。愛。以。貽。士。民。之。安。以。重。憲。臣。之。體。事。臣。謂。王。者。之。意。向。不。可。使。宵。小。得。以。財。利。中。之。一。為。所。中。則。欺。誑。之。說。進。於。前。而。聰。明。因。之。以。眩。矣。王。者。之。威。靈。不。可。使。宵。小。得。以。信。用。竊。之。一。為。所。竊。則。恣。睢。之。形。見。於。外。而。官。民。並。苦。其。橫。矣。自。古。蠶。君。心。壞。國。法。虐。士。民。者。多。由。左。右。宵。小。視。上。指。而。巧。為。之。逢。迎。主。威。而。悍。焉。以。逞。乃。其。利。心。中。錮。示。之。以。資。庇。惡。心。重。假。之。以。權。使。宵。小。投。其。資。以。肆。毒。籍。其。權。以。流。虐。者。是。上。專。任。其。過。也。惟。能。力。破。其。巧。投。之。奸。早。創。其。無。然。之。惡。殺。人。者。不。宥。誣。人。者。不。徇。擄。法。者。不。容。然後。主。德。與。主。威。兩。全。法。紀。與。士。民。並。得。爾。近。聞。邸。報。有。福。府。伴。讀。內。官。閔。時。以。丈。田。請。索。不。遂。慘。杖。地。戶。致。周。化。立。斃。而。魯。國。臣。垂。絕。何。其。毒。也。又有。原。任。福。建。稅。監。高。崇。以。變。賣。公。館。請。而。誣。御。史。周。起。元。為。欲。竊。以。解。部。稅。銀。請。而。誣。鄉。官。林。世。吉。等。搶。去。九。千。餘。兩。何。其。罔。也。又有。福。府。儀。衛。司。正。張。孟。春。受。鹽。犯。師。管。潘。濟。源。賄。金。條。而。關。縣。索。取。條。而。贖。討。王。命。通。奪。致。鹽。院。縛。兩。奸。徒。而。不。得。何。其。恣。也。一。月。之。間。相。繼。見。告。請。之。令。人。髮。指。閔。時。之。惡。誰。縱。之。得。毋。緣。福。王。必。欲。丈。田。閔。時。遂。乘。是。而。立。威。耶。高。崇。之。誣。誰。啓。之。得。毋。緣。皇。上。就。嗜。金。錢。高。崇。遂。乘。是。以。售。欺。耶。龔。孟。春。之。恣。誰。成。之。得。毋。緣。福。王。過。於。信。任。孟。春。遂。乘。是。以。撓。法。耶。夫。贖。田。重。事。當。日。查。取。甚。嚴。有。司。不。敢。欺。請。免。丈。者。予。民。以。安。靜。求。必。丈。者。擾。民。以。自。肥。事。擾。民。日。後。之。禍。藩。國。者。勢。難。撲。滅。乘。丈。虐。民。今。日。之。殺。佃。戶。者。惡。已。披。猖。以。福。藩。初。開。收。拾。人。心。為。急。乃。有。閔。時。故。陷。平。民。無。罪。殞。生。福。王。雖。不。殺。周。化。實。由。福。王。而。死。利。歸。中。使。惡。叢。王。身。惟。執。閔。時。而。坐。之。債。庶。幾。冤。命。有。抵。福。王。之。令。名。可。全。皇。上。之。愛。福。王。甚。大。臣。所。謂。殺。人。者。不。宥。以。隆。藩。王。之。愛。者。此。也。高。崇。久。踞。閩。省。廣。布。爪。牙。多。營。巢。穴。其。所。起。蓋。公。館。皆。括。地。方。之。財。而。用。之。又。騙。地。方。之。民。而。役。之。者。也。案。在。閩。則。公。館。可。居。稅。關。之。羣。棍。案。去。閩。則。公。館。宜。歸。閩。地。之。官。司。起。元。在。任。供。職。家。鄉。萬。里。何。從。竊。占。其。誣。易。明。乃。增。建。衙。署。開。為。現。任。官。司。之。常。未。聞。有。賣。價。解。進。者。一。垣。一。椽。不。得。不。置。於。公。署。前。以。起。蓋。苦。地。方。今。復。以。承。買。苦。地。方。稅。疑。起。元。倡。出。公。疏。題。參。遂。以。公。館。為。陷。阱。而。閩。中。之。爾。白。日。被。殺。數。十。人。被。焚。數。十。家。烹。若。干。童。子。食。其。腦。髓。以。益。陽。氣。閩。人。無。奈。案。何。斬。關。入。院。劫。撫。臣。留。道。臣。圍。城。震。動。閩。人。亦。無。奈。案。何。遣。通。倭。大。船。造。如。許。兵。器。藏。於。高。樓。橫。行。狂。逞。閩。人。又。無。奈。案。何。閩。人。得。免。案。之。劫。奪。已。為。厚。幸。誰。敢。問。其。邱。山。之。金。而。置。一。份。哉。且。是。時。糧。閩。之。官。嚴。於。禁。民。閩。之。民。謹。於。奉。法。而。案。之。兇。橫。始。無。所。挫。九。千。餘。金。不。知。當。日。貯。於。何。所。案。能。逞。威。於。閩。

省之衆。何爲被拾金於林世吉等數人。傳聞案之金寶。其與斗齊。方離閩省之日。以筐篋不能盡載。取其相賤者焚之。經數晝夜。烟燄不息。留存精細珍寶。分爲八九十箱。每箱十人。擄行尤甚艱苦。行至山東北京地方。分放藏匿。積猶八十餘。而每擄四人可舉矣。是案巧於爲計。以隱匿故。積先重而後日輕。又敢於捏情以害士民。故誣世吉等搶失。而陰爲己欺隱地爾。夫起元世吉。受案擄府之害。安能嚙口藏身而不出。故案根之深。而誣之無情。青天白日之下。行魍魎鬼魅之計。其說謊當斬。其在閩擄民殺人。必付市曹。始盡其罪。若閩省撫按。必能爲士民白誣。又必能寬拖欠之追。量處公館之價。毋重因此被虐已久之民也。臣所謂誣人者不徇。以安士民之心者此也。鹽院擊鹽犯。所以清奸盜。裕邊儲法紀。應然職掌得聽操縱。即福王且不得禁之。何有么麼之與孟春也。師管潘濟源。二犯爲洛陽之部民。又爲鹽法之罪犯。無與於儀衛司。而孟春爲討令通奪。則撓法莫甚。御史冠冠文冠。威得行於破柱。乃鹽犯通逃。籍屬府爲之。竊衛弁竊權。取王令如在寄。或福王販賣食鹽之心。正熟於中。欲廣招奸徒。以牟其利。故孟春逢迎賣鹽之意。巧於爲投。方幸得師管等。以遂其私。第嗣是奸人。將充於王之左右。直指將窮於王之牽掣。漸不可長。法令謂何。必逮孟春。明正其罪。論福王返師管。二犯於鹽臣。聽其盡法究處。庶國紀獲伸。奸人知畏。臣所謂撓法者不容。以重憲臣之體者此也。蓋官官衛弁。不識詩書。不知理法。其心甚狠。其氣極發。而難制有所舉動。每每遠天害人。欺君捍綱。而無所顧忌。實由市棍亡命之徒。蠅趨蟻集。其門爲之句引。奸邪爲之奔走。營算以成。成此患。故官臣衛弁。亦棍亡命。其傳虎之翼者也。羽翼不除。猛虎何堪。撫按雖日。敵府禿頭與之爭。亦何益矣。如丈田一事。前月奉旨。該撫按官。遵照前旨。作速差委。經管官。會同本府。差官。上緊清丈明白。是皇上明以專權。歸之撫按。於本府差官。不過會同。可并約束之者也。及今廉閱時。孟春等黨棍。捕而治之。務積豕牙。不使滋蔓。而難治。此撫按事也。及今正案典刑。與逮閩時。孟春於理。不使奸惡漏網。此皇上事也。必無虐民之左右。而藩府乃安。必鄉紳得訴其桑梓之苦。御史得伸其劾奸戕暴之威。而天下乃治。則閩時等三惡。難容且夕稽誅矣。不然。個人皇皇。莫必其命。惡閩可解。鄉紳之口。小弁可緝。御史之法。時事安知其所終哉。伏乞聖明採納施行。

萬曆四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題爲按學二臣復疏。意原惜才。謹進維法之說。以祈聖斷。事。臣竊謂國家之法。有可因人而寬之者。何樂乎不寬之。有不必因人而太寬之者。亦何樂乎太寬之。法可寬而不寬。則案癘爬垢。天下無全人。法不必太寬而太寬。則徇意潰防。朝廷無成憲。雖今天下人。鮮虛心。事求簡勝。議論時見。謠起。處法無妨。調停。然必於調停之中。不失乎懲創之意。毋致廢往法。而蕩然無存。斯由全愛惜人才之心。而大臣所爲。妙於持衡耳。先年應天等處。按臣荆養喬。無疏請病。拂衣徑歸。臣曾有疏糾正。已而署院以降。俸題參。臣又曾有疏駁爭。是擅離職役之處分。固未有定矣。若督學御史熊廷弼。去。以養喬殺人。婦人之參也。都察院之勘廷弼。亦以養喬殺人。婦人之參也。勘議一行。爭者四起。朝端幾成閩市。總憲因以不能安其位。隨經應天巡按徐應登。勘過題報。其查嚴甚明。其衡甚當。羣情翕服。不聞有間言者。然第論事理也。而處分別

在都察院也。近日都察院查據題復。結已定之公案。用盡一片苦心。於養喬之言。出自疑。於廷弼之勘。因入疑。點綴已明。於養喬之真。廉慈慎。於廷弼之嚴。肅公明。獎許各官。仰冀皇上省斷。令二臣偕往。並與起任。以難得之人才。當搏擊之風會。愛惜之惟恐或傷。保全之寧從寬政。大臣用心。自宜如此。第果真殺人。婦人。果非殺人。婦人。勘中之事也。養喬之真。廉慈慎。廷弼之嚴。肅公明。事外之才品也。論事而內。及某品何如。某才何如。不掩二臣本來之面目也。置勘事而謂某只論其品。某只論其才。是混二臣得失之分數也。況養喬當日題參降。尙未妥協。尙未得旨。昔抱病尙書李植。賢者也。一徑去而不得免於閑住。被言科臣劉道隆。亦賢者也。一徑去而不得免於降級。況今日言嚴擯去之禁者。數數矣。若冒禁之不論。而以品爲辭。豈擯去之法。專爲無品者設耶。臣深知都察院惜才之心。亦深然其起任之說。亦不敢堅執。謂當從李植。劉道隆。重處之例。第因養喬疏。誣而去。如道臣張九德等。尙有其人。九德等未與昭雪。按臣先已脫然。則九德等之心不服。昔日之議降。俸猶謂擯去非法。今明知擯去。而起任之外。略不示懲。寬而又寬。法守盡廢。則昔日署院之諸臣。不服。臣深願諸臣。以法相成。故欲於調停之中。存懲創之意。毋使天下人謂事當其難。遂置法紀於不問爾。夫法。國家之法也。都察院。行法之衙門也。持議論之人。以平心論人。使都察院得行其法者也。故言者不以勝心。舉人之肘。行者不以遷就。心散國之法。庶兩得之。方今章疏。閩中。臣子請告之情。多不得遂。第自便之念。常易縱而難操。若不以法隄防之。不止也。伏乞皇上採納裁斷。即日批發都察院覆疏。毋或因臣言而少稽可矣。臣可勝悚息待命之至。

萬曆四十三年正月三十日

郭給諫疏稿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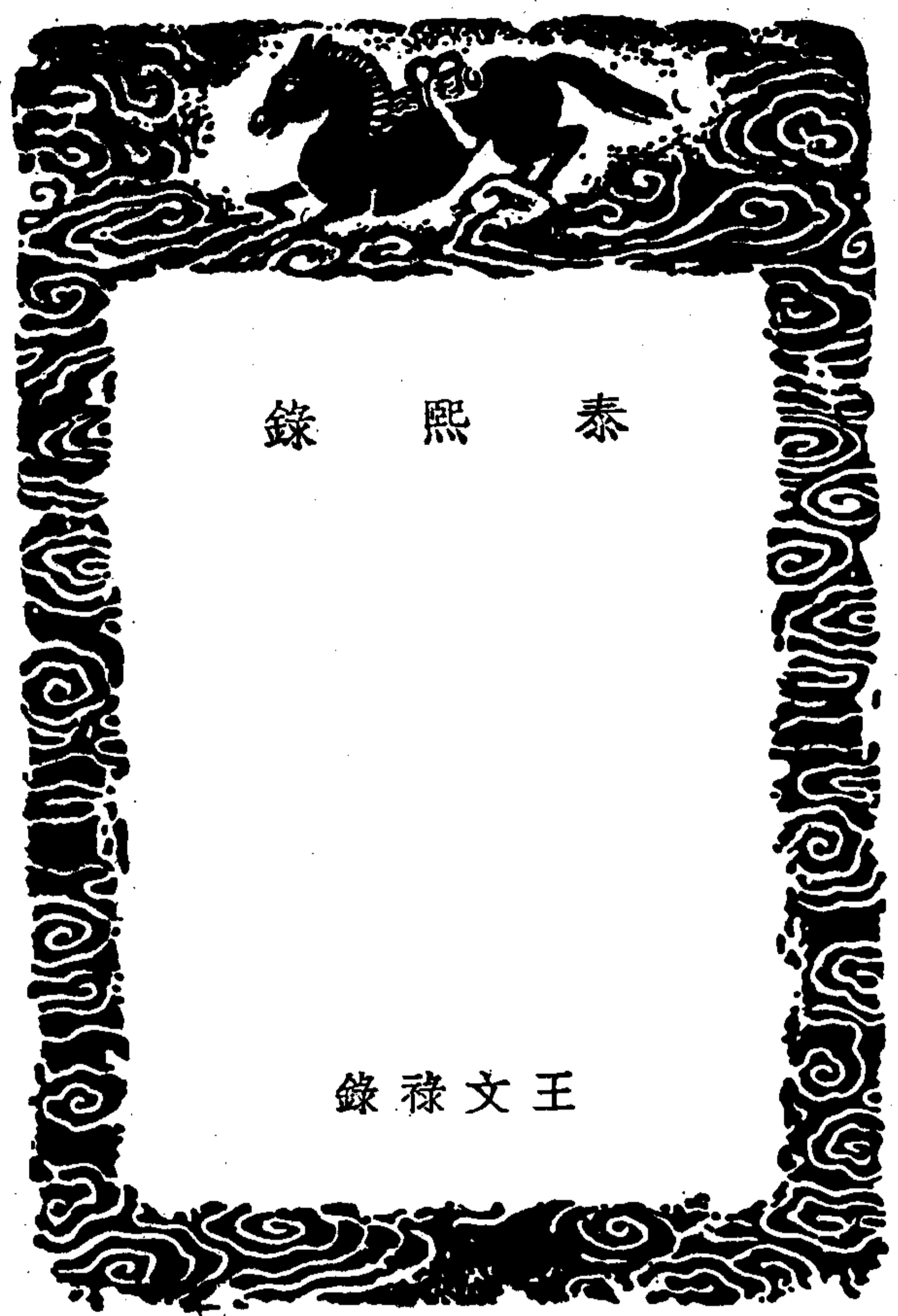
人臣事關主難。事英主尤難。讀之於文帝。徵之於太宗。可謂兩相得而兩相失。故前席鬼神之對。十思十漸之奏。通達國體。使萬世知君臣之義者。亦徒付之空談。事英主信難矣。今郭公給諫與余同籍。已又同官吉州。剖疑決滯。人莫敢干其三尺。以平理奏最。入拜諫垣。先後叩閣。數十百疏。訟士冤。摘親藩。斥惡瑣。抑邪弁。言粵重稅。一切建白。皆侃侃切於事情。最後封還內降一疏。如批逆鱗。竟以遷客行。公怡然就道。略無幾微他鬱。見於顏面。歸而杜門卻掃。一以澹泊狷介爲心。然時時舉眉國事。有漆室杞人之憂。予叩其疏草。焚者半。存者半。夫士君子挈綱執憲。雖非必屑屑封事之陳。以爲勝。然一腔熱血。謹澀之尺幅中。以存國體。障狂瀾。斷賢奸。忠佞之辨。略與替利弊之原。世道攸繫。蓋恭鉅矣。昔韓琦爲諫官。所存諫草。欲聚而焚之。以爲無以彰人主容諫之美。乃傳七十餘章於世。公之意。無乃是歟。今上聖明在宥。一旦轉圜。止登賜公以環俾。得出入禁闈。則公之所以報國者。出詠徵之右。詎直以奏議稱已也。年弟潘濬識。

右郭給諫疏稿二卷。明南海郭尚賓朝諤撰。按先生事迹。附見明史翟鳳紳傳中。是書其官刑科給事中時疏稿。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十日。至四十二年正月三十日。立朝會未三年。即謫江西布政司檢校而去。卷中多言明季秕政。覽之令人髮指。其如回天之不易。何當是時。言路交攻。聚訟盈廷。入主出奴。是非不明。毀譽無憑。遂至釀成指紳之禍。而國運隨之。未可謂非諸賢護前之所致。而先生殆無是也。即如四十年七月二十二日疏言粵地可憂。防澳孔亟。宜鋤亂本。以固疆圉。事時督兩廣者張鳴岡也。據沈德符野獲編。鳴岡疏言澳夷近狀。謂澳中私蓄倭奴。且私築牆垣。抗殺官兵。倭已有妻子廬舍。今不亡一矢。遂名取船押送出境。數十年澳中之患。一旦祛除。惟倭去而夷留。議者有謂必盡驅逐。須大兵臨之。以弭內憂。有謂濠鏡內地不容盤踞。今移出浪白外洋。就船貿易。以消內患。然濠鏡地在香山。官兵環守。彼日夕所慮。咸仰給於我。一棹異志。即扼其喉。不血及而制其死命。若移出浪白。大海茫茫。無涯。番船往來。何從盤詰。奸徒接濟。何從堵截。句倭懷登。莫可問矣。或者彼中情形。實實如此。其說則與原疏鑿枘之極。而先生四十二年五月十五日疏言督臣守不可誣。宜儆奸邪。以安疆圉。事則謂臣幸總督兩廣張鳴岡之賢。斯能令民之有恃而無恐。又謂臣知鳴岡大非侵兵餉貪夷貨取珠寶之人。又謂鳴岡嚴禁餽道。清沃耗羨於澄清粵東吏治。最爲得力。於前覆疏。鑿枘之言。絕無芥蒂。其亦加人一等者歟。據阮通志。是書與文集並藏於家。殆未付剞劂。故屈氏廣東文選。汪氏粵東文海。兩書中奏疏頗多。均未錄其一字。道光庚寅。修南海縣志。其後人始緘寄局中。而文集不可問矣。譚玉生廣文。適任分纂之役。亟與借鈔。原無卷

郭給諫疏稿 跋

以茲益爲二卷。校勘刊刻。以永其傳。乙巳清明前二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二



泰熙錄

錄 熙 泰

錄 祿 文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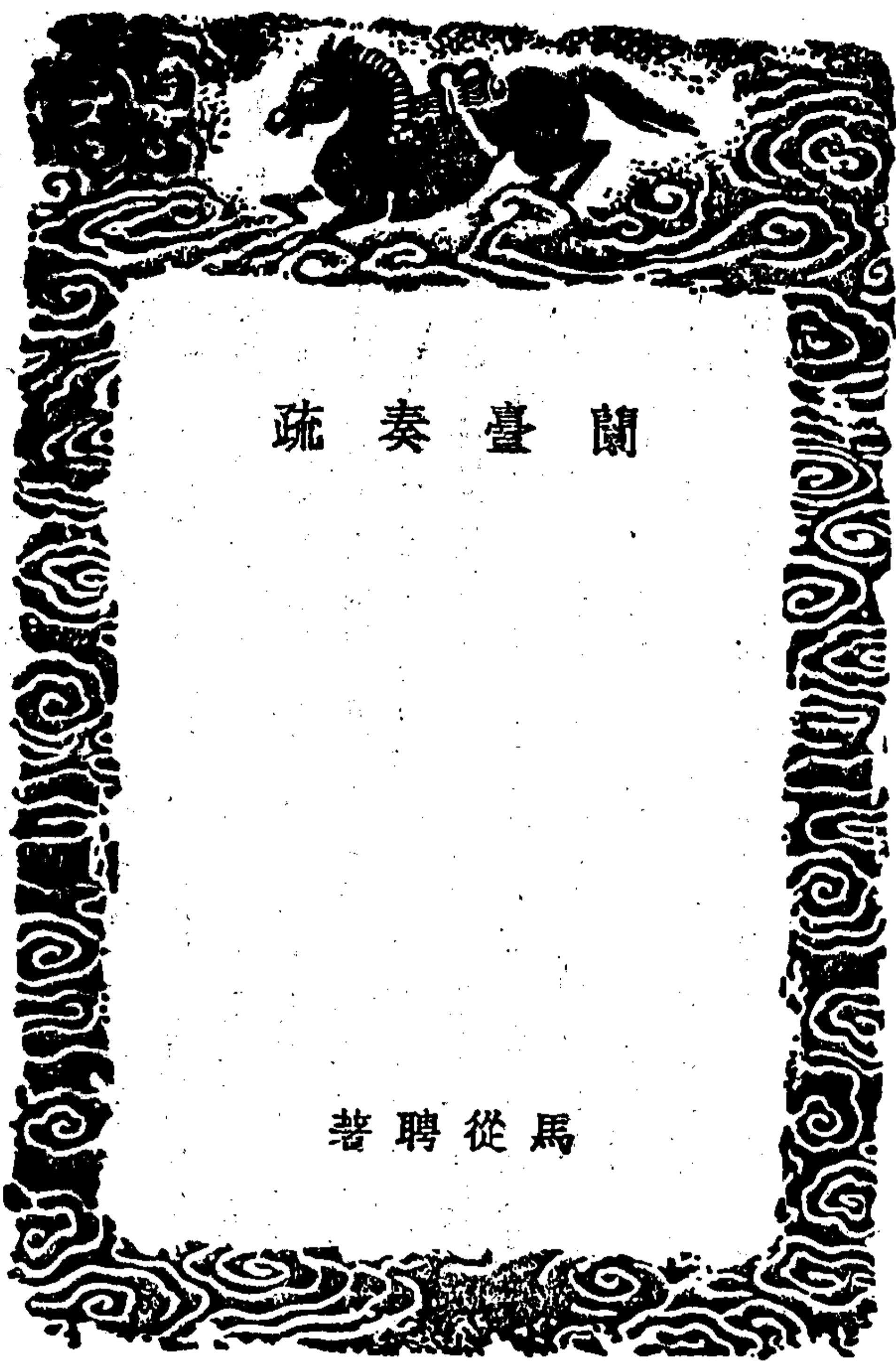
大學士高拱一本。議處科目人才。以興治道事。臣惟國家之用人。皆欲砥礪名節。建立事功。以共成熙平之治。非徒以一日之短長。遂為終身之定例。而故有所抑滯於其間也。今布列中外。自州縣正官而上。大較皆科目之人。而科目分數。進士居其三。舉人居其七。然所謂進士舉人者。亦惟假此為網羅之具。以觀其他日之何如。而非謂此必賢于彼也。國初進士舉人。其舉人登八座。為名臣者。難以一二計。自後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于今則極矣。其係進士出身者。則舉向之。甚至以罪為功。其係舉人出身者。則舉薄之。甚至以功為罪。上司之相與。炎涼盈面。可鄙可羞之甚。而皆不自顧也。至于保薦。則進士未必皆賢。而十有九舉人未必皆不賢。而十曾無其一也。至于陞遷。則進士治績之最下者。猶勝于舉人。治績之最上者。即幸有一二與進士同陞。然要其後日。則進士之俸多。而陞官又高。舉人之俸少。而陞官又劣也。若夫京堂之選。則惟進士得而舉人不復有矣。其偏如此。遂使進士氣當益。舉人氣當怯。益者日驕。每獲取而寡實。怯者日沮。率墮志而恬行。以故舉人皆不樂仕。苟年力尚壯。學未甚荒者。皆相與避延。冀得一第。直至年邁學荒。淪落已甚。然後出而就選。以為姑用了事。云爾。間有一二壯年從仕者。又皆為貧之故。求溫飽者也。若是而欲其有為。胡可得哉。及其不能有為。則又曰此輩果不堪用。然不知乃用人太偏所致。而非其本體果皆如此也。夫崇尚進士。總三分耳。而

泰熙錄

泰熙錄

泰熙錄

又使之駭。乘御舉人。已七分矣。而皆使之阻。則天下之善政。誰與為之。而民生奚由得安也。臣愚以為欲興治道。宜破拘彊之說。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者。初只以資格授官。授官之後。則推考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進士而優。則先之。苟未必優。即後于舉人。無妨也。舉人而劣。則後之。苟未必劣。即先于進士。無妨也。吏部自行體訪。但係賢能。一例陞取。不得復有所低昂。仍行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官。務除去舊套。但係賢能。一例保薦。亦不得復有所低昂。如舉人官未經保薦。而陞取數多者。撫按官以不及論。其既陞取之後。又惟論其政績。一例推轉。舉人之俸。不必加深。進士之官。不必加美。若果才德出眾。則一例陞為京堂。即上至部卿。無不可者。如此則拘彊之說破。而功名之路開。苟非至不肖者。必不甘于自棄也。至于舉人就選之時。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為州縣之長。蓋州縣之長。責任艱重。須有精力者。乃可為之。彼其精力既衰。胡可為哉。如此則人皆趨可為之時。以赴功名之會。而甘于淪落者寡矣。夫舉人與進士並用。則進士不敢獨驕。則舉人皆益自效。而善政亦必多。即未必人人皆然而十分之中。少亦有可六七。固已過半矣。善政多則民安。民安則國可富。而教化可興。熙平之治。可庶幾望也。臣誠愚昧。所以為國謀者如此。伏惟聖明裁斷。勅下吏部施行。天下幸甚。奉聖旨。祖宗用人。原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無實用。事功不興。覽卿奏。具見經濟宏猷。於治道人才。大有裨益。依議著實舉行。揚善用中。也不與監流弊宜大。公也。曰。覽卿奏。具見經濟宏猷。于治道人才。大有裨益。依議著實舉行。揚善用中。也。夫中也者。大公無偏也。列聖授受。曰允執厥中。由人稟天地之中以生也。奈偏匪中。炎涼低昂。位法騷阻。均失矣。不有是疏。曲盡情偽。洞徹肺腑。能狀舉昭。纖毫莫遁。何以感動天聽。挽回世風。凡幸際昌期者。當竭中心之忠。養浩然中正之氣。不惜命。不愛錢。誓不負聖君賢輔之懇激。庶不忝天地父母之生成。設甘自輕。殃民蠹國。非夫也。猛省勉旃。文祿求志。苟全。罔于利祿。乘驛同好。速梓廣傳。繼誠修。政處卑官。二疏大忠至仁之心。無窮。直欲野無遺賢。萬國咸寧。華夷大一統。爾前代賢輔。能企乎。謹約熙平交泰。曰泰熙錄。入學山中垂監云。



蘭臺奏疏

馬從聘著

蘭臺奏疏目錄

卷一

- 擬請實事求是政績實功疏
- 擬請以合制無天和停傳造以恤民艱疏
- 查參解官疏
- 查參內臣疏
- 乞寬免職犯疏
- 陳停抄沒疏
- 請罷督臣疏
- 參究刑罰武官疏
- 備查參究疏
- 議補運道疏
- 恭報糧船過洪疏
- 查參運官疏

蘭臺奏疏 目錄

蘭臺奏疏 目錄

消弭災變疏

卷二

- 糾參盜臣疏
- 摘陳漕政疏
- 議補科道疏
- 議併河漕設巡撫疏
- 議處科場疏
- 參處府佐疏
- 乞復用人舊制疏
- 議通鹽法疏
- 議撫臣駐劄疏
- 議舉營田疏
- 催補司官疏
- 懇請停遣中官以維鹽法疏
- 再陳中官不宜干撓鹽政疏

卷三

- 乞裁察無沒官鹽疏
- 祈究處貪官疏
- 乞查究偽印巨奸疏
- 再陳無沒官鹽疏
- 乞救察棍徒弄法疏
- 懇乞回籍疏
- 再陳會查鹽政疏
- 撫安窮寇疏

蘭臺奏疏 目錄

命之不日殘而民生之不日困也。臣愚謂欲安民生，惟在實有司勤撫字，欲有司勤撫字，惟在實按公體察。吏有廉勤公謹者，舉而食墨者，勤而無華者，而文巧者，則其嗾情徇私，以愛憎為毀譽者，坐罪不貸。庶法令嚴而吏治其可興乎。何言乎實功之當核也。國家設立將士，以衛邊，將以禦侮也。今司邊疆者，以和好為權宜，以賄賂為長策，馬價賤而脂膏已竭，金幣日增，而求索無已。一或糾衆入犯，我師輒以敗聞，甚至上功之際，有殺被掠之人，以冒賞者，而罰弗及。戰鬪之際，有奮挺前進以捐生者，而賞弗及。將士安得不解體也。臣愚謂宜申救憲臣，嚴實賞罰，其虜入之時，某所守將某，出兵與戰，斬獲虜首若干，具以聞，而賞加焉。某處守將某，關壁不救，被虜生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庶勸懲當，而邊務其可飭乎。雖然，督學董一方之學政也，撫按綜一方之吏治也，邊疆董臣，核一方之軍功也，其實成固不可不重，而端本澄源，則總歸之皇上之一身。經筵日御，召對時勤，此為皇上典學之實也，辨色視朝，日中聽政，此為皇上勤政之實也，賞不遺遠，罰弗道近，此為皇上核功之實也，皇上誠審是三者，而力行於上，公卿百司，協贊于下，則精神感召，誰敢不敬應者，將見風俗懿美，治化醇濃，升斯世於大猷，豈淺於當益萬世無疆之休，將在新矣。惟皇上留神省覽，則世道幸甚，宗社幸甚。

擬借人命以養天和，停傳造以恤民艱疏。

竊以人君一身操威命靈爽之權，享萬邦玉帛之奉，亦何為而不得，乃好生之德，載之虞書，卑服之訓，垂之夏典，古之聖帝明王，何有天下不以恣睢而故抑其心，以下徇閭閻之赤子哉。誠知民生莫不欲壽，故生之而不傷，民生莫不欲富，故節之而不困，所以體天地愛養之心，而造四海元元之命也。彼其時天地降禎，黔黎戴德，太和洽於宇宙，聲稱泮乎來茲，厥有由矣。我皇上重辟三覆，罔圖歲清，比聞細民稱冤，冤死禁地，遂惻然動念，特諭乘憲之臣，虛心鞠審，非不知人命之當惜矣。奈何貂璫婦寺，敲扑時聞，冤號之聲，徹於大內，似於愛惜人命之心，未免有違者。豈以此輩微賤，死生無關於天命乎。臣聞庶女籲天，霜飛燕地，孤兒被狂風，靈臺一物，感之靡有不應，況乎冤難者若是之衆也。竊恐乖厲之氣，上通於天，邇來災沴頻仍，雨暘失序，是未必無以召之。言及於此，何可不為動念也。我皇上憫災下，蠲租之詔，救荒頒內帑之金，比念民生凋敝，由吏治皆窳，懲貪戒汚，屢歷明旨，非不知民艱之當恤矣。奈何傳造之令，日益月增，陝西之禍，四川之扇，不一而足，似於軫恤民艱之心，未免有違者。豈以下民易虐，貧富無關於國運乎。臣聞君民一體，剝民以奉君，猶割股以充腹，股盡而身亡，民窮而國危矣。邇歲河南閩中，一遭饑饉，赤子弄兵潢池，甘投法網，而不顧念及於此，何可不為寒心也。伏願皇上念人命之匪輕，思民財之有限，體虞舜好生之德，勿或無辜妄殺，以干天地之和，遵夏禹卑服之規，勿或額外傳造，以重黎元之困。將見和氣咸召，休徵協應，恩澤覃被，兆庶乂安，而天下萬世，誦皇上之仁，儉直與舜禹比隆矣。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查參解官疏

題為解官換銓盜案，審驗已確，謹據實查參，祈賜究處，以懲奸弊，以重國儲事。臣奉命巡視銀庫，監臨出

蘭臺奏疏卷一

明 靈壽馬從聘著

擬崇實學、務實政、核實功疏。

今天下事最大者，則莫如士習、吏治、邊務矣。士習弗正，則無以維持名教，而天下之人心日漓，吏治弗興，則無以綏安黎庶，而天下之元氣日索。邊務弗飭，則無以振揚威武，而天下之神氣日靡。此三者，所關匪細也。其在今日，則有大壞極做，如江河之日趨，而莫知底止者。論其做而亟返之，是有道焉。一曰崇實學，以端其趨。二曰務實政，以考其成。三曰核實功，以勵其氣。何言乎實學之當崇也。國家設學校，以造士，求以適用也。今操觚翰者，竊記誦以獵聲華，而叩之則無有，對策以媒青紫，而用之則無當。間有好奇喜異者，又索之不可知之域，含經傳而內典之為披，薄彝倫而釋子之為友，忽其仁義道德之常，而治其虛無浮游之說，鼓波蕩之士習，而趨之風至陋矣。臣愚謂宜申教條，明示嚮往，士有通今博古者，錄之，而躡其剽竊者，孝弟力行者，舉之，而斥其浮誕者。又嚴實督學之臣，率先振作，即以士風之醇漓，定督學之殿最。庶趨向明，而士習其可正乎。何言乎實政之當務也。國家縣爵祿，以授官，凡以為民也。今司民社者，以簿書為常職，而民瘼罔聞，以催科為善政，而拊循則缺。又其甚者，工為剝削，曲事逢迎，苟可以悅上官之意，雖竭民髓而不恤，苟可以濟溝壑之欲，即糜民膏而不計。蓋類若穿窬，而行同市井矣。若之何令民

人心始欲回人心則請自回聖心始欲回聖心則請不吝改過。換發德音。大宏視網之仁。最寬各犯之罪。如正犯之財產已抄入者。無議矣。其父兄弟姪。原以無罪波及者。最遠其房屋田土可也。王鈺等之畏刑。供報其在刑部已追完入官者。無議矣。其見在追比者。即為俸免可也。張恩等三人。一語被扳。并沒其產。亦已甚矣。即徑釋其罪可也。由是內以推之外。凡挾仇讐首者。悉宜俸免。望風報者。俱與開除。安內外反側之心。息遠近驚惶之慮。更惟博探諸臣之議。勤修營務之實。則聖心既回。人心亦回。人心既回。天心亦回。將不旋踵而踴躍歡呼。足以召人和而消天變。社稷無疆之休。在是矣。不然。徒崇遺告虛禮。而不求致災之本原。徒事修省之糜文。而不務消弭之實政。臣恐天鑒日臨。尚有不測者在也。臣等奉旨監抄。而今日之變。談者大都咎此。故專以抄事未完者言。而他不致漫及也。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罷營臣疏

題為冊使辱國被逮。營臣兵柄常釋。懇乞聖明。亟賜罷免。別選才望勳臣。代總戎務。以彰乾斷。以釋羣疑。事。夫封倭之非策也。舉朝之臣。皆知之。惟是輔臣決意主持。樞臣極力擔當。事已垂成。勢難中止。李宗城以通侯之貴。膺簡命之隆。前思主恩之重。後畏國法之嚴。陛辭之日。即致身報主之日。使倭果委心效順。則守一封無過之約。固足以明我信義之重。即倭或狡詐渝盟。則勵百死不變之操。亦足以銷彼窺伺之謀。庶幾此一役也。雖未為父安之計。亦可結目前之局。豈不毅然稱不辱之良使哉。奈何念重貪生。心非許國。一聞流言之傳布。輒先棄節以潛逃。辱國傷威。莫此為甚。皇上赫然震怒。詎解來京。三尺俱存。臣何容贊。獨念李宗城者。今總督營。臨淮侯李言恭之子也。子既以辱命被逮。其父尚可使之握重兵。居要地。恬然不以為意哉。且言恭貪婪不檢。御史李宗廷曾劾之。病殘曠職。科臣徐成楚曾劾之。該部題覆。委曲議留。俱以宗城出使之故也。其曰。伊子李宗城。承命冊使日本。父子忠勤。尤當體其私。而寬其議。今副使楊方亨。及隨從員役四百餘名。尚在倭營。安然無恙。而宗城委乘印冊。乘夜潛逃。所謂父子忠勤者。安在耶。其曰。朝廷方簡其子。以重皇華之選。似當優其父。以寬內顧之憂。夫以言恭廉經彈射。皇上任之不疑。所以優之寬之者至矣。宗城之急。急於私逃也。豈內顧之憂。尚有未釋耶。抑亦未諱於皇華之義耶。夫言恭之宜斥而久留也。既以子出使之故。今其子已逃矣。業奉旨逮繫矣。縱使言恭負干城之望。抱克壯之猷。亦宜無顏就列。而况貪婪不檢。病殘曠職。真有如二臣之所劾也。則京營重任。實可一日苟容乎哉。懇祈明旨。將李言恭亟行罷斥。仍敕下該部。會推才望勳臣。補充斯任。庶國典以昭。輿情共快。而於戎政軍機。亦重有裨矣。

參究鑽刺武官疏

題為武官潛京鑽刺。棍徒遠禁。走空事。據中兵馬司副指揮王道達。捉獲走空犯人一起。饒大源供。年四十二歲。係宜府右衛冠帶總旗。於萬曆二十一年四月內。蒙兵部推陞北路雲州守備。八月內。更調鎮安堡。至二十三年二月內。貪玩事犯。蒙宣大巡按御史戒飭。大源自知官聲敗壞。告病回衛。今年二月內。要得起用來京。在於先年嫖娼娼婦辛一兒家姦住。至三月初十日。大源行至西長安街五聖廟門首。撞遇

在逃棍徒張思田。窺知大源來歷。易得誑騙。即便向前誘說。我好似認識你。曾做守備。可惜這等一箇身材。如何閒廢。若要幹起。用我與你尋條門路。此處有我契友胡藻。係宜大軍門巡衛。他素諳各衙門事體。可全你拜訪。共相扶持。大源聽信。即同張思田。至胡藻寓處。拜望講話。各散訖。至五月初四日。張思田。胡藻尋至娼婦家。向大源稱說。我們尋得相知。脫逃洪俊宇。他說不在官。伊姐夫王舉人。與兵部中郎中相厚。若事得成。要謝禮銀四百兩。當面封記。方纔成得等語。大源應允。止先備銀二百八十八兩。寄在賣綢相識宋汝奇舖內。至二十六日。比張思田。洪俊宇約定。先至宋舖等候。大源隨後。邀同胡藻。一齊到舖。眼同將前銀舉出。驗過。仍付宋汝奇舖內。質放。其餘欠銀兩。候事成。找完。講畢。各散訖。大源屢向張思田。洪俊宇問信。伊哄說。你告病未久。事當緩圖。可在此再守候幾月。方可成事。大源聽信。守候間。不期緝事兵番武得功。陳科。訪知大源等形迹可疑。裝至娼婦辛一兒家。將大源等。舉獲到官。當蒙審出前情。併追出原寄銀二百八十八兩。除逃犯張思田。洪俊宇。俟緝獲解報。合將見在賊犯。備由呈解到臣。該臣覆審。相同。參看得。邇來廢閑武弁。潛住京師。倚託棍徒。查緣鑽刺。屢經該部題請。明旨申飭。禁例森嚴。昭如日星。不謂錢大源。張思田等。明知而明犯之。恬然無畏也。錢大源。先任鎮安堡守備。賊逃敗露。已經按院戒飭。勒令告病回衛矣。亡何。鑽入京。欲以制軍之財。復為起官之具。張思田等。窺知大源營求之私。可以行其誑騙之計也。遂呼朋引類。共相牢籠。借口部司熟識。請託可通。先以二百八十八金。質當於宋汝奇之家。蓋暫設為假手之謀。實視為充囊之物矣。儻幸而中。則該部併被其點污。即不幸而不中。則大源已遭其白騙。此真市井之神奸。京師之巨蠹。均當重究。以示懲創者也。除見在銀兩。發司收貯。脫逃張思田。洪俊宇。行令嚴限緝拿外。伏祈敕下法司。將錢大源等。提問如律。仍枷號示儆。該司員役。緝捕有功。并行紀錄獎賞。庶勸懲昭明。人心儆懼。而禁地奸徒。亦稍知斂戢矣。

催發參究疏

題為捉獲奸徒。新降明旨。究處。以昭勸懲。以明法守事。先該中兵馬司副指揮王道達。申解犯人錢大源等一起。據錢大源供。係廢閑守備。攜賄來京。營謀起用。轉託棍徒胡藻。張思田。洪俊宇。許以四百金。代尋門路。先將二百八十八金。質放於綢客宋汝奇舖內。定議事成。付完。偶遇緝事兵番。連賊捉獲。送司申解。到臣。審實無異。隨於七月十八日。具題。延今月餘。候旨未下。竊惟禁賊奸究。肅清畿甸。自是兵馬本務。况鑽刺走空之禁。屢經該部題奉。欽依。刊布告示。又昭昭在人耳目者。今錢大源用財干進。正合鑽刺之條。胡藻等指稱誑騙。明犯走空之例。該司兵馬王道達。人賊俱獲。審實解報。可謂能其官矣。若不仰藉明旨。重加處分。誠恐禁令。祇為虛文。人心何由警惕。將來狐鼠。公然行於叢叢。翹翹盡見於通衢。又誰得而禁之。伏乞敕下法司。將錢大源等。查照原疏。盡法究擬。該司員役。緝捕有功。照例紀錄。庶法嚴而奸徒知戢。賞信而人心就勸。臣職司巡視。亦得藉以道責矣。

議拯運道疏

題為洪限已過。河水日消。乞救總河大臣。從長決策。多方拯救。以濟然眉。以裨漕務事。我國家歲漕東南

四百萬石。漕輸京師。督粟資之漕臣。治河責之河臣。誠以百萬軍民之所係命。蓋重之也。臣萬歷二十四年冬。受命催餉。適值浙直告災。黃河稱竭。顧瞻時事。竊抱股憂。日按職掌。以相期責。不遺餘力。惟時總河尙書楊一魁。目視黃流斷阻。日馳河干。百端籌畫。議開小浮橋。築義安山。濬小河口。引武沂泉。諸工並興。亦自信無遺策矣。夫一魁河臣也。治河乃其專責。時方舉力經營。即臣何敢遽生異見。以掣當事之肘。滋築舍之議哉。既接一魁報工疏。謂小浮橋開壩放水。勢如建瓴。徐州迤南。陡增二尺。黃河庶幾復視昔年景象。臣一見之。竊沾沾喜也。而尙不敢信以爲然。每行據運官千戶江通王維翰等。逐段開報。咸稱河淺膠舟。起剝方進。臣屢嚴督管河各官。多方築濬。勿致阻誤。各官回報。皆謂官民船隻。通行無阻。無論報臣爲然。即總河前後二疏。不謂河水通流。新運可濟。確然以實見。得是。自任哉。臣三月十八日。催督糧船五千六百餘隻。尾押過淮。忽接總河手書云。因河水流而不盈。親至義安山。看得水口合而旋決。塞之不易。又勘得迤北有濁河故道。可疏。足濟鎮口以下三十里之淺等因。又據千戶王維翰呈稱。本幫船十四日行至黃鐘集。不期河水陡耗尺餘。致船淺開。每船起米三百六七十石。方能撈拽過淺等因。又准中河郎中黃承元手書云。義安山決口。鑿塞將成。而小浮橋新渠窄狹。洩水有限。黃流停滯。數日退縮。而西來流途。旋又決原壩二十餘丈。以故日來小浮橋之水。漸微。雙溝以上。灘淺復生。重運艱澀。爲今日然。眉之計。當將原議草開。速爲建設。置黃流於度外。惟以見在之水。撈節用之。庶可通運等因。臣蓋不勝驚異。謂前此河臣。皆謂河道通流。可保必濟。今五千糧船。聯楫畢集。考之洪限。業已屆期。何一旦決裂至此也。臣親議單。一款。糧船依期前進。河渠淤淺。疏築無法。致有停阻。不得過洪。抵灣。罪在總理河道。悉聽科道官參究。又一款。河道大小官員。臨期誤事者。照依運官參降事例。阻淺十日。該官有司軍衛。罰俸半年。阻淺二十日。罰俸一年。阻淺一月。軍官降一級。回銜差操。有司降一級。赴部調用。管河郎中。照才力不及事。例降一級。調外任。河道都御史。聽南北科道。巡鹽巡倉御史。參奏定奪。今河道停阻。從來無若此之甚。執此以罪河臣。其何說之辭。第今春天道亢旱。風霾異常。河水陡消。適當時變。且目前料理需人。似宜責以後效。但恐時勢已迫。工難速成。數千糧艘。豈能久待。雖總河尙書。見今往來河上。督率官夫。開濁河故道。建束水草壩。欲使萬一之能濟。不知濁河故道。與小浮橋等耳。小浮橋既已無濟。濁河雖開。安必有濟哉。至閉關蓄水。惟開河爲可用。蓋開河兩岸皆隄。水無所洩。若黃河舊身。可關數百餘丈。即行閉關。水將傍溢。竟亦徒費無益也。臣聞黃壩決口。迤上有北岸掃灣一處。直對正河。僅止三里。從此開濬。即不能全挽正河。亦可仰受黃流之一二。又舊河口有一淤窩。阻礙河流。應量加展。空數十丈。順接水勢。亦可延黃流一線之脈。二策皆足濟運。前者各官僉謂可行。一魁恐引賊入室。持議不果。似猶泥於成說者。噫。此何時也。勢已焦喉。患且剝膚。尙有裨於通漕。何必出自己見。伏祈嚴敕總河大臣。虛心酌議。以上二策。果如可行。即多調夫役。併力疏濬。以期克濟。倘因循不決。坐失事機。致洪限有違。圖計有誤。河道大小臣工。皆難辭責。容臣查照單例。據實參奏。仰聽皇上分別議懲。庶人心知警。而漕事或可補救於萬一耳。

恭報糧船過洪疏

題爲恭報糧船盡數過洪。以慰聖衷事。節據專管漕務。按察使白希縉。徐州兵備按察使徐成位。呈報各總衛所運。萬歷二十五年分。該過洪糧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九百七十八石七斗二升七合。船五千七百二十五隻。俱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盡數過洪。訖緣由到臣。臣惟黃河之爲漕患也。在往歲獨畏其驚濤。在今歲更憂其淺澀。蓋自黃壩決口。全河南注。鎮徐一帶。僅賴涓流。臣自受命南行。目視中河景象。已知其必爲漕梗矣。故當首幫過江之時。即填給印封。令隨所過河水淺深。逐段馳報。時值浮橋新開。河冰始泮。間雖稱有灘淺。尙可剝曉通行。不謂三月以來。天道愆陽。河水消縮。邳宿三百里之運道。尙可停舟。徐鎮數十里之漕渠。遂同平陸。臣一得報。神怖心驚。謂數千糧艘。業已齊集。不知將安稅駕也。時恐洪限有誤。已先具疏上聞。隨經總理河臣。督領官夫。分投疏築。上游掃灣開。而鎮口之水。漸至。義安決口塞。而浮橋之水。復來。二流既合。漕艘始利。臣復行專管漕務。按察使白希縉。徐州兵備按察使徐成位。分駐徐宿上下。躬率管河押運。同知通判把總等官。或對岸捲掃。以資衝刷。或攔河置壩。以遏下流。仍嚴令旗軍。盡卸土物。分行有司。多備剝船。晝夜趕督。快壩遞進。又該常鎮糧儲兵備右參政彭國光。尾幫催押。揚州遊擊袁世忠。徐州參將韋國禎。南北護防。兼以統率之兵。資其拽挽之力。以故五月未終。而重運糧艘。完壁抵徐。洪之北矣。此皆賴我皇上仁惠。潛孚。軍士忘勞於鼓舞。威靈遠懾。臣工奉命以肅將。運道雖值偶艱。限期幸無大逾。誠非臣始望所能及。從此入灣抵壩。可保萬全。則輸之閭閻者。已爲大庾之積。輓自士卒者。盡屬軍國之需。皇上旰食裕國之懷。庶幾其少慰乎。一時共事諸臣。勞苦實倍。至於總理河臣。自徂冬以至今夏。馳驅於徐邳桃宿之竟。衝冒於風霜雪露之中。啓處不遑。以籌河務。臣所自親也。豈其不知。而好爲露章。以相譏切哉。蓋以總河職在通漕。儲精上關國計。運道淺阻。惟河臣之責。臣不敢以顧其私。糧艘過洪。亦惟河臣之功。臣何敢以蔽其美。總之。事在爲公。諒存共濟。臣無容心也。除分督司道等官。例得事竣薦舉外。若總督漕運。戶部尙書褚鈺。懇款許國之忠。慷慨匡時之略。擁節旆於淮上。則惠澤與威令兼施。而如山如河。東南誦保釐之績。持籌算於帳中。則調劑與會期不爽。而爲雲爲雨。中外倚康濟之欲望。乎乘衝。勞堪施鼎。總理河道。工部尙書楊一魁。清肅而簡要。忠亮而篤誠。慮先宗社之本根。則力挽狂瀾。而注海。業見三陵鼎峙。念切軍民之命脈。則廣疏支派。以通漕。竟看萬舸雲流。匪直利涉舟楫之通材。尤屬陶冶乾坤之妙手。提督漕運。總兵官。新建伯王承勳。風神閑雅。天韻沈雄。號令行於賞罰。嚴明之間。董十萬輪飛之旅。而若雷競奮。籌策定於檣組。雍容之際。操數千鱗集之舟。而如電爭馳。忠猷克紹。家聲妙略。允資邦計。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李元齡。履淮泗之舊遊。故智略無煩再試。而導積防衝。直擬平成之蹟。管理中河。工部郎中黃承元。歷汶衛之熟路。故規畫甫竭一斑。而尋源置壩。獨高利濟之功。淮安管廠。帶管淮倉。工部主事羅尙賓。以飭材而兼司餉。餉百工中度。萬道銜恩。爰識經綸之妙用。淮安鈔關。帶管理刑。南京戶部主事王忠顯。以權關而攝領刑章。百艦星飛。三尺霜凜。具占操縱之微權。徐州管倉。戶部員外郎葉偉。峙糧糗以待輓輸之衆。而頒粟及時。歡聲徧播於河濟。揚州鈔關。南京戶部員外郎武揚。獨力鏖以剛櫛沐之勞。而啓關如限。芳猷驟動於維揚。過此則入鎮口矣。又如夏鎮管關。工部主事楊爲棟。

南旺先後管開工部主事陸化淳胡瓚張秋管河工部郎中康夢相皆隨地以畫先飲泉源之蓄灌以時相機而圖永利漕渠之盈溢不竭前幫已開起納後至何有留行以上諸臣皆殫勞運務著績漕河臣所迪知灼見而不敢不以上聞者也

查參運官疏

題為查參貪婪運官以清漕政事據浙江帶管糧儲右參政唐守欽呈稱行據杭州府招問得一名陳文義年四十一歲係海甯所軍狀招萬歷二十三年蒙委本所在官千戶楊師且督運倉選義與已到官李萬等四十一名各管漕船一隻領兌本年分漕糧師且因見各船領有行糧等銀指以沿途過運到京費用及參官紙劄四十一船除座船書房船四隻原無使費餘船三十七隻將行糧每船扣銀二兩四錢計銀八十八兩八錢又以船至水次兌糧每船科供給銀五錢共銀一十八兩五錢又分外科每船加紙劄銀三錢三分共銀一十二兩二錢一分又以呂城鎮江送禮每船科銀三錢五分共銀一十二兩九錢五分又過淮使用每船科銀四錢共銀一十四兩八錢又以上京投文用費科銀每船一兩共銀三十七兩攬參官每船又科銀一兩共銀三十七兩各船交兌完畢每船例給羨餘銀四兩止給一兩每船剩銀三兩內李萬張臺徐行仇鳴四船分文不給共剩銀一百二十七兩又扣席銀每船一錢二分共銀四兩九錢二分比義因見本官貪剋沿途將米與駕船人役食費并自己行糧匿侵慮恐交納不敷將黑米插和在於梳後一槍二十四年五月船至桃花口地方師且聞知插和查究問義懼責治奔船逃回隨該本官具呈前巡漕况御史批行浙西總緝拏究報比有義兄將糧交完義思被師且剋斂前銀復又盤糧要得泄忿及有義舅李萬同各甲將師且科斂情弊告蒙浙江撫按衙門批發道府究問浙西把總戚國光查得陳文義見在聽問具呈請批該道該道遵行杭州府李知府審得師且科索歷歷有據而沿途過淮到京使費實為不貸其因公者最追一半非因公者全追各給軍量擬罰穀文義知虧脫逃實起毀端擬杖示懲轉呈詳到臣臣惟漕政之嚴惟科斂為最甚運官既有科斂則旗軍得以持其短故夾帶滋延插和盜賣之弊一切置不能問往往侵費官糧起納掛欠率皆由此踵習成風牢不可破前後漕臣百計飭之而不能止也若師且領船四十一隻科銀三百餘兩已則不法奚以禁軍士之姦欺費即因公何至如賊私之狼藉最罰未伏其罪盡法庶儆其貪既經該道審問明白合應參究參照海甯所領運千戶楊師且叨承世職罔恤漕規藉領運之權用吸軍餉假非公之費以實私囊既違犯賊之條允合立功之例伏乞敕下戶部咨行漕司將楊師且同運軍陳文義行提到官查照律例盡法究懲庶貪風少儆積弊可釐而漕政其一清矣

清弭災變疏

題為災變疊出危機可虞懇祈皇上亟順人心以回天怒事臣奉命催糧運六月十九日尾押過德州見山東司道等官對臣言近日泰山崩開一處相離一里有餘共相驚詫以為非常之異及二十三日行至天津見邸報始知殿庭被災視昨歲兩宮之災更加酷烈益不勝悲歎謂邇來時事乖舛四方災報頻

仍然未有昭明顯赫如此之甚且并見於一時者也隨該關部臺省諸臣指陳朝政之闕失條上修省之便宜纖悉俱備業蒙命旨次第施行轉禍為福易危為安此其機矣而開礦一事尚未允停及見錦衣衛指揮楊宗吾參究原奏官許廷諫恐嚇官民財物假印信關防等事雖奉旨允行撫按提問而開採如舊皇上將謂懲此一人遂可盡絕騷擾之害全享開採之利乎礦之益費殃民招釁啓亂前後諸臣言之已盡臣無容贅獨計泰山者五嶽之宗百靈之會也一旦崩移豈無自致蓋地脈宜於厚藏靈氣忌於宣洩年來開礦之使分道四出無論有礦無礦一概開空斬絕地理之綱維毀傷山川之靈氣泰山之崩兆實應此及今停止尚悔其遲若再因循更復何待昨輔臣所奏專責撫按管領收探取盈今數尚為委曲遷就之術未盡拔本塞源之論奈何皇上尚以為難也況原奏各官盡無籍乞巧之徒資身無策借名獻礦因而窟穴其中藉威生事騙詐擾民無所不至而仲春實為之倡會經河南撫按連章參奏原疏見在可覆而核也至於真保等處奏官鄭一麟等初至地方尚騎馬張蓋既而乘輿辟人即投靠棍徒亦抗禮縣官嚇取財物况閭閻細民其何以堪紀綱凌壞已極人心痛怨入骨種種惡孽俱不在許廷諫之下懇乞皇上當此天怒已甚時勢已極屏絕殖貨之私亟下更始之令將前後遣使悉行召還仍行各地方撫按查原奏官所犯罪狀據實上聞分別議處用彰皇上改過不吝之誠以洩萬姓積憤不平之氣雖天之降罰厥咎尚多而泰山之崩兆實在此故亟停開採實今日清弭之一大端也臣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蘭臺奏疏卷二

糾參盜臣疏

題為盜臣遺臭士類蒙羞懇乞皇上亟賜屏斥無使重玷清班事臣接邸報見巡城御史况上進參劾司經局洗馬鄒德溥盜分匿賊等事奉聖旨鄒德溥著吏部參看了來說欽此竊思德溥職證已明情詞畢露皇上不即處分付之吏部得非謂德溥衣冠之流盜銀穿窬之行事出駭聞法難盡執欲得其疑似之端以遂其引避之計乎此皇上覆載之宏量茹納之寬仁臣工當將順之不遑何敢復贅第德溥事犯至此有百口不能辭萬罪不足惜者試為皇上陳之臣向記霍文炳小房一區原係賃人居住當工部估價之後德溥即向中城求賃臣查兵馬司冊報本房見有人賃住矣遂據以辭之而德溥不已也無何又託言承賃臣以事屬工部辭之而德溥猶不已也一則謂同門人王良材就中講習一則謂附近東華門便於入直四覆三番千態萬狀必欲求遂而後已惟時臣止厭其瑣屑猥鄙置之不應而初不虞其假住房之名懷盜竊之計也既而德溥勢驅計誘竟將居者強之使去而所稱講習入直者竟屬空言其實未嘗一朝居也以今日之事犯回想前日之情詞謀盜之形宛然在目不意德溥冒道學之名悉清華之貫乃人面獸心狗偷鼠竊寡廉鮮恥辱人賤行一至此極也然亦幸而早敗耳儻夏龍不首盜迹不彰以彼生平之虛譽處今日之清階行且漸躋要津立登揆路恐其以盜跖之心與聞國家之議壞法亂紀干名犯

義無所不至。其為世道人心之患。有未可一二數者。此等事情。言之則汗口吻。書之則汗簡。在國中則為寇盜之玷。在鄉井則為梓里之羞。即豺虎不食。有北不受。萬世之下。且有餘臭焉。而可使之列詞林。隨侍從。重遣清班之辱乎。德薄盜詞畢具。諒已無地自容。臣亦何樂有言。第恐君議者不察。或聽其委罪於良材。借名於鄒四。以遂其詭脫之計。且臣曾待罪中城。前項情形。知之頗悉。不敢不據實上聞。皇上或以誠證既真。法難輕宥。而正其竊盜之辜。惟命。或念其兩名講。姑從寬典。而移之不齒之列。亦惟命。臣無任惶悚恭候之至。

擴陳漕政疏

題為奉差事竣。情陳一二緊要事宜。以振積習。以裨國計。事。臣受命催餉。一歲將周。因前歷覽河防。備閱清誌。閱書有概於中矣。祇見前此漕臣。催餉事完。多有條議。言者近於循規。聽者視為故套。雖經部覆。奉旨允行。其實遵行者十一。而廢格者十九也。臣亦何樂多言。以取責。惟是事有積玩。當振。權有掣肘。難行。臣既不安於心。何敢不聞於上。因不揣愚陋。條為四款。用備採擇。如蒙皇上。不以臣言為謬。敕下該部。覆請施行。其於漕計。未必無補也。臣無任惶悚俟命之至。一、訓練漕卒。以防不虞。竊惟國家挽漕用軍。而統之以材官。總之以勁帥。蓋示寓兵於漕之意。為慮至深遠也。邇來承平日久。此意浸微。官軍全不知兵。敵器成廢。此在平居無事。既不思為未然之防。一遇中途有警。將何以禦卒然之變。是不幾於以漕予敵哉。如正德年間。流賊出沒江洋。糧艘大半燬。此往事可鑒已。矧今島夷匪茹。震鄰之恐。甚切。礦徒潛伺。腹心之患。更殷。一切防禦事宜。誠不容緩。臣見旗軍外水中。強健者甚多。若教以步伐。角以礮。能總計全漕。可得勝兵十萬人。但器械實以自備。恐疲軍力有難支。終屬具文。無裨實用。似當官為處給者。如蒙敕下該部。咨行漕運衙門。通行七省直兵糧道。查議動支何項官銀。將所屬衛所。每幫辦給牙旗五面。每船給鋒利大刀二件。長鎗二件。銃礮二桿。弓矢二副。務期件件可用。併在船鑼鑼鼓吹。設立文簿。歲令運官。交接稽查。督責旗軍。時加修葺。仍聽巡漕御史。督責各把總運官。或遇守關阻風。乘暇訓練。教以擊刺之方。作其勇敢之氣。如是。則隨幫有備。到處皆兵。無事則為鳴榔擊楫之夫。有事則為荷戈挽強之衆。無論清精永保。而折衝亦有賴矣。此在平時。尚當講求。其於今日。尤為急務。誠不可泄泄緩視之也。伏祈聖裁。一、速興河工。以備新運。竊惟黃壩壅塞之議。河漕二臣。爭之久矣。頃該臣等奉旨會勘。先行據司道議報。謂欲塞新口。必大挑正河。而後水有所容。欲復正河。必竟河築隄。而後保無復決。計費非一百二十餘萬金不可。此用必塞之說也。又謂欲用小浮橋。必開兩河口。而後全河可來。欲開兩河。必隄山西坡。而後水無旁溢。計費非三十餘萬金不可。此用不塞之說也。二說各有攸當。持議原未歸一。臣會同總河尚書楊一魁。巡鹽御史楊光訓。督同濟甯道按察使張勉。徐州道按察使徐成位。河南管河參議王嘉謨。親至決口之處。相度地形。審察水勢。謂舊河見在。可因。何必旁尋蹊徑。以幸不可知之功。陵運但保無虞。何必力挽全河。以窮不可繼之費。始議展挑對灣接口之處。補築南岸缺窪之所。間有淺阻。量為疏通。行之一時。運道獲攸往之利。積之日久。全河有恢復之機。利多害少。費省工倍。為陵運運道之計。似無便

於此者。此則臣等酌諸說之中。為一定之費。再四籌度。衆議僉同。而後敢會疏以聞於上。維時總漕尚書褚鈺。雖會移書約會。辭以瘡疥未行。即其人智高一世。豈能坐照於千里之外。無怪其惑於異同之見。而猶有二三之說也。即今伏秋已盡。轉輾新運。將及不乘此時。作速興工。左牽右掣。迄無成。備臨期誤事。雖任其咎。即如今歲河道淺阻。臣雖至愚。亦安能舍河臣。而責備於漕臣也。既經該部議覆。再行會議。臣等亦何必執前說之為是。惟祈敕下漕臣。無憚遠涉之勞。一至決口之所。公同總河。躬親相視。則順逆難易之勢。了然在目。不必借聽。而異議自消。事功可立舉矣。若今日治河之病。原自有在。而黃壩之塞。止不與焉。夫黃河善淤。從來遠矣。故沿河州縣。俱設有淺夫。原為挑河而設。如夏鎮額夫一千二百五十四名。徐州額夫三千五百一十六名。邳州額夫八百三十五名。雖他處夫數不同。總之計道里遠近。以為多寡。自足供一處挑河之用。使當水落灘見之時。即率前項夫役。於灘淺所在。逐段挑深。俟伏秋水至。衝刷一空。黃雖善淤。安得數十年間。河身遂高與城齊也。惟是前此治河者。創為東水灘沙之說。歲增長隄若干丈。歲築掃壩若干處。即謂治河得善策矣。而不知此朝三暮四之術也。所謂東水灘沙者。果遂能灘之。以歸於海乎。無論旋淤於此。復停於彼。且河水暴發。併前隄壩。盡化為河身矣。此與載土實河者何異。河身安得不日高也。蓋由河官以挑淺。則用力勞。而無可見之績。築隄則取效速。而有可紀之功。所以相率日習於非。而不自覺耳。如蒙敕下總河大臣。督行各管河官。除水漲冰凝之候。即率各處之淺夫。挑各處之河道。總河但時加稽查。勿令虛曠。則河道不日深通。而壅徒之為患者。臣不信也。伏祈聖裁。一、清船額數。以杜虛冒。竊照各衛運船。額有定數。廠造造船。議有定價。載在議單。甚詳也。間或風濤漂損。尚云拯救難施。亦有風夷浪靜。循河而行。稍有擠挨。應聲碎裂者。比比皆是。凡此皆由料價刻減太甚。工匠製造不堅。故耳。如杭州衛二十三年新造船隻。適遇減存。次年領運。即稱釘板解散。不堪裝載。此該省帶管糧道王之麟。親以對臣言之。殊為可恨。然此猶就有船者言也。至有年限已過。拆板盜賣。而不送廠改造者。有領支料銀。衛官分費。而畢竟無船者。幸遇減存。彼此借移。一經派運。輒稱滯帶。夫以朽腐之舟。行江河之險。加以米多船重。風浪難敵。淺溜難挽。其不淪落而覆沒者。亦幸耳。嗟夫。數百石之糧。十軍之命。係於一船。可任其散壞。一至此哉。如蒙敕下該部。咨行漕運衙門。轉行七省直督糧道。通查所屬衛分額船若干。見在堪用若干。其損壞不堪。及缺數未補者若干。查議應動官銀。補造足額。督造委官。務擇精明廉幹者充之。仍將委官及工匠姓名。造刻船尾。遇有漂損。申報總漕。及巡漕御史。官匠姓名。一併開報。果係風濤木測。情或可原。如係製造不堅。概議參究。若損壞數多。該管糧道。亦難辭責。庶責成既嚴。人心知儆。工料保無冒破。而儲精亦少。漂流矣。伏祈聖裁。一、照舊更番。以蘇官困。竊照漕例。印運更番。一以均勞。逸。一以圖料理。載在令甲。永為定規。各省通行。萬口稱便。至萬歷二十四年。漕司條議。掌印運糧。三年一換。意為更番不如久任之專委。一年不如三年之考成。為計未善。不若就人情論之。印運更番。原為先期料理。下年運務。一年一更。則掌印官視新運為自己事。一切料理。為甚急。三年一更。則掌印官視新運為他人事。一切料理。為稍緩。與其三令五申。責令整理而不足。孰若思患預防。使人自為計之為善也。且各官負

錢糧之重，冒風波之險，跋涉經年，危苦萬狀，而不得一時之休，亦非情矣。又查單例開載，漕糧十日開倉，十二月完兌，開幫稍遲，參罰有例。今各官有上年冬初赴運，次年冬盡方回者，舊事未完，何以整頓運里門未入，何以速完兌，人情事理，種種未便。查得該部議擬，謂山東運洋二總道里頗近，相應改令三年更換，俟人情稍便，不妨再議。蓋已知其難行矣。今山東運洋二總道官，衆口一詞，僉稱不便，何如仍舊之相安也。再照印運更番十三總同此一例，獨通州衛官視印屯爲奇貨，經營到手，牢不可易，領運隨行，皆用無籍乞丐，當之及侵費官糧，盜賣船物，以彼赤身窮棍，何所追償。漕法之壞，至此極矣。是更番之令，通行於七省，而獨格於通衛，誠不知其何說也。如蒙敕下戶部，轉行漕運衙門，將山東運洋二總道官照舊更番，通州衛運官一併更番，庶勞逸適均，政體畫一，而漕政爲益舉矣。伏祈聖裁。

議補科道疏

題爲差缺勢難終廢，時窮法有當通，懇祈聖明，酌議陸用，以濟時艱事。我國家建官六卿，握政本之司，臺諫專糾察之任，六卿失職，臺諫得以議其忠邪，臺諫失言，銓卿得以行其黜陟。彼此相維，大小相制，立法之善，前代無比。使委任得人，職業無曠，祖宗之天下，雖與天無極可也。邇來皇上乾剛獨斷，政柄躬操，內外羣工，鮮能稱旨，員缺不補，遷轉不行，實有厭弃臣下之意。臣謂官職不稱，惟選擇其人則可，並廢其官則不可。且以御史一官，舊稱重任，即今皇上所使爲肅吏安民，紀功錄罪，有一不責成按臣者乎。故當此天災人怨之時，倭橫盜窺之際，方內晏然，無敢越志者，徒賴此數輩紀綱之使在也。乃今在中之差，缺一十有六，兼攝止有五人，在外中差巡歷二年，竟無一人往代者。意氣消靡，進退狼狽，所望於徵召之典者，不啻農夫之望歲也。近見邸報，在外有司年久的，亦既奉旨陸用矣。是行取不可盡得，員缺又難終已。臣反覆思維，尙有一說焉。夫舊例行取，諮訪參之衆論，考選不厭再三，厥典誠重。第羣數十人而取之也，其驟集闕下，若見以爲多，其遲至歲月，又見以爲少。差遣不敷，催請甚難，則何如隨缺陸用之爲便也。見今科道缺官，宜即於內外相應衙門中，選擇老成正直，精明端亮者，隨時陸用。如此人數無多，既不患遴選之弗精，有缺即補，又不患任使之久廢。倘委用不效，則每歲年例之推，五年考察之典，俱在誰得而私之。此雖一時通變之權，較之黜陟不明，賢愚同滯，其爲功效，實相萬也。如蒙皇上不以臣言爲謬，所敕下吏部，覆請施行，其於用人圖治之機，未必無補矣。臣無任惶悚候命之至。

議併河漕設巡撫疏

題爲河漕分督未便，巡撫兼攝非宜，懇祈聖明，順時更制，以利轉輸，以安重地事。臣惟國家倚漕河以轉運，設督撫以保釐，均重任也。顧官有宜合而不可分者，分之以適，以滋掣肘之患，有宜分而不可合者，合之適以貽滋弊之憂。語曰：瑟之不調，更弦可彈，車之或窳，易輪乃安。處今日之時勢，而思以拯救之，亦更弦易輪之會也。臣試爲皇上詳言之。自國初文皇定都於燕，始命平江、蘇、松、滬、漕、運、京師，厥任甚專，嗣是以功臣子孫，長於統緒之間，不可獨任。方命都御史王圻，出總漕運，兼理河渠。河漕原未分設也。間值河有他故，特遣大臣行視，圖方略治之。事竟還朝，正德以來，猶旋設旋罷，而總河專設，則自尙書潘季馴始

矣。迄今十有餘載，河道顧日以不治，其故何也。蓋治河猶禦寇也，帝王之於夷狄，每治之以不治，惟河亦然。時有潰決，則堵塞之，間有壅淤，則疏濬之。如是而已。自總河既設，職有專司，居常無事，恆耽績效之未彰，每懷尸位素餐之懼，與作無當，可惜幣金之妄費，祇貽蜚語之譏。如先任總河二臣，或築隄壩，以障淮流，或鑿性義，以分河勢，蓋費冒功，言之可恨。至於今日，其患又異是矣。一柄兩持，戈矛互生，謀惡不出於己，功惟恐歸於人，或此有所敷陳，在彼多方以撓其議，或彼有所規畫，在此百計以阻其成。共事已成冰炭之形，劇僚漸分左右之祖，金錢空擲，輸輓益艱，詎屬日形於封章，禍害乃遺之國家矣。然則何如漕河歸一之爲便也。蓋漕以河行，河爲漕設，名本相因，事亦相涉。若得其人而兼理之，將委任既專，事權斯一，當局無越俎之嫌，旁觀免築舍之議。其便一也。號令不分，奉行無二，杜諸司承望之私，消大臣分爭之隙。其便二也。漕爲專職，河爲兼官，居恆但檢所司以疏通，遇患方乘暇日以巡視，絕微功之念，省糜費之端。其便三也。夫以不便如彼，而便如此，亦何事拘束故常，而不爲一議兼任耶。然此亦有說焉。蓋總督漕運，至爲煩瑣，而又加以巡撫之任，一人之身，百責攸萃，拮据尙難，又何暇出其餘力以治河耶。嘗考先年倭寇侵犯，維揚會從御史馬斯威之請，專設巡撫於揚州，後因倭寇寢息，復歸併漕撫。初猶駐劄揚州，後遂漸移淮安，而海防始日弛矣。今島夷大舉，海氛甚惡，顧茲維揚，繁饒京之屏蔽，當漕運之咽喉，商貨萃聚，倭素垂涎，備揚帆內指，此中實爲首犯之衝，恐非總計之臣，所可遙制而坐策者。今議漕河既併，有難概責以巡撫之事，宜專設巡撫一員，令駐劄揚州，或通泰之間，使之整擄兵馬，簡練軍實，專爲戰守之圖。期建安攘之績，查昔年原設巡撫衙門，見在揚州，稍加修葺，即可駐劄，無煩創建。其勢又甚便也。或者謂漕臣必藉巡撫之權，方可行漕運之事，不知漕臣統轄七省，其巡撫所屬者僅江北四郡耳。其他湖吳越之間，宋梁幽薊之地，固撫治所不及者。漕令何嘗有不行耶。況穿渠轉輸，以裕萬年之積貯者，河漕之任也。事相關也，開府建牙，以圖一鎮之奠安者，巡撫之任也。權不相涉也。今一換置之間，而官不增設，費不重加，政體人情，俱爲全利，亦何憚而不爲之。臣非不知循默可以無過，易置未免招嫌，第目擊河漕之決裂已甚，武備之積衰可憂，不得已而爲是曲突徙薪之議。若失今不圖，一旦患生，巨測圖之，其有及乎。如蒙皇上不以臣言爲過計，所敕下該部，速議施行，圖計幸甚。地方幸甚。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題

議處科場疏

爲京闈錄士大謬，禮官持議未平，所敕部院，從公看覆，以信明旨，以服人心事。竊以文體之醇，濟關士風，士風之邪，正關治化。邇來文體敝壞，屢屢宸綸，申飭釐正，不啻再三，而其敝乃益甚。良以禁令止廚之空，說革懲未見之行事，以故忽明旨而不信，玩禁例而不遵。法之不行，自上始耳。有如今歲北闈取士，乖謬實多，業經科臣疏參，奉旨看議。該部知仰承德意，遵例議懲，以儆將來。誰曰不可。奈何其不盡然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如吳應鴻鄭葵文，理怪誕不經，徑議革斥是矣。第據該部之所指摘文中疵語，則邱夢周張蔚然安在，爲應鴻與葵之次也。趙士驥鄭宏材安在，爲夢周蔚然之次也。曹蕃趙名言又安在，爲士驥宏材之次也。乃該部於夢周蔚然，則曰枯免斥革矣。曰終身不許對制矣。夫所謂不許對制者，將令其衣巾

以終身乎抑尚許其入仕乎。備許入仕。則固依然入彀之英也。何以云重懲也。於士舉宏材。則曰限六年。部考定奪矣。於舊與名言。則曰待論定而議罰。又曰限三年部考定奪矣。夫所謂部考者。非覆試之意乎。頃奉明旨。不必覆試。恐滋弊也。而願欲覆試於三年六年之後。其弊尚可言乎。且其覆試也。將虛應故事。已乎抑尚酌其去留也。如有去留。則視不許對制者。不尤重乎。何輒概云量懲也。至謂曹蕃為庸謬。而不屬險怪。似與名言俱在。可原者。臣查督學校士。文理疵謬。當在降黜之等。豈不可為諸生者。而願可列高魁之選乎。又部疏前引新奉欽依。申飭科場事宜。內開文理險怪不經。及荒謬不堪者。奏請革斥。主考等官。分別罰治。今蕃與名言。非所謂荒謬不堪者乎。何自言之。而自背之一疏之中。首尾不相應也。況洗改關節。均屬可疑。而考官之被調。亦以曹蕃與汪潤論之故。論既定矣。又何說之可原也。夫禁例在前。公議在後。而諸生甘自蹈之。即照例議斥。原不為過。備皇上加意憐才。不忍遽棄。暫示裁於今日。尚需效於他年。則發學肄業。以待再試。實皇上加惠之盛典。曠蕩之深恩。非臣下所敢與也。至於考試二臣。則猶有可議焉。夫廟天主考者。全天敏也。副考者。焦敏也。論關節則罪當各坐所由。論文體則罰宜先及主者。今觀禮官之駁參。及部院之平議。係文體之疵謬者居多也。取士如此。衡鑒謂何。即天敏之辯疏。亦曰五經俱臣涉筆。金榜俱臣登名。此真語也。今在茲既已破。天叙何獨瓦全。縱言者偶遺。彼獨無愧於心乎。既不與故同調。亦當量行議懲。庶為公平正大之體也。如蒙皇上不以臣言為謬。乞敕下部院。再加參酌。邱夢周等。應否與吳應鴻鄭葵。並議裁懲。主考全天敏。應否量議薄罰。從公議覆。仰候聖斷。庶明例不為虛文。公道不至漸減。而掄材重典。為益肅矣。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參處府佐疏

題為府佐患病回里。職任久虛。乞賜議處。以重官守事。臣奉命督理兩淮鹽法。揚州乃其駐劄之地。受事以來。值該府知府陸轉。通判降調。管河江防同知二員。一督工徐邛。一分署瓜洲。府署官僚。缺乏殊甚。乃清軍同知王以孚。亦以抱病行矣。使本官患病未久。或雖久病。而尚未離任。臣亦可以無言。查自二十四年十二月。臣以微運經過揚州。見其口眼欹斜。觀望甚為不雅。文移舛錯。志意業已全廢。猶意其一時偶病。或調理可愈也。既而本官因解木被許。前病轉加。隨具文乞休。而道府諸臣。稱其年力尚強。操守無壞。令其在途調理。痊可速來赴任。不謂本官輒徑飄然長往矣。及今半年之外。尚無履任之期。該臣看得朝廷因事建官。日月不容少曠。人臣奉公守職。去住豈可自由。況揚州路居南北之咽喉。地當商賈之輻輳。江洋為鹽盜出沒之藪。海口為倭寇入犯之衝。頃蒙皇上移念重地。創設撫臣。以圖永奠。法度更新之始。正官僚整飭之時。凡一切清戎實伍。輯盜安民。胥係同知專責。今以孚疾病既已纏綿。煩劇豈堪負荷。且其在籍已久。就列實難。是尚可不為議處。而久虛員缺。以待裁為。照揚州府同知王以孚。履任雖無大過。抱病情其難痊。經年偃臥私家。豈是當官之義。名位空懸。官籍。實無稱職之羞。宜令投閑。免遭重戾。或念其病體非係衰殘。易地尚堪驅策。則量調簡僻。以責後效。是亦愛惜人才之意。在該部酌議上請。非臣所敢定擬也。如蒙皇上不以臣言為謬。乞敕吏部。再加參酌。將同知王以孚。准照有疾致仕。或量調簡僻。遣

下員缺。速為推補。庶憲度有常。官職無曠。而地方深有賴矣。

乞復用人舊制疏

題為士氣消靡日甚。世風淪壞堪憂。懇祈聖明。深維遠慮。修復用人舊制。以勵臣工。以回泰運。竊以自古君雖神聖。不能獨運而成。則用人為之先矣。況九卿股肱之任。臺諫耳目之司。用人之中。尤為重要。進退消長之間。關治亂興衰之數。不可爽也。故必九列無虛位。而後濟濟師師。爭效靖共之道。一有不法。納言者得持文墨。以議其後矣。亦必科道有常言。而後譽譽謬謬。各輸匡渠之忠。一有不當。秉衡者得據先資。以課其殿矣。夫如是。故賢易判。用舍不滯。朝無佞位之夫。野鮮留良之嘆。斯端拱之化成。而無為之理得也。乃今日之用人。則有不然者。卿貳十五虛席。部院強半代庖。員且不充。人奚暇擇。此在平居無事。已非所以昭明良之盛。隆喜起之風。一旦國家有事。求可為排難解紛。持危定傾者。果誰其人哉。有如昨歲兵部侍郎邢玠。不先補任。東事告急。經略需人。廷臣寥寥數員。恐亦難其任矣。故與其拊膺於臨時。孰若儲材於平日。皇上念及於此。則九卿員缺之補。何可緩也。至於科道。秩固清華。責亦艱鉅。非謂人人皆可勝任者。今見在者不與其出。何以昭勸懲之公。應選者不與其入。何以盡英賢之用。惟勸懲不行也。將譴彈得盡其胸臆。而國是愈滯。惟英賢不錄也。將臺諫祇取為具員。而忠諫日遠。此理勢之必然。而朕兆之已見者。無論非朝廷建官之意。恐於皇上求省煩言。息議論之心。亦甚拂矣。況臺臣職主糾察。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有如昨歲御史陳效。不先補任。驟承欽命。選使監軍。即欲那借別差。安得朝令而夕行也。故與停取。而任其消磨。孰若精取而嚴其殿最。皇上念及於此。則科道員缺之補。何可緩也。夫股肱不可缺。耳目不可廢。黜陟不可不行。賢愚不可同滯。事理易見。功效相遠。以皇上聰明聖知。夫豈無辨於此。乃諸臣請之益力。皇上持之益堅。其故果安在耶。意者以卿貳高爵重祿。未肯輕以與人。故苟可兼攝。不必於備員也。又以科道沾名取譽。逆耳厭聞。故難其進退。以示裁抑也。臣皆以為不然。蓋爵祿名譽。人主鼓舞豪傑之術也。惟上懸爵祿。以待士。故挾材抱德之英。咸思附日月之末光。建鼎鉉之大業。而國家方賴其一臂之用。有如上愛其爵祿。則下愛其所學。將寄迹於考槃。輒光於衡泌。士高嘉遜之節。朝貽播棄之名。不信仁賢。誰與共理。雖有爵祿。將焉用之。且臣下惟恐好名之不真耳。夫責難陳善。名曰恭敬。排姦斥佞。名曰忠直。使人臣皆能好名。以堯舜事其君。而竊附於非敬忠直之義。顧不休與。不然。獻諛希榮。黨邪伐正。此不好名之尤者也。國家亦安所賴於是。臣而用之。二者相提而論。孰得孰失。孰偽孰真。宜有分矣。皇上念及於此。則九卿科道之補。又何可緩也。臣抱此懇誠。久思獻納。第恐言詞拙納。不能感動聖衷。故遲回至今。竊見人才日益凋耗。議論日益繁滯。不勝杞憂。冒昧進言。以干天聽。伏乞皇上。廣求端亮之賢。盡補卿貳之缺。而以糾彈付之納言。慎選忠直之士。用實臺省之員。而以進退付之公論。蓋皇上深居穆清。臣下臧否。其勢不能盡知。若夫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愛惜人才。以共維國是。宰相蓋與有責也。皇上職要。惟為天下擇一相而已。倘員缺不補。考課不行。用舍供其好惡。賢愚聽其消長。將使爵祿不足勸。名譽不足於人。習僥倖之風。士無砥礪之氣。而人心世道。竊莫知所終也。伏願皇上留神省覽。臣無任懇切悚

議通鹽法疏

題為淮鹽額地日促浮課日增商困已極引難維售懇祈聖明及時拯救以裕邊儲以圖永利事臣竊以
 鹽才受命督理兩淮鹽課當此工役未息征調繁興凡可益課通商以佐主計者萬一實臣之分亦臣
 之願也顧今兩淮鹽法敝也極矣夫其敝也有源而其通也有漸苟不疏其源而冀其流之通雖使劉晏
 持籌計然決策恐亦難以善其後也臣試備舉願末為皇上言之夫淮鹽之利甲於天下惟其行鹽地方
 之廣耳逮後日侵月削漸失其初如江西之南贛吉安湖廣之衡永郴寶皆改行廣鹽矣河南之南陽僅
 存舞陽一縣餘亦改行解鹽矣地而去而課存其故已不可曉况今之淮鹽又非往日之故額乎往日淮鹽
 歲額七十餘萬原有常股存積之分邇來無論邊情緩急概為開中矣往日正鹽每引不過二百餘今則
 加以餘鹽挑河等項每引五百五十餘矣夫額地之減者已三分之一而浮課之加者反數倍之多鹽
 法安得不稱難商人安得不稱困也見今商人已納餘銀守支未掣者積引三百餘萬儲由此而不再加
 增三歲之積率以為常尚恐難繼奈何各邊工本之引又日加而無已也豈未悉夫加引之為害耶蓋凡
 此攘攘負販之徒皆為利來也稱貸資本計日起息以冀贏餘之入今納銀於三年之前換買於三年之
 後盼望聖期不啻農夫之望歲一旦令新中者反得而超越焉彼獨何心詎能甘乎且歲額行鹽止有此
 數既賣於此又賣於彼是罔利之術也鹽課既已無期餘銀又不容緩嚴刑苦逼剝肉醫瘡是劫奪之政
 也商資既虧漸圖改業歲課百萬徵辦何從是俱困之道也主計者儲為國家計久遠何不念及於此哉
 該前任御史楊光訓目覩加增引目萬分難繼疏請停中已經該部議覆斷自二十六年許為停止亦已
 灼知其害矣乃時未及停復加遠沒舊引突至一十七萬近遠餉又加三萬矣此二十萬引不知將安消
 受乎臣查淮南歲額定鹽八單其實止行六單耳淮北歲額定鹽四單其實止行三單耳餘未行之單皆
 棄積之數也自昨歲京掣新復適遇前項遠沒諸引附搭掣賣多至二十餘萬足抵兩淮一季之數故今
 歲正月又當春掣之期據督撫委官呈稱商人因前歲掣鹽過多堆積江廣不能銷賣今掣期已迫不肯
 承買差人拘提俱閉門遠避乞行改委等因該臣多方招諭定之以期限威之以刑罰必竟遷延逾逾一
 季直至四月掣驗始完蓋地方有限食鹽有限前有一引之加則後有一引之壅此理數之自然無足怪
 者夫一歲之中已積一季長此不已將安底極故臣以為加增引目萬萬所當暫停也夫加增停矣僅不
 益甚其難耳而見在積引亦終不能銷臣日夜思維求所為疏導之策莫知所出如割地不能復矣存積
 不可望矣勸重不可減矣獨禁絕私販一節尙在可行除近在北江臣督責所司設法禁戢已不遺餘力
 矣其遠在北江廣南臣巡歷不及人心易玩且兩省司道舊不相屬而兩廣南贛軍門俱得而節制之勢
 有遠邇便分向背昔年割去地方大率由此今所恃以共事地方者獨鹽法一道耳有司藉口便民鹽道
 鮮能任怨以致私販充斥視為當然如湖廣荊州一府在附府江陵數縣尙食官鹽其夷陵長陽等處為
 私鹽所阻官鹽會未一至其地湖省如此江西更甚是淮鹽額地明割者三分之一而暗侵者不知其幾

也雖有年終查參之例不過就一府總計以此縣之多補彼縣之少僅完八分以上冀免參罰足矣此二
 分未完之數即前所謂每歲壅積之數也當此國計虧絀課額阻滯之時安可因循故弊不為破格一處
 臣看州縣戶口之增減生齒之繁耗每數十年而一變舊定鹽額間有當更今宜行令各省鹽法道督
 各府州縣掌印巡鹽官通行查議某處銷引溢額今宜加引若干某處銷引不足額今宜照舊某處引全未
 銷或係道里不便作何搬運或係私鹽阻隔作何禁戢亦必計口授鹽定以引數比照舊額有增無減限
 兩月以內酌議明白造冊送臣以憑按冊發鹽照數銷賣凡兩淮見在行鹽地方務期盡食官鹽以圖漸
 復年額儘仍前息玩借言民利私鹽之賤謾以私販遏捕之難非係忘情國計必是才力不及聽臣差滿
 照例摘參重加罰降將見責成既嚴斯奉行知謹待至數年行有成效積引漸銷再議加增亦未為晚也
 臣前之所言是為探本窮源之論後之所言不過補偏救弊之方必源本既清而後補救有效不然加者
 無已銷者有限區區劑量所濟幾何亦終歸於決裂而不可支也逮其不支然後起而拯救之則其難更
 倍矣伏望皇上軫念國課之重深維永久之圖新敕該部再加查議除未銷舊引新引仍照舊到倉
 鈔勘合派支換掣外自今以後徵兵措餉等項一切勿加淮鹽其消導積壅從臣所議速為覆允行臣遵
 照施行庶淮南之積困漸甦國家之經賦可久而臣亦藉手以稱塞於萬一矣

議撫臣駐劄疏

題為酌議巡撫駐劄要地以適重輕以便彈壓事頃因河道多艱倭情孔亟仰荷聖明惟焉南顧俯採廷
 言併河漕以一事權設巡撫以固戰守詔令一新軍民皆悅謂從此運道可保安流海邦永有藉賴矣第
 河漕大臣駐劄淮上乃南北輪輓之中淮黃交流之會糧運方輿則專駐淮安以董漕事糧艘甫過即往
 來徐邳以理河渠事勢便利經久可行無容更議矣惟是撫臣駐劄之地有不可不為審擇者該臣會同
 巡按御史周盤查得昔年開府擬設揚州良有深意間或謂揚州地當衝要過客往來應酬不便臣前審
 察未的亦未敢定執其詞致今途有移駐泰州之議矣及臣巡歷地方相度形勢詢稽輿情有萬不宜然
 者何敢顧忌隱忍不為明白盡言之蓋今日撫臣之設雖云海防為重實則以撫綏而兼軍馬之任凡四
 府三州幅員千里皆宜周顧非如司道偏裨僅守一隅已也若揚州則四通八達之區五方雜處之地財
 貨輻輳盜先叢生儼然東南一巨鎮也雖平居無事尤須重臣以資彈壓即有倭倭南可以壯陪京之門
 戶北可以固陵寢之藩維東北急則可以應廟灣東南急則可以制通泰左右策援靡不如意且開府舊
 制規模甚壯輪奐猶新而中軍衙宇司府廳舍依然俱在不費一緡不勞一力蓋天造地設以待有今日
 之舉者若泰州則其義何居哉即以維揚一郡形勢較之府治屹然上游稍入而東南百餘里為泰州揚
 州道居焉再入而東南二百里為通州訓總兵居焉撫臣居中調度輕重適均前人經畫委曲周至無以
 加矣若撫臣移駐泰州無論闔署營壘百無一備勞民動衆煩費騷然甚失原設設官之意且將與該道
 同城乎則勢不足以容備移該道於揚州是道臣居其中而巡撫居其外道臣處其重而巡撫處其輕名
 義倒置外亦甚矣若謂揚州之衝煩不如泰州之簡僻不知撫臣體已尊貴往來應接原自無多若道臣

名位稍次。則應酬之煩。不更甚乎。且避煩而尋幽靜。此惟志在山林者可耳。若巡撫何官。保釐何任。固將諸武揚威。容民蓄衆。顯與兆庶相昭揭。顧可託之無人之境。遊於寂寞之鄉哉。無論事理未便。恐亦非所以爲名也。况交際一節。亦自無難處者。該臣等看得授館。以勞過客。郵吏所有事也。充庭實以媚顯者。明例所甚嚴也。且行者迫於王程。誰願流連於道路。守臣自有政務。奚取委婉於將迎。惟在明旨一加申飭。而前弊可盡。蓋矣。新任撫臣。端方清正。作法宜自今始。豈其以一時應酬之嫌。而忽百年經久之遠略也。必不然矣。撫臣受命建節。駐劄便利。宜聽自擇。第既已奉敕行事。恐有避難之嫌。臣等聞見既真。謀議且疏。不得不代爲具題。不然。恐舍已成之故業。圖不急之新工。徇一人之便安。違輿情之後望。則民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財用空耗。怨咨且興。臣竊知其不可也。此舉也。官民上下。同然一詞。臣若不將來亦必有言之者。及言之而事已垂成。勞費已不可償矣。伏祈敕下該部。酌議覆請。行令新任撫臣。仍駐揚州。其泰州衙門。免議營建。再祈天語。申飭在外撫按。各修本等職業。不得無事交接宴會。以妨政務。庶弊宿除。而衝地經久可行。規制定。而重鎮保釐永賴。今日設官之舉。斯盡善而無弊矣。臣無任皇悚待命之至。

議舉營田疏

題爲營田創始。要在得人。懇祈聖明。卽任獻議之臣。期實必成之效。並酌留鹽引。以襄盛舉。事竊自島夷煽禍。環海戒嚴。兵食告乏。在在皆然。而江淮爲尤甚。蓋風潮之間。祖宗陵寢在焉。且漕粟四百萬。由此以達京師。經費百餘萬。賴此以供邊餉。而本地緩急。曾不得藉其絲毫之用。是語勢最重。而不得不防者。無如此中。乃語時最困。而不易爲防者。亦無如此中。先是撫臣條議。增兵借餉。章凡數上。今兵已集矣。業收之營中矣。而向莫知餉之所從出。斯時也。已集之兵。散之不可。存之不能。爲淮海慮者。真計盡無復之矣。臣偶從邸報。見工部郎中樊兆程。陳說河道事宜。而概及營田之議。蓋緣本官初令輸餉。已行有成效。近復奉差駐劄安東。督濬海口。三年之間。留心計度。所見必真。非鑿空漫談者比也。臣閱其疏。稱風潮徐淮之境。可耕之田。豈直千萬餘頃。又稱清安一帶。直至贛榆。六七百里中間。荒地不下數百萬頃。且指畫地形。確有實據。今卽不能悉如所言。但於千百之中。得其一二。每歲當有數十萬金之入。以此治河給餉。豈非國家莫大之利哉。該臣會同總理河漕尚書楊一魁。巡撫鳳陽等處都御史李銑。巡按御史周盤。看得營田之制。廢也久矣。邇來忠計之臣。談者非一。迄未覩有成效。或者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則招徠之難。或者有願耕之人。而無其具。則督責之難。凡此皆由廟堂無必行之畫。臣工鮮能任之人。是以奉行祇屬具文。議論竟成畫餅耳。今皇上誠銳意舉行。宜卽將兆程。改授屯田職銜。使督率所司。設法經理。假之便宜。以專其任。限之歲月。以考其成。蓋渠業已言之。則奉行必力。且其才智幹濟。又足以辦此也。猶恐銓司以官非舊設。不從所請。臣等於此。蓋營熟計之。查得安東海口。舊無分司。祇因前歲本官有抹濬海口一疏。遂經總督河臣題授今職。原議事竣停差。今本官三歲功完。造冊具報。業已無所事事矣。先任漕撫尙書褚鈺。曾議題革。改設道臣。既因請告。遂復中止。今若改爲屯道。事體更宜。且本官任逾六年。俸加四品。

官階亦適相當也。况衙門如故。役使如故。供費如故。官雖由於創設。事無待於紛更。嗣是備河道少阻。不妨兼併。之役。卽海警時傳。亦可藉彈壓之重。俟數年之後。屯田就緒。議留議革。悉聽聖裁。無所不可。果何惜此而不爲也。夫官誠專設。任事有人矣。將專恃募民開墾乎。而淮徐之間。頻遭水患。所在蕭條。甯有餘力。卽官給牛種。能有幾何。計必召商。事乃可濟。臣查淮鹽積引二百餘萬。以十分計之。淮南十九。淮北僅十一耳。已行運司。議將南引。量改淮北。無使有偏滯之患。祇因南北餘鹽。有五錢七錢之異。故查議未定。今宜免議改撥。止將淮北鹽引。量加三萬。召商開墾。輸糧報中。就令鳳陽巡撫。出給倉鈔。勘合。關領引目。下場收買。餘鹽。照例變賣。應納餘課。亦留本地。爲營田工本之費。定以三年爲限。使鹽法無阻。前項引價。餘銀。悉歸戶部。備鹽法稱舉。徑議停止。則其端既開。庶窮民有所依附。而就耕者必衆矣。又恐計部以鹽法無礙。不從所請。臣等於此。亦營熟計之。蓋引係加添。既非分正課之所有。且及期還部。反以增正課之所無。果二三年間。積儲稍裕。則漕糧餘課。可不再煩請留。實可佐主計之籌。於萬一。又何惜此而不爲也。臣職司鹽筴也。而議屯政。方慮引壅也。而議留引。非故不憚煩瑣。以取多言之誚。第見江淮根本重地。視他藩省不同。萬倍當防。而民生困敝。兵食匱缺。又非如他省之猶可加派者。僅兆程之說。果行。誠國家無窮之利。方地永賴之福也。第官非專設。而欲概責於郡邑。或兼攝於司道。則必不可行。卽設有專官。而不量留鹽引。召商開墾。亦必不可行。臣待罪地方。目擊其事。誠不忍漠然坐視。令古今良法美意。卒湮廢而不可舉也。又何惜此而不言哉。如蒙皇上不以臣言爲謬。祈敕下該部。覆議施行。蓋議行而功效相符。則全享其利。卽議行而功效不逮。亦不見其害。想大臣忠誠體國。計必有以悉此矣。臣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催補司官疏

題爲運司空署。委任乏人。祈賜速補。以重鹽務。事據運司經歷司呈。承准本司照會。准署印判官張問明。關稱。見患足疾。調治不痊。難務煩重。又兼徵解餘銀。病體實難料理。乞行改委。并催補運使等因。呈詳到臣。除批令暫假調理。照舊視事外。該臣看得兩淮運司。額設官四員。一切稽引督鹽。通商裕課。皆於運使是賴。而同知副判。又各有庸解解銀。捆製驗放之責。卽使備員不敷。尙爾輪委不敷。頃自大察汰斥之後。僅存判官一員。難務浩煩。已難兼攝。況今春夏餘銀。起解在即。乃判官張問明。又以病請矣。一時司署並空。無人堪代。夫部解既不可緩。印務又不可虛。臣於斯時。亦莫知所爲計矣。先已兩次揭催。迄今未見推補。豈銓部偶遺之耶。抑求之未得其人耶。竊照兩淮鹽課。半天下。蓋利藪也。非操持狷介者。難以絕苞苴之嫌。亦弊藪也。非局幹精明者。無以著綜核之效。屢經諸臣建議。咸欲選任。以重其事。權優擢。以旌其勞。誠以國計邊儲。所關甚鉅。今且懸缺半載。並代庖無人矣。前任御史楊光訓。疏稱。運職名重。實輕。彼一時也。豈料其一至此極哉。臣猥以庸愚。叨膺簡命。督理淮課。夫所謂督理者。督責司官經理也。故一法之行。必經運司查議。一令之布。必經運司轉承。今並司官無人。又安所施其督責。臣若因循不言。儻缺官廢事。國課有虧。皇上以頓命罪臣。臣將何說之辭。伏乞皇上。移念兩淮鹽課。重鉅。視他司不同。敕下該部。將

運使同知運副及秦州分司判官速為銓補勒限到任管事而運使一官尤選擇精明廉幹者充之庶經理得人而賦務不致曠廢矣

懇請停遣中官以維鹽法疏

為准鹽絕無積存諸臣大肆欺誑謹據實陳奏祈賜詳察以破奸謀以維國計事臣於本年七月三十日接邸報見鴻臚寺主簿田應璧一本為有聞入告掣積鹽收時價以助大工等事據稱此本於六月初七日封進未蒙批發想皇上已洞照其奸矣乃應璧奸謀未售其本復催奉聖旨目今中外多事經費浩繁且不忍加派小民這所奏沒官積鹽既有搭放變價舊例就差所奏內御馬監左少監魯保前去會同彼處巡鹽御史及地方官查明變價解進內庫以助工費不許隱匿阻撓寫救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一見之不勝駭異竊念方今兩宮首飾九域徵兵主計之臣日夜持籌東搜西括恨不得嘔心吐血以供額

外無窮之費向使兩淮運司果有積鹽何所吝惜而不為變價以供公家之用乘商果真知場有積鹽何不具告戶部及臣衙門而專謀之應璧且擅請中官以開無窮之費此其故安在蓋緣事無影響謀出朋

奸有萬萬不能從者臣試先言兩淮鹽法之害而後指其奸稅奏之由皇上幸垂察焉夫兩淮歲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此係鹽丁額辦輸官專待邊商報中內商守支之數但海畔蕭條丁窮苦流離轉徙通欠常多往往商人告迫經年監比鬻兒變產折價難完備有積鹽早已補支盡矣況正引之外常溢諸邊新增引日每歲不下二十萬皆無正鹽聽商買補備有積課豈不告支又昨歲戶部以工工缺費計無所之搜尋准司遠年遠沒老引十六餘萬召商認買引價餘銀共徵二十萬兩解部助工各引鹽船亦保買補備有積課又豈不告支凡此在諸商不過投詞片紙在臣等不過援筆一批便可了當有何難事而應璧詭云運司無暇料理御史席不暇溫將誰欺邪應璧銅臭之夫固不知天下萬世之有公議然所以敢為欺誑而不顧者亦有所以使之矣目今兩淮鹽法敝壞已極不在場司之無鹽而在行鹽之難售

蓋二三年來邊方增餉戶部助工兩淮引價餘銀舊稱一百二十萬今實漸至一百四五十萬矣夫行鹽地方有限食鹽戶口有限豈有神驗鬼運能消化之速如此蓋新引日益則正引日蹙以致商人納銀歲久掣鹽不前資本漸虧積苦難控而奸人害利每每鑽求希圖超額今春京城市棍借口准鹽獻兵獻餉實繁有徒幸賴聖明置之不聽乃日久計生復賄賂應璧轉換言詞冀為必售之術駕言內工之助謂奸謀備途密緣得行將藉彼假虎之威以肆其貪狼之性凡商人納銀守支之課皆得指為沒官凡商人及期應掣之單皆得任其撻越奸猾得志良善慮心從此邊商裹足而不前則芻粟之飛挽難繼而戊卒時虞其脫巾內商挾貨而徙業則芻粟之積貯日蹙而司農愈憂其掣肘邊情國計利害匪輕且應璧之說詞既曰餘鹽堆積如山矣又曰令商買補足額將所謂如山者安在邪既曰專指沒官積鹽矣又曰每歲附搭十四萬將商鹽歲沒官者許邪轉換支吾不可方物豈其誤聽而誤言之其意將使闔閭布滿於要地利權盡操之奸人汚辱聖化搖亂人心天下國家之患將莫知所終也邇來利孔一開獻賦獻稅

應如影嚮諸臣執奏盡託空言臣又何敢煩瑣仰瀆聖聽第國家鹽課所關重大非僅僅積稅之比查開

礦權關雖不便於閭閻尚無損於國計若鹽課則外實九邊內供庶府一經廢壞整頓愈難臣叨蒙任使職掌攸關知而不言罪將滋大為是不得不披瀝於君父之前也昔主人有滄池以為利者行人過而見其魚鼈之物也謂之曰我善漁主人喜為之具網罟舟楫資其行則趨而之其池曰我於是乎漁主人覺然曰吾為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吾固有之矣而焉用子為哉今准課百五十萬以供軍國莫非皇上之固有應璧乃借言進獻而欲反因之以為利哉臣謂若應璧者宜服上刑也皇上試加省察如以臣言不謬祈救戶部核實具覆停中使無名之差正應璧欺誑之罪果工費不給責在司農凡四海貢賦皆皇上所有令多方湊處自無缺用無聽一人牟利之私言而壞累世經久之大計也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再陳中官不宜干撻鹽政疏

題為中官漸干鹽政微臣竊抱杞憂謹瀝血誠冀回睿慮以杜亂萌以保泰運事頃田應璧本以錢廚汚流受人雇倩偽指積鹽誣上實乃朋比營私皇上未暇詳察遂允所奏徑遣少監魯保前來兩淮變價解進風聞傳播遠邇交駭在廷臣工合詞執奏人情如此事理可知況臣待罪淮巖驚憂更切隨已核實奏報恐尚未徹宸聽臣仰窺聖意或者謂積鹽既係沒官何妨變價魯保情自願往尤易責成雖多參駁之意恐為過激之論以故執之甚確行之不疑果如所云是於諸奸欺誑之情國家理亂之故似猶未盡洞然者臣前呈遞疏陳又且剖陳未悉聖心難格固所宜然謹罄愚忠再干天聽夫鹽者民利之所在也鹽課者國用之所需也惟利切於民故競趨之孔實多惟用關於國故經理之法甚備如兩淮三十場各有場官矣又為設司官以分理之每十場各有分司矣又為設都運司以統理之運使官陪三品秩等參游稱貴重矣又特差御史以監臨之大小相維紀綱互紐試觀前後離臣諸所規畫條例俱在法制井然如邊商主於報中也惟糧草已輸而引目難售則為之定搭派之規內商主於守支也惟餘銀已納而鹽課無期則為之停加增之目水商主於運賣也惟私鹽夾帶而正課難消則為之嚴京掣之防又恐商人乘機射利中道遲留鹽價騰漲閱閱坐困則又配之以州縣定之以水程所以為民生慮者尤倦倦也凡此皆權利較害酌盈濟虛於修明法紀之中寓調節均平之用故二百年來國計以充邊儲無缺雖一壞於正德之季旋益正於嘉靖之初得失少異輿廢頓殊以往徵來室莫之爽也近因淮南引目稱壅內商告病賦經臣等題請戶部議覆暫停邊增之引以濟鹽法之窮夫邊臣時方告急計部豈不關心顧暫減於一時正期垂利於永久也無奈地方奸徒希超額罔利無隙可乘欲蒙告之臣等乃臣等之所請裁也欲蒙告之戶部又戶部之所議革也計無所出撥賄入京申謀奸書視空瀆奏止圖雇倩之利罔懷軍國之憂皇上誠洞燭其奸即置之法豈不寒奸諛之膽而愜臣民之望者哉即不其然救下戶部轉行臣等查明具奏誰敢不實奈何應璧之視奏甫入中官之特遣已行戶部不得量其盈誣臣等不得執其真偽夫戶部乃皇上股肱之臣掌邦國之賦者也豈不若一例職之足憑乎微臣乃皇上耳目之司叨澄清之寄者豈不若一閣豎之足信乎重其職而疑其任輕其人而假以權實奸倒置用舍失宜敗道傷猷莫此

更甚

為甚。且應鹽之所指者。沒官積鹽也。聖旨之允賣者。亦沒官積鹽也。今據各場查報。場鹽並無沒官。彼魯保者。既已受命遠來。而能空手回奏。必且別立名色。更尋事端。試觀隨行之條陳。已為後日之張本。其曰鹽不足數。令商買補。是明知無官鹽也。其曰隨到即放。不俟掣期。是明知欲阻正課也。其謂止給印票。不用關引。夫商人九流。中運司投鈔。南京起引。往返萬里。豈故好煩。國家創法。良有深意。所以示鹽法之重。而杜假冒之端也。若印票便可通行。則引目可置無用。且本地近便。誰甘邊運之勞。超掣利多。孰樂守支之苦。以若所為。不至舉成法而盡壞之。舉邊餉而一空之。不止矣。此一鹽法也。憂國奉公之臣。百計維之。而不足。懷私逐利之輩。一言壞之。而有餘。與言至此。良可痛心。且臣奉使兩淮。專理鹽法也。既宜官居中。用事。定知掣期難行。有如投託奸徒。公然夾帶。臣能一為禁治乎。有如商民告困。法當變通。臣能一為調停乎。即今聚賭營求。奸棍數輩。俱在揚城。姓名可指。然且負隅之勢已成。倚社之奸難索。何論其後也。蓋執之則於忌器。徇之則適以曠官。然則自今以往。將視憲臣如贅疣。而等三尺如土。豈直鹽政。即皇上近差中官。抽稅關隘。皆原未設官管理者也。向使見在權關。已設有部臣。再益以中使。一柄兩持。又何能為。理勢自然。初非難見。今遣使業已在道。不敢即望召還。惟願皇上發給諭旨。明諭魯保。令遍歷鹽地。躬自檢查。果有沒官積鹽。固當盡數變價。如係無影稅奏。許令進官回朝。勿得另有乞陳。干撓鹽政。僅果內帑空乏。急在需財。不妨特赦戶部。轉行鹽司。酌量加增。以助工費。庶難阻於一時。尚可補救於時日。不遂至一壞而莫之挽也。雖然。此猶以利害言也。若臣之所慮。則更有大焉者。蓋魯歷古。博觀載籍。實有國家務財用。而商者不至者乎。實有國官干政權。而禍亂不生者乎。況鹽筴與民爭利。本為厲階。故邊海鹽徒。通江與販。十百為羣。敵傷官兵。歲無虛月。然旋就擒捕。未即為害者。徒以法紀昭明。官軍用命。故也。一聞寺人干政。物情必且駭疑。轉生厭忌之心。易開鼓煽之隙。僅有持大澤之槌。弄潢池之兵。一夫大呼。千人響應。何以禦之。即幸而剿滅。已傷天地之和。脫致蔓延。甚非國家之福。是其大可慮者一也。國之所依者。民之所依者。財。邇來屬國兵連。閩閩齊竭。徵斂日益。科索無休。遠近騷然。人心愁嘆。岌岌乎若累卵之危矣。皇上惻然軫念。不忍加徵。聖言及此。是百姓之德也。第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凡屬國家經費。錙銖皆自民間。茲因防海添兵。餽餉不給。山東兩直。已加派矣。況此歲額。雖資均屬九邊。正餉此有一分之入。則彼有一分之誑。迨乎軍士絕食。豈能束手待斃。設非益賦。出辦何從。是不忍加派者。祇為空言。而不免加派者。乃其實事也。海禽微物。情偽尚知。億姓含靈。豈無恩怨。恐民心既失。外難易乘。土崩之勢漸成。瓦解之形立見。是其大可慮者二也。臣聞惟名與器。可以勵世。惟賢與德。可以服人。故國家建官。爵以稱德。位以序賢。貴賤有章。大小不紊。以此相制。人心帖然。從古及今。莫之改也。若以掃除之役。撓有司之柄。恐賢良聞之解體。豪傑莫不噬心。除非猥瑣庸流。方能俯仰從事。官常日亂。龍賂斯彰。諸臣以聚斂為嘉謨。宵人以培植為善計。煽汚俗於天下。董怨勝於朝廷。八柄潛移。四維盡裂。天下之事。殆不忍言。此其大可慮者三也。由此言之。則今番舉動。不獨國計盈虛之所係。實天下理亂之攸關。是當審圖。未應漫視。不然。使事苟無傷。言猶得已。臣待罪淮上。已踰三時。行且及瓜。計當弛擔。因循緘默。豈不使於身圖。阿

諛順承。尤可保乎。聖眷何苦而汲汲如是哉。所懷者。國家之隱憂。所不敢瀆者。朝廷之職掌焉耳。又非不知成命已出。反汗為難。第思改過不吝。成湯所以貽謀。唯言莫遠。孔子用之垂戒。臣區區犬馬之忠。亦惟願皇上以成湯為法。而無蹈孔子之所戒也。臣言雖鈍。臣念無欺。願辨天威。少垂容照。地方幸甚。國家幸甚。

蘭臺奏疏卷三

乞裁察無沒官鹽疏

題為鹽法干係匪輕。嚴臣持論有據。懇乞聖明。亟賜裁察。以重邊儲事。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這沒官積鹽。係原奏官稱變價解進。以濟供用。今據地方官揭辯。兩淮絕無。如何這等互異。便著差去內官魯保。會同巡鹽御史。督同經管運司等官。作速查明具奏。戶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該臣遵奉。會同御馬監左少監魯保。督行運司等官。備查兩淮三十鹽場。並無沒官積鹽。取具各場官吏。及守支乘商結狀。在卷。猶恐查報未確。臣請再以事理之最顯明易見者。為皇上言之。准引每歲開中七十萬。乃視場課以為準。非有盈縮之不同也。況鹽引原不相離。使鹽果沒官。未有不先沒其引者。自前歲戶部助工。搜尋運司。滄消遠沒老引十六萬餘。乃三十四年以來所積。數已盡於此矣。中間所稱滄消者。乃官課已納。支鹽出場。偶遭水火不測。消化無存。方追引統毀。此項約九萬餘引。無鹽可沒。不待言矣。所謂遠限事故。未行支鹽者。僅七萬餘引。歷今三十四年。節題蠲免。補支消折。甯有未盡。以此觀之。益知查報之非虛也。見今場司所存者。不過商人納銀守支。壅阻待掣之正課耳。是可以為沒官乎。皇上一垂容覽。則有無虛實。其情立見矣。再照國家鹽法。九邊報中。南京起引。固所以節飛稅之勞。杜假冒之弊。乃

其最要者尤以邊塞寒苦非人所居借引招商填實邊地庶使軍民有所倚附而封疆乃可守也祖宗規畫何等深遠國家關係何等重大故其設官也既有場司以分領之又有運司以督理之自司道以至府州縣官皆有專責法已詳矣非有未盡之利也而猶責御史以監臨之若曰是皇上法紀之臣勢要不得撓利害不能惑為能革弊釐奸通商裕課維其法於可久焉耳非賴聖度冲虛神明洞燭特命部請責令查實則國家二百年邊計幾壞於田應璧之一言備異日貽患疆場仰賴聖慮實自臣待罪兩淮始負職之愆即萬世之下猶難道矣此臣一聞查明奏報之旨所以喜而至於忘寐也臣復思淮鹽既無沒官正課又當整滯乃目觀工費缺乏凡為臣子孰無急公之心查得前該戶部因舖官餉兵錢糧缺乏題奉欽依行令各省凡有拖欠通負并積餘貯庫及可省銀兩盡數催徵檢點解進等因轉咨都察院劄付到臣已行運司備將司庫銀兩開報戶部其給商解京食鹽餘銀割沒之類凡係銀兩各有正項但目今國家多事難以拘守常規合無赦下戶部將前項庫貯銀兩酌量緩急那湊數萬兩令差來內臣押解回京以濟一時之急雖司庫已虛而法紀未壞責令接差御史多方處補猶可拯救於將來也況三奉明旨責令變價解進與查明具奏者俱指沒官積鹽也但恐內臣見沒官無鹽懼於涉虛心懷疑畏既不得言有又不敢言無別說事端冀圖飾飾或指納銀守支之課以為積鹽或執買補搭單之詞以塞正課有一於此將鹽政遂壞而邊疆大事去矣非臣所忍見也除內臣魯保恭候明旨外至於田應璧奏事不實而本內所引商人傳聞等又俱隱匿不出應否究議統候聖明裁定

研究處貪官疏

題為司官貪肆異常紀綱大壞懇祈聖明亟賜究處以儆官邪以重職政事竊惟運司之設有分司也專以督課為職責任頗重邇來率以援例監生充之此輩自知前途不遠一行履任輒為拔本之計即有卓然自振者千百中之一二也詎意復有市井無賴之尤如通州分司判官李同春者出於其間乎臣試以職鄙之狀為皇上陳之臣今歲四月巡歷通州同春到任方始見其類言嘍語如醉如狂臣曰此膏粱之氣習也時值運司缺官批委齋捧輒挽生員數人進院保留臣曰此奸狡之故習也奉委未行輒與武官爭權有司爭體搗辨紛紛臣曰此乖戾之妄人也及齋捧回任更不思所職何事但見十日一揭事五日一問安種種狂謬俱非本分所應為者臣以履任不久且未知其操守何如姑為置之及臣滿期在邇行據道府開報云云臣謂其到任尚未及期何遽猖獗至此蓋且信且疑焉故暫留之以備復命之用不意同春不自揣量尙營謀微餘銀冀勒取羨耗逞貪心於一擲也九月間據運司呈請委官徵解餘銀惟時運司止有判官羅元係正途出身屢經揚州兵備道按察使曲遷喬揭稱本官操持廉正商心允孚故於該司呈詳批云秋季餘銀准委羅判官作速徵收及期起解繳業已發司矣次日本官同揚州知府進見稟稱前銀李同春說要徵解懇請改委臣竊怪其妄稟厲語責之本官方不敢言辭矣向不知同春謀差未遂公然挾阻不容徵收延及兩月而報完者未及十分之一也偶一日同春具告病公文一角內夾三揭其一揭稱職得罪兵道者二得罪有司者三得罪武弁者四其一揭開不肯把總一

員及強盜十八名其一揭舉薦把總三員各開考語數句夫同春職止催課別無所事何得罪者如此之多且臣並未委以賢否此譏彈稱薦之揭何為而至哉已將告病公文并三揭批道查報矣又遲之二日同春棄任越三百餘里輒入府城夫夫一面告病一面入城其故殊不可曉時揚州道進見始言同春為解銀不得在外爭阻羅判官苦欲告辭因日前本院面斥不敢復稟耳臣隨令巡捕官喚同春進見詰問其告病入府之故時伊已飲酒酣醉輒先敘其門第之盛交遊之廣復言每徵解餘銀約有羨餘三千兩應以酬職齋捧之勞今被羅運判爭得破除此官何所不至等語臣益不勝駭異謂同春以白丁納粟叨冒一官得與入賀之榮獲躋觀光之列且勘合往返肩輿續食復領盤費銀一百二十兩何以為勞邪往時聞其司官徵銀勒派每每招議故臣擇賢而委正欲痛革此弊也而同春乃云例有三千兩羨餘以酬齋捧之勞若以為分所應得者是尚知禮讓謙恥紀綱法度為何物邪豈曾聞四海九州入賀之官俱有三千金之酬邪即市井乞丐之徒雖中藏穢鄙猶飾飾於言詞有如此之顯然無忌者邪即此觀之益知前者道府開報無一之非真也有官如此尚可不急為參處以需報命之期哉該臣參看得運司通州分司判官李同春行同狗彘迹甚穿窬剝削盡錙銖窮極抱剝心之苦摺情得羨耗同僚遭擯臂之兇履任未及一年穢迹已盈衆口官常大玷憲典突容伏乞敕下吏部覆議上請將李同春行臣衙門提問明白具奏或念其任淺姑照貪例革職為民遣下員缺另行銓補庶貪頑知儆而紀綱少振矣

乞查究偽印巨奸疏

題為偽印巨奸難容脫網乞賜查究正罪以昭法紀以清驛遞事先據廬州府呈詳據金斗驛申稱萬歷二十六年九月初五日奉兩淮察院填兵部良字三十五號小勘合一道於本年八月十五日給舍人王龍吳大金等前往湖廣地方貴州南直隸蘇州浙江等處公幹支口糧三分陸路中馬四匹包馬二匹水路站船一隻同行三人自派河驛來遵依撥馬應付間該驛丞江中柱查得勘合內部印糊塗本院印信篆文互異及查領差日期不遠隨帶應付底簿查閱本舍並未經過又據本犯執稱湖廣人由本地而來情似可疑難以應付申乞查檢等因到府隨行合肥縣查理去後續據回稱查審間據湖廣寶慶衛鎮撫歐之文呈為分給便益早賜完解以免負累事內稱職係寶慶衛軍印鎮撫於七月內蒙寶慶府并布政司委解南京二十四五年匠班銀兩農桑絹疋又奉軍門給發公文二角俱赴南京戶兵工三部投交有親會在淮揚巡按念途遙遠給與勘合一道應付等情該本縣審得勘合內舍人王龍吳大金係虛填名目止有本犯義男一人歐進生同行並拘到官驗得勘合內年月印信委果不明當將所解錢糧逐一查明外但勘合必須申送鹽院對驗方知真假其解部銀兩絹疋本府仍差殷實的當快手一名并行金斗驛揀食馬頭一名伴送本犯義男管解前赴南京各衙門交納掣批道銷再行審理等因申府該本府看得所執勘合無論印信模糊篆文差謬而內填王龍吳大金名目前往湖廣貴州南直隸蘇浙等處公幹似與歐之文部解錢糧止至南京交納大不相伴除錢糧差快協同該驛馬頭押令本官前赴各部驗明交納完日仍將本官發與各役帶回再審其勘合果否真偽乞發明示以便遵行等因到臣該臣查驗隨

批云。勘合原非本院所給。且聽差舍人並無王寵吳大金姓名。及驗部印糊塗。院印全假。其為偽贖無疑矣。仰府候候糧交完。嚴究招解。內歐之文。仍查果係實慶衛鎮撫。即參呈前來。此繳。批行去後。續據該府呈稱。蒙臣批詳。遊照間。案蒙南京戶部割付。為分辦事。湖廣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實慶衛鎮撫歐之文呈稱。奉差解銀絹公文投部。行至金斗驛。驛丞江中柱。不與馬匹。囑求未遂。喝捉監禁。現稱勘合假印。乘機竊去盤費銀五兩三錢。懇乞作主等情。送司查得。先據廣州府申文。批差民快劉銀。劉備。馬頭董。董章。寶權印等。押解犯官歐之文。并伊家丁歐進。生到部。乞要交割錢糧事完。將各員名發回審究。招詳等因。案候間。今據呈稱前事。該本司看得。金斗驛驛丞江中柱。申歐之文。係武職官。例須參提勘問。恐難違禁。庶可按法施行。該府所欲得原官發回審詳。亦為有見。但歐之文。係武職官。例須參提勘問。恐難違禁。且本官奉湖廣撫院布司差着批文。投南京戶兵工等部。見有銀兩。正文冊可據。則與棍徒平空騙騙者不同。其勘合借名。或係推恩憐恤。或係轉買。遠禁。猶須行彼省合干上司。便於鞫問。若仍押發廣州府。竊萬一歐之文等。與鄉伶苦。不幸傷生。無論不服其心。彼省且謂本官為解錢糧。勞苦王事。而反以得禍。本部恕不加意。該廣州府得無亦任其答。驛丞江中柱。有無嚇求不遂。起爭。及竊去銀兩等情。本司難以遙斷。合無請乞備云。事情移咨各巡撫。聽徑查究。明白施行。抄由咨部查考。稟堂奉批。據申。及本官所告。以武弁而借用勘合。罪何所逃。但奉差解京錢糧。其情不無可原。且本官亦例應參提員役。合行該府具申。該省上司。并勘合發回。即便查參定罪。庶於情法兩盡也。奉此。案呈到部。即便具申。湖廣布政司。將原來勘合。黏回查驗。是否真假。及從何給付。聽其就彼查問下落。具由報部查考。蒙批。該本府看。得驛禁森嚴。節奉裁省支費。以充軍餉。乃歐之文。敢於藉口解銀。而用偽印勘合。其罪已浮於平人。且所解者。止南京錢糧二百金耳。勘合內填往貴州直隸等處。又將安之。得非棍徒假詐。逼誣驛遞。以充路擊乎。況同伴六七十人。一見驛丞盤詰。遂各潛走。劉知縣密擊。當堂檢開皮囊。始知有起解錢糧批文。故議押解納完。究問今奉部文。錢糧交完。人發原籍。此為之文。脫網計耳。驛丞捉獲假印。當以功論。反誣之嚇求。竊盜如復有之文之流者。驛官籍口結舌。而不敢問矣。驛遞何由得清。錢糧何從減省。奸棍亦且橫肆無憚矣。請乞批發實慶衛。嚴提究罪等因。復詳到臣。而人犯徑被該司釋放回籍。不容原人帶回矣。該臣看。得歐之文。原執勘合。勘合部印無文。院印木刻。其為假贖。一目可知。且填寫數省。道路迂曲。冀圖騷擾。驛遞冒支口糧。擅騎馬匹。既經盤獲。法當追究。以正厥辜。該府因錢糧未交。多差人役。押解納完。帶回審究。是猶以部體為重也。乃南京戶部司官。不知何所見。而故縱之。蓋之文等所犯。乃假印也。非止借用也。乃重辟也。非止小過也。該司公然託名為轉借無妨。代言為勞苦當恤。且謂該府不能無咎。肆為恐嚇之詞。以為解脫之地。不思該府具文申部者。謂何差人押解者。謂何。豈其無據而然邪。即云例應申參。亦當連人帶回。驛候。顧可任情縱放。聽虎兕之出於柙邪。司官朦朧以呈堂。堂官據呈以批放。竟使偽印巨奸。資緣脫網。論事則為孟浪。據法則為曲庇。無一可者也。且係隔屬人犯。臣衙門難以拘提。除將假印勘合。封送兵部外。相應具題。伏乞敕下該部。查驗覆請。轉行湖廣巡按御史。查照疏內情節。逐一究問明白。正罪。

廉法紀昭明。而奸徒知戒矣。
再陳無沒官鹽疏
題為鹽法干係匪輕。謹臣持論有據。懇乞聖明。亟賜裁察。以重邊儲事。頃者田應璧希圖超賈。以侵鹽利。故妄指沒官積鹽。誣惑聖聽。臣欲遵明旨。會同內臣魯保。查明具奏。因奏中情詞隱顯互異。致復復查之旨。臣聞命驚惶。罔知攸措。竊念淮鹽之無沒官也。不惟臣知之。人人知之。即內臣魯保亦明知之。但有謂有無謂無。乃人臣勿欺之義也。是臣之所可信也。不明為有。亦不明為無。乃內臣嘗試之詞也。非臣之所敢出也。不然。堆鹽乃露積之物。黃巾壩在陸步之間。有何難查。而緞云不知也。既奉旨復查。臣強邀魯保。躬歷黃巾壩等地。堆鹽處所。親行查閱。且懸首告之令。嚴隱匿之罰。已兩閱月矣。而所謂沒官積鹽者。竟歸烏有。謹再矢日矢心。從實會奏。諒不能復為兩可之辭矣。倘再有異同。臣請敕下撫按。或另遣科道二員。前來查勘。如臣所奏不實。甘當欺誑之罪。無辭也。況兩淮鹽政之壞。不在場司之無鹽。而在浮課之日。益臣前疏已明言之。且恭請明旨。有云勿得虧損正課。有礙邊餉。儘如田應璧與保之原奏。則鹽鹽一行。引鹽必壞。旁門既啓。百弊叢生。正課邊餉之害。莫此為甚。必不得已。而取之。每引帶鹽十斤。歲徵銀三萬餘兩。尚不至甚潰於鹽法之外。但一二年後。亦必難繼。且二十七八年引鹽。俱已捆完上堆。若按序加鹽。徵銀。當在二年之後。無論緩急無濟。且鹽政重務。能久堪此輩奸之滋壞乎。臣議將秋季餘銀。那借數萬兩。令內臣魯保。押解回京報命。勒限三年。補完部額。庶幾兩全而無害。但羣小方欲內臣久駐維揚。以為奸利之窟穴。臣何敢必其可行。惟願皇上敕下戶部。虛心酌議。當必有長算矣。臣待罪兩淮。鹽法乃其專職。既奉旨會查。何敢不同心協力。以求國事之濟。奈內臣之於政體。原非所知。不得不聽聽於積奸。況此積奸。又即賄賂稅奏之人也。心知沒官無鹽。恐不符原奏。謂必於會查未奏之先。別尋事端。發動聖聽。方可以飾其欺誑之罪。而遂其罔利之謀。故初行會奏。不言沒官有無。而止云假以時月。容令商人買補搭單。冀一得會旨。羣奸便有所憑藉。以行事矣。及奉旨復查。前謀未售。後計愈工。初議指先年賣過遠消引。目商人獲利。欲補追其價。不知此事。題奉欽依。銀解鹽課。事已久完。何有找價之理。臣詳辨別疏。可閱而知也。又因鹽課商人程時通。被告私鹽五百二十引。臣批海州查勘。乃引鹽非私鹽也。業駁行淮徐道覆查矣。羣奸遂視為奇貨。不知本商誠不能無罪。然情節尚多可疑。法貴持平。必俟該道勘明。而後可定議。此胡可懸坐也。又如屢奉明旨。令查沒官積鹽也。而渠到揚兩月。行文述司。並無一字及之。三十場查鹽結狀。諒為未見。一切文移。臣皆不省其故。及臣再四解諭。強邀查鹽。方發一票於運司。未五六日。而即欲坐以抗拒不報之罪。不知三十鹽場。乃三分司掌行。一至該場。自有文冊。若運司轉行各場。相距千有餘里。文移往返。非二十日。豈能到。蓋羣奸意不在此。特欲強借以為詞。彼行文日期。何可掩也。大都法之所禁。乃彼之所欲行。彼之所行。又皆法之所不載。彼實有恃。臣且奈何。故三月以來。狐鼠縱橫。商民洶湧。兩淮之事。決裂將盡。臣疾病危篤。且夕難支。第念鹽政軍國重務。故願忍死以終其事。今力已竭矣。萬無能為矣。獨念紀綱法度。皇上之所以治天下也。惟彼積奸。治亂不入其心。安危不關其慮。但知利己。罔恤

其他固紀綱之所不能維。而法度之所不能加也。臣不敢望盡法窮究。區區犬馬之愚。惟願皇上愛此紀綱。以為治安之規。惜此法度。以為社稷之衛。俾臣得以兩淮完美之政。還而奉之朝廷。是臣於無已之中。仰報皇上之職。分於萬一耳。不然。事有利於國家。惟聽之。有害於國家。亦惟聽之。皇上將何用於臣。而以御史名其官哉。臣心無窮。臣言難盡。懇祈聖明。軫念政體。關係委實重大。未可輕壞於羣奸之手。救下戶部。商議停妥。覆請定奪。是兩淮九邊。萬世無疆之慶也。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乞救察棍徒弄法疏

題為棍徒乘機鼓弄。法體日甚凌夷。祈救該部。詳察議覆。亟賜緝究。以破狡謀。以維憲紀。事竊以兩淮鹽法。自邊引增多。久稱壅塞。至前歲補賣遠沒老引十六餘萬。遂益大壞極弊。而不可救矣。不謂延及今日。益為奸人壞政之謀也。事體猥瑣。本不敢仰瀆聖聽。但時勢至此。有不得不為詳言者。蓋國家鹽政備載條例。如邊商納銀五錢。報中一引。許支官鹽二百斤。及投鈔運司。復每引追徵餘銀。淮南七錢。淮北五錢。加以挑河賑濟等銀。准令買補火鹽。通前正鹽。共為五百五十斤。是為一引。運至行鹽地方發賣。間有官課已納。支鹽出場。或江湖遇險。鹽被消沒。當告臣等衙門。委官勘明。每引加罰銀七錢。不納餘銀。准照原引數目買補。續於後單單買。以救原本。又各商間有引鹽事故。遠限掛掣者。淮南每引加罰銀二錢。淮北每引加罰銀一錢五分。准於後單補掣。此皆以示恤商之意也。若消沒引數不多。或查勘未確。不准買補。徑追原引。統毀貯庫矣。及二十一年。戶部清查各運司歷年引目。賣過若干。追毀過若干。兩淮運司歷年查嘉靖四十年來。共追毀過引目十六餘萬。造冊報部。此項引目。乃納課在先。追毀在後。積棄無用之物。不在加罰買補之列。何也。蓋事遠人仁。當時犯法之由。皆不可考。孰為當補。孰為不當補乎。孰為正身。孰為假冒。揆之事理。無一可買補者。不意浙棍黃曼芳管煒等。探知前項引目。欲得乘隙邀利。假充引主。蒙告戶部。情願每引淮南認罰二錢。淮北認罰一錢五分。以助大工。惟時戶部正值財用缺乏。勢在然眉。不暇詳察。遂具題准行運司矣。該前任總督楊光訓以為非法。而不可從也。黃曼芳等知奸計不行。復告戶部。情願倍罰。該部又准行運司矣。前任總督顧憲成以為非法。而不可從也。方駁議未定。而戶部已將前銀作為實數。分給工部。為採辦木石之用矣。前任總督顧憲成。但黃曼芳管煒等既非原引。主名安得冒加罰買補之例。如不得已。照邊增引價。每引一概納銀五錢。仍照例追徵餘銀。悉如新引之數。批行運司。懸令月餘。而前項棍徒。竟無一人投認者。蓋緣黃曼芳等。俱赤手窮棍。意謂奸計果遂。占引轉賣。坐獲不貲之利。及見定價五錢。已非所望。況部限甚急。安所得銀。前任總督乃出示召商。但納銀五錢。即准認一引。給引之日。即徵餘銀。未逾一月。而前銀盡完。及期解部矣。此二十五年七月時也。使非前任總督執法任怨。數萬國課。幾落於奸人之手矣。蓋緣鹽法利弊。惟總督知之。即計部不能悉知也。不意羣徒營謀未售。怨恨不釋。管煒復於本年八月告部稱。前引如邊商管煒等認買。准照五錢。如係內商認買。再量加罰等因。夫前引乃無主毀繳之物。定照新引全價。召商認買。何分於邊內。況管煒等乃無籍棍徒。初非邊商也。在焯等則准罰五錢。在別商則仍欲加罰。何物神奸。敢弄法舞文。公然無忌。一至此乎。前

任總督批云。遠沒引一概加罰五錢。此其酌議妥當。一定而不可易者。若稍有異同。則弊滋無窮。而銀必不可得而完也。業已徵完矣。無容再議。雖部文復催。該司據實回報可也。批司覆部。而前事始定矣。前任總督見今在京。差內經手之事。必能道其詳也。比臣二十五年臘月入境交代。今年正月初八日。抵揚州。尚有黃曼芳之夥棍黃正道。指稱在京營費。騙索衆商。告發運司。呈詳到臣。臣竊恨之。責治追賊。遞解回籍。而商心始為帖然。蓋十月於此矣。今一聞中官之遣。前項棍徒百餘人。輒更易姓名。自京來揚。橫肆挾騙。兩月之間。紛紛投告。如黃立孝。黃時。黃鵬。錢登。盧夢麟等。或告找引價。或恐嚇商財。如有不遂。即稱投獻中官。此輩若以臣等之法。能行於中官未遣之前。必不能復行於中官既遣之後矣。世道至此。良可慨嘆。且此一舉也。屢經戶部題允。先據黃曼芳等之告。每引加罰淮南二錢。淮北錢半也。再准曼芳等之復告。每引加罰淮南四錢。淮北三錢也。今一概定價五錢矣。且戶部原准納銀帶鹽。先儘超賣也。今搭派於一年之外矣。夫以無主之引。比照新增之價。調停妥當。毫無曲徇。在朝廷因一時之急。偶開非常之例。在衆商圖速賣之利。預輸助工之資。疏請於計部。價示於總督。今銀已解矣。鹽已掣矣。而羣奸一旦乘負。岨之勢。遠倚社之奸。操柄在手。撥弄隨心。遂倡為找價之說。果如所謀。是朝廷以召納為騙局。而法令為陷穿也。從古及今。有此政體邪。商人各有身家。各惜性命。即敲扑之下。何所不得。恐兩淮從此無商矣。況鹽法所稱引價。淮南八錢五分。淮北七錢五分者。乃邊商輸過五錢。輸賑五分。領引轉賣內商。守候三年。方有二錢三錢之利。非國課也。內商持引入場。得支官課。雖有二錢三錢之加。有鹽以償之也。豈與新增引目。立限追銀。無鹽可支者。為一例乎。且如邊商每引納糧五錢。而轉賣內商。有七錢八錢之異。則邊商引價。亦當補追乎。內商引價。餘銀鹽本。每引共費銀二兩五錢止矣。而轉賣水商。定價三兩有餘。則內商鹽價。亦當補追乎。水商買鹽一引。用銀三兩有餘。而運至江廣。約賣五兩。則水商鹽價。亦當補追乎。成化初年。邊價每引止納三錢五分。後增至四錢。正德年間。每引亦止四錢五分。今亦可齊其價而補追乎。蓋時勢有緩急。追徵有先後。腳價有多寡。守候有早暮。總期酌量情法。裕課通商。以維其法於可久耳。況前歲遠沒之引。商人所省者。交易之費。朝廷所濟者。工役之急。而於國課正數。毫無損也。乃羣棍奸謀未遂。輒敢乘機鼓弄。株連蔓引。表裏為奸。是棍徒為政也。即今淮揚城市。狐鼠公行。魍魎盡見。人心洶湧。景象非常。秋季餘銀。誰肯輸納。儼不嚴為禁治。誠恐商人聞風逃散。儲計一空。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伏祈敕下戶部。詳加察議。黃曼芳管煒等。俱浙江棍徒。其始也。何為假冒商名。以亂鹽政。其既也。何為倡言找價。以傾衆商。擬議請旨。行臣衙門。嚴行禁治。依律究遣。庶國體不至大壞。鹽政猶可少維矣。不然。以朝廷大法。臣倒持於奸棍之手。臣甯甘罷斥。必不忍以堂堂聖明之世。見有此景象也。皇上即欲增鹽課以濟急。止當問之戶部。轉行總督。使之講通融之策。酌利害之宜。甯忍以祖宗二百年大政。壞之羣奸之手哉。更願皇上留神省覽。臣無任惶悚俟命之至。

懇乞回籍疏

奏為家難驚聞。身病增劇。懇乞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以保餘生。以圖後效。事。臣年四十二歲。直隸真定府

靈壽縣人由萬歷十七年進士除授山東青州府推官蒙恩拔置臺員初役都城再役清河深以碌碌無所建明為魏二十五年冬奉命督餉兩淮時值鹽政廢壞之極日夕圖維冀得拯救一二以仰副皇上裕餉安邊之至意奈臣稟素孱弱且南方風土非所慣服當五月巡行沿海暑溼交侵脾胃受傷痰火大作形氣漸消然猶冀勉強竣事歸而報命於闕下故不敢稱病延至八月會有中官查鹽之旨事出創見中外駭聞臣職掌攸關義難推諉故尤不敢稱病今已兩次查明具奏且巡事久完且夕望代乃偶從京報寄到家信臣祖母董氏於十一月初七日在家病故臣危病之中復遭此難隻身二千里外情實難堪故兩月以來日廢粥飲夜驚枕席肌骨已枯真元盡耗面容似瘵髮如霜攪鏡窺形不勝首邱之感即今展轉牀褥呻吟痛苦尚且不支又甯能盡治簿書之事動勤時事之艱哉延醫張應元診視謂積勞損神積慮損心若不謝事屏居節勞省慮恐非藥石所能治臣有此疾痛迫切至情為是萬不得已而哀鳴於君父之前也伏乞皇上垂鑒呼天至情救下部院核實具覆容臣回籍調理別遣臺臣一員前來更代備幸生還苟延殘喘則未填溝壑之年皆圖效犬馬之日也臣無任激切懇懇之至

再陳會查鹽政疏

題為遵奉明旨再陳會查始末及鹽政利害仰候聖裁以維成法以安封疆事頃者內臣魯保條議加罰存積二事俱已奉旨允行矣及戶部執奏疏上復允行臣查明回奏仰見皇上兼聽之虛懷從人之雅量想亦洞知鹽政所關重鉅非僅值稅之比故其慎重有如此也臣謹仰體德意酌利害之重輕審事勢之可否明白敷陳恭聽聖斷夫先年遠沒舊引乃戶部因工費急乏題奉欽依轉行前任鹽臣懸價召商今一旦補罰於既賣之後恐無以示信於天下但奉旨之日已先出示嚴追雖不便於商人尙無損於國計除候徵完聽行恭進外惟是沒官積鹽使其果有即十萬之多暫停正引兩月之間盡可變價猶不至為鹽政無已之害臣何苦不為將順奈何田應璧所奏委屬無影臣安能昧心塗而指無為有亦效其欺也今內臣又舍沒官而談存積矣夫鹽政七分常股每歲開中以供主兵之餉三分存積遇警開中以供客兵之餉此祖制也後因各邊多故二項並開歲以為常豈惟並開且加增新引矣且補賣廢引矣至加增補賣俱出額課之外遂致鹽法之弊何至今日而尙言存積也查昔年鹽臣會因鹽法壅阻請停存積矣會因邊餉難缺請發帑金矣今存積常開臣每欲比例疏請而不可得乃內臣顧反其詞以為證益非臣所能知也況場鹽有獨有折十年之外結絕淨盡諸凡旁撫遠引無過買補搭單特難於顯言耳若買補何患無鹽見今歲課餘銀六十萬皆買補也臣亦何敢再執以取阻撓之罪第害有所必至不敢不為預陳以為後日之驗法有所當維不敢不為調停以救目前之窮臣試詳言之皇上試垂聽焉蓋兩淮煮海為鹽原無不足特行鹽地方食鹽戶口各有定限不能加也譬之飲水於河止於滿腹腹既滿矣河水雖多能復飲乎今兩淮行鹽之地因滿而既溢之時也即有鹽安所受之此臣入境之初急請減新增之目非不欲增勢不能也蓋引減則鹽易行而商樂附商樂附則鹽價平而窮民食鹽者衆且私販不禁而自戢矣其減乃所以為增也引增則鹽日壅而商本虧商本虧則鹽價踊而窮民淡食者多將私販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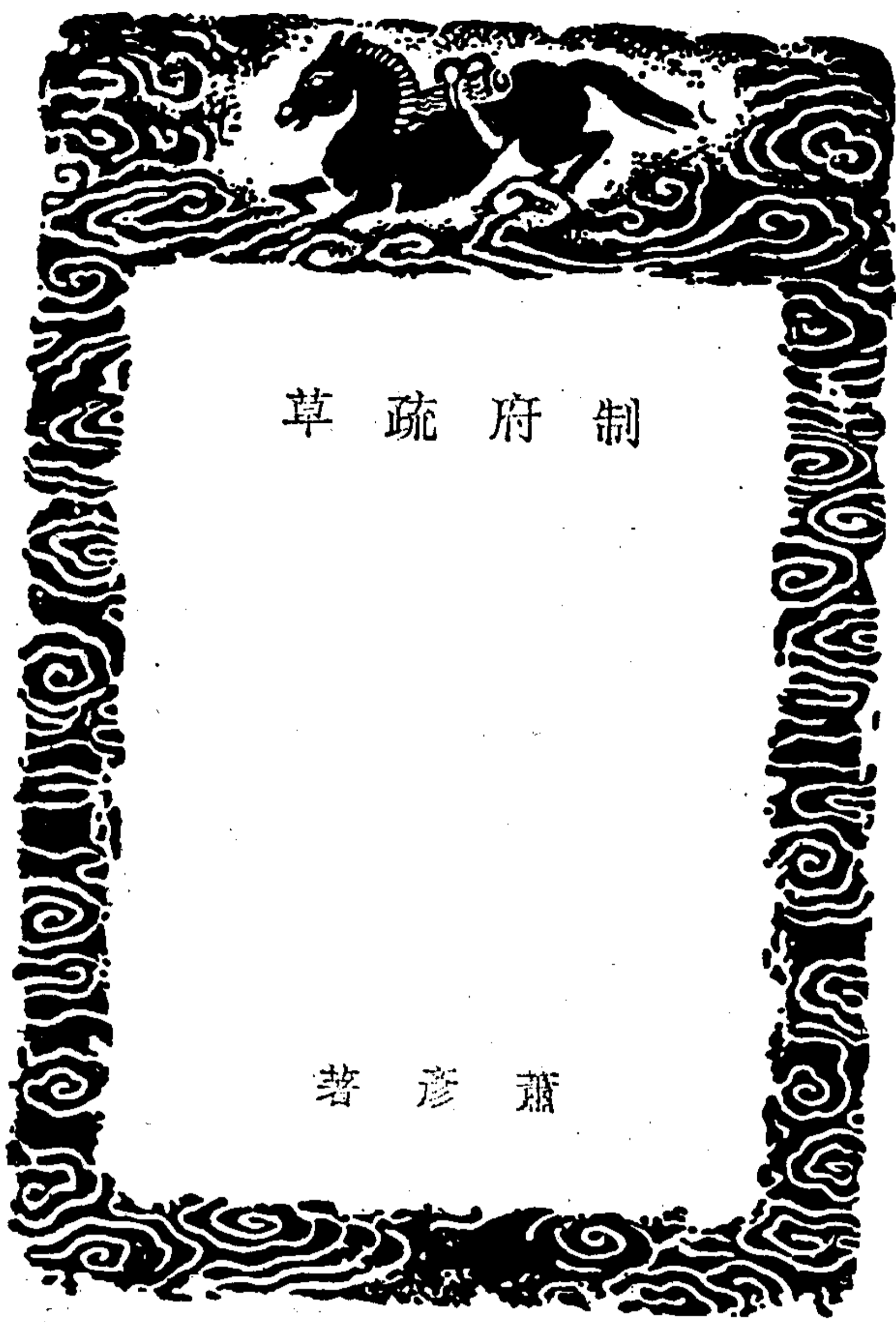
而愈盛矣其增乃所以為減也故裕課惟在通商通商惟在便民而通商便民惟在調停於引目多寡之間此理一定毫髮不爽今人但知此有一引之加則彼有一引之減不知越單之弊資一開累朝之成規盡壞加以奸棍藉勢行私氣饒可畏公行夾帶復敢誰何官軍斂手以避其鋒憲臣吞聲以畏其整法紀蕩盡私販充斥正引不行邊儲告竭不知計將何出也見今水商不肯赴饒買捆內商不肯下場支鹽鹽戶停煎生理斷絕千百成羣赴臣泣訴人心皇皇恐生他虞臣明知力無可為只得出示安慰目前如此何論將來況時勢洶危日甚一日且如無藉奸徒將他商貨產借手投獻而已亦得以分其半誰不願為兩淮之事大抵不可為矣臣執奏再三天威之下實為悚慄非不知附和可以取容遷就庶幾無患第念臣言官也巡鹽又其專責也況國家鹽法屯田相為表裏祖宗創制最為盡善厥後歲改餘銀六十萬以供軍國為利頗鉅乃至今遠計之臣著述之士每扼腕屯政之壞必追咎於餘鹽之開臣幸立清明之朝事慮懷之主利害攸關安忍不明白敷奏輒敢輕議變更使萬世之下遂以臣為亂法之首哉伏乞皇上加意濬儲准將加罰銀兩追完報竣仍留此鹽政以垂永圖此疆場之幸也臣子之願也如勢不容已必欲增課乞教令戶部將新增邊課盡行停革行鹽舊地量行查復再酌諸邊之緩急審餉額之盈誦哀益多寡請自聖裁非臣一人所敢擅也蓋臣為朝廷守法度利害惟貴明言司農為國家主會計彼此猶可調劑職掌固有不同耳臣家難驚聞痛思成疾且夕難支而復為此喋喋不置者誠恐以祖宗二百年良法美意壞自臣始不惟去有餘辜即死且不暇矣區區犬馬之思如此懇祈聖明矜宥俯賜察察臣曷任隕越待命之至

撫安窮寇疏

題為窮寇貼危撫安無策懇祈聖明深思早計以消亂萌以奠宗社事據兩淮都轉運鹽使司詳稱據泰州分司富安安豐等場鹽戶陳昆等百餘人連名呈稱鹽課乃九邊之命脈鹽戶係鹽課之根原自國初以來抽民作鹽撫寇當煎苦骨勞形輸課供邊鹽戶之苦百倍於民除力供正課之外餘鹽貨商覓利養生二百餘年肅然無議蓋自萬歷二十六年夏季以前每鹽一桶賣銀一錢五六分尙不堪命猶有流移詎自二十六年秋季及今每鹽一桶止貨銀七八分尙無商人下場買補以致商窳惶惶束手停煎機器待斃商人買鹽則鹽戶無日食鹽戶不煎鹽恐邊幣日空虛商人養資可改別圖鹽屬版籍何謀立命故業荒蕪恐將來不止於流竄隱微之禍事在難料念昆等既生逢太平全盛之時雖草木昆蟲無不瞻恩被化矧鹽亦係赤子奚忍坐棄不為亟慮懇俯與情備陳疏豁上裨國計下撫逃亡等情據此除本司多方揭示撫慰各安生業及諭內商照常下場支買外為照通泰准三分司所轄豐利等三十場南北延袤千餘里其間鹽丁不下數百萬歲供國課邊儲全賴若輩煎辦頃緣時事紛更引鹽壅阻商心解體自去秋以迄今春皆不下場支買乘鹽餘存火鹽即欲賤賣亦無所售坐是羣窳束手停煎枵腹待哺在富而稍知禮法者安心營活固無可虞在貧而愚悍者勢必糾黨與販苟延旦夕所在官司非不嚴加禁捕第慮海濱之窟素稱梟獍其中不逞之徒醜禍蓄亂殊為隱憂業奉本院頒發憲示撫慰而羣窳猶然嘯

開泣控不已。合無候詳示日。備行三分司各掌印官。務要親詣各場。督率場官。宜布本院為國為德。意必不使顛連無告。以安萬甯之心。以消未萌之患。庶羣情既慰。而禍變可彌矣。等因到臣。據此。先據陳昆等赴臣泣訴前情。隨經出示安撫去後。今據前因。除批行督令三分司掌印官。遍歷各場。撫諭外。該臣看。得當鹽政紛亂之初。臣止恐邊引不行。軍儲告竭。必為國家將來之害。尚不意其深憂顯禍。即在目前。有如此之速且甚也。粵考國初。抽民作鹽。徙居沿海。專供煎辦。每鹽丁煎鹽一引。給以官鈔。值銀二錢。以供養贖。此外並不許私煎私賣。為禁甚嚴。厥後鈔法不通。鹽難存濟。而餘鹽之議始行矣。餘鹽者。乃鹽戶辦課之外。煎有餘鹽。斤聽商收買。增入正引。照例掣賣。在商人則納餘銀以濟國。在鹽戶則賣餘鹽以贖生。此公私兼濟之道。商甯兩便之術。其在今日。必不可得而易者也。自前歲田應壁之疏一行。商乘驚惶。咸思徒業。見在堆鹽。尙難發脫。更無復肯下場收鹽者。夫鹽丁生居海畔。灌莽千里。五穀不生。止靠煎鹽。餘鹽。易食餬口。今餘鹽一日不售。則鹽丁一日絕食。此輩疑如鹿豕。狼狽豺虎。貪生念重。法紀安知。萬一蠢動。何以制之。如近日瓜洲之事。嘯聚數千。幾成大變。念之殊可寒心也。臣雖日移惠鹽之文。但彼方枘腹絕食。且夕莫必其命。閭閻待斃。老幼不保其生。此何等時勢。而可以空文慰撫之。臣雖日出招商之示。但權稅者。概及於引鹽。既已星羅棋置。投獻者。並估其資產。何異割骨剜心。此何等光景。而可以告令招致之。夫利者。小民所共欲。而商人則趨利之尤者也。國家經理鹽課。以裕邊儲。不過順其欲利之心。因其樂趨之勢。立為法制。以整齊之。稽其墜弊。以疏導之。如是已耳。非能強之使來也。今朝廷之法。紀既乖。則商人之手足無措。剝削太至。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孰肯涉風波。捐資本。以甘蹈不測之禍哉。臣即多方曉諭。百計招安。但事柄既已潛移。憲令止為空設。商有耳目。誰肯信從。故見今京報之期。已踰五月。水商不肯買。則內商之餘銀無出矣。內商不肯收鹽。則鹽丁之生理已絕矣。不惟遠之害貽於鹽場。且恐近之變生於肘腋。迫之盜賊蜂起。蠹場鼎沸。然後好究因而乘之。即有撥亂反治之思。吁嗟無及矣。臣力既不能挽回。心尤不忍坐視。此所以食不下咽。寢不甯席。而不敢不以上聞。非故為此過激之談。冀以聳動聖聽也。伏乞皇上惻然深念。將臣疏救下部院。詳加勸諭。事情關係。是否重大。邊海隱禍。是否當防。商人解散。作何招徠。鹽戶窮迫。作何安集。從長議覆。請自上裁。庶封疆免擾攘之禍。而臣亦得以道失職之誅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是書凡三卷三十四篇。馬介愷公家藏本也。四庫探進本無卷數。提要謂關查奏疏。明馬從聘撰。從聘有四禮輯宜。已著錄。是集為從聘所自編。凡二十六篇。與家藏本殊為歧異。而所稱自序刊題。時地。與此正同。計是書前二卷。適合二十六疏之數。蓋公原編也。自序云。疏草若干首。不標卷數。足以為據。末卷。乞裁察。無沒官鹽以下八疏。蓋後所續刻。併前釐為三卷。探進本乃其初刻。故不分一二卷之目。非有關佚刪汰。閱者可無疑焉。案公序並刻者。有給音錄。今無傳本。區區是編。歷數百年。燿光然獨存。豈非英風義烈。有不可磨滅者歟。光緒十三年丁亥四月十三日。王灝謹識。



制府疏草

蕭彥著

制府疏草卷上

更調守備官員疏

明 念渠蕭 彥著

題為更調守備官員以重汛務事。據廣東按察司。整飭惠潮兵巡道副使王一乾呈稱。防倭之議。千端萬緒。不外大洋火攻為上策。但兵不在多而在精。固要選兵。尤宜擇將。今之將佐。擇之更難。職以為見在事可用者。不宜輕聽其去。如原任碭石寨把總吳廣。其人雖稚魯。固諳於俗。然忠肝義膽。奮不顧身。亦一時材勇之將。宜改碭石寨守備。管領官兵。與南澳副總兵共當一面。而慶遠守備。或就以周德隆對調。此今日選將之第一義。等因到臣。隨查得接管卷內。該前督臣劉某。先據惠潮兵巡道詳報。倭寇聲息前來。議行各道添造戰船。募選水兵。又慮潮州陸兵單弱。行委原任碭石寨把總吳廣。帶領標兵。前去潮州。并該府原陸兵合營團練。專備衝鋒。業經條議具題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某。議照海防以水兵為先。御兵以擇將為要。然擇水將與陸異。擇今日水將與恆時又異。何者。陸將惟其能耳。而水將非曾經涉歷。且望大洋而目眩神飛也。安所用之。故擇水將與陸異也。人不皆生而習者。往時海波不揚。猶可僥倖無事。漸此熟習。而近者島峯之報。琉球朝鮮。相繼至矣。汛且迫矣。萬一小醜匪茹。其乘風而犯我顏行。特頃刻耳。故擇今時水將與恆時異也。切見粵東諸郡。大率濱海。而潮為最。濱海武備。孰非

制府疏草 卷上

一

制府疏草 卷上

二

險要而南澳為最。乃柘林者。固南澳腹肘也。此其不可無慣歷水戰之官明矣。近接邸報。柘林守備劉宗漢。推陞廣東都司。會書而繼宗漢者。漳州衛指揮周德隆。尚未赴任。漳州臣查所兼督地也。德隆之平生。臣查悉之。其為人夙慕節義。雅有儒風。以任守備。尚有餘能。願其生長西粵。出入山嵐。於舊情諳矣。而或昧於海防。於瘴癘習矣。而或怯於風濤。一旦驅之最要最險之地。其能否未可知也。臣等查得原任碭石寨把總。今新推慶遠守備吳廣。該前督臣選取潮營合練。今方在潮。未得即赴慶遠。而廣又常任碭石日出入波濤中。其為人軀幹甚偉。勇猛直前。雖不無好剛之過。然夙有請纓之心。懲創既久。事體漸習。移之才任使。如該道之議。將新陞柘林守備周德隆。調補慶遠。即以吳廣調補柘林。在周德隆習于御寇。必能作一方之保障。在吳廣勇于防海。必能祛千里之氛。駕兩輕車。就兩熟路。不惟兩人各展所長。而兩地亦各得人。於汛務有賴矣。相應會題。伏乞勅下兵部。查果可采。擬議上請。更調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因事激衷懇乞天恩明職掌定經費疏

題為因事激衷懇乞天恩明職掌定經費。以便供職事。臣最不肯。皇上過而使之。承乏兩廣。而時當島粵浪傳之後。又兵防久弛之餘。春汛屆期。寢食靡遑。敢及其他。願以督臣奉皇上命。任茲重寄。而事關兩粵。則職掌不得不明。守在兵食。則經費不得不定。職掌不明。則畏首畏尾。動多掣肘。經費不定。則瞻前顧後。行若疚心。將使後之疑今。亦猶今之視昔。督臣者。且規避不暇。何暇論於繩墨之外乎。臣故不揣其愚。慷慨列為二議。上干天威。以俟聖斷。其一。議職掌。照得兩廣督臣之設。自正統年始。當其時。事已即罷。未有專置。至成化元年。則以都御史韓雍提督兼巡撫。而兩省巡撫俱裁。既以雍之奏。則兩省各復巡撫。而專以軍務屬提督。既以御史與臬。會事陶魯林錦之奏。則又起韓雍總督兼巡撫如初。而兩省巡撫復裁。至嘉靖四十五年。東盜起。則又設廣東巡撫。而以總督兼巡撫廣東。至隆慶三年。西有占田之役。則復設廣西巡撫。裁廣東巡撫。而改提督兼巡撫廣東。至萬曆三年。仍復總督兼巡撫廣東。如舊。此則督臣建置之始末也。其開府梧州。亦自韓雍始。以梧為兩省之交。故而梧居山嵐中。有瘴癘。邇年則間駐肇。肇東地也。去梧近。於西不失為兼制。而於東更便於聯絡。以故督臣蒞任。必於梧。而後乃問移之肇。以避炎為名耳。非曰廣西有巡撫。而總督移肇。遂以督臣與西粵不相涉也。此則梧肇遷駐之始末也。至於職掌。各有司存。載在勅書。自不相淆。臣查得先以總督兼兩省巡撫。欽奉勅諭。略曰。人民饑荒。設法賑濟。糧儲欠缺。多方措足。軍民詞訟。量情發落。其後總督而不兼兩省巡撫也。如操練兵馬。撫安軍民。修理城池。防禦賊寇。戰守調遣。便宜區畫。如廣西狼兵。加意撫綏。如兩廣饑荒。設法賑濟。各處逃移。遣令復業。如廣西運鹽。悉心計處。具載勅諭。惟軍民詞訟。則裁之。其職掌昭然矣。歷年以來。彼此遵守。循而安焉。司順土逆。則督臣與聞。糧餉出納。則督臣與聞。鹽法通運。則督臣與聞。官員賢否。則督臣與聞。兵馬戍守。則督臣與聞。州縣建置。則督臣與聞。其他如官員給由會疏。附近府分則與。而餘則不與。大計糾劾。則不與。詞訟關係。土司例當通詳。而一切常情。則不與。里甲派徵。吏役起送。則不與。兩澤奏報。屯糧查參。衛所承襲。則不

制府疏草 卷上

三

與諸如此類。難以枚舉。然則督臣亦何嘗侵撫按職掌乎。而今者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錢一本之奏也。實起於金光一塔。夫一塔之建。起于一時一念。何關職掌。該前督臣駐劄蒼梧。偶以兩學生員之呈。遂行道府議建。事干創置。且動官銀。安有不通詳之理。其失于通詳。吏書過也。上之。則該府過也。又上之。則該道過也。督臣豈得批之使詳。亦豈得尼之使不詳乎。而乃不勝其怒。遂而道府。又遷而督臣。以為督臣謂督臣為己所私轄。致道府各官。不復知有廣西撫按。不太激乎。然此猶有因也。臣無與也。至謂廣西士紳言曰。廣東止是半箇巡撫。廣西乃有一箇半巡撫。民似不堪。果如所云。則是督臣之為西人益也。焉用此。豈以蓋西人為哉。臣竊思之。人臣衛天子命。有事一方。果其仁明互用。張弛合宜。吏弊掃矣。而告訐之風。不長。武威揚矣。而難犬之驚無聞。法求利民。毋輕更張。事務得體。毋責細小。毋逞胸臆。毋大聲色。則官雖多。亦民之利也。而不然者。雖少。亦民之擾也。夫獨粵乎哉。除蒞遠宜大專設督臣者。無論已。且以撫按言之。湖北川東不屬貴州乎。南陽漢中不屬鄖平乎。是皆一箇半巡撫也。而不言擾。荆襄不屬鄖平乎。南嶺不屬鄖平乎。是且兩箇巡撫也。而不言擾。粵之南韶連潮不屬南嶺乎。是又一箇半巡撫也。而不言擾。又如湖之衡。永近屬粵西巡按兼轄矣。是亦一箇半巡撫也。而不言擾。乃督臣事務。與前之兼攝者。且自不侔。而遽曰。一箇半巡撫也。曰民不堪也。其然乎哉。夫督臣未嘗越蒼梧一步。歷粵西地也。又未嘗有一供應民財。一詞訟破民產也。即文移通詳。一紙之費耳。即三院會疏。一稿之費耳。何所損于撫按。而以爲侵。又何所與于地方。而以爲不堪。以爲贊乎。此臣所不敢知也。用是敢以申明職掌。備蒙勅下部院。會議明悉。執當與聞。執不當與聞。行臣等遵照行事。則在督臣可免於侵越之譏。而在粵西亦可免於贊扼之視。行而久之。無事相供。無猜有事。同舟共濟。豈惟臣之幸。地方幸矣。臣聞侵官罪也。失官亦罪也。臣故不勝惓惓也。其二議經費。照得廉靜寡欲。當官首務。即一命而上。惟是兢兢。况督臣乎。乃兩廣總督衙門。不知緣何從來有不越之名。而業其官者。往往負不越之議。臣自受代以來。求所為招疑者。而不可得。既而有言者。曰粵中除養兵外。所解軍門。每歲不下二十萬。近又有條議者。曰梧州盤盤。每年約一萬兩。私解兩廣軍門。為犒賞交際之用。乃知此二者。為招疑之因。而臣又碌碌甚也。倘不一陳其始末。請議定制。將使當事者視為畏途。旁觀者視為利藪。而持議者且視為射的。不亦輕朝廷。辱當世之士哉。臣竊愧焉。臣非自為計也。為衙門計也。查得兩廣兵餉。取諸民者十三。稅諸商者十七。所謂二十萬之數。或亦近之。而自來解納。業有成規。如南雄府太平橋稅。每年以一萬兩解布政司充餉。餘則徑解梧州。如廣州香船稅。每年二萬兩解司充餉。餘則存留該府備支兵食。如韶州府河西遇仙冷光等稅。歲約一萬兩。有奇。俱解司充餉。與存留該府備支兵食。其餘如潮如肇如鹽法一切征稅。非徑解藩司。則存留本處充餉。絕未有分毫解軍門者。粵之官人見之。臣不敢贊。惟是梧廉備用一節。有不得不直陳於皇上。查得梧廉之餉。其出自廣東者有三。曰南雄橋稅。曰精兵銀兩。曰廣備倉米折銀。先年督臣議貯肇慶。聽梧州道府請發。而請發之餘。即以充隨員役。履行二糧。及功賞盤纏修理一切之費。當時紛紛之語。由此而起。迄今所謂二十萬解軍門之說。或以由此。逮萬歷十年。督臣劉堯誨查明歷年積剩。奏報貯庫。而一切梧餉。仍解梧州。

既而督臣陳瑞又復改解肇慶。因復滋議。御史馬呈圖旋具疏請該戶部行督臣郭應聘咨覆。而南雄橋稅精兵廣備等銀。仍徑解梧州。如舊。其梧州廠所收鹽利竹木雜稅正餉。通報撫按。盡貯該府。分毫不得挪移花銷。惟船頭備用。歲抽不多。仍聽總督衙門備支功賞。差役盤纏。修理船隻。一切公用。不得復動正餉。至今因之。大約每年船頭備用等銀。多則約五千餘兩。少則三四千兩。不至如按臣所云。每年一萬之多。而前三年內。存梧州者。今尚五千餘兩。亦未有盡解軍門之例。此則梧廉備用之始末也。蓋上而報功解用報效者。驗而不得收。則有量賞。以勸其來。而賞取諸此。又次而差役之盤費取諸此。又次而船隻衙門之修理取諸此。又次而各處公差之量賞取諸此。又次而鎮下員役衙門吏書之例賞取諸此。惟隨鎮官軍行月二糧。成梧州軍年終犒勞。駐梧則取之梧餉。駐肇則取之肇餉。而賞功所不與焉。其他項款。不能一一數矣。夫使一舉而裁之。豈不大快。而勢有不能。何者。軍門事體。與他所異。羊斟之變。起於膏粱。楚軍之奮。始於投醪。如報功解功。不則宜令之缺。望以失其心。如投用報事。則不宜應之門。以阻其來。至於一遇軍興。尚有不可預擬者。而按臣曰。有功可賞。何不行道府州縣查而賞之。假如駐肇慶。亦可移文梧州。而待其至乎。且安得一行道府乎。則於勢又有所不能。臣度按臣之心。必以為督臣者。兼東之巡撫者也。粵以西如此。粵以東可知。而不知粵東之未有解所也。何者。軍門者。蒼梧軍門也。東省橋稅精兵廣備等銀。歲輸之西者。不下七萬餘兩。以故西廠有備用。而東無與焉。蓋梧肇當兩省之中。鹽先由肇。然後入梧。乃稅之梧。獨不稅之肇。意可知也。不然。豈其以兩省之轄。而專取於西廠乎哉。按臣見梧未見肇。見西粵未見東粵。其驚心駭目。而形之論奏。不亦宜乎。臣竊以為兩廣督臣之議。大都起于軍餉。而餉于督臣無與。惟功賞一節。欲絕之。既勢所不能。欲仍之。則心又不白。故敢以定經費。請備蒙勅下部院。酌別鎮事。規臣衙門每年功賞等費。定擬若干。應否仍於梧肇船頭備用內支取。而或時有常變。用有盈縮。即聽其衷多益寡。以羨補不足。議之以實行之。亦以實。再不得分毫挪用正餉。違者即行議處。此外如船頭備用有餘。則盡數查出。以充餉聽支。各衙門不得私動分毫。如此。則督臣之心事可白。而旁觀者之猜嫌庶其可消。於西之兵餉亦可小補乎。臣惟士人行己。所貴信心。不在潔名。臣之曉曉。涉於為名。而又不盡盡能也。且涉於為利。然臣不敢也。臣觀今論者。祇知十年以前之兩粵。而不知十年以來之兩粵。視兩粵督臣。若賈人入市。然甚且以為總督與諸司不同。而兩廣與中土不同也。臣竊羞之。人臣者。果念念在利。私開徑資。豈必兩粵。又豈必督臣。即一命而上。安所不可資也。抑能矢心守己。豈獨下吏。即督臣亦安所可資也。是在人耳。且朝廷有四目在焉。有三尺繩焉。安所逃之。而至於兵餉。且重大焉。臣安敢以其身為溝壑。而不一。直陳之乎。又安敢沾一切罷絕之名。而言之不可行。行之不可久乎。其以為應議也。惟今日。其以為應併而裁也。亦惟今日。臣議及此。萬非得已。伏乞皇上察臣之愚。俯賜查議施行。以便供職。臣不任願望。不任悚悚。

題為册務方般管理宜專懇乞聖明定議就近兼督以便責成以重版籍事據廣東布政使司呈詳奉臣
 批據本司呈准分守嶺東道左參議羅萬程咨稱督理黃册原係前任參政蔡國炳奉勅坐名專理今既
 離任相應委官帶管緣本道駐劄長樂距省八百餘里文移催促往返惟艱獨糧儲道居省會適中之地
 十府道里惟均堪以管理該本司看得糧道未到議將前項册務仍行嶺東道帶管候糧儲道左參議馬
 千乘到任之日方送接管緣由奉批督册道務准行分守嶺東道羅參議帶册務舊何以專屬之嶺東
 道該道既稱往返甚艱應否酌議候糧儲道接管是否長便應否題請仰司查明速詳依奉行准嶺東道回
 稱歷務嘉靖隆慶暨萬曆七年以前俱係糧儲道督理至萬曆八年十月奉旨裁革糧道衙門九年即撤
 遣又值本司缺官遂以册務坐委嶺東維時嶺東衙門設居惠州距省稍邇猶得以條往條來文移往返
 亦不甚艱迨萬曆十四年題准將本道兼伸威兵備駐劄長樂地方僻處東隅即計程赴省已約一十餘
 日矧自是而南詔自是而海北又自是而海南然平居無事猶可言也目今倭報叵測兵食籌度水陸隄
 防雖專力圖維尚恐不足安能分精神於他務又使糧道未復猶可言也目今倭報叵測兵食籌度水陸隄
 月內題准復設事務簡易且管轄通省又住會城文移便於傳遞視之外道迥乎不同前項册務亟宜改
 委等因到司該本司看得十年一造黃册實關重務查隆慶六年分係糧儲道萬曆九年分係嶺東道各
 奉勅督督造今屆復奉勅坐名該道左參政蔡國炳督理今本官去任該左參議羅萬程陸補查得勅書
 原有坐名不係接管緣以駐劄遠文移不便欲將册務候糧儲道馬參議至日交理隨查糧儲道衙門
 委住省會於各所屬道里文移相宜且無地方之責屬之督理似為長便但今尚未到任難即責成況前
 事原屬部議必經題請另行頒發勅書方便遵守等因到臣隨查先據該司呈詳已經批行查議去後今
 據前因適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慎德奏病回籍該臣議照民數之重自古而然十年大造以稽登耗平
 賦役賦之天府副在有司誠重務也而粵以東道里遼闊山海糾紛軍民錯處而居夸漢竝竝而稱清之
 則易清之為難非得其人而專理之必且以草草了事得人矣而道里不便又且以遲遲愆期以故先年
 督造大都屬之糧道而糧道既革則移之嶺東守道當其時嶺東有分守有伸威兩道並存於事為簡伸
 威駐長樂分守駐惠州則多移住省城於勢為便乃萬曆十四年以前督臣之議罷伸威道而專以守道
 兼兵備駐長樂矣其事務較前則煩其道里較前則速而各郡有司又且目攝而心易之以為非所轄也
 雖嚴行督責難以泄泄應之則有批查駁勸往來動輒半載而今者值鳥考傳報之日尤嶺東戒嚴之辰
 外之則慮海氛之潛入內之則備山巢之竊起責任之重大非他時可比顧此失彼勢所不免該道之呈
 委非不得已且糧道業已復設而賦役乃其專司住在省城道里適均則催督使通省有司皆糧道轄也視
 外道不同則責成便册籍在糧道賦役在糧道則恭對使較之以嶺東帶管相去遠矣該司之議委為可
 從况蔡國炳領有專勅而國炳已去羅萬程接管道務而勅尚未更當此交承之際正可更議之會相應
 題請伏乞勅下戶部覆加查議如果臣言可采合無准將前項册務專責糧儲道新任參議馬千乘到任
 之日遵照督理員下坐名勅書併乞頒給本官敕領欽遵施行其蔡國炳原領專勅另行奏繳自後永屬

題為册務方般管理宜專懇乞聖明定議就近兼督以便責成以重版籍事據廣東布政使司呈詳奉臣
 批據本司呈准分守嶺東道左參議羅萬程咨稱督理黃册原係前任參政蔡國炳奉勅坐名專理今既
 離任相應委官帶管緣本道駐劄長樂距省八百餘里文移催促往返惟艱獨糧儲道居省會適中之地
 十府道里惟均堪以管理該本司看得糧道未到議將前項册務仍行嶺東道帶管候糧儲道左參議馬
 千乘到任之日方送接管緣由奉批督册道務准行分守嶺東道羅參議帶册務舊何以專屬之嶺東
 道該道既稱往返甚艱應否酌議候糧儲道接管是否長便應否題請仰司查明速詳依奉行准嶺東道回
 稱歷務嘉靖隆慶暨萬曆七年以前俱係糧儲道督理至萬曆八年十月奉旨裁革糧道衙門九年即撤
 遣又值本司缺官遂以册務坐委嶺東維時嶺東衙門設居惠州距省稍邇猶得以條往條來文移往返
 亦不甚艱迨萬曆十四年題准將本道兼伸威兵備駐劄長樂地方僻處東隅即計程赴省已約一十餘
 日矧自是而南詔自是而海北又自是而海南然平居無事猶可言也目今倭報叵測兵食籌度水陸隄
 防雖專力圖維尚恐不足安能分精神於他務又使糧道未復猶可言也目今倭報叵測兵食籌度水陸隄
 月內題准復設事務簡易且管轄通省又住會城文移便於傳遞視之外道迥乎不同前項册務亟宜改
 委等因到司該本司看得十年一造黃册實關重務查隆慶六年分係糧儲道萬曆九年分係嶺東道各
 奉勅督督造今屆復奉勅坐名該道左參政蔡國炳督理今本官去任該左參議羅萬程陸補查得勅書
 原有坐名不係接管緣以駐劄遠文移不便欲將册務候糧儲道馬參議至日交理隨查糧儲道衙門
 委住省會於各所屬道里文移相宜且無地方之責屬之督理似為長便但今尚未到任難即責成況前
 事原屬部議必經題請另行頒發勅書方便遵守等因到臣隨查先據該司呈詳已經批行查議去後今
 據前因適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慎德奏病回籍該臣議照民數之重自古而然十年大造以稽登耗平
 賦役賦之天府副在有司誠重務也而粵以東道里遼闊山海糾紛軍民錯處而居夸漢竝竝而稱清之
 則易清之為難非得其人而專理之必且以草草了事得人矣而道里不便又且以遲遲愆期以故先年
 督造大都屬之糧道而糧道既革則移之嶺東守道當其時嶺東有分守有伸威兩道並存於事為簡伸
 威駐長樂分守駐惠州則多移住省城於勢為便乃萬曆十四年以前督臣之議罷伸威道而專以守道
 兼兵備駐長樂矣其事務較前則煩其道里較前則速而各郡有司又且目攝而心易之以為非所轄也
 雖嚴行督責難以泄泄應之則有批查駁勸往來動輒半載而今者值鳥考傳報之日尤嶺東戒嚴之辰
 外之則慮海氛之潛入內之則備山巢之竊起責任之重大非他時可比顧此失彼勢所不免該道之呈
 委非不得已且糧道業已復設而賦役乃其專司住在省城道里適均則催督使通省有司皆糧道轄也視
 外道不同則責成便册籍在糧道賦役在糧道則恭對使較之以嶺東帶管相去遠矣該司之議委為可
 從况蔡國炳領有專勅而國炳已去羅萬程接管道務而勅尚未更當此交承之際正可更議之會相應
 題請伏乞勅下戶部覆加查議如果臣言可采合無准將前項册務專責糧儲道新任參議馬千乘到任
 之日遵照督理員下坐名勅書併乞頒給本官敕領欽遵施行其蔡國炳原領專勅另行奏繳自後永屬

將官約束不嚴有司舉動未當疏
 題為將官約束不嚴有司舉動未當疏以杜幾微以正紀法事據廣東按察司報飭嶺西兵巡道
 副使洪有復呈解犯人黃勝等招由內開問得一名黃勝云云蒙道覆審得黃勝羅子明等徒以欲謀黨
 類頑然罔知法紀輒乘回操倡眾突縣至於壞門推座殘傷物命此駭悍之漸胡可長也擬配猶有餘辜
 黃勝羅子明為首宜引刃軍民結黨之例戊遣陳元陳會為從姑照原擬妻奇管解致金貴脫逃罪何容
 諉但審無贓以不覺失因論似亦非縱關清等雖非專責然皆批差及全領解之人擬杖亦宜再照恩陽
 守備魯儒招稱全把總等官奔至論散各兵則未必有乘機主使之情傳箭奪文竝屬無據第部伍乃其
 素轄籍令鈐束之嚴曷以至是雖事起倉卒而責自難辭陽江知縣湯瑞榮以人命為重情筆楚所加雖
 少安詳之見但該縣履任方新他失無聞而守備魯儒當日解散各兵嗣亦細責首惡當地方用人之際
 合無量行戒諭以責後效蒙將勝等取問罪犯議得黃勝羅子明各杖一百流三千里陳元
 陳會為從減等杖一百徒三年重奇依押解罪囚不覺失者減罪犯二等杖九十徒二年半關清李行
 賈三各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杖八十俱有大誥及遇恩例通減二等黃勝羅子明各杖九
 十徒二年半陳元陳會各杖八十徒二年重奇杖七十徒一年半關清李行賈三各杖六十俱民黃勝羅
 子明各照例免杖徒及照恤刑各免枷號拘食妻解發詳定附近衛分充軍終身抄招報布政司轉達兵
 部知會陳元陳會妻奇關清李行賈三審供無力依律的決追紙完日陳元等三名定發衝要驛遞照徒
 年限擺站滿放關清等革役發落事家照出充軍黃勝羅子明免紙陳元等各納民紙銀一錢仍於黃勝
 等共追陪縣門一扇價銀六錢公案一座價銀五錢給匠辦料修整鹿一隻價銀一兩入官作正支銷未
 獲金貴嚴緝正法人命事情聽該府檢明另結具招併將黃勝等解審到臣案查先據陽江縣申為強兵
 擁眾搶奪人犯衝入縣堂打毀事又據陽江守禦千戶所申為兵變事并據該縣揭帖為悍將縱兵毆打
 良民集兵搶劫脅逼通截事又據恩陽守備魯儒呈為操練軍馬事供稱批仰嶺西兵巡道查究去後今
 據前因該臣覆審大約與招同而將官有司之過有不可諉者夫兵之不得不設也設而不易也所從
 來久矣為將官者時時防檢猶懼其逸而況可泄泄以坐視其變為有司者事事調停猶懼其乖而況可
 恣恣以自離其心乃恩陽之兵非有大衆也又皆地方召集之貧民非四方烏合比也其初又非有大故
 也守備魯儒以防汛重務票差營兵喚取鐵匠打造軍器豈非公務哉又豈非為地方保障計有司所當
 協力而圖者哉奈之何鄉民李茂卿等事不干己輒曰守備不當喚民匠而與之爭爭而復與之敵敵而
 復縛之稱要送縣當其時兵惟金勝一人耳此其曲固已在民矣既而兵陳懋以遞文而至附近兵黃金
 等以聞而至分曹角立互相叢敵而民李茂卿以人命告兵曾太以傷肢體告使為縣官者示之以大公

無我之意而處之以從容不迫之法。審而後刑。刑而不毀。刑。其何辭之與。有而知縣湯瑞案之相屍也。陳懋等則先責之作。報傷支吾。則又責之。至於曾太等不肯一驗。而曾太告驗之審兵。則又責之。及帶回縣。而陳懋等又責之。其被責者皆兵也。其告驗而不為驗者。又兵也。雖事方審理。未見偏枉。然母乃有其跡乎。而兵之心不勝其憤矣。使為守備者。察其情形。密而諭之。徐而解之。兵即悍。其敢違將官乎。而守備魯儲。且若罔聞。而兵之心又無所戢矣。無幾何而開操。操畢而散。路經縣門。管兵黃勝。羅子明。金貴者。遂倡首糾眾。逼官改密。而湯瑞案業已退堂。黃勝等遂喊攘突入。撞開縣門。推壞公案。致傷鹿斐。嘗有主簿田應春。諭之利害。各兵方始出門。而魯儲聞其變也。忙同把總陳著。奔至縣前。趕回原營。此則其先事之大槩也。於是湯瑞案以兵變具申。而魯儲亦具申。儲之申也。則謂儲官為偏護。而瑞案之揭也。且謂儲為故統。甚之。則儲謂瑞案非刑拷打。草菅人命。而瑞案且謂儲為潛謀不軌。傳儲裁文。維時各兵業已回營。不復敢有恣肆。而人命事情。臣行嶺西道。轉行肇慶府。提至府城公審。以兩服其心。而魯儲旋亦細解黃勝等赴道。轉解軍門究審。至於非刑拷打。傳儲裁文等語。反覆查審。全無影響。信口反唇。有似市民刁告之狀。儲不足責也。瑞案文墨吏。亦為之。此則其終事之大槩也。該臣看得營兵雖已喧擾。旋即解散。且非犯未甚。一有司者治之。宜不足煩天聽。顧天下事。其始也常微。而其終也常巨。況東粵之兵。敢行稱亂。非一次矣。其大都起於文武不相調。而兵民不相下。譬之星星不滅。以至於燎原。而不可救。此而足。即今營兵入縣堂者。二三十人耳。其罪止於擁進縣門。推壞公案耳。臣既以軍法於縣門外。緝打示戒。且在生死之間。而遣戍者。或發配者。罪如是止。而法亦如是止。兵之心如是而亦微矣。除批行外。惟知縣湯瑞案。守備魯儲皆職官也。而一則約束不嚴。一則舉動未當。以至於此。其罪等耳。臣故欲於其微而懲之。以示文武刑戒焉。法當參究。適舊按臣王慎德養病回籍。新按臣饒位尙未入境。臣恐照得恩陽守備魯儲。勇猛有餘。識量不足。職在治賦。而不約束之於其先。兵且亂行。而反欲文飾之於其後。虎既出柙。將誰誣。陽江縣知縣湯瑞案。習氣未融。偏心已甚。人命豈其不重。而扶傷告驗。獨應而不理。能無偏護之嫌。守備豈謂無尤。而極力抵諍。且坐以不道。殊乖士人之度。召侮有自。引變無方。即竄處之。宜不為過。但湯瑞案履任方始。他失未聞。雖欠周慎之防。尚無偏枉之實。儲據此議處。則恐其長跋扈之氣。而將來者難乎其為令也。臣切慮之。魯儲當即諭散。旋能擒解。似茲桑榆之收。庶贖東隅之失。儲履行重處。則恐其滋偏重之勢。而將來者難乎其為備也。臣又慮之。此二臣者。相應姑各降俸管事。以示懲創。以責後效者也。伏乞勅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覆議上請。將守備魯儲。知縣湯瑞案。姑各降俸一級。仍容省愆。視事庶處置公平。而軍民允服。旁觀而逃聽者。亦將知所儆惕矣。惟復別蒙聖裁。止議削治。臣不勝悚切待命之至。

邊海帥臣事權未一疏

題為邊海帥臣事權未一懇乞聖恩換給勅書。以便責成事。據廣東布政使司呈詳。奉臣批。據鎮守廣東地方總兵官董元鎮呈稱。接到欽奉勅諭。署都督僉事董元鎮。今特命充總兵官。鎮守廣東地方。駐劄

會城。統帥威營原遣官兵。管理惠州各府州縣募兵。并全省軍務。無事操練兵馬。保固城池。分防通海要路。剿捕地方山賊。如遇事情重大。調集通省官軍。相機防剿。參將守備等官。悉聽節制。若有南詔各處流來山寇。與南贛巡撫約會行事。仍聽總督兩廣軍門節制。調遣。民間一切詞訟。不得干預。余尤須持廉秉公。竭忠盡職。務俾地方平靖。以副委任。如或因循貪懦。致誤事機。必罪不宥。余其勉之。故諭。欽此。欽遵。伏觀勅諭。首開。統帥威營原遣官兵。管理惠州各府州縣募兵。蓋嘉靖四十五年。惠州地方多事。議以福建總兵發管故也。又開。事情重大。調集通省官軍。相機防剿。參將守備等官。悉聽節制。蓋當時止有東路西路瓊崖海防四參將。惠州一守備故也。今查本職所屬。見有副總兵遊擊都司把總。未經裁入。是衙門專設雖新。而勅諭兼管如舊。及視廣西總兵勅諭。內開。撫考道官。凡事俱聽節制。不許掣肘。都司守備衙門所各官。如有懈於防守。悉聽參將查究治。哨堡募兵。敢有抗拒軍令。不服查點。調遣。及各部軍兵。臨陣退縮者。通賊姦細。審究是實。置聽參將以軍法處治。本職竊思東西兩廣。事同一體。較之責任。廣東尤重。而乃事權未正。名分罔嚴。方今倭報頻仍。凡稍涉乎虛文。將難責其實效。况天語既出。則人或諉于字樣之無預。約束益難。合無懇乞轉題。比照廣西勅諭。換給。庶職掌明。而遵守便。號令新。而鼓舞至矣。具呈照詳。奉批。仰布政司會按察司。查明報奉。此隨該本司署印。按察司鄭時章。會同按察司署印。副使游朴。查得東粵地方。先年山海寇盜竊發。倭奴入犯。惟潮州為最。故設帥威營總兵衙門。駐鎮該府。又有東路西路瓊崖海防四參將。惠州一守備。各守一隅。以多事之秋。當先其急。而扼其衝也。嗣後寇盜蕩平。前任張總兵於隆慶五年八月內到任。寄住省城。往來靡定。至萬曆三年內。遂議以嶺表東西相距數千里。山海均屬重防。添設潮州副總兵。專駐南澳。又設參將游擊守備。把總。部領各路官兵。分布防守。而總兵衙門。就於本年八月內詳。允勅支官銀。于省城建立駐劄。居中調度。控制全省。今總兵官董元鎮領到勅諭。向係始設帥威營總兵責任。未載有廣東都司。潮州副總兵。并遊擊把總于內。本鎮為全粵主帥。三軍司命。水陸責任。關係不小。所當正其事權。以便遵守。請欲比照廣西總兵勅諭。換給。似亦相應。等因。到臣。查得先據廣東總兵官董元鎮呈前。因已經批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查明報奉。去後。今據前因。該臣議照人臣提三尺劍。專制閩外。而諸司莫敢後先。豈其力能制之。惟是仰藉朝廷之威靈。以震懾於臨時。而又藉朝廷之勅諭。以宣布於平日。夫是故人無玩愒。而事有責成。東粵之有總兵也。初猶以福建總兵兼之。且割程鄉。且割潮州。至嘉靖末年。廣東始專設總兵。猶然偏駐惠州。蓋其設也以惠州。其駐也亦惠州。故其勅諭。惟於帥威營兵。而他未載焉。當其時。南澳之副總兵未設也。故其勅諭。亦僅備參守等官。而他未載焉。乃今總兵官議駐省城。而事體因革。較曩大異矣。一有調遣。則副總兵及都司官皆屬其統轄。而勅不之載。人將曰。是與我不涉也。其胡以約之。全廣官兵。皆屬其統理。而勅內獨指帥威營原遣官之舊。于其中特改駐劄省城四字而已。夫平居無相統之名。則臨戎無相制之威。無事既反唇。而旁觀有事且掉臂。而遠去。勢所必至。無俟問者。方今警報時聞。振刷伊始。總兵官換給之請。與兩司正事權之議。

倘亦今日之不容已者乎。相應代題。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酌。如果臣言可采。擬議上請。合無將總兵官原奏勅書所載伸威營原遣官兵。及惠潮各府州縣募兵數言。准賜刪改。并將潮漳副總兵。及廣東遊擊都司官員添入節制之內。仍照廣西總兵官事體。於中酌量地方機宜。略加損益。另撰勅書。頒給本官。欽遵行奉。仍聽臣總督軍門節制施行。庶分圖帥臣。得以展布而偏裨之受成者。知奉約束矣。惟復別蒙聖裁。

日倭馬平有里圍等堡。象州有藤嶺等堡。羅城有大嶺隘。兵不煩調遣。糧不煩區處。日有緒矣。願存民方在且疑且信之介。而保舍亦在可暫可久之間。倘一旦而去之。臣恐繼而來者。雖甚賢智。未必即諳其地。雖能猝請。未必即洽於吾民。或見有商參。或身憚馳驅。其不奔前功而孤後望者。與有幾。此不可不留一也。懷遠建縣。議非朝夕。而地惡夸悍。不可以居。至今縮邑符者。儼不常。與無縣等耳。一清軍騎。周安相度。鼓舞有司。力肩其勞。城壘修復。不日可完。至如天河之振舉。又方新也。東蘭之勸處。又方始也。此其利害。去建堡不又大哉。始事者一清。而終事者非一清。將考民玩視之。而有可憐之矣。可乎。此不可不留二也。願其志方督糧西夏。非代不得行。其赴任之期。未可知。而長安去粵遠。寧夏去長安遠。其受事之期。又未可知。願一清即令候代。官非其地。責成不便。縱本官不為意。而旁觀者。其誰不曰五日京兆也。前功不墜乎。粵西監司。能有幾人。分守桂平。分巡蒼梧。以入賀行。分巡桂平。左右江陸而未到。分守蒼梧。近又報陸矣。缺官已甚。代置為難。乃一清者。其關係如此。而又安得聽其去也。此不可不留三也。以右江之險惡。人情豈不以去之為快。而臣為地方計。有不暇為一清計者。時廣西巡按御史向未入境。臣會同巡撫廣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冒昧以聞。伏乞皇上俯念遐方。特勅吏部。覆議上請。將參議與一清。即以新銜兼職。分守廣西右江如舊。以慰地方之望。其參政顧其志。或即以與一清雲南之缺填補。或另行推補。遣方幸甚。臣等幸甚。臣不勝仰冀揀切之至。

取用傑將官疏

制府疏草卷下

留任方面能官以冀遺荒疏

題為懇恩留任方面能官。以冀遺荒事。臣觀粵以東防在山海。粵以西防在土夷。其責任皆監司身之。而土夷非內地比也。其人則鳥言卉服。其地則叢岡複嶺。兵至則鳥散無蹤。兵退則盡屯如故。蓋兩江皆然。而右江為甚。然又瘴鄉也。有司者。且人人銷沮。跋履釋負。不復問務。何狀。而况守巡其地者乎。一有爭鬪。不過撤行將吏。以勘處案責。一有事變。不過申呈三院。以勦撫藉口。而卒未有為地方懷百年之慮。圖萬姓之安者。苟且因循。所從來矣。竊見分守右江道。右參議。與一清。心無矯飾。事有擔當。雖瘴烟瘴雨。無難色。於窮荒深箐。靡不周巡。或裝餼糧。以拊其部落。或易衣冠。以度其山巖。自從來不見漢官威儀者。莫不且望且嘆。且喜且慕。以為從天降耶。而本官且呼而勞之。出而撫之。諸所為。隄備消弭。漸次而理之。右江一帶。稍無越志。於是前撫臣蔡某。有久任之議。前督臣劉某。有久任之薦。前按臣錢某。有久任之條陳。為地方計。不得不爾。而適見邸報。與一清。以雲南副使推矣。代一清者。陝西參政顧其志也。雲南有專之秋。簡擇固當。而顧其志。又精明有為。頃者。荆南之政。臣查習之。其代辦宜無難。然臣觀之今日。而一清。有不可不留者三焉。往一清。議以奪方之民。不習法度。而習遊逸。繩之為難。剛之非策。莫如量地設堡。守以奪兵。給以奪田。則可以杜匪茹之萌。則可以寢啓疆之患。蓋荔波有甲站堡。武緣有白山堡。融有攏

題為取用傑將官疏。本年八月十四日。准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倭報緊急。京營重地。如遇有警。必得熟諳倭情之將。方保萬全。查得原任狼山副總兵陳璘。熟練海務。向樹倭功。本年正月內。該本部題奉欽依。起補神機七營參將。而兩廣總督衙門。方在委用防汛。咨留遲滯。今照彼中汛期已畢。此之倭患方殷。相應速取來京。以備緩急。案呈到部。看得遼陽之倭報日傳。將官之得人甚急。委應速為取用。合候命下。將陳璘添派神機七營參將。本部馬上差人。守催本官。星夜來京。聽候調遣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查到臣。當就馬上差人。催促本官。東裝兼程。赴京到任。隨據本官呈稱。卑職自結髮從戎。前後經數百戰。未嘗不身先部曲。然摧鋒陷陣。非得服習之兵。利害俱與。恩信相洽者。難奏成功。茲聞倭寇乘突犯遼陽。叛卒擄掠。竊據寧夏。勢甚猖獗。此正卑職捐軀報國之會。竊計抵京。必有見兵付之統領。固無不可。第兵不識將。將不知兵情。則兵家所忌。及查嘉隆年間。倭犯浙直。閩廣。皆係兩兵殺敗。自是南兵遂為倭賊所畏。職自狼山罷歸。未敢頓忘圖報。因將養士。亦頗精強。但為數不多。必須添募。乃可啓行。然所募之兵。奔父母。捐妻孥。不遠萬里。而赴鋒鏑。非有厚給。何以致其死力。而樂為用。其安家。路糧。工食。等銀。尤當優處。合無請乞軍門。除職見有家丁。隨帶充役。餘行東西二山井中路。將見在營兵。挑選精銳。部領起程。其領兵把總。亦聽卑職推選。平日曾經戰陣。同歷患難者。充之等因。到臣。查先據本官稟稱。募帶廣兵。該臣看得西變未平。東警又至。疆場多故。正臣子共念之辰。但可減此朝食。豈得自分彼此。據璘所稱。匪獨于璘為便。授之臣子一體急君之義。固當如此。相應查議。牌行嶺西兵巡道。移行參將陳璘。

不問在外在營或兩山或僅處但有堪用選錄之兵悉聽陳璘募帶以五百名為率務在五日内募足起程至於安家銀兩行月二糧會議速報就於肇慶備內借支俟行布政司取補去後隨據前因該臣詳批本官以兵將相習為慮亦是長見即照近行以五百名為率許於東西兩山及肇慶標兵內聽璘自行選帶各將官不得阻而陳什長即在五百人內把總一員聽璘自用似亦計之得者兵貴精不貴多既聽璘自選宜無不精荷精矣即五百足也而長途約束更易矣每兵一名念其遠行准給安家銀五兩衣裳等項即於此取之行月糧各以三個月為限念其長途之費每兵日共給銀五分哨隊長照本省定例行部限甚緊陳璘宜即日就道毋少遲也仰嶺西兵巡道備移參將陳璘道行仍備移羅定道轉行兩山參將知會外又據本官呈稱職見帶兵往北效用所有領兵把總為一營之首必得兵機曉暢驍勇出羣及平素付厥戰功同經患難若南鄉所百戶許應明者方堪茲選今查本官見在兩山左營管兵請乞批行羅定道即令本官前來帶兵速往等因又該臣詳批許應明既與陳璘相習准其帶用本院即委之押兵其該營把總另選以充可也仰羅定道照行去後除即日填給勘合催令陳璘收拾軍器完備刻期就道由水陸路赴外用該臣議照將貴有能兵在素習有將無兵與無將同有兵不習與無兵同故廉頗老將思用趙人而平原約楚亦必二十人與俱蓋古豪傑猶然而他可知已陳璘之名於粵最著而其樹功於粵亦最多該粵之風將無有兩者伏察皇上拔自廢棄之中授以京營之任責之綽綽必有可觀然璘所習者粵之兵也所習而用者粵之器也璘自開命以來既憤捐糜報國之恩又切兵將不習之慮議欲選帶粵兵庶幾緩急相依似亦算之得者况疆場多故之秋正臣子分猷之日而臣仰荷上恩叨領節鉞每見西夏東遼之報恨不滅此而後朝食儲精養銳得效一割之用則臣亦藉璘少效一念之愚即無璘之請猶將計之况其請如是而敢泄泄焉不先國家之急乎用是亟允所請而兵則取之東西二山與遊擊之標下約足五百軍器則取之璘所自製安家則人給五兩行月糧則人日給五分押兵把總則聽璘自選以百戶許應明任之哨隊家健與一切等費則聽該道詳議照本省例而加厚給之臨行而藤查不足則又行中軍官選取二百八十頂足之璘行有日矣願客兵入都城非經題請則不敢擅使客兵支錢糧非經題請則不敢開銷客兵長途非經題請則又恐其驚人耳目不無阻滯臣敢先馳以聞伏乞勅下兵部覆議特賜俞允施行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島考情形已具沿海防守宜密疏

題為島考情形已具沿海防守宜密疏敬陳末議以裨地方事臣惟廣東夙稱有事之地然處在山澤者十入處在海濱者十二蓋海波之靖亦既有年矣頃雖據有琉球高麗之報而持議者且然且否以為是虛聲恐鳴夸邦耳乃今突入高麗并其地而據之情形見矣彼其心不為一高麗動易知也而閩廣吳越又島考所當抗顏行之地彼其心不為不垂涎又易知也防守之備向可如曩者姑為之而姑俟之哉臣欽奉命叨領節鉞一切事所可為分所得為不敢不竭精力以圖報萬一人人情狂於故常議論岐於彼此司度支者或不暇念封疆羣民社者或不復問甲冑或業有成議而臣不敢更或事關銓選而臣不得

與是用器其一得列為五條敢微述於明命庶微揚乎衆心伏乞勅下該部覆議行臣遵照施行臣不勝禱切待命之至

計開

一議選補以便資成照得兵將相習自古尚之而不相習也自古患之廣之補兵往皆主以將官而不肖之官或有因而滋弊者自前督臣懲客兵之悍而議選土人近督臣復以地方多盜皆貧民為之於是議選貧民而一切責之有司每遇缺兵將官聞之道道行之有司選足送驗呈詳收用豈非為地方長算而有司者錢穀訟獄日萃於庭勢不能身親其事往往委之佐貳巡警等官或徑責里排舉報而報自里排徇私者十而十矣選自卑官徇情者十而五矣謂之貧民而不皆貧也謂之壯丁而不必壯也於充之弊又不在將官在此輩矣州縣官但得其人即送該府海防官轉呈該道以了前件不復問強弱云何及送該道即其精靈亦安能人人而選之以取多事之嫌不過照依有司原選略退一二人以了前件而餘皆呈請收用矣臣軍門又安能遙知其人之強弱而進退之又不不過照依道詳批允收用而將官者遂不得所從來矣即有不堪隱忍而留之耳後來者即欲去留一人亦投鼠忌器而止耳於是兵之心益輕將以為若不能去留我其如何而為之將者且目矜心非以為利害我之利害也獨奈何東縛我不令我去留一人也蓋營之燕人造舟而越人芻之必無便矣即人人精強而將官亦有所藉口矣無論往事即如上年開辦以後行各州縣精召沿海居民以充潮州兵船之用而及其抵潮十不中一大半見海濤而目眩頭暈者此非將官之言潮州道之言也則有司之不堪召兵亦其一驗也方今島考巨瀾防守非往日比更難易極惟此一島以廣人之強而習於水不減四方其召補土人之策可仍也惟是召補查之將官令其自選先儘土人不足則及客人之寄住者大約缺兵百名備召兵一百五十名審其氣力如何技藝如何選之既定然後以花名解送該道逐一試驗去取選足缺額呈臣衙門收補惟藝力兩優則取之而非其人也不得與焉夫驗之該道以革其虛冒營求之弊召自將官以杜其推託乖異之萌如是而復有虛冒營求者以法繩之耳且也即召兵之堪否亦可占將官之廉貪又一便計也較之將官用兵有司補兵彼此若秦越不相關而兵將若主客不相下寧直什伯哉夫此亦臣所可行業且行之而前督臣劉某題奉欽依故臣不敢不以更議請若衙門人役有缺選用貧民如前督臣議則永永行之可也伏候聖裁

一議抽練以備緩急照得民壯之設即古寓兵於農之意較之召募調遣相什伯焉而行之最久喪失其初有司者若以謂供役使而設而營充民壯半係衙門積棍亦若以為供役使而外無與吾事者一遇緊急則不得不取辦召募一有召募則不得復問所從來而召募之兵聚之易養之難有事而召之易無事而馴之難夫國家取民之膏脂以養民兵乃僅充一役使之用而緩急無當也則安用此為哉粵多盜之地也山陬之防往往不得報而自島考報警海上戒嚴粵多事矣諸凡緊關處所亦既稍有次第即今議兵議餉又且絡繹相望而險要甚多防守難周臨時調發又或有出於居恆分布之外

將日議加募乎。則糧餉無從處辦。將坐以待斃乎。則緩急或束手。臣日夕念之。惟有操練民壯一策。而民壯有名無實。所從來久。雖督屢奉欽依。嚴行訓練。亦皆槩而行之。有司者槩而應之。莫有能者。實舉行者。臣切謂以操練之州縣。雖三令五申。終成虛文。莫若立為抽練之法。略如選鋒之制。而專其責於該道乎。州縣民壯。豈無壯夫。自守城廬。外豈無餘人。誠嚴革古役。於其中抽選精壯。每百人或抽二十。或三十。擇其饒于力。精于藝者。州縣送道試驗。果其中選。給以年貌。絕腰牌。籍名在簿。名曰抽練民壯。每當開操。月分令其前赴該道。將一府所抽之兵。編成隊伍。設法團練。委一賢能官司之。團練之法。不必日日走陣。每當操三之期。走陣一日。餘則較筆較劍。較銃較刀。就各營中分其優劣。而賞罰焉。仍擇一教師教之。各隊兵藝日精。則賞及教師。仍候補哨官之缺。一營兵藝皆精。則賞及委官。仍紀錄優薦。而大畧操月分。仍令回各州縣。為助守倉庫。獄囚之用。有事聽調。其團練之月。每月加給行糧。以示鼓舞。與夫下操犒賞。教師工食。委官月糧。俱得于兵餉內支給。不派之民。如是。則不加兵而兵足。不易兵而兵強。散之則隱然虎豹之威。用之則猛烈熊羆之陣。其集也。不數日而可到。其散也。但一檄而即回。分之則寡。合之則衆。或亦山海兩防之一助乎。臣聞原任兵部尚書譚倫。備兵寧波。日以練民兵為事。踰年。倭突入。而民兵即殲之。夫人性豈甚相遠哉。臣故以為抽練民兵。便臣亦嘗行之。各道見在查行。而非奉欽依。非嚴賞罰。恐又視為文具。如往日焉。臣請今後嚴最各道。即以此為準。而有司中敢有占役如故。與泄泄不如令者。即以有虛名。容臣與按臣糾罷之。庶幾人心知儆。而前議不為虛矣。伏候聖裁。

一議臬臣以責成功。照得臨時易將。自古忌之。夫獨將乎哉。沿邊沿海之兵巡。其重等耳。廣海國也。自烏岑報警。在在皆防。而潮之南澳。廣之南頭。虎頭門。為最。廣司道有司。人人皆與有防守之責。而潮之兵巡。廣之巡海。為最。乃廣州巡海道鄭時章。惠潮兵巡道王一乾。皆能臣也。經理漸次就緒。而時章報陞。代時章者。且有人。臣不敢請矣。臣獨計惠潮兵巡副使王一乾。歷俸三年。給由在遞。以時章律之。斥邊管亦不遠。而潮非他所比也。今之潮非他時比也。烏岑僞入。廣乎必潮其首。潮而能殲之。則全廣安。是潮固廣之蔽也。一乾年力強壯。才識明敏。歷任既久。於潮之事。若燭照焉。僞又序遷。如時章也。即有代者。能猝至乎。即至矣。能猝至乎。臣故欲及其未遷之先。而以久任請。且非獨臣意也。亦地方士庶意也。臣不敢為一乾丐澤。但乞勅下吏部。查果臣言為地方計。俟王一乾序當陞遷之期。議以加銜再任。則全廣之門戶且賴之。專獨潮矣。伏候聖裁。

一議便宜以審事機。照得廣自開警以來。其間應造之戰船。應募之兵夫。應取用之將官。應預備之米穀。應督行之保甲。應申明之賞格。該前督臣會議奏請。然具矣。顧海上計議。一時難周。人情意見。一時難同。有先議增而後議罷者。則南澳城兵是已。有先議少而後議多者。則廣海哨船是已。如此之類。不能悉數。又如總兵官議設中權兵船。常泊虎頭門。則險要之地。所當允也。又如總兵官近議加陸兵一營。則樞要之地。所當周也。又如南頭近議陸兵五百。與碣石限門等處。近議兵船。各船又近議兵。

則門戶堂與之間所當防也。蓋源頭而來。在在而是矣。向者雖有警報。諸臣又在疑信之間。而今則情形既真。利害既測。備匪茹之衆。揚帆而南。不瞬息可到。其為時甚急。而其為慮宜甚周。固非可以泄泄聚談之日。若一一題請後行。將有緩不及事者。又如聽用將官。原題五員。內陳璘已起補京營。吳廣已調補柘林。武應隆充中軍。所見在聽用。祖萬松。慕學二員耳。臣查得原任雷廉參將江應龍。生長海濱。熟諳機宜。原任坐營都司今退職永安所千戶康九皋。先任海總。夙稱驍勇。其告投報效。則又有原任湖廣都司張用賢。會把關山。狎習風濤。據總兵官呈取。則又有原任福建都司鄧鍾。向出俞大猷門下。兼通詩書。尤攻籌略。此數人者。似可備轄門籌贊之選者也。內江應龍以勦鎮論革。而雷廉有聲。臣稔知之。張用賢以關山論革。而湖廣無過。臣在郎時。又稔聞之。鄧鍾臣不知其事。由云何。而觀其議論。委有可采。康九皋據稱。止以借襲退職。而觀其氣魄。不難一割。當此用人之際。或亦可使過乎。其他添餉補兵事宜。尚有見在查報而未及詳者。請乞勅下兵部覆議。應增補之兵。容臣便宜增補。應取用之將。容臣便宜取用。一面咨報。其已經題充而今昔異宜者。容臣徑自酌改。其未經議報。而陸續詳請者。容臣徑自准行。庶幾卒來卒應。而事可無後悔矣。臣不敢不先以聞。伏候聖裁。

一議積餉以圖實效。照得兵餉之貯。本為餉兵而設。使餉必用於兵。而兵皆強。則雖費猶省。使餉不用於兵。而兵漸耗。則雖省亦費。故賑餉者。但當覈其餉之虛實。不當計其數之多寡。否則浮募節省。而軍實日耗。保障日弛。久之而積弱不可支也。即有所節。其補幾何。廣之餉有額矣。前此者。不無費用之過。致遭瓜李之嫌。而自督臣劉某始。報有積剩數目。後來沿之不改。於是粵之餉較清楚矣。而報有定額。人趨美名。有定額。則惟恐其額之不足。而或以遺嫌也。趨美名。則又恐其積之不多。而無以勝前人也。於是人務相勝。而兵不加少。餉不加多。又無有可勝者。於是多為之方。以愚兵之耳目。而制其口吻。則為之議曰。每缺兵百名。方請補。即九十九人不補也。及兵稱不足。而又為之議曰。缺兵五十名。方請補。即四十九人不補也。嗣後不得已而改為三十名許補之議矣。是故粵之兵之所以有名無實。而日就損也。方今烏岑戒嚴。急在然眉。若復泥故守常。以避一己之嫌。萬一緩急無備。如地方何。臣以為腹裏限數。猶可也。第不當一切限五十三十如故耳。若沿海戍守。關係緊要。即朝缺夕補。猶虞不濟於用。而况可泄泄焉。使身圖而誤軍機乎。切謂人臣之義。以不欺為主。本以相時為要。機諸臣當事之日。為國家惜財。彼一時也。臣愚當警報之秋。為國家固守。此又一時也。臣不敢不預鳴於君父之前。請乞勅下戶部覆議。容臣從實酌處。財可節則節。兵宜補即補。一隨地方緩急行之。俟將來者。果積餘如曩日耶。餉自餘。臣不敢冒為功。抑不如曩日耶。兵自宜足。臣不敢任其咎。惟皇上鑒察之。伏候聖裁。

懇恩留任邊海極要將官疏

題為懇恩留任邊海極要將官。以備防禦事。臣接見邸報。該兵部一本。為缺官事。內五軍五營缺佐。暨正。推廣東海防遊擊彭信古。伏蒙欽賜點用。臣惟烏岑匪茹。逼近遼左。此疆場多故之秋。正主憂臣辱之會。粵東雖要。不要於遼左。海防雖急。不急於目前。該部選擇而推。為計甚當。臣即有胸無心。亦寧不知時之。

緩急勢之輕重若霄壤然哉。然臣之愚慮有不得不冒陳於君父之前者。臣竊料島粵跣足蓬首生長炎方性不耐寒遼左之地疑非所習。即天津山海其寒猶遼左也。雖欲逆我顏行亦且不能在夏秋或不可知。若冬春有凍而低耳勢不得逞於東北必且逞於東南。一逞於東南則吳越閩廣皆其地也。鳥粵所管垂涎而飽腹者也。尚可一日安枕乎。此其不可無防明矣。粵東沿海在在皆要而莫有要於南頭者。南頭當大海之口為入廣門戶。若備自潮而來則南頭首當其鋒。南頭而能堵之則省城安。南頭而不能堵之則省城危。而南頭又當商舟出入之口。譏察而疎則見為易與。而姦人之通夸者接踵譏察而密則見為多事。而姦人之肆謗者盈城以故人無有肩其事者。而彭信古獨力任之。軍火器械置造方漸。釐釐譏察議擬方妥。蓋南頭之為廣重猶南澳之為潮重也。此其不可無能將又明矣。粵中雖不乏將。率多伯仲等輩。而獨彭信古陳璘為稱首。璘以補京營行矣。所恃者一信古而信古又調萬一鳥粵之患突入於粵。臣不敢以粵為完計也。且以天下之才備京營之用當不少一信古而在粵則如信古者指不再屈。臣故敢為粵請。伏乞皇上俯念粵東雖遠於時可虞。南頭雖僻於粵最要。勅下兵部俯照今推加銜留任南頭以究信古之施。以備防禦之用。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遵明旨舉將材以備任使疏

題為遵明旨舉將材以備任使。以重邊防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欽依。通行各該撫按官。不拘本處別處。見任廢閑。為事充戎將領。果能熟諳禦倭邊海戎務者。從公咨訪真確。各據實事。會薦行來。以憑酌量。推用等因。移咨到臣。已經通行各司道并總兵官。遵照咨訪去後。臣惟天下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夫將之為人國重也。人人言之。顧南北異勢。倭敵異形。禦敵禦倭異用。自嘉隆以來。海波不揚。文武吏習於恬嬉者。三十餘年。一切禦倭之講。亦三十餘年。當時二三宿將。大半老死。屬下。即今所稱材官。要皆口談耳聞。未有身親經歷者。蓋聽其言。則人人皆韓白。而觀其實。則千萬人而不一韓白也。亦安能預知其效而信之。然而高麗告殘矣。遼左震驚矣。即山海天津吳越閩廣處處周防矣。惟國家多故之秋。正臣子致身之日。敢不悉心訪求。以備任使。萬一時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尚未入境。該臣察之衆論。參以實蹟。除總兵官董元鎮。朱先見。任大將。無俟臣贊。原任參將江應龍。見任廣東都司。會書許國威。業有別疏。臣不敢贊外。臣查得原任總兵郭成。其事於廣也。廣之人迄今道其勇。而臣聞之。其事於貴也。貴之人迄今思其能。而臣又聞之。雖行館付滋多口。而材勇可當一面。且惠州禦倭之勞。至今猶在人口。此一臣者。其年幾何。臣不及知。其廢閑與否。臣亦不及知。而以臣所聞。禦倭宿將。成其一焉。成儒見在乎。可備大將之選者也。又查得見補神機七營參將陳璘。身經百戰。氣雄千夫。雖投閑而不忘葦葦之思。甫起廢而益奮弄穡之志。見任廣東廣州海防遊擊彭信古。志氣超羣。勇略過眾。捐貲以收壯丁。絕無身家之念。畢智而造利器。大裨水陸之防。此二臣者。可備大將之選者也。又查得原任廣東潮州參將葉勳。出身行伍。究心翰鈐。其初任東浙。則臣習聞其勇。其歷任東廣。則臣猶聞其傑。即前督臣方疑其託疾而辭。又以其獲功而薦之。既與同官不協。以致被論投閑。人可知已。見任柘林寨守備吳廣。以負驍雄。曾經戰鬪。起家行

伍。而艱險備歷。既經廢棄。而奮勵益新。潮陽水防。倚賴為多。雖用智不如用力。願使勇何妨。使氣求戰。將於今日。則廣有不可少者。原任廣東練兵遊擊王有麟。任把總於松海。曾樹奇勳。練標兵於端州。尤嚴紀律。第備強易於招尤。而勇敢堪以任事。雖掛淮揚之議。不妨桑榆之收。此三臣者。可備參遊偏裨之用。而再試其成。以儲將選者也。以上諸臣。皆試於粵。而後先有聲者。臣故敢舉之。他如原任貴州清浪副總兵張奇峰。貴之功甚著。其談海亦甚辨。而臣悉其在貴。不悉其在海。見任鎮寧參將楊威。臣知其藝勇。而歷官雲貴。其堪任沿海與否。臣未之知。原任大同參將駱尙志。力舉千斤。勇當一面。而曾經倭夸與否。臣亦未之知。原任總督漕運軍門坐營尙志。追倭定海。署參東甌。人以爲能。臣聞其略。而未知其深。原任蘇松遊擊范朝恩。夙狎波濤。似長機變。臣亦聞其略。而未知其深。原任溫處參將吳海占。短于修行。長于治戎。則今布政使費堯年。兩稱之。福建鎮海衛千戶毛有澤。熟知海務。卓有雄心。惟小理之過當。懲據平生之長足錄。則今布政使費堯年。按察使鄒輝。皆稱之。臣亦聞其略。而未知其深。然不敢不附聞。以俟再訪。當此緊急用人之際。但有所聞。據實以報。臣之職也。亦臣以人事君之心也。至於見可用。則該部有銜銓在焉。故併及之。伏乞勅下兵部。覆覈施行。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考心難測借兵宜慎疏

題為考心難測借兵宜慎。懇乞聖明覆行酌議。以銷隱憂。以圖萬全事。臣待罪海邦。本年十一月初二日。接閱邸報。該兵部一本奏稱。暹羅奪使。自願出兵勦倭。緣由奉聖旨。據奪使所稱。具見忠義。然事關重大。還行與兩廣總督。着移文另選一能事官員。與原差官并奪使同往彼國。宣諭朝廷德意。取有回文。方可頒勦舉事。餘應行者。俱依擬。欽此。欽遵。已經通行司道將領等官。一面選委聽候。外。惟時事多故。鳥粵告急。此皇上宵旰之辰。正臣子捐糜之日。乃暹羅奪使。以助兵請於兵部。兵部亟以聞。而皇上允之。蓋譬之醫然。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今固其治標時也。儘可藉此滅倭。豈惟紓目前之患。抑亦彰一統之盛。夫復何言。然而暹羅地圖。粵人得之最真。暹羅情形。粵人知之最悉。近自開報以來。粵中士庶。皇皇偶語。不勝杞憂。而司道等官。亦皆噴噴言之。臣叨守封疆。若復以言為諱。異日不幸如粵人所慮。臣身不足恤。如國事何。用敢備陳其狀。而皇上試於察焉。查得暹羅居極西。與滇南相對。日本居極東。與吳越相對。約相去一萬一千餘里。而界其中者。有安南。占城。滿喇。呂宋。琉球等國。在焉。暹羅之於日本。惟是風牛馬不相及也。暹羅雖世守臣貢。乎嘉隆之間。久以愆期。至萬曆元年而始貢。十九年而再貢。彼其於中國。又非素效忠誠。如朝鮮比也。乃欲悉其奪兵。越人之國。以犯兵法之所甚忌。而為我中國効力。不亦難乎。臣竊度奪使之告。出奪使口耳。其國王之心。不可知。即奪使之告。又或出各通事有志功名者。意耳。其奪使之心。不可知。萬一我不能必之奪使。奪使不能必之國王。將令而不從。賞而不為。意不以道遠為詞。則以風惡為解。毋乃徒示中國弱。生四考心乎。然此猶無害也。周以狄伐鄭。而狄卒病周。唐以回紇制胡。而回紇卒病唐。若通金伐遼。通元伐金。宋之覆轍。尤有不忍言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自古而思之。今天下固全盛時也。以天下之力。禦此鳥粵。似無甚難。而乃欲借兵暹羅。臣聞暹羅之強。不減日

本其狡又不滅日本而按稍讓之以水戰則日本不敢逼羅之舟以陸戰則羅羅不敢日本之技藉令羅羅果提兵而往萬一不利必且請援於我將拒之耶彼固有辭抑援之耶則力又不給是未收日本之功而先掃羅羅之毀也是兩樹之敵也又藉令往而利也而果能紓我一時急也周臣有言報者倦矣施者未已彼又且挾己之功輕我之備以爲中國無如日本何其如羅羅何臣恐異日之憂不在日本而在羅羅也然此猶可圖也至於地方之憂如粵人所皇皇者臣又嘗籌之查得由暹羅至日本皆海也計必用舟師而其用舟師也先之廉雷瓊高嶺之香山東莞廣州惠州達於瀟湘台寧而後抵日本蓋中華靡麗之地無一不歷之而粵固首當其衝者也彼其率檄而來舳艫蔽空勢必要我糧餉而數且無定責我費勞而欲且無厭闖入我郊關其誰禁之蹂躪我百姓其誰敵之蓋狼士之兵所過爲墟况暹羅哉而况奉天朝之命以紓天朝之急又何憚不爲哉我聞之則曰爲中國來也不問之又恐其有他變也且濱海之人出入奪邦包藏禍心者實繁有徒一見粵兵之報彼且投入其中多方撻置而廣之香山又業有深鏡澳在焉不知始是何年生此厲階迨至於今竊據海上不下萬衆幾於尾大不掉其所恃爲羈縻者時目前市舶利耳而犬羊之性終不可測其人則又皆暹羅佛朗機滿喇喇諸國之夷而中國亡命則亦有之譬之類附於類留之不可去之不能則此類是也暹羅渡海必將出於其途萬一戎心叵測而閩廣之人藉茲巨猾若羅之曾一本林道乾者又潛爲之主彼且借一登端突然而起如吐蕃劫盟故智以直入廣廣不可爲矣又不然而或存留多存於中若羅之僥倖所以禍西寧者然異日之害亦寧有已時哉而閩越勿論矣大都暹羅之兵背約而不出則損我國體而其爲害也小如約而出則無益於國事而其爲害也大又計之暹羅即誠心助兵亦安能空國而行多則三五千少則二三千聊以應我之命而索我之質耳方今以全盛之天下朝廷誠下尺一之詔閩募若干廣募若干浙募若干即萬兵可以立致而時當有事人人思奮即統萬兵事思無人又奚必借力於暹羅而自見弱且貽患也况粵使久住京師遊左告急之狀聞且見之而我復借兵於彼益示之弱耳安知暹羅不有如關白者乎又安知異日者不有所侮而動乎羅萬萬無此然不可不爲之慮也而或者曰以夸攻夸古稱上策何慮之與有臣則謂以夸攻夸惟平時行之可也操縱在我也事急借兵而擬之以夸攻夸不類矣該部之見豈其遂不及此而華夸地隔既限于不及知忠愛心切又迫于不暇悉故止謂暹羅之助兵也而不查其兵之必由海也不意其由海而廣而閩越也不然雖暹羅百請而肯從之哉臣非不知事在燃眉計不旋踵而按之愚衷參之聞見以爲爲夸兵必無益而用夸兵且有害近之則害先於粵東而究之則憂貽於國家故敢昧死以陳伏乞勅下兵部查果臣言有據擬議上請亟寢前議以圖萬全其防剿倭寇萬一兵力不足或酌行各省定以名數選一能將募送關下惟皇上用之何患乎島夸何資乎暹羅將海波可靖而太平無疆矣臣不任戰傷待命之至

積勞觸熱陡成危疾懇乞放歸以全餘生疏

奏爲積勞觸熱陡成危疾懇乞天恩早賜放歸以全餘生以重汛務事臣驚下不肯抑荷任使歷撫三藩

旋總兩粵竹未尺寸可以報稱者皇上復過而使之督武民部臣受恩高厚無以加矣雖捐糜此身何能報稱萬一而臣力小任重禍過災生入粵以來大與風土不習簿書之紛沓內損其神山嵐之瘴癘外傷其體飲食漸減痰涎旋聚自秋徂冬日不能支然臣猶以國恩未報不敢顧身身之京察在暹羅於託疾又復勉強支持力疾任事而爲時愈久受病愈深遂至多盡浸入四肢痿痺不仁跪拜無力危急之狀日日以甚屢延醫生王經文等診治而卒無分毫之效云勞熱傷脾其根已深非謝事靜攝必無痊可之期即使謝事靜攝而其痊可且有不可知者此兩粵士民所共見臣非敢一毫詐託也以庸劣如臣分當待黜何敢望趨新命以危急如臣豈獨不能趨新命即欲依期候代而力亦有不支者况今海上戒嚴戎機旁午豈其奄奄林樾之軀可以臥理而新督臣陳漢又方候代粵西受事無期臣備不陳情乞身萬一山海交警緩急無賴臣一身不足惜如國事何用是敢哀鳴於君父之前伏乞皇上察臣憫款之恩泔臣沉痾之疾特勅吏部准放歸田至於總督事務則粵西乃督臣兼轄之地查之往績自粵西陞轉亦有不候彼省撫臣之代者容臣徑齎旗牌交新督臣經理庶汛務不誤愚分可安臣幸而痊耶猶得與田野啜歌詠太平即不幸而不痊耶亦得遂首丘之願死且不朽臣愚幸甚地方幸甚

按邑志公有司諫疏草三卷視師疏草二卷都諫疏草四卷撫滇疏草三卷今皆無所見而唯此制府疏草二卷邑志不載乃歸然獨存蓋世隔年遠其家藏本無幾適錢鄭二志前後迭修悉送志館不知爲誰何攜去送歸於無何有之鄉而此二卷之存正以未上志館故也今按明史有云自嘉上多難邊吏假假招降幸賞公建言降人處內地非便又按公門人盧陵劉日升所作公行狀有云某侍郎過聽某比部郎冤殺四人而真盜就縛先生極論之此語即是官軒公實遺錄中江陵我完官後唯先生力陳山東河南糧道並裁非便計議最嚴此當在司諫疏草中明史公閱視陝西四鎮邊務還奏調兵儲餉十事並允行當在視師疏草中明史初行丈量法延寧益田高文薦請三年征賦公言二鎮多沙磧奈何定永額詔購金珠已停市而命以直輸內庫公言不當虛外府以實內藏尋言察吏之道不當視催科爲最嚴部議允行而張佳允以舊例請又疏爭劉日升行狀上詔司農取珍寶折價皇女誕生詔取賞用秋祭山陵又詔取賞用先生三爭之承運庫銀作局御馬監中貴並有所請先生皆三爭之再上書言新建新會當從祀廟庭下禮臣議允之報可此當在都諫疏草中明史定鄂子龍兵變撫納孟養軍里修貢劉日升行狀疏救李中丞材誣誤當在撫滇疏草中又公撫滇之先會巡撫貴州明史都勻答千巖苗叛土官蒙詔不能制公檄副使楊寅秋破擒之宣慰安國亨僞言獻木及徵木無有爲公所勸是公又當有撫黔疏草劉日升行狀公所刻有用夏錄籌海重編今皆不存可惜也明史日本關朝鮮暹羅貢使請勸王尙書石星因令發兵公請罷其議星執不從而暹羅兵卒不出今唯此疏具在冊中洞悉島情曲中利害其他若定經費重汛務及海防事宜五條皆經國之遠謀禦倭之要策又補史所不及者也余既憫諸書之不傳而又深幸其尙有此冊故互取明史及行狀所載詳議於此俾後之人知之書之傳也有自而其出也有時後之君子與我同

志爲補刊之可也。嘉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後學趙紹祖識。

奸細則現獲有據。萬一闖入內地。雖朝推督臣。夕往受事。其何能及。此真可為痛哭長歎息者也。而欲為廷推計。亦自可兩言而決。何者。疆場事大。情面為輕。直當問其人之堪任與否。更不當問其人之肯任不肯任也。嗟乎。年來廟寺填滿。幾無坐處。而邊撫缺出。必借才於外。今司馬之堂。累累若若。而危邊重寄。動稱乏人。豈一時雅負物望諸臣。以之折衝樽俎。則有餘。而以之禦侮封疆。則不足。不亦重負明主之知遇。而虛糜國家之爵祿也哉。臣共居漏舟之中。未見衣箱之戒。漸處覆巢之下。不聞戶牖之虞。輒不勝杞憂。痛言至此。伏乞皇上毅然獨斷。或敕督師輔臣。自擇總督。或敕閣部大臣。立刻會推。務令邊往該鎮。與舊督臣交代。庶撫局可終防著亦固。彼即有叵測之謀。我自預備之策。而嚴關魏城。豈象目前得少安矣。疏入。得旨報聞。

聲罪之罰未彰等事疏

題為聲罪之罰未彰。敕功之賞日濫。懇乞聖明。惜名器以勵人心事。臣惟治天下之大權。無過賞罰而已。罰不嚴。則法多凌夷之患。賞不敷。則人生微倖之思。張裔之稱諸葛亮也。不曰刑不可以貴勢免。爵不可以無功取乎。蓋刑印不足成事。敕符必待有功。賞罰二者。誠不宜偏輕重。而以觀今日之朝廷。何其罰有失而賞太倍也。天驕日逞於塞上。而未能效犂庭之舉。夜郎自雄於海中。而未遑與問罪之師。國威至此。亦大衰矣。然猶曰彼勢方張。而我力未逮耳。至若逃兵逃將之律。何不一切無赦。使知國有常刑。騙官騙餉之奸。何不直窮到底。使知法無漏網。臣恐自此以往。貪夫債帥。惟知剝軍肥己。擢青蚨以自娛。惰卒驕兵。誰肯臨敵忘身。觸白刃而不顧哉。其究國家即欲以罰隨其後。亦無及矣。而賞則有不可勝言者。陸費有言。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何以勸人。由今而觀。爵賞濫觴。何以異此。腹裏而獲稱邊倖。守土而說言軍功。於是前者收逐鹿之利。後者動見獵之心。狂瀾一決。不可復止。而近日中州。彼功一疏。撫臣馬嘉會。又已加銜。子矣。往歲妖民竊發。兩河赤子。非無震鄰之驚。然未若二東有屠城略地之慘也。銷萌窒蹙。雖有勞勩。亦撫臣職分宜然。豈曲突徙薪之功。必當與焦頭爛額者同日而語。而敕其身。又及其子。毋乃太濫乎。況死守孤城之朱燮元。躬冒矢石之王三善。協力進剿之何士晉。猶必待事平優敘。而嘉會先叨此慶賞之典。其何以使蜀黔粵軍中。不人人解體也。臣非不知成命已頒。亦非有所求多於嘉會。但長此不已。後將安窮。然則浙之葉明生。吳之陳鼎相。先後就擒。亦可以概亂稱功。甚之貪財激變。邊國圖存之李樵。公案稍冷。熱中猶存。恐未必不就。就焉冀論功而脫罪矣。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臣待罪吏垣。封駁無能。然豈敢不為朝廷名器惜。而不一糾繩之哉。抑臣於此。而有感於刑罰之不明也。反坐一律。平民誣告且然。況上而越奏者乎。科臣朱大典。糶事已明。則舉人鹿之麟。罪案已定。乃置其首而坐其從。恐所稱刑。不可以貴勢免者。殆不如是也。臣故因論賞罰。而併及之。伏惟採擇施行。疏入。得旨報聞。

慎起居以保聖躬等事疏

題為慎起居以保聖躬。容直諫以弭天變事。臣聞君者。天之宗子也。故君之一身。乃天所託重之身。必重

視其身。毋一念屑越。一事戲豫。而後天心之眷顧益隆。蓋從古人主之能敬天者。未嘗不自側身求道得之也。我皇上勵精為治。從諫如流。二三年間。河清鳳見。天人相與之際。感應不爽。庶幾其中興之美乎。乃邇者風霾晦日。地震湧川。自盤穀以及近畿。所在告變。而聖體違和。適與時會。一時中外臣工。不無惶惑。未幾臨軒視朝。聖容粹穆。數日以來。天清地寧。聖作物睹。人情又無不恬愉快矣。而臣杞憂。猶不。忘。昔。謂。仰。佐。宸。箴。曰。慎。起。居。曰。容。直。諫。毋。乃。迂。而。不。切。於。事。而。不。切。於。時。乎。然。臣。言。雖。謫。而。非。迂。也。請。得。而。誦。之。皇。上。天。縱。精。神。日。升。川。至。偶。爾。靜。攝。容。何。傷。而。臣。所。深。憂。者。正。此。無。傷。一。念。也。臣。讀。漢。史。袁。盎。有。言。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微。侍。夫。漢。文。帝。恭。默。思。道。之。主。也。而。盎。為。此。言。其。防。之。深。而。憂。之。遠。矣。今。皇。上。固。可。為。堯。舜。陋。漢。文。於。不。足。尚。者。臣。知。一。舉。念。必。不。敢。有。所。屑。越。一。舉。動。必。不。敢。有。所。戲。豫。要。使。深。宮。宴。閒。之。時。常。若。細。旃。嚴。密。之。地。一。切。伐。性。之。謀。蕩。情。之。具。不。得。伺。隙。而。投。乘。間。而。中。斯。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宗。廟。社。稷。之。身。有。泰。山。磐。石。之。慶。矣。臣。所。謂。起。居。宜。慎。者。此。也。臣。又。讀。漢。史。本。始。四。年。地。震。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震。宣。帝。詔。問。經。學。及。賢。良。方。正。之。士。因。釋。直。諫。又。侯。勝。等。為。諫。大。夫。地。節。三。年。地。震。復。詔。求。直。言。有。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其。母。諫。夫。漢。宣。帝。弱。齡。嗣。位。因。變。求。言。竟。成。中。興。令。名。又。況。我。皇。上。幼。沖。踐。祚。聰。睿。天。成。度。越。漢。宜。萬。萬。者。乎。前。者。諸。臣。因。地。震。上。言。類。得。嚴。旨。不。勝。駭。愕。雖。聖。躬。方。在。靜。攝。罪。以。昭。瀆。其。亦。何。辭。然。諸。臣。所。言。一。皆。忠。愛。之。言。也。願。皇。上。從。此。推。漢。宣。帝。求。言。之。心。明。詔。在。廷。臣。子。勿。以。近。日。一。二。譴。罰。為。戒。事。作。對。仗。之。馬。毋。效。抱。葉。之。蟬。務。期。極。言。過。失。於。此。永。消。災。異。共。答。天。心。至。於。被。逐。言。官。如。毛。士。龍。等。亟。為。賜。環。毋。使。夏。侯。勝。得。美。於。前。史。可。也。臣。故。謂。直。諫。宜。容。者。此。也。抑。臣。於。此。不。能。無。望。於。閣。臣。矣。宋。神。宗。時。以。災。變。減。膳。撤。樂。王。安。石。言。災。異。天。數。非。關。人。事。得。失。富。弼。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將。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不。可。不。速。救。然。則。今。之。閣。臣。將。為。安。石。乎。將。為。弼。乎。此。際。止。宜。以。保。身。敬。天。納。諫。用。人。為。責。難。陳。善。之。第一。義。恐。非。區。區。素。服。角。帶。足。了。修。省。之。故。事。也。敢。不。避。愚。慙。而。并。及。之。疏。入。得。旨。報。聞。

革職貪臣巧附名賢疏

題為革職貪臣巧附名賢。大干清議。乞救法司拿問。以儆官邪。以存國法事。臣辦事本科。見原任御史。今為民徐縉芳一本。為遵奉恩詔。控陳異冤事。奉聖旨。徐縉芳已經詔赦。不得又來奏辨。該部院知道。欽此。臣不勝駭愕。何物縉芳。魑魅魍魎。敢盡舞於青天白日之下也。豈未聞近日吏部飭法懲貪之覆疏乎。凡撫按奏劾有司。臚列多賊者。不拘年力資格。拿問追贓。以三七為率。一年不完。聽部科參處。業經奉旨申飭矣。有司如此。況御史以風憲犯賊者哉。縉芳作令江南。穢聲久著。乘驄淮上。醜態愈彰。蓋當年手書之。露。與。愛。書。之。列。狀。鑿。鑿。有。據。得。免。荷。戈。俸。從。鞭。斥。茲。姑。不。必。再。污。白。簡。臣。所。深。恨。者。則。縉。芳。疏。中。所。稱。上。書。為。願。憲。成。別。白。生。平。遂。觸。世。網。等。語。臣。始。不。得。不。直。折。其。奸。矣。憲。成。臣。鄉。之。賢。者。也。生。平。自。在。何。待。別。白。且。縉。芳。自。視。為。何。如。人。而。代。憲。成。別。白。耶。憲。成。有。知。當。不。暇。目。於。地。下。矣。尤。可。異。者。隱。借。恩。詔。陰。遂。私。圖。而且一則曰。臣不敢因皇恩之浩蕩。微廟堂之寬政也。再則曰。臣決不為頑破。燃死灰計也。夫巨

萬之賊孰非民間膏血一旦肆赦遂令網漏吞舟廟堂既已寬政矣更欲何寬乃敢肆無忌憚曰聖朝不宜有不明不白之刑章臣子不宜有不明不白之公案其詞若有深憾焉然則必使籍芳破甌復完死灰再熾而後釋械於聖明乎甚矣籍芳之膽包身而罪通天也聞籍芳匿影都城暗希打點臣非不知其腰纏十萬百足不假必至錢可通神毒能射影然臣生平疾貪自爲司理已然況待罪吏垣敢不如應闕之逐使貪夫敗類翻圖其來爲聖世清明之玷也伏乞救下法司緝拿籍芳追賊正罪投界有北毋令天下嘆救者小人之幸并爲後來貪吏嚆矢地未必非今日飭法之一大首務矣 疏入得旨報聞

吏治日擾等事疏

題爲吏治日擾民生日蹙乞救所在有司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毋微功以滋亂事臣聞天下之大勢靜則治動則亂天下之人心與之以靜則各安其性命而不肖之心銷擾而動之則人將自危而變成其瓦解之勢夫民顯忠而易犯法者性也跪於法而治之如其人如其法而止而民乃安然不驚一或濫解於法之外株連其人之餘而愚民始惶眩眩喪其魂魄求解免於須臾之死而無端之牽引惶惶之風波起矣燭火燎原蟻穴潰隄所當深懼故治天下者慎無動之屬者遼左之訂也其初繩之急而備之疎視以折箠可使而不料其伏屍流血也此擾之過也蜀以徵兵擾而永寧叛黔以徵替擾而水西叛齊魯以牛車擾而鄒滕妖黨叛今日國家兵甲四起兵民交困事以擾致之乃者遼民之僑居登萊也而幾又以奸細之言檢矣幸而明旨煌煌消其隱禍則亦社稷之靈也若東南浙直之交羣涓豈以惻惻腦人財而富家兒率多恣狂不檢大言易信而務外不根之人易投然而實非有斬木揭竿之勢也此於盜賊盜賊死而比於妄男子則妄男子死耳死如其法死固無怨罪如其人亦勿驚如指龍華蛇山名色而必欲一網以包羅之恐江淮吳越之間愚者疑弱者憐者憐人無樂生之心而蠢蠢有累卵之勢此亦今日國十吏以鈞距爲功名嗟乎天下豈堪再擾也夫民未亂而喜事者若恐其不亂及至亂形見而束手無可奈何則又安若靜治不擾而其享太平之福爲得策也臣俯察天下之大勢不幸什九類此私憂過計惟望諸輔臣靜以持之於上勿令羣有司動而擾之於下庶其無連亂乎而首輔葉向高且屢疏求放矣夫天下方擾擾欲動非首輔功成身退之日也宋元祐間司馬光已得疾因青苗餘法猶在而西夏亦未寧嘆曰四害未除吾不瞑目矣詔光肩輿三日一入省光謝不敢當乃令子康扶入對是古之大臣未嘗堅拒詔也今遼左淪亡黔蜀多難何如西夏年來加派頻仍海內虛耗司農仰屋至奉長吏之秩而民間殊不堪命又何如青苗餘法且首輔之病未必如光而我皇上溫諭敦留不啻如元祐故事首輔獨漠不動念乎而令光專美前代耶臣因竊自治亂而轉及此乞救首輔立出視事弘濟時艱至於吏治宜靜毋擾臣芻蕘所獻倘聖明以爲可採仍救下吏部覆議申飭施行則天下民生幸甚 疏入帝從之

君側不可不清等事疏

題爲君側不可不清英斷不可不決乞聖明剴恩正法以消禍本事臣歷觀漢唐宋以來未有不以宦官

弄權禍國者漢時鄧通方愛幸一戲殿上丞相申屠嘉得而徹召論斬其後侯覽王甫輩朋結趙婕操弄國柄太傅陳蕃身且不免釀成黨錮之禍而漢始不振唐時閻立本干預外事李商隱一長安令耳即收繁獄事聞召見宣示百官其後王守澄仇士良輩專制國政勢傾中外平章宋申錫李德裕相繼獲罪卒致甘露之變而唐遂以衰宋時任守忠離間兩宮左僕射韓琦坐政事堂出空頭收召之安置遠州其後童貫梁師成輩竊弄兵權雜出詔旨而執政如蔡京王黼復相與表裏爲奸故都人一日之爲相相一目的爲隱相而宋祚竟移若此輩之禍人國也殷鑒不遠聖明在上豈意有大逆不道賊虐無禮如左副都御史楊捷所劾之東廠太監魏忠賢者魏疏臚列備悉臣不必再爲更端皇上試取其疏而一審閱之如內外盤踞暖比交通爵廢黜羊頭狗尾視漢之朋結趙婕者有以異乎如秦廷推之制奪金吾之秩停黃門之選以及冤斃青衿之命生殺予奪盡在其手視唐之勢傾中外者有以異乎又如內操烏合要在藩牆中旨濫觴斥及忠鯁至於道路傳聞實繁有口甚有爲臣子所不忍斥言者視宋之典兵矯詔謀間兩宮者有以異乎是忠賢之身乃合侯覽王甫王守澄仇士良童貫梁師成任守忠諸奸而爲一人至其僭擬陵寢乘輿等事又漢唐宋前代所未見蓋不赦之法無將之誅更爲過之而區區鄧通閻興貴不足相比數矣臣意魏疏一入皇上必赫然震怒立賜處分庶幾稍洩通國之情乃魏疏竟奉嚴旨而忠賢疏且先取溫旨既念其積勞任事又慰其小心供職臣始不勝駭異臣不知奸逆如忠賢何者爲任事何者爲小心而侈口懸直尤屬欺罔且皇上亦知忠賢之所以不置辨乎自知罪狀難欺欲辨而不能辨也皇上亦知忠賢之所以求自罷乎自知國法難逃欲罷而不能罷也皇上英斷天成亦可以蚤決矣宋臣有言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今魏大臣言矣而皇上猶未斷自淵衷臣雖小臣又安敢畏罪而結舌不言哉臣恐自此以往大小各官真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萬一忠賢大奸大惡日甚一日更有進於魏疏者亦皆觀望緘嘿以避旨爲戒不發一言而皇上乃真孤立於上矣惟言莫遠聖有明訓皇上獨無懼乎臣非不知忠賢口含天憲股弄廷臣魏疏無如之何何有於臣然臣承乏言路目擊忠賢積惡貫盈天時假手於魏以暴其罪而仍令網漏吞舟實國家治亂安危所係故繼魏之後味死上言伏乞皇上毅然乾斷毋以忠賢一人而杜天下忠愛之口此一舉也臣知諸輔臣必勸皇上固恩必成皇上正法當不令申屠嘉韓琦美於前矣 疏入得旨以稱引古今不類申飭

微臣因事納忠疏

題爲微臣因事納忠敬推廣列祖微猷乞聖明每事紹法以臻盛治事通者恭遇皇上將幸國學一時都下士民欣欣相告謂再親辟雍聽講冠帶圍橋之遺臣亦雀躍私頌曰若是乎皇上之法祖崇儒稽古不侮也蓋自神廟登極四年視學以後僅見此舉雖偶以聖躬微恙傳諭改期而鄭重大典擇吉另行聖心敬慎一念中外共仰傳之史冊於燦燦祖孫濟美光昭千古矣臣因閱皇明寶訓大政諸書誦揚祖烈伏念可爲皇上今日法祖之要者謹條爲八事敢冒昧以進而無諱可乎臣查洪武六年上諭儒臣詹同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其害甚於鴆毒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承式尤不可不謹同對曰

陛下此言誠子孫萬世之法也。是時上已生十二皇子矣。而慎戒聲色若此。今皇上雖春秋鼎盛。而血氣未定。亦聖人所戒也。況離宮陽前。星未耀。聖躬萬年有道之長。聖子神孫萬年瓜瓞。蓋斯之慶。關係甚重。得無聲色在旁。有如祖訓所稱。煇煇易溺者歟。此皇上之宜法祖一也。嘉靖六年。上因大學士楊一清等。請儲臣進講大學衍義。上曰。令直解參以時事。以開朕學。又一日。諭輔臣曰。朕見顧鼎臣所講洪範。盡心指解。詞語多長。恐有失記。著少刪幾句。從容講說。發明朕心。蓋世廟留心典學如此。所以英斷萬幾。成中興之令名。今日講習。星而入。日出而罷。講官片晷開陳。不知能盡心如鼎臣否。而一切重大時事。上關主德成敗。下係國是定傾。合開參解一二。如祖訓所謂開發者乎。此皇上之宜法祖二也。弘治十八年。上召大學士劉健等。至殿閣議政事。上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巡按御史所奏地方盜賊事。須加緊鎮巡。官。又指二疏曰。此科道所劾兩京官。作何處置。又指一疏曰。此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部覆未明。須別為處置。可見孝廟用人理財。及四方盜賊水旱。無不事事諮度。乃下所司施行。今國家多事。倍宜勵精。皇上視朝之暇。獨不可一做煇煇故事。召對輔臣。商確大政。俾親承裁決。而後奉行乎。此皇上之宜法祖三也。宣德六年。上諭六科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記註。凡朕一言一令。內使傳出者。當備錄覆奏。庶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偽。蓋祖制防微。有深意存焉。今中書為政本重地。乃稟擬大權。已謀手而授之內廷矣。每有傳言。動成鬧市。絲綸之體掃地。中旨之餒薰天。雖司封駁者。莫得而執奏焉。其何以杜欺偽乎。此皇上之宜法祖四也。永樂四年。有上時政者。都御史陳瑛劾其狂妄。請置之法。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勿以直而廢之。又諭尚書鄭賜曰。拒諫之事。明主不為。朕非助朕為善者。卿等戒之。大哉王言。真求言若渴哉。今章奏一路。非不批答。如流。然歷數卿寺詞林。言路諸臣。建言諷諭。歲不乏人。予決經年。賜環無日。近部曹萬燾。一言觸忌。可憐。又以杖下之餘。魂化為哀。弘之碧血矣。短言者氣。而重指聖德。如文皇帝不罪直言之意。何。此皇上之宜法祖五也。洪武二十年。詔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官民有犯。俱屬法司。其有罪逮至者。聞令收繫錦衣衛。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上怒。遂有是命。此即天地好生之心也。今廠衛人犯。一奉打問之旨。楚毒備嘗。年來復盛。用立枷。士民高頂而立斃者。不知凡幾。冤鬼哀號。道路側目。近廷杖之端。漸至流毒。拾紳矣。不重拂高皇帝好生一念乎。此皇上之宜法祖六也。萬曆十七年。及三十六年。蘇松等處水災。上憫江南重地。自糧米改折。蠲免外。又存留歲造。緞匹等銀。以備賑濟。一二子黎。賴以全活。誠浩蕩之恩矣。年來蘇杭織造一事。撫臣爭之不得。杜門求去。科臣駁之不得。挂冠以行。今商羊為祟。遠過昔年。輔臣疏請蠲賑。而亦以減織造為言。蓋念三吳杼軸。其空。微荒薦至。嗚心為國。良非得已也。皇上何不近按皇祖成例。俯從開議。稍寬東南今日之民力乎。此皇上之宜法祖七也。洪武元年。上諭宦官不得典兵。謂侍臣曰。吾觀史傳所書。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雖欲為亂。其可得乎。三復此諭。慮蓋深遠矣。今禁旅日繁。內操未能。寄狼虎之蹤於蕭牆之內。聚金革之氣於心腹之間。此為輔臣向高所謂今日似無可慮。而他日終屬隱憂者。近去國餘忠。又惟惟以暫緩為請矣。皇上猶未動念乎。則國初典兵之禁。何不一深長思也。此皇上之宜法祖八也。臣非不知隱默足以容身。不

宜。宜。宜。天威。然臣伏見臣同官陳惟新一疏。奉旨。有云。言官有真心為國。條畫實政的。自見採摭。又云。但不得空言沾直。借事邀名。臣以此知聖心覺悟。捷於轉圜。原未厭薄言者。臣茲條上八事。皆祖宗奕世徵。方册。雖然具備。非空言也。倘皇上景行前烈。事事設誠。致行。無偏令名。還歸皇上。臣亦無直可沾也。臣一念樸忠。用是不避狂謬。因視學之後。敢以法祖為規。竊自託於宋人曝背之誼。如此。惟陛下少留意焉。疏入留中。

計吏首重德貧等事疏

題為計吏首重德貧。獎廉必先旌異。乞救當事諸臣。慎舉卓異。以勵廉官。以光大典事。臣惟國家三年一計。率吏。蓋做虞廷明試之典。於以慎考課。嚴黜陟。至公也。近經科道列款。上陳。部院奉旨議覆。無不以懲。實為第一義矣。官邪日甚。賄賂日彰。自部科摘發。饋遺度一時。中外人情。又無不毛骨俱聳。肺腸盡換。庶幾觀清明世界矣。倘臨期貪黷成風。篋篋不飭。自有拿問追賊之例在。蓋貪吏處。則廉吏得以自見。如阿大夫烹。而即墨始封。從來賞罰互行。不少錯貸。然則廉吏又何不可為也。願獎廉則莫如卓異一節。向來雖按故事。不一。實使偽廉者售。而真廉者反細。臣竊憤焉。遠不具論。如天啓二年。吏部條陳卓異。重守輕財。非不甚善。乃臣待罪浙中。見清介絕俗之劉可法。獨拔而不舉。臣至今惜之。今天啓五年。又屆期矣。該部斷宜申飭各撫按。一切上而藩臬。下而郡縣。必實實清畏人知。一介不取。若而人。始以備舉。自非然者。即力可排山。才能倒峽。勿畏艱壁。勿狗香火。輕以辱此典也。萬一外舉失實。而部院考察異同。科道風聞參駁。即以連坐舉主。庶廉不至。資綠充數。而一二清廉有品者。得書名御屏。仰叨異數。其於緝瑞寶琛之役。不亦大有光哉。乃臣更有慨於中矣。計期在邇。部院相須。闕一不可。近清嚴秉正之孫瑋。既已騎箕而上升。忠憤嫉邪之楊漣。又且剴印而勿子。必得夙負丰標。力持清議其人。始克勝任而愉快。倘有人焉。乞靈於與窆之間。而巧踞夫風紀之地。此其糊心不辨。淫滑。猛氣更多。相柴。恐將來大計。黜陟關係不小。廷推諸臣。可漫勿加之意乎。如臣言一得可採。乞救吏部。酌議施行。疏入報聞。

欲全元輔之體等事疏

題為欲全元輔之體。當允司空之法。伏乞聖斷。以息煩言事。臣觀元輔葉向高。前後居政府數年。當皇祖朝。斷大疑。定大事。如撤閩瑯於磨牙吮血之餘。出福藩於尾大粗猜之際。豈不表表在人耳目哉。迨事我皇上。適值東西用兵。加派日困。而又以票擬中移。平章失柄。心力俱竭。堅意乞身。章凡數十上。始得旨以去。去之日。猶多惜而留之者。而近何突來人言也。臣竊訝之。乃推厥由來。則坐工部尚書陳長祚之不去耳。夫元輔師長祚師之師也。臣何敢言。然長祚其老矣。古人七十懸車。長祚自視何如。略不引年乎。宜去者。且人言長祚者數數矣。耐彈不去。古有幾人。今人情實。且憎長祚。豈充耳不聞乎。宜去者。二有此二宜去而不去。於是一二言者。因長祚之不去。而轉答元輔之去。不意皇上更因元輔之去。而未允長祚之去。臣恭釋明旨。有人言太過。牽引座師等語。若因而遷允。殊非朕優禮老成。隆念元輔之語。是皇上若以長祚之留。為厚元輔耳。不知長祚不去。則人言不息。無論非皇上所以厚元輔之意。恐長祚今

日之所以報元輔者亦甚薄矣。長祚豈遂忘元輔行前欲其先去之言乎。臣愛元輔不得不愛長祚。且臣不得已而出此一言。勸歸歸山亦正臣所謂愛長祚之深思也。況長祚未去。徒以陵工垂成耳。臣意長祚雖去。而他日斂工。有姚思仁之例在。長祚又何必棲遲不決。甘以垂老之身作乘射之的哉。伏乞皇上即允長祚之去。以謝言者。仍罷斥臣。以謝長祚。并謝元輔。臣言至此。一切知罪有所不問矣。疏入。帝不納。

輔臣失禮時疏

題為輔臣節節失禮。已涉於慢。口口違時。更涉於欺。謹據疏直糾。仰祈聖鑒事。先是輔臣魏廣徵。因奏臣胡良機指及枚卜一事。盛氣而陳。有時局不容等語。夫輔臣平章天下。何者謂時。臣已心異之。日者煩歷不至。陪祀後至。一日之中。再失禮焉。豈省疏糾。豈苛求於輔臣哉。臣恭誦兩番溫旨。雖輔臣事上無禮。而皇上則始終使臣以禮。斯亦臣子之希遇矣。為廣徵者。引罪束身可也。引疾乞身亦可也。而復滿口以時局為辭。臣讀其疏。一則曰。時局諸臣。業得臣之隙。再則曰。乞加罷斥。以快時局之心。則大可異焉。夫煩歷朝廷之禮也。陪祀宗廟之禮也。夫有何局。糾其不至。為朝廷守禮也。糾其後至。為宗廟守禮也。夫有何局可快。而乃以白簡為兇鋒。詭言官為此輩。不亦始而慢。終而欺。重無禮於皇上哉。臣言及此。輔臣必又以臣為時局。然臣惟不解時局二字。故敢直糾其藉口。違時。以蓋其失禮之罪。如此。惟聖明少垂察焉。疏入。帝不納。

老成可惜等事公疏

題為老成可惜。言路宜容。謹合詞額天。以存國體事。臣等因看議舊撫事。為降用諸臣。懇思此臣等六垣之言。非為首一人之私言也。奉旨沈惟炳降用矣。臣等方相顧內愧。又見冢臣趙南星。憲臣高攀龍。以此事相繼奉旨。著回籍矣。臣等益不勝駭愕。何庸復言。已再思之。會推巡撫一事耳。國家未得撫臣之用。而以一一人之言。先失諸臣。又使宰憲二老臣一疏立斥。恐祖廟所未數見也。臣等捧誦明諭。雖曰出自聖裁。願皇上從來禮貌大臣。優容言官。即如向日大小臣工。章滿公車。皇上未嘗以齒馬之嫌。謫及言官。而不意今日雷震之怒。疊見摧折。并統鈞之地。風紀之司。不少顧惜。取一二老成人。世所望為歲寒松柏。百尺無枝者。速之去。國乃爾。且朝廷進退大臣。應自有禮。若使部院之長。一朝咄嗟而去。有司庶僚。攜手同行。身輕似葉。無論揆之剛體。所傷實多。亦豈我國家數百年培養人才之意乎。至於惟炳承乏首垣。又以公疏獲罪。將今後之言者。且為著樹之難。誰肯為生庭之軼。且為伏離之吠。誰肯為立仗之鳴。其勢必至結舌相戒。不敢深言。而天下事乃可慮矣。臣等職掌所關。用是不避補版。伏乞皇上。從此親信輔弼。慎重絲綸。待大臣以手足之恩。任言官以耳目之用。將宗廟社稷。實式憑之。而時事尙可為也。疏入。以微擬為首者。降一級。調外任用。

三垣疏稿卷二

兵垣五疏

追論通逆元奸疏

題為追論通逆元奸。乞聖明明正其罪。以儆將來事。臣觀逆璫魏忠賢。在先朝猶然一閹豎耳。雖口含天憲。隱然有狐假之威。尙未敢飛而食人也。自奸輔魏廣徵居之。為奇貨。欲借以倒翻世界。故相與共為奸。欺罔崇廟。而一時小人之苟富貴者。輒填堵奉之。於是甘心插門。呈身入幕。實繁有徒。而忠賢羽翼成矣。臣嘗疏劾忠賢。因勸輔臣。懇請嚴廟罰。思正法。而未引蔡京王黼往事為喻。蓋以陰刺廣徵。又以廣徵疏辨失禮。藉口時局。語涉支吾。駁其欺君。廣徵肺肝畢露。遂切齒恨臣。適值僞旨。遂家臣趙南星。憲臣高攀龍。科臣沈惟炳。臣循職掌。公疏爭之。而中有著樹之難。伏離之吠等語。重作權倖。復相與構臣之罪於廣徵。而臣乃得旨降調矣。臣去之後。言者以臣為戒。廣徵呼吸氣靈。忠賢驅除手棘。馴至公侯滿門。生祠遍地。馴至變亂祖宗法度。殺害天下忠良。馴至兵權利權。悉歸閹宦。九邊漕運。並置私人。幾年來有司搜括恐後。海內遂至空虛。邊臣負諛爭先。封疆無一足恃。夫孰非廣徵倒授太阿。使包藏禍心。圖危社稷。一至於此。我皇上既從忠賢。復從崔呈秀之棺。跪而斬之。以謝天下。至神武也。獨廣徵奸諛之竹。雖寒。而欺

問之罪未正。遂令當年入幕。惡改口展辨。硬冒擊邪。今臺省交章。憤戎首之作。備恨渠魁之漏網。皇上縱念大臣。不即按以交結本律。亦望毅然獨斷。查照逆瑾事敗。奸輔焦芳等例。暴其罪狀於朝堂。褫其逆魄於地下。且以作將來大臣榜樣。毋令續薪傳之脈。開胥王捲土之端可也。抑臣之去。為爭南星攀龍而去。南星攀龍之去。為參一星秀而去也。今星秀為何如人。則南星攀龍為何如人。既見雪消。水落石出。彼二臣者。蓋棺之論已定。易名之典宜加。又寧待臣言乎哉。崇廟以此疏斥臣。荷陛下洪恩。即以此疏復臣。官故不敢自昧其本末。而一申白之。疏入帝從之。

論劾之冤宜雪等事疏

題為論劾之冤宜雪。薦舉之濫宜澄。謹平心一言。以質公道。以存職掌事。國家設立言官。封駁糾彈。自有職掌。不得已而有薦舉。非其心也。蓋正直忠厚。雖當並存。而古稱諫官。必曰殿上之爭。仗下之斥。則糾駁之意居多。惟邇年逆瑾用事。有承望中旨。首劾楊漣等。以快其私憾者。即有借此立題。欲與大獄。以逐三家之異已者。於是每人分題。每題命意。某人論某事。譏言高張。忠良短氣。海內士夫。貶竄誅戮。殆無虛日矣。此等糾彈。其於職掌何居。而吏刑二垣。從無一言駁正。方且連章頌莽。極口美新。以賢書為佞錄。以督學為奉祠。甚至甘心從逆。不顧臣節。有為華歆都慮其人者。舉祖宗設立言官本意。棄若弁髦。此朝廷何等時哉。迨皇上郵忠起廢。屢諭明旨。而猶敢把持吏部。或明操線索。或力扼要津。相與譏其所忌。伸其所喜。先其私人。濫與賜環。以為廢者未嘗不起。是足以巧應明旨矣。後因物論譁然。始變為訪冊。而無骨家臣。仰人鼻息。直待戎政一疏折衷。乃以臣等幾人。塞責而其寫照處。則在以此被劾。積查四字。銅諸臣。以遇缺銓補四字。籠諸臣等。且就幾人中。不難將死作生。占缺首填。不補。資深之郝士晉。今尚繫白駒於空谷也。沈應時。一毫無罪。積俸有年。一番賜環。祇博得一番投荒也。是何逆瑾欲起遷人。則捷於轉圓。聖主欲起用人。則難於轉石乎。無怪乎言者憤憤。略舉廢籍姓名。入告皇上。而借此徇私者。紛紛薦剋。致仰煩聖諭矣。忤逆瑾者。薦附逆瑾者。亦薦矣。為逆瑾所處者。薦非逆瑾所處者。亦薦矣。濫薦至今。幾於有舉無劾。間有一二被劾。最快人心。而薦者又踵至矣。夫由前論劾。皆知為逆瑾爪牙也。由今薦舉。焉知不為逆瑾羽翼也。乃欲護論人。尚概指被論之人。且不毀所薦之人。及還按薦人之人。而賢路久鬱。俸資旁開。則臣所謂其冤宜雪。而其濫宜澄者。恐亦剝復之機。治亂之局也。嗟嗟。年來年例一推。逆瑾為政。吏部承行王鳴玉一疏。和盤託出矣。乃昔日例推中旨起用。而妄竊賜環之名。近日例推。明旨起廢。而竟絕賜環之望。何悖謬也。即如蔣允儀。彈王紹徽。紹徽掌院。即以例推。且授指門牆。攻之削籍。此其橫遭摧折。又前此年例所無。不當立補。茲班竟其譽。誇之用哉。奉旨日久。而啓事亦然。該部不得不執其咎矣。至臣生平。經歷在先。朝未嘗妄薦一人。祇因卓異太濫。偶舉清介之劉可法。為之榜樣。原疏自明。而論者因臣一言。波及可法。豈知浙撫會推。在趙南星與臣去國之後乎。臣至今惜之悔之。今又何敢為年例諸臣巧恩。亦第存此一段公道。期不負皇上召還言路之職掌而已。疏入帝從之。

仰道聖諭等事疏

題為仰道聖諭。俯賜愚忠。伏祈聖鑒。以存職掌事。本月十一日。皇上躬御文華。裁決政務。臣於會極門候直侍班。見同官章允儒等。接出聖諭。戒勉言官。仰見皇上留心章奏。念及屏斥諸臣。懷忠欲吐。亦既聞言。若渴矣。又恐言者風聞失實。甚盛心也。臣因自反。臣在先朝。屢疏忤旨。再劾奸輔魏廣微。因獲罪以去。比廣微初結逆瑾。臣微聞其事。遂劾廣微。不意其後果濁亂朝政。流毒忠良。迨蒙恩復還言路。引焦芳例。追論其罪。荷皇上震怒。奪其官。是臣始劾廣微。亦未始不出於風聞也。臣謂言官入告。以實。誠不宜有風聞言事之心。然臣誦高皇帝聖諭。不云奏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嘗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略而勿究乎。文皇帝不嘗諭。尚書李慶等曰。彼所言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非善德。若果無之。於汝何損。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過乎。我皇上每事法祖。而今有此諭。臣恐傳之海內。書之史冊。妄謂皇上雖無拒諫之心。而未免有厭薄言官之迹。則臣之所深惜也。且皇上謂大臣不安其位者。為輔臣耶。家臣耶。樞臣耶。近日一二言官。雖不無指摘。然輔臣固日直中書矣。樞臣家臣。亦赴平臺召對矣。南科臣已奉嚴旨。家臣復奉溫旨。似亦可以安其位矣。萬一以一人之言。而榮貴言官。恐家臣於心反有不安也。且皇上亦念及當年魏廣微秉政。周應秋乘銓。崔星秀乘樞。之日乎。彼惟先籍言路之口。使畏罪不敢言。而後乃相率媚瑤。幾危社稷。今聖明在御。人思靖共。萬萬必無此慮。而明主圖治。當慎未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倘言官從此各以遵旨為戒。相顧不發一言。後縱有廣微輩出。復蹈前轍。恐有不及言。上有不及聞者矣。則又臣之所深懼也。至於言官持己不嚴。官常決裂。實為敗壞。法宜嚴處。惟是論人。不當乃引反坐一律。臣知聖心不過欲就人論人。據實而言耳。非真惡聞其言也。何也。以先朝誣劾楊漣等諸人。亦未一一反坐也。豈其寬於彼。而獨嚴於此。諒亦聖明之宜洞察。而閣部大臣之宜深思者矣。臣刀俎餘生。感皇上錄之摧折之後。復玷侍從之班。臣條上封事。半屬封疆杞憂。未嘗妄有攻毀。儘可緘默求容。而顛頂鴻恩。捐糜圖報。竊慮皇上本以懸韜設罽之盛心。而令臣下或有箝口結舌之隱慮。故敢昧死上聞。伏惟皇上少垂察焉。疏入。得旨。昨發科道諸臣一論。正欲爾等今後有言。務要捐去成心。持平論議。詎禁言者。其中反坐二字。係朕面語。何得恬瀆不休。妄生猜忖。本當處治。念係賜環。姑不究。該衙門知道。

聖明望治甚殷等事疏

題為聖明望治甚殷。臣工敬事宜。敢一言申。以襄泰運事。臣觀三代而下。為臣子者。慨想唐虞之際。每嘆有臣無君。今恭遇皇上日御文華。敷舉召對。一切講學勤政。親賢遠奸。事事必法堯舜。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臣謹據所見。條陳可與廷臣交儆者有五。敢盡言之。而毋諱可乎。一曰。輔臣納牘宜勤。書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是都俞之朝。不廢吁咷。貴相成也。今聖明天縱。誠莫能及。但股肱大臣。往往將順意多。弼違意少。臣近讀記注。有云。朕與卿等商確。或不是。卿等須直言。是上明以匡。正望輔臣矣。輔臣又何憚而囁嚅不盡乎。恐責難陳善。未可當聖世而失之也。一曰。言官論事宜平。夫君仁臣直。誠美談矣。獨不曰多諷少諫乎。今科臣廷諍過激。致蒙接斥。宜付史館。恐下受其名。而上任其過。臣甚惜之。竊謂諸臣

有法言自不可無異言。無輕批鱗。自于違怒。庶立仗之馬。可免一鳴輒斥。而黃臺之瓜。不至屢摘欲稀。將來傳之史冊。無重貽皇上以逐諫臣之名。諒亦愛君者所同然矣。一日。銓部職掌宜明。祖制會推。得人於朝。科道例得與開防。欺蔽耳。近奉旨。雖戒把持。而仍責省臣。以不行參駁。聖慮深遠矣。臣謂銓部用人者。也。科道論人者也。凡遇會推。銓臣須一意擔承。如啓事得人。科道循例書題。不則有參駁之明旨。在庶官不受把持之名。而銓部亦不得諉於職掌之實也。一日。法司職掌宜確。國家設三法司。當主折獄。若鎮撫司。不過以緝奸究耳。皇上登極。詔焚錦衣衛刑具。可謂同符太祖矣。近法司以一二事比律未允。致啓聖疑。故張宜夏一案。始下金吾。不善奉行。聞先拿本犯。後赴刑科。補劾劾帖。豈不大違祖制乎。宜勅法司。以後大小之獄。必以情不得情者罪之。而皇上亦每事必付法司。毋使海內。謂當明允之朝。而輕開詔獄之端可也。一日。大臣出處宜審。祖宗朝。臣子乞休。允放有體。惟神宗垂拱末年。閣臣情面相狗。始有幾懇天恩者。近南司馬商周祚。一疏即放。識者未嘗不服其高致。今何屢病而屢留也。夫條而杜門。條而視事。其於去就大節何居。況病非假託。使當勇退急流。若二豎原未作祟。而徒假一番溫綸。謝一番人言。則援而且止。勿欺之謂何。豈煌煌明旨。僅僅與七發同功耶。而司票擬者。亦每借密勿之絲綸。爲人作留行文。亦發王言甚矣。以上五款。雖卑之無甚高論。總欲借在廷臣子。精白乃心。於凡論思補闕。共存一忠愛之心。折獄用人。各矢一公虛之念。而至於進禮退義。爲廉恥名節所關。尤不可纖毫苟且。期不負我堯舜之主而已。其於治平之泰運。倘亦不無小補乎。如臣言可採。伏乞聖明少申節焉。疏入。帝嘉納之。

科臣被言咆哮等事疏

題爲科臣被言咆哮。微臣就疏駁正。乞救下會勘。并救南臺臣。據實回奏。以息紛囂事。臣前月二十六日。辦事本科。即聞科臣薛國觀突加臣。臣候召對。隨奉明旨。臣不勝惶悚。據疏中橫譏。臣以東林主盟。結黨亂政。而誅其心。不過因臺臣袁耀然參及。無可抵飾。乃巧借中救同官章允儒。爲口實耳。臣敢述商確公疏數語。平心折之。先是舉行枚卜。臣病註籍。始終不聞會推。家臣可問。銓司可問。廷臣皆可問。誰爲一手握定。臣不受也。後允儒奉旨處分。偶劉斯珠等謂臣曰。臺臣已擬有公疏。垣中尙無定局。臣曰。臣子處分。總歸聖裁。然衙門公疏。亦相沿職掌也。論科應吏科爲首。論官應都給事中爲首。蓋與薛國觀商之。以都給事中。惟國觀在耳。斯珠等遂別時沈惟炳并不在坐。安有疏稿授之。且云公疏。則非私議也。國觀爲首。臣亦列名。如臣爲首。國觀亦列名者也。臣在先朝。曾以一疏首降處矣。使果有疏。何憚不言。況臣豈不知國觀之爲人哉。而必強其書名也。若結黨亂政。臣子大罪。何可輕以加臣。臣從廢籍。蒙恩召還。在兵言兵疏。在御前。有一不從國家起見者乎。臣若肯結黨亂政。則逆璫用事時。何不可隨衆求容。必屢作奸邪。抗疏去國。今聖主勵精。明時坦蕩。又有何黨可結。何政可亂。即如目前計典。自有主察諸臣。虛公諮訪。雖惟炳不得而專。何況於臣。不過與臣同垣諸臣。循例繳單。何把持之有。國觀試一自反。昔與崔魏同朝。衆危獨安。有何品骨。而反詆臣等之作。爲黨爲奸。何其敢於欺我堯舜也。二十八日。恭候召對。臣與國觀可陞面質。臣何嘗有國觀不肯上疏。想要番局等語。此臺省諸臣。集文華門。所共聽聞者。國

觀亦可謂說夢矣。至東林二字。乃書院之名耳。神祖朝。願志成抗爭國本。歸臥林下。曾講學其間。今其人與骨已朽矣。頃國觀同鄉。臺臣楊建烈一疏。言之甚詳。屈指講學時。臣尙爲諸生。有何主盟。臣猶記嘉宗朝。朝黨諸臣。一網正人。必硬坐以東林。誅夷削逐。殆無虛日。幸賴聖明。顯忠遠良。往者贈卹。生者錄用。臣雖庸劣。亦濫賜環。同首結紳。慘禍。曾幾何時。而國觀又忍以東林二字爲罪。豈當年飲開斯語。今魂夢中猶自不忘耶。若夫袁耀然與臣素昧平生。三千里而遙拜疏。豈因臣使。趨然疏至。道路喧傳。不獨臣聞之也。臣如主使。耀然又肯吐露於國觀同邑。國觀可陞之前哉。況御史糾彈。是其職掌。必懸坐以主使。則國觀在先朝。參劾諸臣。又是誰爲主使乎。亦可對照而自明矣。臣就疏駁正。不敢旁溢一語。聖明自有洞鑒。通國自有公論。伏乞救下九卿科道。從公會勘。臣是否結黨亂政。國觀是否說謊欺君。并救袁耀然從實回奏。與臣會否一面。其前疏會否係臣主使。一一直究到底。庶是非明。邪正辨。而紛囂可息。計典不撓。臣即退伏。伏乞將終身頂戴聖恩矣。疏入。報聞。不必會勘。

三垣疏稿卷三

工垣 六疏

流賊漸逼東南等事公疏

工科等衙門。都給事中等官。臣許譽卿等。題爲流賊漸逼東南。根本重地可慮。懇乞救部速議。以安陵寢。以固陪京。以護運道事。竊照流賊發難以來。秦晉豫楚。無處不受其殘破。良絲不蚤設總督。逆扼之於河上。致饑民從賊。賊黨日繁。縱橫四突。莫可收拾耳。今楚豫間。復滿地皆賊。傳聞且攻陷臣鄉。潁州矣。夫潁州固風陽之門戶也。門戶破。則風陽岌岌難保。祖宗湯沐重地。且陵寢在焉。此時不知如何震動也。雖有總漕臣楊一鵬移鎮。顧兵不過新募二千餘。皆市人耳。風陽又無城可守。無險可據。何以控賊。今兵從西北追。賊必從東南走。其勢然也。少有不戒。致犯我皇陵。一杯土。一草木。將祖宗發祥之自。億萬世靈長之脈。其謂之何。是豈臣子所忍言哉。亟當救部。於近調各兵將中。抽五千人。統以知兵一大將。星赴鳳陽。聽總漕節制。往來策應。力遏其鋒。豫入吳之路。如是。則陵寢可安也。此外因楚入吳。則安慶其門戶矣。操臣馬鳴世。標下特沿江汛口兵耳。近見楚中諸臣疏稱。賊已水陸並進。則水營之兵。當駐小孤。設防賊不可不預。至陸路從黃梅而來。則風雨驟至。一兩日可到。我兵勢不能舍舟登陸。雖有操臣移鎮安慶。但

安慶新募兵不滿千器甲未利戰備未習何以當楚之衝亦當救部於近調各兵將中抽五千人統以知兵一大將星赴安慶聽候調度水陸犄角力過其由楚入吳之路如是則陪京可固也不獨此也江淮運道南北咽喉乃國家命脈所關一旦中梗於賊數百萬漕艘何由飛渡京師及關軍皆仰給於茲豈京坻為不測之府而噉噉者能免脫巾之呼乎且財賦半出東南凡京邊起解錢糧取道何地寧有神運鬼輸之術而太倉亦坐困矣言念及此不寒而慄知皇上自為東南根本計遣將調兵又不待臣等之合詞額天也至兵行糧從除地方額兵外新調各兵自應照別省例將八年之額餉酌總漕及操臣便宜留用兵屬總漕者餉派應屬四府兵屬操臣者餉派應屬六府就近起解軍前俟賊平銷算諒總漕及操臣實心任事必能奮餉不至虛糜蓋同是朝廷封疆而臣等鄉為陵寢陪京運道攸係更比別省不同臣等竊謂計臣明而熟於事者當不作秦越視矣臣等忝列言路目擊賊氛甚惡念國家根本重地不憚瀝血控陳不獨為桑梓一身一家計而已也伏惟聖斷立賜救部施行 疏入帝從之

皇陵被燬等事疏

題為皇陵被燬臣子痛心直發誤國之罪仰祈聖鑒事頃者賊氛南向震及皇陵諸臣交章尚無確據昨接該撫揭帖則賊已焚燬明樓及享殿等處矣祖宗三百年來王氣鬱蔥發祥悠遠之脈何堪盡付流賊之一炬臣思士庶之家丘壠樹木偶為盜傷亦必飲痛無已況我皇上孝治天下者乎一聞此變撤講誠勝修省不遑必自以為負痛於祖宗矣願皇上御極數年敬天愛民法祖勤政無一事可以致譴無一念可以召災何故天不悔禍至此除撫按兩臣罪無可逃外誰實司邦政誰實平章軍國臣於是不能不深恨諸臣之誤國也臣推指餘生兩蒙召還言路漫無獻納上報主恩值此祖宗怨恫聖明震惕臣若畏禍不言誰當言者且日來樞臣則言輒思卸擔而輔弼大臣則常視事絕未見有一人席藁待罪仰分至尊之痛憤者臣亦不勝髮指請兩言直發其罪曰樞臣固位失事臣輔玩寇速禍而已易言樞臣之固位失事也方賊在秦晉早設一督臣扼其渡河禍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規避不行恐推別督則樞武無色樞臣遂囑囑不敢議設有人有請之者則曰政府不肯設也蓋畏政府不得不得并畏政府之私人也迨賊入豫楚汝楠被論始議設督而汪慶伯者猶夫汝楠耳因推及極邊之陳奇瑜而鞭不及腹又謂於撫賊之一說心持兩端致以撫誤勦而賊乃再蹂躪東南矣皇上試查會典載左右侍郎原備總督之用何以久持不決坐失事機且既設五省督臣非為勦賊而何奈何輕信招安釀成今日之決裂哉樞臣即欲諱其不以固位失事不可得也易言輔臣之玩寇速禍也蓋流賊發難幾年矣流毒幾省矣東南根本重地陵寢運道攸關增兵預備不待智者而決也昨春臣鄉諸臣早言及此樞臣不悟直至昨冬東南震鄰人心搖動始有淮撫操江移鎮之疏誠者已病其晚及奉旨則曰不必輒議移鎮以滋惶擾臣觀各地方稍有兵力賊皆偵探不入其境蓋籌難而襲虛易賊亦料之審矣鳳陽何地陵寢何事皇上試查樞臣具疏在十二月下旬使朝上夕允嚴限移鎮計數日報至淮上必在正月初旬撫臣畏明旨亦必星馳馳鳳去賊十五日至鳳於劫尙有數日之暇正堪整旅堵賊不至禍延皇陵也輔臣是何肺腸而欲緩之遂

視陵寢為孤注耶彼民間見盜賊蜂起亦各思保有墳墓何況皇陵為聖子神孫億萬世蟄長之自豈不當亟為呵護乃今使樞臣以會請移鎮為藉口撫臣又以不必移鎮為藉口乎輔臣即欲諱其不以玩寇速禍何可得也臣在班行與輔臣各止一面其於樞臣且效有忠告豈有意摘發而目擊皇陵如燬聖心如傷忠憤所激一切不暇瞻顧伏乞皇上救問樞臣不必設督之議是誰主張救問輔臣不必移鎮之旨是誰票擬各宜明認誤國之罪今而後賊氛作何掃蕩東南半壁作何鞏固毋徒素服角帶區區循修省故事庶可少慰祖宗在天之靈臣即言出禍隨甘之若飴矣 疏入得旨皇陵震驚中外當事諸臣何所逃責總督不輕議設原為難於得人且恐開各撫諉卸之路既設不效各自有歸前賊在郎境應准江川等撫應否遵令移鎮況偵探聲援相機進止即於旨內嚴飭何僅單摘一言反為弛玩開卸該部知道

割質疏糾疏

題為微臣疏糾僅止於誤輔臣疏辨似涉於欺敬因明旨一再割質仰祈聖鑒事臣居言路浮沉日久兼以母老時擬陳情因聽斥幽未敢遽請然於壇工殺及一疏略已入告頃蒙侍免方欲乞恩歸養忽聞賊陷潁州又聞賊焚陵寢臣痛憤幾不欲生且念堯舜在上遂此古今希有之變實罪由臣下遂具直發誤國之疏糾及樞輔諸臣臣疏語虛平未知不必移鎮之旨係誰票擬也己見輔臣溫體仁再疏引咎亦自謂誤國已甚矣但臣所不解者稱引古人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一語蓋古者惟君有過臣引為己辜始謂之歸己耳今臣云皇上敬天愛民法祖勤政無可致譴召災輔臣亦云敬天率祖勤政愛民自宜咸和共祥似謂臣言非誣皇上更有何過欲歸臣下豈封疆敗壞陵寢燬傷非輔臣玩寇之罪而乃欲為皇上分過耶亦忤甚矣又見臣疏奉聖旨皇陵震驚中外當事諸臣何所逃責總督不輕議設原為難於得人且恐開各撫諉卸之路既設不效各自有歸前賊在郎境應准江川等撫應否遵令移鎮況偵探聲援相機進止即於旨內嚴飭何僅單摘一言反為弛玩開卸該部知道欽此臣再三捧釋多所未明赫赫明綸若為輔臣解嘲者臣職司封駁又安能嘿嘿已也旨云總督不輕議設原為難於得人夫會典明載兵部侍郎可付以提督之任何以稱難即不得其人將付流賊於度外乎何彭汝楠被論又奉有任樞勦練不必苛求之旨乎既可以任樞又不可以任督乎此臣之未明者一也旨云前賊在郎境應准江川等撫應否遵令移鎮臣查樞疏奉旨時豫撫玄默有字一官兵合剿一疏已奉有賊勢重大則賊一止在郎境矣豫鳳接壤陵寢重地竟當漠然乎臣未遠引昨午宜雲失警晉撫移鎮代州賊擾中州鄧撫移鎮襄陽蓋重封疆耳何楊一鵬移鎮鳳陽旨謂不必輒議豈陵寢反輕於封疆設當時移鎮而賊不至不猶愈於賊至而陵寢被燬驚及祖靈乎此臣之未明者二也旨云何僅單摘一言反為弛玩開卸臣查樞疏稱賊走黃梅江南鼎沸折而入豫之江歸齊魯淮揚一帶騷然蓋專為移鎮而請則不必移鎮一言政票擬中喉緊誤國處臣特為拈出何云單摘至臣疏首言撫按兩臣罪無可逃又誰為開卸乎臣不知逮問楊一鵬等之旨果盡由閣擬乎抑出聖怒獨斷乎如未必盡由閣擬則開卸之罪責在輔臣而豈在臣乎此臣之未明者三也臣草疏畢又見體仁罪狀自明一疏大都依傍前旨而設詞甚苦如不必設督自

認誠有是言。獨諱汝補爲其私人耳。夫汝補輩爲政府私人。通國皆能言之。非臣一人之浮言也。若謂不必移鎮。詞甚回活。則更可異焉。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輔臣獨不聞乎。況鳳陽何地。移鎮何事。奈何以回活出之。圓活二字。模稜之別名耳。所望救時大臣。平章軍國。當直捷主張。毋持兩端。臣又安知輔臣胸中。先有圓活二字。爲今日卸罪之地也。臣所謂欲掩其誤。似蹈於欺者。輔臣不已情見乎詞哉。夫欺者。人臣大罪。臣何忍輕議。然輔臣不幸而有其迹矣。輔臣如翻然悔悟。請抒其蘊。宏濟時艱。除兇雪恥。毋再以欺貽君父。庶幾少贖前罪。誠如是。則皇上即能斥微臣。以謝輔臣。臣方將肉袒以請。又何敢置一喙也。疏人得旨。前旨已明。何得恣辨求勝。

究誤國之原疏

題爲聖心方在焦勞。臣言不宜煩聒。略究誤國之原。再祈聖鑒事。日者臣目擊寇禍。兩疏誤國之罪。輔臣一辨一不辨。臣似可無言。且衆言紛囂。聖心必厭。因而請及言者。臣若爲臣一官起見。臣更不宜復言。然臣有不敢不言者。臣前疏但陳誤國之罪。而猶未及究誤國之原也。何謂誤國之原。則票擬與封駁失職耳。臣查祖制。大學士一官。原以備顧問。至世廟。而票擬之權始重。凡部院撫按何事。不取裁焉。何者。票擬固筆代天言。未可以己意參焉者也。故票擬得失。則理亂之關也。至六科給事中。小臣耳。而祖制凡章奏必下科。其奉旨有未當者。皆得循例封駁。蓋取古有失輒諫之義。非重科臣也。所以尊朝廷而防大臣蒙蔽之漸也。故封駁得失。則又理亂之關也。而今何如耶。輔臣朝人暮出。非不日勞。日取一二刑名錢穀等事。瑣屑批駁。非不日煩。但遇邊庭交訌。盜賊縱橫。治亂安危所係。實未確有一言。俯折廷議。仰贊廟謨。即如淮撫移鎮一事。既以不必二字速禍。復以圓活一語卸罪。此等票擬。不可謂不瀟灑矣。而尤可異者。則互相庇護。牢不可破之私也。如甲被言。則乙擬溫旨以慰之。乙被言。則甲擬溫旨以慰之。夫今日有君無臣。致釀寇禍。我皇上聖不自聖。方以不德引咎。而何於誤國之臣。不曰忠悃。則曰盡忠。不曰絕私奉公。則曰宏濟時艱。臣不知時事至此。所謂忠盡何在。奉公濟艱者何事。豈皇上有罪己之詔。而輔臣不當庶幾待罪。乃侈口交美如此耶。若宜諭原屬特恩。數煩王言。體已大變。邇來聞有代爲請寬者。未知防於何例。得無敢於要恩。爲扶同飾罪之地歟。給屏一席。有此護法。毋怪乎誤國之相尋也。至封駁之義。則於字然矣。臣先年在垣。猶見乞恩偶濫。雖經奉旨。問爲封駁。其他用人行政。一切邪正是非。未嘗不據理駁正。今無能如昔之封還。即奉旨而駁者幾何。駁而蒙改正者又幾何。雖或事出於聖斷。然皇上一日萬幾。宵旰靡及。輔臣票擬。豈無臆懼。玩誤。如不必移鎮之旨。爲聖明偶不及察者乎。諸臣未聞一言。救正。斯亦封駁之失其職矣。而尤可異者。則開揭奉旨。問未下科。不知始自何年。臣查凡係兵機重情。奉旨密封。本章亦必下科。而後送部。彼開揭何事。豈可入告皇上。獨不可明示廷臣耶。甚至被言具揭。亦然。何更示人以不公也。倘有背公徇私等弊。六科又烏從而駁正之。臣故不揣狂狷。惟願皇上取輔臣票擬。擇其重者。必詳覽處分。若一二言者駁及。輔臣必察其言之當否。言而不當。無所逃責。倘言而或當。毋令互相庇護。重奏明給。庶幾擬封駁兩得其職。則輔臣不敢終於誤國。而皇上數年勵精之天下。亦可撥亂而爲治。

矣。臣此疏一出。輔臣不知何如。中臣願臣無媚骨。在先朝因觸忤。落職以去。況今事變。舜之主。立誓。謂之朝。更何忌諱。忍負我皇上。而結舌不言哉。惟皇上裁察。疏入。得旨。報聞。

朝廷救法宜一等事疏

題爲朝廷救法宜一。輔臣溺職宜明。謹補疏再陳。仰祈聖斷事。臣聞帝王御宇。所以磨勵臣工者。法之一字而已矣。若法行於小臣。而不行於大臣。法行於遠臣。而不行於近臣。雖帝王不能以治天下。我皇上登極以來。英斷夙成。行法無所假貸。往不具論。就臣再廂班行。伏見諸臣奉職無狀。法在必懲。固也。即一二言官論列執政。或激越。輕則鑄級。重則誦處。又重則究問。若是不少貸矣。猶曰。此庶僚也。進而求之。督撫大臣。建牙未幾。斥逐已及。輕則鑄級。重則撤職。又重則究問。亦若是不少貸矣。猶曰。此邊吏也。進而求之。六部大臣。體貌雖優。譴責時有。輕則鑄級。重則撤職。又重則究問。亦若是不少貸矣。夫皇上之不輕貸諸臣。豈過爲苛求哉。亦曰。禹救法之意。於課職之中耳。若輔臣。則以票擬爲職者也。如淮撫不必移鎮之旨。實實誤國。亦實實誤國。乃藉口和機。進止欲掩厥罪。不知賊氛飄忽。如風雨驟至。與其相機而後進。何如先事移鎮。不致坐失事機乎。當陵警初聞。輔臣溫體仁等。合詞引罪。奉旨有云。卿等佐理中書。與經事不同。夫曰不同。則但有輕重之分。不得置身事外明矣。臣竊謂撫按有撫按之罪。輔臣有輔臣之罪。臣三疏入告。無一語輕請罷斥。蓋以黜陟功罪。在皇上獨斷。而進退廉恥。聽大臣自裁耳。兩月以來。輔臣安心入直。退食委蛇。今撫按兩臣。已下詔獄。且奉旨駁審矣。而輔臣日入中書。絕未有席蓐待罪之意。得無謂此番禍及皇陵。經事之撫按。法自難逃。爲輔臣者。佐理中書。獨超然免於評議耶。而聖意淵微。亦未見顯有處分。或者以輔弼大臣。地近密勿。我皇上課職之法。至此而亦姑示優容也。臣嘗伏而思之。往年輔臣如劉鴻訓。錢龍錫。相繼遣戍矣。即久歷邊疆之孫承宗。亦奉旨閑住矣。頃寇陷中都。火傷陵寢。實錄不必移鎮一語。陪之爲禍。豈皇上課職之法。至今日之輔臣。而頓廢哉。臣始終以爲玩寇連禍。輔臣焉得無罪。直在皇上之一怒而已。抑年來論輔臣者。當否非臣所知。然皆庇私納賄。一身一家之事。其於國猶小。獨此皇陵震驚。祖宗怒悼。聖心有在天之隱痛。臣誼有率土之公憤。此之誤國。更孰有大焉者。臣職難隱默。敢不避屢瀆。伏候聖斷。倘臣言無當。不得其言。則去。臣之責也。仰祈皇上。立賜罷斥。以爲言者之戒。若以臣實妄言。而仍使濫等言路。則功罪不明。是非兩混。此亦聖明之世。法之所不敢出矣。疏入。帝不納。

陵工宜敘等事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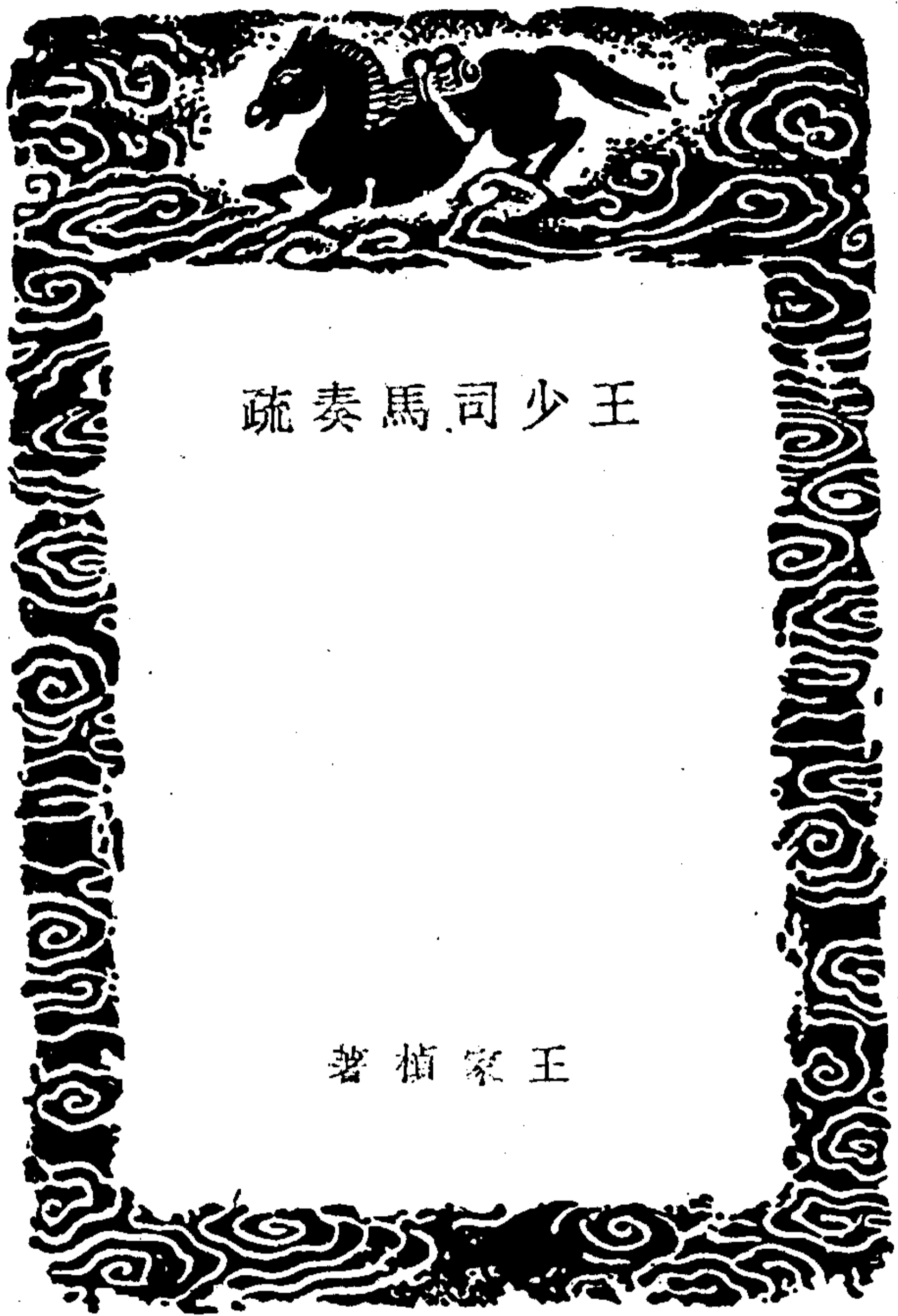
奏爲陵工宜敘。濫恩當裁。謹懇辭復級。并祈職駁正事。臣近患痰暈。註籍。再疏求放。聞伏觀工部爲慶陵役工。臣亦奉旨。准復原級。臣不覺愧悚無地。因臣疏乞休。靜候俞旨。未敢控辭。乃昨復奉旨。隨著臣遵旨。供職矣。臣豈敢視顏仰叨此無勞之敘哉。思去冬農壇類敘。臣曾疏辭。不蒙准復。復臣一級。臣已懸無報稱。茲先帝陵工。臣子奔走。其分也。何敢言勞。且臣身非經事。雖從諸臣後。偶一相度估計。不過與同官郭九鼎諸臣等耳。非若部臣李遇知。程紹苦。心鳩率。鬚髮爲白。同官范淑泰。臺臣梁天奇。司官張一鳳等。數

力巡行。面目為黑。有寒暑拮据之勞也。今九鼎等僅止頒賞。而臣獨蒙復級。臣不惟有愧於遇知等。并有愧於九鼎等矣。況部疏初敘。曾經駁查。經事久近。明旨昭然。臣竊謂既曰經事。則廷臣中。除遇知等數人。而外。恐指未可多屈。如臣碌碌因人。何敢食人之力。以為己勞。臣曾向部臣力言之。乃部臣誤而復。補臣誤而擬復。致明旨亦濫。及不經事之微臣。不亦勞逸幾無分別哉。此臣反覆思維。難難冒承。不容不瀝血辭免者也。伏乞皇上察其無勞。仍令降級自效。倘臣病且夕可痊。容勉供職。或邀異日有過之仁。則聖恩不濫。而愚分亦安矣。臣草疏間。又見吏部接出聖諭。補臣溫體仁等。以加恩晉少師等銜矣。臣因思慶陵皇考之陵。皇陵皇祖之陵。我皇上之孝思同也。補臣前開陳警。既以職在佐理。未與經事者同罪。今敘陵工。又以勞在贊理。遂與經事者同功。傳之史冊。將陵寢同而功罪異。得無謂朝廷之法。罰有佚而賞太濫乎。雖恩出自上。而補臣清夜捫心。亦當自愧矣。臣方求去。不宜復言。但敘工係臣垣職掌。臣雖在病中。一日未去。則言責一日不可不盡。故輒因懇辭復級。而并及之。疏入得旨。許譽卿復級。已有旨。不得借端託辭。

明史本傳

許譽卿字公實。華亭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金華推官。天啓三年。徵拜吏科給事中。疏言。錦衣世職。不當濫界保甲。在尹。織造中官李實。誣劾蘇州同知楊姜。校撫按職。中旨謂姜賄譽卿出疏。停譽卿俸半年。楊連劾魏忠賢。譽卿亦抗疏極論忠賢大逆不道。視漢之朋結趙婕妤。唐之勢傾中外。宋之典兵矯詔。謀開兩宮何異。忠賢大怒。又言。內閣政本重地。而票擬大權。拱手授之內廷。廠衛一奉打問之旨。五毒備施。邇復用立枷法。士民稿項斃者。不知凡幾。又行數十年不行之廷杖。流毒縉紳。豈所以昭君德哉。祖制。宦官不典兵。今禁旅日繁。內操未罷。聚虎狼於蕭牆之內。還金革於禁闥之中。不為早除。必貽後患。於是忠賢怒益甚。會趙南星。高攀龍被逐。譽卿偕同列論救。遂請秩歸。莊烈帝即位。誅崔魏。將大計天下。吏奄黨房壯麗。安伸。楊維垣之徒。冀收餘燼。屢詔起廢。輒把持。使不得進。引其同類。譽卿時已起兵科給事中。具疏爭。吏部尚書王永光。素附璫。璫東林。尤陰鷙。詔定逆案。頌璫者即黨逆。永光嘗頌璫。治逆案。陰護持之。南京給事中陳堯言。疏劾永光璫孽。不當正銜。庶然帝方眷永光。責堯言。譽卿又抗疏爭。於是都給事中薛國觀。以己亦璫孽也。遂許譽卿及同官沈惟炳。東林主盟。結黨亂政。譽卿上疏自白。即日引去。七年。起故官。歷工科都給事中。明年正月。流賊陷潁州。譽卿請急調五千人守鳳陽。疏入。而鳳陽已陷。皇陵毀焉。譽卿痛憤。直發本兵張鳳翼。固位失事。及大學士溫體仁。王應熊玩寇。速禍罪。賊在秦晉時。早設總督。遏其

渡河。禍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避不肯行。及賊入楚豫。人言交攻。然後不得已。而議設之。侍郎汪慶百。又避不行。乃推極邊之陳奇瑜。鞭長不及。釀成今日之禍。非極臣之固位失事乎。沈冠發難已久。樞臣因東南震鄰。始有淮撫操江移鎮之疏。識者已恨其晚。及奉旨。則曰不必移。劉遠及給事中楊枝起。相繼論薦。竟不果用。福王立。起光祿卿。不赴國變。雞髮為僧。久之卒。



王少司馬奏疏

王家楨著

王少司馬奏疏卷一

明 長垣王家楨著

請給兵餉關防疏

奏為督剿必需兵餉、總理必需關防、伏祈聖明俯給、以資實用、以重事權、以早奏蕩平事、為照流寇為害、蓋數年于茲、其殺掠之慘、根本之憂、亦既中外咸知之矣。臣最寡昧、猥蒙皇上拔之草莽之中、付以督剿之任、捐糜圖報。正此其時、先是河南巡撫、五省總理兩臣各分寄之。今一旦并寄之臣、是以臣之一身、兼兩人之責任、其負荷倍為繁鉅。臣之拜命、殊亦倍為兢惕。除剿撫機宜、俟受事後、詳審賊藪外、所亟需者、不過曰兵、曰食、曰法而已矣。以兵言之、前理臣盧象升原所督理之全數、每見寡不敵眾、今撤回如許、不更寡乎。即云募練、恐費時日。倘各省所報勤王兵馬、以及臣理屬地方本省無事者、暫留剿賊、待招募成、旅發回、有功一體發資、似亦權宜之最便也。以餉言之、盧象升在事、歲留新餉若干、未聞寬裕。今所辦之賊、如故所需兵馬如故、一旦頓去前餉、能免呼庚之虞乎。設處之名一立、將開漁獵之資、且州縣之設、處各自供鄉勇之團足矣。能充軍需之用乎。至于因糧輸餉、向乏確數。此項但能足用、自可不需部餉。惟是以京邊參罰之嚴、拖欠者繁、而總理之催提、豈能必徵解之如期。似宜確查額數、嚴立參罰之條者也。以法言之、今天下在在無法、而行間為甚。官則既怕死、而又要錢、兵則既毒民、而又和賊。若不重新整頓、

王少司馬奏疏 卷一

王少司馬奏疏 卷一

改絃易轍、洗盡肺腸、而欲賊之平也。無日矣。臣受事後、有搶掠良民、通賊納賄者、臣訪查有據、立獄而曉示之。必先除此病根、而後可幾實效耳。然用人尤屬喫緊。蓋地聯五省、既渙散而難統、亦繁浩而易蒙。非率策羣力、集思廣益、恐一己之精力有限、識慮有不周之處。則夫文職之監軍、監紀、武職之大將、偏裨、須得同心戮力之人、所用一不當、而事去矣。顧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臣聞有廢閣總兵劉超者、熟諳兵法、試有實效。當此多事之際、而棄此有用之人、殊為可惜。況扞胸中之蘊、造桑梓之福、亦超之所必願也。似宜以原舊職銜、隨臣標下、資調度之用。俟有成績、再請實授。至于巡撫關防、止宜用之巡撫應行文移。若事關總理、而仍用之五省直隸、非所以核名實而正體統也。似宜另鑄、必不可少。伏祈敕下戶兵二部、確查因糧輸餉一項、某縣若干、某省若干、合之得總數若干。自某季起派、解過若干、拖欠若干。明年徵派何法、查參何法。一一詳議明白、行臣遵守。勤王之兵、有抵理屬地方者、覆議暫留剿賊、再請欽賜總理直隸五省關防一顆、頒給、以便文移往來。所有敕書二道、舊例親領。惟念中州土流并發、臣早到一日、早效一日之力、伏祈皇上准臣陛辭先行、留官督餉。蓋奉有星速之旨、臣不敢不飲承皇上嘉惠元元之至意也。為此具本、謹具奏、開崇禎九年十月初四日具奏。本月初五日奉聖旨、奏內兵餉事宜、并劉超、該部看議。速奏官兵搶掠殺良、通賊婪賄、殊可痛恨。參遊以下、立正軍法。鎮將指參重處。王家楨著星速赴任、料理救書關防、即鑄辦發。該衙門知道。兵部覆看、得各省勤王之兵、非不給釋先報起程。彼原在近境、各探賊情、以為進止。既俱奉有撤回之旨、計此時、必返旆星馳矣。其從理屬地方經過者、恐亦無幾。如正與賊相遇、而本省不煩回顧者、自當微令協剿、以圖共濟。至所請劉超、昔在黔中、曾有解圍之功。臣部已議起用。今應著理臣調至軍前、以原銜效用。俟有功績、另議推授可也。等因。崇禎九年十月十二日奉聖旨、這劉超著以原銜赴理臣軍前效用。有功另議優敘。戶部覆、該臣等看得因糧輸餉、舊理臣盧象升專為寇患、奏請臣部酌議。蒙皇上允行。原議事平即止。今流寇蕩平、尚未有期、而增兵增餉、方苦無措。不得不再行、以供防剿之需。初定鄉紳糧銀一兩以上者、輸銀貳錢。舉監以下、糧銀五兩以上者、每銀一兩、輸銀一錢。不及五兩者、免。此皇上軫恤小民之盛意也。惟是五兩上下之間、書役飛灑、詭寄易於作弊。有司或不能覺察、或甘于扶同、任意開報、乘機隱漏。不惟將多作少、抑且免富徵貧。是徒有捐助之名、而究于軍需無補也。王某新磨討賊之寄、籌及兵餉、疏稱因糧輸餉、尚無確數、恐不敷用。誠為遠慮。臣等再為酌議、合無鄉紳仍照舊輸助、舉監以下、糧銀自五兩以上、并五兩以下者、每銀一兩、量輸銀五分。數較減而法亦適均。悉照正糧勸輸、仍將應輸銀數、州縣冊報、司府彙報、督理臣、并臣部查核。其在河南、湖廣、南直、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因糧輸餉、解河南布政司、專充總督軍餉。其在山西、北直、山東、四川、雲南、貴州、因糧輸餉、并陝西、鄉紳富民輸助、解陝西布政司、專充總督軍餉。務期勒限徵輸、無誤軍興。倘有司奉行不力、逾期不完者、督理兩臣、各按前定省直、據實查參。臣部照新餉考成例、一體議處。各省直有防兵者、應用銀數、一并酌定報查。此明年徵派查參之法也。至殘破州縣、仍遵前旨、免其輸助。以恤災黎。其九年應輸若干、解過督理軍前各若干、本省防兵留用若干、未完若干、應令各該司府逐一查明、冊報臣部。

王少司馬奏疏 卷一

三

查考督理二臣收過某某省直輸助銀若干共收過若干支給某某官行糧料草銀若干共放過若干有無存剩若干亦須明白造冊速報臣部以便磨對至于度撫潘濬欲將此項輸助在無事地方與舟楫易通處所徵解本色亦屬正論惟是兵無定向勢難千里饋糧而無事地方未必可通舟楫矧徵折文已通行紛更恐滋稽誤似不若仍舊輸銀之為便也既各條奏前來相應併請恭候命下臣部通行各該省直遵奉施行等因崇禎九年十月十五日具題本月十八日奉聖旨這因糧餉責成郡邑有司親查冊籍不許以胥役開報飛詭隱富累貧前旨甚明該撫按何無體察究若不拘五兩之額仍照糧每兩輸銀五分與加派何異且舊歲輸數尚未清核又輒議紛更徒滋擾害官清乘機侵蝕科撥豈成政體不准行違著飛檄各該撫按將輸過確數若干地方防兵用過若干併督理餉收過若干通行詳查報部照例考成仍一面勒令完解以濟急需立嚴限去其分省解交奏豫二藩司及仍徵折銀依議

入境報代疏

奏為恭報到任事臣于十月初六日陛辭遵星速之旨兼程前行至十一月初三日入豫屬封工縣准前撫臣陳必謙咨送救諭六道符驗一道令旗牌八面副關防一顆併吏書文卷到臣臣即刻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先是十月初五日在京准前理臣盧象升咨送令旗牌十面副併吏書文卷于京城門外到臣已經領受臣即于封工署中開印行事訖伏念臣碌碌庸流學未嫻于軍旅經疆鄙士任笑當于師中況值流土交訖之秋更屬兵疲民殘之後蒼生之流離載道何以措諸旌席不愧撫綏之名綠林之猖獗愈滋必須盡數掃除始塞督理之責此臣自拜命以來夙夜不遑常慮者惟是臣心不敢不盡臣力不敢不竭察吏而民可安力則而撫可成則不力則以撫誤而必不可撫吏不察則致民恨而并壞其吏故言察吏于今日即以察察可也未有寇徧于野而猶得云官稱其職者言平寇于今日即以吏平可也防禦有素寇來必不得志備餉有法兵到可期成功若夫兵之害民尤甚于盜將之畏兵猶夫畏賊此紀法不明之故業奉有立正軍法之明旨臣第有遵行必力而已至于議兵議餉一切調度機宜容臣會同督撫按道次第舉行然必虛心而審要慎而考成效庶于地方有裨臣才無可恃所恃者聖天子之寵靈共事文武諸臣之同心協力庶幾免于罪戾以無負皇上之委任而已矣容臣商確至當然後見諸施行蓋體統職掌自有成例不敢不預行奏明臣無任感戴激切屏營之至崇禎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具奏本月十五日奉聖旨知道了豫中荒盜頻仍秦楚等省流氛未殄王家楨著悉心料理早奏廓清以副倚任其地方重大事情并著遵旨密切速行不得藉口成例卸責該部知道

敬陳流寇情形并分布方略疏

題為敬陳目前流寇情形並及微臣分布方略仰祈聖鑒事竊思臣以非才謬蒙皇上特簡付之全豫更重以總理之任日夕負乘是懼惟是時事多艱主憂臣勞之會不敢不勉竭駑鈍用報聖明於萬一願臣此時專以督剿為急自入境日即確詢近日流寇出沒情形知寇盤踞河南南陽兩郡在南陽為混十萬蛤蚧團諸股在河南為瓦背紅旗諸股案查前撫臣陳必謙委監軍道戴東長監紀湯開遠督左良玉

羅借兵屢挫寇鋒于南陽之田家營等處節經塘報後寇遂從內鄉分股一走瓦屋犯雒之嵩澗一走馬山口犯宛之鎮平前撫臣遣左良玉兵回洛堵剿而留陳永福江樞孔道與三營千鎮平彼時前撫適聞解任之報而臣當未入境之時諸將遂彼此觀望故寇仍盤踞南陽之石橋諸處而時出精騎肆掠臣在途聞之中心如焚到任前一日值湖廣監軍道臣張大經同戴東長來謁即委督朱文進楊從義所領川滇兵千餘亟赴宛會剿而臣與按臣楊繩武復商確機宜已悉即于十三日親赴宛調度及行抵葉縣報寇聞臣兵至已拔營避入寶豐魯山矣魯實為汝州屬界連登輝神屋諸山寇憑于此負險恣毒臣亟調陳永福江樞兵從南召羅借孔道與兵從裕州分道搜剿雖途中屢報斬獲臣仍行確查不敢以小捷為功又嚴飭左良玉剿寇之在嵩洛者且與永福兵彼此呼吸相應據逃出難民每稱寇踞宛洛俟冰堅渡河臣又一面檄河北守巡兩道親督兵駐河上要害多設火器悉力防禦又一面飛催王忠牟文綬兵星馳赴豫堵剿總之寇在中州者臣當鼓勵文武早圖殲滅固不問寇之渡河不渡河也但臣責在總理又難以方隅自責今豐沛幾輔及三晉仰邀皇上威靈蛇豕未即窺窺而秦自關賊就擒督臣洪承疇與撫臣孫傳庭操縱互用亦似掃蕩可期而寇之在荆襄者勢同困獸撫臣王夢尹與治臣苗壯士合力剪除臣亦委標下都司戴啓榮前往荊州催督龍在田率領調到滇兵六千協剿楚寇臣俟料理豫寇稍有次第當會督撫諸臣熟計蕩平全局蓋惟寇是求秦越之視非臣所敢出矣至土寇之葉輝向稱實繁有徒自臣受事尚未聞其蠢動但查豫中被寇三年獨宛洛兩郡日展轉焚戮中臣近過南陽見州縣村落無非寇燼之餘頽垣敗屋幾無居人嗟此子遺饑寒所迫安得不相從為盜雖法無可原而情實可憫臣仰體皇上愛民至意諭分地方有司以撫輯為先務即鳴音難革賊剿自不容已臣當隨時酌酌萬不敢養難厝毒重以貽君父也除稟情懇懇頃刻異狀及一切兵食應當稟益與夫有司將領宜分別查核以昭勸懲者容臣不時補牘外謹將目前情形及微臣分布方略先具疏上聞仰祈聖鑒為此謹具題知崇禎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題十二月初九日奉聖旨據奏流寇情形及分布方略知道了賊狡踞深山作何設奇窮其出路冰堅窺渡作何扼禦必保無虞秦楚各賊作何犄角制其奔突著會同督撫諸臣打算全局嚴飭主客兵將合力協剿并地方士寇責成道府有司上緊剿散加意緝務務期速奏蕩平以副倚任如將領親履逗怯及地方官悠忽玩誤的即參擊究處兵部知道

恭報革降唐藩并繳紅本疏

奏為奉旨革降唐藩押發將行稱疾恭繳紅本以慰聖懷事崇禎九年十月二十日臣自京行至邯鄲公署准兵部咨為公務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本年十月十四日奏本部送兵科送出紅本一封到部相應差官齎送河南總理軍前密拆捧誦見該宗人府等衙門掌府事駙馬都尉等官臣王等謹奏為遵旨確議事奉聖旨據奏該藩抗明旨越關出城已干法紀至一日擅攬親叔兩郡王茂乘森倫淳遠祖訓莫此為甚卿等既擬議會同憲典昭然朕何敢私著革了爵降庶人押發高牆禁錮其世封另選賢宗以奉國祀昭示朝廷致陸至意仍告宗廟寫書與各王府知悉此疏密付王家楨星馳前往奉行欽此欽遵該

臣看得事關重大雖臣奉密旨仍宜知會按臣故於報代疏後預行奏明隨於十一月初六日渡河進省與按臣楊繩武再三面商仍密探本藩動靜悉其要領即於十三日南發途中隨時隨地調度兵將堵剿流寇至二十日抵南陽一時在事除按臣及開封南陽二府推官外無有知臣之奉有密旨者二十一日早臣始一面照例移文按臣會行按察司及分守汝南道一面查取儀注公同唐藩并文武各官據請龍樓迎接聖旨於公署恭設香案叩頭宣讀畢該臣恪遵明旨當將唐庶人面付分守汝南道臣周以典隨據該道呈報選委南陽府管糧通判張省度南衛指揮王憲邦夏之時伴押唐庶人情願於本月二十二日早行前往鳳陽臣方待其出城以便疏聞至二十三日過午刻道府進臣署面稟唐庶人偶感痰火臥牀不語姑緩少愈起程一面催取起程日期另報外今將奉旨遊行緣緣合先奏聞蓋自明旨一宣唐庶人猙獰之性憤激欲死固郡宗庶號泣訴冤具狀赴臣告理者半日聚至百人臣概未敢行然白叟黃童咸頌聖天子天覆地載之中有雷厲風行之用施不測之恩感銷莫大之隱禍藉倫於是主國憲於是又據道府之口其巨姦大惡撥置煽惑所以陷王於此地者實繁有徒若使漏網恐法猶有未伸谷臣行道府訪確事蹟應提問者參處以雪地方之公憤可也臣謹會同撫治鄧陽右僉都御史苗祥士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繩武合疏具奏臣捧收紅本恭隨進繳為此理合具本謹具奏聞崇禎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奏十二月六日奉聖旨知道了速著催起程仍嚴行防護毋致疏虞撥置姦惡一面確訪參提究處不得株連無辜其冊寶并攜帶眷屬事宜該部看議速奏禮部覆看唐庶人奉旨降革押發高牆赫赫天威法不親貸誠義以行仁消禍於隱萬世彝倫之主宗社無疆之庇也冊寶為一國之重器眷屬係一家之至親皇上慎所重而念所親准該撫臣之請救下臣部議奏臣等懷奉成規查冊寶事宜則有追舊之例矣夫唐藩既革向未有奉祀之人即賢宗繼立亦應俟撫按查勘回奏且冊以封王寶以傳國今既革其王爵自宜追其冊寶合無照例請救撫按將冊寶恭繳內府收貯儀仗服色點明布政司收貯俟選有賢宗之日奉旨差官授封并頒給查卷屬事宜則有攜帶之例矣顧眷屬之最親惟妻妾子女而已存留未革前所生原以示罪人不孝之意取送之親家口又以示遷其私人之仁合無照例請救撫按查其所生子女在未革前以前者存留在府責令相應親屬照管其王妃若引岷庶人妻李氏之例似應並行押發至於僕從不許多人即無罪猶有收買之禁况在降革益宜節制合無請欽限僕從數名供其役使以杜滋蔓總之恩威出自朝廷非臣等所敢專擅也伏惟聖明裁酌施行等因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這冊著該撫按恭繳內府寶與儀仗服色該藩司查明收貯本府俟選有賢宗另行頒給賢宗著勒限公選奏奪眷屬查所生子女在未革以前者存留在府併庶人二母俱諭令親弟侍奉照管務在得所其妻准併行押發男女僕從共准六名供役不許多帶俱著嚴飭行

議設監軍監紀疏

題為督剿料理需人亟議監軍監紀以重事權以便責成事照得微臣荷蒙皇上知遇畀以總理重任苟

可殫竭以圖報稱即顛頂髮膚何敢自愛但從來戡定大亂決非一手足之烈必專得分理之人庶不苦左謀右畫而後廓清可圖臣屬雖有司道各官但刑名錢穀俱有專司既難令其舍本等職業戮力行間計與臣朝夕其事惟監軍監紀是賴在河南監軍道則有戴東曼臣見其才優盤錯近與商確布置每多中窳但本官仍分巡河南自有簿書之煩信地之責故豫地尚可資其料理若越境問寇勢有不能且軍機倏忽變幻須朝夕追隨而相商確而後無失機宜則監軍非專官不可况見今有湖廣參議管監軍事張大經以練達之才果銳之氣向在楚中監紀同前理臣則寇東南著有成勞復以督兵入援前理臣題陞今職今入援事竣自應隨臣辦寇但監軍一官稽核將領功罪與料理一切兵馬錢糧責任最鉅若不重其事權將事多掣肘力鮮從心合無令大經即以原官到任河南為臣總理監軍仍照例給與敕書關防以便行事庶大經益有所藉以展新猷佐捷伐此監軍專設議有必不容緩者也至監紀雖係應官而臣之委任責成與監軍同查得原任開封府推官今充為事戴非監紀湯開遠明敏剛直屢經督理兩臣疏薦而以狂謬自干聖譴幸際皇上如天之容出之羈紲使得終效馳驅臣細查開遠再入中州感激聖恩益加策勵如督關兵入秦督援兵至邯鄲皆以單騎奔馳烈日淫雨中至調停兵民催集餉料備極苦心近督左良玉兵剿寇南陽內鄉如田家營諸捷開遠皆身披鎧甲督戰陣前又督陳永福三營扼寇於鎮平裕州區區瑛瑛使狡賊不敢東下皆歷歷在人耳目臣復查開遠向以司理從戎已歷俸三年今題勉行間又獲一載臣因其方沐皇上救過之仁未敢更為侈叙但臣監紀不能舍此借材而今日監紀較往日倍重若以一職銜未實之官拮据軍前在開遠雖不敢不勉圖報效而將士未免以白眼相視臣亦自擊其情狀未易責成倘蒙皇上俯念監紀萬難輕委而開遠微勞亦足自贖免其為事戴罪仍以原任職銜在臣軍前監紀俟再有勞勩容臣另行酌請庶體統有資展布亦便於督剿未必無少補矣蓋監軍監紀於軍前最為關切臣不過就見在二官請為安置妥當以鼓其氣志萬不敢瞻徇情面委任非人至誤封疆并以自誤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救下該部速行議覆施行崇禎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具題本月二十二日奉聖旨該部即與議覆

恭報南陽災荒請鑄錢糧疏

題為宛南成屯難之世微臣得目擊之真謹據實上聞伏懇聖明破格軫恤以救子遺以安地方事崇禎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據南陽府申為勢實難已仰述一方極敵之形時委莫支懇冀九重破格之惠謹冒死控陳以免慢殘事據鄧裕南唐等十三州縣合詞申稱南陽瘠土也其隸于豫省土地人民原不能比于七郡而近日寇荒之慘復數倍過之以歲荒言其為大災者三自崇禎四五年連歲不登雖非大稔然家無蓄藏矣至六年冬無片雪七年春無點雨而麥事全失矣人之斃亡者十一二矣八年入夏霖潦六七月旱乾加以飛蝗蔽空齧穀盡殆故本年之冬米麥每斗錢三百文豆一斗錢二百文至九年春米麥每斗錢五百文豆一斗錢三百文甚至無有賣者以故閭里之間或啖木皮或食人肉或化而為盜賊逃而之他鄉重以瘟疫盛行家無遺口人之散亡者十之六七矣至八年秋冬不雨全無麥苗九年

五六七月霖雨如注。禾稼漂沒。豆黍禾十不得二。而耕牛半遭屠殺。半飽賊盜。所存者亦十不得三。故六
 多而米麥每斗錢四百文。豆一斗錢三百文。此數皆八年冬未育之價。而十年之春。價倍騰踊。其啖木
 食人。化為盜賊。而相繼散亡者。自當倍於九年之數者也。故水溢旱乾。蝗蝻之災。其并茲一方者。他郡
 無有也。其為寇害者。自七年冬。流賊入豫。即躡南陽。所至人民屠戮。室廬焚燒。男婦老幼之慘。不待言
 矣。然南陽所屬多山。動為賊所盤踞。有一二月或三五月不去者。如混十萬。老回回之類。至有經年踞南
 陽縣。覽鎮內山中不去者。然非坐食于山林也。步騎出沒。號曰打糧。則所至一二百里之外。無日不經歷
 南陽之士也。且賊入秦。入楚。入江。北。南陽實為咽喉之地。是又無空日矣。至於官兵所至。寇或暫避。而兵
 復流連。又經旬日。旬月不去。其芻糈之給。米則官價每斗七分。而本縣以五百錢糶而給之。豆則官價每
 斗六分。而本縣以三百錢糶而給之。此職之所日夜踴躍。而身家不足以賠償。遂凶不異於募化者也。故
 賊盤踞住過之害。其滋於一方者。他郡所未有也。以故民甘攜糶。田皆荒蕪。職每出郭。見有掃草子者。列
 樹皮。嬰兒棄於道旁。甫聽呱呱。旋為人割而食者。其村鎮。則有一街房屋。燒燬強半者。有屋徒壁立。無
 人住居者。間有數人。從破屋而出。則菜色鳩面。竟似鬼形者。其道路。則蒿萊蕪塞。行數十里。無一人煙者。
 至職等出堂。則有告竊衣者。竊糧者。竊牛隻者。蓋民非逃亡。即化為寇盜。而求其輸納租稅。勉作善良。十
 不得一矣。斯時欲為繭絲。忍行敲朴。則人不受。欲緩催科。自遠功令。則時不能。且降罰在身。欲行解組。則
 勢不可。惟有俯首以權法。束身以待斃而已。為今之計。寇不能使不來也。兵不能使不至也。噫心而籌救
 荒。勸輸則無富民。發倉則無夙儲也。宴坐而聽之。民盡化為賊盜。地將等於蕪脫。即職職一官。錢職一身。
 不足以謝一郡之民。而朝廷之事去矣。故必九年十年。盡蠲租稅。以聽民之牛聚。然後可。乃聖恩不獲驟
 邀。即邀之。而獨一分二分。不足以紓民重困。且九年之春。朝廷不特賑南陽一郡乎。然春時米糧之價。已
 甚于今冬。而遙計十年之春。則更甚也。且賑者有所予。而徵者有所取。所予者。未盡更生。而所取者。先不
 堪命。暮四朝三。何裨實濟。故不如蠲徵之計長也。職等籌畫再四。謹將南陽一郡極敝之形。盡言上告。伏
 乞轉申特奏等因。據此。本府知府楊揚。知看得國家則壞成賦。歲有額輸。上關軍國之急。需無容或緩。
 且軍興浩繁。司農仰屋。凡為守令者。銜一命而來。誰不思急赴功令。以免參罰。況茲計典森嚴。考成之功
 罪係焉。肯不力為徵解。自安於逋欠。而甘以其身名試法也。無如今日南陽所屬郡邑。災荒已極。賊害無
 窮。人民死亡逃散殆盡。土地荒蕪。供賦無人。催科無策。窮民不支。寇盜愈繁。大變將作。不得不懇恩大施
 側隱。速允題請。將九年十年錢糧。悉行蠲免。以救此一方子遺。以存此一塊境土也。蓋南陽一郡。地饑民
 貧。原與豫中七郡不同。百姓僅守耕鑿。絕無經營貿易之利。無奈宛民不造。自五六七年來。連歲災疫。非
 水即旱。民已十室九空。皮骨僅存。迨八年夏秋。蝗蟲食稼。蔽空漫地。顆粒不收。三冬無雪。二麥不播。故九
 年之春。剝樹食人。填溝壑者。相枕也。正初薄雪。略種春麥。饑民望眼如穿。忍死以待一飽。詎意四月五
 月。連旬大雨。平陸成河。登塲之麥。盡漂在地之禾。沒。民生愈促。然而一二高阜者。尚望秋熟。少延殘喘。
 乃六七八連月陰涼。禾豆又爛。無餘。十不得其一。二。加以瘟疫盛行。傳染者。人畜俱斃。有一門而死數

王少司馬奏疏 卷一

十人者。有全家死盡。無人收拾者。目今米麥每斗四五文。豆一斗亦不下三百文。哀哀小民。不惟無錢
 可買。即樹皮草子。亦無處可覓矣。是民之厄于時者如此。流賊自渡河以來。蹂躪宛南者。無慮數十次。所
 過之處。不惟財帛糧畜。席捲無遺。房屋器具。一炬而盡。老幼作刀頭之鬼。壯丁少婦。擄為賊中之用。況宛
 屬地當子午之衝。北枕汝雒。南接楚襄。東連汝穎。西鄰商陝。均郡賊之東南西北。勢所必經。賊依山
 為勢。宛屬山多。賊每窟穴其中。哨馬四散。打糧動經連旬數月。故受害獨甚于他鄉。賊至則兵來追剿者。
 動支數日之糧。駐防者。輒經半載之久。民間粒粟寸草。又為兵盡矣。民窮之極。不能坐以待死。聚黨糾徒。
 肆行焚劫。流賊所未盡者。又盡于土賊矣。是民之厄于人害者。又如此。豫中八郡。即有賊殘之處。總未有
 若宛屬之民。死于賊。復死于寇。望絕煙火。地盡荒蕪。一二子遺。鵠形鵠面。奄奄待斃。與鬼為鄰。真有鄭綸
 難圖。筆舌難罄者。錢糧之催徵。不啻電掣雷轟。有司之催徵。有同望梅畫餅。不惟無人戶可比。抑且無里
 長收頭可問矣。目下之旦夕。已覺難支。入春之洶洶。更慮不測。勿謂職言之不蚤也。聖明素知南陽有七
 年連荒之苦。不難發御膳之金錢。急遣使以回殘喘。豈忍復竭饑民之枯髓。而不獨此涓滴之稅。以救災
 餘。懇祈洞察民艱。急賜拯救。速為題請蠲免。庶州縣印官。得以安意招徠。設法補助。而後殘息可延。亂形
 可弭。災民幸甚。等因。據此。又據南陽府推官程正家呈。據鄧裕南唐等十三州縣合詞。申前因該舉職
 不得宛南一郡。水旱游仍。口土遞煽。蓋三四年於此矣。田土十不耕五。室廬十不存三。民之死于殺戮。死
 于饑餓者。不知凡幾也。僅存子遺。復半聚荏苒。半轉溝壑。半離鄉井。道殣相望。流鴻塞郊。百里鞠為茂草。
 四顧了無人煙。他郡亦遭流賊。或偶一焚劫。禍患未除也。未若南陽之終年盤踞。遍地蹂躪也。他郡亦
 支士馬。或暫一經過。荆棘未深也。未若南陽之比歲供輸。到處騷擾也。者。至水旱蝗蝻。斗米錢四百五
 百。則南陽所獨焉。士寇一時蜂起。姦民倡亂。動及數千數百。亦南陽所獨焉。嚮也。猶可以計分數。
 今則十分災害矣。嚮也。猶可以別等第。今則偏體瘡痍矣。目擊顛連慘狀。即有鄭俠之圖。描畫不出。
 縱饒賈生之淚。痛哭無門。有同情迫叩。望恩徒切。司農計窮仰屋。破例維艱。若非軫念湯火。特為題請。
 蠲免新舊錢糧。以蘇一方之久困。以收拾十三城之人心。則南陽之為南陽。有不可不知。不忍言者矣。即議
 賑貸。亦杯水車薪之說也。即日緩徵。亦黃葉止啼之喻也。不如將九年以前一切未完錢糧。概賜豁免。十
 年縱不可悉蠲。亦冀蠲十之五六。嗟此子遺。庶其更生乎。行見逃徙之氓。尚可復業。不逞之輩。或望歸農。
 此日減眼前不可必得之拖欠。為數無幾。他日省意外不能終已之金錢。所得更多。卑職等真見有萬萬
 不可支之勢。非故作危語以發聽也。等因。據此。又據開封府推官衛禎。呈為灑淚請蠲。以亟救殘黎事。
 卑職奉委查辦南陽。而所查與往歲異。往歲所清查者。錢穀而。今所查。則兵火也。往歲所清查者。諸役而
 今所查。則篋子也。往歲所清查者。四野禾黍。而今歲所查。則滿路荆棘也。往歲所稽查者。城頭丁壯。而今
 歲所查。塚底肉屍也。歷一邑。嘔數斗之血。見一民。滴滿目之淚。一時鵠形鬼樣之。父老。擁馬前而號泣。與
 二三藍縷之窮。伏明倫堂而悲。慘不忍言。其請蠲之文。滿案。告賑之紙。盈庭。卑職亦安能一一為
 之控陳哉。故採各邑之情形。而繪之圖。其在葉縣北界中。猶有數畝耕耘地。三四往來人耳。西北地瘠無

王少司馬奏疏 卷一

人不必言東南兩面為俗舞士寇掠一空且相率入夥矣前院多方區畫之牛種俱付之不可知縱有強明吏將奈何是可哀也其在舞陽一望荒草迷途人路徑茅塞所歷村落輾轉斷萬寇煙息至求一人蹤鳥跡而不可得城南謝家莊見來迎者一地方一鄉約便詭以為異事詢之則曰日站莊頭夜奔城中不日亦將散去而東北一帶又盡為賊城內居民一日數十驚非若官多方彈壓不知作何狀也是可哀也其在裕州北行六十里不見一居民問之行路客皆言每夜士寇劫掠間有鄉居者皆剝衣凍死奪食餓死矣焉得有人哉至州治光景寥落卑職居兩日纔得一餐隨行求一夫一馬而不可得非官之慢地之窮也是可哀也唐泌兩邑昔年經過已嗟不堪今且慘甚矣泌陽東接申確山多人稀士寇盤聚而不可解所謂東十七營西十七營豈虛傳哉唐邑寇稍戢而百姓十室九空勢不能束手待斃意猶耽耽思助也是可哀也南召密邇府城光景應稍別而慘苦較他邑尤甚其青嶺嶺野白骨堆積不煩贅矣指其可據者以道官經臨苦于無食署官張持三升米為兩家分其官如此其民可知雖日為之恤死亡招流移而涓滴之水無救燎原是可哀也南陽府治在焉地當九省之通宜何如繁行然亦近城十里略見耕耘而十里之外亦與他邑等以縣令之明爽東支西吾僅得得一僵形耳後將不繼也是可哀也新野當子午之衝既苦盜又苦兵其民將疲于奔命而死荒旱頻仍四野蕭條即實令不能挽回也是可哀也桐柏去府為最遠地索疲兵火之餘又添一番悽慘兩院或遙聞其苦而未目擊其詳窮民將誰告哉是可哀也鄧州素號沃壤卑職入境見村落中人蹤散亂幸以為差強人意至州治而官哭土號各各告窮時猶在疑信間及聞城而壕內城外伏屍徧積以壯兒肉付饕犬餐卑職滴淚不能止亟責地方以掩埋而地方言日日如此實掩埋不及耳一時街頭乞兒擁馬前者近百人皆口不能言卑職量出幾錢以分給然亦救一日之生二三日後又為伏屍之續矣是可哀也鎮平之苦與鄧等道路中白骨森森遠邇求一禾苗不可得民將盡死於春首矣是可哀也內浙兩邑僻處萬山南接荆襄西連商雒北控伊魯為盜賊出沒者且七年矣備查村落求一椽片瓦而不可得兩邑令各欲為百姓請命且欲為百姓死而不顧生而內令之嘔血又卑職親見者賢宰之苦分固應爾如無濟時事何是可哀也卑職口有盡而情無窮據目之所擊僅給其千萬中之一二耳所幸者諸城內城關尚有寥寥數人引領求活然紆紆不敢及城外則無食貿易不敢走四方則無衣不久亦將死而國賦告急猶時見官比吏呼而不敢止也僅存之餘一苦於衣食再苦於催科則死且速嗟乎死亡中之留遺會幾何而役之守城役之禦寇役之備供應役之供糧朴勢不盡驅為綠林黨溝中瘠不止也人言救荒無奇策今且救死無善著矣意惟寬賦息徵以稍緩須臾之死乎懇乞亟題請將新舊錢穀一概告能以救此一方民聖天子明見萬里方發三萬金遣官行賑豈惜數萬賦亟不獨擲宛南一塊土哉事急矣速之且暮或可存一二子遺緩之須臾則南陽不可問矣即有腸熱如鄭俠者何處尋流民而圖之卑職非宛吏而言宛事似乎越俎然以情切劇痛觸急燃眉不得不瀉淚呈請等情據此又據分守汝南道按察使兼右參議周以典呈據鄧裕等州縣申請獨恤緣由本道看得南陽一府年歲之荒歉流寇之蹂躪與夫人民之流亡較之他郡更甚且慘焉曷言乎

王少司馬奏疏 卷一

一七

年歲之荒歉也夫南陽自六年冬之無雪七年春之無雨二麥不登民已失望至八年夏秋相接水旱頻仍益以蝗蝻作祟咀嚙殆盡民不聊生者十之六七惟九年春作方與禾黍稍種成意更生有日不期夏秋以來淫雨如注禾稼朽爛漂沒無存間存十一於千百祇供盜糧重以瘟疫時行耕牛損壞布種已失生全何望今冬已難支持來春作何景象時事尚可為哉即所稱素封之家能堪此屢年摧殘乎曷言乎流寇之蹂躪也夫南陽實為咽喉之區賊或自陝而走楚或自楚而入陝或走江北或走汴梁靡不以南陽為出沒孔道且環宛屬皆山也依山傍谷自是賊之故址由七年冬流寇入豫即擾南陽盤踞之處動踰旬朔即九年正月賊入內浙負嶠莫禦半年於茲夏間避暑坐食山中每以數萬騎出而打糧田間禾麥一過舉無遺粒毒殺老幼暴屍橫野焚燬廬舍屠陷蔽空即間有敗屋數椽食皆荆棘滿地村落斷絕行數十里而不見隻影者有之目擊其可寒心即素號輻輳之鄉能禁此賊之荼毒乎夫以荒歉之流行兵寇之難避剝削日甚柴米日踊鵝衣鳩面之輩俯仰無以自給且夕莫必其命即間有一二贏餘者涓滴之藏不堪以資羣兇之腹究竟貧者固貧富者亦貧或情不得已易去其鄉或計無復之甘心從賊環宛屬無地非賊無人非賊職此故也彼老幼不能旬旬以行乞止有委命溝壑已耳迄今村墟無煙道殣相望哭聲盡號餓鬼夜啼聞之真可涕零夫南陽素號膏腴當彼年豐時平錢糧猶有進負之歎值此皮肉罄盡疢積難起之候將餬口之不給甯復有筋力以供輸納況七八九年之荒凶日甚一日則七八九年之通負欠而益欠即今年又將盡矣即有司之參罰固責不容辭將靡有之子遺肉其勝刑乎為今之計在大施蠲免以紓物力為救災恤患第一義皇上春發帑金三萬特差內使督賑不尚虛容虛乎此時流民之圖猶在御前懇乞軫念南陽特疏單題得蒙蠲免之令以紓目前之急安知聖上加惠南陽不視上春尤加整乎此職之妄觀皇仁於萬一而急欲陳乞不憚煩瑣以瀆靈聽也等因到臣看得水旱盜賊之災惟汝歸開皆有之而南陽甚故臣自受事以來各屬申報災傷之文幾無虛日臣姑置他府申文而專報南陽一府亦不備述道府州縣申報之情狀而專舉臣往來目擊之景象為皇上陳之臣見自葉縣至南陽二百八十里所過村落盡付煨燼頽屋敗垣漸成工墟路旁田地盡皆荒蕪榛蕪荆棘如同化外蓋往日之災傷不過曰民貧曰地薄而今且無民矣無地矣何謂無民蓋流寇盤踞之區逼近此處各村鎮或搶掠二三十次甚至四五十次男婦老幼有被殺死者有被擄去者有懼殺懼擄而逃避轉徙於遠方者有不懼殺不懼擄而糾聚劫掠遂成土賊者彼見夫為良民則身家之危亡立至為盜賊則不耕而飽食不織而撥衣亦何憚而不為賊也其有知義理畏法度而良心不變不能遠徙者但有移居城內一著而撥兵經臨辦草辦科不得不出於彼所云苦兵甚于苦盜者此也故曰無民蓋鄉野之農民今無之也何謂無地種地須牛具而牛具為賊搶矣再置則再搶遂至不可復置又須佃戶而佃戶為賊擄矣再招則再擄遂至不可復招須房屋而房屋為賊焚矣再修則再焚遂至不能復修以故耕耘播種之事竟至全廢而稼穡蓄畜之獲盡歸烏有矣故曰無地蓋行犁之田地今無之也臣目視其景色不禁墮淚蓋臣受牧民之任者也以三百年生息愛養之赤子而一旦至此臣復忍然莫以告亦安用臣為者除一

王少司馬奏疏 卷一

一九

督糧道程嗣使呈前事等因到部奉批司查奉此查得盧氏縣屬遺寇犯官死民逃崇禎八年分漕糧四
千二百餘石無從徵解業奉諭旨蠲免一半餘作五年帶完今該道呈稱先已指撥完解具見急公之誼
至于指完之糧而欲改作十年分之數必該地方撫按據實題請本部方使議撥仍飭該道的行可也等
因呈堂奉批速剴奉此案呈到部擬合就執行爲此合劑該道照例辦理即便遵照施行等因蒙此竊照盧
氏縣八年未完漕糧四千二百之額本道因部覆森嚴不敢觀望不敢推計多方設處已全完于未奉恩
旨之前今得蒙浩蕩皇仁恩免一半餘作五年帶完則將本道完完之數請改爲十年漕額而八年分仍
遵恩旨一半蠲免一半帶完庶如天之仁得實既于災黎惟望兩院早爲地方題請本部議覆有據斯殘
邑子遺之福矣等因具呈到臣該臣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繩武看得盧氏一縣每歲額該漕糧四
千二百餘石崇禎八年爲流寇蹂躪官死民逃欲責其徵輸則勢必不能矣督糧道臣程楷惕于功令之
嚴不敢怠忽漕務百計措處業代爲之全完嗣後得邀皇仁免其一半餘以五年帶完垂憐殘邑之苦恩
甚渥矣惟是道臣所奏完者乃在恩旨未頒之先茲該道欲將代完之數乞改爲十年之額正所以廣皇
上浩蕩之恩于殘黎耳既經該道具呈前來相應具題伏祈敕下戶部議覆施行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五
日具題閏四月初十日奉聖旨戶部知道戶部覆看得盧氏縣連遭寇變官死民逃八年分未完漕糧四
千二百餘石奉有蠲免一半餘作五年帶完旨今撫按題稱糧道程楷留漕糧業于未奉旨前代民
指完通數又念皇恩浩蕩祈移免該縣十年見徵此其意實爲拯救災黎宜從所請以彰寬恤等因具題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八日奉聖旨這盧氏八年分漕糧既經完解所蠲分數准移免十年見徵以彰寬恤
因病請告再懇允放疏

奏爲微臣衰病情真封疆不堪久誤謹瀝誠再懇天恩俯允回籍別選賢能以早奏瀟平事竊惟流氛孔
熾幾數十年矣以數十年未結之局而欲了當於一朝此必非常之人方可成此非常之業乃謝劣如臣
謬膺是寄皇上所以寵任臣者專而且隆矣臣所以夙夜拮据感恩圖報者亦智盡能索心力殫竭而無
餘矣此自在中外耳目中非可容臣飾說者惟是分量有涯而容受因之年力有限而伎倆因之臣蒲柳
之質今年六十有一歲衰病侵尋日甚一日春霖以來眼花耳鳴右體麻木將成不仁之症幾有性命之
憂五官不靈一籌奚展以此而欲冀成掃蕩之功難矣夫抱經濟之略而憚拯救之勞臣誼之所不出也
無裨動勳之實而徒戀爵秩之榮尤聖朝之所不容也伏祈皇上俯察臣病是真督剿事重允臣回籍別
選年力精壯智略素裕者以充是任則蕩平之功可計日而成也至於中樞條議部撫兼理臣居恆每有
是言其見正與臣合即如賊今盤踞楚豫之界隨賊向往臣宜移鎮南陽乃省城當賊經過之後民情惶
惑風鶴成驚昨十五日夕忽城東男婦扶攜歸城至次早城西亦然臣親出郊外撫慰之始定及偵探
四出毫無聞見蓋兵荒之後地亦人窮詎傳思亂重地可虞臣即欲離省城不能也生靈在湯火之中安
危判呼吸之際伏祈廟堂早裁決一日則五省早獲一日之安矣臣無任悚懼待命之至崇禎十年四月
十九日具奏閏四月初四日奉聖旨流氛督剿方殷王家楨著一面彈力料理不得引請弛卸該部知道

三次請告疏
奏爲臣病益篤臣去當決三懇天恩俯容休致以免誤封疆事爲照臣曾兩次具疏乞身未蒙聖慈允放
軍務倥偬臣不敢不力疾料理然病因勢而漸深事因病而漸誤至於事誤而病愈加矣目今兩眼昏花
對人不辨面孔下部酸軟升降每至傾跌眩暈健忘落筆成訛種種病症皆心血虛耗精力衰弱所致臣
平昔多病醫藥罔效須閉戶靜坐始可調攝今于戈擾攘之際晝夜拮据猶恐時日不給安有靜坐之時
乎臣之一身不暇過慮獨是巡撫何官中州何地今日何時而可容一病夫任之目前募兵措餉買馬製
器選將練兵事務殷繁即精明強幹者尙恐思慮有所不到計畫有所不周臣若不亟爲控陳將竟成叢
棘而釀禍于中州不淺矣臣受國厚恩捐糜圖報本所自矢無奈禍過災生力不從心何也伏祈皇上憐
臣病其情非假託俯念中州重地不可久誤容臣休致回籍速推賢能早來交代臣狗馬餘生倘未即填
溝壑惟日與白叟黃童祝聖壽于無疆而已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崇禎十年五月初十日具奏本月
二十日奉聖旨王家楨剿寇方殷豈引病弛擔之日況總理未經交代亟資調度應撥著遵旨殫心料理
力圖籌掃如或疎誤責有所歸該部知道

留左鎮在豫協剿疏

題爲汝南寇氛孔熾大將遠調非宜謹據實直陳懇祈聖明俯鑒允留以保殘疆事爲照江北係險漕重
地一遇警急齊聲呼籲中外震駭不能不履聖慮之焦勞此理勢所必然者故臣一聞報即發標下官兵
汪雲鳳等三千餘名令聽用都司吳宣猷督押前行沿途催餉於閏四月二十一日自南陽起程據報於
五月初十日到太和計此時已抵皖矣彼中在事諸臣猶願以左良玉爲請部議調發奉有明旨蓋江北
諸臣止見目前之急而未知豫中之危部議允調時亦止知有浙川解圍之報而尙未見浙川陷城之報
也即知陷城猶未知楚中之賊自南奔豫江北之賊復自東轉豫而光羅商固信等處危在旦夕也目
今羅信以中箭病臥其兵暫付孔道與統領駐防內鄉又分兵壹千令中軍軍登科剿伊陽之賊蓋伊陽
山中有瓦背餘孽與土寇構連劫殺致令嵩伊盧汝之間苦無甯宇農事盡廢此車登科之遣亦必不容
已而千人尙存乎見少也破浙之賊潛伏郎西山中者此賊思逞除先調去川黔兵三千止剩左良玉三
千合之孔道與兵併羅信原兵貳千總共計五千分佈於空闊遼遠之山城以支撐數萬之強寇尙不免
顧此失彼今一旦撤去三千勁卒而止留二千則狡寇乘虛窺逞勢所必至試思左良玉督率八千之衆
協力堵防尙有浙川之失若良玉去順減兵六千能保地方之無恙乎此良玉之不可動移也不待智者
而知之至於信陽山中原有西來賊叛出沒其中陳永福兵三千僅僅貼防未足交鋒今復加之以楚中
大寇盡數入豫與叛兵合矣據安池道稟稱賊之在皖者約有十五六萬前月有五六萬過英山羅田向
光固商城去矣是三股大賊合之不下二十萬目今光羅商固被賊圍困塘報斷絕而陳永福三千之衆
安能支持是左良玉一旅以之救豫中猶不暇給竟舍目前之急而遠赴賊未必尙留之處似非計之得
也又據監軍道戴東晏稟內稱頃有役自安慶至係閏四月二十八日來者云此時皖城已無賊皖賊盡

奔光山信羅開。該道職掌相關。必有確據。蓋賊勢忽離。今日之調。在豫為賊來兵去。在皖為賊去兵來。無濟於皖。徒苦於豫。此一時在豫同事諸臣。願留左良玉者。無不有同心也。惟是懷揚明旨。不敢少遲。臣移駐許州。催左良玉帶領兵馬。於二十一日到許。二十四日四鼓發行矣。臣面教以途中遠偵確探。如賊在光固。直馳光固。移會陳永福。先藏光固之賊。隨賊剿殺。如賊復東去。江北事急。便赴江北。務期與賊對壘。勿拘泥文移。向無賊之處。徒疲兵力。擾道路也。但良玉一東。即西之賊。定然出山復逞。宛南各州縣。所在寒心。而光羅一帶。今方危如累卵。更令臣食不下咽。疑不成寐者也。同是皇上之封疆。同是皇上之赤子。夫豈有異視焉。罪在臣病篤昏憤。不敢遽請留也。伏祈皇上垂念腹心之地。賊多兵寡。勢在危急之際。仍留左良玉在豫辦賊。免赴江北。則殘疆可望保全。即如今春豫中無賊。臣不難領豫中之兵。盡發江北。臣何敢有珍域之見。更祈聖明垂鑒焉。再照日前兵部條議。總理兵三萬。豫撫兵壹萬五千。以左良玉一旅。分隸總理。臣查總理未設之先。良玉已奉有撥豫專款。本將防豫。前後六載。地利既悉。風土人情。更稱最宜。總理之兵。將無處不可徵調。以資前數。留此一枝。專為中原綢繆計。即總理之剿蕩。亦未始不資其力。再祈聖明敕部。覆議施行。臣無任惶懼待命之至。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具題。六月初八日奉聖旨。該部看議速復。

四次請告疏

奏為四懇天恩。前能病臣。以重剿務事。臣於五月初十日具奏。為臣病益篤。臣去嘗決三懇天恩。俯容休致。以免誤封疆事。奉聖旨。王家楨剿寇方殷。豈引病弛擔之旨。況總理未經交代。亟資調度。應援著遵旨。殫心料理。力圖掃蕩。如或疎誤。責有所歸。該部知道。欽此。臣一見邸報。恭設香案於公署。望闕叩頭謝恩。訖。臣不勝感激。益不勝憂懼。伏念皇上以聖明之主。建中興之業。凡挾一材。抱一智者。誰不自慶。遭逢思乘機造會。以期樹立於清時。況臣受四朝深養之恩。蒙皇上委任之隆。方自矢捐糜。不足為報。何敢萌弛卸之念。緣臣賦質孱弱。不堪重寄。數月積勞。遂至委頓。臣所以冒昧連履。控陳者。正為剿務方殷。非病臣所可擔任。新總理熊文燦。業已專官敦促。交代之期。只在此月之內。目今理撫事務。臣雖力疾料理。而承聽之下。見臣病息。慙慙。窺臣在事難久。已視為五日京兆矣。人情向背。不可轉移。若早另推補。俾之耳目。變易號令。更新與今日之疑貳。觀望者。取效自相逕庭也。天語煌煌。固已洞鑒臣之或有疎誤矣。臣以庸材負鉅任。夙夜皇皇。何敢自蹈疎誤。願臣之不疎誤。不獨自勉而已。要以文武將吏之各不疎誤。相與共成臣之不疎誤。彼見臣之支離。日甚一日。遂至精神渙散。訛傳時與。復欲其同心協力。立奏掃蕩之功。實有倍覺其難者。若待臣疎誤昭彰。罪狀顯著。即置臣於法。而封疆之事。殊費收拾矣。不如速放臣去。臣既侍而生全。地方早見廓清。則臣之所冀侍者小。而地方之所獲全者大也。伏祈皇上鑒臣病苦。情真萬難。供職去留遲速之間。關利害安危之重。准臣能去。速行另推。庶全豫封疆。奠安有期。而臣之狗馬餘生。悉屬皇恩之再造矣。臣無任悚懼待命之至。崇禎十年六月初二日具奏。本月十五日奉聖旨。寇氛未靖。大剿正殷。王家楨著彈力督圖掃蕩。不得以總理交代有期。引病弛卸。該部知道。

請催撥兵并陳合營規則疏

臣為撥兵赴豫太緩。分營將領太多。伏乞明旨嚴催。并陳合營規則。以整行伍。以圖蕩剿。事為照豫中撥兵。議調王忠之三千。牟文綬之二千。董用文之二千。查廟堂真見豫中情形。寇多兵少。故為是萬不得已之計。臣亦仰體此意。不敢請增。王忠等若從國家起見。亦宜振旅而前。猶恐後期矣。孰意其不然也。臣一受事。即遣官催催車文綬矣。乃以山東藩司未發月餉報。臣隨付去一檄。催山東藩司速發。至今猶未見。到也。臣屢檄催催董用文。近部議河冰未合。應令渡河。奉旨。保兵協剿。防河事宜。著該理鎮視賊勢緩急。酌行。是用文不但防河。亦有協剿之責。至今亦未見到也。豈其明旨。赫赫。尚不足畏與。不然。何悠悠忽忽。怠緩至此極也。若左良玉。陳永福。孔道興。江標。羅從義。朱文進。大小七將官。非分領各營。見今與賊對敵者。耶。臣一受事。知宛南賊勢猖獗。即委監軍兩道。臣戴東。長張大經。督領七將官。合兵赴宛。宛剿。乃左良玉以告病揭帖。至轉委中軍張應元。領兵以往。止見過汝州。有左兵搶草傷官之報。而未聞與賊交鋒也。楊從義。朱文進。止見過葉縣。兵與毛兵爭槽。被殺傷之報。而未聞與賊交鋒也。孔道興。聞前此中矢穿膝。而未聞與賊交鋒也。羅從義。對面對言。賊不難殺。只是將不一心。而僅有七里河三十六級之報。陳永福。有水河一百六十三級之報。江標。有九十五級之報。又有周家營生擒七名。斬級九顆之報。而臣未敢信無殺良。駁道嚴嚴。尚未確回也。願惟是斬獲之報。在十二日。而博望掠去舞陽。知縣吳應祝之報。在十一日。雖賊中間係縣官。隨即放還。然而相隔一日。相去二三十里。全無哨探。竟不救援。任賊享賽。若問。則知所稱當陣斬獲。安能必一一皆真賊耶。此七將官者。豈調度機宜。未嘗催督檄文。未嚴與。抑豈向來伎倆。已慣。點綴便可報功。與不然。何驟然閃閃。疎玩至此極也。蓋兵分則勢渙。將多則指亂。臣請去其五將。合為三營。左良玉大將也。初多捷功。近似自厭。當以羅從義之兵。合之。蓋羅從義既革職。宜歸臣標下。聽發銜銜。為圖功自贖之地。左良玉統此五千之兵。往來嵩雒之間。北阻窺河。西扼關陝。南勦登汝。盤踞之寇。儼然有虎豹當關之勢焉。陳永福。孔道興。江標。三營。合為一營。止留陳永福一將官。領此五千之兵。往來宛汝之間。堵其北渡。絕其東馳。南助荆楚之聲援。儼然有率然在山之勢焉。蓋陳永福曾負敢戰之名。而孔道興宜令休養。江標領兵。原係暫管者也。楊從義。朱文進。所領川兵。俟奉文綬到日。歸奉文綬統之。合為一營。此五千兵。往來禹汴之間。屬臣標下。以便聞急徵發。儼然有居重馭輕之勢焉。仍同王忠。董用文。左良玉。陳永福。三股入山搜剿。兩股設伏堵殺。務淨掃妖氛而止。但得流寇一靖。將士寇自息。豫寇既平。可全力注楚。此臣區區一念。朴誠。從實地做起。庶幾可望有效。不然。臣徒手奔走。轉抄塘報。可以欺人。不可自欺。更不敢欺身上。懇祈嚴敕王忠等。星速赴豫。到日。嚴整紀律。無如往日之縱軍搶掠。救左良玉。速出督兵合勦。保全平昔威名。其陳永福以下。再如前道。還觀望。殺良冒功。騷擾士民。容臣重則斬首。輕則細打。立刻正法。務將從前肺腸。一洗而新之。至楊從義等。俱革去領兵。在臣標下。聽有警調發。臣此番會剿之舉。雖驅逐入山。宛南一時無寇。與楚寇聲氣。使不得通。然而糧料之費。所過稱苦。斬獲之報。於

賊無損臣心大有憾于將官太多彼此觀望未遂臣之初意也伏望聖明察焉崇禎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具題十二月初九日奉聖旨王忠等兵已救部飛檄嚴催仍著申明紀律星馳前赴協剿如再延遲參米重處并左良玉不許託疾規避其合營責成事宜即如議仿行朝廷但謀成功一切調度並不中制將領有滋望快玩殺良冒功等情參遊以下即以軍法從事餘俱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五次請告疏

奏為病臣義不可留罪在必逐五懇天恩亟賜罷斥別簡賢能以肩重任事該臣於六月初二日具奏為四懇天恩亟罷病臣以重國務事奉聖旨寇氛未靖大剿正殷王家楨著殫力奮圖蕩掃不得以總理交代有期引病弛卸該部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家楨淺衷寡謀力不勝任猥蒙天語憐憫責之以彈力望之以藩籬凡為臣子者自非有胸無心能不矢捐糜以圖報效惟是用舍予奪者朝廷取世之大權進退遲速者臣子居身之大節權以斷而歸於當節以審而成其決則臣區區犬馬戀主之心真有欲少遷延而不可得者蓋接之皇上委用之初意而惶懼無以自容也臣叨冒卿貳例不推巡撫拜命之初意重任理乃數月之拮据茫無成效流氣之猖熾愈見蔓延則臣罪之宜罷也當不再計而決矣若以理見推而以撫居官則節鉞之重祇為匿短之責臣清夜自思愧懼交集何能視顏以強居也且督撫體統稍異臣領敕書內載以總理體統而行今既專撫則禮節之間仍舊既見以為乖方更易又殊覺其倒置此衣冠瞻視關係地方者頗重不宜以臣繁懸一官之私致有變越者也況自臣受事以來人言屢及若笑罵雜人而好官自我則頑鈍無恥何以臨吏民之上恐三軍之士且心輕之而欲其法令之整肅也難矣有此三者即精明強幹亦難適於用而況臣之病勢日沈形神俱憊心血久枯肝氣虛損而膽力因以衰弱晝夜兢兢若有禍害之至前轉時遺忘安視制勝之遠略即如近日臣自汝甯赴省方及許而又往南陽方駐南陽而確汝蔡西賊復闖入矣內浙鎮鄧危如累卵歸空虛震動可虞兵寡路遙徵調不至臣病息淹淹無能淨掃狂氛以副聖明之倚任而商城告急靈陝告急竟付之不可知之天至募練一事急如燃眉亦但以文移催之數百里之外不能一至省會親為訓練則前此之耽擱不少後此之叢勝更多臣之千罪萬罪無可為贖而封疆之一誤再誤何堪嘗誤伏懇皇上軫念中原重地將臣即日罷斥別推才望來充是任則兩河生靈有依而微臣一身為輕矣臣可任恐懼激切待命之至為此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崇禎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具奏八月十三日奉聖旨王家楨奏內事情該部看議速奏吏部覆看得河南腹心重地寇盜四集聖明特簡兵部左侍郎王授以總理專剿五省流寇其權甚重而其責任亦未易副也後有大剿之舉而以理臣之任專之能文燦則家楨在河南是有總理之名而實為巡撫之官名實既不相副體統又難整肅誠有如家楨所言者況本官屢以病請情亦非假當新理臣大剿之時中州重地留此若進若退之官恐致誤事合無准其回籍調理另推撫臣受事而以巡撫之官管巡撫之事則事權一而責任專賊甯地方有攸賴矣伏候聖明裁奪崇禎十年八月十六日吏部尚書田惟嘉等具題本月十八日奉聖旨王家楨准回籍調理員缺速推才望堪任的來用

王少司馬奏疏卷二

太倉錢糧疏

為太倉錢糧虛懸逐款須著實地伏乞嚴敷清查以杜弊竇以服人心事竊惟今日在財用積匱之後值羽書狎至之時而以臣之愚昧代庖部事又兼攝倉場以故且夕拮据寢食弗甯每遇簿書到手加意搜查忽于五月初七日管理銀庫主事陳寶盛王裕心交代事竣以交代文冊送部臣因細查其冊內所載銀數蓋欲的知其庫藏之虛實以為酌劑盈縮之地也而冊中實在項下開載銀三十二萬六千三百七十四兩有零臣一見之不勝沾沾喜即問邊餉司郎中張鵬神庫貯如許何云一空鵬神亦不知其所以然即促寶盛裕心至衙門備問之始言三十餘萬為相沿之虛數也臣謂銀數何能虛懸始言支出庫執結未到無憑開銷也臣謂執結何難查取始言執結出於領銀之人銀既到手執結遂緩不經心也臣謂未有執結如何發銀始言時迫事急不得不發而歷年相沿非一日也臣于是諭以速取執結開銷倘執結不到其中有別弊者該庫即據實開報以憑參處臣除一面催取執結仍一面冊送司查此太倉清查所自始也越數日而科臣劉安行有疏參糾奉旨嚴查矣夫清查實始自臣而自萬曆四十五年以迄於今經營之年月支放之卷宗一查了然惟有遵旨同科臣實加磨勘而何敢再有發說以瀆天聽乃科臣劉安行回奏復奉有嚴旨臣又何敢無說而處此蓋科臣之參所據者查取執結之手本也手本內描

寫光景。言庫無實銀。祇懸虛數。至三十五萬之多。科臣為國忠肝。一見安得不參參之誠。為有據。但錢糧須歸實地。而後清查得法。繼悉畢。即就手本窮之。亦可見其大概。手本內。工科於天啓五年十月支天啓五年秋季俸銀三十一兩一錢。夫至十月而支秋季。至今猶列預支之內。則預支二字之義。亦可見其大概。蓋執結未到。而發銀即名預支。雖其中甲先支乙。不敢謂其全無。然類工部之俸者實多。今日若不直窮到底。則其作奸弊者。且得借口展辯。臣謂清查之法。自以執結為主。夫年例則有當日領解之官。俸銀則有各衙門造支之簿。若非實領銀去。誰肯出一執結。執結至。而巡視補掛補銷者。則錢糧懸虛之故。果為執結不到。無他弊也。執結查取不至。而巡視不准補掛補銷者。則其中情弊。亦自水落石出。而神奸不能遁其形矣。款款稽查。件件著實。而後發銀可清。紀法可明。科臣有聞必告之誠。微臣見冊即查之苦心。皆可不負聖主之屬精矣。又科臣劉安行條陳一疏。奉有九卿科道會推精明心計之臣三四員之旨。臣捧誦天綸。夙夜躊躇。乃於代庖文移之間。事體商確之際。司官中得於真知者。列名上聞。練達勤敏。則山東司郎中范鏞。博宏宏遠。則福建司主事張元佐。精詳執持。則雲南司郎中楊國柱。此三臣者。皆可備異日大用之選。無難於目前會計之役也。此外不乏表表。而或有專差。或無指實。臣不敢濫及。至於會推別衙門之臣。應屬吏部為政。臣部難以越俎。伏乞敕下科臣劉安行。併巡視科臣鍾煥道。臣馬如蛟。將前所參太倉虛懸銀三十六萬餘兩。嚴加清查。先取執結。其無執結者。查經管何官。支領何人。著落完追。依律參送。四者臣衙門司官范鏞等三員。分理會計。其別衙門心計之臣。仍著吏部會推。則錢糧之弊。永絕而清查會計。悉得其當矣。臣無任悚懼待命之至。

軍興裕儲宜亟疏

題為軍興裕儲宜亟疏。餉額匱乏。可虞。懇乞聖明。速救計部。酌盈虛。清耗蠹。以濟危疆。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崇禎元年四月初六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餉省直巡按監察御史劉重慶題前事。因本年四月初一日。奉聖旨。朕念切封疆。發帑已有旨了。遼餉原有舊額。其支各色。即著改正。稽核兵馬。清查耗蠹。為目前急著。說得是。著該部設法嚴查。作速議覆。戶兵二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除舊餉。其支。改正另覆。稽核兵馬。聽兵部酌覆。所有清查耗蠹。相應摘覆案呈到部。看得自有遼事以來。用費窳乏。日議措餉。日盤虛冒。日議清餉。不啻顧禿唇焦。而卒未見一措之果。足用一清之果。實也。然往歲左支右吾。尚可撐持。且茲積至今歲。窘乏極矣。蓋以黔蜀用兵。對餉如許。而山東島餉之留。南庚事例之留。粵東鹽鐵之留。誰非新餉額數。有定之入。類正苦漸削。而無定之出。更苦漸增。姑不敢一一瑣陳。以瀆天聰。即以關門論。舊歲五月以前。原係關內外總發。每月止餉一十七萬五千。自甯遠另設餉司。關內支八萬三千。關外支十萬矣。臣部月月照數指發。未敢有違。乃關外于原額十萬之外。有加無已。自去歲八月至十月。多借發過馬乾銀四萬兩。作月餉未足也。又復請找月餉三萬五千矣。自十一月至二月。又請找月餉八萬矣。且稱從此後每月餉額。應須於十萬之外。加二萬矣。臣部方勉於額中。該鎮復求多於額外。臣部方幸完一月。便了一月之局。該鎮復且收一分。止算一分之找。月來索餉之文。不曰臣部欠該鎮。

月餉一二十萬。則曰該鎮缺兵餉三兩月。聞者皆相顧動色。而不知臣部于正額之餉未嘗欠。即該鎮于原額之餉亦未嘗缺也。增者日增。誰為止定之期。解者雖解。終無不欠之日。而臣部仰屋持籌。如杞人憂天。精衛填海。亦何濟于緩急之數哉。多多益善。在邊臣自有定畫。臣部何敢越俎而譚。第以月計二萬有奇。不見其多。以年計二十五萬六萬。亦不為少。臨渴難掘。無米安炊。萬一事有不測。致誤封疆。委之于臣部之欠餉也。不幾以額外之增加。而貽臣以莫贖之罪。良哉。督餉台臣。身膺餉務。其於兵食盈縮之數。與夫庫藏虛實之源。業已洞若觀火。且原奉敕書。內稱遼左道將。并聽弔查。則今日之奉旨清查耗蠹。固其職掌也。前臣復陽撫臣梁應澤。疏請察餉者。并察兵亦奉有旨矣。伏乞皇上嚴加申飭督餉御史。遵照弔查原敕。并臣部原題察餉并察兵事理。會同督撫司道。設法清查。何項當增。何項當減。額定兵數。以爲臣部餉數。仍於事竣之日。照例奏繳舉動。庶耗蠹自清。兵需自裕。臣部免受欠餉之虛名。榆關水奏餉騰之實效矣。崇禎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具題。

事例歸還戶部疏

題為事例歸還戶部。欽承天語。傳宣。懇乞救議。畫一之規則。督理之專官。以便開納。以塞弊孔。以重國用。事。竊惟積匱而至于今日。蓋勢窮理極。更張變通之會也。自臣代庖以來。蓋省連章而陳。聖主焦勞而慮。有不以財用為第一義者哉。然而舌敝頭禿。終無救于燃眉之急。臣亦嘔血廢寢。終無當於責成之誼。昨于二十七日。召對平臺。蒙皇上簡出。臣吳玉錢糧三空四盡。一疏。科臣黃承昊錢糧蠹耗已甚。一疏。命二臣明請傾聽而詳詢之一時。諸臣無不仰窺皇上銳治太平。為足食足兵。圖經久宏規矣。已而關臣體皇上德意。謂臣部缺餉。關繫九邊安危。事例歸還。可濟一時實用。蒙皇上俞允。傳旨今後事例。盡歸戶部。于時開臣稱謝。臣亦致詞叩頭謝訖。蓋事例一項。莫非公家之財。總充公家之用。先年邊疆無事。則借三分以濟大工之急。大工告成。則還本有以解封疆之危。即工部與臣部。亦何敢不以皇上之心為心。而竊同舟之誼。化險城之見。雖德陵與造。然累朝相承。有一定之常經。歲月少假。更堅久之易施。其餘一切工費。計自可取辦于四司之料價。而無不可徐待于百方之那移也。惟是年來兩部爭開事例之條款。不免混雜奸弊之叢生。殊欠清楚。今既歸臣部矣。則逐款再加斟酌。督理再加專官。尤所以澄源塞流。而不負宸衷。軫念匱乏之至意也。況臣家積以左侍郎。理邊餉矣。添設右侍郎。一員督理錢法矣。而右侍郎一員。獨無所事事乎。且事例上納。亦原有承行之司。則堂屬無煩另設。一擬議而自定矣。至于臣部錢糧。絲毫其出自外解。而嚴催外解。惟恃有考成一法。乃考成之後。停陞禁調。實屬吏部為政。雖銓臣體國公忠。無不同心。倘偶或照管不到。則臣部失其權矣。周以家宰制國用。漢以丞相領度支。良有深意。此又須煩天語一番申飭。始得法令一番整肅耳。蓋真循良者。自不以撫字格催科。而置國用於度外。斷非與黃之選也。伏乞敕下吏工二部。官員陞轉。務要照管考成。大工事例。當以奉旨之日停止。仍乞救下臣部。將年來開納條例。細加斟酌。務期名器慎重。而不濫。人情樂趨而不阻。仍將專官。董理一切事宜。擬議上請。奉旨施行。則財用充。事權一。而聖主之焦勞。庶可少紓矣。臣無任悚懼待命之至。等因。崇禎元年六月三十

事例歸還再疏

題為事例歸還臣部欽承天語傳宣懇乞救議畫一之規則督理之專官以便開納以塞弊孔以重國用事崇禎元年七月初七日戶科抄出該臣題前事本年七月初三日奉聖旨是即便酌定條例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為照生財止有此數用之得其當則漸盈立法存乎其人酌之協其宜則可久恭遇皇上洞悉臣部之苦乃於召對之日慨然天語以事例歸還臣部環侍諸臣靡不服容照之神宸衷之斷以有用之物力專用之以濟度支之窮真所謂用之得其當也部謹仰遵明旨搜查本部原行事例歷年新舊款項再加尋繹細為增損務使上無溢於名器下無礙於人情以提綱振目之方益奸剔弊之法一開其條議并事例款項書冊進呈御覽得酌協宜法期可久則臣所為夙夜匪懈不敢怠違以報聖恩者耳伏乞皇上詳覽敕下臣部以便申飭遵守一專事權天下事有一番振刷即有一番振刷之利須得一番振刷之人蓋職專則神無紛營權重則事無旁撓應如臣前疏事例歸併之後蓋以本部右侍郎分理以山西司郎中蓋事例原屬該司承行今不過以右堂總督之員不另設役不重添事不紛更而振刷有人矣其中不盡事宜聽堂司兩臣多方料理加意搜剔非以需餉之陋而變弊武之體蓋以理劇之任而分司農之勞也應否給與關防伏祈聖裁一廣歸併工部歸併戶部既奉明旨矣仍有分行於省直續開於邊方者一以從撥納之便一以濟轉運之窮乃省直日日起文轉咨而此項錢糧不見有解部者今後願令省直止留吏農承差一例地方上納其餘盡行給文赴部上納即吏農承差亦必經縣臣部各省直將納過吏農承差按季造冊報部其銀亦按季照數解部解到日方與轉咨如地方遠近不齊頂參在先解銀在後者以頂參之日准其實歷異日吏部撥該辦題冠帶上卯必以臣部咨文為准至于邊方本色之例尤屬弊數援納員役賄營奸弁一紙收單餉司即與給文臣部即與轉咨徒以飽貪弁而濫冠裳究竟何得束芻糶粟之用哉此後總宜一切報罷盡歸臣部者也伏祈聖裁一酌南例南戶部協濟臣部銅本內有事例之十萬兩乃事例常開銅本常欠今且以南庚空匱議留崇禎元年事例一年矣今後應令南部止留南監一例納銀南戶部者即入監不得復改北監其餘一切事例自崇禎二年停止盡歸臣部而銅本之取足事例者容臣部另行設處亦不必再煩南戶部矣伏祈聖裁一停新例臣部又有新餉司事例大約如舊例而名曰東征銀納新庫今兩部猶且合一一部豈容分兩以後此項俱宜停止盡歸山西司盡納銀入太倉以省頭緒之紛亂可也伏祈聖裁一清濫觴事例原權宜濟邊之計年來漸開漸廣流於濫觴如饗序黃堂盡是生財之地登壇授鉞幾開入費之途合行清汰以抵狂瀾臣取新舊事例徹底查核中有干礙國體官常者盡行刪削就舊例而酌增損之甯隘勿濫庶於理財用惜名器兩不相刺謬也伏祈聖裁一革量減事例有量減之陋因戶工分行互開寬假之端工先十減其五戶因之工又十減其一戶亦不得不因之近於互市之肆減價招徠幾成笑柄不辱國體而裝衣冠乎今既歸臣部則前項陋習可以不踵應俱照開數日實銀上納永不許復開量減以行市道者也伏祈聖裁一清假冒雜流

王少司馬奏疏 卷二

四一

四〇

官員實歷之外盡是輪貫宜無別資也乃有一項恩典名色或各官門客書役或白丁營謀囑託僅得一吏刺章討各衙門移文盡以效勞行頭題授品級冠帶吏部註冊即以恩典係之此何制也夫品級冠帶拜官有日實歷者累年累月輸費者累千累百方叨一命之無從乃此輩曾無一日之勞一金之輸儼然凌二者而上之情同假冒法應汰澄此非仰藉天語申飭安有禁止之日然未題者宜禁絕于未然已題者宜安置於既往合應責令赴臣部各照本等職級如例納銀完日移咨吏部方准上卯取選此亦酌情法之平而杜假冒之漸也伏祈聖裁一重咨序事例紛雜以來各以神通競圖躡等而拔先徑選之例亦無所用之巧速拙遲令人徒為咨歎今當銓法公明之日乃尚容傀儡伎倆乎以後臣部出咨之序一如納銀之先後即徑選拔先亦各如納銀之先後吏部收卯出序亦各如臣部咨序之先後此亦持平之法應爾非止以鼓舞趨之人情也伏祈聖裁一平執事臣遵旨條議間見署工部事侍郎臣張有疏內稱宜暫留年餘俟工典禮告竣聽戶部請併而科臣張等亦相繼以為言雖天語煌煌告播中外臣部亦何敢不善承承而虛皇上德意耶請於前奏繳冊內照戶七工三之數明註應分工部若干按季照數分發工部如工部臣所請俟工典禮告竣而止則既可不悖明旨亦可不失諸臣詳慎之意矣蓋工部四司料價等項每年約二百餘萬兩年來事例有餘任外解拖欠今再俟年餘則考成之法可行而外解不欠應用當自裕耳伏祈聖裁等因崇禎元年七月十五日具題十八日奉聖旨事例著一一如議行俟工典禮告竣併歸爾部其分理大臣收受公所兩部司官并未盡事宜著開寫來便入救諭該部知道

事例歸還三疏

題為事例歸還臣部欽承天語傳宣懇乞救議畫一之規則督理之專官使於開納以塞弊孔以重國用事崇禎元年七月二十日戶部抄出該臣題前事本年七月十八日奉聖旨事例著一一如議行俟工典禮告竣併歸爾部其分理大臣收受公所兩部司官并未盡事宜著開寫來便入救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看得軍國典禮悉屬重務而緩急久暫自有權衡故事例之歸併臣部也急封疆也俟工典禮告竣之後也酌期限也在工部樂於暫分在臣亦願姑待蓋宸斷足快輿情而容慮又極周到矣即臣前疏平爭執一議竟照依工部之疏給以三分一年請停又恐不足取信工臣以按期奏繳實之亦以兩部公收三七分用不但調劑於多寡之間實可杜從前趨避之路絕向後假冒之孔臣兩部均受其賜矣謹遵旨將分理大臣收受公所兩部司官并未盡事宜逐款酌定伏乞聖明併臣部前疏條議採入救諭其先呈御覽例款刊咨工部一體遵奉施行臣不勝附越待命之至一分理大臣看得事例最易滋弊大司農不過據司呈堂移咨各部而已其中瑣屑之處精神勢不暇及應如臣前議以臣部右侍郎總其事山西司將出過庫帖太倉庫將收過銀數以五日一造送聽其逐加覆覈然後十日一冊咨吏禮兵等部凡各部題授上卯取選咨送等項取正堂咨文右堂咨冊比對無差方據准行仍十日一冊咨工部查覈收納銀數其按季奏繳已奉明旨伏候聖裁一收受公所看得戶七工三屢經詳議竟成畫餅以兩部分納分收兌商發餉色數不免低昂人情致生趨避今查有燕山衛公署一處議兩部經營官每逢

王少司馬奏疏 卷二

四二

五逢十齊集其處。經收事例銀兩。巡視太倉節慎庫科道官四員。輪流巡視。逢五則兩科臣。逢十則兩道臣。其收過銀兩。當日合算。以七分入太倉庫。以三分入節慎庫。往日低假等弊。不許借口通融。分毫寬假。伏候聖裁。一、兩部司官。看事例原有經管司分。凡撥納員役。赴臣部山西司投文。該司查例。印給庫帖。赴巡視科院掛號。然後赴庫納銀。此舊例也。今既公所收受。其給帖掛號。照常遊行外。收銀之任。應以部臣太倉庫司官。工部節慎庫司官。管收事例銀兩。蓋主之以臣部堂官。自宜承行。以臣部司官。收銀分入兩部銀庫。自應經收。以兩部司官。至如效勞官吏書早。不許濫加一名。則官不擾而法不偏。莫便于此。伏候聖裁。一、未盡事宜。看事例經臣酌定後。就舊例中刪者十三。留者十七。批陋似已清汰。今既奉旨。一如議行矣。目前兩部應有同心。無虞掣肘。以後在事諸臣。止許清查。不許增添。其刪去等例。如朦朧復准者。以違制論。倘奸商奸書。營謀免支。包攬生支。節者。以律參送。從重究處。伏候聖裁等因。崇禎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具題。本月二十四日奉聖旨。這事例四款。并該部前奏。俱依議行。這候救諭發下。以便遵守。

催正卿速任疏

為代庖蒞任日甚。正卿簡用得人。伏乞天語。救諭速任。以彰特恩。以無誤國計事。竊惟司農一官。掌握天下之財賦。提衡九邊之命脈。其表率。則十三司大小五十四差也。其文移。直省司府。邊腹督撫。以及在內大小衙門也。其主持酌劑。則盈虛生耗之數。出入緩急之宜也。蓋其任至重。而其事甚繁。即在優游無事之日。猶必以尚書總理。而以左右侍郎佐之。又特設總督。以管倉場。填設侍郎。以管錢法。蓋屈羣策。集衆智。而後職乃舉耳。況今何等時乎。三空四盡之餘。仰屋而歎。口訂軍謀之報。相迫而來。額額不缺一。猶不免有襟肘之虞。蓋時勢之偶艱。而幹理之不易矣。夫以重若此。以繁若此。以五人肩之。而尚難若此。今竟以付之臣之一身。臣即夙夜在公。心血盡嘔。尚恐精神疲。耳目亂。而況臣才原中平。力甚綿弱。若乎。故自三月初五日。前任尚書郭允厚出京。以至於今。已三月有半矣。而外解杳如。呼庚踵至。實此之因。甚至煩聖主之切責。耗天府之儲蓄。則臣部之廢弛極矣。乃新推尚書畢自嚴。與望翁然傾服。生節自有妙用。倘得蚤到一日。庶免一日之窘急。沈荷皇上特救擢用。聖主急需名碩至意。亦既曉然於中外矣。不俟駕而趨朝。分館宜然。至於總督倉場李起心。奉命已久。去京甚近。右侍郎李成名。錢法侍郎孫居相。憫時有年。促裝無待。俱望其刻期就道。無戀戀田里為也。伏乞天語。欽定期限。俾尚書畢自嚴等。各遵前來到任。則共濟時艱。所裨於軍國者大矣。臣無任阻越待命之至。

宿疾馴增疏

為宿疾馴增。心計日短。伏祈聖鑒。允放。以全餘生。以無誤軍國大計事。該臣於初三日。具疏乞休。初六日。奉聖旨。云。欽此。竊惟臣以草茅賤士。樛樛凡材。幸而瞻依聖明。感荷知遇。犬馬戀主之忱。豈容自己。惟是人臣事君。要於能致其身。身苟不保。何以自致。臣之病。非一日之病也。兩任澤國。以溼侵熱。蒸焉而病。中於脛膝。三任邊衝。以敵騎軍饑。焉而病成。為怔忡。內寅。叨移今官。方謂前有大農。後有司屬。或可以盡諾。藏拙。而不意承乏。署篆。積隘難支。愁腸千結。心枯氣短。目今頭眩目昏。四肢軟懈。延醫診視。謂為積勞。

憂苦所致。非靜養經年。必有性命之憂。臣聞斯言。感闕之恩。與首工之念。並結於中。不覺胸益鬱悶。而病益沈重矣。伏乞皇上鑒臣病苦。情真。允臣回籍。以就調理。倘一日未填溝壑。猶得與田夫野叟。歌詠太平。而沐戴君恩。與天無極矣。臣下情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臣病難痊疏

奏為臣病難痊。臣職難供。三懇天恩。允賜生還。以明止足。優渥事。該臣再疏乞休。於初十日。奉聖旨。邊疆多事。國計方急。王家栢已有旨策勵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臣惟今之時。何時也。正所謂有道則見。貧賤則恥之時也。況臣以碌碌凡品。蒙皇上忠藎之褒。至再。捐糜圖報。臣之分也。臣之志也。願人之受歸於天者。有一定之器量。臣不自意至於今。而臣之器量。雖欲勉為承載。不可得矣。臣之積病。備載前疏。連日以來。益以脾胃。飲食頓為減少。步履艱人。扶掖。臣即戀戀不肯即去。尚能為皇上權出入之衡。佐軍國之計乎。思及於此。臣病益增。臣懼滋大矣。自今尚書畢自嚴已到。又有右侍郎李成名佐之。兩臣才望。勝臣百倍。雖邊疆多事。而籌計不思無人。伏祈皇上俯鑒臣病甚真。臣情甚苦。允臣回籍。則首工之願。遂進之節。明從此有生之年。莫非皇恩之賜。臣無任悚懼待命之至。

司官私恨疏

為司官私恨。情真。微臣心事。易明。謹再控訴。仰祈聖慈。洞鑒事。甯遠管餉郎中王楫。奏臣封貯新餉四十萬。堅不肯發。臣遵旨具疏。造冊回奏。詎正靜聽處分。忽聞王楫又有疏論。臣不知疏中何語。但不得。不具疏自理。伏祈皇上垂聽焉。夫至甯遠之缺餉也。臣何敢謂其不發。如其不發。半載以來。皇上之所焦勞。舉朝之所畢智。而竭慮者。何事乎。願缺之專理。亦自明白。其一。為入額之縮至一百二十萬。往年或有別項。可以接濟。今搜之。以至無可搜。那之以至無可那。而襟肘畢露。瓶罈俱空。此其缺。在始議兵者之未善也。其一。為外解之遲。自遼事之加增。兼大工之搜助。小民之皮骨無餘。司府之庫藏如掃矣。以入觀之。往返。致徵解之就延。故公檄私札。頭幾為禿。差官遣吏。項背相望。借天語之森嚴。兼責成於撫按。而七月以後。始有源源之象。此其缺。在直省之未能同心應手也。至去歲八月始增之二萬。臣於本年四月二十七日具疏內言。臣部方勉於于額中。該鎮復求多於額外。臣部方幸完一月。便了一月之局。該鎮復且收一分。止算一分之找。萬一事有不測。致誤封疆。盡委之臣部之欠餉也。不幾以額外之增加。而貽臣以莫贖之罪戾哉。今不幸言而中矣。積至今。而該鎮所指欠數。找補實居強半。此其缺。在內鎮輕於議增。而該鎮便於因循。難於割斷也。向者插口深入。軍餉無措。皇上以不預備責成矣。臣惕於天語之懷。每慮夙夜之迫迫。願預備之法。不過於發解之間。少為存留。別無點鐵之術也。乃留新餉數萬。於數日之間。舊餉一至。而即發。甯餉繼發。而變聞矣。即前此通國之議。莫不謂宜大地近插。口勢兇。京師何地。庫藏可為一空。假如雲谷無事。臣留此何用。而不亟發之甯遠。即臣留此備插。而此心亦何敢瞬息忘甯遠耶。此臣區區一念。可以告君父。可以質幽獨者也。故曰。臣之心事易明也。乃王楫所深怨。怒於臣者。委在定差一節。蓋甯遠之地。人所避也。先是九江差未出。王楫具呈。求去任。尚書郭允厚預註。允厚批。不便預註。則允

厚已不允其請矣。王楫借此呈以匿其名，而甯遠議差，開俸列楊應宿為首，陳寶盛次之，宿與盛皆言俸不應去，而不明言其故。及議九江差，又開俸，而王楫為首，應宿居二，寶盛居三，劉漢居四。臣批云：俸有俸序，差有差序。蓋甯遠差先出，則首俸為楫，寧遠差次出，應宿居首，寶盛居九。九江差未出，應宿居首，臣之意，順序既公，而應宿等皆南產，楫係北人，人地又各相宜，楫一時亦屈於公道。願置人危地，楫前疏亦自吐之矣。皇上試思，楫非恨臣何所迫之，而一疏再疏，信口誣謗，不少置也。果實為缺餉而變也，楫正司餉者也，軍士何不向楫索，而向臣索也。楫與臣全無干涉，何以同唇也。通判猶云管餉，而推官何以同唇也。川兵獨餉，而遼兵又不餉耶。楫所駐中右，則亦有兵，亦不餉耶。楫近日揭中有庫貯數十萬，此時盡發之，豈甯庫可貯數十萬，而京庫不可貯數十萬耶。且甯城本色尙饒，豈不足救饑耶。近日各衙門傳有甯遠小報，內載亂軍告示，及搜劫銀數，則致亂自有因也。當甯變初，聞臣所權在封疆，及門開講定，臣所思在撫臣之性命，乃今撫臣不起矣，而臣尙親親班行，非同舟共濟之誼。伏祈皇上罷臣，以慰撫臣於地下，以謝王楫之彈章。倘皇上垂憫臣四竅拮据，苦勞半載，時勢孔棘，智術知淺，准臣以病回籍，此浩蕩之恩，非所敢望也。臣無任悚懼待命之至。

撫甘請餉疏

題為二運斷絕日久，士卒脫巾可虞，懇乞聖明，軫念衝邊，敕部速發年例銀兩，以解倒懸，以安軍心事。為照守邊諸軍，養軍需餉，蓋自開疆以來，蓋九邊而然矣。顧職款局也，遠近異勢也，常變異態也，而緩急異情也。廟堂之上，一洞照而調劑之，斯行伍免庚癸之呼，邊疆無肘襟之困矣。乃今甘鎮何如也。東北銀定歹成資妻，諸敵抱積年累世之憤，伺間而思逞，西南古六乞慶三保諸敵，負封豕長蛇之勢，陽順而陰逆。凡此營堡，軍士晝夜哨防，寢不解甲，眠霜臥雪，膚裂指墮，主戰之地，苦楚莫可名狀矣。且一線之路，達於關陝，商賈不至，舟車不通，溝壑相接，穢瘴濕地，鮮可耘之壤，人鮮稼穡之能，月餉而外，無可資生，亦其勢所處者遠也。況自□□構釁以來，烽火幾無虛日，警報一傳，據鞍出堵，語云：壯士臨陣，不死即傷，奈何以枵腹當之。夫餉常數也，戰事之變也，緩于其所常得，而急驅之以應變，是孝子順孫所未肯自致者，而望之無所知識之愚軍，豈不難哉。故以今日之情形，圖目前之急，著即士飽馬騰，猶慮不能銷敵之惡，始乃見有身無完衣者矣。有鳩形鵠面者矣，有親同乞丐，弄伍逃亡者矣。近據分巡西甯道副使陳陞呈稱：見在庫銀九千兩，不足一月支放，時值春防，狡寇蠢動，東西設防，行糧料草，將何支應。萬分緊急等因。又據分巡西甯帶管分守道副使陳陞呈稱：涼州庫貯銀，止有四千三百三兩，二月尙該不敷銀六千九百六十餘兩，不湊一月給放。各軍嗷嗷待哺，監收官束手無策等因。又據西甯兵備道右參議梁廷棟呈稱：西甯倉庫並無貯有京民二運餉銀，方今敵勢猖獗，兵馬單匱，糧軍嗷嗷，本道目擊匪乏，束手無策等因。各到臣，臣所屬五道，不數日之間，而告餉之文，四道狎至，其浪匪鎮城更遠，雖尙未有中文，而匪乏景象，固可概見。臣念自受事以來，所為心血畢曬，而且夕圖維者，在於禦敵，乃今內河比外，捍尤急，強

敵壓境，餉卒荷戈，臣食能下咽乎。查臣鎮京運，自萬曆四十二年，起至天啓四年止，欠銀五十八萬三千四百有奇。民運，自萬曆四十七年起，至天啓四年止，欠銀七十二萬五千二百有奇。京民合之，共計欠一百三十萬八千六百有奇。天啓五年分京運，則已題未發者，一十三萬二千有奇。民運則守催未解者，一十一萬四千有奇。一年之中，合之，又欠二十四萬六千有奇矣。前此無論即本年，二十四萬餘金，豈非各運按日而餉，計口而食，歲支一定之額哉。而無奈其遲不即至，若置之也。值國家多事之際，關門倥傯之時，臣豈敢忘東事，而見拘一隅，但臣所請者，臣鎮應得之數，非妄說額外，即盡數全發，固於關門川黔，毫無干涉也。至于民運，各有司痛癢，不相關，甚且秦越視之。臣差官守催，祇以深其怒，而益其遲耳。曾不思甘鎮羌番雜居，人性犷悍，而輕犯法，倘一旦饑饉迫身，貿然喪其樂生之心，何事不有。將遂至不可言者矣。伏懇聖慈，垂憫河西戰地，遠在天末，萬一卒然事起，拯救不及，邊外住牧密邇，人情洶洶，救下戶部，速將五年分題過未發年例銀兩，照數給發。六年分銀，按季發發，無復後時。以前欠銀，待充裕之日，徐為補發。至於民運一項，除臣應催差官守催外，仍乞併救戶部，嚴行布政司，轉行各府州縣，先將五年分民運銀兩，速行完解，帶徵年分，一併補解，無得仍前怠緩。則士卒有醜續之感，邊陲無意外之憂矣。臣無任懇祈激切待命之至。謹題請旨，奉聖旨：戶部知道。

戊辰六月念七日召對平邊記言

上命給事中黃承昊讀所奏疏，至太倉歲入若干，歲出若干，各鎮增餉太多，上召戶部臣家楨跪上，問是實廢。臣家楨奏：前次召對，臣所而奏者，與黃承昊今日所奏，言詞雖異，大意相同。上問何以增他。臣家楨對：祖宗朝，出數入數，原自相符。後因國家承平日久，積貯充裕，神祖時，太倉積至七百餘萬，內帑復不記其數。因而看得財貨太輕，各鎮有事，便以增額來請。廟堂上見得太易，亦就許他。既經增後，遂便成例。年復一年，再不可減。年年有增，漸漸多積。至今日，俱成額出之數。然而額入仍是舊數，不增有增，所以入數不敷出數。承昊奏對畢，四閣臣同跪稱：家楨有心計，堪在署戶部事。閣臣復奏：戶部匱乏，關繫九邊安危，事例當歸戶部。上反覆詳問，閣臣亦反覆詳對。上云：今後事例，盡歸戶部。閣臣謝家楨復奏：臣部匱乏，東那西借，捉襟露肘，致聖主焦勞。臣等事三月，食不下咽。前聖上允閣臣之請，將事例銀兩盡歸臣部。從此邊餉可以接濟，不至誤事。臣不勝感戴，叩頭謝恩。叩頭者三。起復班，賜茶後，上召戶部臣家楨跪上云：前已有旨褒嘉。今又閣臣薦舉閣臣傳皇上褒嘉，謝恩。臣家楨奏：臣最不敢才，蒙天語褒嘉，臣感四朝褒養之恩。皇上特達之知，敢不益加勉勵。臣不勝感戴，叩頭謝恩。又叩頭者三。臣家楨又奏：臣見皇上望治之心，甚急。臣將各邊單弱之狀，備陳於皇上之前。天顏甚憐云：奏來，推御案。若欲前狀，中官向前移案，止之。扶御案立而傾聽。臣家楨奏：我國家承平二百年後，右文輕武，邊方人進學做秀才，不勝其榮。而指揮千百戶視之甚輕。上開顏云：秀才不勝其榮。臣家楨對：只是我國家重文之意。因此人皆競於習文，不習武事。而邊方武備，全然廢弛。初聞□□亦是小事，只該以本鎮軍馬錢糧，益以京師積貯，便可了事。一時廟堂上小題大做，調動九邊之兵。九邊各簡精銳，前赴遼東之急。好漢亦自有數，豈能多得。或被殺，或被擄。

或慮厚糧住在山海或懼再調中途作盜不肯回家連年徵調光景都是如此所以九邊精銳為之一空矣不特無軍併無馬無器械何也徵調一番揀好馬揀好盔甲好器械送至遼東初開發兵後亦還急急買補後來年年置造缺少錢糧亦就不能復補九邊軍馬到遼東何曾見一陣何曾濟一事上沈吟云無盡甲無器械司馬前跪又奏上云整飭不得廢臣家積奏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如何整飭不得見皇上諄諄望治甚切臣胸中頗悉其事安敢不直吐於皇上之前皇上如此勵精內外大小文武孰非人臣孰無願忠之心從此一步一實實做去自有成效臣見兵部尚書王在晉邊情最是透徹處置甚是得宜邊方事與腹裏不同若非身親經歷談說終隔一層王在晉著實洞達□□□無足煩聖慮在廷諸臣皆足了此天顏露臣家積又奏臣民部也閩閩小民之苦併邊方守戍之苦臣再陳於皇上之前上云奏來臣家積奏自遼事以來每年加派六百萬今年十年矣豈不是六千萬了皇上試想此六千萬從何處得來盡是小民膏脂以此思苦不言可知矣上云加派是不得已此時不得不加派臣家積又奏臣再奏士卒守戍之苦皇上試想沿邊敵人所以不入犯內地者非士卒守戍之力耶上領之又奏邊方或三里一墩或二里一墩每墩或五人或三人遇敵入犯或放礮或舉煙火將官領兵出堵然此輩小人豈無疲倦豈不飲食敵出其不意拉去或殺其命或賣在敵中為奴性命不保此等苦楚情狀當在皇上天鑒之下乃因臣部匱乏或缺餉五六箇月或至三十箇月豈不是二年半上問三十箇月是那裏臣對是延緩臣據彼中撫臣揭帖上云爾部所司何事臣對臣部匱乏前奏已明因入數少而出數多累年積欠至此上命起來問別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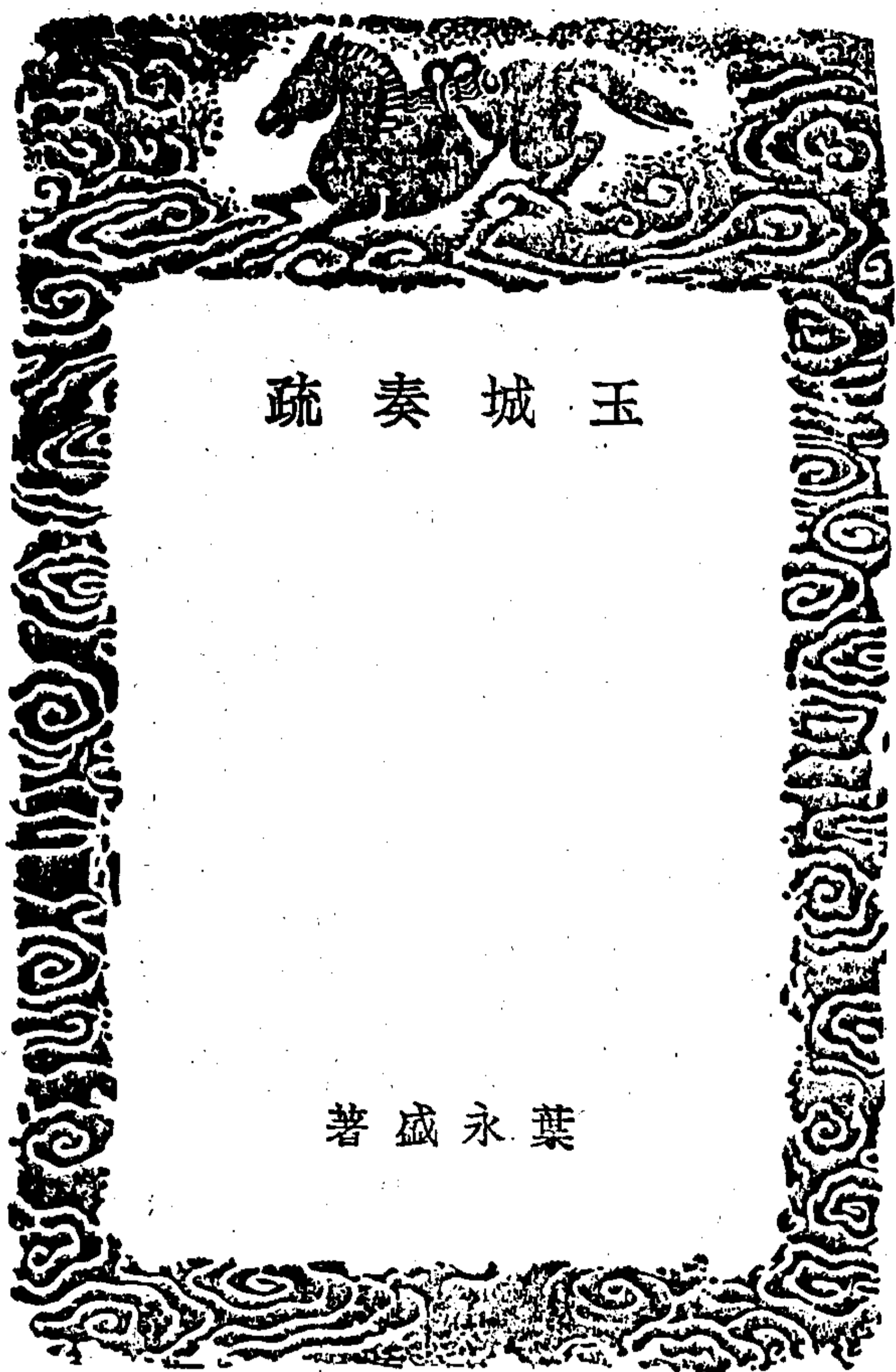
崇禎戊辰七月十四日召對平臺記言

上問戶部督師奏新餉不要那為舊餉支用臣家積對臣部新餉舊餉分貯兩庫原不那借近因北直地方不付加派新餉州縣雜買運米遼豆至動支舊餉宜扣新餉抵還往日遼急而九邊緩故新餉用過舊餉可不必清算近有口之事舊餉外解既少內帑又且匱乏不得不用新餉扣還舊餉所以太倉銀庫見貯舊餉約六萬兩新餉十四萬兩共計二十萬不敢輕發留以備□□緩急之用此外再有解到不拘新舊當儘數發還上曰將新舊餉再奏來臣家積又對關內關外有新餉而無舊餉薊密永昌天津新舊餉兼有宜大有舊餉而無新餉臣部以新餉發關外以舊餉發宣大至薊密等鎮有新發舊有舊發舊聽各鎮自己酌量那移新舊款項各自明白上曰不差廢臣家積奏臣所司錢糧絲毫不差上另問

崇禎戊辰七月二十六日召對平臺記言

上召戶兵二部問兵餉何以冒濫至此戶部侍郎王□奏曰兵餉冒濫已久各邊有事督撫累請添兵增餉積弊已非一日兵部尚書王在晉奏曰國初有屯鹽之法今俱久廢所以日見餉多上曰屯鹽廢久今兵與餉通不相似臣鴻訓奏曰屯鹽之法即古寓兵于農之意伏乞皇上留意封疆如太祖高皇帝立此良法所以無虞不足梁子璠精于屯政前之不預巡方時為屯差御史其法實實可行上曰兵還是這些兵餉如何多了臣在晉奏曰國初設各衛所軍之精者即為兵軍政今廢多有募兵故兵日增而餉自此

多矣臣鴻訓奏曰畢竟屯自有兵軍不是兵臣標奏曰今軍與兵果分為兩事了上又命子璠前疏畢至老弱之人會荷戈而弗克上側耳聽曰荷戈者皆老弱如何不查隨即敕戶兵二部差廉幹司官挨年挨月查覈具奏



玉城奏疏

葉永盛著

玉城奏疏

勘報水災疏

明玉城葉永盛著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葉謹題為遊例勘報地方重大水災懇乞天恩兩賜優恤以全生命事據江西布政司呈蒙臣紙牌照得洪水為災仁人所隱邇從虔南歸省所過臨吉士民紛紛以水災奔訴謂數年之內無如此歲被災之烈及由豐城抵會城訴者益衆談災狀益甚蓋由一省之水至此總會而川原平衍匯聚難消亦其勢然也本院承乏茲方與諸士民誼猶同室同室有災披髮號救此休戚一體至情亦自是當為職分第念民瘼國計二者並重抑民瘼而不以罪也聞而不以實一切扶同欺罔亦罪也切照江省濱江在在稱災而地勢有高下川原有多寡則水災之分數因之一省之中各郡不同一郡之中各邑不同一邑之中各鄉又不同若不詳悉踏勘漫言盡災則無災及災輕之地悉冒重災之惠即朝廷曠蕩之仁足以暨之其于臣子不欺之義謂何是又法之所不敢出也近見撫院疏揭業且具題願勘報分數尤本院專責所據災民情詞及府縣單呈雖已批行司道會議但其中分數未定輕重未別恐扶同冒濫之弊未必盡無相應照例覆勘為此仰司呈堂即便會同守巡南昌湖西各道選委精明府佐或隔別正官親自踏勘的確分數冊報固不得過為裁抑以病災民亦不得妄行增捏以虧國計具由速詳等因

玉城奏疏

玉城奏疏

據此案照先蒙本院批據南昌兵備帶管分守道會事史旌賢分巡南昌道副使朱維藩呈詳查過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四縣水災又蒙批據分守湖西帶管分巡道副使兼右參議陳一洙呈詳查過清江峽江吉水泰和萬安廬陵等縣水災各緣由俱蒙批布政司會同守巡道勘實分數酌議停妥速報以憑具題繳依蒙行准守巡南昌道咨據南昌府申稱行委本府通判石有聲覆勘得南昌縣被災田八分三釐新建縣被災田八分二釐豐城縣被災田八分三釐進賢縣被災田八分等因備牒過府申報到道該二道會勘得江省役繁賦重土瘠民貧無歲不被水亦無歲不議蠲藉令被災未甚則國計民命並重亦安敢望微曠濫之恩也不謂積困之後罹此重災流徙嗷嗷之狀職等前詳亦既及之茲舉委官重覆查勘被災田畝南昌縣八分三釐新建縣八分二釐豐城縣八分五釐進賢縣八分各分別定擬俱已允當故今日獨折之典在各屬災黎所謂嗷嗷望恩澤者其勢誠急其情誠非虛也合無仍照二十三年舊例漕糧全准改折每石折銀五錢腳耗銀二分三釐原額副米與三六輕糶過江湖蘆葦板木銀俱免派徵扣留賦商稅課鈔官戶橋稅等銀抵補免存留并將運船減存月糧抵作各縣查勘堤圩修築工料至于二十四年南糧併請通省改折每石五錢副米船腳俱行免派如南新二縣原經改折者亦應暫照例減至五錢庶國計無損而民瘼稍甦等因并准守巡湖西道咨據臨江府申稱行委本府同知石天麟覆勘得清江縣被災田八分通判夏久安覆勘得峽江縣被災田八分二釐推官潘士達覆勘得新淦縣被災田三分九釐又據吉安府申稱行委本府同知何耿覆勘得吉水縣被災田八分五釐永豐縣被災田二分一釐通判胡文海覆勘得泰和縣被災田八分三釐萬安縣被災田八分一釐龍泉縣被災田三分八釐通判唐時泰覆勘得廬陵縣被災田八分一釐各備牒過府申報到道該二道會勘得吉安臨江二府所屬萬安泰和廬陵吉水永豐龍泉峽江新淦清江等縣沿河一帶水災異常以被災地方計之即十分不啻也以通縣田土計之其分數則有等焉已經委官覆勘前來萬安廬陵各八分一釐泰和八分三釐吉水八分五釐峽江八分二釐新淦三分九釐清江八分永豐二分一釐龍泉三分八釐所可議者惟有改折漕糧而已蓋改折每石五錢正副腳耗等費在內所省頗多倘蒙憫念災民議請漕折則上之無損國計中之不煩官帑下之大益民間一舉而諸利附焉軫恤之方計無便于此者等因各備咨到司准此該本司左布政使夏良心看得江西濱江諸邑地多低下一經積雨俄頃淹沉以是告災之民迄無虛歲迺自萬歷十四年以來災患沓臻閭閻愁苦二十四年僅稱有收亦非全稔民困未甦也不謂今四五月間洪水漲溢南昌吉水臨等處近江一帶一望瀾漫所在圩堤衝決如洗甚有一家而沒數命至漂田廬畜產又其小者也嗣後氾濫雖息而湖水匯聚彌月不消晚種愆期西成絕望據報慘苦形情皆時昔所未有者夫南昌吉水臨為江省大郡生齒極繁積儲最奢悉災之後罹此重災民胡以堪流離轉徙勢所必至誠不得泄泄視也據報被災分數除新淦龍泉永豐等縣俱三分上下不致外南昌縣被災八分三釐新建縣八分二釐豐城縣八分五釐進賢縣八分清江縣八分峽江縣八分二釐吉水縣八分五釐泰和縣八分三釐萬安廬陵二縣各八分一釐俱行各府覆查明確所以為揀災計不出獨與賑及折免修

玉城奏疏

三

好數端。然富國計多事之日。凡有關於國計者。豈容輕議。但江省為腹心之地。揀災實根本之圖。今此災民啼飢號苦。無以贖私家。何以完必征之公賦。是獨免不得。不議也。因倖供離無可資升斗。何以辦數萬之額儲。是改折不得不議也。獨折議矣。諸無產窮餓。待哺莫可聊生。不一抹賑之舉。不為溝中之瘠乎。江湖間田畝。惟倚圩堤為耕種。無圩是無田也。今在在衝決。無力培修。不一補助之舉。復有完築之期乎。是獨賑數端。此固節年所已行。尤今日災黎所企望者也。合無呈乞將南昌新建豐城進賢清江峽江吉水泰和萬安廬陵十縣。二十五年分漕糧。照例全准改折。每石折銀五錢。庶上不虧惟正之供。下可舒危之衆。惠行不費。民藉稍甦。此亦兩便之術也。至獨免例。止存留。仍須填補。培培增蓋。為水窟。修築。稱艱。且哀哀望賑。處處同聲。雖各縣奉文發倉穀賑施。而有限之儲。澤難遍及。此非數萬金無以濟事。查得江省歲辦無派之燒造。補缺額之祿糧。近且有協濟之木價。計此數項。數逾四萬。百方搜括。罄藏一空。非請留錢糧。別無措處。查得本司庫貯。止有戶工二部事例銀五千兩。稅契銀一千兩。官戶銀一千兩。并請將兩院二十五年分初限賦銀六千五百兩。司道本年分賦銀一千兩。贛州府橋稅銀一萬兩。通共銀二萬四千五百兩。皆屬解部之數。但日擊民艱。揀濟無策。惟此數項。庶幾可留。乞賜題請。為抵獨賑。俯好之費。庶災民被澤。而地方永利矣。再照通省今歲無處無災。祇以分數不多。難以災報。今南北二糧。一時並徵本色。民實難堪。請將二十四年各府未解未徵南糧。照二十五年事例。一體改折。得賜並題。又通省疲民之福也。等因。具由同委官覆勘過被災田畝。與各原額稅糧數目文冊。呈報到臣。案照先奉都察院勘准戶部咨。為欽奉聖諭。并陳末議。以廣德意。以消災疹。事該本部題奉欽依。今後但有災傷去處。掌印官逐一親自踏勘。總計被災地畝。以定分數。一面申巡撫具奏。一面造花名地畝文冊。送巡按覆實定擬的確分數。從實奏報。以災定限。五月以裏。秋災限七月以裏。又奉咨。勘地方災傷。俱要恪遵前例。仍責成該府掌印官。選委府佐。及隔別正官。從實踏勘。不許先後一官。以致扶同失真。又奉咨。勘如遇地方災傷。務要據實勘明。依期奏報。有田者議免錢糧。無田者即與賑濟。俾有田無田。均沾實惠。各等因。依奉通行。遵照在卷。今據前因。查得被災各縣。已經撫臣陸照例題報外。該臣看得江西臨吉南昌諸郡。皆濱江窪下之地。一經霖雨。頃刻瀾漫。數年以來。以災告者屢矣。臣以二十四年入境。見禾稼稍登。居民安枕。不勝為地方稱幸。詎意今年四五月間。大雨連綿。經旬不止。惟時臣巡歷慶南。告災者踵至。然度地頗高。水勢易涸。雖有損傷。未為大害。迨由慶南。泛舟過萬安泰和廬吉等邑。則見夾岸老幼。所至嗷嗷。以災告者。日數千百。臣引睇四顧。巨浸滔天。城郭居廬。盡遭淹沒。濱江男婦。逃避不及。皆連屋漂流。化為魚鼈。僂屍相枕。以數千計。悲號哭泣之聲。徹于四境。比至峽江豐城。南新開。則一望瀾漫。無復涯涘。登高極目。禾稼絕蹤。臣周覽至此。不覺愴然心裂。然猶謂目所經歷者。固他未必爾。及還省。牌行各官。細勘大都各鄉圩岸。與臣所目覩者無異。蓋各邑田廬萬頃。惟恃一樓圩堤。蟻穴稍傾。潰裂四出。亦其勢然也。且嗣後水勢匯聚。經月不消。早禾既久。浸盡腐爛。晚禾又已過期。難栽。洵洵人情。以為數年以來。無如今歲被災之烈。為照江西土瘠民貧。賦繁役重。全恃豐稔相仍。庶幾室家相保。今自十四年以來。災居口

五城奏疏

五

半如羸病之夫。元氣屢耗。復遭重疾。其何以支。若不急為撫恤。彼貧苦無聊之民。不淪為溝瘠。則聚為寇。符殆不知其所終也。願撫恤之術。大都不過改折獨賑數端。蓋漕糧改折。被災重者。舊例每石五錢。正副副耗等費在內。所省頗多。且毫無損于國家之正額。而大有益于垂罄之飢黎。所謂上下兩利之術。無庸于此。卷查萬曆二十三年水災。各郡漕糧。悉蒙皇恩改折。今之水災。更甚于昔。若不照例改折。則數千萬石之本。何能取辦于沮洳之荒區。臣以為改折之典。乃江省之所嚮。而望仁者。今日揀災之第一義也。合無擬。念災民除新溢等縣災輕者免議外。將南昌新建豐城進賢清江峽江吉水泰和萬安廬陵十縣。二十五年分漕糧。照例全准改折。每石折銀五錢。庶國不虧而民用省。上無費而下自充。不越乎一改議。而三郡淪行。之民。受皇上之洪賜無窮矣。又查改折之外。舊例獨賑修圩等議。皆歷蒙聖恩。并及至于抵補獨免。及散賑修圩等費。皆蒙于解部賦額。事例。稅課等銀。扣留運用。目今倭虜交訌。餉餉告訕。官殿糶。士木繁興。此乾坤何等時。臣等方日夜拊膺。恨無以佐國家之急。于萬一。忍復言扣留國課。以仰貽度支不給之憂哉。願念今日國家之費。固非常之費。而今日西江之災。亦非常之災。軍興造作之務。固息上之務。而西江百萬之民。亦皇上之民。矧今時值艱難。災變繼作。所賴以維持國脈。全恃此未離之民心。西江為南甸重地。腹心要區。苟能為皇上固此一方之人心。即稍損公帑之百一。而所全者多。似又不在區區盈縮論者。查得該省抵獨散賑。及修圩等費。非數萬金不可。今幣藏空虛。別無措處。惟是戶工二部事例銀五千兩。稅契銀一千兩。官戶銀一千兩。撫按二十五年分初限賦銀六千五百兩。司道本年分賦銀一千兩。贛州府橋稅銀一萬兩。通共銀二萬四千五百兩。皆屬解部之數。倘蒙皇上于國計人心之間。權其緩急。捐前項銀數。以惠此待哺之民。則億萬姓之感。恩。嗚呼。有若更生。同心以戴皇上。不啻天。地父母。所費者尺寸。所維持鞏固者無窮。此謂似損之而實益。利于民而亦未始不利于國者也。再照江省今歲之災。在在而足。祇以分數不多。例難盡報。若南北二糧。一時並徵本色。勢必難完。目今南中紅腐。相因。所少非粟。合無請照新題二十五年事例。將二十四年各府未徵未解南糧。并請改折。每石五錢。其。副米及船腳價等項。俱行免派。如南新二縣。原行改折者。亦暫照例減至五錢。庶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此又皇上浩蕩之恩。而非臣所敢必者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速為題報。將南昌等重災十縣。二十五年漕糧。全准改折。每石折銀五錢。應免存留錢糧。照例獨免。所免之數。准將前項扣存銀兩。如數抵補。稍有贏餘。即為賑濟。修圩之費。其餘各府。二十四年未徵未解南米。一體改折。施行。生靈幸甚。臣等幸甚。惟復別有定奪。緣係遵例。勘報地方重大水災。懇乞天恩。亟賜優恤。以全生命。事理未敢擅便。為此。今將司道隔別委官查勘。過南昌新建等縣。災傷田畝。該臣重覆查數。無異。定擬的確分數。見在理合開坐具本。差承差。寄元昌親齎。謹題請旨。

差播播。乞誅首禍疏。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為差播播。播播無窮。懇乞聖明。亟賜停道。仍乞大奮乾剛。誅首禍。以懲積。奏。以安生靈。事。通者。礦店。煩與。權議。繼起。中使。狼戾。棍黨。橫行。西北。江浙。之間。不勝其擾。惟是。留都。根本。

五城奏疏

七

之區。稍稍安枕。臣竊爲此一方私屬。不意無賴武弁。一賦馬承恩。韓文盛等。有儀真獻店設權之請。嗣京口免道。而儀真縣等處之稅。如故。已經科臣連疏抗論。未蒙俞允。臣方欲具疏復論。忽接邸報。見供用庫左副使寶祿一本。爲欽遵簡命。條議復稅。靖弊端等事。內開。沿江各府州縣。內外河道。有裝販私鹽貨料等項。竝容其統屬。覺察。夫自古設權。止於江湖要津。竝未連及於各府州縣。亦止商賈裝載。竝無士商士著名色。原奏官馬承恩。借一儀真。而牽連沿江上下要津。借一商稅。而巧立士商著名色。其設計造謀。蔓延四及。已罪不容誅。乃暨祿又從而推廣之。承恩曰。沿江上下。而祿又益之曰。各府州縣。承恩曰。要津通衢。而祿又益之曰。內外河道。夫江南諸府。雖深山窮谷。何處無河。何處無水。雖窮鄉僻壤。亦何處無土。著何處無交易。今不論內外。盡欲責令官兵搜括隱稅。此說一行。將舉留都之府縣。舉各府縣之河埠。細及米鹽雞豕。粗及柴炭蔬果之類。一買一賣。無物不稅。無處不稅。無人不稅。自是縣無事。村無事。家內外騷動。貧富竝擾。流毒播虐。寧有紀極。此開關以來所未有之暴也。暨祿又曰。名不正則事不當。欲將韓文盛等。給與冠帶。委官名色。庶免勢豪復假官之玷。頃者。畿輔之閭。假官私委。已不勝擾。然曰。假官人猶得持其短長。彼猶隱然懼。惟恐一朝敗露。譬之鬼魅魍魎。晝伏夜出。肆害向小。今既欽給冠帶。彼將顯然以命官自居。恣睢肆肆。何所不至。即使噬人白晝。掠貨通衢。如狼如虎。如盜如寇。誰阻之者。且中官藉此。爲爪牙。此輩又藉各土棍爲羽翼。凡十室之村。三家之屋。有土著。即有土棍。有土棍。即有藉土商名色。以吞嚙鄉曲。者是。獨獲連袂。而戎莽接踵也。民向得安枕。而臥。聖旨謂。不忍加派小民。臣謂。加派雖云害民。然派有定額。徵有定制。不如制者。上司猶得以三尺議其後。此則橫心所逞。更無限制。橫口所噴。更無忌憚。告之府縣。府縣不敢理。告之撫按。撫按不敢問。告之陛下。陛下又以爲阻撓。而反罪之。民怨結胸。哭泣遍野。如是而人心不離。天下不亂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此其事非加派。而害更甚於加派。皇上不忍之。彼而獨忍之。此是知挺之殺人。而不知刃之殺人也。在皇上之意。以爲徵商稅。乃所以蘇小民。不知奏內。土著土商。正所謂小民。民與商。其實無兩。諱言於民。故謂言於土商。此輩小之巧計。奈之何其不察也。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所不足者非財。此數萬之稅。歛之百姓。不啻股骨髓。泉之內府。不足當毫毛。爲毫毛無益之積。而貽百姓以流離困苦之憂。已非聖明所宜忍。而況上取一下。取二官取一。萃棍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名則朝廷蒙其垢。實則羣小享其益。陛下何苦身自斂怨。而予奸黨以劫奪之藉爲也。抑臣尤有慮焉。皇上仁聖恭儉。而此輩妄意測度。百計逢迎。始以探鑄投。一中而皇店之議。遂起。繼以店稅投。再中而湖口之議。又起。今且復及于儀真。又藉儀真而牽入於沿江內外河道矣。小人之策。愈造愈工。愈流愈博。長此不已。不至率土被毒。海內蒙殃。不止者。人窮則亂。恐斬竿揭木之變。不旋踵起也。伏乞皇上。燭羣小之奸謀。慘無窮之憂禍。輕目前之小利。思將來之隱憂。收回成命。亟停暨祿之遣。仍將首事鄭一麟。馬承恩。韓文盛。林廷桂等。付之法曹。斬首棄街。以爲將來欺君奏瀆者之戒。庶大聖人之作爲。高出尋常萬萬。將狐鼠驚魂。奸謀永戢。小民安枕。而宗社祿麻矣。緣係差濬條議。播虐無窮。懇乞聖明。亟賜停遣。仍乞大奮乾剛。誅首禍。以懲瀆奏。以安生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玉城奏疏

九

浙江鹽政第一疏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浙課甚微。不堪侵奪。邊儲最重。歲額難虧。乞燭羣姦欺誑。亟行罷遣。以裕邊計。以保宗社事。臣聞九邊者。京師之藩籬。儲餉者。九邊之命脈。故必九邊固。而後京師安。尤必儲餉足。而後九邊固。鹽法者。所恃以餉九邊。固籬籬。以擁衛京師者也。故祖宗朝。視鹽法爲特重。有違制阻撓者。雖認親戚。必罪無赦。非徒重鹽法也。重鹽法。所以重邊防。重京師。重宗社也。臣見近時羣小。如田應璠。吳應其等。欺君妄奏。致兩淮漸解之間。鹽法大壞。方不勝扼腕。猶幸而兩浙晏然無事。乃近接邸報。見忠義右衛百戶高時夏一本。爲遵照見行事理。疏通鹽法。裕國使商。事奉聖旨。這奏內。浙福等處鹽場。累年積蓄鹽堆。及鹽塞引日。疏通變價。每年約有銀三十萬兩。有異國用。准著浙江督理稅務內官劉成福。建督理鹽稅內官高宗。不妨原務。各帶管彼處督率原奏官商士民前去。會同各該撫按等官。查理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欽此。臣一見之。不勝駭愕。以爲棍徒敢於無端欺誑。一至于此。臣請得而明折之。據奏謂浙福餘鹽堆積。歲可得銀三十萬。夫福建鹽利。臣不能知。請言兩浙。浙課歲額。解京銀一十四萬。給邊商銀約九萬七千。總計共二十三萬七千兩之數。然此二十三萬七千者。不盡出于鹽也。內沿海沙地之稅。及鹽戶丁口之稅。諸項總計。凡十四萬有奇。其爲鹽引紙價者。大約不過九萬而已。夫以額課尙不過九萬。而謂有餘鹽。乃可獲一二十萬之多乎。其爲欺誑。不辨而明矣。然使此課銀九萬者。歲歲無缺。猶可支給。然而不能也。兩浙行鹽。共五十萬引。行鹽之地。僅十六府一州。內杭州。嘉興。湖州。松江。紹興。寧波。台溫等八府。皆近海出鹽之地。彼小民近取諸海。即可以供食。肯捐黃金以買鹽乎。雖刀鋸日加。鞭扑日用。欲官鹽之如數買銷。此萬萬不能。則所恃以完此九萬之課者。僅金衛等七八府彈丸之地而已。夫行鹽之地既狹。則買鹽之人自少。以故引目壅滯。而課銀往往短少。解京不敷。不得已而借給邊商之銀。以湊解。致使邊商坐守四年。尙未領價。是見在課銀尙苦不給。日虞虞有掣襟露肘之虞。而謂此外復可得餘鹽銀一二十萬乎。其爲欺誑。又不辨而明矣。大抵行鹽止有此地方。食鹽止有此人數。縱使餘鹽果如山積。而足食之外。皆無所用。亦必不能于額課之外。而復行餘鹽。而況邇歲陰雨連綿。鹽戶煎辦不前。商人坐場守支。有年餘不得鹽者。今諸姦乃云。餘鹽如山堆積。其青天白日之下。爲鬼魅之談也。思此輩之意。不過欲得皇上。一俞旨。輒分佈諸場。占據鹽利。私買私販。任其縱肆。各飽私囊。不知此輩之計一行。則額引盡行停闕。引課盡行虧缺。彼商人捐資血以輸之。九邊不遠萬里而來。乃竟不得分毫鹽利。而歸。有挾資掉臂而去耳。誰肯復輸芻粟于邊哉。夫邊無芻粟。軍士奚食。陛下試一思之。彼百萬貔貅。能腹而待斃乎。恐九邊之變。不旋踵而起。而藩籬既壞。腹心并危。禍且移之內地矣。即使內府金寶山積。能安然而坐享之哉。此輩赤貧根。何所顧惜。陛下爲宗社萬世慮。奈何以祖宗邊防大計。而坐按于一二宵小之手也。伏惟垂神三思。加意邊儲。將臣疏勸下戶部查議。亟停高時夏等之遣。庶鹽法不壞。而儲餉充。藩蔽無虞。而內地固矣。商民幸甚。社稷幸甚。緣係浙課甚微。不堪侵奪。邊儲最重。歲額難虧。乞燭羣姦欺誑。亟行罷遣。以裕邊計。以保宗社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禮贊。謹題請旨。

玉城奏疏

一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為浙鹽積欠無。妄奏大違祖制。乞勅會勘。以明虛實。以杜姦謀。如欺。微臣甘罪。頃該忠義右衛百戶高時夏奏開。浙福餘鹽山積。變價歲可得三十萬。臣聞報驚惶。業已十一月初九日。具疏專差承差。其時未見原奏官條議。尚未及詳斥其姦。方在候旨未下。聞復見高時夏又有條陳。未議清理鹽法之奏。奉聖旨。這奏內合行事宜。著浙江督稅內官劉成。福建督理礦稅內官高。督率原奏官商士民。各分所管地方。會同撫按等官。酌議而行。欽此。夫不曰依議。而曰酌議。在聖明已洞知根柢。虛証其言決不可行。故令撫按等官共酌之耳。臣當靜聽會議。何敢復贅。願事關職守。有不容默。默已者。據時夏條議疏中。狂悖無狀。不可縷數。姑摘其姦欺之大者。為皇上陳之。臣查得大明律內開。一款。凡犯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鹽貨竝入官。若知情故縱者。同罪。今時夏條議。謂欲沿途盤詰。凡與販無引私鹽者。較其鹽數若干。量酌小稅。給票放行。是私販者不杖。不徒。不沒。官明知之。而故縱之。使私鹽公行。官鹽將盡廢也。有是理乎。又查得大明律內一款。凡將有引官鹽。不于所該行鹽地。而發賣轉于別境。犯界貨賣者。杖一百。其鹽入官。今時夏條議。謂有越境販賣者。照前私鹽例。給票收稅。是越境者亦不杖。不入官。反明給官票。令之肆行。使額引盡停。而國課盡缺也。又有是理乎。夫大明律乃高皇帝親定。其神謨睿慮。高出千古。後世人臣。誰敢妄變更易。而況鹽課一節。尤邊儲國計所關。故律令垂法。獨詳今時夏欲縱私販。縱越境。是不知有大明律。不知有皇上之法。又不知有高皇帝舊制矣。又據條議內。欲將各場推積等鹽。招商變賣。夫兩浙出鹽之地。原少。故額課不及兩淮四分之一。加以運時水旱不時。鹽戶逃。海波衝決。鹽地傾頽。鹽之所出日少。故在窮寇。則鹽未煎。而先那商價以糊口。在各商。則引預告。而待。鹽以應。東移西濠。額引尚若不足。又何從得餘鹽。所有者。不過商人價買之鹽。貯于各倉。或貧窶煎熬之鹽。候給與官商者耳。時夏豈不明知。而敢為此無形之奏。無非欲僥倖明旨之一降。即分布諸姦。下場強竊。或指官商已買之鹽。為餘鹽。或指貧窶待買之鹽。為餘鹽。廣招私販。賣價分。各展其腹耳。此計一行。則舉官商間萬里之貨。盡為若輩所攘。勢必囊足。遂去。莫肯輸芻粟于邊。而邊兵接糧之禍。立見。舉貧窶苦度日之需。盡扼喉而奪之食。而濱海數萬之衆。無所控告。勢必嘯聚。而東南之事。有不忍言者矣。談及至此。識者寒心。皇上聰明神聖。試一靜思。利害自見。而猶銳意於搜括者。無非時夏所繪之圖。見有餘鹽山積。且其上有樹株茂密。信以為鹽。果如此之多。臣則謂餘鹽絕無。與時夏之奏。天淵懸隔。臣即剖心見膽。必不能仰動天聽。明矣。欲遂絀舌。但時夏奏稱。浙福餘鹽。可變價三十萬。而明旨。維嚴。方欲查理解進。臣查浙課。除地稅丁稅之外。僅僅九萬。而餘鹽之數。視正額不啻加倍。即使化土為金。萬萬無解之理。日夜思之。欲加派于商。則商人重困。必遠竄而不來。欲加徵于寇。則空竹無儲。縱取其何益。欲減解部之數。則濟邊正課。毫無難虧。欲扣給商之銀。則四載守支。萬難再尅。欲聽羣姦之橫肆。則鹽法大壞。而國課邊儲。悉舉而入無賴之輩。轉展圖維。措處無策。極鳴哀籲。天遠聽遙。臣之計。于是乎窮矣。獨計時夏既云餘鹽山堆谷積。此則有目者之所共見。必不可以囊袖藏者。陛下縱不信。乞即勅

玉城奏疏

一一一

原奏官民。指引山堆之鹽。在于何縣何場。所謂鹽堆之上。樹株茂密。合抱森森者。在于何處。著令撫院等官。同臣及督稅內官。勘驗。果如原奏官所云。則欺君之罪在臣。臣甘伏斧鉞之誅。如其果虛。乞念邊防大計。祖宗二百餘年相守成規。亟停搜括。則鹽課不虧。而儲餉以足。詎獨微臣及商民之幸。實宗社無疆之休也。緣係浙鹽餘積。毫無。妄奏大違祖制。乞勅會勘。以明虛實。以杜姦謀。如欺。微臣甘罪。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王成慶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原奏官民高時夏等具奏。浙福二省。餘鹽山積。變價歲可得銀三十萬兩。已有勅旨。著內官劉成。高案。會同各該撫按等官。議解進。這本說。浙江餘鹽。絕無。果否虛實。還著內外官員。會同查議明白。奏請定奪。立限與他。該衙門知道。

第三疏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為浙鹽餘積毫無。妄奏大違祖制。乞勅會勘。以明虛實。以杜奸謀。如欺。微臣甘罪。事據浙江布政使趙欽湯。按察使李維楨。會呈。萬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蒙臣奉都察院劄符。該臣題前事等因。奉聖旨。原奏官民高時夏等具奏。浙福二省。餘鹽山積。變價歲可得銀三十萬兩。已有勅旨。著內官劉成。高案。會同各該撫按等官。酌議解進。這本說。浙江餘鹽。絕無。果否虛實。還著內外官員。會同查議明白。奏請定奪。立限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移咨轉行兩浙巡鹽御史。會同巡撫。并內官劉成。遵照明旨。內事理。查議明白。定限三月內。回奏施行到院。奉此。案行二司。從公會查。要見兩浙額鹽若干。歷年是否足額。額外是否有餘。餘鹽有無山積。近議行銳。毀舊引。有無窒礙等因。蒙此。已經備行鹽法道。并兩浙運司。查議去後。隨據運使蘇養蒙。呈稱。兩浙四所。每年額派引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內除溫州所引。自二萬一千五百八引。隨到隨舉。不開外。今查杭嘉紹三所。年額派引四十二萬三千二百六十一引。自萬曆十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春。季止。通計九年。零一季。共該舉銷引。三百九十一萬五千六十四引。今查歷年以來。通共舉過。三百二十二萬五千九百七十九引。較之年額。實欠舉六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五引。仍有額外預告。未舉者。共八季。實計缺額。通共九十九萬一千五百五十七引。設使寬有餘鹽。何不給賣于商。而停引不舉。商有鹽收。又何不照引買運。而困守數年。餘鹽之無。不待查勘。而自明。矧有各場官。價印結。歷歷可據。再照引以行鹽。鹽以銷引。鹽既不足。致額引之欠銷。又欲廢引。兼行將引目之益。舉引既舉。積致額課之難完。又欲課外加增。將額供之益。缺九邊從此枵腹。商從從此離散。等因。又准鹽法道右參議林汝詒。咨稱。復查無異。合行咨煩。覆議轉詳。并開杭嘉紹三所。舉銷引數等因。到司。會議相同。呈詳到臣。臣等猶恐不的。復親往許村等場。逐一踏勘。但見窮寇。釜灰冷。極口蕭條。毋論山堆谷積。即稍有煎熬之鹽。皆預那商。價糊口。鹽未出鍋。而商人已守而索之矣。正謂二月。賣絲。五成。難殺。言之殊可酸鼻。勸後。臣復會同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內官監右監丞劉。反覆參酌。查看得原奏官民所稱。餘鹽者。乃額外多餘之鹽也。今查浙課。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年年銷不及額。積之九年。共缺鹽九十九萬一千五百五十七引。是額內方苦不足。額外何得有餘。果有餘。彼貧窶何不變賣救饑。而甘心枵腹。以待斃。商人何不買收營利。而甘心

玉城奏疏

一一一

因守至數年。餘鹽之無。誠不待勸而可決者。況臣等親臨踏勘。絕無影響。是不徒以理斷之。慮決之。而又以目視之者也。鹽既無餘。課難加額。欲遂巧天恩。停免。但內官以為明旨森嚴。何敢以空文覆奏。必欲多方。噫。處以稱上心。乃搜查運司積有遠年廢引。計數一十五萬有奇。謂可變價解進。臣以為引特一空紙耳。有引無鹽。即如山積。將安用之。况廢引數多。一時并行。則額引盡。邊餉何供。內臣必不肯已。臣仰體聖意。雖明知事體窒礙。不敢不委曲允從。乃聽內臣徧搜各場。得見煎額鹽。約可變課一萬五千餘兩。將前廢引。扣數給商。完課解進。外而內臣又執稱。各省運司。如河東兩淮之類。皆有裁解額課。欲比例措辦。臣等以為浙鹽原與他處不同。他處之鹽。或以風吹日曬而成。不甚費人力。浙鹽全賴煎熬。人力百倍。欲加額課。商窳奚堪。似難比例。內臣堅執不從。臣勢不能強。反復計籌。求所以措處之策。不過曰裁省與加派二者而已。查得臣衙門諸役。例有工食及出巡一切公費。皆勢之必不可無者。願臣為鹽官。若不躬自節省。而徒加派于商窳。何以服與人之。臣將前項逐一裁減。約可得千餘金。再查濱海新墾地畝。或地腴而稅輕。或已熟而未稅。量行加派。及天賜場新增鹽課。并鹽才稅銀。共前四項。約六千兩。此外將前扣餘廢引。那借額鹽行賣。足課一萬兩。廢引既完。即于各商照引加稅。各窳照戶加煎。湊足前數。共稅額一萬六千兩。臣指處至此。自謂彈竭心慮。計盡而無復之矣。乃內臣復欲加課一萬兩。湊額二萬六千兩。原內臣之意。不過欲效勞皇上。為國課求增。第增課愈多。則加派愈重。在商窳損此一萬。不啻去骨中之脂髓。在內府增此一萬。何足益滄海之分毫。况鹽務關係邊餉。最為重大。區區兩浙煎鹽。止有此數。增一萬兩。課必減一萬邊儲。積之數年。當缺一年之餉。異日者。九邊年例不敷。戶部復有內帑之請。未免更煩聖慮。則又不若及今裁酌。而留不盡于邊儲之為得也。伏惟皇上垂神三思。如果念邊計甚重。商窳難勸。得停搜括。上也。倘以為國課必不可已。容臣歲辦額課銀一萬六千兩。准以本年三月初六日勅書到日為始。按季徵解。以濟大工。俟工完即止。則兩浙商窳。雖不能盡徵停免之恩。猶所謂寬一分得受一分之賜。倘內臣所奏。必欲歲額二萬六千兩。臣竊爾大馬。誠不敢違天怒。自自此而商窳愈困。邊計愈虧。其害將有不可言者矣。惟聖明裁奪。再照皇上頒勅內臣。既諭以安靜行事。又戒以濫用匪人。臣等莊誦至此。相與感歎。以為聖明長慮卻顧。真所謂超出尋常萬萬。臣等奉旨會議。敢不兢兢。承已與內臣公同面諭。前項裁解額課。容臣委運司官管理徵完。按季如數交內臣解進。至于隨從員役。遵照明旨。止留原奏二三名應用。其餘盡行逐回。如此。則事權歸一。而彼此無紛擾之慮。委用不濫。而地方獲寧靜之休。此又臣等仰體聖意。而內臣亦同心而樂從者也。併乞賜旨。勅下戶部。行臣等以便遵守。臣及商窳。無任籲鳴祈懇之至。緣係浙鹽積弊。妄奏大違祖制。乞勅會勘。以明虛實。以杜姦謀。如欺微臣甘罪。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朱雲齋捧請。謹題請旨。

第四疏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為會議明旨未頒。商窳離散可慮。乞查近奏。速賜允行。以安人心。以充國課。謹備事。近因忠義右衛百戶高時夏奏稱。浙福餘鹽山積。歲可變價得三十萬。臣具疏再額奉旨。原奏

官民高時夏等具奏。浙福二省。餘鹽山積。變價歲可得銀三十萬兩。已有勅旨。著內官劉成高案。會同各該撫按等官。酌議解進。這本說。浙江餘鹽絕無。果否虛實。還著內外官公同查議明白。奏請定奪。立限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會同撫臣劉。按臣李。內臣劉。公同將歷年鹽引目查算。及親詣各場踏勘。餘鹽委係絕無。但明旨嚴森。不敢以空文覆奏。臣曲從內臣之議。將運司額引目。變價一萬五千餘兩。先行解進。外復因歲課無辦。議加派裁省諸項。以湊額供之數。在臣則議歲額一萬六千兩。內臣則議歲額三萬六千兩。撫按二臣則酌乎二者之間。議額二萬兩。已于四月十五日。公同會具題。迄今未蒙裁定。結接邸報。見內臣于本年二月間。有條陳一疏。至五月十三日。奉聖旨。是奏內應行事宜。遵照前旨。會議而行。毋虧原奏銀兩額數。亦不可因累地方。原奏官高時夏額勅。已經四月。如何尚未齊到。今便嚴查。上緊奏來定奪。不許容縱。該部知道。欽此。夫皇上于臣等會疏。則遲遲未允。而于內臣條陳之疏。則有母虧原奏額數之旨。意者以原奏兩浙該課十五萬。而臣等所議。乃若之少。或以臣等之勸議。未必實。而餘鹽絕無之說。未必真耳。夫兩浙餘鹽之有無。皇上誠不得而親見。若夫浙課解部。歲止一十四萬。載在大明會典。其書見在。前可取而覽也。夫舊課止一十四萬兩。而今新奏。餘鹽之數。乃至十五萬兩。是餘鹽比正課反加多一倍有餘矣。即使將解部正課。盡解進內府。尚缺一萬之數。無從措處。況部課係九邊年例。急如星火。皇上以為可缺乎。不可缺乎。可盡解內府。否乎。部課十四萬。既不可缺。而奏額十五萬。又欲足數。即粉商窳之骨。皇上以為能足乎。不能足乎。且兩淮河東與兩浙。同一鹽課也。兩淮解部六十萬。解內府者。近議一十二萬。河東解部解邊共一十九萬八千。解內府者。近議不及三萬。是在兩淮則舊課十分。新進者止十之二耳。河東舊課十分。新進者尚不及二分。然彼二處鹽臣。業已措處無策。哀鳴屢屢矣。今兩浙若欲毋虧原奏額數。是舊課十分。而新課尚溢十分之外。較之兩淮河東。加重六倍矣。臣非能神運鬼輪。如之何能充額也。臣屢誦聖旨。皆云毋虧國課。亦不可妨損邊餉。今若求足原奏十五萬。則邊餉必至全無。不特妨損而已。皇上但見原奏額數。而未及細查兩浙舊課之數。故有此耳。倘一查閱會典。則原奏之欺立見。當必以臣等之會議者為確矣。今兩浙商窳。自去年十月間報以來。皆紛紛傳言。以為朝廷將加倍派徵。不勝驚懼。議欲棄業逃散。商不買鹽。窳不煎鹽者。已半載矣。近因會議一疏。人心稍安。倘皇上復欲毋虧原額。則商窳驚惶如故。將來商必挾貨遠去。窳必流離思亂。不獨內供無措。部課無出。而海濱岌岌之勢。且在目前矣。此等景象。皆內臣所親見。臣非敢有一毫虛妄。以欺天聽也。伏乞皇上俯念浙課止一十四萬。必難加倍。查照兩淮河東事例。并細查臣等近日會議之疏。參酌聖心。速賜批發。庶明旨早降一日。則地方商窳早安一日。臣等亦便于遵行。而國課邊儲。兩無悞矣。緣係會議明旨未頒。商窳離散可慮。乞查近奏。題賜允行。以安人心。以充國課。邊儲事。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聞人

第五疏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為會議未蒙裁定。解銀未見賜收。冒死再叩。乞速降明旨。以定人心。以便

遵守事。臣頃者奉旨會議兩浙鹽課與撫按內臣同日具疏上奏。并先將廢引變價銀一萬五千二百五十兩。付內臣隨疏解進。迄今待旨三月有餘。而會疏未蒙批發。銀兩未見查收。臣等不勝惶惑。臣每見皇上于各處解進銀兩。不論多寡。俱有收進之旨。今此銀也。以為未收。則進解已久。似萬無未收之理。以為既收。則查照往例。萬無不預旨之理。臣夙夜疑慮。不知前銀竟置何地。縱內臣以為已解進內府。而無明旨。可憑。臣等執從而信之。又查兩淮河東等處。凡係鹽課。皆荷聖慈。軫念邊計。並從寬恤。有奏必允。必速。獨兩浙會疏。未蒙批發。或者以原奏一十五萬。而臣等所議太少。故聖意難之耶。然臣等之議。非漫無憑據。乃查照兩淮河東事例。而稍增損之者也。兩淮解部者。舊額六十萬。近議解內府者。一十二萬。河東解部。舊額十九萬。有奇。近議解內府者。不及三萬。屬指兩處之數。大約舊課十分。新課僅二分。且有不及二分者。浙課解部舊額。止一十四萬。不惟不及兩淮。亦不及河東。內臣所議之數。正與兩處事例相合。臣等以浙鹽煎熬甚難。尚欲求聖慈寬減。若必照原奏之額。取盈一十五萬。是課比舊額反多一倍。有餘較之兩淮等處。輕重苦樂。天淵懸隔。即粉商竈之骨。萬萬無完理矣。夫天下之商。皆皇上之赤子。天下之鹽課。皆皇上之邊儲。各處皆蒙寬恤。豈其于兩浙而獨欲加倍追征。在聖明必不其然。而今遲遲未發。或者萬幾煩冗。一時省覽未及耳。然聖斷一日未發。則臣等一日無所遵守。地方商竈。即一日不得寧息。勢必廢業逃竄。轉而之四方。此其關於國計邊儲。非細故也。伏望皇上查照兩淮等處事例。及將臣等會疏。參酌多寡。批允額數。下部行臣。以便遵守。至于內臣已解銀兩。有無收進內府。明降聖旨。俾臣等曉然共知。庶渙汗頒而羣疑釋。宸斷定而人心安。國計邊儲。並有賴矣。緣係會疏未蒙裁定。解銀未見賜收。冒死再叩。乞速降明旨。以定人心。以便遵守。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王承慶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這進到廢引。并見存煎鹽變價銀兩。俱交內庫查收。原奏官民高時夏等前奏。浙福二省。餘鹽山積。變價銀兩。可得銀三十萬兩。有旨。浙江銀十五萬兩。著欽差內官劉成。會同撫按等官。查理解進。今覽奏內。會同撫按等官。查勘各處鹽場。并無鹽斤存積。虛謬如此。其公同酌量。滋海地畝。新增鹽課。牙稅。并裁省公費。及各窳計戶。加煎。各商計引。加稅。歲辦。共銀二萬六千兩。既經兩等內外官員。合議無異。准著各該經管有司。官員照數徵收。每年解送內官劉成。處類。總夏秋二季。解進應用。原奏官高時夏。誤聽妄奏。姑著回銜。鹽法關係國課。邊餉。再不許紛紛更議。該部知道。

咸曉殺師疏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為咸曉勢惡殺師事。據順天府學生員胡起家告詞。內稱。父生員胡九式。在咸曉李誠總家教書。豈伊挾勢欺凌。家人白玉助惡。束脩十不給一。饑順字等證。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因討惡束脩。觸怒孽兒。將父毆死。伊家復令李大李七。賺起家到彼。逼寫無事文書。起家見父尸口鼻流血。不允惡即令衆二十餘人。將尸內轆。抬擁到家。撇堂竟去。令趙和甫。銀五兩。可據。竊以弟子殺師。法干大紀。仇不共天。乞究治正法。等情到臣。臣以事干咸曉。生員胡九式。未卜果否。毆死。遊離其題。批行南城兵馬司。指揮趙承基。相驗去後。隨據本官呈稱。相驗得本屍左腮。赤傷一處。量長二寸二分。闊

一寸八分。胸堂當正偏左。青赤傷共一處。量長二寸七分。闊二寸二分。右後脇青赤傷一處。量長二寸三分。闊一寸九分。合面左後脇紅赤傷一處。量長一寸九分。闊一寸六分。餘無他故。當場審據。胡起家詞稱。有先存今故。父不在官。皇親李誠。總請作西賓。議定每月束脩銀三兩。一向在伊不在官。家人白玉處支取。無異。今年冬季三個月。該束脩銀九兩。未付于本月初六日。父早起親往李誠總府中討取。到本日下午時。李誠總不在官。家人李七。李大。特來家內。說稱。師爺瘋病沉重。相公快去等語。起家急到李府。見衆人攔圍。比父氣絕。李大李七等。將父屍擲上大轎。送回家內。痛父生死不明。將情具告南城等情。具呈到臣。猶恐不的。臣復自詣屍所。相驗傷痕。并審胡起家口詞。與本官相審無異。該臣看胡九式胸膈肋脇。俱有致命重傷。則非死于瘋病。死于毆打。可知矣。辰而生入午而死亡。則其為李府之人。毆死。又可知矣。但不知起自何因。何人主使。何人下手耳。臣欲行提詞。內人犯。根究死因。以事關咸曉。非仰奉明旨。未敢擅便。欲置之不問。又以殺人者死。天下之公法。若以勢豪執法。則命可無抵。而三尺空懸。即皇上何以示大公于天下也。為此不憚投鼠。齒馬之誅。據實具奏。伏乞勅下法司。轉行原毆地方。拘提詞內有名犯證。及左右鄰人。與胡起家對質。要見胡九式之死。起自何因。何人主使。何人下手。一一根究明白。依律擬抵。庶朝廷無不伸之法。匹夫無不雪之冤。公道彰明。而人心大服矣。緣係咸曉勢惡殺師事。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乞貸官疏

山東等道監察御史臣葉。為遠臣風聞建議。已蒙量請。更乞曲貸。以成輔臣之志。併亟改留中。以一政體。以釋羣疑。事。近該原任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元珍。參論科臣錢步。舉。而因疑及元輔之私庇。至謂留用步。舉。及留大計科道諸臣。皆非皇上本意。而出元輔之煽弄。仰煩聖明。特諭內閣。詳示以留用科道諸臣之故。且切責元珍。以妄言排誣。欲看議重懲。特蒙勅諭中外。臣工內閣。寬小臣。即所以安大臣。姑降元珍一級。調極邊方用。仁哉聖慈。固已包荒如天。而元珍得之。已逾望外矣。職等復有何言。以反覆思之。與其量請小臣。以安大臣。不若徑從山貨之更為安也。何也。珍之情微可原。而步舉之迹。偶可訝也。蓋林乘漢勸楚之議。不發于楚。議未決之先。而突出于聖斷。久定之後。甚屬無謂。步舉論之。未為不可。然使此論出于平時。亦自言官互相糾舉之常。其何說之詞。乃是日聽考察。即以是早論乘漢。當臣子待罪之日。汲汲為抗疏建言之舉。在步舉固自以為盡職。而人言藉藉。咸謂其假楚事以逃計網。排乘漢以圖自全。孟跡類竊。而形同。即甚愛步舉者。亦百口不能為之諱矣。夫步舉此舉。業已不見信于天下。乃其受恩寵于皇上。則固有獨異者。近時科道推陞年例者。固多留用。然皆以明旨中格。不得已而就列。未聞有特旨留之者。而特留步舉。始此其蒙殊恩者一也。近時言官建議者。多留中不報。即報多遲至旬日。獨步舉參論乘漢。隨上隨報。而其報也。適與計疏之期相值。竟得及于寬政。機會轉瞬。如式如幾。此其蒙皇上之殊恩者二也。近時建議得報。報而且速者。難之難矣。步舉不惟得報。而且且有溫旨特優。此其蒙皇上之殊恩者三也。此三者皆近來言官所不能得之。皇上而步舉獨得之。在皇上神明操縱。閱施不測之

恩或非有別故以私夢草。但外廷之臣。習見諸臣之疏。疑開如彼。而夢草之疏。猶答如此。以為區區小臣。何能遠遊。遂見形生疑。疑夢草。因疑留用諸臣。至舉聖明獨斷之事。蓋以為元輔庇護之私。此在諸事體者。或多信其不然。而趨率如元珍者。新從外來。信耳輕舉。遂不覺遺慮形之章。此亦偶緣風聞。而臆度之過也。願過則過矣。向使皇上于大小臣工之疏。俱一概審察。無異夢草。則夢草之蒙特旨。天下亦自以為常。何疑何駭。而指摘及元輔哉。故元珍此舉。亦因邇來疏多留中。政體不一之故。言雖過。而心則無他者也。皇上初議重德元珍。今止量請。所以寬貸之者。已逾望外。願以職愚計之。自古宏度之君。不以語言而罪臣。自古雅量之相。亦不願君以己故而罪建言之臣。今聖諭已頒。元輔心事已昭。從此可以帖然而無疑慮矣。若仍慮元珍。即曰薄乎云爾。恐為元輔者。終不自安。與近疏所謂誓不傷言者之一毛。尙未免刺戾矣。職故以量請小臣。以安大臣。不若徑從曲貸之更為安也。至于各衙門諸疏。亦乞皇上隨批隨發。當與不當。俱明示意旨。無或異同。則政體既一。率疑自消。不煩勸諭。而天下洞見。密勿舉動。如日中天。誰敢有異議者。倘仍留中。而問發一二。儻旨以示不測。恐不諳事之夫。妄疑如故。見夢草者。以為元輔之慈。見疑聞者。又以為元輔之不救。正則元輔之蒙疑。何時而白。而其心何時而安也。職故以除留中一節。為第一義。關係治亂興替之一大機括也。惟聖明留意焉。職等無任戰慄待罪之至。緣係遠臣。風聞建議。已蒙量請。更乞曲貸。以成輔臣之志。并願改留中。以一政體。以釋羣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人宜辨疏。

山東等道監察御史葉永盛等。為人品宜辨。公論當存。敬陳會推始末。仰祈聖定。枚卜事。頃者皇上以閣臣缺員。有旨諭令輔臣朱傳于吏部左侍郎楊時喬。公同九卿科道官推補員缺。隨該楊時喬于十七日約職等。集于東闕。班既定。職等隨向楊時喬等。索單草一紙共觀。內開列于慎行。趙世卿。劉元震。葉向高。李廷機。楊道賓。孫丕揚。七員。此職等未至之先。九卿大臣。從公會議。並無異同者也。傳聞既遍。職等科道官多以為當。獨刑科右給事中曹子汴。李廷機。既挂彈章。不宜列名。時科臣陳治則。邵庶等。皆以為廷機雖經彈論。然清正有聲。終不當棄。職因宣曰。天下豈有全人。論人當先大體。譬之人身。頭面四肢既全。大體具矣。即有癩疥疔痕。特細故耳。不害其為人。李廷機清正二字。乃舉朝所許。即論廷機者。亦未嘗不許其清。此其人于根本節目之大處。毫無虧損。正所謂其大體者也。縱或拘泥太過。于物情有未盡調。特小失耳。何害其為正人君子。且短廷機者。不過以相自有度。彼乏相度。終不可作相耳。不知相臣之品。亦不同矣。即以唐事論之。杜房姚宋。此其誠度。經濟勝者也。因稱名相。如楊綰。特持清節。未聞它建立。然一拜相。而貴重如郭子儀者。賴為之減。賄從微音。樂古今以為美談。則清相亦未嘗無補于世。何嘗過廷機之深。使清者而復求多。則人皆以清為無用。恐修身砥行者。解矣。此其有關於世道人心。非小也。廷機正宜列名。時科臣陳治則。姚文蔚。孟成。已道臣何爾健。皆反覆辨論。與職議同。九卿大臣。趙世卿等。亦以為然。惟是言官兩議相持。日中未決。科臣宋一韓。從中調停。謂廷機誠賢。然既與楊道賓俱有近議。宜並除去。以俟衆論之定。職又謬宣曰。衆言淆亂。析諸聖。漢倪寬有言。惟天子為能建中和之極。今科

玉城奏疏

二五

道官既議有異同。所謂衆言淆亂之時也。正當並列名以請聖裁。豈容除去。道臣何爾健亦曰。三人占當從二人之言。今推較廷機者。十之八九。遂以從衆為當時楊時喬是職等之議。因對衆言曰。使我去廷機名不列。終是不安。遂照原單。具疏開別二議。請自聖裁。疏上之後。果有連疏短廷機者。議論益煩。夫論廷機者。言官職等亦言官也。豈敢內相矛盾。然天下大事。非一人私議。短者自短。與者自與。原兩不相妨。況人各有見。見各不同。即親如父子兄弟。亦多不能強合。矧同列乎。職等所見。與論廷機者之所見。要以各成其是。同一為朝廷之心。非有私也。且聖諭云。會推案懷忠誠者。簡用。竊謂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清臣忘私者也。是謂忠。貪臣徇私者也。是為不忠。論廷機者。業以清許之矣。果忠誠否乎。是其言亦未嘗不與職等合。且未嘗不與明旨合也。夫簡相出自聖裁。職等何敢祈皇上之必用廷機。但以廷機既負清節。又經九卿大臣共推。亦宜存之。以風世道。故當會推之時。而昌言若此。昨曹子汴等疏云。既言于會推之所。不敢不告于君父之前。故職等亦做其意。而并達之。寢聽伏惟皇上折衷二議。獨出聖斷。聖賜點用。相臣以息羣紛。以重政本。天下幸甚。宗社幸甚。緣係陳會推始末。聖定枚卜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稅瑞搜詞。縣令被逮疏。

浙江等道監察御史葉永盛等。為稅瑞搜詞無據。縣令被逮可原。乞依天度寬宥。以一法體。以協輿情。事。職惟人主用法。必得其平。而後人心服。人主聽言。必酌以理。而後用法平。古帝王所以明見萬里。而說說不行。忠良無枉者。用此道也。近者皇上激于稅使梁永之奏。而深恨成寧。縣知縣滿朝薦之殺人劫掠。赫然震怒。遣緹騎繫逮。顧雖逮朝薦。而又撤回梁永。付內監處分者。豈非知永之荼毒。奏中罪盈惡積。而必不可宥哉。知永之惡。必知朝薦之與永為水火者。忠矣。知其忠。而又逮之。何也。則以激于梁永殺人劫掠之一語也。夫劫殺乃盜賊之行。至無賴者之為。朝薦誦讀詩書。起家賢科。儼然令百里。即病狂喪心。何至為盜賊之行。況殺人而劫進貢之槓。即盜賊不敢為。而謂朝薦為之。萬無此理也。皇上之聰明神聖。豈不辨此。不過以朝薦雖不殺人劫掠。而遣差追捕。毀由彼作耳。不知朝薦之遣差。乃追捕照提犯人楊達官等。非追捕進貢差役也。進貢差人由東門大路出。楊達官等由北門小路出。原不同途。是捕役之所遇者。乃照提之犯人。亦非進貢之差役也。及兩相遇。而犯人魏二拒捕。重傷公差王大賓。因懼禍自刎。是魏二之殺。乃自殺之。亦非捕役殺之也。夫以拒捕殺人之賊。情急自殺。是以一命抵一命。即追捕各差已屬無罪。況朝薦身在百里之外。事起倉卒。毫不相干者乎。今永乃以逃走之罪人。指為貢役。何異指鹿而為馬。以自殺之魏二。指為朝薦之殺人。又為移甲而禍乙矣。至于劫掠之誣。尤不待辨。據撫按疏內。永所解馬八匹。槓七槓。出于陝。入于河南。一一可查。則槓與馬原無失也。以未失之槓。而指為劫掠。不惟欲下禍朝薦。且欲假此以自匿進貢之方物。上欺皇上矣。職以為永可誅也。夫永及樂綱毒謀。按臣供招于吳得水等之口者。一一可據。而滿朝薦之殺人劫掠。無此理。又無此事。絕不可據。皇上視內外大小之臣。皆一體。既不肯以可據者而輕罪內臣。武弁。況肯以不可據者而輕罪縣令乎。而願繫逮朝薦者。不過偶觸于一時之忿耳。然外間妄測。遂以為真欲罪朝薦。疑于重內臣而輕外臣。又疑于重武弁而輕

玉城奏疏

二七

縣令似乎用法之間稍稍未得其平者。今朝薦至矣。轉雷爲雨。以釋外間之疑。此其時矣。倘蒙陛下
 明詔。赦朝薦。仍還其故秩。以爲小臣執法除奸者勸。此職等至願也。萬一以爲既已繫逮。不可徒釋。則彼
 其職。而免其打問。仍治永興樂網。殃民禍國。謀毒接臣之罪。庶宮中府中。視爲一體。法無偏私。意無低昂。
 而天下仰大聖人作爲。高出尋常萬萬矣。職等無任激切頓首之至。緣係稅瑞捏詞。無據縣令被逮。可原
 乞恢天度寬宥。以一法體。以協輿情。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巨變法疏

欽差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巨富豪奸。蔑法作弊。病商蠹國。大壞鹽政事。臣惟餉邊足國。
 莫大乎鹽利。然利之大者。弊亦大。而所稱弊之大者。類非猥瑣尋常之人所能爲也。必其財力氣焰。雄蓋
 閩左。可以通神。可以使鬼。可以衝官。有司而威制齊民。然後縱橫任意。公然敢行其恣睢之心。而莫之逆。
 則今長蘆商胡時順是矣。胡時順者。雖冒名武弁。實曾經再遣。隸名刑書者也。臣初不知其人。偶緣通
 州同知萬智建議。欲將昌平等處引鹽。盡歸通州轉運。庶足清影射。而足額供。其言似正。而其文移呈請
 之間。不無悖謬。若汲汲于欲行其私者。臣甚怪之。以後細訪始知。本官此舉。非爲衆商。止爲一胡時順。蓋
 從來衆商皆不無小小奸弊。然皆畏鹽官發覺。而稍稍戢之。惟是胡時順者。挾貲二十餘萬。父子濟惡。所
 謂財力氣焰。雄蓋閩左。能通神使鬼者也。彼固目無上官。而何有於一州同。萬州同愚而開于勢。見其彙
 橫榮。做筐篋。絕供。意殊銜之。故俱值清查牙稅。遂建前議。蓋欲以此持時順短長。其意誠私。而其議則公。
 其于法體誠開。而于發奸清弊。則有裨者也。臣初不知其故。而怒本官及廉知之。則移其怒本官者。怒時
 順矣。正怒間。有已故于鎮之妻張氏者。以主使毆命告時順。臣立遣數差。攝之。而此數差者。止望門投稟。
 不敢出氣。僅得其一。家奴而歸。臣益信時順勢焰之大。而前所訪聞。果爲不謬。因思人命未委虛實。而鹽
 法係臣專職。安可置而不問。于是宵夜單騎。徑抵通海。取時順所堆鹽秤之內。又字號鹽。每包重至九百
 六十斤。計上下兩店。共九百八十六包。業已賣盡。尙存十二包。又紅頂號鹽。二百五十二包。除賣過尙存
 一百包。每包秤重八百斤。以上引鹽。俱未報州。亦未報戶部北城。皆胡時順令家人胡慶等私自賣賣。鋪
 戶李文炳。彭子登。腳役張龍。戴世可。審。嗟。鹽法至嚴。即每包重至數斤。皆有罪無宥。何物大家。每包敢
 夾帶三百餘斤。公然裝之天津。堆之通海。而運司及巡鹽等官。皆無一敢問者。已可駭甚矣。且也。視公家
 之鹽。如私己之物。自貨自賣。全不報官掛號。蓋以不報官。不掛號。不但可匿牙稅。而水程仍可影射。復販
 往來。循還。寧有紀極。真彌天大弊也。然此猶據臣所見。獲者而言。查運司低冊。時順自萬曆三十年。以至
 三十三年。玩字等號。水程計二千六百餘引。至今。竝未掛號。此皆留水程影射。計私販之數。又不知若干。
 萬矣。臣又查商綱冊內。胡時順一人。稅名。稱夥計者。共四十餘人。大抵通州及昌平等七處。計七萬餘
 引。本犯占據過半。今以一包而夾帶三百餘斤。是以二引夾帶三引之鹽。此外又藏匿水程。往來影射。屈
 指而算。每歲夾帶及影射之數。豈止數萬引而已。又何怪乎引目之半。察牙稅之大虧也。如此神奸。真字
 內希有矣。查得大明律內一款。客商收買餘鹽。至三千斤以上者。照例發遣。時順自報中以來。作弊不知

若干年。其爲三千斤者。不知幾千萬倍。若舍之不問。所謂縱豺狼而問狐狸。亦安用持斧者爲也。臣鹽官
 也。商人乃臣專轄。操縱在手。原無庸以是瑣瑣者。實天聽。惟是本犯係巨富大家。自以爲三尺所不能加。
 且盤據根深。卒難連拔。臣故除一面行擊。究處外。復具疏奏聞。蓋一欲仰仗天威。使臣得專意行法。一欲
 藉臣者。披此疏爲定案。得永絕其蔓。而斷其根。至于陰謀反噬。罔兇人之性所必至。然而臣一念朴忠。惟
 知奉法除奸。他固不追恤矣。惟聖明垂鑒焉。緣係巨富豪奸。蔑法作弊。病商蠹國。大壞鹽政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旨。

賞奸非法。乞追匿賊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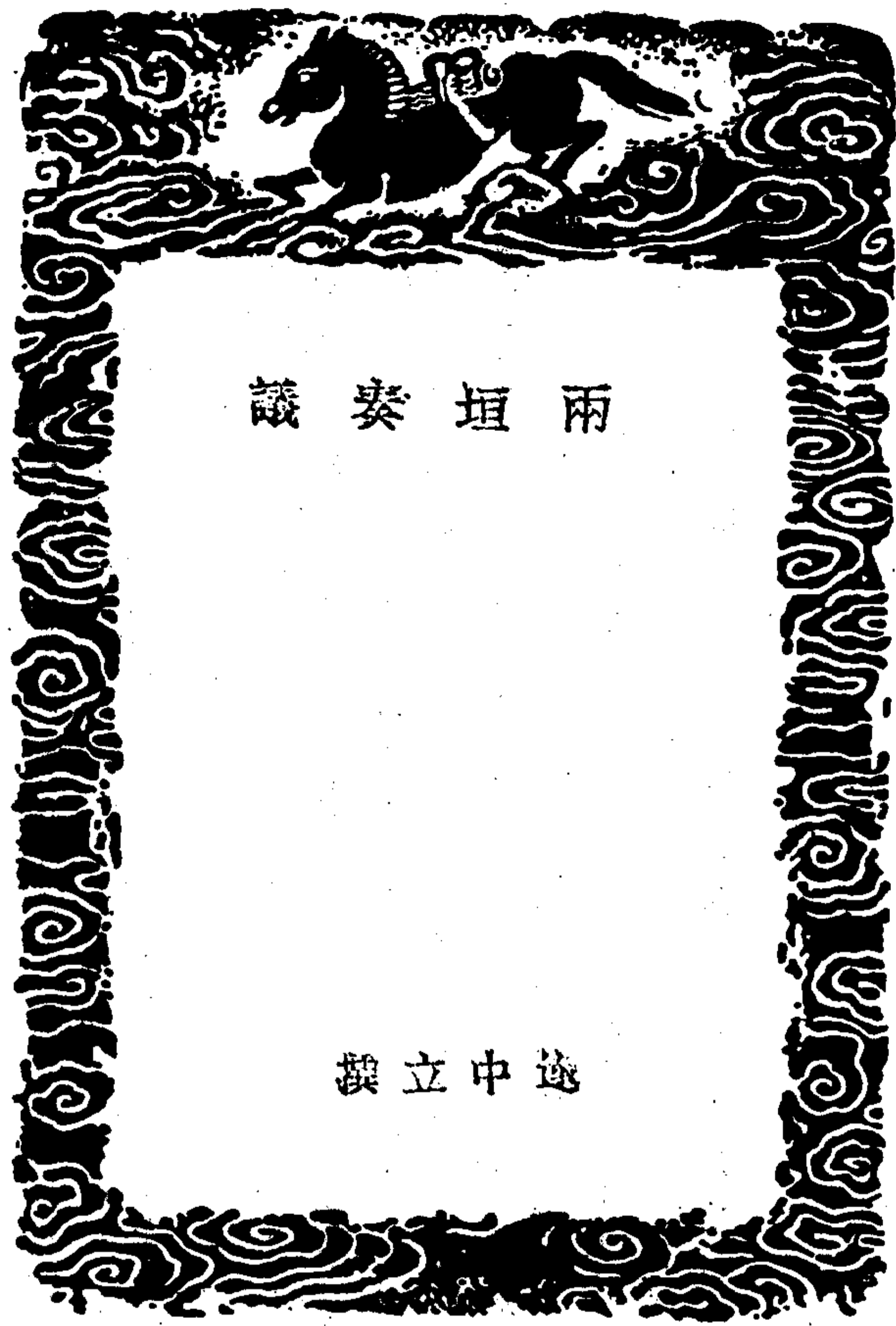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賞奸非法。餘孽當懲。乞盡沒器瑣餘貲。并批發撫臣原疏。以追匿
 賊。以正法紀事。竊惟今天下稅使之害。在在而是。而惟陳增爲最甚。頃者增惡貫盈。幸逃陛下之討。而竟
 不能逃天之誅。其餘孽蕭昇。陳進才輩。皇急震恐。將所存房屋等項。開列奏聞。陛下不盡追其賊。而且以
 所餘衣物。并南城房屋。點賜增弟姪陳進才等。臣謂增之惡極矣。播弄撥置。皆其名下蕭昇及子姪輩爲
 之。即亟置重辟。猶以爲晚。奈何復從優恤。即欲具疏參奏。猶以爲陛下未悉增貪。未知蕭昇陳進才等撥
 置侵匿之狀。而第以爲增聚斂有功。不欲苛處。爲將來者勸耳。無何。而御史王業宏以形跡可疑。奏。巡
 撫李三才又臆列多賊。至不可殫數。以各犯侵匿情狀奏矣。此猶外廷之論。或不足動聖聽。乃東廠則陛
 下內廷之臣。非如外廷諸臣。與陳增相水火者等也。據奏。謂蕭昇陳進才等撥置陳增。不當斬關之盜。賞
 之甚屬不宜。欲將見在衣物變價贖貧。此誠天下至公之論。內外臣工所共稱者。臣以爲陛下當從如轉
 圜。乃不從其請。而于所存衣物及有房屋。仍許給賞。至于撫臣李三才之疏。迄今未發。此或聖母萬壽
 未及省覽之故。願同一疏也。同一時也。東廠請止賞。則仍給賞。撫臣請搜賊。則未蒙勅搜。似若兩于賞奸
 而緩于發奸者。嗟。嗟。知奸而不殛。不如不知。今增之貪惡。內外臣工言之。陛下已知之。乃不惟不殛。而且
 行賞焉。竊恐此風一播。天下之稅使聞之。皆以爲貪如陳增。賊私敗露。如陳增。子弟之縱橫。如陳增。陛下
 猶然加賞。而且任其匿百萬之賊。而不究貪之有利如此。復何所憚而不爲。將舉日長。陛下知覺之心。悉
 化而爲無所忌憚之心。公行劫奪。不復掩覆。天下之禍。寧有極哉。是陛下此舉。明勸羣盜。以斬關。而欲使
 天下稅使盡爲羣盜也。非所以爲社稷生靈計也。嗟。嗟。夫增之惡極矣。播毒六年。流毒數省。所得不知幾百
 萬。而京師徐州及其原籍。乃增之三大窟。今徐州京師略已搜括。恐猶未盡。若原籍則全然未搜也。試觀
 郭良輩。特一爪牙。耳。竭家萬餘之賊。至掘地丈餘而得之。由斯以觀。陳守綱陳進才等所得賊私。其埋藏
 之巧。頓寄之多。又不知當何如矣。今國用正饑。饑黎載道。倘片旨搜索。巨賊立得。上可以裕國家之用。下
 可以賑億萬之命。詎不大快。奈何坐棄不取。而徒以飽豺狼之腹爲也。伏望陛下深思。惡不可縱。實不可
 溢。巨賊不可輕棄。將點賞陳進才等南城房屋。與所餘衣物等項。容臣等一體會估。盡數沒官。仍急批發
 撫臣李三才原疏。務盡法根究。陳所學。陳所綱。陳進才。蕭昇等。要見截回京師者。藏匿幾何。截回原籍者。
 頓積幾何。一一追沒入官。爲大工及賑濟之費。庶懲一餘孽。而凡爲餘孽者。懼一陳增。而凡爲陳增者。

營將瑞根斂跡而天下生靈之困庶幾其少蘇矣。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緣係賞奸非法。餘孽當懲。乞盡沒惡瑞餘賈。并批發撫臣原疏。以追匪賊。以正法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乞寬貸官以安大臣疏

逕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葉謙題為大臣已蒙優禮。小臣似應包荒。懇乞寬貸官。以安大臣。以重言路事。臣等聞大臣者。天子之股肱。股肱所以資輔弼。故禮遇宜隆。言官者。天子之耳目。耳目所以資視聽。故愛護宜周。古稱敬大臣而必繼之曰體羣臣。蓋言臣無大小。總之朝廷之一體。用以共襄政理。所當同仁。一視不宜偏廢。矧重于其間也。近者元輔沈一貫及次輔沈鯉相繼乞歸。皇上始若難之。一旦溫綸下沛。並聽之歸。且賜之郵傳。錫以銀幣。不獨成其志。而又恤其私。不獨暴其衷。而又隆其禮。天下聞之。皆榮二臣之遭。而頌聖明始終恩遇之厚。臣等已感激無涯矣。乃南京吏部給事中陳嘉訓及御史孫居相二臣。並以指摘元輔。忽奉旨切責。于居相則罰俸一年。猶為薄貸。于嘉訓則降級調外。似所獨嚴。臣等不勝驚駭。以為陽奉之候。何忽有此雷霆。夫二臣之論元輔。聖明自有定鑒。天下自有公論。臣等無容置喙。惟是言官以言為職。無論其言之當與不當。人主自當優容。即如天子至尊。貴也。而狂謫之臣。猶時有所觸。忤明主亦不以觸忤罪之。何者。重言路也。在天子且然。則輔臣可知矣。況皇上既聽元輔之去。以明昭雪。元輔業已自快。又為彼而處一言官。不惟舉朝共訝。即元輔亦必有惻然不自安者。似亦非所以體大臣之心也。臣頃者恭誦覃恩一詔。即數十年來。得過諸臣。皇上猶有賜環之許。豈其以見在之言官。而反忍摧折之故。臣謂有一嘉訓。則輔臣諫臣。各得其所。譬之一堂之上。融融洩洩。渾然太和。若處一嘉訓。則大臣誠重。而言路日輕。將恐憂者之臣。從此以言為戒。雖遇當言。亦且退避長縮。而不敢言。即皇上亦奚賴焉。伏乞聖明垂神三思。大恢天度。將陳嘉訓俯賜優容。免其降調。此豈獨為一嘉訓。乃所以重言路。開諫諍。亦所以曲體輔臣。而安其心也。臣等無任悚息待命之至。緣係大臣已蒙優禮。小臣似應包荒。懇乞寬貸官。以安大臣。以重言路事。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葉玉城題政五疏。抗內臣而回天聽。斥奸弁以奠商民。事詳先生浙離紀事中。讀者合而觀之。足以見當時情事之曲折。而先生處之之難也。先生自登第後。在諫垣者凡二十年。其間如鄭一駟等儀真獻店設權之議。暨祿沿江內外搜查之請。先生疏爭之。事得罷。又如疏救滿朝薦請懲李成德。捕治胡時順。廷推李廷機。皆侃侃諍。能人之所不能。蓋先生風力嚴毅。自其天性。余嘗聞諸父老。嘉靖時。同郡周忠介公怡。以論嚴相下詔獄。先生年十一。憤然曰。使余得在朝。當請向方劍。斷佞臣頭。因宜其居官抗直。不畏強禦如此哉。疏紳三卷。按行狀。老友葉屏垣。以見寄。漫述。不能盡。為取若干篇。以問世。後得善本。當更校之。嘉慶六年十一月。後學趙紹祖識。



兩垣奏議

明 遼中立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兩垣奏議一卷。明遼中立撰。中立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書凡奏議六編。皆中立為給事中時所上。以歷官吏兵二科。故稱兩垣。其中論公用舍論修史用人及論會推開臣三疏。本末略具。明史本傳。蓋中立以是三疏。一忤旨停俸。一見忌輔臣。一被貶外授。故明史具錄於本傳。其請罷織造。論倭患。及請停例金三疏。雖事不施行。然亦皆錚錚不阿。無愧封駁之職。不得以卷帙之少廢之矣。茲本附刻中立所作周易劄記後。今既分隸四庫。則列於經部不倫。故析出別著錄焉。

兩垣奏議 提要

兩垣奏議

論公用舍疏

明 遼中立撰

臣惟朝廷有用舍之權。而天下有是非之公。用舍合於公。則人服而議論自息。用舍不合於公。則人不服而議論日滋。故曰王道本乎人情。自古從未有上下異指。大小臣異心。邪正倒置。衆論沸騰。而可以言治者。臣睹近來諸臣相繼而罷者。率多砥行好修。守正不阿之士。如郎中譚一召疏中所云。得罪棄置者。六十餘人。臣不敢謂其皆嶮然君子。然而為君子者多也。而偶以一事固執。一言觸忤。遂令其牢落下僚。陰伏田間。壯志紆而不伸。忠猷蘊而未竟。此臣所以深為諸臣惜也。方今中外多故。苦無任事之人。而今被斥諸臣。雖位有崇卑。才有偏全。皆國家所作養。生平所砥礪。今不使之為國家用。而反令藉之以成其私名。致成時者有憐才之嘆。司銓者有乏才之憂。此臣所以深為世道惜也。夫諸臣有以爭國是而去者。有以誣輔臣而去者。又有以申教誅連。疑及輔臣而去者。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而輔臣王錫爵之自解。亦曰有主上親筆。臣謂罷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主上去邪之明。即擬自開臣。正大臣為國之忠。若罷者果正人也。出于開臣之稟擬。而有斥逐者。為妬賢。出于主上之裁決。而不能匡救者。為竊位。彼職贊密勿。身膺隆眷。不補膺力爭。而坐視忠良屏棄。讒佞鴟張。雖聞有揭救。然而諸臣之擯斥者如故也。大臣以人事君之道。恐不如是。故臣又深為輔臣惜也。今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言者能而論者愈多。

兩垣奏議

論者多而輔臣益不自安。即如高攀龍一疏。惟為國惜才。即部院大臣亦許其願忠之心矣。中外諸臣亦多為之申解矣。孫繼有諱一召之疏。不無過激。而扶正抑邪之言。不無可採。陛下重罰二臣。以謝輔臣。二臣則而輔臣能自安乎。臣聞防口甚于防川。聖如虞舜。猶審適言而用之。況泰交一疏。輔臣不以淹棄諸臣請乎。陛下以心膂托輔臣。則何不行輔臣之言。從中外臣工之願。明諭吏部。于先後廢謫諸臣。隨材錄用。以示大公。則君有容直臣之名。臣無敢言之譽。國家收多賢之益。廟堂無處分之煩。衆寡自息。輔臣自安矣。宋劉安世曰。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為社稷計。程顥曰。朝廷不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釋卒疑而收人心。莫要于此。然臣又有言焉。留都銓卿以沈鯉推而不用。尙寶司丞以李懋相補而不允。至于鄭元標慷慨大節。海內矚目。而不能一日立朝。夫以陛下寬仁。獨不能容一二直臣乎。以輔臣見知于主。獨不能為國用一二直臣乎。端人短氣。正士結舌。清明之朝。不宜有此。輔臣不思竭力叩關。仰回天聽。以收民譽。而樹令名。而徒忿衆口之嗷嗷。以歸過于君父。此臣所以義激于中。不容默默也。臣一介草茅。蒙拔真吏垣。感時效愚。罔知忌諱。伏惟聖明裁納。

請罷太和山織造疏

臣待罪諫垣。竊見傳造太和山各宮殿頂帳。費以萬金。奉旨本山量解香稅銀七千兩。仍命工部補足三千兩矣。又戒諸臣之奏擾矣。夫以供奉明神。而費止萬金。又有明旨之懷。臣何敢復有陳說。第考之祀典。參之時勢。則見織造之命。萬萬可已者。敢披瀝為皇上陳之。臣惟太和山不列于嶽鎮。元武非不見于經傳。所云靜樂王太子入山修煉。白日飛昇。皆道家傳會之說。儒者不談。雖我朝廟宇。設提督以崇祀之。然非若天地嶽鎮海濱等神。為祭之正也。古云。黜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繁則亂。事神則難。而況宮殿帷帳。又供奉之彌文。而非祭祀之常經乎。故織造之可已也。為國家釐祀典也。東南災沴頻仍。朽朽其空。即袍服上供。撫臣無歲不請減。請罷矣。今又以頂帳之故。嚴行新舊各堂。添設機張人匠。併工織造。手指瘁于拮据。皮肉殘于鞭朴。且吏胥有需索之擾。州縣有徵解之苦。費以萬金。而閭閻所費。又數倍于此者乎。夫以東南凋敝之時。而何忍加之以外之征輸也。故織造之可已也。為東南愛民力也。王者為天下守財。即財賦殷富之日。猶當加意撙節。而況公私交困。府藏殫竭。昨見主計之臣。謂各邊鎮上半年年例銀錢。該一百四十餘萬。東那西湊。尙少一半。若太和山宮殿頂帳。何益于神。而出帑金以佐之。雖白數止三千。然一鍊一兩。孰非赤子之膏脂乎。是何取盡錙銖。而用若泥沙也。故織造之可已也。為帑藏惜財用也。方今餘淮兗豫之間。千里一暨。積骸盈野。仇離之狀。愁嘆之聲。慘目悲心。有不忍見且聞者。昨河南撫臣。一疏之疏。可見矣。天下之患。莫大于下有疾苦。而上不收卹。乃日者科臣王德完為民請賑。疏兩上而不報。今頂帳無益之費。近習無稽之言。即以科臣部臣執奏而不允。此臣之所未解也。臣謂太和山之香稅。積之徒以供內臣之乾沒。推之可以救中原之捐瘠。織造之萬金。以為頂帳之費。則曰不經。以為賑濟之資。則曰德意。臣又查萬曆十四年。以山陝等處災傷。發帑金三十九萬。十七年。以江南等處災傷。發帑金三十萬兩。遣官分賑。今中原災傷。不減于曩時。而賑卹之惠。反啻于曩時。皇上為民父母。忍視

數百萬生靈。嗷嗷待斃。而不為之拯救者乎。伏願亟停織造之命。即以太和山香稅銀一萬兩。并再發內帑銀二十萬兩。遣廉能之官。宣布德音。大備皇仁。以示聖天子軫念災民之意。則能不經之費。至儉也。宏賑卹之恩。至仁也。廓轉圓之量。至明也。皇上何憚而不為此。然臣又有言焉。京師者四方之極也。今都門外宮觀之侈。丹堊輝煌。旛幔之飾。恭組絢爛。而委巷小民。至傾貲破產。以修庵觀。而供齋醮。異說之惑世。誣民甚矣。皇上又復括已盡之財。剝窮民之脂。以供宮殿帷帳之飾。則何以禁止愚民。風示四方。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明正道以息邪說。惟聖明留意焉。

論倭寇

自倭寇未靖。而請封請貢之說興也。中外諸臣。言者甚夥。其揣情形。析利害者。亦甚備。雖三尺童子。亦知其不可矣。臣即再陳說。亦不能加于諸臣上矣。願是說也。宋應昌始之。顧養謙成之。本兵石星力主之。沈惟敬密計於倭寇。劉黃裳昌言于朝。請封易而為請貢。請貢易而為開市。開市易而為和親。頃又專易請封。業已奉有明旨矣。臣竊惟貢不可許。而封亦不可許也。是東征諸臣誤本兵。而本兵因以誤國也。臣始不能無言也。臣聞忠臣之謀國也。為國家計。不為一身計。為久遠計。不為旦夕計。自倭寇狂逞。盤據朝鮮。我皇上宵旰憂勞。為之遣將出師者。既一年餘矣。蹂躪我屬國。戕殺我士卒。糜費我金錢。是中國仇也。而臣子之羞也。今不思滅此朝食。而反欲罷以封號。金冊銀章。赫奕島外。此可令四邊見乎。以國體論。則倭不當封。昨見朝鮮疏中有云。倭寇築城蓋房。運糧練兵。陽退而復進。假和而逞兇。倭之情狀。亦可槩見。而當事者以為難憑。日夜催促表文。以冀了事。目前臣未聞空言。可以畏敵。表文可以守取。即稱臣稱貢。禮卑言甘。臣之所不敢信也。以倭情論。則倭不必封。倭俗狙詐而狠貪。聖祖絕其貢。不與通著之為訓。沿海設備。嗣是屢貢屢犯。至嘉靖間。東南之慘極矣。世祖赫然用武。一大創之。而有三十餘年之安。今無以制其死命。而以封為羈縻。彼關酋雄長海外。即稱帝稱王。夫誰禁之。而乃遣數十萬之師。犯我屬國。巧此虛名也。勢必請封請市。要求不已。我不能拒絕于今日。而安能拒絕于異日。啓奸民勾引之端。開外國窺伺之門。為國家患無已時。以利害論。則倭不可封。此其事之可否得失。滿朝臣工知之。朝鮮知之。而何當事者以其冥冥決事。不曰選將。不曰練兵。不曰沿海修備。而今日議封。明日議貢。倭盤據于釜山。為攻取之計。我冀望于僥倖。為苟且之謀。倭以款要我。而操術當行于款之外。我以款自愚。而智慮常陷于款之中。非久遠之計也。豈不羞朝廷而汗青史哉。臣謂倭款不能。則戰守之計不決。戰守之計不決。則釀禍將來。貽憂君父。異時追尤首事。即斬諸臣之頭。不足以謝國事矣。且皇上獨不見西事乎。當互市之始。豈不藉口羈縻。得以息肩。而今邊事廢弛。將士之惰。不可收拾。識者恨之。今日又欲襲其故智。以為退倭良策。尙可謂國有人乎。伏望皇上深思倭情之叵測。收回許封之成命。明諭尙書石星。總督顧養謙。閉關謝使。一意守禦。毋推諉避事。毋因循養亂。毋狃一時之便。而貽後日之悔。侍郎宋應昌。郎中劉黃裳。併亟賜

兩垣奏議

六

罷斥仍正其欺罔誤國之罪則內外遠近曉然知上意所向在于安撫大計孰不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所謂三軍之士不戰而氣百倍倭何足慮哉

論修史用人疏

先該輔臣王鶴梅題請纂修正史起原任詹事劉虞夔充總裁官與論噴噴以為非人臣曰是輔臣援所私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也方其疏奏論旋聞同官業已上請竊謂輔臣必聞言而悔滌心而聽則臣可無言矣既奉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參駁致為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臣仰見皇上深居大內留神章奏采公論于外廷付定議于部院而毫不以成心與也繼而思曰是出于宸衷之主裁與則呂坤保薦事在往年猶然簡在聖心虞夔何人而當此隆眷也抑出于閣臣之票擬與則是以桃李之私情謬相推引而今何假呂坤之一薦以自文也臣請得而畢其說撫按之臣鎮緝一方境內士夫所改容而禮者也非巨奸豪宦不以列彈章其薦人也不得不寬廟堂之上提衡天下字內才品所懸鏡而別者也非宏才碩望不以辱弓旌其用人也不得不嚴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起用必詳核其官評試查各處撫按所薦舉地方人才者能人人而用之乎彼虞夔生平具在去歲拾遺疏中真士類所不齒聖世所不容者不即罷斥已為漏網遺奸此固滿朝公論輔臣獨不知乎知之而何故復用之乎夫用虞夔也為得意門生而私之也私虞夔而借明旨以塗天下也借堂官以箝臺臣也則黨護之心化為機械儻皇上試召輔臣而問不知輔臣何詞以對且今天下多故需人甚急廢謫諸臣無賜環之日中外士紳日夜望輔臣補膺力爭今未能進一君子而先進一邪臣輔臣又將何詞以謝天下乎伏乞明諭輔臣以後用人當秉公心勿植私黨以後擬旨當持大體勿挾私見則國家之休也亦所以成輔臣之令名也臣再惟修史鉅典也必博訪名流廣招俊士前輔臣疏有欲取之別署取之外僚取之閒廢取之山林隱逸而必曰文行兼優又曰行義無虧然邪媚如虞夔者首與總裁之選矣第恐天下之為虞夔者不少也汗行無節徒飾浮華之詞資緣干進者亦不少也儻誤蒙收錄則修史之典適以啓邪臣奔競之途而開小人仕進之資耳即撥英擄漢何足以昭法誠而垂萬世哉復望諭輔臣及吏部嚴行諮訪務求端方直亮博聞有道術之士毋得濫及匪人以汗清朝盛舉則仕路肅清而國史可傳不朽矣

請拔淹滯停例金疏

臣待罪諫垣伏睹陛下躬寐英賢軫恤民瘼通者如孟一脈沈鯉屢推不允者今擢用矣覽科臣所上中州饑民圖說惘然動念發帑金遣官賑救至宮闈之內亦捐金佐之矣大小臣工莫不踴躍而頌曰陛下天地之量而堯舜之心也願臣見近來請用廢謫諸臣連章累牘留中不下夫今天下多事正當廣招俊又搜羅巖穴而諸臣者往往以意蒙譴其抱效忠之悃具可用之才甚多也一列擯斥之籍永無登進之階是陛下之量猶有未廓與臣謂天地之生才皆難國家之需才甚急諸臣不及時錄用恐歲華相催精神意氣漸墜是清朝有不盡之才而正人有後時之嘆矣且銓臣為陛下用人也尚書陳有年又陛下所特簡者也以請用司屬奉旨切責累疏求去陛下亦屢降溫綸留矣夫昇以銓衡之寄寵以知春之流

兩垣奏議

七

兩垣奏議

八

則何不推心委任盡行其志而乃令其抱腦逡巡有懷莫展也伏乞明諭吏部于先後廢謫諸臣遇缺即用隨材序選則忠直在列而國家收多賢之益矣臣又見昨該雲南撫臣請減加金未蒙俞納夫雲南年例金歲止二千兩萬歷二十年加至五千兩是加增之數反多于原額旋以閣臣之請減去一千矣又以撫臣之疏而旋增以計臣之請復減一千矣又以科臣之疏而增隨減隨增紛紜不信非所以重詔令而垂史冊也臣聞滇南採金遠涉川峽風雨瘴癘之所侵虎豹盜賊之所傷辛苦艱難觸目悽慘是金以千計而民間所費與死亡傷夷者不可勝計也陛下居高處優言千則千耳獨不念供之他甚艱乎況今緬氛方熾徵兵轉餉之費公私殫竭而又益以額外之徵求其何以堪伏乞明諭戶部令該省止解年例金二千兩如以為內用不給請俯從撫臣之懇停免舊歲所增一千兩則約已裕民滇氓微再造之福矣臣再惟近日言及于罪逐之臣陛下以為市恩言及于滇南之金陛下以為奏瀆臣亦豈不知緘默可以自容哉第念職司耳目誼切匡正當此才乏民困之日而坐視端人淹于屏斥窮蹙疲于征輸耳目之謂何臣之罪且不容于堯舜之世是以冒昧塵瀆仰回天聽惟願陛下以用沈鯉孟一脈之心盡召逐臣以賑中原之心遠徵遺壤則至仁天壤同流而聖德古今罕並矣

請容直臣以勸百僚疏

頃該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于聖怒嚴旨督責降處司官旋以言者申救斥為編氓朝論惜之臣言官也豈不能默然無言臣伏惟陛下念閣務繁劇簡任輔臣不即斷之哀衷而先付之廷推以示公也銓臣博訪勞搜疏名上請公論探之盈廷可否決于聖斷非敢專也亦非敢私也且威福者朝廷之權也該部亦不得而專也予奪者君上之恩也該部亦不得而市也以今聖明在上清議在下一時臣工非至愚不肖誰敢罔上行私自速罪戾而況郎中顧憲成者砥行好修往以直言獲譴陛下起自謫籍而用之矣司銓未久復遭擯斥士紳相顧咨嗟咸謂憲成以直道見黜而陛下有不容直臣之名將何以勸任事之心鼓豪傑之氣乎夫用舍者國家之大政也銓臣者又用舍之人也邇來相繼屏去不竟其用孫繼去矣陳有年杜門求去矣司官之空署削籍而去者至再至三矣今顧憲成又以罪去前者將竭後焉不續人才凋謝可為寒心語曰察察不可為庸庸多後禍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太宰非如徐一標謝廷策劉希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為部臣臧否混并舉錯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為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為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大抵近年以來君臣道隔上下異心上所謂可而下未必是也下所謂可而上未必是也用舍一憑喜怒黜罰幾于無章公議壅閉繁言滋起臣謂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正在于此故願陛下虛心而觀也然臣又有言焉會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也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治李本三臣用即今元輔王錫爵之入閣也亦會推也蓋特簡與廷推祖宗朝並行已久而要之廷推之法尤自古而然也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必曰選于眾今輔臣趙志昂等不稽古典不惟遠圖罔為牽引焚激聖怒即揭救數語譬之強笑而神不借來欲以動聽難矣方今疆場交鋒公私耗竭而嗷嗷思亂者又十室而九誠者抱厝火積薪之憂所

兩垣奏議

九

幸公道昭白。仕路清夷。宰輔無私人。朝廷無過舉。可以回氣化而收人心。而今時事至此。可爲長嘆。臣職司獻納。冒昧塵瀆。非爲銓司惜一邱官也。爲國家惜人才也。爲國家惜政體也。亦願廟堂之上。共捐成心。而重爲國體人才惜也。臣不勝惓惓。

蜀也。策蜀者曰：必殄滅逆齒父子，誠而俘之，以獻明天子。蜀之策臣者曰：其庶幾扶危肉骨，澤溷噓枯，以俾我殘蜀獲有寧宇也。臣於兩者，不能置一對。及臣入蜀，蜀兵之號於臣曰：是且榜腹而陳，滌釜而需。蜀民之號於臣曰：是且鬻子而供，委骨而輸。諸將之為兵請命者曰：何以應庚癸之呼，而士飽馬騰，以圖大創。諸有司之為民請命者曰：何以裒彫瘵之衆，而寬徵能運，以獲息肩。臣於兩者，不能置一畫。蓋蜀之兵連四五年矣，不啻皮毛俱盡，而髓骨皆枯矣。法曰：鈍兵挫銳，屈力彈貨。今日蜀兵之謂也。又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則百姓貧，今日蜀民之謂也。今日之蜀，如馬之極疲，而策不前者，然此須時其飲食，息其筋力，則可。而復驅之走埃坂，有立斃耳。又如人之病危，而初起者，然此須飲以梁肉，服以參朮，則可。而復藥石攻之，元氣愈索矣。猶且曰：罪人之未得，蜀局之未結，夫罪人一日不得，則軍與一日不已。軍與一日不已，則餉運一日不歇。嗟此頹尾餘生，羸首子遺，不轉而溝壑，則挺而走險耳。此萬不可再得之蜀民者也。且亦有窺於逆齒之形勢矣。逆齒父子，隻然一身，如孤雛弱鼠，誠得而搏之，一壯夫之力耳。第其所憑者，前巖而後箝，所倚者，左狐而右兔。我以千騎萬卒擊之，而不足，彼以一人竄匿之，而有餘。我從鳥道一綫環攻之，而不得，彼從千窟百穴奔投之，而無不可。則此一會者，可以間獲，可以購獲，可以誘獲，而必不可陳兵方圍以獲。間獲、購獲、誘獲者，可乘機，可觀會，可因勢制權，而必不可卒得之。且夕歲月間也，以民若此，以賊若彼，奈何驅必不可再因之民，追必不可卒得之賊，則莫若退而議守。守者，宿兵也，無徵發，無遺調，無誠於旌旗袍鼓之驚，無虞於雞犬麻桑之擾，而所寬於民者，十之一守者，主待客也，逸待勞也。其虛冒可數也，其老弱可汰也，其兵伍可減也，而所寬於民者，十之二三。然而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勸之，以本待之，則未必非坐而制敵之勝算也。永寧一路，秦列之蜀郡，漢收之益部，唐宋以來，稱南州，非不毛之地，遵義自永安莊直至附郭，皆平洋沃腴，數萬頃，此皆不闢而可田，不墾而可耕也。則莫若率而議屯，嚴督諸將官，嚴所部若干兵，責種田若干畝，比西成各報收數若干石，足支月糧若干日。如是，則一年二年，可免輓運之苦，而所寬於民者，十之四五。三年以後，量徵其稅，以充月餉，而所寬於民者，十之六七。且此沃土之區，會蟻踞之，以為生聚，以養成尾大之患，會據其利，而會叛我，我據其利，而我制會矣。會以在穴蛇鼠，旁視而扼我，曰：食不繼，兵必撤，兵撤而彼乃可尾其後。若我收利於屯，不掣肘於餉，彼窮蹙子會，能長作穴中蛇鼠哉。此諸葛武侯所以北伐，而趙營平所以制西羌也。此我自蘇困之術，而正坐困賊之術，自固其圍之術，而正遠壯其猷之術。一時濟變通窮之術，而正百世永賴永利之術。督臣與臣，臣與道將諸臣，嘔血瀝心，百千擘畫，無以踰此。但一時所需牛種器械之資，約費萬餘金。當及時分給之，不能待。又當專設一道，駐永寧，帶管下南道義兼清軍屯田之術，調兩府廳一於遵義，一於永寧，而分理之。乃屯政有所責成，而轄制衛所，統隸會長，亦於焉攸屬。夫牛種之需，督臣與臣，自當設法以給，而立以專官，攝以分理，則在且上垂念封疆，軫恤彫疲，下部臣而酌議之，非臣所敢專也。此臣區區一念為蜀請者也。夫寧蜀蜀也，今天下力疲於征調，財匱於轉輸，政事縮於補苴，風俗敝於虛耗，在在見不足之形，有奄奄莫能終日之勢矣。及今而挽回之，大約在培命脈，葆元和，而耀威張武為緩，在固榮衛，綱

麻戶而遠勤，退暢為緩，在廣收拾，惠安集，而與師問罪為緩，得此意而存之，檢關之於敵，黔之於水西，皆可佐籌一二也。理合具題，伏乞勅下該部，從長採酌，將屯種攻守之策，專官分理之制，速為議覆，則天下之所徵藉休息而底定之者，豈獨西南一隅之蜀也。為此具本謹題請旨。

蚤動大舉疏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謹題為捷伐之事，任甚重，會勦之機，宜已審，懇亟允督臣接濟之請，蚤動大舉，以奏膚功事。西會一局，兵連禍結者五年於茲，頃以黔之督臣，改而歸蜀，若曰：是固能制逆齒之命，以奠安蜀土者也。以熟於料簡者，料水西諸會，審於莫蜀者，莫西南一隅，不啻西羌之屬，趙充國，而西夏之倚范仲淹者，乃督臣亦毅然自任，凜然卻顧，備大將偏裨而分授焉。期會三省諸撫臣，而八道布置焉。蜀之進兵也，扼諸夷之要害，而三路屯聚焉。故請兵以二十萬，而請餉以百萬，其請兵必以二十萬也，深計逆齒之狐連而免合，狼奔而豕突，非分攻不足弱其力，非合擊不足蹙其勢。固將為萬全制勝之術，以圖一逞，而請餉之僅以百萬也，則深慮國事多艱，民生如燭，猶不敢什。昔者任事蜀中，兢兢持算計奇贏之苦心，伏讀溫綸下部，即與措處給發，淵哉聖慮，不忘念西南半壁，而為督臣計。周且決也。乃該部酌覆，又鯁然慮太倉之如洗，而九邊之正餉，常告缺焉。夫國儲儲儲，邊餉時匱，無論司邦計者，抱仰屋之嘆，即封疆牧伯，不來之疆宇，欲底而定之，自督臣，此其仔肩何重，而委任何專，重責之仔肩，輕畀之事，權專屬以委任，悖假以便宜，將令督臣何以展布四體，握機縱之柄，而酌勦撫之機，不乃馳騁驟之足，而故繫之掉，孟賁之臂，而故掣之耶。且該部之所以予督臣者，又可疑也。其予之也，以楚未解發之六十萬，又以蜀請留之十九萬，夫楚未解發之餉，果盡以畀督臣，豈不足藉為調度徵發之資，少佐緩急，乃黔撫臣新任事矣。能悉黔之敵賦，以從事，而不一仰給於楚乎。恐彈丸之黔，數年屠痛之黔，勢必不能，則此六十萬者，必不能朝撤楚而夕登蜀也。蜀之請留各項錢糧，是督臣舊撫蜀時，所乞停起運，以充用兵精餉者也。自軍興以來，允留者五年矣。新撫臣渣任來，日練兵，日調士，日繕器械，峙糧糧，振頓爬梳，着着精實，以預儲督臣援黔之需，而蜀事又有不止此者。流賊出沒神宜諸驛，則調兵而北，狽番蹂躪小河水進諸堡，則調兵而東，孰非藉此續命之資，輕重布而盈縮施之者。則此十九萬者，必不能此沃焦，而彼潤涸也。名予之，而實無裨於撥算，則何益督臣無米之炊乎。願該部為督臣深計之也。該部之意曰：駐兵屯種，為第一義。夫屯種之舉，臣首言之矣。詞臣、寺臣、餉臣相繼言之矣。即今黔按臣亦周悉言之矣。第此一議也，便於竭蹶轉運之衆，而不便於河上逍遙之兵，便於焦勞徵解之有司，而不便於尅扣虛冒之債帥。遍野皆流離荒蕪之產，而曰無土可墾，滿目皆膏腴潤沃之區，而曰無田可耕。揀其老弱占役之伍，莫非于耜舉趾之夫，而曰妨守妨戰，藉其冒領虛扣之糧，莫非銜銜未盡之資，而曰無牛無種，苟非新推二監軍任怨任勞，不憚胼胝之苦，以全副精神，專注之於此，則屯政終成啖畫餅，而士之飽騰何日，民之息肩何日也。此臣不得不從計臣後，倦復剴切責之者也。伏乞勅下該部，亟議所請百萬之餉，以接濟捷伐之用，而又嚴督二道

臣力行屯植以慰疲民轉運之苦則西南四省所耕獲字者無涯量也為此具本謹題請旨

嚴賊平蜀功罪疏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謹題為蜀難既靖兩穴盡掃謹嚴賊文武功罪以示激勸事竊惟逆酋父子之發難也雖據渝城而渝城恢復矣攻圍省會而省會安堵矣屠略四十郡邑而郡邑漸次廓清矣一鼓成泥水之捷三戰復壽陽之境五風依故國之都四隕入新豐之宅舉皇上舊時之士宇完完全全還之皇上斯亦宜暢武功撤揚殊勳已獨以官兵進取忽有江門等處之敗維時狼子之心孔熾螳螂之臂益張糾結水西烏撒諸夷之黨連蛇豕以為羣鼓煽都都下昏楊保之舊民聚蚊蚋而成孽東劫西擄左衝右突蓋自建武以至建義二千餘里無不鹿豕險而豕橫矣督臣朱燮元與前按臣張論遠夜枕戈嘔心謀畫會議道將分布伍路以為捍禦長寧建武二路嚴紀則原任僉事劉可訓知府鄭朝棟同知段師文推官胡平表將領則參遊張邦紱范繼道加銜將官潘映奎王懋官等也納路一路嚴紀則原任參政閔夢得副使李仙品將領則參將林兆鼎加銜將官鄧繼官劉發魁等也仁合一路嚴紀則原任參政王世仁副使徐如珂將領則將官羅乾象薛來衍譚大孝王元弟馮世修等也桐梓落紅一路嚴紀則參議趙邦清僉事盧安世將領則副將沈崇極秦衍祚加銜將官侯良柱鄧朝用等也建義綏陽一路嚴紀則原任參政吳國仕將領則加銜將官陳一龍趙文進略麟等也嗣有遷轉新任陸續改委則入永寧者原副使謝渭也入綏陽者則原推官李必達也入梓桐者知州朱毅臣同知高良弼也入仁懷者推官蔣化龍同知劉鼎新也新任建義道則副使侯國選義府知府胡悅安也賊兵出沒納路之間奉新命建大將軍嚴鼓駐劄納路者總兵李維新也分督五路餉務飛輓以時而轉輸不竭則原任參政陳龍光吳光義副使赫奔僉事錢時知府劉澤大余新民同知翟文簡王國治劉國藩通判梁文輝推官周嘉詒知州黃立言楊汝昇商之森知縣韓應龍鄧昌魯岑昌運程士昇張堯揆趙明戴周惟珍耿培等也集兵一十六萬之衆轉戰二千餘里之間屢血一二年之苦摧餉數百戰之勞跋涉峻嶺折坂之危洩吸腥風殫露之毒或彼突攻而我禦其鋒或彼堅陣而我拔其幟或偶遭重圍批中堅而直出或先受敗賊鼓暮氣以收功或分布策應潛搗其後勁或連營對劄明扼其前茅人人舉鵬力以揚威處處燧屎渠面賣勇一戰於高縣賊勢方張官兵望風爭奔劉可訓提劍一呼三軍氣倍扼險樹柵列營結陣而擒斬其奸細百餘輩焚其營壘三十五門且分路尾其後斬首三百一十七名羅乾象率譚正修譚正常覃實化等大戰斬功三百三級而仁懷土城等處遂以恢復一戰於落紅口而盧安世同沈崇極秦衍祚張奏凱舒洪烈等屢戰屢捷擒斬六十六顆燒其營房一百六十餘間一大戰於長寧賊兵四面夾攻山谷俱震胡平表鄧朝棟李泮等連築結營蓋沙割水對陣而擊劉可訓范繼道等各盡發援兵合應既放水衝沒又併力截殺當擒其偽將軍李楫斬級六百四十七顆生擒五十八名時賊兵殺戮者沒沒者逃散者不計其數賊父子相失竄埋草間而宵遁然困獸之鬪益狼虓虎之征愈猛又登金帛借水西阿烏迷馬步兵八九萬先犯我建義安雅而守將侯良柱陳一龍等潰矣再犯我落紅口而將官張奏凱等潰矣督臣又展轉而計曰我

兵分五路而路復五六分之馬步多寡之數實不敵也乃屬閔夢得督鄧繼官劉發魁等列陣納路以示敵密檄李維新李仙品督同秦翼明等兵俱改縣長寧會兵而進於是張令秦國傑李鴻功劉宗良盧世卿等一戰於麻柳坎再戰於瀘州街而洗燬其九姓二長官司一帶營寨生擒其偽都司參將等八十五名斬級五十七顆秦翼明秦拱明秦可等戰於青山崖直上第二洞擒其偽丞相并妻妾二人斬級二百一十六顆生擒一百五十九名燒燬其營十七所劉發魁鄧繼官畢應台等戰於馬克橋而擒其偽將柳元德次第打破仙人寶月橫山八甲中弔三溪等處燒燬其衙舍營寨斬級六百七十二顆斯時也賊各路守隘之兵盡散聚於土地坎會集水西烏撒諸援兵欲效破釜之計將為捲土之圖厚出犒賞憑高踞險欲與我兵決一死戰大將歷諸將進莫有應者李仙品劉可訓鄧朝棟厲聲趣之曰有進無退當以身先於是秦翼明兄弟與馬齡郭起柱秦可等願任前驅四鼓發兵天明接陣鏖戰至午斬其偽總兵吳繼周賊遂披靡秦翼明亦被創遁去奪其所乘馬併僮僕儀仗斬其級八百一十五顆生擒一百五十八名被傷溺水者無算於是二酋知大勢已去盡焚城中屋廬列兵紅崖山上大小官兵四面追逐走金家山又走獅子山共擒獲有名頭目周邦大徐應龍妖教首劉明選等一百一十三名斬級一千二十八顆城中男婦投出二萬餘人而永城遂定鄧朝棟督王懋官周良材等攻天臺圍夷目羅甫羅于朝父子率兵數千投降獻出金帛金女冠段正等物一百一十八件羅乾象譚正修等陸續攻破白崖楠木樂用青岡等圍又攻破銅城等寨斬級二百六十二級招降羅書成舒廷采等苗夷萬餘家而附近永城之夷目俱定然而狐兔悲切之情微風召雨狼狽難馴之性起蚰飛蜂水西援兵又分兩路而馳至矣一路出古關至世仁徐如珂督羅乾象譚正修等設伏以待兵至大戰兩晝夜斬其惡目魯仲賢軍師羅奇割級四百五顆跌溺死者無算而蘭州之九鳳樓化為煨燼數代之墳墓掘為墟土一路入永寧劉新築不動李棲鳳李維世李棲鳳李維忠攻而破之而薛來衍打官斗山胡汝高畢應台攻木角豬背二等范繼道攻水沒張奏凱王正相張洪烈攻馬湖鬼么餘如牯牛酸棗木姜馬蝗發窩滑石諸寨俱相繼免首聽撫獨憑崖負險展轉深入大將親提兵抵馬鈴河而愈追愈深莫窮鼻首之誅時前按臣溫臯謨命入境方下車即詣瀘州與督臣再申軍令大捐犒餉以廣勸諸士之氣鄧家渡之劄幾為所縈而忽偵其奸三路之攻幾為所縈而卒摧其鋒出瀘州則張令張學禮等連戰大捷而斬其級一百一十顆出永寧後則劉發魁等披險堅守而賊衆不敢窺左足出永寧東門則方虎斬其頭目落馬總鎮親督大戰斬其級九百三十顆而賊遂夜遁以去蓋自大壩下昏諸夷金鉦所過土靡瓦解魚鱗鳥散而雞廠鍋廠白崖白撒菘豆白且對車小水長江以內無不澄氛廓謐若藉風之捲秋籜矣之役也摧九嬰之沴夷三苗之墟豈孤四連五合之衆委亂骸而擗壘長驅懸車馬之道垂建瓴而騰空元雲結陣風聲鶴唳皆兵赤日歛金匹馬箭輪無返窮廬聚處之穴煽為彌山彌谷之塵犬羊世守之區豈為我疆我理之士奔獠豎而解辦奚趨避殺斷藤之峽銘紅崖而勒石何止伏波銅柱之鄉驅逐若彼蕩洗若此斯不足大快殺戮文武之憤而盡雪攻略城池之恥也哉獨以父子二酋負命窮山游魂僻壤罪人未得孽本未翦以故援袍鼓臥金

鐵之士三年來盼闕廷而不獲一命之復。乃今逆寅已授首矣。屍寸斷而幣一炬。刑僇為最酷。戈內操而兵外應。設購為最奇。臣以行役將竣之時。幸得插羽之報。方誕將天威。以獎率三軍。前終逆亂一局。後且晉旅揚塵。共急黔難。而丞奏西南者定之功也。尚待何時。不為控鳴於皇上之前哉。我皇上鴻猷元暢。神略遐宣。天助順而人助信。百爾有位。無不闡揚聖武而廣布之。黃閣重臣。運斗杓而調元化。亮在安攘。揆衡之外。大司馬握重本根之地。張皇六師。大司農持籌盈縮之總。誕修六府。兵垣諸臣。以審謬著頗牧之聲。職方諸臣。以備閱羅桓赴之英。則寵頒自有殊典。先督臣方拯焚溺而解淪於厄。旋披冠髮而動黔之。秦楚諸撫。臣憂厝火而切同讎之義。網羅戶而修于鄰之震。則論賞自有別格。皆非臣所敢僭擬也。謹據督臣敘述之本末。參以臬司會同諸司道覆勘之功次。別白而差等陳之。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朱燮元。鉅力六賊負地。偉猷八而擎天。奠魚鼈於拾壤中。再復漢京日月。驅氛霧於要荒外。丕揚周旅靈雷。神紀妙五間之機。用奇用正。恩信假七縱之術。攻力攻心。始終拮据者六七年。風塵勞於飽歷。西南底定者四五省。赫濯訖於遠暨。功與河山同垂。賞應帶礪。永先任按臣。今陞大理寺丞張論。風猷肅當道之輪。霜氣寒向方之劍。單車下倥偬之際。一腔忠義告天。前箸借折衝之籌。滿腹甲兵藏地。岳山易貌。草木知名。前按臣溫泉謀。孤籌突兀。班心。駭厲震宣域外。法肅之綱之紀。元熊亦豹皆馴。才兼維文維武。封豕長蛇遠屏。三巴法曜。半壁甘霖。督餉御史丘兆麟。含性神羊之特。精姿天馬之騰。節操標格以千尋。才委波濤而萬頃。經術出其餘緒。關中蜀魏雲蒸。威稜響於雄風。域外指搗雷動。此四臣者。在朱燮元自藩司以至今職。省會百日之捍禦。郡邑五旬之蕩復。爾穴三年之犁掃。手口卒瘞。而血誠不改。桑榆在閱。而家事不問。從來勳績未有如其大。勞苦未有如其久者。在三按臣先後戒行之間。誓師授律。焦慮嘔籌。謀斷相資。兵食互策。乘權不同。勞則一體。然皆皇上憲臣也。不敢擅為之擬。鎮守四川總兵官李維新。慷慨常懷萬里。沉雄妙運三門。九地九天。驅孫吳於巖壁。如風如雨。列衛霍於止齋。大樹雄圖。嫖騎飛將。此一臣者。猛氣無前。神謀不測。父子肝膽。視死無時。故每戰獲俘。誠獨多。而渠魁就戮。購問尤奇。所當特加陞擢。仍與恩。以旌其勞者也。監軍右布政使。陸偏。沉巡撫李仙品。丹心貫日。干霄。偉略動天。靜地。指顧則氣森風鶴。擊畫而旅鞠。輝輝師貞。丈人。顯允元老。監軍左布政使。今陞偏。沉巡撫。閱夢得。濯志寸丹。浴日。誓師太白。橫天。武奮文授。堂正六師。長子。刑伐德守。保釐半壁。長城。監軍參政。今陞右布政使。王世仁。敏鍊截犀之鈞。鎮重函牛之鼎。掃機槍於方獬。瀟水重清。廓氛祲於長驅。土崖銷赤。參政。今陞按察使。吳國仕。嚼操茹苦。分甘。壯略摧墜。陷銳。勤一旅於草昧。雷雨經綸。肅八法於披靡。河山鎮鎮。副使。今陞光祿寺卿。徐如珂。閱難而星風。單車。一腔熱血。臨戎而露。准援袍。百折忠肝。森羅武庫。五兵。指畫奇門。八陣。副使。今陞參政。謝渭。胸藏黃石。韜鈴。籌借金城。方略。算不遺於竹頭。木屑。惠常周於挾纊。投膠。僉事。今陞參議。劉可訓。料敵六奇。時出。臨危九死。如歸。提星劍。以先登。長虹東指。舉霜旗以橫入。妖焰西驅。僉事。盧安世。壯氣直泥函谷。神機潛受圮橋。祭征虜之赤衷。躬親矢石。范老子之閔略。胸富甲兵。僉事。段師文。雄圖偉幹。足智多謀。抗旌蛇豕。屠圍之中。渾身是膽。

橫及光驛重穴之外。尺土皆勞。僉事胡平表。乞師效秦廷之哭。義大復讎。揮戈矢魯陽之精。忠堪返景。令嚴氣肅。三軍。膽烈風揚。五部。馬湖府知府鄧朝棟。抱略文經。武緯。臨戎義震。仁懷。職列五部之雲。分磨玉帳。氣掃千山之霧。拓土夷疆。以上十一員。皆身親戎行之列。智殫監紀之略。積員顯而成京觀。翠漢庭而威。鄂田。皆所三門授之。而九變佐之者。至李仙品。劉可訓。盧安世。鄧朝棟。四臣。又始終烟瘴之鄉。辛苦戎馬之場。丹誠愈堅。勞勩尤著。而設購左右。劉屍燬骸。以殲此首惡。則獨可訓與大將諸臣。積謀而僥獲之者也。所當破格陞擢。以旌勞臣者也。督餉參政。今陞右布政使。陳龍光。持籌縝密。應務焦勞。念切納溝。膺危病而不避。計周活餉。綜水陸以交輸。參政。今陞按察使。吳光義。敏識咄嗟。立辦。精心畫畫成宜。輓運如期。制無假於木牛流馬。徵輸有法。弊尤絕於蠶食繭絲。原任僉事。錢時。應機明若然犀。握算恢如遊刃。調劑盈縮。畫芻輓以雲蒸。軫念兵民。馳山原而星邁。以上三臣者。當物力匱乏之時。供五路軍興之資。日夜勸勦。不遺餘力。關中之轉輸。與垓下之攻伐。緩急共之。而吳光義。創舟運以蘇民跋涉之苦。築外城以增蜀金湯之固。尤百世永賴之功。所當與監紀諸臣。一體破格優擢陞者也。原任副使。侯國。秉憲夜郎。旌心白日。盡瘁荒微。而不避。克詰戎兵。以多功。監軍副使。張起鵬。明夷之正志。筌難之匪躬。孤忠九死。不回。正氣萬人。必往。此二臣者。所當併敘。以俟優賢者也。原任左布政使。周善。品格九霄。直上。才猷三峽。倒流。登陣力捍危城。功維社稷。行省虛周。軫疾。績茂屏藩。左布政使。今陞太僕寺卿。林宰。握機滄海。釣鯨。御變蛟。岫倚劍。磨站危於鞏固。半壁全撐。籌虛耗於漕輸。寸心欲嘔。左布政使。史文煥。植品嶙峋。抱才博大。引登於山。饑由溺。攸命旬宣。掘計於時。盈時。諫。允當會計。左布政使。今陞河南左布政使。詹爾達。明銳疏觀。域外。靈珠妙運。環中。拯水火於溺焚。疢疢立起。疏錢穀於京布。庚癸濟消。右參政。今加陞二級。戴燦。捍危城於方拾。洪濤孤艇。盡定計於孔棘。埃坂鹽車。翊世長才。干城重望。原任按察司。今陞浙江右布政使。李守俊。器局恬夷。風猷縝密。稟六條以勅法。百度維貞。嚴三尺以明刑。萬邦作憲。原任松潘道參政。今陞廣西按察使。婁九德。節控氐羌。百二形遙。特角。煙消風洞。三巴勢壯。金城。鎖鑰維嚴。藩籬孔固。原任提學道參議。今陞山西副使。來復。東壁文星。驅屈宋楊馬。以載筆。常陽武庫。綜兵農禮樂。而森羅。式士斗山。濟時舟楫。兵巡。南下道副使。許士奇。抵掌兵機。泉倒峽。而風生。壑。借籌方略。弦落雁。而刀解牛。志任希文。才頗吉甫。原分守川北道參議。翁登。登。法大廉小。果州之雨露。維新。簡卒蒐乘。邊郡之風霜。時肅。胸藏萬斛。才裕九邊。以上十員。雖未歷軍前。而司總樞儲之寄。則緩急相佐。彈壓邊疆之重。則安危相倚。若來復。以學臣搜助。慶金五千餘兩。真一意急公。不遺餘力者。許士奇。近以巡道兼督兩路餉務。事繁焦勞。籌民籌兵。酌解酌收。各有成畫。所皆當酬以不次。特示激勸者也。經理收支餉銀。重慶府知府。今陞副使。已故余新民。截鐵斬釘之才。茹荼澆粟之守。急省難於矢石。不恤捐軀。揀淪民於沸湯。不辭滿首。敘州府知府。今陞副使。劉澤大。迅才濤瀉。瀾瀾。亮節冰寒。霜月。艱危時。不難鞠躬盡瘁。節省處。尤見約己裕民。原任瀘州知州。王新民。壯氣凌雲。雄才掣電。動危城於風塵。任勞亦任怨。微能餉於雲集。多譽亦多誅。此三臣者。或當土司親伺之衝。或當滿城灰燼之餘。餉米之收支。援兵之出入。日夜經理。迄有成積。在余新民所當優恤。劉澤

大所當優轉。王新民亦量錄才。以酬其勞者也。分理監紀。重慶府推官。今陞會事。李必達。整閭止水。停泓。精密治金。燬獄。仁流三綱。督戎威振六師。夔州府推官。蔣化龍。摘發洞于觀火。操持楚若飲冰。振揭。長才。艱難正志。遊義府同知。管仁懷。縣事商良。狗。艱貞履險如夷。撫綏。檣枯為潤。張弛中節。夷漢傾心。已。故同知。冉登。挺身危城之時。盡瘁窮荒之邑。天涯歸骨。異域孤忠。涪州知州。朱毅。臣。勁節干霄。壯心指日。買勇。祖。先。著。長。驅。孽。黨。俱。靡。分。委。督。餉。遊。義。府。知。府。胡。悅。安。心。思。緝。密。才。識。老。成。徵。發。凋。疲。不。擾。散。支。士。伍。無。諱。欽。州。府。同。知。翟。文。簡。千。里。烟。樹。瘴。雨。兩。年。梯。巖。航。輪。殫。力。勤。渠。精。心。經。畫。重。慶。府。同。知。今。陞。南。京。兵。部。驛。方。司。員。外。劉。國。藩。貞。心。茹。蘗。飲。冰。應。手。批。盧。導。察。拮。据。獨。勤。騰。飽。歸。功。欽。州。府。安。遊。同。知。今。丁。憂。王。國。治。經。理。有。條。積。摺。獨。力。飛。輓。民。無。瘠。馬。比。于。兵。若。投。膠。成。都。府。同。知。通。判。梁。文。輝。赤。心。願。效。封。疆。殫。力。甘。勤。梯。航。民。鮮。餽。勞。士。消。庚。癸。馬。湖。府。同。知。推。官。周。嘉。謨。詳。刑。仁。願。驅。賊。綜。算。智。稱。計。相。接。懷。心。切。保障。功。高。遊。義。府。推。官。陳。達。道。蓬。萊。聖。職。遠。播。招。徠。再。復。殘。疆。儉。嗇。嘉。禾。疾。風。勁。草。遂。州。知。州。今。陞。遊。義。府。同。知。黃。立。言。崎。守。練。才。淵。源。挺。質。清。剛。如。羊。如。粟。輸。將。如。垣。如。京。真。安。州。知。州。楊。汝。昇。才。揮。霜。刃。守。藩。冰。盜。固。圍。計。切。綱。維。足。食。恩。洽。滄。瀛。蓬。州。知。州。商。之。彝。雅。志。勤。公。練。才。集。事。跋。涉。不。辭。勞。瘁。牧。支。獨。號。公。平。西。充。縣。知。縣。程。士。升。直。誠。天。日。可。矢。執。法。山。岳。不。移。心。自。任。勞。事。無。避。怨。運。同。管。南。用。縣。事。韓。應。龍。鎮。定。危。輿。復。固。廉。明。衆。志。允。孚。功。在。斬。妖。心。勞。運。餉。永。州。縣。知。縣。今。陞。重。慶。府。同。知。張。堯。揆。理。邑。真。如。理。家。足。兵。又。兼。足。食。才。與。誠。兩。公。以。廉。生。茶。江。縣。知。縣。鄒。昌。魯。嘆。味。惠。訪。郊。原。明。作。威。行。城。社。劇。頌。就。理。盤。錯。見。奇。安。岳。縣。知。縣。趙。民。戴。大。義。國。爾。忘。家。淇。澤。民。如。保。赤。謀。優。借。筋。績。茂。提。兵。長。寧。縣。知。縣。耿。塔。善。政。和。民。真。心。歷。險。壁。畫。兵。民。兩。利。調。劑。益。縮。惟。平。高。縣。知。縣。傅。穎。孫。招。徠。鴻。雁。漸。歸。勸。相。和。未。成。作。恩。感。兩。用。夷。漢。同。儕。筠。連。縣。知。縣。岑。昌。運。心。悅。集。木。才。練。德。輕。焦。勞。同。愛。髮。膚。幹。濟。成。周。巨。細。梁。山。縣。知。縣。今。陞。雲。南。陸。涼。州。知。州。周。維。珍。丹。赤。抒。誠。勤。渠。集。事。軫。恤。小。民。戴。德。勞。來。諸。士。响。恩。欽。州。府。儒。學。訓。導。饒。迪。兩。攝。殘。疆。一。腔。幹。略。披。荆。棘。以。開。土。拯。焚。溺。以。登。民。以上。諸。臣。皆。親。歷。艱。險。之。中。備。盡。拮。据。之。苦。而。黃。立。言。陳。達。道。尤。始。終。賢。勞。擔。當。獨。力。籌。畫。殫。精。所。均。宜。優。擢。以。旌。其。勞。也。通。省。同。事。效。勞。官。員。夔。州。府。知。府。史。贊。輝。瀘。品。瑤。林。瓊。樹。揮。才。歐。劍。鄂。斤。同。室。繼。冠。未。雨。桑。土。順。慶。府。知。府。今。陞。貴。州。副。使。楊。鳳。朝。亂。亂。繼。就。理。拮。据。賴。尾。時。危。疴。瘵。念。關。綱。繆。策。應。原。任。保。寧。府。署。印。通。判。許。宏。倫。佐。郡。譽。蜚。星。駕。保。督。價。重。度。刀。緩。急。有。裨。張。弛。各。當。瀘。川。州。知。州。姚。繼。崇。素。節。四。知。夜。凍。通。才。萬。應。旁。周。剜。肉。慮。深。投。醪。計。並。查。理。備。務。保。寧。府。推。官。錢。允。鯨。折。獄。鳴。虞。有。績。發。奸。狐。鼠。無。遺。品。是。珪。璋。才。同。干。戈。成。都。府。推。官。李。日。輔。執。法。三。章。霜。肅。盟。心。五。夜。天。知。丹。筆。流。醴。愛。寄。東。伍。欽。州。府。推。官。詹。先。志。節。嚴。一。介。才。裕。四。周。吳。鈞。城。社。無。濡。秦。鏡。鑪。銖。必。析。督。發。調。兵。萬。縣。知。縣。毛。羽。健。駿。品。凌。空。獨。鶴。鴻。才。貫。斗。雙。龍。桓。赴。惟。威。輕。軒。成。信。督。夫。押。運。榮。縣。知。縣。蔣。守。向。才。鍊。且。勤。德。威。克。愛。趨。事。時。親。瘼。瀕。急。公。不。憚。馳。驅。南。溪。縣。知。縣。王。之。朝。振。旅。百。廢。具。興。酒。澗。一。塵。不。染。戴。星。雙。曉。挾。纜。三。軍。桐。梓。縣。知。縣。陳。揚。美。百。事。起。弊。維。衰。四。野。扶。傷。肉。瘠。盤。根。別。利。走。隘。徵。奇。原。任。知。州。今。改。合。江。縣。知。縣。劉。應。辰。集。麥。兵。饑。茹。辛。荼。炭。披。蓬。法。行。強。梗。烹。鮮。惠。洽。流。離。以上。十二。員。

或督發兵衆。而行伍無詳。或督運餉米。而轉輸不絕。事事效勞。協濟軍前。相應紀律。以需優轉者也。章印。行都司。陞廣西參將。留用軍前。今陞副總兵林兆鼎。大樹驍騎之號。征南鎮北之勳。直破猓獠。突騎賀。關山。缺。長。驅。大。方。域。指。戈。南。漢。庭。空。原。任。參。將。今。陞。松。潘。副。總。兵。秦。翼。明。氣。壓。鐵。石。膽。壯。風。雲。碧。羽。霜。棲。一。九。泥。封。封。函。谷。白。招。星。掃。十。乘。戎。橫。杜。大。行。遊。擊。侯。良。柱。天。馬。騰。姿。涓。能。噴。略。手。揮。魯。陽。日。妖。祲。慧。掃。頭。觸。北。周。山。獨。號。狼。奔。建。武。遊。擊。羅。乾。象。日。礮。入。漢。微。子。奔。周。用。夏。變。夷。義。膽。風。靈。助。氣。忘。家。殉。國。剛。腸。金石。鏗。精。會。書。鄧。懋。官。七。豹。傳。家。八。門。授。略。坐。金。城。而。勒。陣。兵。氣。橫。天。當。月。並。以。屯。營。疇。氛。捲。電。守。備。劉。養。鯤。令。嚴。五。部。計。出。六。奇。乘。利。制。權。畫。妙。天。星。關。格。揮。兵。指。及。饒。麻。黃。石。神。符。原。任。都。司。會。書。薛。來。衍。神。駒。將。種。列。宿。星。精。騎。享。推。雁。門。之。牛。千。金。死。士。分。布。設。常。山。之。蛇。八。陣。生。門。遊。擊。范。繼。道。精。兵。若。獸。利。器。如。霜。五。間。元。機。剖。兵。符。於。曲。逆。多。方。詭。道。殲。西。楚。於。烏。江。參。將。陳。一。龍。負。六。郡。材。學。萬。人。敵。長。劍。倚。天。外。驅。霍。李。以。列。行。元。符。出。眾。中。取。鯨。鯢。而。豈。鼓。遊。擊。秦。拱。明。年。少。終。軍。繫。纆。欲。長。南。越。氣。雄。杜。預。著。鞭。恐。後。祖。生。斬。敵。功。多。塞。旗。績。著。參。將。張。令。前。茅。識。險。阻。之。形。中。權。排。虛。實。之。勢。反。逆。歸。順。大。義。日。月。常。明。陷。陣。摧。鋒。勁。氣。河。山。爲。震。參。將。秦。衍。祚。兩。臂。白。猿。劍。術。一。腔。黃。石。兵。書。縹。緲。馬。石。頭。城。披。氣。黃。漢。洗。兵。天。斬。水。勒。石。紅。崖。會。書。譚。正。通。當。關。氣。壯。虹。蜺。山。搖。谷。應。臨。陣。戰。酣。白。日。電。掣。雷。轟。績。并。鷹。揚。將。稱。虎。賁。遊。擊。譚。正。脩。魁。梧。標。格。慷慨。雄。圖。偶。雲。師。以。列。兵。靈。雷。八。陣。取。風。伯。而。指。劍。草。木。皆。兵。以上。十四。員。皆。始。終。行。陣。小。大。百。餘。戰。擒。斬。四。十。餘。萬。屢。挫。而。卒。獲。勝。九。死。而。乃。得。生。鄂。懋。官。潰。於。納。谿。旋。捷。於。江。門。薛。來。衍。潰。於。仁。懷。旋。捷。於。小。峯。壩。范。繼。道。潰。於。長。寧。旋。捷。於。抵。蓬。及。割。水。對。壘。之。役。侯。良。柱。陳。一。龍。潰。於。安。羅。旋。捷。於。馬。湖。鬼。玄。及。崖。下。之。役。皆。襄。瘡。拚。死。血。戰。殺。賊。二。三。年。來。鋒。鏑。之。苦。戎。馬。之。勞。俘。馘。開。拓。之。功。種。種。開。載。在。冊。而。秦。翼。明。羅。乾。象。侯。良。柱。劉。養。鯤。譚。正。修。譚。正。通。血。戰。獨。力。斬。功。尤。多。迄。今。設。開。用。購。殲。逆。實。於。帳。下。之。手。則。范。繼。道。實。與。謀。焉。所。均。當。敘。別。功。次。查。照。條。例。破。格。優。擢。以。示。激。勵。者。也。都。司。章。印。參。將。周。官。諱。兵。奇。正。當。機。肅。伍。寬。嚴。得。體。孫。吳。偉。略。桓。桓。雄。名。標。下。練。兵。參。將。管。副。總。兵。事。魯。美。中。緩。帶。輕。裘。雅。度。射。雕。縛。虎。雄。風。一。面。堪。當。三。軍。可。寄。中。軍。旗。鼓。守。備。李。必。茂。識。諸。節。鈴。才。長。簡。練。轅。門。雅。著。勤。勞。分。關。更。開。偉。略。以上。三。臣。或。分。轄。司。關。或。從。事。行。間。各。有。懋。績。均。應。查。照。條。例。量。加。陞。賞。者。也。總。鎮。標。下。都。司。劉。宗。良。手。神。秀。拔。才。略。沉。雄。彎。弓。技。捷。青。萍。掃。穴。汗。流。赤。水。都。司。會。書。鄧。蔚。然。猛。氣。戈。揮。返。日。沉。謀。陣。結。連。雲。才。號。驍。騎。名。高。韓。白。會。書。范。祖。文。借。箸。六。奇。愈。出。提。戈。百。戰。自。雄。氣。可。食。牛。名。堪。飛。虎。遊。擊。潘。映。奎。驍。雄。器。宇。沉。毅。謀。猷。橫。戈。氣。壯。兜。鍪。擐。甲。威。生。介。冑。會。書。胡。汝。高。英。標。健。鬪。靡。空。雄。略。神。駒。出。水。勇。能。冒險。功。著。撫。夷。會。書。胡。肇。虞。肅。隊。令。嚴。細。柳。臨。戎。勝。旌。旌。憤。切。家。讎。義。酬。國。恥。守。備。李。棲。鳳。猿。臂。挽。強。龍。韜。制。變。歷。塊。神。駒。有。種。出。朔。寶。劍。無。雙。守。備。孔。全。斌。勁。氣。能。摧。山。岳。壯。猷。直。捲。風。霜。威。生。八。面。恩。洽。三。軍。守。備。袁。可。成。熊。姿。矯。健。豹。略。深。沉。取。卒。甘。苦。與。同。臨。敵。正。奇。竝。用。守。備。姚。化。民。睥。睨。氣。吐。成。虹。叱。咤。威。生。震。岳。風。揚。關。外。令。肅。師。中。守。備。李。忠。拔。山。臂。力。聚。米。稻。鈴。沸。沙。振。鼓。飛。雲。伏。石。礮。弓。沒。羽。守。備。周。良。材。料。敵。八。風。占。氣。詰。戎。六。甲。潛。機。制。變。長。才。干。城。夙。望。守。備。李。國。選。止。齊。令。肅。攻。守。謀。長。分。甘。醪。橫。流。恩。起。舞。羣。猷。

生色。生員加銜守備汪長源。乘儲南越總長。嚴楫中流志壯。盾磨露布。劍燦星文。指揮守備曾退中。胸暢兵機。家儲將略。躍馬千夫。辟易八面。縱橫守備譚大孝。家傳將種。天授雄圖。一門列隊。百戰摧鋒。旂旄守備武聲華。橫海將軍。長風駿馬。彈缺鋒驅。電掣。紆綬法轉。天門守備楊元。插羽徵兵。若雨。函車布陣。如雲。七步止齊。三軍用命。守備魯希聖。技能貫氣。志欲屠龍。白馬金鞵。俠少。犀渠玉劍。良家。守備張洪烈。挺生武曲。材官。躍出祁連。飛將。旗身克汗。纓繫單于。遊擊盧世卿。譚兵六甲。神機。制勝八門。陣氣。桓桓。將略。矯矯。虎臣。守備趙增。偉標。虎視。英略。駒馳。用奇。動出。靜藏。臨敵。前芽。後勁。加銜。參將。張奏。凱。才。猷。繼發。丰。骨。霜。稜。驍。雄。績。著。淪。城。豹。略。功。收。蘭。穴。加銜。守備。金。文科。飛。虎。雄。沉。卓。鵬。精。悍。草。檄。風。生。油。幕。提。戈。電。掃。檣。烟。加銜。守備。蘇。迪。才。猷。敏。練。智。略。沉。雄。父。讎。誓。不。共。天。國。難。甘。從。裏。革。守備。吳。攀。龍。驍。雄。一。劍。無。前。叱。咤。千。人。自。廢。威。揚。闔。外。令。肅。師。中。守備。王。國。臣。振。旅。八。門。奇。正。譚。兵。四。種。權。謀。偉。略。冷。胡。雄。心。闕。虎。以。上。二。十。九。員。或。衝。擊。攻。殺。各。獲。有。功。級。或。傳。宣。布。置。效。力。於。馳。驅。內。虛。世。卿。有。象。嶺。之。滑。譚。大。孝。有。江。門。之。失。張。奏。凱。有。落。紅。之。敗。皆。經。督。臣。細。打。重。治。令。其。戴。罪。立。功。皆。報。有。斬。獲。足。以。掩。罪。所。均。當。查。明。功。次。優。擬。陞。補。以。示。酬。勸。者。也。領。兵。參。遊。守。備。併。督。陣。指。揮。等。官。雷。鳴。春。等。共。計。九。十。五。員。皆。對。壘。衝。陣。轉。戰。必。死。之。場。追。奔。逐。北。深。入。不。毛。之。地。捐。軀。殉。難。共。矢。報。效。生。俘。死。誠。各。獲。功。次。所。均。當。陞。補。以。示。鼓舞。舞。者。也。領。哨。加銜。參。遊。守。把。千。百。總。等。官。周。繼。先。等。共。計。三。百。二。十。九。員。攻。擊。則。戈。戟。相。受。追。逐。則。旗。幟。爭。奔。雖。功。人。功。狗。戮。力。不。一。急。公。殉。國。矢。志。則。同。所。均。應。查。功。分。別。議。陞。議。費。者。也。軍。前。報。效。原。任。荊。州。府。通。判。張。士。彥。等。共。計。四。十。六。員。名。或。效。下。式。之。輸。送。捐。金。獎。士。或。效。勵。生。之。下。齊。招。叛。納。降。皆。急。一。方。之。難。與。效。半。臂。之。勞。所。均。應。照。例。陞。職。或。超。選。或。超。貢。以。為。任。事。之。勸。者。也。又。查。得。原。任。綏。陽。縣。知。縣。任。龍。戰。功。屢。著。江。津。縣。知。縣。周。禮。嘉。殺。賊。獨。多。岳。池。縣。知。縣。段。可。賢。除。奸。守。境。漢。州。知。州。萬。砥。轉。輸。效。力。此。四。臣。者。已。經。論。劾。去。已。經。劣。轉。去。矣。然。而。前。勞。不。可。泯。所。應。照。原。官。仍。行。器。使。者。也。軍。前。分。理。餉。官。成。都。縣。主。簿。何。惟。正。等。共。計。三。十。員。雖。以。佐。領。小。官。而。督。押。時。勤。於。奔。走。戴。星。不。苦。於。險。阻。輸。餉。無。虞。製。造。有。方。所。應。并。敘。以。候。陞。資。者。也。石。柱。宣。慰。司。總。兵。官。秦。良。玉。慷慨。援。兵。萬。里。聲。著。東。關。指。麾。驅。賊。三。巴。功。高。西。土。鎮。雄。府。知。府。隨。應。祥。貞。志。不。遂。波。濤。介。節。益。堅。難。夷。驅。向。化。逆。黨。折。謀。烏。蒙。府。知。府。陸。所。調。停。夷。漢。之。間。編。廢。文。法。之。外。忠。貞。素。著。震。撼。益。堅。龍。安。府。土。通。判。加銜。知。府。李。泮。報。國。忠。肝。可。剖。除。寇。護。膺。常。懸。勞。勤。居。多。馳。驅。獨。久。土。通。判。加銜。同。知。王。鼎。少。年。壯。俠。偉。略。豪。雄。馬。馳。金。絡。浮。雲。戈。擊。綠。沉。明。月。真。安。州。土。州。判。略。麟。臨。難。開。難。起。舞。矢。忠。擊。楫。中。流。功。著。扞。圍。才。長。勳。賊。忠。路。宜。撫。司。應。襲。單。懋。勳。負。力。千。夫。自。廢。彎。弓。七。札。可。穿。種。是。將。門。部。非。夷。落。內。秦。良。玉。援。省。復。渝。之。功。已。經。題。敘。惟。駐。兵。納。谿。忽。以。病。歸。議。者。頗。疑。其。退。避。而。部。將。秦。可。郭。起。柱。等。馳。驅。用。命。斬。獲。多。功。良。玉。實。訓。率。之。李。泮。首。赴。成。都。之。援。略。麟。力。保。新。疆。之。土。單。懋。勳。鼓。先。兩。州。之。捷。皆。土。司。中。仗。義。以。圖。報。効。者。所。均。應。破。格。勸。者。也。土。同。知。陳。治。安。土。州。判。鄭。延。泰。土。舍。人。冉。達。龍。冉。紹。文。夏。得。閏。安。文。元。悅。先。民。王。立。極。以。上。八。員。屢。經。調。發。各。効。戰。功。亦。相。應。照。例。厚。資。者。也。降。將。王。繼。宗。等。共。計。二。十。七。名。昔。為。桀。犬。吠。堯。今。作。楚。兵。歸。漢。既。明。順。逆。禍。福。之。機。

消其反側。又諷險阻。等洞之勢。藉為前茅。已經督臣加銜委用。應俟其建有勞績。照例實授。以廣招徠者。也。死事各官。原任松潘道副使李忠臣。闔門擄賊人之鋒。報國斷忠臣之志。異域孤魂。賊營厲鬼。遊義道。會事趙邦清。氣節天日。為昭。號令風霆。共迅。巖壘盡瘁。烈骨含香。副使。加陞一級。赫奕。轉輸。苦歷。瘴鄉。勞。瘁。溢。先。朝。露。匪。躬。塞。塞。正。氣。稜。稜。以。上。三。員。李。忠。臣。謀。賊。不。遂。而。死。趙。邦。清。復。有。功。而。死。赫。奕。輸。運。中。孤。而。死。皆。委。身。殉。國。置。成。敗。利。鈍。於。弗。顧。者。所。當。照。例。從。優。議。卹。以。旌。忠。勤。者。也。死。事。各。將。士。有。鼓。奮。臨。戎。捐。軀。鋒。鏑。之。下。者。如。加銜。守備。潘。一。麟。劉。兆。斗。孔。之。諱。遊。義。道。中。軍。蘇。民。心。富。順。縣。縣。丞。姚。一。煒。蜀。府。奉。祠。張。大。任。貢。生。周。宸。生。員。朱。國。賓。聶。天。品。義。民。羅。繼。龍。楊。佐。徐。芳。桂。徐。教。二。傅。文。玉。李。榮。王。友。惠。朝。又。永。寧。倡。義。與。副。使。李。忠。臣。同。時。遇。難。生。員。胡。稱。寧。沈。芹。劉。佐。聖。江。映。星。指。揮。邱。道。隆。千。戶。陳。大。策。義。民。杜。林。徵。何。枝。等。河。邊。之。鱗。骨。常。腥。劍。下。之。壯。心。未。滅。有。周。旋。險。難。殞。命。勞。瘁。之。中。者。如。原。任。參。將。張。邦。紱。茂。州。衛。指。揮。曹。守。爵。守。備。張。明。遠。降。將。宋。武。胡。汝。寧。等。百。戰。之。苦。功。未。酬。九。塞。之。幽。魂。常。鬱。所。當。一。併。查。照。優。恤。者。也。敘。州。府。同。知。管。合。江。縣。事。劉。鼎。新。等。共。計。三。十。六。員。或。以。押。運。染。病。瘵。或。以。臨。陣。擄。矢。石。魂。歸。泉。壤。勞。在。疆。場。所。亦。應。分。別。議。卹。者。也。至於。各。衙。門。吏。承。辦。奔。馳。齎。奏。經。管。兵。馬。錢。糧。趨。事。急。公。微。勞。足。紀。例。得。直。列。以。希。曠。蕩。之。恩。大。抵。諸。臣。功。次。督。臣。日。從。行。間。而。方。略。授。之。律。令。齊。之。日。從。諸。監。紀。將。領。之。札。報。而。從。記。之。又。從。前。後。之。利。鈍。甲。乙。之。勝負。而。較。按。之。又。從。敵。之。大。小。獲。之。多。寡。與。當。陣。之。先。登。後。陷。而。參。論。之。又。從。行。列。擊。刺。視。其。膽。力。而。堅。之。脆。之。視。其。謀。略。而。沉。之。淺。之。則。前。者。敘。功。一。疏。最。詳。備。最。明。核。矣。臣。以。事。外。之。身。嚴。事。內。之。功。以。三。年。以。後。之。役。嚴。三。年。以。前。之。事。非。督。臣。之。敘。述。孰。從。敘。述。非。督。臣。之。銓。次。孰。從。銓。次。哉。敘。述。之。實。情。形。即。為。銓。次。之。實。功。績。故。敘。述。所。不。載。莫。敢。贊。也。以。其。功。按。之。於。事。以。其。事。按。之。於。人。自。諸。臣。之。發。縱。轉。運。以。至。尉。幕。一。手。一。足。之。力。莫。敢。刪。也。自。諸。將。之。執。訊。獲。虜。以。至。旗。校。一。級。一。騎。之。捷。莫。敢。刪。也。自。我。師。之。敵。愾。買。壯。以。至。士。吏。之。用。命。降。將。之。倒。戈。莫。敢。刪。也。自。壯。士。之。稱。捷。奏。凱。以。至。營。中。之。殞。星。草。野。之。戰。骨。莫。敢。刪。也。誠。見。兩。年。中。以。銷。寇。賊。坐。漏。船。伏。燒。屋。之。勞。三。年。來。淹。師。夷。鄉。瘴。地。時。時。駭。鹿。譚。虎。之。苦。有。功。不。賞。而。且。有。劣。選。以。去。者。矣。望。賞。不。得。而。且。有。齎。志。以。沒。者。矣。語。曰。賞。不。踰。時。欲。民。迷。得。為。善。之。利。也。今。賞。之。踰。者。三。年。矣。且。督。臣。受。命。總。師。肆。省。所。為。大。將。偏。裨。任。之。者。即。今。之。戮。力。諸。材。官。也。凡。人。死。愛。死。義。死。利。非。橫。開。恩。數。以。優。之。何。以。酬。前。勞。以。鼓。勵。其。後。效。哉。今。諸。官。軍。功。次。文。冊。具。在。或。應。敘。或。應。削。分。而。類。之。總。而。彙。之。皆。臣。與。按。察。司。三。覆。勘。覈。之。者。伏。乞。勅。下。吏。兵。二。部。再。加。覆。覈。查。照。成。例。分。別。撥。費。以。激。勸。其。忠。勤。至於。奢。資。之。費。屍。骸。督。臣。深。謀。密。慮。先。授。諸。將。以。意。撫。臣。尹。同。泉。嚴。明。振。飭。再。作。三。軍。之。氣。漸。剪。其。羽。翼。投。鋤。其。腹。心。遠。破。連。約。建。夷。之。謀。近。結。部。落。左。右。之。心。陰。開。密。購。內。應。外。協。以。殲。此。滔。天。之。殊。逆。則。策。應。布。置。諸。臣。之。奇。功。自。不。可。泯。然。而。未。奉。明。旨。非。臣。之。所。敢。擅。議。也。緣。係。蜀。難。既。靖。兩。穴。盡。掃。謹。敘。敘。文。武。功。罪。以。示。激。勸。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袁。傑。等。捧。謹。題。請。旨。

重地需人疏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謹題為督臣聞報丁艱、重地料理需人、謹據實報聞、懇乞聖明勅部、酌議題覆、以冀封疆事、本年五月十七日、准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朱登元手本、為丁憂事、本部院以親老身病、具疏乞休、杜門候旨、聞於本月初九日、接得家報、有父封兵部侍郎、於三月十三日、在家病故、本部院係嫡男、例應回籍守制、除具奏外、合用手本、煩為查例代題等因、到臣、臣隨作而嘆曰、西南搶攘、六年於茲、蜀寇雖殲、黔難未夷、督臣受命以來、方嘔心籌畫、極力振飭、計減此而後朝食、而忽以丁艱去、則為地方憂、督臣數年焦勞、固省會、復渝城、搗巢窟、逆庶幾戮力封疆、以報皇上、而卒不免抱人子終天之痛、則為督臣憂、展轉思之、幸而有撫臣尹同皋在也、則上猶可措指、而南一局、而亦不可私恤督臣之苦念、請得而明言之、蜀之擾黔也、必先從蜀之力、而後可以佐黔之急、亦必先審蜀之權、而後可以規黔之用、僻爾一蜀、方出之焚灼、而蜀之中、瘡痍初起、呻吟未息、皮骨未換、毛羽未齊、而於撫臣之外、增督臣焉、於調發本省之外、增四省調發焉、總此焦然、軼掌之有司也、總此頹然、頹尾之百姓也、總此駭然、如織之輪蹄也、既奉命於撫臣、又奉命於督臣、得無一身也、而東西應與、其所備閱、而大將之偏俾之者、共此材官子也、其所訓練、而分布調之者、共此尺伍籍也、其所時之模稜、供項月給者、共此藩司歲賦也、撫臣微行焉、督臣又微行焉、得無一事也、而左右畫與、增一督臣、蜀已不勝多事、督臣去、又更置一督臣焉、新舊之交、先後之更張、又有市異意而築異謀者、得無一大機宜也、而始末前後、與此臣謂督臣之不必更設也、即以今撫臣加銜而專委之、慮無不愉快、而勝其任者、臣與撫臣共事者、十閱月矣、每一見其三五申而令甲布、無不瀟然心折、以為此今時有用之才、亦有數之才也、一下車而綜吏治、詰兵戎、嚴正供、清積滯、事事振頓、無不技經剝而根抵、而又為之酌輕重之宜、權緩急之施、一時民情吏弊、接痺者起、豪猾者匿、竊穴徑資者、無不人人肺腸、而肝膽濯、就飭在職業之中、意寬然而常有餘、威信在控扼之外、精神肅然而無不到、如用則用、撫用攻用守、用屯之宜、無不與督臣熟籌之有成、畫矣、使之得終其事、任猶之以督臣代督臣也、如卒乘之蒐、器械之繕、儲糧之儲、已就撫臣之職、劈畫綜理、一一就緒矣、使之兼總其成、猶之以撫臣終撫臣也、於民無奔命竭蹶之苦、而於事有總掣兼攝之便、於前無更弦易轍之擾、而於後有駕熟遊餘之效、竊謂策蜀以策黔、似無容再計者、轉而思之、獨以漢撫臣不便於相轄、乃漢撫臣之撫漢者久矣、恢復之績、驅除之勞、不啻關滇南而再造之者、是當特賜召還、以為勞臣任士勸、則別為推用、似無不可、漢與黔與蜀、同事而一體、增蜀督臣以留滇撫臣、固不若易滇撫臣以減蜀督臣之為地方長利便計也、總之、為滇為蜀、皆為黔也、若督臣以其身始終蜀難、而蜀藉以安戢底定焉、已盡殫其憂國奉公一念、而卒鬱鬱人子為鳥之私、欲撫棺一慟而不得、此於力愈竭、而於情愈苦也、或就近交代、俾得蚤卸其事、抑亦國家恤勞臣之私、所應爾也、臣行役蜀中、幾兩年矣、極知蜀之不必更設一總督、臣與撫臣共事、幾一年矣、極知撫臣之可以兼領此總督、故敢因督臣丁艱之報、陳其終見、以聽廷議之採擇、而非臣之所敢必也、伏乞聖明命允、下部酌議、題覆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

定賊臣罪案疏
山東道御史吳、奏為賊臣之身已去、賊臣之惡未暴、謹據一時國政、以定賊臣罪案事、嘗聞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少正卯誅、此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之大公也、我皇上冲聖御極、魁柄在握、勤政勤學、加與維新、未兩月、而首允樞臣崔星秀之去、與魯司寇兩觀之誅何異、今詞臣倪元瑛、黃道周、首發其奸、而速其去、亦庶幾古埋輪破柱遺風焉、星秀嚮身與援之門、入資閣寺之幕、揚篋者每假大柄、以作威作福、星秀假其所假、而假為傳翼、假為吸吻、樹黨者猶盜大柄、以攘功攘名、星秀盜其所盜、而且以市私、且以飽壑、凡負罪而獲免者、未有不資緣于星秀而免者也、凡覲顯擢而詭得者、未有不資緣於星秀而得者也、黃金白銀未厭、而羅異珍以進、美珠寶玉未厭、而市麗姬以獻、橫開奔競之徑、廣鑿苞苴之資、陰修恩怨之私、明快仇讐之隙、顛倒任意、翻覆在手、聞有以計謀而能斥者矣、未有以銓司之推擢而能斥者、而以會推擢能斥者、不知幾十人也、即職銜門或有差回考察、而以不職議罰者矣、未有以循次題差而能斥者、而以題差能斥者、不知幾十人也、一人不顧笑罵、侈稱功頌德之章、而吠影吠聲、人習為固然、恬不為怪、而天下幾不知有廉恥、立馬之鳴、屢折朝陽之香、翠閣一時、盡謀結舌、忠正誠口、人習為容容、以苟免于禍、而天下幾不知有名節、流揭一入、家籍沒而身齋粉、人人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而天下幾不知有身家之樂、將作何事、乃與奪情、又恐人之口實之也、都臣李養德、寺臣陳殷、邊臣朱童蒙、相繼以奪情留、而天下幾不知有倫常、職銜門、法紀之司也、從未有有一院而四憲臣者、而有之自呈秀始、左都、獨坐之位也、從未有獨坐而兩設座者、而有之自呈秀始、而天下幾不知有名位之秩、又其甚者、先帝不豫、中外傍徨、猶且嘵嘵爭論功次、為飾治之舉、且濫凡一論、易簣且及、明知不親政務、不問黜陟、乃連章累牘、班爵賞、而列封蔭、而羣臣謝恩之日、即先帝賓天之日、而天下幾不知有改革之大故、職論至此、而賊臣罪案可定、職以此定賊臣之罪案、而厥臣魏忠賢之功案、亦可覆閱、列爵惟五、而三據之、茅土侈于一時、此尸祝而彼俎豆、廟食遍于天下、臣從賊臣以問厥臣、能無視顏愧心否、賊臣去矣、且微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馳驛以去、職恐罪狀未列、顯戮未加、無以服諸臣憤被削奪之心、而杜諸臣橫遭追沒之口也、故不避鼎鑊、再附兩詞臣之末、以上塵天聽、惟皇上少垂察焉、天下國家幸甚、職愚幸甚、

因時政之弊、以佐新治之隆疏
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奏為推折極一時之譽、極鬱常關、爵賞極一時之濫、極濫當節、謹因時政之弊、以佐新治之隆事、我皇上首黜崔星秀之佞、次誅魏忠賢之奸、為新政第一快典、無論百爾有位、咸有安位、行志之慶、通國人心、無不途歌而巷舞、黃童嬉而白叟遊、若至今日、而始有生人之樂、至今日、而始知天地之寬也、第自二奸竊寵、以籠致天下、而喜其擁戴已者、因怒其不俱擁戴者、遂不難以驅除之術、為要結之術、於是懸門戶之目、尋端捕影、索根拔株、任意而擯之、削之、追奪之、有以銓補而輒報罷者矣、彼皆兢兢奉官循職之良也、有以會推而輒報罷者矣、彼皆毅然三孤九列之望也、有以典試散館而輒報罷

者矣。彼皆翹然人倫之式，品藻之彥也。有以題差請告而相繼罷罷者矣。彼皆急廢廢而勤王事之勞人任士也。若者何以交而難之，不遺餘力。彼固矯矯自持，而不肯為轅下駒也。彼固孑孑獨立，而不肯作五鹿客也。是皆一時端方流品也。方今班行落落，詞林若晨星，而臺諫半空署矣。是宜勅吏部，札其年來罷斥諸臣姓名，進之御前，并明開以何故罷去。更察其居官無別罪狀，乞立賜召用，以填曠職。而補急缺。此亦佐新治一端也。自二奸擁得蔭以傾動一世，而曠其擁戴己者，又惟恐其不終為擁戴者。遂不難以啖人之謀，為蓋己之謀。於是橫開賞功之典，厭衆欲而塞衆口。軍功屢有敘，而職級日銜者，不可勝數。公孤異數也。一時而加級固玉者，二十餘人。尚書專秩也。一部而並銜者，或四人，或五人。六科化為節餼之府。十三道易為問寺之堂。工部四司，半為內外監寺雜處之林。而繁榮若若，如牢如石者，又無足論。濫名器，變官常，開僧祿之門，裂祖宗之制。至今日而極。大哉皇言，亟停止添註一格，意深遠也。今位次已定，員數且多，未易議改。議似宜嚴勅吏部，自今以後，非積資積俸勿得遷，非實功實勞勿得推。非實缺勿得補。深持後來之拾級，庶漸消前此之積薪。是又佐新政一端也。摧折宜擢矣。而禮臣李思誠為摧折之尤。秩宗重臣也。思誠又所為惟實惟清惟直之元老也。三千之阿堵，明為呈秀暮夜之金。賞功之大器，明為呈秀入幕之資。止以思誠平日執禮不阿，遂移職中之追職，職職以去。辱大臣而憤衆論。莫此為甚。所當立為昭雪，召還原職者也。冒濫當裁矣。坐堂卿于郎司之署，擁鳩鳩于諫議之垣。則冒濫而兼以滑亂。今司郎之尚書已以守制去，而工科之尚書猶然就列也。在科則不成科臣，在部則不成部臣也。試問其以諛佞何人而躡得此，而視焉諸科臣之上，能無愧心。所當聽其自裁，以明位分者也。賢才為國之楨，名器為國之維。用敢因時政之極弊，為新政裨助一二。而尤不能默然于此者，二奸仇傾直諫，羅織簿籍，杖下瀆其宏之血，獄底埋豐城之劍。一時清流白馬之禍，慘天地而泣鬼神。今二奸之罪惡已暴矣。試何以慰忠魂而洗冤骨，則立沛一時之詔，以雪千古之恨。臣不能不叩關三請焉。臣愚不識忌諱，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起廢籍諸臣疏

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奏為廢籍諸臣，甄錄有漸，論勸諸臣，本末宜明，謹略為剖白，以仰祈聖鑒事。竊照起廢一案，議滋聚訟，經半載迄無成論。蓋數年罷斥，幾至空籍。欲就所斥概錄之難，分別錄之又難也。于今一時薦舉，又幾滿公車。欲就所薦徑起之難，分別起之又難也。該部因從三四年來會推，阻滯頗差。被斥者，先具疏上請，又續查考滿，典試條議，請告薦揚。諸項列名，復其官誥，以候填補。庶幾導滯通鬱，為國憐才苦心。乃曾經彈劾別項，尚在查明候題。夫諸臣以陞除等項被誣者，十之二三。以彈劾被誣者，十之六七。錄其二三，遺其六七，不乃挂漏多而隔泣益衆乎。安得無說而處於此。從來言者彈劾人不少，諸臣遭彈劾者亦不少。大臣偶被人言，則引身而退，以需論定。小臣身擗物論，則下部覆議，以酌處分。未有偶挂彈章，便一筆勾抹其生平。擢之削之，竟同永鋼者也。就事論事，則其罪止。就人論人，則及其人而止。未有一疏而臚列若干人，蔓引若干人，盡從擢削，一概抹殺其生平者也。逆瑞憤怒諸臣之意，不盡創其

籍不快。每巧借題目，以為下石。逆瑞甘心諸臣之意，不盡空其類不快。每博招言者，以為假手。于是有投瑞而無從者，彈一二人焉以為容，朝疏上而夕嚴譴下矣。如曹欽程一疏而論李應昇等是也。有作瑞而莫釋者，彈一二人焉以為解，夕疏上而朝嚴譴下矣。如倪文煥一疏而論夏之令等是也。知其彈劾人之因，則知其彈劾人之品。如是而所劾人為門戶，為邪黨者，毀邪乎。媚邪乎。破門戶乎。倚門戶乎。知其彈劾人之人，則知其所彈劾之人。如是而所遭彈劾為門戶，為邪黨者，孰邪孰正乎。孰為門戶中人，非門戶中人乎。皇上試取前後章疏，始終行跡，合觀而參論之。昔日能為排忠擠良之疏，即後日能為稱功頌德之疏者也。昔日甘為逆瑞撥門戶，斥邪黨之人，即今日甘為逆瑞作乾兒義孫之人也。今日稱之頌之者，未可為功德之口碑，則昔日斥之擯之者，可為公忠之鋼案乎。五虎十兒，四十孫，一切逆瑞私人，未可一日置於位，則為私人妄加擠排者，可容一日沉淪于野乎。諸臣當先觸其兇鋒，故遭其竄逐獨早。諸臣顯忤其意指，故展轉而驅除之必力。則夫以內批去，以人言去，總之受摧折于逆瑞一也。未可作分別見也。近閱諸臣入部臣啓事者多矣。如詞林錢謙益、文震孟、姚希孟、科臣許譽卿、葉有聲、寺臣倪思輝、倪應春、蔡臣方大任、王政新、劉有源、一經拔擢，輿論翕然稱快。敢又舉其所遺，及臣所知者，在九列如鄭三俊、余懋衡、畢懋康、趙時用、畢懋良、徐夢麟、須之彥、在臺者如解學龍、張鵬雲、劉芳、胡永順、李元、陳必謙、蔣允儀、李徵儀、李日宣、在部臣如唐暉、李春孫、必顯、方孔炤、皆當並復其官誥，以需起補。蓋欲盡蒐遺棄之賢，須劈破論劾一門，欲大開登進之階，須撥棄東林門戶四字。東林何罪，乃以鋼天下替用之路。楊左何罪，乃以被東林不睦之名，竊以今之東林，即漢之所謂甘陵汝南也。今之楊左諸人，即漢之所謂李杜范滂等也。禍雖烈于一時，名實重于千古。乃屢旨昭雪而未見昭雪也。屢旨恤錄而未見恤錄也。正氣久鬱，忠魂上薄。昨者陰靈蔽天，暴風終夕，無亦厲鬼憑之，而冤氣作疹者耶。所當再厘明旨，立賜施行，以舒衆憤，雪幽魂者也。臣草疏已成，適奉明旨，邊才緊封疆，科道官各舉所知，以備採擇。臣閱年來拮据關上，勞苦功多。無如閣臣孫承宗、入則舉喪之選，出則韓范之亞，以之握兵樞而控中外可乎。次則李邦華之撫天津，尹同皋之撫蜀西，閔夢得之督黔，皆以實精神為實經濟。恃甲兵數萬，鎖鑰一方，勅以行邊，壯虎豹之勢，而寒氍毹之胆。其庶幾焉。若藩臣吳國仕、仙克謹、吳光義，皆以特達之才，抱丹赤之衷，並當授之節鉞，以儲邊關之需者也。邊才之難，尤難于將。將難于膽，而有略勇而能廉。臣嘗執此以提衡諸弁流。臣同邑人副總兵查國寧，青年經營海上，精兵如虎，利器如霜。極受閣臣知遇，今奉旨昭雪。副總兵茅元儀，皆同功一體。足當秉鉞之任者，乃實心任事，撥棄投閑。封疆安得真才而用之，敢并及之，以充樞部夾袋之資。臣銜使粵東，不日且陛辭矣。敢不避忌諱，謬陳所見，以備採擇。惟皇上少裁察焉。

辭免川功敘錄疏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臣吳謹奏為川功謬蒙敘錄，乞恩辭免，以明功賞，以安愚分事。照得川功分解圍，復城，搗寘三案，又從三案別多寡，而查數既詳且確矣。諸文武官數年間關百戰之勞，屢經抑鬱未錄者，乃今次第獲敘，甄擢。斯亦仁聖之世，無幽昏而不耀光明之一端也。維時七年用兵，督臣以一身始終其事。

而按臣相繼受事者。前後凡四人。或三案有功。或二案。或一案。皆身履其事。而職則從督臣查敵一疏。藉勸而毀之者也。樞臣以職在勸功。擬列名一案之末。遂蒙皇上優陞京堂之旨。夫以勸功而列於功。與旨所謂身在封疆者不侔也。以二年後而勸二年前之功。與旨所謂年月相符者不侔也。此臣自循省而必不敢居也。況勸敵一疏。以不能歸功逆瑞。幾令諸臣之勞苦。埋沒不彰。乃方彼而職列其名。何以辭於諸臣。殿功邊功諸臣。冒濫加銜者。職首糾之。方糾冒濫。而忽自入冒濫之中。又何以辭於殿功邊功之諸臣。職小臣也。例不敢辭。又驅驅粵東數千餘里。得閱邸報實遲。則職今者之辭免。猶為晚矣。伏乞皇上鑒職愚悃。俯允辭免。微獨循愚臣之職分。而亦可昭彼勞賞功之大典矣。職無任限越待命之至。

辨明巡青點陪疏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吳謹奏為謹述巡青點陪之因。以明心迹。以乞罷黜事。臣按粵東。巡歷至雷州府。忽接邸報見科臣韓一良聖主求言若渴一疏。臚列往日陪點諸臣。中及於臣。曰巡青御史吳尙默。巡青一差。是劉重慶為正。而臣陪之者也。重慶循次而題。臣循次而陪。越正點陪時共訝之。臣亦深自疑之。巡青何差。舊制所為季差。而新改中差者也。臣衙門有老差。有大差。有中差。而巡青又中差之最大者也。使逆瑞果有意於臣。老差大差。何難越次授臣。而第以巡青點差耶。臣不幸而所陪者重慶也。逆瑞以重慶為楊漣之黨。見嫉有日矣。借題差以驅黜重慶。而非故以差授臣也。然而不與重慶同罷黜者。亦有故。當乙丑夏秋間。諸臣交攻逆瑞。正臣受命按蜀。馳驅道路之日。諸臣皆有疏。而臣無疏。以故逆瑞意中無臣。而意中亦實非有臣也。故以無甚關要之差。置臣閒地耳。臣待罪臺班七年矣。在廷則有建白諸疏。在差則有地方事宜諸疏。簡而縉閱之。有一黏帶逆瑞作從諛語乎。臣無以解。一時諸臣作緣於逆瑞者。首建詞次稱功。又次加銜。三者有一於臣乎。臣亦無以解。按蜀天西數千里。當諸臣交攻逆瑞之時。極恨不獲末附一名。以擊權姦。巡青追隨班行者。一年有餘。當諸臣交頌逆瑞之時。必不敢旁涉一辭。以希倖。此臣之心迹。在朝諸臣。皆目擊之。而臣亦可自循省者也。獨不幸而有巡青一差也。臣不得與重慶同罷黜。即愧重慶多矣。即愧於言官之風節多矣。仰惟聖明亟賜罷斥。以明臣節。不然。令臣引疾。以乞休致。俾得歌詠休明之化。恩不啻天高而地厚也。海邦使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弭寇防海疏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吳謹題為治粵莫先於弭寇。弭寇莫先於防海。謹采羣議。築險固圍。以垂永賴事。照得東粵介嶺而濱海。而錯壤閩與度之間。度寇嘯聚。而以粵為藪。閩寇跳梁。而以粵為壑。兩者歲為粵患。而海寇披猖尤甚。往一敗績於鄭芝龍。今再喪失於李芝奇。歲繕舟師。以驅擊之。而無以遏其狂。祇以供其餘燼。夫非盡師不武。戰不力。備不豫也。彼有所挾而咆哮。以大海為百二也。我小船不敵彼之大船。我少船不敵彼之多船。我陳師原野之衆。不敵彼之與濟與汨。習波濤而狎天吳之衆也。以所短攻所長。未有能得志於賊者。有實著於此。以之攻擊不足。以之捍禦有餘。惟彼惡氣不足。固我居圍有餘。則隨沿海之港口。相其險阻。扼其要害。大而築統城。小而築統臺。或對峙。或錯置。調兵哨守之。賊舟泊近。小大

就炮轟擊。收打之。未有不碎其舟。沉沒其人者。此以高臨下。以主待客。以守兼攻。用我所長。破賊所短。未得能得志於我者也。因微各道。隨所轄而相度焉。規畫焉。會省以虎頭山為門戶。天設百粵咽喉。往開總兵府鎮其間。最長慮也。今因基庇工。築百雉而城之。計宿兵聚衆於此。而外聯蟻。為重鎮。又遠近築四城。以為犄角。如馬公灣。如雞籠頭。如魚珠。如赤岡。或獨踞海心。或雄峙海口。皆握奇控要。壯虎豹之勢。則省會之大形勝也。其次肇慶府。則陽江最近海。而北津之一城三臺。雙魚之三臺。扼其吭。其次高州府。則白吳川最近海。而連頭港口之三臺。限門入港之左右四臺。踞其關。其次潮州府。則柘林最當城衝。而風吹嶺之一關。新村口之兩傍四臺。當其阻。至惠州之甲子二臺。海豐一臺。瓊州之文昌感恩各一臺。廣海衛之小灣南門角各一臺。雷州之通明港一臺。各隨其地勢。為鎖鑰。而沿海二千餘里之形勝。略具是焉。漸次鳩築。今且有報竣者。有垂成強半者。大約一年內。瀕海郡邑。塞所各設一金湯。各成一天。既有成緒。調兵增兵。銃械火藥。所需餉銀不貲。粵東餉銀。徵之丁糧者。十之六。取之橋廠稅課者。十之四。藩臣總總然不足。近編審兵餉。考每年缺支四萬有奇。而部文且議增於額解。增非派之商民。則縮之商餉。今日之商民。已剝骨及髓。派之一字。非所忍言。而今日之東粵。山海交訐。兵食兩誦。縮之。能令庚癸無呼乎。臣巡歷一週。而頗有稔乎地方情形矣。內寇外寇。未有充斥於粵者也。狂獄土究。未有狼藉於粵者也。豪民之黠而思逞。凌軋而好亂。未有橫縱於粵者也。內難黎黎。而外通番船。交構起釁。未有巨測於粵者也。未雨桑土。未火曲突。當事者。無以粵為無事之國。而又以粵為有餘之地也。謹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略陳築險本末。而并及之。仰惟聖明垂察焉。伏乞皇上勅下該部。遵議施行。

魏忠賢。客氏。崔呈秀之伏辜也。公實手定爰書。刊布中外。今謂定罪案。及佐新政。起廢籍三疏。字挾風霜。猶凜凜乎有生氣焉。公登萬曆丙辰進士。釋褐義烏令。以楊漣。左光斗。二公薦入為御史。固宜侃侃諍諍。不踰大節。無負於諸君子哉。又少喜談兵。故籌蜀防海。無不洞識機宜。言皆有物。其所著尙有獲言數十卷。上自邱索。下迄同時作者。依類編輯。而於兵事尤詳。惜屬草未就。身歿之後。傷於屋漏。頗難錄。覽者不無遺恨云。嘉慶六年二月。後學趙紹祖識。

之速展抑為民乎。息肩不暇。奚四體之能舒。今之議者。不過曰。高位當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他邦非此人不可。外任不容以久勞。維時與勢。不得不然而不知率士莫非生靈。顧彼不宜失此。功化難責。俄頃有成。必待三年。若一處未寧。忽遷他處。一官方授。復改他官。逼歷尊崇。一人之榮。難得矣。于朝家何賴焉。昔大禹治水。八年於外。必俟錫圭告成。始有百揆之命。先年巡撫周忱。皆歷任一二十載。當是時。豈故疎而遠之。而廟堂之上。豈無一京缺可推者乎。孟軻氏云。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賤。疏賤。可不慎與。昔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合無今後用人。必加慎重。毋輕授受。卿寺遇有員缺。除資望相應者。照常推補。其餘歷俸未久者。寧暫虛以待。如有正副可虛。有左則右可虛。縱非獲已。欲推其人。必俟一年二載之後。方可及之。毋復驟遷數四。以厭耳目。督撫正當有事。安攘方殷。必俟三載之後。考有成績。即擬置內庭。如事方有緒。未成。民方呻吟未安者。縱使久勞於外。或增以秩。或加以俸。毋復他改別遷。以失親望。各省兩司。果係資深望重。即酌道里伊邇。或見任地方。就便超遷。查照前任禮科左給事中鄧地望所議。毋使朝秦暮楚。不勝絡繹之勞。再照事勢。亦內逸而外勞。人情恆厭遲而喜速。臣切見邊疆撫臣有缺。廟堂會推。甚難其人。及不移時。被推者方抵任。向之不堪推者。又公然列為上卿矣。此無惑精。發拙者多。而彈力程能者寡也。合無今後通計歷任之勞逸。為敘遷之縮盈。如終身安閑坐鎮者。不使超越於折衝禦侮者之上。如此。則人得安心職業。而無觖望之私。實意為民。不蒙速化之念。所以熙載。工者可期實效矣。三曰。禁改調以肅臣紀。臣切照改調之弊。與久任正相矛盾。欲久任而不禁改調。是猶御步而求前也。今內外官員。係為事為民之切者。莫如部屬守令。夫六部司屬。職守各為至要。官制原有定序。可論繁簡。而不可論低昂也。往往有假公濟私。更調靡常者。謂吏部進退人才。不宜輕授。必擇有才望者而調之。似矣。其餘各部。亦皆是則。是假何所擇而取之。歟。謂兵部職司軍旅。不宜輕選。必簡有精略者而調之。似矣。然既調之後。又復出此入彼。豈一司馬猶不足盡其才。歟。況錢穀國賦所關。刑獄民命所係。工虞孰非急務。而須豆軍旅之事。亦非可卒辦。此部急於得人。則彼部獨可廢事乎。應調者既稱有。則未調者豈皆不才乎。昔顏回命世之才。所長各止一科。稷契名世之佐。終身推司一事。何者。不如是。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也。夫積習相沿。固非一日。然方今清明之時。不為益正。恐公心反。雖私意。將為他日。贊刺者。啓侍門。觀鏡者。立赤幘耳。縣之有令。最號親民。百責攸萃。官之久暫。而民之休戚。因之也。往往有到任未幾。改調繁難者。即如臣邑。二年內。兩令皆以調去。以致邑政廢弛。盜賊充斥。一邑如此。他可類推矣。若云他邑多事。則此邦方且嗷嗷。若云才力有餘。則舊任亦宜綽綽。矧令一調。而五害乘之。官無固志。而假調脫以要名者。一也。代未及至。而委權官以肆劫者。二也。上無定令。吏皆緣資為奸者。三也。民無恆心。奸宄乘機煽發者。四也。巧猾之徒。或伴其脫去。而恣漁獵者。五也。凡此五害。皆臣愚所目擊。而身親者也。議者欲附合己意。援疾為喻。謂疾之未甚。庸醫可調。危急之症。非虛扁不可治。所以為彼者。則善矣。而不知此方元氣就虛。積難成毒。一旦潰決。莫可救藥。雖急求虛扁。亦何及乎。夫十室之邑。必有民社。武城雖小。不廢弦歌。只今邑里蕭條。滔滔皆是。長官數易。甚非百姓之福也。合無今後寧慎簡于始。無

輕改于終。寧為官擇人。毋為人擇官。六部司屬。一體重視。除吏兵已經題准。非才德俱優。稍略素請者。不得擅改。二部。其各部員缺。新選遵照舊規。餘即於內外相應衙門推補。必遴訪而後授之。優文學者。畀之禮官。善會計者。委之錢穀。以司刑獄。必刑名之熟也。以職工虞。必綜理之周也。如其才果優長。功能茂著者。即留本部。久任而擢用之。如近日戶部郎中魏學曾。兵部郎中張志孝。事例任之不為不重。而待之不為不隆矣。何必狗彘斷之計。以啓奔競之端乎。至于縣令初補。必視才力優劣。為邑里煩簡。既任之後。果係不及者。方准改調簡僻。以示曲全。其地方稱便者。毋復假調繁名色。以致偏累。再照官有內外。毋無崇卑。每遇推陞。京官恆喜遷。而外任恆貴速者。何哉。蓋京官論俸不論資。外官論資不論俸。此人情所以重內而輕外也。合無外任如郡守等官。查照京官推陞事例。歷俸三年者。陞以憲副。五年六年者。竟陞參政。廉使。積而至于九年者。竟陞方伯。巡撫之秩。如此。則德薄於委任之。尚績成于行政之久。所以足國恤民者。可期實效矣。四曰。專責成以省添設。臣切照張官置吏。不惟逸豫。惟以治民也。民之聚而為盜。反側不靖。豈得已哉。蓋其始也。必有以激之。其既也。又有以縱之。其終也。勢之所迫。不極不止。揆厥所自。其過在官而不在民也。聞者災害叠臻。盜賊蜂起。劫庫殺官。攻城破邑。上損國威。下貽民戚。節該失事地方。當事者。不追求致弊之由。救弊之資。奉旨議善後之策。不曰增縣治。添職官。則曰加兵備。復總督。近該閩廣又各有兵後設縣之請焉。臣每見此。不勝慨嘆。夫官事不拜。宜聖所訊。冗官之議。識者先之。今天下藩臬郡縣。各有分土。正佐寮屬。各有分民。糧儲兵備。守巡等道。各有分職。而又有重臣以彈壓之。按院以監察之。謹備禦。則有都司衛所等職。防禦要。則有總參遊守等官。一事必設一官。一方必轄一職。揆文審武。棋布星列。可謂十羊九牧。無復加矣。奈何位民上者。賢智則勤勞案牘。以獵荐剝。不肖則剝民脂膏。以充囊橐。兼以賦煩役重。民失恆業。饑寒迫。不能自保。弄兵潢池。嘯聚山谷。癘潰一旦。束手莫支。要皆官之失職。非無官也。即如徽婺礦賊。生發已數十年。各該守土之官。閉目搖手。略不究禁。延至劫人燬宅。民急而哀。額控訴于長官。為長官者。且曰。有上司在。不暇及此。即一處。而他可知矣。養虎貽患。坐以待斃。乃汲汲于添官設邑。豈理也哉。先因財補民窮。議革冗員。以省糜費。如川貴總督。蘇常參政。廣德兵備。清浦縣治。其始皆添設也。一經革去。痛快不勝。今歲徵衛兵備之添設。復踵廣德故事。非浙省撫按為之調停歸併。則不一二年。又將有裁減之議矣。夫地理遼廣。人情強悍。易發難制。亦必有所當增設者。但不按之地方。凡經失事。一概陳請。為苟且推諉計。切恐殘喘之區。瘡痍之後。不勝休養生息。而供億動作。糜費百出。將見擾害愈增。而頹運愈甚矣。合無勅下該部。務加參酌。見今陳請者。必按諸地里之宜。民情之便。委係曠僻。難制。萬弗獲已者。然後曲從所請。毋任彼目前之謀。以貽後累。其已經添設。如川湖等處。容或有無事地方。官多所當歸併者。行令量照浙中事例。寡多益寡。以圖官民兩便。仍通行各直省撫按官。申飭各該司道郡縣。念所在之多虞。憫閭閻之疾苦。為守令者。飢溺猶己。視民如傷。田野荒蕪。何以闢之。流離逃竄。何以復之。風俗薄惡。何以挽回之。民情頑悍。何以馴服之。刑罰中教化。勿恃守身之潔。而險刻以於能。惟科中撫字。勿視待哺之嗷嗷。而苛併以塞責。保甲毋襲故套。而必求寓兵于農。以彌盜于未形。積穀毋飾

虛文而必求有備無患。以救災于既至。萬一水旱為災。積貯無備者。必追究舊欠之官。及地方有條。不能早見預防者。尤根極貽害之原。一併重加斥治。雖已經陞遷者。亦要嚴行提究。不得輕宥。佐貳等官。督糧管糧。清軍巡捕。管馬理刑。原有端職。嚴加切責。各求實效。以不失國朝設官之意。毋許舍本職。營別差。以妨正務。兩司如兵道。務率所屬。練卒伍。時簡教。以戒不虞。守巡時行。郊陌省耕。以察撫按所不周。補守令所不逮。毋或自求暇逸。動委有司。徒了文移。撫按出巡。各照所屬職守。悉心考核。某為恤民而稱職。某為殃民而不職。某為廉能。某為貪酷。必訪其實跡。可據者。定為舉刺。毋或尊大其體。而寄耳目于匪人。惟奔走承順之為恭。如此。則官不加多。而自無債事之患。民免紛擾。而允底耕寧之休。所以拯溺亨屯者。可期實效矣。五曰嚴任代。以圖安撫。臣切照忠於事君者。不謀其利。急于為國者。不顧其家。我國朝加意安撫。凡邊腹巨鎮。專設督撫。重臣提綱控要。彈壓保障。兵馬之強弱。糧餉之盈縮。地方之安危。所關係誠重且大也。往多冒濫邊銀。侵剝糧餉。屢經參勘。及被命赴任者。相率遲延。致遭論劾。臣切謂撫臣所仰荷厚恩。俯膺重寄者。何如而可以貪肆怠緩。若此。夫禮君言不宿于家。督撫職當關外。一受勅命。即有地方之責。痼疾痼疾。身且不可。況可枉道回家。以遂其從容宴豫之私耶。先經題准。凡總督巡撫。不稱邊方腹裏。如遇陞遷。事故俱候交代畢。日方許離任。非徒使之假宴會之歡。以敘新舊之雅也。蓋以重大責任。非可輕投。錢糧兵馬。安危利病。躬相授受。俾舊政不墜于垂成。新任藉有所持循耳。頻年陞調不常。邊轉靡定。等開府如傳舍。視勅命如弁髦。為新任者。傾勑私歸。絡繹遷延。其中固有情不容已者。而要之私便身圖。罔田卜宅。修葺于故鄉者。恆多也。彼舊任之人。或京擢行。或調繁去。或貪酷罷。或守制歸。相候勑諭。半載。使久任皆陞調者。猶知自檢。以避物議。而罷廢休致者。亦坐以待繼焉。則將有不肖之徒。貪得無厭。惟恐代者之不遲。此方駐節。而彼已滿載矣。如江西巡撫周某。久坐廣信。而逼索前件。數月何啻萬金。寧曰甘棠遺愛。延緩巡撫胡某。侵剝餉銀。而大談邊事。覆勘俱有實跡。豈云琴鶴清風。此外又有事變無容少待。至情不忍。久淹者。如之何而可遲且緩也。邇來新舊相接。彼此交代。不過盛筵筵宴。備陳儀物。酬酢交歡而已。適有賊私數萬。如王某等所為者。蹈常襲故。玩愒因循。及經查盤。賊跡暴露。雖奉旨追陪。在不肖者。固無足惜。然堂堂都憲。而下同于僕隸。于體統不甚愛乎。目今督撫諸臣。一時多係新任。尤宜申明法制。嚴示期限。深察往弊。著為定例。伏乞天語叮嚀。申飭各該新任撫臣。不問邊腹地方。俱刻期就道。著速赴任。並不許枉道回家。稽遲歲月。交代之日。即將前任支過錢糧。給散過軍餉。或修築過塘堡。或練補過軍伍。田地有無荒蕪。會荒蕪者。有無開闢若干。人民有無逃竄。會逃竄者。有無招撫若干。賦稅有無拖欠。會拖欠者。有無徵完若干。盜賊有無生發。會生發者。作何撫勸。地方有無災傷。會災傷者。作何賑恤。一應承接事宜。具悉交割明白。舊任復命。新任交代。逐一開款具奏。如仍蹈故習。枉道稽遲。及徒事虛文。舉行不實者。容該科訪聞參究。如舊任官有冒破侵欺等弊。新任官隱護不行稽考。聽巡按官查出一併參奏斥罰。如此。則視國猶家。而督責有端。功急忘私。而撫綏無遺力。所以安內攘外者。可期實效矣。六曰革宿弊以振清綱。臣切照行法者。貴求其本。革弊者。務審其源。凡一應漕運事宜。先該部給

事中張憲臣建議。已經題覆。臣無容復贅。今閱漕司條奏。首以根極弊源。歸咎有司之不守漕規。不遵明旨。而謂謀謀于運官之貪取常例。運軍之恣肆刁索。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臣切謂糧米粗濕。及船到無糧。誠當責備有司。而官軍之刁蹬需索。作弊啓發。實填漕之本源也。何者。蓋漕運之患。不過曰遲誤深流。掛欠而填漕之弊。則莫如運官之科索。與運軍之缺少耳。臣查得議單內開。稱凡逃故軍士。各該衙所不行會補者。聽各該委官。比照京操官軍該班不到事發參究。又稱凡把總等官。索要運軍常例。科索銀兩。照銀數多寡。問罪降級。有差重者。發邊衛充軍。及侵剝運軍月糧行糧。多索船料等項。銀兩。查有賊私。俱照監守自盜事例。引擬發落。是立法非不嚴。防姦非不密也。奈何因循日久。法紀廢弛。總兵方恩。狡詐沽名。殊無任事之實。參將福時。持身廉謹。而乏通敏之才。其各把總之設。所以約束一總。督督督運也。率皆資緣為姦。恣行科索。每舫船一隻。索銀一兩。名曰幫銀。索米一石。名曰食米。沿途派搭私貨。責令各船包認發賣。名曰貨錢。抵京交糧後。責令旗軍出錢雇車。裝載回南。名曰車錢。種種名色。頭會箕歛。非特江西把總劉希賢為然也。如江南上江把總周柯。先索新安衛糧。指揮幫銀一百二十五兩。及指指揮為事。倪宇代運。又勒銀八十兩。到京。尤復索多。致本官揭債完糧。即一二總。而餘可知矣。夫把總貪肆為姦。故官旗通同作弊。人咸以武弁庸流。置之弗齒。而不知關係國儲。為害實大也。舊例。每船一隻。旗軍十名。衛軍先僅撥運。次及別差。今各衛所官。多將有田正軍買脫。而以無田餘丁補數。其行月二糧。又皆官旗冒領。以充使費。併扣運年補納漂流之數。軍丁苦累。情願幫貼旗甲。不肯赴運。冊載空名。軍無實數。每船正軍。多不過三四人。過淮之時。雇覓外班棍徒。揆揆而劫掠偷盜之患。乘之利害休戚。全不相關。稍遇風濤。輒至漂流。乃希圖羨餘銀兩。為之抵補。抵補不足。遂成掛欠。凡此宿弊。可獨歸咎于有司乎。此運官之貪肆。運軍之缺少。臣切謂其為填漕之本源也。目今督漕。正值初任。總兵又當更置。合無勑下該部。會推才守俱優。實心任事者。以代其任。督總相與會同。瀟察宿弊。痛加剷革。先將一二貪肆者究治。以警其餘。于各把總嚴加懲戒。如蹈前弊。不時參究。新運在卸。行各撫按。責令各該衛所掌印官。缺少運軍。先照例住支俸糧。即將各項下精壯軍丁。通融撥補。務足額數。方許開俸。勒限先期造冊。解赴漕運衙門。候糧船過淮之日。漕司照冊查點。各軍有無足額。是否精壯。真正軍丁。如有不足。比照京操該班不到分數事例。將掌印官罰降。如復虛捏。名履竟棍徒者。併行參提重究。月糧務要親給。安家行糧。如數給散。各軍毋許官旗仍前侵剝。違者參究。如例。再照掛欠糧米。遲年沿襲為常。延推不行完納。各把總又復冒領新運。殊非國法。合無勑下總督倉場衙門。即查見年掛欠之數。將各把總嚴行參問。輕則罰俸。重則降級。令其戴罪領運。必俟賠補完日。方許開俸復職。如此。則紀法嚴而宿弊以清。漕綱振而轉輸有賴。所以裕儲足食者。可期實效矣。夫以上六事。雖若為不經之論。迂遠之談。極知螢光無補于大照。而芹曝聊效乎微衷。是以不揣愚陋。冒昧瑣瑣。伏乞聖慈。俯賜採納。勑下該部。參酌可否。見諸施行。或可以為循名責實。久安長治之一助也。臣不勝戰慄祈懇之至。

戶科給事中臣鄭欽謹題為仰關國計俯切民瘼懇乞聖明並究慢事重臣速處運道早靖地方事臣竊惟朝廷設重臣以布要地莫非為國與民也人臣受寄托而效忠赤莫大乎國計之與民瘼也國計最可慮者惟運道而總理實當其任民瘼最可慮者惟盜賊而督撫實當其責故總理賢否國脈攸關督撫才不肖民命所係必視國猶家者斯無誤國矣非是而儉倭醜賊以冒竊炫耀者鮮不為邦家之羞也視民猶子者斯無殃民矣非是而疎虞乖玩以僥倖陞遷者鮮不貽地方之戚也臣初叨言責知誠昏愚非敢過為指摘以傷渾厚之風然自擊時艱誼不容默敢即二事之重且急併其臣之不忠不職之甚者敬為我皇上陳之國家財賦取給于東南而轉輸于漕運徐沛者運道之咽喉京師之命脈也徐沛淤則咽喉阻塞漕運隔則命脈不通其所關於國計非淺淺者先因河水泛溢淤塞異常上虞宸念該工部題奉聖旨是這運道淤塞異常相應作速開濬吏部便推舉才望大臣一員前去督同河道等官協力整頓以裨國計欽此吏部等衙門會推新任南京刑部尚書朱衡改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御史總理漕運既受命皇上申勅之曰宜速往理以副朕重國之意及赴任未幾復宜論曰因河叩佑須人事第一可示衡盡心處理不拘幾日一報大哉聖言所以軫念運道者何至懇而屬望於衡者何至殷也為衡者固宜實體聖心不違聖慮督率沿河諸臣協心計議廣詢博訪相地度事勢之必可行者因地以分工計工以定日刻程進報務期事半功倍一勞而永逸以不負簡命之隆斯可矣臣聞其始臨地方不怠為公務謀而汲汲與河道諸臣爭接見之儀副使柴濬謁見稍遲而竟被參劾郎中程某畏威疾趨而幾致沉溺以致諸臣疑貳數日不相會議緩王事而競私儀大忤皇上作速開濬之旨此其凌下罔上有負簡命者一也既而閱視河流荒唐瀾漫方寸猖狂倖倖自好不循故道妄濬支河以圖僥倖雖地方村童俗子靡不歎其乖錯臣嘗得之傳聞訪諸輿論皆謂沂山一帶土淺泉湧人夫不便挑挖且聞以呂孟等湖欲建築長堤勢必不能及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潘季馴題稱沂山一帶必不可行欲自留城出口以濬故道論者皆可馴之議而謂衡之見左查由衡剛復自用不能詢謀於始是以偏僻自信互相乖異于終大違皇上協心督理之旨此其輕舉妄動有負簡命者二也夫徐沛之民飢渴相仍嗷嗷待哺仰荷聖慈給銀賑濟存活蒼生莫不銜恩與頌祝聖壽億萬年衡所得于欽承者也顧乃見之不審既役民於不可為之地及工之難成復驅民於不可堪之法張銅鑄之刑布腰斬之令鞭笞之辱濫及于州縣正官截髮之威酷加于解夫主簿聞有典史押夫逃亡懼罪而自縊者風聲騰播人心搖搖且當天氣寒沍不加恤憐非命而殞凍餒者不下萬餘則皇上濟度之民不足以償衡凍斃之命矣近聞自南來者皆云各處所解人夫初僱每名僅銀二兩今增至四五兩一名問其故則皆懼衡威過峻人人自危如入虎穴莫肯承應目今春夏之交民不聊生震聲搖動變不可測民心一失其患有甚于河者可不深為之慮哉此其悖德虐民有負簡命者三也臣查得舊例糧船過淮定限四月先蒙皇上垂念亟勅朱衡總理河道蓋憫舊淤為患恐新運之不前也今期限日迫糧船輻輳中外引領將謂不日而告成矣近該衡題為欽奉聖諭事內開裏河工程南北一百餘里尚未估計今應挑濬中間四十六里挑穴天餘泉湧厚水難以施工又自

百中橋至境山六十餘里皆須挑濬工費頗鉅除原題用銀四萬四百二十七兩三錢及漕糧三萬四千五百七十七石聽給各夫工食外尚該增銀一十九萬八千四百餘兩臣聞之不勝駭愕夫衡初怨望南曹而營謀總理惟恐求之不得大言曰使我督此工不踰時可完今授命總理已踰半年為日不為不久矣已用銀夫不下數萬所費不為不多矣顧未挑者一百餘里至今始為估計則前此歲月之坐視作何經營已挑者八十餘里功緒毫無端倪則前此夫役之繁興有何實濟況其堤岸難築則糜費徒增而無補于事厚水施工則民力虛竭而益見其乖所以欺君誤國莫此為甚有負簡命者四也蓋天下之事必誠與才合者始克有濟而遭大投艱之責必非便僻側媚者所能辦若某者本無忠君愛國之實心徒有飾詐文奸之利口嗜盜匪而誣孔孟假狐媚以濟狼貪歷藩臬而鑽蠶巡撫夙著汚名進卿貳而冒濫銜曹全無善狀不思漏網之魚痛加懲創徒縱溪壑之欲延攬門徒一遇考察則揚言于人曰某我當留某我當去假斥陟之重典以市一己之私恩一遇陞遷則聲聞于衆曰我行取某我推陞某視賄賂之重輕以為許可之優劣巡撫游某遇倭猖獗也恐以罪禍而騙銀三百張經歷之送入有徵即一外官而其餘可知矣知縣賴某貪濫著聞也替謀兵部而受賄五百寧國縣之士民共憤即一京官而其餘可知矣如整福山東等處凡原任所歷之地靡不認爲故舊而暮夜之濫投雖庸庸武弁等流苟禦人國門之外一皆誘入門牆而苞苴之無算用鄉里過付於私門責兵馬追徵乎吏辦此其生平檢仗固士論所公非而近行鄙劣尤君子所不齒者始被南曹之命則思城社之莫憑依然若喪家之狗而過爲哀乞繼開總理之推則幸斷之獲登揚揚然似出柙之虎而橫肆作爲以是質諸臬臺之列律以堯舜之朝在平時則爲巧言令色之孔壬處有事則爲方命圜族之伯鯨無一可者也使處之不早則不惟無益漕漕而適足以滋患害矣此臣所以深知其弊而謂國計之最可慮者也伏望皇上憫流離之擾害念漕務之迫切勅下該部將朱衡速賜罷斥或者令四籍聽候別用再照善區畫者事半功倍前車之覆後車之鑒除費過銀夫外見增銀二十二萬兩當爲畫一定計且徐沛飢渴之地增一上官則增一供應增一擾害則增一怨咨仍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或新河必可成或正河必常濬或運船何由暫達申勅右僉都御史潘季馴督同河道等官速爲區處或爲事體重大別簡老成賢望大臣一員前去督理以求萬全如是則運道不致終誤而事既不煩民亦無擾矣國朝之設巡撫也所以專閩率屬靖盜安民四川號天險之區素非戎馬之場也頻經流賊生發不勝陷害草竊據叛人遭荼毒良由湖省率制督撫疎玩不能仰承德意耳近該巡撫右副都御史劉自強題爲妖逆就擒查參失事官員事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巡按御史李廷龍題爲將官撫奴失策軍兵流毒地方事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俱該兵部覆奉聖旨是這賊寇餘黨着兩省撫按官協心相機撫剿以靖地方不許乖違慢事欽此臣覆思之皇上垂念生靈恩威並著川民之幸至矣臣復何言但臣竊料彼中之事體兼詢該省之士夫則知蔡伯貫之流毒固由羣臣失事而該省巡撫劉自強專制一方尤爲罪之首也黃中之叛據固由川臣失策而湖廣巡撫谷中虛聲勢相聯實不能逃其咎也故以湖廣言之黃中屬施州衛管轄占據支離險要流劫率節鄖陽等處

賄結本管施州衛守備等官。在川民則被劫害。欲行征勦。而勢難遠制。在施州衛則受其賄賂。密肆彌縫。而喘蔽上官。是以據竊數年。荼毒一方。皆湖廣撫臣受欺乖玩。不與川臣協勦故也。又聞守備湯世傑等。受賄千金。將軍人二千。并經歷指揮。為賀樂上。黃中方出投降。及中被責下獄。其弟黨憤怒。殺軍千人。經歷跌死。指揮傷足。當事者俱未申報。此其于事體何如也。比巡撫湖廣者。安得謂本省既已投降。侵凌非我赤子。而可謂無咎哉。以四川言之。頃者蔡伯貫之肆害。則以官軍下征黃中。乘虛竊發。連陷七八州縣。殺傷四五萬人。一時相因。誰為厲階。則旋賊之禍。黃中引之也。黃中未平。以致中路軍正秀。單正才。散毛。譚茂。趙文漢等。效尤無忌。劫府忠州。鄂都縣軍民二千餘人。陷峒。俱未追還。則各夷之禍。黃中引之也。比見任督撫者。安得謂賊既已就擒。黃中置之度外。而遂可道其責乎。且今督撫之臣。有自簡而調煩者。必其才力有餘。可堪重任也。谷中虛一人耳。歷川湖。而又轉陝西。不驗時。而連遷三省。席不暇煖。將謂才力有餘。而川湖不足為乎。則黃中以一小寇。憑凌二省。谷中虛在川中。曾目擊矣。昔知其荼毒。今任其欺誣。譬之縱虎傷人。坐視其搏噬。而猶云非剝膚之災焉。才力有餘者。固如是乎。又有自外而轉內者。必其安撫有功。特加優異也。今劉自強既擢內堂矣。黃中之寇。十有餘年。非朝夕之故。而蔡伯貫之黨。竊發本地。又非倭虜之來。不可測者。比顧乃縱其蔓延。任其劫陷。聞旨任。俸職罪。然後上緊奮勦。雖有擒獲之功。何足以贖其喪失之罪。今劉自強報功之疏。猶謂官兵全捷。地方已寧。蒙恩准令開俸。竊恐生靈之塗炭。中黨之肆逞。皆誰之尤。譬之受牧牛羊。立視其斃。乃曰我將反諸其人。焉安撫有功者。固如是乎。然此特其已然者耳。今黃中假投湖廣。黨衆肆害。川兵久困糜費。湖兵受餽逗遛。人心惶惑。莫知所終。方春妨農。飢饉尋至。臣恐川民之禍。不至于黃中。而又別出一蔡伯貫矣。矧聞其賊衆。不過二三千也。其寡險。亦非箕子。蚘耳山。香爐山。比也。彼皆則平。而此獨不可則乎。比之川湖雲貴土司。黃中特萬分之一耳。今各土司觀望者衆。若不亟為剿平。則各夷輕視而謀動。禍且蔓延各省矣。豈懲一警百之道哉。即今新舊更替。谷中虛既轉陝西。楊豫孫尚未出京。劉自強已陞京堂。諒論尚未入蜀。當拯溺救焚之時。而值兩省主將遷轉之際。臣恐上之主事者。去留在念。而無固志。下之任事者。從違靡定。而有懈心。藥未痊病。而醫無定藥。能保元氣之不大傷乎。此臣所以心虞其變。而謂民瘼之堪慮者也。伏望皇上憐赤子之久困。憤賊黨之橫害。勅下該部。將谷與劉。併賜罷處。或念其素望頗優。重加訓治。責令彼此協心。盡剿中賊之餘黨。盡復劫陷之戶口。方許交代離任。夫如是。則玩寇殃民者知警。而民害早甦。地方允賴矣。夫即二事而較言之。朱衛巨奸。儉詐心術。大壞士風。谷中虛劉自強。清謹素聞。官箴尚無物議。似不容以概論。然一以誤國。一以殃民。三臣之罪則均。原於國計攸關。民瘼所係。故敢不避狂瞽。不惜嫌疑。祇陳于君父之前也。懇乞寬覽。察臣一得之愚。並賜究治。則天下幸甚。臣不勝激切戴罪之至矣。

明史。朱衛。衛循。盛應期。新河遺跡。議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為沿舊渠。便議與衛不合。衛持益堅。引鮎魚。薛河。諸水入新渠。築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勦能曹。濮。副使柴。凍。重繩吏卒不用命者。給事中鄭欽。勸衛虐民伴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

及秋。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衛議。亦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王襄。交章請罷衛。會新河已成。乃止。按史所言。衛才略固有過人者。然當時之悻悻自好。及虐用民力。亦概可想見。而新河再決而後成。其間不無生靈之被害者。則亦未可謂當日謀填諸公。全不識經濟務也。今邑志但附公於其父。懿行傳。鄭志亦僅具官閥。而公之崇論宏議。皆不得著。豈所以傳信哉。因刊公諫草。而識之於此。嘉慶五年三月廿二日。後學趙紹祖識。

伯仲諫臺疏草卷下

留都銓部考察不公大臣去留不當疏

明 雲石鄭 銳著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鄭銳。謹題為留銓大臣欺上行私。久玷清議。懇乞聖明處分。以服人心。以答天意。事。臣惟人君之治。忽在庶官。庶官之臧否。繫冢宰。況留都漸遠。王畿大小。臣工所賴以核實而去留者。惟吏部尚書得而專之。其權亦重矣。苟任用匪人。而徇之以私意。則臧否一混。而去留悉乖。欲以服人心。答天意。焉可得也。昨者彗星示異。伏蒙皇上允官之請。循例考察京官。事方竣而星遂回。此皆皇上君臣交儆。至德格天所致。為留銓大臣如潘晟者。亦宜秉公考察。仰體皇上盛心可也。孰意其奸貪恣縱。欺上行私。有若是其甚焉者乎。近觀南京戶科給事中傅作舟等。湖廣道御史陳堂等各疏詞。一則謂部院大臣考察私庇親識。一則謂銓部大臣考察徇私。臣竊以皇上勵精圖治。際世道清明之會。內外臣工咸知淬礪。以求效明時。而獨有裴縱不職。濫叨留銓如晟者。殊可怪也。諺者曰。皇上進退人才。毫髮不爽。有臣若此。首斥無疑矣。及奉明旨。潘晟張岳着策勵供職。欽此。仰見皇上天高地厚之量。優禮大臣之心。或不忍以一時而遺棄之耳。何敢妄瀆天聽哉。但頃聞人言噴噴。會謂貪肆如晟。即南北大臣中所僅見者。諱冒昧為皇上陳之。朝廷取世之權。莫重于退不肖。臣子欺君之罪。莫甚于徇私黨。此雖在一命之臣。尚不敢自私。而況身為冢宰。尤庶官之表率者乎。其在無事之時。尚不可少縱。而況職司考察。尤黜陟所攸繫。

者乎。最之罪狀。往歲言官所論列者。計十之六七。近時科道所拾劾者。僅十之二三。且臣任浙中。詢之士夫。訪之鄉里。靡不切齒。細察其故。則于請之書。偏及于有司。雖三五兩。來者不拒。弟任之屬。橫行于驛。遞縱一夫一馬。取之無休。其他張聲勢而擄公法。市威權而虐良民者。不可勝數也。夫以最之平日。所不足于輿論者。既如此。其素著最之今日。所不滿于言官者。又如此。其僉同。臣不敢復贅矣。姑以考察一事論之。如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呂若愚。刑部山西司郎中包大燧。是二臣者。奸貪顯著。公論所不容者也。最則以親之故。庇若愚而姑置之不及。又以岳之故。庇大燧而姑列之浮。甚至陽為囑託。而挾制屬官。陰肆誣誣。而中傷同類。最之用心。亦狡矣。果曷故哉。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塞衆口。而掩公道云耳。幸而考察一進。而明旨復以呂若愚着革了職。冠帶閑住。人又莫不曰。皇上明見萬里。何若此其神也。及南京科道官糾十二臣。而明旨復以呂若愚着革了職。冠帶閑住。人又莫不曰。皇上總攬乾綱。何若此其斷也。惟最則猶肆然在位。即訪之輿論。則甚有不平者。蓋以考察之權。潘晟主之。張岳佐之也。呂若愚。包大燧。惟潘晟得以私庇之。張岳不過為之協贊而已。今若愚。大燧俱蒙罷黜矣。而潘晟當何如。譬之捕盜。而故縱者。盜既獲。而縱盜者可無罪乎。張岳既蒙降調矣。而潘晟又當何如。譬之同謀。而犯罪者。為從既坐。而為首者可倖免乎。夫皇上意欲汰不肖。而最則敢于庇不肖。皇上意欲布公道。而最則敢於徇私情。是晟之欺罔朝廷。人所共知。最之首宜汰斥。彭彰明矣。況人言張岳之才力。固不同于潘晟。而潘晟之衰縱貪汙。則大異于張岳者。若于岳則處治。而于晟則姑留焉。無乃大拂天下之心耶。臣恐公論既清。則法紀日弛。法紀既弛。則國威不振。此臣所以不敢隱忍于君父之前也。抑臣聞孔子之論事君。則曰。勿欺也。而犯之。又曰。臣事君以忠。最而欺上行私。肆無忌憚。其于事君之道。亦甚悖矣。又聞之語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最而貪位希進。恬不知恥。其于止足之義。不亦甚乖乎。恭惟我皇上素以忠誠率下。以恬退勵臣。安可使欺罔行私。貪進無恥之人。一日容于堯舜之世也。伏乞聖明博採輿論。俯察臣言。勅下吏部。將潘晟亟行罷斥。另選誠實忠良。端方直亮者。以充厥任。庶乎公道明而人心感服。和氣感而天意可孚。即唐虞三代之治化。不是過矣。臣愚何幸而躬逢其盛。天下臣民。又何幸而共沐其麻也耶。

植綱常疏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鄭銳。謹題為輔臣忠孝迫於兩難。懇乞聖慈。酌去留之權宜。以植萬古綱常事。臣聞君臣之義。固無逃於天地。而父子之情。尤莫解於人心。故情可以掩義。而義不可以奪情。此萬古之綱常。無容一日少踰者也。恭惟皇上獨稟異資。嗣承大統。講學勤政。孜孜罔懈。誠天生聰明不世出之主也。時有賢宰輔。受先帝付託之重。日夕贊襄。圖維化理。環海內外。莫不頌聖君賢相之大。有造也。頃者元輔張居正。忽聞父憂。荷蒙皇上眷顧之誠。施施懇至。勉留之旨。勳勳寵錫。臣等伏讀溫諭。亟歎曰。此曠古所僅見也。蓋皇上推心置腹於元輔。真不容一日離左右者。而元輔受皇上腹心之寄。又豈忍一日違於君父之側哉。但以臣愚細察元輔之心。誠有兩不得已焉者。初以父制當守。乃人子迫切之至情。故陳詞乞歸。至再至三。是不忍不去者。固其不得已於親之心也。繼以君命當遵。乃人臣報主之大義。故疏請辭俸。

在京。仍候大禮既成。預允歸葬。是不容違去者。尤其不得已於君之心也。幸蒙皇上博採臣工之輿論。俯鑒元輔之惻衷。特降明旨云。卿為朕勉出朕心始慰。這所奏俱准。歸葬一節。還候旨行。凡誦聖諭者。咸謂皇上留臣之切也。如此。待臣之厚也。如此。納言之勇也。又如。臣以書生下吏。蒙皇上拔置臺列。試職以來。日以圖報為念。昨於元輔之求去也。既不能為皇上懇留。茲於元輔之勉留也。方將為皇上私慶耳。又何敢妄為異論。以瀆天聽哉。但近奉聖旨。今後各衙門有重大事情。科道官知而不言。俱以不職論斥。欽此。臣連日詢之臣庶中。羣議迭出。叩之。則曰。元輔受顧命。佐聖君。可謂忠矣。如孝。何。臣於元輔。叨辱薦拔之恩。雅有師生之誼。驟聞此言。而不為一白。臣不忍也。然去留之權。在皇上。非元輔所得自由。有此人言。而故為緘默。臣不敢也。且忠君孝親。萬古綱常所繫。事情重大。孰過於此。言官者。敢與天子論可否者也。若知而不言。甘蹈不職之罪。臣又敢自安乎。故敢披瀝愚衷。冒死為皇上陳之。臣幼讀傳記。有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又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切謂忠君者。必先於孝親。未有不孝其親。而能忠於君者也。恭遇皇上素以孝思奉先帝。且以孝道風天下。將不以大孝望元輔乎。今觀元輔之疏。一時若為皇上勉留。推其一念之真誠。終未免割愛於其父。元輔之心。亦甚苦矣。當此兩難之時。若不曲為權宜之計。恐非所以安元輔之心也。臣竊思之。皇上此時大禮未舉。時猶可待也。倘蒙體念父子之大倫。垂憫元輔之哀懇。暫容其奔喪圖葬。使得以少盡人子之情。仍勅其依限回京。又有以終全大臣之義。此豈直元輔舉家世世感恩而已。將使天下為臣盡忠。為子盡孝者。莫不曰。此皇上風之也。又使萬世而下。稱元輔為忠臣。為孝子者。亦莫不曰。此皇上成之也。載之史冊。勒之鐘鼎。皇上其萬古綱常之倡乎。而君道相業。寧不益隆於前代也耶。臣叨冒言責。愚昧無知。近見皇上親星變之異。痛加修省。察言官之疏。慨賜嘉納。是以自幸遭逢之偶。敢據一得之愚。冀植萬古之綱常。寧避一時之銖銖。伏乞皇上俯垂寬宥。曲賜裁行。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緣係輔臣忠孝迫於兩難。懇乞聖慈。酌去留之權宜。以植萬古綱常事。謹題請旨。

棍徒結黨。虐害良善。凌辱大臣疏

巡視西城。陝西道監察御史鄭銳。謹題為棍徒結黨橫行。虐害良善。凌辱大臣。乞賜嚴究。以飭禮法。以靖地方事。臣惟聖王所以範人心。而維世道者。恃有禮法在也。矧京師盤穀之下。尤禮法所自出。四海所具瞻者。我皇上臨御以來。屢詔百司。申嚴法紀。中外士民。翕然嚮化。罔敢踰越。庶幾唐虞三代之盛矣。不謂猶有兇惡棍徒。結黨橫行。虐害良善。凌辱大臣。恣肆而無忌者。臣職司巡視。事干地方。切恐漸不可長。敢據實為皇上陳之。本月初十日。據阜財坊總甲伊雄報稱。協理戎政。兵部楊尙書。被不知姓名人一起。毆罵趕打等情。臣聞之。不勝驚駭。隨行本城掌印兵馬王典查報。據呈。本月初八日未時分。尙書楊兆由宣武門大街經過。被錦衣衛總旗韓朝臣。校餘傅宗仁等一起。棍徒騎驢進城。衝突轎前。全不遜讓。當有卓役喝令迴避。伊等不忿。口稱我們兄弟十虎。誰怕你官等語。惡言謾罵。毆打卓役。本官初以為醉酒無賴之人。尙置不較。隨拜本部侍郎鄭洛。方入廳中。惡等兇忿未息。仍復趕進宅內。嚷罵不已。聲言要行打碎牙牌等語。比叫該坊總甲拴捉。衆惡跑走。止獲韓朝臣。傅宗仁二人鎖鋪。候次早呈解。問本官查係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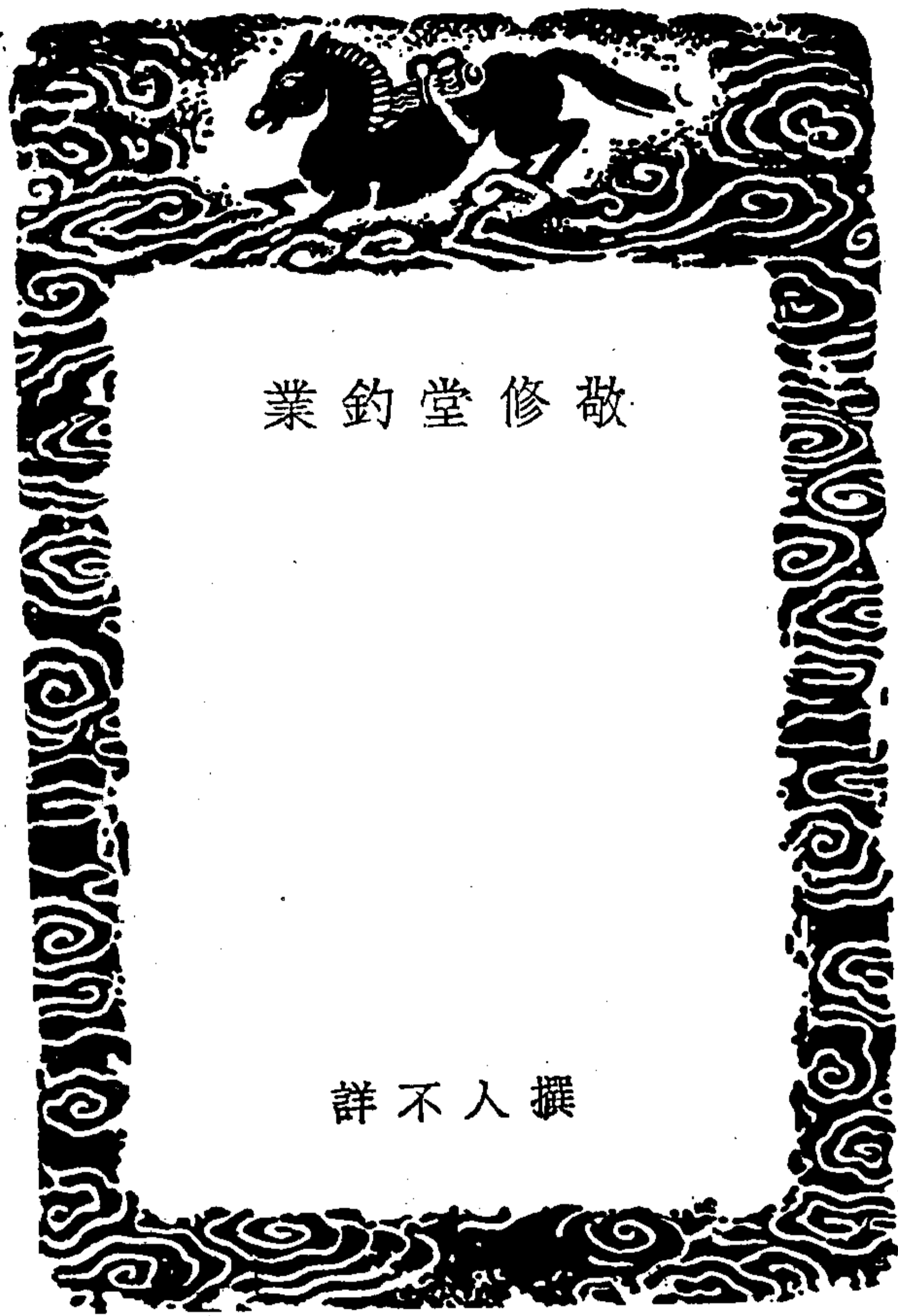
衣衛人役隨差人取送該衛去訖等因到臣。臣切以部堂大臣。皇上所敬禮者也。在庶官且不敢慢。而況於平民下役乎。錦衣衛屬兵部所統轄者也。在長官且不敢抗。而況於總旗校餘乎。軍民迴避官長。原有定制。各犯公然衝道。即令迴避。分所宜爾。乃既抗辱於塗。撻其役從。復行趕進宅內。攘罵不已。其施于大臣如此。則自大臣而下。又不知何如矣。即一時兇悍如此。則平日橫惡。又可知矣。各犯何所恃而敢為此。臣備訪之。韓朝臣等平日倚恃錦衣衛聲勢。結義十弟兄。號稱十虎。橫行各城地方。非朝夕故矣。在西城則有李七即李拱。魯大即魯計福。吳古崗。賈三。白雲。在南城則有李二。景永受焉。在中城則有牛二。馮。臣猶未敢遽信。復行該司查訪相同。據其挾衆逞兇。凌虐平民。賭博局騙。竊占巢窩之類。難以枚舉。姑即其甚者言之。如奪人妻女。則李拱有陳愛兒。詹計福有司德兒。吳古崗有李官兒。牛二有陳香兒。各婦見在可證。如科斂民財。則擅派水戶陳江王見等月錢。詐騙人戶龐儲等會銀。各家逐一可審。如白晝打搶。則夥糾張成仲玉等。在于南城地方。搶奪龐儲銀物。打落二齒。見有光棍卵歷。可查如盜劫人財。則窺見王監丞妾劉氏婢何氏姿色。串通鄰人閻守志。夜半潛入其家。將二婦勒劫。盜出金首飾壹副。銀壹錠。窩藏金箔銜銜。輪流姦宿。首飾銀兩。各分入己。錦衣衛有卷可查。至于竊盜宣武門外娼女任氏。將伊寡母謀死。李拱則強賣其女。得銀五十兩。哀鑄其買主也。詹計福則竊占其宅舍。賣銀四十餘兩。宋見其知證也。惟其平日構黨橫行。藐法干紀。無所不至。地方軍民。畏其勢惡。莫敢誰何。是以放縱得肆。敢爾凌辱大臣。恬無忌憚。遂至于此。今二犯雖已被獲。而各黨尚未拘拏。非奉明旨嚴行究治。恐將來效尤成風。凌上虐下。越禮犯分。大為都城之害。殆不止如韓朝臣等十虎已也。故敢冒昧上陳。伏乞勅下法司。將已獲韓朝臣。傅宗仁。及未獲李拱等。一併行提。嚴究前項惡跡。盡法處治。庶幾禮制明而兇奸斂戢。法紀飭而良善安生。其有裨于整頓風化者。匪淺鮮矣。臣愚幸甚。地方幸甚。

糾儀疏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鄧銳。謹題為糾儀事。本月十七日早。恭遇皇上萬壽聖節。該臣等於丹墀侍班糾儀。行禮已畢。鳴鞭後。突有一男子。頭帶儒巾。身穿青員領。手持黃夾板一副。跪在丹墀。高聲稱上萬歲。太平策。當有錦衣衛官校執之。臣等詢問。自稱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儒士韓萬年。臣等切惟萬壽大禮。殿廷禁地。止該監生人等隨班行禮。韓萬年即係遠方儒士。亦不當混入班行。臣等審問所稱儒士。原未經考納。明係棍徒。詐冒衣巾。擅入宮殿門。已為法所不貸。況所稱萬歲太平策。果有愛君祝壽之誠。亦當遵制投入通政司轉進。豈可於大庭行禮之後。而突出高聲。混亂朝儀。若此。臣等參照得方今聖明之時。法紀清明。上下官民。恪守惟謹。惟是遠方異端棍徒。鼓譟虛談。惑亂正論。今乃敢越赴京師。擅入禁門。委肆無稽之言。希冀天聽。此而不究。恐干紀效尤。漸不可長。伏乞皇上勅下法司。嚴加究治。庶法紀可清。而朝儀益肅矣。

公與吳中行同出張江陵門下。江陵之奉旨奪情也。公先有植綱常一疏。其所以周旋於君父師生之際者。婉而能深。使當日果出於此。則中行等之搏擊自委者。可以不發。而江陵亦可免於後禍矣。

而奈何其不見聽也。惜明史既逸其事。而邑志亦僅同其兄附父懿行傳中。今讀諸疏。則公之不避權貴。其風采發越者。可以想見。而植綱常一疏。尤卓卓千古云。嘉慶五年三月廿三日。後學趙紹祖識。



業鈞堂修敬

詳不入撰

自敘

此苦口也。自乙酉九月。至明年五月。約三十餘上。淪廢過半。僅存十五。在當日以為空言。在此日以為讖語。不知千載後。當作一古話否。口舌應亦有運在處。而胡為乎非時之鳴。前此更有血書五六百字。以檄江上諸公。蓋不中聽。為魯豎國播海汨去。田氏橫可式臨之。

敬脩堂鈞業

第一篇

臣惟艱難者所以啓聖。憂危者所以致治。昊天不弔。降此鞠誥。九廟諸陵。慘於風雨。凡為高皇帝之子孫。臣庶。誰不奔走悲號。願從地下。古無成旅。尚欲孤創奮興。復光絕業。況今天下保有十三。追悼舊德者。所在而起。錢江一帶。義旗高舉。屹不可動。主上以神明之貽。天之表。謙恭慈惠。播遷之餘。俯從推戴。監國以來。善政日出。彬彬郁郁。漢官威儀。從此日大。既以留未去之人心。因之鼓方張之戰氣。夫此千百為羣。竿木呪。至於肝腦塗地。日試鋒鏑。而不退避者。此其人皆吾二祖列宗所式靈。初無所求於主上。亦非要結以為勸也。而主上幸而得此。則所以別遠不道。昭我初服者。豈有他求哉。臣惟古之中興。有二。迹勢既分。取效遲速不倫。奮業者必審吾所處何等。而經綸出。而功德歸。不然者。指向疑闕。所務非所急。拘澄平之具。徒貽累歲月。勿尚也。當夫規模式張。德澤未艾。猝然內變。而外患乘之。主術不光。神器失守。幸老成未謝。宿將猶存。宗室之賢者。奮起嗣服。次第誅芟。罪人斯服。宛然故物。炳炳麟麟。蓋功在整頓收拾之間。非有所大創為也。若夫故事所沿。積有害累。恬平貪飽。畏見兵革。天下大勢。痿痺不可舉。兼以蒼淫日長。物力愈訕。病在風俗。禍生氣運。崩解之見。不以時日。完者在敵。我無所持。但以祖宗之身。義不可已。高深不足以為險。士馬不足以為關。芻糗不足以為備。子然振拔。欲以挽扶帝命。嗚呼。人心。式我九有。復見

太平豈不難之又難。蓋英武與開創等。而被除體例。尤貴神斷。更未易言也。開創之主。義不返顧。天之與否未敢必。而無不迅起疾赴。身冒矢石。備嘗荼苦。與其同事。故有布衣昆弟之心。略去形迹。不修文飾。而太阿在手。貨罰斷斷。不蓋不乘。財物婦女皆所不取。作法亂古。事近近質。富不識字。不嫻禮。而尚功播德。收人心以基天命。所為且暮不能去諸懷者。中與之主。固不難使此英武。以比於初造。而臣民之心。執膠。虛體。緣依故例。牢不可拔。夫衣冠講讀。高居深拱。豈不感神。而內外虛冒。為功乞請。自便。養恬長傲。美聽悅觀。猶之先代。是所以失之者。乃不復更改。欲復緒是得之。亘古以來。未之有也。主上勿以此座易與。夫開創不成。一身之故耳。中與不成。二百七十九年之神靈所鑒。視臣一念及皮骨為驚。用不敢隨眾過為阿諛。進此痛哭。惟俯察而進擇之。

第二篇

日者進取浙西有命。所云攻其所不備。亦攻其所必救。萬全之策也。浙西士民。且持空拳行助一搏。迺率旨著總兵張名振以舟師向尖山。二十日於茲矣。奉傳著科臣祁能佳監名振兵速渡。又十日於茲矣。天下事爭緩急而難易因之。爭難易而存亡係之。在此日也。前無有知海甯事者。十日之內。輒印綬補缺。失事機者一矣。前海甯額糧九萬有奇。吾可就食。十日之內。印綬者刻期徵取。失事機者二矣。前果疾渡。可先守而後戰。十日之內。彼已入據。而我徒恃戰處勢。失事機者三矣。前下邑或有未獲髮者。偵探機情。便十日之內。已盡獲髮。失事機者四矣。前浙西道匪官兵。會戰。口。故死不就。口。可呼入伍。十日之內。無所遁逃。失事機者五矣。所謂愈緩則愈難。愈難而危亡立至。口。乃陽當堅。而暗分兵東下。天下事向忍言哉。而名振反。盡撤所部兵。還寧波。勢必有他向。且有作好。百呼有不應矣。不如下各路新至之師。選鋒五千。且晚即發。向可有為。郡邑雖陷沒。而人心未去。刻望王師。則一便。浙西奮義者。向出沒湖漣之間。專待策應。則一便。嘉湖所屬。具少真口。寔寇寡備。以中國戰中國。不必望其名。則一便。豪傑之士。髮去而心死。國一呼。編戶可起。則一便。日來諸兵雲集。乘此勝勢。不令坐鈍。所向自力。則一便。兵多勢必難保。久且散。不如速進。因糧於所陷之地。則一便。今擁戰卒者。未悉浙西地理。畏不前。浙西五郡知兵之士。走越中者。不下數百人。咸願荷戟前導。則一便。夫雖多失事機。而向有此七便。則非嘗試之說矣。驟得一邑。次第疾下。武林不戰自解。不然。杭口分心。廣為備。吾不得志。然則得志者。在江上之戰矣。蓋西征之著。勝敗皆有益也。若復忽忽五日之內。不見進兵。則可危者。萬萬必有。臣家既已陷口。僅此句踐故區。稍留清醴。而君子不競。至於一跌。主上為大明之身。不止魯國分封故事而已。新即日勅行。

第三篇

臣之前疏。謂勢斷難姑待。懇另以兵行。誓不欲借題得官也。而輒荷特順。命以監軍之銜。念自少年飢寒。長而辛苦。教授生徒。積勞所致。每患胃病。不任驅策。然不敢以疾辭也。臣辭。則誰敢以一矢加浙西城下者。而又未蒙另調何兵。臣乃自詣鄭定口。借兵一千。行且製渡。第恐事機開於毫髮。而督道不一。奏報遊閱。必誤日期。乞假臣便宜行事。得盡專制浙諸軍。至設問行探。已發數十人往。其賞犒鼓舞之貨。苦無所

欽定四庫全書

三

辦。念臣逆越時。不忍明言傷老母之意。但提一發。貯生平著述。他無一錢。而欲以空言賈人。誰樂為用。伏恐主上俯念用兵以來。唯此為下手第一著。立取內帑五百金賜臣。任臣給發。與印勅並下。以便應期。肅征。國家從來誤於緩急二字。著著妙算。著著錯過。臣欲力除此病。先從此局始。幸與呵護力行之。

第四篇

前廿一日所遣偵子李志祥等。已往彼中。安置內應。具報各縣情形如狀。臣家有馬口。亦來收充邊外之產百人。至老母驚投水。幸負絮不沈。臣念父棺未葬。家屬成在。族閭聚處。墳墓相接。或恐此未渡江。彼先屠伐。幸改臣姓。從母氏沈。稍示疑惑。又前疏所懇給與生員宋恪等官銜。未荷慨與。夫優以虛名。而使深入危地。猶之勸人死。而日贈以美官。此向於情。而欲令其枵腹以從事也。即周公孔子難之。而況今之人乎。今不敢望五百也。即以三百。譬如令臣親偵口。行渡海。亦必與以道里費數金。主上不能使臣。猶臣之不能使健士也。伏惟裁照。

第五篇

臣得一人。可與共為攻。得一人。可與共為守。臣恭候費給。且待舟楫。逾期未行。夫攻間之著。以為迂。則已以為切。則當出全副精神。注之朝廷。不甚加意。而欲求闕外之功。難矣。江上所廢巨萬。此數百金而難之。臣即智勇百倍古人。安得以飢渴勸人。審浙西近狀。斷宜智取。不可力得。中書張資孫。奇才也。臣素服其經濟。未獲謀晤。頃口。坐論。儘多應變之能。且弄槩如綫。百射不能及也。臣同籍董期生。留心治亂。積有年載。做古寓農法。便鄉自為勇。試團練。已驗也。生員諸來聘。淹該古義。才算敏。無所不可。試難繁有綏靖之功。此三臣者。臣左右手也。請得與偕行。資孫參帷幄。期生練兵。來聘理餉。必有以不負臣舉。幸勅下共西征之役。更懇立督鎮臣孔思誠之師。王朝先之師。張鵬翼之師。趙天祥之師。次第至。臣為之先。而諸軍為後。庶不至以臣嘗試。以浙西嘗試。以皇明二字嘗試也。事關大計。不勝眷眷。

第六篇

臣奉命監軍西征。而前此奉命監軍西征者。故不喜臣言西征事。臣以朝廷所策遣大將皆不果行。不得已刺血作書。告江上守臣刑部郎中錢肅樂。感臣意。為涕下。願率義兵二千人來共事。且招沈馮二義師。已有成算。而不喜臣言西征者。揚言臣欲以兵進取家。屬過越東。夫以兵。所以危家。屬也。不以兵。或可竊渡。無失算至是者。臣不與辨。乃錢與沈馮竟以不喜者力。不果。則止有鄭師千人。汪秉珪二百人。又錦衣朱壽宜。破產飯師。防江最早。許以五百人從臣聽調度。此月十四日。遣中軍高允超。移册就點名。已而誠十五日歸給餉。十六日復至。汛受計往。時戒備矣。潛諸邑為內應者。皆守是期。勿敢忘。則先自寧邑始。忽諱宜故將趙凌雲。以五百人夜潰去。十六日。朱師獨不至。於是鄭汪二師亦皆疑徘徊不欲進。失期會。甚可惜也。凌雲狡。不任使。先是管領五百人。聞欲西渡。叛。諱宜令不肯行。諱宜黜之。銜忿去。從胡學海。意誘此師不真。西渡。然後快。是故夜乘允超歸就餉。縛之。獻學海。而五百人率從胡。臣念事已六七。而疑沮者不可強。甚矣借兵之不為吾用也。計部署策算將一月。一旦壞凌雲手。凌雲之肉。不足食也。伏乞主上

欽定四庫全書

五

立遣渡雲於法以警逆師青學海還壽宜兵及舟仗等物圖再舉臣札嚴門以待命

第七篇

臣屯嚴門收嚴門百姓為耳目探口出沒則鄭定口借師猶在也小聖距海軍三十里前者十六之期不果渡口覺有內則者於是益兵守營以馬騎聘老鹽倉天開河喬司之間以作氣勢廿五日臣遣總兵顧石率三百人襲老鹽倉之營口不備夜驚銃斃死三十餘口活擒二口并搗其口示來臣非有發縱之力出義與方略也伏懇優與紀錄臣思斬馘之細不足為功待命於此專候諸師而叛將趙凌雲尙未伏辜所潰師尙未遣還廢課事莫此為甚伏惟主上乾斷而行之念軍務冗沓不工副草幸與優異得徑達文書房微臣幸甚

第八篇

臣前借兵鮮受約束總不為用臣乃使人行謀設間專待策應而召募得二百餘人如王鳳朱之彪韓萬象等皆魁勇敢戰一往無悔誓不與口俱生者臣又日與講論兵法呵其疾痛激其忠義誠可以為先驅而苦奉命諸師斷不進主上重以丁寧不啻數十矣何食祿而不赴難臣知其意有不切而氣有所不取夫諸臣擁兵成得稱將軍懸黃金印呵道自為雄亦何所不足而必力於原以試不測所為意不切也諸臣皆不產浙西彼中情勢不諳又昧於兵法與農市等偵探二字向不任道凡事不深習其故則疑而畏之且可以矯命推托非推托則何故不出此所謂氣有所不敢也嗟乎此日之餉不但民間肌體國家之命脈與之延促而但坐令糜耗果能久畫江也臣計則迂否則以分飽抗志請纓者或尙有可幸成也臣家浙西機情熟又素以恩結人故無不樂為用附近府縣敵之虛實瞭如指掌又臣少年談兵以至於今用兵虛實得其大分嘗能以信義感激寮屬使弱者皆勇則何不幸與臣以專制之師臣察得新至之師其將未大者如尹自鵬千人李唐禧七百人曠縣生員尹燦賞生喻復五百人又新安王撥歸熊督臣千人此皆非江上諸鎮額兵而將皆勇於功名遣令受臣節制必有大用且此三千餘人究不能空腹坐道遙也與以半月之糧限日渡江得地會食則既不分兵於諸鎮之手而取資糧糧萬不及方命西征者虛糜之多一月之內不見成功臣願立受鞭斥以警諸臣之觀望不前者

第九篇

臣奉命監軍乞師不得又以奸弁潰軍致失機會疏請新兵聽臣專制尙在部議臣心憂結髮髮俱禿臣惟戰浙西者必浙西之人內應外合無不成功臣鄉瀕海素有不奉官票私行鹽販者此其人皆剛狠欲逞太平之日嘗逆官府捕巡無如何則又偽為巡鹽之牌以官而行私亦有頭領聽其指揮問為不靖而地方不敢問蓋道里熟與口恆相遇不震其名又習水戰郡邑既陷凡此不甘就口多登版舟即世族貴冑往往然矣且自以為忠義號令齊一竟若師旅臣已遣臣至賊生員孫且復難髮潛往招來且與太湖義旅呼應續又遣參將王鳳一再聯絡如海寧衛世襲指揮滿惟誠原任參將乘職潛販湯瑞麟原任都司今乘職潛生員胡士燦家姚欽明又起義董延貞會殺口弁歐陽杰結衆潛行水澤又義士凌應章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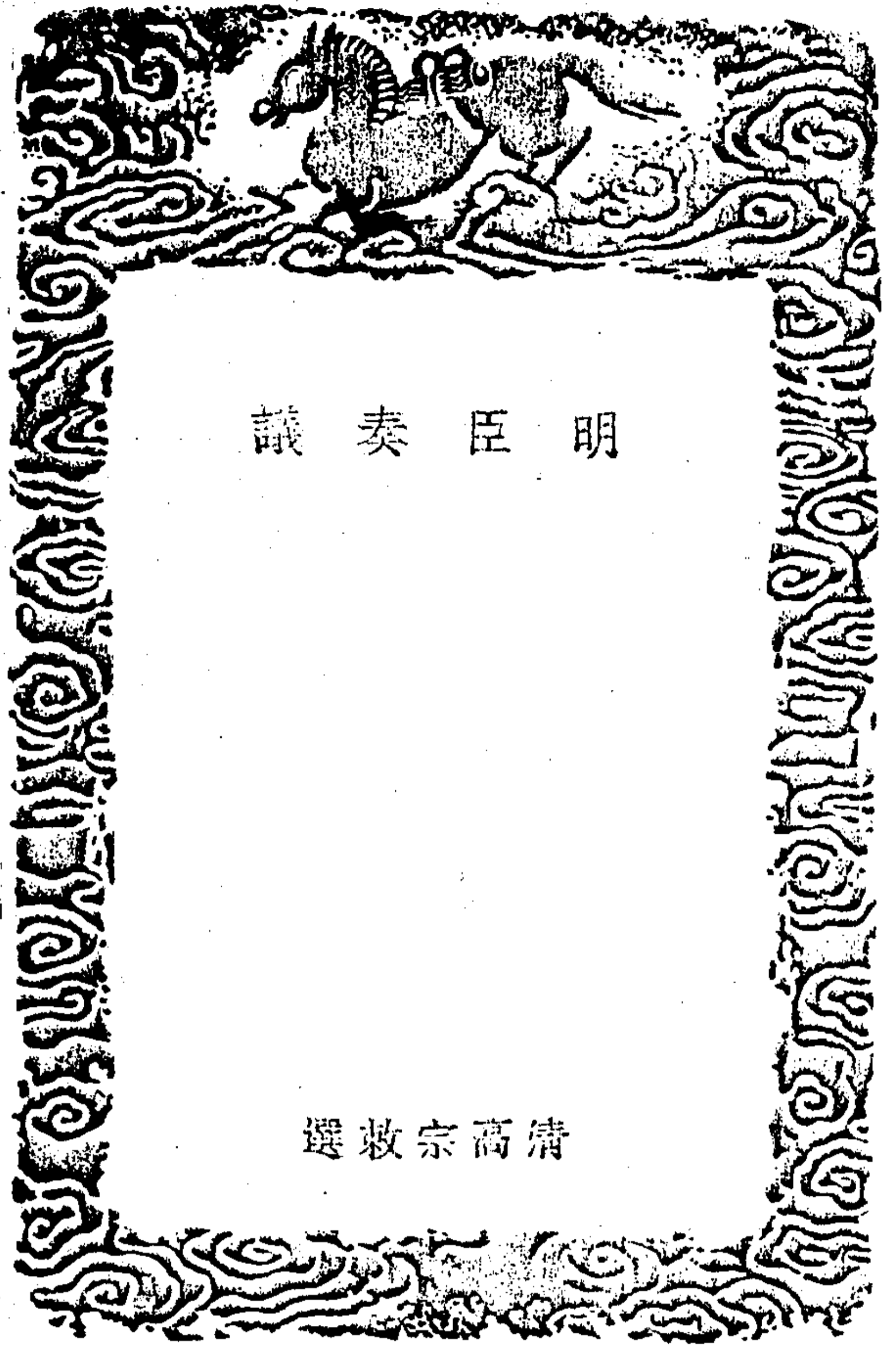
志麟周紹賢錢元陸瀾等各有所販舟共五六百號每舟約十人則五千餘人矣皆願聽臣調度為中興良佐在內接應伏乞優獎皆與職銜使整器械廣致銃礮凡鄉集使氣任俠之輩咸呼下舟此輩單涼一且有榮秩快其所欲選而又美以義名知歸聽任事較浙東官兵無不一當百者然非臣使必不為川臣少結客輕財貨皆提人患難頗聞鄉里故相信不疑但彼父母妻子與其屋廬墳墓皆在口朝發而夕不勝則惴惴不保故必以浙東官兵先之又使彼有尊官兵之名而易部署就吾使然則官兵千人足矣臣呼號數月究竟商量若失此機真正可惜萬乞立勅一師付臣疾行勢必電摧禾吳無堅不破光復荊都在此一舉若又疑惑臣何苦捐棄家貲以成黨族屬試之不測之地為不返顧之計也誠審之熟而料之明切萬萬不爽者矣事在呼吸不能姑待

第十篇

臣惟今日西征二字為絕佳題目借以陞官挂印者豈不一足矣而責其速進不日請餉則曰待舟自舊歲九月至今已五閱月矣而必無持一戟先登者然此日時勢更與歲前不同自十二月廿四之後我兵一挫口驕益逞乃諸鎮養尊將心萬不足恃而私鬪者互見無所為兵律也米價騰沸過常數倍財竭則內必變民情已洶洶可慮又外逼日至叔父寡兄同室之愛我無一特知不可以且夕矣而舉朝泄泄猶然飾太平之容豈以示口鎮靜如謝安之於秦乎臣未能為之解也臣數月以來招置內應臣兄口往來傳諭云朝廷榮擢且至欽刻下而迄今未經賞付則以為結之人誰信我夫事窮則常變計勢促宜有急圖於今日尙以浙西為不足留意則請先削臣監軍之銜并收西征勅印各官解散可以省官可以減餉可以息擾亦有數善若以萬不宜緩則奈何舉行累月猶在築舍機去勢散不可復得天下美善之數不肯遲遲以待人也是宜已其不欲進者而鼓其欲進者奪其不能進者而加於能進者一以示罪一以勵功夫賞罰不由我而豈能有濟于封疆之故哉但古人用將必須敵所知名而將所用兵必須素所熟習渡江之後日處危地危則計出不則一蹶不可收拾非如江上之戰進則賭敵退則安枕工作捷書好為塗飾而已游擊朱之彪者故叛許多副將以圖故幸脫者也為人刻鵠有膽百萬不懼嘗以兵依定口鄭道謙謙以其素縛之欲盡於法臣以其才可惜使過勝於使功尙或恩誼可結為脫之任以事今彼往收舊部兵丁蓋熟用聽使令也乞加以副將軍之銜使得行其躍治而臣從中節制之料不即為忠但慮成功之後或煩聖慮處分也治奇病者以毒藥此用飢饉之時耳臣苦措辦已付行糧三百金東義至湖口道里須五六日知甚不足萬不忍半塗棄之伏乞立發千人半月之餉以便師行事係危切言不擇詞統惟容宥

第十一篇

殉兩都諸公已蒙贈加炳不可朽矣口至武林都有幽節不勝收拾臣居浙西能詳言浙西臣同籍舉人祝淵天性慈惠至孝友愛諸弟即喪庭瘠幾不起推多就寡處貧泰然顧視端好不苟坐立衣冠古道凡有益於鄉者無不為之嘗慕原任都察院今蒙優恤劉宗周之學術而未得為其徒壬午宗周以直不容



明 臣 奏 議

清 高 宗 敕 選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內閣奉上諭。歷代名臣奏疏。俱有流傳選刻之本。現在四庫全書內。經館臣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謔論。關繫前代得失者。固可援爲金鑑。至勝國去今尤近。三百年中。蓋臣傑士風節。偉著者。亦不乏人。跡其規陳治亂。抗疏批鱗。當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專本。使當年繩愆糾謬。忠君愛國之忱。後人無由想見。非所以垂法戒。著勸懲也。即或其人品誼未醇。而其言一事。陳一弊。切中利病。有裨時政。亦不可以人廢言。至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內有因邊藩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彼時主閹政昏。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滿朝。以致舉錯失當。賞罰不明。其君縱旆於上。竟置國是若罔聞。遂至流寇四起。兵潰餉絕。種種稅政。指不勝數。若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場。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敷陳。設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致敗亡若是之極。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鑒不遠。尤當引爲炯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亟爲輯錄也。除明史本傳外。所有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廣爲蒐採。裒集成編。卽有遠礙字句。祇須略爲節潤。仍將全文錄入。此事關繫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怠之分。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警心。著派皇子同總師傅蔡新等。爲總裁。其皇孫。皇曾孫之師傅。翰林等。卽著爲纂修。校錄。陸續進呈。候朕親裁。書成後。卽交武英殿刊刻。仍抄入四庫全書。將此旨冠於簡端。所有前派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卽著歸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特諭。

四庫全書總目

明臣奏議二十卷

乾隆四十六年奉敕編。以皇子司選錄。而尙書房入直諸臣。預繕寫。每成一卷。卽恭呈御覽。斷以容裁。蓋敷陳之得失。足昭法戒。而時代既近。殷鑒尤明。將推溯勝國之所以亡。與昭代之所以興者。以垂訓於無窮。故重其事也。考有明一代。惟太祖以大略雄才。混一海內。一再傳後。風氣漸移。朝論所趨。大致乃與南宋等。故二百餘年之中。士大夫所敷陳者。君子置國政而論君心。一劄動至千萬言。有如策論之體。小人舍公事而爭私黨。一事或至數十疏。全爲訐訟之詞。迨其末流。彌增詭薄。非惟小人牟利。卽君子亦不過爭名。蓋諫闕於朝。道學譁於野。人知其兵防吏治之日壞。不知其所以壞者。由開臣奄豎爲之。與拔人知開臣奄豎之日誑。不知其所以誑者。由門戶朋黨爲之。煽搆蓋宋人之弊。猶不過議論多而成功少。明人之弊。則直以議論亡國而已矣。然一代之臣。多賢茲並進。無人人皆忠之理。亦無人人皆佞之理。卽一人之身。多得失互陳。無言言皆是之事。亦無言言皆非之事。是以衆芳蕪穢之時。必有名臣傾軋挺出。於其間。羣言淆亂之日。必有謔論嘉謨。指注於其際。所謂披沙簡金。在乎謹爲持擇也。是編稟承訓示。辨別瑕瑜。芟蕪浮文。簡存偉議。研求史傳。以後效驗其前言。考證情形。以衆論歸於一是。譬諸童謠婦唱。一經尼山之刪定。而列在六經。一代得失之林。卽千古政治之鑒也。至於人非而言是。不廢蒐羅。論正而詞乖。但

為刪潤聖德之廣。一善不遺。聖度之宏。大公無我。尤非尋常所可測量矣。以上總集
謹案是書作御選明臣奏議四十卷。書名。卷數。與總目。微有不同。已詳著於首秩例言中矣。

二

如。而其時之朝政。亦遂可以考鏡。容慮周詳。尤為從來編輯諸家管蠡所莫逮云。
一。奏議中有引用遼金元三史人名地名者。悉遵欽定改正。並將當時所稱蕃部人名。俱查出譯改。

二

凡例

- 一。明代奏議。現在四庫全書館。散見諸臣文集內者甚多。并有竄革成書。如經濟錄及疏議輯略等編。茲俱詳加蒐探。選錄全文。至於館書未載。而其言可錄。則從明史本傳中刪節之。文探入。以存梗槩。
- 一。明臣習尚。喜滋議論。奏牘之繁。迥逾前代。是編所錄。專擇其危言駁論。得失攸關。以著勸懲。而垂法戒。如屬泛行陳奏。或涉門戶交攻。文采雖工。槩從汰置。
- 一。是編所錄。固多忠諫名流。而有品誼未醇。而所言實中利病。謹遵聖諭。不以人廢言之盛心。並為採入。書期有用。與流傳選刻。泥稱名臣者迥殊。
- 一。明至神宗後。應燬違礙文集奏疏。良由事涉我朝。其建議頗多剴切。顧自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以外。正史不及盡載姓名。茲俱按其時代編入。字句稍加節潤。未會改易全文。用仰副皇上近取殷鑒。昭垂萬禩之至意。
- 一。舊傳選刻名臣奏議之本。宋趙汝愚專錄本朝。明楊士奇兼綜歷代。但分門別部。轉近類書體裁。是編纂次。謹遵聖訓。一依明代紀年先後。其有同時陳奏者。則參考官階之大小編入。次第釐然。悉符史家體例。
- 一。是編每疏題下。俱謹遵聖訓。注明某朝某年。並查載進止原旨與疏之行否於後。俾一事頗末。展卷瞭然。

明臣奏議

明臣奏議目錄

- 卷一 洪武
 - 應求直言詔上書
 - 太平十二策
 - 大庖西室封事
 - 言九事疏
- 卷二 永樂 洪熙 宣德 正統 景泰
 - 請豫備倉儲疏
 - 三殿災請修時政疏
 - 上仁宗奏疏
 - 陳八事疏
 - 邊方事宜疏
 - 元儒吳澄從祀議
 - 敷陳十事疏

明臣奏議 目錄

葉伯巨 桂彥良 解縉 馮堅 楊溥 鄒緝 李時勉 范濟 劉球 楊士奇 劉球

勅朱勇等疏

建言疏

覆楊寧陳邊計疏議

勅許貴請講和疏

審察敵情疏

賞功罰罪疏

京畿民情疏

卷三 景泰 天順

請釋恩克特穆爾遠北疏

勅郭亨等縱民壯脫逃疏

勅衛穎等怠廢軍政疏

勅宮聚等疏

禦敵安邊疏

勅陳循疏

陳災異疏

請置五關營疏

論時政疏

請修屯政撫逃民疏

勅內官弓勝疏

論時政疏

兩廣軍事疏

卷四 成化

扶植綱常疏

政務疏

乞分裕土田疏

校勘資治通鑑綱目疏

陳京衛官職因差騷擾疏

嚴賞罰以禁盜賊疏

論恩帖無印信疏

卷五 成化 弘治

明臣奏議 目錄

葉盛

劉定之

于謙

于謙

葉盛

葉盛

葉盛

于謙

于謙

于謙

葉盛

葉盛

葉盛

葉盛

于謙

左鼎

孫原貞

葉盛

鍾同

葉盛

羅倫

商輅

彭韶

謝鐸

彭韶

王恕

王恕

王恕

王恕

乞取回中官王敬疏

陳治安疏

制治保邦疏

陳政治終始疏

論山陝救荒疏

進大學衍義補奏

消運議

陳時事疏

論濫陞內官奏

請講學聽政疏

請明律意疏

請勤政事疏

卷六 弘治

陳治道疏

防邊忠疏

請卻養瑪爾堪進獅子疏

請嚴捕近京盜賊疏

恤民弭災疏

正間俸疏

進鹽場圖冊疏

卷七 弘治

論內外不可異法奏

再論內外不可異法奏

恤民弭災再奏疏

清理刑獄疏

諫寧府用琉璃瓦疏

請振紀綱疏

覆張九功正祀典疏議

請換教太子疏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明臣奏議 目錄

王恕

王恕

王恕

王恕

彭韶

王恕

邱濬

邱濬

鄒智

王恕

楊守陳

馬文升

馬文升

馬文升

馬文升

倪岳

余子俊

馬文升

馬文升

彭韶

王恕

王恕

王恕

馬文升

馬文升

林俊

蔡清

倪岳

馬文升

劉大夏

明臣奏議 目錄

申明律意疏

請添巡撫疏

卷八 弘治

陳災異疏

修飭武備疏

請視朝疏

論龍興作疏

論重名器疏

卷九 弘治

應詔陳言疏

陳邊務疏

卷十 弘治

制科議

論傳奉疏

災異陳言疏

論欺罔疏

會計天下錢糧奏

請皇太子御經帖疏

巡撫事宜疏

卷十一 弘治 正德

議行武舉疏

覆金洪陳邊務疏議

請立記注史官疏

豫處邊儲以備供餉疏

經理要害邊防疏

豫處兵機疏

陳政令十失疏

卷十二 正德

裁冗食節冗費奏

請辨忠佞疏

六

馬文升

馬文升

馬文升

馬文升

徐溥

周璽

周璽

何孟春

王守仁

王鑿

馬文升

林俊

周璽

韓文

馬文升

馬文升

劉大夏

劉大夏

儲燾

楊一清

楊一清

楊一清

李東陽

韓文

劉玉

七

論誅太監李興伐木石疏

論正失罰疏

論內侍劉瑾等奸邪疏

勅劉瑾疏

再勅劉瑾疏

勅太監馬永成等疏

器使將才以修戎務疏

勅宦官疏

論誅大逆疏

卷十三 正德

舉糾漕運官狀

獻納愚忠疏

議邊軍八衛疏

地方利害疏

請戒諭寧藩疏

時政疏

應詔陳治安疏

卷十四 正德

請遊祖訓以光聖德疏

勸止臨幸疏

大舉八境乞兵救援疏

亟易鎮巡官以保重地疏

請究失事邊臣疏

豫防邊患疏

禦敵安邊疏

勅朱寧疏

訟胡世寧疏

請罷中官奏討鹽引等疏

審大討以重本兵疏

邊情疏

八

周璽

周璽

周璽

周璽

蔣欽

蔣欽

陸崑

楊一清

韓文

周璽

邵寶

羅欽順

李東陽

胡世寧

胡世寧

張原

何景明

楊廷和

梁儲

王璉

王璉

王璉

王璉

王璉

方良永

程啓充

梁儲

王璉

王璉

王璉

九

卷十五 正德

革冗員以安邊方疏

傳奉疏

劾太監史宜疏

自劾不職乞賜罷黜疏

武舉議

擊息等事疏

給衣禦寒疏

申明賞罰疏

請回鑾疏

勅朱彬疏

卷十六 正德

請崇典禮親政務疏

止微行疏

防邊患疏

停差燒造太監疏

江西捷音疏

邊軍缺食乞早議處疏

陳急務疏

諫泰山進香疏

請減宸濠所占民田疏

水災自劾疏

乞寬免稅糧疏

請正大獄疏

請均田役疏

卷十七 嘉靖

講學親政疏

請正綱常昭典禮疏

議大禮疏

議大禮疏

明臣奏議 目錄

王瓊

孫懋

孫懋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守仁

吳儼

孫懋

孫懋

楊廷和

楊廷和

王瓊

唐龍

王守仁

王瓊

黃瓚

鄭善夫

唐龍

王守仁

王守仁

楊廷和

唐龍

王守仁

王守仁

楊廷和

張璁

方獻夫

遵祖訓以端政本疏

請實邊儲以固人心疏

大禮議

大禮議

辭封爵乞普恩賞疏

慎刑獄疏

卷十八 嘉靖

舉大禮以成大孝疏

請親大臣疏

請勤學疏

節財用疏

議禮疏

謹天戒以修人事疏

止嚴通等乞陞職世襲疏

寢趙雲陞命疏

弭盜疏

修德弭變疏

選近習疏

請逐太監蕭敬疏

再乞亟黜逆黨蕭敬疏

卷十九 嘉靖

勘處倭寇事情疏

議大禮疏

議大禮疏

錄名德以重士風疏

正法守疏

乞免查撥莊田疏

論錦衣衛朱宸等疏

寢楊倫職命疏

祛異端疏

明臣奏議 目錄

夏言

毛澄

汪俊

王守仁

韓邦奇

林俊

林俊

林俊

林俊

孫懋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論王邦奇等七次奏辯疏

卷二十三 嘉靖

停國戚張鶴齡等恩典疏

停司禮監請乞疏

論國戚張延齡等罪狀疏

停止織造疏

論議禮諸臣黜陟疏

大禮議

請舉大禮以安人心疏

勘地方賊情疏

在告極論朝事疏

乞停工匠等陞賞疏

陳愚悃疏

卷二十一 嘉靖

論刑獄疏

執中行政疏

陳八事以足兵食疏

罷兵行撫疏

擬張經請慎差遣疏議

論知人安民疏

卷二十二 嘉靖

郊禮議

請弭災變以安黎庶奏

修舉武備疏

遵憲綱考察御史疏

卷二十三 嘉靖

議廣池湖倉糧疏

諫討安南疏

益兵據險以防敵患疏

昭典禮疏

明臣奏議 目錄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張原

胡世寧

吳鵬

朱濶

張原

張原

張原

胡世寧

林俊

黃緒

胡世寧

李承勛

王守仁

胡世寧

李承勛

夏言

楊爵

徐問

王廷相

韓邦奇

唐昌

韓邦奇

唐昌

韓邦奇

唐昌

唐昌

諫征安南疏

請順人心以隆治道奏

劾嚴嵩疏

卷二十四 嘉靖

劾李如圭張瓚疏

請救責大臣不和疏

劾嚴嵩疏

旱災陳言疏

請復河套疏

復河套議

卷二十五 嘉靖

重論復河套疏

議會銑復河套疏

陳邊務疏

請罷馬市疏

災變請黜奸臣疏

請誅賊臣疏

卷二十六 嘉靖

議撥種馬應用疏

議設狼山副將兵疏

論嚴嵩欺君誤國疏

條上定策備邊疏

黜貪臣以消民怨疏

議分布西北防秋兵馬疏

條上經略薊鎮善後疏

倭寇暫寧條陳善後事宜疏

卷二十七 嘉靖 隆慶

劾縱盜各官議川省善後疏

選練州縣民壯疏

陳修齋建醮疏

明臣奏議 目錄

張岳

楊爵

張永明

周怡

周怡

周怡

張永明

會銑

翁萬達

會銑

會銑

楊守謙

胡松

楊繼盛

趙錦

楊繼盛

楊繼盛

李遂

李遂

董傳策

楊博

林潤

楊博

楊博

譚綸

譚綸

譚綸

譚綸

譚綸

譚綸

條陳薊鎮未盡事宜疏
應詔陳言疏

卷二十八 隆慶

懇乞聖明覽本願問疏

乞慎重贈典奏

察變謹微疏

請面奏事宜疏

議處安攘大計疏

議處邊方激勸疏

議處邊方有司疏

辨大冤以正法疏

議處本兵司屬疏

請豫調保邊入援兵馬疏

言邊事疏

言宜許諸達貢市疏

卷二十九 隆慶 萬曆

議處科目人才疏

議處馬政鹽政疏

陳四事疏

議錄御貽三臣疏

議處廣東舉劾疏

弭盜疏

辨名分疏

論諸達貢市事疏

遵旨議治黃運兩河疏

查議黃河後患疏

恭報兩河工程次第疏

恭報兩河工成疏

卷三十 萬曆

陳吏治積弊八事疏

譚綸
王世貞

溫純

溫純

鄭履淳

駱問禮

高拱

高拱

高拱

高拱

高拱

譚綸

王崇古

王崇古

高拱

高拱

汪文輝

高拱

高拱

高拱

高拱

方逢時

潘季馴

潘季馴

潘季馴

潘季馴

潘季馴

邱樞

請復建文年號立景泰實錄奏
請宥革除緣坐外親疏

陳十盡疏

請正文體疏

請停礦稅疏

乞於廉吏被誣疏

乞保聖躬重宗社疏

請嚴言官曠職之罰疏

劾廠監張鯨疏

卷三十一 萬曆

請保護聖躬疏

論公用舍疏

論修吏用人疏

論邊事疏

請止開礦疏

陳天下四大害疏

論輔臣植私黨阻言路疏

備陳邊事疏

寧夏兵變疏

論寧夏事並陳時政疏

請容直臣以勸百僚疏

條陳禦倭事宜疏

陳時政闕失疏

卷三十二 萬曆

請召對疏

定國論一政體疏

催發章奏疏

請御門宣捷疏

請發宸翰免口傳疏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

沈鯉
溫純

余懋學

沈鯉

溫純

溫純

盧洪春

李懋楨

張沂

趙志皋

趙志皋

趙志皋

趙志皋

王錫爵

王錫爵

趙南星

湯顯祖

王錫爵

趙志皋

趙志皋

趙志皋

趙志皋

于玉立

王錫爵

王錫爵

王錫爵

王錫爵

王錫爵

王錫爵

王錫爵

再請召對疏

王錫爵

遵旨備陳河工疏

李化龍

乞禁止倭人買市疏

沈一貫

時政疏

沈鯉

劾王錫爵疏

高攀龍

請召還言事諸臣疏

姜士昌

請斥奸獎忠疏

安希范

乞休第二疏

葉向高

再救降謫各官疏

趙志皋

乞振朝綱疏

周起元

請視朝疏

楊東明

宮僚徑去揭

葉向高

請寬言路疏

馬經綸

請革解納白糧積弊疏

徐必達

弭變修省疏

趙志皋

乞裁藩邸求請疏

周起元

乞振朝綱疏

趙志皋

勅稅監高傑疏

周起元

請補本兵疏

趙志皋

勅三黨疏

李朴

再催補本兵疏

趙志皋

卷三十五萬曆 奏昌

請儲邊材疏

趙志皋

乞休第六十一疏

葉向高

陳議兵事疏

趙志皋

勅懲瑞屏官剝民疏

王紀

卷三十三萬曆

陳天下安危疏

呂坤

極陳時弊疏

周起元

條陳海防疏

李頤

特請蠲賑疏

熊明遇

言倭患既平兵勿輕動奏

沈一貫

再請救書關防疏

王紀

勅礦使陳增疏

郝敬

陳河東諸城情形疏

熊廷弼

修省弭災疏

馮琦

陳戰守大略疏

熊廷弼

勅督瑞誣重臣疏

朱吾弼

請勅限發兵疏

熊廷弼

陳礦稅六害疏

田大益

請處分以重封疆疏

熊廷弼

論孫朝魏九貞事奏

沈一貫

請救臺臣查勘遼事疏

熊廷弼

乞免發私宅擬票疏

沈鯉

卷三十六天啓

熊廷弼

請慎終保治疏

楊東明

金吾還速廢弁疏

畢自嚴

請罷礦稅疏

沈鯉

請移宮疏

左光斗

請明功罪以勵人心疏

楊東明

仁義兼盡疏

左光斗

條陳河漕先務疏

李頤

敬剖和同之旨以銷結習疏

侯震陽

劾內監路辱大臣疏

湯兆京

門軍法紀全弛疏

侯震陽

卷三十四萬曆

議開泃河疏

李化龍

禁廷人命疏

侯震陽

議開泃河疏

李化龍

議開泃河疏

李化龍

明臣奏議 目錄

明臣奏議 目錄

請發帑金疏

上復讎疏

新餉苦累難支疏

防緝都門劫盜疏

卷三十七 天啓

兩地善後機宜疏

地震陳言疏

地震頻仍疏

勅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請除奸璫疏

糾傳樾疏

再勅監織中涓李實疏

請興江南水利疏

請修省以弭災疏

水災請蠲賑疏

卷三十八 天啓

劾魏忠賢疏

極言捕務不修疏

請斥魏忠賢疏

極言濫舉縱貪疏

修政恤民疏

矢心入告嚴杜請託疏

簡兵屯守疏

卷三十九 崇禎

請燬要典疏

辯楊維垣誣東林疏

舊餉告匱疏

勅孫之獬請存要典疏

嚴行彰瘴以息羣莽疏

直扶吏治病源疏

明臣奏議 目錄

二六

朱燮元

王之象

高推

宋禎漢

朱燮元

畢自嚴

畢自嚴

楊連

蔡毅中

左光斗

周起元

周起元

周起元

周起元

周起元

魏大中

高推

宋禎漢

宋禎漢

宋禎漢

范景文

朱燮元

倪元璐

倪元璐

畢自嚴

吳煥

吳煥

范景文

二七

明臣奏議 目錄

陳黔省情形用兵機宜疏

議主客兵餉疏

請無急近功小利疏

請撫卹三秦疏

革大戶行名募疏

督黔善後事宜疏

陳黔蜀連界扼要情形疏

獨錢糧疏

卷四十 崇禎

請勿用小人疏

遵旨具陳疏

三大可惜四大可疑疏

痛憤時艱疏

劾溫體仁疏

劾溫體仁六大罪疏

諫令錢士升回籍疏

撫賊未可輕信疏

議論當存人才可惜疏

奸回誤國請正憲典疏

國勢危殆請算未定疏

乞停遣部科催餉疏

劾馬士英疏

陳時政疏

陳五事疏

二八

朱燮元

畢自嚴

劉宗周

吳煥

苑景文

朱燮元

朱燮元

畢自嚴

黃道周

黃道周

華允誠

劉宗周

劉宗周

傅朝佑

詹爾選

范景文

范景文

馬嘉植

馬嘉植

倪元璐

劉宗周

劉宗周

劉宗周

劉宗周

二九

明臣奏議 目錄

明臣奏議卷一

應求直言詔上書洪武九年

葉伯巨

臣伏讀聖諭。因邇者五星素度。日月相刑。詔臣民直言得失。海內聞之。惟呼雷動。皆曰此禹湯罪己之道也。凡有識知。莫不欲竭智盡忠。況臣愚蒙。久承養育。以至今日者乎。臣竊惟漢晉唐宋之世。凡有災異。必由刑政失宜。賢愚倒置。遂至紀綱不振。或制於權臣。或移於宦寺。或陵夷於女主。或潰敗於邊戎。上下偷安。苟延歲月。天變於上。而不知戒人。怨於下。而不知恤。天下已壞。而莫之救也。今天厭元德。特命陛下以神聖之資。掃除亂略。海內外罔不臣服。方宵衣旰食。以圖至治。漢晉唐宋之失。舉皆無有。然而日月星辰失序者。得毋陛下鑑觀前世。矯枉除弊。又有太過者歟。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據前世已行之得失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盛陽微。斯為不善矣。是故日刑於月。猶之可也。日月相刑。是月敢抗日。臣敢抗君也。竊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刈草芥。包絡豪傑。如使臂指。今公卿大臣將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有敢抗者乎。惟是都城過百雉。國之害。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源。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

明臣奏議 卷一

一

明臣奏議 卷一

三

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穆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城郭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或則恃險爭衡。或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謹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修。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理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定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倘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之子孫也。當時削其地。則邊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以危王室。遂成劉石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雖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以為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早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就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其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為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為之。徹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加以刑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長守。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之。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務從深刻。或至以賊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律諸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嘗有戒飭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制刑之政。而始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彼為辱。今之

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摺摺。務無遺逸。有司致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而其所學。非其所學。泊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棄之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相為廉。為智。而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而棄其所長。則廉若某。智若某。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莫不且夕以求自免。良以此也。漢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亦有之。而猶聞有拘其家小餘丁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職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強敵在前。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敵人四大王突窺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使之驚駭潰散。入於深山。大谷。不可蹤跡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附籍矣。今又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為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而猶現在開封。祇候。訛言驚動。不知所為。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得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為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樂從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也。晉郭璞有言。陰陽錯謬。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則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苛刻聚斂者。罷斥之。鳳陽屯田之制。現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現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則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前令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

下之趨於治。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澆漓。而民奸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俗流。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為民師帥。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蒔。次第。早滂。豫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以取人材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為重。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市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與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為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為要務。忠。孝。義。夫。節。婦。視為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欲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之詳如此。故成周得人為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選舉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出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遷之入官。委以郡邑。者。間亦有之。臣恐其人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顏回。子奇之屬。舉世不可多得。以賈誼之材。識。文帝猶疑其年少。不用。今開國以來。選舉秀士。不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人。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臣愚以為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慎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為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為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生員。升於太學。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其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罰既清。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尚廉恥。而風移俗易矣。主上端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嘉祥。莫不至矣。尚何天變之不消也哉。

書上帝大怒曰小子問吾骨肉速速來吾手射之既至輔臣乘帝喜乃敢奏命繫刑部獄瘐死

太平十二策 洪武十三年

桂彥良

臣惟太平之策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 日月思如雨露感如雷霆信如四時則百職効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不掣綱領非所以法天也... 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為天下腹心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墾闢未廣莫若於四... 方地瘠民貧戶口衆多之處令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於趨事及犯罪者... 亦謫之屯田使荒閒之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則財用豐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為本... 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 不欲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扶之而不危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猶父之於子民... 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文武仁孝之君... 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則私念之起如重醫之蔽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 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欲懲其忿怒天君泰然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 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脈夫三代之國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 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之世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 不祐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為法秦隋之失為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 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不可不講也講之則理明... 而心正措之政事無不得其當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 人人警省與起善心深有補於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法不... 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 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 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與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貢廉勤淳厚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 仕但得人則有賞謬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 有異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蓋刑罪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苟不欽恤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 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擇公平正大仁厚之人如漢張釋之于定國輩親信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 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材非止訓誥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 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純篤... 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其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 出可為朝廷之用矣十曰慎邊防夫禦外之道守備為先征伐次之開邊費貪小利斯為下矣故曰天子

明臣奏議 卷一

九

明臣奏議 卷一

二

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為最上者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 蠻夷朝貢間有未順者修文德以來之遣信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何勞勤兵於遠哉元季... 遺棄尚煩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其釁隙一舉而蕩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俊古之... 才俊或隱於耕釣版築或起於商賈屠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古云立賢無方旁求俊... 又今於秀才等悉已舉而用之矣若軍伍誠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 心求訪果有材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效忠竭力庶奇材異能之士拔十得... 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為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為... 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聖朝混一中外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 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蒙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正官朝... 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奏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舉... 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 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其職矣

大庖西室封事 洪武二十一年

解縉

臣伏奉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 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 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納諫之君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 謂魏徵於唐太宗者為其錄前後諫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後... 至停婚卜葬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也... 臣願與舉變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為言者尤願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 也陛下聰明天聖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勳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於羣盜救... 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倚信布除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銷... 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既已遠過於漢宋又何謙遜於唐虞惟願陛下篤信之不加慎獨之... 功雖處深宮之內一如郊祀之時推所以愛臣之心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於... 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為一體以天下為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無刑也寧失... 於不經蓋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齊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 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人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嘗教... 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 日滋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於... 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

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陛下天性素嚴。或差於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謂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之學不純。溺於誕妄。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謂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訴唐虞夏商。周孔之奧。下及關閩。濂洛之傳。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又今六經殘缺。而禮記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泉陶伊尹太公稷契。益傳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附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倡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制寺閣。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陞墀。皆爲吉士。虎賁趨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以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夫元首蓋勝。則股肱惰而萬事皆廢。人君不以察爲明。帝德罔愆。則民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拳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極。且糞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文也。豈誠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訟獄之斷。詔誥之勤。鈎距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末也。豈真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於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无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勸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惟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效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臣篤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極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寵。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督取。而或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惟埋器悍之夫。關其下愚之輩。朝捐刀鏹。暮擁冠裳。左棄篋篋。右箱組符。剔履之賤。袞緇緇。負販之僮。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盡忱忱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

爲飾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序。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則庶乎靡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身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求古人治家之法。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爲迂闊。謂非當今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虧。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或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或喪。或逃。或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鬪。武備墮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不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之爲善者。妻孥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敵。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令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整聽曲拳。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奉命付量。急於陳獻。所陳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舉。惟陛下幸垂鑒焉。

言九事疏 洪武二十四年

馮 堅

臣堅上言九事。一曰養聖躬。王者綜理萬幾。固當宵衣旰食。然陛下春秋高。未見日而朝。百官日安。猶未罷。非順時調護之道也。臣願清心省事。不預細務。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王年方壯盛。其左右輔導。不可不慎。臣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得正色直言。以時匡救。三曰擴要荒。先王立綱陳紀。幅員遠人。然後中國奠安。得施政教。今天下一家。四海一人。而邊鄙無備。可乎。臣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

不虞。四曰。勵有司。方面諸臣。所以表率守令。臣願得廉正有守之士。旌別所屬賢。不肯具實以聞。而黜陟之。則人皆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生而功業顯當時。逝而聲華著後世。載在祀典。所以崇德報功。臣願敕有司。采歷代忠烈事蹟。追加封諡。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官寺。寺人之設。備使令。給灑掃而已。晨夕密邇。其言易入。遂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臣願裁去冗員。實可杜異日威福陵替之漸。七曰。易邊將。將者。國之爪牙。第假以兵柄。久在邊圉。多致放縱淫佚。不可駕馭。臣請凡將帥置諸閩外。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勳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內輕。外重之漸。八曰。訪吏治。先王以知人安民為急。知人所以安民也。今有司廉幹之才。或為上官所忌。僚吏所嫉。能自立者鮮矣。為善於下而不加察。非激勸之善術也。臣願廣布耳目。訪廉斥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關防。立法防奸。有國所務。陛下置勸令。凡有徵發。必驗之使同。然後得行。可謂得革弊之本矣。近聞諸司。惟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少不如意。輒加箠楚。其害乃及於民。臣願增置勸令。以付諸司。聽其填寫。差遣既訖。繳報如此。則所司必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致曠廢矣。疏入。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

明臣奏議卷二

請豫備倉儲疏永樂元年

楊溥

臣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甚艱難者。蓋豫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豫備之政。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為心。凡有豫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雜穀儲貯其中。又於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併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為具文。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即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況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無存。皆鄉之士豪大戶。侵盜私用。卻妄捏作死絕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瞞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土豪大戶。侵佔。以為私己池塘。養魚及墾塞為私田耕種者。此弊南方為甚。雖聞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洩沒田禾。又開壩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為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此。事雖若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望聖仁。特命該部。行移各布政司。按察司。直隸府。州。縣。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候後年豐熟舉行。其現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舊制。凡

明臣奏議 卷一

倉穀陂塘隄岸。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即於農閒時月修理。穀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侵欺者。根究明白。悉令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搪塞。若有侵盜證佐明白。而不賠償者。準士豪及盜川官糧論罪。有司仍將舊有賠償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有損壞。悉於農閒用人修理。有強占陂塘私用者。即令退還。犯在赦前。亦免其罪。不違還者。亦準士豪及盜川官糧論罪。其退還陂塘及圩岸開壩。應修去處。亦令有司開奏。以次用工。完日具實奏聞。仍令戶部。行各布政司。府。州。縣。除近被災傷去處外。凡秋成豐稔之處。令府。州。縣。官於現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皇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聞。郡縣官考滿給由。令開報境內四倉儲粟。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仍行該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並要取勘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迹。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蔽。意事者。亦具奏罪之。若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正官參劾奏聞。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致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祖宗恤民良法。不為小人所壞。臣愚見如此。未敢擅便。乞命部院大臣。會議可否施行。疏入。帝從之。

三殿災請修時政疏永樂十九年

鄒維

臣惟陛下。肇建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冗官蠶食。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作。猶且征求無藝。至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為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購之他所。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既遣官采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蓋緣工匠多派牟利。而不顧民艱。至此。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倉皇暴露。莫知所適。遷移甫定。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貧官汚吏。徧布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虛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閒有廉潔自守。不事干媚者。輒肆譏毀。動得罪譴。無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賂賂。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糜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至報效軍士。朝廷厚與糧賜。及使就役。乃驕傲橫恣。開遊往來。此皆奸詭之人。懼還原伍。假此規避。非真有報效之心也。朝廷歲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內官買馬。外蕃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會不能一二。馬至雖多。類皆驚下。責民牧養。騷擾殊甚。及至死傷。輒令賠補。馬戶貧困。更鬻妻子。此尤害之大者。漢北降人。賜居室。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不知來者皆懷覘覘。非真遠慕。王化。甘去鄉土。宜於來朝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為後日子孫患。至宮觀禱祠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

明臣奏議 卷二

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豈財妄費者乎。凡此數事。皆下失民心。上違天意。怨譴之興。實由於此。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古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上天譴怒。前有監生。生員。以單丁告乞侍親。因而獲罪。遣戍者。此實有虧治體。近者大赦。法司執滯常條。當赦者。尚復拘繫。並乞重加滌洗。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有司百官。全其廉祿。拔簡賢才。申行薦舉。官吏貪贓。蠹政者。嚴其罪。而能黜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所以保安宗社。為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基。莫有大於此者。且國家所恃以久長者。惟天命。人心。而天命當視人心為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為。毋聽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後也。

上仁宗奏疏洪武元年

李時勉

臣聞言之逆耳者。非聖君不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然必上有仁聖之君。斯下有忠直之臣。伏思三代以上。莫盛於帝堯。而伯益猶以怠荒。堯逸。為規。三代以下。莫盛於太宗。而魏徵猶以十漸不終。為戒。今聖人在上。日月之明。天地之量。知周萬物。而求賢常恐不及。憂及困窮。而從諫有如轉圜。是有納言之君。又遇可言之時。愚臣豈敢緘默而不吐露心腹也哉。然臣之所欲言者。惟願陛下節民力。謹嗜欲。勤政事。務正學。伏惟陛下新登寶位。渙發德音。大赦天下。首命京官舉薦賢才。恩澤所加。遠近無間。羣臣鼓舞於朝。萬物條暢於野。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也。亡何即位。未幾土木遽興。雖茅茨土階。非今日之所宜。而峻宇雕牆。亦前聖之所戒。昔漢文帝作露臺。召匠計之。值百金。帝曰。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為。以文帝之富。貫朽粟陳。於百金之費。猶且惜之。陛下不惜百金之費。而欲撤成功。而更新乎。唐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隘。請營一閣以居。帝憚勞民。竟不許。以太宗之治。斗米三四錢。於一閣之費。尚慮擾民。陛下不惜民力。而取材於遠方乎。矧宮殿創乎太祖。高皇帝法。規。樸素渾堅。傳之萬世。可無震凌。太宗文皇帝既任其勞。於先陛下。當守其成。於後。雖當改者。猶且不忍。於三年未可改者。不宜速更。於三月矧天下之民。仰望太平。正宜與之休息。今又重勞民力。開內官。催木疾。如風火。郡縣被其折辱。小民被其箠楚。公私繁擾。所至騷然。苟民力既殫。而或繼以饑饉。則臣恐陛下之赤子。無復如前日矣。臣之所願節民力者。此也。經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天子之孝也。太甲居憂。處仁遷義。故成湯之業。賴以不墜。高宗諒陰三年。而恭默思道。故中興之功。卒能有成。漸焉衰絰之中。正以禮導民之日也。側聞內官。遠自建寧。選取侍女。使百姓為之驚疑。衆心為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宮。古有常制。則大孝尚未終。左右侍御。不可無人。則正宮尚未册。恐乖風化之原。有阻維新之望。況始者。終之漸也。小者。大之萌也。涓涓之水。不先隄防。則流必至於潰。星星之火。匪豫撲滅。則勢必至於燎原。豈可不防微杜漸。而慎終於始乎。臣之所願謹嗜欲者。此也。自古人君。莫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書曰。自朝至於日中。不遑暇食。此文王之所以勤政也。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此齊君之所

以早朝也。太祖高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未嘗見日而臨百官。今或東方既曙。鐘鼓既聞。旭日已旦。朝儀方肅。似非古人庭燎待賢之意也。若謂天下大安。可以優游於庶政。則飛蝗蔽天。民食寡乏。誠戰兢惕厲之日也。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猶恐禍生於所忽。尚何容一息之或怠哉。臣之所願勤政事者。此也。仲虺告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是在昔人。君未嘗不學也。然帝王之學。豈效尋章摘句也哉。程子曰。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自然氣象變化。德器成就。臣願陛下於萬幾之餘。進一二儒臣。以待左右。以備顧問。或求帝王經世之要。古人治亂之由。參究天人。之蘊。察知稼穡之難。俾涵養既深。本心既正。則惟精惟一。逸樂無益之事。無自而萌。芽矣。遊義遊道。佛老異端之說。無自而眩惑矣。臣之所願務正學者。此也。臣荷國厚恩。備員耳目。久欲有言。恐犯天威。是以思之累日。不敢驟進。然犬馬思効之誠。當不辭直言之罪。已往者雖不可追。而方來者尤當謹慎。陛下詳審而思之。擇善而從之。追大禹之克勤。顧成湯之不吝。敦崇節儉。與民休息。躬行仁義。慎始慮終。則太平之基。將與天下其悠久矣。臣愚忱懇。罪當萬死。伏望陛下矜其愚衷。寬其斧鉞。使來者盡其言。則天下不勝幸甚。

陳八事疏宣德元年

范濟

宣宗即位。范濟詣闕言八事。一曰。楮幣之法。防於漢。唐。元。造元統交鈔。後又造中統鈔。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餒。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母相權。新陳通用。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共計官吏俸稍。內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稅雜課若干。斂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太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趨之。迄今五十餘年。其法稍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願陛下因時變通。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偽造之條。開倒換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無弊。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為要。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乃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士可耕城可守。宜盛兵防禦。廣開屯田。修治城堡。謹烽火。明斥候。毋貪小利。毋輕遠求。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俟其懈而擊之。得利則止。毋窮追深入。此守邊大要也。三曰。兵不在多。在於堪戰。比者多發為事。官吏人民。充軍塞上。非白面書生。則老弱病廢。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弱者備器械。不完糧糈。不具望風。股栗。安能效死。今宜選其壯勇。勤加訓練。餘但令乘城擊柝。趨走牙門。庶幾各得其用。四曰。民病莫甚於勾軍。衛所差官至六七員。百戶差軍旗亦二三人。皆有力交結及畏避。征調之徒。重賄得遣。既至州縣。擅作威福。迫脅里甲。恣為奸私。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詐稱死亡。託故留滯。久而不還。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徧賄官吏。朦朧具覆。究其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軍無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故。令各衛報都督府及兵部。府部謀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貫姓名。勾取送衛。則差人騷擾之弊。自絕。五曰。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為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兼養馬。採草。伐

漸煥煥難役勞午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願救邊將。課卒聚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稽其勤惰。則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田可盡墾。轉餉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於此者。六曰。學校者。風化之源。人材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校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萎靡。立志不宏。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為名公卿哉。宜選良士為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為生徒。訓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於國學。磨礪砥礪。使其氣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無難矣。七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以復讐。唐太宗禦突厥於便橋。未聞房、杜、勸以報怨。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誇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年。嘗赫為命將。欲清沙漠。既以健運不繼。旋即班師。遂撤東勝衛於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選將練兵。扼險以待。內修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興學校。罪貪吏。徒頑民。不數年間。多爾濟巴勒獻女。巴延特穆爾。爾布哈等相繼擒獲。納克楚亦降。此專務內治。不勤遠略之明效也。伏望遠鑒漢、唐。近法太祖。毋以窮兵黷武為快。毋以犁庭掃穴為功。棄捐不毛之地。休養冠帶之民。俾竭力於田桑。盡心於庠序。邊塞絕傷痍之苦。閭里絕呻吟之聲。將無倖功。士無天闕。遠人自服。荒外自歸。國祚靈長。於萬年矣。八曰。官不在衆。在乎得人。國家承大亂後。因時損益。以府為州。以州為縣。繼又裁併小縣之糧不及俸者。量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已。其時官無廢事。民不愁勞。今藩、臬、二司及府、州、縣官。視洪武中再倍。政愈不理。民愈不寧。奸弊叢生。詐偽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諳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射。賄賂公行。獄訟淹滯。皆官冗吏濫所致也。望斷自宸衷。凡內外官吏。竝依洪武中員額。冗濫者悉汰。則天工無曠。庶績咸熙。而天下大治矣。

邊方事宜疏正統六年

劉球

臣聞帝王之取四裔。必有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為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獫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賜書通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尚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本羈縻。以邊將失職。致動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為誅。為舍。無繫輕重。繼書原其罪。豈使得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衆於雲南。以趨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馴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況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為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至衛拉特終為邊患。及其未即騷動。正宜以時防禦。適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猝然有警。何以爲禦。臣竊以為宜慎防邊。如周、漢、之於獫狁。匈奴也。伏望陛下能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為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救邊臣巡視。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疏入。帝命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言。

元儒吳澄從祀議正統八年 楊士奇
臣士奇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子所註大學。讀之。即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修。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而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源流。洛關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堂奧。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成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諡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頽。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朱子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曄。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國家之盛典。謹具奏聞。

敷陳十事疏正統八年

劉球

臣聞古聖王不作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之。臣願皇上勤御經筵。數進儒臣。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自順。夫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權歸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故事。使權歸於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極楷策楚之。然未幾時。又復其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衆論。小犯則諍之。果不可容。下法司定罪。使自為計。勿輒拘繫。庶不乖共天職之意。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清慎習禮之臣。然後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儒臣。使領其職。古者省方巡狩。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兩漢、唐、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臣。分行天下。古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徇喜怒而有所輕重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救增減輕重。法司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為輕重。民用多冤。宜使各舉其職。至運轉。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春秋營築。悉書戒勞民也。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日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況營作多完。宜罷工以蘇其力。各處水旱。有司既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宜令戶部以時振濟。量加減免。使不致失業。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費尙費。不可勝計。今又遣將貴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果禽以歸。不過鳥諸通衢而已。緬將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怒。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跎。兵事無已。臣見皇上每錄重囚。多有令從軍。仁心若此。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窟。而

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況思機發已。嘗道人來。非無悔過乞免之意。若救補斬任。發首來獻。仍救思機。盡削四境之地。分於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寧矣。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爲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矣。

勅朱勇等疏正統十年

葉盛

臣聞失律喪師。難道滔天之罪。陷君辱國。當加赤族之刑。憲典甚明。人心共憤。竊照總兵官太保成國公朱勇。鎮遠侯顧興祖。修武伯沈榮等。俱以庸輩。幸際明時。平居不義不仁。惟務剝削軍士。臨事無謀無勇。遂致玷辱朝廷。邇者額森侵犯邊境。至尊爲奸臣之所惑。撥甲以親征。朱勇等職典軍機。手握兵符。自合運籌畫策。著勳績於疆場。獻勇效勞。靖兵鋒於邊境。庶幾少竭涓埃之報。以酬天地之恩。奈何各官棄甲曳兵。累挫威於小寇。望風承旨。尙受制於奸臣。凡事依阿。專守諂諛之故態。六師潰亂。全無紀律之可觀。遂使幕庭詫僥倖之功。變與成孤注之失。臣民盡粉飾旅創殘。臣竊惟朱勇等總兵戎。既無決勝之功。臨國難。又無致死之節。合垢忍恥。尙甘食息。以偷生。遁跡潛形。不詣闕廷而待罪。古今大惡。何以加焉。人臣不忠。莫甚於此。食其肉。不足以慰四海臣民之心。磔其屍。不足以紓三陵祖宗之憤。夫交趾。外邦小國。非有萬乘之尊。天下之大也。當時征伐失利之臣。先皇帝或誅其身。或削其爵。況以朱勇等罪惡深重如此者哉。伏望殿下恪遵祖訓。大正邦刑。俟擊朱勇等。實之極典。籍沒其家。仍乞以臣所言奸臣王振誤國之由。朱勇等敗事之實。諭告天下。然後訓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讎。與師問罪。以成安內攘外之績。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聖德之旋軫可期。邊服之收寧可致矣。

建言疏 景泰元年

劉定之

臣惟昔者。晉懷愍。宋徽欽。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師。奉上皇於漠北。委以與寇者也。晉宋遭禍。亂棄故土。偏安一隅。尙能奮於既衰。以禦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額森乘勝直抵都城。以我將吏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賊。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弱。雖非旦夕所能強。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之。臣愚敢略陳所見。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壁持重。而不能用奇制勝。至前敗而後不救。左出而右不隨。請宜倣宋吳玠。吳玠三疊陣法。互相倚恃。迭爲救護。至鐵騎衝突。必資刀斧以制之。郭子儀破安祿山八萬騎。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軍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搦人胸。下斬馬足。是刀斧揮霍。便捷優於火槍也。紫荊。居庸。二關。名爲關塞。實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險隘。陸則縱橫擺盪。名曰地網。水則濬泉令深。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已有明效。往者奉使之臣。充以驛人。招置啓戎。職此之故。今宜擇內縉忠悃。外工專對。若陸賈。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之選。庶不失辭辱國。臣於上皇朝。

乞徙漠北降人。智謀短淺。未蒙採納。比者此輩乘國變。奔歸故土。寇掠畿甸者。屢見告矣。宜乘大兵聚集時。遷之南方。使與中國兵民相錯雜。以牽制而變化之。且可省俸給。減漕轉。其事甚便。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第轉貨爲商。執技爲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其不敗也。今宜痛革其弊。一新簡練之政。將帥雖舊習者。誅毋赦。如是而兵威不振者。未之有也。守令廢民。猶將帥之剝兵也。宜嚴糾考慎黜陟。犯賊者舉主預其罰。然後貪墨者寡。薦舉者慎。民安而邦本固矣。古版籍屠狗之夫。俱足助成帝業。今于謙。楊善。亦非出自將門。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限門閥。公卿侍從。亦令舉勇力智謀之士。以備將材。庶搜羅既廣。禦侮有人。昔者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皆忠義夙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失事。浚解都督。何則。賞罰明。則將士奮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強寇。但迭爲勝負。互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二品遷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職。勿躐新階。他日功名著而爵賞加。正未爲晚。夫既與不忍奪者。姑息之政。既進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向者御史建白。欲令大臣入內議政。疏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威權。親決機務。政事早朝未決者。日御便殿。使大臣敷奏。言官察其邪正。而糾劾之。史官直書簡冊。以示懲勸。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願陛下遵而行之。若僅封章入奏。中旨外傳。恐偏聽獨任。致生奸亂。欲治化之成難矣。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羣生。勇如雷震。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君。以仁。明。武。爲言。卽中庸所謂智。仁。勇。也。智。仁。非學而能之哉。夫經莫要於尙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其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取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宏志之惡。於取廷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如是則於智。仁。勇。之德。豈不大有助哉。苟徒如嚮者。備臣進講。誦述其善。諱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穿。閉目而過之。其不至於冥行顛仆者幾何。今天下雖遭大創。尙如金甌之未缺。誠能本聖學以見之政治。臣見國勢可強。雖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制。可復。亦何憚而不爲此。

覆楊寧陳邊計疏 景泰元年

于謙

臣等查得獨石。龍門。長安嶺等處。俱係萬全都司所屬。緊關城池。去年敵衆深入。俱各捐棄失守。茲當聲息稍寧。可以措置。雖經具奏。令總兵等官朱謙等。修葺城池。防護糧儲等項。及昌平侯楊洪。原留在京開平龍門。准令都督僉事董斌。提督前項衛所官軍修理城池。防護糧儲等項。及昌平侯楊洪。原留在京開平龍門。等衛官軍三千員名。并其餘俱係口外衛分。在京報效等項官軍。俱令都指揮楊能。盡數領回原衛所操守。近該董斌。題稱。獨石。馬營。雲州。鵬鵠。長安嶺等處。城池。委係外控敵境。內庇宣府。懷來。一帶。若獨石。馬

營等處城內嚴固。則腹裏衛所。自然無虞。今議將前項城池。重復修飭。整設屯營。誠安邊禦侮長策。合該都指揮一員。在彼分守地方。請降敕書。并給符驗。及將獨石等處衛所官軍男婦人等。俱要聽伊鈴束督發原處。以實空虛之城。並將萬全都司。帶俸都指揮。推選有勇之人。分派獨石。馬營。李家莊。鵬鵠。龍門等城。專一守備操練。聽伊調遣等因。具題抄出。本部又經逐一依擬。奏准通行。去後。今尚書楊寧奏。將獨石龍門等處。候有餘力。然後議及一節。臣等竊詳各處土地城池。俱係祖宗經營創建。其獨石龍門一帶。正係極險。敵境緊要。去處。外為邊境之藩籬。內為京師之屏蔽。去年敵人糾衆入犯。守臣慮恐勢孤。援寡。因而捐棄失守。至今清議不容。今額森等已來請和。邊報不甚緊急。所宜與滯補。敕修設故疆。以為久遠之計。以圖復讎之舉。況前項城堡。已命董斌提督。並原守各城軍馬。俱已發回。即日正在營置之際。彼處鎮守總兵等官。並不會奏。難以修復。緣由。豈可自便。輕易擲棄。且我退一尺。則彼進一尺。我失一寸。則彼得一寸。得失進退之機。安危治亂所係。就使千戈擲棄之日。尙當固守封疆。況平居無事之時。不宜自登土地。兼且守備各城。自用原有軍馬。而非那移他處。官軍。今以理勢論之。必當修復。整理。合無通行。請敕宣府總兵。參將。鎮守。參贊。巡撫。官員。撫寧。伯。朱。謙。右。都。督。紀。廣。內。官。柏。玉。侍。郎。劉。璉。僉。都。御史。任。寧。都。督。僉。事。董。斌。等。將。獨。石。馬。營。赤。城。雲。州。李。家。莊。鵬。鵠。龍。門。長。安。嶺。等。處。一。帶。邊。務。查。照。本。部。節。次。議。奏。事。理。會。同。計。議。區。處。勘。酌。人。情。之。勞。逸。相。看。地。形。之。夷。險。先。其。急。而。後。其。緩。舉。其。大。而。略。其。小。果。係。緊。關。去。處。上。緊。修。復。不。係。緊。關。去。處。從。容。修。理。其。各。城。合。用。都。指。揮。務。在。推。選。至。公。俾。邊。城。守。備。得。人。而。糧。儲。防。護。有。法。不。許。各。持。己。見。忽。因。循。自。餒。其。志。廢。弛。兵。備。若。因。此。失。誤。事。機。必。治。以。重。罪。不。恕。其。奏。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當。益。兵。將。固。守。緣。永。寧。懷。來。已。有。都。指。揮。同。知。楊。信。萬。全。右。衛。已。有。都。指。揮。僉。事。江。福。提。督。宣。府。已。有。總。兵。官。撫。寧。伯。朱。謙。參。將。右。都。督。紀。廣。大。同。已。有。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參。將。都。指。揮。潘。興。東。路。已。有。參。將。右。都。督。方。善。西。路。已。有。參。將。都。督。同。知。許。貴。宣。府。大。同。所。屬。前。項。城。堡。除。總。兵。參。將。及。把。總。提。督。守。備。官。軍。外。又。有。都。指。揮。或。一。二。員。或。三。四。員。守。城。管。操。而。所。在。衛。所。官。軍。止。勾。固。守。別。無。相。應。官。軍。可。以。增。添。其。奏。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親。疎。必。殺。不。宥。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敵。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節。減。一。節。臣。竊。惟。兵。之。勝。負。固。係。乎。賞。罰。而。賞。罰。運。用。必。在。乎。嚴。明。近。年。以。來。因。南。北。寇。戎。紛。擾。所。在。用。兵。撫。捕。其。有。功。官。軍。中。間。若。有。不。明。者。本。部。議。擬。行。令。所。在。提。督。參。贊。軍。務。等。項。都。御。史。及。監。察。御。史。等。官。重。復。體。勘。明。白。方。纔。定。奪。陞。賞。而。總。兵。參。將。等。官。若。有。失。機。誤。事。亦。往。往。獲。奏。降。職。如。向。者。所。陞。德。勝。等。門。紫。荊。等。關。及。大。同。宣。府。官。軍。俱。係。殺。敗。敵。衆。保。全。城。池。有。功。人。數。該。總。兵。等。官。造。冊。奏。要。陞。賞。節。行。駁。勘。明。白。若。不。照。例。陞。用。何。以。激。勸。人。心。其。有。退。縮。覆。潰。如。陽。和。口。及。土。木。等。處。官。軍。雖。已。死。於。鋒。鏑。未。嘗。陞。用。一。人。況。兵。家。之。事。以。決。勝。敗。敵。爲。全。功。不。以。斬。首。多。寡。爲。勳。績。若。止。以。斬。首。多。寡。定。爲。陞。賞。崇。卑。則。人。皆。顧。戀。首。級。未。免。爲。敵。所。制。今。雖。有。妄。報。殺。敗。敵。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緣。無。指。實。無。憑。查。考。合。無。通。行。各。處。總。兵。鎮。守。參。贊。等。項。文。武。大。臣。今。後。若。是。奏。報。殺。敗。有。功。官。軍。務。要。體。勘。明。白。

要見何人奮勇當先。爲首何人。協力跟隨。爲從何人。生擒巨敵。何人。斬獲首級。從實開奏。以憑定奪。不許向私泛濫。將無功之人。一概冒請陞授。以致賞罰不明。士氣消沮。如違一體治罪。及奏沿邊遇有聲息。將人畜收入城堡固守。俟敵師老氣惰。然後擊之。如彼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敵等情。俱係用兵常法。亦係現行事例。別無定奪緣節。該欽依。看計議。來說事理具題。議奏得旨。是獨石龍門一帶。乃宣大藩籬。若棄城不守。則宣府必孤。京師何以禦敵。寫救與朱謙。董斌等。上緊修城。不許因循誤事。

勅許貴請講和疏 崇禎元年

于謙

臣竊詳北敵額森。既侵邊境。復犯京畿。拘留上皇。震驚陵廟。其爲仇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多之際。正敵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等。齎執金帛。往使賄賂。縶入於穹廬。敵時已至於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敵營。不見上皇。變與而還。敵衆知我戰守有備。尋皆望風遁去。朝廷灼見敵情。講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救邊將修武備。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和議之說。臣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彼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之有所不可和也。又北敵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之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敵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沮。既盟之後。朝廷尙歲輸銀絹三十萬兩。正迨及季世。徵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則不得不降尊號。其爲含垢忍恥。屈己從和。固無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據古證今。和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敵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敵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復有大舉入邊之謀。則我兵操練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當盡死效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敵人之下。其或皇天厭亂。列聖有靈。敵人自知數入不利。變惡爲善。遣使入貢。則示以善養。益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愚見止於如此。及照許貴明居重任。保障邊方。不能銳意滅敵。卻乃倡爲和議。畏縮之跡。既明。忠義之心。何在。合將本官。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以戒將來。緣係陳言事理。又係備邊將官。合無姑記其罪。差人馳驛齎文。切責許貴。令其整飭邊務。操練軍馬。作興士氣。固守地方。必期滅敵。以贖前罪。仍通差人齎文前去。遼東。宣府。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紫荊。倒馬等關口總兵。總守等項。內外官員。令其整飭人馬。固守地方。如遇敵人來攻。務要相機行事。毋得聽信哄誘。因而失誤機務。仍通行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督。總兵等官。嚴加訓練。官軍。諭以忠義大節。使之感激思奮。以圖成功。不許苟且因循。致誤大計。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疏入。帝從之。

審察敵情疏 崇禎元年

葉盛

臣竊惟邇者衛拉特額森僥倖土木之戰。驕氣盈溢。自以其鋒為不可當。迺脅其主托克托布哈擁我太上皇帝。悉眾而來。南北分道。一從紫金山。一從崑崙山。排闥直入。肆無忌憚。我師臨城拒守。持重養威。討罪之義。尚未大彰。而額森不約請和。無故自屈。勤倦懇切。至於再三。請奉我上皇還宮。皇上待以不欺。遣使迎復。此誠天意悔禍。陰誘其衷。莫大之幸也。然臣聞額森以爲額森奸險狡諂。至難測料。今此舉有二說焉。其一曰怯。其一曰示怯。比聞額森之來。奸細如李讓。喜寧輩。誘之曰。中國一遭土木之潰。士馬耗矣。人心去矣。大物可唾手得也。而今所聞見。士馬尚如此其富也。人心尚如此其固也。孤軍深入。且疑且懼。故爾陽回善意。送爾回京。多索犒費。貪得金帛。意在復歸巢穴。徐圖再舉。此其怯也。不然。額森之計。必以爲中國人心。不過以迎復上皇爲急。上皇既歸。人心必懈。且我力請和好。彼必以我爲怯。而不我虞。假託結好之名。潛蓄跳梁之志。緩我戰守之具。誤我將士之謀。乘弊而發。大縱剽掠。通州而南。援絕水陸。此則示怯而實不怯也。今日之計。怯固可擊。示怯必擊。使其怯而縱其歸。苟安則可矣。如後患何。因其示怯。乃遂信之而不疑。置之而不問。臣恐禍患之來。祇在目前。不待久也。昔者金人侵宋。神師道奏侯困擊之。李綱亦請縱歸擊之。師道又奏臨河要擊之。而當時主和議者不之聽。以致釀成靖康之變。追悔莫及。前鑒昭然。不可不慮。伏望皇上以宗社軍國爲心。急收總督。總兵等官。并各營大小頭目。即須十分整辦軍馬。趨運糧餉。精明紀律。申嚴號令。厚賞而重罰。以和爲虛。以戰爲實。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仍四散分差。健卒晝夜多方哨探。敵騎一或退動。或擄其虛。或襲其後。或乘其斷絕。或縱其半出。連籌決勝。務出萬全。使沙漠肅清。匹馬不返。庶足爲雪恥復讎之一快。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臣不勝犬馬拳拳。爲國竭忠。激切之至。

疏入。帝不納。

賞功罪疏 葉盛

臣竊惟衛拉特使軼。京師戒嚴。神武奮揚。尋見奔遁。皇上念機會之不可失。載命將吏。乘其困而擊之。廟算不遺。成功可必矣。臣愚昧。竊念賞功罪。治天下之要務。況今日陳師鞠旅之時。尤爲切要者乎。賞不徒賞。有功者賞。必厚。罰不徒罰。有罪者罰。必嚴。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所係。賞罰明。信將見人人用命。力於事功。何難不可復。恥不可雪。頃因德勝等門。殺敵有功。并陣亡官軍。有司未暇取勘。皇上趣其舉行賞罰之典。且戒以勿遲。指揮魏真臨陣逃回。法司以其罪請皇上。則殺之不宥。臣叨居侍從。躬奉綸言。知皇上信賞必罰之意。卽造化春生秋殺之心。真大有爲之君也。臣竊詳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武清侯石亨。都督僉事楊俊。俱以軍功。近蒙超擢。然其間如都督孫鏞。毛福壽。都御史羅通等。或運籌畫策。或奮勇克敵。俱有足稱。非他人比。又如守備白洋口。通政使謝澤。從容就死。守備紫荊關。都指揮韓青。力戰而亡。都督武興。御史趙麟。亦皆親冒矢石。歿於王事。良可矜憫。其提督紫荊關。都御史孫祥。先差守備。按察使曹泰。俱各棄城逃遁。使關門無結草之固。以致戎馬出入自由。如履無人之境。經今日久。聲跡杳然。身爲大臣。既不能捐生以赴難。又不行詣闕以待罪。不忠不道。莫甚於此。都御史段信明。知紫荊關係該

提督地方。乃多方躲避。不行前去整理。及至敵人入關。伴爲不知。具奏掩飾。似此奸詐。豈能盡忠。錦衣衛指揮王虹。御史吳中。郭仲曦。王晉。職專巡視關隘。因循怠惰。以致關口不固。軍守不嚴。敵騎長驅。尙不呈馳奏報。推原情犯。法所難容。上項公罪。伏乞聖明。將都督等官孫鏞等。照依給與誥命。錄用其子。優恤其家。仍乞聖斷。將都御史等官孫祥等。挾擊赴京。明正其罪。以警將來。則賞罰當而人心服。法紀明而事功成矣。

疏入。帝從之。

京畿民情疏 葉盛

臣聞京畿爲天下根本。必畿甸充實。然後京師鞏固。而後天下又寧。此理勢之必然者也。方今順天等八府。實爲京畿要地。比年以來。蝗旱相仍。斯民困極。加以去年戎馬抵關。驚疑之後。民不聊生。今又天久不雨。禾麥不長。臣近奉敕於河南等處。公幹往還之際。經過衛州等州。永清等縣。備見所在人民。逃亡者衆。道傍屋廬。十空八九。桑棗多被斫伐。牛羊罕見成羣。聞見居民扶老攜幼。或扒覓以爲食。或拾草以爲糧。艱難百狀。不忍言及。況且各府差役。較他處爲尤甚。有連送糧草者。有赴上司築城挑壕者。有當衝要水馬驛站者。有朋合柴薪等項。夫役者。有沿途協送官船者。牽遞官馬者。幫運官物者。夫斯民艱難若此。衣食尙且不充。而差役又加繁重。尙何顧戀而不逃乎。比者。雖寬恤之恩。詔累頒。然重困之民。猝難甦息。雖有撫民鎮守等官。職專按撫。未見實效。又聞臨清以南八府及山東等處。流民大軍小輛。拖男挈女。草行路宿。流移而南者。自驚疑以來。至今未絕。臣惟地方有限。流移無窮。若不加意慰息。不無慮見逃亡。非惟他處地不能容。有于他處。實恐畿內空虛。所係非小。伏望皇上留意斯民。特敕該部行移各府。守撫臣。嚴督官司里老人等。十分用心。招徠撫綏。逃者必欲復業。存者務令得所。其大臣務須親歷鄉村。慰安人心。勿視虛文。務臻實效。然其原本又在於朝廷。仍乞敕該部與廷臣集議。將前項地方。應有派辦差役。如軍器。年例。物料。及册造夫役等項。亦須量與斟酌。不爲常例。或寬減分數。或暫派南方。待後事安民安。俱仍照舊。仍查各府豫備倉糧。有無多寡數目。設法賑濟。及給與牛種。使得漸安生理。則京畿安而天下皆安。不然。臣不能不爲社稷憂也。

疏入。帝從之。

劾郭亨等縱民壯脫逃疏 疏 景泰二年

于謙

臣竊詳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為將之方。貴乎兵有其制。前日大同陽和後口并土木等處。我軍失利。敵人肆志者。皆由平日將帥庸懦。號令不明。假寬厚持重之名。以遂貪私苟安之計。上下遠近。習以成風。致有此禍。即日邊務孔殷。敵情不測。正當盡革宿弊。豈宜仍蹈前非。況前項民壯夏勝一等一百八十餘名。自景泰元年四月間。捏寫偽印批文。逃回原籍。該管坐營。把總等官。朦朧隱下。不行作逃。被各原籍官司舉發。解來本部。奏送法司問罪。及令該管總兵等官。查明回奏。方纔捏稱于本年二月間開逃。遷延日久。若非各逃原籍官司。及本部具奏。則各人終于賣放在家。名數虛存。營伍空缺。朝廷何由而知。兵備何由而肅。及照奏內開稱民壯夏勝一等糧賞。不曾關支行該戶部。四川清吏司。手本開查。得前項民壯夏勝一等四十九名。已于景泰元年四月分造冊。關支糧米。今卻妄行奏稱。不曾關支。顯是該管把總等官。指揮郭亨等。比先通同作弊。受財脫放。冒關月糧。侵欺分用。懼怕有罪。又行捏脫。瞞官作弊。情犯昭然。今各營現在坐營。把總管隊官員數多。因見郭亨等賣放民壯。盜關月糧。全無忌憚。互相效尤。作弊官軍。日見消耗。兵政日益廢弛。萬一失誤事機。追悔何及。再照武清侯石亨。本無汗馬之大功。謬膺朝廷之重寄。惟知市恩而誣下。不思中令以正人。縱容該管把總等官。作弊壞事。及至本部奏奉。欽依查勘。又復延挨。久不回奏。都督衛穎屢次於教場呼喚郭亨等查究。抗拒不服。卻乃私到石亨家。送與公文。本官輒又聽從。首領官金以惠。並當該揀受郭亨等買贖。通同隱下。賣放民壯。侵盜月糧。實情捏稱。失於揭查。等詞。石亨出名。朦朧奏准。致令奸人得計。兵政廢弛。似此上下交通。互相蒙蔽。若不通提問罪。竊恐貽患。方來。合無行移石亨。嚴加戒飭。本官并各營總兵等官。今後務要竭忠盡誠。修舉戎政。以副朝廷之委託。以為下人之表率。不許似前罔上。孤恩苟安。日月及縱容下人。受財壞事。致令坐營把總等官。將現操官軍。縱容脫放。如違一體治罪。其把總官員數內。杜山先因為事不即查理。情罪頗輕。合照節奉欽依。且饒他這遭事理施行。所據賣放民壯。盜支月糧。情重。指揮郭亨。吳能。并石亨。處通同作弊。首領官金以惠。及接吏人等。合提送法司。明正其罪。仍於郭亨名下。追糧還官。庶使人心警懼。而法昭明。武備克修。而事無謬。緣係整飭軍務。參問軍職官事理。具題。疏入。帝從之。

劾衛穎等怠廢軍政疏 疏 景泰二年

于謙

臣伏見該刑科等衙門。劾奏都督同知衛穎等交通飲酒。姦宿樂婦。怠廢軍政等情。欽蒙聖恩寬宥。弗加罪責。此誠天地生物之仁。然臣竊惟衛穎等。俱以凡才。叨膺重任。擢居都府。分掌兵戎。不能宣力而竭忠。乃敢縱欲而敗度。況終日飲酒為樂。又復用錢買姦。若非剝削害軍。此物從何而得。即曰敵人雖已請和。而邊報未甚寧息。舊恥未雪。當君臣以新舊之難。大舉未圖。宜將帥捐軀致命之日。而衛穎等所為若此。上辜朝廷之恩。下失軍士之望。惟願一己之嗜欲。豈恤衆情之艱難。曩者土木之潰。大事幾危。正由為將帥者。平日貪淫敗度。受財賈軍。互相交通。姦緣黨比。戰鬪之事不習。兵戎之政不修。將帥互為仇讎。上

明臣奏議卷三

請釋恩克特穆爾遠北疏 景泰二年

于謙

臣竊惟中國之馭外夷。固當振之以兵威。尤當撫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強而結其心也。今額森節次遣人朝貢。其諛詐之謀。雖未可知。而和好之禮。則未嘗有失。今以使臣未回。遣人探聽。迎接。其恩克特穆爾。既不騎坐勒馬。又不潛入邊城。明說探接使臣。別無奸細情節。而守墩官軍。就將本人槍擊。只貪一時之邀功。不顧朝廷之大體。而都督方善。又不斟酌事情。輒便輕信起解。今訪得恩克特穆爾。現行監問。竊以為此特一俘囚爾。殺之不足為武。而或有以起毀。舍之不為怯。而或有益于事。如蒙聖恩。乞敕法司再行研審。委的止是探聽使臣消息。別無其餘重情。請敕令該府差人。連恩克特穆爾。齎送前去。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處收領。撫令聽候。邊上如有額森差來之人。就彼交與領回。仍諭額森。以朝廷忠厚撫待之意。使知感激。本部仍行都督方善。並各邊總兵。鎮守等官。令後各要整飭軍馬。固守地方。果有敵人侵犯。相機勦殺。若外面遣人來邊打話。止一二人。三五人。別無奸細情由。及遠探隨身。再無跟隨掩襲人馬。就便撫令回還。不許貪圖小利。邀功生事。以啓邊釁。以貽後患。亦不許指此為由。縱敵入境。剽掠以誤邊務。緣係請敕及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疏入。帝從之。

下自相矛盾。以致臨敵無功。望風瓦解。前日之覆轍未久。而衛穎等又復效尤。廉恥蕩然。全無忌憚。比者在營軍士。逃者數多。動以萬計。安知不為衛穎等賣放。逼迫所致。杜漸防微。不可不慎。且賞從賤。罰從貴。此古今之通典。而兵家之要術也。今衛穎等位重任隆。而貪婪無度。則下人所取法。而管軍者何以爲戒。所據各人罪名。已蒙聖恩寬宥。而此等匪倫之才。終難任爪牙之寄。合無將衛穎。范廣。陶瑾。張義。郭英。穆晟。俱不許管理府衛事務。及坐營領軍。調往開平。獨石。大同一帶。操守殺敵。以贖前罪。庶使法令昭明。而餘人知懼。恩義竝行。而戎政修舉矣。爲此具題。

勅宮聚等疏 景泰二年

葉盛

臣照得宮聚等。俱係朝廷將臣。受邊方委託。辜恩負國。罪惡貫盈。或畏縮退怯。而失誤軍機。或貪淫酷暴。而累干邦憲。原情論罪。死有餘辜。數內宮聚害軍殃民。宿師玩寇。括索金銀。器皿動以百千。失陷軍民人口。不下萬數。激變蠻夷。而貴州幾至于失守。拘收婦女。而土官亦被其征求。結怨西南。流毒未已。我皇上明斷雖曲。宥斬罪。仍降職。令其立功。王喜雖降。所鎮撫。尙令囚繫。其宮聚。刑部追賊完結。明正典刑。此誠至明大斷。正法度。以儆遐邇。訓示操縱。以收驚人心。端在是矣。今石亨等乞量復職。焚惑天聽。臣竊詳貪淫酷暴。罪猶止於一身。激變失機。禍將見於天下。將臣之罪。至此已極。此而可容。尙何可罪。使宮聚果稱驍勇。尙無可用之理。況其無謀無勇。人所共知。王驥累次奏詞。昭然具在。再照國家多事。固急於用人。恩威所臨。尤嚴於賞罰。威不可以徒行。必威行於一人。而千萬人懼。恩不可以濫加。必恩加於一人。而千萬人悅。賞罰既明。則人心無不服。人無不服。則號令必行。事功易立。或醜不足平。而治平之期。可立致矣。伏望皇上始終此明。始終此斷。將宮聚等。各照先次該衙門奏奉。欽依發落。庶下有合乎公論。上無累於聖明。及照石亨楊洪等。素擁重名。叨膺大寄。未聞有保民衛國之奇計。而乃有黨邪舉濁之私心。歸怨於人。欲恩於己。數內張軌。先與宮聚同事。竟亦均無成功。副使李容等。累次上言。臣等各衙門亦嘗劾奏。聖恩寬大。尙緩刑誅。今又同流合污。以類相聚。輒敢膝臚會奏。顯有朋比重情。律以至公。俱合擊問。疏入。帝不納。

禦寇安邊疏 景泰二年

葉盛

臣竊惟衛拉特。陽託和好之名。陰蓄憑陵之志。是和好之說。必不可恃。而憑陵之患。不可不防。此理共知。不待智者。況今日瘡痍之痛甫定。救寧之效未臻。苗蠻煽陷於西南。獠獠弄兵於兩廣。凡百汲汲。有爲。惟恐緩不及事。若猶因循苟且。則事尙未可知。然今日當爲之事固多。而莫若禦寇安邊之爲急也。禦寇安邊固未易爲。而爲之之要在求言以行之耳。欽惟皇上爰自居輔。繼登大寶。以來。體天法祖。一志求言。所願詔諭。不一而足。以故芻蕘之微。皆得自達。尙有可稱。即見嘉納。但言者或緩急之不知。或鉅細之難陳。奉行者或知之而未行。或行之而未至。是誠未足以隆修攘之業。收廓清之功。副皇上中興圖治。汲汲皇皇。求言納諫之盛心也。臣生長盛時。叨聯侍近。雖一得之愚。亦嘗過蒙天聽。而淺陋迂疎。於事無補。受恩

思效。言不逮心。夙夜憂惶。罔知所措。竊復自謂天下大物也。兵戎大事也。民風士俗。萬有不齊。人情事體。各有攸宜。必非單詞一方所能料理。維持者若非廣延衆論。俯察輿情。竊恐事迫臨期。徒貽悔恨。如蒙聖慈。聽納愚言。特降玉音。除有詔書事理朝廷。及軍民中事有未宜。及與利害等事。許諸人直言無隱。不拘外。特令在京各衙門官員。俱於今年十二月以裏。或各具奏章。或合辭連署。務盡所長。開陳禦寇安邊奇謀上策。如云若何可以摧強屈敵。若何可以出奇制勝。寇兵猝至。何以應之。求請無厭。何以杜之。士馬之操練未精者。何故。必用何法始精。邊儲之供餉未足者。何由。必行何政始足。某處地方要害。防鎖之道。何居。某處關城。頹廢。修葺之方安在。前日所稽之功罪。孰爲得失。如何可以收人心。今日所習之器械。孰爲優劣。如何可以必全勝。某人有某長。可治軍旅。而屈在下僚。某人有某短。恐妨調用。而過居高位。孰可以爲戰將。孰可以爲守臣。或行邊疆之中。何人可以棄瑕錄用。監軍守鎮之任。何人可以旌異超遷。他若天下之大本。當世之急務。與夫上下朝廷。事關廟廟。凡可以衛國保民。可以濟時艱。裨軍政者。悉聽罄竭。以備采擇。其間人品不同。分量亦異。或止能區區一事。或兼能識達衆事。隨其所能。俾得自盡。務須直陳實事。毋徒虛飾繁文。仍不許遲迴顧忌。及以位卑職微爲辭。而退有後言。俟陸續封進。羣言畢集。仍乞聖明於大臣。元老。平昔公清。直諫。良實。忠純者。及經筵內閣。密邇老臣。與兵部等該衙門。特加宣召。付之議。擬令其勿事虛文。勿應故事。不論其人之崇卑。惟觀其言之當否。不必欲其同己。而惟求得乎事機。不必嫌其異己。而惟求合乎情理。言苟不當。必隱之而貸其過。言之果善。必從之而見諸行。萬懇聖斷。親御覽。重加謙難。使之開陳利害所在。的然可施行者。卽下所司。以必行之。不惑浮議。不懈初終。則嘉言日進。而聖德益崇。治具畢張。而強寇自頽。社稷之福也。邊境之福也。疏入。帝從之。

勅陳循疏 景泰二年

葉盛

臣聞罪莫大於欺罔。而大臣欺罔者。罪不容誅。法莫嚴於怙終。而小人怙終者。法難輕貸。舊章具在。重典必加。竊照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一介書生。叨居清要。尙書學士。官品極其崇高。內閣經筵。責任最爲深重。豐儲法禮。日給太官。製帶襲衣。疊出內帑。五朝作養。百辟具瞻。恩封上及其祖宗。葬祭下臨於繼室。儒臣遭際之幸。又孰有過於斯。乃陳循妄意要君。甘心負國。視顏厚貌。全無補報之心。恃寵矜恩。大肆兇強之志。豪橫鄉曲。卽併吞其墳山。暴虐貧寒。敢強占其田地。李遇乃奔競小輩。以伊女之夫。而代爲訴冤。李武本激發元兇。以伊婿之兄。而曲爲營救。傳致平人。於士豪事例。恣逞已威。搆捏鄉民。以人命重情。焚惑上聽。周鑑執法不屈。反羅織以爲奸。王豪勸事不阿。又支吾以文過。情詞虛妄。欺罔之罪莫逃。塵瀆再三。怙終之惡已著。雖皇上寬仁大度。曲加保全。奈陳循穩惡不悛。愈無忌憚。跡雖蔑視風憲。實則愚弄朝廷。臣竊詳方今多事之秋。而陳循謬當內相之首。救時急務。曾一事之不開。利己巧言。乃連章而不厭。昧主憂臣辱之義。舍忘家徇國之心。謂天可欺。謂人可侮。謂祖宗之法度不足畏。謂士大夫之清議不足恤。是致九重焦厭。萬口沸騰。蓋孔子之不信宰予。知言之莫掩。呂誨之必彈安石。識奸詐之難容。伏

望皇上處以至公斷以大義明彰祖訓大正邦刑將陳術擊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人臣斯罔估終之戒疏入帝不納

陳災異疏 卷三年

葉盛

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累頒聖諭有云垂降災異乃上天愛人之心今後遇有此等許諸人直言又云今後君臣皆宜正心修德以回天意臣明君近侍躬奉德音有以知陛下克謹天戒至公無我惟惟求言望治之盛心矣然尚不能引災異之重至者其故何歟爲臣者負陛下也陛下何負於人哉近日以來災異洩至凡在有識莫不凜凜臣愚不識占驗但以爲陛下以聖德居天位動法堯舜之治以理揆之萬萬不宜有此蓋嘗稽諸載籍而知其說矣書曰急恒寒又曰極備極無凶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地道亂也又曰雨雪瀟瀟見曉日消止說倭也禮曰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傳曰皇之不極厥咎常陰必有下人竊議上者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齊時則有赤眚赤祥又曰不明善惡親昵近習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時則有赤祥又曰三公非人則三光不明又曰朝廷不和災異並起又曰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焉此災異所緣而起也雖各爲說不同大率不過陰盛陽微所致夫天道之應皆由人事人事動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其來有自其應不虛非一人一事所能召致非一言可以推測非一時可以徵驗也臣竊思之方今百官之衆未可謂皆賢修輔之職未可謂皆舉外寇兇強而吾之邊防未盡防內盜竊發而吾之生齒未盡安即如昨者聖諭所謂天下大小事務豈無差訛大哉陛下之言日月之明見堯石之至論也爲今日之計若非博采羣言急加修省臣恐天意未必能回災異未必能弭而意外之虞或近在目前或遠隔年歲豈無難言難必者乎且災異求言在歷代有故事在祖宗有已行之詔令有已行之明效臣愚以爲今日引災之急務應天之要道莫先於此欲乞陛下以臣章疏留中詳覽不必降外特出聖意手敕文武羣臣各加勸勵仍如先次聖諭所謂許諸人直言極諫令其各以致災之本弭災之術凡有益於國家有利於軍民者爲言陛下許其擇而行之將見忠臣義士愛君憂國之人感陛下之仁誠樂陛下之聽納莫不披瀝肝膽以圖報稱天意不難回災異不難弭羣臣不敢有負於陛下陛下誠不負於天矣臣雖無狀亦當別有所陳疏人帝從之

請置五團營疏 卷三年

于謙

臣等議得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邊境之患自平矣臣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取兵乖方既履聖慮今議得各營現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爲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

明臣奏議 卷三

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卻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槍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領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敵人侵犯數多則各營俱動數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機管事之人易以使命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聯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敵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敵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能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彼若來緊擊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敵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礮飛槍火箭弓箭齊發彼若勢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分調精銳馬軍用長槍大刀勁弓射斫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敵陣或刺射人馬或斫其馬足臣等以先衝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皇上德威遠布敵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並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甲嚴號令務使人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之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鬪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履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敵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雖臣等愚見如此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北敵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餘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等既蒙朝廷大恩授以重任敢不潔己愛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報國恩緣係會議戰守事理具題

疏入得旨兵貴乎精將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協力操習軍馬有事速謀或戰或守若無事則撫恤士卒養其銳氣遇警急易於調用這等不負朕委託之重

論時政疏 卷四年

左鼎

臣惟衛拉特變作將士無用由軍政不立謂必痛懲前弊乃今又五年矣貂蟬盈座悉屬公侯鞍馬塞途莫非將帥民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衆曾不能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令至太宗曾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沿爲成例官吏受枉法財悉得減贖傲傲如此復何顧權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設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十人今則百餘人

明臣奏議 卷三

矣。甚至一部有兩尚書。侍郎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益二而為四。僉事益三而為七。此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二司。各十餘人。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鎮守。夫今之巡撫鎮守。即漢之方面御史也。為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為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耶。至御史遷轉太驟。當以六年為率。令其通達政事。然後可以治人。巡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餘百執事。皆當慎擇而久任之也。

疏上。帝從之。

孫原貞

請修屯政撫逃民疏 崇禎五年
臣竊見近者各處屯軍。率以營繕轉輸。諸役致妨耕作。宜簡其精銳實伍。餘悉歸之農田。苟增萬人屯。即歲省支倉糧十二萬石。且積餘糧六萬石。兵食豈有不足哉。今歲漕數百萬石。道路費不貲。如浙江糧軍。兌運米石加耗米七斗。民自運米石加耗八斗。其餘計水程遠近加耗。是田不加多。而賦斂實倍。欲民無困。不可得也。況今太倉無十數年之積。脫遇水旱。其何以濟。宜量入為出。汰冗食浮費。俟倉儲既裕。漸減歲漕之數。庶民困可蘇也。臣昔官河南時。嘗稽覈逃民簿籍。凡二十餘萬戶。此輩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間萃聚謀生。安保其不為盜。宜及今年豐。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為編戶。給田業。課農桑。立社學。鄉約。義倉。使敦本務業。生計既定。徐議賦役。可無他日患矣。

疏入。帝不納。

葉盛

劾內官弓勝疏 崇禎五年
臣竊惟今日各邊各關軍中。奸弊固多。而莫大於管事官員私占官軍。廣種莊田一事。即如口外八城堡。比之各邊。尤號艱苦。兼之新經復守。疥癩未瘳。官軍上下。衣食不給。若使管事官員。稍能撫恤。令其休息。牧放屯種之時。各自經營生理。資活家口。庶幾銳氣可生。戰心可鼓。第往年無事之先。總兵鎮守。內外文武官員。專一役占官軍。廣種莊田。多至千餘。少亦百數。守墩臺者。不及看莊出餼者之多。執犂鋤者。不比操弓演箭者之少。附近肥饒地土。盡屬官家。遠沙薄山岡。纔及軍士。軍士不惟無力可種。亦無暇得以自種。即年豐歲稔。而窮軍下人。未免有啼飢號寒者。大官巨室。千倉百廩。由是而應召納粟。則關給官銀。驛與鹽商。則多沾重利。無非供苞苴賄賂之用。益子女玉帛之娛。不顧剝削軍士之脂膏。耗損下人之氣力。以此銳氣日減。怨氣日增。一遇緊關。人心渙散。禍胎病源。已非朝夕矣。臣前年初到口外之時。為見此弊。盡將各官舊日莊田。踏勘查出。派與領養官牛軍士。又得都御史李秉建言。申明整飭屯種。即今又嘗會議於各處。拒敵墩堡。每處量撥官牛三具。就撥近堡田畝。令守堡官軍。且耕且守。以固邊備。今弓勝受朝廷之厚恩。當邊方之重寄。不圖報國。惟務身謀。敢弄貪縱機關。甘蹈前人覆轍。營幹私事。役占軍人。不知旗軍獎名。韓得辛等。俱是食糧官軍。近又朝廷賞賜銀兩。即今敵情不測。傳聞草馬飽。四五月間。必來犯邊。乃朝廷養軍之心。弓勝不知。今日邊關之事。弓勝不理。日惟著落將官。撥軍管莊種田。且弓勝現在獨石居住。卻乃遠往雲州。設立莊田。則獨石莊田。不言可見。玩法欺公。全無忌憚。成法具在。重典難逃。

再照獎名。韓得辛等。親管頭目。不能鈴束。以致各軍投託管莊種田。俱含有罪。乞敕該衙門行令巡按御史。將弓勝等問明白。治以重罪。警戒將來。

疏入。帝有勝不問。調之他鎮。

鍾同

論時政疏 崇禎五年
近得聞諜言。額森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皆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皆以為狂。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構惡。戕戮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鋤奸蕪。應忠直。命六師禦敵於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且威服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遂氣市息。疥癩未復。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監前車。厚自奮厲。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正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唐太宗之十漸即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矣。

疏入。帝不納。

葉盛

兩廣軍事疏 天順四年
臣竊惟兩廣賊情。廣東以海賊為甚。廣西以獠為甚。土賊為甚。而近年廣西獠。因見土賊為惡。未正典刑。互相倣效。肆無忌憚。越過廣東。糾合山獠為惡。海賊則無如嚴啓盛。土賊則無如呂趙。幸賴天威遠被。自前年殺獲嚴啓盛以來。四遠商民。通番小人。皆知鑒戒。海中強寇。幾至絕跡。今年廣西殺獲呂趙。而土官衙門。頓然悚懼。猶猶小寇。亦皆膽寒。軍民人等。無不稱快。兩廣之人心已定。一方之境土漸寧。此雖將士微勞。實皆皇上聖德神武所致。但各處賊徒。皆因地方官員。或因賄賂。或因怠忽。養成禍患。日漸日深。節視欽降禁約。交通外夷。貿易番貨。并禁接受土官及獠。獵人等錢物。聖旨榜文。誠為明見萬里。大哉皇言。遠徵邊人。不勝慶幸。臣竊聞法立貴乎能守。居安不可忘危。寇攘雖曰祛除。豈敢因而怠忽。況瘡痍之民。十分艱難。未得喘息。請詐賊情。朝暮難保。當嚴防範。除再通行申明。欽遵節次。聖旨榜文外。并將呂趙罪惡。備榜曉諭各土官衙門。各山獠。獠民及軍衛有司等官。愈加遵守朝廷法度。改過革非。慎固封守。以圖共享太平之福。

疏入。帝從之。

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曰。不敢遊故事。以遠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琪矣。琪之詞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者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冊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書之援例起復為丞相。王黼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始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以宋為監。使賢盡孝於君。親為當代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為當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歎。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人盛強。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琪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員則水隨以員。孟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問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衰。查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為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順己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遠先王之禮。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夫賢之起復。猶諫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常典。摺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寥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為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斷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厲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缺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不過阿媚權勢。豫為己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為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略為虛辭。一不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琪者。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

明臣奏議卷四

扶植綱常疏成化二年

羅倫

臣聞近者李賢遭喪。朝廷援楊溥故事。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知禮義。不顧流俗。陳正論。以扶綱常者。是用緘默。因循至今。今臣若又欲言。而不敢言。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陛下期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也。臣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憤。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不可以為人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賦。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非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歎。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歎。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陛下將以故事起復之歎。則為君者。當以先王

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昔宮中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率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率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己地也。率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己地也。大臣既無忌。率臣復何慙。率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率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利在溥恩。則匿服以受封。利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利在擢科。則匿服以應舉。利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選。利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知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糜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敝。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耳。夫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終喪。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令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經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率臣自效。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愚昧。豈不自知言忤於人。殃及於己。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朝廷。下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言之。惟陛下下於賜優容。使讜言日進。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

政務疏成化三年

商 輅

臣叨居內閣。漸無補報。偶有所見。不敢緘默。謹述時政。上塵睿覽。一、勤聖政。臣惟自古人君。總攬萬幾。未嘗不以勤爲本。如堯舜。兢兢業業於一日之間。大禹克勤於寸陰之下。成湯坐以待旦。文王不遑暇食。而周書無逸一篇。諄諄以逸爲戒。矧當災異屢見。邊方弗靖之日。可頃刻而忘於勤哉。所謂勤者。非必下侵庶職。惟在戒逸。欲以率人。法乾健以御下。如各司章奏。事無鉅細。悉經御覽。因已勤矣。然而章奏之外。豈無所當究其心者乎。何者。爲足國裕民之道。何者。爲安邊禦敵之術。何者。爲才賢當任之而不疑。何者。爲奸貪當去之而不吝。伏望皇上。日以數事。詢於大臣。謀及庶官。或使口陳其說。或令疏陳其事。乞賜裁度。見諸施行。如此。則臣下有所觀感。樂於趨事矣。一、納諫言。臣惟自古帝王。未嘗不求言爲務。堯舜。詢於芻蕘。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數聖人者。其德無以加。其治無可議。而猶汲汲求言。納諫者。誠慮夫處崇高之位。逸欲易生。非有忠言。莫聞其實。此其德所以愈盛。而治所以不可及也。下逮漢唐。宋之君。未始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失。若唐之太宗。漸德雖多。惟納諫一事。高出近古。用能彌縫缺失。易亂爲治。史冊書之。以爲美談。惜聽受之際。誠僞相半。至其晚年。漸不克終。是以不能無愧於帝王耳。皇上嗣位以來。詔旨丁

軍。凡政事得失。民情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太平之治。其機端在於此。伏望自今以後。凡遇建言之人。並賜優容。所言可用。卽爲施行。如不可用。亦不加罪。及成化元年以後。廷臣或因建言降調。如羅倫輩。乞敕吏部查取。量復職任。如此。則善言可進。治道可成。一、儲將材。臣惟今之議者。率以將臣乏人爲慮。殊不知自古及今。未嘗借於異代。特以智勇之士。或沈困下僚。或棄置閒散。才能未著。人不見信。爲今之計。宜倣前代武舉之法。必須儲養。試驗於先。庶可委任。責成於後。乞命內外重臣。會同總兵等官。於在京各營。各府。各衛。現任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年四十以下。二十以上。精加簡選。取其體貌雄偉。筋力壯健。諳曉文墨之人。或五六員。另擇近便處所。時常操練。空閒之日。令讀兵書。講求方略。就三營總兵官內。委任一員。帶管教習。每歲一次。會官考試。如果弓馬習熟。兵書通曉。列爲上等。或弓馬雖熟。兵書未通。或兵書雖通。弓馬未熟。列爲中等。若二長俱無。列爲下等。三歲三考。照例賞罰。如此。則才識日有所進。而將臣不至缺乏。一、飭邊備。臣惟禦敵之要。邊城爲急。邊關次之。大同。宣府。等處。軍馬宜多。糧草宜廣。若不豫爲處置。一旦有警。倉卒調遣。遲則緩不及事。速則人馬疲乏。虛費糧資。訖無成功。兵法所謂待敵者佚。趨戰者勞是也。乞敕該部會議。凡前項緊關城堡。酌量添撥軍馬。糧草。增置墩臺器械。遇有警息。就便相機行事。不必臨期調撥。其山海至馬門關中。如喜峯。古北。居庸。白羊。紫荆。倒馬。關口。雖有官軍守備。然各關地方散闊。多有山坡小徑。可通人馬。如往年邊警。何曾經由。正關。率皆越山而來。後雖差官修理。誠恐歲月經久。或被雨水衝塌。或因樵採開通。徒守正關。敵至莫禦。乞差能幹大臣一員。前去督同各關守備官。員。帶領軍夫。逐一挨踏。何者小坡平漫。可通上下。卽令剗削峻壁。使敵人不能攀援。何者窪徑。可通往來。卽令營築堅固。使人馬不能衝突。此則邊關謹嚴。內地人心不致驚疑。一次充濫。臣見吏員考滿。冠帶聽選。有經十二三年。未得除授者。中間多有衣食不給。借貸於人。將來授之以官。委之以事。何以責其廉介。非至侵漁於下。裁又況累積愈多。聽選愈久。數年之後。充濫之弊。有不可言。當道慮其充濫也。於是多方裁損。授職之後。曾未幾時。有以罷軟而去者。有以老病而去者。混及他途。概加屏黜。彼貪酷不才。聲跡顯著者。固無足怪矣。若乃中人以下之資。民情必久而始熟。政務必久而始諳。雖欲假以歲月。勉圖後功。不可得矣。夫欲流之清。必先澄其源。慮官之多。而不慎選於出身之際。徒裁損於任事之後。非良法也。乞敕該部。今後吏員考滿。仍照宣德。正統。年間事例而行。則賢否不混。而充濫可革。一、廣蓄積。臣竊照各處豫備倉所。儲米穀。本以賑濟飢民。每歲官司取勘口數。里老止將中等人戶開報。其蠲。廢。疾。無所倚倚者。實飢民。一概不報。蓋慮其無力還官。負累賠納。故臣思宋時。朱子社倉之法。豐年取息二分。中年取息一分。中年無息。止收其本。數年之後。息米不可勝計。此誠良法也。今後各處豫備倉。飢民關過米穀。不拘豐年。中年。歲通取息一分。有係蠲。廢。疾。戶內。別無人丁。無所倚倚之人。俱照數關給。不必追徵。將所收之息。抵補其數。抵補之後。或有餘剩。自作正數入倉。如此。非惟飢民得濟。而數年之後。倉廩亦漸充實矣。訪得各處提調正官。不行親閱。展轉委付。致使看倉大戶人等。多生奸弊。放支之際。或插和糠。糶。沙土等項。每米穀一石。止得五斗六斗者。有之。及還官之時。或刁蹬留難。多收斛面。或高估價值。折收銀物。名雖無

息其實加倍。今後乞令巡按、分巡等官嚴督府、州、縣正官放牧之際務在親行提調痛革前弊庶幾官無虛費民得實用矣。一崇聖道。臣惟孔子道高德厚功參造化故中庸稱其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臣謹按前代封號唐稱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亦云至矣。至聖二字本中亦惟天下至聖言其德之盛也大成二字本孟子作樂者合衆音之小成而為大成言其德之全也。但於道字或有所遺於中庸所稱猶有未盡故元時加封詔云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豈非封號未盡於上律下波故詔詞止及於祖述憲章也歟。我朝尊崇孔子遠過前代而封號仍舊豈非缺典。臣思皇皇上斷自宸衷於大成之上加封道配天地四字則於孔子之道德無遺中庸之稱述堯舜又思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諸賢雖我朝增入從祀然皆未有封爵。乞敕禮部翰林院通行議擬奏請定奪則備道增光斯文幸甚。一謹士習。臣惟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以正其心術十五入太學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以明於禮用此其教有次序故學有成效後世科舉之事立士無少長率留意於文詞無復有如古人之學宋時朱子虛風俗人才日趨於下也於是輯為小學一書以垂世立教元時許衡嘗稱之曰小學書吾敬之如父母信之如神明是誠幼學之軌範入德之門戶也今之府州縣學生徒俱令兼讀小學教官與之講解義理以啓發良心提督等官按臨之日兼令背誦講說以考察其實行庶幾學無懈等將來得用矣。

疏入得旨所言有理著該衙門看了來說。

乞分豁土田疏成化五年

彭韶

臣伏聞為臣以不欺為本。虛事以大體為先。豈不欲順事為恭哉。願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為恭也。且以臣所勘真定土地言之。真定在堯舜時為冀州之域其賦為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為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畝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洪武二十八年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宣德六年戶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請武強縣路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英宗皇帝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糧。是英宗皇帝之心即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曉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理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澆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麻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人。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為此也。即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阜隸等

項一年常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了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所深賴者。願慈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多餘皆奪為閒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於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徒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成休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矣。待與民爭艱食之利哉。況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後土地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到彼時百姓扶老攜幼遮道哀告臣不覺自失不臣重擾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為心近以祖宗先帝為法所有賞賚之施聖恩區區外其他田畝乞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託量加寬恤庶幾民間知有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世臣亦成休無窮矣。

疏入帝詔以田歸民而責韶方命下詔獄。

校勘資治通鑑綱目疏成化九年

謝鐸

臣謹奏成化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韶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令修撰羅環并臣鐸等校勘訛誤將翻刻以供容覽。臣退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薄漢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雖在宋時神宗理宗二君雖嘗留意是書卒不能推而見之政治之間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察有如陛下今日之舉者是蓋不特是書千載一時之幸實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民之幸。臣等豈勝欣慶踴躍之至。臣待罪翰林今八年矣。恆竊愧懼思欲仰酬聖恩於萬一而庸鈍淺暗不識治道之宜凡臣所未能言與所欲言而未敢言者大臣能言之諫官能言之。百司庶職能言之。是以口與心謀趨超前卻不敢無因冒越。以至於今。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之中如月之望如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以陛下端拱持位於上羣臣奔走仰成於下宜若無待於私愛過計者。然而中者長之漸望者弦之漸夏者秋之漸故昔者聖人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存大有有無備之戒。蓋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大有如一日也。然則將如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以保此泰豐大有之業於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問哉。孔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智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其為君子而不能知其為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行而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智為仁為勇者具見諸經。臣愚不敢遠引備述。姑即是書所載漢唐二代之君其於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之間亦略可見矣。蓋必若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霍光庶可謂之智而青察之智非智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庶可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沮羣議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庶可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深信佛法惑於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味而昏其智也。明皇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妬賢嫉

能而不能去。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於恭顯之譖。而不能直。蕭望之之寃。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是數君者。其治亂安危之相去。何如哉。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治。上安。下泰。文恬。武嬉。積習因仍。徇名廢實。天下之事。恒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曰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恥者。自若。飭官司也。而汚暴益以甚。裕兵兵也。而疲弊益以極。誠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走。獨免有詔。而征斂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行。而倖門日益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撓日益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未必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蠱根弊源。將必有在。臣愚誠不足以知之。夫以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之留意是書。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於彼則不得務於此。惑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一或有妨乎己。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有礙乎己。則善政未必得行。是惟陛下密察此心。懼有於無。必開拓此心之所謂智。必力行此心之所謂仁。必奮發此心之所謂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學。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深。任之必篤。以爲左右啓沃之助。稽之經傳。質以是書。直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興。行某政而得。則曰。今嘗亦有是乎。見其用某人而亡。行某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反觀內省。長慮卻顧。兢兢此心。罔有內外。罔有終始。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則前所謂積習。因仍。徇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無有難者。而此豐泰。大有之業。可保無失。不異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如此書所載。尙何足道哉。臣狂瞽迷謬。凡此皆儒生之常談。世之雄傑才辯者。未必不以爲迂腐而不可用。然臣力求往古。反復究思。要之至理。竊惟治道之大本。莫切於此。而救時之急務。亦莫先於此。舍此而欲別爲奇謀良策。以坐收唐虞三代之治。臣愚不敢負此心。以欺陛下也。夫以陛下之聖。據大有爲之勢。操大可爲之權。如天之於萬物。欲春而春。欲夏而夏。欲秋而秋。無與牽制。無與沮撓。斷然而行。在聖心一轉移間耳。伏惟陛下察臣之愚。於臣之志。不以出位爲嫌。不以未信爲嫌。試以今日倦倦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臣不勝惓惓戰戰待罪之至。疏入。帝不納。

陳京衛官職因差騷擾疏成化十二年

彭韶

臣近准本司所屬驛遞申呈雲南鎮守太監錢能。差千戶舍人等進象六隻。沿途非法拷打。勒要銀兩。陵辱上下。遍打驛官等因。到司。臣聞自古帝王不思娛心之不足。惟思德業之未隆。不患備物之未能。惟患盈成之難保。是以勤儉守己。撫綏遠人。誠不敢恃太平而自暇逸也。蓋勤則剛斷於事。儉則不貴異物。柔遠人。則休息物力。三者。在陛下盛德中。無所不至。而羣臣或不能仰體聖心。其所使官員。又不能善於其事。因而作非。遂使遠方軍民。漸至失望。思欲告訴。而無階也。竊見鎮守雲南太監錢能。屢貢象。馬。禽。鳥。等物。雖曰敬奉朝廷之意。然而孜孜於勤奉外物。未見其爲淳實忠愛也。伏聞禽畜之類。內苑已備。非所急用。有之無益。無之無損。萬里傳送。勢必勞擾。承遣之人。狐假妄爲。亦或有之。伏乞陛下廣德業之盛美。念成守之艱難。斷自聖心。將前項物件罷去。嚴敕內外臣下。敦素守法。撫安夷民。則遠人歌舞。聖治永遠。無

極矣。疏入。帝不納。

嚴賞罰以禁盜賊疏成化十二年

王恕

臣惟衛所官軍。本爲防奸禦侮。緝捕盜賊。征討不庭。而設非徒費軍實。張虛聲。而爲美觀也。且雲南地方。諸種蠻夷雜處。其人兇悍好殺。不以盜賊爲恥。蓋甲槍刀弓箭牌等項軍器。家家有之。動輒三五十人。或一二百人。結爲羣黨。各執軍器。流劫村寨。抄財殺命。或截商旅貨物。略無忌憚。各處雖有哨堡巡司。及巡捕官軍。非惟賊衆軍寡。不能抵敵。亦由取之無法。所以不能成功也。伏觀大明律。失誤軍事。及主將不固守條內。別無與賊對敵殺傷官軍。罪坐管軍頭目之例。況勝負兵家之常。雖智如良。平勇如信。布亦不能保其必勝。奈何近來庸懦不才頭目。因向時領軍將校。或以輕進被參。或以損軍得罪。以此遇賊先以退縮保軍爲心。略無向前剿賊之志。幸而稍得其利。輒使虛增首級。妄報功次。以圖陞賞。不幸而折損官軍。就行隱匿。不聞設辭遁掩。以避其罪。況進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如此爲將校者。誰肯提軍出戰。爲士卒者。誰肯奮不顧身。此官軍遇賊。所以不能成功者也。設若臨陣奮勇。與賊對敵。而死者厚。卹其家。不罪領軍之官。若能成功。厚加賞賚。其臨陣退縮。不能奮勇效死。致賊猖獗。殺害良民。失陷地方。依軍法處治。設或鼓之再戰。誰敢退縮。誰不向前。此取之良法也。如此。則賊不期破而自破。功不期成而自成矣。且雲南強賊。比之他處。數加十倍。雖曰習俗使然。其致之也。則有由焉。或土官令家奴糾合部民而爲之。或管莊之人。招引無籍軍民而爲之。盜以土官并管莊之人爲主人。賊俱藏於其家。誰敢搜捕。此雲南強盜所以多於他處也。況雲南去京萬里。非可以朝發而夕至。若將應決強盜。依例奏請。至秋後然後行刑。動經監候一年之上。或二三年者亦有之。比及奏請至日。或死於獄中。而不受刑者多矣。將何以警兇惡。而快人心。乞敕該部計議。今後官軍人等。與賊對敵而死者。官給銀物以恤其家。本管頭目督軍同戰。救不及者。不罪。如或有功。量加賞賚。若遇賊退縮。不能奮勇。不能督戰。及見同征軍士被圍。故不救援者。俱以軍法處治。土官并管莊之人。縱賊爲非者。亦治以重罪。仍將今後所獲并已獲未結強盜。三司會同明白。同在獄中。已問結者。俱引赴鎮守。總兵。巡撫。等官處會審無冤。委官就便處決。仍於打劫之處。梟示。然後具奏。如此。則賞罰當而官軍知所勸。法令嚴而賊盜不敢肆矣。疏入。帝從之。

論駕帖無印信疏成化十二年

王恕

臣叨掌風紀。材疎學淺。不諳事體。近聞雲南中衛百戶汪清。自京師齎駕帖。與刑部郎中鍾恭。錦衣衛百戶宋鑑。臣竊疑焉。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公文。及給批差官公幹。或提取犯人。俱於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又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印照。出關防。所以防詐僞也。今齎來駕帖。既無監科印信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近臣等題遊外。脫回內地軍丁事。都察院奉旨選官。往勘明白。干礙錢能奏來處。置今原差郎中鍾恭。等齎前旨。於本年九月初

六日到雲南。提犯人盧安等到官鞠問。百戶汪清又將緝帖於本月十一日到送與鍾蕃等。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二也。然臣所疑者無他。惟為事體之一。蓋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不一。非惟起人之疑。且使投問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緝帖內有賤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不死乎。果出於上意而不死。則違君命而罪愈重。若非上意而死之。未免含冤於地下。由是言之。緝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疎迷孤蹤。動炙手可熱之權。真可謂不知量者也。但緣此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騰衝一夫啓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所為。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巡撫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為陛下言之。其罪與否。朝廷自有法度。臣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臣不以實告。則是黨權要而欺朝廷也。其罪將安逃乎。縱使倖免。亦豈忠臣。孝子。所忍為乎。且忠。孝。乃臣子之節。臣若以不忠。不孝。存心。朝廷將安用臣。臣將何以報陛下哉。況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乃臣之分也。黨權要而苟利祿。臣則不忍為也。臣于冒天威。不勝戰慄之至。

明臣奏議卷五

乞取回中官王敬疏 成化十八年

王恕

臣始為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處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齎內帑錢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於江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悉虛。第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直七八十錢。民有飢色。野有餓殍。老稚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不可勝數。臣奉敕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尚多。若王敬此行。為賑濟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蒙再造之恩。陛下盛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王。國祚可以與天地相為悠久矣。若為收買玩好之物而來。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為當此饑荒之際。朝廷正宜裁冗費。卻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植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纖造旁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競起。侍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乎。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亮獻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褶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亮。蘇許公之忠。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位。聰明睿知。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可以為堯舜。可

明臣奏議 卷五

七三

以遊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幸際明時。備員巡撫。偶有所聞。若隱忍不言。使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愧於臬。變。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愧於李。大亮。蘇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為陛下言之者。非為身家計也。為社稷計耳。惟陛下留神深思。社稷幸甚。生民幸甚。疏入。帝召敬還。

陳治安疏 成化十九年

王恕

臣聞道者。敵人入。內外戒嚴。朝議以各遊軍餉不足也。既遣官以糴買之。以京營軍士不足也。復遣官以清查之。又以內帑銀物不足也。而出征官軍無厚賞。方今天下。家海內一國。以言乎糧餉。漕運之轉輸。陸路之飛輓。非不多也。以言乎銀兩。鑄場之開辦。糧草之折納。非不廣也。以言乎軍馬。在京。有四十餘衛所。又有外衛。番上之役。到營而操練。分將以統領。非不衆也。夫如是。宜乎。廩有餘粟。而不可勝食矣。庫有餘財。而不可勝用矣。軍士多且精。而所向無敵矣。奈何。一旦有警。輒見不足。蓋承平日久。安不慮危。糧費於冗食。財費於侈用。軍疲於差占。若王帥不早出。敵人不早退。臣恐不止口外之被擾。邊民之被擄。其為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今敵人遠遁。土師凱還。此實皇上聖德格天。天道助順。將校用命之所致也。然目前似無事矣。臣不敢保其必無事。似可安矣。臣不敢保其必可安。若謂敵人既遁。必不來也。臣不敢保其必不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此臣等居高位。享厚祿。為國股肱者。所當致意也。伏望陛下。當此閒暇之時。敕令諸司。明其政刑。量減在官冗食之人。申嚴冒報功。彼之謂。重名器。抑奔競。則不加賦。而糧自足矣。少作無益之事。不貴無用之物。慎賜賚。節用度。則不厚。而財自足矣。免畚土。鑿石之差。嚴私役。買閒之禁。時教閱。養銳氣。則不招集。而軍自足矣。三者既足。則元氣自壯。根本自固。邪氣自不能入。外侮自不敢作。設有邊報。需軍馬。即有軍馬。需糧草。即有糧草。需賞賜。即有賞賜。剋期以出。相機而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何敵之不可破。而何功之不可成哉。苟不博節愛。養於平昔。及其事至。而欲取辦於一時。臣未見其濟也。此國家之大計。廟堂之上。必有以處之也。若無待於臣言矣。今臣言之者。亦區區為國之心也。惟聖明恕其狂瞽。而裁察之。幸甚。疏入。帝從之。

制治保邦疏 成化十九年

王恕

臣聞周官有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誠以未亂而制治。則必不至於亂。未危而保邦。則必不至於危。使已亂而制治。雖勞心經營。終不能救其亂。已危而保邦。雖極力扶持。終無以免其危。此往古已驗之實事。非俗儒閒談之空言也。臣不敢遠舉。姑以近事言之。宋徽宗初年。天下太平。蔡京倡邪說。勸上作玉清。神霄等宮。崇信道。士林盡素。以朱勳領花石綱。加以梁師成專務應奉。是以民窮財盡。政事不理。國勢不競。遂致方臘之亂。而成靖康之禍。方其初也。使納言者之諫。能前項無益之事。專以節用愛人。為心。使百官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宋豈有衰乎。方今天下太平。四方寧謐。國勢若金甌之完全。無纖毫之缺損。又況皇上聖德寬仁。神武不殺。上合天心。下合民心。禮樂法度之巍然。典章文物之煥乎。可謂治且安矣。宜若

明臣奏議 卷五

七五

可無慮矣。然古人有言。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治之極者。亂之始。此臣之所以為陛下憂也。陛下雖精執中。無怠。無荒。第左右之人。咸戴聖恩。思欲報之。而不得其道。崇飾非禮。取容干進。誠恐浸潤日久。嗜日滋。糜費日多。財用日屈。民日益窮。事日益壞。即不幸有數年之兵。數年之荒。不知何以為計。欲如今之安。欲無後日之悔。恐未能也。此臣之所以願陛下制治於未亂之時。保邦於未危之日。以隆聖明。萬年無疆之丕緒也。伏望陛下以古為鑑。仍敕多官會議。制治保邦之條件。採而行之。天下幸甚。宗社幸疏入。帝不納。

陳政治終始疏成化二十一年

彭韶

臣伏觀詔書。凡朝廷政事。缺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臣忝備員風憲之官。幸遇聖明。愛治之日。敢自諉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明詔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始。為陛下陳之。夫更新曰始。成功曰終。使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勤而有成。雖堯舜之盛。不能外矣。伏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心仁愛之至。欲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為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於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侈。斥逐異端。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已。所冀於聖明者。不止於數事也。臣伏見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為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蘇倫攸。則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陛下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登。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請輒從。此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懼。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陛下臨御以來。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為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陛下儉約之德。已著。茲者鎮守內外等官。間有奉。仍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竊惟天順年間。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必皆減微樂。豈宜轉令進奉。此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財。以充進奉之名。豈有出己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陛下將此項能免。則天下幸甚。化之初。陛下用人詳慎。至於近日。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大臣。無故而加之保傅。及其致仕恩澤。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亂哉。此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禮。有勞力。而後加官。不其官。惟其人。則率臣幸甚。臣聞因事為功。古人所貴。即其已往。而慎於方來。斯謂謹始而勿失。則德澤諸當時。聲名昭於後世。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真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螻微命。隕越妄言。不勝戰懼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山陝救荒疏成化二十二年
王恕
臣伏聞邇來。禮部。因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災傷。題請查例。令僧道關給度牒。就彼納米給賑。又聞湖廣鎮守太監。章貴。奏稱。飢民南流。日有萬口。請通行該巡撫。將新舊流民。招撫復業。又聞大學士。萬安等。奏。令生員納米。准監。民人等。納米。准授軍職。俱赴災處。上納給賑。又聞差侍郎。耿裕等。祭告嶽。鎮。河。海之神。臣有以見。皇上畏天。憂民。救荒。恤患。之心。無所不用其極。雖雲漢之詩。所謂。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靡神不舉。靡人不周。者。何以過之。臣惟陝西。山西。地方。連年災傷。米價甚貴。閭閻小民。貧難者多。殷實者少。雖奉上項恩例。恐願納者寡。焉能濟衆。臣思流民。缺食。無計聊生。拊循失策。必為盜賊。勞師動衆。所費益多。合無將湖廣。今年該起運。南京各倉。及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濟流民。又將河南該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濟流民。又將石。賑濟本處飢民。及四方流來之民。以消後患。如河南兌軍糧米。無微。亦須別作孽書。仍救各處巡撫。巡按。提督。三司。委官。如有流民。到於該管地方。即便加意。賑恤。不許驅逐。致令失所。且人一日不再食。則飢兩三日不食。則病不能起。五六日不食。則死。此救荒當如拯溺救焚。宜急而不宜緩。緩則無及矣。臣深慮各項納米。急不能得。有誤賑貸。合無先出內帑銀二三十萬兩。火速發出賑濟。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銀。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潛消後患。易危就安。轉禍為福。有以見皇上深仁厚德。含生之類。益將感戴於無窮矣。
疏入。帝從之。

進大學衍義補奏成化二十三年

邱濬

臣竊見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缺焉。臣不揆愚陋。竊做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缺略。以為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為條件。凡一百有九。共為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缺也。前書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表文一通。開寫卷首。以進。伏念。臣瑤遠方下士。叨冒朝廷厚祿。六轉官階。以至今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國恩。無以為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儒之職。無政務之擾。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第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以老耄。精力衰憊。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誤。然區區一念。忠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語言文字之外者。況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撰。無一而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參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撮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聖

政之萬一伏望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開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議。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時之宜者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察其幾微之先焉。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蓋有天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可用。僅採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於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爲有用。而致爲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效之至。爲此謹具本親齋以所撰大學衍義補書四套。計四十冊。隨本上進。疏入帝下內閣議行。

漕運議成化二十三年

邱濬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稷稻以給幽燕。原註。見唐杜預詩。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巴延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國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漕之運。不專於海道也。原註。元初羅道。自其那縣中漕。早站。陸運至海縣。門。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之造。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原註。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漕。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海。曰河。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運。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卒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寧過慮而不爲臨事之悔。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爲儲蓄。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免支之耗。歲歲常運。儲之積雖多。而正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爲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原註。蘇州。松江。常州。及蘇州。松江。常州。三府。由海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

明臣奏議 卷五

八一

爲尖底。首尾必俱置舵。猝遇暴風。轉帆爲難。或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沿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造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橫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回避則回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已時即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沈溺之患。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時通番航海之人。原註。詳其自首。及其本即。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習海舟。令有司優給津遣。即至訪詢。其中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船式樣。造爲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爲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貯。照依現式。造爲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舟海畏深。故宜重。假如海艘載八百石。則爲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於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爲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腳費比漕河爲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爲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賈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之來。苦於運河窄淺。船隻擠塞。腳費倍於物直。貨物所以踴貴。而用度爲艱。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於北。空船南回者。必須貨實。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謂海運險遠。恐其損人廢財。請以元史實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歷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說。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臣謹議。

陳時事疏成化二十三年

鄒智

臣惟體乾者。人君之職。贊化者。宰輔之事。陛下之於輔臣。有缺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

明臣奏議 卷五

八三

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唯唯諾諾，若不能然，他何從？若不敢然，甘於模稜，恬於伴食，此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為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辜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效，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號為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執為夏竦，則黜之。孰為夷簡，則容之。孰為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則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小人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捷給為賢。尋居終日，罔思盡職。甚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隨之。其誰吾聽耶？嗚呼！既不進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為此！臣願罷黜浮沈之輩，廣求風節之臣，使之得展底蘊，言有可採，次第施行，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為譏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勳、顧鼎、顧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權、他如章懋之、亮直、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斥之、或竄之、使不得一遂，此豈上天生賢之意哉？臣願陛下將王恕等分居要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者。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亂之原，故凡寺人之徒，惟供掃除之役，頃年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刑餘之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省倚之為鎮撫，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脩曰：官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子為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以應事耳。臣願陛下思義理之難窮，考之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無一日之不然，則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已哉。

論濫陞內官奏弘治元年

王恕

臣伏觀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縱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陛下前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也。臣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遞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為濫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為濫而陞之？似乎不可。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太祖、太宗，復見於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肯

貨利及登寶位，治近習，蠲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革能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此數事，皆壞名器，損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陞內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恐不可得。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幾也。可不慎歟！況今北敵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伏望陛下自今伊始，於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守祖宗之法，決不可為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為社稷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干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疏入，有旨：這起內官，隨侍春宮年久，因遇節日，各量陞一級了罷。

請講學聽政疏弘治元年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異世同心。孟子於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逢天王之明聖者乎？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者也。又曰：詢於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者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為而天下治也。陛下御極以來，放遠奸邪，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勤政若此，可謂堯舜之君。故天下翹首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臣昔忝侍從，伏觀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容問，以究聖賢之奧旨。儲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誥，未嘗進一詳說，以闡帝王之全道。理微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何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行，何由識之？退朝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語言而已。至於百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廢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佐之，覆解詳釋，旁引曲喻，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微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政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經書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大臣講官，使居前殿之右廂，凡遇題奏，或有奇字奧義，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外朝之時多，處深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萬幾閒暇之際，湛然

疑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必使心當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罪已其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分而裁決之。鎮守撫按及府衛有自任所求見者。皆條陳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陛下令諸司承旨議行。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論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勿至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之論。而審行之。其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批答。凡大小官員。當奏事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顏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利弊。兵民休戚。年歲豐歉。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諫切實者。議行之。其諛佞諂諛者。斥逐之。愚益狂直者。容恕之。容諛不能言者。令其本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為一己之聰明。則陛下之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羣臣面議。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即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疏入。帝從之。復午朝。召大面而議政事。

請明律意疏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伏觀大明律內一款。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請明律意。判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巡按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答四十。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敘用。欽此。欽遵。外竊惟國家大事。莫先於刑獄。刑獄所重。莫先於人命。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自古帝王。莫不慎刑。而重民命也。仰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於五六為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重會衆律。親御宸翰。為之裁定。務協厥中。而於人命尤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於律意。務為講明。鞠獄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而天下無冤民矣。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情就律。將就發落。且答杖徒流。縱有所枉。為害未大。至於人命。一有所冤。關繫匪輕。且如強盜窩主。重在造意。行窩強盜。而不曾造意。同謀。雖分贓。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讎。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讎。若因事到官。但有答罪。雖勘至死。亦可止問擬。因公毆人至死。徒罪。又如故殺。鬪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鬪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於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略。有將強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致死。本無私讎。故勘情由。而俱問擬斬罪者。有本係鬪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卻擬鬪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輒取情真罪當。奏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姦。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本婦因姦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姦夫斬罪者。其他以非為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查得數年之間。天下

布。按二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本院并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覆奏處決。幸蒙憲宗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著。恭遇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明詔。強盜無贓。仗人命無屍檢驗者。其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決重囚。近日辦理寬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決。則含冤而死者。不知幾人矣。其所以傷和召災者。果誰之咎歟。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問理。而惟聽於主文之人。蓋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臣愚乞敕兩京法司堂上。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二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並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際。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辯明。及通行天下大小衙門。並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巡官。按治去處。遵依大明律內事理。從公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並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乞敕吏部行移法司。將撥去辦事進士。就令與現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庶使人精法律。而刑鮮濫施之弊。獄無枉抑。而世底刑措之美。緣係講明律意。以重人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疏入。帝不納。

請勤政事疏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為法乾健。以勤聖政事。照得近來各處。其奏地。震而雲南尤甚。邇者。天象示警。彗星偶見。此皆上天仁愛皇上之意也。皇上憂勤惕厲。減膳撤樂。凡有遊燕。悉為停止。此又應天以實。而不以虛文也。將見彗星漸消。與宋景公一言而災感退。三舍者無異。信乎天人相與之際。甚不偶矣。臣惟帝王之德。莫先於勤。勤則我決萬幾。而無少滯。上天之道。惟在於健。健則發生萬物。而無或差忒。是則天道聖德。實相膺合。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皐陶之告禹亦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史書美大禹曰。克勤克儉。是皆以勤而成聖德。所以載之經史。而垂光萬世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至憲宗純皇帝。俱味爽視朝。早朝後。日每二次。裁決在京各衙門。並天下一應章奏。或有大政事。復召大臣面議而行。此親朝列聖之定規也。恭惟皇上。膺上天之眷命。紹祖宗之鴻圖。即位之初。宵衣旰食。勵精圖治。視朝決事。悉遵祖宗舊規。日長時月。每日又有朝午之舉。誠足以媲美古帝王。而克紹祖宗也。近年以來。視朝稍晏。間或早而復晏。日止裁決章奏一次。此固皇上。願養天和。保固皇躬。雖得君逸臣勞之道。但所其無逸。帝王所重。仰惟皇上。清心講學。節膳寡慾。聲色不遜。貨利不殖。篤志以求道。游藝以發心。雖古帝王。祈天永命之道。亦不過此。又豈待於他有所求哉。今視朝固亦早矣。但日止裁決庶事一次。非所以率由舊章。而垂法後昆也。甚有以掩皇上勤政之心。其於聖德。所關甚大。臣竊惜焉。伏望皇上。自今法天道之健。遵祖宗之訓。每日二次裁決庶務。而視朝常常如此。則聖心之勤。不異於初政。祖宗之規。不改於今日。其於聖德。實非小

補而底堯舜之治亦不難矣伏乞聖明留意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疏入帝不納

明臣奏議卷六

陳治道疏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竊惟贊襄治道固在於百司糾正百司莫先於風紀風紀振則百司自爾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庶績成熙而治道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為先務焉洪惟我朝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以司彈劾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兼理都布二司軍民又設各道分巡以肅清郡縣巡按御史總監察焉良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間相維相統內外肅然近年以來風紀不振是以奸宄得以逞其邪謀幸小得以恣其欺妄賄賂公行紀綱日紊幣藏錢糧浪費空虛貪官汚吏肆無忌憚仰惟皇上副登寶位崇重臺諫俾之盡言所以奸邪敗露幸小屏逐風紀頗振百司知警治道之隆端有望於今日矣臣猥以庸材荷蒙聖恩擢總風紀受命以來夙夜兢惕捫心揣己無由答知遇之隆進言納忠庶幾效涓埃之報謹以振揚風紀裨益治道一十五事條陳伏望皇上留心採納俯賜施行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今將所言事件開坐謹題請旨一選賢能以任風憲竊惟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官任風紀之重必須得人方稱厥職我朝自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不分進士知縣教習皆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之不苟至正統年間朝廷頗降憲綱新進初仕不許除授御史至正統八年進士復得除授成化六年仍遵憲綱凡遇御史有缺止於進士出身知縣並行人內行取中間多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任者所以未

盡得人臣愚乞敕吏部行移各處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並布按二司官各於所屬進士舉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知縣內從公推訪廉慎公勤政績昭著民心愛戴實有聲譽者明白具奏遇有御史員缺吏部據此並於考滿行人博士內行取如果六年以上知縣員少於辦事二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照例會同本院官考選具奏除授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以罪如此則御史皆得其人而風紀為之振肅矣一禁撫拾以戒賊官自古重賊吏之法所以為安養斯民之計也蓋賊吏之害良民猶稂莠之害嘉穀故我朝於文職官吏受職不分賊之多寡罪之輕重俱罷職永不敘任法備貫充軍其所以定賊吏之法可謂嚴且重矣比先年間巡按御史並按察司官舉問貪賊官吏事無所枉俱不敢撫拾其奏其風憲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恣其貪酷十數年來文武官員被人具告貪賊等項重情巡按御史按察司官行提到官對證明白律該為民充軍者往往讎怨原問官員撫拾虛詞朦朧妄奏輒將原問御史等官奏准差官提解來京或就彼與先問囚犯一同對理縱辯無干受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虧損國體沮壞風憲莫甚於斯所以風憲官員互相效尤各保職任坐視賊官不敢究問以致法度廢弛貪污恣肆而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澤臣愚乞敕法司今後凡貪賊等項官員被巡撫御史按察司官提問明白追有賊私律該為民充軍不分已未發落妄捏虛詞撫拾原問官員者或另行差官或備行巡撫等官先行提帶一千人卷勘問明白別無冤枉委係撫拾該充軍者發極邊衛分充軍該為民者發口外為民若御史按察司官果有枉問及違法情罪明白參奏按察司官行巡按御史就彼提問御史罪重者行提來京情輕者候巡按滿日到京參送問罪不許輒便將御史等官一概奏提及就彼與原問囚犯一同取問仍行各處按察司出榜於所屬張掛曉諭如此則貪官知所警懼而風憲不致沮壞矣一擇人才以典獄竊惟刑者國之重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我朝舊例凡各處按察司官有缺吏部於兩京法司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評事等官內除授都布二司理問所理問斷事司斷事及各府推官有缺俱於法司歷事舉人監生內除授尚不得人近年以來吏部將各處知府除授副使府同知知州除授僉事而推官斷事等官一概以年老監生除授且前項等官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問刑之際止憑奸吏任情出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於此及各處巡撫巡按並三司官多有將推官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別項公幹經年半載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人尤為誤事臣愚乞敕吏部今後各處按察司不分問刑管屯整飭兵備等官有缺俱於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除授推官理問斷事有缺俱於法司辦事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概濫除仍乞敕內外問刑衙門以欽恤為心以人命為重務求真情勿致虧枉仍行各處撫按等官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違例輕便差遣有誤問刑如此則司刑者各得其人而刑不致於枉濫矣一責成效以革奸弊洪惟我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以肅清郡縣無非欲振揚風紀彰明憲度俾官吏守法而小民獲安也其分巡分管官常川在外偏歷所屬接受詞訟禁革奸弊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污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虐近年以來多有顧戀妻子罔肯出巡所過州縣暮到朝行甚至偏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

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日廢而奸弊滋甚也必須定期與期限庶可責其盡職臣愚乞救各處巡撫巡按等官今受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中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備歷所屬每處所住不拘日期凡貪官污吏盜賊害民及一切與利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分巡官將問過賊污官吏名數追過賊罰等項數目及完過勘合詞訟分管官將催完過錢糧撫安過人民並一應合行事件各開報撫按處查考撫按回日仍其略節總類開奏乞救該部候三年六年考滿之時據此黜陟若推諉避事曠職苟祿不依期限擅自回司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奏究問若有地方緊急事情應回與撫按官計議者不拘此例如此則官無廢曠而奸弊為少革矣一申命令以修庶務洪惟我朝洪武永樂以來於各邊添設將官假以節制之權以鎮守其地各處設都布按三司授以方面之寄以分理庶事無非欲振揚威武修飭邊備以防外侮之侵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以造生民之福彼時各官奉公守法仰副委託所以朝廷無外顧之憂生民免流離之苦近年以來各邊將官中間多有指以進貢為名肆意科歛軍士廣置第宅恣情蕪蕪軍馬凋弊而不整邊備廢弛而不修一遇有警動輒請兵其各處三司官亦皆因循苟且惟望望遷擢驟逢迎罔思補報錢糧侵費詞訟不清小民控訴無門盜賊任其滋蔓此皆方今之弊而所當痛革者也伏望皇上降敕切責各邊鎮守總兵並各處都布按三司及巡撫官員務要下思安享祿位之榮上念朝廷付託之重洗心滌慮改過自新為鎮守總兵者用心操練軍馬修飭邊備務使軍士精銳威武振揚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為巡撫三司者務使朝廷恩澤之下布郡邑貧污之斂跡倉廩充實軍民安妥凡百政令無不修舉如仍蹈前習許巡按御史從公糾舉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如此則命令申嚴而庶務益修矣一逐術士以防扇惑竊惟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奸也左道邪術之有禁者所以懼亂正也故我太祖高皇帝於大明律及皇明祖訓皆備備以戒之其所以鑒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者其慮深且遠矣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輕至京師近年以來或扶鸞禱聖或書符呪水或燒煉丹藥或假稱果報一切邪術人等往往來京潛住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則進入皇城之內妄言禍福扇惑人心如往年李子龍近來李致省鄧常恩之輩黃綠妄為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而天厭其禍俱已敗露然雖敗於一時誠恐復於後日若不嚴立重禁何以警戒將來臣愚乞救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及五城兵馬司並錦衣衛巡捕官校嚴督地方人等各於所管地方逐一挨訪除軍匠旗校監生吏典承差知印天文陰陽生醫士上納糧草之人外若係邪術之人不分有無文引無故來京潛住忘安禍福者俱要趕逐出京若一月不出仍前在京潛住者捉送法司問擬明白軍發極邊衛分充軍民發口外為民仍乞救守皇城四門內外官員今後務要用心關防搜檢但有前項之徒及不係內府工作人役擅入皇城者就便拏獲具奏送問如有故違事發一體治罪如此則邪術有禁而人心不至於扇惑矣一擇守令以固邦本洪惟我朝設官分職各有體統上下相維以臻治理今在外之官方面固重而守令為尤重蓋守令為親民之官得其人則民受其福往年知州知縣未盡得人該大學士李賢奏准凡遇朝覲之年吏部於聽選監生舉人內不分赴選遠近考選銓除臣在陝西巡撫之時亦

會具奏於進士舉人內選擇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頗受惠近年以來各處知州知縣有一年不曾除授者甚至有二年除授不到者詢其所以蓋由吏部每逢考選之時無堪任守令之人以此遲遲正官既缺佐武管事遲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害且堂堂天朝豈無其人蓋因拘於附近年月所以不得越期除授誠恐豪傑之才坐淹歲月多致衰老不得實用臣甚惜之乞救吏部查照大學士李賢奏准事例每年一次於應選舉人監生內考選年力精強堪任知州知縣者若干人臨時於各衙門辦事進士內相兼選用不許將難行之人除補仍豫訪州縣之繁簡斟酌人才之高下除授其四川雲南廣西福建路途遙遠江水險惡所除官員一年之上方得到任若候缺到方纔除去不無太遲亦須照缺豫先一年除授前官縱有事故亦不至於一年之久至於布按二司官各府知府乃守令之綱也所繫甚大尤宜慎選陞用俾嚴考守令之賢否以報撫按撫按覆考是實轉達吏部吏部再加訪察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而政事修矣一嚴考覈以示懲勸洪惟我朝舊制凡在京各衙門屬官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本衙門考覈後俱送都察院考覈初任稱職者朝廷給與誥敕封贈其親不稱職者不得關給且有黜焉此乃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也比先年間依此考覈人無異言近年以來各衙門屬官因見本堂上官考稱本院詢訪行止平常考作不稱職者輒便捏詞具奏或造謠言原考御史多被連累自此因循虛應故事以致賢否不分廉貪無辨祖宗勸懲之典廢弛殆盡若不從公考覈無以警戒百司臣愚乞救六部等衙門堂上官今後考覈屬官務要察其平昔行止斟酌出與考語若本院考覈不稱職官員敢有似前捏詞妄奏原考御史者許十三道御史將本官實蹟明白劾奏有職者問罪罷黜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官委係廉能而御史挾私考作不稱者一體治罪如此庶舊典不致廢墜而官僚知所警戒矣一禁公罰以勵士風竊惟科罰科斂法律所當最禁者也邇來人心不古貪風愈熾天下府州縣官員不才犯此者固多中間有等會經旌異或上司禮待稱為賢能者往往假公營私罰取百端一年之間所罰銀不下數百餘兩甚至千有餘兩者誠恐議論欲掩人之耳目或領支修理學校或給發蓋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己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以公用為由亦各濫罰財物憲宗皇帝明見此弊之甚會降戒諭之敕比之穿窬之盜今弊猶存並不知改且兩京為天下之本四方之極源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直兩京各衙門屬官中持正操節者固多而濫罰財物者亦有及供送柴薪卓隸到京正數已足縱容家人搶要銀兩致民嗟怨有玷士風臣愚乞救各處巡撫巡按並布按二司各行分巡分守官員嚴加禁約所屬不許似前公罰財物虐害小民敢有不悛從公體訪得實不分有無原告就便拏問如律其三司官尤須律己正人毋蹈前轍如有故違巡按御史即便劾劾仍乞救兩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前弊益敦廉恥之風共助維新之治如此則庶官各知所警而士風為不偷矣一廣儲積以足國用竊惟自古君天下者莫不兢業自持省財節用恆以國用之不足為憂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咸能愛惜民財不肯妄費雖賞四夷不過綵段所以內帑金銀常有數百萬之積近年以來幸小川事妄興造作欺罔多端以致府庫為之空虛天下為之困憊皇上嗣登寶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蕭然矣況天下府州縣倉廩俱無數月之

糧而各邊亦止有二年之川萬一邊方有事或水旱災傷將何以濟與言至此深可寒心臣愚乞救戶部通查在京及天下方面州縣衛所大小文武官員及各王府宗室一應軍士若干共該支本色俸祿糧若干折色銀鈔若干通計天下歲收稅糧金銀若干鈔貫若干有無濫用如果不足作何區處使不缺乏及內帑前項已空之數如何措置使之充盈或造鈔貫或鑄銅錢或清理鹽法或查勘屯田或開辦天下之稅課或清查各處之船料凡理財之方是國之計無擾於民有益於國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則積儲可廣而國用為之不乏矣一恤士人以防後患竊惟思患豫防有國之大事防微杜漸保治之良圖臣竊見順天府所屬固安永清武清涿州保定定州河間等處洪武永樂年間原安插外民不下千戶百十餘年生齒日繁雖同編氓終係各俗即今精壯男子恐有萬餘為官者止憑俸祿而俸祿為有限在鄉者全藉田土而田土為不增況其官折俸銀兩比先年間按季關支近來過二三季或一年不得關支者賴此養贍別無營生一有不足為盜行劫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警不無乘機擄掠事之可憂莫大於此必須使之得所庶可保無後患臣愚乞敕戶兵二部計議將在京各衛長官折色俸糧務要按季關與及將在外各處外民如果田土不足者或將空閒地土或將入官莊田分撥各人耕種使足養其妻子不致失所以絕為盜之心以杜覬覦之念或選立屯長使有統屬或拘管操練得食口糧該管官員加意存恤果有違犯治之以法凡可以立久遠之規明後日之患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則無恤有方而不貽患於後日矣一清僧道以杜遊食竊惟天下之事有當緩而所繫急者僧道是也蓋當緩者僧道也所繫急者民食也若視僧道為緩而不嚴加清查則遊食者日衆而民食恆不足矣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額設僧三萬七千九百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餘萬共該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論之共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可足京師一年歲用之數況又不耕不蠶賦役不加則食之者衆而為之者少矣其軍民壯丁私自披剃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創修寺觀徧於天下妄造經典多於儒書敗化滅倫蠱惑衆自京師遠之四方公私之財用於僧道者過半民食不足未必不由於此其勢又不能盡去若不通查嚴禁則將來遊食者何有紀極臣愚乞敕禮部通查天下並在京寺觀共若干名除額度之數外多若干名如果數多既已關有度牒難以追奪明白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方許各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關給度牒敢有故違再言度僧者許科道官糾劾擊問仍通行各該撫按等官督責官司嚴加查勘但係新修私創寺觀即便拆毀併於古剎大寺觀其中但有原無度牒行道者即令還俗當差敢有私創庵觀及容隱未度行道童收為徒弟者各問發口外為民寺觀住持還俗為民僧道官罷黜不舉者罪同所司官員容隱者亦治以罪仍通行天下撫按出榜嚴加禁約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不致故違重甘結狀付所在官司查考如此則僧道無濫度之弊而民食不致坐費矣一敦懷柔以安四夷竊惟四夷來貢者慕化之誠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肇造丕基太宗文

皇帝神武雄略威震朔漠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綵段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展飲自成治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食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辭酒飯甚為菲薄每樣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皆生冷而多不堪食酒多撻水而淡薄無味所以四夷到席無可食用全不舉飭傳之四方豈不譏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外人怨言亦嘗具奏蒙憲宗皇帝敕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待四夷禮部該司官並光祿寺堂上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恐年復一年益加苟且此事雖小關係甚重臣愚乞敕禮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奉累朝奏蒙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例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飯食菜蔬俱堪食用酒亦不許撻水今後除筵宴外其午門外供給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看但似前剋減酒肉十分菲薄者許將光祿寺官並局長等參奏擊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四夷之歡心矣一節財用以蘇民困竊惟治國莫先於愛民愛民莫先於節用仰惟皇上嗣登寶位之初重下寬恤之詔示以憫念小民凡事減省之言天下蒼生無不欣戴且我朝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年間生養休息軍民富足故雖外征北邊內營宮殿樂於趨事未嘗告勞自正統十四年以後天下多事民始愁困自成化年間各處鎮守等官爭以進貢為名科取百端民愈凋憊加以山西河南陝西連年荒旱不收有司素無儲積民之死亡過半田土荒蕪而糧稅如故北直隸山東之民養馬供柴而征徭尤重江南各省人民輸納京儲及供兩京內府物料民困財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若非節財之用生養休息十數餘年豈能蘇其困憊然節用之道必自內府減省始臣愚乞敕戶禮工三部各查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供用之物如油蠟豬羊雞鵝及棹柴夫工價銀兩等類某年用若干某年添若干通查明白逐一上陳御覽斷自宸衷量加減省若減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就為定例不許各衙門再行具奏增添尤望皇上自今凡百用度賞賜更加撙節能不急之修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之盛德復見於今日而民困為少蘇矣一足兵戎以禦外侮竊惟為國之道足兵為先兵有不足外侮何禦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創建之初設衛籍兵天下之軍共有數百萬即今百十餘年而逃亡死絕者過半蓋由里老埋沒而無冊籍之可查衛所作弊而無文卷之可憑雖有清軍御史而清出者百無二三雖解到衛所而隨逃者十常八九若再加百年絕故愈多此軍士消耗之弊如此也其現存之軍江南者俱各守邊備倭趨運糧儲江北者俱赴京邊輪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郡司操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居重馭輕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南京官軍雖有五萬之上然多有名無實況騎射之未精什物之未備加以連年做工疲困已極輪班往返艱難尤甚此軍士現存之弊如此也消耗之軍既不能復現在之數又不堪用兵戎誠為不足遇警將何調用況今邊騎猖獗於甘涼出沒於西北強賊又噴聚於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者臣愚乞敕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府州縣有司將所管各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旗姓名逐一查理明白衛所各將所管軍人姓名籍貫充軍來歷年月審勘無差各備造文冊江南者送南京兵部江北者送在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舊冊

查對如有差訛。即便改正。仍收備照。務要磨勘明白。除年遠盡絕外。將宣德以後逃故之數。每省各鈔一
一本。該部照例通行。各清軍御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不許視常。虛應故事。庶奸詐之徒。不敢作弊。埋沒
其京營官軍。候營造憲。皇帝山陵畢日。乞敕兵部。徑自具奏。請命本部堂上官一員。會同各營總兵官
將現操軍馬。逐一查理。先儘團營。務足原額之數。其南京各營官軍。乞敕南京內外守備官員。會同南京
兵部堂上官一體清查。仍乞禁約管軍官員。不許私占役使。及擅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候清查完日。各
另回奏。仍造冊送兵部查考。其現在軍士。務要著實操練。精其騎射。養其銳氣。一遇征調。俾克成功。如此
則兵戎不致消耗。而戰守為有備矣。

防邊患疏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為豫防邊患。以保重地方事。臣竊聞事貴早圖。患當豫防。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制治於未亂。凡
事固然。邊患尤甚。竊照甘涼地方。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帝傾海內之財。勞數十萬之衆。方克取之。設立
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蓋北則胡人所居。南則番戎所處。若不分而離之。使兩郡相合。不下數
十餘萬。中國何以當之。則甘涼地方。誠為西北之重地也。漢唐之末。終不能守。而趙宋全未能得。至我朝
復入職方。設立都司。屯聚重兵。故我太宗皇帝。深謀遠慮。首命內臣總兵。以鎮守其地。邊境晏然。無事
干戈。後至正統初年。多爾濟巴勒等。為患數年。靖遠伯王驥。定西侯蔣貴。始克平之。迨至天順年間。保喇
瑪拉噶等。侵犯此地。朝廷命將出師。未能剿平。既而寧夏副總兵仇廉。前去截殺。兵過蘭州。迤北。輕率寡
謀。被敵所誘。數萬人馬。喪亡過半。自後敵入河套。侵擾陝西。而甘涼地方。稍為寧靜。近自成化二十年以
來。所在搶掠。官軍失事。先因進貢等項。各該衛所。困已極。敵人知我虛弱。益肆猖獗。且陝西路通甘涼。
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彼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運不絕。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
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近日本院節准兵部咨文。該甘涼等處。鎮守總兵等官。具奏。敵人
入境。或五六十騎。或一二百人。其所在各城堡。官軍所報。不日追至某處。路遠天晚。恐墮賊計。擊兵回還。
必日用箭射死賊人數多。俱被鉤拖去訖。未嘗見奏有挫衄賊鋒。斬獲賊級數多者。止是陝西靖邊衛官
軍斬獲敵人首級三十七顆。而人民被其擄掠者。亦不知其幾何。況邇因甘涼等處。缺糧。陝西臨鞏二府
人民。已經饑饉。數次。困苦不勝。近該巡撫甘涼都御史羅明。差來奏事。舍人石玘。臣等詢問。說稱成化二
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敵人自涼州直抵陝西蘭州一帶。入境搶掠。四五日。得去頭畜人口。不知其數。
今甘涼總兵等官。奏稱。止被敵人搶去。夜不收馬五匹。且前項敵人。連年搶掠。每得厚利。邊將畏懼。罪責
往往。惟務隱蔽。誠恐敵人窺知。我邊糧缺。兵寡。即因天氣炎熱。遠遁窮荒。因覺無事。但恐秋高。馬肥。弓勁
之日。糾合別種。部落。擁衆入寇。我邊無備。不無又遭蹂躪。年復一年。敵人益為得志。而甘涼之地。大有可
憂。思患豫防。不可不慮。乞敕兵部。計議甘涼各城。現有馬步官軍若干。若敵人擁衆犯邊。有無足敷調用。
如或兵數不足。豫調何處。客兵前去截殺。雖曰延緩調兵三千。往來不常。久駐。則虛費糧草。頻回。則徒勞

士馬。遇敵入侵。緩不及事。如何為宜。及行彼處總兵等官。計議。敵若擁衆。侵犯。用何方略。挫其初來之鋒。
設何奇謀。遏其深入之勢。敵若據守河橋。援兵從何而進。糧運從何而通。方略早定。人馬豫集。務使敵人
大遭挫衄。不敢犯我邊方。用紓朝廷西顧之憂。永絕邊陲。侵掠之患。明白具奏。期於必行。仍乞敕戶部。查
算甘涼各城。現在糧草若干。可敷彼處軍馬。幾年支用。如調客兵。有無缺乏。如或不足。作何措置。使糧草
有數年之積。不致臨時有缺乏之虞。若再令腹裏人民。趨避千里。餓殍。民有飢色。樵蘇。後饑。師無宿飽。皆
兵家所忌。況陝西之民。瘡痍未復。尤非所宜。前項二事。先時計慮。猶恐為遲。若臨時方籌。不無誤事。事之
大有可憂者。無過於此。故我皇祖訓有曰。外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征。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者。正慮此耳。臣等叨任大臣。濫總風紀。苟有所聞。事關地方。不敢緘默。
疏上。得旨。說的是。邊防大計。兵部便計議行。

請御製瑪爾堪進獅子疏弘治二年

倪岳

臣謹奏。看得瑪爾堪進獅子。乃外番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畜留之於內。既非殿廷之美觀。置之於
外。亦非軍伍之可用。日逐餵飼之費。及所賜銀幣等件。俱係府帑之財。帑百姓之供億。兼且獅子。真偽皆
未可辨。借使是真。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真。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啓
番人窺伺之心。以為中國好尚之所在。殆非所以發揚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臣竊為朝廷惜
之。蓋因各番。先於成化年間。得利而去。以此今次。繼踵復來。今若不為處置。則今次既去。後次復來。一處
既然。各處倣效。以朝廷柔懷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遠番之心。貪得無厭。何哉。臣嘗聞聖明帝王。不寶
遠物。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下詔卻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我憲
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敕。諭止朝鮮白鶴。海青之獻。皇上踐阼之初。首頒明詔。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
貢珍饈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四月內。因進西番人進貢玉石等物。御
令帶回。本年七月內。又因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禁絕。善政。遠近稱頌。以為聖德
恭儉。蓋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而一致。由是而終始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
鎮守官員。又將瑪爾堪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赴京。臣仰觀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為聖德之累。但
恐有以先年事例。為言。容其到京。則經過途途。騷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況本處進貢使臣。例該於
陝西。甘肅。驗放起送。即今現一起。哈瑪爾丹等一十八名。到京。為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
道。雖有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回還。不曾許從入貢。今若聽從海道前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番商。
詭稱本處。差來入貢。則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真偽。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臣。則既從陝西。又從
海道。濫冒差人。糜費財幣。終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道。啓意外之虞。即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人民窮
困。卻乃疲中國。以供遠番。費用。而無用。臣愚見。深謂未便。伏望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番人詭
冒之奸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卻所貢。仍差的當行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跟訪。隨其所在。會同巡撫
或巡按。及合屬司府官。就於所在地方。支給官錢。最為宴勞。仍依例。給與輿給腳力。送回廣東。量予賞賜。

嘉答其意。將原來船隻官為修理。著令擇機回還。仍請敕一道曉諭阿哈瑪特王。謂爾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宜照依常例。量備駝馬。從陝西陸路赴京。為當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諸國。知明天子之所為。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崇俊良。益修政治。使家人足。禮樂興行。邊域無警。萬邦賓服。如此則雖四靈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狎獍異獸。亦何足以為明時之輕重哉。再照鎮巡等官。均受朝廷重寄。明知海南諸番。惟占城。真臘。暹羅。滿刺加。瓜哇等處。入貢有期。合者。例該於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賽瑪爾堪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并詔旨事理。阻回為當。如果番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理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奏。候請明命。以為進止可也。卻乃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亦合參究。伏乞聖裁。

疏入。帝從之。

請嚴捕近京盜賊疏 弘治二年

余子俊

臣竊惟京師乃宸居所在。四方萬國所歸。人煙輳集。買賣繁華。實有一等不務生理。各處逃往軍匠。囚徒。心腹相結。三五成羣。為非作歹。人號喇虎。迨至家業蕩盡。卻乃賭博。抹牌。下棋。打雙陸。踢氣毬。贏者得財。仍恣所欲。輸者喪氣。袖手無為。遂至飢寒迫切。發起盜心。往往京師。肆行劫掠。防微杜漸。誠不可緩。乞敕五府。六部。六科。各差有力量屬職官。共五十五員。內給事中五員。會同錦衣衛堂上官。并巡城監察御史。督行五城兵馬司。順天府委官。通將城裏城外官民。排門不越一家取勘。果有容留賭博。不務生理。來歷不明。軍匠。囚徒等項。許於各官處出首。係民者。送戶部。係軍者。送兵部。係匠者。送工部。遞發原管官司收候。無籍貫者。送五城兵馬司監候。事畢。另議定奪。以後再有逃來者。查係發遣之數。果曾原犯死罪。遇蒙恩例得免。仍送原問衙門。擬以死罪。鄰右窩家。今次並以後容留隱蔽不舉。俱與犯人同罪。各官就行審緝。火夫。除例該優免。本身戶下二丁。及止優免本身。及官員優免本身一門外。其餘大小人家。不拘幾丁。盡行編為火夫。輪流坐舖。每夜務勾一十五名。并力捕盜。務在得獲。不獲者。巡城御史參奏。責戒鄰右。不行救護者。就行送問。獲賊之日。要問出窩家。不服審緝。及審緝不出者。果係應請旨者。具實參奏。餘人就行送問。其火夫文冊。各官將稿付與兵馬司類造。仍乞敕禮部查例禁約官民人等。本等衣服靴帽等項。不許僭分過侈。以足財用。以省奸盜。其巡南北直隸三路軍衛有司。照舊設立火夫。防護道路。及禁約往來人等。早宿明行。不許中賊奸計。如果遇賊。勢不能敵。星馳通報京營。差去把總官員撲捕。毋得隱匿。再乞聖旨榜文。將前項盜事。由詳載於內。昭示臣民。以為遵守。各官此外再有所見。何者為致盜之弊。何者為引盜之方。俱令條奏。以俟酌行。臣謹奏。

恤民引災疏 弘治二年

馬文升

臣謹奏。照得先准禮部咨該司禮監太監章泰傳奉聖旨。近日京城雨水為災。南京又奏大風雷雨之異。

朕當檢身飭行。祇謹天戒。爾文武百官。尤當各加修省。勉其圖報。毋事因循。各衙門政事有缺失。當舉行改正的。斟酌停當。來說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轉行到臣。除仰遵聖諭。痛加修省。及將本部當舉行改正事。宜先行條奏外。臣惟天命人君。以出治。人君命臣以分治。皆所以為民也。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咸能愛養斯民。使得其所。深仁厚澤。洽於民心。故今百十餘年。民之愛戴。無異成周。但生齒日繁。地土有限。豐收之年。尚可度日。一遇凶荒。輒多餓殍。況邇年以來。差役繁重。科派無度。且如京畿之民。既有撻柴砍柴人夫。每名一年用銀二十一兩。雖會減去四五兩。尚有一十六兩之多。又有寄養孳生馬匹。京班卓隸。各開闢夫。及內府各衙門黃穰苗。種竿等項。差辦非止一端。每一州縣。一年多者用銀三四千兩。少者一二千兩。至如通州。雇倩接應人夫。一年各縣協濟。亦用銀數萬餘兩。而稅糧馬草。不在其數。往年全靠多餘土地。幫助。近被皇親功臣。勢要之家。占奪已盡。民之困苦。所不忍言。嗟怨之聲。盈於道路。致災之由。恐在於此。非獨畿甸之民如是。而天下之民皆然。又如南京內官監。成化年間。具奏。徑行南京工部。坐派南方各布政司銀兩。土硃。生漆。鐵線。肥皂。各五萬斤。共該用價銀二十餘萬兩。其他買辦。又不可勝計。民困財竭。誠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幸遇皇上嗣登寶位以來。布德施惠。節儉愛民。凡百無益之事。悉皆革罷。然猶有災異者。此蓋天心仁愛。示此儆戒。正欲皇上仰體祖宗之心。以安養斯民。以撝節財用。以培植國家。而鞏固皇圖於億萬斯年也。且天下之民。因所當愛。而畿甸之民。尤所當深愛也。今順天等八府之民。既有前項徭役。又遭此水患。加以秋收無望。即今已有缺食流移者。冬末春初。必須賑濟。若徭役不減。照舊徵收。是所濟者。不及十之二三。而取於民者。十之八九。內而飢寒切身。日無所給。外而嚴刑峻法。日加箠楚。隨濟隨追。欲民之不逃亡。不餓死。豈可得乎。其追賠馬匹。撻柴。夫役。已經兵。工。二部覆奏。暫且停追外。其餘科派徭役。尚多。若不通行查勘。痛加減免。不惟逃亡餓死。又恐致有意外之虞。自古人君欲回天意。而弭災變。必先愛民。而節財用。伏望皇上法成湯之子惠困窮。思周文之惠鮮鰥。寡。乞敕戶部速行巡撫直隸。都御史。轉行順天等八府。除糧草外。各將本府所屬現今一應買辦。歲辦併各項徭役。共若干項。每項用銀若干兩。通共用銀若干兩。作急具奏。候奏報之日。該部會同各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六科。十三道。從長計議。某件合當暫且停免。某件合當量為裁減。中間果係內府緊關合用之物者。該部支給官錢買辦。送用。仍通行浙江等十三布政司。並南直隸。應天等府。今後每年終。將奉到南京各部勘合坐派所屬一應買辦物料。及歲辦之物。備開件數。併該用價銀數目。備細具奏。仍照前會官計議。當裁減者。奏請裁減。當停罷者。停罷。永為定例。內外諸司衙門。敢有故違。擅自朦朧。具奏增添者。許科道官指實劾奏。究治。仍乞敕戶部豫先區畫賑濟。被災州縣。飢民錢糧。以備臨時之用。併將各免糧草。作急定奪。蠲免。庶民困少蘇。天意可回。災異可弭。而祖宗之鴻業。可以保之。億萬年而不替矣。臣叨居大臣。同國休戚。視茲災異。義所當言。不敢緘默。疏上。得旨。是戶部知道。

正罰俸奏疏 弘治二年

馬文升

臣伏觀大明律內一款凡祭祀及謁見園陵若朝會行禮差錯及失儀者罰俸錢半月欽此又伏觀大明令內一款凡民官月俸錢米和兼罰俸止罰俸錢軍官月俸錢米如遇罰俸合與民官一體折算追罰俸錢欽此此我聖祖立法蓋因文武官員凡有小過輕犯不即加罪止是罰俸而又止罰俸錢猶存俸米使之得以養其妻子不至失所情法兩盡其仁愛優恤臣下之心雖古帝王無以加矣但令內所載年久未會申明近年以來文武官或有大小罪責荷蒙朝廷寬宥罰俸有一月二月者有四月五月者戶部行令將月俸不分錢米盡行住支況邇因水旱災傷倉糧數少即今各官月俸止支本色米三分折色錢鈔七分若不分錢米全不關支妻子無所養贍未免啼飢大官猶可小官何以度日誠非聖朝頌祿養廉既富方穀之意也恭惟皇上嗣位以來凡事法祖一應舊章悉皆舉行天下臣民不勝慶幸乞敕戶部遵依大明令內所載事理通行在京大小衙門今後凡奉欽依罰俸者止將月俸折色銀鈔照數住支仍存本色養贍妻子庶祖宗舊章得以昭明罰俸官員感戴惠澤臣叨任大臣事干國體所當言者不敢緘默疏上得旨是

進鹽場圖冊疏弘治三年

彭韶

臣伏聞自古聖帝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為念其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救陳民事為先故有以函風無逸親嘗以進者有以農桑耕織繪圖以進者甚至有賦流民圖者要之豈能盡夫民間百色艱難之狀但於深宮之中即是少寓目而動心焉亦不至草芥以取之矣然庶民之中窳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士大夫少知之者況於在上之人乎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概謹為陛下陳之海鹽煎熬全資人力窳戶饒給之家丁多力盛因山海自然之利無門戶不足之憂誠與樂土之民等也貧薄之人雖有分業塗蕩然自來糧食不充安忍無所未免豫借他人凡是煎課餘利盡還債主而本身之貧有加無減故其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則無人守則無人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汲海汗如雨雖至隆寒硬骨亦必為之此淋瀝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雖至酷暑如湯亦不能離此煎辦之苦也不分寒暑無間陰晴日日有課月月有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咆哮如虎既無現鹽又無抵價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陪鹽之苦也加有疾病死喪等事尤不能堪逃亡別處則身口飄零復業歸來則家計蕩盡誠為去住兩難安生無計孟軻謂窮民無所歸此等是矣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蓋雖未能使之順如其願然亦足以示朝廷存記不忘之心彼將有所感動仰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鹽場景象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為圖每圖各述以詩裝寫成冊上進伏乞萬幾之暇俯垂睿覽庶幾目擊貧窳之迹臣不勝願幸之至疏入帝從之

明臣奏議卷七

論內外不可異法奏弘治三年

王恕

臣竊聞古人有言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臣謂賞罰不當與無賞罰同何以勸善懲惡服天下心天下不心服則萬事瓦解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諸葛武侯有見於此故告後主有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斯言也實公天下之格言服人心之要道也雖為後主告實所以為萬世人主告也臣伏觀昨者發落南京御史姜紹等聖旨似與武侯之言不同大駭物聽誠恐天下聞之謂今聖明之時內外異法豈不有傷陛下平明之治乎臣實不忍敢不昧死言之且姜紹等與太監蔣琮交相訐奏互有虛實姜紹等既降調其職侍郎黃孔昭等被其連累亦各罰俸三箇月豈宜獨宥蔣琮之罪而不為之處置乎夫為此一人遂廢天下之公論壞國家之政體豈陛下之本心蓋未之思耳臣荷聖恩起於既退之餘加此一品之職非徒富貴之也蓋欲朝夕納誨匡輔至治臣知此事未宜而不言是不忠也倘異日陛下自覺其非豈不以不忠責臣乎縱使陛下終不覺悟臣亦安忍坐視乎昔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贊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由是言之是君不可以不

聽言臣不可以不進言也。臣伏願陛下追遠前旨，另行裁處，務合公論，使彼此心服。天下無得而議，將見盛德大業，可以與天地相為悠久矣。疏入，得旨：這事已發落了罷。

再論內外不可異法奏疏弘治三年

王恕

臣昨伏觀發落太監蔣琮及南京御史姜綰等聖旨，味死上言，欲望陛下追遠前旨，另為裁處，以昭公道。以服人心，且免天下後世內外異法之議。是臣惓惓為國之心，非敢徇情妄言，以惑聖聽，自取誅殛之罪。伏奉聖旨以為事已發落了訖。臣惟此事雖小，關係治體甚大，設未得其當，雖再易之，不為過。要於其當而後已。若謂已發落，即不可易。古之所謂從諫如流者，所從者豈皆未發落事乎？漢文帝欲重犯罪之罪，張釋之曰：當罰金，欲族，盜高廟器者，張釋之曰：當棄市。文帝雖發怒，終從其言，未嘗以不合己意而不從也。伏願陛下昭日月之明，察芻蕘之言，廓天地之量，赦狂瞽之罪，乞將前事再加揆括，別作處置，使內外無分彼此，而人心服，則治體不致虧損，而朝廷尊矣。

疏入，得旨：朕意以蔣琮守備不宜輕動，如何又這等來說，不准。再不許來奏擾。該衙門知道。

恤民弭災再奏疏弘治三年

馬文升

臣聞天命人君，居大寶之位，享天下之奉，所以為民也。人君前賢任能，分布庶位，亦所以為民也。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宗社之安危繫焉。故皇陶告舜曰：在安民。孟子之美文王曰：視民如傷。易曰：節以制度，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者，必先於節用也。仰惟皇上聰明睿知，文武聖神，於帝王傳心之法，得之已深，而帝王致治之要，行之已效。然而近年以來，各處水旱蟲蝗，盡晦地處，是皆災變之大者。非皇上仁民之心有未至，蓋天心仁愛，示此災異，欲皇上側身修行，戒謹恐懼，節儉愛民，以隆祖宗莫大之洪業於億萬斯年，而不替焉耳。皇上亦當仰答天意，思繼祖宗克勤克儉，而愛乎民焉。臣謹以民之困苦言之。且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府州縣，每年該備用馬二萬匹，每馬一匹，用銀一十五兩，共該銀三十萬兩。惜薪司砍柴撥柴等項，人夫一年共用銀三十萬兩。京班、阜隸六千七百餘名，該柴薪價銀八萬餘兩。通共該銀六十八萬兩。及各王府、郡王、將軍、都主、郡君等位，生者蓋造府第，死者修理墳園，及祭祀等項，又該銀數萬兩。而買辦、採辦、秋夏稅糧、水馬驛站，又該數百萬兩。且天下之生財有限，不在官則在民。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徵，年年如是，欲民之不困，財之不竭，豈可得乎？民財既竭，一遇水旱災傷，流移死亡，餓殍盈途，所不忍言。加以官吏之貪酷，惟知催科之緊迫，小民困苦，無所控訴，嗟怨之聲，上徹於天。災異之召，實由於此。況近來內府各衙門坐派諸色物料，供應牲口等項，較之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十增其三四。該部依數派去，有司徵收，急於星火。北方之民，別無恆產，止是種田。既完完納糧草，又要備辦料徵收，成甫畢，十室九空。啼飢號寒，比比皆是。即今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及南直隸、揚州等府，俱被旱災，又多蝗蝻生發，加以官府追徵，逐年拖欠錢糧及買辦等項，小民變賣田產已盡，計無所出，逃亡數多。倘來春青黃不接，所在倉廩空虛，無所賑濟，其勢必至人自相食，而

意外之虞遂起，賑救之儲不可不豫。伏望皇上上思天命之眷顧，宗祖之付託，下念小民之艱難，凡百川度務從儉約，無益之費，量為減省。救內府各衙門，今後凡派出合用營造物料，務要會同該部計算各庫，會有會無合用若干，方奏行該部斟酌。合該司府地方，有無災傷，分派前去，依數送納。不許似前多派一，概具奏。若有故違，雖奉有欽依，該部亦要明白覆奏。減去亦不許依奏分派。累民仍乞救該部將前項果被災地方，一應拖欠錢糧並買辦採辦等項物料，暫且停止。果係內府緊關合用之物，許借支官銀買辦應用。其在京各衙門大小官員，阜隸係補助俸糧不及，難以停止，亦暫派江南王府頗少，並無南京各衙門阜隸去處十分之三，不必令人前來。止照例總解柴薪價值，自弘治四年為始，候豐收之年，照舊分派原倉去處。應當十分災傷去處，戶部仍豫先差官前去整理賑濟，錢糧若臨時前去，人民逃亡，緩不及事。其該追虧欠倒失馬匹，亦暫免追補。備用之數，災重去處，暫減三分。明年收成後，仍前補解。再乞救各該巡撫、都御史將所屬州縣一應科差，當停止者，徑自斟酌停止。當具奏定奪者，明白具奏。凡可以蘇民困者，聽其便宜處置。所屬官吏，果有恣肆貪酷，的為民害者，就使黜罷，勤於撫字，深得民心者，量加旌異。又督令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務照都察院奏准事例，常用在各管地方禁革奸弊，訪察民隱，區畫倉糧，撫恤流移。凡有不急之務，不許擅自興造。一應公移債負，不許擅自追迫。一夫不許擅役，一豪不許擅科。大小詞訟，不許濫受，以致監禁人民，分巡、分管官敢有故違事例，不時回司，延住坐視民患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奏究治。仍行在京大小衙門官員，各要敦尚節儉，不許過為奢侈。庶民困少，蘇天意可回，而災異可以伏望皇上俯賜施行，天下幸甚。斯民幸甚。疏上，得旨：該衙門看了來說。

清理刑獄疏弘治四年

馬文升

臣伏觀宣德三年三月初四日，欽奉宣宗皇帝敕諭內載：聖人制刑罰，用昭天討，以弼治化。刑罰當則天道和平，人心悅服。國家天下，並受其福。否則，威傷和氣，災沴百出。是以古者帝王，必慎簡刑官。我國家稽古為治，建三法司，自祖宗以來，慎重人命，務在恤刑。欽此。及讀大明律保辜限期內一條，手足以及他物毆傷人者，限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限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墮胎者，無問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莊誦再三，不能無疑。夫鬪毆成傷，既立辜限，則辜外身死，當依本條。今律云：辜內因傷死者，以鬪毆殺人論。該載已明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又若各從本毆傷法。該載亦明，今問刑衙門，未審據何所見，遇有毆傷辜外死者，不分原傷有無平復，輒依毆殺之條，坐以絞罪。恐非律文之意。曰：辜外因傷死者，不合償命，則死者何辜，誠如所云。則辜限一條，可以刪去矣。何用保辜哉。況本條又云：若折傷以上，辜內醫治平復者，各減二等。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癱瘓疾及辜限滿日，不平復者，各依律全科。竊詳立限之意，惟以限滿為期。若傷未平復，辜限一日不滿，雖答杖之輕，未敢便決。蓋恐被傷者死，必令償命。則杖刑難贖。若辜限已滿，傷未平復，雖徒流之重，就便斷決。隨即發遣，且限滿不平復，毆傷必重，有死之理。若該償命，豈肯遵以毆傷全科其罪乎。假有毆人至篤疾，該杖一百，流三

千里仍將犯人財產一半斷付篤疾之人養贍。設使被毆之人限滿不復。既將犯人坐以全流。又斷以財產。若斷後被毆之人。因傷身死。復坐以死。則非惟立法有無紀極。而前之已流斷付財產。又何所處乎。今答杖徒流。悉依此斷。獨辜外死者。不依此條。何其不考律意。而矛盾若是也。及視墮人胎條內註云。墮胎者。謂辜內子死者。乃坐其雖因毆。若辜外子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不坐墮胎之罪。以此推之。則辜外因傷死者。不坐以死明矣。謹按太祖高皇帝制律之時。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後又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每一篇輒繕成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雖答杖徒之輕。尙歷歷明著其罪。若辜外因傷死者。律該處死。必明定其罪。如何。又云各從本毆傷法乎。昔待制馬宗元之父馬麟。毆人致死。雖在辜限四刻之外。尙不抵死。蓋以刑主欽恤。法無久近。我祖宗立法初意。正在於此。故名例律云。凡稱日者。以百刻。又曰。八十以上十歲以下。犯反逆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夫五刑之條。莫重於反逆殺人。矜其老幼。猶不加刑。況關毆不過一時忿怒。彼此交爭。初無殺意。比之謀殺。故殺不同。所以特立辜限。若辜外因傷死者。一概坐以絞罪。是與辜內因傷死者之罪無異矣。豈祖宗欽恤之意乎。伏乞斷自宸衷。或敕都察院會議。奏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關毆辜外因傷死者。罪名合無照依辜限條內該載擬罪。難復仍依關毆殺人律條科斷。務求至當。永爲定規。毋曰行之已久。難以更改。如此庶欽恤稱情。人心悅服。而辜限一條。不致虛設矣。查得先該本院奏爲講明律意。以重民命事。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於律條多不熟讀。律意亦不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人。就律。將就發落。答杖徒流。縱有所枉。爲害未大。至於人命。一有所冤。關繫非輕。有將強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官吏因公毆人致死。本無挾私。故勘而俱擬斬罪者。本係放殺。卻擬關毆殺人絞罪者。其他以是爲非。以重作輕。且以法司尙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乞敕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天下都。布。二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並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際。參錯訊鞠。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死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分辨明白。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評事魯永清奏稱。前因臣會同刑部尙書何。大理寺卿調等計議。竊惟條律之設。肇自往古。我朝斟酌。最爲適中。且互相關照。若於虛怯致命。去處被傷。即時身死者。律有明條。固不暇論。其餘致傷有輕重。所以辜限有遠近。保辜者。毆人成傷。保其犯人之罪。責令醫治。被傷之人。恐其致死。使彼此各全其生也。律曰。辜限內皆須因心死者。以關毆殺人論。律條甚明。固無別議。又曰。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卷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且其者。疑於先意。及者。事情連後。是言若在辜限內。傷已平復。不因毆傷。別因他病死者。止擬毆傷本罪。不坐毆殺之條。曰。別因他故死者。從本毆傷法。則限外因傷死者。雖不明開以關毆殺人論。而其意亦甚明矣。不然。何以折傷以上。又曰。辜限滿日不

平復者。依律全科。且折跌人肢體。致成殘廢。爲疾。尙流三千里。又將犯人財產一半斷付被傷篤疾之人養贍。若因毆人頭傷。風從頭疔而入。限外死者。既不坐死。又不斷付財產。而止擬毆傷流罪。則是於死者反輕。於生者反重。不惟死者含冤於地下。而彼孝子。慈孫。亦抱恨於生前矣。再考刑要覽載。待制馬宗元之父麟。毆人被擊。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於郡。得原父死者。蓋唐律文云。保辜限內死者。依殺人論。限外死者。依本毆傷法。無別因他故字樣。於我朝大明律保辜條內文意。自不同也。但人多不肯講明。往往引宗元爲說。而致疑耳。且人命至重。律文之意。況限外因傷而死者。擬以關毆殺人絞罪。自國初至今。已驗百年。若有所疑。前人豈不具奏。合無今後凡關毆傷人。如前折跌人肢體。毀敗人陰陽。破人骨。墮人胎。斷人舌等傷。官司責其保辜限內不能平復。纏綿至於限外而死。情真事實者。仍擬關毆殺人絞罪。原問衙門。臨時備由。奏請定奪。其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務與推究其情。力爲辯明。不許拘於限內。畏懼原告刁濫。將被告之人。一概問擬死罪。致有冤抑。有傷和氣。庶於律意不違。而刑罰罔濫。事體歸一。而法司有據矣。

諫寧府用琉璃瓦疏弘治五年

林俊

臣竊見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聖諭。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仰見陛下聖仁廣大。惇敘九族盛心。然觀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罪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迨寧王又奏。工部又執奏。是申言決不當與也。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也。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壯公論。謂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禮。聰察諷事。斷不爲此。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爲。有不可爲。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匪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預於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益府宮殿蟻益。殿下現移東庭。萬分驚虞。修蓋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准府造墳。順昌王。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存儲學。文廟頹頹。問其故。謂科例嚴所司。顧忌不修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處豫備倉穀數少。問其故。謂罰解部。所司計無自出。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尙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蓋。荆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頹垣朽柱。東拉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尙不堪。惟寧府完美學。級金碧燦煌。夫於義不可已。有可爲。割財內帑。爲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爲。又何必爲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斲。菲茨不翦。士階贊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德。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菲茨之盛規。崇古尙質示樸。以垂憲如此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如是。夫前之失後。人尙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沒之矣。沒之。非孝子沒之。非順孫謂賢王肯爲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況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

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循常文具之間。以毀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臣數侍賢王。言論多師法古人。又誤被禮愛。獨至。臣深感切。若無益於賢王。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諫令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而不同。臣欲愛德。市義完賢。名不欲實。諛順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忠。事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幡悟。必有創於臣言者。伏望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道。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師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為世世頌美。幸甚。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疏入。帝不納。

請振紀綱疏弘治五年

蔡清

臣伏見近日彗星之異。天道高遠。其果為人間何事而見。固未可必知。然以目前之舉計之。或者外敵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無一可恃。天之意。其為此耶。臣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危矣。復一歲。如種在地。而動有期。雖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而其大在邊境。紀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場自固。要荒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臣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皇上諭令羣臣。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此亦修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為己。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為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明明指曰。某為奸之首。某為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一事。皇上所親見。而切齒者。臣下納能。巧計彌縫。如此。況其他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君門萬里之外者哉。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可以計免。何用備備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朝廷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民之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官官廩養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為士馬之資者。乃多充切於庸將之家。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衛民。敵騎一至。而游氓之身家。蕩然一空。臣虞今日國中之虛實。外敵亦當知之過半矣。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恃也。其可不及是時。而振吾紀綱。以救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要。而朝廷之所以為朝廷者也。方今堂堂天朝。幅員萬餘里。尊無二上。足兵足食。綽綽有餘裕者。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周世宗高平之戰。繼一按誅。敗將何暉。笑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於俄頃之間。自後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為國之命脈。舉四肢。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之根本。則又在於人主之一心。故心正而後事可理。理明而後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非循於文藝之末。而後有明理之功。其要不外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矣。此一書者。真聖學之綱領也。人主不但於經筵日講。凡深宮燕居之際。終食造次之頃。皆當時時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

漬融於一心。而時出迭見於應物之間。然後為有得。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而爭之日日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外患之不弭。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兵備廢弛。邊境為尤甚。其當救為尤急。蓋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於權要之門。朝廷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於權要之手。氣勢不振於未戰之先。威令不行於方戰之際。功罪不明於既戰之後。我之虛實。既素為敵之所窺。敵之虛實。益足為我之所畏。今欲救之。糧賞宜遣。朝官以頒給。不必悉關白於將領。私役宜專委官以訪察。無事則蓄養其才力。非親得雋於矢石之間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報效。試中者。乃遣之一。或敗事於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員。紀功者。并察之。然其要在於將帥之人品。不凡。人品不凡。則無事於防察。以妨其權。其機在於朝廷之紀綱。振舉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昔儂智高。屢敗官軍矣。一用狄青為總帥。而南方遂平。於旬月之內。唐憲宗討淮西。不用官軍。而用裴度。一舉而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糧賞。亦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救時之急務也。疏入。帝從之。

覆張九功正祀典疏議弘治六年

倪岳

臣等謹詳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凡載於祭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先儒亦曰。帝王無妄祭。無微福。又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國朝。太祖高皇帝即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有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有司毋得致祭。欽此。欽遵。及大明律內一款。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燒夜香。燃點天燈。裝演神明者。杖八十。若僧道修齋。設醮。而拜奏青詞。表文。及祈禱火災者。同罪。違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欽此。欽遵。其所以拯弊俗於千古。垂至戒於萬世。至深切矣。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事。而增益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為例。因循莫改。增益繁。異端之徒。轉相鼓煽。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縹緲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在帝舜以為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絕之。此給事中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以於今日者也。伏乞聖明。故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捨此之外。有一。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奸。亦可節省無益之費。該部仍通行天下。除應祀神祇。照舊致祭外。其餘非有功德。利澤及民。及不經奏勸。不合祀典者。

即係淫祠。俱各查考。盡行革去。僧道修齋。設醮。師巫假降邪神。左道亂正者。嚴加禁約。敢有故違。依律問罪。其在京各宮觀。寺廟神祇。出處不載於正經。功澤莫稽其顯跡。但係非時遣祭者。非皆停免。中間有經累朝崇建。艱於輟廢。亦宜益正其名號。減殺其禮儀。庶幾朝廷之上。允合乎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至於祀典之存。亦足致乎帝舜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綿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于治道。誠非小補。今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太倉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緣由。逐一議擬開坐。伏乞聖明裁處。疏入。帝從之。

請像教太子疏弘治六年

馬文升

臣惟天子國之儲貳。社稷之安危繫焉。所當豫教者也。大易有養蒙之卦。禮記載教世子之篇。古帝王憂深思遠。未嘗不以此為先務也。皇上嗣登寶位。敬天勤民。法祖圖治。至仁洽於四海。大孝隆於兩宮。皇天眷顧。祖宗垂佑。誕生皇子。寔出中宮。表表異常。質性聰睿。茲已能言能行矣。不可不早為教養也。蓋童蒙之時。良知良能。未有所誘。天真渾然。不早教之。一有放失。習與性成。他日雖有良師傳教之。亦難入矣。為今之計。必選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宮人如衛聖夫人楊氏者。保抱扶持。言語必教之。以真正之音。行步必教之。以端莊之舉。內庭之宴。鐘鼓司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節。鼉山之戲。不使之見。迨夫稍長。嚴敷東宮。老成內臣。如太監。單吉者。先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於天性。仁敬之心。本於自然。至八歲。教之誦詩。讀書。凡尊尊。親親之等。仁民。愛物之則。無不啓知。端其趨嚮。及其漸長。建立宮僚之時。仍乞教內閣大臣。會同各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慎選名實相符。才德老成。學問醇博。端良重望之臣。以充其任。回邪詭祕者。不使之預。自此日出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使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凡世事委曲。在所當知。人物賢否。在所當辨。與夫上天之所當敬。祖宗之所當法。百姓之所當卹。財物之所當惜。如此則內外輔導得人。而又教之於豫。皇太子德不至於堯。舜。文武之域者。臣未之信也。臣以非材。荷蒙列聖厚恩。叨任六卿之重。又蒙皇上加臣太子少保。正係東宮輔導之官。臣受任以來。夙夜惶懼。思無以報。惟在豫教皇儲。以成至德。今日之舉。與不舉。係他日之治。亂。是臣一得之愚。惟懼忠愛之意也。伏望聖明留意。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疏上。得旨。是該衙門知道。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弘治六年

劉大夏

臣等謹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綠水勢已逼。尤難為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導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經水州縣。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仍於湖神廟南北。各

造發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塊一條。長十四五里。以圖經久。若此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隄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開河。尤為利便。臣等仰知皇上洞見黃河邊徙之害。深為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尙可起借。財用無從取辦。況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臨影者。議論難據。臣愚乞敕戶。兵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計處。毋酌前項工程。於理應否與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糧。該於何處支給。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疏入。帝嘉之。賜璽書褒美。

申明律意疏弘治七年

馬文升

臣竊惟為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前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為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首命大臣。更定新律。以一人之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懲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於強盜。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祖宗朝。凡錦衣衛提獲強盜。綁赴御前引奏者。俱奉諭旨。三法司。錦衣衛。午門前。當時會問明白。隨即具奏。奉有欽依。刑科三覆奏。就行處決。或有不待三覆奏。而處決者。所以良善者。知所勸。奸惡者。知所懲。典刑既正。盜賊屏息。至天順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該司禮監官傳奉英宗皇帝聖旨。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為始。每至霜降後。但有該決重囚。著三法司會集多官。從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為定例。欽此。蓋專指律該決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枉。故令三法司會集多官審錄。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盜既該決。不待時。緣何監至秋後處決。因有前該傳奉欽依。所以一向因循。但係強盜。不分賊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處決。因有前該傳奉欽依。所以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異原情。能言者。俱作於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況處決之際。因是囚衆。多至日晚。或至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義。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如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矣。是強盜與闖殺殺人者。為無異矣。又非歷代制律懲惡之意。欲強盜之息得乎。伏望皇上今後凡錦衣衛官捕獲強盜。綁赴御前引奏者。乞照先朝故事。敕令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於午門前會問明白。追有賊杖。擬罪如律。備由具奏。奉有欽依。刑科覆奏。不必監候。隨即處決。中間果有情可疑者。亦要明白上請定奪。或有冤枉。亦與辯明。其法司徑問強盜及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兇犯。務在鞫問情犯明白。賊杖真正。毋擔於勢要。毋拘於成案。發大理寺審擬。合律類奏。奉有欽依者。刑科覆奏。亦就處決。庶有以正邦刑。而懲奸惡。息厲階。而安良善。其律該秋後處決重囚。照舊會審。恭惟皇上寬仁慈厚。實同舜禹。而臣猶以此言進者。蓋此時強盜恣肆。劫財殺人。全無忌

儼比之往年。大有不同。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往往有之。若不將強盜。兇徒。依律不時處決。則恐厲階自此而生。將來有不可制之患矣。況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事也。強盜有犯。不時處決。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於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臣明察邦政。引盜安民。乃其職任。苟有所見。事干國體。不敢緘默。疏上。得旨。是法司知道。

請添巡撫疏弘治七年

馬文升

臣竊惟我朝自宣德年間。各地方添巡撫官員。或都御史。侍郎。以節制三司。比時惟河南。山西。陝西。南直隸。蘇。松等府。設有巡撫官。其餘布政司。止是不時差遣。大臣巡視。或一年二年而回。所以三司官員。互相因循。府司官員。惟知貪利。以致福建賊首鄧茂七。浙江賊首葉宗劉。廣東賊首黃蕭養。倡為亂階。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僭號稱王。攻劫城池。殺擄人民。地方騷擾。為之不寧者數年。其廣西。貴州。苗蠻。因而為亂。朝廷命將出師。方克勦平。彼時兵食尙足。人民富庶。未甚費力。近年以來。宗室位多。冗官太濫。加以水旱相仍。科派無極。所在倉廩空虛。軍士乏糧。城池坍塌。武備廢弛。守門者皆老幼之卒。操練者半庭廡之輩。如湖廣桂陽縣。被賊百十人進賊。如入無人之境。江西贛州府地方。流賊數百。劫掠十數餘日。至今未曾捕獲。福建武平。廣東程鄉縣。賊尤甚。倘或稍聚日久。為患非輕。其浙江大戶之家。或爭私忿。各聚人衆。相殺數日。有司莫敢禁治。誠非治世所宜。若非添設巡撫官員。早為整治。將來之患。有不可測。今江西已添巡撫官一員。但止管南贛二府及福建汀州府。廣東韶州。南雄。湖廣郴州一帶。不預民事。三司官員。未聽節制。難以行事。查得本部先嘗建議。要於福建。浙江添設巡撫官員。未蒙俞允。今日之勢。又非前數年之比矣。應合早為處置。臣等職掌兵政。天下安危所繫。若不弭之於早。萬一有事。臣等萬死。何足以贖伏望皇上。以地方為重。乞敕吏部會同本部。推舉練達老成。剛柔兼濟。官二員。為都御史。巡撫浙江。福建地方。專一撫安軍民。緝捕盜賊。禁貪婪。除奸弊。修理城池。整飭武備。措置倉糧。操練民兵。凡事與鎮守內臣計議而行。大憲以弭盜安民為本。其江西都御史金澤。就令巡撫江西。多在南贛二府居住。仍兼管廣東韶州。南雄二府及湖廣郴州桂陽一帶。候命下之日。各另請敕行事。疏入。帝不納。

明臣奏議卷八

陳災異疏弘治八年

馬文升

臣謹奏。據湖廣布政司呈。據長沙府申。據善化二縣中。竊照本縣地方。自弘治八年二月以來。天雨不降。高阜去處。未曾翻耕。即今苦竹開花。實如麥米。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黃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方纔凋謝。備山轉皇到。臣會同巡按。監察御史鄭惟恆。議復。凡物之生。各有常性。今當地方旱沴之餘。土木併興之際。而山林園圃。草木多開異花。生異質。戾性之常。厥妖甚異。斯固徵臣失職之咎。亦山民力難堪。怨聲沸騰。有以致之也。除洗心滌慮。思過補愆。及行都。布。按三司一體痛加修省等因。具奏抄出。該本部備查。近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如輪。冰雹屢降。天火時發。夏霜隕禾等項。災異屢考。傳記以詳。厥罰上請。皇上修德。以弭天意。及要行南京文武羣臣。各竭乃心。殫乃力。勤臣職。以奉朝章。修人事。以回天意。期交盡乎修明之道。用少裨於宵旰之憂。凡事關乎治理。聽條奏以舉行。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是弭災之道。在修人事。事關朕身的。當自舉行。爾南京文武羣臣。並各處鎮巡三司管官。尤當痛加修省。勉盡職務。共回天意。毋事虛文。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痛加修省。勉盡職務。及本部合行事宜。另行條奏外。臣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命。奄有萬方。知保天下。在得民心。故惓惓以安養斯民為念。立綱陳紀。無一政而不於養民。發政施仁。無一事而不寓乎仁愛。貪官污吏之害吾民者。必重置於法。豪宗巨族之殘吾民者。必大治

以罪列聖相承率遵是道所以百餘年來海內晏然災異少見民之感德浹於骨髓論於肌膚也仰惟皇上嗣登寶位愛民之心實同乎舜禹仁民之念遠繼乎祖宗無一令之不善無一政之或非夫何近年以來乃有前項各處災異數者之中惟地震一事考之前代固有震者未若今日連年震之不已而海內俱震草木之妖固不能無未見今日並生一府又在同時此皆災異之甚且變不虛示必有其應由人事乖於下斯天變應於上然而致此者固皆臣等不職所致實由賦重役繁小民不得其所之感召耳何以知之什一而稅古之常制今之田賦十稅八九且宣德正統年間宗藩位少武職未多江北布政司稅糧發付邊方京倉上納者每石價銀不過五六錢多係布絹之類來京糴買未嘗專要銀兩而有司倉存收者俱收本色其運之數十之四五近來宗藩位多武職太濫邊務方殷祿米去其大半小民之糧盡數改撥京邊二倉上納每糧一石少則用銀八九錢多則用銀一兩一二錢俱要煎淨淨銀豐年用糧八九石方得易銀一兩歉年則借取富室收後加倍償還間有空閒地土又被各王府及勢要之家占為莊田催租之人百般勒索控訴無門往年京師倉庫錢糧易於上納邇年使用之錢過於所納之數若至絲綿花絨闊布大絹一切物料交納尤難非經斃頭小民不敢上納所以京米糧雖賤價值日增每一布政司該徵銀百萬餘兩而備用馬糧柴夫役京班及司府州縣官柴薪車馬驛遞馬驢船隻又該銀數十萬兩而買辦顏料織造段疋供用之物不在其數江南免運京倉並各衙門糧米運至京師者每正糧一石亦該二石之上甚至三四石者今年如是歲歲如是無有了期桑棗蠶之已空而絲絹猶微田畝賣之已盡而稅糧猶存逃亡人戶稅糧併於現在人戶代納收成已畢而榜腹啼飢者比比皆是隆冬臘指而赤體號寒者處處皆然衣食不足罔知禮樂風俗日見其澆漓人心日滋其奸偽子習其父習以成風弟毆其兄恬不為異究其所由社學久廢人不讀書以致如斯賦重民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好逸惡勞人之常情古之帝王遂民所欲今天下之民河南者因黃河遷徙不常歲起人夫五六萬每夫費用盤纏銀一二兩逐年挑運歲以為常近因河決漲秋有妨運道欽命內外大臣往彼修築又起河南山東人夫不下二十萬所費錢糧不可勝計皆出自小民脂膏江南蘇松等府挑濬河道亦曾起人夫二十萬即今南北直隸河南山東沿河沿江燒造官磚及湖廣前後修蓋吉興岐雍四王府該用人夫匠役不下五十餘萬江西前後修蓋益壽二王府今山東青州修蓋衡王府二布政司亦該用人夫數十萬先修者三年之上尚猶未完後修者方纔興工先後用銀豈止數百萬兩今兩廣用兵民之供運軍餉者又不知用夫幾何山陝二西人民供給各邊糧料終歲勞苦尤甚他方及僉派天下各王府校尉廚役齋郎禮生每當一名不數年必致傾家蕩產且洪武年間封建諸王惟秦晉等十府規模宏大壯麗將以備服人心以固藩籬其餘諸王府俱各差減蓋恐費民財而勞民力也永樂宣德年間亦皆如是以後年間修蓋各王府方纔寬大宏麗一府有修蓋二三次者北方府州城闕民稀拆毀軍民房屋不致太多今江南府分多有依山順嶺傍河臨江城小人稠自唐宋以來未曾封王軍民居住相傳數代生齒日繁今聞差去內外官員止照北方王府周圍牆垣丈尺及起蓋軍校營房有將軍民房屋拆毀十之二三者甚

有拆去四五分者斬山平地多傷風水軍民蕩析其居無所歸著告訴之言益於道路嗟怨之聲徹於上穹加以做工人夫暴斃日久萬一積怨恐生他虞即今在京各項工程亦乘操軍運歲少休多有累及逃亡及在外司府州縣並各邊總兵等官非奉奏准明文擅動軍民修蓋不急衙門非禮廟廟及耕種自己田土做造私己器皿者亦多襄河一帶直抵南京平昔俱有聽撥搜送馬快船隻等項人夫近因三次親王之國豫備接應人夫又不下數十餘萬聽候日久飲食不足尤為困苦役繁民困未有甚于近歲者也賦重役繁二者併行則民力豈有不困民財豈有不竭欲望遂其生豈可得乎民既流離困苦不得其養則上天生物之心有未遂矣人君子民之責有未盡矣災異之來未必不由于此賦稅之重勢至于斯固不可已但價值亦當少減工役固不可已緩急亦不可不節王府之修固不可不加宏麗亦不可不計地之廣狹而斟酌損益此等事情關係甚大若不早為處置誠恐年復一年上恬下嬉災異之示或不可弭而意外之虞難保必無合無通行各處鎮守巡撫總兵并都布按三司官員今後各要上思朝廷委任之重仰體皇上恤民之仁邊倉糧價斟酌定奪比前量減銀數而各邊管糧官亦不可多收及行仰所屬凡遇分派夏秋稅糧之時將京邊二倉糧料先儘上戶次及中戶起運下等入戶俱作存收或折納闔布嚴禁里書人等不許挪移作弊致有不均其徵收之時亦要酌量緩急豫定期限陸續設法催納不許要舉逞能嚴刑峻法逼民逃竄其桑棗有遭荒歲砍伐已盡者亦要申明祖制舊制著令照丁裁種務實效以復民之恆產其提調學校官員亦要修舉社學之規慎選教讀之人各里凡民子弟俱要入學誦讀孝經小學並御製大誥俾知孝弟之道法度之嚴以復民之常性巡撫官尤宜振肅紀綱倡率所屬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可以養民之生者一一舉行貪官在所當去汚吏在所當黜可以蘇民之困者悉要振作視民如己之子節財如己之肉使民無啼飢號寒之苦得遂仰事俯育之天如有盜賊生發小則設法擒捕大則調軍勦滅毋致滋蔓貽患地方其於委任斯無所負其大小衙門若有應合修造工程事于動支錢糧起借人夫數多者務要奏奉明文次第合應修蓋小小工程亦要申稟巡撫等官示下方許修造其餘一切不急之務一毫不許擅科一夫不許擅役及行各邊鎮守分守等官除修邊外不許擅撥操軍修理一應淫祠私宅公館等項並耕種田土做造器皿重勞士卒廢弛武備如有故違通許巡按御史指實具奏提問如律上請定奪情重者文職照坐視民患事例降調敍用武職照私役軍人事例降級發落通行京通二倉內府各庫局內外提督巡視等官並各邊監督官員各要嚴加禁約官糧庫斗人等不許刁難納戶措勒財物仍乞救工部轉行湖廣江西先次差去修蓋各王府內外官員如果工程未完作急修蓋完備若是已完即便回京不許在彼遷延虛費供給有傷民財仍乞救三道分投府付今次差去湖廣江西山東修蓋各王府內外官員及請救彼處鎮守太監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公同相度今次所修王府各府城內地方有無空闊如果城闕人稀其周圍牆垣丈尺並宮殿衙門一應房屋照式起造分毫不可有減若是城狹人密別無空地周圍牆垣不必拘于北方王府周圍丈尺徒使府內空地太多以後致令起蓋離宮別殿臺榭遊玩去處致惹事端有違祖訓且使軍民嗟怨其合用木植等料必令匠作斟酌

相度而用。不許因爭小忿。將長材故意截短。勞民重買。有稽工程。其督工官亦要撫恤人夫。時其飲食。不可太急。及索要財物。若將垣宮殿基址。大工修築已就。將原起人夫。或分班做工。或疎放一半。不許盡數拘留。致生疾病。因而死亡。有傷和氣。內外官員。仍每半年一次具奏。要見造完工程若干。用過物料若干。現在做工人夫若干。不許似前遷延歲月。久勞民力。工部仍查內外節年修蓋。派出物料若干。工程已完。未曾送納者。即係多餘之數。准作後來應用。不必再派有司。寬其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若然。民雖不能盡途休養。亦可少蘇困弊。一二前項事情。國家安危所係。伏望皇上覽臣所言。如果有益生民。有裨治道。斷自宸衷。俯賜施行。更乞益遵祖宗之訓。益篤愛民之仁。節財用。省造作。以培植邦本。崇正學。抑邪術。以端澄聖心。庶幾天意可回。災異可弭。而國家萬萬年無疆之基業。實在於是矣。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恐懼。惟倦為國為民之至。疏入。待旨。該衙門看了來說。

修飾武備疏弘治八年

馬文升

臣竊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橫。奸雄窺伺。而天下危矣。李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致藩鎮之亂。趙宋之季。兵馬衰弱。卒有金元之厄。載在史冊。昭然可考。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邊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邊塞。其於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部落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至今讎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皆差官前清。亦多虛糜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現在者。不滿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守各邊。所以腹裏無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畜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尙以爲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雇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一二錢。行糧糶買。不得食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現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藉乎馬。洪武永樂年間。京衛於空野官地。設立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足堪牧放。春冬又全支料草。以備餵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己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即挪往西山一帶四散。趁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之數。一時調用。猝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豫買與人。況六個月止關草二個月。每月止折與銀二錢。通不設一月支用。且人

無食必死。馬無草必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供支糧。馬不支草。夏秋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餵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現操馬雖有二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京甲廠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帶。蓋甲其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袖長壓肩。全不合式。蓋尤太重。即今京衛軍士常操。弓矢多係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尙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不能舉。新關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槍。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入己。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挪移塘塞。有名無實。況去歲內府戊字庫軍器被火燒燬。數多現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且軍馬充足。甲兵堅利。若將不得人。亦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善撫士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爲害。年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奏行天下。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大抵多係管帶子弟。罔習學。輟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尙奔競。及至臨時。莫展寸籌。恐出衆奇才。或混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者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士。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至於馬匹。猶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爲住操。所以馬多生拗。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敵騎之嫺熟。蓋亦霄壤之不作。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況天鳴地震。連年不已。草木妖孽。歲時迭見。象不虛示。必有其應。禍福安危。相爲倚伏。近日北敵近邊。遞送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不要減去一人。似有啓覺之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迹。且北敵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以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師以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疆之外。即非我土。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倘有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若不早爲修飾。誠恐有誤。國家大事。伏望皇上處常思變。居安慮危。念京師軍馬。乃朝廷自將之兵。居首馭輕。防奸禦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團營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置之於法。更乞天語丁寧。著爲定例。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害。敢有不遵。事發。照依內外提督大臣欽奉敕諭。內事理發落。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內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似前遷延。因而私役賣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查照弘治二年該司禮監太監奉泰同臣等選軍之

後奏推事例。每營再行揀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為上等之兵。遇警動調。挨營前去。免致又行挑選。遷延數日。不得起行。有誤應援。其逃故之數。本部仍通行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理。如不及數。考滿之日。不許陞用。庶兵有所養。勇於赴敵。而逃亡亦少矣。仍望皇上念戰馬為國家所重。草場乃戰馬所資。乞降敕諭。付現差清查。衛牧馬草場給事中。御史等官。並五軍三千。神機營各選差年老知識草場所任官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官前去。將永樂年間原撥各營牧馬草場。拘集地鄰人等。從公取勘。四至明白。就為丈量。每營原該地若干頃。內已耕種地若干。長草堪以牧馬地若干。已耕者。要見何人管業。係親王管業者。另撥無礙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其餘不分內外。要官員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取問如律。丈量之後。四至埋立封堆。仍於各該教場官廳內。豎立石碣。將四至鐫刻在上。永為查照。自後在不許一人奏討。如有故違。許科道劾奏治罪。今後馬軍敢有將該支料豆。豫賣與人。及將官馬雇與人騎坐者。事發俱於教場門外。枷號半月。滿日仍送法司問罪。與雇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侵欺料豆一二石者。照常例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匹。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級。料豆至十石。馬至十匹以上者。降二級。仍調外衛帶俸差操。其軍民職官人等。若有私買軍士料豆。下倉關支至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邊衛充軍。更乞敕戶部將京營馬匹。春冬六月。支與草東三個月。一月本色草東。二月折色銀兩。每名月支與三錢。尤望皇上以兵器為士卒衛身克敵所資。乞敕工部。通查內府各庫現收軍器。共有若干。遇警有無。是否堅固。如有不足。乞敕內府兵仗局。成造精緻。盔甲。腰刀。斬馬刀。長牌。弓袋。各二十頂。副把。而工部差官。送去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處。無巡撫者。送鎮守。巡按官處。交收。各將所屬衛所。並有司該辦軍器物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現收在官。並拖欠未完。查追完備。於本布政司收貯。直隸俱於各府收貯。布政司去處。委三司堂上官。江北直隸。俱於淮安府。江南直隸。俱於蘇州。並太平府。北直隸。俱於真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並各衛管局官員。提調。將各衛所局。匠通取到。於布政司。並前定府分軍器局內。免造長槍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團牌改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德。正統年間。弓要絲綿寸。北外用堅漆。甲面俱用厚密青白綿布。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有造作不如法者。三司並各府。衛委官。照依織造。段疋。事例。參問。降級發落。若已造完。陸續送京。工部會同本部官看驗。總送內府各庫收貯。專備從調。官軍領用。以後各項。司府。每二年。俱照此例。撥局成造。一體運送。赴京。照前看驗。交收。庶軍器可用。不致有誤。本部仍通行內外。前衙門大小文武。並科道官。及天下鎮守。巡撫。巡按。三司。並府州縣等官。各查照本部。先令事理。但有習熟。稍略。弓馬。絕倫。或有出衆奇才。堪為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或草野之人。俱聽舉用。有司以禮。起送。赴部。本部。通將節次。所舉。未用。將材。並原係將官。後因緣事。不係失機。革去職任者。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官。逐一評議。某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具名奏聞。挨次斟酌。推用。舉到奇材。另行會官。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其舉到將材。若有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要用心訪察。務得實材。不許一概濫舉。有孤朝廷。廣求將材。盛意。庶將官得人。奇材不

致遺棄。更乞敕團營提督內外大臣。今後凡遇春秋三九月常操之期。早為具奏。行令欽天監。選擇吉日。務在十五以裏。不許過期。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間。操法五日之內。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軍中號令。全在旗幟金鼓。其執旗掌金鼓之人。務選年力精壯。耳目聰明者。造冊在官。不許頻換。教習之日。務令軍士目識旗幟。耳聽金鼓。令其旗東則東。旗西則西。隨其所指。千隊如一。鼓動則行。金鳴則止。行止合節。萬軍無錯。至若斬馬長刀。摧鋒破敵。全藉此器。京營原無教師。合無行移陝西鎮巡官。於在城操軍內。揀選十分。諳曉馬步刀法者。二十四名。應付口糧。腳力。差官。管送來京。於十二營。每營撥與二名。於各千原習大刀軍人內。選出三五名。令其習學。待其通曉其法。卻令專教本千軍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自然習熟。原取陝西軍人。俱各放回。仍查本營操軍。除神槍。刀牌外。其弓箭手。共若干員名。於內府該庫收貯。各處布政司。運到。歲造。官弓內。每名給與一張。各隨力之強弱。以揀弓之硬軟。務要逐日開弓。演習。日久。自射能及遠。而堅甲可透。敵人知懼。不敢輕衝。其馬匹。尤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拗。鞍轡之類。俱要堅固。整齊。庶便於馳驟。夫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為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而將得其人。再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臣等職掌兵政。因北敵窺伺。武備未修。日夜憂惶。寢食弗寧。故敢冒昧上陳。伏望聖明。留意俯賜施行。宗社生靈。幸甚。

請視朝疏弘治二年

徐溥

臣伏觀陛下臨御之初。講學修德。敬天勤民。無所不至。天下之人。皆以為堯舜之治。可指日而俟也。近年以來。視朝甚遲。或日高數丈。殊非美事。臣等已嘗屢言。不敢瀆論。內閣奏事。舊制每日二次。若有緊急事情。不拘時奏。聞今止一次。遂以為常。批荅之出。動經累日。各衙門題奏本章。或稽留數月。或竟不發出。事致壅滯。不得即行。且本朝列聖。自洪武以至天順。年時常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所以通達下情者。惟在章奏。又不以時斷決。其於政體。實為有礙。至於經筵。日講。所以明理義。是非之端。陳古今治亂之迹。成就君德。裨益治道。惟在於此。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去年春夏日講。止得三次。秋冬經筵。止得一次。較之初政。似有不同。臣竊聞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向來頗聞有以修齋。設醮。燒丹。煉藥之說。進者。夫齋醮之事。乃異端惑世求利之術。聖主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科儀符錄。一時最盛。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失守。求福未得。反以召禍。今內庭禁地。修建不時。賞賚無算。黜退道官。復陸其人。賜以玉帶。恩寵服色。過於公卿。遠近傳聞。無不駭異。至若燒煉之事。其害尤慘。蓋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肝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遂殞其身。雖杖殺柳泌。何救於事。惟漢武帝始雖迷惑。終知悔悟。謂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於是文成五利之徒。相繼誅死。故雖海內虛耗。亦以壽終。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偽。亦已甚明。況依方而煉。計日而待。所成者何。丹所驗者何。藥如其無效。則聖明所照。亦可以洞悟矣。若親儒臣。明正道。行善政。自足以感召嘉祥。培益聖壽。

永享和平之福。何假於彼異端之說者哉。且自古奸臣。佞人。蠱惑君心。以自肆其欲者。必以太平無事為言。禍患一來。悔之何及。唐相李絳有言。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溺於宴安。自目前觀之。似乎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派重疊。則殺耗竭。兵馬罷敝。生民困窮。日甚一日。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災感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妖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然之患。誠為可憂。陛下深居九重。言路之官。皆畏罪隱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為陛下言者。伏願陛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奸佞之人。斥諛罔之說。則聖德日新。聖政日理。億萬年太平之業。可保無虞矣。疏入。帝從之。

論罷興作疏弘治十年

周璽

題為罷興作。以隆治道事。竊惟為治之道。莫大於得民心。得民心之道。莫大於恤民力。蓋民者國之本也。或重役以窮民力。則其本傷矣。本既傷。而欲國之治。未之有也。故春秋。凡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審之。其重民力如此。仰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圖治。愛養斯民。詔諭天下。有司一夫不許擅役。一錢不許擅科。天下之人。皆曰。不圖今日復見堯舜之君。夫何近年以來。興作之事。連年相繼。府庫之財。費出無經。民困於科派。而流亡過半。軍苦於力役。而逃竄恆多。財耗力竭。人不堪命。臣心知其非。而緘默畏死。不惟負陛下委任。諫官之盛心。抑且負祖宗設立諫官之本意也。故敢昧死言之。昔唐堯土階茅茨。不害於變之風。夏禹卑宮陋室。不損敏德之化。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臺不築。遂成富庶之休。唐太宗鑒秦隋之弊。財用既具。而一殿不為。遂成貞觀之治。是皆載之史冊。昭然可考。願陛下察之。往者壽寧侯宅第之營。數年未得休息。今歲歲秀亭之建。此時正當勞費。近日又差官前去河間府興濟縣地方。修蓋房屋。廟宇。陛下仁同天地。明並日月。安忍作無益以害有益哉。且京師腹心。元氣也。河間數府。其肢體也。若土木一興。則數府動搖。人心嗟怨。肢體傷矣。肢體既傷。而腹心。元氣寧保其無恙乎。方今北庭入貢。遠人慕義。來王之時。正當詰戎兵。修政教。使知我朝。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以懲服邊。方窺伺之心可也。今土木之工。興作無厭。軍民之力。疲敝不勝。彼將視我中國之虛。而萌覬覦之念矣。況近日四方有災異之陳。京師有陰霾之變。兼以鳳陽地方。流賊作耗。正陛下敬天勤民。恐懼修省之時也。伏望皇上憫斯民之苦。罷不急之務。仍於萬幾之暇。日御經筵。留心經史。親近元老。講求治道。則聖心湛然。百職惟熙。而太平至治之效。可以並唐虞。超三代。陋漢唐於下風矣。臣叨居言路。輒敢上瀆。言出而禍隨。臣非不知也。萬一微言得入。天意少回。罷止興作。以省無益之費。導迎善氣。以迓無疆之休。臣雖碎首殞身。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疏入。帝從之。

論重名器疏弘治十年

周璽

題為抑奔競。以重名器事。邇者清寧宮因災重建。告厥成功。內官監以其趨事之人。開坐上請。欽蒙陛職。有差。營繕司郎中李堂。特陞京職二級。命下之日。物議沸騰。咸謂陛下爵賞過當。名器太輕。往歲傳奉止。

於完職。近日內降。漸及正途。國事日非。公道攸廢。臣以非才。待罪言路。苟有所見。義不容默。竊照郎中李堂。猥以凡庸。叨中甲科。濫膺部屬。服色俸級。亦極寵榮。固宜竭忠輸忱。盡心圖報。若管理修造。職分當然。縱有催趨物料之功。亦皆尋常易為之事。今辦理未及一年。輒陞京職二級。名器之濫。不宜如此。彼工匠。下無階而入者。官完職濫。固不足言。至若李堂出身正途。乃資緣陞職。甘同工匠之流。諂事權豪。無異乞憐之狗。陛下明並日月。洞燭奸邪。若不痛加裁抑。臣恐本部尚書徐賈。見伊部屬尚亦超遷。必將藉口。資緣希冀殊典。況本官奔競素著。曾經彈劾。臣越所以逆料而過慮之者。為此故也。噫。在朝之臣。無正途。無維流。無小大。奔競成風。恬不為怪。與言及此。實切寒心。昔賈誼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今欲禮義修明。風俗敦厚。惟在陛下端本澄源。慎重名器。一轉移之間耳。臣聞先年修蓋太廟工完。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王綸等。止蒙給賞。未曾陞職。正與今日修蓋清寧宮事體相同。伏望皇上斷自宸衷。收回成命。將李堂照例給賞。能其陞職。以杜儉邪奔競之門。以絕徐賈將來意外之望。將見奸邪之膽自落。廉恥之風日盛。實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也。愚臣妄議。罪當萬死。倘蒙陛下察。則螻蟻微軀。亦何足惜。疏入。帝從之。

明臣奏議卷九

應詔陳言疏弘治十一年

何孟春

臣聞范雎獻秦王書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不足言也。宋蘇軾曰。臣試論其小者。而大者將有待而後言也。夫言係乎事。事視乎時。時之所急。雖小而非泛言。非時之所急。君子不以瀆其君。乃者清寧宮災。陛下夙夜祇畏。敷天之戒。特詔廷臣。痛加修省。凡有所見。許其直言。決月之間。盡封投匭。延頸企踵。願俟報可。而所見施行。未盡遂言者之所望。豈所言者。皆非時所急耶。當世之務。入於弊者多矣。臣敢先以果聽斷。公委任。為陛下陳焉。而始及之前日。官官李廣未死。陛下於聽斷。委任。不無假借。今廣身死罪歸。宵旰之間。聽斷果矣。朝廷之上。委任公矣。臣猶以為言者。蓋欲陛下即已往。以戒將來也。人君御煩治廣。苟聽斷不果。意緒紊於遲迴。藻鑑昏於私繫。則政出多門。命從中降。而紀綱不立。爵非士共。罪非衆乘。而賞罰不明。前之所是。著為律後之所是。疏為令。而號令不一。吏稱漢宣神雀。五鳳之治。吏稱民安。由其信賞必罰。聽斷惟精。以得之也。元帝嗣阼。權入恭顯之手。而宣業遂衰。由其優游不斷。牽制文義。以失之也。近者陛下於各衙門所奏事宜。或不即出。出則有非原所議擬者。中間豈無有奔走倖門。交結近侍。以相引救者乎。躁者。望速化。戾者。望苟免。私者。願獨利。左右之人。惟利是嗜。惟黨是親。所偏好。則曲為掩覆。所偏惡。則橫肆擠排。是以人言籍籍。謂某人。某陰為之地。某事。某陰為之。間如都御史王越。以傳奉。

見斥及推西路總制乃閱數人而用越其間得無有譽越於陛下者乎給事中王綸奉詔補外乃踰年而後得參議其先得無有毀論者乎甘肅守臣請封哈密兵部具題欲無差官陛下不允所奏及擬人上閱一月而又准不差官夫前欲差官者陛下之意久而不差必所差之人有非陛下意所欲者庸知左右不有欲差其所厚者以僥倖功名因無陛下之命而遂致中止乎陛下英容邁古不應左右能預末議惟遇事稍涉遲緩故或有如李廣者得進言也近年各官所上封事多有久留中者彼所言不干廟廊則觸權貴總總然常恐被禍而陛下輒復留中使彼不得請命徘徊鬱塞叩天無路何也夫事之可與不可行與不行兩言而決耳陛下豈欲留陳斧屢時省覽耶抑欲保全言者以滅謗耶又或其言謬悠無可採耶計彼之敢於上聞傾瀝肝膽熟思審計非以為己謀也以為己謀小加譴黜大正典刑可也非為己謀則於國家之慮縱有不熟思審計者陛下亦當節短取長未可漫無別白使為左右者得以成其曖昧之禍而誣風節之士也陛下始意圖治求言甚切先朝以言被黜之人如林俊輩無不起用而御史彭程胡獻以言事罷斥給事中胡易猶在禁獄臣恐非陛下求言始意也伏乞速賜矜憫以釋論者之疑昔唐太宗問魏徵比來政治微對曰陛下貞觀初導人使諫見諫者悅而從之比年勉強受諫而不平也徵之對不及政治而政治之進退實決於此臣願陛下下一審察焉得頌不如得箴得唯唯不如得諤得所可悅不如得所可警人情不甚相遠彼願欲噓死灰以自焚啖野葛而自毒耶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有能奮然不顧盡其言於天子者蓋素有風節之士不多得也而言脫其口各攻其身怨積於前患生於後彼非失心遺死生之人而誰肯更言者將來流弊人且浮沈自營心口相戒甘苟玩以誇太平執文具以為觀美務因循而長偷懶樂軟熟而憎剴切隨時好尚以固寵榮雷同是非以便附會臣不識此於盛世安所取乎臣所以願陛下之聽斷果也天下大器也措諸安地則安措諸危地則危然舉而措之一人之力不能濟故必借其力於下而使下咸與其力然君子與力則安小人與力則危故力又不可輕借也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謂君子用事而使小人參之過也參尤以補本黃灌之不可以為醫繩墨以引斧斤背之不可以為器甘滑以進苦澁雜之不可以為味理必然者陛下今所委任不為乏人然上下情隔忠誠未孚動遭掣肘詔瑞乘之默運潛持陰邪之徑貨利之關日開日廣爭馳捷出人才雜揉一事滋蔓陛下且不知其底止矣然其致此則固有由也古之君臣相與以圖天下之治都俞吁咈談燕一事推置心腹洞徹表裏纖芥之嫌不萌其間是以其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出其身為天下營各執其職而始終無所避忌而其君所為而成所欲而遂陛下能如此乎臣生長外郡見郡守所屬來謁必門卒為通無不賂門卒者所上簿書必付房吏看詳所屬恐其尋隙無不賂房吏者門卒房吏於守何親而得賈利而假權況乎人主之左右哉外廷固不如內廷之近密也士大夫固不如宦官宮妾之變呢也前李廣未死陛下之政事彼得而撓人才用舍彼得而議九重非時之旨諭彼亦可以時而假也奉臣趨赴於外觀望風旨固李廣之不若也於是苟且具門相與生盟死結者矣名位已盛欲其固其官宦遊未遂欲其進級地在開遠欲其招攬跡涉孤危欲其培植事防誣誤欲其回護衣冠清流豈真不知恥哉無以結知

於陛下故結知於陛下之左右也憂時之念奪於有我之私徇國之誠不敵營身之計士風如此陛下可無挽之歟近科道請按李廣賊簿以治交結者罪陛下但令指名以上而卒從不究科道所指之人得於所聞縱未皆實陛下亦當黜一二之尤者以警後來也今陛下用意過厚殆謂彼附李廣由廣有寵廣死彼將自罷何足深責以敗士類陛下於此可謂惜大體矣臣以為陛下果有此意莫若自今以後公於委任自古願治之君無不詳責於臣下而致其政詳責於臣下故賢否不能隱致其政故是非不敢私其所使之不能隱不敢私者非用智術以伺察猜防也恭惟我祖宗在位優接臣下罔有間隔早朝奏事未畢每於晚朝盡之遇有機務輒駕御左順門召六部大臣與之商榷然後施行今陛下視朝稀闊通政司引奏之外德音不可復聞天下事一切徵諸尺牘臣惟陛下之告君見於疏奏不如見於對陳之為切蓋疏奏者割切言之而不足對陳者從容出之而有餘疏奏者堂廉高遠或蔽於說邪對陳者公論具存無憂於扞格今羣臣有得更番需次對陳於陛下者乎是以賢否是非左右得以調停消息而陛下無由知之將何以詳責於臣下而致其政哉臣願陛下明目遠聽兼聽博采日與內閣講論當世之務大小內外一一付部詳議既得盡一則斷而行之不以小恩廢大義不以私憾任公法不以舊習妨新政不迷於兩可之辭不沮於交關之口如此而行不當者少矣其不勝任之人科道劾之而彼非被空文陛下斥之而彼更無遺憾豈復肯以賂結左右而取罪哉士大夫之氣既作宦官宮妾之勢自不得行臣所以願陛下之委任公也若夫時政之入於弊者請別白而終言之其一曰臣聞郡守縣令民之師帥縣得人則百里受其賜郡得人則千里蒙其庇或非其人則百里千里擗其害聖君在上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一不獲其所猶為不可況千里百里之生靈可寄之於匪人乎臣觀今之為陛下守令者有非其人者矣狼羊相牧禽犢是資關其離脫所在皆是陛下之民有不獲其所者矣筋骨疲於鞭撻肌膚刮於鈇刀終歲瘡痍痛定復痛知治體者能無愧然古者郡守入相郎官出宰守令之職甚不輕也今之為知府者皆四品廷臣累日積久而後至宜少不才者府佐及知州知縣佐貳等官則進士出身者十三四監生吏員出身者十六七而世之所重在進士其攷課之法旌異之典獨詳至監生吏員出身者不才者恕於攷課才者略於旌異此其弊也論者曰進士年少氣銳州縣職非彼所止彼能自愛故不安小成而多舉職旌異之典宜先焉監生吏員出身者大率志氣銷蝕精力疲憊無有幹局貪利而昧事相沿成風若攷課弗恕十人而九皆坐可黜之列無以酬其燈火棲遲之望塵埃奔走之勞矣其間有鐵中錚錚者雖聞被上司旌異部議又以此非進士無所事旌異也臣以為不然趙禹之才出於佐史廉勝之賢發於郡吏黃霸丙吉薛宣非漢名相乎嘗為卒史為獄吏為書佐矣人才何常之有作之則振摧之則靡進之則前退之則卻所賴上之人執其機耳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號名進士者亦有不才者矣況今郡縣之官不皆進士監生吏員出身者常居大半而上復無以為作之進之之機采名不采實惟其出身之拘而不較其才使監生吏員出身者無以見其能而不才者遂無顧藉曰我非進士比空自苦何為於是受賂營私不復以承流宣化為事上司至則厚奉迎以寬指摘飾玩好以市姑息幸不失官則以歲月廣為子孫之地是監生

吏員出身者無勸於前無懲於後幾何其不率天下而為不才之歸也天下之民又何辜焉祖宗時其取人也廣其察之也核待之也均凡諸途出身之人皆有以自樹今一大府運數州縣分職數十員則自進士數人外乃少可旌異者此致課不嚴之弊也臣恐欲令撫按以及分巡官凡遇所屬府州縣掌印官員有政績超卓者遞行覈實奏聞旌異不以其出身之異而偏低昂之衡不廢乎資格之循而無形迹之泥進士出身者將益有所激發監生吏員出身者亦將不肯自棄矣至於致課之道古今有二一察其守一視其為守以廉為以能而課收民之官者又以得民心為本世有廉者未必能有能者未必得民心而民愛之者非有嘆味撫循之政而無歎息愁怨之聲不能也臣故以得民心為致課府州縣官之最郡縣官員有廉者有能者有得民之愛者該部既按實以擢用之又每歲取其廉且能而民愛之者一人奏為高第如漢故事陛下特降爾書獎諭以風天下使為守令者知愛民是尚而循良之歸民將受賜於無窮矣是二曰臣聞國初未嘗有巡撫宣德間始設於南直隸河南山陝今則除浙江福建外悉有常置秩皆都御史邊方領制置之權腹乘輿轉運之職手持政旨以便宜行事三司屬其管轄數郡係以慘舒是固不可不謹擇而久任之也臣見吏部推各處巡撫腹裏則會戶部邊方則會兵部審酌已定而後請上親擇何謹如之然其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得其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來者交籍事未集而謀者已易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刺庶務未及興革席不暇暖而座已非矣今制歲差御史一員巡按各處若巡撫不久其任與巡按無異何復用巡撫為哉昔宋司馬光有言古者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居官者三年數月輒以易去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臣謂陛下欲行久任之道又宜從巡撫始近例巡撫每年一次赴京議事然當議事之年多有以地方有事不果行者臣請限以腹裏三年邊方五年必須一次赴闕陛下親降德音詢問民瘼一示以優異一觀其底裏六部各奏其所行果有成績藩錫而慰遺之其或不職科道指實而論之夫既擇其人於先而又久其任於後於更互赴闕之際有增秩賜金之慶有削官奪爵之辱則彼必思有益地方而無負陛下矣其三曰臣聞古之明君必慎惜名器惜之故人不易得而得者以為重後世得祿混濫無復審擇豈蒙無知坐致人士視其名器無足為重上與之而謂其法應與也下得之而謂上與我者乃我故物也如此上之爵祿不足以為下勸矣此後世之任子識者所以致議於其時歟我朝祖宗立法凡文職大臣必立朝既久勤勞茂著者方降特恩錄其子孫一二以榮後裔近年三品以上始概乞恩以子孫入監然亦有所裁節不至如宋之任子使子任其孫孫有任其子也其武臣則不然父死子繼無子同產兄弟繼之從兄弟亦繼之又廣於任子之法蓋我太祖平定四海太宗肅靖內難武臣摧鋒破敵九死一生惟其艱險故報之獨延長也今天下衛所已定人滿於位而後來之官往往倍徙什百不論事之難易功之大小例得世襲其中乃有身不臨陣徒以預參隨頭目之末而濫冒者彼所獲首級豈陣前手刃之賊或由勢邀或出貨取或戮已死守臣皆與奏報張皇功次雖經部議節行各邊禁約而弊端竟不少衰今之新任有功之人要無祖宗時比者將不世襲之歟則願將士立功之心將世襲之歟則繼繼繩繩無有限極其如後來

之穴何臣推文武之途有二食君之祿實一世襲既優諸武矣則法律之繩於文武者豈容復異今文職犯職必罷官枉法滿貫必充軍而軍職所犯該絞斬者止降級調衛該徒流者止原衛帶俸同罪異罰甚覺不倫臣致之於律軍官犯管罪者收贖杖罪者降調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發各衛充軍皇祖制律未嘗不與罪文職者等而刑官乃特選近年條例近例又載搶奪奸盜敗倫傷化者俱發原籍為民子孫承襲夫敗倫傷化者罪死而得為民已非懲惡之典而其子孫即得承襲是其職特舉此付彼有為民之名無罷職之實其罪不更輕於降調者之不得即替哉或謂職乃其先人之功所得職亡於其身故即承襲於其子孫以報其先之德恩汪濊固應如是臣以今之世襲者不皆開國佐命之舊至於有罪又每從寬貸其源不清其流不節爵祿益濫如之何名器之足重也乞敕部議今後各邊有警從征官軍若能臨陣斬級回轡之際赴鎮巡官辨驗以俟具奏陞賞其中官軍貧苦當陞而願賞者鎮巡官厚與賞稿如敢依阿奏報事發之日凡關節所通俱坐欺罔又乞法司會議軍職犯罪一斷以律成化年間事例不得引用該罷職為民者必俟本犯身死方許子孫承襲其先人非開國佐命之舊承襲之日革去一級於原衛所帶俸差操庶幾彼知慮後不敢變上之名器矣其四曰臣聞民惟邦本故山附於地君附於民陛下視民如傷發政施仁凡天下旱乾水溢宜無不盡知者守令責在牧民民傷水旱彼亦宜有不忍者然臣竊見因荒之處者老告報府州縣必委官踏勘得實始為上申鎮巡官必委官踏勘得實始為請命命下該部必查例當行始為行文轉而下府州縣即所傷分數以減征貸賑夫因荒之民枵腹待哺如渴轍之鮒望斗升水於旦夕猶恐不足而彼文移往復動輒數月豈其所堪哉故今之因荒者老既不報府州縣復不以申蓋明知其無益也委官踏勘多一次適滋一次騷擾究之貸賑之及其濟幾何此守令之宜不忍於民者而亦有忍焉者也此天下之凶荒朝廷所以有不盡知而莫之救也凶荒而莫之救極良民亦且流移行劫矣臣以為九重軫念元元宜先事詔諭府州縣官倘遭水旱即委公正官一員勘明分數其中鎮巡官若係半災即將當年夏稅秋糧開除若係大祲即為設法處置令府州縣將豫備倉糧放支賑濟事畢取其回報以憑奏聞蓋救荒之道宜速不宜緩速則肉骨之恩人人皆備緩則排門散粥延街俵米而不及事漢謂者及歸過河南以民傷水旱持節發粟不顧矯制之罪今之鎮巡官行事於外非踏勘時之比地方去京師遠權以救荒亦不為專也或謂朝廷誠降是令凡遭水旱不賑則貸倉廩何所儲民將有妄稱凶荒者臣謂非也漢文帝自即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其後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不遇凶荒尚爾況於凶荒而可吝乎上之儲蓄固以為民也苟無妄費冗食奚患儲蓄之虧凶荒水旱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其勢豈至於可欺哉其五曰自秦開阡陌天下遂有兼井之弊然止民間貧富強弱之相形耳今乃有甚焉者其皇莊乎先朝畿內空閒之地籍之公家佃民種而收其入其地廣狹有定界其入有定額非以病於民也近年看莊人役罔恤國體近莊佃土小民衣食之資橫加侵佔求益不已在莊旁者產去稅存征科之及負累賠辦富者以貧貧者日甚民間馬牛羊豕或誤逸莊地即無報復歸有以

近莊之故塚。塚被毀。耕夫餉婦。稍不退讓。輒推鞭箠。含酸忍痛。悶默無言。按巡之使。過之而不
敢問。守牧之官。卽之而不直。此非九重厚民之意也。承平以來。生齒日繁。雖盡地力。不足以給民食。而
莊地。莊賦。今廣於昔。豈荒地果日闕哉。不過掠之於無辜耳。昔漢宣帝詔。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流民
還歸者。假公田種食。今縱不能以假貧民。忍於民衣食。租賦所出者。而又奪之。以致其貧乎。幾旬咫尺。尙
不能無害民之地。況於遠方。彼湖園池。爲王府所有者。私蓄聚斂之臣。各操漁獵之具。所在之民。能無困
乎。臣聞勳戚世族。所得附京恩。賜莊山。家人亦多挾之以肆蠶食。其他軍民之不逞者。復以己業投獻。權
要恃爲窟穴。而他取價焉。或投作陵戶。以嫁糧。差附京如此。在外王府之所認納。宜又倍之。爲害不費。不
可不嚴爲之所也。伏乞陛下。敕官往勘。舉莊地。而從實丈量。若軍民告認舊業。鄰證有可執結。割而歸之。
其本莊之地。坐某府州。縣卽就地起科。佃民耕種。止稱公田。丈量已定。造冊繳部。歲收其入。以備經費。若
遇水旱。與民田一例開除。既不失本莊之賦。亦不病近莊之民。幾旬之內。庶無侵奪之害矣。該部仍通行
各省王府。凡湖園池。係王府奏討者。有司准此例。歲爲送納租賦。免致王府差人。督取今後世族之家。
各飭管業家人。毋致生事。軍民舊非陵戶。不許冒報。及以己業投獻。敢復不悛。事發其業入官。軍發邊衛。
民發口外。受獻者。奏聞處置。如此兼并之弊。庶幾可去矣。其六曰。臣職司馬之屬。竊核軍政條例。有以見
我朝列聖之拳拳於軍政也。我太祖皇帝。底定中原。治不忘亂。設爲衛所。養天下兵。荒陬絕徼。所在充斥。
今經百三十年。未嘗有大征伐。以耗之也。各處府州縣。今皆有清軍官。而又有欽命之御史。上下相兼。其
查出軍丁。例行批解。軍丁到衛。例加存恤。清軍官查出數少者。致滿行黜。解人縱軍。在家延住。及在道賣
放者。并坐衛所官。旗使刺所管軍丁。致其逃者。降級調衛。立法之密若此。此外開刑衙門。又有開發充軍
之律。清軍御史。又有招募爲軍之榜。日積月累。宜各衛所尺籍。歲有增益矣。今視祖宗時。額數反損。邊方
腹裏。一遇番替。僅數無餘。何也。臣知其故矣。軍之新舊相承。出入參差。不容齊一。丁從衛所逃逸。則冊從
原籍查勾。查勾不歸於遞年。而逃逸當虛於舊伍。奸黠之徒。或竄大戶而易姓。或贅婦家而避身。或乘調
他衛而遂脫亡。或因流他方而遂變役。軍固不易清也。清軍官異境之人。在任不久。豈能備知本軍充調
來歷。里書作弊。動曰文冊無稽。敝紙千百之中。展轉查閱。幸得查出一二。起解之際。又非親丁。卽解親丁。
亦不得其正妻同解。所解去者。乃其義男女。婿及隨期掠賣之妾。婢。此類到衛。其有不逃者乎。衛所率去
原籍數千百里。逃而再勾。率過數年。勾而再解。又復數年。在逃三次。於法應死。輒稱原逃不獲。或稱已死。
官司以人命至重。往往不肯追究。何怪乎軍伍之常虛也。其據律問發者。官爲押送。沿路防護。涉烟瘴。過
沙漠。飢渴勞頓。將以實邊。而邊卒不可實。不徒戍者之就死。且累送者之無還。其出榜招募者。蓬萍無蒂。
孰保收籍。況今時非國初。可比。士著良民。孰願爲軍。此例之行。虛名而已。此衛所之軍。所以不免於缺之
也。臣聞唐陸贄論鎮守之兵曰。非物理所愜。非人情所欲。不固。論選置鎮守之兵曰。必量其性習。辨
其土宜。而總之以便於人情之一語。今天下爲軍者。北人而南人。南人而北。使其族姻水棄。費不貲。僱什
於不可極之途。而困迫於已至之城。豈便於人情者哉。是以軍戶被勾。痛苦剝膚。軍丁被解。哀同棄市。原

籍苟可匿跡。追恤其他。衛所苟可脫亡。無虞厥後。宜乎律示免死。而人懷等死之心。榜求報効。而人鮮自
効之念也。然則陸贄便於人情之語。其安爲軍者之道乎。今日安軍之道。卽贄所謂量其性習。辨其土宜。
是已。伏乞敕部計議。轉行各處清軍御史。督同清軍官員。稽查伍冊。凡缺伍失勾。及勾而未那衛者。造冊
繳部。將兩直隸十三省所屬府州縣區。其衛所南北。於南北又各度其遠近。然後合計查出軍丁之數。與
之兌換。使兩直隸十三省所屬府州縣區。其衛所南北。於南北又各度其遠近。然後合計查出軍丁之數。與
士易於諳服。逃者。將自行首官。居者。將樂於就役。豈憂額數之不復乎。至各處問發人犯。定擬衛分。雖非
應發極邊。亦宜分其南北。并令當房家小。隨往。斯不過遠以累解役。而本犯不致逃逸。行伍亦得其助。若
曰。罪戾不遠。無以儆衆。臣以爲欲儆衆。庶在於遇赦不輕。原不在遠。其土宜而窮之極遠也。其已查出軍
丁。有不願行者。令其戶當二軍。於本處或隣近衛所。食糧差操。餘丁照例優免。彼安土重遷。宜多有之。是
亦足兵之法也。凡此六事。其中亦有急於時者。故終言之。願陛下終聽之焉。

疏入。帝從之。

陳邊務疏弘治十二年

王守仁

臣惟邇者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出邊疆告警。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
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苟有一二之見。敢隱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
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蔽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憂
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耗頹塌。將至於不
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之機者。此在陛下。必宜有所以痛革弊源。
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于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
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言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
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才以備急。二曰。
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救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
八曰。嚴守以乘敵。何謂蓄才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勳。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
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警。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惶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
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賴宗澤。岳
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尙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
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一敵人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
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鎗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
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
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鎗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使之相與備習。庶
礪日稽月攷。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尙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

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達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敵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在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子有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畜。知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為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人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臣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積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其功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敵。奔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前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敵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敵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敵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敵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旌旆行。然已無及。惟前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旌旆揚矣。令之密歸京師。邊關固不可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況今京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之。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之輸。水陸千里。踳頓損棄。十而致一。故兵法謂遠輸則百姓貧。貴賈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京軍。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敵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敵去仍復其業。因以暇日。繕完敵所折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愛人俟時之道。主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元濟斬於犢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麾下。是以皆能振散之卒。而摧方強之敵。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帥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賞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

愛乎。其愛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救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帥者。斬於犢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擅擾。臣以提督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亡死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問其疾苦。恤其孤寡。賑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宜以國恩。喻以敵讎。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敵患。有不足平者矣。何謂損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先姑與之。又曰。伴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損小全大之謂也。今敵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爲誘。或掩匿糧糈。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從而信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敵情虛實。事難猝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敵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爲坐視。其操之也。不以爲奔逐。疲勞。威畜銳。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敵。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敵人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敵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與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敵。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頻加犒享。使皆奮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排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時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敵。今我食既足。我威既成。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周悉萬全。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敵日以匿。我盛。則敵日以衰。我怒。則敵日以曲。我逸。則敵日以勞。我堅。則敵日以虛。我銳。則敵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敵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逆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虛。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道也。抑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廢弛。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敕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疏入。授刑部主事。

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乎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目不疎易也。疏。帝不納。

論傳奉疏弘治十四年

馬文升

臣惟人君之大柄。莫先於惜名器。國家之首務。莫急於節財用。仰惟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之初。稽古建官。各有定員。非效勞任事者。額外未嘗輕授一官。彼時事無不立。而政無不修。所以府庫之財用有餘。雖遇兵荒。未嘗告乏。列聖相承。咸率是道。未聞有傳奉之官。至成化年間。始開傳奉之門。而冗官為之漸多。十六年。因遇星變。廷臣論奏。奉憲宗皇帝聖旨。傳奉文職大小官員。除勳戚功陞。應授錄用不勳外。其餘及儒士都寄名放回。有缺取用。內有為事妄冒。并乞恩陞授的。查來定奪。各衙門匠官精通藝業的。存留著支半俸。欽此。欽遵。給音一下。中外歡欣鼓舞。咸以為雖漢武輪臺之詔。亦不能過。但當時傳奉官員。尚有退之未盡者。非謂皇上嗣登寶位之初。俯從言官之請。但係傳奉官員。盡行裁退。天下欣然。稱頌仁明。奈何近年以來。大小官員。傳奉者復多。其他亦有白衣人。送中書處食糧。習字出身。得授中書舍人者。前項傳奉等官。十年該支俸糧。動至數萬石。阜隸銀。不止萬餘兩。況今親藩至三十餘府。而郡王。將軍。中尉。郡主。郡君。縣君。儀賓等項。不下千數。所用祿糧。通該百萬石有餘。而兩京軍職。比之洪武。永樂年間。員增數倍。加以軍國之費。所以內外倉庫空虛。幣藏匱竭。一遇兵荒。動至賣官鬻爵。而措之無方矣。且國家貢賦有限。皆小民脂膏。以此有限之脂膏。供彼無功之庸。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則天下生靈。豈有不困。而府庫之財。豈有不竭者哉。本部嘗上請乞退此等冗官人等。以省財用。俱未蒙俞允。亦有留中未出者。伏望皇上大奮乾剛。俯從羣議。將額外傳奉。及乞恩所陞官員。及中書處習字人數。除勳戚並進藥有效者。寫制敕。及大臣並經筵講讀官子孫外。其餘通行裁革。開住。或止許冠帶榮身。隨處供事。仍乞今後凡有代替乞恩傳奉陞官之人。斷之以義。不徇所請。以塞倖門。而戒奔競。庶名器不濫。而國用少足矣。疏入。得旨。你每再查議停當來說。

災異陳言疏弘治十四年

林俊

臣聞雲南等處。地震山崩。災變異常。今年正月初一日。陝西延安。朝邑等二十餘處。同時地震。決非泛泛循省。可以消此大變者也。攷之前古。漢和帝。永元二年。則宮闈之應。安帝建光元年。則內侍之應。晉元帝。大興元年。則柄臣之應。今宜皆無是也。惟兵禍之應。漢光武時。則武略蠻反。晉成帝時。則蘇峻亂。宋仁宗時。則元昊不庭。方今敵人。久聚河套。兵禍之結。已兆於斯。萬一制勝無常。可憂非細。而草澤之間。又保必無相煽而起者乎。臣觀近時用費日奢。科差日重。人民日貧。頗無固志。如荊州。瑞州。九江等處。烏合強徒。輕竊名號。敵殺官兵。況內地人民之苦。又加數倍者乎。則不但北敵可憂。遠境內地。均可憂也。漢宣帝本

明臣奏議卷十

制科議弘治十四年

王鏊

臣惟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可謂精密矣。先之經義。次之論表。終之策問。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於古。雖人才高下。係乎時。然亦科目之制為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淳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今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於是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為益於治也。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前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願學究為進士。不意。願進士為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近年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人之才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疎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惜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臣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

始年開地。詔問經學賢良方正之士。無敢端言其所以然。宋儒胡氏謂地。妻道也。若見如此。若有敢言。使帝戒懼。有以善處。則雀家之禍。無由成矣。夫官帝。賢君也。雀光有輔道之功。有房閹之親。小心恭慎。賢臣也。謂帝而不念光家。謂光之家。有禍耶。事不可料。政亦類此。則所謂宮闈內侍。柄臣者。臣望陛下。靜思而善處之。未有謹而太過者也。他如齋醮之設。費天貺神。不惟無福。實足召災。南京蘇州織造。花樣太巧。松江大紅布。太倉洗白布。太細。古人謂之服妖。費財勞人。災或由此。至於占役當清。冗食當汰。工作當止。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逸欲當戒。佞幸當遠。賢士君子當親。皆陛下所宜留神盡已。以修人事。回天變者也。伏望獨斷宸衷。如元氣運行。妙於無迹。則宗社幸甚。

論取固疏弘治十四年

周繼

臣竊見近日右副都御史洪鍾題稱。新開湖河川工程已完。乞要賞賜有功官軍等因。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議者謂洪鍾忍心流毒。已逃既往之誅。無實冒功。復望將來之賞。與情未愜。公道難容。臣待罪言官。義不容默。竊照洪鍾先於弘治十二年冬。奏築湖河川鑿山改水。築立重關。計料程限。可用千人之力。不過半年之期。如半年之外。事不能成。成功之後。差官閱實。不為國家經久大利。則治臣之罪。臣雖萬死。亦不敢辭。該兵部題奉欽依。已行欽遵。修築去後。即今工程已過二年。未見成效。況本官行事乖戾。天降降災。歷死無辜。人命數多。窮竭民力。糜費財用。言官交章彈劾。累次會經該部奏請停止。節奉聖旨。湖河川已有前旨了。不必停止。欽此。欽遵。臣仰窺節次詔旨。無非軫念邊方。惟懷永圖。垂宗社億萬無疆之休也。有若如此。何忍負之。為洪鍾者。一介凡庸。叨蒙委任。正宜感恩圖報。以死勤事。上體皇上深謀遠慮之心。下副自己經久大利之計。願乃率意妄為。肆行欺罔。計其今年四月。差錦衣衛千戶牟斌前去踏勘。得洪鍾工甚急。就使今夏。鑿深。止可容放小水。誠恐日後沙石草木淤塞。巡按御史張垣亦奏稱。工程尚多。相爾等情。至今未及一月。遽爾奏成。乞要賞賜。縱有披山蓋世之雄。亦安能倉猝成就。如此之速。觀其奏稱初意。止欲分泄水勢。以免衝城。及六七月大水。猛發難料。臨期於新隄之傍。分減水勢。使二處分流。水勢必緩。庶無衝城決地之患等情。又稱新開河道。尚存第一岸岸。未盡開鑿。除量留工價。委付分守兵備等官。候夏秋大水過後。隨期相度。水勢分數。再加修築。寬廣。用石包砌。隄堰。比之原奏第二。第三。案之開山。川水衝聚。散流入關。鑿而通之。則皆由此而入。無復衝激關口之患。外高內低。約餘二丈。鑿為兩涯。水行其間。則沛然就下。無復橫流。因而疏之。以達密雲。而至通州。則有水之時。十斛運船。可至其地。水小之時。小船亦可常行。因之水運得免。山東河南。北直隸之民。轉輸於崇山峻嶺之間。其利不小。等語。前後所奏。轉換支吾。自相矛盾。又聞所修磚城。亦將衝倒。若遇大水。猛發。旋築旋壞。終無了期。貽害匪輕。大利安在。自弘治十二年二月。興工。至弘治十四年五月。已經兩度夏秋。曾遇大水。此時洪鍾。何不相度水勢。必待分守兵備等官。後來修築。即其本心。自知前功決不可成。欲免後患。既不服罪。輸情痛省。已咎。乃敢文過飾非。重為欺罔。以無益微勞。登惑聖聽。以難成大役。迷託他官。雖稱乞賞官軍。其

實豫為己地。欺罔之罪。法所難容。況今奏稱雁尾山等處。係伊撫屬地。失火延燒。周圍七十餘里。逼近禁山。臣恐洪鍾先年。壓死人命數多。荷蒙寬宥。今又燒山。烈石。致傷和氣。故皇天震怒。水災逼近。驚動陵寢。然地道尚靜。神體宜安。今民怨天怒。火逼禁山。我祖宗在天之靈。豈能安耶。是豈可獨歸罪於地方官軍。謂非洪鍾燒山。烈石之所致歟。伏望皇上。以天變為畏。以人言為恤。以祖宗陵寢為念。通查洪鍾先年原奏。事成之後。差官閱實。不為國家經久大利。治臣之罪。原由。仍選差科道公正官員。前去從實體勘。果有大利。如洪鍾先年所言。具奏陞賞。若是苟簡成功。僥倖目前。圖免後患。亦必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為欺罔之戒。以雪蒼生之怨。仍乞敕該部計議。遣官祭告陵寢。以安祖宗在天之靈。如此則國法昭明。神人皆慶。而先年無辜壓死之冤。不致含憤幽壤矣。

會計天下錢糧奏弘治十五年

韓文

臣等竊惟因地制賦。乃立國之大經。量入為出。實理財之要道。故禹貢承六府之修。而分土作貢。成周以九賦斂財。必九式均節之。降是而後。若漢唐盛世。或度官量吏。以賦民租。或計丁授田。以立租調。是皆能雅本末之義。以適斂散之宜者也。洪惟太祖高皇帝。混一海宇。疆理之盛。遠過前代。貢賦之制。取準哲王。不可尚已。然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為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定蹕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為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於湖廣。江西。浙江。應天。寧國。太平。及蘇。松。常。鎮。等處而已。供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安。二州。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糧銀兩一項。其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常。鎮。鳳。淮。揚。既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隸。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前項五布政司。兩直隸地方。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統以前。國家費用減省。故百凡輪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國家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於額外加徵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江。雲。廣等處之添買香蠟。金兩。皆先年所無者。由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急。民力之窮。誠為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若計近日。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何則。往者年豐歲登。運河易達。邊方無調發之州。縣無流徙之多。有司得以藉先年之積。制一歲之用。或徒有以均無。或用豐而補歉。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完食者加於前。內帑缺現年之用。而給費者日伺於後。征需已極。而郡縣早潦。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之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止。漕運遲誤。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求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辦至。邊餉須四百萬兩之銀。亦難遽集。不幸復加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十數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困已極。欲借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有可憂者。正以此也。臣等猥以菲才。叨司國計。今天下倉庫處處空虛。軍民在在疲憊。晝夜思維。策無所施。伏望皇上。憫天下民物凋敝。

之餘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須先事以豫圖斯有備而無患如蒙俞允乞救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并科道章印官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不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廚料缺用屢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誠省而民困之少避各邊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免征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警得倉猝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為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為準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停當開立條件奏請定奪施行如此庶於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伏望皇上憫天下民窮財盡之極體祖宗節用愛人之心少留睿覽斷自宸衷俯賜施行臣工皆慶此外凡供應興造之浩繁益為減省近臣貴戚之賞賚少加撙節如此庶幾存一分國有一分之益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而於邦計亦大有所賴矣臣等不勝惻懇之至

奏入得旨卿等所議事宜深切時弊重京儲另旨發落省供應均禁例已有旨行了清鹽法等再議來說其餘都准議行

請皇太子御經帖疏弘治十五年

馬文升

臣謹奏恭惟皇太子殿下年漸長成天資英偉內外宮臣朝夕輔導講讀學有進益此誠宗社無疆之休後世臣民之福也但臣等叨任大臣臣文升臣珪俱任東宮保傅自弘治十一年三月初六日皇太子初出讀書於文華殿獲觀容顏之後至今五載止是正且冬節及每月朔望日於文華殿門外朝參相去頗遠仰惟皇上嗣登大寶日決萬幾猶每月三御經筵令翰林儒臣講讀經書以隆聖學而追古帝王今皇太子當進學之時雖日出讀書止在左春坊與二三內閣大臣及東宮並翰林院講讀等官相接且去處頗狹未甚從容致之古者帝王之教太子左右前後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此所以教諭而德成也臣等愚見以為欲請皇太子照皇上御經筵故事每月三次初六十六二十六出御文華殿令臣等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鴻臚寺章印正官並二品以上官同內閣大臣東宮講讀等官侍班講書其侍衛將軍等項比皇上御經筵之日減半庶臣等得親皇太子之容顏而皇太子亦識臣等之愚親收斂身心嚴戒濶慢相接日久自然度量益宏識見益廣日就月將以至於緝熙光明之地答德益盛而帝王之域有不難造矣臣等惓惓犬馬愚誠如此伏乞聖明留意裁處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疏入帝不納

巡撫事宜疏弘治十五年

馬文升

臣謹查得先該戶部奏准各處巡撫官員每年八月以裏一次赴京議事續准兵部咨為公務事照得各處巡撫官員每年在邊者於四月內腹裏者於八月內到京議事緣近日各處地方中間賊情未甚寧息者若令一概赴京誠恐缺人誤事合無行移各處巡撫官員其斟酌各該地方如果平安別無緊要事情

明臣奏議 卷十

一七七

妨占照例議事若是地方賊情尚未寧息軍民未得安輯有事難以擅離宜將應議事件明白條陳徑自奏請定奪等因其題奉聖旨是各處正要用且都不必來欽此備咨前來臣猥以菲材謬膺重寄夙夜憂惕思圖報稱惟欲軍民安妥地方寧靜其一應合行有益軍民事務除遵依欽奉敕諭內便宜處置事理陸續施行及會同欽差鎮守陝西太監等官計議停當節次具奏外今將合議事件開列其本謹題請旨一重守令以廣德澤竊惟政治莫先安民安民在擇守令蓋守令者親民之官得其人則庶民皆安養而天下無不治矣皇上愛民之心無異於舜禹宰相贊理之勤有同於伊周然而治不古若而小民不蒙邦治之澤者蓋以守令不得其人而已矣守令之不得其人者由作之無其法而已矣竊見今之守令由進士舉人出身者往往多得其人由監生除授者鮮有能稱其職揆其所自其監生坐監並在吏部聽選二十餘年方得出身比至除授之時年已五十以上鬚髮皓然神志昏倦其意以為在任不久又將黜陟陞用之例諒不我及所以惟務貪贓之計罔有治民之心雖有吏部致察黜退之例及臣與巡按御史按察司擊問之嚴然今日之黜退者為因老耄貪婪後來之除授者又有老耄關茸之甚於前所退者蓋以國子監所養人材不過如此若止仍舊致察數數黜退而不知所以更張選選之則小民送舊迎新徒為勞費夫用賢所以育民而賢才之盛未有過於進士也以進士而除授今人皆以為幸登黃甲輒除外任有辜父母之望而灰士子之心殊不知設科所以求賢求賢所以為民以年幼進士而任守令民情世故無不練達他日或居藩臬或補內任輔世長民綽有餘裕是亦作養人材之一端也陝西地方比之各處大有不同其同知判官縣丞主簿近年部選各處邊方夏秋稅糧相繼往來并不在任止有知州知縣獨員處事若非得人事何克濟伏望皇上敕吏部今後各處知州知縣有缺照依已故大學士李賢奏准事例每選將在部聽選舉人不分到部年月日遠近及監生中年未老老資資實英俊者通行考選學問老成文移頗通堪任正官者並將各部觀政進士照依甲數埃次取用除京任外其餘相兼舉人監生除授知州知縣其進士到任之後果有廉名政績昭著者不分三年六年仍令埃次擢用知州量陞郎中知縣量陞主事御史評事或令巡按御史並布按二司官於所屬官員內廉名素著者才能出眾堪任知州知縣者各舉所知三五員各另徑自具奏吏部定奪授職在任若有貪酷事發連坐舉主之罪以後知州知縣有缺俱照此例除選如此庶使守令皆得其人而太平之治可期矣一添風憲以撫流民臣聞防禍於未然者易除患於已然者難蓋禍患未萌以治術防之而有餘禍患已成雖兵戈除之而不足此古人所以圖難於其易而消患於未然也竊照漢中府地方廣闊延袤千里人民數少出差甚多其河南山西山東四川並陝西所屬八府人民或因逃避糧差或因畏當軍匠及因本處地方荒旱俱各逃往漢中府地方金州等處居住彼處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納糧又不當差所以人樂居此不肯還鄉目今各處流民在彼不下十萬以上去歲因滿四等反叛臣恐乘機煽聚為患地方已令按察司僉事孫逢吉前去彼處查勘現數造冊收照行仰各該官司撫恤禁治聽其自在生理候豐年省令回還此等之徒若逼趕緊急又恐激變為患若聽令在彼居住難保久遠無虞況漢中山勢之險尤甚於竹房流民之多不減於襄鄧雖

明臣奏議 卷十

一七九

嘗委官巡視。終是責任未專。必須添官。以專其任。庶使地方可保無虞。查得河南。為因南陽之間。流民甚多。添除參議。命事各一員。奉敕專一撫治。近於荆襄。南陽之間。又蒙欽命御史一員。以總其事。是皆思患豫防。防微杜漸之意也。如蒙乞照河南事例。或添除。或就於按察司。命事內專委一員。請給敕書。前去漢中府。就帶家小。專一在彼往來巡視。撫治前項流民。其一道分巡事務。亦令本官管理。及會同守備漢中府。都指揮張順。操練軍馬。守護城池。禁革奸弊。防察不虞。務要處置有方。不許偏執誤事。如此庶使責任專一。而地方可保無虞矣。一增課鈔。以贖軍用。竊惟理財之方。有經常之道。有權時之宜。經常之道。可行於無事之日。權時之宜。則施於財匱之秋也。若拘經常之道。而不知權時之宜。則軍國之用。有不足而贖軍之需。有不充矣。照得陝西所屬衛所官軍。除沿邊外。其腹裏軍人。月糧該支一石者。止關本色六斗。其餘四斗。折支鈔貫。其軍職不分沿邊。腹裏。四六關支。本色六分。折鈔四分。及查得官軍折俸。折糧。并各王府及將軍儀賓。并司。府。州。縣官員折俸。通共一年該用鈔一千七十六萬五千四百六貫。今所屬每年止收額設戶口食鹽課程鈔共九百五十八萬七千四百九十四貫。所收不及所用。一年共欠少一百一十七萬七千九百一十二貫。而災傷減免者。不在其數。且陝西官軍。披堅執銳。以雪眼霜。比之各處官軍。勞逸不同。其妻子在衛。至資月糧俸米。養贖。為因糧餉不足。減半折支鈔貫。今所欠鈔貫。亦因不敷。有一二年不得關支者。四五年不得關支者。縱得關支一年鈔貫。亦不得易買數月之糧。又兼要買補馬匹。置備軍裝。或典買妻子。或揭借財物。艱難困苦。相繼逃亡。月糧折支鈔貫。人情已有不堪。鈔又不不得關支。尤非事體。若不行權時之宜。另行設法整理。誠恐年復一年。困苦嗟怨。益為罷弊。將何以資養銳氣。而使折衝禦侮也。臣看得西安府。在城四門。一日之間。各處販賣柴薪等項。牛騾車不下五百餘輛。及看得陝西河南客商。販賣馬騾。一年之間。亦不止數萬餘匹。俱從潼關經過。前項車輛馬騾。亦爭投稅。若將馬騾車輛。量加納稅鈔。是亦權時增廣鈔貫之一端也。如蒙乞敕戶部計議。轉行陝西布政司。將西安府。在城四門所進柴薪等項車輛。照依在京事例。每大車一輛。納鈔四貫。小車一輛。納鈔二貫。其馬騾委西安府首領官員。於潼關收報。每馬一匹。納鈔十貫。每騾一頭。納鈔五貫。每季將二項所收鈔貫。俱送布政司官庫收貯。以備官軍折色俸糧支用。候年終。將通收過鈔貫數目。布政司造冊奏繳戶部查照。其收鈔去處。按察司。分巡官。不時巡視。敢有作弊者。就便擊問。如律。如此庶使課鈔頗增。而官軍俸糧折色。不致匱乏矣。一撫軍士。以蓄銳氣。竊惟克敵制勝。莫先於軍士之効勞。養銳蓄威。必在乎衣食之充足。蓋軍士在邊。必衣食充足。而後可以蓄銳其銳也。照得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俱在三邊採備。有一年一次回衛休息者。有十八個月回衛休息者。又有一家正軍餘丁二三名。在邊操備者。其在衛餘丁。又要種納屯糧。子粒守城等項差使。且在邊軍士言之。既有官給騎操馬匹。赴邊之日。彼處總兵副參等官。每軍一名。又要腳力。或馬或騾一匹。頭其軍士既無營生。又無產業。止靠月糧六斗。養贖。置備軍裝。整理盤纏。亦皆仰給於此。懼怕到邊。打只得原籍戶下津貼財物。置買前去。比至。則邊方該管官旗。或指以買置旗號。頭為名。或假以修理城垣。門樓。為由。節次科斂。逼迫。無奈。又將原買腳力馬騾。變賣出辦。未及一年。使用盡絕。或

又有倒死官馬。隨要買贖。逼迫緊急。只得揭借。或本管指揮。千百戶。彼處副參等官。馬匹餞物。馬一匹。還銀二三百兩者有之。銀一兩。還木利三四兩者有之。比至回衛。各官家人。隨即前來索取。在衛官員。懼其勢要。只得贖道。或典買妻子。或揭借月糧。歸還前去。賠馬一匹。已至破家蕩產。倘再倒死。將何所買贖。因此而逃亡者。十常八九。所以各邊軍士。日見缺少。且以官馬倒死。責令賠補。固為良法。其馬之倒死。若不論其急病瘦損。倒死之分。一概令軍士賠補。誠恐年復一年。艱難益甚。又不止於逃亡之患。而恐有意外之虞矣。罷弊軍士。莫甚於斯。況在邊軍士。多有衣不遮體。食不充口。瘦損羸羸。形容枯槁。總兵等官。略不介意。臣在石城目所親觀如此。而欲望其用命効勞。克敵制勝。蓋亦難矣。所以一遇兵戎。犯邊。多有不能支持。必須奏討京軍。若不肯著實優恤。蓄養銳氣。誠恐因循年久。益加困弊。敵人窺伺。我軍虛實。擁眾犯邊。重有以貽國家之大患也。臣每念及此。深為寒心。如蒙乞敕兵部計議。行移各邊。太監。總兵。都御史等官。今後將所屬官軍。領騎操馬匹。置立印信文簿。每月三次點視。臚息肥壯者。列為一等。臚息瘦者。列為一等。若三次點視俱瘦。以後馬匹倒死者。著令買補。以戒軍士。不肯用心。餵養之弊。其三次臚息肥壯。遇有緊急病瘦。倒死者。免其追賠。以蘇軍士艱難之苦。如果例該買補。本軍在邊艱難者。行移原衛。著落戶下。除了買補完備。本都司。差人解送前去。若是各軍將及下。班倒死馬匹者。就仰回衛。從容置買。上。班之日。騎坐赴邊。及遇有櫻頭。旗號損壞。須該置備者。令總兵巡撫等官。設法措置。買辦應用。如果無處措置。行移陝西。都布二司。派屬買辦解去。並不許分毫科擾於軍。及非奉奏准事例。亦不許擅自役使。酷害。其各軍士。上。班脚力。隨其貧富。或騾或驢。或二人共買。驢者。各聽從其便。總兵等官。俱不許追究。逼迫。及不許仍前放債。於所管軍士。令家人前去。各衛取討。逼軍逃竄。果有前項奸弊。許巡按御史。指實具奏。區處。仍用心優恤。軍士。作興銳氣。務令得所。不致逃亡。如此庶使軍士。咸激。而可以成克敵制勝之功矣。一清軍丁。以杜勾擾。竊惟發冊清取軍人。不許差官。擅勾。所以絕勾擾之弊。而立長久之法也。然法立既久。不能無弊。若不隨時斟酌。嚴為禁治。則前法愈壞。奸弊愈生。而民有不勝其害者矣。近該陝西布政司。清軍。委官左參政。於瑞呈。查得節據西安府。耀州。等州。蒲城。等鄉。軍丁。惠林。等各告稱。各有戶丁。應當灑州。利。州。清州。等衛。所軍役。有告稱。在營現有正軍。身力精壯。又有餘丁。三四丁者。七八丁者。十四五丁者。甚至二三十丁者。俱各補田買賣。家道富實。因怪原籍戶丁。不來供給。往往買囑衛所官旗。捏稱老疾。逃故等項。遞年發冊。勾擾。及至解衛。為因軍伍不。缺。將解去戶丁。為奴。驅使者。有之。耕種田地者。有之。甚至將盤纏衣服等項。盡數拘收。人已放回者。亦有之。又有告稱。正軍回還。取討盤纏。不一二年。軍妻又回取討。軍妻回衛。不五七月。餘丁。又來取討者。原籍人丁。為因辦納糧差。家道貧窘。無從措辦。只得將田地房屋。典賣者。有之。將男女頭畜。貨物者。有之。及至打發起程。稍不如意。輒便回衛。發冊勾取。又有告稱。正軍。餘丁。人丁回還。出賣自己房屋田地。因與房族親戚。及鄰里人等。爭競。讎恨在心。回衛。妄取別房人丁者。有之。妄取同名同姓者。亦有之。此等情節。往往赴官。訴告。分。所司。因見兵部發冊。清。勾。難於主張。只得依文。解去。查理原籍。拋下田地。無人耕種。遺下糧差。無人辦納。又累里甲。僉點。大戶管解。及到衛所。投文。官吏

又要拜見錢物。旗甲索取饋送土宜。彼既有丁。只得放回。往回數千餘里。動經半年之上。破家蕩產。甚可哀憐。查得欽降軍政條例內開。正軍在營。已有壯丁。就收補伍。不許原籍勾取。有司歷勘是實。回報原衛。將原營已有壯丁。就收入軍衛。不許違例勾擾。降依奉外。今各該官吏。故違前例。往往聽受在營軍丁賄。煽輒與發冊清勾。非惟紊煩官府。抑且擾害人民。照得陝西布政司。每歲該清軍士。不下數十萬餘。各該衛所發冊之弊。固有而利州。瀘州。二衛。青川。一所。發冊之弊尤多。呈乞通行四川前項衛所。禁約等因。到院。竊詳衛所。缺軍發冊清取戶丁。理固當然。軍伍不。缺行文勾擾原籍。民實受害。且陝西人民。遞年供給各邊糧草。兼以累歲旱荒。薄收財力。皆困。凋弊已極。今前項衛所軍人。不思原籍人丁艱苦。因怪不與供送盤纏。輒便捏故清取。連年擾害。不得安生。誠為可恨。除前項清勾軍人。行令參政於瑞。暫解戶丁前去查理。及行四川按察司。禁約外。誠恐各處衛所。亦有此弊。如蒙乞敕兵部。行移天下。衛所。各將現在並逃亡等項軍人。備查的確。鄉貫。充軍來歷。現在者。要開應役正軍。並在營餘丁姓名。口數。每一布政司。並直隸各府。各另類造文冊一本。差人齎送本部。照清冊事例。轉發各該布政司。並南京直隸府。分收照。以後各處衛所。發冊清勾軍人到彼。先行比對原降文冊。如在衛原造有。空開餘丁數人。又清取戶丁。顯是挾嫌作弊。所清戶丁。免其查解。仍行彼處清軍按察司。官員。再行本衛查理。如果在衛有丁。就將作弊之人。並該管旗吏。先行提問。如律干礙。本官奏請提問。不許管軍管事。著令帶俸差操。若是在衛原先止有一丁。今開逃。故者。亦要開寫某年月日。逃故。許解戶丁。前去補役。仍通行各處巡撫。巡按。並清軍官員。嚴加禁約。所屬衛所。不許接受財物。聽從本衛當軍之人。因怪原籍不與供送盤纏。捏作逃故。一概發冊。清勾之弊。果有逃故。例該清勾者。衛所官員。務要取勘明白。方許造冊送部清勾。如此庶使在衛軍人。無難捏之弊。而原籍戶丁。免勾擾之害矣。一存遠軍。以資兵備。竊惟陝西關中重地。北連河套。西抵番夷。南通漢中。東接襄鄧。安危所繫。誠為不輕。比之他方。尤當珍念。況敵人犯邊。必先於此。方今急務。惟在兵足。兵若不足。以戰則不能勝。以守則不能固。今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以十分為率。逃亡等項。已有三分之一。除各邊操備。及屯田外。現在守城正軍。每衛或二百名。或一百名。甚至止有五六名。又皆老弱。不堪守戰。若非宣德。正統年間。將本處充發遠方。不服水土。遠年清勾軍人。編發附近衛所。收操。及將鞏固。臨洮。延安。慶陽。人民。選作土軍。則陝西軍士。誠為之缺。少。而各邊操備者。益為之不敷矣。近年缺少各邊操備。逃故及死損軍士。為因腹裏軍少。無從撥補。文移往來。終無裨益。查得陝西西安等府所屬縣分人民。先年為事充軍。多有發編四川。貴州。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衛所者。為因水土不服。多為煙瘴所侵。隨到隨死。不可勝計。及至各衛。所移文清取。過二年。或三年。方得起解。到彼又為前項之故。復多死亡。仍行原籍清勾。其戶丁。與解人。懼煙瘴死亡之患。兩懷懸土之心。彼此通同。或逃走外郡。潛入番夷。一二十年。不得到衛。原籍人丁。懼怕清解。全家逃亡者。有之。其南方之人。發充陝西當軍。逃故等項。發冊清勾者。亦多。畏懼此間地方苦寒。不肯前來著役。聞有解到。又多氣體瘦弱。不堪操調。到衛未久。隨即在逃。雖有清勾之名。全無解補之實。軍伍空缺。兩無所益。如蒙乞敕兵部。計議。將陝西人民。先發四川。雲南。廣東。廣西。福

建地方充軍者。除四川。貴州。現今有例。仍令解補。應當外。其雲南。兩廣。福建。年久逃故。原衛無丁。戶丁屢到。屢解。屢逃。者。行仰陝西。布。按。二司。清軍官員。將前項項。所遠年清勾。當解戶丁。如果屢次解發。到彼死亡者。仍照比先。不服水土。事例。收發陝西。三邊。缺軍。衛所。補伍。操備。若雲南。兩廣。福建。有充陝西。衛所。軍役。遠年逃。故。清勾。不到者。即令收發本處。鄰近。衛所。當軍。仍行兩處。清軍官員。責令各該。衛所。將名。伍。彼此。開除。操備。之後。但有在逃者。仍發原衛。當軍。如此。庶使軍士。各服水土。而無死亡之患。衛所。不致。缺軍。而有操守之實矣。一禁通番。以絕邊患。竊惟欲絕邊方之患。當禁啓患之源。蓋邊患。不能以自生。必。因人。以啓召之也。照得陝西。洮。岷。河。州。西。寧。等處。衛所。沿邊。番夷。即古之吐番。其性。詭詐。叛服。不常。歷代。以來。屢為邊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撫治四夷。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彼皆順服。歲時進貢。其所。用。食。茶。鐵。鍋。銅。器。羅。段。等物。奏奉。明文。方纔。給與。及許。令。各該。番人。四時。前來。各邊。交易。買賣。委。官。督。領。當時。法。度。嚴。明。軍。民。遵守。不敢。私自。通。番。以。取。其。利。其。各。族。番人。亦。盡。知。我。邊。情。虛。實。一。向。畏。服。不。敢。為。惡。其。後。有。等。各。邊。無。知。軍。民。及。軍。職。子弟。甚至。守。備。官員。往往。亦。命。家人。將。鐵。鍋。食。茶。段。疋。銅。器。等。貨。買。求。把。守。關。隘。之。人。公然。私。出。外。境。進。入。番。族。易。換。彼。處。所。產。馬。匹。等。物。以。致。番。人。將。所。得。鐵。鍋。段。疋。置。造。軍。器。及。戰。襖。等。項。遂。萌。犯。之。心。或。因。爭。論。價。值。將。通。番。漢。人。殺。死。同。去。之。人。因。是。遠。法。不。敢。告。官。番。人。畏。懼。漢。人。報。讎。亦。不。敢。前來。交易。日。肆。搶。劫。漸。成。讎。隙。及。各。寨。堡。把。守。官。軍。因。見。鄰。近。有。等。本。分。不。會。為。惡。吐。番。卻。又。妄。稱。本。族。搶。劫。等。情。恐。嚇。賄。賂。財。物。因而。激。變。隨。同。各。族。為。惡。引。惹。邊。患。皆。由。於。此。甚至。有。等。近。邊。土。人。居民。因。與。番。人。結。親。或。通。吐。番。冒。名。進。貢。貪。圖。賞。賜。往。來。情。熟。專。為。緝。探。邊。方。一。應。事。情。動。輒。傳。與。所。以。各。邊。番。人。益。加。生。物。不。聽。撫。化。節。次。為。惡。搶。殺。人。畜。物。件。若。不。嚴。加。禁。約。誠。恐。各。邊。官。軍。互。相。做。假。一。概。通。番。積。習。年。久。重。貽。邊。患。未。便。如。蒙。乞。敕。都。察。院。查。照。洪。武。永。樂。年。間。福。建。廣。東。下。海。通。番。事。例。出。給。榜。文。發。仰。洮。岷。河。州。西。寧。但。係。鄰。近。番。人。去。處。張。掛。曉。諭。今。後。但。有。置。買。鐵。鍋。銅。器。羅。段。私。茶。等。貨。潛。出。外。境。進。入。番。族。貨。賣。及。各。寨。軍。人。將。良。善。不。會。為。惡。族。詐。稱。搶。劫。恐。嚇。財。物。並。與。番。人。結。親。傳。報。腹。裏。事。情。者。事。發。勘。明。白。本。身。處。死。全。家。軍。發。極。邊。衛。分。民。發。腹。裏。衛。分。充。軍。若。軍。職。及。守。備。官員。縱。容。弟。姪。兒。男。通。番。買。賣。者。指。揮。千。百。戶。鎮。撫。亦。發。邊。衛。充。軍。守。備。官員。奏。請。定。奪。如。此。庶。使。法。度。嚴。明。人。知。懲。懼。而。邊。患。為。少。息。矣。疏。入。帝。不。納。

異人傑士咸奮興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為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協勞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粗率。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豫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輒略。精通武藝者。或隱于山林。或育于學校。或竊于戎卒。或係于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于次年開科。初較騎射。二較步射。三試策論。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酌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維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陛下合羣策而用之。何憚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觀仲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必思借才于異代也哉。

疏入帝從之。

劉大夏

明臣奏議卷十一

議行武舉疏弘治十七年

劉大夏

臣惟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縉紳之士。收拾駢馳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于文。求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盛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闕闕以及草澤。均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世享譽。家足饒。英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于武弁一途。凡授銜推殺。非出于貴胤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現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視為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為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債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因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絀于文者。或優于武。不以選而當。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于寒微。吳起困于驛旅。樂毅出于疎賤。蘇布雜于輿臺。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為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世。而垂稱于後耶。夫武以用將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

覆金洪陳邊務疏弘治十七年

臣等看得陝西巡按金洪所奏後開十事。俱係邊方要務。本官親歷其地。奉敕閱實。聞見必真。擬合逐一對款議擬。伏乞聖明裁處。一嚴燒荒以安邊也。查得每年秋深草水枯乾之時。本部請敕各鎮守臣。并獨守一方內外官員。先行差人哨無敵情。然後行令副參等官。各照地方。出境燒荒。已有常行定例。但將官實心奉行者少。欲于燒荒畢日。重復出境查驗。勢恐難行。今詳本官所奏之意。則是套內敵情有無。可以驗燒荒虛實。合無通行各邊。今後每年燒荒官軍回日。巡撫務要盤檢。有無牲口帶來。日後如有外夷在套。或近邊住牧。就遣夜不收哨探。在何地方。離邊遠近。查與原報燒過里數若干。就將原日領軍出境燒荒將官指實奏擊問。本處查有入邊失事緣由。依擬降謫。一修城堡以固邊也。查得近該延綏守臣奏稱。本鎮寧夏至定邊營一帶。地方衝要。應行修築邊牆等因。已經題行總制衙門。同守臣勘議具奏外。今本官又奏前因。大意在于選用巡山官員。修理各該險阻。事在彼處。難以遙制。合無備行總制秦紘。公同二鎮守臣。一并查勘備由具奏。一揀將才以鎮邊也。看得本官閱視地方。開奏各官賢否。應當參酌所言處置。但延寧一帶。為事將官。近該本部奏稱。敵眾過河。要人隄備。已經奉有欽依。姑令記罪。前去領兵隄備。候敵情寧日。照舊問結。所舉王戟。魏鎮。藍海。案候聽用外。所據開奏馬隆。姜漢。亦各稱有將官器度。宜當俟其後效。傳劍張翼。既稱其怯敵圖利。無才貪殘。合無行令總制。并各該巡撫。再加詢訪的確。候各官問結之日。另行具奏定奪。一放土軍以信邊也。查得先為急募土兵。以禦敵人事。招募過延寧二鎮土軍共二萬一千三百七十六名。編成隊伍。關與軍器。各隨衛所營堡食糧。就令原招人員管習武藝。情願常操者。補作游兵之數。其餘分作兩班。每年十月起。至開年三月止。每班備禦三箇月。該管官員敢有科擾。及擅勾非時公私役使者。參奏究治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通行去後。續該彼處守臣奏稱。各軍情願留操。及將沿邊增設衛分。就將各軍編發補伍。行令勘處。聞今金洪親歷其地。據告真情。稱比先招

募之濫。近日拘留之苦。供貼之難。甚至願將原賞銀兩送官疏放。中出難保其無捏作願留及科撥役使之弊。合無將金洪所言。備行總制奉紘。候邊情寧日。選委二司能幹著實官員。各赴二鎮。將原招軍士。逐一清審明白。仍查照欽依事理。除著實甘心願留補作游兵。其餘俱責令里老及該管人員保領。照例冬春輪班操備。夏秋放免歸農。遇有重大敵情。一面行移巡撫。按會同拘集。一面奏聞。拘操之日。照例支糧。中間查有死亡。告相明白。即與開除。願補者聽。詭名捏報逃走者。就拘原報之人正身。及父兄弟。頂替仍將審過實數。并處置過緣由。咨部知會。若查有科撥等弊。應舉問者。舉問。應舉奏者。指實奏。一。教騎射以禦邊也。看得操練官軍騎射。係是將官本等職業。今金洪親歷其地。比驗軍士如此不堪。該管將官所幹何事。巡撫因何扶同不言。況事在人行。兵難中制。合無不必本部立法差官。止將金洪所言。通行各邊總兵。今後務要嚴督副參等官。用心設法教習騎射。巡撫不時比驗。將把總管隊等官量行賞罰。若將官果有中饋不肯嚴督操練。虛應故事。即便具實奏聞。御史按歷去處。比驗軍士。若果騎射不熟。及詢訪將官。止知拮据私役者。指實具奏。本部將巡撫總兵一併參奏。取自上裁。一。節工役以逸邊也。查得先該寧夏守臣各奏稱。勸議過本邊原有古渠三道。東渠。中渠。現通水利。可避敵路。惟山邊一渠。內地。方似為敵境。欲將舊渠挑成河。以限戎馬。多得地利。以資邊儲。本部議得工程浩大。難便輕舉。仍行各官。會同巡按再行計議。迄今三年。未據奏報。今本官奏稱。所開之渠。地高于水。不能灌。既山口多石。功亦難成。並據寧夏久疲未蘇之人。何以堪此。合無備行總制奉紘。移文該鎮守臣。從長計議。如果此渠難于施工。徒勞無益。即便停止。咨報知會。一。用精銳以助邊也。查得各邊遇有敵中走回人口。審有的確鄉貫者。送發專家完聚。免其雜差。係現行事例。今本官奏要將前項在敵年久走回之人。俱令就彼便所收入隊伍。樂與糧賞。是亦選用精銳。用防邊鄙之意。但此輩被擄日久。自意骨枯草野。不復與父母妻子面見。幸而脫死生還。情難一槩強留。合無行移彼處鎮守官員。今後被擄走回。審有鄉貫之人。若果精銳。情願在邊殺敵者。量給賞勞。與邊軍一體收伍食糧。不願者仍照舊例施行。一。分地方以理邊也。看得二司官員巡守。必須地方便利。方可責成。今關西。河西二道。既地處遠近懸絕。難于遍巡。則一方庶務。何以督理。而貪官污吏。安知警懼。金洪所奏。亦為有見。合無仍行陝西巡撫。再行參酌奏內事理。如果前項所定地方。均停從宜更改。行令二司官員遵守施行。一。慰死事以勸邊也。查得孔壩溝死事官軍。近該總制奉紘具奏。本部議擬具題。該奉聖旨。是朱鼎妙齡武臣。許慶。湯。各贈官二級。仍查他子孫照例襲陞。其餘陣亡官軍。便著查明來說定奪。欽此。欽遵。通行去後。及又查得本部題准事。例。凡夜不收公差人役。被敵殺死者。賞銀五兩。擄去者亦賞銀二兩。以恤其家。今本官又奏。前因。緣各查有前項題行事。理。難再別議。合咨都察院轉行本官。將前項奏行陣亡官軍事情。作急勘報。及今後有公差夜不收被敵殺者。照例具奏施行。一分賠補以恤邊也。查得官軍騎操馬匹。除追敵燒荒等項。公差倒死免追。其餘槽下倒死。告相明白。官軍朋合出銀。馬主出備槽頭。官為通融買補。此係奏行事。例。其朋合之例。每年終止令六箇月。按月每月都指揮出銀一錢。千百戶鎮撫出銀七分。旗軍出銀五分。槽頭之例。倒死馬主都指揮出銀三兩。指

揮出銀二兩五錢。千百戶鎮撫出銀二兩。旗軍出銀一兩五錢。走失者各加銀五錢。今金洪因見各邊騎操馬匹。追補不均。要得查究倒死緣由。分別免追一節。最為有見。既查有前例。相應通行遵守。合無本部移咨各該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本官。各仰所屬衛所官軍。務要各將騎操馬匹。用心愛惜。餵養壯壯。以聽調用。內有因公追敵等項。致死者。免其賠補。官給馬匹。醫治不效者。即係槽下倒死之數。照例追徵。槽頭銀兩。貼補朋合銀兩買補。其有為因私事走死。及諸般作踐倒死者。查勘的實。即追好馬一匹。還官。或追銀十兩。在官買馬。各邊一體通行。不許偏執。致有彼此不同。則馬政不致廢弛矣。議奏得旨准議。

請立記注史官疏弘治十七年

儲 罐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屢垂清問。召見大臣。至于今歲。舉行尤數。或究典禮。或詢治道。或綜核庶職。或制御四方。適者又親御午門。誠審大獄。盛德偉績。垂耀無窮。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策之存。使非史官當時紀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職甚重也。臣備員班行。每親陛下宣召羣臣。奏對多係帷幄之語。造膝之言。近臣不得聽聞。史臣何由紀錄。臣竊情之。夫前代史官。追述往昔。尚且網羅散失。據拾傳聞。以成不刊之典。豈及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聖謨神斷之所著。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乎。且儒學里塾之士。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實錄年譜。以備遺亡。陛下傳精一之學。臨誕紘之衆。勵精圖治。益大有為。自此延訪日廣。政事日新。蓋有不可勝書者。顧乃無所纂記。以貽來世。非缺典歟。失今不圖。誠恐歲月靡遠。若舊彫謝。或遺失莫存。或傳聞各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雖悔之亦無及已。竊考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乞陛下特敕在廷臣僚。先後會蒙召問者。備錄聖旨奏對之詞。具本進覽。宣付史館。如事涉機密。不宜宣露者。御覽訖。仍乞封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深殿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聖君言動舉止。無所遺棄。羣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陛下儼探臣言而行之。遵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臣不勝至願。疏入。帝從之。

豫處邊儲以備餉疏弘治十八年

楊一清

臣竊惟國事於平時者。易。應變于倉卒者。難。先年陝西因不曾先事儲蓄。及至敵人入套。動調馬軍。奏開課鹽若干萬引。運送官銀若干萬兩。舉行納銀冠帶等項事。例。敵尋出套。師旅既罷。倉庫一空。徒為乘時射利者之地。而民遭餽運轉輸之苦。逮今比屋蕭然。生理未復。向使敵人不退。兵連禍結。內變將作。何以爲計。言之可為寒心。邊報稍息。上下相安。遂謂無事。儲蓄之策。廢而不講。頃者敵復入套。烽火絡繹。計所儲在在不足。相顧駭愕。仰給朝廷。幸而敵人悔禍遠遁。設或潛伏河套。經年不出。乘秋大舉。長驅深入。縱然不惜府庫之財。以充供軍之費。而地方所出有限。倉卒亦難辦給。此皆失于先事儲蓄之過也。且如每草一束。平時價不過二三分。遇急收買。費至七八分。一錢而無措。每糧一石。平時價不過五六錢。遇急轉

輸費至二三兩而不足。此理甚明。人豈不知。其因仍玩。良亦有故。今之士大夫。任耳不任目。惡聞人善。而樂談人之過失。寧倉卒而勞費。人無非議。平時招羅。增糧增草。則率而譁之。以為多事。甚則疑其因以。為利用。是凡厥有位。卑者苟且自保。幸免罪責。尊者因循。悠悠坐待。陸遷有能。實心為公。家任事者。寡矣。臣竊恐議者。因見延寧小捷。地方稍靖。遂置邊儲于度外。萬一有警。又將貽後時之悔。深慮卻顧。不得不。極言之。伏望皇上。俯念陝西。關中重地。邊儲缺乏。太甚。所宜急為。豫處。乞敕部于陝西。關中。兩淮等運司。常股存積等課。隨百餘萬引。及今招商。于夏秋收成之後。糴買糧料草束。查撥固靖。蘭州。環慶。各該邊堡。屯駐軍馬。缺乏之處。上納。仍要斟酌。敵情緩急。如果敵人在套。盡收本色。量寬斗頭。使人樂趨。不許嫌避。誤事。若非緊急。敵情。又當酌量。年豐有收。則廣為招糴。不厭其多。如歲歉收薄。則量收一半。本色。以防目前之急。仍存一半。銀兩。以為來歲之圖。免以不費之財。坐為營利者所得。其他充實邊儲事宜。擇其有益地方。無損治體者。為之。大要。使邊倉各有二三年之儲。則遇警不至于告乏。布政司常有數十萬兩之積。則臨期。尚可以有為。此在巡撫。督同布政司官。通融處置。次第舉行。居常勿習于玩。臨事勿傷于急。則事集而人不及知。不必取旦夕之益。為張駭之舉。重費其力。以資勢利。此愚臣為兵事。謀為民事。謀為治體。謀之。惓惓也。

經理要書邊防疏正德元年

楊一清

臣竊見陝西各邊。延綏。城。保。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敵。人。侵。犯。止。在。本。境。為。患。納。淺。惟。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稀。堡。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敵。衆。坵。牆。而。入。其。利。害。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犯。我。環。處。侵。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州。縣。倘。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敵。人。在。套。彼。時。未。有。邊。儲。恣。肆。出。入。後。因。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等。奏。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壑。于。延。綏。又。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敵。人。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牆。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敵。人。由。花。馬。池。入。犯。內。郡。戕。敗。我。士。卒。魚。肉。我。生。民。敵。人。得。志。始。蔑。我。邊。牆。為。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先。是。寧。夏。鎮。巡。等。官。太。監。張。佃。總。兵。官。郭。鈞。都。御。史。王。珣。等。節。節。議。奏。請。將。舊。邊。牆。拆。築。高。厚。邊。牆。挑。濬。深。闊。又。該。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等。建。言。請。于。花。馬。池。草。州。設。立。營。衛。摘。撥。腹。裏。官。軍。防。守。兵。部。奏。行。總。制。尚。書。秦。鏞。勸。處。本。官。泥。于。所。見。止。添。修。四。五。小。堡。及。弘。治。十。七。十。八。年。冬。敵。復。大。舉。自。花。馬。池。清。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廬。宵。旰。之。憂。特。命。愚。臣。整。飭。經。理。臣。雖。開。劣。歷。官。陝。西。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早。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敵。人。動。號。數。萬。倏。聚。忽。散。出。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臣。歷。延。綏。一。帶。邊。牆。城。堡。墩。臺。逐。一。閱。視。及。將。原。勘。議。事。情。會。同。陝。西。鎮。巡。諸。臣。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其。大。要。有。四。修。增。牆。壘。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草。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于。此。但。修。邊。一。

節。地方財賦民勞。與此大役。必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繫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拾殺為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為大。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且今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減鎮兵數萬。夫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永佚。受降城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途使河套沃壤。棄為敵巢。深山大川。勢頗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在河南。此陝西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郡轉輸。斯為上策。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蒐選守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糧糧。明斥堠。今冬敵人若復侵犯。仰仗神武之威。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雪恥除殘。臣之志也。臣何敢幸一時之安。而委患于他人哉。

豫處兵機疏正德元年

楊一清

臣愚以為。敵人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橫行無忌。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裏。殘害生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大遊兵。全軍覆沒。又河凍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既未遭挫。必無懲戒。今冬踏冰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既入河套。必不安靜。臣方部署將士。振揚威武。已將沿邊直抵腹裏。分為四路。布置主客官軍。相機邀截。但兵少敵多。未免一以當十。出奇制勝。事不得已。臣愚以今冬深河凍。敵果入套。宜徵調宣大二鎮遊奇官兵。于延綏中東二路住劄。並聽張安節制。若止在套住牧。未嘗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自起邊警。如仍前深入固處等處搶掠。行令延綏鎮巡官。選入分投出境。哨探敵營。遠近衆少。會合主客官兵。豫先分布。逼近敵營城堡。如在一二百里之間。有機可乘。則原擬沿邊中路邀截之兵。依舊不動。以延綏東路參將時源所領本鎮三路軍馬。與臣近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三千名。以為馬戰。總兵官張安領本鎮選定頭撥等官軍三千名。次之。以為中軍。大同遊奇兵馬左右二哨。及宣府遊奇兵。又次之。以為外援。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並本隊官軍。于牆外二三十里。列軍為陣。分布得宜。晝伏夜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為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我兵既近敵。勇奮勇疾進。衝其腹心。敵既潰亂。舍其羸老。而戮其壯健。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壁嚴備。不許貪利輕動。前鋒勝負未決。恐無解援。必待其既回。以為羽翼。敵若糾衆。尙集我軍。張安合大同之兵。專為殿後。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分布疎遠。孤兵無繼。訖難成功者。不同。敵人千里趨利。日久疲弊。聞我傾其巢穴。必自遁歸。我腹裏之兵。臨之中路之兵。劫之。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敵戀巢之心。既勝。欲戰之志。不堅。必然潰敗。安邊制敵之計。莫快于此。

陳政令十失疏正德元年

李東陽

臣伏念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有所擬。

議率多改易。詔書不信。政令失中。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賊。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制朝廷。搖撼官府。沮陛下之美政。累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家。既已辭退。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為庇護。寧使幣藏空虛。邊餉匱乏。而不之顧。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銜銜破敵三次。當先二項。揆之舊制。俱不當擢。況紀功官原開按狀。不係對陣。侍郎等官。勤得功無顯迹。又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而乃循近年弊政。欲選數百冗員。以官法為人情。視爵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冗員。奉旨裁節。倉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減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八十餘名。非惟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于蟒龍玉帶。蓋費無算。大壞名器。尤不可言。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警衛缺人。吏部奉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倖之臣。況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委緣傳奉。詔下裁革者。曾不幾時。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做做威風。以邪路為當行。視詔書為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京畿小民。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傳帖出外。收人累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偽。近因皇親家人。奏懇緣民。仗佔田土。輒為給帖。提解來京。鎮撫司訊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冤苦無伸。此政令之失六也。革與等人。蠶惑先朝。盜空府庫。一則資緣分守。累勦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收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俱經奏准。查此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廢營伍之籍。供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算。竟爾不行。司鑄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瓷器。奉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為失職。實所難辭。追思先帝寄託之言。仰念陛下委任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豈忍于主少國疑。四方多事之時。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思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向者所陳。奉有聖諭云。朕便處治。至今未見施行。又奉聖諭云。待斟酌施行。是必言無可采。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乞特賜罷歸。而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為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人心。承先帝付託之隆。保祖宗基業之重矣。臣不勝懇迫激切之至。

疏上得旨。所言事件。著各衙門查奏定奪。卿等盡心職務。以副倚任。該衙門知道。

明臣奏議卷十二

裁冗食節冗費奏正德元年

韓文

臣等欽遵查理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萬九千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糧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得預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萬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餘萬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支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以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旨蠲免。歲入既虧于原額。而歲用乃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餘兩。遼東豫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例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荊。居庸。倒馬關等處。召買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支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

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空。財用何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卮。鄧木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習。漸長于昔。而欲應變制用。倉卒取盈。豈不難哉。臣等叨備任使。受恩深重。苟有分寸之補。敢辭犬馬之勞。但查維夜籌。計無所出。將欲少徇乎人情。又恐致傷于國體。將欲取給于目前。又恐貽患于將來。或益少而損多。或害重而利微。輾轉憂思。如芒負背。臣等所以不敢輕為之議者。蓋以此也。竊嘗上觀往古。下迄唐宋。遠揆先王之制。近觀祖宗之法。莫不以財貨量入為節。以勤儉愛惜為本。以修廢安費為戒。蓋天之生財有限。而人之用物無窮。若不撙節于平日。何以克濟于臨時。然撙節之道。要末有不自君身始者。伏望陛下念天命之至重。荷祖業之至大。念民事之至艱。躬履儉約。為天下先。乞將臣等議擬條件。留神覽察。斷在必行。庶乎轉吝以為豐。伸縮以為贏。非徒濟一時之用。實以培萬年之基。臣等下情。不勝惓惓愛仰。望之至。除有禁例難行。及各官或另有條陳。聽戶部徑自覆奏外。今將臣等會議過事件。逐一開列。上請定奪。一。裁革冗食。查得近奉詔書。并各衙門奏行。事理已將冗濫官員軍匠。通行裁革。夫其間裁革尚有未盡者。亦有已蒙裁革。仍復委贓。希圖照舊管事者。以致冗食如舊。支費不經。夫當此匱乏之時。而不亟為裁革。變通之計。何以裕民生而足國用。乞敕下禮部。將光祿寺。遞年科徵雞鴨等項。廚料。通行查革。但係不急之用。盡行裁省。一。崇尚節儉。臣等竊觀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國。奢靡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絺。集阜彘為帷。惜中人之產。罷露臺之費。以致海內殷富。是其明效大驗也。邇者皇上體念民窮財竭。風俗僭侈。特敕文武百官。不得僭用玄黃紫三色。及軍民下賤等。不得衣雜段紵絲。三品以下。暑月不得執扇。扇蓋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歡欣稱頌。以為陛下躬行儉約。其效必肇于此矣。蓋人君一身。實為萬化之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行。君不能自行。則雖令不從。臣等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難。憂國用匱乏之極。守恭儉。崇尚節約。凡一銀一錢之微。皆為小民之脂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庫藏之物。省無益之工。罷不急之用。仍乞敕司禮監。御用等監。凡百上用。與馬服飾器用。玩好。屏去淫巧。務從樸素。使度數不得增于前。而法制可永垂于後。再乞敕光祿寺。查勘內外近侍官員。日逐費用。桌席酒肉等項。但係濫費。應該減革者。一一奏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觀聖意之所。在。翕然向化。則儉約之風。可與奢靡之俗。可革。而財利之用。自足矣。一。裁革冗費。仰惟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出亦有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萬。歲用則僅該九十餘萬。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石。歲支則僅該三百餘萬。其他料豆。草束。絹布。花絨。與夫光祿寺廚料。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是即所謂以十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兵荒支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吏匠。冗食日增。水旱災傷。通負日甚。加以土木迭興。齋醮繼作。動成費近。惠賚不貲。宴樂游賞。費出無算。司兵柄者。不計錢糧之費。掌財賦者。惟圖儲蓄之多。姑以大者言之。如內承運庫。自來成造金冊。只用在庫金兩。近年累稱不敷。索取于外。戶部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本庫銀兩。止備軍官折俸糧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年。到今。戶部并太倉進過銀不下三百萬兩。錦衣衛官軍月糧。成化五年一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

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職右衛勇士月糧。成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冬衣布疋。成化十三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則支二十三萬餘疋。內承運庫絹疋。弘治十四年以前。歲支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以後年分。增至三十一萬餘疋。又如光祿寺。先年會派廚料等項。俱勻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太倉銀十萬餘兩。先年各邊除原派料草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自弘治十三年。山陝用兵。及近日宣大二鎮。邊境為患。解過銀八百餘萬兩。又如京營人馬。舊無聽征。而今有聽征。支給草料之例。近京關隘。舊無防守。而今新設防守官軍之名。調度愈繁。則供節愈急。國用愈竭。則上下益困。為今之計。若不急為裁節。年復一年。噬臍何及。合無敕令戶部。約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酌為中制。永示遵守。今後非成造上物件。及王府寶冊等項。不得用金。非聖旦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員。悉遵舊制。不得纖毫浪費。及因事花銷。并指稱齋醮賞賜等項名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扣算進送銀兩。不過五十萬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役。但係傳陞乞陞收充等項。各該衙門。作急查奏。會奉旨裁革者。悉從原旨。存留者。照例支與俸糧一半。及今後光祿寺供應。悉從裁減。務復祖宗之舊制。成清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事。雖兵部所司。其間事干錢糧。多係先行具奏。然後開咨戶部。知會撥辦。事體實有未便。況國計盈縮。事例應否。一時計慮。未必皆當。今後凡調度人馬。招募軍士等項。係于錢糧者。俱要會同戶部。計議而行。此外凡有冗費可節者。聽戶部逐一查出。奏請施行。

請辨忠佞疏正德元年

劉玉

臣伏惟朝廷大事。凡治忽安危之所繫。為臣子者。當効忠陳諫。豈可自諉。泛遠。甘為容默之理。臣待罪近畿。竊聞陛下近日。頗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逸遊。又聞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伏思劉瑾等。佞倖小臣。凡其巧為戲弄。不過博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為損多矣。至二臣者。先帝所簡。以輔聖躬者也。願欲屏而去之。此其事甚左。陛下弗察。顧不忍于彼。而忍于此。徇逸遊之樂。棄輔導之臣。遠先帝付託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計。此誠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國體治亂安危之繫。臣叨言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瑾等之導逸遊。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若劉健。謝遷之止佞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用則聖德日茂。逢君者。進則國事日隳。不可不謹也。抑臣尤有深慮者。陛下春秋方富。總理萬幾。輔導大臣。既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多退閒。則論議安所顧問。燕閒誰與居處乎。必將逸遊愈數。佞倖愈親。忠益之事。不聞。諛諂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況今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修。寇盜日起。以陛下即位之初。而天下之疲敝。如此。正宜恐懼修省。克己從人。乃更厭老成。而喜私昵。耽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既逸。而棄其轡。車將傾。而舍其御。豈不殆哉。且天下大器。常以眾君子持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之勢益衰。羣佞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此尤臣所大懼。恨不叩首丹陛。以回陛下之聽也。伏望陛下體天人

歸與之重念祖宗創造之艱... 此則海宇又安... 疏入帝不納。

論誅太監李興伐木石疏正德元年

周 璽

臣謹題為誅極惡以謝祖宗... 李興新寧伯諱祐... 工部坐派柴薪折價私貯... 萬餘株掘取禁山石片數百餘丈... 後方欽奉聖旨李興王瑞饒死... 致宗室有損遂擬于死... 所犯罪惡深重... 加于盜取陵土者也... 使在漢時事能免族誅之法... 所藏祖宗安則子孫亦安... 萬方為土名山天設... 慘至于如彼... 間輕誤亦甚矣... 滿氣焰薰天... 憑其勢而利其財... 厥罪惟均... 衙文案同署... 兩次捉獲... 明臣奏議 卷十二 1109

觀之二人擬罪當不在李興下... 乾剛之斷... 以為大臣欺罔之戒... 疏入帝不納。

論正失刑疏正德元年

周 璽

臣謹題為再申忠懇以正失刑... 之冀其感悟... 君不欺而犯之義... 王瑞砍伐皇陵樹木數萬株... 驚動陵寢... 法而譴祐... 退陛下仍復降旨... 心難止... 東論罪都該處死... 深意以為法令不嚴... 欲聖子神孫萬世... 則自是而後... 此而不行... 祚李瑞... 所管轄也... 罪猶處死... 山樹木例重... 復處大僚之列... 邪豈有好邪失職... 而不宜黜乎... 唐高宗時... 杯傷一柏者... 乎臣等竊為陛下惜也... 明臣奏議 卷十二 1111

之法令。列聖以四海之廣。付陛下。而陛下不能庇其數十里之山陵。使播之天下。傳之後世。豈不為聖德累乎。臣等備員言路。補過拾遺。乃其分也。彈劾奸邪。乃其職也。以聖明之朝。而有此奸邪。以陛下之聖。而有此失罰。臣等或緘默不言。或言之不行。而違止焉。則祖宗在天之靈。謂臣等為有罪。天下後世。謂臣等為失職。此臣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以盡芻蕘之說。伏乞陛下念祖宗之當重。思法令之當守。倚從法司之議。剛正法。將李興、王瑞、仍行處死。而譚祐、李璣、亟加貶黜。庶情不蔽于左右。而法得行于貴近。列聖陵寢。自此而奠安。國家命脈。自此而益永。宗廟幸甚。社稷幸甚。天下亦幸甚。

疏入。帝不納。

周璽

論內侍劉瑾等奸邪疏正德元年
臣謹題為糾治羣邪以正朝綱以隆聖治事。臣等猥以凡庸。待罪言路。靜思身計。非不知緘默足以自容。多言適以取禍。而受國委寄。食君廩祿。事有當言而不言。與事有可慮而不慮。將來大壞極弊。不可救藥。彼羣奸者。劉瑾焚骨。固無辭矣。然而迷國誤上。臣等之罪。亦復何道。是以不避批鱗之誅。借伸苦口之言。惟陛下曲赦其愚。而開懷納諫。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善政不聞。國事大變。凡古者縱欲敗度之事。雖而不疑。大臣瞻顧而不言。小官守位而不發。推原禍根。蓋左右羣奸惑亂之所致也。今中外切齒于數人者。而九重獨未覺悟。臣等不惜為陛下言之。竊照司禮等監。太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邱聚、張永、傅亨、羅祥等。或係先朝舊人。或經奉宮任使。遭際已極。寵倖實深。當皇上嗣統之初。正國家多事之日。為各官者。自合小心恭謹。因事納忠。以救不逮。庶幾上報先帝。光輔新政。何乃各恃其技能工巧。言辭捷給。每早退朝。輒引聖駕。或泛海子。或遊南城。或縱騎射。或放鷹犬。或盛排筵席。而酣飲。或披做雜劇。以縱觀。或進新聲。以逞奇。或獻果核。以乞賞。凡所以蠱惑心志。變移性習者。蓋無所不用其計。近日來多以耳目玩好為娛。而經史不暇究。以宴安沈湎為事。而政務不及理。或起居無常。或動息失養。或賞以喜。而內帑財帛。用如泥沙。或恩由濫與。而蟒龍玉帶。施及童稚。或成命已行。而復改。或詔書已出。而竟違。貴倖傾朝。奸諛得志。老成摺而不用。公道鬱而不行。聰明則日蔽于上。弊政則日滋于下。目前凡百。無一當人心。而協輿論者。陛下試思此等舉措。果隨自聖心者耶。抑此數人者。誤賺而成此也。痛哭流涕。實誼尚施于漢文之世。而今日事勢。特甚于彼。臣奈何而忍緘默耶。且如四十萬之銀。庫藏已竭。假婚禮為由。必欲取盈。五七歲之童。乳臭未除。以勇士為名。必欲收用。織造停免矣。而又啓織造。傳奉革矣。而又開傳奉。鹽法方差官整理。而崔某又奉帶鹽引。地土方差官清查。而張永又奏討地土。凡朝廷之大計。軍旅之重事。國家所恃以為安危強弱。此曹皆縱恣恣意。撓亂阻敗。而不恤。尚安顧其他哉。妾諫雖交章抗論。該部雖再三執奏。從者無一二。不從者恒八九。甚則指摘差訛。隨加責罰。臣等以千言而不足。彼以一言而有餘。則是壞祖宗之家法。傷廟堂之治化。累陛下之初政。釀天下之禍亂。非此數人。將誰諉哉。只今各處旱乾水溢。民窮盜起。財用困于內。盜賊肆于外。今歲幸彗飛流。明年日食歲首。凡此皆災異之大。聖心所當懼畏者也。其尤可憂者。往年雷震奉天殿鴟吻。未幾而有土木之變。今夏雷擊奉天殿鴟吻。其應將何如哉。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固欲修省。祇行祭告。是徒事虛文。尚修實德。實自誣耳。何足回天。變而安人心也哉。夫天變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此古昔有國者之所深忌。今日之勢。不幸類此。陛下豈可遽謂天下無事。日與此輩設施。施然安于不職也哉。外議洶洶。萬口一談。皆此數人者。壞陛下繼述之孝。而引之于有過之內。他日根蒂已牢。禍階已成。則事無及矣。伏望念祖宗艱難之業。察愚臣犬馬之忠。乞收鑄衣衛。將此數人。擊送法司。明正典刑。或肆諸市朝。或進之遠裔。告謝天下。然後治臣多言之罪。以謝此曹。仍乞陛下自今講學親賢。修身遠佞。早朝晏罷。節用裕民。各項弊政。憫念時艱。悉從該部議處。俯賜俞允。如此則國典自正。國是自明。天人之憤。世陰陽之氣。和災沴自消。瑞應自至。天下自太平矣。臣不勝迫切忠懇之至。

疏入。帝不納。

蔣欽

劾劉瑾疏正德元年
臣竊思劉瑾小豎耳。陛下親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蠶國之賊也。忿臣等奏留二輔。抑諸權奸。矯旨逮問。予杖削職。然臣思賦歎不忘君。況待命在席。目擊時弊。烏忍不言。昨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賄。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于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為腹心也。給事中劉滂。指陛下關于用人。昏于行事。而瑾削其秩。捷辱之。矯旨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于坐視。言之則慮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于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為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民失望。愁嘆之聲。動徹天地。陛下顧憚然不聞。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乞即臣所奏垂聽察焉。

疏入。杖三十。繫獄。

蔣欽

再劾劉瑾疏正德元年
臣與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志。陛下日與嬉遊。茫不知悟。內外臣庶。深如冰淵。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上方劍。斬之。朱雲何人。臣肯少讓。陛下試將臣較瑾。瑾忠乎。臣忠乎。忠與不忠。天下皆知之。陛下亦洞然知之。何仇于臣。而信任此逆賊耶。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

疏入。復杖三十。欽遂卒于獄。

陸崑

自動約宜及少壯為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頹然望治。乃未幾寵幸奄寺。頗復典刑。太監馬永成。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為蒙蔽。日事宴遊。上干天和。災祲疊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陛下廣殿細旂。豈知小民窮簷漏屋。風雨之不成。錦衣玉食。豈知小民窮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額。赴訴之無路。昨日雷震郊壇。誓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橫行。可委情縱欲。而不一顧念乎。閣部大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宏濟艱難。言之不聽。必伏闕死諫。以悟聖意。願乃意緩悅從。冀願退託。自為謀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亟屏永成輩。以絕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天下幸甚。

器使將才以修戎務疏正德二年

楊一清

臣惟三軍之命。實繫于將。而戰守之將。其用亦各不同。今之參將。分疆畫地。各守一隅。所謂守將。遇警固未嘗廢戰。而其用則先于守。今之遊擊。隨敵擊勢。往來策應。所謂戰將。所至固未嘗無守。而其用則專于戰。守將之務。修車馬。備器械。據要害。固封守。明斥候。謹禁防。敵至而先為之備。不必求取戰功。求無所失而已。若遊擊之官。披歷荆棘。眠宿霜露。非身先士卒。不足以鼓勇奮力。非躬冒矢石。則不能解圍潰壁。雖謀勇貴乎兼濟。而常以勇為主。是二者固未有不相通。而目前之用。則先其所急。竊見分守延綏東路右參將都指揮僉事時源。性資果敢。膽氣猛厲。憤經戰陣。驍勇著聞。今分守一方。雖亦未嘗廢事。使當遊擊之任。衝鋒破敵。是其所長。延綏遊擊將軍都指揮同知戴欽。性資明爽。才識疏通。曉暢邊情。熟嫻戎務。今為遊擊。非無可取。若居分守其所建立。必有過人。且人才難得。用違其長。雖能者無以自見。隨才器使。則天下無不可用之人。況延綏戰機精銳之兵。東西應援。必得驍將領之。而神木孤山一帶營堡。密邇河套。敵人遇冬。先窺伺。分守得人。有不戰自屈之勢。乞將時源改充遊擊將軍。戴欽改任分守參將。此二人者。易地而居。各當其才。戰守之寄。兩有所託。待其勞效顯著。主副將官之基。未必不由于此。疏入。得旨。兵部知道。

劾宦官疏正德二年

韓文

臣伏念人主以辨奸為明。大臣以犯顏為忠。故舉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不可長。臣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于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伏思與其嘆而泣。不若味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于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伏觀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失當。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瘦。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高鳳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昵嫖變。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竊緣此等細人。惟知益惑君上。

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粉飾。何益于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願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最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剷私恩。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擊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濟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為守成之令主。臣等亦為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疏入。帝不納。

論誅大逆疏正德二年

周璉

臣謹題為誅大逆以彰天討事。嘗聞挾無將之心者。有誅無赦。遂亂賊之黨者。誓不共天。竊見司禮監太監劉瑾。專權擅政。蠱惑國殃。抑且私意妄干。潛謀不軌。臣懼知而不言。一旦逆謀果肆。雖與之同科。亦難道。賊之罪矣。故敢昧死。上聞。伏惟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陛下之臣工。祖宗之臣工。瑾敢擅作威福。于各衙門大小官員。每每尋事陷害。打死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即行枷號充軍。如薛堂。王岳之死。尤為慘毒。夫二三輩工。糾察奸邪。所以共保社稷也。乃敢恣意殘賊。略無忌憚。豈惟全驅保命之臣。畏之如虎。即矯矯素著者。亦將惕于烈燄。而杜口矣。指鹿之奸。復見今日。彼一切不法等情。誰肯蹈湯火。冒白刃。為陛下言。耶。甚至差委指揮楊玉等。管事害人。不時差出府司州縣。訪察官員賢否。所過地方。重遭擾害。一時百姓。如羅茶毒。冤號之聲。徹于遠近。臣嘗奉使。道經寧夏。百姓遮訴。至不得行。所在有司。不敢詢問。聞有二德。德之輩。潛入其黨。反假聲勢。助之牙爪。是專權之瑾。一而附權之瑾。往往至于激變。嗟小民安能叩九關。見天子哉。近又委綠營管本監印事。權勢益重。內外百寮。一應章奏。不與各官計較。不與內閣相干。一抽回私宅。與孫聰。張文冕等。擅寫旨意。屢更屢變。是非混淆。時常分付吏兵工部。陸選。先于已處。允行。方許奏請。內有今日陸職。明日黜退。賄賂一通。隨即起用。夫濁爵賣官。此漢唐季主所為。而瑾敢恣弄大權。至于如此。天下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此瑾之假勢張威。負罪滔天者也。近又招引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出入監中。占候天文。相面算命。妄意圖度。至有臣子所不忍言者。蓋因見財貨充盈。及勢焰張大。故輒起異心。臣既知之。不敢不言。又訪得于本年四月。密令心腹牛昭。潘某等。暗造衣甲牌面。千有餘副。弓弩五百餘張。潛匿私宅。夫春秋之誼。家不藏甲。瑾之逆謀。尤為彰著。已經河南道御史蔣欽等。劾之。陛下不惟不問。反坐之罪。果出自聖斷。以為此等欺誑耶。抑瑾之矯命恣行。箝言者口耶。夫大奸起于下。而忠言壅于上。有識者莫不為陛下危。而陛下處之。竟若此。不幾養虎貽患。胎變稔禍耶。臣思祖宗來豈無權奸。豈無邪黨。而大逆不道。無如瑾比。陛下即過欲狎昵。當如宗廟社稷何。臣待罪言路。素性忠。每憤及此。誓不共天。故區區之心。惟願陛下。擴日月之照。奮雷霆之威。即將瑾。俱下法司。而相勘問。如果臣言不謬。乞斬劉瑾。以謝天下。復斬臣首。以謝劉瑾。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祖宗幸甚。天下幸甚。

官吏向者酒運衙門。雖經議准立法稽查。緣地遠時促。卒之罪無可歸。人不知警。況各處衙所。軍無完伍。船無完具。料無完價。口無完糧。身無完衣。棄遠父母妻子。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加以繁科重斂。盡于一身。如此而責其死力。可乎。此所謂不可不體之情也。臣待罪計司。奉命督運。惟茲事關朝廷。竊有所見。不敢不言。如蒙敕部院大臣詳議。其是行移新任總督。將把總等官。逐一查勘職名。并失事實跡。明白的確。照例于運事畢日。鞫問治罪。總兵參將。任大責重。亦合請命行法。庶幾分義昭明。政令振肅。自是厥後。雖有玩心。不敢復作。仍敕本部。每年例差監兌官員。務選精練之人。令其親詣各水次。從實查勘。除依限交兌外。若有遲誤者。必根究所由。或在軍。或在民。或在官吏。指實參奏。係軍職。行漕運衙門。係民職。行各該巡按御史提問。如律照例發落。不許視為泛常。苟且塞責。其軍伍船料衣糧缺少。及一應科斂宿弊。明詔各該衙門速為處置。嚴加禁約。使上下相安。遷善遠罪。漸復漕規之舊。天下幸甚。

奏入。帝從之。

獻納忠疏正德六年

羅欽順

明臣奏議卷十二

舉糾漕運官狀正德五年

邵寶

臣謹題為奉命催餉糧船。舉大義以糾漕運官事。查得本年九月初五日。濟寧州地方。被大夥流賊。燒糧糧船。臣仰思國計。不勝驚惶。除具題處置外。參看得漕運官軍。值此流賊。有不能不避之勢。有不容不敵之義。有不當不用之法。有不可不體之情。必酌于此而行之。此朝廷不得不舉之事。臣愚不敢不言之職也。蓋此賊。雖聚人衆。馳突數千里內。攻城掠野。莫有禦其鋒者。顧此漕運。固非其敵。此所謂不能不避之勢也。但軍至十萬之衆。既有都御史總兵參將為統制。又有把總都指揮等官分領之。又有指揮千百戶等官管押之。大小相承。居則有衛。行則有次。導前距後。儼然行師之規。為各官者。儻得食祿。孰無是分。尊君親上。孰無是心。死乘死制。孰無是責。此所謂不容不敵之義也。今或圖便。以先或偷安。而後遂致卒伍乖方。紀律失序。軍不足道。未聞何官以智而全。何官以勇而傷。何官以義而死。慌忙披靡。實與建軍運之初意不副。即今山東等處。被賊攻圍。失事地方。自府州縣至守巡兵備。巡撫等官。現蒙差官查勘論罪。臣愚竊謂漕運。都御史總兵參將。體同巡撫。把總都指揮等官。體同藩臬。指揮千百戶等官。體同守令。以此較彼。其罪惟均。倘以力之不敵。縱而不問。則何所懲。以為他日責成之地哉。此所謂不當不用之法也。然各處兌運軍船。到遲則罪在軍民。糧納遲則罪在民。若水旱災傷。奏報失時。以致派給相反。則罪在有司。

臣惟事君之義。以獻納為恭。謹竭忠忠。上陳四事。一曰修德。臣聞惟德可以動天。惟天佑於一德。竊嘗仰窺天意。其眷佑陛下甚隆。是以賊臣劉瑾之蓄謀雖深。而太監張永之輸忠甚力。蓋有陰相之者。非偶然也。陛下既以褒賞功臣。延其後嗣。獨不思所以奉答天眷。以祈永命乎。奉答天眷無他。惟增修其德而已。夫孝奉九廟。敬事兩宮。親睦宗藩。禮接大臣。仁愛萬民。凡此皆修德之實也。而其要則在勤御講筵。痛節遊宴。盛德高於千古。天眷申於萬年。宗社靈長之慶。其必在茲。二曰勤政。臣聞虞舜兢業以圖幾。周文和民而忘食。我祖宗躬勤聽斷。遠法舜文。每日昧爽臨外朝。府部等衙門。以次奏事。已而又臨內朝。司禮監等衙門。亦以次奏事。皆有定規。臣嘗伏讀高皇帝詔旨。有云。朕居江東三十六年。未嘗見日而臨百官。又嘗伏讀睿皇帝聖諭。有云。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點起。齋潔具服。拜天。謁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榷。惟此皆陛下家法。所當率而行之者也。奈何近年以來。視朝愈簡。時或一出。多至日中。萬務糾紛。未遑盡理。流傳四遠。虧損實多。臣愚伏願陛下。常以味爽視朝。使大小之臣。趨走之吏。有職役者。皆得以盡瘁。盡之勤。於昭昭之際。而事無不康。朝集之員。檢方之長。當見辭者。皆相與瞻穆。穆之容。於蒼蒼之表。而心無不肅。遇有大疑未決。大政未安。即乞如舊規。特御文華殿。宣召大臣。從容商榷。疑勤揚厲之心。果無間。則安富尊榮之福。亦無疆矣。三曰作士氣。頃者賊瑾盜權。擅作威福。毒痛四海。不忍究言。在朝臣工。孰無知覺。曾弗能抗。已愧於心。或首開趨附之端。或陰為羽翼之助。臣不知後人之視今日。其猶以為國有人乎。否耶。今士氣積衰。理宜振作。振作之要。舉錯為先。蓋凡為賊瑾挾私懷忿而斥逐之者。大抵多正直之士也。近雖節次起用。而其大者或遺。凡為賊瑾趨避累擢而委任之者。大抵多邪佞之徒也。竊維節次誅劾。而其大者猶在。當治化更新之日。實世道轉移之機。伏願陛下。參考羣言。勿為私意之所牽制。勿以一售棄大善。勿以微勞貴大奸。仲既窮斥朋比。退詭譎。進剛方。意嚮既明。士風立變。庶幾緩急之際。有可倚仗之人。不然。國之安危。未可知。

也。四曰審時宜。臣聞禮莫大於時。易貴通其變。祖宗立國。參酌古今。其大經大法之昭垂。蓋與天地相為終始。至於剛柔之用。損益之權。則須隨時。勢難執一。臣嘗推尋故事。竊見永樂年間之所行。已不盡如洪武而大者。至建都。宣德正統年間之所行。又不盡如永樂。而大者。至相交趾。是非固欲相反。皆其勢不得不然。然則今日之所宜行。有不容以常例拘者。救時之道也。臣聞至誠成物。猶待悠久。漢人為吏。至長子孫。祖宗盛時。在外巡撫大臣。及方面州縣正佐官員。莫不於其任。如周忱巡撫蘇松等處。凡十有八年。陳本深知吉安府。亦十有八年。其他但有遷改。往往近八九年。故人無苟且之心。而事無廢弛之患。然而遷轉之際。不盡循資。惟其才賢而已。如周忱自郎中即陞侍郎。陳本深自主事即陞知府。其他科道部尉。或即陞都御史。布政按察使。知府高第。或即陞布政使。蓋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超於前則後之久任。皆謂當然。超於後則前之久任。孰云淹滯。人心競勸。職此之由。頃年以來。專用資格。一資半級。魚貫以升。自西徂東。修近而遠。往來如織。勞擾多端。奮勵有為者。或開端而未竟其功。因循自便者。第謹守以坐待其進。欲求事理民安。其可得乎。臣愚以為時方多事。所宜破常格。拔真才。省遞遷。隆久任。以為陛下分憂共理。惟陛下主張於上。則大臣有以奉行於下矣。此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去盜之策。或動于戈。川兵之道。必嚴賞罰。今自京城內外。至山東河南四川湖廣江西廣東等處。盜賊羣興。大者攻陷城池。僭稱名號。小者燔燒村落。殺擄人民。朝廷節節慎擇文武大臣。俾其分頭招捕。或點集民壯。或摘撥禁軍。區畫多方。而成功未奏者。臣竊推求其故。無乃賞罰皆輕之所致耶。兵法有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反者亦云。威克厥愛。允濟。今大臣雖奉政行事。然將士有不用命者。未嘗輒誅一人。或有勇力超羣。敢於殺賊。及機謀深密。堪以為間者。數金之賞。又不足以易其一死。欲以重賞購士。則府庫之財。大抵劫掠無餘。安危所關。變在呼吸。始謀不善。後悔何追。臣竊聞頃者。查抄賊璫家財。金銀動數百萬。此皆萬民衣食之資。而聚為賊璫。盡歸之寶。民之為盜。固其所也。夫盜起由財之聚。則財散而盜可平。故小儲以成大儲。此臣之所為陛下願也。陛下幸聽臣言。乞於前項用兵地方。各分給入官銀錢十數萬兩。俾討賊者以為購賞之資。仍乞假以便宜之權。俾其一切以軍法從事。前有重賞。後有重罰。則將士無不用命。聞諜無不盡心。盜賊之平。計日可待。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夫天下至大。可言之事。蓋不止此。第臣愚陋所見。弗周。自源徂流。總得其四。伏乞以前二事躬行於上。以後二事付大臣討論。斟酌奏請施行。誠致察於邇言。必廣求乎衆論。盡開天下之利害。以謹百司之廢興。馴致太平。實由於此。疏入。帝不納。

議邊軍入衛疏正德七年

李東陽

臣聞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屯戍邊陲。每歲春秋番換。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傲視軍民。蔑視

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遼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援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費。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猝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伏望博采人言。務求至當。實宗社之福也。疏入。帝不納。

地方利害疏正德九年

胡世寧

臣竊惟盜賊之興。即當撲滅。若其既久而多。不得不撫捕兼行者。蓋以情則脅從當罔治。以勢則延蔓難盡。誅也。故如漢武帝以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及後輪臺詔下。休兵恤民。盜賊不見其迹。又如漢興。遂當宣帝強盛之時。下令勃海。諸持田器者為農民。吏無得問。固不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自古招撫之失。有當戒者。謂如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以土地。假以兵權。更或因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而復事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耳。若令委任得人。撫處有道。萬無是失也。江西之賊。華林瑪礪。劉散無餘。東鄉遺黨。尚及千人。姚源或云三倍其數。其他尚有贛州舊招之徒。新淦初起之衆。動皆以千數。至於樂安建昌等縣。亦有餘孽。觀望反側。未盡消除。今以事理言。則在東鄉者皆原被脅從。舊日招定之人。亦既憤其首惡之陷己。而助官擒斬矣。其他別有違犯者。亦皆陸續送官治罪。不敢隱匿。其在姚源者。舊雖聽招。不曾流叛。近於王重七等之殺官焚縣。大肆兇惡。彼則始發。及而有觀望之罪。後來自雪。而有助討之誠。此二處賊情。應議撫剿之大略也。有言當撫者曰。彼既脅從。聽招已定。朝廷恩信。豈可輕失。惟待之以誠。治之以法。嚴禁光棍。不許擅殺。於前過惡。永不追究。後或再犯。決不姑息。則彼知一人之罪。不累眾人。今日之刑。不同昔日。自然心悅誠服。帖然助順。不過撫治三五月而事定矣。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為之奈何。有言當剿者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為誘。浮言既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激之終不為變哉。變則招撫之人。獨罪難當矣。固不若剿。則成敗利鈍。與衆共之。地方之禍。自彼地方使然也。於我何咎。此則撫剿二策。未有定見之精弊也。如臣愚見。則謂舊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新起者必撲滅於微。即此三言而事定矣。朝廷憫念地方。節次差官體勘賊情。及至臣功罪。臣以功罪一時難定。蓋由事目繁多。文案堆積。巡視難遍於鄉邑。採訪或謬於傳聞。又況忠臣或遠或去。而又恥於自揚。智士日近日親。而又巧於媒孽。雖有至公至明。必須假以歲月。方得查實。否則一時輕信。未免有傷公正之體。致負忠義之心。若前賊勢衆寡。賊情向背。則早宜勘報。以定撫剿畫一之論。庶幾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地方早得寧息耳。臣愚欲乞聖明。廣集羣臣會議於前。各處新舊盜賊。應撫應剿。計畫萬全。則天下幸甚。疏入。帝命下兵部議行。

請戒諭寧藩疏正德九年

胡世寧

臣竊惟江西之盜。則撫二說相持。其實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無赦。初起者重罰。如是而已。願江西之思。有不止於盜賊者。伏見寧府自賄劉璣復衛兵以來。威勢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廬地。採辦糧糶。蹂躪偏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為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臣愚欲乞聖明。廣集羣臣。及江西鄉士。有識士夫。會議或於現在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員。或另推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員。前來地方。兼任提督巡撫之職。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於前各處新舊盜賊。應撫應剿。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奏聞。區區至於光棍害人。奸貪怠政等事。悉聽禁革。其於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德。遠避嫌疑。遵依祖訓。止治其國內官僚。而江西三司以下政務。聽令各官照常自行。若有事情重大。應合奏請者。奏聞朝廷。區區不許該府干預。更宜嚴戒下人。恪守禁例。施舍已責。惠及貧民。莊田基址。悉遵原業。內臣軍校等項。擅出外府生事者。悉令取還。再有稔惡不悛。及額外投充者。聽令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敕鎮撫以下官員。俱要查照欽奉太宗皇帝聖旨。事例。或遇王府發出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違者重治。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紆南顧之憂矣。臣不勝激切願望之至。

時政疏正德九年

張原

臣無似。誤蒙聖恩。擢居言路。日月云際。涓埃莫報。竊惟以言為職。以諫為名。上自朝廷。遠及邊陲。政事得失。生民利害。舉所當言。即言不盡。中猶愈無言也。臣觀今天下之事。弊緣法久。事以時殊。博訪熟思。有慨於中。激切之誠。莫能自己。粵稽往古之道。載考祖宗之法。爰及今時之弊。因酌政治之宜。謹條為十二事。言雖鄙俚。事皆切實。述若淺近。效實恢宏。千慮一得。輒用進呈。伏望陛下。逐事覽擇。留意施行。至於臣之愚昧。不知忌諱。指斥時事。言雖直。心實實。他更乞曲賜優容。不加譴斥。以開忠諫之路。臣無任激切戰慄之至。一曰正守令。臣聞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其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知守令最為親民。得其人則政平訟理。萬民樂生。非其人則刑繁政亂。民多愁歎。然其幹旋之機。願人主激勸如何耳。漢宣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即徵入用之。唐太宗疏刺史縣令之名於屏風。注其政跡於下。以備黜陟。我英宗皇帝亦嘗因天下諸司朝覲。旋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賜以衣服。幣幣。是皆幹旋激勸之道也。今之守令。固有端緒。慈祥之士。亦多聞其汚賤之流。大肆貪婪。過違酷虐。諂諛成風。拜慶乞幸。請託終日。跋足待選。發謀舉事。皆為身謀。若是者。十常八九。然來朝之時。陛下賜宴賜幣。每行賞格。而卒未見士風之變。吏治之精。臣以為考察之責。繫於御史。御史職分於訟獄之繁。力限於地域之廣。其不能精其事。有由也。伏望陛下。於三載考察之外。更遣周歲巡行之使。官如御史。職專訪廉。令博采輿論之公。不據一人之見。如其賢者。不俟來朝。即加褒賜。如漢郭賀故事。遇有貪酷之人。不拘考察年限。即奏罷黜。其穢聲著甚者。又當破除常調。大加顯

用為兼成。以安民生。二曰擇將帥。臣聞將者三軍之司命。繫國之安危。古者築壇而拜。告廟而授。推轂而道。分圖而治。蓋重其事。慎擇其人也。我太祖皇帝奮起東南。混一海宇。雖曰天授。而諸將之功實多。當時命將。必先選於稠人。觀於燕閒。審其器識。量其勇謀。而後遣之。今之為將者。多執綺貴。子弟。平居意氣軒昂。漫以戰陣自許。及應敵臨戰。避爾怖懼。或逗留玩寇。或退縮債軍。況其平日。威不足以服三邊。恩未能以綏士卒。稍略未聞。智勇安在。非徒無益兵事。抑且有損國威。且世之善言兵者。莫如孫武。而其論將之五德曰。智、信、仁、勇、嚴。不識今之將。有一於此乎。無古人一略而濫膺將寄。臣實寒心。伏望陛下。廣為蒐羅。慎加前察。武舉之外。別置貢舉科條。考察之餘。再立采訪官使。不惑於阿大夫之譽言。日至不執於趙奢子之大言。無實戰陣履歷者。始授之節鉞。不限於邊鄙之遠人。智勇著譽者。方寄之藩閫。不昵於左右之嬖倖。庶幾蒐羅得人。邊陲有備。三曰理刑獄。臣聞治天下以政為治具。以刑為政輔。刑以輔政。而後奸慝懲。暴亂息矣。此古之降典者。又有待於折民之刑。而政刑二者。所以不可偏廢也。書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蓋能慎刑。則仁恩孚洽。足以培固國本。是持法者。又不可不慎也。漢唐之初。立法甚善。其後巧文深智。酷於鍛鍊之徒。耗散國脈。天下驚然。喪其樂生之心。惟太宗每決重辟。必令三覆五奏。減贖撤樂。誠知人命至重。而敬慎之也。我太祖皇帝當草昧之初。即留心於刑獄。刪定律令。昭示章程。告戒丁寧。庶幾不已。嘗曰。用法不當。則無辜受害。又曰。刑得其當。則民無冤抑。又嘗因獄滯滯。廷責輔臣。蓋垂畫一之法。存欽恤之心也。今天下承平日久。法弊政弛。治獄之吏。率不任法。貪墨自恣。賄賂成市。輕重在手。喜怒任情。或二人同事而異罪。或二人同罪而異罰。或一獄而格滯者十餘年。或一事而株連者百餘輩。舞弄智法。深詭巧文。雖陛下時下滿漚之詔。敬慎之言。殆亦瀟文而已。張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者也。今天下之法如此。陛下以為公乎。法既不公。而欲天下之治。得乎。伏望明敕法司。申嚴成憲。以大明律令為聖祖之所詳定者。遵用而不違。以現行事例為廷臣之所集議者。參考而不失。內外一律。不以輕重自恣。大小稱情。不以喜怒自任。諷訊明允。俾無株連之冤。決遣以時。使無格滯之枉。陛下亦宜篤示大信。敬守祖法。曲赦不行。視宮中府中於一體。欽恤至謹。三覆五覆於崇朝。庶幾刑罰以清。奸宄以息。五教以弼。四民以安。四曰汰冗食。臣聞洪範八政。食貨為首。孔子論政。足食為先。聖明帝王。未有不以此為急也。自非早乾水溢。霜隕寇擊。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自足以供一歲之用。古者立化一之法。以制其取。較五穀之入。以制其用。建百官之秩。以制其食。他如府史胥徒之類。亦必量功稱事。初無糜費。因事置人。略無冗員。是以費用省約。公私優裕。我太祖皇帝既酌天下地。建置官吏。復因內府衙門。置設工役。官有定員。不至冗雜。工有定數。罔有濫侈。今國家之用。率多取辦於東南。然而早乾水溢。霜隕寇擊。以為天災地歉者。既無寧歲。抑且貪饕糜餼。漁奪蠶食。以為民害物蠹者。復無餘利。則食之所生。其源已病矣。加以都畿之內。耗食者衆。巧計投充。而趨辦月錢。恣意影射。而假食月糧。一方之內。氓隸匠卒。無不食祿之家。一之中。父子兄弟。無不給粟之人。夫趨辦月錢。則利歸官府。假食月糧。則害及廩庾。況月錢之辦。僅費月糧十分之二三。則民之所以競趨於彼者。固其所也。是以供辦之夫。數倍往昔。而徵求之名。盡越法制。物

力如之何不細哉。伏望陛下從國初清明之制。洗近年積習之弊。嚴立法禁。大加簡閱。內外官員係因事建。勢不可無者。姑仍其舊。若事在得已。職涉冗繁者。一切罷革。又各色匠作及勇士力士校尉人等。凡近年巧計投充者。盡為裁黜。其有占據影射者。亦必從法究治。以杜其弊。庶幾漕粟充羨。國計可舒。五曰省征。徵臣聞傳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太宰以九賦徵財。大府以九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府為掌。財之官。漢景帝時。民每三十而稅一。唐高祖令租庸調之外。不得積有調。徵我太祖皇帝嘗曰。歲賦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漁剝削。皆原於此。又嘗因四方進貢而卻之。以為四方之物。皆民之財。徵萬民之財。以為彼一身之利。制自今其毋復然。是知民不可貧。漸不可長。而希寵生事者。宜有以塞其源也。今天下征徵日新。地無遺利。民無遺力。宜財用之多也。然一舉事而國計者。輒至告乏。何哉。民貧故也。民之所以貧者有二。一由守令之貪殘。一由守臣之進貢。國家近年均需雜輸。見舉出。率十倍於舊制。而皆取辦於守令。守令之貪殘者。且假託以自殖。而又十倍於上。供此民之所以貧者一也。至若守臣進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巧立名目。競出新奇。恣意逢迎。以為孝順。彼豈肯舍己之財。以盡己之忠哉。不過取於民耳。取於民者。有數十倍。而供於上者。幾一二分。虎狼之暴。莫可格制。窮黎之欲。無有止極。此民之所以貧者二也。伏望陛下禁守令之貪殘。而一毫不許擅取。止守臣之暴斂。而一物不許擅進。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務使徵之有定。賦用之有定。數章之有定。員貢之有定制。法外之征。不加之民。無名之貢。不入於上。庶幾民財不匱。民心不失。六曰慎工作。臣聞古稱善治者。必曰不盡民之力。蓋匹夫之家。上父母。下妻子。嗷嗷數口。待一人而食。苟使之終日勤役。而不得經營口食。則彼父母妻子之養。何所取給哉。況軍士隸名尺籍。實為防禦。而京營之設。又所以衛王室。以備緩急者也。願可使之勤勞工作。以索其力哉。平居無事。既索其力。倉卒有事。復欲其捐軀殞命。以効一旦之用。非惟法制不宜。抑且人情不堪。昔者漢文帝欲作露臺。既召匠計直而復已。唐太宗欲修洛陽宮。已下詔發卒而復罷。我太祖皇帝嘗指宮中殿地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樂。但恐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大哉王言。萬世攸仰。今都城內外。工作繁興。起撥軍夫。動以千計。雖非急務。一概舉行。事可因仍。皆務改作。計其工程。或期月可辦。而恣其怠緩。皆至終歲而不休。徒事因循。耽延歲月。假為督理。大肆誅求。做工者能幾人。而縱放者率已過半。上工者能幾日。而停止者又或歷時。虛名有在。實效無徵。利入私門。怨歸公室。況今內殿營建。在邇。工程浩大。力役重繁。使不豫為培養。何堪臨事。動煩伏望陛下俯頒渙汗。申敕所司。發銳節勞。坐待重役。合謀併力。動應大工。將現今大小工作。一切停止。內外人役。舉皆免放。庶幾民有餘力。樂於趨事。譏議不作。謳誦畢興。七日恤士卒。臣聞樂生惡死者。人之情也。今驅無罪之人。使之披堅荷戈。以蹈必死之地。而樂於進趨。勇於敵愾者。豈其情哉。惟上之人。加意於存恤。使平昔途其飽煖安逸之願。而無倚矛脫巾之怨。而後可耳。苟或勞役而不肯節其力。腹剝而不能體其心。怨讎肆興。戰禦喪氣。深可畏也。昔魏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趙李牧居代鴈門。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以享士卒。邊士日得賞賜。

明臣奏議 卷十三

二二三

而不用。皆願一戰。故能克敵。禦侮。所在成功。我太祖皇帝躬臨陣。備知艱苦。屢頒詔旨。恒切注意。嘗因天寒。念沿邊將士。加給衣帛。又制優恤軍屬之律。申剋減衣糧之禁。恩至渥也。今境內之卒。既疲於道路之奔涉。而屯邊之卒。又困於差役之繁重。兼且統領將佐。百計征科。巧立名目。下及芻蕘。肆行剝削。至窮髓血。月糧雖給。曾未得升斗以贍私。上下誅求。又旁及餘丁。以輸辦。一家數口。迄無閒人。一身百工。都無餘力。人人無更生之樂。懷終歲之憂。夫平時愛養。既不能得其歡心。則臨敵禦侮。安可望其死力哉。伏望陛下申明舊章。嚴立約束。務使統領將佐。不敢貪殘。軍伍士卒。得受實惠。有玩法自殖。稔惡不悛者。實於重法。用為千百之戒。初不以內外大小。異法殊科。庶幾萬衆如挾纊之和。邊陲有踴躍之樂。勇氣倍增。戰禦無失。八曰明賞罰。臣聞賞罰者。人主屬世之大權。不可不昭大信於天下也。蓋由賞當其功。則不惟有功者知所勸。而天下之人。亦將汲汲焉圖効力。以立功。罰當其罪。則不惟有罪者知所懲。而天下之人。亦將惴惴焉自修。以免罪。是故操此大權。昭示大信。其賞也。因天下之善。而後賞。罰也。因天下之惡。而後罰。故紀綱振立。政事修舉。人心淬礪。治功可成也。昔漢張敖稱諸葛亮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唐裴度亦以藩鎮底平。為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而致然。我太祖皇帝嘗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皆不足懲勸。至哉斯言。誠治天下之龜鑑也。今天下好惡不公。賞罰不信。或無功而受賞。或有罪而不罰。或既罰而復免。或既賞而復加。庸才薦登。率又賜玉。微功莫効。輒爾封侯。恩或濫及於年資。賞或妄加於閭閻。希圖傳奉。習生微倖之心。請託乞恩。大啓覬覦之念。政體廢弛。權柄下移。裁稽邊功。其舛尤甚。足不出門庭。率寄名而受賞。身未經戰陣。多迎合以奏功。捐生禦敵者。或未沾恩。臨機畏縮者。或至脫禍。功差六級。古法不免謫官。復至全軍。今則縱其賄過。虛張謀報。率欲冒功。深自匿藏。全無實效。士卒山之解體。邊寇因之陸梁。似此弊端。殆難盡數。伏望陛下申示章程。大張乾斷。精明賞罰。實效功勤。凡所施行。必有公道。賞不令其倖得。罰不致其倖免。其或左右近習之人。闕閭權勢之輩。沮公撓法。背理任情。請託資緣。肆無忌憚者。皆聽所司執奏。或已經聖旨允。雖有成命者。亦聽科道參駁。皆付法司究懲。庶幾公道昭明。國是有定。九曰親大臣。臣聞君者。臣之元首。臣者。君之股肱。大臣者。又人君之所選。選孰拔。置諸左右。以資輔弼。啓沃。尤非羣臣比也。既將以為輔弼。啓沃之資。而堂堂陸森嚴。限乎尊卑之分。法制繁密。沮乎情意之孚。甚至廟堂大計。雖付外廷。雖議者。亦皆承示意旨。徒糜虛名。而不使可否於其間。則向之遴選。甄拔者。豈徒隆之以虛禮。靡之以高爵而已哉。唐虞之世。君臣相與一堂之上。都俞吁咈。喜起庶歌。唐制天子燕見大臣。開延英殿。從容坐論。移刻乃退。宋仁宗召大臣於天章閣。賜坐給札。使條其所欲施行者。我太祖皇帝及列聖皇帝。正朝之外。亦率於便殿。不時召問。燕語。或究機務得失之故。或察閭閻幽隱之情。當時諸臣。以為榮遇。各有紀述可考也。其後時事漸異。禮意衰。形迹闊略。日以曠廢。弘治年間。我孝宗皇帝。因言官建白。亦嘗舉而行焉。故當時政務修舉。刑賞昭明。海宇乂安。治化休美。伏望陛下崇信老成。優禮耆宿。每遇開燕。特賜召延。脫略儀文。外棄形迹。從容賜坐。款曲晤言。講論經書。旁及民隱。商榷。

明臣奏議 卷十三

二三五

機務博究事情可否之言。出口入耳。密勿之計。彼感此孚。務使上下之情兩達。內外之事周知。庶幾老成之臣。曲盡忠悃。矢縱之質。益進聰明。而一德可成。庶績咸熙矣。十日開言路。臣聞主聖臣直。古有是言。主非聖不能容臣之直。臣非直不足見主之聖。故君以降志受言為德。臣以犯顏敢諫為忠。彼此相須。上下相濟。而後天下可理也。朝廷設臺諫之官。而名為耳目之司。所以廣九重之見聞。益一人之心思。使天下萬事。未易周悉者。於此可悉也。苟循默緘晦。不能盡言。使天下之事。因之廢。此為不忠之臣。不忠之臣。誅無赦。抑或人主驕傲自賢。不容盡言。使天下之事。因之廢。是自墮蔽其耳目也。昔漢文帝於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受其言。羣臣袁盎等。勸說雖切。常假借納用之。唐太宗於上書言事者。皆黏之屋壁。出入省覽。我太祖皇帝臨御之初。每導羣臣。使之盡言。進投疏奏。無不盡覽。言或可采。輒賜褒嘉。欣然改從。初無繁吝。蓋即成湯從諫弗咎。改過不吝之心也。故當時治化之盛。與三代同之。今天下政事之興革。人才之用舍。大有可言者。而人亦未嘗不言之。然或略而不詳。迂而不切。陛下。一皆優容聽納。無所嗔戾。甚盛心也。但言者雖衆。而尚懷逆鱗之憂。聽之雖勤。而尚有遺善之嘆。伏望陛下。廣詢博訪。時時延納。如古之所謂開導而求諫。和顏色以受之。虛襟懷以聽之者。務使有懷者皆盡其所言。有言者各盡其所見。然後徐察其可否。而賜之施行。其或言有不當。觸忤塵瀆。亦宜假借優容。不加罪責。庶幾兼天下之善。集衆人之長。羣策畢用。庶政無議。十一日崇天道。臣聞君者民之父母。天者君之父母。人子有過。則父母戒之。規諭之。甚則笞責。譴呵。無所不至。蓋其愛之之心。無所不至。故朝夕警省。冀其仍躬勵行而後已也。人君事天。實亦類此。彼其位曰天位。職曰天職。民曰天民。皆不以君之所自有。而必繫之天者。是其受天地之託。居宗子之任。宜乎祇奉若天。以盡其道也。況人君尊臨九重。至尊無上。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使非上天陰鑒而默相之。尚何所憚而不為哉。故災祥沴異之來。蓋亦愛君之至。薄示笞責。譴呵之意。以為戒。規諭之方。冀於仍躬勵行而已也。董子以災異為天心之仁愛。詩人以不敢戲豫。馳驅為敬天。漢文帝以水旱疾疫。下詔責躬。宋太祖以霖雨不止。夙夜焦思。我太祖皇帝嘗因時不雨。素服草履。步詣禱祠。設藥席而露坐。晝曝於日。頃刻不移。夜臥於地。衣不解帶。每令蔬食。雜麻麥以進。其憂民之心。事天之誠。萬世無容議矣。今天地示變。戾氣作沴。雨暘愆伏。日月薄蝕。星辰隕墜。風雹震擊。是天道不清於上也。旱魃涸竭。大水侵溺。盜賊充斥。三邊侵擾。是地道不寧於下也。不識陛下以今此之時。為治安乎。抑或以為未也。若以為未至於治安。則所以仍躬勵行者。豈可已耶。臣以為應天以敬。而不在于儀文繁縟之末。立政貴誠。而不係聲言笑貌之為。使能持一敬以為威格之本。積一敬以為施設之基。孚治於羣僚百執事之間。昭著於宮壺。澹大廷之際。如漢光武之推赤心置人腹中。唐太宗之至誠理天下。則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至和成召萬靈順應。而沴不為災矣。昔唐太宗愛民食而蠲不為災。宋景公發善言而災星退舍。是皆應天以誠。而能轉災為祥。已行而有驗者。惟陛下察之。十二日進德學。臣聞人君之德。為天下治忽之機。古之明王。未嘗不以修德為急。而賢臣之輔導勸說。亦未嘗不以修德為急。何也。世無常治。亦無常亂。德日新者。有以致萬邦之懷。儀不忒者。足以致四國之正。威應之機。有不可誣者。然德之

修否。願學何如耳。高宗遜志時敏。以求建事。成王宥密緝熙。以求顯德。故曰明君以務學為急。知務學而德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知學而能修其德者也。知修德而治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修德而能善其治者也。務學而不能純其德者。抑務之未得其要也。修德而不能善其治者。抑修之未得其要也。且人君之學。豈若經生曲士之為哉。撮大旨。釋大義。審治亂安危之機。探得失是非之源。如斯而已耳。我太祖皇帝創業之初。萬幾叢委。日取論語。洪範諸書。樂而玩之。每遇儒臣。經筵進講。率令盡心剖析。又命有司訪古。今書籍。以資覽閱。又深慮聖子神孫。以暇逸為垂拱無為。故其垂訓。舉舉以大禹惜寸陰。文王不暇食為言。著之乎典冊。傳之乎後世。如日麗天。如水行地。凡有耳目者。所共見聞。當萬世遵行。而不可違者。陛下即位以來。於茲九年。雖求治之念。恒切於中。而致治之美。未臻其效。意者修德之實。尚有可言也。伏望陛下。下念祖宗付託之重。思天下仰賴之廣。體聖賢善治之言。遵皇祖垂世之訓。深居法宮。符嚴簡出。清心窒慾。勵志省非。日取論語。孟子。尚書諸書。以及戈直之貞觀政要。真德秀之大學衍義。陸贄之奏議。循文約理。撮旨取義。時賜省覽。以裨聖學。緝熙之益。又采其切近簡要者。施之踐履。以為聖德高明之驗。而騎射弋獵。荒遊盤樂之事。絕意不為。或左右嬖習之人。有以此事先意承順。逢迎導引者。亦必大加懲艾。以為奸諛不忠之戒。如此而聖德不純。聖治不美者。臣未之信也。昔唐貞觀之時。斗米三錢。刑措不用。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夫太宗一行仁義。而天下即見治平。是以進學修德。而能成化致治。已行而有驗者。惟陛下察之。

疏入得旨。張原。這斯。驛。科道。不諳事體。撥拾。往言。輒來。奏。本當重治。姑且從輕。降職。調遠。方衙門。今後。新利。進士。俱要。先選。在外。有司。歷事。一二考。方許。除授。京職。其有。因事。發遣。的不。許。朦朧。擅自。取用。如有。違犯。的都。治罪。不饒。吏部。知道。

何景明

臣謹奏。通者。皇上。敕諭。羣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無不感動。交相慶慰。然自敕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而今。復處之晏然。何也。夫災禍。切近。悔厲。斯深。形勢。積成。改悟。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人心。近觀時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陛下。欲圖。理興化。更絃。易轍。過此不為。無可為矣。臣聞。天下之政。勤則治。逸則亂。明則治。暗則亂。治則可存。亂則終亡。事理。有必然者。方今。上下。恬嬉。遠近。壅塞。功賞。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利。並竭。外債。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實。憂之。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久之道。今。公輔。不得。通。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義子。同。起。居。此。真。今日。所。創。見。先朝。所未。聞。者。也。耽。樂。逸。遊。厭。政。理。何。以。圖。治。況。義子。為。陛下。下。寵。幸。之人。盛。滿。為。災。鮮。能。善。後。尤。宜。早。為。裁。抑。明。示。區。處。使。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事。實。在。大臣。大臣。阿。徇。事。乃。寢。敵。臣。謂。大臣。奏。事。宜。便。即。決。是非。直。陳。利害。準。之。憲。章。制。之。理。義。不。為。兩。可。之。辭。則。制度。不。廢。功。當。不。謬。名。器。可

正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制。行賄交結。無恥取容者。并爲罷斥。而獎拔恬退。訪求者俊。則名節明而事不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以培殷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略也。要之大本。祇在聖躬。陛下若以章奏繁委。積亂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以通上下之情。必有能陳說利弊。指稱時事。爲切要之言。以悟陛下者矣。臣聞先勞後逸。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儆戒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勞。陛下若憚天心之仁愛。念祖宗之創建。堅忍自勵。常加矜飭。務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踐九重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勤於一時。而怡豫於無窮。陛下何憚而不爲此乎。昔成王威於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威於雉雉之異。是臻嘉靖之效。惟陛下深思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要荒必仰流而化。尋常小康之治。亦何足爲陛下言哉。

之休。端在此矣。疏入。帝不納。

勸止臨幸疏正德十年

梁儲

臣竊聞聖躬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所。臣初聞未敢違信。既而道路相傳。衆口藉藉。使臣心志憂惶。神魂飛越。展轉思惟。莫知所處。竊惟天子出入。必備法駕。必傳警蹕。衛士環列。百官扈從。所以嚴至尊之分。而防意外之虞也。且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旅。鷹揚之將。周旋左右。而直廡拱衛。官軍萬餘。警柝之聲。夜以達旦。至于皇城各門。又令勦賊重臣把守。祖宗之法。至爲詳備。今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人。居守者何官。文武羣臣。茫不預聞。無故輕身而出。率意而往。擾擾塵埃中。萬一車馬驚駭。心夫千金之子。尙不肯垂堂而坐。陛下。一身。乃宗廟社稷之主。縱不爲身惜。獨不爲宗廟社稷計乎。仰惟聖性高明。天資英邁。洞燭天下之事機。已非一日。必不輕易舉動。竊恐左右羣小。賈諛希寵之徒。倡引事端。蠱惑聰明。陛下偶未深思而遵從之。上累聖德。下駭人心。凡此導引之人。其罪殆不容誅。但事在秘密。非臣所知。不敢妄有指議。伏望陛下念祖宗付託之重。體臣民瞻戴之情。自今以後。端拱穆清。以保威重。節宣勞逸。以頤天和。殿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尊卑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玩好。仍乞查究導引之人。實之于法。以彰剛斷之德。以解臣民之疑。祖宗幸甚。天下幸甚。疏入。帝不納。

大舉入境乞兵救援疏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石得巡關御史張鑑山奏稱。朵顏三衛和垣與實喇博羅。詐詐驍勇。彼欲增貢。則增。彼欲襲職。則襲。我既阻其計中。彼遂決爲大舉。今之畫計者。有三。曰增貢。決不可從。曰守。亦不可也。曰攻。則忠臣義士之憤。未可爲非。要調宜大遼東邊軍。旬日之內。速赴地方。分布防守。出其不意。以攻之。豫爲必戰。以禦之。等因。臣等竊觀自古制禦邊庭之道。固不可貪功以啓釁。亦不可怯懦以求和。況朵顏三衛。世受國恩。進貢效順。近日窺我邊備廢弛。乃敢挾詐要求。觀勢強弱。以爲從違。既殺害將官。又擁衆侵犯。與兵征討。未爲無名。大義所關。誠不可已。御史張鑑山所論。理直氣壯。詞嚴義正。合准所言。速議施行。查得先該本部議擬。題奉欽依。著桂勇將團營西官廳前營軍操練。待報啓行。續該本部奏調遊擊將軍劉寶。原領河間官軍一千名。前去薊州駐劄聽調。中間出軍等項事宜。現該本部議處具奏。但行兵之法。謀算豫定。庶功可成。倉卒調發。未免疎漏。合無本部將調兵一應事宜。逐一議處停當。上請定奪。疏入。得旨是。這調兵一應事宜。便議處停當來說。

勸易鎮巡官以保重地疏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御史汪賜奏稱。馬蘭峪地方。被敵搶擄人畜。殺死參將陳乾。皆是太監王忻。遂安伯陳鍾。都御史王偉。平日調度無方。紀律不嚴。所致。若不亟爲收回。仍令其恬然在任。不免外寇視我強弱。將來之

明臣奏議卷十四

請遊祖訓以光聖德疏正德十年

楊廷和

臣聞之禮。莫重于視朝。禁莫嚴于宮衛。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謹視朝之節。以觀示臣民。嚴宮衛之防。以消弭禍變。我朝列聖。尤致謹于斯。伏觀皇明祖訓所載有曰。朕以乾清宮爲正寢。晚朝畢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時。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興。蓋言視朝之當謹也。又曰。凡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雖親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于心。蓋言宮衛之當謹也。此皆憂深思遠。爲聖子神孫之家法者也。恭惟皇上聰明天授。政令之施。動遊祖訓。乃近年以來。朝會慶賀。或至遲暮。其初蓋因一時起居。遠和而然。積以爲常。傳之外朝。將謂縱欲安。親聽之間。不無惶惑。去歲以來。揀選人馬。親自校閱。其事蓋因一時邊戎犯順。而然。意在禦侮。實非有他傳之天下。皆謂邊兵非宿衛之人。禁禦非操練之所。疑似之間。未免驚駭。臣職居輔導。出入禁闈。雖隨事納規。時有陳請。緣議論不足以發明事體。誠意不足以孚契聖心。尸素有年。愧悚無地。伏望皇上鑒皇祖之訓典。察微臣之愚忠。自今以後。夙興視朝。躬親視事。乘平旦之氣。以裁決萬幾。竭獻享之誠。以昭格九廟。仍選用方面。以爲侍從。信任老成。以爲腹心。軍士操練。必于演武之所。朝夕督厲。付之將領之官。推恩左右。體恤勤勞。啓處以時。庶不有勞于聖體。關防既謹。亦可盡釋于羣疑。將見聖德日新。天心豫悅。神人皆慶。和氣致祥。宗社萬萬年無疆。

忠誠不可測一節。緣外寇犯邊。殺死參將。委的事重。若不將陳鍾等取回問罪。不惟各邊將官聞風。忘玩無所忌憚。抑恐以後薊州一帶邊關官軍。不知有法。愈加放肆。不肯川命效力。而陳鍾之罪。益加深重。難以自解。今日不取各官。固非朝廷之福。亦非陳鍾等之利也。伏望皇上。軫念防邊事重。俯察公論。當從早賜。將陳鍾等取回究問。則綱紀振肅。號令更新。邊敵和坦。等易于征。勦陳鍾等心。亦得安矣。疏入。得旨。已有旨了。

請究失事邊臣疏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安金等。廣東等道監察御史高公韶等。各劾奏鎮守薊州等處總兵官。遂安伯陳鍾。巡撫都御史王倬。鎮守太監王忻。守備太監蔣廷玉。兵備副使王瑛等。各員委任地方失事。要將陳鍾等解來京。治以重罪。王倬能遣。王忻蔣廷玉取回問住。王瑛降調別用。急選賢能官員。前去更替。又要將提督侍郎陳玉切責等因。查得各官失事。先該本部題奉欽依。行巡按御史查了來說。並將王忻陳鍾王倬降敕切責外。今六科十三道官交章劾奏。前因臣等竊惟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治天下之紀綱。不可一日而廢者也。科道之官。又所以振舉紀綱。以扶持公道者也。陳鍾等既是各官交章論奏。公論不容。合無本部並吏部。作急會推堪任總兵官。巡撫兵備官員。並司禮監奏請。差內臣二員。各前去更替陳鍾王倬王忻蔣廷玉等。接管行事。將陳鍾提解來京。送都察院問罪。奏請發落。王忻蔣廷玉取回問住。王倬等能。以正朝廷之法。以紓邊人之憤。仍請敕切責侍郎陳玉。俾川心。提督現在官軍。勉圖後效。其餘失事官員。與陣亡官軍。應否優卹。緣由。再行巡按御史。一併查勘明白。具奏定奪。抑復將今科道官。劾奏陳鍾等情。再行巡按御史。通候查參。至日奏請定奪。伏乞聖裁。再照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安金等。奏。要本部速為議處。務使全定安撫之策。大與聲討之師。復我邊疆。三軍常勝之威。保我國家萬世全盛之業。一節。與巡關御史張鼐山奏。要發兵攻勦事理相同。現該本部題奉欽依。著桂勇操練團營。西官廳前營官軍。待報啓行。合無本部將出軍一應事宜。另行計處。奏請定奪。疏入。得旨。是這地方失事。事情重大。陳鍾著回京。王倬王忻蔣廷玉王瑛著戴罪禦敵。待巡按御史查參。至日來說。陳玉已有旨了。其餘事宜。陸續奏來處置。堪充總兵官的。便會推兩員來看。

豫防邊患疏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議。宣大二鎮。共有官軍一十四萬。延寧二鎮。又設有官軍七萬。歲費糧儲數百萬計。專為防禦邊敵。近年各鎮守臣。因循怠忽。不肯豫先料度邊情。運謀設策。調度軍馬。相機戰守。以致邊敵深入。得利而去。大肆搶掠。無所畏懼。及至朝廷命將出師。彼軍已去。留兵在邊等候。為因邊地廣闊。彼軍出沒不常。不得恰好相遇一戰。以此勞費雖多。不能成功。即今若不將本邊將士戒飭。豫為備邊。過河必來。侵犯倉卒計處。必蹈往轍。緩不及事。貽患非輕。臣等愚見。乞敕宣府大同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會同計議。今年河凍。邊敵過河。駐牧。作何設法。備可保無虞。訪取熟知邊情地理之人。密切審問。先年邊敵進境搶掠。出入道路。應該調撥何城堡軍馬。在何地方駐劄。可以正當敵衝。截殺取勝。於何地方按伏。可以

邀其歸路。追勦得功。本鎮軍馬。雖各散處城堡。必須量數。挑選精銳官軍。記名。聽候有警。調取。會合勦殺。務在料敵。先知。算無遺策。不可互相推諉。因循苟安。及似常分調。按伏。不當敵衝。虛糜故事。以致邊敵深入。搶掠。出入自由。定照葉椿。姜彬。高友。機等事。例。擊問。取回降黜。必不輕貸。各將計議。過隨。備邊。敵事宜。明白具奏。不許含糊。遲誤。疏入。得旨。是這豫防邊患事宜。儘部裏行移。彼處鎮巡等官。知會。

禦敵安邊疏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給事中任忠所奏。大意謂朝廷命將出師。固是禦敵之策。但敵人聞出師而暫退。見班師而復來。徒費糧草。不得成功。莫如以守禦為本。明賞罰。久任人。邊備既修。邊敵自畏。臣等竊念近年以來。為因守臣數易。賞濫罰輕。以致封守不固。敵人內侵。黎元受禍。給事中任忠所言。切中時弊。但今邊務廢弛。已久。邊敵強盛。大舉入攻。勢甚危急。所以本部建議。命將出師。蓋欲宣布國威。振作邊方士氣。如前代細柳棘門。上之舉。實非得已。惟苦議論不定。朝更夕改。機會一失。必又勞費無功。伏望聖明。再敕張忠。陳天祥。張洪。料度敵情。務期必中。敵在陝西。則為陝西之備。敵過宣大。則為宣大之謀。關外之事。悉以付之。不必遙制。務使敵勢頓挫。不敢深入。內郡獲安。不致擾害。毋或失誤。機會。以致師老無功。若敵眾離遠。駐牧。不來侵犯。即便具奏。班師。以省坐費。其各邊守禦事宜。聽各鎮巡官。照舊施行。不許推稱。節制。失機。誤事。本部仍行。紀功御史。從公紀驗。以行賞及行給事中御史。從公按數。以行罰。除提督軍務。都御史。孫哲。差外。其各邊巡撫。都御史。實能可任者。乞敕該部。查照成化年以前。寧夏巡撫。都御史。賈俊等事。例。須待六年以上。方許陞轉。並總兵等官。聽本部。從公推舉。亦須久任。無故不必更調。如此。公行賞罰。久任責成。本邊將士。皆可禦敵。京營軍馬。不必遠出。省費息民。培固邦本。當今急務。莫先於此。疏入。得旨。是這豫防邊患。各項事宜。都依擬行。

勦朱寧疏正德十年

方良永

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中有所激。不忍緘默。因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脂韋之罪。重於強聒。而一身之患。輕於百姓之荼毒。故敢昧死。為陛下言之。臣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命。國家財賦。盡出東南。浙居其半。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惜財。而浙民之財。尤當愛惜也。陛下聰明天縱。豈不知此意。謂我有大。臣可付託也。我有親臣。可倚任也。臣則以為陛下有大臣。而不能有用。有親臣。而不肯為用。雖謂之無臣。可也。陛下環視左右。最親且信。與國同休戚者。誰耶。臣以為莫朱寧若矣。寧也。出自賤氓。陛下一旦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親之也。至矣。為寧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尚難酬萬分之一。乃忍攫取陛下之民財。戕賊陛下之邦本。以自述其不臣之罪乎。臣於正德九年十月初十日。到任。即聞朱寧。謁鈔害人。心甚惡之。無何。舊鎮守太監劉璟。語臣及三司曰。寧堂鈔價。意欲倍增。何如。臣茫無以對。細詢之。璟言。前發十一府鈔。每一塊。易銀二兩。傳報朱寧。心怪其輕。故欲增至四兩。次日復語如初。臣堅持不可。璟離席。誓曰。我受朝廷厚恩。豈不知此事。貽害百姓。願勢不得不為耳。我即不為。他人必為。百

姓依然受害而我之禍立至矣。言與淚俱至。悵悵不能自禁。又次日復語如初。竟增至三兩。臣退而思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心雖憤激。力不能救。亦失職也。乃自劫求去。繼聞新有禁例。勢豪鬻鈔害人者。必罪。臣竊喜此事。徐當中止。故遲遲不去。以待其變。今既數月矣。例格不行。而有司微。急如星火。或緣為奸利。倍而又倍。惟府剝。民不堪命。天門萬里。相與赴。於監司。監司欲言而未果。發。民亦吞聲。而不敢言。輸價之吏。絡繹於途矣。新鎮守太監王堂。知民怨且作。亦蹙蹙不安。乃出。謂寧堂好人。初不知鬻鈔之難。如豫知之。必不為也。今業已為之。可以已完。二萬四千兩。截解。少慰其意。前太監既為之。敎。我不得不為之解。二臣所稱寧堂。蓋指朱寧也。其勢焰之熾。灼可知矣。方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起。邊塞多虞。餽餉或不時繼。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為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大司徒不能為陛下畫萬年長策。以去京師之冗食。乃遣官四出。坐索數十年之通稅。是豈得已哉。冗食不可去。而奇禍隨之矣。臣故曰。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也。且劉璟王堂。皆陛下腹心之臣。其在浙也。皆有愛民之譽。於此無名橫斂。宜可於談笑間御之耳。而二臣者。徒能涕泣。盛額。付之無可奈何。一則曰。不得不為。一則曰。不得不解。是亦豈得已哉。橫斂不可御。而隱禍中之矣。事勢若此。苟猶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葉彫瘵。根柢。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夫義子亦親臣也。今人有一飯之恩。心必圖報。陛下之待朱寧。豈一飯比哉。不圖報則亦已矣。反取陛下之邦本而動搖之。略不顧惜。此臣之所未喻也。故跡其所為。在子為不孝。在臣為不忠。在法所必誅。而無赦者。臣故曰。陛下有親臣而不為用也。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奮獨斷之勇。廷詰朱寧。以懲鈔害民之故。苟或恐不解事。誤聽人言。而請罪。所恩之不暇。則削奪官爵。薄示懲戒。根究主使之。人。坐以重罪。可也。如其飾非護短。不肯服辜。是敢於欺罔也。陛下又何取於寧而必欲子之乎。宜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以為臣子悖逆之戒。斯二者。惟陛下明察而果行之。仍祈急敕都察院。行浙江鎮巡三司等官。將已斂鈔價。盡數還民。未斂之數。速即停止。并查究奸吏影射侵蝕之弊。悉實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邦本未搖。猶可培植。陛下誠如是行之。臣死且甘心。其他利害。固不遑恤也。陛下如以臣言為不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將必肆無厭之求。有出於尋常所不料者矣。臣不勝激切之至。

疏入。寧欲中以危法。或說曰。害之適成其名。乃密召還所遣使者。而以鈔直還之民。

程啓允

臣聞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因言地方強盜事宜。旁及寧府軍民弊政。兵部題奏施行。嗣因寧王奏稱。胡世寧妖言誹謗。離間親親。奉旨提解來京。臣於此仰觀陛下之心矣。始者胡世寧有所建白。陛下不以為迂狂。而俯賜施行。蓋以副使人臣也。耳目重其司。行其言所以體其心。既乃寧王撤拾為言。陛下以為嫌疑。而即加提解。蓋以親王宗室也。好惡同其情。從其言以洩其怒。一舉而二者交盡也。夫以陛下之厚遇寧王。重違廷論。有護衛士田之錫。璽書褒美之類。其隆重之極。孚信之深。有耳目者所共知也。胡世寧豈獨無所聞見哉。彼殆有所激而云然。所謂忠而過者。抑亦知聖明之虛懷聽納。寧王之聞過則喜也。

不意狂瞽之微。乃罹羅織之厄。夫陛下始則可世寧之奏。正欲隆親親之恩。繼因宗室之言。乃令御史提解。又以寧王上在逃之章。於是乃有官校之命。陛下於此。亦近乎投杼矣。臣竊思此事大有可疑。蓋稽遲之不久。則世寧之罪不深。文致之不重。則報復之心未厭。君臣父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世寧將適之何所哉。其間道自投。蓋與其死於溝壑。而人莫之知。寧得見天日而甘心受戮也。臣願陛下詳察之。哀矜之。臣聞寧王之事。先江西給事中徐文溥論其威勢日甚。暴形大彰。王府長史司啓。稱由郡王將軍提督民。間動指本府名目。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為真。王亦曰。詞非泛言。事有指實。自乞。以示宗藩。是知人言沓至。民怨流行。王之心至是亦不安矣。臣按胡世寧之奏。所謂盜賊踐蹂。乾旱流災。官民失業。賑貸無備。王府之債負。逼及閭閻。莊田之逼迫。民無安息。三司官員。多被鈐束。問刑長吏。舉奉成案。買辦漸及於外府。騷擾逼及于窮鄉。合觀徐文溥之奏。長史司之啓。寧王之自言。事跡。內外同辭。但寧王指為郡王將軍。而世寧則以為臣僚輔導之非法。官司奉承之太過。此固所謂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為真的也。向非二臣之言。則不聞長史司之啓。隱伏之私。流毒之苦。誰其攻之。是世寧在陛下則為忠。在寧王則為義。俾宗藩因其言而自戢。朝廷用其言而防微。則為達權。具三善而獲罪。臣愚之所未解也。仰惟皇祖有離間親王之刑。蓋懼小人之震搖朝廷。机陷藩府者也。世寧欲乞。詔。戒諭寧王。益崇謙德。仰遵祖訓。其非離間也。彰彰明甚。荷蒙俞允。明頒渙號。戒諭維殷。親愛彌篤。陛下何嘗因其言而少存嫌貳哉。至謂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詞氣之間。固為抑揚太過。然區區之忱。思以防微杜漸。尊主庇民。消尾大腫之憂。植強幹弱枝之計耳。使果妖言誹謗。天日之鑒。安所逃罪。又何能曲荷欽依。戒諭諄切乎。寧王若能因言自省。則於仁賢有加。謙光無損。朝廷隆重之恩。若臣等契之情。與天地相悠久矣。而願為是言。意者王之左右。懼發摘其私。而禍且逮已。故假危言以激王之怒耶。夫按察副使。祖宗所建外臺也。言雖過激。亦當引咎。容。豈至指摘排擊。引而置諸危法也哉。果從王言。則上損國威。下招物議。張難犯之勢。杜將來之口。一舉而四失焉。臣愚之所尤未解也。聖如陛下。而狂直且不能容。誠恐人懷自危。中外解體。卑遠之臣不足惜。如朝廷紀綱何。積薪之火。漸炎。取言之氣。頓銷。壑之患。既成。猜嫌之隙。必至。日復一日。職為階矣。伏望皇上曲垂赦宥。矜此孤愚。甄用奏內應行之事。追究沈匿旨意之由。務使官守其職。民安其業。朝廷敦天潢之誼。藩府篤朝宗之心。則本支百世。永享無窮之福矣。

疏入。世寧得旨。請成。

請罷中官奏討鹽引等疏。正德十一年

梁儲

臣竊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國用日增。無有限制。雖年穀豐登。尚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為可慮。況今寇患未寧。軍需浩繁。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邊銀兩。常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費。所賴以接濟者。惟有鹽課一事。可以備飛芻挽粟之用。然數年以來。鹽法大壞。猝有邊警。召募客商。多不上納。蓋因公差人員。奏討引目數多。一時就要。盡數支賣。本等客商。皆守支難。日漸貧困。以至如此。夫以太倉有限銀兩。既不足以給各邊軍馬之需。而鹽課成法。又日益廢壞。無以接濟急用。萬一復報有重大聲息。勢須多用糧

草不知朝廷將何以處之。近該太監劉允差往烏思藏齎送番供等物。奏討長蘆運司現鹽一萬引。兩淮運司現鹽六萬引。跟隨人役類多挾勢謀利。或至各支一萬引。乃夾帶至八九萬引。以此載鹽船隻填滿河道。南北官民商旅舟楫。一切阻塞。不容往來。其所用拽船人夫二三千名。威勢逼迫。役及婦人。所過之處。怨聲載道。非惟有壞鹽法。抑恐激成他變。臣實切憂之。再照陝西延綏甘肅等處連年災傷。米穀薄收。人多饑饉。加以去年敵寇更入搶掠。又有回賊累次作耗。瘡痍之民。尙未喘息。地方十分艱苦。錢糧十分窘乏。彼處官司。計無所出。現行奏乞賑濟。方思無以應之。今該司禮監傳奉聖旨。差御馬監太監張玉前。去彼處。造辦應貢各樣土宜物件。其合用錢糧茶品等項。欲令陝西鎮巡三司等官。及甘肅地方官員。計處交與張玉。辦凡百大小事情。悉聽張玉便宜處治。所在大小衙門。毋得遠阻。令以此意撰寫敕書。臣躊躇惶懼。未敢仰承聖意。緣前項地方。既值兵荒。貧民不聊生。前項措辦錢糧。欲取之于官。則庫藏匱乏。欲取之于民。則閭里空虛。其太監以下人員。至彼之日。所費又復不貲。為彼處官員者。若欲撫卹軍民。則恐以違詔致罪。若欲奉行詔旨。則恐嚴刑峻法之下。民窮盜起。別生意外之患。此固為人臣子者。皆宜為國深慮者也。而況忝居內閣。義同休戚。如臣者乎。又況甘肅切近土魯番諸地。設若內地盜起。彼必乘機入為邊患。地方安危。關係非小。至于便宜處治。惟統兵官員。臨機濟務。得以行之。尋常公幹。豈可援以為例。伏望皇上俯垂天聽。亟將劉允取回。今後凡有奏討鹽引者。一概不與。重念陝西歲荒。民貧錢糧無處出辦。仍將張玉停止不差。前項救書。免令撰擬。地方生靈。不勝幸甚。疏入。帝不納。

審大計以重本兵疏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工科給事中翟瓚所言。添設提督以振軍旅等四事。俱係京營要務。合就查議明白。開立前件。伏乞聖裁。一添提督以振軍旅。查得正統十四年。因邊人犯順。欽命太子少保本部尚書于謙。不妨部事。總督軍務。景泰三年。該于謙會同武清伯石亨等。議得邊人額森。背逆天道。聚眾近疆。若不豫為設法。選練。設使遣將調兵。兵不識將。將不識軍。恐號令不一。致誤事機。合無于五軍三千神機營。揀選精銳馬步官軍二十五萬。分為十二營。揀選廉能驍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臣等往來提督等因。奉景皇帝聖旨。是欽。此天順年間。邊方寧靖。十二營罷立。總督官亦不復設。成化三年。為整飭兵備事。該司禮監太監懷恩等奏。該本部議擬。復立十二營。團聚操練。會推大臣一員。提督。本年四月二十日。具題。節該奉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白圭。兼兵部尚書。不妨部事。提督十二營操練。欽此。成化十一年。白圭病故。該太監懷恩傳奉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左都御史王越。不妨院事。著提督十二營操練人馬。欽此。以後本部尚書馬文升。劉大夏。許進。閻仲宇。劉宇。曹元。王敞。何鑑。陸完。並今臣瓊。俱不妨部事。奉敕提督十二營。營中給事中翟瓚奏。要查照景泰天順成化等年事例。添設或尙書侍郎都御史一員。為總提督。常川在營。會同操練。不妨以他務。不奪以他官。無非欲委任專一。整飭軍旅之意。不為無見。但查前項節年事例。于謙等俱以本部尚書。不妨部事。提督。內王越以左都御史。不妨院事。提督。今要添設一員。專管提督。係

干事體重大。臣等擅難定擬。伏乞聖裁。二慎選舉以備將材。查得先為選將領。以實武備事。該司禮監太監蕭敬題稱。閱視京營坐營侯伯都督等官。比較馬步弓箭。詢其輜略大意。次及大小號頭把總官員。一體比較試驗。馬步弓箭。分別等第。量加罰治。中間若有年力不堪官員。亦就罷黜。若仍以每年春秋二次。閱視。不無太密。若用五年一次。又恐太疎。合無斟酌疎密。以後每遇三年之期。兵部奏請照例舉行等因。正德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具題。節該奉聖旨。是欽。此通行欽遵。外。正德十一年八月。扣該三年閱視之期。今給事中翟瓚奏稱。把總以上等官。閱其不材者。十常八九。要行本部尚書。會同內外提督大臣。嚴加考選。把總號頭等官。資墨太甚者。盡行汰黜。謀勇素著者。會中武舉者。盡行收用。遇有分守守備官缺。以次推用。所言誠為有理。但查今年正該閱視之期。合無至期。本部尚書。會同欽監太監等官。依其所擬。照例考選。閱視。從公進退。務令得人。遇有員缺。照例推用。及查坐營坐司侯伯都督等官。舊例。俱該本部會同各營提督武臣。推舉。上請簡用。原無會同內外提督考選事例。合無亦候閱視之時。公同考驗。果有馬步弓箭。不能嫻熟。戰陣輜略。不知大意。素無謀勇。應該罷黜者。亦就開具奏請定奪。三重伍兵。以謹團練。照得近年各營操練。委的徒事虛文。全不精銳。一遇有警。皆不堪用。追勦流賊。則隨處敗走。出征宜大。則浪費邊儲。給事中翟瓚所言。深切時弊。臣等近日痛懲宿弊。大懼誤國。會同計議。推左都督劉暉等。豫行選練。振揚軍威。正欲兵將相識。有警得用。伏乞聖明天語。丁寧戒諭。劉暉等。務要用心揀選。嚴加訓練。中間合行事宜。遵照欽奉敕內事理。著實奉行。不許因循顧忌。致誤大事。四禁占役。以實營伍。查得先為整飭兵備事。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該司禮監太監懷恩題。本部查得京營提督內臣軍件一百名。掌營內臣總兵官各六十名。坐營官十五名。把總官六名。俱于五軍等三大營取撥。又查得成化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節該欽奉憲宗皇帝聖旨。練兵講武。是國家最重的事。但承平日久。中間私弊多端。有名無實。近來將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官軍。揀選頭等精壯的。分為十二營團操。次等的。仍留三大營操練。慮恐日後人不知警。私弊復生。兵部便出榜禁約。自今坐營把總以下官。但役占五名以下者。降一級。五名以上者。降二級。甚者罷職充軍。仍發邊遠守禦。如或容情故縱。不舉奏者。事發一體治罪。不饒。欽此。欽遵。外。今照前因。合再為申明。役占六名。即為五名以上。役占一名二名三名四名。俱為五名以下。俱照前例降級。一名二名以上。積至六名者。各通論從重併數減降。數至十名以上。此其甚者。或罷職。或充軍。論罪之日。取自聖裁。其提督總兵及點軍等官。明知前弊。容情故縱。不即舉奏者。事發一體參究。題奉憲宗皇帝聖旨。是。憲部裏便將今定事例。出榜法營內張掛曉諭。欽此。已經出榜于各營張掛曉諭。欽遵。外。今給事中翟瓚奏。要查照前例。出榜曉諭。以懲改正。遵守。合無本部再行申明。移行各營內外提督等官。一體欽遵。仍要嚴督各坐營把總等官。但有役占者。通行改正。遵守舊例。若有仍蹈前轍者。聽點軍科道官訪出。指實參奏。

邊情疏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近奉聖旨。這進馬事情。還著巡撫都御史隨宜查驗。欽此。臣等仰窺聖意。蓋以聖人不治邊庭。惟柔遠人。故令巡撫都御史隨宜查驗。以示含宏。但近該巡撫都御史李瓚奏來。巴爾斯已差實實。台等將進馬徵爾等。只在三四日內。要來作歹。誠恐都御史李瓚。因見奉有欽依。惟知幸免。目前無事。不與鎮守總兵官同計議。查審明白。徑自任意。將巴爾斯所差人容令進馬。遂使朝廷節次降旨。意明。文皆為虛詞。以後邊人再不信服。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李瓚。會同鎮守總兵官計議。除進馬邊人已回外。若仍現在關外。務要遵照明旨。查審明白。果係都督和坦等差來進馬。以禮犒勞。驗放入關。若係巴爾斯獨自差人進馬。相機行事。設法擒剿。不可自示怯弱。致生侵侮。亦不可機謀疏漏。誤墮賊計。其各關口防禦事宜。比常嚴加整飭。以備不虞。

疏入得旨。是鎮巡官所奏邊情。前後不一。還行與他。每照依憲節次議擬。查審明白。相機行事。仍要加謹防禦。毋得止圖自便。不顧國體。因而廢弛。邊備責有所歸。

明臣奏議卷十五

革冗員以安邊方疏 正德十一年

臣查得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三邊。先年各設總兵官一員。掛印鎮守。係是舊例。其陝西省城。並固原地方。原無設立。因弘治十四年。邊賊大舉入寇。方纔暫設副總兵一員。于固原駐劄。不久裁革。以後或留或革。或兩員並設。事體不一。近年又將副總兵趙文。暫移河州駐劄。原議邊寇寧息。另議定奪。現今趙文。陞充總兵官。專一固原駐劄。鄭卿。陞副總兵。更代仍在河州。其額布勒等賊。已過河西。事仍照舊。河洮岷三州。舊各有守備官一員。足以資委。今戶部署郎中馬應龍。奏將副總兵鄭卿。照舊裁革。委的事理。相應亦與本部原擬相合。及照鄭卿。先任甘肅遊擊將軍。該吏部尚書楊一清。保舉。于馬。習于戰鬪。臨機有謀。遇敵不怯。以此本部會官。推陞副總兵。協守陝西。今署郎中馬應龍。奏稱。本官在彼。無事高坐。罔恤軍民疾苦。窮極剝削。絲髮無遺。頃日家人。作弊百端。等情。合當究問。但無指實。合無將鄭卿。革回原衛。帶俸。本部行移。巡撫按官。通行嚴加訪察。禁治。果有貪害實跡。參奏治罪。其鄭卿。原任協守副總兵。員缺。不必推補。河州。洮岷。等處。事情。聽巡撫都御史督同兵備副使。並各守備官。照舊施行。

疏入得旨。是鄭卿。既因恤軍民。弊端百出。便革了任。著回原衛。帶俸待查。奏至日來說。其餘事宜。依擬行。

傳奉疏 正德十一年

臣等謹議得京城內外。先年設立五城兵馬指揮司。專禦風火。察奸盜。及錦衣衛官校巡警夜禁。緝捕盜賊。監察御史巡城禁革奸弊。在外通州良鄉等處。各設有軍衛委官巡捕。其後通州等處。又設分守。涿州良鄉。又設守備。又三年一次。差御史錦衣衛官分路巡捕。弘治元年。因盜賊生發。奏准于三千營選撥官軍一百員名。于彰義門外。義井兒。及良鄉。並清河。高碑店。四處。每處二十五名。隄備盜賊。正德初年。京城內添設把總官二員。委官八員。各分地方。每委官一員。管領馬軍二十四名。步軍二十五名。共四百員。京城外添設把總官二員。每員領有馬官軍五十員名。委官七員。每員管領馬軍六十名。共四百二十名。正德十年。會議京城內。每委官一員。各添馬軍二十五名。步軍二十五名。共軍七百九十二名。馬四百匹。京城外。每委官一員。各添一百名。共軍一千一百二十名。馬一千一百二十四匹。把總並委官。俱一年一換。城外把總該領官軍。全給盔甲。海巡馬軍。給與一半。八十副。今年又奏差工部右侍郎趙瑛。專一整飭武備。挑選河間等衛。舍餘。交與分守通州都指揮袁傑。及涿州守備崔澄。亦添撥官軍。各給與馬匹。嚴謹巡捕。場上良鄉等處。正係袁傑。崔澄等該管地方。立法不為不密。責任不為不專。但京城內外。人煙輻集。遊食者多。場上良鄉等處。軍民艱窘。差役繁重。以此盜賊。隨捕隨發。難得盡絕。自去年本部會官議添巡捕官軍數多。定擬條格。賞罰嚴明。又給與盔甲。馬匹。草料。以此一年之間。把總官捉獲強盜二百餘名。錦衣衛坐委官校。及各該緝事衙門。亦皆緝捕數多。奈何世情艱難。財重命輕。致虛聲虛。屢降明旨。著落官軍。用心拏擊。未得寧息。今又奉旨。令臣等從長議處。停當。奏來定奪。臣等愚見。若欲從長計議。處置停當。必先撫恤軍民。輕徭薄賦。人得安生。則盜賊自少。前項節年議處捕盜事宜。已極周密。今若不先撫安。專立嚴法。搜捉擒捕。誠恐法網太密。致有激變。前代漢武帝時。因山東盜起。遣官衣繡持節。發兵擊斬。至萬餘級。盜賊愈滋。至不可禁。正德四年。添設巡捕御史。帶領家眷。專督捕盜。法網嚴密。賊勢愈熾。兇惡之徒。乘機倡亂。肆行劫掠。至動邊軍入勦。逾年始平。是其明驗。以故捕盜之法。固不可寬縱。亦不可太嚴。今將引盜根本。及先年捕盜事件。開查明白。合無照依弘治元年事例。本部會同錦衣衛。並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再行計議。應否施行。奏請定奪。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具題。本月十五日奉聖旨。是這先年捕盜事宜。每遇會官議處了來說。欽此。欽遵。今將原擬捕盜事宜。開立前件。會議明白。一。弭盜根本。近年捉獲盜賊。多係當差軍民。原無產業。又被管軍管民官員。不肯撫恤。惟知科害。以致艱窘。衣食不給。飢寒切身。甘心為盜。視死如歸。合無請降敕旨。令各營並在京各衛所。順天府。及在外直隸保定等府州縣。衛所管軍管民官員。今後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許擅起。一錢不許擅科。敢有故違科害。逼迫軍民。失所許被害之人。指實陳告。治以重罪。前件依擬。一。大明會典一款。凡地方軍匠人等。舊例令各家。俱于門前。設粉壁一面。開寫本家籍貫。人口身役營伍。並寫不敢窩藏逃軍逃匠。囚徒盜賊等項。以憑挨究。今查前例。日久廢弛。以致盜賊潛藏。無所警畏。合再申明。置寫挨究。但有犯者。照依律例。究問解發。前件依擬。不拘內外官員。及勢要之家。一體挨查。但有一應來歷不明。及不係官員軍民匠籍之人。俱不許容留。潛住。如有倚勢窩藏。不報挨查者。該城兵馬司。具呈錦衣衛。並巡城御史。參奏處治。一。京城內外。人煙輻集。去

處盜賊劫劫皆由夜禁不嚴巡捕不謹所致合無今後但有強盜明火持杖強劫人家財物出入自由火甲不行傳報救護巡捕官軍不在地方巡歷追捕將巡捕官軍並該管兵馬司官吏弓手火甲人等俱參送刑部問罪若地方被盜火甲知覺傳報救護及巡捕官軍現在地方巡歷遇賊追捕者不在此例前件依擬一弘治元年百戶王敏建言要于京城內外小巷路口設立柵欄夜間關閉本部會官計議題准先于城內開闢試驗令巡城御史督同兵馬司計算工程先儘財主勸出銀兩如法成造果為有益城內另擬後因兵馬司奉行無法一概科取騷擾地方又行禁止其已修完柵欄亦不如法不久損壞今照京城之內大街小巷不止一處巡捕官軍止有七百餘名未免巡歷不周一聞有盜昏夜追趕小街曲巷輒被藏匿合無除寬街大路不必設立外但係小街巷口相應設門去處各置立門柵遇夜關閉如遇追逐盜賊不得委曲隱藏本部仍委官一員會同巡城御史督同兵馬司官相視計議如法修置合用工料勘情本巷待過之家情願出辦不許強逼科害致生怨議別有良法具奏定奪前件先年已行未免騷擾地方今不必舉行一京城外東北巡捕現有把總都指揮楊昂西南巡捕現有把總都指揮王佐通州一帶現有分守都指揮袁傑涿州一帶現有守備都指揮崔澄各有原設巡捕官軍壩上良鄉等處皆是各官該管地方又該工部侍郎趙瑄奏准許令袁傑帶領河間等衛舍餘五百員名太僕寺撥馬五百匹又行令崔澄揀選官軍舍餘五百四十二員名太僕寺撥馬一百五十四匹查甲腰刀選給三百副合無本部再行整飭武備右侍郎趙瑄並巡撫都御史李瓚嚴督袁傑崔澄等本部督令楊昂王佐等各照地方務要比常加謹用心緝捕如遇追逐強賊走出該管地方亦聽乘機掩護會合勦捕但不許一概搜捕妄擊平民驚疑地方事發從重參究前件依擬一各巡捕官軍捕獲強盜或地方失事正德十年會議賞罰條例俱係暫行今已革去除陸賈遵照舊例施行及京城內外失盜照依前例查明送問外但係通州良鄉壩等處在外地方被盜強劫失事仍照正德十年會議事例把總官委官一年之內該管地方被強盜擄馬打劫一次全無擊獲委官積至五起以上降一級十起以上降二級不及五起者委官每一起罰俸兩箇月分守守備把總官每一起罰俸一個月捕盜該管者照級准贖其罪庶使人心知懲不敢玩忽前件依擬每年終一次兵部查奏又將另議合行事宜逐一開款一現今京城內東西二邊把總巡捕官下共有馬步官軍八百員名京城外東北兩邊把總巡捕官下共有馬官軍一千一百二十員名但京城內外地方廣闊街巷數多巡邏不週合于城內每邊添撥步軍一百名城外每邊添撥步軍一百五十名共五百名與原撥官軍分作兩班派定地方輪流巡邏不許私役放賈一現委城內東邊把總巡捕都指揮章縉西邊把總巡捕都指揮謝素城外東北把總巡捕都指揮楊昂城外西南把總巡捕都指揮王佐俱各謀勇未開難資成效俱各更換今不為常例會推得原委西南巡捕都指揮高謙堪替楊昂原委城外巡捕都指揮盛璉堪替王佐指揮孫浩堪替章縉指揮鄭文堪替謝素伏乞聖裁候命下之日仍令各官把總巡捕以後事故仍照舊例兵部委用一捕盜陸賈事例必須申明通行庶使人知激勸查得近該兵部議得合無今後務要所獲強盜果係聚至數十人之上兇惡顯著委會相與對敵人所共知行該地方

獲查得實者方准照例陞級其餘緝捕零賊並買求他人所獲數數捏作兇惡勢衆對陣擒獲者俱不許陞級等因正德九年七月初四日節該奉聖旨是今後擊獲強賊果係數十人以上兇惡顯著曾經對敵人所共知獲捕是實の方許照例陞級不許將緝捕零賊並計買捏獲的一概陞職奏擬欽此又查得兵部會官議得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江西等處遇有官兵人等擒斬賊級若與賊對敵就陣擒斬有名劇賊一名願不願陞級者賞銀三十兩擒斬從強賊者每名願賞銀十五兩陣亡者重加優恤若不係對敵止是緝捕強盜者每名願賞銀十兩若擒獲偽稱名號首賊者又不拘定數目聽候各官斟酌加賞其不係應捕人員一體給賞等因正德六年三月十七日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王敏等具題本月十九日奉聖旨是這賞罰事例既擬擬停當都准行通行出榜曉諭各該地方官員人等知道欽此前例合再申明通行若京城內外把總巡捕官及在外分守守備等官遇有擒捕緝捕強賊查勘是實照依前例陞賞有能運謀設法擒捕強賊數多地方寧靖功績顯著者聽巡撫按官奏保陞級兵部遇有相應員缺不次推用一大明律內一款凡強盜窩主造意身雖不行但分賊者斬若不行又不分賊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共謀者行而不分賊及分賊而不行皆斬若不行又不分賊者杖一百欽此又查得開列事例內一款皇親功臣管莊家僕佃戶人等勾引外處來歷不明之人窩藏為盜坐家分賊者同發邊衛充軍其該管家長參究治罪又一款知強竊盜賊而接買受寄者馬驛等畜至二頭匹以上銀貨坐贓至滿貫者俱問罪不分初再犯枷號一箇月發落若三犯以上不拘賊數多寡與知強盜後而分贓至滿貫者俱免枷號發邊衛充軍竊詳立法之意止欲禁止窩藏盜賊之家及接買受寄之人不敢窩藏寄買則盜賊無所藏匿寄放易得事發何令盜賊事發到官窩主及接買受寄之人多從寬發落以致無人無警豈合無兵部轉行法司今後盜賊窩主並接買受寄盜賊人犯務要照依律例從重問擬枷號充軍等項發落一錦衣衛原有領馬校尉一百名務要不時往來各該地方督同兵馬火甲人等緝捕盜賊遇有強盜打劫會合巡捕官軍併力擒捕如有誤事聽本衛提督官比較處治疏入得旨高謙孫浩鄭文各著把總巡捕其餘准議

勅太監史宣疏正德十一年

孫懋

臣聞織造太監史宣與蒲縣官蔡許尋奉欽依將主事等官王鑾胡守約等擊解去訖臣聞之初尚驚駭謂胡守約必有過誤御用重情隨訪得史宣在途酌酒作威肆行兇惡所過索茶果分例或逼取折乾起關等錢又且聲言飲賜賈棍專令打死官吏勿問隨路辱罵指揮知縣等官人民逃竄雞犬驚散風聲氣焰有若雷震道路傳聞草不震駭計其所獲動盈千數流賊之害不慘於此及照史宣織造有年貪虐日甚賊賄之入亦動以千計南京軍民痛恨入髓先經南京科道糾劾未蒙究治近該巡按王崧奏稱進貢進鮮等項賈馬快船管運官員多勒人夫嚇取財物綁縛官吏乞要出榜禁約等因已經該部題准如有仍前違例索取財物及曲為奉承者該巡撫巡按等官指實奏處治詔旨已行史宣何人乃敢公然不遵愈肆兇暴一不彌欲輒行構陷職官若王鑾等果被中傷則各官聞風畏懼莫敢誰何何禁令之足

行耶。臣竊觀憲廟時太監王敬帶領千戶王臣。江南為害。該巡撫官王恕。奏其罪惡。當明正典憲。今史宜惡浮於敬。真當道豺狼也。陛下明足燭奸。仁足保民。而容忍史宜之惡如此耶。況各處黃木結至。若不為慮。臣恐沿河軍民。無以自存。人情洶洶。易於生變。昔宋朱勳以花石綱擾害江淮。卒致靖康之禍。安可忽以為細故哉。惟陛下惕然深思。超然遠覽。即將史宜與之重典。王變等復其原職。庶使刑政允當。人心稍安。而禍變可息矣。

疏入。帝不納。

孫懋

自勅不職。乞賜罷職。疏正德十一年。

臣竊惟災異之來。實由人事。人事失於下。則災變見於上。天人感應之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頃者伏觀四方奏報災異。比之往年。特為尤甚。豈非羣臣不能盡職之所致耶。伏念臣猥以庸愚。誤蒙選擢。實之言論之司。委以耳目之寄。凡時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庶官之賢不肖。皆得以聞之。亦皆得以言之。若聞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盡。或既盡言之矣。而不能委曲開導。以致主上之必納。皆所謂失職也。然則臣之失職亦多矣。若近者以用舍之未審。於是有明國是之言。以委任之未重。於是有存國體之言。以天變之未回。於是有實修省之言。民害當去而憂其未去也。於是有保重地之言。兇惡當懲而憂其未懲也。於是有安人心之言。奸有當昭而微有未防也。於是有安宗社之言。是數言者。皆有益於朝廷。有關於時政。有切於生民。有繫於庶官之賢否者。臣晝夜以思。詳復以議。而後敢言。亦庶幾仰瀆之餘。施行一二。以少裨職分之萬一也。豈意陛下一切留中不報。臣即不審。果已經聖覽。以為不急。姑置之耶。將左右權倖。務為蔽蔽。未之達耶。謂曰。陛下之聰明察下。左右之忠誠事上。且逆瑾覆車。方切為戒。寧有是耶。謂曰。不急。陛下亦宜批降。明示大廷。公議可否。可則行之。否則置之。其或臣情有過激。言有太驟。或誤犯忌諱。或觸忤權貴。陛下幸而賜之優容可也。加之罪譴可也。何乃是非不分。可否無辨。而竟留中若罔聞耶。萬一奸人緣此陰相結黨。公為隱秘。果有警急。陛下不聞。大臣不知。其禍可勝言耶。臣竊聞明自達聰。堯舜所以成聖治。偏聽獨任。秦隋所以致敗亡。伏願陛下以堯舜為法。以秦隋為鑒。則天下之幸。宗社之幸也。若臣待罪無狀。不能匡贊大猷。裨益化理。以致人事缺失。上干天變。災異頻仍。貽憂宵旰。負國之罪。不容誅矣。伏願陛下特賜罷職。以為人臣不能盡忠者戒。

疏入。帝不納。

王瓚

武舉議正德十二年

臣謹奏。查得今次各處起送應舉官生人等共八百七名。內遼東二百三十七名。其餘各有二三名者。有全無者。多寡不均。四月初九日試馬上箭。每人走馬三回。射九矢。共該走馬二千四百餘回。共射七千二百餘矢。本日射必不周。又於初十日試馬上箭。一日方畢。若遇風雨。又難拘日期。若不照鄉試事例。酌量地方南北。定數起送。不惟地方取人有偏。抑恐以後人漸加多。難於較射。況武舉之設。重在騎射。或有馬上中九箭。步下中四箭以上者。因論策不稱。不蒙收錄。監生省祭官生員等項。已有出身正途。又應武舉

中式。仍送吏部選用。未免紊亂選法。舊例軍職官非親冒矢石。獲有軍功者不陞。今以從容較射。偶中數矢。輒陞二級。一級似失之易。千戶以下官。徒在取中支米之列。終無出身效用之路。其得陞試署鎮撫知事。終身支米。亦無可用。又文武科舉。自有不同。今武舉既做文舉。會試殿試事例。刊錄文字。其馬步數目。不載錄內。亦似欠缺。既稱策論。三道上中四箭。步下又中二箭以上者。陞署職二級。策論三道上中三箭。步下又中一箭以上者。陞署職一級。則是專以騎射為重。又稱所答策論。參以弓馬俱優者。列為上等。弓馬稍次者。列為中等。則是以策論為主。以致主司難以去取。前項事件。俱未穩當。臣等議得。漢制武舉。皆起布衣。至唐開科。亦有定議。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召集海內各儒。酌古準今。議定制。度。文職設科。貢二途。以取士。武職世襲。故不設科。然又設流官。五府都督。及方面都指揮。俱不世襲。以待有功及賢能者。陞用。各衛指揮。千戶。五年一次。考選委用。蓋於世襲之中。而寓選舉之意。則武舉之制。已在其中矣。天順間始議武舉。成化弘治以來。間一舉行。猶取騎射大略而已。至正德三年。尚書劉宇議。定今行條格。三年一次舉行。著為定例。中間條格如前項所查。既不取法於古。又不合宜於今。規制苟且。事體乖謬。誠未穩當。臣等先已查奏。不係洪武永樂年間舊例。應否舉行。不敢擅議。奉欽依。照例行。今若不備陳議。誠恐紊亂舊章。取議後世。伏望皇上念祖宗制度。係于重事。非劉宇與臣等孤陋寡聞之人。所可更定。遂足以為遵守。乞敕翰林院儒臣。考據古今。詳度事理。如果舉用。將材。祇應遵照舊例。於武職中。推舉考選賢能之人。及於功陞官內酌量推用。則武舉一科。不必另設。若世襲武職之外。恐有遺材。則參酌古今。定立武舉制度。務在事必師古。不礙今制。將前項現行條格。未穩事件。逐一改擬停當。開陳明白。徑自具奏。本部會集多官再議。上請定奪。其以前武舉中式官生人等。內都指揮。果有行檢材能者。照例推用。千戶。鎮撫。總小旗。及舍人。軍餘。所陞試署職級內。有情願赴各邊總兵等官處。報效殺賊者。在京者。具告本部。在外者。具告該管官司。轉行本部。各送所告地方總兵等官處。參隨殺賊。該支米石。就于彼處查照支給。仍聽巡按御史查點。不許寄帶空名。冒支食米。其生員。庶人等。所陞試署鎮撫知事。及試選檢校。該管上司。就委本處府州縣衛所專管巡捕。如有犯罪。依律問革。

議奏得旨。是今後武舉。遵照舊舉行。其間事宜。有未備的。恁部裏還議了來說。

王瓚

舉息等事疏正德十二年

臣等謹議得。宣大鎮巡官現奏賊營大衆。近邊駐牧。入寇之舉。且夕難測。延緩官軍。已調大同。遼東官軍。現在薊州駐劄。給有賞賜馬匹。亦該同時調去。今若遲疑不決。令蕭澤自行哨探。又待宣府報有緊急。纔令前去。必致坐失機會。虛調無用。查得近來因謀慮不審。無事先調。否即班師。有事緩調。緩不及事。糜費錢糧。動以數十萬計。前項南京兵科給事中周用等所論。切中時弊。臣等深以為戒。明白具陳。誠欲為先事之謀。以弭患省費。非敢偏執一見。必欲自用也。伏望皇上俯察用兵機宜。關緊最重。現今宣大各報賊衆逼境。奸謀難測。特允臣等原議。即今蕭澤統領人馬過關。隨宜駐劄。相機戰守。有事策應。兵精可得。其用無事。徑回。兵少亦不多費。如此調度。似為得宜。若必待寇犯宣府。然後出口。往返十日。必不得用。不如

此時即回遼東。尤為省便。臣等叨掌兵政。事有所見。不敢隱默。再照開營官軍。臣等原擬行提督官計議。應否挑選備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不令奏要。馬不下場。今奉欽依。開營下場馬匹。照前收放。則是不准。各官會議。惟以戶部所議為主。竊恐職掌侵越。事難責成。萬一如去年賊勢強盛。大舉入寇。軍令戒嚴。倉卒無措。雖是罪坐所由。臣等終難辭責。伏乞皇上俯念兵機最重。委任當專。許照臣等原擬行開營提督官計議。應否挑選備用。奏請定奪。庶明炳先幾。事無後悔。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是蕭洋便寫。敕與他著統領人馬前去鄰近官府地方。隨宜駐劄。相機戰守。會合策應。毋致誤事。開營官軍。應否挑選備用。每遇會議。停當來說。

給衣禦寒疏 正德十二年

王璽

臣謹奏。看得遼東右參將署都指揮僉事蕭洋呈稱。原選調官軍。來時各穿夏衣。即今八月。天氣漸寒。缺錢置買棉花。乞要給衣禦寒一節。查得常年各邊調來策應官軍。原無另給襖袴鞋事。例前項正德八年。延綏遊擊李世官軍三千員名。調來山西策應。正德九年。遼東遊擊林容調來薊州駐劄。俱該工部並本部議擬。奏准給與襖袴鞋。蓋念調征之苦。時將寒凍。不能自備衣鞋。所以不拘常例。給與實非過也。今遼東官軍。自遼東遠來。調去官府駐劄策應。又非先年遊擊李世調來山西駐劄之比。若不准給。軍士受凍致疾。將何以責其效力殺賊。若遼東官軍。既准給與。其延綏官軍。連年調出在外。比之遼東官軍。勞苦尤甚。若不一例准給。誠恐恩惠不得均普。致生嗟怨。合無本部移咨工部。查照前項李世林容事。例不為常例。將蕭洋抗維朱繼周政各領官軍。俱照數查給。襖袴鞋。庶使調出在外軍人。不受寒凍。緩急可用。

申明賞罰疏 正德十二年

王守仁

臣惟招撫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伴服隨叛之黨。按南贛間。始有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遂靡然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良多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嚮導。處城郭者為之交援。在官府者為之問諜。其始也出於避禍。其終也從其為惡。故曰賊盜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必欲招撫。豈得已哉。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類皆脆弱。兵方勾攝。將至。賊已翻載歸巢。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羶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也。間有任事者。勦捕之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居。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為得計耶。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

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敗亡之卒。以抗強敵。今南贛之兵。尙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不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越云。兵之情。凡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夫兵得隨時調用。而無觀望。則自然無可推託。思效其力。由此言之。律例俱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之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特敕兵部。俯採副使楊璋之議。亦如往者律例。再加申明。臣亦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無以逃其死矣。若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至於債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所失矣。

請回鑾疏 正德十三年

吳儼

臣初聞聖駕出京。幸昌平等處。曾具疏瀆冒聖聰。言詞褻拙。不蒙採納。既而又聞八月廿八日。聖駕復出。過居庸關。幸宣府。又幸大同。幸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衛護。以行。臣職懼惶。罔測聖意之所在。伏而思之。是必邊境弗靖。羽書急數。陛下慮羣帥之不力。憫邊氓之被俘。急於制以遂不暇咨之廟堂。謀之帷幄。而行耳。不然。沙漠之淒涼。決不若京師之富麗。邊塞之馳驅。決不若宮禁之尊嚴。陛下取於此。而輕身以幸之。古之聖帝明王。不能無外夷之患。三苗不服。虞舜固征之矣。而奉辭伐罪。乃責之大禹。舜實未嘗自征。猶猶孔熾。周宣固伐之矣。而師致討。乃責之尹吉甫。周宣實未嘗自伐。載之詩書。昭然可考。今在廷之臣。文武如林。寧無一人忠貞謀勇。可以委任。而陛下必欲自行耶。夫君居其逸。臣任其勞。此古今之大義。若天冠地履。不可得而易者。今陛下自任其勞。而以逸道。臣下是愛身不若愛臣下之深也。無乃倒置歟。聖駕初出之時。臣民引領北望。皆謂回鑾必在九月。萬壽聖節。則天下之朝賀者。畢至。四夷之貢獻者。在廷。豈宜使之空行。九月過後。又謂回鑾必在十一月。長至令節。則九廟有歲享之大祭。兩宮有慶賀之大禮。豈宜遣人以代。十一月過後。日望一日。今又過元旦。若于日矣。聖駕已回。遠不能知。萬一未回。則郊祀大禮。古今所重。尤非臣下所敢代者。將途缺而不舉歟。若謂敵尙在邊。則待靖敵而後聖駕可回歟。萬萬無此理。且京師者天下根本之地。郊社宗廟。於此乎建立。宮殿陵寢。於此乎奠安。羣臣百工。於此乎會萃。三軍萬姓。於此乎長育。財貨珍寶。子女玉帛。皆於此乎輻輳。外之郡國。雖或有一二富庶。必不及京師萬分之一。況遠在邊徼者乎。譬諸人身。京師猶腹心也。郡國猶肩背腰膂也。邊徼則四肢也。腹心安。然後肩背腰膂安。肩背腰膂安。然後四肢無恙。今有人焉。養其四肢。而心腹之不安。則不顧。是可謂之善養身乎。況今京師內外。人心搖動。口語藉藉。轉相傳播。淮徐以南。荒饑千里。去冬三月。雨雪為災。民無衣食。至於父子漂流。兄弟離散。略不係戀。間有自經及投水而死者。民窮至此。安保其不為盜哉。臣恐所禦之敵。尙遠隔於陰山。而不虞之患。或猝起於肘腋。此不可以不煩聖慮也。伏望皇上念九

廟之統緒。思兩宮之付託。審內外之輕重。恤黔黎之窮困。迷回鑿。獨居九五。修明政教。委任賢才。則百廢盡舉。萬國來王。無復北顧之憂矣。臣願祿留都。山川格阻。恨不能俯伏道左。扣馬泣諫。不勝惶恐戰懼之至。

疏入帝不納。

勅朱彬疏正德十三年

孫懋

臣竊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為所禍者。蓋其始也。媚君以微寵。其終也。挾君以自恣。必致危人宗社。而後已。載諸史冊。可具考也。竊照都督朱彬。本以梟雄之資。兼懷儉邪之念。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由是陛下聖德為彬所累者多矣。况復怙寵恃恩。愈肆無忌。游樂罔節。輕襲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臣即欲指名論奏。猶恐傳言未真。且猶冀彬改心易慮。自為善後之圖。誠不意彬自知罪盈惡積。公議難容。乃欲挾陛下自庇。故又導聖駕出居庸關。又無大臣一人保護。置陛下孑然獨處於沙漠苦寒之地者。殆將半載。險哉彬之用心。誠有不可知也。且彬武夫。其於前代。若漢高白登之事。或有未知。其於我朝。英廟土木之變。則固習聞之矣。何故乃導聖駕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外敵。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六日六夜。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狡之衆。奔來。幾何不暇。往撤哉。然昔王振之挾英廟。猶以敵衆犯邊。率師親征。今彬之挾陛下。不知何所為哉。是振以禦寇。彬以誘寇。彬之罪。又浮於振矣。且聖駕在外。萬幾叢委。兩宮遠養。廟享不親。四方災異迭見。遠近盜賊。中外臣民。疑懼。向非皇天眷念之有歸。朝廷法度之具在。宗廟社稷。亦岌岌乎危哉。是彬也不獨陛下之罪人。實宗廟社稷之罪人。且彬在一日。則為宗廟社稷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朱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臣竊又料彬無以自解。必將肆為巧言。以為行止皆出陛下。欺罔聖聽。夫陛下臨御已十有三年於茲。何前此未聞他幸。自彬用事。而乃輕出不常。如是耶。在陛下左右之臣。亦多矣。何以皆不及從。獨彬為之先導耶。正使實如彬言。又獨不可諫止之耶。故自彬言之。以為赤心事陛下。自臣觀之。實未免包藏禍心。彬之罪。固有不得而逃矣。陛下於此。亦宜不欲復庇之矣。臣叨荷國恩。養育成材。備員言官。當此權奸稔惡之秋。正委身圖報之日。如緘口自默。徒切浩嘆。禍亂已成。噬臍何及。故不得不極力痛切為陛下言之。且嘗伏讀祖訓有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榮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慎勿姑息。大哉皇言。所以為萬世聖子神孫告者。明且切矣。伏乞陛下仰承祖訓。俯納芻言。急敕錦衣衛將朱彬。送法司。按鞠其罪。從重處治。以雪神人之憤。以為奸惡之戒。疏入帝不納。

明臣奏議卷十六

請崇典禮親政務疏正德十四年

楊廷和

臣竊惟大祀南郊。乃人君敬天第一事。皇上所以仰承眷命。茂膺景福者。端在於此。今聖駕南征。罪人既得。實天佑我國家。所以戡定禍亂。如此之速。正宜奏凱班師。舉行大禮。告成於天。以致享薦之誠。明年春。孝貞太皇太后大祥。廟奉安神主。俱應皇上躬親行禮。非臣下所敢擬行者。又今天下諸司官員。赴京朝覲。吏部會官考察。必須皇上親臨黜陟。而賜裁決。近日以來。內外衙門。具題事務。累次府奏。日久未見發出。施行率多積滯。如推用巡撫等項官員。處置各邊兵糧。問擬罪犯等事。動經數月。未奉明旨。人心疑惑。誤事非細。所據前項典禮政務。關係重大。不可輕忽。伏望聖明留神省覽。俯賜採納。中外臣民。不勝慶幸。疏入帝不納。

止微行疏正德十四年

楊廷和

臣荷國厚恩。叨官內閣。供職無狀。心切憂慙。竊見近日以來。在京各衙門題奏。一應軍馬錢糧緊要事情。動經旬月。猶未得旨。事多壅滯不行。又道路相傳。聖駕不時巡行市肆。或至野館茶園等處遊幸。夜或不歸。甚至馳驟街衢。冒風雨。深更靜夜。出入宮門。臣等初聞。且驚且疑。未敢輕信。已而流傳既久。衆議紛

然今亦不敢不信。況開遠處軍民。皆有不美之談。臣等之心。尤有不勝其隱憂者。謹具奏聞。伏惟聖明鑒納。自今以後。切望尊居九重。裁決庶務。願養天和。茂隆國本。流通政務。安內攘外。綿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臣不勝惓惓之至。疏入。帝不納。

防邊忠疏正德十四年

王瓊

臣謹奏。議得明年黃河凍開。邊敵大營若在河東威寧海子等處駐牧。仰賴皇上威武。嚴督宣大將官。整擷軍馬。及調延綏遊奇兵馬。相機戰守。邊敵入境。必遭挫衄。但恐河開。邊敵在套駐牧。擁衆深入。延綏寧夏陝西地方。兵馬分布不周。難為戰守。查得今之黃河套。即漢河南朔方之地。自古匈奴所居。為患中國。我朝除以前年分不查外。弘治十四年。套衆大舉深入。命太監苗達。保國公朱暉。統領京營官軍。勦殺。又命工部侍郎李鑑。督理軍餉。弘治十八年。套衆大舉深入。正德十年。又大舉深入。豫設總制都御史鄧璋。調各路人馬防禦。敵衆俱至固原平涼下營。分投搶殺。官軍寡弱。俱未能成功。正德十三年。套衆聞知固原有備。蘭鞏空虛。卻從乾鹽池西入蘭鞏搶殺。今不及早議處。邊敵在套。陝西地方。必又被害。合無本部差人馬上齎文。交與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各該鎮巡官。各差的當人役。哨探查勘黃河凍開之後。邊敵大營若不在套。在于河東威寧海子等處駐牧。宜大山西三鎮嚴謹備。延綏遊奇兵馬。聽調策應。若不過河在套駐牧。待候草長。田茂。將深入之時。延綏遊奇等兵。俱分布定邊安邊等營。寧夏人馬。俱分布花馬池等處。遇年敵衆經行之處。遇寇侵入。會合勦殺。陝西鎮巡官。豫先計處。除環慶固靖守備人馬。及固原遊兵外。再量調取腹裏衛所州縣。堪用戰陣官軍士兵民壯。編成隊伍。委官管領。處置蓋甲馬匹。並查照舊例。豫造戰車火器。砲銃等項。料敵必由之路。設伏備。一遇敵入。出奇奮擊。或乘夜斫營。或截其歸路。俱相機行事。再行宣府大同甘肅各鎮巡官。各挑選精銳官軍三千員名。定委將官統領。俱約定五月以裏。到於固原會合。練敵。戶部奏差堂上官一員。整理軍餉。本部另行議奏。差官處置馬匹。聽候屯軍。一應禦敵防邊。本部今擬不盡事宜。聽各該鎮巡官。作急計議。具奏定奪。如此。庶謀有豫定。事得先機。伏乞聖明俯念近年邊敵大肆搶掠。地方受害。早賜裁處。特敕各該鎮巡官。遵守施行。邊方幸甚。

疏入。得旨。是近年以來。邊敵深入。搶掠地方受害。這禦敵防邊事宜。恁部裏計處。周詳議處明白。便差人馬上齎文。著各該鎮巡等官。依擬行。不許怠玩。

停差燒造太監疏正德十四年

唐龍

臣惟鎮守太監一到地方。凡百供應。役使與夫無名之徵。歲該銀幾萬兩。奏帶參隨供奉。又該銀幾萬兩。至於燒造太監應辦物料。與供應役使之入。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總計銀十萬餘兩。皆取於民。江西地方。被宸濠所虐。誅求殆盡。且連被旱災。田無擔石之收。室無升斗之積。官兵四集。民窮財盡。殆未有如今日者。設補鎮守燒造太監。則前項銀兩。何所出辦。再念江西人稠俗夥。人稠則易集。而難散。俗夥則易

動而難安。況盜賊無種。起於飢寒。禍福無門。生於窮迫。即今鄱陽湖賊船數百。往來劫殺。各府州縣。非告自盡殺人。則訴黑夜劫奪。盜賊無處無之。策之桃源。東鄉。贛州。南安。懷疑之輩。反側未安。臣朝夕致慮。為今之計。惟有鎮之以安靜。和平。庶幾無虞。若地方稍加騷擾。則其變立起矣。前議查革。不蒙俞允。未幾。鎮守燒造太監。相繼差出。百姓聞之。相顧失色。且懼且泣。曰。人殃乃至乎。頓蒙聖明將邱得。尋問。尹輔。取回。百姓聞皆私慶曰。人殃幸不來乎。自茲良善樂業矣。官府不添科派矣。獄訟賊盜。日可消矣。夫前項太監。初本為地方而設。今聞其來。憂愁懼泣。則若遇蛇蝎。聞其不來。則歡忻鼓舞。若脫水火。是誠何賴焉。且江西前此之民。止遇兵戈早曠。與宸濠之毒而已。加以淫雨無時。洪水迭至。禾稼淤溺。室廬傾圮。民之困苦。比前尤甚。伏望查照天順年間停差事例。將江西鎮守太監。崔和。取回。別用。一應地方事宜。俱責成巡撫。三司等官。綜理。將燒造太監。永久查革。磁器行。令饒州府督造。起解供用。臣又惟今之太監。即古之關寺也。周禮。關人。寺人。掌王宮門掃除之役。一切政事。皆不預焉。太祖初定天下。百餘庶職。無所不備。而獨不立鎮守太監。蓋做周為治也。其持意誠遠。立法誠至。永樂間。始於緊關處。暫設鎮守。是時江西尚無。嗣後乃不以原立者為成法。而以暫設者為舊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致橫政肆出。綱紀蕩然。民財盡耗。海內多事。孝廟末年。深知其害。力與劉大夏商議罷之。後復中止。至今天下。以為憾。夫求治者。必先去其妨治之源。愛民者。必先除其害民之本。鎮守太監。誠今日妨治害民之大者也。伏望斷自宸衷。將各處鎮守。一併查革。以復太祖之規。以成孝宗之志。則天下之禍亂。於是乎塞。蒼生荼毒。於是乎除矣。疏入。帝不納。

江西捷音疏正德十四年

王守仁

臣竊惟寧王賊叛。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驗一紀。兼以招納叛亡。誘致劇賊。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召募四方武藝驍勇。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贖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脅其商旅。軍民。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偽傳檄諭。以搖惑人心。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懼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與之抗衡。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待時。非智謀忠憤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才自困於凡庸。知每失之迂謬。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起事於危疑顛沛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首惡。是固上天之陰。威陛下之威名。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見機於未動。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為戰。而翁然有臂指相使之形。救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人徒見嬰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豫謀早計之功。又孰得而先之乎。伏願皇上。論功錫命之餘。普加爵賞。庶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

備法仍昭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難窺尤願皇上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疏人帝不納

遊軍缺食乞早議處疏正德十四年

王璵

臣謹奏看得巡撫宣府都御史寧泉咨稱各路城堡官軍擁門稟告月糧半年未支人心憂惶不能度遣將來冬深及春夏軍日愈貧飢日愈甚逃竄死亡日多城堡空虛誰與戰守要早議處一節臣等議得會計邊儲惟由戶部職掌而軍士逃亡實與兵政相關且祖宗朝開設邊鎮屯兵集糧百五十餘年俱有定規今一旦匱乏如此若非原額虧欠必是浪費過多若不急為議處禁止軍士逃散失誤防禦關繫匪輕合無本部馬上齎文交與都御史寧泉等將缺糧軍人處置借支從權寬恤毋拘常法逼迫逃竄仍咨戶部作急查議拖欠者追補缺少者借撥及查近年不足之由今日足用之法議處明白作急陳奏定奪庶軍不困憊邊備幸甚疏人得旨是

陳急務疏正德十四年

黃章

臣謹奏伏惟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患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一崇正學臣聞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返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老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一舉二通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古者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今則不然臣僚言及時政者左右匿不以聞或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亦何由知臣願廣開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責其沽名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嘆如此則誰為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為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號稱獨夫求為匹夫而不得者竊為陛下懼焉四戒遊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孥避去流離奔蹙怨譟煩興今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盛之幾何不流為盜賊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則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散邊軍以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為可為也五去小人自古未

有小入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簞弄威權貪竊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為也彬行伍庸流兇很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蓄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怒目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搖搖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養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旁諏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他日誕生皇子仍俾出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疏入帝怒甚下詔獄復臨午門五日期滿仍繫獄越二十日廷杖五十斥為民

諫泰山進香疏正德十四年

鄭善夫

臣聞芻蕘草野皆得獻于君臣待罪禮官竊守職事不能匡正萬一愧死無地近奉明旨有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前往泰山獻香者竊念此事雖芻蕘草野苟有一念愛君蓋有蒙死而言其必不可矣況臣身有官守職與奉行者哉臣聞天子端居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社弗離其宗廟以承重也宮牆九重出則警蹕以防奸也夫以天下大器權奸側目而不敢發者無其便耳陛下獨不見劉瑾之事乎陛下託瑾以心膂委瑾以機務時豈不以瑾為盡忠社稷且日在左右而一旦叛逆乃爾況今乘輿遠出萬一變出陛下誰保以無虞乎前車之覆後車之戒臣不敢斷其必無也且陛下遠舍宗廟以祀泰山誠以為社稷人民耶臣聞雨霖所滋無不孳息雷震所歷無不摧折煦然而福肅然而威萬化時行百神率職者天也泰山之神其有尊於天乎故凡在天之下者祖宗相承之社稷人民也今以付之陛下誠欲陛下敬天之威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而能享其宗廟獻香之事其有重於郊社之禮與禘嘗之義乎今陛下郊不視牲齋不誓戒改卜者三出而馳道恐非所以事天享帝也禘嘗大禮率不親往恐非所以尊祖敬宗也是故園丘之上烈風揚沙太皇太后祈廟之夕而七月雨雹此天戒也陛下顧不動心敬此天戒乃撥萬幾冒重險以事於泰山何哉臣見五岳之神不啻天之僕隸也暴慢於主翁而敬恭於僕隸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敢享也況今民窮財盡青齊淮楚之間水旱連年甚至有父子相食者六飛一過勢必嘯匿山谷億萬傷心更何以徵福於社稷哉夫興亡之勢皆積漸而後成不可不察也陛下連歲北巡而為陛下留行者抗言有害而未見其害非惟無害而反有利宜陛下厭言者之無稽而果於獨用其意也臣愚以陛下之漸成矣昔扁鵲再說齊君不用三見而遁去嘆曰昔公疾在腸胃湯藥可及也及在腠理鍼砭可及也今入骨髓矣雖有司命將奈之何哉臣恐失今不治而扁鵲遁矣天下名實方權大乖春秋尊無二上制王公而下皆曰人臣今忽以天子之尊自貶而稱公此莫大之怪也且必有大變今天下藩王皆陛下下子也車駕所至萬一以公禮處陛下將安而受之耶抑責其不臣無禮耶明明祖訓臣恐彼有執詞矣且陛下之所欲自封者豈不以雄姿大略自足累功將相耶然衽金革暴霜露縱能手格單于身甚勞而功顯甚鄙也臣聞堯舜惟恭默無為而萬世言治不聞其擅一將之長今不師堯舜則亦已矣亦不

開有先帝乎。先帝敬天勤民。親賢遠色。察倭幸。絕游畋。亦惟自正其心。以爲天下本實。未嘗有所作爲。下親將相之事也。然而文武效用。身不勞而天下治。此陛下與左右所習知者。陛下夜氣清明之時。獨不一思先帝之所爲乎。臣竊以治亂之機。實在陛下。一心一正。則百邪皆廢。陛下試一轉移。靜求先帝何故身不勞而反治。今何故身獨勞而反亂。則一切荒淫悖謬之事。將自追悔不暇。只此一念。欲成堯舜事業。不難也。夫以陛下之聰明英武。顧不惜勞瘁其身以求治。而豈惜一念之轉移哉。惜無明智者早爲陛下陳之也。臣本草茅。職非言路。所以寧觸忌諱。不敢愛死者。誠惜陛下之英明。而不忍視天下之日敝也。謹疏上聞。伏候救旨。

疏入忤旨廷杖。

唐龍

請還宸濠所占民田疏正德十五年

臣惟財者民之命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今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其于民間田地山塘房屋。或用勢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巧爲准折。或妄行抄收。中人之家。一遭其毒。卽無棲身之所。上農之田。一中其奸。卽無用鋤之地。猶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用增稅額。利歸一己。害及萬家。前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繼科道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占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陛下明以燭奸。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聖言具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頃者宸濠既敗。一應田地山塘房屋。俱抄沒造報。但查勘時。業主多因驚散。上司急欲了事。依契潤查。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人猶抱失業之恨。澤未下究。怨徒上歸。況屋無主。則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豪奸徒。有私竊之計。開埋沒之端。其在南昌新建。與惡同處。受害獨深。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園雖已破。殘者未蘇。查得二縣額派軍糧。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准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百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民納不前。官宜爲處。然一方之統會。在于省城。各府之錢糧。併于司庫。今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掠。繼因軍餉支萬一變生。則寸兵尺鐵。皆無所寄。東芻斗糧。亦不能辦。且省城各門城樓窩舖。及諸司衙門。先爲王府占據。多屬疏隘。近因水災。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託始創新。因陋就簡。誠一時之不可廢者也。乞敕該部速爲處分。上恤公家之所急。下濟萬民之所需。則庶乎財聚而民安矣。

疏入。帝命下部議行。

王守仁

水災自劾疏正德十五年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非才。謬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吉贛。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

麥苗淹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于木杪。商旅之舟。經行于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煙。火斷絕。推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啓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縱使豐稔連年。山加賑恤。尙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急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昇之儼然坐尸其間。使旨夫。忽敗舟于頰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尙有接濟之望。茲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勦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壤。不能圖于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聖駕親征。師徒暴于原野。百姓殆于道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爲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于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爲權。而不知日素于僭章。徒以擬拾羅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徵索爲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于國。下不能有濟于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厓氣衰耗。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于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卽以臣爲顯戮。彰大罰于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卽不以之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矣。

疏入。帝不納。

王守仁

乞寬免稅糧疏正德十五年

臣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中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等縣。乘豐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中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飢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乞救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于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查至井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

以給斷發。一應誅求。妻孥鬻于草料。骨體竭于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萃聚為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于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于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于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免。豈復顧其他。為日後之慮。及稅賦之不免。徵科之未完。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惶。恐不能為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為歲月之慮。及賦稅之不免。徵課之未完。而暇為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有息。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額已繫于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取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腹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向忍為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旬旬。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徵之令。聞然與怨。謂臣等昔日。獨賦之言。為給已。竊相傷嗟。謂宸深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徵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之而益嘔。嘔之而益。計窮勢迫。匿而為奸。肆而為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撻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雖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之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樹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蝕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什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獨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且免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飢。剝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今戶部以國計為官。漕運以轉輸為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救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于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客四十萬石。而不肯獨。異時禍變猝起。即出數百萬石。已無救于難矣。此其形迹易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議。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疏入。帝不納。

請正大獄疏正德十六年

楊廷和

臣惟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惡。陛下赫然震怒。下之法司。天下聞之。交相喜慶。既而法司議上。再命會官

詳審。臣等擬票進呈。俱從上改。竟至寬貸。聞者莫不駭愕。以為不誅。此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妄。萬民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語曰。上無失政。下無私議。殺一人而千萬人懼。天下之大政也。縱奸長惡。而使亂臣賊子。無所懲戒。此行政之大失也。所以科道與刑部。司屬相繼言之。或交章。或獨奏。入則議于朝。出則議于巷。遠近小吏。亦將有聞風而省者。不意聖明有此舉措也。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教而誅。皇祖大明律。一書首之以十惡大罪。不待時而決。如張銳等。正所謂誅不待教。殺不待時者也。堯時四凶之罪。不過巧言令色。治水無功而已。舜誅殛之。而天下咸服。今張銳等之罪。萬倍于四凶。而其罰。止于充軍。何以服天下之心乎。結以近日之專校。張銳等所犯。與錢寧。江彬。相同。畢真。王綸。等。又在其下。錢寧等。既伏誅。而張銳等。乃得保其首領。罪同罰異。使錢寧等有知。亦當不服于地下矣。此輩縱不一一皆誅。而張銳張雄張忠三人。決不可赦。伏望俯納羣言。即賜宸斷。將張銳張雄張忠三人。仍依原擬。則大法以正。而人心皆服。天下傳之。史冊書之。直可與舜之誅四凶。千古並美矣。

疏入。帝不納。

請均田役疏正德十六年

唐龍

臣惟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故糧均而民不病。今江西巨室。置產者。遇造冊時。行賄里書。有飛漏現在。人戶者。名為活漏。有暗藏逃絕。戶內者。名為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眼者。名為畸零。帶管。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為包納者。有全過割而不歸正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撤。名為懸掛。拘回者。有暗襲官員。進士舉人。捏作寄莊者。在冊僅紙上之名。在戶皆空中之影。以致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遞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賠償。小戶逃絕。令里長。里長逃絕。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于逃。且絕而已。此弊惟江西為甚。江西惟吉安為甚。故遇倉當糧長者。大小對泣。親戚相弔。至有寧充軍。毋充糧長之語。臣嘗立法清理。雖未收蠶革之功。亦稍有規正之漸。大抵利者人之所欲也。利多則樂趨。法者人之所畏也。法輕則易犯。臣伏觀律例。欺隱田糧。罪止滿杖。其田入官。所欺稅糧。依數徵納。若詭寄影射。并受寄者。罪如之。其田改正。各鄉書手。飛糧二百石以上。發邊衛充軍。夫不法之徒。但知收租。不知納糧。里書但顧圖利。不顧法。皆奸民之首也。今罪止于杖。照常發落。所以不可禁也。乞令守巡官。分詣地方。嚴督州縣。將境內飛隱田糧。酌量弊深者。挨田丈量。輕者。挨戶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沃磽瘠之等。均派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填入原田。付歸原戶。使圖總都總縣總。每圖令造流水冊各十本。每甲各收一本。每縣造大流水冊各四本。解南京後湖各一本。布政司并該府州縣。收架各一本。以後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田有一定之額。糧與差無兩避之患。庶幾弊革利興。一勞永逸。賦役自此可充。戶口自此可復。息盜止訟。未必無少補焉。

疏入。帝命下部議行。

明臣奏議卷十七

講學親政疏嘉靖元年

王 鑒

臣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其成至治之隆者。蓋由於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由於上下間隔。夫所以為上下之交者。果遵何道哉。臣伏見陛下即昨以來。時御經筵。聖學勤矣。臣愚猶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清燕之間。時召文學侍從之臣。從容講論。凡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日陳於前。則自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於厥躬者此也。陛下昧爽視朝。聖政勤矣。臣愚猶憂堂陛太懸。絕而不親。所望視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對。從容諮詢。生民疾苦。政事得失。則自朝至暮。無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臣聞古人雖在賦畝。義不忘君。故敢輒効忠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臣請盡言之。惟陛下少留意焉。一、請講學。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羣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為希闕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不過三五日。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給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

成王訪落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矧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緝熙者。緝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自非進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今也闕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博之之人寡。味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高。周成為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當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初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羅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詰天下。皆出御製。容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容。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問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夫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修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一、請親政。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上之情壅。而下不達。下之情壅。而不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為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當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謝恩見辭。備極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臣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

朝獨缺焉。非缺也。華蓋運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筵義。夏原吉等。皆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遷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鮮或親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所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剷近世遷隔之弊。常朝之外。御文華。武英。做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見辭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夫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除近世遷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疏入。帝優詔報聞。

請正綱常昭典禮疏嘉靖元年

楊廷和

臣忝為三孤之官。謬當輔導之地。凡諸司之所守者。皆臣之所當遵者也。況綱常典禮之大者哉。近者陛下欲追崇本生父母。禮官據禮以守其職。科道交論以定其制。臣與同官蔣冕。毛紀。費宏等。上稽古史之舊。俯察庶言之同。執奏再三。不蒙采納。竊奉皇太后懿旨。加帝后之稱。既已力排天下之公議。曲伸阿極之私恩。夫後乃再奉詔旨。欲於帝后之上。復加皇字。臣聞命驚愕。不敢奉行。隨即封還。請從前議。豈敢無禮於君。取罪於己哉。誠以典禮所繫。不可壞之於朝廷。綱常所關。不可廢之於今日也。昔者魯夏父弗忌。逆躋僖公。其死也。焚燬徹於上。宋濮園之議。論者謂韓琦。歐陽脩皆失當。夫生莫逃於公議。死莫遁於天刑。何也。蓋人臣事君。不以禮。議禮不以正之鑒戒也。陛下謂臣等所陳。皆推至義。朕之所奉。昊天至情。又令臣等不必拘於史志。臣思自古帝王。入繼大統。皆不行追崇之典。豈忘昊天之情。無罔極之恩哉。而儒者之論。亦未嘗議其不孝。何也。天無二日。國無二統。身無兩考。尊無二上。守此者。謂之綱常。行此者。謂之典禮。典禮一失。綱常以廢。挑萬方之心。起萬世之議。豈聖人以禮事親。以孝治天下之道哉。綱常典禮之在世。譬如日月之在天。江河之在地。自三代至今。日萬古不可變。非若制度文為。可以損益。不相沿襲也。豈可謂前史所載。非今日之制。而不遵哉。疏入。帝不納。

議大禮疏嘉靖元年

張璉

臣聞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奉迎聖母。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豫立為嗣。養之宮中。其為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之論。行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遊祖訓。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遺詔曰。與獻王長子。未嘗著為人後之義。則陛下實承祖宗之統。與豫立為嗣者不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父。則當以君臣禮見。

明臣奏議 卷十七

二九七

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不得廢其尊親。則可。謂為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疏入。帝大喜。下廷臣議。

議大禮疏嘉靖元年

方獻夫

臣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者。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為不然。按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為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為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為人後者也。今與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乃使絕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為人後者。父當立之。為子。子當事之。為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為子。陛下於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後孝宗也。而強稱之為考。豈名實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為父。不當以濮王為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是實為父子。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為子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與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為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為子。此尤不達於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也。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為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為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與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為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嘗有無父之國也。替賈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為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說者又謂與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於大道者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為達孝。豈有子為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嘗為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與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復稱孝宗曰皇伯。與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乎名實。非惟得先王制禮之意。抑亦達陛下純孝之心矣。疏入。帝大喜。下廷臣議。

遵祖訓以端政本疏嘉靖元年

明臣奏議 卷十七

二九九

夏言

臣嘗伏讀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哉王言。此誠子孫萬世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緣先朝內外奸人。交通盤據。蒙蔽主聽。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壅通。將一應章奏。或遷延沈匿。不與開達。或捏造旨意。肆為欺罔。以致子奪非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劾。又多留中不出。甚者假以朝廷震怒。動遭譴謫。箝制人口。不復敢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真腹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禍機。壞祖宗法。莫大於此。重以奇袤淫巧。百爾誘惑。經筵校講。積有歲年。決月臨朝。恆以昏暮。君臣隔絕。形跡疏遠。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奸人之手。網紀大壞。奸黨橫行。蓄忠邊防。毒流海內。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社稷。孽蔽之禍。茲亦極矣。如先年劉瑾擅寫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為寒心。尙賴皇天眷祐。宗廟有靈。社稷不致顛危。乃真幸耳。茲者伏遇陛下聰明天錫。仁孝夙聞。四方萬國。延頸拭目。瞻望太平。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汙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於此焉決。昨者伏觀明詔。痛革先朝敝政。洞察小人奸狀。中外臣民。不勝懽慶。以爲我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詔令。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矣。度以加矣。但臣以爲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尙有可憂。伏願陛下奉天法祖。總攬舊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日視朝之餘。即御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疏。凝神注思。逐一俯賜觀覽。不時召入內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事情重大。論議矛盾者。則敕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內批。如先朝之爲者。即有疑難。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念內閣機密重地。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輪番換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奸蔽。似若無可容者。何以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而無復忌畏。則是關防之術。尙若闕疏。進擬之權。容有侵越。而小人乘勢。因得以竊弄之矣。然臣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祖訓。內閣創置。列於會典。臣恐欲乞陛下仰遵聖祖大訓。裁稽故事。敕令內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御寶。將逐日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每五日一次類進揭帖。與六科旨意題本對同。雖陛下聖旨。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否。許令執奏。不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敕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能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奏。紀其數目。送吏科附簿。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明白洞達。孽蔽矯詐。沈匿之奸。舉無所容。而朝廷之政。將無一不出於正矣。

疏人帝從之。

請實邊儲以固人心疏嘉靖元年

夏言

臣聞禦戎之策。守備爲本。兵之所屯。以食爲急。苟無儲蓄。是棄封疆。故曰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自昔敗亂之故。鮮不由斯。今宜大二鎮。調敵極矣。蓋緣先朝六軍之供億頻繁。萬姓之瘠。疲未復。兼之將帥無恥。刻剝恣行。撫臣不才。伎漁太急。加以連歲荒旱。穀粟不登。況近日傳聞二鎮飢窘。比昔尤甚。米價騰貴。魚異往時。所欠軍糧。多未補足。人懷愁怨。日不聊生。又聞大同飢民。爭啖人肉。宜府

缺卒。拾奪市米。教場操榜腹之軍。至不肯舉旗以應號令。營門臥飢羸之卒。至不能跨馬以執器械。兵勢委靡。人心渙散。計其無事。已甚。嗚呼。有如此。則果於內。京軍出征。復來駐劄。臣恐餽餉不繼。無剋敵之資。儲蓄不充。非屯兵之計。萬一制御乖方。三軍缺望。拊循失策。遊人離心。以不制之兵。懷無聊之志。意外之患。何可不虞。前此雖嘗發銀十萬或二十萬。不過補塞罅漏。未見大振頹廢。爲今之計。所宜急處。宜大資糧。專以充足軍倉。稍復賑濟邊屯。昨該提督軍務刑部右侍郎戚鳳奏。乞空運漕糧數十萬石。以濟軍餉。可謂老成慮。知所先務者矣。臣恐欲乞陛下特敕廷臣。再加會議。將通倉應儲漕糧。或已貯在倉。或現在水次者。撥發三四十萬石。每石加以出關腳價米若干。責令侍郎戚鳳。設法調度。輓運出關。其關內合用人力車脚。必須計處周密。勿致騷動。仍令本官不必待有警報。先著領款前去。專務區畫糧料。賑活疲人。一面就彼節閘邊土。振揚軍聲。其所運米斛。不必盡赴宜府。宜分貯懷來。保安等城。以便附近官軍輪班支給。其大同去關稍遠。宜收貯二鎮交界要害城堡。以備主客兵馬。就便關支。更令塞外乏食流亡之人。挑負轉運。資以腳米。酌量時勢。緩急。略加賑恤。庶軍民得以大沾實惠。救百萬生靈之命。收三軍離散之心。外可以防敵患。內可以固軍情。此實今日所當留意者也。伏望陛下軫念邊務。俯察愚忱。邊圍幸甚。生靈幸甚。

疏入帝從之。

大禮議嘉靖元年

毛澄

臣伏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其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襲與王主祀事。又考宋漢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漢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漢王爲考。於義未當。乃立漢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漢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與獻王於孝宗爲弟。於陛下爲本生父。與漢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與獻王爲皇叔父。與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與獻王妃。凡祭告與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爲萬世法。議奏。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再議。

大禮議嘉靖元年

汪俊

臣謹惟祖訓。兄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人爲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人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爲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爲子者。乃爲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爲人後也。專言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

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為繼其統乎。又言禮官所執者。不過前宋漢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始為今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璠。主事霍縉。給事中熊浹與專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

辭封爵乞普恩賞疏嘉靖元年

王守仁

臣謹奏竊念臣以凡庸。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隨加收錄。游陟清顯。繹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謔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乃幸天啓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日月。憫惻慰勞。至勤至至。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昌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嘖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不敢不為陛下陳。其言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驟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為之也。而臣欲冒之。臣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猝遇難。而得以便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饒猖獗。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台興。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似。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澄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效死之忠。勦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甯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谷。千戶王佐等。或詐為兵糧。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預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效勞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頓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翼元亨者。為臣勸說寧藩。反為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為賊報讎。抱冤齎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為之指。而戮力成功。必賴

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重爵。是讓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臣世受國恩。雖身粉骨。亦無以報。謬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鯨鱓。況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鳴。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疾頗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所以辭榮也。避禍焉已爾。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效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切願望之至。

疏入。得旨。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慎刑獄疏嘉靖元年

韓邦奇

臣謹奏為慎刑獄。以光新政事。臣聞刑者。人主治天下之大防。而天下治忽所由繫。審稱堯舜之治。至於四方風動。其究歸於皋陶象刑之功。故刑者。人主之所當重慎。而不可忽者也。國家法古制刑。內則總之三公。外則總之提刑按察司。後又時差監察御史審錄。都御史巡撫。且皆付以糾察之寄。其法詳且盡矣。至於錦衣衛之設。蓋以待夫隱罪極惡。天子非時震怒。特遣下之非。以為常者也。然其制。列聖相承。止行於畿內。至正德二年以來。權奸相繼用事。假此報復私讎。中傷善類。用張澤威。迫脅海內。官校紛紛而出。所在有如豺虎。破家亡身者。郡邑相望。天下洶洶。幾至大亂。使非聖明繼世。中興革而正之。天下未可知也。近者聖母駕過山東高唐州。同知金波供應有缺。陛下詔錦衣衛官校。率至京師。天下愕然驚疑。謂聖明在上。亦復有此。夫金波小官。何足以動天下之聽聞。而錦衣官校。出京擊人。則固天下聽聞之所繫也。伏望陛下特宥金波之罪。自後在外府州縣官有犯付之按察司。三司官有犯。付之撫按官。撫按官有犯。付之三法司。如此則內外相承。體統不紊。罪皆閱實。孰可逃刑。臣以外服之臣。乃敢塵穢聖聽。罪誠難道。但臣山東方面官。高唐。臣山東副官。金波。臣山東副官。陛下差錦衣衛官校擊人。自臣山東始。故敢輒肆狂言。以獻芹曝。惟聖明采擇焉。疏入。下都察院覆題。

爲之乎。或又謂與獻立國已久。土賦甲於他藩。臣又謂此閭巷鄙俗之論。天子天下爲家。不宜過自封殖。王祿歲既有常數矣。土田僅宜十分爲率。錫之二分。割其八分。以給無田之民。則親親仁民。並舉不悖。是爲堯舜之仁政。道無先於此者。臣恐議者互異。或緩以失時。或雜以愆禮。或利以害義。故不避煩瀆。懇懇言之也。

疏入得旨。禮部知道。

請親大臣疏嘉靖元年

林俊

臣聞虞夏君臣。更相告誡。商周而下。亦資輔弼。故有臣鄰之喻。股肱耳目之喻。舟楫魚水之喻。上下交修。而趨向正。心術純。法令公。人心悅。有由然矣。太祖未且臨朝。哺哺時而後還宮。處宋濂。劉基。章溢等禮賢之館。胡翰。許元等會食省中。賜坐從容。咨詢治道。講論經史。當時外臣。亦時引見。論政事。問民所疾苦。太宗每當奏事畢。令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承顧問。商機密。漏下十五刻而退。仁宗賜士奇等並塞義。夏原吉。繩愆糾繆等圖畫。令協心贊輔。盡誠相與。言有未從。具本用圖畫密進。念蘇。杭民力艱難。供用服色。減半織造。宣宗每召儒臣。燕見。從容咨訪。曰。有君亦貴。有臣使堯舜無禹。畢能獨治乎。又喜唐太宗善受諫。曰。君人當以太宗爲法。英宗親決章奏。厭左右干預。密語李賢。賢曰。在獨斷。時勳。戚乞恩澤。堅執不與。家人私蓋店房。命實之法。毀其房。賢曰。真可謂王者無私。憲宗初年。時與李賢。彭時等議政。議禮。故能茂宏至道。恢廓皇猷。中間雖有偶感貴近之悔。然瑕不掩瑜。孝宗誅斥邪佞。振舉舊章。復午朝。定日講。開經筵。時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劉大夏。戴珊等討論理道。革傳奉。裁冗食。斯時之政。虞夏比盛矣。自古人君。未有不由親君子而治。狎小人而亂者也。正德之間。羣邪鼓扇。干紀亂常。沮喪士氣。枯竭民財。人心已離。天命幾去。幸聖神入承大統。釐革一詔。中外騰歡。收已離之人心。回幾去之天命。然而數月之間。天又之意。似若稍異。傳曰。爲君難。陛下勿謂善始之易。尤當計善終之難也。其道親君子。遠小人是矣。今正人滿朝。陛下傾心延接。加意採納。則邪念消。躁心息。驕氣平。出政公。布令信。慮患遠。爲學勤。所存所行。皆大中至正之道。夫君子道之所寄也。大親則大效。小親則小效。不親則不效。而小人乘間蠶國殃人。前監固不遠也。聞近時經筵少開。諸臣延接頗少。至大臣亦少宣召。陛下所託腹心。以共成嘉靖之化者。何人。偶亦未之思爾。且太倉之儲。盡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蓄。盡無名之誅求。而劉瑾。錢寧。江彬。張銳。張雄等。富倍於國。華堂之盛。以問計者。數千百間。神宮之費。以銀計者。數十萬兩。新詔之革。所謂壞極不得不革者也。臣又惟移易風俗。道化先之。君倡之。而臣和之。漢文帝身衣戈絺。云。撲質爲天下先。毛玠在吏部。清儉率人士。羸衣糲食。廉節自勵。吏潔於上。而俗化於下。方今習俗之侈。不獨貴近爲然。自朝廷以及搢紳。民庶亦頗尙之。奢侈成風。公私俱竭。革莫先於此者。朝廷天下之觀。陛下身先率之。以立化本。搢紳民庶之觀。士大夫先奉之。以立化基。則下觀而化。渾樸之風不改。侈靡之俗盡革。所謂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而天下治也。

疏入得旨。覽奏。具見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明臣奏議卷十八

舉大禮以成大孝疏嘉靖元年

林俊

臣惟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即封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以奉其王之祀。宋英宗以濮安懿王長子繼體仁宗。亦立濮安懿王次子宗懿。以主濮王之祀。陛下光起親藩。入繼大統。尊崇大禮。已舉行無遺矣。惟與獻帝之後未立。主祀久虛。尤禮不可緩者。宜準先朝故事。擇與獻親弟之子。倫序所當立者。襲封與王。繼與獻後。以主祀事。則義正心安。情禮兼備。本生之報。益曲盡無遺矣。所以遲久而未決者。或謂欲待前星輝祥。彗斯衍盛。然後分封爲與國後。臣以爲不然。陛下之子。則與獻諸孫行也。以孫繼祖。是補其祖。而名實素非禮也。或謂宜封親王次子嗣王。暫主與獻之祀。俟皇子稍長。襲封其王。主其常祭。暫主之王。別封之以大國。臣又以爲不然。夫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既主其祀。即爲之後。不容復易。且陛下大婚未舉。儲貳有待。與獻主祀。容一日無耶。雖歲時遣官相望。道路乃天子命祭。而非祭之主也。概以人後之說。則精意未必感孚。冥漠未必願饗。非惟失禮之正。亦莫識鬼神之情狀矣。或謂親王亦有不立後者。而無長立次。繼伯以姪。率用爲常。濮王宗懿之立。立次者也。其王景之立。繼伯者也。與獻茂毓聖明。入繼大宗。顧不得世食少宗之祀。如屋之神。殆若有未安者。或又謂安陸龍興之地。容有形似之嫌。臣又以爲不然。昔周文武以德厚長世。豐沛出漢高。未聞復有漢高。惑無謂之小見。廢必舉之大禮。以絕本生之祀。謂陛下

請勸學疏嘉靖元年

林俊

臣惟學緝熙於光明。日新則日進。不日新則日退。故曰莫止於茲。莫病於自足。君子有無已之功焉。禹惜寸陰。傅說告高宗。念終始典於學。君所自學。臣所論學。要皆如是也。唐太宗延文學之士。更番直宿。討論文籍。夜分乃寢。宋太宗年老。猶喜讀書。仁宗通英講讀。未嘗少廢。此故事也。太祖有觀心之亭。禮賢之館。揭大學衍義於兩廡。揭洪範於座右。朝夕省覽。太宗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召儒臣講論。仁宗專意文事。留心讀書。宣宗謂楊士奇等曰。朕寒暑不廢書冊。對曰。帝能勤學問。宗社生民有賴。英宗時。楊榮等建議經筵。降勅勉諭曰。朕即位以來。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學乃明。爾翰林儒臣。分直侍講。憲宗。孝宗。循行無改。國家列聖勤學。故事在邇。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陛下正志學之年。何可懈耶。且經筵之職。講頗不謂勞。文華之清燕。亦不謂熱。而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又為進學之會。夫天下之治不治。在人君之聖不聖。人君之聖不聖。在人君之學不學。太廟嘗言。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諸中。無堯舜之心。欲施於政。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陛下天稟穎異。聖性精純。誠於此時。日親儒臣。以講求古先聖王之經。大本以開發聰明。成就德性。使神有所領。意有所會。則立道有體。致道有用。設心措念。有所持循。臨人出政。有所據守。是謂有堯舜之心。斯有堯舜之政。民無患乎不被堯舜之澤矣。疏入。得旨。經筵日講。朝廷急務。覽奏具悉。卿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節財用疏嘉靖元年

林俊

臣竊謂財貨譬如雨澤。天地之間。僅有此數。我國家相承節儉。天下休息。百四十年。武宗承之。固豐豫時也。而盜國之徒。乃盡取而濫費之。幣藏匿竭。海內虛耗。陛下承之。則蠶極而困時也。雖恭儉性成。足以風示天下。而積習流俗。尙有未盡然者。方今四疆多事。水旱之報。日聞軍旅之需。日急。民窮無所於斂。所恃以應之者。內帑之餘耳。然私計所蓄。不過三邊數月之儲。而嗷嗷待哺之民。尙無足以副之。且歲供之費。幾十倍於昔。其可不思所以為繼哉。茲者大婚有期。六禮之儀。固不可易者。但先朝故事。內外賞犒。為費尤多。若於此時。一一而強舉之。是謂時誦舉。斷不可也。夫禮備而已。物可節也。賞尤可節也。昔漢文帝。帝綈衣革履。後宮不藉珍飾。以示樸為天下先。臣願陛下力取則焉。使遠近見聞。皆知朝廷訓儉而抑奢。貴禮而賤物。則自王公以及士庶。畿輔以及荒陬。浮靡之風。翕然一變。民生阜厚。國用充羨。而和氣亦臻矣。疏入。得旨。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朝廷自有處置。該衙門知道。

議禮疏嘉靖元年

林俊

臣惟天幸。篤生聖神。為天地人物綱常之主。一兵不試。而宗社奠安。特頒詔書。中外傳誦。謂大祖之開創。陛下之蒞革。前後並隆。德同功焉。近者所聞。似涉稍異。意議禮未定。好事者遂成其妄。人言甚可畏也。臣聞憲宗臨御之初。議上尊號。近侍有迎合。稱慈懿皇太后久病。只宜推尊所生。傳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旨諭意大學士李賢。彭時不可曰。朝廷所以服天下。只在正綱常。此舉損聖德多矣。因議並尊為皇太后。

賴憲宗委曲勸諭。聖慈仁壽聽從。及慈懿上仙。又有迎合。別擇葬地。彭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附廟。禮部尙書姚夔等奏。如前議。憲宗御文華殿。召問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好。但於聖母有礙。彭時曰。皇上孝事兩宮。奉梓宮合葬。全聖孝為宜。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命。雖聖母有言。不可從也。因其本乞申勸聖母。以終大事。於是百官伏文華殿。號哭。聲聞於內。傳旨諭退。皆曰。不得命。不敢退。既而得旨。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聖母未允。朕心不照。再三據禮祈請。聖慈允諾。其如前議施行。衆遂稱萬歲。皆謂憲宗孝隆兩宮。故能曲成此二大事。內不失親。外不失禮。彭時。姚夔。皆紀之文集。中外相傳。以為盛事。臣竊觀今日之禮。似若未純。陛下聖德罔愆。從善甚勇。容有不純事耶。孔子曰。親過知仁。陛下情更過厚。大禮未協。過於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禮。亦有不能已之情。子女之於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也。子為人後。則服移所後之父母。所生降期焉。女子既嫁。則服移所天之父母。所生降期焉。至於嗣子所得贈封。盡隆所後。而不及所生。豈忍忘情哉。制於禮也。其致所生之情。無過候間供。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之主。何忍毀為之。臣等亦何忍陛下毀為之。愛子莫如父母。聖母亦何忍致陛下毀為之。且新詔裁革。皆深奸巨猾。惟欲幸我有可指之隙。外資藉口。內恣交合。以害正道。甚非細故也。中間必有不知禮之臣。逢迎其間。曾不知廷臣之皆謂不可。正禮也。一二臣之謂可。私情也。聖人治情以禮。輔臣禮官。持論甚正。與往時憲宗之臣無異。陛下孝誠純至。必能勸成大禮。與往時憲宗之請無異。聖母慈愛純至。必能允成大禮。與往時聖慈仁壽之命無異。禮若未舉。固無難從禮。若既舉。亦無難更孝召慈。慈成孝。孝成禮。然後上下粲然有倫。而綱常正。祖宗安。人心悅。傳曰。過無憚改。又曰。一慚不忍。終身慚之乎。夫禮。天下後世之公議也。禮不自正。後人亦自正之。憲宗事二太后。盡孝。然議尊禮。終不苟順。從乖大倫。失正禮。所謂自正者也。魯文公躋僖公。春秋譏為逆祀。而卒正於定公。所謂後人正之者也。臣堅乞致仕。聖諭責以輔成新政。夫政莫大於禮。禮失則政亦非古聖王之政矣。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謹天戒以修人事疏嘉靖元年

孫懋

臣竊聞天人之間。感應如響。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此理之常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華學圖治。任用輔相。開廣言路。斥遠邪佞。登進忠良。聖政日新。令聞四達。人事之闕。臣未之見也。茲者伏聞五月初一日。雷擊奉天門。獸吻及日。精門災。天戒赫赫。胡為而然也。臣則聞之矣。人事失而變隨應者。固上天仁愛之心。人事得而異或見者。尤天心仁愛之至。況天位維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天之所以警動陛下者。殆不可謂無意也。臣備員無補。實切憂惶。謹以所聞人事當修者七事。仰塵睿覽。一曰。定聖志。臣聞之。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仰惟朝廷今日之政。已大定矣。所慮奸人或乘時妄議。以疑聖心。則他日之事。有未可知。書稱舜曰。烈風雷雨弗迷。伏惟陛下體天心之仁愛。法帝德之尚德。聖志一定。斷之不疑。勿以調停之說為然。勿以更張之驟為信。亦勿始銳而終怠。則唐虞之治可

望於今日。二曰保聖躬。臣聞之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臣亦莫切於愛君之身。恭惟陛下頃以親藩入繼大統。固上有祖宗之靈。母后之聖。下有內外臣庶之衆。阿護翊戴。靡所不竭。但臣區區蟻誠。竊謂陛下聖年方妙。聖質未甚充盛。凡夫起居飲食之期。寢興勞佚之節。小大曲折備慮。所宜周悉。至於左右前後。委任尤須得人。詩曰。王躬是保。伏惟聖明留意。三曰信詔令。臣聞之。詔令所以行於天下者。信也。詔令不信。則人主之權廢矣。恭惟陛下改元肆赦。革故鼎新。救天下深沈固結之弊。爲生民永遠太平之謀。所在聞之。歡欣鼓舞。甚於更生。雖漢史所稱山東布詔。民之老羸痲疾。扶杖往聽者。殆不是過。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伏乞陛下維新渙號。尤懷永圖。執之必堅。行之惟允。保信以保民。實天下至切之望。四曰明賞罰。臣伏讀祖訓。有曰。凡聽訟要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久則天必震怒焉。又曰。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竊照江西宸濠之變。雖已討平。有日。然忠義之勳未酬。黨惡之罪未正。若將有待。然者。不可不留聖意。臣聞之功有高下。亦有虛實。今欲賞當其功。宜將隨征各官。繳過文冊。盡行降出。仍令先後紀功。各官查明開奏。而冒功者必黜。庶賞不僭。而人人以爲慶矣。非有輕重。亦有真偽。今欲罰當其罪。宜取現獲各犯。招過情由。不拘成案。仍聽法官及會多官。再三研審。而負冤者必宥。庶刑不濫。而人人以爲威矣。五曰斥遣奸臣。伏讀祖訓。有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概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慎勿姑息。竊照太監蕭敬。與宸濠歷年來往。已經太監張永查係書底簿籍有名。人犯具奏。先帝著外私宅開住。所處已寬。頃者忽聞司禮監太監蕭敬。傳旨外私宅開住。太監蕭敬。著本監掌印。照舊辦事。此命一下。中外驚疑。其於新政。所繫非小。誠以宮府一體。不宜異同。今若起用蕭敬一人。其何以處同犯諸人。交結重情。不宜輕縱。今若不懲於既往。其何以示警於將來。且敬自負前罪。強顏供職。則亦無以取重同列。展布行事。伏乞陛下仰承祖訓。早決宸斷。縱不加罪。仍令退閒。以釋中外之疑。以昭平明之治。六曰嚴內禁。頃者聞得御史張翰奉敕。點押大工。一日從內官監出。忽見內使人等。約有三五百人。或擊棍棒。或石。向翰圍擁。撒土。其守衛官軍。直日旗校。明見兇惡。不爲防護。臣聞之。不覺驚愕。竟亦未諳其故。然以皇城禁密之地。而敢爾肆爲兇忿。其在外無忌。則又可知。仰惟天威震怒。必有重法以處治之矣。臣竊謂漸不可長。事宜豫防。伏乞陛下在內。即敕各監局掌印官。各行嚴束所管人員。各於本衙門專務本等職事。不許輒出各門。各路口聚衆爲非。違者許守衛直日官旗人等。即時捉獲。通將該管官員。參奏治罪。其京城內外。亦即敕錦衣衛及巡城御史。兵馬司官嚴督官校。弓兵。火甲。各於分管地方。不限晝夜。用心巡邏。但有前項生事之人。許即拏送法司。從重問斷。違者非亦有歸。七日慎邊防。臣聞之。御戎之策。守備爲上。備邊之要。兵食爲先。然兵強是食又先於兵也。即今邊餉缺乏。軍士困憊。一旦烽火有警。何以驅之應敵。況先該宣府報稱。敵中走回男婦供報。敵衆扶起小王子。與烏爾哈等講和。及瞭報塞外兵勢。下營四十餘里。其意蓋非尋常侵掠之比。幸遇聖明御極。威靈震。狂圖雖已大沮。然亦不可忘備。伏乞陛下下軫念邊防之重。特從廷臣之請。早將各犯抄沒銀兩。分給各邊。以紓困急。仍敕各該鎮巡總兵等官。務在嚴飭將士。保固疆圉。以稱陛下內修外攘之意。

疏入帝不納。止殷通等乞陞職世襲疏嘉靖元年

臣伏見與府旗軍軍校尉軍人廚役殷通等一千三百餘名。俱緣從龍之故。蒙恩填註錦衣衛。食糧當差。各賞銀兩。彼乃不知止足。援引喬成例。連名具奏。又乞陞職世襲。近該給事中安磐論奏。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仰觀聖意。似非斷不欲與之者。是以復味死言之。臣惟世祿以待有功。而非軍功不易致此。祖宗懸爵賞。以爲砥礪天下之大具。立法至嚴且重也。邊陲將士。冒鋒鏑。歷艱苦。脫萬死。以得一生。幸獲渠魁。然後上功於幕府。而復覈驗於臺部。輾轉歲時。至再至三。方僅增其一秩。今殷通等無汗馬之勞。尺寸之功。徒以一時遭際。願欲得世襲官職。以自比於軍功之列。臣恐邊陲將士。聞之解體。必曰。吾捐軀命以求官。而未可必得。彼徒袖手微幸得之。是朝廷視吾軀命不甚重於官秩也。陛下將何以待邊陲將士之有功者耶。抑將何以勸邊陲將士之有功者耶。夫官至於世襲。可謂至矣。人至於一千三百有餘。可謂多矣。陛下嘗汰冗員。革冒功。今無故陞此一千三百餘人。其冒濫何如也。陛下身自行之。會未幾時。乃復自背之。失天下大信。破天下大閑。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往日喬成等。乞請之初。使陛下俯聽該部之執奏。被其秩而治以罪。則殷通等今日之比例。臣知其決不敢矣。若謂其有扈從功。出於一時之特旨。臣又以爲不然。扈從之功。優之金帛足矣。不必假之官且世襲也。昔唐太宗時。秦府舊人。未遷官者多怨望。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得天下之心。如是則陛下今日之於殷通等。實示天下私也。陛下有堯舜之資。圖堯舜之治。願所行反出唐太宗下。臣固知非陛下本心也。伏望陛下重天下公。割一時私愛。救該部遵照前旨。殷通等止許食糧當差。照舊替補。仍將先後陞官世襲如喬成等者。通賜查革。庶後人益緣者。絕觀觀之心。貪冒者。無援引之例。而邊陲捍禦者。亦有所企望。而勸奮矣。臣不勝惓惓爲國之至疏。上得旨。該部看了來說。

擬趙雲陞命疏嘉靖元年

張原

臣謹奏。通者。皇上憫念御馬監趙山藩邸。服侍殷勤。於其死也。賜之賻祭。爲之安葬。曠瀉之恩。至矣極矣。尋因少監王佐學。爲其弟姪乞官。蒙准陞趙雲爲錦衣衛正千戶。彼時臣等該科。即具奏論。其不可奉聖旨。已陞了能。欽此。臣等自恨平日誠信淺劣。不足以感聖心。言辭鄙穢。不足以啓宸聽。有負祖宗設官求言。及臣等以言爲責之意。俯首捫心。視顏慙懼。既而又意該部論列。宜有當聖意者。冀猶可以回成命也。及其極言執奏。復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相顧錯愕。莫知所以。夫趙雲止一人。其陞官亦止一事。似不可再瀆宸聽。但此事係祖宗之憲章。朝廷之名器。聖德之得失。國事之是非。非細細者。不容緘默而已也。然其事之不可。臣等該科及該部論之已詳。臣豈能復發其意外之言哉。竊念官爵乃古聖人治天下之大法。是故本之禮。以爲之綱維。行之義。以爲之權度。成之信。以爲之楨幹。有品式以定其制。有等威以異其名。國家懸此以奔走天下之人。使賢者居之。有所勉而勸焉。不肖者視之。有所企而慕焉。其名若虛。而國家受其利也。實大。昔人謂爲礪世磨鈍之具是也。我太祖高皇帝時。臣下立戰陣功者多。止

賞之以金帛其或功出異常不得已始與以一階今之尺籍可考見已高皇帝刻印刻敕忍不能予者耶誠以賞多則濫濫則人不知其為惠然必上之人自愛之重之斯下之人亦愛之重之何也以其得之者不易也否則漫然與之漫然受之與之者略無難色受之者以為當然其何以奔走天下之人而又何貴於曠世磨鏡也況可聽人代人乞請而即許之耶使可因人乞請而即得之皆將鑽刺請託取徑行險以競求遂其所欲俸門一開頽波四潰彼惟知恩出於所求而不知有君上矣陛下德往年冒濫之弊嘗查革乞陞傳陞人員天下方想望仕版澄清紀綱振肅以成更化之治願可又許趙雲之乞陞以開新例案舊典失大信乎趙山雖有服事殷勤亦其職分當然視戰陣功何如也使其服事殷勤即可以言功則陛下何用於山哉昔韓昭侯有傲袴命藏之曰吾聞明主愛一嘔一笑今袴豈特嘔笑哉吾必待有功者今之正千戶其階正五品其秩武節將軍其祿幾二百石尤非傲袴者比陛下略不少如傲袴之愛惜率意輕與無功之趙雲所見與昭侯異矣該科該部不肯阿意奉行而執言以請皆其職也居其位食其祿任其責而不能盡其忠舉其職臣竊恥之陛下亦安川之令臣等該科欲舉其職既以為不可該部欲盡其忠又以為不可陛下獨排羣議毅然以為可而與之則是臣等該科及該部之賢舉不足信也臣等位卑望薄言不足信固宜獨念尚書為陛下喉舌之官分任責成賦政四海之人而彭澤又陛下以德業聞望特起用素所傾注倚毗者顧亦不信其言焉則陛下之所信者誰也臣伏見近日陛下批答中外執奏章疏率曰已有旨了或曰已有成命了或曰已發落了不特趙雲一事為然詞涉婉而意甚厲情若順而旨則難請雖繁而執愈堅雖未嘗顯言拒人而實寓不容人言之意是豈陛下任人用言之道哉究其末流將必至以人言為不足恤也孟軻氏曰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而諛之人至矣與讒諂而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已於言者蓋亦為此昔史臣贊堯之德曰舍己從人湯之德曰改過不吝至漢高帝亦曰從善如轉圓唐太宗亦曰納諫如流是皆善之簡冊傳之後世人至今頌之不衰不識陛下何獨異於此也今之議者皆謂旨由中出政多下逮詔璫竊國命奸佞擅朝綱致以賄成法緣私廢天下事漸不如初者十二三而正德之故轍多踵行之觀茲乞請即其一端陛下聰明神聖天下欽仰獨於此尚不省悟乃爾甘其諛而受其欺耶陛下去年即位之初草詔天下天下之人扶攜往聽咸舉手加額欣欣然喜見大聖人之出世而幸閭閻之更生真有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之意陛下今日奈何懷姑息之小惠背已行之大詔渙既得之人心墮垂成之功業乎伏望陛下為祖宗崇重官爵為朝廷愛惜名器俯納該部體國之奏特疑趙雲乞陞之官仍依擬量免徭役俾之世承其祀則君義臣忠兩為得之臣又聞漢諸葛亮告後主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臣更望陛下修太祖之舊典孝宗之遺烈宮府不異體刑賞不異法倅大信以示天下庶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恩自上出權不下移平明之治行當見之矣

張原
 臣奉命香河縣地方公幹行過通州甫出城門當有驛丞稟說前面見有響馬強賊劫馬傷人止臣不行及臣再行三四十步至河東岸有人告稱係上班官軍被賊四五十衆各騎馬披甲將伊用刀背砍打劫奪官馬去說臣再行二十五六里至地名甘唐莊又聞被賊劫去本地居人馬匹臣再行十數里至寶林寺又聞被賊劫去牧放馬匹官軍跟蹤哭告仍復丟還及臣回至通州又聞是日劫去張主事及南京進貢內臣船隻行李等物竊思響馬強賊雖云無歲無之然或三五人十數人而止抑或止於曠野無人之處遇有經過往來官員猶知有所畏避而不敢犯初末有若今日之甚者勦輒糾合人衆歃血齊盟披戴盜甲擄劫行隊白日大市之中州治郊關之內劫奪居人阻遏行旅而公差官員往往被其剽掠抑且拒敵官軍殺害丁夫或寫遞字帖於鄉村要來搶劫或傳寄語言於官府要來報讎每日巡行村落徧索富家供給酒飯牽取頭畜黨類滋蔓道路充斥縱橫任意莫敢誰何遠近驚疑不遑寧處翹首跣足日虞其來生民荼苦無所控訴上下相蒙匿不以聞臣自出京每每聞之人言前項強賊每起或四五十人或六七十人通共不下三百餘衆通州富河莊一帶村寨聯絡皆其巢穴平家灘諸處樹林茂密又其藏聚處所而固安等處地方今亦在在蘊起若不早為撲滅誠恐醞釀日深復如往年劉六劉七趙風子之為也臣又聞通州五衛巡捕官員素無謀勇率皆闖茸平時既不能率軍士設警備以時而巡邏有事又不聞出一騎發一鏃併力以追捕就使邂逅遇賊亦皆爭先潛避惟以恐其奪馬為言其分守指揮王蘭以新進之人承積習之弊人不豫附事皆掣肘立志雖勤坐成無策況其雇車貨馬夫豈長圖力小勢孤不能成事而各該掌印官既為各衛之統領預有地方之責任顧乃自分彼此坐視旁觀恬然自安略不經意以致賊勢猖獗肆無忌憚一日之內劫奪數四居民行旅受害孔多京官內臣咸罹其禍況通州地方土產多賊而張四張五蔣饒子等現今難制王蘭已嘗拘執張五之妻子彼亦知勢不可已但既激之稔惡則緝捕之計不可不急為之處臣逆料各衛官員自解必曰前項強賊家突鷓鴣張出沒無常我軍出捕之時彼必先知而豫為避計殊不知彼能先知我軍之出捕而我不能逆知彼賊之欲來據事度情則謀報防範之未周玩愒因循之不免而官司知情故縱之宿弊民間窩藏傳漏之奸作殆亦不能無也似此曠職債事玩寇養患情皆可惡法亦難原況小懲大誡乃人心之常而防微杜漸尤治道之急伏望皇上軫念生靈受害地方重事敕下兵部急為議處務經久之道以合事勢之宜其五衛巡捕及掌印官員合無通行查提遵照律例從重治罪或暫且住支俸糧令其戴罪嚴限俟獲賊完日再行奏請發落而分守指揮王蘭亦乞行文戒諭責其後功以贖前愆如此庶官司知警而盜賊可息地方獲安也臣比與賊先後同行相距纔三四里目擊耳聞其事如此臣恐九重之上或不能盡知其詳也故敢不避瑣細瀆冒聖聰倘肯俯加聽納少賜施行地方幸甚

疏入得旨是近京地方設守備兵備等官正欲禁捕盜賊保安軍民各該官員因循怠玩以致賊徒嘯聚恣意行劫又彼此蒙蔽不行奏報好生不畏法度使著各督所屬用心緝訪務在一月之內擒獲盡絕

以贖前罪。還著提督巡捕都指揮桂勇量調官軍。前去設法勦捕。其餘事情。兵部看了來說。

修德引變疏嘉靖元年

張原

臣見邇者南京風雨異常。伐屋折木。而郊社。寢陵。宮闕。俱各罹災。抑且江水湧溢。民多墊溺。陛下遇災知懼。不遑疑膳。至勤手詔。痛自劾責。臣仰見陛下法祖敬天。投命重民。其盛心也。然詔旨不言臣等指陳時政。失意者陛下無意於求言。抑恐人之言及陛下。雖下縱不許。臣職在於言。豈容不言。況陛下又諭臣同加修省。勉修職業。則臣之所以修職業以修省者。祇在於盡言。是以昧死為陛下下一陳其恐。臣惟變不虛生。必由人召。天人之際。捷於影響。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每有災異。必謹書之。雖不著其事。而事應具存。或為君有失德。或為臣有亂政。或為驛小柄政。或為宮室制權。或為外寇犯邊。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事以類應。有不可誣者。陛下乘上聖之資。備中和之德。撫運中興。撥亂反正。天與人歸。宜乎百異消滅。衆祥駢集。夫何即位未幾。而有日精門之災。涉冬而有雨沙之異。郊祀之日。而有掖庭之災。今大婚適始。議期而有內局之災。南京又告此風雨之變。他如湖廣。江西之水。河南。陝西之旱。盜賊竊發於畿輔。戎馬深入於內境。尚有未易縷數者。陛下清燕之暇。亦嘗熟思而反觀否乎。傳曰。災異者。天心之仁愛。又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今上天之仁愛陛下者。不為無意。而示之以行與事也。不為不明。且至陛下所以警戒省循。仰答天意之仁愛者。顧可忘耶。臣伏讀聖諭。謂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以致上天和昭。示譴告。似矣。臣恐陛下能言之。而未能見之。行能知之。而未能悉其事也。聖諭又謂事關朕躬者。痛自省循。臣又恐陛下徒事虛文。而未得矯枉更化之要。以為省循之實也。何也。臣聞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言天命不易。人當敬之也。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天威可畏。人當保之也。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滄。無敢馳驅。言敬保之道。不可怠忽也。陛下事天。所以敬而畏之者。果如是乎。書曰。天既孕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謙辭。言有誠德。天輔之也。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引災之道。先當正厥事也。陛下事天。所以正德正事者。亦如是乎。夫天地之大。不外陰陽。而萬化之行。亦惟陰陽。人君為天之子。代天立極。其呼吸喘息。與天地相為流通。精神運用。與天地相為呼吸。故王道公正。修明則陰陽氣和。而災害不生。蒸民安樂。如其偏陂失綱。則陰陽舛。是以有大風拔木。水泉湧溢。孽火燒宮之變。皆天先以譴示乎人君也。天先譴示之者。天意若語為人君者。冀其能悟而知改之也。若此不悟不改焉。天斯罪之。而禍亂隨至矣。董仲舒曰。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甚者。罪當重燔。輕者。罪當輕燔。今期歲之間。大異疊見。且皆出自禁掖。而郊社。寢陵。宮闕。皆不免焉。則罪當重而在內也。可知陛下自親藩入繼大位。所以疑天命。得人心者。凡以登極一詔。然耳。詔書之所益正。率皆祖宗之舊典。陛下行之。曾幾何時。冗冒增置。猶夫故也。爵賞濫予。猶夫故也。刑緣近倖。苟免。權因左右。移猶夫故也。內閣不聞夫宜詔。府部不從其處分。察院不納其諫議。猶夫故也。廢詔書為故紙。視德音如常談。先後異致。自相齟齬。略不復有所顧慮愛惜之。此皆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之實。上下天和。昭示譴告之由。陛下祇舉其概。以及夫四者。其詳則隱而不之發焉。此臣愚

所以謂陛下能言之。而未能見之。行能知之。而未能悉其事也。然應天以誠。不以偽。以德不以文。若徒舉行故事。近炫人情。避殿。減膳。撤樂。以為痛自省循云。然臣恐上天昭鑒。未易可以虛文感格。此臣愚所以又謂陛下未得矯枉更化之要。以為省循之實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也。今詔旨已行。旋復改之。是反汗也。是守善不篤也。如此而求天意之回。災變之弭。難矣。伏望陛下主敬立誠。飭躬勵行。正厥德。以正厥事。順天道。以祈天心。擴明聖之德。昭然而遠。悟體乾元之健。奮然以有為。總攬權綱。明謹政體。考之災變之應。揆之當世之務。追維前日詔書。為得人之心之本。而近日紛更。為疵聖政之由。再申救旨。將近日事務。一切有乖先奉詔旨本意。臣前之所疏。或已經府部科道論奏者。俱許案行。如故。信之以篤行之。以果。勿眩於浮言之疑似。勿安於近日之姑息。仍望陛下時宣內閣重臣。俯加咨議。其所啓沃。裨益必多。六部大臣。亦乞特賜召對。俾之明陳其職。得以展盡乎事情。陛下因之。嚴考其功。亦可周知其人品。庶乎上下相孚。若臣一德。陰陽可和。政事可理。嘉祥可致。災變不待弭而自無矣。臣幸得備員諫議之列。奉職不修。不能輔宣聖德。以召天和。固不可言忠。亦不敢辭罪。儻陛下因臣愚言。少賜省悟。則臣愚報國之忠。庶可少罄於涓埃。而不職之罪。亦可少道於旦夕矣。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選近習疏嘉靖元年

張原

恭惟皇上。撥亂撫運。光啓中興。機調檢壬。肅振綱紀。凡正德年間。左右近習。弄權納賄。蠹政害人之流。俱已置之法典。但其人漏網於昔者。或說餽柄用。抵罰於今者。或委緣復起。緣附黨與。盤據根株。勢已漸成。牢不可破。率皆布置名下舊人。或在各宮答應。冀其假託託此之言。施其抵隙投間之計。其為謀也。甚密。其交人也。甚廣。謀密。則詭計詭形。未易以察其奸。交廣。則一唱衆和。或可以誑乎聽。雖皇上聖智。同日月。臣恐不能防閑於日之久。人之衆也。況今市井之間。傳言若人。往往市買珠翠寶玩之物。價值踴貴。私竊進貢各宮。以為孝順。爭奇競巧。冀售其術。出入宮門。初無避忌。皇上已嘗敕下各門戒諭禁約。然而流風未殄。類習尚存。鼠伏蠅營。乘間竊舉。雖皇上無私如天地。臣恐重遠母后之心。而亦不能已也。臣又聞昔唐肅宗因李輔國之專恣。致有與慶之事。宋仁宗聽任守忠之讒間。遂成章獻之隙。臣每讀史至此。未嘗不忿恨於肅。仁二君也。大抵小人獻諂進諛。全無為人之謀。依阿逢迎。祇求目前之寵。傳報往來。言說構成彼此嫌疑。藉以歲時。遂致罅隙。毀基在此。理固必然。我武宗皇帝之所以不御內宮者。蓋亦由小人讒間其間。外人不得而知也。不然。何忽然於夫婦之情耶。伏望皇上洞鑒往事。幸先正始。杜絕小人。使往年以罪放斥之人。勿復收用。如或左右近習。敢有巧言飾詞。游說請託者。即以奸黨治之。或有委緣各宮傳奉者。亦宜一切置之勿聽。仍乞再申救諭。內城各門及各宮門守門人員。凡遇內臣出入。務要驗其牌面。審其事。故不許容令前日罪人名下之人。私擅進入。各宮輒自進貢。其各宮大小內臣。亦宜禁其私相往來交接。以杜後患。即今冊立中宮之始。臣愚以為宮中一應答應內臣。必須揀選謹厚老成之人。左右用

之若係前日罪人名下者。即賜退黜。勿得復留。然揀選之任。祇宜付之太監張佐。鮑忠等。以責其用心。而太監蕭敬。已自涉於奸黨。恐亦不足信也。臣迫切至情。言念及此。不知忌諱。死罪死罪。惟望皇上俯賜察納。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宮中一應執事內臣。著司禮監從公揀選。謹厚老成的。答應備用。其先年亂政。壞事罪人名下之人。不許假以進獻為名。私相往來。交通請謁。違著司禮監嚴加訪察。禁約。勿得容隱回護。該衙門知道。

請逐太監蕭敬疏嘉靖元年

張原

臣謹奏。頃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封進。宸濠與太監蕭敬交通私書。因具疏以發其奸。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繼而兩京科道等官。交章論劾。節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聞之。無任驚惶。晝夜思維。莫得其說。夫罪之至大。莫過於謀逆。情之至可惡。莫過於逆黨。故春秋示無將之戒。漢法垂不道之誅。我太祖制刑。擬以十惡之律。而著於常赦不原之條。蓋皆為此。陛下豈以敬之交通宸濠。謂為小過。而可輕宥之耶。宸濠本以宗室至親。尚且削其屬籍。置之典刑。敬何人也。獨可道其罪耶。陛下昔在藩邸。越數千里之遠。如敬之奸。多未之詳。猶可諉也。今自即位以來。凡江西逆黨之所招。宸濠簿籍之所記注。與夫兩京科道等官。指其實而數其罪者。不下二三十疏。則陛下知之亦已明矣。乃復排羣議。任己私。而不肯罪之。不罪之猶可也。顧又置之左右。委以機務。抑且屢賜溫旨。勉留之。臣不知其何為也。且敬受累朝厚恩。不思所以圖報。乃敢植私黨。而潛為異謀。則其得罪天下。得罪宗廟。得罪社稷。大矣。陛下豈能無疑於敬。而忽然於心乎。雖敬亦自知為天下為宗廟。為社稷之所不容。而凡朝夕侍奉左右之際。亦將有疑於心。而不自安也。上下相疑。恐非陛下之利。敬平日收恩於名下。私獲其黨。與凡內府各宮及各監局。布置皆有其人。況其掌家太監。如劉恭。門下家人。如王諒者。素號狡猾。最善夤緣。布在內外。為之應援。而陛下左右多所交通。設或陛下一時不察。誤聽浸潤之言。使彼得施其助助之奸。則敬又將得地矣。先日以罪放逐之人。皆倚敬之去。留以為起。伏。臣竊為陛下危之。書曰。去邪勿疑。今陛下知敬之邪。而曲護之。引以歲時。竟猶豫而去之。不決。陛下縱全私愛。奈天下人心何。奈宗廟社稷大計何。陛下若以敬為知事。司禮監執筆。不可無敬。今敬之年八十五六。亦已老矣。就使其精神尚健。能復幾時。他日若敬已死。陛下將復用人乎。抑必欲留敬不死。而用之乎。敬以柔媚陷人。以陰險賊物。歷年已久。更事頗多。積慮設謀。最深且熟。真所謂老奸巨滑也。自成化年來。屢被言官論劾。略不畏避。每語人曰。我受國厚恩。不忍避去。俟大婚後。即當懇辭耳。今大婚既已禮成。止見一具疏請陳。旋即自止。觀其意。祇欲以暫謝人言也。厚顏據位。貪昧隱忍。略無一毫愧恥之心。敬尚得謂之人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洞垂離照。俯念敬之事已敗矣。罪已大矣。順天下心。為宗社計。速發詔旨。將敬放黜。則陛下保全敬之恩實大且至。況敬囊橐積貲。不下一二十萬計。其餘年用之不盡。使敬優游安享。老死牖下。亦當感陛下於無窮也。臣又按。劉恭先因納賄招權。被人論列。彼乃稔惡不悛。王諒及其子仁。以市井匹夫。投託敬門。席其權勢。冒授官。凡此皆撥置打點。為敬腹心。肆為貪婪。極其富貴。敬賴此輩。以保固寵位。而不恤壞陛下之事。此輩賴敬。以苟圖富貴。而不恤壞

敬之事。敬之所以不能去。不肯去者。有此輩為之謀主。臣以為此輩之罪。不可赦也。更望陛下敕下法司。將恭等。明正其罪。遠示竄竄。仍敕內府一應內臣。以後敢有代敬夤緣請託者。一體罪之。庶有以翦其羽翼。除其根本。而奸計不得潛滋。奸黨無復依附矣。臣與敬等。本無睚眦。但見其壞陛下之事。亂陛下之治者甚多。是以昧死為陛下備陳其愚。臣無任職候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再乞兩黜逆黨蕭敬疏嘉靖元年

張原

臣於前月疏論太監蕭敬與宸濠潛通逆謀。宜賜罷黜。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意陛下憫念其老。不欲顯言斥之。姑俟其自陳。而徐為之處。恩至大也。繼今口語藉藉。勦者愈衆。敬不自安。始具疏辭免。復蒙聖恩。不即俞允。臣請復以陛下之亟宜去敬。與敬之自宜亟去者。不避煩瑣。再為陛下備陳之。敬受累朝厚恩。珍衣玉食。寵極富貴。至武宗皇帝。託以心腹。寄以股肱。舉天下大柄。一以付之。肆其胸臆。由其掌握。頤指氣使。無不如意。武宗何負於敬。而敬乃陰結逆黨。忍心以負武宗。如此耶。今陛下之所以待敬者。不加於武宗。安知敬之他日。又不忍負於陛下耶。小人嗜利無恥。貪得罔厭。機深術熟。無所不至。前日之事。可以左驗。況其奸謀。已發發於衆人。暴白於天下。其心必不能一日忘意於禍之已及也。技窮勢極。尤有臣所不敢言者。昔漢景帝。見周亞夫言動。心懷不平。乃曰。此軼軼者。非少主臣也。臣觀敬自陳之疏。辭氣不平。勃勃逼人。軼軼殊甚。略無畏懼之心。浸託燕詞。以自解避。而交通宸濠一事。乃隱昧不及。若人者。顧可為陛下沖年新政。臣謂陛下宜亟去敬者此也。夫勢者。衆怨之門。利者。衆欲之府。敬老矣。來日無多矣。何為沈湎祿位。貪戀權寵。尚與人爭其所欲。以蹈夫衆怨之門耶。或者敬恐一去其位。人有躡其後者。抑敬之子姪。咸獲恐敬去位。而已皆不免焉。故爾戀戀不舍。以直俟夫死而後已也。殊不知敬若速去。則人之怨之者少。而朝廷疑之者尚淺。庶乎可以自全。而子姪咸獲之富貴。亦可以自保。使其執迷不悟。怨日以積。疑日以深。一旦鐘鳴漏盡。雖有善者。亦難乎其免也。況敬負天下之惡耶。敬可謂不善於自謀。抑不善謀其子姪咸獲者矣。臣之所以謂敬之自宜亟去者此也。陛下盍早賜乾斷。聽敬之去。以全其餘年。仍發明詔旨。許敬之子姪咸獲。得以共保富貴。凡其平生罪惡。皆置之不問。庶敬無所顧慮。實於必去。而其子姪咸獲。亦肯令敬去矣。臣固知敬乃帷幄權臣。擢之而禍必至。願臣受官於朝。以言為職。不忍默默。以負陛下之恩。故敢據事之理極論。以瀆宸聽。復揣敬之心。善言以導。敬如此大要。欲去敬以安朝廷。諒存吾君云耳。實非有讎於敬。以敬之去。為快也。伏乞留心察納。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明臣奏議卷十九

勘處倭寇事情疏嘉靖二年

夏言

臣看得倭寇肆逆各該地方官員先事不能防禦臨變不能勦捕漫無籌策坐失機宜以致荼毒生靈占據城池劫奪庫藏燬燒官府戮害將臣辱國損威莫此為大及查據前後章奏俱各事涉掩覆而言辭多遁情狂寬縱而功罪未明該部節次覆題亦不過按據來文遷就議擬雖云行動亦祇故常所以屢瀆宸聰多是曲為裁答即今因循日久未見回報不惟賞罰淹留而人心懈玩抑且法令廢弛而欺蔽肆行昨見朝鮮國王李懌奏稱倭寇打撈上國至殺官兵不伏天誅偷生到境仰仗皇威勦殺幾盡並將賊俘獻之闕下事聞中外頗喧物議以為堂堂天朝統御萬國而東南疆場之臣忘忽武備廢棄職守反外臣之不若方且務為掩蔽苟逃罪譴若不嚴加勘治何以示戒將來鎮守三司守巡重臣濫膺朝廷藩方重任不能協謀畫策以保障地方市舶海道備倭衙門不能遵守舊規嚴設武備以禁防禍亂寧紹府衛所寨掌印巡捕大小官員坐視倭寇縱橫來往於封域之內殺戮劫掠於旬日之久如蹈無人之境略無捍禦之方以上各官職任雖有不同俱各無所逃罪訪聞前項二起倭寇到時實因各官從事怠緩處置失宜釀成禍亂及至變作又一籌不展狼狽失措貽害生靈甚至以城門之扇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舉火自焚船司差官為賊嚮導關帥墮馬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劫沿江吶喊殺人地方之驚擾可知抵城逼令獻賊府衛之官軍何在且宗設領倭寇不滿百十餘人而寧紹兩郡軍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兇殘肆意劫掠畢竟無與為敵尙謂國有其人致使蹂躪城郭破壞閭閻貽國大恥事出非常中間隱匿事情得於道路傳聞未易悉舉今若止令鎮巡官查詢回奏竊恐上誤朝廷事機下貽地方災害法令幾於不振功罪終是不明況巡按御史當時倉猝開奏稽察未精鎮守等官身負罪愆豈肯吐實臣夙夜思慮實懷隱憂伏望皇上軫念海隅蒼生罹此凶變特遣近臣素有風力才望者領敕前去查勘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別功罪等第重行誅賞大明陟罰庶人心以定國威以伸而四方邊徼皆聞風知所警懼矣再臣旁考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艤艦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不滿所欲則燔燒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為海邊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當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夷賓服惟是倭寇時或犯我海道用是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為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發官軍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嚴加隄備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邊奈邇來事久而敝法玩而弛徒擁虛名略無實效寧波係日本常年入貢之路法制尙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廢弛尤甚乞特選官領敕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達閩以極於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點原設官軍閱視舊額墩堡盤驗現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即與撥補墩堡圯壞者即與修築兵器朽鈍者即與換給官員之不才者即時易置法制之未備者即時區畫庶使海防嚴謹中土奠安可以防海堦不測之虞可以壯國家全盛之勢矣

疏入帝從之遣給事中劉穆往按其事

議大禮疏嘉靖二年

席書

臣惟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立從子為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終不稱濮王為伯今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忤又未嘗立為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於帝王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為父以父為叔倫理易常是為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今陛下於獻帝章聖已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璉臣瓚臣獻夫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非皇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尤望陛下仰遵孝宗仁聖之德念昭聖擁翊之功孝敬宜隆始終無間大倫大統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立廟室於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於正統無干尊親兩不忤矣一遵祖訓允合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忤經違禮之陋習

非聖人其孰能之哉。疏入帝詔布告天下。尊稱遂定。

議大禮疏嘉靖二年

桂 尊

臣聞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失考。典章遺絕。陛下純孝之心。納陛下於與為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與國太后。歷於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璠。崔縉。獻議。論者指為干進。逆節人口。致違禮者。不敢駁議。竊念陛下待與國太后。慨與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與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與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地之道。至朝臣所執。不過宋漢議。耳。按宋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為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為之子也。則陛下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與獻帝。母與國太后。又何疑。臣聞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捲。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命臣等面贊。疏入。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議行。

錄名德以重士風疏嘉靖二年

林 俊

臣近見魯鐸為祭酒。士夫相慶。繼之。歸以疾辭。允之。屬有司俟其病痊。具奏起用。陛下知錄處錄。士風增重。其知勸矣。夫治道。教化為先。學校教化之所由出。而太學又收學校之成功。明教化。成人材。贊天子以出治者也。祭酒師儒之本。型範非良。則器非良器。故曰。輕師易得。人師難得。上世多取德器醇厚。儒學優長之臣。周成王時。彤伯為祭酒。漢以下。若劉向。韓愈。劉毅。呂公著。楊時。諸人。為國儲賢。以致用成化。非細故也。魯鐸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馴。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弊。正有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況魯鐸與前謝鐸。人品相類。謝鐸以祭酒養病。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於家。遣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師。頌美有作。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則今日頌美陛下。將亦同孝宗矣。夫薦賢所以為國。祭酒尤賢才。盛衰所關。伏望斷自宸衷。亟賜施行。幸甚。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正法守疏嘉靖二年

林 俊

臣竊惟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機密。奸細。鎮撫司。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廢之。焚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大明會典者如此。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愛惡。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奸。而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鎮撫。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仰至治。不意於內監崔文等而廢法。豈彼有所所。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

必居一使。宋銓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罪。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祖宗成法。在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祇宜治臣等之罪。祖宗之法。未可廢也。況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尚拂於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皇上念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為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疏入。得旨。宋銓。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

乞免查撥莊田疏嘉靖二年

劉 麟

臣竊查各府皇莊。先年各差太監。旗校人等管理。皇親功臣。亦各設有管莊僕佃人等。領種。希勢取寵者。撥置并吞。爭競不明者。朦朧投獻。而地土之在小民者。日侵月削。有司莫敢誰何。小民日見逃亡。畿內彫零。亦已太甚。自聖明登極。諸弊一新。前項管莊人員。通行裁革。原係投獻地土。盡歸業主。仍令所司徵銀解部。係各宮主者。類進。係皇親功臣者。赴部告給。公私相全。士下交慶。二年以來。事體便。況此項田地。佃種既久。或昔雖薄。而今則肥。或昔曾灘窪。而今則坦夷。其原佃之人。又經蓋有房屋。種有樹木。或祖孫相守。或姻姪相聯。俱難於摘離。勢逼遷逐。恐成激變。且先年皇親功臣。蒙賜地土。踏勘丈量。悉肆竊盜。加以不才郡縣。曲為奉承。無賴佃僕。巧事逢迎。遂將左右民田。因而一概吞噬。力弱者。流離殍斃。能言者。奏訴纏綿。又有愚悍之徒。聚眾逞兇。殺人構禍。今又有原差主事坐守。割取莊田。兼以螟蝗蔽野。毀食禾稼。互相驚疑。怨口嗷嗷。臣既得之聞見。不容緘默。夫空閒地土。虛名無據。自撥置爭吞之計行。而吏民拱手於昔。朦朧投獻之私作。而版籍失其於今。民有通逃之籍。國有空閒之名。豈真有所謂蕩然無人之境。坐待所司。舉以界人。哉。慨自召佃以來。民方得業。驅揚桑梓之計。勞。庶幾賦之工費。倉倉融融。相慶一時。不謂旋即奪之。如雀在籠。如魚在水。而忽有異物撲之。情何以堪。莊田之賜。以臣觀之。若陛下以股肱之肉。而啖心腹之疾。必欲盡飽。禍不忍言。臣又惟據素無厭者。寵幸之大。錫予有漸者。保全之至。恩伏望皇上斷自宸衷。剴恩以義。將陳萬言等。奏乞莊田。盡行裁抑。諭令萬言等。自省寵祿之厚。比之未遇之時。豐約何如。苟或足供家業。將今賜莊田。暫且停免。待後子孫繁衍。祿食不敷。從實具奏。方纔議撥。猶為未晚。必不得已。救下戶部。就將各官類進銀兩。約量查給。仍將原差主事。行取回京。則民心以安。國本以固。而所以重農。輔厚。貴戚者。亦兩得矣。疏入。帝不納。

論錦衣衛朱宸等疏嘉靖二年

張 原

臣伏見錦衣衛前所千戶。陳昇。官冒錦衣。林本。賄役。虛張聲勢。僞服衆人。肆其蠶斷之心。挾以羅織之計。接受詞狀。搜防陰私。擊擗平人。括檢富室。妄自驕悍。雖堂上官受其執持。擅用刑威。雖內臣家被其安審。先嘗坐喇喇房。肆志已甚。又嘗坐通州。虐取尤多。害衆不止數十家。得利已贖一二萬。道路側目。儘有怨言。錦衣衛革職千戶。魏隨。狡狴成性。資緣用心。先年已奉詔旨革除。今又謀在東司房辦事。夫以冠帶

總旗之名。乃與千百戶並坐理事。於法例既舛。於名分實乖。況權勢憑依。胸臆肆肆。貪婪括聚。報復公行。物論既多。良可深惡。錦衣衛軍印指揮同知朱宸。既為一衛之統領。凡事皆由其掌握。卻乃納賄徇私。用人不審。始焉或貪其餌。或附其勢。終焉乃受其制。乃容其奸。縱彼豺虎之傷。始我閭閻之患。觀其所用之人。如劉儒。關鳳。及陳昇。魏頤。此類頗多。罪烏可道。再照錦衣衛乃親軍之司。實機密之地。責既云重。官宜得人。今指揮同知朱宸。痼疾耳聾。應對不給。指揮使周傳。素行不謹。穢德彰聞。而指揮同知略安。則又貪取賂同。才猷未著。既皆未孚於人望。曷可委任於所司。況朱宸。趙誠。皆係官。皆部其行。分取官緡。旗校咸怨其貪。營利之計。百生。訪事之使。四出。又其子誘校尉以羅織。平人嚇大戶而欺取財物。宿娼不檢。生事妄為。周傳鑽刺機巧。實先朝奸邪之黨。人彌縫。殊深。乃新政。極誅之遺惡。願方以為得計。不知後改前非。代人追債。而分其財。唆人告訐。而利其有。朋惡相濟。衆怨攸歸。又以威嚇至親。乃復營求管事。故違事例。擅啓弊端。此二人者。處之近侍。尤非所宜。乞將朱宸等特賜退黜。陳昇等通行懲究。再乞飭下兵部。該衛軍印管事員缺。另行推選。歷練老成。公謹廉靜。人望素推之人。用之。再將東西兩司房辦事寫字人役。差官逐一清查。遵照近日題准事例。勿得容留。先年查革人員。仍乞敕諭該衛。凡有公幹。須要乘公擇人。但係平日生事害人者。勿得一槩差辦。此後敢有先年查革人數。仍復謀在東西兩司房辦事寫字。及平日生事害人之人。營求一切差委者。俱聽科道官指名劾奏。治以重罪。臣又訪得通州坐季。原非祖宗舊制。比因彼處盜賊生發。權宜差人。止為訪擊盜賊一事。此外並不得有所干預。其後生事圖利之人。營求差委。馴至今日。遂為地方之害。況天順年間。已嘗因事奉旨查革。而今彼處又已設有兵備。守備等官。則此坐季人員。似亦甚為冗贅。伏望皇上察納臣言。俯賜停止。生民幸甚。

張原

寢楊倫職命疏 嘉靖二年

臣謹奏近該內官監小火者張通等。因本官太監楊聰病故。比照太監趙山。蔭弟趙雲事。例具本題請官。其姪倫奉聖旨。准他楊倫與錦衣衛百戶管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固知聰乃潘邸舊人也。陛下昔者龍潛潘邸。私厚於人。固無不可。今為天下主。以天下為家。天下之人。皆陛下之臣。願猶可自分彼此。厚薄以示不廣乎。祖宗朝內臣既歿。間有寵被恩私。錄用弟姪者。然皆賢勞著績。輔翊有功。素為內外人所知。敬者。方始得之。然亦不過一二人。以示異數。初未嘗概予而濫施之也。潘邸舊人在當時。人品不無賢否。歷年不無淺深。效勞不無大小。左右近侍。足當聖意者。亦不無差等。其間不宜槩以舊人一例論也。夫官爵乃祖宗之定制。天下之公器。陛下自當為天下崇重而靳惜之。不宜任私意。往往濫及私人也。況倫以斷髮之賤。無戰伐功。而濫受六品武職。其於名器為何如。以公家虛儲。皆生民膏血。而容倫養發其中。其為冗濫何如。且為官擇人。因能授任。乃國家官人之法。今不論其才能可否。而即使之管事。豈擇人授任。意耶。縱使私厚舊人。恐亦不宜如此也。張通等代為之請。是乞陞也。不由該部議擬。陛下特降內批與之。是傳陞也。陛下即位之詔。已嘗痛革此類。播告天下。天下之所共知。在先朝者。供查而革之。在潘

邸者。又從而與之。是天下之人。皆不許傳乞。而潘邸之人。獨可任為之。岐宮中。府中於二體。判前日今日。為兩端。方自行之。旋復背之。失信破例。天下其以陛下為何如。往時趙雲。准與千百戶。妄起弊端。臣等已經屢次執奏。而不蒙俞允。今倫襲其故智。又復然矣。小人得志。日長月滋。彼此效尤。妄肆比引。將來恐又不止於此。此臣等所以懷懷然大懼。不得已於言也。伏望陛下。以天下公。待天下有功。不比於匪人。不溺於私愛。崇重名器。靳惜恩賞。特降明旨。追寢楊倫。廢官之命。不使後人復援楊倫以為例。天下幸甚。若必欲其杜絕。門更乞將趙雲官職。一體追奪。庶天下後世。曉然知大聖人所為。從善弗弗。改過不吝。迥出尋常。萬萬也。

法異端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該大學士楊廷和等。上言。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聖德。奉聖旨。意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欽此。臣仰觀聖意。似未慨然。賜命者。故復味死一言。之竊惟人君好尚天下。趨向繁焉。雖發於一心之微。著於幽深之地。行於一時之暫。然而感召乎應之理。形發影響之機。波瀾風靡之勢。蓋有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不疾而速者。如此。雖或告誡丁寧。刑罰督責。無益也。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況夫奸巧貪婪之徒。資緣干進者。百計以用其心。而輕假柔媚之人。乘時射利者。每日以試其術。二者錯布於內外。則人主耳目之前。舉凡可欲之事。背理而害治者。紛然雜進矣。人主遇可欲之事。或口一言焉。或身一行焉。諛諂而諛之人。罔不亟順旨。以諛其美。或先意以導其行。人主殆有受其欺而不自覺者。是以心志為之蠱惑。視聽為之眩誘。彼之甘言得投於間隙之時。或竊國之命。或移其所好。好巧貪婪之徒。得以資緣干進焉。自古人王。苟非明理燭幾之聖。鮮不為其所欺矣。昔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勸我遠佞人。我不知為誰。疑是汝。今果不謬。宇文士及叩首謝。若太宗者。可謂歷代之英主。而不為小人之所誑惑矣。臣自去歲。聞左右近侍之人。有與外面宮觀革職人員。陰相交結。承其指授。誘引陛下。崇信道教。致於煖殿。建置老子像。又令內臣誦習其書。演行法事。比臣即欲具言。竊念陛下。明聖。決不為此。而外人之言。或出孟浪。以故中止。近日道路流傳。言者愈衆。且謂陛下。躬自臨壇。焚香拜籙。而大學士楊廷和等。今又以此為言。臣始信陛下。真有此事。而人言所謂左右輕儂之人。乘間設餌。以誑陛下。欲為希寵干進者之媒。不誣也。陛下即位。已逾二載。聖心堅定。百無所好。一旦乃復為此。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惟孔子之道。載諸六經。治天下者。率必由之。由之則治。違之則亂。無之則亡。未聞以佛老也。佛老之教。以清淨無為為本。苦空寂寞為宗。今陛下為天地百神及天下民。物主。萬幾叢委。萬物攸賴。願可清淨無為為耶。抑可苦空寂寞為耶。獻說陛下者。或稱其導引之術。或盛為福利之說。其所以變動宸聽。大約不過二者。陛下下一時不察。遂以為真有益而誤信之。殊不知其事已嘗歷試於漢唐。宋之君。往往無益。祇以自欺。或且有害焉。明效大驗。昭然可考。陛下何不據往迹。而省觀之。乃復崇信之深。如此也。或者陛下欲為宗廟社稷及天下蒼生。廣祈福利。勉焉為之。意固是矣。但今星辰失度。雨暘愆期。

風竊互旬汀湖湧溢盜賊充斥死亡載道彼佛老者不能訓陛下崇教之誠為陛下禦災捍患福國庇民以佐成泰和之治則彼無靈神而不足信也陛下亦可以考矣陛下屈萬乘之尊以事異端之教自視之若無大闢繁也然而瀆亂大經虧損聖德貽笑天下取譏後世實非細細者況自祖宗朝來內殿未嘗有此建置陛下乃創為之不可也及各宮好事及漢經殿番經殿西天經殿並靈濟宮顯靈宮諸處日逐俱要供給齋飯供養等物俱必經由光祿寺造辦所費至為衆多其一切支用內府帑庫錢糧以為視施賞賜者當又不止於此夫內府帑庫錢糧儲之本為軍國之用現今各邊鎮軍士缺少月糧有司往往告乏各處地方盜賊旱潦百姓在在告飢陛下一切吝而不與而乃為此視施賞賜等項所浪費使羣小侈然持之誇耀於人以示得志則亦安用此帑庫積蓄為耶臣亦未見其可也祖宗設師保之官而處之禁密之地師導之教訓傳之德義保其身軀乃其職也今楊廷和少師也蔣冕少傅也毛紀費宏少保也皆陛下師臣也彼聞人言或及於陛下顧未得密勿論道之義乃爾登言章奏之間計亦不得已矣觀其旁引曲譬析事論理委曲詳盡激烈剴切蓋實情迫於中責切於身所以盡忠陛下也所以求舉其職也陛下漫然應之曰知道了詞雖婉而意實乖言若親而旨則離略不見有改悟之意而許之施行此臣之所以不能不駭且疑也陛下初即位每召廷和等事必咨之而後行今併其言置之而不聽何也彼師臣尚且如此臣屬何望焉前日因災異陛下兩敕中外文武羣臣同加修省天語丁寧至再至三而吏治民隱興利除害都要著實舉行之旨又往往形之批答之間既曰事關朕躬朕自舉行又曰齋醮俱已停止迄今齋醮之設自若也抑又日益而月盛焉是詔旨徒事虛文舉行託之空言停止虛應故事陛下已自食言而所令反其所好矣何以責中外羣臣祇承德意而欲其著實舉行政務耶此臣所以益信陛下受餌於左右輕信者既深也伏望陛下清心寡慾以立天下之本稽古正學以建四方之極端其嗜好勿為小人之所傾謹其習尚勿為異端之所搖惑上畏天戒下恤民窮速將所建佛像盡行撤毀內外齋醮俱各停止凡誦習佛者之人勒令散歸原籍各該衙門萬幾之暇惟當專一游心孔子之道涉覽大學尚書及古君臣事跡則聖心開悟樂地自多治道神補宏益實大固不必服袈裟誦真言以從事所謂異端之教也臣又聞內臣有周用田顯蔡秀者馴僉之才奸狡之性柔佞便捷本其所長原係罪人名下之人今復委綠左右答應彼乃巧伺上意動中機會挾持左道焚惑聖聰凡茲所為皆其誘引蓋欲陰為引用罪人立赤幟也臣於去年不揣愚妄請陛下遴選近習意在周用等節奉聖旨宮中一應執事內臣著司禮監從公揀選謹厚老成的答應備用欽此至今司禮監官奉制私意廢格敕旨不見有所施行伏望陛下將周用等屏逐出外勿得復留左右便為羣小引用之地其宮中答應執事人員更乞敕司禮監遵照前旨從公揀選中間但係往年罪人名下如周用等者一體俱賜遺逐庶幾拔本塞源而太平之治可成也

論王邦奇等七次奏辯疏疏續二年

張原

臣謹奏近日錦衣衛左千戶等所變與等司旗校王邦奇等第七次奏辯意圖復官已經臣本科參駁去後臣竊惟詔旨不可不信紀綱不可不振法度不可不行皆朝廷大體所關治亂攸繫恐陛下未之悉察故茲瀆陳查得先奉詔書內一款正德元年以後各衙門官軍旗校人等緝捕妖言奸細並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役者通行查革欽此又一款節云抗違妄奏者問發邊衛充軍欽此及經科道部衙等官查明具題奉聖旨是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看了來說欽此該兵部覆題奉聖旨是各該官員旗役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職職級的還與他冠帶間住被革人員朦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後因錦衣衛右所副千戶楊忠奏辯該兵部參覆奉聖旨是楊忠抗違詔旨朦朧妄奏法司提了問欽此又因錦衣衛中千戶所千戶總小旗劉贊等奏辯該兵部參覆奉聖旨是你部裏說的是但係弘治十八年以前陞授職級都照舊不動正德元年以後陞授的盡行查革不許再來奏擾劉贊等饒他欽此今邦奇等俱係官軍旗校在正德元年以後陞授的正詔書相應查革之人中間雖或有事情真實者殆亦不過一二而今皆不可考難以辯理亦在所不必論也是何也蓋以正德年間國柄漸移權倖用事祖宗之制度朝廷之紀綱蕩廢殆盡以致奸邪小人依憑城社大肆營謀率皆納賄以求官計日而遷秩下至販夫賈子賤養僕隸無不為之無不遂意名器為之大壞紀綱日以決裂比時雖彼僭竊之人亦以為濫而知後來不能安享也陛下昔在藩邸知之亦稔幸而天佑我明陛下即位之初滿朝垢敝克復舊章冠帶之塗天下方喜於廓清不意於邦奇等之奏復有若丁來說之旨臣固知邦奇等平日榮冒官資紆拖朱紫出入炫耀意氣揚揚一旦革之使之索然情固不能無快快然既有明旨還與之冠帶間住則亦可以安命知止矣若必欲復官則奉有正德元年以後通行查革之詔累奉依擬查革及盡行查革之旨理不可行法不可行朝廷之體統亦不可行凡茲舉朝大小臣工孰敢犯天下清議甘萬世重譏奮然自任再開伴門以復邦奇等之官以蹈抗違詔旨變亂成法之大罪乎邦奇等本以緝捕得官臣即其事論之十五六年間羅織鐵鍊無辜而死者不知其數抑有罪人雖死而尚不知何事者有人心者無不痛心邦奇等試揣於心亦當自知也殺人以求富貴在天理以爲何如今乃不自悔認復爾聘其驕恣之口極爲誣毀之言悉其兇悍之性欲爲報復之計肆無忌憚至於此極古人有言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亦皆所以敬君也今科道等官爲陛下左右之官是近臣也陛下下命往理其事乃陛下之命使也邦奇等視之曾陛下畜產之不若而叱咤之屢加漢法所謂大不敬何大於此其所攀比之人又皆一偏之見殊不知各人之事迹不同詔書之條格嚴密官司之冊籍詳明不入於此則入於彼應革應留據實可見非惟不敢容私雖有私亦不能容也且法者原於天道制於祖宗主於陛下而奉行於百官今天下事非一端奉陛下法治事者非一人審使邦奇等之奸計得遂市虎之流言成其則百官臨事皆將有所觀望而畏縮規避孰肯爲陛下任事怨乎況屢奉詔旨一則曰抗違妄奏者發邊衛充軍一則曰朦朧奏辯的參奏重治一則曰不許再有奏擾而大明律及現行事例又有撫拾勘問官員者民發口外軍發極邊衛分之條今邦奇等七次奏辯不知於詔書於律例

何如也。臣該科雖嘗屢行參駁。而不知復有引詔旨。據律例。奏請論之。如法如往日之治楊忠者。則邦奇等之不悛。亦宜也。今天下奸邪漸匿。盜賊屏息。世道清明者。賴有此即位一詔為之隄防耳。臣等之所以謹守而不敢苟違人心。誠默不言者。亦以此也。此為一決。則潰溢四出。汎濫滔天。陛下大事去矣。臣待罪該科。已奉有明旨。許臣參奏。況又親見此輩。牽引引類。以搖奪國是。敗壞國體。抗違詔旨。推拾勘官。臣大懼世道之下陵上替。紀綱之日廢月廢。工不信道。朝不信度。關繫天下治亂。也不細。彼科道。部。衛區區數臣。固不足惜也。伏望陛下。獨奮乾綱。大張雄斷。救下法司。將為首王邦奇。遵照詔旨。從重發遣。以為衆戒。仍追究代寫奏本之人。照例治罪。庶朝廷不失信。而百官得以展布供職也。

明臣奏議卷二十

停國戚張鶴齡等恩典疏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昨見吏部奉敕。皇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敕。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承襲。欽此。又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聖旨。都督同知陳萬言。男陳紹祖。與做尙寶司司丞。欽此。又該傳奉聖旨。舍人蔣泰。蔣清。蔣禮。俱與做正千戶。吳振。武受。俱百戶。欽此。臣聞命錯愕。甚有不安於心者。竊惟祿以報德。爵以賞功。天地之常經。先王之大法。祖宗之定制。不可易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收檢人心。砥礪世道。陛下繼祖宗大統。為天下義主。當以爵祿為公天下之具。以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恩外家。而濫施妄予。以墮祖宗天下之法。制。鶴齡等無間。關百戰功。非俊傑九德。士。徒以椒房之親。重荷恩寵。富貴已極。名位已盛。今無一事。復加崇階。一日之間。偏及四氏。封公者一人。封伯爵者一人。進宮階者一人。授六品文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六品武職者二人。不惟寵賚頻仍。爵賞橫溢。抑且私厚戚屬。輕用王章。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萬言新聯國戚。列佐督府。循之舊例。進封以伯。固有可誣。臣猶嫌以太驟。鶴齡等果何謂耶。若以為母之恩。因極。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詔。厚恩已至。今茲之予。又似無名。縱使鶴齡等有積勞於國家。則論功行賞。亦止宜於一行。豈可去年降一敕。今年又降一敕。去年加官。今年又加官。洪恩過寵。頻頻疊見。以瀆以僭。至於如此。然則何時可已。

也。吳振。武受。又出異姓。臣不知為何人。今皆曲緣私恩。一概濫被。輕授無度。實啓傳陸之厲階。何以嚴塞人言。防杜僥倖。臣所以不能不駭且惜也。且公之與伯。上得也。五品。六品。文武官階。重職也。封拜。大事也。陛下不謀之。輔弼大臣。輒自內降手敕。率易行之。揆之事理。殊未為安。況大恩不可以頻假。上爵豈容以輕授。祖訓昭然。法制具在。陛下又似不宜任情率易行之也。夫富貴忌於太盈。功名嫌於過盛。造化消息。盈虛之理。有一定。而不可誣者。是以漢。唐。宋。賢君。往往慎重公賞。抑絕私恩。而不肯少假借外戚。其外戚之知道。識時勢者。亦或守謙讓。戒盈滿。而不敢少憑藉公家。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而為善處富貴之人。書之簡冊。於今有光。臣方以堯。舜。望陛下。願今所為。又似反於漢。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得而私相藉。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聽者。陛下曾不少動於中。而存心於宵旰。顧惟拳拳感。而敷覃恩澤。臣恐天下以陛下無意於斯民。而祇知有外氏。其害誠非細也。臣所以為陛下甚惜者。又以此。伏望陛下。以天下為家。以萬民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情。遵祖宗慎守名器之訓。謹戚屬僭借禮制之防。俯納臣言。將前項恩典。暫為停止。俟他日。再圖議行。庶賜賚有名。官爵不濫。陛下不失守文之盛德。成晚得全知足之令名。臣之此言。非敢薄於陛下之所親。自願備員言路。封駁乃其典守。觀此事理之或外。實有不能忍然於心者。抑懼天下後世之議及臣也。是以昧死上聞。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停司禮監諸乞疏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近該司禮監右監丞閻綬等題。為已故司禮監太監張准弟張銘。姪張琦。張璋。及閻欽等。乞討官職。及現任管事。奉聖旨。張銘。准南鎮撫司管事。其餘能。該部知道。欽此。臣等竊見。准以閻閻之子。入侍帷幄。榮冒蟒玉。叨官司禮。雖有奔走之勤。殆亦職分當然。概其生平寵榮。殊未足以報稱。況當陛下繼統。而單詔推恩。已嘗官銘為指揮同知。今准既死。又錫之葬祭。若復用銘。不無失之濫繁。往日太監趙山。楊聰等死。其發送。諸內臣為其弟姪乞官。臣等執奏。論其不可。不蒙俞允。然彼皆藩邸舊人。既獲從龍之幸。或荷非常之恩。事偶可以一行。固亦妨於聖治。不意今日遂以為例。一槩踵而行之。是何也。臣等據法之言。既不見信。而彼徇私之請。得以肆行。故耳。夫朝廷用人。本以辦集事務。苟不問其人之才。才。乃惟念其私故。輒委之事。其不至於債敗者。鮮矣。鎮撫。乃機密之司。尤當用人於推選。而朝廷於機密之事。豈宜以人而嘗試。臣等昨嘗略見銘之為人。禮度且猶不知。於事何能辦集。設若他日有所債敗。則陛下事也。皆於事體有乖。治道傷損。甚非軌物。憲世之意。再照司禮監右監丞閻綬。職名司禮。顧不能守禮。以贊成陛下維新之政。乃乘禮任情。為人乞官。使陛下蹈濫賞妄施之過。舉官署有伴位債事之匪人。設心不誠。曷堪委任。若係追念昔為張准之門下。則豈宜以朝廷之公物。為報復之私圖。召枉啓濫。是謂不忠。他或有所利而為之。則又豈宜假朝廷之恩典。為私門之商販。賈公徇利。是謂無恥。其稱准之墳塋。離京遠。須得親人往來照管。聽其言。似是。究其理。則非。照管墳塋。係親弟。亦即可以自便。似不係於官之管事與。

否。又本後開寫乞官人數頗為衆多。而國欽本非准之族。實與綏之姓氏相同。中間尤可疑。且各名之下。輒自注擬官職。事屬擅專。似不知恩典出自朝廷。典守各有攸司。估寵擅權。市恩罔利。皆大不可。賴陛下聖明。止許張銘管事。其餘俱已報罷。臣仰贊聖德。無任喜忭。但張銘管事。尤非祖宗軍政推遷之舊法。聖賢因能授任之明訓。臣等特罪該科。不得不又為之言也。伏望陛下慎重公賞。抑絕私情。俯納賢言。追疑張銘管事之成命。仍將閣簿示懲。以爲後戒。臣又聞行事必先申命。明罰所以救法。不塞其源。不足以止其流。不懲夫一。不足以戒夫百。更乞敕司禮監通行戒諭各監局官。俱要同心協力。守法奉公。不可代人乞討。官管等項。恩澤以貪圖利益。自壞行止。則幸甚。疏入得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論國戚張延齡等罪狀疏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訪得建昌侯張延齡。被宛平縣民孫銘奏訴。強占地土等不法事五件。投遞而法司不敢理。延齡自差人前往法司門首。將銘捉擊至家。鎖拘馬房內者五日。銘妻又嘗將情抱奏。而法司亦不聞有所施行。延齡又將銘責打二十。而後疏放去訖。似此特負驕恣。妨國害民。臣恐陛下深居九重。未之咸知也。近日皇親功臣。轉相效尤。大率皆是如此。又如定國公徐光祚。本以癩病夫。驟登已甚。而伊弟所謂三公子者。每下鄉邑。擅坐轎乘。擅住公館。擅接詞狀。擅出告示。擅用刑杖。作威作福。違禮違法。不可疏舉。而玉田伯家。昌化伯家。亦每代人追討錢債。貪圖賄賂。妄生事端。羅織平人。經月拘囚。私自拷訊。聲勢張皇。道路側目。恐非諸皇親功臣之福。亦非宗廟社稷之利。陛下爲天下軍民之主。而實賴天下軍民以立國。今視諸皇親功臣。違法害人。而不與之作主。則軍民受害者。將復赴愬於誰。萬一日久勢迫。民怨心離。陛下又將何以立國。延齡等已爲富貴之極。而不務求持盈守成之道。乃貪婪貨利。無有止足。恣意妄爲。驕橫不法。似不知有朝廷而畏法度也。由今觀之。則我太祖之待功臣。漢文帝之處薄昭。皆不可謂之少恩。而諸皇親功臣之事陛下。亦不可謂之守禮。陛下之御諸皇親功臣。或亦過於厚矣。陛下固云念其親親之情。世功之貴。然民惟邦本之義。獨不當念而惜之乎。今小民受害。而無所控訴。法官畏縮。而不敢究理。以致諸氏之驕恣日甚。民日不堪。陛下曾不少爲動心。而略加詰責。若縱之使然者。非計之得也。正德年間。雖權奸用事。而諸皇親功臣。猶知畏罪自戢。顧亦不聞有此。今陛下聖明在上。而延齡等乃至如此之甚。臣竊以爲陛下姑息太過。威令不行。致然耳。伏望陛下重維祖宗洪業之難創。儲光人心之易失。闔閭生計之至微。勸戒富貴之已甚。常以義而制情。不徇恩而掩義。申飭戒諭。痛賜裁抑。務使諸皇親功臣。皆知敦尚儉素。恪崇謙恭。各守禮法。各保富貴。不可輕自恣肆。冒犯憲典。以貽後悔。其所奏建昌侯。定國公事情。仍乞敕法司。通爲究理。倘得其情。皆從之法。庶威令得以彰明。貴戚知所斂戢。不徒小民之幸。而亦諸貴戚保全富貴之幸也。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停止織造疏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先該內織染局局事御用監太監刁永等題請。差官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爲不可。反復辯論。殆千餘言。蓋據時勢而極言之。事理極爲詳盡。不圖聖意竟莫之回。而有差內臣二員提督之旨。此事關繫聖政之得失。生民之折威。世道之治忽。不得不味死以陳其愚。陛下登極之初。已將各處新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聖明洞見萬里。或知其爲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蒙更生之福。不勝喜幸。迄今日月幾何。而乃復有此差官之旨。何前日知其害人而停止。今復不慮其害人而允其請乎。現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殍殍載道。而南直隸一帶。災傷尤甚。爲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尚恐其無濟。矧可又加之以征科。糜餉之擾耶。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報災傷之大府。部臺諫疏論救濟之方。朕降明旨。發內帑。減征派諄諄戒諭。皆欲其加意存恤。務使民沾實惠。似此所行。則是一面差官賑濟。一面差官科害。所謂實惠者何有。存恤者何如也。明旨所許。雖止蘇杭。然弊源一開。俾門再啓。干用諱利之人。遂以爲例。浸淫之勢。決不可復止。則陝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與凡買辦。採辦。管莊。管店之類。亦或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多盜。而陝西重鎮。已經戎馬之所殘。民或死於飢饉之間。餘已無幾。呻吟之聲。疾楚之狀。已是徧滿閭閻。何以復堪乎。此臣恐窮民之無告者。或遂至於反。挾而不逞。上便聖化。嗷嗷何及。夏間風聞浙江鎮守太監梁瑋指稱。進貢差人私貯寶貨。滿載船隻。前來打點。意圖帶管織造。比時。給事中章儔豫以爲言。正欲逆閉其途。繼延數月。而太監刁永果有此請。梁瑋當倭賊構亂之際。不聞出謀設策。以靖地方。乃惟汲汲營營。圖管織造。究其心。蓋止知謀利。而不知謀國。止知愛身。而不知愛朝廷。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如人也。梁瑋之營營。雖因章儔之言而暫止。然實啓其端矣。自後賄託左右。黃綠宮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施其引伸疏濬之術。致令差官之命。竟爾必出。爾莫之挽回。臣按瑋之擅啓弊端。遠格詔書。爲陛下斂衆怨。爲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徇利。罪可斬也。伏望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重念民窮盜起之義。所有差官提督之命。速賜追寢。俟後歲時。稔稔人民充足。再爲議行。仍將梁瑋取回究治。以杜黃緣。則生民幸甚。臣亦幸甚。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論議禮諸臣黜陟疏嘉靖三年

胡世寧

臣昔於陛下踐阼之初。竊效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子惠黎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而武則未彰。是以臣工多玩政化未隆。邇因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聖心不得已。赫發斯怒。薄示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懼。聖武彰矣。三德備矣。然臣竊有憂之。敢申前說。未盡蓋是三德之中。以仁爲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故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何所容身。而天威亦反襲矣。故說者謂是三德。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明猶可過。而武決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陛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之司寇。責問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乃若數用廷杖。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箠楚。偶斃

謂遂之下。遂傷日月之明。臣知此事。非出陛下本心。實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豈所以昭聖德之美哉。臣願陛下自今謹之於後而已。席書以禮受知。陛下親擢禮部尚書。真得古聖王知人善用之體。然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乃援書為例。夤緣結託。不由衆推。以得倖進者。聖明於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皆非。聖明於是。惟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照臨於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於中。天下之幸也。皇上聰明仁孝。親定大禮。追崇皇考為恭穆獻皇帝。聖母為章聖皇太后。已無子臣父之失矣。然而議者欲正兩考之失。追改皇伯之稱。紛爭不已。中外共疑。臣非敢謂其言之不然也。然竊有見陛下入繼大統。雖由皇考遺體。倫序當立。然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實由慈壽皇太后擁護之功。既而即位以來。人心永戴。實承孝宗敬皇帝聖治之蔭。臣知聖心純孝。其於議者之言。必有不欲盡行。而皇伯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矣。臣願陛下明以此意。止議者之再言。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羣臣之固惑。而宥其愚忠。要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而歡洽無間。九州四海。咸頌陛下之德。而愛戴無疆。亦使新舊諸臣。和協於下。以佐理維新之治用。以祈天永命於萬年。此陛下萬世之孝也。臣愚昧死。不勝倦倦。疏入。帝不納。

大禮議嘉靖三年

吳一鵬

臣謹考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為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嘗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於天下後世。今張璠桂尊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為重。嗣為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為皇伯考。臣等竊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於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規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禮。尊等法司。按治。

請舉大禮以安人心疏嘉靖三年

朱淵

臣竊惟嘉靖三年二月三十日。恭遇慈壽皇太后聖誕。節奉旨。命婦皆免朝賀。伏見近來天災流行。聖心警動。諸凡供御。一切裁省。母慈體國。當示謙沖。但容旨簡嚴不言。所以臣民觀聽。惡得不疑。成謂朝賀之禮。近在與國太后。固已舉行。今者慈壽誕辰。乃聞報罷。事體相類。禮數頓殊。傳報之間。關係不小。竊念慈壽皇太后。手提神器。親授吾皇。母子至情。天日在照。孝宗在天之靈。所以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天下臣民萬姓之心。所以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今乃旬月之間。一廢一行。彼此相較。形迹太著。何以安母后之心。慰孝宗在天之靈。副天下萬姓臣民之仰耶。臣愚以為朝賀之禮。在母后雖云固辭。在陛下尤宜

敦請。比諸常禮。加意舉行。致誠致敬。盡情盡文。不然。萎萎成文。嫌隙易啓。兩宮之疑漸積。國家之聲日生。則衰隆替。實繫於斯。臣不勝感激之至。疏入。旨下獄杖斥。

勘地方賊情疏嘉靖三年

張原

臣謹奏。先該福建鎮巡等官。勘報過漳州等處。流賊攻劫殺擄。並官軍斬獲。緣由前來。已經兵部。又據莆田縣被害民人詹良奏稱。彼處衛司不行勦捕。致賊猖獗。大肆荼毒等情。看得中間情辭各異。其他隱蔽尚多。不無追究未盡。遞難定奪。欲再轉行彼處巡按衙門。覆勘等因。覆題奉聖旨。是各該官員功罪並陳。亡死節等項事情。著巡按御史從公查勘。務見明白。來說賊起去處。失事情由。還著廣東鎮巡官上緊勘明具奏。欽此。臣惟前項盜賊。攻劫鄉邑。焚燒室廬。搶擄人民。汚穢婦女。拒敵軍民。殺戮官吏。甚至殺人祭旗。剝皮分屍。割腹取胎。流毒三郡。遺害兩省。備極慘酷。人皆憤怨。蓋不獨詹良一人言之。其鄉人聽選官陳文陸及給事中等官鄭一鵬等。幾二十人。皆嘗連名具奏。彼皆士著居人。身親睹記。所見必真。所言可信。其稱賊在附城割營二十餘日。衛司坐視不顧。任其歌彈飲酒。從容劫殺。給票買物。明報官司。准令供應。又稱忽聞賊至。都司先已遁去。次日方知所在。軍出涵頭。偶聞風吹於兵仗。有聲。指揮以下。返奔入城。官軍未嘗與交一矢。止有民兵屢戰。被殺約有五百餘人。典史中箭而死。檢校被擄。贖回等項情節。與臣所聞。大略相同。及觀彼處鄉人所撰。奏未錄者。紀載彼時事情。尤為詳備。其與彼處官司之所勘報。十無二三。該部欲行覆勘。蓋已洞燭其弊。但彼處官員。既經查勘回奏。豈肯再有異詞。自為先後矛盾。況彼俱係待罪人員。未免回護。遮掩。祇事虛文。塘塞。以致鬱悶之憤。失綜覈之實。遂僥倖之心。傷公平之治。深為未便。合無照依勘處。倖免。再煩敕旨。選差給事中一員前去。將彼先次勘報。并詹良等各奏事情。逐一查勘。務見明白。其廣東賊起去處。失事情由。亦令差去給事中一員。併勘保具實奏聞。臣之此言。非過為是。刻薄也。比見近年各處盜賊繁多。率皆起於細小。彼處守土官員。既不設法捕處。又不及早申報。勢已釀成。專事隱蔽。擁兵自衛。安坐旁觀。聞賊在前。惟擇善地而遠守。與賊對壘。乃先望風以奔遁。大有喪敗。則減百而為十。又假為被傷之名。稍或捕獲。則張百而成千。又多係冒報之數。及被查勘。率復遷延。動經二三年間。傳歷一二人手。俟其日久時易。心懈事緩。方行撥拾。冀以塞命。中間又以遷官去任。為解功罪掩贖。為詞。以至賞多濫恩。罰不及罪。法令不行。人心玩愒。流傳此弊。已非一朝。往日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勘報事情。大率皆然。臣所以信今日詹良之言不誣也。臣又聞近日山東盜賊復起。河南嘯聚已逾千人。處鳳地方。現有奏報。而湖廣諸郡。在在生發。以臣觀之。皆非細故。使非朝廷及早厲法度。明賞罰。大加振作於上。臣恐人心無所警畏。政令日就廢弛。各處守土官員。蹈襲宿弊。皆事苟免。天下之患未易止息。用是拳拳不避塵瀆。謹以愚見。昧死上聞。疏入。得旨。兵部看了來說。

在告極論朝事疏嘉靖三年

張原

臣近以灼艾在告。開科道等官。交章論主事桂萼。張璠等之邪佞。皆未見陛下有所指揮。臣竊憂憤。不知所以呻吟之餘。謹昧死。輒以專等所以固守前說。必欲求勝之意。與科道等官。極言舉劾。不欲與之並立之故。為陛下備言之。為專等者。固自知變置宗廟。詆毀詔書。離間宮闈。排大臣。搖亂國是。罪在不赦。然業既為之。譬之騎虎難下。益復固守前說。猶冀可以富貴一時。是即邪結。只知奸官。桓溫不避遺臭之類耳。宜其大言橫置。愈無忌憚。而不肯已也。為科道官者。亦固知聖志已定。天威方赫。雷霆之下。無不摧折。渙汗之餘。豈容撓阻。願以邪說橫流。奸人干進。國之安危繫焉。比之亂臣賊子。其迹雖隱。以微而實。大且烈。恐陛下一時不察。誤中其餌。使奸邪之計。萬一得行。而伯考之說。竟或改稱。人心洶洶。為是之懼。所以連章累牘。紛紛不已。逆鱗犯諱。亦有不暇計者。臣嘗驗之人心。非特在廷之臣。以為然。雖下至閭閻匹夫。亦皆以為然也。此可見孝宗皇帝深仁厚澤。洽被人心。人心無不延頸。思欲為孝宗死者。科道官。特因人心而述道之耳。況其職守所繫。公議所關。亦宜其抗言執奏。愈見激發。而不致已也。專等既已召至京師。搢紳大夫。皆不與之立談。彼豈無一鄉黨朋友。素和親厚。往來者哉。聞其日所造接。祇皆先年罷革不得志之人。幸災樂禍之輩。每語若人曰。吾已得君矣。吾言已見信矣。吾行將柄用矣。吾當進退百官。變置法制矣。肆行胸臆。謬為大言。以欺人如此。尤可深惡而痛恨也。新進小人。曲學阿世。繼得陛下假借以顏色。輒爾矜大街。耀若自不能堪者。其器局狹隘。識趣卑陋甚矣。他又且不論也。陛下亦嘗知之否乎。今陛下於專等所奏。一切留置於內。其諸科道官之論列。每漫應之曰。該衙門知道。然聖意叵測。而國是無所底定。以致人心愈自激發。而言或傷於煩。聖心愈見堅執。而聽或至於厭。蓋亦無怪其然也。何也。大禮已行於往時。明詔已布於天下。聖孝純篤。萬萬無復改易之理。此但陛下自知之耳。天門九重。外人不得而知也。夫人不見知而致疑。上不明言以示信。馴至內外沮惑。君臣乖睦。所謂上下不交。而庶事叢脞也。其將何以為天下。臣所以憂憤而不能已於言者。大率為此。陛下為天下計。曷不降敕大廷。徧諭羣臣。備述明詔已頒。大禮已定。以示再無改易之意。其桂萼等亦宜早賜處分。遣之回還。仍就舊列。則人心以安。人言以息。國是以定。實宗社無疆之休也。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乞停工匠等陞賞疏 嘉靖四年 胡世寧

臣竊見御用監太監張忠。題准將成造龍牀等件。官匠趙奎等六十八員。內陞職五十四員。冠帶一十四名。節經部科諸臣。據法奏駁。未蒙聽許。伏惟自古國家。建官分職。下至百工技藝之人。皆有月給俸糧。使之各食其食。而事其事。非若民間雇用工藝人等。身非所屬。事必相酬也。至於陞官。止惟武職論功。蓋因用其死命。其餘則皆遇缺掄材。銓補。非以酬勞也。今趙奎等歲入官廩。成此工作。乃其職分。豈應更加陞賞。故如我太祖。太宗。創造兩京宮廟城闕。及各項衣冠禮樂器物。並各衙門廨宇。比今趙奎等所作工程。何啻倍蓰千萬。皆若一一陞職冠帶。則流外官。豈堪數紀。而竭天下財力。不足以供矣。何以能至今日保民如此之盛。傳天下如此之遠也。豈惟我祖宗列聖未嘗有此。雖考古歷代中葉之君。亦未有因如是

工作之成。而一旦陞職如是之多者。陛下試思此事。傳聞天下後世。以為何如。其於聖德有累否也。太監張忠。素開安靜老成。今不意其有此。蓋止知下植私恩。不顧上虧國體。知愛忠者。猶為惜之。況我皇上天縱聖明。即位以來。痛革權奸濫賞之弊。豈宜誤聽人言。一旦有此。陛下試救戶部。通查天下額徵稅糧。歲入幾何。歲用幾何。有無足徵。更較吏兵等部。通查每歲功陞乞陞各項官職。幾何。該添俸糧。幾何。常賦有限。將何以給。竊惟自古國家。財盡必取於民。民窮必至於變。我皇上聰明睿智。日新聖學。其於古今治亂之原。何事不知。今思所以為祖宗保天下。為天地養生民者。必由慎賞節財。其於前旨之誤。鄭自暨等之言。必有契於心矣。而猶未即從者。豈非以令出惟行。不欲因臣下之言。而遽改耶。昔書言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以為一代聖王。垂裕子孫。六百年之法。我皇上天性恭儉。自來聲色貨利。一無所好。蓋實於湯有光者。乃惟官賞。或非功德。客於因言有改。惟此一事。豈忍聖德。未全如湯也。伏願陛下痛思祖宗創業之艱。備訪軍民困苦之狀。思欲愛人。必先節用。欲節用。必先省官。俯察言官之諫。曲從本部之請。將趙奎等陞官前旨。收回敕令。照舊供役。或止與畧職冠帶。俸糧照舊關支。不許再後。後緣奏乞。如此則紀綱正。而人心服。財用足。而民生安。陛下聖德。亦傳於百世。祖宗鴻業。長保於萬年矣。臣以庸材。課蒙擢任兵部軍職之濫。職所當言。不敢負恩。緘默。謹昧死以聞。疏入。帝不納。

陳愚惻疏 嘉靖四年

林俊

臣惟禮如訟。見各不同。包容而採擇之。德之大也。若粉墨太辨。恐未足以服其心。臣伏讀明詔。仰見天地之六日月之明。於斯有悔焉。存卹敘復。日候而久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陛下比德堯舜。於湯何有哉。伏望早降溫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惟古者。捷人於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捷三五臣。容厚綿底衣。夾以重氈。疊帕。猶牀褥數月。淤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重非國體所宜。釀有捷死之慘。幸遇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時。詔獄諸官。惟叛逆妖言。強盜打著問。喇唬。殺人打著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鎖繫司問。鎖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舊典失查。非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遺殆盡。朝署為空。近聞石琚。又欲休致。伏乞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與二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諸人。乞引自近。以裨聖德。圖聖政。幸甚。疏入。帝下所司。不果行。

臣等幸沐遺澤。忝司平反。以爲照駁問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無所畏懼。庶獄決不可清。他若詳定法律。考課官屬。於恤獄囚。查革淹滯。省節煩擾。體悉吏隱。又所以清獄之源。遠修傷章。上裨聖政之萬一也。伏望皇上俯察。特救法司。今後問刑。凡有擬議未當者。容臣等查照舊規。照駁再問。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若問有冤枉。囚自翻異不服。取供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不服。止照條例。會同三法司及錦衣衛堂上官會審。十分重情。遊照會典。會同九卿圍審。原問及改問官。若容私偏。向仍有冤枉不明者。一體參提問罪。其餘事情。均乞敕令本寺及各衙門欽遵施行。臣等幸甚。天下幸甚。此開坐一。問刑衙門。固應遵照律例。問擬發落。但民僞日滋。或有所犯出於律例所不載者。或情重律輕。或律重情輕。難以照常科斷者。節該刑部。都察院。及本寺隨時議擬。上請奉有欽依發落。歷年以來。非止一端。此皆出於聖明參酌情罪。以補舊章之未備。誠宜傳之永遠。使司刑者有所遵守也。臣等恐文移積久。職守不常。未能一一查照奉行。至有出入。或重複奏請。上煩宸斷。深爲未便。合無行令刑部。都察院。會同本寺。將自嘉靖元年以來。凡問過事情。隨時議擬奏請。及撫按等衙門。奏行部院議處。其覆奉有欽依發落者。逐一查出。再行議擬。當開款具奏。取自上裁。著爲定式。增入問刑條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永爲遵守。其近日刑官私議。比附律條之類。刻附律書者。俱不許傳用。庶聖謨不顯。而刑不濫矣。一法司所以專理刑名。至於大理寺職司參駁。關係尤重。凡任兩寺官。非精律例。見出原問官員之上。何以評其輕重。服其心乎。近見兩寺官。其間歷年既久。諳練事體。盡心職業者固多。亦有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尙未通曉。即欲斷按庶獄。未免有差。原問官因得指摘罅漏。借爲口實。至於參駁。本寺亦不降心。輒逞雄辯。往復數次。淹累囚衆。至不得已。只得將就允行。亦有彼此騰謗。遂相擠陷。本緣公務。反成私隙。以致刑獄不清。多此故也。合無行令本寺。今後遇有新除評事。督令講讀律例半年以上。考據疏通者。方許干預平允。如有刑名生疎者。比照試御史事例。仍令重歷。重歷不堪者。參送吏部。對品改調在京別衙門敘用。其現在者。除寺正寺副不考外。其餘亦限三月。以裏通加考驗勤惰。內有年久未請者。一體參送吏部別用。若有究心刑名。才識出衆者。開送吏部。候兩寺正副員缺。不論年資銓補。至爲正副。又能益勵職業。比照刑部各道年深郎中。御史。一體不次推陞。如臣等堂上官不能正己格物。以致刑獄未協於中。亦乞聖明早賜黜。以爲不職之戒。庶人心知勉。法律昭明。而足爲天下之平矣。一訪得刑部近年以來。問理刑獄。多便己私。不體朝廷欽恤之意。每遇強竊盜及人命重囚。不問虛實。輒加嚴刑苦訊。又有經本寺審允。題奉欽依。處決者。分付獄官。私行謀死。詐稱病故。不得明正典刑。及未成招死者。枕藉於獄。雖經御史及錦衣衛官相視。不過虛應故事。本寺所審者。止據現在人犯病故者。例不查考。以致該部肆行無忌。問官緣此得省文移。提牢官緣此便於防守。而以人命之重。如拉犬屍。習以爲常。漫不知惜。甚傷天地之和。召災致變。未必不由於此。此等弊政。已非一日。茲當欽明大獄之後。人圖自新。諒無敢蹈前非者。臣等恐宿弊難法。類風易靡。不可不豫爲之防也。合無行令刑部衙門。戒飭各屬。俱要仰體至仁。重惜民命。一應罪囚。無得非法陵虐。有患病者。提牢官及司獄官請醫調治。不痊身死者。一面行文都察院等衙門。差官相視明白。仍一面將

明臣奏議卷二十一

論刑獄疏 嘉靖六年

黃 縉

臣謹奏。伏惟我朝太祖高皇帝。肇跡民間。享國特久。備歷艱難。飽諳物態。故立制定法。準今酌古。周備無遺。視漢唐宋爲過之。至刑獄一事。尤在所慎。既設刑部以掌邦禁。又設都察院以司糾察。兼之問刑。又設大理寺以專審錄。凡問過罪囚。具照送審。凡招不協。情不合律者。駁回再問。若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謂之照駁。照者。照其情律也。若問有冤枉。囚自翻異不服。則取供行移。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翻異不服。則具奏。會同九卿圍審。詳載諸司職掌。與大明會典。爲制甚密。及查現行條例。遇有重囚稱冤。原問官與輒難辦理者。許該衙門移文。會同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就於京畿道會問辦理。果有冤枉。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蓋使彼此精研。互相參察。故爲問刑審錄之司者。敢不積誠竭慮。據情法以議其平哉。法得其平。人皆易知。守而不犯。故刑罰得中。民獲措其手足。所謂辟以止辟。刑可期於無刑也。奈何豐豫之餘。人心玩愒。問刑者。不惟五詞之審。五疵之克。審錄者。不知觀刑之中。獄成之學。惟意出入。百司視效。不究其當。究刑每濫於無辜。不問所以問。罪常訛於非情。苛碎煩擾。長冗與奸。俾良善無控訴之門。狙詐得橫行之路。習迷不返。乃稱守法。因陋踵弊。反爲得體。以求實理。爲怪異。以論舊章。爲狂愚。遂使祖宗良法。廢壞殆盡。臣等有難盡言者。今幸陛下天錫仁勇。孜孜勵精。剷除宿弊。圖新化理。

患病緣由開送本寺以憑查審若御史等官驗有重傷及本寺審係於疑人犯并未結事雖係真正死罪重囚不曾請醫用心調治假捏虛文開報者俱將當該官吏參究從重治罪其男子杖罪以下及干證平人婦人徒罪以下者不許一概淹禁每月終該部堂上官仍將現在開除病故囚數開具說帖御前宣奏庶刑者有所避忌而囚無冤獄矣又訪得相視官往往畏懼復命推延數日積死數囚方行相視以致屍肉潰爛臭穢薰蒸莫敢近前非惟死者莫辨其冤生者亦被所染瘟疫舉發莫可救藥誠為可矜亦乞敕部察院等衙門遇有該部開報死囚隨即差官相視所差似前耽誤參究治罪如此則陛下如天之仁及於枯骨矣一近時法司問事多有淹滯日久奉累人多合無行令今後問擬大小事情及行各城勘驗者大限限二十日中事限十日小事限五日俱要提齊完結如錢糧行查未明強竊盜後擊正犯未獲人命未檢結勘以致稽遲者將現在人犯及本狀內各起事情先行問招送審本寺即明開各犯到官之日以憑查考有淹滯過期者年終彙奏請旨治罪如例應委官勘問及行軍衛有司會勘巡限并託故推調不即赴勘者原委衙門照例參奏提問庶宿弊可革而官無曠職矣一近日各城巡視御史并兵馬司衙門每遇地方呈報小事不論情之輕重概送法司法司又加求入以重罪送寺審駁方行改正又聽人囑託濫准詞訟批發兵馬司問理以致牽累貧民動經旬月甚至傾家蕩產鬻賣子女始得完結者臣等以為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市井細民愚無知過恆不免或因醉酒喧嘩或因微末爭構至有妻妾妬寵而反目子孫違令而打罵皆人情所不免該城巡行責治已足示懲戒若一概送問反戾人情誠為擾害合無今後行令各城御史今後除強竊盜人命等項重情地方呈報照舊送問外其餘一應小事審無別故者量情發落不許送問法司亦不許受理凡軍民詞訟俱赴通政使司行法司提問亦不許巡城兵馬司等衙門濫受擾民庶刁風可息而貧民獲安矣一給由服滿雜職官并吏員人等到部遠限及洗改緊關字樣者查考大明會典及該部節年題准各有送問事例因難輕宥但近據送問者審其情各可矜事非獲已如過限者因久候巡按考覈或因官司不即起文或因缺盤纏或因病疾或因地方遠涉不得及期赴部其洗改者或因司府吏胥差誤所致原無緊關字樣若不體恤一概送問則貽罪一番所費不貲又聞有吏遠限免其送問罰班書辦轉行履人繕寫遠方貧吏未免揭借了事揭借日多未免貪求自給及至敗露或反回護衙門不肯送問如此是責其細故而啓之以犯法也合無行令該部今後除官吏職役已滿及丁憂服滿并事故已經起送不行赴部者吏除照常十七箇月與官批限外再量地方遠近各除水程復有遠限及查有真實奸弊批文查結俱有洗改緊關字樣者俱照舊追問外其餘過限未及三年原籍并所在官司有事故勘帖明白至若雖有緊關字樣或洗改批而查結真正或洗改咨結而未批真正或結狀一處洗改他處查對不差並洗改非緊關字樣律稱勿論者俱免其送問及罰班書辦等項庶情法兩盡事得不擾而卑官賤吏亦可以資其守法矣

執中行政疏 嘉靖六年

朝世寧

臣聞帝王之學中而已矣堯之授舜舜之命禹皆曰允執厥中嗣是以來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尹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至吾夫子繼往開來而傳至其孫子思遂筆於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哀樂情也方其未發則外物未有所感而此心寂然不動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感物而動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事無不當物無不宜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即中也夫喜怒哀樂發於一心之微而措諸天下之廣凡國家刑賞之政慶恤之典無不皆由於此故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故如人君喜有賞怒有罰或當喜當怒而隱忍不發或既喜既怒而留滯不散皆非中節也又或今日當賞而因前日之怒格之不賞或今日當罰而以平日之喜縱之不罰又或此事當賞一分而因喜賞過二分或此偏倚既而遇事有當喜當怒者則又臨時審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之至於哀樂亦然不徒今日如此而無一日之不如不徒此事能然而無一事之不皆然此之謂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是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何德不修何治不隆何災不弭哉先儒以為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者不過此中而已伏願聖明留意然中無定體隨時而在隨事不同故執之者常如持衡之勢不使少有所偏如古聖賢論治體則周公告成王有曰作德有德則王休則王之休則亦永有辭於後世矣夫當守成易溺宴安之時而有儆明自奮揚而赴功博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則亦永有辭於後世矣夫當守成易溺宴安之時而不為明作有功之戒則士習偷惰而廢政殃民日見陵夷之狀矣若專明作有功而不為惇大成裕之圖則治流刻薄而人心不安又非悠久之道矣此二者不可偏廢亦執中之意也故周公欲使百工知成王意體如此以供職而使其君長有令聞於後世忠臣為國遠謀之意如此臣竊見國家承平日久士習因循偷惰太甚以致政弊民窮天災日見聖心憂勞累年今一旦豁然天啓奮然雷動信用忠賢益革政弊人心惕然警省政治煥然一新知我皇上勵精圖治之志而皆奮為明作有功之舉然而中人之性素無定見惟事隨風搖靡以速時名而或事為過舉以失朝廷建中立教之本意則非惇大成裕之道也臣近見撫按參官本中有以飲食紙劄應用微物而即坐贓奏提者至或大奸大貪置之不舉而惟細此武職小官以塞責如此臣恐諸臣傲傲刻薄成風而傳諸天下後世不知我皇上天高地厚之德非周公願其君永有辭之意也除此小事臣已駁令改正外至於大政事大賞罰之有關於天下大體者伏願聖明特教大小臣工今後供職行事常懷明作有功之念而不可有失惇大成裕之體雖懷惇大之心而不可遽顯明作之志復蹈因循之弊則陛下之聖學推之政事者真為允執其中而堯舜禹之聖不過是矣至論聽言則舜戒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是則舜之大聖亦欲其臣正諫也然雖樂正諫而又曰朕聖說說殄行則安言者亦疾也雖聖說說而又曰欲竝生哉格則承之庸之則又疾之不為已甚而許其改過復用也此舜之執中見於所言者如此至於後世孔子論事君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將順與匡救皆忠也孟子則曰逢君之惡其罪大則深惡逢迎之不忠也臣昔上論逢迎與將順不

同君所行是。而人臣順承其志。以成就其美者。將順也。君所行非。而人臣迎合其意。以求媚其心者。逢迎也。二者事情不同。忠邪所由以分也。近歲以來。講學不明。人心士習不正。妄以將順為逢迎。而各欲掠取正諫之名。故於君上至德所當將順者。而亦曲加阻遏。以為匡救。甚者其心靡懷報國之誠。惟圖媚寵之利。因而排擊忠良。驅除異己。至欲明主不得專行一事。自用一賢。而威福惟其所媚者之歸。數年以來。主威不立。善政不行。民生困苦。亦已甚矣。其罪蓋不止如舜之所言也。近賴皇上。天日開明。赫然奮發。說不無可惜。又恐中人。怙其間。或有事實當言。而言或過激。又或心本效忠。而意見差謬。與彼說邪同。乘伏望聖明。容臣與吏部細加查訪。并凡因公降誦官員。究其心之公私。原其罪之輕重。量其才之長短。陸續上請。或遵原職。或量收斂。至於情理難容。不該收斂之人。久誦遐荒者。亦乞聖慈。體大舜欲並生哉之意。量加寬恤。使得生全。至論用人。則曰。湯執中立賢無方。此其大要也。伊尹告太甲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其難其慎。惟和惟一。此其大法也。夫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夫既立賢。不拘其類。而欲難慎如此者。所以防小人之似君子而誤用之也。然人全德實難。或有一失。如玉之美。有一玷。木之良。有一朽。不害其為器也。惟夫奸險如嫉之人。無隙可指。而能誤國大事者。則不可用耳。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如一。所以任君子也。往時人才。自入仕途。即事交結。拔置清要。坐躡卿輔。而乃私立門戶。謬為舊制。以排斥其材。不使得用。以是民瘼不知。政體日壞。民生困苦。實由於此。今我皇上聽納忠言。痛革前弊。均調內外。立賢無方。期得真才。以輔至治。大臣體國者。日事薦賢。明良相遇。真足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矣。然恐其間萬有一誤者。則在聖心其難其慎而已。至於可否相濟者。非徒君臣為然。而僚采之間。見或不同。相規相就。亦當如是。不以為嫌。此皇陶陳謨於舜禹之前。所以有百僚師師之說也。更願陛下以此時戒。率臣使和而不同。以共成我國家無疆之休而已。凡此經書大旨。聖明天縱。經筵日講。豈有不及。而臣猶以為獻者。區區芹曝之私。不能自已也。伏望聖明俯賜採納。天下幸甚。

陳八事以足兵食疏 疏入得旨覽卿所奏。足見大臣愛君陳善至意。朕知道了。查復官員。且能吏部知道。

李承勛

臣惟孔子論政。不過曰足食足兵。孟子每語王道。亦未嘗外耕桑。而有高遠難行之說。是知王政莫先於兵。食而兵。食取足之道。非增兵以耗國。加賦以病民也。在審勢而救其偏。隨事而去其弊耳。足兵之目有四。曰選京軍以壯根本。止調操以實內地。足衣糧以卸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就中論之。振紀綱為要。紀綱振則三者自肅矣。足食之目有四。曰謹收納以清宿弊。使轉輸以蘇民困。定經制以裕國用。召和氣以致豐穰。就中論之。召和氣為本。和氣應則三者不勞而自理矣。何謂選京軍以壯根本。夫京師天下之根本。本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居守環列。周防鍵閉。其制甚重。將領必勦奮。卒伍必精勇。器械必銳利。而鮮明。豈徒示觀美已哉。蓋居安防危。其為慮深且遠矣。臣見京軍臂力勇健。而武藝精通者。百無一二。兵刃不堪用。盔甲不稱身者。十常八九。使九州朝貢。外藩來王者。見之何以壯國威。而懾奸謀哉。至於各營之所

分隸。號稱百萬。團營之所揀選。號十二萬。為將領者。果皆召虎。亞夫之流。而不至有晉梁債帥濫等其間乎。為卒徒者。果皆武力絕人。一可當十。而不至有竄名影射。耗散於其間乎。其操習果能得六伐七伐。八陳五花法外之意。而不至有若竊上。棘門之兒戲。以玩愒日月乎。臣皆未得而知也。自古武備。常弛於承平之久而振於中興之日。故殷武車攻。雅頌並稱。高宗。宣王。服遠之美。以為得苞桑之良。而今官軍以勇悍善鬪稱者。在北則各邊。在南則狼士。禁軍之中。未聞有力扼虎射命。中可以戡遠近之邪心者。失今不治。竊恐喪失。居重取輕之權。養成尾大不掉之患。臣誠至愚。不能不竊憂之。昔周勃。仗北軍之強。乃能制產。祿之致命。李林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莫可救藥。殷鑒不遠。思須豫防。乞下兵部。凡宿衛練營官軍。將必擇忠順。勇壯。曾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各精一技之士。而不致虧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盡中必稱身。而後給蓋團營。較各營為重。而守衛較團營為尤重也。使精兵良將。萃於京師。布列環衛。伏大險於至順之中。消不測於無形之表。此即詩所謂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者也。其他各營之眾。汰老弱。偽冒。以省國儲。練少壯。精勇。以備次撥。而役占剝削之宿弊。一切革去。則軍實不致怨嗟。逃避。國威一振。天下聞之。孰不畏服。何謂止調操。以實內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躡為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具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陝。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於京師。或調操於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備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流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過數名。驚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備操。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趙燧。足為前車之戒。臣知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工作之役。在邊則將領私役供饋。送而已。於國有行糧草料之費。於私有齎送科剋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為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省行糧。以雇遊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寡。請將調操官軍。留於本處。委官同民壯。精加操練。如鄰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貧軍無侵剋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概分派調操者。強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何謂足衣糧。以卸邊軍。臣惟戍邊之卒。烽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師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征勦流賊。貫串於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屯京師。出入禁地。稔見內地軍民。安逸脆弱。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飢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羨慕之心。所以易動者。因無恆心也。恆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皇上救下吏。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於邊者。急易置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副。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剋減。令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安。天下安矣。何謂振紀綱。以申軍令。臣聞紀綱御軍之大柄。其機在於賞罰。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政令不一。則紀綱不振。宋儒朱子嘗言。紀綱在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以此也。在昔軍中。號令最嚴。徵調會期。

時刻不爽。正德年間。逆彬怙勢。曲庇邊軍。又因功次不明。使賞濫及無功。而罰不及有罪。是以紀綱漸紊。彼此效尤。官防緩而姑息之政行。軍恃衆而侮慢之態作。臣願皇上大奮乾綱。申明軍令。選將領而束以什伍連坐之法。明教化而導以親上死長之義。嚴上下之分。平彼此之怨。以消其驕悍跋扈之氣。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而痛革姑息之政。則威惠並存。紀綱振肅。勇健之士。足以爲國爪牙。而無賊虐之足虞。此卽子路所謂有勇知方者也。何謂謹收納以清宿弊。州縣夏秋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運存留。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年以來。上下各官。留心國計者。名爲俗吏。用心勞而反得妨。息事奉承者。稱爲識時。自處逸而獲美稱。以此各官。鮮肯實心任事。每歲正當多月收成之後。州縣多以會計不定。不出由票。示民易知。細民辦糧。交納上司。輒將州縣正佐管糧等官。或委辦事。或派遠差。無人監收。多致費耗。來年三月以後。軍船已至。水次府司管糧官員。方下州縣。比較嚴利。逼迫窮民。去歲所收已空。今歲農功又課。或有本色而責其輸銀。不得不平價以求售。或願輸銀而責其本色。又未免稱貸而取盈。此後時之弊也。如每歲七月以前。布政司會計完竣。明示下司。依時收納。自十月至十二月而止。州縣管糧各官。不得差委。以妨監收。災傷蠲免。務使民沾實惠。而無黃收白放之謠。守巡各官。毋於收糧東作之際。舟與衙尾。既往復來。以私調撫。按而費民夫馬。則後事之弊可革也。又糧里人戶。各有善弱。各有豪強。糧里豪強。則以善弱人戶爲可欺。加增每過於正額。糧里善弱。則以刁惡人戶爲可畏。拖欠則代之賠償。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強者。以無人敢言。而反得安身。善弱者。以人易誣。而反受屈抑。此勸懲顛倒之弊也。苟能不避嫌疑。虛心推究。則二弊既革。小民及時完納。而東作無妨。糧里不致追賠。而身家可保。完糧之策。莫先於此。何謂便轉輸以蘇民困。國家糧稅。多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蘇湖等處糧長。所管稅糧既多。解納雜費尤甚。州縣不肯者。以糧長爲難。上司過刻者。視糧長爲寇讎。兌軍之類。每石包賠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包賠二三石者有之。各衙蒞豆之類。每石不過值銀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充糧長一年。有卽爲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充糧長一年。有卽爲絕戶者矣。以致民避糧長之役。過於避寇。官府無如之何。或有每歲一換之例。或爲數十年充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遍鄉無不破家矣。糧長之家。既破。國課何由可完。數十年以來。各縣通負。動數十萬。多由於此。臣久任東南。目睹諸弊。日甚一日。而不能救。不敢不爲陛下陳之。伏乞通行兩京內府及兌運等官。上下一心。同恤民隱。本分之外。毋肆需求。致有故違。聽撫按科道等官。指實查參。若夫豪惡糧里。刻害小民。有司科派糧長。上司亦宜重究。庶幾錢糧不致破家。亦不致害人。而稅糧易完矣。何謂定經制以裕國用。夫量入以爲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謂虐政。既不量入以爲出。又不量出以爲入。雖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存。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以爲出之實政。臣愚以爲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計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做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

凡百費用。有約於昔而浮於今者。必考昔之所以約者。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省之。其真多益寡。指彼注茲。又在臨時通融調劑。務使所出不踰於所入。仍將出入總數。造冊進御。卽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若歲之豐凶。事之多少。每歲季冬戶部會奏。通查何處災傷。蠲免若干。何處用兵。支用若干。以各省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恆足矣。何謂召和氣。以致豐穰。昔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者太倉無數年之積。閭閻鮮足食之家。既不在官。又不在民。說者以爲蠶於兼井。耗於奢華。似矣。而未知其要。又或以農功奪於雜役。失時苟且。而水利塘防之制。一切不講。亦似矣。而未探其本。大都年不順成。由於雨暘之不時。而雨暘之所以不時者。實由天地之氣未和也。伏願皇上聖不自聖。於聽政之時。大而慶賞刑威。小而一擊一笑。適中輕重之宜。喜所當喜。而不失之過。怒所當怒。而不失之不及。普均平之治。宏樂利之休。則和氣之敷。既充於下。而天庥之應。自徵於上。又何患乎雨暘之不時。若而萬物之不得其所哉。疏入。得旨。覽卿奏。具見忠愛。事關朕躬。朕自有處。餘下所司。酌議以聞。

罷兵行撫疏 嘉靖七年

王守仁

臣惟思思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卽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會復亂。至今且踰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疾病死者。不可勝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踰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飢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返。而彼猶齷齪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放。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從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猖獗。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常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獠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遂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乘之不可。其爲慘毒

可憂尤有甚於飢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雇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為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恃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踏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猛獠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設流官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替朕之田以資猛獠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與於閩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生命以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思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推脂割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敢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奸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慮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進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免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猛獠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踏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動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徇土夷之情而拂士大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揚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罷其職而苟利於國亦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哉今日之勦撫利害較然是在擇而行之者矣

疏入帝從之

胡世寧

臣竊惟聖明御天四海臣僕孰召不來孰罪敢匿內外法司委之提問罪犯孰敢延縱至差官校齋獨帖出外所過地方無不驚擾雖有以身許國之人素持不顧利害者無故猝然途遇亦皆震駭失色至於所提罪犯之家老幼驚惶被嚇財物怯懦者或因喪膽以成疾貧窮者或因稱貸以破家被提罪犯或被窘辱難禁而自殘身命所至官府急無打發多借官銀好貪官吏乘機剋落以一報十上司坐視莫敢誰何小民代賠不勝哀怨聲聞於天降災致傲不無所自我皇上至仁覆物勵精圖治平日事天如父愛民如子凡所以體天心而究民隱者無所不用其極惟此一事無人敢言未經聖慮今給事中張經等因言弭災建議及此實效忠諫之職言所難言伏願聖明俯從今後官民有犯在內責之法司在外責之撫按按察司等官作急提問完報不許淹滯遇有事體重大合提在外緊關人犯到京問理者行令各該巡按御史嚴限責差的當人員提解來京以憑問理非有事干機密十分緊急重情近在畿甸地方不須再差官校乞斷自宸衷永為定例如此則陛下攬權於上百官承式於下體統正而朝廷尊人心懽悅而和氣致祥矣伏乞聖裁

疏入得旨卿等所言朕知道了自有酌處

李承勛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易為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聰或不能無蔽也民何為而不安乎守令虐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效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殃民者多而為監司者又不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日重察之閭閻軍民日困上澤雖布而不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詔寬恤之事廢格不行奉旨蠲免之糧重復徵擾其他奸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為之宣播而小民不能盡知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為之奉行而小民不得沾惠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皇上特敕天下撫按督察有司使朝有善政必及於民民有隱情必達於上天下之官屬民者去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屬民者罷宜民者行有當為即為之而毋以利害為念奸有當擊即擊之而毋以強禦為畏事有當言即言之而毋以觸犯為虞則所謂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者庶幾可冀矣至於兩京科道以言為職亦多不能體皇上求言求治之心間有論列不過略舉小事僅以塞責乞賜戒諭令其靖共爾位略承順之細節進陳善之良規於凡官之失職政之失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憲職舉則遠近嚮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

疏入帝從之

明臣奏議卷二十二

郊禮議嘉靖九年

夏言

臣於前月伏承聖制。問及南北郊大祀。並朝日夕月之禮。臣即時欲述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疏。已略開陳。奉有俞旨。今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臣固可以無言。日夕觀望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之學。必能悉心殫慮。敷陳先王之典。以仰稱休命者。不意旬月以來。側聞議論紛紜。人懷異見。殊為可訝。及昨觀詹事翟縉之奏。深非分祀之議。臣考先王之遺訓。稽國朝之典章。殊未見不可。然後知縉之言過矣。臣茲不容於不言也。請先以郊祀之禮為對。而後辨縉之失言。臣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於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埋沈。醢辜之禮。以享人鬼。則有饋饌。饋食。祠禴。烝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以豐年潛有多魚。二詩證之。以為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朱子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蓋終篇無一語涉天地。朱子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況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饗案。設皇邸。司裘為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祀。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

明臣奏議 卷二十二

三八五

祀。玉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祭地。於夏至。以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圓鍾於震之宮。取其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其坤居於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為定。今之議者。以社為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曰王社。曰亳社。大社為百姓而立。王社為藉田而立。亳社則遷國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耳。蓋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地之社。總天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故諸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祀其所主之土也。故社字。從示從土。義有在矣。且議者既以大社為祭地矣。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為不可乎。議者又疑古無北郊。然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於經矣。祭天而兆於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於北郊。以就陰位。曷見其不可也。程子曰。北郊不可廢。況陳氏禮書直曰。祭地於北郊。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則古人固嘗行之矣。議者又謂莫大於天地。實天中之一物耳。不必別祭。則以天為尊。以地為卑。不得與天抗似也。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大。是崇地抗天矣。與天為敵矣。乃不以為非何也。程子曰。郊天地與其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不當合祭於南郊。夫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去古未遠。則祀天不於圜丘。而於山下。祭地不於方丘。而於澤中。漢之制。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宰於南郊。此則莽賊陰媚元后之計。欲以此並祀。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禮制。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費之費。故三年一郊。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於合者。從省約也。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似為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邱濬之言。以類於上帝。類字強訓為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宰。不為濫。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於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言。而往往以太祖之制。為嫌為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制。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也。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為可遵也。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矧敬天法祖。無二道也。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天也。欲遵祖初制。以求盡善也。欲遠跡三代之隆。而一正千古之謬也。將以建一代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於下風也。所謂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大於此者也。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未聞周公變文。武之舊也。況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聖祖之心。豈無所望於後世之聖子神孫者乎。此正今日之事也。縉之奏。曰紊亂朝政。曰變亂成法。必有任其責。既而曰

明臣奏議 卷二十二

三八七

諫官創議蓋指臣也。稽之此言私心害之也。夫律有奸黨之條。內閣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此指國家一應涉度政令。干係紀綱名分。而奸臣交結朋黨。紛更壞亂。交通扶同。為奸作孽。以欺君罔上。虐政害民也。今日所議者。郊祀之禮耳。乃古先哲王令典。我太祖高皇帝之所已行。載在典章。律亦有毀大祀丘壇之文。解律者曰。丘壇。祭天。國丘。祭地。方丘壇其所登祭之處。此法家之所知也。惜乎稽之未達乎此也。至於毀周禮一書。尤為妄議。臣不敢一一指摘。當於其大者辯之。稽曰。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之書。王莽劉歆為之也。稽名為讀書知禮者。且備位儒臣矣。何其不考之甚也。胡宏之言。非宏言也。承舛踵訛之說也。夫周禮之出自劉歆始。累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立。自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先儒嘗謂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然禮經之學。所賴相傳至今不墜者。實諸儒講明之功也。今稽不以諸儒講明者之言為陛下獻。乃獨取胡宏憑私臆決之一言。以厚誣周禮。不惟取辯一時。以誤陛下。而又誤天下後世。使信周禮為王莽偽撰。不得表章而遵行之。其關係名教非細故矣。臣竊為稽懼也。臣何敢隱而不盡言與之辯乎。至力詆天官家宰。為莽誣天下之術。則又大可異矣。夫天官家宰一篇。朱子以為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又謂家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後世雖不能行。豈可盡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而誣以莽之偽為也。且莽之前。固嘗有周禮矣。今則以為周制之士。而莽集其大成。稽又曰。合祭以后配地。自莽始。夫莽既偽為是書矣。何不削去國丘。方丘之制。天地之祭。而自為一說耶。其說不得而通之也。是故疑周禮者。漢武帝。何休。謝氏。黃氏之徒也。彼程子。朱子。東萊。橫渠。則固無疑矣。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彼周公。召公。畢榮。毛。故諸公。則未嘗誤也。稽謂皇上好古之篤如此。志復三代。知此千萬世一人而已矣。未見儒臣以三代純王之學。上輔聖主。此言誠是也。然既以皇上好古。志復三代。則分祭天地。固古禮也。三代之典也。何以言其非禮。而必欲使聖王莽。積亂之舊耶。夫致主之學。周公之道純矣。今乃欲盡廢周禮。使不得行於世。則祖宗之設官分職。大小政體。其做於周禮者多矣。然則必一舉而變亂之耶。抑不知此外又有何道。乃為純王之學。可以輔聖主耶。是故稽之言。臣不敢以為是也。獨怪夫稽之言出。而和者遂紛紛也。況近年禮部行移。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周禮策士。是皆奉陛下明旨施行者也。乃不聞稽奏止之。及稽修大明會典。器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復援引周禮。天官家宰之文。是稽平日未嘗非周禮也。何得因議郊祀。而一旦遂欲盡棄其學耶。殆不可曉也。議禮之家。名為聚訟。常情所向。自古已然。惟是天地大祭。國家重務。況於千八百年之下。興起三代而上之盛典。所當尤加慎重。必使損益合宜。足以垂範宇宙。不致少有遺恨。以貽後議。則天下之大幸也。伏望皇上恢宏天度。開張宸聰。於恩盡下。曲示優容。小大臣工。必能克去己私。仰體聖明。深求古義。以奉明詔。所擬國丘。方丘。朝日。夕月。諸神壇壇規制。自有我太祖刊定之典。備載存心錄一書。不須創設。無所變更。一準乎舊而已。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擬帝。則應合周禮。

然祖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矣。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為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足以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臣以為太宗體天行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足以當之。區區之愚。有見於此。不敢不以為獻。乞再下臣章。敕禮部一併會議。所貴廷臣協心同德。深放博求。務合經訓。破除臆說。不狃於苟且之情。不遷於衆多之口。忠誠精白。以仰承皇上中興大有為之志。以光復太祖之始制。使天下後世知郊祀天地。獲全古禮。一洗千古之陋。自陛下始。願不休哉。

疏入。得旨。這所奏皆發明古典。朕已具悉。禮部便上緊將各官所奏。並此本詳看。開具務要據古斟酌會官。議擬明白。奏請定奪。勿得稽遲避忌。

請引災變以安黎庶奏嘉靖九年

楊爵

臣於嘉靖八年十月內。承制往湖廣公幹。即今事完回還。臣知陛下哀憫斯民之心。懸於閭閻之下。凡四民利病。民間休戚。必欲聞之。故今謹述所過地方災傷生民可痛之狀。為陛下言之。南北直隸。河南。山西。陝西等處地方。當禾苗成熟之日。蝗蝻滋生。彌空蔽日。積於地者。至三四寸厚。將禾根食之。皆盡。居民往往率婦子。將蝗蝻所食禾苗。痛哭收割。以為草芻之用。其他蝗蝻稍少之地。禾苗食有未盡者。頗有秋成之望矣。未及成熟。嚴霜大降。一時盡皆枯槁。遭此災變。民失依倚。去年冬月。民所資以爲食者。皆其先時所捕曬之蝗蝻與木葉木皮等物。當此之時。民之形式顛悴。雖甚可哀。而死於道路者。尙未多見。比及今春。臣復經此地。每見餓死尸骸。積於道路者。不可勝數。又見行者往往割死者之肉。即道傍烹食之。又聞有父子相食者。非輕縣。一日而縣官獲殺人食者三人。臣聞之。拊膺大痛。食不下咽。自謂有司必能具奏聖明在上。聞有是事。必至流涕。比臣到京。聞廟堂之上。救民之死。非其所急。而所議者。郊社之禮耳。微臣憂國愛君之心。切於中。而不能有所言也。昔者漢文帝之時。家給人足。海內富庶。讀上書。猶曰。可為痛哭。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不可謂安。況於今日時勢。當何如耶。古賢王之治天下也。生養遂而後教化行。教化行而後禮樂興。方今災傷之地。生民死者有六七。存者起而為盜賊。雖稍有積蓄之家。亦難保於自食。其勢渙散。不可收拾。朝廷之上。舍此不之憂。而議合祀分祀之禮。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心離散。邦本不固。土崩之勢。可以立待。縱使周公所制禮文。盡行於今日。亦何補於天下之亂乎。深念及此。可為寒心。不知陛下宵旰之際。亦嘗慮及於此乎。左右謀國之臣。亦嘗言及於此乎。且南北分祀。以復先王之禮。非不可也。但今日救民死亡之日。而非興禮樂之時也。自古國家衰亂。未有不由民窮盜起。而為上者不知憂恤。遂至人心離叛。而天命亦去。宗社不可復保矣。故臣之所憂者。不在府庫之財。不能備濟天下。而但恐陛下無憂勤斯民之心也。夫愛民。即所以愛國。治民。即所以治國也。陛下日事經筵。隆寒甚暑。未嘗少怠。臣知陛下銳志太平。而欲為堯舜之君矣。堯舜之心。急於救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假使當時飢死之民。滿於溝壑。有如今日。堯舜之心。當何如哉。臣願陛下上畏天心之儆戒。下憫斯民之死亡。不遑他務。專

廣仁恩。移此誠禮之心。區畫賑濟之策。以長沃民生。則恩惠浩蕩。孰不頌明明天子。深仁廣被。在在載生。我父母向之榜腹待哺者。今有飽食之慶矣。向之妻子離散者。今有室家之樂矣。民心已渙。而復收邦本。雖搖而轉。固縱值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海宇蒼生。享太平之福。聖子神孫。積萬年之緒。若端在此矣。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奏入。帝從之。

修舉武備疏嘉靖十一年

徐問

臣生長南服。發跡儒生。蒙皇上擢臣兵曹之佐。雖才不足以充任。而志不敢以曠官。謹條八事。上塵聖覽。一、練兵以重聲勢。順天府。新州。文安縣等處。古為幽冀。人習悍強。且密居畿內。實為周官六鄉。六遂。漢六郡良家之地也。雖聞有招軍之令。急而行之。亦一策也。然召民為軍。已失國家定籍。倉猝應募。類非土著。居人既無父兄產業。以藉稽查。未免徒耗衣裝。冒叨糧賞。遇利則先趨。見害則退避。緩急將何恃乎。臣愚以為平居無事。宜申飭撫按。督同兵備。分府官。悉心查訪。舊團。有年壯。臂力過人。并家有二丁以上者。開報到官。再加精選。每選五十名。推身家。服者一人。為鄉長。俾其各相聯屬。自為教練。如上。司初至之日。召令面試。藝勇。量給犒勞。即放歸農。生業。若有緩急。必待兵部題本。方纔起調。冒領器械。該部各豫儲給。庶使各邊之人。知內外皆兵。潛消窺伺。矣。一、練外兵。以為羽翼。山東。德州。武定。山西。陝西。瀘州等衛。設為直隸。蓋欲犬牙相制。以禦外侮。拱衛京師。而京師擁列諸衛。居重以馭輕。強幹以弱末。立法之初。未嘗不善。但承平日久。人心玩狎。京軍以多役少練。而坐致能弱。直隸以形分勢遠。而久不簡稽。重以世習。誅求尺籍。雖存。而逃流過半矣。正德初年。遊事告急。議以參政韓福。為大理少卿。操練畿輔民兵。又分行巡按官。閱實直隸衛所武備。蓋亦不忘內豫。潛消外憂。但當時補偏救急。未有著實。振舉而施行之者。況燕。趙。梁。易。古稱悍強。若欲安不忘危。有備無患。當如往年故事。推舉內外文職官。內有文武長才。諳曉韜略。實心廉慎者。加以僉都少卿之任。以提督直隸民兵。著實清查挑選。遇有緩急。行移提督衙門調用。可一呼而集。兵威振揚。在在有備。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一、防制邊人。以密調用。直隸保定等衛。有來自邊外之人。其驍勇悍強。狀貌氣質。與漢人不同。未敢保其不異。但以安插既久。勢難變更。惟在所司。設立紀綱。嚴飭武備。以攝其搆貳反側之心。合行巡撫。督令兵備一體。銜束。每霜降開操之日。間或一試。以觀武藝。而犒勞之。又須加意推誠。諭信。恤其所私。使知有中國生淮之樂。妻子室廬之繫。必得其心。而盡其力。庶可無他憂也。一、區處屯丁。以防敵患。邇者。城堡不完。人無固志。有舍業者。多就鎮城以居。所遺在堡。類皆游徒。單弱無所藉藉。城堡既破。必將深入。逼近邊城。而士女震矣。為今之計。再行查勘。種地。居人若干。籍其姓名。嚴禁該管官。不得別項科差。索取。仍於堡內。官為起蓋房屋。安插居住。不許任意星散。令其無事。則聚眾耕牧。敵至則登陣拒戰。入則俱入。守則俱守。不許參差延緩。致生他虞。官軍既有此輩。以為應援。則氣勢自增。防守自固。敵不得乘虛而入。矣。一、經略邊關。以防黠敵。看得居庸。紫荆等處。皆隣邊阨塞之地。地方廣闊。或限於巡閱之未周。文移難頻。或苦於奉行之弗恪。又各衛守邊官軍。關於利

害。徑自潛回。將來尤可深憂。若使各邊撫按。督令兵備等官。嚴加閱視。邊關城牆。如有頹塌。即加增繕修。務須堅實。使邊軍可恃。為守以衛中華。其各處守邊官軍。兵備官躬親查閱。若有逃回等項。參究治罪。而守衛必嚴矣。一、糧策武臣。以冀自效。查得現行條例。軍職有犯罪者。俱發邊方立功五年。滿日還職。夫操持宜備。乎文臣。而應勵宜激。昂乎武職。使其聞葺庸才。棄之可也。或平時武勇。偶阻於時勢之未乘。稟氣粗豪。或至於踞地而不檢。一發地方。置於無用。其於邊境。亦何利焉。臣以為隨宜調遣。令其懲創。奮發立功。如果有功。即與議奏。遞為末減。以贖前愆。或有非常勳績。一體拔用。所謂不以一眚掩德。當有如古名將。出於罪戾者矣。一、專委任。以杜聚寇。朝廷隨時設官。務為除害。而所用之人。類多未能舉職。其兵政不修。殃民召寇者。固不足道。亦有因避嫌疑。營幹他務者。有厭棄荒野。延住省城。以密近撫按者。有徒藉刑威。陵轢官屬。而於緊要事。幾一切不理者。以致民患莫除。盜賊滋蔓。況今湖廣。辰。常等處。時有旱災。民多飢殍。里甲散之四方。未必不轉而為盜。而洞庭湖。又聞常有盜警。失今不治。將來隱禍。深為可憂。應申飭各處撫按。督令兵備。江防海道。官於原設緊要地方。住劄。廉正以率屬。咨訪以盡情。簡閱以實兵。操練以振武。聯屬里保。使之相稽。遞設鐘鼓。使之相聞。互為犄角。使之相救。堅其險阨。使之相守。其平時操練。焚諸壘。所居。漢武拓地。或稍通中國。或自相盤據。雖設土官統轄。亦僅羈縻。而大羊狼虎。吞噬無常。終不能使之馴也。奈何守邊將吏。平時不能宣威示信。以嚴其防。惟利大征。窮除。以盡其類。不知此類。審如草木。巢穴充盈。非誅殺可盡。一聞大征。兵至。其渠魁惡黨。相率走藏。所殺類多。愚益苗人。是生民膏血。斂為軍儲。祇足以飽用事邊臣。窮蹙之欲。以易千百無辜之命而已。昔宋儒楊時。以為邊事之興。多出於貪功。幸利之人。不務撫馴。幸其時草薙而禽獵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收斂不支。上貽朝廷憂。也。邊吏之大患也。今日退方。弊正坐此。宜申教各邊巡撫。都御史。嚴戒各該兵參等官。務要仰體皇上好生之心。布其威信。嚴其阨塞。謹其哨保。則久安長治之道得矣。疏入。帝從之。

遵憲綱攷察御史疏嘉靖十二年

王廷相

臣謹奏。為遵聖諭。定條約。嚴攷察。以新風紀事。臣等伏觀嘉靖六年八月內。皇上敕諭。都察院有云。正統六年。英宗皇帝詔。中外風憲。係綱領之司。須慎選識量端宏。才行老成。任之。其有不諳大體。用心酷刻者。並從都察院堂上。官考察降黜。成化七年。憲宗皇帝欽准事例。巡按公差御史。回京之日。本院堂上。官仍依舊例。查勘考察。保結稱職者。具奏。照舊管事。若有不稱。奏請罷黜。近年此例。雖存。不開劾罷一人。蓋因堂上官不能振揚風紀。反為屬官所制。避讓遠怨。以致人心怠弛。今後巡按滿日。務要嚴加訪察。果無職私。過犯。推諉避事等項。實蹟。取具該道結勘明白。方許回道管事。若有不職。事蹟。不許朦朧具奏。照例奏請罷黜。欽此。欽遵。臣等伏讀之餘。仰見皇上慎重風紀之司。必欲御史得人。使德化宣流。生民得所。而後已。真帝王之盛典。萬世之所當守也。臣查得御史出巡舊規。除盤糧等差。與給事中同行。互相關防。免其

害。徑自潛回。將來尤可深憂。若使各邊撫按。督令兵備等官。嚴加閱視。邊關城牆。如有頹塌。即加增繕修。務須堅實。使邊軍可恃。為守以衛中華。其各處守邊官軍。兵備官躬親查閱。若有逃回等項。參究治罪。而守衛必嚴矣。一、糧策武臣。以冀自效。查得現行條例。軍職有犯罪者。俱發邊方立功五年。滿日還職。夫操持宜備。乎文臣。而應勵宜激。昂乎武職。使其聞葺庸才。棄之可也。或平時武勇。偶阻於時勢之未乘。稟氣粗豪。或至於踞地而不檢。一發地方。置於無用。其於邊境。亦何利焉。臣以為隨宜調遣。令其懲創。奮發立功。如果有功。即與議奏。遞為末減。以贖前愆。或有非常勳績。一體拔用。所謂不以一眚掩德。當有如古名將。出於罪戾者矣。一、專委任。以杜聚寇。朝廷隨時設官。務為除害。而所用之人。類多未能舉職。其兵政不修。殃民召寇者。固不足道。亦有因避嫌疑。營幹他務者。有厭棄荒野。延住省城。以密近撫按者。有徒藉刑威。陵轢官屬。而於緊要事。幾一切不理者。以致民患莫除。盜賊滋蔓。況今湖廣。辰。常等處。時有旱災。民多飢殍。里甲散之四方。未必不轉而為盜。而洞庭湖。又聞常有盜警。失今不治。將來隱禍。深為可憂。應申飭各處撫按。督令兵備。江防海道。官於原設緊要地方。住劄。廉正以率屬。咨訪以盡情。簡閱以實兵。操練以振武。聯屬里保。使之相稽。遞設鐘鼓。使之相聞。互為犄角。使之相救。堅其險阨。使之相守。其平時操練。焚諸壘。所居。漢武拓地。或稍通中國。或自相盤據。雖設土官統轄。亦僅羈縻。而大羊狼虎。吞噬無常。終不能使之馴也。奈何守邊將吏。平時不能宣威示信。以嚴其防。惟利大征。窮除。以盡其類。不知此類。審如草木。巢穴充盈。非誅殺可盡。一聞大征。兵至。其渠魁惡黨。相率走藏。所殺類多。愚益苗人。是生民膏血。斂為軍儲。祇足以飽用事邊臣。窮蹙之欲。以易千百無辜之命而已。昔宋儒楊時。以為邊事之興。多出於貪功。幸利之人。不務撫馴。幸其時草薙而禽獵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收斂不支。上貽朝廷憂。也。邊吏之大患也。今日退方。弊正坐此。宜申教各邊巡撫。都御史。嚴戒各該兵參等官。務要仰體皇上好生之心。布其威信。嚴其阨塞。謹其哨保。則久安長治之道得矣。疏入。帝從之。

考察外其餘巡按、巡關、巡茶、清軍、刷卷、印馬等差。一年滿日及事完回京。各具行過事蹟。御前復命。仍備呈都察院。考覈出巡有無贓犯及乖違等項。違礙劄仰該道從公保勘。委無違礙。方許奏准。照舊管事。但御史出巡。責任甚多。今考察之例。止言贓犯乖違。未會明具條件。使御史無所據守。以之盡職。本院無所憑藉。以之覈實。漫言指摘。似為未便。臣等議得今後御史出巡。回京考察。除犯該贓犯據有實蹟。照例奏請提問。及過遠限期。照依舊定水程查算外。今將關繫職守之大者六事。定為出巡規格。凡御史有差。備開載於劄付之內。行令一一遵照條款。考其修否。以別勤惰。臣等另有訪察。不在此限。如此則御史目覩耳聞之餘。必能警省惕厲。無怠職廢事之愆。而朝廷之風紀。亦於是乎振揚矣。臣等欲候命下。咨行各巡撫都御史。劄行十三道并各巡按等項御史。各一體欽遵施行。緣係遵聖諭。定條約。嚴考察。以新風紀。事理未敢擅便。其本開坐。謹題請旨。一、除革奸弊。御史之職。方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錢糧出納之侵。欺弊往來之汎濫。里甲困於無藝之供。糧長苦於應官之饋。巡鹽即販私鹽。捕盜與盜通氣。入官有見財而差役得免。隱奸蓄匿。不可枚舉。近年以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作福。以發人之耳目。不事廣詢博采。以察下之隱微。況巡歷所在。止二三日。飄風驟雨。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奸弊深隱。何由以知。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心廉訪。但有奸弊發露。即當置之法理。使按屬之地。風清弊絕。以副皇上救弊卹民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項奸弊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職業修否。一、伸冤理枉。御史之職。竊惟推情訊獄。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得其真者。況權勢之家。問官懼於利害。富豪之室。賄賂豐於神明。朴實之民。鈍口奪於狡佞。酷暴之官。殺人輕於草菅。粗疎之吏。才情拙於淑問。由是情偽莫分。冤枉無愆。小民有不得其生者矣。既不能體皇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上天之和之氣。致災召咎。莫不由此。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慎刑明獄。作一應詞訟。勘問之事。虛心推理。緣情求實。但有枉抑。勿拘成案。即與伸理。使按屬之地。刑罰得理。瞭無冤民。回京之日。仍將伸理過各項冤枉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職業修否。一、揚清激濁。御史之職。竊惟御史為朝廷耳目。出巡於外。人才咸否。賴之采訪。都院考察。憑之黜陟。其關係至重也。近年以來。御史巡舉。司府州縣等官。不問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曾有卓異政績與否。但見其奉承齊備。禮貌足恭。便以為好。即一概濫舉。多至數十餘人。致使賢否同途。薰蕕並器。而不辨其所糾者。類取一二。塞責。甚至糾及縣丞。典史等官。其大貪大奸。盡政而害民者。則以鄉里同年親故之情。掩蔽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為國。大壞風紀。於斯為甚。合無今後御史出巡。於司府州縣官員。務要即事察政。即政察心。果見其人品高明。心術正大。政事卓異。在司府官。斷可為科道郎署之臣者。方許薦舉。其中人以下平常之才。止可注在考語。不得混同高流。以辱薦章。其所糾劾。首先貪酷殃民不法之人。次及能軟無為老疾之輩。務要據其實跡。奏行能黜。不許挾私報怨。以害賢善。回京之日。備將舉劾過各官賢否實跡。造冊呈院。以憑考察。若才賢者。以不能奉承。舍之而不舉。中才平常之人。反夾雜一二。以盡私情。及大貪極酷。隱蔽而不劾者。臣等體訪得出。考以不職。一、本院劄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皆關繫

地方重大事情。及官民冤苦奏詞。有等公勤盡職御史。督行二司及守巡官員。一一依期完報。其有等沒無才志者。則悠悠度日。傳食郡縣。多致緊急事情。廢閣不省。又有等乖猾利巧及阿私偏黨者。每遇關繫利害之事。則推託閃避。遲留而不為。干礙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明。而不報。以致終年累歲。事無歸結。此等御史。尤為不職。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行。凡先次御史勘合。務要作急勘報。其自己任內劄付者。除滿前兩箇月待續差御史勘完。其餘十箇月內。務要一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御史及自己任內勘合開具。已未完數目。造冊呈院。以憑考察。其有邊疆等項事情。難於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一、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貞百度。此其大節也。為御史者。必須清修簡約。鎮靜不擾。庶足以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千百。擺列兵衛。吹打響器。以張大聲勢。擅作威福。又隨帶府縣能幹官員及狡猾驛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雲。飲食若流。全無清約之節。反生騷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以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假聲勢於外。以自大。求其中。未必有者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邑。務要安靜不擾。本等導從。息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以為有司之害。違者許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察訪得實。回道之日。考以不職。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布公。以成王事。近年以來。輒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安望其同心戮力。有益地方乎。臣等嘗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下賓主坐矣。都御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同班並列矣。豈非執法者不法。貞度者無度乎。巡撫柔和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者。則必與之相講論。不從。則嫌隙成矣。由是巡撫所行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允者。巡撫則不允。官吏人等。答應巡撫者。巡按則惡之。答應巡按者。巡撫則惡之。至有無罪擊問。因而革去職役者。撫按自相構隙。而禍及平人。豈不冤哉。以斯人所行。乘勢驕傲。為患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為春秋之義。王人加於諸侯之上。禮也。巡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可。何也。都御史列銜內臺。奉敕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比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近日本院題准。都御史正坐。御史陪坐。臣等以為此只以私情非禮議處。非所以論於朝廷之上也。若據禮制名分。御史仍當旁坐。仍居後班。為宜。合無今後巡按御史。不論副都。會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遜者。臣等察訪得實。回道之日。考以不諳憲體。奏請降調。

將前項倉糧借支給於本城軍士作為月糧候秋成之時將萬餘庫所貯軍儲銀兩雜買抵斗還倉如此則一轉移之間有五便焉以陳朽而得新好國儲不至於有虧一便也軍士得受其實惠而不至於怨咨二便也富商不得專大利而時估可平三便也所費錢少而得米多四便也經收人員不至銜冤負枉破家而亡身五便也再照倉糧之濕爛米價之高貴軍士之缺食不特鎮城一處為然在各邊亦多如此而米價之貴又有甚於鎮城者亦合通行從宜酌處倘如蒙赦下該部再加議處如果臣等所言可采乞俯賜施行則臣等幸甚地方幸甚

疏入帝從之

唐 曹

明臣奏議卷二十三

議處濕爛倉糧疏 嘉靖十四年

韓邦奇

臣謹題為議處年久濕爛倉糧以濟時艱事據宣府前衛申據本衛豫備倉委官現監鎮撫劉鎮等各呈告自嘉靖二年起至嘉靖十三年四月終止除放支外現在倉糧細糧五萬五千三百八十三石有零在廩盛放年久節次查盤踏踏虧折坐問侵盜經收人員晝夜憂慮性命納糧錢糧為重地氣濕漉米粒日漸蟲蝕經年看守有損無增愈加致累不得聊生等情其中定奪等因到臣行間續據宣府左衛中開豫備倉委官現監千戶楊欽現任千戶李政等名下現在倉糧細糧一萬八千五百二十九石有零宣府右衛中開豫備倉委官現監千戶尹鸞現任千戶李政等名下現在倉糧細糧八千四百八十二石有零與和守禦千戶所申開豫備倉委官百戶李雄等名下現在倉糧細糧三千五百七十七石有零亦各稱年久日有壞爛無支放之期又據千戶王鎮開稱在城時估每石銀一兩雜粟米八斗又據軍人郭魁兒等亦稟稱米價甚貴正當青黃不接之期折色糴米發贖不足乞要放支本色等情通據得此臣會同總理糧儲戶部郎中議照前項倉糧委因年久濕爛經收人員問罪追賠往往至於家破身亡其現在倉糧臣等取而視之委將濕爛目下青黃不接時值委為太高軍士糧價月止六錢五分糴糧不過五斗委於養贖有所不足又召商糴買銀一兩三四錢方可得糧一石而米價愈至於騰踊若不因時議處何以克濟時艱合無

明臣奏議 卷二十三

四〇一

臣竊惟今日若欲安南修貢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請一一陳之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滅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為恨章皇帝成先志棄而不守令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嶺南外警遂稀今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殃亦予以威小醜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死幾半所立銅柱為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故事乎此可為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尙累累奉表歲具方物款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卻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言之詞不順五也與師則需餉今四川有採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兩廣積貯數十萬率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與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始於北寇日強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我藩籬北虜方殷更啓南征之役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人聞於大體倘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即令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為謀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邦城中矣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疏下兵部請從其議帝不納

益兵據險以防敵患疏 嘉靖十六年

韓邦奇

謹奏照得山西三關一帶沿邊地方寧武以東隘口及山岡平漫之處雖敵騎可通然有隘可據得人以守敵終不能長驅而入寧武以西與敵切近為鄰則漫然平曠敵騎可以長驅無阻而原設兵將比之他邊甚少城堡亦甚稀疎然前此敵人顧少侵犯者何也以大同重兵為之屏蔽也且山老營堡至八角所等處土曠人稀無所撓掠必深入至鎮西衛地方入畜堡寨始繁縱有所得及其返也又有大同平朔等處之兵截於前老營偏頭等處之兵乘其後往返必須數日則大同鎮城重兵亦皆會集據險遊擊往往失利而去彼雖驍勇深入然亦有所畏懼不敢輕入故三關之地兵雖寡弱老營堡等處雖極險境地

明臣奏議 卷二十三

四〇三

方平曠而敵之侵犯比之他邊為少也。臣等又查得山西汾州、潞州、平陽等衛所官軍撥去大同防禦者七千餘名。官軍月糧仍在山西支給。夫以山西官軍戍守大同。山西糧儲供給大同者。正以其屏蔽山西也。且敵之侵犯三關。必由大同邊境而入。今者大同之境。時被侵犯。切於自顧。勢難他及。而世平時久。事失其初。大同三關。又各自分彼此。如此則三關之地。已為大邊極塞。而老營堡一路平曠。若此。兵馬之寡弱若此。將官城堡之稀少若此。敵騎擁衆南下。其何能支哉。兵法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待之者無其具也。惟恃其不來耳。此在我者如此也。臣等觀近日敵之入寇。奸謀詭計。與昔不同。向也無甲胃。今則明盔明甲。勢甚剽疾矣。向也短於下馬。不敢攻城。今則整備鐵鎧。攻空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虛實。險難或深入。不敢久留。今則從容久掠。按轡而歸矣。向也羣聚而入。羣聚而出。忽若飄風。今則大舉決於一處。分掠各邊。使不暇應援矣。向也兵無紀律。烏合而來。星散而去。今則部伍嚴整。旗幟號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今則放火焚燒矣。其故何哉。有中國之人為之謀畫。有中國之人為之嚮導。有中國之人為之奸細。有中國之人遣與之以鐵器。況事變之時。投入敵中者。又皆憤戰有勇之人也。此在敵者如此也。度我度彼。勝負從可知矣。臣等聞之。萌芽不翦。茲蔓心長。履霜不戒。堅冰斯至。今大同之兵。既不能為三關屏蔽。而三關之兵。馬不增。將官不選。城堡不加。規畫不備。惟恐今年深入。明年深入。今年得利而回。明年得利而回。漸不可長。大起於細。邊人塗炭。不足言也。數年之後。敵且生心矣。臣等竊見各處大邊。如宣府、延綏等處。敵皆不得肆然而入。一則兵力強盛。一則關山險隘。一則百戰之餘。豪傑棄生。皆未有如老營堡之空虛。為可乘者也。敵若狃於常勝。妄興異謀。圖入中國。惟此途為甚便。臣等嘗察中外之界。自大河以西。石隰、崞、靜、樂、寧武、至雁門、歷繁、荆、居庸、直抵山海關一帶。崇岡峻坂。固天所以限中外。而保障生民者也。中古以來。類皆守於險外。以為重險之固。紫荊居庸之外。則有宣府一鎮。鎮城既設。重兵復設。五路參將。大小城堡。各設守備。操守把總等官。原額旗軍一十二萬。雁門之外。則有大同一鎮。鎮城既有重兵。復設三路參將。九州縣大小城堡。各設守備等官。原額旗軍八萬餘名。其城之堅。必不可攻也。其池之深。必不可越也。取戎設險之道。誠莫有加焉。寧武以西。其險則在與、嵐、石、隰等處。古人皆以此地建節。國家亦守於險外。置偏頭、老營諸城堡。然止設一副總兵。一遊擊。并近日巡撫奏設。止有四守備。騎兵惟九千餘名。而與、嵐等處。則又乘而不守。其城數日之間。可攻而破也。其池頃刻之際。可負土而平也。且宣大既有巨鎮重兵。而內猶守居庸、繁、荆、雁門之險。今偏頭等處。既已兵孤將寡。而與、嵐等處。乃又乘而不守。敵騎長驅而下。更何所恃以為藩屏哉。我國家設險禦戎。自遼東以至甘肅。經理周密。獨偏頭等處。乃一大空缺。故臣等以為敵若妄生他志。圖入國中。必由此地而入也。夫善動者。因其時。先機者。通其變。當今之時。變而宜通之時也。以臣計之。崞、嵐州實中外之界。有險可據。宜設一參將。益兵二千。神池堡要害之地。宜拓一城。設一守備。益兵五百。八角之東。寧武之西。八角之西。偏頭之東。適中之地。亦各為一堡。各設一守備。或於五寨前後。設立據險。以便截殺。亦各益兵五百。所益之兵。聽臣等召募。或於民壯中。戶大者。僉取。副總兵宜陞為總兵。惟選謀勇都督領之。駐劄寧武。其偏關仍一守備。益

兵八百可也。提督都御史不必兼理巡撫。山西一省。止巡撫沿邊一帶地方。忻、代、保、嵐、石、五州所屬。及雁門、石隰二兵備。并都司、布政司、管糧官、按察司、管屯官。并守巡翼寧道。及參遊守備。俱聽節制。其餘山西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員。賢否軍民詞訟。歲辦差役。俱不必管理。庶得專意經略邊事。老營堡宜設一所。以管常備新軍。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不過給馬七千匹。發銀十萬兩。工程可計。日而待也。其山西汾州等衛所防禦大同官軍。仍掣回山西三關防守。遇有警急。與大同互相應援。如此則不惟三關之兵威可振。而大同之勢亦遂為之壯矣。如蒙敕下該部。再加議處。仍行總督宣大偏關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博訪羣議。覆題。如果臣之所言。少切時務。伏惟聖明。俯賜采擇焉。臣等不勝阻越待罪之至。

昭典禮疏 嘉靖十六年

唐 胄

臣惟自古帝王之興。天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為之輔。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吾之德業。以昭示萬方也。太祖高皇帝南京功臣廟之建。此開國之一大典。禮。今百六十九年矣。天下至今無敢改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各官會議。不敢違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元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死。不預此。可欺以方之言惑之也。臣惟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命立功臣廟於雞鳴山。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聖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得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於卞壘。蔣子文等廟。後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等。俱現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生死者之功而定之矣。助何據而為此言哉。及細讀勛奏。稱英於洪武十七年論功開國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非功有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穎川侯傅友德進封穎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藍玉、仇成、王弼、許爵、其世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經勤苦。今勳績尤著。桓、封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名。蓋廟之定祀。至是已十六年矣。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助誤以為開國也。且大明一統志。天下郡縣。列書人物。故鳳陽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尹直、楊廉。所著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於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預。蓋各以人言。皇明祖訓首章。議親。修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皇妃士妃駙馬之貴。其家亦預。蓋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助皆泛引以為證。又惑也。又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有一十三人。其已死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於洪武二年正月丁未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諡。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皆皇祖親定。即古廟爾祖從享。祭於大蒸之義。比之廟祀。其典尤重。英於廟且不祀。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前代帝王之舉此者。當龍虎風雲之會。為山河帶礪之盟。

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特南城一郭耳。其計五城。未知有幾。日所不及見。而在於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於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尉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糜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賊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爲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願陛下以爲法。則宇內生靈之慶也。況今外難未靖。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其見於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坐以待旦。文王日不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故能壽躋蓋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功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懇惻之心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近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間闕。經筵未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親聖容。敷奏陳請。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大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陛下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順。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況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覲。雖雖蕭蕭。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蹈。望龍顏以慰快觀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於咫尺。天顏之下。以伸有孚。願者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異言異服。列於庭苑。金紫赤紱。賞及於方外之士。臣不意陛下容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爲一至於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昇諸迂怪之徒。輕之若流品之末。則名器之濫。至此極矣。且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爲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而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聖躬之福耶。甚非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起異調。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其於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而爲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爲勉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道之使言。蓋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徇國者少。雖誠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於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

禍。如往年太僕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翰林院左贊善兼修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於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咎。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傅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者作聖之功。爲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爲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邱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計矣。孰敢發口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蓋杜口。則諛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存亡。無由以見。而聖陛之近。即遠於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凡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身。務篤忠貞之道。以報國家眷顧禮遇之恩。於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術。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天佑。則莊敬日強。而彌壽永於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遁逃。其爲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慄懇切之至。奏入。帝震怒。下詔獄。榜掠幾斃。

劾嚴嵩疏 嘉靖二十一年

張永明

臣竊惟人臣事君之道。納事天也。矢心對越。精壹無貳。內無私慮。外無私交。日惟恪恭。以勤乃職。猶恐智能淺劣。無所裨補。以仰答恩造。若復懷奸肆欺。互相朋比。以崇長其陰私。豈惟臣道之缺。實上乖天常。下亂人紀。罪莫大焉者也。茲者郭勛滔天之惡。逾於四凶。仰賴聖明昭鑒。窮治其罪。歡呼之聲。遐邇傾動。莫不舉手加額。慶明威之震耀。如雷霆也。天下幸甚。然武人猶悍兇悍。由來久矣。若夫摺紳之臣。習服聖賢之訓。而猶不聞君臣之義。頗有陽效恭順。陰肆矯誣。爲私黨之附。此尤非臣所敢知也。竊照禮部尙書嚴嵩。受皇上殊眷。崇階峻秩。恩寵逾涯。苟圖報稱。雖捐軀恐不逮也。適與郭勛陰相交納。大肆奸欺。密請造以爲歡。締聲勢以爲固。至如互分邊帥之金。而相悅以利。偏剋軍士之資。而相蒙以私。大蠶兵政。以生戎心。無日不造助第。情好尤密。縱妻赴飲其家。路人所知。嵩之附助。誠表彰灼者也。臣聞之。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也。無禮如助者。不能逐之。己爲罪矣。況親暱之乎。又聞人臣之義。無私交。苟非公義。泛有所交。且不可。況悖逆之臣。而可與之交納乎。在小臣且不敢。況受恩深重如嵩者。而可二三其心乎。再照嚴嵩近又具疏自劾。是不惟假此以掩罪。而又援此以資直。肺肝如見。其將誰欺。夫嚴嵩與助。其居甚密。其跡甚親。縱不軌之謀。隱秘難知。若其咆哮恣橫。竊逆貪婪。其誰不切齒。且亦嘗經論列矣。然嵩不言於虐焰方熾之時。而願言之於蹤跡既敗之後。附其勢以爲利。又尾其敗而因以爲功。此尤見其險詐陰賊。反覆無恆之甚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自有載籍以來。未聞小人而能成功者也。宋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然從古小人易售其欺。而君子弗究於用。何哉。蓋險險之夫。習爲欺罔。多便利快順之可善。而端方重厚之臣。上下陰有賴焉者。多以其個幅無華而忽之耳。才德之辨。君子小人之進退。惟皇上深留睿察。天下幸甚。臣再惟嵩與助比附之故。有二焉。一則其嗜利蔑義之

臭味相同。一則其竊位固寵之聲勢相倚。夫嗜利之心重。則効忠之念輕。徇私之黨眾。則奉公之臣孤。二者之勢。若持衡然。而反之以歸於正。其機甚微。而世道登降之由。於此焉決。今聖君當極正。臣子殫心翼戴之昌。焉乃敢姑終罔悛。陰相朋此。以自厚其私圖。是豈所以報主恩。明臣節哉。大臣如此。小臣何式。文臣如此。武臣何忌。風之漸靡。臣不知將何底止也。乞將嚴嵩速賜罷黜。為人臣忘公徇私者之戒。庶有以破私邪之黨。明臣子之義。國法大彰。士風非變。而太平之治。可拭目視矣。臣待罪南科。已歷數月。每憤諸臣深負上恩。無以贊成容志。今元兇幸已伏辜。而邪黨猶得隱匿其奸。以涸聖明。若畏避權貴。不敢指斥。為循默保身之計。則不忠不直。臣罪不容於死矣。又何諸臣之憤為哉。仰特聖明。敷濫冒陳。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疏入。帝不納。

明臣奏議卷二十四

劾李如圭張瓚疏嘉靖二十一年

周怡

臣竊惟連年敵人侵逼。更番迭入。人皆知籌邊失策。由總撫之臣失職。實由根本之地。大臣不職所致。不於根本圖之。而惟枝葉是務。未見其善也。夫禦戎之要。莫急於兵食。兵食之根本。莫重於戶兵二部。兵食不足。邊臣無所用其智勇。戶兵不得其人。而欲足食足兵。亦必不可得也。臣觀戶部尚書李如圭之理財。糧也。當邊圍多事。官兵所急需者。惟在芻糧。各鎮撫臣每有題請。如圭漫不經心。司官以職掌呈議。方且倖自視之。言邊鎮之事。自有邊臣司之。何預戶部。動為題覆。夫尋常無事之時。尚當悉心竭力。變通調度。以求生財裕國之道。今其於急要之日。藐視國事。罔修職業。不忠如此。將焉用之。今山西屢遭兵革。上虛聖心。軫念生靈。蠲免稅糧。又發內帑。命大臣賑濟。憂深慮切。真痼瘵乃身之心也。如圭曾亦思所以仰承德意。下恤邊方。而有變通調度之方否耶。臣又聞河南周府。往歲奏增祿米價銀。如圭貪受賄賂。不行勘。徑自覆題。每石加銀一錢。共加銀二萬四千餘兩。原價每石三錢五分。尚且歲有通欠。無能追納。河南撫臣因地方時勢之難。奏請戶部。宜圖經久之計。今如圭竟不為調處。臣見舊通憲加積欠新增。徒有虛數而已。臣聞周府知撫臣有奏。令人齎送銀萬餘。如圭等乃為覆題。及周府分派祿米。每石扣銀五分。計銀一萬二千餘兩。以補前費。遂致宗室閔然不平。許呈巡撫。至今追銀問罪未結。夫王府

明臣奏議 卷二十四

四一七

乃天潢一派。帝室懿親。祿米自有定數。增減自有法例。屈伸盈縮。與時消息。是亦該部之責也。如其當增。則亦當考前此何為而不增。及今時可增與否。明白議奏。請自上裁。豈可貪受賄賂。以私賣耶。如不當增。則枉法受賂。尤大不可。於王室至親。尚敢奸貪不法。而況於其他耶。且今日大工之建。邊防之費。日新月盛。帑藏已虛。民力已困。凡宗室賢王。亦知上體國憂。獻金銀以助萬一。寧得於祿米定價。更欲求加重困。朝廷耶。如圭職掌司農。固思國計。乃反徇私賂。賈朝廷之恩。壞國家之政。王府不沾實惠。百姓日見流亡。尚何望其調度。以給邊防之需乎。如圭不能。欲求國計之充足。決不可得也。兵部尚書張瓚。屢經論劾。荷皇上姑留。罔知報効。凡遇都督總兵副參遊備之陞補。無非平時賄賂之私人。其賄賂者。豈皆取諸私囊。大都借貸於巨室。一得陞補。即刻剝軍士。以償債肥家。如此用人。安望其有奮不顧生。舍命敵愾者乎。瓚今雖不受一賂。避用智勇之將。而為所用者。亦確信平日之心術。而深疑今日之舉用。以為危急之日。雖擢用不次。而饋賂之乏。終任用不堅。後之繼今者。亦猶今之繼昔也。今日尚何賴於瓚而任用之哉。往者陝西奏微倖之功。本兵先蒙重賞。縻子錦衣。今日山西屢至失事。巡撫總兵。實之重罪。則本兵亦當先受顯戮。豈有成則先論其賞。敗獨不可分受其罰。即近日山西被兵二十七州縣。孽畜一空。子女盡去。殺傷之慘。尤不忍聞。兵部近議用夜不收三十名。往來探聽。以為緩急之備。山西撫臣乃厚賞之。兵部復厚勞之。令其勿言山西之慘。止言敵人已困。殺馬而食。以懈眾心。以罔朝廷。瓚等職掌本兵。乃互為欺蔽。上負聖眷。而不顧下犯人言。而不恤。尚何望其折衝萬里哉。張瓚不能。欲留智勇忠義之將。決不可得也。其提督十二營。營兵部尚書劉天和。年垂暮暮。步履艱難。氣血衰憊。昨觀各城門揚兵之議。有同兒戲。夫國營之兵。挑選精銳。內為王室干城之重衛。外備四方不虞之救援。必須精敏奮勵之臣。以提督之。則可以作六軍之生氣。備萬里之長城。今用此衰憊。以當重任。必誤大事。但天和壯歲自立。素負重望。及今衰年。精神策勵。自不如前。令致致仕。以全晚節。別簡才智勵精之臣。以充其位。則於國體軍務。兩得之矣。夫籌邊經國。必期兵食之足。將帥之良。使以匪人充之。何以新天下之耳目。鼓中外之勇志。伏望皇上早賜罷黜。速易賢才。實宗社無疆之福。邊方再造之願也。疏入。如圭還籍待勘。瓚留如故。天和致仕去。

請救資大臣不和疏嘉靖二十二年

周怡

臣惟人臣事君。無分崇卑。無分內外。皆以盡心體國為忠。協力濟事為和。自古及今。未有卿輔大臣爭於朝。文武大臣爭於邊。而能修內治。禦外侮者也。近者內閣大學士翟鑾。嚴嵩。與吏部尚書許讚。互相詆訐。而大同總兵張鳳。周尙文。又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不和。人持己見。各自為心。此事誤國實甚。臣請近驗之一身。夫耳目手足。必從心所欲。而各效其職。苟或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則於心志所欲。曷由克副。人君猶心志也。內外羣臣。猶耳目手足也。人臣苟知尊奉心志。寧肯耳目自相違。手足自相賊耶。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羣臣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朝廷有遠言之際。則讒譖之聲。長於外。大臣有動色之爭。

明臣奏議 卷二十四

四一九

方之寄者。故或倚法以股削小民。或越分以勞役丁卒。行戶有和買之擾。十不償五。坊廂有供具之費。月無虛旬。宴席太豐。儀文太多。是皆官箴之不飭。而民怨所由生也。乞敕都察院轉行南京都察院。備行各該衙門。申飭修省。查議裁禁。務在清約成風。四方為則。至於在外郡縣。與民尤親。利害尤切。不得其人。其貽患播惡。殆不止於臣等前所云者。仍乞備行各該撫按。詳加察訪。其有貪污酷虐。能輒無能。不勝任者。即不時論劾。議擬降黜。再乞申救吏部。加意受災地方。遇有正官員缺。即選才賢。比照近年山東山西赴任事例。嚴限供職。庶幾官必得人。而救荒之政。有攸賴矣。二曰。節省民力。竊照江南財賦。甲於天下。而江南民困。甚於昔時。丁田糧差。歲有定額。而餘羨之徵。無名之歛。又再倍之。其尤病者。均徭里甲徵銀。在官謂有冊事。而營辦支應。重復擾民。經過使客之供億。士夫人情之餽贈。驛遞關文之冒濫。船陸夫馬之釋駭。無非取諸民者。而又備水陸珍奇之奉。謂之天字下程。增耗紙贖之科。謂之徵輪常制。推測多端。繭絲殆盡。是以豪猾則投匿欺隱。貧弱則獨累攤賠。遂至拖欠正供。重墮部使。催督愈嚴。通逃愈甚。再照上江二縣。差額尤繁。除係籍軍匠正役外。有內府各監局。并工部匠役。有內府各庫廠。并外關司鋪戶人夫。曰夫差。有輪年里甲徵銀。上樞支應。曰樞銀。一民備此三役。而又暴取出於多門。經用苦於無制。是二縣之民窮尤甚焉。臣等涉歷未廣。咨詢未詳。前項所陳。十不一二。至於事情之僻遠。弊蠹之隱微。其所未知多矣。若不及今急為疏濬。與革竊恐江南之民無安日矣。乞敕戶部備行巡撫衙門及南京戶工二部。通將江南地方民情利病。詳議查處。易之損曰。二錢可用。享今民急無食。生不自聊。非用損之時乎。臣等愚昧。以為諸在得已之科者。皆宜暫行停罷。營事之臣。所宜悉心體國。毋泥繁文。毋避嫌怨。要在修舉舊制。剴革苛法。急紓民力。以弭災患可也。臣等不勝惓惓。三曰。博舉荒政。荷聞救荒無善政。宋臣司馬光曰。察守宰不勝任者。易之。使各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蘇軾曰。熙寧之救荒。費多而無益者。以救之遲故也。然則得人而備之。其猶庶幾乎。臣等考得宋臣趙抃之賑越也。先期詳詢屬縣民之被荒者幾鄉。其能自食者幾家。當與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備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民可募出粟者幾家。咨詢周詳。先事為備。拊之所以為善也。乞敕戶部詳博議擬。轉行各該巡撫衙門。備行各屬。依前法審計豫備。其有事勢迫切。民命危急。且夕者。許所司便宜賑恤。毋得拘泥文移。申覆輾轉。以致稽緩誤事。庶有及時之益。然今災旱地方。闊遠。兼以江南屢歲未豐。舊儲匱乏。非仰賴皇上浩蕩之恩。厚加賑恤。斯民不易存活。除各該有司地方。聽該巡撫衙門查勘議擬。題請外。照得南京城坊之民。尤為四方根本。乞敕戶部轉行南京戶部。查將城坊倉糧。量行官糶一二萬石。使貧難下戶。各止糶買五斗以上。一石以下。少濟目前。庶米價不致騰貴。其糶本即歸本部候熟買補。似亦兩便。秋冬以後。舊穀且盡。民艱愈急。再議開放常平倉米。以加賑惠。其所不足。則在該部議擬。上請施行。至於糶粥救急。古人雖嘗行之。然粥食久頓。則難用。民聚蒸鬱。則病生。似非良法。乞敕所司詳擇酌議施行。四曰。責任撫臣。竊照江南應天。蘇。徽。寧。十一府州。兼帶嘉。湖。二府。物業地大。糶芽易生。而直隸地方。無布按二司之統轄。無分巡守之專寄。所賴以撫治者。巡撫都御史也。查得景泰年間。巡撫侍郎李敏。以撫內多事。建請

明臣奏議 卷二十四

四二五

添設大臣一員。分巡督理。其後兼為一員。事繁勢重。官尊秩崇。每多不肯盡心民務。況遷轉既速。則難雅志。有為乍到地方。咨詢未悉。迨其請督。則除書已下矣。且兩畿近因先任巡撫都御史歐陽錫志欲裕民。改為新法。然事不法。故條令煩多。民不安習。後任撫臣。屢嘗通變宜民。而皆不久陞任。未底實一。前後文移不同。吏愈得緣為奸。今照巡撫都御史汝斐。新任未久。民情土俗。日漸諳練。當茲旱災。似宜久於委任。以資成功。臣等查得先年南畿輔臣熊燾。則以大理寺卿在任。周忱。則以侍郎繼任。尚書在任。李敏。則以侍郎在任。乞敕吏部。查照近年題準事例。各處撫臣。必須久任。其有年勞積久。相應檢擢者。疏請加陞。職銜。照舊管事。必使地方寧謐。功績有成。然後遷任。此尤圖治之要。引忠之先務也。五曰。防遏盜賊。易曰。履霜。堅冰。至。故事勢有積習之漸。而聖人貴未然而防。今亢旱已極。饑饉必至。饑饉至而無以紓之。則其奪作。攘奪作而無以禁之。則盜賊行矣。是不可以不早計也。乞敕都察院轉行撫按衙門。備行各屬軍衛。有司。務在誠切撫諭。使民感恩安業。不思他變。而又慎守關隘。以詰奸慝。善撫流民。以防潰散。嚴禁搶擄。以銷邪謀。庶幾民得安堵。再照南京江防事體。尤為重大。而承平日久。法禁弛怠。容臣等再加詳訪。另具奏奪外。仍乞先行操江巡江衙門。慎重江防。倍加隄備。庶幾奸竊不萌。而地方以寧謐矣。疏入。帝從之。

請復河套疏 嘉靖二十五年

會銜

臣惟皇上聰明聖智。法古憲天。禮樂文章。一新昭代之制。文事武備。始曠世所莫及者。是宜舞干羽於兩階。內治修而遠人服。顧邊隅告警。敵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入逼榆林。內地傷殘。遠邇驚懼。夫敵人雖衆。不過漢一大縣。而猖獗乃爾。豈國家之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或未得其要歟。臣竊計之。蓋我失其險。敵得所據。巢穴既固。驅除遂難。顧念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不是之圖。而徒周章於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而不知抽薪。外患不能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來。悉隸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於襄。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為朔方郡。築城繕塞。因河為固。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略。唐初。朔方軍以河為境。嗣是張仁愿。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警虞。省費億計。至宋李繼遷。叛走斤澤。進陷靈州。河套復為敵有。卒不能制。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創建大業。成祖文皇帝。威加海內。逐北追亡。敵衆救死不暇。而又敢望河套乎。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徙時。套內寧謐。土地沃腴。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而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敵勢未大。猶有諉也。失此不為。弘治八年。敵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大入。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逮。至武廟。嘗欲征之。而未果。使敵人濟農。得以據為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套則逼宣大三關。入套則擾延寧。甘肅。生民荼毒。全陝困敝。已極。此撥亂之功。天將有意於皇上也。夫河套自三代以迄於今。世所固守。以界中外。又我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頃自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願在彼。俾得自出沒自由。東西狡掠。徒勞守禦。無補緩急。蓋強敵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浸淫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我皇上德

明臣奏議 卷二十四

四二七

邁三皇。功光列聖。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圉。凡所以攘卻外患。以保安兆民者。天心實鑒。而當時封疆之臣。付無有為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為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國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其短者。繼踵而至。鼎鑊刀鋸。而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況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若曰姑待來年。便已遷延。不振。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目擊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者。昔葛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寇耳。裴度尚以為不與此賊共戴天。陛下德過成湯。而在位之臣。文武足備。又非但裴度之比。可使強敵猖肆。蒼生沾危。一至此哉。夫豺豕之牙。為力尚易。猛虎負嵎。則有莫之敢撓者。其勢則然也。故敢冒昧。輒以短見。上塵容覽。伏祈敕部會集朝廷。詳議可否。如蒙采納。速賜施行。蓋選將材。儲戎器。備芻糧。練兵馬。非朝夕可辦。所貴及時修舉。則臨期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方。議修築。今臣輒有復套之議。會極歸要。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為數十年之謀也。敵在套中。生長日盛。病根尚在。為患無期。不防則為無備。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敵。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汎溢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揚武威。驅除外患。臨河作障。天險為池。皇靈既昭。敵膽應裂。狼顧脅息。雖數百年不敢輕肆。侵軼。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為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聖子神孫之永圖也。今神聖在上。英俊在旁。時所當乘。機不可失。謹陳復套數事。伏惟皇上裁擇。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一曰。定廟謨。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勳三代而撫四夷。非漢唐所能彷彿者。此正大有為之時也。而闕外之臣。適不能奮揚威武。迅掃強梁。以嚴中外之限。繼春秋之志者。臣竊恥之。夫河套者。敵之巢穴。生民之禍本也。禍本不除。則延袤二千餘里。卒無寧居。守禦單弱。芻糧莫繼。歲掠之民。往往為其先驅。畏敵之害。所向無前。將來生聚日繁。資糧日恣。南侵之禍。深有所慮。趙充國屯湟中。漢宣帝主之於始。而魏相卒成其終。淮蔡之平。唐憲宗之獨見。而贊襄者裴度也。故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伏願聖明先定此志。命廷臣詳議。以為長治久安之計。恭行天討。以除暴亂。以清朔漠。不以同異之說而疑。不以浩繁之費而止。不以重難之事而憚。博選謀猷忠勇之臣。付以闕外專征之任。惟求底定。不急近功。則國是定而神人協從。始見採民於水火之中。傳祚於磐石之固。則我皇上文教既崇。武功亦競。商之高宗。周之成康。豈足以比倫也。耶。二曰。立綱紀。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節目之謂也。規模欲其大。節目欲其詳。綱紀既立。則戎事可興矣。復套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裹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敵。驅之出境。即緣河修築城垣。守此一說也。臣以為此謀雖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眾。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敵。敵未膽落。輒興版築。師徒易擾。其難三也。臣則以為憫生民之陷溺。而與之除暴。發整雄師。張義旅。春蒐於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敵勢必折。俟其遠遁。然後拒河為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守巡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煙瘴充軍者。皆定發於衛所。凡該口

外為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豫為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後弊。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開一頃。是為開田。以養地力。其沿邊軍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為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做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稼穡。敵騎難以馳驅。夫既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於講武之時。為禦敵之計。民不告勞。農不苦廢。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略也。乞敕部豫為經理。三年之後。以時而行。有未盡者。容臣次第敷奏。雖然。屢年邊事廢弛。將士怯懦。整頓實難。須及時仿治。來年四月。先將近患勦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膽力漸雄。然後昭聖明無外之度。關皇上救民之仁。撤示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歸被擄之民。與同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以動豫。在師中吉矣。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幾時與勢為之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知機論也。得其機而乘之。勝算在我。何往不濟。敵之據所河套也。逐水草以駐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十數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敵之時勢。我軍不得而預之也。及其入套。深冬。冰寒。水草枯凍。又皆各就駐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深。敵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積糧牧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敵不得而預之也。今之禦邊者。敵弱不乘。因仍怠怯。敵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石。每於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敵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驍發。矢道同的。敵火激烈。電掣雷轟。敵縱有援。旬月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親敵觀變。潛深參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下宣大山。西總督鎮撫諸臣。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駐牧之強敵。敵倘敗亡。必將逾河逃遁。廣兵牧馬。又可收斬獲之功。所謂倚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然後班師而歸。守我分地。秋高之時。敵如復讐而來。我軍據險以守。況得勝之兵。勇氣自倍。不待臨臨。可使捷伐。如是三年。敵勢自衰。將遠遁之。不暇。而又收據我河套也。耶。至是則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為險。修築墩堡。一如榆林守邊之義。且講求屯政。建置衛所。處分戍卒。填實邊民。耕種既固。耕穫可饒。全陝之轉輸漸省。而寧夏之河防亦寬。而內地可保。萬萬年安固矣。不然。敵之強也。來不能禦。敵之弱也。去不能征。機事大失。公私俱困。臣不知其所終也。四曰。選將材。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能否勇怯。所繫匪輕。如馬永之於遼。左梁震之守雲中。至今稱勇。以其能善戰。料敵不負。專圖也。今三邊之將。謀欲動悍。未可謂無其人。而因循懦怯。習於不振。一遇警發。遂觀望退縮。遠為自守。曾未有出一死力。為士卒先者。臣到地方。親臨戰陣。與之共事。已得其槩矣。蓋總副參遊等官。爵位漸高。志欲漸滿。保身之念重。故報國之意輕。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此所以有敗而無勝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邊之廣。豈謂無人。但往日以資格待士。上品無寒賤。下品無貴族。故英雄豪傑之徒。往往雜於卒伍。雖有才美。不獲自見。夫爵賞等級。所以待庸品。而非非常之材。要不可以常調拘之。韓信拔於行伍。陳平起於亡命。咸遇思奮。遂建奇功。欲為恢復之圖。必須大破常格。各鎮將領。除中材堪以策勵者。照舊任事。外。凡有庸流。別議任用。乃自指揮千百戶。以至總小旗。夜不收等人員。及屢年各處廢棄。調成將領。中間

果有智勇超羣謀猷出衆者許中外臣工不限地方各舉所知疏名上請俱發陝西軍門聽用立功其材可將千人者即以爲千人之長可將萬人者即以爲萬人之長或假以署銜使得統取軍士展布四體將兵出塞果能摧鋒破敵聽臣等暨實奏請即與實授或不次超擢以旌異材被沈抑之久幸而獲伸感恩之念重則保身之計輕向上之志堅則克敵之心勝掃清朔漠以恢大業可坐而待矣然此特就復套而言不爲常例如循常守舊無所樹立者令各復還職役其有畏怯逡巡玩愒失事者雖謂自有明典夫復何言如此厚賞以酬有功明罰以懲不恪爲將者亦將爭自洗濯嫌於見棄而武功日競矣五日任賞能夫行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材而後可與建非常之業兵馬錢糧百需靡易況與師於數百里之遠以驅數十年盤據之敵以拯數百萬生靈之禍非特練達忠勇好謀善斷之臣授以專征之寄曷克有濟易曰師貞丈人吉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籌天下而民從之懷萬邦也臣實庸愚不知戰陣誤蒙聖明委任以蚊負山恐辱龍命晝夜憂思期少補報而不可得然非敢自謂臣之材能足以辦此蓋強敵憑陵據我門戶征之則速而利在於上不征則遲而禍及於遠深根固本之圖不可不豫爲之所也伏乞特敕廷臣議擬公舉文武兼資大臣一人前來專統其事脫不以臣爲卑鄙亦使備役行陣參協其議雖竭骨所不敢辭但慮非所長也仍乞戶部堂上官一員專理餉餉兵部司官二員稽察軍馬又乞簡差科道官各一員前來於選將練兵厲器械馬等項有所督責比臨期紀驗功次而各鎮撫按實相成之凡本省鄰省布按司府等方面官員公忠而有才識者亦聽委用如此則集衆美立成器而敵不足滅矣六日足芻餉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權蘇後發師不宿飽蕭何給餉餉漢高帝所以破強楚李牧日擊牛養士而強敵大破遠遁今擬蒐套之兵摘選馬軍六萬人馬六萬匹山東槍手二千名及將領等官厚給諸費共約銀二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然此經常之費語其大略也師行千里風雨靡勞敵愾禦侮存亡攸繫不有厚賞以結之於先安望得其死力於鋒鏑之下故必豐其衣食以壯其力多積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法以威之兵有圖志將以增氣雖數萬衆合爲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平敵之期斯可卜也賞犒之類約需銀十餘萬兩總計銀三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可給一征之費比宣大山西每歲客兵之需京運銀一百四十五萬兩今陝西於年例防秋之外亦捐此客兵之數以充復套三年之費非甚難集不然准折每歲餘餉銀兩不下七八十萬以此供億尤屬相應乞發帑銀四十萬兩付總理糧儲大臣督同延綏陝西寧夏三巡撫處豫爲會計召買馳候行軍之費其中十萬兩作爲犒賞之需外更多備買馬價銀不許別項移借仍令豫備糧重待時而行則食足兵強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矣七日明賞罰兵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又曰賞不逾時罰不遲列故助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妄施雖分毫不可昔孫武斬宮嬪而吳兵可用穰苴誅莊賈而軍士股慄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愈忘其身也我皇上明罰敕法令甲昭然有邊功者特加陞賞而失事將領即械繫誅譴可謂勸懲之公矣然臣思之邊方失事豈獨將帥之罪哉蓋以承平日久戎務漸弛執袴之子罔知兵革已失統馭之術三軍之士習於驕怯夫驕則不知有將怯則惟知畏敵故開鼓不進聞金不退積習之弊非一日矣臨陣退

縮逗遛失事無怪乎其然也至於爭奪首級尤方今之極弊夫以一首級而募數十人爭之在已既不免於傷殘且縱敵不追而投間抵隙反爲敵所擄者往往皆是也請申明禁令凡有衝鋒破敵者雖無首級定爲首功而爭搶首級者與凡退縮觀望買賣奪奪之徒繩以重法罪至於死必戮之以徇衆務俾畏而不畏敵雖赴湯蹈火莫之敢違法曰威克厥愛允濟此之謂也然欲得人之死力非厚賞無以結其心況玩愒之餘衆心渙散迫之以威則離循而指之三軍之士温如挾纜臣請給發帑銀之外詳著條款示以賞罰必信之意庶使人心知所趨避夫有賞以誘之於前有刑以驅之於後則士卒感恩而畏威有勇而爭奮矣八日備長技漢書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兩軍相爲表裏斯爲萬全之術今敵之長技不異於昔時而在我之長技復有如漢時之五者乎臣不得而知也欲求相爲表裏殆又難矣抑求其次莫先於火器蓋天之所以保國家而衛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安望其有摧靡之功乎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蓋口砲毒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造比年禦敵賴焉今秋於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強敵故來降人口云敵人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蓋口砲六千位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槍二萬根長槍二千根生鐵炸砲十萬個炮筒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包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盾架相爲表裏庶可摧折強敵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砲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質重而難於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燬裂留以別用各有所長若曰神機不可外造蓋甲神槍等器原爲私藏者例也而蓋口砲長短鐵銃律條既無該載而實爲籌邊破敵之公器伏乞敕部不以爲例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撫鎮官於山陝等處置造以爲復套之資蓋成造而後教演服習而後運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謂也不然敵技精強我軍莫恃萬全之功未可必也疏入得旨敵據河套久爲內患昨連歲深入全陝生靈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敵復套爲念者會銜所奏具見壯猷爾部裏許久方纔題覆迄無定見還著銜督同各邊撫鎮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略這邊將千里沙漠與宣大地勢不同只著就要害處修築且將兵部銀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修造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年防禦不許浪費

翁萬達

復河套議 嘉靖二十五年
臣惟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三征漠北殲其部落舍黃河衛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已至淪失然正統弘治間我未守彼亦未取也因循畫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弘治前我猶歲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蟠據其中游牧生養譬之爲家者成業久矣欲一舉復之毋乃不易乎夫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途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熟知我軍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而可集也我軍數萬衆緩行持重則彼備益固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即得利歸師尙艱倘失機導全軍殆矣彼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彼或保聚或伴遁節角時動壁壘相持乍合乍離終不渡河我軍於此時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衆出塞

亦必數萬衆援之。又以驍將通糧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驍將者彼所長。守險者我所便。弓矢利於馳擊。火器利於守險。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擊於黃沙白草間。大非計也。議者欲整六萬衆。爲三歲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於征。秋冬馬肥彼強。我利於守。春蒐套。秋守邊。三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而守。夫馬之肥瘦。我與敵共之者也。即彼弱矣。然坐以待之。懼其擾擊我也。及彼強矣。又懼其報復我也。其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能待三乎。即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亦無日也。議者見近時出征。恆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遂以套爲易復。然出征。因其近。遂以套爲難。不備。勝則速歸。否則舉足南向。即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異也。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爲利。套則其四時駐牧地。彼肯晏然而已乎。事體異也。曰。何彼出套。據河以守時。先兩築渡口垣牆。以次移真邊。堡。彼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而出乎。築垣二千餘里。豈不日可成者乎。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遊獵瞭望者不預焉。當三十萬衆不止也。況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輪邊。自邊輪河。飛輓之艱。尤不可不深慮也。若使彼有間隙。我乘其敝。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垢痍未起。橫挑強敵。以事非常。臣愚所不解也。

明臣奏議卷二十五

重論復河套疏 嘉靖二十六年

曾 銑

臣按鎮撫諸臣。勸復套事宜。所見略同。然展轉因循之懷。固亦不能無也。臣奉欽依。有參酌之責。敢不悉心吐露。以爲聖明告乎。夫河套之復。預有天下之大機。惟在審天下之大勢。以起天下之積痿。庶幾文武全功。帝王大業。可運諸掌矣。何謂大勢。夫河套者。西北之樞。全陝之喉吭也。三代秦漢。並列中原。迨我皇明。盡入版圖。顯承平日久。武備廢疎。敵因竊據。漸致繁衍。蓋人畜之孽。息者既蕃。而擄掠中國男婦。又衆。以此穹廬四望。勢益盛強。遂爲門庭劫敵。貽中國之患。出套而東。則宜大三關受其害。畿甸爲之震恐。西則甘肅蘭靖。蒙其毒。洩帳爲之戒嚴。入套而南。則全陝延慶等處。無不遭其侵掠。舉耳目之所親記。如嘉靖十九等年。以迄於今。山陝遼薊之間。殺掠人畜。無慮百數十萬。蓋敵處其便。中國失其險。不有以制之。則益啓敵人輕侮之心。將來禍患。不可勝道。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極重不可反。此憂國者之所當審也。何謂大機。夫有非常之材。而後能建非常之業。敵時剽掠。經略未遑。不惟狃於治安之可恃。抑亦贊襄者之無其人。是以敵人猖獗至此。今皇上文德武功。不昭無外。敬天恤民。憂勤不息。故嘉納復套之奏。卽下之臣等。具上方略。頃者三邊風動。我師氣倍。而強敵且畏遁矣。誠使忠計之臣。不懈於內。謀勇之將。忘身於外。復此舊壤。以除禍防。郡縣其地。而守之有方。豈止百年無事耶。是河套一復。非惟廣地。實望皇圖。

遠邁百王。近配二祖。惟聖明有可致之資爾。故曰。天下之大機。夫知其機。審其勢。亦爲之而已矣。禦戎之臣。猶懷觀望。甲可乙否。鮮能振勵。使臣愚赴白之意。孤危莫遂。遷延不決者。夫豈無其故哉。良由畏懼之徒。嬰痿痺之疾。恣習巧之說。膠結人心。已非一朝一夕。雖忠臣義士。亦不能不爲其所惑。此不可以不辨也。凡邊方撫輯之事。付之於文職。戰陣之事。付之於武職。而又擇大臣以總督之。朝廷制敵。亦慎重矣。奈何將官每出於彙。罔知夫忠義。遇賊不戰。擁兵自保。虛張聲勢。欺罔上下。惟冀身家之無恙。不念宗社之安危。父祖子孫。由兄傳弟。凡在邊官。製此虛套。遂使敵勢猖狂。無所忌憚。而文職諸臣。坐守城堡。莫辨真偽。一唱百和。遠邇同聲。始則邊微之飾辭。終成朝野之通患。遂信以爲強敵。真不可抗。彼此戒懼。惟謹備之。爲尙而猶不能免焉。是使中國武勇。遂焉無聞。士卒見敵。不匿則潰。此其病痿之原也。或曰。套地險要。固當復也。但我兵少。又素脆弱。終難與敵也。夫兵貴精不貴多也。中國不患無兵。而患不練兵。誠使各處巡撫兵備等官。於糧餉器甲之具。與鼓舞綏輯之方。各修其職。總副參遊等官。於科剋冒占之弊。與愛恤操習之規。知所戒勉。則所在兵可使勇。且知向義。何敵之不可破哉。昔周喻以三萬之衆。破曹瞞百萬之師。李靖定襄之捷。以三千而破突厥十萬。衆寡強弱。豈有常形耶。惟在善將者取之而已。或曰。九邊之守。歲費已極。若加復套。尤爲不貲。財力殫竭。將奈之何。夫成大事者。不計小費。不一勞者。不永逸。此定理也。卽以宜大三關言之。客兵歲費百五十萬。今事併守。然亦歲常百二十萬。直以百年爲準。須錢幾萬萬。猶未已也。若復套之費。不過宜大一年之費。其屯守修築。不過再倍三倍。事已集矣。套地既復。則郡縣其地。將來賦稅。足供三邊之用。地關民聚。有裨中興之大業。所謂大事者在此。而小費豈足恤哉。今臣習夫火攻之法。助以槍箭之長。考察地利。攻以車陣。馬步相兼。水陸並進。欲進。敵莫能禦。欲止。敵莫能據。內有聯東之堅。外無衝突之患。加以斥候嚴明。賞罰必信。雖三千之士。可當敵萬騎。兵志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致人而不致於人。庶其近之。或曰。套誠復矣。全陝之地。可免敵患。敵既無巢。侵掠不免。獨不多宜大之憂乎。此不知中原一體之勢。而秦越視天下者之說也。夫敵之所以侵軼無忌者。爲其視中原之無人也。若果奮其武勇。逐之河外。挫其鋒之餘。允喙自遠。其敢以一河之隔。而復肆猖獗耶。蓋虎豹在山。藜藿不採。其勢則然。況宜大諸邊。自有防禦之兵。初非掣彼以守此也。凡此皆方今之痿。漸成大瘡。賈誼所謂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者。正此之類。臣恐羣痿弗瘳。有誤大計。故不敢隱默若此。漢有謀臣曰晁錯者。議削諸侯地。蘇洵曰。晁爲一身謀。則恐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敵人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直以苟免於身之爲幸。鮮有不以臣爲愚者。惟賴聖明辨之於早。斷之於獨。審其勢。運其機。以起天下之沈痾而已。

議會統復河套疏 嘉靖二十六年

楊守謙

臣嘗揣測形勢。較量彼己。復套之役。有六可焉。請言其實。夫河套延袤二千餘里。延寧邊垣已一千五百餘里。若因河爲固。較其長短多五百里。比之守牆。其易十倍。三時務農。不煩戍守。止須冰合。然後防河。整

冰為境。豈冰為境。比之守。易猶三倍。此兩靖寧夏。河曲保德。現有板規一可也。敵人曠居野處。一板之外。便為敵國。我則背烽。豈燧以為守。城郭溝池。以為固。敵馬地凍草枯。臘臘以滅。春時冰解。尤甚。地險。我則開。既而居。芻豆而牧。此天時地利。彼知我長。若選驍騎之騎。簡鋒銳之卒。冬春之際。因其近塞。過往速歸。襲其營帳。掠其牲畜。敵必遠徙。但數百里內。不復敢牧。則河套之半。已非敵有。此近時名將王效。梁震。屢有成績。二可也。寧夏一鎮。勢據上游。利於舟師。若探雪山之木。下蘭靖之筏。大造戰船。習水戰。遠出敵後。軼其不意。破其營帳。時走單船。重募死士。風雨昏夜。破擊其壘。敵益驚擾。三可也。寧夏地饒。利擅渠堰。穀粟可儲。備餉之需。方船而下。沿河而守。順流而進。不煩車牛。其易百倍。四可也。全陝屯地。多極膏腴。以屯田之法治之。不煩益費。卒乘可增。花馬定邊。地多開曠。以營田之法推之。比諸潯。利當以倍。平日則併營田之粟。儲之寧夏。以助軍餉。套復則移營田之人。耕墾沃壤。以實邊堡。五可也。濟農諸子。盤據套內。勢雖強。然敵人之情。利在剽掠。東馳西極。北讓南侵。勢非殊守。如辛丑壬寅。與夫甲辰。套內殆空。俟其既出。縱遣營帳。不過一二萬人。我以十萬之師。水陸並進。勢必逆徙。但師及河岸。分布舟兵。截據渡口。敵縱糾集部落。求還報復。然鞍馬之技。難用於洪濤。渾脫以浮。難當夫戰艦。比及河凍。諸堡已完。如前而守。被蕪草萊。千里赤地。敵望必絕。六可也。

陳邊務疏 嘉靖三十年

胡松

臣竊惟去秋諸達掠與鼠。即傳箭徵兵。旬期深入。守臣省稔聞之。而巡撫史道。總兵官王陞等。備禦無素。待其壓境。始以求貢上聞。又陰致賄遺。令勿侵己分地。冀嫁禍他境。今山西之禍。實大同貽之。宜亟重典。以厲諸鎮。大同自兵變以來。壯士多逃。漠北為敵用。今宜招使歸。有攜畜產器械來者。聽其自有。更給牛種。費優復數年。則我捐金十萬。可得壯士二萬。指而用之。皆勁旅也。孰與棄之。以資強敵哉。大同最敵衝。為鎮巡者。較諸邊獨難。今宜不拘資格。精擇其人。豐給祿廩。使得收召猛士。參養健丁。又久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知不可離。必不為苟且。且夕計。而邊固自固。又必稍寬文網。非大干憲典。言官據得輕動。以壞其成功。至用罰之道。兵家所貴。今寇謀獲於山西者。已數十人。他鎮類是。故我之虛實。彼無不知。今宜厚發死士。潛縱遣之。得聞則斬其名。王部長及諸用事貴人。否亦可視強弱虛實。而陰為備。又寇貪而好利。我誠不愛金帛。東賂黃毛三衛。以牽其左。西收額布勒道種。予善地以綴其右。使首尾擊曳。自相狼顧。則我可起承其弊。坐收全勝矣。

請罷馬市疏 嘉靖三十年

楊繼盛

臣謹奏為乞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親此開馬市之誤。豈敢

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套衆不遵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關。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勦逆賊。以報國讎。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尅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讎。以雪城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諸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北敵。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於草莽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益茲套衆。反不能生擒會長。勦絕苗裔。而乃為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為者。為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敵素賓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犯。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讎矣。今不惟不能擊罪復讐。而反與之為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讎。一不可不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陛下臣民所共知。四方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其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為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為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不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諸達為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威重。三不可不也。天下豪傑。聞達衆殺戮人民之慘。姦搆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號召。誰肯興起。此墮豪傑効用之志。四不可不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外裔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不也。宣大人民。懷擄貳之心久矣。一旦雖有外交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私通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懼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為天下兵弱。益滋小醜。尙不能服。羣起為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不也。去歲達衆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為我軍倉猝未備。其疑畏之心。尙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為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北敵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不也。諸達之性。詐變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伺市。彼遠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擅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境。而詭言別部落入犯。未可知也。或以

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資。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
 繩靡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賊人狡詐之計。九不可也。彼地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
 同之馬市一開。宜府延緩等處。定不可能。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
 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彼地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取
 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彼地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為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
 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為開馬市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
 所以繩靡乎我。非所以繩靡乎彼也。夷性無厭。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
 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犯為有名。我之不應其求為失信矣。孰謂請達
 無厭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繩靡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繩靡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
 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為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
 駕車也。不過為征討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況彼以馬為生
 又安肯以自來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
 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請達之心。將來許買。則可為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成貨來王者
 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
 費。許買。則彼自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買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買亦豈
 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請達最不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
 則斷保其再不入犯。殊不知彼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
 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繩靡。不
 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
 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為上乎。噫。為此說
 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敵人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
 葛。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
 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癱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
 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敵人則
 甚利焉。蓋數十年來。敵以中國之百姓為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
 殺人之勞也。去年入犯。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賊多據自
 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
 日彼猶為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為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敵人而
 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
 意以為征討之事。已難收拾。敵再入境。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

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姑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
 之禍。暫固目前之寵。敵縱背約。再為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
 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敵人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為
 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倘突有欲謝重擔于我。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能開。弛
 其防守。而敵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為
 上乎。然敵人之入與不入。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何以深入。此
 時罷開馬市。敵或入境。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
 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壯
 命將征討。其志若此。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
 下庸懦。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待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敢豫憂後禍。忍心
 隱默。伏乞皇上捐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敵人之志欲難。非馬市小利。足以繫屬其心。
 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
 諸達於闕前。驅戎馬於海外。使彼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謹奏
 疏入。得旨。這事邊臣奏來既久。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所見。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卻乃肆意演奏。好
 生阻撓。邊機。惡人。又本內脫一字。著錦衣衛擊送鎮撫司。打著問了來說。

吳變請黜奸臣疏 嘉靖三十二年

趙錦

臣惟春秋日食三十有六。未有無其應者。故聖人書之以示災。臣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頃者夏言以貪暴
 之資。而跡禁屏。大學士嚴嵩。復以奸佞之雄。繼登台鼎。怙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百官
 息。諸司望風。今夏言雖莫逃於大誅。而嵩猶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疎淺。其惡為易見。嵩柔佞而奸
 深。其惡為難知。請舉一二。而陛下自察之。蓋嵩窺伺逢迎之巧。似於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於恭順。引植
 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陛下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
 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陛下見其小有所請。以為非盡從者。而不知嵩於不經意之事。稍為執論。
 以絕陛下之疑。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為非招權者。而不知嵩意所欲。則會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
 俟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
 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內閣。幸而洞察於上聞。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陛下代
 嵩任其咎。怙寵作威。招權納賄。嵩與言等。而立心之深。為術之巧。則嵩非言之所能。勢也。嵩粗有文學。
 性亦警敏。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必以為嵩有可用之賢。而關於國家之安危耳。然自
 嵩輔政以來。惟恐怨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於掌握。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
 而文臣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死綏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
 士之拮克日衆。而卒伍耗弱。封疆非路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諡非路不得。而國是日淆。羣臣憚陰中之禍。

而忠言不敢以上聞。四方習食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十數年以來。使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以承德於左右。欲靖外敵。則將士不足以禦侮於邊陲。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稍寧。民困已極。而內患日熾。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陛下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由以致之。臣願陛下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嵩早賜罷。以應天變。則天下幸甚。

疏入帝怒。下錦詔。擄訊斥為民。

楊繼盛

請誅賊臣疏 嘉靖三十二年

臣謹奏為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奸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邊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賊威風問官。將臣手指撈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刑降誦。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賊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部。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於我。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患。惟諸藩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諸藩者邊圉之盜。疥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諸藩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竊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推飾之巧。而足以反經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為改邪歸正之道。故嵩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為。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于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古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於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而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以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

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眾曰。此人不可附於我。故票本能之。皇上有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眾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咸畏之。甚於威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刊板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謂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卻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賦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洩。所以旨意未上。滿朝紛紛。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請。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日昨御史蔡樸劾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劾。俾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軟庸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倉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世蕃乃同趙文華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兩開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宣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斷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令其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從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明奸比黨。賄合。先將長孫嚴鵬。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鵬。襲替。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及字十九號。案稿可查。夫效忠與鵬。皆世蕃子也。隨任蒙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吳孫輩。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待掌後府印信。黃

如桂得驃陸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隱避其私黨。此備既作。倣倣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冒功則劫之。在嵩。食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諳達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請達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丹爾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子嵩。父子彼時。皆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嘗自嘆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嵩之心。恐其敗露。連累殆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混初黨之迹。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嵩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嵩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嵩之心。故耳。是勾賊背逆者。嵩也。而受賄引用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施得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敵人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璉。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勦賊。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是退回。以故汝璉傳令不戰。及皇上擊問。汝璉求救於嵩。嵩又曰。是雖擊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璉招出真情。故將此言。以安其心。汝璉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璉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璉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職為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龍。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龍留用。夫應龍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進能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能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能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何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効。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傲外。而在城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少

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惡勳者。雖貪如盜。而亦薦用。奔競諛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能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廉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諂諛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賄賂。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欲噓之聲。遊觀宴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奏章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輾轉掩飾其惡。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網羅。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奸三也。廠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預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預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通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餽贖。或心有所愛憎。則賤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皇上。而不敢於忤權臣。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戚。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豫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豫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刀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終日凡事惟

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嵩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願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身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已前丞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廢絕。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豈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倘倖萬一之功。願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發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嵩與嵩。嵩已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於嵩。將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奉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將見諸達前既聞逆嵩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繫諸逆之頭。鼻濟農之頭。臣敢許其特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邊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為此具本親齎。謹奏。

議撥種馬應用疏嘉靖三十七年

臣照得倭夷連年入寇。長江南北。橫被殘破。臣身在草野。竊懷隱憂。不意罪廢之餘。謬蒙錄用。感遇酬知。是臣盡節效命之日也。敢不夙夜以圖報稱。除臣召募兵勇。分據要害。區畫錢糧。設處戰船。繕葺城垣。精利器械。中嚴防禁。慎遣哨探。一切可以權宜。遵奉欽依。徑自區處。不敢陳瀆。外伏照江北原隰曠野。本為騎射之地。倭夷兇狡。善於衝突。我兵新集。置陣不堅。必須借以馬力。用為前驅。主客之形。既殊。馬步之力。且倍。以逸代勞。理無不克。往年參將王介收功。亦以馳騎之力。節據選募新兵。雖勇敢善鬪。苦稱無馬。難以待敵。臣查得前任巡撫都御史蔡克廉。先於嘉靖三十六年題該兵部覆議。題奉欽依。許於種馬內暫借應用。已經欽遵施行。外緣今錢糧缺乏。收買無資。春氣已深。措處不及。臣愚欲得於各屬種馬內。暫借一二千匹。暫時借用。分給各兵騎坐。以備馳突。期以二月初旬領出。至六月終交還。官為餵養。不致瘦損。無虧於孳息。而有益於戰守。揆之事理。似亦相應。如蒙皇上軫念重地。敕下該部。容臣於種馬內挑選給軍騎坐。依期交還。庶兵威益振。士氣自倍。倭夷知警。而海防有賴矣。疏入。帝從之。

明臣奏議卷二十六

議撥種馬應用疏嘉靖三十七年

李遂

議設狼山副總兵疏嘉靖三十七年

明臣奏議 卷二十六

李遂

臣謹議得淮揚地方濱臨江海陸通風潤水達瓜儀而狼山一帶上控下接尤為適中要害之地添設副總兵控制形勝揆之事體委屬相應但隔離江南水面曠遠地既分屬人自為謀江不可以盡分而資容易於他誘萬一賊乘風迅揚帆中流伺間突入流毒內地既乖共濟之憂安望協助之力況節經移咨會議事體異同終難歸一合無查照部議比照金山事例添設副總兵專制江北水路自瓜儀周家橋掘港直抵廟灣雲梯關其陸路自通泰淮揚天長直抵鳳凰各參將守備把總備倭等官及地方衛所悉聽節制其狼福二山及周家橋圍山江陰等處跨江南北不分彼此各多設巡船分載遊兵出洋會哨遇有警報兩地兵船并力堵截若互相推諉備禦不周不問南北一體坐以失事之罪是權寄雖分而責任則一利害相關心力不容於不協矣再照大江南北地形對峙然江南自金山以東境連乍浦便入浙江而江北由掘港以北遠達雲梯俱為屬地比之江南尤為闊遠就使添設副總兵若非偏裨得人地廣兵分亦難遙制且查大河口徐稍營廖角營等處懸接大洋屢經倭患祖宗朝設立備倭營築連絡雖武備盡弛而規制猶存又鹽城縣治臨海澳尤為淮安扼塞此地不守則淮揚高寶皆可長驅先年議設把總一員近復調取徐淮泰軍民兵勇暫委開任將官往來防禦意亦有見於此查得江南既有副總兵又設參將二員及把總八九員各領兵船分屯要害今江北地勢較廣而關繫尤重據其事體似應比照但屬郡既少而財力且竭兵船費重供億務繁計亦非四郡之力所能辦也合無將通州參將移住鹽城其鄰近各場及興化淮安雲梯廟灣羊寨東西二海州所皆為汛地乞將四衛官軍資付本參分番操守自鹽城以北一帶守備把總等官水陸兵船俱屬調度而以鹽城把總移駐大河口將徐稍等營官軍補完原額并召募現操民兵及呂四餘東餘西金沙西亭各場巡勇悉聽約束在大河口則地近狼山兵力不患於單弱在鹽城則兼制羊寨東西自便於應援大抵千里江海之防有揚州參將以當其南有鹽城參將以當其北而又得狼山副總兵居中調度犄角之勢既成首尾之形相應官無冗設而事便責成似亦計之得者也如蒙皇上軫念陵寢漕運重地乞敕該部再加詳議如果相應即於狼山添設副總兵一員前來通州駐劄操練兵馬有警移駐狼山與金山副總兵彼此會哨出洋夾攻前項水陸汛地遇有警急一體相機調度勦殺其鹽城參將大河河口把總均乞各赴改擬地方就便行事庶江海之防愈嚴而重地之守益固矣地方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疏入帝從之

董傳策

論嚴嵩欺君誤國疏 嘉靖三十七年
臣謹奏為奸貪輔臣主持邊塞欺君誤國大負聖恩懇乞宸斷早除兇惡以圖安攘實效事臣近見北敵寇邊財用詘乏屢屢皇上宵旰之憂至發帑藏濟急聖意所向遂令言官糾劾邊臣屢下明旨究治咸發人心之一機也然邊臣之效於欺罔皆由輔臣嚴嵩之主持而言官所論未有極陳元惡之誤國者臣側耳數日寂無所聞蓋皆畏彼之中傷愛身惜死故寧負陛下而不敢忤奸臣耳臣知陛下之神明英武非不洞燭其奸特以輔臣尚爾優容令自檢改而嵩恬不知警負恩日深不思主憂臣辱之義益肆誣上行

私之奸居位一日則天下受一日之害今言官既不敢言諸司又不能言國家養士二百年一旦披靡不忠至此臣竊私心痛之念有君如此寧忍負之臣敢披瀝肝膽條列嵩之大罪伏惟陛下少垂聽焉夫邊疆之守者責在督撫諸將將官所以鎮安邊陲者徒以財用得人之死力也今戶部所發歲不下百萬至為一切苟且之謀日不暇給而諸將邊臣尚深結嵩心以求掩己之敗所謂財賦大半入嵩之家或以數萬希圖內轉或以盈箱冀掩喪師輾轉饋送殆無虛日遂令軍士嗷嗷待哺救死不暇敵至閉城任其得利而去嵩為元輔臣不以聞甚至邊臣已罹法者嵩猶受其賄道曲為掩護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此其壞邊防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文武人才所推用恆必由之而嵩擅撓部事賄賂公行選司銓官至持簿入嵩之門任其填發將官求推善地動輒掎剋軍士以充饋獻如近來萬案為文選方祥為職方皆嵩之至親擇其心腹願指氣使不異奴隸至有文管家武管家之語此其擄官爵之罪二也大工鼎建財用不貸識者蓋以民力為憂而嵩猶乘機侵剋縱欲無厭探木侍郎劉伯躍與嵩同鄉行郡動支贖銀兩或坐派民錢致之嵩家前後累至數萬他如築堡修城之費嵩皆假公濟私而獻諸者又甘為浸潤或因而不入私囊遂至冒破日甚請求無措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天下財賦既不在公帑又不在民間其在嵩家可知也陛下試令人查檢嵩家恐當富於帑藏者此其蠹國用之罪三也趙文華罪惡滔天賴陛下英斷斥之使去猶恃乾兒之愛所得囊橐鉅萬盡寄嵩家蓋造大房居皇城之西頗歷上游而嵩收之入己略無顧忌遣令數人護送文華南還比至徐州即駕座船恐嚇州縣私役民夫及支供給之費嵩之敢護私人類如此此其護黨與之罪四也天下諸藩臬有司歲時問安嵩家動以千數不得不措慰民財財日困則嵩家日富絡繹遣人解回江西動起關文騷擾驛遞此其害地方之罪五也自嵩貪婪不顧一時嗜利無恥之士漸出其門昏夜乞哀或以五六千求改要地或以七八百與選美官士風大壞官箴日喪緩急不得賢才而嵩猶洋洋坐政府自謂得計回視要地皆彼腹心莫敢出一語即有能自振拔者又懼禍不測不得不隨風而靡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夫此六者罪大惡極釀成禍階徒以嵩之奸邪善能變炫名實擠人死地而世蕃以市井無賴之徒入市攫金逢迎父惡恬不為怪一時臣子非受嵩父子之舉則畏嵩父子之奸誰肯為陛下言之臣待罪刑曹宜諳奸慝平生讀忠孝書蓋熟聞致身之義矣臣豈不知此疏一入縱陛下知臣忠直而遠忤奸臣之意一有譴責立可關節致死況臣羸弱多病尤易傾危加之以親老無子孤立異鄉寧不自愛但有感於聖明在上奸佞不忠而諸臣患得患失動以及身之禍自委有君無臣實可憤惋臣故不論一身利害冒昧上陳為天下蒼生懇祈聖主速賜乾斷以求安攘實效臣之微軀何足惜哉倘蒙俯垂採納乞敕九卿科道從公會議數嵩罪狀取自上裁庶陛下勞心焦思不為無益將見人心發憤思奮三軍之氣倍增而邊防漸可修舉官爵漸可愛惜國用漸可充積黨惡漸可消除地方漸可寧謐賢才漸可效用矣臣不揣疎賤發自忠憤伏惟聖明察臣不勝激切惶懼之至

疏入下詔獄誅成南寧

條上定策備邊疏嘉靖四十年

楊博

臣竊惟敵騎入犯多在涼爽之時。防禦機宜。貴審緩急之勢。今之九邊。以薊鎮為第一。蓋腹心既安。四肢自無可慮。以故廣調各鎮之兵。為之戍守。多發度支之糧。為之餽給。精選驍健之將。為之捍禦。仰荷聖皇深恩遠慮。靡所不至。臣等何容別議。今據宣大總督李文進所奏。止是永什卜、烏紳、巴雅爾三部之兵。其會首諸達、黃台吉、巴圖爾、併士登俱各未見蹤跡。驚鳥將飛。必戢其翼。甚為薊鎮之慮。臣等謹將大同、薊鎮應行事宜。條列上請。伏乞聖明。俯賜採覽。一、大同所犯之敵。數本不多。本鎮兵馬。已經總督李文進先期分布。似為有備。臣等近又移文巡撫陳其學。總兵官劉漢。令其堅壁清野。以固其守。設伏出奇。以挫其鋒。分精兵以搗其巢。簡驍勇以應其變。計日下必當遠遁。據李文進所請。宜府遊擊孫輔。大同遊擊周資文。入衛遊兵二枝。另本酌量議處。一、敵犯薊鎮。必由白草川、三間房一帶。哨探一節。全在宣府。獨石參將蓋薊鎮。止得其情。獨石則得其形。知之既早。豫於古北、黃花鎮等處。加護防禦。所謂先則制人。自保無虞。合無容臣等仍行宣大總督李文進。巡撫鳳翔。總兵官李賢。督率參將劉國多。差人役遠為哨探。但有東行蹤跡。即便飛報本部。以憑調度。一、薊鎮各區。臣博先任總督之時。每區定擬兵備。副使會事一員。為之監督。連歲督臣行臣之計。日益詳密。但防秋之後。未付定擬賞罰。誠恐人心懈弛。關緊不輕。合無容臣等備行總督楊選。巡撫張珏。嚴行副使溫景葵。紀公巡。栗永祿。李尚智。張邦彥。伊介夫。各照地方。用心督理。一切兵糧事宜。悉聽徑自區處。督撫官不得遙制。一、昌平鎮、居庸、黃花鎮三鎮。與宣府、懷來、延慶、永寧、四邊界。相為唇齒。宜大總督每當秋近。移住懷來。正為南山之備。但事在兩鎮。未免互分彼此。必須聲勢聯合。事方有濟。合無容臣等備行宣大總督李文進。仍駐懷來。如果賊犯薊鎮。古北口一帶。宜府別無聲息。即便多發精兵。星馳援應。若止犯延慶、永寧、近南山。就將各枝兵馬。分屯薊鎮。協力固守。但使匹馬不得入關。即為首功。一、薊鎮總督巡撫。揭報本部。每以主客兵馬。錢糧十分缺乏。為詞。事在戶部。臣等不知其詳。審據公差人役。皆稱現差科道查勘。戶部候查明之日。方議處發。但今事在燃眉。師行糧從。時不可缺。合無容臣等備行該部。將昌平、薊州二鎮。不拘銀兩漕糧。作速運發。以備目前之用。俟科道查勘畢日。一併計算。一、薊鎮、燕河、冷口一帶。逼近遼東。敵若自東入犯。薊鎮督撫官相去隔遠。調度自不能及。即便有兵可發。千里赴援。不惟無以濟事。亦非兵家常算。合無容臣等備行遼東都御史吉澄。會行總兵官雲冒。即將本處兵馬。整擱停當。如果敵犯燕河等處。不必候調。徑自領兵前來策應。疏入。依議行。

職食臣以消民怨疏嘉靖四十年

林潤

臣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鄒應麟。總理淮浙等處鹽法。蓋因內帑空虛。邊儲匱乏。朝廷特救其經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於不得已之計也。為應麟者。深己奉公。使上不失國課。下不失民情。斯為大臣謀國之忠也。顧乃自獲憲典。所過屬縣。拮据無遺。府則定以千數。州縣各有遞等。其鹽運司則無算焉。兩淮尤為鹽商聚集之所。懋卿明對運司。欲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黃球等。照引科派。以兩淮一運司而推

之。則兩浙長蘆等處。可知矣。夫懋卿查理鹽課。不知有增於內帑幾何。而攫入於私囊者如此。黠貨無厭。背公營私。其為罪一也。平民李守謙。告王徽等。侵匿寄頓財物。懋卿將徽等親提面審。定罪發府。徽等懼罪。送禮銀三千兩。夫懋卿職司風紀。正當嚴加律已。以振肅百僚。而乃暴露賄私。玷辱風紀。其為罪二也。懋卿在揚州。明知巡撫劉景韶。貪殘過甚。則以為奇貨而挾之。乃對府官作冷語曰。吾將劾之。使景韶聞風。曲意阿承。餽贖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得其所。又往鳳陽。謁慶慶。慶慶無紀。此等侈縱肆。反道悖禮。其為罪三也。且陵鍊有司。暴虐百姓。在揚州駐劄。縱三月耳。而平民斃於杖下者。二十餘人。如場官姚佩。送册稽遲。廚役蔡經。置酒欠整。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此殘忍酷毒。不恤怨言。其為罪四也。北直隸、山東、連歲荒歉。餓殍盈野。懋卿自擊其形。略不加動念。仍責於有司。勢必取之於民。是糜垂斃之民。營血以自封也。揚州重地。自有倭患以來。兵費浩重。益以去歲之水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流產。貧者流竄。鹽商亦相率而逃。懋卿奢遊遊。人已不堪。而又加無名之派。去歲鹽徒。幾欲相聚為亂。此動搖邦本。斷傷元氣。其為罪五也。夫懋卿之罪。朝野共知。遠近側目。伏乞救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懋卿速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矣。疏入。帝不納。

議分布西北防秋兵馬疏嘉靖四十一年

楊博

臣等竊料今秋敵情。第一則垂涎薊鎮。其次則側目山西。蓋綠宜大二鎮。蕭條之甚。無可劫掠。保定三關。阨隘之險。難以突入。以故薊鎮山西。雖春夏之交。猶當戒嚴。況茲秋高月朗。萬一不慎。未免墮其計中。臣等蚤夜籌畫。節次申飭各該總督鎮巡官。在薊鎮則盡地分區。步兵拒牆擺守。騎兵按伏援應。以守為戰。在宣府則山南山北。添布兵馬。在大同則遠哨廣備。清野堅壁。在山西則嚴拒陽方等口。在保定則分防紫荆等關。以戰為守。又慮獨石、三間房、白草川一帶。實敵騎入薊必由之路。責成參將劉國多。多方哨探。不時馳報。又恐畿輔地方。倘有緊急。各處之兵。不能猝至。備行宣大總督江東。移駐懷來。以備南山一帶。宣府鎮巡官馬芳。趙孔昭。移駐隆慶。以便星馳抵關。大同鎮巡官姜應熊。陳其學。候報移駐懷來。以便馳入居庸。山西鎮巡官吳徵。楊宗氣。候報移駐廣昌。一以馳入紫荆。一以聽援宣鎮。保定巡撫李遷。移駐易州。總兵官祝福。移駐浮圖峪。以便馳入涿州。京營選定兵馬三枝。如果有警。處給盔甲。一而啓行。一面奏聞。至於一切戰守機宜。臣等逐一參酌。徑自舉行。不敢一一煩瀆天聽。疏入。依議行。

條上經略薊鎮善後疏嘉靖四十二年

楊博

臣竊惟薊昌密邇京陵。自庚戌敵變以來。議守之計。獨詳。議戰之計。稍略。即如昨者。三河平谷之警。仰仗聖皇在上。天威震疊。風雨助順。兵將爭先。以致孤山之連戰。古北之一擊。誠自來未有之事。但各兵一時雖稱雲集。多係宣大遼保山西之人。無警常使候援。則勢有不能。臨警方行徵調。則緩不及事。其在今日。必須別為規畫。方克有濟。臣不揣淺淺。僭陳十事。伏望皇上俯賜採覽。救下遊行。一、議處督總標下親兵。

臣等議得近日胡鎮孤山之戰，多得標兵之力，但軍門舊設標兵，止有一枝，其總兵巡撫原無標兵，以臣愚見，此等勁兵，必須新舊總設五枝，計該一萬五千名，操演精熟，方得實用。合將總督劉燾下再添標兵一枝，總兵胡鎮、何淮、巡撫溫景葵下，各設標兵一枝，每枝務足三千名，或於各區現兵內挑其精銳，或於各處家丁壯漢內多方招募，合用銀兩，就於山東河南民兵銀兩動支，不敷之數，作速具奏。聽本部與戶部會同計處。臣等又惟經始之初，全在得人，除參將王孟夏、現管總督標兵外，查得參將黃演、塘管總督下新添標兵守備董一元、塘管總兵胡鎮、新添標兵原任參將李康民、塘管巡撫溫景葵下新添標兵遊擊王世英、塘管總兵何淮、新添標兵一切應行事宜，就聽演等以次經理。此後遇有警報，總兵官胡鎮、參將五枝，合為一營，相機勦殺。一議處各鎮入衛邊兵，臣等議得延綏、寧夏、固原、宣府、大同、遼東、保定、七鎮入衛兵馬，初調之時，人強馬壯，甚於薊鎮有濟。即如嘉靖三十三年，臣博在古北口等處，與賊相持，大率多得邊兵之力，乃今因循既久，人心玩愒，徒有三千兵馬之名，殊無三千兵馬之實。或以老弱參預其間，兵為疲兵，或以疍寇充其數，馬為弱馬，往返奔馳，徒勞無益。合無備行各該總督鎮巡兵備等官，今後入衛之兵，務要揀選好軍好馬，方許調遣起行。到薊之日，本部選差風力司官一員，前去點閱，如敢仍蹈夙弊，臣等指名參奏，重加究治。一議處薊鎮調撥兵，臣等議得薊鎮與宣府、遼東、保定、相去最近，其次則大同、山西，即如近日三河平谷之警，雖因臣等豫先徵調，實以地里稍近，故不及旬日，士馬雲集。但中間精強者固有限，疲弱亦居其半，相應通行整飭，合無備行各該總督鎮巡兵備等官，各將正兵遊兵逐一揀閱，軍與馬，務足三千之數。如軍不足，應該招募，其銀兩於何項內動支，馬不足，或本色折色，應於何項內處辦。文書到日，限半月以內，各另回奏。聽本部與戶部會同計處。若果士馬精強，在本鎮可以壯邊圍之威聲，在薊鎮自當收應援之實效。一議處薊鎮總兵駐劄地方，臣等議得薊鎮總兵官，先年駐劄三屯營，專為朵顏三衛撫賞，即今古北口、石塘嶺等處，既稱敵衛，在總兵職任，於撫夷為緩，於勦敵為急。緣三屯營相去軍門數百餘里，遇有警報，自是無濟緩急。查得石匣營實當密雲、古北、石塘、嶺子嶺、四處適中之地，合無於防春防秋之日，總兵移於石匣營駐劄，帶領正兵，并新募總兵下標兵，相機戰守。夏冬無事，仍回三屯營保備。庶與軍門聲勢聯絡，氣脈通貫。一議處牆內險隘設伏，臣等議得古北諸區牆內，如湖河川等處，多有險隘可據，即如近日參將郭琬、伏敵一擊，狂敵落膽。若使各區但有險隘去處，諸將盡能如此，敵之入也，可以扼其吭，敵之出也，可以攻其心。比之角力血戰者，難易自別。合無備行總督劉燾、總兵胡鎮、巡撫溫景葵、嚴督各區副參等官，各將本區險隘去處，或暗設地坑，或各置伏礮，或以水攻，或以火攻，各畫一水墨小圖，送部查考。一面刻期舉行。一議處入衛邊兵糧賞，臣等議得各邊入衛之兵，遠離鄉井，辛勤萬狀，必須優其糧賞，方能鼓其敵愾之氣。往年糧料充足，賞資隆渥，以故士馬騰足，堪戰守。乃今應得糧料，既給不以時，散兵賞賜，又歲加減削，以致諸軍往往私賣戰馬，以充食用，殊非事體。合無備行總督劉燾、會同巡撫溫景葵、督同薊鎮昌密管糧郎中，并各該兵備等官，從長計議。糧料應否加增，或通給本色，賞賜應否復舊，或量為從厚，作速回奏。一議處宣遼境外哨探，臣等議得諸達巴圖

爾、黃台吉之巢，在宣大邊外，土蠻、黑石炭之巢，在遼東邊外。一則山川隔遠，難於豫得其形。一則屬夷勾煽，多致反復。其說先年建議之臣，謂大同得其情，宣府得其形，薊鎮不過因魔問病，誠為確論。即如頃者之患，半月之前，宣府獨石境外，先已瞭見。以故臣等得以豫調邊兵，足為明驗。除遼東原係軍門節制外，合無將獨石參將兼聽薊鎮總督節制。如遇白草川、三間房等處，哨見賊形，即便飛報，薊鎮總督軍門，薊鎮有功，則與之同賞。如或誤事，一體治罪。一議處州縣軍民屯堡，臣等議得收保之法，大者為城，其次為堡。再次為墩，雖大小不同，必須高堅深厚，方能賴其保障。臣博往年巡撫甘肅，嘗創為墩院之法，大率每村一二十家，共築墩院一座，或有有力者能家築一座，亦從其便。嘉靖二十九年，賊犯涼州，室未嘗有失。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其計莫善於此。合無容臣等將墩院之式，畫成紙圖，咨送巡撫溫景葵處，令其督率兵備府州縣等官，責令居民，於土脈融和之日，以次舉行。務使愚民各知墩院之設，全為生我，非為勞我。庶幾人心歡動，工效可稽。其原設堡寨，亦要通行查明，但有不堪去處，一體修理完固。一議處薊鎮獲功賞格，臣等議得薊鎮、昌平、密邇遼東，比之各邊緩急不同，敵騎侵軼，勢必聚眾方敢深入，亦與各邊零散頗異。以故先年本部題准，敵入內地，與邊方陸賞不同，拒敵不得入邊，雖無斬獲，然准一體世襲。意誠有見於此。合無今後除村莊壯夫零斬敵級，仍照舊例陸賞外，其官兵與敵大衆血戰，臨陣斬獲，如胡鎮等近日之功者，願陞者超陞二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所獲馬匹器械等項，盡數給與本人充賞。各邊不得援以為例。一議處朵顏三衛，臣等議得朵顏三衛夷人，邇來陽順陰逆，專為北敵嚮導。雖即掃蕩巢穴，不為過舉。但中間情狀不一，有畏敵勢而曲從者，有得敵情而傳報者，玉石不分。又非國家懷柔之意，合無聽總督鎮巡官榜諭朵顏三衛都督等官，汝等父祖，皆知敬奉天道，謹衛朝廷。故與汝土地，賜汝牧印，每來朝貢，則厚加賞賚。恩德如天，夫何汝等後人，翻向北敵，甚至勾引入境。今後爾等各宜照汝父祖效忠守法，如遇諸達、黃台吉等到汝營內，果能設計擒斬，函首來獻，定行奏聞朝廷，給與萬金。如仍前悖逆，彼時勦汝，不要後悔。總督鎮巡官一面將曉諭過緣，由咨部查考。一面將應撫應勦事宜，明白具奏定奪。疏入，依議行。

倭寇警事條陳善後事宜疏 嘉靖四十二年

譚綸

臣會同總督廣閩都御史張臬，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李邦珍，議照修政貴於及時，有備所以無患。福建地方，邇自乙卯以來，倭寇紛紜，廣賊並出。因之民窮盜起，內外騷然。馴至興化之事，而頹危極矣。茲者仰仗聖皇神武，赫然一怒，次第蕩平。八閩之間，遂獲寧宇。十年之內，僅見一時。若不乘此戰勝之暇，亟為善後之圖，誠恐寇情叵測，事變靡常。必待患至而始為之備，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譬財多艱，噬臍無及。臣等用是大懼，莫敢寧處。謹稽諸舊典，酌之時宜，質諸輿論之公，參以一得之見，條列十有二事。上塵聖覽，實思愚豫防之愚忠。為久安長治之至計。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請自宸斷，速賜允行。則地方幸甚，奸民乘間內侵，不但此時為然。蓋自洪武迄今，皆嘗受其患。查自福寧南下，以達漳泉，沿衛凡十一。置所

凡十四。置巡司凡四十有五。以控之於陸。又置水寨以防之於海。初惟烽火門。南日山。活嶼三寨耳。景泰年間。增而為五。時則戰艦如雲。旌旗相望。且哨守皆衛所之軍。有司無供儲之費。外威內固。有自來矣。法久人玩。武備漸弛。倭患突發。舊制盡失。為今之計。兩宜查復。五水寨之舊。每寨設兵船四十隻。兵萬三千名。五寨通計用船二百隻。用兵六萬五千名。以五把總領之。定為五大營。內以舊設烽火門。南日山。活嶼三營。為正兵。增設銅山。小埕。二營。為遊兵。而又為之分信地。明斥候。嚴會哨。賊窺則各自為戰。賊眾則合力併攻。以扼外洋。撥來賊。為功第一。擊去賊次之。失賊弗擊。與致賊登岸者。查照信地論罪。五寨兵船。俱屬總兵官統督。監軍道監督。未汛之先。總會南臺。聽統督整調訓練。汛期將及。分發哨守。汛畢復總會南臺。殿最功罪而賞罰之。仍整調訓練。以備來汛。如此則總署有經。聲勢亦重。虛偽盡革。實效可臻。但立法雖詳。振舉在將。閩中武弁。得人甚艱。現今各寨把總。僅惟原任守備李經國。尚堪策外。他皆用之倉猝之餘。率乏勇敢之氣。臣等查得現奉欽依。陞二級泉州納級副千戶傅應嘉。泉州衛指揮魏宗瀚。百戶鄧銓。浙江松門衛千戶羅繼祖。皆熟諳海務。屢立戰功。及照浙江定海等關把總。皆奉欽依。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閩浙海防。責任惟均。合無比照浙江事體。請乞敕下該部。查將傅應嘉。魏宗瀚。鄧銓。補前職。但五寨之中。又有緩急。而五臣才力。亦有大小。臣等酌量相宜。小埕為省會門戶。宜用傅應嘉。蓋本官奇才傑。抱將略尤優。一時武弁。無出其右。次則烽火門。宜用魏宗瀚。次則銅山。宜用鄧銓。次則活嶼。宜用秦國經。次則南日。宜用羅繼祖。斯則因地用人。乃無不勝之患。二曰。議處兵將。以資實效。臣等查得前福建巡撫都御史劉淑。分為南北中三路。請設三參將領之。軍門標下。另設遊擊一員。各陳陸兵三千名。其經畫亦云備矣。但參遊既難於得人。而尾大每至於不掉。數年之間。未覩成效。職此故也。臣惟知兵之將。世不多有。治標之舉。難執一方。亦惟隨時措置。有益成事而已。今照分守溫處福興副總兵官戚繼光。忠誠懋著。文武兼資。親雖不諳中人才。則可將十萬。南北將官。號為節制之師。而收堂堂正正之效者。誠未見其比也。第其秩雖都督。官級副總。殊未足以展其千里之才。而慰八閩之望。臣等謂宜請乞以戚繼光充總兵官。鎮守福。興。漳。泉。延。郡。武。寧。金。溫。九。郡。一。州。其。三。路。參。將。悉。改。為。守。備。所。轄。信。地。俱。仍。舊。章。且。宜。即。以。戚。繼。光。部。下。偏。裨。曉。暢。兵。事。屢。立。戰。功。者。充。補。其。任。則。在。平。時。既。兵。知。將。意。將。識。士。情。而。於。臨。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誠。為。計。之。得。者。今。該。臣。等。查。得。戚。繼。光。營。內。現。充。軍。門。標。下。把。總。納。級。指。揮。胡。守。仁。其。才。則。堪。中。路。守。備。現。在。領。兵。納。級。指。揮。王。如。龍。其。才。則。堪。北。路。守。備。但。南。路。守。備。尚。難。得。人。臣。等。又。查。得。福建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耿宗元。精敏向進。合無請乞敕下兵部。查將胡守仁。王如龍。推中北二路。耿宗元。以原職帶管南路。各守備職任。行令查照原分信地。各帶所部兵夫。住劄防禦。三路五寨。水陸兵將。俱屬總兵官統督。監軍道監督。容臣等查處堪動官銀。於閩縣南臺地方。開設鎮守教場。及監督公署。在彼聽其公同調集。合營訓練。風汛之月。乃分布四出。聽各住劄。該道分投監督。水陸防守。蓋無事而合營團操。則號令出於一人。而兵有實用。臨汛而盡地分守。則水陸備於多算。而事有成功。誠又計之得者。但本鎮以一人之身。轄全閩之廣。取二三萬之衆。若非分任得人。焉能巨細畢舉。仍應照例添設坐營

都司一員。專司調度。中軍把總二員。職掌旗鼓。統領標兵。其人則查有現任北路守備羅章。堪備坐營之任。戚繼光部下。納級指揮陳濠。金科。堪備把總之任。就而用之。庶幾上下相信。任使有人。而軍務為可舉矣。再照原議。遊擊領兵一枝。專任軍門標下。以備往來策應。現在遊擊員缺。查有江西南湖守備李超。堪以銓補。伏乞聖裁。三曰。議處客兵。以備常成。照得金台之兵。臣與戚繼光居浙頗久。勞心訓練。故長於陸戰。漳泉福清之間。人以下海為業。故長於水戰。今浙江不能不用閩兵。以備之於水。亦猶福建一時不能不用浙兵。以防之於陸。蓋其長技。有如南舟北馬。既不可以強而同。而其應募。亦如遊藝行商。實不可以禁而止。是固無容別議外。但越省從征。勢難久駐。而萬眾聚食。坐費餉金。臣等因行副總兵官戚繼光。暨軍副使汪道昆。將前客兵。從公詢審。願去願留。分為上下二班。每班務足九千名。上班自今七月初一日。為始。分布教訓。以防小汛。至十月無警。放班。下班亦自七月初一日。為始。差官押送回籍。至十月初旬。聽各把總統領上班。以防春汛。汛畢。仍於六月終放還。又以前班兵夫。限七月初旬上班。以防秋汛。年年如此。歲歲更番。務以三年為率。不許別有變更。但出應募。每不為本處有司所喜。值其放班。因肆陵虐。情亦有一體存恤。毋得自分彼此。因其應募。輒事誅求。致開他釁。內有把總等官。變亂行伍。違誤成期。及赴他處投用者。聽臣等從重參究。擊治。如此則陸戰有人。閩事自定。而浙之列郡。與閩境土相接者。亦無廢亡。斷寒之患矣。四曰。團練主兵。以固根本。臣惟先年編簽民壯。大縣多至五六百名。中縣三四百名。小縣亦不下百五十二名。每名歲定工食銀七兩二錢。近年東南皆給帖。募人自取。蓋有倍收至十一二兩者。兵有定數。糧有定額。所以裒官軍之敵。得寓兵於農之意。比者屢經言官建議。詔下有司。團練鄉兵。法莫有便於民壯者。乃沿習日久。本意寔失。以有用之糧。養無籍之棍徒。無益實用。臣等謂宜將各縣額設民壯。責之駐劄守巡。兵備該道。督責知府。知縣。巡捕等官。通行查出。汰其老弱。與市井棍徒。補以精悍。壯給以堅甲利兵。編成隊伍。分為班次。一班團之知縣。就便訓練。在縣防守。一班團之巡捕官。領赴本府團操。每季更番。稍均勞逸。每府聽臣坐委。知兵武職一員。假以把總名色。為之統督。知府為之監督。公同訓練。駐劄該道。以時閱視。別其勤怠。精否。而賞罰之。務使人人善戰。縣縣皆精。該道該府該縣等官。乃為稱職。否則他事雖賢。亦以曠官論罪。八府一州。計可得兵萬二千人。小警則各自為戰。大警則互相應援。如此則糧餉不增。戰守有備。行之三年。即八閩之內。可轉弱為強。而議能客兵矣。五曰。議處憲臣。以重監督。凡用兵。既有大將為之統督。又必用憲臣為之監督。蓋訓練士馬。臨陣決戰。身先士卒。則統督之事也。稽察奸弊。課殿功罪。處置錢糧。則監督之事也。除水陸守備把總分駐信地。料敵出戰。則聽臣行駐劄該道。分投監督外。至於合營團操。與大兵進剿。大將臨戎。必同心文官一員。與之終始其事。臣等查得兵備副使汪道昆。忠存許國。才足投艱。素與副總兵官戚繼光雅志匡時。協誠任事。故去春今夏。屢建奇勳。武略文謨。並輝窮海。今戚繼光既欲其總鎮八閩。而汪道昆則伏蒙欽陞二級。萬一推遷別省。不免有拂羣情。伏望聖明。軫念遐方。剛生神氣。敕下該部。將汪道昆。照成命。陞授福建按察司按察使協堂。請給關

防救書。監督全省水陸軍事。與成繼光同心一德。共濟時艱。俟其年勞茂著。績用有成。超格擢用。伏乞聖裁。六曰。薦舉賢能以備任使。伏惟為政在於得人。而見賢乃可授任。方今聖皇壽考。久道化成。多士濟濟。隨試輒效。固不必為官而擇人也。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而時局艱危。亦宜歷試。照得福建海道之官。最為重任。人所畏為。而延建二府。素稱善地。比以山海之寇。屢次傷殘。鄉無完宇。民樂從盜。撫摩安輯。尤貴得人。知府周賢宜年職一考。海道副使邵權則任滿六年。誠恐一旦轉遷。別行推補。即係賢能。克堪重任。而於海防事體。境內民情。豈能一旦熟悉。今該臣等查得分守建寧參議金淵。分巡興泉參議萬民英。鹽運司同知劉汝順。漳州府同知劉宗寅。皆夙抱忠猷。才誠茂著。素嫻軍旅。人望共推。且居閩既久。民情地利。無不周知。伏乞救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遇有前項員缺。即將金淵等推補。則任使得人。而於殘破地方。真有賴矣。七曰。議處有司以圖治理。臣惟安內攘外。必先有司。蓋其於民最親。而民之繫望最切。如使措循無術。防禦失宜。民禍滋矣。近該言官建議。吏部題奉欽依。通行撫按衙門。將各該地方。凡才力不及。并貪污不職。官員體訪既真。不時參論。蓋誠有見乎此。閩中戎事日棘。吏治日非。徒以糾察未遑。懲創弗及。方今外患始息。內治當修。有司官員。亟宜議處。除循良著聞。俟其成績。地方簡僻。許其自新。不致濫及外。該臣等查訪得某官刊政教之錄。以沽名假德。遺之儀以射利。才足濟貧。政多播惡。某官性資庸劣。志氣卑污。當民窮財盡之際。惟峻法而取盈。適力詘舉。贏之秋。獨與工以求悅。政聲湮沒。物議沸騰。此二臣者。貪污不職。所當亟為罷斥者也。某年力能鍾。才猷奮鈍。充耳無聞。而命猶煩介紹。借身無地。跬步必假人扶。精力消亡。職業曠廢。此一臣者。年老有疾。所當准令休致者也。某官外若可觀。中無所取。買辦軍需。百求而百不給。講求民瘼。十問而十不知。政已下移。志非尚往。此一臣者。才力不及。所當改調閒散者也。以上地方。或為省會門戶。而當倭賊之衝。或在山谷險阻。而為寇盜之藪。安民弭盜。必得其人。乞救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某等罷斥。某官改調。別選進士。有才力者。以補其任。庶幾因地擇材。因才授事。官守得職。而民生有依矣。八曰。申明職守。以振頑惰。臣惟以民養軍。以軍衛民。三代以來。未之或改。國初沿海地方。衛所相望。行伍充盈。一切軍需。莫非民力。故出海有軍。烽燧有望。隘塞有扼。城池有備。凡以下捍民患。上酬國恩。由彼視之。固皆分內事也。比來法令廢弛。行伍空虛。各該衛所官軍。大都桀驁不馴。頑鈍無恥。驅之戎行。則恍然自失。責之城守。則恬若罔聞。於是乃復以賦之民。受登陴之役。事之倒置。未有甚於此者。夫彼以積弱自名。難於不教而戰。水陸之防。固無望矣。至若嬰城自守。力猶可為。顧又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則又焉用養彼為哉。查得現行條例。凡沿海及腹裏府州縣。與衛所同住一城。及衛所自住一城。若遇大敵攻圍。不能固守。衛所掌印官與專一捕盜官。俱比照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律斬。其府州縣掌印官及捕盜官。與衛所同住一城者。不能竭力協守。俱起送吏部。降一級別用。是則典守之責。既有等差。而失陷之罰。亦分輕重。臣請申明前例。分別職守。如鎮海等衛。安海等所。官軍自住一城。並無居民相錯者。責之掌印捕盜官。編定精壯食糧官軍。署名防守。如或老弱。即為汰革。另選餘丁精壯者補之。其不食糧軍餘舍餘。既有身家。亦要一體編派協助。其餘與府州縣同住一城。亦照

此例編定。如或城垣寬袤。戍守不敷。先儘官軍。而後以機兵及居民補其不足。假令失事。悉照前例。分別論罪。設若賊勢重大。攻圍緊急。許赴附近守備官處。請發援兵。援兵聞報。必須整頓器械。關支行糧。沿途探哨。相機嚮往。大約離程三日者。即限以十日為期。如過期而援兵不至。因而失陷者。領兵官照律擬罪。若倭賊始發。攻圍未久。援兵已發。程期未滿。及為賊所襲。原非攻破者。俱止罪坐本衛所官員。如此則事有責成。人無規避。敵愾之勇。可作。偷惰之弊。可祛。而無復覆轍之足虞矣。九曰。請乞錢糧。以救危急。臣自受任以來。歷稽往牒。福建用兵之始。歲費六十餘萬。其後巡撫劉繼。當詘乏之時。為撙節之議。盡能兵食。祇增軍糧。大約一歲計之。猶至二十八萬。然而武備俱廢。寇患益深。而閩遂不支矣。及巡撫游震得繼任之後。更議調募。稍為調停。雖費出有經。亦不下四十二萬。顧贖中奏留。僅存虛數。而民間窮困。無救供需。其後失事日殷。調兵日至。使非聖明大破常格。特發帑銀。與取回浙直原借去銀兩。閩事去矣。臣始入境。則各部調募官兵。已近三萬。而各營斬獲功級。不啻三千五百有奇。解到帑銀。近俱川盡。即有未到之數。內又除去三萬兩。准作興化修賑等用外。以臣等計之。僅存一十萬兩。以供來歲之需。近該臣等部署水陸。分布官兵。共計用兵二萬三千。歲用食銀二十八萬。加以修船給械。懸賞衝鋒。通計一歲非三十二萬不可。視前巡撫劉繼所議之數。止加四萬。亦期以實心行之。或可濟事。即今汛期相仍。歲事孔棘。萬一兵食不繼。士氣不張。不惟盡棄前功。抑恐仍蹈故轍。即臣以身殉國。固所甘心。國事謂何。伏乞皇上留神於廟算。垂成之功。終惠於海隅。更生之會。救下該部。查照浙直江西先年用兵事例。就近請發兩淮鹽課銀十二萬兩。兩浙鹽課銀四萬兩。兩廣椒木銀四萬兩。責限解發前來。聽臣撙節用度。散訖繳報。庶足以濟部中待哺之急。免日後噬臍之憂。十曰。請緩征科。以恤凋殘。臣惟貢賦惟正之供。催科有司之職。市恩曠職。謂之不臣。孰謂不臣而可為也。近因各省拖欠內庫折銀。節經戶部題請通行撫按督催。按季開報。臣雖驚下。固知內庫為不可缺。上用為不可稽。欽限為不可違。部議為不可格也。近該臣督兵勦賊。親歷福興延建汀邵之間。聚落成墟。汙萊蔽日。民間危急愁苦之狀。殆瀕人所不能喻。鄭俠所不能圖矣。此而責有司招徠之撫字之。猶懼不既。將復使之集流亡。督逋負。誠不忍出諸口也。邇蒙皇上恩覃溝壑。化被海濱。大施曠蕩之仁。屢下蠲免之令。民間父老。猶幸得及於寬政。庶幾可保其餘年。使臣不能宣布德意。而一切督責有司。彼必以應文逃責之心。而為遠禍全身之計。有司難民。民難有司。或以筆楚離心。或以撻鋤起釁。縱能頭會箕歛。而得不償失。將焉用之。查得先任詔安縣知縣張有。成。龍巖縣知縣湯相。俱各心勞撫字。政拙催科。部議以完糧不及分數。照例移官。一時有司。翻然改慮。後該巡撫陸繼。奏調製有成。巡撫游震。得奏保湯相。於是始知朝廷不輕絕之仁。無求備之義。莫不感激思奮。精白承休。是則部議之殿。吏治視之以為隆污。吏治之隆污。民生視之以為休戚者也。乞救該部。憫念流離。稍從寬假。福建一省。即七分不完。姑免降級。四季未報。毋論稽程。庶遺民得以休息。而更生。下吏得以紓徐。而從事。地方幸甚。臣愚幸甚。十一曰。乞蠲租稅。以復流移。臣所謂緩征者。謂全省之民也。至若興化之莆田。平海。福寧之寧德。建寧之壽寧。政和。泉州之晉江。永寧。漳州之玄鍾。南靖。生理久絕。喘息未甦。以此而視全省之民。

又不可以同日語矣。先是興化克復。該巡按御史李邦珍發銀六千兩。興復水利。賑濟流離。近報平海。平又該御史林潤請銀三萬兩。為之修城築堰。賑助耕。凡所以為斯民居養計者。至深切也。顧自府縣官到任以來。日以招集為事。近欲清查戶口。歸併都圖。乃捐循之急務。而民恐征徭之將至。又皆轉而之他。即使有地可耕。有城可守。民多疑畏。相率流移。紛紛未已。及查寧德之民。久報賊平。不願歸復。政和壽寧之民。猶懷亂掠。不樂寧居。大率民困則易離。民勞則易動。事所必至。理固然也。竊計地方殘破。莆田平海為甚。寧德壽寧。政和次之。晉江。永寧。玄鍾。南靖。又次之。使非廣布之以寬貸之恩。明示之以招徠之信。即使與黃為治。民弗能依。伏乞免其征科。與之更始。甚者三年而後納稅。次則二年。又次則一年。使之離息。有期。歸復可待。庶幾漸遂有生之樂。益彰無外之仁。但照邇年部議。獨免。猶征起運。僅免存留。是可以少紓乎災傷之民。而不可以概施於殘破之地。何則。水旱之災。不常有。而豐凶之歲。恆相乘。即使年穀不登。而積積可資。豐年可留。於是持其緩急。為之調停。即寬一分。民已受賜一分矣。乃今故實蕩廢。已往既無所憑。生業淪亡。將來又無所賴。故雖用其一。而緩其二。彼惟知有怨。而不知有恩。誠能寬之歲月。悉為獨免。庶一方可無後憂。而三年或有成效。十二日。修復額糧。以修軍政。臣惟三代以下。兵農始分。兵制不同。用之惟一。國初衆建衛所。部署官軍。出則從征。居則戍守。法至善矣。其後承平日久。尺籍徒存。軍兵不足。額而後有民兵。民兵不足。額而後有募兵。制益分而軍費益廣矣。查得國初舊設福建馬步官軍四萬八千二百員名。夫有軍則有糧。有糧則有額。要之以境內之賦。養境內之兵。非自外至者也。邇來衛所消耗。行伍空虛。計其所存。曾不能以半。較之額數。不知其所餘者凡幾何矣。當事者綜覈盈虛。哀益多寡。或那移別用。或轉運地方。理固然也。乃今欲以轉弱為術。而為久安長治之謀。則必查復額糧。振飭武備。計莫出於此者。何者。醫之攻疾也。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治標者烏附之類。客兵是也。治本者參朮之類。籍兵是也。誠能申明舊章。查復定額。那移者照舊補足。轉輸者照舊取回。是四萬八千之軍需。可不外索而自足。由是而汰其老弱。選其丁壯。定其部曲。時其訓練。藉客兵既張之威。以作其氣。舉客兵已試之法。以定其趨。俟三年有成。由是而罷客兵。調募之費。減民兵供億之需。因地制賦。因賦制兵。其救時之長慮。修武之善經也。以上所陳。訓練主兵。查復額糧。與前巡撫都御史劉謙先年建議。因兵以求兵。因糧以求糧。大意相似。自非虛之以歲月。不免同入於虛文。故臣等徵兵請餉之議。恆奉拳焉。必期以三年之久。庶幾為萬全之策。不然。往事具在。顛覆相尋。臣等雖竭犬馬之愚。亦無救地方之患。伏乞聖裁。疏入。帝從之。

明臣奏議卷二十七

勅縱盜各官議川省善後疏嘉靖四十四年

臣謹奏。據成都府申。查得仁壽縣堂上樞內原貯白銀被盜劫去等因。臣將該縣知縣周大綱。巡捕主簿李萃。責令戴罪。擊賊。所據失事官員。通合查參。以懲弗恪。參照仁壽縣知縣周大綱。泰居令長。不顧司存。銀已在庫。而慢賊。典守之心何息。賊得梯城而行。劫防禦之術誠疏。在平日雖有愛民之心。於臨事殊無引盜之略。人賊稍獲。遺逸尚多。巡捕主簿李萃。才本闕茸。政亦怠弛。伴食縣堂。任兵疲而弗練。高臥私室。致寇至而罔聞。雖在履任之初。難道囑官之咎。此二者所當提問。以為奉職不恪者之戒也。布按二司守巡川西二道。左參政李尙智。僉事呂廕。均有地方之責。難免疏虞之愆。但李尙智則兼攝下川南道。巡歷鼓澹未回。相應免究。呂廕則承委監督操務。彼此顧慮難周。相應量行開治。再照四川一省。遠在西陲。山川險阻。甲於天下。法網疎闊。自昔而然。邇年以來。在外則諸番跳梁。雖屢行撫勦。而桀驁之態。尙轉相效尤。而恬不之改。在內則武備廢弛。即嚴行督責。而文武之屬。率視為故事。而莫觀其成。如臣自入境以來。即首視各郡縣城垣。要皆單薄。無益防禦。甚如雲陽等縣之城。則倒塌殆盡。僅存遺址。推之通省。大略類是。繼之簡閱軍伍。尺籍徒存。逃亡過半。此則天下衛所皆然。而四川為甚矣。至於民壯。則論糧編丁。最為近古。其在今日。可以循名責實。轉弱為強。惟此而已。奈初意寔失於承平之久。良法盡壞於不才之官。

有司視役占為當然。以選練為長物。而先年又以採辦之故。工費浩大。稍議折微。以濟一時燃眉之急。後以民力告困。暫行停減。因循至今。額數皆失。而所存無幾。又皆自徒市棍。遊手遊食。責之披堅執銳。以待暴客。其將能乎。故自富順失事之後。僅及年餘。而越城劫庫。已經四起。有由然哉。又照全蜀四塞之地。皆有盜區。而永寧播州二司。尤為淵藪。蓋二司利率盜之重賂。率盜持二司為三窟。出沒無常。緝捕難及。非一朝一夕之故。故先年議設分守參將一員。於永寧宣撫司駐劄。兼制播州一帶。蓋欲其宣布威信。鈴轄士夷。誠為有見。乃今反使率盜得憑藉。諸司以為逋逃之主。而莫之誰何。則又將焉用彼分守兼制為哉。其故蓋起於各官謀身之念太重。任事之志弗專。徒欲上下雷同。遷延歲月。僥倖無事。以保全其富貴。而未知顧名思義。原始要終。為地方謀。為朝廷計耳。則亦無惑彼之桀驁愈甚。轉相效尤。而莫之改也。至於參將周表。則又有難以備責而當為之處者。蓋制馭士夷之道。在我當守其舊章。在彼宜責以定分。則我既有執詞。而彼亦自心服。查得本路參將原係分守銅仁。後改為思石。兼制川湖播州等處。向駐貴州石阡府。今復改駐播州。兼制思石。途便該司上下同辭。紛然申擾。以為不便。臣初嘗切責之。比查前此當事諸臣。亦累行議處。至久而未決。蓋士夷每以激變上國為言。周表亦以孤危難處為慮。臣因為之熟計。宜慰楊氏之有播州。已數十世。所轄八司士夷。自常賦之外。朝廷未嘗令其妄出一錢。而一旦以其素未嘗有之官。隨帶三省之兵。改駐於其治內。供應夫馬。不免偏累。誠於情有弗堪。故其心未帖服。而周表此時且不免委曲遷就。以計定人心為事。不然。恐生他故。愈難難處。而又何暇問其藏汗納垢之事。而畢得行吾志哉。故臣謂難以一概責備。而又當為之處者此也。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將知縣周大維等行巡按御史提問。會事呂慶量行刑治。左參政李尚智免究。仍聽臣嚴督守巡兵備等道。府衛所州縣等官。將通省大小城池。並行修濬。務高深如法。保障有資。合用工料。從宜措處。其原設民壯。盡行查復。舊額分投訓練。務成精兵。以備不虞。及通行永寧等處。參將安大朝。并敘濬重慶各兵備道。嚴督播州宣慰楊烈。永寧士舍屠效忠等。將竄入該司地方有名強盜。盡擊獲解。臣正法。仍禁城所屬。不許再行窩藏。其參將周表。仍聽該部轉行臣與貴州巡撫都御史從長計議。改駐適中地方。免使獨累播州一司。致生疑畏。而文武庶官中之有怠緩不職。與士司中之有桀驁弗恭者。皆從臣遵照敕諭。參擊處治。甚則加之以兵。如此則守無不固。令無不行。而區區小寇。不足慮矣。疏入。帝從之。

選練州縣民壯疏 嘉靖四十五年

楊博

臣竊惟天下州縣。選立民壯。照依里社。以為額數。相沿日久。名在實亡。每遇地方有警。動稱無兵。必須仍復舊制。以壯兵威。以嚴內治。蓋今之郡縣。即古之諸侯。昔人謂與之土地人民。而不與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誠為至論。尚書馬文升有見於此。選設民壯。量里社多寡為編次。遠慮深謀。真得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若使州縣官果能收選得人。訓練有法。無事可以彈壓奸宄之心。有事可以坐收擒勦之效。邇年以來。寔失原意。或以之調防邊塞。或以之抽補軍役。徒有民壯之名。未見兵勇之實。即如近日四川南直隸妖

寇之變。守土官員。束手無策。誠為後車之鑒。應即行南北直隸并十三省巡撫都御史。轉行兵備守巡該道。著各府州縣。照依舊年事例。即查本州縣原額守城民壯若干。現在若干。逃亡未補若干。中間守邊抽軍各若干。即今應該作何處置。或將本處現有快手機兵等項。改補。止要查復原額之數。不必多增一人。以致勞民傷財。編列隊伍。每五十人為一隊。設隊長一名。一百五十人為一總。設總管一名。更查空閒官地一區。立為民壯校場。春夏秋三季。月操六次。至冬操三歇。三務使武藝精熟。器械修整。如遇草寇生發。即便督率勦捕。有兵備官處。聽兵備官。無兵備官處。聽守巡該道官。不時教閱。撫按官巡閱。同衛所官軍一體操練。如果人強藝精。卓有成效。許其特為奏薦。重加獎賞。怠玩廢弛者。指名參究。一盤飭間。既無增餉之勞。立見足兵之利矣。疏入。帝從之。

諫修齋建醮疏 嘉靖四十五年

海瑞

臣聞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資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為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免於怠廢。此諫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賈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選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與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以來。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戾辱臣下。人以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為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決人意。然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臣竊謂陛下不及漢文帝遠甚。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感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欺。多以不事事。欺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陛下之誤。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於乾祐山。後魏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為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為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真為無害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

少誦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惟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即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為同心今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為嵩之順不為材之逆得非有以親陛下之微而潛為趨避乎即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待從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聞而已釋此不為而切切於輕舉度世傲精勞神以求之於繁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下垂聽焉

條陳劉鎮未盡事宜疏慶元年

譚繪

臣謹奏臣會同巡撫順天都御史劉應節議照舊章為九邊第一重鎮自有邊患以來前後督臣之所經畫大小率工之所建明與本兵二次集議其防守事宜可謂至精至密無遺策矣當事諸臣信如兵科給事中張商議悉能以實心行之又何兵有弗精守有弗固而邊患有足虞乎而臣等復不能無言者蓋涓埃之細亦恐者十慮之一得耳謹冒昧列款以聞伏望敕下該部再加看詳如果言不涉迂擬議上請俯賜施行其於秋防大計亦庶乎有小補矣計開一曰議應援臣等竊惟劉鎮之邊天險足恃據險以守本無足虞而前此往往為敵所乘如入無人之境蓋徒知以守為守之當事而不知以戰為守之得策耳臣前議練兵三萬列為三營分任責職庶幾以戰為守一大應援之兵矣然以臣所總督劉鎮二千餘里之邊專三萬應援之衆合之雖有餘分之則祇見不足且我方明於所往彼已決於聚攻自非就近設有援兵一枝與之相持相戰則擺守之兵未有不敗事者為今之計合於十路主客官兵之中各選精銳三千人每五百人定把總一員領之謂之一司每二司定千總一員領之謂之一部每三部定參遊一員領之謂之一哨無事則免其做工常行訓練遇警則視其所攻往來截殺無論大舉深入務與主兵併力拒守以待大援之至如大援已至而失守則失守之罪當以大援為首而本路援守官軍應從次論若大援奉調計其時日地處迢遞不進以至失守則本路與大援各任迢遞失守之罪若大援奉調計其時日地處里尚未能至而先失守則本路獨任失守之罪如敵犯別路本路確然無警則此援兵三千亦聽臣隨宜調撥如此則隨處有援人心知警而戰守為有賴矣伏乞聖裁二曰明節制臣等聞之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夫將為三軍司命而勝敗之機乃係於兵之有制無制何也蓋有制則上下之利害皆切於身而其心不得不與之共死無制則秦越之肥瘠無預於己各計謀生故臣嘗謂節制之節即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則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否則在上者既無所責成因得以遂其推諉之嫌在下者漫無所關繫往往視棄其主將如弁髦而莫之顧焉此不特士卒之於偏裨偏裨之於主帥為然即於督撫亦莫不然者矣故領兵將將居常每對人言曰何必自苦遇有事

來我倘隔著幾輩拚一充軍無不了者是在偏裨且爾又況其下者乎此皆節制之法未講耳臣等謂宜請從鎮守總兵官而下據為部署如總兵則謂之一鎮總兵之下有參遊其所領則為之一路一哨參遊而下有千總其所領則謂之一部千總而下有把總其所領則謂之一司把總而下有百總其所領則謂之一局百總而下有旗總其所領則謂之一宗旗總而下有隊總其所領則謂之一隊凡臨陣戰守之事在一鎮則責成總兵一路一哨則責成參遊一部則責成千總一司則責成把總一局則責成百總一宗則責成旗總一隊則責成隊長但有觀望退縮皆得以軍法論罪至於隊一總兵則以所部下參遊隊一參遊則以所部下千總隊一千總則以所部下把總隊一把總則以所部下百總隊一百總則以所部下旗總隊一旗總則以所部下隊長隊一隊長則以所部下兵士皆斬弗宥是語責成則自大而小凡為之主將者不得不致其忠論失事則自小而大凡為之偏裨士卒者不得不謹其將合千萬人之心以為一人之心此則所謂節制之法故雖主之以無能之將亦不可敗昔臣在東南治兵大率用此故能轉弱為強今邊塞之軍令不行已久臣等竊謂備邊之策蓋莫有急於此者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今不講自治之法而惟紛紛以備邊為言真空言無補耳伏乞聖裁三曰議功賞凡論功行賞視首級之多寡以為殿最此若可以為據矣然臣以為論小敵則可若遇大敵則當先破敵者勢難取功奪首級者未必殺賊此不惟功賞不明人心解體往往又因爭首級馴至誤事故臣等謂宜於臨事之際以密雲等三大營之兵豫分為三大枝專備衝鋒破敵而於各路調到之兵分配於三大枝之後以為應援或遠東或宣府入援之兵則張布兩翼或資之夾擊或聽其出奇仍各將其兵編為三人一伍三五人一隊三隊一宗三宗一局三局一司三司一部三哨每伍以二人殺敵一人取首一哨止許同伍三人共之越三人者不許作功其先為某枝統帥所傷者則以歸諸本枝統帥之兵用槍棒者不預焉至於各枝齊奮致敵墜崖墜死者則聽主將於事定之後總取其首而分之大率以十分為率衝鋒破敵夾攻出奇者各得其三應援之兵共其四臨陣斬獲之功願紀錄者以親斬論墜崖之功主將許論部功士卒給賞而已如此則軍無爭功朝無僭賞其得之不以為俸而賞之足以勸矣夫賞當其功因為公平之道而賞不踰時又為激勸之機今之功賞往往踰年而不決至使獲功之人有不以為功而反以為累之歎豈所以致人盡死力哉蓋緣隨軍無紀功之人日久成腐爛之物以致其為難明因而持疑莫決也謂宜於秋防之時聽各巡按巡關御史會委老成練達推官二員與之隨營稽察凡遇各枝官軍所獲功次當即得赴紀功委官處登時紀錄准與作功者即給與關防小票為照其首級仍與標記明白別與差人轉解紀功御史覆驗無異仍給印信小票為照其各委官先給之票追回不用仍即具奏陞賞則衆皆競勸人樂捐生而所功為有待矣伏乞聖裁四曰議修守查得防邊集議明戰守一款內云將諸鎮入衛客兵專責之戰守本鎮主兵專責之修邊是徒知主兵之弱而不知主兵之中亦有強者也徒知客兵之強而不知客兵今日之弱非盡可恃也為今之計謂宜於十路主客之中選其強而可以戰者三千人其中慎擇一參將領之如臣等前議免其做工責之常行訓練以為就近應援之兵其餘不論主客仍盡責之以修守之事庶

幾無藉其職。猶資其守。不然。二事俱廢。則又焉用彼入衛為哉。伏乞聖裁。五日革冒濫。夫三軍之士。賈勇直前。凡以為功也。有功而賞之後。期人心且解體矣。況奪之功乎。臣等竊聞塞上夙弊。凡軍士之功。將官家丁。輒得捷之矣。將官輒又捷之矣。總督鎮巡中軍旗牌聽川等官。輒又捷之矣。四方鑽刺報功之人。輒又捷之矣。是戰士出百死一生而得之。而輒見捷於將官。與將官家丁之手。已甚不堪。而未操寸刃。罔發一矢者。亦得以奪其血戰之功以為功。則誰復肯致死而用命哉。臣等謂冒濫之弊。所當嚴為禁之也。伏乞聖裁。六日禁虛詐。竊惟春秋兩防。大小文武功罪。必從臣等與之敘論。上之朝廷。下之本兵。復下之巡按御史。以嚴實之。然後殿最。請行誅賞。可謂至公至明。至精至密。且無倖功苟免之弊。乃各大小將官。不修實事。專尚虛詐。厚發刀筆之徒。置之帷幄之中。廣收辯舌之士。布之登載之下。每當有事之秋。即豫為活套。捏寫虛文。如見敵輒奔。則云如何而拒敵。未見烽塵。則云如何而轉戰。觀望不前者。輒敢以陷陣自名。摧鋒破敵者。反或以退縮見譽。敵未退而先報出境。本有罪而肆言有功。中外交搆。遐邇播揚。能使聞者聳聽。見者色喜。因而顛倒是非。變亂黑白。甚至冒犯交結之條。甘蹈欺罔之罪。徒取便於身圖。不顧觸乎法網。比比皆然。此而不禁。相率為偽。尙安望其盡忠耶。臣等宜請下該部。每於邊塞有事之時。行令五城兵馬。差人於東西長安門外。與兵部都察院門首。往來巡察。但有在彼高談浪議。邊將功次。即係前項辯舌棍徒。許便擊赴所司。嚴加拷訊。坐以潛住京師。窺探為奸之條。其遞送各衙門報功報事揭帖。亦宜連人送赴巡按關御史。與之從公查覈。如所報是實。情尙可原。若事涉虛誣。即從重參究。并根治乘筆之人。如此則詐偽息而聞見不淆。公論定而人心自奮矣。伏乞聖裁。七日廣利器。竊惟中國之長技。莫過於火器。而火器之利。又莫過於佛郎機。但其制必用銅。其次用鐵。銅之巨者。每具計費二十金。次亦不下十五金。鐵之巨者。每具計費八九金。次亦不下五六金。點放不得其宜。易破必傷人。更制則其費又半之。以故不能多具。亦不敢輕用。臣在南方。見有木佛郎機之法。因教武生舒明臣造而試之。其利與銅佛郎機同。連發七八銃。又不破壞。破壞亦不傷人。法用堅木為體。長七尺。圍一尺四寸。中空經寸。外束以鐵箍六道。計其工費。共用銀三錢三分。壞則止易其木。而鐵箍則長存。費省而用巨。莫有善於此者。臣等宜請乞敕下工部。支銀一萬一千兩前來。分發薊昌二鎮。十一路參將。分投照式製造三萬三千架。分佈各緊要關口。以備戰守之用。且點放則人皆可能。輕便而運動復易。壞則責令該路取木易之。再壞再易。不必更給之費。以現在之兵。各兼守一銃。計一路增銃三千架。猶如增兵三千名。由是推之。郡縣推之。營堡制而用之。為利甚博。是亦禦敵之一策也。伏乞聖裁。疏入。帝從之。

應詔陳言疏慶二年

王世貞

臣伏觀隆慶二年三月詔書內開。朝政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竊惟皇上秉聖睿之姿。當鼎革之際。委用良佐。詢召耆碩。挽回是於將非。收人心於既渙。大法小廉。朝野寧謐。而又需然下德音。求謬論。此誠古帝王之盛典。臣向隅餘生。猥伏草野。過蒙蒞拔。復領事寄。而夙遭疾厲。委頓不前。長負生成。銜恩邱壑。苟有

一得。敢愛其愚。伏惟明主不遺芻蕘之微。小臣遂忘尸祝之戒。謹列為八事。上請。倘以為可採。俯賜納用。臣愚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懇切願望之至。一。法祖宗以宏聖德。臣竊惟我祖宗。功莫盛於太祖高皇帝。德莫盛於孝宗敬皇帝。高皇帝業由開創。政多更始。臣愚不敢妄瀆。至於孝宗皇帝。承列聖之貽範。而不顯之深仁厚澤。淪浹民志。迨於今過一甲子。而謠謠之不哀。臣不佞。請舉其一。二。以告。孝宗皇帝。簡素恬穆。後宮無偏私聲。臨之節儉。敦謹。後乘無狗馬趨肥之嗜。御極十八年。貢獻裁損殆盡。行幸稀簡。味爽視朝。退御經筵。咨詢治道。暇則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尙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相與講析。政要較求。盡一以故。聖聰日啓。萬幾益練。少詹事王鏊。嘗請文王不敢盤於遊田。章有所指摘。退朝即召中人李廣。戒勗之曰。今日講臣言。殆為汝等。宜自省。勿貽後悔。學士張元禎。上太極圖說。亟讀之。且讀且嘆。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中人為皇后治袍。請開廣東珠池。特命內庫擇藏珠為之。而以貴中人曰。若不過欲自得珠。不思因吾赤子耶。員外郎李夢陽。上疏。請加杖責。不許曰。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凡九卿大臣。不輕更易。其年至致仕者。晉階賜金。續以與慶。偶遇糾彈。即為溫慰。聽目陳乞休。以故當時大臣。寅恭循法。無自私求避之念。言官精白。端嚴戒諫。諷刺毀之風。宮府一體。朝野救寧。即詩書所稱。曷以加焉。臣願我皇上深維而憲述之。或命輔臣。細釋金匱之秘。於孝宗皇帝聖政。錄成一編。朝夕呈覽。以為聖德之助。天下幸甚。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後。名其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敕諸敕。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上。無所往而非奉天也。革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太祖之舊。先帝偶創。繼修。暫新耳。目未幾。晏駕。御史往有所陳。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國治在乎法祖。大孝貴乎成親。皇上為上帝元子。可一日而不奉。繼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遺忘。伏望鑒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華蓋護身二殿。左右各門。存皇極殿等名。以慰靈廟之思。實為便當。一。酌恩義以處宗室。臣於嘉靖二十九年。遇故修玉牒。臣云。自親王而下至庶人。已書名者幾三萬位。又二十年矣。可得五萬位。周府已近四千位。韓府亦千餘位。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往者聞禮部會議。裁省經制。臣愚越在草莽。不能盡識。竊以為國家待宗室之意。往往傷於用恩。其待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夫族屬至於奉國將軍。亦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世不絕。所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其疏者。皆高帝及列聖後也。無罪而困之於一城。而絕其仕進之路。所謂傷於用義者也。伏望皇上下禮部。及府部大臣會議。於奉國將軍諸子。俱聽免其祿秩。分居附近州縣。廢著之日。仍照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舊役。終身使得畢力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試聽為南京及司府州縣等官。一。應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服色冠帶。其周韓二府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庶幾少姓中土之民。且獲安天族之養。再照各宗室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字樣。以致重複互犯。創造生澀。自今而後。係中尉以下。止從上字定名。其下不拘何字。非惟可免重複創造之苦。抑亦少寓親疏之別。或謂事體重大。或謂關繫典章。臣竊以為及今不處。十年之後。將有不勝其弊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伏惟皇上銳然

行之。寬禁例以求才者。竊惟王府親戚。不得為京朝官。原非祖宗甲令。只是宣德年中。秦府永興王欲以女女通政使李錫子。詔謂錫現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書屠滽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以輔係王親。創為此例。出輔參政。鬱邑以致。夫屠滽修區區之小忿。而使國家負猜疑宗室之咎。狹賢才進用之途。臣以為濫非純臣也。大學士楊一清先後建言。頗有次第。而新貴人張桂等。謂一清有所援引。用浮言沮之。迄今未復。天潢流。派繩繩無已。屬在國親。其麗不億。即有奇謀碩畫。不得預廟廊之議。干城腹心。不得膺保障之託。以皇上之側席思治。求士草野。而顧乃盡才於聖世。甚無謂也。且今宗藩之最鉅者。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已。豈有鈞結黨與。為國家憂。如梁孝。燕刺者乎。伏乞下臣所言於吏部。今後凡係王國親屬。一體照常選用京職。毋得壅闕。庶幾國家宏蕩蕩平之政。宗親無戚戚具爾之歎矣。一修典章以昭國紀。臣竊惟大明會典一書。實我祖宗經世大法。百司庶僚。奉而行之。可以傳示永永。而時涉變通。事多損益。先該嘉靖二十九年間。修完進呈。不知何緣廢閣。然自三十年以後。隆慶二年以前。中間典儀之更革。兵制之裁定。財賦之出納。又有不容於不修者。臣愚欲命內閣輔臣作速更定。進御頒行。至於法司。上惜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為師。顛倒三尺。或疏辭引二王。而比以詐傳命令。或出題涉風諫。而比以子罵父。或奉旨延遲。而比以棄毀詔書。或奏事欠實。而比以衝突儀仗。舞文弄法。不可枚舉。亦宜明旨禁革。著之會典中。永以為戒。臣又惟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至永樂元年。尚有闕漏未載。夫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不以武氏而廢實錄。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臣愚欲下內閣諸者。碩臣。考究革除年間事跡。別為一書。附之國史之末。其侍講方孝孺。尙書鐵鉉。殞身滅族。以衛社稷。宜鑒其吠堯之忠。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尙書齊泰等。亦要明著功罪。以示勸懲。其於國家治體。關係非細。一推德意以昭大綱。前奉隆慶元年詔書。旌錄言事。及查舉先朝大臣。與海內士大夫欣然加額。思奮其忠力。以為國家風厲一世之典。無或過於此。或有事涉遐遠。或於格小有未合者。臣請將其一得。以備裁擇。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自中山。開平。岐陽諸王外。功莫大於韓國公李善長。穎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德慶侯廖永忠。善長籌糧轉餉之功。不下於鄧留。中間以嫌疑獲罪。王國用辨之甚詳。友德等戡定蕩關之績。遠過於絳灌。卒老牖下。而時屬勛勳。未蒙易名之典。文皇帝北伐時失律者。主帥邱福耳。而同安侯火其等。罵賊力戰以死。其忠節傲傲。著實錄中。臣以為此諸臣者。宜優加贈諡者也。徵士吳與弼。刻行追古。力辭宮秩。其高風足以廉頑而起懦。翰林檢討陳獻章。潛心聖傳。化行里閭。其緒言足以繼往而開來。副使李夢陽。何景明。再上讜言。力持權鑿。氣節足以彰明國是。文章足以潤色皇猷。臣以為數臣者。宜特褒以設者也。故給事中陸粲。吏部郎中薛蕙。一則上言典禮。一則糾論權奸。相繼譴罷。中間榮晉量移邑令。蕙則引疾乞休。以故于例小有不合。然其直節傲行。何可遺也。臣以為此二臣者。宜量予以贈者也。夫旌及於遠。則潛德者思奮。旌逮於下。則位卑者勉修。一舉而勵世之善備焉矣。一昭爵賞以徠異勳。臣見先帝時。復開國六王之後。俱為列侯。所以張大國恩。率厲士氣。至隆厚也。今寇無歲不犯邊。國家之財用少。細謂宜提空名以鼓舞之。而上不為異格以待下。下不為異勳以報上。斤斤守利印之故規。而欲責人以

捷伐之奇烈。臣以為萬無是理。且王守仁在武廟時。提烏合一旅。生縛逆濠。致之闕下。而區區伯府。始見格於俾宰。今復沮於多言。夫書生不諳典故。謂伯府為至重。不知今世世稱伯者。不下數十人。曷不取其祖宗時。號券校之。其功不過下一城。破一軍而止。有能如王守仁者乎。皇上幸下臣言。吏兵二部會議。若守仁者。予之世封。其高皇帝功臣。如前所舉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亦宜并下所司。講求所以中廢之故。取其嫡系。量復封爵。明告天下。有能舉庭捕穴。大者公。小者伯。世世勿奪。數年之間。能無長平冠軍。出而應召者乎。一練兵實以重根本。臣見節年防秋。延綏。固原。將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為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百萬石。以養疲癯無用之士。為之扼腕。且京師與薊邊呼吸相應。臂指互使。其勢與他鎮不同。臣愚欲望皇上。敕下兵部。分委御史等官。於陝西各邊。不分軍丁舍餘。精選五千餘名。宜大遼東。精選三千餘名。以為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江。義烏等處。精選二千餘名。兩廣。楚。蜀。士兵。精選二千餘名。以為步兵。仍於關營。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萬人。分為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明詔內所舉。廣乘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各哨。日逐演練。嚴其賞罰。一遇警息。令其協助。勤遼總督戰守。其陝西每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查。其老弱者黜退。現缺者停補。至於錦衣一衛。完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處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不惟薊鎮緩急有賴。而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世宗宋慈祖嘗行此法。兵以強。戰無不勝者也。臣愚不勝惓惓之至。疏入。帝不納。

徑行者於此辨之不移替而章奏可覽也。顧問非必於天下事理而泛問之也。歷代何由而興衰。君德何由而進退。中國何由而久安。四夷何由而賓服。於此審之。不終日而問對可悉也。伏乞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敕下禮部會同內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採。合無行令閣臣。俟日講之暇。將票擬過諸司章奏。分爲二等。凡招擬題覆。爲各衙門之所當經行者。不必煩瀆。其關於聖躬。切於民瘼。邊疆者。另開節要。進呈御覽。即時面請。應否採納。施行。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召閣臣。或召部院諸臣。特霽天顏。俯賜清問。必使歷代興衰之迹。君德進退之由。與夫安內攘外之要。昭然如在目前。始若勢分懸隔。久之而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藹然於一堂矣。國家億萬年無疆之運。不其永乎。於麻。疏入。帝從之。

乞慎重贈典奏隆慶三年

溫純

臣伏見該禮部題覆。司禮監太監陳洪乞恩。疏蒙聖旨。是陳洪侍朕恭慎。效有勤勞。伊父准贈都督同知。母一品夫人。後不爲例。欽此。臣等不勝駭異。以爲祖宗二百年贈官之制。至今始變。隨查大明會典。凡武職有功。封贈父母。各照現授職事。對品封贈。無有贈內官父母者。先帝時太監溫祥。得贈其母爲一品夫人。然越禮逾分。已當議革。而溫祥之父。不得預封者。以子爲太監。父無封太監例耳。詎意太監陳洪。即因溫祥贈母。而求并贈其父。已自無例可比也。而該部則曰。贈官原比武職事例。豈以所引藤祥。兄弟爲贈官例乎。且都督同知與一品夫人。皆極品爵也。洪不過一五品內侍耳。視對品封贈之例。既不相協。而內臣之於武職。又何相干涉。今天下武職。多怠玩而不振者。以爵賞不足爲天下勸耳。使都督同知。既可以無軍功而得。則人何必蹈湯火。赴白刃。視死如歸耶。即有蹈湯火。赴白刃。視死如歸者。陛下其何贈以加之耶。夫贈軍功與無軍功者同。則人且不勸。況有軍功者。尙爲品級拘。未盡可得都督同知耶。陛下即以洪爲恭慎。爲有勤勞。然蟒衣玉帶。陛下之所以寵之者。亦極矣。洪果知恭慎。其何忍以私親故。而壞國家二百年之制。陛下又何忍以官官故。而施此二百年未有之恩耶。且此典果出陛下意乎。抑因洪曲請而後與乎。又因閣臣票擬而後與乎。果出洪曲請。陛下直以祖宗之制問之。彼自當無詞以對。若出陛下意。則閣臣當教正。部臣當執奏。今在廷諸臣。皆知出閣臣擬。則其意不過以上下之情未通。遂不得已爲調和中外計耳。夫陛下爲天下臣民主。不使閣臣直行其道。而使不得已市恩中貴。雖廢祖制。壞名器。而不顧。臣等竊以爲不可。伏惟聖明裁察。奏入。帝不納。

察變謹微疏隆慶三年

鄭履淳

臣惟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游臻。正陛下宵旰憂勤時也。夫飢寒迫身。易爲衣食。嗷嗷赤子。聖主之所以爲資。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足以資他人矣。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禩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其責思忠。

明臣奏議卷二十八

懇乞聖明覽本顧問疏隆慶三年

溫純

臣讀易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而曰。乾上坤下。乃知君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後萬幾可理。自昔聖明帝王。以及我朝。或憲老。或乞言。或顧問。或章奏。今憲老乞言。不可復矣。顧問章奏。即漢唐宋未有。不皆此以爲治者。皇上御極以來。朝講勤矣。言路開矣。獨覽本顧問二事。雖言官往往言之。而該部未暇爲皇上請者。豈非以即位之初。服制未闕。在古有三年不言之禮乎。又豈非以政務旁午。奏牘雜陳。欲皇上一一而覽之。一一而問之。將涉於勞。而無其要乎。今先帝三年之喪。已畢。中外臣工。莫不以高宗邁訓。成王訪落故事。望我皇上。皇上思有以答臣工之望。則莫如覽本顧問而已。往歲臣在山東。聞皇上於講筵之暇。以石州殘破。問輔臣。臣不勝欣躍。以爲聖天子留意邊方如此。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不傳頌。九邊將領。莫不警惕。是皇上一言。即可以興邦。一怒。即可以安天下。倘由此日與大臣商榷時政。則其所激發。又不知當何如也。皇上何惜一言。而不爲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異頻仍。寇盜非寧。閭閻多枵腹待哺之狀。邊鎮有脫巾求糧之苦。皇上試於此時。動顧問。覽章奏。而諸臣中必有以修攘大計爲皇上言者。諸臣言之。皇上採而行之。一留意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無難也。且覽本不必於諸司之章奏。而盡閱之也。蓋諸司章奏。有關於聖躬者。有切於民瘼邊疆者。有招擬題覆爲各衙門之所當

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儲臣虛納牘之功。宮闈遠克儉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贖奚從。內批徑出。封還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閹寺潛為腐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宮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萬眾惶惶。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疏隔。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為小故之所惑。宏濬哲以任君子。勿為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贊奇為關門勁敵。以錢穀為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疏。經史講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於此矣。

疏入。帝大怒。枝之百繫刑部獄。

略問禮

請面奏事宜疏。隆慶三年。臣謹上面奏事宜十條。一曰。陛下躬覽萬幾。宜酌用羣言。不執己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曰。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嚮晦不入宮闈。則涵養薰陶。自多裨益。三曰。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曰。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五曰。頃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諸臣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其皆得自效。六曰。陛下臨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預。則竊之漸無自而生。七曰。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衆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可振。八曰。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為故常。陛下當明作於上。救諸臣奮勵於下。以挽頹惰之風。九曰。面奏之儀。宜略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曰。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遞乘輿。一切言動。執簡侍書。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輯。以垂勸戒焉。疏入。帝不悅。宦寺復從中搆之。誦問禮楚雄知事。

議處安撫大計疏。隆慶四年。

高拱

臣惟兵部尙書。即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繫。任至重也。況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為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儲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由養之不豫。是以不能猝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侍郎。止如別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既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務。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遙遠。動輒經歲。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為禦。臣不意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

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尙書員缺。即以其尤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預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選為他官。不得其人。既未必可用。而又遷為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為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尙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待次於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卹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責萃於前。是何等擔當。顯罰繼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為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為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作奸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在人後。而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當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職者當後。則人必懼於踰躐。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效者。既蒙顯罰。而用之效者。乃不蒙顯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懸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為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皇上眷任。誓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欲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為之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為我皇上早為設處。以濟目前之急。豫為儲養。以備他日之用。安攘之計。或莫先於此也。伏望聖明裁斷。敕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

議處邊方激勸疏。隆慶四年。

高拱

臣惟廣東舊稱富饒之地。乃頻年以來。盜賊充斥。師旅繁興。民物凋殘。狼狽已甚。以求其故。皆是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東為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由科甲者十之一二。而雜流者十之八九。餘除者十之四五。而選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於自棄。此其一也。嶺南絕徼。僻在一隅。聲聞既不通於四方。動靜尤難達於朝宇。為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

竇曾無暴逆。此亦天下所共聞也。今乃曰。金等又妄進湯藥。內有大黃芒硝等物。遂指聖體。乃擬王金等比依子弑父之律。謂先帝是王金等所害。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先帝聖主也。何乃致於非命。至是耶。又果問自何人。何所證據。而云然耶。議事者不知意何所為。乃假先帝為辭。誣以不得正終。其將謂先帝為何如。且陛下以父子之間。而明於陛下。謂先帝以不得正終。其將謂陛下為何如。今罪囚招中。明開先帝為人所害。是何事體。每歲審錄。大庭之上。明說先帝為人所害。是何語言。凡在臣民。皆不忍聞。久懷痛憤。九重高遠。此等形狀。何由得知。臣如不言。其誰為陛下言者。若不亟明其事。恐天下後世信以為真。卒使先帝抱不白之冤於天上。留不美之名於人間。則天地古今之變。無有大於此者。而陛下亦何以為情也。伏望救下法司。會同多官。將王金等從公再問。務見的確。然後發給諭旨。明其事於天下。宣付史館。明其事於後世。使皆知先帝以正而終。更無他說。則不惟可以仰慰先帝在天之靈。而陛下為親昭雪。亦可以明父子之恩。臣等為君昭雪。亦可以盡君臣之義。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至於王金等。臣等非欲為開釋。直以先帝受誣。臣等一念赤忠。萬分不能自己。特為先帝辯耳。彼王金等者。惡孽滔天。自有當誅之罪。今只宜以本等罪名誅之。萬死何足惜哉。

議處本兵司副疏隆慶四年

高拱

臣拱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已蒙聖明准允。容臣等仔細體訪。於本兵司屬中。分別其可留者。留可處者。其別衙門官。有可調為本兵司屬者。區計停當。陸續題請外。臣等又思得方今邊徼用兵之處。惟是薊遼。宜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風土不一。事體各異。每遇有事。本兵處分。止憑奏報之詞。別無據證。以故常不得其的確。臣愚謂宜於是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每處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為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既無不周。至如山川之險易。將領之賢否。士馬之強弱。與夫奏報之虛實。功罪之真偽。皆其所知。便可一問而得。以是為參伍之資。處分或無不當。且是數處者。既有其人。然亦不過司屬之二分之一。餘員尚多。天下之人。皆在。固非偏用邊人。伏望聖明。裁定。敕下臣等施行。仍乞著為令。甲。永遠遵守。俾是數處之人在兵部者。後先繼續。不至間斷。其於邊務。所裨必多。疏入。得旨。這兵部司屬。依擬選用。并著為令。

請豫調保邊入援兵馬疏隆慶四年

譚綸

臣謹奏。本月二十二日酉時。據分石守塘領參將陳助揭稟。白海子通北。瞭見敵兵。約長七八十里。於八月十三日起身。往東北行走。又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西路敵兵。十分重多。已到境外。地名商都等處。各報到臣。該臣督同鎮巡等官。查照節年事規。將主客官軍。酌量地勢。銜題請分布乘牆列守。而又議以黃花。居庸。鎮邊。三路有警。該昌鎮總兵官楊四畏。統領本標官兵。首先應援迎敵。古北。牆子嶺。曹家寨。石塘嶺。有警。該西路副總兵官李超。統領本營并臣標將李如楨等標兵。首先應援迎敵。馬蘭。松棚。太平。三路有警。該總理都督戚繼光。首先應援迎敵。燕河。臺頭。石門。山海關。四路有警。該東路副總兵官胡

守仁。統領巡撫標下及本營標兵。首先應援迎敵。而臣與巡撫都御史。各往來督理。遇警隨營調度。各該總協等官。本路無警。他路有警。即便相機策應。夫分路列戍。布置雖詳。但邊長人稀。全仗軍門鎮守。標兵。近者則首先迎敵。遠者則相繼應援。設使直入一路。或分同兩路。又地方相去不遠。即有二三十萬之衆。臣等以四標全力。合併拒阻。即不資外助。可保萬全。但今據所報。西路且有二十萬衆。東路懲創往年挫辱之事。糾合各部。計亦不下十萬。屢報西路謀入黃花鎮。而東路又謀入古北口。東西又犯入馬蘭。略是分三路矣。東路則謀犯義院口。為石門寨所屬。又謀犯界嶺口。為臺頭營所屬。又謀犯冷口。為燕河營所屬。又謀犯潘家口。為松棚谷所屬。即未能四路並犯。但今四路內屬諸番。各自逃去。亦必有分犯二路之意。且一路遇敵。左右二路俱當戒嚴。是薊昌一十四路。東西相去二千餘里。處處受敵。臣等各標之兵。可以應援截殺者。纔有四營。東二營合車騎步兵計三萬有奇。昌平一營不滿六千。又抽諸長陵等八衛之人。最為脆弱難恃。所堪恃者。僅東之三營耳。以三營三萬之兵。而當三十萬五路入犯之衆。已為力不能支。而況黃花鎮。為陵寢重地。臣必自將密雲一營。合昌平標兵。誓死以當黃花一路。則所謂古北。石塘。曹家寨。牆子嶺。首先迎敵。已無其兵。而東路既欲分犯二處。則副總兵胡守仁。即合巡撫標下之兵。其力亦難兼顧。總兵戚繼光。協總胡守仁。即如初議。遇警首先迎敵。亦再無別兵。可以調發。相繼應援。臣等用是苦心籌畫。無所措手。為今之計。合無請乞敕下該部。豫將保定鎮撫標撥兵馬。行令整搦三枝。星馳前赴密雲。聽臣分撥標兵三千。相兼前去駐劄石匣營適中地方。專備古北。牆子。曹家寨。石塘嶺。有警分投赴邊。併力拒阻。又行遼東鎮巡官。豫將入援人馬星馳進關。至石門寨。臺頭營屯劄。專備東路土壘。如果分犯二處。總兵王治道與副總胡守仁。督兵分投拒遏。巡撫都御史劉應節。往來調度。俾臣得以專當黃花鎮一面。保護陵寢。戚繼光專當馬蘭。松棚。太平。三路。如或黃花鎮無警。臣仍率協總李超。標將李如楨等。專待牆子嶺。首先迎敵。而以保定援兵。分發西自牆子嶺。東至馬蘭。松棚。太平。遇急策應。又或牆子嶺。石塘。曹家寨。而敵悉衆分犯馬蘭。以東。臣則親率標兵。以東。而以保定援兵。留在平谷以西。一則防備西路。突敵我虛。一以豫備內地。又或馬蘭。松棚。而牆子嶺。以西。或得潰入。則戚繼光躬率全營標兵。星馳而西。與臣連營奮戰。如此則勝算粗定。不致顧此失彼。若謂二鎮援兵。必待敵已潰將而後入關策應。則有焦頭爛額之功。不如由突徙薪之萬全也。伏望聖明。軫念敵衆兵寡。俯賜俞允。畿輔地方幸甚。臣恐不勝幸甚。疏入。帝從之。

言邊事疏隆慶四年

王崇古

臣竊惟諸藩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巴噶。奈濟。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饌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處其詐。若諸邊臨邊索取。則責令縛送。拜姓諸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築營稱兵。不可理諭。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彼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

處之塞下。即令巴噶奈濟統領之。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諸達死。子錫稜阿必有其衆。因加巴噶奈濟名號。令收集餘衆。自爲一部。錫稜阿必忿爭。兩族若互相讎殺。則按兵稱助。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諸達日夜南望。侵擾不已。又或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不受驅策。忽歆苟乘。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爲無策矣。伏乞陛下採擇施行。疏入。帝從之。

言宜許諸達貢市疏 隆慶四年

王崇古

臣謹奏。昔先帝既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斬。遂臣何敢放違禁旨。自陷重辟。但敵勢既異昔強。我兵亦非昔怯。不當援以爲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例。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諸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震驚宸殿。流毒畿輔。莫收遏剽功者。誠緣議論太多。文納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諸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輒塞聚灰門乘城之計。今納款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諸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於身後也。夫拒敵甚易。執先帝禁旨。一言可決。但敵既不得請。懷憤而去。縱以巴噶奈濟之故。不擾宜大。而土蠻三衛。歲窺遼濟農資。都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殫屈。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昔額森以尅減馬價而稱兵。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此皆前代封貢故事也。夫揆之時勢。既當俯從。考之典故。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以示東西諸部。傳之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爲耶。疏入。帝從之。

明臣奏議卷二十九

議處科目人才疏 隆慶五年

高拱

臣惟國家之用人。皆欲其砥礪名節。建立事功。以共成熙平之治。非徒以一日之短長。遂爲終身定例。而故有所抑滯於其間也。今布列中外。自州縣正官而上。大較皆科目之人。而科目分數。進士居其三。舉人居其七。所謂進士舉人者。亦惟假此爲網羅之具。以觀其他日之何如。而非謂此必賢於彼也。國初。進士舉人並用。其以舉人登八座爲名臣者。難以一二計。厥後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於今則極矣。其係進士出身者。則衆向之。甚至以罪爲功。其係舉人出身者。則衆薄之。甚至以功爲罪。上司之相臨。同列之相與。炎涼迎而可鄙。可羞之甚。而皆不自顧也。至於保薦。則進士未必皆賢。而十有其九。舉人未必皆不賢。而十曾無其一也。至於陞遷。則進士治績之最下者。猶勝於舉人治績之最上者也。即幸有一二與進士同陞。然要其後日。則進士之俸少。而陞官又高。舉人之俸多。而陞官又劣也。若夫京堂之選。則惟進士得之。而舉人不復有矣。其偏如此。遂使進士氣常盈。舉人氣常怯。益者日驕。每襲取而寡實。怯者日沮。率墮墮而恬汗。以故舉人皆不樂仕。苟年稍強。舉人未甚荒者。皆相與遷延。冀俾一第。直至年邁學荒。淪落已甚。然後出而就選。以爲姑用了事云爾。間有一二壯年從仕者。又皆爲貧之故。求溫飽者也。若是而欲望其有爲。胡可得哉。夫崇尙進士。縱三分耳。而又使之驕。乘卻舉人。已七分矣。而皆使之沮。則天下之善政。誰

與爲之而民生奚由得安也。臣愚以爲欲興治道宜破拘羈之說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者初祇以資格授官。授官之後則惟考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進士而優則先之。苟未必優。即後於舉人無妨也。舉人而劣則後之。苟未必劣。即先於進士無妨也。吏部自行體訪。但係賢能。一例陞取。不得復有所低昂。仍行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官。務除去舊套。但係賢能。一例保薦。亦不得復有所低昂。如舉人官未經保薦。而陞取數多者。撫按官以不及論。其既陞取之後。又惟論其政績。一例推轉。舉人之俸。不必加深。進士之官。不必加美。若果才德出衆。則一例陞爲京堂。即上至部卿。無不可者。如此則拘羈之說破。而功名之路開。苟非至不肖者。必不甘於自棄也。至於舉人就選之時。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爲州縣之長。蓋州縣之長。責任艱重。須有精力者乃可爲之。彼其精力既衰。胡可以爲哉。如此則人皆趨可爲之時。以赴功名之會。而甘於淪落者或寡矣。夫舉人與進士並用。則進士不得獨驕。舉人皆益自効。而善政必多。即未必人人皆然。而十分之中。少亦有六七。固已過半矣。善政多則民安。民安則國可富。而教化可行。熙平之治。可庶幾望也。臣誠愚昧。所以爲國謀者如此。伏惟聖明裁斷。敕下吏部施行。天下幸甚。

疏入得旨。祖宗用人。原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無實用。事功不興。覽卿奏。具見經濟宏猷。於治道人才。大有裨益。依議著實舉行。吏部知道。

議處馬政鹽政疏 隆慶五年

高拱

臣惟國家設官。各有所職。而非故爲剩員也。若係剩員。則不設之矣。其用人也。乃使之各舉所職。而非徒以安置也。若所當安置者。則不用之矣。今行太僕苑馬寺專理馬政。戎伍所資。鹽運司專理鹽政。國用所賴。皆係緊關要職。非閒局也。而近來視之甚輕。即卿與使皆以考不稱職。有物議者。陞之。夫安置其人。而名曰陞。是以乘之之道用之也。陞而實以安置。是以用之之道棄之也。乘之而用。則其任必不勝。用之而棄。則其政必不美。臣不知用人者。乃何以若此也。或曰。考不稱職。有物議者。將何以處。臣以爲不然。夫考課貴嚴。果不稱職。有物議。直去之而已矣。獨奈何以此等衙門爲安置之所哉。既劣處之。使之視。又姑容之。使之口位。遂致政務廢弛。苟且狼籍。而奸貪之弊且多。祖宗之設此官。意何爲者。而乃使若此哉。合無今後大破常套。凡卿使員缺。必以廉謹有才望者推補。而又議其階格。卿視布政司。參政使視按察司。副使待政成之後。視參政者。陞與參政同。視副使者。陞與副使同。如更優異。查照先朝故事。超等擢用。則其官自重矣。其官重則賢者樂就。必且盡心於所職。馬政鹽政。當自修舉。而所利於國家者必多。非惟祖宗設官之意。可以無失。而用人之理。亦得之矣。伏望聖明裁斷。敕下吏部施行。不勝幸甚。

陳四事疏 隆慶五年

任文輝

臣惟先帝所任大臣。本協恭濟濟。無少毀嫌。始於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顛倒是非。癸感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煽並構。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禍。復

見於今。是爲傾陷。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敝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覆。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畫一之守。是爲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爲微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撥其已往。揣彼未形。遂景循聲。爭相詬病。若市井喧鬧。至於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惡。亦宜乘短錄長。爲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爲大蠱。極言醜詆。使決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爲苛刻。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至言官之短。誰爲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爲奏覆。即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爲體貌富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爲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直貞諒之士遠。而頌成功。譽盛德者。日至於前。大臣任己專斷。即有缺失。孰從聞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下幸甚。

議錄御前三臣疏 隆慶六年

高拱

臣謹按該禮科給事中王璇題稱。該巡視南城試監察御史周於德。因派柴炭商人。有本地方富戶於彪。賄託於德。舊歇家曹雄投帖。開具白米一百石。欲求俸免。本官隨即追問情由。當將曹雄併妻弟秦守忠等。捉拏到官。搜出身邊銀一包。連賊發兵馬司監候。已經具題。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因陞任例該舉劾。有齊河縣知縣陳天策假遞公文。內夾東帖。呈具銀一百五十兩。送至原籍。以干保薦。本官即將原來冊來。發按察司。已經具題嚴究。又該兩淮巡鹽監察御史李學詩。有鹽商楊棟。李祿。開具禮帖銀一千兩。送至學詩家。當被伊弟令家人拏獲。連遞送該府本官。隨具奏。盡法問遣外。爲照三臣職司風憲。志向高潔。事關名節。乞敕吏部登記。俟各官考績陞遷之時。分別優待。以爲堅持清節者之勸。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內外大小衙門。各嚴加砥礪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賄賂者。小人之惡行。御賄者。君子之美節。爲治之道。必使小人不得肆其惡。而君子得全其美。斯爲當也。乃近年以來。是非不明。議論顛倒。行賄者不加嚴。受賄者亦不加察。顧獨於御賄之人。深求苛責。或曰。此必素以賄聞者。不然。此物奚宜至也。或曰。此必平日所受者多。而故假此以掩之也。或曰。此乃有人知見。不得已而爲之。御也。甚至有被指摘。形之章奏者。遂使受賄者泯於無迹。而御賄者反爲有痕。受賄者恬然以爲得計。而御賄者皇然無以自容。而行賄之人。則公然爲之。以爲如其受。則得以濟事。幸也。如其不受。直不受而已。而彼固不敢言。吾固無恙也。而又何畏乎。是何使爲惡者幸。而爲善者苦也。夫君子惟知自信。而小人則安能信君子之心。古有御賄而名至今存者。使非賄至。又安得有御賄之名。則所謂物奚宜至者。非也。彼素有貪弊者。一旦御之。是誠掩也。若素非貪。而今又御之。則誠廉矣。奈何不嘉其有廉之廉。而深探其無形之貪乎。則所謂受賄。而假此以掩者。非也。至於有人知見而御之者。是亦御也。非受也。使無人知見。安知其必受乎。乃棄其廉於所可見。而逆其貪於所不可知。豈人情哉。則所謂不得已而御之者。亦非也。而世

俗之論顧如彼。則非惟不足以訓廉。而常使人畏首畏尾。不能自主。固有本欲為廉。而恐事露人議。其後是化為貪者矣。所以綱維世道者。豈宜如是哉。今御史周於德。張士佩。李學詩。乃能於行賄之事。明言而不自隱。藏行賄之人。直指而不少假借。可見其守法之正。而不可干以私持身之清。而不可濫以利見理之明。而不可惑以俗說。本部即當登記簿籍。以俟優處。為廉謹之勸。至於訓示諸司。尤為喫緊。蓋俗說之浸淫既久。人心之蔽迷已深。使非曉然以示。則孰敢安然而為。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不止當知守廉之為美。凡遇有行賄之人。即當執摯在官。明正其罪。仍另行南京東部。並兩京都察院科道等官。及各處撫按衙門。一體知會。以後凡遇有卻賄之官。便當記之善簿。而不得反用為廉痕。列之薦牘。而不得反指為瑕類。庶乎清濁有歸。而激揚之理不忒。是非有定。而趨避之路不乖。君子有所恃以為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為惡。亦與治道之一機也。

高拱

疏入得旨是

議處廣東舉劾疏 隆慶六年
臣等照得撫按官薦舉太濫。日益而增者。往時之通弊也。本部題奉欽依。嚴禁不許濫舉者。近日之明例也。乃在廣東。則有不可以例拘者。謹為之明其說。廣東財貨所出。舊稱豐裕。固樂土也。祇緣近年以來。法度廢弛。官其地者。貪虐特甚。習以成風。而撫按亦不可以勝究。於是民不聊生。盜賊四起。乃貪虐既不加懲。而處置又不得當。於是良民皆化為盜。皆之病痞者。然始緣客火為逼。血脈聚而為痞。其路既通。而又逼之不已。則痞日積。而血脈日微。實有難於救藥者。臣誠為國憂。先會其疏。議處彼處有司。荷蒙俞允。臣乃總計其州縣共八十處。其掌印官每三處則用進士一舉。人二皆揀其年力精壯。才氣通敏者。以充。而監生以下不預焉。其自京往者。臣又每每集於堂階。諄切戒勉。諭以選擇任使之意。欲以功名上進之階。蓋欲為皇上。奠此一方。易亂為治也。然臣又思得有司之勸懲。係於黜陟。而朝廷之黜陟。憑諸舉劾。今廣東有司。既皆科目選擇之人。使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官其地者。必曰吾輩科目人多。而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雖盡心効職。稱上等者。或且不得與他省中等伍。而又何望於進取乎。於是隨其志以玩愒者。將有之矣。是又不可以無慮也。臣誠欲於廣東舉劾。另立科條。令其撫按官。將各有司時。體訪務在的確。果有殃民不職。應擊問者。即便擊問。應劾奏者。即便劾奏。不必待復命之時。其他只不許徇私市恩。若果有弭盜安民。茂著循良之績者。復命之時。不拘多寡。盡數舉薦。本部另行體訪的確。亦不拘多寡。盡數行取超陞。如此則賢才雖衆。而各有上進之途。自不至於相礙。體悉既周。必多有奮勵之志。當不肯以自墮。庶乎善政可興。而數年之間。可有安平之望也。至於他省用人。亦當如此。但科目人少。不能周備。則其撫按官。自當守濫舉之禁。不得援廣東以為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遵照施行。疏入得旨是。

引盜疏 隆慶六年

明臣奏議 卷二十九

五二五

高拱

臣竊以海內雖稱又安。而盜賊殊為可慮。其聚眾殺劫。是處皆然。然非皆飢寒迫也。其間多健俠之徒。博飲宿娼。揮金如土。自相雄視。擊劍殺人。且數千里外。皆相聯絡。招呼之間。多可數千。少可數百。肆行荼毒。而曾無誰何者也。以求其故。皆起於有司之養寇。而成於上官之不察。彼有司及巡捕官不職者。平日既不留心武備。而於健俠之徒。又不行懲禁。任其所為。及聚而為盜。則又自先畏懼。不敢嚮。巡捕者又往往受盜之賄。不行緝拏。即有拏獲。又多放縱。卻祇蒙蔽上官。以為地方無盜。而上官亦甘其蒙蔽。苟稱目前無事。以待遷轉。習以成風。彼此相效。以為善官。於是司之蒙蔽日甚。而盜之猖獗日甚。不可制。良民受其殘害。無所控訴。每每被劫被殺。不以報官。曰官不為理。徒益重賊之怒。而禍益烈也。直至劫庫不容隱匿。乃始中報上司。卻又以為重為輕。以多為少。支吾了事。而上司亦恐有己責也。亦為之以重為輕。以多為少。支吾了事。蓋不惟賊之故態。官皆知之。而官之本情。賊亦皆知之。彼此相欺。安然無事。此其所以日益滋蔓而不可圖也。使有司肯以捕盜為務。有即殄滅。則安得積而至於多。又使肯以稽查為務。凡健俠不務生理者。必加懲禁。有出而之他者。必令里甲報知。窮其所往。而拘治之。且收其家屬。則安得肆。意流毒於外。使上司亦以捕盜為務。日行體訪。凡有盜地方。及蒙蔽不以申報者。必加重究。議罷其官。則彼安敢不捕。使又以稽查為務。凡捕獲強盜。審是何州縣人。即責問該州縣官。有此無良。何以不知。出而之他。何以不問。亦加重究。則彼又安敢不行稽察。即是而言。則海內之多盜。其故可知也。若不重為議處。恐故套牢不可破。官以蒙蔽為當然。而盜以劫掠為當然。將使良民皆化為盜。脫有揭竿而呼者。又將何以處也。請以後另議為條格。各州縣掌印巡捕官。有盜。分別降級罷官。各兵備及該道官。所屬有盜。分別降級罷官。有隱匿不行劾奏者。聽本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劾奏重治。若果地方有盜。即行申報。上司。即便捕滅。上司若聞地方有盜。即便撥兵馬。即便捕滅者。免究。仍錄取其捕盜之功。量多寡為陞賞。曰問必問。更無假借。曰賞必賞。更不食言。庶乎捕盜有人。而盜息民安。可望於萬一也。

疏入得旨是

高拱

辨名分疏 隆慶六年
臣竊惟上下之分定。而後紀綱立。政令行。近年以來。屬官不奉堂官約束。其在外者。則推官知縣。出自科甲者。二司多不敢約束。而反畏之。上下之倒置甚矣。上下倒置。則紀綱何由立。而政令何由行也。以求其故。皆因先年執政之臣。悅人媚己。於是檢夫之在庶寮者。託為與援。入其幕中。般關是非。堂官少不曲意。於己。輒行排陷。而遂因以不利。於是堂官畏之。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則益恣其胸臆。旁若無人。自稱風采。習以成風。彼此相效。雖未必有與援者。亦皆以違拗堂官為得計。而安意承行者。蓋鮮矣。其在外省。則由巡按御史。見得進士。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乃曲加護庇。引為私人。託其查訪。凡二司之賢否。悉出唇吻。有所不悅。遂以斐斐。而禍終不免。於是二司反皆畏懼。遇其來謁。每留飲幕中。親陪談笑。以結其歡心。蓋奉承之不暇。而又何敢問其政事之得失乎。今臣秉持公道。門無私交。庶官既不敢般關是非。而又每申明上下之分。使諸司不得違越。往日之風。似可稍息。但積習既久。卒難盡變。而以違拗為得計者。固

明臣奏議 卷二十九

五二七

尚有也。至於外省則全是舊習無一人之不然矣。體統既乖法度盡廢害政莫甚於此若不重加懲創嚴行禁約此風何日止也。如南京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張振選縱下人需索不能禁制反刑受害者以估終蒙堂官戒示不行悔罪仍刑受害者以洩忿非惟執迷不返官守有虧抑且長惡不悛名分大壞此正所謂以違拗為得計者也。合候命下將張振選革職冠帶開住本部仍移咨都察院通行大小衙門今後敢有屬官抗違上官者俱照張振選處分。上官有自降禮體欺山屬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職論。其各巡按御史皆當以公正為心不得仍庇進士推官知縣引為私人使各盡其上下之分。簿者聽本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劾奏究治庶久遠之耳目可開而久紊之法紀可振其有裨於治道良非細也。

疏入得旨張振選著革了職冠帶開住近來屬官不受約束上官不行糾治反為曲悅名分倒置政體大壞這所奏便行內外衙門一體戒飭以後再敢有這等的部院科道官著實參來重治不饒。

論諸達貢市事疏萬曆五年

方逢時

臣蒙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賴陛下神武八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都輸誠効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一果餅輒稽首歡笑有掠人粟實者告諸達罰治即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為害或曰日益耗費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資至即歸何有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曩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級二三耳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賈之利不預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糶耗竭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為之肝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悛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諸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人既死諸部無所統一中狡黠互相爭構假託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豫料者在我處之亦惟能貢絕市閉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略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臣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道恥也今日貢則非和親矣日市則非賂道矣既貢且市則無征戰矣臣幸藉威靈制伏強梗得免斧鉞之誅今受命還朝不復預聞關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輒有叛陳國是搖惑內則邊臣畏縮外則部落攜貳事機乖迕後悔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矣

遵旨議治黃運兩河疏萬曆六年

潘季馴

臣竊惟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鑿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為喻而論為政則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然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

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來已試之效而後可倣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邵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元時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湖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猶慮河水自剛所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剛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瑄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蝕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二郡遂為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為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致淤阻而新開支河闊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塞上流自溢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支渠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闊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而闕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濶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為今之計惟有修復陳瑄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關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遙隄或舊舊工或創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於閘河耳黃河河身廣闊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磨臍溝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水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為性也決水乃過額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今臣等乃欲塞諸決並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況黃河經行之起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不暇遠引他證即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決而桃清以下遂澀去歲水從崔家口出則秦溝遂為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所據司道諸

臣款議前來臣復加參酌似應允從伏望救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所言不謬俯賜俞允行臣即遵照及時興舉除工程夫役錢糧數目另本具陳其緊關工程如高家堰淮城北隄馬坡濬揚州諸淺并塞小缺口十四處工所必舉而伏前尚可舉事者一面分投興工外謹將條例開明請旨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旁決則正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沙淤自積民生昏墊運道梗阻皆由此也臣查得淮以東則有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三決此淮水旁決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黃水旁決處也俱當築塞但伏秋之水相繼而至非惟地為水占無處取土抑且波濤洶湧為工不堅除將決口稍窄者現在分投興築外其決至數十丈以上者一面鳩集工料相時興舉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處照得隄以防決隄不築則決不已故隄欲堅則可守而水不能攻隄欲遠則有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隄防者既無真土類多卑薄已非制矣且夾河東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合無力監前弊凡隄必尋老土凡基必從高厚又必釋賈讓不與爭地之旨做河南遠隄之制除豐沛太黃隄原址遙遠仍舊加封外徐邳一帶舊隄查有迫近去處量行展築月隄仍於兩崖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桃清一帶南岸多附高岡但上自歸仁集以至朱連家墩古隄已壞相應修復下抵馬廠坡地形頗窪相應接築以成其勢北岸自古城至清河亦應創築遙隄一道不必再議縷隄徒糜財力又查清江浦外河一帶至柳浦灣止為淮城北隄除掃濬單薄量行加封外但原基短促防護未周仍自柳浦灣至高嶺創行接築四十餘里以遏兩河之水蓋趨於海自清江浦運河至淮安西門一帶舊隄相應再行封厚勿致裏河之水走洩妨運如此則諸隄悉固全河可恃矣一議復開壩以防外河之衝查得先該平江伯陳瑄創開裏河仍恐外水內侵特建五閘設法甚嚴鎖鑰掌於漕撫啓閉屬之分司運畢即行封塞一應官民并回空船隻悉令車盤此在嘉靖初年尚爾循行故事制非不善也奈何法久漸弛五閘已廢其一僅存四閘亦且坍塌殆盡漫無啓閉是以黃淮二水悉由此倒灌致傷運道合無議復舊制將現存四閘俱加修理嚴司啓閉俟二三月前後糧運過完即行封閉惟遇鮮貢船隻方許啓放仍行查復五壩以便官民船隻照舊車盤毋致曲徇使客致壞良規一議創建滾水壩以固隄岸照得黃河水濁固不可分然伏秋之間淫潦相仍勢必暴漲兩岸為隄所固水不能洩則奔潰之患有所不免今查得呂梁上洪之磨磨溝桃源之陵城清河之安娘城土性堅實合無各建滾水石壩一座此隄稍卑二三尺闊三十餘丈萬一水與隄平任其從壩滾出則歸漕者常盈而無淤塞之患出漕者得洩而無他潰之虞全河不分而隄自固矣一議止濬海工程以免糜費照得海口為兩河歸宿之地委應深闊但查海口原身自清口至安東縣而闊二三里自安東縣雲梯關至海口而闊七八里至十餘里深各三四丈不等因去年旁決之後自桃清至西橋一帶淤塞尋復通流今雖未及原身十分之一而兩河之水全歸故道並流洗刷深廣必可復舊至云相傳海口橫沙并東西二尖據士民季真等吐稱並未望見湖上之時海舟通行無滯潮退沙面之水尚深二尺沉橫沙并東西二尖各去海口三十餘里豈能阻礙河流故臣以為不必治亦不能治惟

有塞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即所以治海也別整一渠與復濬草澗徒費錢糧無濟於事一暫寢老黃河

明臣奏議 卷二十九

五三三

之議以仍利涉照得黃強淮弱每每逼淮東注故議者欲復老黃河故道冀使黃水稍避高堰民熱可瘳斯亦得策但勘得原河七十餘里中間故道久棄無論有水無水之地詢之居民俱失其真無從下手一不便也且已棄故道欲行開復必須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奪流今現存大河口窄狹不及挑清三分之一而三義鎮八口之處背灣徑直猶恐水未必趨二不便也又其中流如魚溝鐵線溝葉家口陰陽口等處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漫流至此一望瀰茫築隄費鉅且恐難保三不便也況今桃清遙隄築則黃水自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漫流至此一望瀰茫築隄費鉅且恐難保三不便也況今桃清遙隄築則黃水自

有容受崔鎮等決議塞則正河自日深廣高家堰議築則淮水自能會黃清江浦等開議啓閉新城北隄

議行接築則淮南高寶興鹽等處自無水患此河雖不必復可也

疏入得旨工部看了來說

查議黃河後患疏萬曆六年

臣猥以庸材謬膺重任晝夜思維欲求萬全之策以報陛下罔極之恩食不甘味寢不貼席者三月矣而卒未能快於心也竊惟今之談河患者莫不曰徐邳河身勢高水易溢也崔鎮諸口未塞桃清淺阻也高堰黃浦淮水橫流淮揚之民久為魚鼈也淮黃兩河之水漫無歸宿海口沙墊也此徐州運南之患耳耳目之所親記運道之所必資故人得而言之也臣已於前月二十八日會本具題陛下俯從臣請兩年之內或可脫淮揚昏墊之苦免運道梗阻之虞而臣亦得藉以少道愆尤矣然其大可憂者不在此也敬陳之臣初抵淮安即詢黃河出接運道處所衆云出徐州小浮橋則臣喜以為此黃河故道之最順者也又詢水深若干衆云深四丈餘則臣又喜以為此河身之本體也又詢小浮橋西則為胡佃溝為梁樓溝為北陳為雁門集為石城集以上十五里則為崔家口即去歲八月所決之口也其間淺深俱不能管河郎中張譽徐州管河兵備副使林紹添註管河副使張純沿河踏看行至徐州隨據王球揭報前項河水深七八尺至二三尺不等而梁樓溝至北陳三十里則止深一尺六七寸散漫湖坡一望無際原係民門住址陸地非比沙淤可刷故河流逾年而淺阻如故也臣不勝驚訝隨據徐州碭山鄉民段守金葉泮王霜等各呈稱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園蕭縣蘆門出小浮橋一向安流名曰銅幫鐵底後因河南水患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至嘉靖三十七年河遂北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行水河底即是陸地比之故道高出三丈有餘停阻泛濫妨運殃民懇乞開復老河上下水利等情臣當督前司道并山東管河道副使邵元哲河南管河道副使唐汝迪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復自崔家口歷河南歸德府之虞城夏邑商邱諸縣至新集閱視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隨據地方鄉老靳廷相等稟稱去此十二三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餘里舊河形跡現在儘可開復臣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壩趙家園至蕭縣一帶地方委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地勢高亢南趨便利用錐鑽深河底俱係沙見水即可衝刷又據夏邑虞城等縣鄉官王極鄉民歐陽照等七百餘人連名呈告俱為乞疏舊河便民事竊照黃河故道自虞城迤下蕭縣迤上夏邑迤北碭山迤南

明臣奏議 卷二十九

五三五

嘉靖年間岸闊水深。水勢安流。既於運河無虞。亦於民田無害。商賈通行。貿易大遂。民稱豐庶。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故道漸淤。河隨北徙。黃流泛溢。青野汪洋。居民十不存一。運道屢年阻滯。告乞早為開道。上利下便。是誠萬世盛舉等情。臣度其言實為探本之論。但道里遙遠。工費鉅艱。復又沿河荒度。更無省近可從者。而臣謂黃河家口一帶。漫阻去處。或可疏濬成河。易為力也。復督各官。駕小舢。至梁樓溝。北陳等處。躬親測量。委果漫阻。河底原係陸地。委難衝刷。肅州地方。一望瀟灑。民無粒食。號訴之聲。令人酸楚。該縣城外。環水為壑。城中瀦水為池。居民逃徙。官吏嬰城難守。現今題請遷縣。臣竊思之一縣之害。此其小也。夫黃河并合。汴諸水。萬里湍流。勢若奔馬。陡然遇淺。形如檻限。其性必怒。奔潰決裂之禍。臣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也。止緣徐州以北。非運道經行之所。耳目之後。人不及見。止見其出自小浮橋。而不可鑿乎。臣又查得新集故道。河身深廣。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一變而為溜溝。再變而為濁河。又再變而為秦溝。止因河身淺澀。隨行隨徙。然皆有丈餘之水。未若今之逾尺也。淺愈甚。則變愈速。臣是以夙夜為懼也。臣又查得此河。先年亦嘗建議開復。止緣工費浩繁。因而寢閣。臣竊料先時諸臣。雖以工費為辭。實非本心。蓋誠慮黃河之性。巨測萬一開復之後。復有他決。罪將安辭。目前既有一河可通。姑為苟安之計耳。而不知臣子任君父之事。惟當論利害。惟當計其功之必成。不當慮其後之難必且所慮者他決也。隨決隨塞。亦非有甚難者。故河變遷之後。何處不溢。何年不決。寧獨不慮之乎。臣與司道諸臣計之。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運東一帶。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開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領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虞。五利也。臣故以為復之便。至於復故道難。仍新衝易。復故道勞。仍新衝逸。則臣計之熟矣。然舍難就易。趨逸避勞。慮日後未可必之身謀。而不惜將來必致之大患。皆非臣之所以盡忠於陛下也。臣勸議之後。即擬具題。但因伏水將發。猶望水勢洶湧。或可衝刷成渠。近又行據。同知王球回稱。勸得北陳等處。原深一尺六七寸者。今止深七八尺。臣看待伏秋暴漲之時。水增六尺有餘。則客水消落之後。不免仍存本體矣。伏望救下該部查議。如果臣所言不謬。擬議上請。特差素識水性科臣一員前來。候秋深水落。與臣會同山東河南撫臣。及兼理河道巡鹽御史。躬親勘議。如果可復。即便估計錢糧。會本題請。早賜施行。地方幸甚。疏入。帝不納。

恭報兩河工程次第疏萬曆六年

潘季馴

臣竊照治河之工。築隄固難。而塞決尤難。今幸仰仗我皇上。一誠默運。上格天心。河伯效靈。諸決自塞。臣原議欲挽旁決之水。以歸正道。今已悉從人願。桃清而下。昔如溝洫。今皆洗刷深廣如故。又查雲梯關海口大關。清口通利。兩河順軌。三月之間。河形頓改。止餘大澗口一十丈未合。准水尚分一小支東奔。若天

氣晴和。功在旬日。不足慮也。但黃河雖已歸正。而隄不築。則明歲伏秋。必復泛溢。故堅築遙隄。以固其防。創築減水壩。以殺其勢。其工未可緩也。高堰之工。斷流雖已可期。而一線未足為恃。必俟斷流之後。隄內陸地乾出。廣取其土。加培高厚。方可無虞。再查黃浦。八淺二口。皆因高堰之水。漫溢衝決。高堰既塞。則二口之築自易。湖隄開闢。亦當次第告成。崔鎮決水。委已歸漕。并趨雲梯關下海。據稱留之無益。應合一體。建築遙隄。復將磨房溝。減水壩。移建本處。姑留羅家等口。以殺黃流。似為允當。工程次第。此其大都矣。再照築隄不難。而取土為難。或為水占。或為沙掩。遠搜深取。務得膠淤老土。方許填築。夯杵並舉。務求堅實。臣等三令五申。諸司道朝乾夕惕。惟此而已。臣等猶慮官夫。暗用飛沙。填隄隄內。無從辨驗。又製鐵探筒。數十具。分散各工。令其時時鑽探。臣等閱工之時。亦將前器探試。如筒內帶出浮沙。捏不成顆。即將木管官究治。挖去改築。真如燕雀壘巢。日計分寸。其工誠有不易者。至於石工。探運。亦甚艱苦。與其速而不堅。孰若遲而可久。故未可責效於旦夕也。近因風雪大作。地脈凍結。難以興工。目下暫擬陸續散夫。先遠後近。至明年正月二十日以前。鳩工再舉。伏望皇上。少紓南顧之憂。容臣悉心料理。務圖永賴之計。必不敢苟且塞責。以負任使。謹具題。疏入。得旨。工部知道。

恭報兩河工程次第疏萬曆七年

潘季馴

臣竊惟我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為咽喉。自儀真至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黃河之水。黃河自西而來。淮河自南而來。合流於清河縣之東。經安東。達雲梯關。而入於海。此自宋及今兩瀆之故道也。數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水遂北。高堰黃浦決。而淮水遂東。桃清。虹。泗。山。陽。高。寶。興。秦。田。盧。墳。蔡。俱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幾成平陸。臣等受事之初。觸目驚心。所至之處。子遺之民。攀輿號泣。觀者皆為隕涕。然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棄者。有謂諸決當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臣反覆計議。棄故道則必欲乘新衝。新衝皆住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澀難以浮舟。不可也。留諸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溝水。淮揚兩郡。一望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自古紀之。淮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他道。則不得。況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時而止。不可也。惟有開濬海口一節。於理為順。方在猶豫。而工部移咨。丁寧臣親詣踏看。臣乃乘輕舸。出雲梯關。至海濱。延袤四望。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詢之士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流。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溢耳。若兩河之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原額。不必別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乃思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決意塞決。以挽其趨。築遙隄以防其決。建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隄。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關。田盧盡復。流移歸業。禾黍頗登。國計無阻。民生亦有賴矣。蓋築塞似為阻水。而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為益水。而不知力不大則沙不難。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返正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則見其卑。此既治之後。與

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殊也。每歲修防不失。即此便為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蒙昧之見。如此而已。至於復開墾。嚴啓閉。疏濬揚河之淺。亦皆尋釋先臣陳瑄故業。原無奇謀秘策。駭人觀聽者。偶幸成功。殊非人力。實皆仰賴我皇上仁孝格天。中和建極。誠敬潛孚。而靈祇助順。恩威並用。而黎獻傾心。念轉輸乃足國之資。軫昏墊切憐予之慮。宵旰靡遑。絲綸屢飭。其始也。并河漕以一事。權假便宜。以任展布。故臣等得效芻蕘之言。其既也。建輸備以警冥頑。折滄言以定國是。故臣等得竟胼胝之力。俯從改折之議。國計與民困成紓。特頒賞賚之仁。臣工與夫役競勸。致茲無競之功。遂成一歲之內。今兩河蒸黎。歌帝德而祝聖壽者。且洋溢乎寰宇矣。臣何敢貪天功以爲己力哉。除用過錢糧。聽巡鹽衙門查覈奏繳外。謹將完過工程總數開坐。伏乞敕下該部覆議。差官勘閱。明實施行。疏入。費季馴等銀幣。仍遣給事中尹瑾勘實。

亦臨民官也。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今也役使譴誦。無殊隸隸。獨任其汚黷害民。不屏禁治。禮與法兩失之矣。學校之職。賢才所關。今不問職業。而一聽其所爲。及至考課。則曰。此寒官也。概與上考。若輩知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此處佐武教職之積弊七也。科場取士。舊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固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冒爲恩。尊之爲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篋篋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於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既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此餽遺之積弊八也。要此八者。敗壞之源。不在於外。從而轉移。亦不在於下也。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卽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大奮乾綱。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疏入。帝從之。

請復建文年號立景泰實錄奏萬曆十三年

沈鯉

明臣奏議卷三十

陳吏治積弊八事疏萬曆十一年

邱橐

臣謹言。臣去國十餘年。竊見近日士風漸靡。吏治轉汗。遠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概與保留。以朝廷甄別之典。爲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盡法。惡無所懲。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而密圖之姓名已盈私牘。前臨所部。而請事之干牘又滿行臺。以爲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頤指。此請託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侈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三也。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勦能者。大都單寒輭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傅翼之虎。即賊穢狼藉。還登薦剡。殿小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略現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懲貪之法。全在提問。乃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即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賊止坐之銖黍。草菅或數十命。而罰不傷其毫釐。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糾劾。所以勸儆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預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贊議者罕及焉。晉接差委。專計出身之途。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諸人自分低昂。吏民觀瞻頓異。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此資格之積弊六也。州縣佐貳雖卑。

臣竊惟人君有位號則有紀年。有政令則有實錄。此春秋不易之法。自古及今。無有以興亡隆替。而因革予奪其間者。我朝自太祖開基。列聖相承。金匱石室之藏具在。乃建文以革除而槩稱洪武。景泰以分附而并系英宗。則皆爲我朝缺典矣。所據司業王祖嫡。有循史職。修缺典之奏。臣等請先述其略。而後及所以當正之故。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在位。懿文太子先薨。至洪武三十一年。太孫嗣位。改元建文。在位四年。成祖文皇帝靖難踐位。乃削去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及重修高廟實錄。遂將建文實歷。附作洪武虛數。此則革除之大略也。正統十四年。北兵入犯。英宗睿皇帝躬親六師。自行天討。至土木北狩。景皇帝時爲郕王。奉皇太后命監國。旋即大位。次年八月。英廟回鑾。後七年復辟。是爲天順元年。其時奸臣石亨輩。奏將景皇帝廢爲郕王。加諡曰戾。成化元年。修英廟實錄。遂以景泰事蹟。附於正統之後。天順之前。注曰。郕王附。至成化十一年。憲宗純皇帝追體英宗本意。始敕廷臣。復景帝位號。上恭仁康定尊諡。改修陵寢。景泰七年事蹟。未及蓋正。此則附錄之大略也。因循以至於今。非謂其不可而遂已之也。夫位號既復。則實錄自當改正。許其大不許其細。是未體夫英廟之心而已矣。伏讀成祖登極詔書。不過以建文四年爲洪武三十五年。然猶稱爲少主。未開降削位號。是在成祖親親之心。亦必有不忍絕者。而一時宜力歸命諸臣。或務張功伐。或苟存形迹。遂贊成革除之事。其亦未達夫成祖之心耳。夫成祖奉天靖難。再造邦家。正使年號不除。何損萬一。而曲爲掩諱若此。且天下後世。各有耳目。安可盡泯。稗官野史。各有紀載。安可盡革。此不但無益於事。適足示人以疑。故議復革除者。非爲建文。爲成祖也。議更附錄者。非爲景帝。爲英宗也。茲皆所不必諱者也。方今聖明在上。修遺舉墜。以宏先德。正在此時。臣等不敢爲更張之議。惟將英廟實錄。中間七年事蹟。名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實錄。無相混淆。如斯而已。至於建文位號。詔書中原無降削之文。今亦無憑議復。亦惟於高廟實錄之末。摘出四年事蹟。復稱建文年號。如斯而已。夫以我太祖甫定天下。卽首命儒臣。纂修元史。又追諡其主爲順帝。淵哉聖心。至公至厚矣。成祖英宗之心。同符太祖。而建文。景泰。又非勝國之君之比也。元主可諡。何忍沒其號於建文。元史且修。何可缺其錄於景泰。

且皇帝之位既可復則建文年號亦可復建文之死事諸臣且蒙我皇上之卹錄而況其君乎況其爲太祖之嫡孫乎想祖宗在天之靈仲寰海久抑之意彰微顯幽之烈寓與滅繼絕之仁斯舉也實聖德聖政之第一事也豈獨稱昭代之信史而已耶惟鉅典湮於累朝而一旦頓復公論關乎萬世而傳信無窮皆出自人主獨斷非臣等所敢擅擬伏候聖明裁定

請有革除綠坐外親疏萬曆十三年

溫純

臣竊查先准兵部咨該廣東道監察御史方超前事本部覆奉欽依咨行各撫按官通行司府州縣衛所軍民年軍冊備查革除年開被罪諸臣除齊泰黃子澄外其方孝孺等連累發遣親故不拘現在死絕遺奉明旨務查世代遠近接來歷明白的確開具奏免以廣皇仁內有族黨親戚墳宅資產久在成所者若一概遷移回籍於人情恐有不堪合聽其自便願回者給與免帖放回不願回者給與免帖仍在成所附入民籍隨住該衛即將冊內軍名削除不許復行勾提本部仍載入考成簿內通限本年十二月終奏報如原無應有人數查實咨部不得輕信流移奸人妄告混免等因備咨前任撫臣准經案行浙江布政司轉行各清軍守巡海兵等道及各府州縣衛所逐一查議呈詳以憑具題去後未報該臣接管催據該司呈稱依奉行據杭州紹金衢嚴處七府各回稱所屬州縣衛所並無革除年開被罪諸臣方孝孺等連累發遣親故無從開報各具印結繳覆在卷又據嘉興府申稱平湖崇德海鹽嘉善四縣海寧嘉興二衛所並無前項累遣親故止據嘉興縣申開應有軍人吳阿真秀水縣申開軍人朱慶員等雖無明書方孝孺事蹟而有奸惡外親字樣范小孫等係忠臣方孝孺株連楊任外親累遣桐鄉縣申開軍人仲阿添等事亦因革除年開忠臣方孝孺株連楊任外親累遣俱各有據均應一體申豁等因又據寧波府申稱鄞慈定象四縣寧定昌三衛所俱無前項累遣親故外據奉化縣申開忠良戴德蘇累遣軍人屠叔保并戶絕軍人楊佛童等擬合轉申豁免等因又台州府申稱黃巖天台二縣并台州衛左右中前水軍等所松門衛左右中前楚陸等所海門衛外屬前新桃健等所各無應有軍人其臨海太平仙居寧海四縣台州衛後所松門衛後所海門衛左右中等所各造忠臣方孝孺王叔英鄭恕累遣軍人陳景原等文冊到府理合申詳豁免等因又據溫州府申稱永樂平泰四縣溫金盤三衛海瑞平等所各無前項累遣應有軍人止據瑞安縣申開忠臣卓敬累遣軍人徐亞生等到府合行轉申遵例矜豁等因及准清軍守巡海兵等道各咨覆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衷貞吉右布政使余一龍查得原題止稱革除年開被罪諸臣方孝孺等並未開有諸臣細名今據各府造到冊內有忠臣戴德蘇王叔英鄭恕卓敬累遣親故隨查得先爲仰遵明詔登錄遺忠以彰聖政事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蕭其題革除年開被罪諸臣方孝孺陳性善戴德蘇卓敬劉璟鄭恕鄭華王叔英程本立盧原質龔泰盧迥一十二人俱經禮部覆查遵奉欽依襲表備行撫按二院轉行本司於省城繕建一祠春秋致祭訖爲照戴德蘇等既與方孝孺俱係已褒忠臣則凡累遣親故通應一體推恩矜宥但有祖充軍役繼復累遣而調併別衛者雖應矜宥其後衛軍

役而原係軍籍隨衛安居多年似不必更張生擾至如原籍有丁盡而戶存及丁盡而戶絕者均應照例開豁再照嘉興府申送嘉興等縣冊開有方孝孺株連忠臣楊任致累伊外親范小孫等遣戍雖范小孫等非方孝孺親故而遣戍實由方孝孺波及亦應併免今將各府縣衛所查過累遣軍人姓名來歷分款造冊現在呈乞本部院再行加駁俯賜會議題請施行等因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范議照捐軀盡節人臣殉國之忠褒往勸來聖主彌世之典革除年開被罪諸臣方孝孺等節蒙累朝褒崇恤錄所以振綱常表節義者誠千載之一時矣但諸臣外親族屬連累發遣者尙未矜復似猶未足以普聖澤而慰忠魂也茲者仰荷皇上俯納部院諸臣之言特旨查豁綸音一下非惟株連蔓繫久戍窮囚喜得更生之幸而凡率土臣民莫不舉手加額感激鼓舞共思殫忠畢義報效於明時矣臣等仰承德意敢不竭力清直以期對揚於萬一今行據該司呈報前來臣等逐一細加查駁除祖充軍役繼復累遣調併一衛者照舊軍籍隨住不必更動生擾外其方孝孺戴德蘇王叔英鄭恕卓敬諸臣累遣親故現在著伍供役者似應悉從矜宥以密浩蕩之恩原籍丁盡戶存戶絕者均應遵例開豁以免勾提之害至如方孝孺連累楊任併累伊外親發遣者雖非孝孺親故而實由孝孺殃及亦應併請矜宥以宏一視之仁據呈查議的確委無詐冒奸弊相應具題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覆請將革除年開被罪諸臣方孝孺等累遣親故現在著伍吳阿真等八十二名連累楊任外親范小孫等十一名併丁盡戶存戶絕朱阿定等六百九十一名通行本省各該府縣衛所盡行宥免願回者給與免帖不願回者亦給免帖仍在成所附入民籍當差該衛削除軍名不許復行勾提仍督行外省直衛所遵照但有營丁在衛者一體查明豁免開除施行庶聖恩廣施忠魂永慰不惟雪彼時株蔓之冤亦且扶萬世綱常之重矣

陳十益疏萬曆十三年

余懋學

臣竊惟諸臣之不能容李植等一則以科場不能無私而惡植等之許發一則以往者嘗保留張居正而忌吳中行沈思孝等之召用二疑交於中故百妬發於外也夫威福自上則主勢尊植等三臣陛下所親擢者也乃舉朝臣工百計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敢力挫之乎臣謹以臣工之十益爲陛下言之今執政大臣一政之善輒矜贊導之功一事之失輒諉挽回之難是爲誣上其益一進用一人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家宰則曰我所推轂也選郎則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是爲招權其益二陛下天縱聖明猶虛懷納諫乃二三大僚稍有規正輒奮袂而起惡聲相加是爲諱疾其益三中外臣工率探政府意向而不恤公論論人則毀譽視其愛憎行政則舉劾徇其喜怒是爲承望其益四君子立身而不同今當路意有所主則羣相附和敢於抗天子而難於遠大臣是爲雷同其益五我國家諫無專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曰出位則曰沽名沮忠直之心長壅蔽之漸是爲阻抑其益六自張居正蒙蔽主聰道路以目今餘風未殄欺罔日滋其益七近中外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訐始以自用之私終之好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附黨比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爲說

勝其蠶八佞諛成風。日以寢甚。言及大臣。則等之伊傅。言及邊帥。則等之方召。言及中官。則誇呂張復出。言及外吏。則頌卓魯重生。非藉結歡。即因邀賂。是為佞諛。其蠶九國家設官。各有常職。近南京大臣。務建白以為名高。侵職掌而聽民訟。長告訐之風。失其瞻之體。是為乖戾。其蠶十也。

疏入。帝不納。

沈鯉

請正文體疏萬曆十四年

臣准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近年以來。科場文字。漸趨奇詭。而坊間所刻。及各處士子之所肄業者。更益怪異不經。致誤初學。轉相視效。及今不為嚴禁。恐益滋潰。人心浸尋世道。其為患甚於異端。蓋人惟一心。方其科舉之時。既可用之以詭。遇獲禽。迷其機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得志。何所不為。是其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相應題請申飭。以遏狂瀾等因。到部。臣等看得言者心之弊。而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達爽暢。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於性術也。唐初尚靡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尚鉤棘。而人習險譎。是文章之有關於世教也。憲宗論廢事。黎淳曰。出題刊文。務依經按傳。文理純正者為式。故今鄉會試。進呈錄文。必曰中式。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為文。何式乎。自臣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引用左傳。國語矣。又數年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漢窮而用諸子。諸子窮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樸散淳。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其文體尤駁。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清虛不實講為妙。以艱澀不可讀為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謂為博聞。道人間不必有之言。謂為玄解。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不必合。斷聖賢語。以就己之鋪敘。出自己意見。以亂道之經常。白日青天之下。為香冥烟燭之談。此世間一怪異事也。夫出險僻奇怪之言。而謂其為正大光明之文。作玄虛浮蔓之語。而謂其為典雅篤實之人也。可乎。如謂人自而言。則以文取士者。獨以其文而已乎。抑孟子之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豈為無稽之言乎。臣等不以文為重。而為世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嘗謂古今書籍。有益於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光通鑑。真德秀大學衍義。邱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文獻通考諸書。已經頒行學宮。及著在令甲。皆諸生所宜誦誦。其間寒素之士。不能備讀。者臣等不能強博雅之士。涉獵羣書。臣等不敢禁。但使官師所訓迪。提學所課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旁及焉。仍乞容臣等會同翰林院掌印官。將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場中式文字。取其純正典雅者。或百餘篇。或十數篇。刊布學宮。以為準則。非是不得錄取焉。除鄉會試已經臣等題定。有犯前禁者。隨即指名參處外。其直省提學官。各持一方文衡。品題高下。人皆嚮風。轉移士習。尤為緊切。如使膠庠之所作。皆務為險僻奇怪之文。而鄉會之場。欲合乎平正通達之式。臣知無是理也。乃往時止於科舉年分。稍一申飭。其各省小考。則任其變亂程式。置之不問。是謂濁源而求其流之清也。不可得已。合無恭候命下。容臣等咨都察院。行兩直隸提學御史。及各省巡按御史。轉行各該提學憲。務仰體朝廷德意。相率以正文體。端士習。轉移乎世道。而不得厭常喜新。標奇擢異。如復有前項險僻奇快。決裂繩尺。及於經義之中。引用莊列釋老書語者。即

使文采可觀。亦摘其甚者。痛加懲抑。以示法程。仍將解部考卷。容臣等逐一閱驗。咨送吏部。以為提調學政官殿最。伏乞聖裁。

疏入。帝從之。

溫純

請停備稅疏萬曆十四年

臣等近睹時事。不勝杞憂。竊幸皇上屢禁權採擾害。散遣隨從虎翼。中外臣民。舉手加額。謂聖明日月照臨。停止可且夕待也。不意蕞爾貴州。亦遣稅使。臣等志在獻替。若徒以一言塞責。不求實回天聽。是曠官職。是味禍機。是負皇上坐待有事。圖之無及。臣等之罪。將用何詞以解。蓋自權採四出。其害則閭閻隱忍。已極。雖官司未必盡知其禍。則官民相向深憂。而皇上以為無事。歷星變火災水旱。民不聊生之地。在有礦稅之役。在皇上愛民盛心。固曰不忍加派。乃有此舉。在地方有司官吏。則曰奉有明旨。誰敢不遵。於是或攤之行戶。或派之經紀。或為頭會。或為椎箇。剝削頭項。雖細不遺。肩挑背負。無微不至。其所進數萬數千。皇上以為數止於此。不知此特其一耳。而各官役之狼搜。侵牟。充私。斂者。十而九也。夫攘臂而奪之食。弱者必怒於色。強者必怒於言。悍者必操戈從之矣。豈有奪民之財。而戕其命。能使之束手而待斃乎。彼特有所俟而未發耳。皇上毋謂臨清。儀真。激變之後。竟亦帖然。無足慮也。亦毋謂今日解銀幾千。明日解銀幾萬。可以惟其所從。而無不如意也。夫多藏厚亡。天地大數。財聚民散。輔辰。規。不可不深長思也。在昔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傳稱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當害並至今所用。惟不知民艱之中使。苟求衣食無賴之棍徒。從來大盜。往往乘釁待隙。今鹽法壞。軍餉匱。戎馬凋疲。顧此失彼。山澤之雄。樂禍幸亂。流散之民。有死無生。征戍之役。沿途肆虐。岌岌乎不止。豈與際矣。而語目前之多故。莫如遼左。尤莫如貴州與四川。在四川苦採木之役。民已喪其樂生。在貴州號彈丸之區。餉皆資之各省。而播禽復肆鴟張。為川貴大害。皇上憫然西顧。方且趣兩省督撫。星馳征討。以拯塗炭。奈何復從而重困之。軍馬芻餉。方望內帑給發。數十百萬不止。而又求數萬之稅於其地。與素不產之名馬乎。此驅民使之歸播。驅商旅使不更出入於滇楚。譬如藩垣不培。盜必斬關而入。病夫垂斃。而復飲以烏喙。鮮有不立仆者。皇上不為封疆計。則已。苟為封疆計。可任網利之徒。恣意漁獵。以撤其藩垣。且益之疾。而速其斃乎。故語民間愁苦。各省礦稅。皆宜報罷。為生靈命脈計也。語及疆事。安危。則川貴遼左。尤宜先能為國家保障計也。夫生靈之休戚。較諸一己之玩好。孰輕孰重。國家之大計。較諸一時之小利。孰利孰害。矧與民爭利。而究也。必不得享其利。又孰與以天下之利。還之天下。而使一心愛戴。疆圉無虞。之為愉快耶。臣等竊懼時艱。不忍徒仰屋空嘆。是用昧死而進其狂愚。伏乞皇上深維安攘之至計。遐覽元元之苦情。願將各省權稅諸使。慨然召回。於以上綿皇祖之鴻業。下答四海之民心。宗社幸甚。倘少須時。日次第罷遣。則乞於川貴遼左。用兵之處。先停徵稅。庶直地免分外之擾。征討有底定之期。其關繫國家。尤非淺鮮。惟聖明幸留意焉。臣等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乞於廉吏被誣疏萬曆十四年

溫純

臣等竊惟國家事有當婉詞曲陳以冀下情易達者有當苦口盡言以求天聽蚤回者今事勢景象日急一日臣等敢不盡言伏自皇上礦稅兼行旋以中官李道許奏速問南康府知府吳寶秀星子縣知縣吳一元一時人心錯愕臣等雖身任言責止從九卿陳乞不再為疏煩瀆竊以為舉朝之言公言也必蒙皇上垂聽又特皇上不許擾害地方之旨各官役或不致遠若歲事豐登官民相安縱有意外之慮知皇上必暫為而旋即已之也今據李道許與寶秀等遂令寶秀之妻上怖天威下懼夫難脫簪以佐路費不及四金旋即自盡死別遺一幼子呱呱就寄夫寶秀固國家一廉吏也臣等於京察時訪其官大理茹苦有聲今任南康市十六日偶與李道許齟齬輒遭陷以鄰境奇禍且於桎梏中傷妻不可復生念幼子未必復見抵畏嚴命且泣且行而又重以長途跋涉之艱縱騎繫縶之苦不啻隆冬而遇霜雪之交加也此等情狀南康士民痛惜道路遠近悲憫我皇上聞而知之未有不惻然動念者也臣等聞其體甚羸弱倘付詔獄加以箠楚萬一不支或死杖下縱不即死傳之天下後世將謂皇上以中官爭利之故而致方而廉吏妻死身危不亦輕重失倫甚非朝廷為民設官之意乎況今異星東墜明屬兵兆徐鳳以北旱二千里麥苗無望民雜草葉以食即如皇上初年布衣祈禱以回天意發倉賑貸以救民窮猶恐無濟於時而礦稅官役方且交錯滿道有掘之地不得則以一條繩法索之民而民不能堪者有本地棍徒通同官吏指某屋某塚有礦而詐銀入己者有一物而四五稅或稅及於糞資者有搶奪成風官役倡之市棍又假官役以效之利則歸衆名則歸皇上者遍天下皇皇然相欺相爭相仇不至於竭澤殫民不已也不至於召釁起亂不已也即今登穀之下商旅罕至況其遠乎郊關之外搶奪公行況其遠乎近儀真太監暨祿又報上新河民蜂擁萬餘幾成大變矣而會徐鳳以北大旱淮揚鹽法阻滯竈丁罷煎徐鳳固從來揭竿聚眾之藪淮揚鹽課尤年例邊餉取給之地也各省稅銀舊所資以充邊餉者亦少半充內帑大半充各官役之囊矣無論軍士枵腹不待脫巾乃見竊恐不軌之民與失意失利之民並起所謂失意之民林章輩是也所謂失利之民上新河之蜂擁與竈丁是也所謂不軌之民我朝之劉六齊彥名師尙詔輩是也然而不軌之民又因失意失利之民而起縱能撲滅將安所資餉於庫藏匱竭之時即取原奏各官民而盡置之法亦何濟矣蓋天下所最可慮者有可修省之時而以爲不足畏則可畏者至而修省無及有可挽回之計而以爲不足慮則所慮者至而挽回無及臣等誠願皇上之及時以挽之也及時則不過片紙溫綸而風行雷動立見四海臣民仰頌我皇上即堯舜禹湯文武不能過且其爲力甚易不然則其難有萬倍於今日者臣等職在守法竊有感於吳寶秀等之逮而恐天下之夫不能有其妻父不能保其子者不獨一寶秀也又恐今日聚利之禍不獨右官民也故敢以苦口之言進伏乞皇上特憐天顏俯察臣等所言原非過計臣等所慮原出閭閻迫苦真情倘荷天恩憐吳寶秀之廉而矜其苦煥發德音放回令復原職臣等之上願也如以業有成命仍乞聖慈於擊到之日敕下刑部併知縣吳一元從公審實請旨發落俾得保其殘生因停礦稅收回原差各省中官及各官役以收人心以弭禍兆以保治安之休於無疆宗社

幸甚天下臣民幸甚

疏入帝不納

乞保聖躬重宗社疏萬曆十四年

盧洪春

臣伏見陛下自九月以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頤眩體虛暫罷朝講時享太廟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非成神臣愚捧讀驚惶欲涕夫禮莫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所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即聞人言藉藉謂陛下試馬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而味周身之防其爲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爲患更深若乃爲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已且陛下母謂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豈有寂然無聞於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導陛下是將順之意多而愛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頤諛必多喜遇諫諍必多怒一涉宮闈嚴譴立至孰肯觸諱以蹈不測之禍哉羣臣如是非主上福也願陛下以宗社爲重毋務矯託以滋疑力制此心慎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有所恣縱勿以左右近習有所假借飭躬踐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則天下萬世將慕義無窮較夫挾數用術文過飾非冀以聳聳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

疏入帝震怒命治罪杖六十斥爲民

李懋相

臣竊見給事中邵庶論誠意伯劉延世波及言者欲概絕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子餓殍備卜溝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儆於上幾釐之間子弑父僕殺主人情乖離於下庶以爲海內竟無可言已乎夫在廷之臣其爲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賢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無論往事即如邇歲馮保張居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留頤功誦德若陳三讓曾士楚者並出臺垣而請劍引裾杖誦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下何從而知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爲得計伏觀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臥碑亦屢言之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阻況諸司百執事乎庶言一出志士解體善言日廢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忠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選一昧其章奏多寡得失爲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

疏入帝責其沽名竊二秩

張沂

臣聞官官之禍皆猶腹心之疾惟英明之主早見豫防拔去本根故免日後之禍臣不敢違引即如正統時太監王振正德時太監劉瑾舞弄朝權傾危社稷後雖萬死何足贖罪至今令人切齒寒心此二朝明

嗟也。皇上臨御十有六年。宮闈穆清。朝綱整肅。文武諸臣。兢兢奉法。獨有東廠太監張鯨。倚仗恩寵。欺天壞法。膽大心雄。從來未有。科道諸臣。所奏八罪。一一有據。詔付法司。覆究惡黨。中外臣民。踴躍歡呼。咸謂必將翦除元兇。以杜後禍。法司問明奏請。刑尚智等。俱奉旨處分。張鯨姑念侍奉多年。勤勞令痛加省改。策勵供事。中外聞之。大失所望。惡本不除。為害滋甚。臣恐王振劉瑾。復見於今日矣。敢為皇上極言之。昔我太祖高皇帝。防制宦官極嚴。有罪不赦。洪武中。一監官供事內廷。言及政事。即日斥遣。因諭羣臣曰。自古英明之君。凡有所謀。必廣及公卿大夫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倖可得預者。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夫監官僅言及政事。未嘗挾威逞勢。如張鯨之甚也。太祖即日斥去。不肯姑息。使如張鯨犯法。太祖當如何處置也。今科道交章。法司究問。皇上知鯨罪惡屬實。即加顯戮。以洩天地祖宗神明之怒。猶謂其晚。奈何令罪大惡極者。仍處宮闈禁掖之地乎。往年馮保招權納賄。皇上已籍沒之矣。近日宋坤挾詐騙財。皇上即斥去之矣。張鯨之惡。百倍馮保。宋坤撥鯨之髮。不足數其罪。食鯨之肉。不足報其冤。故京師為之語曰。寧逢虎狼。莫逢鯨張。言虎狼有時而不噬。張鯨無人而不害也。皇上英明。同符太祖。不難去馮保。不難去宋坤。何猶難去一張鯨耶。臣伏讀明旨。以意斷之。刑尚智監候處決。謂其黨壞邊事也。使鯨不恣權。雖百尚智。豈能撥置。李登雲。張維德。發烟瘴地方。永遠充軍。謂其受賄縱情欺君賣法也。然受賄賣法。孰過於鯨。尚智。李奇等。冒領鈔銀。供稱張鯨主令。冒領者既加之罪。主令者何獨幸免。此臣所未解也。以為鯨侍奉多年。其弄權壞法亦多年矣。皇上當深恨之。何復念其勤勞也。以為痛加省改。猶可供事。則未聞狼於虎狼之人。而可責令守門戶者也。況在宮闈左右。安知不包藏禍心乎。前數有流傳鯨廣置金寶。多方請乞。皇上猶豫。未忍決斷。中外臣民。初聞不信。竊謂皇上富有四海。豈少金寶。明並日月。豈墮奸詐。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復許鯨策勵供事。外議紛紛。遂以此事為真。謂鯨奸謀既遂。而國家之禍。自此始矣。伏乞皇上大奮乾綱。為法割愛。將張鯨重治。以儆奸邪。以釋羣疑。宗社生靈。俱可無恙。不然。臣恐皇上之聰明聖智。竟為此閣誤也。皇上十六年清平世界。竟為此閣壞也。以一閣官之故。而壞聖明之治。壞祖宗之法。壞朝廷之體。天下謂何。後世謂何。此忠臣烈士所以日夜仰天拊心。必欲殄滅此賊而後已也。臣職在諫垣。君側有惡。不為掃除。皆臣之罪。故敢直言無諱。惟聖明裁察。幸甚。

疏入。得旨。這事情已有旨了。這厮每欲與張居正馮保報復。私意不遂。故醜污君父。奸生無禮。著拏送鎮撫司。奸生打著究問了來說。不許縱情賣法。

明臣奏議卷三十一

請保護聖躬疏萬曆十七年

趙志舉

臣謹奏。為披瀝悃誠。懇祈明聖。慎保聖躬。以介萬年。以衍靈長事。臣荷蒙皇上恩寵。叨居侍從。尋歷卿貳。爵位之榮。祿養之厚。有捐軀難報者。豈曾俯辭恩寵而已哉。蓋自有此身以來。皇上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則此身非臣之身。皇上所賜之身也。愛其身而不知愛君之身。天地間之罪人也。然自古忠臣愛君。頌之曰萬福。曰萬壽。天保諸詩可詠也。愛君而不以古人之心為心。非真愛君者也。臣不敢也。請為皇上陳之。臣惟古帝王之御天下。能以天下重其身。為上天之眷命。為下民之共主。為祖宗紹鴻業。為子孫垂丕基。九重端拱。非以自恣也。有逸慾之戒焉。萬方供獻。非以自侈也。有耽樂之戒焉。治容麗色。伐性之斧斤也。有荒淫之戒焉。崇飲酣歌。迷心之鴆毒也。有沈酒之戒焉。夫是以操存內固。血氣順軌。精明堅實。壽考無疆。周公為成王作無逸。述商王不敢荒寧。文王不追暇食。不敢盤於遊田。厥享國長久者。蓋此意也。臣近歲以左諭德少詹事侍朝講。恭親天顏。和眸聖體。康強。退而私相喜曰。真萬年之令主也。今年三月初。於邸報中見鴻臚寺接出。旨朕近因動火免朝。四月中又見大學士王錫爵疏奉聖旨。覽卿所奏。悉見謹言。但朕自去年以來。動頭眩。輒不耐勞。煩欲以靜攝。非安逸荒。臣伏讀之。仰見皇上虛懷納言。敬德慎疾。臣倦倦之所願望。然私心竊有疑焉。皇上春秋鼎盛。精神健旺。稍有不和。一養旋復。何自冬相延。

至今也。臣謂人身之有水火。猶天地之有陰陽。心屬離為火。腎屬坎為水。水宜升。火宜降。此水火既濟之理也。善養者清心寡慾。俾腎水有餘。自然上升。制伏離火。生津液。而君火常住。不善養者。徇情縱慾。致腎水不足。不能上升。制伏離火。為眩暈。而邪火盛行。今奉旨久稱動火。臣私心求之。得非九重之內。可自肆。將逸慾而不之儆乎。萬幾之暇。欲以自娛。將耽樂而不之節乎。嬖倖在側。而祗席之愛。不能自割。乎聲樂在御。而麴蘖之好。不能自克乎。有一於此。皆足以損真伐和。耗傷元氣。夫元氣之在人。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木傷根則枯。水傷源則竭。人傷元氣則精神短少。軀體孱弱。致疾蓋有由矣。伏願皇上念天地祖宗子孫人民之重。思古帝王逸慾耽樂荒淫沈湎之戒。惜元氣之不可傷。而于宮中娛樂燕樂。視之若花鳥水石。然以寄一時之興。行之有節。而不沈溺。守之以禮。而不放逸。則外耗既除。內體自固。元氣常足。而邪火不攻。聖躬自爾清泰矣。苟為不然。則攻取者衆。存養者微。如火之鍊金也。如斧之伐木也。良可畏哉。年不可恃。時不可失。願皇上當此富盛之年。而調燮以培之。則為力也易。若他日虧損之後。而藥石以扶之。則為力也難。此在皇上深思而力反之爾。宋臣蘇軾有言曰。人生之所好者逸慾。而所甚好者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臣願皇上信臣之言而已。臣又惟復身莫善於寡慾。寡慾必先於清心。然人心必有所寄。寄於嗜慾。則念茲釋茲。在嗜慾。寄於存省。則念茲釋茲。在存省。語云。日親日近。日遠日疎。此有所寄之說也。皇上當何所寄哉。宋儒真德秀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臣願皇上日臨講幄。常御經筵。與二三儒臣。講究義理。退則將所講經史。復玩而詳釋之。務求必得於心。則此心寄於學問。而他念不足以入之矣。又願如常視朝。數召三公九卿於便殿。商榷庶政。退復將所上章奏。備閱而深省之。務求必察其故。則此心寄於治道。而他好不足以奪之矣。內廷之中。非外臣之所得預。又當擇其內臣之忠謹者。給事左右。以待旦夕之起居。以護燕閒之遊息。取其儉善規過。察其導慾獻諷。由此自朝至暮。必警必戒。無以內逸妨外勞。無以十寒勝一暴。自然聖慮日清。嗜慾日寡。聖躬無不強固矣。非天下臣民之幸哉。臣待罪南都。實叨近侍。願獻忠於皇上久矣。祇以官非言責。而匡扶朝政。指陳時事。則大小臣工。前後臺諫。俱已言之。臣何敢復瀆天聽。至於保護之義。臣實預有責焉。而一念忠愛之心。耿耿不容以自已也。夫言及乘輿。則畏禍者忌。事關宮闈。則遠嫌者疑。臣願不畏斧鉞。而冒言之。臣之罪也。然苦口之藥。治病者利焉。拂心之言。治國者資焉。臣乃直披肝膽。而力陳之。臣之愚也。舍其罪以取其愚。臣之所大幸也。惟皇上垂擇焉。臣無任祇懼禱願之至。

疏上得旨覽卿奏知道了。

遼中立

論公用舍疏萬曆十七年
臣惟朝廷有用舍之權。而天下有是非之公。用舍合於公。則人服。而議論自息。用舍不合於公。則人不服。而議論日滋。故曰王道本乎人情。自古以來。未有上下異情。大小臣異心。邪正倒置。衆論沸騰。而可以言治者。臣睹近來諸臣相繼而罷者。率多低行好修守正不阿之士。如郎中譚一召。疏中所云得罪棄置者六十餘人。臣不敢謂其皆嶢然君子。然而為君子者多也。而偶以一事固執。一言觸忤。遂令其牢落下僚。

陸伏田問。壯志鬱而不伸。忠獻繼而未竟。此臣所以深為諸臣惜也。方今中外多故。苦無任事之人。而今被斥諸臣。雖位有崇卑。才有偏全。皆國家所作。養生平所砥礪。今不使之為國家用。而反令藉之以成其私名。致感時者有憐才之嘆。司銓者有乏才之憂。此臣所以深為世道惜也。夫諸臣有以爭國是而去者。有以抵輔臣而去者。又有以申救株連。疑及輔臣而去者。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而輔臣王錫爵之自解。亦曰有主上親筆。臣謂所罷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主上去邪之明。即擬自開臣。正大臣為國之忠。若所罷者果正人也。出於閣臣之稟擬。而有心斥逐者。為奸賢。出於主上之裁決。而不能匡救者。為竊位。彼職贊密勿。身膺隆眷。不補履力諍。而坐視忠良屏棄。讒佞鸚鵡張。雖聞有揭救。然而諸臣之排斥者。如故也。大臣以人事君之道。恐不如是。故臣又深為輔臣惜也。今陛下欲安輔臣。則能言者。言者能而論者愈多。論者多而輔臣益不自安。即如高攀龍一疏。恹恹為國惜才。即部院大臣。亦許其願忠之心矣。中外諸臣。亦多為之中解矣。孫繼有諱一召之疏。不無過激。而扶正抑邪之言。不無可採。陛下重罰二臣。以謝輔臣。二臣謂而輔臣能自安乎。臣聞防口甚於防川。聖如虞舜。猶察邇言而用之。況泰交一疏。輔臣不以淹棄諸臣。請乎陛下。以心胥託輔臣。則何不行輔臣之言。從中外臣工之願。明諭吏部。於先後廢謫諸臣。隨材錄用。以示大公。則君有容直之名。臣無敢言之憂。國收多賢之益。廟堂無處分之煩。衆歸自息。輔臣自安矣。宋劉安世曰。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為社稷計。程子曰。朝廷不失於舉錯。使議論何名而沸騰。釋羣疑而收人心。莫要於此。然臣又有言焉。留都鉉卿。以沈鯉推而不用。尙寶司丞。以李懋德補而不允。至於鄧元標慷慨大節。海內矚目。而不能一日立朝。夫以陛下寬仁。獨不能容一二直臣乎。以輔臣見知於主。獨不能為國用一二直臣乎。端人短氣。正士結舌。聖明之朝。不宜有此。輔臣不思極力叩關。仰回天聽。以收民譽。而樹令名。而徒忿衆口之嘖嘖。以歸過於君父。此臣所以義激於中。不容默也。臣一介草茅。蒙拔真吏垣。感時効愚。罔知忌諱。伏惟聖明裁納。

疏入。帝怒。停俸一年。

遼中立

論修史用人疏萬曆十七年
臣伏見該輔臣王錫爵。題請纂修正史。起原任詹事劉虞夔充總裁官。輿論噴噴。以為匪人。臣曰。是輔臣援所私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也。方其疏參論。旋聞同官。業已上請。竊謂輔臣必聞言而悔。滌心而聽。則臣可無言矣。既本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參駁。孰為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臣仰見皇上深居大內。留神章奏。采公論於外廷。付定議於部院。而毫不以成心預也。繼而思曰。是出於葭衷之主裁歟。則呂坤保薦。事在往年。猶然簡在聖心。虞夔何人。而當此隆眷也。抑出於閣臣之稟擬歟。則是以桃李之私情。謬為推引。而奈何假呂坤之一薦。以自文也。臣請得而畢其說。撫按之臣。鎮輯一方。境內士夫所改容而禮者。非巨奸豪宦。不以列彈章。其薦人也。不得不寬。廟堂之上。提衡天下。宇內才品。所懸鏡而別者。非宏才碩望。不以辱弓旌。其用人也。不得不嚴。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起用。必詳核其官評。試查各處撫按所薦舉地方人才者。能人人而用之乎。彼虞夔生平。具在去歲拾

遺疏中真士類所不齒。聖世所不容者。不即罷斥。已為漏網遺奸。此固滿朝公論。輔臣獨不知乎。知之而何故復用之乎。夫用虞變也。為得意門生而私之也。私虞變而借明旨以塗天下也。借堂官以誦臺臣也。則黨護之心。化為機械。僞皇上試召輔臣而問。不知輔臣何詞以對。且今天下多故。需人甚急。廢謫諸臣。無賜環之日。中外士紳。日夜望輔臣補版力證。今未能進一君子。而先進一邪臣。輔臣又將何詞以謝天下乎。伏乞明諭輔臣。以後用人。當秉公心。勿植私黨。以後擬旨。當持大體。勿挾私見。則國家之休也。亦所以成輔臣之令名也。臣再維修史鉅典也。必博訪名流。廣招俊士。前輔臣疏。有欲取之別畧。取之外僚。取之閒廢。取之山林。隱逸。而必曰。文行兼優。又曰。行義無虧。然邪媚如虞變者。首預總裁之選矣。第恐天下之為虞變者不少也。洵行無節。徒飾浮華之詞。資錄干進者。亦不少也。儘誤蒙收錄。則修史之典。適以啓邪臣奔競之途。而開小人仕進之寶耳。即擢英擢藻。何足以昭法誠。而垂萬世哉。伏望論輔臣及吏部。嚴行諮訪。務求端方。直亮博聞有道術之士。毋得濫及匪人。以污本期盛舉。則仕路肅清。而國史可傳不朽矣。

疏人帝從之。

王錫爵

論邊事疏萬曆十八年
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經營與鎮定。各當其時。今則不然。自敵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無復守戰之備。一旦烽火乍驚。鳴鏑內響。則當事者。亡羊補牢。亦猶未晚。而震怖憂惶。止辦嗷嗷。追尤首事。此一反也。古策敵之臣。措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雖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責任。廟堂自可折衷用之。今則不然。武官錢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鬪。爭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為熟套。以日月玩愒為良謀。轉相慕效。翕然同風。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如微哩克一人。在宣大則力保其無他。在甘肅則以之為誅首。犯邊一事。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逃責於己。而嫁禍於人。此三反也。今經略大臣。業有專遣。臺諫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瀆視聽。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廟堂擇之。不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中緊關切要之計。決當以經營鎮定。相兼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偬。調兵易將。在知彼知己。知擒知縱。毋示人以拙。而己。所謂鎮定者。不在矯情倉猝。賄豎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毋示人以怯而已。臣竊觀目前。惟和碩一枝。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雖良平復生於今日。察彼己之勢。審擒縱之宜。其策必不出於此。而臣之所憂者。獨恐將吏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招撫。使外敵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文儒之論。則其患有不可言者。故必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動搖於流議。毋惶惕於近憂。重懸賞罰。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使文吏策其便宜。嚴責推諉。使諸邊之血脈先通。而使本兵課其功實。

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有事。使四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掩二十歲保境息民之功。盡更將吏。盡絕諸部。盡捕先朝大臣馬文升。王瓊等。老成持重。必然之盡。則非臣所敢持。容喙而保。借前箸而籌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兵敢戰之將有幾。安攘之計。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一面。策勵舊將。一而調集客兵。一而招募鄉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況轉餉於歲餘。發帑於國虛。萬一諸部瓦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之抽形盡露。何以支撐。故臣以為不如且從容寓戰於謀。藏拙於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伐。莫避為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略大臣。既奉有特旨。全付之以諸邊重擔。則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大指。如敵入則我之指麾當愈密。而至於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於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豫擊其手足。而遙制其事權。適足為邊臣藉口。逃責之資。爾今之議者。獨引宋人以和自愚之說。殊不知彼出關而奉之。此開關而款之。彼稱南北兄弟。為敵國。此稱臣納貢。為屬國。古今強弱之勢。原自絕然不同。有如今日改絃之後。士馬誠練。糧糈誠充。備守誠設。斥堠誠謹。則國家之全力具在。豈可與北庭歲幣。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認為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已。惟皇上留意裁擇。

請止開礦疏萬曆十八年

王錫爵

臣謹題今日該文書官劉宜口傳聖旨。開礦一事。節經諸人題請。如何不見部裏復來。臣等仰見皇上留心國計。不勝欽服。竊惟天地生財。本以資國家之用。況今帑藏無餘財。山澤無遺利。則權宜開礦。亦是理財一策。但開礦必當聚眾。聚眾必當防亂。現今山西河南間。礦徒嘯聚。正議驅逐。若官自開煎。恐奸民乘機爭利。隱憂愈不可測。且朝廷一切事務。苟關大體。皆可不惜小費。為之開礦。止於求利。必須計算工本。募徒之費若干。防兵之費若干。與開煎所得之利若干。果見出少入多。不為虛費。而後可斟酌舉行。非造次可因民間私請。隔境遙度。而朝廷便可為之出旨。差官議開者也。戶部所以遲回未覆之意。一者防患二者惜財。三者恐差官騷動地方。四者亦不欲官露國家空虛窘急之狀。使傳聞四夷。愈輕中國。臣等愚見如此。伏望聖明採擇。謹具題以聞。

疏入帝不納。

趙南星

陳天下四大害疏萬曆十八年
臣謹奏。竊見楊巍乞休。左都御史吳時來謀代之。忌戶部尚書宋纘聲望。連疏排擠。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謀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論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孝。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黃洪憲輩。每陰譏之。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為詆譭衆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謂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

才行而撫按論人賊私有所不日未甚則曰任淺概止降調其意以為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於守令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釋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疏入朝論之而中所抨擊悉時相所庇於是南星以病歸

論輔臣植私黨阻言路疏萬曆十八年

湯顯祖

臣伏見陛下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臣以為言官豈盡不肯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為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為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中時行屬楊巍勸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財賦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誦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為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徵賄鉅萬鬻獄市薦輔臣乃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寧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令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直為私門鷹犬是爵祿可惜也羣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例予人富貴不見為恩是威憲可惜也陛下御極二十年後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羣私人習然壞之後十年之政申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誠諭輔臣省愆悔過以召天和肅綱紀天下幸甚疏入帝怒譴顯祖徐開典史

備陳邊事疏萬曆十九年

王錫爵

臣謹題為遠臣戀主特陳邊境遺憂以決大計事臣之誠誠忠款已具前疏六條中尚有國家大憂安危大計不可不盡言者臣竊惟方今邊事正在可為而不必強為乃議者爭言二十年貢市以來敵日益驕各邊備日益弛臣以為此皆有之然自古豈有全利無害之事亦豈有算徹首尾之人趙充國班超一去邊而諸羌瓦解當時並未嘗追尤首事矧今保安邊境二十年木久而寇絃久而危乃固然必至之理豈可謂一噎遂當廢食惟在講求病源痛加針砭一番將必簡兵必練賞罰必信順逆必明則三年之艾尚可得厝火之憂尙可解此臣所謂正在可為者也昨尙書石星與臣言今之邊事乃唐事非宋事臣深服其言請遂以唐事論方回紇叛盟蹂掠我奉天遼陽杖殺我命使郭子儀再出師禦之一則戒軍吏不得言戰逼之出境而止一則親入虜中握手定盟呼可汗萬歲而止今將非有子儀之威而敵非有回紇之桀彼其肯消沮閉藏以言款我而我必欲悍然厲齒把其前負而責之曰爾何不斬爾之酋以獻是樂羊殺子之忠也又曰爾二月約歸何不歸是尾生抱柱之信也如此號令如此題目譬之清澗布網魚鼈寧復敢投此臣所謂不必強為者也從來番漢講和豈有百年臣之初計固亦謂權忍須臾期於必絕而已絕一也而諸臣之論則以為早絕一日可以快一日之憤恥臣之論則以為晚絕一日可以落一日之便宜夫便宜非偷息養安之謂也諸邊之不競久矣將少食少兵少非倉猝可辦故不若趁彼徘徊塞外信使往來之間而一面陰修戰守之備然則彼歸愈遲我應愈暇彼以款愚我亦可以款愚彼其功

多於匆匆索關以博一時之快心爽口無算也或有難臣者曰若是則遲之可矣而尙書鄭洛之日夜求彼不已急乎臣以為此非求也荆土地輸金寶厚禮而禮之扶服而叩之乃真求矣今虛聲恐喝淡而羈縻實不費國財名不辱國體何以爲求即使洛而果求也則桓桓趙趙之夫乃落得借他人之齒牙以措自己之手足人勞而遺我以逸人弱而遺我以強則洛也何乏於諸臣之事而嗚呼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夫待講而後修備則未講之前水泉莽川之二捷獨何備而能然臣以為此皆執之有名據之有勢彼客而我主彼驕而我怒彼曲而我過不先故一舉可以勝之今川底遼遠未聞侵犯則主客之勢殊矣而彼懲於敗日夜枕戈防我則驕怒之情莫矣據前後夷書現在乞哀請路並無反形則我復憑何名而遽絕之曲直之理分矣臣故曰借講而修備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敵終不歸終以言款我則我終當聽之乎臣以為正不在汲汲聽之何妨且必無此理馬瘦可待壯草長可待枯夏秋之候更以何辭臣前晚絕之說正待此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待久而事機已壞不可收拾則奈何臣以為凡已壞之事不可收拾且如鄭洛先主戰而諸臣卻欲撫此則據虎出山無弭耳遂馴之理若羈縻在前決絕在後譬之掬水覆之地而止耳本無壞事何難收拾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何不聽鄭洛諸臣言戰言撫各行己志之爲兩全臣以為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夫言戰可也言戰而必欲先破言撫之論使老成長慮之臣一面防敵情又一面防人情一面憂同事之不信又一面憂朝廷之不信譬之使船中流而遇風篙師舵工狼狽無所措手而國家之事危矣或又有難臣者曰敵易與耳即舉事一不當而何至於危則臣以為古之易敵者王安石韓侂胄賈似道三人及其後如之何也大抵敵性無常彼其內絕市賞之望而外負我以不直之名窮狼怒虎無復顧忌泰山在前蚩尤之頭可觸也而微外難夷聞之亦且寒心褫魄以朝廷之恩信爲不足恃五合六聚兵結不解然則國家之事本非宋而好事者日趨之入宋耳可不爲之深慮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夫慮危是矣有如敵再款而我再如二十年前事歲歲增賞以媚之尾閼之洩何時可已臣以為向來增賞雖誤然亦會敵中無豎不能屑屑與爭今事當更始明旨既已謙讓一番則乘其恐懼要以定約已實已加之外不許另索一縷尺帛而將吏有私加媚敵者罰之無赦此改絃易轍百歲一時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如此而敵必就約固甚善即不就約則我終以將少食少兵少怯而不言戰乎臣以為此又當以義理利害相提而論有如敵果就約則我雖有十萬橫磨甲必不可先失大信掩其不虞即不然而嫂嘗鳴鑼之事堂堂天朝寧復可以劍鈍而諱割矢弱而廢射也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主晚絕之議者不能保將來之必不戰戰不能保必勝矣早與晚等之無全策也何以偏是此而非彼臣以為事無全利前已言之若防敗而不免於敗則天也若本不敗而觸之使敗則非天矣今諸臣偏好言宋事臣又請以宋事喻岐溝之役樞密院主戰中書主守澶淵之役王欽若主絕王旦寇準主和熙和之役王安石等主進取富弼力爭以爲十戈一起禍福不細勸且十年不復用兵今千載而下觀之利害得失何如且他人勿論即如富弼之備備爭獻納非今羣議以爲赤幟者乎夫一使之勇孰與萬全之謀而今之言弼者偏不及此是知其一而不知其萬也先是陝西總督缺出臣即以魏學曾薦故尙書宋鍾謂臣曰吾觀

目前邊才無過鄒洛恐學會前輩重望必不肯為洛下不如俟洛功緒稍見而後用之今雖雖死而都御史李世達不亦嘗聞之乎不意細之言至今猶驗也臣素敬學會之為人剛方嚴介惟恐其不早用今方用而遂毀臣議朋友忠告人情所難而陝西巡撫葉夢熊臣亦嘗耳其勇會以爭事見嘲於四川不忍遂挫其舞劍擊楫之氣匆匆議調臣實預聞茲夢熊又見告矣媿笑鄒洛為無能矣蓋學會臣所重夢熊臣所奇然謂學會忠於臣等則可謂夢熊敢於向前則可謂二臣必不誤國家則不可方今各邊之備莫如修守督撫之職惟在朝經暮營某邊設戍某邊給餉何計不煩內帑何策可支百戰此亦儘勾二臣慶事矣乃不揣其本惟其末之求舍己之事而惟人田之務芸臣且不暇與夢熊辯姑就學會疏中所謂小犯小禦大犯大禦近理之論質之夫小犯大犯豈可先圖有如今日小犯明日大犯西邊小犯東邊大犯而樂舉調發七塞盡驅以待數年之久臣恐時移事變兵敵民殘學會能保目所見亦能保目所不見否能舉革橫草以致其報國之身亦能神輸鬼運國家之財力否當宋太宗全盛之世而趙中令之諫開邊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難入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關心何至今日乃空拳空手之皆兵而百戰百攻之必克耶臣此言一出則議者又以臣為偏私不能容人不知偏私人臣之小過誤國大於此敢直舉千慮一得步步踏實之事以裨廟略以釋羣疑惟皇上留聽無惑社稷幸甚疏入帝從之

寧夏兵變疏萬曆十九年

趙志昂

臣謹題昨晚兵部尚書石星接到總督魏學曾書揭並延綏總兵密揭為叛賊時承恩陰遣人勾引套夷為外援致套夷入來寧夏城外住已助玉泉營之戰勢甚猖熾夫寧夏鎮城後倚賀蘭山前臨黃河孤懸塞外與敵隔一水在內者據城以叛在外者反來應援則寧夏之城恐非中國之所能有也寧夏屈在東西六邊之中寧夏一失則東西各邊勢相隔絕而敵騎充斥於其中各邊恐無寧日而內地甚為可慮臣見書揭夜寢不寐乘燭具草述陳危急伏望皇上亟下兵部速行總督魏學曾議處將有可任聽其選取兵有可用聽其調發一切隨機應變且聽便宜行事務期內勤叛賊外退強敵使敵人之勢不合則寧夏之鎮城可定而邊鎮可以無憂矣兵部尚書石星見敵入久據戎騎復侵欲自請兵以往念套夷皆受中國撫綏或宜以朝廷威德或誘以市賞厚利令其解散如必不然則督率各鎮調兵使之力戰此是一念忠勇之心不迫寧處者也又總督魏學曾疏請鹽菜銀三千兩以資犒賞此何裨于織毫之用哉語云軍無賞士不往今該鎮調發旁午之際厲兵秣馬之時若非錢糧稍充何以鼓舞士氣更祈皇上念事在燃眉仍發帑銀數萬兩以充其費以作其氣此臣汲汲之私也再推士宜激勸兵貴先聲更祈皇上軫念邊情重大聲息緊急特降敕諭一道獎勞臨陣將吏另發帑銀萬兩散給各鎮調兵以激勸士心即著兵部行文馬上傳示及今徵選慣戰各將調發邊腹精兵及募義勇敢死之士數十萬不日會集寧夏務期勦滅以寒敵膽臣等書生未嫻軍旅倍陳一得之愚仰冀廟謨萬一統希聖裁無任恐懼待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寧夏事並陳時政疏萬曆十九年

臣謹題今早該文書官李文輔口傳聖諭詢臣等以寧夏之事臣等仰見皇上軫念邊陲至意又思寧夏兵變以來凡有章疏奏上不踰時輒發擬票又兩敕將士以安其心又不靳帑銀數十萬以充軍費皇上雖處深宮念切西顧臣敢不具悉以對臣惟寧夏之變其始藉口撫道剝削致虛明旨撫安謂可誨化不崇朝而底定也不意其謀益深勢益猖獗迄今三月未下此殆不可不深為之慮者夫變起于降人時承恩父子蓄謀已久待變而動自始事以至今日其謀若有成算其舉動皆有次第其勾外援也出婦女以誘之厚金帛以賂之其嬰城而守也密遣奸細以招集松套二處志在藉外勢以據寧夏寧夏一失即犯靈州靈州一失即窺關中據關中以臨河之南北可建瓴而下也其詭辭而求撫出賊首以獻也蓋欲緩我師以俟各敵騎之至昨兵部接得陝西巡撫沈思孝書謂松套二處因時賊父子遺以重賄與飲血酒鑽刀下為盟各領兵馬到於寧夏城下不知其數紛布遍野我師雖已過河屯割城外然因敵騎之集防其夾救不敢攻城又屯住已久糧運艱阻師老力疲勝負難必臣又先聞之逆賊造為妖妄之言以鼓惑眾志倡為不道之語大犯忌諱以搖動人心此其志誠不在小本兵調度於中殫竭心思總督戰守於外畢盡智力皇上為天地神人之主係中外華夷之望乃今深居九重漫視不顧節經奏請視朝俱未奉旨允行今當邊事孔棘人心皇皇臣等若再不言是臣等順非從過輔導無狀也伏望皇上大奮乾綱即出臨御召兵部并大小臣工面定大計必討此賊則天威所震迅如雷霆天語所加疾如風雨人心有不鼓躍而將士有百倍振勵者哉譬如家有外侮必須主人奮迅率眾捍禦然後心力齊一鼓舞向前又如太陽一出萬方快視魍魎魍魎自然潛消臣又維今日之所可憂者不特一寧夏為然變異屢形災荒迭至閭閻匱乏帑藏空虛賦役繁苛民生憔悴人人有思亂之心在在有觀變之望西北各鎮屢兆情形東南倭奴已報入犯天意人事一時湊合豈為偶然大有可慮皇上謂土宇之廣大足以制馭法度之森嚴足以束縛哉不然也變亂常起於承平消弭必由於儆戒今日之事格天心挽回人事在皇上一念之憂勤而已若臣等有力所當為之事自與諸大臣計議而行不敢不竭其愚以負皇上之委任也臣等無任激切仰望之至

疏入帝不納

趙志昂

請容直臣以勸百僚疏萬曆十九年

臣伏見該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干聖怒嚴旨督責降處司官旋以言者申救斥為編氓朝論惜之臣言官也固不能默然無言臣伏惟陛下念閣務繁劇簡任輔臣不即斷自宸衷而先付之廷推以示公也銓臣博訪旁搜疏名上請公論探之益庭可否決於聖斷非敢專也亦非敢私也且威福者朝廷之權也該部亦不得而專也予奪者君上之恩也該部亦不得而市也以今聖明在上公議在下一時臣工非至愚不肖誰敢罔上行私自速罪戾而況郎中顧憲成者砥行好修往以直言獲譴陛下起自謫籍而用之

矣。司銓未久。復遭排斥。士紳相顧咨嗟。咸謂憲成以直道被黜。而陛下有不容直之名。將何以勸任事之心。鼓發傑之氣乎。夫用舍者國家之大政也。銓臣者又用舍之人也。邇來相繼屏去。不竟其用。孫鑄去矣。陳有年杜門求去矣。司官之空署。削籍而去者。至再至三矣。今願憲成又以罪去。前者將竭。後焉不續。人才凋謝。可為寒心。語曰。察察不可為容。容多後福。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太宰。非如徐一楨。謝廷梁。劉希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為部臣。咸否混并。舉錯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為權門供愛。銓衡重地。為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大抵近年以來。君臣道隔。上下異心。上所謂可。而下未必是也。下所謂可。而上未必是也。用舍一憑喜怒。黜削幾於無章。公議壅塞。繁言滋起。臣謂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正在於此。故願陛下虛心而觀也。然臣又有言焉。會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也。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輔王錫爵之入閣。亦會推也。蓋特簡與廷推。祖宗並行已久。而要之廷推之法。尤自古而然。故舉舉舉舉。湯舉伊尹。而必曰選于衆。今輔臣趙志昂等。不稽典故。不惟遠圖。妄為牽引。妄激聖怒。即揭救數語。譬之強笑而神不借來。欲以動聽難矣。方今疆場交鋒。公私耗竭。而嗷嗷思亂者。又十室而九。識者抱厝火積薪之憂。所幸公道昭白。幸輔無私人。朝廷無過舉。可以回氣化而收人心。而今時事至此。可為長嘆。臣職司獻納。冒昧原瀆。非為銓司惜一郎官也。為國家惜政體也。亦願廟堂之上。共捐成心。而重為國體人才惜也。臣不勝倦倦。

疏入。帝嚴旨切責。貶中立陝西按察司知事。

李頤

條陳禦倭事宜疏萬曆二十年

臣竊惟倭奴警報。業雖半載。經本兵區畫。諸臣建言。如選將增兵。造船建臺。畫地分守。一切戰守機宜。不啻詳且盡矣。臣受事兩閱月。終日拮据。奉行不暇。何敢復有陳說。特恨島外狡夷。輕視中國。用是晝夜殫思。圖効一得。直據臆見。益為七條。昔霸國用人。不鄙九九之數。聖明兼聽。豈厭卑卑之言。伏乞敕下該部酌議。倘可採覆。請旨施行。臣無任惓惓祈禱之至。

一、安民心。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倭警以來。中外紛紛。盡屬備倭之計。臣以捐循為職。敢置民生於不講乎。況臣所屬州縣。大半逼近邊海。地多沙磧。物產非饒。時值軍興。粟價頓踊。兼頻災之後。閭閻愁嘆之聲。比比而是。如懷柔一縣。土瘠民貧。極目蕭索。臣查該縣錢糧。自萬歷十四年至十七年分。所欠柴夫等銀二千六百餘兩。知縣賈濬。非不苦心追徵。而彌望草萊。租稅安出。舉一邑而其餘可知矣。若非破格蠲免。所謂財竭而斂不休。民窮而令愈急。上虐下離。威辱命賤。竊恐地方之憂。不在肘腋。而在腹心也。容臣督行各道。查被災州縣。積欠錢糧。稍緩者議蠲。難緩者改限。現年盡數完納。毫不許負。庶民困稍甦。邦本漸固。即有外患。不足慮矣。一省議論。臣聞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議論多而成功少。不獨今日為然也。況言倭情者。必先述其可畏之狀。談倭不曾談虎。以致邊氓畏倭。不啻畏虎。臣前月入境。經過固安地方。見該縣人心洶洶。至欲挈家南徙。臣雖再四曉諭。恐愚民終莫之信也。且倭奴主謀。多係中國亡命之徒。贊殺之下。豈無耳目。轉眼春汛。警報漸急。廷諭益滋。

若盡形諸章疏。盡數發抄。狡賊聞之。壯氣軍士讀之。寒心。愚民轉相傳告。益重其疑畏。而速其離居也。臣謂自今以後。除科道及當事。臣工建白外。其餘條陳策畫者。許開具揭帖。送內閣發兵科掛號。送部酌議。可行者覆。不可者止。異日果以何策決勝。仍查先日建議之人。論功陞賞。其能開官吏。欲借建言起用。無甚奇謀秘計。通政司不必收受。蓋所以安人心。亦所以密兵機也。一、簡鎮兵。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古之善用兵者。每以寡勝衆。固以其有勝算。亦以其有勝兵也。前昌宣保四鎮。環衛畿輔。屯有重兵。雖挑選精銳者。援遼而存留在邊者。獨不可無。理備用乎。養兵以備緩急。邊與海何擇焉。邊報急則以防邊為重。倭報急則以防倭為重。除昌鎮兵馬。謹衛陵寢。不敢輕議外。合無豫令薊鎮總兵官。無論南北主客。料理精兵二萬。宣保總兵官。各料理精兵一萬。嚴督將領。整飭器械。訓練戰陣。無事之時。照常防守。汛地。一聞警報。不待徵發。各總兵官。星統前來。薊為正鋒。宣為左翼。保為右翼。三枝兵馬。逆擊其前。仍令遼東總兵官。挑選精兵二萬。截殺其後。首尾相應。前後夾擊。此常山蛇勢也。倭奴雖狡。欲返隻輪。得乎。今四方精銳。行將直搗京。倭奴救死不暇。豈能內犯。兵法云。不特其不來。特吾有以待之。今日之謂也。一、嚴城守。臣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池之謂也。使城而匪高。池而匪深。何足以言險。安可以守國。然濠池濠淺。乘此農隙。挑濬為易。若將垣增高。及村鎮建堡。雖為保障長策。而工費頗大。且難完。須俟倭警稍息。方可次第舉行。如教習鄉兵。訓練民壯。此守城要務。各屬業已奉行矣。臣巡歷州縣。見城垣雉堞。多聚石塊。以便擲擊。然投石於下。賊不以石反擊。上乎是借寇以兵。非計也。聞有貯灰瓶者。似矣。然瓶大難遠。質厚難碎。亦非利器也。合無令濱海有司。相地所宜。土可陶者。就近起窯。募匠燒薄砂磚。形如小甌。腹廣而口狹。質細石灰于其中。另置一蓋。覆其口。土不宜者。於鄰壤窰戶。用價收買。如法貯聚。俟賊將臨城。用此擲擊。將見離裂灰揚。昏天撲地。弓矢且不知避。況敢仰面而攻乎。價極廉而利用。工極省而速成。亦守城之一策也。一、取強弩。臣聞弩者怒也。其機甚速。其力甚猛。故強弩。伏弩。連珠弩。見於兵法。試於古人。不可殫述。臣見邊防多不用弩。怪問其故。會謂強弩難挽。弩發一矢。弓發三矢。不知論遲速則弩不如弓。論命中則弓不如弩。即不利於戰。獨不利於守乎。近據總兵張邦奇。說盡查營路戰車。編派緊要海口。使車前留隙。弩發如雨。誰謂非戰勝之具也。臣查沿邊營路。間或有之。但為數不多。邊兵用之不熟。遂為閒具。今江浙閩廣南。直隸地方。多產山桑。槲。皆弩材也。人習此技。即鳥雀微物。無不應弦落者。合無下令省直。各造強弩一萬。弩箭百萬。分督各府開局集事。非難。俾解弓箭弦條。加派可免。馬上差人。陸續解運。務汛前完。足再令召募善射弩手。厚給安家路費。使人樂從。多則百名。少則數十名。各令廣帶弩藥。蓋弩藥最毒。俗謂見血封喉。猛虎中之不敵武而死。倭雖悍厲。未必人人如虎也。到日分發沿海州縣。教習鄉兵守城。海上有警。備發行開。倭患既平。或發邊鎮。或留京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俟有成功。發回原籍。願留者聽。此一舉也。防邊禦倭。均有實用矣。一、備神器。臣聞器械不利。以卒予敵。薊鎮向知防邊。不知防倭。邊營銃礮神火器具。雖頗足用。但置設濠路。各有正數。原無多餘。即舊有庫貯一二。類皆朽敝不堪。無裨於用。自倭警以來。各道鳩工聚材。並手偕作。計至汛期。種種不啻足矣。願臣所屬地方。二千里邊防。八百里海

岸況防倭之時。又當防邊。火器為中國長技。所謂多多益善者。近者閣臣題議。戎器要略。中間制作。俱戰守利器。已經督臣郝杰分行鎮道督造外。臣思倭奴最可畏者。不過鳥銃耳。然鳥銃止於百步之內。若魚脊竹牌。用布薄裹其外。以水濕之。即數十步。鎗子不能入也。中國大將軍。遠可六七里。三眼鎗及火筒。遠可數百步。以我之長。攻彼之短。彼敢當我哉。臣於遊化另開廠局。躬自料理。選委中軍參將陶世臣等。調集匠役。晝夜打造。一百五十位。礮車五十輛。三眼鎗一千杆。火筒二萬枝。火藥二萬斤。魚脊竹牌三千面。併隨就礮鎗子什物。刻期正月內。盡數完報。再於豐潤縣局。委官陳鴻等。現造大將軍礮。續完者。借留五十位。載礮接車五十輛。俱聽分發沿海要害。以資防禦。仍補發價銀。勒限作速造完。前礮併漢車。解還京營。不收運費。計合用工料。大約該銀八千餘兩。俱應於備倭馬價銀內。動支。今查前銀該礮。密永三道分發兵餉。及安家犒賞等項。猶且不敷。欲濟大事。豈惜大費。合再乞請照數發銀。以便接補支用。事完聽該道核實冊報。臣覆核具冊奏繳。所造礮等件。平倭之後。可用禦邊。固不朽器也。一重根本。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每詳內而略外。非外為可輕。蓋內為尤重也。薊鎮為畿輔肘腋。內拱陵京。外環山海。豈不稱根本重地哉。故敵臺烽墩。星羅棋布。利兵精卒。蟻聚蜂屯。所以為防衛計者。至詳矣。自倭警以來。客班河間等五營。留防天津南北。步騎數營。調撥遼左。計前後徵發。共二萬七千有奇。無論邊長勢分。禦禦露肘。而延袤海岸。設備為難。先設遊擊吳惟忠。募南兵二千餘名。東駐樂亭。專為防海。今且併調出關。近雖題議增兵一萬五千。而南北招募。未必且夕可集。邇者經略部臣。議置留兵馬於薊保。以資防守。兵部復議。仍簡精騎。赴遼聽候。相機調遣。總之為安內計也。竊思進剿有期。則兵宜厚集。萬一事機未轉。按兵待時。乞將薊兵一萬一千。暫且撤回。或以南兵習倭。不妨留用。臣議。豫簡鎮兵者。蓋恐倭奴分道入犯。援救精銳。勢難急歸。故欲各鎮再為料理。以備不虞。其實邊卒。非十分緊急。豈容輕調。若以出關士馬。分派內地海口。倭急則防倭。邊急則防邊。兵不加募。防亦可周。不然。攘外以安內。虛內以實外。非計之得也。伏乞聖裁施行。謹疏。疏入。帝從之。

陳時政關失疏萬曆二十年

于玉立

臣竊惟陛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宮人奄豎。無辜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肘腋。房闈。備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義本一奸豎。陛下寵信不疑。邇者奏牘。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藉藉。咸謂義簒弄其間。蓋義以陛下為城社。而外廷之儉邪。又以義為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量。且陛下。一惑於嬖倖。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奪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於今日者矣。夫宮廷震蕩。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齋綠之隙。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未嘗忤主。而終於禁錮。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令。終不出閭闔之間。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損。邪佞得名。何以作羣臣之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

明臣奏議 卷三十一

五八一

繫天下之心。他如李如松。麻貴。不可為大將。鄭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為本兵。並時政關失之大者。惟陛下留意幸察。疏入。帝不納。

明臣奏議卷三十一

請召對疏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昨日錫爵於三月中。以病乞骸。蒙皇上不即放棄。許其召見。商量國事。使之心安。臣因自念去國二年。到京三月。從未得一觀天顏。臣子之情。真有萬分不自安者。今既有此利見之機。而皇上且明示以腹心之信。如覆盆照日。枯木噴春。臣誠不勝欣躍。踴躍之至。惟恐犬馬病身。不能一刻奮飛。而至皇上之左右也。乃臣自月初進關以來。初聞聖躬在調。繼以天時乍熱。不敢造次啓齒。動煩起居。今以守候三旬。未見消息。誠恐過此清和之月。天氣一日炎於一日。而臣等欲望見清光。且一日難於一日矣。外廷之目。猥見臣等。默而辦事。無造膝。撫忠之効。其隔牆獻疑。望影騰。又一日多於一日矣。雖聖主天聰天明。不出戶而見天下。萬幾庶政。原無廢闕。臣等辰入西出。憑奏章以白事。亦可粗道。曠疎之愆。願今朝綱顛倒。國是混淆。人各有心。下爭為政。臣等即身任百勞。不能當皇上之一出。皇上即日發千言。不能及朝堂之一見。蓋積玩之勢。積疑之形。有必不可自下而彈壓。空言而取信者。譬之太陽升而鐘霧自消。黃鐘鳴而繁哇自息。此方今挽回世道。最上一著之機。皇上不惜聖躬之暫勞。乃所以遺宗社。臣民之永逸。其所係非淺鮮也。至如臣錫爵。亦思少借陛下尺寸之地。以効忠忠之萬一。而至今屏息企踵。日遠日疎。耳不聆警蹕之音。目不接起居之狀。每日出關見廷臣。問及於此。為之口縮。胸而難對。面怩而無光。皇上亦宜

明臣奏議 卷三十一

五八三

有以哀之矣。為此冒昧叩頭。敢請燕閒登對之期。臣願旋進軒墀。共祝闕慶萬年之壽。伏惟俯賜允俞。臣等不勝幸甚。天下臣民亦不勝幸甚。疏入帝不納。

定國論一政體疏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奏為恭陳泰交要務。以定國論。以一政體事。該臣病乞骸骨。伏蒙皇上特諭勉留。所有一念犬馬餘忠。謹蓄以待青蒲之對。至於國論政體所在。願與大小臣工。剖心滌慮。以共成蕩平正直之治。者請得領言而陳之。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明聖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刻。就其甚盛中。亦不無大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為臣亦不為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外廷之論。如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眾人。因一事而疑眾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亦將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爭則立。雖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已分兩歧。恐因水火之爭。致成左右之相。此以彼為邪。彼以此為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於相伺。名毀損於相詆。即使一彼一此。一勝一負。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於兩持。終於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為高。上以反汗為恥。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激之以石。則其躍彌高。譬之石然。方出於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壞彌速。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於相矯。成於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為不平。彼既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觀。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於此。今智向已成。極重難反。既不當激之過類。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題覆宜公。甄別宜先。勸核宜審。向者皇上嘗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為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於盈廷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著。事有總萃。則雖盈廷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非曰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卓有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黑白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為益。而妄言置之不為損。則在廷議論。更慮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為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為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於聽納之時。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於孔子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險澁之望。則無所為而言。自公朝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其賢。而徐簡其不賢。而暴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來掩棄諸臣之中。蓋有素心

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朝廷既不盡得真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為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濁。不若盡捐前件。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錯。忘我而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已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毀譽易消。比年以來。幾於朝無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為必有辨者。以為必無當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為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禁綬。猶有不自之冤。若其事果實。則既聞於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由此。請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核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亦敢聞於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夫威福還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素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開臣之稟擬。皆共此一事實。所事一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即上有所問。何以對。臣既認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預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興革。大利病。當亦不妨商榷。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徇臣。就部院所見。聞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旨裁決。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即休。言有同異。言過即休。總之期於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為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中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為雅量。願今事任及身。茹荼知苦。竊計以為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仇耳目。耳目又仇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仇。而身受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於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為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之勞。反盡委之君父。且天下有真是有非。非中有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於不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於臣。臣之得失。當付之天下。已有未當。即舍己以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曉曉。苟非有大機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維臣等以二三寒士。參預政務。惟藉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辰。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隕。與石無異。若使宮禁隔於遠。威顏遠於咫尺。雖鈴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權略。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憂。難以言悉。即皇上神聖獨斷。羣下莫敢窺。然以此為法。後世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遇則安得不輕。宮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乘不報而疑。開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聖政。萬一哉。伏望皇上勤批答。以明聖斷。平喜怒。以調羣情。時御朝講。以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末光。奉隆旨。以盡款款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其慢。惟皇上一加意於臣言。臣於前月中已進有

召見一揭。方屏息俟報。而特恐倉皇造膝之頃。不能進所欲言。是用竊取周易泰交之義。略陳要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以一政體者也。臣不勝悚息願望之至。疏入。留中。

催發章奏疏 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奏。臣等連日出閣。至朝房。與各部諸臣相見。兵部則催下原獲薛繼茂條陳緬甸夷情。都察院則催下所擬史善言兄弟嫁母情罪。戶工二部則催下議減雲南取金。及浙直織造之數。臣等皆惶恐無以應之。蓋此數事。或係遠夷待命。急當處分。或係嫁母重情。有關風化。誠恐批發少遲。則有司無憑奉行。奸徒因而打點。其誤事有不可言者。至於兵部疏中。帶有現監犯人李材。乃條陳中之一事。不可因一事而停緩各項當行之務。其史善言係進士官。而所為悖逆至此。臣等業已從重稟處。如聖意尚嫌其輕。亦不妨再傳改票。或徑發邊衛充軍。無所不可。若此外金兩織造之數。則恩澤原自上裁。量減一分。即民受一分之惠。臣等初不敢以部議懇切。而強皇上以必從。此尤非疑難之事。固可朝上而夕下者。又都院見有覆臣錫爵奏交之疏。尚在御前。此則關係政體士風之大者。緣臣等自稟已疏。故擬閣部交責之詞。以示同心體國之義。若皇上以為未當。亦不妨從中隨意改批發下。其覆疏中所薦鄒元標。王教。鍾羽正。張棟。四臣。乞如部議酌量敘用一二。明白傳示可否。若一概留中。則臣言為虛。而外議又將以責臣矣。緣係今日議論繁多。每每於皇上留中之疏。手批之旨。動輒歸咎於閣臣。臣等因此不憚煩瀆。通將近且應批緊要章奏。略節事情。開具上請。伏乞聖裁。即賜檢發施行。謹具題以聞。疏入。帝不納。

請御門宣捷疏 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昨該禮部題稱。寧夏奏捷。欽天監擇定吉期。於本月十九日。恭請聖駕御門舉行宣捷受賀之禮。已蒙御批報可。仰惟皇上獨斷廟謨。布昭聖武。麾戈內討。而大憝梟誅。授鉞外攘。而邊夷逐北。真太平之盛事。臣庶之偉觀也。乃寧夏續報捷音。許久而部臣至是始請行祭告宣賀之禮。蓋以非常破敵之功。必得皇上親臨奏凱。以示鄭重。而後國威不喪。戰士知奮。第前此則恐初報首功之未真。繼此又恐盛夏臨朝之不便。故遲之又遲。以至今日。乃敢乘涼卜吉。以請。無非望皇上之一出而已。顧臣等惟倦之愚。竊又謂此舉鼓舞士氣。為小。收拾人心。為大。鋪張太平。為末。消弭災變。為本。現今彗星示異。皇上試觀廷臣以修省建言。連篇累牘。有一不及於視朝者乎。天變如此。以應天之實政言之。固當出人心如此。以接下之虛懷言之。亦當出而今日乘吉典以舉曠儀。藉凱聲而快利見。事體更為精采。將不惟天人之問。氣稔化為太和。諍議歸於一德。而聖躬因此動盪精神。以臻勿藥之喜。臣等因此導揚休德。以道尸素之愆。唐虞喜起之盛。復見於今日矣。臣等不勝企渴瞻仰之切。誠恐臨期傳免。又孤眾望。謹具題請。以聞。疏入。帝遣文書官杜茂口傳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懇。朕正欲出與先生每見。現因數日前於暑溼。

頭目眩暈。心胸煩悶。身體無力。但能支撐的。就出見先生每傳於先生每知之。

請發宸翰免口傳疏 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臣等前因雨後新涼。特請皇上臨朝受賀。冀得一觀天顏。以慰犬馬戀主之願。茲聞聖躬。偶爾感暑。尚在靜攝。力雖未能退出。而心實不忘下交。臣等念切瞻依。情深愛戴。敢不仰體皇上謹疾之意。而尤日冀暑退涼生。玉體康豫。自有親炙耿光之日也。臣等竊因此頗有請焉。臣聞天地交則萬物生。上下交則萬事成。臣等謬蒙皇上股肱心膂之託。原與外廷羣臣不同。必須精神常相流通。然後事務得以展布。今皇上口出御批。問常煩出。然所煩者十不二三。是上意未盡下宜也。臣等露章密揭。亦有敷陳。然所陳者十無六七。是下情未盡上達也。臣請今後皇上凡有宣諭。更不須中官口傳。願皇上親灑宸翰。隨意數行。俯示臣等。容臣等即時據實條奏。以俟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隨事直陳。簡明數語。便達御前。望聖斷即時信筆批出。以便遵行。此亦聯屬泰交之一機也。況臣等每見皇上御筆發出。捧誦欣玩。天語精當。出口成章。宸翰遒勁。信手稱妙。中間即有塗改增竄。愈益見注思之詳。筆用筆之變化。乃近來往往有蠅頭細書。親自揮灑。而反託之內臣。謄真不惟暴殄手札。抑且朦朧獨斷。使外廷之臣。盡以為臣等之潤色。及左右之詐傳。以致明旨不信。朝廷益輕。深可惜也。竊考先朝故事。太祖高皇帝與世宗肅皇帝。齋居決事。常信筆親書。數十百言。比時近臣。即逐款手書復奏。君臣上下之間。真屬一家父子。是以宮府無壅。而治化光明。有由然矣。方今朝事紛紜。人情觀望。臣等既未得朝夕望見天顏。因感聖諭。惓惓眷念。臣等之心。附効愚忠。如此。伏望皇上取法祖宗成憲。俯鑒下情。俾心相通。道成交泰。昭示信任之篤。以解壅隔之疑。國家幸甚。臣等幸甚。因事納忠。不勝仰戴懇祈之至。疏入。帝不納。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 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昨該文書官杜茂口傳聖旨。蘇杭織造錢糧。拖欠數多。有司何不催徵。欽此。臣等當即將該地方連歲災傷。民間困苦。有司催辦不前之狀。略節向杜茂口陳。令其據此回奏。猶恐未確。謹再瀝危誠。備訴皇上之前。臣等謹按江南財賦。甲於天下。相傳國初時。太祖高皇帝。因憤百姓為張士誠固守。抗拒天兵。賊平之日。遂將富民租簿。定為糧額。累朝二百年來。頭緒轉多。如王府糧練兵銀之類。但有加派。並無寬減。連年以來。雖因水旱頻仍。每下蠲緩之令。而蠲租止於存留。已屬虛名。緩徵併於列年。反滋擾累。此小民之所以貧苦無聊。痛心疾首。而嗷嗷思亂也。然外亂不生。則內亂或可潛弭。江北稍熟。則江南尚可息肩。今狡倭窺境。剝削將及。以至沿海地方。無地不增兵。無兵不添餉。其勢不得不取足於民。而徐揚之間。方數千里。滔天大水。廬舍禾稼。蕩然無遺。其勢又不得不取償於江南。此如一絲之繫鐘鼎。一息之關性命。其危且急何如者。若不及今將養。取之盡錙銖。有如外倭內盜。乘間而交發。其巨萬供億之費。更將於何取之。朝廷雖有粟如山。有金如泉。一時不能救飢民之命。滿騎兵之腹。其禍蓋不可勝諱者。何況今日太倉錢糧。出數倍於入數。如都御史褚鈇所開。更有上下極窮之會。京邊交困之秋。而可不早留此子遺。

之民命以爲緩急支持之計乎。皇上未見其形。請察其影。撫臣朱鴻謀代劉應麒催徵者也。科臣王德完曾以應麒催徵爲是。今緩徵之疏。且一上而再上矣。彼豈其任怨於始。而市恩於終。蓋實有萬分不得已耳。大抵方今國患在於民窮。民窮由於財盡。其始也有司猶可以籌楚之威。行於小民。撫按猶可以參罰之令。行於有司。今民至困而籌楚無所加。則有司之技已窮。而奉行不能前。則撫按之技亦窮。至於撫按窮而詔令有格而不行。則部院之技亦窮矣。然漕糧金花之類。原係緊要上供。不可以窮爲辭。至於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磁器。雲南之取金。在皇上省之。如千箱之失。穉米而在小民得之。如枯骨之獲。再肉爲人父母。又何愛一絲一縷。而不以活赤子旦夕之命也。今奉天津等處。道上蠶蠶買男女之民。有索銀五七分。棄子而去者。近京之民如此。則遠京之民可知。賦輕之地如此。則賦重之地可知。又況於上有不可忽之天變。下有不可緩之河工。前有不可恃之昇平。後有不可知之事變。誠拯溺救焚。事在至急。流衣投璧。未足謝民。而何忍更以餘財餘力。責此額外之供也。且臣等又聞上供一分。民費三倍。民出數金。害及數家。天下之勢。岌岌至此。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痛念。又今軍興費繁。寧夏之師。已耗去百餘萬。度朝鮮功成。與各處募兵造船之費。又不下百餘萬。羣臣束手。計無所出。昨者工部請御庫銀數十萬兩。賑濟淮揚。臣等不敢主張。仍下戶部議處。夫內庫久積之銀。內廷猶欲請發。豈有外庫額外之銀。內廷尙可宣索者。伏乞皇上。慨然將今歲買辦銀二十萬兩。盡數傳免。以救目前燃眉之急。少俟盜息民安。賦充費省。再行斟酌取之。不特挽回天和。消弭國患。而皇上藏富官民之間。增光恭儉之德。又乘此萬壽壽稱觴之日。以當萬萬人歡頌之聲。真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以惜福而更益福也。臣等無任懇切祈望之至。疏入。帝從之。

再請召對疏 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該臣等昨於萬壽聖節中。揭請皇上御朝受賀。隨蒙傳免。臣等不敢復言。蓋以呼嵩介壽。人情雖切於仰瞻。而御殿垂簾。天顏未免於隔絕。此臣等所以寧惜聖躬之勞。而不強爲無益之請也。乃今過節之後。倏已逾旬。以聖躬言之。則燕喜多暇。精神必倍於常時。以天氣言之。則深秋正涼。光景又不可以易得。皇上趁此萬安萬福之時。不暇不寒之候。一出見臣等。不爲太勞。而使臣等經年金湯之憤。如赤子之得見父母。獲益之得瞻天日。又使四海九州之人。聞之謂皇上玉體之康強。而耐勞如此。謂皇上畏天變而憂人窮。勵精勤政如此。又謂皇上四月中豫訂召對之期。其令出無反如此。又謂臣等果見信於皇上。而辱預諸議政事。振飭綱紀。又如此。道路紛紜之疑。渙然消解。臣工噂沓之口。肅然屏戢。此所謂聖人之明。一出戶而見萬里聖人之威。一舉趾而安四方者也。該臣等前此每讀聖諭。一則曰股肱。二則曰心膂。夫股肱無一刻而不屬元首。心膂無一息而不通呼吸。則臣等獨可一日而離皇上之左右乎。今旬月之間。彗星、火星、金星、相繼示異。又河南、山東、江北等處。相繼告災。臣等朝夕寒心。計無所出。惟有藉太陽之餘照。揚清輝之休聲。以庶幾於彌縫補救之萬一。而皇上顧何難撥此宮中分寸之陰。借此膝前咫尺之地。不以慰臣等倦倦狗馬之懷乎。臣等度至上前。意滿口訥。未必能有所陳請。但念此時天顏之一面。勝

於臣等千百疏之間。安天語之一聆。勝於臣等千百言之擬旨。乃今日人心世道所關。不容不汲汲耳。臣等不勝懇款祈禱之至。疏入。帝不納。

乞禁止倭人貢市疏 萬曆二十一年

沈一貫

爲倭奴貢市。萬不可許。懇乞聖明。酌審中國安危大機。奮乾斷以消隱禍事。臣聞宋臣范仲淹守制時。不忘朝廷。屢上封事。臣雖非其人。而頃承召命。頗辱記存。又事關桑梓。而爲國家安危大機所係。欲默不忍。輒此疏聞。頃者經略顧養謙。力主倭奴封貢。一當許。且欲就寧波開市。以鑿其欲。臣鄉老幼聞此。如兵在頸。失色相弔。以爲今日何爲開此一大聲也。臣請言倭奴始末。以明其不可。謹按史乘所載。自有中國。卽有倭奴。豈無侵犯。不過如蚊虻之著體。驅之而已。獨自嘉靖壬子來。蹂躪我浙。直山東。以至福建。廣東沿海萬里。且直入腹地。淮揚、徽、太、杭、嘉、金、衢之間。至窺南京。所在爲墟。於是用兵以百萬計。費金錢不計其數。殺人如麻。棄財若泥。幸以祖宗在天之靈。自壬子至庚午二十年之力。僅而除之。此可謂宇宙以來所無之變矣。致此者何。則以自古倭奴無貢。貢亦不過數十年偶一來。不知吾土虛實。所以禍少。自永樂來。有貢。貢輒數來。則限以十年一貢。竟不遵約。或數年一來。涉吾土若故鄉。識吾人如親舊。收吾寶物。諸貨如取諸寄。尤嗜古今圖籍。凡山川之險易。甲兵之利鈍。人性之剛柔。國紀之張弛。無不熟知。而吾民之頑黠者。利其賄。負其憤。反爲之用。嘉靖中。兩以非期拒還。因泊海島。經歲。奸闖出入。益生心焉。是時謀國者昧大計。以爲貢可以示廣大。明得意。其悠悠小民。又不恤遠圖。以爲貢可以利金錢。得異物。雖倭之始貢。豈遠有他心。而勢之所漸。不禍不止。其病中人。如蠱蠹之食心而不覺。此前者也。言之使人於邑。今復可以議貢市乎。貢市一成。臣恐數十年後。無寧波矣。無寧波。國家得愆然而已乎。何也。貢市成。則吾之於倭。當客之也。苟吾方客之。而彼實以盜自爲。吾推心以置其腹。彼割刃以嚮吾腹。於斯時也。不防則有患。防之則示以疑。將防之乎。不防乎。喪亂以來。上下講求沿海數千里設兵者。四十年矣。士氣始奮。民生始安。貢市成。則此兵直當撤去。將撤乎。不撤乎。又豈將增兵以衛貢市乎。海上之兵。非有他防。獨防倭也。而今既客之矣。客之則不當防。防之則不當客。防之不已。則客之不誠。是召亂也。大抵防之是正理。客之是權術。權術不可久。正理不可廢。如養謙計。則治天下獨恃一禮部足矣。何必設兵部哉。殺倭之術。於陸難。於海易。故須出海遠哨。而扼之於門戶之間。雖失無大患。衆寡相當。卽勝之矣。一登陸。則彼跳梁咆哮之勢。非我兵所及。卽吾之衆。不能敵彼之寡也。貢市成。彼僮以選兵數百來。出吾不意。則吾數萬兵皆失勢。披靡無用。又況彼戰於死地。吾戰於生地。勝敗之勢。懸可知矣。嚮也吾民與倭通。勾倭爲亂。四十年來。民與倭絕。亂本始拔。貢市成。則民復與倭合。寧獨倭也。王直、徐海之流。將復乘釁而生矣。由此言之。臣所謂數十年後無寧波。猶遠言之也。恐不待數十年之久矣。夫天下事有履其地而始決者。有不待履其地而可決者。若貢市之不可許。此不待詰問白之情。履朝鮮之境。而昭然具見者也。關白之求貢市。何不於朝鮮。而於寧波。朝鮮無可欲。而寧波有可欲也。關白得其欲。則寧波失其欲矣。一寧波何足惜。禍恐移之社

稷耳。夫朝鮮雖屬國。外臣也。寧波雖裔郡。王土也。為救外臣之危。而危王土以從事。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智者不為也。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倭止在朝鮮境上。我師又大得氣。而輒為所恐。欲俛首以貢市。略之假令倭破我江南。蕩播我沿海。折將損兵。不能支。如異日事。養謙又當以何策。唱倭也。養謙亦可謂畏倭如虎矣。畏倭如虎。正當格之於境外。不當延之於國內。會不是思。而聽一浮浪沈沈。惟敬之言。以敗國事。素負安在。養謙又可謂愚矣。夫此事易決。而廟堂亦非乏人。然而久未開詔。止之命。意者朝廷將舉羣議。以服衆心乎。今臣不敢不急上此議。以為萬萬無許理。竊以即怒倭之心。不過勞海上師一戰耳。況國家業有以待之者乎。洪武間無歲無倭患。無歲不與倭戰。當時所以待倭之術。亦不過如此。今海上法彌密。兵彌練。何憂其來。若毀壞成策。而倒持太阿。以予彼夷。啓無窮之患。恐人知其不可也。伏望皇上敕下兵部。并詔當事者。毋以小畏致大憂。毋以私謀誤公計。毋苟且圖今歲之安。而忘明年之危。務奠宗社於磐石之安。處置得宜。而四夷自服矣。臣無任瞻望之至。疏入。帝從之。

勅王錫爵疏 萬曆二十一年

高攀龍

臣謹奏。竊近見朝守之上。善類摺斥一空。大臣則孫繼、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張納陛、於孔兼、賈胤、斥矣。邇者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急。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覲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為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能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媚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為聖德累。不亦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諸臣能斥。固以為當然。則是非邪正。恆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疏入。讀攀龍揭陽典史。

請斥奸獎忠疏 萬曆三十一年

安希范

臣竊見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趙南星、孟化鯉為選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賢節槩震天下。止以吳鎮暨子一疏。而歸使楊應宿、鄭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如孫繼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並朝廷儀表。繼世達。先後去國。顧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媚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應宿辯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譴。攀龍反置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諉之宸斷。坐視君父過舉。弼遠補袞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陽為申救。以慰天下

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吳弘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芥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為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為受其禍者。祈陛下立斥應宿。材。為小人媚竈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英忠良。並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疏入。帝怒。斥希范為民。

再救降謫各官疏 萬曆二十二年

趙志皋

臣謹奏。為朝臣謫數多。開揭未蒙批發。懇乞寬宥。以全政體事。近者皇上因在廷諸臣。奉職無狀。屢下嚴旨切責。一時科道官降謫者三十四人。部臣降謫者九人。大小臣工。肅奉天威。無不踴躍震恐。臣等於本月十三日。具揭伸救一次。續又於二十二日。具揭伸救一次。俱留中未發。隨該部院九卿大臣。連名疏救。雖荷批發。而降謫人數更多。衆情益為駭然。咸謂自皇上臨御以來。未有如此施行也。不但今日。即祖宗二百年來。亦罕見有如此施行也。臣等備員輔弼。受恩最深。當朝廷如此大舉動。不能先事挽回。尚忍容默自保。而竟無一言乎。密勿之地。固當以潛消默喻為事。而不當以明諍顯諫為功。但兩揭懇情。未蒙允答。匪特在廷之臣。交責臣等。即臣等自省。叨居政本。碌碌素餐。亦何能頃刻安乎。夫朝廷之上。天子元首也。大臣股肱也。科道諸臣。耳目也。今天威屢展。南北羣省。摧殘已甚。耳目傷矣。耳目既傷。則股肱亦不得安。尤冀聖明元首之尊。一垂念之也。今大臣救過不遑。小臣蒙罪無告。一語牽連。追責苛嚴。一事謬誤。隨罰無已。舉朝皇皇。重足而立。伏望皇上俯鑒臣等區區微忠。特霽天威。普垂寬宥。將降謫諸臣。曲加貸免。庶政體少全。臣等亦可以盡忠補過。思為報効之圖矣。臣等不勝惶惶恐戰慄之至。疏上。得旨。卿等昨所奏揭。朕已悉覽了。且此責處。乃為兩衙門食祿忘君。不忠失職。罪戾自致。朕尚念言官。姑從輕處了。卿等如何。又來救激。這所奏。朕已知道了。姑著還選新旨。吏部知道。

請視朝疏 萬曆二十二年

楊東明

臣竊惟人主。即欲自逸其身。亦必視時之可逸與否。若時已變而不變。災屢見而弗恤。目前雖若無虞。而天下大可憂者。將不旋踵而至。是不可不為寒心也。皇上臨御以來。十五年以前。太平無事。皇上乘國家閒暇。靜攝深宮。臣亦私計聖體為重。苟得海宇昇平。即無勞以政事可矣。豈期三五年來。世道日弊。東征西討。歲歲征。亢旱淫潦。處處饑饉。時而妖星見。時而河水赤。時而巨星殞地。時而雌雞化雄。種種災異。疊見層生。而尤可憂者。則人持有我之見。朝無濟美之風。上下相猜。直枉莫辨。國是分搖於衆口。王綱竊弄於旁門。大臣無所擔當。邊塞動遭掣肘。議論多而成功少。安其危而利其災。是謂病在腹心。又非邊患可比。皇上深居無慮。自謂太平。猶昔也。豈知世道人心之壞。一至此哉。豈謂時不可以自逸者。正謂此也。夫法宮之內。披覽文書。在聖意非不憂勤。在羣臣無所感奮。方今遐邇臣工。畢集闕下。伏望皇上深維時變。翻然勵精。如川貴土。會作何摺制。作何薄平。各直省水旱饑饉。作何撫安賑濟。明詔該省之臣。俯賜臨軒之問。則不惟四海九州。安危之狀。可洞鑒於聖心。而龍顏快觀。精彩倍生。鼓舞萬國之心。消弭天下之災變。其機莫要於此矣。夫人君奉天理。以視朝為職。自古未有人君怠於常職。而天下不亂者。皇上

慎念之哉。疏入帝不納。

請寬言路疏 萬曆二十三年

馬經綸

臣伏見邇者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謂俸供職。今日乃臣陳諍之日矣。陛下數年以來。深居靜攝。若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所恃言路諸臣。明目張膽。為國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而指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實鑒佑之所資。蓋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為一旦自塗其耳目耶。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於他給事。又波連於諸御史。去者不明。著其應得之罪。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說。皆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非以預擾。今忽變而以符口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竊觀陛下所為。罪言官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符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付不能援典故。排闥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付不能開至誠。奉摺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強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賢成癖。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積。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陛下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符口不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日者廷臣交章論救。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為民。夫諸臣本出草莽。今還初服。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遂。大臣之忠。繼不可拂。陛下不聽開疏之救。改降級而為雜職。則輔臣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不聽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為編氓。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亦賴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離其腹心。自戕其股肱。陛下將誰與共理天下事乎。夫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發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既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禱。不講。不惜才。不賤貨。咎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獨不思自為社稷計乎。

明變修省疏 萬曆二十四年

趙志昂

臣謹奏。昨因乾清宮火災異常。伏蒙皇上諭旨下頒。引咎自責。竊惟聖主倦倦。兢惕一念。斯固可以感格天心。轉災為祥矣。臣等更思聖念真切如此。凡願效忠靖獻者。孰不仰體虛懷。圖竭涓滴。而況於股肱一體。受恩最深者。其愛君愛國之切。更當何如乎。除祭告修省等事。已經禮部題請。次第舉行外。其餘合當亟行條款。臣等謹遵奉明旨。備擬開列於後。皆係今日緊要事宜。最關政體者。伏乞聖明速賜裁酌施行。宗社臣民。不勝幸甚。一下詔罪己。並戒飭百官。查得嘉靖年間。三殿火災。皇祖世宗皇帝曾下罪己之詔。頒示天下。今宜做而行之。又累朝或遇災眚。多戒飭百官。共圖修引。臣等竊見今日朝臣奉公守法者固

多背公徇私者亦不少。以致政令失平。傷和致災。似宜寬赦。論大小臣工。令其痛自省改。益修常德。其襄平明之治。庶上下交儆。乃引災首務也。一檢發章奏。仰惟皇上靜攝玉體。深處法宮。臣等恭備密勿。至經年不得望見清光。一吐忠懃。所恃以流通精神。祛積滯者。惟賴章奏一端耳。乃近日各衙門本章。多留中不發。以致事務停滯。官曹空虛。夫六部分。皆大政。昔人比之喉舌。一時氣息稍窒。身體豈得安寧。故一官久缺不補。則堆積弊蠹。不知幾何事。一事處斷未了。則牽連累累。不知幾何人。此乃拂鬱羣情。傷和召災之大者。仰望皇上清心勵精。將吏部屢次推陞官員。及各衙門奏覆章疏。一向留中者。盡數檢發。使政務不至壅滯。百司得有遵承。以上三款。伏乞聖明裁定施行。一節拔淹滯。邇年海內降謫罷廢官。不下六七十員。近日兩月內。黜降者至四十餘員。或因一事之差。而榮斥。或因一人之累。而連及。其情實多可原。寧可終棄。至於屢奉明旨。俱有不許。朦朧推陞之禁。當今主上明聖。朝廷有道之時。豈忍因一微罪。小告終身。錮人惟望皇上特下吏部。從公甄別。凡昔淹滯諸臣。查其志行端潔。懲創已久。觸迂無心。為天下公論所惜者。具列等第。請旨定奪。不得更拘朦朧推陞之條。使指紳咸得揚眉吐氣。不至摧沮拂鬱。斯乃為回天心。轉世道之一大機括也。一選補臺省。近因科道缺人。已經吏部題請。又經都察院催請。俱祇候日久。未蒙發出。夫國家以分理政務。責之大臣。以糾察欺蔽。責之科道。厥任同重。非可曠缺。今官少事廢。言壅情阻。竊望皇上將吏部近日推用科臣。及行取風憲等疏。亟行查發。令其選補。如額。庶幾臺省充實。言路開通。臣等亦得藉以探覽忠益。補救遺闕。此修政格天之要圖也。伏乞救下吏部施行。一慎刑守法。併禁止扳累。以疏枉濫。竊惟朝廷所守者。祖宗之法度。刑官所據者。欽定之律令。近來刑部問擬囚犯。據律定罪。而明旨每有加重。司官且被嚴譴。此雖皇上懲奸勸惡之意。而使執法之臣。無所措手。似亦可暫而不可久。夫法不可縱。亦不可枉。惟取其平。乃可久行。惟望皇上垂念今後問刑。一以律例為準。至於抄沒一事。其情真罪當者。籍沒何辭。但近有拷鞠妄扳。累及平民。籠楚之下。何求不得。豈獨冤抑之氣。上于天和。且京師天下根本。使人人恟懼。重足屏息。不遑寧處。大非治平景象也。惟望聖明。特詔問官。勿許扳累。無干。以致破家殞命。斯仁心和氣。轉嗔怨為懽忻。實弭災要務也。伏乞救下刑部施行。一暫停織造。併少緩燒造。以蘇困窮。夫段疋器用。皆上供所需。豈能一槩減省。但近年增派數目。日多一日。費至鉅萬。據蘇、松、浙、江、陝、西、江西各該撫按官。俱稱水旱兵荒。徵收不前。一時庫藏苦無積儲。小民貧困已極。勢難加派。仰望皇上憐念公私兼顧之時。約已恤民。大施恩惠。將江南織造段疋。山西織造絨紬。及江西燒造磁器。暫且停止。或減其數目。寬其解期。以待各該地方稍有蓄積。陸續造進。庶上用不缺。而民窮少甦。亦召和一端也。伏乞救下工部施行。右所開列。俱係時政切要之務。中外羣情所共嗚呼引領而望者。懇祈聖明留神省覽。即賜批發。臣不勝懇切仰望之至。

乞振綱綱疏 萬曆二十四年

趙志昂

臣謹奏。為天變屢形。懇乞聖明大振朝綱。以回天心。以維世道事。臣惟天人相為感應。變不虛生。在人君

修德行政以轉移之而已。今年三月乾清坤寧二宮災。六月欽天監奏彗星見。又奏閏八月初一日日食。至九分餘。此皆天變之所不常有者。而見之於數月之內。可不修德行政以消弭之乎。臣愚以為修德行政之要。則莫先於振綱紀。蓋人君猶天也。惟天幸制萬物。區別庶類。惟人君統馭萬民。役使羣動。君統其綱。臣分其職。治隆於上。化行於下。此唐虞三代之盛時。以及漢唐宋之治朝。皆如是也。其間有不能盡守其法。而亂亦隨之。捷於影響。有可鑒者。國家二百餘年。紀綱何嘗一日不立。法度何嘗一日不行。臣工何嘗一日不肅。民志何嘗一日不定。雖有微奸隱慝。搖惑世風。劇惡大難。誣害善類。而旋旋旋滅。卒未有為朝政之累。世道之梗者。而今日之事。則有大可慨者矣。皇上臨御以來。日視朝政。萬幾親總。五夜夙興。又且留心民瘼。加意人才。召對輔臣。諮訪部院。開誠納諫。虛己受箴。朝無異政。人無異言。斯太平極盛之治矣。邇年以來。玩愒起於治平。憂勤忘於安逸。紀綱之不振。未有甚於此時者。臣私心慮之久矣。今臣已疏歸。於此不言。是終無可為之時也。願少垂聽焉。臣惟古之帝王。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居尊御卑。由近逮遠。無有弗屆者也。皇上之不視朝。將十年於茲。臨御久虛。人心漸弛。雖法度未嘗盡廢。而詐偽不可盡窮。若不及此時反之。恐將來益難支矣。皇上意在效法。皇祖然皇祖晚年亦為權奸蒙蔽。左右誣罔。賄賂公行。濁亂朝政。幸末年一怒而舉。然亦晚矣。此乃前事之當鑒者。而可復蹈之耶。願勵精圖治。質明視朝。或五日一出。或一月三出。天威不遠咫尺。臣工儼然竚趨。此朝綱不可不振者一也。六曹章疏。奏發有期。數年以前。雖不視朝。章疏隨時即發。且多御批。乃今一槩不發。夫推官而不發。則官不得就職。奏事而不發。則事不得奉行。近因尚書孫不揚之請。一日發下二十餘本。京城歡聲動地。然所未發者尚多也。至於奏請行取。蓋選賢與能以司耳目也。內而臺諫不可久虛。外而知推不宜久滯。且使部中進士待選。與起復養病補任者。不致久稽也。又內而部寺之陞遷。外而藩臬之聽補。守候甚久。胡可遲之。乞俯從部請。照常票發。俾人才不致阻滯。此朝綱不可不振者二也。國是人心。關於世道。往時大小臣工。朝無異論。而邇來則漸乖隔。各懷己私。黨同伐異。又有不修職業。而出位言事者。志在彰己之直。有自具疏草。而倩人代上者。意圖售己之謀。堂屬有定分也。欲逞其奸。則侈口劇談。而不顧名分。邪正有定論也。欲肆其害。則極口醜詆。而故違其心。是在察其幾。而亟反之。庶賢者得行其志。而世道可挽回耳。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三也。官邪既以不止。則頹風波及下賤。彼不得用之小人。因而哄然盪起。幸邊疆之多事。得以負戈從戎。於其間。流言道路。惑亂聽聞。而好事者又從而樂道之。以遂其攻人害成之謀。又有一番能開官吏。舉監生儒。如樂新爐之類。藏匿京師。投入勢宦衙內。作文寫書。四布投遞。旋即送入報房。令人抄報。傳示四方。夫報房即古之置郵傳命。以達之遠近者也。非奉命者不敢抄。今則朝奏疏而夕發抄。不待命下而已傳之四方矣。近日又有劉世延一本。論臣及石星與李植。玩其詞。頗不類世延語。因查通政司並無有副本。乃知檢邪小輩。假此以誣詆善類。其風豈可倡哉。此朝綱不可不振者四也。劉世延以窮凶極惡之資。肆亂臣賊子之行。中外遠近。側目已久。今一旦置之於法。舉朝歡欣。然世延之肆惡。顯而易見。世固有心術險。智巧艱深。氣焰足以熏灼一時。機權足以籠絡衆志。壞朝政而不顧國家之利害者。其肆惡。微

而難知。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五也。夫利源一開。則賄賂遂開。奔競之塗。啓攘奪之患。且利能令人智昏。自古英明才智之主。夫豈鮮哉。一徇於利。則智昏於得。恣多取之念。肆無厭之求。凡可以裕民而肥己者。無不為之。此唐德宗宗璣林大益之積可鑒也。臣不願皇上之冒此名也。近日探礦一事。一疏允之。十疏繼之。至有一省請開三十一處者。小人之放肆至此。然豈盡為國家謀哉。無非遂君之欲。遂己之謀。徒以長奸民之懷亂耳。今除開採已有成命外。以後再有開風。請奏。希圖竊利者。悉行禁止。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六也。夫昔年星變。既已兆其亂萌。今復再見。豈可倖其無應。伏望皇上軫念上天仁愛之心。為先事消弭之術。察臣出於愛國。無以言為贊。將所陳六事。俯賜施行。力加振作。務使紀綱正而風俗遠。斯宗社之福。臣民之慶也。臣楊勝懇切仰祈之至。疏入。帝不納。

請補本兵疏萬曆二十四年

趙志皇

臣謹題。近該總督邢玠。報朝鮮倭情。萬分緊急。朝鮮國王。又欲乘國逃遁。且其踪跡詭秘。暗差人役。赴清正處。而金總兵已行脫逃。慶州生員亦欲率眾順賊。人心離散。糧草莫供。我以孤軍遠戍其地。後兵未繼。進退兩難。此誠東方危急存亡之秋也。臣等見報。不勝駭愕。日夜思所以為拯救之術。而顧念此國家大事。全賴兵部主張。主張無人。誰任其咎。掌管兵部者。須得熟練兵機。久諳邊計。忠貞體國之人。專心實任。決非未經邊方者。所能幹辦。亦非署掌職事者。所可擔當。況今天下兵事。不止一倭。處處可憂。處處當計。倭既倡亂。則自東北至西南。遼東。山東。南直。浙江。福建。廣東沿海萬里。盡當備禦矣。北邊則九鎮。處處日夜防禦。而今四川。又以邊患見告矣。西邊則雲。貴。兩廣。時有土官。土目。騷擾諸種。并緬甸。安南等國。俱煩處置矣。中土又有礦洞山箐。及民間盜賊。不時竊發。皆當豫防矣。此非倉猝所能答應。苟且可以支吾者。前以部印付於侍郎李正原。奉旨意。止是暫掌。非為久計。而乃無尚書之命。則令何人擔當。既無擔當之人。安有認真之事。臣等竊觀皇上之於倭事。隨到隨發。隨請隨行。聖心亦既獨勞於上。而特座於中矣。然皇上深居九重。豈能盡悉行間之事。即臣等二三書生。雖不敢不竭力贊理。而豈能旁通行間之事。必妙選得人。特昇專職。令其曉夜籌度。悉心講求。詳利害之所歸。悉緩急之所宜。防東而不遺於西。慮前而不失其後。庶幾其有濟耳。各部之事。有差。尚可補救。於後。兵事一差。則國家安危。在乎呼吸。此何等大事。而可以不急圖乎。皇上之於倭事。無不急圖。但一本兵不付急補。故將士謂皇上用兵之意。尚在舒緩。而多前卻之情。朝鮮君臣。又謂皇上救援之意。尚在舒緩。而生去就之計。倭奴揣摸皇上之救援未急。而為急攻先發之謀。此無足怪。蓋形影之間。原可自疑也。試觀澄澂之下。班行之中。能確然信皇上之留意戎機者。有幾人也。而況其遠者乎。夫點用一本兵。此極易尋常事耳。而皇上猶難之。則事有難於此者。皇上又將何如作難。而使人不疑。此固將士之所以解體。而盜賊之所以生心也。臣等日夜憂懼。屢請奏請。而未得俞旨。則謂聖心必有默回之時。而今日事幾逼迫。不可復待。不得不再三瀆陳。伏乞皇上即賜乾斷。勿更遲疑。將吏部推上本兵前疏。亟賜定點一員。令其到任。管事。國家幸甚。天下幸甚。再照數臣之中。衆

而難知。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五也。夫利源一開。則賄賂遂開。奔競之塗。啓攘奪之患。且利能令人智昏。自古英明才智之主。夫豈鮮哉。一徇於利。則智昏於得。恣多取之念。肆無厭之求。凡可以裕民而肥己者。無不為之。此唐德宗宗璣林大益之積可鑒也。臣不願皇上之冒此名也。近日探礦一事。一疏允之。十疏繼之。至有一省請開三十一處者。小人之放肆至此。然豈盡為國家謀哉。無非遂君之欲。遂己之謀。徒以長奸民之懷亂耳。今除開採已有成命外。以後再有開風。請奏。希圖竊利者。悉行禁止。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六也。夫昔年星變。既已兆其亂萌。今復再見。豈可倖其無應。伏望皇上軫念上天仁愛之心。為先事消弭之術。察臣出於愛國。無以言為贊。將所陳六事。俯賜施行。力加振作。務使紀綱正而風俗遠。斯宗社之福。臣民之慶也。臣楊勝懇切仰祈之至。疏入。帝不納。

口皆推爾大亨為第一倘得如擬則華夷共服中外交慶蓋大亨之才以為刑部尚書非其所長以為兵部尚書則有餘裕當此倥傯緊急之際臣等萬不敢為徇私負國之舉尤望皇上寬其小嫌而究其大用則大亨之感恩圖報尤當萬倍倍情也臣等不勝憂國憂邊激切諄復待命之至謹題請旨疏入帝不納

再催補本兵疏 萬曆二十四年

趙志昂

臣謹題適接總督邢玠塘報內開南原已於八月十六日被倭打破副將楊元從西門殺出不知去向等情臣等見之不覺失聲大叫震慄無已移時接閱書札內開山失守西南二面無處非賊賊兵二十萬我兵二三千而清正又向忠州來別處屯守難撤南原自不能守全州亦難支持此時禦之於陸歧路已多若海中無兵登萊天津皆可深慮故今日之計水兵甚急海運甚急若閩浙一帶不必樂為驚惶惟當併力朝鮮為治標塞源之計又言朝鮮兵糧固少本色將發去馬價須臾散盡坐以待斃無所措手足矣又言本兵此時尚不蒙點聖上何不自計社稷此當合九卿臺省叩關急鳴之時也臣等手攬其書涕淚俱下照得楊元以萬里孤軍而當萬數之賊臣等固已日夜憂其難保今竟殺沒則何以作我軍之氣而圖屬國之安伏想聖主聞之必當動色臨寧矣所賴總督邢玠經理楊鶴皆不二心之臣總兵麻貴及部下諸將盡一時之選急宜督其收功於後天津登萊係京師左臂必須大調閩浙等處水兵以戍之一則可以為保固中國之謀一則可以為夾攻倭奴之計所宜急圖不可復緩其朝鮮糧餉雖絡繹轉運不絕而兵多道遠安能即達所發馬價既皆罄盡必須再發一二十萬前去接濟庶無內潰之憂顧此等兵食大計頭項多端少有差失國家安危所係今無熟練本兵日夜主持籌度而但取辦於署印侍郎豈是長策臣等屢次進言皇上都付不理一旦敗狀來聞相視但有長歎皇上何不以宗廟社稷為重一至此乎那玠欲九卿臺省叩關急鳴此真瀝血披心萬不得已而為此無聊之辭也伏望皇上即將本兵漸大亨准用令其亟行到任籌計東事庶可以補前失而圖後功不然一二書生必致誤國即萬死何以贖罪乎臣等謹借擬論帖一道伏望皇上允發臣等不勝涕泣哀懇之至疏入帝不納

請儲邊材疏 萬曆二十四年

趙志昂

臣等連日接得東征塘報我兵之在朝鮮者與倭苦戰破其一城三寨而島山城中尚堅壁死守我兵仰而攻之甚難為力四面援倭源源而來呼吸之頃成敗懸殊臣等日夜關心不敢以一勝為喜實以未了為懼也顧隔越千里徒有此心而力所可為者在於廟謨今廟謨尚多缺失獨恃一戰以為孤注豈不危哉所謂廟謨之缺者云何夫兵部謂之本兵謂之樞筦乃以其事付之侍郎李植本官拘守文義不諳軍旅皇上何取於植而以大權付之因循不改彼胸中本自無奇安望其慮遠憂深而豫籌勝算以擔當軍國大事乎念此慷慨棟骨寒心者一也其在朝鮮止蓋邢玠楊鶴二人以獎率諸將耳聞楊鶴躬親臨陣出入於矢石之間奮不顧身誠可倚藉然在朝廷亦宜豫先作一準備萬一此人少有蹉跌數千里外何

人代之萬一邢玠復有不虞何人代之此等事機關繫不小有備無患皆當豫籌者二也今本兵不思吏部不各衙門不言但恃皇上之福德與祖宗之威靈天意固為眷顧人事亦當修舉不宜第曰靠天而已也今朝廷之上官多不補小臣所管者惟一事未補尚可兼攝大臣則上衛天子下治萬民必不可不補補亦不可非其人也查得隆慶年間因北邊多事特添設兵部侍郎二三員以備督撫之選先帝留心邊務廣儲賢才如此誠萬世所當法伏望皇上加意於用人一節不以愛惜名器而並虛緊要大僚特諭該部將各部院堂官一一遴補以重朝廷又收羅堪充督撫兵備親臨戰陣之人分布於薊遼近地以備緩急庶幾平居無事可資其籌略而修廢墜之典倉猝有事可藉其勇力而應勦勦之務以上各官或敕吏部秉公竭忠再加斟酌推舉或將吏部所推斷自宸衷欽點發下仍令廣詢博求備用之人不得以尋常才品徒取充位國事幸甚臣等幸甚疏入帝不納

陳議兵事疏 萬曆二十四年

趙志昂

臣謹奏為東征平定無期國事驛騷可慮懇乞聖明神斷并集廷議以圖長勝久安事臣臥病床蓐間復聞東征大舉收績不勝憤懣顧此身雖病此心未死誠不忍見國事決裂至此謹將東倭始末叛順無常以至今日議戰議守願皇上少垂聽焉臣嘗閱載籍東海諸處限山阻海惟倭奴最稱雄長附庸者百餘國至唐始更號日本洪武初寇山東淮安浙江福建傍海諸郡於是遣萊州同知趙秩賜書諭王占其入貢不從發舟數千襲我為風飄沒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秩歸後遣僧入貢亦屢寇山東福建沿海地方上乃命湯和築登萊至浙江沿海諸城防倭衛所又築山東福建海上諸城自是貢寇無常永樂間都督劉榮守遼東倭兵復至築合兵圍之斬首甚衆自是不敢窺遼東正統間寇大嵩大肆荼毒假進貢之名肆殺戮之慘歲以為常嘉靖間中國羸弱招集倭衆雄據海上而肆其毒於內地遣總督胡宗憲招遠近雄兵智謀勇敢之士又搜括東南財賦歷十餘年而浙直之患始息迄今三十餘年矣朝鮮君臣積弱不振關白恃強與兵直搗其國皇上恤弱摧強遣將援救攻取平壤三戰連捷而封議遂起遣使來廷而封議遂成於是封詔下矣冠服賜矣李宗城楊方亨二使遣矣不意行至中途變起不測奸臣搆危言以楊正使而宗城於暮夜逃出釜山之營矣宗城執符子也上誦天威下忌衆口敢為陳情祇自受罪而皇上先後禦倭初不失著何者因倭夷之攻朝鮮而與兵救之為以大恤小之仁因倭夷之請封而遣使封之為柔遠能邇之義夫封既不成則自當主戰顧戰非孟浪以冀倭倭也必內固根本有磐石之安外度機宜有壓卵之勢然後一戰以收全功若不可戰則當堅守以俟瑕隙或屯田以贍軍需或練兵以蓄銳氣乃今不量彼己不度勞逸惟倖倖然以思一逞先敗於南原方整頓收拾兵糧相集而去冬再敗於蔚山更整頓收拾兵糧大集而今冬三敗於泗川夫合水陸十萬之師四路一時並進孰不謂智慮已周謀畫已定可以制釜倭之死命矣何中路以被誘大敗東西兩路亦以攻城損傷陳璘兵船又何以被焚掠耶四路之師一時潰敗近又倉皇無計斂跡退防芻言以待查勘矣是銳氣既已阻消糧重業已散失又

未知將何整頓收拾以圖再舉也。況東事自更局以來。又復二年有餘。竭四方水陸之運。集遠近征調之兵。人情洶湧。海內騷然。前赴朝鮮。猶水趨壑。曾不能得釜山尺寸之地。三戰三敗。貽笑倭奴。恥辱中國。亦已甚矣。豈朝廷之錢糧。百姓之膏血。數萬之生靈。為博功名之兒戲耶。臣竊謂用此忿兵。原無勝理。蓋倭集釜山。去日本一帆而近。彼之轉輸。援救。順流而下。朝發可以夕至。而我陸隔遼東。水絕大海。相距數千里。兵馬不勝奔走之勞。糧餉不勝搬運之苦。此其不利者一。倭坐據重城。三窟聯絡。或以逸待勞。以近制遠。而我襄糧束芻。野棲露處。以仰攻其堅。此其不利者二。有此二不利。安在其能勝也。今丁壯已斃於鋒鏑。縱欲再調。不過柔弱之徒。況宣大山西。蘄遠諸鎮。連年徵發。戶籍空虛。北人乘機。時挾賞賞。其勢決難再調。若腹裏召募。率皆烏合。即如前徐中素上疏。自稱平日蓄有死士三千。比及東行。旋於京城內外。招集市井傭販之流。此輩目不識旌旗。耳不辨金鼓。泗川之敗。正是此兵。言之令人可恨。兵可再調乎。東征歲費。藏金數百餘萬。山東浙直。閩廣。於常賦之外。又加六七十萬。閭閻窮民。不勝剝削。加以水旱之災。重以開採之役。逃竄流離。人不堪命。餉可再運乎。及今以往。若不長慮。卻顧以圖久遠之計。將見在朝鮮則專藉天朝。為其報復。終無念亂圖存之心。在中國則兵疲糧竭。脫有奸徒。乘機倡亂。如近日河南插旗之變。則在我非特不能救朝鮮。且將自救之不暇矣。於時東事從何結局。此臣所以伏枕而思。五內焦勞。不能已於言也。以臣愚謬之見。北人不時入犯。阻將喪師。尤為腹心之疾。是豈可舍近而求遠。不若令督臣邢玠。仍歸本鎮。與蘄遠撫臣一意制敵。而以東方之事。悉以委之經理撫臣萬世德。擇一大將。與之協同。而世德仍量加節制。以便節制。限以數年為期。先將已調集兵將。逐一挑選。擇其精健可用者。量留若干。其餘徒耗軍餉。悉令撤歸。然後將所留之兵。分布全慶要害之處。因山為城。因江為壘。堅壁把守。互為聲援。然後逼歷朝鮮八道。擇其膏腴之地。廣其開墾。分委廉幹官員。責成管理。仍不時查覈。如某道關地幾何。秋收積穀幾何。以定賞罰。久則彼食自足。我餉可以不運矣。一面調運八道精壯之人。分委曉暢將領。嚴加訓練。如某道練馬兵幾何。步兵幾何。練一隊則可撤我一隊之兵。久則我兵可以漸撤。麗兵可以自守矣。一切險要。皆以重關。設以烽墩。務使倭奴不至如前衝突。尤望嚴旨切責朝鮮君臣。臥薪嘗膽。協力相維。陪臣有不用命者。許經理撫臣即以漢法繩之。一切未盡事宜。與錢糧應請給。并充員應減去者。聽世德會同監軍。及查勘科臣。具疏題請。其分布將領。簡任官員。聽其諮訪。便宜行事。如此則訓練精。兵威振。屯種廣。軍資饒。險隘設。國本固。可戰則大張捷伐。直搗釜山。以洩三敗之恥。不可戰則堅壁清野。保護八道。以絕狂逞之謀。是中國之兵餉。不煩遠輸。朝鮮之積弱。亦可漸振。即倭奴知我有備。進無所逞。亦將自圖歸計矣。若內地山東。浙直。閩廣之間。一切禦倭事宜。更宜整飭。如列聖築城布兵。以防侵犯。此尤不可緩者。臣竊謂安內攘外。今日之東事。必當如是。伏乞皇上加意留覽。勿視為泛常。仍願敕九卿科道諸臣。各乘虛心。無拘成說。詳議上請。速賜施行。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以分朕宵旰之憂。慎勿久虛延佇。

明臣奏議卷三十三

陳天下安危疏 萬曆二十五年

呂坤

臣竊見元且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為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世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為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溫飽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遠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己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為寇讎。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歷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為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飢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苦糞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狼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軍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兩菽湧金。安能為計。今國家之防禦。疎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責守禦也。而戶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

關怨民。誰與合戰。夫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戶困於趨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抽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若饒州磁器。西城回青。皆不念之需。徒累小民。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西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豈止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煙絕少。寒暑飢渴。瘡痍死者。無論已。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倘遇阻礙。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又如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為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荷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為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救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遺。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碼保八店。為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無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遺僕設肆。居民向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敕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若撤還內臣。責有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宗室皆九廟子孫。王錦襲等。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偽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有如楚王衡。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廂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為過。今其知其枉。又加禁錮。實害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復五城廉潔。降斥之官。而動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律列聖又增。為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為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為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罔圖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其來驅逐既多。選補皆能。天關遂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隣。近吾肘腋。平壤四鄰。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夷取而有之。籍衆為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說。既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人為倭不止。陛下誠早決大計。併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輸解之物。營辦既苦。轉運尤艱。及入內庫。率至朽爛。尚姓脂膏。化為塵土。倘歲一稽核。苦窳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

寄。則並籍家資。以多賊。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資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於筮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福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險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愛一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撻。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久不視朝。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祇應故事。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輪於質明。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慎無昏夜傳宣。若夫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強半留中。設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留中矣。人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為治。今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思貧為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採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人。結九重之讎於四海。臣竊補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譟愁嘆。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願天叩地。齊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唯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矣。疏入。帝不納。

條陳海防疏 萬曆十五年

李頤

竊以倭奴欲窺中國。先寇朝鮮。初以中國易與。深入平壤。迫我兵環攻。一鼓而下。雖銳氣少摧。而雄心未已。遂倡請封之說。脫逐北之迫。優游五年。練兵聚餉。置器造船。種種齊備。方聽使臣東去。而彼已擊楫西渡。水陸並進。又稱聽天朝處分。緩我兵援。救嬰兒視我。狡惡異常。我太祖高皇帝廓清寰宇。四夷咸賓。獨絕倭奴之貢。蓋灼知鯨鯢最滑。非豚魚可孚。神謀遠矣。今空國重來。豈為朝鮮彈丸之地。其情愈狡。其形愈露。幸遇聖明。同符太祖。命將與帥。再彰天討。一以固腋左之藩籬。一以驅榻邊之屏睡。天威震赫。聖武布昭。肅中外之人心。鼓將士之敵愾。封京觀而靜海氛。且暮遇之矣。惟是大兵未集。倭衆先發。閑山夜襲。全慶風靡。萬一狡奴乘燎原之勢。揚西嚮之帆。海濱到處是岸。猝然無備。言之寒心。天津登萊等處。最為要害。近設撫臣專理。切中機宜。無容言矣。至臣等所屬沿海要衝。延袤七百餘里。向無專設官兵。雖經臣等先於萬歷壬辰料理。稍有次第。然甲兵器具。悉抽借於防邊額數之中。嗣因倭警少息。旋即撤還。頃復尋理舊緒。節行鎮道。覆加籌畫。茲據冊報。分布兵防。如主客官兵。以石匣振武等營。共三萬四千三百有奇。各畫地分守。以密雲左右等營。共一萬八千五百有奇。各整備應援。如戎車火器。以營路偏廂等車。共

五百四十餘輛。大將軍等敵共七百餘位。佛郎機共八百六十餘架。及隨營隨車快槍銃砲火筒等器械。俱足為守禦之資。與夫應設烽墩坑哨船馬撥等項。及修濬城池。簡練壯快鄉兵。一切保障事宜。業次第舉行。務臻實效。第前項官兵。雖豫行布告。申明責成。須俟汛報緊急。先以分守之兵。統赴汛地。再俟倭勢猖獗。方發應援之兵。飛馳協助。據茲一成之畫。似若有備無患。然必無圍率。兵力有餘。移緩就急。庶克有濟。今邊兵精銳。業多挑選東援。諸寇往往伺隙。倘倭氛暴發。一時並起。則顧此失彼。終非完計。查得臣等先年酌議。薊鎮應設協守副總兵一員。遊擊二員。守備四員。共募南北軍兵一萬五千。分統駐劄密薊。永三道。濱海地方。俱屬薊鎮總兵官節制。倭急則量調邊兵策應。邊急則量調海兵協防。聲勢相聯。緩急有賴。已經疏請依行。尋因議封中止。今事急燃眉。大非昔比。設將募兵。必不容已。第時調舉。恐物力難繼。無已。則請照先議。設遊擊二員。各統兵三千。共募軍士六千。一駐永平道屬。一駐密薊二道屬。各緊要適中地方。以為防海專兵。又近調臺兵三千三百餘名。其額缺自宜另募。又因難以處餉。暫以主兵代為守臺。茲應照數召募。權留防海。併照先議。設一協守副總兵統之。控駐三道海隅要害之中。東西遊擊兩營。俱聽調度策應。並屬薊鎮總兵官統轄。總計三營增兵近萬。除抵補臺兵者。已有成議。而所增實止六千。不為過多。相應責成三道選募。無論南北。務得精強。仍照原議。協守一營。量用馬六百匹。遊擊二營。各用馬二百匹。俱以附近州縣之馬充給。便於臨敵馳擊。互相策援。其各兵安家銀。照例每名五兩。月餉銀一兩五錢。及將領廩費馬匹料草等項。俱候部覆咨至。另議請發。此專兵之當議者一也。薊鎮所重在守。沿邊臺垣等工。率三年一次題派分修。臣等近據鎮道議派現修工程。俱照先年規則。每磚牆一丈。春防用軍二十五名。秋防用軍三十名。敵臺一座。用軍五百名。餘各酌派有差。此閒暇無事。綢繆戶計也。今征調紛紜。邊海並急。若工役不休。則軍力滋困。戰守奚恃。似應照近年防倭已行事例。無論春秋兩防。以十分工程為率。量減四分。止修六分。如每磚牆一丈。派軍五十名。每敵樓一座。派軍七十名。其餘次第減派。稍恤荷鋤之疲。豫養銜鋒之銳。仍督行三道。嚴為稽查。毋容將領等官買放滋弊。滋草塞責。軍兵期有實數。修砌務要精堅。違者從重究治。脫報緊急。則當盡停工。速赴汛地防禦。又難以平時例論者。再照各省直班兵。向來專事版築。往往以脆弱充數。器甲俱無。逃亡相繼。即修守尚多虛應。欲責之賈勇禦敵。難矣。合候部覆。通行河南、山東、北直隸。撫鎮衙門。督令來歲春班將領。將所統軍兵。俱要挑選精壯足額。各帶犀利器械。刻限正月月中旬。赴薊。以便分布修防。毋拘常期。後至。其宜大延緩邊兵四枝。併行精選。速發入衛。如兵馬器甲。仍有不堪不足者。責在統領將官。容臣驗閱分數。按法勅懲。以肅邊紀。此班兵之當議者二也。薊鎮營路。歷年製造軍火器具。總為防邊。頃因調發征倭官兵一萬二千六百有奇。各以該營器械等項。隨帶東行。不足者復別項借給。又南北省鎮調到官兵。經由薊門。所帶器械。間有缺少。及合用馬匹。駝騾。與中途倒斃應補者。俱於沿途營路借發。使其速行。業行各道。通查借過之數。冊報酌議。第器械馬騾。邊海所需甚急。均當刻期補還。然計費不貲。且近發征倭軍士。例給安家等銀。多屬有司借支。候另請補庫。今各庫空矣。諸所急用。豈能速輸。合無請照近年防倭事規。兵部量發馬價。於密薊、永

三道。每道二萬兩。聽專備前項買馬造器。及海防雜辦。一應必用之需。詳為登記。有餘則互相通融。不足則再行酌請。事完冊報。臣等核實奏繳。並咨部查考。庶有財自可利用。與事不致失時。此兵費之當議者三也。臣等前所經畫。不過以本鎮兵馬。守本鎮封疆。萬一倭奴狂逞。擁衆長驅。非厚集精銳。未易撲滅。臣願於受事之初。會陳愚見。謂宜豫行薊鎮總兵官。無論主客南北。料理精兵二萬。宜大保定總兵官。各料理精兵一萬。嚴督將領。整飭器械。訓練步伐。無事之時。照常防守汛地。一聞薊門重大警報。不待徵發。各總兵官速統前來。薊為正鋒。宜大保定為左右翼。四鎮兵馬。逆擊於其前。仍令遼東總兵官挑選精兵二萬。截殺於其後。首尾相應。前後夾擊。使此奴四面受敵。隻輪不歸。彼時雖經部覆通行。迄今歲月頗久。請再行申明。俾豫為整備。所謂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耳。乃若昌鎮兵馬。擁護陵寢。本難他撥。願薊昌接壤。屏衛相依。未有薊鎮告急。而昌鎮可坐視者。亦容臣等審勢相機。量調標營馬步官兵各一枝。就近於密雲道屬地方協防。然非萬分急迫。未敢輕調。此鄰鎮之當議者四也。以上四議。臣與鎮道等官再三商榷。以簡便可行。乃敢上請。其間增兵一節。尤為喫緊。蓋兵增則諸條俱稱實際。無兵則多言總屬虛文。倘謂天津登萊業已添兵增餉。勢難復及於薊。則臣又有請焉。京營兵餘十萬。雖勤校閱。向未試用。合無挑選精兵一萬。速令赴薊。容臣督行將領。嚴為訓練。分布海上。量撤邊兵。周防塞垣。雖京師根本之地。居重斯可以取輕。而薊門肘腋之區。攘外正所以安內。況近在數舍。匪調遠征。加給行餉。聽其吏番。亦士心所深願者。從此漸習精勤。潛消驕悍。其利不獨在邊海也。師行糧從。自古記之。今順永二府。疊罹災傷。閭閻艱食。臣等方抱隱憂。業行各司道查議。務多方積粟。用備兵荒。適該部科題行以二府民運京庫銀兩。改徵本色。儲之郡邑。更為便計。容臣等從便宜。一併督行。俟各道詳報至日。或量請漕糧。或借給糶本。不妨積貯過多。統候放支。另議銷補。不敢一一陳瀆。今將分布過海防官兵。軍船火器。烽墩馬匹。及城堡壯快鄉兵等項事宜。備造奏冊。隨本進呈。伏乞敕下該部。覆加查酌。上請定奪施行。疏入帝從之。

言倭患既平兵勿輕動奏 萬曆二十六年

沈一貫

疲瘁萬一蹉跌。悔何可追。故舉朝之忠計。咸謂國家之武功。雖可觀。而政治實多闕。如破稅擾民太甚。閭閻民不聊生。盜賊日夜窺伺。而有竊發之虞。守臣竭力補苴。而有難支之勢。孔子有言。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憂不在顯。而在蕭牆之內。臣每讀斯言。輒為震惕。自古游析播遷之禍。皆始於上下不均。民心好亂。可不畏哉。伏望皇上居高聽卑。思患豫防。勿任一己之情。而拂百姓之欲。勿貪沾沾之利。而輕不丕之基。勿謂小民易虐。而刑法可符。勿謂盜賊易誅。而甲兵足恃。聖心抑憤。聖斷清明。常欽欽如。俟患未平之時。而不少怠荒。庶幾上下交利。臣主俱榮。盛德成功。傳之萬世。社稷幸甚。疏入。帝從之。

勅使陳增疏 萬曆二十六年

郝敬

臣接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揭帖內稱。開礦太監陳增。背旨營私。剝官虐民。包買鉛砂。抽丁加派。諸不法狀。一句一切。齒一字一隨。淚官不得一日安其位。民不得一日聊其生。以聖明在上。而豺狼噬人於大都。狐鼠公行於白晝。日甚一日。莫之敢問。是祖宗之法。令虛設。而皇上之明旨。不信也。夫內官不許干餘外事。此高皇帝明訓也。貂璫進用。差遺絡繹。是中葉蔽風耳。今陛下不能遠法高皇帝。而下襲中葉。已為過矣。所幸者。明旨不許擾害地方。不許動支官銀。不許加派小民。可以稍救百姓水火之命。於萬一。今據吳宗堯所奏。無論山東六州二十九縣。即益都一縣之中。一年之內。已支費過銀二千兩。必非無據也。出巡比。打死臨縣礦夫孫有。三日不許埋葬。備極慘酷。貧民單林。韓文等。久被刑禁。富戶輩拔。徐大亮等。橫遭擄掠。必非無據也。計口抽丁。包派金銀。即益都一縣。丁夫二千名。共派銀三千六百兩。又派鉛價銀一千八十兩。則通省六州二十九縣。約派銀十餘萬兩。必非無據也。疏內縷縷萬言。罪案百款。即謂庸受之。懇未必一一可信。如臣所摘數條。似非影響。大於明旨。有背不一。行期何以服吏民之心。正貧殘之罪。而彰陛下無私之明。夫吳宗堯一縣令耳。任事未滿一年。書生貧苦。初得一官。豈不自愛。而甘心挑禍。況前日之章國賢。覆轍不遠也。彼豈不知之。且開採一事。羣臣百言。而皇上百不應。豈因一有司言。而忽聽之。彼必知之矣。欽差內使百言。而皇上百聽。又豈因有司一言。而遂不應。彼必知之矣。何苦舍七尺之身。冒雷霆之怒。微必不可得之俸。而呼必不可回之天。此其萬不得已之情。亦可諒矣。故臣以為宗堯之言。非盡無據。不可不為一勸也。然此治其標耳。倘開採之役不停。內臣差遣不能。禁其勿擾。而實導之擾也。禁其勿加派。而實縱之加派也。禁其勿支費官銀。而終不免於支費也。地方何時而安寧哉。何也。彼明知聖旨所謂勿擾者。為寬慰臣下之權辭。而以有司之不應。誅求者。為阻撓礦務之大罪。有司以騷擾需求為遠旨。內臣又以阻撓礦務為遠旨。有司之論遠旨者不下。而內臣之論遠旨者已擊問矣。是則陛下之旨。在財貨者。則惡人違之。而在地方民命者。雖遠之固無傷耳。天下仰見陛下之意。在此而不在彼。雖三令五申。竟何益乎。故臣以為礦事不停。則明旨所云。豈惟陳增不信。即天下吏民亦不之信矣。然陛下所以不肯信諸臣之言者。其故有二。謂昔言開礦無利。而今所獲數萬金。安見其不利也。昔言開礦有害。而今字內晏然。安見其有害也。不知陛下所謂利者。在幣藏之私蓄。而諸臣之所謂不利者。在閭閻之

傷殘。剝之閭閻而收之幣藏。是舍百鈞而收秋毫也。何利之有。陛下之所謂無害者。幸日前之無恙。而諸臣之所謂有害者。慮將來之不測。漸積於目前。而決裂於將來。是今日而不能逆料於明日也。何為無害。如但以幣藏為利。閭閻為非利。是則臣之所未解也。如必待禍之已然。而始信其為實然。是則臣之所大懼也。伏惟陛下思倚伏之機。究聚散之理。納苦口之諫。獨逢迎之奸。煥發明旨。停止開採。是黃虞再世。而化日重熙。雖豺狼狐鼠。如陳增輩。欲搏噬吏民。其可得乎。如謂經費不足。則開採之所入。原未供之經費也。如謂內帑之缺乏。則備官買辦。依舊取之外府也。天下之疑陛下愈深。而陛下之明旨。不過為愚弄臣民之虛文也。奈何豎官。不弁魁視之也哉。伏乞陛下先行停止。然後以宗堯所奏。令彼處撫按。一一查勘。請自上裁。以正陳增之罪。庶民心悅服。大小臣工。仰見日月之明。願臣所深恨。尤不止此者。據宗堯疏中。述陳增日狀數語云。便是撫按官兒說。咱的本也不下。只是咱的本。便下得快些等語。尤為不法。陛下此意。外人雖心知之。而不敢言。陳增公然言之。而不知忌。是明倚陛下。挾制臣民。以歸過於君上。罪莫甚焉。惡莫大焉。聽臣之愚。並將宗堯所奏。速行勘問。勿再疑開。以中奸人之言。再將臣疏。一并批發。如臣言是。乞陛下察其直。而宥其死。如臣言非。雖戮之可也。斥逐之可也。亦足以能臣之言。責而彰陛下之明斷。倘一概寢閣。忠良徒勤。而天聽愈遠。疾痛呼而不應。蠹賊猖而不誅。日積月釀。以至天變人離。雖復盡天地為黃金。變河沙為珠玉。而瓦解之勢成。天下之事敗矣。當是時。然後取今日之言。而追思之。取今日賊。壞天下之小人。而族滅之。何補於理亂之數哉。伏惟陛下。早賜裁決。生民幸甚。宗社幸甚。疏入。得旨。日今幣藏匱竭。國用不敷。開採礦務。原為不取加派小民。且屢有旨禁約擾害。陳增已有旨了。還著遵奉。敕內事。理。潔已奉公。嚴束下人。毋得自干法典。吳宗堯借言官等奏。揭狂逞。顯是要名。姑且不究。這所奏。知道了。

修省弭災疏 萬曆二十七年

馮琦

臣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為極異。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關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竊惟上天無私。惟民是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下賦額。視二十年前。十增其四。而民戶。足者。則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肅然苦兵。自礦稅使出。而民間之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諸中使銜命而出。所隨奸徒。動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蓋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務剝小民。盡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蠶取財。毒鑄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儲蓄。惟恃經營。但奪其數錢之利。已絕其一日之生。至於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稅。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羣奸。怨萃朝守。夫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承平民。已洶洶。脫有風塵之警。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巴拜誅。關白死。此皆羣民丁以為兵。用民財以為餉。若一方窮民。倡亂而四面應之。於何徵兵。於何取餉。陛下試遣忠實親信之人。采訪都城內。外閭巷歌謠。令一一聞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觀。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

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答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如納何其賢妄說令備解天下無礙官銀夫四方錢穀皆有定額無礙云者意蓋指經費羨餘近者征調頻仍正額猶通何從得羨此令一下趣督嚴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獻經費罔措派民間此事之必不可者也又如仇世亨奏徐維揚填一事以理而論烏有一募歲黃金巨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嚴勸先正其盜墓之罪而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貨財者也片紙朝入殿命夕傳縱抱深冤誰敢辨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滅體殼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此風一倡孰不效尤已同告緝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前猶望其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財殫激大亂不止伏望陛下穆然遠覽肅與廷臣共圖修頌無令海內赤子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聖德則幸甚

疏入帝不納

朱吾弼

勅符璫誣重臣疏 萬曆二十八年
臣竊謂省直邊方之設巡撫用以表鎮將吏惠綏百姓所稱天下之重臣是已以山西內拱神京外抵邊塞得清介端方如撫臣魏允貞彈壓其中墨吏寒心窮氓安堵七年之拮据口碑載道一生之砥礪士論傾心奈何惡瑣孫朝者妄加汗賊顛倒是非不顧重臣輒放言欲食其肉寢處其皮臣竊訝此舉關於國體世道匪細蓋四出中使前此之恣貪殘尙得撫按得議其後天下人民前此之被荼毒尙得撫按維持其間今孫朝汚辱允貞朝廷知有公論於朝不加切責於允貞不賜慰留恐是非無兩可邪正不並立直解體宵壬得志中使盡無所憚以播惡人民盡無所賴以為生敏怨於閭閻者日深釀禍於國家者日甚誠不為國體惜而於世道可無慮乎且朝之出也朝廷原非擇賢而使不過乘機進會通同原奏官得差為自利計其斃驛官以肆虐壓稅銀以肆貪與細打平民索取袖段毘絨兇狠贖貨種種不法致縣官閉門乞休山西之人所共見共聞竹謂朝足勝任使乎伏望沛發明旨重懲孫朝之欺妄溫諭魏允貞安心供職使天下知朝廷有重臣非羣小所得間庶國體崇人心協治平在是矣

疏入帝不納

田大益

陳礦稅六害疏 萬曆二十八年
臣竊惟內臣務為劫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邱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殫竭向所謂軍國正供反致缺損即令有司威以刀鋸抵足驅民而逐之亂耳此所謂敏巧必驟也陛下嘗以礦稅之役為裕國愛民然內庫日進不已未嘗少佐軍國之需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齒而冀以計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此所謂名偽必敗也財積而不用崇將隨之脫巾不已至於揭竿適為奸雄睥睨之資此時雖家給人子亦且賦之覆之而不可及矣此所謂財聚必散也夫衆心不可傷也今天下上自簪纓下至耕夫販婦茹苦含辛揜擊側目而無所控訴者蓋已久矣一旦土崩勢成家為隳人為散衆心齊倡而海內因以大潰此所謂怨極必亂也國家全盛二百三十餘年已屬陽九

而東征西討以求快意上之薄主心下之耗國賦二豎固而良醫走死氣索而大命傾此所謂禍遲必大也陛下矜奮自賢沈迷不返以豪瑋奸弁為腹心以金錢珠玉為命脈藥石之言寢如充耳即令逢于剖心泉變進諫亦安能解其惑哉此所謂意迷難救也此六者今之大患臣畏死不言則負陛下陛下拒諫不納則危宗社願深察而力反之

疏入帝不納

沈一貫

論孫朝魏允貞事奏 萬曆二十八年
臣惟今日政體有一時之低昂而關當代之治亂不無大煩皇上之主持者則孫朝魏允貞之事是也祖宗斟酌百王立綱陳紀詳審精密防患最深如設官分職布列中外內則開部院司以至臺省百僚外則都布按司以至府縣各屬靡不相兼相制糾結維持有一官必有數衙門為之統轄有一事必有數耳目為之經承故當其任者雖似有掣肘之苦而事精物詳法行政肅規模廣大體統公平君子有所依憑以效其忠小入有所忌憚以斂其惡國家二百年來太平無事者以此凡人臣之老於世故久於仕途者莫不抑心戢志以為宜然而不敢有所踰越惟敢作敢為不知事體之人則忿其拘束而思決裂之此甚不可許者也一有偏信獨任則勢重於極而難轉毒鍾於隱而難治矣憂患之來豈淺淺乎如巡撫一官祖宗所特遣以肅憲於一方者也雖無所不統而錢糧則制於布政獄訟則典於按察各差巡按又額頡於一時未嘗不寓相制之意焉故足倚信也惟今礦稅內臣則體統不載於憲綱職守不著於會典欲行即行欲止即止欲參論即參論欲罪罰即罪罰使中外臣僚不得寓一毫相制之微意而盡廢祖宗之良法竊以為假之太過矣非惟憲臣不能制也且反制憲臣亂是用長屢奉皇上嚴諭豈不望其會同和衷而撫臣以安民為務中使以搜民為務職事既已相反調停何處得施理所難通必不能益其欲法所難假必不能快其私水火異心終難和協臣久已憂其有今日之紛紛矣夫祖宗久設之官經制也皇上暫遣之使權宜也以權宜而妨經制非久安長治之道也朝廷之所以尊而國家之所以安者惟恃此體統法度撫臣必不可廢而徇內臣內臣豈可縱而參撫臣撫臣可參又何有於按臣又何有於司道而又有何於府縣盡魚肉之矣軍民何所恃以為安乎如此則百寮撫綏之計窮而四海更生之望絕內外低昂陰陽消長於此乎決息上不可無主張於其間也且臣聞之醫之用藥必使之相畏而相使然後得其用用人亦然使之相畏然後各懷小心而不至於廢法使之相畏然後其舉職守而不至於廢事且兩重其人縱有一人壞之而尚有一人救之可無意外之虞既已相畏必復相制皆莫敢自為用而盡為朝廷用此明主用人之術也今日之事即不能伸此抑彼以為撫臣重猶當兩存而兩制之使形跡渾然無以測皇上之喜怒宮府一體無以竊皇上之威權庶幾國紀無虧而民心無失也臣為宗社久遠計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沈一貫

臣竊惟內閣之為密勿者。豈不以軍國大事。運籌帷幄。機宜密而不宜洩。故因而有是名乎。先朝懸榜閣門。一應官員人等。不許擅入。夫外者固不可擅入也。內者其獨可擅出乎。臣竊於嘉靖年間。改庶吉士。臣廣於隆慶年間。改庶吉士。先後中祕肄業。猶及見內閣輔臣。辰入申出。辦事閣中。擬票旨意。所得預聞者。獨寫票中書而已。其於諸司章奏。誰敢搆之以出。而與閣門一步者。後不知起自何年。內閣輔臣。偶然患病。不能進閣。遂將本發於私。權一擬票。自是以後。乃遂相沿為常。一往一來。十手十目。始不能無漏洩矣。夫公事而議於私室。大政而決於委巷。固已非朝廷之體矣。又況機事不密而有泄乎。且臣等亦因是有不能盡職者。何以故。中使臨門。銜命守催。則不得從容審處。以竭其心思。二三寮友。各自為寓。復不得相聚商榷。以資其謀斷。故率有進呈甫畢。而旋即後悔。以為不當者。茲所謂不能盡職也。夫首輔平章軍國。臣等同平章事。今姑為首輔代庖耳。乃遂亦因循故事。擬票私家。寬之則見為苟且。急之則指為專擅。或以為高下其手者。亦安可獨任一見。而居之不疑也。若至於時當晝夜。然燈秉燭。衰朽之人。眼目昏花。連篇累牘。微茫細字。欲逼近則懼有疎虞。不逼近則不能了了。其進呈甫畢。而旋即後悔者。此固亦一端也。抑更有可虞者。印在閣中。臨時開用。用畢封鎖。亦宜慎密。今祇因用印無時。印不能隨官出入。遂豫印封箱。常三五副。付之直票中書。使得隨便使用。幸今中書皆其循謹守法。可保無他者。安知異日無不肖之人。與意外之事。出其間乎。臣等亦不得不為是深嘆。伏望皇上深維遠慮。仍復先朝舊規。發本閣中。公同擬票。以上尊朝廷之體統。下盡臣子之分。旁塞窺伺之孔隙。亦革故鼎新之一事也。臣等不勝懇切祈禱之至。疏入。帝從之。

請慎終保治疏 萬曆二十九年

楊東明

臣竊惟天下之治。本於人主之一心。而人主之心。則常始乎勤而終乎怠。所貴明主採納忠言。振勵逸志。斯可以保治平於無疆。而垂休光於有永。且上踐阼以來。躬勤庶政。皇猷美善。未易殫述。臣幸生盛明之世。叨膺獻替之司。以為聖朝無闕。可以行所無事矣。乃臨御既久。漸致因循。朝堂不御。講筵不親。諫疏徒動。不蒙俞允。章奏非不覽發。而一關緊要。輒留中。凡此數事。俱屬罔終。皇上蚤夜以思。應自知其不逮於初矣。夫以皇上宅至尊之位。操威福之權。居九重深遠。難以進見之地。即累歲月不出。積章奏不下。忠盡之臣。有浩歎而已。如皇上何。臣以為臣子之所敬而畏者。皇上也。至於皇上之所敬而畏者。亦有上天之明命。祖宗之典章。與夫大小臣工。四海九州。向背之人情。凡此三畏。皆明主之所深懼。不敢忽者。不得曰。吾為天下君。欲勤則勤。欲怠則怠。可以任情自用也。且皇上每以盡職責臣下矣。豈以大小衙門各率其職。遂可宴然無慮乎。夫天下猶一家也。家長不視事。則子弟童僕。必將各荒其業。而家道日墮矣。人君不勤政。則百司庶府。必將各怠其職。而國事日非矣。爾者。議論繁興。忠邪莫辨。以致國家十餘年來。所簡拔忠直賢士。相繼摧殘。臣以為此時政之大闕也。則皇上深居不悉下情之過也。從此不易。流弊可勝言哉。然皇上久不臨御。動曰。聖體違和。臣聞輔臣蒙召之日。親見龍顏開。天語春溫。想靜攝以來。久

有勿藥之喜矣。茲者。仁聖皇太后聖誕在邇。而二月春和。又當開講之期。臣叨禮垣。輒敢布款款之忠。叩闕上請。昔唐太宗末政之衰。開魏徵十漸之諫。而嘉納之。皇上因薄唐主不為者。幸於臣言。少留意焉。疏入。帝不納。

請罷礦稅疏 萬曆三十年

沈鯉

臣頃以瞻仰至情。疏請而見。伏蒙聖諭。令候旨行。且賜以開務繁重。宜與元輔同寅協恭。臣仰奉綸言。默自循省。皇上以腹心任臣。臣亦以腹心事主。則今日所謂協恭者。寧有外平生所學。勿欺二字乎。蓋腹心之臣。當言不言。與有言不盡。固欺也。即撥拾微細。與過為激。亦欺也。臣內盟幽獨。仰體聖心。苟非懷壯稷深憂。何敢為激昂高論。雖諸臣累言而不聽。或老臣萬一之可回。故瀝血嘔心。進其愚說。臣原籍河南。當東西南北輻輳之衝。四方民隱。無不預聞。而頃者奉詔北來。所至皆觀風考俗。悉其情狀。乃知當今時政最稱不便者。無如礦稅二事。蓋採權之始。皇上本以權宜濟乏。不欲重征。其分遣內臣。亦以區畫下情。便於上達。乃內臣不能仰承德意。濫用羣小。布滿州閭。窮搜遠獵。而羣小之中。又各有爪牙羽翼。虎噬狼吞。無端告訐。非刑拷訊。遂激為臨清之變。武昌之變。蘇州之變。已煩皇上處分。而近日廣東。遼東。陝西。雲南。尤復紛紛未已。臣竊觀天下之勢。如沸鼎同煎。無一片安樂之地。貧富盡傾。農商交困。流離轉徙。賣子拋妻。哭泣道途。蕭條巷陌。雖使至愚之人。亦知如此景象。必亂無疑。乃今市井奸民。猶復肆為欺罔。皇上祇見其目前所入。如此豐盈。寧知其私充囊橐。十得八九。彼假公圖利。一旦事生。地方固安。豈自屠。獨使朝廷當百姓之怨耳。夫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於民心之嗟怨。股削愈甚。結怨愈深。譬之蓄火未燃。乘風即熾。彼愁苦無聊之衆。何事不為。而不及早安輯。潛消亂萌也。皇上豈將謂東征西討。宜捷獻俘。神武赫赫。無復可慮乎。以臣愚計。則亂生不同。有逆而亂者。有憤而亂者。逆而亂者。如寧夏。播州。彼先據不祥之名。而我為仗義之伐。故人心用奮。天戈所指。當即變滅。若憤而亂者。則所謂士殺瓦解者也。以四海之衆。而爾然皆怒。一倡萬和。雲合景從。朝廷之號令。必不可行。官司之法度。必不能制。兵於何出。餉於何資。蓋國家運籌與師。行齋居送。按丁增調。履畝加租。瘡痍未瘳。呻吟未息。更有徵發。豈不速亂。在昔唐德宗時。稅間架。除陌錢。比涇原變起。百姓操白挺。逐官吏。曰。自今敢復稅間架陌錢否。此今日懷亂之人心所必至也。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與狄戰。國人曰。君使鶴。鶴實有祿位。子焉能戰。此他日遭亂之人心所必至也。臣不勝杞憂。方今亂形雖成。禍機未發。必欲速弭大亂。莫先收拾人心。必欲收拾人心。莫先停止採權。徵還中使。繫治棍徒。嚟然與天下更新。此大聖作為。太平景象。海內人心。所日籲天而求者也。上也。即不然。而改畀撫按。代與征輸。則賦額即可無虧。窮民亦得蘇息。目前救弊。亦其次之。在皇上一轉移間。耳。夫財貨之聚。珍寶之玩。縱為可欲。比之於四海萬邦。祖宗之所垂金甌大業。孰寡孰多。往時中使未至。則賦有常經。藏有恆積。夫孰非皇上之財也。而今則商旅不行。貨物不聚。私聚滿。公幣盡。虛朝取其三。暮失其四。孰損孰益。礦額非取諸山澤。稅額非得之貿易。皆有司加派於民。以包賠之也。有司既加之。而使者又擾之。加征者有數。搜取者無極。一林衆莩。所餘幾何。割股實腹。詎能安飽。曰。包。曰。賠。何以示後。若

反是而君不獨富。民不獨貧。上下相安。公私兩利。熙熙乎好義終事矣。孰執孰害。泉貨本流行不滯之物。有乘除之數。夫既拂民情而聚之。又不收民心而守之。一朝有變。瓊林大盈。豈能不發。及今而止。猶國之財也。孰得孰失。臣老諫。誠不知國家大計。皇上試以今時之事。而徐察當世之人心。凡為士為農為工為商。與官遊。幾服內外。無大無小。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即道路往來之人。室廬居處之衆。入而巷議。出而偶語者。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封疆之臣。介冑之士。或邊腹憂守。憂戰者。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微獨是。即礦稅內使。如浙江孫隆。湖廣杜茂者。彼皆不昧其本心而稱賢者也。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夫以當今時勢。舉天下皆知之。而亦皆私慮之。其烏可以不寒心也。而猶可泄泄乎。雖然。此諸臣餘唾也。臣何故又言之。蓋諸臣有言責而言者。憂在其耳目者也。有官守而言者。憂在其肢體者也。猶在外者也。臣腹心親密之臣也。則憂在內矣。惟在內。故分猷分念。而縉茲一人者。其情為獨切。惟情切。故凡可集衆思。廣衆益。以宜其抑鬱而効之主上者。自不得不詳。不必皆出諸臣口也。此所謂謂勿欺之指也。惟皇上裁察。疏入。帝不納。

請明功罪以勵人心疏 萬曆三十年

楊東明

臣惟國家奔走臣民。與臣民樂為國家奔走者。有大機焉。曰賞罰是已。故士有獨身家。冒矢石。棄性命於須臾者。非其愛生之心與人殊也。前以利賞。後以懼罰。其勢不得自愛耳。故王者不出堂序而能得士人死力。樹功邊徼者。執此機也。如功罪不明。賞罰不當。無論當事者灰心解體。而後來者且視為股掌。猝有大難。誰肯竭心力。自扞文網。哉。頃者倭奴狂逞。蹂躪朝鮮。擄其臣民。奪其都邑。大張聲勢。意圖內侵。誠天誅所不赦者。皇上宏恤小之仁。奮伐暴之勇。以經略付宋應昌。征勦付李如松。二臣奉命而往。遵旨而還。論二臣者。紛紛靡定。頃奉明旨。曰今四方多事。朝廷之上。必須功罪明白。方能使人。這本著吏兵二部會同查議。宋應昌。李如松。是功是罪。從公據實來說。欽此。是諸臣之參論。與明旨之會議。非有成心。無非核功罪之實。持賞罰之機而已。臣竊思此事。係朝廷勸懲之典。係九邊將士觀望之心。又當時事多艱。策勵人心之際。不為二臣計。當為國家計也。臣安可徇衆論之同。昧獨見之異。不揚眉一吐其愚乎。謹按東征之事。有失利之罪。亦有克敵之功。克敵之功大。失利之罪小。朝廷用人。當存其大。略其小。錄其功。赦其罪。是所謂持大體也。檢髮而櫛。數米而炊。是有司細事。豪傑笑之。富朝鮮之畏倭遠遜也。所不失者。全羅慶尙兩道耳。今一旦舉故土而盡復之。將謂朝鮮自取。則風而逃者。必不能完壁。而有將謂倭奴自退。則力戰而得者。必不肯棄利而歸。非麗人之自取。非倭奴之自退。則是功也。豈一無所屬哉。且二臣之功。可無論而從征血戰之軍士。可不酬其勞乎。陣前死敵之幽魂。可不恤其後乎。不酬其勞。不恤其後。是朝廷自今以後。不欲復使一人。如酬其勞。如恤其後。則寧可念追逐之功。而忘發縱之力乎。臣反復思之。欲不錄叙二臣。不可得已。然臣亦有以責二臣者。二臣亦不得辭焉。當應昌既取王京也。宜的據情形。明報天子。如倭果可翦。則當謂乘勝長驅。以成破竹之勢。倘勢不能為。則當謂臣力已竭。宜別選代庖之將。奈何計不出此。倭未歸也。而詭云盡去。川兵未見殺也。而詭云亂民。且謂倭往來無常。難為確報。夫一確報不

能。尚可儼然稱經略乎。今都人士。總不知倭之兵馬若干數目。倭之糧餉若何轉輸。倭之盤據。意欲何為。倭之乞款。有何指據。憑沈惟敬之遙語。執平行之游言。廟堂不得真情。策士無由藉手。觀全勝之賞。忽後事之圖。應昌不得辭其責矣。如松之從事西寧也。臣聞其衝鋒陷陣。收退敵之功。乘瑕先登。建焚巢之績。綽有戰將之風矣。第賊所括民間財物甚厚。如松悉取為己。有登載而歸。寧夏人皆得言之。古大將勾當公事。回還篋中。惟圖書衣衾者。豈若是乎。平壤之戰。力拔堅城。碧蹄之兵。得失相半。臣亦為如松壯也。第縱恣我軍掠取。朝鮮被慘。不異倭人。古大將秋毫無犯。即取一笠必斬以徇者。豈若是乎。故謂如松為戰將。則可。謂為廉將。則不可。謂有戰勝之功。則可。謂為節制之功。則不可。如松之賞當明也。因其兵無紀律。貽怨麗人。姑以量行其賞。其他諸將。領諸戰士。諸陣亡之卒。宜速加精獎。厚行賞賚。生者酬其本身。死者錄其後裔。庶慰前人之忠義。又結後日之人心。然今之罪二臣者。多謂倭奴結聚。春汛可虞。假封賞成微倖之功。啓發端貽無窮之禍。諸臣遠慮。悉屬忠猷。臣則謂此當視簡書責望之初情。自可為二臣功罪之斷案。非難決之疑也。如必欲縱橫釜山。俾無噍類。驅除一旦。杜患百年。國家且將自屈其力。韓白亦難邀效其能。臣恐斬二臣之首。無以服二臣之心矣。然臣猶有說焉。昔趙子弟無尺寸之功。而漢高輒捐四千戶之賞。誠謂吾不愛爵士。則人不愛死生。帝王勵世。磨鈍機全在此。昔東南倭患之烈。至今寒人心膽。胡宗憲一舉而平之。而卒從吏議。身死牢獄。豈不冤乎。頃者劉峙之變。朝廷亦嘗示帶礪之封。萬金之賞矣。總督葉夢熊壯懷激烈。自請平賊。賊平之後。即一尚書銜。吝不肯予。委曲間關。翦賊羽翼。卒成內變。克滅元兇。周國柱之功。婦人孺子所知。而僅僅世以指揮使。國家之待功臣。匪徒寡恩。蓋亦不信之甚矣。臣懼豪傑之不為用也。今宜急叙東事之功。並錄用宗憲之後。於夢熊國柱。易其封而優敘之。更破格以待岩穴環奇之士。毋若書生拘繫於毫髮間。則海內英雄。必有為陛下出而了倭事者矣。疏入。得旨。吏兵二部。一併看議來說。

條陳河漕先務疏 萬曆三十年

李頤

臣竊惟祖陵奠億兆萬年之鴻基。漕渠關四百萬石之大命。國家重務。孰有踰於此者。自去秋黃河南徙。陵運俱屬可虞。中外共切隱憂。廷推不一而足。詎意臣愚。認叨簡命。皇上之所以付託臣者。何重且鉅也。臣感激天恩。兼程赴任。恨不能負薪荷鍤。刻期成功。願心雖欲速。而勢難遽成。受事之初。所可自効者。惟有三事。一曰。先務而已。敢為皇上陳其梗概。河臣久缺。簿書填委。臣擇緊要者。披豁數日。即趨鳳陽。恭謁皇陵。旋至泗州。恭謁祖陵。伏睹松楸鬱鬱。王氣雲蒸。臣蹈舞之餘。周環相視。陵麓之東。先年砌有石隄。捍禦淮流。堅完可恃。即去歲蒙濤衝決。黃水漫入五河。與淮會合。經泗州。洪澤湖。其石隄水痕。較之往年。尚少二尺。臣不勝私喜。但蒙濤決口未塞。萬一伏秋水發。河淮增溢。不無可虞。防禦之策。惟在接築汴隄。遏絕黃流。障水東行。盡由符離橋。出宿遷縣。小河口。白洋河。為便。業經河南撫臣具題。檄行該省管河官。議築歸德至永城一帶。汴隄二百三十里。估用工料銀八萬餘兩。暫借本省歲修夫銀。分委商邱。夏邑等縣管河官。

鳩夫辦料修築。臣抵任之初。亦即微行該道。上緊興工。勒限完報。又鳳陽撫按二臣會題。議自宿州界首鋪。至本州東關止。計長一百餘里。內應接築計隄三十餘里。估用銀一千餘兩。分派鄰近州縣。設處夫役。委官部押赴工。臣抵任之初。即催行知州馬獻圖。上緊興築。如期報完。仍派撥官夫。盡地防守。此事關係護陵緊急。臣當督同省直管河各官。同心戮力。竭誠趨事。不容時刻怠緩者也。至於徐。邳一帶。運道淺濶。新運迫期。該撫按二臣。權宜濟急。一併彙題。督行該道。會同中河。中。率同管河運使。運同。自徐州鎮口。運至宿遷縣磨兒莊。做照開河規制。建大閘七座。中閘二座。并挑濬河身。積蓄汶泗泉流。以濟重運。估用工料銀二萬八千餘兩。於河道銀內搜括支用。仍委各州縣。印官採石辦料。臣躬閱各閘。俱已鋪底。砌石。臣又查覈工次。分別犒賞。嚴行申飭。定限閘二月內完工。此事關係緊急。臣當督同管河各官。如期竣事。不容時刻稍誤者也。又開河備運。屢經官建議。未有命旨。查前任河臣。創開韓莊渠一帶。分洩湖水。結因黃河遷徙。運道為梗。分委中河。中。督同運使。運同等。通行濬開。業已成河。第中間多淺狹。且有微山未竟之功。湖水散漫。牽挽艱難。必開黃泥灣支渠。方為穩便。估計工料。約用銀十六七萬兩。庶奏完結。臣因謁陵之便。率同司道各官。親歷查勘。此亦必不可已之役。惟是運期已迫。費鉅工難。未敢造次舉事。須俟閘工完畢。糧運盛行之時。臣當調撥橋夫。將淺狹處所。隨宜疏濬。并建土壩草閘。節蓄湖水。揀派輕便糧艘。分道並進。亦可免於擠塞稽遲。此備運之一策。臣當次第舉行。以竟成緒者也。臣又惟黃河南徙。乃年來非常之變。前項工程。不過救一時之急。必須上築決口。下疏故道。斯為永賴完計。第決口三百餘丈。河流湍急。遷難填塞。故道三百餘里。淤為平陸。遷難開挑。近據省直司道會勘。約估錢糧非百餘萬。人夫非十數萬。不克濟事。工費浩繁。臣一人之見。未敢輕議。現今會同河南。山東。直隸。撫按。督率各該司道。及管河官。親詣彼處。履勘會議。另行題請外。惟是水性就下。即古之善治水者。不過因其勢而利導之。未敢與之爭利也。今河流已趨下而南。必欲障而東之。是博之過。激之在山。即使神禹復生。亦難於旦夕之間。奏平成之績。臣何人斯。而可若斯爾也。先經科臣疏議。河臣之任。宜先為隄防挑濬。以爲目前祖陵。明歲新運之計。繼殫力。挑濬舊河。故道。運運長策。以爲日後經久之圖。蓋豫計及此。而先得臣心之所同然矣。臣自受事以來。虛心諮訪。親身相度。量愚臣之才力。審目前之時勢。窮日繼夜。僅備辦此。幸而有濟。亦不過因人成事。何敢首功。惟是汴隄增修。而新土未必堅實。恐難禦排山之勢。開座增建。而黃水業已斷流。難保無膠舟之患。加河備運。而濱河支渠未開。不免虞風波之險。臣一念及此。不覺心悻股慄。寢食俱廢。幸賴皇上純孝格天。至誠感神。河伯效靈。支那遁跡。祖陵自奠。磐石之安。漕渠自成。完璧之運。此臣所恃無恐。而鼓舞精神。以從事焉者也。

勅內監路辱大臣疏 萬曆三十四年

湯兆京

臣備員法從。巡視西城。凡有作奸犯科。例得踴躍參劾。況有壞法亂紀之尤。在臣巡視之地。而敢默不上聞乎。伏見掌翰林院教習庶吉士禮部侍郎教文。於宣武門內監三人馳馬。直逼肩輿。因怒扇柄。驚

馬。令衆碎扇。毆打從人。文頑走避。門旁內監郭成家。復擁逼辱。噴成救護。及錦衣衛差人勸解。亦肆毆打。當時萬目聚觀。莫不咨嗟嘆息。謂爲耳目所未經。夫卿貳乃天子股肱重臣。城門乃禁嚴咫尺。然地。爾諸璫。乃敢於白晝大都之中。挫辱朝廷重臣。目中寧復有皇上乎。宮中府中。總是王臣。原無彼此。大臣小臣。自有階級。難容僭亂。若使內臣而可以虐外臣。小臣而可以誣大臣。則紀綱一敗。萬事瓦裂。天下何由而知天子之尊。皇上何恃而操臂指之勢。陛無級。廉近地。賈誼所爲長太息也。昔漢文帝中。庸之主。申屠嘉節俠之臣。尙能傲召鄧通。廷辱流血。豈以盛明之世。而容賊虐之璫。皇上嘯笑不假於左右。威權不貸於警御。中外莫不聞知。而三璫獨敢跳梁。正所謂極惡窮兇。怙終罔悛者。臣職在擊邪。義不與之同朝。輒敢據實上聞。至於三人姓名。則既打之後。馳馬直入內府。外人不敢執。亦不敢問。伏乞皇上責令司禮監。查實的名。敕下法司。究擬上請。庶舉朝士氣得伸。四方觀望頓肅。臣恐無任悚息待命之至。疏入。得旨。這奸兇內官。著司禮監查實的名。重加處治來說。

明臣奏議卷三十四

議開湖河疏 萬曆三十一年

李化龍

臣看得河入中原。以滂流決淺土。潰溢四出。所至則靡。從古以爲患矣。迄于今日。施治尤難。蓋南虞陵。北虞運。水性無常。勢不能必出中道。人力角之。互有勝負。堵塞挑濬。歲以爲常。所謂勞費無已。數逢其害者也。臣自肩事以來。于沿河上下。方數千里。逐一周視。下淮。徐。觀兩潰之合流。上鳳。泗。望二陵之佳氣。乘舟而遊。沛城之中。逆流而溯。決口以上。出蕭。碭。經。過。東。長。入。曹。單。因之。稽。隄。工。脈。水。勢。詢。之。故。老。咨。之。士。人。乃。始。知。河。勢。之。大。凡。而。得。施。工。之。次。第。也。茲。謹。會。同。鳳。陽。撫。臣。李。三。才。按。臣。高。攀。枝。驥。臣。蔣。以。化。山。東。撫。臣。黃。克。纘。按。臣。嚴。一。鵬。議。得。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登。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爲。符。離。河。爲。南。路。此。三。路。者。近。代。以。來。河。所。遞。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雖。近。陵。然。有。附。隄。障。其。上。有。九。閘。十八。窪。隔。其。中。有。歸。仁。隄。護。其。下。于。陵。無。害。也。第。其。北。扼。于。山。南。近。于。淮。倘。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滄。隄。而。南。是。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南。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足。障。驚。濤。徐。呂。洪。足。束。亂。流。且。汶。泗。有。接。漕。艘。

之利也。第其下流，往往潰隄，隄潰而魚沛之間城郭夷，非直殃民，亦且使運期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路則不南不北，既遠於隄，亦濟於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前督臣排翠議而斷之，獨合三省以興茲役，亦謂得算，假令不惜大費，必竟全功，一勞永逸，豈不休哉。乃以費用之工程，誠以故狂瀾已過，下流復溢，隄雖云充爽，運道尚在梗塞，蓋所得已多，直全利未收耳。然則為今日計，守行隄，開河，事所必出，無容再計矣。惟是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為疑，乃臣則以為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泗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隄壞而無以過緯，是以有水難也。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濬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洪，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也。顧運借河，則河為政，河為政，則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我為政，我為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觀已。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即前督朱衡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工，則十一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功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于賠，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湖代汲黯之發倉，此即國計無裨，計猶且為之也。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之為害也。運入河，而安流逆浪，早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參罰之累可免。即運軍不至以趕幫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疏，恐恣恣橫流而沼鳳、泗也。奈何。夫開封、歸德，上下千里，未聞濟運，未聞不治河也。彼直為民禦災，而若此矣。何況乎為陵捍患，其何防之敢疏。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日而令其索莫荒涼，安所稱重地乎。夫大王遊岐，盤庚遷亳，第審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沼于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開河之役，且刺心隱痛，曰奪其利也。此如蛾赴火，蠅趨餒，大利在前，害不暇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沼民魚，悔之晚矣。河開而徐城之質，遷化居者，必且移之，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即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高土而居之。即使水能破城，必且為魚者少。此為曲突徙薪于徐，而出之，若獲陷阱者也。無疑者二，故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至其分工，則自李家巷至劉昌莊，全挑新河八里，建閘一座。該夏鎮郎中梅守相，准徐道副使劉大文，督率徐屬河防運同知許一誠，徐州知州張執管理劉昌莊至萬家莊，計長八十一里。內除韓莊等處二十里，六分舊渠免挑外，該全挑新河一十六里。濬舊河四十四里，四分建閘一座。濬水壩一座。築隄二十七里。該夏鎮郎中梅守相，濟寧道副使傅良諫，督率兗州府運河同知汪兆龍，清軍同知劉師朱，滕縣知縣張鵬翼，嶧縣知縣凌志魁，管理萬家莊至黃林莊，計長四十里。內濬舊河三十八里，三分全挑新河一里，一分建閘三座。又分直河工內，王市東，全挑新河三十里。該南旺主事沈孚先，帶管兗東分巡道副使陳簡，督率兗州府管張秋河通判許仲舉，沂州知州王許，費縣知縣董三邊，鄒城縣知縣陳慶生，管理黃林莊至

直河出口，計長一百三十一里。內除梁城、紀家、田家集，其七十里舊河，深闊免挑，並王市東新河三十里，派山東助挑外，實濬舊河四里五分，全挑新河二十六里，建閘三座，減水閘一座，設水壩五座。該中河郎中劉不息，准徐道副使劉大文，督率邳宿河防同知許從坤，揚州府管河通判趙性粹，邳州知州周世臣，管理其單縣、修大行隄，北面土工長六十九里。南面護壩長二十四里。該兗西道參政來三聘，濟寧道副使傅良諫，督率兗州府管黃河通判許重舉，曹縣知縣成伯龍，單縣知縣屈允高，管理以上五工。總責成漕河道按察使汪可受，會同司道提調往來稽覈，其合行事宜，則據司道府縣會議。共十三款。臣當以次徑行，無容瑣瀆。大抵河之所來，蕩析沈沒，為害非常。河之所去，膏腴肥美，為利亦非常。年來拮据無已，北移之南，南移之北，河之害一。治河之害十，河之害有補，治河之害無補。河之害，止在沿河兩岸方數百里。治河之害，且漫衍直省方數千里不止矣。總之先年止恐傷運，使河不得北近，且又恐傷隄，使河不得南。南北迫隄，幾無藏身之所。蓋微獨民苦，即河亦苦之矣。河既成，運已不借河，河復不近隄，臣以為自此以後，但北守太行隄，南守附隄，中間蕭、碭、豐、沛、城郭所在，各高起隄防，以自救。任河游衍，容與于其中，每年相度，水行何方，但獨其租入，而賑以銀穀，計費且不及治河之一二。而他所省，且復不貲。此為不治而得其大者也。惟是河近北隄，終有齧隄便運之虞，則請以俟來歲。備其時和年豐，而民可使耶。則無難大挑濁河，以開中路，不憚一勞，足收長利。備其天災人害，而民難用耶。則不妨死守行隄，以救目前。雖乏遠略，亦弭近憂。至于司道所稱，濁河下流，由嶧頭集，經落馬湖北岸，至宿遷，盡避黃河諸險，事亦可行。當為後圖，備異日財力有餘，再舉此役。則運道所經黃河者，不過入海二百里之安流耳。彼其強弩之末，力何能為。斯亦國家之上事已。除將應開濬河道地里，繪圖貼說明白，另封進呈聖覽外，緣係決河，驟挽非易，運道艱阻，可虞。懇乞聖明俯從未議，亟開河，酌濬故道，以濟新運，以拯災民。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疏入得旨，該部知道。

遊旨備陳河工疏 萬曆三十二年

李化龍

臣看得河自去年決蘇家莊，入昭陽湖，穿夏鎮以南之漕渠，壞南陽以下之運隄，而魚濟一帶，且震于鄰。此其不可不治也明矣。故臣議開河不已，復議保隄，保隄不已，仍議分黃。蓋謂併力于隄，則隄一決而全河北勢恐至于穿漕，兼以分黃，則隄縱決而水已分。自不至于害運。蓋臣之分黃，祛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也。比新河放水，旬日之間，衝刷倍于原挑，分水已及五分。臣計河勢已成，因而塞之，使全河南行，則不直南陽之漕隄可治。即李家口之運道可清。一了百了矣。蓋臣之塞決，祛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也。當其時使臣得力督于上，諸臣皆併力于下，夫料如雲，春鏹如雨，掃急通水，水急刷河，半借水力，半借人力。時月之閒，築壩塞決，苟幸竣事，申嚴北岸三隄之守，使其游衍于蕭、碭、豐、沛百里之間，何全河之不容。何全害之不可去哉。不意臣以家難，不能督工。諸臣以臣不在工，各有懈志。遂至以乘為政，百不如法。物力不齊，工程不速。挑淤不淨，守隄不堅。始以張采莊之淺，終以單縣隄之決。水落河淤，塞終難就。工遂為不了之工。局又

爲不結之局矣。當其分水自七月之終。以至九月初。白浪滔滔。分流南下。即決隄以後。水猶匯湖而下。上灌無多。魚鱉城池。南陽運道。居然無恙。而環豐城以達于沛境。已得平土而居之。自非漲有所分。何以害僅止此。則分黃之于保運。固未爲無補。未爲非策也。惟是河行隄北。終非久計。再淤再徙。害且巨測。臣不得不爲漸不可長。時不可失之請。而陛下且有經畫料理。以待新臣之命矣。臣荒迷草土。何宜復預河事。而時已入冬。不敢不移檄責成。以俟後來。今據諸臣會議。若謂塞決之工。雖及強半。而全河之淤。已減初形。且時入冬。水已落矣。無復衝刷之勢矣。不挑而塞。則有逆行之患。即小挑而塞。亦有別決之虞。且議河者。最難畫一。防河者。最易推諉。若開河不大。將來數百里之間。一隄失守。且借口自解矣。故不得不議大挑也。議錢糧。則以四十萬。議人夫。則以二十萬。初議請之內帑。又以爲不得已之計。蓋知左藏之儲。非可以幸得也。再議復河夫之額。復以爲民窮財盡。非所忍言。蓋知災疫之民。非可以重困也。于是不得已。而較量于行運之難。更以治湖爲緊著。若將以緩急分先後者。夫今黃河起溜。回空糧船。及官民船隻。又皆由湖以行。然皆由運汪湖出口耳。明春黃更溜。湖且涸。則無加其是無漕矣。故直河改挑支渠也。王市添砌石閘也。大泛口之治溜。彭家口之治淺也。具急工之不可緩者。臣已檄行司道。劉不怠。梅守相。汪可受。卜汝梁等。分工作矣。不寧惟是。即南陽運隄。臣亦檄行司道李之藻。傅良諫等。勘估修葺矣。備諸臣各贊厥心力。年內外竣事。尚不至于無漕總之所難。仍在黃河之工耳。蓋黃河者。臣難之。新臣亦難之。何以言臣之難也。夫錢糧至四十萬。人夫至二十萬。亦謂非常之原矣。臣即經畫料理。千百其方。終不能離喪次而之河濱也。今尙未有措處。然縱便有處。何以興工。夫目不親爲閱視。儘一有錯誤。則四十萬金。皆虛費矣。身不親爲彈壓。儘一有諠呼。則二十萬衆。皆仇讎矣。興工至此。害豈但河故曰臣之難也。何以言新臣之難也。夫治河者。荒度于野。集議于衆。移文于遠。請事于朝。冬初而作春盡而罷。乃爲及時。乃不廢事。今臣已不能出門一步矣。時已入冬。行且及春。新臣此時。猶未點用。何時視事。何時閱河。何時議工。何時集夫役。蓋冬前不至。則大挑已無及。春前不至。即分水亦不能。故曰新臣之難也。夫不獨黃河之難也。即運河之工業。已紛紛制作矣。而總河之臣。不一經目。不一措足。羣情何以鼓舞。人心得毋怠玩。儘至誤事。便是無漕。故運河之難也。與黃河一也。總之以臣尸居其間。而新臣不至耳。故臣不得不爲經畫。不爲料理。以仰副九重之命。臣又不得不備述其難。急爲之請。以免謬誤。兩河之工。儘新臣以此時用。以年內至。亟爲相度。早行陳請。或夫料湊手。急大挑以回狂瀾于既倒也。則一勞永逸。尙可以收平成之效于目前。或時日無及。姑分黃以俟水勢之自定也。則休養生息。亦可爲此據實上請。伏乞皇上。亟點新臣。早來視事。並乞敕下工部。復請將目前現做工程。責成該管司道。上緊趕做。如致誤事。責各有歸。則河事幸甚。臣幸甚。疏入。得旨。工部知道。

時政疏萬曆三十四年

明臣奏議 卷三十四

六四九

沈鯉

臣屢疏乞休。未蒙俞允。柴然一軀。病伏牀榻。或時觸事。不勝憂國之念。將終繼而不言。則恐一旦長畢。目且不能。故昧死一言。然猶嗚呼累日。而後敢出諸口也。何以故。臣老也。事在可緩。必不敢輕易進言。以自取周章之議。又惟親親之臣也。言在可已。尤不敢激昂立論。以輕擾君父之心。惟臣今所處之地。乃關繫民生休戚。國家理亂。而又適際中流急渡之時。夫是以事逆人主之顏。而不敢誠默取容。爲燕雀處堂之安也。請敬陳之。臣聞治天下者。貴審勢。今天下時勢何如哉。天變于上。人離于下。駭駭乎有亂之形矣。不及今尙可爲之時。而主臣一意百倍勵精。將朝廷號令政事。力加整頓。何由易危而爲安。轉亂而爲治。譬諸醫之治病。而遇十分虛損之人。非以十全大補之劑。不能有起死回生之效也。乃今猶泄泄然視之。而徐徐焉圖之者。豈以天下本無事。而臣言不足信乎。臣老諍。誠不足與慮天下事。其言誠無足採取也。而在朝。則文武諸官。亦盡懷杞人漆室之憂。不但臣也。在國。則農工商賈與庠序學校之士。出議于巷。入議于室者。又不止朝臣也。即在探樞中使。亦尙有五六老成。不忍見民間疾苦者。茲所謂左右近臣。不比于外廷疏遠也。在勳貴戚。與國同休。其憂國視常人更切也。在藩服。則又有天潢之派。以山河帶礪之盟。而欲傳百千萬世。與天壤無極者。茲所謂同姓一家。又不比于勳戚異姓也。皇上試以其兼聽並觀之心。而做古設鐸建韜之意。或顯詔以求直言。或密察以觀輿論。詎不皆憂臣之憂。道臣之辭乎。即口語不能皆一。直婉或有不同。其孰敢保天下終無事乎。夫內外臣民。人人皆有憂亂之心。而備亂猶可不亟乎。猶可不申嚴號令。以振作積玩之人心。猶可持諸司章奏。留中不發。發而不以常期乎。猶可使諸司當事之臣。日有補牘之繁。人有掣肘之苦。而不得自舉其職乎。猶可使中外衙門。無處不有缺官。無官不是權管。而因以慢令致期。誤民誤事乎。猶可使海內賢才。一一皆老死林下。而見謂無仁賢之國乎。猶可不照常行取補足。以自廣其聰明乎。猶可使天地不交。股肱失職。如日行陰霧中。而不見陽光。如常處嚴冬時。而不行春令乎。蓋自古憂國之臣。未亂而言。無其形也。常苦于言之不聽。既亂而言。形已成矣。又苦于聽之無及。夫與其聽之無及也。則寧備而不用乎。昔唐德宗時。海內殷富。天下宴然。過今遠甚。一朝變起。遂至乘輿播遷。幾不保其宗社。此建中四年十月幸奉天事。及廣德元年十月幸陝州事也。一展卷可知矣。唐以前。宋以後。覆轍相尋。有甚于此者。臣不敢歷歷言之矣。夫天下皆知其將亂。而至尊居九重之上。不見不聞。臣實有不可忍。故輒敢盡言之。語云。賜不幸言而中。臣惟願所言之不中。不願其多言而偶中也。蓋臣既不能借青蒲一膝之地。以吐其一腔忠赤。又不能剖心自明。而所憑惟紙上陳言。倘天鑒終不可回。臣終亦無目可瞑矣。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疏入。帝不納。

請召還言事諸臣疏萬曆三十四年

姜士昌

臣竊見大學士沈一貫。沈鯉相繼去國。輿論無不快一貫而惜鯉。夫一貫招權罔利。大壞士風。吏道恐天下林居貞士。與己齟齬。一切阻遏。以杜將來。即得罪張居正諸臣。皇上素知其忠義。注意拔擢者。皆按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之。其直道左遷諸人。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亦按不復用。在廷守正。不阿魁磊老成。

明臣奏議 卷三十四

六五一

之彥。小有同異。亦巧計能之。且空部院。以便宜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宜恣所欲為。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于已所欲用。所欲為者。又無不可。其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輒流涕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則歸己。過則歸人。人知其不忠。夫鯉。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以衆賢効之。君較一貫忠邪。遠甚。一貫既歸。貨財如山。金玉堆積。鯉家徒壁立。貧無餘貨。較一貫貪廉遠甚。一貫忠鯉。邪正相形。借妖書事傾害。非皇上聖明。幾至大誤。臣以為輔臣若一貫。儉邪異常。直合古今奸臣。虛杞。章惇而三矣。然竟無一人以鯉一貫之賢奸。為皇上正言別白者。臣竊痛之。且一貫之用。由王錫爵所推。今一貫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素有重名。非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讎。高桂。趙南星。薛敷。張納。陸。于孔。兼。高。樂。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召。顧。憲。成。章。嘉。禎。等。一。黜。不。復。頃。聞。錫。爵。有。疏。請。錄。遺。佚。謂。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致趣。就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理也。至論劾一貫。諸臣如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亦兩宜召復。以為盡忠發奸者之勸。至于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罷去者。請皆以次拂拭用之。說者謂皇上于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用。實未欲用者。臣獨以為不然。皇上初嘗能傳應。顧。余。懋。學。鄒。元。標。艾。穆。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朱。鴻。謨。孟。一。脈。趙。世。卿。郭。惟。賢。王。用。汲。等。後。又。嘗。請。魏。允。貞。李。三。才。黃。道。瞻。譚。希。思。周。弘。禴。江。東。之。李。植。曾。乾。亨。馮。景。隆。馬。應。圖。王。德。新。顧。憲。成。李。懋。相。董。基。陳。鳴。岡。饒。仲。郭。實。諸。壽。賢。顧。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吳。正。志。王。之。棟。等。旋。皆。擢。用。頃。年。改。調。銓。曹。鄒。觀。光。劉。學。曾。李。復。陽。羅。朝。國。趙。邦。柱。洪。文。衡。等。于。南。京。亦。俱。漸。還。清。秩。而。鄒。元。標。起。自。成。所。累。蒙。選。擢。其。後。未。有。一。言。忤。主。而。謂。皇上忽復怒之。而調之南。而錫爵不復用。豈不厚誣皇上也哉。蓋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心。而輔臣實決不用諸臣之策也。說者謂俗流世壞。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楊綰。杜黃裳。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為輔臣者。可不鑒於此哉。

乞休第二疏萬曆三十六年

葉向高

臣謹奏。竊惟臣求去之意。誠以受事數月。莫展一籌。政本何地。輔弼何官。而可汶汶容容。苟且度日。反復思維。不能安處。下情未伸。愈增鬱結。憂愁困苦。生意稿然。即欲扶病入直。而幾務方殷。萬難展布。銓臣問曰。庶官曷矣。職何以修。計臣問曰。邊軍謀矣。餉何以處。臺臣問曰。憲署空矣。要緊各差。急何以應。諸如此類。臣皆不能置對。身居此地。當任此責。即臣自付自思。亦不能自恕。而敢望天下之恕臣乎。人情有所冀而不得。必有後言。矧合天下如焦如焚之心。舉天下至危至急之事。盡責之臣等。而臣等實無以副。疑端一啓。則猜度滋多。悠悠之談。何所不至。今同官既已堅臥。而欲使臣以孑然之身。當四海九州之望。顧影無侶。呼天無門。臣誠莫知其死所矣。功名富貴。臣已灰心。報主酬知。臣待來世。惟望皇上哀臣憐臣。願賜臣歸。臣即身先朝露。敢忘聖恩。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乞振朝綱疏萬曆三十六年

周起元

臣仰惟皇上臨御以來。英明果毅。一號一令。悉稟裁奪。自以為無太阿倒持。魁綱失取之病矣。近以靜攝日久。百凡庶政。有漸流于下移。而莫覺者。夫蔽明之奸行于下。而不隨之名歸。吾君甚可痛也。臣不敢引。謹以二三時事。諸臣所焦舌而陳者申之。近者。賢令李嗣善蒙釋。人人加額。至若滿朝薦等。救萬人之命。功在嗣善上。而梁永等戕萬人之命。罪又浮于滿朝。乃嗣善獲宥。而朝薦長囚。則以進朝而波及嗣善也。罪閹不付廷理。是以恩綸垂渙。而中寢也。則朝薦等之不獲宥。蓋皇上之左右幽贊之也。然而禁良令之名。則皇上受之矣。舊制。駙馬體統甚隆。今駙馬冉興讓。以被辱逃。已蒙顯罰。顧婦寺負辜。未聞重創。公主不能以保其夫。天子不能以庇其女。楊宦售奸。其何疑焉。是與讓之覆冤莫照。蓋皇上之左右。舉抑之也。然而辱威臣之名。則皇上受之矣。今以四海之蓄。加以礦稅之括入。三殿箭樓。久垂龍見之期。累年不得報竣。何也。良由大工未竣。墨胥家于是。貪瑯家于是。稅使又幾幸。以免掣而家于是。乃別立一種。諱邪說。以默發而逗遛。是工役之不得早就輪奐也。皇上之左右。因此以為利也。然而廢朝常之名。則皇上受之矣。放棄諸臣。批鱗者不罪。觸權者永錮。竊窺皇上。原無成心。第廢臣鯁直之性。多為奸瑯所恨。在慮臺省中。為之發憤。而明其不然。則先設依傍之名。目以震懾之甚。且造為蜚語。曰。考選時。某人推轂某欲科即科。欲道即道。不惟布之道。且明告君父。使人憂譏畏。不敢昌言昭雪。而護持正人者。日益寡。一任彼推殘。蹂躪。莫敢誰何。而後愉快。又廣為之挑怨。一切不得于輿評者。皆歸其禍。始于草野。曰。是某林下所構害也。如湯賓尹事未發時。徐兆魁且豫為之疏。曰。東林所以逆折賓尹者。其跡已見。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是以怨毒益騰。而忌且怒之者。日益衆。護持既寡。忌怒又衆。即大小臣工。虛心旁觀者。漸至焚。且各諸賢之不隱。鱗戩羽。而為此孤憤也。是以正勢漸孤。又有奸人陰通于禁中。安排誘誦而中止之。是廢臣之不獲賜環也。蓋皇上之左右。挫退而沈淪之也。然而錮忠良之名。則皇上受之矣。此數者。皆叔季苟且之紕政。非熙朝所宜見也。皇上清夜思維。必不願被此名。今皆冒而行之。昭之臣庶。垂之史冊。天下後世。以皇上為何如主。然實非皇上之本情。由左右近習。為構圖。或于酣樂之餘。為有心之蒙蔽。或以閒暇之際。為無心之簸弄。歲月浸淫。落其術中。而不覺。久之。且習為故然矣。伏乞皇上收攬乾綱。釋滿朝薦等于囹圄。加揚應吉等以刑治。大役立限。報竣淹滯。盡賜振拔。此不過頃刻一轉念。而叔季紕政。變而為熙朝盛事。天下後世稱英君。誼。必歸皇上矣。臣一念。樸忠。忘其忌諱。補牘陳言。仰垂清覽。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無一報。因從來未有之事也。進既不可。退又不能。拘繫繫維。無所控訴。亦從來未有之苦也。古稱人君之德。曰使臣以禮。曰體羣臣。今日諸臣。皇上之體之者切矣。皇上一為處分。使得以禮進退。是諸臣之幸也。不然彼窮迫無聊。自甘愆罪。臣子不足惜。而其如國家之體何哉。夫功名爵祿。人情所甚愛。潔身勇退。人情所甚難。今使人乘其所甚愛。而就其所甚難。則亦足以觀世道矣。伏望省覽。至于馮有經之送印辭。併望聖裁。非臣所敢擬也。

請革解納白糧積弊疏萬曆三十九年

徐必達

臣于十月十四日接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惟任揭。為江南重役未蘇。上方玉食難緩。懇乞特申功令。以恤民艱。以便趨運事。內言東南小民。解納白糧之苦。詳且悉矣。臣詳讀而細分析之。內有屬于起運之弊者。則漕臣得而禁之。如大戶派兌。有官戶之拖糧。握揚驗包。有官役之需索。展兌船隻。有舟人之攪騙。告領水脚。有吏書之扣剋。及押運官之索騙。渡江過淮之遲延。皆漕運御史所能查禁者。即張惟任所謂處置調停。立法革蠹。無敢煩廟議者也。又有屬于收米之弊。臣寺得而禁之。如廠倉之堆垛。倉役之勒索。搬運之狼籍。使費之侵耗。則臣寺管倉之卿丞。皆能查禁者。亦無敢煩廟議者也。至于軍先民後之故套。皇店。皇木及黃馬。水殿。官座等船之挾詐。淮安。通州盤驗之阻滯。索土宜索常例。講鋪墊。講耗增。攪金盜木之陋習。則漕臣難以施其禁。臣寺不得預其事。不得不仰懇天威。而嚴為禁革。何也。軍先民後。朝廷原無此令。原因軍糧船。九千餘隻。其勢盛。其人衆。白糧船不過數百。其人少。其勢弱。以衆欺寡。以強欺弱。所必致。且軍官武猛。多縱容軍卒。以圖索騙。遂成故套。不知白糧乃玉食之供。各宮之膳。其視軍儲之糧。尊卑輕重。蓋天淵矣。安可以軍糧船而先于白糧船乎。皇店。皇木。黃馬。水殿。官座等船。雖皆屬于朝廷。而所載貨物不甚多。原與白糧船重載不同。且河路狹窄。止此一線之水。彼獨船運木。皆驕夫悍卒。藉屬朝廷。獨言上用。不容白糧船先行。必需索重賄。方許其行。一近其船。即稱撞損。勒索賠補。小民唯唯。不敢申訴。此挾詐之所由興也。淮安。通州皆關隘之所。恐有夾帶。向許盤驗。但官不自驗。委之下吏巡邏之夫。明知其無夾帶。必需索足。願方放過。此阻滯之所由病也。至于索土宜索常例。講鋪墊。講耗增。加二加三。聞各倉屬于北門者有之。而非臣寺諸倉之弊。此四寺之弊。皆漕運御史之所不及禁。臣寺之所不能知。惟仰天威赫然。嚴示白糧船乃上供玉食。宜先于軍糧船。不許軍糧船壓之在後。仍行漕運御史。製成憲牌。上刻奉旨。白糧船在前。軍糧船在後。不許攙越。違者重治。數字。無論軍民船隻。各立牌一面。則各船官軍。方知畏憚。而不敢仍稱軍先民後之故習矣。皇店之牌。皆非重載。速行之差。不許阻當。白糧船如有阻當。許漕運御史及地方撫按官擊究。則挾詐之弊可塞。淮安。通州二關。驗得白糧船無夾帶。即便放行。不許耽遲時刻。仍嚴行戶部。轉行各關部臣。禁戢下役。毋得指稱查驗。刁詐留難。或以白糧船既載糧米。難以夾帶。亦可免其盤驗。則阻滯之患可免。至于北門收米人役。如有索常例。講鋪墊等弊。許運糧人等訴告于巡視衙門。參提重治。則騙害之端可息。此皆仰仗皇上之威靈獨斷。而非臣等所能為力。

者也。又照得軍運之船。必待舊運船回。方能兌新運之米。若民運之船。則在在皆有。人人可雇。不必借于舊船。而吏書作奸。通同經紀。受入囑託。豫指某人之船。受其雇值。利為己有。及至兌米。船尚未到。即欲追退其值。而此辭趕船。掉臂逃走矣。一幫之內。一船未到。別船俱不得行。一府之中。一縣未完。別縣俱不得發。此起運之所以遲。而軍船或得以爭先也。近見張惟任牌行。有白糧府。縣以雇兌船隻。俱要見船立約。交銀裝載。勿許吏書積棍。把持作奸。指虛舟而延夙害。遠定限以誤運期。如有仍前積蠹。該縣不時揭報。以憑察治。吏書坐賊。究革等因。讀得革弊之源。迷運之要。以後郡縣永遵。一應白糧船。俱限于十二月內發運。則軍糧船俱在後。不得與之相爭。自無阻滯之患。張惟任所謂橫舟黃流。望洋無策。覆溺虞危。互塞守凍。買車推挽。搬運狼籍之弊。無自而有矣。其巡漕御史。尤當先一年內八月間。即領救出城料理運事。斯來歲不患乎倉猝而難措。此則先時而執其機。不惟民運可早。而軍運亦可早。而過遲不出。三四月之外矣。此又在於都察院之早題請。而皇上之早俞允也。蓋一速而萬事俱速者也。又查得軍運船回空。其遲速。責在押運把總與各衙指揮千百戶。今則收糧一完。繳有薦疏。各官即輕騎先歸。而回空之船。任其優游于天津。淮。德之間。買棹篙以充朝夕。而聽其船之沈于泥沙。且其板而賣之。船既不回。糧何由兌。須嚴責運糧官。押令空船俱到。方許回家換班。不則仍行參究。庶乎空船得以早回。而新運不致誤事。總之惟漕運御史。早出國門。則軍民之糧。均得早兌。此又探本之論。先事之要策也。疏入。得旨。戶部知道。

乞裁藩邸求請疏萬曆四十年

周起元

臣接邸報。見福王一本。為比例。懇乞賜給鹽井。茶。銀。奉聖旨。著查照潞王例行。該部知道。欽此。臣竊嘆福藩之拙于自謀。陛下之薄于愛子也。陛下以天下為家。未有不保其民。而保其子者。福藩之所為。邀恩寵而算銷銖者。亦既不遺餘力。而獲利矣。猶觀及四川之鹽井乎。試思今日四川如何景象乎。播土征魂。尙作春閨之夢。建昌成血。復染瘴草之煙。水西伏戎。時露披履之形。衆人入立。每懷走墟之想。蜀同羸國也。天未厭禍。又剝利以佐災。無乃不可乎。頃者。皇太后遺詔。蒙陛下推廣孝思。加惠四海。維時二三老臣。曾莅蜀者。力陳鹽課之累。是以恩詔。鹽井有課。無井者。著撫按官議。蜀人方引領望澤。而可頓棄德意乎。夫陵谷尚遷。徒無常。鹽水歷幾時。而盈竭異。又歷幾時。而鹹淡異。非永永滄于不測之源也。井敗課存。窳戶之賠納不堪。相率棄業。逃亡矣。賦額且不能取。往往派賠州郡。以足京邊之需。彼士之官。自撫按而下。莫不計露于提標。而謀窮于借筋矣。潞府之例。舊稱難支。福藩之富。無容再益。前者求開鹽廠。今者復求鹽課。長此不已。意欲何極。將扣之額。徵之內乎。抑增之額。徵之外乎。扣之則軍餉餽餉之需。或有常數。不可虧縮也。增之則巴蜀能敵之餘。倍算加緡。又必不能輸應也。況陛下聖子神孫。振振方興。今日引潞藩以為例。他日必有引福藩以為例者。陛下又將同之。以樂為賜乎。抑異之。而新其子乎。異之。則等屬天潢之派。未可厚薄視也。同之。則盡括惟正之供。又未必足為宗室贍也。臣竊謂福藩之規規此請也。于殖貨則利于德義。則德義則陛下之沾沾此愛也。于私情則牽于法制。則遠夫素約之家。常有餘饒。兼井之室。日

權不給。何者。奔儉之致異也。計福藩所入。不為不厚矣。以好善為樂。則保有令名。以節蓄為寶。則永不乏。陛下何不裁之以義。教之以儉。俾知國家有一定之賦。分封無濫乞之規。事必師古法。以制情。不以反。汗為嫌。收回成命。則福藩沐皇恩之慈愛。更倍于錫子之恩。其為子孫黎民之利。不亦溥乎。臣又有請焉。一人作法。天下之則也。涼貪之弊。其應不爽。陛下年來務鳩聚而廣誅求。藩王象之。又何責焉。願皇上。明制。遵太僕。愛人力。惜國用。為散財發粟之仁。捐貨利之私。行見風聲一倡。臣庶景從。天子不言有無。而諸侯王敢于言多寡者。未之有也。此躬行之效。身教之說。陛下誠能俯採臣言。翻然更始。則薄海內外。咸仰聖明。誠德于青宮者。將習賭節用之規。而消欲賄之萌。況屏翰于列藩者。其敢聽宵小之謀。而恣無厭之請哉。臣區區上陳。不勝屏息待罪之至。

疏入。帝不納。

周起元

勅稅監高築疏萬曆四十一年
臣謹奏。福建稅監高築。素行貪殘。甚于別璫。歷年海商。一切貴重美麗奇巧之珍。百入于築。與參隨。未必一貢于朝廷。臣生長其地。耳目之久矣。鑿鑿既盈。虐聲久著。不意益肆鴟張。大開狼噬。剽閭閻彈膏竭髓。皇上取用各項物料。即一草一木。莫不按數予值。而築刻剝樓船。連舸接舳。揭百尺之桅檣。窮雕飾之極麗。所取物料。槩欲白沒。彼市鬻貿易之夫。挾貨幾何。令一旦盡付烏有。誰能甘之。相率控取。自無足怪。何乃簡鼻雄。以作威。陳利兵而相向。揮刀戮二十餘人。又放火延燒二十餘家。越日披堅執銳。統率驍騎。乘守衛之偶撤。徑弄兵于轅門。撫臣袁一驥。節制一方。築不能遂其竭澤之貪。夙懷忿憤。按劍要挾。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捋虎鬚以解厄。築復留而要盟。皇上試思從來稅監最貪。最狠。最毒。如高淮。梁永。陳奉。孫朝。楊榮。輩。曾有殺人。放火。節餓。要留方面。如築之大逆不道者乎。臣讀撫按疏揭。參以鄉人見聞。不覺髮指。而繼之以痛哭也。近者邢洪持兵器于禁地。虛受假狐威于票擬。皆漫不處分。今築又見告矣。所當亟行兩觀之誅。用雪萬民之分。非僅撤回械鎗。可以了事者。臣聞省會人情洶洶。莫不欲得築而甘心焉。賴巡方與在事諸臣。安輯撫綏。幸未告變。臣恐防川不決。決必滔天。宿火不發。發必燎原。萬一戈矛起于肘腋。海濱因而搖動。倭夷乘隙以生心。築粉骨不足惜。皇上豈善為社稷計乎。築之言曰。多進孝順。便可保全首領。築以累年之括搜。挾百萬。蓋藏出其珍玩。綺縠。歌舞。角觥。享用作樂之剩貨。可以結左右之歡。而及于寬政。倘一遂其奸。是皇上不惜太阿之重。而僅易此阿堵也。示之臣庶。昭之史冊。虧累令名。豈淺鮮哉。

疏入。帝不納。

李朴

勅三黨疏萬曆四十一年
臣惟朝廷設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遺。製衣小車。遊遊市肆。狎比娼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覽章奏。大臣柔弱無為。故猖狂恣肆。至于此極。臣謂

此輩。皆可斬也。孫球。湯兆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爭職掌。則羣攻之。今或去或留。惟存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耳。何能為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輩。山東。則元詩。教。周永春。輩。四川。則田一甲。輩。百人合為一心。以擠排善類。而趙興邦。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敢宗文。輩。百人。孰為有黨耶。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為亂政。明日目為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黃克。積。賊私鉅萬。已敗猶見留。願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誰。而封疆坐死。如陳川賓。科場作奸。如韓敬。趙時。竊得如趙煥。猶為之營護。為之稱冤。國典安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

疏入。帝心善之。會葉向高。方從哲。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

明臣奏議卷三十五

乞休第六十一疏萬曆四十二年

葉向高

臣謹奏。竊臣八載備員。孤蹤獨立。荷蒙皇上寵眷。恩私隆天。重地近世所無。言雖不盡用。而不可謂不用。事雖不盡行。而不可謂不行。人言愈起。而信任愈深。求去愈殷。而慰留愈切。君父之于臣子。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臣私衷感刻。真口不能宣。筆不能寫。千生萬生。變為犬馬。以謝皇上。猶不能報也。茲當萬壽聖節。臣杜門日久。本不宜報。復出。但情不能已。于今早勉強同臣從哲。詣仁德門叩賀。禮畢之後。臣念自此永無再到宮門之日。謹再五拜三叩頭。一以謝皇上累年養育之厚恩。一以伸微臣遠離闕廷之私念。伏望皇上察臣微誠。成臣素志。更勿以溫旨留臣。即賜俞旨。放臣歸去。使天下人知今日朝中尚有奉旨去國之大臣。而臣之蒙恩于皇上。終始不替。如此君臣上下。皆有光彩。何幸如之。臣謹于私寓。恭候數日。至于不得已。而效尤二臣。是臣之罪。而非臣之得已也。臣不勝冒昧懇切。悚悚之至。

劫惡瑄辱官劉民疏萬曆四十二年

王紀

臣得驛遞之說原以供命使之往來非以供寺人之魚肉自中使四出而驛遞之膏血盡矣孰意又有狂悖不法如李水其人者按水不過一掃除賤役耳營得押船一差鳩聚四方亡命大逞聲勢擅作威福懸挂龍旗妄借天子之儀仗偽造印信竊弄人主之大權搆客以至千餘得銀豈止萬計惟圖夾帶以射利罔顧明禁之嚴頗至甚陵機署官搶奪縣印勒令取贖則與強盜剽掠者何異墩鎖驛夫非刑弔打借銀赴救則與暴寇殘虐者何殊蓋廣文卑秩也猶是朝廷之命官驛夫賤隸也誰非朝廷之赤子一旦橫被李水吞噬至此其窮瑄中之豺狼人而而獸心者也目今福藩之國人心驚懼若不誅一水以謝天下則後之為水者將不知其幾而迢遞千里其橫遭剝削荼毒之苦又不知其幾千萬家也至于把總金廷貴指揮楊惠楊應吉身奉公委親視刑章助桀行兇敢造逆天之冤業如虎傅翼大張食人之爪牙貪殘異常法律何道神棍崔見吾陶左川劉禿子等流毒肆虐藉勢詐財歷訊已明詎宜漏網除臣等移咨南京兵部先將金廷貴崔見吾等從問正法另行奏請外伏乞皇上垂憐郊圻重地疲驛苦情敕下法司將李水嚴鞫究問依律追贓庶刀鋸餘人上不敢輕蔑天憲下不至播惡小民而窮困驛遞亦可以稍寧矣為此具本謹題 疏入帝不納

勅趙煥疏萬曆四十二年

周起元

臣惟皇上御極以來于言官獻替雖罕採納而輒多優容惟觸權輿迂巨奸者其敗不旋踵其錮終身忠臣義士扼腕久矣謹按吏部尚書趙煥虧喪大節難以縷陳今營據要地結權璫而招黨與逐總憲而傾善良借事誅勦兇險狠惡近日例推孫振基等三臣皆惡其異己一時芟盡此三臣者非有玷官常于清議而獲罪于皇上也特以議論異同居恒建白詞多與趙煥相觸煥恐終不利于己而急修嫌怨豫為翦除以儆倖長竊柄耳例推一事明旨令科院從公擬議而趙煥獨擅離黃略無顧忌是煥之權尊于皇上也乃倖然以職掌為爭則吏部侍郎方從哲不由會推徑竄職進顧未聞敢爭執半語何其蓄縮于大臣而狠毒于小臣也趙煥起廢請籍清貞端謹蕙藉不同宜遭煥忌謂不當以祠部改銓似矣乃科推正閩自有往例任意轉移巧用指手何其苛求于賢者而通融于所昵也有科臣周永春元詩教為之畫策有司屬李養正郭士望為之布網彼皆度皇上待大臣有禮不輕呵譴遂敢蔑明旨而弄威權逐異議以固爵位夫議論原有兩端雷同誠非國福在皇上尚容臣下盡言以參酌是非之衡在諸臣亦誰願因殿上之爭而自傷和氣趙煥不能擴大公以乘衡煥華小而事主乃挑彼此之鬪以收一網借言路之歧以營三窟雖自恃羽翼堪耐彈彈彈公論久而澄清豪傑代將輩出雖有善畫三策者無能為煥効一籌矣例轉何足為三臣辱特臺綱自此廢墜權奸自此縱橫長此不已將令言官俯首喪氣盡折而入于權門羞熙朝而譏青史臣憂臣也豈能坐視事綱決裂默無一言以希全職位哉伏乞皇上敕下三院九卿科道會議如果趙煥植黨擅權增減規違旨報怨即立賜三臣仍入班行以儆奸謀而肅憲紀若臣所

奏不實即將臣與三臣同罷以謝趙煥臣雖抱膝邱園有餘榮矣 疏入忤旨坐停俸

梅陳時弊疏萬曆四十三年

熊明遇

臣竊惟春來天鼓兩震流星晝隕地震二十八天火九雨數女妖兵端吐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于今日者且山東大祲黃河水積天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水愆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恆風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逆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買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國王插部觀賞可憂三黃河泛濫運河膠澗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寒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摧可憂六羣神益衛詭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入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隕擗制科之法漸成奸蔽武庫之器漸見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焚感天子小校可濫遊絲綸是朝廷無紀綱漢賡之守令皆途窮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隄構之口甚于戈戟傾危之禍慘于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 疏入帝不納

特請蠲賑疏萬曆四十五年

王紀

臣惟天災流行何方蔑有未有如畿南三四年來旱蝗疊見至今日而益甚者也追維四十四年大旱傳亞山東幸皇上發米十萬石以賑救之凡今日子遺之民皆君恩之所留也次年春夏又旱二麥一顆一粒不收者十之八九秋禾稍暢茂卻被蝗蝻食盡小民望今年二麥之熟不啻以日為歲誰料天不悔禍災沴相尋未已乎去年三春無雪自春徂夏五月不雨蠶繭盡如快如焚河水少溪澗斷流其是赤地千里比前酷烈更甚矣臣方雲漢之是憂而飛蝗突生適與之會整若行陣疾若風雨所過殘毀不盡不休誰其尸之羽翼與早魃爭出肆虐昊天上帝似乎有意以降喪亂者矣頃六月十三纔得透雨已後時矣即今禁禁小民餓者餓逃者逃山東奇禍轉眼再見此時此際欲勸輸而閭閻懸罄矣欲議賑而倉庫若洗矣諺云巧婦不能作無麵湯餅臣又安能神輸鬼運以活此百萬凋謝計惟有哀號皇上速沛浩蕩之恩而已一切恤災事宜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毛堪劉廷元開列上請伏乞敕下戶部再加查議覆請臣等遵照施行一日發帑金運來內帑之請臣子諱言亦淺之乎窺皇上矣不啻以中州大饑發三十萬山東大饑發二十萬乎況三輔根本重地非二者比嗷嗷待哺之民不下百萬何忍令其顛覆溝壑竊謂欲急救民命非十萬金不可夫十萬盈數也合之似稍奢分之則無幾皇上自為根本計諒必不惜此阿堵矣不然愁怨之民心一散急難收拾瓊林大盈有不為大盜積者乎孰若善散之為愈也一日發倉米幾南饑饉薦臻民不聊生久矣頃復遭此奇災家家懸釜待炊斷非升斗之水所能活也前歲皇上曾發米十萬石一半賑濟一半平糶今歲之災更甚于前臣亦不敢望之太奢只如前歲發臨德二倉十萬石盡為賑濟足矣此一米也以朝廷視之直滄海涓滴耳而散之民間粒粒皆續命之金丹也

豈其有愛焉。一曰留監稅。夫榷稅算及雞豚。是手實之法也。臣甚為國體惜。能之是矣。惟是今年已征在官者。計一年不過四萬三千餘兩。半屬解內幣長物也。進之祇益朽蠹。留之足起溝壑。輕重已自較然。況斂于民者。還散之民。寧獨全活飢寒。抑且立收美名矣。何惜此銷銖。而戀不忍割也。臣竊謂留之便。一曰急備。夫帶徵之法。從來已久。況當九邊呼庚之時。臣何敢輕議。然實非所論于畿南也。奇災之後。更有奇災。嗷嗷飢民。即本年京邊。尚有鬻妻賣子難完者。若并責之九年帶徵。縱敲骨吸髓。必不能完。徒有驅之死且逃耳。至于死且逃。將并本年現徵。亦悉化為烏有矣。其曷利焉。合無將四十年以前帶徵。盡為蠲免。四十年以後帶徵。暫為停徵。俟明年大熟。仍照舊帶徵。庶國賦民命。兩不相妨。計無便于此者。疏入。帝從之。

再請救書關防疏 萬曆四十七年

熊廷弼

臣伏處田間。耕食罄飲。為終焉之計。不圖東事破敗。皇上過聽羣臣之言。起臣大理兼御史職。銜馳赴遼東。宣慰軍民。比及在途。又蒙有催熊廷弼星夜前來之旨。其促臣之來。不為不急矣。臣聞報之日。仰體憂憤。俯憫危狀。不顧妻子。不謀友朋。束裝五日。而即就道。日行二百餘里。雖熱毒逼體。而不敢言病。其趨封疆之難。亦不為不急矣。但以人臣未有無憑。而擅往地方之理。每朝廷小小差遣。且給敕書。勘合。以便行事。況軍國重情。不藉王言為重。何以感動人心。而激勵士氣。不藉關防示信。何以往來奏報。而上下行移。所以必候領得而後可去。前日具疏恭請。未蒙批發。迺與前月兩次嚴旨。緩急不俾。一似以臣為可有可無之官。而不必設宣慰。為可行可止之事。而不必往者。臣竊謂此官可無。而此行宣慰。斷斷乎未可中止也。何也。遼東軍民及調來薊保宣大甘延川浙援遼官軍。皆皇上守遼禦敵良民赤子也。無罪無辜。而驅死于一年之內者十餘萬人。或全城死。全營死。全村死。全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弟死其兄。妻死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號。而皇上忍不為死者。惻惻心動乎。方軍散之日。遼瀋數城。放聲大哭。惟各抱頭擣手。收拾包裹。待敵至而去耳。幸敵未至。而魂魄雖收。頭顱猶寄。朝人暮見。誰下所終。人有百死而無一生。日有千愁而無一樂。家家抱怨。在在思逃。而皇上忍不為生者。惻惻心動乎。皇上此時即不下罪己之詔。悔制馭之失策。痛自刻責。以上回天心。下挽人意。而亟付尺幅之紙。畀臣宣諭。弔死問傷。拊循慰恤。以見皇上之念遼救遼。而不肯忘遼棄遼也。則全遼之父老子弟。與援遼之官兵人等。誰不感泣。下拭淚而相告曰。吾君哀吾儕之死有如此。吾君憐吾儕之死有如此。吾君之念遼不忘遼。救遼而不棄遼。也有如此。又誰不忠義感憤。捐糜圖報。願出身以投伍。出資以佐軍。出死力以禦敵。而願乃悠悠忽忽。漠不關意。一至此。臣恐遼人之灰心解體。而潰不可收于一且也。皇上何吝此半通之綸。方寸之符。不早屬臣。而慰此一方之人耶。且前者兩旨。催促之急。臣晝夜馳赴之急。中外見之。誰不誦皇上任人之專。壯微臣赴義之勇。乃徒以領敕之故。稽留于此。不得前行。萬一不相諒者。或謂臣畏往遼。有規避之私。或謂臣候新推。有觀望之意。而臣不將與全軀保妻子之臣。沾沾于一官者。同類而一視耶。是行也。君恩為重。臣命為輕。灑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軀于邊塞。惟願皇上早賜頒給。勒限出關。刻期報命。遣往遼來。俾

遼人感泣。咸知德意。遠過河東之詔。而臣願畢矣。臣責畢矣。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候命之至。疏入。留中。

陳河東諸城情形疏 萬曆四十七年

熊廷弼

臣惟遼左為京師肩背。欲保京師。而遼鎮必不可棄。河東為遼鎮腹心。欲保遼鎮。而河東必不可棄。開原為河東根柢。欲保河東。而開原必不可棄。今開原破矣。青陽棄矣。慶雲搶矣。鎮西圍矣。中固。鐵嶺。懿路。蒲河。數城。婦女老幼空城而逃矣。自鴨綠江東南起。至西北一帶。城堡除撫順。清河失陷已報外。如永甸。新甸。雙陽。孤山。謙場。一塔。驢。酒。馬。吉。東。州。會。安。白。家。街。三。岔。撫。安。威。遠。鎮。北。等。處。城。堡。十。座。已。棄。去。而。遼內之村寨。已搶燬無遺矣。獨遼陽。瀋陽。為河東孤注。而昨據經臣揭報。瀋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而遼何可守也。敵未破開原時。北關相倚。猶有後背之憂。朝鮮未敗。猶有左腋之患。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不順。使幣往來。而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背腋之虞。又合東西之勢。以此交攻。而遼何可守也。雖有收殘新集士卒四五萬人。皆有名無實。而此番開原損折。又奚啻萬計。且又無甲馬器械。而所調各鎮兵馬。又多不來。卽到者。亦聞戰驚散。而遼瀋又何可守也。然而不守遼瀋。必不能保遼鎮。以保京師。不復開原。必不能保遼瀋。以保遼鎮。然則今日之開原。皇上以為當棄乎。當復乎。皇上試問羣臣。當棄乎。當復乎。棄之而成敵國東西之交。絕北關觀望之路。是棄遼以乘京師也。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欲起而收復之。雖精兵良將。甲馬器械。錢糧芻粟等項。一時齊備。足以副臣之用。臣猶恐敗氣難復。復水難收。敵銳難當。敵交難斷。四顧躊躇。無一措手之處。而況乎事事俱無。臣又知之何哉。臣昨隨諸臣。曾議于中府。議及恢復。皆決然以為當復。及議兵而皆謂兵無。議餉而皆謂餉無。議處兵處餉。或調或募。或近或遠。或借或括。而皆或默或爭。迄無成議。即如議增新兵七萬。先調一萬。隨臣入遼。姑壯聲勢。以定人心。又且議徵此而恐此阻難。議調彼而恐彼空。左牽右掣。尙望其他。是其所謂當復者。不過為國家慷慨粉飾之詞。而心口私語。必謂兵餉難辦。且守遼瀋遼瀋有失。且守河西河西有失。且守山海關山海有失。再作區區云爾。是豈真能同心共濟。亟圖收復。以保遼鎮保京師。而保宗社者哉。且今日之禍。皆前日明自所言。後來一條走路。四圍逼束。無充拓之兵。山地出產。無寬餘之糧。使于清撫失事以後。兵餉湊集之時。中外當事者。不急戰。不催戰。議復清河。撫順。守寬甸。再建城設將于柴河。靖安。間。悉宿重兵。互相犄角。以漸逼而轉格之。猶可幸也。自大軍三路收沒。而敵兵始出入無常。自我兵坐守四城而敗。始交合西部。徑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清。撫。以失開原之覆車。即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而危京師之榜樣也。今開原一帶盡失。而外交合矣。朝鮮北關皆陰順之。而內患除矣。彼亦何所牽掣。何所顧忌。愛我瀋陽。而不攻我。夫開原古之黃龍府。而元之所謂上都也。城大而民衆。物力頗饒。搬運金錢財貨。數日未盡。何止數百萬。向無充拓之兵。而今且合兵于西向。無寬餘之糧。而今且因糧于我。但分我開原餘財十數萬。以與鄰近各部。落。使之東攻遼瀋。西攻廣寧。各部營所得春夏兩賞于我者幾何。又何愛于我而不從。彼以攻我。試觀前此塘報。

敵攻開原而西部五營即率三千騎搶慶雲。又率五萬騎至廣寧索賞。是西部明明已皆為所用矣。而遼瀋可保乎。遼瀋可保乎。不惟遼瀋難保也。如彼全有遼瀋。所獲金錢財貨。何止數千萬。但分數十萬金與諸部。令入攻昌。薊。薄。京。城。又分數十萬金與諸部。令入攻宣。大。趨。兩。關。以。牽。綴。我。使。不。敢。出。京。城。一。步。然。後。長。驅。入。山。海。關。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此。皆。國。家。必。受。之。患。理。勢。必。至。之。事。而。臣。十。年。前。不。幸。而。屢。中。之。言。也。且。十。年。之。前。禍。機。隱。微。臣。已。策。之。而。無。遺。豈。今。日。之。後。事。勢。明。白。臣。又。料。之。而。不。驗。皇。上。動。疑。臣。下。之。言。為。欺。為。誑。試。檢。臣。疏。稿。一。一。覆。覈。有。一。字。涉。欺。誑。者。耶。即。中。外。諸。臣。凡。有。章。疏。皇。上。一。切。疑。為。欺。誑。置。之。弗。聽。徒。視。敵。緩。以。為。緩。敵。急。以。為。急。而。今。日。併。敵。急。亦。不。以。為。急。也。諸。臣。惟。各。感。慨。歎。以。氣。運。付。天。以。天。下。事。付。皇。上。自。理。而。相。率。苟。且。支。吾。為。悠。悠。待。盡。之。計。而。已。往。昔。皇。上。與。中。外。諸。臣。交。誤。以。致。今。日。亦。已。極。矣。今。日。若。能。早。為。收。拾。則。河。東。尚。存。其。半。河。西。尚。處。其。全。山。海。尚。未。逼。而。薊。昌。尚。無。恙。猶。幸。一。隙。之。暇。可。圖。恢。復。之。舉。使。皇。上。以。京。師。視。遠。立。從。臣。下。之。請。而。無。有。中。隔。使。兵。二。部。以。京。師。視。遠。共。商。兵。餉。彼。此。通。融。而。毋。以。例。爭。使。兩。京。各。錢。糧。衙。門。以。及。邊。腹。撫。按。諸。臣。皆。以。京。師。視。遠。凡。遇。徵。調。那。借。搜。括。催。解。等。項。一。一。真。心。委。曲。多。方。措。處。而。毋。以。套。應。則。兵。餉。諸。事。尚。可。立。致。天。下。事。何。遠。不。可。為。而。願。猶。悠。悠。忽。忽。漫。無。所。致。緩。急。于。其。間。豈。真。待。遼。瀋。盡。失。西。攻。昌。薊。東。入。山。海。天。津。一。帶。而。後。皇。上。始。聽。臣。下。之。言。中。外。諸。臣。始。肯。破。例。破。套。為。同。心。之。應。而。天。下。之。事。去。矣。當。斯。時。也。臣。之。肉。固。不。足。食。而。中。外。諸。臣。之。誤。皇。上。與。皇。上。之。自。誤。亦。何。以。安。陵。廟。安。宗。社。謝。天。下。而。各。保。其。身。家。也。乎。臣。久。廢。田。間。苟。活。性。命。本。無。仕。進。之。志。忽。蒙。皇。上。起。臣。大。理。宣。慰。臣。念。國。家。事。重。不。得。不。星。馳。而。來。不。意。諸。臣。竟。用。部。院。職。銜。授。臣。經。略。處。臣。以。非。分。之。榮。加。臣。以。絕。筋。之。任。臣。實。不。堪。比。欲。具。辭。而。相。知。諸。臣。皆。以。大。義。責。臣。中。止。臣。往。矣。臣。已。移。書。訣。絕。妻。兒。寄。謝。親。友。拚。此。七。尺。之。軀。為。皇。上。戮。力。封。疆。置。利。害。死。生。于。度。外。矣。惟。是。兵。餉。有。無。遲。速。實。係。遼。瀋。存。亡。京。師。安。危。之。急。務。乞。皇。上。省。覽。臣。疏。兩。敕。廷。臣。會。議。開。原。地。方。應。否。恢。復。如。不。當。棄。便。須。急。為。處。辦。兵。馬。器。械。錢。糧。芻。豆。等。項。勒。限。齊。備。毋。缺。少。以。塞。臣。用。毋。遲。延。以。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議。以。掣。臣。肘。毋。交。擠。于。臣。不。相。照。管。而。獨。遣。臣。以。難。以。致。誤。臣。誤。遼。瀋。而。併。誤。諸。臣。之。身。家。則。宗。社。幸。甚。諸。臣。幸。甚。臣。愚。亦。幸。甚。

陳戰守大略疏萬曆四十七年

熊廷弼

臣惟今日禦敵之說有三。一曰恢復。一曰進戰。一曰固守。當開原初陷時。鐵嶺北關尚在。懿路蒲河未逃。法當亟復開原。全我形勢。今破者破。空者空。徒分數萬人馬。守各空城。無一人民居住。何益似不如合兵併力。以戰為先。若何也。戰固無俟于復也。顧以此時漫談進戰之事。何敢草草。似又不如分佈險要。以守為穩。若何也。守正所以為戰也。然而守何容易。八九月間。敵統全衆駐新寨。日歷撫順關。而窺我遼瀋。我猶守在一面。今水堅可渡。或南出來河。搶清鑿村屯。以窺海蓋。或順鴨綠江而上。奪鎮江以窺金復。復不然。

則渡江而東。以窺朝鮮。而敵出愈寬。我守愈遠。兵分力寡。守何容易也。頃臣親至各邊隘口。相度地形。算敵之出路。即可為我之入路者有四。在東南路為饒陽。南路為清河。西路為撫順。北路為柴河三岔兒。俱當設置重兵。為今日防守。他日進戰之備。而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其不可少者。此分佈險要之大略也。每路設兵三萬人。裨將十五六員。主帥一員。布為前後左右中各營。如遇敵對壘。則前鋒先出。中軍繼之。左右助之。後軍殿之。使各路自為一分合奇正。以為一面。如敵與一路相持。在西路。則南路北路各出奇兵。東南路悉力以佐之。在南路。則東南路西路各出奇兵。北路悉力以邀之。其在鎮江。當設兵二萬人。裨將七八員。副總兵一員。半屯義州。半屯鎮江。夾鴨綠而守。如敵向朝鮮。則鎮江與朝鮮合力拒塔。而四路則分道以綴之。敵與四路相持。則鎮江朝鮮合兵而西。以應之。使各路總為一分合奇正。以成全局。此各路聯絡之大略也。清河撫順三岔兒三路。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鑿林箐險阻。可專用步。當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大將領之。此酌用南北兵將之大略也。各路領兵到邊。盡地而守。無警就彼操練。小警自為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時各挑其尤精悍者為遊徼。以一路率所部直入敵境。而分其三一。設三覆以待。且戰且卻。遇覆則又戰。然後從容進邊。而東路未已。西路復然。北路未已。南路亦然。更番迭擾。然後相機進戰。或四路並進。或三路牽綴。而陰併一路。此多方以圖進取之大略也。兵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各路兵雖三萬。如深入百數十里。必須留營數所。撥兵防守。而前路迎敵。兵馬必漸單薄。所定前數。斷難減少。且兵馬既隨各帥往邊。邊城空虛。應再設兵二萬。平時駐劄遼陽。以壯中堅。有事策應四路。以作外援。又于海州三岔河設兵一萬。聯絡東西。以備後勤。金復設兵一萬。防護海運。以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略也。今者敵勢強盛。已併有兩關及海東諸國。又令降將李永芳等收集三路。開鐵降兵萬人。計兵已近十萬。今議用兵十八萬。馬九萬匹。而現在主客殘兵。續到援兵。及招募新兵。雖近八萬。尚在沙汰。難作實數。其餘惟有招募徵調二法。遼人以遼守遼之說。自李如楨李登等建議。屢試不效。勢不得不取諸徵調。臣請以此責成兵部。每兵一名。歲計餉銀一十八兩。兵十八萬。該餉三百二十四萬兩。內每月軍月給本色五斗。該糧一百八萬石。又每馬日給豆三升。九萬匹。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給一束。歲除四個。月青草不計外。計八個月。該二千一百六十萬束。小束倍之。通共歲計船費幾何。車牛人工各費幾何。此皆一毫裁削不得者。臣請以此責成戶部。往者清撫。開鐵。懿。路。蒲。河。俱。無。恙。則。河。東。以。遼。陽。為。家。業。廣。寧。為。轉。輸。今。遼。陽。為。衝。邊。矣。又。當。以。廣。寧。為。家。業。山。海。關。為。轉。輸。凡。兵。馬。糧。餉。器。械。馬。牛。一。應。軍。中。必。不。可。少。之。物。勢。自。不。能。不。仰。資。協。同。幹。辦。臣。請。以。此。責。成。督。撫。近。日。調。取。將。材。各。省。鎮。紛。紛。執。留。及。發。來。兵。不。成。兵。馬。不。成。馬。每。詰。問。來。將。皆。云。院。道。不。容。挑。選。甚。有。授。意。邊。堡。故。將。瘦。弱。塞。責。者。除。已。到。者。容。臣。挑。選。發。回。換。補。外。其。以。後。調。將。徵。兵。臣。請。以。此。責。成。各。省。鎮。此。又。中。外。同。心。共。濟。之。大。略。也。度。我。兵。五。而。當。敵。兵。一。即。他。日。人。經。訓。練。器。器。整。頓。猶。須。三。而。當。一。今。敵。已。有。衆。近。十。萬。即。我。兵。十。有。八。萬。尚。費。支。吾。誠。度。海。內。物。力。不。得。不。減。省。籌。畫。若。此。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若。舉。兵。進。戰。敵。主。我。客。于。法。尤。應。加。倍。

閱臣姚宗文疏。欲兵部于臣所議外。量增二三萬人。以為訓練策應之用。戶部照兵處餉之外。多備三分之一。此尤多益善。有備無患之長策也。伏惟聖明裁斷。

疏上。得旨。這所奏審度形勢及分布戰守方略。頗合機宜。所用兵馬糧餉。著該部多方措處。毋致缺乏。督撫職任封疆。務同心協力。以圖共濟。鎮道將領等官。都要實心任事。料理兵食戰守之計。毋得因循推避。有誤軍機。各省鎮應調兵將。著作速道發。仍挑選精銳。不許以瘦弱堪塞。能延鈞著益用心經理。副朕倚任之意。

請勅限發兵疏萬曆四十八年

熊廷弼

臣前疏言部調紙上有兵。過關無兵。以虛數誑皇上者。實查得自三月失事以來。援兵到遼陽者。止有此數。止足抵開鐵失亡。及召募新兵。逃兵之虛數。及見樞臣黃嘉善辯疏開列遼東現在新募出關三項。自謂十萬之數。僅少二千。又是紙上之虛數。而臣第出一揭以駁之。不敢復瀆聖聽。惟是事到于今。冬寒已過。春暖已來。時候已過。事勢已感。有不得不為皇上之封疆生靈求救于樞臣。而望其受臣之言。以實數相應者。當去年八月間。開鐵連陷。北關繼亡。遼陽已危在旦夕。顧臣時初到。猶得張大虛聲。多方搖惑。以冀敵疑不輕出。今日久情見。凡我兵之逃亡。馬匹之倒死。糧草之缺乏。出關援兵之有無。西來市馬之瘦損。某營某處之孱弱。某城某方之低塌。一皆被問。報知。又敵兩入開鐵。收割運糧。誘誘我兵。竟不放出。益窺我無能為。而前用之法窮矣。據報口辭。及朝鮮逃回兩將所言。皆云敵于二三月間。合兵進攻。歷歷有憑。而遼陽危不可言矣。遼陽各兵。除河西兵馬盡數發與總兵李光榮防禦西部外。其年來召募邊兵。雖數近三萬。竟不可以兵名。真保宜。及南浙兵之殘者。亦不可以兵名。川兵。毛兵。僅能穿山透林。非平原衝戰之用。惟總兵柴國柱。賀世賢。李懷信各領馬步設防要害。而國柱。懷信管下皆陸續烏合之援兵。世賢管下多召回逃陣之殘卒。俱見敵立足不住。世賢嘗私稟臣云。我部下各兵。說動東敵。使面黃無人色。每張開頭敵向前。而後隊便退走。如中固懿路兩番光景。實是心寒。惟賴手下數百親丁。勉強支抵。如何能當大敵。其他總兵。併親丁亦不可得。雖在虎皮驛。三塊石地方設防。皆明知寡弱。抵敵不住。但畏軍令不敢言。不如且回遼陽。依城據守為穩。臣于諸總兵中。更恃世賢。今其言若此。使臣心膽俱碎。顧又恐無故撤回。益示弱以速敵。至且徑棄藩。藩而不顧。遼陽。益失倚角。而無兵護。耕種百數十里田土。皆拋棄。糧草益無所出。猶力持之不聽。乃各道屢以為言。即閱臣姚宗文亦勸臣聽許回城。第以一總兵時常更番往彼防守。蓋亦深知遼城現兵。必不能乘城固守。三帥各兵。必不能拒險當敵。而為此根本之慮者也。臣不得已聽其更番回城操練如前議。而頓遠臣初心計矣。去秋併藩歸遼。本望多發援兵。今春得再守藩。故置三總兵于適中處。為南顧北窺之計。而今已矣。敵如攻藩。藩我必不能救也。本望撥兵守清河。寬鑿防敵南來。而今已矣。敵如搶村屯。窺南衛。我必不能救也。本望撥兵守鎮江。為朝鮮聲援。而今已矣。敵如攻鎮江。攻朝鮮。我必不能救也。何也。三總兵現于虎皮驛一帶。列三大營。以待敵。倘懼不能抵敵。意欲回城。況遠而奔救。藩。再遠而奔救。鎮江。朝鮮。此臣斷斷乎有以知其不能也。凡此皆兵部紙上調兵之過也。樞臣不應受虛誑之名。而臣亦不應受失誤之罪。勿謂臣不先言也。為今之計。不亟徵多兵遣援。則遼必不守。不責成各省鎮。則必不肯遣援。不先責成兵部。則該部寧誤封疆。必不肯失省鎮情面。而援兵終無到時。臣嘗見兵部調兵。不論其鎮之兵多兵少。某家之有兵無兵。某廢將之或存或亡。一概填書入疏。某家士兵一千。某將家丁幾百。某處調兵幾千。某處令兵幾萬。皇上閱之。豈不強盛可觀。而不知此紙上之兵也。今宜確查某鎮某家有兵若干。某將現存家丁若干。某將贖罪能納馬若干。又能募家丁若干。然後從而調之。不得少一人一騎。以誤軍機。則省鎮不得推辭。而各將亦無所容其展脫。此其當責成者一。每咨調各邊兵馬之文。動稱一面發遣。一面即給錢糧補軍補馬補造器械。而一毫不為解補。以致各省鎮畏其欺誑。不肯調遣。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調兵當一面發銀。一面調兵。使各省鎮得隨發隨補。不致空虛各汛地。以滋他虞。如兵部無此錢糧。富力與戶部各衙門爭討。以應急用。此其當責成者二。每見各省鎮留兵留將。或報某家無兵。某將物故。兵部即置之高閣。而竟不肯執覆。以責其必發。又如調各士兵。縱被人販。即拱手而謝曰。聽地方官斟酌。只斟酌二字。即將調發斷除殆盡。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或有吝留不遣。及逗遛不行者。疏到即覆。以如數必發為主。此其當責成者三。又嘗見部請欽限日。某鎮道里若干。應限若干日出關。某省道里若干。應限若干日出關。然此限雖定。而兵部已先忘之矣。何況各省鎮何曾見處一承調不如期者。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定期日期。必不可遲誤一刻一時。以長兵將玩愒難御之漸。此其當責成者四。今土。狼。毛。浙。各步兵。僅可用于寬鑿清河山險之地。而緊對山寨如撫順。三岔兒一帶。平坡漫嶺。非西北各邊兵。必不可。若見土。毛。各兵易調。則任意調之。而西北邊兵。願皆為督撫所阻。而不敢多調。此又紙上之兵也。今除調土。狼。毛。浙。兵五六萬。但足山險之用外。餘當悉調西北邊兵之勁者。以便衝突。此其當責成者五。伏乞皇上嚴諭兵部。通將前調未到者。近今增調者。明白開列。務足臣議十八萬之數。而一一酌量遠近。定之以欽限。仍乞天語諄諭樞臣曰。前者三路失事之後。假有援兵接濟出關。張揚聲勢。或冀敵不再出。攻開鐵。乃坐視邊臣呼號。漠然不應。既已被敵窺破。連陷重城。姑令待罪視事。若此番調遣仍不如數。不依限。致有失陷。罪非並發。定有祖宗朝處治木兵之法。在此臣之所謂當考成兵部者也。兵部既查有某鎮某家某將兵馬應調確數矣。又為處給錢糧補募軍馬及各丁安家矣。如此而猶吝吝不遣。逗遛不前者。此各省鎮之罪也。如甘同援遼。總兵以下在遼者甚多。誰不對臣言。耶魯二家有兵可調。而該鎮乃疏稱其無兵。不肯發遣。如此之類。誰念神京危逼。誰念皇上顧憂。誰念宮殿宗廟。震驚不寧。併乞天語諄諭諸臣曰。此非救遼之師。乃勤王之師也。若遼東不守。禍逼京師。他日煩費諸臣者。更苦更難。倘有調發之數。不依欽限。因而失誤者。定有祖宗朝處治督撫之法。在此臣之所謂當考成各省鎮者也。兵部如數以調矣。各省鎮又如數以發矣。而軍不精銳。馬不壯大。器甲不堅利。兵部但滿調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各省鎮但滿發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此猶紙上之兵也。冒虛名而受實禍。年來遼東受累。海內受累。全在于此。若不于山海關上逐一點驗。出關何所稽考。何所責成。伏乞皇上特遣科臣之有風力而實心任事。不避嫌疑者一員。駐劄關上。隨到隨

能也。凡此皆兵部紙上調兵之過也。樞臣不應受虛誑之名。而臣亦不應受失誤之罪。勿謂臣不先言也。為今之計。不亟徵多兵遣援。則遼必不守。不責成各省鎮。則必不肯遣援。不先責成兵部。則該部寧誤封疆。必不肯失省鎮情面。而援兵終無到時。臣嘗見兵部調兵。不論其鎮之兵多兵少。某家之有兵無兵。某廢將之或存或亡。一概填書入疏。某家士兵一千。某將家丁幾百。某處調兵幾千。某處令兵幾萬。皇上閱之。豈不強盛可觀。而不知此紙上之兵也。今宜確查某鎮某家有兵若干。某將現存家丁若干。某將贖罪能納馬若干。又能募家丁若干。然後從而調之。不得少一人一騎。以誤軍機。則省鎮不得推辭。而各將亦無所容其展脫。此其當責成者一。每咨調各邊兵馬之文。動稱一面發遣。一面即給錢糧補軍補馬補造器械。而一毫不為解補。以致各省鎮畏其欺誑。不肯調遣。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調兵當一面發銀。一面調兵。使各省鎮得隨發隨補。不致空虛各汛地。以滋他虞。如兵部無此錢糧。富力與戶部各衙門爭討。以應急用。此其當責成者二。每見各省鎮留兵留將。或報某家無兵。某將物故。兵部即置之高閣。而竟不肯執覆。以責其必發。又如調各士兵。縱被人販。即拱手而謝曰。聽地方官斟酌。只斟酌二字。即將調發斷除殆盡。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或有吝留不遣。及逗遛不行者。疏到即覆。以如數必發為主。此其當責成者三。又嘗見部請欽限日。某鎮道里若干。應限若干日出關。某省道里若干。應限若干日出關。然此限雖定。而兵部已先忘之矣。何況各省鎮何曾見處一承調不如期者。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定期日期。必不可遲誤一刻一時。以長兵將玩愒難御之漸。此其當責成者四。今土。狼。毛。浙。各步兵。僅可用于寬鑿清河山險之地。而緊對山寨如撫順。三岔兒一帶。平坡漫嶺。非西北各邊兵。必不可。若見土。毛。各兵易調。則任意調之。而西北邊兵。願皆為督撫所阻。而不敢多調。此又紙上之兵也。今除調土。狼。毛。浙。兵五六萬。但足山險之用外。餘當悉調西北邊兵之勁者。以便衝突。此其當責成者五。伏乞皇上嚴諭兵部。通將前調未到者。近今增調者。明白開列。務足臣議十八萬之數。而一一酌量遠近。定之以欽限。仍乞天語諄諭樞臣曰。前者三路失事之後。假有援兵接濟出關。張揚聲勢。或冀敵不再出。攻開鐵。乃坐視邊臣呼號。漠然不應。既已被敵窺破。連陷重城。姑令待罪視事。若此番調遣仍不如數。不依限。致有失陷。罪非並發。定有祖宗朝處治木兵之法。在此臣之所謂當考成兵部者也。兵部既查有某鎮某家某將兵馬應調確數矣。又為處給錢糧補募軍馬及各丁安家矣。如此而猶吝吝不遣。逗遛不前者。此各省鎮之罪也。如甘同援遼。總兵以下在遼者甚多。誰不對臣言。耶魯二家有兵可調。而該鎮乃疏稱其無兵。不肯發遣。如此之類。誰念神京危逼。誰念皇上顧憂。誰念宮殿宗廟。震驚不寧。併乞天語諄諭諸臣曰。此非救遼之師。乃勤王之師也。若遼東不守。禍逼京師。他日煩費諸臣者。更苦更難。倘有調發之數。不依欽限。因而失誤者。定有祖宗朝處治督撫之法。在此臣之所謂當考成各省鎮者也。兵部如數以調矣。各省鎮又如數以發矣。而軍不精銳。馬不壯大。器甲不堅利。兵部但滿調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各省鎮但滿發數。而可用與否不問也。此猶紙上之兵也。冒虛名而受實禍。年來遼東受累。海內受累。全在于此。若不于山海關上逐一點驗。出關何所稽考。何所責成。伏乞皇上特遣科臣之有風力而實心任事。不避嫌疑者一員。駐劄關上。隨到隨

凡不如數者參不依期者參兵馬驛器甲朽鈍者參仍即發回立限換補如有容縱出關而臣復點驗不堪者臣即執筆而議科臣之後此臣之所謂當頭遺科臣到關查核者也今時急矣雖核徵調之實嚴考成之法若必待考成各省鎮然後來援而遂已去矣頃聞西都落已經受款自應移緩就急依近調撥查得寧夏固原甘肅延綏等處游擊各領兵馬一千七八百名現在薊鎮駐防應急調出關救援至于各省鎮兵之調在通州昌平天津者聞已近二萬許人臣不知是何方兵士盡否堪戰亦當查其悍猛中用者如越効忠許定國丁呂試等所領各兵之類速發至遼應用又有原係援遼兵數而近為兵部曲徇天寒之請留派內地過冬者一併發遣亟催出關以上各項通限二月初十盡到遼陽遲者以承調失期論蓋保遼陽無事薊鎮與京師自可安枕無憂無煩過慮無事張皇正不必堅持神京為重之說坐失遼陽而先自喪其所為重也此又今日之第一救急著也伏惟皇上亟賜裁斷施行

疏入得旨撥兵屢奉明旨通未著實遵行倘致失誤該部與省鎮各官豈能辭責今情形益迫救援難緩所請兵馬著如數調發勒限赴遼再有遲誤著以考成之法聽該科不時查參同罪不貸應遺科臣便作速議覆

請處分以重封疆疏萬曆四十八年

熊廷弼

臣前以部調紙上有兵出關無兵責成兵部臣黃嘉善揭辨謂臣介于部中爭禮之故而拾疏語以相加此淺之乎視臣者可置勿論但謂免進數言欲臣收拾人心聯屬將士臣乃因是以妮妮相讓而自認爲知罪是謂以收拾人心聯屬將士兩語獲罪于臣也是必勸臣以勿收拾勿聯屬而後可無罪也臣即相見何遽不曉人意一至此頃臣閱報見科臣官應震疏言部臣明是謂臣欠此收拾云云八字一味嚴核足以召怨致亂將來遼亡非兵力不足之故嘉善得推諉謝過是否洞中其微部臣當自知之而惟是臣于今日行事實過嚴實有不能自諱者蓋遼東向來文武貪懦下懼而上縱徇全被一寬字所壞一事不作而驚人悅己安靜一法不行而驚人感己仁慈一人不處而驚人誦己寬大本市德避怨而藉口收拾皆底貪容憐而託詞聯屬大家相嚼相沫只圖作人情了套數誰肯認其真上緊為地方幹事而苟有一認真上緊者出又從而忌之誣之運肘足以排之布蜚語以敗之以致今日事事壞處處壞將一完全遼東失陷一半而今尙可不認真不上緊悠悠遷延再將此一半失陷以為皇上宗社憂乎缺兵將甚急催兵部徵調而漫不著意乏糧餉甚急催戶部處辦而漫不著意兵弱馬羸甚急催各省鎮揀發精壯而漫不著意猶謂地遠情疏不管他人死活至地方官火已燎眉刀已在頸宜何如其急急者乃敵方收糧運資而我卻悠悠于轉輸敵方開局治械而我卻悠悠于打造敵方空壕樹柵而我卻悠悠于守具敵方秣馬厲刀而我卻悠悠于餵養操練事事讓敵人人畏敵顧日日兀坐以待敵每一事公移私割于言萬語且任飄風過耳而臣催催安得不急詞語安得不厲此其嚴嚴在急公有募兵倚部道之庇而遠將官約束者有探草斫木而抗令擅回者有拐馬成羣脫逃者有性奔強徒濁亂營伍者有銜鐵索錢沈歷合營馬匹至兩月不與草料者以至剝軍倒馬玩法誤事之類臣知之安得不問處之安得不重此

其嚴嚴在執法即地方官非諒臣為急公而噴其太過弗諒臣為執法而怨其無情因而缺望動成抵牾者而臣不顧也即因而別立議論如斬將而謂某可惜誅逃而謂兵非逃引水而謂滄遼城堆冰而謂軍游死之類以阻惑衆心而臣不顧也即因而對面非言而私稟各院地方非言而布散長安以必伸已說彰臣諷而臣亦弗顧也何也特有皇上獨知于其上開部諸臣協助于其下也乃部臣亦為此說以佐之而臣復何恃哉自去冬以來相知寄書無不以開籌威嚴虛納道將為言臣駭詢其故始知有謂臣于各道講禮叱使簽下站立者謂臣性氣不好不容人說話者而不知其為以告者過也按部院儀注部臣補服見于簽上道鎮素服見于簽下一路皆然獨分守道簽上相見臣恐禮自臣壞待茶時從容語之見其辭色俱厲遂止及該道行後各道鎮不安仍請改正如儀注其情節原是如此而傳聞如彼何怪部臣引部中爭禮之說互相印證若謂臣性氣不容人說不審是與臣細心商量戰戰兢兢何以固兵馬何以練器械何以修糧草何以運車牛何以辦而臣拒不容耶抑亦一事不作但以強詞支抵而不容其說也今臣于部道鎮將固慷慨相得也操急縱舍顛倒互用而實非專主于嚴也今坐定一嚴字以生現在者之心而且使四方調補者皆疑畏不敢進臣即欲盡變其急公執法之念以收拾而聯屬之亦何可得去秋遼陽朝不保夕臣為皇上竭力死守今已半年無事臣雖不敢言勞然亦未嘗有罪今臣急公而人以私抗臣執法而人以情撓臣言敵難支而人云無妨臣言兵要多人云將殺臣言兵將向難用而人云兵精將勇總謂臣不能寬容而善用之使惡嚴樂寬者皆喜其說而叢怨于臣之一身不但他日敵來臣之法令決不能行于諸將而中間借事搖動暗相鼓煽且更有不忍言者臣本不敢言斥而人情事勢相迫而來不得不趁今日一控訴于皇上以求罷斥別選賢能早來收拾聯屬毋徒以臣實部臣之言而重殘遼之後禍臣素善飯自去秋帶病出關猶日食數盃馬上挽強左右顧射今幾數月耳食已減半手至不能舉弓心神怔忡眼目昏眩鬚眉頓白肌肉全消誠不料一強壯之身一旦銷滅至于此醫官蓋一中謂臣過憂過勞過惱過憂臣性命不足惜實恐皇上封疆事初五日部道鎮皆勸臣善攝臣撫膺自傷不覺對之泣數行下嗟乎此病此苦誰有憐臣諒臣者惟天地祖宗與皇上鑒此心耳臣無任哭懇天恩急迫待命之至

請救臺臣查勘遼事疏萬曆元年

熊廷弼

臣謹奏伏惟神宗皇帝以半殘已壞且夕待亡之選交付臣手保全至今天地祖宗在上文武軍民在下臣似有勞不知其罪頃臺臣張修德論臣罪應貶職方此時天理不在人心有罪無罪一任橫証但謂臣以破壞之選遣他人他人從何處下手又謂付託得人亦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無可奈何何修德豫伏一破壞之案以俟日後成則惟他人功收則惟臣罪而計之過早也去年開鐵連陷大小各衝門相向而哭莫下所往而今且依然冠履雍容公私燕語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懿路蒲河空城

而逃無論已。遼陽人北城奔南城。南城奔各門。或顛倒衣裳。或棄置妻子。以先脫去為幸。而今且去者。歸散者。聚嬉嬉然室家相樂也。商賈逃難回籍者。今且攜載歸至。塞巷填衢。不減五都之市矣。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境否。遼城非常破碎。士民知不可守。而謀欲先去。敵亦知不可守。而謀欲速來。今且內外鞏固。壯哉一金城湯池也。即瀋陽奉集堡。向為人跡所不到。而今亦以修守之固。官吏商民。晝夜通行如腹裏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境否。去年無車無牛。無夫運糧。自臣與各道處辦本地牛至三萬餘隻。車二萬餘輛。晝夜趨運。而軍中始漸有糧草。三路失事之後。軍無片甲。手無寸鐵。庫局甲仗。多不可用。復調資。大各鎮匠役。晝夜改造。又增造大礮數千位。槍礮一二萬計。而軍中始漸有器械。採桑削幹。買角易筋。調延。大各鎮弓箭匠。晝夜製造。而軍中始漸有弓矢。又調各鎮木匠。旋造雙輪戰車五千餘輛。每車安礮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礮。火輪。火人。火雞之類。無所不備。而軍中始漸有攻守具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境否。自斬貪。儲三將。而將知畏。斬逃叛卒數十人。而兵知戰。不時捆責不饒。馬不操軍者。而營伍知收拾。寒衣有賞。馬棚有賞。久戍有賞。時節有賞。而軍士知鼓舞。橋以牛酒。勞以燒割。給以紗羅。獎以花幣。而將帥知感激。亦無不人人盡心。整頓一結局。以歸鄉里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境否。去年破境。是破境。臣從無可下手處。下手收拾。以至今日。規模粗定。自足為他人下手張本。何須為人代愁。而至于痛哭流涕。謂臣歸而。出其囊中金也。金從何入。謂臣內恃與援也。而臣生平孤行一意。謂臣聞政來而肝膽墮地也。而冒險往撫順。巡寬。撥甲衝敵。圍援瀋陽者。獨何人。斯修德有耳目。有心肝。終當自瞭。不待臣言。惟是臣以積勞積鬱。自五月二十一日發病。嘔血吐血。大瀉。大痢。虛危沈篤。七月初始連疏請告。非因人言也。即從瀋陽病發再告。而時亦未聞人言也。遼陽莫危于去秋八月。今年四月五月。凶辰險日。臣已擇過。此後局勢已定。無奈內有二豎。入臣背背。外有諸臣。唾臣顏面。扼臣喉吭。擊臣手足。百般弄臣。死不得死。生不得生。雖欲不負先帝厚恩而去。亦何可得。修德不欲臣養病去。而欲臣貶竄去。則貶竄之耳。何必矢口罵人。遽傷雅道。頃臣遣姚宗文。齎曰。朝廷以一塊殘破疆土付卿。而為之保全。以無虧。卿以一副完全身子報朝廷。而為之消亡其大半。遼已之亡。而致存。卿且之生。而致死。天地鬼神。實其憐鑒。即為衆口所銷。樂而一段。勞苦公案。有遼山遼水在此。實錄也。無端結黨傾陷。抹殺臣勞。欲臣蒙罪而去。輔臣票擬。定為衆口所挾。惟乞皇上雷斷。將臣能斥。即救發。臣張修德。馮三元。立限往遼查勘。遼事有無破境。使天下人曉然知臣罪之所在。而不為他人代受其過。病臣幸甚。疏上得旨。熊廷弼先以病告。隨以會議著回籍聽勘。其所奏事情。候勘自明。不必再辯。該部知道。

明臣奏議卷三十六

金吾遠速廢弁疏 天啓元年

畢自嚴

臣竊照從來欽掣官犯。俱須奉有明旨。齎有駕帖。而後從事。所到地方。恭設香案。羅拜宣讀。所以祇畏君命。而對揚天威也。原任山西北樓口副將。今廢開陳天爵。所犯罪狀。臣誠不知其何如。惟是緹騎逮人於數百里之外。既無明旨。又無駕帖。止憑金吾一紙之批。真偽莫辨。臣竊訝之。若其非真。則錦衣為天子之禁衛。何容擅有勾攝。若其果真。授之累朝之令甲。刑章之舊例。將無稍稍刺謬矣乎。竊念人主一舉一動。一賞一罰。必期可垂青史。為萬世法。誠不可不慎者也。現今天津道劉策。已將陳天爵。羈候惟謹。然臣待罪巡撫。叨有地方之責。未奉明旨。駕帖。遑難輕發官犯。即差官劉僑。亦似有逡巡不便拘執者。伏祈皇上鑒別真偽。特頒明旨。以便遵奉。解京究問。庶甯露有赫。而日月光昭矣。疏入得旨。知道了。

請移宮疏 天啓元年

左光斗

臣謹奏。竊惟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祖宗以來。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撤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尊制。歷代相傳。未之或改。今選侍李氏。既非殿下嫡母。又非殿下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

臣竊感之且聞李氏侍先皇無脫簪鷄鳴之德侍殿下又無撫摩膏養之恩此其人豈可託以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實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極負之哉又況容智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於婦人女子之手乎故在先皇祖時屢請名封而不許即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便者倘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立見於今臣誠有不忍言者伏乞殿下收回遺命仍守選侍之職或念先帝遺愛姑與以名稱速令移置別殿殿下仍回乾清宮中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幾宮禁清而名位正宗社之靈實式憑之矣

疏入得旨移宮已有旨了

左光斗

仁義兼盡疏天啓元年
臣謹奏先是本月初一日諸臣開變倉猝趨朝人情洶洶朝不待夕維時大臣從乾清宮中叩頭執奏扶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几筵而避居別殿跟蹤張皇宮中必有甚不相安之情間不容緩之勢驚聞其故喧傳李選侍左右前後盡是賄買腰玉好瑞布滿陰為腹心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君父驚魂未定臣子敢爾即安臣於初二日隨公疏後有慎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語甚微婉此時但知定宗廟安社稷為大不知其他初三日宮中震怒禍幾不測賴皇上保全將臣疏發閣票擬隨奉聖旨移宮已有旨了名封事既云尊卑異稱禮部再酌議具奏欽此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旨移宮至初六日皇上登極駕退乾清宮宮禁肅然內外事體臣等舉手加額共幸廟社有靈矣皇上既當選宮則選侍之當移宮其理自明白易曉矣惟其自移宮以後自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皇上如天之度宜無所不包涵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此其特恩在聖衷調護在輔臣非小臣之所能意度若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非但與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昔魯襄公不能制其母宋儒朱熹以為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後彭龜年經筵講此段公案相與歎服因取朱熹入直此等處置自有至當不易之則聞錦衣勸問諸環時語選宮禁樂置不問深為得體伏乞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而諭以當日選宮何故及今日綱維何方一一瞭然明白不得憑中使口傳聖旨仍乞將劉遜姚進忠等正法暴其盜寶罪狀與天下共見勿使播弄脫罪其餘株連樂從寬政令反側予自安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政所以擬淮南之謀而仁之至義之盡皆在此矣臣區區之心始終知有定宗廟安社稷而已矣

疏入帝乃備述李選侍陵虛聖母與節次無禮狀宣諭百官

侯震鳴

竊惟朋黨禍國人皆知之而漢唐宋末季皆不免何也人默運於風氣中不自覺者即覺有不自持者臣行能庸劣初入班行輒不自量欲大小臣工自任為挽回風氣之人昔孔子生當周季兢兢致戒於於爭羣黨而晰其疑似之界曰和曰同和別於同在心術間不求同所以和也皇祖初年察相以權買禍繼之者欲去權之名居權之實遂開天下以疑賢偶皇祖祖有所移實無搖國本之心而有其迹弼士因起

而爭皇祖疑批鱗者有市心焉彌爭彌格宜逐繼之三十年來爭者非一正直與忠厚爭新進與老成爭廊廟與山林爭大要借此為題造妖背楚獄不忍言矣因而有東南西北之號然東南西北以意同未必以地同又未必東南者終於東南西北者終於西北也惟不和故不得不分類以求同惟求同故不得不峻防以樹黨而和愈傷矣臣每從草莽中平心剖質後事參觀大約主西北者詆東南為側媚為柔邪甚者為別有肺腸不利孺子主東南者詆西北為假氣節假理學甚者為挑激若父排擠善良互黨互搆毋論道德究竟功名不成為功名富貴不成為富貴可痛也竊念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則與其隨也寧規與其備也寧充西北似已但使影嚮攀附便希竹帛恐龍逢比干之席不勝割也容可無忠厚老成者收塵靜波恬之福彼立論必依於寬以惜人才以培國脈東南似已然迹類於全軀保妻子倘國家危疑震撼之時呼吸不可待將盡人異轍孰回天轉日殺身以成仁此兩者倘令鹽梅和濟琴瑟互調不謀身而謀國則渾然道德真備自足千古何至禍人禍己以禍邦家哉遠不具論且如張差一案與其風潮毋寧不軌綱常所係掩覆何庸但當日宮闈震動聖意昭明處分自應婉轉移宮一案是難乍驚亟剪其萌龍御已安微防其過此又天理人情之至兩念合為一念無異可伐何功可居而無奈其漸激漸離也去國者一身似葉慰留者三錫非榮識者恨之乃若鄧元標王德完所稱社稷臣非耶偶涉異同尤不可解德完兩請之誤糾者良是然何至盡沒生平形容刻畫且汗流同氣語出無倫使還而和詬者幾成於野之戰也元標無必兩字臣亦不能矯其為是以百折不回之身提衡於奸雄進退之際而猥云無必可乎然意有公虛原無偏執今兩臣不難剖腹以相明旁觀豈尙執形而不化元標疏云無異兩村農攜手入城邑人陵之訟至對簿無以應也亦可原矣臣故願南北諸臣悉捐已往之葛藤適還本來之平蕩其所祈於二老臣者譬如邱山塊然不動行者自期譬如鼎呂寂然無聲叩者自響高疑肅穆確然自任為挽回氣化而毋徒以憂世熱腸急急開旁借之門可也至楊李定獄他不具問即律以喪師失地棄之市朝決不至以妄殺干天和何故百千疏不應借德完一語朝上夕下顯示線索為衆射標若不速破此疑人言終不可了近日同異斯亦大關鍵矣凡此俱經諸臣指摘臣雖有積念似無可言屬者南疏屢及元標復具疏自明而山陵事竣德完與黃克績又相繼乞休恐種種追尋猶是從前枝蔓故不揣謬為剖晰祈化異歸同不同迹而理則雖偶異不妨太和幾微之際未可口舌爭也且諸臣不憶三四月間事乎遼陽一潰狼顧不暇追惜異同則平日之矢口而爭者為身起見為國起見亦當於平旦之時隱隱自問了了分明矣人以用兵為催官星又以破寇續朋黨論雖云謹語亦儘可思臣因是而又不不得不豫置於相臣也冲君御極乘正匡扶雖海宇拭目明良之會亦羣情占望風影之時無論指紳臣見山人墨客下邑窮鄉亦心各有主嗚呼各爭鳴喜為左右袒此真風氣所流有不知其然者是必樞軸之地先幾觀破定力主持相與融融毋調調味之羹各戒與飄之智庶幾不為流毒所中乎此雖不必然之防而不得不上鳴宸心以懇祈於救時哲相者如此臣草疏畢見府丞邵輔忠主恩難報一疏語頗糾纏臣所扼腕而嗟冀永銷結習者政此類耳統惟聖明裁察施行臣不勝激切禱禱之至

疏上得旨近來議論紛淆輒以異同起見這本剖晰和同有裨世風國體知道了

諫令客氏再入疏 天啓元年

侯震鳴

臣伏見內閣傳奉聖諭奉聖夫人客氏勤侍朕躬未離左右自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還未進用暮夜至曉... 疏上得旨近來議論紛淆輒以異同起見這本剖晰和同有裨世風國體知道了

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客氏之未出也舉國何以皇皇然望其既出也何以躍躍然喜其出而復入也何以... 門軍法紀全弛疏 天啓元年

門軍法紀全弛疏 天啓元年

侯震鳴

三處而撥兵經過。坐派行坐二糧。募夫搬運。民不堪命。逃竄亦空。臣在圍城之中。與賊相持一百日。先後集衆五六萬。每糧經費不支。與布政使臣周著。毫無必較。已措過銀十萬餘兩。數又不足。共立券書。多方括借。藩府郡王。指紳士民。通共助銀六萬兩。其力已竭。今不惟各漢土兵。嗷嗷需餉。裹足不前。即松建各邊。經歲無糧。近日諸苗。乘釁生事。在保縣。服以生番。圍城告。在建昌。則以蘭目。蠢動告。遊義。兩次被占。建武。爲賊門戶。正當戮力之秋。孰肯枵腹從事。臣聞邸報。蒙皇上。特念成都重地。特遣督臣張我。續總理四省之兵。兩次發帑金三十六萬兩。仰荷聖恩。不勝感泣。但查先年征播。寇在巢穴。全蜀無恙。雖令徧行。尚動九省官兵。費金銀二百七十萬兩。今賊不軌。禍在通省。其難十倍於播。雖賊敗奔逃。而渝城未復。元惡在通。萬一賄通鄰司。結連黨類。乘隙更難取復。今若乘破竹之勢。爲犂庭之舉。必得數十萬餉。先安各邊之心。然後一意勦討。四路會攻。懸賞以散黨羽。諒此么麼。不難撲滅。但兵多費廣。不能尅日。內苦費用之不敷。外懼各邊之生變。臣愚不肖。若不蚤疏控。爲罪滋大。懇求皇上。愍念西南重地。漢安已極。且蜀安而鄰省皆保。獨存而常賦自充。安危得失。所繫匪細。伏乞俯允。再發帑金五十萬。差官陸續發川中。容臣與督臣會同三省大兵。剋期剷除。擒獻首惡。用張天討。奠安地方。蘭賊既平。則諸邊。又易撫戢。西南半壁。可復觀太平景象矣。

上復疏疏 天啓二年

王之策

臣謹奏。禮君父之讎。不共戴天。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彘李選侍氣毆聖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俾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讎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讎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梃犯宮。安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蓋奸謀。以瘋癲具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賈新成招矣。其後復讎。差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而士相輩悉抹去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廟震驚。何物兇徒。敢肆行不道。乃爾綠外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璋。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結舌。莫敢誰何。遂無復顧。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不容誅。法當開棺戮屍。夷其族。結其宮。而至今猶未議及。此先帝大讎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即挺擊之謀。擊不中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慘於張差之梃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立於上矣。又鄭中胡士相等。主瘋癲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瘋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詐無隻字。訟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瘋癲。後寬奸宄。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兵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亦有人心者。以堂官對衆。手單而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增減之。皆當治以大逆不道之罪。非止大不敬也。

疏入。帝不問。至五年。魏忠賢。黨。楊維垣。首。翻。梃。擊。之。案。之。案。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獄。中。下。詔。獄。死。新。餉。苦。累。難。支。疏。天啓二年。高 推

臣聞國之所賴以爲本者民也。國失其本。無以爲國矣。民之所賴以爲天者食也。民失其天。無以爲民矣。臣自奉命西巡。山中州抵秦境。時方四月。麥已登。場矣。從此而再佈秋禾。八月以後。其利猶可獲也。迨隴隴而西。萬山叢集。窮日馳驅。無半里平夷之路。亦無半里可易之時。百姓苦無餬口之資。不得已而墾。百切之嶺。以爲阡陌。關隄阻之。豈以爲陌。故壘既不堪注。薄土又不能滋。一遇霖雨。爲災。漂蕩衝決。則土去石出。地盡糧亡矣。其視他處膏腴肥饒。安土樂業者。不啻天壤之隔也。且西北地寒。窮荒之時。序愆陽。二麥至八月方熟。天末之陰。陽非正。諸禾入秋未始收。一降嚴霜。百穀盡枯。稔歲不獲。腹裏之半。頻年復有旱澇之憂。其視他處一歲二熟。十月熟。場者。又不啻天淵之隔也。至秦中事竣。撥轡西征。其山愈叢。其地愈瘠。時已六月。將終。麥方吐華。諸禾奄忽。臣呼左右而問之。西之山何如。對曰。不減此處之山也。西之地何如。對曰。瘠於此處之地也。臣不覺伏軾而歎曰。有是哉。民何不幸而生於此域耶。一遭荒歉。又何以爲聊生之計耶。越數里。擁擁簇簇。紅塵赤日之中。披裘裸體之輩。咸伏地遮。與而告曰。遼餉苦。遼餉苦。不減則民當餓死矣。臣進而詰之。奚爲而至餓死也。民答曰。山地荒蕪。三分不敵他處之一。即大有之年。所得不過五斗。未有遼餉一半徵納。一半聊生。既有遼餉。一半納糧。一半充餉。民皆枵腹待斃矣。臣因而窮之。爾既餬口之無資。至今何以爲食耶。民皆泣涕以道曰。夏秋之間。樹頭之產。溪澗之菁。猶可充腹。時至冬春。水冷草枯。即山薇野蕨。稍有存積。然而茹毛茹草。終非長物。民盡轉溝壑矣。言罷。號泣之聲。徹滿山谷。臣亦含淚以慰之。爾各安業。即當爲爾請命也。越二日。抵鞏昌。即以民事詢郡守。知府郭之。祐。細陳閭里之窮。備言遼餉之苦。其燭照民隱者。至詳。至悉。謂民因遼餉而摧折者。十之二三矣。此鞏昌民窮之大概也。既按部來臨。路傍廢店。近郭窮家。塞其門。人泥其牆。臣呼左右而問之。此何以故。對曰。此窮民之逃竄而亡其家者也。臣因而詰之。逃往何地。答曰。東則散而之四方。西則趁食於外地。臣不覺拊膺而歎曰。有是哉。散之四方。猶可言也。趁食外地。是驅百姓而爲敵也。是何光景。成何世界乎。甫入署中。狄道金縣之民。擁門而告遼餉之苦者。視鞏昌無二也。臣進而問之。爾何若是其急乎。答曰。遼餉之困。甚若倒懸。不減則民無子遺矣。臣因而詰之。奚爲而無子遺也。民答曰。山僻要荒。地不堪種。歷來正額不完。加以四十四五六年。三載亢旱。顆粒不收。民猶戀戀故土。不肯輕去其鄉井。迨遼餉一加。重困難繼。正供之催吏方去。加派之呼吏復來。完之則白骨無肉之可矧。不完則官司催逼之難受。百姓日窮。日感。茲皆空壁而去矣。死亡流離。不知其數矣。疾首蹙頞。蓋不勝其呼籲之悲也。臣乃撫慰以安之。爾各就里。即當爲爾請命也。已而知府冀懋中。進署相調。手持一冊以示臣。開而閱之。乃五州縣窮民之狀也。極言新餉之難完。備悉逃亡之景象。蓋謂昊天不弔。頻歲不登。自秦昌元年。值熟其半。次年又以冰雹爲祟。半菽不獲。兼以遼餉催逼。填戶流亡者。十室而九。百里之內。人煙斷絕。有司迫於催餉。逼於守提。萬不得已。乃呼一二現在之民。千方督責。剝肉醫瘡。以完前件。窮者逃矣。即今富者亦以賠累而窮矣。滿目堪憐。視百姓之自

吐自陳倍詳倍悉。即鄭使之流民圖。不作兩觀。買贖之長太息。實無軒輊已。此臨洮窮民之情狀也。按部
 隴河千里黃沙。百穀難樹。草木斷絕。禽鳥亦稀。其淒涼之狀。視河東更苦。一時執戈持戟之輩。有三五成
 羣。有千百為聚。含淚而告。遼餉之苦。視平民更急也。臣進而問之。爾何若是其迫乎。答曰。遼餉之苦。甚
 於荼毒。不減則軍為餓殍。必且空伍而逃矣。臣因正色以詰之。向何為而固吾圉。今何為而出此言也。僉
 曰。遼荒絕塞。沙磧不毛。窮軍臥薪嘗膽。以守邊疆。全賴京民二運。以為活計。未有遼餉之時。京運呼天不
 應。猶借民運支吾。自有遼餉。百姓皆以遼餉為頭。而邊餉全不完納也。有司皆以遼餉為先。而軍需通不
 照管也。守戍窮軍。有一年之糧者。有二年之糧者。甚有三年之糧者。向猶典衣以自計。今則無衣可典矣。
 向猶賣妻以苟活。今亦無妻可賣矣。臣於風埃露處之中。惟見淒慘哀憐。目不忍視。痛哭流涕。耳不忍聞。
 臣即溫言以撫之。廟堂之上。不知爾輩之苦楚。爾宜念朝廷平日之恩。各守寧宇。即當為爾請命也。臣
 乃立檄各道。以查邊餉之完欠。據洮岷兵備道右參政秦士文報稱。洮岷之餉。除京運欠五萬餘兩。民運
 猶欠二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也。臨鞏兵備道右參政徐鎮報稱。除京運欠一十七萬二千八百餘兩。民
 運猶欠二十二萬六千四百餘兩也。帶管靖邊兵糧道徐鎮報稱。除京運欠一十二萬五千三百餘兩。民
 運猶欠一十萬四千四百餘兩也。分守西寧道副使楊俊臣報稱。除京運欠二十萬有奇。民運猶欠三十
 一萬五千六百有奇也。分巡西寧道右參政郭之琮報稱。除京運欠二十三萬有奇。民運猶欠三十五萬
 一千二百有奇也。西寧兵備道按察使王佐才報稱。除京運欠一十二萬六千八百有奇。民運猶欠一十
 萬九千五百有奇也。帶管肅州兵備道郭之琮報稱。除京運欠六萬六千有奇。民運猶欠一十七萬四千
 四百有奇也。莊浪兵備道副使馮任報稱。除京運欠六萬九千九百有奇。民運猶欠一十一萬三千九百
 有奇也。以上京運共欠一百四萬八千餘兩。而民運欠至一百六十六萬五千二百有奇也。嗟嗟。邊疆何
 地。守邊何事。而忍令此輩之榜腹耶。此又兩河窮軍之大概。萬分不可緩者耳。臣輾轉顧慮。再四思維。當
 邊庭告急之後。神京左臂。豈為敵有。上方且蒿目宵旰。舉朝臣工。畢智竭誠。恨不能罄天地之藏。括山
 海之積。為國家宏利物。而襄至計。臣即有胸無心。寧忍自外。敢不仰體皇上之殷憂。竭力公家。而願為臨
 察之計哉。獨計臨察天末也。其地非膏壤肥澤之地。民非家給人足之民也。臨鞏小府也。其賦之不過九
 牛之一毛。其加之亦不過大海之一滴也。且甘肅重鎮也。由河湟松山紅井。以至酒泉玉門。數千里之長
 邊。實全陝之門戶。其關繫匪輕。猶不減於遼左之重也。詎觀自有遼事以來。四川之變。不知費各省多少
 物力矣。黔中之禍。不知費大內多少金錢矣。即山東河南畿內白蓮之亂。又不知費皇上多少憂思矣。區
 區兩河。仗祖宗之默佑。皇上之威靈。及道府之綱繆。其不至如川貴之續者。倖也。至火會物故。諸子生心。
 虎視眈眈。窺我內地。即今九月二十後。海外擁衆萬騎。過我河南。以示狂逞。一時羽檄旁午。日無寧晷。即
 臣與撫臣日飭各道將。嚴加隄備。然猶彼我寡我寡。彼強我弱。彼有糧而我無餉。岌岌乎有累卵之危。幸而
 天佑皇家。敵之腳根未定。二十三大雪。二十四大雪。海外駐宿之地。雪深三尺。朔風透骨。冷氣逼人。敵不
 能存。縮頸而去。河西一塊土。不至蹂躪而莫可收拾者。尤倖之倖也。然敵可保其不來乎。天可保其常雪

乎。萬一明春和緩。捲土重來。則滿目鋒鏑。不知何以支持已。即不然而窮軍內訌。揭竿鼓譟。又不知何以
 翦滅已。計此時而方且動大內之餘藏。以為固圍之完計。欲民之再出遼餉也。得乎。不得乎。即欲少緩須
 臾。而不為之速賜蠲免也。能乎。不能乎。臣想皇上超然遠慮。則新餉之能。當不俟臣言之畢矣。臣草疏之
 餘。時閱邸報。見諸臣之請蠲新餉者。舌敝唇頰。十之八九。皇上之注意危遼。如命所請者。十無一二。臣不
 憚三草三毀。踴躍再計。然而地與地不同。民與民不一。臨鞏之民所供。皆係違儲。臨鞏之糧。計數不及他
 省之一大縣。然獨之在上。不過毫釐。存之在下。不啻巨萬。民之困窮倍苦。民之望恩倍切。臣之遍歷兩河。
 目擊民艱。日夜嘔心。為國為民。一念樸忠。告於皇上者如此。昔帝堯在上。一民之飢。猶己之飢。況今之
 飢。有不止於一民乎。文王在宥。民未有傷。視之如傷。況今之窮民。有不止於如傷乎。伏乞皇上軫念窮遼。
 兩停加派。俾民得稍遺餘力。以自養。即遺餘力以實邊。並救戶部速發京運。以救涸轍之枯魚。庶軍民其
 有療乎。兩河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激切屏營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戶部知道。

防緝都門劫盜疏 天啓三年

宋禎漢

臣惟論治者莫不以刑盜為先。國課吏者亦莫不以盜息民安為稱職。蓋小盜大盜之積也。而劫盜
 尤煽亂之階也。嘗見斬木揭竿。弄兵潢池之事。率皆緣於法盜探囊。禦人剽貨之徒。故在清平之時。而防
 禦捕緝。法已不容忽。矧今搶攘際乎。凡在郡國之間。而劫掠相聞。漸已不可長。矧近在盤穀下乎。詎意邇
 時法度廢弛。盜賊縱橫。鼠竊狗偷。不足問。鴟張豕突。實繁有徒。臣前月初入班行。聞順天府庫被劫。心
 甚駭之。未幾。北城復有劫殺一家六命之報。益駭聽聞。然皆幸而獲不贖時。網不甚漏也。今月臣奉堂劄。
 接管南城之次。日。即有正東坊住人王廷勳。告於十二月初三日二更時。被盜二十餘人。劫財傷命。又次
 日。據正東坊住人程惟勳。告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夜。被強賊二十餘人。劫財傷命。又據正西坊住人李嘉
 賓。告於十一月初九日夜。被劫。臣已批行各該總把。勒限嚴緝。外。因查卷簿。則冬季之被劫行緝。而未獲
 者。不獨此也。在十月二十五日。則有崇北坊陸道被劫。二十六日。則有宣北坊陳大被劫。閏十月二
 十六日。則有宣北坊尹代卿被劫。是皆劫在黑夜。責在捕營。各經批行該總把。臣陳邦政等嚴緝去後。
 而杳無一獲者也。王廷勳等三起之未獲。尚在一月之內。陸道等三起之未獲。直隴兩月有餘。捕總之職。
 掌何事。兵番之分布何為。既不能勤巡邏。謹鈐柝。防之於未失事之先。復不能嚴期限。密查訪緝。之於既
 失事之後。攻剽每月。屢見。捉獲累月。尙淹。則將焉用巡捕員役為哉。適若總把臣尤有可異者。在王廷勳
 之被劫也。正其該管地方。廷勳當盜至之時。潛出奔告於把臣。乞其救命。把臣直應之曰。誰人不有命。廷
 勳因泣懇再三。懇即發兵追捉。而把臣竟恬然不理。夫有地方之責者。一聞有急。便當不介馬而馳矣。豈
 有求救者。號呼於前。劫財者。狂逞於側。而忍於袖手。敢於坐視若此。此寧獨不知有官守。亦豈復有人心
 者哉。隨查夜巡番役。每牌額設二十人。不為少矣。惟是捕官往往剋取常例。受賄賣放。遂令嚴更夜柝。
 寂不開聲。救捍躡追。茫不見影。而各番役輩。捕緝無能。迺賤盜板良。指賊行詐。種種作奸。逞惡。平民之被

其害。間且有甚於盜者。法紀敗壞殆盡。盜賊安得不橫行也。至於督捕郭欽者。有提督之任。無督率之才。既不能引盜以靖郊圻。更何辭瘴癘而溺職守。臣草疏已畢。適見兵部覆疏。謂欽精神用之以彌世情。不暇用之以詰不軌。是該部既知之稔矣。茲時何時。提督何官。彌世情與詰不軌。何者為職分所當為。豈有明知其不稱。而尚可一日容之於其位哉。伏乞聖明垂照。如果臣言不謬。即飭該部將把臣等分別究處。用警玩曠。仍速推賢能。以任提督。俾率各捕員役。洗心滌慮。設法防緝。未獲者務緝盡獲。無事時慎防有。庶法紀振而盜賊屏跡。京畿靖而四方咸安矣。

疏入得旨。道劫盜防緝等事。屢旨申飭。本內捕官賈放。夜巡及番役。唆盜扳害。尤切近弊。著嚴加禁治。把臣等分別究處。該部知道。

明臣奏議卷三十七

蘭地善後機宜疏 天啓四年

朱燮元

臣謹題為恭報蘭地情形。與善後機宜。仰祈聖裁。以期安攘事。先是。臣切責五路將吏。逼進龍場。擒會捕穴。又慮會黨懼死負固。多方曉諭。令其遵旨擒會。建功贖罪。去後。隨據各路道將塘報。官兵大至龍場。齊入得功。有差降將胡世孝。王繼宗等。奉諭擒獲。偽都督李遠達。蔡金貴。及奢崇。明妻安氏等。臣恐元兇未得。老師匪財。於是親抵戎行。申嚴賞罰。道經大洲。江門。永安。永寧。與詢問古蘭。落紅。大壩。新寨。太平。瀘衛一帶。皆背腹地也。衛雖隸黔。土實在蜀。今二會逆逆。奉旨征討。臣與按臣并道將文武。不惜軀命。聚五路之師。費三年之力。以有今日。雖二逆逃奔境外。尚未獻俘。而蘭州疆土。業已廓清矣。蜀自遊義郡縣以來。不以得土為利。翻以養兵為累。故談及改流。輒多蹙額。但二會逆逆滔天。連年血戰。僅而得之。即欲仍置。宜撫將與之誰人乎。況永寧一塊土。西自建武。東至遊義。三面而環之。賊欲動則無處不可闖出。而我設防則二千里之遙。最難照應。譬如人腹心肘腋之間。去一虎。可復進一狼乎。當聖祖時。天造草昧。西南苗無不畏法。故特就中設建衛所。以通血脈。徒用牙錯之義。殊少彈壓之威。侵尋至於二逆。肆惡橫行。已無天日。在蜀以為土司。而寬其文網。在黔以為鄰苗。而置之不較。陰謀既久。一旦驟發。殺官戮民。不啻刈草。此亘古未有之變也。尚因循苟且。不為長久計哉。以臣之愚。參之衆論。咸謂當以赤水河為界。自河以

東。龍場一帶。悉以與黔。自河以西。由赤水至永寧。悉以還蜀。就永寧城中。設立道府。與遊義。建武。互相掎角。則呼吸相應。聲勢聯絡。用以彈壓諸苗。保護內地。計無善於此者。若黔省以為祖制。不肯更張。則照黎平鎮遠之例。獨自郡縣。黔仍衛所。雖曰駢枝。亦無不可。臣不敢侈開疆之名。以滋多事。但審地勢。參人情。似不得不出於此。惟應廟堂之公議。皇上之酌裁耳。至於二會。業已無黨無家。入險遠遁。或且羣擒縛。或遲以歲月。通未可知。惟黔野。唇齒利害相依。屢據該省撫臣。移會應援。臣已發參將林兆鼎提兵一萬。殺衝。子猱。等關。直入大方。該撫臣即留合營兵。又行令總鎮李維新。等事畢。再發重兵。應援外。獨是蜀。連年用兵。公私俱匱。庫藏括而又括。錢糧借而又借。小民之化。倘未復。膏血盡罄。不戢自焚。最為可慮。臣憂心如快。不能朝夕。疆土既清。亟宜確議。一面設法。將各兵漸撤。以省民力。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溫臯。謨。合詞上請。伏乞皇上俯賜裁定。敕部院會集九卿科道。從長確議。覆請轉行臣等。次第料理。奏報。庶西南苗界之地。奠安於萬萬年矣。為此具本謹題請旨。

疏入。帝從之。

地震陳言疏 天啓四年

畢自嚴

臣惟春秋地震必書。誠重其事也。微臣觸目陰陽之外。因縱觀時事之艱危。豈容無說以處此。東則裂械造車。憫然思遠。西則陽順陰逆。狡焉難憑。則可虞在邊境。遼餉加派。在官雖微。其所不得不徵。在民實應其所必不能應。則可虞在窮民。左藏空匱。而沿邊之兵餉不能時給。即最急如榆關。亦以海運暫停。轉輸難繼。每懼裸體脫巾之呼。或出風餐露宿之旅。則可虞在卒伍。軍與方殷。飛芻輓粟。固不容已。然瀚海風濤。而長年三老。每葬身魚腹之中。即竭蹶獨收。而重研爾足。多困踣輪蹄之下。誰非赤子。而茹苦至此。極也。則可虞又在運務。凡此皆足兆異。皆足警和。臣自嚴濫等督餉。承乏撫方。值災異之洊臻。思奉職之無狀。所當痛自修省。不遑寧處者也。夫災異之來。天所以震懾人君。而亦所以仁愛人君也。人君應之以實。則震懾實為休祥。酬之以文。則仁愛終為譴責。故天之鑒下也。洞見於幾微。而君之回天也。轉移於呼吸。即今似有不容不亟為修省者。如煌煌綸綍。聞由中旨之傳宣。致令輔弼不得關其事。萬舉萬當而一誤。則救藥靡施。將無啓場。而滋猜嫌乎。是內批當慎也。如瑣瑣婦寺。濕承延世之寵光。致令樞筭不能守其法。作威作福。而一輕。則勢臣解體。將無嗟澹。而叢指摘乎。是恩澤宜節也。乾坤之生才有限。乃以骨鯁之大僚。而一言擯斥。以道學之名儒。而投老巖穴。以批鱗之直臣。而長伏草莽。棄職於伏櫪。舍樞梓於斷溝。將無失算乎。是人才宜惜也。金吾之鞭撻。總歸朝家之扈。羽林之馳虎。孰非王國之爪牙。顧寄兵柄於貂瑤。幾同伏戎於肘腋。既糜大內之金錢。且貽他日之隱禍。將無非計乎。是內操宜罷也。以上四者。均足為聖德之虧損也。伏望皇上亟圖修省。次第舉行。庶幾人心悅而天意得。陰陽和矣。而變消矣。疏入。帝不納。

地震頻仍疏 天啓四年

畢自嚴

臣竊惟有災異則有感召。有感召則有事應。今瀛津數百里及沿海一帶。皆臣統轄轉輸之地。則皆臣罪

民之所感召也。請詳言之。津海國也。較宮庭。人所為望洋卻步者也。今樓櫓燄滔天。煌衍尾。日驅一方。民命以擲於驚濤怒風之中。此其地利安乎否也。津餉皆新餉也。海內所為竭澤而漁者也。左輪關。右輪。梯航無已。耗敝中原。此其民情安乎否也。津兵皆新兵也。所為備神京山海後勁之用者也。年來調東。充調薊門。調關門。足不停而席不煖。弱者踏於路。強者竄於途。今日壁壘幾空。猝有緩急。將何以應。此其兵力安乎否也。津海地利兵民。無一得安其常。而謂坤輿職載。獨能循其寧靜之體乎。邇者風竄屢作。雨澤愆期。皇上方下明詔。與大小臣工共圖挽回。而地震又見告矣。以宅中定鼎之區。而饒搖動。是豈可。以修省之空言。而回既怒之天心乎。則臣願以修德之說進。兢業常存。而佚遊宜戒也。儉德維圖。而賞賚宜節也。啓沃當遜。而召對宜舉也。以至深宮燕處。培塿無疆之社。尤不可不慎也。凡此皆修德之屬也。臣又願以修政之說進。東事方熾。而邊防無使弛也。逆妖已平。而蠱惑無使擾也。遠民久困。而反側無使驚也。以至採納忠諫。慰答寰宇之望。尤不可不亟也。凡此皆修政之屬也。誠使德政交修。法成湯之自責。則天不能為災。地不能為異。而皇圖益為鞏固矣。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天啓四年

楊漣

臣竊惟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洒掃。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為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竄入內地。初猶認爲小忠。小信。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杰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之。願於黨護。選侍之沈淮。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尊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搆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鳴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驕橫。託言疾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姪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己。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況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刑罰。要挾無窮。王言屢變。近又於河間殺人。

居屋。起建牌坊。鑿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益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衛。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日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蔭。襲越朝常。大罪十三。川立枷之法。成曉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輕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板房之威。又與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坐爭煤窖。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撻掠。視人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爵。不肯殺人。婦人。忠賢以不善。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任。忽傳旨誥責。及大中回奏。蓋省交章。又再襲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任事。日以快私。行傾陷爲事。縱野子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投匭設阱。片語稍違。剝帖立下。勢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瀆。創立內操。蔽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效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夫龍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貨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樹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間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賢。而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而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既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靈。尙存於忠賢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於廢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並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疏入。忠賢黨魏廣徵。調旨切責。自此忠賢日謀殺漣。次年再與汪文官獄。羅織下詔獄。許顯純酷法拷訊。遂於夜中斃之。

請除奸璫疏 天啓四年

蔡毅中

臣思學校者。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爲事難一書。忽接楊漣劾忠賢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掌稱慶。乃皇上不下其奏。於九卿。而謂一切朝政皆親裁。以奸璫爲忠。代之受過。合監師生。無不捫心愁歎不已也。臣惟三代以後。漢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我朝列聖。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實錄。臣皆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武宗之處劉瑾。神宗之處馮保。二。

事願皇上遊之。璉在武宗左右，言聽計從。一聞諸臣劾奏，夜半自起，而殺之神宗臨御方十齡，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既而少作威福，臺省劾奏，未聞舉朝公疏，神宗遂不動聲色，而戊戌保於南京，今忠賢無保之功，而璉之惡二十四罪無一不當，悉究舉朝舉劾，欲於朝能跪以候旨，忠賢遂要皇上入宮，不禮舉臣，今又欲於視學之日，舉臣及太學諸生，而叩陳請矣，而皇上漫不經意，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寧可測哉，乞將璉疏發九卿科道，從公究問，即不加劉璉之誅，而以處馮保之法懲之，則恩威並著，與神祖媲美矣。

疏入帝不納。

左光斗

糾傳擬疏天啓四年

臣惟君子之別於小人者，清與濁而已矣。君子之不能容小人，猶小人之不能容君子也。其清濁異，則其好惡不得不異也。然而鵠終不可以為鳥，兔終不可以為鶴，其好惡殊，其面目終不能易也。臣於本月十九日接邸報，見刑科給事中傅樞為邪臣比匪匪人，把持朝政，衆皆側目，人有危心，懇乞立賜處分，以銷隱憂，以葆太和事。內論臣及科臣魏大中，除大中自疏外，其云血性男子，聰明丈夫，粉飾虛名，未敢顯然與清塗相背，依附有道，未敢公然與善類為仇，似乎科臣猶知有有道，有清塗，有善類也者。而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著落何在。倒戈於君子，君子何人，呈身於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於山人墨客，絕迹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為腹心，臣有以知樞之意矣。樞之意不利於考功，有鄒維璉，不利於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於吏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羅於一網，維璉十八年抵瀾，臣雖未薦之為銓司，亦嘗頌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冷，臣隨同鄉諸臣後，一繳訪單，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為人所親疎，臣與之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事，必欲與之為讎也，豈其性與人殊耶，抑亦有神奸播弄，捏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口倒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也。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求多於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為難矣。願科臣之慎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職掌，人材進退，例得預聞，何事攬泊，如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有的實，當明白糾參，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使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許到任，把持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嘗冒認東廠理刑，傳繼教為兄弟，脈絡機鋒，長安冷觀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邵輔忠，陷毛士龍，故事，比擬匪人者，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為。願科臣之慎持之也。臣忝竊非據，久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清正難容，義憤填胸，生趣都盡，何有一官，伏乞皇上，敕下九卿科道，從公議處，要見鄒維璉、程國祥等，是否清品，科臣身在言路，不能煢恬拔滯，為何掃除清流，顛倒國是，仍乞將臣能斥，以謝科臣，另選賢才，代茲重地，疏入，帝有旨，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跡自明，著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再劾監織中涓李實疏天啓四年

周起元

臣以蘇松兩郡，料額有定，無點金之術，以遂織監銘整之求，李實因此肆螫於同知楊姜，臣願一能以白此丞之無他，而皇上不加臣以譴逐，更令安心供職，又念臣力請免楊同知之逮治，而革職為民，此不惟臣荷優容之仁，即楊姜亦深感寬處之德，然而姜原無擅減之事，以此坐錮，臣雖視前就列，誠有大不安於心者，頃又見李實撫拾遺辭，錄深情道，措詞倨侮，垂涎無厭，皆由宵小指點提弄，臣不明白參透，定貽不了費端，夫袍段以四十萬分，為十八運，按運支銀，原額止有此數，即實之疏，亦不敢謂蘇松料額有濫此數之外，事理甚明，不煩喋喋，楊姜奉法急公，並未擅減，昔漢文帝以卓犖革履，致海內之殷富，宋仁宗因陝西用兵，行三司議，節省宮監服御，假令姜果能為皇上減省，實費，是以中興之主，望皇上，則固敬君之至者，豈不卓然賢吏，然而原非有減也。皇上聽實之言，而以擅減不敬姜，此天下所共憐，臣之所大不安，而皇上所當轉圜而昭其覆盆者也。實來蘇杭，一味營利，兼餽辣手，講屬吏之禮，罰官府之俸，開密訪之門，捉民機為匠，人甚苦之，乃又有背違成憲，決裂舊章兩事，則歲改袍船是已。夫李實初時之營領袍差也，曾具疏欲逐孫隆行，而孫隆於蘇松袍服之外，未嘗侵管鎮徽寧廣各府州歲改，此數處向無貂璫之跡，今一旦添一中涓，騷動其間，不但參隨絡繹，驛遞怨咨，萬一奸民構出事端，誠恐禍生叵測，臣之所慮，不徒在為有司存累年之規，而深為地方防慮外之隱憂，近來數郡中，擷取已收去銀鉅萬，並未聞一縷解京濟用，則無益公家，而有害於地方，不再計而明矣。此其必不可紛更者一也。又袍船每歲八隻，神宗已裁，定著為例，劉呂兩監，行之久也，今忽增造二隻，歲歲要加派修造之費，驛驛要設處夫廩之費，李實不過得奸猾船頭等些小微利，而有司加派之擾不顧也。萬里挽曳之苦，不恤也。漏關開萬千之稅不念也，此其必不可紛更者二也。大凡管織造之官，多勸皇上奢侈，少勸皇上節儉，臣何敢以盛德事望實，但望其照舊例循行，不至格外作耗，足矣。仇士良言，固寵之術，必使人主廣侈其耳目，而後我輩可以得志，呂強每事直諫，力求先裁一切之虛冒，實自視於此兩人者何居，則所謂不敬莫大乎是。伏乞皇上嚴諭李實，於歲改袍船一事，但令照舊，勿聽宵人撥置，恣意更張。此江南之大幸，皇上之至明，至斷也。楊姜雖已飄然遠引，甘為聖世逸民，更當諒其無擅減之罪，曲賜輕處，則臣言見采，地方蒙庥，雖加三褫，臣官有餘榮矣。

疏入得旨，楊姜稽誤袍段，把提運船，已從輕處，巡撫官表率一方，職專察吏，豈得漫無甄別，一味護庇，如再瀆陳，楊姜定行擊問。

請與江南水利疏天啓四年

周起元

臣謹奏江南蘇、松、常、鎮、四郡，幅員不過五百里，歲輸租粒二百餘萬，最急莫如水利，而水利之最大者，莫如吳淞、白茅、劉河、三江、盞環、蘇、松、常、與嘉、湖、數郡之湖澤，咸歸於此。為宜泄入海之道，近劉河一線，僅通吐納，而吳淞與白茅二水，則淤為平陸，前代屢浚，具有史志可考。國朝永樂二年，尚書夏原吉來濬之，正統六年，工部侍郎周忱濬之，隆慶四年，都御史海瑞濬之，至今而五十餘年，並未施工，以致吳淞、白茅、自澳塘以至新涇口及東西蘆浦、三壩等處，六七十里，淤澱不通，白茅則海林、塘墩、鎮涇等處，俱久填塞，先

後建議之臣皆以為請本屬鄉紳亦每每叩關求浴而輒以費浩中疑三吳百千萬生靈之命脈引值此舉而皇上未有治水之命地方不敢擅興大役邇年小有水災低田輒淹沒直浙數郡皆受其患如常州吳江常熟崑山嘉定上海青浦無錫宜興等邑之間荒田數萬頃每遇漕白兌運之時有司但得派高鄉攤補而高鄉賦役原重又不甘心為低區白賠以此有司常考成降罰而小民受敲扑追呼亦終不能完額今年巨浸暴漲千里者水之為害也雨後停蓄經旬不消者水利不修之為害也若今日又因循不治則東南水患日甚一日而國賦與民生兩受其累矣臣查都御史海瑞開吳淞用銀七萬有奇前按臣薛貞會委官估計數目亦不相遠白茅則知縣宋賢力請疏濬大約工力可五萬而足通計兩江工費以十二萬計查三十六年除應天六府賑濟不計外蘇松等府實蒙賑銀五萬度今時諫皇上不能多發帑金而賑災不可少或可就賑數再添一二萬發開河工臣擬各鄉飢民盡赴工作計丈定工計人授糶計日給值所全活必無量而水利亦興後雖有霖潦不至傷稼昔宋臣范仲淹守臨安遇歲凶轉乃大興工作募飢民赴役就食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今臣所言實向欠五萬兩容臣於所屬再搜括積欠導河銀並贖贖再查照往贖或量行徵派以奏其績若夫濬之之法惟在尋其故道淺者深之窄者廣之應開者開應堰者堰應石者石家民有於淤地之傍墾成業者如不大妨河心寧稍縮其河面以存之期於水通而止但不許一二奸猾占淤塞為私業昔成祖命尙書夏原吉出治水遣官賈水利集以賜原吉其注意如此是以奉行者皆殫其心力克有成功今皇上若肯留神此舉乞於工部司屬中簡任練達官員來董其事以明聖意之決方不為道傍之築至於分任府佐等官則就所屬可揀用也疏入得旨工部知道

請修省以弭災疏 天啓四年

周起元

臣謹奏看得臣屬松江去春已有地震之異今次且震且數百里搖動數郡矣抑且有一二時而兩三震矣震而瓦木有聲至有圮城頽屋者矣稽之史曰陽為陰所填而不得升則震姑勿論占驗之說豈有陰壓陽而二氣不干五行不愆災沴不生人物不戾者乎伏見報京師地震奉聖旨今歲各處災異及京師地震朕深懷憐恤封疆多事著內外臣工盡心職業務修安撫政母事虛文臣等躬值此異皆奉職無狀所致除痛加修省及申飭文武將吏矢心慎愆共圖消弭外竊照江南祖宗陵寢之地財賦數百萬所出之區此地安危天下治亂之候也而今日天時人事有大可憂者江左素尚風流重儒雅近乃好談兵語亂伏觀皇上銳意求治臣等方以為是中興之象而左道妖言狂妄不逞之徒見邊事尙急派徵無藝且曰是季世之象偏袒而奮白梃之秋也轉相愚惑遂漸構逆萌雖各就捕而餘黨豈盡消滅臣即條教與刀鋸並行未使回心嚮道不可不謂人心之變也又去歲七八月忽早垂黃之類轉為半實之穗棉花則半顆不結而歲征布縵皆謀轉鬻於中州各河道處處乾涸即孟河太湖之間素汪洋澎湃且枯澀不可行舟貨物柴薪一時湧貴父老皆以為百年未見之異臣於歲災未敢輕報以啓小民觀望負稅於水涸亦不敢輕報以不詳災異傳播中外然而不可不謂天時之變也有此二變而地震隨之臣等又虞

明臣奏議 卷三十七

七二一

其招災於將來也震後不十日而浙之長興遭大盜慘變此亦其徵應而臣等又慮其未盡消融於已事也昔漢宣帝開地獄下詔求直言舉賢良方正又假貸貧民而災變亦遂消弭伏乞皇上求極言敢諫之臣舉巖穴忠諫之士兩講所為盡人事以回災變之策又竊俯念江南虛耗已極百姓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以奉敲吸長此不已必馴至不可救藥目前宿塞未靖庚癸時呼即不能下獨租貸貧之令亦宜速沛德膏一切煩苛盡行罷罷行郡縣吏務於催科中求撫字之仁臣等凡民間疾苦具疏請命者祈一允之施行則閭巷無怨謫之聲而奸徒亦不敢有越軼之志根本安而民氣和而天地變異自消矣疏入得旨禮部知道

水災請蠲賑疏 天啓四年

周起元

臣於五月間以稽天巨浸漫連數郡菽麥蔬菜連莖葉以俱沈棉花禾秧涸洪澌而盡腐桑田化為滄海號泣徧於郊原業具疏報聞諒聖心惻隱覽疏必愀然動念臣猶謂三吳雖地不堪於兩種而六月尚可播烏苗通行災重地方有司官親往各鄉勞來督令堰築者捧土春築溝壩者決淤濬通富戶令其捐資借貸貧佃令其竭力屏車私計稍高之區或可補插薄稔不謂自臣拜疏以後又經一月今且三秋入序而晴霽之後水且益漲兼以吳淞白茅二江五十餘年不開入海故道湮塞而浙省若響諸派與江海翻波逆湧蘇松常等數郡地形如坐釜底不能宣洩今舟楫往來不循河道每見飛帆鼓柁於田畝之間以取捷徑令人往驗地淺者可沒頂深者則沒數竿其地勢最高者亦當裹裝而涉補插晚稻嗟已絕望且村落屋廬盡如水中亭榭久為魚蝦之宅叩之則聞其無人而散之四方者亦不知其所之甚至有枕藉死亡於水厓而不知其姓名者矣大都無郡不災無邑不災或川騰谷湧人畜蔽溪而下或城圮屋漂男婦巢樹而居或廳署泛汪洋之沒或圩堰瀉澎湃之波或舟筏擄人於城郭或杖鉢呻飢於道傍此等景象見者垂涕聞者酸鼻父老皆言此災比萬歷三十六年其數有倍蓋三十六年高鄉未甚浸而今則高低並淹三十六年一漲便消而今則兼旬不退三十六年菜麥已收而今則饑饉薦至三十六年積貯尙饒而今則十室九空三十六年地方寧戩而今則人心思亂臣而言及於人心思亂則固有不救言又有不得不言者皇上以江南為治安顧決禍患於旦夕似欲以危詞激浩蕩臣是以不敢言然而蛇豕之徒無日不包藏禍心雖倡亂者不必飢而以無居無食之民誘為斬木揭竿之舉其號召甚易是以臣又不得不言嗟夫士之毛不足供食指之乘矣而鄰境又無可乞糶鉏犁既除牛犢亦賣始於搶奪窺而弄兵夫豈盡不必然之慮哉周禮荒政十二究之以除盜賊明荒之必亂也荒則必亂故引亂莫如救荒而救荒莫先足食足食莫先於賑濟與蠲折今東西既廢師老數年餉耗無算皇上與閣部諸臣舉軍國最急最乏之需以待濟於江南而臣欲以江南最危最苦望澤於皇上似乎見一隅而遺全局臣惟計全局是以益重一隅今日所望皇上亦不過大施一年之惠獨折賑濟以救此極極餓餓小民俾歲歲為急公好義之百姓萬一荒而致亂變出巨測如前所逆料者即大費軍需未必便可收拾一年之不割而數年蠲之乎臣所謂顧全局而益重此一隅者也又有言者曰折米利在有田之家不在貧民不知粟出

明臣奏議 卷三十七

七二三

於富人之藏而入於貧者之腹。江南豐歲且資客米。儉歲益不可支。若不先下折令。則富室有所積。必曰此自留以餬口者也。富商有所囤。必曰此徐糶以上供者也。如是而米日乏。價日貴。民即持錢無可買。處近見松江十二錢買米一升。視京師等貴。而奸徒淘淘。所屬至有強開粟舍之廠。強搶販夫之米。非不懸重典以創之。正恐徒法不足以止亂。七八月後。景象當不止此。誠於災重縣分。速允獨耗折米。則民間稍有益藏。及商賈之囤聚者。皆出糶以借貧民。雖價高不能禁抑。而有貴米可糶。就中所全活。亦不知其幾千百萬生靈。此所寬在殷實。而所活實在貧窮者也。蓋列祖皆深知江南賦稅。其輸將獨多。江南安危。其關繫極重。是以凡遇災沴之歲。特沛浩蕩之恩。誠以所裕者小。而所保者大也。今歲撫屬漕白正耗米二百五十餘萬石。俱輓輸以達太倉。如查儲積通算。可濟若干時。即於全災縣分。允漕白獨耗議折。至於賑濟。乞照往例。特遣官員督賑。更留留賑關稅一年。及稅契事例。贖贖魚課行賑。誠災重民飢。事勢急迫。不得不為不達時務之請。今皇上仁慈天縱。眷念定鼎之區。在事諸臣。軫恤時艱。特先本根之計。必有大沛德音。以慰雲霓矣。

明臣奏議卷三十八

勅魏忠賢疏 天啓四年

魏大中

臣謹奏。從古君側之奸。非途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燾。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斃三戚。晚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保母客氏。伺陛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通朝中聲息。人怨於下。天怒於上。故楊漣不惜粉身碎首。為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為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以得溫旨。即出忠賢手。而陛下未及省覽也。陛下貴為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非知。莫若弗為。未有為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左右屏而聖躬將孤。夫陛下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於上耳。

極言捕務不修疏 天啓四年

高推

臣聞天下之至微易忽。以為不足畏。其中實有不可測之憂。狂者視為故常。識微君子。每早計而豫防之。

若夫四郊多壘。鼠張虎視之輩。蟻蛋四起。糾衆橫劫。苟不急圖式遏亂略之策。欲成久安長治之業。其道無由矣。臣自丁未通籍。中外無故。桴鼓不鳴。即有一二鼠竊狗偷。夫亦畏首畏尾。踴跡潛蹤。未有通衢大都之中。青天白日之下。肆行剽劫。旁若無人。如今日者。惟是東西交誼。加派頻仍。海內動搖。大盜蠱起。以幾南則有沙河劫。劫之盜矣。河南南陽縣。又以劫殺守備張承茂告矣。外而窮鄉下邑。萑苻探丸。陸梁肆害。弱肉強食者。不知凡幾也。以近郊則撫按之家。奔奔截矣。出使之少卿。又截矣。下而窮植孤蹤。巨商大賈。流劫殺掠。道路以目者。不知凡幾矣。以都門則順天府庫劫銀二千矣。真武廟衛許國熙被賊殺死六命矣。若宦遊京邸。明劫暗偷。吞聲忍氣。隱匿不以上聞者。不知凡幾也。臣甫任京營。職司捕務。听夕冰兢。食不下咽。每私憂過計。慮如漢季之赤眉黃巾。我朝之劉六劉七。往事之白蓮妖寇。一夫大呼。千百響應。揭竿斬木。弄兵潢池。此其毒有不可勝言者。又最可慮者。近聞強敵欲從喜峰口進邊。遠征既無。兵革之足恃。近攻亦無。捍衛之可憑。此其禍又有不忍盡言者。臣每念及此。肝膽俱裂。是不可不為豫防。防之則在守土矣。守土賢則捕緝維勤。消弭有道。大盜無橫行之期。守土不賢。則玩愒成風。禁戢無策。小民亦無安枕之日。是以渤海之盜。以賊遂治之而自平。廣陵之盜。以張綱治之而自解。關中之盜。以王溫舒治之而自息。若夫今日盜賊之縱橫。其弊有二。目前弭盜之急者。其法有四。弊何在。盜之生也。責不獨在盜也。責在捕盜者。貓鼠同眠。豺狼莫問。親識也。而故匿之以送交。得賊也。而故逸之。以縱。甚有窺伺上官之意。密為曲蔽之通同。捕盜即為盜之人。防賊乃匿賊之輩。民何懼而不盜乎。然盜之肆也。各又不專在捕役也。各在守土者。捕獲計拙。塗飾計工。盜大也。而飾之以為小盜。有也。而蔽之以為無。甚且人賊俱獲。而故縱之以示寬。上下相蒙。苟且了事。則捕役何憚而肯擊盜。又何憚而不肆乎。法何在。一曰防微漸。蓋小盜大盜之積也。為虺弗馴。為蛇奈何。若夫草澤初起。制服猶易。祛篋可除。則除之。探窺可撲。則撲之。萌芽拆而斧柯矣。可令滋蔓難圖乎。一曰芟蒿主。蓋大盜小盜之藪也。源之不塞。流將何底。若夫大盜巨惡。廉得主名。主竊則坐之以竊。主強則坐之以強。大羣洩而小羣亦空矣。可令盤根錯節乎。一曰勤捕提。蓋某日失事。即令某日嚴擊。盜向未遠。賊跡猶存。一成鐵案。則百賊莫解。如驟雨當前。令人欲避而無可逃。是迅雷難掩之訣也。一曰嚴三尺。蓋拘盜懲賊。若賊罪既明。應流配者。即流配。應梟戮者。即梟戮。律例昭然。毫髮不貸。如烈火在望。令人畏之而不敢近。是拔去病根之劑也。夫令長。引盜之官也。若保定。若東安。若文安。不能禦寇。而反為寇所劫。則平日之疎玩可知已。至都城內外。容臣與巡視科臣。嚴督捕役。晝夜緝擊。以清盜藪。伏祈明旨。亟敕各處撫按道府諸臣。加意督屬。各該有司軍衛。遇有強竊。即從實申報。如半年之內。盡數擊獲者。即紀錄優敘。倘有隱匿縱容。朦朧不報。坐視不擊。即擊有不及。分數者。輕則降級。重則三褫。庶法令明。而人知儆。人心儆。而捕緝嚴。捕緝嚴。而盜無容足地矣。此芻蕘狂瞽。事期可成。如但曰言之而已。乎。實義之所不敢出也。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請斥魏忠賢疏 天啓四年

宋禎漢

臣竊惟臣豎之惡。嘗猶人腹心肘腋之疾。未嘗當嚴為防禦。既露當亟為殄除。絕其本根。勿致滋蔓。故免於當斷不斷之亂。臣不敢遠引。即如正德時劉瑾。則比習非初。經科道交章論列。處分稍濫。而瑾遂資緣復用。幾成不軌。逆謀雖卒。正典刑。乃國體所傷實多矣。萬曆時馮保。欺罔專擅。隨被臺臣糾劾。神廟遂赫然震怒。將保等正罪籍產。嗣後近侍斂戢。四十餘年。無復敢竊弄威福者矣。是在處置奸豎之法。遲速只爭頃刻。利害輒判千尋。兩朝之已事可鑒也。臣前有傳廢不宜輕界一疏。特為太監魏忠賢逞勢弄權。已見其端。竊思恩寵太過。必將佔寵益驕。因驕益恣。貽禍且有不可言者。故以裁溢恩。請皇上者。實以嚴防。望皇上也。詎意下忱。薄未足仰回天鑒。乃忠賢之恣肆。果且日甚一日。頃臣堂官楊捷。目擊憤發。揭其諸大不法狀。臚列入告。中外臣民。莫不傳誦稱快。而不意竟蒙嚴旨。臣從邸報中捧讀。至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於上之語。臣不覺悚然自念曰。皇上而不慮及孤立也。則已誠慮及孤立也。則忠賢者。尚無一日留之在傍哉。夫今掖庭之內。非媚忠賢而爭求為容。則畏忠賢而惟恐獲戾。是皇上之前後左右。無一非忠賢所植為私人者也。章奏之間。稍觸忠賢之所忌。則必疑。偶傷忠賢之所愛。則必折。抑是舉朝之正士忠言。無一非忠賢所得而壅蔽者也。故忠賢留而主勢適成。其孤忠賢去而主威適因。以振皇。上何可不熟思之也。忠賢疏中有謂積重之所移。人人祗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是正恐黨與漸成。而皇上將不免於孤立也。故請亟除忠賢。庶幾可挽孤立之漸。是正體先皇顧命之惓惓。而盡忠於皇上之苦心也。皇上何可不熟思之也。矧忠賢在今日。不惟有不容不去之勢。亦有不容不去之勢。蓋人之奸。惟未至發露。猶或徘徊蔽飾。可望有省改求全之日。一至摘發。而仍得倖免。必益無復顧忌。奚啻心驚於騎虎。直敢氣揚於張。勢固然耳。今忠賢奸狀業已昭揭。倘不及早處分。勢且日益肆志。將如縱轡之馬。決隄之水。馳驟潰裂。至於不可收拾。羣下所兢兢過計。有不止主勢孤立已者。弊一至此。即寸誅忠賢。寧足贖哉。皇上又何可不熟思之也。且皇上所以未忍遽問罪於忠賢者。特以其効勞自先朝耳。夫馮保非亦事神祖於先朝。為穩廟付託之內臣乎。神祖一聞其惡。遂立斷而嚴譴之。以今皇上躬堯舜之資。懋法祖之德。豈以神廟能納諫諍之言。斷之於保者。而皇上顧恐世憲臣之言。斬其斷於忠賢乎。竊知清燕熟思之下。必且奮然振袂。乾綱無俟臣詞之舉矣。臣昨草疏已就。適聞同官具有公疏。因即列名共願。冀合詞易以動天聽。乃茲尙未奉有震斷。輒敢不避賢瀆。干冒宸嚴。伏乞聖明念權璫之去留。實關肘腋。喫緊而乾斷之遲速。尤為利害攸分。即將忠賢亟賜處治。庶收益廷忠益。以俾若側肅清。則伏戎不復在旁。斯補座無虞。孤立矣。臣無任悚慄激切待命之至。疏入得旨。朕旨已明。不得又來瀆奏。該部知道。

極言濫舉縱貪疏 天啓四年

宋禎漢

臣惟外吏三年一入覲受計。典至鉅矣。而屈指今距計事。尙無浹月。期云屆矣。邇者皇上勵精獨斷。自柄銓總憲。以暨掌科掌道考功諸臣。悉履宸衷。慎擇特簡。一時大小臣工。無不欽仰聖明。適當大計羣吏之

時。示人政一新之象。甚盛際已。臣願効區區。冀裨察典萬一者。竊以為激濁之用。宜莫先於道府。而州縣之課。當先嚴於甲科。蓋臣起家外吏矣。嘗見道府銜表著者。固十居七八。然間或有一二不肖者。其播惡必倍甚於州縣。蓋彼恒自恃為莫敢問也。即有問者。亦必待於積久不可掩護之餘。則其貪婪已盈矣。況且有未必問者乎。又嘗見甲科中。事循卓卓者。固亦十居七八。然間或有一二不肖者。其狼狽必倍甚於鄉貢。蓋彼恒自視為不至敗也。即有敗者。亦必待於潰溢不可收拾之際。且雖寒灰可燃矣。況真有不必敗者乎。吏弊人情。一至於此。倘不著實綜覈。及早摘發。則此膏枯髓竭之候。復能堪。張虎噬之官。哉。至於卓異之有舉。以風良也。迺見舊時在外所擬。方面必屬省會道府。有司必屬俸深甲科。詎知舉異何等關繫。使惟省會之是拘。則是人因地重。又思惟俸深而後預。則是換年取貢耳。甚有煩言已噴於衆口。而該省願惜情面。猶欲以混充。亦有官評共見為平常。而入京補薪與援。徑得以濫等。似斯弊習。又何貴於斯舉為也。夫卓異者非常之謂。須真才通八面。而後可謂異人之才。須真守嚴一介。而後可謂異人之守。非常之名。必有非常之實。方足以當之。又必有非常之寵。方足以酬之。苟既標為異品。而考覈生平。曾無異於僑伍作用。則盛名難副。或既變為異等。而比及遷擢。仍無異於尋常資格。則殊典轉輕。臣竊謂今次此舉。寧刻無徇。寧少無多。多宜不過數人而止。而此數人者。尤必探諸本省之報牘。質諸舉朝之公論。有實見其某地某狀。可據為異才。實見其某時某事。可據為卓守者。而後錫以宴獎之榮。隨即優以不次之擢。是非常之寵。與非常之實相副。勵世磨鈍。道無踰此者。倘一時偶難其選。則寧闕其典。以示重慎。勿濫其人。以充數也。其於風良。庶有實效乎。賦吏之舉。問以懲貪也。適見彈章所臚。列職私每以千百計。而究竟莫追其二。三。即前次大察提問。亦十餘人矣。詰其賦果能徹底窮完。盡數追完。以入公帑而佐餉需乎。恐未必其然也。且如陶明先六十萬之賦。已經科臣勘結。千真萬確。屢奉明旨。嚴追者。而猶輾轉支吾。廣營開脫。矧夫付諸該省之提問者。撫按不過下之司道。司道又轉下之府廳。供職滿紙。追時多成子虛。銷數無期。限比祇應故事。有懲之名。無懲之實。吏更何憚而不貪也。臣竊謂今次有應舉問諸人。其在朝者。即付法司訊究。至追完日。兩行分別配遣。以正其罪。其在任者。移文各該撫按。務要勒限問結。勒限追完。如過限未完。即將問官一併參處。則犯者足為戒鑒。而人不致效尤。問者重於自顧。而法不至曲訛。其於懲貪。庶有實效乎。夫茲時司計諸臣。皆仰荷皇上特達之知。倚任以振久弛之紀綱。而滌積剝之治道者。則各矢虛公。共圖整頓。諒諸臣有同心焉。而臣尤欲以舉行實政四字。為當事者殷殷望之。庶幾協方新之人。煥維新之政。計典因以有光。而吏治民生均有賴矣。伏乞聖明省覽。臣言。如有可採。亟救各衙門中飭施行。疏入得旨。近來吏治日墮。甚至濫舉卓異。縱貪官。該部著實綜核舉行。陶明先如數追贖。還作速具奏。

修政恤民疏 天啓四年

宋禎漢

臣聞天災流行。何代蔑有。故自古聖帝明王。不恃天之不降災。獨自恃有轉災為祥之一法。從克謹天戒。以克享天心。無不立效者。恭惟我皇上躬天縱聖明之資。敷敬天勤民之政。謂宜天休滋至。而雨暘時若。

也。詎意年來災異疊見，入奉方有風雷地震之警，復而亢旱且甚一日，中外人情莫不皇皇然懼人窮之已極，何天怒之未艾耶？臣愚竊以為惟君與天相親，善政相因，故災異之來，天所以仁愛人君也。遇災思懼，君所以善承其仁愛也。考昔苦旱之甚，莫如商湯之世，而致雨之捷者，亦莫如商湯之世。觀其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言未已而雨方數千里矣。是惟君乃能格天也。明甚，載觀其首舉以自責者，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是格天當先圖其政與民也。又明甚，茲誠欲轉災為祥，轉旱魃為甘澍，即率臣深憂私懼無益也。惟在稔清之上，於政與民之間，實加之意而已。夫政最關繫者莫大於詔旨之傳宣，臣伏觀冬春以來，言有稍觸忌諱，輒多留中，即忠盡補牘而竟斬吁命，今之恒陽而不雨，得無應是歟？近且有甫奉明諭，旋聞反汗，令臣下惶惑而莫知適從，今每欲雨而復陽，得無應是歟？以至謬直之優卹，屢經請猶未得焉，而恩詔幾莫彰夫大信，中旨之親裁，問出票擬所弗及焉，而輔善莫効其贊襄，是皆關於政體之大者，而已有不節之虞，漸成否塞之象，又安得不為亢旱之徵也？乃民之失職，尤莫今日為甚矣。比年徵調頻仍，而戰死者，逃死者，不知塗炭幾許生靈，邪教蠱起，而從妖者，敵妖者，不知芟除幾許民命。此其厲氣原足以干天和，而況弊政又足以離衆志，自加派之令日繁，閭閻之脂膏血髓，已遍吸遍乾，焦枯而無起色，自考成之法日峻，有司之追呼敲扑，每如焚如灼，悉索而無了期，即使天行無水旱之災，而比屋空虛，到處蠢動，識者已切杞憂，更奚堪夫災變之稠疊耶？臣憶去歲給假家居時，適值臣鄉累月苦旱，米價踊騰，人情洶洶，在福州則古田、閩清，在建寧則松溪、浦城，在漳州則詔安、山谷間，遂有聚衆千百，揭竿肆掠者，不旬日而亂萌，踵至，閩省震驚，賴一時在事諸臣協力斡旋，幸不及於大亂者幾希耳。迺今以臣所聞，早魃不獨在京畿也，外而河之南北，山之左右，楚蜀關陝之東西，皆非無事之國也，而皆有赤地之災，無麥秋之望，饑饉方且浹臻，盜賊安得止息，是民已思亂而天復若以早挑之亂焉。言念及此，誰不寒心，尚可泄泄焉不為此子遺計哉！今之時加派雖未易卒省，然如科臣所言，陶朗先何棟如等，確有實跡之賊，共有數十餘萬，倘無一文之納，查皆久經奏題奉旨抵餉矣，獨不可上緊勒限，盡數嚴追，或亦可寬加派之餉兩乎？考成誠不得不嚴，然如餉臣所言，舊額遼餉，三年內計共該一百四十餘萬，未經給發，不審貯解何地，業已奉旨查覆矣，獨不可立刻清出，給濟夏餉，或亦可緩考成之須火乎？他如徵收火耗一節，非不屢奉嚴旨禁革，炳如日星，無奈有司奉行猶然，如充耳，祇見餉額有加，則耗羨輒隨之加倍，故加派者小民無窮之害，而不肖有司之利也。有祭吏之責者，獨不可加意詳訪，不時特糾數人，正法追賊，懲一警百，或亦可令陋規之漸洗，民生不至重傷乎？蓋方今之民害，已如火之燎原，不可撲滅，但得寬一分，則民即稍寬一分之生機，緩一刻，則民即稍緩一刻之死路，故求莫求寧者，能就未易狎省中，求其省，就不得不嚴中，曲解其嚴，刑庶幾於失職之民，補救萬分之一，即於惠民之天，挽回萬分之一耳。至於州縣俸未及期者，議暫免覲，俾各地方得免署官之騷擾，而復得賴正官之撫綏，各有可得省道里交際之浩費，而且得免因公科斂之汚名，誠為救時良策，業經科臣尹同皋、與臣同官李應昇、劉之待、先後具疏，蒙允下部計當事者，軫念民艱，必與覆行，然覆之此其時矣，倘更遲時日，則越在還方者，恐已假

裝於途，借以派案者，恐已染指於鼎，又何如速覆之利民更普也。凡臣所言，或諸臣所已言，而未見諸行，或諸臣所欲言，而未竟其說，竊念就政與民之間，以求格天之實，端不越此，輒敢不避瑣語，懇乞皇上仰念謫告之繇隆，俯軫予遺之湯火，慎傳宣於出政之地，速敕所司，布寬恤之條，則側身思過，既遠同乎商湯，而歸禍致誠，更近法乎神祖，如是而天心猶不昭格，天澤猶不旁流者，臣請受妄言之罪，伏望聖明採納施行，臣無任悚慄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舉災修省，當條行實政，何得動議詔旨，且軍餉緊急，欲以追賊抵充，加派遼餉，方查舊額，便欲停緩考成，此等條陳，緩急何賴，宋禎漢不諳事體，姑不究，該部知道。

失心入告嚴杜請託疏 天啓五年

范景文

臣行能淺薄，一餐自甘，久已無志世用，猥蒙聖恩不棄，起之田間，俾以典劇，自揣病軀綿力，重任難勝，兩次具呈堂官，求為代題，而嚴旨赫然，立催受事，臣即沈疴委頓，何敢再為僣塞，且當聖明勵精求治，臣亦妄思澄清餘序，有以上裨聖治萬一，則臣區區私願也。今天下圖職業之念，不勝其圖榮進之念，愛名節之心，不勝其愛富貴之心，舉國若狂，嗜進如鶩，每怪古今同此人也。何遂茅靡瀾翻至此，毋亦衡鑒之地，先自不清，巧營者一歲數遷，拙守者幾年不調，天下亦中人多耳，此實教之使競，而欲其恬淡寡營，詎可得乎？臣即不肖，不願使奔競之風自臣而開，伏念除者有歲格，其久近不得而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績望，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一人欲私不可得，即欲私一人亦不可得，斯不亦明白畫一與天下可共循乎？若不論三者，更於何論，其由別徑，不問可知，將何顏以對天下，且年來舞文玩法，吏弊叢生，幾不可問矣。今欲直窮到底，一清穴窟，而自已先有拖帶，打疊不淨，官長作事，最難欺者左右，對此輩又何以爲顏，臣今與諸次諸臣約，一行請託，臣不能爲之諱，臣又與同事諸臣約，一聽請託，亦願諸臣勿爲，臣等諱避人如林，鱗集都下，臣不能以一人障其目而箝其口也。明矣，且臣非故爲矯飾，不情也，誰無交知，誰無情面，臣亦豈與人異，惟是自反生平，不慣僂仰，一意報國，先在不私，寧忘交知，破情面而必不敢負君父，以負此心耳。天下人材，爲天下惜之，朝廷名器，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萬世共之人，還其人，我無失我，此臣心之可自信者，而四方之人，恐未必信臣之素，資緣熟徑，入人背背，不有以力砥之，而競逐無已，廉恥風微，其爲世道安所終也。臣故豫揭癢腸，苦心道破，無非欲天下各圖其職業，各愛其名節，恬淡寡營，共偕於大道，豈曰小補之哉。自成成人之道，似無先此，除銓政大端，稟臣堂官，次第上請，而夙昔盟心，首以入告，伏祈天語丁寧，庶無隕越，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這本說的是，以後陸續推用，一循資望，可挽競風，務著實行，如有故違請託的，指名參奏，該部知道。

簡兵屯守疏 天啓五年

朱燮元

臣謹題爲備陳協戰之難，亟議固圉之策，伏祈聖明治臣不效之罪，立賜褫放，敕部速議良圖，以無誤封疆事。臣行能淺劣，濫荷重任，適踰禍震鄰，奉旨協援，屢接諭省督臣蔡復一手札移會春初舉事，臣因各

兵調集。一面檄各將本年正月二十六日會兵大方。一面移咨黔督去後。至二十七日。遣義監軍盧安世呈報到臣云。黔省大兵已撤。正月十五日渡河。亦黔督令。二十七日會兵水西。城適該省參將許成名。於二十日到府。隨於二十二日會兵進發。因臣遂飛檄永寧一路鎮道。毋泥前期。俱於正月三十日點發過河。至二月初二日。據盧安事塘報。副總林兆鼎。率同侯良。陳一龍等。併黔中副將許成名。會兵先發板山營。胡斯化等。攻破樂蒙。沙溪。巖孔一帶。併力前進。至二十三日。於白蠟坎。與賊對敵。賊勢猖狂。我兵出奇分三路包圍。將賊殺敗。斬級三百六十三顆。二十四日至八里水西。賊追趕陸廣官兵甚急。我兵接抵護出趙會事。并漢毛兵七八千等。因又據大將李維新。道臣謝澗。許士奇。劉可訓。塘報。副將秦衍祚。同鄧懋官。潘應奎。孔全斌等。前進赤水一路。初五日。至層巖。有馬兵殺手。至海子大路來截。各兵奮勇對敵。斬級二十顆。生擒五名。俘獲男女一十五名。口器械牛馬不計。坐營劉宗良。張洪烈。郭起柱。張令等。前進龍場一路。行至養馬司。賊納捕鼓渡河。張令衝鋒。右手重傷一箭。追賊大敗。共斬級三十餘顆。溺水死者無算。自是兩路賊俱深避不出。捉獲黔省潰兵王佐等。始知黔兵已退。各將疑阻未敢進。因臣當檄各兵撤至赤水。衛馬鈴。堡兩處屯劄。一面差人至黔省移問進止。知該省路苗諸起。未能再進。臣思嚴兵待敵。已匝一月。賊雖遠避。必有狡謀。該省業已暫停偏師。未可深入。隨於三月十二日。檄道將退還永寧。滅汰新調。且耕且守。聊固吾圉。獨是仰奉威命。經營歲餘。不能建尺寸之效。以慰皇上西顧之憂。髮徒懸道。殆咎臣之罪。於是無可贖矣。願臣碌碌所處。實難。敢請言而無諱。可乎。夫奢崇明父子。雖未正業街之變。然黨羽擒斬。財用罄乏。獸奔鳥逸。仰人鼻息。所恨者安會未受戎索。甘為通匪耳。臣稔知安會原非勁敵。去歲犯黔。計三戰而三大敗。今歲犯義。亦大敗。夷之最驍雄。無如魯仲賢。羅奇。前歲犯古。一戰而擒斬。厥後傾巢。犯永寧。又一戰而宵奔。官兵非畏之也。祇是一入其界。百徑千歧。既伴退以誘我。又扼險以邀我。高山密箐。倚木皆巢。深洞峭崖。無處非窟。重以陰雨晦蒙。罕觀天日。雖有智勇。未免張皇。夫人能捕出山之虎。而難逐險之鹿。形不利。勢不便也。今日用兵。全為三逆。即殺賊數千人。而不得元兇。何濟於事。此一難也。兵既深入。夫運必不能前。探野無獲。伏莽難防。無論利鈍。難知即戰而勝。黔滇不奉有前。賊併力邀截。必犯竹箐之忌。此二難也。據督移約。令蜀兵東出。遵義西進。舉節而黔專進陸廣。是蜀環賊之三面。而黔獨處一。又以水西城為信地。計黔省至陸廣。為程二日。由陸廣至水西城。亦程二日。蜀自瀘州至永寧。為程四日。自永寧至水西城。為程九日。由遵義而進。無官程可稽。然大約須六七日。多寡遠近之數。迥然懸絕。此又難之難也。夫蜀民之困極矣。馬已竭而猶求。鴻欲集而無所。吸髓既空。揭竿欲起。外則建昌松潘。羣夷在在跳梁。內則屯戍各兵。嗷嗷待哺。費地之餽。難。無惠之法。難振。如臣庸闇。實所不支。昔馬援平交廣。秋青取。皆越二三年而始得賊首。當時未聞隣會有如安會之肆逆。亦未聞官兵直窮其所匿也。今日即不言戰而言守。遵義逼近會穴。會豈忘情。永寧赤水。原非蜀衛。奈地當全蜀之衝。羣苗咸伺。新附未馴。勢不得不守。是蜀且新增二邊。稍有疎虞。難。遮竊發。臣所為日夜傍徨。寢食靡寧者也。願臣不獨為蜀憂。且為黔憂。蜀尚有民。而黔已無民。蜀尚能耕。

而黔久不耕。無民誰則為兵。無耕何由得食。招募土司。徒滋騷擾之害。遠候轉運。更多劫掠之虞。計日而戰。數米而炊。前跋後重。其苦更倍。幸督臣蔡復一。按臣傅宗龍。皆赤膽勁骨。肆應有餘。西南半壁。自當廓清。但願皇上寬以歲月。大發糧餉。勿玩小醜。而急捷仗之功。勿惜小費。而掣任事之肘。務令完固根本。窮除支蔓。足兵足食。一舉而殲厥元兇。即蜀局且不勞而結。此不兩待之勢也。臣方草疏。據會事盧安世揭報。督臣蔡復一。將移鎮遵義。此扼賊項背。最得地宜。伏乞敕下戶兵二部。速議便宜。推廣餉額。專委任而責成功。戰勝固已在廟堂矣。臣庸碌病軀。不稱厥職。自審甚明。不敢逃罪。仰望聖明。立議削黜。俾存殘喘。高厚洪恩。銜戴其有極哉。除留兵需餉。另疏陳乞外。為此具本謹題請旨。疏入。帝從之。

明臣奏議卷三十九

請燬聖典疏 倪元璐

倪元璐

臣謹奏為公議自存私書當燬。敬陳所見。以襄蕩平之治事。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聖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本可棄行。而其書則當速燬者。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與益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引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墳簞。此一局也。既而楊璫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聖典。以之批根今日。則乘正之。蒸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聖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聖典自聖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印紛紜。改亦多事。以臣所見。惟有燬之而已。夫以閣豎之權。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燬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學敏比賢。悖逆非倫。當燬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筭。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竊假聖。當燬三。又況

史局將開。館鈔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嘗。當燬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燬。必有受其累者。非主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修。劉志選。李春昱等之附。和希龍。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宏圖。劉廷宣等。始處君子。而不必求同。既遇小人。而自能為異。本末炳然。雖有伎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持持。要亦不皆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于纂修詞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鑿先懸。姜逢元。開筆一歎。朝聞夕逐。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于忤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會愛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剋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情。心千年不釋也。伏願陛下。救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錄存書板。盡行燬焚。仍命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摩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明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于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借于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事。統關大計。伏惟聖斷施行。疏入。得旨。這疏持論虛平。有裨新政。該部知道。

辨楊維垣誣東林疏 倪元璠

倪元璠

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為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魏既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議論。事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己。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為大咎。于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建祠不已。必將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乃議者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君子。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殷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為鐵案。毋亦深防其報復乎。然臣以為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論。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曠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曠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曠且不附。況他人乎。而今推曠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稟擬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當誅。曠不為無說。封疆失事。曠繫有徒。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曠所以開筆也。然廷弼究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而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曠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護罪。人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

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將毋門戶二字不可重提。即用更端以相遮抑耶。書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毀。書院豈不當修復。是非無中立。伏望俯賜鑒察。幸甚幸甚。疏入。帝以論奏不當。責之。

傳餉告匱疏 畢自嚴

畢自嚴

臣竊惟天下不可謂無事矣。東而薊。密一帶。在在戒嚴。西而宣。大二鎮。時時枕戈。至于山。陝諸鎮。叛服無常。戰款靡定。無地不設重兵。無人不需月餉。羽檄頻馳。飛章急至。非以數月無糧見告。即以效尤寧遠為憂。臣承乏司計。竭蹶諮議。敢抒固陋。仰佐持籌。一曰。賊民運之通。欠國初九邊。主客兵餉。俱有各省民運。以資供億。後來間發京幣。不過一時權宜之計。無奈承平日遠。疆場之臣。忘其初意。以京運為必不可少之物。其視民運。積積通。漫不經心。夫臣部舊餉缺額。至一百六十餘萬。猶竭力供辦。省直民運。俱制額編。乃任意延通。不知臣部之京運。亦各府州縣之所解。納儲萬姓之所輸。將與民運何異。奈何歧而視之也。今後責成各鎮撫臣。年終徑自查參。其山。陝極邊地方。有疲瘠太甚者。准照腹裏。上拔州縣。豫為題明。量減分數。其餘分別懲戒。此後臣部先儘民運原額。以酌發京運之數。儘通欠仍前。而參疏不至。異日邊儲有誤。疆場之臣。難他諉其責矣。一曰。議屯糧之徵收。祖制軍丁俱隸衛。所各有屯山。徵收本色入官。還充軍糧支放。是即唐。府兵營田。寓兵于農之意。聖祖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粟者。此物此志也。迨後年。饑深。有子孫瓜分其田者。有貧窶轉鬻者。有丁倒戶絕而埋沒無存者。有田本確確而荒蕪不治者。不才武弁。既視為乾沒之資。奸猾軍旗。又恣為延推之計。又或無災而稱災。不遵納本色。而告納折色。每石不過三錢。又且緩征通負。于是屯糧之設。什不得五。而祖制盡湮沒矣。為今之計。似當行委府佐官員。加意查核。有埋沒者。則通流而窮源。有荒蕪者。則設法以開墾。清查完日。地方撫按具實奏聞。造冊報部。定為額數。徵收本色入倉。非遇大荒。不得輕議改折。以壓奸貪之腹。則屯糧漸復祖制之舊。而邊餉亦稍助一二矣。一曰。嚴京邊之考成。目今太倉如洗。國家隱憂。乃各省直京邊錢糧。共止三百四十二萬九千八百九十餘兩。而拖欠者。每歲約至百萬。臣部將何所賴以撐持乎。固緣百姓物力有限。既完新餉。頓通舊餉。亦難有司急新遺舊。若曰。是可緩圖云爾。至於考成之例。止於簿冊。降級。玩愒易起。今後臣部查有拖欠獨多者。特糾一二從重降調。夫度支之困極矣。出入之數相懸。生財之藪已盡。所恃九邊續命者。止此惟正之供。而積玩成習。非惕以功名之路不可也。一曰。汰驢額之營制。先年各邊鎮。俱有一定兵馬。一定糧科。名曰經制。如田之有畦。不得踰越。遠後督撫條議。陸續添設。總為固圉防邊。言亦懸鑿可聽。然兵日增。而餉日益。後遂至於不可繼矣。督撫虛心酌議。昔何以減而有餘。今何以增而不足。度其緩急。設法裁汰。以歸經制。斯亦今日清餉之急務也。蓋今日軍餉別無生之一法。止有節之一法。額外節得一分。則額內留得一分矣。總之清理民屯。稽核京邊。直還以軍餉之所固有。而考覈經制。澄汰兵食。實法其邊鎮之所本無。伏惟采納。亟賜施行。疏入。帝從之。

勅孫之辨請存要典疏崇禎元年

吳煥

臣聞世開治平。惟定一是。臣子事君。莫先盡禮。有知行僻言。堅咆哮。於君父之前。以冀驚衆聽。而對至尊。黨私交。而傷善類。此不忠之大者也。臣聞邸報。見詞臣孫之辨。疾廢不能供職。一疏不勝駭憤。其所爭要。典不可廢云。皇上於熹宗宵旰。而事。現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兩字。歷皇上不敢動矣。又云。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以此忍心狠手。使於祖宗則失孝。於熹宗則失友。是明歸皇上以不孝。不友矣。且臣子拜疏。不曰進呈。而曰投入。之辨。倘知有人臣禮乎。夫欲知今日要典之廢。毫無損於聖祖神孫之孝慈。應先白當日爭挺。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於不慈。陷主於不孝。特羣奸欲殺忠良。苦無題目。故借爲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極。而馳至排禁。闖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辯。此而不問。將亢國。魚腹。腫發禁庭。東宮危矣。惟廷臣爲朝廷。持破柱。詰奸之威。神祖光宗。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問所全實多。當時召對。慈寧。諄然命。和氣盈庭。光映千古。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不慈。陷主不孝。不亦冤乎。及光宗嗣寶。匝月之內。兩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臨。一旦哀思太過。聖體恒羸。崔文昇。李可灼。漫以瀉下之藥。進而鼎湖。遽逝。攀髯無計。則涕泣呼號。符歸膏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言之言。此而遽以悲憤。叫號。定諸臣不赦之辟。而以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躋總鎮。李可灼。登用。方新刑賞。亦太平矣。至於移宮一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驚。宮府徑庭。危疑紛起。誠早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羣疑。則負戾莫歸。他無遺恤。彼謂宮眷必宜從厚。此痛定事後之言。及至聖眷無改。恩禮有加。於先帝之孝。益彰顯已。雖日爭挺。爭紅丸。爭移宮。而初無損於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必劉志選。徐紹吉。輩諸大奸。共成要典一書。稱之爲孝。而後孝。稱之爲慈。而後慈。然則要典一書。在當日原不必作。在今日又何妨於禮。如以皇帝之制。爲必不可更。彼僞祠之建。僞符之頒。位上公。錫鐵券。錫士田。何一非稱。稱制。奸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壓庸愚。欺當世。而不知三代之民。斷不可枉也。惟是功罪不明。邪正顛倒。所以辨言亂聽。邪說橫行。夫觸邪者。君子。媚邪者。小人。兩言可定。羣品。臣首疏。即舉以入告。願有一疏之內。一觸邪。而一以媚邪。甚至始觸邪。而繼即以改正。變換無端。何怪乎人言之及。惟是始進雖未甚正。而能首出攻邪。或當徐俟。以觀其將來之向往。則政府主持。固是萬不可不斷。而其候似宜少需。分別忠邪。萬不可不嚴。而其路似宜少廣。蓋遵王之路。宜闢蕩平。使天下回心易向。以共遊大道。可息紛囂。而消反側。如復有陰陽閃爍。形迹顯露者。必與衆共擊之。今日宏開治平之象。似應如是。則有識者。宜即以此意。明告於皇上。明商於政府。乃何至倒置其詞。誇張爲幻。政府本用嚴而名之曰兇心。本用斷而名之曰辣手。將必至首尾兩端。依違情面。賢奸並進。而涇渭不分。羣言雜投。而黑白莫辨。養成一不痛。不癢。爲命之世界。而後可。則又誰肯身任勞怨。擔當國是。以開闢清明之治哉。不幾上負聖明。而邪正倚角。無已時也。伏祈皇上。將孫之辨。立賜褫斥。以爲人臣無禮於君者之戒。仍諭政府。亟出視事。一意擔當。稍示寬大。而嚴關邪說。以定國是。以息紛爭。則世道立見蕩平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據奏孫之辨狂躁。宜加處分。第已回籍。詞臣開局不必過求。該部知道。

吳煥

臣竊計是非者。人心之至公也。誅賞者。朝廷之大柄也。是非混淆。即清時不能以定國。是誅賞不嚴。雖聖主無備。以開太平。況當浪莽。濁亂之餘。必有一番大剖析。大剴割。然後可冀蕩平。師濟之盛。自逆璫煽惑。世界倒懸。賴皇上聰明神武。立殛元兇。旌忠起廢。除奸逮惡。之詔。播告再三。亦既彰明較著矣。乃竊觀廟堂之上。持論未見有盡一之繩。刑官未見有明允之奏。司勳未見有旌揚之典。相蒙之久。勢必至於相激。恐元黃之戰。復與。有負皇上宵旰求治之念。臣竊疑之。夫天下公非公。是。人各有良。惟是自匿其心。以閃爍於陰陽不測之境。則相尋傾軋。無已時。自朝論紛紜以來。南北水火。凡再三變。至閣臣魏廣微出。鋌而走險。以其權拱手授之逆璫。魏忠賢。動稱中旨。莫敢誰何。當時國中。蚤已有內魏外魏之謠。原其初意。將借以驅除異己。爲一時立勝局耳。孰知國之利器。不可倒持。刑餘陰毒。殘廢無厭。逆璫騎虎之勢。既不能下。而儉邪狐假之羣。又不可解。於是驅除不已。因而戕虐。擄掠不快。輒動刀。門戶兩字。幾羅織天下賢士大夫而空之。甚且伏甲宮牆。張牙鬪外。震主之威。幾危社稷。誰實厲之。陪哉。此誠國家一大厄運也。然臣則謂此正天意欲助聖明。以開治平。故時生忠賢。爲世大逆。觸之者。爲君子。翼之者。爲小人。若懸一西秦之鏡。以照破天下之肝膽。即陰陽閃爍。無可藏身。自此流品可清。朋黨可散。國是可定也。臣陸伏田。聞靜觀逆璫。自弄權煽惑之始。以至殄滅。其勢凡數變。而在野。在朝。諸臣不幸而身逢其殃。其皎皎心跡。確然可指者。品亦凡有數等。方逆璫宮廷。露刃。中旨。侵權。浸假有履霜。堅冰之漸。而能凜乎蚤見。飄然遠舉。則見明哲全身之智。及羽翼漸布。八牙斯張。赫然威焰。方將擇人而食。而諸臣首觸兇鋒。明蹈虎口。至身爲齏粉。則見捨生繫賊之忠。及至網密無魚。清流投濁。必務驅除。刻削而後已。而諸臣挺持自若。鐵羽投荒。則見守正不容之操。及至殺焰通天。冤聲載道。風雷震疊。海宇張皇。而能乘使建言。危詞激論。直批鱗甲。甘心責讓。則又見忠憤激發之氣。而其間亦有欲進不可。欲退不能。而借差請告。曲避投閒。以自完名節。則見修潔自好之標。乃有舉朝無敢開之口。觸石有必碎之威。而伏蒲請劍。首擊瘋邪。以翦璫翼。則見朝陽鳴鳳之節。又有事係邊疆。典選封爵。岌岌乎有蒙恬賜劍之危。九錫加身之變。而發憤上書。抗疏辭廢。陰折逆謀。則見當幾力諍之勇。及至忠良已盡。篡逆垂成。天地祖宗。明威欲殛。然聖怒未張。伏戒在側。羣虎密謀。積威未解。而挺身犯逆。慷慨擊邪。如諸臣補履連章。盡發罪狀。則又見扼吭除兇之烈。此其品雖人人殊。而心迹洞然。同抱忠君報國之念。故衡君子者。決當以此爲定鑒。應從風波泥淖之中。分別其所爲君子。不應於剖心碎骨之後。復強誣其爲小人。若夫建祠獻媚。貢諛養奸。其作俑當先者。固諸款君賣國之謀。即附和同聲者。徒知保身固寵之計。廉恥喪盡。象影懷慚。誠何顏復廁於冠裳之列乎。至於天人共憤。罪狀昭彰。國有典刑。決不容毫髮假借者。如劉志選。梁夢環之傾危聖母。田爾耕。許顯純。李永貞。李實等之同夥殺人。田吉。倪文煥。劉詔等之贊謀助逆。立當肆諸市朝。投之荒服。而遺奸漏網。更有一大慈。曰崔文昇。文昇爲逆璫第一腹心。故特遣之督漕。以扼江淮要害。此其志不在小。文昇途虎踞咽喉。陵

樸撫按。劾軍虐民。幾激成大變。巡江御史何早。抗疏陳言。立遭譴逐。鄉官孝廉。居然逮捕。如縛雞豚。且與劉志選。朋比逞威。招權納賄。東南官寮。半天下。生殺黜陟。俱出其手。倘忠賢逆謀。果成。文昇必為元輔。此其罪在李實。劉若愚之上。速應逮問。正法者也。乃若十孩兒中。第三人曹欽程。同朝共乘。人類不齒。言之汚煩。然其常先殺四御史。以獻首功。投入魏良卿。崔呈秀之幕。傷殘善類。無所不至。科臣吳國華。首發其奸。立致嚴譴。併所薦熊江。周詩雅。無端屏斥。至今未得申雪。非潘士開力擊除之。其叛逆之惡。當不在崔田下。其臨出都門。拜別忠賢。口稱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斷。遂備哭失聲而出。如此異類兇殘。亦決當提問追賊。以償三臣之命。臣安敢避睡毗之嫌。而不以入告乎。皇上旌忠勳。惡業已屢播。明旨仰祈今日斷然行之。蓋立國之綱。廉恥為重。彼效死除奸。諸臣如楊漣。周宗建等。皆碎骨裂膚。而周順昌。至拔舌敲齒。罵不絕口而死。生氣凜凜。為臣死忠之義。宇宙間。尚留此一線。倘不亟為表章。人心幾至於漸滅。而助噬殺人。諸兇。自非誅殛。遂逐。亦無以懾奸黨。而戒將來。乞皇上明詔法司。將田爾耕。許顯純。崔文昇。曹欽程等。立提至刑曹。正法。應遣者。遣。即奪諸奸恩。廢。以旌忠直。此天意人心所共快者也。誅賞既明之後。更邀天語。申飭朝野。守正諸臣。共濟同心。若更有巧誣忠良。及黨同報復者。是即顯悖明旨。天威咫尺。誰敢仰負。聖明。將國是。可定。平康立奏矣。

疏入。救下。崔文昇。法司。鎖之。馬房。諸閣。伏宮門。哭聲。震帝座。帝益怒。速首倡二暨及文昇。各杖一百。發孝陵。淨軍。就宮中。處分。原疏。留。

直扶吏治病源疏 崇禎二年

范景文

臣被命撫豫。受事匝月。悚奉簡書。無日不以察吏安民為兢兢。伏念今日吏治之病。惟有一貪。而對證之藥。止為一廉。然貪吏之日多。廉吏之日少者。其起於察吏者乎。何也。吏之能為貪。必有才力可恃。而吏之敢為貪。又必有牆壁可倚者也。其一段翹然自喜之氣。既已奕奕動人。而工逢迎。善彌縫。又能偵上官意。而巧中之。相得既深。覺察不暇。彼之志遂肆。磨遂張。為所欲為。無復畏忌。且分其囊囊。供作苞苴。延譽多方。虛名易起。甚有畏其與。援假之羽翼。而不敢動者。以是薦剋日騰於上。而怨怒日盈於下。彈文所列。不過一二庸碌。惛無華之輩。聊充故事而已。嗟嗟。撫按。按意向。屬官之所奔走也。撫按舉劾。屬官之所轉移也。而今若此。世安得有吏治乎。好官不過多得錢。原屬昔人語。今竟守為秘訣。人見得錢既多。又復好官自我。通神得力。轉相效尤。卓然自立者有幾。即謂吏之多貪。上官實教之可矣。又何誅焉。若其潔己愛民者。有顯庸。剝民自肥者。有重戮。昭昭垂示。斷斷不假。甄別嚴而賞罰當。苟非病狂喪心。誰不自愛其官。所謂借其愛官之心。以成愛百姓之心。則風勵之善術也。昔齊威王。不過一霸主。烹阿封墨。齊國遂以大治。正於風勵天下之術有合耳。今皇上銳意太平。將立致唐虞之業。而海內未見向風。誰司撫綏。激揚無效。臣每為痛心。思一力破此關。然地處險絕。權在受成。無一事不需查議。無一官不需開報。而又不能為鉤距之術。以耳目人。所恃為耳目者。惟司道府廳各官。故責成亦宜先自各官始。語曰。大臣法。小臣廉。豈廉節止小臣事哉。所謂法者。即以廉為法也。己不廉。而求人之廉。則無法。以身教貪。而以令責廉。則無法。

所升者不廉。而所黜者不貪。則又無法。果欲以廉為法。則莫如斷絕饋遺。夫饋遺者。以交際為名。而賄賂為實者也。此徑一斷。則情面自絕。威望自肅。上下綱紀相維。職事相課。了無黏帶。而後真是非乃出。其勸懲乃行。豈不休哉。行之歲月。而吏治有不變。民生有不安。臣未之嘗聞。故持一廉為對證。不若拈一法字。乃祖宗以憲後世。皇上以繩羣工者也。律云。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追奪除名。饋遺非贓乎。枉法者。通算全科。受饋遺而有曲庇。非枉法乎。臣特揭與諸臣約。煌煌在上。或無敢有越厥志。臣若自言。而自背之。無所逃說。諸臣而仍不同心。以相應。臣請操三尺議。其後。則諸臣實負功令。臣未嘗負諸臣。即負諸臣。臣敢負功令。伏惟天語中。飭施行。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陳黔省情形用兵機宜疏 崇禎二年

朱雙元

臣自歷黔境。乃知萬山皆苗。獨上下六衛。一線通道。迤西畢。烏。亦。永。四衛。久被會隔。計省城歸業者。尚不滿五百家。敗址殘阡。蕭條滿目。祇有營哨。各兵略為裝點。該先任撫臣傅宗龍。以泊前督臣張鶴鳴。皆逐衛設兵。出據屯堡。迄今滇路疏通。米不騰貴。實有攸賴。近日龍場。六廣。乾溝。祥狼。劉佐等處。築城四座。漸進逼賊。大勦規模。似亦粗立。但此戰局也。城多則守廣。勢分則力微。會隔河立哨。日夜耽耽。警則騎虎。安能復下。莫所恃者。安其爵。欲得官而效順。今被逆彥。逐入東川。箐峒。海子。峒。兵。居會腹心。頗有牽制。今已淪陷矣。入秋水涸。會必四出大犯。此定勢也。臣惟八年以來。局面屢換。或專言勦。而殺其獻功之人。益致狂逞。或專言撫。而未張撻伐之威。會亦不附。今日之策。在於以守為戰。以戰為撫。專講致人之法。嚴為先事之防。將必求於摧鋒。兵必期於用命。爵秩太易。則精神全在競賞。提哨太多。則臨陣反相推諉。業已申明。備為訂定。若墨陣紙兵。謬居參贊之職。白衣遊食。爭誇軒蓋之榮。此皆軍中大害。臣先從此輩。破情斥絕。隨逼歷各隘。觀其營壘。移平就險。改近據衝。日取各將士。較其膂力多寡。試其銃弩。槍刀。三試而不中程者。即行汰革。其地方最為害者。在於零星小功。緣各將坐耗廩餼。無可搪塞。有虛報賊級。而殺順苗。以送驗者。有一將已經撫定。而一將乘隙掩殺者。有本來投順。而詭稱設伏縛獻。嚇首就戮者。夫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總是良民。況六衛。賊土儘多。全賴此輩耕墾。惟是殺不當罪。事每失信。遂致勾夷生變。叛服不常。臣三令而五申之。逆則必勦。毋縱惡以養奸。順則共撫。毋此收而彼殺。肘腋之間。安靜妥帖。然後一意圖賊。募耕墾。以資粒食。懸賞格。以廣招徠。戮詭匿。以定煩囂。省差遣。以絕需索。清郵遞。以節虛費。把兵精勇者。悉收之。降將有才者。參用之。任忠實之士。司選屢勝之弩手。用一將必求當一將之才。養一兵必期得一兵之力。日夜孜孜。不敢怠逸。按臣蘇瑛。與臣同心。持火攻秘方。親於公署督造。試有奇效。一切指麾。風行雷厲。司臣朱芹。等道臣張允登。等。皆拮据勸勸。不遺餘力。倘糧餉獲數。三方畢會。臣自當親率將士。直搗長驅。若其勢有可乘。機難明布。用奇迭出。惟力是視。同不敢孟浪。以蹈前車。亦不敢優游而稽天討。蓋爾小會。伎倆有限。安位一駭。豎子。夷漢相猜。各自爭攻。正苗逆告。終之日。仰仗皇上威靈。一二年間。或可滅此妖氛。以少靖疆圉矣。

疏入帝從之。

議主客兵餉疏續二年

畢自嚴

臣竊惟方今軍興孔棘財用匱乏朝夕講求得一最耗糜之大端最節省之要著則軍餉中之客餉是已。夫各鎮主餉之外又有客餉主餉者計口之需也客餉者不常之用也總計各鎮客餉已一百九萬三千餘兩矣客餉之費不一其大者則有征調之費邇來征調漸稀即循例分防八衛者用亦有限而支放開銷事無九實一虛事故扣存無報一漏二至於以主為客調遣不離本鎮何以行坐兼支此不可議節省乎其次則有撫賞之費今宜大撫局方殷勢難惜小費至各邊叩款無日而奸弁仍居為奇貨此不可議節省乎又其次則有召買之費貴賤相權本折相生原屬善政今則高懸時估從中侵漁鉅萬金銀半供飛銷此不可議節省乎又其次則有修築之費夫一勞永逸工作豈成年例且估計報成冒破更自多方此不可議節省乎年來臣部按類類發而法阻於綜覈各邊計數實價而情憚於清理不分孰主孰客誰知用少用多及給發難前蓋以危詞恐嚇曰榜腹待斃此為主餉則可耳其於客餉何與焉臣度今日之財用至不足之中各伏其有餘而以根究無人遂爾埋沒於因循徒使拖欠虛糜中外開一互謬之端而成一相沿之局亦誰思其究竟哉請及今亟定節省之計以後臣部發餉先儘主餉其客餉必不可已者各鎮督撫豫行造冊奏報敕下臣部核算無弊方行題發各鎮仍於季報內詳細開銷或解運邊延各鎮不妨於主餉中通融支散候客餉到抵補庶在各鎮用之有實臣部省之有名而百萬之中可以節省過半矣至於主餉仍合民屯兼本折而定經制務為長久之策永垂可守之規亦籌邊裕國之上計也

疏入帝從之。

劉宗周

請無急近功小利疏續二年

臣伏見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夫今日所汲汲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為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東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痲痺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皆拮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敵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拮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為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不勝糾人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特嚴賊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法然已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於未然也今一切誣誤及指稱賄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邊改之途益習為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墮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

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給為才諂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夫求之大備或以短而廢長貴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且陛下所壁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諛諂者因而問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遂恐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為內降為留中何以追慕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

請無卸三秦疏續二年

吳煥

臣謹奏流賊之戕虐全秦禍中於西安漢中劇烈郿延宜維之境實係賊大淵藪往來結聚處也臣自奉命巡行離西安而北初至耀州又北而至同官其荒涼廣漠之景即已迥異長安至一出金鎖關則為宜君為中部鄜州寧州真寧千餘里皆荒山大川竟日行不見民居煙火熨熨白骨委溝壑中臣每至一扼塞即向山谷中搜飢民問之至一州縣必停車一二日遍訪父老子弟真聞其見乃知耀同宜中鄜寧真數邑之民自遭大荒大亂大疫之後死亡逃散十分已去其六七子遺苟活備嘗艱苦一隅其餘極目曠土遍地蓬蒿山窩水窟盡為盜藪而此子遺之民既虞盜賊之復來又憂荒地舊糧之匱累終日皇皇只思逃竄他鄉以全性命臣再三撫慰許其即奏聞朝廷為汝料理無不感泣號慟令臣不能仰視而府州縣官居其地者皆思卸擔求去新選者多半聞風不來故延安府屬之官十缺其五慶陽平涼二府之官十缺其七若目今不為計慮二三年必化為異域臣竊思此鄜寧真之地皆前朝所創為雄都鉅鎮先賢韓琦范仲淹從此奮武揆文外御敵而內拱護者也今何以一旦至此哉蓋緣此地界在邊腹主無專屬故向來在內之臣委之邊鄙在邊之臣視為贅疣且士寒地瘠三四十州縣坐定為老明經之缺潦倒貪殘無所不至故官輕俗悍一任強陵弱衆暴寡魚肉刀俎而莫之禁戢觀其可憐之狀其如無母之子流離荒野直棄之悍奴豪賊之手而無可控訴嗟乎此三郡者尚可緩視之哉長邊路其北則三郡乃邊鎮之腹心省會居其南則三郡乃長安之門戶如及今再不料理使窮民散而盜賊叢則腹心化為毒蝎而邊鎮何所持以自固門戶盡為賊窟而省會何時得而安枕臣恐以為欲絕三秦之亂萌必先從此地急為下手臣初出巡時即與撫臣熟商及此及行至鄜延目擊顛危方且躊躇深計而督臣遣臣手書懇懇數百言所以為三郡計者甚悉皆先得臣心之所同然敢不忌煩瑣一一為皇上陳之一曰分荒熟以便徵輸延慶之地山深川廣原土曠人稀今值兵荒之餘且死徙相枕阡陌荒蕪若仍舊額不為分別則遺民欲墾熟田先防荒累坐是束手欲逃應亟令公勸之吏履畝註明將荒糧暫停為之歸併里

甲。止據現在徵輸。百姓既樂於荒田之不拖累。又曉然知成熟者之不可推諉。將民業可安。而錢糧亦易辦。至便計也。一曰。緩舊糧。以領新稅。舊糧之拖欠。已非一日之積。今死者死矣。逃者逃矣。即現存遺黎。皆鵠形鶉結。苟活無計。新稅固不堪為夙逋之償。而趙甲豈能代錢乙之累。即額欠不可頓蠲。而徒挂空名。亦無益目下。不若將此數邑。暫緩舊糧。使其一一完新。新糧不及額者。官有常刑。則吏胥不能借名以混清。戶長亦難指舊以扣剋。可以恤民力。而亦便徵輸矣。一曰。搜盜窟。以拔禍本。盜之不可盡也。豈不欲悉化盜為良。以仰體皇上並生之願。然無奈盜積有年。按延慶之南。則尚有本地大窩營三窟。以盤結延境之北。則神木府谷地方。秦晉交界。更多邊回賊聚千百。以鷓鴣兩地。聲勢相應。此皆亂民。絕非飢民也。依憑城社。搜之急。則倡為殺良之說。以挾官府。防之緩。則時逞咆哮之威。而肆擄掠。今若論之。不可懷招之不肯聽。必將大整兵威。掃除之。以拔數十年之病根。不敢不先為皇上告者也。一曰。給牛種。以續民命。自盜賊興。而民間資糧牛畜。殺擄殆盡。故有土既患無民。有民又患無耕土之具。幸皇上允罪撫賊銀賑濟。候山西撫臣追解前來。應令各州縣。乘今秋穀賈稍賤。繼貯倉廩。賑給此則撫臣先清查貧民戶口。已有頭緒。即當飭有司。亟圖者也。一曰。選縣令。以託民依。延慶。平三府。土瘠民貧。俗習糧欠。故多坐明經之缺。不知欲濟艱危。正需才幹。一官到任。萬命攸關。大縣必期揀選。科甲。即明經。如恩選貢。亦儘多青年壯志。此在吏部掣籤注選時。一覽可見。必須選擇精明強固之人。不然漫以龍鍾潦倒。朽儒付之。是直以萬千民命。委之溝壑矣。一曰。少寬疲邑。考成。以展吏才。夫考成之法。以課羣吏。豈容寬假。然在上疲之邑。難及額。即新糧不可寬。而舊糧必祈通變。如以幾年通負。責之現在一人。將州縣官未到任。先懸參罰以待。故來者。悔而思去。選者。聞而不來。其不肯者。明知考滿無望。貓鼠吏胥。惟祈稍潤囊。以去。故民任瘡痍。糧皆挂欠。若得寬舊糧之罰。而止考新糧之成。則官得安心料理。民生有賴。國課亦得輸矣。一曰。平薦舉。以鼓吏治。薦舉之法。從來明經。盡壓於科甲之下。即預薦者。亦甚寥寥。不知全陝州縣。官明經十居其七。我先棄之。彼安得不自棄。非棄官也。是以數十州縣。民命棄之也。況現在臣所耳目。儘多錚錚自好。在不肖者。斥問宜嚴。而能表異者。薦揚宜廣。此今日振揚吏治之先務也。一曰。清宗祿。以救民困。平涼宗室繁悍。當事日抱隱憂。止就宗祿。允宗糧一事論之。有以祿少而欲免多。又以無糧而包攬強兌。奸貪吏書。既通同以作弊。不肖有司。亦託詞以謝責。民受其殃。而邊虧其餉。端實由此。計莫如申飭道府州縣。官盡數清查。某宗應食祿若干。應派定某州縣。某宗應納某州縣糧若干。各先定一清冊。以應食之祿。配應納之糧。糧浮於祿。則本宗找辦官糧。祿浮於糧。則有司找還宗祿。井然分明。不容紊亂。臣已經出示清理。自非邀皇上之命。則有司法令不行。此救平涼之民於水火最急事也。此數者。乃為全秦決渙消癰。拔本塞源計。行之非一手一足之力。今幸督臣與陝西延綏兩地撫臣。皆念切痼瘕。同舟共濟。臣一路巡行。目擊危形。心憂亂本。竊計當急從此處下手。故雖字跡有限。不敢不縷陳於皇上之前。祈皇上天語丁寧。下部敕賜准行。如臣所奏請分荒熟。緩舊糧。搜盜窟。給牛種。選縣令。寬考成。平薦舉。清宗祿。許著實奉行。計無阻礙。則三郡肩背脊脅之毒除。而全秦通體皆得安泰矣。其關於邊防內患。殆非渺小。非沾沾為延慶。

平三郡計也。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疏入。得旨。據奏延慶平三郡狀。殊可軫念。安民弭盜。奏內八款。尤於補救有裨。著各與覆行。缺官速當銓補。勒限到任。已補不到的。吳煥便行查參。該部知道。

革大戶行召募疏續三年

范景文

臣奉命撫豫。日思所以撫之之方。而求一當。惟是與民休息為第一義。願今天下民生瘁矣。或因於水旱。此患在天者也。或厲於盜賊。此患在人者也。尚可隨時補救。隨地銷引。不至大苦。獨官患苦之而莫可解。免。則莫如差役。臣請得而悉數之。如錢糧之收。有收戶。解有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固曰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庸。則壤作貢。理或然也。而所僉實非真大戶。何也。大戶之錢能通神。力能使鬼。不難倖免。而免脫難推。大半中人耳。中人之產。氣脈幾何。役一著肩。家便立傾。一家傾而一家繼。一家繼而一家又傾。輾轉數年。邑無完家矣。即彼所謂能通神能使鬼。以免一時者。亦漸日。月削。免與不免。同歸於盡。此不水旱而荒。不盜賊而憊者也。豈不痛哉。往時建議者。心痛之。變為條鞭法。以閭閻之力。役均於閭閻之丁糧。此其苦宜少蘇矣。而試觀民間。有不經年累月。奔命於公家者。為誰有不買妻孥。子。繫費於津貼者。為誰是條鞭之行者。自行而大戶之革者。未革也。總之。役在民。則官便。役在官。則民便。此不兩利者也。便在民。則民欲革。便在官。則官不欲革。此不兩立者也。夫官民之不相勝也。久矣。有司官。即不無念及民瘼者。無如胥徒之中。為格何。蓋僉派一行。則手得高下。口得低昂。日市其重。於民間。而民奔走以奉之。嗟嗟。民間。天子藏富之地。而反為彼外幣。以致官日富而民日貧。在官之日。富而民日貧。民貧矣。國安得富。私費多而公賦。此必至之數也。臣刻心蒿目。議下有司。實行條鞭之法。一切差役。俱歸之官。錢糧官雇人收。為議。議。官差人解。為議。盤費。倉漕為之。議。腳價。官委人。為。驛遞。為。之。議。芻豆。官募人養。供應以市。值平買。不立官價名色。凡夫傾銷。添搭。賄賂之費。徹底消除。百年患苦。一旦灑然。不亦快乎。是非移民之害於官也。官任之而害自滅耳。官自經手。官自留心。金錢無所容其穴。窟。倉箱無所容其耗。蠹。郵驛支應。無所容其冒。破。在民免於害。而官亦并受其利。所慮失利者。獨胥徒耳。置官以為民。豈為胥徒哉。如有日與胥徒比。而陽奉陰違。名去實存者。斷以白簡隨其後。從此百姓自辦正稅。而外。足不至官。府。目不見青衣。日惟含哺鼓腹。以嬉遊於化日。是亦一時華胥也。即猝有水旱盜賊。亦。有以待之。豈足為厲哉。雖臣司理東昌。會行此法。歲所省以數萬計。東人至今思之。臣不揣欲以已效之法。試之兩河。以起沈痾。將欲使兩河亦如二東也。而今量移矣。人去法更。久將復數。所關於民生休戚者。最大。故特披瀝於聖明之前。其中條款。頭緒繁多。不敢一一瀆覽。而略陳其大端如此。臣謹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吳姓。具疏以聞。伏乞天語申飭。著為功令。敢有變法虐民者。官吏議處。參究不少貸。將休養。既久。物力漸充。久安長治。端必由之矣。疏入。得旨。體恤民隱。是撫按第一急務。這奏內革僉派。行召募。飭吏治安民。最得要領。便著定為例。勿輕。變。便該部知道。

督黔善後事宜疏

朱燮元

臣惟邊陲安不可忘戰制夷之法必先內固水西自河以外六日九司之地亦頗廣衍業已悉入版圖大渡要隘俱築新建城列兵據守既有扼項背之勢當為深根固本之謀從來人士財用原自相因參據衆議必須分建衛所責成有功各將久任世守不惟鼓舞激勸川為酬勸之資且因以勞來安集永杜窺伺之漸請備陳之安省地方中有河一條安莊與普定適中之所為三岔衆水至此始匯為河織金臥這等會皆由此出犯臣於三年四月內牌行參將范邦雄在地方鐵王旗築城一座距安莊九十里普定六十里距河向十五里建高寨一堡另設山京下窩化處蔣義架底五哨以環之由使鐵旗巡北與平窮衛相對為思臘河係應察阿奎阿傀等各會出犯之路臣牌行遊擊金良田離平壩西三十里樂平地方為三路總隘建城一座移兵屯劄又都司俞青任先魁率里民於七里房沿河築一石堡離樂平又四十里由思臘而北為篾箕隴又迤北十里為鴨甸河又迤北三十里為鴨池河此則各會會聚出入之大隘與威清衛相對隔一百四十里崇禎二年六月臣與御史蘇琰查此一路羣賊如毛先於威清六十里乾溝地方督副將楊正芳一面驅殺一面建造石城以便駐師及後過河戰勝臣因與撫臣撤出各兵劄於河上總兵林兆鼎率同楊正芳陳謙彭應魁袁可成覃毅勳等各將共於鴨池河岸上分定丈尺建城一座都司俞書任先覺亦於篾箕隴建城一座皆上據高原而下瞰長流即一草片刀無不瞭然者自鴨池迤北三十里為大索橋乃各賊暗渡之所已建一石堡又迤北四十里則為六廣此會千百年通省官道也天啓六年該前任御史傅宗龍行副將今陞總兵官王國正建劄佐等處五小城又崇禎元年前任督臣張鶴鳴會同巡按御史陸獻明行本官建龍場大城一座題奉明旨命名救勇臣履任後與御史蘇庚酌審地勢去河尚遠仍牌行王國正責成將官方國安劉鎮藩於六廣河岸建城一座又於迤北三十里虎場地方建城一座以防暗抄自此迤北三十里為黃沙渡臣行袁桂芳於九莊地方築城一座距渡可十里又迤北六十里為明家渡先是崇禎元年督臣張鶴鳴行參將奉文綬建城一座題奉明旨命名息烽臣閱其規制稍狹行參將奉文綬展拓工未竣而奉調入衛臣行袁桂芳同守備牟海奇修築報竣今年二月又於烏江渡口築一小堡過此河皆邊蜀境矣以上各城如敷勇鐵王旗乾溝俱九里三分高二丈鴨池息烽俱七里三分高一丈八尺六廣六里三分高一丈六尺虎場九莊篾箕隴樂平劄佐俱三里三分高一丈五尺內外用石包砌以上皆在會地控制河岸用以防邊者也貴州省城向苦湫窄居民多在北關會變將積聚盡焚以致大餓臣行王國正楊正芳陳謙彭應魁張舜齡孫志學袁可成覃毅勳等共築新城一千丈添造三門廣順州無城向苦賊害三年二月內行屯田都司孫志學定廣守備蔡紹周署州事都馬登崇新築石城一座洪邊開科地方該河防道會事沈翹楚親督築石城一座又安南普安二衛地方該參政朱家民督率各將前後築新城十一座此皆防盜竊發用以內固者也迤西四衛除永寧衛城堞無恙畢節衛安會代修其赤水衛普市所廢泥站多被毀掘該道參政鄭朝棟會同總兵許成名督各將從新修造用以聯滇蜀而馭夷通商者也以上各城木因於石因於山採取扛擡則

因之兵力惟木石二匠磚灰二密頗費價值皆各將捐資督兵拮据共效臣與按臣或助工費或犒工匠俱載部冊為費頗省臣據各將報到工次恐其苟且搪塞於今年正月初八日自省出巡南至普安北至烏江遍歷查閱至二月十七日回省查驗所報俱符中有未建月城與丈尺稍不合者摘出修補今四月內陸續俱報到臣該臣看得城垣立則屯劄有區田土闢則粒食漸廣與會相隔近則一河遠亦不過數十里聲息易聞哨探聯絡若守之俾無失墜定無意外惟是各將勞苦十年無不効各懷出谷之思臣惟久任屢煩明旨重地須用宿將近日兵部推用王國正為總兵不惟人地相宜且見功苦得酬將士暮氣劉然一開此亦鼓舞責成之大關鍵也所有各款事宜具列於左一設建衛所查得通省新城如安普十一座廣順開科等處皆係內地祇是整頓舊日營哨因量為守不煩更置惟沿河自三岔起至於烏江內如鴨池敷勇各宜設衛鐵王旗息烽各宜設一直隸守禦千戶所敷勇則以六廣虎場九莊烏巢為四所劄佐小索橋四校設為三哨鴨池則以大索橋篾箕隴乾溝樂平為四所七百房安家橋麥城設為三哨鐵王旗則以山京下窩化處蔣義架底設為五哨息烽則以烏江明家渡落邦開科設為四哨大小相權如臂使指無事荷鍤而耕有警一呼可應為長久計似無出此一久任世守查得沿河一帶向為會地今俱各將戍守應增新缺除總兵王國正外如鴨池副總兵楊正芳安莊副總兵商士傑鐵王旗參將范邦雄六廣遊擊方國安初守六廣今調往狼遊擊劉鎮藩樂平遊擊金良田九莊部副遊擊袁桂芳篾箕隴會書任先覺皆應責成久任內范邦雄應加副將方國安劉鎮藩應加參將袁桂芳應與實授敷勇鴨池宜設指揮各三員千戶作六員百戶各十員鐵王旗息烽宜設指揮各三員千戶各四員百戶各六員擇其勞久功多且專任版築之役者咨臣酌議敘題世守再照九司尚存其三如養龍司土官蔡啓東底寨司土官蔡應吉乖西司土官楊光授家口俱被殺戮或無助逆實跡應照播州袁初袁切事例改為世職副千戶附入息烽其產悉聽照舊管業庶省此弊且便控制一監臨提調衛所既建將士恭布則勢易相崎而力亦易分如總兵官王國正轄防沿河一帶奉有明旨除責成駐劄龍場時時巡歷經理外中間統取查覈必藉監司如沿河巡視兼理屯田此河防道責任然官係添設未必久任如鴨池鐵王旗一路應隸威清安平二道敷勇息烽應隸貴寧畢節則貴陽府為提調各有界限庶便責成一官俸兵食衛所既設土地亦開添官必資俸稟設戍必需口糧相應即以地之所出收取為用今計沿河一帶地儘廣衍惟是各將士從去歲至今甫息水西之役又有狼峯掘金火烘兩江之役未遑開墾近日又抽撥滇省故未能一一清楚大約二衛二所安定之後祇可用兵萬人計舊例一軍授水田十二畝旱地六畝入應照二祖成例量寬之俾足自贍其各官俸稟亦就中取足近日現兵除下六衛省城并安南普安二衛外沿河一帶幾及二萬自此地可漸開兵可漸裁今方寓戰於耕後可即兵為農其田現在清丈地方豪強侵占影射負固不明者容臣一一以法懲之一更易新名二衛二所之地經臣親閱二遍公署街市雖云草創亦可棲止街市圍集多者千餘少者亦有數百家生聚日久自當改觀如敷勇息烽于裏連雲有嘉靜氣恬淡奏腐俱蒙欽命新名今如鴨池鐵王旗樂平乾溝篾箕隴六廣九莊虎場開科鼎站阿機尾瀨

定頭、小龍場、亦資孔乞請皇上俱賜新名、改易耳目、一振僻陋、其二衛應設經歷各一員、二所應設吏目各一員、臣已行各將俱草創一略、合救吏部選擇、以上各款、俱因陋就簡、草立規制、臣疎庸闇陋、多有茫昧、統祈敕下兵部酌議、覆奉明旨、容臣遵奉施行、謹題、疏入、帝從之、

陳黔蜀邊界扼要情形疏 崇禎四年

朱燮元

臣謹奏、竊照黔之迤西四衛、曰畢節、曰赤水、曰烏撒、曰永寧、永寧衛與蜀之永寧宣撫司連界、犬牙相錯、向來彼此相安、未有爭者、自奢魯作難、先將黔之弁紳士民、悉行屠戮、然後四出犯蜀、其幸脫者、或入箐峒、或被掠賣、或逃入烏蒙、鎮雄、十年以來、不見天日、今幸事寧、稍稍還集、流離瑣尾之狀、有不忍見者、夫哀鳴日久、誰無安宅之思、黍離可悲、宜與生全之計、顧此衛為黔蜀合縫之區、若事不兩利、情不交暢、則措處失宜、紛構環起、非大公之道、長久之術也、總惟照祖制以清界限、酌近勢以定規畫、俾協於情、而當於法、則彼此自可相安、而地方庶可鞏固、臣不揣愚暗、謬列五款於左、統冀聖裁、一、黔蜀界址、查黔之永寧衛、設自洪武四年、屯田五萬三千二百九十畝、其餘皆為四川永寧宣撫司之地、舊制宣撫司城垣、衙署、原在城外、後因宣撫使法生事、議遷城內、以便彈壓、自是宣撫司各夷、與蜀人多相雜而居、今黔蜀紛紜互爭、甚至假威權以恣虐、嗟此子遺、多有不保生命者、近聞邸報、吏部已降有永赤同知蔣之芳、合責成本官到衛、臣移會蜀中撫臣委府佐一員、查舊日街巷、自辛酉以前、為率喚集父老、將街地逐一踏勘、某為黔、某為蜀、其為宣撫司、各查出原此周圍丈尺、取各認狀、是黔還黔、是蜀還蜀、則公道昭、而人心自服矣、一、蜀鎮駐劄之幅員最廣、設立總鎮、原無定所、惟地方用兵、隨處屯兵、劄駐如松潘、越嶲、建武、皆有舊駐劄署、今奢賊既熾、水西就撫、西則普市、慶尼、赤水、南則瀘衛、建武、交錯相環、永寧一塊土、反在腹裏、查此衛係黔省、按臣出巡察、與提學道臣考試駐劄之所、今此彈丸地、武士若林、布滿街巷、黔之軍衛士民、會不得聚廬而託足焉、夫以全蜀之大、決不宜駐總鎮於黔、查自永寧至瀘衛五十里、由瀘衛至建武九十里、相距頗近、論形勢則建武扼控諸蠻、最為要害、舊有衛署、亟宜移駐、即不然、則瀘州衛、或城外宣撫司舊基、皆可駐鎮、惟將此一衛、仍歸黔轄、庶疆界明白、而流移獲返、此似不待再計者也、一、川貴參將、查永寧衛原設迤西參將一員、統束衛所各軍、以資守禦、及後改為川貴參將、兩員交轄、除黔用衛所各軍外、蜀以鎮遠營兵、輪番撥防、奢賊撥難時、參將久缺、新推萬全、尚未履任、以致縱橫無忌、今川貴參將武聲、華反移駐瀘州衛、舊制盡失、且黔中衛所各軍、分屯歸伍、誰為管束、相應仍照舊制、移駐該衛、督修屯政、嚴行操練、兼飭蜀中防兵、以修武事、庶幾專責、勢可兩利也、一、四川敘、馬、瀘道、駐劄蓋四川之有敘、馬、瀘兵備副使、原用以整飭兵防、保固邊境、兼制鎮雄、烏撒、東川、四土、府、責任甚重、守道已駐敘、府、巡道已駐瀘、州、獨敘、瀘、兵備、向駐長寧縣、今復移駐敘、城、相距建武、永寧、為期五六日、最屬不便、曩者永寧宣撫司、乘為外夷、蔑有彈壓、以致尾大不掉、今闔土內外、既入蜀之職、方、自應就近統理、合將敘、瀘、道、署、移入蜀之寧、衛、宣撫舊基之內、其於建武、瀘、衛、相距不遠、既便飭兵、蒐、乘、兼、可、鎮、夷、

消萌、似為妥便、夫總鎮則議移、而兵道則議入者、蓋文臣法紀清肅、隨從稀少、軍民咸有依戴、彼此自可相安也、一、宣撫司內外四里、昔年攻入永寧、奢賊父子、遁走時、臣未經履、審據降目、并蜀人習、蘭、事者、俱云、奢賊地有內外四里、外四里、地多平原、與江、安、納、谿、瀘、州、合、江、仁、懷、壤、界、相、接、向、來、俱、蜀、人、佃、種、照額輸租、其內四里、與水西接壤、多荒山險阻、惟古、蘭、州、稍、有、腴、土、俱、係、各、日、分、管、奢、賊、責、令、輪、當、驛、馬、蜀人曾未有至者、是時餘孽未靖、兵革方興、臣因其舊習、以外四里開屯、驛兵、以內四里分給降將、參據眾議、謂有三善、潘、離、要、害、人、自、為、守、一、也、兵、部、題、奉、明、旨、資、格、頗、優、借、土、酬、功、不、煩、另、費、二、也、效、忠、者、即、給土授官、俾諸夷各把、日後具有榜樣、三、也、各將如羅乾象、仗義解圍、斬斬魯仲賢、近、甚、至、賊、當、陣、樹、其、妻、子、而、不、顧、羅、京、周、殺、逆、寅、於、險、等、胡、汝、高、先、赴、義、於、成、都、又、畢、應、台、鄒、介、王、心、一、羅、甫、宋、武、張、令、等、聽、劉、養、繼、之、招、仗、義、擒、兇、共、出、死、力、皆、懸、日、酬、賞、以、彰、大、信、今、准、四、川、撫、臣、張、論、移、會、疏、議、深、籌、熟、算、欲、建、長、官、司、俾、令、世、守、業、有、確、論、其、經、理、創、始、臣、實、首、事、不、得、不、述、其、概、至、於、近、日、時、異、勢、殊、道、鎮、持、議、或、有、異、同、又、當、隨、時、斟酌、務、求、長、便、臣、已、在、局、外、合、應、專、聽、四、川、撫、臣、與、按、臣、酌、量、處、分、不、必、以、臣、議、為、據、也、以、上、各、款、統、祈、敕、下、兵、部、酌、議、覆、奉、明、旨、行、臣、併、四、川、撫、按、二、臣、遵、奉、施、行、謹、題、疏、入、帝、從、之、

蜀錢糧疏 崇禎四年

畢自嚴

臣竊惟百姓之所苦者、在催徵、而州縣之所苦者、在彈射、在有司顧此失彼、勢必挖新以補舊、在百姓暮四朝三、何如獨復而完新、試查照舊冊、未完之數、直截盡蠲、布告海內、曰戶部天啓六七年、舊餉未完、俱照恩詔、槩置勿問、使百姓曉然於金石之令、而有司亦不致前後瞻顧、為猾胥所愚、以困百姓、則蚤蠲一日、蚤得一日之休息矣、抑臣因是而並有請於六七年新餉之雜項也、夫臣與同官右侍郎周士樸、題定帶徵、載入考成、催督矣、疏墨尚鮮、臣豈忘此、惟是天啓六七年、兩省直雜項、臣部徒虛執其籍、至崇禎二年、各地方始認有定額、今欲以新定之額、懸索未認之項、於三四年前、無論有司實應且惜、而催者自催、通者自通、其何以信功令、且雜項最多者、惟抽扣一項、而抽扣實在舊餉之中、今舊餉既蠲、則不得不併蠲雜項也、否則我欲帶完六七年之二分、而彼將割三四年之二分以應、那東補西、名完實欠、況乎完者之寥寥也、臣竊憶年來搜括之煩、沃土亦鮮遺力、參罰之頻、循吏幾無完膚、凡可為督通計者、臣部不憚儘力行之矣、乃時將季夏、初限大半愆期、豈有司之愚、甘以其官為射的、而狂緩征之小仁、忘嚴疆之大恤耶、大都民間止有此物力、寅支卯糧、則卯年之通勢也、那縣止有此敲扑、趨新償舊、則新額之通亦勢也、臣愚謂欲急現額、正當示寬、舊額欲了、近欠正當盡蠲、久欠則從此現額之相續、捷如流水、或可計日而俟也、比者秦晉災荒、業已數年、頃復旱魃為虐、即齊豫江北之區、俱見告矣、若必待其籲請而後蠲、何如恩自上出者之足為感動耶、謹將天啓六七年未完舊餉、并天啓六七年未完雜項、共銀五十萬、一千五百有奇、開列於後、恭候聖裁、其已徵收在官、或起解在途者、地方必有文案、若故為隱匿、留者、臣部得於訪聞、定執白簡、從事、即省直撫按、亦自當據實、簡查以聞也、伏乞敕下臣部、將天啓六七

兩年恩詔內。應赦舊餉。照數豁免。併六七兩年新餉內。懸坐未認雜項。照數停徵。庶省直得。一意完新。而亦用以蘇息災黎矣。

遵旨具陳疏。疏云。臣竊見近年諸臣。所自營心計。無一實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為陛下邊疆。乃為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為陛下科場。乃為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稅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為。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外也。三十年來。懷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指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併。即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鱗魚。鱗魚而來者。必非駑馬。以利祿家士。則所察者。必嗜利之臣。以董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驚駭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為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為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者也。疏入。帝益不憚斥為民。

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疏云。臣竊惟當事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覈。而聘其詘通握算之能。遂使和恆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寔成叢棘。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為諸臣圖智之捷徑。可惜一帥屬大僚。驚魂於回奏。罪封駁重臣。奔命於接本守科。遂使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多士靖共之精神。為案牘鉤較之館事。可惜二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府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舛。議論滋擾。遂使勳撫等於築舍。用舍有若舉棋。以與邦啓聖之歲時。為即雙從味之舉動。可惜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與楊錫異辟。潔己愛民之余大成與孫元化並進。甚至一言一事之偶誤。執訊隨之。遂使刑罰不中。銖銖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佞薦賢之章。目為奸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暗默求容。是非共蔽。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羣僚趨走。惟恐後時。皇上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倖資已開。以操縱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諛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之吏部。開臣不得侵焉。今次補禮仁與家臣洪學同邑。則比。惟異己之驅除。開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開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為常。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為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借題逼逐。而薦剗遂作爰書。欺莫大於此矣。擅莫專於此矣。黨莫固於此矣。遂使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疏入。帝詰其別有指使。責使陳狀。允誠列上。閱洪學。溫體仁。徇私朋比等事。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而洪學亦旋罷去。

華允誠

明臣奏議卷四十

請勿用小人疏。疏云。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為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遺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曲尋苛細。治朝守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迂味。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為通達。而不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推折搢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欲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誣陛下者。必不在拘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誣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園。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衆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焚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博大之時矣。疏入。帝不憚。摘葛藤株連數語。責令具陳。

黃道周

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為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遺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曲尋苛細。治朝守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迂味。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為通達。而不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推折搢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欲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誣陛下者。必不在拘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誣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園。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衆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焚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博大之時矣。疏入。帝不憚。摘葛藤株連數語。責令具陳。

痛憤時艱疏。疏云。臣竊惟當事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覈。而聘其詘通握算之能。遂使和恆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寔成叢棘。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為諸臣圖智之捷徑。可惜一帥屬大僚。驚魂於回奏。罪封駁重臣。奔命於接本守科。遂使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多士靖共之精神。為案牘鉤較之館事。可惜二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府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舛。議論滋擾。遂使勳撫等於築舍。用舍有若舉棋。以與邦啓聖之歲時。為即雙從味之舉動。可惜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與楊錫異辟。潔己愛民之余大成與孫元化並進。甚至一言一事之偶誤。執訊隨之。遂使刑罰不中。銖銖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佞薦賢之章。目為奸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暗默求容。是非共蔽。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羣僚趨走。惟恐後時。皇上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倖資已開。以操縱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諛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之吏部。開臣不得侵焉。今次補禮仁與家臣洪學同邑。則比。惟異己之驅除。開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開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為常。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為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借題逼逐。而薦剗遂作爰書。欺莫大於此矣。擅莫專於此矣。黨莫固於此矣。遂使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疏入。帝詰其別有指使。責使陳狀。允誠列上。閱洪學。溫體仁。徇私朋比等事。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而洪學亦旋罷去。

劉宗周

臣竊惟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為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為禍胎。已已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叢勝。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厥後司諫。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而諛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褒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通。敲朴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道而封疆之責任。督撫無權。而將日儲。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儲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朝廷勸限征勦。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塗炭。一旦天崩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秦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慈坐辜。使朝野無吁。嘯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儲帥失律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竊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舉此役。奚待於觀兵哉。疏入。帝怒甚。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歸過朝廷。為名高。且獎其清直。

勅溫體仁疏崇禎九年

劉宗周

臣竊惟己已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疎。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廷日蹙。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已已以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治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蒙詰。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日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腹之局。則廷臣之勢。勢若可幸。無非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成或去。豈昔為其已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臣每三覆新言。為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陛下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即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從總督何地。總督無權。從總督何地。是以封疆寄試也。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即不用其言。何至

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外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賊成。何以肅懲貧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獄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成。何以昭抑就之典。鄭鄭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示救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此。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疏入。帝大怒。斥為民。

勅溫體仁六大罪疏崇禎九年

傅朝佑

臣竊惟陛下當邊警時。特簡體仁入閣。體仁乃不以道事君。而務刑名。窺陛下意在振作。彼則借以快恩仇。窺陛下治尚精明。彼則託以張威福。此謂得罪於天子。鳳陽。昌平。鍾靈之地。體仁曾無未雨綢繆。兩地失守。陵寢震驚。此謂得罪於祖宗。雙理職在三公。體仁為相。日月交蝕。星辰失行。風竄迭見。四方告災。歲比不登。地震河決。城陷井枯。曾莫之懲。而日尋恩怨。國報睡毗。此謂得罪於天地。強敵內逼。大盜四起。高麗且暮。且陷。體仁曾莫之懲。中外解體。因之此謂得罪於封疆。體仁子見屏於復社諸生。募人糾彈。株連不已。且七年又議我茂才。陸家三百年取士之經。一旦壞於體仁之手。此謂得罪於聖賢。同生天地。誰無本心。體仁自有肺腸。偏欲殘害忠良。抵今文武臣僚。幾數百人。駢首囹圄。天良盡喪。此謂得罪於心性。夫入主之辨奸在明。而入主之去奸在斷。伏願陛下大旆明斷。速去體仁。毋以天變為不足畏。毋以人言為不足恤。毋以羣小之逢迎為必可任。毋以一己之精明為必可恃。大赦天下。除苛政。庶倒懸可解。太平可致矣。疏入。帝怒。除名下吏按治。踰月。體仁亦罷。

諫令錢士升回籍疏崇禎九年

詹爾選

臣竊惟輔臣錢士升。引咎求黜。遽奉回籍之諭。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為朝廷惜。此一舉也。雖以非注。導主上。其端一開。大亂將至。輔臣憂心如焚。忽奉改擬之命。遂爾執奏。皇上方嘉許不暇。顧以為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謂吾君萬舉萬當者。第容悅之借名。必非忠。人臣沾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寵。寡廉鮮恥。亦必非國家利。況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將驕卒惰。尚方不靈。億萬民命。徒供武夫貪冒。則或疑過於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非錄。人見買牛買馬。緇德齊力。徒使強寇混跡於道途。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疑疑於敷文。免親之說行。上意在聽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敵數萬路用之金錢。駁問之事。煩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啓之刑書。幾禁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歎歎。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肯健健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言。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通竄。駭心志而掩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

事向忍言哉。祈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靜率憲。責大臣躬遠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寧獻可替否。毋藉口聖明獨斷。掩聖主之謙沖。寧進禮退義。毋藉口君恩未酬。飾引身之濡滯。臣恐不勝愧倦。疏入。帝震怒。而詰再三。罪且不測。諸大臣力救。乃命繫於直廬。削籍去。

撫賊未可輕信疏崇禎十一年

范景文

臣謹疏據職方清吏司案呈。本部於七月內。連接塘報。稱流賊八大王。於襄陽等處。與小民兩相交易。開局打造軍器。又每日遣造戰船。積至百有餘號。等情。據此。已經移咨總理。密察情形。撫勦互用。須防意外。毋墮賊中。併咨江楚風。應皖操各撫。嚴檄所屬鎮道府縣。緊要處所。防備去後。相應具題。等因。到部。臣查得流寇蹂躪中原。十載於茲矣。皇上銳意蕩平。以捷伐之柄。屬於理臣。熊文燧十二萬之兵。二百餘萬之餉。不惜竭海內民力。九邊兵力。供其指揮。原欲摧陷廓清。洗而空之。非令一撫象彼。苟且計也。從來治盜之法。曰勦曰撫。撫可兼行。勢難偏廢。誰不知之。但勦而後撫。求撫在彼。而撫在我。不勦而撫。求撫在我。而撫在彼。權在我。可操縱自如。權在彼。則叛服不常。且撫之不效。已非一矣。此撫彼叛。朝撫暮叛。外撫中叛。非撫事之局變。無涉勦之以制其死命耳。今楚賊張獻忠。據理臣初疏。以為真切。輸誠終無異志。果如所言。便宜解散。徒費寶刀。安意耕耜。即使隨營効力。亦宜卷甲。稍支。靜聽調遣。乃人不散。隊械不去。身分食於地。資貨於商。據陸而復。問水而復。造舟道。流傳更有不堪言者。此其逆萌。巨測。伺隙狂逞。豈獨智者知乎。理臣身任撫局。或當服舍之間。別有駕馭。決不至以賊道。君父憂。然而當局易迷。偏聽不察。倘養癰一潰。破浪乘風。加以江北旱蝗。流亡載道。飢寒之徒。易於響應。決裂講張。噬臍豈有及乎。臣已密布文告。悉飭沿江。俟其來時。以計殲之。而猶恐千里長江。處處可乘。順流橫渡。皆不可知。且賊狡智多端。真偽難辨。人扮估客。船作商舶。白衣搖櫓。猝發一旦。可不為預防乎。伏乞皇上嚴飭理臣。既任勦。何以勦之不力。兼任撫。何以撫之有終。收局於已。殘。引忠於未著。寧使臣言之太過。恤事向亦有利焉。乞併救江楚風。應皖操各撫。嚴督道鎮道府縣。置艦練兵。遠探密哨。節節布置。再行關使。設法稽查。商民船隻。分編字號。毋使乘隙潛窺。或調水師一旅。扼之江楚中間。以伐狡謀。想廟堂必計之早也。伏祈聖裁。施行。疏上。得旨。該部看議具奏。

謹論當存人材可惜疏崇禎十一年

范景文

臣等侍罪南國。碌碌班行。不能有所建明。以仰裨聖治。日懷慚悚。惟於邸報中。仰見皇上。整精化理。側席求賢。夜寐夙興。急欲躋世三代之上。而流寇餘熾。不能即慰一人之心。頃者。枚卜之舉。廣咨博訪。至下霽天光。曲垂清問。特簡五臣。俾以爰立求之。如此其誠。擇之如此其慎也。而兵部尚書楊嗣昌。忽從墨綬。首膺白麻。想因綸屏。無習軍旅之人。以彼久歷巖壘。曉暢邊情。必能籌除凶。立定大計。天下無不亮。皇上不得已而用之心。輔臣自起家筮。以及乘收封事。屢上頻以終制為請。情辭惻然。聲淚俱下。終惕天言。遂巡就列。其不得已而應之心。天下亦多亮之。乃詞臣黃道周等。執義廷諍。不憚再三。以致仰干宸嚴。卒

無迴避。或謂輔臣昔日奪情。尚可據金革以為言。至於今則未有處也。亦豈得已而爭之哉。一時羣議成快。主聖臣直。於今再見。皇上必且欣然嘉納。蓋惜材濟急。不妨通一時之權。而立法垂世。仍當存萬世之經。聽言用人。朝廷並行不悖。孰敢弗服。乃伏奉嚴綸。黃道周降六級調外任矣。何楷降二級調別衙門矣。林爾友補任降級矣。劉同升。趙士春。俱各降三級調外任矣。天下乃始徬徨疑惑。不勝私憂過計。蓋以難得而易失者。人材也。難振而易靡者。士氣也。光岳之所毓。爭。靈不常鍾。祖宗之所培育。用有時竭。即今以草士棘人。置鼎元重地。亦因人材之難也。如道周等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乘之何得其用。乃共推碩果。遂嗟抱蔓。此臣等所為人材惜者也。古云。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事鮮仗節死義之臣。凡以氣為主。在上長養之耳。而用舍之間。實關天下趨向。諸臣之處分。在皇上不過聊示創懲。以神磨厲。第恐見聞不察。遂謂朝廷有意厭棄直節。必且習成頑鈍。脂韋成風。毀方圓進。亦豈國家之利耶。則臣等所為士氣慮者也。皇上神明天縱。獨觀萬化之原。豈其念不及此。所以然者。欲以安輔臣之心。而得其用耳。臣等以為容之則輔臣之心更安。何也。輔臣淹貫古今。儼以發傑自負。亦知夫遠濤議。摧人望。則不能出而有為。即昨連疏剖心。欲明。孺慕於天下。平臺召對。力救道周。胸中所存。具可想見。皇上若容言者。則輔臣之心。以白。非言者。則諸臣之名益彰。故曰容之所以安之也。且獨不觀之往事乎。宋唐介極誣文彥博。彥博乃請召還唐介。故介之名終不高于彥博。則今日輔臣之所以自待。與皇上之所以待輔臣。從可知矣。以臣所聞。道周立志欲法古人。學問卓有原本。而清風頑。誠洞人天。忠義凜然。實有堯舜吾君之思。何楷。林爾友。皆剛腸勁骨。百折不迴。鳳鳴梧岡。一時稱為國瑞。劉同升。趙士春。忠孝家傳。蔚為時棟。曾經帝心親簡。不愧科名。海內咸服得人之數。臣等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不識忌諱。何有依傍。聖明或亦鑒其無他耶。雖其持論不無過激。稍嫌於戇。然漢廷稱。賢者莫如汲黯。而淮南。稟其。如公孫弘。乃發蒙振落耳。則用舍之間。可不慎乎。以人事。上臣極。輔臣職在贊襄。諒必極力推。以昭。表。行。事。故願皇上終為輔臣地。以有諸臣也。臣等叨在九列。詭難三緘。謹此合詞。披瀝上請。伏祈聖明。裁察。臣等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大臣當絕私奉公。尊君體國。何乃附會邀名。玩視屢旨。摭拾合。明。朋。謀。把持。其主稿的是何人。著范景文明白具奏。

好回誤國請正憲典疏崇禎十五年

馬嘉植

臣謹奏。臣數對曰。指當事以封疆為兒戲。蓋斥中樞陳新甲也。新甲罪狀。長安道上三尺童子。莫不唾罵。何用白簡。臣猶正告其罪。彰明國法。以垂戒天下萬世之為司馬者。祖宗三尺法。以治天下者也。苟功罪不明。賞罰不當。雖有熊羆之衆。百萬之師。安所用之。新甲亦有血氣心知。豈全不知兵。慙不畏法。苟求除死。蓋有所恃而無恐。新甲之心。路人知之矣。以為登司馬之堂。不消講方略。不消講戰守。不消顧君父。不消恤人言。已別有術。可立於不敗。見前此為宗社之罪人。犯千古之清議者。伊何人哉。生前倖免兩觀之誅。沒後猶蒙殊等之錫者。伊何人哉。天下事不過如斯耳。衣鉢授受。則燈火遙相照也。寧負公家。不敢負

私室此新甲敗壞封疆張本也。至撫鎮求成。損威辱國。成與不成皆罪。務南山之竹。書罪無窮。姑留其說。俟事久論定。另結一重大公案。臣既請就封疆失事論之。新甲淪陷藩封。一罪。祖宗金甌地。尺寸不可與人。今拱手喪去。一罪。叛帥愛子。誘送一境。一罪。以松杏為孤注。坐視不救。一罪。其更有失策者。當革左宜。伏山中。勢同釜魚。誰為附和私人。偏撫。養癰滋蔓。一罪。數年抽練。喪於一賊。沙場白骨。波底游魂。慘淡旌旗。飲恨何極。誰為交通授意。以致撓敗。今門庭震驚。事變叵測。一罪。臣平心以論。亦何難於新甲哉。恐姑息養奸。新甲之前既有新甲。新甲之後又有新甲。天下事尙可言哉。伏乞救下法司。會議罪狀。大奮乾綱。彰明國憲。以存天下萬世之大法。封疆幸甚。疏入得旨。已屢有旨了。該部知道。

國勢危殆。未定疏。崇禎十五年

馬嘉植

臣謹奏。竊謂治天下者。急則治標。須目前之利害。通盤打算。須觀天下之安危。蓋內憂外懼。開關至今。未有如此日之劇者也。左支右詘。自皇上御宇以來。未有如此日之窘者也。似病久之人。千瘡百孔。俱發。及早延醫。尙有補救。若仍諱疾忌醫。因循姑待。年復一日。必有一錯。昔云未雨綢繆。今既雨矣。風雨飄搖。岌岌不支。安為固然。恬不知怪。羣臣坐觀成敗於下。皇上獨處孤危於上。此真可憂可懼。可痛哭。不忍言而不敢不言者也。敵逼門庭。而泄泄者且已。己曰。丙子。戊寅。入且不久。遁耳。不知丙子。甚於己巳。戊寅。甚於丙子。至今而益難。試觀天下大勢。何如。海內騷動。望屋而食。揭竿以起。所在糜爛。民之思亂者。十室而九。萬一此乘其虛。彼乘其敝。轉睫之間。措手不及。天下事未知終始。皇上宜召見廷臣。一切兵馬錢糧等衙門。逐一條對。不厭反覆。毋俾游移。以臣愚見。關門固急。尤當通盤打算。加各口不。宜防衝突乎。津門登萊不宜防游兵以擾海上乎。津運不憂資敵糧乎。臨德不宜設重鎮乎。兩漕有督催矣。至於水陸。不防張頭以逞乎。羣盜蜂起。二東川浙。暨江淮南北。勢難一旅抽調。作何應援乎。柳營精銳。太僕上駟。俱喪關外。縱選督撫。能隻手搏戰。徒步櫻鋒乎。叛將賀人龍等。跋扈無道。作何殲滅乎。閩粵若捲土復來。汴梁無竊據乎。潼關上下。大河南北。與餉道運道。作何防扼乎。二東咽喉。作何掃蕩乎。留都豐鎬。益益一江。保無乘風破浪。窺視根本乎。倉庚懸磬。萬一事患叵測。作何供億乎。及今不圖。後嗟何及。兵法有云。致人而不致於人。又云。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徒以有用之歲月。坐消於無益之舉動。不大謬哉。皇上見安撫無效。不得不請命於天。而臣以為總不若急修人事。恐齋醮未撤。在內。軍民之氣。在外。增窺測之心。片紙符籙。豈能禦侮折衝。所當早賜停罷。如果臣慮不謬。召見廷臣。求講實著。是戡定一大機括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疏入。帝留中。

乞停遣部科催餉疏。崇禎十六年

倪元璐

臣謹奏。為官省則專。能辦則勵。謹條簡便實成之法。以速輸將事。夫臣部急餉。惟嚴考成。考成者。明乎其有專責也。其責已專矣。又別設官以分其責。是教之卸也。以臣之議。催餉科臣。既常停遣。催餉侍郎。亦宜

併罷。即分催司。屬亦可不差。蓋臣以為節用愛人之道。莫大乎省官。遣一朝臣。地方即多一番供億。小民即多一番驚畏。而究竟無加於撫按。幸不辱命。仍是乞靈撫按耳。今之巡撫。比於古之大國諸侯。而巡方猶望皇上特申嚴諭。兼救撫按。而尤專其事於按臣。蓋撫務繁。按威特重。宜併令按臣。選委兼幹。推官一員。專催一省餉務。仍以其姓名上聞。使推官凜凜。常有天威。臨其上。夫推官者。州縣所懼也。而自治其土。即於地方無所擾。皇上以錢糧為第一義。考核按臣。而推官能否。臣部亦得而問之。誠無愆欠。即與減俸行取。否者論罪。有差。凡為此者。誠以皇上天語。必愈於餉臣之筆舌。而巡撫必愈於客卿之侍郎。按臣必愈於行省給諫。推官必愈於開局分司。此臣所謂省官則專者也。至於錢糧起解。屬藩司。往者州縣多有完徵解司。而被部參重罰者。此由藩司不為即解。或那移他用。或委任非人。部無由知。惟有參問州縣。以致羣論不服。勞吏灰心。今請令有司完解到司。取有藩司實收印結。立申到部。臣部於文到之日。即於本官名下註完考優。立移吏部紀錄。先經降罰者。立與開復。凡收結不到部。對在州縣。收結既到。而銀解後時者。計道里遠近。歸藩司持之。斷斷如此。則賞罰明。而人無曠職。臣所謂能辦則勵者也。帝王之制天下。貴乎術簡而法信。當民窮愁苦之時。術愈貴簡。然而行法不信。則簡適所以導慢。臣所謂速輸將之計者。止此。伏候聖裁。疏入得旨。覽奏簡要。直截深得速運之法。已另有諭旨了。

勅馬士英疏。崇禎十七年

劉宗周

臣竊思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宮銜世歷。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延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憤家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翻。翻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與何暇。圖河北之事。立國之本計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寔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桀則亦恃士英羽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奕棋。洵洵為連雞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動臣為政。樞武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辦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風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麻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為今日第一美政矣。疏入。福王優詔答之。促其速入。

陳時政疏。崇禎十七年

劉宗周

臣竊惟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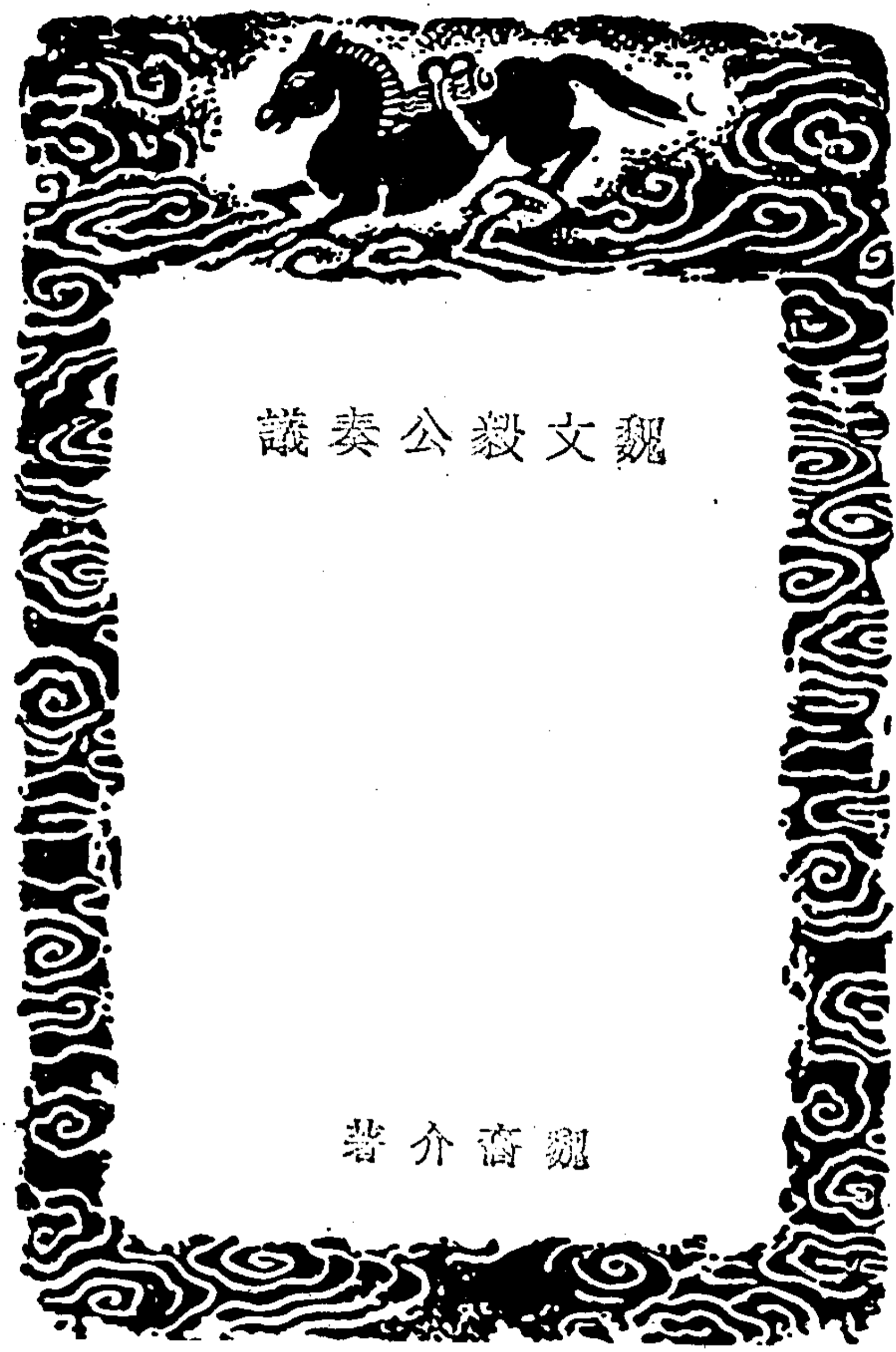
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餘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愆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人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爵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偽官而叛者有受偽官而逃者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為戒將來至於訛言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為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者也

疏入福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

劉宗周

陳五事疏崇禎十七年
臣竊惟今日時勢敬陳五事一曰修聖政無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庭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議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乘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即為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出自天子所謂襲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未造可鑒也今更為一二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賊附假令有兩好善之逕方借成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厥衛之設何為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何為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

疏入福王優詔報聞



魏文毅公奏議

魏裔介著

本傳

魏裔介直隸柏鄉人。順治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工部給事中。五年二月。疏請舉行經筵日講。以隆治本。得旨報聞。是年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六年。轉吏科給事中。丁母憂歸。九年。補原官。疏請時御正殿。首接羣臣。令部院科道等官。面奏政事。又言各州縣間遇災荒。既經報部。其例得蠲緩錢糧。即與停征。以杜吏胥欺隱。並就各州縣所有積穀。及存貯之銀。先行賑貸。疏並下所司議行。先是江南既定。明兵部尚書張縉彥。赴招撫大學士洪承疇軍前投誠。至是河南巡撫吳景道。援恩詔薦舉。部議予錄用。裔介疏言。縉彥在明朝身任中樞。值流賊李自成逼北京。匿不以報。有虛托賈似道之奸。而庸劣過之。若復列朝班。恐貽羞士類。乞敕部擯棄。以協輿論。疏下部察議。以事在赦前。予外用。十一年。裔介遷兵科都給事中。疏劾勦撫湖南將軍續順公沈永忠。當流賊孫可望犯辰州時。擁兵坐視不救。致總兵官徐勇。辰常道劉昇祚等。守城力竭戰死。乞賜罷斥。以懲庸懦。疏下部察議。永忠罷任。削爵。十二年。疏劾福建提督楊名高。禦勦忠玩。致漳州郡邑。為海賊鄭成功淪陷。名高坐罷任。是年遷太常寺少卿。尋擢左副都御史。十三年。疏劾大學士陳之遴。心術不端。營私植黨。之遴旋奉詔解任。發遼陽閒住。時孫可望盤踞貴州。鄭成功臨張海島。裔介疏言。孫賊借嗣登為助。而嗣登之甘為所用。弗歸順我朝者。因欲收其舊有之敕印也。宜命在事諸臣。加意招徠。給以新敕印。其舊者聽其存留。俟向化有年。再籌收繳。則歸順者多。助賊者少。至鄭賊自明

魏文毅公奏議 本傳

魏文毅公奏議 本傳

天啓之季。作亂海上。已三十年。我之水師無多。若揚帆大海。以掃其巢。非所素練。惟於沿海要地。增兵築堡。使賊船不得泊岸搶掠。俟其疲於遠涉。坐而受困。然後招其搆武。散其黨與。海患可以漸平。又請定教官。每年考察之例。令學政刊布明儒薛瑄王守仁等講學諸書。以培真才。並下部議行。十四年二月。擢左都御史。四月。因欽天監推算次月日月交食。裔介上疏。請廣言路。停緩工。量寬州縣催科考成。速清恩赦。應釋滯獄。減調移之兵。節供應之費。上嘉其奏。下部詳議。行。七月。同左副都御史能圖等。疏請更定世職。襲例。上所奏。似有受囑徇私情事。召集詰問。下部論罪。能圖倡議。變亂成例。革世職。裔介坐附和。應革職。詔從寬。留任。尋遇恩。詔復職。十六年。諭獎勤勞。奉職諸臣。加裔介太子太保。十七年二月。裔介以京察自陳。得旨。御史巡方。屢以貪黷敗檢。魏裔介為臺臣長。曾未據實糾參。殊負委任。削去太子太保。並所加一級。仍舊供職。會陝西巡撫張自德。為給事中。金漢鼎疏劾。賊款解任。給事中孫光祀。因劾裔介。會以洩岷道劉澍。致託自德。故稔知自德貪婪。不敢糾劾。裔介回奏。裔介言。不劾自德。由聞見不廣。劉澍赴任時。曾與自德書。言當教誨之。勉作循吏。上以裔介既吐真情。予免議。五月。疏劾大學士劉正宗。成克鞏。欺罔附和。諸罪。詔正宗克鞏回奏。未得實。下法司鞫。並革裔介職。與質訊。正宗獲罪。籍沒入官。克鞏革職。留任。裔介復原官。時因雲南福建用兵。裔介疏請。救部。綜計軍需。足用。即停止加派。直省州縣錢糧。得旨。除已派外。其未派者。並行停止。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雲南平裔介疏言。雲南既有吳三桂。藩兵數萬。及督提兩標綠旗兵。則滿洲兵。可撤。但滇黔川楚之邊。關不以滿洲兵。鎮守要地。倘或寇生。心恐鞭長不及。荆襄乃天下腹心。宜擇一大將。領滿洲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可以銷奸宄之萌。有事而提兵。應援。可以據水陸之勝。疏下部議。部臣援順治十二年。奏設武昌駐防。有擾騷累民。不准行之。諭旨。寢其事。裔介復請。移舊駐武昌之湖廣總督。於荊州。部議從之。二年。遷吏部尚書。三年。擢內秘書院大學士。六年。充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總裁。官遇恩。詔加一級。九年。充會試正考官。是年四月。內院承旨。會同吏禮二部。選新進士六十人。試以文字。分擬上中下三等。入奏。上親定二十七人。為庶吉士。御史李之芳。疏劾裔介。先以閱擬上卷之二十四名。私令家人通信。招搖納賄。並劾裔介。於其兄魏裔魯。任運使。救書。擅自更改。令統轄知府。前此遇恩。詔予磨時。裔介候缺未補。乃以其子魏嘉蒙。混得磨。又劾裔介。與班布爾善。比匪相倚。引用私人。為實錄館纂修。提調。越格優敘。班布爾善者。以黨黨拜伏誅之。大學士也。詔裔介回奏。裔介言。閱卷非臣一人。通信。納賄。有何證據。臣兄魏裔魯。任運使。救書。未經閱看。磨子由吏部題明。恩准。皆有案可稽。至謂臣與班布爾善。比匪。則前此同在內院。遇事輒相爭論。以黨黨之勢。焰。臣足迹不登其門。況班布爾善。與臣同官。豈肯比匪之。芳所指。越格優敘。私人。構誣。皆屬無據。由臣服官以來。彈劾無所避忌。如劉正宗。黨類。切齒於臣者。十年於茲。之芳係正宗同鄉。售其報復之謀。難逃聖明洞鑒。因請賜罷斥。歸田。疏入。下吏部會質。裔介一一辯釋。之芳爭執不已。言劉正宗。居安邱。我居武定。非親非故。彼獲罪身死已久。謂我為之報復。爾是大學士。能令朝中直隸人。為爾報復耶。伏讀世祖章皇帝諭旨。嚴戒被論之人。反唇譏訐。爾何敢悖旨。於是裔介自引咎。部議。魏嘉蒙。生雖非蒙混。但候補官。無得磨之例。應

魏文毅公奏議 本傳

革去之芳所劾事屬有因係官應免議。裔介於奉旨回奏原款外牽引已結案之劉正宗等殊屬不合。應例加級。嗣俸一年。得旨。魏裔介削級。俱寬免。益勤慎供職。嗣朕宥過之意。明年正月。以老疾乞休。得旨。卿才品優長。簡任機務。正資贊理。覽奏患病。情詞懇切。准解任回籍調理。病痊起用。十一年。實錄告成。加太子太傅。二十五年四月卒。賜祭葬如例。雍正十年。入祠賢良祠。所著有兼濟堂集及希賢錄諸書。乾隆元年。上念裔介與尚書湯斌等。未遛易名之典。詔予追諡。諡曰文毅。

魏文毅公奏議目錄

卷一

- 崇講學以宏聖德疏
- 裁冗員以蘇民困疏
- 畿輔應沾蠲荒之實惠疏
- 請行召對以求救時之實政疏
- 查解宜胥州縣疏
- 請勤視朝疏
- 請褒錄幽忠疏
- 請急行蠲賑以恤災黎疏
- 請定科員陞轉畫一之規疏
- 敬陳條議疏
- 敬陳切要之議疏
- 請定直隸條鞭奏銷之規疏

魏文毅公奏議 目錄

- 嚴斥參革有司以清吏治疏
- 振士習以養人才疏
- 請定遷轉之規疏
- 急疏選法以振武備疏
- 備陳拯救兵民之議疏
- 流民急宜拯救並請發賑疏
- 直糾大帥遺誤封疆疏
- 請除漕運積弊以裕國儲疏
- 庶常館選宜嚴疏
- 請定督撫舉劾之例疏
- 徵隱逸以佐盛治疏
- 敬陳用兵大勢疏
- 破資格以用言官疏
- 定會計以清財賦疏
- 興教化以正風俗疏
- 請緝竊故明申太僕遺忠疏
- 重農功以資兵力疏
- 講律令以清刑罰疏
- 竣大工以恤民生疏

卷二

- 用人宜別賢否疏
- 請頒御製諸書疏
- 急廟算以紓民力疏
- 督臣汛地宜定疏
- 郡守宜於久任疏
- 除弊政以清銓選疏
- 請立限田授荒土以重農功疏
- 修志綱以明職掌疏
- 請實圖修省以弭天變疏
- 敬陳軍屯大政疏

魏文毅公奏議 目錄

備陳進取應行事宜疏
 請法天以行仁政疏
 實舉劾以重銓政疏
 藩臬之職宜申明疏
 清兵部吏胥之弊以卸驛遞疏
 酌裁衛所丁田以歸州縣疏
 遵諭敬陳條議疏
 條議朝覲考察之例疏
 請發賑以救楚災疏

卷三

陳請撫勸兼施以安民生疏
 再陳末議疏
 請停東省察荒之差疏
 特籌平海事宜疏
 嚴禁外官宴會饋遺疏
 請行發憑之例疏
 行保甲以嚴防範疏
 請設漢僉都御史疏
 敬陳攻勦良策以靖海氛疏
 據實條奏疏
 請復八旗之科目疏
 詳陳救荒之政疏
 求交泰之實政以培國脈疏
 計兵食以恤民力疏
 請駐兵荆襄以防要害疏
 科舉議
 踏勘蝗災議
 墾田增戶議
 整聞新命難安疏
 奏為恭謝天恩疏

四

魏文毅公奏議卷一

崇講學以宏聖德疏

臣竊歷覽竹冊。自古賢聖之主。未有不汲汲以學為尚者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傳說之於武丁。諄諄勉勉。是以刑措恭默。致商周數百年磐石之業。即後開創草昧。多以馬上得天下。然天姿首出。往往從樞風沐雨。中語及詩書。自造廬借箸。時養成學問。由是觀之。君德清明。君身強固。誠萬世久安長治之根本矣。今皇天憫生民久困水火。篤生我皇上。應運開闢。掃除凶殘。德施方外。延及羣生。臣竊於班行俯伏中。仰瞻天表。輒舉手加額曰。太平天子也。乃值此春元始和。百度維新。未聞與二三大臣。諮訪講學之議。竊恐年歲既盛。則嗜欲日開。嗜欲既開。則聰明日消。雖神明生知之聖。非愚賤下臣。可管窺蠡測。然少而勤學。古人比之日出之光。與壯而努力者。勞逸相倍蓰也。前此元年。諸臣言及此者。猶可曰有待而行。今御極五載。內外遐邇。引領翹望。寸陰可惜。所謂姑待明日。使不可也。況衆詞林思皇濟濟。中多賈馬自許之儔。諸輔臣黃髮幡幡。咸有堯舜其君之願。傾葵向日。不占而孚。仰乞皇上。念鼎命付託之重。下慰臣民瞻戴之思。立召大臣商榷。擇日施行。誠宗社無疆之休矣。

裁冗員以蘇民困疏

清 柏鄉魏裔介著

於轉輸川蜀雖下善後之計未周。黔滇不甯。進取之方宜裕。此皆機務最要。仰煩聖慮焦勞者也。但高居靜攝。不如延訪臣鄰。批答詳明。何若親承顏色。臣查得舊例。有朔望之朝。有三六九之朝。有早晚之朝。有外朝。有內朝。臣亦不敢謬執故例。煩瀆聖聰。惟是逢五日期。駕臨正殿。乞朝見羣臣。從容晉接。部院科道本章。應實封者。實封。應面奏者。面奏。辭朝謝恩等官。應引見者。引見。應降階者。降階。得以咫尺天威。親聆睿語。則大政大事。雷厲風行。凡屬臣工。孰不爭自磨勵。以副皇上圖治之意。如是而上下之情。通交泰之運。則君門無萬里之嗟。下歷有金甌之固矣。

請鑿錄幽忠疏

臣聞運籌昇平。則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士厲心。故有刻頸血。而酬解推之遇。焚身湛族。以報國士之知。勁草疾風。表貞心於歲晚。成仁取義。樹砥柱於波流。雖慷慨從容。不必一致。要皆負乾坤之正氣。與日月而爭光。是以上代之君。莫不旌表忠魂。崇重節義。昔武王入商。封比干之墓。明祖定鼎。建余闕之祠。夫比干乃殷室之孤臣。余闕實有元之義士。然而一王一帝。他務未遑。首先嘉尚者。誠以維持風化。振綱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軌範也。自明政失御。寇焰滔天。龍驤飲恨於鼎湖。坤配遺絃於椒殿。君死社稷。臣罹凶災。誠致命遂志。肝腦塗地之秋也。一時在位諸臣。雖不能策馬揮戈。如瞻尚之死於蘇竹。力疾苦戰。若下蓋之死於清溪。然亦有仗節殉君。橫尸闕下。金石可勒其貞。松筠不改其色。摧蘭蕙於一朝。流芳聲於千載。斯誠上帝所矜憫。聖朝所嘉歎者也。伏惟我皇上受天之命。奄有方夏。凡所設施。皆是駕軼前代。為憲後昆。而昨奉上傳。開揚明季之遺忠。振發幽冥之生氣。尤為化導之先。資敦勵之大。典方之周武王。明太祖。蓋不約而同符矣。以臣所聞。當年寇破都城。殉難而死者。閣部卿寺。則有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戶部尚書倪元璐。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僕寺丞申佳允。詞林羣省。則有翰林院左諭德周鳳翔。右諭德劉理順。宮允馬世奇。檢討汪偉。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監察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部屬新進。則有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戶部郎中周之茂。兵部主事金鉉。中書舍人宋天顯。進士孟章。順天府推官劉有淵。助戚中。則有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都尉鞏永固。東宮侍衛周鏡。司禮監內臣王之心。斯皆一時死難之臣。彰明較著者也。伏乞皇上將臣所奏。發下該衙門。再行查訪實蹟。或質之故老之見聞。或考諸同鄉之公揭。訛者去之。遺者補之。備體訪既明。即行題請。宣付史館。浩氣常留於汗青。祀諸鄉賢。芳名永薦於俎豆。庶精靈未泯。將宣力於我朝。頑懦可風。亦儀型乎來葉矣。

請急行蠲賑以恤災黎疏

臣聞朝廷之所重者。民也。民之所急者。食也。得食則生。不得食則死。荒歉之年。得數斗之粟。則生。失數斗之粟。則死。是以聖人御世。躬行節儉。輕徭薄賦。即不幸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民有蓄積。官有倉廩。賑救有備。賑給有方。民無流離死亡之憂。國有磐石金甌之固矣。不然。坐視民之無食而不蠲。即蠲之不得其方。民不受惠。猶未蠲也。況於議賑而無粟可賑。則三空之厄。識者甯不寒心哉。臣近讀奏章於垣中。見直隸河南山東督撫所報水災異常。麥秋既蕩。為澤國。室廬復陷於洪波。計此時半菽不飽。鶉衣百結之民。誠有鄭俠之同難。繪而賈傅之涕。應灑者。皇上愛民如子。部臣仰體聖意。業已行查。以待皇澤之沛矣。但查報動經數旬。而部覆亦需時日。有司之賢者。或能緩徵。以濟其困。不肖者。必且催徵如故。及至秋冬之後。部既覆。旨既下。而民之輸納已完。剝肉醫瘡也久矣。既入者。難以復出。吏胥緣之為奸。焉保其人人沾德也。臣請勅下該部。酌議似宜。一面行文撫按。凡報災地方。已經確查明白者。將被災人戶地畝分數。應蠲額數錢糧。即暫停徵。以候部覆。若部不議免。方許催徵。凋瘵之民。庶幾其稍瘳乎。然臣之此論。猶為被災未甚者也。若被災十分極苦之處。拾地呼天。雖百方敲扑。亦無所施其能。孰非國家有用之赤子。乃忍立而視其死耶。是不但當議蠲。又當議賑矣。並請救下戶部。行文撫按。從長打算。地方積穀若干。年來節省若干。堪動無礙銀兩若干。遇繼者有禁。出穀者有旌。務期多方設法。以保遺黎。則富弼青州救荒之政。不得專美於前。而聖恩天高地厚。加惠元元。可以消盜賊於未萌。培邦本於永固矣。

請定科員陞轉畫一之規疏

竊照六科員缺。吏科滿漢官發咨。原係職掌規例。具存在案。近因吏部缺出。戶科都給事中楊瑛。具請定畫一之規。一疏。奉聖旨。著議具奏。吏部知道。欽此。部覆移送臣科。公同酌議。臣科查得順治四年內。吏科左給事中韓源所題。六科陞轉有常之疏。奉聖旨。是都科員缺。准照舊陞補。欽此。又查會典開載。都給事中。有缺。於左右給事中內。具奏陞用。又查六科須知之書。係臣衙門規例。亦云。右陞左。左陞右。明朝二百八十年間。皆以陞為例。調者不過數人。迨我清朝。陞者三人。調者二人。亦係陞多調少。則陞之為正例也明矣。今臣衙門滿漢公議。陞調各分。兩議並送吏部。致蒙部駁。謂規例事在。該科應行確定。臣等再經會議。而議陞調。仍相持不決。竊思此番公議。原為遵奉聖旨。酌定畫一之規。以垂永久之典。夫四年聖旨。准照舊陞補。非調補也。會典所載。都給事中。缺於左右給事中內。具奏陞用。非調用也。六科須知之書。傳來已久。非一時之議也。給音典冊。彰彰若此。非畫一之規。而何。儻以偶行之調。遂定為畫一之規。臣恐於聖旨會典。未能相符。現今吏部需人甚急。兩議各持。若再延時。日臣等恐蹈稽遲之咎。職掌所關。不得不剖奏於聖明之前也。乞仰皇上。敕下內院吏部。查明四年所奏陞補前旨。並會典所載。都給事中陞用條例。特賜批示。畫一之規。永定。可以世世遵守矣。

敬陳條議疏

臣昨捧讀聖諭。令臣等直諫無隱。諄諄懇懇。臣跪誦之餘。喜懼交集。喜則喜生逢堯舜。立見太平。懼則懼迂陋無知。捐糜莫報。敢不盡竭向日之誠。稍補衮衣之闕。願我皇上。道高德厚。順天合人。仁心仁政。洋溢海宇。昨歲六月以前。尚有北水南旱。九月內。星變迭作。而入冬以後。太白退舍。瑞雪三降。臣民皆慶。遠邇如一。天意人心。如桴鼓響應。效可觀矣。願安所得皇上之過失。而規切之哉。雖然。皇上既側席虛己。有置鼓立木之求。臣安敢緘口寧恩。遂懷仁負義之戒。謹將條議數事。開列於左。伏冀皇上。矜宥愚蒙。俯賜省覽。擇可行者採之。其不可行者置之。燭火之光。諒無補於日月。涓埃之末。當不拒於崇深矣。

一、節儉之制宜先也。臣觀唐史所載。開元號為英主。爾時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無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今天下物力匱乏。恐更甚於唐開元之時。而風俗奢靡。日甚一日。臣願皇上以身率先天下。蘇杭織造。雖未能盡罷。宜減去其半。以所省者。發付軍前充餉。而金銀器玩。除現在足用外。以後不必打造。若珠玉錦繡之飾。除有職文武許用外。嚴禁士民。不許濫用。

一、聖學之功宜要也。臣觀尚書所載。殷高宗學於甘盤。訓於傅說。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豈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帝王之學。與士子尋章摘句者不同。要在詳求古今。所以治亂。人才所以得失。政事所以修廢之故。斟酌損益行之。以協於大中至正。今我皇上天縱好學。手不釋卷。而臣謂政事之暇。尤宜詳玩講求者。莫如朱熹之通鑑綱目。真德秀之大學衍義。邱濬之大學衍義補。唐太宗之貞觀政要。以上諸書。反覆抽釋。見於設施。以致太平之治無難。

一、用兵之算宜定也。臣聞開創之君。無不欲六合一家。臥榻之間。豈容他人鼾睡。然而帝王之兵。務出萬全。兼弱攻昧。一勞而永逸。昔光武開玉門之關。孝元罷珠厓之郡。豈不欲誇王會之圖。施遠馭之略。良以中國虛耗。不遑窮討。先內而後外也。今川湖用兵。連年不已。不患兵不精。而患餉不足。乞皇上與諸王大臣。折衝樽俎。敕下行間將帥。原係我朝已得地方。為賊竊據者。宜速恢復。其先未得地方。宜量力而行。兵足以取。糧足以守。則速取之。兵雖足取。而糧不足守。則姑且置之。令督撫大帥。儲糧備。俟吾晚輸不匱。一舉而滇蜀可定。則不至於反覆變亂。勞聖天子南顧之憂。

一、省刑之典宜復也。臣聞獄者。天下之大命。故帝堯之命皋陶曰。刑期于無刑。而皋陶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唐太宗語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明朝會典。則大獄有審錄之例。行於霜降以後。若有辭不服。並情罪有可矜疑。另行奏請。熱審之例。行於小滿後十餘日。洪武元年。令處決重囚。須從秋後。無得非時。以傷生意。三年。令臣民有罪。法當死者。三覆五奏。毋輒行刑。其事例開載極詳。若決不待時者。必係極惡重犯。然亦必經大理寺詳九部科覆奏。凡以人命至重。示朝廷矜恤之意也。今我皇上泣血解網。在外者。尚有監候再審之例。而在內者。未見舉行。凡罪犯死者。一概立行處決。萬一其中有情有可矜疑。則死者不可復生。未免有干天地之和。仰乞皇上體上帝好生之心。即敕刑部詳查自古以來。覆奏矜恤舊例。即賜施行。仁德如天。刑措可致矣。

敬陳切要之議疏

以上四款。不過平常之論。然於聖躬。稍有闕切。故敢冒昧妄陳。

昨者皇上因天亢旱。令臣等各抒所見。凡大利大害。應行應革者。悉心條上。臣以為封疆未靖。此天下之大害也。蓋湖湘以南。我國家昔日已服之地。胡為輯甯無術。以致賊氛猖獗。此目前事之謬也。今天戈南指。捷報頻聞。蕩平計日可期。然不嚴已往。何以戒將來。事定之後。宜令督按確查功罪。以伸賞罰者也。若乃賊平之後。多置旗下之兵。則苦於餉不足。少置之。則不足以資攻勦。勢必需漢兵以為用。乃今缺額

一萬餘名。督臣方欲招西北健兒。以充其數。臣以為西北之人。固可鋒銜。然攜妻挈孀。跋涉維艱。其費十倍。土著之人。雖云脆弱。練之得法。亦足濟事。古者守其地。即用其地之民。戰其野。即食其野之粟。今亟宜救下兵部。遴選旗下智勇兼全。素諳兵機者。補其總調參遊等缺。星速赴任。以旗下練兵之法。練川湖之兵。滿兵居其三。漢兵居其七。令督臣移鎮要地。與撫鎮為犄角之勢。則大兵稍有休息之期。而湖南足征剿之用。此善後之策也。河工未竣。此天下之大害也。河之為患。自古而然。漢唐以上。河趨於北。宋元以後。河趨於南。今大王廟口之決。河復北矣。使無關於漕運。則修河之議可停。乃河不修。則漕道阻。京師無所仰給。猶人之咽喉。不可一日而中斷。故河臣大聲疾呼而言之。然而調募及於三省。均派算於地畝。押解督以長官營辦。經年決以冬初大舉。此誠民生安危休戚所繫。不可不察也。昔元人有言。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岸北之功。視南岸為難。今日塞河之舉。誠非易事。然使堵料銀錢。事事湊手。疏濬得宜。堵塞以時。一勞永逸。則橫流之害。轉輸之利。復備一有未善。勞民傷財之事。豈容數數為之。臣以為宜做明朝特遣都御史徐有貞。劉大夏之例。命工部大臣一員。親赴河上。周行相視。與河臣面商利害。果否可修。務期萬全。而行之有便宜。不時奏聞。玩誤者。飛章奏。奏起工之時。仍留督理。功成一體受賞。儻功不就。一體受罰。懸賞罰於上。以勵河上之大小臣工。百年安危。在此舉也。

請定直隸條鞭奏銷之規疏

臣竊惟賦稅。國之命脈。民間利害所關。一絲一粒。不可不清。或有年終銷算之法。所以稽查出入之數。防奸益弊也。自奏銷會計之例行。綜核錢穀。可謂密矣。然而直隸州縣。則猶未有定規也。臣在田間時。見耆老鄉民等言。及赴京銷算一事。莫不蹙額稱苦。蓋每州縣赴京銷算。或差戶書。或差里書。或差糧長。或差快手。往往驛食長安。優游度日。多者一年。少者數月。又或頭緒不清。輒蒙批駁。往返奔走。幾無停晷。其間曠日持久。盤費多金。果出之於衙役乎。抑出之里下乎。若出於衙役。則衙役豈有黠金之術。若出於里下。則其為病民也明矣。臣以為錢糧款項。各州縣原取裁於各府。開徵銷算。總以本府易知單為準。故稽查為便。即兵馬經過。動用車牛糧草腳價。置買銅斤等費。其數之多寡。情弊之有無。各府亦知之最清。戶部雖極嚴明。未若親臨之近而易核也。今各省銷算。既歸之於各布政。則直隸銷算。自宜歸之各知府。俾其年終彙造清冊。差人赴部投遞。州縣既省其煩。費亦便於稽查。此提綱挈領之法也。

嚴斥參革有司以清吏治疏

臣觀我皇上自親政以來。慎簡巡方台員。嚴懲貪墨。有司海內民生。不啻出水火而衽席之矣。然每見撫按參劾原疏。賊款累累。迨至成招之後。十中僅存其一。二又或盡卸衙役之身。以寬有司之罪。冀死灰之復然。以賊論者。以賊無染指復職。復職之後。復以賊收者。有之矣。夫衙蓋伎倆。甚於鬼蜮。然必由有司之居心不淳。有可入之隙。始也導之以利。墮其術中而不覺。既則陰持其短。無所不為。而有司不敢問。故凡衙蓋之大奸巨惡。鳴張用事。其本官未有不貓鼠同眠者也。夫既縱彼為害。得罪於百姓。即得罪於朝廷矣。朝廷亦何取此輩而復用之。臣查得貪官被論。賊無染指。而衙役多賊者。部議降調還職。兩經聖旨批

駁。如正月初十日。吏部一本。為特糾貪淫等事。奉聖旨。左輔清既不能稽察衙役。何堪仍居民上。著革任。回籍。三月二十一日。刑部題。為欽奉上傳事。奉聖旨。位二雖稱職無染指。然衙役詐贓。至七百餘兩。又書辦門子。送銀五百兩至後宅。乃要打未打。令其還主。成何官體。該巡按參其昏庸潰敗。豈容復居民上。仍著革職。餘依議。欽此。仰見我皇上留神吏治。明見萬里。凡縱役厲民之官。俱無所逃其罪矣。況大計考察。有素行不謹。能輒無為。革了職。不准頂帶之例。若縱役害民。罪似甚於不謹無為者。其不應復職甚明。但未奉畫一之旨。是以部覆有降調還職之不同。仰乞聖鑒。再加嚴飭。凡撫按題參。原疏多載。成招之後。雖賊無染指。而衙役賊至徒杖者。本官罷斥。一概不准復職。著為定例。則不勞聖旨批駁。有司益知釐剔奸弊。以安民生矣。

振士習以養人才疏

臣聞為治以人才為本。人才以教化為先。師道尊則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古之享國長久者。用此道也。我皇上重道崇儒。十年以來。濟濟得人。昨者痛念夙弊難清。思與丕變。天語諄諄。告示天下。官吏師生。恪奉遵行。又命詞林近臣。督學直省。部屬卓品。秉憲分鐸。海內誰不喁喁向風。而臣以章句小儒。夙昔有慨於中者。敢因上傳而推廣言之。伏冀省覽採擇。謹遂款開列於左。

一、孝經為先師孔子手定之書。至德要道。百行之首。自天子至於庶人。孰不以孝為根本。在昔有漢之世。下至虎賁。猶能誦習。泗水明代。不以取士。實為缺典。今特請敕下禮部。行各督學院道。頒行士子肄習。凡科歲兩考。及鄉會場。俱命題一道。以見我朝敦篤實行。得為治之大原。

一、教官關葺已久。良以歲貢多係日暮途窮。無志勸勉。而舉人之就此途者。不過以寒氈為借徑。故克自振拔者亦少。又近例。以歲貢之無薦者。陞佐武官。恐其後愈趨愈下。今宜稍做明朝初制。舉人教官。訓導有方。解額中多者。為上上考。每省超拔一二人。與有司一體考選。而訓導之年深無薦者。力足有為。則升以經歷。年過六旬。則竟准致仕。凡以作其鼓舞之氣。而養其廉恥之心。

一、朝廷懸功令。以取士。程墨儘可觀法。原期窮理致用。豈欲剽襲陳言。乃習俗相沿。坊刻充棟。士子不務實學。專以記誦謄錄。苟取科第。國家安得真儒之用。故臣常謂明初人才所以盛者。以其務實學。而後後衰者。蓋時文誤之也。今請敕下禮部。將坊刻時文。嚴行禁止。每歲鄉會試後。禮部選墨卷清真典雅者。咨行江南學臣。發刻以為程式。除經書墨卷。古文講義外。書賈私刻時文。士子私選時文者。聽部科督學等官。題參究治。其學臣考取優卷。刻者不在禁例。

為書藝一篇。經藝一篇。策一篇。論策題目。只在通鑑性理。兼以時務。俱不得場外補寫。如係場外補寫者。部科訪知。將提學官糾參。

一、忠臣孝子。鄉賢節婦之事。實為教化之綱領。舊分隸於學按兩院。今按差止息。前項應歸學臣。事係小節者。待復命舉行。其有綱常攸關。足為萬世瞻仰者。不妨特疏入告。學道無自題之例。即轉詳撫院題請。一、無志生員。既入彀序。置書史於高閣。考居六等。希圖發社。仍然荒廢。下次告病補考。鑽營平等。不過影占差徭。今後考居六等者。黜落之後。不許仍借發社名色。兩次五等者。亦行黜退。年未四十以上。非真疾病者。不許告衣巾。以圖優免。庶有合於上傳嚴為降黜。勿得姑明之旨。果得讀書自新者。聽其另考。豈患不進。

一、學臣考試。每歲旌獎德行生員。其實雖難稱。然亦須擇其稍相近者。往歲惟憑學師開報。豈盡得人。今宜令廩生公舉。若不係公舉者。不在旌別之列。其妄舉匪類者。日後查出。聽學臣究處。至不肖濫進。總由保結不嚴。今後儘有奸惡之徒。廩生保結進學。日後被人告發。事在未入學以前者。一體黜革。以上諸款。於意雖迂。於時則切。儻從實舉行。勿為文具。其於聖朝興學育士之化。未必無小補也。

請定遷轉之規疏

臣竊惟設官立制。以朝廷為四方之根本。以四方為朝廷之枝幹。故於居重馭輕之中。兼行陞轉之法。凡以惟賢是用。期於厥歷以觀其才耳。歷考漢唐宋元明以來。凡人情趨向。雖重內而輕外。而銓選之法。則內可外外亦可內。然所以權衡其間。而不使偏重者。惟在久任之法。與考滿之例。是法也。三載考績。乃堯舜以來。相傳之善法也。今考滿雖有待而行。而年俸則昭然可考。臣以為莫若設為畫一之規。凡方面內轉京堂。非卓異中輿論咸服者。不得與。即舉卓異者。非三年以外。亦不得陞。其非卓異而會推所舉者。輿論即同。疏內仍須開具政治實績。蓋卓異係天下第一等好官。自當破格處之。雖其中亦有非類。然答在舉者。原非法之不善也。從來朝廷之上。總其大綱。以絕大弊。豈能因弊而廢法哉。至京官科道吏部司官。以官職論之。同為朝廷清要之班。若以人數論之。則今六科三十員。吏部四司。祇十二員。而又多缺人。各道御史。新舊平開。共二十員。此三衙門。各有陞轉京堂之例。而年俸亦昭然可考。內陞原有定缺。外陞則舊有參政。副使。參議。僉事。不同之例。總以資俸之淺深為斷。今人數既相懸絕。請祈敕該吏部。查照官員多寡之間。以定每歲內陞京堂之額。務期均平。若左右布政使。按察使有缺。亦宜擇在內京堂相宜。與外官方而應陞者。一體兼轉。庶破從前重內輕外之習。其僕丞。寺正。司副等官。非歷俸三年者。亦勿得驟遷。果係立朝正直。偶爾降謫。應為超拔。不拘年歲者。吏部當於本內著明。恭請皇上裁奪。餘者不得引以為例。如是。則陞轉有一定之規。內外無偏重之勢。於以風勵羣工。鼓舞吏治。未必無小補也。

急疏選法以振武備疏

臣竊惟文以安邦。武以戡亂。此從來國家所並重也。文雖獨重甲乙之科。而不廢明經之用。武雖多出行伍之士。而特貴方略之選。武甲科尤武之傑出者也。我朝定鼎以來。武科與文科並行。誠欲得干城腹心。

之士而用之。以儲登壇授鉞之寄。不欲使世有遺才也。若使朝廷網羅以取之。樞部草莽而棄之。是謂所養非所用。非所養矣。今兵部壅滯不通。未有若武甲科之甚者。夫武甲科之取之。其始不可謂不慎也。馬步箭以試之。則其技全。論策以考之。則其略通。滿漢重臣。擇人以臨之。兵部賜宴以榮之。名呈容覽。則其典宏。此與撫鎮奔走標下之人。孰為重輕者。乃臣見撫鎮題請無虛日。部中補授無虛日。雖曰有例。獨不可中分其數。以用武科乎。且吏部有雙月闕選之制。兵部獨何為不然。屯衛守備。與撫標旗鼓道標中軍。專城守備。兼推並用。此已非科定例也。昔何為行。今何為廢耶。見今壬辰科中式武進士二百名。於順治九年十一月內。止推盧鼎等八人。十年五月內。又推用王豐等十一人。以兵部之法算之。此一科者十年可以選完。臣又不知來科何以待之矣。且聞此輩守候年餘。日號呼泣。籲於兵部之堂。京師米珠薪桂。將有餓殍之患。他日又何以為國家宣力於封疆。而收爪牙之用乎。朝廷所愛惜者科目。大臣宜留意人才。壅滯若此。恐非我皇上委任之意也。仰祈聖鑒。敕部查照已丑定例。及吏部雙月闕補之法。速行疏通。則武科無流落之嗟。糾桓思頂踵之報矣。

備陳拯救兵民之議疏

昨者臣跪讀聖諭。痛念兵民凍餓。欲拯救其疾苦。大哉堯舜之用心也。除諸臣已言者。臣不敢復贅外。尚有芻蕘之見。敢為我皇上陳之。

一、饑荒之地。京師為甚。米價一斛。至於二兩。日貴一日。未知所底止。今請救下戶部。查倉儲粟米稻米。量發一二十萬石。交付五城御史。收貯公所。委滿漢廉幹官監糶。比民間之價。每十分減去二分。一半糶與八旗下。一半糶與京師窮民。其糶米者。不得過一石之數。所糶之價。仍歸戶部。作修理大工之用。不過一轉移之間。米價必賤。窮民得生。所謂不費之惠也。

一、流民所至地方。除相機安插外。其有願入籍貫開墾荒地者。著地方官即給印票。三年之外。起科當差。不許本土豪民復行侵奪。

一、流民既棄其鄉。所遺戶丁差徭。本地方官。即宜審實豁免。不得遺累未流之戶。令其無以為生。

一、兵馬錢糧。國家大務。宜大之餉司劣弁。侵剋至於數萬。法在必誅。然綜核各處錢糧之法。宜有定制。臣以為地方設有餉司者。凡出放軍餉。必面同撫鎮等官給發。無餉司地方。凡出放軍餉。則該道軍廳。面同鎮副參遊等官給發。仍取各營兵丁實收結狀。每季彙報督撫。以防侵剋。

一、兵有死亡。馬有倒傷。每年彙報兵部。今宜行令各撫鎮。其災荒地方。米價騰湧者。將死亡兵馬未支糧餉。題請分賞現在軍士。庶見皇上一體撫恤軍民之意。

一、不肖有司。報災遲緩。催比如故。迨奉旨蠲免。或有徵收已完者。既無利於民。而國又受其病。宜救督撫。令該道嚴察。凡查報分數。過一月者。即行題參。蠲免之後。仍令有司。開造清冊。取各花戶手書受蠲分數字樣。呈解道府。庶小民得受實惠。

一、蠲免年來。盡係起運。然存留錢糧。除地方修葺學宮城郭。及驛站官俸。學糧。衙役工食外。豈無不急之

務。如驛馬外有里馬。內有倒傷。可且勿補。再有司修理衙舍公廨。俱屬可緩。諸如此等項。不止一端。稍一清算節省。便可足賑貧之用。宜救所司。從實舉行。

一、災傷地方。民有死亡之患。屠戶乘賤宰殺耕牛。來奉牛益缺少。此律有明禁。除京師未易禁絕外。凡直省地方。牛非自死。而貨買宰殺者。宜將屠戶宰殺等人。依律治罪。勿得視為空文。

以上八款。皆關係於軍民者。若見諸施行。其於拯救之道。未必不稍有濟也。

流民急宜拯救並請發賑疏

自連歲以來。水災頻仍。直隸河北山東被患尤甚。蓋直隸北四府。當圍占之餘。民已無田無家。不過備作旗下苟延衣食。今水患之後。不惟地土漂沒。並廬舍亦隨流而去。旗下有地者。且嗷嗷待哺。是以窮民益無以為命。頃有人自畿南來者。臣細加詢問。云流民南竄。有父母夫妻同日縊死者。有先投兒女於河而後自投者。有得錢數百。賣其子女者。有割樹皮。扶草根而食者。至於僱仆路旁。為烏鴉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幾何矣。且京城內外。鴿面鳩形。比肩接踵。雖皇上有粥場賑濟。尚且不能周徧。何況直隸山東河朔之間。既無粥場賑濟。或因稽查東人。不肯收留。有贖首之哀。無中澤之集。與言及此。真可為流涕太息也。臣昨見直隸總督馬光輝安置流民一疏。內題元城知縣姜希轍等。存活多人。使有司盡若希轍等。豈非實心為國。循良愷悌。然而流民所至。甯止大名四縣之外。豈其獨非令長。而為民父母者乎。彼其中報原無外來人民者。恐尚未盡子惠之道也。仰乞皇上。救下督撫。嚴飭有司。凡流民所至。不行收恤。餓死其地方者。即係不肖之官。題參斥革。若設法安置。如姜希轍者。一體飛章奏聞。造冊報部。分別安置多寡。准作優薦。正薦兩等。其所安置流民。萬一有投充東人。混入後日事發。查報冊有名。免治居民以隱匿之罪。如冊上無名者。則照舊論罪。皇上天語一申之間。勸懲昭然。有司將鼓舞勞來之不暇矣。抑臣更有請焉。昨秋皇太后發銀八萬兩。賑濟京城內外滿漢軍民。皇太后之鴻恩。即皇上之鴻恩。然天下感皇太后與皇上之鴻恩。尤望我皇上體皇太后之心。而再施此鴻恩也。仰祈天慈。曲加矜憫。或發內帑。或勸太僕馬價銀兩。或借工部修蓋銀兩。大沛皇恩。特遣滿漢風力官員。東西二路。沿途接濟。諭以朝廷德意。務使流民得全性命。隨地安插入籍。或願赴河南山東。與屯道墾田者。即給以信票路費。差人送至道廳官。編付屯丁。在皇上捐數萬之金。可活數十萬人之命。民既得生。為皇上掣地納糧。元氣充固。實國家富強之本。其報皇上。豈止數萬金而已耶。伏望聖念。微寒赤子。流離泥塗。死在旦夕。即渙大號。濟此遺黎。庶德澤布而愁怨息。陰陽順而風雨和。普天率土。共效三多之祝。不稇小臣簪筆以紀盛事而已也。

直隸大帥遺誤封疆疏

臣以碌碌庸才。濫膺諫列。陳名夏父子一案。未經糾舉。實屬溺職。蒙皇上海罰示懲。已邀鴻恩。昨蒙特召面詢。天顏開霽。又以掌垣乏人。陸臣兵科都給事中。皇上恩威並用。同天地之無私。微臣感愧交集。竭頂踵而莫報。竊念在兵言兵。則莫大於信賞必罰。使忠義者知所勸。而畏懼者知所警。然後戰必勝。攻必取。守必固。封疆甯謐。文教內興。天下可望太平也。若法紀不振。貨雖及於有功。而罰不及於有罪。則貪生畏

死之徒。誰不思僥倖以圖苟免哉。即如湖南當孫逆披猖之時。攻圍辰永諸郡。總兵徐勇及道臣劉昇祚。背城血戰。勢窮力困。遂死於賊。績順公沈永忠者。身為大帥。手握重兵。使其平日能整練士卒。胸有方略。應兵轉戰。力救徐鎮。則犄角之勢可成。而狂寇之鋒自斂。奈之何。一籌莫展。望風遠遁。若非天戈南指。電掃風馳。則蛇豕鹿。流禍豈止於湖南而已耶。古者救鄰之役。林父請死。街亭之敗。諸葛受貶。水忠無征。則收服之功。有喪師失地之辱。尚可高牙大纛。觀顏於三軍之上乎。現今經略輔臣洪承疇。收拾湖南。稍有頭緒。然而鎮將勇怯。實地方安危所關。前車已有覆轍。一誤豈堪再誤。伏乞皇上。亟賜罷斥。使天下皆知朝廷賞罰嚴明。無所寬貸。將見忠義者勤。畏懦者警。戰必勝。攻必取。守必固。鼓舞各鎮。而甯謐封疆。道無有過於此者矣。

請除漕運積弊以裕國儲疏

臣竊思京師滿漢軍民所仰給者。東南數百萬漕糧也。而年來掛欠最多。六七兩年。共掛欠一百四十餘萬。八九十三年。共掛欠一百三十餘萬。使此二百餘萬者。全完無欠。則天庾有積貯之富。而兵民無珠粒之憂。奈之何。運弁耗之。奸丁耗之。復有中飽之奸吏。耗之。雖敲朴空施。而會計罔效。良由運規久壞。積蠶難清。若不痛加釐剔。則國計益復窘困。臣有所聞。敢不為皇上陳之。

一、前朝世襲衛官。既經奉旨革去。即等齊民。乃聞其因仍押運。本身既無前程。志原不在完糧。不過希圖肥己。到次先自折乾。沿途盜賣。勿論其為漕之大害。且既革去職銜。而復令之押運。於國法亦有未合。請敕部議。一概禁革。

一、本衛之糧。自宜本衛官領運。乃臣聞江南領運官。多有舍己衛之船。而領運別衛之船者。紛紛更調。徒開規避觀望之漸。貽弊無窮。請敕部議。以後領運。只許本衛官運本衛船。不必那移。以啓倖資。

一、掌印守備。與州縣印官。事同一例。朝廷責成。之以開墾荒蕪。招撫流移。近聞衛備多派運糧。而千總反署衛務。以致屯事荒廢。屯糧不濟。請敕部議。自後領運。宜專派本衛千總官。不必派及衛備。其本衛千總不足。可量調無糧衛所千總押運。糧之完欠。仍照有司例。與守備一體考成。庶於運事有補。而於衛事不誤。

一、倉丁當否。完欠攸關。衛丁之貧富。實奸衛官必能悉知。且糧之完欠。衛官功名性命所係。彼豈肯不食。殷實良善之丁。以自貽咎。乃向來倉選之權。不歸衛備。有司得而上下之。未免富而畏事者賄脫。貧而為奸者鑽營。錢糧到手。資其侵費。以致運官受欠糧之累。雖鞭撻圍困。終不能完。請敕部議。以後倉選運丁。宜責成各衛守備。則奸丁無所施其謀。而盜糧者自少矣。

一、就有大小。多至百船。少亦數十船。開行前後數十里。運官隻身。耳目有限。莫若每十船中。擇有身家者。立為什長。自領兌以迄沿途抵場。皆令監管。如到淮交倉。十船無欠者。糧道獎賞。內有不肖奸丁。許令出首。免罪。通同作弊。查出一體嚴究。庶稽察密。而侵弊難作矣。

一、船丁繙夫等行糧。日所必需。行糧既足。自不妄支正米。近聞糧船在此處兌糧。又於別處給發行糧。奸

皆糧長。刁勒不發。挾逼折色。每石數錢。短少低銀。不得不領。長途榜腹。因而動耗本糧。正數掛欠益多。請敕部議。嚴加禁飭。如有折色者。以誤漕重治。至於防欠。亦宜徵收本色。以石抵石。則正糧自無虧耗之數矣。

庶常館選宜嚴疏

竊照國家做明朝舊制。改進士為庶吉士。設官教習。給以廩餼。非徒虛糜歲月。而博養士之名也。將使之博學多通。練達時務。以真學問為真文章。以真文章為真事功。庶朝廷得食其報。可共佐太平耳。然欲得真才而用之。必先嚴其分別。分別既嚴。雖未必人人皆大受之器。庶幾拔十得五。以編檢用者。他日可望以房杜之業。以臺諫用者。他日可望以韓范之績矣。不然。學業未就。雖居詞林。而無啓沃之助。居臺諫。而無經濟之猷。恐左右侍從之班。非濫等臧拙之地也。故臣以為欲得真才。不如慎之於始。謹按會典所載。明朝舊制。每科考選庶吉士。不過二十人。散館之日。不過三五人。逮其後而所漸多。非舊制矣。今壬辰科庶吉士教習已久。散館在部。臣請皇上。敕下內院諸臣。酌量人數。嚴加分別。其學問優長者。品行謹慎者。授以編檢科道官。其品行謹慎。而學問微不及者。授以部屬等官。間有學問品行俱無足取者。是則有負朝廷之作養矣。即宜罷去不敘。至丁憂未經教習。給假久曠。學業者。難與現在讀書諸人。一體陞除。應作何分別除授。並乞皇上。敕下院臣。議為定制。以垂永久者也。

請定督撫舉劾之例疏

臣竊見我皇上邇來留意吏治。凡點用督撫等官。必再三詳審。而後用之。蓋知人之明。雖古之帝堯。不能過也。然皇上之所以慎用督撫者。以其為直省民命所係。得其人。則百姓安。不得其人。則百姓不安。故不厭其諮詢耳。然而督撫安民之大務。莫過於舉賢勸不肖。乃年來止息巡方御史。凡一切事務。歸併督撫。而舉劾之典例。未經奏明。則督撫不便於遵行。將吏治何日清。民生何日泰乎。臣考吏部職掌開載。撫按官。凡在地方未及半年。有丁憂養病者。俱不許一舉。舉劾。有陞遷者。所屬地方。恐巡歷未周。除貪酷異常。查訪得實者。許不時論劾奏請。此外。如果知見不真。亦不必循例舉行。蓋舉劾之典。若是其慎也。豈我皇上銳意圖治之時。而可不著為一定之例乎。臣請自今以後。凡督撫官員。除境內貪酷不肖文武官員。不時糾劾。無定期外。若督撫丁憂養病者。應照職掌所載。不許舉劾。督撫降處休致者。不許舉劾。惟是到任後滿一年者。舉劾文武一次。滿二年者。舉劾文武二次。凡文官遇朝覲年。武職遇軍政年。既有舉劾。則不必另行。蓋督撫在地方既久。方能知有司之賢否。且一年一次。以督撫而兼當日巡方之事。規條既定。庶幾匪心採訪。於以察吏安民。激濁揚清。實為至便。至於吏治不清。全由衛備作奸。侵漁小民。舊例。巡方所到。必行訪察。今其事歸併督撫。豈可不力除民害。但此么麼之輩。例不足以汗辱簡牘。請乞天語。敕下督撫。照舊一年嚴擊一次。年終造冊。將盜犯罪名。賊銀分報部院該科。以憑稽核。如有徇庇無所懲懲者。該道府廳。即以罷職不及。注其考語。甚者立行題參。如是。而人心警惕。清吏治而安民生。或不負我皇上慎用督撫之意也。

徵隱逸以佐盛治疏

臣聞古之聖帝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故在朝之彥師師濟濟尤必勞求草茅錫以爵祿誠以賢者國家之寶其才其德足以輔戴太平故側席虛懷不敢使野有甫良也昔漢光武中興令主而嚴光周黨之徒物色維殷明太祖初起應天即徵章溢葉琛劉基宋濂等既至喜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其後如吳與弼陳獻章亦並徵辟於天順成化之世授以諭德檢討等官書之竹冊燦然有光矣今我國家做明時舊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士執一經者雲集響應拔十得五蓋不乏才然欲使蚌無遺珠璞無遺玉則布衣韋帶之中豈無其人恭讀皇上今歲六月二十日上皇太后徽號恩詔內一款云山林隱逸果有懷才抱德通達治體者該督撫核實舉薦朕親加試用大哉皇言此即古帝翁受敷施之心然而頒詔以後數月於茲矣各直省未見舉到豈以天下之大途無魁傾之士應旁求之命者耶臣請救督撫虛心採訪合之輿論每直省各舉一人得人者有賞濫舉者有罰務如詔旨所云才德兼全通達治體嚴實舉薦然亦必求真正山林隱逸之人方於詔旨有合不負臨軒親策之雅望若既策仕入流者或以觀望未用或以罪過被斥儼濫冒斯舉徒使弓旌之典竟為終南捷徑是昔人所謂兼程並進而膺不求聞達之科者也豈不貽笑於後世哉古今一理何代無才患所以求之者未至此臣不能無望於天語再救亟求真品以佐盛治者也薦舉例應公車起送乃盡待賢之禮此又在督撫仰體皇上求賢之意信恩詔而求逸良臣竊以為必有應運而興者矣

敬陳用兵大勢疏

臣昨跪誦上諭令內外大小各官精思職掌有官守者必盡其職有言責者必盡其言臣職言兵者也雖未嘗披堅執銳習於戰陣然嘗觀古人已往之蹟因以察其權便之故每見開創之君所以平定天下者必先定其規模然後命將出師雖萬里之外如觀之於掌上史册所載漢唐宋元明諸君其混一之方略可考而知也大約審於先後之宜明於戰守之勢信其賞罰之權裕其軍儲之備得其撫綏之人攻則無有不取守則無有不固矣夫我大清以天下無敵之兵當元二三年之時海內望風歸附取滇黔定蜀粵如反掌之易耳然而川南有復燃之灰貴州有未殄之餘孽粵西海島之間紛紛草竊連年征討尙通天誅將士暴露甲冑生蟻蝨輸糧運草天下之民未獲休息皇上不免肝食之憂者何故前之所以攻之者是矣後此所以撫綏之者未得其人故也往事誠無及矣臣請得借箸以籌目前之局而可乎夫平西墨勒根蝦等勁旅控扼漢中此賊之所望而震焉者也撫臣李國英綏輯軍民流亡漸復賊當奔敗之餘其氣已喪不敢復出誠無慮川內窮荒人民俱絕得其地不可用我似非進取之時然而林馬厲兵待時而動不可一刻忘進取之謀蓋蜀為滇黔之門戶自古取滇黔者多繇於蜀既收而滇黔之勢如破竹矣故蜀不可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洪承疇駐兵長沙又有大將軍陳泰季思哈等鼓行而南道時量力自有方略非可漫為濫度昨臣見都察院土賴等題請撥軍選將攜帶家屬駐於武昌夫家屬既往不至征戍往來則滿洲兵士之困苦稍息為今日安邊甯民之要策急宜允從但家屬雖駐武昌而輕

兵宜分駐於長沙庶可東西兼顧以備征剿願皇上之留意也粵西形勢稍弱賊思狂逞昨歲桂林之役小懲而未大戒必且復圖再犯以牽制我湖南之師然臣聞道路之口粵寇與黔賊近頗不睦宜令兩廣藩王與督撫鎮之兵相機戰守步步蹙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更番迭出擾其耕牧奪其險要則賊勢自潰此三方者粵西較易先破粵寇則黔賊有膽落之勢矣然欲三路大舉平定滇黔一勞永逸則非廣積軍儲為長久之計不可耳至於水寇家突焚搶之慘沿海騷然若不早為蕩平事久變生延蔓滋大今雖大兵南征彼窮海遊魂豈不為奔竄之計仍請皇上嚴救督撫鎮將盡力合剿定限蕩平要兵與之兵要餉與之餉要船與之船三者備而海寇不靖治諸臣不效之罪則有皇上三尺在臣所謂先定廟算明賞振罰以圖天下太平者此也儼蒙採取未議見之施行將見規模既定攻則無有不取守則無有不固生民免干戈之患河海有晏清之日矣

破資格以用言官疏

自古帝王必擇骨鯁之臣置之左右使隨事納忠為保世無疆之計今皇上於漢官建言諸臣業已查其事之始末開進御覽矣然緘默者養俸以待選直言者貶黜而獲罪雖復其原職尙未足鼓敢諫之氣宜擇當日不畏權貴直聲尤著者出自特簡破格遷擢則忠諫之路益開而人無所畏避若夫旗幟下出兵雖風憲大臣亦在其內夫出兵大事固宜選擇智勇之將而內廷匡弼尤為緊要自今以後請我皇上察滿官風憲中不能言者自宜出兵若有議論正言者畱之衙門辦事不使遠離朝廷蓋在封疆惟貴能戰之將在廟堂則須敢言之臣用得其宜庶國事無不克濟也滿官中因公建言若有得罪者亦宜一體開列呈進皇上鑒裁其都察院六科滿洲烏金超哈官克盡言職資俸已深者聽都察院吏科咨送降轉則滿漢一體而國家收直臣之報矣

定會計以清財賦疏

年來國用不足全由皇上未親政以前一切錢糧任意混冒全無稽核親政以後始行考成銷算諸法釐剔稍清然在外之巡撫藩司每年各有奏銷而在內戶部之錢糧出入所關最大豈可不逐年銷算昔唐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戶口賦稅較之天寶之間開列詳明今我國家定鼎以來十餘年矣戶口之增益若干賦稅之增益若干最為富國根本舍此別無點金之術宜救戶部每年二月內將前一年出入數目開造清冊彷彿國計簿之例造戶口賦稅大數恭呈御覽仍下該科磨對則在外之錢糧清而在內之錢糧亦清矣至於橫斂私徵暗加火耗濫派包賠蠲免不實等弊雖有司之不肯亦由各書吏工食太薄故相率而為奸弊凡厥庶民既富方殺豈有衣食不充而望其為善者乎前代增添小吏之俸見於詔書豈無見而然宜救戶部量增內外吏書工食或將別項裁減加添此輩吏不為奸則官能守法事有似緩而實急者此之謂也

興教化以正風俗疏

臣聞刑禁於已然之後禮禁於未然之先今自明季以來風俗頹靡僭越無度浮屠盛行禮樂崩壞臣數

年來在都門見隸卒娼優之徒服色醜陋負販市侷之伍與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耀雖經禁約全不遵行喪事之家盡耗資財以供焚毀生不為善死希冥福齋僧念懺婆娑跳神不厭數四親寺建塔聚衆號呼皆以無益之事害有用之財而各直省州縣簿書敲扑視鄉約六諭之教為虛文千百中無一人舉行者欲民之不困於財而興於禮讓也得乎今宜將修廢蠹耗之事一切再行嚴禁凡違者必治其罪僧之無度牒而私剃者勒令歸農以後私度者必治其罪昔洪武明君也嘗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交結有司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剃髮為僧違者治罪凡以一道同風使民務於孝弟力田而國家收富強之用至於鄉約六諭教民旌善懲惡之事春秋修舉勿視為故事則民皆有淳樸向化之思矣

請續褒故明申太僕遺忠疏

臣聞忠臣孝子乃日星河嶽之間氣所生也有忠臣孝子則有人倫有人倫則天地賴以不壞故事關道義名節善無微而不揚明主褒之史官紀之官陳之凡以激勸一代之士氣人心非徒使既歿之幽魂凜凜生色於九原也我皇上於順治九年十一月內特發上傳著禮部會同院部等衙門詳訪確查明末死節職名如范景文等十五員孟兆祥等八員先後俱蒙褒卹於以扶植綱常真昭示萬古之懿典哉諸臣為不死矣惟是死難情真而未經褒錄者獨遺太僕寺丞申佳允一人臣竊傷之夫佳允之死也在甲申三月十九日而其投井也則於京師之王公厥昭昭在人耳目間豈可假哉查禮部覆疏原因太僕寺順天府保送投井身死而侍讀學士王崇簡之疏大理寺之保俱稱縊死互相參差是以置之無容再議然佳允係太僕之官而順天府有地方之任則其察核最真最確無疑未可以自縱之參差遂使忠魂烈節鬱鬱於寒泉之下也伏乞皇上救下該部再加察訪一體褒卹如以太僕寺順天府與臣所保俱為未確則宜行之直隸督撫學院處再加察訪然廣平禮義之鄉其士大夫相與尸祝而讚詠之者則已久矣臣見皇上昨諭內院纂修順治大訓凡忠臣孝子賢人烈女俱命殫思博採故敢補遺再陳儻孤臣姓字不致湮沒無聞邀一視之曠典列法戒之新編於以表忠勵俗亦裨益風化之一端也

重農功以資兵力疏

皇上軫念滿洲兵士之苦連年征討遠役不息使其室家世離衣食不充此皆為國家出死力而成大業者也何可不多方恤之然臣聞年來水潦之地盡給漕糧皇上恩養兵馬何嘗不周惟是八旗莊頭地方遼闊各莊頭多有未知地利農功不勤或隄防潰決任其淹沒而無修築之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農事愈廢而兵之所資者愈乏是名為有地而其實皆朝廷出粟銀以養之也今宜建八軍都督府於皇城近處以為八固山治兵出令之所又選八旗中老成練達曉知農事者立為勸農之官每旗用正副二人令其春秋勞來巡行阡陌凡在京之游手好閒者驅而之農莊頭之奸惰害人者治之其淳良而力農者賞之凡有隄防潰決田功水利之事得以奏聞則農事修而兵力亦振矣

講律令以清刑罰疏

朝廷明罰敕法設為刑律所以使民知之而不敢犯也今天下各衙門只有律書一部鎖閉深藏小民不得與聞又何怪其犯法者輩輩乎宜救督撫將刑律要緊條件與民相聞者摘而刻之俾有司春秋暇日為之講解即學宮之中亦宜令學官與士子不時講習則明習法令者衆而不至於犯法矣至於盛京為發祥之地固不必以安置流人而當古塔之地臣聞其為遠嚴寒多有冰雪海氣昏霧日色罕見至其地者九死一生皇上如天之仁常懷禹湯泣罪解網之思請祈救該部將遼東各城擇其罪之輕重量遠近以流之不必專發當古塔地方庶法既行而法外之仁亦得矣

竣大工以恤民生疏

今天下大害莫過河工臣於十年內會具疏上請差工部大臣一員督催彼時工部之臣覆疏不肯差遣既而工竟無成臣嘗讀書見漢武帝親臨宣房以塞河決查明朝會典令伯一員充總兵官擬行漕事又遣都督侍郎各一員及尙書一員伯二員往來提督監察御史錦衣衛千戶等官巡視其視河道若此之重也今時日已迫而工部未遣一人督催民生之害何日可已請乞救下該部速差酌滿漢官員飛騎督催工完幾許未完幾許務要三日一報五日一報庶功奏垂成而數十萬金錢有裨實用不負我皇上愛民憫溺之心若夫乾清宮之建造固萬萬不可已者其餘似應盡行停止待豐年為之未晚也至於輪班匠役明朝徵銀解部以備大工支用今日改革之後未見清理宜救工部通行稽查以助公家之費而沿河河夫挑溶拉船鑿冰濟運最為苦痛不可不蠲免雜差以蘇遺黎者也

魏文毅公奏議卷二

用人宜別賢否疏

臣聞古帝之所以治天下者無他曰在知人在安民未有不知人而能安民者也亦未有賢不肖雜然並進而可謂之知人者也故欲進賢退不肖則莫若明賞罰明賞罰則莫如懸舉劾使賢者有以見其才而庸常者無由進於高位然後嚴法冒濫疏通壅滯則仕途有澄清之象而人才無否塞之嗟矣臣謹條議於左

一近來藩臬二司或用無薦者推陞昨經御史石維崑條陳部覆以有薦而俸太淺無薦而俸已深應當論俸序陞臣以為俸雖深而無薦則其人之賢否尚不可知如近日黃紀白士麟有薦尚被參劾況無薦者乎似宜論薦不論俸如按察無薦則陞參政之有薦者參政無薦則陞副使知府之有薦者其餘一例可推伏候上裁

一從來仕途只有進士舉監吏員原無生員做官之例近者八旗教習盡用生員以此為捷徑出身之地考授知州知縣等官夫國學原有監生月食朝廷廩糧其學問勝於生員甚遠何不用以教習而乃另設生員教習既費公家之精又開僥倖之資吏治之難莫此為甚臣謂生員教習宜一切罷去專選監生之學術優長者教習滿日酌量優考省費清冗得師一舉而三善備焉伏候上裁

一近來教官壅滯五六年。尚未選及。終以稿項黃。誠老死。屬下。臣以為宜令各省提學。每年終將教職舉劾一次。庸劣衰老者。嚴加澄汰。此明朝會行之例。非臆說也。前部覆科。臣張璠本。雖云督撫按澄汰。而督撫按事繁。非其專責。自宜專責之。直省學院與提學道。伏候上裁。

一貢監壅滯。數年不選。吏部前覆科。臣張璠本云。首領佐武。有貢生吏員兼除之缺。吏員常不如貢生之多。臣以為自今以後。在京內院各部院卿寺六科等衙門。及在外督撫按藩臬衙門。中典吏有才者。許考經歷佐武官。其餘府州縣衙門吏員考職者。只與典史巡檢大使等官。首領佐武。多有貢生。則貢生之闕。選有日。而不致壅滯矣。伏候上裁。

一通判六品。府官也。知縣七品。屬官也。明朝風俗。敝壞。以知縣係正官。有權。通判無權。迨我朝相因未改。廷試時。通判缺。反居知縣之次。又連年以來。積通判數百人。未選。河清難俟。向隅可悲。臣以為以後貢監廷試。只以知縣佐武。教官分行考授。知州通判。係五品六品。不作初考之缺。留為舉貢知縣。陸轉之地。其前此考中未選通判。宜照吏部新經題請奉旨事。例。不拘遠年近日。卯先者先選。卯後者後選。速行疏通。伏候上裁。

一鴻臚寺職列清卿。萬歷以前。盡用甲科。作掌印官。如大儒王守仁。皆曾為之。其後正途薄而不為。乃係陋習。應用甲科。以復舊制。伏候上裁。

一各衙經歷。最為無用。昨順天巡撫董天機題為應裁。臣思經歷之應裁。豈止順天地方。宜敕該部。將各省衙經歷。一概裁汰。省費清。其益大矣。伏候上裁。

一州縣佐武雜職。缺員甚多。雖係末員。然關係地方。實為緊要。若部選不到。則委署勢必濫及。臣以為除舊規。佐武雜職。缺員。督撫按季報部外。宜令直省按臣。及按察司官。按季報臣衙門。以憑查催。銓補。伏候上裁。

以上諸款。其於進賢退不肖。疏壅滯。清仕途。不知有當與否。伏惟我皇上睿覽明照。大破從前拘泥之習。敕部從實舉行。俾仕途人心鼓舞。則治平之一助也。

請頒御製諸書疏

臣聞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者。有忠敬誠懇以蒞之也。故禮教治於未犯之先。刑罰治於已犯之後。刑罰猶藥石也。禮教猶梁肉也。藥石偶一投之。梁肉則一日不可缺。此善養生者也。治天下何以異是。三代以後。治術之近古者。蓋亦鮮矣。若漢文帝。唐太宗。庶幾帝王之道。然考其設施。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將相舊臣。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興於禮義。唐太宗貞觀之初。人皆異論。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行仁義。不數載。華夏安甯。夜戶不閉。後太宗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堯舜湯武之後。若此二君者。誠知治道之先務。得體元之大法也。況我皇上平日事事欲以堯舜為法。不屑屑於二君者。自受命御極以來。十三年於茲矣。薄海內外。莫不戴之如天。地。而親之若父母。然而風雨未時。盜賊未息。刑獄未措。禮義未興。又且災異迭見。皇上晝夜皇皇。以三過

自責。思所以致太平。而欲求其效。臣以為用力少而成功多者。尤莫先於以教化為急。深恩厚澤。以結天下之心也。蓋固結人心者。所以祈天永命。而祈天永命者。所以報答祖宗。今刑獄日繁。而禮教或缺。士乏廉退。民過驕凌。非諄諄訓迪。又烏能風移而俗易乎。臣昨而蒙皇上賜讀戒殺彙鈔。欲印施三萬本。以化導俗氓。夫豈不知律有明禁。而復假書以為勸戒者。誠以法之及人者淺。教之及人者深也。然則天下臣民。皇上欲教養而生全之。又不知如何矣。臣聞皇上御製。有人臣敬心錄。資政要覽。順治大訓。勸善要言。範行恆言。孝經衍義等書。所以遏惡揚善。闡明聖道者。甚至。伏望仁恩廣暨。遍賜羣臣。其順治大訓。勸善要言等書。仍懇頒發直省學宮。每學一部。俾誦讀講解。使天下之人。孜孜然共砥礪於自新之路。而潛消默轉。其不肖之心。將見風釀俗美。刑罰止息。遠追堯舜。近邁漢唐。好生之德。上同覆載。鴻號豐功。書之史冊。垂麻萬世無窮也。雖然。臣更有請焉。孝經一書。臣往歲曾具疏上聞。欲於科舉頭場出題。禮部覆疏。於後場出題。然未見實實遵行。再請敕照前議。庶孝經大行於世。而士子之學術。有本。楊繼盛之忠。蒙皇上殊獎。刻表忠錄。以賜言官。若御製序文。似宜鐫碑祠前。祀懋幽魂。且以風勵後來節義之士。

急廟算以紓民力疏

今天下民生。何以不得安哉。雲貴之餘孽。尙爾鴟張。海上之遊魂。猶然鼓浪。征調繁興。往來不已。旗下繕修器械。買辦馬匹。民間預備糧草。供應飲食。銷算正項。所費無窮。語云。行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日則與師一萬。日費不下千金也。在督撫羽書告急。朝廷不得不發。熊羆之禁旅。以資廓清。然最可恨者。大兵至而賊。大兵旋而賊復來。是以逸待勞。賊之狡計得行。而我反困於道路之奔走也。豈可為得算哉。臣聞黔寇所藉兵力。洞蠻為多。而洞蠻之所以不歸者。以朝廷欲追其前朝救命。夫招撫懷遠。因時制變。但期歸順。給以新命。何必追其前朝之救。待向往之後。徐圖收繳。亦未為晚。宜敕下經略。明諭招徠。勿失信於遠方者也。至於進取之機。則經略諸臣。自有方略。臣無庸贅言矣。惟是海上之事。日日造船。而未見揚帆之用。年年發兵。而未奏獻誠之效。則臣竊疑之。蓋鄭氏自明天啓之年。作亂海上。三十年於茲矣。出沒波濤。其長技也。我雖大兵雲集。彼豈敢出一角。若揚帆於大海之中。以持其巢穴。我之水師既少。而又不練。亦必不能。然而彼中督撫。皆未見警。警說破者。臣竊恐其以造船為借口。而究竟未有實用也。以臣之愚見。請皇上擇知兵大臣一員。前往浙江福建沿海一帶。逐處考察。某處緩。不必備。某處急。宜備。某處兵多。無用。某處兵少。宜添。船可造。則造船。若必不能下海。則省其銀錢。以募兵。沿海數千里。布置嚴密。使賊片板不得到岸。蓋沿海雖長。臣聞入犯之港。皆有緊要築堡扼險。練習火攻。設伏勦擊。其勢亦易。督撫鎮道將。俱移近海堵禦。勿得遠居無事之地。其滿洲大兵。酌量緩急。留鎮要害。不必頻頻多發。使賊聞風而去。徒勞無益也。誠行此法。不過一二年。賊不能上岸搶掠。必坐而受困。然後招其攜武。散其黨與。量移內地。勿致復蔓。海寇可以漸平。海寇平。而我兵威益得專力西南。民生有安枕之日矣。

督臣汛地宜定疏

臣竊惟朝廷安撫地方。澄清吏治。有撫按鎮道足矣。所以設總督者。專為勦寇靖業而設也。連歲閩浙多

事沿海之民多被蹂躪。荆楚之間。禁旅久戍。甲冑幾於生蟻。崇明屢受困。糧鹽船隻被燒。未聞早奏膚功。以策飲至之勳。非諸督臣之罪。而誰罪乎。近修代撤回。李率泰代之矣。馬鳴佩告休。郎廷佐代之矣。二臣職隆樞密。任同分陝。必期以滅寇為心。使海不揚波。斷不可聽其滋蔓。東塔西禦。遂謂足了總督之事也。我皇上鼓勵方新。二臣自有方略。以報朝廷。東南之民。且翹足引領以待之矣。惟是臣前財賦困於用兵。一疏內言浙閩督臣移駐事宜。已經部覆行。察尙有可併陳者。臣聞浙閩督臣。建節於衢。而江南督臣。駐劄於江甯。夫無事之時。居省下內地可也。今沿海用兵。督勦是其專職。尙可黃金橫帶。而道遙於閩適之地乎。臣以為浙閩督臣。在閩宜居漳州。在浙宜居台州。江南督臣。無事則居江甯。有事則居鎮江。庶征勦為便。鎮江既有督兵。而禁旅可省。歸旗下休養。此江浙二督之汛地也。五省經略。湖廣亦在其內。朝廷以地方未靖。仍令祖澤遠節制。然荆州西連巴蜀。迤峽而上。則為夔州成都。乃防賊緊要門戶。古來取蜀者。多由此進。今督臣與撫臣各擁兵數千。同居武昌一城之中。乃以荆州付禁旅守之。則督臣居無事之地矣。臣以為楚撫宜居武昌。而楚督宜移鎮荆州。固戰守進取之計。且可省禁兵十之二三。歸旗下休養。此楚督之汛地也。臣為此議。非獨以財賦不足。欲省調發。節餉。正以明督臣之職。使從此脫推委之積習。奮勵有為。以措南方於磐石之安。然後太平可得而言也。

郡守宜於久任疏

臣觀三代以後。惟漢之吏治近古。而漢之吏治所以近古者。以其能重刺史守相。久任而考其成功也。昔宣帝嘗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用之。此漢世良吏所以盛也。明初猶做此意。迨其後。兵備繁多。陞遷數易。而太守之權益輕。體益損。治效亦遂不可觀矣。今我皇上遵古之道。愛養元元。行保舉之法。重知府之選。吏治自當改觀。然久任之法不行。即有賢守。輕於變更。百姓猶未蒙治安之福也。臣以為自今以後。知府俸深。有應陞副使者。即加副使職銜服色。仍管府事。督撫按監司等官。即以副使禮遇之。若俸深。有應陞之時。與各副使一體論俸。加參政職銜服色。其應陞時。亦與參政論俸。自此而按察布政。皆可以漸而加。若遇京堂有缺。加銜者。得與同銜司道一體推陞。如是而知府之職。任得久。庶盡心民事。吏畏其法。民安其業。遠追漢代之盛。不難也。雖然。知府為表率之寄。捕盜分之同知。刑獄分之司李。知府皆得以兼之。而有司賢否。尤為緊要。自今督撫按薦劾開列賢否。自下而上。尤必先資之知府。庶事權一而職掌明。於久任之良法。愈有裨益也。

除弊政以清銓選疏

臣聞先王之班爵祿也。因財以定官。因官以定俸。故公卿大夫各有采地。以養之。俾其安富尊榮。以別於卑賤。而下至庶人之在官者。亦有應得之祿。足以代耕。而不使之困窮迫促。以習於奸弊之事。此安上而全下。所以為王道也。自漢置錯有納粟贖罪之議。吏治因以雜而多端。後世沿其陋習。賈官鬻爵。遂有援納事例。至於么麼小吏。亦復資其納銀。弊已久矣。我大清定鼎以來。革除弊政。不遺餘力。然猶有相沿陋

習如援納事例是也。昨見戶部本內督撫衙門書辦。每名納銀一百五十兩。督學並鹽漕茶倉等各差書辦。每名照該衙門承差例。各納銀一百二十兩。其餘布按道府州縣書辦。各納銀不等。臣甚疑之。夫此書辦之應役者。果皆殷實富民乎。彼殷實富民。自足仰事俯育。何樂應役。若其貧窮。則前項所納之銀。出於何處。方今國法森嚴。犯之者。輕則流徙邊左。重者縲首市曹。而責以納銀事例。彼有急於圖官之心。則多方為詐索之計。以僥倖於不敗。是教之使為奸弊也。況佐貳以下。皆係親民之官。今日既以財進身。後豈能以廉律己。苟非取於公。必至剝於民。欲百姓之治安。尙可得乎。自古天下之治也。必曰官吏守法。其不治也。必曰官吏貪汙。今縱不能加小吏之工食。以杜其奸弊之路。奈何著為令甲。納銀得官。而使銓政由此而壞乎。在部臣之議。原因財用起見。行往日之舊例。而臣以為議開議節。自有大道。後世苟且之政。所得無幾。其害甚大。斷乎其不可行也。昨臣衙門同吏部。復科臣嚴沆疏云。時勢當更易者。即有成案久運。亦必詳列不應沿習之故。及即當改絃之由。請加裁定。如此相沿弊政。所宜急為革除。以定一代之善制者也。

請立限田投荒土以重農功疏

臣聞漢王吉有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圖治之時不常有。公卿大夫。幸得遭遇其時。未有舉明王於三代之盛者也。豈三代不可復乎。夫三代治天下。以養民為根本之圖。故其丁庸告語。惟重農功。其所以養之者。至纖至悉。而有法也。後之君臣。苟師其意。而不泥其迹。何治之不可。若今皇上乘聰明睿智之姿。心與天應。動為良謀。念天下前離明季。兵戈荒燹之虞。瘡痍未息。多方拯救。日無甯時。進循良。除貪墨。蠲賦稅。開疾苦。協氣既應。風雨以時。民無防危之憂。有室家之樂矣。然而財用匱乏。未有長遠之計。補偏救敝。終是苟且之術。若欲立一代養民之制。使其各有本業。務於田里樹畜。而無兼井之害。則莫如立限田之制。自秦并天下。墾井田。其後富者田連阡陌。或數百頃。或至千頃。貧者乃無立錫之地。富者日富。貧者日貧。貧者無田。代耕富者之田。終身胼胝。甘為廝役。田賦者。役反重。田增者。役反寡。農民重困。天下之亂。每由此生。夫井田決不可復。是以漢之大儒董仲舒。斟酌古今之宜。說武帝限民名田。以為更化善治之本。何武師丹並申其說。其後西晉限王公之田。北魏起均田之制。時行時止。然古今之英儒碩士。留心治道者。未嘗不憤惋歎息。以為斯民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也。今本朝八旗之制。分田投祿。既已合於成周之法。連歲以來。天下初定。田畝新闢。土曠人稀。豪強之兼井者尙少。舉千年之美政。行之一日。在皇上一振舉耳。臣以為漢人名田。宜酌定其制。凡公卿大夫士庶人。及庶人之在官者。以爵位為等。地有限數。不得逾額。如庶人農工商賈。不得過五十頃。舉貢生員。不得過十頃。九品至七品。不得過三十頃。六品至四品。不得過四十頃。三品至一品。不得過六十頃。其制前所無。論自頒制之後。有不遵禁令。論制者罪之。富民佔田既少。則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於以均貧富。杜侵漁。除殘世苟且之政。復古先聖王之法。誠無以易此也。臣又稽之於古。唐初定天下。計口授田。謂之世業。即是限田之法。最為善制。而今游民未作。甘於墮落。不務農業。各直省荒田過半。若待其自墾。則成熟無日。宜令各道監司。督所在有司。察

所管地方無地之民若干戶口貧而無資者自二十畝以至五十畝或百畝富而未作者自五十畝以至百畝或二三百畝授之開墾永為世業不過二年天下荒地盡行開墾民富而賦足定漢黔取川蜀可鞭撻而服也然後興禮義起教化漸致刑措祈天永命以追唐虞三代之盛不亦休乎臣聞一代善制定於開創之君限田授業所以重農務富元元乃古聖治天下相傳之要法致天下之第一事也惟皇上明斷於中救下諸臣詳議施行即書之史冊傳之後世知大聖人之所為高出於古人萬萬也

修憲綱以明職掌疏

臣以庸非之材蒙皇上破格擢用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官高祿厚奉朝廷非常之寵臣之所大榮也棟樑棟覆關皇上知人之明亦臣之所大懼也臣敢不夙夜圖維竭犬馬之力以仰副銳意圖治之意願今天下係開創之天下皇上乃開創之第一主必其綱紀法度事事可以為後世模範而又本之以仁義忠厚達之以禮樂文章則皇上勤德之隆超軼今古而臣子功名之美彪炳春秋是在皇上如天之運於上而諸司各盡職掌如風雲雷雨之不愆其職始之以勤勵終之以悠久久道化成可計日而俟也夫天下之事其可言者甚多臣固當從容講求以入告我后然而欲盡臣心必先明本衙門之職業職掌載在憲綱所宜遵守本朝十四年以來雖有明代舊書時移勢變未經損益則是功令未明而風憲之臣無所奉以為程式也伏祈救下臣衙門各官督率本衙門理事官與掌道御史及時修定勒為成書然後上請御覽以頒布施行則職掌明而憲綱肅矣

請實圖修省以弭天變疏

臣聞之天道與人事非有二理也感應之際甚微休咎之徵不爽故天心仁愛人主必屢出災異以警之人主敬謹天戒則亟修仁政以回之惟德格天至誠感神從古然矣茲者自春及夏雨澤未降業軫宸衷惕慮令羣臣齋心祈禱又聞邸報見陝西巡撫題報異常火災三日之內連焚二堡臣思火災皆係旱徵伏察禮部移文內欽天監具題推算於順治十四年五月初一日癸卯朔日食又於本年五月十四日夜十五日丁巳望月食臣備臺端覽之不勝悚懼謹按經傳月食者日光過望遙射月光是為陽勝陰也日月食者日月同會月掩日精是為陽不勝陰也今五月朔日食在易卦為姤陰微而即抗陽其變非細於五月以後月食為日月交食況月食至既亦屬災變此在漢唐宋令主尚能遇災恐懼因變禱救況我皇上無事無念不敬天勤民尚德緩刑者修省之實可弗講乎昔漢文帝癸亥日食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皇上虛懷求言言路未嘗塞閉但累年以來豈無敢言之士緣事降斥沈滯下僚屢逢恩詔未見滿洗所宜救下該衙門速為察奏取自容裁廣言路者也昔漢明帝十月日食詔以輕用民力繕修宮宇自戒今皇上創建內殿尊祖奉先孝思不置其工難緩至於此外凡係土木之工不論大小請救諭所司一切報罷於以省財足用專意養兵恤民昔漢光武七年三月晦日食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國無善政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今官司貪墨立法不赦功令森嚴人知懲懼然自古相傳律有枉法不枉法似宜稍加分別若錢糧考成參罰太急降調日多循吏不免似

宜救下吏戶二部採取衆議量從寬減地方守令果係賢能如因錢糧降謫仍聽撫按保留務從民望昔漢明帝十三年十月日食詔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孤寡今恤刑已畢又屢經恩赦豈尚有刑之未詳冤之未理所慮有司奉行不實蠶役上下其手皇華之使道遠驛路德意稽遲今宜請救下該部將應赦事宜馬上飛傳各省督撫按速為清理仍將開釋冤滯姓名件數覆報部院以憑稽察若夫饑寒孤獨王政所先裁減議及所省甚微五品以下俸祿更薄似宜一併照舊支給昔漢章帝永平十一月晦日食於是避正殿罷兵詔有司各上封事今連年征戍寇盜未靖將欲進取必須足餉然天行亢旱饑饉可虞廟堂勝算宜令南方專意招撫固防險隘旗下戍兵減其二三省數千里往來之勞節數百萬供應之費待歲稔財豐方可決意大舉以上各款臣不敢為無稽之說考諸往古驗之當今俯竭愚忱仰祈睿聽伏冀皇上深思遠慮救之於未變之前修德慎刑持之於既變之後念海宇之初平則以寬大為務恐驕盈之易至則以節儉為先民力將竭用一緩二撫字宜圖疆場靡甯招攜懷遠文德是尚仍嚴飭內外大小臣工改過洗心勉盡厥職以國為家視民若子勿徒費自劫之虛文勿止修救護之故事庶可以轉禍而為福變災而成祥將甘雨遍浹於郊原而三光亦為之改色矣

敬陳軍屯大政疏

今天下治平之效未奏山海海隅警報頻聞幸而天意降康國家有年兵食之計稍得贍給不致窘迫設使有地方一二千里饑饉之憂不知司國計者何以待之夫搜括裁省之計可暫而不可久也俸祿裁而室人交謫則官困優免裁而履給缺則士困船隻封而腳價莫償則商困敲扑急而瘡肉俱盡則民困兵戍頻與馬匹衣甲之需日煩霜露寒暑之憂不免則兵亦困是今天下之大患也然官士商民皆困於兵而兵亦未嘗不困則其隱憂將在於國向可不知所變計乎如欲變計則莫如取古人良法而施之三代兵農合一其後兵民分而兵出死力以衛民民出供給以養兵然民力往往重困是以宇文周行府兵之法而唐與明皆法之以立制當明之初養兵百萬不費一錢則衛所之屯政修也今舊衛所既廢壞難以復用而天下兵餉費至一千餘萬若不議屯田之法數年之後必不可支往歲亦曾議屯政矣而所招者民既謂之民各有籍貫各有有司管轄何事於屯是以貽誤畫餅而且大為民害今所議者軍屯每兵一千擇堪戰者教習訓練外其老弱者每千內揀四五百名以為耕種之兵凡係屯兵府鎮及扼要關塞地不拘民衛查有荒蕪田地不論有主無主及各軍府未辦舊地俱廢官田俱撥與守兵耕種況山東河南陝西湖南等處地曠人稀可耕之田尤多每兵撥給一區大約不過二三十畝其牛具種粒官為給與免糶糧稅使自食其穀比照各地方民糧銀數算作兵餉仍令該管將領官盡力督催該鎮道總提轄之職課籽粒以為殿最如此則一歲之中各直省屯兵所在可添糧數百萬石可省餉銀數百萬兩然自明季以來兵驕將惰以耕種為恥坐食耗餉其弊久矣昔郭子儀功存唐室封王汾陽躬耕百畝以勵軍士語為屯於渭濱羊祜屯於襄陽古之經濟名臣未有不留心於此者是在督撫鎮以躬率斯法制可行然屯政所費資本必先得數十萬金議者或難設處臣以為此乃當今天下第一大務此政不行財用終

無足法。或將贖課撥給。或將正項借用。贖銀撥給。或將各項俱可措支。至於所在富民。願納監者。憚於道。路跋涉。未能至於京師。聽其各於各布政司。及各督撫道府處。上納銀錢。轉文京師。即准入監。則援納者必多。而可藉以集事。總之。朝廷先費數十萬金。亦當捐帑為之。況所費資本。可作正項抵算。而獲利無窮。實為兵食久遠之計。未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伏祈皇上考之舊典。詢之衆論。救下該部。速行打算。詳議妥確。務於來春。舉其事。天下且拭目以觀善政。兵之困蘇。則官士商民。俱俱蘇。一代久安。長治之業。必權輿於是矣。

備陳進取應行事宜疏

臣竊觀近日時事。黔中募義來歸。粵西勢已窮蹙。奉天命以行天討。大張撻伐。誠不容再為遲延。發寇遺患。今八旗糾桓義旅。已啓行在道矣。臣以哲生。不獲執戈前驅。願可不竭芻蕘之思。以佐勦撫之謀。於萬一乎。謹陳五事於左。惟皇上採擇焉。

一、饋餉之官宜設也。師行糧食。第一大務。稍有遲滯。則軍機遠誤。今川湖兩粵。雖有布政司糧道。祇可備催饋之事。至於押解隨營。必得文官隨武。臣支應似宜三路各添餉司戶部主事一員。擇其敏練有才者為之。一切糧餉。或係民運。或係兵運。皆須恤其困苦。相其緩急。應奏聞者。與督撫商酌。不時奏聞。庶於軍機無誤。

一、方面之官宜備也。朝廷平定地方。大兵之事。而安輯勞來。則督撫所倚為手足者。藩臬司道也。地方收服。非得司道之賢者。以撫之。變亂易生。往歲事例。多有割委者。殆非慎重名器之意。似宜預選內外諸臣。破格降用。為司道及知府等官。駐節川湖境上。俟地方一開。即杖策前進。加意撫恤。其陞轉仍照邊俸另算。庶足鼓舞人心。

一、州縣之官宜慎也。州縣為親民之吏。得人則惠民甚易。不得其人。則殃民亦易。況新收之地。瘡痍必多。休息更切。往歲每用無藉之人。惟知賂剝。遺民何望。臣以為川陝楚粵。多有孝廉明經。願出仕者。第以長安遙遠。窘於資斧而止。今若令川陝楚粵。舉貢有願出仕者。該藩司察係無過。申送軍前。聽領兵王及大將軍委用。則州縣官皆得人。若無藉之人。一概似不宜用。

一、捐助之賞宜懸也。昔漢武帝有事邊功。卜式輸助最多。特加優用。今皇上赫然征討。為萬民除害。需糧既多。恐民力難支。楚粵川陝。果有富民輸糧千石或二千石。至軍前者。宜優異其格。以勸衆人。

一、新定之民宜恤也。西南蹂躪二十年。湯火之餘。王師所到。簞食壺漿。角崩稽首。自可預料。但服民之道。宜服其心。臣以為除抗順不服者宜誅外。但圍城而後降者。亦宜聽其自新。不事殺戮。倉庫錢糧。一毫一粒。封籍以資大軍之用。臣料皇上仁德如天。諸將辭朝之日。必已諭誠再三。更祈救下。經略督撫。傳檄曉諭。則仁聲遠播。歸順恐後。兵不血刃。而南服永定矣。

請法天以行仁政疏

臣昨於二月二十八日。隨侍經筵。得聞講官講漢文帝春和之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

樂。而吾百姓。鮮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陷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臣竊思春日雍熙。正行慶施。惠之時。因事推廣。敢不舉仁政之所宜。先者為皇上陳之。

一曰恤禁。獨鰥寡孤獨。王政之所先也。故文王懷保惠鮮。必先乎此。誠以此四民者。俯仰無資。衣食不給。對法風而號咷。望皓月以啼飢。譬如失乳之子。待哺更切。非大君德澤。何以起捐瘠而生之。昨因兵餉匱缺。概行裁減。臣以為所省無幾。而於政體損傷甚大。況皇上視民如傷。方且大發內帑。以賑無告。此項豈可裁減。近巡方御史。屢以此事入告。臣請救下戶部。一概照舊。勿得裁減。其足財大政。另宜講求良法。

一曰掩骼。掩骼之文。載在禮記月令。而後代鮮能行之。昔文王恩及枯骨。諸侯歸心。唐太宗貞觀二年四月。詔收瘞。隋季暴骸。史臣嘆美之曰。太宗之恩。及於天下。仁矣哉。今天下經大亂。初定之後。凡古戰場所在。多有無主遺骸。拋棄原野。即府州縣衛地方。亦有荒歲餓殍。無人收掩。青燐鬼火。皆足為水旱之厲。皇上仁如天地。請救下各直省所在。有司設法收瘞。不至暴露。事完之日。仍具實申報。勿得視為文具。

一曰課農桑。農桑衣食之本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者寡。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削。今天下租稅百貨。無不取給於農。農工艱難。得不償費。巧偽之民。棄本逐末。有司又不加勸。國家根本何賴。昔明祖初政。凡有司考滿。至京者。皆令書其種植桑株數目。遠者降罰。今宜仿其舊制。每年春月。令有司督率百姓。及時興作。勿奪其時。桑株榆柳。宜種植者。隨土地所宜。督率種植。務要將種過數目。申報無誤。仍彙報部院。以憑稽察。至於水利。為農田急務。不特江浙為宜。凡山陝直隸。山東河南等處。俱可舉行。袁黃常令寶。抵行之有效。今宜大興水利。凡溝渠隄壩。應蓄者蓄。應疏者疏。總以便民為主。鳥鹵之地。可變為膏腴之區矣。

一曰舉孝行。百行莫先於孝。孝子能愛其身。能不辱親。可為廉吏。故古語有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漢法與廉舉孝。禮讓成風。武帝之詔。有曰。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可見當時最重孝行也。皇上重刻孝經。又令羣臣修孝經衍義。所以敦重天倫。甚厚。但不樹之風聲。凡民未知所勸。臣以為請略仿漢制。凡地方果有真正孝子。至性絕人者。里老鄉約人等。開列事實。呈報有司。撫按體勘。得實。奏舉以聞。禮部覆核。量用縣正佐武等官。以敦風化。果有政績著聞。與科目一體陞遷。似宜遠法兩漢。以為本朝盛典。不可以明季舊無此例。而不舉行。庶於皇上敦崇孝德之意。有合。而廣錫類之仁。於不置矣。

實舉劾以重銓政疏

臣竊惟惡揚善。帝王所以奉天之休命也。陟廉黜貪。人臣所以肅君之法度也。故賞罰得其道。則賢者進而。不肖者退。賢者進而。不肖者退。則能為朝廷興利除害。以捍衛社稷。而福庇蒼生。是治天下之大綱領也。然天下之大。有司之衆。人主不能盡知。故以稽察之權。責之於撫按。蓋自布政司及知府以下。皆古方岳五等之職也。撫按以天子之近臣。為之。故曰巡撫。巡按其實皆以代天子巡狩之職。而欲其賞善罰惡。以肅朝廷之法度也。然撫按之所重者。固莫如舉劾。有司矣。舉劾當。則賢否明。舉劾不當。則賢否混。故舉劾不可不明。不可不公。不可不嚴。所以奔走天下之有司。使之為善而去惡也。自明季以來。吏治混淆。

我皇上嚴法痛懲大小臣工。慷慨然皆有奉公匪懈之心。吏治較前已覺改觀。然而舉薦之浮文未去。則真才未必盡登。啓事而濫等。或以驟躡華臚。即如從來相沿。薦舉俱用四六繁文。不日驚雷掣電之才。則曰雖龍韃虎之手。如此等語。不可勝數。究其實政。一無可據。勿怪乎薦刻時。聞御屏日註。而真才真能。未盡得其人也。臣以為參劾皆列事款。舉薦豈尚虛文。自今著為定例。凡撫按薦舉。如各官廉能勤敏。俱要將所行事實。如農桑學校。城池倉庫之類。開列本內。多者六七件。少者二三件。如大計舉薦卓異之例。方許註冊。陸轉。如有仍襲從前陋套。虛文者。該部院科道糾參議處。臣所謂薦舉宜有實政者此也。又如貪酷官吏。或從巡歷告發。或以府道開報。該撫按會同本道。從公詰察。如果真實。即宜一面具題。一面尋候。邇來因仍舊習。雖係貪酷官員。奉旨之後。部院文到。方始尋候。彼不肯官吏。已知身被參論。必且極力諉卸。況川湖閩粵遠省地方。自具疏赴京。及奉旨文到之日。動經數月。貪官乘機肆虐。甯不為地方之害。臣請如會典所載。凡貪酷官員。五品以上。參題六品以下。先擊後題。則貪酷之吏。震聳喪魄。有以變更其志慮矣。臣所謂貪酷難以姑容者此也。舉薦不尚虛文。而又查懲貪酷舉劾之大綱。領得矣。然提薦之濫不革。與紀錄考滿年限之法不明。則吏治終不可清。臣以為正薦六七人者。提薦只許六七人。正薦四五人者。提薦只許四五人。其提薦過兩次者。似應准一正薦。紀錄考滿。各有不同。如捐助銀百兩。即得紀錄。此可與他事紀錄。及正薦者並論乎。合無將捐銀紀錄者。另行改議。不准抵薦。或兩次抵一薦。猶可少協。若夫考滿之官。必政事錢糧。皆得清楚。然後給由。乃不得邀陞擢之典。甚可惜也。自今以後。合無將考滿官員。或遇行取。或遇陞轉。與薦多者一體並論。則舊典庶存其意。若府州縣官到任。未及半年之上。而撫按薦舉者。一概不許註冊。仍行罰治。以上清提薦。嚴紀錄。重考滿。定年限。此四事者。又皆所以嚴舉劾。而明賞罰之大端。總以澄清流品。鼓舞吏治。使海內有司。專務實政。而不為粉飾奔競之行。以共趨於為善之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宸鑒。教議著為定例。將見循良接踵於世。而貪壬亦蒸蒸不變矣。

藩臬之職宜明疏

臣前疏言舉劾之綱。既已責成撫按。以旌善黜惡之實政矣。然而藩臬之職。章未明。則因循度日。諸事叢脞。將是非多乖。實否以瀾。故必正藩臬之職。然後撫按之耳目靈通。手足振舉。實政得以修立也。臣查舊典。布政司職在保釐。為諸司領袖。凡一省官吏臧否。軍民利病。政治得失。風教盛衰。無不由之。其各項錢糧。自會計徵收支解。靡不督賑周詳。此外如課農桑。均戶口。清冗濫。禁奢靡。簡獄訟。恤孤窮。正士風。通商販。品評僚屬。釐剔蠹弊。宣達德意。稽察冊籍。或徑自施行。或呈詳撫按。期於事事合宜。庶不負承宣之職。乃臣觀近日藩司。自催辦錢糧。開報賢否。而外。其餘職掌。所載多不修舉。尤可異者。官分左右。職掌則一。不知起自何時。左布政使登堂獨坐。右布政使退避私寓。竟為曠閒無事之人。設官初意。豈是如此。夫一人之心思。何如二人之心思。更為詳密。一人之精力。何如二人之精力。更為周到。臣以為章印自當歸左布政使。而一切料理事務。必二人同之。自今以後。如左布政使擅權。自便。俾右布政不得登堂理事者。題參重治。其餘農桑戶口等事。逐件從實舉行。登報撫按。臣所謂藩司之職。宜明者此也。又察得舊典。

臬司職司風紀。肅清庶務。故死刑皆由按察司轉京詳者。蓋必該司以為可殺。而後以聞。誠重之也。若可於可疑。及軍徒杖笞。情可原宥者。該司皆得批駁。覆覈呈詳。撫按會疏題請。至於郡縣官邪。吏蠹。士豪。勢惡。邪教。一切不公不法事情。俱得參呈。擊究。臣觀近日臬司。數月即陞。藩司。故以官為傳會。而盡心者少。即如臣忝蒞憲院以來。會同刑部。審理恤刑。京詳等事。不下數千餘件。其中多有自元年以來。陳積舊案。則知從前臬司。全未料理。況各道兵備。皆係按察分司。若不立法稽察。何由中窺理滯。俾政簡刑清。臣以為各府州縣獄中罪人。因何事故。自何年緣事。何官審理。因何未結。各府州縣。每季俱要造冊一本。申報本道。本道呈送按察總司。總司呈報撫按。若有無故繫獄。及淹滯困斃者。將府州縣職官察參。從重治罪。其按察司既將每歲府州縣獄犯呈報。撫按仍歲報刑部。及臣衙門。以憑察考。如此。則刑獄得清。不致淹滯。以傷天地之和。其餘官邪。吏蠹等事。逐件從實舉行。登報撫按。臣所謂臬司之職。宜明者此也。藩臬之職。章明。撫按之考察。藩臬也。惟視其職。章之修廢。以為舉劾。則其餘道府州縣。誰不各盡其職。章者。所謂貞度肅憲。激濁揚清之規矩準繩也。自明季以來。慣慣已久。當今皇上求治若渴。責成撫按。以澄清吏治。必先自澄清藩臬始。臣謹臚列其職。章之所宜明。為撫按澄清大吏之法。以革積習相沿之弊。如果臣言不謬。伏冀睿鑒施行。

清兵部吏胥之弊以卸驛遞疏

臣前疏讀上傳諭吏部等衙門。胥役作奸犯科。實繁有徒。朕已屢見爾等。尚有不明明言。臣悲釋明倫。知皇上洞照如神。無微不燭也。夫胥役作奸。近例處治甚嚴。重則斬絞。輕則流徙。按臣成招。彙報。臣等法司核議。無虛日。法嚴如此。而不知懼。固自投死地矣。惟是在京衙門。胥役之作奸者。莫如兵部。差官。此輩狐假虎威。多方逼勒。州縣飲恨吞聲。莫敢誰何。如慶都知縣。被差官王毓。率領小九子等。跳牆凌辱。以致縣官投井身死。大駭聽聞。自應嚴正典刑。以慰冤魂。但其凶橫之勢。至於如此。則其餘之未發覺者。不知幾何。朝廷堂堂縣令。竟辱於僕役而死。豈不痛哉。臣竊謂普天率土。仰奉朝命。如天威在上。大路傳遞公文。有急遞鋪。緊急公文。有督撫塘馬。馬上飛遞。奉差之官。皆有夫馬勘合。官大者。有兵快護送。小者。亦有背包軍引路。何用此輩前驅。需索嚇詐。使天下仕進之士。視有司為畏途。以銜途為苦海乎。所宜盡行裁革。永不准用。以肅皇華之途者也。然臣更有請焉。文官九品而止。武官八品而止。六品七品八品。俱校尉。五品以上。俱將軍。今自明季相沿以來。凡差官及部科書吏。俱考授守備。守備乃四品將軍也。非有科目。戰功。如何躡授至此。奔走刀筆。不過三四年。膺專城之委任。禦侮之權。假若盜賊生發之地。果能衝鋒破敵。立功報國乎。請祈敕部。一併改正。凡此皆清胥吏之弊之大者也。如果臣言不謬。伏冀睿鑒施行。

酌裁衛所丁田以歸州縣疏

臣察得明朝初設衛所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故養兵百萬。不廢民間一錢。其後法廢。而兵政亂。盡用招募之兵。是衛所之軍。在明正統後已無用矣。其相因不變者。蓋以設立衛所。是其祖制。而指揮千百戶管軍之官。又皆開國從征有功者。子孫世襲。難以革除。故因衛所而屯田。其實屯田亦係紙上空言。蓋衛所田

地自明正統以後大半賣與豪強有力之家。不過量收籽粒而已。然明制以衛軍不可戰守。江南諸省有漕運之役。直隸河南諸省有修邊之役。雖役輕於民。尚有用其力之處也。今江南諸省固有運糧之役。而大江以北各直省軍丁。既不漕運。又不修邊。不知所司何事。乃舊日千百戶等官。猶假借名色。濫免差徭。軍丁除正賦外。其餘一無所事。賦又輕於民間。民間供應兵馬。徵糧運草。驛遞夫馬。城池道路。倉解物料。馬價錢糧。里甲現役。一切雜泛差徭。繁難百倍於軍。軍皆不與。臣生長真定。亦係有衛所地方。如唐山干言等屯。相去真定一二百里。其衛所掌印官。未嘗身歷屯地。不過委官徵收籽粒。備文報數而已。而近屯居民。無不被弁軍魚肉。以軍富而民貧。以軍刁而民懦。積習既久。莫敢與抗也。又如雞澤縣軍民地各居其半。其賦役亦大相懸絕。推此而言。天下可知。竊以為民困未蘇。古今偏枯不平之事。未有過於此者。議者皆知衛所可裁。但以漕運之故。以為或累於民。臣竊思漕運衛所有限。其非漕運衛所者甚多。若將不運糧衛所。歸併附近州縣管理。則有四大利。省官吏衙役俸薪一也。均民間差徭。除三百年夙弊二也。有司督率。權勝武弁。荒蕪可墾。戶口可添。三也。銷明季世襲不肖之心。四也。若因循不變。則有四大害。都司守備經歷等官。俸薪所費不貲。一也。軍樂民苦。徭役不得均平。三百年之夙弊不除。二也。地方曠遠。官法不及。隱藏熟地。脫漏丁銀。三也。世襲豪霸。雄長其地。侵漁孤弱。四也。故臣以為除漕運衛所。及邊方衛所。不裁外。其餘盡行歸併。相鄰州縣。有司官管理。仰祈敕部。詳察明朝一代衛所興廢始末。及本朝時勢不同之故。詳議以聞。此與利除弊之大。而亦富國安民之第一著也。

遵諭敬陳條議疏

伏見我皇上履頌敷旨。令羣臣各陳興利除弊事宜。臣等疏庸庸淺。愧無嘉猷。仰佐睿慮。然芻蕘之愚。稍有所見。可助國計民生於萬一者。敢不為皇上陳之。謹合詞開列上請。

一、吏治清廉為重。近見薦舉雖多。而開列清操事迹者少。今歲朝覲之年。黜陟所關。尤為重大。大臣等以為宜令撫按。細心遴訪。有司中清操絕俗者。拔置卓異之首。以備朝廷擢用。則清官愈知所勸。而不肖者亦知所改。至於司道推知卓異者。皆有內陞之例。知府係守土之官。臨民最切。從來未有內陞。臣等以為各省大計。卓異知府中。似宜特拔一二人。擬內陞以示鼓勵。

一、朝廷所重。在戶口地畝。每遇朝覲之年。自當詳造清冊。送部院察核。而從前疆宇初定。朝覲未有清冊。今仍不造冊送核。於朝覲之義。謂何。請敕下各直省。今歲朝覲。務造地丁簡明文冊。有無開墾生聚。以憑部院察核。與官評互相考校。如有地畝全無開墾。戶口全無生聚。而冒開墾者。察出糾參。

一、朝覲及巡方糾劾。不肖官員。原以懲汰不肖。期於大法小廉。撫安百姓也。臣等聞明末官評夙弊。撫按及布按兩司入覲。每於賢否冊揭。定或受囑託。或受打點。抽換冊揭。或先未入薦。旋復入薦。今若有前項弊病。宜令撫按互相覺察。以肅吏治。

一、有丁供差。有地納糧。今天下僧道。既已出家遊食。躲避差徭。乃寺觀中。多有累年官民人等。施捨田地。或係僧尼道士。用錢置買。雖亦有納糧者。其中將糧額句除。不行上納甚多。以致民間錢糧上納甚重。大

非法。合請敕下該部。通察天下。凡係寺院。悉觀耕種熟地。有徵糧者。准其照舊耕種。無徵糧者。盡照民地徵糧。不許隱佔。冒免。倘有抗阻。不納錢糧者。依律嚴治。勒令還俗。

一、今驛遞煩苦。馬倒夫逃。有司料理不前。每至白晝。情實可傷。然驛遞倒場。雖差使煩難。亦因協濟錢糧。不前。協濟錢糧。州縣不肯按時交納。又加有司拖欠。扣剋。驛遞焉得不困。況解部錢糧。降罰甚嚴。尚且拖欠。何況驛遞。外用錢糧。雖云拖欠者。令撫按糾參。然糾參者少。臣等竊思驛遞州縣。亦有錢糧。今乃將本縣地畝。錢糧解部。卻撥傍縣。錢糧協濟。實為煩擾。難濟其急。莫如令有驛遞州縣。即將本地錢糧。支用。餘贖者解部。不足者撥補。其傍縣協濟銀兩。改充解部。如此而驛遞錢糧。省催討之煩。清扣剋之弊。得以實。在支用。不致馬倒夫逃。有司困弊矣。聞山西省已有此例。官民稱便。似宜通行天下。以蘇驛遞積困者也。以上各款。如有可採。伏冀睿鑒施行。

條議朝覲考察之例疏

竊惟三年大計。所以進賢退不肖。又安天下之要典。節年舉行。雖有成案。諸臣條議。亦經議覆。然事理向有未詳。規則尚有未備。則無以清夙弊。而示官守。臣竊駭下乘。本不堪供驅策。荷蒙皇上任使。敢不熟思審處。以求有助治安之化。謹具條議於左。

一、舊制天下府縣官吏。無不來朝。我朝因天下初定。只令藩臬道廳等官來朝。所以省煩擾。恤民力也。但今江南財賦不清。責在藩司。若來朝。則道途往返半年。錢糧蒙滯益甚。除各省藩臬朝覲。自有例外。臣以江南藩司。應免其朝覲。務將前項未清。勒限察結。如不能清理者。即治以應得之罪。其各府推官。事關刑名。若令之朝覲。則間刑必委他官。而人命強盜。一切重情。以代庖而苟且塞責者多矣。亦宜免其朝覲。令同知通判等官來朝可也。至於典史。屢小吏。臣於十三年春。會同部院諸臣。管理大計。見浙江一省。典史來者甚多。而餘省無一至者。大非畫一之例。相應一概免其入覲。以省往來奔走無益之費。

一、舊例。次年朝覲。俱限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京。今此限期業經舉行。惟是封門閱冊。未有定規。引見回任。俱無定日。以致久住長安。有狐裘蒙茸之嘆。且任內公事。稽誤必多。臣以為各官限十二月二十五日到齊。如有後期者。鴻臚寺即行察參。其封門日期。考功司郎中。吏科都給事中。河南道掌道御史。定於開印之次日。約同封門詳閱。閱完之日。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再加察看。具疏奏聞。其引見日期。似亦不得過二月初旬。既見之後。即給水程。星夜就道。如回任遠限官員。仍聽撫按查參。

一、大計貪酷官員。已經題明。露章之後。即行覈候。但卓異官員。從前陞轉不同。有內陞者。亦有外陞者。以故賢良未見超拔。人心無由奮激。臣以為天下朝覲官。其卓異第一二員。即應留駐內陞。其餘應內陞者。內陞。應外陞者。亦必超陞一級。或照會典。俱給誥敕。庶內外均平。大致大相懸絕。其知府內陞。品級考開載甚明。應否再行詳察。

一、來朝官員。衣服俱照品級花樣。務要新鮮潔淨。俱各自備脚力。不許馳驛。及指此為由。科擾於民。此會典舊例也。應照舊申飭。但各官數千里跋涉。資斧何出。宜令撫按酌量道里。遠近官職大小。於缺官缺役。

俸糧內支給仍報部查銷不許多支。

一、來朝官員各陳地方民情利弊因革事宜開送二司官二司官取其可用者類送吏部都察院看議奏請此會典舊例也今宜令有司開送二司取其可用者疏開下各該衙門看議奏請

一、來朝官員俱在城外宿歇不許進城拜見各衙門鑽營打點如有鑽營打點及徇私受賄之徒五城嚴行參究若大猾奸棍結黨成羣弊空謂其少債或詐稱代為交結如往歲光棍打詐江西藩司范登仕者實繁有徒宜敕五城一併緝拿參究

一、天下官吏來朝皇華驛路瞻視攸存若有盜賊不戒致長途懣懣裹足失期文武將吏所司何事若有此等來朝官吏即向本處地方官投呈存案赴京於考察完日仍具呈部院該管文武將吏一併嚴加察處

一、朝覲處分過官員理難在地方久停地方缺官廢事必多宜於考察放榜之後不拘雙月盡行補選赴任

以上各款臣謹臚列奏開伏乞睿鑒施行

請發賑以救楚災疏

臣前閱邸報見湖廣總督李際祖題為災出異常之變一疏內稱漢陽漢川景陵潛江以及沔監江陵等處水天一色川原莫辨百姓採取麥粒鳩形鵠面固已繪鄭俠之圖而瀝賈生之淚然臣竊以為稼穡漂沒或留其殘喘以待有司設方救濟則人事之補益猶可救天災於萬一也續閱督臣題報災傷漂流人戶即江陵一邑查有地址名姓者共三千八百三十五名口其不知下落並行查未確者共計萬有餘戶為從來未有之奇慘嗟乎楚民何困厄一至此耶臣聞古人有言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今茲楚民之災得非愁苦之極化為災沴乎業奉睿旨著該督撫按同各地方官速圖多方拯恤務令得所然既漂沒者固已隨波流而葬於江魚之腹惟是淹沒遺黎若循尋常格套待查明分數方論賑恤焚焚無告幾何不盡化為白骨耶方今救之方固不可一刻緩矣臣以為蠲免租稅設法勸助固不待言而目前急務則惟楚省贖穀贖銀盡發以給被災之民庶可起溝中之瘠而續將絕之命我皇上愛民若子久已上格天心諒不以楚民遠在江漢而稍屯其恩膏也然臣更有請焉常平倉之設原為預備災荒春夏糶以濟農秋冬糶以還官生息愈多儲米愈廣昔宋濬熙年間曾下朱子社倉法於諸路而本朝十二年正月皇帝敕諭一款云常平倉之法米賤則增價以糶米貴則減價以糶明宣德年間巡撫周忱以蘇州知府況鍾多方儲積蘇州一府至六十餘萬民至今稱之煌煌上諭言猶在耳近來僅成故事雖報贖穀之冊而春糶秋糶之法概未舉行是有司職業不修而以朝廷仁民之大政視為不急之緩圖也請救各直省撫按凡州縣存倉常平米每春夏米貴出糶秋冬米賤還其所生之息仍盡糶米貯倉每年終奏報生息數目其奉行有效者即列舉薦慰廢不修者嚴加參劾若遇水旱即以此賑濟如是而斂散有法凶荒有備可為久遠之法本固邦寧庶不至遇災罪歲空貽仰屋之憂也臣敢因

楚災而並及之

魏文毅公奏議卷三

陳請撫勸兼施以安民生疏

臣昨於天安門外會推即聞雲南之捷九卿科道等官莫不舉手加額慶皇上仁威之遠播也十三日晚接邸報見諸王太將軍開復雲南諸疏奉旨覽王等奏進取雲南擊敗賊衆三路大兵俱抵省城沿途招降偽將偽官並馬步兵丁甚多具見王等悉心調度有方將士奮勇效力克奏膚功有功人員通著察明議敘兵部知道欽此臣竊惟皇上德媿堯舜功過漢唐履信思順以象賢順天應人而合道是以當揆文奮武之際與弔民伐罪之師遂使蠶叢魚鼈之區金齒繡面之地咸角崩而恐後並革面以來王誠所謂兵不血刃有征無戰者也但李定國逃遁永昌其勢已迫若果悔罪來歸不妨許以侯封之爵儻估惡不悅便當窮兵追討并底游魂其何能久是在皇上之折衝樽俎決勝千里也成都千里號稱沃野雲南風土亦近中華非得重鎮莫能彈壓臣聞兵家之法守門戶不守堂奧其間分鎮設兵控制險要是在皇上之長慮卻顧計圖久遠也若夫捐無名賦稅以慰新附之氓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用楚粵科貢以任守土之官恤投誠文武以來膚敏之彥寬一切法網以安溪洞之蠻臣於順治十五年正月有密陳進取事宜一疏尚未詳盡此其事關各部宜若拯溺救焚為皇上惜此殘黎也南方既已收寧惟有海氛未靖流毒浙閩然以天道人事觀之皆其殄滅之時矣向來督撫鎮將優游玩愒未見奏捷豈控禦之無能

耶。抑心力之未盡耶。況台州之役。已過。遊息。而桑榆不效。誅討無功。悉索賦。疲於奔命。臣竊為諸臣恥之。更祈天語。嚴加申飭。責令督臣。會同撫鎮。詳議方略。其奏必如何。而後逆寇可滅。海波可清。效則膺破格之封。不效則治督撫鎮。以無能之罪。庶行間鼓舞。積惰之氣。為之一振。而浙閩粵東之民。有出水火而登衽席之日也。其餘曠遠地方。凡有遺寇。並責成各督撫鎮。勸撫兼施。則民生均沾太平之樂。而國家永奠無疆之休矣。

再陳末議疏

臣以庸材。拮据辦事。愧無嘉議。嘉猷。可以入告。我后。然偶有所聞見。關係德政。可以見之施行者。敢不據實為皇上陳之。謹列條於左。

一、國子監乃學校重地。實為養育人材根本。近因屋舍傾圮。鞠為茂草。規條不立。教法無章。其監生之在監者。落落如晨星之稀。即各衙門監生。亦有名無實。將成均之義。謂何。夫國子立名。原以教公卿大夫之胄子也。又以教郡國之歲拔諸貢。自非高賢。何德難以為之師長。臣以為宜隆其品秩。久任以責成功。若海內有布衣名儒。如前朝劉因陳獻章之流。宜令禮部從公採訪。間拔一二。置之師席。其各衙門監生。必須修復舊制。月給廩米。然後可以責其實歷。俾對文卷。練習政事。既用之後。俸深有薦推知。仍與甲乙榜一體考選。陞轉。則國學重而養之有素。日收用人之效矣。伏候上裁。

一、人情樂生惡死。誰肯甘心為盜。以蹈大辟之刑。乃近來法司審理刑名。其強盜死罪。多有永順保河等府之民。與莊頭之為奸者。勾連盜劫。良以園房園地之後。欲投往他方。則人不敢留。依依故土。則無衣食。饑寒迫身。以致不得已為盜。良可憫惻。臣請救下該撫。按行察四府所屬州縣內。有未園無礙官地。果可以起蓋房屋者。撥給失業之人。令得居住。彼既有棲身之所。尚可苟延性命。不致流浪作賊。以陷刑戮。至於往時內城失業之民。撥與外城官地。蓋房居住者。既經遷徙。宜為永業。臣昨早赴衙門。行至南城公署。有百姓數百。擁馬首。號呼求救。云打磨廠南菜園空地。奉部撥補。住有千家。今蒙大興縣稟傳。奉戶部堂牌。云係嘉蔬署司苑局種菜官地。率老人等來園察看。百姓聞園。恐致遷徙。老幼號泣等語。臣稍加詢問。知此地住有千家。若復園為園。則流離無所棲止。請救戶部。別踏良園。勿使小民驚心遷徙。則數千口生靈。皆邀我皇上再生之賜矣。伏候上裁。

一、上帝好生惡殺。故人皆有不忍之心。出乎性。發乎情。自然而然。非有所強而為之也。然而風俗凋弊。則或有父子相忍之時。前兪都御史蘇宏祖。在衙門時。曾言官於福建。其地有溺女之風。養男則存。養女多溺。臣又聞江南江西有數處州縣。亦染此風。其餘他處。焉保其無。父子天性。何分子女。忍心害理。莫此為甚。又聞四川省有一二偏僻州縣。相沿陋習。溺亂父子之倫。及今平定之初。正可改正。以視維新之化。請救下各該撫。按嚴行察禁。勸諭。若有前項情節。治罪不宥。則風俗丕變。而皇上好生之德。暨於廣遠矣。伏候上裁。

一、京師根本重地。必使小民知尊敬官長。方有以肅觀瞻。而為遠方之法式。昔孔子為魯中都宰。男女別

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市不二價。近見京師童稚小兒。誹謗官長。衙役通事。光棍土豪。鮮衣怒馬。揚鞭沖路。城門需索過門錢物。負嶺之徒。亦所不免。大無法紀。昔明朝舊制。巡城御史。各城門俱在巡視之中。今除濟化等門。遠難巡視外。其前三門。及張掖永定等門。合無令御史一併巡視。如有前項需索等弊。嚴行究治。其衙役光棍童稚人等。如有仍前毀謗職官。沖犯不讓者。不必專送部治。係各城分管地方。即與懲治。其文武職官。途次相遇。相讓禮儀。一併議為定制。則貴賤攸分。而禮讓成風矣。伏候上裁。

請停東省察荒之差疏

臣竊惟藏富於民者。寧邦之要道。搜利無遺者。聚斂之小術。昔漢文帝捐除田稅。化行天下。唐用宇文融之言。檢括天下戶口田賦。百姓苦之。明定鼎之初。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至萬曆之初。已及二百餘年。弊偽百出。開臣張居正始建清丈之議。不減額。亦不溢賦。期於利民。然不過責成各撫。按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彼時天下田畝。有熟無荒。猶且數歲而役畢。非一歲可竟之事也。今天下初定。民之瘡痍未平。呻吟未息。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初植之木。不可搖其根也。而況東省之民。困於修河。困於拉船。困於驛站。困於防海。漁網之利。亦無所獲。自今大兵征滇雲者。自南而北。勦海寇者。自北而南。其間供應夫役。轉輸糧草。徵發日需數千。收穫未免失時。官吏奔走。胥徒侵剋。民之困苦已極。尚堪復擾之耶。然使前此未經開報。則專官往丈。或可增益田賦。乃原任巡撫耿飭。開報已盡。言者猶以為中多虛數。百姓莫之控告也。東省之田。即再加句考。搜括亦無幾矣。今專官往察。雖有賢者。亦不能無擾民之事。何者。調官吏集者老。督里保較尺寸。道里遼闊。差役紛紜。飲食供應。風雨連遭。果能匪般之巧。而鬼神之運乎。不能也。國賦未增。而民力已困矣。上無益於國。下無利於民。皇皇者華。遶周道而馳驅。豈所謂詢民疾苦之意耶。故臣愚議以為察荒御史。宜停止不必復差。仍責成山東撫按官。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報繳為便。但能撫恤多方。生聚日繁。荒何患不墾。賦何患不足哉。臣因國用殷繁。前此猶冀多增賦額。以濟仰屋。故未及言。今既知其增賦無幾。徒多紛擾。而且見目下山東之民。困苦至極也。竊以為多事不如省事。愛國必先愛民。敢不仰體皇上嘉惠元元之意。敬陳區區之愚。

特籌平海事宜疏

臣聞披堅執銳。決勝於疆場之間者。將帥之事也。審時度事。折衝於楛俎之上者。廟堂之謀也。今天下大定。南北同風。區區海上遊魂。何足當勁旅之剪除。而坐令沿海之民。騷騷不安。豈非督撫鎮將諸臣。方略之不務。防維之不周乎。臣借前箸。為皇上籌之。

一、則大帥宜擇也。江浙督撫。鎮將。賊至而能防禦有功者。自宜破格陞賞。其汛地疏失者。酌量處分。然與其處分於事後。不若擇人於事先。督撫鎮之中。總督尤要。昨浙督趙國祚。已被科臣任克溥糾參矣。其才果足辦理此也。則尚可策勵以圖後效。若其不能。既已彰彰。不如早為更換。以期蕩平。至於操江撫臣。條居安慶。條居京口。相離寫遠。終是鞭長莫及。疲於奔命。莫若擇一善水師之將。隸舟長江。控扼京口。一聽

督臣節制則操演既便往來不勞江中之旌旗壁壘必然改觀其操江撫臣似宜只管上江一帶請救江
南總督撫鎮等官從公酌議無誤地方可也

一則兵餉宜足也綠旗兵餉之缺至七十萬矣呼庚呼癸逃竄時聞家口嗷嗷又無月餉前見於諸臣之
奏疏者可考也戶部以積年拖欠抵兌未有實濟此猶炊沙作飯果得食乎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餓榜腹
荷戈雖熊羆之衆亦無起色今又發兵數萬滿漢並下竊恐司農益復束手前撥未給後撥復虛兵餉則
諱勢所必至臣以為積年拖欠之賦萬不可復抵撥兵餉目今京師天庾充溢積糧已多地氣蒸溼倉廩
不敷若將漕糧撥數十萬石給滿漢及沿海官兵其行糧腳價一並撥抵則三軍歡呼而勇氣百倍矣
一則困民宜恤也沿海之民其地斥鹵不過以漁船為生然自海逆作亂以來漁船之利絕交易之貨息
又數被搶掠不得耕耨供應兵馬輸送草田賦課追迫不一饑寒之民奄奄待斃重以搶擄迫脅
民煽惑不得已為賊耳而地方有司未聞為之上請寬減其賦是視民為異物也臣今請沿海之民田荒
者宜減其賦被掠者宜免其差為賊迫脅並聽自首免罪則人心悅賊黨漸可平矣

一則委任宜專也朝廷用賢委任以責成功若使之一人不得用一將不得調是猶縛其手足而欲其展
布難矣平海之法非但兵將為要良有司之撫綏更急今江南之官黜革降調不可勝數即有賢能欲為
用而部覆亦必不准吏治既壞民生隨之往者湖南之事若非經略用人吏兵二部不許掣肘閣部洪承
疇亦豈能有所作為耶臣以為沿海文武堪用者許令總督題疏量才酌用或陞或補詎誤者題題則委
任之權專而成功可期矣

此四者今日海上之急務也至於廈門者賊之舊巢舟山者賊之新巢欲斷賊之根株必先傾其巢穴欲
奪賊之心腹必先翦其羽翼練兵足餉整頓舟師勦撫有並用之機戰守有因時之權則文武督撫鎮之
事也若復優游養寇戕害生靈使財賦之地漸至空虛則封疆之事朝廷大法具在斷不當為誤國之臣
寬矣

嚴禁外官宴會饋遺疏

竊照賓嘉之禮自古不廢但物力充則儀文相見皆有一定之度亦罔敢涉於恣淫而況天下初定民
力未充之時為民牧者乃奢修無厭始而飲食流連繼則苞苴橫行吏治民生其何賴焉臣在衙門辦事
察得禮部題請嚴私交私宴之禁以肅官常一疏奉旨是私交私宴著依議嚴行禁革如仍前違禁私
相交結慶賀陞遷饋送盆幣及無端設宴獻酬假借陳樂長夜酣歌的科道官即行指實糾參從重治罪
如科道官徇情容隱不行糾參一併治罪欽此煌煌大誥在京衙門已懷懷知遵矣然朝廷之法先京師
而後直省本源既清則外地倍宜加嚴聞在外督撫按初相會有一席猶可言也若其無故會飲及
暨司道府廳官彼此設宴張棚結綵叫戲唱飲其豪華十倍於京師然其設宴之費上司派之州縣州縣
派之行戶邊陲地方則派之衙所守備千總等官或有全不發價者有發價十之一二者有上司發價有
司獻媚絲毫不敢領者甚而督撫道府身為地方之表率公然蓄養優伶出入無忌或視為心腹因而招

搖或轉送州縣俾其作與如是情弊皆由恣情縱慾不自檢制以致滋害害民公務沈困相應請旨敕下
各該撫按嚴行查參其生辰年節端午重陽饋送禮儀俱已嚴禁止而未見撫按察參豈真弊絕風清正
由姑息養交所當嚴行撫按一併察參伏祈天語嚴飭或令該部並議法程以便通行各直省遵奉維謹
此誠內外一體省民力而肅官常之法守也

請行發還之例疏

臣竊思今日懲貪之法可謂嚴矣輕則流徙重則斬絞未嘗稍有所寬假也然參劾時聞逮繫頻仍而積
習不改玩愒猶故豈有司盡以性命為費以身為草芥而甘心於嘗試大法哉蓋習俗之汙染久矣
今既有大法以懲之又必有以察其隱微最苦之情而去其平鋼相沿之弊然後天下之為吏者有以自
全其生理而勉強孜孜焉以趨於為善之路臣請得而言之自古吏治惟兩漢號稱可觀然兩漢所重者
太守其丞掾以下皆自辟置未嘗有京選之事也唐之選人歲集京師然恐西京薪米之費也而東都有
選恐遠方赴都者跋涉之難也而嶺南差部官往還明初有司皆給以道里之費到任者予勘合我朝前
數年有司選遠方者亦量給驛馬一匹行發還之例是以有司尚多廉謹邇來之謁選者其自家赴京也
近者已費數十金遠者二三百金遲者守候三二年速者守候一年半及至將選而投供有費盡憑有
費謝恩見朝投遞報單之類皆有費其賃居房屋僱覓長班皆有費未已也凡京官中有素相認識者不
可不往一見所選地方有現居京官者又不可不往一見其往見也或用贊儀或用門包皆不能無所費
又如同鄉同年必有飲宴往來因而使費不貲後來差人赴京打點賄賂囑託陞選無窮之弊其端皆自
此開即有杜門自守者其日用飲食之費亦十倍於在家緣是揭借京債如同行乞乃放京債者皆係積
年為利陷人之徒或四五十兩算一百兩或三四十兩算一百兩而又重加七加八之利又有更重於此
者以利作本謂之滾利選官勢出無奈與其餓死京師且顧目下只得託人懇求於放債者方得許與既
到任之後則怒馬鮮衣持券而至除酒食盤費外其前銀一一付還或那借庫銀者有之或嚴行濫罰多
方貪婪者有之將圖了其夙債而不知已陷於重法矣臣以為欲察有司隱微最苦之情而破牢網相沿
之弊莫若行發還之例凡應選官員概在原籍聽候吏部查明資格進士舉人應選者若干人恩拔歲貢
應選者若干人先行具疏至期照例闕選選後發還原籍該撫令其轉行該府行本官具本縣里老甘結
印信當面領給如是則資斧之費者奔競之端絕朝廷之體悉其情也無不備至而又無重債夙負以困
逼之自然潔己愛民者多而不肯甘為不肖之行然臣之此議於打點饋送買缺營陞及走空騙詐私投
師生認作靠山以便於貪墨之徒皆為不便而於士人節儉自愛進身端正感激朝廷撫借黎民實為至
便一舉而三善備百弊除矣然欲相沿夙弊者必且巧為之說曰若不投供赴選恐有假冒之弊查從來
吏員有假冒正途未見有假冒者且從里保甘結縣府而給焉有假理吏員由京衙門選官者多照舊投
供謁選可也或又巧為之說曰不赴部投供謁選恐非銓政之體然今天下初定振飭吏治當如拯溺救
焚以圖之而不在于區區之小節況明朝三年朝覲有司無不到京者本朝因天下初定皆令代覲者齋冊

亦未見於事有廢今寬有司之力以使之感恩報奉公理民豈非絕賄賂託拔其本而塞其源者哉此等弊端百年來相沿以為故事若不改絃易轍急加教正吏治終無由清伏冀睿鑒採擇施行天下生民幸甚

行保甲以嚴防範疏

臣惟古今引盜安民之方無如力行保甲之法然近日通行於漢民村莊而滿洲莊屯則格格不行矣於法固非盡一且幾內房地既經圈佔民多貨居滿屯房屋備工價值遂為保甲所不能讞察之人此中藏奸影射引誘旗人濟惡為盜挾矢張弓成羣馳驟出入無忌何所不至是以幾甸近地失事極多向使滿洲莊屯防範周密漢民保甲設誠力行何至有此公行盜賊耶地方官隱忍含糊畏首畏尾絕不敢申報奏聞及失事之後番役羅緝明知其為真盜而懼勢不敢輕擊養癰致潰一日矣頃閱邸報見科臣南挺達畿輔近地等事一疏奉旨據奏房山定興盜賊入城劫官該地方官所司何事著嚴察議奏該部知道欽此臣益不勝駭異夫近京縣治有城有池自非寫遠村落荒涼無備者比賊既入城劫官庫獄已不可問撫按未見奏聞不知道府曾否申報撫按也鎮將有無緝捕也欺蒙情弊習為故常致使賊窺破官司底裏愈肆橫行復何所顧忌哉去年永清縣南關失事率盜拒敵傷兵猶曰城外關廂今房山定興竟闖入城內則城外村疇之被劫殺者不知幾何家幾何命矣若不嚴行振飭設本塞源盜風何日得息民生何日獲安即滿洲莊屯旗人之被漢民引誘為盜以死於西市者何日而止臣日同刑部大理寺核擬強盜諸案每案之中多至十餘人每日之中多至二三十起既賊真證確欲生之則無由也染毫費題又不禁雙淚欲下矣因念旗人舊人多精壯慣經戰陣攻城掠地曾為國家出力或糧餉用度不足自給斷不能擇茶茹苦與農夫菜傭同甘淡薄也或耕種水旱無收或嫖賭浪蕩無聊而漢民誘之餌以財力未有不相從為盜者為盜則必殺一人則壯健者少一人雖可恨亦甚可憫也如無漢民通線引誘則旗人不知失主虛實不敢行劫而今防閑無法引止無術豈非臣下之咎哉為今之計惟有仰乞天語嚴加申飭直隸撫按轉行各該地方道府州縣衛所文武各官及滿洲莊屯旗人等將雜居滿屯漢民家家編排保甲不拘與旗人下人夥居散居務要十家湊成一牌旗下人另為一牌若不足十家者四五家亦可立為一牌其漢人有地方保長旗下則責成本管莊頭及撥什庫等務要朝夕約束互相讖察不許無故挾帶弓箭騎馬出屯若有公事上京或往某處所幹何事須向莊頭撥什庫說明起身仍計其往來路程依期歸屯其漢人攜帶弓箭矢出屯者則向牌頭地保說明依期歸屯敢有成羣結夥滿漢混雜仍前出入無忌有為盜賊之跡者如係旗人許莊頭撥什庫送刑部究審如係漢民許本甲牌頭鄰佑擊送該管地方官究審正罪儼莊頭撥什庫牌頭鄰佑知情不舉事發一併按律究治其近京三百里內各村屯內出入雜路盡行打牆堵塞只留應行道路安設柵欄晝夜閉以撥什庫等掌之彼其自盡欲做賊則畏伏路官兵夜欲做賊則柵欄嚴閉不得飛越而又讖察如此其嚴家自為守人自為防自然盜息民安漢民之奸狡者不敢引誘滿人而安心於務農業滿人之精壯者亦不至為漢人引而誘

銳以待調發又何至犯法被戮救拔無路使壯兵虛耗而田業荒蕪以傷朝廷好生之仁耶臣極知皇上如天大德垂念兵民最為篤至幾輔根本之地所關尤為不小敢不切實具奏防範之法以為國家足兵足食之遠慮以絕盜賊充斥之根源耶

請設漢官會都御史疏

竊照六部都察院朝廷所託以為治之綱領也其責任重大維均而臣衙門職掌號稱繁劇凡六部轉行各差御史咨劄不可不詳看也凡各督撫按題奏本揭不可不詳看也凡三法司核議刑名不可不親為審擬而會同各部議覆事情不可不詳慎也若夫考覈各差尤煩磨對建白糾劾須藉見聞非得共事之賢鮮有不溺職而獲咎者矣查官制原有左都御史副都御史會都御史各一員今漢官惟設有左都副都而未設有會都其副都又時常遷轉以一人之身料理諸事精神豈能周到往歲亦有題請者未見銓補臣思衙門事體重大各部堂上漢官俱係三員況臣等駘才庸劣尤讓於諸臣而不及早奏明儘公事疏忽遲誤何能辭其咎乎伏冀睿鑒裁定照例添設漢官會都御史一員庶部院事同一例而臣愈得同寅協恭以效鞠躬盡瘁之義矣

敬陳攻勦良策以靖海氛疏

竊照皇上施仁敷義平定海內前者滇黔梗化負固不服皇上奮然乾斷一赫斯怒天戈所指萬里靡清此廟算之勝非僅師武臣力也幅員之廣固已直比唐虞殷周不足云矣茲茲小醜窟穴海洋稱兵犯順若不急加誅討則兵馬之騷擾何日而止錢糧之催科何日而緩百姓之供應何日而息九重之憂勞何日而寬此臣所以每一念及憂心如焚而不禁滅此朝食之思也皇上因昨歲南征之將救以進勦之計成功已在旦夕日前大事未有過此臣備員耳目股肱之末安敢自安愚陋而不思一竭盡其芻蕘乎今據所見敷陳如有可採伏望睿鑒採納謹開列於左

一急據舟山以掃賊巢舟山地勢廣闊與定海逼近賊所恃以窺伺若我兵據舟山則賊西不敢犯台紹北不敢犯崇明昔明嘉靖之時倭寇猖獗北據舟山總督胡宗憲督總兵俞大猷雪夜環攻焚其巢穴然後倭患得平近聞賊已率餘南遁不煩攻擊便可屯兵歇馬但此地兵多則費太煩兵少則力難支昔秦兵攻圍與趙奢料之曰甯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今控據舟山惟在擇將耳如於諸將之中擇智勇兼備者一人耀兵其上往來邀擊而以督撫鎮船上的兵為之應援使賊不敢過舟山而北即崇明京口一帶俱可貼然只有廈門孤穴揮兵進勦鄭逆可計日成擒矣

一多備火器以燒篷桅海船勢如大樓在海往來如飛而我軍小船追趕不及然聞賊兵懦弱我兵善於扒船以數小船攻一大船一夫先登則巨船為我有矣但在近海處則可若汪洋巨海之中惟以風為進退其船倏忽之間相去已絕不相值而大船所懼者火攻也昔周瑜之破曹孟德兀朮之襲韓世忠俱用火攻近哈喇木梁化鳳等與海寇戰亦以火焚其船此取勝之明驗也今請救滿漢大兵多備火器等項中其篷桅則勢如燎原賊命在我掌中矣

一、嚴備廣東以防衝突。潮廣邊海之地，與福建相連，賊以海島為家，無堅城深池可守，若攻討之急，彼必飄泊船上，或泛海至廣，出我不意，亦未可知。昔晉有海寇盧循，劉裕討之，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今鄭逆窘急，安知其計不出此。宜密敕廣東督撫總兵嚴兵為備，以防其北據，備戰船於江中，練水師以備中流，遊擊勿使片帆得濟，賊進不得侵掠，退無依歸，不死則降矣。

一、嚴責總督以奏蕩平。戰勝攻取，雖師武臣之力，而運籌決勝，必藉智謀之帥。昔唐吳元濟以淮蔡拒命，諸將征討累年，莫能成功，憲宗委裴度督率李愬等，夜入蔡，以成厥功。今江南三省有三督三撫，又有滿洲烏金超哈大將軍及漢總兵官，其勢散而莫能統，權輒而不相下，謀算未必盡一，呼吸豈遂靈通。其中將帥富貴已極者，或黃金橫帶而不肯拚死命以殺敵，狡詐多詐者，或欲阻賊不勦，以為兵權自重之計，則皇上之焦勞何日而已。兵將之征討，何日而止，百姓之瘡痍，何日而息乎。臣聞江浙福建一帶近海之地，人煙斷絕，淮揚之間，流離載道，誠百姓翹足引領以望太平之秋也。更祈皇上示賞格，行問文武大帥，能以首功平賊者，不惜封侯之賞，其討賊不效，則治諸臣以怠慢之罪，諸臣慕不次之賞，畏怠慢之罪，尚不盡心竭力者，未之有也。盜寇小醜，往歲若肯勦除，何至今日十年通逆，殃害生靈，皆由諸臣惜死偷安之故，惟申之以皇上之天威，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可以賀太平，而比唐虞之化矣。

據實條奏疏

臣等跪聆上諭，引咎自責，虛懷求言，竊念上天示儆，亢旱厲疫，災眚迭見，寇盜未寧，皆臣子不職所致，惟有實開省改，可以仰副皇上焦勞之意，苟有所見，何敢隱諱，但狂瞽之見，無當治理，惟皇上俯賜採擇，一律者，國家之大法，臣子所宜共守，或出或入，皆為有咎，然律文所載，失入者，甚於失出，失出者，減五等，失入者，減三等，凡以懲酷吏也。今失出者，獲罪固宜，而失入者，反邀執法之虛名，是以官吏務為嚴刻，請自今以後，內外刑衙門，只以律文為主，庶無失出入之咎。

一、治道首尚節儉。天地生財有限，凡事節省，則不至於窮困。今皇上衣服不好華麗，光祿錢糧，又無多費，大禹之勤儉，不能過之，惟是過年營造之工，似猶未息，夫工有必不可已者，亦有可已者，合無敕下工部，通長打算，凡係要緊工程，辦理如不急之務，即請停止，此亦節省財之要者也。

一、建言得罪之官。皇上鴻恩寬宥，嘉與維新，然使功使過，乃朝廷大典，滿漢各官，雖不係建言得罪，除貪贓壞法及城池失守之外，豈無有愆艾已及才堪任用，似宜敕令各該衙門奏明，請旨定奪。

一、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奉敕詔文武官員，見在因公誣誤，議革降議罰，及戴罪住俸各官，各該衙門奏明寬宥。至今半載，戴罪住俸各官，未見奏明一人，請敕吏部速行奏明，庶於詔旨相符。

一、夾棍謂之訊杖。查得舊例一款，犯重罪，賊證明白，抗拒不招者，衆官員立明案驗，方許刑訊。今問刑衙門，未有賊證，一概夾訊，甚而將干證不承之人，一概夾訊，嚴刑之下，受苦不過，致有誣招，請敕法司以後，如無的據，證佐不得擅用夾棍，則問理之官，皆務為寬平矣。

一人命事情重大，朝廷設立三法司，欲其再三詳慎，而不敢忽也。今三法司核議，只在一處，雖不敢不虛

心參酌，而事多艱迫，豈遂刑無冤民，查得舊例，刑部各司問過犯人，送各道御史復審，仍送刑部，刑部再送大理寺詳議，仍送刑部上疏，今宜令小法司，在本衙門各行詳審，然後三法司堂上官同審，而議以遵上諭，於恤詳慎之仁，庶無忙錯之咎。至於盛夏長養萬物之時，雖係立決之犯，亦可待至秋後，又有正五九不行刑之例，皆足以廣皇上如天之仁也。

一、盜賊竊發，征調所不容緩，但當於附近調發，如寧夏總兵劉芳名調赴江南，計程殆將萬里，行糧所費，同多，又如總兵陳德經河南，折車銀至四萬兩，民何以堪，請敕兵部，以後為遠之兵，勿輕於調發，則行糧省而民不擾矣。

請復八旗之科目疏

臣竊歷觀往代國家，所以長治久安者，賢才衆多而已矣。賢才所以文足經邦，武能戡亂者，教育之有素而已矣。故不特文臣不可以不學，即古來名將，深通韜略，圖形麟閣，未有不由於學者。蓋學者所以學為忠臣孝子也，學為通達世務也，學為文武兼資也。故曰：一歲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言人才之不可不教耳。教之有法，取之有制，惟經史足以廣其志，惟選舉足以明其公，惟定額足以嚴其辨，視之若為迂緩，而其實為國家最急之務。以臣所聞，近日旗下子弟，皆不務學，前此原因雲貴未平，故暫緩學之習，矚習弓馬之技，此強兵重武之本圖，固有深意，但旗下為人才之根本，外而督撫道府州縣，內而各部院寺諸衙門需人甚多，非預養之於平日，而欲其取之於一旦，勢必不能。久之賢能缺乏，甚可憂也。況讀書與弓馬原不相妨，今凡旗下子弟，十日之內，令之五日學射，猶有五日之暇，可以讀書也。而今皆曠業廢時，其賢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其不肖者，則博奕謔笑，漸且流於頑鈍矣。臣以為旗下子弟，願讀書者，宜仍聽其自便，但令弓馬兼習，則文武皆備，仍復往歲科舉會試之制，其武舉武會一並舉行，俾賢才有進用之路，仍嚴定額數，不致冒濫，以是而與世襲功臣子弟及白衣筆帖式出身者，參互用之，立一代之法，似為長久無弊之道。昔唐太宗之時，高麗百濟新羅高昌諸國，皆遣子弟入國學，陸續至者至八千人，自古兵之強盛，有過唐太宗之時者哉。而其加意於學者如此，金世宗之時，移刺履以女直試策諸生，稱進士，世宗大悅，豈慕其名哉。將以為國家求真才也。皇上聰明天縱，博極羣書，猶且午夜不倦，而各衙門滿洲大臣及漢軍諸舊人，臣聞太宗皇帝考校培養，亦用科目，則及今作養人才，不可一刻緩者也。人才得而國家諸事可理矣。

詳陳救荒之政疏

竊照堯水湯旱，自古不免，然而民不至於流離死亡之甚者，以有補救之術也。今歲天氣亢旱，二麥多枯，秋苗布種者少，山東河南江北尤甚，昨歲遭水，今年遇旱，掘草根，剝樹皮，骨肉相食，及今之時，而不為拯救，使百姓流離死亡，則戶口愈少，地土愈荒，財賦愈以不足，豈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道乎。況淮徐歸德一帶地方，其民皆長大剽悍，膂力過人，自古以來，盜賊多起於此，然民非樂為盜也，冒法而為盜則

死。設法不為盜則饑。故其弱者甘心流離餓餓而死。其強壯者則挺而為盜矣。設法以賑救之。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民命得延。盜萌可息。此正拯溺救焚之時。非可以寬延日月者。謹條其事於左。

一、獨租額以蘇民困。歲荒民饑。救死不贖。笑暇完租。凡此數處。宜令有司停止。敲扑踏勘災傷。分別荒之分數。請旨蠲免。其官員參劾。亦應停免。

一、發積貯以救饑。荒政十二。發財為先。國家設立常平倉。原以備饑荒。救民命。前臣考覈江寧巡按衙門。貞元冊籍。知有積穀及二萬餘石。今茲數處積穀。宜令撫按速行清察。給發以救。嗷嗷待哺之衆。其春夏解部銀。仍盡留用以濟緊急。

一、議給散以布實惠。賑濟之法。聚濟不如散濟。今之有司。惟知煮粥之法。然城居附近者。得食一二盃之粥。隨即枵腹。其鄉村居遠者。趕趁不及。以致僵仆道途而死。有司徒博日賑多人之名。不得食者多矣。不若投報花名。量口給散。如一人應日給一升。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不至奔走廢日。而且得以稍務生理。修其賦歛矣。

一、貸官粟以俟補償。春貸秋償。古來善法。昨科道二官。姚延啓願豹文。已俱有貸漕之疏。部覆未允。臣以為民者。食之所自出也。賑民即所以足食。請救總漕。督令有司。不拘何項糧米。審察戶口。極貧者賑之。次貧者貸之。賑則按名給散。不復責其補還。若有力而貧者。開造清冊。以待秋成。一一補還。則公私兩利矣。

一行官糴以資轉運。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出糴於外。即古移粟之法。請救撫按。督令有司。除起運糧銀。難以輕動外。其存留銀兩。暫以借用。選忠厚官吏。轉糴於糧賤地方。歸而減價平糴於民。米價不致騰湧。而民受其利矣。

一、勸富民以廣相生。貧民忍饑待斃。富民安得獨享。要在有司化導。隨其捐貲多寡。立一清冊。分別褒獎。皆考明之舊典。有給與七品八品冠帶者。有請旨表為義門者。有豎立牌坊者。有特賜敕書以獎勵之者。在朝廷初無所費。而好義者獲榮。自然樂輸不倦。伏祈敕部。速定條格。以示鼓勵。

一、戒抑價以來外商。民情熙熙。皆為利來。一抑其價。本境之有穀者。閉糴而不出。外境之與販者。裹足而不敢前。昔范仲淹知杭州。包拯知廬州。皆不限米價。而買至日多。米價日賤。是在各地方有司實心行之。

一、禁閉糴以廣通融。昔秦晉告糴。亦救災恤鄰之義。今天下一家。何此疆爾界之殊。請救撫按。申飭豐稔地方。勿得遏糴。如有不遵。參治勿貸。

一、議贖銀以廣賑貸。贖銀積穀。原為防饑。而年來民方困乏。所積無幾。必多方設法。始克有濟。皆考明之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徐州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犯人。於缺糧州縣倉納米賑濟。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三年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年三十石。徒一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石。杖罪每一十一石。笞罪每一十五石。今若做而行之。暫濟一時之急。後不為例。費用廣而賑益薄矣。

一、盡祈禱以回天意。齋戒祈禱。在五位猶勞憂思。況在有司。敢云勞勩。但從來故事奉行。或伴禁屠沽。而

私飲酒食肉。騁從導引。而不肯習勞。是其心既不以赤子生靈為念。又何能上感彼蒼乎。宜救撫按以下一切有司。凡屬境內山川。可以興雲致雨者。時常誠恪祈禱。不得仍前視為故事。若有此等。撫按糾參。

一、勸收糴以廣皇仁。凡民饑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致於死。即係有司之罪。況又不為收糴。使為烏。為狗斃所食。為民父母。亦獨何心。宜救撫按。如有餓死之民。即為收糴。其有遺棄子女。照依會典。令州縣官設法收養。民家有能自收養者。至二十口以上者。題請給與頂帶。待其長成。皆朝廷之戶口也。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饑之後。民食艱乏。忽而雨降。耕種不容稍遲。而貧民種粒無出。耕牛無具。請救有司省視。或令富戶借具於貧民。而令貧者為之共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官為指設種粒。待其收後償之。則秋禾有望。而春饑者不至於秋饑矣。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凶荒之歲。移民就食於豐稔地方。而今逃人之法甚嚴。民之流向他方者。謂他人父。亦莫之顧。何者。恐留之而有逃人隱匿之罪也。合無令所在流民。准其自相保結。暫聽居住。俟秋成之後。仍令各還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憂。而得暫糊其口以延生矣。

一、設義倉以計長遠。常平之外。有義倉。昔隋開皇五年。令民間每家出粟麥。貧富為差。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但恐不肯官吏。因之為利。請救所在有司。勸民間或買義田。或輸義錢。穀存之鄉社。臨時糴之。貴時糴之。貧者量加耗利。亦貧者隨時給賑。只令耆老人等。掌管其出入。有司勿預。凡民自相救助。古風可復矣。

以上救荒之政。共十四條。皆因古人之成法。而酌以時勢之所可行。不出乎周禮散利薄徵之遺意也。伏惟皇上愛民如傷。常存哀矜惻隱之心。屢布蠲貸賑卹之政。今茲救濟。所不容緩。伏願將臣芻蕘之言。敕令該部速議。頒布各地方。有司俾事有濟。人人川心。戶口不至於凋殘。田土得藉以耕稼。盜賊止息。而元氣不至大傷。早行一日。則生民一日獲福矣。

求交泰之實政以培國脈疏

臣聞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又聞古人之言曰。創業難。守成亦不易。是以古之帝者。兢兢業業。不敢稍自暇逸。而又篤念小民。稼穡艱難。至於君臣之間。動色相誠。咨嗟反覆。以丁寧之。然後順天道。合人情。垂謨著訓。以為後世法。則至於數世子孫。蒙業而安。猶得以食其福。昔太公望之告武王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益百世。詩曰。上帝鑒觀。求民之莫。由是觀之。順人心。即所以合天意。欲求太平永保。惟在人君修德。行仁。始終不懈。以仰承昊天之眷顧而已。皇上以聰明睿智之資。無敵天下。兵不血刃。荷上天之眷至厚也。親政以來。革除弊政。愛育黎民。至仁也。當此開創方新之時。夙夜勤政。惟欲使天下之人。各得遂生復性。然而今天下百姓未盡和樂。兵馬未盡練習。吏胥多奸欺。士風未見篤厚。賦役繁興。財力匱乏。是以勞皇上焦思。每見於詔誥諄諄也。今又天道亢旱。虛己求言。臣以為天下未臻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膏潤於窮。今救各衙門據實條奏。無不竭其芻蕘。願獻忠懇。皇上日月之照。擇其有當國計民生者。自然見之施行。而其大者。尤在一心一德。凡有大政大事。請祈召

魏文毅公奏議 卷三

七九

魏文毅公奏議 卷三

八一

見部院等官如人才進退吏治賢否民生休戚典禮因革軍需有無刑罰得失章疏所不能悉者而加諸詢協於中道獎進直言激發唯諾有唐虞喜起之風而無上下否塞之象若羣臣進奏尤必求為長久可行之計勿為一時補苴之謀必共尙寬大平易之術勿為刻薄瑣屑之計立綱陳紀竭智盡忠期於軍民得所風俗仁厚刑獄止息風雨調和順天道而合人情立大本以成交泰此久安長治之策也

計兵食以恤民力疏

竊照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民富則君不能獨貧此老生之常談而實古今不易之通論也本朝應天順人平定六合凡所以優恤民生者無不備至故荒亡者則除其類賦災傷者則免其征徭海內元元孰不樂朝廷寬大之恩惟因海寇年年作亂兵興不休今歲司農告匱不得已議及加派天下地畝錢糧五百餘萬實為百姓禦災捍患無可奈何非忍於剝削窮民之膏脂也近聞各省百姓莫不輸將恐後解赴軍前士馬騰飽矣雖然勉完此項而人窮糧賤剝肉醫瘡其苦難之狀有難以筆舌形容者若年年加派稍遇凶荒百姓之流離死亡豈能支乎今順治十八年派餉已完而康熙元年未經會計總算皇上龍飛九五海內削首企足以仰浩蕩之恩波此其時也伏祈敕下戶部速為籌算康熙元年共用兵餉若干各省正賦若干果否足用不敷則益之以兵部之馬價再不敷則益之以內庫之金帛工部之節省如果足用其加派錢糧即應全為停止如或所欠止一二百萬則應照此一二百萬之數派各省不應仍取足五百萬之數也然派餉雖在戶部而用兵則在兵部以後鎮守出征兵餉不得逾於常賦之外是又在二部諸臣事事會議為民即以為軍為百姓即以為國家乃培根本而長治久安之要也

請駐兵荆襄以防要害疏

臣前讀三月初六日上諭內云大兵出邊進征直抵緬甸疆圍底定從此大兵得以休息糧餉不致糜費仰見皇上垂念兵民困苦已久思欲立致蘇息使其享太平之樂也今既數月矣大兵未有旋師之期在廟堂自有成算必將與封疆之臣詳慮審處而臣以為大兵之出成勞苦已久百姓之轉運疲困已極國家之財賦供應已難似宜早定凱旋之期以使軍民歡呼戴頌者也計吳三桂精兵不下數萬總督提督等所領綠旗官兵不下七八萬何難守此一隅之地彼李定國殘寇游魂皇上威德遠屆稍示招徠必將崩角稽首投誠納款不則窮困之極懸示賞格其帳下亦必有梟其首而來獻者無足煩當守之過慮也土司族數不一賢督撫善撫遇之皆為孝子順孫矣故臣以為滿洲大兵撤回為便雖然以西南滇黔川楚地方如此其遼闊也非有大兵鎮守儼或寇寇生心鞭長不及馬腹豈長慮卻顧之道哉臣思荆襄乃天下腹心西連巴蜀東通吳會南接粵西北達秦豫自古為四戰之區三國所必爭誠天下之要地也方今鄧西諸山及襄門一帶尚有賊黨餘氛未盡削平伏祈擇一大將領滿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可以銷奸宄之萌有事而提兵應援可以據水陸之勝往歲海寇入犯江南荆州大兵順流而下人心恃以堅定此其險也故坐鎮一處而滇黔川粵俱有磐石之固矣所謂百年久遠之計而非徒為今日

一時之謀也

科舉議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典章制度審於今驗於古著為功令然後可以興起人才垂法後世以臣觀今日立法改制正其時矣國家重典莫如取士之法凡天下人才之盛衰士人學術之邪正俱本於此詳考古今變遷之道數奏以言立萬世求賢之則漢之對策最為近古逮夫流弊日深而隋唐之詩賦宋明之經義出焉二者皆無用之學而詩賦之無用外別於儒術而易見經義之無用內倚於儒術而難明臣請為陛下歷數而極言之夫漢世取士之科有賢良方正有文學有孝廉有茂才有辟召其目猶多惟辟召之士家臣稱良入於公府公府稱良入於王宮成績可稽不須文試其賢良文學孝廉諸科始雖倫等不同而後則總歸於文試以驗其實魏晉六朝雖重門地而試策之法兼行不廢詩賦取士之始史無明文惟隋文帝時杜正倫舉秀才楊素試以賦銘御史李諤論風雲月露有傷大道而煬帝始立進士之科則詩賦取人殆濫觴於齊梁至隋而成功令賦唐因隋制其初科目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天子自詔曰制舉其後科目繁多次遞改易凡八十餘條總其大綱不出於進士明經二者進士試詩策論明經試帖經進士重而明經輕五代宋初率仍唐制然詩賦傷於浮靡帖經病於固陋識者議之當時救弊之術宜進典核之策論而退浮靡之詩賦則作興人才克復漢烈王安石泥古而不知今所立新法以經義易詩賦其名雖曰舉大義明儒術實則與帖經相去無幾故蘇軾譏為黃茅白草而行之未久安石亦有驅進士為學究之悔蘇王二臣所主之議論不同而天資與學問正等迨夫經義既行而人才益落則所見有不得不同者矣明初因襲宋舊法益詳密然其時刻文未與寡所勸竊士子深探博註發明聖經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故成宏之舉業遠勝南宋卓然自命冠冕一朝而棘闈去取極重後場是以士子留心典籍博洽古今理學經濟之臣往往出於其內萬歷之末坊刻盛行取士者專重制義而二三場借以充數士子束書不觀惟以記誦刻文為事閱其詞章尙無意義等倫況所謂理學經濟者乎士習如斯其忠遂浸淫於家國夫帝王之治天下如人有子而自教之有田而自耕之耳今若欲盡變取士之法天下必朝令而夕從然而有所不必也就今日科目之制略為轉移寓變於不變之中而有可以大革士風裨國是者則莫如進策問為第一場論歸經傳表禁比偶絕蔓詞判去四六務明斷以抑無用之末學兼出詔語題俾士子習於典制之文一反掌間耳目不驚而陋習盡變矣何也對策之文非若經義可以影響鈔竊也即如天文問交食必不可以合朔對問七政必不可以恆星對問日躔必不可以節氣對一展卷而宿學有本之士與浮陋不根之徒洞若觀火其以決人才之用則問以經而義理之士可得也問以史而備儒之士可得也問以六曹之務而從政之士可得也問以刑獄錢穀而郡縣之士可得也問以政事得失而直節之士可得也問以勢之險要而將領之士可得也豈若置時文於此雖使探摭華極粗繪之能事亦無以辨其日後蒞政之能否者與三代而後人才之盛莫如西漢晁錯公孫宏魏相之政事董仲舒之儒術嚴助谷永杜欽之文章朱雲杜鄴蓋寬饒何武之直道黃霸朱邑之循良輝耀一時冠

絕千載而皆出於對策。東漢則荀淑、張奐、皇甫規之倫，亦巍然可觀。魏晉重氏族，而對策為具文。然樊虞阮种之流，尚不負於詔意。惟進以門地之實，而冒賢良之名者，則其策問徒傳，而名與策俱泯焉。如文選所載，可見也。逮進士詩賦之制成，而才能對策之士始絕。今欲復西漢之政治，則先求西漢之人才。求西漢之人才，則先行西漢取人之法。行西漢取人之法，舍對策首務，其誰歸？今之科目，非無試策，特以時文既踞初場之要路，則試策即非主司取舍之所主。非主司取舍之所主，即非士子學問之所重。若不務初場，其何以鼓勵天下，大正陋習乎？夫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而後行對策之泯沒，已二千年。時文之尊，重已五百年。苟非陛下以首出庶物之才，不牽拘於嗜好，而為天下萬世久遠之計，必不能斷然舉行。立一代之章程也。臣之進身，亦由時文。臣之子弟，各習舉業。仍此故常，於私計非不甚惜。特為朝廷深遠大計，不敢不極陳其愚。

踏勘蝗災議

海內生靈，當兵荒蹂躪之後，骨立而存，實萬死之餘。幸出水火，登衽席，臣民皆慶。從此永樂昇平，四年以來，風雨以時，倉箱不匱。至於今歲，嘉禾歷地，行且書大有矣。而乃蝗災流行，剝食甚慘。自燕趙以訖秦晉，百姓迎蝗陣而跪禱，大聲悲號，慘苦之狀，不忍見聞。雖撫按大略奏報，例應該部差官踏勘災傷，方定蠲免分數。但所在被傷，沿數千里，非如旱澇單在一方。一踏便明。況各處被災，必不能齊。道里遼遠，部臣差官猝難遍及。小民田間狼藉，有梗無穗之餘，收之無實。棄之可惜。若勉力收之，恐踏勘徒存空地，蹈冒假傷災之罪。若概不收拾，轉眼孟冬，寒氣凜冽，並麥地不及耕種，則來歲之生意盡矣。愚以為不若責成撫按，轉行道府，委廉幹官員分投郡縣，節次查勘，得實確報，即大張告示，令百姓收拾殘禾，及時種麥。不至坐拋農業。然後差官所到，采訪報部，分別蠲免。果有虛冒，罪坐所司。如此，則事約易舉，千里之間，往返不過半月耳。百姓雖無望於西成，尚可冀於來歲也。不然，蝗食已苦，殘禾在地，部查未到，坐失農時，笑笑小民，是再傷也。

墾田增戶議

當今吏治，墾田增戶為要。必嚴立考成之法，以裕國課。以富民生。蓋國家創立大業，惟是務本力穡，食足兵強，樸者耕而壯者戰。此所以撫皇圖而跨有萬方也。乃海宇一統，民生未和，樂者以生穀之土未盡墾，而民多流離。自明季以來，各直省田地荒蕪，戶口虛耗。有司因循舊習，未能招徠撫恤。荒地之糧，既加於熟地。亡丁之銀，復派於地畝。農民重困，地愈荒而遺欠愈多矣。況今蝗蝻流行，方數千里，民無宿儲。何以卒歲。故荒地亡丁之稅，不可不免也。荒地亡丁之開墾增復，尤不可不急也。今宜定為程式。凡荒蕪州縣，有司以到任之日為始，查報荒地亡丁若干。歷任既久，能開復如全盛時者為上。立加優擢。復三分之二者次之。復三分之一者又次之。否則不得與於薦剡。倘飾者坐以欺誑，撫按疏薦，務開其實數。上聞其他郡邑之原無荒地亡丁者，不概以例賞。勸督必力。數年之間，富庶可望。雖然，撫按者，守令之表率。汰冗役以歸南畝，設牛種以貸貧民，導水利以資灌溉，省徭役以勸農桑，一轉移間，草野受福，則責成為

更要耳

驚聞新命難安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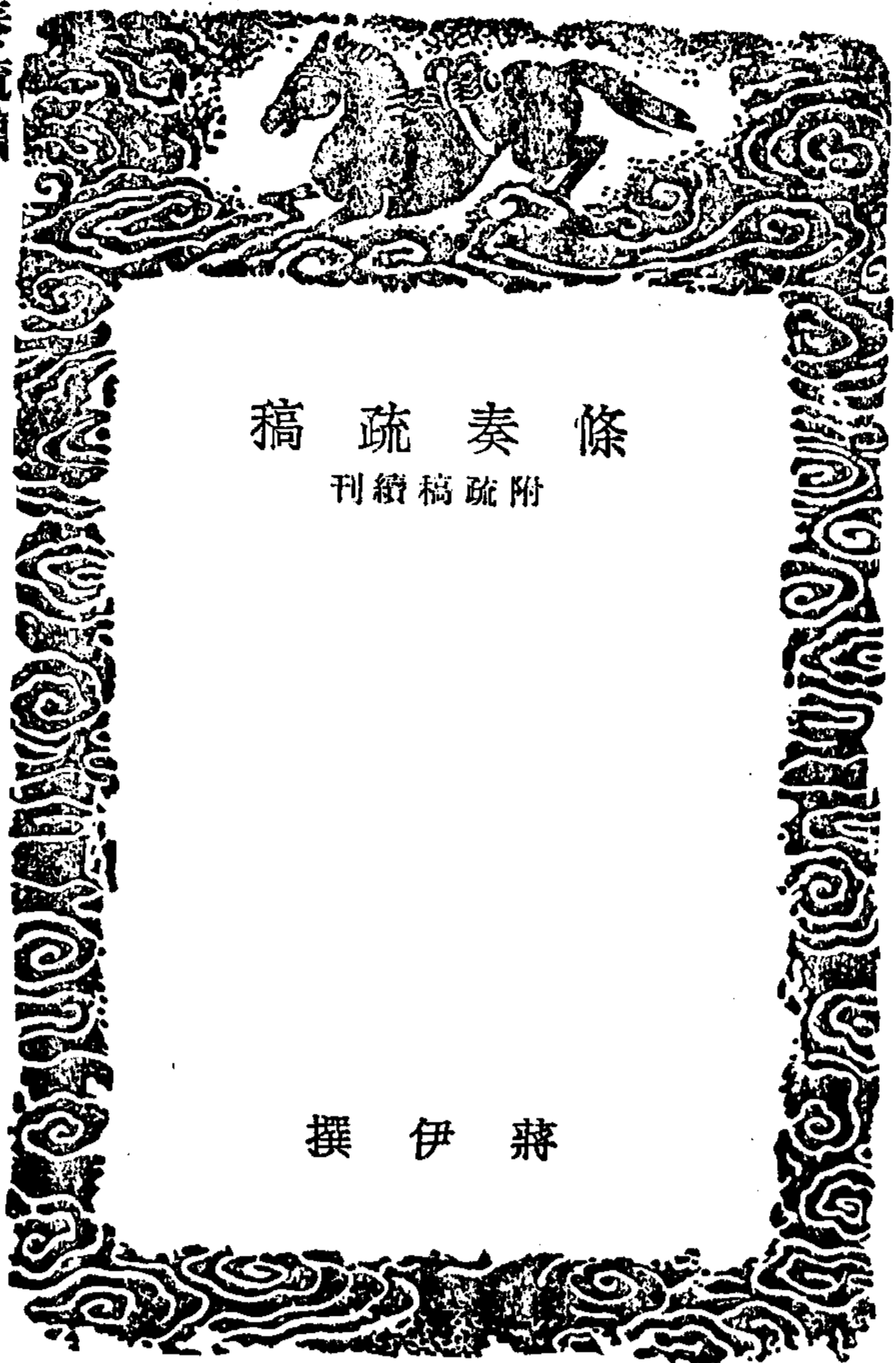
臣自蒙聖恩，告病回籍，條已一載逾半。調理雖已漸痊，尚有餘恙，未能盡除。閉門靜息，感頌天恩而已。茲於七月二十四日，真定府知府張崇謨，送至吏部咨文一件，內奉上諭，諭吏部，殫心效職者，臣子之當然。晉爵酬庸者，朝廷之大典。茲皇考實錄告成，克昭一代之典章，永垂萬世之模範。其監修總裁等官，著與勤勞，宜加寵錫。監修總裁官，內大臣吏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加一級。巴泰等，俱著加太子太傅。原任子太保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魏裔介，亦著加太子太傅。爾部即遵諭行。特諭。欽此。臣於私家，恭設香案，北望九叩。首天威不遠，顏咫尺也。但念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臣不過隨滿漢諸大臣之後，再筆觀光，智識庸暗，莫能述聖德神功之煥煥。即歲月編紀，僅臣子職分之所當為。乃蒙皇上容照不遺，加此高爵，出於望外。捫心自揣，有所難安。雖皇上以臣犬馬奔走，舊有微勞，曲加恩寵。而臣涓埃莫報，不勝兢惕。伏懇收回成命，使臣得守其愚分。捐謁踵頂，難報聖恩如天之萬一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奏為恭謝天恩疏

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內閣典籍，為傳知事。奉有御賜原任內閣大學士魏裔介日講四書解義一部。其有現任京官子弟，於明日赴內閣典籍，領領。為此傳知該臣男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臣魏勳，遵依領到。隨差家人，資捧於十二月十二日，抵臣原籍柏鄉縣。臣即跪迎，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受。念臣朽庸才，叨蒙聖眷，備員機密，七載有餘。於康熙十年，因病請假。恩准回籍調理。是臣犬馬餘生，皆如天浩蕩之所賜也。自康熙十二年冬，吳逆叛亂以來，我皇上宵衣旰食，勵精求治。而臣抱病田里，莫效寸籌。愧不欲生。方深悚仄。乃蒙宸衷記億，頒賜講章，誠聖主千秋之曠典。亦微臣沒世之殊榮也。跪捧展誦，感激涕零。恭讀御製序文，有云：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遺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大哉言乎！道統治統，我皇上固已躬集其成矣。臣本迂儒，粗知誦讀，竊見修身為本，列大學之首章。允執其中，冠魯論之末簡。中庸言天德，而歷敘九經三重。孟子陳王道，而亟稱發政施仁。義蘊宏深，體之有要。人君為學，原不同於儒生之尋章摘句也。我皇上知行並懋，卓絕古今。臣細釋篇章，如聆聖訓。俾臣識見開朗，詎非至幸。歟。正在繕本稱謝，忽傳開正殿不戒於火。臣雖踰伏，寢食靡寧。不知九重之上，當如何修省。殷憂不遑者，伏念我皇上之一身，萬方所共仰也。勤勞固不容少懈，然必調之使適於和。我皇上之一心，萬幾所待理也。惕勵固不可少弛，然必養之非過於瘁。今者用人行政，皆次第舉行。小醜漸次削平，尤深根本之慮。貪汗雖已察處，更嚴徇縱之條。足兵餉，而仍不病乎民生。阜財用，而仍勿傷乎國體。崇節儉，獎清廉，則羣工自勵。恤災荒，均賦役，則百姓自安。即經書所載二帝三王之盛治，何難立奏於今日哉。惟是聖政彌勤，而臣不克展涓埃之報。聖學日進，而臣不能效涸沃之忱。自負罪愆，罔酬高厚。惟與田夫野老，共祝堯天。舜日於無疆而已。緣序述下誠，字多逾格。統祈鑒宥。俯賜全覽。臣無任悚懼待命之至。

右奏議三卷，彙濟堂文集本也。四庫提要云：啟明章所編輯，夫奏議自屬史類，別集義主文詞，係分

重輕流別亦異。袁錄家往往併入文集。非古也。夫公爲昭代名臣。立朝久著風節。章奏所陳。俱關國家大體。評議遠猷。無不立見施行。垂爲憲典。皇朝經世文編。於公疏採輯尤多。而文或少異。緣公集有江南、荆南、京師、林下諸刻。時地卷目不同。繁簡未能一致也。今按斯編所錄。崇講學。求實政。勤視朝。恤災黎。清吏治。養人才。各疏固爲開國急務。而請錄幽忠。徵隱逸。以作士氣。興教化。重農功。以收民心。他如銓法。財賦。軍屯。律令。錢漕諸大計。無不備列。纖悉當其時。滇黔蜀粵。多方未靖。烏寇乘突。沿海騷然。條陳進取事宜。計兵食。卹民力。權勦撫。規畫周詳。動合機會。固非儒術迂疏。好議論。寡實用者。所得匹倫也。康熙之初。首請駐重兵於荆襄。以握天下之樞。實得底定南服根本。公之功。詎不偉哉。雖古今異勢。限田久任之法。未能果行。而公之素所抱負。亦可想見矣。惟不載勅張縉彥。楊名高。陳之遴。劉正宗各疏。而獨載糾沈永忠一篇。與本傳事蹟不相符合。其去取雖無恩怨之私。讀史者。欲求徵信。不無遺憾矣。至於人之是非。言之得失。論定自在千古。固不必容心於其間也。刻成錄公本傳於卷首。庶於事蹟可立互見焉。光緒十三年四月十五日。王灝謹識。



條 奏 疏 稿

附 疏 稿 續 刊

蔣 伊 撰

條 奏 疏 稿

清 常 熟 蔣 伊 莘 田 撰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為申明五城之職掌。以清奸宄。以肅法紀事。臣惟皇都重地。理宜嚴肅。乃有無藉棍徒。勾同旗下。國門之外。搶奪公行。或以假換真。謂之調包。或割裂行囊。謂之剪緝。每乘市集擁擠之時。肆拾衣帽銀兩。間被本人知覺。惡黨即伴為驚問。橫身當路。而所拾之物。已展轉飛遞矣。種種不法。與盜何異。若不嚴加禁戢。何以肅清首善之地哉。臣奉命巡視中城。與同官臣席珠。邊聲廷親行巡訪。嚴諭司坊官役。懸立賞格。屢經獲解在案。如卜二一起。係調包賊犯。則按律懲治矣。二小子阿長等一起。係剪緝賊犯。則咨送刑部矣。存住林三貴等一起。係搶奪賊犯。臣等公同嚴訊。供出夥賊許七等八人。因犯在赦前。則援赦發落矣。但臣等差期將竣。不及今立一永禁之法。恐奸人肆志。將來未艾也。臣思司坊衙役。寥寥無幾。每舖總甲。止于一舖一人。又有鄉會科場。煮飯飯廠。修理街道。公務承值。甲役空拳隻手。而惡黨實繁有徒。必得營兵番役。協力擒拿。方可使宵人欲跡。臣查京師三營兵丁三千餘名。番役一百八十名。各處汛地。有把軍。有箭手。不可謂非星羅棋布矣。然與五城衙門。初無統屬。其汛防之輪值何兵。督緝何役。曾不得過而問焉。現行事例。在京捕盜官兵人等。遇有殺人劫財大盜。始聽巡城御史指實題參。至于白晝搶奪。在該營將弁。既無盜案之處。分營兵番役。又無緝防之專責。藉口日

條 奏 疏 稿

一

城夜捕。非其職掌。遂至通同狗彘。聽其橫行。夫當前之故縱。安知不為事後之分肥乎。臣請自今已後。凡地方有搶奪惡棍。許五城御史。移會該營將弁。查取某日某地方防守是何營兵。巡緝是何番役。立提審鞫。併五城衙門甲役。一同治以狗彘之罪。重則題參。輕則依律發落。庶幾殺重地。不敢囑魅。而商民樂業矣。臣從衙門掌職起見。如果臣言不謬。伏乞敕部。議覆施行。康熙十五年二月初四日題。初九日奉旨。該部議奏。

條 奏 疏 稿

二

章山東道事。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為大選竟無正途。銓法宜更。以杜倖進。以重名器事。臣惟銓選者。國家之重典。用人者。吏治之大原。皇上撥文奮武。今春闈省鄉試。當此軍機旁午。猶不廢賓興盛事。皇上視科甲一途。何其重乎。獨是部議未協。與情銓衡尚應更正。如現在八月大選。知縣並無應選一人。是進士舉人。竟束之高閣矣。揆厥所由。總因未任小京官。捐納知縣一項。立法未得其平也。夫分缺選授。同一捐納之人。則應分捐納之缺。而不應分應選之缺。至扣補之例。則更有不可解者。一月有一月之缺。如其規避邊缺。觀望不前。此月無捐納之人。則無捐納之缺矣。不應於來月扣應選之缺。補還捐納之人。其始也。懸虛缺以待之。其繼也。扣正途以足之。若扣補之例不改。則將來進士舉人。竟成停選之局矣。夫所謂小京官者。其出身半不可問。一旦白丁。忽膺墨綬。即分行循序。已屬非分之榮。乃使此輩聯翩選用。遂至煌煌大典。竟無一文學進身之人。恐自古及今。無此銓法也。即以兵餉言之。其捐納即用知縣。約捐四千餘金。未任小京官。捐納知縣。約捐二千餘金。人皆去遲而就速。去多而就寡。此項接踵而至。不但有濫名器。亦且有損軍需。平心論之。固非川人之道。亦豈籌餉之道哉。伏乞勅部。持平定議。將每月應選四人。仍照部題原額。其扣補之例。亟為停止。庶不負皇上愛惜人材至意矣。伏惟睿鑒施行。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初二日題。初八日奉旨。吏部議奏。本月二十七日。吏部題為大選竟無正途。銓法宜更。以杜倖進。以重名器事。該臣等議得。監察御史蔣伊疏稱。銓選者。國家之重典。如現在八月大選。知縣並無應選一人。是進士舉人。竟束之高閣。揆厥所由。總因未任小京官。捐納知縣。應分捐納之缺。不應分應選之缺等語。查定例。捐銀即用。先用知縣。用四人。用應選知縣二人。用未任小京官知縣二人。俱各分項選用。並無將進士舉人高閣之處。且分項選用。年久相沿。將此處無容議。又疏稱。一月有一月之缺。此月無捐納之人。則無捐納之缺。不應於來月扣應選之缺。補還捐納之人等語。查定例內。凡大選急選之缺。納銀與應選。俱分項接算。補選。如此月捐納多。得員缺。下月將應選者補選。如此月應選之人多得員缺。下月將捐納者補選。如不接算補選。不得一體均平。相應將此處亦無容議。又一議得。查從前知縣員缺。原係進士舉人。貢生。教習等應選之人。選授。自康熙十四年十月內。會覆科臣彭之鳳條奏。將捐納先用。與應選知縣。分缺選授。結經臺臣何鳳岐條奏。將應選者之缺。又分一半與小京官捐納知縣之人。且因積缺例。應補選。以致八月以後。所出大選員缺。俱選小京官捐納之人。而應選者。不得選授。實屬弊濫。嗣後似應將納銀即用之人。選授四缺。應選之人。選授三缺。小京官選授一缺。今小京官捐納知縣。既另有分缺之例。其此項從前積缺之處。無容補選。二十九日奉旨。依後議。

條 奏 疏 稿

三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為賑荒已奉恩給。救饑務期實效。謹陳賑濟之法。以備採擇事。臣伏見皇上因江南旱荒。特允督臣賑濟之請。從此各省被災地方。咸可推廣皇仁。將見飢者得飽。流者得歸。數千萬將填溝壑者。復登衽席矣。但救荒實政。貴得其人。得其法。則民沾實惠。倘奉行不善。與不賑等耳。從來賑濟之法。莫善於分。莫不善於聚。一聚則飢民雲集。不免有攘奪之患。且給散之時。人多而厥少。強者爭先求食。其勢不能無擁擠。而老弱之顛仆者。已十一二矣。聚數十萬人於一處。挨名按冊。非半月一月不能給發。饑民待哺。經旬不得一食。因而死者。又十五六矣。羣聚露居。疫癘隨作。病不得生。於醫藥。死不得葬。於不毛者。又十七八矣。臣芻蕘之見。務令縣各為賑。而不可聚之於一郡。鄉各為賑。而不可聚之於一城。人各為賑。而不可委之於一吏。所謂縣各為賑者。蓋不欲使民輕去其鄉也。民當凶荒之歲。流亡載道。或攜老幼。舉族共行。或棄妻孥。孤踪獨逝。此散而之四方者。能保其不為盜乎。惟諭以本處賑濟。麥熟之前。稍緩催科。則流亡日歸。使民有故居可戀。親屬可依。一便也。捐輸事例。即以本地之米。賑本地之人。該州縣據實數。送申藩司。藩司逕行達部。米則貯之於倉。銀則交之於庫。無往來之勞。無車船之費。人必樂於從事。二便也。飢民開賑濟之令。每多離鄉越井。扶攜就食。若驅逐出境。使之啼飢道旁。號寒曠野。是不仁也。如一概容留。萬一逃入其內。事發之日。是官與民皆以賑荒而蹈法網也。惟州縣各自為賑。則有保伍里長。人皆誠懇。無逃人之害。三便也。所謂鄉各為賑者。蓋鄉之去城也。遠者百里。近者數里。飢民雞鳴而起。榜腹入城。所仰給者。止一餐之粥。半升之粟。而生業俱廢。八口嗷嗷。不勝病矣。應令州縣官。督同紳士耆里。分歷窮鄉。都屋之中。逐戶清查。真正飢民。計其一家男婦幾口。冊上填明某里某村姓名年貌。每口給一小票。票上另用一印記。以防其冒往別村。凡城市郊野。多設公所。屆期至。驗明小票印記。每名給一紅籤。論以次日不必齊赴。如一人數十人之籤。即可領十人之食。近者給以粥。遠者散以粟。年不滿十歲者。半之。給散之時。換給一綠籤。每日紅綠二籤。循環給給。是一家數口。止須一人奔走城市。而九人者。皆得安坐於鄉。別尋生理。不至失所。行之既久。使男女異日。而一人受兩日之食。則不致男女混雜。此法之可行者也。所謂人各為賑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通都大縣。豈無樂善之紳士。好義之里耆。肯實心任事者乎。若一經吏胥之手。則報名有費。而所報者未必皆實戶。糜給有扣。而所糜者未必皆窮民。其侵漁者多矣。臣在康熙十年。曾賑荒於鄉。分設三廠。全活飢民之數多。而費省。城中官設二廠。全活飢民之數少。而費廣。此冒破與不冒破之別也。應令各州縣里耆。公舉紳士之賢者。分任其事。且擬轉勸助。亦可佐天庾之所不逮。已上賑荒諸法。若地方官實實舉行。或有補於荒政之萬一。伏乞睿鑒施行。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九日題。十五日奉旨。該部確議具奏。本月十七日到部。十一月初四日題。為賑荒已奉恩給。救饑務期實效。謹陳賑濟之法。以備採擇事。戶科抄出。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蔣伊題。前事奉旨。該部確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查得。蔣伊疏稱賑濟之法。莫善於分。莫不善於聚。一聚則飢民雲集。不免有攘奪之患。務令縣各為賑。而不可聚之於一郡。鄉各為賑。而不可聚之於一城。人各為賑。而不可委之於一吏。即以本地之米。賑本地之人。應令各州縣里耆。公舉紳士之賢者。分任其事等因。條

奏前來。查該臣蔣伊既稱各鄉城設廠分頭賑濟。免飢民往返之苦。應令各該督撫嗣後凡遇賑濟被災飢民之處。益有益於飢民者。賑濟可也。十一月初六日奉旨。依議。各處賑濟。著該督撫地方各官。殫心籌畫。設法料理。務使飢民均沾實惠。各令得所。以副朕愛養斯民至意。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為救荒尤貴得人。以仰副德意事。臣惟救荒之法。一在獎廉吏。吏之於民。休戚利病。刻刻相關者。莫如守令。如其不廉也。不能也。坐視其民之死而不救。一旦盜賊起。民亦疾視其長上。而莫肯效命。如其果賢且能也。民信之必深。愛之必篤。有所勸諭。必能樂助。有所委任。必能盡力。其於民之頑良。必能洞悉。民之肥瘠。必能周知。其於給散之際。必能覈出納之奸。必能杜侵漁之弊。轉徙者。可望其招徠。拋荒者。可望其開墾。故天下無救荒之奇策。而有救荒之良吏。然欲擇良吏。必不可拘成格。蓋不專其職。則吏無以行其志。不厚其賞。則吏未必盡其心。臣愚以為被災地方。全恃守令。平日常能清廉潔己。守絕一塵。賑濟之時。又能清查口數。按人給發。務使實惠均沾。不致吏胥剋減。恤災捍患。多方措畫。使數十萬戶口。室雖懸罄。而人慶更生。許該督撫題請廷臣。公同覈實。果係清操卓守。賑荒有法。不拘錢糧盜案。特准即升。則廉吏益知所勉矣。夫天下之最可憐者。莫如飢民。而天下之最可慮者。亦莫如飢民。蓋濟飢民。正所以弭盜賊也。如實能全活數萬人之命。而地土不致荒蕪。戶口不致耗散。真可謂循吏矣。而猶復以考成之法限之。其何以勸天下哉。一在專責成。賑濟有方。固賴守令。然守令之廉能者。不多觀。而貪殘者。比比皆是也。捐撥滿溝。嗚呼滿路。守令不問也。上有賑貸之恩。欲知飢民實數。而守令素不之究也。委之胥吏。則所賑者。又非其實無告也。欲特遣使臣。察勘災傷。則徒滋騷擾之弊。且民情不相通。而侵漁如故也。然則所謂賑濟者。不過公文行下。造冊報上。日賑過若干而已。其生與死。固不得而知也。臣請勸下該督撫。於監司府廳中。薦舉二三廉幹官員。總理荒政。分地任事。如虛報宜禁。扣剋宜禁。閉籍宜禁。擬奪宜禁。宰牛宜禁。皆其職也。令各州縣確勘城市鄉村飢民實數。一面賑濟。不得遲緩。一面報明冊籍。總理荒政官據冊按數。不時親行察訪。如至某里某村。而無其人。是混開也。有其人。而給散不以時。不以實。是冒破也。即行揭參。以為不能撫字者之戒。如總理荒政官不能承上恤下。反掣良吏之肘。該督撫即行指參。務俾地方各官。實心任事。朝夕經營。視為萬命生死所關。凡束手待斃者。皆令全活。而後已。庶可仰紓皇上宵旰之懷矣。臣從救荒得人起見。伏乞睿鑒勅部。議復施行。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九日題。本月十五日奉旨。該部議奏。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為民生當恤。士氣當伸。謹就耳目見聞。繪成十二圖。恭呈御覽事。臣惟聖王之治天下也。雖當已安已治之時。必存猶猶猶猶之念。誠欲周知萬方之疾苦。而軫其艱難也。臣三年於外。凡有見聞。登之圖繪。計十二幅。第一為難民妻女圖。第二為刑獄圖。第三為寒窗讀書圖。圖中情事各為一本。第四為春耕夏耘圖。第五為催科圖。第六為鬻兒圖。現在催徵不得錢糧。已蒙皇上浩蕩洪恩。仰見聖天子痛癢至意。固已洞悉民瘼矣。第七為水災圖。第八為旱災圖。備荒積穀。業經諸臣會議。雖有芻蕘未議。臣亦不敢復贅。第九為觀榜圖。第十為廢書圖。第十一為恭關圖。第十二為疲驛圖。學

核則以取數太隘而貧士有改業之嗟。開課則以滋弊叢興而商人有裹足之歎。以至銜邑之轉輸疲弊之煩苦。此皆久在皇上離照中。方今軍需正殷。臣一時未敢連章累牘。冒瀆宸嚴也。伏念皇上愛民如子。求賢若渴。鑒臣迂疎。俯賜觀覽。則四方頗連瑣尾之狀。幾幾乎如在目前也。呻吟慷慨之聲。殷殷乎如在耳也。皇上舉念間。而斯民自被堯舜之澤矣。有此緒疏進呈。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八年七月初十日題。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為恭釋第一圖。以嚴軍政事。臣聞兵者所以禁暴除亂也。自吳逆煽禍。我皇上不得已而出禁旅。以討不庭。臨軒告誡。毋縱俘掠。重之以天語。申之以嚴綸。仰見皇上如天好生之心。真足媲美兩階矣。但新復地方。其蔓延餘孽。間存伏莽。小民心不願從賊。而力不能抗賊。始而避寇。繼而避兵。多攜其婦孺。藏匿於村墟山谷之中。大兵窮蹙黨類。倉猝搜致。玉石不分。遂使黃口紅顏之輩。橫罹池魚林木之殃。臣於十五年請假旋里。道經淮揚京口。見江西浙江之難民。旬旬千里。哀號乞錢求贖妻女。又於江寧省城。途遇淮安府僧人寂緣。率領難民二百餘人。募緣取贖。臣留心察訪。其被掠而已贖者。江西萬年縣徐善妻張氏等一千餘口也。其被掠而未贖者。浙江永嘉縣何君信妻周氏等二百口也。其具呈藩臬者。江西難民江廷拭。浙江難民劉佛順等也。其募緣取贖難民妻女者。僧寂緣。武舉人王都等也。臣所見所聞者如此。其未見未聞。而流離失所者。蓋不知幾千萬矣。臣目擊領回難婦。細加詢問。皆搜之深山僻落。並非得自賊營。轉使其夫與父之果為賊也。即誅鋤何恤焉。今其夫與父。開關跋涉。儼然於通都省會之中。哀鳴道路。呈控官長。則其為良民可知矣。古之王政。罪人尚且不辜。乃使無辜之赤子。家室離散。骨肉分散。能不惻然軫念乎。至於某地轉販。某地寄放。一則江南青陽縣之詳文可據。一則安徽濬縣之牌票可憑。臣有刊板簿籍。整頓現據。非與風聞者比也。然事經肆赦之後。臣非敢咎其既往。實欲慎其將來。現今湖南粵西底定。滇黔蜀省指日蕩平。其間保無有釜內遊魂。一二依山阻澤者乎。倘一時主兵之帥。欲鼓其士卒枕戈之氣。聊假以寇盜搜山之名。則前車可鑒。後事當懲。臣請嗣後新復地方。責成該督撫嚴禁搶掠。如有此等。許即指參。若坐視不救。又從而導之。事發治以重罪。至若被掠男婦。或轉賣兵民。或寄養營署。種種不一。其從水路者。滿載聯航。其從陸路者。盈車接轎。伏乞併勅下經。過各地方督撫。如遇俘掠人口。許一面截留。安頓公所。一面密奏。請旨定奪。如此。則水火餘生。得遂其母子夫妻之樂。將見天末一隅。焚蕩子遺。皆感來蘇之望矣。臣冒昧直陳。字稍逾格。貼黃難盡。伏乞睿鑒。全覽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初十日題。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為恭釋第二圖。以慎刑獄事。聖人不得已而用。其慈祥惻怛之意。固靡所不至也。乃吏之貪者。每多以酷濟之。或以小事而收監。或以干連而久繫。夫人生之苦。牢獄為最。方春時和。萬物咸遂。而囹圄之中。磷火宵明。盆窻曉泣。及至暑疫繁興。腐骨相藉。一交秋冬。上雨旁風。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與言及此。殊可悲痛。而汚吏奸胥。方借鞫囚。以為貨賄之地。在小民懼一時之狂狴。而貪官操必得之金錢。甚至鼠牙微豕。擅行夾訊。株連婦女。需索賂遺。臣查現行定例。凡情罪輕

小事件。將干連人犯監禁者。題奏議處。又刑部覆臣同官程文華一疏。奉旨。小事株連婦女。甚為民害。著通行嚴加申飭。仰見皇上欽恤之深仁。周詳而篤摯矣。但外吏止存申飭之空文。未見遵行之實效。如本年陝西督臣哈占所參。臨潼知縣錢天子一案。楊漢以資本構訟。本官不問曲直。將漢夾責。收監殞命。臣同官吳泰等所參。副指揮朱賜嘉。將王子強無辜之人。擅用夾拶。此非其明證乎。夫律例雖懸。而官府未嘗刊示。小民豈盡通曉。山夫野老。不能讀律。安知有例。何況望公門而色飛。對吏胥而氣喪。如閩中婦女者乎。臣愚以為用刑衙門。應勒石禁止。伏乞勅下直省督撫。司道府廳州縣。俱令立石中庭。鐫刻上諭。除真正人命強盜重情外。不許濫行監禁。擅用夾棍。及小事株連婦女。如違。按律治罪等字樣。庶使窮鄉僻邑之民。皆曉然知功令之嚴切。而武健嚴酷之吏。亦必觸目而警心。昔宋臣黃庭堅戒石之銘。至今尚勒諸公署。以勵官常。況煌煌天語。寧不足以儆貪殘。而風萬世乎。如果臣言可採。伏乞勅部議覆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初十日題。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為恭釋第三圖。以重銓法事。臣聞三代之制。以德詔爵。以功詔祿。誠以人材不可不愛養。而名器不可不慎重也。皇上三載一舉賢與之典。士之得列名天府者。正不知歷幾許寒窗辛苦矣。乃銓途壅滯。勢同積薪。查康熙九年。起至十八年。應選者不下二千人。每遇銓除。捐納者居十之六。應選者居十之四。按其資次而用之。非二三十年不可。縱使青年釋褐。必至白首彈冠。夫人臣進身之始。努力方剛。莫不卓然思所表見。及至髮白齒落之時。始得循資躋級。其不為子孫計者。幾何哉。大抵開居之日長。而蔽官之日短。臣恐其身家之念重。而民社之念輕矣。此臣不得不為人材惜也。從來親民之官。莫切於縣令。縣令賢。則一邑被其澤。推而言之。天下之民安矣。如其不賢。則一邑蒙其害。推而言之。天下之民困矣。捐納知縣。原出於一時權宜之策。乃有先用。又有即用。更有小京職之一途。以為終南捷徑。揆其欲速之心。莫非取償之計。此輩欲望其母侵漁百姓。豈可得乎。古稱郎官上應列宿。而使僕吏廝養。暮給使令。且攤圭符。此臣不得不為名器惜也。夫捐納之中。未必無賢能。而不可不選擇。臣請將捐納未選者。在內責成吏部。行揀選之法。身書書判。實加考驗。取其文理才幹。堪為民牧者。照次除授。如文義荒謬。出身下賤者。給以知縣職銜。俾為佐貳。以自效。其捐納已選者。在外責成督撫。行保舉之法。一年之中。試之政事。以觀其能。稽之操守。以定其品。如果才長守慎。許該督撫保奏。不拘資格。一體升轉。其貪殘闕茸者。亟請罷斥。如是。則銓法澄而吏治端矣。臣更有請者。現在捐納事例。止有廣西一省。而近

因規避邊缺。納者寥寥。伏乞皇上立沛綸音。將知縣一項。亟行停止。其餘事例。不妨暫開。以濟軍需。是所罷者。止一時之小利。而所持者。為一代之大體。垂諸史策。布諸四方。其關繫非淺鮮也。伏候皇上乾斷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初十日題。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為聖心惕厲方殷。皇躬起居宜慎。謹竭愚忱。仰希嘉納事。臣惟地震之變。史策常有。然京師根本重地。而震驚如此。則斷非細故。八月初三日。夜半流星犯斗。人心惶懼。詎言繁興。兼之殺價日增。竊盜間作。星變於上。民困於下。臣總總過計。深切隱憂。伏念敬天之旨。敬身與敬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為恭釋第一圖。以嚴軍政事。臣聞兵者所以禁暴除亂也。自吳逆煽禍。我皇上不得已而出禁旅。以討不庭。臨軒告誡。毋縱俘掠。重之以天語。申之以嚴綸。仰見皇上如天好生之心。真足媲美兩階矣。但新復地方。其蔓延餘孽。間存伏莽。小民心不願從賊。而力不能抗賊。始而避寇。繼而避兵。多攜其婦孺。藏匿於村墟山谷之中。大兵窮蹙黨類。倉猝搜致。玉石不分。遂使黃口紅顏之輩。橫罹池魚林木之殃。臣於十五年請假旋里。道經淮揚京口。見江西浙江之難民。旬旬千里。哀號乞錢求贖妻女。又於江寧省城。途遇淮安府僧人寂緣。率領難民二百餘人。募緣取贖。臣留心察訪。其被掠而已贖者。江西萬年縣徐善妻張氏等一千餘口也。其被掠而未贖者。浙江永嘉縣何君信妻周氏等二百口也。其具呈藩臬者。江西難民江廷拭。浙江難民劉佛順等也。其募緣取贖難民妻女者。僧寂緣。武舉人王都等也。臣所見所聞者如此。其未見未聞。而流離失所者。蓋不知幾千萬矣。臣目擊領回難婦。細加詢問。皆搜之深山僻落。並非得自賊營。轉使其夫與父之果為賊也。即誅鋤何恤焉。今其夫與父。開關跋涉。儼然於通都省會之中。哀鳴道路。呈控官長。則其為良民可知矣。古之王政。罪人尚且不辜。乃使無辜之赤子。家室離散。骨肉分散。能不惻然軫念乎。至於某地轉販。某地寄放。一則江南青陽縣之詳文可據。一則安徽濬縣之牌票可憑。臣有刊板簿籍。整頓現據。非與風聞者比也。然事經肆赦之後。臣非敢咎其既往。實欲慎其將來。現今湖南粵西底定。滇黔蜀省指日蕩平。其間保無有釜內遊魂。一二依山阻澤者乎。倘一時主兵之帥。欲鼓其士卒枕戈之氣。聊假以寇盜搜山之名。則前車可鑒。後事當懲。臣請嗣後新復地方。責成該督撫嚴禁搶掠。如有此等。許即指參。若坐視不救。又從而導之。事發治以重罪。至若被掠男婦。或轉賣兵民。或寄養營署。種種不一。其從水路者。滿載聯航。其從陸路者。盈車接轎。伏乞併勅下經。過各地方督撫。如遇俘掠人口。許一面截留。安頓公所。一面密奏。請旨定奪。如此。則水火餘生。得遂其母子夫妻之樂。將見天末一隅。焚蕩子遺。皆感來蘇之望矣。臣冒昧直陳。字稍逾格。貼黃難盡。伏乞睿鑒。全覽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初十日題。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為恭釋第二圖。以慎刑獄事。聖人不得已而用。其慈祥惻怛之意。固靡所不至也。乃吏之貪者。每多以酷濟之。或以小事而收監。或以干連而久繫。夫人生之苦。牢獄為最。方春時和。萬物咸遂。而囹圄之中。磷火宵明。盆窻曉泣。及至暑疫繁興。腐骨相藉。一交秋冬。上雨旁風。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與言及此。殊可悲痛。而汚吏奸胥。方借鞫囚。以為貨賄之地。在小民懼一時之狂狴。而貪官操必得之金錢。甚至鼠牙微豕。擅行夾訊。株連婦女。需索賂遺。臣查現行定例。凡情罪輕

小事件。將干連人犯監禁者。題奏議處。又刑部覆臣同官程文華一疏。奉旨。小事株連婦女。甚為民害。著通行嚴加申飭。仰見皇上欽恤之深仁。周詳而篤摯矣。但外吏止存申飭之空文。未見遵行之實效。如本年陝西督臣哈占所參。臨潼知縣錢天子一案。楊漢以資本構訟。本官不問曲直。將漢夾責。收監殞命。臣同官吳泰等所參。副指揮朱賜嘉。將王子強無辜之人。擅用夾拶。此非其明證乎。夫律例雖懸。而官府未嘗刊示。小民豈盡通曉。山夫野老。不能讀律。安知有例。何況望公門而色飛。對吏胥而氣喪。如閩中婦女者乎。臣愚以為用刑衙門。應勒石禁止。伏乞勅下直省督撫。司道府廳州縣。俱令立石中庭。鐫刻上諭。除真正人命強盜重情外。不許濫行監禁。擅用夾棍。及小事株連婦女。如違。按律治罪等字樣。庶使窮鄉僻邑之民。皆曉然知功令之嚴切。而武健嚴酷之吏。亦必觸目而警心。昔宋臣黃庭堅戒石之銘。至今尚勒諸公署。以勵官常。況煌煌天語。寧不足以儆貪殘。而風萬世乎。如果臣言可採。伏乞勅部議覆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初十日題。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為聖心惕厲方殷。皇躬起居宜慎。謹竭愚忱。仰希嘉納事。臣惟地震之變。史策常有。然京師根本重地。而震驚如此。則斷非細故。八月初三日。夜半流星犯斗。人心惶懼。詎言繁興。兼之殺價日增。竊盜間作。星變於上。民困於下。臣總總過計。深切隱憂。伏念敬天之旨。敬身與敬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為恭釋第三圖。以重銓法事。臣聞三代之制。以德詔爵。以功詔祿。誠以人材不可不愛養。而名器不可不慎重也。皇上三載一舉賢與之典。士之得列名天府者。正不知歷幾許寒窗辛苦矣。乃銓途壅滯。勢同積薪。查康熙九年。起至十八年。應選者不下二千人。每遇銓除。捐納者居十之六。應選者居十之四。按其資次而用之。非二三十年不可。縱使青年釋褐。必至白首彈冠。夫人臣進身之始。努力方剛。莫不卓然思所表見。及至髮白齒落之時。始得循資躋級。其不為子孫計者。幾何哉。大抵開居之日長。而蔽官之日短。臣恐其身家之念重。而民社之念輕矣。此臣不得不為人材惜也。從來親民之官。莫切於縣令。縣令賢。則一邑被其澤。推而言之。天下之民安矣。如其不賢。則一邑蒙其害。推而言之。天下之民困矣。捐納知縣。原出於一時權宜之策。乃有先用。又有即用。更有小京職之一途。以為終南捷徑。揆其欲速之心。莫非取償之計。此輩欲望其母侵漁百姓。豈可得乎。古稱郎官上應列宿。而使僕吏廝養。暮給使令。且攤圭符。此臣不得不為名器惜也。夫捐納之中。未必無賢能。而不可不選擇。臣請將捐納未選者。在內責成吏部。行揀選之法。身書書判。實加考驗。取其文理才幹。堪為民牧者。照次除授。如文義荒謬。出身下賤者。給以知縣職銜。俾為佐貳。以自效。其捐納已選者。在外責成督撫。行保舉之法。一年之中。試之政事。以觀其能。稽之操守。以定其品。如果才長守慎。許該督撫保奏。不拘資格。一體升轉。其貪殘闕茸者。亟請罷斥。如是。則銓法澄而吏治端矣。臣更有請者。現在捐納事例。止有廣西一省。而近

齊姓而已。蓋皇上一身天地所福。臣民所得命。四海八方所仰瞻。不可不慎也。邇年以來。臣每聞邸抄。見時屆秋冬。皇上間有境外之巡行。雖觀風問俗。下悉民瘼。原非比於遊畋。然當地震之變。臣恐以為此。後乘輿。必不宜遠出。方今時事多艱。羣工曠職。將士久露於邊外。而兵氣未銷。災荒疊見於四方。而民生日瘁。皇上宜日御便殿。咨諏治道。俾內外大小臣工。如何永絕苞苴。如何更張舉廢。用兵之地。如何令其早奏膚功。被災之民。如何令其咸登衽席。若復涉歷郊原。萬一獸驚馬逸。非所以節勞而慎動也。皇上憂勤惕厲。並未嘗有巡行之意。而大馬趨忠。不豫為陳情。昔漢光武帝西巡。郭憲當車而諫曰。方隅初定。車駕未可遠行。明宣宗好微行。楊士奇諫曰。陛下奈何輕出。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之。臣不敢妄希古人。而竊有懷報國。迂疎寡識。然愛君之念。實出一片樸誠。伏冀睿鑒。涵育。事關聖躬起居。不敢不密疏陳。有此具本。密題請旨。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七日題。本月十一日奉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為指陳六部之積習。伏乞天語申飭。痛改宿弊。以共挽天心事。臣伏見皇上因地震示異。憂勤惕厲。大小臣工。皆宜改絃易轍。恪恭寅畏。以仰副聖心。乃一人兢兢業業於上。百職因循於下。民生有百苦而無一樂。國計有百竭而無一盈。官方有百壞而無一整。如此而謂可以回天變。致民和者。臣未敢言也。臣惟國家設官分職。外而督撫。所以統率屬僚。內而六部。所以總持綱紀。而居中馭外。六部之權為尤重。臣觀開六部之事。外吏必先通之於書辦。書辦通之於掌印。印中有一事而書辦陰主之。漢司官不敢爭者。有一稿而司官力持之。堂上官不能駁者。六部皆然。而戶部為甚。如一案之銷算也。每遲延以待打點之來。或咨查以待彌縫之至。其事之應准者。若打點未來。則一駁再駁。雖害民生而不恤也。其事之不應准者。若彌縫既至。則一請即行。雖損國計而不顧也。滿漢堂司。從未有大破情面。發覺指參者。豈真能風消弊絕哉。如現在會審戶部侍郎查庫。賊私蠶蠶。口供鑿鑿。已有實據。此豈外吏之樂於通賄哉。勢有所不得已。而外吏亦便於營私也。推而言之。六部之事。皆難逃於皇上離照中矣。伏乞天語嚴加申飭。嗣後本部如有摘發。科道如有糾參。皇上立加嚴譴。勿示優容。庶幾積習可破。而災變可回矣。若果臣言不謬。仰祈皇上睿鑒施行。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七日題。八月十一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為特參督臣縱兵俘掠。苦累里役。上悖王言。下戕民命。伏乞乾斷。嚴加處分。以飭封疆大吏事。臣惟總督一官。寄千里之金湯。專百城之鎖鑰。皇上畀以數千萬之生靈。俾司牧之任。綦重已。膺斯任者。禁暴除亂。養兵恤民。斯可稱總督矣。乃江西督臣董衛國者。殘忍成性。刻剝居心。臣親見江西難民。如安仁。餘干。萬年。貴溪。鄱陽。南城。臨川。金谿等縣。男婦。盈千累百。棄口一辭。皆言俘掠之慘。係督臣董衛國。導之。小民呼天搶地。泣血椎心。但九關萬里。不得一哀鳴於君父之前耳。臣又聞十四年九月邸報。見督臣董衛國。具啓大將軍前。據稱。督標効用遊擊。周志新等。奉總督明諭。於八月二十日。率兵直抵靖安縣。逆賊戰敗。逃入高山。一股敗入南山。一股敗入北山。去訖。其城外附近房內。有逆賊埋伏。急令放火夾剿。被火燒死者。不計其數。夫山之去城也。遠則數十里。近亦七八里。既云敗入南

山北山。又云埋伏城外附近房內。賊雖愚。必不至此也。則所謂燒死。不計其數者。豈非百姓乎。在督臣縱兵焚掠之罪。業自己。和盤托出矣。尤可異者。十七年。督臣出兵廣信。起南昌府民夫二千餘名。帶至廣信。久不發回。怨聲載道。此江南蘇州府同知趙森。解餉軍前。親聆目擊。本年督臣移師湖廣。起南昌府民夫二千餘名。帶至湖廣。里甲。備夫一名。計月出銀四兩。一月之後。尚未發回。致令小民倍出夫價。萬口嗷嗷。怨氣上積。江西當兵燹之後。哀鴻遍野。為大吏者。當如何勞來安集之。乃使鋒鏑餘生。重困夫役。皇上有恤兵之實。而督臣行縱兵之私。皇上有愛民之心。而督臣行戕民之事。此寧不足以干天和乎。伏乞皇上立賜處分。以回天變。臣與督臣董衛國素無嫌怨。事切民生。特疏指參。伏候皇上乾斷施行。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七日題。本月十一日奉旨。該部察議具奏。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為據實指明回奏事。準吏部咨。為特參督臣縱兵等事。勅下臣。將該督回奏情節。逐一明白指出。具題到日。再議。奉旨。依議。等因。到臣。臣惟皇上睿照如神。凡督撫之賢否。靡不洞悉。如江西督臣董衛國。殘忍虐民。皇上命其軍前戴罪圖功。是聖心久已洞照矣。臣未及補參別款。止就其回奏情節。謹為皇上詳陳之。臣於十五年春。道經淮揚。京口江寧等處。親見江西難民。如安仁。餘干。萬年。貴溪。鄱陽。南城。臨川。金谿等縣。男婦。盈千累百。臣細加詢問。並未言某將軍。某大臣。而獨痛心疾首於督臣。衆口一詞。皆言江西禍遭寇賊蹂躪。百姓有為賊者。有不為賊者。總督全無撫綏。不辨民賊。每言地方無一好百姓。而盡指之為賊。夫盡指之為賊。則玉石不分。此俘掠之所由來也。謂非督臣導之。乎。督臣疏稱。進勦靖安逆賊。賊雖敗。附近房內。仍有逆賊埋伏。意誘我兵前進。故令放火勦殺等語。臣謹一一駁正之。據督臣具啓大將軍。言逆賊敗入高山。其時逆賊盤踞龍窩大山。離靖安縣城七十五里。夫山谷之間。何地不可埋伏。而反在近城房內。此必無之事也。若言意誘我兵前進。首尾受敵。則靖安南門。是省城往來大路。不通賊巢。豈賊埋伏南關。反欲誘我兵回至省會乎。此又必無之事也。而放火燒南門。錢糧六談。南泉等民房百餘家。其縱兵之罪一也。據督臣原啓。言城外附近房內。仍有逆賊埋伏。並未言城內亦有賊埋伏。而放火燒城內。涂家巷。舒十六。舒中。舒卜九等民房數十家。其縱兵之罪二也。房內非埋伏之處。附近非誘敵之所。附近房內。其非賊明矣。即督臣虛冒報功。誑稱埋伏有賊。當時賊既遠遁。其埋伏餘孽。何難一一搜勦。若夫民間廬舍。是百姓所蓋造。老弱所棲止。一日盡遭焚燬。計燒西門至石嘴頭。舒擲遠。涂瑞。叔羅。煥章等民房八百餘家。又燒北門至北港。舒恒。八王。贊。可。胡。春。八等民房二百餘家。夫殺賊可也。放火焚燒民房。豈所以綏德安集乎。其縱兵之罪三也。在督臣百口難辨矣。督臣疏稱。廣信勦賊。捐費僱募人夫。每夫一名。給銀一兩。一月已滿。仍給銀一兩。等語。臣思民夫二千名。兩月工食。應費四千金。若果捐費四千。當時督臣豈肯不題明。以為加級紀錄之地。況頻年用兵。所派民夫。不下二三萬名。派之舖戶者。為門面夫。派之里長者。為里社夫。工食孰不取辦於民間。而獨廣信勦賊。捐費僱募。將誰欺乎。伏查民夫舊例。即用兵之時。皆逐站支應。故里甲止具數日之糧。及督臣越站帶至廣信。久不發回。民夫有久戍之苦。飢寒驅迫。委頓路旁。怨聲載道。最真最確。且有解餉同知趙森。親聆目擊。至督臣

每次出師累死民夫無數。如南昌縣三十七都二圖吳明等四十六都三圖虎山殷民等皆死於夫役。里社易健生吳永吉殷九榮殷楚玉等可證。其轉死溝壑而不誰姓名者更不可勝計。督臣猶泰然以為民心不怨。可謂良心喪盡者矣。督臣疏稱出師岳州。部覆允助正項錢糧。雇募人夫等語。臣更不無議焉。十八年督臣進勦岳州。派南昌府民夫二千餘名。其南昌一縣派夫八百名。該縣先勒取夫頭梅敬泉陳其生李美卿等。里社易盛易案等。每名領銀三兩。領狀存案。民夫工價不過紙上空言。其實皆派之里社。僱夫一名計月出銀四兩。一月之後。倍出夫價。各區里民苦累已極。夫既動正項。而復派里甲。是私派也。既派里甲。而復行開銷。是冒破也。若云該縣扣剋。是失察也。軍興以來。錢糧之浮冒開銷。惟江西為甚。夫役則派在民間。錢糧則動支正項。糜國家之金錢。竭閭閻之膏血。此其一端耳。督臣回奏。滿口支飾。而獨於此款。則曰不待辨。蓋不待辨者。不能辨也。足見其理屈而詞窮矣。臣謹逐一指明回奏。至督臣身為大臣。而原任戶部侍郎查庫。所供董衛國餽送銀兩。鑿鑿有據。是皇上業知其行賄矣。九卿詹事科道會議。科臣公疏稱。董衛國不能料理。致失民心。是滿漢諸臣皆知其失民心矣。部駁守備宋國禎從賊一案。十五年十一月內。始行審結。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督臣即報其金幣殺賊立功。歷奉部駁。是部臣已知其冒功矣。此皆臣無容更置喙者也。督臣係封疆大吏。不能牧養小民。致萬民嗟怨之聲。流布遠近。而回奏疏內。猶指臣為捏款誣參。授督臣之意。不過以身居總督。在小民必不敢執證。在有司必不敢實報。在地方同官諸臣。必多徇庇。故肆無忌憚耳。然聖明在上。斷難逃於離照也。緣係回奏情節。字多逾格。貼黃難查。伏乞睿鑒。全覽施行。康熙十九年正月初六日。本月十五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蔣伊謹題。為勸撫恤以固初集之民心。務開墾以收恢復之實效事。臣一介庸儒。荷蒙簡拔。初列清班。繼登言路。聖恩高厚。思竭涓埃。勉效一得之愚。敬為皇上陳之。臣惟天下之大本。在得人心。國家之大計。在足兵餉。而餉非民不辦。必使民有餘力。軍有餘糧。則以制勝無難矣。現在恢復地方。如江西之饒州。撫州。建昌。廣信。浙江之溫州。處州。及金華。衢州。嚴州所屬各縣。陝西之鞏昌。臨洮。延安。慶陽等處。漸次底定。而兵威所過。瘡痍未起。臣見江西督臣董衛國一疏。言贛運屯田。經寇賊蹂躪。在處流亡。丁佃無歸。據此推之。則凡已復地方。其哀鴻遍野。蒿萊滿目。可知矣。民當流離甫集。豈不樂有安居。奈官吏之撫綏無術。百姓之田土就荒。飢寒轉徙。安能保其不為盜乎。多一伏莽之寇。即少一供賦之民。夫此嗚呼之衆。當王師坐鎮。不過偷生山澤。及至大兵調遣。必致侵掠城市。是地方一日不可去兵也。一日不可去兵。即一日不能缺餉。雖議生議節。度支亦安有不涸之府哉。臣愚以為撫民者。巡撫之職也。嗣後大兵進勦。新復地方。宜令撫臣。身歷軍前。嚴戒搶掠。撫綏百姓。酌量地方。殘破已極者。題請緩徵。以勸農作。或遴委才能道員。隨赴軍前。專責以招徠開墾。其郡縣有司。于受事之後。果能使田畝成熟。人民復業。該督撫題明。註以上考。久任優陞。以資成功。如有地土荒蕪。人民離散者。題參罷斥。地方諸臣。在在實心任事。使初集之民。皆耕田鑿井。愜然有固結之心。則田疇日闢。可以上舒國用。寇盜日銷。可以量減駐防。田不至久成荆棘。兵不至坐糜金錢。此撫恤民生。即為養兵裕餉之本計也。臣迂疎之見。冒昧

潰陳伏乞睿鑒。採納施行。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題。十三日。奉旨。該部議奏。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蔣伊謹題。為請申嚴誣逆之條。以杜民害事。臣思奸惡不勦。必傷善類。值今民生困頓之時。地方官吏。更宜加意撫綏。乃有奸民夥告。或修小怨。或瞰殷儲。每借叛逆裝頭。誣害良善。刁惡之風。長此安窮。其在不肖有司。樂借烏有之詞。指為可居之貨。株連蔓引。非刑拷訊。即至水落石出。審虛反坐。而良民之膏血。半銷竭於官吏之侵蝕矣。臣近閱邸報。見川湖督臣蔡毓榮所參樊司鐸一案。則因黃銳拾獲廢札。誣砌多人。河南撫臣修鳳彩所參徐上登一案。則誣報張寶謀殺殺賊。該管官公同研訊。悉屬子虛。此其明證矣。臣查反坐之條。遇赦不宥。定例甚嚴。而奸惡之徒。依然弁髦國法。伏乞敕下各直省督撫。申嚴誣逆之條。通行曉諭。如有首告通逆窩盜等情。應赴該地方官告理。不許越訴。將弁衙門。其承問官。即應立提審鞫。刻期定案。不得就延時日。以來賄賂之門。不得牽累無辜。以擾耕桑之戶。重懲一二。誣告之奸徒。即保全數十輪租之赤子。臣更有請者。貪吏受賄。業有常刑。嗣後如借叛逆為名。枉法受賄者。應加等治罪。其于今日之民生。未為無補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敕部議覆施行。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題。十三日。奉旨。該部議奏。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為本年白糧既報徵收。將來折價未可懸定。伏乞勅下總漕該撫。每年臨期確定時價。庶上不病國。下不傷民。事。臣惟白糧一項。徵收本色。則有一定之額。編既經改折。則當權衡米價之貴賤。以為增減。如米價貴。自應議增。以濟軍需。如米價賤。亦應議減。以寬民力。臣查順治十一年以前。江浙二省。米價日貴。部議將每年白糧。改折十萬餘石。每石折銀一兩五錢。順治十二年。每石議折銀二兩。其時江浙米價。踴貴至二三兩不等。故所定折價。甚得其平。初不料後之貴賤懸殊。一至此極也。然觀其貴可以增。則知賤亦可減。因時損益。原非執為一定不易之額。近年江浙米價。不過五六錢上下耳。自皇上全徵本色之後。民命得以少甦。今因軍需浩繁。將江浙二省。運送白糧。共正耗米三十八萬三千六百二十石。零。暫為改折。而仍照順治年間貴米之價。每石折徵銀壹兩伍錢。臣近閱總漕臣帥顏保覆疏。知本年起運十四年白糧。已報徵收本色。而部議下年俱行改折。臣不知將來年歲之豐歉。可預卜乎。米價之高下。可懸定乎。倘仍如近年米價。止於五六錢上下。而又加之。以起解積費。是使小民以三四石之本色。完一石之折徵。百姓剝肉難醫。則逃亡可慮。官吏追呼無術。則逋欠愈多。皇上愛民如子。諒數千萬糧。皆破朴之聲。皇上必不忍聞也。數百千買兒鬻女之狀。皇上必不忍見也。臣愚以為折徵之價。每年應先將一半派入條編。一例徵收。其餘則俟秋穫之期。聽總漕該撫。確定時價。題請增減。殺費則國家收折徵之利。殺賤則小民亦免倍徵之苦。夫米價貴賤。萬耳萬目所共聞共見。在總漕該撫身為大臣。既可以寄千里之金湯。可以司百萬之錢穀。斷未敢任意低昂。以欺朝廷者也。況現在直省供應大兵糧餉。一應米豆等項。俱照時價銷算。出之于官者。既可隨時增減。徵之于民者。獨不可因時酌定乎。臣從國計民生起見。冒昧潰陳。伏乞皇上敕部議覆施行。康熙十五年二月初四日題。初九日。奉旨。該部議奏。

參藩粵東粵東當兵燹之餘供億煩苦皆藉倚為奸弊民不聊生君至則禁陋規革羨耗撥支給除差徭
 獨難煩苛與民更始粵人便之尋以才望署藩篆宿賢畢清而不名一錢又為之建義學設書院集諸生
 課肄其中嶺南之文教一振無何有視學中州之命君毅然曰此吾事矣於是星馳抵任嚴飭各屬修葺
 費宮及先賢祠葺頌條教崇經傳倡明絕學以端士習而正文風諸所獎拔生童悉皆寒雋一切竿牘絕
 懲河朔伊洛之間彬彬郁郁實君之功也丁卯春巡校至大梁忽舊疴舉發遂以不起聞者悼之君生於
 崇禎辛未二月初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二月初一日享年五十有七有文集若干卷行世娶毛氏孫氏子
 二一陳錫乙丑進士一廷錫太學生女四並適望族孫三幼君少負大志動以古名臣自期當其踴躍
 諫天下想望其丰采不幸中道沮抑一麾萬里迢迢於蠻煙瘴霧間雖量移內地庶幾以文章圖報稱而
 中多低牾常鬱鬱不甚得意卒之官不過監司壽不滿花甲一旦溘然歸于泉壤豈不重可悲哉君生平
 見義勇為如恐不及瑰琦卓犖之行不可枚舉而於師友一倫尤特為加意以力矯世俗澆薄者之為即
 子丙辰被放憂思惻惻君聞之未嘗不太息飲泣語所知曰非敢阿好為斯道惜耳夫以予之不肖而君
 顧猶惓惓不釋如此則生平之篤于行誼為何如也嗚呼今已矣九京不可作矣予乃揮淚而為之銘曰
 爾爾之操凜於介石嶷然之概瀕于易簣皎皎者汚穢者折柄鑿齟齬咄哉誰惜汲黯坎壈賈生孺斥
 千古同悲請觀去迹余亦罹憂奄奄落魄歎息斯人銘茲幽夢通家友生熊賜履拜撰

條奏疏稿續刊

救荒第三疏

題為請緩催科事臣伏見皇上視民如傷痼疾念切今歲江西江南舊欠已歸已緩雖彙齊彙做何以加
 焉況軍需孔棘誠難一獨再獨一緩再緩奈目前事勢有萬不能不陳請者去年亢旱飢民尚有草根可
 食樹皮可食今則萬樹無皮千村皆赤矣且倉廩空矣山澤竭矣民之窮困如衰老之人血氣既竭而疾
 病連綿其能支乎有司憚於考成悉索敲賦敲扑之下塔前雨血田野之間赤土乾封竊思糧從田畝而
 出田待人戶而耕苟秋成失望小民呻吟轉徙方救死扶傷之不暇而何能辦額賦哉嗟此飢民有曾無
 半菽而顛蕪三木者既乏衣食之資又無室家之戀旁有追呼之擾上有筮楚之殃其肯枵腹以待死乎
 唯有烏驚獸散逃竄山谷而已及一聞皇上賑濟之令即欲歸尋故業而足方入境身已繫於桁楊究使
 待賑之飢民其勢不盡歸於逃亡不止逃亡日衆則田土日荒是因早半載之催徵而反悞數年之額餉
 也伏請皇上特沛隆恩將被災地方十九年地丁錢糧暫緩至六月開徵臣非不知軍興未息需餉萬分
 緊急但催科不緩則逃亡不歸催徵之吏不能向無人之土而嚴事誅求子遺之民萬難視他人之瘡而
 代為剜補經徵者點金無術督催者呼癸無靈究何補於兵餉哉孰若稍緩須臾則土著者皆安土而重
 遷流移者亦思歸而復業矣臣從民生起見伏乞皇上睿鑒採擇施行

華田蔣公墓誌銘

癸丑春閣子承乏典試事得士百有五十人而所為風裁特峻者維常熟蔣君華田君由臺班選外秩歷
 任中州學使不幸以勞瘁卒於官卒之日遺命孤陳錫必巧予言志其墓是則君之拳拳於予直至瞑目
 時猶然也而予亦惡忍辭之按狀君姓蔣諱伊字謂公別號華田繁出東漢九侯之裔晉成康中有秀元
 者以平吳功封常熟侯則始祖也自秀元後代有聞人傳至南陵公諱棻以丁丑甲科任南海建安令有
 惠政晉儀部主司是為君考生子三子君其季也君生而骨相異於凡兒年十四補博士弟子途有聲
 諸生間顧乃困於場屋則益下帷攻苦大肆力於羣書而其學以就丙午魁鄉薦癸丑成進士比榜放即
 上所著玉衡臣鑒二錄有旨留覽時君已頗然負公輔之望矣是年四月選授庶常館試之文爭相傳誦
 乙卯秋散館特授臺員蓋重之也八月補侍御史巡視中城君感激知遇多所陳奏如清六部之積習減
 白糧之直嚴誣逆之條與夫勸撫恤務開墾賑荒濟飢等疏皆切中機務至於彈劾大吏略無回撓一時
 有真御史之目焉丙辰移疾歸里己未補廣西道御史時吳逆熾張征調四出哀鴻遍野君乃草四疏繪
 十二圖親詣御前上之其圖曰難民曰寒窳讀書曰廢書曰水災曰觀榜曰衡驛曰旱災曰饑兒曰寒冬
 疥癩曰暑月困圍曰暴關曰春耕夏耘曰催科閭閻各為輻曲寫民間疾苦甚悉上覽之動容八月復應宜
 詔上三疏庚申秋又上大選正途一疏自是直聲震海內而忌之者亦起矣辛酉春得旨外轉壬戌奉命

救荒第四疏

題為請通商賈以裕農興工作以助賑事。臣惟救荒之法。一在通商賈。皇上深仁厚澤。賑濟飢民。所全活者。已不可勝數矣。但太倉有限。而飢民無窮。全賴鄰省隔屬米穀灌輸。庶飢民不致乏絕。邇年以來。各關私加額稅。有增至六七倍者。小關私棚。巡船白役。紛然擾民。昔之抑末以重農者。今且病商而困農矣。現在賑荒事例。其捐納銀兩。勢必轉難他處。一升一斗之粟。皆飢民性命所關。何堪暴關橫征。因此一方民也。凡賑飢米穀。應令地方官申報督撫。所過關梁。驗明印信文書。不得阻留。其商賈市糴五穀者。所收之稅。悉遵舊額。不許設立大單小單等項名色。私徵厚斂。則商賈通行。飢民雖缺食於本土。而可仰備於他方矣。一在興工作。昔宋臣范仲淹之救荒也。整理版倉吏舍。日役數千夫。使飢民皆得藉備作。以仰食公餘之財。不致轉徙溝壑。此濟飢之一法也。今各直省地方。保無有城隍傾塞者乎。橋梁馬路。保無有未嘗者乎。漕渠水利。田畝圩岸。保無有未治者乎。令有司巡行原野。應修者修。應浚者浚。應築者築。少壯有力者。計其備與粟。較老弱倍之。工集而費省。則國家之金錢。不致虛擲。而人得有所資。以自食其力。將見壯者之散四方者鮮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救荒第五疏

題為請廣仁政事。臣惟天之生此民也。凡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生不得歸。死不得葬者。皆皇上之赤子也。聖人在上。必思所以安全之。現在各地方飢民。流離道途。宿露餐風。疾疫之死亡者。必多。則病坊不可不設也。幼孤之遺棄者。必衆。則遺嬰不可不收也。鳩鵲在望。孳孳日繁。則鬻爵不可不掩也。昔宋臣趙抃之救荒也。擇公私廬舍。設立病坊。俾男女異室。以處疾病之無歸者。委護厚之人。視其醫藥飲食。令無失時。道棄嬰孩。使人得收養之。死者使所在收瘞之。今不可做而行乎。宜勸諭地方官。室有能以醫藥濟活十人以上。收養小兒五口以上。接埋遺骸二十軀以上者。地方官給匾獎賞。其有全活至百人。收養至五十口。埋葬至二百軀者。驗實具申督撫。彙名題請。量給頂帶榮身。庶疾病得生。幼孤得養。暴露得藏。此亦仁政之大也。更有醫藥之寒貧。廢廢之貧儒。居遠仁者之鄉。寧甘餓死。而不肯報名就食者。在地方官悉心體訪。量助錢米。則繩樞之士。皆不至束手待斃矣。臣聞救荒如救焚。蓋數千萬人之呼天而泣者。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已上五本。伏乞皇上勅部速議施行。

恭進玉衡錄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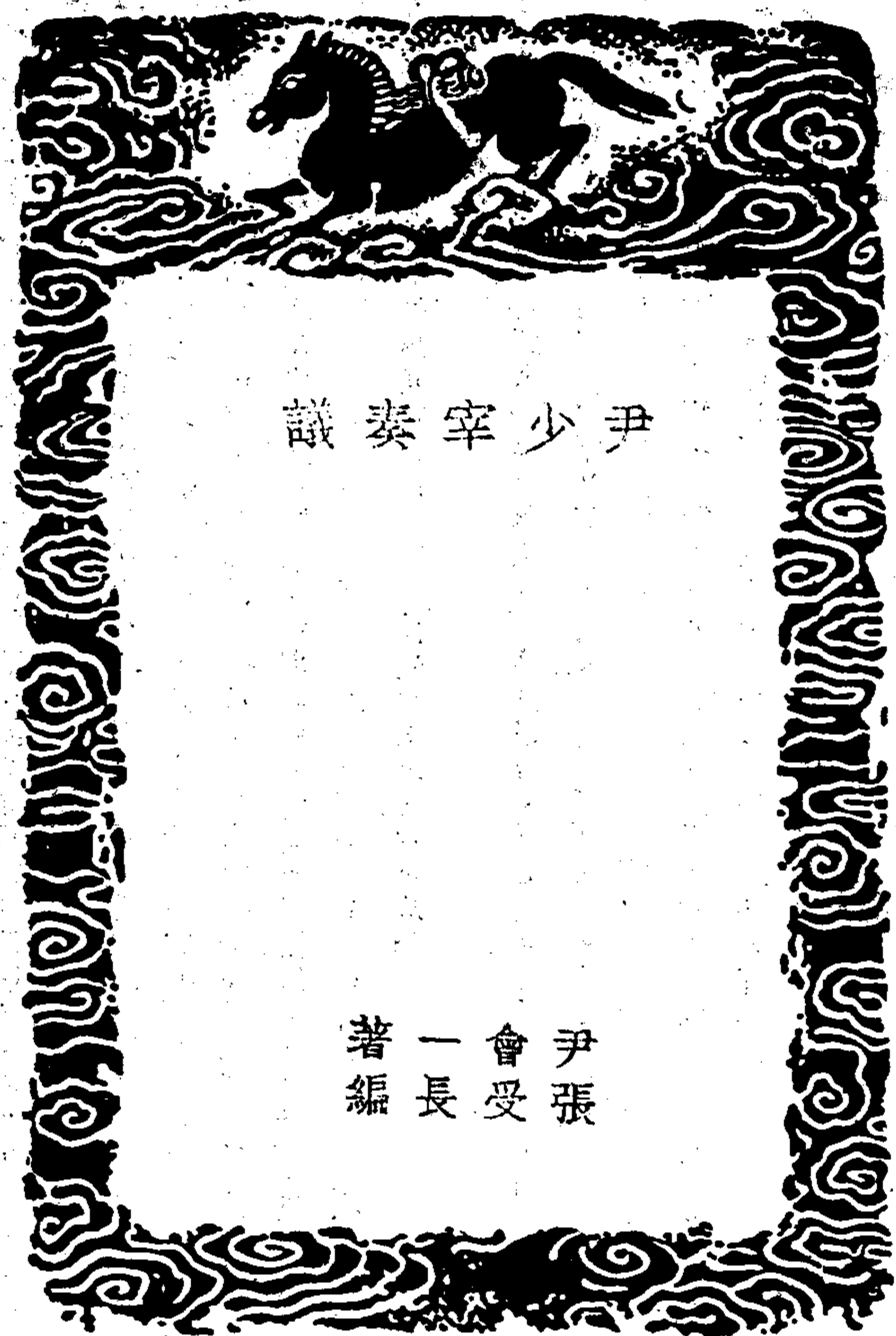
奏為恭進萬世玉衡錄。仰資聖學事。臣惟古今之道。詳於經史。義取鑒觀。事存懲戒。此聖王之所以必務多聞。必師往訓也。臣草茅賤士。不揣固陋。上自唐虞。下迄明季。恭纂成書。分爲法戒。其可法者。皆哲王之憲典。次亦遠臣之訓辭。其可戒者。皆歷代之覆車。實爲千秋之殷鑒。敬列六十四條。都爲四卷。述其治忽之故。用尋得失之原。自古國家。無不以敬勤而興。以宴安而敗。以尊賢納諫而昌。以信讒殖貨而替。以愛人節用而民安。以繁刑暴斂而民困。按之則一毫不爽。推之則百世可知。稽古以驗今。因人以儆己。則高深之助。或少資於山海也。臣謹具疏。進呈睿覽。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奏為恭進臣鑒錄。以勵臣工。以光聖化事。臣惟人臣報國。賴有文章。百世勸人。必資書籍。竊觀古今以來。凡忠君愛國之臣。無不身膺顯爵。世享榮名。其奸貪回通之臣。罔不躬蹈誅誅。慚貽簡策。臣謹分列勸懲。編爲二十卷。勸部七十二類。懲部五十類。前列事實。後載格言。使忠臣孝子。益勵於設誠制行之端。頑士端人。亦可爲寓目警心之助。皇上不棄菲葑。頒之剗。俾天下之學古入官者。聆芳規而興起。則實心善政。有以報君上之知。親履職而感悔。則迪德省愆。有以收桑榆之效。其爲世道人心計者。不止在一時也。臣草野新進。罔識忌諱。繕疏進呈。伏乞睿鑒施行。

請撤駐防滿兵疏

題為敬籌節省兵餉之源。請酌駐防緩急之道。以裕軍需。以甦民力事。竊惟治天下之大端。國計與民生而已。方今征討四出。兵多餉絀。仰屋持籌。不得已而議生議節。但國體所關。民命所繫。固已生無可生。節無可節矣。臣再四思維。有一兵。即有一餉。而省一無益之兵。即少一必需之餉。現在用兵地方。勦禦兼施。請兵增餉。萬難節省。至腹裏無事之地。如江南蘇州一郡。初設蒙古滿洲披甲。繼調京口防兵。臣從兵餉起見。以爲此一郡者。地非嚴疆。奸無竊發。以言乎濱海之區。則崇明有提督矣。吳淞有提督矣。以言乎上游之勢。則京口有將軍矣。江寧有重兵矣。本地防禦。現有經制舊額。又何事多此一旅。空糜芻糗也。況江南六郡。自皇上緩征減賦之後。無不仰感皇仁。比年以來。鄰省雖有震驚。吳民帖然寧靜。臣係本地地方之人。故於地方形勢。籌之最熟。民心愛戴。知之最詳。該撫臣馬祐。在閩逆初變之時。人心風鶴。不得不請兵坐鎮。今則浙東漸次底定。閩寇不難蕩平。而內地州縣。依然養兵不用。此所謂以不生不息之財。供不戰之兵。古今之通病也。該督撫身在地方。諒必有確見。或以業經題請。不便遽議更張。臣請勸下該督撫。酌量時勢。地方果否平靜。駐防果否可緩。經制舊額。果否足供防禦。如遇他處進勦。即令移鎮。肯內地之駐防。則可免禁旅之調發。此亦節省兵餉之一端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睿鑒施行。

尹少宰奏議目錄



尹少宰奏議

尹張會一著
張受長編

卷一 兩淮疏

- 謝署鹽政疏
- 敬抒誠悃疏
- 請濟浙鹽疏
- 清理江廣浮費疏
- 巡查鹽場疏
- 奏收餘鹽疏
- 謝加僉都御史疏
- 議撥鹽義倉疏
- 奏明節省疏

卷二 河南疏一

- 謝署巡撫疏
- 確查撫恤事宜疏

尹少宰奏議 目錄

尹少宰奏議 目錄

- 奏明豫省吏治疏
- 請免歉歲息穀疏
- 摺節二麥疏
- 請免開墾陸科疏
- 運餉便民疏
- 請建營倉疏
- 嚴禁酒麴疏
- 請給飯食修築民隄疏

卷三 河南疏二

- 請設社學疏
- 回奏秋審疏
- 覆奏盜案疏
- 劾奏藩司疏
- 請免水田陸科疏
- 敬陳農桑四事疏
- 請寬辦料限期疏
- 查禁酒麴疏

卷四 河南疏三

- 謝實授巡撫疏
- 請減水田重糧疏
- 議除常平弊竇疏
- 請增先儒博士疏
- 查區清理灘地疏
- 接濟直省麥石疏
- 請增酌麴禁例疏
- 恭報二麥收成疏
- 奏明以麥還倉疏
- 撲捕祀蜡疏
- 奏交直省麥石疏
- 報完直省麥石疏

尹少宰奏議 目錄

尹少宰奏議 目錄

敬陳險要疏

卷五河南疏四

再議禁麴疏

覆奏封麴疏

請豁浮糧疏

酌量還倉疏

請增漕價疏

請增漕價第二疏

請增漕價第三疏

酌議命盜條奏疏

卷六河南疏五

科場辦理事宜疏

奏報栽樹成數疏

接濟直省米石疏

碾運直省米石疏

請旌孝子疏

請旌節婦疏

請旌貞烈疏

辦理經書疏

請刊經書疏

題請湯文正公從祀疏

卷七河南疏六

大水自劫疏

彙報被水情形疏

續報被水情形疏

覆奏賑恤事宜疏

預籌民食四事疏

酌辦撫綏三事疏

題請蠲緩漕疏

題請加賑疏

尹少宰奏議 目錄

四

尹少宰奏議 目錄

題請續報加賑疏

請蠲錢糧疏

請蠲續報錢糧疏

題報秋收分數疏

卷八河南疏七

議覆轉運楚米疏

議覆轉運陝米疏

覆奏濬河疏

奏報麥田得雪疏

奏明開賑日期疏

謝補副都御史疏

卷九燕臺疏

請昭信從疏

陳情終養疏

謝賜詩章匾聯疏

謝賜寧袖貂皮疏

辭授工部侍郎疏

卷十江蘇疏

謝督學江蘇疏

敬抒草野見聞疏

優禮布衣疏

敬敷小學之教疏

經義務求實學疏

請復學政舊規疏

察舉布衣疏

謝督學留任疏

謝授吏部侍郎疏

督學遺疏

五

尹少宰奏議 目錄

六

七

用。臣即勉竭駑庸。尚不足以報稱萬一。何敢稍有改易。重負殊恩。茲蒙諭旨教誨。臣亦不敢以虛詞陳奏。惟益堅初志。深戒盈滿。時以實心實政自勉。凡力所可至。不稍留餘。才所未能。常加策勵。以仰副皇上訓誨期勉之盛心。緣感荷恩訓。敬抒愚忱。恭摺覆奏。伏乞皇上容鑒。謹奏。

乾隆元年四月初六日奉硃批。好著實勉力。以副朕任用之恩。欽此。

署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為敬體聖心。酌通融接濟浙鹽。以平市價。以裕民食事。竊照鹽斤之於民食。亦猶米穀之不可缺少。然米穀則各省有無相通。緩急相濟。獨至於鹽而不為酌量通融者。泥於行鹽各有網地之故也。夫普天率土。同為朝廷之赤子。籌畫變通。宜體軫恤之深仁。茲因浙省鹽價昂貴。欽奉諭旨。交大學士稽曾筠多方調劑。使之平減。俾商民均受其益。仰見聖主廬念民依。無所不至。茲准大學士稽曾筠知會到臣。臣查鎮江府屬。係行銷浙鹽。每斤賣錢十六七文不等。較之往時。實屬昂貴。瓜揚係行銷淮鹽。每斤止賣錢九文。一江之隔。貴賤懸殊。民情喜賤惡貴。大率皆然。但鹽少則價貴。鹽多則價賤。今聞浙鹽之貴。由於鹽斤充裕。其價自然平減。兩淮產鹽豐裕。現有存餘之項。鹽可以酌撥通融。暫時接濟鎮江民食。平減市價。即交常鎮道就近經理轉發。認運鎮江府屬之浙商。按照浙引行銷。其每引應納課餉等項。均在浙省運庫完繳。准銷浙省額引。惟將淮鹽價直。及運送水腳。兌交常鎮道。彙交兩淮運庫。歸還原款。今臣約計課餉鹽價水腳等費。每斤成本。不過一分許。其每斤賣制錢十二文。計直銀一分四釐。在百姓每斤即省錢四五文。在商人每斤即獲利三四釐。如至期核實。成本不須一分。其價再行酌減。如此真多益寡。暫以淮鹽之有餘。轉濟浙鹽之不足。仍歸浙商。網地無侵。越之虞。百姓受平價之益。浙商收自然之利。而且鎮江府屬得此接濟。則應運鎮屬之浙鹽。又可轉濟他郡。鹽斤並得寬裕。價直均可平減。又不止鎮江府屬民生受平價之益也。且有此通融。鎮屬愚民。亦不致貪利越販。所裨實多。臣仰體皇上天下一家之聖心。無分此疆彼界。因時制宜。斟酌通融。平價之法。札商大學士稽曾筠。會摺恭奏。伏乞皇上訓示遵行。再三月二十日。鎮江府丹徒縣民越販私鹽。被巡役在於江口盤獲。致有爭鬧之事。現飭查究。實緣浙鹽過昂。愚民圖賤所致。謹一并奏明。統祈睿鑒。謹奏。

乾隆元年四月初六日奉硃批。接濟浙鹽辦理之處。甚妥。當照所請行者。欽此。

署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為據實奏明清理江廣浮費。仰祈睿鑒事。竊照商力之困舒。視乎費用之多寡。鹽價之貴賤。視乎成本之重輕。商人多一分之浮費。即多一分之成本。非惟病商。亦且病民。我皇上惠愛商民。體恤備至。臣職司鹽務。敢不敬體宸衷。悉心經理。查江廣口岸。有厘費一項。在於揚商鹽價內扣留。以為政送該省文武各衙門規禮養廉等項。以及一切雜費。先經前鹽臣伊拉齊查明分別應裁。應存。造冊咨送前督臣高其倬核。恭呈世宗憲皇帝御覽。經部議覆。自雍正九年庚戌網起。應照所議。留為巡查等費。如有地方官借端需索。及口岸各商。敢於逢迎分送。該督撫立即題參。與受一并治罪。至口岸各商。虛冒開銷。許本商赴鹽政衙門呈告。即行提審究追。奉旨依議。欽遵在案。伏查湖廣厘費。每綱原核存銀十二萬兩。江西厘費。每綱原核存銀三萬九千四百兩。今江廣厘費。每引扣至五錢有餘。按

用。臣即勉竭駑庸。尚不足以報稱萬一。何敢稍有改易。重負殊恩。茲蒙諭旨教誨。臣亦不敢以虛詞陳奏。惟益堅初志。深戒盈滿。時以實心實政自勉。凡力所可至。不稍留餘。才所未能。常加策勵。以仰副皇上訓誨期勉之盛心。緣感荷恩訓。敬抒愚忱。恭摺覆奏。伏乞皇上容鑒。謹奏。

尹少宰奏議卷一

兩淮疏

署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元年二月初五日。奉上諭。高斌已補授河道總督。其兩淮鹽政印務。著尹會一署理。仍兼管運使事。欽此。欽遵。於乾隆元年三月初三日。接准陞任鹽臣高斌移交印信。臣隨恭設香案。望闕謝恩。祇受視事。伏念臣一介寒微。生逢盛世。荷蒙世宗憲皇帝拔之草莽。首撥銜曹。旋守襄陽。又調揚郡。特授兩淮運司。自惟才質庸愚。涓埃未効。今復蒙我皇上天恩。著臣署理兩淮鹽政。開命自天。感激無地。雖捐糜頂踵。不足以答高深。惟有愈悚冰兢。敬體天心。恤商便民。彌加奮勉。仰報隆恩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愚衷。理合奏謝。惟是。臣知識淺陋。膺此重任。實切惴惴。敬懇皇上天恩。俯賜訓示。俾得欽遵辦理。不致隕越。頂感高厚。於無極矣。臣謹一并奏懇。統乞皇上聖鑒。謹奏。

乾隆元年三月初三日。

署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為感沐恩訓。敬抒誠悃事。竊臣奏謝天恩摺內。欽奉皇上硃批。向開汝操守清廉。辦事尚屬明白。而且實心任事。故有此用。勉力圖報。莫負初志。則將來之任用。正未可量也。若量小易盈。一有高與自足之念。則諸事不可為矣。欽此。臣跪讀之下。如對天顏。如奉面命。伏念臣質本凡庸。學鮮實用。自服官以來。匪勉不遑。毫無足錄。夙夜內省。惟有寸誠自矢。今荷聖主特達之知。逾格擢

尹少宰奏議 卷一

四

引計費湖廣每綱不下四十餘萬兩。江西每綱不下十餘萬兩。核之原定數目。多至數倍。費重價昂。商民並受其累。不可不亟為清理。茲據揚商公稟。此項匪費。從前已奉核定。而司匣各商。歷年總不清算。商等鞭長莫及。請將收支各帳。開報核算。第恐原定之外。尚有支用應酬之處。今寬裕扣留。酌議每引扣費三錢。湖廣約運銷八十萬引。計共扣銀二十四萬兩。較之核存原數。加銀十二萬兩。江西約運銷二十五萬引。計共扣銀七萬五千兩。較之核存原數。加銀三萬五千六百兩等情。除檄湖廣江西驛鹽道。就近督催司匣辦事各商。將收支帳目。據實開報。與揚商核算外。臣思江廣匪費。既經酌核議定。即或原數之外。尚有不可少之費用。與不得已之應酬。亦何至多至數倍有餘。總緣匪費出自揚商。與匣商何涉。無庸而又按綱造冊。由運司驛鹽道核明。轉送鹽臣衙門。察銷出入。未有確數。與受無從查核。則其任情濫用。藉端冒銷之弊。在所不免。必須立法稽察。使商無浮費。事無掣肘。方為妥協。但江廣相隔遙遠。非同揚州近在咫尺。易於稽察。今再四籌酌。現在設立循環印簿。給發江廣匣商。即從乾隆元年丙辰綱為始。照依揚商所議。按三錢一引扣收。將所收銀兩。與支款項。逐日逐條。據實開載印簿內。循去環來。送臣衙門查核。至一綱完竣。通盤核算。如有盈餘。留為下綱之用。若地方官有額外苛索。臣即移咨督撫。查實題參。若司匣商人。有侵冒等弊。臣即嚴提究追。俟兩綱後。核其實在應用數目。每引應扣若干。再為酌中。永杜浮濫。至匪費款項數目。從前奉部核定之後。即經造冊咨送江廣督撫。并發驛鹽道。備照在案。今立法清查。應令匣商將支用數目。按季造冊。并送該管驛鹽道核明。轉送督撫就近查察。更為有益。臣謹據實繕摺恭奏。懇祈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為奏明巡查鹽場事。竊照鹽法根本之地。最為緊要。臣查淮南二十五場。蘇互八百餘里。淮北五場。蘇互四百餘里。皆坐落沿海。地方遼闊。非親身遍歷。不能周知各處情形。酌宜辦理。臣才識庸愚。荷蒙皇上天恩。畀以鹽政重任。實切蚊負之懼。謹擬親往兩淮南北各場。查勘形勢。體察實情。如有關於私鹽要隘。窺戶休戚之處。應須因地制宜。隨時調劑。以及裝運鹽船之河道。捍禦海潮之隄工。節宣河水。以資灌溉之渠。凡與商窺鹽務有益者。臣俱詳查確籌。悉心料理。其應行具奏事件。臣即繕摺奏請聖訓遵行。臣仍隨處宣布皇仁。曉諭丁窺。各勤本業。煎鹽售商。不得通商濟私。干犯法紀。以上體聖主惠愛海隅蒼生之至意。臣謹將親往巡查各場緣由。奏明。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元年九月初二日

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為奏明收買餘鹽。以裨商窺。以杜透漏事。竊照各場窺戶。藉鹽為生。俯仰衣食之計。皆取給於此。所產鹽斤。不歸商配引。即售與商。此必然之勢。故欲杜私販。必先清窺鹽。使無存積。查寒冬歲暮之時。窺戶需用尤殷。待售尤急。各場買商。或乘其窘迫。過為刻減。價值。以致窺情難堪。或商力不繼。未能全數收買。以致鹽歸國販。臣已切諭各商。務必公平交易。多發課銀。廣為收買。誠恐場商之內。實有力並一時不能接濟。若不設法收買。不但窺戶度歲拮据。其透漏之弊。斷難禁除。臣查運庫

尹少宰奏議 卷一

五

尹少宰奏議 卷一

六

內存有充公開款銀兩。可以通融濟用。臣擬至期酌量發給場員。收買餘鹽。存貯場垣。俟抽運之時。即照原買價直。給商配引行銷。價銀歸還運庫原款。一轉移間。窺戶既得資其急需。餘鹽不致透漏私販。而商力之不及者。又得藉以接濟。所裨實多。緣所動銀兩。非關解部之項。又係隨時動支。旋即還補。是以未敢具題。謹將酌議收買餘鹽緣由。據實奏明。伏乞皇上睿鑒。訓示。謹奏。

乾隆元年十月十二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都察院會都御史。管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為恭謝天恩事。竊以謝爾寒微。叨蒙皇上特達之知。逾格委用。由運使署理兩淮鹽政。寸長未効。時切悚惶。今復重選龍命。特加會都御史銜。管理兩淮鹽政。一年之內。疊荷殊恩。五中感激。莫可名言。伏念兩淮鹽務殷繁。而臣才微任重。曷克仰酬高厚。惟有敬體愛民恤商之聖心。勉竭愚誠。悉心經理。據實陳奏。恭請聖訓遵行。以仰副皇上委任至意。所有感激微忱。理合繕摺奏謝。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奉硃批知道了。勉力為之。以副朕任用之意。欽此。

都察院會都御史。管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為積貯攸關。酌議分撥。敬懇聖訓事。竊照揚州鹽義倉。欽崇世宗憲皇帝。軫念江南民生。籌畫儲備。於雍正四年。奉旨將商捐銀兩。建蓋倉廩。買貯米穀。交商管理。查原奉廷議。以揚州府為安徽江蘇道里之中。即鄰省亦一水可通。是以議於揚城建倉積貯。今各處倉糧。充實居多。即本省偶有歉收。賑恤之處。各於本邑常平倉穀。就近動用。而鹽義倉相距路遠。不能即時應用。輾轉撥發。既需時日。又費運脚。殊多未便。是以近年未經撥用。今倉內現貯穀二十七萬六千餘石。米三萬七千餘石。雖有存七糶三之例。因附郭之江甘兩縣。俱有常平倉。應糶穀石。而貼近之邵伯鎮。又為諸路糧食匯聚之所。鹽義倉穀。商人艱於糶買。未能出陳易新。揚城地方潮溼。易致霉爛。虧折據商人賠補過三萬餘石。誠恐積久。霉朽愈多。所關非細。又泰州通州海州如皋鹽城板浦石港東臺阜寧等處鹽義倉。共額穀二十六萬二千餘石。米三萬八千餘石。內泰州倉貯穀十四萬三千餘石。米二萬四千餘石。為數最多。鹽屬積貯已足。無可改撥。出易又難。據商人賠補過一萬五千餘石。積久堪虞。所有揚泰二倉存貯米穀。必須斟酌變通。以重倉儲。臣悉心確議。揚州倉酌存穀八萬石。泰州倉酌存穀六萬石。尚餘米穀。合計四十萬餘石。請以撥補本省上年被水州縣。賑賑倉穀。以省買補之費。并於附近標鎮協營。量其額兵多寡。酌撥分貯。或數千石。或數百石。春借秋還。免其加息。以為惠濟兵丁之需。在揚泰二倉。可無紅朽之虞。而分貯各處。動用均得便易。江省兵民。更獲實濟之益。至撥運米穀脚價。統於運庫節存。巡費項下動支。仍先儘好穀分撥各處。其米穀內有存積年久。未便撥貯者。交給商人領出變價。另買新穀貯倉。務足酌存八萬六萬之數。不敷價值。循例於商捐公項補給。至分撥各營穀石。或有公所可貯。或須酌建倉房。俟奉旨允。查明辦理。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二年二月初六日

都察院會都御史。管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為奏聞節省事。竊照丙辰綱奏銷已竣。所有經費

尹少宰奏議 卷一

七

脚費等銀共十二萬四千六百五十三兩零。內除例應支用。水脚銀三萬七千五百十八兩零。總理鹽政督臣趙宏恩奏廉三千兩。陞任鹽臣高斌支用養廉銀七千九百五十八兩零。臣支用養廉銀六千九百五十八兩零。又幫貼總河臣高斌養廉銀七千兩外。實節省銀六萬二千二百十八兩零。現貯運庫。報明戶部聽候撥解。謹將收支節省各數開摺恭呈聖覽。謹奏。

乾隆二年二月初六日。

尹少宰奏議卷二

河南疏一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內閣奉上諭。昨曾降旨。著尹會一署理廣東巡撫。今尹會一以伊母年踰七旬。不能赴任。就養為辭。情甚懇切。著調署河南巡撫。王蒼著前往署理廣東巡撫。欽此。欽遵。臣於四月二十一日。抵任受事。伏念。臣謫陋凡材。毫無知識。屢蒙聖主。擢用深恩。由運使署理兩淮鹽政。旋加僉都御史銜。管理鹽務。正以涓埃未報。時切悚惶。欽奉諭旨。著臣進京陛見。幸得仰觀天顏。跪聆聖訓。乃又恭承恩命。署理廣東巡撫。臣因母老。濱陳烏鳥之私。復蒙聖主。推恩錫類。教孝勵忠。調署中州近地。俾得奉母就養。天恩高厚。極頂難以難酬。臣識庸愚。願封疆而滋懼。天中為四達之地。撫綏最要之時。臣惟有勉竭駑庸。欽遵訓旨。休養黎庶。整飭官方。實心實力。多方經理。以期仰副皇上簡畀之至意。所有微臣感激下懼。理合繕疏。恭謝天恩。伏祈皇

上睿鑒施行。謹具奏聞。

乾隆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遵旨詳查議奏事。竊臣在京。而奉聖訓。以豫省兩澤愆期。民瘼攸關。諭臣確查實在情形。備悉奏聞。并將撫恤事宜。詳加籌畫。仰見聖主愛育黎元。不

使一夫失所至意。臣一入豫境。即委員分路確查。臣自彰德。衛輝。至開封府省城。沿途親自查看。隨處體詢農夫野老。細察閭閻情狀。悉屬安帖。各邑地畝。種麥十之七八。現俱成熟。將次結實。鄉民皆謂昔律有收。但多寡不等。窪地每畝可收四五斗。高地可收二斗。如日內得雨。更逾此數。秋田早禾。有已長苗數寸者。有甫經出土者。現望透雨。以滋長養。此臣赴任。經由彰。衛。開三府屬地方。目擊而詢之。確實情形也。其懷慶府屬。已據委員查獲。勝於彰。衛。南。汝。六府四州。路遠尚未回覆。臣於二十日至省城。即細詢南。汝等屬。因公在省之地方官。並司道各員。皆云。黃河以南。各州縣。大半勝於河北之彰。衛。二府。實無失收之處。此臣詢據屬員所述之情形。仍俟委員查覆到日。再行詳悉據實具奏。至撫恤事宜。誠如聖諭。緩徵一條。尤屬濟時拯災之急務。今豫省情形。雖與直隸不同。但麥收既有歉薄之處。秋田尚未得有透雨。應邀皇仁。將款薄州縣錢糧。暫緩催徵。以紓民力。至各屬倉糧。今春青黃不接之時。已經借糶。兼行接濟。民食目前米價。亦不甚貴。臣又體訪民情。大概樂於借領。平糶次之。蓋平糶非現價。不能買食。窮人尙費經營。借則急補目前缺乏。緩至秋收。不難還倉。是以豫省向來多從民便。春借秋還。今不拘存七糶三之數。惟視地方之緩急。斟酌多寡。借糶接濟。統俟麥收時停止。臣又細詢布政司溫而遜。各屬倉糧。率皆充裕。間有數處。舊因偏災動用。現存無多。即或一時需用。亦可於附近鄰邑撥用。就日前情形。全省倉儲。詳加籌酌。毋庸議請截漕。臣又案查各屬申報。三月二十八九等日。得雨三四寸者。共有四十一州縣。得雨一二寸者。共有四十八州縣。目下俱望大沛甘霖。臣抵任後。即竭誠祈禱。謹就現在情形。酌議事宜。遵旨具奏。伏候皇上訓示。謹奏。

乾隆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奉硃批。總理事務王大臣速議具奏。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據實奏明仰祈睿鑒事。竊臣荷蒙皇上天恩。畀以撫豫重任。欽遵訓旨。時時以察吏安民為念。因不敢輕率紛更。以滋擾。亦不敢因循瞻顧。以誤公。查豫省吏治。頗有粉飾之習。漸至懈弛。臣抵任後。即敬宣聖主宵旰勤勞。誠求治理之至意。訓勉大小屬員。各矢實心。力除舊習。臣仍不時訪察。如有不恤民隱。不顧官箴之劣員。即行題參。斷不姑容。惟是守令等官。與民最親。須得人地相宜。欽遵聖諭。使之久於其職。從容展布。以收循良之實效。今臣體察各員。內有繁簡異宜。兩不相稱之員。其才優於地者。不過未盡所長。而才細於地者。恐難免貽誤之虞。現在勸加策勵。再行試看。倘限於才具。終無進益。必須改調者。容臣慎擇相當之缺。具題請旨調用。以裨吏治。但臣未敢擅便。謹先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二年五月十八日。奉硃批。是。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請旨事。竊惟國家廣儲積貯。以備不虞。隨時借糶。以惠民生。誠愛養黎元。接濟緩急之至計也。臣於通省倉儲。現在清查辦理。務期充實有備。伏查定例。出借倉穀。秋後補還。每石加息一斗。臣思借穀各有不同。加息似宜區別。如地方本非歉收。祇因春月青黃不接。循例借給百姓。出陳易新。自應加息還倉。至如偶值雨暘失調。或徵被災管之處。籌畫撫綏。

特行借給。此非尋常借穀可比。臣愚以為秋後借還之時。宜廣皇仁。加恩優恤。止令繳還正穀。免其加息。小民終歲力田。粒粒辛苦。俯仰皆資。省此升斗之交官。即裕升斗之食用。深恩實溥。我皇上懷保萬民。事無損上益下。惟期閭閻休養。得所。臣因豫省去歲歉收之處。及今春雨澤偶愆。州縣民間借穀頗多。秋後即應催還。謹陳愚昧之見。如蒙聖恩。允敬懇皇上特頒諭旨。著為定例。俾各省一體欽遵。兆民均沾實惠。仍嚴飭有司。務必體恤民依。平斛收量。如有浮加斛面。額外多取。嚴懲治罪。為此繕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二年六月初二日奉硃批。這所奏是有旨諭部。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奏開事。竊照河南地方。仰賴皇上至誠感格。錫福蒼生。通省州縣。先後普被甘霖。秋禾具備。播種。但查各屬二麥收成。厚薄不等。必須加意撙節。有備無虞。而東省春麥。又有失收之處。壤地相連。更需接濟。臣查餉餉一項。耗費甚多。若任其囤積。耗必致麥少價昂。大為民累。臣今通飭禁止。留此麥石。以備本省鄰省民食之需。其東省聽民販糶。概不阻遏。又各屬倉穀。向係春月借糶。秋後補還。上年被水州縣。因秋收歉薄。尚未補足。今春又因雨澤稀少。借糶穀石。多有溢於存七糶三之數。若布政司溫而遞恐將來完補。詳請將上年及今春民借之數。催令還麥。其官糶者。飭令買麥。俟秋開再為易穀補倉。臣思去秋既已歉收。今歲二麥。又厚薄不等。民間專資食用。若官麥一齊收買。市集難免騰價。小民有公私拮据之虞。臣敬體皇上愛養黎元至意。事留餘資。於百姓。現飭各屬將上年未補穀石。據實詳報。咨明內部。同今春借糶穀石。照例於秋後完補。但前後借糶倉穀。約計六十餘萬石。為數繁多。又有上年被水州縣。漕米緩至今秋帶徵者。倉貯民生。均當熟籌。容俟秋間。再臣酌量情形。詳悉具奏。請旨遵行。謹將現在辦理之處。恭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訓示。謹奏。

乾隆二年五月十八日奉硃批。是極之見。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恭奏豫省民俗情形。并陳末議。仰祈睿鑒事。竊惟食為民天。而足食在於重農務本。盡其地利。除其民累。我皇上恩深愛育。諭旨頻頒。臣欽承恪遵。現任督率屬員。實力奉行。伏查豫省民俗。素稱樸樸。迥非江浙浮奢可比。但不善經營。別無生財之道。其公私用度。皆藉於地之所產。而中州地多平衍。利鮮灌溉。旱潦無備。全賴天時。恭遇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而地土猶是。所以偶遇歉收。輒憂拮据。向者地畝寬廣。田溢於賦。前督臣田文鏡。王士俊。歷年共報墾過一萬四千八十餘頃。自首地四萬八千九百一十餘頃。二共錢糧正耗二十萬有奇。在小民任土作貢。分所當然。第較之從前。已增歲額。臣惟有仰體天心。專務休養。教民撙節。導民儲蓄。不敢以煩苛於幹濟。不敢以毫末累閭閻。至於有裨民生之事。毋論巨細。必詳悉熟籌。據實奏請訓旨。臣查各屬易墾地畝。民間久經開闢。其所遺者。大都費力難墾之地。仰懇聖主蠲租減賦。嚴當於查康熙九年奉旨刊頒律例。田宅條下。開載山東河南及直隸等處空閒地土。聽民儘力開種。永不起科。如蒙聖恩。特頒諭旨。所有荒地。嗣後聽民開墾。免其墾科。止令州縣給與印照。永遠收執管業。則小民俱無賠糧之慮。自生興利之心。

雖多費工本可望成熟者。將必勉力開墾。其土之所宜。或種五穀。或植樹木。以盡地利。似於民生有益。至於鹽鹼不毛之地。煎土熬硝。又為窮黎衣食之資。是以懇抒通商便民之議。另摺具奏。統乞皇上恩察。謹奏。

乾隆二年六月十八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酌請通商運硝。以裨民生。以杜私販事。乾隆二年二月初八日。准工部咨。開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等議奏。請除商收硝斤一案。以豫省開歸陳汝四府。濱河斥鹵之地。不生五穀。出產硝斤。貧民藉以煎熬。易米度日。向有商行收買。以備採辦解部。及鄰省購買之用。原督臣王士俊請歸鹽商收買。利歸商人。累貽百姓。行令河南撫臣。仍聽民間設立行戶。自相交易。其鄰省需用。應聽商批赴買。仍嚴飭留心稽查。不許私販出境等因。奉硃批。依議。欽此。欽遵。在案。臣查豫省硝斤。歸商收買。實為小民隱累。自蒙聖恩。允仍聽民間交易。以來。殊於貧民有益。臣細察民情。竊欲推廣皇仁。酌量變通行運。以杜私販之源。不揣冒昧。敬陳聖聽。查貧民原係逐日煎熬。隨時售賣。以資糊口。而本省奉部採買。乃偶然之事。鄰省又係約計應用。數目鉅齊。委員購買。當其辦買之時。數至累萬之多。一時不易足額。及至買畢之後。則又硝多無從發賣。向來雖有商行收買。資本原屬無多。非能常川收積。本完貨足。即截然不受。更有剛知委員已去。度其為時尚早。恐積久虧折。措勒不收。貧民因而生計難資。此產硝地方之情形也。硝斤一項。營中合製火藥而外。各處銀匠藥舖。需用甚廣。鄰省委員購買。盤費水脚。計算硝價過重。匠舖向官買用。其費更多。兼之鄰省硝局。多在省城。一省之內。地廣路遠。焉能盡赴硝局。悉費重價買用。價昂則利倍。利倍則私販者自多。此鄰省之大概也。本地之硝行。既不能常川多收。煎硝之貧民。又不能榜腹緩待。於是貧民利私販之濟急。私販利貧民之暗售。而鄰省匠舖。又利私販之價賤。即收硝行戶。亦因官買無期。潛結私販。故販硝之禁嚴。而私販愈不能除。猶之從前銅禁愈嚴。而銷燬制錢者愈多。其勢然也。臣愚以為硝斤雖可合製火藥。但非硫磺不能成造。而硝斤之用。硝既廣。且多。利之所在。法固難止。況江浙湖廣等處。均屬內地。又與邊境不同。嗣後應請酌量變通。所有產硝地方。收硝行客。欲運往某處售賣者。聽其稟明州縣官。將硝斤數目。運往處所。關會彼處地方官員。并給與印照。以備沿途查驗。按其程途。計其往返。定限繳銷。彼處地方官。仍將運到日關覆備案。如無文照。即以私販論罪。若州縣官吏藉端需索。察出參究。如此。則收硝行客。既得持照行運。即可陸續收買。貧民不致阻抑。生計暗售私販。而鄰省地方。硝斤通行。無奇可居。私販將不禁而自除矣。營伍合製火藥。即可就近買用。無須隔省遠購。多費價值。兵丁亦屬有益。各省又免委員之繁。省無益之費。其邊境沿海地方。仍照常查禁。毋許運往。此臣愚昧之見。是否可採。伏乞皇上睿鑒施行。謹奏。

乾隆二年六月十八日奉硃批。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請勸生息餘銀。建設營倉。買貯穀石。以資兵食。以廣皇仁事。竊照督撫鎮標兵丁。前蒙世宗憲皇帝恩賞銀兩。營運生息。惠濟吉凶之需。查河南撫標。

賞銀四千兩。河北南陽兩鎮。各賞銀六千兩。南陽鎮係置地收租。河北鎮及撫標。係交商營運。從前生息。止將撫標本標出征兵丁給賞。其本標存營兵丁及外營兵丁。俱不與焉。是以歷年息銀。除給賞之外。撫標標共積存息銀二萬一千餘兩。上年因出征兵丁。已經撤回。前撫臣富德咨明兵部。同存營兵丁一例給賞在案。此後每年所得息銀。除給賞之用。餘無多。但撫標本標兵丁。已得普需恩澤。其十三外營兵馬步兵六千餘名。尚未遍及。若將餘息。再為交商營運。淡費外營。又恐與地方未便。似宜從長計議。以廣聖主體恤之仁。臣思春月青黃不接之時。及偶遇歉歲。米價較常增貴。兵丁仰事俯育。不無借貸重利之累。若酌動餘息。於秋收後買穀二萬石。約需銀一萬餘兩。按額兵多寡。分貯各標營。每年春借秋還。免其加息。則外營兵丁與本標兵丁一體均霑。緩急有濟。頂戴皇仁。永無既極矣。如蒙聖恩。所有建倉之費。並請在於餘息內動支。其各營貯穀數目。及買穀建倉動用銀兩。事竣造冊送部。此項穀石。即令各營經營。入於交代之內。是否有當。伏乞皇上睿鑒。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二年七月初七日奉硃批。好。最應如是辦理者。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欽奉上諭事。竊臣接准戶部咨。開乾隆二年六月十三日總理事務王大臣。奉旨諭。禁止燒鍋一事。朕從前降有諭旨。因孫嘉淦條奏。復降諭旨。令王大臣九卿集議。續經兩議具奏。朕又降旨。令其確議。今思禁止燒鍋。及關係民生日用之事。該省督撫大臣。所當悉心籌畫。著將朕屢次所降諭旨。及孫嘉淦所奏。與王大臣九卿等所議。悉行抄錄。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省督撫。各抒所見。陳奏。不必會同商酌。欽此。欽遵。該督撫得養民在於足食。足食在於愛惜百穀。而裕蓋藏之原。我皇上軫念民依。重農貴粟。燒鍋一事。上廬宸衷。屢頒諭旨。令王大臣九卿確議。又命北五省督撫。各抒所見。仰見大聖人好問好察。執兩用中。伏讀前後諭旨。所以為民生日用計者。至深且切。是必禁之而廣裕積儲。行之而旋見實效。始可仰副聖主愛民之心。惠民之政。若因之而轉失小民自然之利。徒滋紛擾之端。則又非我皇上特申禁令。以期有利無弊之至意也。夫行法宜因乎地。而立禁先清其源。臣謹就豫省地方。詳加體察。為我皇上陳之。臣查燒酒所需高粱。為多而中州所植。高粱為盛。蓋因地土平衍。蓄洩無備。雨水稍多。即虞淹沒。惟高粱質粗而耐長。較他穀為耐水。故種植者廣。其稈名曰穉。民間編籬葺屋。織席炊薪。莫不取給於此。而黃河兩岸。隄長工險。歲拾二倍。必需穉。穉釀所用。更不可勝計。獨是高粱之為物。易朽而難於久貯。因用以造酒。資其利以濟日用之需。相沿既久。習以為常。而大開燒鍋。與販射利者甚少。民間取用。惟明流居多。其色類於燒酒。其味稍淡。亦用高粱作成。大概飲燒酒者。十之二三。飲明流者。十之七八。此酒家常率能自造。隨處俱可零沽。幾於比戶皆然。使禁燒酒而不禁明流。則造酒者仍眾。若禁燒酒而并禁明流。則犯禁者愈多。此臣所以再四籌畫。仰體天心。順民之情。因民之利。而不敢遽請嚴禁者也。惟是造酒必需麴。麴必用二麥。豫省產糧。惟二麥為最廣。而耗費麥糧者。莫如晒麴。為最甚。凡直隸山陝等省。需用酒麴。類皆取資於豫。故每年二麥登場後。富商巨賈。在於水陸馬頭。有名鎮集。廣收麥石。開坊晒麴。耗麥奚啻數千萬石。臣於到任後。業將禁止晒

麴緣由。恭摺奏明。夫麥乃五穀之精良。非若高粱之質粗而易朽。豫省之民。尤每食必需。耗一分之麥。則損一分之民食。若省一分之晒麴。即裕一分之積貯。是禁晒麴。既以節二麥之費。更以清造酒之源。臣請嗣後除民間零星製麴自用者。免其逐戶查禁外。其有開張作坊。廣收多晒。囤積販賣者。請旨勒部嚴行定例治罪。并將失察縱容之地方官。定以處分。凡關津隘口。嚴加稽察。如有車載船裝。牲畜驮運。盈千累百。販往各省者。即行查拏究治。庶幾麥糧。有餘積儲。日饒。而晒麴不行。則燒鍋亦可漸減矣。他如查禁之難。滋擾之弊。以及糞柿等類。之均可燒酒。諸臣業經陳奏。不敢贅瀆。臣謹就豫省情形。遵旨議奏。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謹奏。

乾隆二年七月十七日奉硃批。原議之王大臣議奏。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請給飯食銀兩。修築民隄。以衛田疇。以廣皇仁事。竊查豫省賈魯雙洎。汝潁沙澗。淇衛等河。迂迴旋繞。支派不一。每遇夏秋之交。大雨時行。水勢陡長。一時宣洩不及。往往淹及民田。向來民間。於河流頂衝湍急之處。築以隄堰。保護田疇。但高者四五尺。低者不過二三尺。且係浮土堆築。並不堅固。故水小之年。尚可抵禦。如今歲六月內。雨驟水急。即難資捍衛。自應於秋禾收畢。農務空閒之時。令該地方官。查其卑薄虛鬆之處。督令民人。增培高厚。夯碾堅實。庶足為來歲捍禦之計。臣思民隄。民修。原屬分所應然。但臨河地方。年歲豐歉。各有不齊。民力亦難一致。如地方豐收。食用寬裕。則以乘人之方。為一方之保障。人既樂從。事亦易集。若收成少薄之處。餬口維艱。小民方謀食之不遑。而責以修築隄堰。則枵腹趨事。勢有所難。前因東省麥收歉薄。伏讀上諭。如開渠築隄。修葺城垣等事。酌量舉行。使貧民備工。就食。兼養贍家。口。欽此。仰見聖主愛養黎元。無微不至。今豫省臨河州縣間。有被水村莊。收成未免稍減。似應推廣皇仁。酌量辦理。豐收地方之民。隄。仍聽百姓自行修築。其被水歉收之處。所有應修隄堰。民力維艱。仰懇皇上格外加恩。每挑土一方。酌給飯食銀四分。加旁碾銀一分。於司庫存公項下支給。如蒙恩允。臣即飭令地方官。逐一查勘。據實估計。將應用土方銀數。造冊詳報。核實給發。於秋末冬初之際。督率民夫。增卑培薄。層層築。以期一律堅固。如此。以民之力。衛民之田。而又給以銀兩。資其飯食。則百姓自必踴躍赴工。不獨隄防攸賴。而貧民亦得以力作度日。感戴聖恩。永無既極矣。為此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二年八月十八日奉硃批。好。此係極應如是辦理者。但須嚴察吏胥。務使百姓均受實惠。欽此。

倘州縣教官不實力奉行，即行參處。如此，則各屬自必盡心舉行，罔敢視為具文矣。臣思豫省如此，他省大略相同。倘蒙俞允，仰懇皇上勅令各省督撫一體舉行，至備屢數目，動用款項，仍聽各省督撫因地制宜酌量撥給，將見無地非學，無人不學，匪獨蒙養既正，弟子無曠廢之虞，而且化導有方，閭閻獲教，應之效，普天率土，共沐聖恩於無既矣。臣言是否可採，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二年九月十八日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為遵旨明白回奏事。竊惟議獄必須按律，而秋審務在揆情。此即虞廷惟明克允，罪疑惟輕之意也。蓋律有定而情無窮，故從來秋審之案，有外臣擬重而廷臣改輕者，亦有外臣擬輕而廷臣改重者。歷難盡一總期協中。今科臣田懋、恭奏河南秋審，過於寬縱，荷蒙皇上天恩，不即將臣交部議處。令臣明白回奏。欽承之下，悚惶無地。伏念臣於秋審時，將按察司隨人鵬呈到招冊，原係細加斟酌，核其情罪，有犯非首惡，或釐起一時，或行兇之時，本非欲殺，或被害之人，本有不合，方擬緩決，或被毆情急，抵格致傷，或傷非致命，或毆傷旁人，或毆妻至斃，倘無兇暴之形，而有不得已之情者，方擬可矜，並非有意寬縱重囚也。但臣於四月二十一日，自京抵豫，適當天氣亢旱，我皇上宵旰焦勞，恤刑疏獄，臣目擊豫省情形，憂心如焚，寢食俱廢，正值辦理秋審，容有揆情核擬，未能允協之處，臣亦何敢固執前見，自蹈愆尤。至按察司隨人鵬，雖公同會審，但例係撫臣核定具題，理合據實回奏，伏祈皇上睿鑒施行，謹題，請旨。

乾隆二年閏九月初七日奉旨，這回奏情節，該部察議具奏。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欽奉硃批，據實覆奏事。竊查科臣慧中奏稱豫省盜風日熾一摺，接准部咨，例應具題回奏。臣於閏九月初四日，恭疏拜發。茲於初五日，欽奉硃批，豫

河南疏二

尹少宰奏議卷三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請設社學之制，以廣聖化事。竊惟王政莫大於教民，教民莫先於立學。各州縣之有社學，即古家塾黨序之遺意也。養蒙育德，所關甚鉅。我國家振興學校，文教單敷，荷蒙世宗憲皇帝賞發幣金，於省會之地，酌立書院，海內人文，蒸蒸日上。蒸蒸蔚起，但鄉村之內，不無貧寒小民，艱於脩脯，無力讀書，以致子弟曠廢者有之。伏查雍正元年定例，州縣大鄉，每堡俱令設立社學，其社師餼廩，於學租中撥給，所以養育人材者。至周至濶，良法美政，誠萬世所當遵奉者也。臣抵任以來，查問各屬，歷來並無設立社學之處。蓋緣豫省學租一項，止有九百餘兩，除照例酌給貧生外，所餘無幾，以作社師餼廩，實屬不敷。是以因循至今，似應遵照雍正元年之例，酌量建設，查一邑之內，大鄉鉅堡，烟戶稠密處所，本屬無多。臣請大州縣，或設三四所，中小州縣，或設二三所，每所量給餼廩，於司庫充公銀內支給。令地方官於生員內，擇其學優行端者，將姓名報明學政，補充社師，招徠貧民子弟入學肄業。先將小學一書朝夕訓課，自立教明倫，敬身稽古，以至嘉言善行，服習講貫，然後次第授以四書各經。庶幾育端而氣質可化，植基正而良材自興。至於稽查勤惰，則責之教官，如社師內有廢弛學規，久無成效者，即會同州縣詳明更換。其有勤於教導，學業日進者，俟學政按臨之日，據實具報，將社師從優獎勵。

之初，即聞河南地方，上年歉收，每多盜案。臣於四月二十一日，抵任，即細加訪察，嚴飭各屬，力行保甲，稽察匪類，擊究窩家，並設立賞罰，責成捕役，實力緝捕。一切墩舖營汛，俱移咨鎮臣，轉飭各營弁兵，互相守望，不時遊巡。凡遇屬員進見，無不以弭盜安民，毋諱毋縱，諄切告誡。數月以來，報盜之案，漸少。報獲之盜，甚多。茲據科臣恭奏，乾隆元年題報疎防，止三十餘件。本年正月，至八月止，共八十餘件。臣查本年題報疎防，原多於上年。但自正月起，至四月二十一日到任之日止，已經前撫臣富德、護撫署布政使臣溫而遜、恭過疎防三十一件。其餘雖係臣陸續題報，而被盜月日，俱在臣未任以前。多係上年十二月及今年二三月之案。至臣任內，報盜而參疎防者，實止有三件。蓋緣報參疎防定例，俱以被盜之日扣限。四個月查參，故被盜在前，而題參疎防在後。實非近來盜劫日甚一日也。至於南陽等處，所以多盜之故，蓋因南汝一帶，招墾荒地，五方錯雜，且山莊小戶，零星散處，不成村落，是以奸宄易生。又因上年歉收，流寓窮民，生計無聊，即思為匪。去冬今春，原多失事，幸自入夏以來，二麥有收，秋成豐稔，報盜之案，已漸稀少。若夫弭盜諸法，如編甲窩窩，嚴督兵捕等事，業經多方經理，不遺餘力。臣惟有彌加整飭，以期盜息民安，地

萬寧監仰副皇上治益求治之至意。所有臣到任以後。並無盜劫日甚。盜風日熾。緣由。理合據實覆奏。再查豫省地方情形。各有不同。如黃河以北。彰德、懷慶、三府。大村鉅莊。室廬相聚。俗尚儉朴。民安耕鑿。盜劫之案。歷來稀少。非必有司之盡能加謹防緝也。其南汝一帶。界連楚省。人鮮土著。又多依田結廬。不能萃處。宵小易生。覬覦。加以收成。一薄。遂多竊劫。雖有加意防範之有司。亦不能如河北之絕無而僅有。蓋民風有陋。頑。收有豐歉。其勢固然。但設官治民。豈容因地方之難理。而曲為寬假。臣是以檢查舊案。雖明知致盜有因。亦不敢稍貸。即分賊之少。至於斗米尺布。而但有強劫情形。無不題報。疎防者。深慮文武各官。恃無處分。則緝捕愈弛。必致盜賊肆行無忌也。今科臣慧中。乃視題報疎防。為恭處之具文。而欲以題參之多。定吏治之廢弛。恐啓天下以諱匿之風。所關尤鉅。又不查明被盜年月。而遽有盜風日熾之奏。以致上廬聖懷。此臣心之更加踴躍。事者也。臣身任封疆。若於奏疏之內。與言臣辨論。恐傷國體。有失和衷之誼。謹再據實奏明。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二年閏九月初六日。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據實陳奏。仰祈睿鑒事。竊查署布政使溫而遜。染於浮滑之習。居心不實。辦理事件。多不認真。即如今歲豫省間。有被水之西華等處。自應分別撫恤。乃溫而遜以為大局豐收。遂爾緩視。至今查造冊結。尚未送到。其餘錯誤。難以殫陳。若久在豫省。恐難收臂指之效。理合據實陳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二年閏九月十三日。奉上諭。溫而遜著解任。來京候旨。河南布政使員缺。著江南鳳凰道范琛補授。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請旨事。竊查豫省廣野平時。率皆旱地。惟南汝、光、及衛、懷等府州所屬。間有水田。亦屬無幾。然其間亦有旱地。可以改作水田者。夫水田之收穫。原較勝於旱地。其因地制宜。導水溉田之處。亦如鑿井灌園。全在百姓。自為經理。而非官法所能督責。惟是小民無知。每以更改水田。既費工本。而改作之後。即應照水田課稅。或課稅之後。偶不得水。又難復照旱地之則。是以畏葸不前。伏念我皇上勸課農桑。與修水利。所以饜足食者。至深至切。原欲富於民。並非為增賦之計。相應仰請聖恩。特頒諭旨。將豫省各屬。可以改作水田之處。飭令有司。勸導百姓。因其自種之地。隨其土性之宜。凡有旱地改作水田者。仍照旱地原額完糧。永不課稅。俾小民知更改水田。利重糧輕。有倍獲之樂。而無加額之虞。自無不踴躍從事。似於水利農田。實有裨益。臣言是否。可採。伏乞睿鑒。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二年閏九月二十四日。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欽奉上諭。敬陳末議。恭請聖訓事。竊衣食為生民之至計。農桑實務本之良圖。我皇上軫念民依。重農貴粟。特頒諭旨。明示勸課之方。復命廷臣。詳籌教稼之法。臣伏讀綸音。遵照部議。業已飭令各屬。隨地制宜。因民利導。設立老農。與修水利。實力奉行。惟

是臣生長田間。頗知農務。謹就豫省情形。悉心籌畫。謹將管見。敬為我皇上陳之。一天時之宜乘也。凡物之生長。必有其候。故農時以勿違為先。而力田以早種為主。蓋早種則先得土氣。根株深固。發生必盛。收成必倍。今豫省百姓。罔知節候。往往有時宜播種而未舉耜者。有時宜耜耨而始播種者。既失天時。遂違物性。臣查種麥之期。務在白露。如天氣尚暖。當於白露十日後種之。種高粱當臨清明節。種早穀當臨穀雨節。種棉花當在春末夏初。立子晚穀。則於五月刈麥之後。在麥地播種。蕎麥多種於中伏以內。芝麻多種於棉花地旁。即有氣候不同。寒暄各異之處。要必按時下種。不可遲緩。應令地方官。刊刻告示。遍戶曉諭。責令老農。督率勸勉。仍欽遵聖諭。州縣官不拘時日。輕騎減從。親往各鄉查看。如逾時而未耕未種者。即詢明緣由。面加訓飭。倘有工本不足者。許老農開具名結。借以倉穀。秋後照例還倉。則天時無失。而耕種得宜。庶百穀繁昌。收穫自豐矣。一人力之宜盡也。南方種田一畝。所獲以石計。北方種地一畝。所獲以斗計。非盡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蓋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多則二十畝。力聚而功專。故所獲甚厚。北方地土遼闊。農民惟圖廣種。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以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疎矣。是以小戶自耕己地。種少而常得豐收。佃戶受地承耕。種多而收成較薄。應令地方官。勸諭田主。多招佃戶。量力授田。每個所種。不得過三十畝。至耘耨之法。又須去草務盡。培壅甚厚。犁則以三覆為率。蓋則以加倍為準。鋤則以四次為常。棉花又不厭多鋤。則地少力專。佃戶既獲豐收。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種之田。以給無田之人。則游民亦少。仍飭地方官。善於奉行。不得仰飾強派。以滋擾累。一樹藝之宜廣也。夫木之佳者。以桑為尚。其餘如棗、梨、桃、杏、榆、柳、椿、杜等樹。均堪利用。臣查豫省地方。每多鹹鹼飛沙之地。小民因難以墾種。大半荒棄。不知鹽鹼之地。挖去三尺。必無鹹味。飛沙之地。挖去三尺。必有溼氣。而村尾溝頭。籬邊屋角。隙地頗多。雖不可播種五穀者。未始不可栽植樹木。似應令地方官。責成鄉耆保長。廣為勸諭。就所宜之木。隨處種植。加意培耨。如鄉耆保長。有能於一年之內。勸民種桑五百株。梨、棗等樹一千株者。據實冊報印官。給以花紅。三年內能每年添種如前數者。給匾獎勵。則地無曠土。而利賴更溥矣。一女工之宜勤也。竊以蠶桑之利。固屬無窮。而布匹之需。為用尤廣。查江南蘇、松、兩郡。最為繁庶。而貧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資者。不在絲而在布。女子七八歲以上。即能紡絮。十二三歲。即能織布。一日之經營。儘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餘。今棉花產自豫省。而商賈販於江南。則以豫省之民。曠廢女工故也。臣愚以為為寸絲之直。可以買尺布。衣布之人。百倍於衣絲。且織布易而織絲難。教以難者。或未必其率從。教以易者。庶可冀其執業。但豫民未嘗將無礙公項。可以動支。打造者。令其報名給領。俟一年之後。繳還原項。并廣勸婦女。凡牌甲之內。有一家織布者。即令同甲。做效行之。久而比戶連村。無不各勤紡織。似亦推廣蠶桑之一道也。以上四條。臣仰體我皇上重農務本。富民足食之至意。竊欲豫省地方。董率官民。措施辦理。但臣知識淺陋。是否有當。伏乞睿鑒。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二年十月初三日。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請寬河工採辦料物之限以便官民事務竊豫省河工料物多需糶稻向例採辦之時分別乾溫青三等交收青者新收糶稻其性帶潮以二斤作一斤溫者其性漸乾以斤半作一斤乾者其性已燥以一斤作一斤遂有不肖河員以乾為溫以溫為青任意折算殊為民累經撫臣富德飭令八月內交者為青料九十兩月內交者為溫料惟十一月後交者俱為乾料河臣白鍾山又恐河員舞弊遂令地方印官稱收嚴加查察民累漸除臣查採買料物定例八月內給銀十月內辦足但每年八月雖早秋登場而霜降未逾正值大汛之時道應各官修守方殷奚暇兼顧且自領銀以至採買轉發收已在九月下旬斯時秋禾甫經刈穫二麥正當播種漕糧又當交納人工車畜俱無閒暇印河各員恐干遲延處分不顧農務之緩急嚴行催促以致小民辦運維艱伏念河工備貯料物原為來年挑伏秋汛之用即於冬月交工並無貽誤今責以八月給銀十月辦足限期緊迫勢有難行官民交累況十月以前料物未乾稱收折算弊竇易生似應仰請皇上特頒諭旨嗣後河工每歲應辦料物俱定限九月發銀十一月兩月運送辦足令百姓務將乾料解交收料人員須照十六兩準秤公平稱收不得額外加增任意折算倘有重秤短價虧折累民者嚴懲重處如此一寬限期則採辦從容官免遲延之咎按期交納民無急迫之虞料物愈乾則虧折自少稱收盡一則弊竇難生不獨無誤工需而并有裨實用兩河臣庶永戴聖恩於無極矣臣言是否可採伏乞睿鑒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二年十月初三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奏明事乾隆二年十月初四日准戶部咨開議覆各省陳奏燒鍋一案行令各該督撫將富商巨賈廣收麥石肆行晒麩大開燒鍋者嚴行禁止違者杖一百枷號兩個月失察之地方官照案處分等因奉旨依議欽此欽遵臣查豫省為產麥之區向來富商巨賈開張作坊廣行晒麩者甚多臣到任之後即飭查禁並將應行嚴禁緣由於欽奉上諭事案內恭摺奏請在案今准部文現在通行遵照嚴加稽察務清私燒之源而裕積貯之本但麩之為物經久不壞愈陳愈佳是以民間仍有累年舊麩存貯未售者今若將舊有之麩聽其照常販賣殊非立法禁止之意若違將舊存之麩概行嚴禁則商民人等以資本所關勢必深藏遠匿輾轉私售亦難盡絕其根株臣愚以為欲杜將來之興販必先清舊有之囤藏業已飭令各屬將從前麩行坊逐一查明如有舊存之麩令其自行首報半年內陸續賣完不許再行私晒并令鄉地鄰佑一體查報則舊麩不致潛藏新麩無從影射官吏易於稽察私晒自可盡除矣所有禁止晒麩現在遵奉辦理緣由理合據實奏明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尹少宰奏議卷四

河南疏三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開欽奉諭旨尹會一著實授河南巡撫欽此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竊臣質本凡庸學尤淺薄恭承簡命署理封疆半載虛糜寸長未効屢蒙聖訓正感奮之交深復荷恩綸實驚懼之並集任益專而責彌重報稱為難才有限而心無窮愧忱自矢念巡撫為百僚之率首在賢否之能明而河南為四達之衝尤貴措施之悉協課農興利須因地以制宜除暴安良必隨時而致慎以臣自揣固陋何堪上副聖明惟有倍加努力勉竭愚誠明發存不寐之懷夙夜懷懼匪懈之義務期整飭吏治休養民生以仰酬我皇上知遇之隆恩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奏謝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據實覆奏請旨遵行事竊臣前與侍郎臣趙殿最等會勘輝縣百泉查有水田改作旱田之處恭摺奏明俟秋收後確勘實數請旨欽奉硃批知道了欽此臣隨飭司檄委新鄉縣知縣張斌祥符縣主簿王元慈逐段丈勘去後茲據署布政司胡紹芬詳稱輝縣百泉為衛河之源向來建有仁義禮智信五閘兩旁治為水田地勢有高下之不同得水有遠近之各異是以完糧有照旱地

額則每畝完銀六分一釐者。有每畝完銀九分二釐及一錢八分四釐者。照額輸將。歷來已久。嗣因衛河淤淺。漕船阻滯。於雍正四年。改築官民三渠。挖取渠內之土。修築隄岸。因致渠深地高。近開之兩旁地畝。難以得水。故有改作旱田之處。今勘得通其水田。一百六十一頃四畝。內除田一百四十二頃一畝。現在得水。及不得水田六十五畝。每畝完銀六分一釐。額糧本輕。毋庸置議。惟不得水而額糧又重之田。共十八頃三十六畝七分零。照該縣旱地額則。每畝完銀六分一釐。共應減免銀一百六十六兩八錢二分零等情。臣查水田糧則原重。既經勘明。係渠深地高。難以得水。改作旱地。應請皇上天恩。將不得水地十八頃三十六畝。減免銀一百六十六兩八錢二分。令民間每畝悉照折中行糧完銀六分一釐。以紓民力。仍嚴禁胥吏。不得高下其手。浮派私徵。則鄰邑士民。咸戴聖恩於無既矣。臣謹據實繕摺奏請。伏乞睿鑒。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二年十月二十六日。部議。應如所奏。以廣皇仁。出示曉諭。務使均沾實惠。奉硃批。依議。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欽奉上諭。酌議撥奏。事。竊惟足民莫先於籌食。而良法莫重於除弊。國家設立常平倉。平糶以濟民食。實補以備積貯。誠萬世不易之良規。而有司奉行不善。弊竇百出。荷蒙聖明遠照。洞悉靡遺。特頒諭旨。令各省督撫。將如何籌畫辦理。使官民無累。而蓋藏常足之處。悉心定議具奏。仰見聖主優恤臣民。慎重倉儲之至意。臣敬釋欽遵。詳加籌畫。謹就豫省情形。謬抒一得。為我皇上陳之。伏讀聖諭。出糶之時。附城居民就近赴買。而鄉民則往返守候。不能遍及。蓋緣一邑之內。地方遼闊。而運米至鄉。必需腳價。此項費用。無從支給。地方官又難賠墊。是以因循舊例。止在關廂附近出糶。而鄉民距城遙遠。往返守候。動需時日。實末周遍。臣請嗣後平糶。在城關廂照舊糶賣。再於大鄉大集。擇道路適中之地。量州縣地方之大小。或設二三廠。或設四五廠。預先運米至鄉。酌定日期。遍行曉諭。俟次輪流出糶。每糶過一處。即將所糶地方日期。及價值穀石數目。據實通報上司查考。其搬運至鄉腳價。照賑穀運鄉之例。准於糶價內。據實報銷。如有浮冒。該管上司。即行揭參。如此。則鄉僻窮民。得以就近赴買。均沾實惠。而無遠涉守候之苦矣。又聖諭。城中於戶。牙戶。圍戶。與倉倉聲氣相通。擬名報買。而州縣之內。丁隨役。亦乘機暗竊。通同盜賣。夫內丁隨役。通同盜賣。固亦事所常有。該管官若能親身赴廠。稽查彈壓。若輩自不敢公然偷盜。但州縣一官。刑名錢穀。事務殷繁。往往不能兼顧。而所委監糶之人。非親即友。亦難保其無弊。臣請嗣後平糶。遠在鄉村。印官一身不能分顧者。在州則有州同州判。在縣則有縣丞或巡檢。教職等官。令其分查彈壓。如有侵盜米穀。或失於覺察。或徇隱不報。事發將地方官及監糶之佐貳等員。一併參處。至杜絕於役。牙圍稅名報買之弊。莫如諭令居民。各帶門牌。赴廠驗糶。約以五日一次。每口一斗為率。蓋各戶門牌。凡大小名口數目。以及作何生理。俱於編查保甲時。填註明白。如於戶役戶牙戶及有力之戶。一覽可知。今持此驗糶。稅名自少。而又酌量戶口之多寡。不許多糶。則囤販亦難。此豫省已行之法。頗有成效。似應照舊奉行。既以官長以稽察。又有門牌以查驗。盜賣囤積之弊。自可剔除。矣。又聖諭。買補之際。往往擇縣中富戶。發給銀兩。令其交穀。有照時價短發十之一二者。有銀色低潮者。或令自運

還倉。腳費無出。又或用斗則以大易小。用秤則以重易輕。交倉折耗。盤倉供應之費。皆出之小民。更有照糧派買之弊。每處派一買頭。總數各戶。照數交倉。臣查買補穀石。短價潮銀。大斗重秤。浮收折耗。勒索供應。久經例禁。近今以來。州縣苟非奇貪不肖。亦頗知恪遵功令。不敢仍蹈陋習。惟派買運交之弊。尚恐未能盡除。蓋緣買補倉穀。盈千累萬。勢必四散採買。動需腳價。且北地陸運。所費尤多。雖定例。准於買穀。餘銀內開銷。但天時豐歉。常設價低昂難定。設遇價昂。即無羨餘。誠如聖諭。不能無賠累之苦。則官吏不能不問之閭閻。或派富戶。或派里民。輓運交送。滋累實多。前因本地買穀。有派買短價等弊。定例。令於鄰近州縣。購買。雖屬杜弊之一法。然或本地價賤。而必向鄰邑遠求。既費錢糧。又多跋涉。殊為未便。臣請嗣後採買穀石。無論本地鄰邑。總視穀價之貴賤為準。有需車船運送之處。自行雇備。准於羨餘銀內開銷。如無羨餘。准於別邑羨餘銀內撥給。至該州縣。或選價直昂貴。原糶價銀不敷。仍照例。將別處盈餘銀內。通融撥補。如果年歲歉收。本地鄰邑。價俱昂貴。即查該處及附近州縣。倉儲充實。將存價綠山各部。俟次年秋收買補。並責令該管府州。就近督察。倘有派買富戶里民。採買運交及短價浮收等弊。將地方官嚴參治罪。該管府州。一併參處。總之平糶之時。則運之四鄉。以廣其惠。責之官吏。以稽其弊。買補之際。則派買之遠近。給以腳費。照時價之貴賤。核實支銷。經費悉出公帑。官無賠墊之虞。採買既屬從容。民無派累之擾。蓋藏自足。積貯常盈。普天臣庶。共沐聖恩於無既矣。臣謹遵旨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三年二月初五日。部覆。應如所奏。辦理。奉硃批。依議。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仰請聖恩。增設先儒博士。事。竊惟唐儒韓愈。宋儒范仲淹。學貫天人。詣兼體用。據佛斥老。闢異教。以道經。後樂先憂。引天下為己任。推孟氏以原道統。源流溯列聖之傳。助張子以授中庸。理學啓關中之盛。均足扶持乎名教。覺世牖民。實堪維繫於古今。守先待後。雖兩廡從祀。已邀俎豆之榮。而世澤未衰。尚冀褒崇之典。今懷慶府之孟縣。河南府之洛陽縣。韓愈范仲淹之墓。在焉。昌黎之嫡派。一綫猶存。參政之裔。孫芳枝蕃衍。據布政使范琛查明。韓愈三十代孫韓法祖。范仲淹二十一代孫范君建。俱係讀書自好。立品端方。按照周程張朱之例。取具冊結圖誌。呈請添設博士。前來。臣覆查韓愈。當異學爭鳴。陸緒茫茫之日。獨能勞瘁遠紹。肩任道統。實為有唐一代大儒。至范仲淹。一生事業。悉本聖賢。故先儒論宋朝人物。無不推為第一。此二儒者。似應援照周程張朱之例。仰請聖恩。增設博士。以昭曠典。伏乞皇上睿鑒。施行。謹題。請旨。

乾隆三年三月十二日。奉旨。該部議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灘地區號。編畫已竣。恭摺覆奏。仰祈睿鑒。事。竊查黃河南岸灘地。坵畝不常。從前雖有通融撥補之例。而界址未清。一遇坵漲。無憑查考。坵者則以少報多。漲者則以多報少。互相隱匿。每起爭端。經臣於上年閏九月內。將灘區編畫。清理灘地。緣由具奏。欽奉硃批。知道了。妥協辦理。可也。欽此。臣隨檄催沿河各州縣。於去冬汛水消退之後。將河灘地畝。逐一查明。自隄根起至河邊止。挨次編號。畫為方區。每區以五百四十畝為率。其畝數不足者。即為零區。四圍封立土墩。栽植桑柳。以為經

界按照畫區造具細冊於冊首繪具一圖凡道路村莊溝渠等類一併繪列再將業戶地畝開明段落四至及某號某區字樣登註冊內總期圖冊相符瞭如指掌每區擇其地畝多者為區頭其所造冊籍一樣兩套一存州縣一付區頭收執又於每號中設公直一名專司查丈每年酌給灘地租粒以資口糧至灘地糧銀飭令各州縣另立冊籍徵收以杜混冒今沿河各區業已一律編畫完竣嗣後遇有坍塌令業戶報明有司督同公直查丈明確即於冊內增除詳報倘有侵佔計認者取冊查驗虛則懲處如此則區號既有一定經界不致混淆所者隨時撥補貧民無賠糧之虞漲者按畝報墾奸民無隱佔之弊地畝均平爭端永杜息事寧人於官民俱有裨益理合覆奏伏乞聖鑒謹奏

乾隆三年三月十八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欽奉上諭事乾隆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接准大學士伯鄂爾泰張廷玉字抄奉聖旨一道以河南兩澤應時二麥可望有收令臣就近酌量作何勸導辦理俾米麥流通接濟鄰省寄信前來仰見聖主軫念民依籌畫周詳無微不至臣查直豫兩省緊相接壤之處水陸舟車往來直達絡繹販運並無阻滯將來二麥登場市價必賤誠如聖諭鄰省亦可賴以接濟臣欽遵諭旨多方勸導並將天津臨清等關米船免稅之處廣為宣布俾來豫購買者四方雲集自豫販往者踴躍前行商販流通源源相繼以仰慰聖懷於萬一臣又有請者直豫界連採買本屬易事但恐漁利之徒一聞鄰省專員採買勢必爭先囤積而奸牙人等居奇擡價故意留難委員急於購買不得不增其價值必致多費帑金即如上年督臣李衛委員至豫買米雖經臣嚴行飭禁而市價未減採辦需時此明驗也伏念直豫民人同為朝廷赤子直豫帑項均屬國家錢糧與其直省督銀來豫購辦難艱何如豫省分縣買收經理向易今接壤之河北三府屬二麥秀實四月中旬即可刈穫臣一面札商督臣李衛一面勸支藩庫正項銀兩分發各屬在於附近水次地方照依時價約略買麥十萬石以便直省委員領運如向不敷查有應還民借倉穀麥收之時恐小民隨手花消通欠難完現仿以麥抵穀折算還倉此項麥石亦可運濟至各縣麥石運赴水次應需腳價即照上年運米赴陝之例支給事竣一併核實報銷如此則豫民無居奇之弊直省免採買之煩市價可平民食自裕一轉移間似有裨益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奉硃批汝能如此竭力辦理甚佳即商之李衛彼必以為是也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請增晒麩之例以裕民食事竊查豫省素稱產麥之區凡本地大買外來富商每於二麥登場之候挾其厚貲於馬頭集鎮廣收麥石肆行晒麩晒成之日盈千累萬販運他省售與燒鍋之戶不獨耗本省之麥石而并以損外省之民食為害最大誠如聖明洞鑒斷宜嚴禁重懲者也臣前於欽奉上諭事案內議請查禁奉准定例廣收麥石肆行晒麩者杖一百枷號兩個月失察之地方官每案降一級留任失察至三案者降三級即行調用業經通行遵照在案臣恐以為欲杜耗穀之源晒麩不可不禁欲遏晒麩之流販運尤不可不嚴蓋晒麩非輕巧之物晒非秘密之事工作必多其人製造必有其具其需用之麥非擔石之所能為其收藏之地非篋筒之所能匿故晒麩之家鄉地保長斷無不

知而彼此串結互相容隱者非曉諭情面即受其賄賂至連往他省大抵車載船裝牲畜馱負牙行經紀為之交易車戶船家為之運送但於關津隘口之處嚴行盤詰自難隱漏臣已嚴飭各屬如有開張作坊肆行晒麩者許鄉地保長赴官密稟牙行經紀車戶船家不許代為交易運送關津隘口一體稽查盤獲之日量行給賞經過失察之地方官分別記過去冬以來盤獲晒麩之案頗多奸民漸知斂跡不敢公然晒販但目下轉瞬麥秋誠恐嗜利奸商仍蹈前轍雖經飭禁若非仰請皇上定例遵行勢必日久漸弛肆行晒販之弊不能保其盡絕民食攸關殊非淺鮮臣請嗣後民間製麩自用為數無多者仍免查禁如有廣收麥石開坊晒麩至三百斤以上者本人照例治罪鄉地保長徇隱不報事發照賭博總甲之例笞五十販運晒麩之人至一百斤以上者照違制律杖一百牙行經紀車戶船家代為交易運送者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關津隘口一體查察如有隱漏出境者經過失察之地方官每一案罰俸六個月官吏人等受賄故縱者照枉法律計贓論罪所有晒塊發與本地舖戶為製造黃酒明流之用仍將變價銀兩三分之一給賞報獲之人如此則勸懲有方查擊自謹販運嚴而售買自少售買少而私晒漸無留麥穀之有餘裕蓋藏之本計於民生似有裨益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部覆毋庸議奉旨著照巡撫尹會一所請行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恭報二麥收成分數仰祈睿鑒事竊豫省自二月以來甘霖霽沛大澤均霑是以二麥倍加茂盛籽粒倍加堅實高原下隴咸獲有收連日更喜天氣晴明收穫甚便二麥俱各登場櫛比崇墉村村相望年老居民咸稱數年以來未有之豐稔據開封等十府三州所屬將收成分數呈報前來臣逐一細核合計通省十分九分者十之六八分七分者十之四理合分晰繕摺恭呈御覽謹奏

乾隆三年四月二十日奉硃批以手加額覽之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奏開事竊查乾隆元二兩年春月出借常平社倉等穀原應於乾隆二年秋後還倉惟是上年各屬有因雨水失調秋成稍薄無力完納者有秋禾雖屬有收而因元年被災之後元氣初復未能全完者據各州縣詳請緩至今年秋後催還經臣批准在案今河南地方仰賴聖主至誠至敬感召天和春霖霽沛二麥普收又蒙我皇上軫念民依嚴禁晒麩則所留麥石更為有餘第恐愚民無知不加撙節任意糶賣隨手花銷不獨倉貯虛懸而民欠漸多久則益難完納茲據布政司范際植儲道黃叔瓚詳稱元二兩年未完常平漕社等穀共二十六萬一千七百餘石准其以麥抵穀折算還倉前來臣查豫省民食以麥為主故有一麥抵三秋之說茲當二麥豐收以其有餘抵還舊欠在小民自樂輸將而多收麥石以實倉廩尤為有備且徵還之後并可接濟鄰省是以臣前於直省買麥摺內業經附奏隨飭令照依麥穀時價公平折算准其以麥抵穀徵收存貯間有民力不敷之處仍聽其秋收還穀至於麥多價賤地方查有存留平糶穀價并飭酌量糶麥抵補俾銀米均平不致穀賤傷農統俟秋成之後同徵收麥石一併易穀還倉似於國儲民生均有裨益謹將辦理緣由奏聞伏乞聖鑒謹奏

乾隆三年四月二十日奉硃批。如此通盤籌算甚佳。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據實覆奏。仰祈睿鑒事。竊臣前將武陟等縣蝻子撲除緣由具奏。欽奉硃批。知道了。蝗蝻之萌生。實可以人力勝之。若視而不急行撲治。則為患莫大焉。欽此。仰見我皇上聖明洞照訓示周詳。伏查武陟獲嘉及續報之鞏。溫。淮。蔡等處。雖有蝻子萌動。而羽翼未生。易於撲治。臣一聞稟報。即委標下弁員。督同文武各官。廣集人夫。多掘深溝。順風驅捕。火燒土埋。有四散逸出者。令鄉民細加搜捕。計升給錢。當即撲淨無遺。臣又考古者八蜡之祭。索饗萬物。歲報順成。載在禮經。後世遂因蝗祀。由來舊矣。我國家昭事神祇。典禮明備。而河南省城向無蜡祀。經臣與司道等公同酌議。建立廟宇。報本反始。以重田功。現已告竣。而通省所屬。亦皆次第修築。享祀弗替。今蝻子之生。撲除甚易。禾稼無傷。百姓人等又莫不感頌聖德。頂戴神庥。於無既矣。合併奏聞。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三年五月十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奏開事。本年六月初三日。布政司范際到豫。轉傳諭旨。買麥一事。須竭力相幫。越早越好。欽此。查此項麥石。接濟直省。最關緊要。臣前奏明奉旨之後。即飭司動撥採買。并委河北道張受長就近督理。昨於五月二十七日。據張受長稟稱。各屬收買。已有五萬餘石。臣思買麥十萬石。為數既多。若俟買完交兌。未免滯遲。兼恐船隻一時不敷應用。今擬分作兩次運解。則收兌管押。辦理從容。而輓輸尤速。業於五月三十日。飛咨督臣李衛。委員來豫。先將五萬石運回。其餘麥石。現在上緊收買。月內亦可全數起運。理合奏聞。伏乞聖鑒。謹奏。

乾隆三年六月初三日奉硃批。如此辦理甚好。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奏開事。竊豫省買麥十萬石。接濟直省。前經臣將收買一半。及分作兩次運解緣由。奏明在案。茲於六月十八日。買麥十萬石全數完足。臣一面飛咨督臣李衛。迅飭委員接續領運。一面檄行署河北道張受長。將各縣所買麥石。逐一派撥停當。各就附近水次。星速運齊。並委同知通判等官。管押監看。而直隸委員。交收清楚。以便隨船隨運。不致稽遲。除用過價銀運費等項。另行造冊題銷外。所有豫省採買麥石全數完足緣由。理合繕摺具奏。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奉硃批。此事汝等辦理。殊屬可嘉。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敬陳伏牛。大隗。兩山險要情形。酌議巡查防守事宜。仰祈睿鑒事。竊臣蒙皇上天恩。畀以封疆重任。刻刻以弭盜緝匪。奠安閭閻為念。凡地方之形勢。山川之險易。莫不密訪詳察。務期措置得宜。茲查有伏牛山。起自南陽府之南召縣。跨越河南府之嵩縣。汝州之魯山縣。陝州之盧氏縣。縣互八百餘里。南通三楚。西接秦中。峭壁懸崖。山深谷邃。人烟稀少。樹木陰翳。最為險僻。又有大隗山。坐落許州府之禹州。密縣二境。界連新鄭。登封。雖遠隔伏牛山。而紆迴鳥道。亦有徑可通。且距嵩山甚近。萬壑千重。林深密。其中燒炭。砍木植。採木耳。創藥材之人。又皆棚居穴處。蹤跡無常。奸良莫辨。苟非立法防查。恐有盜賊為害。前經臣檄飭司道。委員入山確勘妥議。茲據司道等詳詳前來。臣覆查伏牛

一山界連數邑。地方遼闊。印官事務殷繁。難於兼顧。惟巡檢一官。原為巡緝而設。今南召之李青店。嵩縣之舊縣。盧氏之朱陽。均設有巡檢管轄。惟魯山縣正西一帶。深山遙道。三百里中。並無一官彈壓。考之前明成化年間。原於歇馬嶺設有巡檢。我朝尙載有職名。其裁於何時。年久無憑。查考今議。該縣之趙家村。為伏牛山適中之地。頗為扼要。應請設立巡檢一員。弓兵三十名。令其彈壓。每月帶領弓兵入山巡查一次。各縣印官。每季移會駐防汛弁。各帶民壯兵丁入山巡查一次。兼轄之武職。亦每季入山巡查一次。該管道員。照例每年入山巡查一次。如訪有匪類盜窩。立即擒拏究治。至在山之棚民窰戶。仍遵例責令山主人等。附入門牌。一體稽察。至於大隗山。處四州縣之中。界址交錯。且聯絡衆山。路逕不一。而禹州之白沙鎮街。密縣之平陌村。新鄭之孫家河。均係入山要道。應各酌建墩臺營房。并派撥馬步兵丁。以資防守。印捕汛弁。按兩月巡查一次。其武職道員巡查之例。悉照伏牛山而行。如此。則出入要隘之地。既有駐防之官兵。深嚴窮谷之中。時有巡查之員。奸匪斂跡。宵小潛蹤。庶幾山境肅清。而地方寧謐矣。所有魯山縣添設巡檢弓兵。應需衙署俸工一切事宜。及禹州等三縣應建墩臺營房。開座。派撥兵丁數目。俟奉俞允之日。臣再另議具題。謹先繕摺陳奏。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奉硃批。九卿議奏。欽此。

尹少宰奏議卷五

河南疏四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遵旨議奏事。乾隆三年七月初八日。准戶部咨。開。欽奉上諭。養民之道。莫要於積穀。積穀之道。必先去其耗穀者。是以前年有禁止燒鍋之旨。後因內外諸臣議稱。用酒之人。比戶皆然。一時驟禁。不無滋擾。不若禁止造麴。其事簡而易行。朕思移風易俗。自當行之以漸。禁麴之舉。正屬漸次轉移之法。恐各省督撫視為具文。今春特再申飭諭。期於實力奉行。乃尚書孫嘉淦復又奏稱。禁麴之事。多有未便。著直隸。山東。河南。江南。陝西。山西。各省督撫。悉心妥議。毋得以朕旨降諭。旨稍有迎合。亦不必瞻顧孫嘉淦。遷就依違。務期秉公熟籌。於民生確有裨益。不負朕眷咨詢之意。欽此。欽遵。并抄錄原摺到臣。仰見聖天子廣諮博採。兼聽並觀之至意。臣祇聆欽承。敢不詳籌熟察。謹就豫省情形。悉心妥議。敬陳睿鑒。伏念酒為耗穀之物。麴乃造酒之原。我皇上慮念民食。禁止麴造。此誠端本澄源。潛移默化之道也。豫省自奉行以來。已經一載。官民相安。並無滋擾不便之處。蓋緣北方糧食。以麥為上。從前未經禁麴之先。小民止顧目前。罔知遠慮。當二麥登場。即儘數糶賣於麴行。銀錢到手。任情浪費。未至秋成而已無餘儲。於是向之減價以糶者。後復倍價而糶。民力因之日詘。今麴禁而食之。蓋藏不至立匱。此即現在已徵之成效也。雖麥性難於久貯。物理固然。但一二年之間。即變為霉灰者。係指潮溼之麥

而言。若曬瞭如法。原可以貯三四年。至官買之麥。或秋後易穀。或來春糶借。又無久貯受累之事。況河南地居天中。四方商賈。絡繹不絕。凡水陸可通之地。無不車載船裝。往來販運。設有麥多價賤之處。則富商巨賈。挾其厚貨。皆得以圖販麥之利。而農民亦樂其相通。故自禁麩以來。閭閻之婚喪服食。如故。百姓之完糧納稅。如故。熙熙皞皞。各安其業。此豫省實在之情形也。且夫晒麩之禁。原係通行各省之定例。如果有富商巨賈。肆行晒麩者。何地不應查拏。不僅一省為然。雖民間零星造用。本不禁。然即家自為造。戶自為用。為數終亦有限。較之陶販射利。所存實多。至於麥貴之鄉。一切糧食。必無不貴。人即甚愚。斷未有舍麥煖之急。而先為晒麩之謀者。是麥賤之地。既不敢多晒。麥貴之地。又不能多晒。則禁晒之令。並非勢有難行者也。我朝休養生息。戶口日繁。普天率土。莫不倍盛於往時。即歲歲豐收。而三年之耕。猶恐無一年之蓄。且就一鄉一邑而論。其間富民積麥者。不過十之一二。每年僅足食用之戶。不過十之二三。其餘無田耕種。并百工技藝之輩。赴集買食者。不下十之五六。是以本地之麥。通融於本地之人。向未必家家足食。又何至積之過多。無處售銷。任其霉變而無用乎。即如今歲。二麥普獲豐登。而現今麥價。已較前漸增。故各屬民欠倉穀。准其以麥抵還。本為便民起見。而紛紛請緩者。尚多。徵納不前。可見豐收之歲。禁晒之時。猶然麥不覺多。價不遽賤。若再弛晒禁。則盈千累萬。耗散益廣。通省而計。歲費麥糧。寧止數十萬石而已。以數十萬石之麩。而運之各省。則燒鍋造酒者。所費又奚啻數百萬石。與其以數十萬石之麩。歷各省無限之財。何如留數十萬石之麥。為民間接濟之用。此其得失利害。有判然可決者。夫天下事。有一利即有一弊。奉行不善。或不免有擾累之處。全在督撫大吏。嚴飭有司。約束各役。毋任借端滋擾。務期實力奉行。則立法庶可以杜弊。未可以因弊而廢法。至豫省所行者。乃禁晒之販運。非禁麥之販運。查麩之囤積。非查麥之囤積。事判兩途。更無庸置議者也。總之。王道固本乎人情。而治體尤權其輕重。民食攸關。非同細故。法以漸業。有明徵。當此禁晒已著成效。農民相習而安之時。正轉移風俗之大機。豈可徇一時之姑息。忘久大之宏圖。顯以耗民生日用口食之需。陰以導天下奢靡放僻之漸。而至於無所底止哉。臣與同城司道府等。乘公商酌。意見相同。所有豫省禁晒。於民生確有裨益。並無不便之處。應請乃照前例禁止。臣謹據實覆奏。伏乞聖鑒。謹奏。

乾隆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奉硃批。大學士會同九卿議奏。欽此。大學士九卿定議。督撫各就風土人情。詳籌熟酌。較之懸揣臆度者不同。應均如所請行。奉硃批。依議。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欽奉上諭。據實覆奏事。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准戶部咨開。欽奉上諭。本年夏間。江蘇巡撫楊永斌奏稱。禁止晒麩一事。臣已委員協同查禁。其造麩器具。分別封貯拆毀。所有未奉上諭。禁止以前。已經造成陳麩。現飭封貯等語。朕比時。以楊永斌辦理不善。特頒諭旨。嚴切曉諭。諒各省督撫。悉已聞知矣。今聞河南地方。封貯造成之陳麩甚多。商民從前所用之工本。悉皆棄棄。頗有怨言。不知尹會一何以見朕諭旨。尚如此辦理。可傳旨詢問之。欽此。欽遵。臣跪讀之下。不勝惶悚。竊惟足食所以養民。耗穀莫如晒麩。是以肆行晒販。民有治罪之條。失於稽查。官有處分之外。此誠我國家崇本

抑末。易俗移風之要道也。查河南素稱產麥之區。遂有山西富商大賈。挾其厚貨。乘麥收價賤之時。在於馬頭集鎮。廣收麥石。開坊晒麩。每商自數十萬以至百餘萬。塊不等。車載船裝。販運他省。是豫省之麩。實為各省之用。而豫省之晒麩。即關各省之燒鍋也。故各省督撫諸臣。因地制宜。立法不同。而皆以晒麩為當禁。凡關津渡口。無不嚴行稽查。以防越販。而豫省晒麩。又因晒造陳麩甚多。禁止之後。各省處處查拏。在商人既不能公然販運。而工本所關。若概行禁絕。亦非恤商之意。臣是以再四籌畫。飭令在於本省各屬。四散售賣。并給以照票。俾沿途不致過禁。從未有封貯晒塊。委棄商本之事。此皆歷有案卷。可據者。臣又慮陳麩難難賣完。并將寬限緣由。奏明在案。伏思立法當籌其利害。而治體必權其輕重。害重利輕。固不可徇利而滋害。害輕利重。又不可因害而廢利。我朝休養生息。百年於茲。生齒日繁。戶口日眾。即歲歲豐登。而地之出產有數。人之食用無窮。況燒鍋造酒。並非朝夕饕餮所必需。更不可任其糜費。而委美利於無用之地。即如今歲。豫省汝光南鄆間。被偏災。直隸。江南。亦皆歉收。商販民糶。絡繹搬運。且直省接濟之麥。已有十萬石。江南採買之糧。又有三萬餘石。然而豫省民情安謐。猶可支持者。實皆禁晒之所留餘。則為利實鉅。至於從前陳麩。不過西省數商囤積之物。既免其治罪。而又為之設法疏銷。既給以照票。任其運行。而又寬以期限。聽其售賣。現在各屬銷賣之數甚多。即如祥符。已銷過陳麩一百六十四萬餘塊。如果封貯。則此項麩數。何以得售。其餘所存。亦不過稍遲時日。而新麩既禁。陳麩之價日昂。則本利自在。亦必無委棄之理。我皇上日月同明。無微不照。臣亦何容置喙。惟是人情可與樂難。成與圖始。而嗜利奸商。尤為貪心無厭。見小欲速。當其晒麩之時。原欲販運於各方。及至定例以後。止許售銷於本省。遂藉口封貯。交相騰謗。希冀官吏不便查拏。法度因之中阻。以逞其射利營私之計。古來輿浮議以撓大政者。莫不皆然。則其攸關於治體者。不小。臣仰荷聖恩。至深極重。雖明知此輩易有怨言。然必恪守定例。而但令其本省售銷者。誠恐越販之端。一開。勢必以新作陳。暗地私晒。夾帶影射。弊竇百出。則是有禁之名。無禁之實。顯以耗本省數十萬石之麥。陰以損各省數百萬石之糧。利害得失。輕重懸殊。此臣之所以熟思審處。而終不敢依違遷就。徇數商自私之小計。而忘民生日用之本圖者也。所有臣辦理陳麩。並未封貯之處。理合據實覆奏。伏乞聖鑒。謹奏。

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奉硃批。九卿詳議。具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奏聞事。竊查開封府屬之陳留縣。濱臨黃河。率多坳荒。民間田土。不分等則。每畝徵銀五分八釐。康熙十五年間。因查丈地畝。不符原額。承辦之員。遂另換短小鐵尺。減縮弓口。每頃報增一十六畝。通邑共加派地一千四十頃。有奇。民間以虛地包糧。歷年賠墊。殊為苦累。又陝州所屬之閩鄉縣。其上則好地。每畝徵銀一錢二分。四釐。沙地及更名地。每畝徵銀一錢六釐。查豫省糧額。雖各處科則不同。大約每畝不過徵銀五六分。其有徵至一錢以外者。通省無幾。原屬最重。然或地本膏腴。收成較厚。或折畝行糧。弓口甚寬。今閩鄉一邑。土帶沙性。本係瘠薄。而按畝派徵。又非折算。且與接壤之靈寶縣同一地畝。而靈寶土地每畝徵銀一錢一釐。中地每畝徵銀八分八釐。彼此相較。閩鄉每

畝又多銀二分三釐。以至一分八釐不等。是於額額均重之中。尤為獨重。該縣界連陝省。緊接瀋陽。最為險要。而地瘠民貧。額徵又重。雖遇豐年。亦無起色。伏念我皇上親民如傷。保民若赤。閭閻疾苦。無不周知。今陳留閭閻。二邑一則畝小糧浮。一則地瘠糧重。臣身任地方。何敢不據實上聞。仰懇皇上勒令查明。酌減。為此具奏。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三年十月初六日。

河南巡撫 臣尹會一謹奏。為欽奉上諭。據實度奏事。竊積貯為地方之本計。而節儉實民生之良圖。我皇上宵旰時咨。容謨廣運。以河東兩省收成頗豐。亟宜買補倉穀。恐時價不敷。有司遂巡觀望。令臣等酌量籌畫。又因豐收之後。小民任意奢靡。特命多方勸諭。以留有餘。先事綢繆。所以為倉儲民食計者。誠無微不至也。臣敬將欽奉諭旨。刊刻告示。遍發曉諭。俾百姓食時用禮。共勵節儉。一體欽遵。至各屬應補倉穀。現在陸續交倉。惟是河南居天下之中。四通八達。向有外省客商。在豫販糶。今歲直隸。江南等省。又有歉收之處。採買搬運。較之往年更多。故收糶雖豐。而價直日昂。誠如聖明洞鑒。臣細加查核。惟河北地方。及接壤鄰省。水陸可通之處。為然。尚非通省如是。臣已行令各州縣。如本地價昂。平糶之銀不敷買補。即在鄰邑價賤之地採辦。倘鄰邑價亦昂。則將不敷銀若干。據實報明。在於別屬買補。盈餘銀內。通融撥給。速為買貯。可無賠墊之虞。臣又思儲積之道。不厭其多。民食所資。不妨於廣。查豫民食用。以麥為上。而高粱蕎麥。黍黍等項。均為糶糶所常需。并飭地方官。如果穀價昂貴。一時購買維艱。即查明雜糧若干。可抵穀一石。參酌糶貯。來春青黃不接。先儘此項糧食。或糶或借。以濟民食。以免陳朽。秋收之後。易穀還倉。亦推廣儲蓄之一法也。再。新舊民欠穀石。現在催還。但查河北彰德懷三府。夏秋之交。間被水淹。雖經補種。仍獲有收。但多係雜糧。粟穀本少。且辦漕之後。穀價未平。在在有穀之戶。以穀完納。而無穀之戶。必須糶買雜糧。糶還倉。一出一入。不無虧折。未免延挨。催徵不前。臣復與布政使范際昉商。如河北百姓。願以雜糧完官者。亦准其照穀價折算交收。統俟來春。一體糶借。秋後易穀。庶小民踴躍輸將。而倉儲不至虛懸矣。所有臣欽遵諭旨。酌量還倉。及現今辦理緣由。理合覆奏。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硃批。如此酌量情形辦理。甚佳。知道了。欽此。

河南巡撫 臣尹會一謹題。為請增辦漕價直事。該臣看得豫省。河以南。永城鹿邑。虞城夏邑。柘城宜陽。新安。澠池。淮甯。商水。西華。項城。沈邱。臨潁。襄城。郟城。陝州。靈寶。閩鄉等十九州縣。相隔水次。四百里至八百里不等。漕糧挽運維艱。請照採買之例折徵。赴水次採買。免運。經部覆准。令各州縣折徵採買。遵照原定米價。每石給銀八錢。免其扣解節省。如果歲歉價昂。仍於臨時的議題。本年豫省河北地方。夏秋之間。大雨時行。窪地被水。收成未免稍減。且外來商賈。絡繹販運。以致糧價漸昂。據各縣摺報。水次米豆時價。每倉石價銀一兩一錢。有零。州縣額徵多者。採買三四千石。每石不敷銀二三錢。總計即缺銀數百兩。及千金不等。承辦之員。實難賠墊。應照上年之例。增給價銀二錢。共計應增銀七千六百五十兩。容在於道庫存發腳價。并節省耗羨銀內。動支。相應具疏題明。仰祈皇上。睿鑒施行。謹題。請旨。

乾隆三年九月二十日。河南巡撫 臣尹會一謹題。為願懇復題增給辦漕價直事。該臣看得豫省。河以南。永城等十九州縣。漕糧折徵。乾隆三年。米價高昂。請照乾隆二年。每石增給二錢。題准部議。豫省乾隆三年。秋收尚屬豐稔。非歉歲可比。令照原價。每石八錢。給發採買。等因。伏查河北地方。乾隆三年。夏秋之間。大雨時行。山水驟發。窪地畝被淹。及至水退。補種多係雜糧。並未補種粟穀。所以秋收之後。米價仍昂。且接濟直省小麥。十萬石。均在河北水次。就近採買。又有鄰省客商。在豫糶販。米糧日減。價直日長。況復兌漕。河以南。十九州縣。雲集水次。採買價直愈難平減。臣細加訪查。每石委在一兩以外。豫省雖非歉歲。而米豆價直。各屬俱按五日一報。有文可憑。且市集之上。耳目難欺。若照八錢支給。各州縣養廉有限。實難勒令賠補。臣身任地方。既已明知苦累。何敢不據情題請。仰懇皇上。天恩。俯照乾隆二年之例。每石增給銀二錢。共銀七千六百五十兩。容在於道庫存發腳價。并節省耗羨內開銷。則州縣得免賠累之苦。將來承辦公務。庶不致畏縮貽誤矣。為此具本疏題。請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 臣尹會一謹奏。為折徵州縣辦漕價直不敷。再行據實奏請。仰祈睿鑒事。竊漕務為天庾之本計。轉輸乃作貢之常經。必須無累官民。而後行之經久。豫省河以南。州縣。遠隔水次。辦運維艱。是以本折異議。迭為更張。前撫臣富德。因學士方苞條奏。復請改徵折色。奉部以京倉粟米。未便賤之。行令悉心籌度。臣蒞任之後。酌議將詳符等三十一州縣。仍徵本色。起運。其永城等十九州縣。折徵銀兩。令各該州縣。赴河北採買。免運。部議覆准。奉旨。欽遵。在案。惟是河北地方。較之南。汝。等處。糧價本貴。近今以來。生齒日繁。兼之路通直隸。山。陝。商賈販運。絡繹不絕。地之出產。有數人之取資。無窮。即遇豐年。而穀價亦不甚賤。故前於遵旨定議。請復漕運。舊制案內。原議請照時價核實報銷。若正價不敷。即於所存腳價銀內。通融添給。部議以時價貴賤不一。難於查核。令每石徵銀八錢。如果歲歉價昂。臨時酌議辦理。隨於乾隆二年。題明增價二錢。在案。迨至乾隆三年。夏秋之間。大雨時行。山水驟發。窪地被水。雖不成災。而秋收已減。水退之後。農民補種者。多係雜糧。並非粟穀。米價昂貴。與乾隆二年無異。是以仍行題增。奉部以秋收尚屬豐稔。不准添給。又經臣以實在價昂。各屬高難賠墊。緣由具題。茲奉部覆。以上年收成。統計八分。尚請增給。設遇歉歲。勢必增添。愈重。應將每石增給二錢之處。毋庸議。咨行到臣。伏查上年豫省收成。原係合省統計。實有八分。若就衛輝所屬辦漕之地而言。則自七分以至八分不等。雖不為歉。亦非十分豐收可比。況河北米豆價直。先據各屬開報。每石均係一兩一錢以外。臣恐或有虛捏。細加訪查。復經糧道黃叔敬親至衛輝。查察屬實。萬耳萬目。難容欺飾。即每石加增二錢。尚有不敷。若照八錢支給。糧少之州縣。約賠銀數百兩。糧多之州縣。賠墊更多。州縣養廉有限。奚能堪此。在不肖之員。無項可墊。勢必攤派里下。仍屬累民。其自愛之員。雖令竭蹶賠補。而今秋辦漕。必致藉詞推諉。採買不前。貽誤漕糧。攸關非細。即概行奏處。究於公事無濟。竊念永城等十九州縣。題請折徵。原為官民除累。今小民得免輓輸之苦。而

原價不敷。民累雖去。官累實增。仰惟聖主體恤臣工。無微不至。臣身任地方。辦理公務。如果屬員浮冒。自當據實嚴參。如果價直昂貴。自當從公酌給。今既日繁其賠累。而乃隱忍不言。則下何以對僚屬。上何以副聖明。故不敢因部臣之兩經議駁。而終於緘默。為此據實直陳。伏乞皇上天恩。俯照乾隆二年之例。每石仍准增給銀二錢。共銀七千六百五十兩。存於道庫歸公。暨現并節省耗羨內開銷。不惟州縣免賠。替之累。而轉辦辦。不致畏縮貽誤。實於漕務有神。臣不勝激切悚惶待命之至。謹奏。

乾隆四年五月十一日。

河南巡撫 臣尹會一謹奏。為遵旨議奏事。乾隆四年四月初七日。蒙皇上發下刑部侍郎鍾保條奏一件。奉旨酌議。仰見聖主廣博採執。兩用中之至意。臣欽遵諭旨。悉心酌議。敬陳管鑒。一據奏摺內開。關毆之案。由於好勇鬪狠者固多。其間亦有本無仇怨。或因田產錢債微嫌起釁。先向州縣控告。不行准理。或拘審遲延不結。或割斷未盡平允。以致愚民心懷不甘。釀成人命等語。伏查民間關毆命案。因微嫌細故。彼此爭執。釀成人命者居多。其因不准。不結。割斷未平。忿爭斃命者。十無一二。是以昔年聖祖仁皇帝特製上諭十六條。頒行垂訓。又蒙世宗憲皇帝摘出關毆人命律文。明白曉諭。每月朔望。地方官於講約之所。齊集鄉民。宣讀講解。以警愚頑。以息爭訟。法至善也。臣又因教化之責。首在紳士。復令所屬社中生監。各就宗親鄰里。將睦鄰任卹之道。隨時勸諭。凡所以化導於平時。以杜命案之源者。豫省現在奉行。又查定例。州縣自理案件。限二十日審明結案。每月將作何審斷之處。造冊呈送上司查考。立法已屬周詳。但恐日久漸弛。應如侍郎鍾保所奏。令督撫董率有司。務期悉心化導。清理詞訟。照例將自理案件。每月造冊呈報。如有任意拖延等弊。即行參處。庶兩造之忿爭自息。而無釀成人命之慮矣。一據奏摺內開。保甲之法。十家為牌。一家為窩。九家連坐。今各省亦皆舉行保甲。無如愚民既情鄉情。復畏仇恨。往往明知匪類。隱忍不言。而地方官承審盜案。惟究正犯。從無查問保甲。是以門牌徒設。而窩匪如故。等語。伏查定例。強盜窩主之鄰佑。知而不首者。杖一百。牌頭於所管內。知有為盜之人。瞻徇隱匿者。杖八十。若牌頭曾於甲長。保正。處首告。而不行轉首者。甲長照牌頭減一等。保正減二等。發落牌頭免坐。是鄰佑保甲。徇隱盜窩。均有治罪之條。應將侍郎鍾保所奏。查明容留之該管地方保甲牌長。責懲發落之處。毋庸再議。但鄰佑牌甲。顧情鄉情。復畏仇恨。明知匪類。隱忍不言。亦情之所必有。臣再四籌酌。惟有公舉密首之一法。同甲之中。有為盜為窩者。許鄰佑牌甲公同舉告。如畏其仇恨。許赴官密首。地方官訪確查拏。不得將原首之人。宣露。拏獲審實。將舉首之人。密行給賞。倘或挾仇陷害。則治以誣告之罪。如明知容隱者。發覺之日。仍照例責處。則賞罰既明。瞻徇自少。保甲咸知做懼。匪類不敢窩留。於弭盜之法。似有裨益。謹就愚昧之見。議奏。是否有當。伏乞聖訓。謹奏。

乾隆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奉旨知道了。著照所議行。欽此。

尹少宰奏議卷六

河南疏五

河南巡撫 臣尹會一謹奏。為奏明科場辦理事宜。仰祈睿鑒事。竊制科取士。為國家掄才大典。必須陋弊清除。而後場規整肅。臣職司鄉試監臨。備悉豫省從前陋習。今文闈事竣。武闈屆期。謹將臣辦理之處。為我皇上陳之一。試卷有錯寫改經之弊也。凡應試諸生。其卷面首幅。例應開寫年貌籍貫。經書中式之後。解部磨對。最關緊要。今查豫省士子。有將所習經書。臨場私自改易。並任意填寫年貌者。其中舛錯既多。兼恐有頂名代替情事。臣已行司轉飭遵照。嗣後遇鄉試之年。凡年貌籍貫。經書。責令本生查照。學臣移送底冊。書寫清楚。如諸生有改經者。應令於科試錄遺之日。呈明學臣改正。不得臨場在試卷上更易混填。以杜頂冒。一作文有真草相連之誤也。查豫省試卷前幅寫草處。向無一定。起止字樣。士子每多不諳。任意揮寫。以致真草相連。違例貼出者甚衆。其中儘有孤寒宿學。堪中佳文。因無定式。遂多違例。不得終場。殊為可惜。臣屢試北闈。見試卷有刷印草稿。起止字樣。一目了然。不致違犯。今照北闈之例。另行更正。并將樣卷。咨送禮部。嗣後照式製造。庶免違例多貼之虞。一士子有越號混坐之弊也。查應試士子。學問優長者。固不乏人。而功夫疎淺者。於表判策論諸題。多未留心講求。迨至二三場。每向熟識親友。連坐一處。希圖彼此湊換。習以為常。即如今科二場。經監試南汝道李慎修察知此弊。不許越號。遂有不肖

一、盤指為多事，混行吵嚷，經提調糧儲道黃叔敬曉諭而止。臣點名之後，細加詢問，乃知豫省科場，歷來如是，不以為非，殊屬違例。臣已出示嚴諭，并通飭各屬教官，於月課之期，不時訓誡，務期痛改積習，以肅場規。一科場有需索供應之弊也。查場內需用食物，均關正帑，向來官役人等，任意索取，歷科供給，多逾定額。每因浮費繁多，攤派行戶，甚屬累民。臣於入關之前，出示嚴禁，不許派累行戶，并於場中設立支單，如有取用物件者，以單為憑，方准支給。仍將支單送臣查閱，以杜冒濫。至場內新舊什物，毋論銅錫木瓷等器，俱開造清冊，交開封府理事同知經管，留為下科之用。庶可節省經費，不致貽累官民。以上四條，俱因豫省從前陋習，逐一釐剔，飭行司備案，以儆將來。現今已屆武闈考試，一切事務，悉照文閣之例而行。所有臣辦理事宜，理合恭摺奏聞，謹奏。

乾隆三年十月初六日奉硃批知道了，應如是辦理者，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奏開事竊農田為生民之本，而樹畜尤王政所先。我皇上重農教稼，一切勸課，普洩事宜，俱已欽遵辦理。實力奉行，查豫省小民，率多狃於目前，不知種樹為天地自然之大利。凡路旁田畔，村尾溝頭，雖邊屋角，間隙沙薄之地，頗多荒棄，殊為可惜。臣於上年欽奉上諭事案內，即將應行種樹之處，具奏荷蒙硃批，令臣酌量試行。欽此。欽遵。臣隨飭地方官，責成鄉地老農，多方勸諭，自桑柘榆柳，以至棗梨桃杏之屬，遇有間隙之地，不可種穀者，各就土性所宜，隨處栽植，加意培養。今各府查報一年之內，實在成活之樹木，共計一百九十一萬三千一百一十四株。茲當冬末春初，再加申勸，期於逐年加增。所有今歲栽樹成活數目，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奉諭，農田為生民之本，樹畜尤王政所先。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三曰園圃毓草木，可以知所常務矣。朕御極以來，軫念民依，於勸農教稼之外，更令地方有司，化導民人，時勸樹植，以收地利，以益民生。今覽尹會一所奏，是豫省一年之內，已種樹一百餘萬之多。朕思中州接壤畿輔，為南北往來之衝，並未聞有教民種植，滋事煩擾之處。安見豫省之法，不可做行於他省耶。可將此傳諭各省撫，善體朕心，勉力為之，以副朕望。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奏明接濟直省米石，仰祈睿鑒事。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准戶部咨開，直隸布政使張鳴鈞條奏，預籌民食一摺，部議行令直督孫嘉澐詳籌地方情形，酌量倉儲盈虛，有須採買，即咨商河東二省巡撫，確勘該省米價民情，如可協濟，一面具摺奏聞等因。臣查河北彰德懷三府，夏秋之交，被水雖旋，旋獲有秋，而窪地未免稍減，兼之鄰省歉收，商販絡繹不絕，糧價未平。若再加官買，不獨市價更昂，有礙民食，且恐商販居奇，必致採辦維艱。但普天率土，莫非朝廷赤子，今直隸歉收，來春民食缺乏，自宜共思籌畫，以資接濟。應於附近水次州縣內，將存倉之穀，碾米十萬石，以為直隸來春糶借之用。其辦理事宜，悉照夏間運麥之例，令各屬碾米運至水次交兌，直隸委員履船領運。此項撥動穀石，應行補還，以實倉儲。查豫省現在捐收本色，即可補額，或因為數頗多，一時不能捐足，亦可於秋收後，酌動司庫地丁銀兩，按照時價買還。毋庸直隸解銀來豫，致多跋涉。除咨督臣孫嘉澐查照辦理外，謹將辦理情形，恭摺奏聞，伏乞睿鑒，謹奏。

尹少寧奏議 卷六

五七

理一面飭令司道派撥碾米兌運外，為此恭摺奏聞，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碾運直省米石，仰祈睿鑒事。竊查接濟直隸米石，原為出借平糶之需。攸關緊要，而米數又多，若無大員督催，恐致遲誤。隨委河北道張受長就近督理查催。凡所碾米色，務須乾圓潔淨，星速運交，以資接濟。據稱各州縣派米十萬石，已經全數碾完。運赴水次，俟直隸委員到日，即可兌交。再碾穀一石，交米五斗三升，所磨碎米糠，向例給與碾戶為人工飯食之用。實屬寬餘。今因新正適當百姓閒暇之時，而莊農之家，又各有農具，遂令各鄉村酌量分碾。貧乏小民，得此碎米糠，以餬口濟用，莫不踴躍趨事。是以碾完更速，合併奏聞，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二月初九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欽奉上諭事。該臣看得維風厲俗，大化不越乎倫常。勸善旌良，百行莫先於孝弟。茲有安陽縣孝子李國泰，聞有章許迪，嵩石梁縣孝子魏萬侯，庭純孝等五名，共修庸行，並篤天倫。或孺慕於終身，或尋親於萬里。撫孤全節，罔非推本所生。恤乏周貧，尤矣善承厥志。孝思維則，仰聖治之日隆。至性克敦，欣民風之日厚。輿情悉協，褒獎允宜。前據各該縣詳報到臣，隨批布政司存。俟年底彙冊呈送核題。茲據布政使范燾彙造清冊，同印甘各結，呈送前來。所當題請旌表，以勵風化者也。謹題請旌表，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欽奉上諭事。該臣看得王道首重人倫，坤貞為吉。聖朝尤敦教化，名節為先。茲有祥符縣節婦姚氏等一百六十二口，志矢靡他，義遵從一。表貞心於白首，懿範可風。全冰操於天年，芳徽彌著。跡其苦節，均為閭閻之完人。詢厥輿情，宜膺表揚之大典。前據各該州縣查明詳報到臣，俱批布政司存。俟年底彙冊呈送核題。茲據布政使范燾彙造清冊，同印甘各結，呈送前來。理合恭摺題請旌表，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欽奉上諭事。該臣看得貞烈，乃閭閻之正氣。表揚賢聖主之隆恩，茲有夏邑縣烈婦孟氏，睢州烈女柴十姐，林縣烈婦張氏，武安縣烈女郝秋姐，武陟縣烈婦劉氏，桐柏縣烈婦朱氏，信陽州貞女張氏等七口，潔並秋霜，明同皦日。捐軀殉節，投繯表從。一之心，立志全貞。終身矢不二之念。其在雍正十三年奉旨禁止之後，殉夫者或遭父母不諒，誓死靡他。或聞媒約有言，奮身弗顧。均之從容就義，並非無故輕生。宜荷恩褒，以彰教化。前據各該州縣詳報到臣，俱批布政司存。俟年底彙冊呈送核題。茲據布政使范燾彙造清冊，同印甘各結，呈送前來。相應題請旌表，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欽奉上諭事。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准禮部咨開，欽奉上諭，士人以

尹少寧奏議 卷六

五九

品行爲先。學問以經義爲重。我皇祖御纂經書多種。紹前聖之心法。集先儒之大成。已命各省布政司敬謹刊刻。聽人印刷。並准坊間翻刻。廣行恐地方大吏不能盡心經理。則士子購覓。仍屬艱難。不獲誦讀。著督撫藩司等。善爲籌畫。將士子應讀之書。多爲印發。以爲國家造士育才之助。欽此。欽遵。仰見我皇上敦崇實學。棧樸作人之至意。伏查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康熙字典。性理精義。朱子全書。日講四書等書。其板俱貯開封府學宮。久經曉諭。士子人等。印刷翻刻。並無留難。今奉諭旨。臣復與藩司悉心籌畫。豫省所屬士子。現在各於城鄉就近分社。每社設有社長。爲之月課講貫。前項書籍八種。通共刷印工價銀七兩有零。所費無幾。州縣於養廉之外。本有另給公費銀兩。以備地方公務之用。而振興學校。乃有司之責。酌動公費。印刷。按社給發。以備諸生誦誦。仍將各書價值。徧行曉諭。如士民有家計饒裕。子弟讀書。情願刷印。俾孤寒後學。借觀誦習者。不拘部數。並不需遠赴省城。但由該地方官報明藩司。即先墊項刷發。雖山僻邊隅。書買不到之地。亦可徧爲流布。俾士子潛心經學。以期實用。所有遵旨辦理經書緣由。理合據實覆奏。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 臣尹會一謹奏。爲欽奉上諭事。欽惟我皇上加意作人。敦崇實學。恭念聖祖仁皇帝御纂經書。爲士子明道經世之本。勅令刊刻廣布。又奉諭旨。御纂諸書內。有爲士子所宜誦習。而未經頒發者。著督撫奏請。並准部議。將武英殿等處存貯書目。開單行知。此誠聖天子誦敷文教。千古未有之盛典也。伏查豫省。如日講四書解義。周易。書經。詩經。春秋性理。朱子全書。久已奉頒翻刻。現在多刷廣布。至十三經。二十一史。經臣委員在於江蘇購買運回。存貯大梁書院。以及各屬學宮。令士子熟習誦貫。臣欽遵諭旨。敬查武英殿御製孝經一部。御註孝經一部。文獻通考紀要一部。國子監大學衍義一部。近思錄一部。均爲士子所宜誦習。而未經頒發。仰懇皇上勅發到豫。刊板流布。庶教澤益廣。而士風益懋矣。爲此奏請。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三月十八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河南巡撫 臣尹會一謹題。爲公舉理學名儒。從祀文廟。以崇正學。以昭聖化事。竊惟千古道統之傳。賴有躬行之君子。國家崇報之禮。宜施從祀之隆恩。謹查原任工部尚書臣湯斌。忠孝性成。篤志聖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躬行心得爲歸。學優筮仕。告養言旋。家居二十餘年。更復折節從師。潛心味道。造詣精深。涵養純粹。衰然推中州巨儒。又設立繪川書院。教誨後學。一時感奮興起。成就最多。及其撫吳。則移風易俗。黜淫祠以正人心。既入朝。則直亮忠誠。侍經筵。而盡啓沃。自少至老。無事不從身體力行。直造乎充實而光輝。絕無意見之偏私。亦無門戶之同異。誠先賢之正派。聖世之羽儀也。臣從前歷任江南。親見吳下士民。至今思慕。私心景仰已久。洎豫以來。考其遺書。訪之輿論。咸謂斌品行學問。絲毫未詭於正。實爲昭代理學名臣。或以斌尙少著作爲疑。及觀其平日之言曰。學貴日新。今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乃知斌之不輕著書者。正其見道親切。踐履篤實。比之先儒司馬光。范仲淹。許衡。

固均無愧於易名之美謚。而之所以發揮聖學者甚大也。竊念湯斌。昔蒙世宗憲皇帝崇祀賢良。非逢我皇上重道崇儒。殊恩疊沛。賜諡文正。樹立豐碑。凡所以優禮而褒嘉之者。無不備至。伏讀御製湯斌碑文。云。誠意正心。不負生平之所學。先髮後樂。如親當日之高風。天語煌煌。至允至當。似應陪饗俎豆。以表遺徽。以光祀典。茲據布政使朱定元詳據歸德府睢州闈學廩增附生李中振等。公懇將湯斌從祀文廟。前來仰請天恩俯允。從祀兩廡。俾天下讀書學道之人。愈望希聖希賢之志。將見正學日隆。而士心皆勸。聖化之光。昭垂於萬世矣。伏祈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六月日奉旨。九卿議奏。欽此。

尹少宰奏議卷七

河南疏六

河南巡撫 臣尹會一謹奏。爲微臣奉職無狀。感召災眚。據實自劾。請賜罷斥。以重封疆事。竊臣草茅微陋。荷蒙皇上天恩。不次超擢。既畀封疆之任。復值烏鳥之私。殊遇有加。卽捐糜頂踵。亦難仰酬高厚。何敢於涓埃未效之時。稍存退避之念。無如臣才庸識闇。限於天賦。心雖無窮。力實難強。撫豫二載以來。謬欲爲農桑樹畜之謀。立興學敷教之本。幸而四境相安。猶不致於隕越者。實賴聖明在上。訓誨周詳。謹奉遵循。獲叨無事之福。並非臣之才力。可以勝任而有餘也。今歲四月中。豫省雨澤愆期。臣卽擬請解任。以避賢路。因聞直隸江南。均有缺雨之處。宵旰吁誠。求焦勞莫釋。荷可竭蹶辦理。未敢增虛天懷。旋即普降甘霖。秋禾被野。正深慶幸。不料依違尙且。頓有非常之災。今數日之內。省城駐劄之地。暴雨連宵。民無甯宇。實爲臣歷任十餘年所未見者。且致臣母老病孱。驚惶憂懼。寢食不安。捫心自問。上無以贊助聖化。下無以撫綏黎民。外無以保全僚屬。內無以安慰親心。於臣爲不忠。於子爲不孝。於臨下爲不慈。尸位素餐。罪深愆積。遂爾上干天和。顯然示懲。若再因循。不獨重臣曠官之咎。而并累帝廷知人之明。言念及此。臣不禁悚惶踴躍。汗淚交流。而無地自容者也。爲此瀝誠頓懇。伏乞皇上立賜罷斥。以儆官邪。以應天變。迅簡賢員。俾豫省早享得人之福。官民幸甚。而臣亦得奉母回籍。以養餘年。益戴聖恩於生生世世。

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謹奏。

乾隆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奉旨。今年豫省麥收。未見豐稔。五月間雨澤淋漓。方幸秋成可望。不料六月雨水太多。開封及所屬縣邑。又有水溢之災。朕心深為軫念。著巡撫尹會一。督率屬員。詳細查明。多方賑恤。毋使一夫失所。若有應免錢糧。及應行緩征之處。查明請旨。或有積報被潦之州縣。亦一體辦理。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為稟報秋禾被水情形事。該臣看得豫省自五月以來。連得透雨。早晚秋禾。均各暢茂。忽於六月二十三。十六等日。雷雨交作。晝夜如注。兼之山水驟發。一時宜洩不及。平地水深三四尺。低窪地畝秋禾。俱被水淹。官署城垣。倉庫監獄。墩臺營房。橋梁堤岸。壇廟驛號。在在倒塌。而居民房舍。倒塌尤多。先後據開封府之祥符。陳留。杞縣。通許。尉氏。洧川。鄆陵。中牟。陽武。封邱。蘭陽。儀封。鄭州。榮澤。歸德府之鹿邑。虞城。睢州。考城。柘城。彰德府之湯陰。內黃。衛輝府之汲縣。新鄉。輝縣。獲嘉。淇縣。延津。滑縣。濬縣。懷慶府之原武。南陽府之新野。裕州。葉縣。汝甯府之西平。陳州府之淮甯。西華。商水。項城。沈邱。太康。扶溝。許州府之石梁。臨潁。襄城。鄆城。長葛。新鄭。等四十七州縣。各詳報被水情形。經臣飛檄布政司。轉飭被水各屬。確查房屋倒塌之戶。動用存公銀兩。分別極貧一兩。次貧五錢。給以修葺之費。其實在窮民。餬口無資者。並動常平倉穀。按戶大口三斗。小口一斗五升。先賑一箇月口糧。如有壓傷人口者。加倍賑恤。其有因城鄉一時並淹。糧價昂貴。小民買食維艱者。併令減價平糶。以資接濟。如有水勢消退。已經涸出者。即酌借籽粒。諭令速種晚黍。以冀有收。務期仰體皇仁。加意撫恤。現在民情。俱各安貼。覆查此番被水。或因天雨過驟。消洩不及。或因上游之水。漫及下游。高地早禾。尚屬無礙。低窪處所。被淹較多。其間輕重不等。除飭委員。飛赴各州縣。履畝確勘。果否成災。取具冊結。另疏具題外。茲據布政使朱定元。詳前來。所有祥符等州縣被水情形。合先恭疏題報。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七月初二日奉旨。該部速議具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為續報秋禾被水情形事。該臣看得開封等屬之祥符四十七州縣被水情形。經臣恭疏題報。詎自六月下旬以來。時雨時止。終未久晴。迨二十九日及七月初一二等日。連朝大雨。晝夜不息。以致山水復發。下游消洩不及。低窪地畝秋禾。俱被水淹。城垣民隄等項。多有塌溢。居民廬舍。傾圮尤甚。不特從前被水涸出之地。復經淹沒。即從前未經受水之處。亦報被淹。續據歸德府之商邱。甯陵。永城。夏邑。南陽府之南陽。鄧州。舞陽。汝甯府之汝陽。上蔡。遂平。許州府之禹州。汝州之伊陽等十二州縣。各詳報被水情形。復經臣檄飭布政司。轉飭被水各屬。確查房屋倒塌之戶。動用存公銀兩。分別極貧一兩。次貧五錢。給以修葺之費。其實在餬口無資者。並動常平倉穀。按戶大口三斗。小口一斗五升。先賑一箇月口糧。如有壓傷人口者。加倍賑給。併令雜借兼行。以資接濟。務期仰體皇仁。加意撫恤。現在民情安貼。除飭司轉移各道。將漫溢民隄。上緊堵築完固。並委員飛赴各州縣。履畝確勘。是否成災。取具印委各結。分晰另報具題外。茲據布政使朱定元。詳前來。所有商邱等州縣被水情形。理合恭疏具

題。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奉旨。該部速議具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欽奉諭旨。再行恭奏事。乾隆四年七月初八日。准戶部咨。開。以祥符等縣被水。上廩聖懷。特頒諭旨。令臣督率屬員。詳細查明。多方賑恤。毋使一夫失所。仰見聖主軫念元元。保赤誠求。至深且切。伏查祥符等縣被水。前經臣據布政司陸續查明具題。自六月二十九日。以至七月初一二等日。連朝大雨。積水更增。從前涸出之地。復被水淹。禾黍豆苗。已屬失望。高粱大半不實。且積久澀滌。上淋下泡。衝塌城垣。在在堪卸。居民房屋倒塌。不可勝計。省城西南一帶。地本低窪。水深數尺。一望汪洋。臣目擊情形。寢食俱廢。隨督同在城各官。將被水村莊。紮筏濟渡。令其城上搭棚居住。或就寺院暫行依棲。一面給以銀錢。先行撫恤。并飭將常平倉穀。糶賑兼行。以濟民食。民情現在安帖。又飭祥符縣。先將城外之水。星夜設法疏消。然後將城內之水。開放城濠。今七月初七日。天氣晴霽。水漸消退。惟是民間房屋。目下倒塌甚多。一時實難修葺。勸諭富戶。如有空房。雖一椽半舍。亦各就鄰里姻親。暫留棲止。并遣糧儲道黃叔瓚。管河道胡紹芬。署河北道張學林。分往各府。宣布皇仁。安慰撫諭。至所屬州縣。又據續報被淹。其情形大略相同。惟衛輝府城地濱衛河。形如釜底。大雨之後。河水陡長。東西北三門。悉行堵塞。以防水灌。一切本章差使。亦俱阻滯。今水勢漸消。業飭該府縣。一面加意賑恤。以安災黎。一面設法料理。以濟行人。至積報被水之商邱。甯陵。夏邑。汝陽等縣。已經行司委員查勘。一體妥辦。統俟勘明成災分數。將應行緩免錢糧之處。具題請旨。臣查豫省兩次被淹。開封陳州許州三府。為重衝輝歸德二府。次之南陽汝甯。彰德懷慶四府。被淹州縣尚少。又次之。臣欽遵諭旨。現在督率屬員。多方賑恤。竭力撫綏。以仰副我皇。上。不使一夫失所之至意。再沿河水漫之考城。虞城。二邑。亦在被淹之內。業經題報。合併陳明。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七月十一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預籌民食事宜。仰祈睿鑒事。竊款歲以民食為先。辦理以預籌為要。仰惟聖主。宵旰誠求。如傷廛念。一切賑務章程。固已至周至備。今豫省被水。自應謹奉遵循。而因地隨時。又當先行酌議。敬陳聖鑒。一。請免關稅以通商也。案查乾隆二年七月內。欽奉諭旨。遇地方歉收。有藉外省接濟者。即行奏開。免收米稅。將此永著為例。欽此。欽遵。在案。伏查祥符等屬。兩次被淹。窪下之地。秋禾已屬失望。高阜之地。收穫分數亦減。自冬至春。為日正長。民間仰食維艱。而鄰省舟楫可通者。惟江南山東二省。江南。則由淮河之正陽關。以達於陳州府之周家口。山東。則由運河之臨清關。以達於彰德二府之楚王道口等處。仰懇皇上天恩。勅令江南山東督撫。如彼地商賈裝載米麥糧食等項。販至豫省。糶賣者。其經由之正陽關。臨清關。免其收稅。仍照例給以照票。令其運至歉收地方。以便糶買。俟明年麥熟後。俾止。庶商賈爭趨。糧食流通。於豫民有益。至今歲豫省本係歉收。倘外來射利之徒。仍至豫省販運。及本地富商復將米糧潛運出境者。亦請照例暫禁。以裕民食。一。及時興工以代賑也。被水地方。有無業窮民。平

時本係備工度日一遇歉歲毫無所事專恃朝廷之賑濟安坐而食殊非經理之道查各屬城垣衙署文廟壇壝倉庫監獄河渠隄岸墩臺營房考棚驛號在在傾頽淤熱除工程無幾地方官民力可能修者已飭速行興修完固其有冲塌過多需費甚繁實在無力修理者似應酌動公項先擇緊要之處於今冬開春興舉俾貧民得以力作餬口已經飭司確估俟估報到日分別題咨亦寓賑於工之一道也一酌量買運以備賑也查被水州縣現貯常平漕社等穀雖自一萬餘石至二三萬石不等但受災輕重不同戶口多寡各異必須倉有餘糧而後緩急有備且豫省陸路居多轉輸匪易若不預為籌及必致臨期周章臣已飭查各州縣現貯穀石如有不敷即於本省不被水地方先就路途相近舟楫可通之處不論常平漕穀酌撥運用並動支帑項委員採買麥穀雜糧以資接濟其採買糧食銀兩及一切搬運腳價事竣核實分項報銷如本省撥買不敷再行另議具奏一多種帶菜以助食也夫歉收之歲米粟皆珍苟有一物之可食即可以充一人之腹而省一分之糧昨因田禾被淹已飭各屬酌借籽粒補種晚黍但時屆秋令恐有佈種不及之處今又查得荳菁一物本係蔬屬四時皆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而秋初所種者根葉俱良昔諸葛亮行兵所止必令軍士種植取其易長而可食力省而利溥也目下正當播種之時已飭被水州縣酌量土性所宜及空閒地畝即動支存公銀兩購買菜子給發貧民令其廣種荳菁以便不時採取似於民食不無小補以上四條謹就豫省現在情形先行議辦此後如有應行事宜容臣隨時酌議請旨是否有當伏乞聖訓謹奏

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奉硃批該部速議具奏欽此戶部議覆四款俱如所請奉硃批依議速行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欽奉上諭據實具奏事竊豫省被水荷蒙天心軫念屢降綸音令臣督率屬員多方撫綏臣身任地方敢不殫心經理竭力補救仰慰聖懷謹就現在酌辦事宜敬陳睿鑒一搭蓋棚舍安插貧民也查豫省陰雨連旬低窪處所一時宣洩不及上淋下泡民房傾圮頗多而省城為甚緣省城四面皆高形如釜底西南一帶更為窪下貧民房舍草箔柳椽土鬆性鹹本不堅固一經水浸朽壞不堪仰蒙聖恩予以葺屋之費其在房屋未經塌完木植尙可添湊者已陸續修理至倒塌全無漂失損壞者委難補葺此等貧民依棲寺院住宿城頭露冷風淒殊堪憫惻臣委員確查共有一千餘口隨與司道等公同設法擇高阜之地搭蓋草房俾令棲止其餘各屬據州縣稟報本地紳商誼篤桑梓踴躍好善情願搭蓋棚舍以安貧民已據石梁縣紳商等報輸銀二千六百餘兩是棲身無所者現在設法安插不致失所至在城兵丁房屋亦多傾頽臣飭中軍查明酌借餉銀資其修葺仍令各兵輪流合作速為竣工一酌借籽種乘時佈麥也今歲被水地方秋收失望來年民食所資全賴二麥目下正當播種之候誠恐無力貧民籽種維艱因循坐誤所係匪輕業經飛飭各屬如縣倉原有麥石者即酌量借給如無麥石或糴買分發或給以麥價或貸以倉穀令其通融易務期上緊佈種一律齊全庶民心有所倚賴而來年亦早得接濟矣一慎選社生協查賑務也夫士子為庶民之表屢蒙皇上諄諄訓誡以端士習臣久經

飭令所屬分立社會設以社長實力勸導并示以存心愛物睦鄰任郵之大義近來士子頗知向化即如此番被災途存石梁蘭陽寧陵武安臨漳之社生尚敢等咸蒙皇恩各願輸穀賑濟出粟減糶俱經臣獎勵在案伏念賑恤一事鄉地吏胥視混冒領弊端百出州縣一人勢難查察雖有委辦之員究非素在地方亦難深悉惟社生身居是鄉知之最切今每邑慎選端謹誠實者數人俟地方官查賑時公同察看如有情弊許其密首有司核實究治俾奸民不致冒賑而其實窮黎得沾實惠亦施賑之一助也以上三條俱就現在情形斟酌辦理相應奏聞伏乞聖鑒謹奏

乾隆四年八月十六日奉硃批覽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為漕期屆屆水災甚重亟為題請蠲緩截留以甦民困以廣皇仁事竊照豫省本年六月大雨如注以致開歸等屬之祥符四十七州縣各被水災於七月初四五等日大雨勢若傾盆偏地汪洋復據歸德等屬之商邱十二州縣續報被水俱經臣前後題報一面飛飭各道府分詣各屬督率印委等官備加查勘併多方撫恤俟勘明成災確數再行題請蠲賑惟是漕糧一項專藉秋收以供輸納今被水地方秋收失望雖高粱間有薄收而米豆無從徵辦兼之漕期轉瞬即屆亟宜預為籌畫庶免臨期周章一漕項錢糧米豆應照丁地之例按分數一體蠲免一蠲免之外應納漕項請隨丁地一體按被災輕重分年帶徵一被水勘不成災地方應納漕項請緩至次年麥熟後徵收起解一未經被水州縣應辦漕糧宜截留本省以備賑糶之用以上各條實因豫省此番水災較重不得不仰懇聖恩格外矜恤而辦漕伊邇難容遲緩理合預為題請如蒙允准另將應蠲緩各數目按成災分數逐細扣算造冊送部查核再查豫省每年起運漕米一十五萬六百餘石今雖請截留蠲緩為數不多諒無礙天庾支放而豫省多此米糧於民生大有裨益惟額該黑豆七萬石係八旗餉馬之需似屬緊要但豫省大雨正值豆苗初出之時即未經水淹亦被雨淋傷委無收成伏乞皇上勅令產豆省分採買運交似屬妥便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八月二十日奉旨著照該撫所請行該部知道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為彙報秋禾被水情形事該臣看得祥符等州縣被水情形前經恭疏題報准部咨行查明被災分數取具冊結具題行據布政使朱定元詳稱除淇縣裕州被水二三十分勘不成災外所有勘明成災之祥符等四十四州縣被災五分以至十分不等民衛更名等項共地一十六萬四千九百九十七頃一十八畝零又中牟縣報聖陞科未入額夾荒地六十七頃四十六畝零伏查此番被水受淹較重荷蒙聖心軫念屢降綸音場房者給以葺費乏食者予以口糧百姓現在安業惟是自冬至春為日正長真實窮黎餬口維艱應請天恩加賑如被水尤重之祥符等七縣應請加賑五箇月其次則杞縣等二十縣應請加賑四箇月又其次則蘭陽等十七州縣應請加賑三箇月其五箇月者自今冬十月開賑至來年二月止分作三次散給其三箇月者自今冬十一月十二月開賑俱至來年二月止分作兩次散給臣派委人員會同地方官預備雙連照票攜帶烟戶冊親至四鄉確查實在窮民登造冊籍

截發照票一給災戶一存查對以杜混冒散賑之時併令該管道府分往查察務期無濫無遺俾災黎均
 霽實惠再豫民朝夕饑殍大都和以雜糧不盡專資粟穀其有被災較重地方倉儲不甚寬裕者併請將
 加賑穀石照各該處穀價即動地丁銀兩銀穀兼賑事竣核實報銷至有無業窮民向係傭工度日賃房
 居住前次被水時即有前往鄰封覓食者今聞加賑陸續歸來臣預備沿途州縣照例資送回籍一體給
 賑其或因彼處年歲豐收來春資生有望不願回籍者即令該地方官查明來歷隨地安插仍勸常平倉
 穀按每大口日給穀一升小口折半俟來年二月耕作之日以期仰副我皇上子惠元元無使一夫不
 獲之至意除被災地畝應行蠲免錢糧數目另行核題所有勘明成災頃畝分數併賑恤事宜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八月十九日奉旨該部速議具奏欽此部議應如所請加賑奉旨依議速行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為遵旨速議具奏事該臣看得商邱等十二州縣併兩次被水之新野縣
 秋禾被水情形經臣題報准部咨行查明被災分數取具冊結具題行據布政使朱定元詳稱除遂平禹
 州伊陽三州縣被水三四分勘不成災外所有勘明成災之商邱等十州縣被災五分以至十分不等民
 衛更名等項共地二萬九千七百七十頃三十畝零又商邱縣報墾陸科未入額荒地一頃九十八畝
 四分伏查各屬續報被淹之處受災亦重應請天恩俯照前題四十四州縣被災之例一體加賑量為區
 別如被水較重之商邱等六縣應請加賑四箇月被水稍輕之鄧州等四州縣應請加賑三箇月俱自今
 冬十一月十二月先後開賑至來年二月止臣仍派委人員會同地方官確查實在窮民動用倉穀大口
 每月給穀三斗小口一斗五升賑給俾災黎均霽實惠至一切賑恤事宜及銀穀兼賑之處俱照前題一
 體辦理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旨該部速議具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為彙報秋禾被水情形事該臣看得詳符等州縣被災分數賑恤事宜經
 臣題報在案茲據布政使朱定元詳查詳符等四十四州縣被災分數業經委勘確實共成災民衛更名
 等地一十六萬四千九百九十七頃一十八畝零照依賦役則例核算共應蠲免地丁銀三十二萬九千
 四百七十三兩零漕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八石六斗零漕項銀一萬二千九百兩八錢零又中牟縣雍正
 十二年報墾陸科未入額荒地六十七頃四十六畝零蠲免銀五十五兩四錢零等情造冊呈詳前
 來除冊送部外相應具題再乾隆三年八月內欽奉上諭議定之例被災八分九分十分者緩徵錢糧分
 作三年帶徵五分六分七分者緩徵錢糧分作二年帶徵等因查前項成災地畝錢糧除蠲免外下贖應
 納錢糧應照定例按成災分數分年帶徵但查成災地畝錢糧蠲緩固已共沐朝廷浩蕩之恩而被水州
 縣內尚有勘不成災之地畝一經水淹收成究屬歉薄若遽行徵比誠恐民力拮据完納不前仰懇天恩
 一併緩至次年麥熟後催徵其有富家大戶情願輸納者仍聽其自便至淇縣裕州雖勘不成災然曾經
 被水收穫亦不為豐百姓餬口之外實無餘糧均難催令辦賦謹推廣皇仁請將勘不成災州縣未完地
 丁錢糧概行緩至次年麥後輸將以紓民力相應一併具題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十月初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為遵旨速議具奏事該臣看得豫省續報商邱等州縣被災分數賑恤事
 宜經臣題報准部覆在案茲據布政使朱定元詳查商邱等州縣被災分數照依賦役則例核算共
 十州縣被災民衛更名等地共二萬九千七百七十頃三十畝零按照成災分數照依賦役則例核算共
 該蠲免銀三萬四千六百四十四兩五錢零米一千五百五十八石六斗零漕項銀一千四十五兩九錢
 零又商邱縣雍正十二年報墾陸科未入額荒地一頃九十八畝四分蠲免銀四兩九錢零等情造
 冊呈詳前來除冊送部外相應具題再前項成災地畝錢糧除蠲免外下贖應納錢糧應請遵照乾隆三
 年八月內欽奉上諭議定之例分作兩年三年帶徵至商邱等州縣未成災地畝及遂平禹州伊陽等三
 州縣勘不成災地畝應完錢糧均係被水之後民力不無拮据應照前題詳符等州縣緩徵之例一併緩
 至次年麥熟後徵收以廣皇仁以紓民力合併題明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為彙報秋禾收成事該臣看得秋收分數例應繕本具題今據布政使朱定元
 詳報嵩縣盧氏等二縣秋禾收成俱有十分臨漳武安涉縣河內濟源孟縣洛陽偃師孟津宜陽永寧新
 蔡等十三縣秋禾收成俱有九分河陰武陟溫縣滎縣滎池內鄉正陽信陽汝州陝州靈寶光州光
 山固始息縣商城等十六州縣秋禾收成俱有八分滎陽汜水安陽林縣淇縣修武登封新安唐縣泌陽
 鎮平桐柏淅川確山遂平魯山鄭縣寶豐伊陽等十九縣秋禾收成俱有七分南召裕州禹州密縣等四
 州縣秋禾收成俱有六分以上五十四州縣統計秋禾收成實有八分等情詳報前來臣覆查無異謹題
 請旨
 乾隆四年九月十一日

米似亦可以不必矣。但汝等此奏甚善。既已商之尹會一。彼必奏明也。欽此。查撫臣張楷札稱。陝省連歲豐稔。可以酌撥米十萬石。由黃河運至。較之楚省陸運為便。移商前來。當經臣將豫省倉糧尚可接濟。無庸轉運。緣由札覆。今奉諭旨。覆查陝豫兩省原有河路可通。較之楚省輓輸自易。但豫省被水州縣。間有倉貯不敷之處。業經臣題准銀穀兼賑。并奏明在於本省豐收地方。撥運採買。以備賑糶。又蒙皇仁大沛。將本年通省漕糧。緩徵留貯。現在分撥運貯。更為接濟有資。官民士庶。莫不感戴天恩。是豫省倉糧。目前均屬有備。似仍無庸轉運陝米。以省跋涉。統俟來歲視麥收如何。再為酌量請旨。遵行。理合恭摺奏明。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十月初九日。

尹少宰奏議卷八

河南疏七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遵旨議奏事。乾隆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准戶部咨。開欽奉諭旨。令臣會同湖廣督撫商酌轉運楚米。以濟中州之用。仰見聖主宵旰誠求。軫念民食之至意。伏查豫楚雖屬接壤。而往來大道。俱係陸路。今被水地方。惟陳許開封等屬為甚。距楚較遠。間有水路可通。襄陽者。類皆淺窄。小河迂迴旋繞。艱於重載。且水陸間雜。未能直達。計程輓運。需費頗多。查豫省被水州縣。現貯常平漕穀。自一二萬以至三萬餘石不等。其未被水之五十屬。秋收頗好。可以通融酌撥。即有倉穀不敷之處。臣於未奉諭旨之前。業經酌量在於本省成熟地方撥運。並動司庫銀兩。在於光汝一帶價廉之處。收買糧食。兼請將未被水之州縣。就近留漕。以資明春糶賑之用。俱經分晰題奏在案。是就中州現在情形而論。本省尚可接濟。毋庸先運楚米。致多糜費。統俟來春視麥收如何。再行酌量請旨。理合據實覆奏。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八月十六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遵旨奏明事。乾隆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據陝西撫臣張楷抄寄。敬陳撥運陝糧接濟豫省一摺。恭錄硃批。昨據尹會一奏報。係屬偏災。本省之米亦足用。可不用楚米。則陝省之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欽奉上諭。恭摺覆奏事。竊豫省夏秋之交。天雨過多。行潦為患。荷蒙聖明遠照。以省城南門外。有乾河漕運一道。可以開濬。疏導積水。兼設閘洞。以備節宣。特命大學士等。寄字與臣。令會同布政使朱定元。確勘妥議辦理。正欽遵勸議。聞又准部咨。欽奉上諭。以豫省地方有淮。潁。汝。蔡。諸水。或因故道淤涸。或無支河導引。勸令河臣白鍾山。布政使朱定元。同臣細心熟籌。專委管理河道。明晰水利之大員。親勘全局。通盤計算。務使一律疏濬深通。又因賈魯河原由江南地方。全注入淮。為豫省下流之處。復令與修廬。鳳。河。渠之欽差大臣。同為留意。仰見聖主軫念民依。無微不至。竊查中州地土疏衍。易於淤墊。河渠川澤。淺流多虞。先經臣於乾隆二年八月內。檄飭管河道胡紹芬。勘得開封府屬之中牟縣十五里鋪西。賈魯河北岸。隨低就窪。由水匯一帶。開新河一段。導入祥符縣境內之淺兒河。又於淺兒河北岸。接開新河三千餘丈。至高家樓東。接入沙河。由陳留。杞縣。遞入睢州之挑河。歷柘城之永利溝。淮寧。鹿邑。之老黃河。入渦會淮。可以分殺上源異漲之勢。而開歸。南。陳。州。北。而。凡。有。雨。水。引。入。該。河。均免盈溢之患。再於中牟北岸新河口門。估建石閘一座。視賈魯正河水勢之盈縮。以為啓閉。新河一段。河底較正河留高二尺。俾春冬水弱。正河得蓄底水。以利舟楫。倘遇水小之年。新河水淺。即於秋分前後。酌將鹿邑境內河尾築壩堵截。蓄水其中。以免船隻淺滯。新河開成。不特濱河州縣。旱澇有資。且舟楫通行。商賈可以直抵省城。民間買賣。皆增利益。如有淤塞之處。地方官於每年農隙之時。即行疏濬。立夏以後。開壩。放乾宿水。以待汛臨宣洩。如此修舉。不惟去水之患。更可收水之利。農田商賈。裨益實多。緣下游入渦會淮之所。隸屬江南。經臣移咨江省督撫委員會勘在案。茲復檄委胡紹芬。查勘全局。據稱省城南門外之乾河漕。即與護城河相通。原係昔年汴河舊跡。年久淤塞。城內之水。無處可洩。議將乾河漕照依故道向東南開挑三千餘丈。穿過護城隄。於高家樓前歸入。現今議估未挑之新河。一併歸淮。城河既通。再將城內積水之區。隨地勢高下。挑濬新渠。盡導注於東南水門而出。但舊有水門一洞。窄小不足宣洩。應再添建水門一洞。俾城內積水。暢流以入護城河。山乾河而歸於新河。再於護城隄出水之處。估建石閘一座。以時啓閉。則城內城外之水。河道既通。宣洩有資。永免沮洳等情。臣查欲洩省城之水。必開挑南門外之乾河漕。為洩水之路。欲開挑乾河漕。又必將議挑之賈魯新河。先行疏濬。為歸宿之途。是兩案之形

勢雖殊。而其中之脈絡。實相聯貫。似應併案疏通。及時修舉。庶原委暢流。方為妥協。臣復與布政使朱定元。親加勘視。商酌無異。除全局水利。俟該河道逐一履勘明確。會同河臣白鍾山議奏外。所有乾河涯應歸於賈魯新河一併疏濬。緣山理合繪圖貼說。恭呈御覽。伏乞聖訓。遵行。謹奏。

乾隆四年十月初九日奉硃批。大學士等會同該部議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豫省麥田得雪情形。仰祈睿鑒事。竊豫省當災歉之後。明年接濟。全賴麥糧。前經臣預飭各屬。酌借籽粒。乘時趕種。百姓無不廣為播植。所種麥田。萬頃一色。實倍於往年。惟望雨雪滋培。則根本深固。自九月以後。連得時雨。茲於十月二十三等日。省城又得雪五寸有餘。臣飛檄通查。隨據開封。歸德。彰德。衛輝。懷慶。河南。南陽。汝寧。陳州。許州。等十府。汝。陝。光。三州。所屬。陸續呈報。十月二十二三等日。得雪五六七八寸。以及盈尺不等。通省普霑。倍加優渥。於麥苗大有裨益。理合奏聞。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奏明豫省開賑之期。仰祈睿鑒事。竊豫省被水地方。荷蒙皇仁浩蕩。疊沛恩膏。場房者給以葺費。乏食者予以口糧。錫正供而緩輸。免關稅以通商賈。流移外出。隨地撫安。貧壯無依。與工助賑。且於漕米蠲緩之餘。留天庾以接濟。草束常額之外。增價直以厚民。凡斯曠典。實為自古未有。官民士庶。莫不頂戴聖恩。感極而泣。查被水州縣。應賑月分。前經題明。五個月者。於十月開賑。四個月者。於十一月開賑。三個月者。於十二月開賑。昨奉部咨。將十一月開賑者。均遷早半個月給散。更於貧民有益。臣隨飭遵照。茲據各屬稟報。除加賑五個月者。已於十月半前散賑外。其三四個月者。亦於十月半後。次第開賑。民情現俱安貼。再豫省麥田得雪。富戶米糧陸續出糶。且各處施賑。貧民無需買食。近今糧價日漸平減。合併奏聞。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河南巡撫。今授副都御史。臣尹會一謹奏。為恭謝天恩事。竊臣才庸識陋。仰荷皇上隆恩。畀以封疆重任。三載以來。愆尤叢集。實緣限於材質。拙勉竭誠。惟此耿耿忠衷。勿敢勿武。乃臣所夙夜常懷。冰淵悚矢者也。頃被言臣劾論。即蒙聖明洞照。矜臣之短。諒臣之心。特賜曲全。來京另用。旋蒙簡授副都御史。開命之下。感激涕零。莫知所措。惟幸日近天顏。益當遷善改過。勉效芻蕘。一得之愚。耳俟新撫臣雅爾圖到任。臣即交印起程。惟是臣母年逾七旬。老病時發。前荷聖慈。憫臣孤苦。俾得近地就養。值此隆冬。途次朝夕堪虞。今擬送歸原籍。臣即星馳入覲。恭謝天恩。理合繕摺具奏。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六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尹少宰奏議卷九

燕臺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尹會一謹奏。為繪音宜歸畫一。以昭信從事。臣攷。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輪。王言如綸。其出如綵。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蓋以發號施令。為政治之所關。而人主之一言。天下之人。屬耳目焉。故協於克一。而後天下信之。萬民從之。誠不可不慎也。臣前月面奉。上諭。各部司官中。頗有年力老邁。不能辦事之員。該堂官多以無甚過失。姑為優容。不知此輩。久占員缺。凡才具可用者。轉令壅滯。無缺可補。應將現任司員老邁者。甄別汰。令其休致。此等素餐之人。仍得原品回籍。亦非過刻之舉。欽此。欽遵。六部正在舉行沙汰令。又奉旨。江西饒州府知府張鍾。人年老。著照例以京員改補。欽此。伏思知府改補京員。例應以員外郎補用。夫現在司員沙汰年老之人。而張鍾即以年老補用司員。不惟無以服現在沙汰之員之心。而旬日之間。繪綵互異。所關於政治者。匪細。用人為立政之根本。而王言即信從之。歸極。有所異同。何以昭畫一之法守乎。我皇上日理萬幾。雖聰明天縱。詎能纖悉不遺。拾遺之任。端有賴於臣工。臣愚請嗣後。凡降諭旨。例應覆奏。務令述旨之大臣。斟酌無異。始行頒發。倘有前後不符。及未便奉行之處。許其面請聖訓。校正畫一。以做封駁之遺意。則王言一出。昭蕩平之治。而無偏黨之虞。凡厥臣庶。信從恐後矣。臣言是否有當。伏冀皇上睿鑒。施行。謹奏。

乾隆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奉硃批此奏甚是著內閣存記至張鍾可否仍補部員之處大學士會同該部驗明具奏欽此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尹會一謹奏為滯陳下恤懇恩養親事竊臣叨沐天恩簡佐風紀上年臘月自河南起程因母老病時發順道護送回籍調理曾經奏明荷蒙俞允原擬今年春夏之際病體稍痊迎養京邸以遂烏私茲接家信知母近來飲食減少徹夜不眠心神益加恍惚動履甚屬艱難臣驚聞之下中夜徘徊伏念微臣襁褓失怙母苦節四十餘年仰事俯育備極艱辛康熙五十九年奉旨旌表節孝乾隆二年更蒙聖慈垂憐特頒諭旨加恩軫恤今年已七十四歲臥病在籍臣自筮仕以來歷任內外母子相依未嘗遠離現今兩地睽隔不能親侍湯藥實切風燭之懼仰懇皇上俯鑒微忱准臣回籍養親照例開缺臣年齒未衰供職有日聖恩高厚仰報靡極為此具奏請旨臣不勝悚惶戰慄之至謹奏

乾隆五年閏六月二十三日奉旨尹會一准回籍養親欽此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回籍養親臣尹會一謹奏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乾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直隸督臣高斌差官齋到皇上恩賜臣母李氏御製詩幅匾額對聯全福臣隨郊迎至家臣母李氏率闔家虔設香案望闕叩頭恭謝天恩伏念臣早年失怙孤苦伶仃臣母守節撫養備極艱辛於康熙五十九年奉旨建坊旌表節孝臣亦幸忝科名仰荷世宗憲皇帝拔置銓曹旋膺外任復蒙我皇上不次超擢署理廣東巡撫又念臣母年逾七旬難以前往調任河南巡撫俾得就近迎養臣母欽奉恩詔得受詔封臣奉職毫無報効蒙恩矜全簡佐風紀給假養親遭逢聖世疊沐隆恩已為逾分今侍母家居忽承曠典寵錫天章日星同麗雲漢為昭鄉閭父老扶鳩親化莫不歡欣太息共仰聖天子推恩錫類之深仁誠為史冊所希聞千載所罕覩臣家以孤根薄植何克當此稠疊之殊榮臣母驚喜交加不禁感深涕洟年當風燭永懷銜結臣欲報春輝心瀾向日勉思樹立寤寐難安謹赴宮門恭謝天恩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回籍養親臣尹會一謹奏為恭謝天恩事竊臣於本月二十四日詣闕叩謝御賜復蒙恩賞臣母李氏上用寧袖二匹貂皮十張又賜臣克食一盤臣母子並荷寵榮銜結曷既今恭逢皇太后萬壽臣謹隨班叩首慶賀即於本日恭捧御賜回臣本籍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奏謝天恩伏祈聖鑒謹奏

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尹會一謹奏為敬陳下恤仰祈聖鑒事竊臣守制在籍欽奉上諭工部侍郎員缺著尹會一補授俟服闋來京赴任欽此臣跪讀之下感激涕零伏念臣家世寒微三歲失怙獨依寡母訓誨多年幸得通籍盛朝備員中外恭逢我皇上以孝治天下錫類施仁率土莫不膏被臣更仰沐聖天子格外之恩有加無已臣母年邁則調近地以就養臣母病深則准回籍以終養臣母鄉居三載之後猶荷天章寵錫賞賚嘉多俾風燭餘生得受殊榮以樂天年而歸泉壤此皆臣母所為永懷銜結而臣銘心刻骨欲效捐糜雖

在賦畝不能一日稍忘者也適者臣母既卒未屆大祥重荷恩綸早擢武卿之秩復蒙優恤仍仰人子之情是聖主教孝作忠所以體臣心而勵臣節者無微不至矣臣雖無知靈於草木思報春暉之德尤切葵向之心一俟服闋即旬宮門恭請聖訓以供驅策今遵定例應於本年十月初二日服闋為期尚需七月伏祈皇上另簡賢員佐理部務庶要缺不致久懸而微忱亦得自靖矣理合繕摺具奏仰祈聖鑒謹奏

乾隆十一年閏三月初十日奉旨上諭歸宜光著署理工部侍郎事欽此

尹少宰奏議卷十

江蘇疏

工部右侍郎臣尹會一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奉上諭崔紀現在丁憂提督江蘇學政著工部侍郎尹會一去欽此臣聞命之下感悚交深念知識之迂疎荷恩綸之稠疊本以孤寒下士司衡文獻名邦敢不勉效馳驅益加敬慎以圖仰報高深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奏謝天恩伏祈聖鑒謹奏

乾隆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為欽承問察之明訓敬抒草野之見聞伏祈聖鑒事竊臣賦性遲鈍未諳時務叨蒙皇上加恩錄用兩親天顏恭請聖訓仰蒙垂諭諄諄詢及民生要務臣直抒愚忱詞不別白重荷溫綸勸以坐言起行謹就奏對所及條列以聞伏候皇上採擇一樹畜之教宜申也夫三代而後籌畫足民田里難制惟有樹畜可以講求今之州縣非不奉行但種樹非難成樹為難必須立法保守乃有成功在古宅不毛者有里布不樹者無棹山林川澤官為民守盜樹木者有罰取之必以其時誠以民愚無知非示以厲禁則取用者既不待其滋長而盜竊又復公行剷伐無時必至盡耗其利而後已大抵村落之中一望平蕪率多窮困林木蕪蕪定多富饒此固顯而易見者雍正年間奉文行令

大路栽樹於今成行垂蔭者有之。稀疎殘缺者亦有之。總由經理之州縣。或善或不善也。蓋實心經理。則三年成活。十年收效。若經理無術。雖年年驅民補種。而盜竊隨之。徒見其煩。無濟於事。故即樹畜之多寡。可驗州縣之能否。應請責令各州縣。隨時立法。勸諭鄉民。凡遇隙地。各隨土性。廣行種植。培養得宜者。獎勵之。擅行盜竊者。重罰之。仍於歲底。將種成活數目。冊報上司。衙門備案。該管道府。於因公巡歷之時。就便查驗。如有虛捏情弊。詳報督撫。記過。勒限補種。如仍虛應故事。題參議處。是乃樹畜課實。以裕財用之道也。一禮儀之節宜明也。夫章服本有定制。婚葬亦有恆規。載於大清會典。祇因卷帙繁重。見者殊寡。承平日久。奢靡成風。婚禮踰等。葬不稱家。甚至鼓樂喧闐。俳優雜沓。以悅人之耳目。有終年所入。不足以償繁費者。有多方稱貸。以從事者。苟或從儉。則流俗嗤為鄙吝。民志之不定也。實甚。制節謹度。嚴辨上下。即可因而足用。所謂禮以養人為本。莫要於此。我皇上御極以來。即命臣工酌定禮書。期於簡易可行。固已洞悉民情矣。迄今尙未頒發。而田間遇有吉凶之事。愚民蕩於禮法之外。有志之士。遵依朱子家禮。又苦時異勢殊。或滋反古之議。夫夏殷周制。互有損益者。時也。三代以還。禪於禮。雖或摭拾成書。幾同虛設。民間無由自視。何自見諸施行。故儀禮止傳士禮。家禮亦但準士禮為法也。今定禮書。似宜摘示士禮。條分縷晰。俾吉凶大事。服色制度。士民展卷了然。易於遵循。責令州縣。勤加化導。設誠致行。以昭我朝典禮。庶易知簡能。可臻一道同風之盛矣。一舉能之途宜廣也。竊惟牧令之賢否。係乎民生之休戚。故牧令得人。則一州一邑蒙其福。其不能者。反是。定例。州縣銓選。科甲。需次日久。漸致衰邁。其中有才能出眾之員。限於科分。未得及鋒。而用。伏思國家設科取士。原為吏治民生起見。與其蹉跎歲月。待用於垂老之年。孰若慎選真才。驅策於方剛之日。臣愚以為州縣與所屬之舉人進士。近在咫尺。其居鄉之品行。辦事之才情。見聞必確。請以州縣到任三年為期。將進士舉人中之真知灼見。才品優裕者。保舉一人。註明所長。由府司督撫考驗。送部引見。恭候皇上欽定。命往各省。差委試用。既於州縣得人。又於吏部銓選無礙。至所保人員。果能稱職。陞遷。即將原保之州縣。議敘示勸。其有劣蹟被劾者。照濫舉例議處。如此。則保舉者既有非人之罰。又有得人之賞。非至不肖。誰肯舍己徇私。即或有之。更可因一人之不肖。而知兩人之不肖也。似與察吏之道。大有裨益。一選拔之才宜酌用也。教化之道。學校為先。選拔一途。多有可觀。蓋由學臣既衡其文。又審其人。身判書言。殆於兼之。非同糊名易書。取決於一日之長也。現停六年選拔之例。大概因仕途壅滯。必須於照例應選各項員缺之外。再思所以疏通之法。而後可以時加選拔。查訓導例。選歲貢。其中龍鍾者居多。文既荒疎。教亦寡術。較之拔貢。大相懸殊。臣思歲貢選授訓導。領憑之時。督撫驗其年力未甚衰邁者。多准給憑赴任。今應酌定三年報滿。予以原品休致。所遺之缺。即以拔貢與歲貢對選。則一命之榮。既足以償寒隨功苦。而三年易任。亦不至貽誤儒林。其或有精力未衰。學問優裕。課士有方者。則由該州縣具結保留三年。申明學臣核奪。庶歲貢無所屈抑。而選拔人才。得廣其仕進之途矣。以上四條。或經條奏。而格於部議。或部議准行。而民間聞知。或現在奉行。而宜求成效。要之承宣德意。化洽士民。責在州縣。所當重其權。而久任之。政績卓有可觀。地方實被其福者。增秩晉階。以寵異之。而勿遽遷。

其官。庶收令無傳舍之患。而民生獲教養之益矣。臣七年賦畝。目視情形。謹以草野之見聞。管蠡之窺測。懇陳聖聽。是否有當。伏祈皇上睿鑒施行。謹奏。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奉硃批。大學士會同九卿詳議。具奏。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為奏聞事。竊臣前奉聖訓。江蘇風氣浮薄。不獨衡文為重。並當敦崇實行。作養真才。臣敬謹祇遵。訪得常州府陽湖縣屬。有布衣名是銳者。品端學邃。居於江陰縣接界之舜山。教授生徒。安貧樂志。不事聲華。此等務實山人。不比在庠諸生。自宜格外優禮。以示鼓勵。臣前住劄江陰。相距不遠。隨從造廬。見其人年近五旬。舉止言動。大有儒者氣象。臣於謀面之頃。得其梗槩。謹先奏聞。容臣再加體察。如果才堪適用。另行奏請欽定。伏祈睿鑒。謹奏。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為敬敷小學之教。嚴立課試之規。用昭令甲。廣育人材。事。竊臣少習舉業。未知為學之序。四十以後。始信小學一書。為修身大法。做人樣子。沈潛反復。愈覺其味無窮。必明乎此。而後學為人子。學為人臣。循循於忠孝廉節之行。可以消除驕惰病根。不至隨所居所接而長。其有神於世道人心。儲才致用。甚切亦甚大。臣奉簡命。視學江蘇。考試常。准。揚。三府。通。海。二州。俱以之開示諸生。諄諄誥誥。不遺餘力。及覆試童生。試以小學論。其中率多含糊。甚且不敢指為誰氏之語。殊堪詫異。伏念小學一書。歷經乾隆八年十一年奉旨命允。大學士禮部議定。飭下學臣。覆試童生。八股雖佳。而論旨違悖。仍予斥落。并飭府縣覆試。一體懷道。著為功令。固已申命再三矣。士子猶罔聞知。蓋因向來止憑四書文定去取。遂視小學論為虛應故事。一時難以盡行斥落。必再加明白曉諭。然後法在必行。臣今復將定例申明。嚴飭教官。勒限三月。令招覆童生。將小學一書講明切究。試其論不失旨。方准入學。倘仍前玩忽。定行斥落。斷不姑容。并通飭府州縣。嗣後覆試。務遵定例。實在奉行。俾文勝之地。定趨向而昭法守。皆曉然於明倫敬身之教。須臾離之而不可。終身由之而不盡。漸焉摩焉。可望實學。通才輩出於聖明之世。而為邦家之基。此臣所欲勉竭寸心。不敢不以所學為政。而上報主知者也。所有臣嚴立課程。奉行小學緣由。恭摺奏聞。伏祈睿鑒。謹奏。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為格遵諭旨。經義務求實學。解部宜省虛文。仰祈睿鑒事。乾隆元年四月內。奉上諭。各省學臣。職在勸課實學。則莫要於宣揚聖教。以立士子之根柢。每科歲按臨時。預飭各該學。確訪生童中。有誦讀御纂諸經者。或專一經。或專他經。著開明冊報。俟考試文藝之後。該學政就四經中。斟酌舊說。有所別異。處。摘取數條。另期發問。只令依義條答。不必貴以文采。有能答不失指者。所試文。稍平順。童生即予入泮。生員即予補廩。以示鼓勵。欽此。欽遵。仰見我皇上尊經造士之盛心。臣按試常州諸郡。查向來考取經解。與原奉諭旨。尙有未符。其冊報應試。答不失指者。率多提等。不開即予補廩。是所重仍在文采。而不在經義也。又令一等生員。概補經解。竟似凡列優等者。盡能記誦傳說。

其實不過於覆試時照另期發問之條抄錄經解同原卷解部是成其文矣且以其文強人則不得不另生枝節蓋一等生員中或有習禮記者自不使使之填寫他經又不敢獨闕此卷因於奉旨四經發問之外別取未定之禮說以塞白更覺不倫在學政惟期解部之卷不致參差在士子視為虛應故事沿襲成風遂同兒戲臣愚以為治事之道惟務其實不可稍涉虛假苟一事虛假則事事皆難立誠考官之於士子勢將有言非信而令非從者其有關於人心政教也似微而實彰理應恪遵諭旨惟於冊報生童另期發問經義有能答不失指者即以經解二字印記卷面衡其文藝之平順與否酌予補廩入泮以鼓勵窮經之士其不在冊報者原係憑文拔取不必令其概補經解以致其履混淆則考試既省虛文而部臣亦可核實矣但解卷相沿已久恐干部駁其各省應否一體通飭之處伏祈皇上勅部議復施行謹奏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禮部議復應如所請奉旨依議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為請復學政舊規關防內外杜絕弊端事竊臣按試各府兢兢以避才剔弊為心汰去員役務期著內肅清并飭提調官等嚴行查訪幸無事端然閱歷既多細加體驗更思由未而探其本夫察弊之法不待耳目之能周而賴紀綱之可守絕弊之方欲止觀之冒賈務禁徑竇之相通此考試生童所以必嚴內外關防也而關防之所由紊實自學臣點名給卷始相沿日久不知起自何時迄今彌封拆號雖發提調官然當提調官點名之後學臣又復親自點名給卷此時學臣與生童既已親面傳呼猶謂有所不知誰其信之且學臣自顧考成即皆奉公守法而點名給卷必不止子然一身隨侍人役賢愚不等內而與閱卷之人居處相狎外而與應考生童咫尺相近又當深夜朦朧之際雜處紛然最易生弊故苟有可乘之隙則人思行險僥倖即萬萬無可猜疑而棍徒猶得藉稱傳題等弊偶爾撞合遂貽口實童生受其愚者正復不少皆由於點名時內外混淆不能隔絕之所致也夫學臣親自點名固非起於行私未必不因提調之難信而欲越俎查弊不知弊即由此而生實不如酌復舊規之為得矣伏查學政全書內開學政按臨各府考試例由府官點名拆號提調送考生員聽點該州縣提調官於大門外查照手冊唱名隨牌引至儀門外搜檢畢府提調官點名給卷等語是點名給卷拆號原皆提調之事也學臣衡文於內固不得與生童相接提調官點名給卷於外自可盡心防範立法本自詳密鄉會科場現在遊行故弊端尚少乃學政衙門竟侵提調點名給卷之權或以有私而犯科條或以無心而滋物議比年以來上廬宸衷屢加戒飭明正典刑猶蹈覆轍推求致弊之由莫要於此應請勅下各省學臣考試生童務照科場規制關防在內專意衡文其點名給卷大堂以外諸務俱聽提調官辦理不得干預如有暗通關節私竊名器不能徹底澄清此其弊由於內惟該學政是問其或擅驅招搖賄通傳遞不行訪察究治此其弊由於外惟該提調是問即遵照雍正五年九卿奉上諭學政與提調相為表裏定例從重治罪庶乎人知警惕各守官方內外之關防嚴密可以杜絕弊端雖有不肖之學臣亦難於營私而公明廉潔者更得專靜衡文無虞混淆矣至學政教調士子向來點名時本不暇及其詣學講書及定案發落之時仍可照常辦理為此具奏伏祈睿鑒施行謹奏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為察舉布衣仰祈睿鑒事竊臣前開陽湖縣布衣是鏡品端學邃授徒於江陰縣之舜山樂志安貧人鮮知者臣曾造廬親訪謀面之頃見其舉動不苟言論通達業經奏明再加細察今臣科試既竣由江寧回江陰復見其人遂與講求修己治人之道無不井井有條明理而兼曉事蓋心慕邵雍而願學以終身者臣觀其資性聰穎表裏相符尤為適用通儒應請皇上不次迪簡以勵士風為此據實舉奏伏祈睿鑒施行謹奏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准禮部開十月十九日奉上諭直省學政已屆更換之期順天學政呂斌江蘇學政尹會一安徽學政觀保俱著仍留原任欽此欽遵竊臣孤根薄植歷任中外未效寸長荷蒙皇上特達之知擢居臬憲旋命督學江蘇人文重地當以寡昧凡材夙夜兢兢惟懼失墜衡文力崇典雅而偽體未盡別裁教士務尚樸誠而子衿未能不變明小學以養正而心知其意者猶難訪潛德以興賢而聞風而起者蓋寡一載以來雖勉竭駑力以從事實返躬自問而多慚現在科試既竣報滿候代復蒙皇上特賜留任開命之下感激悚惶竊思臣之志學迂疎久在聖明洞照之中乃疊荷天恩栽培器使臣獨何心事敢自棄惟有恪遵而奉訓旨正己率士以勉為身教之從教實去華以仰企天章之化耳理合奏謝伏祈睿鑒謹奏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吏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為恭謝天恩事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二日准吏部開內閣奉上諭吏部侍郎員缺著尹會一補授仍留學政之任欽此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竊臣資本凡庸學復疎淺荷蒙皇上特達之知簡佐冬官甫經受事旋命視學江蘇洎任以來夙夜兢兢自惟涓埃未效臣衷之悚惕彌深恭承命特頒聖明之眷顧靡已叨陪銓部仍忝文衡聞命自天感恩無地伏念吏部掌建邦之典官首六卿侍郎居小宰之班職勳八法責任既重報稱彌難臣何人斯膺茲殊遇惟有於學政事宜謹遵而奉諭旨倍加策勵益竭駑庸務期士尚樸誠文歸雅正以仰報聖主隆恩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奏謝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十三年五月初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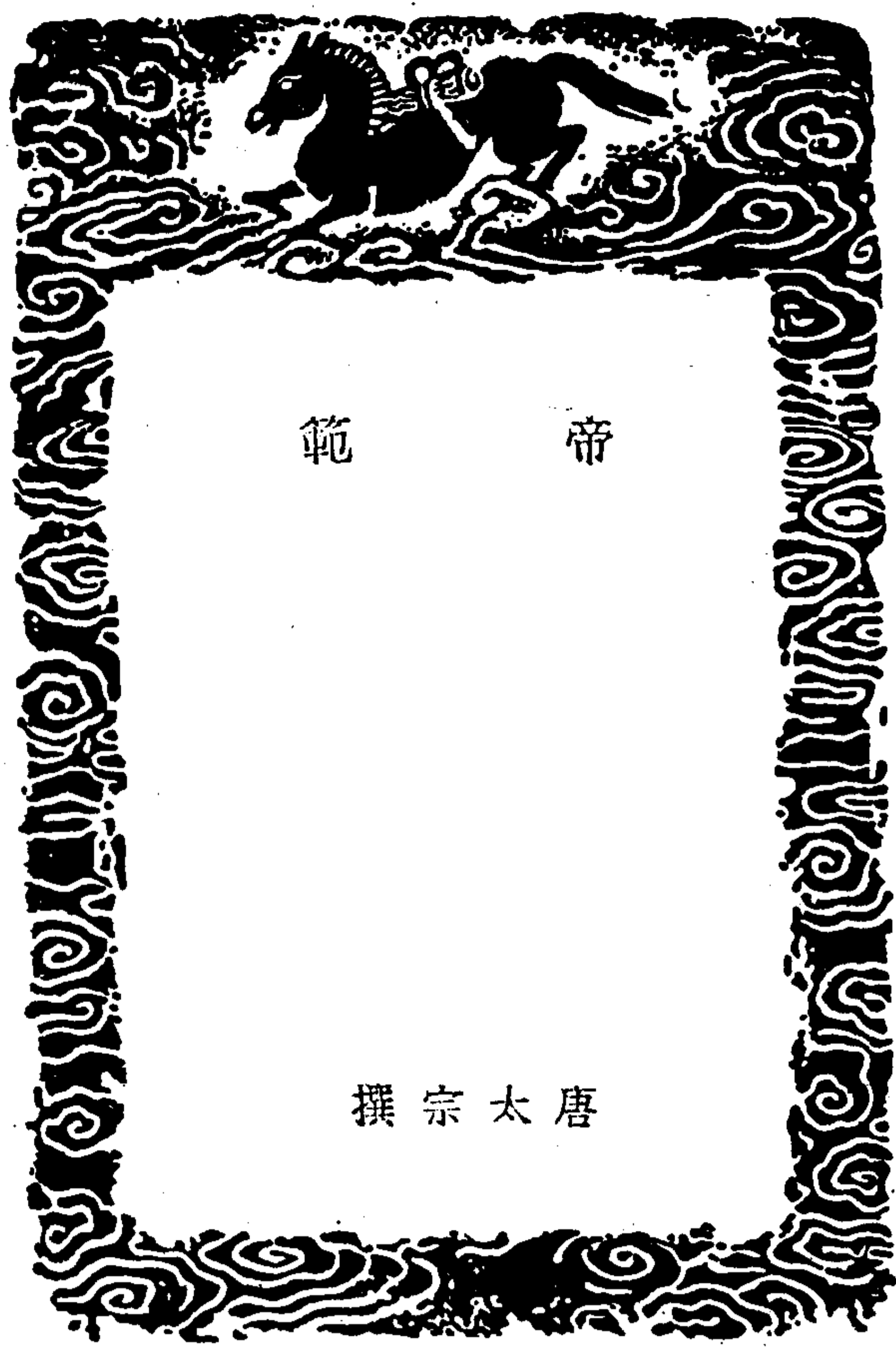
吏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加二級臣尹會一謹奏為君恩未報臣病垂危肅志哀鳴仰祈睿鑒事竊臣秉性愚魯起家孤弱由雍正二年進士蒙世宗憲皇帝簡用銜曹游歷運使重荷皇上不次拔擢巡視兩淮鹽政旋授河南巡撫內用副都御史允臣終途得遂烏私復蒙特賜臣母李氏御製詩章匾額對聯下賁里門更屬曠典乾隆十一年三月臣在苦次奉旨補授工部侍郎仍俟服闋赴任以禮使臣有加無已身非草木敢忘馳驅臣於十月服闋赴京供職甫及五日奉命視學江蘇又於十三年四月奉上諭補授吏部侍郎仍留江蘇學政之任疊荷君恩高厚已極即捐糜頂踵亦難仰報於萬一是以勉竭愚忱

宜揚聖化。歷試江蘇諸郡。皆以小學立教。俾文勝之區。皆知孝弟忠信安詳恭敬之義。敦實行而遠浮華。此臣之所夙夜不遑。上答主知者也。詎臣力不從心。積勞成病。於六月二十六日。考試蘇州。太倉。二屬生童。感冒風寒。轉成瘧疾。猶且不敢偷安。校射竣事。七月十一日。按試松江。十五日。痰湧氣塞。醫藥罔效。從此永辭帝世。圖報無由。臣有二子。舉人嘉銓。廩生啓銓。均屬駑駘。下質不能繼。臣未了之志。惟願我皇上立政行仁。以任賢為本。以納諫為要。始終一意立誠。於臣下之竭誠者。登之庸之。其有不誠者。退之遠之。疑信不消。則喜怒咸宜。賞罰各當。人心孚而政本益固矣。臣將死哀鳴。語無倫次。伏祈皇上睿鑒施行。為此具本謹具奏聞。

乾隆十三年七月日。奉旨尹會一患病瀕逝。知道了。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該部知道。欽此。

尹少宰奏議十卷。國朝尹會一撰。會一字元孚。號健餘。博野人。雍正元年進士。官終工部侍郎。是編為其門人張受長所次。卷一為兩淮疏。卷二至卷八為河南疏。卷九燕臺疏。卷十江蘇疏。凡九十一篇。皆案其歷官先後編輯。乾隆四十四年。因黃檢刊刻其祖黃廷桂奏疏謬妄。奉有銷燬大臣已刻奏疏之命。獨公此書板片。特命發還。以其疏發交部議者多。且備載硃批。與黃廷桂奏疏。止載嘉獎。而不載訓飭者不同也。公講學以程朱為宗。播諸政事。俱奏成效。嘗自言。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也。其自任如此。今觀其籌鹽務。禁酒麴。設社學。務農桑。辦賑撫。諸疏。平易切實。不務浮名。故所歷治地。皆以名宦請祀。蓋公之得於所學者深矣。光緒十一年乙酉三月十三日。王灝謹識。

尹少宰遺書四十九卷。奏議十卷。文集七卷。讀書筆記六卷。健餘劄記四卷。四鑑十六卷。呂語集粹四卷。附年譜二卷。予校而讀之。歎公之學。純粹篤實。不愧為立德者矣。我朝盡博問。以實學自樹立者。為顏習齋李恕谷。公生習齋之鄉。得交恕谷。篤志正學。不混流俗。通籍後。與名卿賢士大夫遊。學益密。以粹。躋卿貳。任封圻。實政在民。名垂信史。跡其平生遭際。與顏李顯晦有殊。而東身以禮。步趨軌範。則後先同揆。其篤信儒先。恂恂謙抑之懷。顏李對之。猶多讓也。然顏李書。世知尊尚。公之學。罕有傳者。豈其與廢有數與。抑以顏李刻厲振拔。自關門徑。人喜而樂從。公循先儒成。庸近無奇。故傳者少。與聞邠州南。公讀書故蹟在焉。予過其里。父老往往道公之佚事。則其德行道誼。自有不沒於人心者。此書傳。使世之誦法顏李者。益廣。以公之學。所成不益大哉。公之書。待訪者。尚有講習錄。從宜錄。詩草。撫豫條教。尺牘。尹氏家譜。賢母年譜。重訂小學纂注。近思錄集解。若干卷。光緒十一年乙酉五月十五日。王灝謹識。



提要

等謹按帝範十二篇。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撰。以賜太子。新舊唐書皆云四卷。晁公武讀書志僅載六篇。陳振孫書錄解題亦題曰一卷。元吳萊謂征雲南燹夷時始得完書。攷其事在泰定二年。蓋此書宋佚其半。元乃復完也。唐書藝文志載有賈行注。而舊唐書敬宗本紀稱寶曆二年。秘書省著作郎韋公肅注是書以進。特賜錦綵百匹。是唐時已有二注。今本注無姓名。觀其體裁。似唐人注經之式。而其中時稱楊萬里。呂祖謙之言。疑元人因舊注而補之。其援引頗詳洽。而詞不免於煩贅。等謹為參攷其誤。附列注文之下。仍依舊史釐為四卷。以復其舊云。乾隆三十八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編修 臣紀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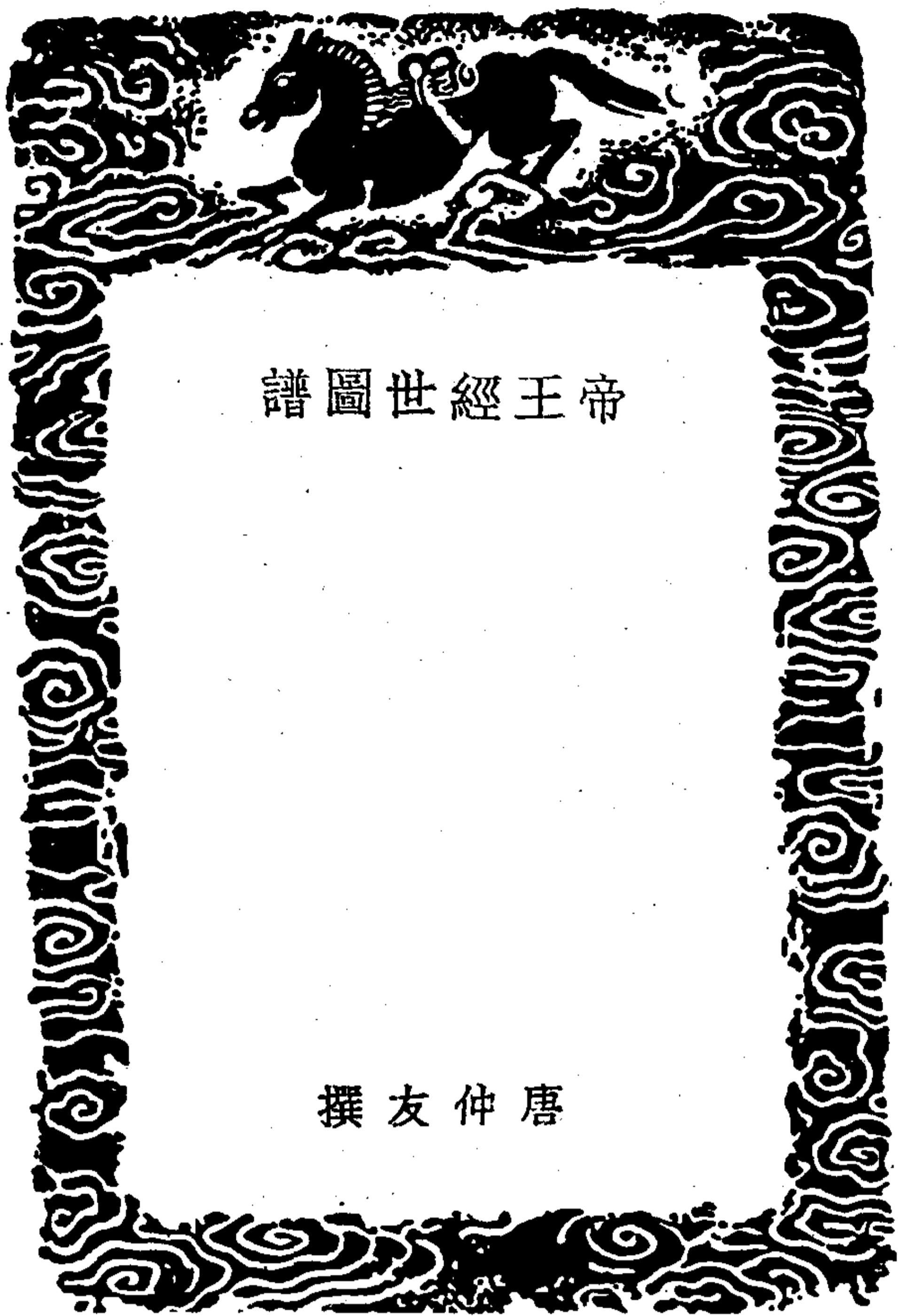
郎中 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 臣林澍蕃

帝範序

唐 太宗文皇帝撰

序曰。序。次也。又述也。朕聞大德曰生。易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大寶曰位。易繫辭曰。聖人之道曰位。言聖人大可寶貴者。在於位耳。寶是重貴之物。貴為天子。踐以加矣。故曰者發語之辭。朕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言天地之盛德在乎生物也。所以撫育黎元。封禪文曰。受厚福以養黎元。撫慰勉安之也。黎。衆也。漢文。帝詔曰。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也。陶庶類。董仲舒賢良策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獨化陶鈞也。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梁武帝。陶庶類之上。師古曰。陶。家謂轉者為鈞。蓋取周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也。天子謂曰。今倚宗半。天步艱難。淳風虧缺。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允武允文。豈能稱神靈之重。副龍圖之尊。克。能也。允。信也。皇天眷命。尚書大禹謨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皇。大也。毛。克。哲。允。文。允。武。豈能稱神靈之重。副龍圖之尊。克。能也。允。信也。皇天眷命。尚書大禹謨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皇。大也。毛。克。哲。允。文。允。武。豈能稱神靈之重。副龍圖之尊。克。能也。允。信也。是以翠螭荐唐堯之德。龍魚河圖曰。堯時與象賢到羣鳥之川。大魚負圖來投。堯勳臣下。取告瑞應。宜



帝王經世圖譜

唐仲友撰

帝王經世圖譜序

自程朱倡爲性命之學。學者以其所託尊。而爲說易。幾也。於是空疏無據者流。望風而趨。攀附程朱門牆。獵語錄中一二語。遂自謂窺其堂奧。謝然號於衆曰。吾道學。吾道學。見其留心經世之務者。則反營之。爲愈淺。甚且以爲玩物喪志。而力排之。烏虜學不關帝王之大經大法。而獵日明其心。見其性。吾不知六經何爲作也。六經者。帝王治世之書。其大禮樂兵農。其細名物度數。其精陰陽消長。其述理亂得失。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逮于孔子孟子。呂黎韓子。所謂上而爲君。其下行而爲臣。其說長者。比物此志也。豈有空談性命。於世無補之學哉。夫使無補于世。而空談性命。豈非得罪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已。亦大背程朱本意矣。吾郡唐先生與政。與朱子同時。其爲學。獨與朱子異趣。留心經世之務。竊取古帝王大經大法。著在六經者。圖而譜之。勅爲是書。以爲後世帝王圭臬。可謂君子務其大者。遠者。異乎摭拾性命空談。迂疏無用之學矣。書之宏綱鉅旨。已備四庫全書提要中。而先生出處本末。則周氏必大原序言之尤詳。茲不費云。同治十二年癸酉夏五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退補齋。

帝王經世圖譜原序

漢司馬談父子。貫穿經傳。馳騁古今。謂當時六藝以千萬數。故有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之言。唐韓愈文不絕吟。編不停披。然亦記事提其要。纂言鉤其深。矧去古逾遠。衆說日繁。才學未逮于前賢。宜其用力勞而見功微。此圖譜所緣作也。雖然。分門類事者固多。其能搜旁遠。紹合異爲同。則鮮矣。金華唐仲友。字與政。子書無不觀。于理無不究。凡天文地志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皆本之經典。兼采傳註類聚。萃分旁通。貫使事時相參。形聲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而于郊廟學校。畿疆井野。尤致詳焉。各爲總說。附其後。始終條理。如指諸掌。每一篇成。門人金式輒繕寫藏。積百二十有二篇。又得與政猶子別本。相與校讎。釐爲十卷。以類相從。會分教廬。將鏤版校官。而郡守趙侯善鑿助成之。屬予題辭。夫水之流東。惟海是歸。車之指南。其塗不迷。今是書折衷於聖人。示適治之路。故名曰帝王經世圖譜。非其他類書比也。昔漢儒專通一經。仍守師說。居家用以修身。蒞官取以決事。況乎六經旨趣。百世軌範。皆聚於此。學者能因之。廣記備言。精思博考。守以卓約。則他日見諸行事。豈不要而有功也歟。與政名臣子。少登兩科。歷祕書省正字。著作佐郎。出知信台。二州。擢江西提點刑獄。孝宗深奇其才。不幸得年僅五十。

三、凡所編者，自未究一子，每與士大夫共惜之。因序其書，併告來者。嘉泰元年七月庚戌，前進士周必大書。

帝王經世圖譜 原序

二

御製題帝王經世圖譜

帝王經世之道，其在六經，法戒所垂，取則不遠。顧篇籍散陳，披覽非一時可竟。唐仲友乃撮舉諸經要旨，列為圖譜，旁探傳註，附以總說，分門別類，條理秩然。讀之，而其辭易通，玩之，而其義易見。尤為政治圭臬。若夫擇之精，語之詳，提要鉤深，用意不紛，而見功甚鉅。宜周必大題詞，比諸水之流東海，車之指南也。夫左圖，右史，藉資觀省之道，是書合而為一，包括靡遺。永樂大典中，搜羅甚富。若此編之有資君道，蓋不屈指數也。洵宜侑諸座右，鑑以朝夕。庸詎賞其廣蒐博記已哉。序識大端，用述作詩之意。

后皇建極，亮天工。法在六經，幾部中。守此治，今遠此亂。慎惟始，亦要惟終。譜圖創見，唐仲友。彼語詳言，周子充。詎止存羊愛其禮，須知示鶴折乎衷。四千年餘歲，舉成數也。裏廢典夥，百廿篇間，曩括融在一篇。二十卷十。理世津梁，心以慕。作君軌範，聽當聰。行間總是珍，希有座側，恆應置一通。寧曰纂言資博考，踐行益用助吾躬。

帝王經世圖譜 御製詩

帝王經世圖譜卷一

圖書卦章經緯表裏圖
大衍揲著之圖
大易圖關往來之圖

圖書卦章經緯表裏圖

河圖	二坤	七兌	六乾
本數	九離	五巽 <small>戊巳 十</small>	一坎
	四巽	三震	八艮

帝王經世圖譜 卷一

宋 唐仲友撰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縱橫四隅，數之皆十五。以二卦合五，數為參伍，不特而參之者數不同。

洪範 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

太一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

井法。八家皆私百畝，公田居一。中三三為九，以一殺八。

陳法。四頭八尾，中為獨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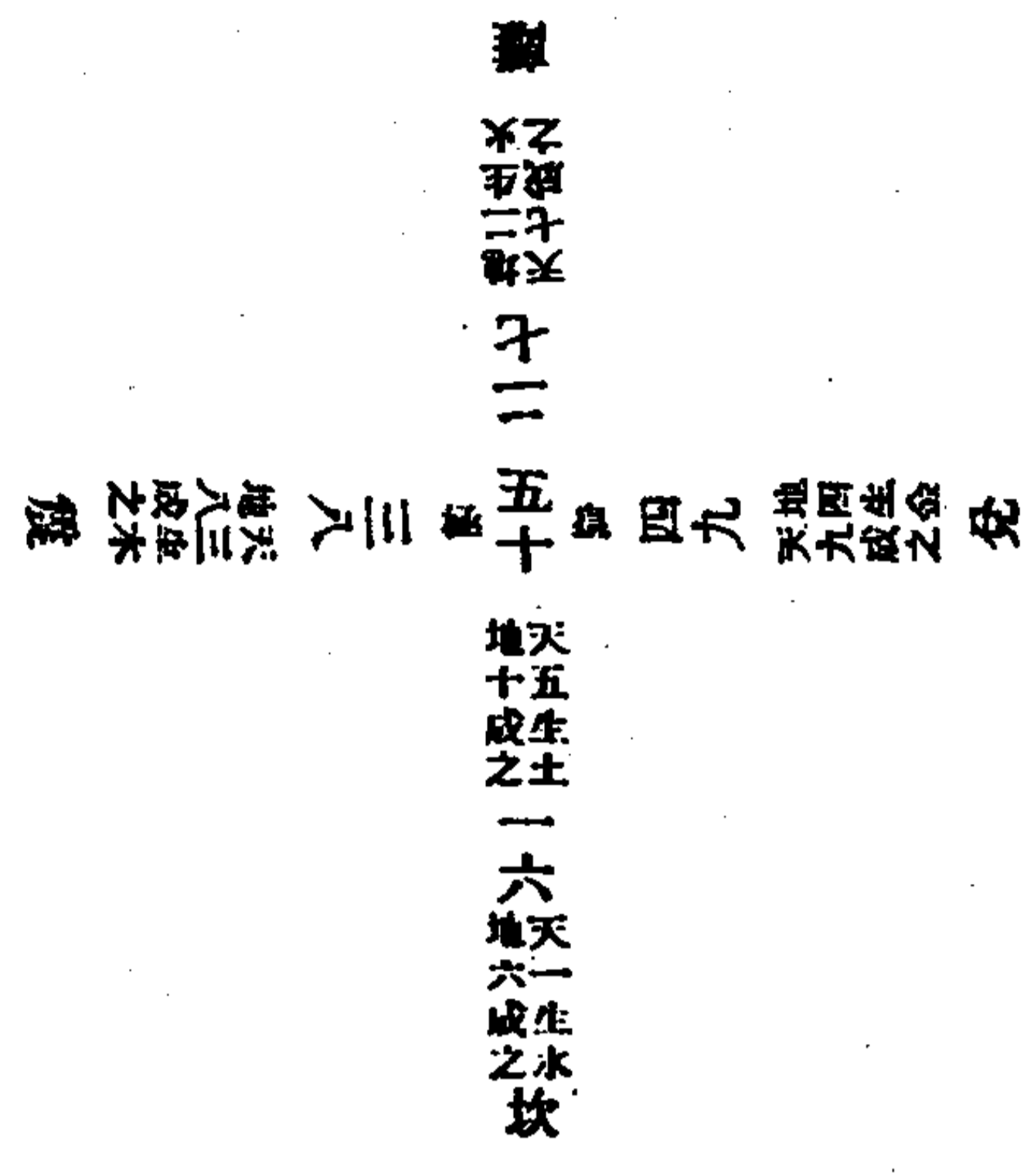
月令。春八(德木)，夏七(德火)，秋九(德金)，冬六(德水)。

參天兩地面倚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合為九。

四象。少陰，少陽，老陽，老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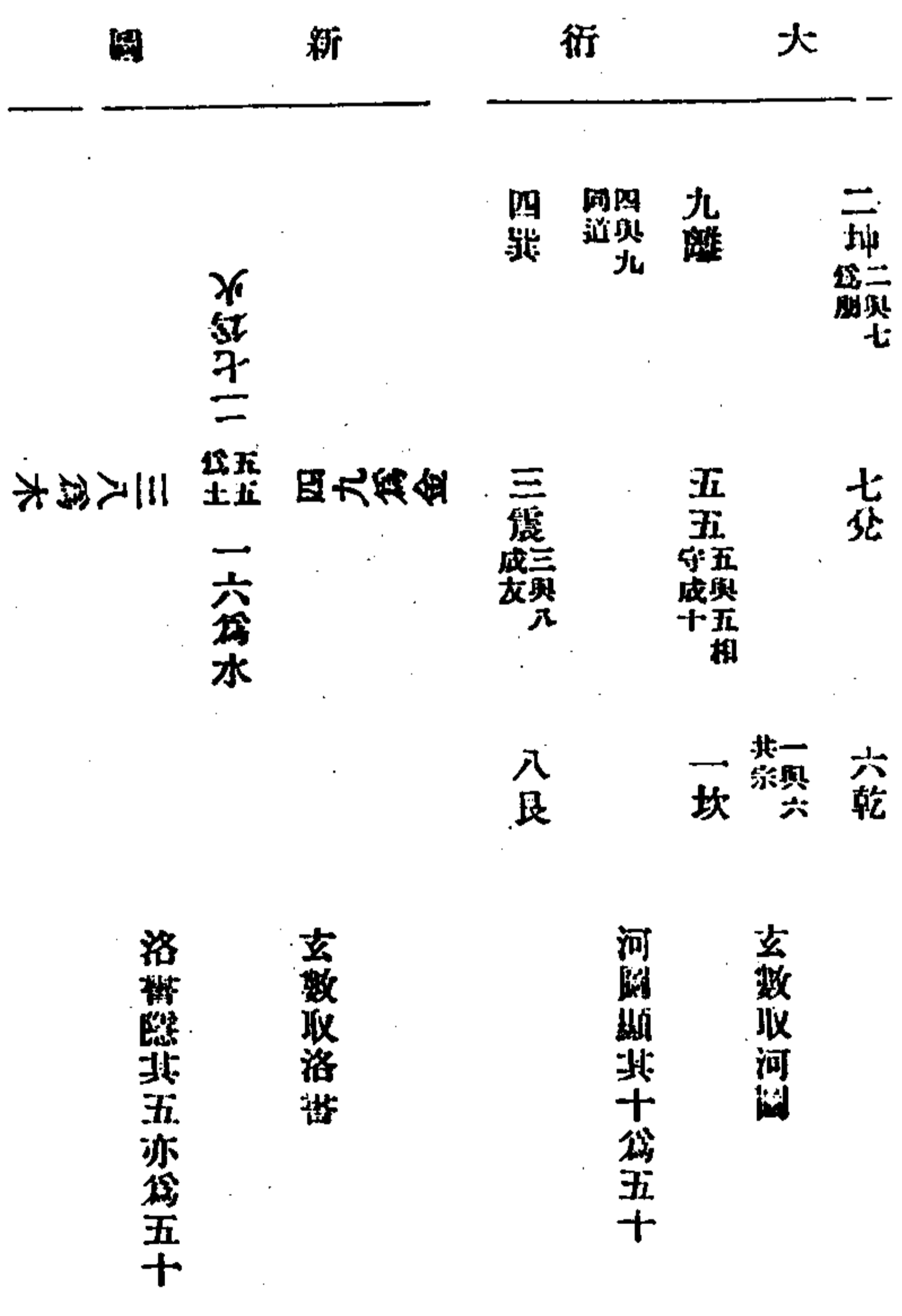
四時中央合三十五，舉成有生，舉成有死，舉成有合，舉成有分。

洛書 本數



參天兩地面倚數 天一	地二	地三	地四	地五	地六	地七	地八	地九
天一	地二	地三	地四	地五	地六	地七	地八	地九
天二	地三	地四	地五	地六	地七	地八	地九	天十
天三	地四	地五	地六	地七	地八	地九	天十	天十一
天四	地五	地六	地七	地八	地九	天十	天十一	天十二
天五	地六	地七	地八	地九	天十	天十一	天十二	天十三
天六	地七	地八	地九	天十	天十一	天十二	天十三	天十四
天七	地八	地九	天十	天十一	天十二	天十三	天十四	天十五
天八	地九	天十	天十一	天十二	天十三	天十四	天十五	天十六
天九	天十	天十一	天十二	天十三	天十四	天十五	天十六	天十七
天十	天十一	天十二	天十三	天十四	天十五	天十六	天十七	天十八
天十一	天十二	天十三	天十四	天十五	天十六	天十七	天十八	天十九
天十二	天十三	天十四	天十五	天十六	天十七	天十八	天十九	天二十
天十三	天十四	天十五	天十六	天十七	天十八	天十九	天二十	天二十一
天十四	天十五	天十六	天十七	天十八	天十九	天二十	天二十一	天二十二
天十五	天十六	天十七	天十八	天十九	天二十	天二十一	天二十二	天二十三
天十六	天十七	天十八	天十九	天二十	天二十一	天二十二	天二十三	天二十四
天十七	天十八	天十九	天二十	天二十一	天二十二	天二十三	天二十四	天二十五
天十八	天十九	天二十	天二十一	天二十二	天二十三	天二十四	天二十五	天二十六
天十九	天二十	天二十一	天二十二	天二十三	天二十四	天二十五	天二十六	天二十七
天二十	天二十一	天二十二	天二十三	天二十四	天二十五	天二十六	天二十七	天二十八
天二十一	天二十二	天二十三	天二十四	天二十五	天二十六	天二十七	天二十八	天二十九
天二十二	天二十三	天二十四	天二十五	天二十六	天二十七	天二十八	天二十九	天三十
天二十三	天二十四	天二十五	天二十六	天二十七	天二十八	天二十九	天三十	天三十一
天二十四	天二十五	天二十六	天二十七	天二十八	天二十九	天三十	天三十一	天三十二
天二十五	天二十六	天二十七	天二十八	天二十九	天三十	天三十一	天三十二	天三十三
天二十六	天二十七	天二十八	天二十九	天三十	天三十一	天三十二	天三十三	天三十四
天二十七	天二十八	天二十九	天三十	天三十一	天三十二	天三十三	天三十四	天三十五
天二十八	天二十九	天三十	天三十一	天三十二	天三十三	天三十四	天三十五	天三十六
天二十九	天三十	天三十一	天三十二	天三十三	天三十四	天三十五	天三十六	天三十七
天三十	天三十一	天三十二	天三十三	天三十四	天三十五	天三十六	天三十七	天三十八
天三十一	天三十二	天三十三	天三十四	天三十五	天三十六	天三十七	天三十八	天三十九
天三十二	天三十三	天三十四	天三十五	天三十六	天三十七	天三十八	天三十九	天四十
天三十三	天三十四	天三十五	天三十六	天三十七	天三十八	天三十九	天四十	天四十一
天三十四	天三十五	天三十六	天三十七	天三十八	天三十九	天四十	天四十一	天四十二
天三十五	天三十六	天三十七	天三十八	天三十九	天四十	天四十一	天四十二	天四十三
天三十六	天三十七	天三十八	天三十九	天四十	天四十一	天四十二	天四十三	天四十四
天三十七	天三十八	天三十九	天四十	天四十一	天四十二	天四十三	天四十四	天四十五
天三十八	天三十九	天四十	天四十一	天四十二	天四十三	天四十四	天四十五	天四十六
天三十九	天四十	天四十一	天四十二	天四十三	天四十四	天四十五	天四十六	天四十七
天四十	天四十一	天四十二	天四十三	天四十四	天四十五	天四十六	天四十七	天四十八
天四十一	天四十二	天四十三	天四十四	天四十五	天四十六	天四十七	天四十八	天四十九
天四十二	天四十三	天四十四	天四十五	天四十六	天四十七	天四十八	天四十九	天五十
天四十三	天四十四	天四十五	天四十六	天四十七	天四十八	天四十九	天五十	天五十一
天四十四	天四十五	天四十六	天四十七	天四十八	天四十九	天五十	天五十一	天五十二
天四十五	天四十六	天四十七	天四十八	天四十九	天五十	天五十一	天五十二	天五十三
天四十六	天四十七	天四十八	天四十九	天五十	天五十一	天五十二	天五十三	天五十四
天四十七	天四十八	天四十九	天五十	天五十一	天五十二	天五十三	天五十四	天五十五
天四十八	天四十九	天五十	天五十一	天五十二	天五十三	天五十四	天五十五	天五十六
天四十九	天五十	天五十一	天五十二	天五十三	天五十四	天五十五	天五十六	天五十七
天五十	天五十一	天五十二	天五十三	天五十四	天五十五	天五十六	天五十七	天五十八
天五十一	天五十二	天五十三	天五十四	天五十五	天五十六	天五十七	天五十八	天五十九
天五十二	天五十三	天五十四	天五十五	天五十六	天五十七	天五十八	天五十九	天六十
天五十三	天五十四	天五十五	天五十六	天五十七	天五十八	天五十九	天六十	天六十一
天五十四	天五十五	天五十六	天五十七	天五十八	天五十九	天六十	天六十一	天六十二
天五十五	天五十六	天五十七	天五十八	天五十九	天六十	天六十一	天六十二	天六十三
天五十六	天五十七	天五十八	天五十九	天六十	天六十一	天六十二	天六十三	天六十四
天五十七	天五十八	天五十九	天六十	天六十一	天六十二	天六十三	天六十四	天六十五
天五十八	天五十九	天六十	天六十一	天六十二	天六十三	天六十四	天六十五	天六十六
天五十九	天六十	天六十一	天六十二	天六十三	天六十四	天六十五	天六十六	天六十七
天六十	天六十一	天六十二	天六十三	天六十四	天六十五	天六十六	天六十七	天六十八
天六十一	天六十二	天六十三	天六十四	天六十五	天六十六	天六十七	天六十八	天六十九
天六十二	天六十三	天六十四	天六十五	天六十六	天六十七	天六十八	天六十九	天七十
天六十三	天六十四	天六十五	天六十六	天六十七	天六十八	天六十九	天七十	天七十一
天六十四	天六十五	天六十六	天六十七	天六十八	天六十九	天七十	天七十一	天七十二
天六十五	天六十六	天六十七	天六十八	天六十九	天七十	天七十一	天七十二	天七十三
天六十六	天六十七	天六十八	天六十九	天七十	天七十一	天七十二	天七十三	天七十四
天六十七	天六十八	天六十九	天七十	天七十一	天七十二	天七十三	天七十四	天七十五
天六十八	天六十九	天七十	天七十一	天七十二	天七十三	天七十四	天七十五	天七十六
天六十九	天七十	天七十一	天七十二	天七十三	天七十四	天七十五	天七十六	天七十七
天七十	天七十一	天七十二	天七十三	天七十四	天七十五	天七十六	天七十七	天七十八
天七十一	天七十二	天七十三	天七十四	天七十五	天七十六	天七十七	天七十八	天七十九
天七十二	天七十三	天七十四	天七十五	天七十六	天七十七	天七十八	天七十九	天八十
天七十三	天七十四	天七十五	天七十六	天七十七	天七十八	天七十九	天八十	天八十一
天七十四	天七十五	天七十六	天七十七	天七十八	天七十九	天八十	天八十一	天八十二
天七十五	天七十六	天七十七	天七十八	天七十九	天八十	天八十一	天八十二	天八十三
天七十六	天七十七	天七十八	天七十九	天八十	天八十一	天八十二	天八十三	天八十四
天七十七	天七十八	天七十九	天八十	天八十一	天八十二	天八十三	天八十四	天八十五
天七十八	天七十九	天八十	天八十一	天八十二	天八十三	天八十四	天八十五	天八十六
天七十九	天八十	天八十一	天八十二	天八十三	天八十四	天八十五	天八十六	天八十七
天八十	天八十一	天八十二	天八十三	天八十四	天八十五	天八十六	天八十七	天八十八
天八十一	天八十二	天八十三	天八十四	天八十五	天八十六	天八十七	天八十八	天八十九
天八十二	天八十三	天八十四	天八十五	天八十六	天八十七	天八十八	天八十九	天九十
天八十三	天八十四	天八十五	天八十六	天八十七	天八十八	天八十九	天九十	天九十一
天八十四	天八十五	天八十六	天八十七	天八十八	天八十九	天九十	天九十一	天九十二
天八十五	天八十六	天八十七	天八十八	天八十九	天九十	天九十一	天九十二	天九十三
天八十六	天八十七	天八十八	天八十九	天九十	天九十一	天九十二	天九十三	天九十四
天八十七	天八十八	天八十九	天九十	天九十一	天九十二	天九十三	天九十四	天九十五
天八十八	天八十九	天九十	天九十一	天九十二	天九十三	天九十四	天九十五	天九十六
天八十九	天九十	天九十一	天九十二	天九十三	天九十四	天九十五	天九十六	天九十七
天九十	天九十一	天九十二	天九十三	天九十四	天九十五	天九十六	天九十七	天九十八
天九十一	天九十二	天九十三	天九十四	天九十五	天九十六	天九十七	天九十八	天九十九
天九十二	天九十三	天九十四	天九十五	天九十六	天九十七	天九十八	天九十九	天一百

洪範。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七。庶徵，休五。罔極，五。大衍。數五，用四十九，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于初，再物，後掛。



洪範 五行 五事 八政 五刑 皇極 稽疑 庶徵 五福 六極 九以卜筮之爲五十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漢儒謂伏羲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凡九疇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劉歆以爲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經緯表裏之言則然謂義獨則河圖禹獨法洛書則偏矣偏取圖書以分卦範則所謂經緯表裏者故獨未盡知也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事不經見然圖書皆出作易之前是說未可據信也今以易範考之則河圖洛書易範兼取之矣河圖之數四十五四象也四象奠方八卦成列而居中以貫之者五也洛書之數五十五五行也以奇生者以耦成以耦生者以奇成而得位以合之者亦五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易之取河圖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易之取洛書也總其凡則自一至九其數四十五範之取河圖也總其目則自行至極其數四十有九範之取洛書也易之中爻範之皇極則貫象數而通之者中而已河圖象也天五錯綜而地十之數隱于錯綜之間洛書數也天五有合而地十之數顯于有合之際隱顯不同而土之爲十五者常自若也然則大衍之數五十者何也會隱顯而通象數者也圖顯其十書隱其五參天兩地隱于術數之外而顯于生文之中聖人所以則圖書而妙象數也圖顯其十聖人顯之乎書隱其五聖人隱之乎聖人而隱顯是數也聖人鑿矣五數之中也五行備矣十數之合五之衍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皆五十而衍數立矣聖人安能隱顯之能知之能用之而已大衍通于範乎五行隱而皇極虛斯大衍之數明矣五事而次皆曰用初一日五行不言用大衍之義著矣月令河圖之數也故土藏十主盛德言故四象舉成以見生土之盛德也不以成數言者十非土之盛而分寄于四象者也聖人之則圖書也以畫卦以陳範妙極天人之蘊而其緒餘則畫井田制軍法奉時令咸出於此然則聖人之觀象極數意可知矣況寓其神知於善卦吉凶與民同患者大衍之數也其可以私意驚哉

爲土五與十相守者知藏五之爲大衍也然則圖顯其十書隱其五豈聖人之鑿言之私言哉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爲九類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關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而造易禹箕箒之而作範也

蔡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臆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于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二者皆出伏羲氏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于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豫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

右朱文公易本義易學啓蒙所載古今諸家之說皆以證十爲河圖九爲洛書河圖授羲洛書錫禹之分也劉牧之說考之經傳既無左驗託言出于希夷則康節之學非出于希夷乎何爲而不同耶今說齋此書獨主劉說豈考亭之書是時方成而說齋偶未之見耶抑以好惡不同而偏有所主耶其自爲說則又謂圖顯其十書隱其五既曰圖顯其十則十之爲圖固矣今其成書不敢輕改姑附考亭之說如右讀者苟能參而考之易而觀之則亦可得而通矣

大衍揲著之圖

四	分二一營	儀	老陽
營	掛一二營	才	少陰
成	揲四三營	象	少陽
易	歸奇四營	闕	老陰

陰陽老少 陽數奇奇爲少陰陰數耦耦爲多陽凡劫數得四爲奇爲少得八爲耦爲多存者爲策數劫者爲掛數第一揲歸奇四爲五八爲九第二揲歸奇四爲五八爲九第三揲歸奇四爲五八爲九

乾爲老陽三 四之爲十二 三爲奇 坤爲老陰三 四之爲二十四 六爲耦 六爻之數

從坎艮震三 三卦四之皆二十 皆少陽 爲奇 坎三 四卦四之皆十六 皆少陰 爲耦 離三 四卦四之皆十六 皆少陰 爲耦 兌三 四卦四之皆十六 皆少陰 爲耦 九

著四十九掛一揲四十八

三揲皆少 皆曰劫數十二 乾存數三十六 故九為老陽
 三揲兩少一多 亦曰兩劫數十六 坤存數三十二 故八為少陰
 三揲兩多一少 亦曰兩劫數二十 坎存數二十八 故七為少陽
 三揲皆多 亦曰劫數二十四 坤存數二十四 故六為老陰

數、五十。河圖圖十。洛書
 圖五。前圖圖矣。

用、四十有九。此一者易之
 元能之極。

分而為二、以象兩。用著四十九分之左
 右手以象兩儀之分。

掛一、以象三。既分左右手、于右手取一、
 掛左手小指間、三者、三才。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既掛一、以四分
 揲左右手之著。

歸奇于扚、以象閏。奇、所掛之一、扚、所揲左右手
 之餘、既得餘數、以所掛歸之。

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掛既歸扚、後二揲惟扚、三揲
 一爻成、再合著而後掛。

古法云、三年一閏、五歲再閏、三扚一掛、六扚再掛、閏法
 閏者、歲月日之餘、二十八宿、惟斗占餘分、故歷
 分、積分而成月。

家謂之斗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歲餘五日四分日之一、月餘六日、
 合之、歲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五歲、餘五十六日四分

日之一。五歲再閏、不及一日四分日之三。
 取象、舉天數、
 作歷、推餘分。

案、一歲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則五歲餘五十六日四分日之一、不及一日四分日之三。
 原本作五十五日、並一日、俱誤、姑就其文義改之、然與今欽天監所用之法、仍屬有差。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爻皆三十六、共
 得二百一十有六。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爻皆二十四、共
 得百四十有四。

合三百六十常期之日。期日、不足天庚五
 日四分日之一。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六十四卦、卦六爻、爻三
 百八十四、陰陽皆半。

乾篇之策、陽爻一百九十二、共得六千九百十二。
 坤篇之策、陰爻一百九十二、共得四千六百八。
 易有四象、而爻用九六、爻皆自乾坤出。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一揲為一變、三變而成爻、一
 爻凡三變、十八變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四象生八卦、九六乾坤七八六子。八卦成列、象在
 其中、因兩道之爻、在其中、小成六爻、爻立而象備。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謂八八六十
 四、而象悉備。

易稱甲

乾天也故三	震三	坎三	艮三
稱乎父	巽三	離三	兌三
坤地也故三	坤三	乾三	坤三
稱乎母	乾三	坤三	乾三

乾坤更相索而成
 六子故爻皆用六

一	甲父	乾
二	乙母	坤
三	丙男少	艮
四	丁女少	兌
五	戊男中	坎
六	己女中	離
七	庚男長	震
八	辛女長	巽
九	壬父	乾
十	癸母	坤

乾坤包承六子
 其數以長中少次居

乾	壬	壬	壬	甲	甲	甲
坤	午	午	午	辰	辰	辰
艮	寅	寅	寅	子	子	子
兌	酉	酉	酉	未	未	未
坎	申	申	申	巳	巳	巳
離	卯	卯	卯	丑	丑	丑
震	辰	辰	辰	亥	亥	亥
巽	巳	巳	巳	酉	酉	酉
乾	午	午	午	辰	辰	辰
坤	未	未	未	丑	丑	丑
艮	申	申	申	子	子	子
兌	酉	酉	酉	亥	亥	亥
坎	戌	戌	戌	戌	戌	戌
離	亥	亥	亥	酉	酉	酉
震	子	子	子	申	申	申
巽	丑	丑	丑	未	未	未
乾	寅	寅	寅	午	午	午
坤	卯	卯	卯	巳	巳	巳
艮	辰	辰	辰	辰	辰	辰
兌	巳	巳	巳	卯	卯	卯
坎	午	午	午	寅	寅	寅
離	未	未	未	丑	丑	丑
震	申	申	申	子	子	子
巽	酉	酉	酉	亥	亥	亥

坤乙癸



易變卦 變至五而復四又變而為遊魂遊魂復其宮為歸魂遊魂世在四歸魂世在三故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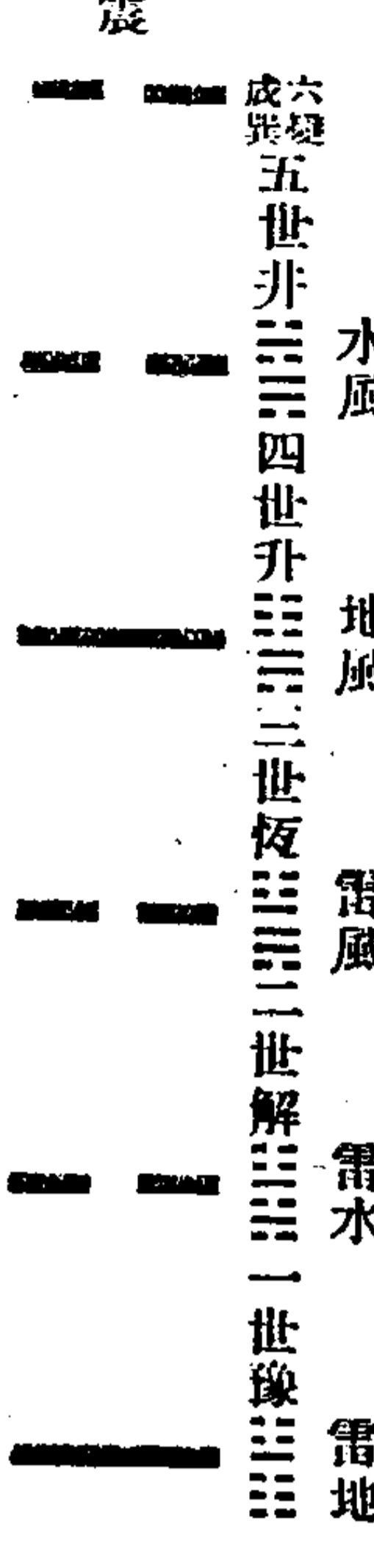
山地 風地 天地 天山 天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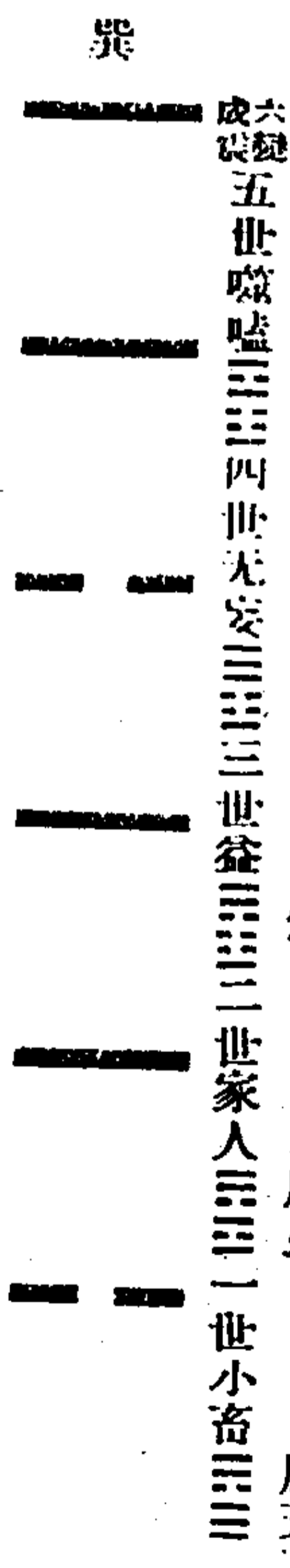
澤天 雷天 地天 地澤 地雷



水風 地風 雷風 雷水 雷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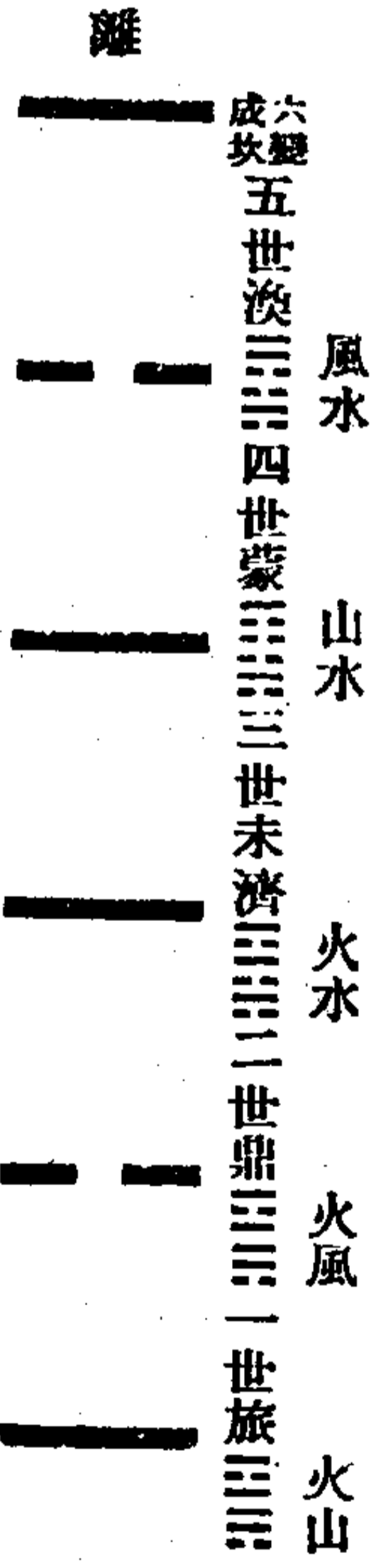
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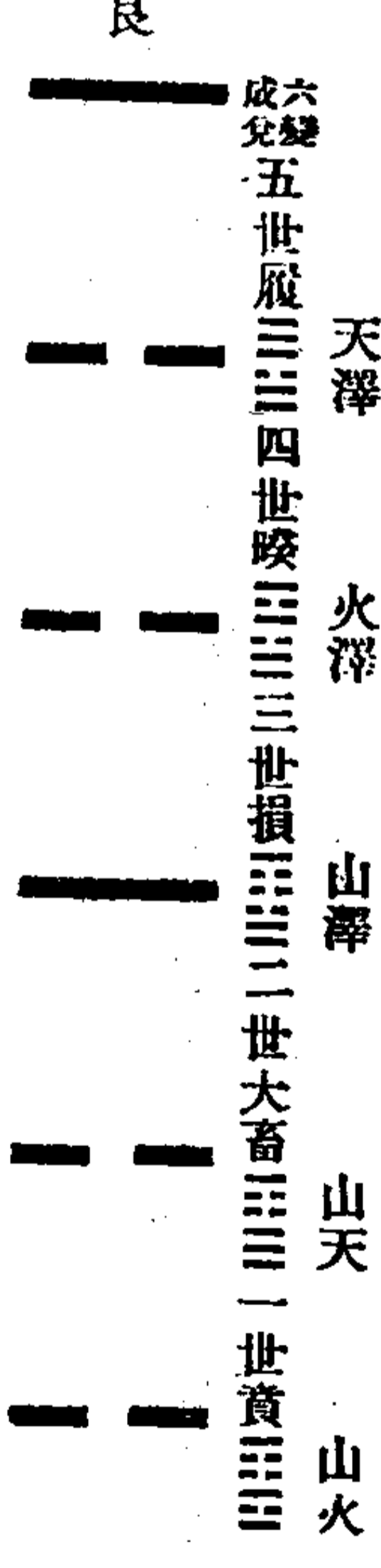
山雷 山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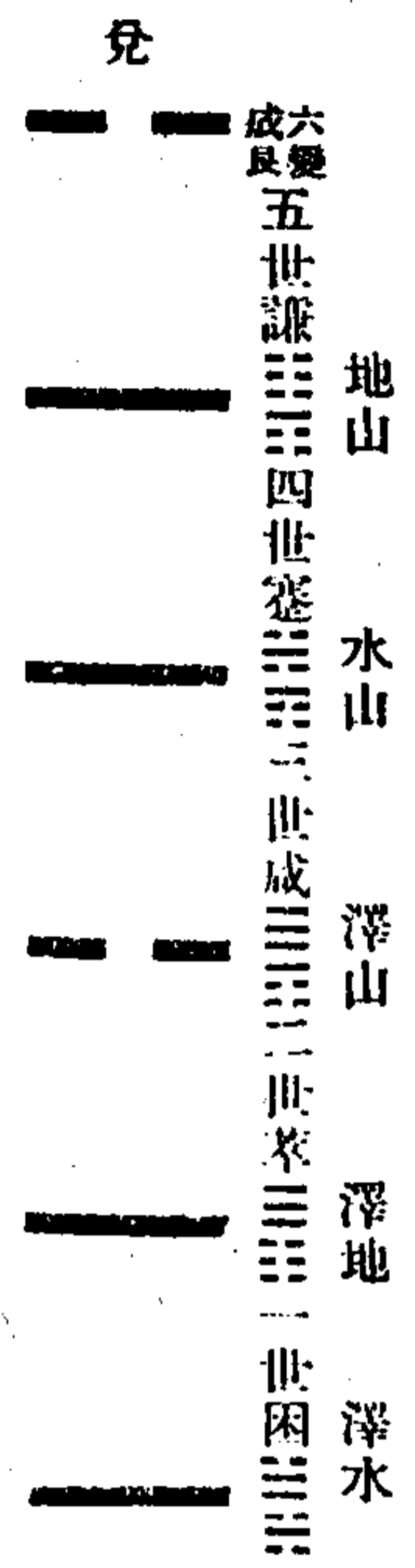


雷火 澤火 水火 水雷 水澤



風水 山水 火水 火風 火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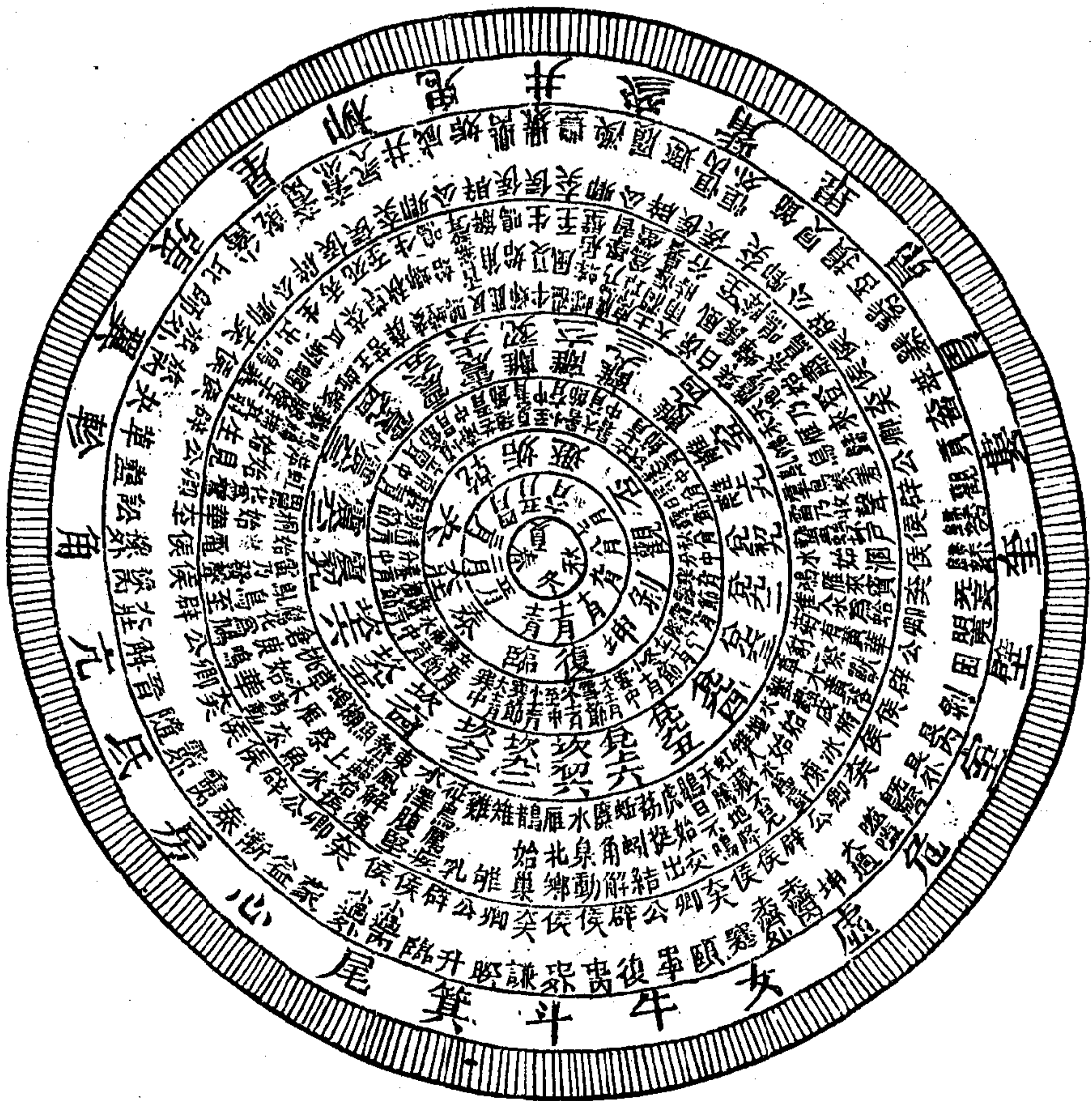




六七八九
坎離震兌每交直一氣餘卦一卦直六日七分六十卦而一周天。

七分者八十分日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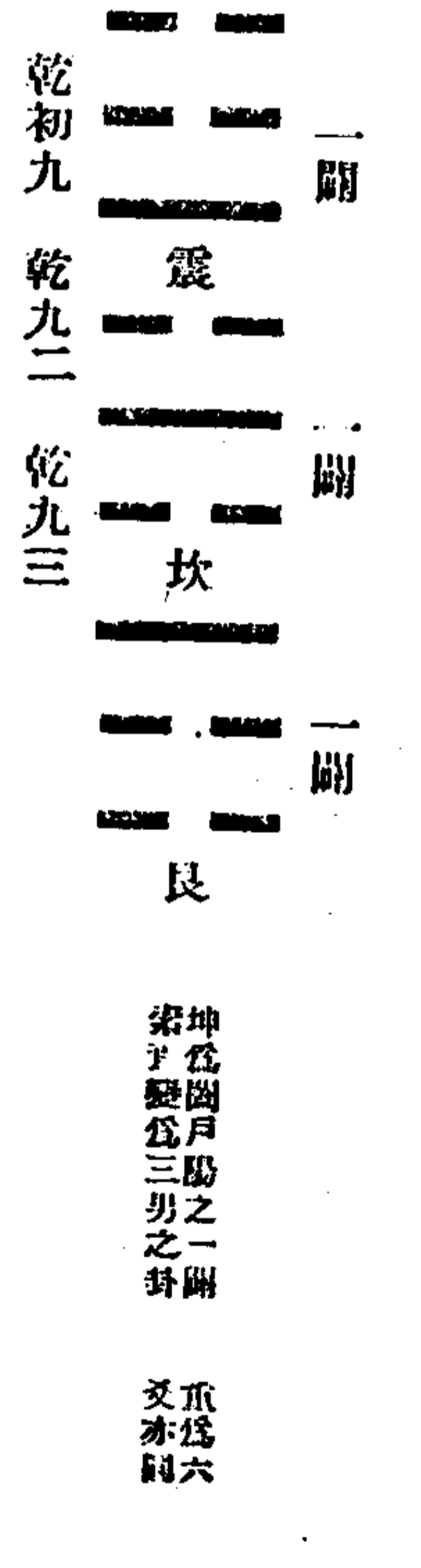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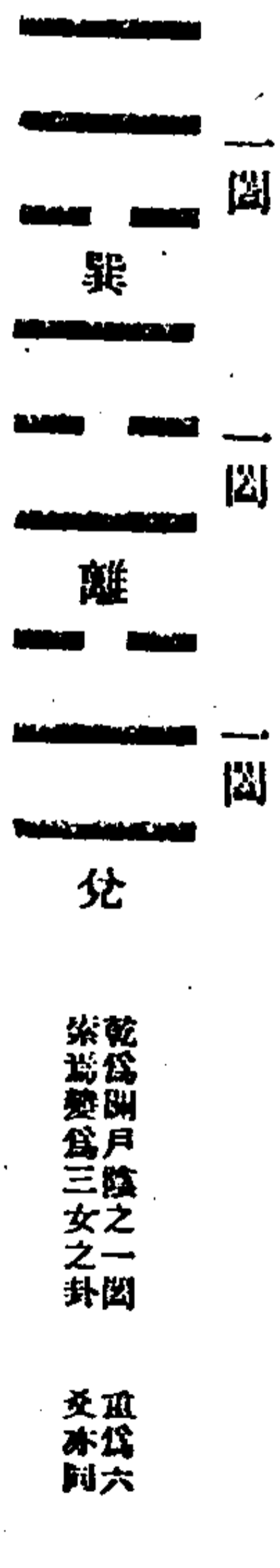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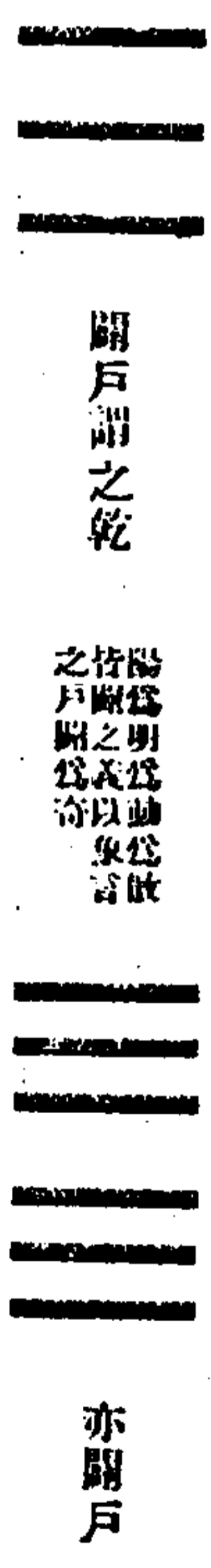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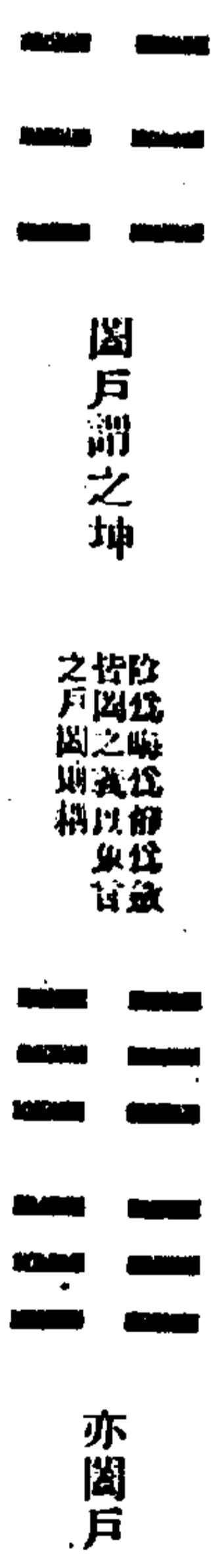
卦 之 候 圖



四時十二月卦二十四氣卦七十二候候卦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為圖九重。

大易闔關往來之圖

二〇



六十四卦陰陽交錯無非闔關之往來。

<p>剛柔始交 九三三三 九五三三 九三三三</p>	<p>童蒙求我 九三三三 九二二二</p>	<p>雲上于天 九三三三 九五三三</p>	<p>不利涉大川 九三三三 九二二二</p>
<p>在師中吉 九二二二 九三三三</p>	<p>不寧方來 九三三三 九五三三</p>	<p>風行天上柔得位而上下應之 九三三三 六四二二</p>	<p>柔順剛 九三三三 六三三三</p>
<p>小往大來 九三三三 六四三三</p>	<p>大往小來 九三三三 六四三三</p>	<p>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九三三三 六二二二</p>	<p>柔得位而中而上下應之 九三三三 六五三三</p>
<p>上六六五 六四九三 九二初九</p>	<p>上九九五 九四六三 六二初六</p>		

洛書五十五天地之定數也。河圖四十五天地之變數也。易具之矣。大衍生著之數也。五十圖書之參合。十五之顯藏也。天地之數。隱其五。參天兩地。五行之本始也。大衍之用。虛其一。元氣皇極之總統也。象兩象三象時象閏。揲法之取象也。當期之日。常萬物之數。策數之配合也。四營十有八變。小成引伸。觸類而長。大衍之法數也。七八九六。四象也。九六為乾坤。七八為六子。陰陽老少之所異也。且爻用九六。乾坤之策也。父母三索而得男女。納甲之數也。遊魂為變。變卦之微旨也。七日來復。卦候之微數也。廣大悉備。縱橫皆合。聖人未嘗容心也。天授之聖人。推之諸儒。究之白首。而後能言。猶未得其要也。拘者謂聖人用力焉。穿鑿以求象。如北辰不動。陰不兼陽之類是也。蕩者謂聖人無力焉。汗漫以為說。衍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之類是也。過猶不及。皆非易之本旨。易不云乎。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此天人相資之說也。曰神明。曰天地。曰陰陽。曰柔剛。天地之自然也。曰幽贊。曰參兩。曰觀變。曰發揮。聖人之妙用也。曰生蓍倚數。立卦生爻。聖人因天地而作易。還以測之。而聖人不能外者也。然聖人之作易。非獨以推天地之數。乃所以為人事。故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聖人之極數。其意是在。吾病拘者之鑿。蕩者之汗漫。故取諸家。及考以自然之數。悉圖之如右。

地道上行天道下濟 上六六五六四九三	剛應而志行 九四	剛來而下柔 九三 初九	剛上柔下 九三 初六
剛浸而長 九二初九	大觀在上 九五	柔得中而上行剛柔分 六五	分剛上面文柔來而文剛 上九 六二
柔變剛 六五六四六三六二初六	剛反動而以順行 初九	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 初九	剛上面何賢 上九 六二
觀頤自求口實 六三六二	未弱本弱 上六初六	剛中 九五九二	柔風乎中正 六三
柔上剛下 上六九三	剛上柔下 九四初六	小利貞浸而長也 六二初六	大者壯也 九四九三初九
明出地上 九三	明入地中 九三	風自火山 九三	火動于上澤動于下 九三

剛柔正而位當 九三 九二	柔得中剛柔應 六五 九二		
--------------------	--------------------	--	--

案說內謂以三爻明往來者為屯之屬考屯卦初與二爻二與五應則宜標初九六二九五三爻原圖止列初九似屬遺漏又巽之剛上為上九柔下為初六原止列上九觀之大觀在上為九五原北五為三大過初為本弱上為末弱原本末二字倒置家人風自火山即說內所謂以二象明往來者如皆明夷之屬不必標爻原誤列六四一爻升之柔以時升為六五原圖初六既濟剛柔正而位當指六二九五兩爻原止列六二柔濟柔得中剛柔應止九二六五兩爻原止列五爻又此六為九俱係錯簡今並改正

一卦之變為六十四 占法得七八不變得九六即變九六乾坤也變則闕者闕則闕不可概舉以乾坤一卦明之

九三乾	初九變	九二變	九三變
九四變	九三變	上九變	九二初九變
九三小畜	九五變	九三大有	九三大壯

陰在前 九三	剛而免乎險 九四	益上益柔損下損剛 上九 六三	自上下下損上益下 九五 初九
剛以柔 上六	柔過剛 初六	剛中而應 九五	柔以時升 六五
剛幹 九二	巽乎水而上水 九三	水火相息 九三	以木巽火 九三
明以動 九三	柔得中孚而順乎剛 六五	柔皆順乎剛 九三	剛中而外柔 九三
剛來而不窮 九二	柔在內而剛得中 九五 九二	柔得內而剛得中 九五 九二	柔得中剛失位而不中 六五 九四 九三 六二

九三九二變	九四九三變	九五九四變	上九九五變
九三無妄	九四中孚	九五大有	上九歸妹
九三初九變	九四初九變	九五初九變	上九初九變
九三家人	九五九二變	上九九二變	九五九三變
上九九三變	上九九四變	九三九二初九變	九四九三初九變
上九九三兌	上九九四需	九三九二初九否	九四九三初九渙
九五九四初九變	上九九五初九變	九四九三九二變	九五九四九二變
九五九四初九變	上九九五初九變	九四九三九二變	九五九四九二變
上九九五九二變	九五九四九三變	上九九五九三變	上九九五九四變
上九九五九二變	九五九四九三變	上九九五九三變	上九九五九四變

易陰陽消長之圖

天乾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地坤
六變五 坤成 剝成 觀成 否成 遯成 姤成	六變四 剝成 觀成 否成 遯成 姤成	六變三 剝成 觀成 否成 遯成 姤成	六變二 剝成 觀成 否成 遯成 姤成	六變一 剝成 觀成 否成 遯成 姤成	六變五 剝成 觀成 否成 遯成 姤成	六變四 剝成 觀成 否成 遯成 姤成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地坤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壯雷天大	澤天夬	天乾
六變五 剝成 夬成 大壯成 泰成 臨成 復成	六變四 剝成 夬成 大壯成 泰成 臨成 復成	六變三 剝成 夬成 大壯成 泰成 臨成 復成	六變二 剝成 夬成 大壯成 泰成 臨成 復成	六變一 剝成 夬成 大壯成 泰成 臨成 復成	六變五 剝成 夬成 大壯成 泰成 臨成 復成	六變四 剝成 夬成 大壯成 泰成 臨成 復成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右六卦為陰長陽消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右六卦為陽長陰消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復、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復即乾之初九潛龍勿用之時、當靜養之待其道長乃可用也。

復、如大病之初愈、一君子之初進、乃陽氣潛萌于黃泉、雷在地中、復之時當靜養、以俟其朋來、若遽欲用之、則如大病初愈而勞之、君子初進、而與小人爭、未有不死傷者也、若雷在窮冬、遯出于地、微陽發洩、則淵陰沍寒、必有甚于前日者矣。

臨、至于八月有凶、遯、君子以遠小人、不嚴而嚴、遯、尾厲、肥遯無不利、臨、剛長矣、然猶二陽也、遯、陰長矣、然猶二陰也、于二陽之卦、已著八月有凶之戒、知臨之必有遯也、于二陰之卦、已著君子遠小人之象、知遯之必至于剝也、戒遯尾之厲于初、明肥遯之利于上、言遯小人者、不可不速且遠、如此陽奇而陰耦、君子少而小人多、故君子常難進而易退、小人常易進而難退、是以聖人切于戒君子、而急于遠小人、于二卦見之、揚雄草思大玄、而自蹈遯尾之厲、投開符命危身取辱、其法言稱蜀莊沈冥、鄭子真名振、范蠡肥遯者、皆悔辭也、然肥遯君子之事、蓋未足與此。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貞吉、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泰、不拔茅、則君子無繼、无以保泰、否、不拔茅、則君子將盡于小人、尤以傾否、拔茅于初九、引其類而有為、故曰志在外也、君子類進、則外卦陽進而泰可保矣、拔茅于初六、愛其身以待、故曰志在君也、君子全身、則否終能進、而否可傾矣、詩小雅、南有嘉魚、樂與賢、南山有臺、樂得賢、善善者我、樂育才、皆拔茅之義也、與已用之賢、則泰矣、必得未用之賢、有可成之才、以繼之、而後泰可保、此所以立太平之基、而天下喜樂之也、東漢桓靈之際、剝之時也、李膺陳蕃之徒、方將拔茅以為泰、揚庭以為夬、其可得乎、所以小人害君子、幾盡其類、人才不競、天下為之分裂者、數百年、雖禍極時昏、亦由不知拔茅于否之初云耳。

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九二、泰之大臣也、其道當以大公處之、稍有偏私、則非泰矣、包荒以容之、用馮河以才之、不遐遺、朋亡、以合井之、以是而得尚乎中行、不亦光大乎、庶頑諛說、欲並生哉、舜所以命禹、遷殷頑民、式化厥訓、周公所以師保萬民與。

夬、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夬、九五、貫陸夬、夬中行、无咎、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以六五之柔、而納九二之剛、在臨、為知臨之吉、在泰、為歸妹之元吉、以九五之剛、資四陽之助、以決上六之小人、猶深致其戒、曰、貫陸夬、夬中行、无咎、然則人君之剛柔、亦常用之、有柔以納君子、則吉于臨、而元吉于泰、剛以決小人、中行者、无咎而已、決小人之難、與用剛之難、如此、然則專任君子而折小人于未進之前者、聖人之本心、資君子之助、以決小人于已用之後者、其不得已耳。

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小人之害君子。雖其本心則然。亦必伺君子之閒隙而害之。教思有窮。則變生。容保有疆。則助寡。壯而非禮。則衆怒。祿不及下。則怨望。居德不忌。則過失多。此皆小人乘君子之幾也。故聖人深以為戒。戒教思容保于臨。戒非禮于壯。戒施祿居德于夫。卦之才。事之敘也。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天地交為泰。天地之際。九三。是也。下泰之盛。而察消息之理。極持守之戒者。其維艱貞乎。假樂之卒章。艱貞之道也。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象曰。健而說。決而和。

小人之難去甚矣。五陽決一陰。揚于王庭。可以直道而行矣。繼之以孚號有厲。則尙當致其懼焉。告自邑不利即戎。尙力則窮故也。決柔。君子之不得已以為喜。則小人之黨懼矣。陳蕃事女主。非夫之時。露章以疏宦官。欲揚于王庭也。不亦難乎。

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在夫。而施祿及下。則人心安。在否。而不榮以祿。則小人不得以厚祿。君子。人心安則小人無間以求復。君子不廢于小人。則能遠害以待其敝。夫不施祿。是去小人以為己利也。否。而榮以祿。則邦無道而富貴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始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欲其早辨。故勿用取女。

姤。乃一陰之萌。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時。何謂女壯。陽始往而陰始來。來者壯。而往者衰。不辨于早則。逐。否與剝。皆馴致者也。故辨堅冰。當于初六。履霜而辨之。則無及矣。姤之勿用取女。辨早之道也。

否。九四有命。无咎。時離祉。

保泰。非柔納剛。不能得臣。非九二包荒。不能安衆。休否。非君臣同德。無以救天下之亂。以剛居近。奉命而行。乃可以无咎。而時離祉也。泰。六四。復否之端。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否。九四。復泰之端。有命而後。无咎。君子之難。小人之易。如此。陳蕃。資武。欲誅宦侍于女主之手。其无命有咎。而時離祉者乎。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非大人不能休也。休否。遂以為无否。其否也不旋踵。夫子贊易。詳矣。小惑之求助。其亡之辭也。

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十二卦反覆。聖人皆致意于君子小人之際。惟觀不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童觀。闕觀。皆著小人之情。而卦意主為設教。蓋觀在剝否之間。事亦可知。易道變通。取象不一。不可以典要求也。坤之六四。即觀也。著括囊之義焉。天地變化。泰也。雖草木猶蕃。行草是也。天地閉。否也。賢人猶隱。君子陽陽是也。否已常。

隱。則四之括囊。尙何疑哉。賢人而括囊。則人物失其性者多矣。非大觀之聖人。神道設教以服之。何以慰斯民哉。

剝。上以厚下安宅。

君子常欲損上以益下。旅焚。無逸。是也。小人常欲剝下以媚上。榮夷公好利是也。剝下。乃所以剝上。自足而辨。自辨而腐。小人之剝。勢必至此。君子知厚下安宅。則不至於剝矣。小人何以自進其說。以剝君子哉。

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闔宮自古有之。以宮人寵。何不利之有。周官闔。得止士。屬于內宰。供門戶掃除之役。而无與政事。其貫魚以宮人寵之意。與漢光武。唐太宗得之。宣帝。明皇失之。遠矣。

剝。上九。碩果不食。

倘非肥。遜于。遜拔芽于否。則君子盡于小人。尙安有不食之碩果哉。肥。遜拔芽。所以為碩果。碩果所以為來復也。

復。朋來无咎。泰。朋亡。坤。得朋喪朋。意亦會通。

復。欲朋來。慮其无助也。泰。欲朋亡。慮其絕物也。朋來。所以為泰。朋亡。所以保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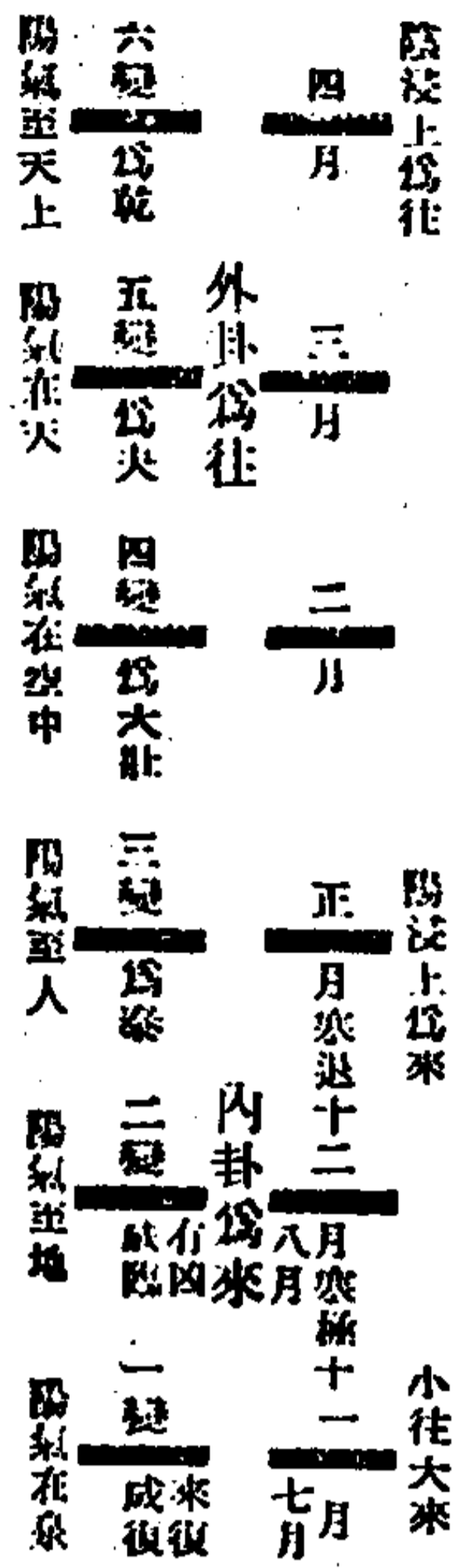
苟卿作成相。言文武之道。同伏羲。蓋有深意。作易固該三才之道。不止為君子小人。然為天下治亂之本者。君子小人而已。六十四卦。言陰陽消長。君子小人之進退。最著明者。在此十二卦。故總而論之。周公得文王之道。以告成王者。立政之書是也。與此卦合而觀之。則憂小人而危君子。伏羲文武無異道也。苟卿為楚作成相。故其言及此。

乾坤寒暑消長之圖

陽浸上為往	陰浸上為來	大往小來
十月	九月	八月
乾變坤	外卦為往	七月
六變為坤	五變為剝	四變為觀
陰氣至天上	陰氣至天	陰氣至空中
	陰氣至人	陰氣至地
	陰氣在泉	
	三變為否	二變為遁
	一變為姤	
	內卦為來	六月
	五月	極
	五月	

當流金燦石之時。有履霜堅冰之兆。

坤變乾



當潤陰返寒之時 有生育長養之端

八卦配象之圖



乾坤父母之卦。非天地不足以配之。故無取乎金土。
 天一生水。在人爲精。地二生火。在人爲神。天三生木。在人爲魂。地四生金。在人爲魄。天五生土。在人爲信。精神魂魄無方。體守一而不變。坎四離三。二精神魂之運降也。如此。即若身足以知之。

六十四卦配象圖

乾	坤	震	巽	坎	離	艮	兌
純卦一	純卦一	純卦一	純卦一	純卦一	純卦一	純卦一	純卦一
乾	坤	震	巽	坎	離	艮	兌
上卦七	上卦七	上卦七	上卦七	上卦七	上卦七	上卦七	上卦七
無妄 否 同人 師 旅 比 復 明 升 大畜 家人 歸妹 小過 益 漸 中孚 屯 蒙 渙 節 賁 大過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咸 萃 困 革	無妄 否 同人 師 旅 比 復 明 升 大畜 家人 歸妹 小過 益 漸 中孚 屯 蒙 渙 節 賁 大過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咸 萃 困 革	無妄 否 同人 師 旅 比 復 明 升 大畜 家人 歸妹 小過 益 漸 中孚 屯 蒙 渙 節 賁 大過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咸 萃 困 革	無妄 否 同人 師 旅 比 復 明 升 大畜 家人 歸妹 小過 益 漸 中孚 屯 蒙 渙 節 賁 大過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咸 萃 困 革	無妄 否 同人 師 旅 比 復 明 升 大畜 家人 歸妹 小過 益 漸 中孚 屯 蒙 渙 節 賁 大過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咸 萃 困 革	無妄 否 同人 師 旅 比 復 明 升 大畜 家人 歸妹 小過 益 漸 中孚 屯 蒙 渙 節 賁 大過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咸 萃 困 革	無妄 否 同人 師 旅 比 復 明 升 大畜 家人 歸妹 小過 益 漸 中孚 屯 蒙 渙 節 賁 大過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咸 萃 困 革	無妄 否 同人 師 旅 比 復 明 升 大畜 家人 歸妹 小過 益 漸 中孚 屯 蒙 渙 節 賁 大過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咸 萃 困 革
六卦取風	六卦取木	五卦取火	五卦取水	五卦取火	五卦取水	五卦取火	五卦取水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大畜 大壯 大有 比 否 觀 剝 坤 復 臨 泰 大過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大壯 大有 比 否 觀 剝 坤 復 臨 泰 大過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大壯 大有 比 否 觀 剝 坤 復 臨 泰 大過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大壯 大有 比 否 觀 剝 坤 復 臨 泰 大過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大壯 大有 比 否 觀 剝 坤 復 臨 泰 大過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大壯 大有 比 否 觀 剝 坤 復 臨 泰 大過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大壯 大有 比 否 觀 剝 坤 復 臨 泰 大過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大壯 大有 比 否 觀 剝 坤 復 臨 泰 大過 咸 萃 困 革 大畜 咸 萃 困 革
十五卦皆取天	十五卦皆取地	十五卦皆取雷	十五卦皆取水	十五卦皆取火	十五卦皆取水	十五卦皆取風	十五卦皆取澤

易八卦而配象者。十有四。聖人無容心焉。惟其象而已。乾之象無假于金。故獨取于天。巽之象有取于木。故不獨取于風。其爲五行一也。一取一否。在象故也。水在雷天之上。則爲雲。雲者。水之氣也。出乎山。

易乾坤四德之圖

元	亨	利	貞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嘉會足以合禮	義之和 利物足以和義	貞事之幹 貞固足以幹事
仁	禮	義	智
春	夏	秋	冬
義仲天地之仁氣			和叔仲天地之義氣

之下。則爲泉。泉者。水之萌也。在雷之下。則爲雨。雨者。水之施也。無非水者。故正卦曰。水以言其體。火之合乎雷者。爲電。其出入乎地而照臨萬物者。爲明。無非明者。而日爲明之大。故正卦曰。明以言其用。經之互相發明也。如此。說卦之于離坎。言水火言雷。言電。而獨不言雲。非缺文也。發之于象。略之于說。以明八卦之所爲。非止於說卦之所舉者。故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在乾爲四德。在它卦。變易不同。雖具四者。與乾異意。觀其象辭。可知矣。

元。在乾爲始。在它卦爲大。元。亨。利。貞。並列爲四德。然元。以統天。資始必至于流形。利。以御天。變化乃正其性命。元。亨。利。貞。和因之理如此。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不言所利。以其大也。坤者。乾之配。猶有所指。言屯。隨。無咎。革。雖具四者。然家或釋之曰。大亨正。或曰大亨以正。則已異乎乾之不言矣。古說以貞爲信。非也。幹事必以智。而整。則物有失其性命之正者矣。智者行其所無事。知斯二者。非去是也。言智而正。其惟孟子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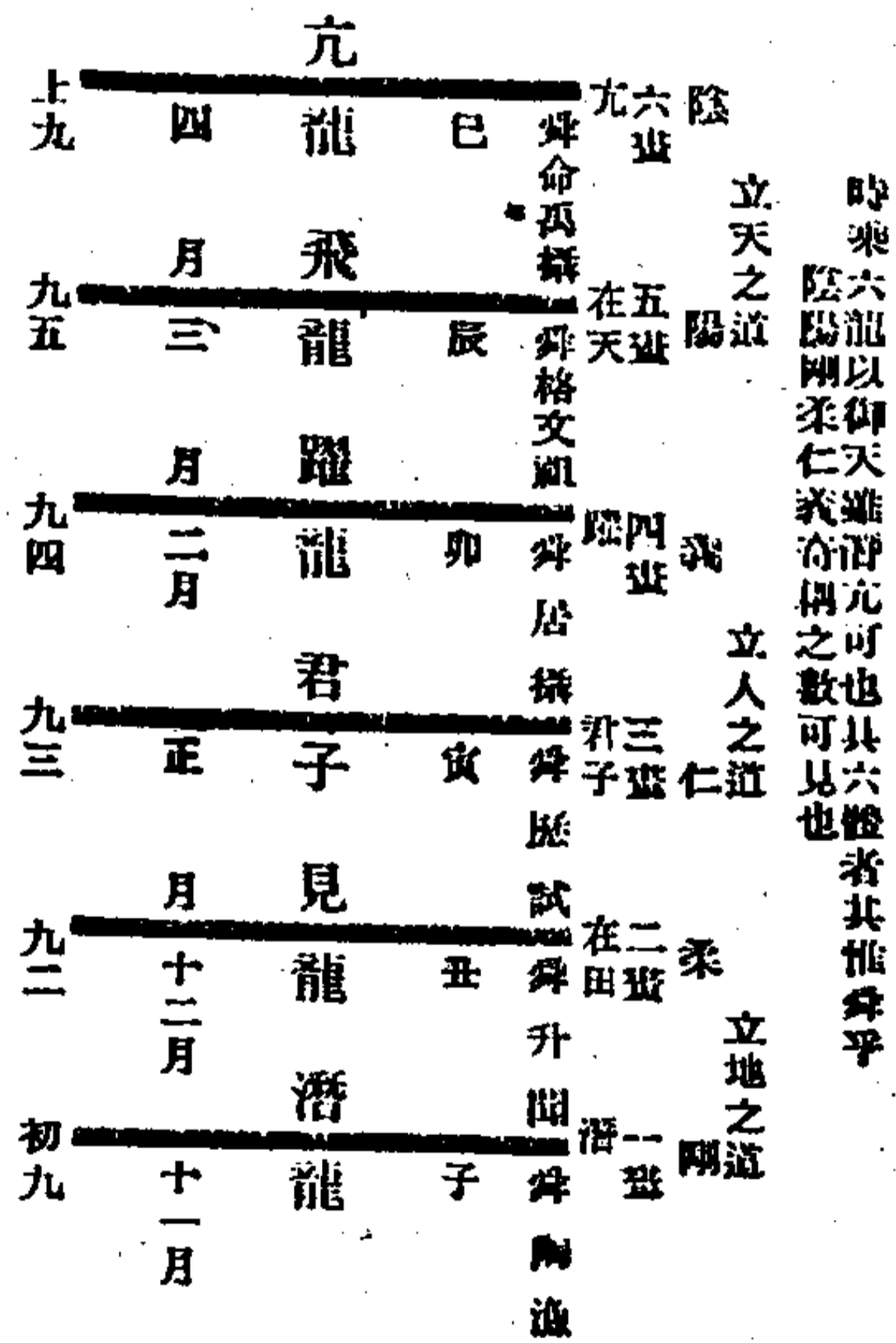
四德旁通之譜

乾 元亨 利貞	四德 七卦	三德 十三卦	二德 二十二卦	一德 十六卦	不言德 六卦
蒙 利貞	蠱 元亨 利涉大川	大有 元亨	井 元亨	小畜 亨	履 虎尾 不咥人 亨
鼎 元吉 亨					觀

坤 元亨利貞 利安貞吉	屯 元亨利貞 利建侯	隨 元亨利貞	臨 元亨利貞
需 利貞 利涉大川	同人 利君子貞 利涉大川	離 利貞 利貞	咸 利貞 利貞
比 元永亨 利貞	復 利貞 利貞	大過 利貞 利貞	巽 利貞 利貞
豐 亨	震 亨	泰 小往大來 亨	謙 亨
晉	睽	坎 維心亨	訟 利貞 利貞
姤	旅 利貞 利貞	節 利貞 利貞	否 利貞 利貞

无妄 元亨利貞 利貞	革 元亨利貞
兌 利貞	小過 利貞
既濟 利貞	漸 利貞
大畜 利貞 利貞	中孚 利貞
大壯 利貞	家人 利貞
明夷 利貞	蹇 利貞
益 利貞 利貞	歸妹 利貞
解 利貞	師 利貞
井	頤 利貞
艮	

易六畫六位六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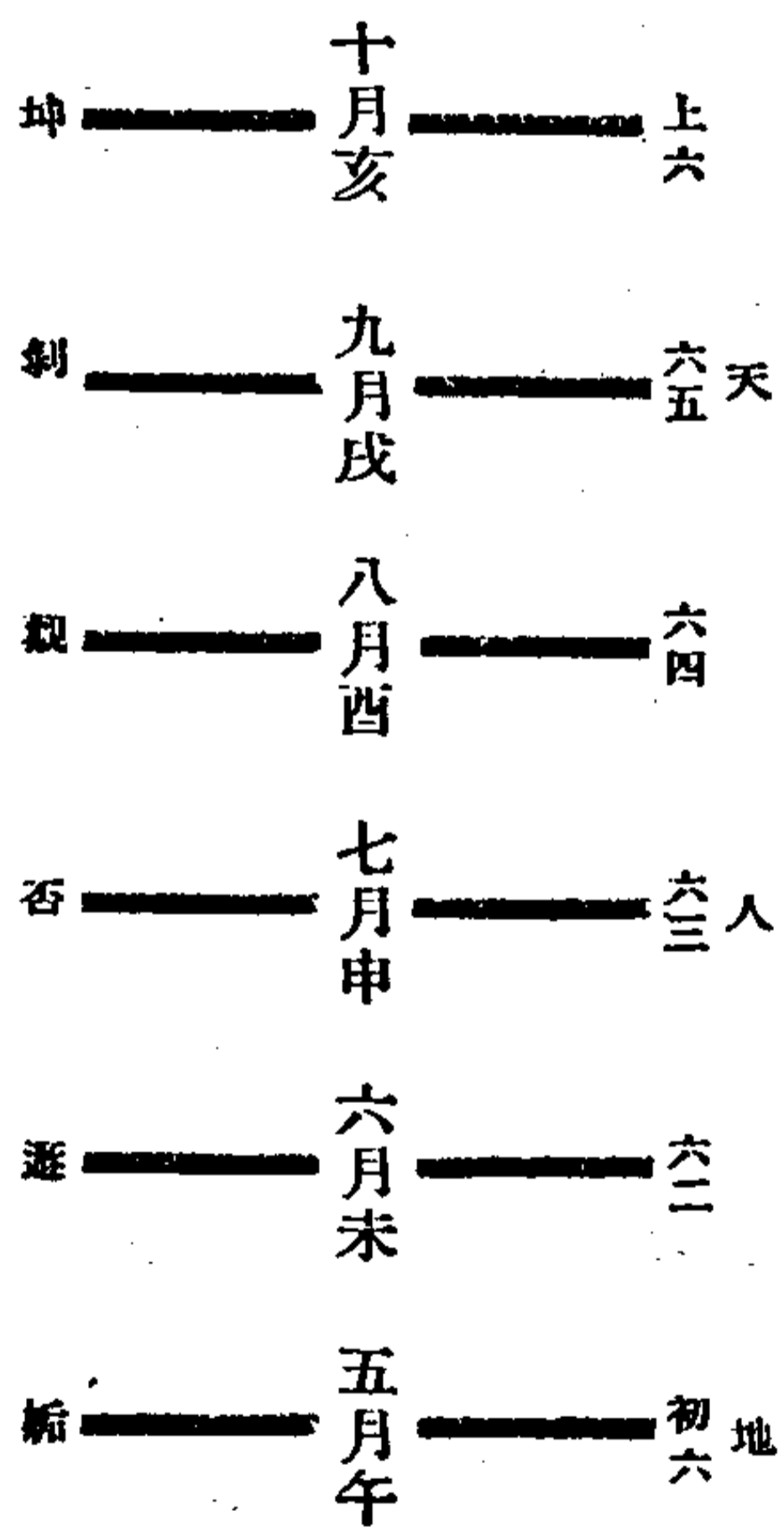


坤卦履霜之圖

乾皆陽爻故用九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坤皆陰爻故用六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一為庶人上為宗廟謂之位可也故曰六
位時成謂之無位可也故曰無位

乾自子至己而六位成
時乘六龍亦然變而通
之無乎不在

造理而情則無平不波已當觀于泰之九三
造形而情則履霜堅冰尤當謹于坤之初六



坤初六方一陰積四變而後履霜五變而後堅冰五
月一陰始萌而履霜堅冰之理已兆于此不能折茲
銷而待其履霜而後救雖欲堅冰之不至不可得也

占	法	無之者
公川享于天子 之其皆吉也		
飛一爻其言吉 而不終詳矣		
敬曰同復于父 敬如君所		
大困	困一世卦 二動于六 其于宮 于其宮 其于宮 其于宮 其于宮	泰 泰二世爻 泰二世爻 泰二世爻 泰二世爻 泰二世爻

五〇

卜筮旁通諸譜

三兆	八命	不疑何卜	違卜	筮短龜長	三易	九筮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帝王經世圖譜 卷二

五一

二日瓦兆	三日原兆	四兆方功	四兆之義未
四日謀有所	五日果	六日至	七日雨
八日瘳	九日巫環	十日巫參	十一日巫比

五二

帝王經世圖譜 卷二

五三

總卜筮官	卜官	筮官	卜筮人阿黨	占夢眠寢
大卜下大夫二人	卜師上士四人 卜人下士十有六人	筮人上士三人 筮人下士十有二人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后卜 凡國之大事先卜而后筮	占夢中士二人

人	占人下士八人	董氏下士三人	既中士二人	推者屬于史而十輝之吉凶必卜之而後決與
---	--------	--------	-------	--------------------

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天地大矣。有所不能。而聖人實成之。聖人之聰明。固高于天下。而不敢自用其聰明。則有人謀。幽則有鬼謀。謀無不盡。斷而行之。則固在聖人。故百姓之與能。舍聖人亦無所歸也。洪範之有稽疑。其以此哉。夫五事修于已。八政施于民。五紀協于天。皇極建。而三德又。人事可謂盡矣。理有未易窮。變有未易應。明而人謀。不能無疑。將遂行之乎。疑謀之成。其害實大。將遂不行乎。勢有不可不行者。聖人于此。乃始決之鬼謀。人心之與鬼神。本無以異。知覺有先後。則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大人而已。故人心之不同。不若鬼神之聽于吉凶為審也。鬼神猶不可射。矧可度乎。而吾何以通之。天地之生神物。罔將以通神明之德也。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故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而非聖人莫之能用也。聖人用蓍龜以為卜筮立之。官守為之法數。然後吉凶可得而審矣。苟不擇其人而建立之。則有如曹人之貨替史。齊史之阿崔子。甚而若漢之邱子明者。疑可得而稽乎。既立其人。則法數在所謹矣。龜不離乎五行。故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卜五也。蓍不離乎四象。故曰。貞曰悔。占用二也。稽疑凡七。則皆以衍忒也。龜有體有色。有墨有垢。卑者之占。愈詳。稽疑所言。則其氣色而已。易有卦有爻。有象。稽疑之所言。則卦而已。舉其一。而可以類推也。得時得方。得姓得姓。莫非衍者。失則忒矣。秦遇蠱得時也。晉遇復得方也。文公遇大有。得位也。趙鞅得水適火。得姓也。穆叔之繼莊叔。得數也。觸類推之。得皆衍而失皆忒也。然而象數之變無窮。非一智之能盡。聖人之法。吾皆不可廢也。傳之各有其人。則立時人作卜筮。可偏乎哉。兆有三兆。易有三易。故卜以三龜而筮以三易。則占者固三人矣。三龜而習吉。如周公之金縢。不然。而皆不吉。其從何疑。三者有所未同。則從衆可也。故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古之用卜筮。有常事焉。有非常之事。焉。祀牲之日。昏冠之日。賓至之宅。死之葬。居之鄰。家之宰。師之御。右致師。嘗之下。芟。獮之下。戒社之下。稼。若此之類。皆筮之常者。故龜有八命。筮有九筮。官司之守。在周禮詳矣。于左氏備矣。其大者。君或臨之。要皆常事而已。稽疑。言王者大法。豈言其常者哉。所謂大疑。則周禮之大詢。所謂國危。國遷。立君者。是矣。王者之于大疑。豈遺捨人謀。而從鬼謀哉。先之乃心。次之卿士。次之庶民。然後及于卜筮。禹謨之所謂官占。可考矣。使立君而皆如禹。國遷而皆如作洛。行危事而皆如伐商。則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斷可必矣。詢國遷。如盤庚之治亳。詢國危。如周公之東征。吾得無權哉。故五占從其多。而

以龜筮為主。則雖如商周之卿士庶民。小有不同。終亦可以獲吉。而邦文公之遷。雖不利于君。尚不失為知命也。龜筮之神物。一也。龜。天產而屬乎陽。善地產而屬乎陰。故古人有短長之辨。而周官有後先之用。故龜從筮逆。猶可以作內龜。筮共違于人。則靜吉而作凶。稽疑主乎卜筮。卜筮主乎龜筮。故也。然聖人之為卜筮。以稽疑也。不疑何卜。晉立驪姬。崔嬰蒙妻。雖不卜。和其凶矣。然卜而皆驗。以是知受命如響。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之仁天下至矣。卜不可違。故違卜不祥。卜不可瀆。故卜不習。吉卜筮不相與。卜不可以非所宜。故易不可以占險。春秋之際。猶可駭也。然春秋之際。卜筮之法數獨存。而稽疑之意乖。故違者瀆者。卜非所宜者。以下為市。假卜為詐者。靡不有之。洪範之道。晦周官之職。廢矣。然當時賢者尚多。祿仕于卜史之中。其占驗皆符契。自秦滅學。而卜筮人子弟分散。三兆之書遂亡。周易僅存。而術數淺駁。後世莫能明古人之法。遇良之八。坦然而明。而學如杜預。尚不能知。遂使范甯謂左氏失也。而柳宗元非國語肆為無忌憚之論。夫以下筮者。尚其占。乃聖人之道。而稽疑。九疇之一也。其庸可廢乎。至于占夢。既寢。亦卜筮之助也。特職之有官。大人占之可也。召故老而訊之。則非矣。雖然。稽疑者。盡幽明之謀。而斷之在聖人。若乃發言盈庭。我龜既厭。不敢告。則非所以為稽疑矣。然豈有他哉。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故臧者遠。而不臧者依矣。盤庚大誥之書。則程于先民。而經以大猷者也。然則王者之稽疑。可不監盤庚。周公而戒幽王哉。吾以近世之談易者。略卜筮。言書者。昧然于稽疑。故以易範。周官。參考之。而據左氏之遺法。譜而載之。以存其梗概云爾。

帝王經世圖譜卷三

皇極建用之圖

- 三德會極之圖
- 五行五事庶徵配合之譜
- 五紀庶徵貫通之譜

皇極建用之圖

建極作極。敷言之異。而總謂之建用皇極者。建不足以化而後作。作不足以革而後言。作與言輔。建之不及。而同歸於建者也。

建極。親風為教。

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

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癡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差其行。而邦其昌。

作極。賁文。為政。

凡厥庶民。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敷言。成受。為言。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三者兼備。然後可以作民父母。能作民父母。然後可以為天下王。

合而言之。

建極。作極。敷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分而言之。

建極。作極。敷言。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是極。而建用皇極。其責在君。均有是中。性不得為異。覺有先後。性不得為同。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相近而不同。性之所無。不可強也。盡性者聖。復性者賢。建用皇極者。善民之習。而復其性也。復。能使之近。不能使之同。故皇極一。而建用之道三也。三者何。建吾之極。而吾福萃于吾躬。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雖不能家至戶曉。而有是極者。咸得于觀感。故曰用敷錫厥庶民。民之性。明而易覺者。咸復其性。以保其極。雖不待親接于都命。而其錫若多矣。故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是之謂建。此易之觀也。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皇建其有極也。觀望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錫汝保極也。然民之性雖明。而易覺者。鮮有中人焉。非建極之所能成。長善救失。有

待于好惡榮辱之際。則作極不可已也。極不作。則失其常心。以為淫朋比德者。中人所不免也。故必待于作極。而後無有天下。受多于中人。而其可上可下。特未定也。故因材而篤。其事至詳。未為而有猷。已謀而有為。已為而有守。其是否之際。不可不念也。雖未協于極。亦不罹于咎。是可教也。受而誘進之可也。雖未見其能行。而有好德之言。福而勸之。彼固樂于行其言矣。然禁獨之言。卑而難達。高明反是。慮畏之不審。則非所以作極。有以言取人。以人廢言之失矣。至于有能為。則能行之異於言者矣。勉之使進。不獨其人協于極。國賴以興也。若乃正人。則非止于能為也。進乎于汝極矣。富之使益。勸可也。不能使願立于朝。則棄賢之罪。有所歸矣。受之錫之進之。富之皆所以待君子。至于小人之無好德。則不可錫之福。過而錫之。其咎大矣。五者。作極之目也。在易之賁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作極之謂也。建極者。正心誠意之事也。外物不干。天理自見。私心何自而萌。作極則交物矣。吾心之不戒。偏陂好惡。偏黨反側。從而生矣。戒而絕之。以遵道于始。由而忘之。以體道于終。則合天下之有極而復之。無不可者。作極之功。至則進乎建極矣。然天下不能皆中人也。顯蒙之難開。建之不能于汝極也。作之不能歸其極也。如之何使之悟。則有敷言而已。道至于言。未不得已也。惟順天理以迪之。使知所趨向。則雖未能歸其極。亦可復其相近之性矣。近天子之光。相近之謂也。建極而上。性保焉。作極而中人歸焉。敷言而後覺焉。無一民之不極。而建用皇極之道至矣。如此。則德可以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如是。而受人之歸。往以為天下王。庶無愧哉。舜之執中。湯之建中。文王之克宅厥心。建極也。舜之敷奏。明庶之德。官功賞。文王之遐不作。人作極也。舜之出納朕命。湯之播告之修。文王之發號施令。敷言也。古之聖人。未有偏廢于此者。而夫子亦然。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顏淵知之。由求。不與焉。魯人故退。退故進。由求。知之。樊遲不與焉。無遠之告。未喻。而何謂之問。繼發。夫子誨之。亦諄諄焉。故唐虞之民。比屋可封。三代之民。直道而行。夫子之門。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皆建用皇極之功也。或曰。不贊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何以作極。為。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何以敷言。為。此執一廢百。子莫之論也。觀而無贊也。作極可已也。贊而無威也。敷言可止也。成者。兌上之卦。聖人之感人心。亦必以言。惟其出于誠。則言發而天下和平。庶民而以近天子之光。不謂和平可乎。而何惡于敷言哉。故聖人惡夫不建而作。不作而言者。不惡夫建而後作。作而後言者。成其輔頰舌。不作而言。滕口說而已。豈得謂之皇極哉。子欲無言。建極。聖人之本心也。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敷言。聖人之不免也。既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並行而不相悖。本末精粗該貫而兩得者。其惟皇極。中庸之書。吾厭說書者。混并紛擾。而訖無所發明。故詳釋之云爾。

三德會極之圖

洪範三德	聖子效曹	皋陶九德	舜之好德	商成湯至	周三典	中庸之道	坤易乾	天道	詩樂春秋
凡厥正人	既正	亂而敬	民協于中	克明德	刑平國	淡而不厭	乾九五	善禍淫	樂動四
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	直而溫	直而溫	慎罰亦	克用勸	易中正	坤六二	天道福	氣之和

子其無好德	沈潛剛克	二曰剛克	惟辟作威	高明柔克	三曰柔克	變友柔克	惟辟作威
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	簡而廉	刑故無小	要囚珍戮	用勸	刑亂國	用重典
簡而廉	刑而寒	刑而文	剛得中	天之震	樂剛氣	剛得中	天之震
刑而寒	刑而文	剛得中	天之震	樂剛氣	剛得中	天之震	樂剛氣

聖人之道，皇極而已。皇極之德，正直而已。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使人皆秉彝，則無往而非平康者。而以三德為哉，然而人不能以皆中，故德必有權。聖人友剛克，變友柔克，此因人而為德之權也。德不可反，反中故權必有道。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依乎中而行權之道也。有正直而剛柔輔焉，有剛柔而正直成焉。聖人之用剛柔，豈得已哉？其思之必審，其用之必當，故有一世之剛柔，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一事之剛柔，職厥渠魁，皆從治是也。又有施之於一人者，格則承之，否則承之，是也。詎可執一而偏勝哉？不執一，故有剛柔不偏勝，故剛柔會于極。天之所以為天，聖人之所以為聖，中庸之所以為中庸，君子所以治民，所以知人，所以用刑，所以教人，與夫六經之所以載道，孔門之所以為聖，中庸之所以為中庸，君子捨此者也。徂征之衆方合，而下羽已舞于兩階，血流之戰方勝，而散財發粟，式閭表墓，已見于未及下車之際。由之瑟，方見斥于戶門，而遽繼以升堂之許，不伎不求，方以綽由之繩袍，而何足以滅，又以進其所未至。聖人之於剛柔，如天之為天，其晦明之變，在于頃刻，豈可常哉？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中爻百二十有八，以陰居二，以陽居五，謂之中正。以陰居五，以陽居二，謂之得中。而三德之理著矣。卦以爲人，爻以爲人，其爲變無方，要以中而爲主，則會于極之義也。後之爲治者，曰吾以剛，或曰吾以柔，言治者曰，今世當以剛，或曰當以柔，是故知德之不可執一，而不知偏勝之失，無異于執一者。故論爲治之德，而至于箕子之三德，而無餘蘊矣。剛柔之德，不必至于福威雖嘲笑抑揚之間，而剛柔著矣。至于福威，則剛柔之實也。故必君而後可以專之，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可以詔而已，作之則惟辟而已。曰威福足矣，而曰惟辟王食，何也？蓋人主之失權，皆自失禮始。權者，人主之所共愛，而禮之所寓，常若不足愛，會不知禮一失，而權從之矣。故繁縷曲縣，似不足較，而夫子深惜之，于笑者，應夫禮一失，而權從之也。二執戈者前，則楚公子圍之爲君，人皆知之矣。改玉改行，玉食可以假人，故齊之將爲田氏也。晏子謂惟禮可以已之，亦是意也。故玉食不以假人，則福威惟辟矣。福威惟辟，則剛可得而沈潛，柔可得而高明矣。剛而沈潛，柔而高明，則剛柔友，變友皆歸于平康，而剛柔會于極矣。會于極，則鳥視所謂剛柔者哉？故商頌曰：不競不綽，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畢命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此非無剛柔者也。善用剛柔，而會于極者也。變之典樂，皋陶之言，知人無其失，而有其濟，皆會于極而已。故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商之所以亦克用勸也歟。

五行五事庶徵配合之譜

五	一曰水	水曰潤下	五	四曰聽	聽曰聰	庶	曰煖	曰寒	休	哲時煖若	謀時寒若	咎	豫煖煖若	急煖寒若
二曰火	火曰炎上	炎曰作	三曰視	視曰明	明曰哲	曰煖	曰寒	休	哲時煖若	謀時寒若	咎	豫煖煖若	急煖寒若	

時庶徵幾于無用亦倦倦不忘之意云爾至于洪範言五行五事之序以其生出之次而庶徵特繫諸人事而不可以次言亦箕子微意所當知者故併列之

五紀庶徵貫通之譜

五紀	庶徵	大宰施法于官府	宰夫八職	宰夫	司會
一曰歲	王省惟歲	王	六官之長受歲官貳贊之王家宰總聽六官詔王廢置故王省惟歲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	以歲會考歲成
二曰月	卿士惟月	建正卿 立武中大夫	官官之長貳皆治要所治故謂正掌官法以治要月終則令正月要省惟月	月終則令正月要	以月要考月成

三曰日	師尹惟日	設考下大夫 陳殷士 置輔府史胥徒	司會所治所謂日也故師尹所省惟日也 師掌官成以治凡 司掌官法以治日 旅掌官常以治數	旬終則令正日成	以參互考日成
四曰星辰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五曰歷數	歲月日星辰之數 百歲日月星辰之數 明後民用成又用 日月星辰之數 用曆數不用不明不後民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日月之行則有多有夏

風 箕星好風東北之星也
與在東南爲風其星輪也
箕星好風

雨 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
畢星好雨西方之星也

鄭氏以夫從妻論箕好風畢好雨于論不通今不取

日短星昴分剛上面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黃道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

冬至日至牽牛南遠極故晷長

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

日行北陸謂之冬日在北極而凍冰

春分日在婁日中星鳥

青道一出黃道東東從青道

日行西陸謂之春西陸朝觀而出之

黃道一黃道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
去北極九十一度
正當赤道天之中

日有中道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其中

月有九行日之所行爲中道當交則兩道相合謂之辰

日光道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

秋分日在角宵中星虛

白道一出黃道西西從白道

日行東陸謂之秋

星火	夏至	井二十五度二分	六十七強	一尺五寸	夜六十五分	氏十三少弱	室十二少弱
	小暑	柳三度二十七分	六十七強	一尺七寸	夜六十四七分	尾一退三	奎二大
季夏之日在柳作火中且夜中	大暑	星四度三分	七十	二尺	夜六十三八分	尾十五半弱退	妻三大退
	立秋	星十二度九分	七十三強	二尺二寸	夜六十二三分	箕九大強	巳九大弱
季秋之日在柳作建星中且夜中	處暑	星九度十六分	七十八強	三尺三分	夜六十二分	斗十退	畢三大
	白露	星六度二十三	八十四強	四尺三分	夜五十七八分	斗二十一強退	參五半強退
季中仲秋之日在角作牽牛中且夜中	秋分	角四度三十分	九十強	五尺五分	夜五十二六分	牛五少	井十六少強
	寒露	亢八度五十分	九十六強	六尺八寸	夜四十七四分	女七六退	鬼三強
季秋之日在房作虛中且夜中	霜降	氏十四度三分	百二強	八尺四寸	夜四十九七分	虛六六退	星四強一
	立冬	房四度十九分	百七強	一丈四尺	夜四十八分	危八強退	張十五強二
孟冬之日在尾作危中且七星中	小雪	箕一度二十六	百十一弱	一丈一尺	夜四十七七分	室二半強退	翼十五強一
	大雪	斗六度一分	百十三弱	一丈二尺	夜四十五五分	室一強退	參十五強
日短	冬至	牛二十度百一	百十五	一丈三尺	夜四十五分	奎六弱	允二少強
	小寒	女二度七分	百十三強	一丈二尺	夜四十五八分	妻六半強退	氏七少弱
季冬之日在室女作室中且夜中	大寒	虛五度十四分	百十一弱	一丈一尺	夜四十六八分	胃十一半強退	心半強
	小寒	女二度七分	百十三強	一丈二尺	夜四十四二分	妻六半強退	氏七少弱

庶徵既通乎五行。又通乎五事。何也。曰王者之五事。修諸身者也。本諸五行。而庶徵者。五行之流散也。王者之政事。見于職者也。應乎五紀。而五紀者。庶徵之所由出入也。職存乎人。時協乎天。情在于下。法在于上。以人而合天。治之所以興也。舍法而徇情。亂之所以致也。通乎五事者。修乎人以感乎天。通乎五紀者。取諸天以驗乎人。其為微則一也。位有尊卑。事有詳要。職有勞逸。所位彌尊。所事彌要。尊者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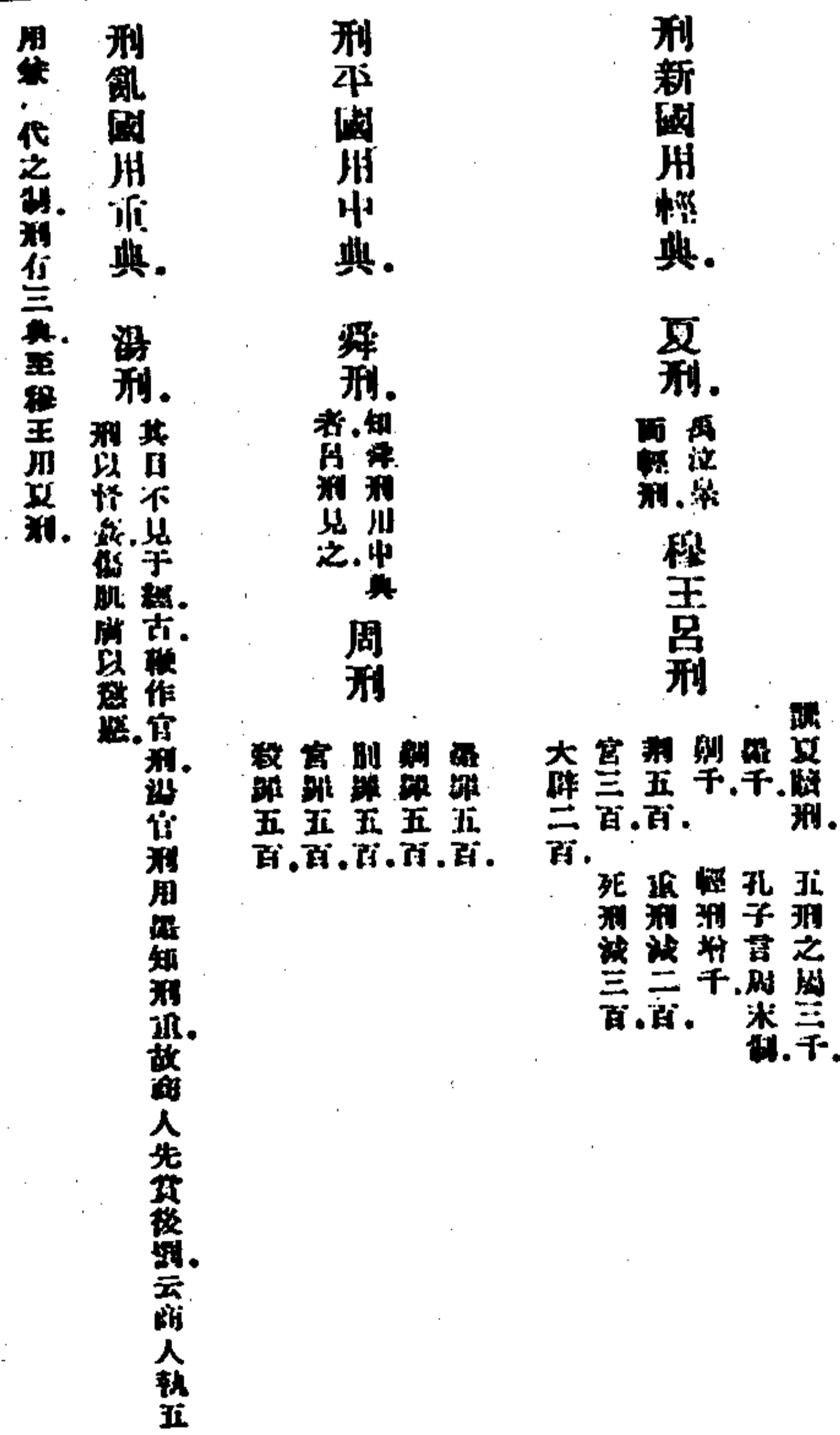
其逸。卑者代其勞。在天在人。無二理也。王所省者歲會。王歲之象也。卿士所省者月要。卿士月之象也。師尹所省者日成。師尹日之象也。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王卿士師尹無易。則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所謂元首叢脞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也。反是。則天之時失其常。而物從之。人之治失其序。而人從之。所謂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情之偏乎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法之存乎臣之證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卿士舍法守。以徇民情。而致亂之證也。故曰。取諸天以驗乎人也。天者人之驗。則人足以感天矣。庶徵以時為休咎。時以職為得失。月之從星。卿士實感之也。歲月日時之無易。日月歲時之既易。亦修諸人而關乎天者也。堯以歷象授時。舜以璇璣齊政。凡以察此而已。然則洪範傳言。日為寒溫。月為風雨。信乎。曰行有冬夏。既言日月。則失行而為災。奚獨月哉。然則日月之為各徵。何以異。曰。吾聞之矣。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師尹卿士之得失。係民之休戚。關天之和否。如此。故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然則如之何。曰。明乎王之道。而辨乎臣之職。謹乎歷數。以言歲月日時之紀。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嗾百姓以從己之欲。而人職修焉。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而天功成焉。如是而休徵之不應。猶有極備極無之凶。吾不信也。曰。日月之行。可得聞乎。曰。堯典著之矣。月令詳之矣。漢志備之矣。春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不曰有四時。而獨曰有冬夏。何也。二分。陰陽之中也。二至。陰陽之極也。寒燠之表。于是乎取之。其極。猶不可違所行。以從民好。而况于其中乎。舉冬夏。則春秋可知矣。舉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則日之為寒燠。鳴可觸類而推矣。穆王之命。若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下民亦惟曰怨咨。言民之欲惡何常。徇其無常。則艱苦。守吾之有常。則易。是故謨烈之所啓佑。則日月冬夏之行也。舍之而從星。則亂矣。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民惟卿士之從。可也。月而從星。不可也。此以庶徵告卿士之說也。然則堯典。月令。漢歷之日星。咸不同。何也。曰。是歲差之所為也。何承天知之明矣。唐一行論之詳矣。逆考乎千歲之上。下推乎千歲之後。其精微不可悉合。大較可睹矣。周之盛也。以八法治官府。大宰之施法于官府也。建其政。立其武。設其考。陳其衆。置其輔。又有宰夫以辨其八職。正師司旅。秩然其有叙也。歲會。月要。日成。并乎其有條也。考之于司會。聽之于宰宰。而後詔王而附酌焉。此周公念用庶徵之成法也。吾病釋經者之未詳五行傳。獨諱諱乎五事之休咎。故闢列之。且究其說如此。

三日祀	獻羔祭非	階階濟濟	作廟非	后稷	庶無罪悔	天保魚麗	雲漢	楚茨	祭祀
四日司空	入此室此	于時處處	乃召司空	作邑于豐	萬民離散	不安其居	斯干	十月	做我聽屋
五日司徒	講彼公堂	于時言言	乃召司徒	於樂辟雍	白華南陔	黃鳥	我行	谷風	天下
六日司寇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七日賓	日殺羔羊	亦不限厥	問	治內	鹿鳴廣之類	復會諸侯于	東都	賓之初筵	賓之類
八日師	二之日其	其軍三	乃立冢土	采薇以下	采薇廣之類	南征北伐	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	入之類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五事。君所以修身也。五事。則可以言政矣。故八政次之。食。所以養民。所以通食而濟民用。養生備矣。則可以報本追遠矣。故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先養生而後送死。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也。養生送死無憾。則欲其安居而樂業也。故司空次之。飽食。緩衣。逸居。不可以無教也。故司徒次之。教有所不行。不可以無刑也。故司寇次之。六者具。自治之道盡。斯可以治人矣。禮以賓之。師以正之。治人之道備矣。農用八政何也。主乎厚也。先養之而後治之。自治而後治人。先本而後末。先報而後安。先教而後誅。自反而有禮。而後師無非厚者。茲其所以為農用也。觀乎十三卦制器之義。知八政之所由始焉。觀舜之命九官。周之六典。知八政之所由傳焉。觀詩之風雅。知八政之所由廢興。

焉。觀春秋。知八政之所由壞焉。觀孔孟之書。知八政之不克復焉。觀月令。知八政之于秦。本亡而未從焉。觀王制。知八政之于漢。有其意而無其事焉。噫。古之養民何其厚。而後世何其薄。歟。九官之命。詳于養民。而兵刑合一官。六卿分職。則本末該矣。食。貨。教。合于一官。因與創之異也。兵與刑分爲二職。業鉅事繁也。七月。公劉。太王之詩。不及乎刑者。非無刑也。無俟乎刑也。刑非所以美也。或以無訟。或因事而言。或思古而作。則有之矣。八政之中。教爲極功。四者。教之本。三者。教之餘也。治道之缺。自教始。其復也。亦難。宣王之中興。所以未至乎極功也。教不至。則刑有所不行。民之說。莫懲也。教之未至也。故規之。雖然。猶未離乎忠厚也。春秋大壞矣。聖人作春秋。所以繼詩之美刺。而存其忠厚也。庶矣。加富。富矣。加教。聖人不得自行其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弟子尙以不得已而去爲問。春秋得無作乎。孟子之言。于齊梁。勝者。王道之本也。故不及乎司寇。賓師之事。不忍其罔無恆產之民。陷溺而糜爛之也。始乎食。終乎兵。參之以信。八政該而存矣。孔子爲羣弟子言。萬世之論也。始乎食。終乎教。孟子爲時君言。救民之術也。所謂不得已而去兵者。如是而已。月令。秦之書。以教蓋略。其本覽矣。况月令所言者。秦蓋未悉行乎。襄公秦之始也。未能用周禮。無以固其國。詩人何其見微哉。漢唐君臣。獨諄諄乎呂氏之令。先王之八政。宜其不復也。王制一篇。刺六經而作。雖其次第。或與洪範異。而八政亦相舉焉。惜乎又不見施行也。

刑罰世輕世重圖



三刺。再日訊鞫。聽民之所刺。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三日訊鞫。聽民之所刺。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五聲。一曰辭。二曰色。三曰氣。四曰耳。五曰目。

疑獄發死疑獄。呂刑。簡孚有來。三刺。惟貌有稽。五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王制。大司寇。兩造禁民訟。入棘矢于朝。然後聽之。矢以示威。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金以示堅。獄重于訟。故尤謹之。

君陳。予曰。昨。爾惟勿。昨。予曰。爾惟勿。君。

大司寇。兩造禁民訟。兩刑禁民訟。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野三旬。期外不聽。都三月。邦國期。國中一旬。鄉士旬而職聽于朝。掌國中。郊二旬。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掌郊。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掌野。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掌邦家。

司寇肺石。以達窮民。凡遠近惻隱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司寇以圖士聚教能民。凡害人者。登之圖士。而凡害人者。非使冠帶而加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出三年。不齒不能改。而用圖士者。殺之。

圖士。聚石。教刑司教。小盜而大成。

蒙初九。蒙利刑人。刑脫桎梏以往否。凡民之有案。三罪而罰。三罰而士加刑。駟諸。諸。役諸。刑。其有過失者。三罪而罰。三罰而歸于圖士。噬嗑初九。噬校滅趾。无咎。

司寇以嘉石平能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求。于法。而書于州。州者。桎梏而坐于嘉石。役諸圖士。

重罪旬有三日。并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有而教之。

聖人之有刑。將以愛民。非以殘民。將以輔教。非以害教。是故立之。欲其嚴也。禁之。欲其漸也。議之。欲其熟也。行之。欲其當也。臨之。欲其哀矜也。處之。欲其忠厚也。有間之當去。不免于用獄。不明勅之。是罔民也。使民觀刑象。徇官府以木鐸。五禁五戒。左右先後之。是謂立之。欲嚴也。易之。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是也。小懲大誡。小人之福。于蒙之極。而擊之不若于蒙之初。而發之。滅耳于聞之。終寧其滅趾于聞之始。故平之以嘉石。而教之以圖士。是謂禁之。欲漸也。蒙之初九。發蒙利用刑人。噬嗑之初九。噬校滅趾。无咎。是也。情與法適相當。心與迹不相戾。猶必盡心也。矧于疑乎。聽之于衆。稽之以貌。明啓刑書。而皆占之。無簡不聽。衆疑赦之。是謂議之。欲熟也。易之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是也。過者。疑者。重而適輕者。恩義之所當恤者。舍之。則仁。刑之。則害。仁吾教有焉。易之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是也。故者。不改者。輕而適重者。亂政而疑衆者。刑之。則合義。舍之。則害義。吾有刑殺焉。易之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是也。合是二者。是謂行之。欲其當也。兩造兩刑。以禁獄訟。自吏至王。皆參聽之。非不明慎于用刑也。然士之治。自旬至期。皆有期日。而又有肺石以達窮。易之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是也。三后成功。不廢堯之哀矜。九功惟敘。不愆舜之寬簡。不愆不濫。不敢怠。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君臣都命。大抵厚于自反。而薄于責人。易之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是也。茲數者。恤刑之道也。猶不敢以道之得。廢法之修。五刑有服。五服則三就。五流有宅。五宅則三居。刑有重輕。罰有多寡。所以爲當其罪也。野刑不以施于鄉。軍刑不以

施于國。宮刑不以施于官。所以為適其宜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法有權。所以為得其情也。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所以為合乎時也。既訊之羣臣。又訊之羣吏。又訊之萬民。所以為稽于衆也。罔有兼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所以為各得其職也。本末兼備。人法兩盡。如此。是以能又用三德。而明德慎罰。囚獄開釋。皆至于亦克用勸也。一毫之有愧于昔人。吾寧過于厚。無過于薄。則禹之泣辜。穆王之訓刑。漢文之陰肉刑。殊時而同道。異德而同心者歟。

三禮五禮名數之圖

三禮 合十二	祭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地示禮。狸沈祭。山林川澤。 三禴。祭四方百物。		天神禮。實柴。祀日月星辰。 三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		三禮
	肆獻。享先王。 饋食。享先王。 祠春。享先王。 禴夏。享先王。 嘗秋。享先王。 烝冬。享先王。		祀禮。祀昊天上帝。 三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		
五禮 合三十六	嘉 以嘉禮親萬民。 其別六。	軍 以軍禮同邦國。 其別五。	賓 以賓禮親邦國。 其別八。	兇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其別五。	吉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 其別十二。
	飲食。 賀慶。 賓射。 饗燕。	大封。 大均。 大田。 大役。	春朝。 夏宗。 秋覲。 冬遇。 時會。 殷同。 時間。 殷視。	恤。喪。 荒。 弔。 贈。	禋祀。 實柴。 禋燎。 血祭。 禋祀。 禴。禘。 嘗。 烝。

玉	符大圭。四圭有邸。祀蒼壁。禮天。東青圭。南赤圭。西白圭。北元圭。
器物	陶匏。藻結。五齊三酒。蒲越。棗盛。棗也。棗竹疏布幕。樺杓。豆登。鼎俎。
服	大裘而冕。內服大裘。被袞。上加袞。地。
車	玉路。素車。所乘各有時。象平文質。
旗	太常。龍章而設日月。
樂	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鍾鐘為宮。六變而天神皆降。毛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祀號	神號。類造。金版。鑄金版上著。則共金版。
張設	毼案。皇邸。旅上帝。大次小次。重帟重案。祀五帝。
配侑	后稷。郊祀。郊祀。文王。宗祀明堂。郊。主日。祀天。祀上帝。祀以月。

周禮。太宰之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備。前期十日。帥執事而下。日遂戒及執事。既蒞。濯及納。享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樽之事。祀大神。亦如之。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毼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充人。掌繫祭之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大宗伯。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川。帥執事而下。日宿。既蒞。濯。濯玉鬯。省牲。饗奉玉鬯。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大裘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帥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典瑞。四圭有邸。以配天。王。符大圭。以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司樂。乃奏黃鐘。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凡樂。闔鐘。以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鼗。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太祝。掌六祈。一曰類。二曰造。辨六號。一曰神號。大師。類上帝。山車。玉路。錫。鑿。纒。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家宗人。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前之。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節服氏。祭祀。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大司寇。之職。若禮祀五帝。則戒之日。濯贊百官。戒于百族。小司寇。凡禮祀五帝。實饗水。納享亦如之。士師。之職。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泊饗水。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玉人。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周易。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鼎。聖人亨。以享上帝。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尚書。舜典。肆類于上帝。湯。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秦誓。上類于上帝。武成。柴。望。大告武成。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毛詩。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春或禴。或籩或柔。釋之。叟。叟。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軼。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賔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雲漢。不殄禮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瘳。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思文。后稷。配天也。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閟宮。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饗以騂犧。是饗是宜。禮記。曲禮。大饗。不問卜。不饒富。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天子祭天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嘗。帝用盛樂。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成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季秋。大饗帝。季冬之月。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禮運。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視。視。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

有二龍見常也。早暎變也。其禘一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則大嘗豈為得禮乎。自郊祖宮則勞。其早禘之先歟。作樂于豫。享于鼎。立廟于渙。均是事天。而所因之時異也。惟聖人為能饗帝。仁人之事天如事親。然則苟盡其事。天饗帝之道。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周禮祭地之譜

常禮。	變禮。
告。大封。告。建邦。國。告。	
夏日至。祀地。前。	
鵬。祠。變。大。	

地前異名之譜

地前	地前	地前	地前	地前
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前物。地前總稱。	大前乃地前之大者。	土前。乃五土之中。原隰之。	鄭氏釋。后土二說。常以土神一說為正。	五土之神。勾龍配食。
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前之禮。	大宰。祀大神。前亦如之。大宗伯。祭大前。	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前。	大宗伯。大封。先告后土。大祀。建邦國。先告后土。	
	大前	土前	后土	社

祭地旁通之譜

禮	時	地	牲	幣	玉	器物	服	車	旂	樂	祝號	張設
血祭。瘞埋。	夏日至。鄭氏謂十月祭神州。出于說緯。	北郊。鄭氏謂十月祭。澤中方丘。泰折埋。	用騂。記。牲放黃琮。牛角。藁粟。	幣放黃琮。	兩圭有邸。記。黃琮。地。	經無明文。鄭氏謂陶器。瓦。楛之類。與祀天同。于理當然。	經無明文。鄭氏謂大裘。黃。夏。至。日。非服。委之時。理應服冕。	經無明文。中車。玉路。建大常。以祀。先備。謂禮同祀天子。理為是。	大常。用玉路。建大常。	奏太。鼓。歌。舞。成。池。只祭地前。而。鐘。為。宮。八。變。毛。詩。吳。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而。地。前。皆。出。	示號。	經無明文。禮。禮。同。于。祀。天。

配佑

經無明文。鄭氏引孝經。緯謂后稷配。

周禮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下日遂戒及執事既滌濯及納享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亦如之。牧人凡陰祀用黝牲毛之。大宗伯之職以玉作六器以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節帥執事而下日宿厭滌濯濯玉鬯省牲饗奉玉鬯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祀于上下神。肆師之職社之日澆卜來歲之稼。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大司樂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乃奏太族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凡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凡樂函鐘為宮太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亦皆出可得而禮矣。大祝六號三日而號建邦國先告后土家宗人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亦物魁。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尙書武城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毛時雲漢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歲徧。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縵而行事。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禮器天地之祭倫也。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祭法瘞埋於秦折祭地也。

孝經應感章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王者父天母地奉事之理宜均而周禮宗伯無祭地之文以經考之祭天之禮一歲四行而祭地獨行于夏日至何其詳略之不同歟。蓋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土之于人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王者之于地也親之其祭之若簡為有社焉。周禮之稱地亦有五曰地示曰大示曰土示曰后土曰社為名不同而皆祭地之禮也。祀天之禮雖諸侯不得僭而社通于庶民尊親之別也。祭地之禮等于天者惟夏日至之一祭與大裁之禱祀社則降殺矣。周禮于祀地所載猶略以大宰大宗伯推之則凡無異文者大抵同于天也。神州之說出于讖緯鄭氏述之以經有性玉樂舞之異文離而二之不知禮神祀神同在一祭而方丘奏樂秦折瘞埋同在北郊之地初不可析而二之也。禮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社所以神地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以社配帝又以配郊又謂之神地道則社之為祭地而以親地下達于民豈不明哉。然則宗伯之不言祭地舉社稷而見之同乎血祭可知。

矣何必牽合讖緯為神州之說乎。今故依經訓傳以為祭地三謂如左其社稷見別說。巡狩至方嶽有柴望無祭地之文蓋大會同大師皆立軍社又宜于社而後行社主常在軍不待所至而祭亦尊天親地之義也。先儒論合祭大抵以宗伯無祭地之文與柴望不及地為據是未知古人之祭社通于祭地也。

建置社稷諸

天子社	諸侯社	大夫以下社
大社為羣姓立。	封人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國社為百姓立。以封人考之畿內諸侯之制與畿外同。	鄉氏謂百家以上乃以漢制明置社。大夫以下成羣立。邱乘供黍盛其置社與。
王社王自立。	侯社諸侯自立。	州社州長以歲時祭州社。送人曰縣。
勝國社周則羣社。	勝國社以戒諸侯。	黨五百家。送人曰鄙。
市社內宰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	市社雖經無城國必有市為制應同。	族百家。良相以開百里有社則族黨可知。送人曰鄙。
軍社大師則立。	軍社君以軍行設社於其後。視奉以前則諸侯亦有軍社。	二十五家。齊侯致于社于魯杜氏曰二十五闕家為一社。郊特牲社事軍出里。送人曰里。

孟冬 大對祠 于公社	秋報	仲春 蒐田祭社 命民社	孟春 藉田 祈	常 禮	變 禮
類 天地大災。類重藉經。 類祀。藉田。大故。天災。	用牲 師甸 獻。不歸。	封 封于大神。注。社及方岳。	宜 大帥。大會同。告。諸侯適天子。	軒 靈禮始成其宮。	

祭社稷旁通之譜

境 天子五丈。四面方色以黃。諸侯半之。各受方色。亦以黃。 勝國之社屋之。	木 各以野所宜木。 夏松。商柏。周栗。東柏。南梓。西栗。北槐。	主 社主以石。	時 春。藉田。元日命民社。秋。報。孟冬。割祠。日用甲。	牲 陰祀用騂。報用特牲。黃牛。天子太牢。民社犧羊。黑牛。諸侯少牢。祈禱報特牲地色。	服 希冕。
--	---------------------------------------	------------	--------------------------------	--	----------

誓 訂親誓社。以習軍旅。社事單出里家一人。社田畢。作通美卒。	幣 放牲之色。	禮 血祭。	位 君南嚮答陰。	地 天子社在雉門內之右。諸侯中門之右。社東稷西。	祝 示號。凡地亦同。	配 勾龍配社。而欲遠夏社不可。稷配。尚以前。配。與龍者焉。棄配。尚以前。社配。	樂 靈鼓。鼗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同樂主祭之樂。餘則鼓舞。	器物 大鼎。特在也人。即乘供黍盛。天子諸侯。有也可知。應田神。
-----------------------------------	------------	----------	-------------	-----------------------------	---------------	--	-------------------------------------	------------------------------------

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鄭司農云。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所立社也。大司徒之職。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小司徒之職。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州長若以歲時祭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鼓人以靈鼓鼓社祭。舞師掌教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牧人凡陰祀用騂牲。毛之。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大宗伯之職。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為位。肆師之職。立次祀。用牲幣。注。社。凡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粢人凡祭祀。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封于大神。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粢人凡祭祀。

祝奉以從。哀公四年六月辛丑。遂社災。公羊曰。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按之。按其上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曰。遂社者。遂之社也。遂。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遂上也。左傳。哀公七年。以邾子益來獻于遂社。曹人夢。來君子立于社宮。

論語八佾。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諱。既往不咎。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黍稷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先王之于地也。親之。親之。故有社焉。有社。故有稷。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人非土穀不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親而事之。不嫌于下。達而禮則有降殺焉。新于藉田。蒐于仲春。報于秋。蜡于冬。天子之禮也。而諸侯大禘之禮。則殺民社。則春秋之祭而已。天子諸侯。社有三。而勝國社與焉。其二以盡新報之。誠。其一以示警戒之義。禮不嫌于數。配不嫌于廣。皆親地之義也。于市。則有市社。于軍。則有軍社。裁有類。故有彌行有告。官有珥行。戲。獻。無時不在。又禮之變者也。諸侯之封。胙土于社。行則告。師則奉以行。而專以保社。稷為孝。亦親之而已矣。曰。大社。王社。曰。國社。侯社。曰。置社。名之殊也。王具四方之色。其廣五丈。諸侯各以方色。其廣半之。制之殊也。太牢。少牢。犧羊。牲之殊也。成池。飯舞。樂之殊也。天子歲四諸侯三。民社二。祭之殊也。其親地同。而隆殺則有禮也。王之南鄉。答陰也。常禮用甲。日之始也。它或用戊之吉而已。常祀以牲。幣。天災。則有幣而無牲。事之宜也。希冕。大器于其質而已。牲用黝。報則用特。陰之類。地之色也。應鍾。靈鼓。地前之樂也。田主。田祖也。社主。以石木所以宜。因其產也。周人以粟。以所宜無它義也。幸我。鑿之曰。使民戰栗。故天子不取焉。古祭。必先田而社。田必作君親。習以習軍旅。如齊觀社。蓋觀齊之軍實。內政。變周助乎此矣。仲春。火幣。獻。以祭社而火。而季春。先火田。而民成。從之也。郊特牲。言出火而後晉社。意其非周制乎。而社。則周制也。注以爲。闕疑可也。社在雉門之右。藉田而新。社稷。非曰。社在藉田也。社。所以神地道。稷。所以祭百穀。而曰。獨祭勾龍。乘者。王肅之偏見也。日食。伐鼓于社。抑陰。諸侯伐鼓于朝。似未純乎。君自貴以尊太陽也。用牲。伐鼓。魯之失禮。且。借也。水而鼓。用牲。則又甚矣。謂伐鼓。貴上。公。諸儲之鑿說也。勝國之社。屋之陰。訟聽焉。刑官為之。尸。皆陰之義。所以別周社也。周之社。勝國也。宋亦社。雖商後而封于周。不得自私其社也。先王之祀。上下達。禮未有如社稷者也。耕。辨。斂。藏。人力所可勉。旱。乾。水。溢。則係乎神祇。故凡先王神祇之事。皆為民祈報也。天。尊。地。親。故事之不同。唱。嘯。事之以誠。載。芟。事之以力。載。芟。良。耜。人事盡矣。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忽于神也。故祈焉。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忘于神也。故報焉。祈。非。吾。過。求。也。振。古。如。茲。矣。報。非。止。於。今。也。欲。其。有。繼。焉。

所謂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者。故下。來。歲。之。稼。之。意。也。諸侯危社稷。而變置者。古有之矣。旱乾水溢。而變置社稷者。未聞焉。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之。故舉是禮。以言人君固不可舍已而求之神也。雲漢之詩。曰。新年孔。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宮。后。稷。不。克。宮。社。宮。也。意。吾。常。禮。之。未。修。則。祈。社。修。矣。意。吾。變。禮。之。未。舉。而。郊。宮。徂。矣。而。終。不。敢。以。責。神。也。自。反。而。已。自。勉。而。已。周。之。先。王。其。于。豐。凶。之。際。所。以。敬。事。社。稷。者。蓋。如。此。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先。儲。未。有。深。明。之。者。以。乘。易。柱。則。當。以。禹。易。句。龍。或。曰。禹。王。禮。不。可。祀。以。公。或。曰。商。不。可。祀。禹。于。社。是。說。非。也。聖。人。無。私。心。禮。無。定。尊。后。稷。周。之。祖。而。奉。以。為。社。宋。商。後。而。立。遂。社。何。嫌。之。有。夏。社。之。不。可。遷。其。以。勝。國。之。故。乎。夏。社。之。在。商。猶。遂。社。之。在。周。也。禹。之。不。可。配。夏。社。而。三。社。之。不。可。二。配。也。明。矣。故。社。稷。國。之。主。也。兵。農。之。事。繫。焉。古。兵。出。于。鄉。遂。戶。乘。其。本。在。社。有。社。斯。有。民。有。民。斯。有。兵。乃。立。家。土。戎。醜。攸。行。故。本。之。主。車。鐵。則。行。焉。勝。則。獻。焉。報。本。反。始。焉。耳。言。公。社。以。別。私。言。民。社。以。別。官。王。與。諸。侯。為。羣。姓。立。者。公。也。自。為。立。者。私。也。里。社。民。社。也。百。室。以。上。官。社。也。命。民。社。則。下。通。於。二。十。五。家。之。里。舍。大。割。祠。于。公。社。則。王。之。大。社。而。已。事。地。之。禮。有。公。而。又。有。私。親。地。也。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于。天。子。而。無。二。尊。事。地。祭。故。下。達。于。庶。人。而。且。有。公。私。焉。尊。親。之。辨。如。此。

周禮祭祀彝尊之譜

尊彝禮禘	尊彝烝嘗	尊彝禴祠
室中。犧彝。 虎彝。	室中。黃彝。 象彝。	室中。鳥彝。 雞彝。
元酒。明水。 鬱鬯。	元酒。明水。 鬱鬯。	元酒。明水。 鬱鬯。
戶間。大尊。 大尊。 泛齊。	戶間。著尊。 著尊。 泛齊。	戶間。獻尊。 獻尊。 泛齊。
堂上。山尊。 山尊。 養齊。	堂上。罍尊。 罍尊。 養齊。	堂上。象尊。 象尊。 養齊。
堂下。特尊。 特尊。 特尊。 沈酒。	堂下。特尊。 特尊。 特尊。 沈酒。	堂下。特尊。 特尊。 特尊。 沈酒。

周禮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蓋人祭祀以疏布巾，蓋八尊以畫布巾，蓋六尊。司尊亦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禴有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彝，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禴用雞彝，黃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象尊，皆有彝，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問祀，追享朝享，禴用虎彝，雞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彝，諸臣之所酢也。大抵古之祭，有明水，鬱鬯，五齊三酒，明水鬱鬯實于八尊，每祭用二尊，而兩之尊皆有彝，合而為八尊。蓋分而言之，則曰彝，曰尊，曰鬯，合而言之，則彝與鬯皆得謂尊。記曰：黃目鬱鬯之上尊，是彝得謂之尊也。又曰：夫人東酌鬱鬯，是鬯之得謂之尊也。司尊彝每祭四尊，而皆有彝，則酒正之八尊，合彝與鬯言之，蓋可知也。泛齊，醴齊，盎齊，醯齊，實于四尊。沈齊，三酒，實于四尊。其設之，則明水，鬱鬯，在室，泛齊，醴齊，在戶，盎齊，醯齊，在堂，沈齊，三酒，在下。故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醑在戶，黍稷在堂，澄酒在下，澄酒，即清酒也。舉元酒，則見鬱鬯，舉醴，則見泛矣。舉黍稷，則見盎矣。舉醯，則見沈矣。齊，事酒，昔酒矣。其位，則明水，泛齊，盎齊，在右，鬱鬯，醴齊，醯齊，在左，沈齊，三酒之位，亦自右而左焉。特性尊于戶東，元酒在西，是其序也。隨其祭之所用，則雞彝，辟彝，虎彝，皆實明水，鳥彝，黃彝，雞彝，皆實鬱鬯。獻尊，著尊，大尊，皆實泛齊，醴齊，象尊，壺尊，山尊，皆實盎齊，醯齊，醯齊，皆實沈齊，三酒可知也。其中，則尊彝皆用疏布，彝皆用畫布，蓋明水設而不酌，貴本而已。鬱鬯酌而不飲，貴臭而已。故彝皆以畫布，蓋之，必被之以文也。五齊，三酒，酌而用之者，皆以疏布，蓋之，文必本之以質也。是禮也。大祭中祭小祭皆備設之，特異其酌數器量而已。故曰：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也。蓋古之大祭祀，凡九獻而二祿，加爵，不與焉。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王后酌在戶，在堂之四齊，諸侯為賓，酌在下之沈齊，尸酢王以清酒，酢后以昔酒，酢賓以事酒，而尊卑之義明矣。其二祿，以鬱鬯，其加爵以三酒，而敬文之義全矣。其酌之也，鬱齊，獻酌，則酌以獻神也。醴齊，縮酌，則以茅縮之也。盎齊，沈酌，則沈于清也。凡酒修酌，則治之也。泛與醴同用于朝獻，醴與盎同用于饋獻，則其酌亦同歟。五齊，獨用于尸，三酒，則兼用于酢。故齊酒不貳，皆有器量而已。三酒，則貳焉。貳，謂副益之也。其益之也，視其用之多寡。故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詩曰：酒醴為醕，酌以大斗，蓋古之用酒也。必有大器以盛酒醴，設于八尊之外。然後以大斗酌之，實于尊焉。三貳者，四酌之也。再貳者，三酌之也。一貳者，再酌之也。其酌之多寡，抑又有數焉。三酒有貳，五齊不貳，而曰齊酒何也。蓋分而言之，則曰齊，曰酒，合而言之，則齊亦可謂之酒。坊記曰：禮酒在室，實其爵也。用五齊者，濁而卑者，清于其質也。用三酒者，清而卑者，濁于其美也。先明水而鬱鬯，次之五齊，又次之三酒，又次之由堂中至于堂下，先道而後事，先古而後今，先尊而後卑之義也。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其說盡于此矣。吾以三鄭，杜子春，崔靈恩，賈公彥，莊崇義，與王安石，陳祥道，陸佃之說考之，無一合者。蓋不以經文為正，而附益穿鑿，以失其本旨，故互有得失，而莫之能

通記曰：凡尊皆上元酒，蓋凡用尊，則以明水為上而已。非謂每尊皆加之，以明水元酒也。鄭氏執五齊皆加明水之說，是以司尊彝所用之尊彝，不能備五齊之實。遂變其說曰：惟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崔靈恩又從而廣之曰：給備五齊，合十八尊，用四齊，合十六尊，時祭用二齊，合十二尊。莊崇義祖其說于六尊圖亦曰：一實明水，一實醴齊，一實明水，一實盎齊，是皆經文之所無，而慮為之說者也。經稱凡祭祀，則初無大中小之別也。司尊彝于時祭，祫禮，同用一彝，四尊，四尊，初無十八尊，十六尊，十二尊之說也。彼見特性之戶，西少牢，房戶之間，皆有元酒，故謂五齊必以元酒加之，殊不知天子諸侯，奠用鬯，故元酒在室，卿大夫以下，奠用醴，故元酒在戶，鳥得以卿大夫之禮，而推天子之禮，陳祥道牽于西酌，犧象，東酌，鬱鬯，與夫人薦盎之文，乃謂犧象所實，泛與醴也。鬱鬯所實，盎以下也。若然，則鬱鬯當有六，與犧象四，合為十尊，不得止謂之八尊矣。蓋夫人薦盎，與東酌，鬱鬯，本不相因。曰：君夫人，則諸侯之禮也。禮記所言，又雜有虞夏商魯之禮焉。背司尊彝之文，而取諸侯之禮，以為王禮之證，吾未見其可也。陸佃圖五齊三酒之位，自室至于堂下，其尊，十有八尊之外，加以明水元酒二尊，其位，則室戶二尊，而在堂，在下，皆三尊焉。考諸經文，亦莫之合。六尊，六彝，既分用于時祭，祫禮之禮，則室中之二尊，當以何尊乎。且司尊彝所用，止於四尊，鬱鬯為諸侯之所酢，則陳于堂下可知。今也五在上，而三在下，是五尊而三尊也。于司尊彝所言，又不合矣。蓋其說起于以元酒明水為二物，而不知舉澄酒，足以見事酒，昔酒，沈齊，故數既不合，而位亦舛矣。周禮有明水，而無元酒，則明水即元酒也。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鑿取明水于月，以其祭祀之明，燭共明水。大司寇奉其明水，火皆言元酒，則明水元酒之非二物，可知也。郊特牲言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非以元酒明水為二物也。加于齊，則謂之明水，加于酒，則謂之元酒。大夫士之祭，蓋有不齊五齊，而獨用三酒者也。今其說曰：元酒在室，則明水亦在室，可知是離元酒明水而二之也。其圖則合八尊而為十，則于經無所見矣。是不知明水之先于鬱鬯，而實之彝也。沈齊，賓之所酌，故不在堂而在下。今也列之於堂，則象尊，壺尊，山尊，皆常用三，而虛其一，鬱鬯可也。若實諸彝，而廟諸六尊之列，而名義兩乖矣。而可哉。王安石謂八尊者，設而不酌，司尊彝之彝，則設而酌之，于經既無所考，又謂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為所設之副尊，果如其言，則大祭祀之所設所酌，共為尊彝四十有二矣。先王之為禮，不若是之繁也。陳祥道及禮圖駁議，皆用設而不酌之說，駁議又益之曰：裸以一彝，盛明水，一彝，盛鬱鬯，獻以一尊，盛元酒，一尊，盛齊，則鬱鬯，常上明水，齊，常上元酒，是又指元酒，明水，為二物，而加之，以臆說也。且玉藻曰：凡尊皆上明水，而不曰上元酒，則明水之與元酒，決非二物。何別于鬱鬯哉。鄭氏于嘉人，謂六彝獨用于宗廟，亦未必然也。至尊雖無彝，然大宗伯于祀大神，祭大前，洎玉鬯，記言黍盛，而鬯以事上帝，則鬯未嘗不用于天也。特陳而不灌耳。彝尊之數，必無異于宗廟也。今故合諸家之說，而取其長，一彝實明水，一彝實鬱鬯，明水即元酒，五齊不貳，三酒有

貳。王后酌四諸侯酌一與室戶堂下之位皆用鄭氏說。諸侯爲賓酌沈齊與三酒之用。從灌盥恩之說。凡祭皆用五齊三酒。用陳祥道說。其酌用王安石說。惟八簠之說。實與其陳數及山礬之用。盡去諸家之說。專以經文爲正。

- 十二律旁通配合之譜
- 十二律得數多寡損益相生之譜
- 七音相生十二律還相生之譜
- 十二管還相爲宮之圖
- 十二律合聲之譜
- 十二律推變增衍之譜
- 三宮六變之譜
- 律度量衡相通之譜

明堂五室之圖

合之爲太廟。奠方爲五室。不用四仲。而用四孟。用其時之首月。
河圖之數也。下方法九宮。應九野。上圖法八卦。五室。象五行。四圖通四時。八圖即八風。四旁兩夾皆聽公玉帶所謂四面無聲者如此。井田之法。亦合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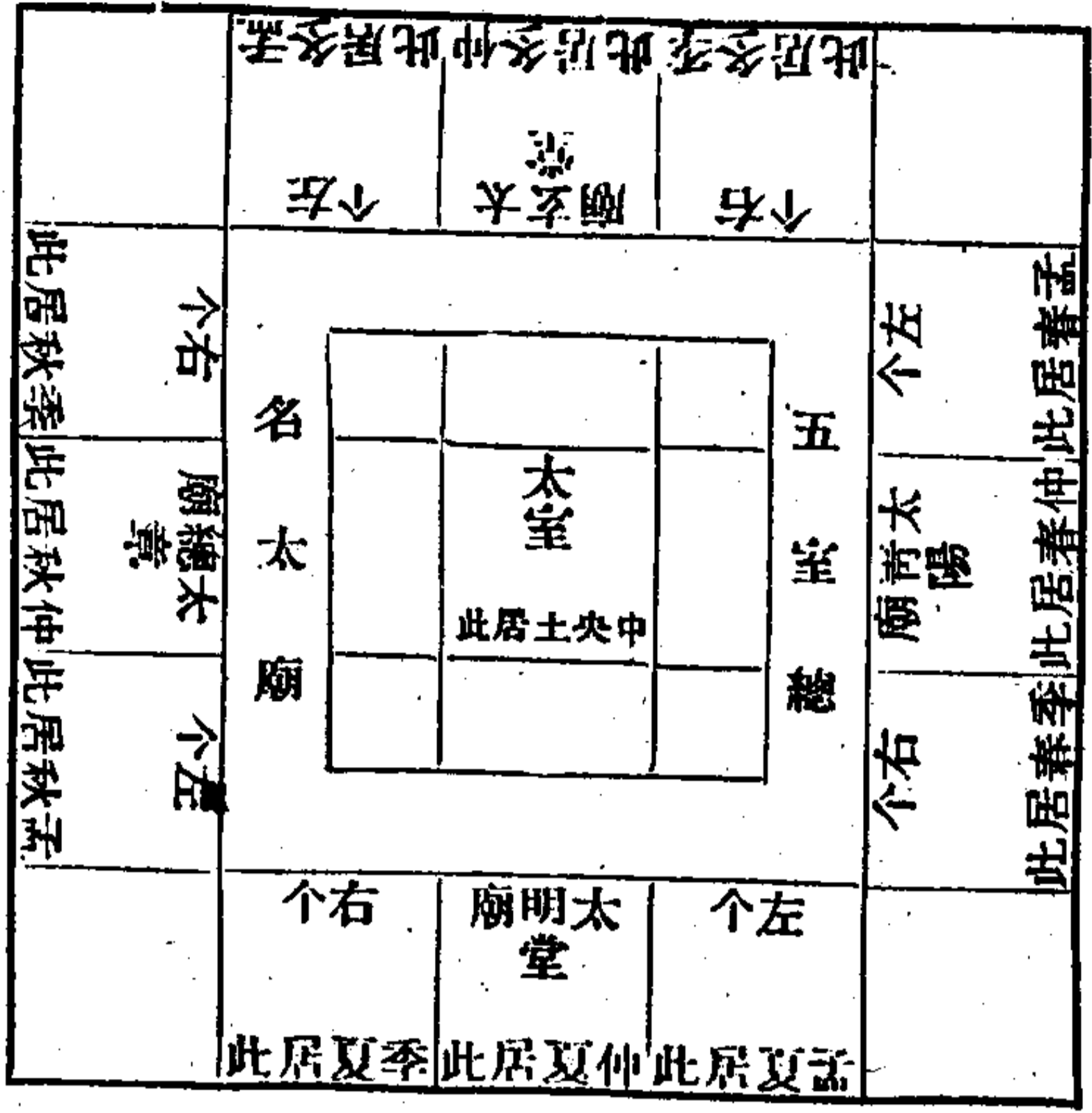
帝王經世圖譜卷六

- 明堂五室之圖
- 月令明堂之圖
- 明堂諸侯朝會之圖
- 九采之圖
- 新定明堂制度圖
- 新定明堂制度圖法
- 廟室昭穆禘祫諸圖
- 六義四始之圖
- 五聲配合之譜
- 七音清濁之次
- 七音配合之譜

月令明堂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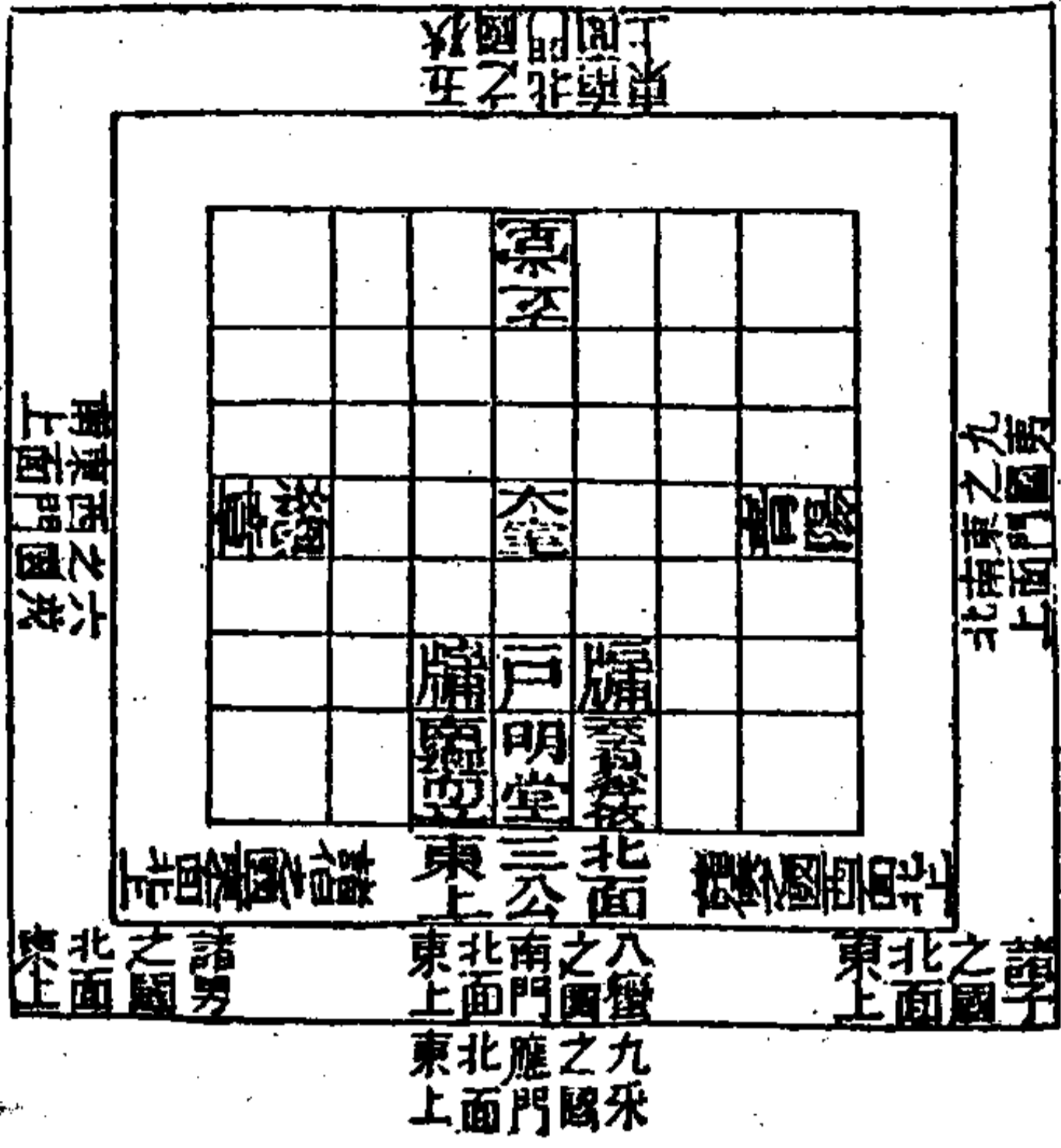
考五室大戴禮九室其實一也。

室 <small>通</small> 黍 水	室 太室 <small>室土</small>	室 黍 半
室 金室 臆	室 三 闕	室 火室



明堂諸侯朝會之圖

朝位以近王爲 中階在太室公位 於卑者愈遠 正宮之亦得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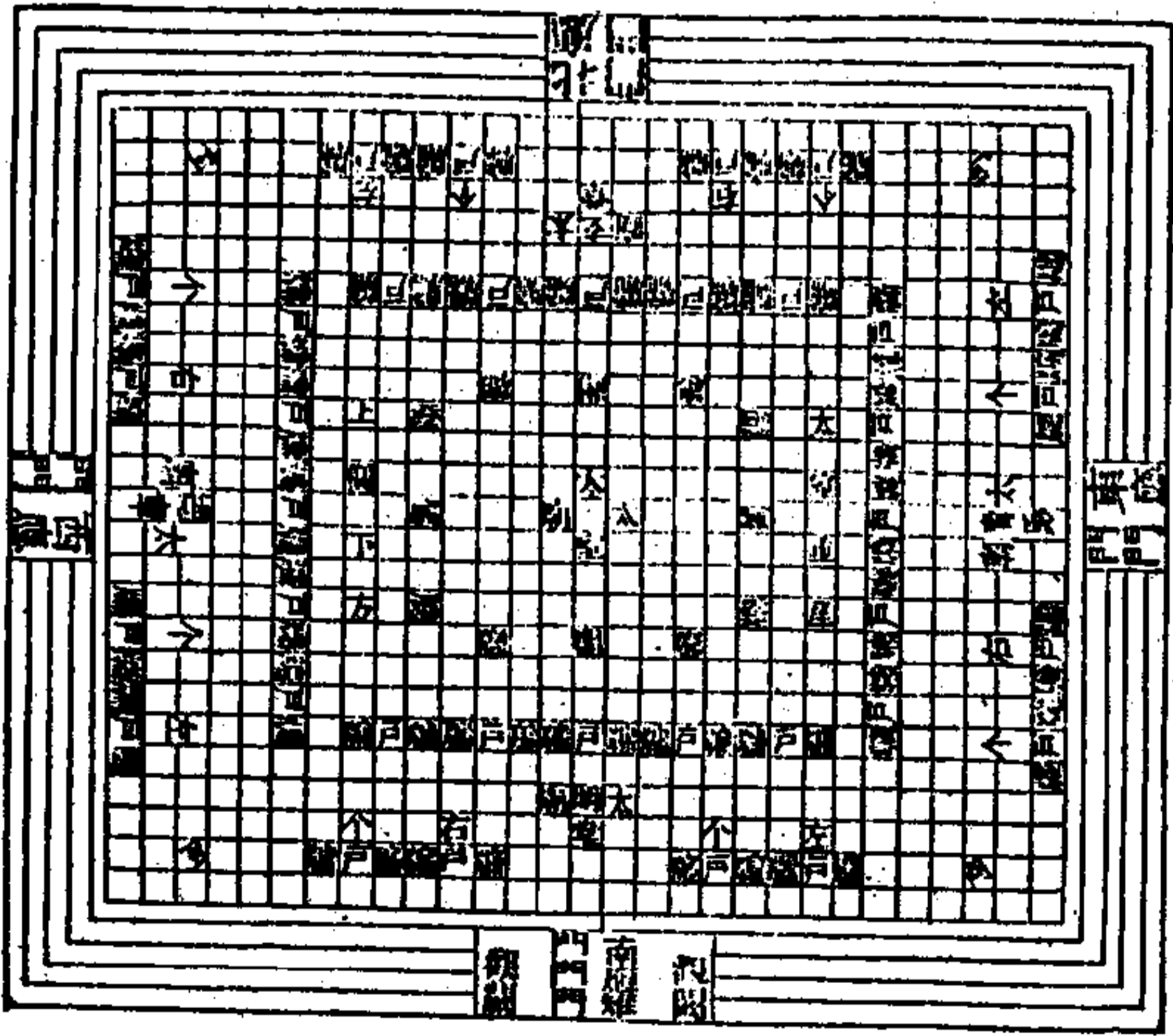


九采之圖

采，衾服也。九采，謂衾服四采，即蒼、黃、赤、白也。鄭氏以謂九州與衾服之數，未詳。然既言朝位以近王爲尊，九采當在重門之外，宜以行人九服爲定。

案是圖原本失載，僅存標目，今未便以意增補，姑從闕文。

新定明堂制度圖



新定明堂制度圖法

宮方二百四十筵。東西六十二筵。南北五十八筵。自堂下至雉門外計三十二筵均置之。堂崇一筵。堂崇一筵。東西九筵。南

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畫爲二十筵。面各六筵。總之一室。謂之太廟。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中謂太室。分方爲五室。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

并虛處數之爲九室。四阿重屋。上圓下方。室外堂內。東西各處四筵。四室各兩階。太室一階。三門。門南門。四

闔八廳在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在堂。堂修皆七筵。廣皆十四筵。三在廟。堂六楹以爲五。左右各三楹。

其形如堂縱橫四楹。以爲九門。堂三之一。修廣居四。門室廣居

度數合考工記

五室方隅用鄭氏

方圓應闔。室戶坐屬。合白虎通。

月各居其堂。合月令。

宮方略取大戴禮。大戴明堂篇。方三百步。合四面共方三百六十步。二百四十筵。設三口五百九十六筵。八口九十一步。

室內無壁。公玉帶圖。黃帝明堂。四面無壁。不爲簾幕。

十一室。各居辰位。用唐月令說。個不得謂之室。

此圖三代同制。月令是秦書。秦實無明堂。所載亦古制。凡圖一方在夏爲步。在商爲筵。在周爲筵。

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夏后氏世室。室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鄭氏注。室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

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四非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

一。般人重屋。室修七尋。堂崇三。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詩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

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是月也。大饗帝。孟

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玉藻。天子玉藻。十

有二旒。前後遽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階

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

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

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樂記。祀乎明堂而民

知孝。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大戴禮明堂。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

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壘。東夷。北狄。西戎

明堂月令。赤纒戶也。白纒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

二室。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

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此天子之

路寢也。不齋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攝朝出其南門。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按大戴禮。此注在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句下。

孝經。孝治章。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孟子梁惠王下。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

則勿毀之矣。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闔。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

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之饒。示民之節也。然後以蒿爲柱。表其

伶質也。明堂之制。雖不詳見經傳。其制尙略可考。諸儒各執所傳。聚訟而不通。起于考工記經文質略。大抵舉

隅互見。亦考之未精耳。本朝李泰伯。作明堂定制圖。刪摭諸家異同。考工記。月令。大戴記。白虎通之說。較諸鄭康成。蔡邕。李誦。並崇義爲近矣。而猶有未盡者。亦考經未精通也。謂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各用

乎三不可也。王者會朝諸侯，咸在明堂，猶偏其南北，此為何意？四不可也。密闕設于堂之前，則諸侯之位當于何所容？戶牖設于室之四，而二筵之中，尚可酌獻跪起乎？五不可也。九階著于考工，必以十階，朝位止在于應門，而必虛設皋庫，不亦衍乎？六不可也。臨諸侯以九尺之堂，而室堂無階級之別，是尊己而卑神，七不可也。考工三代之制，雖異其名，皆明堂也。其制相沿，所異者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夏商崇三尺，周崇一筵，自狹而廣，自下而高而已。其制度未始改也。夏室修二尺七，則四面之堂，各修七步矣。廣四修一，則東西九步，南北七步矣。東西雖九步，而虛其二，則四堂之修，均矣。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總之而面十二步，一室而面十二尺也。九階者，四堂二而太室一也。四旁兩夾窗者，八室而四闕，室中之制也。白盛，白綴，白綴，則戶赤綴矣。門堂三之二，居四堂三之二也。室三之一，一門而二室三分之也。夏后之制，儉矣。五室合方二十四步，堂修止七步，可以無重屋也。商人度以尋，則皆增四之一，故商謂之重屋者，始重屋也。堂修七尋，與堂修二七，一也。夏舉其二面，商言其一面也。堂崇三尺，記其沿于夏也。唐虞至魯，猶士階三尺，夏之堂不崇一尺，明矣。康成臆說也。禹卑宮室，然而致孝乎鬼神，其不褊明堂之制決矣。商崇三尺，言基也。周崇一筵，言陛也。陛九尺，則基四尺，有五寸矣。周堂之崇，其不逾三倍于商人明矣。四阿，所以為上圓也。重屋，所以為四阿也。周人明堂，明堂之名，傷矣。舉明堂以見世室，重屋之皆明堂也。度九尺之筵，則又增商人廣修九之一也。東西九筵，即廣四修一也。南北七筵，即堂修二七，堂修七尋也。堂崇一筵，則再倍于商矣。五室，猶夏之五室也。凡室二筵，即三四步，四三尺也。總之而十二筵，分之而十有八尺也。諸儒不能通，而妄分以為宗廟、路寢、明堂，而紛紛之論起矣。堂各居十二辰之位，月令明甚，而謂堂亦在四隅，則先儒之失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舉每堂之修耳。而謂五室十二堂，總在九筵七筵之內，則又先儒之失也。今據考工為本，參以月令，白虎通，于國之陽畫地，四面方二百四十筵，于中取方二十四筵，以為五室，每室方二筵，積三十六筵，虛其十六筵，室之兩旁為窗，合八窗，于午卯酉所虛開筵，開四闕，窗謂之太廟，中央四隅為五室，縱橫數之為九室，四阿重屋，上圓，下方，崇于堂一筵，前為一階，以通明堂，太廟，太室之外，東西虛各四筵，南北虛各二筵，占地修十筵，廣十四筵，南北之堂，廣十四筵，修七筵，崇一筵，三在前，四在後，以設其戶，牖上為重屋，橫六禮，以為五間，左右个直，前三樞，如个字之形，每樞間二扉，一戶，太廟，殿其前，凡一堂為九戶，十八牖，三而之，堂亦如之，四堂八個，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而各二階，與太室合為九階，堂之四隅，以為四阿，堂皆有門，居堂三之二，門堂各有室，居門堂三之一，外為應門，雉門，設兩觀，參之考工記，大戴禮，白虎通，制度無一不合，計其室堂門庭之修廣，不儉不侈，可以遵用，以是為天子布政之宮，以聽朔視朝，而變帝于其上，亦庶乎其可也。若乃本五室，而不合乎月令之堂，言九室，而有乖乎考工之數，析東西南北之筵，而褊陋不足以容朝祀之禮，宜其紛爭而莫之決也。明堂之制定，而明堂之禮可行，故

於是合饗昊天五帝，于季秋謂之大饗，月朔，以牲告其方之帝，及其神座于明堂，以頒月令，謂之聽朔。天子負扆于明堂，自三公至九采，無不在列，謂之朝位。大饗，在周配以文王，我將之詩，與樂記孝經之說是矣。謂明堂猶祀五人帝，而不及天，不知我將之詩者也。謂明堂祀五帝，而不及昊天，不知孝經者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則祀昊天上帝，明矣。謂五室各設于明堂，不知祀昊天上帝者也。五帝各居其方，則昊天祀于何室，昊天祭于太室，則黃帝與配坐，必非二筵之所兼容，況夏室度以步耶？故為之重屋，以設昊天配帝之位于其上，所以尊天，異于五方之饗也。奠方而五，通數而九，室有戶牖，而無三面之壁者，所以容五帝之座，而便于周旋執事者。祭天特牲，而詩曰：維羊維牛，則配坐五人帝，有牢禮，明堂之禮見于郊丘矣。文王配上帝，周之子孫，未之有改，孝經謂之嚴父者，為周公言之也。樂記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為武王言之也。若成王以降，則亦祖而已，德如文王，而後可以配上帝，文王既配帝，則武王雖無配可也。康成謂聽朔，配以文武，臆說也。其說自祭法謂郊宗，皆配天之祭，亦考之未詳耳。禘，祖宗之祭，郊，配天之祭也。鄭氏注大傳，祖之所自出，謂祭感生，感生，緯說，不足信也。虞夏禘黃帝，商周禘農，茲所以為祖之所自出也。長發大禘之詩，而彼契至于阿衡，其為禘昭穆之祭何疑？禘不為郊，則祖宗不為明堂，審矣。況祭法曰：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豈有不變宗廟者乎？十二月各居其室，聽朔而已，常居固在路寢耳。堂以居室，以祀中央，非月朔也。于是時，告黃帝于太室，無可頒之令，不居祀神之室明矣。于此告神，雖謂之居可也。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周公常行之位，愈近者愈尊，鄭氏以九采為九牧，非也。門內，六服也。門外，蠻夷也。應門外，鎮服也。四塞，即蕃國，告至而已，其或來也，則位于九采之次，決矣。或曰：古人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制而異名，信乎。曰：是起于大戴禮言外水為辟雍，又言，或以為文王之廟也。又言：此天子之路寢也。蔡邕之徒，祖其說，皆考之未詳耳。路寢之不在郊，明堂之不可為學宮，太廟之不可為明堂之制，不待論而明矣。大戴所記，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則亦未可以決辭觀也。古之辟雍，居中，而四學居其四旁，太室上圓，則水有辟雍之象，五室謂之太廟，而于是祀文王，複廟重檐，茅屋示儉，則有清廟之制，外之四堂，與其戶牖路門，則亦合于路寢，常居，謂之路寢，明堂，亦謂之路寢，猶宗廟之謂太廟，四堂及五室，皆有太廟之名，古人簡質，不嫌同辭，非謂明堂，即常居之寢，太祖之廟也。世室，重屋，明堂，異名同制，而鄭氏離之，明堂辟雍，清廟路寢，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而蔡邕合之，歷代之不為明堂，與其議論之不決，蓋由此起，故為四阿明著之云耳。

唐 建 中 廟 議	
<p>陳京言唐家宜藏祫獻懿二祖于德明與聖廟祫則祭 初開元復祫獻懿為九廟至玄宗肅宗祫室遷獻懿禮儀使于休烈議獻懿 周尊若合食則太祖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祫不及凡十八年中初當 祫祭京謂合食于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晉為列廟大祫祫則正太祖別 廟祭高太以降故有此請</p>	<p>顏真卿奏百官議三條 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給宜藏主西室<small>謂于休烈議</small> 二謂二祖宜合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西位開元以前制 三謂引二祖祫祫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祫德明廟<small>此即陳京議</small></p>
<p>真卿謂三議于人神未厭請大給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時議者 舉然于是還獻懿主給于廟如真卿議</p>	

貞 元			
<p>裴郁言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p>			
<p>李嶸等言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small>謂于休烈議</small></p>	<p>柳冕等請別廟以居二祖如周先公之祫</p>	<p>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東向位開元以前制</p>	<p>裴樞請建石室于園寢安遷主采晉漢舊章祫率一祭</p>

廟 議	
<p>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願下羣臣議</p>	<p>章武請當給之歲以獻東向及祫則太祖筵于西與真卿議大同小異 韓愈議當祫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穆與真卿議同</p>
<p>陳京復言與聖獻懿之會高以孫祫之人情大順 時諸儒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遷穆位仲子陵請永闕穆園臣子 不安虛正位則太祖無時而伸惟遷德明與聖為順帝詔尚書省會 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陸淳奏今議者有四惟祫與聖祫若給祭 庶不得禮帝依違未決也</p>	<p>十九年將祫祭京復請百官議姚南仲等請祫德明與聖廟主□□□ □□于是定遷二祖于與聖廟凡祫祫一祭諸儒無後言</p>

六義四始之圖

- 一曰風有所謂論謂之風
- 二曰賦鋪陳其事謂之賦
- 三曰比引物擬事謂之比
- 四曰興因物寄意謂之興
- 五曰雅法度正言謂之雅
- 六曰頌形容其美謂之頌

六義散在三百五篇之中

四始

- 風二而為正風
- 小雅文王成王之詩為正雅
- 大雅文王成王之詩為正雅
- 頌周魯商頌居後周得之宋也

四始總其篇之定體

周南召南皆文王之詩。但其時有先後。地有遠近。化有淺深。故以諸侯王者之風別之。而分繫之。周召耳。其地近其時先。其化文王猶淺。其地遠其時後。其化文王已深。隨其所得。分周召以繫之也。夫聖人之化。亦有遠近。先後。淺深之別乎。曰。聖人天地也。天地猶以久成。況聖人乎。一念之中。萬物無不包覆者。理也。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理之寓于勢也。文王之化。自始至終。難以一毫殊觀。而感文王之化。以爲詩之風者。固自有次第也。故召南之末。進乎周南。周南之末。進乎雅。麟趾是也。雅之末。進乎頌。魚麗是也。王之風。周衰也。爾之變也。遭變而慮周也。宣王之猶有美刺也。復之而未盡焉。則亦未離乎變也。魯之頌。王微而魯抗也。商之頌。存古也。邯鄲唐之紀。其詩之舊也。季札聽詩之序。史之舊也。今之次。夫子刪詩之所定也。二南之風也。商微而周之興也。王之風也。周降而詩之將亡也。王風而魯頌。詩之末也。陳靈公賦。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熄矣。詩之所以亡也。政小。故有小雅焉。譏小民之得失。而其流及上。變小雅之體也。政大。故有大雅焉。主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正大雅之體也。德盛者。非言能盡。美其形容而已。德非可告。告其成功而已。此四始之大略也。六義散見于三百五篇。章句之中。可以意逆。不可以言殫。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迺。周南已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證。今變風猶有頌。采芣。賦之屬也。關雎。興之屬也。如燬如玉。比之屬也。有賦比興。以爲風。亦有以爲雅。頌一篇而二義者。有之。鶴鳴。專于興也。其意達于風矣。有一句而二義者。王室如燬。比而雅者。也。觸類而求之。不可以悉數。六義之端也。夫詩者有感而作。心之發也。先王之民。雖甚卑賤。而僻陋者。其言猶若是也。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子刪詩之法也。發乎情。故有思。止乎禮義。故無邪。詩。非必聖人之所作。而聖人斷之者也。一辭之邪。一思之發也。在所刪矣。詩亡而後春秋作。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怨而不傷。此非獨春秋也。詩也。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非獨詩也。春秋也。周之興也。由召南而周南。由周南而雅。由雅而頌。其衰也。頌息于南征之後。雅變于監謗之際。風降于東遷之餘。道之汚隆。可見矣。春秋之流。風猶將變。而況于雅乎。洛邑之遷。頌未可遽復。風猶可正。而進于雅也。雅存。則春秋可以無作。奈何其變而遂亡也。觀夏道。而杞不足成也。觀商道。而宋不足成也。正考甫之十二篇。又亡其七。存者可以無錄乎。商頌之錄。存古也。存古所以閱周也。閱周所以望後人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情性不異。而俗殊。豈民之罪哉。王通曰。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不然也。教化不行。而思之邪。職詩何與焉。知吾說者。知通之續詩。可以無作。

五聲配合之譜

宮	土	中央	長夏	黃	思	信	脾	保	爲君	數八十一
五聲	行	方	時	色	事	德	藏	蟲		

商	金	西方	秋	白	言	義	肺	毛	爲臣	數七十二
角	木	東方	春	青	貌	仁	肝	鱗	爲民	數六十四
徵	火	南方	夏	赤	視	禮	心	羽	爲事	數五十四
羽	水	北方	冬	黑	聽	智	腎	介	爲物	數四十八

七音清濁之次

宮。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變徵。五十七。徵。五十四。羽。四十八。變宮。四十二。

七音配合之譜

律長者聲濁。律短者聲清。數長律亦長。數短律亦短。律長而數短者。用其子聲。則清濁諧韻。

七音	七律	七始
宮	黃鍾	天統
商	太簇	人統
角	姑洗	春律
變徵	蕤賓	夏律
徵	林鍾	地統
羽	南呂	秋律
變宮	應鍾	冬律

此乃黃鍾一均樂之正宮。並用全律。無有空積。忽微若以還。宮推之。各自爲宮。不能皆合于七始。

論樂者。以宮爲君。欲其終而復始。故往而不反。則不可。故七音始變。而起于事。終變而復于君。

十二律旁通配合之譜

應鍾	無射	南呂	夷則	林鍾	蕤賓	仲呂	姑洗	夾鍾	太簇	大呂	黃鍾	十二律	
呂	律	呂	律	呂	律	呂	律	呂	律	呂	律	六呂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十二辰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坤	剝	觀	否	遯	姤	乾	夬	大壯	泰	臨	復	十二卦	
室火水 火水	妻金狗 木狗	昂日雞 土雞	參水猴 火猴	井金羊 木羊	柳日馬 土馬	翼火蛇 木蛇	角金龍 木龍	辰土龍 土龍	心月狐 日狐	尾水豹 火豹	斗金牛 木牛	危日鳳 土鳳	宿
姤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十二舍	
亥乾	戌辛	酉庚	申坤	未丁	午丙	巳巽	辰乙	卯甲	寅艮	丑癸	子壬	四方	
乾香石		兌香金	坤香土		離香木	巽香木		震香竹	艮香龜		坎香革	八卦	
周不		闕閏	風涼		風涼	明清		虛明	風涼		英廣	八風	
小雪	霜降	秋分	立秋	大暑	夏至	小暑	芒種	春分	雨水	大寒	冬至	四時	
斗亥	斗戌	斗酉	斗申	斗未	斗午	斗巳	斗辰	斗卯	斗寅	斗丑	斗子	斗建	
日寅	日卯	日辰	日巳	日午	日未	日申	日酉	日戌	日亥	日子	日丑	日躔	
坤三六	乾九上	坤二六	乾九五	坤六初	乾四九	坤六上	乾三九	坤五六	乾二九	坤四六	乾九初	乾坤	
未濟三	未濟九上	既濟二六	既濟九五	未濟六初	未濟四九	既濟六上	既濟三九	未濟五六	未濟二九	既濟四六	既濟九初	坎離	

帝王經世圖誌 卷六

八風各取二十四位之三即足

一九九

一九八

十二律得數多寡損益相生之譜

應鍾	無射	南呂	夷則	林鍾	蕤賓	仲呂	姑洗	夾鍾	太簇	大呂	黃鍾
數四十二	數四十五	數四十八	數五十一	數五十四	數五十七	數六十	數六十四	數六十八	數七十二	數七十六	數八十一
變宮		正羽		正徵	變徵		正角		正商		正宮
正管四寸二分七厘寸之二十	正管四寸二分七厘寸之二十	正管四寸二分七厘寸之二十	正管四寸二分七厘寸之二十	正管四寸二分七厘寸之二十	正管四寸二分七厘寸之二十	正管四寸二分七厘寸之二十	正管四寸二分七厘寸之二十	正管四寸二分七厘寸之二十	正管四寸二分七厘寸之二十	正管四寸二分七厘寸之二十	正管四寸二分七厘寸之二十
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三分益一上生仲呂	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三分益一上生夾鍾	三分益一上生太簇	三分益一上生大呂	三分益一上生應鍾	三分損一下生無射	三分損一下生無射	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三分損一下生夷則	三分損一下生林鍾
為孫婦	夾鍾生為來孫	為子婦	大呂生為玄孫	坤為母	應鍾生為曾孫	南呂生為孫	玄孫婦	林鍾生為子	曾孫婦	乾為父	

帝王經世圖誌 卷六

下生者倍其數三其法即與三分損一同
上生者四其數三其法即與三分益一同

1101

1100

七音相生十二律還相生之譜

宮八十一	三分損一 下生徵	九九	五正聲三統之純數 二變陰陽之變數
徵五十四	三分益一 上生商	六九	
商七十二	三分損一 下生羽	八九	
羽四十八	三分益一 上生角	六八	
角六十四	三分損一 下生徵	八八	
變宮四十二	三分益一 上生變徵		
變徵五十七	三分益一 復于七十六		

但以一律爲宮，依七音相生之數數之，即見所謂七音，七音終即見次月當得之律，復從變徵生也。宮律短而餘律長者，即用半律，即之子聲，清濁自應。

十二管還相爲宮之圖

黃鍾十一月爲 宮之均	無子聲 黃鍾爲宮	太簇爲商	姑洗爲角	蕤賓爲變徵	蕤賓生大呂
林鍾爲徵	南呂爲羽	應鍾爲變宮			

大呂十二月爲 宮之均	子聲一 大呂爲宮	夾鍾爲商	夷則爲徵	仲呂爲角	林鍾爲變徵	林鍾生太簇
太簇正月爲 宮之均	子聲一 太簇爲宮	姑洗爲商	蕤賓爲角	夷則爲變徵	大呂子聲爲變宮	夷則生夾鍾
夾鍾二月爲 宮之均	子聲二 夾鍾爲宮	仲呂爲商	無射爲徵	林鍾爲角	南呂子聲爲變徵	南呂生姑洗
姑洗三月爲 宮之均	子聲二 姑洗爲宮	蕤賓爲商	應鍾爲徵	大呂子聲爲羽	夾鍾子聲爲變宮	無射生仲呂
仲呂四月爲 宮之均	子聲三 仲呂爲宮	林鍾爲商	黃鍾子聲爲徵	南呂爲角	應鍾爲變徵	應鍾生蕤賓

蕤賓五月爲 宮之均	子聲四 蕤賓爲宮	夷則爲商	大呂子聲爲徵	無射爲角	黃鍾子聲爲變徵	黃鍾生林鍾
林鍾六月爲 宮之均	子聲四 林鍾爲宮	南呂爲商	太簇子聲爲徵	應鍾爲角	大呂子聲爲變徵	大呂生夷則
夷則七月爲 宮之均	子聲五 夷則爲宮	無射爲商	姑洗子聲爲徵	黃鍾子聲爲角	蕤賓子聲爲變宮	大簇生南呂
南呂八月爲 宮之均	子聲二 南呂爲宮	仲呂爲商	夾鍾子聲爲徵	仲呂子聲爲羽	林鍾子聲爲變宮	夾鍾生無射
無射九月爲 宮之均	子聲二 無射爲宮	蕤賓爲商	應鍾爲徵	大呂子聲爲羽	夾鍾子聲爲變宮	姑洗生應鍾

應鍾十月爲宮之均	子律三	林鍾爲商	南呂爲角	應鍾爲變徵	仲呂復生黃鍾
應鍾爲宮	黃鍾子律爲徵	太族子律爲羽	姑洗子律爲變宮		

宮有正變故謂上宮下宮。俗州鳩對七律皆言之矣。諸儒未之言也。十二律之均。終於七。而次月之宮受之。終於仲呂。而復皆以隔八相生。其爲旋相則矣。諸儒未之言也。無射爲宮。林鍾爲羽。二均皆用子律。林鍾不得獨大。鍾無射而爲大林之口。俗州鳩所以知其不和正聲爲大子律爲少。班固志律。皆下生。呂皆上生。京房自子至辰皆下生。自巳至亥皆上生。二說異同。若不可合。然以正聲子律考之。則說亦可通也。蕤賓下生。得大呂之子聲。自大呂之子聲。上得夷則之正聲。夷則下生。得夾鍾之子聲。夾鍾之子聲。上生。得無射之正聲。無射下生。得仲呂之子聲。以復于黃鍾之子聲。豈欲果不得律之正數耶。抑假以存正聲子律之法耶。淮南子宮生商。商生角。角生徵。徵生羽。此以隔八之生推之。不合。若以八十一數遞降之。以爲生。序十二律。謂之十六音可也。猶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二者相生。固自並行而不相悖也。

十二律合聲之譜

十一月	斗建子	奏黃鍾	祀天神
十二月	斗建丑	歌大呂	
正月	斗建寅	奏太蕤	祭地川
二月	斗建卯	歌夾鍾	享先祖
三月	斗建辰	奏無射	
四月	斗建巳	歌南呂	祀四望
五月	斗建午	奏姑洗	
六月	斗建未	歌小呂	享先妣
七月	斗建申	奏夷則	

太師以律同合陰陽之聲。先備皆知其爲斗日之合矣。漢志曰。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觀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注者謂以上元之說。諸儒莫之辨也。斗日皆陽。何以爲合。惟謂日爲日之初。月爲月之初。正與斗合。于是口陰陽口義焉。不余日月斗而皆之非也。此之謂三辰緯五星。

五月	斗建午	奏蕤賓	祭山川
六月	斗建未	歌南鍾	

十二律推變增衍之譜

京房準十三絃。六十律。仲呂復黃鍾不及九寸。故上房律候氣有驗。不可廢也。準法久絕。

魏陳仲儒出意安弦。不見施用。

周王朴但以定十二律。

宋錢樂之三百六十律。因房法推衍。

唐張文收曾鑄三百六十律。足見法之不繆。

梁武帝四通。十二律應十二律。大抵以律之寸。

當時以飲二鍾皆應。十二律。以飲。

鄭譯八十四調。萬寶常要文。收皆與譯同。

萬寶常八十四調。十二律。一律而有千八律。一律而有七律。八十四調之外。皆是移弦換柱之法。

歷無窮之變。起於天之餘度。斗分也。是律無窮之變。起於仲呂。不外黃鍾九寸之餘分。此造化之所謂不可測者。智者之創。彼皆有得不可廢也。

三宮六變之譜

圓鍾爲宮	夾鍾	降神	一變致羽物及川澤之節
黃鍾爲角	夷則	酌獻	三變致廣物及邱陸之節
太蕤爲徵	林鍾	出入舞	五變致廣物及土節

地。開丘用此四均。四均。天廟帝出乎廣。即百數六故樂六變。惟降神六變。

姑洗爲羽	函鍾爲宮	太簇爲角	姑洗爲徵	南呂爲羽	黃鍾爲宮	大呂爲角	太簇爲徵	應鍾爲羽
之林鍾均	之林鍾均	之無射均	之南呂均	之黃鍾均	之黃鍾均	之南呂均	之林鍾均	之太簇均
送神	降神	酌獻	出入舞	送神	降神	酌獻	出入舞	送神
澤中方丘用此四均 <small>林鍾地統 丑未數八故樂八變</small>			惟降神八變			宗廟之中用此四均 <small>虛危宗廟 子午數九故樂九變</small>		
			惟降神九變					

樂不六變不足以致天神。故先言之。三宮求類之說是也。而商聲獨闕。何以爲樂。角徵羽又不應旋宮之律。樂同極于千八聲。然八十四調之外。豈所以承大祀。是特未知周禮之書。多省文而互見。那之一詩。序樂最詳。猶不言送神之樂。此乃禮經非詩之比。迎神酌獻。八舞送神。樂用四均。各以一聲見之。復何疑哉。六變八變九變。其數甚明。大玄載之。張文收用之。唐矣。然文收祭樂。皆闕商聲。則亦承先儒之誤。爾且司樂不云乎。凡六變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則商其可闕耶。況以爲尙柔。而三宮皆舉太族。太族律之正商也。何避之有。況七音商周所用。而此不及者。舉五聲則二變存其中矣。亦謂之闕可乎。

律度量衡相通之譜

度 起于黃 鈞之長	量 起于黃 鍾之倫	權衡 起于黃 鍾之重	規矩準繩
分 寸 尺 丈 引	命內方尺以實度 合重一均以實權 升舉中黃鍾之宮以應律 斗內方分則以實規矩 斛準之量之以實準繩	銖 兩 斤 鈞 石	權與物均 重萬有一千兩生衡 衡平 衡運 生規 規圓 生矩 矩方 生繩 繩直 生準 準平

先王以律爲度量權衡。由權衡生規矩準繩。律法寓于度量權衡。苟得其一。皆可起律。惟周之嘉量爲範。先王用心之至如此。觀其銘可見矣。

帝王經世圖譜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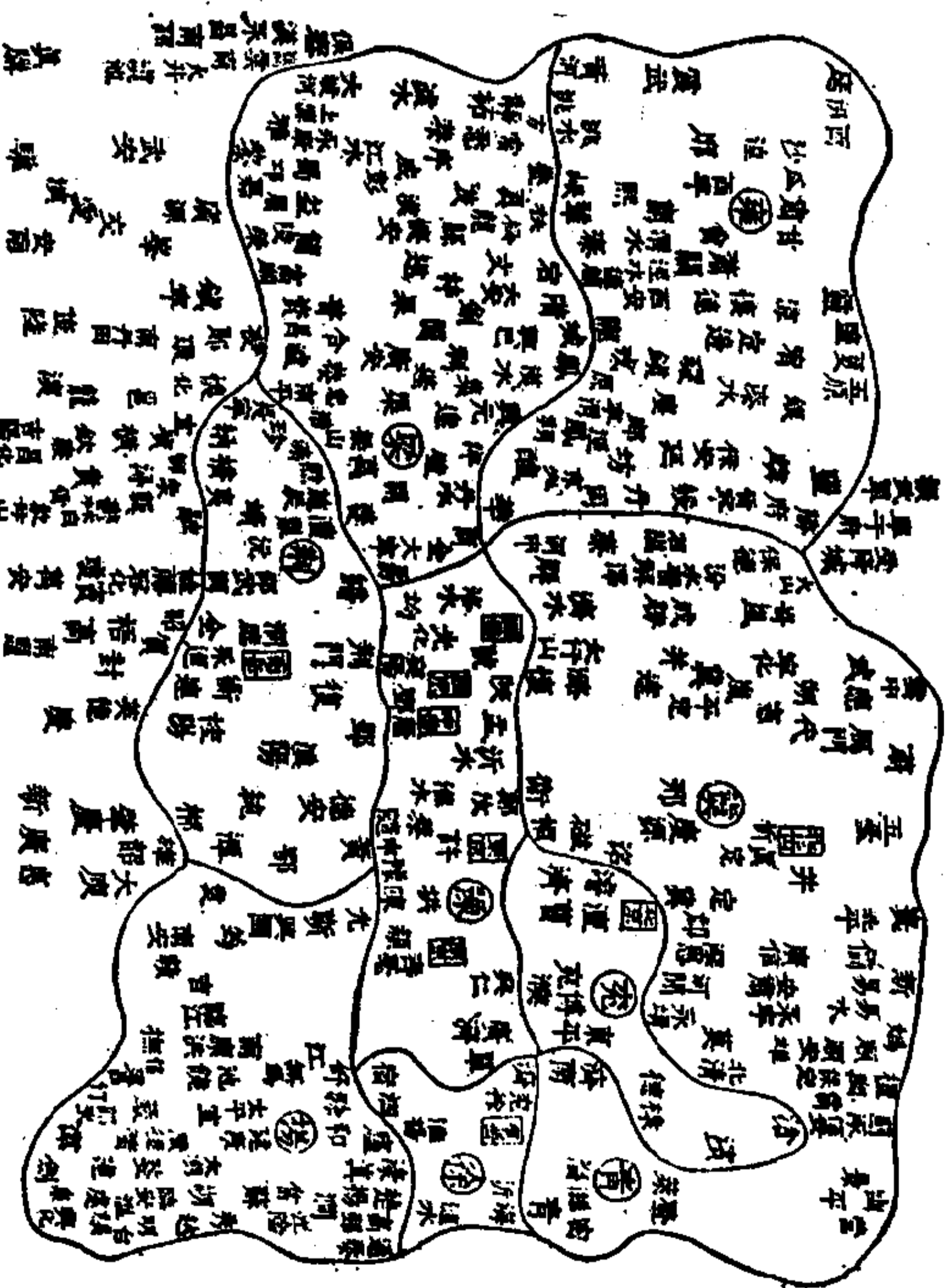
- 禹跡九州之圖
- 舜肇十有二州之圖
- 禹貢九州山川之圖
- 禹貢九州譜
- 周職方辨九州之圖
- 職方九州山川之圖
- 職方九州譜
- 周禮士會之譜
- 九等異同之譜
- 十二土壤之譜
- 士宜教稼穡之譜

帝王經世圖譜 卷七

- 帝王經世圖譜 卷七
- 周保章九州分星之譜
- 唐一行山河分野圖
- 魏陳卓十二次分野圖
- 世紀十一次配合譜
- 世紀九州分星旁通譜
- 六家分星異同之譜
- 三家分星異同譜

二一六

禹迹九州之圖



帝王經世圖譜 卷七

二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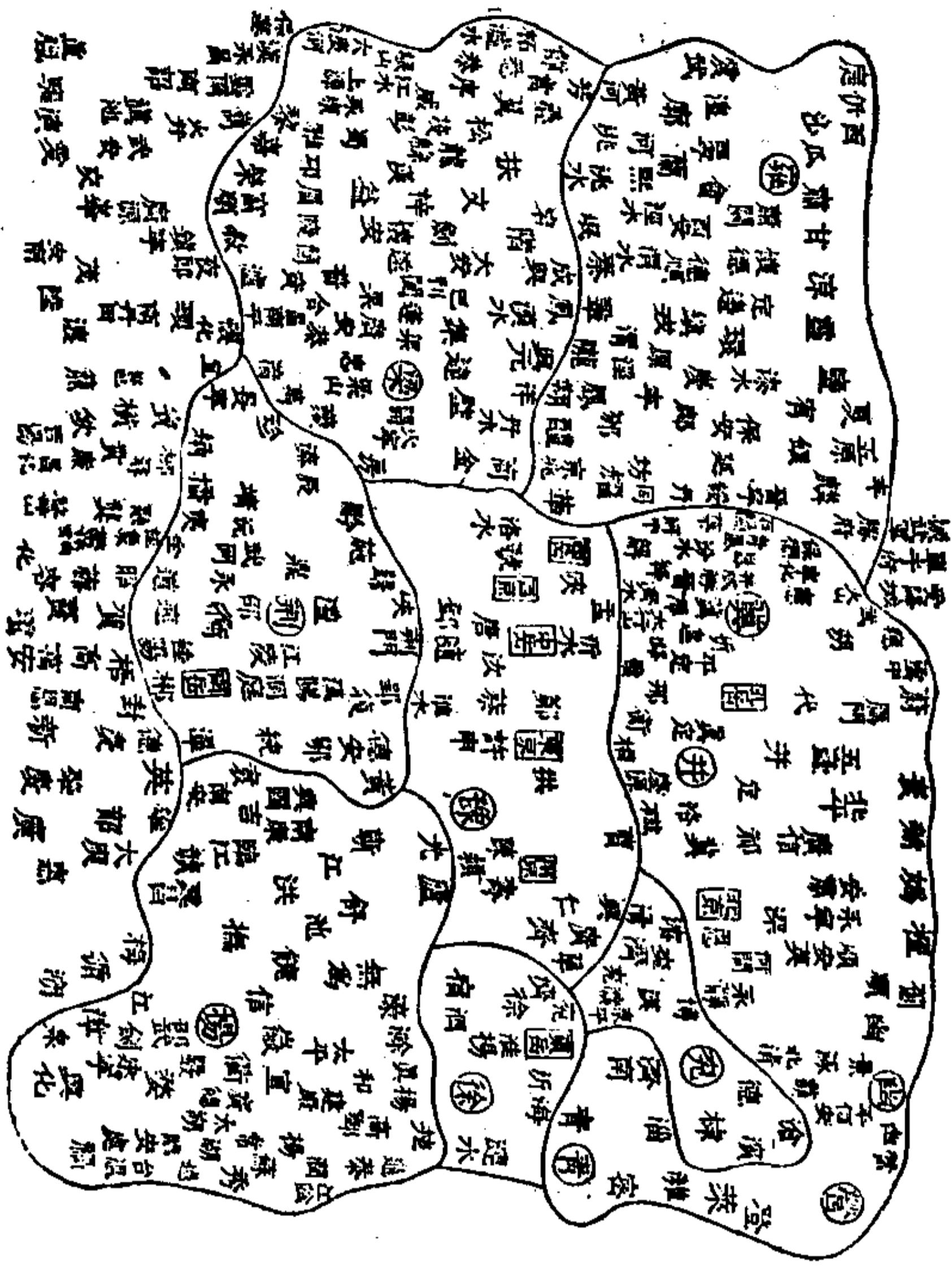
二一五

冀州 不言疆域以交、青、豫、雍、海、岱、淮、濟、河、惟兗州。東南距濟。西北距河。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淮。南距海。荆及衡陽惟荊州。北據淮。南距海。及衡山之陽。荆河惟豫州。西南至荆。華陽黑水惟梁州。東據華山之。黑水西河惟雍州。西距黑水。東據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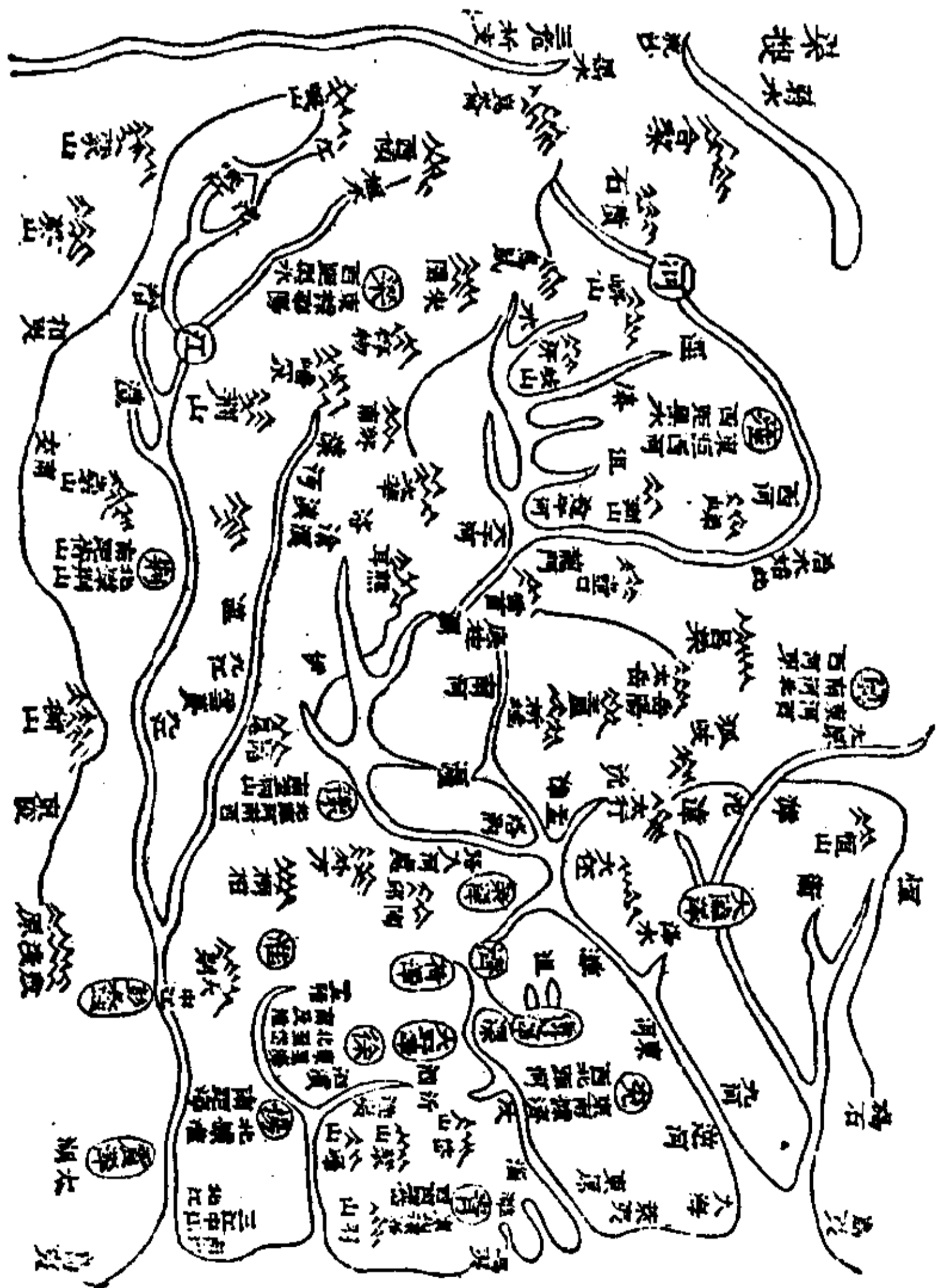
舜肇十有二州之圖

舜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十二州，皆無明文。他經亦無互見。

注：禹治水之後，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分州後，儒皆同說，疆域則無明文。治水先後之說異同，別具後釋。舊圖舜肇分為十有二州，蓋以古冀州南北闊大，分衛水為并州，分燕以北為幽州，以青州越海析遼東之地為幽州。今圖為衆說分幽并營，而闕其疆域，以無所考，不容臆斷。



禹貢九州之圖



三條、自漢地理志有南北條、馬融王肅有三條說。四列、鄭氏有此說、見書說、兩戒、唐一行說、見後圖。

禹貢九州譜

冀	東西南北 界交	冀	東至海 北至淮	徐	北據淮 南距海	荆	東距華山之 西距黑水	梁	東據河	雍	西距黑水
兗	東南據濟 西北距河	青	東北至海 西南距岱	揚	東至海 北至淮	豫	北據荆山 西南至荆山	雍	東據河	雍	西距黑水
山	太岳 碣石	岱	嶧	嶧	敷淺原	荆山內方 衡山大別	蔡蒙嶧岷	嶧	嶧	嶧	
恒太王新梁政雷 山行屋城柱首	恒太王新梁政雷 山行屋城柱首	恒太王新梁政雷 山行屋城柱首	恒太王新梁政雷 山行屋城柱首	恒太王新梁政雷 山行屋城柱首	恒太王新梁政雷 山行屋城柱首	恒太王新梁政雷 山行屋城柱首	恒太王新梁政雷 山行屋城柱首	恒太王新梁政雷 山行屋城柱首	恒太王新梁政雷 山行屋城柱首	恒太王新梁政雷 山行屋城柱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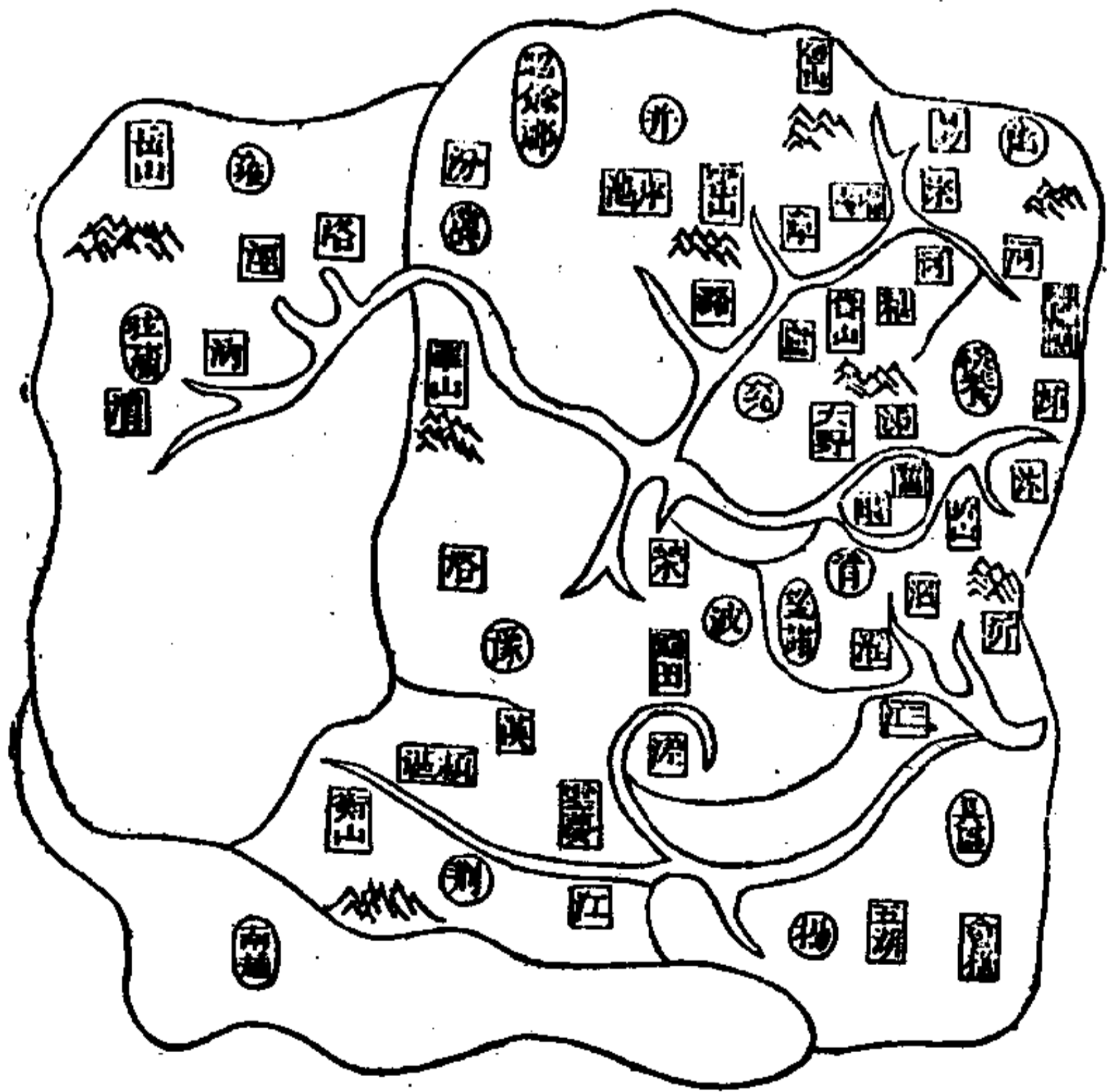
川	澤	地	夷	物	土	田	賦	貢	籛	導山
衡澆水沈	大陸	懷草木	島夷		白壤	中中	雜田第二 上上錯			入至太至底至雷 于于行于挂于口 海海恒王折太雷 石山嵐城岳首
漢九河 濟逆河	雷首	桑土		桑土既 麻土既 麻土既	黑墳	中下	貞 賦正相當	漆絲	織文	
汶淄		海濱 廣斥	萊夷	萊夷作 牧草木 漸包	白墳	上下	中上	漆絲	栗絲	
泗沂淮	大野	東原	淮夷	淮夷水 孔云	赤墳墳	上中	中中	漆絲	玄織縞	
三江	震彭 澤益	東陵	島夷	島夷水 孔云	塗泥	下下	雜田第六 下上上錯	漆絲	織貝	於通 敷九 淮原
江 淮 三 流	雲夢				塗泥	下中	上下	漆絲	玄縞縞組	至岷至荆 于山于內 衡之大內 山陽別子
伊 洛 孟 濟	孟 荷 藻				下土 墳	中上	雜田第一 錯上中	漆絲	織縞	陪桐 尼耳 至外 于方
淮 泗			和夷		青黎	下上	雜田第九 下中三錯	漆絲		山于岷 荆之荆 之陽荆 衡至山
江 淮 泗 水	流豬 沙野	原隰			黃壤	上上	中下	漆絲		太鳥西至 華嶽于 至朱荆 于山岐

帝王經世圖譜 卷七

二二三

帝王經世圖譜 卷七

二二五



職方九州山川之圖

會稽在山陰，屬漢會稽郡。具區即會稽，見禹貢。三江，見禹貢。

揚州在震澤之旁，具區五湖皆在吳南。

荆山在雲夢，江漢並見禹貢。衡山在湖南，屬漢長沙郡。雲夢在華容，屬漢南郡。

荊山在陽城，屬漢潁川郡。在豫境，今在荆宮。注云：洪未開，漢志：昆陽有淇水，亦屬潁川。意其源流下流，漫漶被于荆之北境。

華山見禹貢，在華陰縣，屬漢弘農郡。田在中牟，屬漢河南郡。崇山見禹貢，濟滎為崇。維見禹貢。

波見禹貢，在左傳，鄭氏云：在荆州。然臨在豫之南，荆之北。杜預云：漢在襄陽，屬漢西平郡。東南入郢，則因在豫之北境。

沂山在濰，屬漢泰山郡。望諸在臨淄，屬漢臨淄郡。即孟諸。在豫境，淮泗見禹貢徐州。

青水在蓋，沐山東，屬漢漢陽郡。

帝王經世圖譜 卷七

二二四

入都道	導川
入夾石 于石 于石	于流道至北東河 河為元于過至龍 濟水大下底龍門 入東陸水柱
達于于 于于 于于	海蓬九又 河河北 入同播 于為
達于于 于于 于于	入濟會 于于 于于
達于于 于于 于于	沂淮會 入于于 于于
達于于 于于 于于	海為北于江彭漢 中會東入蘇東 江于陵于東蘇 入匯東海為津 于東進至北為
于漢于 于于 于于	過江別漢之漢 九江南至水為 江至入于過浪 滎于太三
達于于 于于 于于	伊耳柏濟丘琴大東陸河 入東蘇北東休過東南 于會洛淮東山濟洛至 河海自自于于滎孟于 滎蘇于于陶為至津華
于于來 于于 于于	海水黑山出為嶧 南為嶧為嶧家 入滎江滎為導 于黑東東漢漢
于于至 于于 于于	于都穴滎至危黑嶧導 河過會自于滎水入弱 滎于鳥龍河至滎水 滎滎同門積于沙合 入會同石三合

貨見禹貢在博陽漢泰山郡大野見禹貢徐州在銀野屬漢陽郡
 河神見禹貢應注當作雷雷澤在陽城屬漢陽郡 非即澗水
 嶽山在汴屬漢扶風郡志亦在扶漢志汴山在西古文以爲汴山北有蒲谷鄭中谷汴水出西北入泗泗出溧陽屬漢安定泗
 出首陽 鳥鼠岡穴屬漢西郡見禹貢洛出懷德屬漢方郡漢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礪梁原出洛水東南入泗
 魯無圖在遼東屬漢遼東郡屬無慮城按遼在長廣屬漢遼東郡漢志下密注遼澤在西屬北海國首山屬漢遼東
 幽山屬漢遼東郡屬漢遼東郡漢志下密注遼澤在西屬北海國首山屬漢遼東
 并 恆山見禹貢在上曲陽屬漢中山國 昭餘郡在鄆屬漢太原郡 廣池山魯城屬漢魯國
 昭餘郡在長子屬漢太原郡 汾出汾陽屬太原郡 潞出潞德云潞名漢志有潞德不在潞州無效

職方九州譜

穀	畜	民	利	設	川	澤藪	山鎮	揚
稻	鳥獸	五男二女	竹金 箭錫	五湖 南夾在	三江 賈禹見	具區 南夾在	會稽 山在	荆
稻	鳥獸	一男二女	商丹 革銀	潁 注未聞	江漢 賈禹見	雲夢 容華在	衡山 南湘在	豫
五種 黍稷 稻	六擾 馬牛 犬雞	二男三女	絲林 象漆	澆 注未聞	淮 賈禹見	圃田 車中在	華山 屬華在	青
稻	雞狗	二男二女	蒲魚	沂 注未聞	泗 賈禹見	望諸 屬唯在	沂山 沂水在	兗
四種 黍稷 稻	六擾	二男三女	蒲魚	維 注未聞	河汾 賈禹見	大野 野在	岱山 博在	雍
黍	牛馬	三男二女	玉石	洛 注未聞	泗 賈禹見	弦蒲 沂在	嶽山 嶽在	幽
三種 黍稷 稻	四擾 馬牛 羊豕	一男三女	魚鹽	時 注未聞	河汾 賈禹見	魏養 廣長在	霍山 在	冀
黍	牛羊	五男三女	松柏	潞 注未聞	漳 賈禹見	昭餘 郡在	恆山 在上	并
五種	五擾 馬牛 犬雞	二男三女	布帛	易 注未聞	呼 賈禹見	昭餘 郡在	恆山 在上	

周禮王會之譜

五土	山林	川澤	丘陵	墳衍	原隰
左傳山林	左傳川澤	左傳丘陵	左傳墳衍	左傳原隰	左傳原隰
山師掌	川師掌	山師掌	山師掌	山師掌	山師掌
樂再變及山林之節	樂一變及川澤之節	樂三變及丘陵之節	樂四變及墳衍之節	樂五變及原隰之節	樂五變及原隰之節
動物	鱗物	羽物	介物	蟲物	人長
皮豹之屬	魚龍之屬	鷩雉之屬	龜鼈之屬	蠃蚺之屬	人長
麟長	龍長	鳳長	龜長	人長	人長
樂四變致毛物	樂三變致鱗物	樂一變致羽物	樂五變致介物	樂再變致蟲物	樂再變致蟲物
植物	畜物	廢物	蕘物	蕘物	蕘物
阜物	運夫之屬	桃李之屬	蕘物	蕘物	蕘物
毛而方木	黑而津水	專而長火	哲而瘠金	豐肉而庫土	豐肉而庫土

九等異同之譜

禹貢	司徒送人	草人 不可次第且 其本	左傳 亦無次第 其本
雍 上上	三夫百畝 家百畝 粟五十畝	駢剛 牛 馬 赤填	山林 五物 山林
徐 上中	通夫百二十五畝	赤緹 馬 赤填	藪澤 五物 川澤
青 上下	地夫百五十畝	培塿 馬 赤填	京陵 五物 川澤
豫 中上	三夫百七十五畝	渴澤 馬 赤填	濟鹵 五物 川澤
冀 中中	通夫二百畝 家二百畝 粟百畝	鹹鹵 馬 赤填	疆 五物 川澤
兗 中下	地夫二百二十五畝	勃壤 馬 赤填	假豬 川澤
梁 下上	三夫二百五十畝	埴填 馬 赤填	原防 五物 川澤
荆 下中	通夫二百七十五畝	疆 馬 赤填	隰泉 原 川澤
揚 下下	地夫三百畝 家三百畝 粟二百畝	輕爨 馬 赤填	衍沃 五物 川澤
左傳 人	乃九土不當爲九等 乃五地之分別適當 九數不得爲九等	先儲以兩者爲 九等皆非是	

十二土壤之譜十二土二分野之土性禹貢土是也十二土已加人功禹貢三土是也

角九氏鄉	豫州	土惟填	田中上	上賦	職方豫 設宜五種
房心宋	豫州	下土填填	田中上	中錯	職方豫 設宜五種

土宜教稼穡之譜

尾箕燕	冀州	白壤	田中中	上賦 錯上	職方豫 設宜五種
斗牛女越	揚州	塗泥	田下下	上賦 錯上	職方揚 設宜五種
虛危奎	青州	白壤 斥填	田上下	上賦 錯中	職方青 設宜五種
室壁宿	兖州	黑填	田中下	下賦 錯下	職方兖 設宜五種
奎婁魯	徐州	赤填	田上中	中賦 錯中	職方徐 設宜五種
胃昂畢越	冀州	白壤	田中中	上賦 錯上	職方冀 設宜五種
觜參營	冀州	白壤	田中中	上賦 錯上	職方冀 設宜五種
井鬼秦	梁州	青黃 壤填	田上下	賦下 錯下	職方梁 設宜五種
柳星張周	豫州	下土 填填	田中上	上賦 錯中	職方豫 設宜五種
翼軫奎	荊州	塗泥	田下中	下賦 錯上	職方荆 設宜五種

禹貢	職方	土	宜
冀	冀并冀	白壤	黍稷 五種并 三種
兗	兗	黑填	四種

雍	梁	豫	荆	揚	徐	青
雍	梁	豫	荆	揚	青	青幽
黃壤	青黎	墳墟	塗泥	塗泥	赤地墳	白墳 廣斥
黍稷	黍稷	五種	稻	稻	稻麥	三種 稻麥

以上土宜九州大較如此細分之但觀土色與性則知所宜也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以土會之法辨五土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穀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菜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庫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辨剛用牛赤緹用羊培壤用鹿渴澤用鹿鹹澗用豕勃壤用狐埴壤用豕疆樂用蕢輕爨用犬大司樂凡六變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元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元三變而致鱗物及

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元五變而致介物及土宜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選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左傳楚爲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爲掩書土田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澗鹵數疆潦規假豬町原防牧隰泉非衍沃量入修賦

大司徒治地之法一曰五物二曰九等三曰十二土四曰十二墳五物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是也九等自上至下是也十二土十二分野之土也十二墳已加人功可以稼穡者也先儒見司徒有不易一易再易遂人有上地中地下地遂爲周田三等不以禹貢釋之乃引草人士化之法是以十二土爲九等也又引爲掩爲賦以列九等是以五物爲九等也嘗不知司徒遂人省文互見正與禹貢九等合而爲一掩之所辨乃司徒之五物別而言之偶有九數亦不可以爲九等草人但論土宜至其肥瘠之差非所許也今故列三譜互相發明以著先儒之未喻者若乃士會之法五土物宜雖有五行養生之理不可例推後儒牽強合之非是大樂致物九古人必有感召之理周樂師亡而樂理不傳謂遲速小大感召後先亦先儒之牽合皆難據用但以經文譜之使學者便于觀覽耳

周職方辨九州之圖

東南曰揚州 正南曰荊州 河南曰豫州
 正東曰青州 河東曰兗州 正西曰雍州
 東北曰幽州 河內曰冀州 正北曰并州

舊圖荆揚豫兗之境與禹貢略同雍冀梁青則徐之地以經攷之頗合今姑從舊幽州之境并色青土其疆不可知難據舊圖分畫據經山川冀南而并北舊圖并西而冀東不惟山川易位于河內正北不合冀并幽青之境經無所考亦難臆斷今故辨四州之方而闕其疆云

一行曰：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或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與也。王畿千里，及其長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以鶉火為周分，則疆域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雖轉而維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郡，東分梁分，至于汝南，韓據全鄆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魏郡，西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魏之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徒大梁，則西河合于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于與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幾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歷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初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而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通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壘垣，至濊貊朝鮮，是為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攬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微，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微遠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澗，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微遠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濱，相為表裏，謂之南河。故于天象，則弘農分隸，為兩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為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為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為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三川中岳，為成周，西距外方，大任，北至于濟南，至淮東，達鉅野，為宋，鄭，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為鄆，鄆，漢，東濱淮水之陰，為申，隨，皆四戰用武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為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為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谷，三齊，夾石，碣石，為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為鄆，魯，南涉江淮，為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壘垣，北東及海，為戎，狄，自江源循嶺微，南東及海，為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終始，而有分野可知矣。于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開得坤維之氣，陰始達于地上，而雲有漢上升，始交于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為秦，蜀據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野艦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卻負恆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逾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開，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為山河下流，姬營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其正良開道，由紫垣絕淡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河內，皆家章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良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開，復與列舍氣通于易，天地始交，泰象也。臨析木津，陰氣益

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沈潛于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為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為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北河派末窮北極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姬營，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連，鄰顯項之墟，故為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於東海，自鶉首逾河成，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祇，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河，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達于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于易，氣以陽決陰，決，象也。升陽進臨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為天庭，其分野自河南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城際之，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良，為地紀，北斗自乾攝巽，為天綱，其分野與帝居相直，皆五帝墟也。究成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為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姬營也。故為顯項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為烈山之墟，得四海中承泰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沈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元，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謂之外庭，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為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姬營為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為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為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于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于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于恆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家章，為中州，其神主于嵩丘，鎮星位焉。

世紀十二次配合譜

日月所會與斗建合月律從斗建即紀所謂以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者也

星紀	星度	辰名	歲名	律	斗建	分野
星紀	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	丑	赤奮若	黃鍾	子	禹貢揚州
玄枵	自女八度至危十六度	子	困敦	大呂	丑	禹貢青州
						職方圖書
						十二月
						十一月

家草 <small>一名蘇</small>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壽星	大火	析木
自危十七度 至奎四度	自奎五度 至胃六度	自胃七度 至畢十一度	自畢十二度 至井十五度	自井十六度 至柳八度	自柳九度 至張十七度	自張十八度 至參十一度	自參十二度 至辰四度	自辰五度 至尾九度	自尾十度 至斗十一度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大淵獻	閼茂	作噩	涪灘	協洽	敦牂	大荒落	執徐	單闕	攝提格
太族	夾鍾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禹貢兗州 職方內	禹貢徐州 職方青州	禹貢冀州 職方冀州	禹貢豫州 職方冀州	禹貢雍州 職方雍州	禹貢梁州 職方雍州	禹貢荊州 職方荊州	禹貢豫州 職方同	禹貢豫州 職方同	禹貢冀州 職方并冀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世紀九州分星旁通譜

皇清一衍分野大略與班固地理志同

西漢志 二十八舍十日	西漢志 十二辰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晉志 斗九星	正義引 春秋緯一行云分 斗七星相直皆五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晉志 斗九星	正義引 春秋緯一行云分 斗七星相直皆五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晉志 斗九星	正義引 春秋緯一行云分 斗七星相直皆五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晉志 斗九星	正義引 春秋緯一行云分 斗七星相直皆五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晉志 斗九星	正義引 春秋緯一行云分 斗七星相直皆五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晉志 斗九星	正義引 春秋緯一行云分 斗七星相直皆五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晉志 斗九星	正義引 春秋緯一行云分 斗七星相直皆五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晉志 斗九星	正義引 春秋緯一行云分 斗七星相直皆五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晉志 斗九星	正義引 春秋緯一行云分 斗七星相直皆五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西漢志 五星	晉志 斗九星	正義引 春秋緯一行云分 斗七星相直皆五

周入	竟	冀	周分
天文虛危	天文角亢	天文畢	天文奎
地理齊分危	地理衛分味	地理齊分危	地理齊分危
甲乙海外	丙丁海外	甲乙海外	甲乙海外
候辰星	候辰星	候辰星	候辰星
主虛危	主虛危	主虛危	主虛危
神主岱宗	神主岱宗	神主岱宗	神主岱宗
晉志七日晝光主濟	晉志七日晝光主濟	晉志七日晝光主濟	晉志七日晝光主濟
至海岱以北	至海岱以北	至海岱以北	至海岱以北

豫		荆		揚		青		徐		周	
地理	天文	地理	天文	地理	天文	地理	天文	地理	天文	地理	天文
周星分心分氏角分	天州豫州	地理	天文	地理	天文	地理	天文	地理	天文	地理	天文
己酉	戊己中州	丁酉	丙丁江淮	丙丁江淮	又丁南夷	丙丁江淮	又丁南夷	丙丁江淮	又丁南夷	丙丁江淮	又丁南夷
占房心	宋鄭之	占房心	楚之	占房心	吳之	占房心	吳之	占房心	吳之	占房心	吳之
柳交主	角尤氏	柳交主	又	柳交主	又	柳交主	又	柳交主	又	柳交主	又
中州大夫	神主	負南海	神主	負南海	神主	負南海	神主	負南海	神主	負南海	神主
第七星	甲午	第四星	乙卯	第六星	乙巳	第一星	甲子	第二星	乙亥	第三星	丙寅
日候	庚午	日候	丁卯	日候	丁巳	日候	庚午	日候	庚午	日候	庚午
至泗水陪尾	外方	大別以東	第五星	江合	江合	山以東	山以東	山以東	山以東	山以東	山以東

豫		梁		周	
地理	天文	地理	天文	地理	天文
地理	天文	地理	天文	地理	天文
辛酉	庚辛	辛酉	庚辛	辛酉	庚辛
占房心	秦之	占房心	秦之	占房心	秦之
主東	又	主東	又	主東	又
負南海	神主	負南海	神主	負南海	神主
起女六度	起斗十度	起女六度	起斗十度	起女六度	起斗十度
起女二度	起斗六度	起女二度	起斗六度	起女二度	起斗六度
齊至危	吳至危	齊至危	吳至危	齊至危	吳至危
終危十二度	終危九度	終危十二度	終危九度	終危十二度	終危九度

六家分星異之譜

支榜	星紀	折木	大火	壽星	理國	魏太史	說周易	月令章句	帝王世紀	一行
天文	天文	天文	天文	天文	理國	魏太史	說周易	月令章句	帝王世紀	一行
起女六度	起斗十度	起尾九度	起氏十一度	起軫七度	起軫七度	起軫七度	起軫七度	起軫七度	起軫七度	起軫七度
起女二度	起斗六度	起尾四度	起亢八度	起軫六度	起軫六度	起軫六度	起軫六度	起軫六度	起軫六度	起軫六度
齊至危	吳至危	齊至危	吳至危	齊至危	吳至危	齊至危	吳至危	齊至危	吳至危	齊至危
終危十二度	終危九度	終危十二度	終危九度	終危十二度	終危九度	終危十二度	終危九度	終危十二度	終危九度	終危十二度

燕	降	大	實	鴻	鴻
天文星野井州 地理地宜井州之分	天文星野徐州 地理地宜徐州之分	天文星野冀州 地理地宜冀州之分	天文星野益州 地理地宜益州之分	天文星野雍州 地理地宜雍州之分	天文星野秦州 地理地宜秦州之分
自危十六度至 四分	自危十五度至 四分	自危十四度至 四分	自危十三度至 四分	自危十二度至 四分	自危十一度至 四分
起危十四度	起危十二度	起危十度	起危九度	起危八度	起危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六度	自危十五度	自危十四度	自危十三度	自危十二度
起危十五度	起危十三度	起危十一度	起危十度	起危九度	起危八度
自危十八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六度	自危十五度	自危十四度	自危十三度
起危十六度	起危十四度	起危十二度	起危十一度	起危十度	起危九度
自危十九度	自危十八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六度	自危十五度	自危十四度
起危十七度	起危十五度	起危十三度	起危十二度	起危十一度	起危十度
自危二十度	自危十九度	自危十八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六度	自危十五度
起危十八度	起危十六度	起危十四度	起危十三度	起危十二度	起危十一度

三家分星異同譜

支	揚
齊地虛危之分野 也東有實川東萊 鄒郡高密膠東南 有泰山城隍北有 千乘濟河以南渤 海之高樂高城重 合陽信西有濟南 平原皆齊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野 也東有實川東萊 鄒郡高密膠東南 有泰山城隍北有 千乘濟河以南渤 海之高樂高城重 合陽信西有濟南 平原皆齊之分也
齊國入虛六度 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虛一度 樂安入虛四度 虛危齊州自女八度至 虛危齊州自女十五度	齊國入虛六度 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虛一度 樂安入虛四度 虛危齊州自女八度至 虛危齊州自女十五度
須女虛危支榜也初須女五度餘二千三百七 十二度其分野自濟北東臨濟水涉平陰至于山莊 山之陰東南及高密又東盡萊夷之地得漢北海千 乘淄川濟南齊郡及平原渤海九河故道之南至于 樂安及博等處有過有兩浦姑氏之國其地得齊 濟東達于河外故其象著為天津經漢之陽凡司天 之星與羣星之象皆主虛危故齊以爲十二諸侯受命 之府又下流得委女宮九河未派比于星紀與吳越同占	須女虛危支榜也初須女五度餘二千三百七 十二度其分野自濟北東臨濟水涉平陰至于山莊 山之陰東南及高密又東盡萊夷之地得漢北海千 乘淄川濟南齊郡及平原渤海九河故道之南至于 樂安及博等處有過有兩浦姑氏之國其地得齊 濟東達于河外故其象著為天津經漢之陽凡司天 之星與羣星之象皆主虛危故齊以爲十二諸侯受命 之府又下流得委女宮九河未派比于星紀與吳越同占

降	大	實	沈
魯地奎婁之分野 也東至東海南有 泗水至淮陰臨淮 之下相離陸徐備 取虛皆魯之分也	魯地奎婁之分野 也東至東海南有 泗水至淮陰臨淮 之下相離陸徐備 取虛皆魯之分也	魯地奎婁之分野 也東至東海南有 泗水至淮陰臨淮 之下相離陸徐備 取虛皆魯之分也	魯地奎婁之分野 也東至東海南有 泗水至淮陰臨淮 之下相離陸徐備 取虛皆魯之分也
東海入虛一度 魯郡入虛六度 高密入虛一度 李其魯魯徐州自泰五度 城陽入虛九度 膠東入虛一度	東海入虛一度 魯郡入虛六度 高密入虛一度 李其魯魯徐州自泰五度 城陽入虛九度 膠東入虛一度	東海入虛一度 魯郡入虛六度 高密入虛一度 李其魯魯徐州自泰五度 城陽入虛九度 膠東入虛一度	東海入虛一度 魯郡入虛六度 高密入虛一度 李其魯魯徐州自泰五度 城陽入虛九度 膠東入虛一度
衣其降婁也初泰二度餘千一百一十 蛇邱肥城兩界野東遠梁父宿岱岳泰山之陽以負東海又 濱泗水經方輿而山彭城東至于呂梁乃東南抵淮益淮水 而東盡徐夷之地得漢郡鄆郡鄆郡東海泗水城陽古魯 薛郡魯小郡徐郡鄆郡鄆郡任宿須句與牟遂陽介根牟 及人庭氏之國李其魯魯徐州自泰五度 淮泗水之墟東北負山蓋中國齊魯之地百餘之所阜也 得馬牧之氣與黃之北土同占	衣其降婁也初泰二度餘千一百一十 蛇邱肥城兩界野東遠梁父宿岱岳泰山之陽以負東海又 濱泗水經方輿而山彭城東至于呂梁乃東南抵淮益淮水 而東盡徐夷之地得漢郡鄆郡鄆郡東海泗水城陽古魯 薛郡魯小郡徐郡鄆郡鄆郡任宿須句與牟遂陽介根牟 及人庭氏之國李其魯魯徐州自泰五度 淮泗水之墟東北負山蓋中國齊魯之地百餘之所阜也 得馬牧之氣與黃之北土同占	衣其降婁也初泰二度餘千一百一十 蛇邱肥城兩界野東遠梁父宿岱岳泰山之陽以負東海又 濱泗水經方輿而山彭城東至于呂梁乃東南抵淮益淮水 而東盡徐夷之地得漢郡鄆郡鄆郡東海泗水城陽古魯 薛郡魯小郡徐郡鄆郡鄆郡任宿須句與牟遂陽介根牟 及人庭氏之國李其魯魯徐州自泰五度 淮泗水之墟東北負山蓋中國齊魯之地百餘之所阜也 得馬牧之氣與黃之北土同占	衣其降婁也初泰二度餘千一百一十 蛇邱肥城兩界野東遠梁父宿岱岳泰山之陽以負東海又 濱泗水經方輿而山彭城東至于呂梁乃東南抵淮益淮水 而東盡徐夷之地得漢郡鄆郡鄆郡東海泗水城陽古魯 薛郡魯小郡徐郡鄆郡鄆郡任宿須句與牟遂陽介根牟 及人庭氏之國李其魯魯徐州自泰五度 淮泗水之墟東北負山蓋中國齊魯之地百餘之所阜也 得馬牧之氣與黃之北土同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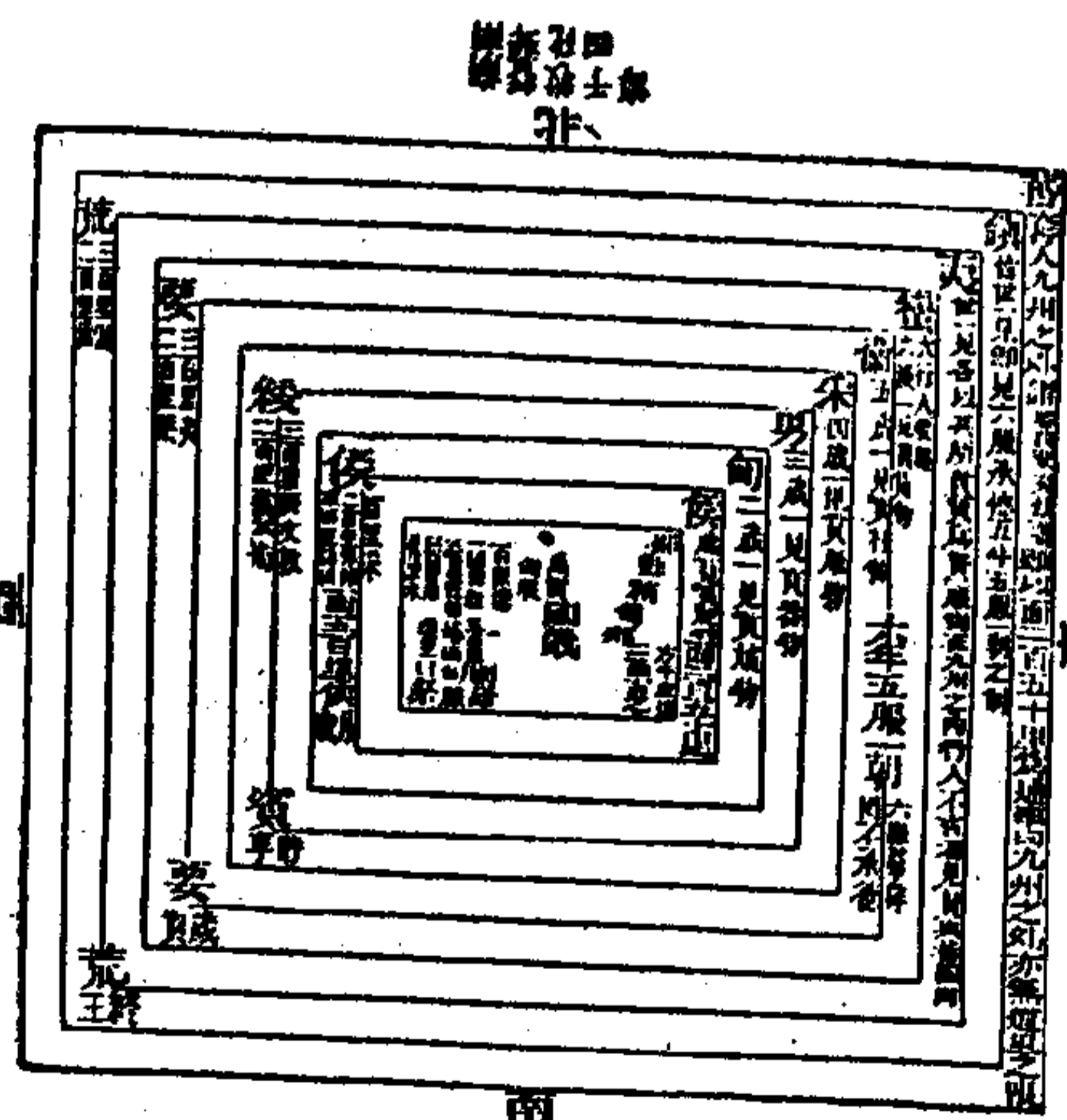
大	梁	實	沈
魯地奎婁之分野 也東至東海南有 泗水至淮陰臨淮 之下相離陸徐備 取虛皆魯之分也	魯地奎婁之分野 也東至東海南有 泗水至淮陰臨淮 之下相離陸徐備 取虛皆魯之分也	魯地奎婁之分野 也東至東海南有 泗水至淮陰臨淮 之下相離陸徐備 取虛皆魯之分也	魯地奎婁之分野 也東至東海南有 泗水至淮陰臨淮 之下相離陸徐備 取虛皆魯之分也
東海入虛一度 魯郡入虛六度 高密入虛一度 李其魯魯徐州自泰五度 城陽入虛九度 膠東入虛一度	東海入虛一度 魯郡入虛六度 高密入虛一度 李其魯魯徐州自泰五度 城陽入虛九度 膠東入虛一度	東海入虛一度 魯郡入虛六度 高密入虛一度 李其魯魯徐州自泰五度 城陽入虛九度 膠東入虛一度	東海入虛一度 魯郡入虛六度 高密入虛一度 李其魯魯徐州自泰五度 城陽入虛九度 膠東入虛一度
衣其降婁也初泰二度餘千一百一十 蛇邱肥城兩界野東遠梁父宿岱岳泰山之陽以負東海又 濱泗水經方輿而山彭城東至于呂梁乃東南抵淮益淮水 而東盡徐夷之地得漢郡鄆郡鄆郡東海泗水城陽古魯 薛郡魯小郡徐郡鄆郡鄆郡任宿須句與牟遂陽介根牟 及人庭氏之國李其魯魯徐州自泰五度 淮泗水之墟東北負山蓋中國齊魯之地百餘之所阜也 得馬牧之氣與黃之北土同占	衣其降婁也初泰二度餘千一百一十 蛇邱肥城兩界野東遠梁父宿岱岳泰山之陽以負東海又 濱泗水經方輿而山彭城東至于呂梁乃東南抵淮益淮水 而東盡徐夷之地得漢郡鄆郡鄆郡東海泗水城陽古魯 薛郡魯小郡徐郡鄆郡鄆郡任宿須句與牟遂陽介根牟 及人庭氏之國李其魯魯徐州自泰五度 淮泗水之墟東北負山蓋中國齊魯之地百餘之所阜也 得馬牧之氣與黃之北土同占	衣其降婁也初泰二度餘千一百一十 蛇邱肥城兩界野東遠梁父宿岱岳泰山之陽以負東海又 濱泗水經方輿而山彭城東至于呂梁乃東南抵淮益淮水 而東盡徐夷之地得漢郡鄆郡鄆郡東海泗水城陽古魯 薛郡魯小郡徐郡鄆郡鄆郡任宿須句與牟遂陽介根牟 及人庭氏之國李其魯魯徐州自泰五度 淮泗水之墟東北負山蓋中國齊魯之地百餘之所阜也 得馬牧之氣與黃之北土同占	衣其降婁也初泰二度餘千一百一十 蛇邱肥城兩界野東遠梁父宿岱岳泰山之陽以負東海又 濱泗水經方輿而山彭城東至于呂梁乃東南抵淮益淮水 而東盡徐夷之地得漢郡鄆郡鄆郡東海泗水城陽古魯 薛郡魯小郡徐郡鄆郡鄆郡任宿須句與牟遂陽介根牟 及人庭氏之國李其魯魯徐州自泰五度 淮泗水之墟東北負山蓋中國齊魯之地百餘之所阜也 得馬牧之氣與黃之北土同占

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蒙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閔。其澤藪曰獯養。其川河泲。其浸昔時。其利鹽魚。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曰庫沱。其浸溹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尚書舜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潞川。禹貢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冀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衡既從。大隄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沮洳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壤。厥草惟絳。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深。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嶠夷既略。維滌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絲。海物惟錯。岱畎絲漆。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既平。厥土赤埴埴。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齔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上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璆現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楛楛柘栢。砥砮砮丹。惟簡。篚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璆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滂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墳。下土埴埴。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菜絲紵。厥篚織纁。錫貢。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磬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豐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納。織皮。岷嶓。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

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陽。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橋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澗。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潛。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沱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泗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

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此計山。畫野分州。舊圖云。帝制九州。經既無文。名號雖存。難以口。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禹貢之書是也。商因于夏。無所變更。周既克殷。監于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之地。以爲幽并。按山川。禹得地。禹之五服。周自鎮服而內。方五千里。此三代九州。疆界道里之大略也。舜典注。謂治水之後。分爲十二州。舊圖謂舜以冀州闢大。爲分十二州。皆恐不然。蓋舜攝位之初。乃歷試之。三年。禹方治水之初耳。以是知漢志之說可用。至禹治水功成。禹貢之書止于九州。不應以十二州分疆。而以九州作貢。先儒所疑。不過舜格文祖後。咨十二牧。猶以爲十二州耳。曾不知初以土壤斷絕。分十二州。因置十有二牧。後雖別九州。而以十二牧總諸侯。理無相悖。蓋以已命爲牧者。無可廢之理。至禹貢金九牧。則復九州之故矣。况舜都與堯同在冀州。無以其闢大分州之理。周之併梁于雍。則以廣王畿。而析冀爲幽并。則以都在雍。舊圖說。後儒以周制度舜。非事實。當從班固漢志爲是。爾雅九州。與禹貢職方不合。說者以爲殷制。然終無考。亦難遽用。姑存之。以傳疑。凡禹貢十二州。職方。疆境。與其山川之屬。悉具圖譜。

司馬九畿之圖



職方氏。大行人。九服同制。行人只言見實。故與同于蕃國。若論地城。則與在九州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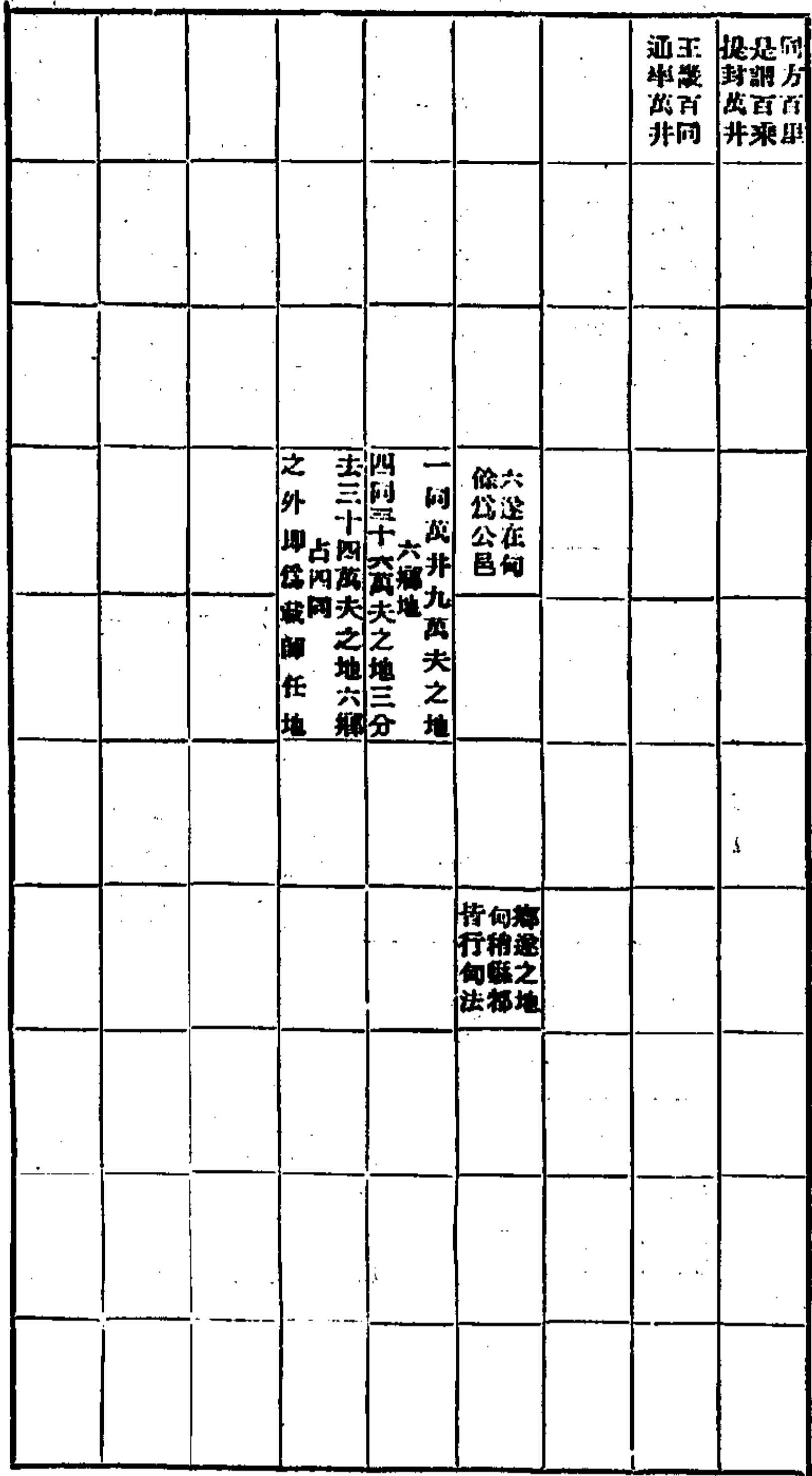
周禮大司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殯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費。虞書益。稷。粥。成。五服。至于五千。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銜。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

帝王經世圖譜卷八

- 司馬九畿之圖
- 司徒建王國之圖
- 王畿提封之圖
- 武成分土之圖
- 司徒建邦國之圖
- 職方封國設法之圖
- 成王廣魯之圖
- 今定分土惟三之圖
- 五溝五涂異同之圖
- 九夫為井之圖
- 四邱為甸之圖
- 四縣為都之圖

視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田而已。都鄙制以宰數。而出賦以邱乘。則采地之大者。其民不過六萬夫。其兵不過百乘。較之外諸侯。其勢相什。自稍至都。近者愈小。遠者愈大。防微杜漸之意深矣。禹貢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率以百里為差。此王畿出賦輕重之法也。郊有遠近。以別任地之征。都有小大。以明采地之等。曰四郊。以見四面相似。曰家削。以別公邑。小都曰縣。合縣而成都。大都曰邦。在國之境也。自公邑至于大都。通謂之都。鄙。兼君子野人所居而言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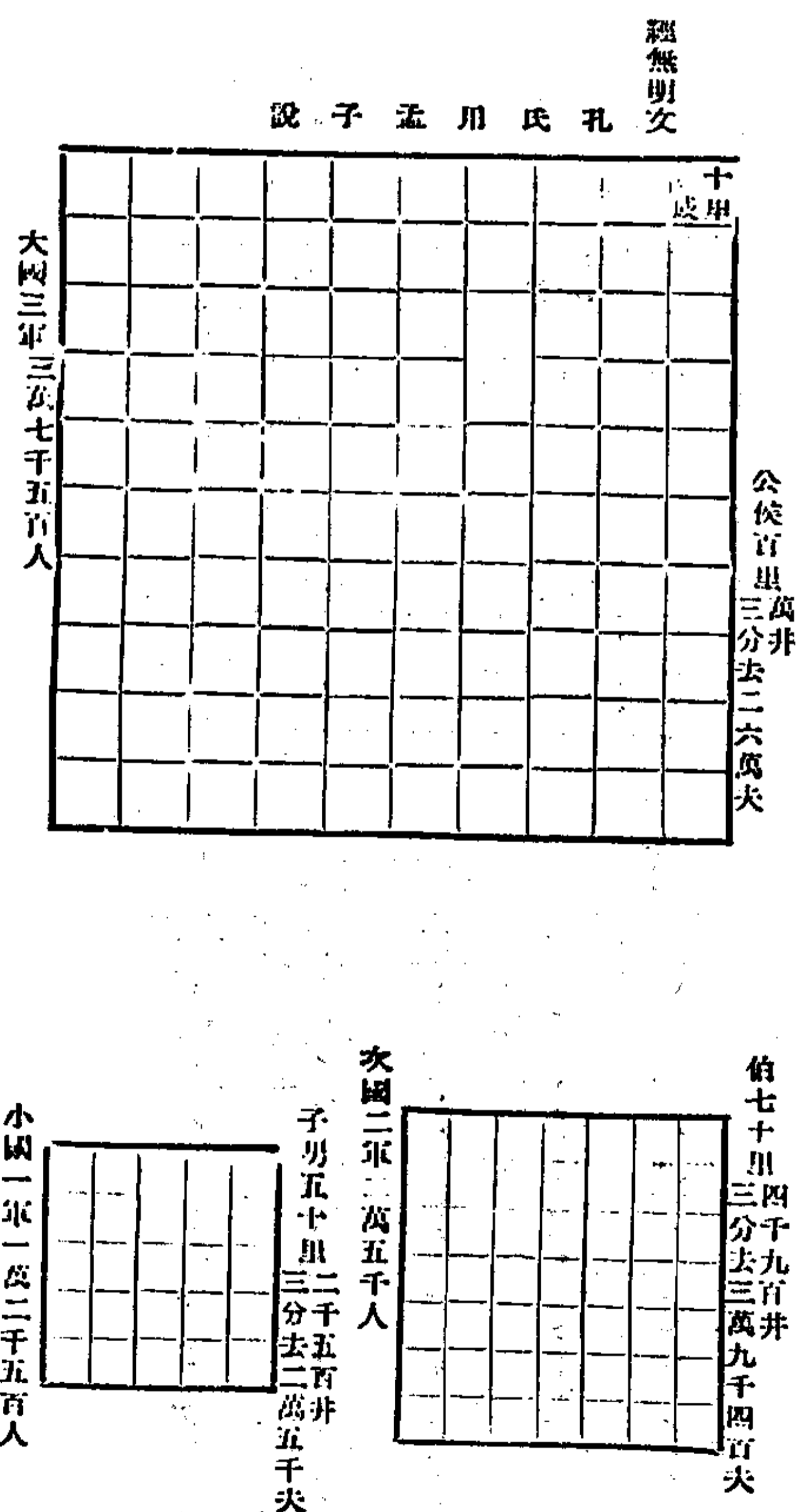
王畿提封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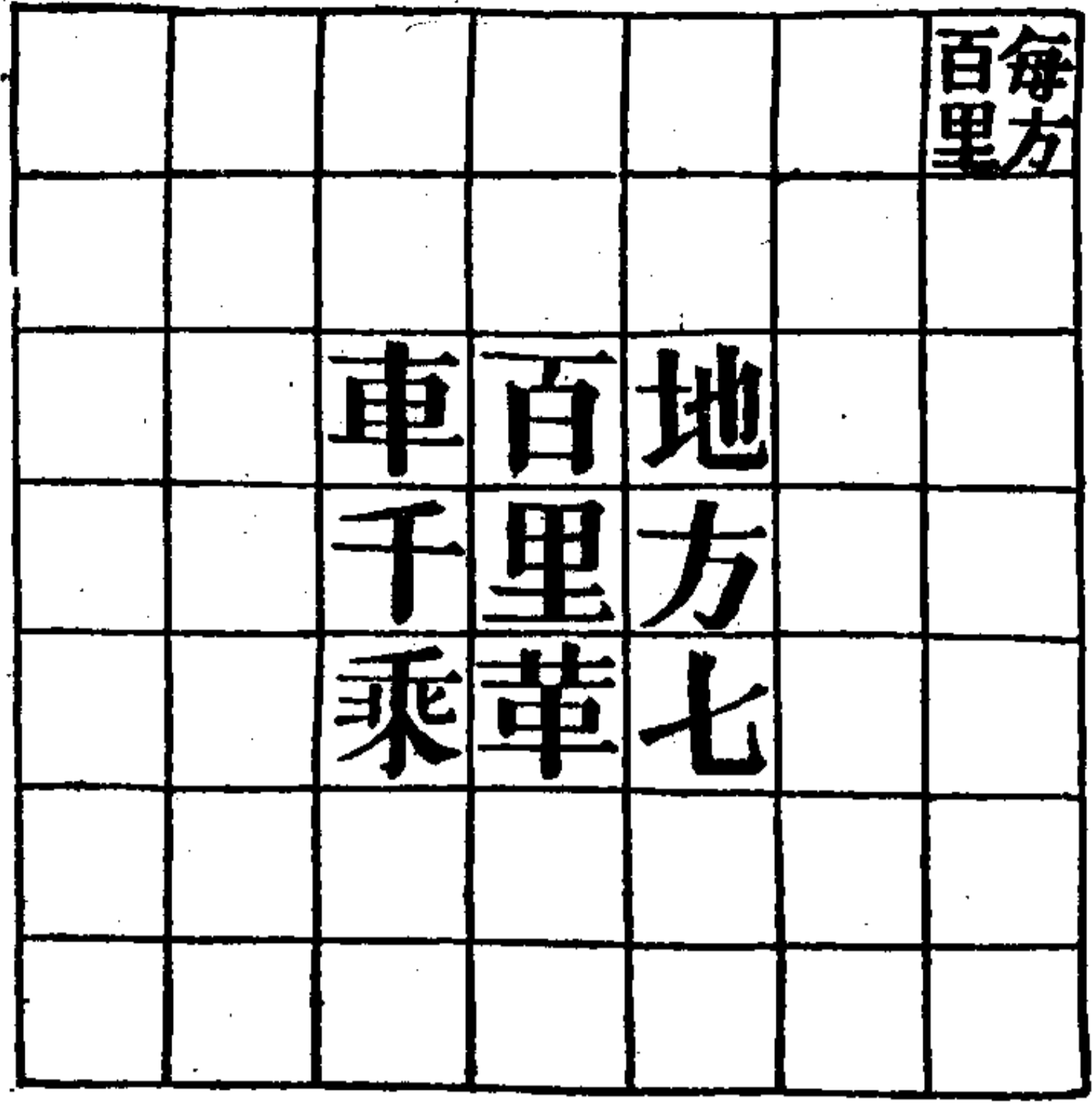


周禮。大司徒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以令。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中地家六人。可任也。下地家五人。可任也。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法與小。班固。漢志。載司馬法曰。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方千里。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漢志乃通率千里之法。若以周禮考之。則王畿提封百同。內為鄉遂。地占四同。鄉田在四同之地。餘地為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六遂但占甸地二同。計其出軍。已為兵車千五百乘。餘九十四同。通用甸甸之法。出賦九千四百乘。合鄉遂之軍。過萬乘之數。幾千乘。故知司馬法乃通率之數耳。司徒會卒伍。率家一人。經土地。四邱一乘。內外之法備矣。

武成分土之圖

此諸侯用軍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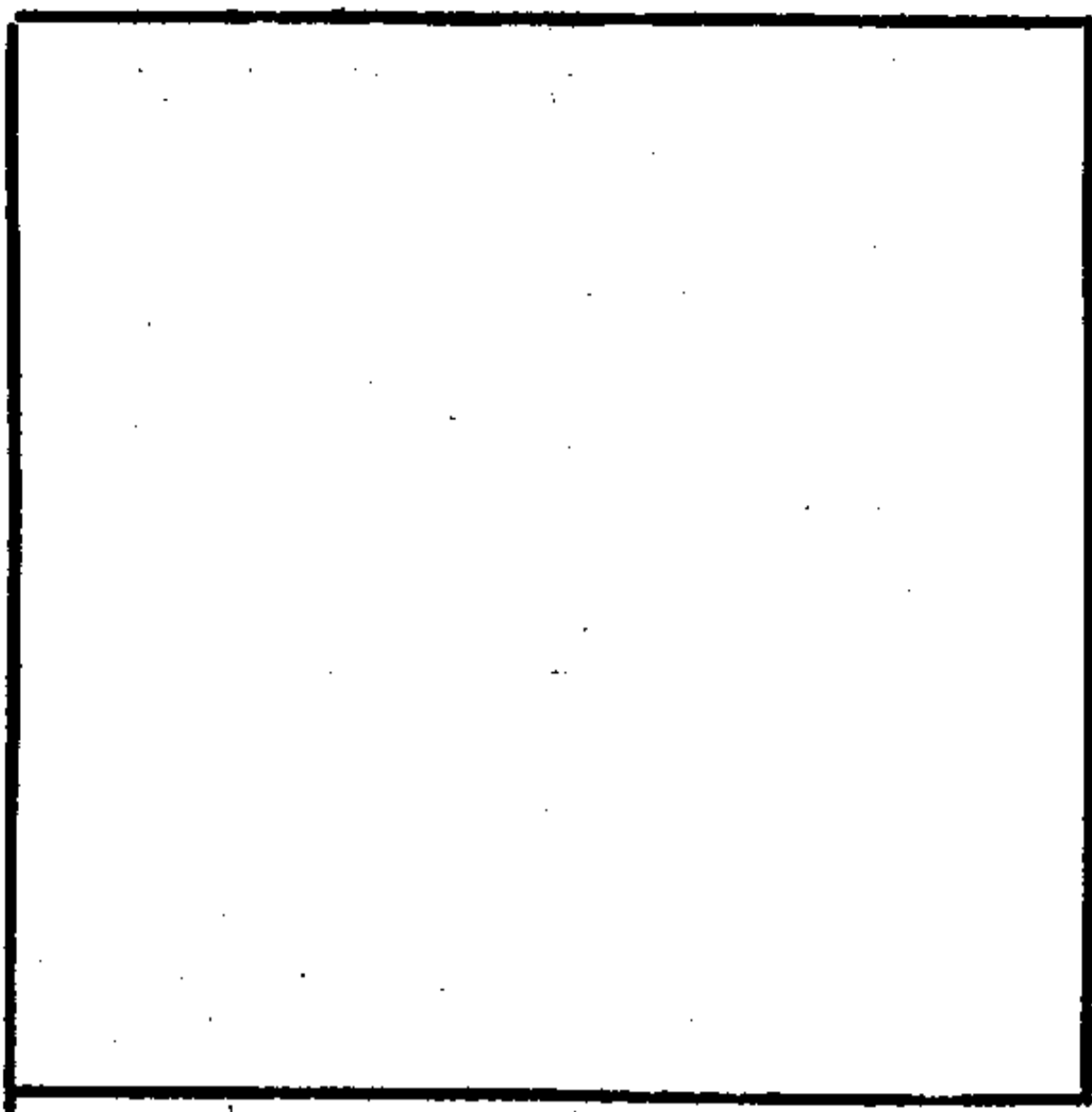
圖新公

今定分土惟三之圖

二八六

一曰爲三鄉一曰爲三遂餘二曰半出賦二百五十乘合

千乘公地四圍有半爲方二百一十一里侯上四于公



圖新男

一曰爲方七十里者一爲二鄉餘一曰出賦合六百乘

伯地二曰爲方四十一里實二百四十步

餘爲五十里者二定出賦五十乘合三百乘于下同于男則國子男獨見自有封疆可推而上

一曰爲方五十里者四一爲一遂

二八七

二八八

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測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二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孟子萬章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左傳子產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甸

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域武成分土之等及孟子班祿之制不合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爲周禮者又強爲之說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之耳我晉曰魯人三郊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帥一軍之戎車百三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同之九服即禹之九服烏觀所謂七千里者周公和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遽過于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之地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六萬尙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爲因應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于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他無餘地車牛馬牛干戈之屬于何出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等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郊之吏九千四百六十八人於何給之尙未言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朝之朝貢四鄰之邦交于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況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產孟子之言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於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于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賦言之則地方千里者爲兵車萬有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二

二八九

遂略當一同。合為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為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於男侯。上同于公。是為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顧史。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龜蒙。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而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於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而況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也。于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于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于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也。于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也。于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實相通。何嘗微毫抵牾哉。且先王之于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哉。公之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合五百里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慶而益以地。則豈以百里為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見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子。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廣周公云耳。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于齊有賜履焉。于衛有封畛。士略焉。于韓侯有奄受北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然則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諸儒之說。孰是乎。曰。皆非也。鄭司農謂所食租稅之數。男通五十里。是大國貢輕。而小國貢重也。鄭康成謂公以一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國土沃。而小國土瘠也。九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豈諸侯之地。皆無不易者哉。康成之說。既不通。司農又倒置之。輕大而重小。是侮弱補長其強也。豈所謂寡多益寡。稱物平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哉。子產曰。先王班貢輕重。以列列。列尊貢重。周制也。列卑貢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謂邦內甸服也。畿外諸侯。則列尊貢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輕乎。康成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其意是矣。奈何以一易。再易。三易。為說也。授之沃壤。而貢重。予之瘠土。而貢輕。是乃適當然。烏在其為正之字之哉。當以王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為正。然王之食。豈盡取其所稅哉。諸侯以什一取民。王又以什一取諸侯。則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一之一耳。甸稍縣鄙。皆無過十二。于其什一之中。概取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為列卑貢重。職方氏七伯。當為十一伯。注說為是。

五溝五涂異同之譜

周禮。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執事焉。以為地法。而待政令。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闢。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正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中地家六人。可任也。下地家五人。可任也。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乃經土地。而非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族師。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廬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采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鄙。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溝	途 深廣二尺	塗 徑車牛容	遂 人治野之法	匠人	稻人
溝 深廣四尺	塗 徑車大容	遂 夫間	田首	防 水畜以水止以	防 水畜以水止以
溝 深廣八尺	塗 徑車一乘	遂 十夫鄰二	井間	途 水蓄以水均	途 水蓄以水均
治 深廣二畝	道 軌二容	遂 百夫鄰一	成間	列 水含以水均	列 水含以水均
川	路 軌三容	遂 千夫鄰二	各載其名	以 涉揚其表作	以 涉揚其表作
		遂 萬夫鄰四	必有用川上		

遂人計夫舉外

匠人計里舉內

鄭氏謂畿內川實後外用助非是。夫田有助。口口有貢。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濶。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鄒。五鄒爲部。五部爲縣。五縣爲遂。皆以地域溝樹之。使各守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以田里。安。以樂昏。授。以土宜。教。以稼穡。以與。勸。利。以時器。勸。以疆。子。任。以士。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廩。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廩。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廩。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開。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徒。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征。役。稻。人。掌。稼。下。地。大。司。馬。凡。分。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匠。人。爲。溝。澮。相。廣。五。寸。二。相。爲。耨。一。耨。之。伐。廣。尺。深。尺。爲。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開。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開。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開。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執。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塗。焉。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稠。參。分。去。一。大。防。外。網。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

尚書甘誓。乃召六卿。毛詩采芣。其車三千。公劉。其車三軍。信南山維禹甸之。中田有廩。甫田。俶彼甫田。歲取十千。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文王有聲。築城伊域。崧高。微申伯土田。微申伯土疆。韓奕。維禹甸之。實畝實籍。噫嘻。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戴芟。侯疆侯以。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邱甲。襄公十一年正月作三軍。昭公五年舍中軍。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楚蔣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蔣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淵源。規假瀦。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楛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哀公元年。伍員曰。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孟子滕文公上。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告子下。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喪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西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戡殲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

而制軍賦。地方一里而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軍。卒正。二年簡徒。卒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禮小司徒。鄭司農注。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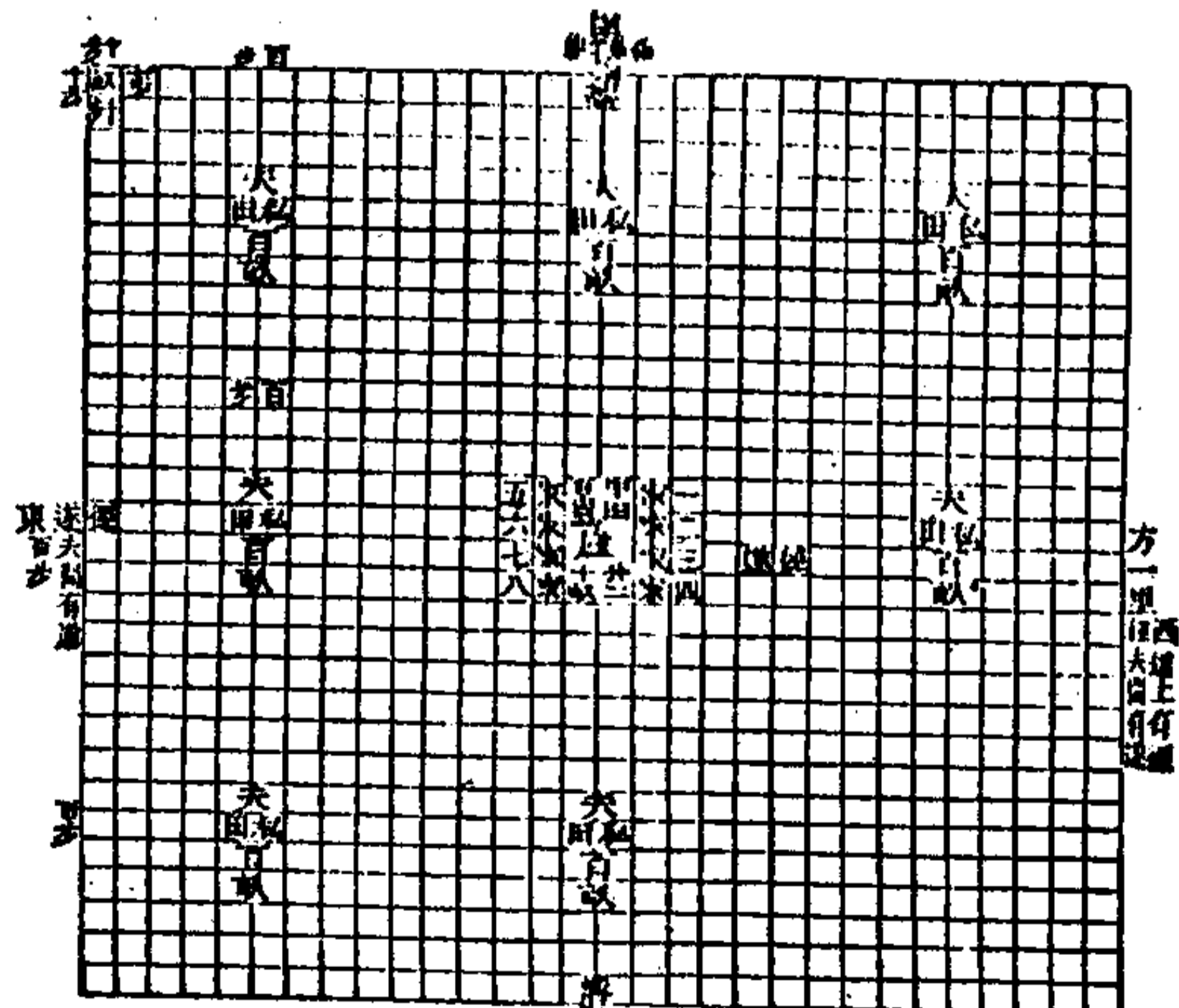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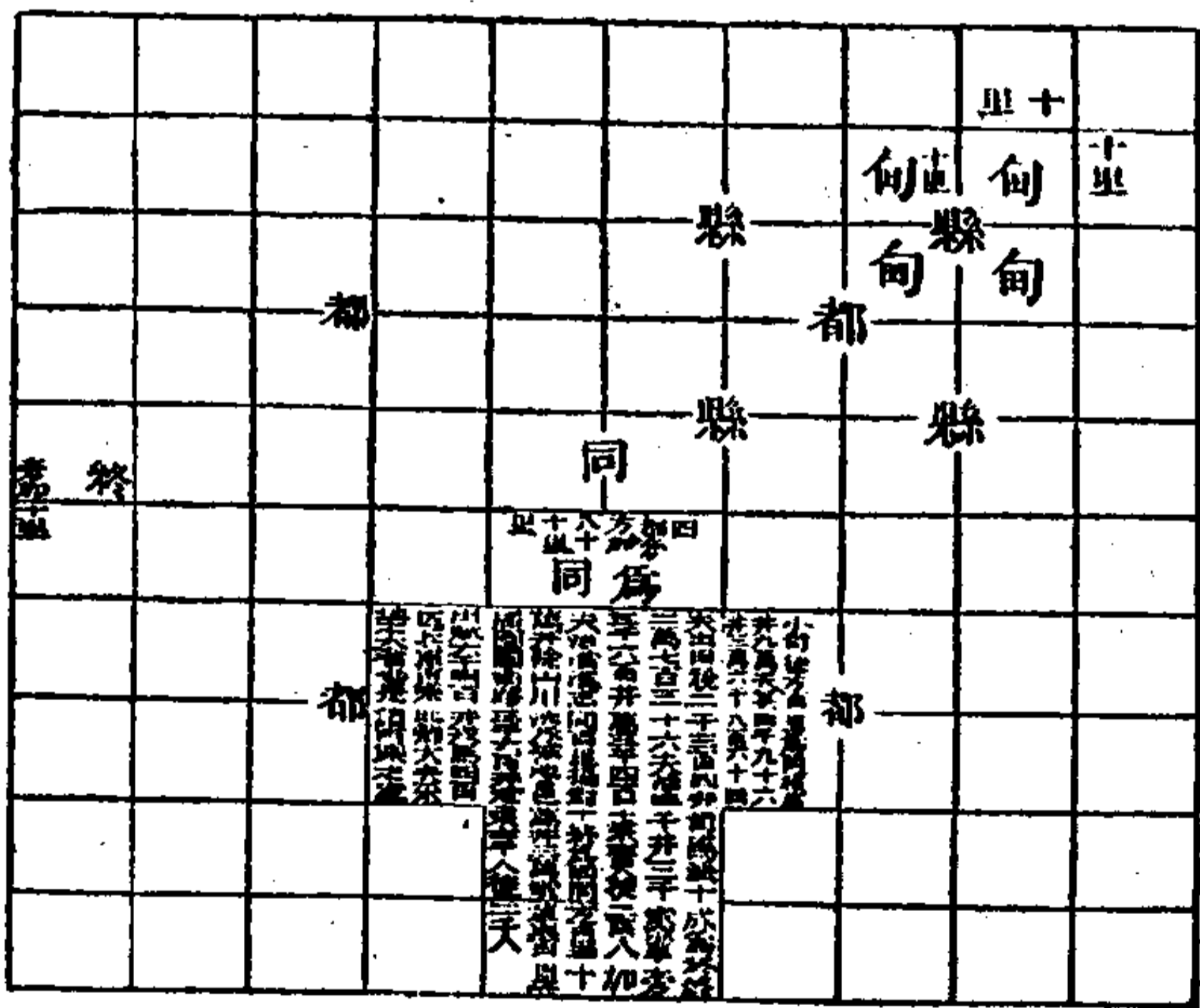
井田之制。周禮略存其大經。鄉遂都鄙。爲法殊途。諸侯之大小不同。而內外輕重詳略之法。與王畿相似。漢儒不加剖析。周公之制。遂以不彰。今別而言之。井田之綱。舉矣。王畿方千里。而各五百里。百里爲郊。二百里爲甸。三百里爲鄉。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六鄉居地。四同在郊。六遂如鄉。在甸。郊之餘地。以爲場圃。宅田。賈田。士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甸之餘地。以爲公邑。稍。縣。都。以爲采地。鄉。遂。王所自治。公邑之外。是爲都鄙。先王制法。重內輕外。歸之大同。不憚小異。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中地家六人。可任也。下地家五人。可任也。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然則鄉之授。均以百畝。其出兵。均以一人。其無公田。不用邱乘。取兵之法。明矣。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六鄉之田。用夏實法。孟子所謂什一使自賦也。遂人治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鄒。五鄒爲部。五部爲縣。五縣爲遂。居民出賦。大概同于六鄉。所小異者。授地有田萊之差。而任民均于下劑。則家一人而已。六鄉地狹人衆。故因其地。而等其人。六遂地廣人稀。故輕其役。而均其地。使地皆足以養人。人皆足以給使。則不同之同也。鄉。遂。乘法。成于族。鄒。兵車一乘。馬四匹。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革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一人。卒二十四人。鄉。遂。各七萬五千人。攻守自副。爲兵車革車。合三千乘。故采芣言。方叔率止。其車三千。此鄉。遂之兵制也。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

夫九夫爲井。則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中田有廬八家。各二畝半。餘八十畝。八家共治之。則私田百而公田十。孟子所謂九一而助。其實皆什一也。四邱爲甸。六十四井而乘馬之法。具卽司馬法所謂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于戈備具者也。一甸之賦百人。攻守車各一乘。司馬法不備言者。欲明兵車之制。故止以牛見守車也。司馬法又言。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若與邱乘。踏駁者。地兼溝洫。屋簷三夫。車兼守車。而以士十人。互見攻車也。一甸所出。卒長御右。兩司馬與守車之伍長。合十人。則有攻車可知。攻守之車。皆用革輓。而攻車建五兵。故於邱。甸言兵車。於成。言革車也。古人備質。互相發明。類如此。設或甸無革車。不應言牛。成無兵車。則士十人。將安用哉。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地。略與甸人上地。中地。下地。相做。而都鄙無一廬者。廬在田中。則有室而已。不易百畝。而上地。萊五十畝。若不同者。周之制。地征其實九等。而互以上等見之。家百畝者。田上上。萊五十畝。田上下。二百畝者。田下下。自百畝至三百畝。每二十五畝爲差。九等通率相補。皆再易之地也。都鄙。授田與六遂同。出兵。不當六遂之一。先王強幹弱枝。深意在此。鄉遂出兵。雖五倍邱人。而牛人掌其兵車之牛。校人軍事物馬。而班之馬質。戎馬有物。賈受於有司者。書馬車僕。凡師充革車。司戈盾。授兵從。司馬之法。而頒之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則知鄉遂之馬牛。車甲。兵器。旗物。皆頒於公。非若邱乘之具於民。此先王之所以至公至均也。故夏曰。貢商曰助。周曰。徹者。通貢助之法。而用之。夏啓戰甘之野。乃召六卿。則六治鄉足軍。自禹貢如此。非周公創意。鄉遂用貢。具六軍。都鄙用助。通王畿。出賦萬乘。周禮井田之大經。不其昭乎。牧誓曰。魯人三郊三遂。所謂成國。半天子之軍。而宣公稅畝。成公作邱甲。則魯郊遂之外。用助與商同。邱乘與周同。孟子告滕文公。請野九一。國中什一。亦欲復周之徹耳。言井田者。通乎鄉遂。都鄙。貢賦。軍賦。之異制。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九夫爲井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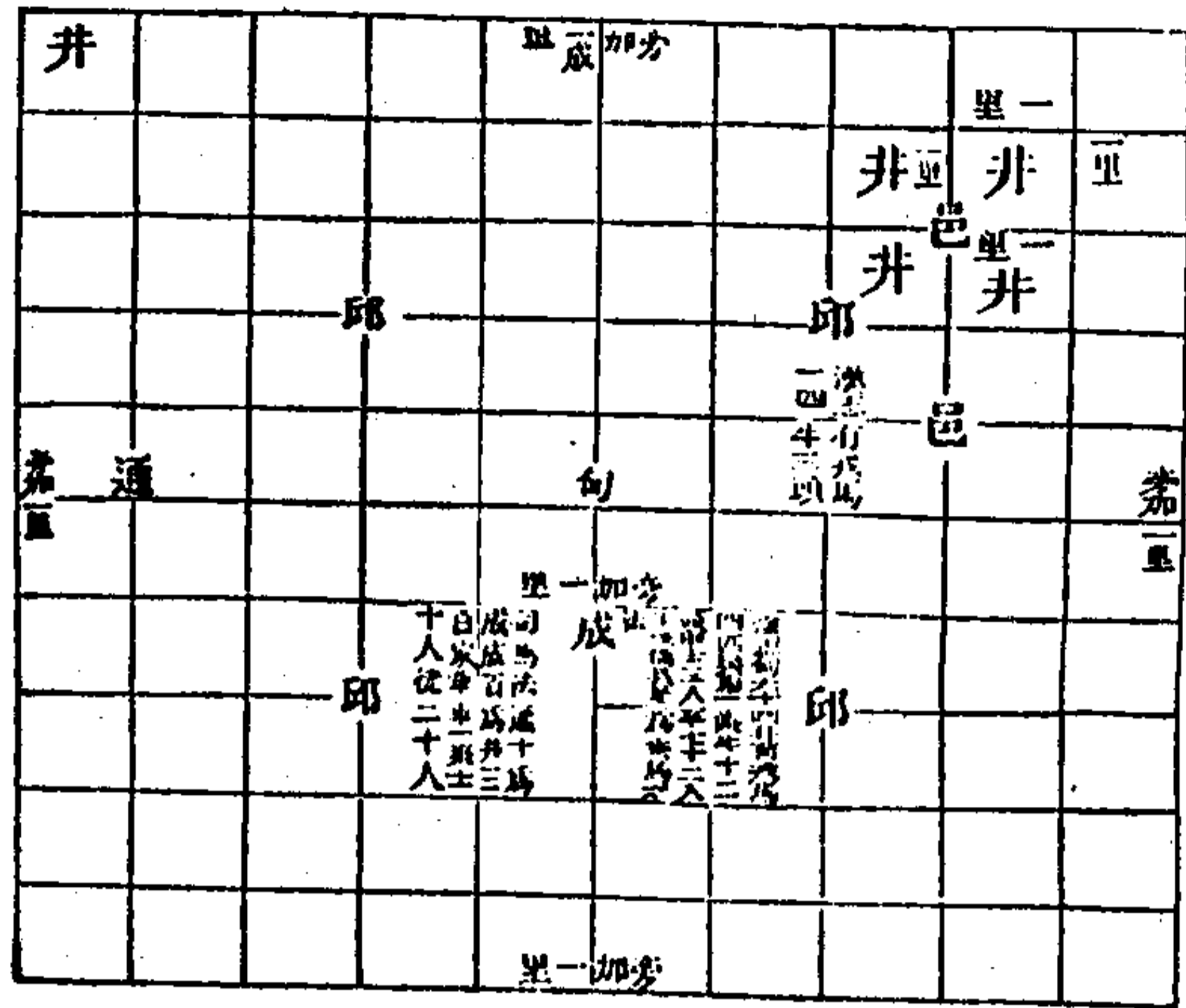
四縣爲都之圖

爲同附



四邱爲甸之圖

十里爲成附



三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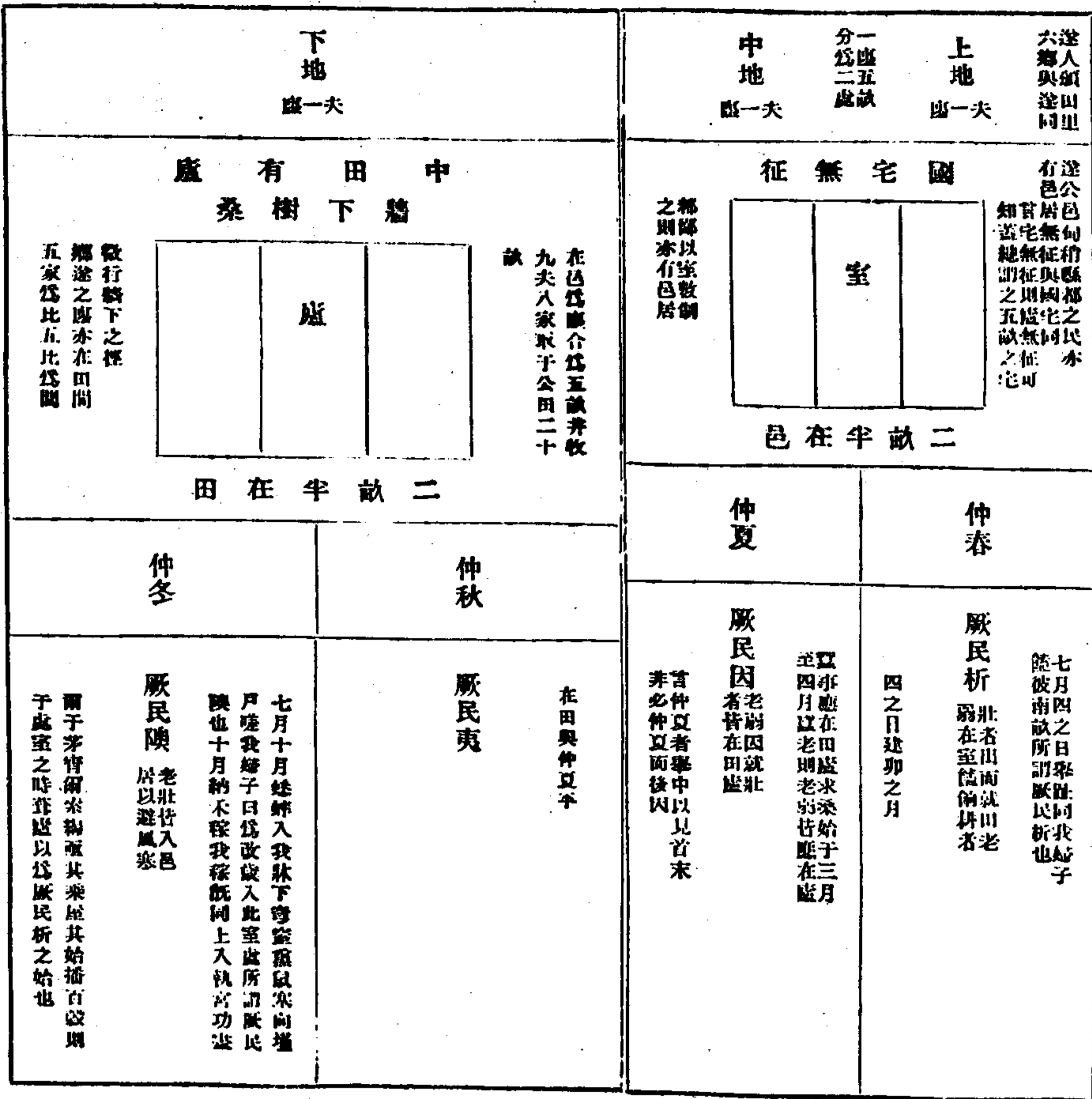
周禮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乃分地職。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司馬法見鄭注漢志。

先王之制。力役內自六鄉。外至都鄙。其輕重。多寡。蚤晚。皆不同。而歸於大均。說者惑之。而自爲異說。第未深考之云耳。鄉大夫言國中鄉也。言野遂也。因鄉而及遂。見鄉輕而遂重也。小司徒以上地。中地。下地。任民。鄉法也。遂人以下劑致。遂法也。合而觀之。見鄉重而遂輕也。都鄙用井田五百畝。十六家而出兵百人。則較鄉遂五倍其數。若重矣。然鄉遂賦出於公。都鄙賦出於民。則實均耳。先王之微意。強幹而弱枝。重內而輕外。鄉欲兵衆而強。遂欲足以爲鄉三之二。鄙則助鄉遂而已。休遂之羨卒。減於鄉三之二。都鄙之兵。不當遂五之一。鄉晚役而早休。遂早役而晚休。則鄉兵實強。遂兵弱於鄉矣。至於以豐年。中年。無年。爲役之多寡。有無。以龍見日。至。爲力役之始終。貴賈。能。服公事。老疾之皆舍。則無間乎鄉。遂。都鄙。同於一而已。當異而異。當同而同。終歸於大均。此類族辨物。所以爲同人。哀多益寡。所以稱物。平施。容民。畜衆。所以爲師也。王制不從政之說。漢儒約三代之制。而參取之。又古文殘缺。不得其真。故有與周官抵牾者。姑存之。以見異同。後儒甸用三日通計。十三日之說。非是。舉其中之意也。

帝王經世圖譜卷九

- 千里爲畿之圖
- 王畿任地之圖
- 九等通率之圖
- 一廛授地之圖
- 鄉遂都鄙授地任民出賦之譜
- 鄉遂都鄙出兵之譜
- 鄉遂居民設官之譜
- 保伍居民出軍之譜
- 井田出車之譜
- 周知民數之譜
- 力政異同之譜
- 九職十二職異同之譜
- 大宰九賦九職九式九貢斂財制用之譜

一 廬授地之圖



尙書四民

周禮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載師以廬里任國中之地。國宅無征。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遂人治野以田里安屯。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廬。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廬。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廬。餘夫亦如之。尙書堯典仲春。厥民析。仲夏。厥民夷。仲秋。厥民曠。仲冬。厥民隩。毛詩七月。四之日。舉趾。遵彼微行。入此室處。上入執宮功。信彼南山。中田有廬。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先王居民。因天時之宜。取人事之便。順陰陽以出入。故五畝之宅。半在邑。半在田。雖鄉遂井牧之不同。而此制則一。但古文質略。互見于鄉。言國宅無征。以見田廬于遂。言頒田里。夫一廬。以見與鄉同制。于造都鄙。言室數以見邑居。有以知其無異制也。農事方作。而陽氣未盛。故厥民析。陽氣已盛。而農事急。故厥民夷。農事稍急。而陰氣未盛。故厥民曠。農事畢。而陰氣盛。故厥民隩。天無忒時。人無廢事。野無惰民。民無災疾。裁成輔相之宜。未有先于此者也。

鄉遂都鄙授地任民出賦之譜

九等小司徒 大司馬	遂人治野 家五人同 大一廬同 可任家二人同	大司徒 都鄙
上上肥磽通率可食七人	田百畝 乘二十五畝	不易家百畝 上上舉
上中上地食者參之二 正當上下	田百畝 乘五十畝 舉上下	家百二十五畝
上下其民可任者家三人	田百畝 乘七十五畝	家百七十五畝
中上肥磽通率可食六人	田百畝 乘百畝 舉中中	一易家二百畝 中中舉
中中中地食者半 正當中中		

中下其民可任者二家五人	田百晦 兼百二十五畝	家二百二十五畝
下上肥饒通率可食五人	田百晦 兼百五十畝	家二百五十畝
下中下地食者三之一 <small>正當 下下</small>	田百晦 兼百七十五畝	家二百七十五畝
下下其民可任者家二人	田百晦 兼二百畝	再易家三百畝 <small>下舉</small>

鄉自三人以外則為餘夫。鄉欲民來。遂自一人以外則為餘夫。野欲與勸新田。賜予餘夫。不及二人之家。別授下地。鄉遂無公田。都鄙有田。

鄉遂都鄙出兵之譜

都鄙	鄉遂	
九夫為井	上地可任 家三人	甲 車牛馬 見周禮前說備矣
四井為邑	中地可任 家五人	鄉遂 官給
四邑為邱 <small>百四十四家 出兵二十五人</small>	下地可任 家二人	鄉遂 官給
四邱為甸 <small>五百七十六家 出兵百人</small>	鄉晚役早休	鄉遂 官給
四甸為縣	下劑 通率家二人	鄉遂 官給
四縣為都	遂早役晚休	都鄙 器具 自具

鄉遂居民設官之譜 制軍設官附

五州為鄉	五黨為州	五族為黨	四閭為族	五比為閭	五家為比	六鄉
鄉大夫卿	州長中大夫	黨正下大夫	族帥上士	閭胥中士	比長下士	鄉官
五縣為遂	五鄙為縣	五鄙為鄙	四里為鄙	五鄰為里	五家為鄰	六遂
遂人中大夫	縣正下大夫	鄙帥上士	鄰長中士	里宰下士	鄰長	遂官
五師為軍	五族為師	五卒為族	四兩為卒	五伍為兩	五人為伍	六軍
軍將命卿	師帥中大夫	族帥下大夫	卒長上士	兩司馬中士	伍 <small>不言下士 以有六遂</small>	軍官

遂為六鄉之副。其遂官遞降一等。遂軍為鄉軍之副。其軍官亦然。

保伍居民出軍之譜

五比為閭 <small>保相之使</small>	五家為比 <small>保相之使</small>	五比為閭	五家為比	五鄰為里	五伍為兩	四井為邑	鄰三為朋
閭共祭器	比共吉凶二服	比共吉凶二服	五家為鄰	五伍為兩	四井為邑	鄰三為朋	鄰三為朋
閭共祭器	比共吉凶二服	比共吉凶二服	五家為鄰	五伍為兩	四井為邑	鄰三為朋	鄰三為朋
閭共祭器	比共吉凶二服	比共吉凶二服	五家為鄰	五伍為兩	四井為邑	鄰三為朋	鄰三為朋
閭共祭器	比共吉凶二服	比共吉凶二服	五家為鄰	五伍為兩	四井為邑	鄰三為朋	鄰三為朋
閭共祭器	比共吉凶二服	比共吉凶二服	五家為鄰	五伍為兩	四井為邑	鄰三為朋	鄰三為朋
閭共祭器	比共吉凶二服	比共吉凶二服	五家為鄰	五伍為兩	四井為邑	鄰三為朋	鄰三為朋
閭共祭器	比共吉凶二服	比共吉凶二服	五家為鄰	五伍為兩	四井為邑	鄰三為朋	鄰三為朋
閭共祭器	比共吉凶二服	比共吉凶二服	五家為鄰	五伍為兩	四井為邑	鄰三為朋	鄰三為朋
閭共祭器	比共吉凶二服	比共吉凶二服	五家為鄰	五伍為兩	四井為邑	鄰三為朋	鄰三為朋

五州爲鄉 賓相之使	五黨爲州 調相之使	五族爲黨 救相之使	四閭爲族 非相之使
禮樂之器	鄉共吉凶	州共兵器	族共喪祭
五縣爲遂	五鄙爲縣	五鄆爲鄙	四里爲鄆
五師爲軍	五旅爲師	五卒爲旅	四兩爲卒
四縣爲都	四甸爲縣	四邱爲甸	四百四十四天 四邑爲邱
師十爲州	邑十爲都 都十爲師	里五爲邑	朋三爲里

相保、相受、相和、親、相利、相贊、相調、慶賞、相及、相共、相友、相助、相扶持、自五家九夫以上皆然、相非以上事別、上者兼下、下者不得兼上。

周禮、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小司徒之職、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鄉師之職、正歲、稽其鄉器、比其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比長、各長其比之事、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異、奇、喪、則相及、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鄆、五鄆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孟子、滕文公上、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尙書、大傳、洛誥、古者、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里、三里、而爲邑、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州、州、十有二師、焉、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

古之爲保伍、將以安民、後之爲保伍、將以厲民、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言上下共由此道、以相容也、故自五家爲比、至于萬二千五百家之鄉、使之更相親愛、同其憂樂、然後軍旅田役、貢賦、追胥、從而出焉、其本在大司徒、而小司徒、其末也、然後世授田法廢。

民失其養、凡大司徒所謂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調、相賓者、皆無有矣、獨軍旅力役、貢賦、追胥之事、與有罪、奇、喪、則相及者、獨存耳、故民不獨疾視其上、而保伍之害、更相傾軋、爭鬪之獄、日煩、爲上者不自反其法之不善、又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其去先王之意、遠矣、故譜先王之法、以見其良法美意。

井田出車之譜

小司徒	井	邑	邱	甸	縣	都	井牧法	出守車車法
漢志司馬法	九夫	四井	四邑	四邱	四甸	四縣	井牧法	出守車車法
鄭注司馬法	大三爲井 小三爲井		有或馬一匹 牛三頭	旁加一里爲成 有或馬四匹 兵車一乘 牛十二頭 甲士三人 卒七十二人		方百爲甸 旁加二十里 戎馬四百匹 兵車一乘		同方百里 萬井三萬家 革車百乘 士千人 徒二千人

周知民數之譜

總掌	九職任萬民九兩 聚邦國之民	分王	太宰九職任萬民 小宰八成武民數 司會成民數	分掌	閭胥 里宰 族師 鄴長	分掌	司士掌區 之版	時	時孟	官	司民協孤終 司商協名姓 司徒協族 司寇協姦	事	治民于時 穆于農隙 勸于藉 苗與移同
司馬	九法簡釋鄉民 職方氏掌天下之 國辨邦國都鄙之 異與其財賦之入 六畜之數小司寇 賦民數	天府	藏民數	掌五百家	黨正 鄴師	大司馬	掌學 之版	歲終	牧協職	穰于藉	工協革	穰于既蒸	
司寇	司民登萬民之數 司會革百工本屬 司空今亡不可考	司馬	治兵 大閱	掌二千五百	州長 縣師	司民	登萬民 之數	三比大	場協入	穰于畢時	廩協出		
宗伯	內史成民數 天府藏民數	司寇	司民登萬民之數 司會革百工本屬 司空今亡不可考	掌百家	鄴長	司民	登萬民 之數	三比大	場協入	穰于畢時	廩協出		

帝王經世圖譜 卷九

三三三

三三三

帝王經世圖譜 卷九

三三四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役政。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司事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徒。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令行徵。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中地家六人。可任也。下地家五人。可任也。家五人。可任也。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地圖正之。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考夫屋及對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而以歲時入其書。州長三年大比。則大比。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正以歲時洩校比。及大比。亦如之。族師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周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徒。閭省。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徒之籍。三年大比。則以考羣吏。而以詔廢置。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民以田里。安民以樂昏。授民以土宜。教民稼穡。以興勸。利。以時器。勸。以疆。予。任。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閒有途。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有。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洧。洧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徒。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征役。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徒。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

帝王經世圖譜 卷九

三三五

大宰九賦九職九式九貢斂財制用之譜

幣餘	山澤	關市	邦都	邦縣	家削	邦甸	四郊	邦中	大宰九賦
	漆林之征 二十而五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國二十而一 近郊二十一 遠郊二十三	國宅無征 國二十而一	載師地任
以待賜予	以待喪紀	以待王之 膳服	以待祭祀	以待幣帛	以待匪頒	以待二事	以待稍秣	以待賓客	大府式法
九日好用	三日喪荒	四日羞服	一日祭祀	六日幣帛	八日匪頒	五日二事	七日芻秣	二日賓客	大宰均節 財用式
出夫布	貢布帛	貢貨賄	貢貨賄	貢貨賄	貢貨賄	貢貨賄	貢貨賄	貢貨賄	大宰九職
九日物貢	八日府貢	七日服貢	六日貨貢	五日財貢	四日幣貢	三日器貢	二日器貢	一日器貢	大宰九貢之 用式
各以 所貢	各以 所貢	各以 所貢	各以 所貢	各以 所貢	各以 所貢	各以 所貢	各以 所貢	各以 所貢	大行人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蠶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財。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賦斂財。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服貢。三曰貨貢。四曰財貢。五曰物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財貢。九曰物貢。

七曰服貢。八曰府貢。九曰物貢。小宰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大宰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賄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巾用。凡萬邦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司書掌九職。九正。九事。載師掌任士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廩市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裘。縣師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財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貢貨為費。

先王之理財。生之有道。取之有義。節之有禮。其事總之大宰。故先之以九職任萬民。所以生財也。次以九賦斂財。所以取財也。又次以九式均節財用。所以節財也。三者備矣。然後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蓋王畿之內。經用取具焉。而後致九貢以爲之助而已。先儒謂萬民有九職之貢。又有九賦以口率出泉。非也。先王之取民。不過什一。既貢又賦。不幾二乎。況古之爲賦。各供其有。泉非民所有者。惟市與閭民。則輸之。豈以口率。若後世之法哉。蓋先儒見大府既言九賦。又言萬民諸侯之貢。遂以九職。九賦。九貢。裂而爲三。九職既貢其物。不得不以九賦爲出泉。又見司會言致邦國之財用。令田野之財用。令民職之財用。亦析以爲三。益信其說。蓋付未深考之耳。大府言九賦。以頒財。言之。言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以受財。言之。既使之貢。又賦之也。閭師。任民。止于國中四郊。而甸稍縣都。不與焉。縣師。徵野之賦貢。而四郊。國中。不與焉。載師。任地。又有在鄉遂井牧之外者。故司會互見。以相備于九功曰。民職于九賦。曰田。

野云耳。闕市山澤邦中之賦。皆在九賦。豈田野所該。而甸稍縣都。豈無民職之財用。九賦出于九職。九職輸為九賦。豈有賦而復貢者哉。故于九職。言任萬民。于九賦。言斂財。于九式。言均節財用。大宰之職。較然明矣。九賦足以供九式。九貢以待弔用。言則以王者之致貢。非以為己私奉。而邦國之貢。不止待弔用而已。禹之貢。任士而作。周之九貢。則以六服為限。然亦其大法耳。職方氏言。凡邦國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則亦未嘗以行人之法。拘之也。楚于周。非侯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責之。則視貢不止于侯服。行人之文。蓋亦互見耳。古者取民以什一。為中正。而載師地。乃不同若此。以所謂任地者。非鄉遂之貢。非牧之助。故為法不同。都鄙食四之一。而取其什之二。則通率亦二十而一。賞田食三之一。取其二十之三。則通率亦二十而一。所謂貢助之什一。未始變。特于其什一之中。取之以上供耳。至于林漆之征。則非田稅之比。先王蓋有深意。先儒言近者。役重而稅輕。遠者。役輕而稅重。是未深考任地之法。以三者觀之。可知矣。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

- 周禮八統旁通之圖
- 周道八統廢興之圖
- 周禮庶富加教之譜上
- 周禮庶富加教之譜下
- 周禮學校總括之譜
- 鄉學異同之譜
- 周五學圖
- 魯泮宮圖
- 教官施教書攷之圖
- 鄉遂賓興之圖
- 王制升選之圖

周禮糾戒誅罰防救之圖
王制簡不帥教之譜
視學養老飲射名數之譜

周禮八統旁通之圖

八大宰	大宰 九兩	司徒	司寇 八議	中庸 九經	祭統 十倫
親親 一曰	五日宗以族得民	六行 刑不任不恤	一曰議親之辟	親親	見父子之倫焉 見長幼之序焉
敬故 二曰	八曰友以任得民	六刑 不任不恤	二曰議故之辟	在親視敬 大臣之中	
進賢 三曰	三曰師以賢得民	十二教 則以賢制爵	三曰議賢之辟	尊賢	見爵賞之施焉
使能 四曰	四曰儒以道得民	六行 則以世舉職	四曰議能之辟	體羣臣	見爵賞之施焉
保庸 五曰		十二教 則以庸制祿	五曰議功之辟	敬大臣	見爵賞之施焉
尊貴 六曰	一曰收以地得民 二曰長以賞得民 六曰主以利得民	十二教 則以儀辨等	六曰議貴之辟	敬大臣	見上下之際焉 見貴賤之等焉
達吏 七曰	七曰吏以治得民 九曰數以富得民	職事十有二 十有二 日服亦	七曰議勤之辟	來百工	見政事之均焉 見上下之際焉
禮賓 八曰		十二教 則以禮教誨	八曰議賓之辟	懷諸侯 柔遠人	

周道八統廢興之圖

八統	文王 成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東周
----	-------------------

一日親親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我其野刺宜王也 新子宜王考室也 兄及弟矣式相 好矣無相猶矣	類亦暴民無親不能安 榮同姓 角弓不視九族而好謀 葛藟其九族
二日敬故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河水現宜王也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我友敬矣諸官其與 我友敬矣諸官其與	谷風刺爾王也天下 俗薄朋友道絕
三日進賢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我友敬矣諸官其與 我友敬矣諸官其與	雲霧者華寒賢者之類 邱中有麻莊王不明賢 人放逐
四日使能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我友敬矣諸官其與 我友敬矣諸官其與	雨無正 三不大夫莫育以夜 小晏 謀之不誠則具是依 北山使不均
五日保庸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我友敬矣諸官其與 我友敬矣諸官其與	應彼洛矣刺爾王也思占 明王能得命諸侯焉 我友敬矣諸官其與
六日尊賢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我友敬矣諸官其與 我友敬矣諸官其與	正月 召彼故老謂之占步 采菽飯俛諸侯諸侯來 朝不能無命以禮
七日達吏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我友敬矣諸官其與 我友敬矣諸官其與	道忘微賤不肯飲 食飲 無羊宜王考牧也 自謙以來其上
八日禮賓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我友敬矣諸官其與 我友敬矣諸官其與	行雖有性半遂 不肖用也

周禮以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其所掌凡十事詔王者二焉典法則賦職貢式其書在司書小宰司會大府大史或貳或執或策或分蓋皆有司之法守也八柄雖以詔王其法亦在內史至于八統九兩皆不見其典籍之所藏獨大宰掌之乃知周禮非獨法守之書冢宰不止作而行之者也法固治天下之具也然必有道以授之有人以行之授法之道八統是也他有司之不得參焉固宜而非典籍之所能盡也順行之者如何耳八統詔王與八柄同而所以詔王之意與八柄異柄以執言操乎此而加乎彼福威惟辟之意也柄在于上而臣之進退遲速唯吾之聽如六轡之于馬也故曰馭羣臣雖然八柄未離乎法也法加于其所及而不加于其所不及故足以馭羣臣而未足以馭萬民于是有八統焉統之為言貫也率于上而從于下上行之而不效之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茲其所以為統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大宰特詔之而行之者王之躬親也王道始於親親故者親之推

也。達于進賢能與庸賢之次也。能者不必賢庸者不必能貴則以得而已吏則以勤而已故又次之而以禮賓終焉親不可疏則親之故懼其狎也則敬之賢難進而易退能遠所長則無功功者人之所忌故進之使之保之各適其宜焉貴當尊者也吏賤而易者也尊之達之或從其當然或虛其不然也資非一等以情接之則厚薄無常而資望易生禮情之節文也無施而不稱隱之心而安施諸人而厭可守而常行者也禮賓者以禮接之之謂也王親親則民亦親其親王敬故則民亦敬其故王進賢則民敬德王使能則民進藝王保庸則民與功王尊賢則民敬上王達吏則民服勤王禮賓則民好禮行之于此應之于彼斯之謂八統也吾觀于詩于二雅之廢興未始不由于此凡文武成王之所以垂統持盈者皆此道之與也小雅之所以盡廢而四夷交侵中國式微者皆此道之廢也宣王之所以中興而未免乎箴規諷刺者皆此道之大醇而小疵也幽王之所以大壞而東遷之所以不復者皆此道之遂亡而春秋作也九兩之繁民則亦維持此道而已此道雖王之躬行而大宰之獨詔王其教民之日則散見于司徒凡以達此統而施之民至于八者不幸而嚴于法則有八議之弊專掌於司寇又以輔此統而全之斯則有司之法守也子思言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大抵與此統相表裏而祭統之十倫蓋宗廟之中一祭祀之間而八統大略焉則王之所行與冢宰之所詔何適而非八統者斯固法之所不能拘而常之所不能盡宜乎大宰之有其凡目而典藉不見于他官也故曰八統者授法之道也夫八統豈王者私術哉夫天之降衷于人固有是八者之心矣仁義之端所以為親親敬故也智之端所以為進賢使能保庸達吏也禮之端所以為尊貴禮賓也無是四端八統不立無是八統四端不充民心所無而欲強之使從雖家至戶曉日捷而求其聽亦不可得矣烏得謂之統哉斯統也自堯傳之矣親睦九族繼之以平章百姓終之以協和萬邦八統之序也是謂始於親親終于禮賓而自敬故至于達吏皆平章之目也天子之資諸侯為大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治人之道盡矣故可以協和萬邦而八統終焉

周禮庶富加教之譜上

大	宰	大司徒	大司徒	大司徒	大司徒	大司徒
九	兩	本俗六	保息六	十二	荒政十二	土會
兩	國之	安	安	登	十二	辨
之	之	萬	萬	萬	萬	五
民	民	萬	萬	萬	萬	地
						生

周禮大宰之職以九兩繫萬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大司徒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教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武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知。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與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祝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法。以糾戒之。春秋祭。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正齒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讀校。比及大比。亦如之。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亦如之。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正。喪紀。之數。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任。恤者。師氏掌以徽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司教。掌萬民之表。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祭。祖。于。警。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詔。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

學舍采合舞。秋頌學。合舞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贖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捷其怠慢者。諸子掌國子之伴。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俾而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尚書舜典。帝曰。靈命汝典樂。教胃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益稷。庶頑諛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闕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尙書大傳。大誥。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天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小學。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以爲左右。毛詩。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桃今遠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七月。九月。肅霜。十月。漚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善善者我。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善善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善善者我。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善善者我。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靈臺。虞業維權。資鼓維綱。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於論鼓鐘。於樂辟雍。濞鼓逢逢。矇瞍奏公。文王有聲。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銘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芭。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旗。其旗沓沓。鸞聲嗷嗷。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蹏蹏。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列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社。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讞。在泮獻功。角弓其觶。束矢其謗。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翬彼飛鵝。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禮記王制。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乘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放生也。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

教諸侯之德也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昏義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羞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射義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地，進爵，細地是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樂之也，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孟子梁惠王上，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對梁惠王齊 宣王二歲 滕文公上，設爲庠

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前漢食貨志，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壘，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人者必持薪

無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覓腐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士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賈誼傳，治安策，學禮曰，帝人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轉於下矣。

鄉學異同之譜

自閭以上 有學家有塾	自族以下 爲小學	自黨以上 爲大學
校	庠 <small>亦曰公堂</small>	學
鄉曰校	黨曰庠 <small>周鄉或右序門州鄉通曰庠</small>	國曰學 <small>三代共之校序庠皆可謂之學</small>
主教	主養	
術曰序 <small>商州黨皆有序</small>	主射	
自黨以上至鄉 學皆同制其廣狹則以所容多寡爲限故名得相通 族學無名與里皆在塾 二者小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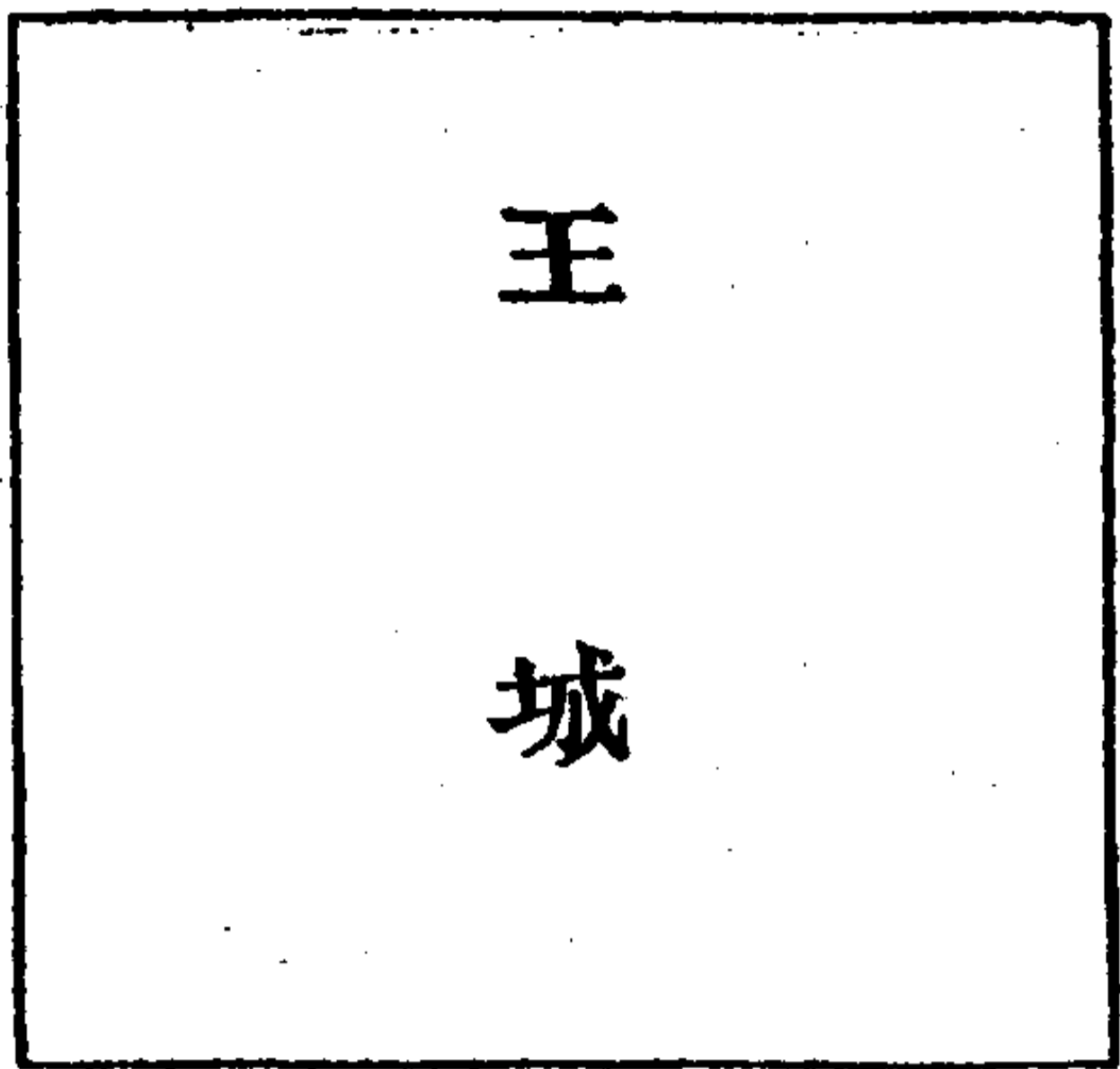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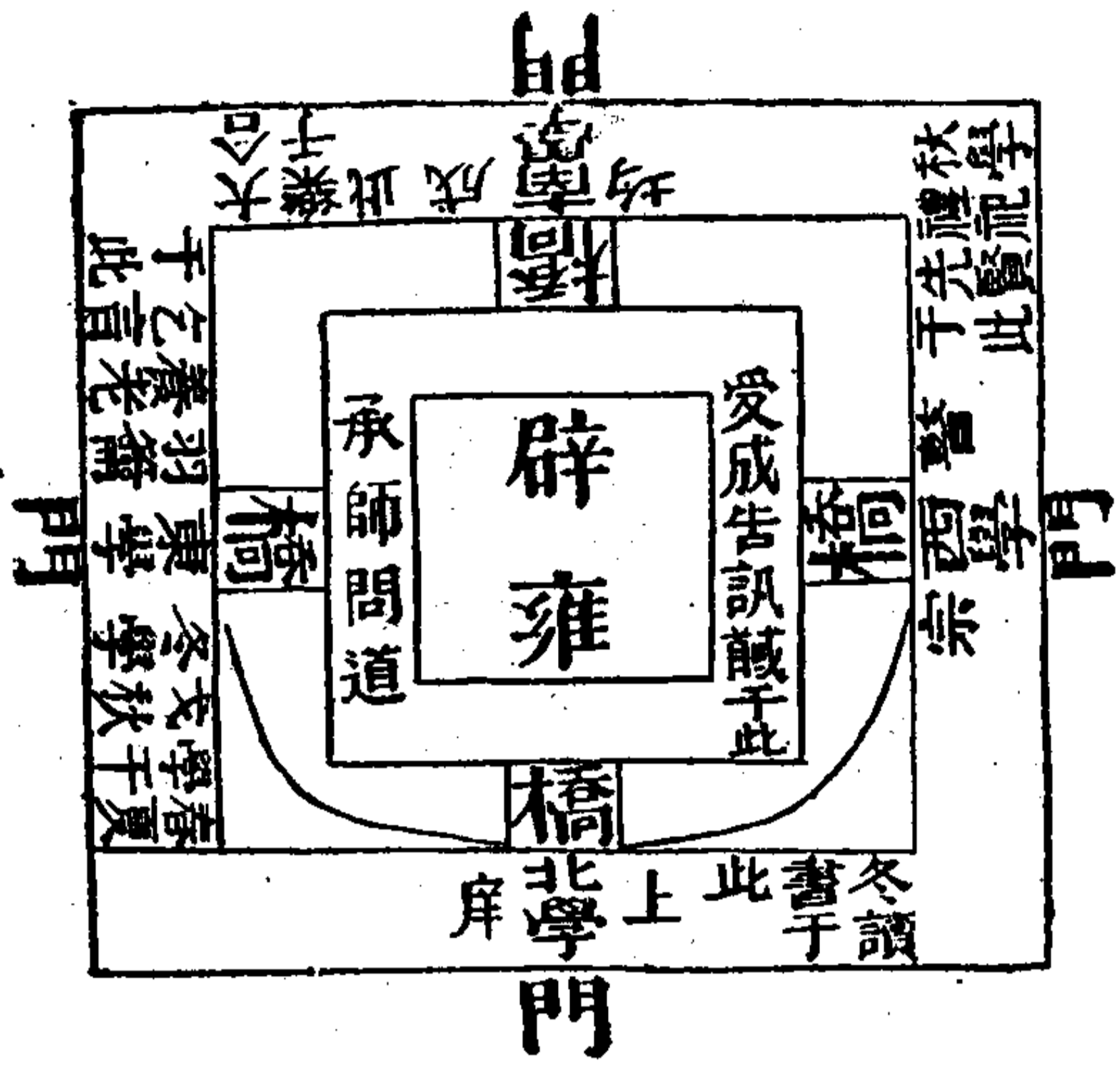
自黨以上兼有德行道藝之習，故必兼有學校庠序之制。

周五學圖

大學

小學

二學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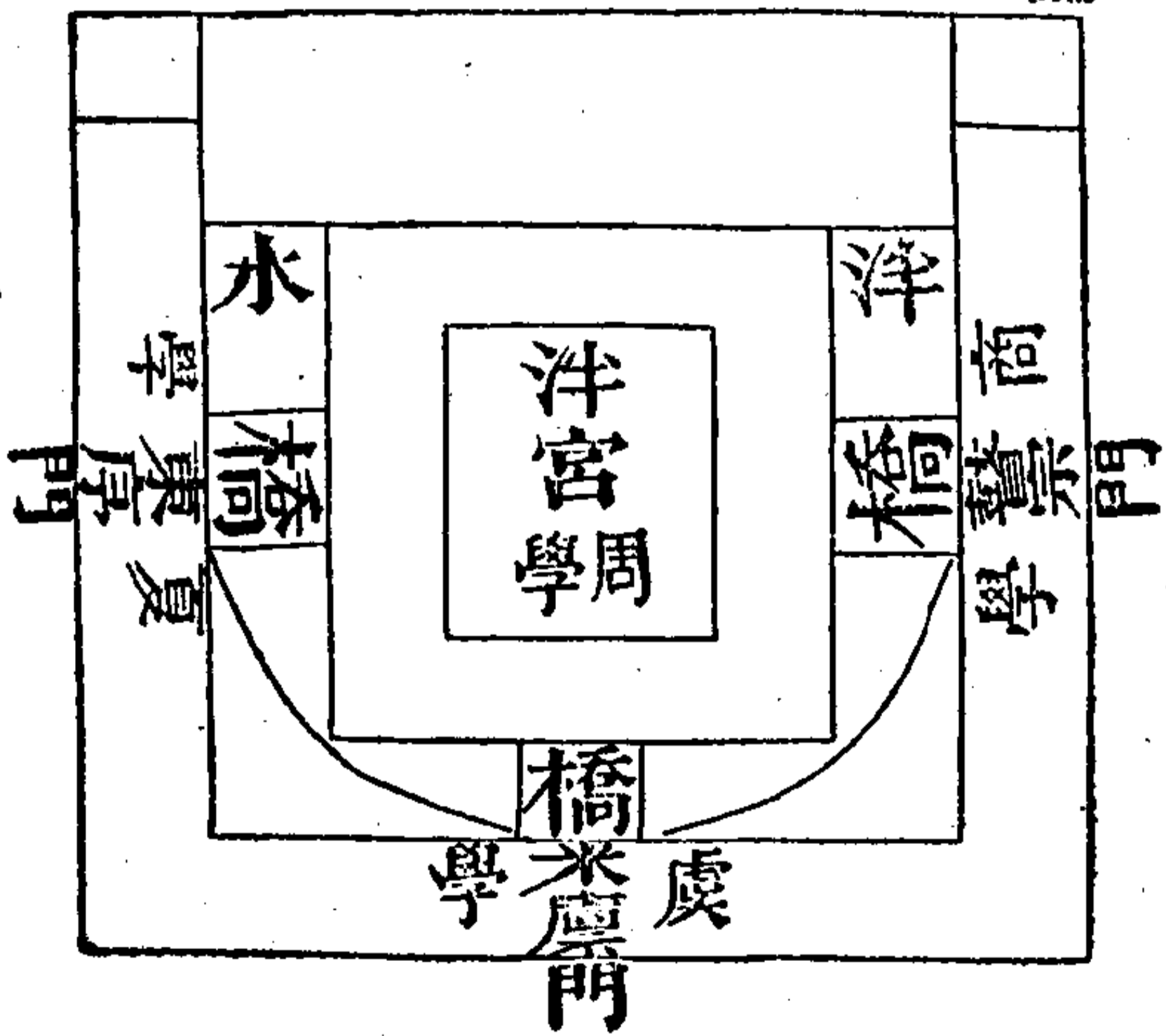
東膠左

王化自外流五在國二在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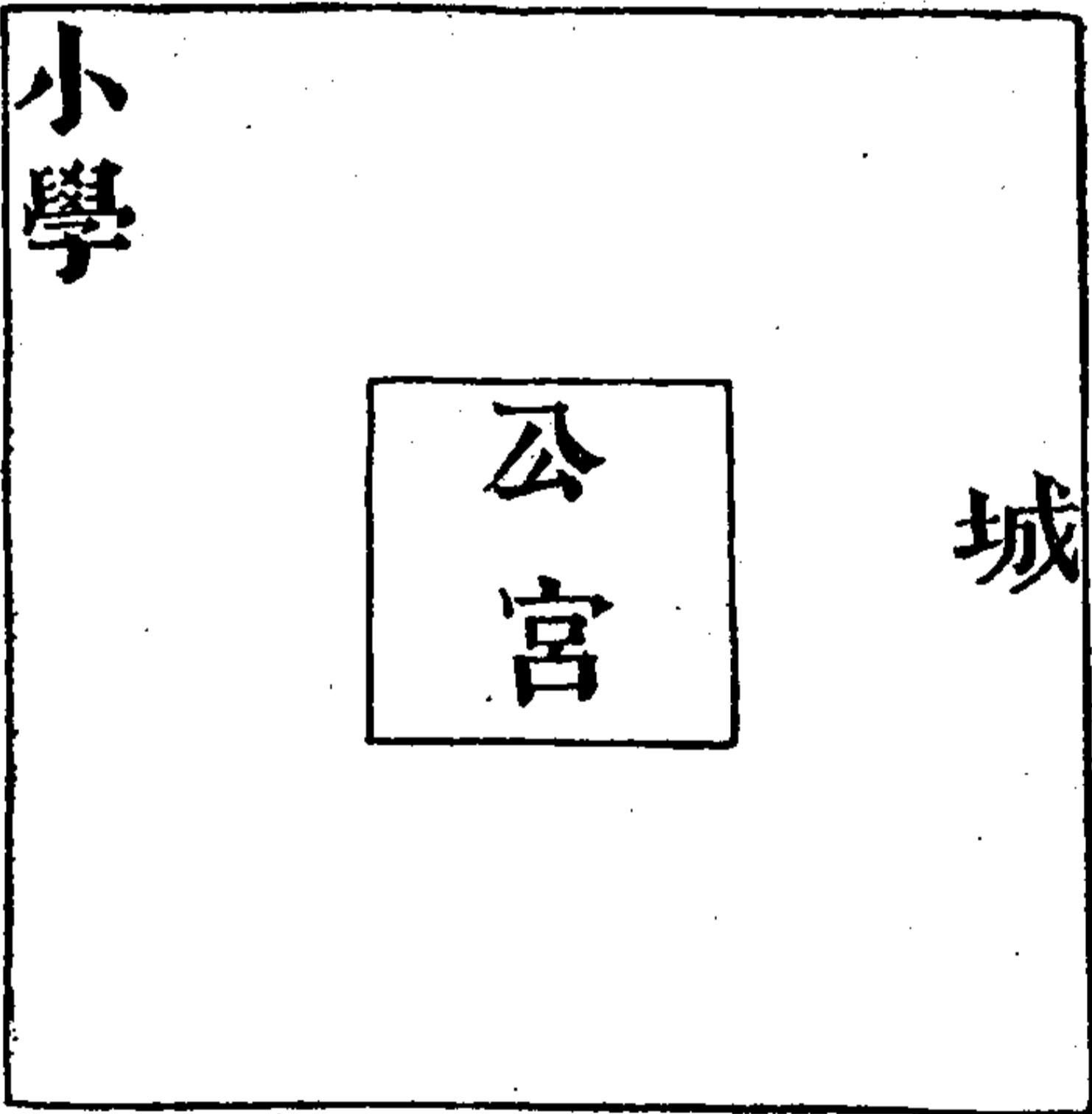
魯泮宮圖

先儒謂泮宮其北而通水未必然諸侯縣殺其南以避王者泮宮

諸侯泮宮與魯同制但無泮宗東序米廩之名



諸侯大小學



諸侯承流宣化大學在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

周禮糾戒誅罰防救之譜

司徒以鄉八刑 亂民 造言 不恤 不任 不弟 不睦 不孝	州長 正月之吉春秋祭社屬民故 法糾其過惡而戒之	司牧以萬民之養 凡民之有養者三歲而備三歲而士加 刑刑其過惡而戒之	小胥 掌學士之 徵令而比 之釐其不 敬者巡舞 列而撻其 怠慢者
右鄉學	凡事掌其比績撻罰之事	凡民之有養者三歲而備三歲而士加 刑刑其過惡而戒之 重罪旬有三日坐期殺其犬九日坐九月 殺其犬七日坐七月殺其犬五日坐五日 殺其犬三日坐三月殺 其有過失者三歲而備三歲而歸於國土 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 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國土者殺雖出三年 不齒	右國學

王制簡不帥教之譜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齒大司徒帥國之後士與執事焉	鄉學簡在大比年故 四不變屏之	國學簡在出學年故 二不變屏之
不變	左鄉移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
不變	右鄉移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
不變	移之郊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
不變	移之遠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
不變	屏之遠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
不變	方終之遠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
不變	不齒終身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
不變	視王親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
不變	齒終之遠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

視學養老飲射名數之譜

天子	視學	禮節	養老品三	天子必	養老代	引養老	鄉飲	齒位	鄉射諸侯
天子	視學	禮節	養老品三	天子必	養老代	引養老	鄉飲	齒位	鄉射諸侯
天子	視學	禮節	養老品三	天子必	養老代	引養老	鄉飲	齒位	鄉射諸侯
天子	視學	禮節	養老品三	天子必	養老代	引養老	鄉飲	齒位	鄉射諸侯
天子	視學	禮節	養老品三	天子必	養老代	引養老	鄉飲	齒位	鄉射諸侯
天子	視學	禮節	養老品三	天子必	養老代	引養老	鄉飲	齒位	鄉射諸侯
天子	視學	禮節	養老品三	天子必	養老代	引養老	鄉飲	齒位	鄉射諸侯
天子	視學	禮節	養老品三	天子必	養老代	引養老	鄉飲	齒位	鄉射諸侯
天子	視學	禮節	養老品三	天子必	養老代	引養老	鄉飲	齒位	鄉射諸侯
天子	視學	禮節	養老品三	天子必	養老代	引養老	鄉飲	齒位	鄉射諸侯

人之情富不可以不教。先王之于民，養之則井，而教之學校。先後有序，終始相成。其救死不暇，奚暇治禮義也。慮其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也。學校因井而興，則井因學校而睦。法是用久，法是用行。學之時義，大矣哉。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易曰：正其本，萬物理。故建師儒以教民也。而必先以禮詔王，立內宰以教嬪御也。必先以陰禮教六宮，自上而下，自內而外。在易有之，觀與家人是也。官府次舍，以衛王宮，而糾其德行。教之道藝者，不廢遊倅，以待天子之用。而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之為務。不忘于習坎犯難之時，尤謹于顛沛造次之際。在易有之，坎兌是也。貴者猶學，賤者可已乎。于變猶學，常可已乎。是故幼之為小學，壯之為大學，內之為國學，外之為鄉學。教法布于郡鄙，命教達于諸侯。無一學之不建，無一士之不勉。其效至于兵刑刑措，帝王教化之極功也。大學之道，禁于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故自六歲至于二十，其學為有序，自名數至于禮樂，其業為有漸，立之師保，聯之朋友，則易之漸進升積，童蒙兌說之義也。政之四惡，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故自月吉至于正月之吉，其誡法有時。自司徒布教至于鄉吏之所治，其糾戒有素，勸之以司諫，防之以司救，則易之遷，噬嗑之明勅之義也。不旌則善無以勸，不別則惡無以懲，故德行道藝，書致之既詳，則繼之以賞與論辨，其虛猶有遺也。則詢以鄉射，明其有功，屬其地治，表惡過失，誅責之不悛，則待之嘉石園土，猶不忍終棄也。故能改者出之，有時，其久不過于三年，而舍此，易大有之過惡揚善，噬嗑之小德大誠也。勞而不逸，則必怠，能而不孫，則必爭，故為之養老鄉飲，以逸其暇，而禮因寓焉。為之齒胃鄉射，以教其讓，而能益以章焉。此易需之宴樂，頤之節慎，損之懲忿，忿慾節之制數，度議德行也。萬民教于鄉，天子曰辟雍，五學具焉。而小學二，諸侯曰預宮，四學設焉。而小學一，尊卑貴賤之等著矣。易履之辨，上下者如此。出師則受成于學，以定其謀，振旅則以訊馘，告而歸其功，羣醜于是乎屈，好音于是乎懷，文武威德之道全矣。易之師以衆正者如此。其立學兼四代之制，其建學以成均之法，其養老則燕食饗修而兼用之，文不厭多，制不厭備，易之大畜，多識前言往行者如此。邦國都鄙教法之不殊，內外尊卑學制之不二，以異廢同，不以同害異，易之同人，類族辨物，未濟辨物居方者如此。六鄉之吏，教于鄉，師保教于國，總之者，大司徒，樂師教其小，大司馬，分其任，總之者，大司馬，宮正，教于王宮，內宰，教于后宮，總之者，小宰，司無遺棄，官無相侵，易之艮，思不出位者如此。養老鄉射以春秋，飲以射蜡，大比以三歲，大成以九年，讀法書，致歲月日時毋易，勿簡于戈，讀詩學禮，與四時合其序，民用不忒，事用不悖，易革之治歷明時者如此。德必實之以行，藝必振之于道，歌以咏其聲，舞以動其容，華實相赴，本末兼備，易之大畜，果行育德，小畜，懿文德，實觀人文者如此。資富能訓，惟以永年，則仁壽以此濟，內睦外尊，養老乞言，則福祿以此成，長育人材，天下喜樂，則太平以此保，養備動時，故天不能病，人才衆多，故辟土可以免，易之

泰財成輔相，既濟思患豫防者如此。建一物而衆美備，其學校之謂矣。後世崇儒之君，開有與先王之教者，不過為飾治美觀，而無先王教化之功者，豈惟其思慮之不精，稽攷之未詳，蓋失其本矣。有臨之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然後有觀之省方，觀民設教，故曰：物大然後可觀，不富不可以教也。有井之養而不窮，不可無革之大人，虎變，故曰：井道不可不革，富不可不教也。先王之經不全，漢儒之說紛錯，故為圖譜十二，詳著其制，以備富教斯民者擇焉。

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丈，九丈為井，井方一里，積而計之，法備一同，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分去一，以定墾田，辨其五物，九等，十二土，壤之名物，山林，藪，澤，原，隴，澆，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是謂度地。六鄉自五家為比，積之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六遂自鄰至遂，如鄉之數，都鄙自八家之井，積至千有二十四井為都。凡民皆五畝之宅，其半在邑，曰室，其半在田，曰廬，析因夷隩，順四時以出入，是謂居民。鄉以上地，中地，下地，辨可任之人，遂以田里安厯，授地，有田萊多寡之等，都鄙制以室數，而授田如遂，載師任土之法，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質田，牧田，皆在農夫，授田之外，農之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此，土工，商家，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民年二十授田六十，歸田六十，歸田是謂授田，遂人治野，夫開有遂，積至萬夫，有川，凡五匠人，為溝洫田首之遂，積至閭閻之澮，凡四，稻人掌稼，下地，緒防，溝，遂，列，澮，之制，尤詳，是謂溝洫。鄉遂用貢稅，夫無公田，取以司稼之斂法，都鄙用助制，公田不稅，天子所食四之一，征其什二，諸侯之地，公食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載師任地，自二十而一，至二十而五，大抵在授田之外，是謂稅斂。六鄉家以一夫為兵，四閭為族，卒乘，具焉。六遂亦如之，都鄙用邱乘之法，六十而井，而卒乘具，千里通率，萬乘六軍，近取於鄉，而遠取於諸侯，故王國之制，大國三軍，取具郊遂，而通率千乘，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咸做焉。是謂兵賦。鄉以地制征家，可任者二等，遂以下劑致賦，則均之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豐年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凶札則無力政，是謂力役。邱乘之馬，牛，車，甲，備于民，鄉遂之馬，牛，車，甲，出于官，牛，田，牧，田，皆在遠郊，鄉遂為戎馬六千，而牛三之，國馬足以供軍，公馬足以稱賦，故惟鄉遂為有牧田，是謂畜牧。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植于疆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治絲，枲，臣妾聚斂，疏材，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以介眉壽，以食農夫，魚，鼈，不勝食，材木不勝用，養生送死，取給足焉，是謂蕃毓。王親耕，后親蠶，以勸農桑，自甸師至宗伯，甸農者凡一，王繼以大徇，耨，稷，亦如之，教稼，穡，掌土化，由司徒下迄草人，設官非一，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能植木，恐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其巡狩諸侯，則以地荒闕行慶賞焉，是謂訓農。為之郊望，方社，雩，祭，蒸，嘗，以逆祥，除災，下至貓，虎，坊，庸，使之必報，一遇水旱，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

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其盛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蔬之薦。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大小與其蠶良而罰賞之。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穰種之種。而獻之于王。歲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閭師。凡庶民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裘。舍人。以歲時縣種種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

毛詩。甫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嗇其儲。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蘇蘇其熙。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祿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七月。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七月流火。八月萑苳。蠶月條桑。取彼斧戣。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鵲。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新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開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耒于大駑。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籩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樂記。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教。祭義。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紱。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紱。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奏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禱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絲之。元黃之。以爲繭。繭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于南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于天下。天子親耕。祭盛極也。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于天子。

國語。周語。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說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口口之桑。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口口。是在和協。耕於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龐純固。于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土。陽暉憤益。土氣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非。凝。非。滄。脈。其。滿。告。殺。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戒。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介。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成。戒。農。事。先。時。五。日。普。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禮。及。期。饗。人。薦。饗。饗。人。薦。饗。王。親。饗。饗。禮。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壘。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史。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敬。大。宰。班。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普。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工。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犁。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耨。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鋤。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于。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矣。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匿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宣王料民于大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于是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耨耨亦于籍。獮于既蒸。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曰。王后親織元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紱。纁。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

孟子。梁惠王下。巡狩者。巡所守也。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滕文公下。諸侯耕助以供桑。盛夫人蠶。纁以爲衣服。告子下。入其疆。土地闢。則有慶。土地荒蕪。則有讓。春秋。桓公十四年。秋。御廩災。穀梁曰。天子親耕。以共桑。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觀。下。觀。而。化。也。其。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井。養。而。不。窮。者。也。其。象。曰。君。子。以。勞。民。勸。相。繼。觀。者。噓。噓。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繼。噓。噓。者。資。其。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繼。井。者。革。其。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先。王。之。勸。農。桑。兼。有。之。矣。王。親。耕。后。親。蠶。大。徇。者。三。省。婦。以。勸。蠶。事。蓋。取。諸。觀。取。諸。井。乎。又。獻。種。而。耕。于。孟。春。省。斂。于。秋。薦。衣。而。蠶。于。季。春。獻。繭。于。夏。絲。事。畢。而。麻。事。起。其。取。諸。革。乎。巡。狩。以。關。荒。

冬	冬	秋	秋	秋	秋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大司馬之禮及帝之禮 大司馬之禮及帝之禮 大司馬之禮及帝之禮	命有司祈祀四海大 川名源淵澤井泉	大飲酒乃祈來年于 天宗大司馬于社 及門閭先王五祀 勞農以休息之	帝閉熱而蒸烝界祖 別酒斯變即蜡 天子大蜡八表 國索鬼神先高郵 天子大蜡八表 國索鬼神先高郵	報秋報上 帝亦可知	嘗殺鹿廟 始殺而嘗 仲秋迎寒來
先王饋食 王立七廟 祭月嘗	四方百物 祭四方	山林川澤 沈 皆曰神在天 下者祭百神	五岳祭 于立七社	社稷五祀 王立二社	嘗之日 來歲之 始殺而 仲秋迎 歲之稼

周禮燕正國索鬼神而祭祀。春秋祭祭亦如之。族師春秋祭醢亦如之。舞師教皇舞帥而舞。

旱暵之事。肆師嘗之日。渣下來歲之麥。渣下來歲之戒。渣下來歲之稼。籥章掌土鼓。籥章中春。擊土鼓。歌。籥。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新年于田祖。歌。籥。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飲。籥。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等。女。巫。早。暵。則。舞。等。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指。之。于。參。保。介。之。御。開。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耒。于。大。殿。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疏。嘗。麥。先。薦。寢。廟。天。子。飲。酎。用。禮。樂。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等。帝。用。盛。樂。乃。命。百。縣。等。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雉。嘗。黍。羞。以。合。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之。月。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孟。冬。之。月。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乃。畢。山。

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于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而國主社。示本也。惟為社。事畢。出里。惟為社。田。國人畢作。惟社。邱乘共。乘。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噬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之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于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饋。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廟。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誡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泥墻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載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地。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嘗而祭。司尚也。祭百種。以報萬也。饗農及郵表。饗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是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黃冠。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毛詩。七月。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大田。來方禮。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於福。生民。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籥或箝。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粢以載。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印盛于豆。于豆于豎。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暨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雲漢。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不殄禮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瘋。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詩。三百。所及。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昊天上帝。寧俾我遜。早既太甚。匪勉畏去。胡寧瘳我。以早。惜不知其故。祈年者。

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倉人掌粟人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殺積食飲之具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穰種之植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則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教法草均萬民之食而賑其急而平其典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荒禮哀凶札大司樂大札大凶凡國之大變令弛縣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祿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祿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變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求政訪序事士師之職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博補之若國凶荒則令關委之若國有禍則令哀弔之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掌客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殺殺禮

毛詩甫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雲漢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庶人不周無不能止有狐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禮記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王制家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飭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縵而行事喪用三年之飭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郊特牲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木關梁不和山澤列而不賦土工不與大夫不得造車馬

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滅孫辰告繼于齊左傳冬滅孫辰告繼于齊禮也公羊曰滅孫辰告繼于齊告繼者何請繼也何以不稱使以爲滅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滅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繼也殺梁曰滅孫辰告繼于齊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繼諸侯告請也繼繼不正故舉滅孫辰以爲私行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滅孫辰告繼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歲什一豐年補收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非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二十九年春新延廩殺梁曰言廩法廩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僖公三十三年左傳冬

晉薦饑使乞糶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若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于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十四年左傳冬秦饑使乞糶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魏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乘信背鄰忠執恤之無信忠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魏射曰無損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與慶鄭曰昔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響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十五年左傳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糶故秦伯伐晉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二十一年夏大旱左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定公五年夏歸粟于蔡左傳歸粟于蔡以周而矜無資

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如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遠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也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下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傅附朝儀遊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諷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暗明皆說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逆從逆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于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

於郊于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

好君也。告子下。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搆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先王之于民。制為常產。教之稼穡。既足以生養。而有餘。慮天時之無常。則又為之委積。其有不足者。則補助行焉。其有災患。則荒政行焉。荒政之目不一。大抵損上益下。上以厚下。安宅而已。委積以待既濟之思。患預防也。平糶與積。移民通財。謙之寡多。益寡稱物。平施也。緩刑。解之赦過。宥罪也。管禮。善樂節之制。數度。議德行也。除盜賊。噓嗷之明。勸助法也。遊而以休。豫而以助。豫之順以動也。索鬼神。困之利用。祭祀也。一物而兼善之。其委積補助荒政之法歟。然梁王移粟。自謂盡心。而孟子以為五十步笑百步何也。蓋先王以井地為常法。以荒政為非常之備。委積補助荒政之條目。皆助常法之所不及。廢其常法而恃其助。非益之有爭。患心也。坎而習。是謂重險。君子觀斯象。則亦常德行。習教事而已。果能此道。彼雖重險。其能陷我乎。太平之書。而預為凶荒之備。分職聯事。詳密委曲如此。天能使之貧乎。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可謂重險矣。然民無菜色。以出乎險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周之委積。補助荒政。易之意。堯湯之法也。故譜而列之。以備王政之本末。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二

農隙講事之譜

講事異同參合之譜

兵車攻守之譜

齊內政寄令變周之譜

農隙講事之譜

教	仲春	仲夏	仲秋	仲冬
振旅 入口振旅				
芟舍 止宿之法				
治兵 出口治兵				
大閱 簡軍實				

獻禽祭	以祭社	以享約	以祀紡	以享蒸
陳	如戰之陳	如振旅之陳	如振旅之陳	如戰之陳
辨用	鼓鐸鐃鏡之用	號名之用	旗物之用	修戰法
田	蒐 擇取為蒐 表諸哲民 鼓遂剛禁	苗 去害苗為苗 如蒐之法	獮 多殺為獮 如蒐之法	狩 守而取之為狩
焚	火 焚也	車 焚	羅 焚	徒 焚

講事異同參合之譜

振旅 辨振旅 繞錙鑼走	芟舍 辨號	治兵 辨旗	大閱 辨旗	聯
王執路鼓 王提馬而走	帥以門名	王載大常	天子殺則下 大殺 大常	天大
諸侯執黃鼓	縣鄙各以其名	諸侯載旅	諸侯殺則下 小殺 諸侯建旅	少
大夫執	大夫殺則止 孤卿建旅	大夫士建物	大夫殺則止 孤卿建旅	人
軍將執晉鼓	縣鄙各以其名	軍吏載旗	大夫殺則止 孤卿建旅	人
帥帥執提	家以號名	帥都載旗	大夫殺則止 孤卿建旅	人
官	地大	官	地大	官
苗田	夏舍	苗田	夏舍	苗田
狩	冬	狩	冬	狩
次	筵	次	筵	次
案	重	案	重	案

以兵車一百二十五乘為一軍。齊以百乘為一軍。減周制五分之一。鄆四十五萬家而為車五百乘。合三軍。為車八百乘。減周千乘之國。亦五分之一。蓋管子據齊桓公初所有人民為三五之制如此耳。鄉出軍。家一人與。周同。鄆出車。九家一人。輕于周。邱乘之制。蓋周辨其可任者。四邱為甸。齊則總其民數。九家而一兵。非能輕於周。而未嘗重于周也。五十人為小戎。半車之制。說者謂之一車步卒五十人。非也。車無二隊。可成陣法之理。楚車法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則亦兵車二十五人。守車二十五人。李靖問對。以南為五十人。謂楚山澤多于周制。亦非也。然則齊制亦有異于周者乎。曰。有。周之為保伍也。惟恐民之不安。故比長曰。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齊之為保伍也。惟恐兵之不強。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然則王者之教順民。勤者之政強。民順民者。久而安之。上畏民而自反。強民者。久而怨之。下抗法而姦生。孔子所謂道德齊禮。有恥且格。道政齊刑。免而無恥。自此分矣。然則齊之變周。非在變法。變其道也。故譜而系之說。使學者知王霸之辨云耳。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三

春秋年表一

春秋年表一

己未	周平王	宣白	息姑	魯隱公	元	齊僖公	九	魯公	穆	宋	七	衛桓公	完	三十	蔡宣侯	侯	八十二	陳桓公	鮑	三十二	鄭莊公	生	二十二	曹桓公	終	生	五十三	燕繆公	七	秦文公	四十四	楚武王	熊通	九十	吳越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庚申	十五	辛酉	三	壬戌	四	癸亥	五	元林王桓周	元	魯隱公	元	齊僖公	九	魯公	穆	宋	七	衛桓公	完	三十	蔡宣侯	侯	八十二	陳桓公	鮑	三十二	鄭莊公	生	二十二	曹桓公	終	生	五十三	燕繆公	七	秦文公	四十四	楚武王	熊通	九十	吳越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子	三	乙丑	四	丙寅	五	丁卯	六
六	七	二	三	八	九	四	五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二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六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六十三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六十三
八十二	九十二	八十二	九十二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六十三
七十二	八十二	九十二	八十二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六十三
十四	一十四	二十四	三十四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六十三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六十三
九十四	十五	元公寧秦	二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六十三
四十二	五十二	六十二	七十二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六十三

戊辰	七	己巳	八	庚午	九	辛未	十
五	六	十一	十二	七	八	三	四
八十	九十	八十	九十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七	八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六	七	六	七	八	九	九	十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二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五十三	六十三
一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四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四十四	五十四	四十四	五十四	六十四	七十四	七十四	八十四
六十	七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八十	九十
三	四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十二	九十二	八十二	九十二	十三	二十四	十三	二十四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四十	三十	二十	十一
六	五	四	三
三	二	元侯子小晉	九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四	三	二	元馮公莊宋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八	七	六
八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三	六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三	六十三	五十三
一十五	十五	九十四	八十四
五	四	三	二
十	九	八	七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帝王世系圖 卷十三

四三九

四三八

己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十	九	八	七
三	二	元紹侯晉	四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八	七	六	五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五	五	三	二
二十四	一十四	十四	九十三
五十五	四十四	三十五	二十五
九	八	七	六
二	元公出秦	二十	一十
九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三	六十三

帝王世系圖 卷十三

四四一

四四〇

庚辰	九十	庚辰	九十	辛巳	十二	壬午	十二	癸未	二十二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二十	二十	三十	三十	四十	四十
四	四	四	四	五	五	六	六	七	七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九	九	九	九	十	十	十一	十一	二十	二十
八十	八十	八十	八十	九十	九十	六十	六十	七十	七十
四十	四十	四十	四十	五十	五十	六十	六十	七十	七十
六	六	六	六	七	七	二	二	三	三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十	十	十	十	十一	十一	二十	二十	三十	三十
三	三	三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六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帝王親世圖譜 卷十三

四四三

四四二

甲申	三十二	乙酉	六十	丙戌	七十	丁亥	八十
五十	五十	六十	六十	七十	七十	八十	八十
八	八	九	九	十	十	十一	十一
三十	三十	四十	四十	五十	五十	六十	六十
三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六
八十	八十	九十	九十	十二	十二	十六	十六
三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六
四	四	五	五	七	七	八	八
五	五	六	六	七	七	八	八
四	四	五	五	七	七	八	八
四十四	四十四	五十四	五十四	六十四	六十四	七十四	七十四

帝王親世圖譜 卷十三

四四五

四四四

戊子	四	公孫齊王厚 魯榮伯 桓叔歸運	己丑	五	
四	三	命德王帥等 桓侯于王元同公莊魯 公宋外郎	二	三十	二十
五	七	子會侯 魯齊于 侯氏餘	六	八十	七十
二十	七	以會 桓叔魯 季侯	三	四	三
五	四	元捷公閱宋	二	三	二
七十	五	侯齊 魯宋	七	二	七
三	四		元 白 公宜陳	二	元儀子鄭
二	三		十	十	九
七	二		六	六	五
九	三		六	六	五
五	一		九十四	八十四	
七	七	立公史 德記 子桓			
五	七				
三	三				
二	四				
八	五				
四	六				
七	七				
五	八				
三	九				
二	十				
八	十一				
四	十二				
七	十三				
五	十四				
三	十五				
二	十六				
八	十七				
四	十八				
七	十九				
五	二十				
三	二十一				
二	二十二				
八	二十三				
四	二十四				
七	二十五				
五	二十六				
三	二十七				
二	二十八				
八	二十九				
四	三十				
七	三十一				
五	三十二				
三	三十三				
二	三十四				
八	三十五				
四	三十六				
七	三十七				
五	三十八				
三	三十九				
二	四十				

壬辰	八	王人子 齊宋 歸	癸巳	九	
五	六	命陳會宋齊夫 魯齊朝國人 侯宋公鄭如	七十	六十	
九	十	子歸 魯齊 侯	四	三	
三	七	公伐陳魯齊宋 朝納蔡來 會侯齊會侯齊	八	七	
六	五		七	六	
四	四		六	五	
五	三		四十	三十	
九	二		三	二	
七	九		十	九	
六	八		二	二	
八	七				
五	六				
三	五				
二	四				
九	三				
七	二				
六	一				
八	十				
五	九				
三	八				
二	七				
九	六				
七	五				
六	四				
八	三				
五	二				
三	一				
二	十				
九	九				
七	八				
六	七				
八	六				
五	五				
三	四				
二	三				
九	二				
七	一				
六	十				
八	九				
五	八				
三	七				
二	六				
九	五				
七	四				
六	三				
八	二				
五	一				
三	十				
二	九				
九	八				
七	七				
六	六				
八	五				
五	四				
三	三				
二	二				
九	一				
七	十				
六	九				
八	八				
五	七				
三	六				
二	五				
九	四				
七	三				
六	二				
八	一				
五	十				
三	九				
二	八				
九	七				
七	六				
六	五				
八	四				
五	三				
三	二				
二	一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四	三	二	小公桓齊
十	九	八	七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一十	十	九	八
二十	一十	十	九
十二	九	八十	七十
九	八	七	六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八	七	六	五

帝王親世圖 卷十三

四五〇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四	三	二	子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八十三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公桓宋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二	鄧公厲後元	四十	三十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帝王親世圖 卷十三

四五二

丁未	丙午
三	二
探傳王處 百姜氏如	立類天傳 子代奉五 類王于大
十二	九十
三	二
伐戎	二十
八	七
六十二	五十二
元肸公穆蔡	編茲歲通家史 年今哀經年記 從公不委世
九十	八十
六	五
八十二	七十二
七十	六十
二	元口公宜秦
元熊放塔楚	卒陳 子文 立王
	五十

乙巳	甲辰
五	五
歸傳京惠周 歸后	立王史 崩記 子位
八十	七十
元公獻晉	齊鄭 逃自 文公史 卒記 子武
十	九
六	五
四十二	三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四	三
六十二	五十二
五十	四十
二	元口公德秦
四十	三十

辛亥	庚戌
七	六
氏天齊橋刺 入人進公桓 姜女如公	魯祭 叔聘
四十二	三十二
七	六
魯哀魯 姜公歸來	會及魯 盟和公 邈來
六十	五十
二十	一十
十三	九十二
五	四
奔曹 魏來	二十二
三	二
歸奔世戎 陳子來 亦魏侵	魏卒曹十 立世莊一 子公月
一十二	十二
六	五
二	元頡王成楚
	稱聘 荆魯 人始

己酉	戊申
五	四
納公齊大 幣如盟者 齊防及	子京傳 知陳王 殺歸 文姜 葬
二十二	一十二
五	四
奔子傳魯及 完陳公魯 來公來盟	三十
十	九
八十二	七十二
三	二
御殺 寇公子	十二
元捷公文鄭	立公百五 卒鄭月 子厲辛
十三	九十二
九十	八十
四	三
立桓放史 試被記 自弟塔	二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一十	一十	九	八
齊告會 維子 八十二	禮會道來本把同 齊叔朝把伯盟 城經高伯經圖 七十二	徐宋伐 齊成 伐會 六十二	友紀伯陳 如公姬來 陳子歸聘 五十二
周主耳由申盧傳 滿災沃生公隱 與晉重主使 一十		九	八
維魯宋之伐 來救會衛 告鄆魯敗 十二	會又盟陳會 與于鄭魯 魯圖同宋 圖同 五十	伐會 徐魯宋 八十	魯公孟 子殺 七
會救鄆 六十		四十	三十
隨齊來 伐 三		元赤公懿衛	立公五 卒月一十三 子惠
九	八	七	六
七十二	兩同 盟子 六十二	五十二	友魯女 來公叔 子勝 四十二
衛齊荆 來魯宋 伐 七	兩同 盟子 六	五	四
五	四	夫殺其 大 三	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
十	九	八	七
荆伐鄆 六	五	四	三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子人齊慶般公 啓立傳父立葵 方公魯如卒子 二十三	戎齊 捷來 謀 一十三	魯及次 濟齊子 西成 十三	九十二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父遇與 來魯宋 慶公 四十二	魯獻 捷子 三十二	山魯降 戎西邾 伐及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七	六	五	四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一十	十	九	八
立公史 器記 子僖 九	八	七	六
九十二	八十二	病傳 燕山 戎 七十二	六十二
二	元口公成秦	立公史 卒記 弟宜 二十	一十
十	九	八	七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四

春秋年表二

春秋年表二

庚申
六十王惠周
啓公閱魯 元方
六十公獻晉
孫魯教之盟那五十二公桓齊 魯仲及
一十二公桓宋
八公懿衛
四十公穆蔡
二十三公宣陳
二十公文鄭
元班公昭曹
十三公莊燕
三公成秦
一十王成楚
附越吳

帝王經世圖譜 卷十四

四六三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三	二	魯公信元申 齊殺會那于 姜于禮	慶公慶 齊氏奔 高奔葛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三	二	衛文公燬元	狄傳立 齊入 文公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五	四	三	二
元口公襄燕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三	二	秦程公好任元	史公立 不弟成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帝王經世圖譜 卷十四

四六五

帝王經世圖譜 卷十四

四六四

乙丑	十一	內寅	二十二	丁卯	三十二	戊辰	四十二
四	陳陳江伐會 會黃楚徒 徒伐及蔡	五	盟世 首止會 首來祀 止會伯 盟姬	六	救會 許伐 鄭	七	齊子寧來小 友母朝那 如公會子
十一	奔奔梅傅 奔浦車申 屈夷耳生	二十二	執庚公	三十二	亦傳夷吾	四十二	
十三	侵韓盟加蔡許陳會 陳濟執完伐曹衛宋	一十三	歸鄭諸于王許陳及 伯侯首世曹衛魯	二十三	救新伐陳會 許城鄭衛宋	三十三	子母鄭魯伐 友魯盟宋鄭 來公寧陳會
六十二	陳伐會 楚徒蔡	七十二	止會 盟首	八十二	救會 許伐 鄭	九十二	母會 盟寧
四	陳伐會 徒蔡	五	止會 盟首	六	救會 許伐 鄭	七	
九十	徒諸 我侯來	十二		一十二		二十二	
七十三	來伐江夫執伐會 徒諸魯我楚徒	八十三	止會 盟首	九十三	救會 許伐 鄭	十四	母會 盟寧
七十	陳伐會 楚徒蔡	八十	盟逃會 歸首止	九十	伐諸侯來	十二	母會 盟寧
六		七	止會 盟首	八	救會 許伐 鄭	九	立公七月 卒子昭
二		三		四		五	
四		五		六		七	
六十	召受侯齊 陵盟來以 于伐諸	七十	滅莒	八十	圍許	九十	

己巳	五十二	庚午	九	辛未	二	壬申	三
八	洗會 盟于	九	丘會 盟葵	十	公如齊	三	戎秦入帶傅 救晉王召太 周伐城戎叔
五十二	伐蔡狄傅 狄于晉敗	六十二	突里獻 齊克公卒	吾公惠晉	夷元吾	十	子會齊 陽穀侯
四十三	盟鄭盟許魯會 伯于曹宋王	五十三	盟丘曹衛公會 諸于鄭魯辛周	六十三	侯北與 來戎許伐	二	周伐不殺 戎鄭大夫
十三	洗會 盟于	一十三	葵立公三月 丘會卒桓	茲公襄宋	元父	七十三	會魯侯
八	洗會 盟于	九	丘會 盟葵	十	奔溫子來	二	
三十二		四十二		五十二		一十	
一十四	洗會 盟于	二十四		三十四		六十二	
一十二	洗會 盟于	二十二	丘會 盟葵	三十二		四十四	
曹公共襄元	洗會 盟于	二	丘會 盟葵	三		四十二	
六		七		八		四	
八		九		十		九	
十二		一十二		二十		一十	周伐戎救 伐黃
				二十二		三十二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七	六	五	四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六	五	四	三
十四	十四	九十三	八十三
六	五	四	三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元午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三	二	陳穆公款元	五十四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八	七	六	五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一十	十	九	八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十	九	八	七
二	昭元	三十四	二十四
十	九	八	七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	四	三	二
七	六	五	四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二十	一十	十	九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巳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三十二	升都須伐 人句都 戰及取 二十二	公海侯捷人伐 釋盟會來都 宋于諸獻楚 二十二	朝都子來 十二
立平傳 愷公 伐宋 四十	三十	二十	十一
六	五	四	三
公國齊 平緡伐 與我 四十	敗楚伐 欽戰鄆 泓及 三十	盟與宋楚 與齊 四	盟與狄人 于狄 三
三十二	伐鄆 二十二	公盟齊宋侯于鄆楚應齊 乃諸伐執孟許陳上楚 二十	十一
九	八	七	六
楚宋伐 十一	十	九	八
六十三	滕宋衛 伐許 五十三	會伐宋會伐宋會伐宋 會伐宋會伐宋 四十三	入許 三十三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伐陳 五十三	敗與 于宋 四十三	子宋宋楚孟盟與 魯獻公子始會宋 三十三	伐隨 二十三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宋侯杞朝杞 盟會師于 諸人來 七十二	及伐以又齊伐盟會 齊楚伐師我而諸 取師我齊追齊 六十二	盟會 于衛 王 五十二	居天子 出 六十
四	三	二	四十二
弟季 立公卒 十	戰伐以伐伐伐 我楚我之魯 取師魯衛又 九	魯侯納 二	入傳元重 不重耳 公文首 七
都鄆楚 圍陳我 四	圍楚 緡我 三	八	王公成宋 元臣 二
二	盟會 伐魯元鄭公成衛 齊魯 二	盟會卒名誠 魯子文魯 萬立公 五十二	四十二
宋與楚 盟圍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宋與楚 盟圍 五十	四十	楚來圍 三十	二十
宋與楚 盟圍 十四	九十三	八十三	居天狄 于王來 七十三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三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七十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二十二
宋會人宋鄭及 盟魯許陳 于來楚圍蔡 九十三	宋滅 陳 八十三	頓頓圍 于陳于納 七十三	四十二
			六十三

庚午	己亥	戊戌	丁酉
一十三	一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六	五	四	三
七	六	五	四
二十	一十	十	九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七十三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三
九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三	六十三
五	四	三	二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二	王頃周	三十三	二十三
十	九	八	七
四	三	二	一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三	二	一	七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八
元壽公文曹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元口公桓燕	十四	九十三	八十三
四	三	二	一
九	八	七	六

乙巳	三		丙午	四		丁未	五		戊申	六
	十一	叔生御承子承		二十	叔生御承子承		三十	子孫及子孫公如		四十
	五	會		六	會		七	會		八
	七十	叔米往		八十	叔米往		九十	叔米往		十二
	四	送米公		五	送米公		六	送米公		七
	九十			十二			十二			二十二
	十三			一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三
	六十			七十			八十	辛午五月		五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子孫立		五
	二	朝香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十	伐纣		一十			二十	立王史		元旅王莊楚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五十	行宋父		六十	行宋父		七十	齊子及齊		八十
	九	孫		十	孫		一十	子孫與		二十
	八	齊公		九	齊公		三	子孫與		四
	三十二			四十二			五十二	子孫與		六十二
	四十三	子孫與		元申公文蔡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六	我來朝		七			八			九
	六			七			八			九
	九			十			一十			二十
	二			三			四			五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二	元瑜王定周	六月	五
四	齊向化高平及公百不萬齊如取育鄭侯	二	三十
二	元黑公成晉	四十	三十
四	魯狄莒及侯來鄭來平	二	齊元公惠齊
六	元黑公成晉	四	三
十三	九十二	二	七十二
七	六	五	四
九	八	七	六
三十	二十二	十二	十二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四	三	二	六
九	八	七	六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六	五	四	三
八	七	六	五
六	五	四	三
八	七	六	五
十	九	八	七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一十	十	九	八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四	三	二	一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元口公宣燕	六十	五十	四十
四	三	二	一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十	九	八	七
二十	十一	十	九
三	二	晉景公 齊景公 魯景公 宋景公 鄭景公 衛景公 齊景公 魯景公 宋景公 鄭景公 衛景公	七
二	齊景公 魯景公 宋景公 鄭景公 衛景公	十	九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三	二	衛穆公 齊穆公 魯穆公 宋穆公 鄭穆公 衛穆公	五十三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二	陳成公 齊成公 魯成公 宋成公 鄭成公 衛成公	五十	四十
八	七	六	五
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五	四	三	二
八	七	六	五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七	六	五	四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六	五	四	三
二十	一十	十	九
二	曹宣公 齊宣公 魯宣公 宋宣公 鄭宣公 衛宣公	三十二	二十二
九	八	七	六
二十	一十	十	九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己巳	五十	
七十		道同盟斷
八十		盟曹會魯 斷齊魯 道同盟斷
九十		
八		道同盟斷
十二		卒未正月 子文月 立侯丁
七		
三十		
三		道同盟斷
十		
三十		
二十二		立釐成四月 卒楚月 子子甲

春秋年表三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五

辛未		
七十		戎緝王于師 于師 于師 于師
魯成公		黑肱元肱 與魯盟
晉景公		與魯盟
齊頃公		
宋文公		
衛穆公		
蔡景公		
陳成公		
鄭襄公		
曹宣公		
燕宣公		
秦桓公		
楚共王		元審王共楚
吳越		附越吳

壬申	八十	
二		獨勝盟即取盟曹與齊 侯齊會汶及敗竹伐 盟及楚陽莒齊齊衛我
十		齊及敗魯齊衛
十一		
十二		丁酉宋魯魯魯宋我而築 獨勝盟即取盟曹與齊 侯齊會汶及敗竹伐 盟及楚陽莒齊齊衛我
二十		元固公共宋
三十		元成公定衛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五		
四		

己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四	三	二	元夷王簡周
九	八	七	往南子以宋穆來那魯勃特
八十	七十	六十	救來來魯鄒我打嬰齊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四
七	六	五	魯衛來往
七	六	五	往宋
十	九	八	七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四
三	二	一	齊地率申六來來子桓月救代立公壬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五	四	三	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	八	七	代鄒
四	三	二	元乘步壽王吳

癸未	壬午	辛巳	庚辰
八	七	六	五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三	二	一	九十
四	三	二	齊公益元
一十	十	九	八
一十	十	九	八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	六	五	四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九	八	七	六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八	七	六	五

甲	申	乙	丙	丁
九	十	十	十	二十
四十	五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四	五	六	七	七
五	六	七	八	八
二十	三十	三十	二	二
二十	三十	三十	二	三
五十	六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二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	四十二	五十二
八	九	九	十	十
八	二	二	三	四
十	一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十	二	二	二	三
四十	五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九	十	十	一十	二十

戊	子	己	庚	辛
三十	四十	四十	四十	二
八十	八十	八十	二	三
八	八	八	二	三
九	十	十	一十	二十
三	四	四	五	六
四	五	五	六	七
九十	十二	十二	一十二	二十二
六十二	七十二	七十二	八十二	九十二
二十	三十	三十	四十	八
五	六	六	七	八
五	二	二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七
八十	九十	九十	十二	一十二
三十	四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壬辰三	癸巳四	甲午五	乙未六
四	五	六	七
四	五	六	七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	八	九	十
八	九	十	十一
三十二	四十二	五十二	六十二
十三	三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五	六	七	八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二	三十二	四十二	五十二
七十一	八十	九十	十二

丙申七	丁酉八	戊戌九	己亥十
八	九	十	十一
八	九	十	十一
七十	八十	九十	十二
十一	二十	三十	四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七十二	八十二	九十二	十三
四	五	六	七
三	二	三	四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二	七十二	八十二	九十二
十一	二十二	三十二	四十二

辛 亥	庚 戌	己 酉	戊 申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三十二 魯齊宋魯 大齊魯我 齊魯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二十二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十二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十二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齊 元光公莊齊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齊 元光公莊齊
九	八	七	齊 元光公莊齊
二十四	一十四	十四	齊 元光公莊齊
九十	八十	七十	齊 元光公莊齊
六十	五十	四十	齊 元光公莊齊
五	四	三	齊 元光公莊齊
五	四	三	齊 元光公莊齊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齊 元光公莊齊
十	九	八	齊 元光公莊齊
一十	十	九	齊 元光公莊齊

乙 卯	甲 寅	癸 丑	壬 子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七十二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六十二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五十二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四十二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魯齊宋魯
二十	一十	十	九
二	齊 元光公莊齊	六	五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衛獻公後元	二十	一十	十
六十四	五十四	四十四	三十四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九	八	七	六
三	二	元口公懿燕	六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二	元 祭王吳	三十	二十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三	二	元遺王景周	立王甲十二 崩寅二月 子歲月
葬子野公 來卒歲 會滕子	管子弟天 瑕侯王 亦夫殺 伯如楚 來非 會	夏祀吳城 如子來祀 晉來聘晉 孫聘祀大 來魯士夫 仲缺城歸	電奔處如 公封晉孫 如來齊孫 聘孫來石 來仲莖 身奔
六十	五十	四	三十
六	五	城祀	三
四十三	三十三	城祀二十三	一十三
二	會元惡公襄衛	城卒午五 祀子缺月 立公庚	奔石惡 出
元般公靈蔡	自獄世 立君子 國般	八十四	七十四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四十二	殺會 良涓 會涓涓	城祀二十二	一十二
三十	二十	城祀 一十	十
三	二	來齊 奔高止	立公史 卒記 子懿
五十三	四十三	元康公惠燕	四
三	二	元康公惠燕	二十三
二	魯遊 罷勝	元康公惠燕	立王乙十魯 卒未二公 子庚月來
	夷王吳	札子關 聘餘獄 魯蔡吳	五十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七	六	五	四
取郟	來滕叔 朝小 知	如晉季至公晉 晉叔孫河如來 弓如復晉聘 來來晉韓 季叔起 孫弓聘	繼聯會叔公 耶叔魏孫即 田弓取約位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十	來北 奔燕 伯	八	會 七
八十三	七十三	六十三	會 五十三
六	五	四	會 三
五	四	三	會 二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會 八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黑殺 大夫	會 五十二
七十	六十	五十	會 四十
七	齊次北 出燕 奔伯	五	四
九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三	奔弟 晉滅田 六十三
三	二	又名 元周王靈楚	奔子獄公癸 晉比之子卒 田公國傳子 乙十 來萬 奔展 與
六	五	四	三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六

春秋年表四

壬	周景王六十
申	魯昭公三十
	齊景公九十
	宋元公三
	衛靈公六
	蔡平公元
	陳惠公元
	鄭定公元
	曹武公六十二
	燕悼公七
	秦哀公八
	楚靈王二十
	吳王五十

帝王經世圖譜 卷十六

五三一

癸	甲	乙	丙
西	戌	亥	子
七十	八十	九十	十二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四	五	六	晉頃公去疾
十二	十一	二十二	三十二
四	五	六	七
七	八	九	十
二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五
二	三	二	三
九	十	十一	二十
二	三	四	四
六十	七十	元儉王吳	元居王平楚

帝王經世圖譜 卷十六

五三一

帝王經世圖譜 卷十六

五三一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至公晉 河如來 復晉勝 魯士 執勝	十二	九十	八十
五	四	三	二
七十二	六十二	代 高五十二	四十二
叛入 南華 里定向	奔 陳華 亥定向	伐 蔡	災 八
四十	三十	十二	災 一十
楚蔡 侯元 朱侯 蔡	立公 辛卯 卒平 子平	七	六
九	八	七	災 六
九	八	七	災 六
三	出公 孫宋 會	元午公 悼曹	立公 三月 卒平 子平 公史 比共
三	二	元口公 平燕	五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奔蔡 侯來	七	案傳 城州	五
六	五	四	三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巳
三	二	二	五十二
昭齊于子 取侯陽齊 鄭宋州次 孫宋	昭齊于子 取侯陽齊 鄭宋州次 孫宋	昭齊于子 取侯陽齊 鄭宋州次 孫宋	昭齊于子 取侯陽齊 鄭宋州次 孫宋
九	八	七	六
取于 野井 公	取于 野井 公	取于 野井 公	取于 野井 公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子元月 立公乙 卒亥一	子元月 立公乙 卒亥一	子元月 立公乙 卒亥一	子元月 立公乙 卒亥一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二	元申侯 昭蔡	元申侯 昭蔡	元申侯 昭蔡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七	六	五	四
七	六	五	四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十	九	八	七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七	六	五	四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三十	二十	十一	十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四	三	二	宋景公
二十二	十二	十二	九十
六	五	四	三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元叢公獻鄭	六十	五十	四十
二	元野公聲曹	九	八
一十	十	九	八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三	二	元軫王昭楚	三十
二	元光閻王吳	二十	一十

壬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一十	十	九	八
元宋公定魯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三
三	二	元午公定晉	四十
九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三	六十三
八	七	六	五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十	九	八	七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五	四	三	二
元通公隱曹	五	四	三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七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丙	乙	甲	癸
申	未	午	巳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五	四	三	二
七	六	五	四
三十四	二十四	一十四	十四
二十	一十	十	九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元柳公懷陳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九	八	七	六
元露公靖曹	四	三	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一十	十	九	八
十	九	八	七

帝王親世圖 卷十六

五四三

五四二

庚	己	戊	丁
子	亥	戌	酉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六	八	七	六
一十	十	九	八
七十四	六十四	五十四	四十四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元越公閱陳	四	三	二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元陽伯曹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元口公簡燕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帝王親世圖 卷十六

五四五

五四四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三十	成于會位 實齊國 國型費	二十	如部田重齊會及 齊州再處歸夾齊 仇國陰縣谷平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五	會齊型	九十四	安齊歸會及 市郡山伐魯平 圖與魯平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八十三	伐齊	六十三	會與齊來 郡國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鄭公勝元
五	四	三	二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秦惠公口元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帝王親世圖譜 卷十六

五四七

五四六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二	代公即位 元將公哀魯	五十	歸使魯石 比會齊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五	四十五	五十三	二十五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十二
二十四	魯齊伐	十四	宋會齊 賈齊奔魯
六十二	許齊圍 蔡州	四十二	三十二
九	八	七	六
八	七	六	五
九	八	七	六
二十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三十二	二十二	十二	十二
四越	三越	二越	九十

帝王親世圖譜 卷十六

五四九

五四八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八十二	九十二	十三	一十三
三	四	五	六
十二	十一	二十二	三十二
六十五	七十五	八十五	九十五
五十二	六十二	七十二	八十二
二	二	三	四
七十二	八十二	元朔侯成葵	二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九	十	一十	二十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元口公獻燕	二	三	四
九	元口公悼秦	二	三
四十二	五十二	六十二	七十二
四	五	六	七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二十三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七	八	九	十
四十二	五十二	六十二	七十二
齊悼公	二	三	四
九十二	十三	一十三	二十三
五	六	七	八
三	四	五	六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四十	五十		
五	六	七	八
四	五	六	七
二	二	三	四
八	九	十	十一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九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三	六十三
絕諸西 年春將 秋襄	黃台 黃台 黃台 黃台	鄭鄭 宋宋 宋宋 宋宋	伐我 齊會 齊會 齊會
四十一	三十三	二十二	十一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八十二
弟國其陳 竊立君桓 共王欽	三	二	齊簡公壬元 齊簡公壬元 齊簡公壬元
六十三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	一十	十	九
十	九	八	七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一十	十	九	八
八	七	六	五
六十越 五十	入吳五十越 會黃池 四十	四十越 三十	三十越 齊會 齊會 齊會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三十四	二十四	一十四	十四
史年衣立王 配今十傳崩 從九在子	侯傳 齊會 衛初 林剛	孔子卒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五十三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四	三	二	齊公平公
十四	九十三	八十三	七十三
復奔逐傳 歸出起石元 公起國	公伐師公 子衛出入 起立齊股 莊孫立公	奔子甄成 宋遷奔入 成魯自	魯出入傳 公衛嗣 奔立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二十	一十	十	九
十二越 九十	吳傳 敗越之 九十越 八十	八十越 七十	七十越 六十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四	三	二	周正王仁元
二十二	十二	十二	九十
二	元錯公出晉	七十三	六十三
八	七	六	五
四十四	三十四	二十四	一十四
四	三	二	元後公出衛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四	三	二	元公共厲秦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東王與傳 王居使越 益雨吳滅	越人 越三十二 越二十二	越 越二十二 越一十二	越 越一十二 越十二

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八	七	六	五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六	五	四	三
二十	一十	十	九
十四	七十四	六十四	五十四
三	七	六	五
三	二	元產侯聲蔡	九十
二十三	一十三	十三	九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八	七	六	五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八十二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二

癸酉	
元介王貞周	
七十二	以傳三孫子如子孫四
七	左傳立公是子孫四
三十	伐邲
元得公昭宋	
二	
四	
三十三	伐齊
五十二	
九	
一十二	
九十二	唐使臣

帝王經世圖譜後序

余嘗與慈水馮五橋同年雲濠。竊校全謝山吉士所修姚江黃氏宋元學案百卷。嗣如其卷而同輯學案。補遺百卷。其第六十卷為說齋學案。蓋說齋唐先生之學。與永嘉良齋。止齋。水心諸先生最同調。而不甚與永嘉相往復。尤與朱文公不相得。故宋史無傳。而宋潛溪補之。宋傳又亡。而近時張丹村集諸家成語。以復補之。若謝山於學案。固已剖析舊事而為之傳。稱其譏述甚富。最著者為帝王經世圖譜。特成稿未全。即余所輯補遺。亦就諸書所引者數條以載之。日在都門。每於程孝廉炳宸求其全書。而不得。根石同年壬森。固說齋從裔孫也。又南北相左。而無從問之。蓋余以是書往來於胸中者非一日矣。今以教習知縣督郡分發。晤仁和郡主政懿辰。則居然以錢塘羅氏校案是書見示。而屬序其後。余則何能。何敢漫焉以序說齋之書。姑就向所業學。按而略言之。說齋兄弟。並出其父侍御君家學。而說齋尤著。其弟子著錄於全氏者。為傅杏溪。吳景陽。葉南坡。秀發。朱仲文。質。張荃翁。端義。金元度。式。為余所及得者。為王宗浦。奕。徐。總。幹。口。而杏溪之學。尤有聞。其家學為大東大原。與從子定而。傅升。可。芷。則其上弟子也。說齋從子與金元度相與校讐是書。其後從孫有從學於金仁山。許白雲者。是其家學之可見者。又如是矣。且其

帝王經世圖誌 後序

諸弟子中。景陽本從徐天民為漢上之學。葉兼從東萊。荃翁又從慈湖為象山之學。宗甫亦從同甫。觀其諸弟之從遊。可知說齋與同甫未嘗不同聲。至東萊與說齋弟子之往來者尤衆。杏溪馮貫。呂大忠。見而延之書院。使申言以告諸生。唐呂之學。其相得如是。謝山為杏溪傳。稱其於天文地理。封建井田。學校郊廟。律歷軍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研究根穴。訂其謬誤。取資甚博。參驗甚精。每事各為一圖。號曰萃書百致。其高弟如是。而說齋是書。蓋有觸類而引伸者矣。世之學者。其可輕視乎哉。宜其收入四庫。而仰邀宸翰。使經世之學。久久相傳勿替焉。余且更錄數十條於學案補遺。以釋舊懷云。鄞後學王楚材謹序。

宋儒學案唐說齋先生傳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也。侍御史堯封之子。侍御以清德有直聲。先生兄弟。皆自教之。成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兼中宏辭。通判建康府。上萬言書。論時政。孝宗納之。召試。除著作郎。疏陳正心誠意之學。出知信州。以善政聞。移知台州。嘗條具荒政之策。請以司馬光舊說。令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年豐。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從之。錫治奸惡甚嚴。晦翁為浙東提刑。勅之時。先生已擢江西。提刑。晦翁之勅。愈力。遂奉祠。先生素抗直。既處權。推。遂不出。益肆力於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軍賦。職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經史。參之傳記。旁通乎貫。極之爾。絲。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於心。藉之於聖經。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約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痛關佛老。斥當時之言心學者。從遊者數百人。初。晦翁之與先生。交。奏也。或曰。東萊向嘗不喜先生。晦翁因申其意。陳直齋曰。說齋恃才。頗輕晦翁。而同甫尤與說齋不相下。同甫遊台。狎一妓。欲得之。尉說齋以脫籍。不遂。恨之。乃告晦翁曰。渠謂公尚不識字。如何為監司。晦翁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按台。既至。說齋出迎。稍避。晦翁益以同甫之言為信。

帝王經世圖誌 宋儒學案唐說齋先生傳

立案印。據其罪具奏。說齋亦馳疏自辯。王魯公准在中書。說齋媿家也。晦翁疑其右之。連疏持之。孝宗以問魯公。對曰。秀才爭開氣耳。於是說齋之事遂解。而晦翁門下士由此并誣魯公。非公論也。或曰。是時台州倅高文虎詣之晦翁。按東萊最和平無忤忌。且是時下世已一年矣。同甫與晦翁書曰。近日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參半。且言有拖泥帶水之意。則似亦未盡以晦翁之所行為至當者。同甫又曰。平生不曾說人。是非與政乃見疑相謬。真足當山光之死。則當時蓋有此疑。而同甫亟自白也。是皆失其實矣。文虎小人之尤。殆曾出於其手。然予觀晦翁所以糾先生者。忿急峻厲如極惡大惡。而反覆於官妓嚴蕊一事。謂其父子濫濫。則不免近於誣。抑且傷於忠厚。且蕊自台移獄於越。備受箠楚。一語不承。其答獄吏云。身為賤妓。縱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不欲為妄言以污君子。有死不能也。於是岳商卿持憲節。卒釋之。然則先生之誣可白矣。又在官背刊荷楊諸子為之罪。則亦何足見之彈事。晦翁雖大賢。於此終疑其有未盡當者。且魯公賢者。前此固力薦晦翁之人也。至是或以媿家之故。稍費調停。然謂其從此因嫉鄭丙陳賈以毀道學。豈其然乎。丙賈或以此為逢迎。魯公豈聽之。夷致其生平。足以白其不然也。蓋先生為人。大抵特立自信。故雖以東萊同甫。絕不過從。其簡傲或有之。晦翁亦素多不忿。兩賢相厄。以致參辰。不足為先生概其一生。近世好立異同者。則欲左袒先生而過推之。皆非也。先生之書。雖不盡傳。就其所傳者。窺之當在良齋。止齋之下。較之水心則稍淳。其淺深蓋如此。所著曰六經解一百五十卷。孝經解一卷。九經發題一卷。諸史精義百卷。陸宣公奏議解十卷。經史難答一卷。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詳辯三卷。地理詳辯三卷。愚書一卷。說齋文集四十卷。尚有故事備要。辭料雜錄諸種。而其尤著者。曰帝王經世圖說十卷。周益公曰。此備六經之指趣。為百世之軌範者也。又嘗取韓子之文。合於道者三十六篇。定為韓子二卷。案乾淳之際。藝學最盛。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同甫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則為經制之學。致當時之為經制者。無若永嘉諸子。其於東萊同甫皆互相討論。臭味契合。東萊尤能并包一切。而說齋獨不與諸子接。孤行其教。試以良齋止齋水心諸集攷之。皆無往復文字。水心僅一及其姓名耳。至於東萊既同里。又皆講學於東陽。絕口不及之。可怪也。將無說齋素孤僻。不肯寄人籬落邪。黎洲先生謂永嘉諸子實與先生和齊斟酌。其說似未必然也。鄞全祖望謝山撰。

說齋文鈔序

全謝山結埼亭集外編

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於乾淳間。自為朱子所糾。互相奏論。其力卒不勝朱子。而遂為世所贊。方乾淳之學初起。說齋典禮經制。本與東萊止齋齊名。其後浙東儒者。絕口不及。蓋以其公事得罪憲府。而要人為之左袒者。遂以偽學誣朱子。并其師友淵源而毀之。固宜諸公之割席。而要人之所以為說齋者。適以累之。可以為天下後世之任愛憎者戒也。詳攷台州之案。其為朱子所糾。未必盡枉。說齋之不能檢束子弟。固無以自解於君子。然彈文事狀多端。而以牧守刻荷楊王韓四書。未為傷廉。其中或尚有可原者。况是時之官。非一跌不可復振者也。說齋既被放。杜門著書以老。則其人非求富貴者。不可以一偏遮廢之。是吾長於善善之心也。予少時未見說齋之文。但從深寧困學紀聞得其所引之言。皆有關於經世之學。深寧私淑於朱子者也。而津津如此。則已見昔人之有同心。說齋著書。自六經解而下。共三百六十卷。文集又四十卷。今皆求之不可得。近於永樂大典中。得其文若干首。詩若干首。鈔而編之。以備南宋一家之言。因為論其人之本末。或謂說齋自矜其博。常詆朱子不識一字。故朱子劾之。或又言說齋不肯

1445949

081-18
0022

文科教師研究生閱覽室



21101000178521

與同甫相下。同甫構之於朱子。此皆小人之言。最爲可惡。要之說齋之被糾。所當存而不論。而其言有可采者。即令朱子復起。或亦以予言爲然也。

帝王經世圖 說齋文鈔序

二